中華大典

文學典

明清文學分典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華大典·文學典·明清文學分典/《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編纂. —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9

ISBN 7—80643—801—7 /I·202

Ⅰ. 中… Ⅱ. ① 中… ② 中… Ⅲ. ① 百科全書—中國 ② 文學史—中國—明清時代 Ⅳ. Z 22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83144 號

清文學部三

主　編：陽海清
副主編：陳繼明

目次

總論 …… 九

總集

國朝文錄 …… 三九
續古文辭類纂 王先謙編 …… 四〇
續古文辭類纂 黎庶昌編 …… 四一
國朝文匯 …… 四二
國朝正雅集 …… 四六
國朝詩鐸 …… 五〇
近代詩鈔 …… 五二
道咸同光四朝詩史 …… 五三
國朝詞綜續編 …… 五六
四印齋所刻詞 …… 五七
四印齋彙刻宋元三十一家詞 …… 五八
篋中詞 …… 五八
彊村叢書 …… 五九

體類

湘鄉派 …… 六二
同光體 …… 六六
新民體 …… 六七
宣南詩社 消寒詩社 …… 六七
漢魏六朝詩派 …… 六九
晚唐詩派 …… 七三
詩界革命 …… 七三
南社 …… 八〇

作家

宋鳴珂 …… 八一
吳德旋 …… 八一
英和 …… 八三
郭鳳 …… 八四
黃鉞 …… 八五
歐陽輅 …… 八八
李兆洛 …… 九一
齊彥槐 …… 九五
馮登府 …… 九六
龔自珍 …… 九九
毛嶽生 …… 一一五
陳文述 …… 一一七
張際亮 …… 一二四
錢泳 …… 一二八
胡金題 …… 一三〇
陳基 …… 一三一
李寅熙 …… 一三二
畢華珍 …… 一三二
張詡 …… 一三二
梁紹壬 …… 一三三
趙函 …… 一三五
丁玉藻 …… 一三五
楊季鸞 …… 一三六
陳球 …… 一三六
管世灝 …… 一三七
浩歌子 …… 一三八
湯鵬 …… 一三八
錢杜 …… 一四四
胡敬 …… 一四五
彭劍南 …… 一四七
鄧廷楨 …… 一五四
周儀暐 …… 一五八
許鴻磐 …… 一五九
嚴保庸 …… 一六一
梁德繩 …… 一六三

斌　良……一六四
沈謹學……一六六
張廷濟……一七〇
黃安濤……一七一
阮　元……一七三
梁章鉅……一八一
沈維鐈……一九〇
俞萬春……一九一
張　穆……一九五
張　鑑……一九八
張　鏐……一九九
朱　珔……二〇〇
錢儀吉……二〇三
林則徐……二〇五
潘煥龍……二一〇
湯禮祥……二一一
王照圓……二一二
方東樹……二一二
鄧顯鶴……二一四
張　履……二一六
姚元之……二一八
姚　瑩……二二〇
沈　濤……二二三
姚　椿……二二四
湯貽汾……二二八
黃爵滋……二三三
江忠源……二三七
周樂清……二三九
包世臣……二四〇
劉寶楠……二四二
戴鈞衡……二四三
徐　榮……二四五
梅曾亮……二四七
羅澤南……二五〇
陶　樑……二五二
魏　源……二五四
蘇惇元……二五九
楊彝珍……二六〇
黃玉階……二六〇
孔繼鑾……二六一
李文安……二六六
黃培芳……二六六
張維屏……二六九
孫鼎臣……二七四
葉名澧　葉名澧……二七六
王星誠……二七八
史念祖……二七八
宋翔鳳……二七九
陸　嵩……二八一
戴　熙……二八三
張金鏞……二八八
蔣湘南……二八九
顧太清……二九一
江　開……二九三
徐子苓……二九四
梁廷楠……二九七
朱　琦……三〇〇
王　拯……三〇五
潘曾瑩……三〇七
蔣恩澐……三一四
周之琦……三一五
翁心存……三一七
吳　藻……三一九
彭蘊章……三二三
孔憲彝……三二五
黃　曾……三二八
錢泰吉……三三〇
魯一同……三三二
貝青喬……三三六
嚴廷中……三三七
吳嘉賓……三三八
黃燮清……三三九
姚　燮……三五一
鄭　珍……三五六
邊浴禮……三六一
吳嘉洤……三六二
林壽圖……三六四
蔣超伯……三六六
何兆瀛……三六八
李聯琇……三六九
方濬頤……三七〇

江　湜……三七四
蔣敦復……三八一
朱次琦……三八四
黃　冶……三八九
彭泰來……三九一
吳存義……三九二
蔣春霖……三九三
陳克家……三九七
吳振棫……三九八
陳　森……四〇〇
譚　瑩……四〇四
莫友芝……四〇七
徐時棟……四一〇
鄭獻甫……四一七
曾國藩……四一九
王柏心……四三〇
何紹基……四三六
吳敏樹……四四二
戴　望……四四四
張　澍……四四五
馮桂芬……四四七
魏秀仁……四五一
余　治……四五八
吳　棠……四五九
林昌彝……四六一
符葆森……四六四
文　康……四六五
尹耕雲……四六八
梁九圖……四六九
王再咸……四七〇
莊　棫……四七〇
蘇廷魁……四七四
張南莊……四七六
胡元薇……四七七
杜文瀾……四七七
黃文琛……四八〇
陳良玉……四八一
陳　澧……四八三
許瑤光……四八五
王尚辰……四八九
高心夔……四九一
周壽昌……四九五
趙之謙……四九八
楊象濟……四九九
左宗棠……五〇〇
薛時雨……五〇四
符兆綸……五〇七
李鴻裔……五〇八
金　和……五一一
吳仰賢……五一五
梁恭辰……五一六
方宗誠……五一七
龔易圖……五一九
方濬師……五二〇
湯用中……五二一
彭玉麐……五二二
江　瑔……五二五
黃彭年……五二八
林夢郊……五三一
程庭鷺……五三一
寶　鋆……五三三
郭嵩燾……五三七
石玉昆……五四〇
鄧輔綸……五四二
孫衣言……五四五
張裕釗……五四七
沈　筠……五四八
岑　澂……五四八
劉銘傳……五四九
楊　峴……五五一
楊昌濬……五五四
王　韜……五五五
游智開……五五八
陳　烺……五六〇
張景祁……五六八
翁同龢……五七一
俞　樾……五七三
易佩紳……五七八
韓弼元……五七九
張鳴珂……五八一
李壽蓉……五八二

吳俊卿……五八四
石達開……五八八
李秀成……五八九
施補華……五九〇
曾紀澤……五九二
李慈銘……五九五
薛福成……六〇一
朱銘盤……六〇六
黎庶昌……六〇八
楊深秀……六一〇
楊銳……六一三
劉光第……六一六
譚嗣同……六二一
康廣仁……六二八
林旭……六三〇
江標……六三八
袁昶……六四一
謝章鋌……六四六
譚獻……六四八
吳汝綸……六五三
張佩綸……六五七
吳觀禮……六六一
王鵬運……六六四
范當世……六七〇
黃遵憲……六七六
李希聖……六八九
陳天華……六九一
鄒容……六九三
李寶嘉……六九六
文廷式……七一一
秋瑾……七一七
張之洞……七二四
劉鶚……七四一
宋恕……七四三
吳沃堯……七四五
周實丹……七六四
釋敬安……七六六
丘逢甲 邱逢甲……七七三
寧調元……七七八
黃世仲……七七九
王闓運……七八一
黃興……七九三
王先謙……七九五
鄭文焯……七九八
沈瑜慶……八〇二
汪笑儂……八〇九
俞明震……八一一
蘇曼殊……八一五
劉師培……八一八
易順鼎……八二一
梁鼎芬……八三〇
嚴復……八三九
狄葆賢……八四三
胡朝梁……八四六
沈曾植……八四八
陳銳……八五七
陳衡恪……八五九
林紓……八六一
夏曾佑……八六八
李宣龔……八七〇
羅惇曧……八七三
姚永概……八七七
高旭……八七九
張謇……八八〇
況周頤……八八四
曾習經……八八七
馮煦……八九一
康有爲……八九七
王國維……九〇七
辜鴻銘 辜鴻冥……九一四
馬其昶……九一六
蔣智由……九一八
曾廣鈞……九二一
王允晳……九二四
梁啓超……九二七
金蓉鏡……九三四
李學詩……九三五
樊增祥……九三六
朱祖謀……九四六
宋育仁……九五二
楊度……九五三

程頌萬……九五五
諸宗元……九五八
汪榮寶……九六〇
陳去病……九六三
陳寶琛……九六五
黃侃……九七五
曾樸……九七七
黃節……九八〇
章炳麟……九八三
陳三立……九八九
陳衍……九九七
鄭孝胥……一〇〇一
馬君武……一〇〇四
蔡元培……一〇〇五
周達……一〇〇六
張鴻……一〇〇七
丘煒萲……一〇〇九
楊圻……一〇一一
陳詩……一〇一五
趙熙……一〇一七
金兆蕃……一〇二〇
何振岱……一〇二一
陳曾壽……一〇二二
夏敬觀……一〇二六
冒廣生……一〇二八

總論

《文學津梁・曾文正公論文上》 方子白云：十九，滌師來揭，所選《經史百家鈔》示余，得歐、曾制誥，讀盡數語，其宛轉深厚，無限波折，數十言有千百之勢，風骨氣味直與西漢媲美，匡劉之遺也。因論當代如左季高、王壬秋、高碧湄，才氣非不高，而心不深入，未見古人之門逕。其餘某某輩類多浮囂，不足語於正宗。惟張廉卿能窺古人用意，筆力頗健，而精進甚勇，必有可成，當爲兩湖後進一人。汝能猛力加工，庶可相埒千秋之業，殊非易易，其勉之。

陳澧《與周孟貽書》 本朝古文已不及古人，廣東尤自古無其人，有志之士，正當奮然而起。僕老矣，雖知之而不能學矣。幸遇足下勤勤下問於僕，安得不以此學勸足下。足下欲以僕爲師，此正柳子厚之譏昌黎者。且僕何足師？謹述昌黎之學請足下師之，其眞可謂得師矣乎！

洪符孫《春暉閣詩序》 君善爲《史》、《漢》序事之文，詩本餘技。然少可多否，嘗曰：「於文吾服龔定菴、魏默深，於詩吾服幼懷而已。」

《梵天廬叢錄》卷一 道光朝，內閣中書舍人，多異才隽彥。龔自珍定庵以才，魏源默深以學，宗稷辰越峴以文，吳嵩梁蘭雪以詩，端木國瑚鶴田以經術，時號「薇垣五名士」。考中書省地望清要，唐、宋以後，與翰林院並稱華選，清代名臣名儒，亦多奮迹其中。自捐例推廣，五貢及舉人均可保捐，於是絲綸清要之地，竿濫甚多，文章始闇然無色矣。

《霞外攟屑・幕府擬稿》引《薑露庵雜記》卷二 曾文正公大事章奏，必令幕府諸賢各創一稿，然後審擇點竄，亦有一字不易者。合肥伯相李公則必先自草創，聽幕僚指陳得失，已乃更自裁定。論者謂曾公謙謹，李公機警。而集思廣益，其道則同。（庸）按：《簷曝雜記》（卷二）：汪、劉二公文學條，汪文端師應奉詩文，門生有才者或爲代作。可用即用之，不必悉自己出也。劉文定公亦令諸門生撰稿，卻不肯襲用一語，而其中新料新意，又必另入鑪錘，改製而用之，蓋爲刻稿地也。於此見文端之大，亦見文定之精。（庸）按：文端《松泉文集》，高華腴鍊，具體常、楊；文定《繩庵內、外集》，亦雍容雅飭：皆不愧臺閣之文。文正文則合揚、馬、韓、歐爲一冶，雄奇萬變。當時幕府雖多賢，實罕與公敵也。曾似文端，李似文定。

又《乾坤正氣集》 涇縣潘文愼公《乾坤正氣集》，五百七十四卷，凡一百一家。本出顧湘舟（沅）手。文愼出貲刻之，遂署公名。與魏默深所纂《經世文編》借刻於賀制府（長齡）者同。《凡例》第一條云：「是集專以殺身成仁者爲限。其僅止廢斥者不列。」而集中如宗忠簡（澤）、高迪功（登）、胡剛簡（夢昱）、劉忠肅（敞）、郝文忠（經）、鄒忠介（智）、趙忠毅（南星）、堵文忠（胤錫）、錢忠介（肅樂），九公均以病卒，未嘗隕身鋒刃，何以自亂其例？豈湘舟編次原本，止六十三家。文愼後屬其廣爲搜訪，僅得數家，意有未慊，剟取四庫所收別集益之，倉卒羼入，不暇詳省，故與顧初定《凡例》不合耶？周、秦以降，殺身成仁有別集行世者，奚翅此數？但就勝國遘禍殉節者言之，如劉三吾、高啓、程通、王叔英、解縉、王偁、李默、曹學佺、施邦曜、高弘圖、顧大章、呂維祺、徐石麒、鄭鄤、徐汧、馬世奇、吳甘來、楊廷麟、陸培、羅萬藻、艾南英、夏允彝、陳龍正、陳函輝、楊廷樞、曾異撰、萬元吉、尹民興、章正宸、沈士桂、吳易諸公，皆有集，限以百一，未免漏略也。卷首姚石甫序爲顧作，非爲文愼。小傳二卷，刪削史傳，語多鶻突，不知何人所爲，必不出湘舟手也。

又《樊紹述文》 道光後迄今，文章家厭桐城派之易入庸淺。李、包、龔、魏、凌、蔣諸家出，遠紹周、秦諸子。其論有是有非，其文亦有當有不當，非專主一家言也。不解後之稱述者，忽舉而歸之樊紹述一人，不曰能爲魁紀公家言，讀者口鉗舌撟，則曰古澀奧衍如樊宗師。如吾鄉趙之謙，亦其一也。

李詳《拭觚》 道、咸以降，涪翁派曼延天下，又以定庵恢奇鬼怪殽亂聰明子弟，如聚一邱之貉，篝火妄鳴，爲詳爲制，至於亡國。聲音之道，不可不正也。余論詩好從實處入，又喜直起直落，而略致情款，不喜作僞語及仙佛，一切雜碎，比於奸聲者。

譚嗣同《論藝絕句六篇》 千年暗室任喧豗，汪（江都汪容甫中）、魏（邵陽魏默深源）、龔（仁和龔定盦自珍）、王（湘潭王壬秋闓運）始是才；萬物昭蘇天地曙，要憑南嶽一聲雷。（文至唐已少替，宋後幾絕。國朝衡陽王子，曠五百之運，發斯道之光，出其緒餘，猶當空絕千古。下此若魏默深、龔定盦、王壬秋，皆能獨往獨來，不因人熱。其餘則章摹句效，終身役於古人而已。至

於汪容甫，世所稱駢文家，然高者直逼魏、晉，又烏得僅目曰駢文哉？自歐、曾、歸、方以來，凡爲八家者，始得謂之古文，雖漢、魏亦鄙爲駢儷。於是鴻文碩儒，恥其所爲，而不欲受其束縛，遂甘自絕於古文，而總括三代、兩漢，咸被以駢文之目，以擯八家之古文於不足道。爲八家者，不深觀其所以，而徒幸其不與爭古文之名，遂亦曰此駢文云爾。嗚呼！駢、散分途，而文乃益衰。則雖駿發若惲子居，尚未能蠲除習氣，其它又何道哉？）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五 自曾文正公提倡文學，海內靡然從風。經學尊乾、嘉，詩派法西江，文章宗桐城。壬秋後起，別樹一幟。解經則主簡括大義，不務繁徵博引；文尚建安典午，意在駢、散未分；詩擬六代，兼涉初唐，湘、蜀之士多宗之，壁壘幾爲一變。

《新世說・文學》 桐城之文，末流傲效，不免流於空疏。曾滌生、吳南屏，同起而振之。南屏不屑奉一先生之言以自隘，卒其所得，與姚氏無一不合；曾氏古文，熟於陽剛陰柔之旨，極其伸縮變化，鏗訇隱轔，自成清越。嘗自言粗解古文，由姚先生啓之，然尋其聲貌，與姚氏略不相襲，所謂道不可不一，而學不必盡同歟？

又 阮芸臺爲浙江巡撫，立詁經精舍，祀許叔重、鄭康成兩先生，延王述菴、孫淵如主講席，選高材生讀書其中，課以經、史疑義，及小學、天文、地理、算法，許各搜討書卷條對，不用扃試糊名法，刻其文尤雅者，曰《詁經精舍集》。不十年，上舍生致身通顯，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殫數。東南人才，稱極盛焉。

又《賞譽》 同、光之間，張香濤、張幼樵、鄧鐵香、劉博泉、盛伯熙、陳伯潛、寶竹坡等，直言取諫，封奏聯翩，京師目之爲清流黨。（張香濤爵里見前。張幼樵名佩綸，直隸豐潤人。鄧名承修。劉名恩溥。盛名昱，滿洲人。陳名寶琛，福建人。寶見前。）

《太炎文錄・校文士》 近代學者，率椎少文，文士亦多不學，兼是兩者，惟陽湖之張生，又非其至者也。然學者不習通俗之文，而文特雅馴可誦，視歐、曾、王、蘇將過之。先，戴《句股割圜記》，吐言成典，近古之所未有。邇者，黃以周以不文著，惟黃氏亦自謂鈍於筆語，觀其撰述，密栗醇厚，庶幾賈、孔之遺章，何宋文之足道？戴君在樸學家號爲能文，其成一家言者，則信善矣，造次筆札酬對之詞，顧反與宋文相似。故知世人所謂文者，非其最上，而椎少文之云，特以匪色不足，短於馳驟曲折云爾。惟俞先生文竄濫，不稱其學，此則軼出於恆律者也。史家若章、邵二公，記事甚善，其持論亦在《文心》、《史通》間，然史家固無木訥寡文之誚，故不悉論。若通俗不學者，其文亦略有第次：善敘行事，能爲碑版傳狀，韻語深厚，上攀班固、韓愈之輪，如曾國藩、張裕釗，斯其選也。規法宋人，而能止節淫濫，時以大言自衛，亦不敢過其情，如姚鼐、梅曾亮，則其次也。聞見雜博，喜自恣肆，其言近於從橫，視安石不足，而擬蘇洵爲有餘，如惲敬輩，又其次也。自放塵埃之外，傲睨萬物，而固陋不能持論，載其清淨，亦使窮儒足以娛老，如吳敏樹輩，又其次也。乃夫文質相扶，辭氣異於通俗，上法東漢，下亦旁皇晉、宋之間，而文士以爲別裁異趣，如汪中、李兆洛之徒，亦可謂彬彬者矣。魏源、龔自珍則所謂僞體者也。源故不學，惟善說滿洲故事，晚乃顚倒《詩》、《書》以釣名聲，凌亂無序，小學尤疏繆，而詡詡自高，以爲微言大義在是，其持論或中時弊，而往往近於怪迂。自珍承其外祖之學，又多交經術士，其識源流，通條理，非源之儕，然大氐剽竊成說而無心得，其以《六經》爲史，本之《文史通義》，而加華詞，觀其華，誠不如觀其質者；若其文詞側媚，自以取法晚周諸子，而佻達無骨體，視晚唐皮、陸且弗逮，以校近世，猶不如唐甄《潛書》之近寔，而後生信其誑耀，以爲巨子，誠以舒縱易效，又多淫麗之詞，中其所嗜，故少年靡然鄉風。自自珍之文貴於世，而文學塗地垂盡，將漢種滅亡之妖耶？孔子云：「觚不觚，觚哉觚哉！」

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序》 古人選文，不錄生存，杜標榜也。余意不然。文章優劣，如人之有妍媸美惡，觸目自見，匪一人之力所能私。姚先生以乾隆四十年出都，數見劉海峯於樅陽，其纂次古文辭時，海峯尚存也。余論本朝之文，蓋至咸、同間而極盛，錄者尤多，自曾文正、吳南屏、鄭子尹而下，其人大都生平所親炙，否則亦其與接者也。武昌張廉卿、桐城吳摯甫，夙所嚴憚，無錫薛叔耘，頗與（去声）商訂此編，桐城蕭穆敬甫，雖未錄其文，而匡諍啓發，裨助宏多，皆孔子所謂益友也。嗚呼！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世有直諒多聞，引繩墨以糾余不逮者，禱祀求之矣。

吳昌綬《定盦先生年譜》 湯鵬《海秋詩後集・贈朱丹木》結句云：「苦憶龔儀部，筵前賦白頭。」自注：「往時丹木入都，值定盦舍人忤其長官，賦歸

去來，今舍人已下世矣。」姚瑩《湯海秋傳》：「道光初，余至京師，交邵陽魏默深、建寧張亨甫、仁和龔定盦及君。定盦言多奇僻，世頗訾之。亨甫詩歌，幾追作者。默深始治經，已更悉心時務，其所論著，史才也。君乃自成一子。是四人者，皆慷慨激厲，其志業才氣，欲凌轢一時矣。世乃習委靡文飾，正坐氣苶耳，得諸子者，大聲振之，不亦可乎？歲在丙戌，余服闋入都，諸君與周旋久之。辛卯，再入都，廉峯已病，未幾卒；定盦繼之。案湯、姚二公皆歷叙京師聚散終始，故附於此。」

《清稗類鈔・文學類・別裁之文派》 國初，天門胡承諾著《繹志》一書。「繹志」者，繹己所著也。根柢於諸經，博稽於諸史，旁羅百家，而又折衷於周、程、張、朱之學，自儗其書爲徐幹《中論》、顏之推《家訓》。然其精粹奥衍，非二書所及。山陰胡天游銳志學韓，語意奇倔，拔出同時諸人之上。道光時，仁和龔自珍，邵陽魏源縱橫學《國策》，廉悍學《韓非》，頗足補桐城之所未逮。自珍勝於源，而僞體頗多。大抵不由唐、宋，專摹秦、漢者，弊每坐此。故詞勝不如意勝，意勝不如理勝也。至漢學家文，則以戴震、汪中、莊述祖爲最善。

張元濟《戊戌六君子遺集序》 丙辰，余將謀輯《戊戌六君子遺集》，先後從歸安朱古微祖謀、中江王病山乃徵、山陰王書衡式通、閩縣李拔可宣龔、南海何澄意天柱，得譚復生、林暾谷、楊叔儆、劉培村四參政，楊漪村侍御遺箸，獨康幼博茂才詩若文未之或見，僅獲其《題潘蘭史獨立圖》絕句一首，屢求之長素，謂家稿散漫，且無暇最錄，以從闕爲言然。培村之文，經病山馳書其弟索久不獲，漪村之詩則止於壬午以前，書衡求後集於其嗣子亦不可得也。戊戌距今才二十年，政變至烈，六君子之遇害至慘且酷，其震駭宇宙，動盪幽憤，遏抑以萬變，忽忽蹈坎穽，移陵堙谷，以禍今日，匪直前代之鈎黨株累邪？正消長以構一姓之覆亡已也。故輓近國政轉變，運會傾圮，六君子者，實世之先覺，而其成仁就義又天下後世所深哀者，獨其文章若存若亡，悠悠者散佚於天壤閒，抑不得盡此區區後死者之責，循斯以往，將溷於叢殘，舊文益不可輯，可勝慨哉！默念當日，余追隨數子輩下，几席談論，旨歸一揆，其起而惴惴謀國，蓋恫於中外古今之故，有不計一己之利害者，而不測之禍果發於旋踵。余幸不死，放逐江海又二十年，始爲諸君子求遺稿而刊之，生死離合，雖復刳肝瀝紙，感喟有不能喻者矣。復生遺箸尚有《仁學》一卷、《石菊隱廬筆識》二卷。茲編所錄止於詩文。丁巳初夏海鹽張元濟謹識。

周星譽《鷗堂日記》 菰客述陳德甫評定近人詩文以予爲第一，菰客次之，季貺次之，郭雲軒編修（嵩燾）又次之。

胡先驌《評俞恪士觚庵詩存》 清季文人粗分之約爲五類：第一類爲泥古不化，反對一切新事業者；第二類爲清季所謂「清流」，深知中國如欲立國于大地之上，必不能墨守故常，政法學術，必須有所更張，然仍以顯覆清室爲不道、辛亥革命爲叛亂，不惜爲清室遺老者，如沈乙庵、陳伯嚴、鄭海藏、趙堯生諸先生是也；第三類爲有志于維新，對于清室初無仇視之心，亦未必以清室之覆、民國之興，爲天維人紀壞滅之巨變，而必以流人遺老終其身者；第四類爲奔走革命、誓覆清室者，如章太炎先生是也；第五類則藉名士頭銜，獵食名公巨卿間，恬不爲恥，反發「諸夏無君出處輕」之謬論，甚或沉湎于聲色，乃托詞于醇酒婦人，如樊樊山、易實甫之流是也。

《海天琴思錄》卷八 駢散之文，古無定體。謂散體尊，駢體卑，駢體易，散體難者，下士之譬言也。蹈庸熟，習浮夸，俳優侏儒，風斯下矣！若欲追漢京之風規，馳建安之氣質，則必託興高遠，游心玄穆。澄之欲其清，積之欲其厚，浥之欲其澹，揚之欲其華，縱之欲其往，操之欲其留。駢乎散乎？作者何所區分，讀者何所軒輊乎？有唐之文，莫盛于元和，然韓集《進學解》、《盤谷序》諸作，散而駢者也；碑銘諸作，鉤章棘句，駢而散者也。柳集碑文，規仿六代，既深既博，亦駢亦散。世之論者，謂韓、柳薄駢體不爲，陋矣。駢文至宋，古義寖亡；明三百年，一蹶不振。近代迦陵、林蕙諸家，各自矜奮，踔厲風發，駸駸于古，去以千里。自胡氏稚威振起衰弱，嗣是洪稚存、孫淵如、孔巽軒、楊荔裳、陳恭甫師、李申耆、盛子履、方彦聞諸君，皆並世宏材，從而和之，厥道昌矣。若吳穀人、曾賓谷輩，則滕薛小侯無譏焉。

郭嵩燾《十家四六文鈔序》 國朝文治昌明，曠越前代。駢儷之文，跨徐、庾而追潘、陸。陶冶性情，杼柚尺素，爲不乏矣。全椒吳氏八家駢文之選，萃一代之傑雄，匯斯文淵海。牢籠百態，藻繪羣倫，鼓鐸以齊，聲音膏馥，足資津逮。而所甄錄，淵源師友。前徽未沫，或歎遺珠；來軫方遒，多能鍾武。益吾祭酒繼之，有十家駢文之刻。以此諸賢，方軌前哲，鱗翼；附湊風

雲，回薄未易低昂。綜其辭翰，彌復睪然發思古之幽情，攄承平之雅奏。燥溼殊節，同倚徽絃之張；方圓幷施，推本椎輪之始。所謂禮堂法器，見者神傾；正始元音，聞之意遠者也。

王先謙《十家四六文鈔序》　余曩類纂古文，賡續惜抱。既念駢儷一道作者代出，無愧古人，而標幟弗章，聲響將闕。故復採幹遺集，求珠時髦，不使西河侯君失文漢代，東海何生闕美蕭《選》，蔚宗述悼於莫知，表聖纏恨於既往。都爲一集，共得十人。網羅衆家，竊附全椒之例；推求正宗，或肖南城之心。庶幾體則，不廢江河；導其古流，光景常新，日月竝爲靈物云爾。

《新世說・文學》　道、咸以降，駢體文亦多斐然可觀者。如李申耆、周荇農、傅味琴、趙桐孫、王壬甫、李蒓客諸家，皆氣清體潔。而蒓客尤詞旨淵雅，體格純淨，直欲近掩洪、孫，遠追徐、庾，不愧爲一朝之後勁。（李名兆洛，江蘇武進人。周名壽昌，湖南長沙人。傅名桐，安徽泗州人。趙名銘，浙江秀水人。王已見前。李名慈銘，浙江會稽人。）

《清稗類鈔・文學類・駢體文家之正宗》　而泗州之傅桐，長沙之周壽昌，秀水之趙銘，湘潭之王闓運，會稽之李慈銘，則皆其後起者也。長沙王先謙因又合孟塗、伯言、二董、彥聞、味琴、荇農、桐孫、壬秋、悉伯爲十大家，以繼前八家。十家之文，大率皆氣清體潔，宗尚不出兩漢、六朝、初唐。而悉伯尤詞旨淵雅，體格純淨，直欲近掩洪、孫，遠跨徐、庾。悉伯後，孫同康之精雅，皮錫瑞之疏鬯，王先謙之簡潔，亦不愧爲一朝之後勁。蓋自乾、嘉以還，駢文體格始正，作者亦始極其盛，若陽湖劉可毅之研《都》鍊《京》，熟精《選》理，亦能樹一幟於諸人之後矣。

《射鷹樓詩話》卷七　道光庚戌孟夏，今上登極已逾兩月，府丞張君錫庚奏開鴻博科，爲當事者所駁，事遂中止。國朝康熙、乾隆兩次奏舉鴻博人材，可稱極盛。乾隆至今百餘年矣，當張君奏請時，士林喁喁仰望，以爲事在必行，而惜其寢閣也。粵東溫伊初孝廉，舊有《求眞士策》，欲兼用漢、唐辟舉之法，末引本朝兩次鴻博爲證，語甚切當。《秋懷》詩云：「不難破格求眞士，豈向庸工定鑒衡。」國家《雲漢》作人，讀書嗜古，有體有用之儒，伏而不出者甚多，當必有再襄盛舉者。是年，御史戴君炯孫奏：「殿試策以條對剴切爲主，宜刪去繁聯，不宜拘定字數，且勿專尚楷法。」奉旨允行。余友楊性農庶常有《寄蕭史樓殿撰》詩云：「時好日以頗，科法因之弊。下品置冕董，上第擢鍾衛。繆種滋流傳，波點競妍媚。不知筆吏徒，奚贊庶明治」云云，此詩可謂切中時弊。蔚州魏環谿先生云：「只因八股文章，擔閣了多少學問，王安石爲秀才之功臣，聖門之罪人也。」楊性農庶常《示蘇生》詩云：「制科創經義，禍首荆舒公。賢豪困桎梏，倚壁如吟蛩。得失競蒙昧，若弋飛天蟲。闈闥高巍巍，殊徑渾難通。許身干霸王，破產求屠龍。千金易絕技，出手當推鋒。少壯須致身，百歲如狂風。富貴非汝期，得不匡黃農。丈夫有事業，待子明光宮。」此詩與環谿先生所論宛合。

吳鋆《石壽山房集序》　太史生道、咸之際，不染房墨庸濫之習，摯探經訓，出解淵雅，不務高深，人自不可及，試置諸弘、正、乾、嘉作者間，幾沆瀣一氣。【略】清乾、嘉間，登上第，占巍科者咸正大弘暢，有揚鸞和鈴之度；迨光緒之季，於縱以露才，漁獵以炫博，而國勢乃日益不振。

《續碑傳集》卷二〇姚瑩《湯海秋傳》　道光初，余至京師，交邵陽魏默深、建寧張亨甫、仁和龔定庵及君。定庵言多奇僻，世頗訾之。亨甫詩歌，幾追作者。默深始治經，已更悉心時務，其所論著，史才也。君乃自成一子。是四人者，皆慷慨激厲，其志業才氣，欲凌轢一時矣。世乃習委靡文飾，正坐氣苶耳，得諸子者大聲振之，不亦可乎？以宗室尚書之親貴，舉朝所屏息者，而君倡言彈之，亦見骨鯁之風矣。君又與宜黃黃樹齋，歙徐廉峯及亨甫以詩相馳逐。歲在丙戌，余服闋入都，諸君與周旋久之。樹齋以編修爲言官，數論事，洊至大用。廉峯及君則以言黜，幸，不幸殊焉。辛卯，余再入都，廉峯已病，未幾卒。定菴繼之。癸卯臺灣之獄，亨甫力疾赴余難，因不起。猶憶君探余獄中，及出獄後，與諸君置酒相賀，又同治亨甫之喪，依依送余出都門時也。默深成進士最晚，以知州需次。亨甫則未一第而歿。

黃爵滋《僊屏書屋初集詩錄自序》　予幼嘗從讀於家素堂先生，先生日事吟詠，案頭《昭明文選》外，惟王漁洋、沈歸愚兩先生所選古今諸體詩集，取而翫之，已知《三百篇》爲古詩之源，而古詩又爲唐、宋以來諸大家之源也。已復偏取近時聞人諸集讀之，喟然歎大道之榛蕪，而習俗之波靡也。顧見聞未廣，識趣不專，閒適指歸，殊少成就。嘗遊廬山，登絕頂五老峰，頭目無障礙，洵如鴻鵠高舉，見天地之方圓矣。雖然，力不堅者，無以永其神也；

慮不通者，無以閎其用也。嘗觀儕俗之作，有數非焉：或聲調便利，靡而不振；或意旨蹇澀，枯而不澤。若是者非體。或馳騁揮霍，剽而不留，或堆垛襞積，滯而鮮通。若是者非氣。或貌似神離，虛而不實；或以文飾俗，雜而不清。若是者非理。或苦心束縛，自謂親切；或任情泛濫，自謂周至。若是者非法。去茲數非，求其一是，然後可以語山水之助，發智仁之妙也。而其道之靡窮，業之不倦，則又貴有畢生之閱歷，同志之觀摩焉。夫九州大而四海遙，山林奇崛之士，未能徧觀而盡識也。然以予生平所知，若徐子東松之嚴於許可，張子亨甫之宏於裁鑑，郭子羽可之善於激發，艾子至堂之愼於規守，湯子海秋之敏於攻擿，門人潘四農之精於審擇，家兄壽泉之密於體察，賞奇析疑，肝膈盡吐，故予所就商者，數君爲多。

蔣湘南《書龔定菴主政文集後並懷魏默深舍人》 文苑儒林合，生平服一龔。齊名有魏尚，可許我爲龍。

又《長夏無俚拉雜書懷》一四 吟詩如作史，中有《春秋》書。聖曰「思無邪」，豈在風月鋪。我友龔與魏，窮經戒歌呼。我今亦見及，欲將詩掃除。

《射鷹樓詩話》卷九 詩有搜羅極博，可補方志所未備者，如朱竹垞《鴛鴦湖櫂歌》一百首，邵二雲《大明湖櫂歌》一百首，嚴仙舫《沅江櫂歌》一百首，李蘭屏《揚州雜詩》八十首，頗稱賅備。余友黃小石比部，出示《莆陽雜詠》二十四首，搜羅既博，詩亦情韻獨絕，近代可合翁山、阮亭、樊榭、蘭雪而五。蓋其詩天資既優，而參以典麗，遂一空俗響。

《海天琴思錄》卷四 本朝善學太白詩者，吾閩則有張亨甫孝廉，楚南則有楊紫卿太學。

又《續錄》卷六 吾閩閨秀能詩者，若許素心、何玉瑛、洪蘭士諸人，其詩以之入《玉臺》之編，實無多讓。己巳秋，遊端溪，應定遠方子嚴觀察之招也。時吾閩長樂丘拱庭孝廉鴻星以參軍奉檄端溪，出其母周太宜人《吟雪軒詩草》見示。太宜人中年守節，逮事舅姑，嘗兩次割股食祖姑及君舅，三黨稱曰賢孝，詩亦雅有風格。《歸家》云：「天涯幸得卜歸期，朔雪長途瘦馬遲。八口全家千里道，半肩行李兩靈輀。就荒三徑陶彭澤，一繫孤舟杜拾遺。今昔徒爲宦海客，贏餘惟有舊書詩。」《靖遠冬至夜》云：「去歲思歸夜，今宵尚未回。鄉心徑莫遣，日至又重來，畫角吹明月，孤燈照客杯。故園風景好，時節正開梅。」《青衫》云：「三年血淚洒青衫，衫上猩紅尚未乾。疊誦《蓼莪》腸欲斷，新痕舊迹兩斑斑。」

郭嵩燾《天影盦詩存序》 篁仙與湘潭王氏壬秋，武岡鄧氏彌之、葆之，攸縣龍氏皞臣結詩社長沙，追蹤曹、阮、二謝，以蘄復古。篁仙之詩，稍演以肆，至其華妙處，不減宣城也。湖口高氏碧湄亦俊才年少。數君相與爲石交，志節忼慨，敦友朋之誼。皞臣、彌之昆季，余夙好，後乃因壬秋而識篁仙，因篁仙而識碧湄，皆得讀其詩。意數君之文與其爲人，非今世之有也，而年皆未逾三十。天下多故，萬事墮壞，無與枝拄。數君者，才皆傑出於世，其致力也有餘裕，所以就成其志事者，獨詩也哉。篁仙督余叙其《天影盦集》，因幷記之。

《越縵堂日記》(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閱建寧張際亮亨父《松寥山人詩集》。亨父極負時名，詩亦規橅作家，而粗浮淺率，豪無眞詣。爾時若湯海秋、朱伯韓、姚石甫、葉潤臣所作，大抵相同。時無英雄，遂令此輩掉鞅追逐，聲聞過情，良可哂也。德甫屢爲予言，亨父根柢淺薄，前日以此集屬予評點，因略論之如此。

又(同治十一年四月初六日) 前日香濤言：近日稱詩家，楚南王壬秋之幽奧與予之明秀，一時殆無倫比。然「明秀」二字足盡予詩乎？蓋予近與諸君倡和之作，皆僅取達意，不求高深，而香濤又未嘗見予集，故有是言也。若王君之詩，予見其數首，則粗有腔拍，古人糟魄尚未盡得者。其人予兩晤之，意妄言，蓋一江湖臂匐之士，而以與予幷論，則予之詩亦可知矣！香濤又嘗言：壬秋之學六朝，不及徐青藤。夫六朝既非幽奧，青藤亦不學六朝，則其視予詩亦幷不如青藤矣。以二君之相愛，京師之才亦無如二君者，香濤尤一時傑出，而尚爲此言，眞賞不逢，斯文將墜，予之碌碌，不可以休乎！逸山嘗言：以王壬秋儗李忘伯，予終不服。都中知己，惟此君矣。

又(光緒五年十二月二日) 王闓運【略】盛竊時譽，妄肆激揚，好持長短。雖較趙之謙稍知讀書，詩文亦較通順，而大言詭行，輕險自炫，亦近日人海傀客一輩中物也。

又 自道光以來，五十餘年，【略】魯通父筆力才氣皆可取，而工夫太淺，格體不完。其餘不乏雅音，概無實際。欲救乾、嘉諸家之俳諧卑弱，而才力轉復不逮，此風會所以日下，而國朝之詩，遂遠不如前代也。

譚嗣同《論藝絕句六篇》　瓠齋微意瓣薑(同縣歐陽師)探，王(壬秋)鄧(武岡鄧彌之輔綸)翩翩蘄共驂。尚有長沙病齊己(湘潭詩僧寄禪)，一時詩思落湖南。(論詩於國朝，尤爲美不勝收；然皆詩人之詩，無更向上一著者。惟王子之詩，能自達所學，近人歐陽、王、鄧庶可抗顏，即寄禪亦當代之秀也。)

又　意思幽深節奏諧，朱絃寥落久成灰。灞橋兩岸蕭蕭柳，曾聽貞元樂府來。(新樂府，工者代不數篇。蓋取聲繁促而情易徑直，命意深曲而辭或嚲緩。二難莫竝，何以稱世？近人如李篁仙外舅以工新樂府名，然亦至鐵崖、西涯、西堂而止。往見灞橋旅壁，塵封儼然，若有墨跡，拂拭諦辨，其辭曰：「柳色黃於陌上塵，秋來長是翠眉顰。一彎月更黃於柳，愁殺橋南繫馬人。」讀竟狂喜，以爲所見新樂府，斯爲第一，而末未署名，不知誰氏，至今恨恨。)

蔡壽祺《故友詩錄二編序》　黃司寇曲突徙薪之言，朱諫議知人任使之識，尚喬客之連蹇，符南樵之奔馳，葉有人倫之傷，王有絕塞之謫，至如二張山水之吏、諸侯之客，緣情體物，殊轍同歸之。數君者，鬱其雍容揄揚之才，而時位所際，不無感慨。聞之古人，生則傾蓋，歿猶掛劍，風義未衰，金石貞固，卒業遺文，豈不卹然增友朋之重乎！

《復堂日記》卷三　檢篋中近人別集，姚梅伯、許海秋、魯通甫、王句生、楊汀鷺，皆卓然有所成就。通甫源出潘四農，句生學于黃春谷。魯幾出藍，王亦具體。

《兩浙忠義錄・朱御史傳》　琦工詩古文辭，與梅曾亮、邵懿辰相上下。

金武祥《水雲樓詩賸序》　余近得其古近體詩賸稿，不及百首。恢雄沉厚，亦多可傳。【略】咸、同間，何悔餘太守文采藻耀，僑寓維揚，鹿潭以鹺官需次淮南，兩人集中，竟無往來贈答之作，豈以處境不同，詩派市異歟？而鹿潭之詩，固足爲五邑後勁，悔餘亦未能駕而上之也。仁和譚仲脩大令盛稱《水雲詞》。謂：「咸豐兵事，天挺此才，爲倚聲家老杜。」余謂即以詩論，實亦神似少陵。夫詞者詩之餘，鹿潭詩，存者過少，然則謂其詩爲詞之餘，殆亦無不可也。

王闓運《天影盦詩存序》　余年十五六，時天下方騖於科舉，宣宗重翰林，多由府道兩三年至督撫，一童生不二年可至二品官。出爲學使、鄉考官，門庭赫烜，父母光榮，比之蘇秦尤顯。故父老甘心焉，以科第望子弟，因督其伊吾帖括中，終身不悔。余故少孤，爲叔父所教育，九歲能文，而不喜制舉程式，隨例肄業城南書院，院長陳先生本欽，名儒也。專功八比文，禮聘龍先生友夔助校課藝。龍先生熟精「四書」匯參之學，諸老翰林如勞、羅諸公，皆推服焉。或聚談講論，龍先生來，則莫敢先發言。而余與其長子皞臣交及，武岡二鄧子皆在城南講舍，李君篁仙亦從其外兄丁果臣居院齋。篁仙早入學，補廩生。皞臣亦舉丙午鄉試，下第還，侍父居內齋。皆謹飭。獨余跅弛好大言，篁仙放誕自喜，余尤與相得，日夕過從，皆喜爲詩篇。鄧彌之尤工五言，每有作，皆五言，不取宋唐歌行近體，故號爲學古。其時人不知古詩派別，見五言則號爲漢、魏，故篁仙以當時酬唱多者，自標爲「湘中五子」。後以告曾滌丈，羅羅山睡中聞之，驚問曰：「《有近思錄》耶？」時道學未衰，故惡五子名云。然篁仙實先工科舉，學八比，試帖大卷皆甲於四子，由辛亥鄉舉，應丙辰殿試，卷在進呈十本中，翰林資也。及朝考誤點注，乃置三等。用主事分戶部，以此侘傺，遂嬾散，不樂曹司趨走。然以才名見重徐侍郎樹銘，因見賞於本部尚書肅順，部事輒咨之。【略】在部時詩不能多，在獄時有《讀史論》若干卷、《讀史樂府》三卷，起戰國至東漢，猶前詩宗漢、魏說也。「湘中五子」既散處，而皞臣以知縣分山西，有循稱。彌之由中書叙浙江道員，省城不守，坐革職；歸與弟保之讀書家居，詩益沈雄。保之讀萬卷書，著《井言》數十萬言，政學無所不通。余家居專治經，有八箋，自以爲過鄭康成，潘伯寅頗疑笑之。獨篁仙捐資得道員，又不知省例，指發安徽，安徽故無候補試用當補之缺。其先發湖北，張香濤以其詩人爲肅所陷，至籍沒，特令署江漢關道。乃不知以脂膏自潤，而人人皆妒羨。及改安徽，益窮，猶以才望一署蕪湖道員，竟貧老以終。四娶無子，詩人之窮，信矣。余與君於辛未在衡州一別，遂不復相見。嘗過瀏陽蕉溪領，憶君舊詩，因賦一律，有「詞客才名官後減」之句，偶爲人書扇頭。君見而怫然，手書新作數篇於後。人以告余，究亦未見也。又十餘年，君弟荇仙在蘄、黃間，與余書，請序君遺稿。余諾之。序未成，遺稿亦未見。又十年，而族孫賓四典蘄長蘆，余適至宛平，因聞賓四方葺君詩，欲余序之。既喜君詩得存，又悲荇仙之亡，負諾未償，無以慰君靈，方將衰述遺事以紀前遊。蓋五子僅存一個矣。當世漸無知五子者，況其詩乎？甲寅之秋，賓四訪余宣武之寓，出所印《天影盦詩存》一卷，盦名前未聞也。前詩題曰蘭林詞社，保之因笑慕詞林，五子中乃無一詞

林，若在道光朝，皆不得比士大夫，敢言詩乎？君固詞林才，詭得卒失，餘四人皆未第進士。明人有言進士如朝饔夕飧，官如酒肴，人可無酒肴，不可不食。然則四子皆餓夫，君猶幸不飢，則詩固未窮也。因序六十年交誼，及與君少小好詩成互示稿之由，以質世之好爲詩者，而不論派別高下云。

又《詩法一首示黃生》不失古格而出新意，其魏（源）、鄧（輔綸）乎？兩君幷出邵陽，殆地靈也。零陵作者，三百年來，前有船山，後有魏、鄧，鄙人資亡，殆兼其長。

《新世說・文學》鄧湘皋，幼詩，聞長老稱述鄉邦巨人長德，輒欣然聽之。稍長，則搜討楚故，不遺餘力。每得殘縑斷簡，如獲異珍，驚喜狂拜不自已。所纂《沅湘耆舊集》，綜二千七百人，詩萬五千六百八十首，各爲小傳，以詩存人。復搜刻《蔡忠烈遺集》、《王船山遺書》，增輯周聖楷《楚寶》，編纂歐陽文公《圭齋集》，尤爲有功於先哲。

又 光、宣之間，岑雲階、瞿子玖、袁慰亭、端午橋諸要人相繼罷免。梁辟園以目疾閒居長沙，作豔體詩四章分詠之，名流和者數十人。以王壬甫、曾重伯所作爲最工，一時膾炙人口。（岑名春萱，廣西西林人。時由兩廣總督入爲郵傳部尚書免職。瞿名鴻禨，湖南善化人。時以大學士軍機大臣免職。袁名世凱，河南項城人。以外部尚書軍機大臣免職。端名方，滿洲人。時以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免職。梁名煥奎，湖南長沙人。光緒癸巳舉人。爲江南知縣，以目疾歸里。所居青郊別墅，頗有湖山之勝。曾名廣鈞，湖南湘鄉人。以翰林院編修出爲廣西知府。著有《觚菴詩存》。）

又 咸、同、光、宣之詩人，可別爲三宗：王壬甫崛起湘中，與鄧彌之力倡復古，由魏、晉以上窺《風》、《騷》，是一大宗。彌之《白香亭詩》，高秀出湘綺樓之上。湘綺自謂學二陸，至曹、陶已無階可登；而彌之和陶冲淡微遠，深嚌神味。李莼客及章太炎之五言韻古格高，欲追湘綺，皆屬此宗。張香濤嘗謂洞庭南北有兩詩人：王壬甫五言，樊樊山近體，皆名世之作。樊山早歲爲袁簡齋、趙甌北，自入張門，一概棄去。從李莼客游。頗究心於中唐、晚唐。吐語新穎，則其獨擅。龍陽易哭菴，固能爲元、白、溫、李者，於是中、晚唐詩流傳頗盛。大抵二人少作雋妙，晚年稍覺頹唐。此宗效者甚多，而佳者難覯。若同光體詩人，出入南、北宋，鄭蘇龕、陳伯潛、陳伯嚴、沈子培爲其宗之魁傑。其中又分二派：一派清蒼幽峭，體會淵微，思精筆鍊，蘇龕、伯潛優爲之；一派生澀奧衍，語必驚人，字忌習見，伯嚴、子培優爲之，范肯堂、林畏廬、陳石遺、李拔可皆此宗之健者，至羅癭公、黃秋岳、梁仲異、夏劍丞則後起之秀也。（王已見前。鄧名綸，湖南武岡州人。箸有《白香亭詩集》。章名炳麟，浙江餘杭人。博極羣書，尤精佛典，古文辭亦戛戛獨造，自成一家。樊名增祥，湖北施南人。爲人足智謀，優文學，以庶吉士改官陝西渭南令，鹿傳霖撫陝，榮祿任西安將軍皆倚重之。後洊升陝西布政使。然以盛氣凌人，屢起屢蹶。入民國後，一爲袁政府參政，羈滯京師，常與易哭菴作詩歌，鼓吹女伶，其格漸卑。易名順鼎，湖南龍陽人。少有才子之目。其詩工於對仗，運用故事往往奇闢驚人。民國三年出爲印鑄局幫辦。少年之作，如「星光忽墮岸千尺，水氣平添波一層。」等句，不可復覩矣。鄭名孝胥，福建閩縣人。著有《海藏樓詩集》。陳伯潛名寶琛，福建人。著有《弢菴詩集》。陳伯嚴名三立，江西義寧人。著有《散原精舍詩》。沈名曾植，浙江人。作詩喜用僻典，與伯嚴之好用奇字又少異焉。范名當世，江蘇通州人。林名紓，福建人。工書善畫，自號冷紅生。譯著歐美小說最有名。陳名衍，福建人。著有《石遺室詩集》。李名宣龔，福建人。爲詩最工嗟歎。羅名惇曧，廣東人。黃名濬，梁名鴻志，均福建人。夏名敬觀，江西人。）

又 詩鐘爲聯句之變體，不知起於何時，最盛於同、光之際，閩、粵、湘人尤喜爲之。其以鐘名，亦不知果取何義。前輩流傳名句，多賦物體。如「萬里江山歸赤帝。」（項羽）「一生名節誤紅娘。」（鶯鶯）「大力將軍都是膽。」（趙雲）「橫行公子本無腸。」（螃蟹）「胯下英雄紅勒帛。」（經布）「牆頭姓字碧籠紗。」（題名錄）是也。同、光以後盛行建除體，逐字對嵌，周而復始，名一唱以至七唱。都人士結爲寒山詩社，月必數集，雅歌消遣。陳翼牟爲社中之健者，作《詩鐘九友歌》以張之：「龍陽才子鐘中仙，搖筆思攫榜花元。忽然攫得喜欲顛，一生奪魁數累千。（易哭菴）王郎清純俗塵捐，粥粥恥與人爭先，偶探驪珠衆稱妍。（王書衡）癭公選句如選錢，收拾奇零一一穿，命題擇字爭新鮮。問鼎不得心茫然，嘲甲評乙舞翩躚。（羅癭公）曾侯苦思殊可憐，伏案狂吟如秋蟬，嘔心鏤腎百慮煎。（曾伯厚）誰其匹者高閬軒，哆口瞠目繞室旋。軒然一笑得佳聯，騠駼欲度鐘王前。（高閬軒）亞子風神翩鳳騫，美人秋水隔娟娟。聽唱黃河頸屢延，錫鼜落第口呼冤。（顧亞蘧）就中強記推鄭虔，宵寒面壁如參禪。窅然枯坐聳兩肩，抱膝無言口吹烟。（鄭叔進）吾宗主事腹便便，臚唱清聲動

九天。精思直透秋毫巔，踞榻仰臥赤兩顴，以手畫肚肚欲掀。（陳公甫）關尹好事勤且賢，主持壇坫稱中堅。都集刊行始甲編，賡續不已俟百年，吳江楓冷萬人傳。（關穎人）」讀陳君之歌，知諸君子跌宕裙屐，流連琴尊，白戰無喧，清談有侶，固一時之佳話也。（陳翼牟，名士廉，湖南湘鄉人，內務部僉事。詩學義山，深有所得。易、羅二君已見前。王名式通，山西人。曾名福謙，福建人。高名步瀛，直隸人，教育部司長。顧名璢，河南人。鄭名沅，湖南人，公府祕書。陳公甫名慶佑，廣東人，交通部主事。關名賡麟，廣東人，交通部司長。）

又　張香濤開府江漢，朝野人士既已雲從，迨入樞府，都人士以一親丰采爲榮。故退食之餘，無日不有文讌詩會，即最促時間，亦必鉤心鬬角，作詩鐘一二。故當日十剎海之會賢堂，宣武門外之畿輔先哲祠與松筠菴，皆爲名流暢叙幽情之所。而寒山詩社，亦即起于是時。

又《賞譽》同，光之間，張香濤、張幼樵、鄧鐵香、劉博泉、盛伯熙、陳伯潛、寶竹坡等，直言敢諫，封奏聯翩，京師目之爲「清流派」。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　陳伯嚴吏部，義甯撫軍之公子也。與譚瀏陽齊名，有「兩公子」之目。義甯湘中治蹟，多其所贊畫。其詩不用新異之語，而境界自與時流異，醴深俊微，吾謂于唐、宋人集中，罕見倫比。記其贈黃公度一首云：【略】。

又　昔嘗推黃公度、夏穗卿、蔣觀雲爲近世詩界三傑。吾讀穗卿詩最早，公度詩次之，觀雲詩最晚。然近兩年來，得見觀雲詩最多，月有數章。公度詩已如鳳毛麟角矣。穗卿詩，則分携以來，僅見兩短章耳。團沙之感，云何可言！

又　吾嘗推公度、穗卿、觀雲爲近世詩界三傑，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閎遠也。若以詩人之詩論，則邱倉海逢甲，其亦天下健者矣。

又　蓋當時所謂新詩者，頗喜掃撦新名詞以自表異。丙申、丁酉間，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略】其時夏穗卿尤好爲此。穗卿贈余詩云：【略】又云：「有人雄起琉璃海，獸魄蛙魂龍所徙。」此皆無從臆解之語。當時吾輩方沈醉於宗教，視數教主非與我輩同類者，崇拜迷信之極，乃至相約以作詩非經典語不用。所謂經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經。故《新約》字面，絡繹筆端焉。譚、夏皆用「龍蛙」語，蓋時共讀約翰《默示錄》，錄中語荒誕曼衍，吾輩附會之，謂其言龍者指孔子，言蛙者指孔子教徒云，故以此徽號互相期許。至今思之，誠可發笑。然亦彼時一段因緣也。

又《清代學術概論》　咸、同後，競宗宋詩，只益生硬，更無餘味。其稍可觀者，反在生長僻壤之黎簡、鄭珍輩，而中原更無聞焉。

又　以言夫詩：眞可謂衰落已極。【略】直至末葉，始有金和、黃遵憲、康有爲，元氣淋漓，卓然稱大家。

又《巢經巢詩鈔跋》　鄭子尹詩，時流所極宗尚，范伯子、陳散原皆其傳衣【略】時流咸稱子尹詩爲能自闢門戶，有清作者學莫及。以余觀之，吾鄉黎二樵之儔匹耳。立格選辭有獨到處，惜意境狹。

《在山泉詩話》卷二　粵詩三陳先生外，蕭伯瑤、黃芑香（紹昌），皆一時傑出。芑香以孝廉官中書，余少時稱爲畏友。乙未秋入都，過香海，作一夕談。自後未由再見，而芑香旋謝人間矣。有詩四卷，手自編定，尚待刊行。茲檢得當年爲余書扇册者五、七律數首，皆其稱意作也。【略】余挽芑香聯云：「少稱才子，晚作經師，誰爲作傳；幼與齊名，老同刊集，我獨編詩。」蓋芑香任廣雅書院史學分校，嘗著有《三國志音釋》及《說文解字補》等書。平生不欲徒以詩人自命，其實詩爲芑香所最工也。

又　道、咸間，張南山、黃香石兩先生以詩文壇坫盛嶺南，門下多才，時同載酒。南山七十生辰，陳蘭甫京卿爲撰壽序，以隨園相比。張、黃歸道山後，則騷壇文宴，咸推柳堂。堂在城南太水烟滸，主人李子虎學博（長榮），南山入室弟子也。所編《柳堂師友詩錄》二百餘家，已刊行海內。惟詩文稿散佚無存。吾家多藏其詩札，則廣文與先大父文學公唱和最夥也。廣文長辯，魄力雄厚，取法大家；近體出筆如環，一氣轉折，要爲獨到之處。擷其精華數首，以見一斑。

又　菽園有《詩中八賢歌》見各家選本，余倖列其中，雖互相標榜，殆亦各有所長者歟。（用呂石帆跋黎二樵詩卷語，蓋當時黎、呂幷稱也。）詩仿杜老《飲中八仙歌》，云：【略】。

楊鍾羲《碩果亭詩序》　石遺評君詩，謂與暾谷爲文字骨肉，爲詩共嗜後山，凄惋得江山助，議者以爲知言。余謂閩人之詩，滄趣典遠，其緒密；海藏清剛，其氣爽。拔可出稍後，深粹堅栗，境界日闢，亦不以千里畏人者。

《雪橋詩話》卷一一　宜黃黃樹齋司寇少以詩名。入翰林，爲御史，與歙

徐廉峰編修寶善、益陽湯海秋戶部鵬、建甯張亨甫孝廉際亮，用文詞詩歌相推厭。於亨甫標榜尤甚，謂嘉、道以來作者，未能或之先也。姚石甫亦謂：「前明以來，閩、粵詩人無過鄭繼之、屈翁山者，近惟亨甫最爲傑出。」

《石遺室詩話》卷一　道、咸以來，何子貞紹基，祁春圃寯藻，魏默深源，曾滌生國藩，歐陽磵東輅，鄭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諸老，始喜言宋詩。何、鄭、莫皆出程春海侍郎恩澤門下，湘鄉詩文字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聲韻之學者，稍改故步。都下亦變其宗尚張船山（問陶）、黃仲則（景仁）之風。吾鄉林歐齋布政壽圖，亦不復爲張亨甫（際亮）而學山谷。

又　都下詩人，十餘年來頗復蕭寂。自余丁未入都，廣雅相國入樞廷，樊山、實甫、芸子俱至，繼而弢菴、右衡、病山、梅菴、確士、子言先後至。計余居都門五年，相從爲五、七言詩者，無慮數十人，討論之契，無如趙堯生（熙）、陳仁先（曾壽）；進學之猛，無如羅掞東（惇曧）、梁衆異（鴻志）、黃秋岳（濬）。堯生以詩名有年，所作無慮數千首。掞東諸子，肆力爲詩，不三數年也。

又卷三　樊榭幽秀，本在太初之前；定盦瑰奇，不落子尹之後。然一則喜用冷僻故實，而出筆不廣，近人惟寫經齋、漸西村舍近焉；一則麗而不質，諧而不澀，才多意廣者，人境廬、樊山、琴志諸君，時樂爲之。

又　吾鄉同輩之爲詩者，又有沈愛蒼撫部（瑜慶）、林琴南孝廉（紓），皆不專心致志于此事，然時有可觀者。

又卷七　姚叔節（永概）亦桐城孝廉，石甫先生之孫，則與其姊婿馬通伯（其昶）均能爲桐城先輩之文者。贈余《愼宜軒詩文集》各一册。余謂通伯文追惜抱，君文乃法望溪，至其詩（以爲具體而已）未細省也。近復出新稿百十首使商榷，乃知其用功非淺。

又卷一二　近人賦詩之速者，樊山、實甫外，有伯嚴、堯生。二人詩格不相同，與樊、易尤不相同，其爲速則同。嘗見伯嚴遇有燕集，於一夕間，以七言律偏贈坐客。堯生嘗與弢菴、昀谷、余數人聯句，往往占句獨多。昀谷改官將之蜀，君成《竹枝詞》三十首送行，專寫入蜀山水自鄂渚至成都者。余愛之，請君書一橫幅畀余，君立增首尾四詩爲贈云：【略】。

又卷一四　余嘗叙晉卿王君（樹枏）詩續集云：「人之言曰，明之人皆爲唐詩，清之人多爲宋詩，然詩之于唐、宋，果異與否，殆未易以斷言也。咸、同以降，古體詩不轉韻，近體詩不尚聲貌之雄渾耳。其敝也，蓄積貧薄，翻覆只此數意數言，或作色張之，非其人而爲是言，非其時而爲是言，與貌爲漢、魏、六朝、盛唐者，何以異也。」【略】能詩者不必至其地，至者不能詩，能之亦才力不稱其景物之壯遠。余於詩文，無所偏好，以爲惟其能與稱耳。淺嘗薄植，勉爲清雋一二語，自附于宋人之爲，江湖末派之詩耳。而步武岑、杜之詩以爲詩，固治考據，工古文詞者，所饒爲哉。

又卷一八　立秋後一日，陳士可毅招同樊山、笏卿、子封、實甫、君立、鴻甫、治鄦，燕集宣南畿輔先哲祠。實甫言伯嚴在武昌，重九日張文襄招同登高，伯嚴有詩，末二句云：「作健逢辰領元老，夕陽城郭萬鴉沈。」元老自指文襄，文襄批駁領字，謂何以反見領於伯嚴也。余言伯嚴早以此事告余，笑文襄說詩之固，「領元老」豈吾領之哉？

又卷二四　久不見馬通伯（其昶），蛩然遠過，出示一册使題，翻之，則劉文正、文清父子，阮文達、祁文端、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李文忠、翁文恭諸公手札也。余題數語略云：「此册皆有清名將相手書，使無意世事者觀之，如以不甚識字人披覽四部巨帙也。然其中學問優長有著作，若阮、祁、曾三公，尚能略窺涯涘。而鄙人方輯《閩詩錄續編》，讀阮太傅一書，言搜錄《淮海英靈集》者，不禁謬附同志云。」於册中諸公，雖間有不喜者，未暇爲陽秋也。弢庵則題一五律云：【略】蓋致咎於册末一二公，而夷甫相況者，非苛論也。

又卷二八　鄭、莫並稱，而子偲學人之詩，長於考證，與子尹有迥不相同者。如《蘆酒詩》後記一二千言，《遵亂紀事》廿餘首，《哭杜杏東》亦有記千百言附後，皆有注，可稱詩史。

又卷二九　光緒初年，福州有三狂生，皆林姓：一畏廬，一述菴（崧祁），一某。述菴乙酉舉於鄉，早卒。《輓林少溪》云：【略】少溪，畏廬弟，航海死臺灣。述菴與畏廬摯交，故痛切若此。《送許蓮蓀之臺灣省親》句云：「天憐孝子帆無恙，海畏才人浪不狂。一事不才容我倦，萬山如箭送君行。」與《鄭壁侯》云：「黃金鑄膽眞如水，白髮盈頭屢望雲。」《花朝（東）（柬）陳績齋》云：「百歲幾人常對酒，千金欲換更無裘。蕭蕭風雨相如壁，落落乾坤太白樓。」皆雄而雋。《豔體絕句》云：「背人小綰髻丫叉，隔著床帷六幅紗。隱隱衣裳作雲氣，水晶簾外望梨花。」殊有元微之風味。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有清一代，詩宗杜、韓者，嘉、道以前推一錢蘘石侍郎；嘉、道以來則程春海侍郎、祁春圃相國，而何子貞編修、鄭子尹大令皆出程侍郎之門，益以莫子偲大令，曾滌生相國諸公，率以開元、天寶、元和、元祐諸大家爲職志，不規規於王文簡之標舉神韻、沈文慤之主持溫柔敦厚，蓋合學人、詩人之詩二而一之也。

又　子尹先生以道光乙酉選拔貢，及程春海侍郎之門，侍郎詔之曰：「爲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秦、漢之書？」乃致力於許、鄭二家之學，已而從侍郎於湖南。故其爲詩，濡染於侍郎者甚深。侍郎詩私淑昌黎、雙井，在有清詩人，幾欲方駕蘘石齋（錢載），天不假年；而子尹與道州（何紹基）從而光大之，壽陽（祁寯藻）、湘鄉（曾國藩）又相先後其間，爲道、咸以來詩家一變局【略】竊謂子尹歷前人所未歷之境，狀人所難狀之狀，學杜、韓而非摹仿杜、韓，則多讀書故也。此可與知者道耳。

又　黔詩人鄭、莫並稱，均多亂離之作。而子尹公車報罷後蟄居鄉關，飄泊西南。子偲則晚交益陽撫部，壽陽、湘鄉兩相國，踪跡在大江南北，及見粵寇蕩平，身世稍發舒於子尹。子尹精經學、小學，子偲長於史、地之學。二人工力略相伯仲，子尹詩情尤摯耳。僅謂愁苦易好，時當天寶者，豈詩盡拾遺耶？

陳衍《近代詩鈔叙》　有清二百餘載，以高位主持詩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簡，在乾隆曰沈文慤，在道光、咸豐則祁文端、曾文正也。文簡標舉神韵，神韵未足以盡風雅之正。變風則《綠衣》、《燕燕》諸篇，雅則「楊柳依依，雨雪霏霏」「穆如清風」諸章句耳。文慤言詩必曰溫柔敦厚。【略】文端學有根柢，與程春海侍郎，爲杜、爲韓、爲蘇黄，輔以曾文正，何子貞、鄭子尹、莫子偲之倫，而後學人之言與詩人之言合，而恣其所詣，於是貌爲漢、魏、六朝、盛唐者，夫人而覺其面目性情之過於相類，無以别其爲若人之言也。夫文簡、文慤，生際承平，宜其詩之爲正風正雅，顧其才力爲正風則有餘，爲正雅則有不足。文端、文正時，喪亂云靡，迄於今變，故相尋而未有屆，其去《小雅》廢而《詩》亡也不遠矣。【略】今竊本此意論次有清一代之詩，文簡以下傳聞之世也，文慤以下所聞之世也，文端、文正以後所見之世也。所聞、所傳聞，先進略已論次，而身丁變雅變風以迨於將廢將亡，上下數十年間，亦近代文獻得失之林乎？雖位卑身隱，不敢比文簡之有《感舊》，文慤之有《别裁》，然以數十年見聞所及，錄其尤雅者，都爲一集，視吾家迦陵之篋衍放而大之，其諸世之君子或亦有樂乎此也。

又《密堂詩鈔序》　顧道、咸以來，程春海、何子貞、曾滌生、鄭子尹諸先生之詩，欲取道元和、北宋，進規開、天，以得其精神結構之所在，不屑貌爲盛唐以稱雄。

又《知稼軒詩叙》　吾鄉人之常爲詩者，余識葉損軒最先，次蘇堪，次陔庵，又次乃君常。而君常所常與爲詩者，陔庵與余外，則有葉肖韓、陳徵宇。之數子者，身世皆略如其詩。損軒少喜樊榭，繼爲後村、放翁，誠齋，蟄屈微官以終，差相似矣。蘇堪原本大謝，浸淫柳州，參以東野、荆公。余嘗謂達官而足山林氣者，莫如荆公，大謝、柳州，抑無論矣。陔庵意在學韓，實似荆公，于韓專學清隽一路。肖韓、徵宇，則雅學后山。獨君常才筆馳騖自喜。中年以後，時時斂就幽敻，然終與坡公爲近。其間有憂愁牢落，託于《莊》、《騷》之旨者，亦坡公之憂愁牢落也。近作清苦不怡，遂足以感召憂患，中夜傍徨，良久而乃釋。君之于詩，亦尚爲張廣雅所謂坦蕩者，勿過求幽敻爲哉。

又《劍懷堂詩草序》　今之人喜分唐詩、宋詩，以爲浙派爲宋詩，閩派爲唐詩，咎同、光以來，閩人捨唐詩不爲而爲宋詩。夫學問之事，惟在至與不至耳。至則有變化之能事焉，不至則聲音笑貌之爲爾耳。唐人之聲貌至不一矣：開、天、元和，不一其人，不一其聲貌，所以爲開、天、元和也。開、天之少陵、摩詰，元和之香山、昌黎，又往往一人不一其聲貌。故開、天、元和者，世所分唐、宋詩之樞幹也【略】子孫雖肖祖父，未嘗骨肉間一一相似，壹絪化生，人類之進退由之；況非子孫，奚能刻意蘄肖之耶！天地英靈之氣，古之人蓋先得取精而用宏矣。取之而不能盡，故《三百篇》、漢、魏、六朝而有開、天、元和、元祐以至于無窮，在爲之至與不至耳。

又《秋社吟集叙》　庚戌春在都下，與趙堯生、胡瘦唐、江叔海諸人創爲詩社，遇人日、花朝、寒食、上巳之等世所號良辰者，擇一名勝地，挈茶果餅餌集焉。晚則飲於寓齋若酒樓，分紙爲即事詩，五、七言古、近體均聽。次集則易一地，彙繳前集詩，互相評品爲笑樂。其主人輪值之。辛亥亦然。

又　銘吾有《讀石遺室詩集呈石遺老人八十八韻》云：「有清一代間，論詩首漁洋。漁洋標神韻，雅頌不敢望。歸愚主溫厚，詩教非不臧。然或失而

愚，字缺挾風霜。是皆傍門戶，終莫拓宇疆。壽陽祁相國，輔以曾湘鄉。壽陽宗杜韓，春海相頡頏。湘鄉詩若字，低頭豫章黃。杜韓蘇黃間，蝯翁目助張。邵亭《巢經巢》，列宿森其旁。諸公丁世亂，雅廢詩將亡。所以命辭意，迥異沈與王。窮者《秋蟪館》，并世《伏敔堂》。詩人信以窮，詩道于以昌。石遺老人出，揭櫫號同光。雙井孕散原，半山孳海藏。弢菴于二者，亦頗扼其吭。節菴工超逸，中晚多感傷。乙菴喜詰屈，深語難淺商。觚菴學簡齋，杜味得蒼涼。香宋比陵陽，精卓莫低昂。劍丞視伯足，長者或徐行。博麗鬥工巧，雲門共龍陽。暾谷迨觀槿，后山步趨蹌。蒼虬起後勁，陳鄭觀徬徨。（散原嘗云：「此世有仁先，使余與太夷詩，皆不免爲傖父。」）壬秋守漢魏，舊派衍湖湘。公度五七言，謝翱欲與翔。喜蘇不喜黃，南皮一文襄。各不爲地囿，道分而鑣揚。諸子自一時，石遺實兼長。石遺持偏師，能以弱制強。石遺揮巨刃，大道闢榛荒。石遺拗禿筆，有時放毫芒。每每下一語，鍊于百鍊鋼。生澀者平易，平易者微茫。微茫者冷峭，冷峭者鬱蒼。池館恣閒適，江山助悽愴。風雨供馳騁，鳳鸞接高颺。詞約而事備，貌柔而氣剛。視孟窮纍纍，視韓富穰穰。窮可醫肥俗，富可饋貧糧。有如一老樹，著花自芬芳。又如老雄雞，爪觜獨擅場。橄欖初苦澀，啖之甘回嘗。洪鐘無大小，扣之聲鏗鏘。白日忽飛動，大風翻巨樟。攀躋既非易，摹仿焉可常。云從皮陸入，畢竟多皮相。用心已到聖，直逼夫子牆。近人盛宗宋，時服炫古粧。根本不盛大，謬云欲祧唐。學人與詩人，大抵非殊方。往持詩教者，大官坐廟堂。石遺位非高，大力鄙小倉。小倉結公卿，遂令天下狂。公獨潔其身，俗士踣且僵。公身雖獨善，公名乃彌彰。品詩軼鍾嶸，話詩凌滄浪。徵詩逾南山，評詩壓《兩當》。（仲則有《詩評》一卷。）說詩淵無盡，千頃波汪洋。誦詩如聞政，尤能振紀綱。庚戌客宣南，偶見長短章。丙辰過申江，公名震書坊。立志學公詩，此願久不償。雜報乏胥鈔，剪採貯奚囊。雖未窺全豹，清詞沁肺腸。厥後常知公，講學居上庠。慶曆胡安定，元和韓侍郎。今歲侯乙符，言公壽而康。言公工琢璞，琢焉成圭璋。言公斂槎枒，不肯露鋒鋩。儕輩偶疵謬，舍公孰相匡。後生偶造請，公語必精詳。侯子言未終，而余起肅將。年來詩道衰，白戰方披猖。其中空無有，呾嚼若秕糠。話言謂獨創，寒山實濫觴。謂闢新紀元，《擊壤》早津梁。自命活文學，病已入膏肓。筌蹄視經史，可嗟不自量。野狐思參禪，野馬思脫繮。野草終獮薙，野火終自殃。際此道掃地，念公愈不忘。惡風日澒洞，有公抵危檣。途路日紛歧，有公不亡羊。今讀《石遺集》，恍如飲瓊漿。侯子抱此本，余臂欲先攘。鮀江隔鷺島，一葦幸可杭。」篇中振起處，筆意奇橫。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三　咸、同之間，武岡鄧彌之、湘潭王壬秋兩人交相善，而俱以詩鳴。彌之早參軍事，侘傺不遇以終。壬秋遨游南北，薄于仕進，年登大耋，著作等身。若但以詩格論，則旗鼓相當，實亦未易軒輊。彌之嘗有《登衡山》詩云：「芝菌蔚霞氣，土石爲天色。」壬秋詫爲一字千金。今觀其詩，沈鬱幽憤，直逼杜陵。《擬古》諸作尤傑出，不獨《衡山》一篇也。

又卷一五五　自曾文正公提倡文學，海內靡然從風。經學尊乾、嘉，詩派法西江，文章宗桐城。壬秋後起，別樹一幟。解經則主簡括大義，不務繁徵博引；文尚建安典午，意在駢散未分；詩擬六代，兼涉初唐。湘、蜀之士多宗之，壁壘幾爲一變。尤長七古，自謂學李東川。其得意抒寫，脫去羈勒，時出入于李、杜、元、白之間，似不得以東川爲限。

又卷一五七　嘉禾詩派自錢籜石後，別開境界，公束（張鳴珂）則守朱、李舊風者。才情雖弱，格韻自眞。兼工倚聲，承黃韻珊之學，造詣似在詩上。

又卷一五八　叔彝承家學，銳志文藝，兼嗜韻言。所作詩，詞旨森秀，睥睨皮、陸，而五律尤所長。與江弢叔同時，弢叔學山谷，叔彝則學劍南。弢叔先歿，薛澍生詩所謂「旗鼓誰甘在下風，登壇牛耳各爭雄。涪翁絕調何人續，團扇而今畫放翁」者是也。

又卷一六一　憲之起家二千石，以介節自持，與菊圃布政用清、鑑堂尚書秉衡齊名，皆爲閻文介賞拔，時稱「三李」。憲之頗耽吟詠，一官一集，類多清婉可誦。

徐一士《李慈銘與王闓運》　王闓運與慈銘，并時噪譽文壇，而慈銘之于詩，深不然之，羞與爲伍，蓋途轍有異，眞未免文人相輕之見也。【略】闓運之所自負，亦大有目無餘子之概，若慈銘者，殆非所願齒及云。

王葆圖《適園殘墨》　興化多詩人，如林西園、陳友漁、張治如、陳梅峯，皆近代人物。梅峯最晚出。《說詩社詩鈔》，除張治如外，悉附入，以石遺老人主社，所選皆其門弟子也。

《瓶粟齋詩話》四編卷上　浙中詩派，乾、嘉時多取法樊榭，山水清音，斯爲獨絕。道、咸以還，定庵、越縵（李慈銘）代興，風氣爲之一變。定庵驚才絕

艷，原本於經；越縵佩實含華，汎濫於史。然二人負才而狂則一也。

《南亭四話》卷四《莊諧詩話・洋鬼子入詩》　易笏山方伯佩紳，性嚴正，與湖南周鐵眞相埒。詩集中有：「忽見江心起黑烟，西洋鬼子火輪船」之句，見者無不噴飯。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清季達官能詩者，南皮張廣雅外，應推虞山相國。

又　有清一代詩體，自道、咸而一大變，開山之功首推吾皖歙縣程春海侍郎。君以巍科官輦下，崇尚樸學，風采隱然，爲一時重。詩宗昌黎、雙井，所詣亦可方駕擇石齋。海內推儒林禁酒者，阮儀徵外，輒首及侍郎。年未中壽遽卒，然其流風餘韻，固已沾溉不少矣。典黔試時，得人最盛，鄭子尹（珍）及其門。【略】何道州（子貞）亦侍郎門下士，光大師說，與有力焉。先後其間者，則爲祁壽陽、曾湘鄉諸公，遂開有清詩體之變局。

又　新會陳簡始中丞昭常，風流儒雅，倜儻不群。若幸際承平右文之世，其所成就，必不讓畢靈巖一流人物。余之治兵吉林也，作中丞座上客者逾歲。同時賓僚如曹梅舫廣楨、韓紫石國鈞、鄧孝先邦述、郭侗伯宗熙、王徵齋國琛、羅惇曧復厂、張務洪錫麟、仲遙淵、辛際雲寶慈、傅寫忱疆、李善仲寶楚、周仲玉家樹，皆文采藉甚。觴詠唱和，稱極盛焉。

又　通州張季直謇、范肯堂當世（原名鑄）、朱曼君銘盤，均以樸學齊名，卬駐相依，藝林爭羨。有《哀雙鳳》五言排律，流傳一時，亦一段佳話也。詩云：【略】哀感頑豔，盪氣迴腸，亦可見三君少年時才藻之盛矣。

又　閩縣鄭稚辛孝棣，海藏之弟，學養醇粹。刻意爲詩，顧不多作。然余所見者，固無不工也。君與海藏少歲齊名，詩境則所詣似異，石遺所謂海藏精悍，稚辛婉約者，蓋爲近之。

又　時賢之詩，其氣象最博大者，要以天門周泊園中丞爲首屈一指。泊園與樊樊山、左笏卿同稱「楚中三老」。余與泊園同官瀋陽時，即有文字之雅。

又　秦中詩人，以余所見，當以芝田翁首屈一指。

又　聽水老人贈君詩，亦有「史料一朝《正陽集》，才名幷世《海藏樓》」之語。《正陽集》者，君監榷江淮間所作也。其時幕客有陳木庵、林暾谷二君，從容賦詠，積詩遂夥。

又　津門城南詩社，範老實主之，吟侶甚盛，頗多舊識，報載《城南十子歌》，直可作小傳讀也。「範孫藹然魯靈光，頭白先朝舊侍郎，溫柔敦厚詩教昌（嚴範蓀。）【略】」作者自署詩逋，殆粵人也。

又　有清一代，黔中學使，以洪北江、何東洲二氏爲首稱，流風餘韻，沾溉無窮。迄于晚季，則天津嚴範孫先生，提倡實學，亦得士心。一時才彥，多出其門【略】。

又　晚清以通曉時務稱者，吾于無錫得二人，一薛叔耕福成，一即許靜鈺也。靜山字復庵，曾持使節，閎識清操，爲當時重。國變後隱居不出。詩不苟作，多關時政。

又　易哭盦（順鼎）每謂近代達官多詩人，蓋謂翁松禪與張廣雅也。余最喜《廣雅集中》游賞之作。【略】晚歲入值樞垣，人代劇變，感時懷舊，情見乎詞，詩亦彌工。

又　有清中興時代，吾鄉人才輩出，李文忠、張靖達、劉壯肅尤著也。【略】壯肅少耽吟事，《大潛山房詩鈔》，多壯歲之作。湘鄉曾文正作序，中謂「山谷學杜公，【略】然固詩中不可不歷之境也」。讀此，可以知壯肅之詩矣。

又　宗室寶竹坡侍郎廷，別號偶齋，與南皮張廣雅、閩縣陳弢庵、豐潤張篴齋等，均以慷慨言事，有聲於時。廣雅《拜寶竹坡墓》詩所謂「翰院猶傳四諫風」者也。君以壬午典閩試歸，途次取江山船榜人女兒爲妾，上書自劾去官，亦一時韻事。翁松禪《秘魔崖題壁》云：「蒼茫萬言疏，悱惻五湖舟。」【略】指此事。

又　友人寄示《伏敔堂詩錄》，乃是長洲江湜弢叔遺著，有清咸、同中之能作宋派詩者。時論以伏敔堂與鄭子尹之《巢經巢集》、金亞匏之《秋蟪吟館》並稱。蓋能於舉世不爲之日，自開戶牖，戛戛獨造，亦云難矣。

又　清季光、宣之間，諫垣中謇謇有聲者，僉推莆陽江杏邨春霖、湘潭趙芷孫啓霖、榮縣趙堯生熙、新昌胡漱唐思敬。芷孫挂冠最早，漱唐則于辛亥春暮出京，並繪《匡廬觀瀑圖》以寄意。曾剛甫題詩所謂「眼看臺妙去聯翩，百轉煩憂祇自煎。何再更尋千日酒，此行眞泛九江船」者是也。君所著有《退廬詩集》，其中有七別詩：《別僚》、《別謝文節公祠》、《別江亭》、《別東華門》、《別琉璃廠書賈》、《別會館花木》，蓋即出都前作。

又　君與海藏一時有「鄭陳」之目。海內論東南壇坫者，輒首及兩公。海藏序君詩云：「伯嚴之作，至辛丑以後，尤有不可一世之概。源雖出于魯直，而莽蒼排奡之意態，卓然大家，未可列之江西社裏也。」君亦服膺其言，

故刊詩自辛丑始，訖于光緒三十四年。辛亥以後，君詩境一變，閔亂傷時，多變雅之作。君曾屬海藏代刪其詩，而海藏以爲不可，且曰散原之詩，直類于《春秋》，其推崇可謂至矣。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一 番禺張南山先生（道光壬午進士，署南康府知府，詩號《聽松廬詩鈔》。）與吾閩張亨甫先生（名際亮，建甯人，道光乙未舉人，詩號《松寥山人集》。）同時著譽，屹然爲嘉、道稱詩者一大宗。

又卷三 粵東詩學，【略】後三子之外，世又有「三陳」之目，蓋指蘭甫、朗山、古樵也。

又卷一〇 余嘗求番禺居梅生畫師（巢）《今夕盦遺詩》不得，頃忽得之於潘君蘭史。潘與居爲同邑，世相及而行輩稍後。居既沒，潘爲搜其佚稿手自錄副，編入《梧桐庭院叢書》，尚未付梓。聞余欲得，遂以郵贈。余復重爲校定，告諸門人姪耀象典籍（彝燦）貲刊單行本以廣其傳。全稿寥寥，鑄詞結想，不落凡近。當時苦吟有足多者，馮子良司馬（詢）嘗舉之，與順德賴虛舟山人（學海）並稱。迄今考之，沉博處間不及虛舟，而天資峭拔、筆力鑱刻，虛舟之所能，亦未必爲梅生肯就。

夏敬觀《學山詩話》 清代詩，自歙縣程春海侍郎拔識多士，風氣爲之一變。遵義鄭子尹珍，出侍郎門下，其《巢經巢詩》遂爲晚清之冠。番禺陳蘭甫澧，亦爲侍郎所得士。二君皆湛沈經術，不徒以詞章名也。

又《抱碧齋集序》 咸、同間湘人能詩者，推武岡鄧先生彌之，湘潭王先生壬秋。鄧先生祖陶禰杜，王先生則沈潛漢、魏，矯世風尚，論詩微抑陶。兩先生頗異趣，然皆造詣卓絕，神理緜邈，非若明七子，清乾、嘉諸人所爲也。武陵陳君伯弢從兩先生遊，始在湘中，專攻五言，魁冠儕輩。及來江南謁南皮張文襄，座上論詩，以王派見薄。【略】夫詩道廣矣，學者探源發微，將鋪觀列代，以監其情變。唐、宋茂製，孰非師法漢、魏乎？若明七子標舉漢、魏，其能洞見漢、魏神髓乎？乾、嘉人盛倡唐、宋，其能果喻唐、宋眞諦乎？居顯達、能文章如文襄者，物望所歸，宜不偏于憎愛。然其操世藻鑒，固猶是承乾、嘉諸老餘習，既不足以知王先生，其不知君，抑復何憾！王先生之教，足以救乾、嘉之弊矣。獨屏宋詩，若蜂蠆鴆毒，則其言過而不察耳。

又《無恙續稿序》 之二子者，非無當於吾意之詩。然戛叔酸寒，亞匏粗獷，病在空疏不學。

《偷閑廬詩話》第一集 清之季世，國人盛倡革命，一般文人，如梁任公輩，欲借詩歌鼓吹民氣，尊崇尚武，好爲雄壯之詞，對于杜子美之《兵車行》，及傷亂諸作，亟力痛詆。至謂吾國數千年來，民志卑弱，皆由是類詩歌之厲階也。

郭曾炘《雜題國朝名家詩集後》 青草西來杼柚空，鴻臚一疏動宸聰。騷壇晚歲推牛耳，輸與談文柏峴翁。（道光末年，都下主詩盟者推陶堯卿、黃樹齋兩侍郎，講古文之學者爲曾文正、梅伯言郎中。伯言爲惜抱高足，至今桐城派奉爲泰斗。樹齋身後聲名寂寞，其論鴉片漏卮一疏，當時且有咎其發難者，文正《答賀耦庚書》中間一段，似即指此。）

瞿鉌庵《杶廬所聞錄》 王壬秋闓運以經學文章名壇坫者，歷咸、同、光、宣至民國。享名之久，又值變局，蓋古今所稀逢。先生本孤寒。道光之末，年甫弱冠，與鄧彌之等結社長沙，作漢、魏、六朝詩，手鈔《玉臺新詠》，當時人皆異之。至今遂成湖南詩派。

汪國垣《近代詩派與地域》 道、咸之世，清道由盛而衰。【略】此期詩人之卓然名家者，如龔自珍、魏源、陳沆、程恩澤、鄭珍、莫友芝、江湜諸家，類皆思深慮遠，骨力堅蒼，每於詠歎之中，時寓憂勤之感。異時諷誦，動移人情。雖由諸家學擅專門，詩本餘事，然心境與世運相感召，遂不覺流露於文字間也。

又 近代河北詩家以南皮張之洞、豐潤張佩綸、膠州柯劭忞三家爲領袖【略】此派詩家力崇雅正，瓣香浣花，時時出入于韓、蘇，自謂得詩家正法眼藏【略】南皮相國以廷對名動公卿，初居京職，抗疏敢言，中朝側目。及歷歷中外，宏獎風流，尤殷殷以經史、世務有用之學誘導後進，累掌文衡，得士最盛。偶出緒餘，播諸歌詠，淹雅閎博，世推正聲。然以力闢險怪生澀之故，頗不滿意于同光派之詩。嘗云：詩貴清切。若專事鉤棘，則非余所知矣。又云：「詩家當崇老杜，何必山谷。」又有詩云：「江西魔派不堪吟。」蓋指袁爽秋、陳散原輩言之也。平生尤不喜散原詩，嘗有張茂先我所不解之語。如散原陪《南皮武昌登高》詩云：「作健逢辰領元老。」張曰：「我乃爲伯嚴所領耶？」殊失其旨。而散原亦不喜廣雅詩，嘗云：「張詩語語不離節鎮，此紗帽氣也。」衡情而論，詩貴有我。廣雅久居督部，東來溫嶠、西上陶桓以及牛渚

江波、武昌官柳，正是眼前自家語。散原老人惡俗惡熟，深致譏彈，觀感不同，無取害意。至廣雅之精探流略，胸羅雅故，餘事作詩人，故能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比事屬辭，歸諸雅切，則正與閩贛派詩家異局同工也。

又《近代詩人述評》 湖湘派近代詩家，或有目爲舊派者，其派以湘潭王闓運爲領袖，而楊度、楊叔姬、譚延闓、曾廣鈞、程頌萬、饒智元、陳銳、李希聖、敬安羽翼之。【略】王氏爲晚近詩壇老宿，得名最盛。平生造詣，乃在心模手追于漢、魏、六朝，而稍涉初、盛。嘗云：「唐無五言，學五言者，漢、魏、晉、宋盡之。」又云：「詩貴以詞掩意，使吾志曲隱而自達，非可快意騁詞供人喜怒也。」又云：「宋齊游晏，藻績山川，齊梁巧思，寓言閨闥，皆言情之作。情不可放，言不可肆，婉而多思，寓情于文，雖理不充猶可諷誦。近代儒生，深諱綺靡，故風雅之道息焉。」細味斯言，王氏論詩宗趣，不難窺見。其他散見所選八代詩，及《湘綺簡牘》、《王志》等書者，皆顯然與同光派詩家異趣。今所傳《湘綺樓詩》，刻意之作，辭采亘麗，用意精嚴，眞足上掩鮑、謝，下揖陰、何，宜其獨步一時，尚友千古矣。

又 與湘綺同時，善爲《選》體詩者，有武岡鄧輔綸，五言詩精嚴不亞湘綺，而《和陶》尤工，沆瀣一氣，笙磬同音，皆一時麟鳳也。

又《光宣詩壇點將錄》 托塔天王晁蓋：王闓運。　陶堂老去彌之死，晚主詩盟一世雄。得有斯人力復古，公然高詠啓宗風。　湘綺老人，近代詩壇老宿，舉世所推爲湖湘派領袖也。享名六十餘年，入民國，尚蒲輪入京，出掌國史。項城權勢傾一時，而湘綺玩之股掌，且稱爲袁士兄矣。其詩致力于漢、魏、八代至深，初唐以後，若不甚措意者。學贍才高，一時無偶。門生遍湘、蜀，而傳其詩者甚寡。迄同光體興，風斯微矣。

又《光宣詩壇旁記》 嘗謂嶺南近人詩，自以黃公度、康長素、丘仙根爲有名。公度最能卓然自立，康則故爲雄奇，丘亦泥沙幷下，皆不及稍前之李繡子、朱九江二家。

南村《攟懷齋詩話》 近時名輩講求作詩者，多學宋人黃山谷、梅宛陵一派，力矯平弱浮淺之習，可謂知所務矣。惟學識不富，才力不敵，多有寒儉枯澀之病。惟義甯陳伯嚴所著《散原精舍詩》，瑰麗奇特，足以自成一家。閱之可以知諸家造詣之深淺。

又 近人惟王湘綺、陳散原古體詩爲不俗。若陳石遺、易實甫，亦以長篇自鳴于世，非啞鐘，則蓮花落耳。

又 余于近代詩人詩，每喜搜覽，恒少稱意者。散原詩之外，有寅順劉光第《介白堂詩》亦爲一時傑作。散原以古奧雄奇勝，介白堂則以清新俊逸勝也。其律句靈心秀骨，無絲毫塵俗氣。其古體詩亦精雅軼麗，自成一格。蜀多詩人，信非虛語。

陳聲聰《兼于閣詩話》 時有稱爲「四諫」者，張佩綸、寶廷、黃體芳三人外，其餘一人，說者不一，有謂鄧鐵香（承修）者，見狄楚青《平等閣筆記》。有謂爲張之洞或陳寶琛者，最近福建師大歷史系陳貞壽所譔《清流黨健將陳寶琛》，即以張之洞、張佩綸、寶廷、陳寶琛爲四諫。其實張、陳二人固是清流黨骨幹分子，但幷不列于四諫。觀陳之《滄趣樓詩集》中《吳柳堂御史園廬話別圖爲仲昭題》二首，中有「同時四諫接踵起，欲挽清渭澄濁涇。」時稱張、寶、何、黃，文襄尚未在講職也。）又張之《澗之集》奏議第六末，張之嗣君志潛所作《識》云：「當先君建言之際，同官中如黃侍郎體芳、宗室侍郎寶廷、何編修金壽，皆能遇事敢言，朝野震爍，彪炳史乘，時有四諫之目。」如是則四諫爲張、寶、黃、何，確實無疑，惟何編修之名稍晦耳。

又 清末所謂清流黨，其骨干分子張孝達（之洞）、張幼樵（佩綸）、寶竹坡（廷）、陳弢庵（寶琛）等四人，皆清一代大詩人。詩中有其事可尋者，如張孝達《李文正故》宅云：【略】張幼樵有《寄高陽師時奉命鄭州行河》云：「舉朝動色議塡河，棗野陻成又瓠歌。漢使博求中策貴，禹功利導下游多。倘遲竹落三旬塞，豫怯桃花二月波。今日狂瀾仍隻手，兒童走卒歎公嗟。」當同、光間，高陽李鴻藻當國，中法戰爭，中日甲午之役，鴻藻皆主力戰，爲新進所擁護。張孝達爲高陽一手拔擢之人，張幼樵爲辛未甲科高陽所得士。張孝達前詩以司馬溫公比高陽，張幼樵後詩末句亦用溫公事，政治上依倚之殷與私人知遇之感，宜其推奉如是。

又 六十年前，予與陳子吉廬、郭子楓谷、傅子歗奇等游北京西山，在秘魔崖牆下，猶見清宗室寶竹坡題字痕迹。旁有翁松禪、陳滄趣、林畏廬諸老詩。翁題爲《游西山見寶竹坡題名因書其後》云：【略】松禪題此詩時，豈竹坡猶在耶。【略】諸題皆有墨痕匡之，後審爲李釋堪所爲，蓋籠紗意也。竹坡常止宿之靈光寺，庚子之亂，殿舍盡毀，其集中靈光寺題壁數詩，皆不得見。

金天羽《答蘇戡先生書》 著詩至嘉、道間，漁洋、歸愚、倉山三大支，

皆至極敝。文敝而返於質，曾文正以回天之手，未試諸功業，而先以詩教振一朝之墜緒，毅然宗師昌黎、山谷，天下響風。陂叔其時一窮薄儒素耳，與文正無聲氣之接納，創壇坫於江海之上，獨吟無和。吳中文采綺靡，陂叔獨以清剛矯濃嫿。文正於澀驀中猶涵選澤，微爲氣累。陂叔曲折洞達，寫難狀之隱，如聽話言。

瞿鴻禨《題環天室詩集》 重伯聖童，多材多藝，交游三十餘年，但以爲天才絕倫，非關學也；今觀詩集，蘊釀六朝三唐，兼博采典籍，如釃釀蜜，非沈浸精專者不能。異哉，其學養之深乎！湖外數千年，唯鄧彌之得成一家，重伯與驂而博大過之，名世無疑。

《定厂詩話》卷下 近時詩家爲宋派主盟者，陳石遺、陳散原皆耆年碩學，海內宗仰。散原詩多峭挺奇恣之作，如《雪中遊廬山》云：【略】雖渾成而近于空闊，皆不宜輕易效法。散原與南皮均學宋詩，而兩人旨趣各別。南皮《過蕪湖吊袁漚簃詩》至詆「江西詩」爲魔派，然亦崇拜半山、雙井，自有別擇。南皮詩雖力求沉着，而仍貴顯豁。散原亦不乏文從字順之作，而恆涉艱深。

又 昔與章太炎先生論近代作家。先生謂康南海、梁卓如皆作家，梁善變而失其故步。

又 七古中拗峭生動不涉枯談者，經巢及范伯子、黎二樵皆然。

又 張濂卿選有清三家詩，取施愚山之五古五律、鄭子尹之七古、姚姬傳之七律，謂足津逮後人。誠知言也。

又 同光之交，鄭子君、莫子偲倡於前，袁漸西、林晚翠暨散原、石遺、海藏諸公繼於後，他如諸貞壯、李拔可、夏劍丞，皆出入南、北宋，標舉山谷、荊公、後山、宛陵、簡齋以爲宗尚，清新警拔，涵蓋萬有。淺薄之夫，蹙眉咋舌，不能升堂而嚌其胾。論者謂爲詩學之頹波，余則以爲詩家之眞詣，自今日而始顯。固有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者矣。

《魚千里齋隨筆》卷上 清代以樸學顯，于詩則未越前規。清初盛稱王阮亭、朱竹垞，一則才力未宏，一則略病繁蕪，尚須洗伐。稍後，以袁、趙、蔣爲較著。隨園風致流美，失之于佻；雲崧體貌清雄，失之于獷；苕生較深切，然爲之固未至也。自餘作者，不乏名家，至于黲斬藝林，幷時吐秀，多未能自闢門戶。遠耀聲光，蓋自散原出，與海藏、雁竹，乃各携鑪鞴，成一代之作矣。

又 樂昌張魯恂丈八十後輯番愚梁鼎芬節庵、順德羅惇曧癭公、黃節晦聞及剛父所作，爲《嶺南四家詩》。【略】其中最精警者，則剛父也。任公【略】推之似若稍過，然綜觀剛父諸篇，雖刻意鍛鍊，而英華四溢，表裏澄瑩，絕去雕鏤之跡。至其寓意玄冥，吐詞淒斷，有微風度簫之妙，非維癭公所不能至，即節庵、晦聞亦尚隔一塵也。

又 數十年還，三臺人士所爲詩歌，抗手中原詞客者，有施士潔雲舫、丘逢甲倉海、連橫雅堂及幼春。倉海才華獨擅，有橫溢之美，少收斂之功，五言古詩，氣體未備。

《清稗類鈔・文學類・道光以後之詩派》 自道光以至光、宣，詩學又略分兩派。其一派清蒼幽峭，自《古詩十九首》、蘇、李、陶、謝、王、孟、韋、柳以逮賈島、姚合，及宋之陳師道、陳與義、陳傅良、趙師秀、徐照、徐璣、翁卷、嚴羽、元之范椁、揭傒斯，明之鍾惺、譚元春之倫，洗鍊而鎔鑄之。體會淵微，出以精思健筆。蘄水陳太初《簡學齋詩存》四卷、《白石山館手稿》一卷，字皆人人能識之字，句皆人人能造之句，及積字成句，積句成韻，積韻成章，遂無前人已言之意，已寫之景，又皆後人欲言之意，欲寫之景。當時嗣響，頗乏其人。魏默深源之《清夜齋稿》，稍足羽翼。而才氣所溢，時出入於他派。此一派以鄭孝胥爲魁壘，其源合也。而五言佐以東野，七言佐以宛陵、荊公、遺山，斯其異矣。後來之秀，效孝胥者，皆效其似太初者也。其一派生澀奧衍，自《急就章》、鼓吹詞、鐃歌十八曲以下，逮韓愈、孟郊、樊宗師、盧仝、李賀、梅堯臣、黃庭堅、謝翱、楊維楨、倪元璐、黃道周之倫，皆所取法。語必驚人，字忌習見。鄭珍之《巢經巢詩鈔》，爲其弁冕，莫子偲足羽翼之。後則沈曾植、陳三立實其流派。而三立奇字，曾植益以僻典，又少異焉，其全詩亦不盡然也。至鶚及自珍兩派，鶚幽秀，本在太初之前，自珍瑰奇，不落珍之後。然一則喜用冷僻故實，而出筆不廣，惟寫經齋、漸西村舍近焉。一則麗而不質，諧而不澀，才多意廣者時樂爲之，人境廬、樊山、琴志諸人，由此其選也。

黃曾樾《陳石遺先生談藝錄》 陳散原文勝于詩，姚叔節詩勝于文。

李肖聃《星廬筆記》 近世閩士論詩，多宗陳師道後山，侯官石遺實爲宗師。主京師大學，學生中得朱芷青、梁仲毅，兼譯學館，得黃秋岳、曾次公。次公工詞。秋岳工駢體文，日從論詩。其友則鄭孝胥蘇堪、楊增犖昀谷，羅

淳鬲掞東、趙熙堯生，皆相與爲詩。

又　梁璧園煥奎謂伯嚴詩文初無宗主，中年文擬廬陵，詩宗山谷，其原皆出江西。予謂近世論詩宗黃，倡之者湘鄉曾公，大之者伯嚴也。所詣詞雄而思深，非同時輩流所及，固爲一代大家。

《臺灣詩乘》卷五　唐維卿觀察既耽風雅，獎藉藝林，一時宦游之士，若閩縣王貢南毓青、侯官郭賓實名昌、丹徒陳翥伯鳳藻、德化羅穀臣大佑、順德梁挺生維嵩及吾鄉施濛舫士潔，邱仙根逢甲等皆能詩。時開吟會，積稿頗多。唐韓之太守輯而刊之，名曰《澄懷園唱和集》，版藏臺南松雲軒。余有一卷，亂後遺失，遍搜不得，僅記「萬花扶客上澄臺」一句，不知何人所作。

《麗白樓詩話》上編　或謂同光詩人，如鄭珍、江湜、范當世、鄭孝胥、陳三立，皆不盡彫琢，能屹然自成其一家，固矣。【略】當世、孝胥、三立，則詩才與氣力，故自不凡。【略】三立則方面太狹，【略】不能自開戶牖，以視珍、湜詩，能用古人而不爲古人所用，抑又次焉。即以珍、湜論，《伏敔堂集》且突過《巢經巢》，此惟可爲知者道之耳。

又　陳弢庵丈早達，負清望，與張佩綸、張之洞齊名。【略】丈詩以昌黎、荆公、眉山、雙井爲依歸，落筆不苟，而少排奡之氣，不甚似荆公。于其他三家，皆有所得，詆之者病其有館閣氣，非篤論也。

又　同、光詩人什九無眞感，惟二張爲能自道其艱苦與懷抱。二張者，之洞與謇也。之洞負盛名，領重鎮，出將入相，而不作一矜誇語，處新舊變革之際，危疑絕續之交，其身世之感，一見于詩，視謇尤眞摯。如《九曲亭》、《焦山觀寶竹坡待郎留帶》、《讀宋史》、《崇效寺訪牡丹已殘損》、《中興》諸作，皆沉鬱蒼涼，其感嘆之深，溢于言表。蓋之洞夙主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者，丁滿清末造，知國事之不可爲，其主張之無補于危亡，而身爲封疆大吏，又不得不鞠躬盡瘁以赴之。後二首居宰輔時之作，時勢益艱，故危苦益盛。淺者譏之洞之詩有紗帽氣，不惟不知之洞，且不知詩矣。之洞于各體詩幷工絕，其五、七言古體詩，直可與荆公抗手，無能高下。

又　後人喜爲漢、魏、六朝之詩，有辭無意，觸目皆是。此以古人之情感與意境爲情感、意境，其本已撥，縱令爲之而盡工，亦不外魏、晉人之于《三百篇》；又其次，則如四靈、七子之學唐；下焉者，直是晚近詩人之學宋者流，可一笑也。王闓運五言律學杜陵，古體詩學魏、晉、六朝，亦坐此病。

又　晚清詩自《巢經巢》迄《海藏樓》諸集，皆高言杜、韓，而出入于南北宋、中晚唐之間。王壬秋獨標魏、晉、六朝，顧僅貌似。其七言古亦有效長慶體者，如世所傳誦之《圓明園詞》是也。壬秋一生，毀譽參半，貴池劉愼詒《讀湘綺詩集》七言律云：「白首支離將相甲，酒杯袖手看成功。草堂花木存孤嶼，芒屩山川送老窮。擬古稍嫌多氣力，一時從學在牢籠。蒼茫自寫平生意，唐宋溝分未敢同。」持論最公允，今詩選所錄，皆壬秋學杜陵而酷似梅村者。

胡先驌《讀鄭子尹巢經巢詩集》　梁任公所著《清代學術概論》云：「直至末季，始有金和、黃遵憲、康有爲，元氣淋漓，卓然稱大家。」此語大足以證明任公之于詩實淺嘗者也。【略】黃公度、康更生之詩，大氣磅礴則有之，然過欠剪裁，瑕累百出，殊未足稱「元氣淋漓」也。

又《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近五十年中，以詩名家者，不下十餘人，而胡君獨賞金和與黃遵憲。則以二家之詩，淺顯易解，與其主張相近似故也。實則晚清詩家，高出金、黃之上者，不知凡幾，胡君不知，其或竟未之見耳。五十年中以詩名家者甚衆，決不止如胡君所推之金和、黃遵憲二人，然胡君一概抹煞，非見之偏，即學之淺，或則見聞之隘故也。黃氏本邃于舊學，其才氣橫溢，有足多者。然其創新體詩，實與其時之政治運動有關。蓋戊戌變法，實爲一種浪漫運動。張文襄《學術》一絕句自注云：「二十年來，都下經學講《公羊》，文章講龔定盦，經濟講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後風氣也。」可見當時風氣，務以新奇相尚。康有爲孔子改制之說，譚嗣同之《仁學》，梁啓超《時務報》、《新民叢報》之論說，《新民叢報》派模倣龔定盦之詩，與黃遵憲之新體詩皆是也。黃之舊學根柢深，才氣亦大，故其新體詩之價值，遠在譚嗣同、梁啓越諸人之上。然彼晚年，亦頗自悔，嘗語陳三立：「天假以年，必當斂才就範，更有進益也。」

又《讀張文襄廣雅堂詩》　自來以勛業著者，鮮以文章顯。張文襄獨以國家之柱石，而以詩領袖群英，頡頏湖湘、江西兩派之首領王壬秋、陳伯嚴，而別開雍容雅緩之格局，此所以難能而足稱也。公詩宏肆寬博，汪洋如千頃波，典雅厚重，不以高古奇崛爲尚，然復不落唐人膚泛平易之窠臼。

楊聲昭《讀散原詩漫記》　光、宣詩壇，首稱陳、鄭，海藏簡淡勁峭，自是

高手。若論奧博精深，偉大結實，要以散原爲最也。

又　當是時，散原共譚壯飛（嗣同，湖北巡撫繼洵子）、陶拙存（葆廉，陝甘總督模子）、吳彥復（保初，故廣東水師提督長慶子）以「四公子」見稱于世，皆學識爲一時之雋者，而陳、譚二公子之名尤著。（丁叔雅惠康，故福建巡撫曰昌子，時亦有名，「四公子」之稱，或以丁易陶，原非固定也。）

陳洌《論紅杏山房詩鈔與嶺雲海日樓詩鈔》　有清一代，吾嘉屬有三大詩人。清之中葉，有宋芷灣，清之末年，有黃公度、丘滄海二大家。此三人者，皆有詩集，乃于世或顯或晦，要皆爲吾嘉屬之大詩人。吾嘉屬之言詩者，莫不推此三人。此三人之中，以黃公度之《人境廬詩草》爲最著。

柳亞子《論詩六絕句》　時流競說黃公度，英氣終輸倉海君。戰血臺澎心未死，寒笳殘角海東雲。

章士釗《論近代詩家絕句》　北城松竹雜蓬蒿，隨分詩情挂鬱陶。七世將家三楚少，（用樊山句）茶陵而後泊園高。（己卯中丞《出京》詩云：「桑下轉頭增戀惜，北城松竹是吾園。」樊山詩云：「七世將家三楚少，獨吾投老戀青氈。」）

又　閩嶠詩家鄭與陳，君來應是第三人。平生功力吾能說，夜起分堅滄趣眞。

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薄注》　陳伯潛（寶琛）先生，碩學清望，名節文章，均足爲一代人文師表，不僅僅師傅溥儀，具大臣進退風度也。【略】清室既覆，世續、徐世昌管理清室，伯潛與梁節庵兩先生爲師傅。世昌相袁，伯潛先生以師傅兼理清室。南北壇坫，奉爲泰斗。《光宣詩壇點將錄》上散原而次弢庵，似疑失置。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九　長樂謝枚如廣文（章鋌）僑居榕城，好與同志徵題角勝，曾哀刊《聚紅榭唱和詩詞》，詞學因之復盛。雖宗法半在蘇、辛，亦頗饒雅韻。

《左庵詞話》卷上《八旗詞家》　咸、同間有姚秋士比部斌桐，亦工填詞，遺有《還初堂集》，清麗芊綿，似出子久方伯之右。近則鄭叔問中翰文焯，刻有《瘦碧詞》，才名著聞江南，此外罕聞有專集。

又卷下《夏孫桐詞》　夏閏枝太史孫桐，亦工詩詞。【略】夏與繆筱珊同邑，所作亦可爲笙磬同音。

《白雨齋詞話》卷八　情有所感，不能無所寄。意有所鬱，不能無所洩。古之爲詞者，自抒其性情，所以悅己也。今之爲詞者，多爲其粉飾，務以悅人，而不恤其喪己。而卒不值有識者一噱。是亦不可以已乎。

譚獻《復堂詞話·何兆瀛詞》　何先生詞，抗手許海秋，齊名文苑，不虛也。但沉鬱稍不逮許，而無海老（枯率）之失。（《篋中詞》）

又《聚紅榭詩詞》　閩中詞人，道、咸間唱和頗盛。予在閩所識，如劉贊軒、謝枚如輩，皆作手也。社集有《聚紅榭詩詞》之刻。（《篋中詞》）

又《黃氏詞綜續編》　閱黃燮清韻珊選《詞綜續編》。填詞至嘉慶，俳諧之病已淨。即蔓衍闡緩，貌似南宋之習，明者亦漸知其非。常州派興，雖不無皮傅，而比興漸盛。故以浙派洗明代淫曼之陋，而流爲江湖。以常派挽朱、厲、吳、郭（頻伽流寓）佻染餖飣之失，而流爲學究。近時頗有人講南唐、北宋，清眞、夢窗，中仙之緒既昌，玉田、石帚漸爲已陳之芻狗。周介存有「從有寄託入，以無寄託出」之論，然後體益尊，學益大。近世經師惠定宇、江艮庭、段懋堂、焦里堂、宋于庭、張皋文、龔定庵多工小詞，其理可悟。（《復堂日記·丙子》）

又《絕妙近詞》　孫月坡選《絕妙近詞》三卷，多幽淡怨斷之音，可以當中唐人詩矣。（今年游鄂，交關季華，乃知集中有借刻名氏者。庚寅八月記。）（《復堂日記·己丑》）

又《謝枚如詞》　閱閩中《聚紅榭雅集詞》，倚聲似揚辛、劉之波。惟枚如多振奇獨造語，贊軒較和婉入律。（《復堂日記·己丑》）

又《湘社集》　甯鄉程頌萬子大，在長沙聯湘社唱酬，如二易、何、王，英英俠少。而吾友江夏鄭湛侯，以風塵吏蝨其間，刻行《湘社集》。子大《鷗笑集》，填詞婉密。《蠻語集》詩卷，才思不匱，趨向亦正。（《復堂日記·辛卯》）

又《況周頤網羅詞家選本》　臨桂況夔笙舍人周儀暫客杭州，聞聲過從，銳意爲倚聲之學。與同官端木子疇、王幼遐、許玉瑑唱和，刻《薇省同聲集》（《薇省詞鈔》），優入南渡諸家之室。夔笙網羅詞家選本別集，篋衍盈數百家。秀水女士錢餐霞《雨花盦詩餘》，予借觀，洗鍊婉約，得宋人流別。附詞話亦殊朗詣。又示予蘇汝謙虛谷《雪波詞》寫本，唐子實涵《通樓師友文鈔》，附龍、王、蘇三家詞。今寫本多唐刻所未見。蘇君超超，殆翰臣、少

鶴兩先生所不能掩，予采擷入《篋中詞續》，此事殊未已也。（《復堂日記・辛卯》）

又《心日齋十六家詞》 稚圭中丞撰《心日齋十六家詞選》，截斷衆流，金鍼度與。雖未及皋文、保緒之陳義甚高，要亦倚聲家疏鑿手也。（《篋中詞》）

又《蘇謙與王錫振詞》 桂林山水奇麗，唐畫宋詞之境。蘇君超超，非少鶴丈（珂謹按：即王錫振。）所能掩，亦不負靈區矣。後起有王幼遐、況夔笙，宮商舉應，伶翟爭傳已。（《篋中詞》）

又《薇省同聲集》 往者，陽湖張仲遠，叙錄嘉慶詞人爲《同聲集》，以繼《宛陵詞選》。深美閎約之旨未墜，而佻巧奮末者自熄。顧有以平鈍雷同相訾者。近歲中書諸君子，有《薇省同聲集》（《薇省詞鈔》），作者四人。人各有格，而襟抱同棲於大雅。幼遐絜精，夔笙隱秀，將冶南、北宋而一之，正恐前賢畏後生也。（《篋中詞》）

又《粵三家詞》 嶺南文學，流派最正，近代詩家張黎大宗，餘韻相禪。塡詞有陳蘭甫先生，文儒蔚起，導揚正聲。葉南雪爲春蘭，沈伯眉爲秋菊，婆娑二老，並秀一時。約梁君將合二集，益以寓賢汪玉泉，爲《粵三家詞》云。（《篋中詞》）

《歲寒居詞話・清詞人》 清初詞人，如吳駿公、梁玉立、龔孝升、曹潔躬、陳其年、朱竹垞、嚴蓀友諸家，詞采精善，美不勝收。中間先徵君稚威、吳穀人、洪北江、錢曉徵，均稱後勁。嘉、道以來，則以龔定庵、惲子居、張皋文輩爲足繼雅音也。

《詞徵》卷六《評嘉道以還詞》 洪稚存，於同時詩人，皆有評騭，輒以八字括之，蓋祖涵虛子評諸家詞之意也。愚觀嘉、道以還，詞人輩出，張皋文（惠言）詞，如鄧尉探梅，冷香滿袖。（武進人，有《茗柯詞》。）【略】許積卿（宗彦）詞，如荷珠走盤，清光不定。（德清人，有《鑑止水齋詞》。）彭甘亭（兆蓀）詞，如碧眼胡兒，販采奇寶。（鎮洋人，有《小謨觴館詞》。）陶鳧鄉（梁）詞，如脩桐初乳，清響四流。（長洲人，有《紅豆樹館詞》。）倪秋槎（海遠）詞，如女郎踏青，時聞嬌喘。（南海人，有《茶嶰舍詞》。）黃韻珊（憲清）詞，如齊煙九點，滅沒空碧。（海鹽人，有《拙宜園詞》。）鮑逸卿（俊）詞，如桓谿鸛鴿，鼈鼻作音。（香山人，有《倚霞閣詞鈔》。）姚梅伯（燮）詞，如密香騎鳳，碧城容與。（句東人，有《疏景樓詞》。）汪白也（度）詞，如黑淨登壇，直露本色。（上元人，有《玉山堂詞》。）黃琴山（景崧）詞，如天半晴虹，蜿蜒有態。（高要人，有《三十六鴛鴦館詞》。）孫曙舟（家穀）詞，如田間遊氣，上透碧霄。（錢塘人，有《種玉詞》。）儀墨農（克中）詞，如中郎八分，波磔取勢。（番禺人，有《劍光樓詞》。）黃花耘（本騏）詞，如舒錦臨風，爛然入目。（寧鄉人，有《紅雪詞鈔》。）沈吉暉（星煒）詞，如桃花巖石，觸手生溫。（仁和人，有《夢綠庵詞》。）陳棠谿（其錕）詞，如五色仙蝶，迎風善舞。（番禺人，有《月波樓琴言》。）邊笠潭（保樞）詞，如六朝金粉，豔態迷人。（任邱人，有《劍虹盦詞》。）汪絳人（初）詞，如築石邀雲，自含清致。（錢塘人，有《滄江虹月詞》。）趙秋舲（慶熹）詞，如魏徵嫵媚，我見猶憐。（仁和人，有《蘅香館詞》。）蕭子山（掄）詞，如綠珠吹笛，慣作哀音。（太倉人，有《判花閣詞》。）孫子餘（鼎臣）詞，如女蘿擺風，菟絲吹動。（善化人，有《蒼筠詞鈔》。）杜小舫（文瀾）詞，如四壁秋蛩，助人歎息。（秀水人，有《采香詞》。）周自庵（壽昌）詞，如枯荷得雨，點滴分明。（長沙人，有《思益堂詞鈔》。）李舜卿（洽）詞，如蜂脾釀蜜，有美中含。（新化人，有《擣塵集詞鈔》。）許龍華（光治）詞，如淺渚平流，纖鱗不起。（海昌人，有《江山風月譜》。）何青耜（兆瀛）詞，如春暮柳絲，瘦無一把。（江寧人，有《心盦詞存》。）項蓮生（廷紀）詞，如元章冠服，酷肖唐賢。（錢塘人，有《憶雲詞甲乙丙丁稿》。）汪謝城（曰楨）詞，如疏雨打窗，翛翛送響。（烏程人，有《荔牆詞》。）葉蓮裳（英華）詞，如王家蠟鳳，慧心獨造。（番禺人，有《花影吹笙詞》。）楊蓬海（恩壽）詞，如新秧初插，流膏潤潤。（長沙人，有《坦園詞稿》。）張孟彪（文虎）詞，如風前障扇，不受塵污。（南匯人，有《索笑詞》。）周昀叔（星譽）詞，如仙人鍊汞，九轉初成。（祥符人，有《東鷗草堂詞》。）徐若洲（鴻謨）詞，如十笏茅庵，時聞清磬。（仁和人，有《簷蔔花館詞》。）劉子樹（湘年）詞，如抱經老儒，稜角峭厲。（大成人，有《約園詞》。）汪穀庵（瑔）詞，如樾館秋聲，自含虛籟。（山陰人，有《隨山館詞稿》。）王蓮舟（濟）詞，如勁弓五石，力求穿札。（湘潭人，有《覆瓿集詞》。）俞蔭甫（樾）詞，如帝女機杼，別出新裁。（德清人，有《春在堂詞錄》。）王壬秋（闓運）詞，如崇岡建樓，危簷陡立。（湘潭人，有《湘綺樓詞鈔》。）杜仲丹（貴墀）詞，如勁風滿林，驟聞金筈。（巴陵人，有《桐花詞草鈔》。）黃小田（富民）詞，如灌園野叟，閒話斜陽。（當塗人，有《萍軒詞草》。）彭貽孫（君穀）詞，如隙地種桑，不宜蘭蕙。（溧陽人，有《洮溪漁隱詞鈔》。）尹仰衡（恭保）詞，如易水作歌，忽聞變徵。（丹徒人，有《江東詞稿》。）

樊嘉父（增祥）詞，如一縷遊絲，空中蕩漾。（恩施人，有《十五霸齋詞》。）譚仲脩（獻）詞，如草根清露，融爲夜光。（仁和人，有《復堂詞》。）閨秀吳藕香（藻）詞，如眉樓小影，曼睩騰波。（仁和人，有《花簾詞》、《香南雪北詞》。）趙儀姞（棻）詞，如新燕營巢，自能護體。（上海人，有《濾月軒詩餘》。）鄭娛清（蘭孫）詞，如瑤石含光，可鑑毛髮。（錢塘人，有《蘭因室詞》。）吳佩湘（清蕙）詞，如籬落疏花，自饒幽韻。（吳縣人，有《寫韻樓詞草》。）已上所列，凡七十餘家，其未論及者，暇日當補述也。

王闓運《湘雨樓詞序》　詞盛於宋南渡，至今蘇、杭濡染其風；吳中猶有北宋遺響，越中則純乎南音。數百年來，浙人詞爲正宗，天下莫勝也。至本朝二百餘年，共推成容若、吳穀人，則北人幾奪浙鹿矣。朱竹垞亦浙人，而尤自信其詞，既選《詞綜》，又作《詞話》；其詞稿率多點易，再三斟酌，自以爲盡善。然觀其所選，汗漫如黃茅白葦，其所作乃如嚼蠟，浙詞之木者也，未爲浙派也。湘人質實，宜不能詞，故先輩遂無詞家。近代乃有楊蓬海與雨珊並驅，闓運不能驂靳也。王益吾自負宗工，乃選《六家詞》，五湘而一浙，欲以張楚軍。益吾、雨珊，昆弟交也。余不能詞，以文張，亦時示筆，而酬唱之作無多。乃蓬海先殂，雨珊繼逝，益寂寥矣。蓬海畜刻工，有作輒付印行。雨珊亦有書局，顧不肯刊己作，詞稿叢殘，多不可辨，有類於竹垞手稿。其子仲卣，鈔集成卷，中有疑字，未敢寫定，則空闕之。余以爲非予刻父集所宜，屬其以所知見存焉而加墨識。因並論天下詞，以諗知者。詞之工妙，覽者自得之，非私所贊賞也。

《袁碧齋詞話・評近人詞》　王幼遐詞，如黃河之水，泥沙俱下，以氣勝者也。鄭叔問詞，剝膚存液，如經冬老樹，時一着花，其人品亦與白石爲近。朱古微詞，墨守一家之言，華實並茂，詞場之宿將也。文道羲詞，有稼軒、龍川之遺風，惟其斂才就範，故無流弊。張次珊詞，軒豁疏朗，尤有守律之功。宋芸子詞，非顓門，要自情韻不匱。夏劍丞詞，秀韻天成，似不經意而出，其鍛鍊仍具苦心。胡研孫詞，標格在梅溪、玉田之間，往往風流自賞。蔣次香詞，伊鬱善感，信筆寫出，亦鐵中之錚錚。況夔笙詞，手眼不必甚高，字字銖兩求合，其涉獵之精，非餘子可及。蕭琴石詞，老氣橫秋，乃時有拖沓之態，今遺稿不知流落何許矣。洪未聃詞，聰明絕世，亦復沉着有餘音。程子大詞，源於三十六體，粉氣脂光，令人不可逼視。易實甫詞，才大如海，惟忍俊不禁，猶有少年豪氣未除。王夢湘詞，工於賦愁，長於寫豔，故亦卓犖偏人。之數君者，投分既深，故能管窺及之，而竊歎爲不可及。客曰：「君詞自謂何如？」余曰：「天分太低，筆太直，徒能以作詩之法作詞耳。」

又《同光三家詞》　同、光間，鄉人填詞者三家，楊蓬海恩壽、杜仲丹貴墀、張雨珊祖同也。雨珊嘗語余曰：「江浙人舌柔，開口便作崐腔，湘人不能及也。」執是而論，吾湘人之詞，將謂優於閩廣人耶。

徐珂《復堂詞話》校釋　同、光間，吾師仲修譚先生以詞名於世。與丹徒莊中白先生棫齊名，稱「譚莊」。

又《近詞叢話・詞學名家之類聚》　其效常州派者，光緒朝有丹徒莊棫、仁和譚獻、金壇馮煦諸家。棫字中白，獻字仲修，煦字夢華。光、宣間之倚聲大家，則推臨桂王鵬運、況周頤，歸安朱祖謀、漢軍鄭文焯。

《人間詞話刪稿・論近人詞》　近人詞，如復堂詞之深婉，彊村詞之隱秀，皆在半塘老人上。彊村學夢窗，而情味較夢窗反勝。蓋有臨川、廬陵之高華，而濟以白石之疏越者。學人之詞，斯爲極則。然古人自然神妙處，尚未見及。

又《宋譚詞》　宋直方《蝶戀花》：「新樣羅衣渾棄却，猶尋舊日春衫著。」譚復堂《蝶戀花》：「連理枝頭儂與汝，千花百草從渠許。」可謂寄興深微。

樊志厚《人間詞序》一　王君靜安將刊其所爲《人間詞》，詒書告余曰：「知我詞者莫如子，叙之亦莫如子宜。」余與君處十年矣，比年以來，君頗以詞自娛。余雖不能詞，然喜讀詞。每夜漏始下，一燈熒然，玩古人之作，未嘗不與君共。君成一闋，易一字，未嘗不以訊余。既而暌離，苟有所作，未嘗不郵以示余也。然則余於君之詞，又烏可以無言乎。夫自南宋以後，斯道之不振久矣。元、明及國初諸老，非無警句也。然不免乎局促者，氣困於彫琢也。嘉、道以後之詞，非不諧美也。然無救於淺薄者，意竭於摹擬也。君之於詞，於五代喜李後主、馮正中，於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於南宋除稼軒、白石外，所嗜蓋鮮矣。尤痛詆夢窗、玉田。謂夢窗砌字，玉田壘句。一彫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歸于淺薄。六百年來詞之不振，實自此始。其持論如此。

又二　去歲夏，王君靜安集其所爲詞，得六十餘闋，名曰《人間詞甲

稿》，余既敍而行之矣。今冬，復彙所作詞爲乙稿，丐余爲之叙。余其敢辭。乃稱曰：文學之事，其内足以攄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與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與境渾，其次或以境勝，或以意勝。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學。原夫文學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觀也。出於觀我者，意餘于境。而出於觀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無以見我，而觀我之時，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錯綜，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廢也。文學之工不工，亦視其意境之有無，與其深淺而已。自夫人不能觀古人之所觀，而徒學古人之所作，於是始有僞文學。學者便之，相尚以辭，相習以模擬，遂不復知意境之爲何物，豈不悲哉。苟持此以觀古今人之詞，則其得失，可得而言焉。溫、韋之精艷，所以不如正中者，意境有深淺也。《珠玉》所以遜《六一》，《小山》所以愧《淮海》者，意境異也。美成晚出，始以辭采擅長，然終不失爲北宋人之詞者，有意境也。南宋詞人之有意境者，唯一稼軒，然亦若不欲以意境勝。白石之詞，氣體雅健耳，至於意境，則去北宋人遠甚。及夢窗、玉田出，幷不求諸氣體，而惟文字之是務，於是詞之道熄矣。自元迄明，益以不振。至於國朝，而納蘭侍衛以天賦之才，崛起於方興之族。其所爲詞，悲涼頑艷，獨有得於意境之深，可謂豪杰之士，奮乎百世之下者矣。同時朱、陳，既非勁敵。後世項、蔣，尤難鼎足。至乾、嘉以降，審乎體格、韻律之間者愈微，而意味之溢于字句之表者愈淺。豈非拘泥文字，而不求諸意境之失歟？抑觀我觀物之事自有天在，固難期諸流俗歟。余與靜安，均夙持此論。

《大鶴山人詞話》附錄《鄭大鶴先生論詞手簡》　近世詞家，謹於上去，便自命甚高。入聲字例，發自鄙人，徵諸柳、周、吴、姜四家，冥若符合。乃知詞學之微，等之詩亡，元曲盛行，彌以傖靡，失其舊體。國朝諸家，尠所折衷。良以攻樸學者薄詞爲小道，治古文者又放爲鄭聲。自宋迄今將千年，正聲絶，古節陵，變風小雅之遺，騷人比興之旨，無復起其衰而提倡之者，宜夫朱、厲雕琢爲工，後進馳逐，幾欲奴僕命騷矣。獨皋文能張詞之幽隱，所謂「不敢以詩賦之流，同類而風誦之」，其道日昌，其體日尊。近卅年作者輩出，罔敢乖刺，自蹈下流。然求其述造淵微，洞明音呂，以契夫意内言外之精義，殆十無二三焉。此詞律之難工，但勿爲「轉摺怪異不祥之音」，斯得之已。姑舍是，詞之難工，以屬事遣詞，純以清空出之，務爲典博，則傷質實；多著才語，又近昌狂。至一切隱僻怪誕、禪縛窮苦、放浪通脱之言，皆不得著一字，類詩之有禁體。然屏除諸弊，又易失之空疏，動輒跼蹐。或於聲調未有吟安，則拌舍好句；或於語句自知落韵，則俯就庸音，此詞之所爲難工也。而律呂之幾微出入，猶爲别墨焉，所貴清空者，曰骨氣而已。其實經史百家，悉在鎔鍊中，而出以高澹，故能《騷》《雅》，淵淵乎文有其質。如石帚之用「三星」，則取之《詩》「跂彼織女」之疏；夢窗之用「棠笏」，則取之《舊唐書》李藩之傳，餘類不可勝數。若子集中之所取裁者益夥，讀者貴博觀其通耳。

《詞說・近日詞人》　近日詞人如吴瞿安（梅）、王欵鶴（朝陽）、陳巢南（去病）諸子，大抵宗法夢窗，上希片玉，猶是同、光前輩典型。此則自關根抵，有志詞學者，盍且培其根，沃其膏，爲步武名賢地乎。

《小三吾亭詞話・譚獻復堂詞》　仲修早歲與莊仲白齊名，其後又與張韻梅、張公束有「浙西三詞家」之目。

《柯亭詞論・守四聲並無牽強之病》　詞講四聲，宋始有之，然多爲音律家之詞。文學家之詞，分平仄而已。【略】故詞家之守律者，必辨四聲，分上去，以爲不如是，不合乎宋賢軌範。淺學者流，每謂守四聲如受桎梏，不能暢所欲言，認爲汩没性靈。其實能手爲之，依然行所無事，並無牽強不自然之病。觀清末況蕙風、朱彊邨諸家守四聲之詞，足證此語不誣。

又《初學不必守四聲》　王半塘、鄭叔問、況蕙風、朱彊邨爲清末四大詞家，守律之嚴，王、鄭似不如朱、況。而朱、況之嚴于守律，前期之作，似不如其後期。總之，宋詞之音譜拍眼既亡，即守四聲，亦不能入歌。守律派之守四聲，無非求其近于宋賢叶律之作耳。近年社集，恆見守律派詞人，與反對守律者互相非難，其實皆爲多事。詞在宋代，早分爲音律家之詞與文學家之詞。音律家聲文並茂之作，固可傳世；文學家專重辭章之作，又何嘗不可傳世？各從其是可也。

又《學詞勿先看近人詞》　學詞切勿先看近人詞。近人詞多重敷衍字面，不尚意境，不講章法，不守格律。從此入手，以後即不能到宋名賢境界。清詞亦只末季王、朱、鄭、況等數家可以取法，餘不足觀也。

又《清詞三期》　清詞派别，可分三期。浙西派與陽羨派同時。浙西派倡自朱竹垞，曹升六、徐電發等繼之，崇尚姜、張，以雅正爲歸。陽羨派倡自陳迦陵，吴蓮次、萬紅友等繼之，效法蘇、辛，惟才氣是尚，此第一期也。常

州派倡自張皋文，董晉卿、周介存等繼之，振北宋名家之緒，以立意爲本，以叶律爲末，此第二期也。第三期詞派，創自王半塘，葉遐菴戲呼爲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和之者有鄭叔問、況蕙風、朱彊村等，本張皋文意內言外之旨，參以凌次仲、戈順卿審音持律之說，而益發揮光大之。此派最晚出，以立意爲體，故詞格頗高；以守律爲用，故詞法頗嚴。今世詞學正宗，惟有此派。餘皆少所樹立，不能成派。其下者，野狐禪耳。故王、朱、鄭、況諸家，詞之家數雖不同，而詞派則同。

又《看詞宜細分析》 作詞固難，看詞亦不易。看前人詞，最宜仔細分析，能洞見前人工拙，方能發見自己短長而加以改進。大鶴、蕙風，最善論詞；彊邨則心知其故而不多言。方今論詞具法眼者，當推嘉興張孟劬、南海陳述叔。孟劬深受大鶴陶鎔，述叔則傳彊邨衣鉢者。二人一病一老，此後恐成廣陵散矣。

胡先驌《評趙堯生香宋詞》 晚清名流，同情于戊戌黨人者半，非之者亦半。同情于戊戌政變者，詩人中最著者有陳伯嚴、鄭太夷；詞人中最著者爲文芸閣。張廣雅則反對變法者也。其餘如王湘綺、陳弢庵、王半塘、朱古微、鄭叔問諸詞人，其旨趣若何，未之深悉，然大約皆以時勢阽危爲念，則可斷言者。

又《評朱古微彊村樂府》 總而論之，彊村詞骨高韻遠，夐乎異常之詞人，微論國初浙派諸公，未能視其項背。即以有清一代而論，舍成容若、項蓮生、蔣鹿潭三數詞人外，殆難與之頡頏。在光、宣朝，大詞家若文芸閣、王幼遐，天骨開張，風神雋上，固可與之抗手；而半塘翁尤彊村所尊示，然二家皆病於律法較疏。即論淵源所自，侍郎之於半塘，亦尚有出藍之勝焉。趙堯生別樹一幟，自爲雄長，自是能手，然究有韓、孟、歐、梅奇正之別。至況夔生、鄭叔問，則終須弟畜之耳。【略】間嘗與三數友人煮茗談藝，每深慨不及見兩宋詞壇之盛，六百年來，清響久歇。得彊村詞視遼瑰寶，嘗不揣謬妄，許爲有清一代之冠。少年莽魯，自屬可嗤；然細思維，雖不中亦不遠也。

郭則澐《庚子詩鑒》 時王佑遐、朱古微、劉伯崇俱留滯都下，相約塡詞遣日，日限一調，多隱諷時事，後刊所作爲《庚子秋詞》。朱、王之專爲倚聲，實自此始。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八 譚仲修論有清一代詞學，以納蘭容若、項蓮生及鹿潭三家爲眞詞人之詞。而鹿潭遭際兵間，憂時感事，天挺此才爲倚聲家老杜。自謂于詩未能斬勝古人，賸稟僅存數十篇，蓋亦取法于杜，而能得髓者。

《揚州畫舫錄·新城北錄下》 兩淮鹽務例蓄花、雅兩部，以備大戲。雅部即崑山腔，花部爲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統謂之亂彈。

鄧廷楨《觀劇絕句十二首》

斜封勅下玉妃來，露井桃花昨夜開。從此六宮無粉黛，樓東閒煞一枝梅。

金釵鈿合笑相偎，死死生生不化灰。卻怪玉魚從葬後，肯教方士重攜回。

山鬼羅衣詎等閒，倚樓讀罷淚斑斑。一杯自慷慨長歌更短歌，梨園白髮奈愁何。霓裳舊譜淋鈴曲，併入琵琶血淚多。

非想天連兜率天，梨花深院玉嬋娟。眉痕鬢影匆匆過，臨去秋波劇可憐。

斗帳垂垂疊浪紋，巫山十二夢朝雲。有人背立紅窗外，露溼泥金蛺蝶裙。

藕花香裏兩鴛鴦，閒理金徽勸玉觴。知否王孫春草綠，有人相對泣糟糠。

喁喁恩怨素心違，底事當歸卻不歸。君莫斷腸儂有意，嫁雞原要逐雞飛。

紅袖參禪悔昨非，散花天女愛花飛。從今撇下蒲團去，不着雲堂壞色衣。

險語驚人棒喝同，冷泉亭上滑稽雄。暫時辜負西來意，丞相新封益國公。

漫灑英雄淚幾行，禪心壯志兩荒唐。此無拘管，一路西風米汁香。

花天酒地度人難，雲水瀟湘倚醉看。便做神仙也辛苦，又攜薨枕下邯鄲。

周棠《顧誤錄序》 凡物之秘，根乎氣，發乎聲，而皆可節之以語言文字。無心而聽之，則雖《韶護》鏗鏘，何知其節奏，有意以求之，則即里巷謳啞，盡入於管絃。古人定律呂，別陰陽，編《雅》、《頌》，理性情，譬如和羹者劑之以酸鹹，而莫名其酸鹹之妙，無非先得我心而已，故曰耳之於聲也，有同聽也。歷代之樂，損益有差矣。其求合乎旋宮者，大抵各由一徑，而同歸於入室。唐太宗集古樂之遺，翻成崑弋，蘊藉和平，允推雅正，迄今幾千百年，而僻壤荒陬，尚知學步，豈非莊子所謂天籟無方者乎？然而傳之不得其人，求之不盡其道，雖《陽春白雪》，幾於「下里巴人」等。何也？無樂書以爲之經，無律本以爲之緯，無韻學以爲之辨。他若梨園腳本，襲謬沿訛，荆野土風，偷腔換氣，求其聲聲合拍，不愧古人者，能幾何耶？惺宇徐君，於讀書

出宰之餘，輯成《顧誤》一編，探六律之源，闡九宮之秘，證今稽古，釐正詳明。其友曉山王君，素稱同調，辛亥歲遇於京邸，因出所著《曲律精華》，互相參校，付之剞劂。其將望大雅之有作，而進此道於依永和聲之盛，所以發明音律，而不與古樂俱泯者，亦僅僅賴此乎？余乃得觀其書，推其志，蓋恐後人之鹵莽滅裂，而愈深其誤，更冀後人之反復詳求，而續正其誤，於以知此道之不可以語言文字盡者，亦在賞音者之各領其旨趣也夫。咸豐元年辛亥花朝日，山陰少白弟周棠拜手謹書。

《顧誤錄・南北曲總說》　曲源肇自《三百篇》，《國風》《雅》《頌》，變爲五言、七言，詩詞樂章，化爲南歌北劇。自元以塡詞制科，詞章既夥，演唱尤工，往代未之踰也。迨至世換聲移，風氣所變，北化爲南。蓋詞章既南，則凡腔調與字面皆南，韻則遵《洪武》，而兼祖《中州》。腔則有海鹽、義烏、弋陽、青陽、四平、樂平、太平之分派。嘉、隆間，有豫章魏良輔，憤南曲之陋，別開堂奧，謂之「水磨腔」、「冷板曲」，絕非戲場聲口；腔名「崑腔」，曲名「時曲」，歌者宗之，於今爲烈。至北曲之被絃索，始於金人完顏，勝於婁東，然巧於彈頭，未免疎於字面，而又弦繁調促，向來絕鮮名家。邇來詞人頗懲紕謬，釐聲析調，務本《中原》各韻，於是絃索之曲，始得於南曲並稱盛軌。於今爲初學淺言之：南曲務遵《洪武正韻》，北曲須遵《中原音韻》，字面庶無遺憾。唱法：北曲以遒勁爲主，南曲以圓湛爲主。北曲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詞情多而聲情少；南曲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詞情少而聲情多，故有磨腔絃索之分焉。至於南曲用五音，北曲多變宮變徵；南曲多連，北曲多斷；南曲有定板，北曲多底板；南曲多於正字落板，而襯字亦少，北曲襯字甚多，皆可一望而知者也。

《大清文宗顯皇帝聖訓》卷四九　道光三十年庚戌正月癸亥，上諭內閣，前據張芾奏遵查副將知府被參各款，當奉旨交刑部速議。茲據該部核議具奏，江西袁州協副將達崇阿身任武職二品大員，不知認眞操練，又不能約束兵丁，性好演戲，幷縱容子弟演唱，實屬有玷戎行，達崇阿著即革職，發往新疆充當苦差。

又卷五一　咸豐元年辛亥七月乙巳，上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湖南衡、永、寶三府，郴、桂兩州，以及長沙府之安化、湘潭、瀏陽等縣，教匪充斥，有紅簿教、黑簿教、結草教、斬草教、捆柴教等名目，每教分溫、良、恭、儉、讓五字號，每號總領數百人至數千人。又有齋匪，名曰青教，皆以四川峨嵋山會首萬雲龍爲總頭目，所居之處有「忠義堂」名號。其傳徒皆用度牒，蓋以圖記，聲氣聯絡，往來各處，皆供給銀錢飯食。每月按三、六、九期赴會，頭目乘轎騎馬，動輒數百人，搶奪淫掠，無所不至。地方官不敢攖其鋒，遇有呈報會匪字樣，逼令更換呈詞，或改盜爲竊，反將事主收押陵虐，遂致匪焰愈熾。又寶慶府之邵陽、新化、武岡等處，教匪以阻米出境爲名，肆行搶奪各等語。匪徒擾害閭閻，總由地方官不能覺察于先，又復容隱于後，似此，黨徒充斥，若不早絕其源，必致蔓延勾結。著程矞采會同駱秉章按照摺內所指各情，嚴密訪拿，務期消患未然，勿使釀成巨案。現已諭令徐澤醇訪拿峨眉山會首，如該省訪獲要犯，訊出情形，即密咨四川，一體查辦。又據片奏，該匪傳教惑人，有《性命圭旨》及《水滸傳》兩書，湖南各處坊肆皆刊刻售賣，蠱惑愚民，莫此爲甚。幷著該督撫督飭地方官嚴行查禁，將書板盡行銷毀。仍當飭各屬，勿令吏胥借端滋擾。

又　咸豐二年壬子，春正月壬戌，諭內閣，御史張煒奏，請嚴禁演戲奢靡積習等語。京師五城，向有戲園戲莊，歌舞升平，歲時宴集，原爲例所不禁。惟相沿日久，競尚奢華，如該御史所奏，或添夜唱，或列女座，宴會飯饌，日侈一日，殊非崇儉黜奢之道。至所演各劇，原爲勸善懲惡，俾知觀感；若靡曼之音，鬥狠之技，長奸誨盜，流弊滋多，于風俗人心，更有關係。現在國服將除，必應及早嚴禁，著步軍統領衙門五城御史先期刊示曉諭，屆時認眞查辦，如仍蹈前項弊端，即將開設園莊之人，嚴拿懲辦，以振靡俗而除積習。

又卷五二　咸豐二年壬子正月辛巳，上諭內閣，御史倫惠奏京西妙峰山廟宇，每于夏、秋二季燒香人衆，有無賴之徒，裝演雜劇，名曰「走會」，請飭嚴禁等語。鄉民春秋報賽，詣廟燒香，原爲例所不禁；若如所奏，匪徒以走會爲名，裝演雜劇，以致男女混淆，于風化殊有關係。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及西北城各御史先期出示曉諭，如有前項匪徒，即行拿究懲辦，仍不准差役人等借端擾累。

《大清穆宗毅皇帝聖訓》卷一〇　同治七年戊辰三月戊午，上諭內閣，丁日昌奏設局刊刻《牧令》各書一摺。州縣爲親民之官，地方之安危系之。丁日昌現擬編刊《牧令》各書，頒發所屬，著即實力奉行，俾各州縣得所效法。其

小學經史等編，有裨學校者，并著陸續刊刻，廣爲流布。至邪說傳奇，爲風俗人心之害，自應嚴行禁止，著各省督撫飭屬一體查禁焚毀，不准坊肆售賣，以端士習而正民心。

又　同治八年己巳十一月甲申，上諭內閣，御史錫光奏請嚴禁五城寺院演劇招搖婦女入廟，以端風化一摺。寺院庵觀，不准婦女進內燒香，例禁綦嚴，近來奉行不力，以致京城地面，竟有寺院開場演戲借端斂錢，職官眷屬，亦多前往，城內隆福寺、護國寺開廟之期，婦女亦復結隊游玩，實屬有關風化。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出示曉諭，嚴切稽查，遇有前項弊端，即將該廟僧尼人等從重懲辦，以挽頹風。

又卷四九　同治元年壬戌八月癸酉，上諭內閣，前因給事中郭祥瑞奏參山東萊州府王鴻烈貪酷各款，并其子王祥麟包攬公事各情，當交譚廷襄從嚴查辦。茲據奏稱：【略】王鴻烈當捻踪紛竄之時，輒因六十壽辰，聽從親友演戲爲賀。高密縣知縣周用霖于南捻甫退之時，輒因母病愈，演戲酬神。均屬不知大體，請將王鴻烈、周用霖交部分別議處。王祥麟免議各等語，辦理甚屬輕縱。譚廷襄身任封圻，于屬員劣迹，平時既漫無覺察，迨經有人參奏，交該撫從嚴查辦，猶復偏聽委員一面之詞，彌縫粉飾，化有爲無，爲見好屬員地步。且此案係咸豐十一年奉旨交查之件，逾年始行覆奏，亦屬任意稽延，殊堪痛恨。此案山東萊州府知府王鴻烈于防務吃緊之時，輒聽從親友演戲，且以劣迹多端，致登白簡，平日居官不職，已可概見。該撫僅請議處，不足蔽辜；王鴻烈著即行革職，勒令帶同伊子王祥麟即行回籍，不准在山東逗遛。高密縣知縣周用霖于捻踪甫退，輒在寓演戲酬神，該撫所擬將該員交部議處，亦屬過輕；周用霖著改爲交部嚴加議處。

又卷五八　同治九年七月十一日，上諭，御史秀文奏請嚴禁賣戲一摺。京師內城地面，向不准設立戲園，近日東西牌樓竟有太華茶軒，隆福寺胡同竟有景太茶園，登臺演戲，并于齋戒忌辰日期，公然演唱，實屬有干例禁，著步軍統領衙門嚴行禁止。

又卷五九　上諭內閣，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據御史賈鐸奏，風聞內務府有太監演戲，將庫存進貢緞匹，裁作戲衣，每演一日，賞費幾至千金，請飭速行禁止，用以杜漸防微等語。上年七月，因皇帝將次釋服，文宗顯皇帝梓宮尚未永遠奉安，曾特降諭旨，將一切應行慶典，酌議停止，所有升平署歲時照例供奉，俟山陵奉安後，候旨遵行。并將咸豐十年所傳之民籍人等，永遠裁革。原以皇帝冲齡踐阼，必宜絕戲豫之漸，戒奢侈之萌。乃本日據賈鐸奏稱風聞太監演戲，費至千金，并有用庫存緞匹裁作戲衣之事。覽奏實堪詫異。方今各省軍務未平，百姓瘡痍滿目，庫帑支絀，國用不充，先皇帝山陵未安，梓宮在殯，興言及此，隱慟實殷，又何至有如該御史摺內所稱情事。況庫存銀緞，有數可稽，非奏准不能擅動，茲事可斷其必無。惟深宮耳目，恐難周知，外間傳聞，必非無自，難保無不肖太監人等，假名在外招搖，亦不可不防其漸。著總管內務府大臣等嚴密稽查，如果實有其事，即著從嚴究辦，毋許稍有瞻徇，致干咎戾。

又　同治十一年壬申五月丙戌，上諭內閣，據御史袁承業奏，近聞太監在京城內外，開列多鋪，并畜養勝春奎戲班，公然于園莊各處演戲等語。我朝紀綱嚴肅，從不准太監任意妄爲；若如所奏各節，實屬大干禁令。著總管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一體嚴行查禁。并著嗣後隨時稽查，如有前項情事，立即據實奏明，從嚴懲辦。經此次訓諭後，儻有太監在外生事，別經發覺，除將該太監嚴行懲辦外，并將該管大臣及地面各官懲處不貸。

《皇朝道咸同光奏議》卷二　奏爲敬抒愚忱，仰祈聖鑒事。從來君心之敬肆，關係天下之安危。故古帝王念茲在茲，時懍非幾之貢；弗畏入畏，常憂耽樂之從。凡所爲好惡有必謹，視聽有必嚴者，雖在國家承平，猶且兢兢業業，無敢戲豫，而況在多事時也。伏查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奉上諭：「本年十月釋服後，除朝廷大典均照常舉行外，至萬壽禮節，向有賞王公大臣聽戲筵宴，着一并停止；所有升平歲時照例供奉，俟山陵奉安，候旨遵行；其咸豐十年所傳之民籍人等，永遠裁革，欽此。」臣恭讀之下，仰見我皇上孝思純篤，崇實黜華之至意。乃近日風聞內務府又有將庫存進貢緞匹裁做戲衣，太監演戲，每演一日，賞費幾至千金。竊思皇上自咸豐十年以來，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旋以冲齡踐阼，寅紹丕基，全賴兩宮皇太后勵精圖治，勤求上理。現值逆氛滋擾，生靈涂炭之時，方將宵旰不遑，何暇演戲爲樂？臣再四籌維，或係內監人等，信心夸耀，任時妄談；抑係內務府官員，借此逢迎，爲侵漁肥己之計，以致道路傳說，紛紛不一。誠恐傳之日久，中外軍民觖望，所關匪淺，請旨密飭總管內務府大臣，速行禁止，用以杜漸而防微；并籲求兩宮皇太后念切時艱，倍加惕厲，庶朝政可期肅穆，外患不難蕩平，

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荀學齋日記》丙集上　光緒七年閏七月七日《邸鈔》：上諭，丁鶴年奏內城茶園，違禁演戲，請飭嚴禁。據稱內城丁字街、什剎海等外，竟敢開設茶園，違禁演戲，殊屬不成事體，著步軍統領八旗都統即行查明嚴禁，毋稍寬縱。

又　什剎海演劇，恭邸子貝勒載澂爲之，以媚其外婦者。大喪甫過百日即設之，男女雜坐。內城效之者五六處，皆設女座。近聞采飾靈演，一無顧忌。載澂與所眷日微服往觀，惇邸欲掩執之，故恭邸諭指鶴年疏上，即日毀之。外城甫開茶園，一日亦罷。

《清稗類鈔・戲劇類・禁太平鼓戲》　京師有太平鼓之戲，鐵條爲廓，蒙以皮，有長柄，柄末綴鐵環十數，且擊且搖，環聲與鼓聲相應。其小者，如碗如鏡，爲孩提玩物，更有大如十石瓮者。群不逞聚而擊諸市，所至，鼓聲、環聲、喧笑聲、哄鬧聲，耳爲之震。道光時，有結爲太平鼓會者，聚百數十人，著大羊皮袍，遇粲者，則群以袍圍之，裹而奔，婦女號，則衆鼓齊鳴，市人無聞者，遠近失婦女無數。抵暮，則挾至城根無人處，迭淫焉，往往至死，其幸生還者，又畏羞不敢告人。御史某知其害，奏禁之，復拘爲首者數人，斬以徇，而太平鼓之風遂息。

《定例彙編》卷一一九　同治十一年正月初四日，欽奉恩旨，查辦軍流以下人犯，酌擬准減不准減條款開列于後：軍流徒不准減等條款一百四十六條：一、造刻淫詞小說，及抄房捏造言詞錄報各處，罪應擬流者。

又卷一三一　光緒十一年正月初四日，欽奉恩旨，查辦軍流以下人犯，酌擬准減不準減條款開列于後：軍流徒不准減等條款一百四十八條：一、造刻淫詞小說，及抄房捏造言語錄報各處，罪應擬流者。

又卷一五二　光緒三十一年，修律大臣奏定刪除律例三百四十五條：搬做雜劇：一、凡旗員赴戲園看戲者，照違制律杖一百，失察之該管上司，交部議處；如係閑散世職，將該管都統等交部議處。

《津門雜記・唱落子》　北方之唱蓮花落者，謂之落子，即如南方之花鼓戲也。係妙齡女子登場度曲，雖于妓女外別樹一幟，然名異實同，究屬流娼。貌則誨淫，詞則多褻，一日兩次開演，不下十人。粉白黛綠，體態妖嬈，各衒所長，動人觀聽。彼自命風流者，爭先快睹，趨之如鶩，擊節嘆賞，互相傳述。每有坐客點曲，爭擲纏頭，是亦大傷風化。前經當道出示禁止，稍知斂迹，乃邇來復有作者，改名爲太平歌詞云。

何鏞《乘龍佳話自序》　自有京調梆子腔，而崑曲不興，大雅淪亡，正聲寥寂。此雖關乎風氣之轉移，要亦維持挽救者之無其人也。崑班所演，無非舊曲，絕少新聲。京班常以新奇彩戲炫人耳目。以紫奪朱，朱之失色也宜矣。三雅崑班，近年來無人過問。去年秋，諸同志有欲振興正雅者，招崑班來滬開演。初時亦不乏顧曲之人，兩月以後，座客漸稀，生涯落寞，漸將不支。班中人以爲舊戲不足娛目，爰將舊稿翻新，而卒無補於事。

余治《庶幾堂今樂自序》　古樂衰而梨園之曲興，原以傳忠孝節義之奇，使人觀感激發於不自覺，善以勸，惡以懲，殆與《詩》之美刺、《春秋》之筆削無以異，故君子有取焉。賢士大夫主持風教者固宜默握其權，時與釐定，以爲警聵覺聾之助，初非徒娛心適志已也。無如沿習既久，本旨漸失。賢士大夫既不暇留心及此，一任優伶子弟顛倒錯雜於其間，所演者遂多不甚切於懲勸。近世輕狂佻達之徒，又作爲誨淫誨盜諸劇，以悅時流之耳目：演《水滸傳》，則以盜賊爲英雄，而奸民共生豔羨；演《西廂記》，則以狹邪爲韻事，而少年羣效風流。其他一切導欲增悲不可爲訓者，且紛然雜出，使觀之者蕩心失魄，以假爲眞，而古人立教之意，遂蕩焉無存，風教亦因以大壞。甚矣，樂章之興廢，實人心風化轉移向背之機，亦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也。周子《通書》有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云：「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於治者遠矣！」竊以爲周子名世大儒，所見必非世故。古禮之復，誠非易易；若變今樂，則祇在賢士大夫一反手之間耳。當有宋之初，樂章之敗壞，未有甚於今日也，誨淫誨盜之風，亦未有如今日之極也，周子已重慮及此，則今日今樂之當變更何可緩耶？余不揣淺陋，擬善惡果報新戲數十種，一以王法天理爲主，而通之以俗情。意取勸懲，無當聲律；事期徵信，不涉荒唐。以之化導鄉愚，頗覺親切有味。自知下里巴人，不足當周郎一顧，而彰善癉惡，歷歷分明，觸目驚心，此爲最捷。於以佐聖天子維新之化，賢有司教育之窮，當亦不無小補也。《孟子》云：「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天下之禍亟矣，師儒之化導既不見爲功，鄉約之奉行又歷久生厭，惟茲新戲，最洽人情，易移風俗，於是乎在，即以是爲蕩平之左券焉，亦何不可也。名曰《庶幾堂今樂》。庶幾哉，一唱百和，大聲疾呼，其於治也，殆庶幾乎。

又《答客問》　庶幾堂主人既作新戲，合班試演，客有見而嗤之者謂：「曲必求高，《陽春白雪》所以見重於世也。若吾子之所爲，下里巴人耳。村歌野曲，何足登大雅之堂？而子顧斤斤以此爲務，靦然播諸絃管，妄冀賞音，毋乃太不自量！」予聞之，蹶然起曰：「唯唯，客責我良是。顧鄙人尚有下情，可容一畢其說乎？」客曰：「嘻！子姑言之，我姑聽之。」予乃前席而請曰：「古人作戲之意，非將欲以忠孝節義故事當場演出，使人觀而感乎？」客曰：「是，固然矣。」予曰：「既欲以忠孝節義使人觀感，則欲使觀而感者以多爲貴乎，以少爲貴乎？」客曰：「自宜多多益善。」予曰：「吾子既欲使觀感者多，則巴人下里屬和者數千人，豈不足以資烘動！既欲求其多而仍從事《陽春白雪》，何異緣木求魚也？客亦可以諒我矣。」客又問：「舊時梨園雜齣，所演忠孝節義，多有善惡果報，何一不可勸人爲善？今吾子必欲另開局面，竊恐標新領異，總不脫前人窠臼，毋乃畫蛇添足！」予又應之曰：「客所言亦是。請問古人作戲爲上等人說法耶，爲下等人說法耶？」客曰：「大約上下兼該耳。」予曰：「上等人讀書明理，有經史訓言，儒先格論在，無取乎戲也。即中等人，亦有近時所傳勸善諸書在，亦無取乎戲也。所以演戲者，爲不識字之愚夫愚婦耳。彼愚夫愚婦既不能讀書明理，又不能看善書，即宜講鄉約以曉愚蒙，而近世人情又皆厭聽，故特借戲以感動之。譬如醫者之用藥，須對病立方，乃得見效，既爲下等人說法，自須切定下等人用意，乃爲對病。予之所作，大約按切近日下等人所犯惡習，多作對病，方期以補舊時梨園所未備耳。若以云標新領異，吾又何敢？」客顧而笑曰：「有是哉。予既以『下里巴人』自居，吾亦不多求於爾。顧俚辭巷語，賞俗而不能賞雅，子竟自以爲對病方可乎？」予因再詰之曰：「醫家治病，膏粱之體，藜藿之體有異治乎？」客曰：「膏粱藜藿，體既不同，用藥安得不異？」予乃曰：「吾子既知此，即可知近日梨園雜劇大都藥不對病者矣。古人作傳奇，命意各有所在，如《長生殿》立意在諷諭人主，是爲居南面者作前車之鑒，宜演於宮闈，與鄉民無涉。《精忠記》立意在勸戒人臣，是爲食祿者作當頭棒喝，宜演於官場，與鄉民亦無涉。至一切戰陣勝負、設計用謀之戲，是皆爲行伍兵勇，激發忠勇而作，宜演於戎行，鄉民觀之，適以開好勇鬥狠之習，是何異以治膏粱之體者，治藜藿之體耶？不特此也。古人立方，君臣佐使等分，各協其宜，如應用一二分者，或用至一二錢，已嫌太過，若用至一二兩，則非但不能愈病，害且立見矣。古人傳奇又往往牢騷感憤，借題發揮，畸重畸輕，未免形容太過，不適寫人之惡，必寫到十二分非理非情，無不人人髮指，竊恐爲惡者見之，非特不引以爲戒，必反藉以自寬，（若謂古人之惡，過我十倍，以我之過輕之特小焉者耳，庸何傷？）是何異應用一二分之藥而用至一二錢，或竟用至一二兩，恐適足以益其病而速之死也。徒有妙方，若不對病，此予所由忘其弇鄙，不禁怦然勃然，竊欲一貢其愚也。」客怫然起曰：「噫！子言過矣。古之人心思才力百倍於今人，舊劇中所演忠孝節義，豈無爲鄉曲小民作對病方者！如子言，毋乃以良藥自居，而爲古人所作無一句可取也？坐井觀天，夜郎自大，何其妄也？」予以客素好合藥施送，因復進而詰之曰：「吾子喜合藥濟人，請問：所合之藥治何病居多？」客曰：「大約時疫急痧，癉痢瘡瘍，世人常犯之病爲多耳。」予又問客：「有奇病、怪病，如人面瘡、百鳥朝王之藥乎？」客曰：「此奇怪之病，千萬人中所僅見，何煩製備耶？」予乃曉之曰：「客更見及此，亦知近日梨園所演，皆奇病、怪病，而非人人共犯之通病乎？予之所作新戲，雖俚俗不文，却頗切近人病，而奇病、怪病不與焉，非與古人爭勝也。」客又問予：「所言通病，可一一聞乎？」予乃爲屈指數之曰：「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故王法最重，而逆倫大案，尤爲地方官第一干繫事，無不思設法化導者。近世鄉里間不孝子媳不少，通病也，問舊戲中有足爲逆子逆媳警戒者否？」客曰：「古來傳奇中，如《琵琶記》、《蘆林記》、《尋親記》，均屬孝子孝婦，何得云無？」予曰：「此皆有勸無懲，終難悚動。且《琵琶記》爲狀元夫人，《尋親記》則事值其變，而《蘆林》，亦屬古賢人之事，皆小民所不敢望，且不常有，非對病方也。」客又言：「逆婦戲却少見，至逆子雜齣，則《清風亭》雷打張繼寶，豈非佳劇乎？」予笑問曰：「是矣。然試問：天下古今有如張繼寶其人者乎？世人有犯此病者乎？是奇病也、怪病也，千萬人中所不一見者也，天下古今亦斷無有其人其事者也。戲場千百人中，豈無一二不孝子，及觀此戲以狀元而遭雷殛，不孝子何嘗不同聲稱快？而描寫逆狀，出於情理之外，竊恐撫掌之餘，適足爲逆子自寬之地，豈非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耶？（若謂我雖不孝，然較之此人，尚爲遠勝。設我若中狀元，斷不至此，小小悖逆又何妨也？）是無異立方用藥應用一二分者，竟用至一二觔矣，不適足以益其病而速之死耶！至逆婦，則有《變狗記》，而以狗糞包糰奉姑，亦屬大過。夫逆子逆婦，罪大惡極，有心世道者，

無不痛心疾首，思欲挽救於萬一，而舊戲中警戒子媳者，僅見有此，猶失之過當，而不可爲訓。此吾新戲中所爲於逆子逆婦三致意也。盜賊風起，通病也。地方官亦最爲關切而亟思有以清其源者也。試問：舊戲中，有一回足爲盜賊作當頭棒喝者否？吾見盜賊也而以爲英雄好漢矣，觀劇者且無不人人艷羨矣。官長亦明知其害俗而不遑加意嚴禁，以遏其流，何怪乎盜賊之侈然膽大而犯案重重耶。偷鷄，毛賊也；盜皇墳，大逆也，乃公然搬演，以爲皆梁山好漢之所爲，又何怪乎發棺之案之接踵而起也！」客應之曰：「梁山《水滸》之誨盜，是固然矣。如《白羅衫》一部傳奇，豈非盜賊之對病藥耶，子何得云然？」予曰：「《白羅衫》之盜，天下古今有第二箇者乎？是奇病也，怪病也。爲盜者非但不引爲戒，反藉以自寬者也。（謂我輩雖爲盜，尚不至此，必無人議我後而破我案者也。）此予新戲中所爲處處與梁山《水滸》作對面攻擊者，職此故也。」賭風、訟風、詐風，通病也。地方官無不切齒痛恨者也。試問：舊戲中有足爲賭風、訟風、詐風小懲大誡者否？無有也。他如墮胎、溺女、焚棺、搶孀、騙寡、宰牛、捕蛙、輕生自盡、藉尸圖害、爭田奪產，無一非世俗通病也，亦官長所屢出示諭，思欲嚴行禁止者也。而舊戲中及此者，亦不多見。其它作孽造罪之事不一端，如輕棄字紙五穀，殺生害命，好談閨闈，奢華暴殄，虐婢虐媳，皆通病也。而按之舊戲中，總屬寥寥，又何異合藥施送者，多合奇病、怪病之藥，而於時氣通病之藥，反不多爲之備也，概目之爲忠孝節義，恐囫圇吞棗，而於古人，隨方立教，委實裁成之意殊無當也。客又以爲何如也？」客固好施藥，至是乃恍然稱快曰：「吾過矣。吾嚮者所言，眞隨聲附和，囫圇吞棗，而未及悉心考核者矣。不意眼前道理一經說破，有如此之切中時弊者也。」乃相與把臂劇談者竟日。

《得一錄》卷一一　民間演戲，所以事神，果其誠敬事修，以崇報賽，原不必過爲禁止。惟是瞧唱者多，則游手必共矢好善之誠，咸躋維新之路，無徒快目，但願陰功自積，何傷才子佳人？亟發婆心，試看榜樣當前，爭說狀元宰相。矧茲時清化美，俗厚風淳，巷祝衢謳，自昔歌傳《擊壤》，家弦戶誦，重聆調叶薰琴，凡我士民，安能不爭自濯磨惕勵，上勳聖治，庶幾以副崇正黜邪之至意也哉。

又　爲諭止演淫盜諸戲，以正人心，以消亂萌事。蓋聞聖王治人性情，必以禮樂，禮教起于微眇，而樂之感人尤深。優戲，亦樂類也，演忠孝節義之事，則愚夫愚婦亦感激奮興，或嘆息泣下，是有司教化之所不及施者，優戲能動之也，雖謂勝于古樂可也。演妖冶褻狎之狀，則靜女良士，亦蕩魂搖魄，不能自主，私奔苟合之醜，往往繇此而成，是有司刑禁之所力爲防者，優戲能敗之也，是甚于鄭聲之亂雅也。且演戲以樂神也，神聰明正直，豈視邪色聽淫聲也者，非直不視不聽而已，必致反干神怒。凡水旱癘疫之不時，祈禱之無應，安知非淫戲瀆神之所致哉。或者謂有玄黃之正色，不廢紅紫，有松柏之貞姿，不廢桃柳，凡忠孝節義與夫男女之悲歡離合，須相雜而成文，豈其事涉風流，在所必絕。然如《折柳》一曲，夫婦依依戀別，能增人伉儷之重，僕婢相窺，不及于亂，此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何不可娛心意，悅耳目，而乃必《跳牆》、《廟會》、《賣胭脂》，備諸穢態乎。古者，淫聲凶聲有禁，而當今功令，《水滸》一書，亦在禁限。蓋觀《水滸》者，至戕官篡囚，輒以爲快，不知上下有定分，乃天經地義：父雖不慈，子不可忤；官雖失德，民不可犯。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天下，一夕盡爲張叔夜所殺，載在正史，凡爲不軌者，可以鑒戒。今登場演《水滸》，但見盜賊之縱橫得志，而不見盜賊之駢首受戮，豈不長凶悍之氣，而開賊殺之機乎。案優伶爲本學所統管，凡有點淫盜諸戲者，仰班頭即請更換，爾士民亦宜愼擇之，以助本學正人心，消亂萌而迓神貺，是所厚望。

又　甲午年，本郡岳廟戲臺樓屋一進，突于十一月廿一日，焚毀淨盡，人咸駭然，覺神廟不應如是。及推原其故，乃前一日，鞋店演戲酬神，曾點《挑簾》、《裁衣》、《賣胭脂》等淫戲，故廿一日晚，即有此異，核幷無人，只貯戲箱數隻，竟不識火所自來。且臺後木香亭，地至切近，而花藤絲毫無損，惟獨毀斯臺，足見淫褻之上干神怒也。要知在廟酬神，惟宜演忠孝節義諸戲，庶昭激勸；若好演淫邪，圖悅耳目，則年少狡童，觀之意蕩，無知婦女，見之情移，喪節失身，皆由于此。抑思見人好淫，尚宜勸阻，今乃告之以淫事，悅之以淫辭，惑之以淫態，若惟恐人不好淫而必欲誨之以淫者，有是理乎？即稍知禮義人，尚目不忍視，豈可干瀆神明。嗣後邑人酬願，務貴虔誠，切勿祈神而反褻神，不能修福，而反以造孽也。事關風俗人心，願樂善君子，敬體神意，廣爲勸諭，幸甚。道光十五年，嘉平月。

又　本局奉憲設立收毀淫書，業經收得一百餘種，幷板片二十餘種，照估給價毀訖。惟各坊鋪中所藏淫書板本尚多，已奉臬憲挨戶給示曉諭，自應

趕緊繳局，以免日後覺察，致干未便。茲特將收過各種書目開後，如藏有此等板本者，務勸盡數交出。此外名目尚多，未能備載，望各自行檢點，一并送局，幸勿遺漏自誤，此白。《昭陽趣史》、《桃花影》、《七美圖》、《碧玉塔》、《玉妃媚史》、《梧桐影》、《八美圖》(即《百美圖》)、《碧玉獅》、《呼春稗史》、《鴛鴦影》、《杏花天》、《攝生總要》、《風流艷史》、《隔簾花影》、《桃花艷》、《梼杌閑評》、《妖狐媚史》、《如意君傳》、《載花船》、《反唐》、《春燈迷史》、《三妙傳》、《鬧花叢》、《文武元》、《濃情快史》、《姣紅傳》、《燈草和尚》、《鳳點頭》、《隋陽艷史》、《循環報》(即《肉蒲團》)、《痴婆子》、《尋夢柝》(即《醒世奇書》)、《巫山艷史》、《貪歡報》(即《歡喜冤家》)、《醉春風》、《海底撈針》、《綉榻野史》、《紅樓夢》、《怡情陣》、《國色天香》、《禪眞逸史》、《續紅樓夢》、《倭袍》、《拍案驚奇》、《禪眞後史》、《後紅樓夢》、《摘錦倭袍》、《十二樓》、《幻情逸史》、《補紅樓夢》、《兩交歡》、《無稽讕語》、《株林野史》、《紅樓圓夢》、《一片情》、《雙珠鳳》、《浪史》、《紅樓復夢》、《同枕眠》、《摘錦雙珠鳳》、《夢納姻緣》、《綺樓重夢》、《同拜月》、《綠牡丹》、《巫夢緣》、《金瓶梅》、《皮布袋》、《芙蓉洞》(即《玉蜻蜓》)、《金石緣》、《唱金瓶梅》、《弁而釵》、《乾坤套》、《燈月緣》、《續金瓶梅》、《蜃樓志》、《錦綉衣》、《一夕緣》、《艷異編》、《錦上花》(有解元吳文彥者)、《一夕話》、《五美緣》、《月月環》、《溫柔珠玉》、《解人頤》、《萬惡緣》、《紫金環》、《八段錦》(非講玄門者)、《笑林廣記》、《雲雨緣》、《天豹圖》、《奇團圓》、《豈有此理》、《夢月緣》、《天寶圖》、《清風閘》、《更豈有此理》、《邪觀緣》、《前七國志》(非《四友傳》)、《蒲蘆岸》小說各種(福建板)、《聆痴符》、《增補紅樓》、《石點頭》、《宜春香質》、《桃花艷史》、《紅樓補夢》、《今古奇觀》(抽禁)、《子不語》(抽禁)、《水滸》(即《五才子》)、《絲滌黨》、《七義圖》、《何文秀》(新出改正眞本不禁)、《西廂》(即《六才子》)、《三笑姻緣》、《花燈樂》、《野叟曝言》。其他小說之足以誨淫誨盜者，一概嚴禁收毀。

《嘯亭雜錄・秦腔》 自隋時以龜茲樂入於燕曲，致使古音湮失而番樂橫行，故琵琶樂器爲今樂之祖，蓋其四絃能統攝二十八調也。今崑腔北曲，即其遺音。南曲雖未知其始，蓋即小詞之濫觴，是以崑曲雖繁音促節居多，然其音調猶餘古之遺意。惟弋腔不知起於何時，其鐃鈸喧闐，唱口囂雜，實難供雅人之耳目。近日有秦腔、宜黃腔，亂彈諸曲名，其詞淫褻猥鄙，皆街談巷議之語，易入市人之耳。又其音靡靡可聽，有時可以節憂，故趨附日衆。雖屢經明旨禁之，而其調終不能止，亦一時習尚然也。

繆荃孫《清誥授奉直大夫誥封資政大夫重宴鹿鳴翰林院編修俞先生(樾)行狀》 古來小說，《燕丹子》，傳奇體也；《西京雜記》，小說體也。至《太平廣記》以博采爲宗旨，合兩體爲一帙，後人遂不能分。先生《右臺筆記》，以晉人之清談寫宋人之名理，勸善懲惡，使人觀感於不自知。前之者，《閱微草堂五種》；後之者，《寄龕四種》，皆有功世道之文，非私逞才華者所可比也。

楚卿《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 且中國今日各省方言不同，於民族統一之精神亦一阻力，而因其勢以利導之，尤不能不用各省之方言，以開各省之民智。如今者《海上花》之用吳語，《粵謳》之用粵語，特惜其內容之觀百諷一耳。苟能反其術而用之，則其助社會改良者，功豈淺鮮也？十年以來，前此所謂古文、駢文家數者，既已屏息於文界矣，若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剝去鉛華，專以俗語提倡一世，則後此祖國思想言論之突飛，殆未可量。而此大業，必自小說家成之。

《小說大觀》例言 一、此爲季刊雜志，每季發行一集，年分四集。每集字數在三十萬以上，年合百餘萬言。一、每集所登小說，均首尾完全，除篇幅極長至十餘萬字，或二十餘萬字，分上、下卷，或上、中、下卷。一、所載小說，均選擇精嚴，宗旨純正，有益於社會，有功於道德之作，無時下浮薄狂蕩、誨盜導淫之風。一、所載小說，均當世有名文家。所有撰譯，皆負責任，決無東鈔西襲、改頭換面之弊。一、無論文言俗語，一以興味爲主，凡枯燥無味及冗長拖沓者皆不采。一、每集用大本，均用四號字排印，不傷目力。紙張潔白，以各種小說中均有圖畫，或用鋅版，或用銅版，無不鮮明可喜。不惜重資，均請名手繪成。一、每集之首，有種種插畫，如近世之美人，各地之風俗，佳勝之風景，珍秘之名畫，搜羅咸備，洵稱大觀。一、每集短篇小說，約登十篇以上；長篇小說，約登三四種以上，支配適宜，無重贅復沓之習。其他種種有興味之雜錄，亦無美不備。

黃摩西《小說話》 《鼎盛萬年青》，此書有眞贋二本。眞本事迹與《南巡紀事》相出入，當有稗乘價值。今坊間所發行者，蓋贋本也，三四集下，尤惡劣萬狀，則贋之贋者也。(古今僞書極多，心勞日拙，已覺無謂。而章回小說之

下乘者，亦復襲其風氣，如此書及《說唐》、《大紅袍》、《鐵冠圖》之類。是可見人心之日下，挾葉公之好者日多，而馮贊、楊愼等作俑之流極無已焉。）

披髮生《紅淚影序》　自邇年西風輸入，事事崇拜他人，即在義理詞章，亦多引西哲言爲典據，於是小說一科，遂巍然占文學中一重要地位。譯人蝟起，新著蜂出，直推倒舊說部，入主齊盟。世之閱者，亦從風而靡，舍其舊而新是謀焉。余嘗調查每年新譯之小說，殆逾千種以外。嗚呼！可謂盛而濫矣！獨怪出版雖繁夥如斯，然大都襲用傳體，其用章回體者則殊鮮。傳體中固不乏佳篇，如閩縣林琴南先生諸譯本，亟特凌鑠元、明，頡頏唐、宋，且可上追晉、魏，爲稗乘開一新紀元。若夫章回體諸譯本，則文彩不足以自發，篇幅既窘，筆墨尤猥，較諸《花月痕》、《品花寶鑒》等作，尚有霄壤之分，更何論《紅樓夢》、《海上花》、《水滸傳》之夐絕者乎？唯昔年新小說社所刊之《東歐女傑傳》，乃嶺南羽衣女史手筆，摹寫泰西禮俗，士女風流，纖毫畢見，其筆力足以上繼古人，其才華足以驚動當世，後以女史他行，而此絕大絕奇之野乘，竟輟於半涂，閱者惜之。至今數年以來，海內之士，遂無有踵女史而爲之者。豈譯本亦必循天演之軌線，有短篇然後有鉅帙，有文言然後有白話耶？不然，何撰述者之寥寥罕覯若是也？去臘，廣智主人示我以息影廬所緒之《紅淚影》，屬爲評訂。取而讀之，蓋言情之作。體裁則有意仿《金瓶梅》、《紅樓夢》二書者。雖屬譯本，而構境遣詞，匠心獨運，不啻自撰，媲之《東歐女傑傳》，才力實相伯仲。尤妙在善寫外邦風物，令觀之者儼如神游其域，目睹其人。至於藻耀高翔，情思宛轉，移步換形，引人入勝，猶其餘事耳。全書洋洋灑灑，凡三十萬言。精神貫注，到底不懈，洵可稱力破天荒之著作。是書一出，吾知涂術既啟，接踵繼武，愈出愈奇，行見宏鴻諜文，與傳記名家，分道而揚鑣，並駕而爭勝，安見譯本中不有施耐庵、王鳳洲、曹雪芹諸巨子挺起其間也？然則是書也，豈但一新時人之耳目，且將爲新小說之先河矣。爰不辭譾陋，爲之評點一過而歸之，並志數言於簡端，以諗將來之讀者。

《大清穆宗毅皇帝聖訓》卷一〇　同治十年辛未六月丁卯，上諭內閣，御史劉瑞祺奏請飭銷毀小說書版一摺。坊本小說，例禁綦嚴，近來各省書肆，竟敢違禁刊刻，公然售賣，于風俗人心，殊有關係，亟應嚴行查禁。著各直省督撫府尹飭屬查明應禁各書，嚴切曉示，將書版全行收毀，不准再行編造刊印，亦不得任聽吏胥借端搜查，致涉騷擾。

《勸毀淫書徵信錄・禁毀書目》　本局奉憲設立收毀淫書板片書本，照估給價，業奉學憲吳給示曉諭。茲特將應禁各種書目開後，凡鋪戶人家，如藏有此等板本者，務勸盡數交出，送局收毀，幸勿遺漏自誤。計開：《照陽趣史》、《玉妃媚史》、《呼春稗史》、《風流艷史》、《妖狐媚史》、《春燈迷史》、《濃情快史》、《隋陽艷史》、《巫山艷史》、《綉榻野史》、《禪眞逸史》、《禪眞後史》、《幻情逸史》、《株林野史》、《浪史》、《夢納姻緣》、《巫夢緣》、《金石緣》、《燈月緣》、《一夕緣》、《五美緣》、《萬惡緣》、《雲雨緣》、《夢月緣》、《雅觀緣》、《聆痴符》、《桃花艷史》、《水滸》（即《五才子》）、《西廂》（即《六才子》）、《何必西廂》、《桃花影》、《梧桐影》、《鴛鴦影》、《隔簾花影》、《如意君傳》、《三妙傳》、《姣紅傳》、《循環報》（即《肉蒲團》）、《貪歡報》（即《歡喜冤家》）、《紅樓夢》、《續紅樓夢》、《後紅樓夢》、《補紅樓夢》、《紅樓圓夢》、《紅樓復夢》、《綺樓重夢》、《金瓶梅》、《唱金瓶梅》、《續金瓶梅》、《艷異編》、《日月環》、《紫金環》、《天豹圖》、《天寶圖》、《前七國志》非《四友傳》）、《增補紅樓》、《紅樓補夢》、《牡丹亭》、《脂粉春秋》、《風流野志》、《七美圖》、《八美圖》（即《百美圖》）、《杏花天》、《桃花艷》、《載花船》、《鬧花叢》、《燈草和尚》、《痴婆子》、《醉春風》、《怡情陣》、《倭袍》、《摘錦倭袍》、《兩交歡》、《一片情》、《同枕眠》、《同拜月》、《皮布袋》、《弁而釵》、《蜃樓志》、《錦上花》（有解元吳文彥者）、《溫柔珠玉》、《八段錦》（非講玄門者）、《奇團圓》、《清風閘》、《蒲蘆岸》、《石點頭》、《今古奇觀》（抽禁）、《情史》、《醒世奇書》（即《空空幻》）、《漢宋奇書》、《碧玉塔》、《碧玉獅》、《攝生總要》、《檮杌閑評》、《反唐》、《文武元》、《鳳點頭》、《尋夢托》、《海底撈針》、《國色天香》、《拍案驚奇》、《十二樓》、《無稽讕語》、《雙珠鳳》、《摘錦雙珠鳳》、《綠牡丹》、《芙蓉洞》（即《玉蜻蜓》）、《乾坤套》、《錦綉衣》、《一夕話》、《解人頤》、《笑林廣記》、《豈有此理》、《更豈有此理》、小說各種（福建板）、《宜春香質》、《子不語》（抽禁）、《北史演義》、《女仙外史》、《夜航船》。此外名目尚多，未能備載，望各自行檢點，一并送局。自禁之後，凡屬省城內外，及各州縣鄉村等處，統宜遵照，設局收毀。其不能送局者，亦應自行銷毀淨盡，以免日後覺察，種多未便。特白。

又《浙江仁和縣知縣禁淫書小說》　調署浙江杭州府仁和縣正堂加六級紀

錄十二次楊爲示禁事。據紳士張鑒等呈稱：淫書小說，最爲風俗人心之害。因查江蘇紳士有稟請各憲示禁，設局收毀，繳書領價成案，刊刻傳布，遠近仿行。今該紳士定于九月初九日起，至十三日止，設局仙林寺，捐資定價，酌給收買淫書板片書籍，公同督毀，仍恐書鋪稅書鋪戶，匿不繳局，呈請示禁等情。據此，除飭保傳諭外，合行示禁。爲此，示仰書坊稅書鋪戶人等知悉：如有淫詞小說板片、書本，刻即繳局領價，毋得私藏稅售，以後亦不許刊刻刷印。如敢故違，一經查出，定即嚴拿赴縣，以憑究懲，決不姑寬，均各凜遵毋違。特示。

唐鑒《禁止淫詞小說示》 照得淫詞小說，最有關于風俗人心，誘人于邪，陷人于惡。往往以未有之事，裝點而爲金粉之樓臺；以本無之人，雜糅而成溱洧之士女。見者心動，舍廉耻而入奇邪；聞者艷稱，棄禮義而談輕薄。人心之壞，風俗之澆，莫甚于此。除飭各府州縣，將一切淫詞小說，以及新出《畫舫》、《青樓》等錄，概行飭坊燒毀，毋許存留外，合行出示曉諭。爲此，仰城鄉士農工賈人等知悉：爾等各有正業，無事閑書，愼勿以有用之心身，自蕩于淫邪之詞曲；更勿以有限之歲月，甘擲于荒忽之見聞。豈聖賢經傳可讀而反不讀，世俗傳奇不可讀而反欲讀耶？當不如此其愚昧也。特諭。

《江蘇省例藩政》(同治七年) 巡撫部院丁札開：淫詞小說，向干例禁；乃近來書賈射利，往往鏤板流傳，揚波扇焰，《水滸》、《西廂》等書，幾于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綺膩爲風流；鄉曲武豪，借放縱爲任俠。而愚民鮮識，遂以犯上作亂之事，視爲尋常。地方官漠不經心，方以爲盜案奸情，紛歧疊出。殊不知忠孝廉節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見爲功；奸盜詐僞之書，一二人導之而立萌其禍。風俗與人心，相爲表裏。近來兵戈浩劫，未嘗非此等逾閑蕩檢之說，默釀其殃。若不嚴行禁毀，流毒伊于胡底。本部院前在藩司任內，曾通飭所屬，宣講《聖諭》，并頒發《小學》各書，飭令認眞勸解，俾城鄉士民，得以目染耳濡，納身軌物。惟是尊崇正學，尤須力黜邪言，合亟將應禁書目，粘單札飭。札到該司，即于現在書局，附設銷毀淫詞小說局，略籌經費，俾可永遠經理。并嚴飭府縣，明定限期，諭令各書鋪，將已刷陳本，及未印板片，一律赴局呈繳，由局匯齊，分別給價，即由該局親督銷毀。仍嚴禁書差，毋得向各書肆借端滋擾。此係爲風俗人心起見，切勿視爲迂闊之言。并由司通飭外府縣，一律嚴禁。本部院將以辦理此事之認眞與否，辨守令之優絀焉。計開應禁書目：《龍圖公案》、《品花寶鑒》、《昭陽趣史》、《玉妃媚史》、《呼春稗史》、《春燈迷史》、《濃情快史》、《隋煬艷史》、《巫山艷史》、《綉榻野史》、《禪眞後史》、《禪眞逸史》、《幻情逸史》、《株林野史》、《浪史》、《夢納姻緣》、《巫夢緣》、《金石緣》、《燈月緣》、《一夕緣》、《五美緣》、《萬惡緣》、《雲雨緣》、《夢月緣》、《雅觀緣》、《諂痴符》、《桃花艷史》、《水滸》(即《五才子》)、《西廂》(即《六才子》)、《何必西廂》、《桃花影》、《梧桐影》、《鴛鴦影》、《隔簾花影》、《如意君傳》、《三妙傳》、《姣紅傳》、《循環報》(即《肉蒲團》)、《貪歡報》(即《歡喜冤家》)、《紅樓夢》、《續紅樓夢》、《後紅樓夢》、《補紅樓夢》、《紅樓圓夢》、《紅樓復夢》、《紅樓重夢》、《金瓶梅》、《唱金瓶梅》、《續金瓶梅》、《艷異編》、《日月環》、《紫金環》、《天豹圖》、《天寶圖》、《前七國志》(非《四友傳》)、《增補紅樓》、《紅樓補夢》、《牡丹亭》、《脂粉春秋》、《風流野志》、《七美圖》、《八美圖》(即《百美圖》)、《杏花天》、《桃花艷》、《載花船》、《鬧花叢》、《燈草和尚》、《痴婆子》、《醉春風》、《怡情陣》、《倭袍》、《摘錦倭袍》、《兩交歡》、《一片情》、《同枕眠》、《同拜月》、《皮布袋》、《弁而釵》、《蜃樓志》、《錦上花》(有解元吳文彥者)、《溫柔珠玉》、《石點頭》、《奇團圓》、《清風閘》、《蒲蘆岸》、《八段錦》(非講玄門者)、《今古奇觀》(抽禁)、《情史》、《醒世奇書》(即《空空幻》)、《漢宋奇書》、《碧玉塔》、《碧玉獅》、《攝生總要》、《檮杌閑評》、《反唐》、《文武元》、《鳳點頭》、《尋夢托》、《海底撈針》、《國色天香》、《拍案驚奇》、《十二樓》、《無稽讕語》、《雙珠鳳》、《摘錦雙珠鳳》、《綠牡丹》、《芙蓉洞》(即《玉蜻蜓》)、《乾坤套》、《錦綉衣》、《一夕話》、《解人頤》、《笑林廣記》、《豈有此理》、《更豈有此理》、小說各種(福建板)、《宜春香質》、《子不語》、《北史演義》、《女仙外史》、《夜航船》、《風流艷史》、《妖狐媚史》。小本淫詞唱片目：《楊柳青》、《男哭沉香》、《龍舟鬧五更》、《五更尼姑》、《十送郎》、《情女哭沉香》、《十二杯酒》、《王文賞月》(即《倭袍》)、《怨五更》、《端陽現形》、《妓女嘆五更》、《如何山歌》、《嘆五更》、《西湖遇妖》、《三十六碼頭》、《夜合思夢全傳》、《文鮮花》、《百花名》、《湘江灘頭》、《蕩河船鬧五更》、《活沉香》、《採茶山歌》、《活捉鮮花》、《揚州小調嘆十聲》、《月正皎》、《妓女灘頭》、《戲叔武鮮花》、《王文聽琴劉氏思春》(即《倭袍》)、《叫船》、《書生戲婢》、《西廂

待月》、《新刻送新房詩》、《剪剪花》、《窗前自嘆》、《十二月花神》、《薛六郎偷阿姨山歌》、《十八摸》、《六花六節》、《小尼姑下山》、《大審梅烏縣全傳》、《賣草囤》、《四季小郎》、《十雙紅綉鞋》、《毛龍訪兄茶坊》(即《倭袍》)、《新碼頭》、《紅娘寄書》、《王大娘補缸》、《捉文密拿欽召》(即《倭袍》)、《娘姨賦》、《寡婦思夫》、《玉堂春妙會》、《送符服毒全傳》、《插蘭花》、《四季相思》、《王大娘問病》、《楊邱大山歌》、《拷紅》、《上海碼頭》、《趙聖關山歌》、《三戲白牡丹》、《佳期》、《堂名灘頭》、《唱說拔蘭花》、《大審玉堂春》、《賣橄欖》、《時辰相思》、《文必正賣身》、《庵堂相會》、《跳槽》、《妙常操琴》、《小紅郎山歌》、《八美圖》、《九連環》、《門倚闌干》、《來福唱山歌》、《花燈樂》、《巷名》、《半老佳人》、《十二月花名》、《拾玉鐲》、《哈哈調》、《三笑姻緣》、《沈七歌山歌》、《玉蜻蜓》、《湘江郎》、《姑嫂談心》、《小翟岡山歌》、《鬧五更》、《賣油郎》、《美人閨怨》、《手巾山歌》、《賣胭脂》、《男相思》、《美女沐浴》、《花魁雪塘》、《南京調》、《女相思》、《偷鞋戲美》、《送花樓會》、《冷打調》、《斷私情》、《望郎送郎》、《診脈通情》、《志誠嫖院》、《小郎兒》、《女風花勸》、《姑蘇灘頭》、《琴挑》、《巧連環》、《一匹綢》、《結私情》。

又　巡撫部院丁札開：據提調書局吳牧承潞等稟，續查尚有應禁《鍾情傳》等書，均係淫詞小說，開單呈請，一律查禁等情，到本部院。據此，除批示外，札司通飭一體嚴行查禁等因。計開續查應禁淫書：《隋唐》、《九美圖》、《空空幻》、《文武香球》、《蟫史》、《十美圖》、《五鳳吟》、《龍鳳金釵》、《二才子》、《百鳥圖》、《劉成美》、《綠野仙踪》、《換空箱》、《一箭緣》、《眞金扇》、《鸞鳳雙簫》、《探河源》、《四香緣》、《錦香亭》、《花間笑語》、《盤龍鐲》、《琇球緣》、《雙玉燕》、《雙鳳奇緣》、《雙剪髮》、《百花臺》、《玉連環》、《巫山十二峰》、《萬花樓》、《金桂樓》、《鍾情傳》、《合歡圖》、《玉鴛鴦》、《白蛇傳》。

總集

國朝文録

張祥河《國朝文録序》 道光三十年稾成，以予向許任爲剞劂，乃寄余西安官署，既屬僚友校勘而付梓焉，因序之曰：嗚呼！一代之文章，一代之學術在焉！國初諸老，才大學博，然踵明世餘習，有駁有醇，文不一律。洎乎康熙中葉，海内治安，士皆誦習經、子，研精性理。望溪方氏出，而文章一軌於中正。自是以後，學者翕然有向，咸知韓、李、歐、曾之義法。而辨博之家又病其平淡而無所見長也，於是詞章訓詁之學起。至乾隆之末，而文體復歧出矣。桐城姚惜抱先生生當其時，力欲救正之，而其勢方熾，僅與其朋友弟子輩講明而確守焉。其言曰：學問之事有三端，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三者苟善用之，則足以相濟；苟不善用之，則或至於相害。又曰：博聞強識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貴也。然而世有言義理之過者，爲考證之過者，以爲文之至美而反以爲病者，何哉？其故由於自喜之太過，而智昧於所當擇也。見於所序吾鄉王侍郎《述庵文鈔》中。夫文者何載道而已，事衷於理而辭近於古，則文焉矣。體製之歧出，而聲譽坐收者值乎。一時之風尚久，而論定各還其所得之淺深，其甚者則謂之無與於斯事可也。姚君遊惜抱之門，故其所録皆醇乎醇者。其積時之勤與用意之深，已詳自序及其門人沈子曰富所述例。然則是書出，讀者即所録以徧覽二百餘年來文人之集，其學術之偏正亦略可辨別矣。抑余復有感焉，昔侍郎作《湖海文傳》成，嘗言後有呂成公其人未必不藉此爲嚆矢。余與姚君皆嘗親炙侍郎，又於丁卯秋試金陵獲見惜抱《今文録》之任成於姚君，猶及刻於余手，私喜不終負前輩期許之意。

沈曰富《國朝文録述例》 是録依桐城姚先生《古文詞類纂》例，而卷之離合、序次之先後微有不同。如詔令類一門，未立奏議類，仍分爲上、下編；而疏劄子外，別有進講義一體，今列於對策前，蓋均爲入告之辭。碑銘舊爲一類，今分二門，曰碑表，曰志銘，而於碑表之中仍分上、下，以祠廟、堂室各碑刻入上編，而以下編載神道碑、墓表。其箴銘、頌贊、祭文、哀詞各自爲類，蓋文雖同出一原而分之，又以示文體之别也。義各有取，豈必盡同？録中所選，自序已言其槩：曰明道，曰紀事，曰考古有得，曰文章之美，有一於此，皆在所采。然既名《文録》，則夫言理而涉語録、述事而近稗官，與夫專尚考據、瑣屑不復成篇者不得入焉，故四之中又以詞美爲三者之權衡云。凡選必書爵里，或冠册端，或列卷内，使讀者有所考見。然寥寥數行，不足助知人論世之益，而詳載又嫌煩重，且其事行大半見序跋、志銘、傳狀諸類中，而其他若《切問齋文鈔》、《皇朝經世文編》等書均有所載，家藏其籍俱足以備攷論，兹故不具。每一類之文，以作者所值時代前後爲序。國初諸人先朝士而後遺老，自後略依科目，而布衣之士齒列其間。搜羅歷四十年，繕寫者已非一手，又時復增益裁汰，間有深愛其文而忘其人之詳者，其中編次豈能盡然？然要非録之所輕重，略之可耳。録爲類凡十七：曰論辨，曰序跋，曰奏議上編，曰奏議下編，曰書，曰贈序，曰雜記，曰碑表上編，曰碑表下編，曰志銘，曰傳狀，曰賦，曰頌，曰箴，曰銘，曰贊，曰祭文哀誄。爲卷凡八十二，爲文凡□千□百□十□首，編成於庚戌之夏，後此有選歸之續録。

《晚晴簃詩匯》卷一二三 姚椿，字子壽，號春木，婁縣人。監生，舉孝廉方正。有《通藝閣集》。

又 春木以貴游子弟績學礪行，最服膺姚惜抱，故學派近之。所輯《國朝文録》，宗旨甚正。晚年家居講學，吳中推爲耆碩。詩尤雅正醇懿，才鋒俊拔，而以醞釀出之，迥異浮響，蓋能矯袁、趙末流者也。

《國朝文録校勘題名》 初選是録，有宜興吳仲倫（德旋）、鎮洋彭甘亭（兆蓀）、長洲王惕甫（芑孫）、永福呂月滄（璜）、桐城李海帆（宗傳）、寶山毛生甫（嶽生）、華陽汪少海（仲洋）輩，討論其出入，今皆物故。近歲編成，其與於鑒定參訂讐校之任者，又若干人，附著姓氏於篇：侯官林則徐少穆、長洲陶樑鳧鄰、上元梅曾亮伯言、丹徒嚴學淦麗生、桐城姚瑩石甫、華亭張祥河詩舲、錢塘吳振棫仲雲、無錫鄒鳴鶴鍾泉、溆浦嚴正基仙舫、鎮洋畢華珍子筠、監利王柏心子壽、武進莊仲方芝階、平湖顧廣譽訪溪、長洲徐穎季雅、陽湖洪齮孫子齡（武進張曜孫仲遠）、嘉應張其翻彥高）、連平練廷璜立人、青浦何其超古心。門人：江陵林向榮天植、江陵劉正暘賓嵎、吳江沈曰富沃之、元和陳克家子剛、震澤陳壽熊獻青、青浦席元章冠甫、婁縣張爾耆伊卿、婁縣葉蘭佩之、青浦何昌治補之。弟楗子樞、從子（之烺、之烜）、男炳、孫雒。

又《姚先生行狀》選《國朝文錄》八十二卷，張侍郎祥河撫陝時刻於署。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姚椿》椿好學不倦，其解經主兼通漢、宋儒，曰：「譬之釋氏之有宗有教，不可偏廢。」論文必舉桐城所稱，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又自言曰：「文之爲用，不外四者：曰明道，曰記事，曰考古有得，曰言詞之美。」故其選國朝人文，皆本此旨。

續古文辭類纂 王先謙編

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序》自桐城方望溪氏以古文專家之學，主張後進，海峯承之，遺風遂衍。姚惜抱稟其師傳，覃心冥追，益以所自得，推究闡奧，開設戶牖。天下翕然，號爲正宗。承學之士，如蓬從風，如川赴壑，尋聲企景，項領相望。百餘年來，轉相傳述，偏於東南；由其道而名於文苑者，以數十計。嗚呼！何其盛也！自聖清宰世用正學，風厲薄海，耆碩輩出，講明心性，恢張義理。厥後鴻生鉅儒，逞志浩博，鉤研訓詁，繁引曲證，立漢學之名，詆斥宋儒言義理者。惜抱自守孤芳，以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一闕；義理爲幹，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故其爲文，源流兼賅，粹然一出於醇雅。當時相授受者，特其門弟子數輩；然卒流風餘韻，沾被百年，成就遠大。逐末者不閎，而知道者常勝，詎不信與？道光末造，士多高語周、秦、漢、魏，薄清淡簡樸之文爲不足爲。梅郎中、曾文正之倫，相與修道立教，惜抱遺緒，賴以不墜。逮粵寇肇亂，禍延海宇，文物蕩盡，人士流徙，展轉至今，困猶未蘇。京師首善之區，人文之所萃集，求如昔日梅、曾諸老，聲氣冥合，簫管翕鳴，邈然不可復得。而況山陬海澨，弇陋寡疇，有志之士，生於其間，誰與祓濯而振起之乎？觀於學術盛衰升降之源，豈非有心世道君子責也？惜抱《古文辭類纂》開示準的，賴此編存，學者猶知遵守。余輒師其意，推求義法淵源，采自乾隆迄咸豐間得三十九人，論其得失，區別義類，竊附於姚氏之書，亦當世著作之林也。

《續古文辭類纂例略》論辨類元六十五，續四十一。序跋類元五十八，續一百四。奏議類元八十三，續無；今之奏議，要在明切事理，古義美辭，所弗尚也，體既專行，不入茲錄。書說類元八十五，續書六十四，說無。贈序類元五十三，續二十七。詔令類元三十六，續無。傳狀類元十八，續三十三。碑誌類元一百，續八十。雜記類元七十六，續七十五。箴銘類元二十四，續九。贊頌類元六，續贊六，頌無。辭賦類元五十八，續無；風雅變體，取工駢儷，國朝諸家，尤罕沿襲，間有述作，不復甄采。哀祭類元三十八，續十七。纂集斷自乾隆以降，故薑塢、梅崖與焉。姬傳受業薑塢，復與殿麟、悔生師海峯。臺山、絜非師梅崖。碩士學於絜非，更事姬傳。姬傳之徒，伯言、異之、孟涂、植之最著。碩士行輩差先，伯言，其年家子，異之，典試所得士也。仲倫、春木，生甫出姬傳門少後。薑塢曾孫碩甫，亦姬傳高第弟子，而名業特顯，不徒以文稱。秋士品詣孤峻；尺木其族子，究心理學，尤與臺山善。子居、皋文私淑海峯；同時拔起者，小峴、祁孫其尤也。湘皋善碩甫，而與星叔相先後。月滄歸嚮桐城，嘗問道於仲倫、春木，以所學倡於粵西，其鄉人伯韓、子穆、翰臣、定甫亦請業伯言。子序、通甫、位西、子餘，皆從伯言講論者也。石州以樸學鳴，與伯言論不合；魯川兼師兩人。異之子小異傳父業而早卒。植之之門，惟存莊著稱焉。曾文正公亟許姬傳，至列之《聖哲畫像記》，以爲「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然尋其聲貌，略不相襲。「道不可不一，而法不必盡同。」斯言諒哉！南屏沉思孤往，其適於道也，與姚氏無乎不合。學者讀文正《歐陽生文集序》及南屏《與篠岑論文派書》，百餘年文人承嬗離合之迹，略可覩矣。自惜抱繼方、劉爲古文學，天下相與尊尚其文，號桐城派。當海峯之世，有錢伯坰魯思從受其業，以師說稱誦於陽湖惲子居、武進張皋文，子居、皋文遂棄其聲韻考訂之學而學古文，於是陽湖古文之學特盛；陸祁孫《七家文鈔序》言之，此陽湖爲古文者自述其淵源，無與桐城角立門戶之見也。立言之道，義各有當而已。愚柔者仰企而不及，賢知者則務爲浩侈，不肯自抑其才。姚氏見之眞，守之嚴，其撰述有以入乎人之心，如規矩準繩，不可踰越，乃古今天下之公言，非姚氏私言也。宗派之說，起於鄉曲競名者之私，播於流俗之口；而淺學者據以自便，有所作，弗協於軌，乃謂吾文派別焉耳。近人論文，或以桐城、陽湖離爲二派，疑誤後來，吾爲此懼。更有所謂不立宗派之古文家，殆不然與！昔嘗病孫可之《與友人論文書》，稱其所受眞訣自來無擇，皇甫持正上溯昌黎，稱舉至再，如小兒得餅，矜衒不已。皇、孫二家文集，視昌黎相去何

如，鑒者自得之。來氏泯無聞焉。可之自鳴，非篤論也。惜抱振興絕學，海內靡然從風。其後諸子各詡師承，不無繆附。孟長卿言田生枕膝傳經，祇以取譏同門。若文章之事，高下粲殊，開卷即得，無待證明也。梅氏浸淫於古，所造獨爲深遠，其志固不屑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矣。曾文正公以雄直之氣，宏通之識，發爲文章，冠絕今古，其於惜抱遺書，篤好深思，雖謦欬不親，而涂轍竝合。學者將欲杜歧趨，遵正軌，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其餘諸家駢列，所得洪纖各不相掩。僕有恆言，文士畢生苦志，身後之名，後來者當共護惜之；苟有可取，勿遽未殺。區區寸抱，幸高識者諒焉。是編刱始，聞見苦隘。桐城蕭穆敬甫於其鄉先輩遺文，及海內名家專集，儲藏略備，遠道見餉，數逾百種，往復論列，裨益宏多。成書後，就正於吳冀州汝綸摯甫，開示大義，匡我不逮，可謂直諒多聞，當代之益友也。周自菴先生商榷之餘，間加評論，輒爲刊入。生平於師友寸善，拳拳服膺，坿書簡端，以志永矢。光緒八年春二月。

李慈銘《王選續古文辭類纂跋》 此選不及宗滌甫（稷辰）《躬恥齋文集》，嘗與周自禽閣學（壽昌）言之，並貽祭酒書；而已刊行，不能補入矣。《躬恥齋文集》，病在太多，又喜剿襲道學門面語；然叙事言情，頗多佳篇，道光以後，無能及之者。嘗選錄二三十首，足爲此集增色。閣學言曾舉告祭酒，而似不以爲然。祭酒，閣學門人也。祭酒今已服闋來京，當與面質之。附記於此。慈銘記。 姚氏之書，本不必續者也。其於唐、宋，自八家外，惟李習之、鼂說之一二篇，明惟歸熙甫，國朝惟方靈皋、劉才甫，蓋自爲一家之學而已，非甄綜古人也。祭酒乃自乾隆至道光已得三十九家，非姚氏之本恉矣。所以舉補宗越峴者，以越峴亦爲姚氏之文，守其家法，以傳馬平王定甫者也。定甫爲越峴姻家子弟，其文遠不及越峴；選王而遺宗，失其平矣。若是選所不及，而卓然足名家者，如彭芝庭、朱笥河、王述菴、汪容甫、章實齋、洪稚存、孫淵如、武虛谷、莊方耕、錢衍石、龔定盦、魏默深、包愼伯、包孟開、馮林一諸家，皆足以奴僕朱仕琇、魯仕驥、吳定、管同輩。若王灼、鄧顯鶴、周樹槐、呂璜、彭玉堯等，本皆點鬼簿中人，更卑卑不足道矣。越縵又記。 陳碩士文甚蹇鈍。方植之浮險不學。朱伯韓、馮魯川、孫芝房皆駑材耳。戴鈞衡、管嗣復如小兒粗學解語。 是選幸有惜抱、大雲、茗柯、柏梘及曾文正、魯通甫六君耳，不然眞續貂矣。然去取具有苦心，間附評語，多有特識；祭酒自是邃於學者，故終可傳也。慈銘再跋。

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序》 曩者，余鈔此編成，客有示余長沙王先謙氏所譔《續古文辭類纂》刻本，命名與余適同，而體例實異。王選祇及方、劉以後人文，多至四百數十首。余纂加約，本朝文纔二百四十餘，頗有溢出王選外者；而奏議辭賦叙記，則又王選所無。人心嗜好之殊，蓋難強同，要之於姚氏無異趨也。後之君子，並覽觀焉。

續古文辭類纂

黎庶昌編

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序》 右文四百四十九篇，總二十八卷，分上、中、下三編，皆以補姚氏姬傳《古文辭類纂》所未備也。上編經子。姚氏纂文之例，首斷自《國策》，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然觀其目次，每類必溯源經子之所自來，雖不錄猶錄也。今次爲三卷，曰論辨，曰序跋，曰奏議，曰書說，曰詔令，曰傳狀，曰雜記，曰箴銘，曰頌贊，曰辭賦，曰哀祭，其爲類十有一。《左氏》叙事之文，自爲一體，姚《纂》無類可傳，則取曾文正公《經史百家雜鈔》之目以入之，錄叙記爲一卷；又別增典志一卷，典志亦《雜鈔》之目也。中編曰史。姚氏纂文，不錄史傳，其說以爲史多，不可勝錄。然推此義法類求之，馬、班而降，可讀之史蓋少。今錄《史記》紀傳世家爲五卷，《漢書》紀傳爲四卷。序跋、奏議、書說、詔令、辭賦、哀祭，姚《纂》所遺，而尚有可頗採者爲一卷。《三國志》、《五代史》，其書最爲馴雅有法，漢以後史之良也，取一二類著焉。《通鑑》法《左氏》，叙事體也，《史》之八書、《漢》之十志，皆典章國故，與《周禮》、《儀禮》全經同，錄叙記爲一卷，典志爲一卷。下編方、劉前後之文。文無所謂古今，要趨於當，姚氏之論卓矣。而譔次方、劉文，或爲世儒所非。此方、劉文之不足以饜人意，姚氏無可議也。今依此例傅益之，使究一代之變。其爲類十有三：曰論辨，曰序跋，曰奏議，曰書說，曰贈序，曰傳狀，曰碑志，曰雜記，曰箴銘，曰頌贊，曰辭賦，曰哀祭，曰叙記，次爲十卷。無者姑闕焉，古文辭粗備於是矣。文章之道，莫大乎與天下爲公，而非可用一人一家之私議。自劉向父子總《七略》，梁昭明

太子集《文選》，而後先古文章，始有所歸。宋歐陽氏表章韓愈，明茅順甫錄八家，而後斯文之傳，若有所屬。姚先生興於千載之後，獨持灼見，總括羣言，一一衡量其高下，銖黍之得，毫釐之失，皆辨析之，醇駁較然，由是古今之文章，謬悠殽亂，莫能折衷一是者，得姚先生而悉歸論定。即其所自造述，亦浸淫近復於古。然百餘年來，流風相師，傳嬗賡續，沿流而莫之止，遂有文敝道喪之患。至湘鄉曾文正公出，擴姚氏而大之，並功德言爲一塗，挈攬衆長，轢歸掩方，跨越百氏，將遂席兩漢而還之三代，使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之文，絕而復續，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大雅不羣者哉！蓋自歐陽氏以來，一人而已。余今所論纂，其品藻次第，一以習聞諸曾氏者，述而錄之。曾氏之學，蓋出於桐城，固知其與姚先生之旨合，而非廣己於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說，屏棄六朝駢麗之習，以求所謂神理、氣味、格律、聲色者，法愈嚴而體愈尊；循曾氏之說，將盡取儒者之多識、格物、博辨、訓詁，一內諸雄奇萬變之中，以矯桐城末流虛車之飾，其道相資，無可偏廢。故既叙述略例，亦明夫不敢封己抱殘，守一先生家言，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以足也。然遂欲執塗之人而強同，則是又大惑已。（按：茅鹿門八家之說，世皆以爲定自朱右。不知吳文正草廬序王文公集已言之，眉山祇數二蘇氏，僅得七人，子由尚不與也。）曩者，余鈔此編成，客有示余長沙王先謙氏所撰《續古文辭類纂》刻本，命名與余適同，而體例甚異。王選祇及方、劉以後人，文多至四百數十首。余纂加約，本朝文才二百四十餘，頗有溢出王選外者，而奏議、辭賦、叙記，則又王選所無。人心嗜好之殊，蓋難強同，要之於姚氏無異趨也。後之君子，並覽觀焉。唐以前《史》、《漢》並尊，自昌黎韓氏「太史、子雲、相如」之論出，不及孟堅，而馬、班始有軒輊。其後柳子厚、李習之之論，祖述其言，遂若斯文之傳，孟堅擯不得與，此與以耳食何異。獨蘇明允稱之，曰：「遷、固雖以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時得仲尼遺意焉，而惜乎其少信從也。」余謂子長網羅百代，孟堅紀述一朝，義法固自有當，未可執彼議此。且班書典雅宏贍，微特元、明人莫能爲，即唐、宋諸賢，昌黎而外，亦未有能幾之者。曾文正公略師班氏，其文規恢閎闊，遂崒然直躋兩漢，況進於此者邪？故今斷以馬、班、韓、歐爲百世不祧之宗云。桐城宗派之說，流俗相沿，已踰百歲。其敝至於淺弱不振，爲有識者所譏。讀曾文正公暨吳南屏二家之書，斷斷之辯，自可以止。然工輸雖巧，不用規矩準繩，又可乎哉？本朝文章，其體實正自望溪方氏，至姚先生而辭始雅潔，至曾文正公始變化以臻於大。桐城之言，乃天下之至言也。昔孔子論文，義主修辭，而以立誠爲本。昌黎韓氏則曰：「沈浸醲郁，含英咀華。」未有辭不工且雄，而文能造其極者。余今所論纂，博觀愼取，蓋亦有年，凡神理、氣味、格律、聲色，有一不備者，文雖佳不入。望溪方氏，致力於《史》、《漢》獨深，其讀史書後各篇，多足闡發馬、班義理，頗取以綴諸傳之後。道光初，興縣康撫軍刻姚氏《古文辭類纂》，本有畫段圈點，後數年吳啓昌重刻於江甯，以爲近乎時藝，用姚先生命去之。然觀先生《答徐季雅書》，不又有「圈點啓發人意，愈解說」之言乎？余以後世之變，何所不有。自秦燔詩書，而漢儒有章句之學；自劉向校書，而後儒有校讎之學；宋、元、明以來，品藻詩文，或加丹黃，判別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本朝以經藝試士，科場定例，又有點句句股之學，皆因時適變，涂轍百出不窮。今悉採而用之，不得以古之所無非今之所有。傳曰：「法後王。」謂其近己而俗變相類也，吾又何疑焉？古人選文，不錄生存，杜標榜也。余意不然。文章優劣，如人之有妍媸美惡，觸目自見，匪一人之力所能私。姚先生以乾隆四十年出都，數見劉海峯於樅陽，其纂次古文辭，時海峯尚存也。余論本朝之文，蓋至咸、同間而極盛，錄者尤多，自曾文正、吳南屏、鄭子尹而下，其人大都生平所親炙，否則亦其與接者也。武昌張廉卿、桐城吳摯甫，夙所嚴憚；無錫薛叔耘，頗與（去聲）商訂此編；桐城蕭穆敬孚，雖未錄其文，而匡諍啓發，裨助宏多，皆孔子所謂益友也。嗚呼！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世有直諒多聞，引繩墨以糾余不逮者，禱祀求之矣。

國朝文匯

湯壽潛《國朝文匯序》　自道術既裂，文章以繁，然後總集興焉。《漢志》錄西京制述各自爲家，別出辭賦，多者數十篇而已。東京始有別集之目。建安以後遂成風尚，篇帙滋廣。晉摯虞苦覽者難盡，于是叙文章流別，以爲要刪。後世述之，或獨標一體，或類次群賢，或因地爲別，或斷代示變。總集

之中，又各自爲例，大抵取精者主于約，騖廣者疑于濫。雖其書有雅鄭，後之覽者咸有感于斯文，故以《文苑英華》之蕪，而唐人別集之佚者多賴以存；《播芳》、《文粹》出于南宋坊肆所集，而多存宋人之遺則，蒐輯之功，亦安可沒也！呂東萊以《聖宋文海》增損以爲《宋文鑑》，斷自建炎以前，多采說理之文，而張南軒譏爲無補學術。黃梨洲讀崑山徐氏藏書，盡明人別集二十餘家以成《明文海》，而閻潛邱議其體例乖舛，非耄年自定之書。（張時徹有《明文範》六十六卷，成于隆慶間，錄洪武至嘉靖之文凡四百四十二家，其中多有爲《明文海》所未錄者，傳本甚希。）嗟乎！蒐輯難，編類又若是其不易也。國朝文以康、雍、乾、嘉之際爲極盛。其時樸學競出，文章多元本經術，雖微異其趣，要歸于有則，無前明標榜依附之習。道、咸以降，海內羹沸不遑，文藝之事敝，至于今日，而廩乎將有散亡之患。重以漸染歐風，掇撦和體，益用連犿。然則總集之輯，曷可憚其難而須臾緩哉！康熙中，勅編《皇清文穎》，歷三朝而後成，草野頗不易觀。嘉慶時青浦王氏（昶）錄竝世之文爲《湖海文傳》，特詳于攷證，乾、嘉諸老之論撰大略在焉，其書道光時始出。而婁縣姚氏（椿）、涇縣朱氏（琦）之《彙鈔》亦先後繼軌。（道光末，上高李祖陶亦輯《國朝文錄》，同治間復成《續編》，篇帙稍富，而甄采未精，體例亦過，未足比姚、朱二錄也。）讀者猶病其未博也。中興四十餘年，顧未有綜二百七十年之製，要其指歸，究其流派，薈之以爲一書者，憫茲未學，其何以徵？壽潛辭官養親，喟然悼方來之衰，妄思以在茲自任，間，亦有所排比，欲俟成書，以當修能之雅言，迫于路役，此事遂廢。會里人沈粹芬創爲國學扶輪社，織合群彥，輯爲《國朝文匯》，乞爲一叙。雖未覩全書，覽其所自爲叙，著錄逾千家，爲篇之數盈萬，亦夥頤矣。又獨不取宗派之說，欲以備一代之典要，而觀其會通，其書之高出于《播芳》、《文粹》蓋可預言。周文忠叙《宋文鑑》曰：「此非漢、唐之文，而我宋之文也。」黃梨洲編《明文海》成，告其子百家曰：「是書之富，過《文苑英華》，以明之作者軼于有唐，非此不足以存一代之書也。」（按：《文苑英華》千卷，著錄始梁末，實以上繼蕭《選》，特錄唐之文爲多耳。《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而無詩，蓋未有以過之，此亦梨洲之夸詞也。）扶輪之志，亦猶是耳。【略】宣統紀元夏六月。

黃人《國朝文匯序》 有一代之政教風尚，則有一代之學術思想。蛻故孳新，瞬息不可復省。而有爲之撮影者曰史，而有爲之留聲者曰文，俾後人若聽睹其際，得以識世運消長、人才純駁之故，非僅恣汎覽、供粉飾焉。詩書六藝，古隸史掌，而槩謚爲文，蓋殊名而同物。姬孔作述，上泝諦煌，下賅謠俗，旁及夷埜，標準千祀，夐乎莫尚矣。天祿蘭臺，略設畛畔，彥鮮瑚龍，弟暢旨趣。至蕭梁哲儲始別加組纂，剖觚繢素，漸毗審美。而羅弋誨修，未迮學禮之訓；唐宋以還，迺立古文之顓名。論道經世者，或薄爲喪志，而不屑染指；翫華繡幌者，又譽於客氣，而不敢抗顏。遂孤行藝苑，若別爲一種之學術、一種之思想。攷之名義，則宗尚輓近不爲古，屏除聲色不俑文；徵諸實際，則駢偶而鰥寡其儔，詞賦而匏土其響而已。然由渾而晝，演進公迾，且揭櫫數百年，久爲學子公認，無庸置議。於是而有古文之顓家出焉。顓家既夥，則有古文之總集出焉。操選政者，大都辨宗派之眞贋、覈聲望之高下而錄棄之，與樞府銓司以門伐資格黜陟百爾者等。又或句梳字櫛，書眉乙尾，引繩墨立，撫刑如村塾之訓蒙，如瑣院之課士，俾千形一貌，百喙一聲，始得爲中律令。夫固大遠乎，博文游藝之旨，而於東西京、南北朝之宗法似亦無當也。畀限瘉嚴，容積瘉濫，體制瘉峻，氣息瘉庳，憤世矯俗者至有漢後無文之論。非無文也，徇古之虛名以求文則文之實喪，泥古文之死法以衡文則文之義荒。標榜有文，而獨立無文；范埴有文，而自然無文，則雖謂之無文可也。一代無文，則一代學術思想非附見於削青者，皆將晦翳澌熄而無所徵驗，茲可恫焉。矧吾朝文治，軼邁前古。饌箸之盛，尤奄有衆長。當定鼎之始，山澤遺耆抱器陳疇綦多。賓服即有饋銜軒鎲，志切魯戈，旋譍大命攸歸，亦退而紹申、伏之傳，修河、汾之業，出其學術思想，播佳種於龍野，存國粹於滄桑，以塞麥秀采薇之痛，故其文雲雷鬱勃，風濤軒怒，震國民之耳鼓，至今淵淵作響。繼世列聖，懋學右文，兩舉詞科而駿雄游轂，宏開四庫而文獻朝宗。賢王碩輔，又致設醴之敬，企吐哺之風，從而提倡，虎觀無其備，兔園無其盛，龍門無其廣。文運日昌，士氣日奮，相率湔雪牢愁，服膺古訓，息邪距詖。張天水道學之軍，析義正名；幹炎劉經生之蠹，而攄詞幽疋。窮理則吐塵羹，訂古則謝餖飣。即詞人墨客，亦蓬直麻中，赤緣朱近，類能賈餘勇，尚立言，咸有根柢，絕異稗販。蓋幾於鳳麟爲畜，雞犬皆仙，集周秦、漢魏、唐宋、元明之大成，合性理、訓詁、考據、詞章而同化。故康、雍之文醇而肆，乾、嘉之文博而精，與古爲新，無美不具，蓋如日星之中得春夏之氣者焉。道、咸兩朝，爭桑弄兵，四

寓多故，男兒作健，志士苦心，被褐而來，棄襦而去。擊楫者有澄清之志，浮查者多鑿空之談。劬古幷治，鈐符箸書，旁通韙譯，儒生專闡，成韓、范之勛，記室多才，得琳、粲之亞，至若賈生慟哭，杜牧罪言，尤在在皆是。故其文激昂峭厲，縱橫排奡，忠義之骨而參以仙俠之心，《騷》、《雅》之音而出以幽，幷之氣。中興垂五十年，中外一家，梯航四達，歐鄱文化灌輸腦界，異質化合，乃孳新穜，學術思想大生變革。故其文光怪瑰軼，汪洋恣肆，如披王會之圖，如觀楚廟之壁，如登喜瑪拉山絕頂，遘天帝釋與阿修羅鏖戰，不可方物，極此已往，四海同文之盛期當不遠。夫以吾國文學之雄奇奧衍，假罄其累世之儲蓄，良足執英、法、德、美壇坫之牛耳。而一入本朝，則又兼收幷畜，大會細入。兩京三唐，不免積薪之媿，姬孔之際，于斯爲盛。然則操斯文進退去取之枋者，其猶橫分區域，橅守成規，匿寶山金穴之饒沃，而夸人以囊橐；扃千門萬戶之輪奐，而自安於巢窟乎！此本社所以有《國朝文匯》之選輯也。存錄一千餘家，爲文一萬餘首，不名一家，不拘一格，雖網羅未廣，疏漏正多，尚有竢海內方聞俛爲曾益，要之二百數十年中之政教風尚所以發達變化，其學術思想者循是或可得其大概，而爲史氏徵文攷獻者效負弩之役。若夫別標格，求師法，則有先正精選成本在，非不佞所敢知矣。宣統元年七月。

王文濡《國朝文匯序》　我朝文教寖宏，魁碩輩出，學風所煽，上軼前古，義理攷据，分道揚鑣。閎及文界派別以滋變遷之史，可得而言：順、康之世，遺老聞人，偉略豹隱，著述文身，辭之至者自成一子；次亦能以縱橫勝，修潔勝。乾、嘉之際，漢、宋各幟，義理之文，峻於守法，桐城派是也。攷据之文，密於徵實，毗陵派是也。道、咸之交，明道劬古外，雜以政治思潮，異軍突起，權輿於龔、魏，揚厲於湯、馮，其氣跌宕，其辭嶔崎。延及同、光，或神聖方、姚，規行矩步，束修自好，或趁趯羽琌，雲譎波詭，驚世駭俗，異鑪同冶，均有可觀，猗歟盛矣！近者日文攙入，歐學輸來。先正典型，飄搖欲墜；後生迷信，抶摸奚繇。濡等杞憂在抱，國粹厘裹，權爲舊學之商，藉作歧途之導，略窺門徑，謬主撝捝，積以歲時，成以衆力，謹輯國初以迄近今，最錄一千餘家，得文一萬餘篇，張揚我國寶，鼓吹我文明，庶幾哉！急起直追，虞淵未鄰乎日暮；聲希響逸，廣陵尚耳於人間。宣統二年十月。

沈粹芬《國朝文匯序》　予家夙以書世其業。先曾祖石樓公嗜書成癖，抱殘拾遺，博搜精鑒，每得善本珍比琳瑯。先祖素庭公繼之，館穀所入，輒以購書，顏其堂曰「味經」，藏書之名，藉甚東西浙，與鄞之范氏、杭之丁氏、湖之陸氏相驂靳，遠近之貸書者踵相接也。先祖於學無所不窺，而尤篤嗜古文辭。（遺著《同書坿補廣同書》八卷、《常自耕齋詩稿》四卷，其《味經堂文稿》、《散花室隨筆》、《宋四六話補》，皆未竟，亂後僅存《廣同書》及《詩草》詩已印行。）架上所貯文集最夥，嘗謂文至國朝而極盛，作者輩出，類能遺貌取神，去疵存粹，有周、秦之神智而不詭僻，有東、西京之博雅而不穿鑿，有魏、晉、六朝之新雋而不纖薄，有唐之閎肆而不繁縟，有兩宋之純正而不塵腐。學者取徑，行遠自迩，當先從事於本朝。顧時代屢更，別集散佚，選家咫見尺聞，弋羅未廣，又或自矜門戶，勤遺筌蹄，頗爲學子所詬病。儗徵同人編成總集，而有志未逮遽赴，修文偉業，存諸懸想遺訓，俟諸後人。噫！可慟也。粹芬拘瞽之質，失學少日，夙夜惴惴，常以未續先志爲恨。稽固海上，偶與當代賢達湯蟄仙、鄭蘇戡、繆小山諸先生縱譚及此，共切贊成。老友王君均卿，尤欣然引爲己任。因出先人所藏兵燹未盡者若干種，補購者若干種，友人贈遺者若干種，商定體例，次以時代，不立宗派，用箴前人。最錄一二家（如宋牧仲編侯、魏、汪三家文是），或專舉一派（如姚氏《古文詞類纂》於八家及震川後專錄望溪、海峯是）之陋，悉心甄錄，得一千三百餘家，文一萬餘篇，卷帙之巨，視《皇清文穎》、《國朝文錄》、《湖海文傳》、《國朝古文彙鈔》等數倍之。自開國以迄今日鴻章鉅製，網羅豐富，抉擇請嚴，作國朝實錄觀也可，作國朝學案讀也可。其曰文而不曰古文者，奇偶同源，不能獨古散行也。曰《文匯》者，辟諸導河，經積石，下龍門，統百川而朝宗于海。學者雖生向若之驚，旋得移情之益也。創始於戊申之春，告成於庚戌之秋。是役也，王君寔總其成，與襄選政者，烏程張君鼎生、昭文黃君摩西也。專任校事者，嘉定金君幸修也。而粹芬區區之心力，亦略劬於此，以蚊負之不自量，仰資衆力，勉承先志，揚本朝之特色，拓文界之大觀，或亦爲並世魁碩保存國粹者所不弃歟！

《國朝文匯・例言》　一、神州學術，我朝號爲中興。就文而言，自足抗衡前代。茲集告竣，尚當續編外集，以饜讀者覃究駢文韻語之盛心。一、茲編仿牧齋明代詩選例，分甲、乙、丙、丁爲五集。遺民入甲前集，順、康、

雍三朝入甲集，乾、嘉兩朝入乙集，道、咸兩朝入丙集，同、光兩朝入丁集。惟宸章巍煥，暨天潢鉅制，僑野見聞既隘，未敢仰贊高深，且躬處承平，與桑海之後有間，故乾集從闕。至於方外、名媛著作及東西譯集，自當周咨博采，再編閏集。一、國朝古文選本最夥。如《湖海文傳》之類，但存交契，如《古文辭類纂》則又拘於宗派，論者病之。姚、李二家《文錄》及吳氏《文徵》、朱氏《彙鈔》，稍宏富矣，而甄采亦僅數百家，尚多挂漏。茲集不拘成格，義在兼收，最錄一千三百五十六家，在總集中此爲大觀。一、古有明訓，不以人廢言。本集憑文錄文，了無成見。惟過於違礙者，則概從割愛。一、作者姓氏里爵，附載篇首。其有一時無可查者，姑付闕如，以俟續攷。一、本集所錄，多傳記、書序、弔祭等文，徵文考獻，用資裨助。至如奏議之語多直叙，壽文之意近獻諛，亦復登載一二，聊備體格。一、文章家神妙變化，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有非一孔之士所可方物者，必如評舉業者之於提頓起落處一一揭出。動詡金鍼之度陋矣。本集僅分句讀，不加評註，見仁見智，以俟自得。一、甲集之畢頡雲，乙集之胡稚威、王仲瞿，丙集之高陶堂等，造語奇險，間有不可句讀之處，自是《絳守居園池記》一派文字。在本集中不可不備一格，圈點經同人再四斟酌，其有疑而難斷者則姑闕以俟正。一、原書謬誤頗多，往往借他本爲校正。其有意在疑似而他本一律者，同人未學謬陋，正恐如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不敢臆改，以存其眞。一、本集最錄之文，多寡自難一例。同、光兩朝生存之人，其本無全集與有集未見者，僅憑選本或附見他處者錄入。一、本集限於時日，羅弋雖力，遺漏尚多。當代大雅如能代爲搜訪，益我不逮，自當再輯補編，以成全璧。

校者《國朝文匯跋》 庚戌季秋之月，同人校《國朝文匯》既蔵事，廼撮其略而識之曰：茲集最錄明遺民作者一百七家，順、康、雍、乾、嘉九百五十一家，道、咸、同、光二百九十八家，統計一千三百五十六家。其文派，諸序論之詳矣，不復贅。茲試言校，校者以新本對舊本，取兩方之符合而已。夫兩方符合，校者誠未必能自堅其信，有一筆半筆之誤而其字大異者，如「未」與「末」、「汎」與「汛」、「搏」與「摶」、「抔」與「坏」、「芊」與「羊」，在讀書者，從容暇豫，句梳字櫛，無微不抉，而校者終日伏案，走馬看花，精神稍有不濟，難免滑過。假如一卷誤一字，在校者自謂無甚謬；而二百卷已誤二百字，指摘紛如矣。加以石印有一種特別之誤，假如「正」字，寫者上畫略短，照印縮小變爲「止」字，「文」字點撇稍連變爲「丈」字，此又校者所留心不到者。顧此數者，不得謂非校者之責任也。乃有原本漫漶，或輾轉傳鈔，別風淮雨，草蛇灰線，不可辨識，校者惟有以文義意會而已。然文義何可易言？有引用古字與今字迥別者，有引用古義與今義迥別者，有形聲通叚不可以常解解者，如「揚雄」或作「楊」，「感慨」或作「概」，「商搉」或作「榷」，又作「確」；又如「戌」削或作「戍」，「戌」與「戍」皆無實義可尋，必見《文選・上林賦》之「卹削」，乃知《史記・上林賦》之「戍削」，爲「卹」與「戌」同聲相叚，方敢信其爲「戌」。諸如此類，有疑其誤而實非誤者，則亦有實誤而不敢斷其誤者，非讀破萬卷書，敢言審訂哉！【略】同人自慚孤陋，惟常抱一保存國粹、愛惜書籍之心，孜孜矻矻，力求無過，先取舊本、新本互對，求其兩方符合；復注重新本，磋磨文義，字字句句宛如自己搆造，抽蕉剝繭，迴瀾注洑，稍有疑義，複對原本，而困難即從此生。即如上所云者，往往一名詞之疑，同人聚訟二三日，一殘字之補，蒐討古籍數十種。如《遊華山記》、《遊衡山記》及各種遊記，一句一步，一字一轉，間有脫譌，無從虛造；如《治河議》、《治吳淞江議》及各種地利，考方位向背、道里遠近，一字之訛，千里之謬，此必偏攷方輿，旁參雜記，然亦有荒僻地名，書不經見，如「高堰」與「高堰」，人知「高堰」而不知「高堰」也。有習見地名而桀不互譌，如「餘干」與「餘千」，必考其沿革纔信爲「干」也。又如論字原必偏考字書，半非《說文解字》之所有。論經學必偏考經籍，亦非《皇清經解》所能包。論算術必考算書，自非專門名家，雖庋書盈架，無從問津。惟史學一門，最易查檢，尚非困難所在。其他或用僻書、用古字、用梵典、用譯語，似可解似不可解，似可句似不可句，在文中爲雄師、爲特色，而校者視之荆榛塞涂，塵霧蔽目矣。同人擔此重任，恨不早讀十年書。又以四方購書者馳函督促，日必數起，迫於時間，幷力而營畫，（日）則刻晷，夜則焚膏，寢食胥忘，心力交瘁，凡十閱月幸告卒業。古人校書，一集有遲至數年或十餘年者，是編蒐集至一千三百餘家，成書至二百餘卷，可謂巨帙，而校勘時間短促如此，自知不免疏忽，當續出校勘記以成完璧。海內通人幸匡正之，則同人所瓣香以祝、倒屣以迎者也。

國朝正雅集

符葆森《國朝正雅集自序》　曩者陳雲伯先生云法梧門、曾賓谷、鄭夢白諸公於國朝詩均有裒輯，繼沈尚書《別裁》之後，其稿半歸諸陶雲汀宮保。今宮保往矣，此事迄未就。葆森當時聞之，慨然有志於是而力不逮。時方壯，俟少進或勉爲之。乃因循數歲，奔走衣食，復不及爲。自念習詩以來，於古作者之堂奧未能窺也。洎得鄉先生與二三同學交遊相指示，矓明六義之旨。每誦至國朝諸公之作，精深博大，幽邃澹杳，各造所長，幾欲上掩前古，斤斤然懼其散佚，終思裒輯之，爲沈尚書之續，冀稍酬數十年之歲月，俾免閒身而耗世之衣食也。夫今之有位者不遑昕夕，既欲爲而不暇，其有暇者復不欲爲。葆森身居草野暇矣，而可爲者也。於是以己亥之冬，借居梅花書院東偏之五賢祠，始假於諸所藏書者得若干集。遂復之吳、之越、之豫章，渡江涉河，靡不訪求焉。其世之傳播者易獲也，其名不出里閈幷子若孫不能追憶者，欲獲斯難。粵十年己酉，嶺南張南山先生聞之，疊函促梓。乃於庚戌春開雕，甫成二十餘卷，而癸丑揚郡之變作矣，先期攜稿本出，倉皇避地，伏處荒湖之旁，幸無恙也。又三年丙辰，以公車赴禮部試報罷，陶堯鄰、張詩舲兩先生殷詢是集，謂烽火之餘未或損也，皆子之精神與作者之精神相爲默注，況子所取之詩體正而意雅，可挽詩之流失，而有功於百年內者，爰訂名曰《正雅》，乃代謀於諸名公鳩貲梓焉。先是，葆森取劉舍人之言曰「余心有寄」，謂爲《寄心集》。雖上接《別裁》而不敢言續也。自是訂爲今名，蓋因所取之詩名也，亦非敢自謂正雅也。【略】自乾隆丙辰鴻博科託始，迄今百二十有二年，由道光己亥有事纂輯迄今歷十有九年，所編詩人凡二千餘家，釐其詩爲百卷，其詩凡八千有奇云。

又《將去京師述懷留別八首》三　磊落京兆尹，位在聽五辭。（張詩舲先生以少司寇兼京兆尹。）式敬一如古，執法胡所私。豈祇文章名，積厚崇道基。同時宗伯公（侍郎陶堯鄰先生），愛士無一遺。乃於塵埃中，左右相扶持。能令舊文獻，中天垂光曦。（兩公提倡纂《正雅集》百卷刊成。）陶公倏羽化，齒尊至耋期。意謂託星辰，仰首當見之。光芒日在眼，中心復何悲。淹雅孔繡山中翰（興葉，潤臣閣讀），補我搜蟲魚。朱君（伯韓觀察）不惜寶，往往貽瓊琚。中值孫（琴西侍讀）王林（少鶴、穎叔兩樞部），亦爲尋璠璵。汪（仲穆孝廉）劉（炯甫大令）抱夙學，末青遺緒餘。蔡子（霖盦太史）力尤勤，爲我時爬梳。良友我多益，互訂成完書。（《正雅集》辱諸君參訂。）自念所識淺，日與菁華疏。俛仰託高原，此腹無一儲。知己各相諒，欲別情何如？

《國朝正雅集例言》　一、沈文慤公選《國朝別裁集》，綜諸家之箸作，擷百年之菁華，精心剟輯，彙爲大觀。復呈欽定刊行，允推善本。今去文慤已遙，韻事彌宏，雅材蔚起，葆森不揣固陋，博采旁搜，由乾隆丙辰鴻博科始，上接《別裁》，專集百二十年之詩合爲一集，名曰《國朝正雅》，其已爲《別裁》所收不復纂入。一、是集編次先後準《別裁集》例，以科目與詞人相間，不至年代參差。《別裁集》於康熙朝六十一年三分科目詞人。是集所收，視《別裁》爲富，故或十年或數年以科目詞人間次之。一、《別裁集》暨《熙朝雅頌集》皆以諸王冠諸作者之上，今仿其例，謹采諸王已刊本詩別爲首卷，尊天潢也。而載入《別裁》、《雅頌》中者，不敢複爲編錄。一、我朝兩次詔舉鴻博，碩學閎才，後先相望。是集上接《別裁》託始，後鴻博者以教澤涵濡世愈長而才愈盛也。丙辰薦舉得職者十五人，補試取者四人，較康熙鴻博雖少，而乾隆十五年復有以經學舉者，或舉而獲雋者，或復以召試用者。爰以鴻博得職者爲冠，其不用罷歸與薦舉而未與試及不就徵者續次編入。先獲雋而後舉鴻博歸於鴻博，先舉鴻博而後獲雋者仍歸科目內。其他或召試，或薦舉經學方正，均以年代科目爲次。至副拔優諸貢生有科目可考者，亦附各科目後，無考者按時列於詞人中。若名氏里居，援據未確，時代先後，間有倒置，惟望閱者指示以冀修改。一、詩人名字郡邑及科目官階別行註明，或有軼事可考，傳誌所載名家所評，均纂入焉。昔朱竹垞檢討《明詩綜》祇采評語，不及傳誌。而《靜志居詩話》則爲各詩人作小傳於後，嗣《湖海詩傳》仿其例。葆森身居草野，不得爲詩人作傳，其或佳句可采與詩中之事有可存者，撰有《寄心盦詩話》，並爲附列。一、昭明選詩，存者不錄，謂其人之成就未定。故雖以何遜之才，不登一韻。後之選本無不視爲成規。然古人有一篇不傳，有一句而傳者，惟在詩之傳不傳，不在人之生與歿也。且編詩異於修史，例可從寬。是集不拘生歿，並收之，少異於《別裁》訂本，而自爲一例，識者當諒苦心。

一、是集以詩存人，非以人存詩，自宜棄短取長，未可拘於體格。如劉賓客不工古詩，韓吏部不專近體，作者有各至之處，不得以有所不足遂因噎廢食也。集中所收多至數十首，少或一二首，皆擇其精心結撰者。或多或少，絕無偏私之見軒輊其間，海內通才自有巨眼。若落語纖佻而無古味，立意媟嫚而有鄭聲，以及江湖贋體，釘鉸旁支，轆轤進退之新格，四靈二派之末流，泛應廣酬更唱迭和，又如集句爲藏拙之別徑，聯句爲鬥巧之濫觴，均於詩教無關，凡此者概不登錄。一、閨媛詩以毘陵惲太夫人《正始集》爲最廣，由國初至今凡一千五百餘人。是集所登，較《正始集》僅及什分之一，以不專錄閨媛也。尊《詩品》，端壺範，謹遵文慤之言，尤加愼焉。釋子羽士於少明風雅者，略登一二；於能讀儒書，悉詩學源流者，倍錄之。屬國流傳之作，亦間爲收采，以附集末。一、集中已歿諸家有傳播之集纂入者正多，其未經刊布獲諸珍藏家及斷楮零編亦復不少，似於博采之中微寓闡幽之意。若現在諸家半屬未刊之稿，或從遠方寄至，或自交游得來，殊難一一訪求，遂爾中多未備。一、海內著書之家何可偻指，其留心風雅，纂爲一省、一郡、一邑之詩者，不下百數十種。至諸家文集中序、傳、誌、狀與筆談、詩話，及府、廳、州、縣志書所紀，均就所獲者略爲采摘。自媿蒐羅未廣，必貽罣漏之譏，博雅君子務爲垂諒。一、是集皆借閱各家所藏與他方遠寄者。（葆森）貧士，無力購書，故隨借隨閱，錄竟則返諸其人。寄來者亦如之。集中繕寫時必有訛脫之字，異同之文，或至不符原本，無從再爲取校。倘蒙大雅指誤，隨時更正，俾成完書，則斯集幸甚。一、是集既辱當代名公卿鑒訂，至卷帙繁多，必藉諸同好分卷參閱，謹於每卷中各編姓氏，以其共商之力與訂誤之功未敢沒也。一、徵取諸集，刊成後甫寄至者，遂不及纂入。擬以二十卷彙錄補編，續刊於百卷後。所希敦尚風雅者，毋終韞其寶焉。

陶樑《國朝正雅集序》 我朝詩教昌明，作者代興。歸愚尚書《別裁詩選》，薈萃乾隆以前之作，蔚爲風雅鉅觀矣。嘉慶初，蘭泉司寇予告歸里，乃有《湖海詩傳》之刻。予適在事，大都規仿《別裁》後十卷，中稍以時作附益，非本意也。洎予出守大名，復有《畿輔詩選》，所收較狹，猶前志也。自是持節湖湘，而山右，而豫章，軒車所至，賡唱遂多。然竊意四海九州之大，上下百數十年，名流輩出，佳製甚宏，每欲排纂成書，餉遺來者，以繼《別裁》之後。屬以風塵鞅掌，因循坐廢，而中心藏之又數十年于茲矣。邇年奉職容臺，休沐稍暇，頗思蒐輯，以償宿願。乃適符君南樵有《正雅集》之選，余見其體例一沿《別裁》而收採較富，寔于鄙衷有合，心竊偉之。爰與二三同好慫恿付梓。而假館鳩工，因時貸助，則樸山侍郎之力居多。書既告竣，屬予一言弁首。【略】咸豐七年歲次丁巳四月朔旦長洲陶樑撰。

祁寯藻《國朝正雅集序》 詩至我朝爲最盛。前此操選者，或鳩數家，或繫分地，至沈文慤而始合百年之作以統其會歸。其名《別裁》者，本謂取裁乎正以別於不正也。孔子正《三百篇》而蔽以「無邪」，詩教自以正爲則。夫詩莫大乎「風」，而形四方之「風」謂之「雅」。說者又謂陳一國之詩以「風」名，集天下之詩以「雅」名。今將述取裁必正之義而薈萃百年風化之所關抶揚，本「風」也，而尊之爲「雅」。既稱「雅」矣，而著之曰「正」。「正雅」云者，在古昔，以顯四代之盛隆；處今茲，亦以見一朝之陶淑也。咸豐六年，詩壇宿老陶堯鄉、張詩舲兩先生欲昌《別裁》以後之詩，因江左詩人符南樵孝廉舊祖持心之訓，積蒐寄心之編，擴而廣之，約而精之，公爲鑒評，存乃貞愫，定名《國朝正雅》，仍與南樵商所可而綜其成。開雕半年，已得百卷。徵有後至，擬以廿卷爲補編。由百二十年之凝薰醞釀，發爲百二十卷之比興敷陳，上自王公，下及士女，鬱然粲然，可謂極當世之大觀矣。

花沙納松岑氏《國朝正雅集序》 《詩》三百篇，上自郊廟朝廷，下逮閭巷，其間美善刺惡，旨綦備矣。而聖人以「思無邪」一言蔽之，亦可知溫柔敦厚，凡以使人吟諷焉，自得其情性之正而已。以故自漢迄明垂數千年，名章鉅製，能歷久常新者，大約溫柔敦厚，得「思無邪」之旨爲多。我朝詩學昌明，詞人傑出。往者沈文慤《別裁》之刻，去鄭存雅，美不勝收，洋洋乎盛矣！顧《別裁》所編，由國朝以來迄於雍正，而乾隆初年祇及一二。夫乾隆時海內富庶，人才焱起，鴻博諸老，不讓前科。自時厥後，揚葩振藻者亦駸駸乎與前賢抗行，若聽其沈埋散佚而弗擷英採華，非特無以和聲鳴盛，廣倡宗風，且將使古聖賢以溫柔敦厚涵養後人情性之意闇而不彰，甚闕事也。江都符君南樵留心詩學，出所纂《國朝正雅集》問序於余。余取而閱之，是集託始乾隆丙辰鴻博，網羅墜失，專集百二十年之詩，大意雅而不俚，正而不詭，務求合乎「無邪」之旨。昔昭明收梁代名人詩登諸《文選》，徐孝穆復有《玉臺新詠》，下至唐人《中興間氣》、《河嶽英靈》諸集，率皆流傳弗替者，豈嗜好獨與人同耶，抑世之相去不遠，故取舍悉當也。南樵於文慤後以本朝人選訂本朝詩，

欲使後學工吟者一本溫柔敦厚之遺，則是選之爲功於詩教亦偉已！至體例間有與《別裁》異者，其抉擇精嚴能無阿好當代，巨眼必能鑒之，茲不贅云。

芝生《國朝正雅集序》　我朝經學昌明，人才蔚起，詩教駸駸乎復古。江都符生南樵爲余辛亥所取士，好學深思，博聞強識。集乾隆丙辰鴻博以來百二十年之詩，薈爲一編，名曰《正雅》，將以續沈歸愚尚書《別裁》之後。既成書，問序於余，余嘉其命名之美而用力之勤也，因述詩教之本，綴以數言。夫《三百篇》之體格不必一一摹擬之也，而《三百篇》之奧窔則以正性情爲根本。今南樵以《正雅》名編，非如風雲月露、夸多鬥靡者之所爲，可謂探論詩之本矣。雖近人之詩，以之當《三百篇》讀可也，因廣其意以質夫天下之知詩者。

張祥河《國朝正雅集序》　江都符君南樵錄乾隆以來人詩，總二千餘家，釐爲百卷，名之曰《正雅集》，以續長洲沈尚書《別裁》之選，請余爲之序。其書大概仿《別裁》例，人各係爵里，間附評語。始於丙辰鴻博一科，凡百二十年中篇章之可傳者罔不在焉。余發而讀之，歎爲偉觀。夫詩之作也，《三百篇》尚矣！漢、晉而降，代變新聲，去古猶近。至唐而備其體，至宋而盡其變，至元、明而二、三作者亦復別具手眼、高睨一時。

朱琦《國朝正雅集序》　先是，南樵思沈文慤《別裁集》迄今百餘年，無人起而繼之者，乃於遊覽之際交歡槃敦之餘，力爲搜訪，積時既久，裒然成總集百卷。凡百餘年海內諸家能詩者，靡不盡括之。而識之當，擇之精，合乎無邪之旨。上接乎風人之迹，標爲《正雅》有自來也。余家有小園，爲先大夫所遺，邀南樵寓其中，昕夕商訂，竊喜鄙見與之合者得十六七焉。迴念少時侍宦以來，奉先大夫庭訓，不違宣聖小子學詩之義，間有所作，自抒厥衷；洎往來齊、魯、梁、衛之郊，於高山大川間寫風景，近歲由三晉道秦入蜀，昔賢所經諷詠獨切，不揣弇陋，時賦一詩，以發欲言之隱。然於詩之意趣，媿未深窺。今得南樵時勗之，足以匡所不逮。南樵家既貧，如文慤萃諸家體製爲一編，以極一代著作之盛者。符子南樵少志於詩，及長名益重，交游日廣，而有意乎裒纂，爲文慤之續，又自傷見之隘而卑微之不獲達也。於是之吳、之越、之豫章，渡江涉河，靡不搜訪。積年既久，所錄彌多。南樵自云：「詩之道，以寄吾心也，其要歸於雅音而已。雅有正有變，正者可備樂歌，於古所謂宣上德、抒下情者是也；變者傷逝感時，舒憂娛悲之作，而義不戾於古，詞不病於激，則變而不乖於正，亦謂之雅焉。故曰發乎情，止乎忠孝。」又曰：「上以通道德，而俯以維風化，正雅之謂也。是集初名《寄心》。」去年南樵來京師，經陶、張兩侍郎審定，更今名。既又館樸山崇侍郎，昕夕探討，凡詩之可錄傳者梓之。其編次一準之文慤，惟不拘存歿差異。而自爲序例及《寄心盦詩話》固詳言之。讀者當能別擇。夫以一人之力而綜攬百餘年來之詩，豈能無異同？其中正變得失亦豈能盡當作者之指？要其用力勤而采摭博，爲詩至百卷，所存至二千餘家之多，自乾隆丙辰迄今，皆可考。後之君子必有據而取之者無惑也。

崇實《國朝正雅集序》　詩至國朝盛矣。上自王公大臣雍容揄揚，奄有《風》、《騷》、漢、魏、唐、宋之美；下至田間野老、羈人逸士，莫不有詩以自達其情性。顧其傳者，或以專集，或零章斷句，非裒而輯之，則無以觀當時風尚而極一代著作之盛。自沈文慤公《國朝別裁集》擷今代菁華，綜諸家體製而爲一編，播之海內，亹亹乎逮今又百餘年矣。其間雅材迭起，作者飆輳。當乾隆初元，天下方全盛，晏然無兵革之警。其時又開鴻博特科，豐材碩儒，鋪張鴻藻，歌詠繁富。其見之著錄，如《熙朝雅頌》、《湖海詩傳》、《吳會英才》、《沅湘耆舊》諸集，非不彬彬稱備也。然其爲書，猶區以時地，限以卷帙，未有奔走衣食，而又遭亂數年，猶能不廢所詣，眞有心人也。如余者，乃覺歲月之坐銷矣。刊既竣，爲述知交之顛末，并敬告先大夫於九原，見兩世文字之緣，於南樵有獨深焉者。夫詩之升降高下，諸名公言之詳矣。惟去古已遠，時無輶軒，南樵之功，當不在采風官以下也。

《故友詩錄二編》陳彝《符葆森傳》　編乾隆、嘉慶、道光三朝詩爲《國朝正雅集》一百卷，數月刊成，一時洛陽紙貴，人以爲可續沈文慤《別裁集》，然體例實不相符也。

《碑傳集補》卷五一《揚州府志・符葆森傳》　又選輯國朝詩千餘家，繫以小傳，名《正雅集》。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符葆森》　嘗仿沈德潛《別裁》例，編乾隆、嘉慶、道光三朝詩，總二千餘家，釐爲百卷，名之曰《正雅集》，謂國朝諸老之作，精深博大，體正而意雅，可輓詩之流失。是集以詩存人，非以人存詩，棄短取長，不拘體格。然於詩教無關者，亦置不錄焉。沈兆霖謂總集之編，必身在職局，載籍富而交游廣，故蒐採靡遺。葆森伏處衡宇，輾轉求借，窮十餘稔始成是編，其難蓋倍蓰德潛云。

《養自然齋詩話》卷九　江都符南樵（葆森）咸豐辛亥舉人。嘗編乾隆、嘉慶、道光三朝詩爲《國朝正雅集》一百卷，以爲可接沈文慤公《別裁集》，然體列不相符也。其自著詩爲《寄鷗館集》，律句爲佳。

《國朝正雅集采用書目》　《四庫提要》、《國朝題名碑錄》、《國朝館選錄》、《詞科掌錄》（仁和杭世駿撰）、《公車徵士小錄》（鄞全祖望撰）、《鶴徵後錄》（嘉興李富孫撰）、《國朝詩人小傳》（嘉興鄭方坤撰）、《昭代名人尺牘小傳》（錢塘梁同書撰）、《國朝詩人徵略》（番禺張維屏編）、《國朝貢舉考略》（懷甯黃崇蘭纂）、《西清筆記》（平湖沈初撰）、《清秘述聞》（蒙古法式善撰）、《槐廳載筆》（蒙古法式善撰）、《熙朝雅頌集》（滿洲鐵保輯）、《國朝畿輔詩鈔》（長洲陶樑輯）、《國朝詞綜》（青浦王昶編）、《江蘇詩徵》（丹徒王豫輯）、《江西詩徵》（南城曾燠編）、《國朝中州詩鈔》（寶豐楊淮輯）、《兩浙輶軒錄》（儀徵阮元編）、《白山詩介》（滿洲鐵保輯）、《國朝山左詩續鈔》（濰劉鴻翱輯）、《山左詩彙鈔》（歷城余正酉輯）、《沅湘耆舊集》（新化鄧顯鶴編）、《山右詩存》（澤州李錫麟輯）、《粵東詩海》（順德溫汝能輯）、《嶺南羣雅》（番禺劉彬華輯）、《蜀雅》（羅江李調元纂）、《滇南詩略》（保山袁文揆輯）、《黔風鳴盛錄》（甕安傅玉書編）、《嶺表詩傳》（順德梁九圖、吳炳南同輯）、《江浙詩存》（無錫秦瀛編）、《湖海詩傳》（青浦王昶編）、《南州詩略》（南城曾燠輯）、《三管英靈集》（長樂梁章鉅編）、《吳會英才集》（鎮洋畢沅編）、《國朝杭郡詩輯》（錢塘吳顥輯）、《杭郡詩續輯》（錢塘吳振棫輯）、《闕里孔氏詩鈔》（曲阜孔憲彝纂）、《嶺海詩鈔》（番禺凌揚藻輯）、《國朝松江詩鈔》（華亭姜兆翀輯）、《淮海英靈集》（儀徵阮元輯）、《淮海英靈續集》（儀徵阮亨輯）、《京江耆舊集》（丹徒張學仁輯）、《資江耆舊集》（新化鄧顯鶴輯）、《津門詩鈔》（天津梅成棟輯）、《吳郡詩錄》（長洲顧沅編）、《秀水琴人集》（秀水許燦輯）、《彭門同聲集》（銅山孫文瑞編）、《金華詩錄》（金華張作楠編）、《朐海詩存》（海州許喬林輯）、《松陵詩徵》（吳江袁景輅輯）、《荊南風雅》（宜興史承豫、承謙同纂）、《曲阜詩鈔》（曲阜孔憲彝編）、《曲阿詩綜》（丹陽劉會恩纂）、《高郵耆舊集》（高郵王敬之、周叙同輯）、《姚江詩存》（餘姚張廷枚輯）、《婁水琴人集》（鎮洋邵□□輯）、《東武詩存》（諸城王賡言編）、《滄州詩鈔》（滄州王國均輯）、《梅里詩輯》（秀水許燦錄）、《東皋詩存》（如皋汪之珩編）、《桐舊集》（桐城徐璈輯）、《梁溪詩鈔》（無錫顧光旭編）、《淮海同聲集》（仁和汪之選輯）、《古桐鄉詩選》（桐城戴鈞衡、文聚奎同輯）、《北麓詩錄》（金華張作楠編）、《詩萃》（懷甯潘瑛編）、《蘭言集》（涇趙紹祖編）、《所知集》（江甯陳毅輯）、《霄峥集》（泰州宮國苞編）、《舊雨集》（陽湖管幹珍編）、《燃犀集》（陽湖洪亮吉纂）、《錦囊集》（武康徐熊飛編）、《懷舊集》（長洲吳翌鳳輯）、《朋舊遺詩合鈔》（南城曾燠編）、《江浙十二家》（無錫秦瀛纂）、《玉麈集》（陽湖洪亮吉編）、《友聲集》（秀水王相編）、《粵東七子詩》（鎮洋盛大士編）、《舊雨錄》（金華張作楠編）、《琴言集》（儀徵阮亨編）、《幽華詩略》（烏程范鍇輯）、《取斯集》（銅山孫文瑞纂）、《舊言集》（武進李兆洛編）、《小停雲館芝言》（趙州師範編）、《皖城三家詩鈔》（懷甯陳世鎔編）、《章門萍約集》（都昌劉夢蓮編）、《幽光集》（釋性恬輯）、《學海堂集》（儀徵阮元編）、《游篁存雅》（儀徵李少元編）、《嶺右苔岑集》（長沙孫守信編）、《羣雅集》（丹徒王豫輯）、《邗上題襟集》（南城曾燠編）、《沽上題襟集》（宛平查學禮編）、《漢上題襟集》（歙黃承增編）、《淮上題襟集》（滿洲鐵保編）、《蒲上題襟集》（江甯凌霄編）、《甓湖聯吟集》（高郵王敬之編）、《小玲瓏山館唱和集》（祁門馬日琯編）、《四家詩鈔》（長洲鄭延暘編）、《八磚吟館刻燭集》（儀徵阮元編）、《今雨集》（長洲顧沅編）、《粵東三子詩鈔》（南海黃玉階編）、《文園六子詩》（如皋汪之珩編）、《挹蘇樓同人詩鈔》（蒼梧施彥文編）、《感琴集》（海鹽宋承弢編）、《文會堂詩鈔》（海鹽朱美繆輯）、《乍浦雜詠》（平湖沈筠輯）、《京江七子集》（丹徒王豫編）、《敦素園七子詩》（寶應喬大鈞編）、《桐城馬氏詩鈔》（桐城馬樹華編）、《涇川王氏詩輯》（涇王鎏編）、《滇南李氏詩存》（晉甯李浩纂）、《劉氏清芬錄》（寶應劉寶楠纂）、《朱氏家集》（上元朱緒曾編）、《嚶鳴集》（歙張節編）、《還金堂詩萃》（寶應湯籲編）、《廣陵思古編》（儀徵汪廷儒纂）、《越風》（山陰劉文蔚輯）、《晉乘蒐略》（興縣康基田纂）、《滇繫》（趙州師範纂）、《稗勺》（奉天鮑鉁撰）、《茶餘客話》（山陽阮葵生撰）、《槐西雜志》（河間紀昀撰）、《灤陽消夏錄》（河間紀昀撰）、《灤陽消夏續錄》（河間紀昀撰）、《定軒譚粹》（滿洲繼昌撰）、《畫徵續錄》（秀水張庚著）、《江蘇詩事》（儀徵阮元撰）、《廣陵詩事》（儀徵阮元撰）、《定香亭筆談》（儀徵阮元撰）、《揚州畫舫錄》（儀徵李斗撰）、《楚庭稗珠錄》（望江擅萃撰）、《漢學師承記》（甘泉江藩著）、《嚴齋筆談》（漢陽蕭芝撰）、《曉讀書齋雜錄》（陽湖洪亮吉撰）、《樗園消夏錄》（吳江郭麐著）、《養疴囈語》（丹徒法重正著）、《小滄浪筆談》（儀徵阮元著）、《思補齋筆記》（吳潘世恩撰）、《飲涤軒隨筆》（陽湖伍宇澄撰）、《藤陰雜記》（山陰戴璐撰）、《松心

日記》(番禺張維屏撰)、《白雲洞志》(南海黃亨撰)、《北湖小志》(江都焦循撰)、《甘棠小志》(甘泉董醇纂)、《漢口叢談》(烏程范鍇撰)、《荻汀錄》(丹徒王豫著)、《南野堂筆記》(嘉興吳文溥著)、《炙硯瑣談》(武進湯曾輅撰)、《山靜居畫論》(石門方薰著)、《墨香居畫識》(南匯馮金伯著)、《攬芭山房漫記》(烏程范鍇撰)、《花笑廎雜筆》(烏程范鍇著)、《潤故》(丹徒張學仁撰)、《師友錄》(長樂梁章鉅著)、《崇川咫聞錄》(通州徐縉、楊廷撰纂)、《珠湖草堂筆記》(儀徵阮亨著)、《瀛舟筆談》(儀徵阮亨撰)、《黃梅禦災錄》(番禺張維屏撰)、《勸戒近錄》(長樂梁恭辰撰)、《弇楡山房筆談》(海州許喬林著)、《汾江隨筆》(順德梁九圖撰)、《盟鷗漱筆談》(丹徒王豫撰)、《兩般秋雨盦隨筆》(錢塘梁紹壬撰)、《履園叢話》(常熟錢泳撰)、《嶺南瑣記》(順德梁九圖撰)、《松軒隨筆》(番禺張維屏著)、《十二石山齋叢錄》(順德梁九圖撰)、《小厓說詩》(順德梁邦俊撰)、《墨林今話》(昭文蔣寶齡撰)、《眾盦筆記》(德化蔡壽祺撰)、《詞科餘話》(仁和杭世駿撰)、《全浙詩話》(會稽陶元藻撰)、《古檀詩話》(婁廖景文撰)、《隨園詩話》(錢塘袁枚撰)、《蒲褐山房詩話》(青浦王昶撰)、《榕城詩話》(仁和杭世駿撰)、《堯亭詩話》(會稽陶元藻撰)、《梁谿詩話》(無錫顧光旭撰)、《海嶼詩話》(山陰胡如瀛撰)、《朱梅舫詩話》(宜興汪玉珩撰)、《柘田詩話》(宜興朱受撰)、《蓮坡詩話》(宛平查爲仁著)、《梧門詩話》(蒙古法式善著)、《梅里詩話》(秀水許燦著)、《雨村詩話》(緜州李調元著)、《漱芳齋詩話》(華亭姜兆翀著)、《拜經樓詩話》(海鹽吳騫撰)、《北江詩話》(陽湖洪亮吉撰)、《考田詩話》(黃梅喻文鑒撰)、《櫧山詩話》(歙黃承增撰)、《玉壺山房詩話》(番禺劉彬華撰)、《靈芬館詩話》(吳江郭麐撰)、《石溪舫詩話》(東鄉吳嵩梁著)、《蠡莊詩話》(桃源袁潔撰)、《紅豆樹館詩話》(長洲陶樑撰)、《匏廬詩話》(嘉興沈濤撰)、《香石詩話》(香山黃培芳著)、《粵嶽草堂詩話》(香山黃培芳著)、《卧園詩話》(羅田潘煥龍撰)、《快園詩話》(江甯凌霄撰)、《聽松廬詩話》(番禺張維屏撰)、《藥欄詩話》(宜良嚴廷中撰)、《青苔館詩話》(丹徒張學仁著)、《種竹軒餘話》(丹徒王豫著)、《養一齋詩話》(山陽潘德輿著)、《春草堂詩話》(甘泉謝堃撰)、《十二石山齋詩話》(順德梁九圖撰)、《韓齋詩話》(曲阜孔憲彝著)、《射鷹樓詩話》(侯官林昌彝著)、《伯山詩話》(泰州康發祥撰)、《石笥山房文集》(山陰胡天游著)、《道古堂文集》(仁和杭世駿著)、《紫竹山房文集》(錢塘陳兆崙著)、《歸愚文鈔》(長洲沈德潛著)、《小倉山房文集》(錢塘袁枚著)、《春融堂文集》(青浦王昶著)、《海峯文集》(桐城劉大櫆著)、《鮚埼亭文集》(鄞全祖望著)、《潛研堂文集》(嘉定錢大昕著)、《惜抱軒文集》(桐城姚鼐著)、《有正味齋文集》(錢塘吳錫麒著)、《寄庵文鈔》(昆明劉大紳著)、《忠雅堂文集》(鉛山蔣士銓著)、《述學內外編》(江都汪中撰)、《小峴文集》(無錫秦瀛著)、《孴經室文集》(儀徵阮元著)、《卷施閣文集》(陽湖洪亮吉著)、《亦有生齋文集》(武進趙懷玉著)、《淵雅堂文集》(華亭王芑孫著)、《太乙舟文集》(新城陳用光著)、《大雲山房文集》(陽湖惲敬著)、《鑑止水齋文集》(德清許宗彥著)、《東溟文集》(桐城姚瑩著)、《介存齋文集》(荆溪周濟著)、《靈芬館文鈔》(吳江郭麐著)、《聽松廬文鈔》(番禺張維屏著)、《休復居文集》(寶山毛嶽生著)、《知止堂文集》(元和朱綬著)、《八家四六文鈔》(全椒吳鼒編)、《隨園女弟子集》(錢塘袁枚編)、《閨秀正始集》(陽湖女士惲珠輯)、《百家閨閣詩鈔》(德化蔡壽祺編)、《桐山名媛詩鈔》(桐城吳希庸輯)、《名媛詩話》(丹徒女士丘瓊撰)、《彤管新編》(德化女士萬夢丹輯)、《朝鮮四家詩》(陽湖孫星衍編)、《中山詩錄》(瑞安孫衣言編)、《海客小傳》(嘉定程祖慶撰)、《練川名人畫象小傳》(嘉定程祖慶撰)、《蜨階外史》(寶坻高繼珩撰)。

國朝詩鐸

張應昌《國朝詩鐸自序》 孔子曰:「興於詩。」晦翁以爲興起學者好善惡惡之心,取其爲言易知而感人易入也。風雲月露之詞,山川草木之什,祇自寫性情耳,於世道人心無與也。即本《三百篇》興觀羣怨之旨,於不敢顯言者,託喻以陳之;於不必深諱者,亦隱辭以寓之,固不失爲溫柔敦厚。然解人默喻,而流俗未能明曉也。夫《三百篇》豈無直言諷刺之作?其不必諱者,固不妨言之,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焉。而坐而論者必可起而行也。苟授政不達,誦詩亦奚以爲乎。嘗讀子美《潼關吏》、《石壕吏》諸篇,及香山、文昌、仲初新樂府,洵所謂「言易知而感易入」者。當今之世,不少子美、香山、文昌、仲初之詠,散見於各集中,爰就所見,選輯彙編,名曰《國朝詩鐸》。以是爲過人之警路,以是佐太史之陳風。覽者苟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

豈曰小補之哉。因憶康熙時，河督靳文襄之治河也，大要在深通海口，以淮刷黃。而潘次耕先生《河隄篇》已揭其旨。道光時，蘇撫林文忠之恤災也，令吳民貿耕牛於官局，待次年春耕時贖歸，全活普利無算。其事播頌江南，而蔣苕生先生《典牛行》已傳其法。知鉅公美政，皆有所則傚。而虞箴原誦實賴以通諷諭而抒下情。有心斯世斯民者，所宜口吟手披於座右也。國朝人集汗牛充棟。所未見者，願友朋示我續補之。

又《國朝詩鐸自題》 吾儒吐言辭，於世期有濟。豈徒累篇牘，月露風雲字。樂府愛香山，陳事比賈誼。詩史稱少陵，《三別》與《三吏》。文昌仲初儔，歌行亦其類。上德宣忠孝，下情通諷刺。聞者足警戒，言者無罪戾。箴誦師矇職，興觀懲勸義。聖代求昌言，交儆勵圖治。咨諏拾闕遺，拜獻補偏敝。惜哉充棟編，紛若散珠碎。不免聞見遺，曷資韋弦佩。披揀集衆益，民生暨吏事。以充銘座詞，以爲采風備。

又《國朝詩鐸凡例》 原編本以詩人編次。一人之詩彙錄卷帙中，照各選家之式，另立題類便檢。於卷首分類，各將某人之詩注於下，以便遇事檢查。嗣又商榷，是編本爲吏治民風而輯，與他選之論世評詩者不同，以遇事有所矜式爲居要，便檢之目尚嫌翻閱之勞，未爽心豁目也。故又改爲分類載詩，刪卷首之題類便檢，而移詩人履貫列於前焉。各類之詩人時代，先後仍不紊也。（每類詩人先後，以科目爲序。其無科目者，及布衣野老，約略以輩行先後相間序列之。閨媛、方外附於末。）有詩人履貫未詳，迨查得而詩已先刻者，又有續輯詩篇於已編訂之後者，排次間有差參，並有一類中又各有爲類者，如歲時門又分春秋、寒暑，靈異物性門又分孝義、貞慈，排比後先，亦未能畫一，不免相錯之病也。）某門已刊有續選者，補於各卷之後。有補而又補者，續得續增，排類亦有錯互。刻竣而選止，蒐羅難盡也。各家有一時一地數篇數十篇。仿香山《秦中吟》、《新樂府》者，原編本彙錄一處。今改分入各類，刪去總題，仍標注於各詩之上。有一詩可入數類者，酌歸某類。而於別類注曰「見某門」，以便參觀而省繁複。前人選詩必論定於身後，生存例不入選。有入選者，或別之爲附錄。茲輯非論世論人，與他選有別，第取其言足以警世，豈以其人存而遺之，亦無庸別爲附錄也。（昌不工詩，偶有紀事之句。從子興烈詩才爲勝，所錄較多，均附存於後。）二百餘年，詩滿天地，徵采頗艱。且多歷歲月，佚亡不少。雖展轉蒐訪，諒遺漏猶多。蓄藏希本者，仰望錄貽，待其續編。其名人集中無此等詩者，不選及，則非遺漏也。輯始於咸豐丙辰，至於今，隨見隨增入。凡粗率塗澤之篇不濫入。其入選者，已近千家。人或一二首，或數十首，共得詩五千餘首。有一題衆作多至數十首者，不皆佳搆，且相仿佛，徒繁卷帙。選家貴精不貴多，故又重加裁別，擇其尤雅精警之作存之，亦有二千餘首矣。國朝朱愚庵先生（鶴齡）《愚庵小集》著錄於《欽定四庫全書》中。集內《湖翻行》、《刈稻行》詠康熙庚戌、壬子時事。二詩皆有諷世語，並入著錄。且采吳慎思評語云：「抑揚哀怨之章，當陳之采風者。」煌煌聖訓，咨儆臣工，足徵此等詩無所忌諱也。各集各選本字工劣不一。豕亥烏焉，校如掃葉，恐漏誤不免。且恐事實有考核未悉之處。閱者指示其失，以便更正爲幸。

朱緒曾《國朝詩鐸序》 詩何以鐸名也？《周禮・小宰》：「徇以木鐸。」鄭君云：「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胤征，允征，遒人以木鐸徇於路，此言文事；鼓人以金鐸通鼓，此言武事。」《呂覽》：「奮鐸以令兆民。」《淮南》：「告寡人以事者擊鐸。古者上之諭下，下之達上，無不以鐸。」劉成國云：「鐸，度也。」孔子著六經以教萬世，儀封人謂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鐸不專屬乎詩，然於詩之教也尤宜。此張君仲甫中翰《詩鐸》所以作也。夫《詩》者，六經之一也。今之詩猶古之詩也。太史采十五國風謠以知俗之美惡、政之得失。漢魏樂府，枚叔、陳思得其遺意。永明以下，風調靡靡。唐陳伯玉始爲感遇。少陵崛起，直繼《國風》。次山、春陵，參乎《小雅》。元白張王，聲新意古。李長吉《采玉歌》、聶夷中《田家詠》、杜荀鶴《時世行》，嗣響不絕。宋呂東萊編《文鑑》，所取詩多田里疾苦。鐵厓、西涯變爲史論，古義寖微。然求其有裨風化、感發人心者，皆未若我聖朝制作之隆也。懿惟國初定鼎，化洽謳歌，勤求民瘼。廣闢門之典，懸告善之旌，固已中外同風，若家人父子無不可告喻者矣。高宗純皇帝幾暇之餘，復和唐臣白居易樂府，暢其指歸，以風示天下。於是館閣詞臣，暨膠庠俊秀、山澤漁釣之人，皆有所興起。凡見聞所及，於土俗、民風、農桑、水旱，無不播之聲詩，以求合乎六義。雖格有高下，意有淺深，然其惓惓忠愛，所以通朝野上下之情則一也。其文散見各家，披尋匪易，又或獵其春華，棄其秋實，未能得作者立言之心。仲甫中翰生閥閱之家，積縹緗之富，讀國朝諸人詩集，專擇其關乎警覺之義者錄於篇，名之曰《鐸》，以宣民隱，以資吏治，以厚風俗，以清政原。可以勸，可以懲。夫風

琴雅管，廟廷之器，土鼓蕢桴，田野之音，其用各異而不能相兼。其可以兼之者，鐸也。金口木舌，金者禁也，有禁止之思焉。木者觸也，有感觸之機焉。上之以裨聖天子明目達聰之化，下之以作愚氓發聾振聵之資。然則《詩鐸》之聲，豈不大而遠哉。

應寶時《國朝詩鐸序》　寶時承乏海上之三年，錢塘張丈仲甫先生惠然來顧，以所輯《國朝詩鐸》稿見貽。作而曰：此天下不可無之書，非獨爲功於詩教也。而詩教亦莫善焉。古者，自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而又有衣食於官者，使之求詩民間。又有軒車采詩之官，又有巡守陳詩之典，皆所以鏡得失，察治忽，爲臨民出政之助。故孔子論次其詩，與郊廟燕饗諸什合而錄之，列於六經。漢世去古未遠，有吳、楚、齊、鄭、燕、代之詩，有汝南、雲中、隴西、河間、河東、淮南之詩，皆采錄之，以爲樂府，而今已不可考。建安以降，詩格遞變，千態萬狀。或唯流連光景，尋常酬贈是務；或則聲病是謹，或且淫哇是趨。而詩教寖益湮廢。然其間賢人君子憨時諷世之作，亦不絕於代。其最著者，如吾家汝南散騎之五言百三十篇，史稱其有補時事。自後杜子美新樂府、白樂天諷諭詩之類，莫不上談王政，下道土風。惜未有裒集成編者，故詩或佚不傳。其傳者，亦雜廁衆卷中，而不足聳讀者之耳目。將欲比類參證，以求聖人錄詩之本旨，不亦難乎。國家光宅天下二百餘年，文治誕昭，詩篇益廣。自名卿大夫，文人學士，以逮閨媛、方外之流，往往能本《國風》、《變雅》之遺意，作爲歌詩。凡見於專集總集者，蓋有關人心世道、吏治民生不少。仲甫先生病其散而無紀也，輯而錄之，都爲一集。以事標類，以類統詩，以詩存人，彙聚而區分，宏覽而精擇，凡二千餘篇。盛矣哉，未之有也。其每類立目，仍各以時代相次，則《文選》、《文粹》之例也。其每人名字、里籍、科第、官爵具著卷端，則姚少監《極元集》之例也。其或以己作入選，則王叔師錄《楚辭》、徐孝穆撰《玉臺新詠》、芮挺章選《國秀集》之例也。至其所取詩，非關人心世道、吏治民生者不錄。名之曰《鐸》，蓋取《說文》遒人以木鐸記詩言之義，以求合夫子錄詩之旨。是則歷來選家莫之及也。夫爲學者，觀其所聚，則易爲力。長民者，廣其所聞，則惕於心。《詩鐸》行而二美具，其功用殆未可量。荀卿有言曰：「《小雅》疾今以思往，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明乎此，可知《詩鐸》爲詩教之正矣。又曰：「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明乎此，可知《詩鐸》專輯國朝詩之意，而見其不獨有功詩教矣。先生以名孝廉官中翰，不就職。好著書。嘗撰《春秋屬辭辨例編》八十卷，因沈文伯、程伯剛、趙子常、方鳳九、顧震滄之書而益充大之，折中程朱，歸於一是。其學其養，深厚純粹。年垂八十，神明不衰。豈非窮經致用之耆儒碩師也哉！寶時陋不學，無闚先生之深微，唯是忝任分巡，兢兢以民瘼時艱爲念，而罔克善所措。讀先生茲編，不禁悠悠然思，怦怦焉其有動也。乃爲出資刻之，而略陳所見於簡首。同治七年秋八月，永康應寶時拜手謹序於蘇松太兵備道署。

王慶勳《國朝詩鐸序》　詩肇於《扶犂》、《擊壤》諸歌，而繼之以《三百篇》，無一不與政事民風相關合也。嗣是作者代興，凡政事之得失，民風之嫩惡，散見於篇什者，指不勝僂。惜當時無專錄此以成一集者。我朝雅化蒸蒸，詩人後先林立。微獨名公鉅製，媲美喜起卷阿。即草野謳吟，何嘗不與盛衰通消息。然非此類參觀其得失與嫩惡，究不能窮厥原委而知所步趨。張君仲甫以通達材主持風雅。惜不克大展抱負，俾驗之於政事民風。而用心則弗以詘伸異也。爰於國朝諸詩家中，采其有關於得失嫩惡者，彙而顏之曰《詩鐸》，欲從事者知所警省也。知警省則必懍然於得失嫩惡之故，何去何從，自不至相背而馳。君之設心亦良苦矣。余不敏，負慙《騷》、《雅》，而於政事民風尤懵然無所措。君以是編索序，弁言何敢，即以是爲遒人之徇可矣。

《晚晴簃詩匯》卷一二一　張應昌，字仲甫，一字寄菴，錢塘籍歸安人。嘉慶庚午舉人。官內閣中書。有《壽彝堂詩集》。

又　仲甫著述甚富，年登大耋，其《春秋屬辭辨例編》六十卷，同治朝曾進呈，有「耆年好學，甚屬可嘉」之諭。所輯《詩鐸》二十六卷，采有裨於吏治、民風、人心、世教之作。又《正氣集》若干卷，則皆詠歌忠孝節義之事。

近代詩鈔

陳衍《近代詩鈔叙》　有清二百餘載，以高位主持詩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簡，在乾隆曰沈文慤，在道光、咸豐則祁文端、曾文正也。文簡標舉神韻。

神韻未足以盡《風》、《雅》之正變，《風》則《綠衣》、《燕燕》諸篇，《雅》則「楊柳依依」、「雨雪霏霏」、「穆如清風」諸章句耳。文慤言詩，必曰「溫柔敦厚」。「溫柔敦厚」，孔子之言也。然孔子刪《詩》，《相鼠》、《鶉奔》、《北門》、《北山》、《繁霜》、《谷風》、《大東》、《雨無正》、《何人斯》以迄《民勞》、《板》、《蕩》、《瞻卬》、《召旻》，遽數不能終其物，亦不盡「溫柔敦厚」，而皆勿刪。故孔子又曰：「《詩》之失，愚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故言非一端已也。」文端學有根柢，與程春海侍郎爲杜，爲韓，爲蘇，黃，輔以曾文正，何子貞，鄭子尹，莫子偲之倫，而後學人之言與詩人之言合而恣其所詣。於是貌爲漢、魏、六朝、盛唐者，夫人而覺其面目、性情之過於相類，無以別其爲若人之言也。夫文簡，文慤生際承平，宜其詩之爲正風、正雅。顧其才力爲正風則有餘，爲正雅則有不足。文端、文正時喪亂云臻，迄於今變，故相尋而未有屆，其去《小雅》廢而《詩》亡也不遠矣。昔孔子作《春秋》，張三世，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據哀兼及昭、定；己與父時事，爲「所見之世」；文宣、成、襄王父時事，謂之「所聞之世」；隱、桓、莊、閔、僖曾祖高祖時事，謂之「所傳聞之世」。今竊本此意，論次有清一代之詩。文簡以下，傳聞之世也；文慤以下，所聞之世也，文端、文正以降，所見之世也。所聞所傳聞先進略已論次，而身丁變雅變風以迨於將廢將亡，上下數十年閒，亦近代文獻得失之林乎？雖位卑身隱，不敢比文簡之有感舊，文慤之有別裁，然以數十年見聞所及，錄其尤雅者都爲一集，視吾家迦陵之篋衍，放而大之，其諸世之君子或亦有樂乎此也。

《近代詩鈔凡例》 一、是鈔時代，斷自咸豐初年生存之人，爲鄙人所及見者。一、是鈔無論已刻，未刻之詩，但就見聞所及甄錄之，其未見者姑從闕如。一、是鈔無卷數，仿《宋詩鈔》、《元詩選》例，人各爲卷。其先後之次，編一總目。有科第者次以科第，無則略準其師友之輩行次焉。一、是鈔擬古不鈔，壽詩不鈔，詠物詩少鈔，長慶體少鈔，柏梁體少鈔，長短句者少鈔。一、各姓名下，載字號爵里，集名外閒綴詩話，仿《明詩綜》、《湖海詩傳》之例，偶摘斷句，並略附評品焉。一、各家中，科第、官職，或漏或誤，時所不免，一時無從查問，閱者諒之。

胡先驌《評劉裴村介白堂詩集》 戊戌六君子皆號稱能詩。【略】予獨以爲劉裴村之《介白堂詩》，不但爲六家之冠，近世亦鮮有能過之者。以局度論，《介白堂詩》不得稱爲廣大，晚清末季大家勝之者甚夥。以精嚴粹美論，則遠可追踪柳柳州、阮石巢，近可平揖高陶堂、陳仁先、夏映庵。其取法漢、魏、三唐而不逮于宋，與高陶堂尤相似，而靈雋之處，或時過之。其句法之研煉似陶堂，而過于晦澀，蓋造字琢句之極詣者。陳石遺《近代詩鈔》所選錄，實未能盡其所長也。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地魁星神機軍師朱武：陳衍　取威定霸，桐江之亞。《近代詩鈔》、《石遺詩話》。一燈說法懸孤月，五夜招魂向四圍。記取年時香宋句，老無他路欲何歸？石遺老人初治經，旁及許洨長，多可聽。中年以詩名，顧非甚工。至說詩，則居然廣大教主矣。朱武在山寨中，雖無十分本事，却精通陣法，廣有謀略。

章士釗《論近代詩家絕句》 衆生宜有說法主，名士亦須拉攬人。石遺老子吾不識，自喜不與廚師鄰。汪國垣注：石遺編《近代詩鈔》，大半與己唱和之作，以廚師張宗揚之詩殿焉。石遺詩非極工，而論詩卻有可聽，自負甚至。余早年遇于回子營鄭叔進座上，談及編《元詩紀事》甚悉。及甲戌來金陵，一日余與石遺登豁蒙樓煮茗，因從容詢曰：君于有清一代學人位置可方誰氏？石遺曰：其金風亭長乎？時黃曾樾亦在座，因問余：君撰《光宣點將錄》，以陳先生配何頭領？石遺不待余置答。遽曰：當爲天罡耳。余笑。石遺豈不知列彼爲地煞星首座耶？殆恐余一口道破耳。時座中僅三人，想蔭亭尚能憶及之。此一事與《點將錄》有關，因記之以諗來者。

道咸同光四朝詩史

陳夔龍《道咸同光四朝詩史序》 子輿氏謂《詩》亡而《春秋》作，《詩》未嘗竟亡也。《三百篇》下，歷漢、魏至唐之開元、大曆而極盛，若宋之元祐、明之萬曆，流派殊別。苟不戾乎《風》《雅》之恉，不得謂之亡。逮我大清列聖相承，重熙累洽，幾政餘暇，賡詠爲樂。御製宏篇，超邁往古。其時教澤所被，上自王公卿相，下及草茅衣褐之士，往往嫻習聲律，馳譽壇坫，于是刻本盈帙，乾、嘉以前彙選尤夥。自茲而降，英彥輩出，或專集行世，或零篇

斷句，隱顯于風塵榛莽之間，其不與煙雲幻滅者亦幾矣。孫君師鄭，夙以詩名，懼雅道日微，慨焉以搜討爲己任，輯道、咸、同、光諸家編爲四集，題曰《四朝詩史》，甲集已付剞劂，今秋乙集又成，乞序于予。嘗以爲詩通乎樂，發于聲，根于心，正變殊體固可以覘時會者也。故曰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憂思，嘽諧慢易之音作而民康樂，順成和易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其字櫛句，比爲法同，而音各異其異也。人所提倡，亦時爲之。當四朝之時，海內人士以居諸之餘力，雍容詠歎，名作如林，而皆承先朝德化涵濡煦育，且二百年以有此也。今學風遞嬗，更歷歲月，未測涂轍所循，較前代奚若？倘此集告竟，不獨存數十載士大夫、騷人墨客、閨秀方外之聲欬，而政教、典禮、風俗、名物之緐賾，並因以散見其略。昔子美思力沈鬱，撫時述事，論者尊曰詩史。一家之言且然，況纂次累朝篇什者哉！斯道未廢，吾知必有主持風尚者防其變，守其正，引喤按節，循是而上躋國初，明良喜起，以叶乎溫柔敦厚之教，茲編功亦壯矣。

陳衍《四朝詩史敘》　往者辛巳、壬午間，余草創《元詩紀事》，借人之書，禦集終日，翻閱抄撮元人詩本事外，國朝人詩有本事者遇之尤夥，思別撰《國朝詩紀事》。既而思之，凡人之情物之難得者，乃覺可貴，一、友朋也。日夕往還，淡然視之；千里契闊，則悄然以思矣。一、文字也。其人生存雖至佳，亦尋常置之；一旦化爲異物，則愛護有加焉。詩紀事之體例，在網羅散佚，搜集前人評品，多成於異代之手。故宋計有功撰《唐詩紀事》，國朝厲鶚撰《宋詩紀事》、郭元釪《全金詩》中有《金詩紀事》。周春有《遼詩話》，亦其變體也。其義既以事存詩，以人存詩，故與《唐人選唐詩》、《篋中》、《極玄》、《中興間氣》、《河嶽英靈》諸集必其詩之中選者不同，所謂物以難得爲可貴也。若以國朝人爲國朝詩紀事，則有難焉者矣。三百年來，作詩者衆，其集之存與不存而存於他人選本者，已不可勝數。又夫人而爲詩話，卷帙繁而不殺，其號稱名章秀句益復不可勝數。準前人詩紀事之例，當盡采無遺也，則數百卷不足以容之矣，故逡巡而不敢爲也。來京師而識孫子師鄭，云將爲國朝詩紀事，後改爲《四朝詩史》。雖斷自道光，然合已逝、生存者而並錄之，則尤浩博無際涯者矣。既刻成甲集，問序於余，余曰：「君作《眉韻樓詩話》，嘗謂余生平論詩至嚴，則於君所爲浩博無際涯者，固未易調停其說矣。」君曰：「子言固也，然吾有一譬焉。外人每譏吾國無史學，所有歷史，史料而已。吾所錄無以名之，姑名詩史，亦史料而已。以爲史則去取必嚴，以爲史料則去取之不嚴，留以待後人之去取可也。蘇堪題吾《詩史閣圖》云：『當代詩人首達官，曾問實甫數詞壇。潛夫只有傷時淚，也作君家史料看。』實甫所謂達官，曾文正、張文襄諸公是也。吾即取蘇堪史料之言以自說，勿終拒而不吾序也。」君言甚辨，遂以余所見及君所言並書之。

《石遺室詩話》卷八　昭文孫師鄭吏部（雄），號鄭齋，治經學、駢體文，而絕喜言詩。輯前清《道咸同光四朝詩史》十餘集，集百十人，無貴賤老幼與相識不相誠，以詩至者，無不甄錄。用鋼筆寫印，高可隱人，捆載贈所知。又分爲甲、乙各集，鏤板行世。數請余爲叙。余謂：「君作詩話，稱余嚴于論詩。今并蓄兼收若此，余何以措詞？」君曰：「吾《詩史》之名固不稱，第儲史料，以待後人之去取，當亦無惡于志。」乃本君此意言之。君《題薛褧銘大令詩稿後》有云：「朱子論作文，勿使差異字。選言戒鉤棘，說理尚平易。（《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云云。）詩文體縱殊，探源靡二致。」又云：「謫仙曠世才，逸足追風驥。落筆撼五嶽，絕塵飛六轡。少陵鬱忠肝，字字流血淚。高歌泣鬼神，獨醒喚衆醉。慷慨南董筆，從容北山議。天若假之鳴，詞取達其意。蛇神牛鬼徒，形穢三舍避。」又云：「詩中隱有我，詩外更有事。回甘道味濃，叩寂餘音嗣。古云貂裘雜，不如狐裘粹。（見《淮南子》。）哂彼飽飣儒，獺祭誇多識。作詩如用兵，操縱身使臂。奇兵不在衆，敢戰推驃騎。」持論平正。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地健星險道神郁保四：孫雄。　莫莫莫，錯錯錯，詩史閣。　師鄭能爲洪稚存駢體文。其學詩，則姬人某督課之，始爲古今體。光宣間，葢近人詩爲《道咸同光詩史》，周玉山捐資刻之，最無別擇。又爲《詩史閣圖》徵詩。余最愛《夜起》一詩云：「近代詩才讓達官，曾聞實甫論詞壇。潛夫祇有傷時淚，也當君家史料看。」蓋以所采多貴官譏之，而師鄭不知也。

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　雄，文人之無恥者也。張之洞獨信其賢，聘爲大學文科教員。蓋之洞以頌聖固寵，雄以頌聖獵官，皆拉后忠僕，宜臭味相投矣。雄初名同康，字師鄭，意謂學鄭玄，而初不通經術。繼慮恐人疑其希康有爲，遂更名雄。昭文人，進士，吏部主事。工駢儷，能詩，著有詩文集。又嘗纂《詩史》，乃藉以宣上德，并表揚達官貴人。故《詩史》成而雄之月俸以

增。然清室既亡，彼固不能如梁鼎芬之所爲，徒奔走督軍、省長間，嘗爲諮議顧問。然則頌聖者，特爲拉后、之洞而發耳。散體文塵俗拉雜，一字不可通。好博，喜冶游。有謂其已亡，則輕薄文人又弱一個矣。

《新世說・文學》 孫名雄，江蘇昭文人，清季官學部，張文達奏派爲文科大學監督。工駢體文、詩，輯《四朝詩史一斑錄》。爲《詩史閣圖》，偏徵題詠。

又 孫師鄭輯近賢詩，約得二千餘家，爲《道咸同光四朝詩史一斑錄》。其中雖瑕瑜互見，然旁搜博采，每人綴以小傳，實爲近代風雅之陽秋。

孫雄《四朝詩史題詞彙錄》 不佞近歲編輯《道咸同光四朝詩史》，故人投贈之章，積稿盈尺。林畏廬孝廉紓又爲畫《詩史閣圖》，同人題詠尤多鴻什，業經錄入《眉韻樓詩話》第七卷。（《詩史》甲集中亦間有錄入者，如徐倚虹前輩兆瑋五言長律、潘蘭史徵君飛聲七古諸作。）茲因甲集刊成，爰錄數首冠於簡端，以代弁言。此後，海內通人再賜題詠，則竣乙、丙諸集成後賡續付梓。宣統辛亥正月孫雄謹識於雙紅豆齋。 鄭孝胥，字太夷，福建閩縣人：近代詩才讓達官，曾聞實甫論詞壇。（易實甫云：「近日鉅公如南皮、常熟，詩皆最工。」）潛夫祇有傷時淚，也作君家史料看。 陳衍，字石遺，福建侯官人：杜陵久無人，茲事束高閣。微生踵秀野，水竹專一壑。君乃追浣花，草堂欲負郭。四朝聞見錄，囊括亦何博。更將編紀事，夾持貴陽橐。吾復集耆舊，剞劂付魯削。千秋詩話樓，江海兩落落。胡爲在泥滓，北隴聽嘲謔。面山空三層，謖謖松風作。 五言九十字，奉題師鄭詩人《詩史閣圖》所言，皆兩人修詩故事也。己酉七月陳衍記於小秀野草堂。 秦更年，字曼青，江蘇江都人：傑閣淩虛倚夕陽，彌天憂患此歸藏。可堪文字三千劫，詎忍風騷一代亡。聞發幽光珠在握，辛勤鉤索月窺牀。高情逸韻今猶昔，又見城南秀野堂。

獨攬朝華當夕隕，芳馨自抱眼尤明。文章實繫山河命，天地還留莽蒼聲。風雨飄搖秋一葉，鬼神歌泣夜三更。虞山何幸添斯閣，突兀人間萬古名。

【略】陳步墀，字子丹，廣東饒平人：琴南圖畫琴川地，史臣乃有詩人事。山被雲圍山復圍，（「山被雲圍住，圍雲更有山」，子瀟庶常句也。太史爲庶常後人，故云。）一閣飛來自天際。 中坐綸巾儒者流，讀書目已無全牛。公幹升堂思入室，五言何止論蘇州。 憶從風雅淪亡日，抱器誰傷微子瑟。那堪離亂臏孤吟，應起春秋董狐筆。 我聞高義嘆君難，一編珍重棗梨刊。杜陵無人謫仙去，聖朝藉此傳騷壇。

壯遊歸自扶桑島，不愛扶桑山水好。人間無地似吳中，此與天眞並垂老。 八閩林子舊詩名，意匠經營慘澹成。月旦早傳摩詰畫，風流同萃仲謀庭。 迴翔六合乾坤窄，多少詞人拜詞伯。山靈長護到儲胥，留與他年作方策。 神交萬里隔京華，文字由來共一家。獨寫數行附高閣，好憑歸雁寄天涯。 邱煒萲，字菽園，福建海澄人：一閣俯丹霄，詩心萃五朝。蒼茫天地闊，雜沓雨風瀟。燕北臺誰築，淮南桂可招。神廬同意境，相望未爲遙。 進退曹劉作，陽秋手自操。浣花千古盛，野史一亭高。大隱居金馬，亡詩出楚《騷》。畫圖紛迹象，藝苑足翔翱。 蔣智由，字觀雲，浙江諸暨人：海內維新際，斯文賴有人。昭明樓嵺屼，孔氏筆嶙峋。泗水求周鼎，荊山擇卞瑾。衆流恣浩瀚，尺箠入陶甄。定許殘編壽，還看故轍遵。星霜遺典則，風雨聚精神。字脫知三豕，功成獲一麟。事同書納壁，光識劍沖辰。國粹留菁美，天葩得嶄新。六經河漢似，紹述在前民。

汪述祖，字子賢，安徽休寧人：孫侯蚤歲官太史，臺閣文章無與比。表聖功名祇賞詩，選樓高築凌雲起。 杜陵一去一千年，詩中史法問誰傳。嘲風弄月嗟何用，誰擅三長似孟堅。 吾聞昔者天眞叟，喤喤遺集傳人口。仲瞿、鐵雲並齊名，何論盧前與王後。 維叟有子復有孫，范研摩挲手澤存。楹書萬卷勤收拾，當世詞章窮討論。 徵文攷獻日無已，見聞如錄四朝史。開編首冠阮揚州，太傅風流有如此。 輶軒兩浙嘆多才，體例漁洋《感舊》開。蘭泉司寇傳《湖海》，礪士尚書工《別裁》。 悵望前賢嘆弗及，近人乃編《正雅集》。南山《徵略》遺珠多，那似孫侯富掇拾。 上自道、咸迄同、光，名章奇句盡收藏。無數詩人齊感泣，夢中當遇古冠裳。 八詠樓草元亭空，自哦詩與窮經，日月窮愁增。著述何如河嶽集英靈。英靈不沒千百載，一編如對古人在。縱橫滿架助新詩，披君圖畫想風采。 述也交君廿載前，同官郎署鬢蒼然。書畫一家曾作志，（余有《汪氏書畫錄》，近輯《耆舊詩存》未成。）詩傳耆舊未成編。 述尚無才敢言作，餘園且圖讀書樂。（余亦以《餘園讀書圖》乞君題詠。）不能閣上畫麒麟，當向山中招猿鶴。 周贇，字山門，安徽宣城人：琴水條條入海流，陸沈誰與拯神州。接輿已歎文衰鳳，樹幟全憑耳執牛。人閱四朝如隔世，聲分六律問千秋。（以拙著《山門韻語》及《周氏琴律切音》郵呈。）獨慙官與名俱冷，難共珊瑚一網收。【略】 徐乃昌，字積餘，安徽南陵人：述德曾賡絕妙詞，還君簪筆鳳凰池。魯公清望三朝重，吏部文章百世

師。海內英才多問字，閩中良友共論詩。巨編褒集羣賢作，想見芸窗正雅時。記附青雲賦鹿鳴，廿年重拾鷺鷗盟。人因話舊鐙如笑，詩有同聲月倍明。未忘把盃申繾綣，相期攬轡策澄清。燕南雲樹江南柳，好聽春風出谷鶯。

又《四朝詩史題詞續錄》（存目）

國朝詞綜續編

諸可寶《國朝詞綜續編序》《國朝詞綜》之有續編也，韵甫黃先生實創之。罔羅百家，紀錄當代，穠纖畢具，堙翳罔闕。既免楚炬之難，未謀宋劇之精。遺書在篋，荏苒十稔，宿草已豐，綿邈百武。悲已！爰逮客臘，群圖贊成，都轉張公，從爲哀纂，同里宗丈，實任剞劂。走以不敏，厠顓校勘，越歲蔵工，屬之贅序。余維鶡冠之飾，資以衆羽；狐裘之輝，集諸千腋。良以雜組匪獨繭之剝，良琴有百衲之稱，物固如斯，文亦宜爾。是故岑樓命友，事創昭明；文苑夐華，繼之李昉。塡詞後起，抉擇載繁。《花間》、《草堂》，蜚聲於曩哲；竹垞、蘭泉，標雋於今世。外此種別，愜心尚奢。然而蛾眉動魄，則倩盼之貌不同；芳草悅魂，而黯馨之氣各異。譬諸秦鑒受影，難絕鹽嫫之來；秋蘭被塗，孰禁蕭艾之長。詞選之難，厥蔽惟五：夫其翠謯紅笑，好搜艷歌，粉怨珠啼，但羅妍唱，溺志丁娘之索，塞耳秀師之訶，雅音不存，哇響競奏，古怨寫意，閑情署題。此則強鬚眉之容，塗飾粉黛，襲閨房之語，評騭履舄。此一蔽也。或者矯宗辛、劉，蔑視秦、柳。累牘塊壘，乏縱橫之才；連篇叫囂，無雄放之氣。謂寶瑟不韻，矜其箏琶；謂瓊琚可捐，崇其劍佩。斯猶瓮牖畸士，引怒蛙爲鼓吹；幽並少年，結屠狗爲賓客。此一蔽也。乃至抗心邁古，肆力式靡；吹花嚼蕊，相炫虛華；模山範水，自詫澹遠。鮮姜、史之清俊，等郊、島之寒險，韻要眇而不幽，思纏綿而易盡。是謂宋子名句，僅以蘋末見賞；南威淑姿，必以蓬葆稱美。此又蔽也。握玉塵者，惑清談之習；唱銅鞮者，忘正始之源。鬲指之聲，訾石帚多事；殺尾之字，以夢窗太嚴。取快喉舌，毀棄鍾呂，又何啻冠笏倚胡床之座，弦匏攙羯鼓之撾。是曰逾閑，難語同律，則亦一蔽也。又吹求過刻，騖博或誇。光耀沉落，非無天外一鶴之表；聲氣標榜，不皆春初萬花之觀。謝客山居，未登削簡；南部朝位，乃備吹竽。況之潮汐軒流，則麗雜蚌蠣；培塿孤峙，而希樹松柏。此雖賢者之過，亦一蔽也。今茲選錄，悉祛五蔽。祖《國風》之好色，體《楚辭》之緣情；秋風起而雲飛，明月墮而烟語。擊轅之節，乃中韶濩；叩槃之音，斯協宮徵。遐邇傳述，凡飲水而能歌；甲乙秩如，可畫壁而賭唱。以之頡頏宋、元，研索顯晦，哲人有作，靡得而譏。下走幼耽舒嘯，長習徒歌。江湖尊酒之游，遭之而未已；風水霓裳之聽，譜之而不成。輒敢參騁筆舌，攻彈雅鄭。夏蟲之知，疇責冰雪；斥鴳之笑，不逾枋榆。其說得毋愼乎！先生往矣，知音蓋希。秋水樓台，闃寂無主。曉風楊柳，咏謠有人。所願後之斫鱠取芳，聚珠成彩者，引申其琴趣，循守其玉律，非特繼承之功易，抑亦先生之志歟。

潘曾瑩《國朝詞綜續編序》國朝人文蔚起，詞學之盛，亦復遠逴張、柳，近凌楊、高，王蘭泉司寇《昭代詞綜》一書，沿竹垞太史《詞綜》之例，搜採大備。而百年以來，海內詞人鱗集麕萃，尚少續刊善本。黃君韻甫以文章著稱兩浙，尤邃於詞學，所著《倚晴樓集》，漱芳味腴，務合閑軌。邇來杜門著書，日事觚翰，取乾、嘉以來《詞綜》未及登者，蔚成巨編，其規式悉依竹垞、蘭泉兩先生選本，故名之曰《詞綜續編》，集中詞人幾及六百家。君嘗言詞選最少，而詞學則嘉、道間尤盛，兼羅博收，以防湮沒，宗草窗《絕妙好詞》、叔暘《花庵詞選》例也。夫白雪黃竹，却曲迷陽，雅騷之餘，代有謠唱，古不以詞名，而詞意已濫觴於是，凡皆不詭於正而已。是編所錄，悉以雅麗蘊藉爲準，求合乎無邪之旨，庶使工於詞者，知我朝文治蒸蒸，經術詩賦而外，詩餘一家亦實能超軼曩軌，津逮來學，鼓吹揄揚，體莫大焉，豈直發潛闡幽，其苦心爲不可及哉。書成，索予言，因約其大概而爲之序。

張炳堃《國朝詞綜續編序》國初吾禾朱檢討彝尊採輯唐、宋、金、元詞五百餘家，編爲《詞綜》一書，於各家專集及諸選本外，凡稗官野紀中有片詞足錄者，輒爲掇拾，故多他選未見之作。《四庫全書總目》稱其簡擇不苟，遠勝《花間》、《草堂》諸編。迨嘉慶初，青浦王侍郎昶復有《國朝詞綜》、《明詞綜》之刻，選擇大旨，一以檢討爲宗。雖其書晚出，不及登諸四庫，而近世倚聲家之奉爲準則，則一如檢討之書。顧自嘉、道以還，詞人輩出，名章俊句，流播旗亭，而未有薈萃之本。吾友海鹽黃君韻甫病之，於是採摭、討

議、研覃數年，纂成《國朝詞綜續編》，其姓氏已載前編者，概不復列，有補人而無補詞，得五百八十六家，凡二十有四卷。甄錄澄汰，一踵前規，以繼侍郎者繼檢討，遂以集千古詞學之大成。

又　韻甫篤學好古，自其少時已擅文譽，尤工倚聲，分別節度，窮極巧妙，所撰詩、古文辭及其他著述填溢篋笥。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一《黃燮青詞綜續編》　丙子，予過江夏，平湖張鹿仙（炳堃）都轉以《抱山樓詞》索序，並出其先集兩種，及海鹽黃韻甫（燮青）《國朝詞綜續編》見贈。韻甫之書，蓋準蘭泉司寇而作，所采約六百家，予置之行篋，未及讀也。一日，見上海所刻申報中載《香海詞話》（未列作者姓氏）云：「《詞綜續編》二十四卷，自順治迄咸豐，搜羅可謂富矣。然首卷錄丹陽荊慈衛《念奴嬌》一闋，與草窗《絕妙詞選》張于湖《過洞庭作》一字不訛，殊不可解。案于湖爲南宋名家，所著《紫微詞》，久已膾炙人口，何選家竟未之見。繼武朱、王，蓋亦難矣。」予考之草窗原書，其言不謬。此與杏舲詞話所記《明詞綜》以五代李珣之《浣溪沙》爲鐵尚書鉉作，錯誤正同，其亦疏於校讐矣。詞話又云：「嘉善黃霽青太守（安濤）有《續詞綜》之輯，覓其書不獲。」周季貺司馬云：「黃氏詞續，藏黃韻珊大令（憲清）家，亂後存否，未由知矣。」大令官楚中，有《倚晴樓詞》。按所言即韻甫也。惟韻甫作韻珊，燮清作憲清，豈名字有更改，抑記憶之偶疎耶。然則韻甫此書，其即本於霽青歟。但霽青之作，亦選入此書第六卷。而韻甫所附詞話，第言霽青所著《錄箋詞鈔》二卷，爲其所手定，並不言其有《續詞綜》，豈故諱之歟，疑不能明也。若末卷并及近今年少英俊，則鹿仙之所附益也。韻甫詩詞及《帝女花》、《桃花雪》諸傳奇，鄂垣皆有刊本，當繼覓之。

《復堂詞話·黃氏詞綜續編》　閱黃燮清韻珊選《詞綜續編》。填詞至嘉慶，俳諧之病已淨。即蔓衍闡緩，貌似南宋之習，明者亦漸知其非。常州派興，雖不無皮傅，而比興漸盛。故以浙派洗明代淫曼之陋，而流爲江湖。以常派挽朱、厲、吳、郭（原注：頻伽流寓。）佻染飣餖之失，而流爲學究。近時頗有人講南唐、北宋，清眞、夢窗，中仙之緒既昌，玉田、石帚漸爲已陳之芻狗。周介存有「從有寄託入，以無寄託出」之論，然後體益尊，學益大。近世經師惠定宇、江艮庭、段懋堂、焦里堂、宋于庭、張皋文、龔定庵多工小詞，其理可悟。（《復堂日記》丙子）

《詞學集成·清詞選本》　《聽秋聲館詞話》云：「余所見專輯本朝人詞者，宜興蔣京少《瑤華集》，華亭姚茝汀《詞雅》，吳江沈時棟、吳門蔣重光《詞選》，均不免雅俗糅雜。惟青浦王蘭泉司寇《國朝詞綜》，選擇最爲美備。然其書成於嘉慶初元，迄今已六十餘年，即乾、嘉以前亦多遺漏。余念兵燹以後，文字摧殘，雖無適於用，亦一時風雅所繫。爰就耳目所及，凡司寇未入選，而其人堪論定者，彙錄爲《國朝詞綜補》六十卷。終以僻處海隅，搜羅未廣爲憾。聞吳縣戈寶士明經，有《絕妙好詞》。嘉善黃霽青太守有《續詞綜》之輯，所采定多佳什。」周季貺司馬云：「戈詞未刊，黃詞存藏黃韻珊大令處。」（詒）案：黃選已刊於湖北，易大令名矣。陶凫香有《詞綜補遺》二十卷。

四印齋所刻詞

《左庵詞話》卷下　臨桂王幼霞侍御工詞，翻刻名家詞集多種。官內翰日，與同人唱和，有《薇省聯吟詞》。庚子，京師亂聞，侍御糾二、三同志，杜門結詞課自遣，必多悲憤蒼涼之作，惜不獲索讀爲憾。

《蕙風詞話續編》卷二　王幼遐給諫（鵬運），自號半塘老人。（臨桂東鄉地名半塘尾，幼遐先塋所在也。）清通溫雅，初嗜金石，後迺專一於詞。其《四印齋（山谷送張和詩「我捉養生之四印」，謂忍默平直也。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業，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臧秋豪心地直。）所刻詞》旁搜博采，精采絕倫，雖虞山毛氏弗逮也。王氏在桂林曰燕懷堂，舊有園在城西南隅。修廊百步，鏤花牆，納湖光。牆已外即擻湖矣。半塘有鼻病，致憎茲多口，然不足爲直聲才名玷也。（以上見《蕙風簃二筆》）

況周頤《禮科掌印給事中王鵬運傳》　精研詞學，生平悃款抑塞，一寄托乎是。其《四印齋所刻詞》，自南唐迄元如干家。著有《半塘定稿》、《袁墨》、《蟲秋》、《味梨》、《烟知》等集。

《小三吾亭詞話》卷一　余戊戌入都，始與幼遐訂交。幼遐所刻《四印齋詞》，（山谷詩云「我捉養生之四印」，謂忍默平直也。）校勘精審，汲古弗逮。其所爲詞，泠泠桑桑，若鳴雜佩。又：幼遐論詞，嘗以不得見《漁》、《樵》二

歌爲恨，謂朱希眞《樵歌》及顧春《東海漁歌》也。

《聲執》卷下　《四印齋所刻詞》，王鵬運刻。惟《雙白詞》非善本，其餘大概善本或孤本。且有影刊宋、元槧者，校讐亦精。附宋、元三十一家詞，亦皆孤本。原刻外，上海有縮影本。

胡先驌《評朱古微彊村樂府》　王幼遐侍御之《四印齋詞》，讎校始精。其所作詞，律亦漸細。

四印齋彙刻宋元三十一家詞

繆荃孫《四印齋匯刻宋元三十一家詞序》　國朝匯刻前人詞者，以虞山毛氏爲最富，江都秦氏爲最精。他若長塘鮑氏、鹽官蔣氏，亦嘗探靈琛於故楮，采片玉於珍秘，倚聲之士，沾溉良多。吾友王子佑遐，明月入抱，惠風在襟，孕幽想夫流黃，激涼吹於空碧。古懷落落，雅詎類於虎賁；綺語玲玲，媟不墮於馬腹。曾偕端木子疇、許君鶴巢，況君夔笙，刻《薇省聯吟詞》，固已裁雲製霞，天工儷巧，刻葩斫卉，神匠自操矣。嘗以南宋詞人姜、張並舉。暗香疏影，石帚以堅潔自矜；綠意紅情，春水以清空流譽，洵足藥色，出機杼於衆製，融情景於一家。復爲之搜采逸篇，校訂訛字。棲塵寶瑟，重調殆絕之弦；沉水古香，復扇未灰之焰。洵足使汲古遜其精、享帚輸其富者矣。荃孫冬心冷抱，秋士愁多，未譜律呂之聲，粗識目錄之學。奉茲瑰寶，嘆爲巨觀。抉幽顯晦，共知搜集之苦心；爵徵含商，俾識源流於雅樂。

王鵬運《四印齋匯刻宋元三十一家詞跋》　右匯刻兩宋名家詞別集二十四家，元七家，家爲一卷，共三十一卷，始事於癸巳正月，至臘月訖工。宋元士夫，類擅倚聲。然皆集外別行，附集以傳者絕少。宋人匯刻，如《百家詞》、《典雅詞》、《五十家復雅歌詞》，世已久無足本。國初汲古閣《六十家詞》之刻，有功詞苑最巨。繼之者唯長塘鮑氏、江都秦氏、錫山侯氏，此外無聞焉。余性嗜倚聲，尤喜搜肴宋、元人詞集。朋好知余癖者，多出所藏相示。十餘年來，集錄殆逾百本。竊思聚之之難，且寫本流傳，字多訛缺，終恐仍歸湮沒。爰竭一歲之力，先擇世不經見及刊本久亡之篇幅畸零者，斠讎銓次，付諸手民。其見於汲古諸刻者，皆不錄。不獨爲學者博識之助，亦藉以抱殘守缺，存十一於千百。筱珊太史序於此刻，所謂「抉幽顯晦，共知搜集之苦心」者，洵知言也。是役也，訂訛補闕，夔笙中翰用力最勤。其以藏書假我者，則陸存齋觀察，盛伯希司成，繆筱珊、黃仲韜兩太史，楊鳳阿閣讀，劉樾仲舍人也，例得並書。

篋中詞

譚獻《篋中詞序》　國朝二百餘年，問學之業絕盛，固陋之習蓋寡。自六書、九數、經訓、文辭、篆隸之字、開方之國，推究於漢以後，唐以前者備矣。至於塡詞，僕少學焉，得本輒尋其所師，好其所未言，二十餘年，而後寫定，就所睹記，題曰《篋中》。其事爲大雅所笑，其旨與凡人或殊，容若、竹垞而後，且數變矣。論具卷中，不贅縷也。李白、溫岐，文士爲之；昇元、靖康，君王爲之；將相大臣，范仲淹、辛棄疾爲之；文學侍從，蘇軾、周邦彥爲之；志士遺民，王沂孫、唐珏之徒，皆作者也。昔人之論賦或麗若金膏，或清如水碧，或冷如碉雪，或奇若岩雲，萬戶千門，五光十

曰：「懲一而勸百。」又曰：「曲終而奏雅。」麗淫麗則，辨爲用心；無小非大，皆曰立言，惟詞亦有然矣。

《近詞叢話・譚復堂爲詞學大家》 又選順、康至同、光詞爲《篋中詞》。

《小三吾亭詞話・譚獻復堂詞》 仁和譚仲修（獻），循吏文人，倚聲巨擘。《篋中》一選，海內視爲玉律金科。

夏孫桐《廣篋中詞序》 遐庵先生匡濟偉才，餘事關懷文獻。比年退居滬上，篤嗜倚聲，於是有編輯清詞之舉。博搜沈佚，已得數千家。又以先輩甄錄今詞者，莫善於復堂譚氏《篋中詞》，因其例，廣爲錄，先告成，貽書徵序。【略】復堂學派，私淑毗陵，本其說以抑揚二百餘年之作者，評騭精而宗旨正，光緒以來，言詞者奉爲導師。

夏敬觀《廣篋中詞序》 甄選清代詞者，先後有佟世南、蔣重光、王昶、黃燮清、姚階、孫麟趾諸家，其最晚出，厥惟仁和譚獻《篋中詞》。嘉、道前，詞人大抵祖禰陳維崧、朱彝尊、厲鶚、郭麐，豪者稱蘇、辛，清婉者稱白石、梅溪、玉田、碧山而已。武進張惠言與弟琦撰《宛鄰詞選》，琦子曜孫復叙錄嘉慶詞人爲《同聲集》，荆溪周濟與張氏甥董士錫善，繼爲《詞辨》，於是風氣稍變，浙派外，常州別樹一幟。顧二百年來熏習濡染，莫能盡滌，譚氏於《詞辨》有評，輯《篋中詞》，剖析精微，議論洽當，至其自爲詞，則結習仍所不免。

彊村叢書

曹元忠《彊村叢書序》 彊村侍郎校刻唐、五代、宋、金、元詞，以元忠嘗助蒐討，共抱微尚約，書成，爲序其首。今年秋，工竣，得別集百有十三家，總集所收猶不在此數，盛矣哉！自汲古以來至於近時朋舊，若四印齋、靈鶼閣、石蓮山房、雙照樓諸刻，皆未足方也。雖然，彊村是刻之所以獨絕者，則尚不因此。蓋嘗取今世所傳《國策》、管、晏、荀、列諸子書錄，而知其校刻各詞，猶有劉向家法爲不可及焉。按向所校讎，以中書爲主，尚取太史書、太常書、大中大夫卜圭書、射聲校尉立書、臣富參書、臣向書，校除復重，定著篇數。可見雖據善本，猶待參訂也。而彊村所校如之，其於誤字，如以「趙」爲「肖」，以「齊」爲「立」，以「盡」爲「進」，以「賢」爲「形」，以「天」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每云「皆已定殺青，可繕寫」，可見實事求是，不妨改字也。而彊村所校又如之。顧彊村所尤致意者則在聲律。故於宮調旁譜之屬，莫不悉心校定，或非向之所及。然《漢書・藝文志》既載河南周歌詩，又附河南周歌聲曲折；既載周謠歌詩，又附周謠歌詩聲曲折。度向所校，必亦精審如彊村可知，則又惜其書久亡，并無書錄之可證也。且夫唐、五代、宋、金、元之詞，漢、魏、六朝之樂府也。往讀《宋書・樂志》，漢鼓吹饒歌十八曲，至《有所思》之「妃呼豨」，《臨高臺》之「收中吾」，雖已索解無從，然猶得據王僧虔啓所云「諸調」曲皆有聲有辭，辭者歌詩，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引爲比例。獨至宋鼓吹饒歌《上邪》、《晚芝田》、《艾如張》諸曲，幾於滿紙皆「幾令吾」、「微令吾」，令人口呿舌撟，不知其作何語。及考諸《樂府解題》，則云：「凡古樂錄，皆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致然。」然後知樂工伶官既無左驩、史妠、謇姐名倡理董其事，士大夫復以非肄業所及而不屑道，又誰爲之刊正者？故自宋迄梁，不過七八十年，而沈約所見已踳駮如此。使當時有如彊村者出而校勘，豈非《宋史・樂志》導引、六州、十二時、降仙臺之流，縱音節不傳，不可歌，甯至不可讀哉？然則漢、魏、六朝樂府，以聲辭雜糅之故，等諸若存若亡。知凡夫唐、五代、宋、金、元詞之僅存者，欲延墜緒於一綫，殆非精校傳刻不可。我彊村惟有鑒於此，故《夢窗》鋟版者三，而《草窗》亦至於再，其餘諸家亦復廣搜珍祕，博訪通雅，必使豪髮無憾而後已。豈不以南宋所傳《望瀛》十二徧散序無拍，《韻語陽秋》能言之，而今不可知矣。夷則商《霓裳羽衣曲》十一段起弟四徧至殺拍，《碧雞漫志》能言之，而今又不可問矣。姑無論大曲也，甚而纏慢小令，若《詞源》所稱張樞《寄閒集》旁綴音譜者，今且無自訪求。恐再閱百年，即此總集，別集百數十家，亦將灰飛煙滅。不及時整婓，安知不如劉向所言，爲其俎豆筦弦之閒，小不備絕而不爲，大不備或莫甚焉，不得不盡力以爲之乎？則又用心與向相同，不但校讎守其家法已也，元忠故詳言之，以告當世讀《彊村叢書》者。

沈修《彊村叢書序》 詞興於唐，成於南唐，大昌於兩宋，否於元，剝於明，至我清又成地天之泰、地雷之復焉。聖人瑰意琦行，爲者誠多，論者亦

不鮮，相率名以詩餘。今人王夢湘釋之云：「是非五、七言之餘，《三百篇》之餘也。」盛哉言乎！宋既昌行詞，過閭閈而聽謠俗，說山川而道政事，未嘗不取代《風》、《雅》之正變。不甯惟是，雖宗廟朝廷，著作丕炳，未嘗不狃於大晟鍾呂，則更以之代《頌》，君臣上下不聞病其爲褻焉。然則體曾非褻，道曾非小，果得《風》敎《雅》正《頌》容之妙，雖謂代興《三百》，曾何不可？非必四言榮而五、七言遂賤，長短句賤而五、七言又榮。蘭陵賦篇，靈均廿五，規《三百》成辭。然而賦名立矣，世不以病荀、屈。揚雲稱「辭人之賦麗以淫」，長卿諸家之作，非不義兼懲創，覆杯水熄焦原之爓，則誠處不可勝之勢矣。然淫者必可反之復貞，揚既有得於心，悔焉而莫爲，故詩人麗則之正，末由庶見於今。不知而作，匪直賦能淫人焉，推焉而釋，經然，子史百家然，散、儷文然，五、七言然，詞又曾何不然？亦軌諸三五經敎之原，斯得矣。修嘗論之：詞至於宋，若治道進爲成周，日中斯昃，月盈斯闕，非元明列賢之過，抑又天運然耳。其中興乎我清，又若王道之淩遲於七雄八代，及唐而昭陵茂治，幾隆成康。故稱詞，則望宋如歸。其他，必也我清乎。往者修與張孟劬談，謂古今文章學術，莫外官經。孟劬執其美人香草之令慢相難：「若此者，亦能官經統之否？」修曰：「子能外太師六詩陳詞歟？」曰：「《風》、《雅》、《頌》，盡乎文章形製焉，曰賦、比、興，盡乎文章情法焉。斯誠百家騰躍，咸入聖環也。元曲曾然，甯唯詞？詞運及今世，固猶在貞觀中葉。名流輩興，分肖有宋一體。」彊村先生則尤褎然稱首，平生所爲詞合《三百》、《廿五》成之者，何以能是職？唯心素使然也。夫藝曾四術之一也，樂曾六藝之一也。樂數降而成詞，曾雲咸之末胄也。然由心素結撰，斯優優乎徵四術之內誠。先生蚤遺華簪，興言則隱，泮奐林下，曾回兩徵，則其心素可測矣。修與孟劬嘗操前說進質明詞體非，褻道非小。先生頷應微笑，若契焉於心而不言，益讎訂所藏詞，賡續刊行。證律紬文，卷帙恆手，惟精惟實，罔敢或偭。誠以宋賢爲職志，金元逸人亦以操尚馨素登之，益覘先生之閎焉。雖然，先生甯直詞之乎哉！《三百》有正有變，《廿五》變而無正，則均時焉爲之。若夫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懷其舊俗，則文章作者胥然更奚擇乎《詩》《騷》，得斯誼成詞集而行之，先生功則盛已。

沈曾植《彊村校詞圖序》 逸社冬集，彊村居士以校詞圖屬題。余爲詩爲詞皆不就，久而無以應也。病山屢趣之。一日，閱《直齋書錄解題》，於《笑笑詞》下得一事曰：自南唐二主以下，皆長沙書坊所刻，號《百家詞》云云，默數歷年。蓋詞起五代，越三百餘年而有長沙彙刻，又越四百餘年而有海虞毛氏之刻，又且三百年而後有居士之校刻也。遼乎邈哉！乃起而書其後曰：詞莫盛於宋，而宋人以詞爲小道，名之曰詩餘。及我朝而其道大昌。秀水朱氏、錢塘厲氏，先後以博奧澹雅之才，舒窈之思，倚於聲以恢其壇宇。浙派流風，泱泱大矣。其後乃有毘陵派起，張皋文氏、董晉鄉氏《易》學大師；周止庵治《晉書》，爲《春秋》學者，各以所學，益推其義，張皇而潤色之，由樂府以上溯《詩》《騷》，約旨而閎思，微言而婉寄。蓋至於是，而詞家之業乃與詩家方軌竝馳。而詩之所不能達者，或轉藉詞以達之。周氏退姜、張而進辛、王，尊夢窗以當義山、昌谷，其所以標異於浙派者，豈非置重於意內以權衡其言外，諸諸乎焉有國史吟詠之志者哉！昔者吾友鶩翁王給諫以直言名天下，顧其閒暇好爲詞，詞多且工。復校刻其所得善本於京師，以詔後進。方是時，彊村與相唱和，志相得若鍾呂之相宣。前後喁于而曲直歸分也。鶩翁取義於周氏，而取譜於萬氏。彊村精識分銖，本萬氏而益加博究，上、去、陰、陽，矢口平亭，不假檢本，同人憚焉，謂之「律博士」。蓋校詞之舉，鶩翁造其端，而彊村竟其事。志益博而智專，心益勤而業廣，乾坤道息，身隱焉文，海內知交，助蒐祕逸。校成之詞，已刊者數十家，未刊者方日出而未有已也。軼海虞而比數長沙，褎然於詞苑爲第三結集，可謂富歟！彊村者，居士祖居埭溪，在上彊山麓。唐白文公詩所謂「惟有上彊精舍寺」。其後，劉商學仙升舉地也。吾浙山川，名在《山海經》而至今可指其所在，按圖瞭然者，東惟會計，西惟浮玉，苕水爲最古。上彊爲浮玉支麓，而埭溪與施渚則苕水西源也。禹益所經，夏少康帝杼封軸之墟，越王句踐鑄劍之蹟，山水清絕，雲物泱漭，往往令人俛仰古今，悲思感慨而不可止。居士雖家在彊村，平生出入中外，退而寄居他郡，圖中風物，夢想所寄耳。而長楸夏首之思，感不絕而苑莫達者。鶩翁往矣，獨竚眙乎荒塍枉渚之閒，惏悷謳調，所自爲詞，與所校之詞，乃相與沕潏聯緜，延於無已。嗟夫，《離騷》之辭本《易象》，劉勰言之。宋玉微詞，世或以爲鐸椒《春秋》之裔緒。辭與詞，古今字，後世讀居士所爲與所著錄，其將有感乎無聲之樂，不盡之意乎？抑亦且曰，不可見之《易》，莫贊之《春秋》且於是焉在乎！世變浸淫於文字，是又非張、董、周三先生所及知。而五代之後復有五代，余思夫師說不傳，或且以

《花間》、《尊前》等觀也，於是乎言。

《蕙風詞話》卷一　余癖詞垂五十年，唯校詞絕少。竊嘗謂昔人填詞，大都陶寫性情、流連光景之作。行間句裏，一、二字之不同，安在執是爲得失？乃若詞以人重，則意內爲先，言外爲後，尤毋庸以小疵而累大醇。士生今日，載籍極博，經史古子，體大用閎，有志校勘之學，何如擇其尤要，致力一二。詞吾所好，多讀多作可耳。校律猶無容心，矧校字乎？開茲縹帙，鉛槧隨之。昔人有校讎之說，而詞以和雅溫文爲主旨，心目中有讎之見存，雖甚佳勝非吾意所專注。彼昔賢曷能詔余而牖之，則亦終於無所得而已。

張爾田《彊村遺書序》　先生守律則萬氏，審音則戈氏，尊體則張氏，而尤大爲功於詞苑者，又在校勘。前此常熟毛氏、無錫侯氏、江都秦氏，廣刊秘籍，流播藝林，是謂蒐佚。下逮知聖道齋彭氏、雙照樓吳氏，或精鈔，或景宋，則又志在傳眞。雖未嘗無功於詞，而皆無當於詞學。先生則不惟蒐佚也，必核其精；不惟傳眞也，必求其是。蓋自王佑遐之校《夢窗》，叙述五例，以程己能，先生循之，津途益辟。是故樂府之有先生，而校讎乃有專家。

《聲執》卷下　朱孝臧刻。以有《雲謠集》者爲足本，收輯最富，且多不經見之本。凡有別本可校者，皆有校記，且於正文中定之，或兼叙版本源流。

體類

湘鄉派

曾國藩《聖哲畫像記》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爲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爲宗，國史儒林傳褒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庵作《中庸論》，及江愼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尚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夐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許、鄭爲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爲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略】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又《歐陽生文集序》 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既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溆浦舒焘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趨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異乎桐城姚氏者也。

又《經史百家簡編序》 自「六籍」燔於秦火，漢世掇拾殘遺，徵諸儒能通其讀者，支分節解，於是有章句之學；劉向父子勘書祕閣，刊正脫誤，稽合同異，於是有校讐之學；梁世劉勰、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褒貶前哲，其後或以丹黃識別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前明以「四書」經義取士，我朝因之。科場有句股點句之例，蓋猶古者章句之遺意。試官評定甲乙，用朱墨旌別其旁，名曰圈點。後人不察，輒倣其法，以塗抹古書，大圈密點，狼(藉)〔籍〕行間。故章句者，古人治經之盛業也。而今專以施之時文圈點者，科場時文之陋習也。而今反以施之古書，末流之遷變，何可勝道？惟校讐之學，我朝獨爲卓絕，乾、嘉間巨儒輩出，講求音聲故訓，校勘疑誤，冰解的破，度越前世矣。咸豐十年，余選經史百家之文，都爲一集，又擇其尤者四十八首，錄爲簡本，以貽余弟沅甫；沅甫重寫一册，請余勘定，乃稍以己意，分別節次，句絕而章乙之，間亦釐正其謬誤，評騭其精華，雅與鄭竝奏，而得與失參見，將使一家昆弟子姪，啓發證明，不復要塗人而強同也。

又《與李眉生書》 詩中有一種閒適之境，專從胸襟着工夫，讀之但覺天機與百物相弄悅，天宇奇寬，日月奇閑。如陶淵明之五古，杜工部之五律，陸放翁之七絕，往往得閒中之眞樂。白香山之閒適古調，東坡過嶺後之五古，亦能將胸中坦蕩之懷，曲曲出。

又《題彭旭詩集後》 大《雅》淪正音，箏琶實繁響。杜、韓去千年，搖落我安放。涪叟差可人，《風》《騷》通肹蠁。造意追無垠，琢辭辦倔強。伸文揉作縮，直氣摧爲枉。自僕宗涪公，時流頗忻嚮。汝復揚其波，拓茲疆宇廣。

又《酬九弟四首》三 杜韓不作蘇黃逝，今我說詩將附誰？

又《家書・致諸弟書》(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予論古文，總須有倔強不馴之氣，愈拗愈深之意，故於太史公外，獨取昌黎、半山兩家。論詩亦取傲兀不羣者。

又《致溫甫六弟書》（六月初六日） 學詩【略】吾意讀總集不如讀專集，此事人人意見各殊，嗜好不同。吾之嗜好，於五古則喜讀《文選》，於七古則喜讀《昌黎集》，於五律則喜讀《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詩，而苦不能步趨，故兼讀《元遺山集》。吾作詩最短於七律，他體皆有心得，惜京都無人可與暢語者。

又《致諸弟書》（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余於詩亦有工夫，恨當世無韓昌黎及蘇、黃一輩人可與發吾狂言者。

又《致諸弟書》（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 吾於五、七古學杜、韓，五、七律學杜，此二家無一家不細看。外此則古詩學蘇、黃，律詩學義山，此三家亦無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則用功淺矣。我之門徑如此。

又《家訓》（同治六年三月） 凡詩文趣味，約有二種。一曰閒適之趣，詩則韋、孟、白傅，均極閒適。而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陸之七絕。以爲人生具此高淡襟懷，雖南面王不易其樂也。

又《致南屏書》 至尊緘有云：「果以姚氏爲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斯實搔著癢處。往在京師，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後塵，私怪閣下幽人貞介，何必追逐名譽，不自閟惜。

又 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耳。

吳敏樹《與篠岑論文派書》 今侍郎序文所稱諸人學問本末，皆大略不謬；獨弟素非喜姚氏者，未敢冒稱；而果以姚氏爲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然弟豈區區以侍郎之言爲枉，而急自明哉？惜乎不及與功甫究論之耳。

張裕釗《答吳摯甫書》 古之論文者曰：文以意爲主，而辭欲能副其意，氣欲能舉其辭。譬之車然，意爲之御，辭爲之載，而氣則所以行也。欲學古人之文，其始在因聲以求氣，得其氣則意與辭往往因之而並顯，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餘可以緒引也。蓋曰意，曰辭，曰氣，曰法，之數者，非判然自爲一事，常乘乎其機而緄同以凝於一，惟其妙之一出於自然而已。自然者，無意於是，而莫不備至，動皆中乎其節，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寧惟日星山川？凡天地之間之物之生而成文者，皆未嘗有見其營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然以炳，而秩然以從。夫文之至者，亦若是焉而已。觀者因其既成而求之，而後有某者某者之可言耳。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則務通乎其微，以其無意爲之而莫不至也。故必諷誦之深且久，使吾之與古人訢合於無間，然後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極其能事。若夫專以沉思力索爲事者，固時亦可以得其意，然與夫心凝形釋，冥合於言議之表者，則或有間矣。故姚氏暨諸家「因聲求氣」之說爲不可易也。吾所求於古人者，由氣而通其意以及其辭與法，而喻乎其深。及吾所自爲文，則一以意爲主，而辭氣與法胥從之矣。閣下以爲然乎？閣下謂苦中氣弱，諷誦久則氣不足載其辭。裕釗邇歲亦正病此。往在江寧聞方存之云：「長老所傳劉海峯絕豐偉，日取古人之文縱聲讀之。姚惜抱則患氣羸，然亦不廢哦誦，但抑其聲使之下耳。」是或亦一道乎？

吳汝綸《孔叔仲文集序》 往汝綸始入內閣，則聞曲阜孔叔仲先生，於諸舍人中爲最賢；會先生已東歸，願見而不可得。又後二十餘年，與先生之子厚甫同官直隸，乃得讀先生之書。蓋先生少師事李方伯宗傳，爲桐城古文學。桐城之言古文，自方侍郎、劉教諭、姚郎中，世所稱「天下文章在桐城」者也。而郎中君最後出，其學亦最盛。由郎中君已上，師師相詔，更嬗遞引，鄉里之傳不絕。獨郎中君自少至老，常客游，不家於鄉，其流風被天下；而桐城受業者乃四、五人而已，李方伯其一人也。郎中君既沒，弟子晚出者，爲上元梅伯言，當道光之季，最名能古文，居京師，京師士大夫日造門問爲文法。而是時湘鄉曾文正公尤以閎文繫衆望，其持論亦推本姚氏。故梅、曾二家賓客相通流。先生既傳業於李方伯，及入京師，則數與梅伯言、曾文正往來。其於姚氏之學，既沈漸而癖好之。嘗寄詩伯言，自詭出桐城門下，用相矜寵。暇則從諸公爲文酒之燕，見於詩集者，往往一會至數十人。今讀其詩，若承聲欬於諸君子之側，而身從其游，與之馳驟而先後之也。方梅、曾在京師時，文章之士之趨歸之，相與講論姚氏之術，可謂盛哉！往年汝綸侍文正公時，公數數爲余稱述姚氏之說，且曰：「今天下動稱姚氏，顧眞知姚氏法者不多，背而馳者皆是也。」汝綸竊自維念，幸生桐城，自少讀姚氏書。姚氏支與流裔在天下，有振起而益侈大之者，而鄉里後生，卒鮮得其近似。聞公言，則矍然而懼。今老矣，業不加進，無以逾侍文正公時。讀先生書，考其淵源所自，茫然不自知針刺之在體也。

又《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書》 伯衡足下：辱示《與王篠池書》，文氣疏暢，知足下留心於古人之文者深也。前座上論文，盛推海峯，而左袒「望溪才弱」之說。某竊心疑焉，而未敢有所枝梧。歸挑燈重讀方、劉二集，伏而讀

之。竊意足下之盛推海峯者，才耳。第海峯信以才鳴矣，望溪亦何嘗無才也？夫文章以氣爲主，才由氣見者也；而要必由其學之淺深，以覘其才之厚薄。學邃者，其氣之深靜，使人饜飫之久，如與中正有德者處，故其文常醇以厚，而學掩才。學之未至，則其氣亦稍自矜縱，驟而見之，即如珍羞好色，羅列目前，故其文常閎以肆，而才掩學。若昌黎所云「先醇後肆」者，蓋謂既醇之後，即縱所欲言，皆不失其爲醇耳，非謂先能醇厚，而後始求閎肆也。今必以閎肆爲宗，而謂醇厚之文爲才之不贍，抑亦過矣。夫才由氣見者也。今之所謂才，非古之所謂才也，好馳騁之爲才；今之所謂氣，非古之所謂氣也，能縱橫之爲氣。以其能縱橫，好馳騁者，求之古人所爲醇厚之文，無當也；即求之古人所爲閎肆者，亦無當也。然而，資力所進，於閎肆之文尚可一二幾其仿佛；至醇厚，則非極深邃之功，必不可到。然則，望溪與海峯，斷可識已。大抵望溪之文，貫串乎「六經」、子、史、百家傳記之書，而得力於經者尤深，故氣韵一出於經。海峯之文，亦貫串乎「六經」、子、史、百家傳記之書，而得力於史者尤深，故氣韵一出於史。方之古作者，於先秦，則望溪近左氏內、外傳，而海峯近《戰國策》；於西漢，則望溪近董江都，而海峯近賈長沙；於八家，則望溪近歐、曾，而海峯近東坡；就二子而上下之，則望溪西漢之遺，而海峯宋人之流亞也。夫文章之道，絢爛之後，歸於老確。望溪老確矣，海峯猶絢爛也。意望溪初必能爲海峯之閎肆，其後學愈精，才愈老，而氣愈厚，遂成爲望溪之文。海峯亦欲爲望溪之醇厚，然其學不如望溪之粹，其才其氣不如望溪之能斂，故遂成爲海峯之文。某所得於望溪、海峯之文者如此，以足下留心於古人之文也，故叙而陳之。倘有所商論，更辱教焉，幸甚幸甚。某再拜。

又《答張廉卿》　承示姚氏於文，未能究極聲音之道，弟於此事更未悟入。往時文正公言：「古人文皆可誦。近世作者如方、姚之徒，可謂能矣，顧誦之而不能成聲。」蓋與執事之說若符契之合。近肯堂爲一文，發明聲音之故，推本《韶》、《夏》而究極言之，特爲奇妙。竊嘗以意求之：才無論剛柔，苟其氣之既昌，則所爲抗隊、詘折、斷續、斂侈、緩急、長短、申縮、抑揚、頓挫之節，一皆循乎機勢之自然，非必有意於其間，而故無之而不合；其不合者，必其氣之未充者也。執事以爲然乎？

又《答嚴幾道》　姚郎中所選文，似難爲繼。獨曾文正《經史雜鈔》，能自立一幟。王、黎所續，似皆未善。國朝文字，姚春木所選《國朝文錄》，較勝於《廿四家》。然文章之事，代不數人，人不數篇。若欲備一朝掌故，如《文粹》、《文鑑》之類，則世蓋多有。若謂足與文章之事，則姚郎中之後，止梅伯言、曾太傅及今日武昌張廉卿數人而已，其餘蓋皆「自鄶」也。

又《與姚仲實》　桐城諸老，氣清體潔，海內所宗，獨雄奇瑰瑋之境尚少。蓋韓公得揚、馬之長，字字造出奇崛。歐陽公變爲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後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則才氣薄弱，不能復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矯之，以漢賦之氣運之，而文體一變，故卓然爲一代大家。近時張廉卿又獨得於《史記》之譎怪，蓋文氣雄俊不及曾，而意思之恢詭，辭句之廉勁，亦能自成一家。是皆由桐城而推廣，以自爲開宗之一祖，所謂「有所變而後大」者也。說道說經，不易成佳文。道貴正，而文者必以奇勝。經則義疏之流暢，訓詁之繁瑣，考證之該博，皆於文體有妨。故善爲文者，尤慎於此。退之自言「執聖之權」，其言道止《原性》、《原道》等三篇而已；歐陽辨《易》論《詩》諸篇，不爲絕盛之作，其他可知。至於常理凡語，涉筆即至者，用功深則不拒自遠，無足議也。

薛福成《寄龕文存序》　國朝康、雍之間，桐城方望溪侍郎，獨以樸學治古文辭，鑑明歸震川氏，以上接韓、歐陽之緒。至乾隆中葉，而姬傳姚先生踔起，先生親受業望溪弟子劉君大櫆，及其世父編修君範，其論古文曰：「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缺一不可。」一時著籍門下高第弟子，各以所習相傳授，自淮以南，上泝長江，西至洞庭、沅、澧之交，東盡會稽，南踰服嶺，言古文者，必宗桐城，號桐城派。其淵源所漸遠矣。厥後流衍益廣，不能無窳弱之病。曾文正公出而振之。文正一代偉人，以理學經濟，發爲文章，其閎歷親切，迥出諸先生上。早嘗師義法於桐城，得其峻潔之詣。平時論文，必導源「六經」、兩漢，而所選《經史百家雜鈔》，蒐羅極博，《文選》一書，甄錄至百餘首。故其爲文，氣清體閑，不名一家，足與方、姚諸公並峙，其尤堯然者，幾欲跨越前輩。余謂自桐城派盛行，而海內假託者亦衆，近世高材生言古文者，或遂厭棄桐城；然以文正之賢，不能不取義法於桐城，繼乃擴充，以極其才。然則桐城諸老所講之義法，雖百世不能易也。夫古文之由來遠矣。自昌黎迄今千有餘年，作者曾不數家。其間蓋非無篤志者矣，而或未得其傳；得其傳矣，或限於時與地，而程功致力之不能深且久，則皆不可以

至。然苟非瑰奇鴻博絕特之才，則雖得其傳與時與地，或能至而不必成，能成而不必造其極。甚矣，古文之難言，而作者之不數數覯也！會稽孫君彥清，砥行績學，治古文有聲。光緒十年冬，彥清將自梓其文，都爲四卷，曰《寄龕文存》，徵序於予；逾歲復來，趣之益力。予讀彥清之文，擩嚌百氏，弸中彪外，馳騁不可抑遏，集中頗見規橅《史》、《漢》及六朝駢儷之作，蓋其聲光駿發，非桐城繩檢所能束縛也。然以彥清所有，如復能默究義法，奮追曩哲，茹精晰微，屢變益進，則傳世行遠，又可量邪？予願彥清斂才抑氣，深思有得，擴其所已能，研其所不足，古之作者，不難至也。予壯歲獲遊曾文正公之門，粗聞緒論，顧以世事役役，大懼不能卒業。羨彥清之才之敏，而知其必不鄙棄予言也，故道予志所欲就而未逮者以勖之。

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序》 右文四百四十九篇，總二十八卷，分上、中、下三編，皆以補姚氏姬傳《古文辭類纂》所未備也。【略】《左氏》敘事之文，自爲一體，姚《纂》無類可傳，則取曾文正公《經史百家雜鈔》之目以入之，錄敘記爲一卷；又別增典志一卷，典志亦《雜鈔》之目也。【略】文章之道，莫大乎與天下爲公，而非可用一人一家之私議。自劉向父子總《七略》，梁昭明太子集《文選》，而後先古文章，始有所歸。宋歐陽氏表章韓愈，明茅順甫錄八家，而後斯文之傳，若有所屬。姚先生興於千載之後，獨持灼見，總括羣言，一一衡量其高下，銖黍之得，毫釐之失，皆辨析之，醇駁較然，由是古今之文章，謬悠殽亂，莫能折衷一是者，得姚先生而悉歸論定。即其所自造述，亦浸淫近復於古。然百餘年來，流風相師，傳嬗賡續，沿流而莫之止，遂有文敝道喪之患。至湘鄉曾文正公出，擴姚氏而大之，並功德言爲一涂，挈攬衆長，轢歸掩方，跨越百氏，將遂席兩漢而還之三代，使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之文，絕而復續，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大雅不羣者哉！蓋自歐陽氏以來，一人而已。余今所論纂，其品藻次第，一以習聞諸曾氏者，述而錄之。曾氏之學，蓋出於桐城，固知其與姚先生之旨合，而非廣己於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說，屏棄六朝駢麗之習，以求所謂神理、氣味、格律、聲色者，法愈嚴而體愈尊；循曾氏之說，將盡取儒者之多識、格物、博辨、訓詁，一內諸雄奇萬變之中，以矯桐城末流虛車之飾，其道相資，無可偏廢，故既叙述略例，亦明夫不敢封己抱殘，守一先生家言，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以足也；然遂欲執塗之人而強同，則是又大惑已。【略】曾文正公略師班氏，其文規恢閎闊，遂崒然直躋兩漢，況進於此者邪？故今斷以馬、班、韓、歐爲百世不祧之宗云。桐城宗派之說，流俗相沿，已踰百歲，其敝至於淺弱不振，爲有識者所譏。讀曾文正公暨吳南屏二家之書，斷斷之辯，自可以止。然工輸雖巧，不用規矩繩，又可乎哉？本朝文章，其體實正自望溪方氏，至姚先生而辭始雅潔，至曾文正公始變化以臻於大。桐城之言，乃天下之至言也。昔孔子論文，義主修辭，而以立誠爲本。昌黎韓氏則曰：「沈浸醲郁，含英咀華。」未有辭不工且雄，而文能造其極者。余今所論纂，博觀愼取，蓋亦有年，凡神理、氣味、格律、聲色，有一不備者，文雖佳不入。望溪方氏致力於《史》、《漢》獨深，其讀史書後各篇，多足闡發馬、班義理，頗取以綴諸傳之後。

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序》 道光末造，士多高語周、秦、漢、魏，薄清淡簡樸之文爲不足爲。梅郎中、曾文正之倫，相與修道立教，惜抱遺緒，賴以不墜。逮粵寇肇亂，禍延海宇，文物蕩盡，人士流徙，展轉至今，困猶未蘇。京師首善之區，人文之所萃集，求如昔日梅、曾諸老，聲氣冥合，簫管翕鳴，邈然不可復得。而況山陬海澨，弇陋寡疇，有志之士，生於其間，誰與祓濯而振起之乎？觀於學術盛衰升降之源，豈非有心世道君子責也？

又《例略》 曾文正公亟許姬傳，至列之《聖哲畫像記》，以爲「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然尋其聲貌，略不相襲。「道不可不一，而法不必盡同。」斯言諒哉！南屏沉思孤往，其適於道也，與姚氏無乎不合。學者讀文正《歐陽生文集序》及南屏《與篠岑論文派書》，百餘年文人承嬗離合之迹，略可覩矣。【略】曾文正公以雄直之氣，宏通之識，發爲文章，冠絕今古，其於惜抱遺書，篤好深思，雖謦欬不親，而涂轍竝合。學者將欲杜歧趨，遵正軌，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

李詳《論桐城派》 文正之文，雖從姬傳入手，後益探原揚、馬，專宗退之，奇偶錯綜，而偶多於奇，復字單義，雜厠相間，厚集其氣，使聲采炳煥，而戛焉有聲，此又文正自爲一派。可名爲「湘鄉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門下則有張廉卿裕釗、吳摯甫汝綸、黎蓴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爲姬傳先生四大弟子，要皆「湘鄉派」中人也。

同光體

陳衍《沈乙盦詩叙》 余與乙盦相見甚晚。戊戌五月，乙盦以部郎丁內艱，廣雅督部招至武昌，掌教兩湖書院史學，與余同住紡紗局西院。初投刺，乙盦張目視余曰：「吾走琉璃廠肆，以朱提一流購君《元詩紀事》者。」余曰：「吾於癸未、丙戌閒，聞可莊、蘇堪誦君詩，相與歎賞，以爲同光體之魁傑也。」同光體者，蘇堪與余戲稱同、光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

《石遺室詩話》卷一 丙戌在都門，蘇堪告余：有嘉興沈子培者，能爲「同光體」。「同光體」者，余與蘇堪戲目同、光以來詩人不專宗盛唐者也。

又 子培有《寒雨積悶雜書遣懷裒積成篇爲石遺居士一笑》詩八十餘韻，余與君論詩語，略具其中。詩云：「【略】乃知古詩人，心闢日迎拒。程馬蛻形骸，杯槃代尊俎。莫隨氣化運，孰自喙鳴主？開天啓疆域，元和判州部。奇出日恢今，高攀不輸古。韓白劉柳騫，郊島賀籍仵。四河道昆極，萬派播溟渚。唐餘逮宋興，師說一香炷。勃興元祐賢，奪嫡西江祖。尋察薪火傳，晳如斜上譜。中州蘇黃餘，江湖張賈緒。譬彼鄱陽孫，七世肖王父。中泠一勺泉，味自岷觴取。沿元虞范唱，涉明李何數。強欲判唐宋，堅城捍樓櫓。咄茲盛中晚，幟自閩嚴樹。氏昧荀中行，謂句弦徊矩。持茲不根說，一眇引群瞽。叢棘限牆闈，通塗成岨峿。誰開人天眼？玉振待君拊。【略】蓋余謂詩莫盛于三元：上元開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君謂三元皆外國探險家覓新世界、殖民政策開埠頭本領，故有「開天啓疆域」云云。余言今人強分唐詩宋詩，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耳。廬陵、宛陵、東坡、臨川、山谷、後山、放翁、誠齋、岑、高、李、杜、韓、孟、劉、白之變化也；簡齋、止齋、滄浪、四靈、王、孟、韋、柳、賈島、姚合之變化也。故開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樞幹也。若墨守舊說，唐以後之書不讀，有日蹙國百里而已。故有「唐餘逮宋興」及「強欲判唐宋」各云云。

又卷二九 仲英有《讀石遺集》七言長古云：「侯叟(乙符丈)示我《石遺集》，謂光宣來此一人。我知公名始丙辰，越八載今始識眞。棄粕吐醨吸古醇，芟蕪抉穢絕陳陳。潘幽涵遠何清新，結廬秋山明月鄰。掬泉蹋石藉芳茵，朱徽藥鼎坐古春。不知人世有纖塵，以此持喻或等倫。儷之斯世譬鳳麟，更難能者言靈仁。使我讀之幾逡巡，同時陳鄭吾能云。幷示爬梳去翳繁，取材高古非俗藩。陵踔凝鍊不可馴，但恐狡張僨脈筋。馨蘭自燔東坡論，荒寒不似人世文。淒緊既非中和言，衰季志危心放奔。誰與挽回元氣元？宛陵香山公所欣。更推南宋非斷斷，筆意陰同固其因。更有神契俗不聞，聖道自漢中沈淪。矯矯唐宋義始伸，涵泳微旨復性純。志粹氣完心寬溫，發爲聲文無躁紛。香山遭世多遭迍，聖俞頓躓宋燕踆。自比鮎魚辛酸辛，微有苦語雜笑嚬。皆能蘊藉無憤嗔，不妄悻悻肆哀呻。惟公養境與之群，豈求辭語能窮源？捧書讀歎語遂煩，我年十七志皇墳。更貪排比忘朝昏，資荷作鏡闇不分。益之愈亂如治軍，未甘自棄敝帚珍。欲求智炬然途遵，因書問訊鷺江濱。更請安心不二門，海月珠光燦雲旻。何時重照韓公軒？江城握管意存存。」篇中兩處暗轉，極見結構。余報以一律云：「劉生雄驁孟郊材，凌紙論文怪發來。幷世欲推壓元白，古人直遣媲歐梅。宋唐區畫非吾意，（來詩「矯矯唐宋」原作「有宋」）漢魏臨摹是死灰。萬卷有書眞讀破，吐醨棄粕快銜杯。」

又《劍懷堂詩草序》 今之人，喜分唐詩、宋詩，以爲浙派爲宋詩，閩派爲唐詩，咎同、光以來，閩人捨唐詩不爲而爲宋詩。夫學問之事，惟在至與不至耳，至則有變化之能事焉，不至則聲音笑貌之爲爾耳。唐人之聲貌至不一矣；開、天、元和，不一其人，不一其聲貌，所以爲開、天、元和也；開、天之少陵，摩詰，元和之香山、昌黎，又往往一人不一其聲貌。故開、天、元和者，世所分唐、宋詩之樞幹也。【略】子孫雖肖祖父，未嘗骨肉間一一相似，壹緼化生，人類之進退由之；況非子孫，奚能刻意蘄肖之耶！天地英靈之氣，古之人蓋先得取精而用宏矣。取之而不能盡。故《三百篇》、漢、魏、六朝而有開、天、元和、元祐以至于無窮，在爲之至與不至耳。

金天羽《與鄭蘇堪先生論詩書》 石遺之序海藏詩，侔色揣稱于句律之間，評量古人，務輕彼而軒此者，其無乃儀毫失牆，而未得帝之縣解乎？【略】如牽課于宗派，衡量于格調，則必如劉彥和(勰)所謂「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循行數墨，文學之道苦矣。

又《五言樓詩草序》 詩至今日，難言之矣。創作者惡夫襲古人之貌。【略】而泥古者則又規倣唐、宋，標異一二家以自張其壁壘，師古而不能馭古。

【略】又其甚者，舉一行省十數縉紳，風氣相囿，結爲宗派，類似封建節度，欲以左右天下能文章之士，抑高唱而使之喑，摧盛氣使之絀，織靡委隨，而後得列我之壇坫，卒之儇薄者得引爲口實，而一抉其樊籬，詩教由是而窳焉。

《新世說・文學》 若同光體詩人，出入南、北宋，鄭蘇龕、陳伯潛、陳伯嚴、沈子培爲其宗之魁傑。其中又分二派：一派清蒼幽峭，體會淵微，思精筆鍊，蘇龕、伯潛優爲之；一派生澀奧衍，語必驚人，字忌習見，伯嚴、子培優爲之，范肯堂、林畏廬、陳石遺、李拔可皆此宗之健者，至羅癭公、黃秋岳、梁仲異、夏劍丞則後起之秀也。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同光體者，君與海藏、乙盦諸公，號同光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之稱。一時勝流，互相標舉，數十年來，浸成風尚。開山之功，良未可沒。君詩本有專集，刊行已久，其工力品格，幷世詩壇，必有舉似，茲不贅言。

《定盦詩話》卷下 陳石遺詩老近有詩云：「偶沿東海人談藝，猥使西江派拜嘉。」自註云：「日本博士鈴木虎雄推余詩爲江西派，實不然也」云云。先生雖不自承爲江西派，顧提倡宋詩甚力。自其所著詩話及所選之《近代詩鈔》出，海內之爲同光體者，益復靡然向風。蓋欲避俗，避熟，避膚淺，而力求沉厚清新，固非倡導宋詩不可。況先生所選近代詩，斷自道光朝起，而是時之詩家，如祁壽陽、曾湘鄉、何東洲輩，皆名高望重，以半山、山谷、東坡、後山諸家爲祁向者。故宋詩之盛，非僅人力，亦風會致然也。《近代詩鈔》首錄《覺劭亭詩》一百二十餘首，何東洲詩錄至一百七十餘首，曾湘鄉詩亦錄至數十首。其他如鄭子尹、莫子偲及近代之散原、海藏、弢庵、乙盦，皆推挹甚至。其他如晚翠、哄庵、拔可、貞壯、晦聞、詩廬、仁先、衆異、宰平，宗宋派者，采輯甚備。而閩人錄至數十家，以爲宋詩最早而最多也。全鈔三百餘家，而滇人無一焉，以滇人之爲宋詩者少也。先生詩話中，雖一再言無論爲唐爲宋，要取詞必己出，意不猶人者，固舍宋詩莫屬矣。於長慶體少鈔，以其骨少肉多也。柏梁體少鈔，以其詞勝於義也。推陳出新，補偏救弊，先生其無媿今之宗匠乎。

沈曾植《濤園詩集序》 近人言同光派，閩才獨盛。假有張爲圖者，太夷爲清奇僻苦主，君爲博解宏拔主乎！入室誰，及門幾人。君當時意氣遒上，頗自任，猶若有不足者然。

新民體

黃遵憲《致飲冰室主人書》光緒二十八年四月） 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却爲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此者矣。

《清代學術概論》卷一九 然此派者，以文而論，因襲矯揉，無所取材；以學而論，則獎空疏，閼創獲，無益於社會。

又卷二五 啓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爲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鍊，至是自解放，務爲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爲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則別有一種魔力焉。

狄葆賢《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 飲冰室主人常語余：俗語文體之流行，實文學進步之最大關鍵也。各國皆爾，吾中國亦應有然。【略】俗語文體之嬗進，實淘汰優勝之勢所不能避也。中國文字，衍形不衍聲，故言文分離，此俗語文體進步之一障礙，而即社會進步之一障礙也。爲今之計，能造出最適之新字，使言文一致者上也；即未能，亦必言文參半焉。

宣南詩社 消寒詩社

胡承珙《消寒詩社圖序》 閒旬日一集，集必有詩。嗣是歲率舉行，或春秋佳日，或長夏無事，亦相與命儔嘯侶，陶詠終夕，不獨消寒也；尊酒流連，談劇間作，時復商榷古今，上下其議論，足以祛疑蔽而泯異同，並不獨詩也。

又《小萬卷齋詩稿序》 若吾友蘭坡之詩，其眞溫柔在誦，怊悵切情，察士多淩誶之思，好麗有殷勤之意者歟？【略】承珙手無慧珠，腹若智井，才不

逮於作者，心猶慕失古人。雖欲綜述《風》、《騷》，鑽挈比興，而未能聽遺音於弦外，抽妙緒於機先。惟與君同朝十年，相思永夕，竹柏之契，證於清襟；萱蘇之懷，通於幽寐。數贈答之篇章，傾耳已熟；話平生之出處，僂指能詳。猥許心知，發其目論，卮言無當，喤引聊先。徒致美於探驪，終有漸於窺豹耳。

吳嵩梁《小萬卷齋詩稿序》　道光二年九月，蘭坡先生以贊善疏請歸養，蒙恩俞允。諸王在上書房者賦詩贈行，同社諸子餞於九里梅花村舍，繪圖徵詠，余亦繼作。先生復示以所著《小萬卷齋詩集》屬余序之。

陶澍《潘功甫以宣南詩社圖屬題撫今追昔有作》　一人坐檐楹，一人立階啟。二人前據梧，三人後隱几。復有空庭下，二人同徙倚。借問公等誰，相羊集於是？披圖半舊好，面目差可指。憶昔創此會，其年維甲子。賞菊更憶梅，名以消寒紀。（嘉慶九年初舉此會，朱蘭坡齋中以賞菊爲題，吳退旃齋中以憶梅爲題。）與者夏顧洪，聚散一期耳。（顧南雅、夏森圃、洪介亭皆入會。明年秋，余以艱歸，諸君亦多風流雲散矣。）先甲逮後甲，董子復繼起，（甲戌冬，董琴涵復舉此會。）一爲登高呼，應者從風靡。朱胡及錢謝，右轙而左弭。益之陳周黃，重以蘭芙茝。（朱蘭坡、胡墨莊、錢衎石、謝蘐亭、陳石士、周肖濂、黃霽青、吳蘭雪、李蘭卿、劉芙初、梁茝鄰皆先後與會。）譬彼翼相圃，不與斯爲恥。觴間展豪素，座上發宮徵。齋醆辨宜窯，殿瓦搜雍畤。《茶經》與邕帖，往往窮日晷。（宣德醮壇銅醆、甘泉宮瓦研、安化茶、岳麓碑，皆當時詩題。）和答有元白，攻伐無王李。交偕水乳親，義借山石砥。匪日築騷壇，庶以廣經壘。潤色太平業，歌詠同朝美。浮雲一分飛，南北受風水。我行叱馭西，諸公亦頻徙。尚記萬柳堂，離筵共杯酹。（己卯夏，余備兵川東，諸君祖於萬柳堂，有詩。）林程本後來，（林少穆、程雲芬二君自余出京後始入會。）不久亦出師。自餘各無恙，時有書一紙。文章述東壁，冠蓋稱南里。雞鳴風雨夜，夢想多遙擬。忽從圖中晤，恍惚吟肩峙。自三舍人外，諸任我悉齒。（功甫及湯茗孫、張士林三內翰皆續後入會。）峨峨宣武坊，昔我曾居此。四遷未始離，破屋聊棲止。（余初居永光寺西街，旋移椿樹頭條衚衕、上斜街、順成門大街教場、五條衚衕，皆在宣武坊南。）惟見古槐街，綠罨河之涘。而君宅其間，賓主錯綦履。搏沙聚豈常，伐木情何已。平生文字因，小涉雕蟲技，結習未能忘，見獵心猶喜。知君大雅才，早歲《詩》聞鯉。鸞臺無細音，相期颺盛軌。

朱綬《宣南詩會圖記》　國家承平日久，士大夫褒衣博帶，雅歌投壺，相與揚翊休明，發皇藻瀚，不獨藝林之佳話，抑亦熙化之盛軌也。

《歸田瑣記》卷六　道光辛丑秋，余駐兵上海，防堵嘆夷。適朱蘭坡同年琦、黃霽青太守安濤先後來訪，皆昔年宣南詩社舊侶。蘭坡別不過七年，霽青則別二十餘年，此番不期而遇於戎馬倥傯之中，眞喜出望外矣。時霜蟹初肥，因招集行館中，飲酒賦詩，乃不數日即爲搏沙之散，悵良會之大難，惜勝游之不再。每思作一小文觀縷其事，而匆匆未暇以爲也。

朱琦《小萬卷齋詩稿自序》　余非能詩也，又非敢妄謂知詩法也。漢、魏逮元、明，名家林立，雖溯其源流，窮其旨趣，而藩離未窺，無論堂奧，然則何以詩，且何以多詩？竊維弱小受經，即讀《唐詩三百首》，時懵昧寡識，但覺音節諧暢，便於成誦。比稍長，輒私擬搆，惜鮮切磋之助。迨計偕入都，睹物漸充，乃詛勉爲之。幸獲通籍，交當世士大夫，參預社會，猥蒙許可。中閒登臨山水，考古弔賢，遇忠孝節義事，尤喜揚搉，篇章遂叢積。初不審其與繩墨合否也。或曰：「詩道難言矣。徵實易滯，蹈空易浮，無性情則漓，無風格則褥。雄駿之儒，斃猶不免，況乎拙匠，盍善刀而藏？」則應之曰：「今人論詩，每稱李、杜，稱韓、蘇，而摹李、杜者莫得李、杜之眞，效韓、蘇者祇得韓、蘇之似。如必李、杜、韓、蘇始可以詩鳴，恐李、杜已往不再生李、杜，韓、蘇以往不再生韓、蘇，而詩教將絕於天下。若各隨資之所稟，學之所臻，染翰攄懷，豈騷壇竟無位置？且夫敝帚之珍，人情類然，而又奚訾哉？」蓋余赴蘇曾覆舟，淪失詩稿一册，緣茲動念思鏤板，頗苦乏貲。適羣從數輩聚腋敦勸，爰編輯相付。少作皆弗存，斷自嘉慶紀元丙辰始，迄道光戊子六十以前，仍加芟薙，成若干卷。【略】任是役者：從孫廷杰樹、宗富、宗達暨兄子贊元、培元也。

林則徐《題潘功甫舍人宣南詩社圖卷》　偶喜追陪飫文字，敢擅風騷附述作。

又《龍樹院雅集記》　余之由京秩外遷也，十有一年於茲矣，其間三至轂下，無旬日留。中朝故交，置酒相勞，每不獲往。惟辛未同歲生公讌，必作竟日叙，驪駒在門，低徊留之不能去，惜未嘗紀其時月，爲後會所取證，猶有歉焉。今歲孟夏，余由閩釋服詣闕，先一月，周芸皋觀察已自杭至。諸同

人喜吾兩人之來，文酒款洽無虛日，然始猶未畢集。閏四月二十二日，乃遍徵同歲生集宣武坊南之龍樹院，會者三十四人。【略】游讌之樂，幾忘其在輦紅塵土中也。酒數巡，余揖諸君而言：自吾儕釋褐，至今二十寒暑矣，向之第進士者二百四十七人，中外分職，已區其半。自時厥後，人事錯迕，掎裳聯襼之侶，有日減，無日增，今十干再週而觴詠於斯者，猶三十四人，雖視前數科爲盛，然追維疇曩，抑亦感慨係之矣。

漢魏六朝詩派

王闓運《湘綺樓論文》 文有時代，而無家數；今所以不及古者，習俗使之然也。韓退之遂云「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如是僅得爲擬古之文；及其應世，事蹟人地，全非古有，則失其故步，而反不如時手駕輕就熟也。明人號爲復古，全無古色；即退之之文，亦豈有一句似子長、揚雄耶？故知學古當漸漬於古：先作論事理短篇，務使成章，取古人陳作，處處臨摹，如仿書然，一字一句，必求其似，如此者，家信帳記，皆可摹古；然後稍記事，先取今事與古事類者，比而作之，再取今事與古事遠者，比而附之，終取今事爲古所絕無者，改而文之：如是，非十餘年之專功不能到也。人病在好名欲速，偷懶姑息，孰肯而刊楮七日以削棘猴？故自唐以來，絕無一似古之文，唯八家爲易似耳。今貶八家不得言文，及其作文，更不如八家，以八家亦自有二三年工力乃可至也。詩則有家數，易模擬，其難亦在於變化。於全篇模擬中，能自運一兩句，久之可一兩聯，久之可一兩行，則自成家數矣。成家之後，亦防其泛溢。詩者，持也，持其所得，而謹其易失，其功無可懈者；雖七十從心，仍如十五志學，故爲治心之要。自齊、梁以來，鮮能知此，其爲詩不過欲得名耳。杜子美詩聖，乃其宗旨在以死驚人，豈詩義哉？要之聞道猶易，成文甚難，必道理充周，則詩文自古，此又似易而愈難，非人生易言之境也。孔子大聖，發憤忘食，其教人不憤不啓，請一言以蔽：曰「憤」而已。憤者，非欲人言好，乃憤己之不好。憤則勤學，學則愈憤。終身僅勉，惟日不足，而何道之不聞？

又《論文體》 賦以荀子爲正體。宋玉《大小言》猶近之；《高唐》、《好色》，則學《楚詞》；漢人遂純乎詞矣。《騷》之正宗，後無作者；東方、劉向，皆擬《九章》耳。《京》、《都》諸作，自言是頌，非賦正宗。賦似銘贊，《丹書》諸作，是其先聲。《風》之用神，《頌》是一體耳。《雅》出於《風》，而意必正。《雅》、《頌》可無，《風》不可無。漢後諸詩，雖是興，亦有風之用也。四言詩，嵇、陶爲妙，詩之別派；陸平實，本不宜四言；潘亦似銘誄。《天問》是贊，《九章》是賦，《大招》是誄，《卜居》、《漁父》是詞說。故自來以屈爲詞賦，以司馬爲文章祖。唐、宋八家，專學司馬，才不足也。文必先渾厚而後可馳騁。

又《八代文粹序》 昔良史總略羣書，本於六藝，豈獨折衷於聖典，蓋亦探究其淵原。書契之興，肇於羲畫；文聲之比，成於詩樂。同天則《尚書》、《春秋》，治人則威儀經曲，文之盛也。斯人之所以參天地乎！夫方有殊音，故文不同體；音有楚、夏，則方有古今。孔子贊《易》曰「修辭」，《聘記》論詞曰「足達」，又曰：「辭足以達，義之至也。」然則不修者不足以達，達而不已者，又修之不誠也。玄聖既沒，文不在人；散之羣賢，乃成一代。是以古之文則聖聖同揆，後之人則世世殊風。自漢迄今，體惟三變；三體始末，改玉必殊。建武非文、景之風，鸞末異衍初之格。何以漢久而後變，梁禪而已殊？將非朝野之統同，有類鄉都之響應乎？越雋至夔、巫百舍，而同於蜀語；宜章隔樂昌一領，而動資譯象。文之判代，亦猶是矣。夫詞不追古，則意必循今；率意以言，違經益遠。是以陳、周既合，政術彌乖。文飾者胥尚虛浮，馳騁者奮其私智。故知文隨德異，寧獨聲與政通？欲驗流風，尤資總集。但蕭樓略選，僅存梗概；梅《紀》旁搜，未區門目。自餘掃摭，莫識津涯；蔽所稀聞，咻於衆楚。中興先後，經術方昌；不煩木鐸，克傳天口。余以寸莛之質，驂靳九州，博訪通人，周咨同志，嘗願勒成一部，庶以羽翼六經。近入華陽，甫加鈔撮，既求珠於溟渤，實嘆材於鄧林。富順簡君及吾陳子，廣甄往籍，精論流別。類分仍夫蕭《選》，正副略仿李《鈔》。要以截斷衆流，歸之溍雅。使詞無鄙倍，學有本根。高陳皇古之訏謨，下亦稗官之談中。俾夫橫議，不犯清塵。庶作者有達義之能，學者識立誠之效。猶恐論乖丹素，自炫玄黃；或習傖荒，不分雅鄭；將謂文已末矣，何古之爲？輒爲述其本由，使必應於經義。方今九流已判，四海來同。揭日月以昭今，入宮

牆而見美。共學適道，既洗於昏矇；博文約禮，詎窮於鑽仰也。

又《湘綺樓論詩文體法》 詩緣情而綺靡。詩，承也，持也；承人心性而持之，以風上化下，使感於無形，動於自然。故貴以詞掩意，托物寄興，使吾志曲隱而自達，聞者激昂而欲赴；其所不及設施，而可見施行，幽曠窈眇，朗抗猶心，遠俗之致，亦於是達焉；非可快意騁詞，自攸其偏頗，以供世人之喜怒也。自周以降，分爲五、七言，皆賢人君子不得志之所作。晉人浮靡，用爲談資，故入以玄理；宋、齊遊宴，藻繪山川；梁、陳巧思，寓言閨闥：皆知情不可放，言不可肆，婉而多思，寓情於文，雖理不充周，猶可諷誦。唐人好變，以《騷》爲《雅》，直指時事，多在歌行，覽之無餘，文猶足艷。韓、白不達，放弛其詞。下逮宋人，遂成俳曲。近代儒生，深諱綺靡，乃區分奇偶，輕詆六朝，不解緣情之言，疑爲淫哇之語，其原出於毛、鄭，其後成於里巷，故風雅之道息焉。賦體物而濟亮。賦者，詩之一體，即今謎也，亦隱語，而使人諭諫。夫聖人非不能切戒臣民，君子非不敢直忤君相；刑傷相繼，政俗無裨，故不爲也。莊論不如隱言，故荀卿、宋玉賦，因作矣。漢代大盛，則有相如、平子之流，以諷其君。太冲、安仁，發攄學識，用兼《詩》、《書》，其文爛焉。要本隱以之顯，故托體於物，而貴清明也。碑披文以相質。碑始於廟碑，文則始於墓道，以文述事，而不可以事爲主。相質者，飾質也。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銘記一類也，言欲博，典欲約。箴頓挫而清壯。箴當聳聽，故尚頓挫。頌優遊以彬蔚。後世之頌，皆應制贊人之文，故貴優游，不可謂譽。以上皆有韵之文，詩之末流，專主華飾。論精微而明暢。是非不決，論以明之，故必探其精微，使朗然而曉。奏平徹而閑雅。奏施君上，故必氣平理徹。說煒燁而譎誑。說當回人之意，改已成之事，譎誑之使反於正，非尚詐也。以上皆無韵之文，單行直叙。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内不可邪，外不可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于冗長。復心世兄垂問詩文體法。取士衡語，以己意解之，或有作者所未及，要無戾於宏旨。

又《湘綺樓論唐詩》 三唐風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見，故不復模古。（擬古之嚴飭者，莫如晉代諸家；然成家又不在字模句擬，而在於得其神理。陸不及曹，氣局不及也；而漢密慮周，巍然繼起。唐人模古，當亦如是。）陳、隋靡習，太宗已以清麗振之矣。（陳、隋諸作，原於蕭氏父子，爲專模字面，遂少風致。唐太宗頗思挺拔，而未見名作。）陳子昂、張九齡，以公幹之體，自攄懷抱，李白所宗也。（公幹詩，氣特蒼鬱，貌似學子建，而實出老瞞，故靈運極稱之，陳、張《感遇》諸作，用單筆而運以理境，乃學嗣宗《詠懷》；所不及者，於開合處見之；其極勁作者，似公幹《汎東流水》三詩耳。）元結、蘇渙，加以排宕。斯五言之善者乎！（元結在道州諸作，筆仗遒勁，充以時事，可誦可謠，其體極雅。少陵氣勢較博，而蘊釀勻飭不及也。蘇渙固不能如元，其胸次不如也。）劉希夷學梁簡文，而超逸絶倫，居然青出。（希夷源出江、謝，脱手彈丸，宛轉生情，歌行雜言，同闢新體，亦摹古而能自見者，然去古日遠矣。）王維繼之以烟霞，唐詩之逸，遂成芳秀。（右丞諸作，吐屬高華，實宜台閣；唯《哭殷瑤詩》，爲特沈痛；《黄花川》、《石門》等作，亦能得山水理趣。）張若虚《春江篇》，直用《西洲》格調，孤篇横絶，竟爲大家。（《春江花月夜》，蕭、楊父子時作之，然皆短篇寫興，即席口占。至若虚乃擴爲長歌，穠不傷纖，局調俱雅，前幅不過以撥換字面生情耳，自「閑潭夢落花」一折，便縹緲悠逸。王維《桃源行》，似從此濫觴。）李賀、商隱，挹其鮮潤；宋詞元詩，盡其支流：宫體之巨瀾也。（昌谷五言，不如七言；義山七言，不如五言。一以澀鍊爲奇，一以纖綺爲巧，均思自樹其幟。然出於宫體，倡於艷歌。《隴西》諸篇，子建、繁欽，大其波瀾，梁代父子，成其格律，相襲不改，久而日新，以其寄意閨闥，感發易明，故獨優於諸格。後之學者，已莫揣其本矣。）杜甫歌行，自稱鮑、庾，加以時事，大作波濤，咫尺萬里，非虚誇矣。（初唐諸家歌行，皆出齊、梁，多以雅飭爲宗，堆寫陳典，故當時有點鬼錄之笑。至李、杜乃能闢絶靡俗，放筆騁氣，李以縱勝，杜以横勝，並稱當日。若夫雍容包舉，跌宕生姿，則東川獨擅矣。）五言唯《北征》、蔡女，足稱雄傑，他蓋平平，無異時賢。（《悲憤詩》沈痛蒼勁，出於少卿，其後劉琨頗學之，人以此詩有丈夫氣，故疑非文姬所作。杜甫一生擬之，遂成大家。《北征》猶不免粗獷處，如「垢膩腳不韤」，「數日卧嘔泄」等句，亦是詩中之一病，然瑕不掩瑜耳。叙天吴及紫鳳一段，描寫工緻，實出太冲《嬌女詩》，唯章法似蔡女。其五言由秦入蜀諸作皆可觀，入湖南以後，多泛響矣。）韓愈並推李、杜，而實專於杜；但襲粗迹，故成枯獷。（昌黎學杜，以佶屈聱牙爲勝，不能得其縱横處，所以敝也。）盧仝、劉叉得漢謡之恢奇。（盧仝《月蝕》，劉叉《冰柱》，皆濫觴樂府，運以時事，自成格調，參衡

李、杜，俛視韓、張矣。）孟郊瘦刻，趙壹、程曉之支派。（東野用思艱澀，同於昌谷，時有嘲諷；然千篇一格，近於隘者，固非大家。）白居易歌行，純似於昌谷，時有嘲諷；然千篇一格，近於隘者，固非大家。）白居易歌行，純似彈詞，《焦仲卿詩》所濫觴也；五言純以白描，出于高彪、應璩，多令人厭，無文故也。（高彪《清戒》，應璩《百一》，雖用淡遠取致，而要皆有理境，故令閱者不倦。居易急求人知，意陳于詞，遂令老嫗能解，及七古又遠不逮元微之。）儲光羲學陶，屈俠氣于田家，後人妄以柳、韋配之，殊非其類。（儲獨得陶詩之骨，韋、柳模陶之豐采，宋蘇東坡《和陶》，乃得其皮膚耳。白香山晚年學陶，頗見精采，而以古題擬今事，動輒掣肘，殊非大雅。）應物《郡齋憶山中》詩，淡遠淺妙，亦從陶出；他不稱是，非名家也。（唐人詩，淺妙者不少，而拙重者難得，以不知合資質與學力爲一也。韋詩有致，而無氣骨，所以不能配儲。）讀唐詩宜博以充其氣，唯五言不須用工，汎覽而已。歌行律體，是其擅場。雖各有本原，當觀其變化爾。（從八代入手者，可以及唐。從唐入手者，多宜俗賞，而失古音。本朝王士禎專學唐者也，而終無一似，以其氣骨不充也。）

又《爲陳完夫論七言歌行》 古之詩，今之會典奏議之類；今之詩歌，古之樂也。四言如琴，五言如笙簫；歌行七言如羌笛琵琶，煩弦雜管，故太白以爲靡。然人不能無哀樂，哀樂不能無偏激感宕，故自五言興而即有七言，皆樂府琴曲，希以贈答；至唐而大盛，凡四言五言所施，皆有以七言代之者，而體制殊焉。初唐猶沿六朝，多游觀閨情之作，未久而用以贈答送別分題，或拈一物一事爲興，篇末乃致其意，高、岑、王維諸篇其式也。李白始爲叙情長篇，杜甫亟稱之，而更擴之，然猶不入議論。韓愈入議論矣，若無才思，不足運動，又往往湊韻，取妍鉤奇，其品益卑，駸駸乎蘇、黃矣。元、白歌行，全是彈詞；微之頗能開合，樂天不如也。今有一壯夫，擊缶喧呼，口言忠孝，有一盲女，調絲曼聲，搬演傳奇，人將喜喧叫而屏弦索耶？抑姑退壯夫而進盲女也？韓、白之分，亦猶此矣。張籍、王建，因元、白之諷諫之意，而述民風。盧仝、李賀，去韓之粗獷，而加恢詭。鄭嵎、陸龜蒙等爲之，而木訥纖俗。李商隱之流，又嫌晦澀，其中如叙事摅情諸篇，辭費，猶不及元、白自然也。李東川歌行十數篇，實兼諸家之長，而無其短，參之以高、岑、王、李之澤，通之以杜、元之意，則幾之矣。元次山亦自一派，亦小而雅。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湘綺五言古沈酣于漢、魏、六朝者至深，雜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正惟其莫能辨，不必其爲湘綺之詩矣。七言古體必歌行，五言律必杜陵《秦州》諸作，七言絕句則以爲本應五句，故不作，其存者不足爲訓。蓋其墨守古法，不隨時代風氣爲轉移，雖明之前後七子無以過之也。然其所作于時事有關係者甚多。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五 自曾文正公提倡文學，海內靡然從風。經學尊乾、嘉，詩派法西江，文章宗桐城。壬秋後起，別樹一幟。解經則主簡括大義，不務繁徵博引；文尚建安典午，意在駢散未分；詩擬六代，兼涉初唐。湘、蜀之士多宗之，壁壘幾爲一變。尤長七古，自謂學李東川。其得意抒寫，脫去羈勒，時出入于李、杜、元、白之間，似不得以東川爲限。

《清稗類鈔·知遇類·鄧保之知王闓運》 鄧繹，字保之，湖南武岡人。少有大志，不屑章句，喜訪求才俊。嘗謂求才爲經濟第一事。湘潭王壬秋檢討闓運幼時讀書村塾，繹聞人誦其詩，有「月落夢痕」之句，喜曰：「此妙才也。」即往訪訂交。王故貧，繹資之，使學于名師，又逢人譽薦之。由是闓運學益精，聲名大昌。

夏敬觀《抱碧齋集序》 咸、同間湘人能詩者，推武岡鄧先生彌之，湘潭王先生壬秋。鄧先生祖陶禰杜，王先生則沈潛漢、魏，矯世風尚，論詩微抑陶。兩先生頗異趣，然皆造詣卓絕，神理緜邈，非若明七子，清乾、嘉諸人所爲也。武陵陳君伯弢從兩先生遊，始在湘中，專攻五言，魁冠儕輩。及來江南謁南皮張文襄，座上論詩，以王派見薄。【略】夫詩道廣矣，學者探源發微，將鋪觀列代，以監其情變。唐、宋茂製，孰非師法漢、魏乎？若明七子標舉漢、魏，其能洞見漢、魏神髓乎？乾、嘉人盛倡唐、宋，其能果喻唐、宋眞諦乎？居顯達，能文章如文襄者，物望所歸，宜不偏于憎愛。然其操世藻鑒，固猶是承乾、嘉諸老餘習，既不足以知王先生，其不知君，抑復何憾！王先生之教，足以救乾、嘉之弊矣。獨屏宋詩，若蜂蠆鴆毒，則其言過而不察耳。

瞿鉌菴《枹廬所聞錄》 王壬秋闓運以經學文章名壇坫者，歷咸、同、光、宣至民國。享名之久，又值變局，蓋古今所稀逢。先生本孤寒。道光之末，年甫弱冠，與鄧彌之等結社長沙，作漢、魏、六朝詩，手鈔《玉臺新詠》，當時人皆異之。至今遂成湖南詩派。

又　集中詩文多摹古之作，刻意求似，殊乖不示人以璞之意。晚年下筆不經意，乃樸雅深至，獨具風格也。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托塔天王晁蓋：王闓運　陶堂老去彌之死，晚主詩盟一世雄。得有斯人力復古，公然高詠啓宗風。　湘綺老人，近代詩壇老宿，舉世所推爲湖湘派領袖也，享名六十餘年。入民國，尚蒲輪入京，出掌國史。項城權勢傾一時，而湘綺玩之股掌，且稱爲袁士兄矣。其詩致力于漢、魏、八代至深，初唐以後，若不甚措意者。學贍才高，一時無偶。門生遍湘、蜀，而傳其詩者甚寡。迄同光體興，風斯微矣。

又　天哭星雙尾蝎解寶：程頌萬　舍之則悲，操之則慄，吁嗟乎！毛太公，包節級。（合贊）早傳絢爛晚堅蒼，軍底何曾有宋唐。我誦《鹿川田父集》，眞成合眼夢瀟湘。　子大驚才絕艷，詩凡數變。《楚望閣詩》，得諸樂府爲多，故才藻艷發。《石巢集》，則沈著矣。《鹿川田父集》，則堅蒼矣。長篇短韻，出唐入宋，已非湖湘派所能囿也。吾友曹東敷，己未客漢皋，與子大論詩尤合。東敷宗二陳，刻意苦吟，論詩不苟同于人。書來，極稱子大，知其趨向已變矣。

又《近代詩人述評》　湖湘派近代詩家，或有目爲舊派者，其派以湘潭王闓運爲領袖，而楊度、楊叔姬、譚延闓、曾廣鈞、程頌萬、饒智元、陳銳、李希聖、敬安羽翼之。【略】王氏爲晚近詩壇老宿，得名最盛。平生造詣，乃在心模手追于漢、魏、六朝，而稍涉初、盛。嘗云：「唐無五言，學五言者漢、魏、晉、宋盡之。」又云：「詩貴以詞掩意，使吾志曲隱而自達，非可快意騁詞供人喜怒也。」又云：「宋、齊游晏，藻績山川，齊、梁巧思，寓言閨闥，皆言情之作。情不可放，言不可肆，婉而多思，寓情于文，雖理不充猶可諷誦。近代儒生，深諱綺靡，故風雅之道息焉。」細味斯言，王氏論詩宗趣，不難窺見。其他散見所選八代詩，及《湘綺簡牘》、《王志》等書者，皆顯然與同光派詩家異趣。今所傳《湘綺樓詩》，刻意之作，辭采巨麗，用意精嚴，眞足上掩鮑、謝，下揖陰、何，宜其獨步一時，尚友千古矣。

《麗白樓詩話》上編　後人喜爲漢、魏、六朝之詩，有辭無意，觸目皆是。此以古人之情感與意境爲情感意境，其本已撥，縱令爲之而盡工，亦不外魏、晉人之于《三百篇》；又其次，則如四靈、七子之學唐；下焉者，直是晚近詩人之學宋者流，可一笑也。王闓運五言律學杜陵，古體詩學魏、晉、六朝，亦坐此病。

又下編　晚清詩自《巢經巢》迄《海藏樓》諸集，皆高言杜、韓，而出入于南北宋、中晚唐之間。王壬秋獨標魏、晉、六朝，顧僅貌似。其七言古亦有效長慶體者，如世所傳誦之《圓明園詞》是也。壬秋一生，毀譽參半，貴池劉愼詒《讀湘綺詩集》七言律云：「白首支離將相甲，酒杯袖手看成功。草堂花木存孤嘯，芒屩山川送老窮。擬古稍嫌多氣力，一時從學在牢籠。蒼茫自寫平生意，唐宋溝分未敢同。」持論最公允。今詩選所錄，皆壬秋學杜陵而酷似梅村者。

沈其光《瓶粟齋詩話》　有清咸、同間，湘潭王湘綺闓運詩名傾朝野，世所稱湖湘派者也。湘綺才大而思精，寢饋漢、魏、六朝諸家集，于樂府、歌行、宮體、山水之作，無所不擬。窮源竟委，迄于三唐，屹然爲晚清一大宗。然其五言實未能盡脫漢、魏面貌。平湖張金鏞提學湖南，論湘人文章如高髻雲鬟，美而非時。其後曾氏提倡江西，力矯摹擬之弊。于是湘綺詩漸不爲世所重視。余謂湘綺雖生離庚申之亂，而其時民俗猶淳，故其作溫潤淵雅，絕無矜張叫囂氣味。詩教之盛衰，足以消息世運。試取咸、同、光、宣四朝詩讀之，自能辨其聲欬。

黃曾樾《陳石遺先生談藝錄》　師云：王湘綺除《湘軍志》外，詩文皆無可取，詩除一二可備他日史乘資料外，餘皆落套。

高心夔《陶堂志微錄自叙》　心夔弱而好詩，尤好淵明。溯焉而上，游焉而下，不耻其不似也。志既多困，其言日微。好我者往往病我，顧謂斯不可奈何于心者，何也？聖者知不可奈何于心而垂教若是其深，吾猶登高山望巨海焉，芒芒乎天人自然之會，歸乎有，遇乎無，遇也？抑亦不能自明也？是心夔之爲詩也。詩凡四卷，命之曰《陶堂志微錄》。

傅懷祖《陶堂志微錄序》　《志微錄》者，吾友東蠡高子名其所爲詩也。錄史體也，其「志微」何？《春秋》之義，定、哀之閒多微辭，東蠡知夫言之不可箸也，故曰《志微錄》也。其爲詩大抵本《風》、《雅》之比興，就晉、宋之聲度。其思深，其指遠。驟而陳之，淵冥靡涯；緒而繹之，則古今得失之迹，理亂之林。參之見聞，味其憂閔，已爲陶也，人爲非陶也。

《越縵堂日記》（光緒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高心夔【略】詩文皆模擬漢、魏、六朝，取境頗高，而炫奇襮采，罕所眞得。自謂最喜淵明詩，故號陶

堂，然其詩絕不相似。大抵詩文皆取法近人劉申甫、魏默深、龔定庵諸家，而學問才力皆遠遜。然思苦詞艱，務絕恆蹊，文采亦足相濟，固近日之卓然者矣。

王闓運《湘綺樓說詩》 高伯足詩，少擬陸、謝，長句在王、杜之間，中乃思樹幟，自異湘吟。尤忌余講論，矜求新古。嘗刻意作《詠懷》詩廿首，錄稿傳余，并探月旦。余云五字相連，皆不能解，一二認之，固自可識。吾無以名之矣。高頗自失。及將卒前數年，偶見其歌行一二篇，逸氣高情，足壓同輩，惜乎其中夭也。

又《湘綺樓論詩絕句》 劍氣珠光逞少年，老來長句更芊眠。饒思秀澀開新派，終作楞嚴十種仙。

《新世說・文學》 咸、同、光、宣之詩人，可別爲三宗：王壬甫崛起湘中，與鄧彌之力倡復古，由魏、晉以上窺《風》、《騷》，是一大宗。彌之《白香亭詩》，高秀出湘綺樓之上。湘綺自謂學二陸，至曹、陶已無階可登；而彌之和陶冲淡微遠，深嚐神味。李莼客及章太炎之五言韻古格高，欲追湘綺，皆屬此宗。

晚唐詩派

樊增祥《樊山詩集自叙》 余【略】十五以後，專攻舉業，而不廢歌詠。自丁巳訖己巳，積詩千數百首，大半《小倉》、《甌北》體，自餘則香奩詩也。【略】余三十以前，頗嗜溫、李，下逮《西崑》，即《疑雨集》、《香草箋》亦所不薄。閒情綺語，傳唱旗亭，化身億千，寓言什九。

張佩綸《樊山詩集叙》 君累世將門，至君用文學著，入翰林，以上書劾貴臣出爲長安令。學識英博，倜儻有奇氣，詩則調采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不倦。自言初步溫、李，後溯劉、白，于此事頗具甘苦。余玩其名篇，以情經文，以辭緯理，殆兼取四家之長，而不囿于四家者也。

《漸西村人日記》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 閱《雲門集》竟。唐人言：太白仙才絕，昌谷異才絕，香山人才絕。雲門頗出入于昌谷、香山、飛卿、玉溪之間。

《石遺室詩話》卷一 樊山【略】尤自負其豔體之作，謂可方駕冬郎，《疑雨集》不足道也。【略】余緝有《師友詩錄》，以君詩美且多，難于選擇，擬于往來贈答諸作外，專選豔體詩，使後人見之，疑爲若何翩翩年少，豈知其清癯一叟，旁無姬侍，且素不作狎斜遊者耶。

又 六橋歌行似樊山尤似實甫，七律似實甫尤似樊山。近見其《十疊牙字韻和夔盦主人》云：【略】《弔耶律倍》云：【略】皆極似樊山處。

又 六橋爲樊山詩弟子，富於隸事，畢肖其師。尤熟于滿、蒙各地方言與故實，稍雅者多以入詩。

又 君于學無所不窺，爲考據，爲經濟，爲駢體文，爲詩詞，生平詩將萬首，與樊樊山布政稱兩雄。惟樊山始終不改此度，實甫則屢變其面目，爲大、小謝，爲長慶體，爲皮、陸，爲李賀，爲盧仝，而風流自負，近于溫、李者居多。雖放言自恣，然亦未易才也。

又 亦元通籍後，始學爲詩。有作必七律，以玉溪生自許。

李肖聃《星廬筆記》 樊增祥【略】爲詩文雅典流麗。【略】遺詩凡萬餘首，常自述其作，樹義常豐，述情必顯。蓋其清切典練，與晚唐名家相近。

汪國垣《光宣以來詩壇旁記》 漢壽易實甫順鼎，近代才士之最著者。晚年與樊增祥齊名。實則樊山塗澤爲工，傷于纖巧（如專尚對仗是）；易雖恣肆，其眞氣猶拂拂從十指出，樊不如也。

《新世說・文學》 張香濤嘗謂洞庭南北有兩詩人：王壬甫五言，樊樊山近體，皆名世之作。樊山早歲爲袁簡齋、趙甌北，自入張門，一概棄去。從李莼客游。頗究心於中唐、晚唐。吐語新穎，則其獨擅。龍陽易哭菴，固能爲元、白、溫、李者，於是中、晚唐詩流傳頗盛。大抵二人少作雋妙，晚年稍覺頹唐。此宗效者甚多，而佳者難覯。

詩界革命

黃遵憲《雜感》 少小誦詩書，開卷動齟齬；古文與今言，曠若設疆圉；

竟如置重譯，象胥通蠻語。父師遞流轉，慣習忘其故。我生千載後，語音雜傖楚；今日「六經」在，筆削出魯、魯；欲讀古今書，須識古語古。唐宋諸大儒，紛紛作箋注；每將後人心，探索到三五。性天古所無，器物目未睹；妄言足欺人，數典既忘祖；燕相說郢書，越人戴章甫；多歧道益亡，舉燭乃筆誤。大塊鑿混沌，渾渾旋大圜；隸首不能算，知有幾萬年。羲軒造書契，今始歲五千；以我視後人，若居三代先。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紙研；「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古人棄糟粕，見之口流涎；沿習甘剽盜，妄造叢罪愆。黃土同摶人，今古何愚賢？即今忽已古，斷自何代前？明窗敞流離，高爐熱香烟；左陳端溪硯，右列薛濤箋；我手寫吾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爲古爛斑。造字鬼夜哭，所以示悲憫；衆生殉文字，蚩蚩一何蠢！可憐古文人，日夕雕肝腎；儷語配華葉，單詞畫蚯蚓；古近辨詩體，長短成曲引。洎乎制義興，卷軸車連軫；常恐後人體，變態猶未盡。吁嗟東京後，世苶文益振；文勝失則弱，體竭勢已窘。後有王者興，張網羅賢俊；決不以文章，此語吾敢信。但念廢棄後，巧拙同泯泯；欲求覆醬瓿，已難拾灰燼。我今展卷吟，徒使後人哂。周公作禮樂，謂矯世弊害；秦皇焚詩書，乃使民聾瞶；宋祖設書館，以禮羅措大。吁嗟制藝興，今亦五百載；世儒習固然，老死不知悔。精力疲丹鉛，虛榮逐冠蓋；勞勞數行中，鼎鼎百年內；束髮受書始，即已縛紐械；英雄盡入彀，帝王心始快。豈知流寇亂，翻出穫鋤輩；誦經賊不避，清談兵即潰；儒生用口擊，國勢幾中殆。從古禍患來，每在思慮外；三代學校亡，空使人材壞；謂開明經科，所得學究耳；謂開制策科，亦祇策士氣；謂開詞賦科，浮華益無恥；持較今世文，未易遽軒輊。隋唐制科後，變法屢興廢；同以文章名，均之等廢契；譬如探籌策，亦可得茂異；狗曲出何經，驢券書博士；所用非所習，祇以叢罵詈。亦有高材生，各自矜爪觜；祖漢誇考據，媚宋爭義理；彼此互是非，是非均一鄙。茫茫宇宙間，萬事等兒戲。作詩一長吟，聊用自娛喜。

又《人境廬詩草自序》　余年十五六，即學爲詩，後以奔走四方，東西南北，馳驅少暇，幾幾束之高閣。然以篤好深嗜之故，亦每以餘事及之，雖一行作吏，未遽廢也。士生古人之後，古人之詩號專門名家者，無慮百數十家，欲棄去古人之糟粕，而不爲古人所束縛，誠戛戛乎其難。雖然，僕嘗以爲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今之世異於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嘗於胸中設一詩境：一曰，復古人比興之體；一曰，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一曰取《離騷》、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其取材也，自羣經、三史，逮於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於今者，皆採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舉今日之官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其鍊格也，自曹、鮑、陶、謝、李、杜、韓、蘇，訖於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乎爲我之詩。誠如是，未必遽躋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然余固有志焉，而未能逮也。《詩》有之曰：「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聊書於此，以俟他日。

黃遵楷《人境廬詩草跋》　其于詩也，雖以餘事及之，然亦欲求于古人之外，自樹一幟。嘗曰：人各有面目，正不必與古人相同。吾欲以古文家抑揚變化之法作古詩，取《騷》、《選》、樂府、歌行之神理入近體詩。其取材，以群經、三史、諸子百家及許、鄭諸注爲詞賦家不常用者。其述事，以官書會典、方言俗諺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舉吾耳目所親歷者，皆筆而書之。要不失爲以我之手，寫我之口云。故其詩散見于宇內者，輒爲世人所稱頌。以非詩人之先生，而使天下後世，僅稱爲詩界革命之一人，是豈獨先兄之大戚而已哉！遵楷不肖，不能繼承兄志有所建樹，讀先兄病篤之書，謂平生懷抱，一事無成，惟古、近體詩能自立耳，然亦無用之物，到此已無可望矣。嗚呼！先兄之不忍爲詩人，而又不得不有求于自立之道，其愴懷身世爲何如耶！

譚嗣同《致劉淞芙書》　足下論陶，與嗣同所見若重規疊矩。眞西山稱陶公學本經術，最爲特識。如足下所舉之外，它若「道喪向千載」云云，「汲汲魯中叟」云云，「遙遙沮溺心」云云，皆足爲證。然嗣同尤有妄解，以爲陶公慷慨悲歌之士也，非無意於世者，世人惟以沖澹目之，失遠矣。朱子據《箕子》、《荊軻》諸篇，識其非沖澹人。今按其詩，不僅此也。如「本不植高原」云云，似自明所以不死之故；「若不委窮達」云云，已傷感時，衷情如訴，眞可以泣鬼神，裂金石。興亡之際，蓋難言之。使不幸而居高位，必錚錚以烈名矣。今其詩轉多中正和平也者，斯其涵養深純，經術之效也。張南軒譏其委心之言，不知其皆不得已而託焉者也。且南軒能知其所委爲何心乎？後此若王、孟、韋、柳、儲、蘇，特各各成家，於陶無涉；世人輒曰「原出於陶」，眞皮

相之言也。故嘗云：學詩宜窮經，方不終身囿於詞人。聞者或不信之。今於陶公，驗其然矣。卽有宋儒先，以性理爲詩，至爲後世深詬，然平心論之，惟《擊壤集》中有過於俚率者，至於宋之朱子，明之陳白沙，在聲調排偶之中，仍不乏超然自得之致，此詣又何易幾及也？同縣蔚廬、瓣薑兩夫子，實能出《風》入《雅》，振前賢未墜之緒。瓣薑先生深自矜惜，不欲以皮膚粗跡表暴於人，故傳鈔未廣；以愚觀之，經義湛深，彭澤後未嘗有也。蔚廬先生固稍遜，然稱心而言，絕無依傍，一唱三歎，局度雍容，如離高山而履平地，如謝干戈而講揖讓，寬兮綽兮，適肖其胸中之所存。其《翠華》、《黃屋》、《明堂》、《重器》諸篇，非學窮萬卷，貫徹天人，烏能道其一字？我輩兀兀雕鐫聲律，殆終無以企之矣。謹檢以呈閱。知德者乃能知言，當不責其阿好。

嗣同於韻語，初亦從長吉、飛卿入手，旋轉而太白，又轉而昌黎，又轉而六朝，近又欲從事玉溪，特苦不能豐腴。大抵能浮而不能沉，能闢而不能翕。拔起千仞，高唱入雲，瑕隙尚不易見。迨至轉調旋宮，陡然入破，便綳絃欲絕，吹竹欲裂，卒迫卞隘，不能自舉其聲；不得已而強之，則血湧筋粗，百脈騰沸，岌乎無以爲繼。此中得失，惟自己知之最審，道之最切。今時擬暫輟不爲，別求所以養之者，久之必當有異。不然，則匪惟寡德之徵，抑亦薄福之象。（初唐四傑無此失，而不流於靡薄，確然治世之音也。凡開創之初，類皆若此。宋初西崑，國初漁洋，順氣成象，不可誣也。此論聲音之道；若於字句間求之，又非矣。）尊師亘湖山樵詩，亦覺微有此失。由斯以談，則《擊壤集》之俚率，要未可全非，而陶公益倜乎遠矣。

康有爲《與菽園論詩兼寄任公孺博曼宣》 新世瑰奇異境生，更搜歐亞造新聲。

又《人境廬詩草序》 公度生于嘉應州之窮壤，遊宦于新加坡、紐約、三藩息士高之領事官，其與故國中原文獻至不接也。而公度天授英多之才，少而不羈，然好學若性，不假師友，自能博群書，工詩文，善著述，且體裁嚴正古雅，何其異哉！嘉應先哲多工詞章者，風流所被，故詩尤妙絕。及參日使何公子峩幕，讀日本維新掌故書，考于中外之政變學藝，乃著《日本國志》，所得于政治尤深浩。及久遊英、美，以其自有中國之學，採歐、美人之長，薈萃鎔鑄而自得之，尤倜儻自負，橫覽舉國，自以無比。而詩之精深華妙，異境日闢，如遊海島，仙山樓閣，瑤花縞鶴，無非珍奇矣。公度長身鶴立，傲倪自喜，吾遊上海，開強學會，公度以道員奏派辦蘇州通商事，挾吳明府德瀟叩門來訪。公度昂首加足于膝，縱談天下事；吳雙遺澹然旁坐，如枯木垂釣。之二人也，眞人也，畸人也，今世寡有是也。自是朝夕過從，無所不語。聞公度以屬員見總督張之洞，亦復昂首足加膝，搖頭而大語。吾言張督近于某事亦通，公度則言吾自教告之。其以才識自負而目中無權貴若此。豈惟不媚哉，公度安能作庸人。卒以此得罪張督，乃閒居京師。翁常熟覽其《日本國志》，愛其才，乃放湖南長寶道。時義甯陳公寶箴撫楚，大相得，贊變法。公度乃以其平日之學發紓之。中國變法，自行省之湖南起。與吾門人梁啓超共事久，交尤深。于是李公端棻奏薦之，上特拔之使日本，而黨禍作，公度幾被逮于上海。日故相伊藤博文救之，乃免。自是久廢無所用，益肆其力于詩。上感國變，中傷種族，下哀生民，博以寰球之游歷，浩渺肆恣，感激豪宕，情深而意遠，益動于自然，而華嚴隨現矣。公度豈詩人哉！而家父、凡伯、蘇武、李陵及李、杜、韓、蘇諸巨子，孰非以磊砢英絕之才鬱積勃發而爲詩人者耶？公度之詩乎，亦如磊砢千丈松，鬱鬱青葱，蔭岩竦壑，千歲不死，上蔭白雲，下聽流泉，而爲人所瞻仰徘徊者也。康有爲序于那威北冰海七十二度觀日不沒處，以爲公度有詩，猶不沒也。

梁啓超《人境廬詩草跋》 人境廬主人者，其詩人耶？彼其劬心營目憔形，以斟酌損益于古今中外之治法，以憂天下，其言用不用，而國之存亡，種之主奴，教之絕續，視此焉，吾未見古今之詩人能如是也。其非詩人耶？彼其胎冥冥而息淵淵，而神味沈醲，而音節入微，友視《騷》、漢而奴畜唐、宋，吾未見古之非詩人能如是也。主人語余，庚、辛之交，憤天下之不可救，誓將自逃于詩忘天下。然而天卒不許主人之爲詩人也。余語主人，卽自逃于詩忘天下，然而子固不得爲詩人。幷世憂天下之士，必將有用子之詩以存吾國，主吾種，續吾教者，矧乃無可逃哉？雖然，主人固朝夕爲詩不少衰，故吾卒無以名其爲詩人之詩與非詩人之詩歟？

又《嘉應黃先生墓誌銘》 先生爲文章，務取暢達，不苟爲夸飾。至其爲詩，則精思渺慮，盤礴而莫測其際，平生所作逾千首，自哀集得六百餘首，曰《人境廬詩草》。自其少年，稽古學道，以及中年閱歷世事，暨國內外名山水，與其風俗政治形勢土物，至于放廢而後，憂時感事，悲憤伊鬱之情，悉託之于詩。故先生之詩，陽開陰闔，千變萬化，不可端倪。于古詩人中，獨

具境界。

又《夏威夷遊記》　余雖不能詩，然嘗好論詩。以爲詩之境界，被千餘年來鸚鵡名士（余嘗戲名詞章家爲鸚鵡名士，自覺過于尖刻。）占盡矣，雖有佳章佳句，一讀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見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詩則已，若作詩，必爲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然後可。猶歐洲之地力已盡，生產過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欲爲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爲詩。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動物以實美洲，瑰偉則瑰偉矣，其如不類何！若三者具備，則可以爲二十世紀支那之詩王矣。宋、明人善以印度之意境語句入詩，有三長俱備者，如東坡之「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之類，眞覺可愛。然此境至今日又已成舊世界。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歐洲。歐洲之意境語句，甚繁富而瑋異，得之可以陵轢千古，涵蓋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時彥中能爲詩人之詩，而銳意欲造新國者，莫如黃公度。其集中有《今別離》四首，又《吳太夫人壽詩》等，皆純以歐洲意境行之。然新語句尚少，蓋由新語句與古風格常相背馳，公度重風格者，故勉避之也。

又《飲冰室詩話》　近世詩人能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丙申、丁酉間，其《人境廬詩》稿本，留余家者兩月餘，余讀之數過；然當時不解詩，故緣法淺薄，至今無一首能舉其全文者，殊可惜也。近見其七律一首，亦不記全文，惟能誦兩句云：「文章巨蟹橫行日，世界羣龍見首時。」余甚愛之。

又　往讀明詩，見《劉誠意集》中一篇一千三百餘言，構思之奇，遣詞之險，亦可爲吾詩界中放一異彩。雖然，長篇詩爲長短句者不難，而五言最難；爲奇險語有壯采者不難，爲莊嚴語有風格者最難。吾重公度詩，謂其意象無一襲昔賢，其風格又無一讓昔賢也。

又　南海先生不以詩名，然其詩固有非尋常作家所能及者，蓋發於眞性情，故詩外常有人也。先生最嗜杜詩，能誦全杜集，一字不遺，故其詩雖非刻意有所學，然一見殆與杜集亂楮葉。余能記誦百餘首，所最愛者《己丑出都》七律四首之一云：「滄海飛波百怪橫，唐衢痛哭萬人驚。高峯突出諸山妬，上帝無言百鬼獰。漫有漢廷追賈誼，豈教江夏貶禰衡。陸沈忽望中原歎，他日應思魯二生。」又《絕句十首》之二云：「此去南山與北山，猿鶴哀號松柏頑。或勸蹈海未忍去，且歌《惜誓》留人間。」「南山之下豆苗肥，北山之上猿鶴飛。百畝耕桑五畝宅，先生歸去未必非。」《戊戌國變紀事》四首之三云：「歷歷維新夢，分明百日中。莊嚴對宣室，哀痛起桐宮。禍水滔中夏，堯臺悼聖躬。小臣東海淚，望帝杜鵑紅。」「遮雲金翅鳥，啄食小龍飛。海水看翻立，昊天怨式微。哀哀呼后土，慘慘夢金閨。千載黿鼉恨，王孫有是非。」「吾君眞可恃，哀痛詔頻聞。未竟維新業，先傳禪讓文。中原皆沸鼎，黨獄起愁雲。上帝哀臣罪，巫陽筮予魂。」

又　昔嘗推黃公度、夏穗卿、蔣觀雲爲近世詩界三傑。吾讀穗卿詩最早，公度詩次之，觀雲詩最晚。然兩年以來，得見觀雲詩最多，月有數章。公度詩已如鳳毛麟角矣。穗卿詩，則分攜以來，僅見兩短章耳，團沙之感，云何可言！近觀雲以其四長篇見貺，則《己亥秋別天津有感寄懷嚴蔣陳諸故人》之作也。讀竟，如枯腸得酒，圓滿欣美，爰急錄之如下：「暮雨掩柴門，秋聲滿庭樹。瑟瑟紙屏間，一燈靜如鷺。髣髴少年時，讀書未馳騖。即此感生平，流轉亡吾故。乙未在武昌，始與吳生（樵）遇。丙申在密雲，閉戶亘朝暮。丁酉在京師，張趙日相晤。新機始萌芽，禱祀潤雨露。戊戌在天津，大夢正驚寤。素箏載濁酒，慷慨登樓賦。（在天津時，與蔣性才、陳蘭深等時相過從飲酒，各有詩記之。）今年在鄉閭，過此將焉駐？人生幾中秋？何者爲我素？問天天不聞，聽雨雨不住。」「束髮抱流略，辛勤三十年。一日不忍捨，頗欲窺高堅。才短衣食迫，窮老仍愚顓。慨然望六合，豈無豪與賢？間關十數載，所在窮山淵。山陽一聞笛，中策從此捐。時會既未至，盛業由書傳。旁行百萬卷，精詣窮人天。舌人十萬輩，瞠目無媸妍。學未聞大道，豈能事言詮？昔者山海隔，今有車與船。今者文字隔，誰施蹄與筌？事窮我公起，（謂侯官嚴氏。）吾族殆帝憐。公學豈在此，而此世所先。國狗素狂瘈，眈眈常涎。興亡有一定，名世獨見全。冥冥津門樹，日暮起蒼煙。扁舟載吾逝，不復相流連。何時一尊酒，黽勉爲執鞭。」「蔣子（智由）起寒素，姓名世不張。乞食走燕野，掃塵書一牀。過從日抵掌，每覺芝蘭芳。《農宗》（己辰秋間蔣子著有《農宗篇》）發大義，精誼貫百王。持此照震旦，可謂見膏肓。陳子（錦濤）墨者柴，與蔣相翱翔。嚆人振絕詣，哲學搜旁行。餘事託雄劍，赴難甘探湯。嗟吾二三子，於世誠蚊虻。然而貞元際，捨此誰與商？艱難困一上帝無言百鬼獰。漫有漢廷追賈誼，豈教江夏貶禰衡。陸沈忽望中原歎，他

飽，口呿舌爲僵。浮雲起西北，俄頃滿八荒。瀟瀟涼風至，白露降爲霜。蒲柳與松柏，於理豈久藏？爲我蓄明德，毋亟耀其光。」「湛湛一尊酒，淵淵千卷書。蕭蕭兩株樹，寂寂三間廬。微材豈有競，即此亦足娛。所嗟時日迫，言將戒征車。征車亦何爲，窮達非我圖。但恨萬山外，朋友日夜疏。滔滔浙江水，亘古不得徐。東流到黃海，應灂故人居。登樓望不見，天海搖空虛。旋歸對塵俗，積懣聊一舒。侘傺獨就枕，夢見遊天衢。九奏動萬舞，熊羆自我涂。丘、聃並千古，疇能辨有無？」

又　黃公度集中，名篇不少。至其《今別離》四章，度曾讀黃集者，無不首記誦之；陳伯嚴推爲千年絕作，殆公論矣。余嚮者每章能舉其數聯，顧迄不能全體成誦，憤恨無任。季廉不知從何處得其副本，寫以見寄，開緘，不自知其距躍三百也；亟爲流通之於人間世，吾以是因緣，以是功德，冀生詩界天國。「別腸轉如輪，一刻既萬周。眼見雙輪馳，益增心中憂。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車舟。車舟載離別，行止猶自由。今日舟與車，併力生離愁。明知須臾景，不許稍綢繆。鐘聲一及時，頃刻不少留。雖有萬鈞柁，動如繞指柔。豈無打頭風，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盡頭。望影倏不見，煙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歸如留滯不？所願君歸時，快乘輕氣球。」「朝寄平安語，暮寄相思字。馳書迅如電，云是君所寄。既非君手書，又無君默記；雖署花字名，知誰箝紙尾？尋常並坐語，未遽悉心事，況經三四譯，豈能達人意？只有斑斑墨，類似臨行淚。門前兩行樹，離離到天際；中央亦有絲，有絲兩頭繫。如何君寄書，斷續不時至？每日百須臾，書到時有幾？一息不見聞，使我容顏悴。安得如電光，一閃至君旁。」「開函喜動色，分明是君容。自君鏡奩來，入妾懷袖中。臨行翦中衣，是妾親手縫。肥瘦妾自思，今昔將毋同。自別思見君，情如春酒濃。今日見君面，仍覺心忡忡。攬鏡妾自照，顏色桃花紅。開篋持贈君，如與君相逢。妾有釵插鬢，君有襟當胸。雙懸可憐影，汝我長相從。雖則長相從，別恨終無窮。對面不解語，若隔山萬重。自非夢來往，密意何由通？」「汝魂將何之，欲與君追隨。飄然渡滄海，不畏風波危。昨夕入君室，舉手牽君帷；披帷不見人，想君就枕遲。君魂倘尋我，會面亦難期；恐君魂來日，是妾不寐時。妾睡君或醒，君睡妾豈知？彼此不相聞，安怪相參差？舉頭見明月，明月方入扉。此時想君身，侵曉剛披衣。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萬里，晝夜相背馳。眠起不同時，魂夢難相依。地長不能縮，翼短不能飛。只有戀君心，海枯終不移。海水深復深，難以量相思。」

又　黃公度嘗語余云：「四十以前所作詩多隨手散佚。庚辛之交，隨使歐洲，憤時勢之不可爲，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蒐萃成編，藉以自娛。」即在湘所見之稿也。公度既不屑以詩人自居，未肯公之同好。余又失之交臂，未錄副本。近于詩話中稱其詩，海內外詩人貽書索閱者甚多，然急切無從覓致也。念其官日本參贊時，如重野安繹、森春濤、龜谷行諸君，皆有唱酬，又聞天南某氏曾在新嘉坡領事署鈔存《人鏡廬詩》一卷，余因徵之東瀛南島，幸得數十篇。自今以往，每次詩話中可必有一鱗一爪矣。但所刊錄，未必爲公度得意之作。要之，公度之詩，獨闢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紀詩界中，群推爲大家，公論不容誣也。

又　吾嘗推公度、穗卿、觀雲爲近世詩家三傑，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閎遠也。若以詩人之詩論，則邱倉海（逢甲）其亦天下健者矣。嘗記其《己亥秋感八首》之一云：「遺偈爭談黃蘗禪，荒唐說餅更青田。戴鰲豈應遷都兆？逐鹿休訛厄運年。心痛上陽眞畫地，眼驚太白果經天。只愁讖緯非虛語，落日西風意惘然。」蓋以民間流行最俗最不經之語入詩，而能雅馴溫厚乃爾，得不謂詩界革命一鉅子耶？倉海詩行於世者極多，余於前後《秋感》各八首外，酷愛其《東山感秋詩六首》，詩云：「痛哭秋風又一年，觚棱夢落楚江天；拾遺冷作諸侯客，袍笏空教拜杜鵑。」「天涯心逐白雲飛，瑟瑟秋蘆點客衣；回首大宛山上月，更無緘札問當歸。」「斜日江聲走急灘，殘棋別墅局方難；後堂那有殘絲竹，陶寫東山老謝安？」「寒蛟海上趁人來，漠漠秋塵掃不開；滿目桑田清淺水，五雲樓閣是蓬萊。」「冷落山齋運蹇身，天門八翼夢無因；西風吹起神州恨，塵尾清談大有人。」「老樹秋聲撼睡童，讀書情趣遜歐公；挑燈自寫紈蘭句，一卷《離騷》當《國風》。」

又　自唐人喜以佛語入詩，至於蘇（東坡）王（半山），其高雅之作，大半爲禪悅語。然如「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之類，不過弄口頭禪，無當於理也。《人境廬集》中有一詩，題爲《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參以西人植物學、化學、生理學諸說，實足爲詩界開一新壁壘。「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吾讀此詩，眞有此感。

又　《人境廬集》中，性情之作，紀事之作，說理之作，沈博絕麗，體殆

備矣；惟綺語絕少概見，吾以爲公度守佛家第七戒也。頃見其《都踊歌》一篇，不禁撫掌大笑曰：「此老亦狡獪乃爾！」歌有序，序云：「西京舊俗，七月十五至晦日，每夜亘索街上，懸燈數百，兒女艷裝靚服爲隊，舞蹈達旦，名曰都踊。所唱皆男女猥褻之辭，有歌以爲之節者，謂之音頭。譯而錄之，其風俗猶之唐人《合生歌》，其音節則漢人《董逃行》也。」詩云：「長袖飄飄髻峨峨，荷荷。裙緊束兮帶斜拖，荷荷。分行逐隊兮舞傞傞，荷荷。往復還兮如擲梭，荷荷。回黃轉綠兮同挼莎，荷荷。中有人兮通微波，荷荷。貽我釵鸞兮餽我翠螺，荷荷。呼我娃娃兮我哥哥，荷荷。柳梢月兮鏡新磨，荷荷。雞眠貓睡兮犬不呵，荷荷。待來不來兮歡奈何，荷荷。一繩隔兮阻銀河，荷荷。雙燈照兮暈紅渦，荷荷。千人萬人兮妾心無他，荷荷。君不知兮棄則那，荷荷。今日夫婦兮他日公婆，荷荷。百千萬億化身菩薩兮受此花，荷荷。三千三百三十二座大神兮聽我歌，荷荷。天長地久兮無差訛，荷荷。」

又　中國人無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樂靡曼亦其一端，此近世識者所同道也。昔斯巴達人被圍，乞援於雅典，雅典人以一眇目跛足之學校教師應之，斯巴達人感焉。及臨陣，此教師爲作軍歌，斯巴達人誦之，勇氣百倍，遂以獲勝。甚矣！聲音之道感人深矣。吾中國向無軍歌，其有一二，若杜工部之前後《出塞》，蓋不多見，然於發揚蹈厲之氣尤缺。此非徒祖國文學之缺點，抑亦國運升沈所關也。往見黃公度《出軍歌》四章，讀之狂喜，大有「含笑看吳鉤」之樂，嘗以錄入《小說報》第一號。頃復見其全文，乃知共二十四首，凡出軍、軍中、還軍各八章。其章末一字，義取相屬，以「鼓勇同行，敢戰必勝，死戰向前，縱橫莫抗，旋師定約，張我國權」二十四字殿焉。其精神之雄壯活潑、沈渾深遠不必論，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詩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極矣。吾爲一言以蔽之曰：「讀此詩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

又　昔在上海，譚復生嘗以其舊作八律見示，蓋丙申春就官浙江留別湘中同志者也。余讀而愛焉。顧此後茫不復憶得一字。此詩未見於《莽蒼蒼齋詩》中，無刻本也。故每念及之，輒養養若有失。頃邱菽園以其近著《揮麈拾遺》見寄，中乃有其全文，吾喜可知矣。亟錄諸詩話中：「睡觸屏風是此頭，也曾開絹向荊州。生隨李廣眞奇數，死傍要離實壯游。洛下埋名王貨畚，蘆中託命伍操舟。東家書劍同彙狗，南國衣冠借沐猴。」「白龍魚服辦輕裝，紫鳳天吳舊業荒。儘有乾坤容電笑，斷無雅頌出雲章。傳觀怕造《金樓子》，落寞兼思水部郎。去馬來舟多歲月，北山翻覺稚圭狂。」「寰海惟傾畢士馬，逢時差喜衛哀駘。風雲煙鳥堂堂陣，河洛龜龍的的才。秦粟擬因三晉泛，蜀山虛遣五丁開。禪心劍氣相思骨，幷作淮南一寸灰。」「射虎誰言都飲羽，辟蛟何處好文身。種來天上榆將老，賦到江南草不春。爲撫銅駝尋洛社，更騎銀馬降濤神。袁公弦上堪容我，溫尉桃中別有人。」「楚囚遼鶴兩無歸，重向危時謁帝扉。鐵騎角聲殷地發，玉龍鱗甲滿天飛。山河風景皆殊異，城郭人民有是非。畿甸猶然況鄉里，絕糧誰爲解匡圍。」「莫嫌南宋小京都，句踐錢鏐有霸圖。枳棘鳳鸞魂九逝，人文龍虎淚雙麤。成軍自是須君子，亡國偏來作大夫。剩水殘山憐馬遠，天教留得一西湖。」「大好湖山供宦學，妄憑愚魯到公卿。生爲小草陶公願，誰寄當歸魏武情。七尺杖拋離葛杵，八分書密愧王荊。會稽誓墓徒淒苦，回首師門感易生。」「經年焚却硯君苗，何意投來策繞朝。淒矣悲其今《麥秀》，思之爛熟古《弓招》。點頭自拜生公石，拗項爭趨御史橋。手版倒持裘反著，是儂吳市一枝簫。」復生自刻《莽蒼蒼齋詩》，題曰「東海褰冥氏三十以前舊學第二種」，蓋斷自乙未前也。此八章卽其所謂「三十以後新學」之初唱矣，沈雄俊遠，誠在《莽蒼蒼齋》之上。但篇中語語有寄託，而其詞瑰瑋連犿，斷非尋常所能索解。唐紱丞嘗語余云：「此詩惟我能解之。」余時匆匆未暇叩紱丞也。而今紱丞亦云亡，誦元遺山「獨恨無人作鄭箋」之句，又愴然涕下矣。

又　復生自意其新學之詩。然吾謂復生三十以後之學，固遠勝於三十以前之學；其三十以後之詩，未必能勝三十以前之詩也。蓋當時所謂新詩者，頗喜摭拾新名詞以自表異。丙申、丁酉間，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提倡之者爲夏穗卿，而復生亦慕嗜之。此八篇中尚少見，然「寰海惟傾畢士馬」，已其類矣。其《金陵聽說法》云：「綱倫慘以喀私德，法會盛於巴力門。」喀私德卽Caste之譯音，蓋指印度分人爲等級之制也。巴力門卽Parliament之譯音，英國議院之名也。又贈余詩四章中，有「三言不識乃鷄鳴，莫共龍蛙爭寸土」等語，苟非當時同學者，斷無從索解；蓋所用者乃《新約全書》中故實也。其時夏穗卿尤好爲此。穗卿贈余詩云：「滔滔孟夏逝如斯，亹亹文王鑒在茲。帝殺黑龍才士隱，書飛赤鳥太平遲。」又云：「有人雄起琉璃海，獸魄蛙魂龍所徙。」此皆無從臆解之語。當時吾輩方沈醉於宗教，視數教主非與我輩同類者，崇拜迷信之極，乃至相約以作詩非經典語不用。所謂經典者，普指佛、

孔、耶三教之經。故《新約》字面，絡繹筆端焉。譚、夏皆用「龍蛙」語，蓋時共讀約翰《默示錄》，錄中語荒誕曼衍，吾輩附會之，謂其言龍者指孔子，言蛙者指孔子教徒云，故以此徽號互相期許。至今思之，誠可發笑。然亦彼時一段因緣也。

又 過渡時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爲革命，是又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苟能爾爾，則雖間雜一二新名詞，亦不爲病。不爾，則徒示人以儉而已。儕輩中利用新名詞者，麥孺博爲最巧，其近作有句云：「聖軍未決薔薇戰，黨禍驚聞瓜蔓抄。」又云：「微聞黃禍鋤非種，欲爲蒼生賦《大招》。」皆工絕語也。吾自題所著《新中國未來記》二詩，有云：「青年心死秋梧悴，老國魂歸蜀道難。」亦頗爲平生得意之句。

又 近年以來，愛國之士，注意此業者，漸不乏人，而黃公度其尤也。公度所製《軍歌二十四章》、《幼稚園上學歌》若干章，既行於世；今復得見其近作《小學校學生相和歌十九章》，亦一代妙文也。其歌以一人唱，章末三句，諸生合唱。

又 嘉應楊傭子惟徽，人境廬詩弟子也。其理想風格，皆茹今而孕古，人境有傳人矣。

又 二月二十八日，忽得噩電，嘉應黃公度先生遵憲既歸道山。嗚呼痛哉！今日時局，遽失斯人，普天同恨，非特鄙人私痛云爾。吾友某君嘗論先生云：「有加富爾之才，乃僅于詩界闢一新國土，天乎人乎！」深知先生者，必能信此言之非阿好也。

又《廣詩中八賢歌》 詩界革命誰與豪？因明鉅子天所驕。驅役教典庖丁刀，何況歐學皮與毛？（諸暨蔣智由觀雲。君邃於佛學，尤好慈恩宗，因自號因明子。）東甌布衣識絕倫，梨洲以後一天民；我非狂生生自云，詩成獨泣問麒麟。（平陽宋恕平子。）枚叔理文涵九流，五言直逼漢魏遒；蹈海歸來天地秋，西狩吾道其悠悠。（餘杭章炳麟太炎。）義寧公子壯且醇，每翻陳語逾清新；嚙墨嚥淚常苦辛，竟作神州袖手人。（義寧陳三立伯嚴。君昔贈余詩，有「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之句。）哲學初祖天演嚴，遠販歐鉛攙亞槧；合與莎米（謂莎士比亞及米兒頓，皆歐洲近世大詩人也。）爲鰈鶼，奪我曹席太不廉。（侯官嚴復幾道。）放言玩世曾舫庵，造物無計逃鐫鑱；曼歌花叢酒正醰，說經何時詩道南。（湘鄉曾廣鈞重伯。君昔爲余畫扇，作《齊詩圖》，跋語云：「任公好余所治齊詩，以圖，予之詩道南矣。」其狂率類此。）絕世少年丁令威，選字穠俊文深微；佯狂海上胡不歸，故山猿鶴故飛飛。（豐順丁惠康叔雅。）君遂之節如其才，呼天不膺歸去來；海枯石爛詩魂哀，吁嗟吾國其無雷！（淮南吳保初彥復。君抗疏憂國事，不得達，棄官歸，且凍餓。厚祿故人書招之，不出山也。）

李漁叔《魚千里齋隨筆》 康有爲長素序《人境廬詩》謂公度「久廢無所用，益肆力于詩。上感國變，中傷種族，下哀民生，博以環球之遊歷，浩渺肆恣，感激豪宕，情深而意遠，益動于自然，而華嚴隨現矣」。稱揚甚至。大抵公度之詩爲時流推重，乃謂其能以新理想、新事物、新語句入舊風格，世俗好異標新，因益從而誇稱之耳。

又 公度七言古詩，好以長短句激宕其音調，長素之所謂「浩渺肆恣」者也。然實貌爲排奡，按其聲調，雖欲于唐、宋大家，脫去匡繩，自立門戶，無如胸中所蘊，筆下所陳，尚不能約理成文，歸于鍊達。如《倫敦大霧行》末段云：【略】此蓋有意以新理想融歸篇幅者。而自「地氣蒸騰」以下，已不知作何語言；結處思緒尤屬零亂，遂不復成句矣。

又 公度頗肆力爲詩，一反同、光以來陳、鄭諸人刻深清峭之旨，欲別闢一境，盡糅方言俗諺以入篇章，早歲作《雜感》詩有句云：「左陳端溪硯，右列薛濤箋。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而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篇。五千年後人，驚爲古爛斑！」已見端倪。厥後自序《人境廬詩草》，則竟稱：「今之世異于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嘗以胸中設一詩境，一曰，復古人比興之體；一曰，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一曰，取《離騷》、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其取材也，自群經三史，逮于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註，凡事名物名同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舉今日之官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耳目所歷，皆舉而書之。其鍊格也，自曹、鮑、陶、謝、李、杜、韓、蘇迄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乎爲我之詩。誠如是，未必遽躋古人，其亦足自立矣。」與公度同時之康、梁皆亟推之，舉以與夏穗卿、蔣觀雲並稱，謂爲新詩界三傑。余嘗取《人境廬詩》讀之，反復數四，以爲公

度之論，頗不適于詩，其言詩體之變革，亦大抵膚廓之詞也。

又　以公度之才，其于詩之成就，乃爲浮濫凡冗之所歸，非其力之不逮，蓋有所蔽而然也。篇章之存者，他日更論之。

南社

柳亞子《胡寄塵詩序》　余與同人倡南社，思振唐音以斥傖楚，而尤重布衣之詩，以爲不事王侯，高尚其志，非肉食者所敢望。

《新世說・文學》　近有南社者，爲東南革命諸巨子所組合，以研究文學，提倡氣節爲宗旨。社中聞人如黄克強、宋漁父、仇冥鴻、甯太一、程韻蓀、汪精衛、柳亞子、陳漢園、高天梅、田紫琴、白楚香、姚鵬雛、邵次公、汪蘭皋、景太昭、居覺生、馬小進、馬君武、馮自由、張蔚西、黎淮蓀、葉競生、李印泉、顧養吾諸君，皆稱文壇健將。歲出叢刻兩巨帙，分詩、文、詞錄三種，已刊至二十餘集。其中多憤世嫉時、慷慨悲歌之作，與少陵詩史相近。然黄、宋、仇、甯、程、黎諸君子相繼殂謝，黄壚向笛，觸緒生悲，令人不忍卒讀矣。

高旭《周實丹烈士遺集序》　當胡虜猖獗時，不佞與友人柳亞子、陳巢南于同盟會後，更倡設南社，因以文字革命爲旗幟，而意識不在文字間也。蓋柳、陳二子，深知乎往時人士，入同盟會者，思想有餘，而學問不足，故借南社以爲溝通工具。

馬君武《寄南社同人》　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範鑄詩才。須從舊錦翻新樣，勿以今魂托古胎。辛苦揮戈挽落日，殷勤蓄電造今雷。遠聞南社多才俊，滿飲葡萄祝酒杯。

寧調元《南社集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略】人各有志，志之卑亢殊，而詩之升降，亦於以判。故古有采詩之官，先王所以觀民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延陵季子聘魯，請觀周樂，自鄶以下無譏。詩之爲義大矣哉！吾友高子鈍劍、柳子亞廬等，既以詩詞名海内，復創南社，以網羅當世騷人奇士之作，蔚爲巨觀。鍾儀操南音，不忘本也。昔啓、禎之際，太倉二張首唱應社，貴池劉城和之爲廣應社。嘉魚熊開元宰吳江，進諸生講藝，而復社乃興。由是雲間有幾社，浙西有聞社，【略】流派雖別，大都以詩古文詞相砥礪，而統歸於復社。山鳴谷應，風起水響，於斯爲盛。春木之芘兮，援我手之翮兮；去之三百載，其人若存兮！有踵接而起者，固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也。【略】於先王之書，《樂記》道之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故哀樂感夫心，而詠歎發於聲。斯編何音？斯世何世？海内士夫庶幾曉然喻之，而同聲一慨也夫。

作家

宋鳴珂

同治《奉新縣志》卷八　字楷桓，號澹思。五仁次子，乾隆庚寅學使汪廷璵試南昌決科，拔爲九學第一。登第後，歸原班謁選，以新例任南城兵馬司指揮，卒於任。少負異稟，尤長於詩，問學於桑主事調元、陳布政問茲二人。詩皆追摹老杜。三十後，專以同邑帥家相爲宗，論者謂《卓山集》佳處不減杜陵，鳴珂亦不減卓山云。

又卷一五　《南川草堂詩鈔》，南城指揮宋鳴珂楷桓撰。

《梧門詩話》卷三　宋澹思鳴珂，江西奉新人，余同榜進士，辛亥改補兵馬司指揮，忽得狂疾，自戕死。

又　宋澹思有句云：「凡百領其要，佳處乃屬我。」可悟讀詩之法。官城南兵馬司正指揮，日事吟咏，自擬在堯峯、井叔之間，蓋汪堯峯琬、葉井叔封皆曾居此職也。

《爲兩峰山人題鬼趣圖》　《梧門詩話》卷三：宋澹思鳴珂死之前數月，猶爲兩峯山人《題鬼趣圖》詩云：【略】中後數語，頗有鬼氣。

嘉慶《洪雅縣志》卷九　字澹思，奉新人。乾隆庚子進士，官南城指揮，卒於任。著有《南川草堂詩鈔》。

吳德旋

論述

陸繼輅《與吳仲倫書》　仲倫尊兄足下：寒夜讀《文集》十卷竟，嚼冰咽雪，未足爲喻。私心論之，以爲徹札之勇不如子居，而經營之迹盡泯，繞梁之韵不如姬傳，而渣滓之積已化。此由足下逸情高致，超軼塵濁，故文格肖其爲人，殆非學力之所可及也。論文諸篇，俱有精鑒，然亦有似是而實非者。姬傳續出之文頗有違心徇人之作，而序惕甫集爲尤甚。足下服姬傳過當，知其言之失而將蒙，不知文之誚也，曲爲護前之說，以爲反言譏之。夫君子之於文也，惡有所謂反言者哉。昔孔子之美顏子，蓋嘗反言之矣，旋自解之曰：「於吾言無不悅。」其戒端木子亦嘗反言之矣，即正告之曰：「夫我則不暇。」使孔子當時遂反言之，至今讀《論語》者且未能灼然知不違之非，愚又安能知方人之爲無益哉。故君子之於言，無所苟也。姬傳之譽惕甫，爲不知文邪？吾知其非也。爲知之而姑以諛辭，厭其請邪。後世誤信其言，雖日取惕甫之文而讀之，而師之，其咎亦止於破壞文律而已也。自足下之論出，而操觚之士諂事顯達，恣爲面欺，理絀辭窮，則皆有以自解，曰：「吾固反言以譏之，如姚姬傳之於王惕甫云爾。」而姬傳又素所稱剛且介者，則其流弊復何可救正乎。【略】今足下欲正惕甫之文，又欲文姬傳之過，將以一言兩利而俱存之，蓋未之深思也。且足下引韓子之文爲證，則又不然。【略】足下乃謂姬傳之意，讀惕甫文者自當知之，姬傳何由知惕甫之文之必爲後人所見，而俟其自悟邪。如不幸而不傳，其虛譽固已在天壤矣。【略】姬傳既已違心，徇人亦不足深咎。惟足下此論，阿諛逢合之徒將恃以爲口實，故特辨之如此。恃足下厚愛，言之太過，亦不復塗改。倘蒙採聽，將繙然去其故譚，而益慎其新箸，俾得附於門徒校勘之役，幸甚。

周家楣《初月樓文鈔序》　吾邑吳氏故多耆宿。乾隆、嘉慶間方來太史之經

學及初月樓古文，皆知名宇內者也。太史精於小學，故治經簡易，兵燹以後藏稿不存。初月樓之清韻澹思，不趨時好，歿已四十年，古文家常稱道之。顧刻本寥寥，嘗求焉而未得。歲辛巳，余友吳君鏡如以尊公森齋丈綜纂邑志隨侍在局。鏡如故以經術傳家，暇輒攻古文詞。其論學也，常以不務奇而自得其正者爲宗，故於初月翁集有同嗜焉。是編乃其借鈔於族人者，余既見而慰渴思，遂助之資，重加剞劂。原刊尚有《聞見錄》及門人程德賚附稿，今獨以先生文詩付梓者，先覩之快，期於速竣，非敢意爲去取也。

《文翼》卷一 《貨殖傳》，仲倫先生以爲叙賤業致富，意極詼諧，而結之云「皆誠一之所致」，措語極莊。若未嘗詼諧者，此非小說家言，於此能辨，乃見史裁之正。《初月樓聞見錄續編》叙張瓊嬪雙卿事，極叢瑣，而結歸諸發乎情、止乎禮義，乃合於《國風》好色之旨，義極正大，便與小說有別。

又卷二 仲倫先生自言其文闊大不及望溪，而高古勝之；雄厚不及子居，而澹遠勝之。德清沈青士欲以仲倫先生文第方望溪上，而廣西呂月滄郡丞亦以初月樓爲眞得惜抱之傳。

《國朝書畫家筆錄》卷三 德旋字仲倫，廩貢生，工詩古文，兼善書。

《霞外攟屑・初月樓文稿》 安蔬居士，吳仲倫（德旋）別號也。蓋本之蘇文忠公語。《初月樓文稿》，傳誦一時。其古文法，實受之張皋文。後又游姚姬傳門。故於二家文，頗相出入。似在因寄軒、太乙舟上。與驂鴛者，其梅伯言、劉孟塗乎。卒於道光癸卯以前，不知何年。其所爲《易本義參疑》似未成。其《初月樓聞見錄》十卷，本名《三吳舊聞錄》，《續錄》十卷，本名《瑣窗雜志》，見《文續鈔・復呂月滄書》。又有《詩經集傳拾遺》數卷，見《文續鈔六・孫訪山傳》。惜未向徐旋卿詢之。旋卿名宗敬，宜興人。道光丁酉拔貢生。官宿遷教諭。安蔬門人。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六 吳德旋，字仲倫，宜興人。諸生。師事張惠言、姚鼐，受古文法，一意宗法桐城，深求力索于子長、退之之義法。其論文，專主于法，以爲文之不可不講于法，如工之有規矩，如射之有彀率。雖曰神明而變化之，各存乎其人，然欲舍規矩、彀率而別求所以神明而變化之方，其究恐歸于迷謬而無所得。其爲文，優柔恬淡，潔而不蕪，屈而不突，議論有根據，深造自得，幾于自然。于古人法度無不合，而柔淡之思、蕭疏之氣、清婉之韻、高山流水之音與歸有光、姚鼐爲近。詩亦澹雅絕俗。復以古六藝之旨倡導後進，成就者甚多。撰《初月樓文鈔》十卷《文續鈔》八卷《詩鈔》四卷《詩續鈔》一卷《遺編》四卷。

傳記

《續碑集傳》卷七七姚椿《吳仲倫先生墓誌銘幷序》 宜興有獨行篤學之君子曰吳君德旋，字仲倫。當乾隆季年，已以文學服海內。迨後數十年，而其志不衰。抑或有嘗其文與學者，而卒不敢議其行，豈非其志之立有以植其行與學於克久者歟？君世居宜興北渠里口。世祖中行，明世以直諫張居正奪情事名在天下。君幼時見袁枚所論先世事，即作文駁之。踰冠，以縣學生游京師，與同郡張惠言友，及四方諸聞人相切劘。游四年歸，用客授以養給。自嘉慶九年以祿不逮養，遂棄科舉業，專志於學而游，道日以廣。年幾四十，請益於桐城姚先生鼐。先生以爲善學韓文，君由是一意宗桐城學。當是時，言考據者偏海內，文字又皆以凌厲爲高。君涵濡醞含，斟酌損益，欲使軌格不戾乎古。以力與俗抗，氣孤勢單，衆譁且笑。既而翕然，無閒言。君以孤童支衰緒，凡義所應爲者，俱不敢後。自少時已肩分輯宜興東皋草堂之支祠。爲學宗宋儒，而絕不欲以講學名。友人或謂其以古六藝之旨導後進，輒遜謝不敢當，以爲僅能知古今人文章所自爲之意而已。至自爲，則輒不逮，所能知十之六七。又言：「人但當以畸士目我，率吾性所近，謂可希淵明萬一。昔陸子靜謂淵明、李、杜皆有志於求道，故以吾爲求道之士，則不敢固辭。若謂道積於躬，而足以供人之求，則斯世自有其人，而德旋固去之甚遠也。」識者以爲知言。君卒於道光二十年九月，年七十四。子二：長謹，縣學生；次盈嘉。君從游王國棟以謹狀來請銘。予初聞君於宋先生大樽，既而識君於莊舍人仲方所，會呂郡丞璜問古文義法於予，予將遠行，乃以君對。其後璜與君游甚歡。迨葬也，璜已先卒，予乃爲銘。君著書甚具，交游甚廣，而予皆不載，以爲是不足以銘君也。銘曰：晚周而降，文與道分。至本朝方氏，乃始欲合其統緒，而論者猶復紛紜。君生於今，勢如救焚，不顧其力之不及，顧欲企仰乎皇墳。嗚呼！仲倫生今之世，而以古人自處，庶幾乎絕倫而超羣。後之來者，或且勉述此意，而以緜緜延延乎無垠。我豈能言，夙者知君，

後有傑士興起斯文。

《清朝先正事略》卷四二《姚姬傳先生事略》附 仲倫，名德旋。宜興人。諸生。以古文鳴。與惲子居、呂月滄以文相詆諆。詩亦高淡絕俗。有《初月樓集》。

《清史列傳・文苑傳三・吳德旋》 吳德旋，字仲倫。江蘇宜興人。諸生。自桐城方苞以古文法授劉大櫆，大櫆授姚鼐，鼐授諸弟子益廣且遠，獨德旋於姚鼐在師友之間。德旋名位雖不顯，然同時如惲敬、陸繼輅、呂璜、周凱輩莫不拱手推重，以古文名天下幾二十年。呂璜更師事之。嘗以親承指畫，手纂成編，爲《古文緒論》一卷。其論國朝諸家之文頗有微辭，惟推服姚鼐。謂鼐之文以韻勝，時許其知言所自。喜在叙事文字、雜著及書序記之文，猶自謂不逮歸、方，其自抑如此。詩亦高澹絕俗。著《初月樓文鈔》十卷《續鈔》八卷《詩鈔》四卷、《聞見錄》十卷、《續聞見錄》十卷。道光二十年卒，年七十四。

《清儒學案小傳》卷九 吳德旋，字仲倫，宜興人。諸生。崇力治古文，與同郡惲子居、張皋文相砥礪。游京師，名益著。後謁惜抱，論文大契相接在師友之閒。永福呂月滄官於浙，數貽書論文訂交，先生盡以得諸惜抱者語之。於唐以後至清代同時諸人所作，評騭其高下，有味其言之也。所著有《聞見錄》《續錄》各十卷，《初月樓文鈔》十卷《續鈔》八卷《詩鈔》四卷。弟子程德賚，字子香，婺源人，傳其學，早卒。

著録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初月樓文鈔》十卷《續鈔》八卷《詩鈔》四卷《古文緒論》一卷。吳德旋撰。

英和

《制義叢話》卷二一 吾師英煦齋先生未通籍時，受業於長沙唐陶山、華亭李靜菴二君子。作時文，清奇濃淡，無不兼有。而一本諸理法，稽諸經訓，卓然可傳。今《恩慶堂制義》一集，家有其書。余最服膺者，「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節文，徹上徹下，於往古來今無不該括，雖方望溪文猶嫌其空寫也。

《雪橋詩話續集》卷七 英樹琴相國早躋巍科，歷事三朝，供奉內廷之日久，聞見極博。其《恩福堂筆記》紀恩遇，述先德，誦師說，臚列掌故，如數家珍。或評騭詩文書畫，而不言神怪，不道鄙瑣，亦司馬公《涑水紀聞》、歐陽文忠《歸田錄》之亞也。道光戊子，謫戍龍江，既作《卜魁賦》，錄其詩曰《卜魁集》。【略】張詩舲《題卜魁集詩》云：「讀到《卜魁城》一集，前身坡老氣盤盤。七千路等珠厓遠，《十二聲》傳黑水寒。帝眷羈臣教子和，詩開絕域覺天寬。龍沙雪色關門月，歸載恩光滿錦鞍。」集中有《龍沙十二聲》詩也。

《八旗文經》卷五九 英和，字樹琴，號煦齋，晚號胥叟，觀保從子，禮部尚書德保子。乾隆五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嘉慶七年以戶部左侍郎兼掌院學士入直南書房。道光二年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七年降，八年謫戍黑龍江，十一年釋回，十六年得刁公岩園居。是夏入山，題所居曰「觀頤山墅」。二十年卒，賞三品頂帶。有《恩福堂筆記》、《年譜》、《制藝》、《詩集》、《卜魁集》、《植杖集》、《恩榮疊唱集》、《石氏受姓源流紀略》。

《皇清書史》卷一九 英和，幼名石桐，字樹琴，號煦齋，別號粵溪生，晚號胥叟。文莊公德保子。乾隆五十八年進士。官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詞林輯略》卷四 英和，德保子。字樹琴，號煦齋，正白旗滿洲人。散館授編修，官至軍機大臣、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罷，贈三品卿銜。著有《卜魁紀略》、《恩福堂詩集・筆記》、《恩慶堂集》。

《續碑傳集》卷二引姚瑩撰《識小錄》 協辦大學士英和，定圃尚書文莊公子。少有異才。和珅欲壻之不可，頗銜之。乾隆癸丑，公登進士，殿試恐爲所中，乃變易書體得免。仁廟親政，和珅伏誅，以公不附其黨嘉焉，洊至大用。今上卽位，首言開捐之弊，上深納之，有「永停捐例」之旨，海內翕然，吏治一變。道光五年，高堰河決，漕運不前，公力請海運江督琦公、蘇撫陶公助之。時議懼險，僅分運蘇松諸幫，已而海上舟安抵通倉，識者皆偉公策，欲久遠行之，不果。蓋漕運、倉場二總督以下，食河運之利者不便海運，多方尼之也。公感恩遇，知無不言。爲戶部尚書，深以國用爲憂。張格爾事起，西域用兵計費千萬，有請於易州開礦者，公未察，奏之，上不許。太僕

少卿梁中靖奏酌增常捐事例，以裕軍需。西事方亟，廷議皆以爲宜行，公亦不能持前說。然公判度支邊餉莫籌，亦共諒公之非得已也。公嘗數主試，尤風雅愛才。六十壽日，諸門生故舊頌祝之詞甚衆，公獨取桐城諸生劉開詩以張堂中，觀者歎劉詩之工，而益服公之好士也。萬年吉地初營寶華峪，上命莊親王及大學士戴公相度地形，而公督工程。公薦戶部某郎中爲監督。先是公爲內務府大臣，久習知吉地工鉅，財力匱耗，頗以尚儉爲言，與上意合。嘗燕暇從容，舉漢文帝薄葬事，上稱善。至是遂議，於舊制小有裁省。道光五年，余在都中聞某爲監督，節省工費三十萬，曰：「嘻，其敗矣。」昔嘉慶中吉地年久費鉅，工猶未善，盛公以此得罪某，何能省費若是，其工可知矣，英公必爲所累。友人劉元恩在工，當議叙。余戒之曰：「君其辭之。」劉曰：「諾。」七年工竣，戴公、英公皆晉宮銜，某擢內閣侍讀學士。某故麤鄙，希旨節省，工不堅，而衆惡之。八年，上聞地宮有水，使人視之驗。車駕臨視，則孝穆皇后梓宮下見水迹，上大悲慟，逮問諸人。公及二子革職，戍黑龍江。莊親王以先薨免。戴公初逮，禍且不測。皇太后言不可以吉地事誅大臣，乃釋歸。某亦遣戍。方英公之被逮也，盡封家財，登諸籍，戒家人曰：「上必籍沒，悉以獻，敢匿一物者，吾以聞。」遂皆入官無隱。然公家數世貴顯，悉所有不及數萬，天下悲公之忠蓋而誤於非人也。

《八旗畫錄・英和》《繪境軒讀畫記》云：協揆書法松雪，名震當時。予讀祁文恪及潘少白兩家詩集，始知公於繪事亦復兼長。《緩慾亭集》題係煦齋先生以白菊花畫幀屬題其詩，有「天教彩筆留明月」之句。林皐閒集題係煦齋先生自龍沙寄惠書畫幅，其詩有「左相丹青」之語。按公配薩克達夫人善丹青，公又與瑛夢禪交好，目擩耳染，其能畫也固宜。

郭鳳

郭麐《山谿書屋詩初集序》 余長丹叔五歲。先君子棄養之日，丹叔甫成童，從受經未畢，以家貧故，予出遊於外。丹叔從其婦翁行賈，嘗昏夜墮船舷，幾不免，母氏憐之，令復理故業。從同里顧蔚雲先生遊，先生高弟子朱鐵門、袁湘湄皆與余善，時時過從，以詩歌相唱和。丹叔竊睨其旁，意甚好之，亦私自爲五、七字句，未敢出。已而，余稍知之，以示朱、袁兩君，兩君以爲有性靈語，益聳恩之。丹叔益自憙，棄他業不治，專爲詩。予每出遊歸，始解裝，丹叔即搜行篋中所作，旋手其業以相質，至不及寒暄語。蓋其篤耆如此。然余應舉亦思有所得，以爲父母榮，不欲丹叔之專爲詩也。生命不辰，重遘酷罰，悲憂摧沮，遂無意于進取。丹叔亦謝去舉業，爲童子師，頗好爲詩益甚。先取當代之作者手披口吟，求其恉意之所在。復進而求其流派之所出，若唐若宋、元、明，幾欲與之同質所師而上下其議論也。蓋其用力之專又如此。憶自十年來，余家居日少，丹叔非慶弔不出，閉門埽軌，長吟獨謠。時余之歸，出就刪削。余或定居一二旬，暄晨露夕，花時雪朝，賓朋不來，命酒相對，此唱彼和，輒至永夜，欣然不知明日之無炊煙也。嗚呼！人必有以樂乎此生者，可以忘百憂而自遣。以余之悲憂摧沮，苟無丹叔，誰與樂此？丹叔又藉此以自樂，是區區零篇小什，辛苦而有之者，亦足以忘百憂而自遣也。于是丹叔哀其前後所作，共得八卷，同人助資以付之梓。余爲述其篤耆專力之故，而志其緣起，蓋距孤露之歲二十餘年矣。回念往昔，顯顯在目，日月逾邁，垂老自傷，上負先人屬望之深，下慚師友期待之厚，是區區者其又足恃焉否乎。

又《答丹叔三首》 春初繫鞾出，忽忽及秋九。書來見月日，始覺離別久。作客無好顏，青鏡得我醜。曉梳亂脫髮，忽已如衰柳。感君加飯心，敦勸意良厚。欲報難爲言，意滿哽在口。昨宵商聲來，夜讀定聞不。今年夏苦熱，消夏詞何佳。赫蹏一尺寬，中有風水偕。舍前小盆池，聒雜鳴青蛙。藕花半紅白，嬌姹如閨娃。比鄰潘與吳，同縛青欐鞾。詩成出冰雪，冷韻毆淫哇。在家事事好，即目皆我儕。眷言欲相從，歎息羽翮乖。睽隔雖不多，書來不如面。書詞雖不盡，傷情劇刀箭。有妹良人沒，大歸於我館(叶)。貧家縱藕難，忍令食鍼綫。云何令其悲，含涕返鄉縣。家庭事難言，內行我實賤。何術長周旋，彌縫使之善。煩君呼室人，令讀此鄙諺。感人望以言，心酸淚如霰。

又《題丹叔閉門卻埽圖》 我家阿連狷者徒，平生嗜好一物無。頗耽山水亦嬾出，偶落文字羞稱儒。少遭孤露衆所易，長棄科舉人嗤迂。交游鄉曲本自少，畏見冠蓋輕屠酤。邨童三四列坐隅，口授句讀朝至晡。閒來丹黃雜經

史，醉後歌嘯驚妻孥。可憐與世不相入，出門一步行跲跌。暫游淮海亟復返，已被口語叢譏誣。揭來作圖以寄意，息影畢志栖菰蘆。柴門兩版竹千个，意境幽絕非通衢。男兒作人有本末，通介何必隨時趨。天生性分久已定，又不自知寧非愚。乃兄少年生馬駒，輕視世路無崎嶇。北燕南越東西吳，虛名不救身饑劬。邇者多病但求息，頷底已茁鬚鬚須。當時自料豈及此，後世論定誰知吾？念子明決我所媿，不仕不隱良非夫。風狂百歲眞過隙，浪走十年今識途。明當卜宅挈幼穉，逝將歸老同江湖。青山屋上水屋下，有食此語如此圖。

《題圖》《靈芬館詩話》卷七：嘉慶己未，移家魏塘，庚申八月，與錢君叔美杜相見於隨園，屬寫爲圖，自題二絕。又：靈芬館第一圖、第二圖，癸亥歲徐西澗鉞、朱閑泉壬作於西湖，合裝爲一卷。【略】其第一圖查伯揆作記，題者吳兼山、潘紅茶、屠琴隖、許青士、黃退庵及余弟丹叔也。

《題山陰歸棹圖》《靈芬館詩話》卷七：庚申上元後七日，余自山陰歸里，風雪初晴，四山如畫，先是有竹虛吳君所畫册子，適與此景相合，遂題爲《山陰歸棹圖》，而自題《摸魚子》一闋以紀之。【略】退庵、獨遊、丹叔皆有詩。

黃鉞

論述

劉耀椿《壹齋集序》 古者詩人至李唐而極盛，而唐詩人顧罕達，獨高常侍以通顯稱，此昌黎韓子論詩所以有「懽愉難工，愁苦易好」之說也。大司徒當塗夫子，少以詩名天下；中年登第，以戶部主事告歸，主講席且十年，其學益邃。嘉慶初，被召直懋勤殿，旋又改官翰林，直南書房。今天子嗣位，又當機務之重，參贊樞廷。比者在告食俸，猶勞天子念慮，數以公家居狀詢近臣。三十餘年中，上承兩朝之殊眷，下爲海內文章家所宗仰，其遭逢之盛益非唐高常侍所可等夷。意其詩，固多懽愉之詞，不以愁苦而始工矣。而公之自序，乃謂通籍以前，其窮愁抑鬱、悲憤無聊之狀，悉寓於詩。即嘉慶庚申以來，其詩存者無慮數百篇，類皆溫深徐婉，理得情當。其氣充而不溢，其色曜而不浮，其言則累萬千而不可厭，然後知公之學超然出乎流俗，聲華榮祿之事，舉無足以奸乎其中而變其窮塞所守。故其境愈通，志愈堅，而詩亦愈日進。詣力之所至，固有山林枯槁憔悴專壹之士爲之數十年而不能工者。然則其詩雖未必皆爲愁苦之言，亦終未嘗務爲懽愉而求其辭之必工也。公將以庚辰以後詩續刊入集，而命耀椿爲之序。耀椿從遊久，竊恐後之人知公之遇，讀公之詩，徒侈嘆其盛美而忘其詩之所以爲工，乃舉韓子之說進焉。若謂耀椿遂足以知公之詩，則非小子之所敢居矣。道光十年春三月門人安邱劉耀椿謹序。

王曉堂《歷下偶談》 黃左田先生詩法絕高，俯仰揖讓，有不可一世之才，直可望而不可即也，嘗見其《送鮑雙梧夫子歸里》詩，尚記中聯云：「取鑑好爲貞觀相，栽花便作義熙民。」其用意何深歟！漁洋而後，不多見也。

《國朝書畫家筆錄》卷二 黃鉞，字左君，一字左田，安徽當塗人。少孤，寄居外家。乾隆五十五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謚勤敏。工書，善畫。所進書畫幅久邀宸賞。與富陽相國稱「董黃二家」。內府名蹟均經其鑒定。晚歲名益重。予告後，年九十餘目失明，自號盲左，猶能作書。著有《(西)〔壹〕齋集》。

潘曾瑩《墨緣小錄》 黃左田尚書丈鉞，當塗人。乾隆庚戌進士。以主事入懋勤殿，後改官贊善，直南書房。詩畫爲一時所推重。爲予作山水直幅，老筆紛披，得白石翁神韻。著有《壹齋集》，藝林傳誦。集中如題王石谷畫、蕭尺木仿劉松年雪景、米友仁海嶽菴圖、唐子畏吳閶圖、王蒙林泉勝集、沈石田送行圖、陳章侯戲嬰圖諸長歌，讀之便如身在畫中。又仿司空表聖《詩品》作《二十四畫品》，力探閫奧，直抒心得，非深於畫理者不能道隻字。

《雁門關》《國朝正雅集》卷四二引《鮑廬詩話》：左田尚書《雁門關》云：【略】寫出昇平景象，格調不減唐人。

傳記

《續碑傳集》卷八引《安徽通志》　黃鉞，字左田，當塗人。家於蕪湖。乾隆庚戌進士，授主事，籤分戶部。時和珅管部務，鉞告歸。嘉慶四年，仁宗睿皇帝親政，以安徽巡撫朱珪薦，召見養心殿。諭曰：「朕在藩邸，即知汝。汝因何告假？」鉞據實陳奏。奉命懋勤殿行走，由主事改擢贊善，直南書房，未補缺，特旨與考試差。嗣是典湖北、山東、順天鄉試，任山西、山東學政，密摺奏事。由贊善洊擢至禮部尚書，賜紫禁城騎馬，肩輿入直。二十五年放會試正考官，榜首陳繼昌以三元及第，時稱盛事。秋隨扈灤陽，仁宗睿皇帝龍馭上賓，行在喪儀，禮部無例案可循，皆鉞悉心擬奏。宣宗命加太子少保銜，在軍機大臣上行走。調戶部尚書。鉞敬其所事，實力匡襄，京察議敘。道光三年錫宴玉瀾堂，繪像，鉞爲十五老臣之一。御製詩褒之云：「豈獨文章禁省冠，一德密勿惟幾康。」四年，仁宗睿皇帝聖德神功碑恭代書成，拜蟒服大緞之賜。五年乞休，溫旨慰留。六年屢申前請，情詞肫切，予告回蕪湖，在家支食半俸。瀕行，暨十八年兩次恩賞蔴枝，諭曰：「知卿不假蔴苓之功，聊申眷念。卿其善自靜攝。」二十一年卒於蕪湖，年九十二。初，鉞幼喪父母，鞠於外家。乾隆中以廩貢挑謄錄，議敘吏目兩次。召試二等。年四十一始爲部員，數月即歸。掌教皖南、北者十載。其後不次超擢，屢司文柄。蒙仁宗批諭云：「汝本寒士，因石君薦拔，遂至於此。能法石君，先生人品學業必能永沐朕恩。」鉞感激圖報，矢勤矢慎，內廷宣力二十有七年，克盡厥職，故能渥荷兩朝恩眷，不徒以工書善畫見長。嘉慶、道光年間，兩次賜第內城，三次太醫視疾。妻喪，軍機章京郎中趙元祿齎硃諭賜慰：「切勿過有哀傷」。七十、八十、九十生日，疊蒙御書福壽扁聯、壽佛如意、朝珠珍玩、文綺用逐福祉，又蒙恩諭伊子禮部小京官黃富民加恩作爲該部主事，俾聞之益增慶慰。又前在戶部右侍郎任內，以錢局爐頭增復料錢，部議降二級，奉旨調任禮部右侍郎。明年，即轉補戶部左侍郎；後以戶部任內失察，假照降爲三品頂戴。明年，蒙賞還一品頂戴，皆異數也。遺疏奏聞，宣宗成皇帝悼惜有「學問優長，持躬端謹，密勿宣勤」之諭，晉贈太子太保銜，入祀賢良祠。照尚書例賜卹，原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予諡勤敏，史館立傳。諭賜祭葬碑文，葬當塗南褐山下。先是，道光辛卯安徽濱臨江淮州縣水災，鉞首捐千金助振。癸巳復水，捐百金助振。乙未蕪湖洊饑，倡建豐備倉，儲穀千石。倉旁造鄉塾，月課生童。鄉人德之，及是請入祀當塗、蕪湖兩縣賢祠，奉旨允准。著有《壹齋集》四十卷、《二十四畫品》一卷。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四　字左田。安徽當塗人。乾隆庚戌進士。官至戶部尚書，謚勤敏。有《(西)(壹)齋集》。《墨林今話》：「公工書，善畫，與富陽相國稱『黃董二家』。」

《清朝先正事略》卷四一　黃先生鉞，字左君，一字左田，當塗人。幼孤，寄居外家。補諸生，爲朱文正公所激賞。挈游京師，自是奔走衣食無虛歲。乾隆五十四年成進士，觀政戶部。尋告歸，主書院十年。睿廟聞其名，有旨特召，由主事超擢贊善，入直南書房。十年中，官至禮部尚書。屢典鄉試，督學政者再。晚年乞病歸。人比之董華亭云。先生工書善畫，所進畫幅，久邀睿賞。與當陽相國稱「董黃二家」。內府名蹟，均經其鑒定。晚歲名益重，贋作雜出，有購得者轉求其自定眞僞。予告後，年九十餘，目失明，自號「盲左」，猶能作書。既薨，帝悼惜，賜祭葬。予謚勤敏。著有《(西)(壹)齋集》。

《清史列傳・黃鉞傳》　黃鉞，安徽當塗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以部屬用，籤分戶部。嘉慶五年得旨：「候補主事黃鉞，著照趙秉沖之例，在懋勤殿行走。」七年補主事。九年正月諭曰：「黃鉞在懋勤殿行走有年，伊本係進士出身，學問尚優，著加恩改擢贊善，遇缺補用，並著在南書房行走。」三月諭曰：「向來部院各官補實缺者方准考試試差，黃鉞尚未得缺，但本係實缺主事，准其一體與考。」七月充山東鄉試副考官。十年八月補詹事府右贊善，十一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一年三月升右中允，六月轉左中允，十月遷翰林院侍講。十二年六月充湖北鄉試正考官，八月提督山西學政。十三年轉侍讀。十四年十一月升詹事府右庶子；十二月偕山西巡撫初彭齡奏請巡幸五臺，從之。十五年四月轉左庶子，十月差竣回京，仍入直南書房。十七年升翰林院侍講學士。十八年二月，時屆京察，上以黃鉞供職勤慎，予議敘；七月充山東鄉試正考官；八月提督山東學政；九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十二月奏參菏澤縣訓導兼理曹州府教授宋璇失察，武生馬克光學習邪教，請褫職。十九年二月，復奏參失察武生從逆之定陶縣教諭郎謙牧、訓導方運景均請褫

職；又奏言上年逆匪擾及定陶、曹州府屬，文武生員助官剿賊，學錄孔毓俊、生員孔毓仲等同時陣亡，均請交部議卹。並以金鄉縣生員李九標首告教匪破案，復設法擒獲謀逆在逃諸犯，奏請獎勵。俱從之。三月命來京供職，仍入直南書房；四月授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二十年二月接纂《祕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命鉞偕吏部尚書英和、兵部右侍郎姚文田專司檢閱。二十一年六月，寶泉局匠役訛索滋事，上以黃鉞管理錢法堂未能稱職，下部議處；尋調禮部右侍郎；閏六月《祕殿珠林石渠寶笈》書成，賞加二級；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十一月纂輯《全唐文》告成，得邀賞賚；十二月充玉牒館副總裁官。二十二年三月調戶部左侍郎；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二十三年八月署兵部左侍郎；十月賞紫禁城內騎馬。二十四年授禮部尚書。二十五年三月充會試副考官；八月賞加太子少保銜；九月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旋調戶部尚書。【略】道光元年七月妻喪請假，諭曰：「卿已逾七旬，非十分強壯可比，矧天時暑熱，切勿過於哀傷。總之，國事爲重，倚畀方深，加意自愛，永保康強，佐朕以襄。」上理實有厚望焉。二年正月，時屆京察，得旨：「黃鉞辦理部務本屬安協，又自簡任軍機大臣以來，敬共所事，實力匡襄，著交部議叙。」五月以會議倉場盤查章程措置失宜，降一級留任；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三年正月諭曰：「朕於本年元旦御殿受賀，閣惠覃敷，左右近臣允宜特加恩澤。戶部尚書黃鉞，前因議奏倉場以放代盤，措置失宜，降一級留任，著加恩寬免。」三月，署翰林院掌院學士；四月充殿試讀卷官；【略】五年正月，京察屆期，上以黃鉞管理部務均臻妥善，獻替匡襄尤爲出力，下部議叙。五月諭曰：「黃鉞年逾七旬，夙夜趨直，未免勞勩，著無庸在軍機處行走，俾得專心辦理部務。仍入直南書房，亦無庸逐日進內。」十月以年老乞休，諭曰：「黃鉞懇請致仕，並自陳在京供職三十六年未能回籍省墓，詞意肫切，覽奏深爲惻然。黃鉞雖年逾七旬，精力尚健，前降旨令其專心部務，正當爲國宣勤，永承恩眷，豈忍令其遽行解退，所請著不允，仍照舊供職，益加懋勉，以副朕懷。」六年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九月因病陳請開缺，上允所請，命安心調理，病愈即行銷假；十月籲懇致仕。諭曰：「戶部尚書黃鉞，由主事改授贊善，供職內廷，仰蒙皇考恩眷，洊擢正卿。經朕賞加宮銜，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嗣以年老，令其專辦部務，仍入直南書房。上年曾以年力已衰，懇請開缺，不忍遽許解退，溫諭慰留。本年秋閒，因腰疾乞假月餘，奏請開缺，降旨允准，並令安心調理，病痊銷假。茲復以腰疾雖愈，精力頓衰，籲懇致仕回籍，情詞肫切，若仍不允所請，轉非所以示體卹。黃鉞准其以戶部尚書致仕回籍，並加恩在家支食半俸，俾得怡志林泉，安心頤養，用示優眷老臣至意。」十一月奏回籍行期，上念其年近八旬，嚴冬就道，賞給藿枝，以資調攝。九年鉞八十生辰，諭曰：「予告尚書黃鉞曾直內廷，宣力有年，學問素優，人亦謹飭，本年八月爲伊八十生辰，特頒御書福壽扁聯，並賜以壽佛如意、朝珠、文綺等件，用迓福祉。伊子禮部小京官黃富民，加恩作爲候補主事。俾聞之益增慶慰。並傳諭黃鉞不必遠道跋涉來京謝恩，以示朕優禮耆臣錫慶引年至意。」十年，以前在戶部任內失察假照降三品頂帶，十一年上五旬萬壽賞還頂帶。十二年以捐資助賑並捐建義倉，下部議叙。十九年鉞九十生辰，御書福、壽字，「頤性延祺」額、「樞廷贊治經猷在」珂里承恩歲月長」聯句並服物陳設，命鉞子禮部郎中富民齎回賜之。二十一年，卒。年九十二。遺疏入，諭曰：「致仕尚書黃鉞，學問優長，持躬端謹，仰荷皇考知遇，由部曹改官贊善，洊歷正卿。朕御極以來，簡贊樞垣，密勿宣勤，深資倚畀。嗣以老疾乞休。因其年近八旬，曲加體卹，准予致仕，並賞給半俸，特賜藿枝。方期永享遐齡，長承恩眷，茲聞溘逝，悼惜殊深。著加恩晉贈太子太保銜，入祀賢良祠。照尚書例賜卹。所有原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用示朕篤念耆臣至意。」尋賜祭葬，謚勤敏。子富民官禮部郎中。

紀事

《郎潛紀聞初筆》卷一一《澄懷園風景》　澄懷園無恙時，二三儒臣僦直多暇，各就園中寓廬移花種竹，疊石疏泉，隨意自命所居，題之戶册，以誌雪泥鴻爪，亦佳話也。如「食筍齋」，爲黃勤敏公鉞手闢。「樂泉西舫」，則程春海侍郎恩澤所題。「樂泉」，蓋張文恪公泰開所鑿。張文毅公芾自營一室，曰「鑿翠山房」。戴文節公熙舊廬名曰「矩室」。皆見嘉、道間人文詩集。此外逸文瑣記甚多，頗擬勒爲一書，藉存掌故。蓋庚申以來，甘泉夕烽，名園茂草，談澄懷風景者，亦幾如圓嶠、方壺，縹渺天半矣。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〇八引梁九圖撰《十二石山齋詩話》　左田尚書工書畫，人爭寶之。而假署其名者，一時雜出。有某於廠肆買得數幅，喜爲尚書作也。攜歸，求尚書自定眞僞，尚書荅以詩云：「浣筆書窗落筆麤，零縑斷楮恣鴉塗。湖田自昔無人買，村酒難求善賈沽。失笑分明作贋鼎，何時變化出桓廚。若教持較山陰扇，值得羲之半字無。」後年九十餘，雙目失明，自號「盲左」，猶能作書。

又引蔣寶齡撰《墨林今話》　左田先生幼孤，寄生外家。補縣學生時，即爲朱文正公石君所激賞，挈遊京師。自是奔走衣食，殆無虛歲。通籍後，觀政戶部。未一年告歸鄉里，主書院者十年。睿廟特召乃出，以主事擢贊善，入直南齋。十年之中，官至尚書。晚年乞病歸，人比之董華亭云。先生工書善畫，其生平進御畫幅，久邀睿賞，與富陽相國稱「董黃二家」。內府所藏名蹟，俱經其鑒定，允爲藝苑總持。

著録

許文琛《重刊壹齋集後序》　遺集四十卷、《奏御集》二卷、《雜著》六卷、《蕭湯二老遺詩合編》一卷，皆公手訂，刻之京師及蕪湖者。咸豐三年，粵寇由楚入吳，倉卒間，詩版與藏書數萬卷悉沒賊中。公子小田儀部避地松江，寓書文琛，痛自引咎，且以無力重刊爲終身恨。文琛藏之於心，時耿耿焉。比歲粵東少安，俸入亦稍裕，乃思儀部言，撿公舊贈《壹齋集》，具存篋笥，因悉遵原本召工重雕，命弟文澄董其役。越一載始已事。以儀部憂之深也，適文澄有滬上之行，亟附海舶寄之。儀部大喜，復詳加校正百餘字。去冬公孫子九茂才來粵，攜以示，遂屬監視刊印。於是公之集復成，公之文更遍傳海陬矣。

藝文

《畫林新詠》卷一　建章宮樹曉蒼蒼，廿載西清領玉堂。一卷清談畫禪室，分明今日董香光。

雜録

錢泳《履園畫學》　黃鉞，號左田，蕪湖人。乾隆乙卯進士，今官戶部尚書。山水喜宗北苑，而爲余畫《秋林曳杖》一幅，又似倪、黃合作。先太安人九十壽誕，尚書爲作《金萱圖》，直是白陽山人矣。隨筆點染，變化莫測，皆成絕妙。所著有《畫品》二十四則，仿司空表聖例也。其弟子王子卿太守澤，中嘉慶辛酉進士。亦工山水，嘗畫《梅花溪上圖》爲贈，知其學有淵源。

《谿山卧游録》卷三　黃左田尚書鉞，畫法宗北苑、巨然，曾於友人齋中見之，嘆爲神品。琉璃廠肆每見尚書所作條幅，神氣重滯，皆贋作也。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三　黃鉞，字左田，安徽當塗人。乾隆庚戌進士。官戶部尚書。謚勤敏。山水取法蕭雲從，兼寫蘭卉。家西園主人藏有墨筆《紫陽待渡圖》小卷，氣韻蒼秀，堪與董富陽並駕。曾笙巢侍御藏其尊人賓谷中丞款《仿石谷鳳阿山房圖》，絹本，大幀，精工嚴整，設色清麗。

《清畫家詩史》卷戊上　黃鉞，字左田，一字左田，當塗人。乾隆庚戌進士。官至戶部尚書。謚勤敏。善山水，兼工花卉、墨梅。進呈畫幅，每邀御賞，與富陽相國時稱「董黃」。內府所藏名蹟，俱經其鑒定，一時士大夫好六法者，多執贄其門。年九十餘，目失明，自號「盲左」，猶能作書。有《壹齋集》。

歐陽輅

論述

陶澍《礪東詩鈔序》　先生博學多通，其於書，一過目終身不忘。爲詩鍊骨

入聲，融神於氣。初從義山以窺老杜，寡爲昌黎，滉而爲東坡。晚乃自出一隊，天馬行空，神龍見首，既雄且傑，而跌宕昭彰，如風水相渙，自然而成，不能辨其爲李、爲杜、爲韓、蘇矣。

鄧顯鶴《磵東詩鈔序》 磵東少孤，所遇特窮惡，蹤跡冷峭，非其力不食，有梁伯鸞、徐孺子風，視人世一切聲華赫奕與夫標榜依附之習去之若浼。其湮鬱抑塞，剛介嚴凝之氣一寓於詩，然不多作。嘗言「作詩當自爲胸中之天，不期而與古合，所謂非有受於人，忽自得之。今人過一地、遇一人必作一詩，汲汲焉與並世之人較短長，豈吾胸中之詩哉！」每同人社集，交驚互譾，用相誇詫，磵東漠然若不聞，非儕輩敦迫或終歲不得一字，作亦不自愛惜，隨手散佚。客遼東十載，存詩止一卷，然其詣力獨峻絕矣。

《清朝先正事略》卷四四《鄧湘皋先生事略》附 歐陽磵東，初名紹洛，易名輅，字念祖。博學多通，書過目不忘。少孤貧，非其力不食，有梁伯鸞、徐孺子風。乾隆甲寅舉人。屢試春官不遇，南走粵北爲薊代之游。與法時帆、錢裴山，曾賓谷諸人唱和。其湮鬱剛介嚴凝之氣，一寓於詩。其詩初從義山，窺少陵，戛而爲昌黎，滉而爲東坡。晚乃跌宕昭彰，自出一隊，然不多作。嘗言作詩當自寫胸中之天，不期而與古人合。陶文毅嘗刻其詩集於吳中。湘皋之輯《耆舊集》也，清朝二百年間，其稱「詩老」者，惟張陶園及磵東二先生云。

《晚晴簃詩匯》卷一〇九 歐陽輅，原名紹洛，字念祖，號磵東，新化人。乾隆甲寅舉人。有《磵東詩鈔》。

又 磵東在嘉、道間，與同郡鄧湘皋學博俱以詩鳴，陶文毅尤推重之。

《新世說・企羨》 歐陽磵東，少孤貧，非其力不食，有梁伯鸞、徐孺子風。其湮鬱剛介嚴凝之氣，一寓於詩。嘗謂「作詩自寫胸中之天，不期而與古人合。」鄧湘皋之輯《沅湘耆舊集》也，於有清二百年間，惟稱張度西及磵東二先生爲「詩老」云。（歐陽名輅，博學多通，書過目不忘。屢試春官不遇，南走粵北，爲薊代之遊。與法梧門、曾賓谷相唱和。）

傳記

《續碑傳集》卷七七《歐陽輅傳》 歐陽輅，原名紹洛，字念祖，一字磵東，湖南新化人。父基文，字同周。乾隆乙酉拔貢，銓就州判。以親老乞歸，授徒自給。性方潔，天才挺拔，詩文操筆立就，爲時所重。（《寶慶府志・文學傳》）早世。（鄧顯鶴《南村詩話》）輅九歲補縣學生，即好吟詠，所遇窮惡，蹤迹落莫，無常師。於詩若有天授。家貧甚，資傭力以養。（《沅湘耆舊集序》）博學多通，書過目終身不忘。（陶文毅《磵東詩鈔序》）乾隆甲寅舉於鄉。（《耆舊集序》）頻上春官，不得意，南走粵北，爲薊代山海關之遊。（《陶序》）性野逸，不修威儀，衣履敝垢，岸然公卿大夫中。劇談豪飲，旁若無人，人亦無與忤者。後閉門不復出，躬耕奉母，非力不食於人世，升沈寵辱泊如也（《耆舊集序》）一時名公雅重之，或不遠數千里殷勤致禮，不至。簪冠草履，吟嘯清泉白石間。（《陶序》）牆宇自峻，與人少可。（曾文正《鄧湘皋墓表》）南豐譚光祜守寶慶，學使歙程恩澤按試，至郡，二人皆名宿，始一出，與雙清亭之會，好事者至繪爲圖。（《府志・文學傳》）垂老卜築邑城東，遁迹沈冥，兀兀無共語者。（李洽《夜談追錄自序》）其詩瀕氣流轉，含章內映，精思壯采，搏結無迹。（沈道寬《磵東集跋語》）然持律矜嚴。（鄧《墓表》）嘗言：「作詩務苦吟，戒自恕。或屢改而不安，則竟削之。」又云：「作詩當自寫其胸中之天，不期而與古合，所謂非有受於人，忽自得之，今人過一地遇一人必作一詩，豈吾胸中之詩哉？」既挾所業，出與天下士大夫接，所至折服，名流少能頡頏。（《耆舊集序》）與寶山毛嶽生、東鄉吳嵩梁相知善。嵩梁詩才罕匹，嘗謂人曰：「僕畏磵東，不敢與敵也。」臨川樂鈞未識輅，寄贈以詩。錢塘吳清鵬以詩求論定，稱輅爲韓、蘇而後一人，服膺如此。（《夜談追錄》）同邑訓導鄧顯鶴少輅十歲，兄事之。（《耆舊集序》）每有篇什，輒就輅與相違覆。（鄧《墓表》）輅鉤覈瑕疵，不少寬假。顯鶴卒，無以易其言也。（《耆舊集序》）道光二十一年卒。（據《夜談追錄・李序》年七十五。（《府志》）箸有《磵東詩鈔》十卷，安化陶澍栞行之。（《陶序》）又手定詩三卷，畀顯鶴，顯鶴爲刻之《沅湘耆舊集》。（《耆舊集序》）輅於詩窮極幽微，偶有論斷，必求通古人之詞，較其得

失，析其毫釐，多人所未發。同邑舉人李洽筆存之，爲《夜談追錄》二卷。（郭嵩燾《夜談追錄序》）子棻，字迪來，邑廩生。（《耆舊集序》）亦能詩。（《府志・文學傳》）奇情幽思，不愧名父之子。（《耆舊集序》）又有《歐子》三卷，恢奇俶詭，無一常語。（《府志》）早卒。顯鶴刻其詩，入資江、沅湘兩《耆舊集》中。（《耆舊集序》）

《清史列傳・文苑傳三・歐陽輅》 歐陽輅，初名紹洛，字念祖，湖南新化人。乾隆五十九年舉人。博學，多通書，過目不忘。少孤貧，非其力不食，有梁伯鸞、徐孺子風。既屢試春官不遇，乃南走粵北，遊燕代。性野逸，敝衣垢履，岸然公卿大夫間。劇談豪飲，旁若無人，人亦多暱就之。與法式善、錢楷、謝啓昆、曾燠諸人相倡和，其湮鬱剛介嚴凝之氣一寓於詩，當時名流少能頡頏。嘗言「作詩當自寫胸中之天，不期而與古人合」。早年出入於義山、少陵、昌黎、東坡，晚乃跌宕昭彰，自出一隊。其考詩極嚴，鉤核瑕疵，酷若申、韓，不少假。同里鄧顯鶴嘗出詩互證，每難之，卒無以易其言也。著有《磵東詩鈔》十卷。顯鶴所輯《沅湘耆舊集》，本朝稱詩老者，惟張九鉞及輅云。晚年躬耕，閉門不復出，奉母以終。

紀事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三六 歐陽紹洛，字磵東，晚更名輅，新化人。拔貢基文子。乾隆五十九年舉人。

又引羅汝懷錄《湖南文徵》《耆舊傳》： 磵東家貧甚，資傭力以養。所遇窮惡，蹤迹落寞，雅負氣不能從俗，日事大紲。久之，挾所業出，與天下士大夫接，所至咸折服。一時名流少能頡頏。性野逸，不修威儀，敝衣垢履，岸然公卿大夫間，劇談豪飲，旁若無人，人亦多暱就之，無與忤者。稍稍能買田宅免寒餓，即閉門不復出，躬耕奉母，非力不食於人世，一切升沈寵辱，泊如也。

陶澍《磵東詩鈔序》 歲甲寅，先生舉於鄉，頻上春官不得意，南走粵北，爲薊代山海關之遊。余官翰林時，始晤先生於都門，數以詩商榷。每道及先生舊好，輒黯然。蓋先生才氣縱橫，不可一世，顧獨心折先子，且亟稱余，不以小友視也。

著録

陶澍《磵東詩鈔序》 余識先生晚，而知先生獨切。適湘皋鄧子來金閶節署，出先生書與其集，感先世知交之誼，不覺有慨其言也，爲付諸梓氏而序之。道光六年丙戌秋安化陶澍。

鄧顯鶴《磵東詩鈔序》 磵東與余同里【略】，每見必先以詩就質。磵東考詩甚嚴，鉤核瑕疵，指摘罅漏，如申、韓論事之酷，不少寬假，余每難之，然卒無以易其言也。磵東幼與同里吳蘭柴、孫石溪、楊蓀甫諸老先倡和甚富。余年十五、六時，既見其《一粒草堂集》，驚爲天才奇絕。後乃盡刪去，有當時耳熟之句，今集中皆無有，其嚴如此。余每語磵東：「古大家集中亦多少作，山谷《溪上吟》則十七歲時詩。今必欲盡汰去，無以徵歷年所詣。」因從其門人抄本掇拾採擇爲第一卷，以存梗概，然非磵東意也。

又《磵東詩鈔跋》 乙丙之際，余客維陽，往返吳門，行篋攜《磵東詩鈔》，因謀之雲汀中丞梓行。凡十卷。既已傳誦海內矣，邇來磵東又手訂其集寄示，視原刻大有刪節，近作亦增入卷末。適余有校刊《楚寶》之便，因重爲開雕。世之讀其詩者，知此爲磵東晚年手定之本。余向所云磵東考詩之嚴，存詩之愼，益非虛語。已刻成，附識數語，以記重刊歲月。

雜録

《皇清書史》卷二一引《木葉廔法書記》 詩名最盛。予嘗見其行書楹帖，筆法亦遒古可觀。

李兆洛

論述

趙振祚《養一齋文集序》 故先生之於學，自六經、四史古今異同之說，無不博覽；旁及星文、曆算、地理及他百伎雜藝之流，無不蒐采。故天下之學者鱗集輻輳於先生之門，先生視之皆師友也。水行者妄輪蹄，陸行者訾舟楫，造先生之廬者，無不化也。嗚呼，可謂大矣。先生既不爲專家之學，而折衷是非，又謙不敢居。生平每有著述，大都隨手散佚。距先生之沒十年，高君式之始蒐輯其遺文，釐爲詩文若干卷以付之梓。

蔣彤《李申耆先生兆洛年譜》 嘉慶二十五年，先生以爲唐以下始有古文之稱，而別對偶之文曰駢體，乃更選先秦、兩漢以及於隋爲《駢體文鈔》，欲使學者沿流而溯，知其一原。

薛子衡《李養一先生行狀》 先生嘗病當世之治古文者知宗唐、宋而不知宗兩漢，六經以降，兩漢猶得其遺緒。而欲宗兩漢，非自駢體入不可，因輯斯編。【略】當世皆知是編可以正駢體之軌轍，而先生實欲以是溯古文之原始也。

湯成烈《重刊李申耆先生養一齋文集序》 大抵先生之文，於經則禮義爲準。於史則周秦而下治亂所由、兵農禮樂、河漕鹽幣，隨事立說，因宜見義，娓娓千百言，以己意爲斷制而必衷於正。其若星曆、象數、算術、聲律、球圖、輿地、氏族、譜牒以及一名一物之細，莫不兼綜百家、鉤稽歷代，研精極慮以出之，凡實事必求其是。至於朝廷制度之文宏以麗，鄉閭交際之文和以婉，而友朋投贈之文則肫以摯，莫不性情融怡、事理交暢。由是，知先生之學博大精醇，故發之於文深厚縝密，直逼西京也。于時成烈遂請業於先生，先生因授以作文之法曰：「爾平時好覽經史，固能潛心致志，以待他時作用。然必讀諸子百家以輔翼之，管、商、申、韓、《呂覽》、《淮南》、《新序》、《說苑》各家，不可不玩誦也；賈、鼂、董、馬、劉、揚、班、傅、崔、蔡之文，不可不肄習也。蓋經以辨道，史以論世，學之既久，而文之氣骨深且厚矣。諸子之書，各成一家，其取材也宏，其研思也沉，其使事也博，其騁辭也辯，習之既久，臨文時浩乎沛乎，無不如吾之所欲爲矣。」成烈謹誌之，不敢忘。

《續碑傳集》卷七三包世臣《李鳳臺傳》 君爲諸生，每試必冠曹，士論謂君文利小試，遺子弟從君遊，求弋獲技，故前後從者數十，無能受君之學者。及主講暨陽，江陰人士頗能信受，毘陵之雋亦從而假館，四方艤舟問字者無虛日。君乃得各就性情所近，分途講授，就染既久，多有能得其一體者。古今文辭行世者，君無不披覽。時論盛推歸、方，崇散行而薄駢偶，君則謂唐、宋傳作皆導源秦、漢，秦、漢之駢偶實唐、宋散行之祖，與予持論若笙磬。而予以辭達爲宗，君則規橅體勢。朋儕中能文者，偶過君，君輒仿其章句，至本人不能辨，亦以此少所自得。唯官鳳臺時，譔《邑志》十卷。晚年校刻輿圖，督造天球，爲精心之作，君名日益重，求文者接踵。君自信其文非行遠，遂亦不甚珍惜，點竄來狀，率如人意，付去即棄稿。門弟子各私錄副，或有檢得於故紙者，咸寶守之。君既卒，首選弟子蔣彤爲《年譜》一卷，又述平日所聞，仿宋語錄爲《暨陽問答》二卷，郵致乞志墓。其明年，薛子衡又爲行狀，而高承鈺哀輯同門所藏君文，以聚珍板排印爲廿六卷，猶以君文多散軼爲憾，欲隨訪隨續，俟備更付梓氏。郵排印本來乞傳。

《聖清淵源錄》卷二二 研求義理，通達事情，專心有用之學，不爲空談。其所著《鳳臺縣志》，各論俱有本末，士林稱之。

龔自珍《己亥雜詩》一三二 江左晨星一炬存，魚龍光怪百千吞。

魏源《武進李申耆先生傳》 乾隆間，經師有武進莊方耕侍郎，其學能通於經之大誼，西漢董、伏諸先生之微淼，而不落東漢以下。至嘉慶、道光間，而李先生出，學無不窺，而不以一藝自名，醇然粹然，莫測其際也。並世兩通儒皆出武進，盛矣哉！余於莊先生不及見，見李先生，故論其大旨於篇。

《國朝書畫家筆錄》卷三 李兆洛，字申耆，武進人。資稟超異，力學嗜古。嘉慶十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官安徽鳳臺知縣。工詩古文，兼善書法，精考證。著書甚富。尤精輿地之學，所繪《歷代輿地沿革圖》及《地理韻編》頗詳核，所製天球及運球之法與古儀器合，而精巧過之。罷官後，主講暨陽書院，成就人才甚衆。子願，字慰望，工篆書。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八　申耆爲學，博而知要，經史、考據、詞章、天算、地輿，彌不淹通。論者謂並世惟開化戴簡恪公、友生中惟吳沈欽韓文起差足相上下，餘無能擬似者。平生所爲詩文，多不自收拾。歿後，門弟子蒐輯遺稿刊行。古體詩妥貼排奡，炳蔚鏗鏘；近體氣骨稍弱，然和平溫雅，不失風人之旨。

《新世說・文學》　道、咸以降，駢體文亦多斐然可觀者。如李申耆、周荇農、傅味琴、趙桐孫、王壬甫、李菼客諸家，皆氣清體潔。而菼客尤詞旨淵雅，體格純淨，直欲近掩洪、孫，遠追徐、庾，不愧爲一朝之後勁。

又《賞譽》　李申耆淹通天人，學顓而博。少應學政試，督學仁和胡文恪拔置第一。復刻其文卷，分給九學諸生，曰：「歸家熟讀之，毋薄李生新進。老夫衡文半天下，未見有如李生者。」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九　李兆洛，字紳琦，更字申耆，號養一，陽湖人。嘉慶乙丑進士。官鳳臺縣知縣。師事姚鼐，受古文法。又與毛嶽生、吳德旋、董士錫、吳育、姚瑩等友善，以文學相切劘。其爲文，取材宏，研思沉，性情融怡，事理交暢。自謂氣弱，故不爭文，取達意，力不任鍛鍊，故無所成。治經術，通音韻，習訓詁，考天官曆數，尤嗜輿地學，卓然成一家言。因當世治古文者，知宗唐、宋，而不知宗兩漢。六經以降，兩漢猶得其遺緒。而欲宗兩漢，非自駢體入不可，因編《駢體文鈔》三十一卷，及《歷代輿地韻編今釋》二十一卷，最有名。主講暨陽書院二十年，四方文士負笈求學者以千計，其傑者考道著書，學成一家者以十百計。生平編輯之書甚多，撰《養一齋文集》二十卷《詩集》四卷、《鳳臺縣志》十二卷、《皇朝輿地圖》□卷。

黃體芳《李養一先生詩集序》　其詩溫雅沖適，多見道之言。余聞先生之教人也，不勸之學詩，病其無實益。今觀集中，率係酬應之作。先生固非敝精力以爲詩者，抑余之刻是詩亦豈謂藉詩以傳先生哉。

《白雨齋詞話》卷四　李申耆《菩薩蠻》云：「複袖錦鴛鴦。經年繡一雙。」即屈子好修以爲常意。又，「不爲見時難。忍扶羅袖看。」何其淒怨。又，「花氣泛紅螺。橫飛出繭蛾。」冷艷幽香，奇情異采。又，「不覺月痕西。下簾霜滿衣。」傷所遇之不遇也。此類眞可繼武飛卿。

傳記

《續碑傳集》卷七三蔣彤《養一子述》　養一子李氏諱兆洛，字申耆，晚號養一老人，門弟子羣稱養一子。本王姓，明中世育於李，遂冒李姓。子祖考欲復本姓，而世次無稽，乃止。世居武進大甯鄉三河里，雍正二年析武進、置陽湖，遂爲陽湖人。考諱徵蘭，字懃亭，縣學生；母奚氏。子以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九月二十四日生。幼而穎異，五歲入小學，氣弱不能讀書，兄康齡所授《禮記》即能背誦。稍長益力學，分日課馬氏《文獻通考》，期年盡之，其節目要處略能上口。閱朱子《通鑑綱目》，以事不詳實，更讀司馬氏書，能貫徹首尾。尤用功顧氏《讀史方輿紀要》，巨編繁重，未有刊本，命書人鈔錄而手校之。類及《太平寰宇記》諸書，皆硃書小楷，精整有法。【略】庚戌補郡庠生，壬子以優等食餼。【略】嘉慶庚申、辛酉鄉試連黜，年三十餘矣。人皆遲之，子志學彌篤，作詩貽子常有曰：「賈傅始弱冠，終軍亦妙年。吾今已過之，偃蹇行自憐。非怨遇合遲，吾學實未全。」云云。宜興潘觀常有道氣，謂曰：「吾子才而斂，必得大成。」蓋眞知己之學也。甲子舉江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充武英殿協修。散館一等七名，時初定分省引見例，而同省之前列者已四人，遂以知縣用，掣得四川慶符縣，告近得安徽鳳臺縣。【略】數年，縣大治，乃手纂縣志，詳利弊，稽古蹟，考金石，搜錄前明巡撫壽春人方孩未文集，集壽州自明以來詩人爲《小山嗣音》。【略】壬申兼理壽州事，甲戌三月始卸壽州事。【略】計子先後在鳳臺七年【略】，自罷官來爲四方遊者六、七年，節修脯所入償鳳臺官項外，餘盡以刻書。【略】併手纂《駢體文鈔》、《皇朝文典》縷百卷。所至稽其山川道理、土俗利病、文章典實，及一物一名之異者亦不忽遺。一語之合，欣然有會；一技之能，稱許不置。未嘗以一長自顯，而當世英彥見者皆敬而親之，終莫與有爭；當道鉅公爭延致之，以爲重。而子意既倦遊，自得江陰主講暨陽之聘，而子自是亦不出矣。自乾隆丙子至是道光癸未，閱四十年，薪木毀傷，弟子零落殆盡，子於是重葺輩學齋，與諸生講誦其中。【略】終於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八日巳時，享年七十有三。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七　李兆洛，字申耆，江蘇武進人。嘉慶乙丑進士，官安徽鳳臺知縣，有《養一齋集》。縣志：兆洛尤究心曆算、輿地之學，其所製天球及運球之法，與古儀器合，而精巧過之；所繪《歷代輿地沿革圖》及《地理韵編今釋》，詳核無遺。主修《武陽合志》，未脫稿，疾作卒。

《清朝先正事略》卷四三《惲子居先生事略》附　同縣李君兆洛，字申耆。嘉慶乙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官鳳臺知縣。工詩古文，精考證。著書甚富，尤精輿地之學。罷官後，主講暨陽諸書院，成就人才甚衆。著有《養一齋文集》。

《清史列傳・李兆洛傳》　李兆洛，字申耆，江蘇陽湖人。九歲爲制舉文，操筆立就。仁和盧文弨主講龍城書院，從遊者極一時之俊，獨許兆洛爲第一流。嘉慶十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安徽鳳臺縣知縣。鳳臺西接蒙城，北界阜陽，遠者至百八十里，官或終任不一履其地，兆洛親歷巡行，辨其里落之繁耗、地畝之廣袤肥瘠，次第經紀之。焦岡湖漢之芍陂濱淮，而山岡環繞，易致旱潦，兆洛增隄防，設溝閘，督民耕耘，歲以屢豐。俗獷悍，私梟出沒其間，兆洛擇耆老數人勸民孝弟，分俸以獎其勞。僻遠則擇地設義塾，延師課讀。捕獲首惡朱紀等，置之法，私梟絕迹。在縣七年，轄境大治。旋以父憂歸，遂不出。主江陰書院講席幾二十年，其間治經術、通音韻、習詁訓、訂輿圖、考天官曆術及治古文辭者，如承培元、宋景昌、繆尚誥、六嚴輩，皆兆洛所授也。兆洛短身碩腹，豹顱剛目，望之若不可近，而就之和易，未嘗有疾言遽色。藏書逾五萬卷，皆手加丹鉛，上自漢、唐，下及近世諸儒說，條別得失，不檢故本。嘗分日課馬氏《文獻通考》，比浹歲首尾，皆能默誦。尤嗜輿地學，備購各省通志，較五千餘年來水地之書，證以正史，刊定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之與原史不符者。嘗病當世之治古文者，知宗唐、宋，而不知宗兩漢。六經以降，兩漢猶得其遺緒。而欲宗兩漢，非自駢體文入不可，因輯《駢體文鈔》。以爲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體。爲其學者，亦自以爲與古文殊路。夫氣有厚薄，天爲之也；學有純駁，人爲之也。體格有遷變，人與天參焉者也；義理無殊途，天與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純駁之故，則於其體格之變可以知世焉；於其義理之無殊，可以知文焉。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極矣。沿其流而溯之，以至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所至訪藏書之家，求先賢遺集，或得其手翰遺墨，則摩挲撫玩，不啻親接顏色。又必求其子孫，聞其賢而興則喜，聞其愚而替則悲，聞其幼而慧則招致而陶育之，又資恤而振拔之。於平昔舊遊故人子弟及文學知名士子姓亦然。晚得末疾，道光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三。所輯有《皇朝文典》七十卷、《大清一統輿地全圖》、《鳳臺縣志》十二卷、《地理韻編》二十一卷、《駢體文鈔》七十一卷、《舊言集初編、次編、廣編》，所著有《養一齋文集》二十卷。

紀事

《安吳四種・李鳳臺傳》　（嘉慶七年）過訪，主其家七閱月，遍檢其所藏書，卷逾五萬，皆手加丹鉛，校羨脫，正錯悞。

蔣彤《李申耆先生兆洛年譜》　先生散館試列一等第七，江蘇留館前已有四人，以知縣用。時修《律曆志》，尚書英和公欲以通曉算學奏留之。先生曰：「皇上命知縣，則知縣耳。三十年讀書，亦欲一臨民自試。」遂謁選。

又　先生纂《鳳臺縣志》，以精覈稱。同邑孫仿山爲懷遠令，以修志事相質，先生以懷遠事宜詳於鳳臺者數倍，本其體例恢而擴之。又主修《東流縣志》。皆爲之提挈綱要，書成皆稱名志。

又　先生於輿地之學尤爲精覈。手校宋樂史《太平寰宇記》、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趙一清《水經注釋》。凡史部有涉地理者無不備致，尤得力於顧書。

又　先生館揚州鮑氏，爲搜集八代全文，上自漢、魏，下迄於隋。先是孫淵如、嚴鐵橋皆從事，而未竟業。鮑氏意欲繕完進呈，故以屬諸先生。（案：先生後主講江陰，事中輟。）

又　顧亭林《日知錄》，先有錢辛楣評釋百數十則，毛生甫以示先生，乃謀推其義例，通爲箋注。嘉定黃潛夫汝誠任剞劂之資，又得楊南屏諸家皆用功於是書，有可采錄悉收之。吳山子、毛生甫、蔣丹棱分任其事。先生謂中言時務八卷，此爲有用，乃全書之精華。亭林所云爲王者取法也，故漕運、河務、鹽政諸大端博采名臣奏議及近儒論議，愼取而詳說之，與本義相發明，鑿鑿可見施行，非視《困學紀聞》諸家箋釋祇取該博而已。

又　先生以曆法各朝不同，欲究諸術之疏密、歷代之因變，非舉廿二史

《曆律志》盡通其術不可。元和李尚之有《三統四分乾象三術注》，餘亦未就，命門人宋冕之、景昌從荆溪教諭沈俠、侯欽裴受四元算術，由是指示木工造正方縱方各一具，次商三商之平廉長廉俱一覽了然。又仿劉徽九章注斜解方棋，作爲墮堵陽馬鼈臑諸形，合之成一大方，分之則各體皆備。又弧三角一術爲西人絕業，其狀益復難辨，亦令徐泰（江陰人，武舉，能范銅製器。）爲之弧，凡矢切割各線，俱能使學者了然。

又　祁公寓藻督學江蘇，出其先公鶴皋先生所著書《外藩蒙古回部王公傳》，史館編撰稿本也。《西陲總統事略》、《西域釋地》、《西陲要略》，謫戍時塞外所著也。西域三種已有刊本，公以《外藩傳》外聞少知者，欲綜各傳爲編年體，成一家之言，以屬之先生。（案：書成，名目《藩部要略》，命門人宋景昌撰表。）

又　秀水葉雨垞維庚著《紀元通考》，先生爲之補其缺漏，去其紕繆，成書十二卷刊行。又以是書爲繁，命六承如別爲部分爲《紀元編》三卷，約而彌賅，閱者便之。

又　先生常以梓人自隨，鄉先輩及友朋著述未刊者，如張皐文、莊方耕、劉申受、洪孟慈諸書，皆先後刊行。其中未成之稿，爲之訂正、增補。宋、元、明人遺集，搜訪、鈔校凡數十種。遇其後裔有力，勸之刊行，如鄒道鄉、陸牆東、瞿忠宣等集是也。胡石莊《繹志》書最所服膺，失而復得，終爲刻之。

又　姚石甫曰：「東南講席惟先生一人而已，今之擁皋比稱山長者無不爲束脩計，其以文章道義古誼是程者未之有。聞先生不惟無升斗之望，於書院且出其所有以養士。教導諸生以古爲式，表章修述，矻矻窮年。由此觀之，非先生其誰與歸？」

《舊聞隨筆》卷二　陽湖李申耆先生（兆洛），童時應試，縣令陳君見其文大驚，謂曰：「以文論，非置子第一不可。然以髫齡，即蓋合邑，非吾所以期汝也。子姑歸乎！」遂即廳事書聯贈之，曰：「他日定成名進士；乃翁眞有好兒郎。」先生後果連掇巍科。由鳳臺令引疾歸，主講江陰暨陽書院數十年。先大父按察公嘗言當時東南講席，無愧師道者，惟李君一人而已。懷寧鄧完白山人（石如）工書法，既沒，姓氏漸黯。然適先生至皖，首訪完白舊館，挈其子守之（傳密）偏游浙、粵，與當代名卿碩儒往還。而左文襄公以大、小篆自重，復私淑完白稱弟子，由是完白學行益顯。

《題玻璨泉洗研圖》　康發祥《伯山詩話再續集》：武進李申耆（兆洛）大令，文章老宿，主暨陽講席有年，《題玻璨泉洗研圖》云：【略】詩實倔詰。玻璨泉在泗州盱眙縣，上有米元章書「第一山」三大字，傍題絕句。錢竹汀先生謂好事者鈎摹三大字刻之它所，世不知此山之在盱眙。北人不識盱眙，此亦一端也。

著録

趙振祚《養一齋文集序》　先生既不爲專家之學而折衷是非，又謙不敢居，生平每有著述，大都隨手散佚。距先生之沒十年，高君式之始蒐輯其遺文，釐爲詩文若干卷以付之梓。

李錫蕃等《養一齋文集跋》　先祖之集始排既刊，實賴高式之、黄仲孫、鄧守之三公盡心竭力，搜羅遺稿，校讐慕資，糾會付梓，得已成功。一切原委，已載簡端，無庸細表。咸豐庚申遭變，集板被燬，今番重刻，借集首創情由，悉載《集資小引》，可不贅述。校讐之任，湯果卿世伯、黄執武世兄之力也。

湯成烈《重刊李申耆先生養一齋文集序》　先生既沒，門下士編先生文爲《養一齋集》若干卷，以麻沙板印之，今汪叔民司馬所藏本是也。其中有（成烈）所未見者，體或卑弱猥瑣，且有私意竄改糅雜其間。叔民亦云其中魚目之混、砆石之錯決非先生原本，不可不爲之辨也。咸豐初，皖人鄧傳密，亦先生弟子也，攜先生少壯及宦遊文來，其歸里以後之文又得江陰夏永曦、郡人薛子衡、黄志述諸弟子校而刊之，今管才叔所藏本是也。諸君子精心校讐，刪汰譌僞，始見廬山眞面矣。丁丑冬，先生曾孫陽攜之來，成烈見之，如坐春風中接見先生顔色而復聆謦欬也。陽纔得冀叔雨學使百番之贈，不足以梓行，成烈糾集同里諸君子鳩貲以付刊，復寓書浙、皖宦游諸君子，當必樂助以成其美者。光緒四年戊寅仲夏受業湯成烈謨序。

黄體芳《李養一先生詩集序》　《養一文集》二十四卷，皆歿後門弟子所蒐輯。首賦及詩，而附以詩餘凡四卷，蓋倣《文選》編次之例。近年常州重刻本始裁出之。先生曾孫陽乞余爲別刻，乃以賦二首、詩餘三十首並附於詩後，

題曰《養一先生詩集》，俾與文集並行焉。

藝文

夏煒如《養一先生遺像贊》 炯炯者目，僞莫眯之；淵淵者心，善必止之。扶蹙令起，爲吏則循；呼寐令覺，爲儒則醇。旁匯衆流，仰承千古。厚植基扃，宏擴堂宇。郢匠運斤，王良執策，宜遇以神，勿泥於迹。

周儀暐《乙丑報罷將由江南之粤東出都留別二十二首》七 霓裳初奏大羅天，碧月輝輝照綺筵。江左此行誰獨秀，長安小住亦如仙。還家輸我前三月，入世遲君已十年。今後中宵敬枕卧，不愁先著祖生鞭。

齊彦槐

論述

《晚晴簃詩滙》卷一二一 齊彦槐，字夢樹，號梅麓，婺源人。嘉慶己巳進士，改庶吉士。歷官蘇州同知。有《梅麓詩鈔》。

又 梅麓學能致用。詩多自道所得。初宰金匱，治賑有聲。海運之行，實所發端，力排衆議，卒底於成。又通算學，能造儀器。集中《衙齋書壁》十六首，剴切肫摯，最爲時稱。餘論事紀游之作，皆洞達，無不盡之言，而不失格。近體雅健，絶去雕琢摹擬，才力故自過人。

又引黄霽青曰 梅麓詩，原本風雅，胎息於杜，出入韓、蘇。撫時感事，有爲而作者居多。

又引潘榕皋曰 言情、投贈諸作，兼唐、宋之長。五古如《論治》、《議賑》諸什，可與左雄、王昶奏疏並傳。

《題植桂圖》 《蕉軒隨錄》卷一：先大父有《植桂圖》，徐君怡亭所畫也。

齊太守梅麓（彦槐）題五古一首云：【略】幽秀之語，逼眞王、孟。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七 齊彦槐，字梅麓，號蔭三，安徽婺源人。嘉慶己巳進士。官至江蘇蘇州府同知。有《天球淺說》、《北極經緯度分表》、《海運南漕叢議》、《梅麓詩文集》。《安徽通志》：彦槐文筆古雅，學問淵博。宰金匱多善政。擢蘇州同知，條陳海運之策。後以病歸。

《清儒學案小傳・丹邨交游・齊先生彦槐》 齊彦槐，字夢樹，號梅麓，婺源人。嘉慶戊辰召試舉人。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江蘇金匱知縣。毀淫祠，斷疑獄，振荒歉，能勤其職。二十三年，以疾告，卜居宜興，築雙溪草堂，有終焉之志。道光四年，高堰決，洪澤湖涸，大臣出行河，先生上海運議，巡撫陶澍采其說，試行無阻。檄攝蘇州同知，監疏吳淞江。擢知府。以憂歸，遂不復仕。先生爲文根柢經術，通天官家言。嘗製中星儀、自動渾儀，各爲說，以示用者。又造龍尾、恆升二車，旱用以灌溉，潦用以宣洩，巡撫林則徐嘗試用之，謂有益於農田水利。二十一年卒。著有《北極星緯度分表》、《海運南漕叢議》、《梅麓詩文集》。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齊彦槐》 齊彦槐，字梅麓，安徽婺源人。嘉慶十三年召試舉人。十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江蘇金匱縣知縣。毀淫祠，斷疑獄，振荒歉。有《衙齋書壁詩》十九首，宰金匱者至今奉爲圭臬。十九年大旱，設法勸賑，全活無算。遷蘇州府同知，保擢知府，陳海運策，蘇撫以事屬創舉難之，召彦槐再三詰駁，彦槐條對詳明，巡撫詞屈，然終以河運既久，不必改章爲言，事遂寢。後十餘年，改行海運，仍仿其法。所製有渾天儀、中星儀及龍尾、恆升二車，便民運水。著有《天球淺說》、《中星儀說》各一卷，《北極星緯度分表》四卷，《海運南漕叢議》一卷，《梅麓詩文集》二十六卷。道光二十一年卒，年六十八。

紀事

《題錢楞仙玉堂歸娶圖》　錢振倫《示樸齋隨筆》：余（道光）戊戌乞假歸娶作圖，【略】旋里後，【略】齊梅麓前輩（彥槐）題云：【略】。

《龍尾車歌》　《雪橋詩話餘集》卷六：齊梅麓通《天官》家言，嘗製中星儀、自動渾儀二器，並爲之說。又仿泰西水法造龍尾、恆升二車，精妙入微。其用一車當翻車之五人，一當十。林文忠試之，塘寬十畝，深二尺，舁乾七寸，纔三刻許。其《龍尾車歌》云：【略】。

雜録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四　齊彥槐，字夢樹，號梅麓，一號罨畫溪漁，安徽婺源人。嘉慶己巳翰林，官湖南巡撫。書法香光。精鑑藏。余家藏有行書屏四幀，先叔祖梅坡公欵，錄《畫禪室隨筆》。

《國朝書畫家筆錄》卷三　法書學米、董，得其神趣。

馮登府

論述

綜論

《靈芬館詩話續》卷一　馮君號雲伯，與余相見於馬小眉觀察文藪山房，傾衿寫抱，流連竟日夕，因出其《石經閣詩鈔》讀之，清而能腴，淺而能旨，洵梅里近日詩人之最也。

《國朝正雅集》卷六六　陳壽祺云：雲伯詩，如入空山，清泉時聞；如啖鮮荔，口齒皆俊。

《憩園詞話》卷三　登府【略】精研經學，以餘事爲詞。【略】劉金門宮保贈言，謂有白石之精空，無夢窗之質實，洵非虛譽。太史精於宮調，能糾前人之誤。於萬氏紅友尤多微辭，惟不以辨白去上爲然。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　近秀水馮柳東（登府）好用僻典，然觀其詞，意爲辭掩，頗覺晦澀。

又卷二　馮柳東生於詞人薈萃之鄉，承朱、李諸老之後，意欲獨立一幟，故其詞輒戛戛生造，可謂有志之士矣。然以云善變，則未也。繁縟弗刪，遂嫌質實。如《醉太平・過嚴灘》云：【略】《行香子・東坡生日》云：【略】《滿宮花》云：【略】《生查子》云：【略】《滿江紅・崑山謁劉龍洲墓》云：【略】則如複嶺重巒之下，時見奇峯突兀。詞凡三種：曰《月湖秋瑟》，曰《釣船笛譜》，曰《花墩琴雅》。柳東由翰林改官閩中，視將樂縣事，纔七十日，輒謝去歸就教職。何乾生（春元）孝廉送行詩所謂「當年應笑陶彭澤，宦況多嘗十日餘。」【略】柳東於詞雖非上乘，而較譜儷律，頗爲精審。如云：玉田以《疏影》、《暗香》爲《紅情》、《綠意》，圖譜另分二調，堆絮園駁正之，然不知爲玉田作，沿《樂府》雅詞之誤也。

《芬陀利室詞話》卷一　浙派詞，竹垞開其端，樊榭振其緒，頻伽暢其風，【略】馮柳東太史登府，亦其眉目也。所著有《月湖秋瑟》、《花敦琴雅》諸詞，亦以姜、張爲宗，而旁涉中仙、草窗。《霜天曉角》云：「昨夜新霜一抹，看一路橘林黃。」《浪淘沙》云：「說與西風留一葉，尚有蟬棲。」可謂詞中有畫。【略】詩至咏古，酒杯塊壘，慷慨激昂，詞亦有之。【略】《月湖秋瑟》詞中有《買陂塘》咏南宋宮人送汪水雲南歸事。《金梁夢月詞》中有《高陽臺》仙露庵宋宮人餞汪水雲處，同此一事，製題略異，一咏故事，一懷古迹【略】二詞工力悉敵，卻又移易不得。如以馮作咏仙露庵，則浮泛不切，所謂相題行文，此等是也。

分論

《摸魚子・咏莼》《靈芬館詞話》卷二：余嘗謂詞在難易之間，苟性所不近，雖殫心力爲之而不工，亦有偶然學之而即合者。頃見馮雲伯登府《種芸詞》一卷，【略】《摸魚子・咏莼》，時甫悼亡一首云【略】可謂會句意於一時，融情景於兩得，將來所就，未易量也。

《惜餘春慢・夕陽》《芬陀利室詞話》卷一：其【略】《惜餘春慢》賦夕陽，全首云：【略】柳東詞大約工於寫景狀物，得南宋人遺意。惟言情之作，不及頻伽，正與《種水詞》相伯仲也。

《聲聲慢・闌干和郭頻伽慶》、《臺城路・香篆和頻伽》《芬陀利室詞話》卷一：柳東有《聲聲慢》賦闌干，後段云：【略】《臺城路》賦香篆，後段云：【略】皆和頻伽作也。細膩熨貼，正與頻伽工力悉敵。

《太常引》(落花一院雨絲絲)《聽秋聲館詞話》卷四：馮柳東《太常引》云：【略】項蓮生鶼尹客中聞歌，亦倚前調云：「杏花開了燕飛忙。正是好春光。偏是好春光。這幾日、風凄雨涼。楊枝飄泊，桃花嬌小，獨自個思量。剛待不思量。吹一片、簫聲過牆。」二詞同一機杼，然二人同時，必非相襲。

傳記

《碑傳集補》卷四八《嘉興府志・馮登府傳》馮登府，字柳東，嘉慶戊寅順天舉人。庚辰進士，以庶常改授江西將樂縣知縣，不兩月，因親病解綬去。服闋，教授寧波。大吏復重其才，將薦舉，力辭之。生平劬書媚學，著述等身。阮宮保元、徐侍郎士芬、李宮贊泰交皆文字至交，爲刻《補考三家詩異文釋》、《金石綜例》、《論語異文疏證》。其自謝詩有「新書難得故人刊」之句。詩宗金風亭長，坐詠勺園，寒缸暑簟，或吟轡所至，兼喜倚聲。尤熟掌故，中年游閩，修《鹽法志》、《福建通志》，名震海嶠閒。所著《玉堂分韻》、《南劍》、《種花》、《勺園》、《海嶠》、《學易庵》等分十集。孫名柳孫，諸生，庚申遇賊，投水死梅里南王家兜，闔家殉難。

《清史列傳・儒林傳下二・馮登府》馮登府，字雲伯，浙江嘉興人。嘉慶二十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江西將樂縣知縣，不兩月以親病去官。服闋，官寧波府教授。大吏重其才，將薦舉之，力辭後以告歸。時已得咯血疾，聞英人滋事，寧郡失守，病遂劇，尋卒。登府劬書媚學，於兩漢、唐、宋諸儒之經誼，旁及諸子百家傳注，靡不強識博通。而聲音訓詁尤爲深邃。嘗從儀徵阮元遊，元重其學，契洽甚至。與同縣李富孫交尤密，每著一書輒與商榷。富孫以爲錢大昕、全祖望之比。所著有《三家詩異文疏證》六卷，《補遺》四卷，以毛詩多段借字，《三家詩》多本字，因即宋王應麟書爲之疏證，與傳箋互相發明。又著《三家詩遺說翼證》二十卷，皆勝范家相書。又著《論語異文考證》十卷，蒐羅遺佚，幷援前人之說，稽其同異，以闡明古義，詮釋最爲精審。又著《十三經詁答問》十卷，《石經考異》十二卷，《金石綜例》四卷，並見稱於時。其自謝詩有「新書難得故人刊」之語。熟於掌故。中歲遊閩，修《鹽法志》、《福建通志》，名震海嶠間。他著有《閩中金石志》十四卷，《金屑錄》四卷，《石餘錄》四卷，《浙江磚錄》一卷，《唐宋詞科題名錄》一卷，《玉堂書史補》六卷，《梵雅》一卷，《小謫仙館摭言》十卷，《酌史巖摭譚》十卷。古文宗桐城，詩宗朱彝尊，兼工倚聲，有文集八卷，詩四卷，詞四卷。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一馮登府，字雲伯，號柳東，嘉興人。嘉慶庚辰進士，官寧波府教授。聞見賅博，于諸子百氏之書，靡不周覽。爲古文，治之甚勤，欲從歸有光、方苞、姚鼐諸家，以上溯司馬子長，得桐城正脈。撰《石經閣文初集》八卷，《拜竹詩龕詩存》六卷，《詞》五卷，《象山縣志》廿四卷，《雜著》十八種。

《晚晴簃詩匯》卷一二八馮登府，字雲伯，號柳東，嘉興人。嘉慶庚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知縣，改甯波教授。有《石經閣詩略》、《拜竹詩龕詩存》。

《詞林輯略》卷五馮登府，字雲伯，號柳東，浙江嘉興人。散館改福建將樂縣知縣，復改甯波府教授。著有《三家詩異文疏證》、《石經補考》、《金石綜例》、《石經閣文集》。

紀事

作家逸事

《雪橋詩話餘集》卷七　馮柳東居秀州之梅會里，有「竹垞鄉親」小印。阮文達重建曝書亭，後三十年，垣牆傾圮。柳東謀于邑宰，創捐重葺焉。嘗與金香谷葺清芬祠於梅溪禪院，祀里中詩人無後者，復薈萃其詩，附以小傳，得八卷，曰《清芬集》，凡六十餘家。

《晚晴簃詩匯》卷一二八　柳東初以詞曹出爲將樂宰，不兩月，即以親病告歸。改官後，大吏將論薦，力辭之。說經恪守漢人家法，考證三家《詩》及《論語》異文，皆有述作。與竹垞同里，深嗜其詩，嘗輯《曝書亭集外逸篇》，作兩律紀其事，有句云：「《竹枝》舊調刪還補，桃葉閒情恨本空。不見須眉憐我晚，尚誇鄉里與公同。」其書今與本集並行於世。

作品本事

《題瓠甌録》《冷廬雜識》卷六：台郡近多古甎，宋心芝學博嗜之成癖，自吳建衡以下迄於明，搜羅三百餘種，編次成集，詳爲考證，顏曰《瓠甌録》。馮柳東教授題詩云：【略】余亦題其後云：「薈萃遺文手自編，標題遠溯建衡年。從知漢瓦秦碑外，別有千秋翰墨緣。」「墓門荒草碧迢迢，劫火沈淪閱幾朝。重與品題傳姓氏，九原遺恨可應銷。」宋工書，兼精篆刻，曾司訓樂清縣，不久即告歸，杜門謝客，著書自樂，識者高之。

《紀天風海泉硯》《耐冷譚》卷一五：南海鄺湛若(露)，明季諸生，以狂直取禍，亡命至廣西，爲猺女雲嬋娘書記。生平愛琴，國亡，抱琴以殉，漁洋山人詩所謂「海雪畸人死抱琴」也。嘗受業於阮懷寧。懷寧當國，作書數萬言，規之不聽，遂與之絕。詩集名《嶠雅》。其天風海泉硯，自寫八分書，鐫於硯側。下有「明福洞主」方印。予曾見於梁山舟學士家，後學士以贈王少寇蘭泉，今爲馮太史柳東(登府)得，太史有詩云：【略】公又有洗硯池，在粵東光孝寺。翁覃溪學士使粵，拓其字以歸，與硯銘合裝成軸。江浙諸名流多有詩。

《記乍浦城破投水死者事》《十朝詩乘》卷一五：同時與全典史(福)投水死者，尚有署令姚懷祥。姚，福建人，以大挑縣令攝事，甫匝月，初報，未詳覈，致格於部議，特旨予恤。馮柳東廣文紀詩云：【略】柳東同官甬上，所述固當可據。而子木詩不及，何也？

《城頭月・題亡婦梅卿(南柯子)詞後》《冷廬雜識》卷二：嘉興馮柳東教授登府之室李梅卿女史畹，早嫻翰墨，倡隨靜好，盛年殂謝，教授深悼之。女史尤工詞，自題《倚梅圖》有「雪影壓殘鳥夢，月痕冷靠花身」之句。其《寒夜・南柯子》云：「細點孤窗斷譜，閑栽萱草花。三年爲婦慣貧家。且喜廬簾紙閣手同叉。　獸火溫簫局，蛾燈罷紡車。戲他小女綰雙丫。懶放鴛針今夜較寒些。」歿後，教授題《城頭月》詞於後云：【略】《賭棋山莊詞話》卷二：柳東婦梅卿有《隨月樓殘稿》，亦能詞。其《南柯子・寒夜》云：【略】以產亡。柳東悼亡《城頭月》四闋，有云：「鶼鶼比翼原同命。那料鸞離鏡。寂寞黔婁，他年誰哭，欲語淚先哽。」又云：「飄零翠鬢春風度。雨近清明苦。幾寸香心，無多瘦骨，淺淺埋黃土。」

《滿江紅・散館一等改官閩中留別都下諸同年》、《滿庭芳》(種豆棚低)、《長亭怨慢》(又聽到棲鴉時節)《冷廬雜識》卷三：馮柳東教授宰將樂縣一年，即改授教官，司鐸寧波。大吏重其才，將薦之朝，力辭，賦詩見志云：「邱爲奉母貧常樂，彭澤辭官老益堅。」著述甚富，阮文達公爲刻《補考三家詩異文疏》，徐辛庵侍郎士芬爲刻《金石綜例》，李昶林宮贊泰交爲刻《論語異文疏證》。故其詩有「厚祿早看同舍貴，新書難得故人刊」句。尤工填詞，其《散館一等改官閩中留別都下諸同年・滿江紅》云：【略】和者數十家，皆莫能及。比在四明，作《種菜圖》，自題《滿庭芳》調云：【略】又作《楊柳岸圖》，自填《長亭怨慢》調云：【略】題詞盈幅，亦皆遜原唱之佳。

著録

《清儒學案小傳・柳東學案・馮先生登府》 所著有《三家詩異文疏證》六卷，《補遺》三卷，以毛詩多段借字，《三家詩》多本字，因即宋王應麟書爲之疏證，與傳箋互爲發明。又著《三家詩遺說翼證》二十卷，皆勝范家相書。又著《論語異文考證》十卷，蒐羅遺佚，幷援前人之說，稽其同異，以闡明古義，詮釋精審。又著《十三經詁答問》十卷、《石經考異》十二卷、《金石綜例》四卷，並見稱於時。他所著尚有《閩中金石志》十四卷、《象山縣志》二十六卷、《金屑錄》四卷、《石餘錄》四卷、《浙江磚錄》一卷、《唐宋詞科題名錄》一卷、《玉臺書史補》六卷、《梵雅》一卷、《小謫仙館摭言》十卷、《酌史巖摭譚》十卷。其編輯者爲《曝書亭集外稿》八卷、《清芬集》八卷、《梅里詞輯》六卷。工古文詩詞，著有《石經閣文集》八卷、《拜竹龕詩存》四卷、《種芸仙館詞》四卷、《釣船笛譜》一卷。

龔自珍

論述

綜論

張祖廉《定盦先生年譜外紀》引王芑孫覆書 昨承枉示詩文各一册，讀之，見地卓絕，掃空凡猥，筆復超邁，信未易才也。然自古異才，皆不求異而自異，非有心立異者也。即如尊文名爲《竚泣亭文》，愚始不曉「竚泣」所出，及觀自記，不過取義於《詩》之「竚立以泣」。此「泣」字礙目，寧不知之。足下年甚少，才甚高，方當在侍具慶之年，行且排金門，上玉堂，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天下之字多矣，又奚取於至不祥者而以名之哉！至於詩中傷時之語，罵坐之言，涉目皆是，此大不可也。足下文中，以今人誤指中行爲狂狷，又欲自治其性情，以達於文，其說允矣。循是說也，不宜立異自高。凡立異未有能異，自高未有能高於人者，甚至上關朝廷，下及冠蓋，口不擇言，動與世迕，足下將持是安歸乎？足下病一世人樂爲鄉愿，夫鄉愿不可爲，怪魁亦不可爲也。鄉愿猶足以自存，怪魁將何所自處？宋賢有論，儒者一身之外，皆非所重。太史公有戒於言不雅馴。試問雅者何說，馴又何說也？竊謂士亦修身愼言，遠罪寡過而已，文之佳惡，何關得失，無足深論，此即足下自治性情之說也。唯願足下循循爲庸言之謹，抑其志於東方尚同之學，則養德養身養福之源，皆在乎此。雖馬或蹄齧而千里，士或跼弛而濟用，然今足下有父兄在職，家門鼎盛，任重道遠，豈宜以跼弛自命者乎？況讀書力行，原不在乎高談。海內高談之士，如仲瞿、子居，皆顧沛以死。僕素卑近，未至如仲瞿、子居之驚世駭俗，已不爲一世所取，坐老荒江老屋中。足下不可不鑒戒，而又縱其心以駕於仲瞿、子居之上乎。僕衰遲弇陋，無可以進足下者，既遠蒙下問，不敢不以直道相處，謹此手復，而還其本小雲處。書不盡言，諸希亮詧不具。芑孫頓首瑟人大兄侍下，丁丑十一月三日。

王曇《與陳雲伯書》 絕世一空，前宿難得。

曹搘《定盦文集序》 今夫挺然不世出之人，殊尤而絕類，當國家隆盛之時，適生其際，亦若是而已矣。乃求之漢、魏，求之南北朝，求之唐、宋、元、明，而卒無有，雖有，亦僅見，蓋數百年來，於師友之間得兩人焉：一曰仁和龔君定盦，一曰邵陽魏君默深。定盦，天下之奇才也，尤卓犖有英氣。武林山水，靈秀甲寰宇，發源於歙之黃山，而錢唐江所自出，連延數百里，結而爲郡西之天目山，一支磅礴走東南，挾浮溪之水與紫溪合，流過桐廬縣而入於江，龍飛鳳舞，盤屋鉤盤，夷灑邐迤，乍合乍分，若斷若續，西受新城之葛溪，東合浦陽江水而迟焉，以達於會城，成東南一大都聚。生是邦者，多英姿挺拔之士，定盦翹然獨秀，抗先哲而冠羣賢，非徒以地氣也，蓋亦有天象焉。吳、越於分野，值斗牽牛女，當星紀之次。定盦於乾隆五十有七年七月戊朔越五日壬寅，生於郡之東城，與鄭康成生漢永建之二年七月戊寅，其日同也。星紀承河漢下流，衆水之所歸，當此之月，宵中垂象，仰

在天之文章，感作人於壽考，其鍾毓也奇，則其稟受也篤。君平生著述等身，出入於九經七緯、諸子百家，足以繼往開來，自成一家；言天人性命之奧，則取法於《易》；帝王政事之大，則取法於《書》；美惡勸懲之義，是非褒貶之條，則取法於《詩》與《春秋》；驗家國之興亡，知人物之臧否，則必徵諸三《傳》；考典章之明備，審制度之精詳，則必徵諸三《禮》；以及遺聞軼事，故書雅訓，則又雜采於周秦傳記之書；其雄辭偉論，縱橫而馳驟也，則似孟似莊；其奧義深文，佶屈而聱牙也，則似墨似鬻；其義理精微，辭采豐偉，或守正道之純粹，或尚權謀之詭譎，則又似荀似列，似管似晏，他如韓非、愼到、吳起、孫臏、尹文、尸佼、屈原、呂不韋、燕太子丹、趙公孫龍、尉繚、關尹、鶡冠、鬼谷之倫，雖各分門而別戶，亦皆殊途而同歸，卓哉斯人，其諸通天地人而爲儒者歟！曩者，道光甲申之歲，余入市閱書，邂逅於僻巷，不及通姓名，瞪目視良久，若有心契者，執手談文字甚歡，始與訂交。盡棄余向所學者，而好讀定盦文不少衰。朝取一編焉，通其意；暮取一編焉，玩其辭。明年，復因定盦而交默深，三人者，遂相視爲莫逆。余慕定盦之爲人與其所爲文者久，欲一見不可得，乃求之寤寐，而終莫慰余懷之渺渺，何圖卒然遇之，而令人賦《蔓草》之詩不置也！始余獲見其文，如上摘山巖空青珊瑚，陊之施諸采色，可備黼黻文章之用；如鬱人貢百草之華，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鬱鬯之酒，芬芳條達，甘旨醑酤，如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古豔古香，摩挲不去手；如壞孔子宅，壁中聞有琴瑟鐘磬之聲，移宮刻羽，有招我由房之樂；如投九重之淵，探驪龍之頷下而獲其巨珠；縱千金而不易，匪一簞之可遺，豈徒以妙色和聲，美味好臭，怡神而蕩魄哉！今距定盦之卒且二十餘年，余重讀其文，猶且暮耳。定盦往矣，定盦之文，如水火之在天壤間，未嘗一日無者也；後之人，苟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如嘗海一滴而知其味之鹹，取火一星而知其性之烈。若余之朝吟夕詠，而不忘夫定盦者，其亦海之一滴，火之一星也夫。

楊象濟《讀定盦先生集》　輿圖學可媲洪九，默深申耆以逮君。新畺置省言諤諤，說居庸者秋水文。　長吟字字原忠孝，故衍大藏或煙波。要知奇處正平實，抉公祕篇公毋訶！　斯才不令修青史，乾隆以還無與倫。衣香禪榻等閒死，應爲皇清惜此人！

張之洞《學術》詩自注　二十年來，都下經學講《公羊》，文章講龔定庵，經濟講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後風氣也。遂有今日，傷哉！

《越縵堂讀書記》八　文筆橫霸，然學足副其才，其獨至者往往警絕似子。

魏源《定盦文錄序》　昔越女之論劍曰：「臣非有所受於人也，而忽然得之。」夫忽然得之者，地不能囿，天不能嬗，父兄師友不能佑。其道常主於逆；小者逆謠俗，逆風土；大者逆運會。所逆愈甚，則所復愈大，大則復於古，古則復於本。若君之學，謂能復於本乎？所不敢知。要其復於古也決矣。陰陽之道，偏勝者強。自孔門七十子之徒，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已不能兼詣；其後分散諸國，言語家流爲宋玉、唐勒、景差，益與道分裂。荀況氏、揚雄氏亦皆從詞賦入經術，因文見道，或毗陽則駁於質，或毗陰則憒於事；徒以去聖未遠，爲聖舌人，故至今其言猶立。矧生百世之下，能爲百世以上之語言，能駘宕百世以下之魂魄，春如古春，秋如古秋，與聖詔告，與王獻酬，躪勒、差而出入況、雄，其所復詎不大哉！火日外景則內閣，金水內景則外閣，外閣斯內照愈專。君憒於外事，而文字窈奧洞闢，自成宇宙，其金水內景者歟！雖錮之深淵，緘以鐵石，土花鏽蝕，千百載後，發硎出之，相對猶如坐三代上。君名自珍，更名鞏祚，字瑟人，浙之仁和人。於經通《公羊春秋》，於史長西北輿地，其文以六書小學爲入門，以周、秦諸子、吉金樂石爲崖郭，以朝章國故、世情民隱爲質幹，晚猶好西方之書，自謂造深微云。自其先世祖父至君三世，皆以進士官禮曹。君二子，長子橙，以文學世其家。

程秉釗《乾嘉三憶詩》一　我憶仁和龔禮部，盱衡六合逞詞鋒。一蟲獨警誰同覺，萬馬無聲病養癰。（謂所撰《西域置行省議》。）餘事文章凌賈董，溯源蒼籀訂斯邕。同時未識南豐面，方寸靈香旦夕供。按：先生沒時，予方數歲。年十五，交錢唐沈秀才（方頤），始知好龔先生文。已而與同里胡戶部（澍）、會稽趙縣尹（之謙）、戴典籍（望）商榷經義，益信先生之學，在於由東京之訓詁，以求西漢之微言，所詣既超，故爲文亦不落尋常蹊徑，蓋乾、嘉以來一人而已。篤信謹守三十餘年，心撫手追，率未能及萬分之一，夫固讒陋自媿，亦先生之詣之神已。

《清儒學案小傳・定盦學案》（存目）

《新世說・文學》　龔璱人、魏默深爲文，有偏霸之才。縱橫學《國策》，廉悍學韓非，頗足補桐城所未逮，而爲道、咸間文壇之飛將。

《清代學術概論》二二　好今文。【略】喜爲要眇之思。【略】文辭諔詭連犿。【略】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詆排專制。【略】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稍進乃厭淺薄。

章炳麟《說林》　文辭側媚，自以取法晚周諸子，然佻達無骨體，視晚唐皮、陸且弗逮；以較近世，猶不如唐甄《潛書》近實。後生信其誑燿，以爲巨子；誠以舒縱易效，又多淫麗之辭，中其所嗜，故少年靡然向風。自自珍之文貴，則文學塗地垂盡，將漢種滅亡之妖邪！

姚華《論著甲・論文後編》　晚清以來，爭言定庵，源出佛典，飾以《南華》，門無鉅子，可無論焉。

江標《題定盦詩集》　清才深恐天涯少，豔福從來未必奇。若得河東君尚在，定教手寫定公詩。

不從俗熟矜奇句，卻喈華鬢眠博綜。一笑眺坪相對處，茶煙正颺鬢雲鬆。

《射鷹樓詩話》卷一〇　《定庵詩集》四卷，仁和龔瑟人儀部著。【略】道州何子貞師謂其詩爲近代別開生面，則又賞識於絃外絃、味外味矣。

《國朝杭郡詩三輯》卷四八　定庵爲金壇段茂堂先生外孫，學問淵源，故有所自。古文辭奇崛深懿，不可一世。其爲學靡書不覽，喜與人辯駁，雖小屈，必旁徵博引，以伸己說，有毛西河、杭堇浦之風。詩亦奇境獨闢，不受羈絏。著作等身。晚宗大乘，名其詩曰《破戒草》。

《復堂日記》卷二　閱《定庵詩詞》新刻本。詩佚宕曠邈，而豪不就律，終非當家。詞綿麗沈揚，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五　定盦天性肫摯，學出外家。龔、魏齊名，能開風氣。光緒甲午以後，其詩盛行，家置一編，競事摹擬。自尚宋詩，羣遂厭棄。平心論之，定盦博通羣籍，餘事爲詩，天驥籋雲，終殊凡馬。楊利叔題《定盦集》云：「長吟字字原忠孝，故衍大藏成煙波。要知奇處正平實，抉公祕鑰公毋訶。」論最平允。

陳衍《戲用上下平韻作論詩絕句三十首》　浙派時時起異軍，定盦爭詫定香薰。柘坡平淡丁辛脆，寂寞姓名無復云。

《石遺室詩話》卷三　樊榭幽秀，本在太初之前；定盦瑰奇，不落子尹之後。然一則喜用冷僻故實，而出筆不廣，近人惟寫經齋、漸西村舍近焉；一則麗而不質，諧而不澀，才多意廣者，人境廬、樊山、琴志諸君，時樂爲之。

黃人《論詩絕句》　經笥便便筆自奇，回腸蕩氣此聲稀。硯池一勺研朱水，中有神龍破壁飛

《人間詞話刪稿》　艷詞可作，唯萬不可作儇薄語。龔定庵詩云：「偶賦《凌雲》偶倦飛，偶然閒慕遂初衣。偶逢錦瑟佳人問，便說尋春爲汝歸。」其人之涼薄無行，躍然紙墨間。

張一麐《定庵詩集跋》　先生之詩純以性靈，近世傖父，皆狃于袁倉山、張船山之作，以爲定公之詩，無一句可解，爲古來未有之格。烏乎，誤矣。

陳夢初《觀塵因室詩話》　龔定盦詩不作平庸語，固爲有清一代名家，然粗鄙時見。粗鄙之中，又時作瑰奇驚人之句，是亦走偏鋒者，詩中怪傑，非正當途徑。名家大家，自有不同處。

佚名《定庵詩評》　《破戒草》定公詩兼有古文家法，全不氣重，故無語不雅。又時時有弦外之音，非深於此道者，不能究也。

又　定公詩五言古，七言絕，神妙不可幾及。七古則不可學，才太橫也。

《瓶粟齋詩話四編》卷上　浙中詩派，乾、嘉時多取法樊榭，山水清音，斯爲獨絕。道、咸以還，定庵、越縵（李慈銘）代興，風氣爲之一變。定庵驚才絕艷，原本於經；越縵佩實含華，汎濫於史。然二人負才而狂則一也。

又　定庵詩原本《風》、《雅》，極命《莊》、《騷》，有太白之才、昌黎之詣、溫李之性情，乃成此一家之言，今人好言學定庵，太覺輕易。

又　論定庵詩格，古風可追《雅》、《頌》，絕句不及唐，並不及宋。然集中於古詩人，惟淵明一見：「陶潛酷似卧龍豪。」老杜一見：「生覺少陵詩吻薄。」退之一見：「男兒解讀韓愈詩。」餘則蔑如也。

段玉裁《懷人閣詞選序》　嘉慶壬申，其父由京師出守新安。自珍見余吳中，年才弱冠。余索觀其所業詩文甚夥，間有治經、史之作，風發雲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爲長短句，其曰《懷人館詞》者三卷，其曰《紅禪詞》者又二卷，造意造言，幾如韓、李之於文章，銀碗盛雪，明月藏鷺，中有異境。【略】自珍以弱冠能之，則其才之絕異，與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

《南亭詞話・龔詞之纖巧》　龔定庵《無著詞》云：「花底鞋兒花外月，月

如弓，入懷同不同。」纖巧極矣。及觀定庵全集，又皆句奇語重，類商周人文字，而詞之側艷如此。可知退之山石，亦能做女郎詩也。

《詞徵》卷六 龔定庵(自珍)詞，如琉璃硯匣，光彩奪目。

《復堂詞話・龔定庵言詞出於公羊》 魯川廉訪官比部時，予入都游從，屢過談藝。一日酒酣，忽謂予曰：「子鄉先生龔定庵言詞出於《公羊》，此何說也。」予曰：「龔先生發論，不必由中，好奇而已。第以意內言外之旨，亦差可傅會。」魯翁曰：「然則近代多豔詞，殆出於《穀梁》乎？」蓋魯翁高文絕俗，不屑爲倚聲，故尊前諧語及此。

又《定公詞》 定公能爲飛仙劍客之語，塡詞家長爪、梵志也。昔人評山谷詩，如食蝤蛑，恐發風動氣，予於定公詞亦云。

又《定庵詩詞》 閱定庵詩詞新刻本。詩，佚宕曠邈，而豪不就律，終非當家。詞，綿麗沈揚，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復堂日記・庚午》)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五 仁和龔定庵(自珍)恃才跅弛，狂名甚著，氣倍人前，言語震四壁。官禮部主事，隨班供職，與同寮有所辨論，其聲遠揚。宣廟亦微聞之，置而不問。詩文皆不落凡近，詞凡五種，存者不多。有詩云：「不能古雅不幽靈，氣體難躋作者庭。悔煞流傳遺下女，自障紈扇過旗亭。」意不以詞人自居，然首句亦作者同病。《菩薩蠻》云：「文窗花霧淒然綠。侍兒不肯傳銀燭。樓外月昏黃。口脂聞暗香。新來情性皺。未肯偎羅袖。此度袷衣單。蒙他訊晚寒。」《減蘭》(自序：偶檢叢紙中，得花瓣一包，紙背細書辛幼安「更能消幾番風雨」一闋，乃是京師憫忠寺海棠花也，泫然得句。)云：「人天無據。被儂留得香魂住。如夢如烟。枝上花開又十年。十年千里。風痕雨點爛斑裏。莫怪憐他。身世依然是落花。」牢落百感，其不自得可慨矣。又《瑤臺第一層》，題某侍衛所撰王孫傳，並錄原序於後。序云：「某王孫者，家城中，珠規玉矩，不苟言笑。某氏，亦貴家也，解詞翰，以中表相見相慕重。杏兒者，婢也，語其主曰：『王孫所謂都爾敦風古，阿思哈發都。』都爾敦風古，言骨格異也。阿思哈發都，言聰明絕特也。再三云，女不應。王孫遘家難，女家薄之，求婚，拒不與，兩家兒女皆病。一夜，天大雪，杏私召王孫，王孫衣雪氄裘至，杏曰：『寒矣。』爲脫裘，徑擁之女帳中而出。女方寢，驚寤，申禮防，不從。王孫曰：『來省病耳，亦以禮自固也。』杏但聞絮絮達旦聲。旦，杏送之出。王孫以赭綃巾納女枕中，女不知也，嗣是不復能相見。旬餘，夢見女執巾問曰：『此君物也？』曰：『然。』寤而女訃至，知杏兒取巾以佐殮矣。王孫尋鬱鬱以卒。杏自縊。此嘉慶丙寅、丁卯間事。越辛未，余序之如此。」又乞浙龔君塡詞以傳之。詞云：「無分同生偏共死，天長恨較長。風災不到，月明難曉，疊誓天旁。偶然淪謫處，感俊語、小玉聰狂。人間世，便居然願作，長命鴛鴦。　幽香蘭言半枕，歡期抵過八千場。今生已矣，玉釵鬢卸，翠釧肌涼。賴紅巾入夢，夢裏說，別有仙鄉。渺何方。向瓊樓翠宇，萬古攜將。」《百字令》(自序：蔣伯生得顧橫波夫人小像，靳余曰，此君家物也，爲塡一詞。)云：「龍華劫換，問何人料理，斷金零粉。五萬春花如夢過，難遣些些春恨。(京師某家劇樓，有楹帖一聯曰：「大千秋色在眉頭，看偏翠暖珠香重遊瞻部；五萬春華如夢裏，記得丁歌甲舞曾睡峴崙。」相傳尙書作也。)帳殫春宵，枕敧紅玉，中有滄桑影。定山堂畔，白頭可照明鏡。　記得腸斷江南，花開兩岸，老至才還盡。何不絳雲樓下去，同禮空王鐘磬。(尙書與錢尙書同在秦淮日賦詩云：「楊柳花飛兩岸春，行人愁似送行人。」一時傳誦。)青史閒看，紅妝淺拜，回護吾宗肯。漳江一傳，心頭驀地來省。」(忽憶黃石齋先生在秦淮之事，曲終及之。)二詞皆足資談柄，某王孫事，尤令人低佪也。

胡薇元《歲寒居詞話》 嘉、道以來，則以龔定庵、惲子居、張皋文輩爲足繼雅音也。

分　論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龔氏科名錄》錄房考向□□評：規鍥六籍，籠罩百家，入之寂而出之沸，科舉文有此，海內覩祥麟威鳳矣。

《賦得盧花風起夜潮來得來字五言八韻》 《龔氏科名錄》錄房考向□□評：瑰偉冠場。

《能令公少年行》 佚名《定庵詩評》：定公中年，仕宦不忘東南山居曼妙之樂，此詩之所以作也。《飲冰室詩話・少年中國說》：龔自珍氏之集有詩一章，題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嘗愛讀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

《奴史問答》 佚名《定庵詩評》：定公此種詩，頗似太白，亦有似盧玉川者。然實自漢、魏樂府中出。不可學，學之必病。

《漢朝儒生行》 佚名《定庵詩評》：儒生乃定公自謂，篇中所謂將軍，殆指楊勤勇公芳耶？《雪橋詩話》卷一一：道光初元，松文清由謫籍起總憲，復出爲熱河都統。君疑有間之者，兩疏爭之，由侍講學士降編修。十年，復擢侍講學士。謝恩之日，上書陳西域事宜。以爲逆回滋擾，不難鉏慝於目前，而難弭禍於日後。請於喀什噶爾一帶添置重兵，控制安集延，俾回人不敢窺伺。且其地密邇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皆有水草，可以耕牧，宜募民屯田，以備戰守；更愼簡諸臣，無分滿、漢，務得讀書識大體者，畀之此任，以廉靜寡欲通達事理者佐之，必能萬年無事。龔定庵詩云：「漢朝西海如郡縣，蒲萄天馬年年見。匈奴左臂烏孫王，七譯來同藁街宴。武昭以還國威壯，狗監鷹媒盡邊將。出門攘臂攫牛羊，三載踐更翻沮喪。」可以見當時西事敗壞之由。溫廷敬《讀龔定庵〈漢朝儒生行〉》：龔定庵《漢朝儒生行》，蓋爲楊忠武遇春作也。忠武道光回疆之役，初已命爲欽差大臣，主各路兵，且命長齡以所調兵三千歸忠武統。其於長齡，不過令其檄各城嚴守以待而已。後忽改命長齡爲揚威將軍，而以忠武及武隆阿爲參贊。初不解其前後企異之由。讀定庵此詩，乃知當日忠武受任時，滿人中固有忌之者，忠武疑懼，乃用幕客謀，請改命親貴大臣主兵，己願隸其下。宣宗初亦躊躇，後卒從其言。定庵詩，「漢朝儒生」至「公無怒」二十六句，言得聞此事作詩之由。「漢朝西海」四句，言乾隆之平西域。「武昭」以後四句，言回疆將吏之貪。「三十六城」四句，言回疆之變，期門陰喜，則勳衛素欵回疆富腴，藉出軍可遂其誅求之欲也。「關西」以下二十句，言忠武上書自效，朝臣共薦，有主兵之命，而忠武亦感激，厲志滅賊也。「不知何姓」以下十二句，言滿人媚嫉，幕客進謀，忠武自請改命之實。「嗚呼漢家舊事」以下八句，則言自來滿漢之畛域。「是時書到」四句，則言宣宗得奏遲疑，質諸朝議，而大臣無力爭者，遂有改命之舉。「廋詞」以下八句，言時人議忠武之失策。「軍至」六句，言旗兵沿途之擾害。「贏家」以下十二句，言旗兵之怯，且主兵者有棄西域之請也。「漢朝廟食」以下，則加以慨歎，並言忠武心曲之苦。其曰「蘭臺能書漢朝事，不能盡書漢朝千百心」，其旨深矣。嗚呼，種族猜忌之情，雖人主亦不能不爲曲徇。清自嘉慶平教匪後，當時人主，非不知漢人之足倚，卒牽於滿人之齮齕，而不能盡其用。回疆之役，多忠武將士之力，而長齡等顧尸其功。據《聖武記》、《東華錄》所載，其請棄回疆者，卽出於長齡、武隆阿。（《東華錄》僅載道光七年八月壬午上諭，《聖武記》則略載二人奏語。）賴宣宗責其悖謬，其議遂寢。不然，邊事尚可問哉！武隆阿不足道，長齡爲旗人中佼佼者，其誤尚如此，他又何說。藉非定庵之詩，又烏知此中之隱微曲折耶！修史者誠體定庵作詩之心，取詩中之所言，著之此役之記載，則定庵之詩，爲不虛作矣。

《咏史》 佚名《定庵詩評》：此指曾賓谷。又：絕似梅村。此惜曾賓谷中丞燠之罷官也。忠州李芋仙言：曾爲鹽政時，有孝廉某謁之，冀五百金不得。某恚，授以詩曰：「破格用人明主事，暮年行樂老臣心。」上句謂其諂和珅得進，下句謂其日事荒讌。言官以上詩上聞，曾遂得罪永廢。又：程庶常曰：李芋仙之言，聞諸徐稼軒侍講。《清代軼聞》卷五：龔以奇才會試舉春官，不得入翰林，大恨，因爲《干祿新書》以諷世。其所著詩亦多諷世之作，如《詠史》詩，則爲曾賓谷而作也。

《釋言四首》一 《雪橋詩話》卷一〇：程春海《鬼車啼有感》一有云：「天畔笙簧旋，其聲清且圓。方士聞之喜欲顛，云有仙樂迎吾前。九首復九尾，厥狀怪且詭。兒童聞之捩犬耳，云有黑祥將降矣。徵諸古童謠，鶺兮更鵂兮，久雨必西騖，久晴必東棲，載鬼盈一車，其說無所稽。徒以八音繁會十脰奇，耳目之內紛見疑，如何尙作摩雲嬉。勸爾潛形伏海島，無使吐哺相公懟妖鳥。」此詩所指，不可確定，必當時名士也。龔定庵《釋言四首》之一云：「東華環顧愧羣賢，悔著新書近十年。木有彣彰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略耽掌故非匡濟，敢姝心期在簡編。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勞上相損宵眠。」二詩疑一時作，程所謂「吐哺相公」，龔詩所謂「上相」，當是蔣襄平。龔詩作於丁亥，襄平相國正在樞府。

《餺飥謠》 《雪橋詩話》卷一一：道光辛卯、壬辰之間，江、浙等省大水，發帑振卹，備極支絀。至十八年，海疆不靖，庫儲益虛，司農束手，款議決以割地、賠費、傳教、通商爲結果。宣宗恭儉仁厚，略無土木聲色之娛，而事例頻開，弊政亟行，海內富庶視乾隆時迥不侔矣。龔定庵《餺飥謠》云：【略】。物力盈虛可以想見。

《己亥雜詩三百十五首》 張祖廉《定盦先生年譜外紀》：先生南歸後，至次年，以《己亥雜詩》寄晹繡山，繡山題七言六絕云：「去年來游矍相圃，今年小憩滄浪亭。我歸君去兩相失，江南江北青山青。」（君去冬至閶里，下榻余齋，余在京師未歸。）「頗道好仙君好佛，（謂陳雲伯丈。）詩仙詩佛在杭州。他

年仙佛團欒會，說法吳山最上頭。」「不須言行編新錄，此即君家記事珠。出處交游三十載，新詩字字青珊瑚。」「戒詩以後詩還富，哀樂中年感倍增。值得江湖狂士笑，不攜名妓即名僧。」「一家眷屬神仙侶，有女能文字阿辛。莫愛南朝姜白石，學耶才調自驚人。」（君室顏雲夫人工書，長女工詞，以次女許字兒子慶第，他日亦當能文也。）「尼山詩教有遺芬，闕里詞場君未聞。文采風流先輩在，品題那足張吾軍。」（君論闕里詩文，謬以余舉首，故云。）復識其後曰：「定盦禮部自吳門寄書，見眙此集。余適游大梁，攜之行篋，旅邸篝燈，遂得卒業。有觸於懷，輒題數言，即效其體，非敢學昌黎之於玉川，聊以志心跡略同耳。」程金鳳《己亥雜詩書後》：天下震矜定庵之詩，徒以其行間璀璨，吐屬瑰麗。夫人讀萬卷書供驅使，璀璨瑰麗何待言？要之有形者也。若其聲情沈烈，惻悱過上，如萬玉哀鳴，世鮮知之。抑人抱不世之奇材與不世之奇情，及其爲詩，情赴乎辭，而聲自異，要亦可言者也。至於變化從心，倏忽萬匠，光景在目，欲捉已逝，無所不有，所過如掃，物之至也無方，而與之爲無方，此其妙明在心，世烏從知之？鳳知之而卒不能言之。嘗聞神全者，哀不能感，樂不能眩，風雨不能蝕，晦朔不能移，乃至火不能燒，水不能溺。此道家言，似不足以測學佛者之涘，抑古今語言所可到之境止於此，定公其殆全於神者哉！全於神者哉！寫《己亥雜詩》竟，聊書簡末。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龔定庵有《己亥雜詩》三百六十首，言近世文學者喜誦之。

又一　吳昌綬《定盦先生年譜》：道光十九年己亥，四十八歲。先生官京師，冷署閑曹，俸入本薄，性既豪邁，嗜奇好客，境遂大困，又才高動觸時忌；至是以閣齋先生年逾七旬，從父文恭公適任禮部堂上官，例當引避，乃乞養歸。四月二十三日出都，不攜眷屬傔從，以一車自載，一車載文集百卷以行，夷然傲然，不以貧自餒也。同年石屏朱丹木太守（朝）引見入都，爲先生治裝，先後出都。【略】距國門七里，吳虹生立橋上，候先生過，設茶灑淚而別。虹生爲戊寅、己丑同年，同出清苑王公門，殿上試，同不及格，同官內閣，同改外，同日還原官，交誼尤摯者也。（張大令祖廉，得先生與吳君手簡，審其文，自丙申迄辛丑，凡十二通，錄附雜著卷中。）其他同年留京，如南豐劉星房（良駒）、南海桂皓亭（文耀）、永城丁樂垞（彥儁）、昆明戴雲帆（綱孫）、長白奎□□（綬）、臺灣黃伯雨（驤雲）、閩江翌雲（鴻升）、棗強步香南（際桐）、直隸布政使蒙古託渾布，以及同官京朝時相過從者，番禺黃蓉石（玉階）、閩陳頌南（慶鏞）、道州何子貞（紹基）、子毅（紹業）、會稽潘少白山人（諮）、鎮國公容齋居士（見前）、大興周□□（之彥）、濟寧王秋畹（繼蘭）、日照許印林（瀚）、海豐吳子苾（式芬）暨湯海秋、徐星伯諸公，各以絕句別之。五月十二日，過淮浦，遂抵揚州，同年何亦民（俊）以知府銜駐黃河，盧心農（元良）知甘泉，過江淮間不困厄，兩君力也。重見予告大學士阮公及秦敦夫編修，魏默深舍人，陳靜葊博士，上元蘭□□、太倉邵子顯兩廣文，秦玉笙（獻）、謝夢漁（增）、劉楚楨（寶楠）、劉孟瞻（文淇）四孝廉，楊季子都尉暨段果行、沈錫東諸君。段、沈乃閣齋先生舊日賓客也。在邗上跌宕文酒，憑弔古今，多哀豔之作。欲如江寧，不果。過鎮江，至江陰見李申耆先生（兆洛），及其門人蔣丹棱茂才（彤），先生賦《常州高才篇》，恨未識李先生，至是始獲奉襼。（《養一齋集・與鄧守之書》：「默深初夏見過，得暢談，又得讀定盦文集，兩君皆絕世奇才，求之於古，亦不易得，恨不能相朝夕也。」案：此當亦未相見時作。）途次夢顧澗蘋，歿六年矣。至蘇州，擬尋洞庭山舊遊，又不果。時宋于庭作令楚南，江鐵君先一年逝，朋舊寥落。舅氏段右白葬支硎山，詩以弔之。金媼者，先生幼時嘗保抱者也，重見於吳中，年八十有七，能言先生家六十年舊事。到秀水縣，見七叔父；訪嘉興太守王子仁（壽昌），文簡公子也。拜紫柏、藕益兩人師象；求天台宗各書印本，無所得。見《楞嚴》講主逸雲，方刻明人《楞嚴宗通》一書。七月九日到杭州，閣齋先生年七十有三，倚門望久矣。到家之日，杭人早傳誦出都留別詩，時有「詩先人到」之謠。閣齋先生垂詢文集定本，命呈近詩。先生欲寫全集清本數十份，分貯友朋家，又欲以一份寄吳虹生，未寫竟。八月十八日，侍閣齋先生觀潮。閣齋先生扶杖出遊，里少年皆起立。時鄉先輩在籍科目年齒頡頏者，姚亮甫（祖同）、陳堅木（嵩慶）兩侍郎，張雲巢（青選）觀使，張靜軒（鑒）與胡書農（敬）兩學士。親舊排日過從，乞留墨數行，爲異日相思之資者，填委牖戶，惟譔次先世事行，屬爲家傳墓表，則詳審爲之，多存稿者。過嚴小農侍郎富春山館，觴詠旬日，其地爲明金尚書別墅，杭人猶稱金衙莊，先生品題爲天下名園第四。先生出都，有空山夜雨之句，是秋自淮以南，千里苦雨，謂應詩讖，頗軫哀鴻之思。時方患銀貴，先生謂古人粟紅貫朽，是公庫不必皆納錢也。徐鐵孫大令（榮）論與相合。（昌綬案：象州鄭小谷比部獻甫《士農兵鹽四策》，有曰：「農莫若權穀帛以行，毋得專稅銀，斯銀輕而農重。」其持議亦

同，雖未易驟行，實儒者經世名言也。）九月十一日，坐雨羽琌山館。包愼伯贈《瘞鶴銘》，以詩代跋。先生評此銘惟北朝鄭文公碑差足相匹。先生眷屬尚滯北方，料理別墅稍露厓略，將自往迎之。陳碩甫爲規畫北行事，明白犀利，先生誌爲良友之愛。遂於九月十五日晨發，從子劍塘送於蘇州。二十五日重到袁浦，從弟景姚以丹陽丞駐南河，館其廨中，留十日，藉讌遊以抒湮鬱之抱，所謂「醉夢時多醒時少」也，賦《瀼詞》三十餘首。十月六日，渡河而北，時東河總督檄問泉源之可以濟運者，甘泉汪孟慈戶部（喜孫）董其事。先生過銅山縣北，見柳泉湧出，過滕縣西南，見大泉懸出，詩寄孟慈及徐鏡溪工部。先生曩在北，陳北直種桑之策於畿輔大吏，過蘇州，則陳吳中水利策於同年魯山布政（裕謙），民物之懷，固無時不睠睠也。先生屢過兗州，未至曲阜，至是自幸箸書有成，慨然曰：可以謁孔林矣！乃齋於南沙河，又齋於梁家店，遂謁至聖廟。瞻仰純廟所頒祭器十事，得拓本歸，兩廡儒者有拜，有弗拜，亦有強一揖不可者。館於孔經閣（憲庚）家。見庚午同年曲阜令王海門（大堉），其弟秋垞（大淮）、其子子梅（鴻）、孔繡山（憲彝）、（先生爲孔君母孫孺人譔墓碣，臨桂朱伯韓侍御琦書後曰：「仁和龔定盦自珍此志最簡勁。」梅伯言農部書後稱「叙仲之賢，皆其母孺人之教。」又云：「叙仲交廣而不濫，是爲難也。琦與叙仲別十年，復見京師，酌酒論詩，座上客長滿，叙仲信多賢友而獨能爲其難者與！卷中題跋，多余舊遊，海內賢豪長者，豐才博聞之士。嗚呼！梅、龔二先生死矣，覽茲遺刻，不獨賢母遺徽，邈不可及，而於友朋離合死生之感，亦不能無慨於中已。咸豐七年六月。」）（案：叙仲，孔舍人別字也。）孔氏之甥鄭子斌（憲銓），皆詩人也。先生各爲題圖，五君餞於矍相圃，時纔十月，忽開臘梅一枝，經閣折以伴行。至任邱縣，遣一僕入都迎眷屬。公子書來，乞稍稍北，乃進次雄縣，又請，又進次固安縣，眷屬於冬至後五日出都，石門方鐵珊參軍（廷瑚）、海昌陳笠雨明府（希敬）餞於高陽。鐵珊爲方蘭坻（薰）之子，以詩畫名，好佛，年七十猶宦畿南，有女及笄，笠雨喪偶，先生爲之蹇修。十二月十九日，過焦山，攜女辛往遊，歸舟大雪。二十二日，過無錫縣，又攜女遊惠山。先生女亦嫻文翰，嘗書馮延己詞三闋誦之，自言能識其恉。又好讀《白石詞》。歲不盡五日，安頓眷屬於海西羽琌之山，自是恆往來吳、越間。（先生庚子春與吳虹生書云：「弟頹放無似，往來吳、越間，舟中之日居多，在家則老人且不得蕭閑如先輩林下之樂，況弟乎？出門則干求諸侯，不與筆硯親，幸老人有別業在蘇州府屬之崑山縣城，距杭州可三日程，弟月必一至，內子亦暫頓於是。弟至其地，則花竹蔚然深秀，有一小樓，面山，樓中置筆硯，第偷閑暫坐卧於是。」）途中雜記行程，兼述舊事，得絕句三百十五首，題曰《己亥雜詩》，平生出處、著述、交游，藉以考見。紀年文有《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病梅館記》、《邵子顯校刊婁東雜著序》、《縱難送曹生》、《徐泰母碣》。道光二十年庚子，四十九歲。春，寫《己亥雜詩》竟，新安女士程金鳳書後。

又七九　佚名《定庵詩評》：吳荷屋欲撰《金錄》，定公任校訂之役；出爲閩藩，則以此事屬陳禮部慶鏞，而所收定公藏器及釋文不少。因作是詩。

又八七　佚名《定庵詩評》：侯官林公往粵查辦海口事件，定公欲南游而不果，因有此作。

又九九　佚名《定庵詩評》：小雲後歸定公，其人放誕殊甚。辛丑定公至丹陽暴疾捐館，或言小雲酖之。

又九七、一〇一　《南亭四話》卷三《莊諧詩話·非將此骨媚公卿》：《龔定庵集》載，有名妓靈簫，數值某巨公於席，未嘗一笑，巨公慍甚，作詩解嘲，其句云：「一笑勸公輸一着，非將此骨媚公卿。」其傾倒如此。卒歸定庵爲簉室，所謂「定公四紀遇靈簫」，即此事也。靈簫後與一僕私通。定庵在江北舟中，爲所謀斃，乃挾所有而逃。《梵天廬叢錄》卷一一：或又謂定庵晚年所眷靈簫，實別有所私，定庵一日往靈簫處，適遇其人，因語靈簫，與之絕，簫陽諾之，而蹤迹愈密。半歲後，定庵一日又見其人從靈簫家中出，因懷鴆以往，語靈簫，其人倘再至者，即以此藥之。藥方固出禁中，服之不即死，死亦無傷痕可驗也。靈簫受藥，即置酒中以進，定庵飲之，歸即不快，數日遽卒。

又一三五　王國維《人間詞話刪稿》：讀《會眞記》者，惡張生之薄倖，而恕其奸非。讀《水滸傳》者，恕宋江之橫暴，而責其深險。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豔詞可作，唯萬不可作儇薄語。龔定庵詩云：「偶賦凌雲偶倦飛，偶然閒慕遂初衣。偶逢錦瑟佳人間，便說尋春爲汝歸。」其人之涼薄無行，躍然紙墨間。余輩讀耆卿、百可詞，亦有此感。視永叔、希文小詞何如耶？

又一四八　文廷式《琴風餘譚》：高郵王氏，經學、小學，弁冕一時。龔定庵詩云：「儒林幾見傳苗裔？此福高郵冠本朝。」可羨也。文簡之子貞介

公，名壽同，學亦淵博，有著述。【略】貞介之次子恩晉。【略】海內高門，不數烏衣、馬糞矣。

又一六三　佚名《定庵詩評》：杭州東城馬婆巷宅爲匏伯先生所置，竹樓蓋亦同居於此。

又一七五　佚名《定庵詩評》：鄭小谷比部亦曰：「農莫若權穀帛以行，毋得專稅銀，斯銀輕而農重。」其持論亦同。

又一八二　佚名《定庵詩評》：十六首或言定庵悼其表妹而作。　又：「小婢口齒蠻復蠻，女兒魂魄完復完」，此二句格律，見《西青散記》。吳昌綬案：《詞綜》錄唐女郎王麗眞《字字雙詞》，亦四句疊句，當是定公所本。

又二〇四　《南亭四話》卷一《莊諧詩話・龔定庵軼事》：龔定庵曾爲宗人府主事。其時某王以遠支而管府事，定庵常以白事詣邸中。傳聞王有側福晉某氏者，素工文翰，愛定庵才，每藉左右遞簡唱酬。《定庵集》中《己亥絕句》有云：「一騎傳牋朱邸晚，臨風遞與縞衣人。」又詞句云：「奏記簾前，佩環聽處依稀似。」即記其事也。後爲王所知，慍甚，頗有不利於定庵之意，定庵因此乞假南歸云。《十朝詩乘》卷一四：世稱滿洲人工詞者，男中有成容若，女中有太清春。實則太清顧姓，本吳人，以侍貝勒奕繪，人遂以曼殊目之。嘗與龔定菴唱和，定菴詩所謂「一騎傳箋朱邸晚，臨風遞與縞衣人」者也。每從貝勒游西山，馬上彈鐵琵琶，手如玉，琵琶如墨，見者謂爲「一幅王嬙出塞圖，掩映丹崖碧嶼間。」《心史叢刊》第三集《丁香花》：丁香花公案者，龔定庵先生道光己亥出都，是年有《己亥雜詩》三百十五首，中有一首云：「可惜南天無此花，腰身略似海棠斜。難忘槐市街南宅，小疏羣芳稿一車。」自注云：「憶京師鸞枝花。」世傳定公出都，以與太清有瓜李之嫌，爲貝勒所仇，將不利焉，狼狽南下。又據是年雜詩，至冬再北上迎眷，乃不敢入國門。一詩云：「任邱馬首有箏琶，偶落吟鞭便駐車。北望孤稜南望雁，七行狂草達京華。」自注：「遣一僕入都迎眷屬，自駐任邱縣待之。」又一詩云：「房山一角露崚嶒，十二連橋夜有冰。漸近城南天尺五，迴燈不敢夢觚稜。」自注：「兒子書來，乞稍稍北，乃進次于雄縣，又請，乃又進次于固安縣。」據此則次且其行，若有甚不願過關下者。說者以此益附會其詞，謂有仇家足憚。至道光二十一年，定公掌教丹陽，以暴疾卒於丹陽縣署，或者謂即仇家毒之。所謂丁香花公案，始末如此。【略】《丁香花》一詩，非惟明指爲太平湖，且明指爲朱邸，自是貝勒府之花。其曰「縞衣人」者，《詩》：「縞衣綦巾，聊樂我員。」謂貧家之婦，與朱邸之嬪相對照而言，蓋必太清曾以此花折贈定公之婦，花爲異種，故憶之也。太清與當時朝士眷屬，多有往還，於杭州人尤密。嘗爲許滇生尚書母夫人之義女，集中稱尚書爲滇生六兄，有《許滇生司寇六兄見贈銀魚螃蟹詩以致謝》一首，時在己亥新年。定公亦杭人，內眷往來，事無足怪。一騎傳牋，公然投贈，無可嫌疑。貝勒卒於戊戌七夕，見集中，時太清已四十歲，蓋與太素齊年。當三十二歲時，太素正室妙華夫人先逝，冒鶴亭詩所謂「九年占盡專房寵，四十文君儻白頭」者也。己亥爲戊戌之明年，貝勒已歿，何謂爲尋仇？太清亦已老而寡，定公年已四十八，俱非清狂蕩檢之時。循其歲月，求之眞相如此。太清集有《戲擬豔體》四首，觀其編年之次，當是道光十年庚寅作。詩云：【略】觀此可想其風致。定公風雅好事。太清詞翰偏傳諸公間，集中投贈題咏，如潘芝軒尚書、阮芸臺相國，皆有斯文聲氣之雅。其餘宗室王公，如定郡王之流，恒有篇什相投。定公與太清，據《丁香花》詩，眷屬本有往還，詩詞酬答，事所容有。太素逝後，長子載鈞襲固山貝子，與太清極不相能，變亂太素存日所經營之手澤，不恤南谷墳塋，屢見太清集中。則造作蜚語，以誣太清，當是載鈞輩所爲。太清於戊戌七夕遭太素之變，旋於是年十月二十八日以姑命移居邸外，賣金鳳釵購宅，詩載集中。詩有「亡肉含冤誰代雪」之句，用《漢書・蒯通傳》裏「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事，具見家難之作。太素存日之情好，一變爲家庭相怨之媒。當時想有以太清文采跌宕，與內言不出之旨相違，因有流言涉及定公輩者。故士大夫間口耳相傳，至今以爲談柄。然定公己亥出都雜詩所憶，尚在太平湖之丁香花，其時太清實已移居，詩自憶花，乃與其人無預可以推見。太清出邸，居西城養馬營。集中有一題云：《自先夫子薨逝後意不爲詩冬窗檢點遺稿卷中詩多唱和觸目感懷結習難忘遂賦數字非敢有所怨聊記予生之不幸也兼示釗初兩兒》，此詩中有「斗粟與尺布，有所不能行」二語，則家難作於載鈞之嫌惡其弟可見。養馬營宅即見此詩自注，地近平則門，蓋距太平湖數里矣。文人附會，何所不至。太清遺事，發自冒氏（廣生），【略】謂有人仇定公，至謀毒斃。定公自己亥出都，至壬寅歿於丹陽署，據言者謂，皆以丁香花案爲累。至接眷不敢入都，易簀不能正命，事蹟殊枘鑿。其不肯再入國門，定公清興所至，原難以常理論，但觀其出都時並非狼狽。以己亥四月二十三日行，不

攜眷屬傭從，雇兩車，以一車自載，一車載文集百卷，石屏朱丹木爲治裝，始成行。當時與諸公別詩，多至十有八首，所別者數十百人。如別己丑同年，則云：「同年留京者五十一人，忽忽難徧別，八君及握手一別者也。」詩曰：「五十一人皆好我，八公送別益情親。他年卧聽除書罷，冉冉脩名獨愴神。」其與宗室諸公別也，一則別鎮國公容齋居士。自注：「居士睿親王子，名裕恩，好讀內典，徧識額訥特珂克、西洋、蒙古、回部及滿、漢字。又校定全藏，凡經有新舊數譯者，皆訪得之，或校歸一是，或兩存之，或三存之。自經典入震旦以來，未曾有也。」詩曰：「龍猛當年入海初，娑婆曾否有倉怯？祇今曠劫重生後，尚識人間七體書。」又有別共事諸宗室詩曰：「聯步朝天笑語馨，佩聲耳畔尚泠泠。遙知下界覘乾象，此夕銀潢少客星。」似此則從容出都，與人無忤，安有如世之所傳避仇出走情事？宗室尤多相契，可知蜚語之無因。惟《湯海秋詩後集》有《贈朱丹木》結句云：「苦憶龔儀部，筵前賦白頭。」自注：「往時丹木入都，值定庵舍人忤其長官，賦《歸去來》。今舍人已下世矣。」【略】則定公因忤長官而去，有明徵也。其行，又以尊人閣齋先生年逾七旬，從父文恭公適任禮部堂上官，例當引避，乃乞歸養耳。按：冒君於報章見此稿，即來訪。【略】太清事蹟，冒君謂無以難我。然終信其舊聞爲不誤，並非由己始倡此言。丁香花詩以「縞衣人」三字，指爲定公眷屬，冒君謂用《詩》語爲解，會意甚正當，故無可非難。【略】定公與太清事，今京師士大夫，多爭言其確者，如羅癭公（惇曧）之流是已。存此與世人永久質之。一時喜新好異之談，固未能以此折其雅興耳。

又二一〇　《心史叢刊》第三集《丁香花》：太清集有《六月十五日山東苗道士寄來七寸許小猴一雙每當飼果必分食之似有相愛意詩以紀之》一首，冒氏（廣生）於詩後忽綴一語曰：「此亦長安俊物也。」驟見之，不知爲何意，意其賞此猴耳。既而按定公《己亥雜詩》，太平湖丁香花之下一首，爲憶北方獅子貓，詩云：【略】「長安俊物」出此。冒氏蓋以與定公注射也。幸而太清自咏小猴。設亦有咏獅子貓詩，則將謂與定公所憶同是一貓矣。太清負盛名，定庵才調尤爲世人宗仰，得紐爲一談，自足風靡一世。

又二一三　陳琰《藝苑叢話》：汪柳門侍郎鳴鸞自謂于書無所不窺，而《史》、《漢》尤爲精熟。某學使思有以難之。一日叩侍郎曰：《龔定庵集》有「九月猶開窅窳花」之句，窅窳花何物？侍郎不能答。學使轉告之曰：「桂也。班書具在，君殆偶爾遺忘耶？」侍郎大窘。

又二一四　佚名《定庵詩評》：定公游崑山，買徐侍郎秉義故宅，羽陵山館即其地也。南歸後，月必一至，全家暫頓於是。見《與吳虹生書》。

《書魏槃仲扇》　佚名《定庵詩評》：定公過絜園，問槃仲近讀何書，以《詩經》對。定公即取素扇書此以貽之。時槃仲甫八齡，道光辛丑八月也。定公旋于八月十二日捐館，此作蓋幾于絕筆，尤可珍貴已。

《春色先從草際歸》　《清稗類鈔・考試類・龔定庵會試之起講》：嘉慶乙丑春闈，同考官王植閱浙江一卷，至第三藝起講，以爲怪，大噱不止。鄰房溫平叔侍郎聞聲往視之，爲言此必龔定庵卷無疑。乃慫恿呈薦，遂獲售。況夔笙太守嘗言見是科第十房同門錄，有定庵闈作，三題爲「夏曰校，至小民親於下」。其小講云：「昔者三代之制，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小學學六書九數而已，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雖簡淡疎樸，亦不甚怪異。其首次兩藝，氣格尤醇簡，不骫時藝矩度。詩題爲《春色先從草際歸》，第四韻云：「出山名遠志，入夢戀慈暉。」尤渾雅可誦也。此在定庵，蓋已俯就繩尺矣。

《桂殿秋二首》　《清詞玉屑》卷二：龔定庵詞中有《桂殿秋》二闋云：【略】序云：【略】上清淪謫，殆有前因。

《瑤臺第一層》（無分同坐偏共死）　《賭棋山莊詞話》卷四：《瑤臺第一層》題某侍衛撰《王孫傳》並錄原序於後，序云：【略】足資談柄。某王孫事，尤令人低徊也。《清詞玉屑》卷八：龔定庵集載所記嘉慶時某王孫事云：【略】侍衛某撰《王孫傳》，不諱其事。定庵題以《瑤臺第一層》云：【略】其事發情止禮，使好事者演爲傳奇，勝於《會眞記》也。

《百字令》（龍華劫換）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五：《百字令》云：【略】足資談柄。某王孫事，尤令人低徊也。

《減蘭》（人天無據）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五：仁和龔定庵（自珍）恃才跅馳，狂名甚著，氣倍人前，言語震四壁。官禮部主事，隨班供職，與同寮有所辯論，其聲遠揚。宣廟亦微聞之，置而不問。【略】《減蘭》詞云：【略】牢落百感，其不自得可慨矣。

傳記

《碑傳集補》卷四九黃守恆《定盦年譜稿本》　君姓龔氏，名自珍，字爾玉，又字瑟人。更名易簡，字伯定。又更名鞏祚，號定盦，又號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人。曾祖斌，字典瑞，（爾昌案：名字原闕，據段若膺《經韵樓集・仁和龔氏四世墓碑》補。）晚號硯北老人。祖敬身，字匏伯，乾隆己丑進士，官至雲南迤南兵備道。祖母陳，運風先生文釗女。父麗正，字賜泉，又字暘谷，號闇齋，嘉慶丙辰進士，官至江南蘇松太兵備道。母段，金壇若膺先生玉裁女。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七月五日生於郡東城馬坡巷，君祖歸田時所買宅，與漢鄭康成之生其日同也。嘉慶四年己未，八歲，得舊《登科錄》讀之，是蒐輯二百年科名掌故之始。夢到翼相圃。七年壬戌，十一歲，別杭州入都。建德宋魯珍先生璠主其家，訓以敬順父母。八年癸亥，十二歲，外王父段先生玉裁授以許氏部目，是平生以經說字、以字說經之始。與袁琴南訂交。九年甲子，十三歲，對宋先生問「知」與「覺」之辯。有《水僊華賦》篇。十年乙丑，十四歲，始考古今官制。十一年丙寅，十五歲，詩編年由此始。十二年丁卯，十六歲，識錢塘夏進士璜，是平生有朋友之始。讀《四庫提要》，是平生爲目錄之學之始。十三年戊辰，十七歲，見石鼓，是收石刻之始。十四年己巳，十八歲，王仲瞿曇與訂忘年交。十五年庚午，十九歲，中副貢生，始倚聲塡詞。十七年壬申，二十一歲，校書武英殿，是平生爲校讐之學之始。春出都，夏泛舟西湖。十八年癸酉，二十二歲，入都，秋出都。十九年甲戌，二十三歲，春泛舟西湖，侍父徽州府任，任徵討文獻之役，自編文集自是年始。有《明良論》、《保甲正名》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等篇。二十年乙亥，二十四歲，六月別徽州，娶山陰何奏廷先生鏞之女吉雲爲繼室。（黃君據趙烈文日記，知定盦元室爲段氏。爾昌案：《經韵樓集》有龔自珍妻權厝志，蓋即若膺女孫，名美貞。）有《黃山銘》、《別辛丈人文》等篇。二十一年丙子，二十五歲，侍父蘇松太道任。凡關甄綜人物，搜輯掌故之役，未嘗不與焉。王仲瞿走訪東海上。有《乙丙之際箸議》、《塾議》、《宋先生述》、《明按察司僉事金君石關銘》等篇。二十二年丁丑，二十六歲，九月，子橙生。橙字孝琪，號昌匏。王仲瞿死，助其葬。與江子屏箋，言其所著《漢學師承記》，名目有十不安，改爲《經學師承記》。有《送夏進士序》、《錢吏部遺集敘》、《王仲瞿墓表銘》、《江南安慶府知府何公墓表銘》與《江子屏箋》等篇。二十三年戊寅，二十七歲，浙江鄉試中式，出高郵王文簡公門下。有《闡告子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等篇。二十四年己卯，二十八歲，始從武進劉申受受《公羊春秋》。有《書金伶篇》。二十五年庚辰，二十九歲，入都得內閣中書，爲《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有謀合棻之者。秋，始戒爲詩，於弢語言簡思慮之指，言之詳。有《徽州府志氏族表序》篇。《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當亦是時作。道光元年辛巳，三十歲，與程大理同文、秦編修恩復約每得一異書，互相借鈔無虛旬。春，選錄《懷人館詞》三十二首、《影事詞》六首。《破戒草》自是年夏始。有《擬上蒙古圖志表文》、《朱殤女碣》等篇。二年壬午，三十一歲，不戒於火，所蒐羅七閣未收之書燼者十八九。自後歲以酒醴祭亡書。春，選錄《無著詞》四十五首。是年勒所塡詞爲六卷。李復軒秀才學璜序其文。有《論青海事宜書》、《釐正五事書》、《劉禮部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序》、《上海張青琱文集敘》等篇。在《一統志》館《上當事諸公書》當爲辛、壬閒作。三年癸未，三十二歲，《五經大義終始論》成。五月，自編次甲戌以還文爲文集三卷、餘集三卷、少作一卷，六月付棻《詞選》。七月，居母憂。自此至乙酉十月無詩，有《阮尚書年譜第一敘》與《江居士箋》等篇。四年甲申，三十三歲，始與仁和曹籀訂交。有《重刊圓覺經略疏後序》等篇。五年乙酉，三十四歲，著《古史鉤沈論》七千言，宜究周以前家法，具稿未寫定。冬，小客崑山，得漢趙佹伃玉印，得地十笏於玉山之側，擬購寶燕閣居之。有《武顯將軍福建海壇鎮總兵丁公神道碑銘》等篇。六年丙戌，三十五歲，春，復入都。同年胡戶部培翬集同人祀鄭司農于寓齋，禮成，作《祀議》一篇。有《上海李氏藏書志敘》等篇。七年丁亥，三十六歲，四月，投牒更名《易簡錄》。辛巳夏至丁亥十月詩百二十八篇爲《破戒草》一卷，又《存餘集》五十七篇，亦一卷，錄詩以掃徹公塔詩，終成《羽琌山館金石墨本記》五卷。有《說衛公虎大敦》、《定盦八箴》等篇。八年戊子，三十七歲，成《尚書序大義》一卷、《大誓答問》一卷、《尚書馬氏家法》一卷。定李白眞詩百二十二篇。有《最錄李白集》等篇。九年己丑，三十八歲，會試中式，殿試大指祖王荊公上仁宗皇帝書，三試三不及格，不入翰林。十二月條上到閣看本等六事，于大學士有《書果勇侯入覲》、《上大學士書》等篇。十二年壬辰，四十一歲，夏

大旱，詔求直言，蒙古富公俊五度訪之，陳當世急務八條。公讀至汰冗濫一條，動色以爲難行，餘頗欣賞。《羣經寫官答問》成。又寫定《司馬法》，有《最錄司馬法》等篇。十三年癸巳，四十二歲，成《左氏春秋服注補義》一卷。其劉歆竄益顯然有迹者，爲《左氏決疣》一卷。又成《西漢君臣倆春秋之義者》一卷、《六經正名論》成。《古史鉤沈論》又成。始讀天台宗書。《壬癸之際胎觀》當爲是年作。十四年甲午，四十三歲，成《干祿新書》，有《干祿新書自叙》等篇。十五年乙未，四十四歲，寫定《南唐五百字》。有《工部尚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最錄南唐五百字》等篇。十六年丙申，四十五歲，官宗人府主事。正月王元鳳遣戍軍台，乞假五日送之居庸關，逾八達嶺而返。有《陸彦若所著書叙》、《贈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兩廣總督謚敏肅涿州盧公神道碑銘》、《送廣西巡撫梁公序》等篇。十七年丁酉，四十六歲，春，京察一等，引見蒙記名，奉旨充玉牒館纂修官。草章未竟，三月改禮部祠祭司主事，四月補主客司，仍兼祠祭司行走。以佛書入震旦後校讐者希，乃爲《龍藏考證》七卷。又以《妙法蓮花經》爲北涼官中所亂，乃重定目次，分本迹二部，刪七品，存廿一品，是年春成。有《禮部題名記叙論》、《京北可居狀》、《主客司述略》、《書蘇軾題臨皋亭帖子後》等篇。十八年戊戌，四十七歲，正月上書堂上官，論四司政體宜沿宜革者二千言。嘗恨許叔重見古文少，據商周彝器祕文說其形義，補《說文》一百四十七字，四月書成。詩編年終，于是歲勒成二十七卷。有《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京師悅生堂刻石重輯六妙門序》、《在禮曹與堂上官論事書》等篇。十九年己亥，四十八歲，乞假南遊，四月出都，六月抵揚州，七月到杭州料理別墅，九月復北上迎眷屬，歸於羽琌之山。冬，謁孔林，謁至聖廟，得純廟所頒祭器十事拓本以歸。出都時，乞留墨數行爲異日相思之資者，塡委牖戶。惟撰次先世事略，屬爲家傳墓表，則詳審爲之，多存稿者。陳吳中水利策於同年裕魯山布政。成《漢官損益》上下二篇、《百王易從論》一篇、《平生師友小記》百六十一則。持陀羅尼已滿四十九萬卷，乃新定課程，日誦普賢、普門、普眼之文。又述爲《三普銷文記》七卷。又撰《龍樹三楯記》。爲《己亥雜詩》三百五十首。有《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邵子顯校刊〈婁東雜著〉叙》、《徐泰母碣》、《送徐鐵孫叙》等篇。二十年庚子，四十九歲，喬寓吳下滄浪亭，與王子梅諸君談藝。子梅以教主目之。爲《庚子雅詞》一卷。有《鳳山知縣常州湯公父子畫像記》與人箋等七篇。二十一年辛丑，五十歲，秋，游淮上，有《鴻雪因緣圖記叙》等篇。卒於丹陽。君二子：長橙，以文學世其家；次陶，又名宗英，字念匏。二女：長適劉，次適孔。橙子啻，字去疾；寵，字汝斯。按君所爲著述年月未詳者甚夥，存目于下，待考信而補苴之。《蒙古圖志》（未成），《春秋決事比》六卷，《孤虛表》一卷，《古今用兵孤虛圖說》一卷，《詩非序》、《非毛》、《非鄭》各一卷，《典客道古錄》一卷，《奉常道古錄》一卷，《紀游》一卷，《漢書補注》（未成），《讀漢書隨筆四百事》，《金石通考》五十四卷（未成），《羽琌之山典寶記》二卷，《鏡苑》一卷，《瓦韻》一卷，《漢官拾遺》一卷，《泉文記》一卷，《布衣傳》一卷，《吉金款識》十二卷，《昇平分類讀史雅詩》一卷，《漢器文錄》，《今方言》。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龔自珍》 龔自珍，字瑟人，浙江仁和人。道光九年進士。授內閣中書，陞宗人府主事。十七年改禮部。尋告歸，遂不復出。父麗正，爲金壇段玉裁壻，能傳其學。嘉慶元年進士，官至江蘇蘇松太道，著有《國語韋昭注疏》。自珍八歲得舊《登科錄》讀之，即有志爲科名掌故之學。十二歲段玉裁授以《說文》部目，即有志爲以經說字、以字說經之學。十四歲考古今官制，即有志爲國朝官制損益之學。十六歲讀《四庫提要》，即有志爲目錄之學。十七歲見石鼓，即有志爲金石之學。生平著作等身，出入於九經七緯、諸子百家，自成一家言。道光十二年夏大旱，詔求直言，大學士富俊訪之自珍，自珍陳當世急務八條。爲內閣中書時，上書大學士，乞到閣看本。充史館校對，上書總裁，論西北塞外部源流，山川形勢，訂《一統志》之疏漏，凡二千言。官禮部時，上書論四司政體宜沿革者三千言，其官宗人府主事也。充玉牒館纂修官，則爲之草擬其章程。當是時，以奇才名天下者，一爲魏源，一爲自珍。嘗著《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時韙其言。尤精西北輿地之學，程同文修《會典》以理藩院一門及青海、西藏各圖屬爲校理，自珍因擬撰《蒙古圖志》，以同文歿不果。成《蒙古字類表册》、《降表》、《氏族表》。所爲文獨造深峻，論者謂桐城之文如泰山主峰，不可褻視；自珍文如徂徠新甫，相與揖讓俛仰於百里之閒，不自屈抑，蓋一代文字之雄云。著有《尚書序大義》一卷、《泰誓答問》一卷、《尚書馬氏家法》一卷、《左氏春秋服杜補義》一卷、《左氏決疣》一卷、《春秋決事比》一卷、《西漢君臣倆春秋之義》一卷、《典客道古錄》一卷、《奉常道古錄》一卷、《羽琌山金石墨本記》五卷、《羽琌山典寶記》二卷、《鏡苑》一卷、《瓦韻》一卷、《漢官拾遺》一卷、《泉文記》一

卷、《布衣傳》一卷、《文集》三卷《續集》四卷《文集補》二卷《補編》四卷。道光二十二年卒，年五十。

吳昌綬《定盦先生年譜》（存目）

張祖廉《定盦先生年譜外紀》（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段玉裁《外孫龔自珍字說》 龔壻之子，小字阿珍。嘉慶庚午，其父名以自珍，以副車貢於順天，其父書來請字於余。余曰：字以表德，古名與字必相應，名曰自珍，則字曰愛吾宜矣。夫珍之訓，藏也，藏之未有不愛之者也，愛之義，大矣哉！愛親、愛君、愛民、愛物，皆吾事也，未有不愛君、親、民、物，而可謂自愛者，未有不自愛而能愛親、愛君、愛民、愛物，充乎其量，曲當乎其宜，無慙古賢聖者，故必自愛而後能愛人。今之自愛者多途矣，以飽煖竟吾，是鳥獸吾也；以美官榮吾，是傀儡吾也；以貨利贍吾，是商儈吾也；以辭章剿說誇吾，是擊幌吾也；以和光同塵，似忠信、似廉潔偷吾，是則莠紫吾也。吾之不爲擊幌，不爲莠紫者，天下尠矣，然則孰是其能愛吾也哉？然則何以愛吾者，其必在五者之外哉。陶元亮曰：「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夫惟元亮乃有元亮之廬，不知吾愛而惟廬之愛，雖安，何在也？書以答吾壻，固吾壻命名之意也夫。嘉慶辛未元旦，書於七葉衍祥堂，年七十有七。

又《與外孫龔自珍札》 久欲作一札，勉外孫讀書，老嬾中止。徽州有可師之程易田先生；其可友者，不知凡幾也。如此好師友，好資質，而不銳意讀書，豈有待耶？負此時光，禿翁如我者，終日讀尚有濟耶？萬季埜之戒方靈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作無用之文。」嗚呼！盡之矣！博聞強記，多識蓄德，努力爲名儒，爲名臣，勿願爲名士。何謂有用之書？經史是也。

又《龔自珍妻權眉志》 龔自珍，吾外孫也，其母余女；其妻名美貞，余次子賭之女也。始吾重龔氏孝友，昌熾方未央，故以女孫字自珍。嘉慶壬申四月，自珍從母歸寧，婚於蘇州，同至杭而抵徽州府署，時吾壻任徽守也。美貞歸龔後，遂能聽從家教，敬事舅姑夫子，而懷病於中，有庸醫誤以爲娠，且半載有餘始覺之，遂至不可治，至癸酉七月卒於府署，年二十有二，傷哉！時自珍先於四月赴京師應鄉試，出闈後遄歸，不見其人矣。甲戌之三月，自珍攜柩歸杭，暫厝於西湖之毛家步，余適至徽，因志之使石焉。銘曰：深深葬玉非余悲，乃爾姑嫜之悲，淚浪浪猶未絕兮，苟非爾之婉嬺兮，曷爲經三時而猶痛其摧折。爾舅爾姑爾夫之厚爾兮，爾亦可以自慰而怡悅。委形付諸空山兮，魂氣升於寥泬。

張祖廉《定盦先生年譜外紀》 先生生於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日午時，卒於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辰時。（按：吳氏《年譜》未載生卒之時，今補紀於此。）道光壬辰，讀爰書有名龔自某者，惡之，乃更名爲鞏祚，尋復名自珍。學佛名曰鄔波索迦，顏所居曰禮龍樹齋，曰奢摩它室。籍隸仁和，而實居於錢塘，先生詩有「家住錢塘四百春」之句。童時居湖上，有小樓在六橋幽窈之際，嘗於春夜，梳雙髻髻，衣淡黃衫，倚闌吹笛，歌東坡《洞仙歌》詞，觀者豔之。或爲作《湖樓吹笛圖》以紀其事，余學士集題《水仙子》詞一闋。先生廣額巉頤，戟髯炬目，興酣，喜自擊其腕。善高吟，淵淵若出金石。京師史氏以孟秋祀孔子於浙紹鄉祠，其祭文必屬先生讀之。與同志縱談天下事，風發泉涌，有不可一世之意。而後學有所問難，則源流誨之，循循然似老師，聽者有倦色，先生灑然也。輿皂稗販之徒暨士大夫，並謂爲龔獃子。性不喜修飾，故衣殘履，十年不更。嘗訪錢塘陳太守元祿於京師七井衚衕，時九月也，秋氣肅然，侍者觳觫立，先生衣紗衣，絲理寸斷，脫帽露頂，髮中生氣蓬蓬然。嗜鷄子，酒闌有磬，必煮二枚食之，曰：「喜其有渾沌之氣。」幼時侍父兵備公官京師，居近法源寺。稍長，保母攜之入寺，輒據佛座嬉戲，揮之弗去。少時讀《東方朔傳》，恍惚若有遇，自謂曼倩後身。（有「曼倩後身」印，嘉興文鼎鐫之。）先生詩文，搖筆即成，而不苟作。梁侍郎章鉅嘗乞賦《虎邱古鼎歌》，先生欲仿翁覃溪學士體爲之，自謂逾鬱未及覃溪，遂不報。少好讀王介甫《上宋仁宗皇帝書》，手錄凡九通，慨然有經世之志。撰《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凡數萬言。己丑朝考，先生於《安邊綏遠疏》中，陳南路北路利弊，及所以安之之策，娓娓千言。讀卷大臣故刑部尚書戴敦元大驚，欲置第一，同官不韙其言，竟擯之。所藏

召伯虎敦、大毌鬲，朔望則具衣冠率二子拜之，指示曰：「此孔子以前物也。」先生交友嚴，好直言。劉鍾汶者，俠士也。嘗遠行，公送之詩，其序曰：「方水從吾游久矣，而氣益浮，中益淺，吾慮其出門而悔吝多也。然吾方託以大事，倚仗之如左右手，以其人實質無可疑者，特不學無術耳。爰最以一詩送其行。」（陳元祿曰：《破戒草》有送劉三詩，即其人也。）在京師，嘗乘驢車獨游豐臺，於芍藥深處藉地坐，拉一短衣人共飲，抗聲高歌，花片皆落。益陽湯郎中鵬過之，先生亦拉與共飲，問同坐何人，先生不答。郎中疑爲仙人，又疑爲俠，終不知其人。戊戌還杭州，居恆具盛饌而不召一客，至期設席，舉匕箸呼名而揖讓焉。最後二人，則吳祭酒錫麒、陳太僕兆崙也。嘗夢人授以玉印，內孕朱痕一星，後數日，以白金六百九十七兩三錢，於嘉興文氏獲漢鳳紐白玉印一枚，映日視之，朱痕宛然如夢中者。文曰「緁伋妾趙」，定爲飛燕故物。（按：趙緁伋玉印，先生既賦詩四律，同時海內賡和篇什甚夥，其後此印流轉他所，均詳見吳氏《年譜》注中。吳氏《年譜》於印文「趙」字釋作「娟」字，並注中引元和江氏趙從女旁之言。祖廉細案吳氏所藏玉印，印本「趙」字，實从走，並非从女，願與好古者共證之。）【略】先生嘗作回文《金釧銘》曰：「腕生蘭，捲袖紈。款所歡，煖與寒。」錢塘陳元祿曰：羽琌之山藏庋奇物不可勝紀，而三秘、十華、九十供奉，尤爲最。今爲迻錄之如左：【略】先生於《左氏春秋》，審爲劉歆竄益顯然有迹者，因譔《左氏決疣》一卷。【略】金壇段先生嘗謂：爲學嗜瑣固所譏，若惡瑣而肆意闊略，亦非積小以高大之義，況學問門徑自殊，既不相謀，遠而望之，皆一丘一壑耳，身入其中，乃皆成泰山滄海，涉歷甘苦皆無盡也。又曰：「貧女尚有鍼線纏緜，況學士乎？故單詞碎義雖不成文章，棄之盡可惜。」先生曰：「自珍服膺弗敢忘。」先生嘗跋傅青主字册，（見余所輯《定庵遺箸》。）尾書揚州絜園者，即魏默深之寓園也。其後魏同守槃仲，又識於先生手跋之後，云：「先生卜築於崑山，自稱羽琌山民。時先伯父搆園揚州倉巷，有竹木池亭之勝，奉祖母以居，曰絜園。先生自都中歸，必過園留信宿。道光辛丑八月，彥甫八齡，先生見，輒爲說古今人物以勖之。今展遺墨，猶恍惚總角聽講時也。魏彥。」先生一日問余近讀何書，對曰《詩經》。先生即取素扇書絕句見貽。詩云：「女兒公主各丰華，想見皇都選壻家。三代以來春數點，《二南》卷裏有桃花。」並爲解說，曰：「小子識之。」後扇遭揚州兵燹失去，至今思之，先生興復不淺。彥又記。　嘉應吳學博蘭脩，有書致徐星伯云：「前贈定盦端硯，乃西洞極純之品，而定盦薄之，大爲此硯抱屈，已以略小者易回。蘭脩有藏硯二，有行硯三，今行硯一歸閣下，一歸定盦，一歸默深，皆著作家，亦硯之幸，雖空橐而歸，殊快意耳。」

魏源《羽陵山民逸事》　山民在京師，一日，同人招游陶然亭。有某王孫者，粗獷不識文，願聯句賦詩。山民請首倡，遂題句云：「柳暗花明三月天」，山民聯其下云：「大夫人移步出堂前。」王孫大笑曰：「我輩賦詩，只七言或五言，子今乃成八字，何耶？」山民曰：「子乃賦詩耶？若賦詩，我定以七、五言報若矣。」

陳元祿《羽陵逸事》　公姓龔氏，名自珍，小名阿珍，一名易簡，字愛吾，（爲金壇段先生玉裁所字，有《外孫龔自珍字說》一篇，載《經韻樓集》。）一曰定庵，號瑟人，嘗自稱定公，後名鞏祚。（道光壬辰讀爰書，有名「龔自某」者，惡之，乃改今名。）尋復名自珍，學佛名曰鄔波索迦。

又　所居曰羽陵山館，（在蘇州府，屬昆山縣。）又曰寶燕閣，（藏趙飛燕玉印者。）又曰禮龍樹齋，又曰奢摩它室。

又　世爲浙江省杭州府仁和縣人。（隸籍仁和，而實居於錢唐也，公詩曰：「家住錢唐四百春」是其證。）生於其鄉馬坡巷，高宗純皇帝乾隆五十七年七月五日午時也。卒於江蘇鎮江府丹陽縣縣署，今皇帝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辰時也。

又　公游曲阜，主聖裔繡山憲彝孳雲館，有「清尊三宿孔融家」之句，愛其淳古，欲以幼女妻繡山子，爲他年重到之緣，繡山欣然許之。（公歿後，繡山卒踐其約，光州吳侍讀葆晉及元祿爲蹇修焉。）

又　道光十九年，投牒南歸，破戒爲詩，每得詩一篇，用逆旅雞毛筆書於帳簿紙，往來九千餘里，得紙團三百十五枚，蓋作詩三百十五篇也。艤舟吳門，杭人已有傳其詩者，時有「詩先人到」之謠。

《新世說·言語》　龔璱人名振鈞下，朝貴倒屣交迎，而口若懸河。每及當世事，縱橫陳說，四座皆喑。與之訐難，鮮不挫者。一日，觴於某貴人第，林少穆在座，璱人又談興勃發，風起泉湧，衆唯唯而深厭苦之。酒數行，客有言部胥多奸人者。林公笑曰：「君何易視奸人乃爾？而以若輩當之。夫奸人者，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忍爲。公孫宏期年化俗，尚以爲遲；安石萬

言書，自擬伊傅；秦檜稱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之類是也。蓋輦轂之下，人文所聚，彼輩乃大言不忌，自信甚堅，亦非眞有過人之材，不過見當時人材脆薄，學識猥陋，故肆無忌憚，挾其術以沽名獵位，眩其學以動衆驚俗。一旦得志，殃民生而敗國是。如此輩者，心逆而險，行僞而堅，老成謀國，在所必誅者，此方可謂之奸人，君惡得以區區刀筆吏爲奸人哉！」言已，滿座改容稱善，瑮人乃大踧踖。

又《容止》　龔瑮人生有異表，頂棱起而四分如十字形。額凹下而頰仰上。目炯炯如巖下電，眇小精悍。作止無常，則語非滑稽不以出諸口。

又《任誕》　龔瑮人狂誕嗜博，尤喜四君子之戲。嘗於帳頂滿畫一二三四等字，推究門道生死。自以爲極精，而每博必負。一日，揚州某鹺賈家大開宴會，名士巨商畢集。酒闌，於屋後花園作擲蒲戲。有王某者，是日適後至，見龔獨自拂水弄花，昂首觀行雲，有蕭然出塵之概，王趨語云：「想君厭囂，乃獨至此，誠雅人深致哉。」龔笑曰：「陶靖節種菊看山，豈其本意。特無可奈何，始放情於山水，以抒其憂鬱耳。故其所作詩文，愈曠達，實爲愈不能忘情於世事之徵，亦與余今日之拂水弄花無以異也。」語次復云：「今日博路，吾本計算無訛，適以資罄，遂使英雄無用武之地。惜無豪士假我金錢耳！」王本慕龔文名，解囊贈之。偕入局，每戰輒北，不三、五次，資復全沒。龔怒甚，遂狂步出門去。

又《輕詆》　嘉慶某年，翰詹大考，賦題爲「正大光明」。殿試後，有部郎數人小集，偶論及此題之難，而忘其韻脚。方俯首凝思，龔瑮人適在座，曰：「吾當憶之。」俄頃，則曰：「『長林豐草，禽獸所居』八字耳。」

又《忿狷》　龔瑮人生平不善書，以是不能入翰林。既成貢士，改官部曹，則大忿恨，乃作《干祿新書》以刺執政。凡其女、其媳、其妾、其寵婢，悉令學館閣書。客有言及某翰林者，必艴然作色曰：「今日之翰林，猶足道耶？我家婦女無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書法也。」晚歲學佛，平居無事，非訪妓，即訪僧，遇達官貴人輒加以白眼。

繆荃孫《羽陵山民逸事》　道光丙戌，武進劉申受禮部逢祿，分校春闈，一浙江卷，一湖南卷，薦而不受，賦《兩生行》以哀之。龔、魏兩先生齊名所由來也。

又　定庵交游最雜，宗室貴人、名士緇流、傖儈博徒，無不往來。出門則日夜不歸，到寓則賓朋滿座，星伯先生目之爲「無事忙」。又曰：「以定庵之才，潛心讀書，當不在竹垞、西河之下。」

李伯榮《魏源師友記》　其《定庵文錄》，默深爲之論定校正，且叙而行之，稱爲摯友。《古微堂詩集》中有《客懷柬龔定庵舍人》八首云：「以君衣上月，照我花前飲。」又云：「故人隔重城，使我心悁悁。」懷寧鄧以蟄家藏有默深與定庵遺札數首，至可寶也。默深移居揚州絜園後，定庵往來北京，每館於其家。當默深撰《聖武記》時，定庵曾書贈楹聯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總一代典，成一家言。」

《清代軼聞》卷五　定庵嘗自言：「前生本爲天台一老僧。」此僧生平一無所長，惟每日誦《法華經》而已。僧卒日，即定庵生日。然定庵却聰慧絕倫，蓋定能生慧，亦誦經之功也。定庵曾至其前生圓寂之地，有詩數首，曾爲王君書扇，集中皆未載者。王君但憶有句云：「到此休論他世事，今生未必勝前生。」亦自慨其半世苦修，未能出生死流，仍沈淪於三界中也。

作品本事

《柬王徵君瘦齡並約其偕訪歸安姚先生》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龔定盦集》於歸安姚先生極致推崇，詩亦數見。按姚名學塽，字鏡堂，學問贍博，品尤高潔。官京師數十年，寓破廟中，不携眷屬。趨公之暇，以文酒自娛，朝貴罕識其面。曾典貴州鄉試，門下士饋贄金者力却之，惟贈酒則受，因是貧特甚。出不乘車，隨一僮持衣囊而已。所服皮衣冠，毛墮半見其幹，每踽踽行道中，羣兒爭指笑之，先生夷然自若也。嘗賦《梅子》詩云：「臭味偏於吾輩近，風懷莫遣女郎知。」一時推爲絕唱。【略】先生本以樸學清標爲一時模楷。定盦有《柬王徵君瘦齡並約其偕訪歸安姚先生》云：【略】即詩可想見先生之學養矣。

《乙酉十二月十九日得漢鳳紐白玉印一枚文曰緹伀妾趙既爲之說載文集中矣喜極賦詩爲寰中倡時丙戌上春也》　高錫恩《趙飛燕玉印歌序》：印藏龔氏定庵家，文四字曰「倢伀妾趙」，趙左作鳥篆，端木子彝決爲飛燕物。考之《漢書》：「永始元年四月，封婕妤趙氏父臨爲成陽侯，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則是印蓋飛燕未爲后時物也。　朱爲弼《咏文后山所藏漢趙緹伀玉印序》：印

徑漢慮俴尺一寸三分，凫玨純白，玨旁有朱斑半黍，繆篆四字曰「緧仔妾趙」。案《漢書》：飛燕、合德皆曾爲婕妤，此印難定爲誰所佩，第其篆法古渾媚逸，非後人所能作者，矧玉澤溫潤，入手凝脂，洵奇寶也。又「婕」字作「緧」，足校班書矣。張穆《趙緧仔玉印歌效昌谷體序》：印，仁和龔定庵主事家物也。印，嚴東樓家故物，後歸項墨林，又歸李竹嬾，又歸定庵，今歸番禺潘士成郎中，玉質精白妙潤，世無其比。余以慮俴尺度之，高七分，徑一寸劣，繆篆文四，曰：「緧仔妾趙」。緧從糸，趙字內含雀頭三。按《漢書》：趙氏緧仔三：鉤弋夫人也，飛燕姐弟也。飛燕後立爲后，弟亦進昭儀，皆不終於緧仔，則此印應屬鉤弋矣。佚名《定庵詩評》：此四首，先生極經意之作，而轉覺無味。

《同年生徐編修（寶善）齋中夜集觀其六世祖健庵尚書邃園修禊卷子康熙三十年製也卷中凡二十有二人邃園在崑山城北廢址余嘗至焉編修屬書卷尾》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崑山流寓中最著者，則有龔定盦。余述今傳是樓，乃不能不連類而及。據志載，定盦之尊人閣齋先生麗正，嘗官蘇松太兵備道。定盦素輕財，任意揮霍，既購洞庭別業，又得崑山徐尚書園亭。園築竣樓三層，最上層藏漢趙飛燕玉印，姚總憲元之顏其額曰「寶燕閣」。時奉老母來園息夏，數年歸籍云云。所謂徐尚書園亭者，雖未能確定爲傳是舊址，然據《破戒草》，定盦《得趙緧仔印喜賦詩》云：【略】自註：「余得地十笏於玉山之側，擬構寶燕閣，他日居之。」以地望考之，當即尚書舊居。又按集中有《同年生徐編修寶善齋中夜集觀其六世祖健庵尚書邃園修禊卷子康熙三十年製也卷中凡二十有二人邃園在崑山城北廢址余嘗至焉編修屬書卷尾》詩云：【略】邃園，據志載，在馬鞍山北麓。康熙甲戌上巳，乾學招集四方冠蓋，爲耆年會，尚齒不尚官。與者爲常熟錢陸燦，崑山盛符升，太倉黃與堅，長洲尤侗，華亭王日藻，長洲何棟，常熟孫暘，華亭許纘曾，上海周金然，崑山徐秉義，無錫秦松齡，清樽雅集，琴奕觴詠。禹之鼎作圖，錢陸燦作記，一時推爲盛事。乙酉三月戊午，清仁廟南巡，之馬鞍山幸焉。乾隆己未，廢爲普義園。是定盦所嘗至者，固其廢址也。錄此以見定盦與徐氏緣分不淺。當日携家小築，不僅愛玩湖山，兼寓表彰文物。

《棗花寺海棠下感春而作》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京師白紙坊崇效寺，本唐之棗花寺，蓋劉濟捨宅所建，元至正始改名崇效，明、清因之。朱竹垞、王漁洋手種丁香，聞在西來閣下。今久非故物。惟春時牡丹盛開，游賞如織，龔定庵詩所謂「詞流百輩《花間》盡，此是宣南掌故花」者也。寺內楸花二株，幹可十圍，濃蔭滿院，信爲巨觀。

《小遊仙詞十五首》 《清代軼聞》卷五：龔以奇才會試舉春官，不得入翰林，大恨，因爲《干祿新書》以諷世。其所著詩亦多諷世之作。【略】如《小遊仙詩》，則爲不得軍機章京而發也。又：定庵以道光十九年、年四十八乞休。二十一年、五十歲歿於丹陽。其歿也，實以暴疾，外間頗有異詞。初定庵官京曹時，常爲明善堂主人上客。主人之側福晉西林春太清慕其才，頗有曖昧事。人謂《定庵集》中，《遊仙》諸詩及詞中《桂殿秋》、《憶瑤姬》、《夢玉人引》諸闋，惝怳迷離，實皆爲此事發也。後稍爲主人所覺，定庵急引疾歸，而卒不免。蓋主人陰遣客酖之也。《心史叢刊》第三集《丁香花》：定公集最隱約不可明者，爲《無著詞》一卷，又有《遊仙》十五首等詩。說者以其爲綺語，皆疑及太平湖。此事宜逐一辨之。《無著詞》選於壬午，刻於癸未，則作詞必在壬午以前。《遊仙》之作在辛巳，自注：「爲考軍機不得而作」，當可信。要之，作此者在道光初元，至十九年己亥出都，安有此等魔障亘二十年不敗，而至己亥則一朝翻覆者？定公集所有綺語，除蹤跡本不在都門者不計，《無著詞》、《遊仙詩》，按其年月，皆不當與太平湖有關。

《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恆）》 佚名《定庵詩評》：定公以不識申耆爲恨，申耆亦謂定庵絕世奇才，恨不能相朝夕也。及己亥南歸之後，始獲奉襼云。

《暮春以事詣圓明園趨公既罷因覽西郊形勝最後過澄懷園和內直友人春晚退直詩六首》 《十朝詩乘》卷一七：龔定盦久直綸閣，稍遷宗人府主事，鬱抑不自得，故其詩多悽悱之音，獨《和內直友人春晚退直詩》數首，則雍容大雅，其詩云：【略】是日園直事竣，過澄懷園所作。注謂：舊爲張文和暢園，後割其半爲賜園，內直諸公分居之。凡車駕有所臨幸，謂之傳地方，蓋禁中通語。圓明園外有靜宜、靜明、清漪三園，皆因山結搆，故曰三山。

《東陵紀役三首》 佚名《定庵詩評》：宣宗之后奉安山陵，定公作是詩也。

《題蘭汀郎中園居三十五韻郎中名那興阿內務府正白旗人故尚書蘇楞額公之孫園在西淀圓明園南四里淀人稱曰蘇園》 《雪橋詩話》卷一一：蘭汀郎中

那興阿，故尚書蘇楞額孫。有園在西淀圓明園南四里，淀人稱曰蘇園。龔定庵詩云：【略】蘭汀蓋亦風雅好事之士。定庵寓蘇園五日，臨去，爲題《水流雲在》卷子。

《沁園春》（同袁琴南游吾園贈筍香主人）　北山《龔定庵佚詞》：近從上海李氏刻本《春雪集》中得定庵一詞，亟錄存之。筍香主人爲李筠嘉，家有吾園，爲上海名勝。咸、同之際，江浙文人如改七香、王韜、龔定庵，名媛如歸佩珊，皆嘗寓園中。《春雪》一集，皆當時詩人題咏吾園之作也。袁琴南爲錢塘袁桐，與定庵爲少時同學，定庵《懷人館詞》中有《百字令》一闋投袁大琴南。

《天仙子》　張祖廉《定盦先生年譜外紀》：先生所藏葉小鸞眉子硯，作長圓形，縱二寸七分，橫一寸六分，厚四分，側鐫「疎香閣」三字，背鐫眞書，云：「舅氏從海上獲硯材三，琢成分貽余兄弟，瓊章得眉子硯。」凡二十二字，更繫二詩。詩曰：「天寶繁華事已陳，成都妙手樣能新。如今只學初三月，怕有詩人說小顰。」「素袖輕籠金鴨煙，明牕小几展吳牋。開簾一硯櫻桃雨，潤到清琴第幾絃。」己巳寒食題。末刻「小鸞」朱文長圓小印一。先生賦《天仙子》詞寵之。又藏漢薰鑪，曾賦《菩薩蠻》詞曰：「冶藍活翠沉沉碧，人間無此傷心色。誰爇此鑪香，才人居未央。　摩挲長未忍，心上溫馨肯。夢到古長安，茂陵春雨寒。」今詞集不載。

著録

魏源《定盦文録序》　道光二十有一載，禮部儀制司主事仁和龔君卒於丹陽。越明年夏，其孤橙抱其遺書來揚州，就正於其執友邵陽魏源。源既論定其中程者，校正其章句違合者，凡得文若干篇，爲十有二卷，題曰《定盦文録》，又輯其考證、雜著、詩詞十有二卷，題曰《定盦外録》，皆可殺青付繕寫。

吳煦《定盦文集序》　《定盦文集》上、中、下三卷，又續集四卷者，仁和龔禮部之所作也。係禮部手寫定本。亂後，是書流閩中，其友曹竹書從他人轉輾假録得之。初甚祕，後踵門索觀者衆，日不暇給，屬余出資付剞劂氏，校讎之役，皆竹書獨任；余意在成人之美，但有解囊相助，功過所不計也。惟是書經數手傳鈔，又潦草寫定，舛譌知必不免，且無善本可校，其亦可以已矣。然則竹書曷爲必鋟諸板乎？曰：「是將以杜塞夫人之求之者。」竹書爲設一例曰：「不敢妄爲增損，有明知其不譌而無目人所強爭者，固仍之；即明知其必譌而有目人所共議者，亦姑仍之。」蓋本穀梁子傳疑傳信之義耳。刪去少作四篇，亦禮部志也。又《與江子屏箋》、《書杭大宗逸事》二篇，係後續得者，此外無一字焉。禮部之文，千秋自有定論，余又何庸贅一辭。錢唐吳煦謹識。

公紱《題記》　章君式之據祝心淵、孫秋實及陽湖趙惠甫讀本，三家合校，今由式之本過批。乙未五月，公紱題記。

佚名《題記》　云定公手寫本，實別有手定本，吳氏不知，一誤也；所刪四篇，何不留其目，二誤也；又續得二篇，並未刊入，三誤也。且曰「此外無一字」，何因也？

鄧實《龔定庵別集詩詞定本序》　世人每以孝珙爲荒謬，好改其先集，又嘗謂其祖不通，父不通，今其所刪定，亦可謂過嚴矣。尋常人於明友遺稿，尚不敢稍下硃墨，而況於父子之尊乎？然孝珙則誠聰明絕特有識見人也，其所改實有過於其父者。

又　吳本出之曹老人（籀），曹老人得之趙益甫，趙益甫得之林鄉溪。

孔嗇澹《定盦文集補編》校本跋尾　蕭山湯君伯述，始從子姓搜得原書，以校原本，闕書蓋三分之一，因更爲《補編》四卷。山陰傅君灌園爲任校勘，平湖某久宦吳門，居要多金，偶徇友人請，出橐付梓。

《霞外攟屑・龔定菴集》　龔定菴儀部，初刻《定菴文集》三卷於道光癸未六月。卷端總目列文集上卷、（開雕二十六篇。）中卷、（開雕十二篇。）下卷。（開雕八篇。）《定菴餘集》上、中、下卷。（均未刻。）附《少作》一卷。（十八篇。開雕五篇。）《定菴詩集》上、中、下卷。（均未刻。）《夢草》一卷。（未刻。）《餘集》上、中、下卷。附《少作詩》一卷。（未刻。）《定菴別集》四卷。（刻。）大凡十有九卷。目録內，文下列未刻者，五十二篇。大都九十又八篇。末篇自記云：「余編初集二百二十篇竟。其正集九十又八篇，以此文竟。過是爲定菴二集。而手寫續集四卷，不曰二集，不可解。近（戊辰五月。）吳曉帆刻《定菴初集》三卷、《定菴續集》四卷、《定菴文集補》一卷。曰《續録文》。（八首。）《定菴餘集》、（《破戒草詩》二卷。）《續集》、（《己亥雜詩》一卷。）《定菴別集》。（《無

著詞選》，初名《紅禪詞》）一卷。（四十五首。）《懷人館詞選》一卷。（三十二首。）《影事詞選》一卷。（六首。）《小奢摩詞選》一卷。（二十首。）《庚子雅詞》一卷。）與龔總目皆不合，更不可解。餘誤刻文，龔初刻文集，及手寫續集，皆無《書杭大宗遺事》。而吳刻定菴文緣起云：「刪去少作四篇。禮部志也。」又與江子屏箋、杭大宗逸事二篇，係後續得者。按原刻少作五篇：曰《水仙華賦》、《明良論》一、二、三、四。今賦亦不存，則當曰刪去少作一卷。《續錄文》八篇中，無江、杭二文，益不可解。似吳僅出貲付剞劂氏。校讎之役，皆曹竹書獨任。而曹已老聾，忘之。亦不復檢吳緣起語，與卷耑曹所署檢曰《定菴初集》者，於全書名實不應。近日士夫好刻書，而憚於校讎，類如此，於作者無毫末之損。第其本留傳異日，任阮略、王志者頗費檢覈。似亦書之一厄也。近朱竹石觀察（壽榛）刻《補集》。（四卷。）

張祖廉《定盦先生年譜外紀》 先生於所著《讀漢隨筆》之外，又譔《西漢君臣稱春秋之義考》一卷。

又 嘉慶丙子夏，先生與李尚之商榷《禮經》，譔《丙子論禮》一卷。

又 先生所譔《布衣傳》一卷，起康熙，訖嘉慶，凡三十九人；《師友小記》一卷，凡百六十人。（按：吳氏《年譜》則云六十一，與此小異。）

又 嘉慶戊寅，纂平生師友言論及所見古物爲《學海談龍》四卷。（按：吳氏《年譜》載《學海談龍》，無卷數。）

又 譔《定庵文集百卷》，子宜編校之，省爲三十卷。

又 詩編年始嘉慶丙寅，終道光戊戌，勒爲三十卷。《破戒草》二卷，《己亥雜詩》一卷，皆別行。（按：吳氏《年譜》注云二十七卷，與此小異。）

又 道光壬午歲，勒所作詞爲六卷，曰《紅禪詞》，曰《無著詞》，曰《懷人館詞》，曰《影事詞》，曰《小奢摩詞》。（按：吳氏《年譜》云：「道光癸未六月，刊定《無著詞》、《懷人館詞》、《影事詞》、《小奢摩詞》四種，都一百三首。」又云：「《無著詞》初名《紅禪詞》，《小奢摩詞》是癸未年作。」與此小異。其曰：「《無著詞》爲壬午春選定，《懷人館詞》、《影事詞》爲辛巳春選定。」大氐選定在前，則與此說胷合矣。）

又 選功令文，自明逮國朝數千篇，題曰《玉山溫夢錄》。

藝文

蔣湘南《書龔定盦主政文集後並懷魏默深舍人》 文苑儒林合，生平服一龔。朝容方朔隱，世責展禽恭。滄海橫流溢，高山大壑逢。齊名有魏氏，可許我爲龍？

劉伯埴《懷人・龔定盦》 海內文章伯，周南太史公。（道光己亥，定盦挂冠，時南歸，告別湯益陽師，袖出楹帖乞書此二語爲贈，欣然許之。）百年眞健筆，垂老惜飄蓬。兀突原宜隱，蒼涼只送窮。太玄有知己，端可慰揚雄。（所著《定盦文集》。）貧不能梓，益陽師深爲扼腕，以剞劂爲己任。）

鈕樹玉《龔君率人出示詩文走筆以贈》 翠虯游青霄，醯雞舞盆盎。賦形既懸絕，高下焉能仿？大雅久不作，斯文日愉怳。蛙聲與蟬噪，傾耳共嗟賞。浙西挺奇人，獨立絕俛仰。萬卷羅心胸，下筆空依仗。余生實鄙陋，每獲親俶儻。徧覽所抒寫，如君竟無兩。君今方盛年，負志多慨慷。大器須晚成，良田足培養。陽氣已潛萌，萬彙滋生長。率爾成贈言，聊以資撫掌。

孔憲彝《歲莫懷人五十首》二七 著作名山萬口傳，起衰八代筆如椽。周秦諸子同携手，萬丈香尋（青垂）華嶽蓮。

毛嶽生

黃汝成《休復居文集序》 生甫先生材識亮敏，內行淳篤。少孤貧厄，自單廢困躓中勤學自奮，聲音訓詁、名物度數、天文輿地、禮樂德刑之學，莫不辨其得失，訖于精微。而發爲文章，包幷萬有。洞闢百氏，汎濫涵蓄，壹出于淳懿閎峻。經術明通，往往不愧儒者。至于天人盈虛之理，運命通塞之幾，先生嘗曰「有志未逮」，而觀其論述，輒歸體用，深造自得，以道爲郛，抑庶幾有德者矣。秦漢而降，以文章名其家不下數百，然其尤宏焯者莫逾是焉。

練廷璜《休復居詩文集序》　今海內以詩古文名家者衆矣。求其堅質峻整，畢出深閎，刊皮附而標精英，又洞達古人奧窔，明於正僞是非之故，不徒爲奧賾以自崇飾，蓋莫如我生甫者。生甫少孤，既長，流離閩中十餘年，刻苦不廢所學。文取之孟堅、子固，詩取之介甫、魯直，而導源於二謝。鍥深不已，以底有成。故其詩較他文尤摯。少從姚姬傳先生游，所交多當世名公鉅士，而心折者絕尠。然其才力所到，實足兒撫行輩厭服老宿而奪之氣，徒以數奇不遇，中壽而卒，烏乎惜哉！【略】雖然，生甫往矣，而其文章之傳于後，足使覽者驚歎，謂嘉慶中年以還罕有此作，當不以廷璜之言爲輕重也。生甫於諸史，尤長蒙古一代事，以宋濂等《元史》多疏漏，欲撰《元書》百卷，事實具而屬文未成，成者祇后妃、公主二傳，今附文集後，亦生甫志云。

又　黃君子仁刻其詩文集各六卷，西屬序於廷璜。

程庭鷺《休復居詩集序》　詩教之衰，恒尚諧俗，甚或泛駕爲才，或連犴爲巧，有識鄙之。是以綴慮裁篇，先務義訓。不崇符采，趣遠旨深，乃爲醇備。此吾執友毛君生甫之言也。又嘗喻學詩於遊山，謂共陟一境，不恤攀幽捫險之勞，而總不循人故步，則目遇心會，皆我獨得。故生甫於詩，始由西江宗派變化杜、韓，後乃自闢門徑，戛然示異，入之深邃，出之堅峻。繹厥微奧，與道適往。【略】生甫少孤貧，飢驅遠歷山川之勝，友朋之益，所以助成特絕之詣者，蓋非無自，亦其積學綜理，鏤心剖志有以致之。

《靈芬館詩話續》卷六　春木嘗爲言毛君生甫之才而未得見。己卯冬，生甫自吳中來訪予袁浦，留數日。逆旅中，不克究觀所著，惟搜得詩數十首，皆在閩中時所作。其紀行諸詩，近仿少陵，遠睎謝客，亦出入昌黎之間，戛戛獨造，務爲不經人道語，而力足以達之，洵異才也。近體亦清微峻潔，無一字入俗。五古《峽口》云：「電明島際雲，日耀波中山。」《羊牯嶺》云：「徑古閟崖光，林疎立岡影。不知叢谷中，何時具盧井？」《漁梁嶺》云：「殘靄竹梢明，涼風葛衣灑。杳杳白猿啼，臨流悵難舍。」七律《白雁》云：「絕塞秋心臨水遠，中原霜信入關知。」「冰雪不甘非烈士，塵沙難沒是清才。」《郊外》云：「嶺外春寒人病酒，江南歸雁客思家。」生甫爲海客先生文孫，幼孤力學，他如經術考據及曆算之學，皆能通之。年未三十，日進不已，學人才人，皆未可量，乃上有重幃，田無一馬，葛衣風雪，棲棲道途，爲負米之計，豈將以困厄之境玉成其人歟！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　入閩五古最堅蒼，振筆飛騰紙上昂。近體偏多塗抹句，凝妝何事學鴉黃？

《國朝正雅集》卷六七引《練川名人畫象小傳》　未弱冠以《白雁詩》得名。

又引《寄心盦詩話》　生甫詩生硬處，字字劖削，筆筆奧折。於山谷似又透進一層。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〇　毛生甫爲海客孫。以雲騎尉改博士弟子。少從姚姬傳游。詩文堅質峻整。

《清史稿・文苑傳三・梅曾亮》　寶山毛嶽生，字申甫。用難蔭改文學生。孤貧，以孝聞。自力於學，未弱冠，賦《白雁詩》，得名。亦從鼐學古文，以鉤棘字句爲工。有《休復居集》。

《題飯牛山人募驢圖》　《雪橋詩話三集》卷三：飯牛山人羅牧，居竹谿，善製茶，有《募驢圖》，以老疾募買一驢，魏叔子爲作疏，吳梅村、朱竹垞、韓慕廬分贈米、錢、繭、綢，先是羅文止以書一部準錢。他贈米錢者，復十一人。其知名者若楊以任、陸仁菴、釋子童碩，忍衣。其米多者不過一石，錢則不過一千，少至五十。此圖題詩者，爲梁北潭、汪鈍翁、陳香泉。跋者爲符幼魯與釋子大汕。大汕以童碩助米爲非，復云：梁大司馬出此見示，蓋此圖先藏蕉林書屋也。姚石甫權轉運時，得於揚州，李申耆爲之賦詩。毛生甫題云【略】，當時山人之狷介，諸賢之清貧，其風趣非近人所有也。

姚椿《毛生甫墓誌銘》　嗚呼！生甫既沒之後四年，予乃能執筆而銘其墓。君毛氏，名嶽生，字生甫。先世居太倉之寶山，既而遷諸嘉定。君名字在天下。其先世次系，詳見所自爲文及他人所著。君少即劬學，每務博覽。既而講於當世賢碩，乃益篤志道古。祖大灝，夙以文詞名。父際盛，從同里錢詹事受訓詁、小學。君皆不及授，崛起自奮，鬱然爲世聞人。家境屯困，屢出游，以資兩世之養。生甫所爲詩，凌厲側出，獨蹈險境，卒能返於大道。文則根本經術，澤以義法，不欲因襲陳軌。嗚呼！豈非古所謂豪傑特起之士者與！君以前輩嘗病《元史》冗漏，見詹事所爲殘稿，因加補輯，纂錄異册數十種。未已，奔走道路，年又限之，卒未克底於成。此古窮悴有志之士，所爲撫躬而自悼者也。君自處艱厄，能以力所及者救人。於經書，不甚洽熟，每出所見，輒超然俗解之外。外貌疏略，而內實沈細。武進李大令兆洛以爲三反，李蓋實與君爲深知者。君先世於予家有交，其問業於惜抱先生之門

也，椿實介之以往。後又最爲兩淮都轉運使瑩所知，故每自云生平於姚氏爲厚。昔屢戲言，各以身後相屬。予衰病無文，故當累君執筆，而不幸反是，此予所以臨紙屢悲，而不能終竟也。君既有成言，又君舅氏朱君鳳南以書來請，乃不果辭。君娶陳氏。子三人：次元之尤穎悟，蚤殤；存者曰企之。孫一：端。君卒以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日，年五十一。冬葬於嘉定裳字圩彭門祖塋。其葬也，實賴友朋之力。銘曰：嗚呼！生甫學胡篤，才胡異。少尠鄉曲之譽，而長阨其四方之志。孤衷激致，畢世顦顇。惟其著述，皓首文字，此則生平微尚所託，庶幾可徵諸來禩也。噫！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休復居詩集》六卷《文集》六卷附一卷。毛嶽生撰。嶽生字生甫，江蘇寶山人。

陳文述

論述

蕭掄《頤道堂詩選序》 錢塘陳君雲伯，少好爲詩，步趨吳梅邨祭酒，而能揮霍古今，多多益善。所作七言古長風，如臨風舒錦，五色紛披，觀者莫不歎爲奇麗。年三十餘游京師，與戶部侍郎楊芳燦齊名，一時謂之「陳楊」。所刻《碧城仙館詩鈔》，爭相傳誦。及以縣令需次吳中，吳中士大夫無不知君之工於詩者，而君甚不自以爲是也。十餘年來，歛華就實，一變向來鏤金錯彩之習，而歸諸雅正。近者手選所作，重刻《頤道堂詩選》十四卷。予取而讀之，其中登臨弔古之作，或指陳前代得失，或闡揚昔人忠孝，意存勸戒，詩不徒作。至如《和張船山太史寶雞驛題壁》及《諸將》等作，則撫時感事，少陵詩史之遺意也；《苧衣篇》、《糴官米》、前後《水車行》等數十篇，則忠厚悱惻，道州《舂陵行》之繼別也。君惟善變，與微之、昌谷同，故能刊落才華而務合乎古作者之旨，少陵詩所云「妙取筌蹄棄，高宜百萬層」者，庶幾近之。予客君所有年，見君公餘少暇，輒坐齋中讀書，經史子集，靡不畢覽。蓋其所學者博，而不徒沾沾焉求之於詩，故其識益高，才益老，足以力追《風》《雅》，而不爲詞華所溺。自是以往，探極詣微，所作當必更進，則或如少陵之體格不變而變於用筆之間，未可知也。以君篤好吟詠，方欲自極其才力之雄肆，予又烏能量其所至哉？

李元塏《頤道堂詩選序》 元塏侍家大父官京師，海內顧厨，咸荷縞紵。癸亥之夏，始識陳子雲伯。襟度閒雅，詞旨朗鬯，廣座相接，如飲醇醪，昕夕過從，遂傾肝膽。【略】君在綺歲，即標華譽，琅環之門，目以國士。甫及中年，遂成著述。曠代逸才，天下奇作，東南作者，未之或先。【略】其所爲詩，驚彩絕艷，緯以悱惻。五言騰踊，原本魏、晉，子建、太沖，旁及江、鮑；七言歌行，謳吟金石，太白、嘉州，尤所神會。叙事之作，接武婁東，流轉華美，一變浙派。金粉花月，託意比興，宛轉炤悵，不涉輕綺。【略】予師楊蓉裳農部，夙德峻望，與君結忘年之契，東琴西缶，世稱「楊陳」。

《梧門詩話》卷六 錢塘陳雲伯孝廉文述，阮芸臺中丞入室弟子。博學工詩，尤善七言歌行，遠宗浣花，近法婁東。所著《碧城仙館詩鈔》中，如《帝京篇》、《宮人斜阿襚曲》、《奢香曲》、《眉樓曲》、《雲嚲孃辭》、《西藏甥舅聯盟碑歌》、《馬楚溪州銅柱歌》、《瓊華島李宸妃粧臺歌》、《金章宗芙蓉殿歌》，皆洋洋大篇，不能錄也。

又 錢塘陳雲伯孝廉文述近體佳句，五言如《春日渡江》、《劍池》、《徐州》、《客至》、《贈人》，七言如《秋懷》、《寄人金陵》、《西湖歸夢》、《贈朱水部》、《送人至浙》、《題吳澹川關中草》、《出關》、《須彌福壽廟》，皆卓然名貴，不以艷才掩風骨者。

王曇《答陳雲伯書》 來書謂足下之詩不如鐵雲、樊村，且及良士，請以我四人之長短論之。鐵雲前八卷之詩，良士常向上一筆勾卻，曰：從此存集，則先生之詩無古無今，獨步宇宙。於尊兄《碧城仙館詩》，曰：一篇不可刪。二說出一人之口，非佞也。蓋《碧城》十卷之題，皆人人所欲作之題，如吳梅村《永和宮詞》、《圓圓曲》，但看題目，已是驚彩絕艷，故可改而不可刪。鐵雲八卷，前出鬼方，不若馬墨麟、徐芝仙諸人之奇險；出入京師，而贈答諸人皆人世所不聞名，故謂之曰刪。樊村詩體，漢魏正始之音也。其作樂府，是蹈楊鐵崖之前轍，與鐵雲之《春秋樂府》，皆揚子雲《太元經》，寂寞中耗費精神，非人人胸中欲作之題，恐作者極意矜重，閱者只作《十七史彈詞》

看也。《碧城》詩，良士欲盡一年之力，首首和遍，恐蹈訫癡符之誚，故不果作。蓋自有詩集，《碧城》一集如秋霄月華，玉輪五色，如春林花譀，繡幔十重，又如天女炫粧，仙娥顧影，吐咳珠玉，隨閬風飛落人間也。宜將刪去之作，首首改存，不可一首刪也。謂不如鐵雲者，萬里路爾。不知萬里中，人人欲作之題不過百餘。如蜀道中，人人欲作之題皆在鳳翔、漢中，皆陝西也；入劍門，則《武侯廟》、《綠珠井》、《明妃村》而已，縱作一首《登峨嵋絕頂詩》，無人能口誦也。老杜在蜀，如《秋興》、《諸將》，皆在成都而作西京之詩，故人人流涕而讀之。今樊村胸中深知其故，不能懸虛而作，故作樂府，此避易而趨難。樊村之慷慨悲歌，嘗稍稍讀其數十篇，而惜乎其未全讀也。想其盛氣流行，驚人心目之處，必不在《南北史樂府》也。質之樊村，亦必首肯。至若良士，則甚愛《碧城》一切之題，逞其狡獪伎倆，而改爲《董賢廟碑》、《孫夫人廟碑》、《蕭皇后哀文》、《懿德皇后哀文》，明與雲兒爭勝，而不和大集之題者，物可一不可兩也。去年見《頤道堂詩選》，益多憑弔古今、表章忠烈之作，驚心動魄，自以爲不可及，故有「必傳」兩字之作。及觀《崇明往來》一册，多至百餘首，則心竊不然，以爲鐵雲之詩多於前而雲兒之詩多於後，將來之病，必無好題目，而隨遇皆題目矣，此不得不爲雲兒進一言也。鬱其才，使不即伸，忽然而作一首，得之天籟，或出鬼謀，則半首一篇，勝他人之十疊韻矣。譬如良士作《始皇墓》詩曰：「五百童男浮海去，八千子弟渡江來。」揚州在汪劍潭先生席上，他人閱此二句，曰：此秦始皇一聯輓對，人人胸中有此語，而未嘗湊成一對也，所謂鬼謀者是也。雲兒新集中篇篇有之，不謂過自謙抑。【略】蓋自國初至今百八十年，詩人輩出，至雲兒而集大成。鐵雲常與良士言，詩壇一席，各宜避君之舍，此後惟當以詩曲度日。鐵雲詩勝良士，尚作此言，況良士耶？【略】嘉慶丁丑秋日。陳文述案：此余丁丑年在崇明初刻《頤道堂詩》，樊村勸余盡刪《碧城仙館》舊作，仲瞿謂舊作一首不可刪，因作此書相寄也。蓋樊村學人之詩，墨守婁東沈敬亭、許九日之派，沈、許奉歸愚爲圭臬，故所見如此。余十四卷前從樊村言，所刪較多，已梓成大半，後亦覺其減色，因以所刪另編《外集》。至今《頤道堂全集》微特不愜閱者意，亦不愜己意。手定之集尚如此，況身後待人論定耶？【略】余詩自《頤道堂全集》外，加以《西泠》五集、《華胥》七編、《秣陵集》、《戒後詩存》、《畫林新詠》，不下萬首。潘榕皋先生謂余詩過多，無人能閱全集者。故擬分類分體，另編《碧城詩髓》一編，損之又損，尚及二千首，則多之爲患也。此書久藏篋衍，因錢君梅溪爲仲瞿哀刻文集，因錄與之，並識顛末，以志良友相愛之意。誤從樊村之言，在當日亦未嘗無所見，且非此則詩格不能變也，故無悔焉。

鐵保《頤道堂詩選序》　余於淮安工次得二陳焉，曰雲伯，曰曼生，俱出余及門門下。雲伯專工西崑，博雅壯麗，極似吳梅村，而氣骨清俊，青出於藍。曼生詩筆挺健，卓然成家，兼通篆隸，尤留心吏治，爲有體有用之學。二生皆一時傑出，而余於無意中得之，其慶幸何如也。

查揆《頤道堂詩選序》　世之名流，彼我一致，自爲通變，緣情綺靡，酌裏華亭，於是金匱楊蓉裳農部、錢塘陳雲伯孝廉作焉。農部之詩上規六代，下掩三唐。雲伯晚出，遂相先後。柳顧言愛庾信之文，虞伯施肖徐陵之體，東南作者乃稱「楊陳」云。

王豫《頤道堂詩選後序》　閱數年，讀君《碧城仙館詩》，宮商互諧，金采交錯。紀事諸作，上溯《長慶》，近匹《婁東》，沉博絕麗。兼以流轉徐摛宮體，李白仙才，海內才人無與爲儷。又數年，君試吏江南，僑寓吳門，豫往來江浙，恒得相見，君詩境屢變，詩格日遒，刊其所作爲《頤道堂詩選》，以少作編爲《外集》加《補遺》焉。又數年來宰邗江，豫以部民公事外，不妄晉謁。竊聞輿人之誦，考其行事，乃知君學道有得，與年俱進，迥異乎俗吏之所爲也。【略】君宰他邑，政績詳錢君松壺序中。宰江都，忠信慈惠，實績在人耳目，不媿循吏。至其文采風流，則「循吏」不足以盡也。而浮沉濡滯，曾無幾微介於胸次，見於詩者益怡然曠然。網羅舊聞，表章前哲，以興觀羣怨之旨，寫溫柔敦厚之情，不自知其日在風塵案牘中也，豈非學道有得者歟？

姜皋《頤道堂詩選跋》　雲伯先生《碧城僊館詩鈔》，萬牒綺合，一囊香霏，龍文異輝，鳳髓奧采，固已流華聞於紫宙，熙麗景於墨林。閱十二載，復刊《頤道堂詩》，約其合作，博成總集，古程獨契，唐涂斯開，溢金調高，截玉辭粹。買春繡骨，致爲芳堅；疊瀾鏡心，自然演刮。標爽氣而鶴立，得實義而鯨舉。洵乎八珍之味，豐穀主之；五章之衣，典絲治之。或謂南朝盛藻，遠姚總持；西崑播華，厥祖商隱。可以彈毫絢簡，燿姿雕章；何爲中途意製，遷越不知。幽人結宅，蹊逕屢換。名將立陳，刁斗一新。質繪相宣，宮徵遞嬗。惟博惟厚，愈唱愈高。有當鍾嶸之品評，無遜蕭顯之論列。

或又疑冰壺才鈍，銅鉢思銷，明遠文通，疇曩所憾。是則杜甫律細，乃知味腴；庾信文成，豈云詞瘁。韻諧所以泉注，格壯于焉霄峙。非揚子之自悔，實史公之益肆也。夫出《風》入《雅》，旨原稟經；鑠古申今，跡可証史。先生九能，夙貫五際。逮通清源，導情洪煇。達詁裳繡之德，尚蹈中和鼎烹之美，已還正始。加以中歲哀樂，宦途況瘁。白傅江州之篇，元結春陵之唱，序事煒麗，托興微眇，瓊吐珠零，有足貴矣。故楹冬蟄，陳樽宵溫，與客論詩，相爲蠡測，所存論難，倘昧指歸，退而書之，敬以相質。

《頤道堂詩選》卷首引《自然好學齋詩說》　《頤道堂集》中，少作宗法昌谷、玉溪、飛卿。自以《團扇篇》受知琅嬛後，專學梅村祭酒，旁及迦陵、漢槎，絕艷驚才，照耀海內。中年從蕭樊村言，以理爲主，出入杜、韓、白、蘇，一變而爲渾厚博大。丙子春，病中有悟，兼取環花之論，涉獵於王、孟、韋、柳及大曆諸家，尤嗜岑嘉州、許丁卯；於今人嗜舒鐵雲、邵夢餘。再變而爲明秀澹遠。近年之詩，曠逸超妙，得之太白；整鍊沉鬱，參之少陵。不求合於古，而自無不合；不炫奇於今，而自無不奇。所謂「老去漸於詩律細」，此其全集大概也。

又　頤道五古，發源漢魏，而以漢魏入諸家，不以諸家入漢魏。故得其神而遺其迹。前後擬古樂府，綺思艷色，深入六朝。若《南橋浚河》、《桑連理館》、《江上勘災》、《河渠》、《海運》、《贈潘功甫義莊》、《區田本草》諸詩，則少陵之沉鬱也。《月夜望九峯》、《送茶農歸》、《西湖中秋》、《江上玩月》、《泊舟潯陽》、《望香爐峯雲氣》，則太白之曠逸也。《長城百韻》、《碧霞元君夏內史集灤山天柱峯慕李軒》，則昌黎之排奡也。《苧衣篇》、《羅官米》、《開城河》、《讀詔》諸篇則次山《春陵行》、香山《秦中吟》之遺音也。摹山範水，則又王、韋合作也。中雖屢變，要不出此範圍矣。

又　七古以華贍勝者，指不勝屈。早年之作，惟《鄺湛若抱琴圖》、《羅浮道士古琴歌》、《金粟道人像》、《讀吳梅村詩集》、《沈雲英墓志》、《宮人斜宋宮人餞汪水雲處繪雲石歌》諸篇，爲長慶體中最謹嚴者，迴環清脆，妙於消納，非他手所能。其後所作，如《聽彈玉樹後庭花曲》、《龍么妹歌》、《林天素畫蘆雁琴河》、《蕊宮花史》、《夕陽簫鼓》、《曲江上放鷁》、《青溪水榭》、《聽霓裳羽衣曲》、《夢陶隱居南屏孫太初故居》、《黃鶴仙人歌》，空靈超妙，一變長慶面目。讀頤道詩者，宜從此等處著眼。

又　七古學杜易，學李難。杜有蹊逕，李無蹤跡也。頤道學太白詩，如《琴河道中對月》【略】：《康山觀鶴舞》【略】：《落星岡》【略】：《讀太白集書後》【略】：《巫山高》【略】：《巫山枕障》【略】：《題陶園集》【略】：《桃花漁隱》【略】：《花海仙人飲酒》諸篇，深得太白用筆之妙。蓋頤道於太白詩用功最深，有精選百餘篇，於無蹤跡處尋出蹤跡，故起處超妙，接處豪宕，轉處曠逸，結處縹緲也。學太白者宜知之。

又　頤道長篇以表章忠孝爲主，如《淮陰將臺石》、《諸葛武侯石琴》、《于忠肅楷書天問》諸篇，沉鬱蒼涼，足奪古人之席。明末諸忠尤詳，如《陽羨盧忠烈墓》、《西湖張忠烈墓》、《江陰閻忠烈祠》、《桂林留守行代州周忠烈墓》、《眞州黃忠桓墓》、《雲間陳忠裕墓》、《史忠正集》、《左忠貞集》，沉鬱激楚，全力爲之，蔣、趙、洪、黃皆當退避三舍。

又　頤道五律有三體，一氣旋轉：超妙空靈者，遠師太白，近法翁山；典雅清麗者，遠宗右丞、隨州，近法愚山、樊榭；感慨沉鬱者，遠學杜陵，近仿梅村，其中警句見與蕭樊村論詩書，茲不具載。

阮元《頤道堂詩選序》　其所爲詩，出入李、杜、韓、蘇。近年學道有得，心益平，氣益和，才益斂，方之古人似白樂天，亦似邵堯夫，津津乎集古人之大成矣。且其言道，即二氏之書證以四子、六經無不合，不鉤深以致遠，不立異以鳴高，平正簡直，以明三教同源之旨。微言奧義，恒流露於詩卷之中。四十年來，海內詩人余皆識之，亦多及余門者，以詩明道，以道通儒如君者，不一二數也。【略】至於詩境屢變而益進，則全集俱在。戒後之作，並勸付梓。世之人因君詩而求其道，勿徒衡量於才與境之屈伸通塞也，斯爲善讀君詩者。

《定香亭筆談》卷一　杭州諸生之詩，當以陳雲伯（文傑）爲第一。其才力有餘於詩之外，故能人所不能。其詩舒和雅健，自然名貴，於七言歌行尤得初唐風範。同時能詩者，有陳曼生（鴻壽），其才略亞於雲伯，而峭拔秀逸過之；陳瀛芝（甫）（浦）又亞於曼生。余嘗稱爲「武林三陳」。雲伯弟文湛亦能詩。曼生弟穀曾善屬文。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小李廣陳雲伯（文述）：無雙國士飛將軍，孰爲前身孰後身？昨夜彎弓射猛虎，詰朝視之石飲羽。

《南野堂筆記》卷九　雲伯明經文杰詩，工體物，綺思壯采，作遶樑三日音

矣。嘗爲阮司農賦《仿宋畫院式團扇》、《招勇將軍寶刀歌》，以此得名。揚州張子貞贈雲伯句：「兒女深情《團扇》詠，英雄本色《寶刀》篇。」【略】獨標靈雋，司農謂與曼生不愧二難。

《靈芬館詩話》卷五　浙江兩陳，余與曼生最初相識，後又交於雲伯。【略】雲伯句錘字鍊，宏朗高華，出入玉溪、飛卿之間，而參以六朝、初唐、元白諸體。《碧城仙館》一集，幾於家繡弓衣，人歌遠上。人或病其多涉艷情，有張平子風雲氣少之論，然如《長城一百韵》、《秦良玉屯兵處》及塞上諸篇，又豈致堯輩所能兼有哉？《雙劍》云：【略】、《秋讌》云：【略】、《同默齋夜話》云：【略】、《攬勝軒》云：【略】他如《邊月》云：「刁斗無聲沈萬幕，關山有影上千盤。」《出塞》云：「馬蹄曉踏邊頭雪，虎跡秋深塞上山。」「北來山勢橫玄菟，西去河聲走白狼。」何嘗不激昂悲壯，帶幽幷之氣耶？《西湖歸夢》詩云：「漁浦秋鐙橫短笛，藕花涼露滴閒鷗。」「白魚上水晚波滑，黃犢出林春雨肥。」則又青蒼疏秀，如南宋人語。近作刊落詞華，一歸樸老，豈得猶以阿蒙見待？洵乎賢者不可測矣。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五二引《松心文鈔》　雲伯自少即有才名，阮芸臺先生極愛重之。既而以名孝廉出爲縣令，分發江蘇，屢宰大邑。其爲人天性孝友，篤於倫常，廣交遊，重信義，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有孔北海之風焉。又好脩名人遺跡，多刻朋舊遺書。至操筆爲詩文，則思若湧泉，才如舒錦，鋒當八面，藝兼九能。生平與王仲瞿（曇）、郭頻伽（麐）、查梅史（揆）、屠琴塢（倬）最稱契洽，五人才望，亦相伯仲云。子裴之工詩，有《澄懷堂集》。子婦汪端亦工詩，有《自然好學齋集》。

李堂《緣庵詩話》　陳雲伯少時，詩才清麗，中年出入杜、韓、蘇諸家，一變而爲沈雄蒼老。所著《頤道堂集》，名作甚夥。如《英吉利歌示使臣米士德》一篇，音節合古樂府，立言得體，可稱詩史。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　陳雲伯大令《碧城仙館詩》，是其少作，皆香奩側艷之詞，後刻《頤道堂全集》，大半刪去。猶記其《無題》二句云：「七十兜央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

《挹翠樓詩話》卷三　錢塘陳雲伯大令文述，才涌如潮，情艷於月，在京與金匱楊蓉裳芳燦齊名，當時目爲「楊陳」。少日即以《寶刀歌》出名，故揚州張老薑繆贈詩，有「兒女深情《團扇》詠，英雄本色《寶刀》篇」之句。《贈吳文溥》【略】《于忠肅公墓》【略】《大師墓》【略】卓識宏議，不愧作者。

《養自然齋詩話》卷三　其詩步趨吳穀人祭酒，而能揮霍古今。

《問花樓詩話》卷三　鐵冶亭制軍能詩善書，著有《梅庵集》。余友陳大令雲伯出其門下。制軍嘗稱其詩似梅村，清俊過之。余愛其《夜宿老虎峯》。【略】其《題明六王畫像》七古尤雄偉。著有《碧城仙館詩鈔》。

《冷廬雜識》卷一　詩長於歌行，才藻富有，雄視一時。近體亦韶秀風華。著有《頤道堂集》行世。五言如「百花承輦路，片月下宮牆」，「疎星江浦樹，殘月海門潮」，「翠落中峯瀑，青橫太古苔」，「闌干花四面，樓閣樹中間」；七言如「雁外晚鐘橫白塔，煙中寒月上朱樓」，「水榭微波秋落葉，江樓斜月夜聞簫」，「落花到地飛還起，芳草如煙踏更生」，「奇石湧雲臨水立，寒泉漱雪隔花飛」，「地因久住艱言別，人爲多情易寫愁」，皆妙。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四　陳文述，原名文杰，字雋甫，號雲伯，又號退庵，錢塘人。嘉慶庚申舉人。官全椒知縣。有《碧城仙館詩鈔》、《頤道堂集》、《秣陵集》、《西泠懷古集》、《仙詠》、《閨詠》、《碧城詩髓》。

又　雲伯詩少學梅村。游京師，與楊蓉裳尤多唱和，時有楊陳之目。後與族兄曼生同官江南，亦稱「二陳」。又同居阮文達浙撫幕府，文達改鹽政署廳事館之，牓其室曰曼雲閣，庭中雙石獅至今猶存。雲伯初刊《碧城仙館集》，中年重加刪定，爲《頤道堂內外集》，博麗有餘，而不免貪多之累。《外集》所編，僅香奩一體，至二十卷之多，亦可見其未能割愛也。

傳記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五二　字雲伯，號退庵，浙江錢塘人。嘉慶五年舉人。官江蘇知縣。有《頤道堂詩集》。

《碑傳集補》卷四八錄《杭州府志・陳文述傳》　陳文述，原名文杰，字雲伯，錢塘人。嘉慶五年舉人。官繁昌知縣。少與族兄鴻壽爲阮元所賞，時稱「二陳」。元試杭州時，仿宋畫院製新團扇命題賦詩，詩佳者贈以扇，文述詩第一，時呼「團扇詩人」。後客京師，與楊芳燦齊名。試禮部屢不售，就吏職，所至有惠政。工詩，長於歌行，才藻富有，雄視一世。近體亦韶秀，集

中多指陳得失、表章忠孝之作。合家能文，子婦諸姬多知詩者。子裴之，字小雲，雲南府通判，倜儻權奇，明於世事，論水利河漕，指畫口陳，聞者動色，詩雄宕悱惻，不名一格。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陳文述》 陳文述，字退庵，浙江錢塘人。嘉慶五年舉人。官江蘇江都縣知縣。文述少以詩名，儀徵阮元督學浙江，試杭州日，以仿宋畫院製團扇命題，文述詩最佳，人稱爲「陳團扇」。阮元入覲時，文述從赴灤陽，不及旬月，得詩百餘首。游京師，與楊芳燦齊名，一時謂之「楊陳」。宰江都，多惠政，開伊婁河故道，免渡江風濤之苦。民感之，名曰「陳公河」。又監濬儀徵運河。道光三年夏，江水爲災，拯恤更力。熟習河防、海運、鹽政諸利弊，著爲議，大吏間采以設施。天性孝友，廣交遊，重信義，有孔北海之風。又好修名人遺蹟，遊焦山，擬築棲雲閣於漢隱庵，於西湖建蘭因館，高致多類此。生平與王曇、郭麐、查揆、屠倬最稱契洽。所爲詩，工西崑體。晚年復斂華就實，一變錯采鏤金之習，歸諸雅正。著有《碧城仙館詩鈔》、《頤道堂集》、《秣陵集》、《西泠懷古集》、《仙詠》、《閨詠》、《碧城詩髓》。子裴之，官南河候補通判，亦能詩。天才英爽。著有《澄懷堂集》。裴之婦汪氏名端，工詩，宗明高啓，選《明三十家詩鈔》初、二集，所著有《自然好學齋詩集》十卷。

紀事

王豫《頤道堂詩選後序》 辛巳夏，疫癘大作，自閩粵達塞外，南北數千里，傳染甚徧，遲頃刻即不治，邗尤甚。君乃考究方書，捐千金治藥餌，徧散村鎮，全活無算。

又 《周易》：「山下有雷，其象爲頤。」頤者，養也。觀其所養，養正則吉。觀君所作，考其行事，殆眞能以道自養者歟！君初至邗，吳門潘榕皐先生書楹帖贈曰：「董仲舒有儒者氣象，歐陽修爲古文名家。」惟君克當之矣。

阮元《頤道堂詩選序》 余昔視浙學，以海塘賦團扇詩識陳子雲伯於稠人中，期以上第，謂此才庶幾無媿，乃因祿養之。故僅以乙科出宰，由皖之吳，浮沉宦海垂二十年，其宰江都三年而已。既丁外艱歸，以母老不復再仕。又以愛子早夭，一弟又故，食指盈千，家徒四壁，終年奔走衣食，未能息肩。論者以君境困而才屈，未竟其用爲可惜。然議海運而海運行，襄河渠而河渠治，其他論鹽莢、漕務，若良醫之治疾而名庖之調羹也。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五二《聽松廬詩話》 陳雲伯於西湖建蘭因館，左爲綠陰閣，以祀小青。右爲秋芳閣，以祀菊香。楊雲友亦祀閣中。余偶題絕句云：「芳齡弱質女兒身，數百年來骨化塵。難得文人爲設祀，此間香火亦前因。」

又 雲伯《自題小影》云：「不堪將相功名，但可神仙遊戲。生平知己蛾眉，小印蕊蘭書記。」其風致可想。

《冷廬雜識》卷一 錢塘陳雲伯大令文述，少負才名。後以乙科出宰，由皖之吳，所至有惠政。補官江都縣，前令以迎送爲事，積案盈萬。陳初至，署廳事曰：「勤補拙，儉養廉，更無暇餽問送迎，來往賓朋須諒我；讓化爭，誠去僞，敬以告父兄耆老，教誨子弟各成人。」乃排日訊斷，不踰年而積牘以清。

《仿宋畫院製團扇》 《隨園詩話補遺》卷一〇：阮芸臺學士提學浙中，嘗製團扇一柄，自寫折枝於上，命多士詠之。錢塘諸生陳文杰《賦團扇詞》一篇，末句云：「歌得合歡詞一曲，想教留贈合歡人。」學士大加稱賞，批其旁云：「不知誰是合歡人？」即以團扇贈之。《定香亭筆談》卷一：試杭州時，新製團扇適成，紈素畫筆，頗極雅麗。嘗以《仿宋畫院製團扇》命題，詩佳者許以扇贈。錢塘陳雲伯（文傑）詩最佳，即以扇與之，人稱爲「陳團扇」。杭州向無團扇，因是盛行焉。《履園譚詩・紀存四》：團扇之名甚古，漢時已有之。有明中葉，乃行摺扇，至本朝爲尤盛，遂不復知有古制矣。阮芸臺先生於嘉慶丙辰提學江南，嘗得一古團扇，有馬和之畫，楊妹子題。因依式倣製，以賞諸生之高等者。時錢塘陳雲伯大令尚爲秀才，歲試賦此題云：【略】先生閱此卷，大爲稱賞，拔置第一，刻入《浙江詩課》及《定香亭筆談》。不二十年，團扇之制遂行滿天下。王豫《頤道堂詩選後序》：豫始識君於阮芸臺先生琅嬛仙館，蕭閒曠逸，飄然有凌雲之氣。先生爲言君詠團扇詩奪標抽簪，宋延清昆明應制，劉隨州金陵懷古，不是過也。

《琴心曲》 《履園叢話》卷二四：嘉慶丙辰八月，余在兩浙轉運使幕中。十五日夜，與許君春山、孫君復初，携古琴、茶具出湧金門，泛舟西湖，小

泊聖因寺前。於時已二更餘，萬籟寂然，月明如晝。因命篙師烹茶，余撫琴作數弄。忽有兩女子，著碧羅紗，挽墮馬髻，容儀不凡，翩翩從柳影中來，竊聽者久之。余與春山、復初皆肅然不敢問訊，究不知是仙是鬼也。其明年春，偶過陳雪樵寓齋，晤陳雲伯，挑燈夜話，爲述其事。雲伯賦《琴心曲》云：【略】此詩刻入《碧城仙館集》中。

《颶風行》《清史稿・阮元傳》：阮元【略】嘉慶四年，署浙江巡撫，尋實授。海寇擾浙歷數年，安南夷艇最強，鳳尾、水澳、箬黃諸幫附之，沿海土匪勾結爲患。元徵集羣議，爲弭盜之策，造船礮，練陸師，杜接濟。五年春，令黃岩鎮總兵岳璽擊箬黃幫，滅之。夏，寇大至。元赴台州督剿，請以定海鎮總兵李長庚總統三鎮水師，並調粵、閩兵會剿。六月，夷艇糾鳳尾，水澳等賊共百餘艘，屯松門山下。遣諜間水澳，賊先退。會颶風大作，盜艇覆溺無算，餘衆登山。檄陸師搜捕，擒八百餘人。安南四總兵溺斃者三，黃岩知縣孫鳳鳴獲其一，曰倫貴利，磔之。九月，總兵岳璽、胡振聲會擊水澳幫，擒殲殆盡。土匪亦次第殲、撫。浙洋漸清。

《卿憐曲》《匏廬詩話》卷下：卿憐，琴川民家女，乾隆間某相國侍兒也。仁廟親政，相國籍沒，卿憐流落人間，爲《怨詩》若干首，時年二十九矣。嗣後不知所終。余嘗載其詩《續婦人集》中。【略】陳雲伯有《卿憐曲》七古一篇，絕似吳梅村。金兆蕃《安樂鄉人詩卿憐像自序》：卿憐，濮氏，常熟人。初爲王味謙中丞（亶望）妾，中丞籍沒，入鈕祜祿致齋相國（和珅）家。相國復敗，流落人間。此像周采岩畫，陳雲伯爲《卿憐曲》，陳曼生（鴻壽）書之，題嘉慶庚申。《十朝詩乘》卷一三：卿憐吳姓，先爲平陽王亶望妾，亶望伏法，蔣戟門侍郎（錫棨）得之，以獻於珅，珅甚寵之。及敗，卿憐沒入官，有詩自述悲怨云：「梁間燕子來還去，害煞兒家是戟門。」【略】錢塘陳文述爲賦《卿憐曲》哀之。

《題家樹齋軍門（大用）賜詩樓紀年錄》《雪橋詩話三集》卷九：寧夏陳忠愍福，字箕演，征討三藩時功績最著，官陝西提督，爵三等子，王文簡典試入蜀稱爲儒將者也。曾孫大用，字樹齋，襲爵，嘗在乾清門行走。乾隆六十年，於江南提督任內盤獲洋盜，彼時蘇凌阿署江督。以誣良爲盜定擬，置遊擊楊天相於重辟。而和珅與蘇凌阿因係姬親，爲之護庇。樹齋坐是謫戍伊犁。己未三月，呈請叩謁梓宮，賞守備。陳雲伯題其《賜詩樓紀年錄》云：【略】。

《桐船行弔胡節鎮》《雪橋詩話三集》卷九：安南自阮光平得國後，黎氏舊臣阮福映守儂耐不下。儂耐者，鹿耐也。光平歲發兵攻之，而福映收集遺衆，日強盛，光平日削，國日以耗，遂招中國無賴爲盜，各啗以重爵，以贍其軍。光平死，其國爲福映所滅。大盜麥有金即奉其孫入海艘，游弋粵、閩洋面，大爲瀕海之害。飛艇大者曰烏槽，土盜船篷以紅爲飾。彼時浙洋海寇鳳尾、水澳、箬黃各幫，與安南夷艇勾結爲患，首逆蔡牽爲最。阮文達督師剿捕，發縱指示無失律。首薦李忠毅，次則溫州鎮胡振聲。振聲閩人，所乘戰艦以桐木爲之，輕捷異於他舟，每出海，常爲諸將先。海寇望而畏。嘉慶甲子四月，振聲以閩省例解軍工廠木植久不至，自率偏師往視之。適蔡牽在臺灣鹿耳門，劫掠戕官，總督玉德齋檄留堵禦，以閩副將某爲之援，不聽出令。寇舟百餘艘方匿竿塘洋，約某會擊。某怯而不進，振聲奮勇領兵獨往攻。自未至酉，戰數十合，舟中二百餘人殲焉。振聲負重傷，遂被戕害。振聲之母賢，每出獲寇則喜，否則不令入見，故振聲屢殲寇，卒以死勤事。初奉檄，知勢不敵，致書文達，言此行恐不得生還。重洋閒隔，若爲蜚語所中，則聲名俱裂矣。蓋死志素定，且知逃罪者將誣之爲卸過地也。事聞，詔加封，蔭一子。陳雲伯次其事爲《桐船行》。

《廣陵十二烈女詩》厲鶚《李烈婦贊並序》：烈婦姓李氏，衢州龍游人，嫁爲江都羅經甫繼室，當乙酉圍，城破自焚而死者也。一時同死者十有二人：姒劉氏、妾梅氏、婢菊花、前室女曰宦，一幼女，六人無聞焉。方兵入時，烈婦泣辭姑與經甫，使經甫扶母，挈前室子都亟奔匿。事定後得燼骨，亂不可辨，可辨者婢一足而已。乃爲合冢，葬之隋故城址。

《題查伯葵撰李易安論後》《鷗陂漁話》卷一：《頤道堂詩外集》有《題查伯葵撰李易安論後》絕句。序云：「李清照再適之說，向竊疑之。宋人雖不諱再嫁，然考易安作《金石錄後叙》時，年已五十餘。《雲麓漫鈔》所載《投綦處厚啓》，殆好事者爲之。嘗欲製一文以雪其誣，今讀伯葵所作，可謂先得我心矣。詩云：【略】」但今所傳查梅史撰《篔谷集》，並無《李易安論》，詩中亦無一字辨及易安者，不知何故。考乾隆中盧雅雨都轉嘗作《金石錄序》，已爲易安辨冤，查君殆慮以蹈襲見譏，因此自刪所作。近見皖中俞理初孝廉正燮《癸巳類稿》有《易安居士事輯》一篇，亦力辨其再嫁之事，徵引詳博，似過盧序，微嫌文太繁冗。

《題贈葉生》《鷗陂漁話》卷五：余少應童子試，時雲伯先生見余詩文，激賞之，謬荷垂青，許忝甥館。曾題一詩試卷後見贈，詩云：「下筆春蠶未肯休，風塵逸足騁驊騮。淮陰自擅無雙譽，溫嶠何妨第二流。（生文第一，而試輒居第二。）此日讀書更萬卷，他年待汝定千秋。莫教人說微雲堶，更向天衢出一頭。」迄今年已衰遲，而學問功名兩無成就，徒呼負負。此詩《頤道堂集》中偶遺未刻，故謹志之。余甲寅秋《摘句懷人》詩中，亦有一絕句追感先生云：「溫嶠何妨第二流，贈言期許愧難酬。一從拔宅仙翁去，堶水人今亦白頭。」先生身後眷屬無人，故以仙人唐公房拔宅留堶事相況。每諷詠一過，輒爲黯然也。

《太史公贈某太史》《鷗陂漁話》卷五：雲伯先生嘉慶中攝令常熟時有五言古詩一篇，爲刺一邑紳而作，題爲《太史公贈某太史》。家無稿本。先生老友許伯緘廷誥，亦邑人，錄藏一紙，嘗以見示。詩本戲作，當因譏訕太甚，故諱之。今年代既遙，人各久逝，無庸避忌，存之亦足爲紳士簠簋不飭者戒。其詩云：【略】詩雖戲作，而格調摹古，結語尤趣。名家弄筆，固自不同。曹弘《畫月錄》：縉紳居鄉，干預詞訟，最爲民害，而明季尤甚。清初以包欠漕米而被謫者衆，乃稍稍斂跡。其後轉寬縱，風氣益壞。除侵漕自肥外，操持邑令，勾結胥吏，奔走關說，混淆是非。卽以文藝著作自居者亦爲之，不以爲恥。錢塘陳文述雲伯嘉慶中攝令吾邑時，賦詩刺一邑紳，題爲《太史公贈某太史》。邑人許庭誥伯緘錄藏一紙以示雲伯女壻葉廷琯調生，載入所著《鷗陂漁話》。余初不知所刺者誰，考其時，似斥孫原湘子瀟。蓋孫館選後迄未入京，散館，道光中以庶常終於家也。旋於邑人徐兆瑋少逵日記中見原湘曾孫同康師鄭（後改名雄）與書，言平生最恨《鷗陂漁話》一書，欲盡購其本而銷毀之。然則雲伯所刺果原湘也。雲伯此詩雖戲作，不存稿，然視集中他作轉可喜。

《舟山宮井篇》全祖望《舟山宮井碑文》：舟山何以有宮？蓋明亡以後，監國魯王一旅居焉，故自稱曰宮也。宮之井何以傳？志監國元妃陳氏死節地也。井以宮列，宮亦以井尊也。【略】元妃爲吾寧之鄞縣人，世居鄭丞相府大池之北，其女兄歸於吾家僉事府君。監國次於會稽，張妃主宮政，而妃以丙戌春入宮。會西陵失守，監國自江入海，保定伯毛有倫扈宮眷自蛟關出，期會於舟山。道逢張國柱亂兵殺掠，擁張妃去。妃在副舟中，急令舟人鼓棹突前，追兵不及。伏荒島數日，飄泊至舟山。監國已入閩，旁皇無所歸，吏部尚書張肯堂遣人護之，得達長垣。監國見之流淚，始進册爲元妃。在海上者三年，風帆浪楫，莫副山河之容。己丑，黃斌卿伏誅，始復入舟山。先是張妃在會稽，其父張國俊頗豫事。元妃歎曰：「是何國家，是何勳戚，而尙欲爾爾乎？」至是，親族有至者悉遣之。辛卯，大兵三道入海。監國以蛟關未能猝渡，親帥師搗松江，以牽其勢。蕩湖伯阮進居守敗死，大兵直抵城下。安洋將軍劉世勳議分兵先送宮眷，然後背城一戰。元妃傳諭辭曰：「將軍意良厚，然蠣灰鯨背之間，懼爲奸人所賣，則張妃之續也。願得死此淨土。」乃止。城陷，元妃整簪服，北向拜謝，投井而死。義陽王妃杜氏、宮娥張氏從焉。錦衣指揮王相、內臣劉朝共掌宮事，歎曰：「眞國母也，豈可使其遺骸爲亂兵所窺！」相與舁巨石塡井平之，卽共刎其旁而死。董戶部守諭爲作《宮井篇》哭之。乙未，英義伯阮駿再下舟山，訪得妃死狀，卽其井封之，立碑致祭，而表言於監國，加謚貞妃。丙申，舟山又陷，其碑被仆。【略】當妃未死，嘗遣使聞至中土，寄書訊其女兄，歷叙蛟關之掠、長垣之困、琅琦之潰、健跳之圍，操尺組而待命者不知凡幾。鬼火以當庭燎，黃蘗以充葛蘆，猿鳴龍嘯以擬晨雞，苟延餘息，荼苦六稔。然到頭終擬一死，以完皎然之軀，其節素定如此。【略】嗚呼，惟翁洲卽前宋之厓山也，況元妃爲鄞產，是尤吾鄉所最有光者。宮可亡，井不可沒矣。乃議爲勒石，而附董戶部之詩以當些辭。

《虎邱鴛鴦塚詩》《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五二引《老漁閒話》：塚在虎邱西麓，明季邑人倪士義死將棺，其妻楊氏命鐫「鴛鴦」二字於壙石，遂自剄，合葬於此。事見鈕玉樵《觚賸》。珠海老漁曰：「虎邱有鴛鴦塚，從此眞娘墓大爲減色矣。」

藝文

陸繼輅《陳秀才（文述）示所賦春草詩題後》詞臣畫筆潘楊柳，經學閒情鮑夕陽。（謂德園侍御以文明經。）一例呼君作「團扇」，又傳清夢到池塘。

張際亮

論述

綜論

潘德輿《與亨甫書》　五言古近體興至命筆，與千百年大手合符。七言於足下特中駟，當其有得，亦鏘震金石，凄感心神，常音避焉。今海內名流蔚起，參和天人，度長衡藝，將足下其殊尤乎？

又《再與亨甫書》　足下七言亦極勝，揣其成就，比方古人，其今之裕之、季迪耶？數百年之兩雄，足下將繼之。其昔賢所謂非常之絕技，命世之異人耶？

《射鷹樓詩話》卷二　建寧張亨甫孝廉(際亮)天才俊逸，騰驤變化，雄視一代。其於詩刻意爲之，而性情、氣格兩兩俱勝。已刊詩有《松寥山人集》、《婁光堂集》、《南來草》、《翠微亭稿》諸集。陳恭甫先生謂其七言古詩高青邱後罕有其匹，誠確論也。同里謝退谷先生贈詩，有「素心幸猶在，千秋以爲期」之句。辛丑夏，亨甫招飲道山江城如畫樓，與余多所唱和。嘗問余曰：「吾詩視陸渭南何如？可與並傳否？」余曰：「君詩五七律勝於渭南，但渭南五七古所以絕勝者，固由忠義之氣盤鬱於心耳。以足下之才，充其所學亦渭南一勁敵也。」亨甫嘆服。

《海天琴思錄》卷六　邵武張亨甫孝廉詩才曠逸，諸體皆工，而絕句尤具太白、龍標風趣。

《停雲閣詩話》卷三　說詩妙於引喻。【略】亨甫亦云：余向在都門觀演《醉打山門》，乃悟詩家所謂悲壯；觀演《小青題曲》，乃悟詩家所謂纏綿。此較王阮亭以禪論詩，更加透徹。

《國朝正雅集》卷八〇　潘世恩云：亨甫負經濟才，磊落有奇氣。讀其詩，如天馬行空，瞬息千里；又如神龍變化，不可捉摸。

又　宋湘云：亨甫如九天上人，人間何處得來。

又　吾觀長安非惟無汝(亨甫)師，亦難覓汝友。僕老朽，或可附於友之列。然吾詩祇獨來獨往，非如汝詩，千門萬戶，無不有也。

又　黃鉞云：福建有張亨甫者，其詩出入李、杜，嘉慶、道光以來作者，未能或之先也。

又　鄭開禧云：亨甫之應京兆試不遇，於是日奔走於燕、趙、齊、楚、吳、越，親歷其山川，諗其風土，而畢發之於吟咏。數年之中，詩多至千餘首。

又《寄心盦詩話》　建甯張亨甫奇才逸氣，爲近代不可多得之詩，惜不遇於時，鬱鬱以卒。吾師姚石甫先生與亨甫交厚，爲助其櫬以歸於閩。葉潤臣云亨甫未刻稿尚多。

《筱園詩話》卷二　閩中近代詩人張亨甫，一代奇才，久負盛名。其集刊於近年，約數千首，七古、七律最多傑作，卓然成家。生平目空四海，於前人亦多不滿，如黃仲則、蔣心餘、翁覃溪均有訾議。自謂造詣勝於諸人。視同時吳蘭雪、梅伯言、鄧湘皋諸君子，亦似皆不己若。獨極口佩服山左高密單明經詩，深恨見其集晚，不及一晤其人。推爲我朝詩第一，因手抄其集，分類評選，到處示人，欲爲刊行。並欲重刻其集，以傳後人。稱其七古、七律爲二絕，堪奉爲己師法，而歎世人無能知之者。其傾倒不啻五體投地。夫以亨甫才力，橫絕當時，而推服單君如此，想單君之詩必工，其才力必有大過人者。然竟未得顯於詞壇，重於後世，是可惜也。予偶忘單之名，其詩亦未曾見，見亨甫集中題詩及所作序跋而已。據亨甫言，單是乾隆末某科副車，曾官文登訓導，沒於道光初年。詩集十卷，已刊於濟南，未知今尚存否？心殊向往，行將遍訪求之。

又卷四　工七律者，自劍南、遺山後，明則青丘、牧齋，我朝則陳元孝爲第一，時人則閩中張亨甫際亮亦工此體，二君皆一代天才也。

《越縵堂日記》(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閱建寧張際亮亨父《松寥山人詩集》。亨父極負時名，詩亦規橅作家，而粗浮淺率，豪無眞詣。尒時若湯海秋、朱伯韓、姚石甫、葉潤臣所作，大抵相同。時無英雄，遂令此輩掉鞅追逐，聲聞過情，良可哂也。德甫屢爲予言，亨父根柢淺薄，前日以此集屬予

評點，因略論之如此。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一　番禺張南山先生（道光壬午進士，署南康府知府，詩號《聽松廬詩鈔》。）與吾閩張亨甫先生（名際亮，建甯人，道光乙未舉人，詩號《松寥山人集》）同時著譽，屹然爲嘉、道稱詩者一大宗。

又　亨甫先生近體尚覺可學。其古體七言長篇超超空行，逼眞太白，每一循誦，輒起望洋之嘆。又如成連鼓琴，海天蒼蒼，雲水琅琅，但覺善移我情，而不能名其所以妙。

《晚晴簃詩滙》卷一三八　陳恭甫曰：翡翠蘭苕，鯨魚碧海，足以雄視天下。

又　姚石甫曰：捕赤蛇，搏生象，含弄風景，出入造化。

《雪橋詩話》卷一一　宜黃黃樹齋司寇少以詩名。入翰林，爲御史，與歙徐廉峰編修寶善、益陽湯海秋戶部鵬、建甯張亨甫孝廉際亮，用文詞詩歌相推厭。於亨甫標榜尤甚，謂嘉、道以來作者，未能或之先也。姚石甫亦謂：「前明以來，閩、粵詩人無過鄭繼之、屈翁山者，近惟亨甫最爲傑出。」亨甫屢困南北試，更名亨輔，至乙未乃獲雋。其《金臺殘淚記》、《南浦秋波錄》，抑塞無聊之概可知矣。越縵堂則譏其詩極粗率，蓋不知此事者，不知當時何以得名如此。張碩洲《隨園詩》云：「童癡喜述袁絲句，博涉頗嫌風力欠。」褒題之濫，不獨《松寥》一集也。

《石遺室詩話》卷二二　建寧張亨甫先生（際亮），道光間詩名（藉）甚，讀全集竟，錄其《武夷宮望大王幔亭諸峰》一首云：「蕭蕭靈官古，蕭蕭老樹存。誰知五嶽外，自擁數峰尊。人采煙霞氣，仙爲水石魂。穹巖遺蛻在，聊與示曾孫。」名句在唐、宋之間。又《宿天遊道院》句云：「我舟泝曲流，茲峰渺雲際。安知千仞顛，數折轉幽邃。陰泉奏虛籟，空巖養寒氣。風高夜多聲，天暝石增勢。中宵大星出，側挂落平地。蕭森萬象動，空闊百靈至。」又《醉題一覽亭》句云：「黃葉落澗中，響在白雲裏。」乃不專仗筆氣以爲盛唐者。

黃曾樾《陳石遺先生談藝錄》　師云：「張亨甫詩頗少佳處，其享名之盛，蓋由友朋氣誼之高，一因也。道、咸之際，林清亂後，回、捻之匪繼之，復有洪、楊大劫，東南文物掃地矣。且其時朝廷專尚功利，宣宗毅然反其祖宗所爲，不重儒術，故斯文衰敝，亨甫以詩鳴名較易焉，二因也。自時厥後，祁、程、何、鄭諸賢興，亨甫之老守古法者黯然無色矣。」

又　師云：「張亨甫詩宗盛唐，尤以學太白自命，實不相似；而與黃仲則較絜短長，則猶未能相伯仲。」

分論

《金臺殘淚記》　姚瑩《張亨甫傳》：慨當時諸公好士而無眞識，曾不如其好色也，取一時名優爲之傳，著論一篇，曰《金臺殘淚記》，筆力高古，識者知亨甫所志遠矣。

《紅葉詩》　佚名《歸田老人詩話》：《紅葉詩》以張亨甫前後七律爲最著名，其詩不即不離，脫去咏物窠臼。

《王郎曲》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五：潯陽商婦，艷稱千古。彼實無其人，不過太傅風流，仙山樓閣耳。若吾閩張亨甫孝廉所作《王郎曲》，觸景傷情，淒清婉約，是於白傅《琵琶》之作同具一副心腸，而能另出手眼，自成面目者。王郎王郎，何其幸也。《海天琴思錄》卷三：才人畸士身世之感，往往借倡妓優人自寫身分。悲歌慷慨，情見乎詞。邵武張亨甫孝廉壯歲縱情聲色，雖作春婆之夢，實能抒秋士之愁。其《王郎曲》一篇傳誦萬口，亦風人所不棄也。《清稗類鈔·文學類·張亨甫詩文甚富》：一日，攜歌者飲酒樓，或謂曰：「君尚能作豪宕語否？」亨甫大笑，即席爲《王郎曲》一章。　陳衍《戲用上下平韻作論詩絕句三十首》：一編《吾炙》最《甌香》，雁水《秋江》復荔鄉。三百年來消歇甚，二分明月唱《王郎》。《石遺室詩話》卷二一：（亨甫）《王郎曲》，最爲傳作。余獨愛其首四句云：「天下三分月，二分在揚州，一分乃在王郎之眉頭，彎彎抱月含春愁。」王，揚州人也。　又《續編》：余頗不喜亨甫詩，獨喜其《王郎曲》云：「天下三分月，二分在揚州，一分乃在王郎之眉頭。」今鯉九乃舉其《荷花》句云：「六月能爲天下春。」亦可謂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矣。

《三里灘謠（常山城外）》　《射鷹樓詩話》卷八：三里灘，即常山也。江山船名茭白。船戶凡九姓，皆桐廬嚴州人，不齒編氓。老婦曰同年嫂，少婦曰同年妹。同年者，桐、嚴之謔也。相傳陳友諒敗將九人逃此，其裔爲九姓。船客載其船者，江山絲竹，畫舫笙歌，每墮其術中，彼賣笑者不知己身之賤辱也。昔人《江山船曲》，多賦艷情癡態，未克維持風化，余無取焉。吾友張

亨甫此詩，溫柔敦厚，關係民風，深得《三百篇》之旨。

《浴日亭》《射鷹樓詩話》卷二：亨甫留心世務，蒿目瘡痍，其《浴日亭詩》云：【略】按：此詩作於道光十二年以前，時英夷尚未中變。亨甫可謂深謀遠慮，識在機先者矣。

傳記

《續碑集傳》卷七八姚瑩《張亨甫傳》　張亨甫，名際亮，建甯人。少孤，繼母撫之。父嘗賈鄂州，伯兄繼業。亨甫幼穎異，里中老儒李古山才之，其家乃使之讀。未冠爲諸生，與族兄紳、光澤高祖望、何長詔友善。肄業福州鼇峰書院。同舍生多俗學，亨甫視之蔑如也。陳恭甫編修爲山長，器之。道光三年，余至福州，亨甫以詩來謁。余曰：「何、李之流也。子才可及空同，若去其麤豪，則大復矣。」明年，沈鼎甫侍郎視學閩中，試拔貢第一。乙酉入京師，朝考報罷。京貴人及名士言詩者，無不知亨甫矣。新城陳石士侍郎延寓其家。曾賓谷觀使在京師聞亨甫名，召飲，同坐皆知名士也。曾以名輩顯宦，縱意言論，諸人贊服，亨甫心薄之。曾食瓜子黏鬚，一人起爲拈去。亨甫大笑，衆慙。曾不懽而罷。明日，亨甫投書，責曾不能教導後進，徒以財利奔走寒士門下。復不自知愛，廉恥俱喪，負天下望。累數百言。曾怒，毀之於諸貴人，亨甫以是負狂名。【略】都中交深者，歙徐蓮峰（寶善）、龍溪鄭□□（開禧）、宜黄黄樹齋（爵滋）、益陽湯海秋（鵬）、山陽潘四農（德輿），唱和尤密。六年余至京師，從遊者久之。亨甫既爲朝貴所忌，試輒不利，自是歷遊天下山川，窮探奇勝，所交名賢幾徧。以其窮愁慷慨、牢落古今之意發爲詩歌，益沈雄悲壯。至天才豔逸，情致緜邈，則其本色。而亨甫之詩乃大成矣。十八年鄉試，主閩試者途中約張際亮狂士不可中，而亨甫已易名亨輔中式，拆卷見其名，疑欲去之，副考申解而止。及來謁，果際亮也。主試愕然。會試復報罷。二十年，余在臺灣召之，亨甫喜將渡海，及廈門，畏險，使人寫其貌，題詩寄余而返。聞鹿澤長爲甯紹台道，往依之。至則甯波失守，狼狽走江西。將至山東，不果。遂過桐城，視余家，訪方植之、光律原、馬元伯。而至湖北，葉方伯（敬昌）厚禮之。復之吳中。聞余爲英夷謀憩江南奏劾，有閩人附和其言。亨甫憤甚，見某公面責之。計余赴逮，必過吳中，棲遲以待。七月，余過淮上，乃從至京師。先是亨甫有妾蔣氏從在淮，及赴余難，留蔣於淮，屬其友。亨甫方痁疾，扶病從，余止之不可，自投方劑未已。余事白出獄，亨甫大喜，從余寓炸子橋楊椒山故宅中，延人治其病，而所患已深矣。京師諸公聞亨甫急余難，義之。過余者，必問亨甫。而湯海秋及桂林朱濂甫（琦）、柳州王少鶴（錫振）、道州何子貞（紹基）、晉江陳頌南（慶鏞）、高要蘇賡堂（廷魁）、閩陳弼夫（景亮），皆亨甫故人，尤厚。疾革日，晨起自訂詩稿，屬余及濂甫執筆爲之去取。其夕遂卒，年四十五。余及諸君經理其喪，一時識與不識，爭致賻焉。余攜柩至桐城，使人往閩召其子來以喪歸。亨甫詩已刻者《婁光堂稿》、《松寥山人集》、《南來錄》，未刻詩文尚多。嘗語余欲編爲全集。卒後，余收遺稿於行笥，將成其志焉。其妾蔣氏在淮浦逾笄，聞亨甫歿，大慟，誓死守。或勸之嫁，乃削髮爲尼。一小婢感焉，亦從削髮。河漕二帥及善亨甫者咸重其才，高其義，又歎異蔣氏，皆憐而資之，一時歌詠其事者甚衆。論曰：自古名公卿無不愛才，近世則延納才士以爲己名。士利其財，亦爭趨焉。鄙者則面諛承奉，無所不至，此尚知有廉恥氣節哉？亨甫力振頹風，可爲矯矯矣。乃受其書者，不愧謝而以爲恨。時人復被以狂名。使亨甫達而在上，風節必有可觀者，竟不一第，徒以詩名，是可悲也。亨甫內行甚篤，善事繼母。生平好遊，伯兄常資之縱覽名勝。伯（兄）歿後，厚視諸姪有加。每言繼母、伯兄，未嘗不泫然也。里中前輩，闡揚不遺餘力。所交海內賢士老不遇者，尤推揚之不絕。年長於己者，禮之必恭；少於己者，正言教誘懇至，其敦篤如此。嘗負大志，余稱其有經世才，人未之信。後見盧厚山、林少穆二帥亦稱之，然後知余非私言也。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張際亮》　張際亮，字亨甫，福建建寧人。幼穎異。閩縣陳壽祺主鼇峯講席，極器重之。內行甚篤，善事繼母。生平好遊，伯兄嘗資之縱覽名勝。伯兄歿，厚視諸姪有加。每言繼母、伯兄，未嘗不泫然也。年二十七，以選拔貢京師。性伉直，常以書投顯宦，責其不能教導後進，徒以財利奔走寒士，累數百言。顯宦怒。際亮以是負狂名。應鄉試不遇，於是走燕、趙、齊、楚、吳、越，諗其風土，而畢發之於吟詠。到廣州，尚未經旬，買舟而西，攬崧臺石室諸勝。東入羅浮，探其奇迹。又訪順德詩人黎簡墓，拜之。道光十六年舉於鄉，會試復報罷。與姚瑩交最厚。瑩以事逮刑部

獄，偕至京師周旋患難。及瑩事白，際亮益狂喜，日轟飲，遂以醉死。瑩爲助櫬以歸。際亮負經濟才，磊落有奇氣。所爲詩，天才奇逸，感時記事沈鬱雄宕。嘉慶、道光以來作者，未能或之先也。著有《松寥山人詩集》、《婁光堂稿》。

《皇清畫史》卷一五引《悔餘詩鈔》　張際亮，一名亨甫，字亨甫，別號松寥山人。建寧人。道光十八年舉人。何栻曰：「能書。」

紀事

作家逸事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一　亨甫先生落拓窮年，山川奔走。晚爲友故，客死京師。遺稿叢殘，十不存一。然身後之名，久而益顯也。

又卷二　張亨甫先生奇情壯氣，一如其詩，素負「國士」之目。屢上公車，晚歷南北，遊迹所至，傾倒流輩，不獨當日同學諸君所願退舍避之已也。而同學中最爲心折者，閩縣劉炯甫徵君（存仁），至欲以師禮奉之。次則侯官林鄉谿廣文。鄉谿有時名，自負詩學，不輕許可，獨於先生隻句單詞，必加矜重。平生瓣香所在，亦略可見。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八　張際亮，字亨甫，榜名亨輔，建寧人。道光乙未舉人。有詩集。

又　亨甫游京師，曾賓谷聞其名召飲，同坐皆名士。曾食瓜子黏鬚，一人起爲黏去，亨甫大笑。明日投書，責曾以財利奔走寒士，廉耻俱喪，負天下望，以是得狂名。閩省鄉試，主試官途中相約：張際亮，狂士，不可中。而際亮已易名亨輔，拆卷疑其名，及來謁，果際亮，主試愕然。姚石甫因事被逮，亨甫待之淮上，從至京師，石甫旋亦昭雪出獄。其氣節、肝膽有古烈士風，事多類此。梅伯言贈之詩云：「尺五莊曾共杯酌，衆客酣譁君落落。別來江海飽軍聲，詩膽輪囷壓鮫鰐。」「新陪季布入關西，故人喜見翔金雞。宿心雖了莫歸去，好賦西京燕喜詩。」

作品本事

《顧眉生添香圖爲李蘭屏比部題》　《板橋雜記》卷中：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妍靚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貞，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爲南曲第一。家有眉樓，綺窗繡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煙繚繞，簷馬丁當。余常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妝與烏巾紫裘相間，座無眉娘不樂，而尤艷顧家廚食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然艷之者雖多，妬之者亦不少。適浙來一傖父，與一詞客爭寵，合江右某孝廉互謀，使酒罵座，訟之儀司，誣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逮辱眉娘也。余時義憤填膺，作檄討罪。有云：「某某，本非風流佳客，謬稱浪子端莊，以文鴛彩鳳之區，排封豕長蛇之陣，用誘秦誑楚之計，作摧蘭折玉之謀，種夙世之孽冤，煞一時之風景」云云。傖父之叔，爲南少司馬。見檄，斥傖父東歸，訟乃解。眉娘甚德余，於桐城方翟庵堂中，願登場演劇，爲余壽。從此摧幢機矢脫風塵矣。未幾，歸合肥龔尚書芝麓。尚書雄豪蓋代，視金玉如泥沙糞土，得眉娘佐之，益輕財，好憐才下士，名譽盛於往時。客有求尚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縑箋動盈篋笥，畫款所書「橫波夫人」者也。歲丁酉，尚書挈夫人重遊金陵，寓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十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丁繼之、張燕築及二王郎（中翰王式之，水部王恆之）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燕，李六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時尚書門人楚嚴某，赴浙監司任，逗留居樽下，褰簾長跪，捧卮稱賤子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爲罄三爵，尚書意甚得也。余與吳園次、鄧孝威作長歌紀其事。嗣後還京師，以病死，斂時，現老僧相。弔者車數百乘，備極哀榮。改姓徐氏，世又稱徐夫人。尚書有《白門柳傳奇》行于世。顧眉生既屬龔芝麓，百計求嗣，而卒無子。甚至雕異香木爲男，四肢俱動，錦綳繡褓，顧乳母開懷哺之，保母褰襟，作便溺狀，內外通稱小相公，龔亦不之禁也。時龔以奉常寓湖上，杭人目爲人妖。後龔竟以顧爲亞妻。元配童氏，明兩封孺人。龔入仕本朝，歷官大宗伯，童夫人高尚，居合肥，不肯隨

宦京師，且曰：「我經兩受明封，以後本朝恩典，讓顧太太可也。」顧遂專寵受封。嗚呼，童夫人賢節，過鬚眉男子多矣。

《十二日舟中感懷得詩五首次日成三首》五、六　《清史稿・宣宗本紀》：九月戊午，安集延回匪復入喀什噶爾，幫辦大臣塔斯哈戰敗，死之，遂圍喀什噶爾城。命玉麟等往勦。命楊遇春爲欽差大臣駐肅州，楊芳、胡超率陝甘兵協剿。

《石甫明府招游鼓山舍侄愼之（繼光）林七梅友同行余得斷句七首》　《停雲閣詩話》卷三：入湧泉寺必看舍利子與佛牙。舍利子本質純白，用水晶瓶貯之。觀者無定色，以青、黃、赤、白占驗吉凶。余至觀之，仍純白也。佛牙甚巨，不知何物。盛以磁盤，置暗室中。與舍利子同供一龕。龕外蔽以竹柵，觀者與錢數文，立櫺上窺之。亨甫詩云：「無眼耳鼻舌，何事留牙齒？我請付荼毗，佛應大歡喜。（佛牙）」

著録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亨甫詩集》二十七卷，張際亮撰。際亮字亨甫，福建建甯人。道光乙未舉人。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四　余昨以閩縣劉炯甫大令（存仁）《屺雲樓詩話》惜其同年建甯張亨甫孝廉（際亮）身後詩多散佚，無能任刻其全集者，因據劉輯《篤舊集》，多錄張之七古於卷一中。嗣獲福州黃黻臣同年函畀巨帙，擷之即《亨甫詩選》也。上題光緒八年壬午同鄉後學徐小勿（幹）刻於甯波榷舍。編卷凡八，存詩凡一千三百八十。張氏一生所得，應不止此，而此千數百首，竟得素不相接之人爲之校訂於身後，其精神命脈未嘗不因是益彰，夫亦可慰張於地下乎。

錢泳

論述

《隨園詩話》卷一四　錫山錢秀才泳，字立羣，居梅里。丙午臘月七日，張止原居士招遊靈岩，與秀才兩宿舟中，談古文金石之學，極淵博。《遊西湖》云：「十年不識錢唐路，今到翻疑是夢中。巒翠難分南北寺，舟輕易颺往來風。數灣碧水通仙宅，一帶蒼烟沒宋宮。何處吾家表忠觀？幾回搔首問漁翁。」「躍馬登山松四圍，梵王宮殿鬱崔巍。老僧迎客來幽逕，少女焚香上翠微。鷲嶺樓高滄海闊，冷泉水急濕雲飛。何當端坐三生石，說破遊人去路非。」是日，舟泊木瀆驚飛橋。秀才往訪其友孫鏡川。俄而同至舟中，見余即拜，背小倉山房古文，琅琅上口，亦奇士也。

《國朝正雅集》卷四六《寄心盦詩話》　梅溪先生歷楚、豫、浙、閩、齊、魯、燕、趙之間，爲諸侯賓客者二十餘年。喜金石文字，工隸書，善畫，能鼓琴。壽至八十外。詩半皆酬贈之什，其精者風格亦高。

《海虞詩話》卷一二　錢參軍泳，【略】初遷釣渚，後居翁家莊。以書法名於時。曾鈔十三經，徧游公卿閒。刻成親王、劉石菴、鐵冶亭諸家法帖。著《述德編》百卷。詩格明秀。《偶成》云：「力田冀豐年，力學冀聖賢。苟不存此心，耕讀俱徒然。嗟嗟利名客，甘受世網牽。一朝赴邱壟，千載誰悲憐。」又云：「寄形大塊閒，萬事何時已。凍蠅觸窗鳴，鬧蛾撲燈死。知進不知退，自古皆爾爾。所以賢達人，守身若處子。」《吳興探峴山道場歸雲諸勝》云：「昔欲來吳興，人事牽籬樊。今日遂初志，扁舟負朝暄。遙瞻峴山隈，木落秋草蕃。窪尊與浮碧，碑倒亭空存。道場已在望，舍舟扣僧門。攀緣入雲封，石塔撐天閽。孤峯自迴抱，諸山若兒孫。老佛對我坐，四顧皆隤垣。苦竹出階陛，荆棘當前軒。仙人孫太初，歸雲有荒原。不見芳酒酹，時聽松濤翻。仙佛苟如此，人生何足言。」佳句如：「有園翻厭灌花忙，世閒最穩逆

風船。」「殘滴猶懸滿樹珠，青山慣看轉無詩。」皆苦吟所得也。

孫原湘《履園叢話序》 履園主人於灌園之暇，就耳目所睹聞，著《叢話》二十四卷，間以示予曰：「吾以是遣愁索笑也。」孫子讀而歎之曰：「此非遣愁索笑之爲也，先生欺予哉！」主人改容起曰：「噫！子知我者，試爲我序之。」其曰舊聞，識國初軼事，備野乘也；曰閱古，釋所見三代秦漢以來法物而資小學也；曰考索，雜取古書事物疑義以證心得也；曰水學，論三吳水利之不可緩也；曰景賢，勸孝弟，警薄俗也；曰耆舊，思老成，奉楷模也；曰臆論，警頹風也；曰譚詩，正雅音也；曰碑帖，從所好也；曰收藏，慨煙雲之過眼也；曰書畫，示正法眼藏也；曰藝能，即形下以見道也；曰科第，紀人材之盛也；曰祥異，明天地之大也；曰鬼神、曰精怪，窮陰陽之變也；曰報應，昭天地之合也；曰古蹟、曰陵墓、曰園林，記雪泥之鴻爪也；曰笑柄，寓莊於諧也；曰夢幻，示實於虛也；而以雜記終焉。舉凡人情物理，宇宙間可喜可愕之事無不備也。此溫伯雪子目擊道存之意也。序既畢，以復於主人，曰：履園之義何昉乎？履之言禮也，將以辨上下、定民志也。顧履而園則賁於邱園之象也，其殆將託於戔戔者以諷世與？抑話者，言之善也。不話於朝而話於野。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履之，九二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履園有焉。然則是話也，即以爲遣愁索笑可也。

潘曾瑩《墨緣小錄》 錢梅溪先生（泳），金匱人，自號梅花亭長。工楷法，尤精篆、隸，手摹唐碑及秦漢金石斷簡數十百種。丙戌年，枉過鳳池園，見予所爲文稿，欣賞不置，爲予呵凍題籤，並出所臨蘭亭小册見贈。間作小詩，神味雋永。三松老人贈詩，有「梅花溪上一詩人，生與梅花有夙因」之句。兼工六法，秀潤中亦饒古趣，然頗自矜貴，不多作也。

傳記

《清畫家詩史》卷戊下 錢泳，字立羣，號梅溪，金匱人。嘗客遊畢秋帆幕中。工篆、隸，精鐫刻，手摹縮本漢唐諸碑並鉤勒法帖多至百數十種。晚歲以八分寫《十三經》，擬復鴻都舊觀，刻石未半而止。畫山水小景，疎古澹遠。著有《履園叢話》。

紀事

《皇清書史》卷一一引《履園叢話》 泳自記家刻一則云：余生平無所嗜好，最喜閱古法帖及古人墨跡，見有佳札，輒爲雙鉤入石，以存古人面目。乾隆五十三四年間，始出門負米。初爲畢秋帆尚書刻《經訓堂帖》十二卷。又自臨漢碑數種，刻《攀雲閣帖》二册，便爲海內風行。嘉慶四年游京師，鉤刻成親王法書，爲《詒晉齋帖》四卷。十年，復至京師，又增益二集、三集、四集，共十六卷。又得成王書一鱗片爪，集成小册，爲《詒晉齋巾箱帖》四卷。是年七月，仁宗命吏部右侍郎劉鐶之刻其叔父文清公墉平生所爲書，予時在京師，爲之鉤勒，名曰《清愛堂石刻》四卷。十三年，爲鐵冶亭宮保刻《惟清齋帖》四卷。是年予始命兩兒曰奇、曰祥將予歷年所臨漢碑五十餘種模刻，名曰《攀雲閣帖》。十四年，爲英煦齋相國鉤刻《松雪齋帖》六卷。十六年，自取唐、宋、元三代墨跡或舊拓本，擇其尤者，輒爲模刻，命曰《小清祕閣帖》十二卷。十八年，爲雲間沈綺雲司馬刻小楷集珍帖八卷。十九年，山居多暇，偶取蔡君謨諸書帖刻爲四卷，曰《福州帖》，以寄汪稼門制府、王南陔中丞，時二公爲閩中督撫也。二十年，自刻《寫經堂帖》，起於鍾、王，終於松雪，凡八卷。是年八月，爲韓城師禹門太守刻《秦郵帖》四卷，皆取蘇、黃、米、蔡諸公書而殿以松雪，華亭二家，時太守正攝篆秦郵。是年，蕭山施秋水少府曾以余所臨漢魏隸書大小數十種刻成四卷，曰《問經堂帖》。二十一年，南城黃兩峰峒爲昭文令，介余選集山谷大小行書六册，曰《黃文節公帖》，蓋蔡、蘇、米三家各有專刻，而文節無之耳。二十二年，婺源齊梅麓太守彥槐令吾邑，偶見前英相國所刻《松雪齋帖》而愛之，視相國所未備者，又續刻《松雪齋帖》六卷。是年冬，鍾祥彭毓團志傑爲烏程令，余爲刻《吳興帖》六卷贈之。二十三年，又自刻《述德堂帖》，自唐人臨本黃庭顏魯公竹山聯句及宋四家趙榮祿、俞紫芝、張伯雨、吳仲圭、郭天錫、倪雲林等書合而爲一，計八卷，以續《寫經堂帖》之後。是年九月，《攀雲閣帖》刻成，計十六卷。二十四年，爲長白斌笠耕觀察取趙、董兩文敏墨跡刻爲《抱沖齋帖》十二卷。道光元、二兩年之內，爲歙縣鮑讓齋觀察刻余所縮臨唐代諸碑三十二册，至四年而始成。是時儀徵巴樸園宿

厓昆仲索視余所刻諸帖，余因檢六十四石贈之，藏之樸園壁間，命曰《樸園藏帖》八卷。次兒曰祥所刻《枕中帖》四卷，亦於是時成焉。七年，爲嘉善周又山觀察刻其尊甫山茨先生遺墨大小楷行草書六册，爲《仁本堂墨刻》。八年，爲膚施張河帥芥航先生刻文與可、蘇東坡畫竹題跋，計兩大册，分裝四卷，曰《澄鑑堂石刻》。是年，又自刻《學古有獲之齋帖》四卷，自鐘鼎款識並周秦兩漢魏晉六朝以及有唐一代諸書各摹數字，略備體格，本爲課孫而刻，亦以便初學觀覽，爲書法之源流也。其餘所摹刻者尚多，有古碣，有今碑，有墓志傳誄，有詩刻題名，如秦會稽刻石與碣石門刻石、泰山琅琊之罘東觀諸刻石，漢熹平石經殘字，郭有道、陳仲弓、楊伯起、曹娥諸碑，及縮本漢碑，定武蘭亭褚摹蘭亭舊本、樂毅論醴泉銘、磚塔銘，孫過庭書譜之類，不可枚舉。俱別載《寫經樓金石刻目錄》中。

《團扇詩》《清稗類鈔・服飾類・阮文達製昉古團扇》：團扇之名甚古，漢已有之。有明中葉，乃行摺扇。至本朝，尤盛，遂不復知有古制矣。阮文達於嘉慶丙辰提學浙江，嘗得一古團扇，有馬和之畫，楊妹子題。因依式仿製，以賞諸生之試列高等者。【略】不二十年，團扇之制，遂行滿天下。錢梅溪嘗有《團扇》詩贈文達，云：【略】。

著録

錢曰壽《履園叢話目錄後識語》　右《履園叢話》爲先君子手輯，計得二十四卷，合成八集。前經流傳海内，嗣因庚申歲遭兵燹後，原板稍有遺漏。今壽等集資補刊以問世，並誌先澤之幸有存焉。

藝文

王芑孫《歲暮懷人絕句二十四首・錢立羣（泳）》　賞音何必定聞絃，但有琴心自渺然。興到豪顛肯相寄，爲臨尹宙及張遷。（君善琴，兼工分隸書。）

又《歲暮懷人六十四首・錢立羣上舍（泳）》　篆印分書均寄我，求我一詩我未果。再書抵爾浙江湄，游蹤約略難具知。吾家同叔今賜葬，礲石粗成方選匠。已將葬記屬吳融，要倩中郎寫一通。（方求穀人爲亡弟作葬衣冠記，欲寄君求爲書之。）

《畫林新詠》卷二　書名仿彿停雲館，縮本唐碑搨最工。家在梅花溪上住，疎香閒寫月朦朧。

雜録

《墨林今話》卷九　金匱錢梅溪泳遷吾邑之翁莊。工於八法，尤精隸古。晚歲以八分寫《十三經》，擬復鴻都舊觀，工力甚鉅，刻石未半而止。平生所摹唐碑及秦漢金石斷簡，不下數十百種，俱已行世。餘事作詩，兼工畫法，所寫水村小景，疎古澹遠，非丹青家可及。

《國朝書人輯略》卷七引齊學裘《見聞隨筆》　錢梅溪能詩，工書。縮本唐帖至其分書，一味妍媚，不求古雅，名雖遠播，終不近古。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三　書法坡公，工篆、隸鐫刻，摹勒縮本漢唐諸碑，當時名帖多出其手鐫。著《梅花溪詩鈔》。王竹吾中翰藏有臨蘇札册，古肆見有臨乙瑛碑全文册，功力深而蘊藉少，乃鐫刻名家也。

胡金題

《靈芬館詩話》卷四　近地詩人與余通縞紵之交者，當湖有胡瘦山（金題）、屈敬園（爲章）。瘦山詩詞宗師金風亭長。

又　瘦山詩格工細，不爲跼蹐廣憤之音。《積水》云：「斷虹明遠渚，初日暖孤亭。」《野步》云：「光風徐汎隴，暗水細交渠。」《天竺》云：「山坳竹聚碧烟暝，陰洞風送疏鐘圓。」《靈隱》云：「泉移竹筧細無響，煙抱石樓寒不分。」《捕蟹詞》云：「露脚斜飛星斗横，水紋如綫一燈明。」「推篷坐守滿灘月，數盡來船過籬聲。」道眼前之景尤妙。

又　瘦山有《金屑詞》，豪無草堂脂粉之氣。其《疏影・和竹垞秋柳》云：「三三兩兩，稀堪數，全不似嬉春時候。」後闋云：「煙欺霧壓，荒園裏，尋不見翠樓窗牖。恨永豐坊角重來，相對各驚消瘦。」頗可步武茶煙閣之後矣。

《晷雅集》卷三三　瘦山富才藻，能矜慎儉約，不使駿騁於性情之外。予友徐孝廉雪廬、朱兵部茉堂每稱賞之。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〇　平湖胡金題瘦山居北郭外，好爲詩，嘗佐其尊人雲樹明經續輯《檇李詩繫》，刻有《桐華館詩》、《金屑詞》。《經難沮精舍故址》云：「掬月拈花迹已非，舊題零落澹禪扉。高人去後清風歇，叢石孤松近十圍。幾時拋却故山薇，遼海重歸心事違。一種春風亡國淚，年年濕透比丘衣。」《捕蟹詞》云：「日坐湖心生計微，結成蟹舍傍魚磯。昨聞楚、蜀銷金甲，怪得今年上籪稀。」清新綿摯，尚有南疑遺韻。南疑紫茜村莊在城西，鹽官徐白峰嘗爲作圖。瘦山心折前修，見諸題咏焉。

《兩浙輶軒續錄》卷一八　《縣志》：金題才華富有，承其家學，工詩文詞賦。嘉慶甲子，知縣路錞延修邑《志》，金題搜討之力居多。

《題孝蹟圖四章》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〇：孝子馮錡，父某客死大同，徒步歷數千里，扶櫬歸葬，躬親畚臿，以勞卒。事聞，詔旌其閭。子積困繪《孝蹟圖》四，曰《重關徒步》、《長江返風》、《荒村露宿》、《故園歸葬》。胡瘦山上舍題長短句四章云：【略】。

陳　基

《隨園詩話補遺》卷七　常熟縣試，試題是《野舍時雨潤》。某童有一聯云：「青沾沽酒肆，紅滴賣花籃。」吳竹橋太史拔爲第二。長洲縣試童子詩，題是《綠滿窗前草不除》。陳竹士（基）有一聯云：「秀色三分兩，春痕一抹煙。」祝芷塘給諫見之，拔爲第七。二人並非看卷之人，而皆與縣官交好，故能愛才如此，否則，此詩亦被輕輕點過矣。

又卷九　蘇州陳竹士秀才與余同遊四明，一路吟咏甚多。見贈云：「神仙從古戀烟霞，一首詩成萬口誇。到處探奇逢地主，避人祝壽走天涯。生來不飲偏知酒，（先生不飲，而嚴于評酒。）老去忘情尚愛花。路走二千年八十，山遊不遍不歸家。」《咏蠶》云：「蠶娘辛苦說天晴，聽唱羅敷《陌上行》。蓬底綠雲吹不斷，採桑風送剪刀聲。」《湖莊》云：「曉寒臨水重，春夢近花多。」《錢塘江阻風》云：「水能驅岸走，風不放潮歸。」皆妙。

又　乙卯春，余偕陳竹士遊四明，渠路上詩云：「風外潺潺識壩來，百夫纜曳客船迴。波心一擲如飛弩，把怒春江水劃開。」

《梧門詩話》卷一三　蘇州陳竹士秀才基，詩善寫性靈，而造語精到，無率易之病，是善學隨園者。

《國朝正雅集》卷四七　蔣棨渭云：竹士困於名場，鬱鬱不得志。金瘦吟夫人早歿，繼配問花王夫人，筆墨埒瘦吟，並善倚聲。由是以詩詞偕隱者十數年。

又《石谿舫詩話》　竹士詩情而綺，爲子才翁所賞。困於諸生，以賣文爲活。然得纖纖女士以爲之配，雖上第名卿不以易也。

同治《蘇州府志》卷八九《人物》　陳基，諸生。耽吟詠，遊袁枚之門，枚《詩話》中所稱陳竹士者也。嘗題其卷云：「雕刻之辭，可憑人力；清脆之響，必自天來。唐有溫飛卿，宋有姜白石，元有薩雁門，明有高青邱，近乃有陳竹士。」其見賞如此。配金氏，繼配王氏，並能詩。金號纖纖，名尤著。

《題病起懷人圖》　《靈芬館詩話》卷七：余有《病起懷人詩》四十二首，琴隖太史爲補圖及詩，青士、小湖、退庵、鐵門、壽生皆洋洋大篇。【略】陳竹士云：【略】。

《贈吳杜村》　《耐冷譚》卷七：揚州吳太史杜村，愛畫成癖，收藏甚富。每年雪降之日，以王摩詰、劉松年、盛子昭、文衡山、惲南田五家雪圖，並陳几上。右丞卷居正位，四卷分列左右，具衣冠拜之，有「一時卧看五朝雪，頃刻論交千古人」之句。一日微雪，海鹽吳思亭過訪，直入其室。太史急不及避，因得見，相與大笑。思亭口占七絕贈之【略】。

《題伴梅華館圖》　王汝玉《梵麓山房筆記》：陳丈竹士（基）題余《伴梅華館圖》詩有句曰：「我似孤山林處士，妻梅已了一生緣。」蓋追感金、王兩夫人也。

郭麐《中元夜水閣即事示鐵門竹士》　一燈明水閣，孤館俯高城。澹月已秋色，暮潮猶雨聲。人天殘夜想，節物異鄉情。獨有盈尊酒，與君相對傾。

又《病起懷人詩三十首》一九　梢頭繭栗在揚州，其笑年來只近遊。秀澤單椒圖畫裏，妬君飽看誰華秋。（陳竹士茂才）

李寅熙

《靈芬館詩話》卷一〇　寅熙【略】其弟介庵爲梓其遺詩四卷，蓋所佚者已多矣。曩在邗上，介庵以詩稿屬爲題詞。余爲作二律，有「名從身後得，詩可篋中傳」之句。秋門享年不永，故所作未遑深密，然清疎雋上之氣，自不可磨滅。五言如：「孤燈涵夜色，一雨盡春聲。」「長林驚葉響，遠雁與天低。」「嚴程憑馬力，殘月見衣稜。」七言如《荷葉》云：「一燈凉雨鳴秋舫，廿載煙波感故衣。」《九日》云：「一簣登臨天尺五，重陽時節客三年。」《寄種梅》云：「夢想筍肥應勝肉，愁看槐綠又如山。」《寄人》云：「勞生行役魚頹尾，小伎文章豕白頭。」「老我形容花笑客，借人堂宇燕留龕。」《示弟》云：「故交賸有貧還戀，好事多應夢不成。」皆清麗閒雅。

郭麐《題李寅日（寅熙）秋門草堂詩鈔》　想見吟情苦，京華旅食偏。名從身後得，詩可篋中傳。翡翠蘭苕月，離騷廿五弦。功名定何物，悼悼送華年。　窮達原由命，沈埋豈足哀。居然能此事，何不老其才。謝夢猶生草，（令弟介菴。）江花已落梅。（謂其師曹種梅學博。）因君重感舊，卻棹酒船回。

《讀笛漁小稿》　《靈芬館詩話》卷一〇：嘉興李賓日寅熙，號秋門，與汪雲壑修撰、王秋塍大令爲詩友，兩君亦雅重其人。秋試京兆，屢困有司，侘傺以卒。【略】其《讀笛漁小稿》一首云：【略】殆以自況，而「詩書未白頭」之語，又竟成讖矣。

《晚晴簃詩匯》卷九九　字賓日，號秋門，嘉興人。諸生。有《蠡魚勞歌》、《呻吟》等集。

畢華珍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步軍協理頭領二十六員：【略】通臂猿畢子筠（華珍），有《揖山樓詩集》。

《寒松閣談藝瑣錄》卷一　畢子筠先生華珍，太倉人，弇山制府之族孫也。官浙江淳安、龍游、慈谿等縣知縣。錢曉廷聚朝、秦次游光第兩丈皆出其門。先生晚歲致仕，養疴禾城，築梅巢以居，作雜詩三十七首，清微澹遠，神似王、韋，與少年所作附刻《瓶水齋》中者迥不侔矣。著《衡論》十三篇，皆經世之學。又喜畫山水，空濛蕭瑟，似能不能。每往訪之，輒清談移晷也。

又　梅巢雜詩，予雅好之。削膚存液，如布帛菽粟之不可一日無者。

又　予所識諸老輩，以梅巢先生爲第一。蓋先生之名早列《乾嘉詩壇點將錄》中，至咸豐初已巋然魯靈光矣。

張翊

袁潔《蠡莊詩話》　吳下張淥卿翊，幕遊山左，雅善吟哦。後投効曹南軍營，授膠州巡檢，易名祿卿，字六琴。記其有《四秋絕句》，《秋草》云：「王孫芳意漸疏慵，駭綠紛黃滿徑封。何似仙葉青不改，獨留靈莢報三冬？」《秋虫》云：「應時也類鳥鳴春，絮絮寒宵意自親。耳熱眼花渾不解，驚心只有感秋人。」《秋蝶》云：「兩翅西風倦影斜，名園芳意剩些些。小娃未解愁滋味，錯認憐花是戀花。」《秋蟬》云：「小院斜陽落葉深，抱枝楚楚作哀音。睡餘一笑拋書卷，且與詩人代苦吟。」

又　詩至牢騷，固不一種。張六琴《答友人句》云：「袖海填愁精衛石，拄天爭日魯陽戈。」獷驁不馴，令人咋舌。

《七夕》　袁潔《蠡莊詩話》：七夕詩，歷代幾於說盡，無可翻新。近見張

六琴《七夕》云：「雲煙歷刼不銷磨，撙節歡娛未是苛。十二萬年年一日，比肩百歲問誰多。」雖類算博士，却佳。所官靈山衛，荒遠陋劣，素不知有乞巧事。故其次篇云：「無人乞巧上針樓，碧海銀潢別樣秋。兒本衛生原嫁衛，不知牛女有離愁。」則婉而刻矣。

《題傾蓋亭》 袁潔《蠡莊詩話》：郯城道中有傾蓋亭，事見志乘，爲聖賢古跡。題本嚴正，難於新穎。亭中諸作如林，率多迂滯。張六琴過題云：「桃靨微紅柳眼青，郎當車鐸最愁聽。已成孤旅無同調，羸馬偏過傾蓋亭。」自能置身題外，不受束縛。

《宴清都》（隔院催殘點） 《靈芬館詞話》卷一《張詡詞》：張涤卿詡，與余定交浙江學使雲臺先生署中。涤卿好爲詞，亦兼作香奩諸詩。余以辛稼軒事告之，勸其專致力于倚聲，涤卿頗韙余言。其詞好爲穠纖側豔之體，而清氣自不可掩。有《秋夜偕頻伽定香亭小飲感賦》云：「隔院催殘點。西風急、雁聲卷起清怨。金波盪樹，荷香漸歇，翠盤欹軟。安仁此日腸斷。判付與、清尊汗漫。念醮堤、衰柳依依，今宵泣瘦啼眼。　忍將銀字重鈎，新詞自譜，燈下同看。鳴螿顫冷，高梧墜葉，淚花驚散。流光暗裏偷換。更荏苒、天長夢短。便悄然、憑暖蘭干，沈腰又減。」定香亭，學署荷池之亭也，余與涤卿時對飲于此。

《臺城路》（小窗慵展來禽帖） 《靈芬館詞話》卷一《還硯圖題詞》：余舊藏鸚鵡硯，失于越州。嘉慶庚申五月，嚴四香得于骨董鋪中，輒以見歸。余屬蔣芝生作《還研圖》，張涤卿填《臺城路》以紀之云：「小窗慵展來禽帖，翠螺盡日塵翳。趙璧猶完，楚弓仍得，珍重故人遙寄。別離如此。喜霞骨依然，雲腴添膩。虎僕頻拈，朝朝吟向畫簾底。　當時流落誰念，賸一雙鸚鵡，偷滴清淚。湖海漂零，雲煙過眼，寂寞半池秋水。舊盟寒未。算石不能言，三生應記。好壓歸裝□鬱林那可擬。」

《步月・碧巘雕雲》 《定香亭筆談》卷三：戊午六月既望，予與泰州宮芸欄詔、元和張涤卿詡爲月夜之游。自金沙港策騎過十里松濤，月色浩潔，深林無人，夜鳥相應，至冷泉將二更矣。泉聲泠然，塔影自直。宿補梅軒，聽揚州偶然上人彈琴，接榻小夢，東方達曙而歸。涤卿填《步月》一闋以記之。

《皇清書史》卷一五 張涤卿，號六琴，長洲人。官山東靈山司巡檢。善摹漢碑，有牛空山之風。（《師友集》）

梁紹壬

論　述

《國朝杭郡詩續輯》卷四〇 晉竹烏衣子弟，風流自賞，屢躓禮闈，抑鬱不得志。隨父宦游嶺表，癸巳夏報罷旋里。聞父喪，觸暑星奔，困頓萬狀。復以公事羈留年餘，卒以客死，亦可哀已。

《兩浙輶軒續錄》卷三〇引鍾駿聲 晉竹《兩般秋雨庵隨筆》膾炙人口。詩稿甚富，汪小米中翰爲選其尤者刊之。

汪适孫《兩般秋雨盦隨筆序》 予中表兄晉竹梁君，以宰相之華胄，膺孝廉之巍科，等身讀書，僂指數典，膏肓箴乎經疾，然疑訂爲史評。凡夫《北夢瑣言》、《西京雜記》、《詩人玉屑》、《藝苑金針》以及《七籤》、《眞誥》之編，《五燈》、《珠林》之册，靡不參同結契，考異名郵。陋小說於黃車，約條鈔於青簡。入張公之室，記事拈珠；登康生之堂，劇談著錄。成《秋雨盦隨筆》若干卷。予受而讀之，軋軋乎錦綫之抽機，磊磊乎星徽之溢目已。綜其全旨，約有四端：一曰稽古，則《經典釋文》之遺也；一曰述今，則《朝野僉載》之體也；一曰選勝，則模山範水卧游之圖也；一曰微辭，則砭愚訂頑，徇路之鐸也。夫田敏白及，識物昧其名；楊修赤泉，論族紊於系。或目駭豹文之鼠，或口呿同穴之鼯，導鮮通津，佩無迷穀。君則畫疑在掌，藏慧以胸，辨子尾之銅盤，搜比干之墓碣。奥如羊績，不誤於杕枝；博如馬遷，無譏於尸口。豈非事求其實，而解別於常乎？又若見淆烝而不知，問魯壺而莫對。人非稷嗣，孰究朝儀；地限傖荒，徒工野錄。君則沐浴乎家澤，晉接乎祖庭，登多寶之船，咳唾無非珠玉；入衆香之國，熏陶盡是旃檀。故能掇英拾華，吐糟棄粕，總四朝之聞見，通萬國之語言，紹《矢音》之遺芬，（文莊公集名《矢音》。）演《瞥記》之餘緒。（諫庵先生有《瞥記》。）韓家經緯，王氏璠璵，吾於此書，信其濟美矣。今夫龍門之作，因閱歷而始奇；東坡之文，引江山而爲

助。士有心通八極，身局一隅者，其所撰著，不過瓮牖之閑評、楓窗之小牘已耳。君則近游吳市，遠適燕郊，徘徊善卷之山，洄溯羚羊之峽。蓋吾舅氏宦轍所至，君每從焉。借官舍以作書堂，采土風而襲縣譜。登高克賦，遇物能名，具升岳浮海之才，爲鑿險縋幽之致。方音輯去，軼事探來，賢俊咸接其履綦，草木亦助其馨逸。其情暢，其興豪，此所以縱吻生濤，把金杯而跌宕，鋸辭落雪，捉麈尾而流連也乎？至於五門嚘嚘，聞馬舍之猪聲；三臺峨峨，貢虞卿之蝦鮓。往往誚深鄭酤，毀甚滕屠，矜對鏡之青驢，吐燒城之赤舌。君則無心玩世，有意牖民，不刪寺人孟子之詩，竊比公是先生之記。而或謂雕刻世態，有干天和；摹繪物情，微傷厚道。是又未知草能指佞，角善觸邪者，固不能學味道之模棱，等魏公之嫵媚也。嗟乎！秋無可夢，一燈黯淡而搖青；雨最能愁，萬葉凄凉而墜碧。君之書成，而君之身杳矣。又況雙雙鶼翼，聽冷月於泉台；（君配蕉卿黄夫人撰有《聽月樓詩》二卷。）藐藐鳳雛，少孤星於曙後。極才子傷心之遇，爲文人薄命之尤。蠶吐餘絲，蠹留剩字，又曷禁拔劍斫地，把筆問天也哉！昔先兄爲外大父刊《左通補釋》，今予擬爲君刻所著述，而以是編先之。零章斷簡，雖難侔武庫之珍；選義考辭，要無愧雜家之作。覽之者愛其記醜而博乎，吾恐畏其口而適適然驚且走也。

王坤《兩般秋雨盦隨筆後序》 夫苔華刻玉，異代摹鳥迹之紋；安石碎金，小史讐龍威之秘。不有作者，疇發新型；弗生後賢，罔開塵網。然世之拘文牽義者，以占畢章句爲可傳。禍棗災梨者，以敝帚享金爲能事。孰識古人懲勸之旨，半寓方言；稗官附會之辭，補徵文獻。冰甌浣筆，羅雅俗於操觚；雪案謨觴，匯古今而灑墨。此余姻丈錢唐梁晉竹先生《兩般秋雨盦隨筆》一書所由作也。先生性貫靈犀，手爲天馬。博涉經典，銅鼓扣識於茂先；綺麗文章，花管夢生於太白。荒搜黄竹，豈獨成謠；奥埒淄蒲，匪徒志異。仿小《虞初志》而比事訂訛，參《新唐書》文而輯金綴玉。隨之時義大而簡，不敢珍秘枕中；筆所未到氣已吞，宜其風行海内。奈經動地鼓鼙，熏天妖孽，化茵成溷，煮鶴焚琴，頓使此書原板湮沒無存。而坊間翻刻，利在混珠，謬增魚豕，誰爲刻翠，再辨驪黄？先生賢甥許秦兆明府，宦游鄂渚，誼篤渭陽，慨兹籍之失眞，集同人而讎校。分漢水之一勺，剞劂重新；溯粤夢於三生，精靈如晤。越四月而事竣，適余來漢皋，囑爲後序，義不獲辭。雖靦縷冗俗，而愉快志神。譬之觥俞審音，疾雷不覺其響；獿人運斫，成風弗鈍於微。矧導美在先，忍淹韓陵之片石；因人成事，愧乏江郎之彩毫。從此復汪倫之舊梓，延梁苑之菁華。秋雨聲多，春風噓暖。傳堪附驥，樂泚筆於歸帆；迹可留鴻，寄遙情於江表。

《蘆溝橋紀事》 《挹翠樓詩話》卷一：關禁莫嚴於蘆溝橋，惟鄉、會試士子例準放行，然行李稍多，即討賞無厭。杭州孝廉梁紹壬有《蘆溝橋紀事》一篇，最爲詼諧入妙。

《燕臺小樂府》 《停雲閣詩話》卷七：京師演劇甲於天下，好事者撰《品花寶鑑》一書，能繪形又能繪聲，與《燕蘭小譜》、《金臺殘淚》二種可以參觀互證也。錢唐梁紹壬應來《燕臺小樂府》五首，一爲《梨園伶》云：【略】結句暗用畢秋帆先生事，而反言之也。《品花寶鑑》中所稱田春航即是，其餘姓名多類此。

《題隋宮鏡》 《蕉軒隨錄》卷三：《鏡詩》：「河山歷歷看來空，萬古消沉向此中。便是秦時明月在，可能還照樊陽宮。」此高念東侍郎（珩）《詠秦鏡詩》也。梁晉竹孝廉（紹壬）爲人題隋宮鏡云：「就使隋隄明月在，可能還照玉鈎斜。」直襲侍郎語意，未免生吞活剝矣。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一六 梁紹壬，字應來，號晉竹，浙江錢塘人。道光辛巳舉人，官内閣中書。《兩浙輶軒續録》：晉竹所著《兩般秋雨盦隨筆》膾炙人口。又工詩詞，有自編詩十六卷。

著録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兩般秋雨盦隨筆》八卷，梁紹壬撰。紹壬，字應來，號晉竹。浙江錢塘人，道光辛巳舉人。

《清史稿・藝文志三》 《兩般秋雨盦隨筆》八卷，梁紹壬撰。

趙　函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步軍協理頭領二十六員：【略】病大臣趙艮甫（函），有《藥》《樂》潛堂集。

《國朝正雅集》卷六九引王嘉祿　艮夫詩才豪逸，五七古生新遒宕，眞有戛戛獨造之能。余以爲下筆尤蒼涼沉鬱，其勝處不讓前人獨步。

又《寄心盦詩話》　江南兩艮甫，謂曹艮甫、趙艮甫也。趙詩眞切而有餘味，如《錄別》四首、《七里瀧夜宿》、《黃龍岡》諸作，皆非剽竊家所能道。

《雪橋詩話餘集》卷七　包愼伯謂【略】吳中可與言詩者，惟蔣濬懷、趙艮甫能知古法，亦不背詩教。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三　艮甫詩有典則，自抒所得，不事模倣依傍。輯乾、嘉兩朝詩，自題云：「方其下筆時，各謂自千古。輾轉成故紙，咄嗟棄如土。復從土壤中，諦觀良與楛。存者豹留皮，去者草同腐。勿以我相求，須識匠心苦。」又云：「榛芀一翦薙，瑤碧彌苔亭。多棄而少取，持論庶獲平。」其言頗喻甘苦。

又引朱酉生　艮甫稱詩數十年，不與時習相推轉。在邗上，佐都轉鄭公采擇乾隆以來諸家詩，所見專集最多，故能別白流派，意爲根幹，辭爲葩華。

《鐵槍歌贈張永祥》《雪橋詩話續集》卷七：淮寧張永祥，當川、楚教匪亂，率鄉勇三百人破賊五千於盧氏縣，論功得把總銜，棄之歸。阮文達撫豫，効力麾下，材勇冠其曹。文達撫浙時，海氛不靖，令教習溫、台、寧諸營槍法。屠孟昭宰儀徵，聞其名，延至署，捕治巨梟幾盡。長軀修髯，諸技皆長，而槍法尤絕倫，故以鐵槍得名。趙艮甫爲賦《鐵槍歌》贈之，稱其「謇訥恭謹，不類武夫」。《養自然齋詩話》卷九：嘗擬集古今瑰奇不遇之士，如宋學士所誌秦士，鄧伯翊、魏叔子所稱大鐵椎者，彙成一册，名曰《壯士錄》，忽忽未果。然偶覽傳記所載嶔崎磊落者，輒爲浮一大白。《樂潛堂詩》已載於前，其集中所歌張鐵槍，是亦一壯士也。張，淮寧人，川、楚教匪亂時，率鄉兵三百，破賊五千於盧氏縣，論功得把總銜。棄之歸。繼效力阮文達公麾下，儀徵宰屠孟昭（倬）聞其名，延捕巨梟幾盡。居三年，未嘗言盧氏功。長軀修髯，恭謹不類武夫。諸技皆長，槍法尤絕倫，因以得名。歌云：【略】。

《芝香曲》《梧門詩話》卷一四：紀事之詩，委曲詳盡，究以長慶一體爲宜，不得議其格之卑也。然元、白合作亦少，至梅村而始臻極盛，則此體自當以婁東爲大宗。近日學此體者雖不乏人，若獨擅勝場者，則蓉裳、香溆、雲伯外，以蘇州趙艮甫秀才晉函爲佳。嘗見其《芝香曲》云：【略】此詩爲吳門校書蔣如蘭作。校書與某生有三生之約，生入都，校書自畫小像寄。艮甫作此詩，風流宛轉，蕩氣迴腸，洵婁東的派也。

《十哀詩·哀甬東（弔寧波陷賊也）》　魏秀仁《陔南山館詩話》：壬寅春正月，揚威將軍至浙東，八省大兵雲集。二十五日祭旗，二十八日寅時收復寧波，誤用間諜，爲敵所紿，師熸焉。【略】二月初四日，參贊文蔚復敗衄於慈谿，副將朱貴及子昭南，參將阿木穫，游擊黃泰，守備徐宦、陳芝蘭、哈里克，候補知縣顏履殷死之。揚威將軍遁入杭州。自是軍謀不敢輕言用兵。震澤諸生趙艮甫（函）《哀甬東》詩云：【略】。

《廣陵感秋詩》二　《雪橋詩話續集》卷七：曾賓谷以乾隆、嘉慶間任兩淮都轉最久。道光二年，拜巡視淮鹺之命。自憲廟後，鹽政多用旂員，惟孫文定嘉淦、方勤襄維甸及賓谷以漢員特簡，例殊內府，秩並中丞，時以爲異數。趙艮甫《廣陵感秋詩》云：【略】。

丁玉藻

郭麐《西神山人詩稿題跋》　梁溪去吾吳百里而近，自南渡迄今，如李忠定綱、尤文簡袤、倪高士瓚、王舍人歡、邵文莊寶、高忠憲攀龍、秦宮諭松齡、顧典籍貞觀、嚴檢討繩孫諸公，名滿天下，信人材淵藪也。丁君采之，年未及冠，博極羣書，詩文俱臻高格。讀卷中諸作，不覺俛首至地。異時成就，必不出古人下。僕老矣，青牘無恙，見此異才，書之以慶余之遭也。

《海天琴思續錄》卷六　無錫丁采之（玉藻）隨侍嶺南，因寄寓焉。夙好吟咏，與仲文觀察爲詩友。其爲詩曠如軼俗，翩其絕羣，以視盛桂祛服十眉競

鬬者，蓋判然矣。子箴同年嘗以其詩示余，名篇迥句，美不勝收。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二　丁玉藻，字采之，無錫人。有《西神山人詩鈔》。

又　采之以廉吏之子，弱冠工詩，瓣香少陵，而兼綜衆體。尤好王、朱二家，筆力與李繡子相近。每有所作，冥搜累日，小有未安，不憚數改。同時曾賓谷、郭頻伽、張南山盛稱道之。陳蘭甫《論詩絕句》云：「循吏而今有子孫，江天吟嘯布衣尊。《西神》一集才如海，肯讓吏生與悔存。」謂采之也。

楊季鸞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九　楊季鸞，字紫卿，甯遠人。監生。有《春星閣詩鈔》。

又　紫卿年十二，以《春草詩》得名。入京師後，有「長安車馬地，花落不開門」之句，名公卿咸折節與交，足迹徧天下，所至，執詩壇牛耳。與何子貞同庚生，相友善。沒後，子貞題其墓云：「兩人足迹輕天下，千古詩懷在永州。」其詩古體磊砢自喜，于太白、退之爲近；近體多清新婉約之作。佳句如《三月三日獨行》云：「一天草色懷公子，三月桃花泥酒人。」《登武昌城樓》云：「平原訣蕩春風遠，霸業銷沈夕照斜。」《晴川閣題壁》云：「南樓待月興不淺，北渚感秋人未還。」《游蘭亭》云：「白袷又逢三月暮，青山如夢六朝非。」《游淨慈寺》云：「曲院好風搖竹細，遠廊疏磬隔花深。」《郊外見杏花》云：「一枝牆外非無意，三月江南正斷魂。」《驛柳》云：「客思幾年縈白下，板橋三月聽黃鸝。」《循愚溪尋柳侯故宅》云：「依然流水小橋在，無數遠山殘照多。」皆可誦也。

《國朝正雅集》卷八四　陶澍云：「紫卿詩以意運才，以情輔意，如列子之御風，泠然以善；如仙人之嘯樹，飄飄然吐雲霞而噓冰雪。」

又引吳嵩梁《序》　紫卿生長于瀟湘、九嶷，得其靈秀之氣，佩芷襲蓀，生而已然。而又北游吳、越、齊、魯，徘徊雲樹，嘯傲烟霞，故所作與太白爲近。

又《寄心盦詩話》　楚南楊紫卿詩，有奇氣，《題羅池廟》後四語云：「文字潮儋同萬里，江山永柳各千春。南荒貶謫君休恨，尚有天涯賣賦人。」

《海天琴思錄》卷四　本朝善學太白詩者，吾閩則有張彥甫孝廉，楚南則有楊紫卿太學。

《海山詩屋詩話》卷七　紫卿名季鸞，湖南甯遠人，舉孝廉方正，李文恭公吟友也。《春游》詩云：「澹沱春光在眼前，農家風景菜花天。君看十里斜陽外，黃到東皋幾棱田。」風味絕佳。

又　楊紫卿《塞上曲》云：「西風獵獵共登臺，萬馬無聲雪帳開。落日秋原平似掌，將軍一騎射雕回。桃花叱撥總如飛，榆葉蕭蕭驛路微。一片祈連山上月。送人出塞送人歸。」皆倣唐人聲調。

陳球

吳展成《燕山外史序》　《燕山外史》一編，陳君蘊齋所作也。其間叙寶生、愛姑事，栩栩欲活，悉以駢儷之詞寫之，流連宛轉，自成文章，殆有得之興觀群怨之微旨歟！其事甚巧，固足以傳；而行文組織之工，戛戛乎與造化爭奇鬥勝，雖欲不傳不可得也。憶曩時曾讀孔東塘《桃花扇》後序，歎其隱括全文之妙，今以此編較之，則如臚列大烹，而彼乃不過一臠之味耳。自來稗史中求其善言情者，指難一二屈。蘊齋天才豪放，別開生面，於一氣排奡中，迴環起伏，虛實相生，稗史家無此結構，洵千古言情之傑作也。蘊齋介其小阮畦春示余，且囑余弁言其首。噫！余本恨人，感茲棖觸，自何能已於言邪！聞之太上忘情，其次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吾輩。則是編也，陳君作之，余也讀之，惟有相視莫逆已耳。

呂清泰《燕山外史序》　蘊齋先生所著《燕山外史》，傳寶生逸事。【略】憶己未之秋，蘊齋索余題詞，甫讀一遍，第如入莊嚴法會，琉璃珲渠，纓絡珠寶，光怪陸離；又如金鐘玉磬，青鸞元鶴，宣演法音。但以語言文字而猶著色相也。迄今觀之，乃是大辨才。登七寶蓮座，講說大乘妙偈。示現前業鏡，當頭棒喝，喚醒世間癡兒呆女，同皈正覺，成不可思議功德。

光緒《嘉興府志・秀水藝術傳》　陳球，字蘊齋，諸生，家貧，以賣畫自

給。工駢儷，喜傳奇，嘗取明馮祭酒夢楨叙竇生事，演成《燕山外史》，事屬野稗，才華淹博。《墨香居畫識》稱其善山水。

胡文銓《燕山外史題詞》「三萬言難遣，十千酒屢沽，情多終自累，才大有誰俱？」自注：辛酉歲，余以事至禾，蘊齋爲居停主人，知其落落寡交，家貧，以賣畫自給酒食，恬如也。

于源《燈窗瑣話》陳蘊齋先生球，居郡中瓶山之側，自號一簣山樵。性豪邁，耽酒，工畫。嘗寓西湖，遇雨則着屐出遊，徘徊山麓間，終日不去。人笑其癡，蘊齋云：「此即天然畫稿也。勉向故紙堆中覓生活耳。」詩品淡逸，如其畫。

戴咸弼《燕山外史序》永嘉傅君聲谷，郡庠明經也。性情敦樸，有古君子風，其嗜古若饑渴。家貧，老於筆耕。近時師道廢，惟善誘後進者咸推君。郡邑人士爭延至其家，爲名師焉。至則輒發其所藏書盡讀之，昕夕採緝不倦，久而所見廣，所得多益。尤喜駢四儷六之文。摘取《袁文石箋》之闕誤者甚夥，爲之補正。又注《燕山外史》八卷，皆援據博賅，考核精審，其勤益不可及。

項震新《燕山外史跋》余友聲谷傅君，嘗設帳樂成。樂成陳君璞生、垕石兩昆仲甚推重之。同治庚午歲，館於徐氏內弟衡生家，近又館於內兄蓉川家，與予館僅隔數武，時通款曲。歷經多載，過從者數矣。稔知歲入館穀購置書籍，有未及購者，寄意一瓻，不憚煩所注《燕山外史》駢體外卷，分段詮解，纖悉無遺，將付梓，屬余校讎。予披覽一過，愛其左宜右有，謂讀是篇，瞭然於心目間也。且篋中更有《石箋袁文補正》及別著數種，擬後續刻，需其竣，當歸全豹，特先就此册爲之校勘。

光緒《嘉興府志·經籍志·子部小說家》陳球，《燕山外史》八卷。

管世灝

管題雁《影談序》申酉之歲，月楣安硯梧涇上，余亦寄迹鴛湖，凉宵岑寂，桐影侵帷。忽童子持一編入，閱之乃月楣仿蒲留仙之例，新著《影談》一書，函寄以索序者。急命舉燭讀之，覺雅潔如《才鬼記》，縱横如《劍俠傳》，嘻笑怒罵如《東坡志林》。閱畢，喟然起曰：月楣誠狂矣，豪矣，誕而奇矣！以影爲篇，豈以影響附和，不足存弓影杯蛇之疑；抑夢幻泡影，聊破其形影相吊之悶，是未可知。使月楣而鴻文就范，不難揚風挖雅，取青紫如拾芥，奈何終爲草澤之癯，衣大布之衣，居衡蕪之門，僅與田夫牧子往來，視塵海爲畏途。人負天乎？天負人乎？余不得而知之矣。然古來騷人韻士，窮愁著書，憂患注《易》。月楣身未嘗上宰相之書，投公卿之刺，優游盛世，以筆墨爲游戲，實非賈長沙一流人物可擬，而時效劉四罵人、唐衢痛哭者，何哉？挑燈覆展，忽暗風從壁隙入，燈影搖搖無定，恐有奇鬼來攫取，急取卷而什襲之。暇日乃戲綴評語，各附於末，質之月楣，以爲何如？

又從孫月楣，少負雋才，然性孤傲，深爲逢掖者所惡。獨隨余客燕臺者，三易寒暑。嘗匹馬過易水，作《吊荆卿》樂府，淋漓沉痛，如聞擊筑變徵聲，深邀汪雲壑殿撰所賞。及余應從弟閬風萍井之聘，束裝就道，浮湘而南，過衡陽，登匡廬，陟昭君之故里，眺白帝之廢城，莫不懷古興思，愴然有作，月楣和焉。故巫雲峽雨，鶴唳猿啼，時與余兩人吟聲相答。迨予爲閬鳳弟撰《夜郎神廟碑》，月楣濡筆擬構，體逸而曠大，似晉、唐小品，合署擊節，始知兼工爲文。未期年，弟卒於官，余與月楣扶旅櫬回籍，退居心亨書屋中。自愧年來車殆馬煩，髮已種種，獻策金門，迄無成就，屏棄菟園册子勿顧。爰啟舊篋，檢稗官小說者流數十種，日枕北窗，以消黃彌，閒則與兒曹談於豆花棚下，月楣亦抵掌滑稽，必至月上苔階乃已，日以爲常。

蟄庵居士《影談序》月楣先生家淳溪，與先曾叔祖玉度公交最洽，時相過從。余少日猶及見之，身長玉立，口若懸河，望而知爲績學之士。然性不偕俗，負奇任俠，頗爲逢掖者所疾，以故名不出里巷，鄉人鮮知之者。初游京師，撰《吊荆卿》樂府，爲桐鄉汪雲壑殿撰所賞識。然久無所遇，因依其仲父閬風明府萍井縣署，凡所擘劃，悉中機宜，明府極倚重之。亡何，明府卒於官，遺孤尚幼，人共危之。先生慨然任扶櫬之役，間關數千里，護持盡善，卒得歸葬故鄉。而絕無勞苦之色，尤人所難能者。自此境益困頓，僅爲童子師，往來於荒村窮巷間，鬱鬱而歿，良足慨已。是書爲一時游戲之作，筆情刻酷，殊蹈劉四罵人之病，然其抑塞磊落之概，亦足窺其大略焉。其中詩賦小詞諸作，皆爲曾叔祖代撰，今玉度遺稿，亂後片紙無存，已悉爲煨

燼，而得藉先生之書以略存梗概，亦足幸矣。辛酉寇亂，余藏書散佚什一僅存，此書尚得爲幸草之留。頃兒輩爲重裝一過，因漫書數語於後。

周春《影談題詞》 我聞譚有聲，不聞談有形。奈何揮麈尾，談乃以影名。對影嘗相愛，照影或相驚，要之盡空幻，一一從心呈。管子雕龍才，海國詩文名。閒將生花筆，寫此世俗情。稗官難悉數，約略我能評：《搜神》晉有寶，續者惟淵明。唐讀《宣室》聚，宋豕《睽車》盈。近時王漁洋，最賞蒲松齡。降而隨園叟，雅諧動公卿。文人多侤傺，塊壘胸中橫。嬉笑雜怒罵，聊以抒不平。君今年方壯，詎豈《齊諧》爭。沉酣窮經史，研煉賦都京。羣言資薈萃，著述括菁英。即看飛譽起，照耀詞場榮。蒙莊有妙喻，長影須疾行。倘逢張子野，佳句再三賡。露頂同抵掌，大笑任絕纓。

葛荃《影談題詞》 故紙堆中著此身，連篇月露語嫌陳。羨君樓閣憑空起，一面虛無一面新。兒女英雄意未消，雲窗斑管意無聊。燈前索取銀瓶酒，好把胸中塊壘澆。

浩歌子

梅鶴山人《螢窗異草序》 客有以《螢窗異草》抄本三册見示，款署「長白浩歌子」，未悉爲何時人。或稱爲尹六公子所著。顧隨園老人評語，的係附會。其書大旨，酷慕《聊齋》，新穎處駸駸乎升堂入室。雖有類小說家言，弗足爲文人典要，而以之消長日，却睡魔，固無不可也，賢於近時所刻見聞隨筆遠矣。尊聞閣主人仿聚珍版刷印行世，問序於余，爰作質直語告之。嗚呼！凡人有心作有關係文字，轉不味若里巷歌謠，足以啟發心思，耐人尋傳也。斯言惟具性靈者可與共印證耳。

縷馨仙史《螢窗異草二編序》 長白浩歌子有《螢窗異草》一書出焉，其思入窈冥者，可斷以理之所必無也；其言歸諷諭者，可信爲情之所或有也。初編既印行問世，而泉唐友人又函示二編，吾不知見之者咋舌凡幾輩耶？吾不知聞之者蹙額凡幾人耶？又不知謂爲眞、謂爲實者，持親見親聞以語人，咋舌蹙額者更不少耶！又不知廣大繁頤者，將盡泯於咋舌蹙額之流耶？嗚呼，噫嘻！

《霞外攟屑・螢窗異草初集》 署名長白浩歌子著。卷端稱鶴山人序。或稱爲尹六子所著。顧隨園老人評語，的係附會。其書大旨酷摹《聊齋》。賢於近時所刻《見聞隨筆》遠矣。（庸）按：二編卷三癡狐條，仿留仙小翠爲之。而云同郡吳公畹（戊辰進士，太僕卿。）之寵姬也。與杜一鳴云、嘉靖五年進士題名碑，皆無其人。據「同郡」二字，則必非尹似邨所作明矣。不特袁評附會。所載會稽馬中驥官廬州參將，死張獻忠難。康熙戊子，文安戴敬宸登進士。固安王立猷壬申、癸酉連捷。許皋鶴太史册封暹羅副使，溺於海。馬太史介菴典楚試諸條，皆子虛烏有，事無可徵。蓋即館中黎邱爲之。觀二編、三編接踵嗣出，殆以齊承裘之《見聞隨筆》、《續筆》爲劣，藉此思駕其上也。

湯鵬

論述

綜論

《續碑傳集》卷三〇姚瑩《湯海秋傳》 君少爲文有奇氣。初成進士，所爲制藝，人爭傳其稿，市肆售之幾徧。君曰：「是不足言文也。」取漢魏六朝迄唐人詩歌追儗之，必求其似，務備其體，已梓者三十餘卷。又好爲文，嘗謂其友人曰：「漢以後作者，或專工文辭，而義理、時務不足；或精義理，明時務，而辭陋弱。兼之者，惟唐陸宣公、宋朱子耳。吾欲奄有古人，而以二公爲歸。」其持論如此。

喬松年《海秋詩集序》 詩非小道也，然或嫵婀其態，纖屑其形，綃藻雕章，諧聲配律，一唱百和，從風而靡；少知自力者，又皆畫然墟拘，罔然瓠落，學猩鸚之言笑，陳土木之形骸，是固有識者所深憂，而留意斯文者所欲

力挽也。夫文章之氣運，久鬱必伸；造化之神明，得人而託天。於是乎以亭毒之功，藍蘋之量，縱而屬之我湯益陽師，而師即以斷制之識，轉旋之力，推而放之於古詩辭。故其凾懌豐美，砥厚昌明，則造極乎《雅》、《頌》；其溫柔悱惻，揮霍變化，則同軌於《風》、《騷》；其渾堅樸遫，詄盪悠揚，則躡景於古謠諺，屹然爲大雅之總持，不朽之盛業。噫，師之於詩高矣，美矣。抑其致此之原，則有可得而考者焉。蓋詩之爲事，本乎性情，而緯以學問。性情不眞，詩必淺，歌哭動止皆傀儡也；學問不深，詩必雜，纂組珠玉皆土苴也，此不待辨而明者也。雖然，同此性情，同此學問，而發而爲詩，則每每有上下古今、盛衰升降之別。【略】今有不支離、不剿襲，而由三唐以尋漢、魏，由漢、魏以涉《風》、《騷》，由《風》、《騷》而抗《雅》、《頌》，彙萃百家之言，而成一家之詩，開拓萬古之胸而致千秋之業者，蒙竊惑焉，未見其人也。既而得我益陽師之詩，澄心息氣以讀之，又手舞足蹈以讀之。若四言《琴操》、《古歌謠》，則沈浸乎典籍之味而自用其才，掇拾乎天地之狀而自成其采。此可謂山有泰、華，水有滄海，一空古今作者矣。若五古則始而沈鬱頓挫，繼而溫柔敦厚。其《秋懷》、《古意》、《九懷》等作，雖阮嗣宗之《詠懷》，陳子昂之《感遇》，李太白之《古風》，弗能過之。此可謂盡五古之能事，以爲功於《三百篇》者矣。若七古則《放歌行》四十篇，本之《離騷》，以正其旨。其他詄盪雄奇之作，靡不探之古樂府以怡其情，游之太白以凾其神，參之少陵、昌黎、長吉以厚其力。至其哀艷而圓亮者，則又往往點綴初唐、《長慶》，以溢其趣。此可謂極七古之大觀而無以復加者矣。若五、七律則胎息少陵、摩詰，而元裕之、李崆峒亦奔走腕下。五、七絕則每藏沒石飲羽之技於手揮目送之中，而五絕尤饒近情遠韻。此可謂無境不臻，無體不具者矣。噫，師之於詩高矣，美矣。

劉伯塤《海秋詩集序》 我益陽師【略】擢彩則霞蔚雲蒸，吐燄則鯨呿鼇擲，或鋪陳功德，或揚搉政事，或吟咏時物，或俯仰身世。其鋪陳也，鎔金戛石，振藻摛葩，儷諸《頌》；其揚搉也，崇實黜華，泝源竟委，方諸《雅》；其吟咏之恬而俯仰之悲也，譬之鄒陽吹律，黍谷回溫，伯牙鼓琴，海波湏洞，又出入乎《風》而泛濫乎《騷》。四言則溫柔敦厚，五言則清峻遙深，七言則頓挫淋漓，雜言則揮霍變化。區區漢、唐作者，不足與契長度大於其間，而又何婁東、虞山、秀水、新城之足云乎哉？

穆彰阿《海秋詩集評跋》 癸未典試禮闈，讀海秋闈中之文，以爲陶庵、卧子復生；已而又讀其詩，凡二千餘篇，溫柔敦厚之旨，寬博莽蒼之才，古直蒼涼之氣，悽欷煩懑之音，於《風》、《騷》、漢、魏而後，可謂獨得其本原；於李、杜、韓、蘇而後，則尤不寄其藩籬。豈非抗懷千古，自成一家者耶。

湯金釗《海秋詩集評跋》 海秋論詩，以《三百篇》爲宗，不規規於漢、魏、唐、宋家數，識已卓矣。而其天才亮特，筆力豪健，又足以上掩古人，下開來者，傳世何疑？

程恩澤《海秋詩集評跋》 夏鼎商盤，不可以玩好視，惟其古也；泰山滄海，不可以汎常擬，惟其大也。余常持此以論近代之詩人，其戾于古且大者，不足尚矣。或古矣，而限于繩墨，弗能大；或大矣，而涉于氣矜，弗能古。噫，其惟海秋兼二者而有之乎？觀其所爲四言《琴操》、《古歌謠》，則夏鼎商盤之莊嚴質直也，古莫古于此也。觀其五言如《感春》、《秋懷》、《古意》、《九懷》等篇，七古如《孤鳳行》、《放歌行》、《前忼慨》、《後忼慨》等篇，則泰山滄海之崔嵬澒溓也，大莫大于此也。古不可強，惟其理；大不可強，惟其氣。理足，氣足，夫是以傑然而爲蓋代之才。

陶澍《海秋詩集評跋》 余與海秋俱生湖南，而洞庭之澎湃、衡嶽之岧嶢，獨海秋爲能以其精神氣象，放而之于詩歌文字之間。故其所爲今文古文，斐然登作者之堂；而其古、今體詩，沉雄浩蕩，往復纏綿，上可以續風人、騷人之脈，而下可以包括漢、魏、唐、宋人之所有。此乃淩轢百代之才，豈直壯我湖南之色而已。

林則徐《海秋詩集評跋》 海秋於詩，無體不工，四言出入於《風》、《雅》、《頌》，五言始而希蹤韓、杜，既而陶、阮、鮑、謝，皆在伯仲之間。七言則寓妥帖排奡之力於淋漓跌宕之中，合太白、昌黎爲一手。五七律、五七絕均嗣響唐人。至其所爲《琴操》、《古歌謠》，則尤備古人之所不及備，爲今人之所不能爲。詩至此，可謂極天下之大觀也已。

何淩漢《海秋詩集評跋》 海秋於制藝，鋒銛勁利，壁壘整齊，乃以周、秦之古文爲時文，非徒以唐、宋之古文爲時文者也。於詩始擅沉鬱頓挫之能，繼歸溫柔敦厚之旨。則又破唐、宋人之藩籬，而臻《風》、《騷》、漢、魏之閫奧，良由所見者卓，故其所成就者大。

陳鑾《海秋詩集評跋》　海秋於宋儒、明儒學案功深矣。既而縱筆爲詩，不肯以就腐儒繩尺。然觀其寄情忼慨，奏響鏗鍧，高者接跡《風》、《騷》，次亦追踪韓、杜，其才之雄、氣之奇，固不待言。尤喜其骨理沉著，指歸正大，雖極縱橫闔闢，多不謬於聖人之言。非若近代詩人，點綴風月而不能自正其悖淫之失，摭拾糞壤而不能自解其支離之非者也。得詩人如海秋，吾何間然。

李宗傳《海秋詩集評跋》　海秋於詩雄跨百代，要其古體，實浸淫于《風》、《騷》、漢、魏，其出入韓、杜者，特其末耳。今體亦復沉雄獨往，不落近人窠臼，可敬可畏。

溫訓《海秋詩集評跋》　大集高者接迹《風》、《騷》，嗣響漢、魏；降格爲之，猶在盛唐而上，大歷以下，不足道也。蓋天才雄邁，而又積以學力，故能具備萬物，橫絕太空如此。楚南詩人，前有茶陵，後有陶園與君而三矣，必傳何疑。

張際亮《海秋詩集評跋》　余己丑春在都門，始識海秋農部。是時君始銳意爲詩，出示數首，嘆爲崆峒復出，外人多駭其言。迨辛卯春，繼見君，則已刊詩數百首，余私題其卷端云：「海內奇才湯海秋，興酣落筆洞庭流。《離騷》獨抱靈均怨，薄宦兼工子美愁。」且記云：「喜吾道之不孤，甘退避其十舍。外人益多駭其言。」今丁酉冬，再相見，則君得詩三千餘首，刪存二千餘首矣。觀其才氣之縱溢，骨力之雄鷙，聲情之激壯，思理之浩窅，出入《騷》、《雅》，包舉漢、唐，洵近代之所稀也。余每讀之，輒欲起舞。上衡千古，下俟萬年，置斯人於其間，必當江河並流，金石齊壽。後世有揚子雲，吾其爲桓譚矣。

潘德輿《海秋詩集評跋》　才超一代者，太白也；體超一代者，少陵也。才超得之天生，體超得之學力。吾友湯子海秋，生於瀟湘、雲夢之區，獨得雄奇浩蕩之氣，而又沉酣典籍，閱歷事情。故其發而爲詩，若山嶽之出層雲，江海之湧洪濤，一切虎豹、犀象、黿鼉、蛟龍之屬，騰擲雜沓，變現出沒於其間，觀者驚駭愕顧，却步失色，莫能名其震盪飄忽之迹狀。其纏綿曲折之心，是固其得於天者爲多；即以學論，亦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其庶幾乎才體兼超者乎？以此雄視百代，故當無愧。

姚燮《海秋詩集評跋》　史有三長，曰才、學、識。詩亦然。學勝而才不足，猶無轅而行；才勝而學不足，猶無米而炊也。才學俱足，而識不超，猶奔踶之馬，驚餌之魚，橫騖別驅而無所歸宿也。海秋本以雄奇詄蕩之才，而其學又足以包孕上下古今之故，故所爲今文古文，大都卓然自成一家。乃復窮十年之力，得詩三千餘首，加以芟汰，存詩二千餘首。觀其五言以風人爲宗，七言以騷人爲宗，而蘇、李、曹、劉、陶、阮、鮑、謝、李、杜、韓、蘇、李、何、王、李，莫不奔走而就吾幅。但見其陶鑄變化之功，而絕無支離剽竊之弊。良由海秋一心兩眼，注定《風》、《騷》，識已卓矣。操其本以治其末，所以取之不窮，用之不竭，縱橫闔闢，而總不離於正始之意。噫，世之作者衆矣，此中端委，須問解人。

吳嵩梁《海秋詩集評跋》　余將去都時，海秋爲叙懷惜別，長篇以贈余，沉雄妥帖，傑然登退之之堂矣。迨余牧黔有年，忽得海秋書，並寄讀《秋懷》九十一首，《放歌行》四十篇。按《放歌行》瑰奇瑋麗，有目共覩，而一片纏綿悱惻之意，藹然溢於楮墨之外，乃屈、宋之功臣，《離騷》之嗣響也。《秋懷》包孕甚富，感喟甚深，上比阮嗣宗之《詠懷》無不足，而下方李太白之《古風》已有餘。海秋聰明才力，一空古今作者，可敬可畏。

魯一同《海秋詩集評跋》　太白仙才，子美地才，摩詰人才，長吉鬼才，各擅一才，而不相兼。海秋生四子之後，而樹旗戟於風雅之林。其不如四子者，固望風而靡。即以四子論，分之則不足以盡海秋，而合之乃見海秋之無所不宜。其雲昇霞舉，飄逸如藐姑僊人，得太白之高隽。其茹古涵今，陶鑄如軒帝洪鑪，得子美之沉著。至於清臞瘦削，梅竹交幷，老鶴一鳴，萬籟停籟，得摩詰之幽深。忽而風雨驟至，怒鬼搏人，猿啼魈哭，毛髮皆豎，得長吉之奇峭。湖湘爲古今騷雅之邦，故應挺生此才，可敬可畏。

王欽霖《海秋詩集評跋》　國初詩運方盛，新城、秀水狎主齊盟，然秀水專主故實，新城專主風調。主故實者或失於僵殭，主風調者或失於綺靡，瑕瑜不掩，殊爲憾事。海秋學富才健。而又挾其全力，爲詩十年，豈惟新城、秀水望塵而奔，揆諸古之作者，無多讓焉。余嘗以其四言在稽叔夜、劉越石之間，五古在阮嗣宗、陳子昂之間，七古則太白、昌黎。他人所必不能合者，而海秋獨能運清新俊逸之致於妥帖排奡之中，神乎技矣，蔑以加矣。五七律沈鬱頓挫，不愧少陵之嗣響，五七絕亦自舉舉不凡。余雖不敏，於詩頗知問津，願以此言懲今之阿比新城、秀水而俟百世後之俎豆海秋者。

石承藻《海秋詩集評跋》 海秋爲詩，於古無所不學，而又能自用其縱橫變化之才。其四言之蒼樸沉摯，上接《風》、《雅》；五古之宏博深醇，下該曹、阮，不待智者而知其然也。余尤喜其七古，以屈鐵扛鼎之力，成走風連雲之觀，合太白、昌黎爲一人，直當卓立於古今之間，未有能雁行之者。余嘗持海秋七古十數篇以示人曰：「此海秋體也。」聞者詫異。然後世有知海秋者，必以余言爲不阿矣。

何紹基《海秋詩集評跋》 海秋語余曰：「學詩而不求之於《三百篇》，猶植木而撥其本也。」余應之曰：「吾楚人爲詩而不求之於《離騷》、《九歌》、《天問》諸篇，猶數典而忘其祖也。」海秋爲詩，根柢性眞，躡蹟《風》、《騷》，而又浸淫乎八代，藻繢乎三唐，情深文明，氣雄詞古。數百年間，作者林立，才如海秋，實罕倫比。

又 海秋才不患不大，氣不患不雄，獨其熟于源流正變，而斬至于《風》、《騷》、漢、魏之庭，尤可佩服。

龔自珍《海秋詩集評跋》 人以詩名，詩尤以人名，唐大家若李、杜、韓，及昌谷、玉谿，及宋、元眉山、涪陵、遺山，當代吳婁東，皆詩與人爲一，人外無詩，詩外無人，其面目也，完。益陽湯鵬，海秋其字，有詩三千餘篇，芟而存之二千餘篇，評者無慮數十家，最後屬龔鞏祚一言，鞏祚亦一言而已，曰「完」。何以謂之完也？海秋心迹盡在是，所欲言者在是，所不欲言而卒不能不言在是，所不欲言而竟不言於所不言求其言亦在是。要不肯撏撦他人之言以爲己言，任舉一篇，無論識與不識，曰：「此湯益陽之詩。」

《國朝正雅集》卷七一《寄心盦詩話》 海秋農部天才盤鬱，英爽特達。其詩牢籠萬態，變幻百端，不可方物。詩凡二千三百餘章，最奇者，四言詩二百餘首。悼亡之作，連篇累牘，古人無是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一 海秋負經世才，初自郎曹直樞府，旋入諫垣，以言事復還郎曹。值海疆多事，屢有所論列，年甫強壯，遽卒於京邸，曾文正及姚石甫、邵位西諸君皆深惜之。詩淋漓酣暢，言必蘄於盡意，不規規於格律，如其爲人。

分論

《三少年行》 何桂清《海秋詩集評跋》：桂清生十二歲時，讀師制藝，操縱變化，純以神行，憾不得附門牆之列。既而乙未禮闈，果符私禱，受知於師。是時，順德羅惇衍、徐溝喬松年與桂清，齒俱十八，出師門下，摳衣晉謁，則師大喜，爰草長歌一篇，標其題曰《三少年行》。宏獎之旨斯寓。而歌行詄蕩，迥非尋行數墨者所能彷佛其萬一。

《楚國有奇士》 《國朝正雅集》卷七一《寄心盦詩話》：常讀其《楚國有狂士》一篇，可以識其抱負之不凡。

傳記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三八梅曾亮《墓誌銘》 君姓湯氏，諱鵬，字海秋，湖南益陽人。父義岦，妣戴恭人。道光三年，君年甫二十成進士。所爲制藝，列書肆中，滿街士人模擬，相接得科第。而君是時已專力爲詩歌，自上古歌謠至《三百篇》、《離騷》、漢、魏、六朝、唐，無不形規而神絜之。未幾，成詩集三千首。其始官禮部主事，既兼軍機章京，旋補戶部主事，轉貴州司郎中，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年始三十餘，意氣蹈厲，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其議論所許可，惟李文饒、張太岳輩，徒爲詞章無當也。於是勇言事，未踰月三上章，最後以言宗室尚書叱辱滿司官事言過當，且在已奉旨處分後，罷御史，回戶部員外郎，轉四川司郎中。是時英夷擾海疆，求通市，君已黜，不得言事，猶條上尚書轉奏夷務善後者三十事。雖報聞，而後米利堅求改關市約，有君奏中不可許者數事，人以是服其精，非疏闊大略者也。君既負才氣，久居曹司，以爲事無論利鈍成敗，有所爲，當震暴人耳目；苟不得施於事而著之言，使吾書出而人以爲古嘗有是言，雖工，弗貴也。於是爲《浮邱子》一書，立一意爲榦，而分數支，支之中又有支焉。則支復爲榦，支榦相演，以遞於無窮。大抵言軍國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僞、開張形勢、尋躡要眇，一篇數千言者，九十餘篇，最四十餘萬言。每遇人輒曰：「能過我一閱《浮邱子》

乎？」其自喜如此。姚石甫以臺灣道創英夷受誣訴，事白出獄，君大喜，觴客於萬柳堂，爲石甫賀。予於是始識君，得讀《浮邱子》者。君嘗爲會試同考官，門下淺至九列，譽君者不患其無人。顧欲予言爲可否，於是歎世徒畏君之才，而豪不知其不自足者，乃如是也。嗚呼！君今其死矣，士而才，固宜負病於世。迨既死，而世無見其病者，獨其才在耳。君之名，其可無慮於後世矣。君卒以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九日，年四十四。未卒前遇予曰：「石甫以同知官四川，爲大吏者當何如？」既而曰：「天下事，恐難滿人意也。」後八日而卒。余過長椿寺，記與君揖張亨甫柩而歸也。未逾歲，而君復殯於是，輒黯然傷之。君娶於羅，子俶昭、佶昭、什昭、啟昭、□□（佑昭）。孫惇允。女二人，適李、適杜。以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九日葬君於益陽縣東鄉金盤山之原，其友王錫振爲之狀，謂曾亮曰：「銘以屬君。」乃爲之詞曰：天與以才副之氣，神豪語快士所悸。大力者推幸以遂，容頭平進不可意。摧堅犯難壯莫掣，蹶而改圖幾後世。四十餘萬載厥字，魂雖埋幽靈不翳。

《續碑傳集》卷二〇王拯《戶部江南司郎中湯君行狀》　君名鵬，字海秋，湖南益陽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封朝議大夫。戶部貴州司員外郎。君生負異稟，九歲能屬文。年十四補學員。道光二年壬午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以主事分禮部。觀政之餘，益閉戶爲學，縱涉經史百氏之書。庚寅充軍機章京兼方略館纂修。前太傅大學士曹文正公以禮部方尤衆需補，久，恐抑君才，特奏調君戶部，補浙江司主事，擢貴州司員外郎，充乙未科會試同考官。人皆謂君不日月躋津要，得美仕也。而君獨以資求爲御史，擢山東道。甫拜官一月，三上章言事，最後以言工部尚書宗室載銓事回原衙門行走。升郎中。一充陝甘鄉試正考官，於路聞母喪，歸。服闋起復，補江南司郎中，管理軍需局。君以數年海疆連兵，英吉利甫就撫宜善馭之，上善後事宜三十條，由本部堂上官以聞。大抵言羈縻之中宜思預防，如召募練勇、修船造礮、緝奸設險諸務，皆指陳剴切，而尤以破成格、開特科爲用人之要，往復致意焉。郎中俸滿，截取知府記名一年。一日，忽暴疾卒。道光二十四年七月初九日也。君始由軍機得御史，其勢位若將大起者，繼浮湛曹司汶汶，頗自侘傺，獨時意氣感激，抗言天下事，則憤義形於言色，豈謂其方強盛而遽忽然盡耶？君脩髯偉貌，顧瞻雄驁，言詞侃侃，樂交天下豪傑。中外名公卿以至偏隅遠方薄技片能之士，咸聞聲相傾倒，而人亦皆樂就之。顧性伉直，於所弗合不宿中必盡言質之，或相執忿爭。以是人交君者，始莫不曰海秋賢，而或者不能終之。其讀書求大義，不屑屑章句。尤自雄於文詞，而時天下學者多好訓詁、考訂或爲文嚴渠法，君一皆厭苦之。與建甯張際亮交，際亮時以詩名，莫與抗者。而君初未爲詩，一歲與張別數月相見，出巨册示之，則已爲詩歌數百篇，淋漓甚豪，一發其振迅不可一世之概。張撫卷大愕，以謂李夢陽今復世也。既復官戶部，益浮湛，乃益發憤爲文。所著《浮邱子》，篇九十餘，其文榦立枝分，以演迤於不窮。設論一事，必先曲盡情勢利害，而後證歸經傳之言。其自謂海秋之所學與海秋之生也、之所目蒿而心傷者，悉於是焉存。又言爲天下者，貴能通萬物之情，以定天下之務。若徒治天下事，以吏胥之才而待天下士以妾婦之道，惡在其爲治日也。余與君同官戶部，始識君數月，汎然也。一日，於友人家讀余一詩，立策馬造吾廬，持其所爲詩文來縱談，及暮始去。自是凡相見於官所必俱，文酒友朋之會必相招。閒余詩文有所作以相質者，必激揚之，且道於人人。蓋君故宏獎於人，士皆然，而余爲尤親。方余未見君時，人皆謂君大岸異，不可向者。及相見，乃殊率易，多可愛敬。君卒前日，猶與余入官署。時方議復米利堅國通市章程，旨行矣。君呼吏持牘前張目諦視，意蹙蹙若大戚者久之。遽出，登車去。余視牘中議，始知君前陳善後疏中有所逆中，而至是夷果以爲請者。予謂君之蹙蹙者，殆以是夫。何意其不三日死也。君生嘉慶辛酉年三月十三日，卒年四十有四。所爲詩文集若干卷、《七經補》若干卷、《浮邱子》九十篇、《明林》三十卷。獨《明林》未成書。配某宜人，先卒。繼卽前配之妹。生子五：俶昭、佶昭、什昭、佑昭、啟昭。俶昭扶君喪歸有日，余走問志狀闕如，是後死者責也，乃自爲之狀。而爲俶昭請上元梅先生曾亮爲志以銘其幽，且以備後之爲史官者采擇焉。

又姚瑩《湯海秋傳》　海秋湯氏名鵬，湖南益陽人。道光二年進士。初爲禮部主事，年甫二十。負氣自喜。爲文章，震爍奇特。諸公異其才，選入軍機章京，補戶部主事，轉貴州司員外，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君在軍機，得見天下章奏；又歷戶曹，習吏事，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每致書大吏，多所論議。及爲御史，再旬而章三上。有宗室尚書叱辱滿司官，其人訐之，上置尚書吏議，君以爲司官朝吏過失，當付有司，不可奴隸辱之，此大臣作威福之漸也，吏議輕不足以儆。援嘉慶中故事爭之。上以爲不勝言官任，罷回戶部員

外。而君方草奏，大有論建，未及上而改官。君見其言不用，乃大著書，欲有所暴白於天下，爲《浮邱子》八十一篇，篇數千言，通論治道、學術。《明林》十六卷，指陳前代得失。《七經補疏》，明經義。《止信筆初稿》，雜記見聞事實。諸作皆出示人。惟《止信筆初藁》人多未見，或問之，曰：「此石室之藏也。」英夷事起，沿海諸省大擾。上再命將無功，卒議撫通市。君憤甚，已黜，不得進言，猶條上三十事於尚書轉奏焉。大臣用事者曰：「書生之見耳。」上雖召見君，而無所詢，報聞而已。君是時已更爲本部四川司郎中，京察亦竟不得上考。君感慨抑鬱，詩多悲憤沈痛之作。二十四年七月卒，年四十四。

《清朝先正事略》卷四四《鄧湘皋先生事略》附 海秋名鵬，豪於文。道光癸未進士。所爲制舉藝，列市肆中，士擬取科第者相踵。而君於是時已專力爲詩歌、古文。詩凡三千餘首。初由禮部主事，直軍機處，遷戶部員外郎，晉御史。意氣踔厲，所慕惟李文饒、張太岳一流。於是勇言事，未逾月，章三上，以劾宗室尚書某。被議，罷御史，仍回戶部。循資遷郎中，屢校禮部試。英夷擾海疆，求通市。君已黜，不得建言，猶條上夷務三十事，乞尚書轉奏。皆報聞。其後米利堅求改關市約，有奏中不可許者數事。人以是服其精，非空言無實者比也。君既負才不試，則益務著書，以自暴白於天下。所作《浮邱子》，立一意爲幹，幹分爲支，支之中又有支焉。則支又復爲幹，支幹相演，以遞於無窮。大抵言軍國利病，吏治最要，人事情僞，凡九十餘篇，(疑)(最)四十餘萬言。每遇人輒曰：「能過我一閱《浮邱子》乎？」而其友魏默深則曰是書可傳也。甲辰七月卒。年四十有四。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湯鵬》（存目）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湯鵬》（存目）

紀事

《舊聞隨筆》卷二 益陽湯海秋侍御(鵬)，論文章喜高語周、秦，時於廣座中曲詆司馬子長、韓退之。一日謂先生曰：「子文筆天出，愼無徇世所謂八家者。」先生徐謝曰：「生平但識歸熙甫、方靈皋，猶病未能，況八家乎？」海秋不覺憮然。

著録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海秋詩集》二十六卷《後集》一卷。湯鵬撰。鵬見子部雜家類雜說。

《續碑傳集》卷二〇邵懿辰《湯海秋哀辭》 壬辰，余始至京師，見書肆閒市湯君海秋時文，善琱繪物情而舉以大氣，其源似出於方氏。秋，客眞定，從人閒得君五言詩一篇，崛奇可誦，益有意乎其人。及庚子，再至京師，而君以憂去。詢諸朋儕，則曰：「海秋詩若文，今所爲不及先時之爾雅，豈宦成志得，不矜心而出之乎？」壬寅冬，偕其鄉人曾滌生偶過君，一見語合，會日暮遮留眞酒，驩然若故交。始，君登第年甚少，山陽汪文端爲座主，奇其文名，是以起。而君顧自詭高語周、秦廣衆中，曲詆司馬遷、韓愈，以張其說。人或詆不服，輒出所爲《浮邱子》，俾讀《浮邱子》者儆《昌言》、《論衡》，道古今政俗得失，人情事變，以二字標題，凡九十篇，篇萬餘言，讀者不能終篇，益愕眙對君，君則鼓掌掀髯大喜。嘗見謂曰：「子文筆天出，愼無徇世所謂八家者。」余謹謝曰：「生平但識歸熙甫、方靈皋，猶病未能，敢望八家乎？」然君雖放言參論，特以鎭流俗之人，至於文章徑涂、出入體制佳惡，自了然於心。見他人所爲作卽不當意，亦頗隱憚之。晚交上元梅伯言、馬平王定甫。梅君老矣，嘗及姚郎中之門。定甫後出，所爲文皆八家之流。而旣君之沒，卒狀君行者定甫，而伯言實志其墓焉。君儻蕩不規規繩檢，然豪氣任事，自部曹直軍機處，擢御史不兩月，以劾載銓罷。定郡王載銓未襲郡王時，爲工部堂上官奴，視其屬出俚語罵詈。君聞不平，入臺卽上章論之。君雖以是斥還部，而載銓自是未嘗攝部事。英吉利款于江甯，君條制防之策三十，俾長官轉達。郎官資深，需次將出守，而暴得疾以卒，甲辰七月九日也。年四十有四。君諱鵬，益陽人。癸未進士，海秋其字也。辭曰：衆詆詘君之人兮，孰知其氣陵物而志沖。衆怖君之文兮，孰知其弸於外而嗛中。慷慨論事兮，覬攘奸凶。忽蹶不振兮，憤匪其躬。知斯人而自斲以死兮，益余心之忡忡。

錢杜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出海蛟錢叔美（杜）：有《松壺畫贅》，又《畫憶》。

《靈芬館詩話》卷八 題畫之作，別是一種筆墨，或超然高寄，霞想雲思；或託物興懷，山心水夢。然工詩者未必知畫，能畫者又未必工詩。求如雲林、石田諸先生，蓋亦寥寥。余所交知惟鐵生最工此體，後又得讀錢叔美《松壺畫贅》，與鐵生可謂異曲同工也。《仿吳仲圭武夸山居圖》云：「江風颯颯打琴弦，傍午鳩啼欲雨天。一院蜻蜓人不見，蕉花紅到碧簾前。」《撫雲西老人》云：「荻蘆陰裏小徘徊，薄暝輕舠且未開。山葉打篷風拍水，蟲聲如雨過溪來。」《江鄉漁唱》云：「小樹冪歷生炊烟，夕陽野岸聞扣舷。老漁背網入城去，柴門寂寂江吞天。」《丹陽舟中題畫》云：「庚申十月初三日，柁尾南風晚飯遲。落日萬鴉槃樹起，呂蒙城下峭帆時。」《畫梅》云：「春老銅坑萬樹斜，老夫閒著叩山家。花鬚數徧日卓午，一隖蜜蜂晴放衙。」皆味在酸鹹之外，不僅詩中有畫也。余每見有佳繪上題一惡詩，心神輒爲不怡者累日。即無詩而偶著數語不得當，或書年月署名非其地，皆可恨恨。此等又非關學問才調，可意會而不可言傳者也。

《晚晴簃詩滙》卷一一〇 錢杜，原名榆，字種庭，更字叔美，號松壺，仁和人，工部主事。

又 有《松壺畫贅》。松壺《畫贅》二卷，多自題所作。姚春木詩云：「濃淡平奇妙合幷，畸人身世著書情。雲林高致南田韻，不覺前賢畏後生。」別有《畫憶》二卷，紀其平生所見，如云：「古法不可失，習俗不可染。」於究心是道者，宜少有裨益。年八十二卒。

又引陳雲伯曰 吾杭鄭虔三絕，向推奚君鐵生《冬花庵詩》佳矣；視畫猶有間。叔美以貴公子落魄，投荒百蠻，騎象南踰甌閩，西陟我岷。中年雞栖輦下，更往來古戰場所。作書類文衡山，更深於北宋荆董諸家，幽秀窈邈。而其爲詩又超妙清曠，眞氣往復，上之追蹤太白，次亦不失爲嘉州，龍標所詣。如此豈非湖山靈秀獨鍾於斯人之筆端耶！

《蛻翁所見詩錄・感逝集》 叔美丈年少以貴公子官部曹，性耽曠逸，棄而不就。中年續婚松陵某姓，未及一月，亦厭家室事煩，飄然遠遊，數年不還，足迹幾遍天下。能詩善畫。所友皆海內名彦。晚年歸隱西泠，旋就養嗣子揚州官舍，年七十外乃卒。畫師文衡山，兼綜宋、元諸家。生平所見古人名繪極多，紀以《畫憶》一編。其所作之妙有自來矣。詩皆題畫所作，而紀遊感事，弔古懷人悉寓其中。陳雲伯先生序謂「超妙清曠，眞氣往來，上之追踪太白，次亦嘉州、龍標」，信然。然其五古清隽處又是韋、柳家數也。歷經三四刻，亂後其本皆失。近借友人藏帙，選五十三首錄之，即可作好畫讀焉。

宣統《杭州府志・文苑傳三・錢林》 弟杜，初名榆，字叔美，以字行。周歲時，父官滇南，眷屬隨行，踰峻嶺，杜墮深淵中，以爲必不救；下有古藤纏絡，引出之，方睡醒。十餘齡，得瘵疾，勢不治，忽有饋何首烏者，飲其漿立瘳，終身無疾。讀書過目不忘。衰年燈下尤必觀書數葉，夾注細書蠅頭小字，寓目了了。摹漢即極精。詩文疏宕。畫法宋、元，晚年用筆尤細，藤梢樹刺，無不雙鉤。六十戒詩。七十戒畫。又十餘年卒。

程庭鷺《松壺先生軼事》 （杜）嘗索逋萬里外，至則其人已歿，乃焚數千金券於靈次。性喜卜居，在南陽諸葛廬旁，種松結屋。在金陵，得陶谷餘地，近清涼山麓，貞白故居也；築青峯草堂，庭有六朝時古梅。在焦山，營草庵。在西湖，則卜居寶石山下，即今野鷗莊也。

《自題羅浮仙蝶圖》 《清稗類鈔・動物類・蝶》：羅浮仙蝶者，產於廣東羅浮山，山中人呼之曰小鳳凰。大者徑尺，文采燦爛。其生以繭，繭中有一卵，小於雞子，重胎沁紫，外包烏桕葉，絡以彩絲繩。取之，翌年二月，置梧柳間，輒有大蝶展翅飛來，抱伏纏綿。經七日，繭破，翅翅然而出，大徑尺，文采無一同者。越數日，挾之飛去。若以筠籠貯之，雌雄必相尋覓矣。乾隆某歲，有得羅浮蝶者，置之籠中，一夕，遯去。蔡松巖作歌紀其異，索錢叔美圖之，叔美並係以詩云：【略】。

《谿山卧游錄》卷三 錢叔美杜，號松壺小隱，錢唐人。山水花卉皆瀟灑拔俗，對之如見黃叔度，令人鄙吝盡消。嘗爲芥航河帥畫《太華聞鐘圖》，是時河帥解組歸秦中，圖寓贈別之意，渲染水墨，迷離隱約，有黯然消魂之致。題款及詩，寫作俱妙，余亦題其後云：「關雲罨靄霜華重，華頂鐘聲入詩夢。最高寒處悄無人，鏗爾鈞璈引丹鳳。」「仙人攜帚掃蓂莢，我公翩然歸去非湖山靈秀獨鍾於斯人之筆端耶！

來。鯨魚發響翠微合，嶽雲應爲昌黎開。」「綠野堂中聚朋盍，詩聲鐘聲互相答。青山舊雨暢襟靈，漱玉飛泉聽鏗鎝。」「蓮華青杳翳層陰，我欲從之烟水深。偶撫焦桐按弦索，爲公手譜《還山吟》。」

《清畫家詩史》卷己下　錢杜，初名楡，字叔美，號松壺，又號壺公，一號卍居士，錢塘人。湘蕙方伯琦子。性情蕭曠，攬勝好游。山水以元人筆墨運宋人邱壑，幽秀細筆，尤得力於文衡山。兼精墨梅、人物、花卉，有甌香風致。詩超妙清曠，眞氣往來，有《松壺畫贅並詩存》。

胡敬

論述

《復堂日記》卷三　閱胡書農學士《崇雅堂集》，詩篇勁拔，一洗輭熟。駢文純用唐法，亦與岑華居士抗手。

《養自然齋詩話》卷三　少時以詩賦受知於阮太傅，其《定香亭賦》及《秋桑和韻四首》，傳誦一時。

《晚晴簃詩匯》卷二八　乾隆丁未，朱文正按試武林，錄書農第一入學。及文正主禮部試，復以書農冠南宮，入直上齋，視學皖江，遂乞假歸，不復出。其詩長篇排奡，短章縝密。嘗爲阮文達題《兩浙輶軒錄》云：「一品集繁存爵里，四靈家小輯江湖。」爲吳仲耘制軍題《輯詩圖》云：「傳因紀事探幽偏，詩爲存人割愛難。」年來從事選詩，露鈔雪纂，誦書農詩句，輒歎爲知言。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二：張壽榮眉評：「歷，原作閱。」《崇雅堂》原集云：風雨連朝，梁匪梅而亦化；春秋何祀，山有木以宜刊。於是邑之搢紳云云，曾氏節刪之。」「原集『石泉』入句，前後互易，當由曾氏移綴。」「馮云：豐碑四句調複，原作『岣嶁文古，碑護蛇靈。崆峒記存，書摹虬篆』爲合。」「取信，亦作徵信。」「原集於『驗』字、『信』字上有『乃以』『益以』虛字，此刪之爲合。」「原集『師徒共興』、『城郭用作』，此刪二字。」「雲南，原集作雲雨。」「歷山，原采（集）作歷陽。」「猶，原作猷。」「宣猶，原作宣謨。」「原集『千畝清泉』，此刪二字。」「班，原作般。」「原集云薦腥饋孰。」「原集云緬昔中天，洪流砰宕。」「原集云宿嶽麓庭。」姚燮總評：詞尚瑰麗，再加簡古便佳。張壽榮總評：彥和譏陳思緐緩，後至江、謝則更甚之。然皆華腴有骨，不以猥瑣鋪叙，矜才炫博爲能也。此文撏撦雖富，翦裁未允，局板辭費，幾於泛濫而忘其所歸。所謂枝葉已繁，或披其本，夫何取焉。

傳記

《清史列傳・胡敬傳》　胡敬，字以莊，浙江仁和人。嘉慶十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時朝廷開館校纂書籍，敬歷充武英殿文穎館纂修官，《全唐文》、《治河方略》、《明鑑》總纂官。所輯皆精審，唐文小傳出其手者爲多。其進唐文表凡數千言，典覈奧皇，尤稱傑作。仁宗聞其名，每有制敕碑版，輒傳旨命其擬撰。入直懋勤殿，編纂《祕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時溽暑，內侍捧軸，倉卒展視。敬衣冠端立，執筆錄其文，記載尺寸、印章，日至百十卷，無少懈。二十一年充河南鄉試副考官。二十四年奉命提督安徽學政。累遷至侍講學士。以乞養歸。敬性耿介，崖岸嚴峻，學深思精。少以《水仙花賦》、《蘭干賦》受知於阮元。詩兼顏、謝、杜、蘇，文有六朝李唐之美。著有《崇雅堂詩文集》二十卷。

《詞林輯略》卷五　胡敬，會元，字以莊，號書農，浙江仁和人。散館授編修。官至侍講學士。著有《崇雅堂文集》。

宣統《杭州府志・文苑傳二・胡濤》　大吏知敬爲朝廷所重有，以數千金餌之者，怒麾之。累官侍講學士。旋乞養歸，主講崇文書院，成就甚衆，尋卒。

紀事

《西湖紀事詩》　《養自然齋詩話》卷三：杭之西湖，溉田數千頃，不但資

游覽而已。惟葑草易長，每苦淤塞。吳越時置撩湖兵士千人。蘇文忠公守杭，取葑積湖以爲長堤，募人種菱湖中，歲入其利，以備修治。國朝廣興水利，遞有開濬。道光初年，帥仙舟中丞承瀛以公餘銀四萬銀發商生息，永爲濬湖之資，於是有濬湖局，例設挑夫，置器具，紳士主之，然不得其人，亦奉行故事而已。自同治甲子蔣鄉泉方伯挑濬後，予庚午回杭，見清波門外一帶彌望淤塞，舟行幾不通。因憶書農先生《西湖紀事詩》中有「別饒山秀滅波寬」句，爲之憮然。

《爲阮文達題兩浙輶軒錄》《冷廬雜識》卷四：阮文達公督學浙江時，裒集十一郡本朝已故名人詩，爲《兩浙輶軒錄》。凡三千一百三十三人，詩九千二百四十一首。胡書農學士之尊人葑唐上舍濤《古歡書屋詩》，亦采入錄中。學士賦詩以誌云：【略】。

《題臺花圖》《雪橋詩話餘集》卷七：仁和沈聽篁給諫鎣，早歲侍其尊人眉峯守臺灣，臺中物候較早，除夕，庭下十三種花同時盛開，聽篁賦《臺花吟》一篇，並屬江石如介圖之，自注謂三貂社距淡水城四百餘里，荒山中有硃砂牡丹一株，林逆之變，徐太守夢麟剿賊至其地，親見之。胡書農詩云：【略】道光乙酉東軒社集作也。後來閩撫王文勤有《臺灣雜詠》，閩人馬清樞、山陰何竟山均有紀事詩，皆足備參考。

《林少穆中丞治蘇新政詩以紀之》《清史稿・林則徐傳》：道光【略】十二年，調江蘇巡撫。吳中洊饑，奏免逋賦，籌撫卹。又：先是總督陶澍奏濬三江，則徐方爲臬司，綜理其事，旋以憂去。至是，黃浦、吳淞工已竣，則徐力任未竟者，劉河工最要，撥帑十六萬五千有奇，白茆次要，官紳集捐十一萬兩，同時開濬，以工代賑。兩河舊皆通海，易淤，且鑿河工鉅，改爲清水長河，與黃浦、吳淞交匯通流。各於近海修閘建壩，潮汐泥沙不能壅入，內河漲，則由壩洩出歸海。復就原河逢灣取直，節省工費三萬餘兩，用濬附近劉河之七浦河，及附近白茆之徐六涇、東西護塘諸河。又濬丹徒、丹陽運河，寶帶橋、泖、澱諸工，以次興舉，爲吳中數十年之利。《林則徐集・奏稿》道光十四年《江蘇各屬捐賑情形片》：蘇州省城於上冬分設粥廠之外，猶恐遠近貧民跋涉擁擠，強悍者慮其滋事，老弱者難免向隅，當又率屬捐廉挑施擔粥。每一擔約可給百人以上，分勸紳庶之家，有力者日施數擔，即力微者，亦可合數人以成一擔，各就本圖鄰近地段，同時挑擔分施，凡老幼孤寡殘廢之人力難赴廠領粥者，皆得就近給食，衆擎易舉，所濟較多。各屬官紳咸相效法，城市之內多者至百餘擔，少者亦數十擔。其各鄉零星擔數雖多寡不齊，合而計之，亦與城市相埒。行之數月，差少餓斃之人。《林則徐日記》道光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寄署中課，題《里仁爲美》一節；詩《百花香裏看春耕》得先字。又三月初一日：課，題《質勝文則野》一節；詩《古義若龜鑑》得文字。【略】十一日：課，題《君子之德風》三句；詩《荷鍤成雲》得渠字。又四月二十一日：署中小課，來者十四人。又五月初一日：是日清德堂輟課，以明日須課書院也。又初二日：課紫陽書院【略】正誼書院。又十一日：清德堂小課，題《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詩《雨餘田水落方塘》得聲字，來鵬詩句也。楊炳坤《楊中議公自訂年譜》：前明嘉善陳氏有挑粥就人，隨處給食之法，最爲簡易。在富者出貲有限，而貧者續命已多。荒政之書，每詳載之。而官行擔粥自林少穆制軍前撫江蘇始，行之日久，獲全甚衆【略】願捐之家，仿照林制軍成法，預制有蓋粥桶，以木尺量之，高一尺五寸，徑圓亦如之。每桶盛粥五十餘碗，兩桶爲一擔，每擔煑米一斗，再入栖粉二升，便極稠濃，令人分擔附近一隅之內，隨帶鐵杓一把，其桶蓋半邊不動，半邊可開，粥多氣聚，經時不冷。遇老弱瘦病者各給一杓，約計一擔之粥總可給百人以上。柴米挑工，每日所費止在五百文之內，即行之百日，亦止五十千文。無設廠之繁而有活人之實。惟擔數以多爲貴，多者各分地而得食者均。且必出以同時，方不至有重複偏枯之弊。有力之家如果踴躍從事，不獨城鄉皆可周遍，即床席之病人，窮居之婦女，亦可就近送給，更能早晚兩次，則全活者尤多。雖有荒年，可無餓莩。德莫大焉，事莫便焉。

《恭和御製重華宮茶宴聯句元韻》《十朝詩乘》卷一〇：南薰殿舊藏古帝王聖賢圖像，附以歷代功臣像，則內務府廣儲司茶庫所貯也。凡册、卷、軸一百二十有二，爲像大小五百八十有二。乾隆戊辰，詔重裝之。帝后像黃表朱裏，功臣像朱表青裏，香楠爲牘，襲以文錦，每歲夏月抖曬。嘉慶乙亥，始命纂入《石渠》。仁和胡以莊獨任其事，成《南薰殿圖像考》一卷，又參稽院畫，纂輯附後，爲《國朝院畫錄》二卷。其《恭和御製重華宮茶宴聯句元韻》云：【略】即是時作。所著《圖像考》，謂元代自中葉後，朝祭服制參用唐、宋，而故俗未盡廢，圖中鈸笠罟姑，猶存本色，按圖覈證，足補史闕。

《湖堤曲》《清稗類鈔・譏諷類・垂老還登少女牀》：仁和胡書農學士敬，爲浙江省城崇文書院山長。時監院爲杭州人孝廉王某，其年已大衍，嘗豔西湖岳氏女，託人通辭，竟與昵，遂挾以歸。其家本有二女，並饒姿色，隨監院去者，其姊也。胡乃爲《湖堤曲》，其起句曰：「日暮湖堤萬株柳，仰山樓畔一杯酒。」結句曰：「聞說他家有二喬，小喬更比大喬嬌。勸君好與殷勤護，莫再湖邊放畫橈。」中有句云：「垂老還登少女牀。」蓋王平時頗以端正自命，自言已十數年來，足不登少女之牀。故及之。大吏聞此詩，遽撤監院差。

雜録

《冷廬雜識》卷六《爾雅》：「鰷，當魧。」郭璞《注》：「今江東呼最大長三尺者爲當魧。」邵氏《正義》謂即鱘魚。杭州鱘初出時，豪貴爭以餉遺，價甚貴，寒窶不得食也。凡賓筵，魚例處後，獨鱘先登。胡書農學士詩云：「銀光華宴催登早，鰓味寒家餽到遲。」體物殊切。

彭劍南

論述

馮調鼎《香畹樓序》夫清皐扇芳，有地皆秀，空谷揆采，無人亦香。顧搴都荔之芬，今昔均感，而紉采葛之怨，才情難兼。若論同心，匪誇燕姞，由來嘉耦，定屬騷人。萱有難忘之憂，蕙多莫解之戚。英雄好色，青眼對其啼粧；女子善懷，紅心弔夫怨冢。未有玉臺續詠，芬琰萃於一門；金爐挹香，椒絮吟於片席。擬女師之德象，寫艷瓜年，誦大婦之周南，聯芳芝室者也。夫其附承楚畹，華斐秦淮，柏樹門前，芙蓉江上。小姑獨處，鴛機開姊妹之花；公子多情，玳瑁夢夫妻之燕。珠量十斛，絃譜雙聲，賦繁欽之定情，學彩鸞之寫韻固已。條桑在陌，芳風自流，擢蓮於泥，濁水不染者已。既而畫船桃葉，雙槳渡江；官閣梅花，一枝艷雪；窗窺朱鳥，黛試蒼螺；秦女乘鸞，鄭姬傲雁。芳原竟體，羣推王者之香；高不勝寒，儼有仙人之好。作夫人之弟子，慧擅工書；歸小婦之高堂，勤逾織素。歌金縷曲，面磧桃紅；經玉鈎斜，魂消草碧。奚止廿四橋邊，芳留步屧，十二樓外，艷紀妝臺而已哉？又如折梅西洲，藉草南浦，憐卿小謫，贈子將離，親裁寄婦之詩，不少望夫之什。美人天末，遠緘雙璫，夫壻東方，貴擁千騎。短衣躍馬征南，則武庫兼資；沈璧搴菱都水，則河防奏績。馳驅王事，儕英俊於周郎；婉娩閨儀，結殷憂於衛女。長齋繡佛，懺悔燈前，竊藥奔仙，寄愁天上。匪爲郎而消瘦，已斷塵緣；倘憶母而傷離，勉支病骨。白門再返，猶認莫愁之家；青溪重遊，不見蔣侯之妹。抑亦鰈鶼共命，偶現優曇，蕭艾懷人，誰憐獨活者與？於是曹氏大家，廣爲銘誄；左思嬌女，痛憶音容。乞珠佩於漢皋，夢墮三湘之月；遺錦衾於洛浦，淚灑九嶷之雲。桐樹心孤，桃花夢短，念彼美其已逝，眷清芬而告誰？叔德勝於曼姝，芳名擬之小宛。書竹素而無慚色，被梨園而多賞音。望西北之高樓，儻存遺桂；飛東南之孔雀，罷拊哀絃。僕亦恨人，君眞佳士。中年絲竹，頗奈情多。寒雪旗亭，偶逢客至。是則山木是說，難擲黃金而買春；井水能歌，合翻白雪以儷曲云爾。

又《奉題梅垞兄〈香畹樓〉即次見贈元韻》八詠兼工譜四聲，梅菴梅垞稱才名。翦秋那用金篦刮，巖下徐看紫電生。（壬午乙酉，君以目疾不與秋試。）楚畹幽蘭賸幾枝，神仙天上亦傷離。二分照遍揚州月，愁絕花間按拍時。幼讀奇書號等身，鴛機不信慣翻新。移名未抵詩名貴，風雪旗亭畫壁人。

孫如金《浣紗溪・奉題梅垞仁弟〈香畹樓〉傳奇戲效蕃錦集體》王母新開一樹桃（薛能），佳人屢出董嬌嬈（杜甫），魂隨暮雨此中銷（劉商）。　檀的慢調銀字管（徐鉉），簾鉤纖挂玉葱條（花蕊夫人），自書自勘不辭勞（白居易）。

史載熙《賀新涼・用東坡韻奉題梅垞仁弟〈香畹樓〉樂府》大婦營金屋，鴛香車、六萌迎到，鴛鴦窺浴。秋水盈盈山淡淡，難得可人如玉。正思那、洞房眠熟。入破霓裳驚鴻起，月三分、記得珠簾曲。紅牆隔，吹橫竹。　如何似水流年蹙？祇檀郎倚樓望月，天涯影獨。好續影梅新樂府，鈿鬢烏紗粧束。寫一片、怨紅愁綠。我亦中年潦倒甚，聽哀絲急管多棖觸。如鉛淚，傾

簌簌。

彭劍光《虞美人・題小陸大弟〈香畹樓〉傳奇爲陳小雲司馬作》　紈秋水榭延秋館，大婦營香畹。雲和縠嶺並吹笙，香界司花又見董雙成。　阿連年少多才思，寫盡纏綿致。塵心已淨俗緣拋，一片仙音齊奏紫雲璈。

彭劍虹《題伯兄〈香畹樓〉院本兼呈朗玉別駕》　雙成小影現優曇，手把芙蓉鶴馭驂。奉倩神傷最相憶，哀詞又續《影梅菴》。　少小詞場愧未工，憑將兒女寫英雄。輕攏慢撚霓裳譜，此事應須讓長公。

彭劍彩《陳小雲司馬追悼亡姬婉君作〈香畹樓憶語〉伯兄倚聲塡詞爲題詩餘一闋寄調〈菩薩蠻〉》　蓬山一夜罡風急，蘭香吹去渾無迹。司馬卽巢民，影梅菴棲身。　紅牙新樂府，續寫雙成譜（伯兄曾爲冒姬董小宛撰《影梅菴》傳奇）。急管並哀絃，傾城眞可憐。

于月卿《朝天子・題稚觀夫子〈香畹樓〉傳奇》　巢民後身，金粟如來影美人。畢竟下雙成，無那紅顏盡。　水繪園陳，香畹樓新。祇傾城同一瞬。流鶯比鄰，又替寫文簫韻。

史靜《題梅垞兄公〈香畹樓〉傳奇得兩截句》　香畹樓中是後身，影梅菴裏悟前因。雲和笙和緱山月，相伴仙壇兩璧人。　伯氏吹壎仲氏篪，紅閨慣與寫烏絲。封胡過爲多才俊，頫首黃河遠上詞。

彭劍華《浪淘沙・題小陸大兄〈香畹樓〉》　名士悅傾城，畫鷁相迎。香桃骨瘦可憐生，九點齊烟歸路杳，鶴返瑤京。　緱嶺罷吹笙，不見卿卿。詼諧曼倩筆縱橫，寫出神仙離別恨，哭煞雙成。

宋鐶《奉題梅垞弟〈香畹樓〉樂府》　渡江詩思片雲催，誰似彭郎絕妙才。萬卷鄉環一樓月，有人高詠待君來。（甲申十月，梅垞自金沙來邗，朗玉屬爲《香畹樓》傳奇，時朗玉寓芸臺宮保鄉環仙館。）　雷塘煙柳尙青青，曲按紅牙酒乍醒。十斛珠沉孤月上，夜烏啼過竹西亭。

于選《讀〈香畹樓〉樂府賦題兩絕》　苦覓吟仙替寫眞，優曇彈指現前因。不教紅粉埋黃土，夫壻秦嘉信可人。　姓氏雙成艷若耶，柳邊曾與按紅牙。（君曾撰《影梅菴》傳奇。）撫絃重續幽蘭操，慣品人間第一花。

冉淑瑛《臨江仙・集唐奉題一笑》　怨入清塵愁錦瑟（曹唐），世間惟有君知（白居易）。杜蘭香去未移時（李商隱），玉花珍簟上（徐彥伯），萬片寄相思（李洞）。　祇爲從來偏護惜（司空圖），花開葉落堪悲（李中）。傾城消息杳無期（韓偓），傷心潘騎省（韋莊），閒捻紫簫吹（杜牧）。

史麟《家元甫大令招飲喜晤梅垞以〈香畹樓〉見示卽席口占應屬》　迴風一曲舞將闌，漫寫韋郎痛玉環。獨怪歲星能好事，賺他簫史到人間。　比翼連枝意已灰，快隨青鳥夜飛回。從今背着情天去，莫爲蘭因絮果來。

馮照《題梅垞尊兄〈香畹樓〉樂府》　湘煙翻雨黯絲絲，司馬青衫淚濕時。腸斷玉鈎芳草地，落花心事杜鵑知。　樂府新翻續影梅，生花妙筆謫仙才。竹西一片淒涼月，猶認珊珊倩影來。

孫原湘《題〈香畹樓〉傳奇》　緩緩歸來走鈿車，破瓜碧玉好年華。情田不解相思果，霜裏幽蘭短命花。　聘下何須玉鏡臺，詩媒一紙早傳來。江東俊艷羅昭諫，絕代蛾眉識此才。　揚子湖生畫鷁飛，渡江桃葉夢依稀。隔簾防有紅鸚鵡，聽喚琵琶淚滿衣。　夢裏疊花現霎時，秋墳榕暗雨如絲。閨房恰有賢蘇蕙，翦錦親書誄玉辭。　隴西才子劇清狂，樂府塡詞舊擅場。繪出春風琴客影，粲花舌是返魂香。　風絮因緣一霎休，人天好夢付東流。虧佗曼倩工饒舌，留與詞場作話頭。　天意分明妒國香，空山何限夢淒涼。悲秋自有青衫淚，漫借名花慟一場。　綵牋曾譜《影梅菴》，曲按紅牙唱慣諳。一管藏園好詞筆，才名贏得滿江南。

李蟠根《影梅菴敍》　昔蔡邕倒屣，識王仲宣之雋才；劉棻擔簦，問揚子雲之奇字。快覩丹鉛玉映，獲聆咳唾珠生。乃若嘘谷之瑁，以氣相感；滋畹之蘭，以神相交。雖遙隔雲山，而邇踰几研。溧陽彭君小陸，余庚午分校所薦士也，才高繡虎，技學屠龍，以終賈之齡，擅盧駱之體。熊熊之光，上燭乎星垣；渾渾之源，旁汩乎宿海。良由琅函藻笈，讀破萬卷；遂爾赫蹏栗尾，立就千言。頃以所撰《影梅菴》院本，遣使索敍。發緘香滿，展卷光溢。黎綠耀麻，而珩璜掩其斑駁；珧華登俎，而軒膾失其甘腴。緣情綺靡，淵乎麗矣。夫笛步佳人，傾城難再，雉皋公子，名士無雙；白隄尋到，雪映梅花，黃海歸來，雲生蓮步。赴司馬臨邛之約，締彩鸞鍾陵之緣。角枕午夜，尙擁紺帙；瓊臺甲帳，自有綵襦。不櫛進士，咀江花謝草之菁英；掌案書仙，萃蘇錦班紈之淵藪。每當蟬翼烟細，魚鱗乳沸，如木蘭之墜露，泛瑤草以臨波；間有梅英半舒，鷓斑宿花，桃花薄醉，蛤脯沃湯；卽或時丁坎坷，數厄迍邅，累夫婿以多愁，念家山而已破。而危瀕九死，智保萬全，茹蘗若飴，履險如坦，其人不沒，一日斯事，洵足千秋。君遒鏤香作心，粲花

於吻，狀悽惋拂鬱之情，寫惚怳婉孌之致。烏絲摛藻，則銅管流芬；紅牙按歌，則白雲儷響。若報雙成，擊雲璈而屬和；定邀一顧，付協律以倚聲。縱令水繪園廢，影梅菴燕，而鯨唔鰲擲，魚瞰鷄睨，有不留湘水之仙，艷漢皐之遇者歟？嗟乎，吉光之裘，片羽亦貴；蒲陶之錦，升縷可珍。君能繞梁激塵，尋節中雅，固宜賡磬濩冒，英莖律呂，星雲祓飾河漢，而徒含敏嚼經，鞭關笳白，銅弦鐵琵，匹斯壯浪；曉風殘月，嗣茲綿邈，祖《楚騷》之麗則，循子夜之變聲，渙揚雅頌，其猶有待，不揣膚受，聊爲嗈引。穆灑清風，如聽古樂，高晞流水，伊懷好音；蕊珠宮裏，得非辟疆後身？羣玉山頭，自是宛君知己。方將貰酒旗亭，奏伎下雙鬟之拜，所望分曹雲陛，揚葩擷六藝之芳。彭君勉乎哉？余惟昕夕以冀矣。

楊文蓀《影梅菴叙》《影梅菴》傳奇者，瀕上彭君梅垞，摭取冒公子辟疆與董姬小宛軼事，倚聲而成者也。嗟乎！《春燈》、《燕子》，共誰抒弔古之悲；紈扇《桃花》，何處寄相思之淚？謂天荒地老，恨不解於河山；將歷劫窮塵，情自鍾於兒女。則有西園公子，南國佳人，遡崔悛之雋望，雉皋久著香名；趁蘇小之閒情，鶴市偶羈芳躅。盈盈一水微波，通兩好之詞；脈脈半塘曉日，證三生之矢。是時也，趨庭在念，逐狼烽於七澤三湘；解珮無期，遲鳳約於六張五角。當行李倉皇之會，正大椿竭蹙之秋。伏丹陛以陳書，感深顧覆；就梓鄉而貸粟，慟極流離。慨自桐橋判襼，一杭揚京口之帆；蘆漵探丸，三日乏矛頭之米。郎既遭家不造，沈芳訊而久斷文鱗；妾亦與病爲緣，失慈蔭而幾同涸鮒。蓋姬自別公子後，無恃而聊爲獨活，幽憂而莫寄當歸。且於揚子廻舟，猝逢剽刼，絕粒者數日，亦瀕危矣。嗟乎，歷諸艱險，判之死而靡它；揆厥纏綿，定此生之不易。乃天上之霓裳甫詠，人間之鴛社旋開。長洲牧着意栽花，旛遮鈴護；虞山叟關心贈藕，鈿合釵圓。方幸三星可賦，宏農翻得寶之歌；不圖一網無餘，元祐興樹碑之黨。金絲夜奏，羣奸歌舞之場；鐵壘晨摩，悍帥飛揚之地。遂使田單閣室，載寵潛逃；庾冰孑身，覆船暗遁。姬乃揄袂而前，不惜一身保障；易裝而出，爰得八口安恬。抛羅綺而長征，心堅苦竹；痛藁砧之罹患，骨瘦香桃。涉世之緣既深，出世之心已迫。嗟乎！自然名士解悅傾城，豈有才人終歸廝養。藉毫端之繾綣，寫泊上之氤氳。不比斜陽古柳，作場而妄說是非；略如香草美人，伸紙而曲摹哀怨。眞眞欲喚，負負難忘。此日銀尊畫燭，登筵招倩女之魂；當年綠鬢黃花，欹枕賦遊仙之夢。

馮調鼎《影梅菴叙》曇花一現，證明月之前身；萼綠重來，認春風之小影。生自衆香國裏，移當羣玉峰頭，卽色卽空，亦莊亦雅。詢烟花于北里，罷說眉樓；掇金粉于南朝，慵談桃扇。若《影梅菴》樂府者，殆爲板橋故事，寫艷箏琶，水繪名園，傳神羅綺也乎！則有膺滂黨魁，金張貴胄，薰香入坐，擲果盈車；過大道之朱樓，訪小家之碧玉；名符蘇小，易結同心，姓氏雙成，兼工法曲。靡顏膩理，分顧兔之圓輝；嫣服倪裝，指牽牛之靈匹。此固纔通欵語，定許目成，未賦定情，劇憐魂與者已。夫何梁燕移巢，檣烏泊岸？枇杷花下，皂夾橋邊，窈窕蘊其善心，辟標結其幽怨。病餘骨瘦，竟爲蕭郎；愁入眉濃，忽逢衛女。春江花影，綠珠汲井之泉；秋雨苔紋，西施浣紗之石。參媒氏妁，那解閒情？浩水育魚，能傳隱語。既而半臂忍凍，一舸載春，染杏子之單衫，鬥蛾兒之新樣。江皐競渡，疑招洛渚之仙；水樹移尊，競餞青谿之姝。竈緋桃于滕李，嗤彩鳳之隨鴉，倚玉何心，貯金此夕。銷文人之艷福，閨房甚於畫眉；羨大夫之多才，笑語因於射雉。博山一氣，翠幄分香，凍雪千株，紅窗佇月。婦眞不妬，我見猶憐，任荔子之側生，笑人，取金買賦；極南皮之盛事，紀西園之雅遊。無何海水羣飛，天星散落；倉庚之不食。流黃罷織，共寫花箋；朱墨兼書，同裁奩史。重以敦槃遠集，黃旗紫蓋，王氣潛銷；白馬青袍，寇氛漸逼。燃中涓之逆燄，收太學之清流。左鎮樓船，潰圍皖水。高家兵馬爭據揚州，鐵騎南來軷車北去。金蓮失步，玉樹無花。通德則擁髻悲啼，杜秋則縷衣罷唱。爰乃漂泊江關，崎嶇戎馬，叱利雄稱番將，平陵慣劫義公。鶴唳空山，鵑啼故國。顧善持之燈屏繡帳，回首猶新；黃皆令之斷水殘山，傷心不少。錦衾負此粲者，膏沐念我伯兮。卒之保護全家，免窮途之慟哭；浮遊近縣，知佳俠之含光。不分鏡於樂昌，終還珠於合浦。黃花共廔，骨出飛龍，白雲是乘，絃彈別鵠。枉覓延齡之藥，空懸續命之絲。天道難知，美人不壽，此則姱容絶世，兼嫉于才德者難；行樂芳年，葆貞於患難者寡已。嗟乎，記續粧樓，枉多怨女；名填樂籍，大有奇人。卞玉京遁迹空門，柳河東委身遺老。未若此鶼翼早儷，備挹蘭馨，鴻迹偶乖，劇嘗荼苦。指鴛鴦之卅六，洵有前緣；飛孔雀於東南，原非怨耦。信嬋媛之麗則，亦稗史之清芬也。梅垞夙賦三影，能諧四聲，釣遊

漂女之鄉，嘯歌仙尉之里；借梅菴而說法，因雉水作情波。憑弔滄桑，千卿甚事？流連風月，忍俊不禁。熟諳荆楚之土風，愛續金元之小說，惜彩雲之易散，看蠟淚以成堆。水調重歌，君是解音之坡老；花蔭數坐，我慚顧曲之周郎。

陳裴之《書後》　冒、董之事，雅矣艷矣，始終之際，不無遺憾。梅垞仁山此作，消納斡旋，筆補造化。至其立言得體，驅使典核，忽而沉雄激楚，忽而悱惻纏緜，忽而月滿花芳，忽而啼烟泣露，正如黄山雲海，俯仰變幻：有一會飛眉舞色、有一會驚心動魄者，詞境詞筆，仿佛似之，蒙新抱梨雲之感，有《香畹樓憶語》之作。閨湘女史撰叙謂：「世有牙曠，譜入宫商，烏紗鈿鬢，登場學步之時，不知賺人清淚，又將幾許。如梅垞者，當世之牙曠也。」含宫嚼徵，梅兄其有意乎！余家紫君，自十九歲歸余，其年與宛君同，而彩雲易散，眄宛君尚少五年。稽其生平行事大略，詳於太夫人所撰傳中。余之《憶語》，自問於《影梅菴》所作，似亦未肯多讓。猶憶蔻香閣聞姬歸余，輒曰：「奇緣仙偶，鄭重分明。」見者皆以爲確論。因讀此作，悵觸紛來，既題三絕，又於雜書之如此。冒、董有知，當必不以爲妄相菲薄也。時在龍江關舟次，阻風夜泊，漏已四下，總帷遺挂，伴我如生。長簟餘香，臨風未歇，燈影人影，仿佛夢中；墨痕淚痕，迷離紙上。今宵耿耿，此恨緜緜，梅兄個中人，得無訝其過情否？

冒襄《〈影梅菴〉憶語》　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堅欲從渡江歸里，余辭之力，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邊，時西先生畢今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蟬紗，潔比雪艷，以退紅爲裏，爲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桂宫霓裳也。偕登金山時，四五龍舟衝波激蕩而上，山中遊人數千，尾余兩人，指爲神仙。遶山而行，凡我兩人所止，則龍舟爭赴，迴環數匝不去。呼詢之，則駕舟者皆余去秋涮回官舫長年也。勞以鵝酒，竟日返舟。舟中宣磁大白盂，盛櫻珠數升，共啖之，不辨其爲櫻□□也。江山人物之盛，映照一時，至今談者侈美。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諸友，感姬爲余不辭盜賊風波之險，間關相從，因置酒桃葉水閣，時在坐爲眉樓顧夫人、寒秀齋李夫人，皆與姬爲至戚，美其屬余，咸來相慶。是日，新演《燕子箋》，曲盡情艷，至霍、華離合處，姬泣下，顧、李亦泣下。一時才子佳人，樓臺烟水，新聲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異遊仙枕上夢幻也。　余數年來，欲裒集四唐詩，購全集，類逸事，集衆評，列人與年爲次第，付姬收貯。至編年論人，準之《唐書》，姬終日佐余稽查抄寫，細心商訂，永日終夜，相對忘言。閱詩無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尤好熟讀《楚詞》、少陵、義山，王建、花蕊夫人、王珪三家宫詞，等身之書，周旋座右。午夜，衾枕間猶擁數十家唐詩而卧。今秘閣塵封，余不忍啓。將來，此志誰克與終？付之一嘆而已。乙酉客鹽官，嘗向諸友借書讀之，凡有奇僻，命姬手抄。姬于事涉閨閣者，則另錄一帙。歸來，與姬遍搜諸書，續成之，名曰《奩艷》。其書之瑰異精秘，凡古今女子，自頂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臺歌舞，針神才藻，下及禽魚鳥獸，即草之無情者，稍涉有情，皆歸香麗。今細字紅箋，類分條析，俱在奩中。客春，顧夫人遠向姬借閱此書，與龔奉常極讚其妙，促繡梓之。余即當忍痛爲之校讐，鳩工以終姬志。　姬於吳門，曾學畫未成，能作小叢寒樹，筆墨楚楚，時於几研上輒自圖寫，故於古今繪事，別有殊好。偶得長卷小軸，與笥中舊珍，時時展玩不置。流離時宁委奩具，而以書畫捆載自隨。末後，盡裁裝潢，獨存紙絹。猶不得免焉，則書畫之厄；而姬之嗜好，眞且至矣。　姬能飲。自入吾門，見余量不勝蕉葉，遂罷飲。每晚侍荆人數杯而已。而嗜茶，與余同。性又同嗜片岑。每歲，半塘顧子兼擇最精者緘寄，具有片甲蟬翼之異，文火細烟，小鼎長泉，必手自炊滌。余每誦左思《嬌女詩》「吹噓對鼎鑊」之句，姬爲解頤。至「沸乳看蟹目，魚鱗傳瓷選」，月魂雲魄，尤爲精絕。每花前月下靜試對，嘗碧沈香泛，眞如木蘭霑露，瑤草臨波，備極盧陸之致。東坡云：「分無玉椀捧蛾眉。」余一生清麗，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

史炳《影梅菴題詞》　水繪園荒久寂寥，紅牙新按董嬌嬈。彭郎年少多才思，擬更章臺畫柳條。（自跋云：欲補撰河東君事。）　少日狂歌解遏雲，烏絲寫曲倚微醺。于今頭白荒山去，賭唱黄河合讓君。

孫如金《影梅菴題詞》　引商刻羽譜新詞，名士風流信有之。怪底傷心渾不解，一簾煙雨送春時。（三月晦日，得讀此作。）　水繪名園跡已荒，雉皋風景劇難忘。（庚午游雉皋，曾訪水繪園故址。）從今似把遊蹤續，輕按紅牙錦瑟傍。（蒙委余正拍。）

彭虎文《影梅菴題詞》　秦淮水榭駐郎驂，入骨相思死亦甘。水繪園中花事盡，倩魂長傍影梅菴。　仲容妙筆寫深情，憔悴腰肢續舊盟。天下有情盡才子，人間不少董雙成。

姚長煦《影梅菴題詞》 蕭瑟寒窗愛日晴，紅牙紫玉按新聲。半塘風月仙凡別，相見無言是定情。

水繪園林繫客思，綺羅都入最妍詞。東風不管閒花草，竹外橫吹自一枝。

周銘鼎《影梅菴題詞》 白門柳色半含煙，詩句蘼蕪亦可憐。不及幽居名士好，影梅長憶董青蓮。

摘艷新詞擬楚《騷》，須知清絕本滔滔。才多別有愁多處，不僅多情染玉毫。

伏虎潛蛟結禍胎，議降議撫盡庸才。讀君半部傷心史，可抵當年《蜀碧》來。（《蜀碧》四卷，彭遵泗作。）

宋鎔《影梅菴題詞》 一樣人間小玉名，生來薄命總多情。影梅留得香魂在，要補陽關第四聲。

顧曲彭郎舊恨牽，新詞寫出《衍波》箋。琴心合有雙文識，妬煞同時白樂天。

潘桐鳴《影梅菴題詞》 一樹梅花是後身，暗香疏影弔遺民。何當譜作《離騷》讀，樂府西堂有替人。

《白門柳》共《桃花扇》，久付登場菊部頭。年少彭郎能按曲，傾城名士又千秋。

史載熙《影梅菴題詞》 玉樹歌殘王氣終（許渾），向陵鴉亂夕陽中（溫庭筠）。長籌未必輸孫皓（李商隱），乞火無人作蒯通（杜牧）。金庫夜間龍甲冷（張螢），彩雲天遠鳳樓空（楊巨源）。於今四海爲家日（劉禹錫），將相多收薊北功（殷堯藩）。

柳帶東風一向斜（李山甫），十年兵踐海西涯（張螢）。香燈悵望飛瓊鬢（溫庭筠），繡鞅璁瓏走鈿車（杜牧）。閨閣不知戎馬事（薛濤），管絃長奏綺羅家（薛逢）。高歌一曲掩明鏡（許渾），落盡溪頭白葛花（曹唐）。

武牢關下護龍旗（許渾），楊柳千條拂面絲（溫庭筠）。相勸早移丹鳳闕（韓翃），昭陽歌唱碧雲詞（白居易）。曾從建業城邊路（吳融），休話如皋一笑時（羅虯）。今昔兩成惆悵事（無名氏），他生緣會更難期（元稹）。

鈿暈羅衫色似烟（白居易），秋風疏柳白門前（韓翃）。相思相見知何日（李白）？傾國傾城併可憐（萬齊融）。歸去定知還向月（李商隱），坐來雖近遠如天（吳融）。不眠特地重相憶（馮延巳），憑着朱欄思浩然（鄭準）。

秦淮有水水無情（溫庭筠），第宅今來亦變更（韓偓）。戚里舊知何駙馬（楊巨源），人間因識董雙成（曹唐）。風波不信菱枝弱（李商隱），世事方看木槿榮（皇甫曾）。十八鬟多無氣力（李賀），各調絃管對聞聲（王涯）。

竹樹閒園偶辟疆（張南史），秣陵烟樹在何鄉（韋莊）？江妃玉佩留爲念（王翰），荀令熏爐更換香（李商隱）。一自紛爭驚宇宙（吳融），初聞涕淚滿衣裳（杜甫）。雍門琴感徒爲爾（李紳），細細歌聲遶畫梁（章孝標）。

許會昌《影梅菴題詞》 姓董人原女謫仙，河東猶自讓嬋娟。鉛華不御眞盼艷，肯向秦淮水閣傳。

江北江南九死身，昇平自合號巢民。疑君恐是重來者，水繪園墟爲寫神。

周玉瓚《影梅菴題詞》 水繪園空景色移，名流佳話幾人知？艷情傳共《桃花扇》，深感文人幼婦詞。

競渡江干畫檝迎，金鼇背上幷肩行。無端耀殺遊人眼，疑是神仙下玉京。

才人心事最無聊，金屋何因見阿嬌？可是玉溪惆悵甚，門中借得酒杯澆。

芙蓉好向遠山芳，豈必金釵列幾行？他日小紅低唱處，可應顧曲倩周郎。

狄子奇《影梅菴題詞》 秦淮韻事擅江南，六代風流歌舞酣。菊部梨園舊繁盛，羽衣一曲調能諳。

董家有女饒才色，小字青蓮名曰白。豐容盛髮冠平康，曲聖鍼神傾座客。何人最少年？雉皋公子度翩翩。羣推國士無雙品，揀取姮娥第一仙。

姮娥會合非容易，半塘一見驚神異。曲闌無語笑凝眸，色授魂挑眞得意。黃山峨峨黃海深，雲霞萬變儘搜尋。擬將絕頂登高意，寄得深閨望遠心。

彈指三秋繫離夢，桐橋再見常陪奉。立馬江山最上頭，疑是江妃爭步擁。從此杜門解珮璫，爲郎顧額益思郎。賴有多情老名宿，明珠十斛爲催妝。

油壁車來得所適，卅六鴛鴦共羅列。臨書學畫太痴生，鬥茗評香劇清絕。朝朝暮暮樂無虞，那知陵谷變邱墟？稱兵曾說高無賴，置獄先聞阮佃夫。

盡室倉皇謀遠避，關山飄泊腰（支）〔肢〕細。幸得從軍有木蘭，能使軍中皆作氣。維持調護賦歸來，太平世界喜追陪。無如道韞愁常積，怎奈文君骨易灰。

病不禁秋淚沾臆，黃花相對空相惜。讀遍影梅記憶詞，泉臺有識悲何極！羨門才思鬱芊綿，妙筆生來似謫仙。塡詞不數《桃花扇》，度曲能翻《燕子箋》。

拾得殘編閒點綴，含宮嚼徵多淒切。曉風楊柳換新聲，夜雨梧桐移促節。我愧周郎曲未工，倚聲曾不解絲桐。快把霓裳擊節讀，十指拂拂生清風。

《皇荂》屬和良堪笑，載名其上有榮耀。何當置酒會高堂，與君慷慨歌同調。

朱澧《影梅菴題詞》 《桃花扇》與《影梅菴》，先後詞人韻事探。都是一般才子筆，擬教合唱聽何戡。

籃起黃巾憎莫懲，蜀民慘酷最難勝。開械棖觸傷心事，灑盡唐衢淚數升。

楊正源《影梅菴題詞》 金粉人何處？煙花跡已銷。新聲傾北里，餘恨譜南朝。曾是風塵誤，空憐才色嬌。曲終還按拍，我亦感漂搖。

聯壁《影梅菴題詞》　佳人屢出董嬌嬈（杜甫），瑟瑟羅裙金縷腰（和凝）。菖花發艷無人識（李德裕），見之令人魂魄銷（薛稷）。欲托清香傳遠信（王初），忽枉情人吐芳訊（王起）。蓮帳無因見女郎（張綺），綠樹碧簾相掩映（李建勳）。再到天臺訪玉眞（曹唐），和嬌扶起濃睡人（崔珏）。春興酒香熏肺腑（釋齊己），醉煙輕罩一團春（李山甫）。此時花下逢仙侶（秦韜玉），情多最恨花無語（鄭谷）。留情深處駐橫波（許渾），百年恩愛兩相許（李涉）。伯勞東去燕西飛（薛濤），夢見雖多相見稀（馮延巳）。飛雲閣上春應至（上官儀），桐柏山頭去不歸（宋之問）。碧海之波浩漫漫（孟郊），惟留皎月當銀漢（唐彥謙）。自從消瘦減容光（崔鶯鶯），離腸恐逐金刀斷（裴說）。繡屏愁背一燈斜（張泌），病來簾外卽天涯（裴夷直）。長門盡日無梳洗（江采蘋），莫怨東風當自嗟（李氏）。洛陽行子空嘆息（李頎），高堂明鏡悲白髮（李白）。更堪江上鼓鼙聲（盧綸），沙場烽火侵胡月（祖詠）。一封朝奏九重天（韓愈），馬邑龍堆路幾千（皇甫冉）。今日龍鍾人共老（劉長卿），可能無礙最團圓（張籍）。只緣存想歸蘭室（周繇），花開可折直須折（杜秋娘）。青山何用隔同心（錢起）？驀上心來消未得（殷堯藩）。雙成膩臉偎雲屏（李咸用），長釵墜髮雙蜻蜓（溫庭筠）。忽喜叩門傳語至（魚元機），玉容驚覺濃睡醒（張碧）。別恨轉深何處寫（李端），安得千金遺侍者（文茂）？憔悴支離爲憶君（武嶷），玉骨瘦來無一把（李商隱）。也知心許恐無成（牛希濟），夜來潛已告精誠（盧嗣立）。垂死病中驚坐起（元微之），定爲連理相並生（王建）。遙夜獨棲還有夢（陸龜蒙），今朝何事偏情重（鄭據）？一臂初交又解携（胡宿），映花避月遙相送（李珣）。約開蓮葉上蘭舟（曹松），無限神仙在上頭（顧況）。問道似龍剛不信（盧肇），更疑神女弄珠遊（孟浩然）。同心携手今如此（徐鉉），怎忍拋奴深院裏（歐陽炯）？錦書其奈隔年光（劉兼），身多疾病思田里（韋應物）。此心難舍意難論（韋洵美），花滿中庭月滿樽（令孤楚）。爲惜紅芳今夜裏（來鵠），梨花滿地不開門（劉方平）。兒家門戶重重閉（蔡爲翰），直爲相思腰轉細（蔡瓊）。郎心如妾妾如郎（無名氏），珊瑚枕上千行淚（劉卓）。若能相伴入仙壇（吳彩鸞），鼓子花開也喜歡（唐末朝士）。殷勤遺下輕綃意（李節度姬），十斛明珠亦易拚（司空圖）。纖腰舞盡春楊柳（薛能），也應攀折他人手（韓翃）。列卿御史尚書郎（岑參），麗詞珍貺難雙有（楊巨源）。青鸞飛入合歡宮（王昌齡），解寄繚綾小字封（韓偓）。膩粉暗銷銀縷臺（女威），殘香猶煖繡熏籠（孫光憲）。喜字漫書三十六（孫元晏），縱態迷歡心不足（毛熙震）。干戈未定欲何之（王中），月不長圓花易落（吳融）。羽檄交馳日夕聞（王維），柳暗朱樓多夢雲（杜牧）。日暮鄉關何處是（崔顥）？架上塵生翡翠裙（胡曾）。丹鳳城南秋葉長（沈佺期），青楓江上秋帆遠（高適）。骨肉流離道路中（白居易），鳳釵翠翹同宛轉（徐凝）。一片孤城萬仞山（王之渙），朝朝馬策與刀鐶（柳中庸）。于今四海爲家日（劉禹錫），羅袂紅巾復往還（王勃）。最是五更留不住（韓熙載客），會須携手乘鸞去（趙嘏）。魂隨暮雨此中銷（劉商），人面不知何處去（崔護）？竹樹閒園偶辟疆（張南史），桃花歷亂李花香（賈至）。經過此地無窮事（劉滄），二月春風最斷腸（羅隱）。月照花林皆如霰（張若虛），蒼苔古道行應遍（郎士元）。石上青苔思煞人（樓穎），年年花落無人見（司馬禮）。花妬紅腮柳妬眉（段成式），休話如皐一笑時（羅虯）。四面雲山誰作主（朱灣）？爲君起唱長相思（李賀）。陽春唱後應無曲（黃滔），風動玲瓏水晶箔（邵楚長）。願隨仙女董雙成（項斯），如在廣寒宮裏宿（鮑溶）。裁霞曳繡一篇篇（方干），傾國傾城併可憐（萬齊融）。聲中唱出纏綿意（李羣玉），留與工師播管絃（湯悅）。

史丙肩《影梅菴題詞》　秀影橫交碧玉枝，才多祇合伴微之。聰明比福難消受，風月如人易別離。細寫烏絲空惜惜，浪傳紅粉亦師師。雙成仙去情無限，贏得彭郎絕妙辭。

潘際雲《影梅菴題詞》　疑是江妃降水濱，凌波瑤踏動芳塵。如何雅雨金焦志，不爲名山寫美人。芝麓詞壇舊擅名，《影梅憶語》太關情。可憐風定聲聲雨，誰記橫波月旦評？

吳象嵥《影梅菴題詞》　樓臺花木尚依然，水繪名園憶昔年。奇遇奇緣奇女子，至今猶話董青蓮。生花妙筆譜新歌，遺事風流感慨多。寫到玉人離合處，情懷渺渺問如何？

吳憲澂《影梅菴題詞》　園荒水繪幾經年，香粉飄零劇可憐。奉倩最爲相憶處，神傷當日女青蓮。座上迦陵冠一時，東堂未譜影梅詞。於今二百餘年久，讓我才人杜牧之。歌扇桃花久擅名，何人按拍繼新聲？羨君腕有生花筆，寫出千秋絕艷情。

陳裴之《影梅菴題詞》　水繪名園跡未荒，玉梅如雪隕寒香。零膏冷翠無窮恨，可獨南朝冒辟疆？戎馬風波賸此身，家山重到已離塵。秦淮一片傷心水，月滿花芳有幾人？我近中年鬢欲華，怕燒銀燭拍紅牙。青衫兩袖龍

鍾淚，訴向秋風哭落花。

彭劍虹《影梅菴題詞》 復社牲盟日，迷樓盒會年。梅花因樹屋，桃葉渡江船。舊夢殘金粉，新詞韻管絃。南朝白門柳，艷事與同傳。

史靜《影梅菴題詞》 北方矜獨立，南國見雙成。韻事修奩史，韶年主月盟。黨人魁復社，名士儷傾城。無限滄桑感，都歸鐵笛聲。

于月卿《影梅菴題詞》 秋盡江南草木彫（杜牧），佳人屢出董嬌嬈（杜甫）。紅樓翠幕知多少（羅隱）？羅襪金蓮何寂寥（韓偓）？自嘆馬卿常帶疾（崔峒），偶逢神女學吹簫（陸暢）。傷心欲問前朝事（竇鞏），二十年前舊板橋（周德華）。良人的有奇才（杜羔妻趙氏），醉後仍將笑口開（白居易）。珠玉會應成玆唾（牛僧孺），綺羅長擁亂書堆（魚元機）。誰言瓊樹朝朝見（李商隱）？莫學遊蜂日日來（方干）。花下偶然吹一曲（曹唐），却思金馬笑鄒枚（李紳）。柳樹迎風一向斜（元稹），七雄戈戟亂如麻（胡曾）。可憐芳草成衰草（楊凝），不覺楊家是李家（李山甫）。持贈敢齊青玉案（陸龜蒙），弄兒閒望白羊車（李紳）。江山不管興亡事（包佶），惟有斑斑滿地花（張籍）。願隨仙女董雙成（項斯），狎客紅筵奪眼明（皮日休）。天外鳳凰誰得髓（杜牧）？來時鸚鵡亦知名（張蠙）。清風明月長相憶（徐鉉），湘瑟秦簫自有情（李商隱）。一束宮商裂寒玉（王轂），碧雲猶戀艷歌聲（曹唐）。玉鈎簾下影沉沉（元稹），斜影彤雲盡日吟（曹唐）。誰許風流添興詠（韓翃）？無愁當路少知音（李中）。歡筵每怨嬌娥醉（張蠙），悅耳寧如鄭衛淫（李山甫）！萼綠華來無定所（李商隱），十洲仙路彩雲深（韋莊）。

狄圻《影梅菴題詞》 垂楊垂柳舊樓臺，治叶倡條斗剪裁。南國佳人奩史續，東村公子黨人魁。忽聞玉局江東去，曾立程門雪下來。但道辟疆園似昔，影梅菴剩幾枝梅？

史惇《影梅菴題詞》 女蘿篇賦曉珠迎，扣扣青衣識小名（蔡女蘿、金曉珠、吳扣扣，皆辟疆姬人。扣扣名湄蘭，字竹逸，本宛君婢也）。羅列鴛鴦三十六，幾人得以董雙成？染香亭子影梅菴，五色紛披彩筆探。井水能歌新樂府，詞壇壓倒大江南。

史圜《影梅菴題詞》 飛花飛絮送南朝，丁字簾前舊板橋。一笑山頭工射雉，美人畢竟讓嬌嬈。隨風欹唾暗生珠，牙板屯田鐵板蘇。我侍彭宣問奇字，許聽絲竹後堂無。

余自伸《影梅菴題詞》 爐香茗椀列參差，盥手閒吟絕妙詞。猶恨優曇花一現，九年彈指不多時。傾城名士本如膠，奩艷塵封未忍拋。一粒返魂無覓處，費君才思苦推敲。

劉汝楫《影梅菴題詞》 瓜字春纔十六餘，半牀鼎鑪半牀書。樸巢偕隱風流壻，多少紅顏愧不如。自是憐才更惜花，新詞曲曲付琵琶。秦淮水榭還如舊，何處相逢古押衙？

席振起《影梅菴題詞》 分明《憶語》感優曇，何處梅花舊影菴？猶有相思消不得，化爲紅豆滿江南。事關兒女易銷魂，曲裏嬌嬈舊淚痕。解與女蘿爲字說，當年君是杜茶村。

席振逵《影梅菴題詞》 水繪園亭亦已陳，春風吹夢易如塵。娜嬛才子鍾情甚，特綴銀毫寫美人。南朝風月可憐生，黨錮紛紛閱變更。頭白江南老詞客，梅花影裏哭雙成。韻事新翻《燕子箋》，一箱紅豆記歌筵。尊前多少興亡憾，豈獨嬌嬈是可憐？浪有才名小宋呼，塡詞何處寄蘼蕪。知君合受雙鬟拜，許共旗亭貰酒無？

吳慶增《影梅菴題詞》 水繪園亭舊迹蕪，新詞重與按吳歈。香閨當日編奩艷，比得彭宣樂府無？雙成姓氏憶翩翩，摭拾閒情付管絃。羨煞生花一枝筆，眞從舌本粲青蓮。

葉紹棻《影梅菴題詞》 畫舫乘潮看競渡，凌波羅襪生塵，龍舟圍繞靚裝新。掃眉才子，金粟是前身。　如此風波行不得，虧他歷盡艱辛，好留黃絹與詞人。梅邊倩影，若個喚眞眞。〔臨江仙〕

郭麐《影梅菴題詞》 倡條露苗，姓字雙成好。輕烟淡粉話南朝，可惜朝廷小。　梅影疏寮，飄影江潮。問名園都廢了，《離騷》濁醪，又一輩才人高。〔朝天子〕

歐陽長海《影梅菴題詞》 樂府翻新曲。怪量來、影梅菴裏，舊愁盈斛。春好難禁風雨妬，況彼傾城如玉！況消受、參軍如鵠。本事分明悲憶語，又食單、鹺史茶經續。甘折盡，聰明福。　挑燈不忍從頭讀。比當年、桃花扇子，更添悵觸。紅豆蘼蕪同作合，一樣神仙眷屬。也一樣、怨香零綠。千載秦淮嗚咽水，儘秦娥，歌後唐衢哭。莫重寫，小名錄。〔金縷曲〕

彭氏中《影梅菴題詞》 繡虎雄才，揮灑處天垂海立。肯多讓，牙歌柳岸，銅彈赤壁。梅影簾前雲共雨，桃葉渡口風和月。笑蒼茫、舊事付洪濤，

情淒切。　珊瑚架，琉璃筆。琅玕紙，珠璣墨。譜雲璈聲振，蓬萊宮闕。璀璨朝膦鸞鳳舞，悲涼夜起蛟龍泣。遇知音流水倩同彈，魚銜沫。〔滿江紅〕

彭劍光《影梅菴題詞》　凌雲絕調，喜阿連年少，多情如此。南國佳人遺世，立聽汝含宮嚼徵笛。步風情雉皋景物，迷炫雲藍紙。淒涼法曲，祇應天上相似。　但道曲聖鍼神，茶經食品，都讓青蓮美。三九韶華剛一瞬，不信流年似水。一片紅氍，兩行銀燭，譜入璈笙裏。旗亭畫壁，雙鬢合拜才子。〔壺中天〕

狄亢《影梅菴題詞》　雉皋公子青蓮女，石城打槳來迎汝。江北又江南，影梅空結庵。　章臺春日柳，作合憐垂手。遺恨孔都官，風波行路難。

又　兒家夫婿多才思，紅牙拍按當年事。丁字畫簾前，傷心《燕子箋》。

喁喁兒女語，寫盡相思苦。低唱念家山，淚痕斑復斑。〔菩薩蠻〕

彭劍采《影梅菴題詞》　橫波姓顧香君李，青蓮名冠平康里。辛苦五流連，黨碑元祐年。鸞飄和風泊，一樣人如玉。金粉話南朝，東風啼伯勞。

又　《白門柳》共《桃花扇》，掃眉才子時相見。未若《影梅菴》，相思死亦甘。　流離何太苦？不敢圖眉嫵。唱到定風波，其如人瘦何？〔菩薩蠻〕

汪度《影梅菴題詞》　香夢落誰家？疏影橫斜，醉來融墨寫紋紗。十載情根偏有恨，笑問梅花。　夫壻說秦嘉，底許韶華，相思無盡是天涯。黃土青山同一哭，付與紅牙。〔浪淘沙〕

傳記

光緒《溧陽續志》卷九　廩生，以子君毅加級，贈中議大夫。

鄧廷楨

論述

綜論

梅曾亮《雙硯齋詩鈔序》　至公之詩，則巡撫安徽時，曾亮主講敬敷書院，館署內親見其屬筆者尤多。其取材也，必潔淨而無疵類；其句律也，必精整而無頹放齟齬；其於一詩之爲也，不爲則已，爲則必片言隻字無不愜於心者而後成。每辰巳見屬吏，議事畢會食八箴堂。時管異之、馬湘帆、汪平甫俱在座，方植之亦時來，和章聯句，詼調閒作。午過入齋閣治文書，寂不聞聲。日餔後復會食，漏一下各散去，日以爲常。蓋公明於知人善任，【略】故官吏奉職鮮有敗事。朝廷無信使之遣，有司無供張之困，民氣安樂，幕府清淨，公乃得優遊平夷，從容乎賓客翰墨之娛。其持己之嚴，應務之密，合於古大臣之有守有爲者，固不可以詩人擬之；而於詩之潔淨而精整者，未嘗不相爲表裏，則公之詩乃適如乎公之人也。

方東樹《雙硯齋詩鈔序》　性尤耽吟詠，政餘之暇，不廢抽思。嘗綜生平所爲詩都爲若干卷，顏曰《雙硯齋詩鈔》，命其部下士桐城方東樹爲之序。東樹【略】受而伏讀之，既卒業，歎曰：「此殆有卷阿之遺音者與。」蓋公之詩，上規《雅》、《頌》，下薄《風》、《騷》，同源共流，一本於溫厚。故篇中多沖澹紆餘和平之作，絕嘵殺猛起憤激之響。至其奇俊創獲，亦如仁者之勇，力能侔造化、迴天地，而終不以勇力顯，几几穆穆之度，交呈於性情、文字之閒，而不可以人事強者。而公虛懷若無，思賢不及，超然燕處，不留心跡。其於同時之士，有一才一技之可取者，悉羅而致之，揄揚稱說，不啻口出。蓋非但忘己所長，並若忘人所短矣。【略】然則徒論其詩之美，尤公之餘事也已。

米宗楷《雙硯齋詩鈔序》 昔楊升菴云：「庾信之詩，爲梁之冠絕，啟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豔」。「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予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豔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元人之詩，非不綺豔，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則強作老成態度，而綺豔概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吾於鄧子詩亦云。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五 鄧廷楨，字嶰筠，江甯人。嘉慶辛酉進士，歷官閩、浙總督。罷，起授甘肅布政使、陝西巡撫。有《雙硯齋詩集》。

又 嶰筠自詞曹出守，聲績甚著超。授陝西廉使，坐典郡時讞獄未當罷官。再起，洊陟封圻。撫安徽最久。嘗以韻語論治術，命曰「八箴」，因以名其堂。蒔牡丹於庭，花時燕集，歲必有詩。遷督兩廣，正值禁煙之役，與林文忠共事，尋移節閩、浙，賦《酷相思》詞寄文忠曰：「百五芳期過也未。但笳吹，催千騎。看珠瀣盈盈分兩地。君住也，緣何意？儂去也，緣何意？召緩徵和醫並至。眼下病，肩頭事。怕愁重和春擔不起。儂去也，心應碎。君住也，心應碎。」其時兵事方棘，朝旨漸移，故其言淒絕。及同戍伊犂，日以詩詞相酬答，冰霜辛苦之音，樓宇高寒之旨，纏綿悱惻，變雅之遺。召還撫陝，文忠亦復起，集用編年體，以《迎文忠東歸》詩終卷，蓋不久即下世矣。其詩於藻麗豐縟之中，存簡質清剛之制，論其品第，亦與雲左樓相伯仲也。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四 鄧廷楨，字嶰筠，江寧人。嘉慶辛酉進士。官閩、浙總督。師事姚鼐，肆力于詩古文詞及古音韻學，所得尤深。撰《青嶰堂文集》□卷、《雙硯齋詩鈔》十六卷《詞鈔》二卷、《雜著》三種。

宋翔鳳《雙研齋詞序》 先生持節數省，潔清自守，居處飲食，一如寒素，胸次坦白，耆欲尤鮮。惟於音律，殆由夙授，分刌節度，有顧曲風，而於古人之詞，靡不博綜。其自製詞則雍容和諧，寫其一往。纖掣之音，逖濫之響，與塵坌而共洗，偕風露而俱清，雖所存無多，而所託甚遠。

孫兆溎《片玉山房詞話》 先生有顧曲之好，尤善填詞。

《復堂日記》卷七 鄧嶰筠督部《雙硯齋詞》，宋于廷序之，忠誠悱惻，咄唶乎騷人，徘徊乎變雅，「將軍白髮」之章，「門掩黃昏」之句，後有論世知人者，當以爲歐、范之亞也。

《復堂詞話·鄧嶰筠詞》 甘劍侯主講六安書院，寄鄧嶰筠督部雙研齋詞寫本，其才氣韻度與周稚圭伯仲。然而三事大夫，憂生念亂，竟似新亭之淚，可以覘世變也。（復堂日記·乙酉）

分論

《買陂塘·贖裘》 譚獻《篋中詞續》：姿態橫生。

《高陽臺·玉泉山燕集》 譚獻《篋中詞續》：竟有新亭之淚。

《好事近·雲母小窗虛》 譚獻《篋中詞續》：韻勝。

《酷相思·寄懷少穆》 譚獻《篋中詞續》：三事大夫，憂生念亂，「敦我」之歎，其氣已餒。

傳記

《碑傳集》卷末下梅曾亮《誥授榮祿大夫振威將軍陝西巡撫前兩廣總督安徽巡撫兼提督鄧公廷楨墓誌銘》 公諱廷楨，字嶰筠。先世居洞庭山，明徙壽州，六世祖旭官檢討始居江甯。曾祖重、祖鑌、考巨源，皆諸生，及曾祖妣陳氏、徐氏，祖妣彭氏，妣陳氏皆得一品封贈。公嘉慶六年進士。官編修。乙丑會試、戊辰會試、鄉試同考官。十五年出爲甯波府知府。母憂服闋，補延安府。歷守榆林、西安府。南鄭韓城有死囚，皆受誣，公反其獄。及令同州婺母子事，陝民歌頌。由是譽流京師。道光元年，超擢湖北按察使，權布政使，請免田入江，而稅銀在民者十餘萬兩。遷江西布政使，權江西巡撫，以守西安失察屬吏事罷歸里。旋命以七品銜赴保定，起爲直隸通永道，陝西按察使、布政使，權陝西巡撫六年，遂授安徽巡撫。自嘉慶時，安徽多大獄，信臣覆按，官吏多得罪，而獄歷久愈疑。其鳳潁俗尤悍驕，或軍興集事。而公至，比大水，公親乘舟振災。又悉識吏材，鄙強怯，付民地所宜，悍民畏威，精民亦息意，不敢幻訟，俗以大安。故所舉任後多至大吏。十五年授兩廣總督。時方議鴉片煙禁，公奏議以爲法行於豪貴則小民易從，令嚴於中土則夷貨自絀。未幾而林公則徐以欽差大臣至廣東，嗅夷遂輸煙入官，甚悔罪，後中變，以兵船回泊尖沙嘴，進至穿鼻，公飭將士迎擊，六接戰，夷皆傷

退，訖公任不得入虎門。林公既改兩廣總督，而兩廣外夷易犯者莫如閩，故公改兩江及雲貴總督皆未行，而遂授公閩、浙。二十年四月，夷船泊穿山洋及梅嶺廈門，擊之皆走。援定海至清風嶺，得旨卻同。蓋夷方銳欲入閩，而閩海防地道多，兵力散，公往來泉州、廈門，暑行星征，籌應捷出，晝吏夜牘，且詢且披，無一夕得安寢。而以前兩廣兵吏捕煙黨不力，鐫職效力廣東，戍伊犁。二十三年召回，復起爲甘肅布政使，【略】二十五年，再授陝西巡撫，而番賊於是時屢擾蒙古游牧，公先權陝甘總督即邀擊於硫磺溝，得前所失馬牛羊以萬計。八月至陝時，公已積勞久，時時欲乞休，然以前後受恩重未敢也。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遂卒於位，年七十二。其年十月三日歸葬上元縣靈山下。元配張夫人、繼配何夫人、側室吳恭人。祔子爾恆，編修，官辰州府知府；爾頤，雲南趙州知州；爾咸，國學生；爾晉，府學生；爾巽，尚幼。二女，十二孫。而爾頤爲弟廷樑後。公機神高朗，外容異量，而制行內嚴，遇事不求奇功，而深慮宿禍。自侍從歷封疆四十年，雖屢起屢躓，上亦諒其素而終任之，亦自無得失意見於顏狀。有及見公年少者，皆曰如諸生時。遇勝流名士薦寵，講論不倦。於詩及古韻學所得尤深。至世俗好尚一不綴意。嘗閱兵過當塗，或問令曰：「廚傳費幾何？」曰：「二十千。」聞者以爲難。銘曰：公以文達，乃握政經。活囚西安，民歡吏驚。越等之晉，惟天子聖。放稅蘇枯，江漢思詠。及撫安徽，爲民擇吏。鉏荒息癆，十載無事。開府七州，神旗珮戈。超然一翁，常度委蛇。夷事之殷，馳驅孔亟。南海天山，萬里一息。

《清朝先正事略・鄧嶰筠制軍事略》公諱廷楨，字嶰筠，江蘇江甯人。嘉慶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乙丑、戊辰會試及戊辰順天鄉試，皆爲同考官。十五年出爲甯波知府。母憂服闋。補延安府。調西安。時南鄭韓城有死囚，皆受誣，公平反其獄。又以全同州婺母子事，陝民歌頌，由是譽流京西。道光元年，超遷湖北按察使，權布政使。請免田入江，而稅銀在民者十餘萬兩。遷江西布政使，權江西巡撫，以前守西安失察屬吏事免歸。旋命以七品銜赴保定，起爲通永道、陝西布政使，權陝西巡撫。六年，擢安徽巡撫。自嘉慶時，皖中多大獄，信臣覆案，官吏多得罪，而獄歷久愈疑。鳳穎俗尤悍，常以兵定變。公至又值水災，乃親乘舟賑卹。尤精察吏，所任皆得人。悍民畏威，餘亦不敢幻訟。在安徽十年，俗乃大和。所舉任，後多至大僚。十五年遷兩廣總督。時方議鴉片烟禁，公議奏：「法行於豪貴則小民易從，令嚴於中土則夷貨自絀。」上是之。未幾，林文忠公以欽差大臣至廣東。嘆夷遂輸烟入官。甚悔罪，已而中變。以兵船回泊尖沙嘴，進至穿鼻。公飭將士迎擊。六戰夷皆傷退。公在任不得入虎門。林公既改督兩廣，自廣東外夷易犯者莫如閩，故改公兩江及雲貴總督。皆未行。而卒調公督閩浙。二十年四月，夷船泊穿山洋及梅嶺廈門，擊之皆走。援定海，至清風嶺，得旨卻回。蓋是時夷方銳欲入閩。而閩之海防地道多，兵力散。公往來泉州、廈門閒，曙行宵征，籌應捷出。晝吏夜牘，且詢且披，無一夕得安枕。坐前在兩廣兵吏捕烟不力，奪職戍伊犁。二十三年召回，起爲甘肅布政使。二十五年，再授陝西巡撫。時番賊屢擾蒙古游牧。公先權陝甘總督，即邀擊於硫磺溝，得所失馬牛羊以萬計。八月抵陝時，已積勞久，時時欲乞休。以前後受恩重，未敢請也。二十六年三月薨於位。年七十有二。得旨軫悼。賜祭葬如典。

《清史列傳・大臣傳續編三・鄧廷楨》（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清朝先正事略・鄧嶰筠制軍事略》公機神高朗，外容異量，而制行內嚴。自侍從歷封疆四十年，屢起屢躓，無幾微得失意見於顏狀。上亦諒其素而終任之。有及見公年少者，皆曰如諸生時。遇學人文士薦寵，講論不倦。於詩及古音韻學，所得尤深。至世俗好尚，一不以綴意。尤精於吏治，有神明稱。其守西安也，有漢中營卒鄭魁，坐置砒饘中殺人，論死。賣砒者、賣饘者及隣婦之爲左證者，皆具獄成。公疑之，乃密呼賣饘者前曰：「汝賣饘日幾何枚？」曰：「二三百。」「一人約買幾何？」曰：「三四枚。」「然則汝日閱百餘人？」曰：「然。」「百餘人形狀、姓名、日月，汝皆識之耶？」曰：「不能。」曰：「然則汝何獨識鄭魁以某日買汝饘也？」其人愕然。固問之，曰：「我不知也，縣役來告曰：官訊殺人者已服矣，惟少一賣饘者爾，盍爲之證

訊。」鄰婦言爲役所使如前言。惟賣砒者爲眞。蓋死者嘗與鄭魁有違。言以瘋犬死，其唇青。而魁賣砒，實以毒鼠也。同州夥者，以事出其繼子。子無所歸，訟至省。公佯怒曰：「此逆子也，當杖死。」繫柱礎下。故久治他事，而潛令人以茶餅給其子。子以奉母。母怒不食。奉其叔，叔食之。至日暮，公度其母見子僵然繫庭中，時時顧日影待斃也，意且悔。乃密呼其叔曰：「汝嫂癡人耳，試以我意語之：汝撫六歲兒至娶婦，婦死更娶，勞苦甚矣。顧信族人言，有好兒子將爲汝嗣。汝幼而撫者不能子，顧能子長兒乎？彼利汝財而嗣汝，顧能孝養乎？汝死，財與子皆族人有也。即汝何利？必欲出子者。明日官爲汝杖決無難也。」叔叩頭出。次日母子來泣謝，不復言出子事。此雖一節，可以見公之精敏矣。及爲大吏，尤嚴束傔從，無妄索。嘗閱兵當塗，或問令，曰：「廚傳費幾何？」曰：「二十千。」聞者以爲難。子爾恒，由編修官至巡撫，爾頤，雲南趙州知州。

《舊聞隨筆・鄧澥筠制軍》 江寧鄧澥筠制軍（廷楨）受命總制兩廣，自安徽入覲，時同鄉官京師者幾二十人。公未明趨朝，出答賓客之造請。及暮歸，寓館與鄉人商論經史、辨訓詁音聲於《三百五篇》，刺取聲韻雙疊者，左右逢原，如取物筐篋中，人日聞所未聞。臨別，爲繪《宣南夜話圖》以紀其事。公自侍從歷封疆四十年，有及見其少年者，皆曰如諸生時。嘗閱兵當塗，或問令曰：「廚傳費幾何？」曰：「二十千。」聞者以爲難。先十五世祖編修公（諱範）及其弟之子惜抱公同時祀於鄉會，公撫皖得兪旨後，特減騶從來吾邑，送兩世神牌入祠，成禮而後去。新城陳石士侍郎（用光）又爲惜抱公買祭田若干畝。兩公皆惜抱門人也。先輩惓惓於師門，久而不怠，如此可以風矣。公在安徽巡撫任十年，每辰已時見屬吏。議事畢，會食八簋堂。時管異之（同）、梅伯言輩俱在坐，方植之亦時來和章聯句，詼調間作。午過，入齋閣治文書。日晡後會食。漏一下，各散去。日以爲常。其後總督兩廣、閩、浙，巡撫陝西，皆不能如安徽久且多暇焉。

作品本事

《劉黃頭行》 《十朝詩乘》卷一二：曹劍亭以劾和珅僕劉全不法，得直名。其季父謂庭給諫亦以敢言著。【略】家有字甕，用以焚諫草者。朱山人鶴年圖之，鄧嶰筠督部題詩有云：「厥初嶽嶽黃門公，桓典立朝驄馬鞚。戴冠無慚鐵柱望，問夜頻驚玉珂夢。《尚書》《易》象經紛綸，封事居然成古諷。旨哉斯言括萬有，深文小苛詎阿衆。宣德當思飲以醇，任重惟求厚其棟。蒼鷹迴睥絕凡睞，威鳳蜚聲無俗哢。」謂謂庭能以經術致君，且摘述其疏語也。又云：「憲臣世閥繼清風，驂服後先相縱送。已薄功名思抗疏。豈有文章甘覆甕。盈廷共數汲黯戇，閱世方知賜言中。炙手奚辭丞相嗔，冰山既倒險人慟。」則謂劍亭抗疏事。劍亭身後贈副憲，子玉川以任子官中書，積俸擢安慶同知。詩爲玉川作也。

《平回凱歌》 《十朝詩乘》卷一五：鄧嶰筠《平回凱歌》有云：【略】謂二楊也。又云：【略】謂長文襄封公，二楊先後封侯也。勤勇少受忠武之知，隸部曲，無役不從。名望漸相埒，而執從子禮甚謹。論者謂二楊之功，以招撫寧陝新兵爲最，乃以此得罪，勤勇坐戍邊。至是赦歸，復任總兵。西征命下，選將不及，勤勇自請行，忠武許之。竟建殊勛，先忠武封侯，圖形紫光閣，爲漢大臣冠。龍伸蠖屈，得非數哉。

《書扇贈張預佑》 《十朝詩乘》卷一五：辛丑之役，英兵犯粵。有張預佑者，高要人，充督標左營守卒。奉調守橫擋礮臺，臺陷被擄，見英酋，屹不屈。猷欲割其髮辮，叱曰：「頭可斷，髮不可割。」怵以死，則曰：「兵固來就死耳。」酋曰：「不思父母乎？」曰：「可以對吾君，即可以對父母，不思也。」酋遽起，揮令去。鄧嶰筠聞之以白大府，驗其髮，良信，乃拔其職，且作詩書扇畀之，云：【略】預佑父廣志，官把總，母梁，其側室也。生一歲而孤，梁與嫡共撫之，以迄長成。故次首述及。卓哉小卒，中朝賴以增重矣。

《壬寅伊江中秋》 《雪橋詩話餘集》卷七：道光戊戌夏，英酋馬他倫以兵船窺虎門。山陽關滋圃軍門談笑折之，詞屈而遁。虎門創造木排鐵練及增改諸礮臺，皆所部署。辛丑二月督戰靖遠臺，鈹交於胸，以創隕於陣。先是，鄧嶰筠尚書與林文忠以籌海駐虎門，中秋之夕，偕滋圃登沙角礮臺望月，遂極山巔。滋圃戰歿，尚書亦戍伊犂。其《壬寅伊江中秋》詩云：【略】時文忠亦將出關也。

《爲曹玉川題字甕圖》 《雪橋詩話餘集》卷七：曹謂庭給諫入臺，當高宗初政，上疏謂當今督撫明有功之意多，悼大成裕之意少；損下益上之事多，損上益下之事少。從子劍亭副憲，劾奏和珅家人劉全不法。兩世以能諫

諍顯名。家有一甕，用以焚諫草者。朱山人鶴年爲作字甕圖。副憲之子江，字玉川，朱南厓相國姪女孫壻也。道光甲午，鄧嶰筠尚書爲《題字甕圖》云：【略】。

《高陽臺》（鴉度冥冥）《清詞玉屑》卷四：海氛肇自焚煙一舉，林文忠以江督奉使泝粵督其事，與粵督鄧嶰筠有笙磬之契。嶰筠賦《高陽台》云：【略】文忠和云：【略】二詞俱盛傳於世。雷瑨《蓉城閑話》：道光朝，林文忠公則徐奉朝旨由江督調粵治鴉片案，鄧嶰筠尚書廷楨實爲粵督，兩公志同道合，誓除毒氛。時權貴受人運動，忌文忠並及尚書，兩公先後戍邊，而煙禁遂由此除矣。尚書督粵，有《高陽台》詞一闋，即咏文忠焚鴉片事也。

《月華清》（島列千螺）《清詞玉屑》卷四：因防海，於中秋夕同登沙角炮臺絕頂晾樓，月輪湧上，海天一色，以《月華清》詞相唱和。嶰筠詞有云：「却料通明殿里，怕下界雲迷，蜃樓成市。訴與瑤闈，今夕月華煙細。」文忠詞亦云：「問煙樓、撞破何時。怪燈影、照他無睡。」固不離本旨。

《換巢鸞鳳・少穆留鎮兩粵而余承乏三江臨行賦此》《清詞玉屑》卷四：相傳文忠募善泅者鑿破敵艦，敵頗憚之。因有詔留文忠督粵，而移嶰筠兩江。嶰筠，上元人，建節鄉里，尤推異數。於道光庚子年元旦受代，賦《換巢鸞鳳》云：【略】文忠亦和之。

《摸魚兒》（憶瓜筵）《清詞玉屑》卷一〇：摸瓜之俗，見麟見亭《鴻雪因緣》，紀黔陽所見也。是風皖中亦有之，凡婦人新嫁者，於中秋夕竊人園中倭瓜，以爲宜子之兆。鄧嶰筠紀以《摸魚兒》詞云：【略】。鄭珍《送瓜詞六首序》：郡俗：艱子者，親友以中秋之夕偷小瓜，裹以文彩，送其家，或潛納被底，及卧乃覺之，往往有驗。郡城則令小兒衣冠負瓜，或騎馬，燈燭簫鼓前導，自前三日即紛然，亦樂事也。

《丁香結》（錢陛分觚）《清詞玉屑》卷一一：廣州節署後堂，老樹一株，葉似冬青而薄，入秋結實，丹顆四稜，累累滿樹，久之口圻，中銜紅豆，色如珊瑚，見者莫能名之，亦呼以紅豆樹。鄧嶰筠督粵，爲賦《丁香結》詞云：【略】是詞非嶰翁稱意之作，以其事錄之。

《春光好・重過廣州》《清詞玉屑》卷一〇：粵東地擅繁華，燈事最盛【略】鄧嶰筠《重過廣州・春光好》云：【略】亦略見其概。

《酷相思・寄懷少穆》《清詞玉屑》卷四：嶰筠於道光庚子元旦受代（由粵督移督兩江），迨抵金陵，寄文忠《酷相思》，句云：「眼下病，心頭事。怕愁重，和春擔不起。儂去也，心應碎。君住也，心應碎。」尤其蓋臣肫抱。

《百字令・伊江新月》《清詞玉屑》卷四：朝廷用時相穆鶴舫議，以琦相督粵主和，而二公俱遣戍。嶰筠有《伊江新月・百字令》詞，頗傷遲暮。

雜録

《皇清書史》卷二九引《木葉廔法記》 小篆、行楷皆有法度。

又 林則徐曰：年已七十，而細書精妙，猶不肯用眼鏡。

周儀暐

林則徐《夫椒山館詩集序》 同年常州周君伯恬，少負殊稟。年十七學爲詩，即耻捃拾之弊，時以己意求之古人，而又參以子長、孟堅之文。故其所爲詩，陽開陰闔，操縱如志，無一語不肖古人，亦無一語貌爲古人，殆盡詩之能事者與！雖然，君之詩亦君之遇爲之也，家貧境窘，衣食奔走，足跡半天下，而東南諸名郡，往來尤數所至。攬其山川景物，與其賢豪長者上下其議論，意有所觸，輒發爲詩歌，激昂慷慨，以抒其抑鬱不平之氣，如是者四十餘年。晚以校官膺薦選爲陝之山陽令，而君已垂垂老矣。念予與君同舉於鄉，顧不數見。今年自塞外歸，奉命巡撫陝右，方幸與君共事一期，各出所學，以講求爲治之先務，或冀於世稍有裨益。而君乃先期告逝，能不悲哉！君歿後，家無餘資，旅櫬未返。令子騰虎方佐予幕，求序君詩，因得識君生平用意之所在，而深以不盡其長爲君惜也。

吳育《夫椒山館詩集序》 吾自來常州，即與周子伯恬交，兩年矣，其交也益深。嘗與之論詩，謂苟悦乎衆而未能有出乎人，君子弗尚也。今觀于其詩，信然。與夫當世之馳騖聲利者，蓋不至百步而已也。然其命蓋亦不至百步而已也。

《國朝正雅集》卷五五《寄心盦詩話》　昔在止盦師座晤周伯恬先生，清臞高潔，談論恢宏，極賞余題毛秋伯先生出塞圖》詩，謂意度音節不遜少陵。先生詩雖宗西崑，而得諸名家清氣。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七　周儀暐，字伯恬，陽湖人。嘉慶甲子舉人。官鳳翔知縣。有《夫椒山館詩集》。

又　伯恬工六朝文詞，尤深於詩。擬古諸作，往往逼真。與同里陸祁孫、李申耆並著盛名。中歲奔走東南諸名郡，足跡半天下，爲詩尤激昂慷慨。數奇不遇，晚始宰一山邑，不三載歿。可悲也。

《續碑集傳》卷七八梅曾亮《周伯恬家傳》　周伯恬，諱儀暐，陽湖人。考諱情，與李申耆之父友善。攜就讀。李故多書，遂恣意流覽。工六朝文詞，尤深於詩。嘉慶九年，舉於鄉大挑。得訓導宣城，俸滿授陝西山陽縣令。地貧瘠，民以例供官之薪炭柵架皆罷之。或曰：「俗好訟，宜少立威，自見於上官。」君曰：「吾老矣，乃復與少年輩治名聲也？」鄧公廷楨先見君《韓城驛詩》，愛重之。及巡撫陝西，語僚屬曰：「周君固名士，且老矣，可使無以歸乎？」乃換署鳳翔。而鄧公旋薨，君之友魏公襄亦先卒京師，君悲傷成疾，遂卒，時道光二十六年也，君之年蓋七十矣。君少與陸祁生、李申耆、張翰風皆以文章、學識有盛名，後皆爲知縣，或不久棄去，惟張君官山東十年，有政聲。君固非溺文藝、薄吏事者，而不能如張之久，且年之未衰也。然君去山陽時有歸志，父老或知之，曰：「官去鳳翔時無遽歸，必還我山陽。」此亦足以知君矣。有二子，曰木植，曰騰虎，能以文繼其家。梅曾亮曰：君爲校官，來江甯，言論豪甚著。棕鞋日行十餘里，訪友人，或獨往城西北山中。後兩見於京師，及之官時，稍衰矣。余念之，每爲不自釋然。爲君計，亦無有可以易其之官者也，而余與君遂自此別矣。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周儀暐》　周儀暐，江蘇陽湖人。嘉慶元年舉人。大挑選安徽訓導。擢陝西山陽縣知縣。地貧瘠，民以例供官之薪炭棚架，儀暐皆罷之。或曰：「俗好訟，宜少立威，自見於上官。」儀暐曰：「吾老矣，乃復與少年輩爭名聲也？」鄧廷楨見儀暐所作《韓城驛詩》，愛重之。及巡撫陝西，調署鳳翔。以老乞休，去之日，民皆見思。山陽父老亦曰：「官無遽歸，必還我山陽。」卒年七十。詩宗漢魏六朝，出入三唐諸家，奄有其勝。著有《夫椒山館詩集》。

《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周儀暐》　儀暐，字伯恬，陽湖人。嘉慶九年舉人。大挑二等，選授安徽宣城縣訓導。俸滿，擢陝西山陽縣知縣。調鳳翔，以老乞休。去之日，民皆見思。其未仕時，嘗客廣東，當道爭相引重。儀暐無所干，歸裝惟積詩盈尺。體貌枯瘠，而才思贍逸。詩宗漢魏六朝，出入三唐諸家，奄有其勝。道光二十六年卒，年七十。

李文瀚《夫椒山館詩集跋》　《夫椒山館詩集》二十二卷，外舅周伯恬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少負大志，於書無所不讀，文章學問久爲當世所推重。乃困蹶終老，晚始宰一山邑，未三年而歿。嗚呼，可悲也已！道光丁亥，先生爲宣城校官，文瀚以弟子員從受業焉。後先生以愛女相字，贅居廡下，得盡窺先生著述。先生於他文辭，爲即棄去，不存稿，獨詩錄本藏篋中。原本爲《維雒齋集》十二卷，《之福居集》八卷，《夫椒山館集》十二卷，己亥，先生主講涇川，刪除合幷，定爲《夫椒山館詩集》二十一卷。先生官山陽，內子紀璚定省歸，攜以來岐。文瀚屢啓請付梓，先生未之許也。其稿遂藏于余。丙午，先生下世，四方以覩先生之集爲快，爭來訊余。先生之子方營窀穸歸里閈，余遂與內子發篋，晨夜校讎付刻，凡六月而畢事，悉照先生涇川定本。後有所作，附補遺一卷於後。嗣有搜索得之者，續以刊補。先生雖不欲以詩人名世，然由此或可以見先生之志也。

方履篯《夫椒山館詩集序》　自壬子歲訖於乙丑，曰《惟雒齋集》，凡十卷；自丁卯歲訖於癸酉，曰《之福居集》，凡八卷。

許鴻磐

李福泰《六觀樓文集拾遺序》　著作之才，至我朝而極盛。二百年來，宏通淹雅之儒，先後輩出。其所著書，或貢之明廷，或傳之海內。志藝文者，旁徵博引，以彰國家右文之治，非第儒者不朽之業而已也。如吾里許雲嶠先生，誠有不可不傳者矣。先生少負俊才，博涉羣籍，於學無不窺。捷南宮後，授指揮，官京邸。凌次仲方以經學負重名，見先生所作《雪帆雜著》，與甘泉江子屏共相歎服，稱其「論內地及外裔山川，瞭若指掌，不在胡朏明、顧

景范下。」子屏撰《漢學師承記》，載其語於孔廣森傳中。是時，先生方輿之學，猶未有專書，已爲宿儒推重若此。既而改官皖南，由縣令擢泗州知州，所至有聲。政事之餘，著書不輟。嘗謂顧氏《方輿紀要》崇據涑水《通鑑》，而於遷、固以下諸史多未之及，金、元事蹟尤略而不詳，乃著《方輿考證》一書，凡顧氏有所舛漏，一一辨而正之。所重在沿革、形勢、山川、險隘、古蹟，而不及名勝；所詳在兵機、河防、海防、屯政、水利，而不取詞章。殆以經濟之學成有用之書，此先生識力之遠，所以異乎俗儒之爲之也。年七十餘致仕歸，書成十之七八，獨山東一省未備。同里孝廉李君相廷，師事先生，供其筆札。又數年，而其書始完。蓋先生畢生之精力萃於是矣。先生無子，歿後，孝廉藏其稿，視若拱璧，不輕以示人。予幼從鄉塾得見先生，欽其言論風采，恨不獲從之游。及予館部郎汪孟慈家，而楊志堂先生爲開歸，道聞先生是書，謀集資爲之付梓。甫刻目錄、數卷，孟慈、志堂先後改官去，予亦計偕入都，遂不果刻。同治戊辰，予乞假旋里，訪之里人，知書稿仍藏李氏。孝廉雖亡，其子能世守之。其他先生著述，大半已爲六丁所收，予偏索之，得《尚書札記稿》四卷、《六觀樓遺文》三十篇，猶幸與凌次仲、李兼川《論方輿紀要》二書尚存其中，全書之精審，即此可見其概。予奉朝命，巡撫東粵，不克久稽里門，未遑與同里諸君重申刻書之議。欲攜以赴粵，則書稿繁重，且無副本，舟車數千里，懼有散失，僅挈《尚書札記》及是集而行。嗟乎！輿地之志，古者職方氏之所司也。司馬子長著《史記》於秦、漢之際，用兵形勝，叙次井然，說者謂太史公多識古籍，其胸中具有天下大勢，故不可及。自西漢而降，二千餘年，疆宇日闢，迨我朝聲教四訖，幅員之廣，爲從來所未有於此。而欲元元本本，竟委窮源，非包羅全史之才、上下千古之識，豈易言哉！顧氏能舉其大要，勒爲成書，固已難矣；先生乃復自闢畦逕，駸駸乎駕顧氏而上之。然則其書豈一世之書，其人豈一世之人耶！予故取先生是集刊以行世，而紀其著述之本末於此。異時能以先生之書壽之棗梨，以備國史藝文之采，予言或不虛乎。若夫是集之平正通達，根柢宏深，雖片羽之留，識者當共知爲吉光之珍也。

道光《濟寧直隸州志》卷八　字漸逵，號雲嶠。事親以孝聞。乾隆己亥中鄉榜，辛丑成進士。補授江蘇安東縣知縣，擢西城兵馬司正指揮，遷安徽潁州同知，改泗州直隸州知州，所至有循聲。緣事落職，嘉慶二十一年，捐復知州，補河南禹州知州。平生博極羣書，不事生產。初好爲駢體文，既寢饋於《史》、《漢》、唐、宋諸家，盡讀《三通》、《廿四史》，往復十四過，強半成誦。因史書地志難辨，又以顧祖禹《方輿紀要》雖能剔《明統志》之誤，而尚多沿其陋，遂精究各史，旁參百家，歷考古今圖籍，於省、府、州、縣各志，搜採無遺，博取精擇，足補顧書之漏而訂其訛。南北奔走，未嘗暫舍，數十年精力畢注於是。其書以形勝爲主，爲總部以發其凡。其目首歷代分合形勢，次山，次大川，次邊防，次都邑。盛京、畿輔及各布政司，分帙詳載。天山南北附甘肅，前後藏附四川。縣統於府。首沿革，次形勢，山川、關阨、古蹟。外域則朝貢諸國亦備著，而極遠如泰西等國則略焉。於阨要據險之區，援據證明，曲折詳盡，使歷古來戰克守固之所以然，瞭如指掌。並及水利、農田及有關實用者。書成名曰《考證》，考古證今也。罷官後，貧無立錐，教讀爲事。嘗教及門人，以多讀書，見古今大概規模，然後專用力於一家之言。泗州去官時，以母珍膳偶闕，遂自首甘茹淡止酒十餘年。其內行敦篤，類如此。文學昌黎，詩皆正聲，兼通醫，工調曲。年逾八十，卒。以弟之子爲子，早逝。孫一。女適石氏，爲烈婦。所著書二十種。

又卷九　《尚書劄記》、《吳逆始末》、《方輿考證》一百二十卷、《河源述》一卷、《金川考略》一卷、《泗州考古錄》一卷、《參伍類存》十六卷、《考古異夷庚》十二卷、《影月潭》、《穎尾集》、《炳燭雜識》、《六觀樓詩文集》、《六觀樓古文選前集》、《六觀樓古文選後集》、《六觀樓古文選外集》、《唐宋八家文鈔》、《唐文鈔》、《五代兩宋文鈔》、詞曲七種。

光緒《鳳臺縣志》卷八　山東濟寧人，進士。壽州知州，嘉慶二十一年兼理鳳台知縣。

光緒《山東通志》卷一三九　《炳燭雜識》許鴻磐撰，（見《州志》）《參伍類存》十六卷，許鴻磐撰。鴻磐有《尚書札記》見經部書類，《州志》載是編。鴻磐原有《夜窗隨筆》、《穎尾別集》、《條記錄》三書，汰而存其五，以成此本。

嚴保庸

論述

丁傳靖《江鄉漁話》 鄉先輩嚴問樵先生(保庸)以嘉慶己卯領解首，才名震都下。尋成進士。入史館，改官山東知縣，以不羈解職。詩文集無刊本，世傳其《盂蘭夢》傳奇，亦非經意之作。別有《珊影雜識》一卷，爲悼其亡姬而作。【略】《哀辭》十二首【略】，第八、九首自有悼亡詩以來，未有凄艷沈痛若此者，信爲才人極筆。《珊影雜識》，兵燹後傳本絕少，其裔孫某爲復刻，鋟本既劣，復羼入應試諸作，不復成書，致可惜也。

周恩綬《盂蘭夢序》 天下事之不即不離、可眞可幻者，其惟夢境乎？則有春迷蝴蝶，感莊叟之寓言；雨送鴛鴦，哦虞生之佳句。非關因想，無事瘦疏。若夫望斷行雲，長簟空牀之客；魂飛墮月，輕煙薄霧之天。是也非耶，何處之鬢鬟隱隱？忽焉沒矣，經年之魂魄悠悠。大都由愛生魔，借癡償恨。文鴛綵鳳，生平之消受已多；寡鵠單鳧，來日之悲涼曷盡？從未有捧心情緒，彈指韶華，繩繫足而未牢，釵上頭而已折。以曇花之一現，了絮果之三生，如斯之紅豆相思，黃粱易醒者也。吾鄉嚴問樵前輩，拍浮酒甕，睥睨詞場，金粟前身，玉堂傳舍，雙鬟唱出《黃河遠上》之詞，信手拈來《白雪陽春》之曲；數佳麗於燕南趙北，教歌舞於燭底尊前，久已心醉軟紅，神遊甜黑矣。既乃擲視草之筆，攜種花之鋤。謫類微之，尚蓬萊之得住；情深交甫，偏洛浦之遲逢。則有張佩珊女史者，生長江南，羈棲山左。養晦於銷金窠裏，待年在漱玉湖邊。天上張星，問姓則宿先翼軫；海中琪樹，命名而珍比珊瑚。學寫韻之彩鸞，珠能記事；謝迷香于史鳳，羹早閉門。但使小家女不遇汝南王，輒恐邯鄲人終爲廝養婦，何期一願即遂三挑？白璧連環，訂韋皋之姻眷；紫衣執拂，識李靖之英雄。佳耦終諧，初心未負，爰掣粲者，載賦歸與。催登油壁之車，妾非蘇小；嬾聽蘭臺之鼓，郎本嚴光。甫近鄉音，舊愁都豁；忽商別語，新恨旋添。祗緣久宦初歸，先去慰白雲之望；誰料遭家多故，重來愆紅雨之期。六日不占，三春虛度。斯時也，佩珊待黃金鑄屋，依烏榜爲家，本以善病之身，又值多愁之會。生怕閨情婉孌，誓白首以同歸；更虞庭誥尊嚴，庇紅顏而無術。曲推桃葉遲迎之故，直至榴花將放之初，握手相看，傷心欲絕。於是凄凉就道，別明月二分；倉卒諏醫，泝長淮千丈。八公已杳，斷無續命之方；二豎何知，大有銷魂之語。彼蒼者天，吁其酷矣！嗟乎，中年樂少，孤客哀多，營齋乏十萬之錢，埋玉賃一抔之土。白楊蕭瑟，孤飛夜雨之燐；彤管輝煌，親表朝雲之碣。鬱鬱誰語，茫茫此愁。縱摹苕琬之圖，難識芙蓉之面。今夕何夕？邂逅中元，天開不夜之城，佛說無遮之會。燦四圍之蓮焰，放大光明；灑一滴之楊枝，具眞解脫。乍皈淨域，恍入華胥。豈粉誓香盟，尚留後約；即靈談鬼笑，亦是前因。然而縞袂重逢，錦鞋安在？鐘鳴漏盡，月落參橫，銀缸墜花，玉樓起粟。當斯境者，能無清淚如鉛，柔腸若割乎？問樵乃蘸墨酸吟，然脂寫寫；藁砧啜泣，蘧臼含辛。粉怨珠啼，安得古而無死；海枯石爛，乃知情有所鍾。一聲《河滿》之歌，六拍《霓裳》之譜。視橫陳如嚼蠟，即色即空；偕傀儡以登場，可歌可哭。此《盂蘭夢》之所由作也。烏絲渲染，傳近事于吳中；鴻爪迷離，駐遊踪于邗上。宛如夢寐，各話浮生。不須絳樹歌殘，已自青衫濕透。懺君綺語，參我情禪。玩鞠部之剎那，叙蓉城之顚末。莫問來因去果，大聲呼春夢婆醒；好憑豪竹哀絲，中夜聽秋墳鬼唱。

張祥河《盂蘭夢跋》 傳奇家工於言情，迷離惝怳，莫如《四夢》，得此，則成五夢矣。必傳，必傳。

彭宗岱《盂蘭夢跋》 此題首尾難於整密，布置難於空靈，排場難於熱鬧，之三難者，有一於此，皆傳奇家之所忌也。問樵現才子身，說菩薩法，擺脫三難，一空挂礙。而又能使夢中人與夢外人，無不暢然意滿，尤爲大難。僕尋繹再三，謬加評點，俾讀者藉知作者苦心，非敢云顧曲也。至其情文之妙，有目者自能賞之。

夏世堂《盂蘭夢跋》 今之言傳奇者，必曰《四夢》。然說夢難，夢中說夢尤難。余爲藏園壻，嘗見清容居士作九種曲。《香祖樓》、《空谷香》皆本離魂而作。竊謂臨川以生爲夢，以死爲醒；清容又以生爲死，以醒爲夢。是於脫胎中換形也。第選事製局，不限篇幅，可以消納，則安頓不難。可以粧點，

則呼應不難。且以閒人爲他人證夢，後人爲前人譜夢，則可以憑空結撰，而排場局面皆不難。僕恨人也，雅愛說夢。生平所見，至《孟蘭夢》而止矣。夫以經年累月之事，悲歡離合，他人爲之，三十二齣所不能了者，乃欲盡之於尺幅之中。其中事實之繁雜，境況之迷離，正不知其設想時如何下手。今觀其由孟蘭而入夢，夢裏相逢，忽生忽死，不獨生者、死者絕肖夢中，使觀者亦恍然若夢。尤奇於自山左而揚州，只借一葉輕舟，半霎工夫，忽變世界，無情無理，恰是夢中之境，豈俗手所能夢見！更以饑民一節現身說法，以復官一節到岸回頭。赴任，則以虛演交代；上粧，則以補筆收科。即中間一歌一唱，悉有關會。圓夢時，更不冷落夢中之人，不徒爲觀者之耳目計也。人之結想，以爲至難得之情，庶幾於夢中遇之。至情之所鍾，稱心而予如願以償，則雖生者可以死矣。何況其爲夢中之人乎！噫，如是而死者，乃眞可死矣；如是而死者，乃眞不死矣。此《孟蘭夢》所以能以既醒之身，復入既死之夢，斯夢中之化境也，吾故歎觀止也。戊戌冬十二月朔，問樵四兄過訪雲間，留楊荒衙，銜杯相對，反覆原稿。時漏已四下，窗風如吼，尖寒殢人。燈星熒熒中，侍飲者猶見吾兩人喃喃說夢不休，或笑以爲癡，普天下安得癡如我輩者，與之日夕尋夢耶！讀竟，走筆記其後。

汪雲任《孟蘭夢跋》 僕耳問樵先生名久矣。己亥正月，吳門枉顧，始識荆州。出示《孟蘭夢》傳奇，讀之，纏綿悽惻，一往情深。僕側聽新聲，觸撓舊事，誰能遣此？是用作歌。

顧夔《孟蘭夢跋》 聞聲相思，已逾十載。不圖良晤，乃在有意無意之中。幸甚，快甚。伏讀大箸，此偶然寄興之作耳。然逸情綺思，直駕關漢卿、王實甫而上之。波間一鱗，雲間一爪，固足以知其全體之所在矣。曷勝佩服之至！

徐清仁《孟蘭夢跋》 問翁傳奇，迷離恍惚。能於極繁雜瑣細中，自在游行，除埽一切。大奇，大奇！

黃爵滋《孟蘭夢跋》 佛家說因，夢幻泡影，無非因也。讀此，悟因之一字，非忘情人不能喝破，非至情人不能道出。

鈕福保《孟蘭夢跋》 人之有至性至情者，不必觀其大也，即一端而已見矣。嚴君伯常前輩，方己卯發解時，保已讀其文而愛之。繼又聞君之爲人，敦名節、重氣誼，益傾心焉。歲己亥，保爲江南考校試官。既蔵事，訪其地之名勝，因識君於雞鳴山。即留飲於山閣，而始大慰乎二十年嚮往之忱。君又出其亡姬《背面圖》，及所作傳奇見示。讀竟，喟然(難)(嘆)曰：「君之至性至情，其流露於此乎！夫豈猶人之燕暱之私而已哉！姬亦可含笑於地下矣。」因書其後，而並誌吾兩人遇合之緣起如此。

江瀚《孟蘭夢跋》 問樵太史仁弟，曠代逸才，夙精音律，二十年前名噪京師。其所製如《同心言》、《奇花鑑》、《紅樓新曲》各種，每一曲成，部中爭購之，紙爲貴。然皆空中結撰，不難舒卷自由。茲以絕傷心之事，而爲極費手之文，乃能運實于虛，化板爲活，使閱者驚疑悲喜，恍入夢中，尤爲極才人之能事。

曾文顯《孟蘭夢跋》 「人皆言性，我獨言情。」湯臨川語也。夫情不摯，則性不眞。讀《孟蘭夢》傳奇，纚纚幻變，非想非因，畢竟文生情耶，情生文耶？昔冒巢民爲董宛作《憶語》，毛西河爲曼殊作小傳，雖事殊境異，而揆情則同。至於按拍塡詞，足兼玉茗、藏園能事。而離奇光怪，又可與尤悔菴《鈞天樂》合奏，同音鴻筆，信傳圖中人千古矣。

傳記

黃燮清《國朝詞綜續編》 太史(保庸)丹徒人。道光九年庶常，改知縣。太史負才瑰異，兼擅畫，能自度所製曲。改官後鬱鬱不稱意，恥爲斗米折腰，以病去。放浪江湖間，雖抑塞窮愁，而豪氣不減。壬子三月，道出廣陵，太史招錢筱南作踐春之會，自江上有警，不知所往，而筱南亦下世矣，思之黯然。

光緒《丹徒縣志》卷三二 字伯常，號問樵。嘉應己卯舉江南第一，己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發山東任棲霞知縣。天才高曠，於書畫、詩詞、絃管靡不工細。久客京師，好作狹斜游，視金錢如土芥。既之山東，以官署爲詞場歌榭，坐是罷官。尤善畫蘭，著《蘭譜》。感舊作《蘭花步傳奇》，又嘗著《同心言》、《奇花鑑》、《紅樓新曲》諸院本，風行都下。唐陶山方伯集句贈之云：「孺子亦知名下士，樂人爭唱禁中詩。」紀實也。其楹聯之工，與茅三峯埒，兩人聯語，多載梁中丞章鉅《楹聯叢話》中，最可傳者，如《揚州史公祠

聯》云：「生有自來文信國，死而後已武鄉侯。」《焦山多陽樓聯》云：「夕陽無限好，高處不勝寒。」皆天然入妙。晚年客袁浦，咸豐間卒。著《問樵》各集，未梓。

光緒《棲霞縣續志》卷五　道光十三年任知縣。江蘇丹徒人，翰林。

著録

光緒《丹徒縣志》卷四六　《問樵集》、《同心言》、《奇花鑑》、《紅樓新曲》三種。

雜録

光緒《丹徒縣志》卷三四　畫蘭竹有逸致，旁及寫意花卉，嘗舉吳梅村「似能不能得花意也」八字爲寫蘭度世金鍼，識者韙之。（《墨林今話》。）其弟保康，諸生。得其蘭竹法。

又卷六〇　嚴問樵曰：嘗習見書春聯者云：「槐爲棄世承恩樹，杏是春風及第花。」不知此乃王夢樓先生自署門聯也，原句作「槐爲王氏家傳樹，杏是唐人及第花。」先生又搆一樓曰夢樓，爲演家樂之所，集句聯云：「人世難逢開口笑，老夫聊發少年狂。」前輩風流，發人遐想。

梁德繩

論述

潘素心《古春軒詩鈔序》　恭人之詩，和平溫厚，得風人之遺。自幼隨尊甫冲泉少空於粵、於閩、於荆楚，又隨駕部省方伯公復遊粵，晚年就養四公子任，復遊閩，山川雲物，盪滌性靈，烟墨所染，自成聲逸。讀數過，益信恭人眞能詩，且悔讀恭人之詩之不早也。

《碑傳集補》卷五阮元《梁恭人傳》　恭人平生無世俗之好，唯耽吟詠。自幼隨宦，身行萬里半天下，且得江山之助。著有《古春軒詩草》。恭人有女兄適于汪，早卒，遺女端，恭人鞠養之，授以詩，嘗選明一代人之詩而評定之，足闡明史，是非亦恭人之教也。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七引《冷廬雜識》　《卽景呈夫子》云：「薄雲漏日明孤塔，新水涵秋淡遠天。」《送樓山四兄之粵西任》云：「江山勝處詩尤健，兒女多時宦亦愁。」皆集中佳句也。

又引《西冷閨詠》　詠紫牡丹詩有「闌前香染昭容袖，簾外春生宰相袍」句。駕部既歿，遺集皆夫人手定。

《海天琴思錄》卷六　德清梁楚生恭人德繩，許周生駕部宗彥配也。才德兩全，揚州阮文達公所撰《梁恭人傳》甚悉。恭人既歸許氏，庀家事心勞，故詩多愁苦悲愴之音；又復哭夫、哭子，紛心家政。生平無世俗之好，唯耽吟詠，自幼隨宦，身行萬里半天下，且得江山之助，著有《古春軒詩鈔》。《夜坐》云：「淚忽涔涔下，無言祇自哀。濃霜遮滿月，微雪掩疏梅。舊恨腸千轉，新愁意百回。心如博山火，漸漸欲成灰。」「病骨支離久，傷心已慣經。愁隨寒漏咽，身共晚花零。食少難勝事，情深欲蛻形。可憐方寸內，耿耿似橫局。」《楊花》云：「薄絮春愁未肯消，芳魂無定倩誰招？珊珊愛向虛簷墮，點點多依暮館飄。檻外鶯稀芳信杳，酒邊人去暮雲遙。輸他夾岸桃花落，猶有殘紅傍舊條。」《落葉》云：「秋風蕭瑟渡寒林，搖落關河警客心。立馬祇愁斜照闊，聽鶯猶記曉煙深。亂吹野外蓬蓬去，獨舞池陰得得沈。望斷金徽霜月白，可堪急響問流碪。」《蝮蛇行》云：「南有二木枝相繆，蝮蛇忽來枝上頭。拔劍欲斬行復止，血濺恐污虛亭幽。草驚蛇竄遠無跡，腥風颯颯迴林丘。交柯匝葉黯無色，冬日慘淡神魂愁。嗚呼此虵之毒至於此！我願避蛇如避仇。何當一旦豁陰翳，風平樹靜無所憂。」此詩語有寄託。《烏夜啼》云：「燈暗紅樓著意啼，喚他好夢返遼西。如何潭府深深樹，不揀高枝穩自棲。」《夏閨》云：「月華如水浸中庭，兒女盈階卧半醒。忽見飛星天外度，急呼阿母捉流螢。」《古春軒詩鈔》記王孺人「五更霜月欺燈影，一樹風鴉續鴈聲」句，因成《閨

怨》一闋云：「永夜繡屏孤，香燼金猊冷。薄帷寒透五更風，霜月欺燈影。落葉斷魂驚，短夢仍無定。窗外鴉聲續鴈聲，不管愁人聽。」

《北地佳人行》《清稗類鈔・風俗類・北方婦女之奢佚》：許周生駕部之配梁夫人德繩，著《古春軒詩草》。中有《北地佳人行》一篇，讀之，可知嘉、道時京師婦女之奢侈驕佚也。

傳記

《碑傳集補》卷五阮元《梁恭人傳》　恭人姓梁氏，名德繩，號楚生。兵部車駕司主事德清周生許君宗彥配也。駕部年十九與予同舉丙午科鄉試。予齒長駕部四歲。後十有三年，予副朱文正公典己未科會試，駕部甫成進士。是科得人稱最盛，駕部以經學冠其曹。既分部視事，甫三月以親老乞歸，不復仕。家事悉弗問，皆恭人主之，以故駕部益得覃研經史疑義，兼精於天文算法。杜門卻掃，優游林泉者凡二十載。予於駕部相契深，且素重恭人賢，所生女娶爲予五子婦。因知恭人之賢而才，又最悉恭人爲文莊相國女孫、沖泉少司空之女，雖出於簪纓貴族而不驕不侈，能以禮法自持。許氏族亦盛，恭人上事姑嫜，下襄夫子，九族之人無閒言。初，恭人侍其舅方伯公粵東任所，重姑蔡太夫人在堂，性嚴厲，恭人頗得其驩心。方伯公與胡夫人尤愛憐之。既而方伯公告養，僦居杭不十年，先後俱棄養，經營喪葬，半出恭人贊襄之力。歲戊寅，駕部又不祿，時側室子孟與叔早出繼，恭人命與仲三人分居於德清舊宅，曰：「先人廬墓之所在，子若孫安可違耶？」所生子延敬、延彀與側室子延潤，均未逮成童，恭人延名師以教之。所與交必通名於恭人，察其有器識文藝者，而後命之交。吳薇客太史甫入泮，恭人即決其不凡，招與伴諸子讀，又申之以婚姻。恭人之識鑒，誠加人一等矣。諸子秉恭人教，咸克自成立。而恭人事事親操持，如駕部在時，不使紛心於家政。食指日繁，家計漸不給，然恭人綜理之井井有條，裕如也。遇義舉無不贊成，親戚有告急者，恆捐簪珥以助之。延敬屢蹟於場屋，援例以府同知赴閩，迎恭人就養，未及一載，歿于官。恭人撫遺孤善長挈歸杭，復如所以教其子者以教孫。庶長子兆奎先登辛巳科賢書，延潤則由錢唐籍以己亥科舉於鄉，延彀及善長並占仁和籍爲學官弟子，名譽嘖嘖賢士大夫口。恭人顧之有喜色，督責仍不少寬。恭人處富貴若貧賤，安不忘危，積勞數十年，而心力至是蓋交瘁矣。今歲春延潤計偕北上，道出廣陵謁予，問恭人起居，猶健飯。未幾驟聞訃，延彀旋寓書于予，乞爲傳。【略】恭人生於乾隆辛卯年十月初五日卯時，卒於道光丁未年三月初八日子時，年七十有七。以其年十月二十二日，祔葬於留下花家山駕部之塋，距駕部下世已三十載矣。

《國朝杭郡詩三輯》卷九四　周生駕部與阮文達鄉榜同年，比釋褐，出文達門下，又以所生女妻文達子，故文達爲恭人撰傳：凡相夫教子，貴而能下，富而能施，有古列女之風焉。

王蘊章《然脂餘韻》　梁楚生，名德繩，錢塘人，相國文莊公女孫，適德清許周生宗彥。阮文達爲之傳，稱爲明敏有決斷，能識大體，可謂女之有士行者。著有《古春軒詩鈔》兩卷，後附詞一卷。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七　德繩，字楚生，錢塘人。工部右侍郎敦書女，德清兵部主事許宗彥室。有《古春軒詩鈔》。

著録

《清史稿・藝文志四》　《古春軒詩文鈔》二卷，許宗彥室梁德繩撰。

斌良

論述

《靈芬館詩話續》卷六　馮雲伯出都後，以得見新刻詩話，甚爲欣賞，貽書見寄，并寄長白笠耕觀察所與倡和詩牋相示。《拂水山莊》云：「江總歸來白髮新，劫灰餘燼戀無因。風騷壇坫三朝重，金粉河山半壁陳。貂珥即看皆

後進，蛾眉甘讓作完人。孝陵銅狄苔花冷，詞客空吟舊院春。」《楓橋舟中》云：「風勁峭帆收有力，波柔枝櫓劃無痕。」《京口懷古》云：「水犀雄鎮三千甲，明月臨江廿四橋。」皆朗麗清華，自然高勝。【略】觀察虛懷下士，嘗以所著就正於吾友甘亭，繡衣行部之餘，時復銜彼山川，極命風雅，爲難能也。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六二《聽松廬詩話》 公詩八千餘首，公弟可盦觀察（法良）爲刪存五千餘首，刻《抱沖齋詩集》七十卷。桂星垣觀察（文燿）返粵，出以見示，因輯其佳句刻之。

又 閱《抱沖集》，知口外菜蔬難得。詩註云：「天寒無菜蔬，台站供應一羊而已。」又知塞外柴薪難得，詩題云：《蒙古風俗以牛糞代薪》。又知塞外樹木難得，詩註云：「自那林行一千里，惟見楡二本。」

又 公出張家口至音圖句云：「立馬高吟神更王，四千載內第三人。」詩人曾到者，惟元遺山、薩天錫耳。

又 斌笠耕《過郭汾陽故里》一律，甚佳，錄之：「隻手重回天地春，良哉唐室股肱臣。澤深漸化羌夷眾，才大能全富貴身。晚歲聲歌聊繾綣，後堂兒女任喧瞋。我來故里懷遺蹟，似此王侯有幾人。」

《國朝正雅集》卷六六 葉紹本云：余與笠耕累世交舊，襄從戎魏博，得與君共事鞍馬間。洎來京師，君方直秋曹，過從益密。知君之肆力於詩者，厥功甚峻。而襟懷之曠，抱負之宏，幹濟之長，性情之厚，皆於此可見。

又 陳嵩慶云：及笠耕以冏卿內召，僕亦棨筆左掖，偶出一篇相質，精華深妙，直追古人，始服其功力之專且勤若此。

又引《寄心盦詩話》 所著詩八千餘篇，其弟可盦先生訂爲五千餘篇。集中無美不備，如入波斯寶藏，精光炫目。尤工長短句，其宛麗處絕似屯田手筆，眞可謂籠罩萬有而無一遺者。

《晚晴簃詩匯》卷一二二 斌良，字備卿，又字笠耕，號梅舫，滿州旗人。廕生，由主事官至刑部侍郎，駐藏大臣。有《抱沖齋集》。

又 笠耕名家貴胄，少隨父達齋尚書浙撫任。阮文達方視學，從其幕中諸名士游，即耽吟詠。後歷官中外，數奉使西北邊塞，山川行役，多見詩篇。集中與張船山、吳蘭雪、姚伯昂諸人唱和最多，亦蘭錡中風雅眉目也。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〇 斌笠耕司寇與崧亭、可庵一門兄弟。【略】劉孝長序其詩，稱其天資警敏，淹雅多通，尤詳南北宋故事。熊儀甫比部從受詩法。

傳記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六二 字備卿，號笠耕，滿洲正紅旗人。廕生。官刑部侍郎。有《抱沖齋詩集》。

又引《年譜》 公以父光祿公恩廕二品廕生，引見授主事。嘉慶乙丑二十二歲，補太僕寺主事，捐員外郎。丁卯選戶部員外郎。辛未補郎中。癸酉滑縣教匪爲亂，公隨大學士托公津軍營，辦理文案。滑匪平，賞戴花翎，京察一等。乙亥授山東兗、沂、曹、濟道。丁丑改授蘇、松、常、鎮、太督糧道。庚辰升授陝西按察使。調補河南按察使。辛巳，公爲撫部所劾，奉旨來京，以四品京堂候補。壬午補授太僕寺少卿。甲申奉命赴察哈爾，查驗馬匹。六月還京復命。七月奉命青海致祭湛巴拉多羅貝勒。十一月還京復命。丙戌七月，奉命往哈什噶爾軍營辦事。十月以陳奏遲延被議，奉旨以六部郎中降補。丁亥補刑部郎中。庚寅偕松湘浦尚書赴綏遠城讞案，隨赴山西讞案。丙申補授內閣侍讀學士。丁酉奉命至土爾扈特賜奠多羅郡王。戊戌升太僕寺卿。癸卯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授盛京刑部侍郎。甲辰調任京刑部侍郎。丙午授駐藏大臣。丁未七月抵前藏，十一月卒。遺摺到京，上嘉悼久之，加恩照都統例賜卹。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二五「國史館本傳」 斌良，瓜爾佳氏，滿洲正紅旗人。父玉德，閩浙總督，自有傳。斌良由廕生捐主事。嘉慶十年五月補太僕寺主事。十月捐升員外郎，充《高宗純皇帝實錄》纂修官。十一年選授盛京兵部員外郎。實錄館奏留，以在京各部院員外郎補用。十二年補戶部員外郎。十三年丁父憂。十五年授公中佐領。十六年遷郎中。十八年河南滑縣教匪李文成等倡亂，直隸、長垣等縣匪徒響應。斌良隨協辦大學士托津赴開州防堵，事平，賞戴花翎。十九年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尋命發往山東，隨協辦大學士章煦查辦事件。二十年授兗、沂、曹、濟道。二十一年以河務情形未能諳悉，改發江南，以地方道員補用。二十二年補蘇、松、常、鎮、太糧儲道。

二十五年七月擢陝西按察使，九月調河南按察使。道光元年召來京，以四品京堂用。二年補太僕寺少卿。五年命偕左都御史松筠赴三座塔，會同熱河都統那清安，查訊塔布囊克什圖等聽從色楞旺楚克詐贓訐控一案。尋訊明誣控屬實，治罪如律。又查明東土默特一旗本無應禁牧廠，除各村落酌留牧馬荒地外，其餘荒地如本人無力開墾，應仍准募人耕種收租，以資養贍。儻有典當與民人爲業者治罪。允之。六年回部逆裔張格爾倡亂，命斌良以頭等侍衛赴揚威將軍長齡軍營聽候差遣，既陛辭後，以有理藩院書吏包安和等稟呈所存遠年回子爲奴檔案，以張格爾之叔阿布都哈禮在京潛住，恐有勾結情事，斌良不即奏陳，行至保定復繕摺交直隸總督那彥成轉奏軍機大臣，遵旨傳訊包安和等所供不符，召斌良回京質訊。尋訊明包安和等藉端越稟，希圖提拔，分別責革枷號。上以斌良當時不即斥退，又不於赴程前據實奏明，殊屬不合，命降爲六部郎中，歸部銓選。七年補刑部郎中。九年兼署內務府六庫郎中。十二年丁繼母憂。十六年擢內閣侍讀學士。十八年升太僕寺卿。二十二年命往察哈爾均齊馬羣，遵旨選取騸馬八百匹，派員解送京師備用，並以兩翼總管布彥德等捐輸馬五百匹，奏請恩予獎勵，允之。十二月升通政使。二十三年七月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閏七月遷盛京刑部侍郎。【略】二十四年調刑部右侍郎。二十五年兼鑲紅旗漢軍副都統。二十六年授駐藏大臣。二十七年卒。二十八年，諭曰：「駐藏大臣斌良，由司員歷任司道，洊陟卿貳，供職克勤，經朕簡放駐藏大臣，到任未久，遽爾溘逝，殊堪軫惜。著加恩照都統例賜卹。」子延福，三品廕生，光祿寺署正；慶福，刑部筆帖式；崇福，兵部筆帖式；錫福，吏部筆帖式。

紀事

《履園叢話》卷八　長白斌少僕（良），爲前任兩江總督玉公（德）第八公子，嘉慶己卯、辛巳之間，官蘇松糧道，駐劄常熟。署後即虞山也，有小樓可以望遠，題曰「辛峯一角樓」，與吳中諸名士讀書論詩，殆無虛日，自題一聯云：「群彥集東南，有溫李詩才、荃熙繪事；高樓占西北，挹石梅香月、辛嶺晴雲。」年未四十，著書盈尺矣。

《商都雜興》　《十朝詩乘》卷一四：斌梅舫侍郎屢持節西域，終於駐藏大臣。其《商都雜興》多詳邊俗，錄其有關掌故者。【略】國朝於西北藩部，因其教不易其俗，尤加禮於呼圖克圖，往往得其匡助。乾隆十五年，西藏朱爾墨特、那木扎爾有異志，駐藏大臣傅清等誘而手刃之，番衆欲鋌走爲亂，達賴出諭止。三十一年，喀爾喀部青滾雜卜斷驛道而叛，隣部將應之，哲布尊丹巴怵於定邊將軍之言，獨不從亂。遂皆戢伏，其明驗也。

雜録

《八旗文經》卷五九　斌良，字備卿，又字笠耕，號梅舫，瓜爾佳氏。隸滿洲正紅旗。浙閩總督玉德子。由蔭生歷官刑部侍郎、駐藏大臣。著有《抱沖齋詩集》。

《皇清書史》卷七引《木葉庵法書記》　斌良，字備卿，號笠耕，一號梅舫，瓜爾佳氏，滿洲正紅旗人。由蔭生官至刑部侍郎，駐藏大臣。善鑑別，工書法。刻有《壽金盦》、《抱沖齋》諸帖。

《八旗畫錄・斌良》引《繪境軒讀畫記》　工書，學華亭可亂眞。亦能畫山水花卉。所著《抱沖齋詩集》，有《題自寫峽江晴浪圖》及《竹士姪摹予杏花圖》諸詩。

沈謹學

論述

劉泳之《贈沈詩華詩自序》　甫里沈詩華，奇士也。隱于田間，孝友敦誼。喜爲詩，靄然春雲，舒卷自如。積至數十百首，往往得陶、韋疏散之趣。家貧，爲人力田，名迹甚微，意又落落難合，雖鄉里間，竟未有知者。豈出處

不同，若古來杜五郎然？是可異也。讀其詩，復重其爲人。

《海天琴思錄》卷六　沈四山人，元和人，名謹學，字詩華。少穎異，讀書務得領要。不喜舉子章句之學，獨爲歌詩以陶冶風物，發抒襟抱。著有《沈四山人詩鈔》，機動籟鳴，不煩雕刻。《子規》云：「東風吹破楊柳煙，子規鳥啼聲可憐。安得一鳥化百百化千，一一啼向遊子前。」《春思》云：「芳草日以綠，相思日以深。東風一江水，蕩漾入春心。夢魂不用楫，夜夜渡江潯。」《對月懷芝田》云：【略】山人與江弢叔茂才爲詩友，弢叔以其詩示余云。

《蛻翁所見詩錄・感逝集》　秋卿家世業農，自其父明德始延里儒教二子。父歿，兄醉餘兼農業。及兄死，秋卿拙於生計。值吳中歲屢祲，遂大困，盡棄其產，爲人傭耕以贍妻子。而天性喜爲詩，以陶冶風物，發抒懷抱終其身。雖窮不廢，且益工也。身後，江君補松輯其詩，洪君鬯顯刊之，潘功甫舍人爲作序。【略】生平孝友，事母如素封家，母嘗疽發于背，秋卿吮其毒，復刲股肉置藥中，母遂愈。元和嚴兆鶴以詩紀其事。所交遊，皆同郡之能詩者，嚴芝田而外，如郡城楊元絜、劉彥沖、江弢叔及吳江徐山民、冶伯父子皆是。居甫里之西北，曰楓莊。

《復堂日記》卷七　元和沈四山人《詩錄》六卷，甚高秀，所謂山水清音，亦有道之言也。蓋江弢叔之友。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八　秋卿與吳江徐達源及同郡楊白、劉泳之、江湜善。徐晉鎔《鈔亡友沈山人詩題後》云：「綜君生平行，貞士而孝子。結習耽苦吟，澹如秋潭水。陶公五字詩，超超寓名理。少小師誠齋，七言蓋胎此。」當時畸行，雅擅名篇，其人爲足傳也。

陳栩《栩園詩話》　元和沈秋卿（謹學）居邑之甫里，有兄三人，皆業耕。秋卿獨好學，以是邑人士率稱之曰沈四山人。自少以孝友稱。晚年處境雖貧，未嘗言有無，惟以其抑塞無聊之況一寫之於詩。潘功甫中翰最契重之，招住小浮山館累月。歿後，其友人江弢叔等爲之裒輯遺稿，刊以行世。其詩清隽拔俗，耐人咀嚼。

潘曾沂《沈四山人詩錄序》　道光乙未夏，蚤起，稚子應門，拾得片紙，字數行，甚草草。略說甫里田事，意若舉一隅以概其他。謂非余無可言者，然余置之數歲，了不在念。今歲丁未，招甫里沈四山人來宿蔓菴，乃知往歲片紙，卽山人筆也。余閉門後，獨喜與玉松老人筆譚。嘗使至，余方飯客未卽復，駭而來問云：「執事寡交，一飯未嘗留俗客。客何人？亟欲知其姓名，一識其面爲快。」今玉松老人已去世矣，若知蔓菴有宿客，當何如驚重邪！山人自少力田甫里，人稱其孝弟。偶爲詩，自怡悅而已，不求人知。宿余齋三十餘日，未嘗一言及詩。一日，忽作《夢游山吟》示余，余覽之惘惘然，固知山人不久留於世。次日病作，返甫里，兩月餘而卒。遺詩一册，江君補松取以見寄，名之曰《沈四山人詩錄》。沈四山人者，余所稱也。唐沈千運嘗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有薄田園，男稼女織，偃仰今古，自足此生。」當時士流敬慕，號爲沈四山人。今山人亦行四，而志趣相類，宜以爲稱。因擬高適《還山吟送沈四山人》一篇詒之。又余初見山人時，贈以一律，有云：「奈何一相對，猶失古之奇。」古之奇，亦唐人，昔人稱其詩足幽閒澹遠之思。余此二語若爲之讖云。是爲序，同郡潘曾沂。

《貧況》　江湜《讀沈山人詩感賦序》：山人遺詩有《貧況》一首云：「遮窮諱苦亦徒然，欲訴還休更可憐。昨夜舉家聊啜粥，今朝過午未炊煙。強顏且去賒升米，默計都無值一錢。誰信先生誰不信，禦寒無被已三年。」詞意悽惻，讀之令人不歡。因思山人歿已四年，其家益寒餒可念，愧窘甚，無以計之也。「八口祇今計豈完，當時貧況有餘酸。更憐詩裏其人在，獨可燈前與我看。吾道非耶良友盡，秋風起矣壯心寒。孰知廣廈成虛願，衾冷多年自少歡。」

傳記

江湜《沈山人事略》　山人姓沈氏，諱謹學，字詩華，又字秋卿。居甫里之西北二里，其聚曰楓莊，實郡之元和人。家世農業，自其父明德以力耕致豐給，始延里儒教二子。長立學，字醉餘。次卽山人。山人少警異，讀書務得領要。然不喜舉子章句之學，獨爲歌詩以陶冶風物，發抒襟抱。蓋其天性能之，故終其身，雖窮不廢，且益工也。初山人之孤也，醉餘肩農業，而委之於學，故其詩長而益高。及醉餘死，而山人之爲生事拙，值吳中水潦，連歲不登，山人督耕又怠，既困矣，又得人瀕江棄田若干畝，培上爲高，謂水患可以人力勝，凡耗數百金，功卒不就，農業反壞。後數年，乃率妻子爲人傭耕。或以山人始疏嬾，今自苦若此，疑其中有不自得者，而山人歌歗自如

也。又數年，人之傭山人者，謂山人之報我不足，且更其傭而奪之田。於是，山人益困，飢寒且劇，日嗷嗷焉以至於死，蓋十年於今矣。山人性純孝，奉母如素封家。與醉餘尤友愛，撫其孤如己子。始困時，視棄產如脫屣，不負人一錢一粟。或乘勢摧辱之，亦不答。其既困而且窮也，自揣無以報，終不以絲毫干人。其平居議論雖高，亦不舉人短以立說。及聞善人君子，或鄉里節義之事，則又嗞嚱歎息如不克道。此在里人猶稱之，以爲孝友敦厚。至其胷中皎皎坦坦，無一切尋常世俗之心，出語吐棄凡近，介介不可人意。或獨居慨慕，抗懷往古，與其行踪落寞，常自引於世故物情之外，則皆非笑嗤薄之，固自難得而知焉。方山人業在時，亦致一二敦樸之士，相與殺雞淪茗爲會。論漢魏古詩以下，纚纚洋洋，窮日夜不倦。然不能以禮容應客，唯眞率而已。嘗有二人具衣冠候之，至則家人驚異，欲不告以山人在所。適山人自至，跕草履不韈，方從容去翁笠而揖，蓋自赤日中飯牛來也。凡山人前後相識數人，皆同郡之能詩者。其少時則有吳江徐達源折節與之交。近數年乃與郡城楊白、劉泳之善。至江湜則里居時相近，往來尤熟。故爲事略以乞文於君子。山人年四十有八，卒以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子四人：由中、端中、思中、致中。致中尚幼，餘俱爲人傭耕云。

又　丁未七月，余在閩中得山人凶問。千里之外，不能悉其後事。獨念山人行誼始末，唯余知之最詳，不可無述，故爲《事略》寄小浮先生，乞據爲傳。蓋先生知山人最深，文字固當有屬也。歸里後，知先生既序其詩，文不重出，余始錄存是稿。今洪丈髯顚首刊其詩全集，其發潛闡幽之意，尤欲讀之者知其人也，故錄是稿歸之，而附著爲文之本意如此。

著録

潘曾沂《沈四山人詩錄跋》　屠君元飲好鶴，楊君元絜能彈琴，兩人者，同巷居數年，未相知也。元飲居元絜對門洪髯顚家課徒，主人好吟，有逸致，喜藏書畫古琴。元飲恆宿館中，無事不輕出。前年春，平樾峯大令贈余二鶴，元飲亦得其一，蓄之其家小草菴。自此每一思鶴必出，出必來視余船菴之鶴。一日，與余對鶴思彈琴，余因道元絜之能琴，並及其所選沈山人詩，遂往訪焉。一見之後，欣然如得鶴，且請觀山人全詩，以聞之髯顚，願任剞劂。元飲爲之校勘，數月蔵工。蓋其相賞於琴、詩、鶴三者之間，悠然而意遠，快然而各足。然則元飲與主人之賢爲何如也。

言敦源《伏敔堂詩選序》　予既謀印弢叔詩，復得沈四山人詩、劉梁鑿詞。兩家學有本原，工畫，以孝稱，皆爲弢叔文字至交，授之手民，用附簡後，以存其人。

藝文

潘曾沂《題沈山人詩時方閔復初齋集偶學其體》　沈四山人集，吾知勝自知。有心哉擊磬，無適也爲詩。泉味評輕重，漁歌忘卽離。奈何一相對，（用山人句。）猶失古之奇。

又《次韻酬沈山人》　卻愧到來生隱心，豈眞瀟灑似雲林。陳三居士閉門法，沈四山人空谷音。不薄菰煙拳鷺足，未交穀雨記蟬吟。（憶乙酉三月，坐鳳池亭聞蟬，時未交穀雨也。）此間卽是衡茅下，陶令餘花儻可尋。

又《絕句答謝沈山人》　多蒙相頌作鹽梅，列許成陰花盛開。欲報山人眞實處，稻田松竹上心來。

徐達源《題沈山人詩錄卽用集中韻》　自君客黎里，兩遇花生辰。得酒意眞率，每自稱野人。暇日弄柔翰，獨哦佳句新。淡然味無味，如食秋湖蒓。卷中田家語，彷彿圖繪陳。坡公和陶作，並足垂千春。所嗟工詩者，境遇多艱辛。工甚必窮甚，此例君乃循。安得數弓地，種梅兼種筠。與君歲寒共，樂善終其身。

劉泳之《贈沈詩華》　甫里沈詩華，奇士也。隱于田間，孝友敦誼。喜爲詩，靄然春雲，舒卷自如，積至數十百首，往往得陶、韋疎散之趣。家貧，爲人力田，名迹甚微。意又落落難合，雖鄉里間竟未有知者。豈出處不同，若古來杜五郎然，是可異也。讀其詩復重其爲人，若爲表而出之，請俟之賢士大夫云。體道得舒卷，至樂幷在君。緬懷紫芝客，目送溪南雲。浩歌動金石，興焉且成文。不見馳車者，終日植杖耘。

江宸瑛《聞沈山人遺詩梓行有日率題集後》　一別渾如雨，傷懷宿草存。

乍疑雲出岫，忽訝鶴辭樊。天就苦吟句，朋空舊酒尊。千秋魯望後，長使慰潛魂。

汪毓沈《余始未識山人丁未春小浮先生館余蘿蔓峯舍招山人同宿賓館一月而山人病病歸不復至越月人傳其已死小浮序錄其詩因爲題句云》 豳風未斷絕，稼穡先能知。爲農有恆心，儒冠方愧之。山人農而士，孝友和壎篪。論詩貴天然，雕飾無所施。眞有歸田心，無異乞食時。小浮一相見，珍重爲扶持。入門得所託，鸞鳳相追隨。饋饌酌尊酒，同折梅花枝。晚卧一牀席，鐙燭話歡悲。是時東園子，小江同下帷。（東園鹿門時從余遊。）助我勵同學，舉步不忘規。悽涼麥苗秀，局促歸耕遲。依依輕舟去，一別無後期。蒹葭發秋水，猶夢君來思。詩篇好留讀，婉孌傷斯飢。

江浩《題沈丈秋卿遺集》 古人作詩重性情，今人作詩惟釣名。朝榮夕萎同木槿，詡奇飾藻相營營。公詩一出百家廢，有如皓月開新晴。重雲掃盡天宇澈，水容澹蕩羣山青。青春回首梅花林，我坐讀書公行吟。毋唔自覺干祿鄙，賴有月籟清我心。嗚呼我公不再作，俛仰三年如轉轂。茫茫長夜夢難尋，請爲作歌當一哭。

王汝玉《道光庚戌立夏前五日從屠子元飲齋頭獲覩山人是編因攜歸細讀愛其清新閑適并題一詩以識心賞》 秋水芙蓉妙境開，何須雕飾絕塵埃。先生自道非虛語，詩到眞時不見才。

林觀光《丁酉春余下車甫里採訪實行里耆爲余述沈孝子事甚悉心焉慕之初未識其人也癸卯秋過江補松齋中適見山人詩稿讀之如聽仙樂耳暫明一洗人間箏笛耳公餘多暇扁舟過訪山人因事入城不獲見心殊憮然今聞二三高雅裒輯遺詩廣播藝林誠盛舉也因錄舊作題後以誌欣嚮云》 夙欽孝友播家聲，載酒丹楓一棹橫。月旦早逢嚴助賞，（謂康民先生。）況君詩格入梅清。

宋清壽《補松以沈山人詩見示題後》 鳳池園裏景催詩，江筆潘花兩繫思。（卽用小浮山人句。）爲想天隨舊杞菊，酒壚未過涕先洟。

屠蘇撰《校畢沈山人詩因題一絕》 知音得遇洪駒父，收拾叢殘盡付刊。我自借窗親覆校，惜無孤鶴與同看。（余鶴逸去已久，讀小浮山人跋，因念及之。「異書編就鶴同看」，宋許棐句也。）

嚴兆鶴《割股詩紀秋卿事（時癸未六月）》 愚人愚事猶可及，智人愚事爲難得。之子容顏如飢鶴，貌冷心酸頎然獨。與我結交二十年，往往相對無一言。招我茅堂塵滿榻，主人伸腳先懶眠。誰知家庭未渠識，淚洒千秋一奇絕。前年阿母背發疽，欲潰不潰徹夜呼。吮癰小臣足可鄙，得之孝子談者喜。其時六月溽暑蒸，炎風吹蟲慘五更。燒燭燭臭光閃血，拔刀出視天爲驚。快哉割股如割雞，著手卽落不得嘵。奉之阿母母曰甘，扶杖起行十日間。聰明心孔千首詩，平時久立愁風吹。孝子才人一身兩，何太不廉年少癡。我作歌，歌聲長，惟其寸膚絲髮不敢毀傷者，乃能一割不痛神洋洋。

趙筠《過楓莊訪沈山人秋卿同徐冶伯嚴芝田作》 尋師更訪友，催櫂過楓莊。夕照人三影，幽居水一方。韜光敦稼穡，抗志詠滄浪。相對忘言坐，茶煙細細香。

徐寶浣《喜沈秋卿四丈過舍卽事賦呈》 晨鵲噪庭樹，客來自楓莊。阿父時在郡，大父掃榻忙。我從塾中返，一見喜欲狂。憶昔寓甫里，大水田萊荒。斗粟錢五百，筆耒艱資糧。先生篤友誼，周急爲解囊。何期十餘載，窮亦冠一鄉。比歲多盜患，富室厄虎狼。不如窮餓士，高詠聲琅琅。可知貧是福，天道非渺茫。餘技寫蘭草，詩思同其芳。願言葆晚節，傲彼深秋霜。

江文鳳《題沈山人遺集》 隴畝無知己，偏來衆目狂。神游華氏國，行感斗中王。（君有孝行，嘗剖股以療母病。）詩格追元亮，家風識彥方。銀鐙時一剔，展卷淚先滂。不奈田園棄，長鑱寄此生。甘泉勤遠汲，苦口勸同耕。胸寫千枝蕙，堂開一樹荆。祇林憐稚子，待繼九僧名。（君幼子致中，今爲保聖寺僧。）

徐晉鎔《手鈔亡友沈山人詩竟題後》 南宋誠齋詩，我家昔重梓。君幼嗜之深，得句輒神似。道光紀元春，吾父寓甫里。編詩友古人，自唐天隨始。（成父居甫里時，手輯里中遺詩，先《甫里詩編》一書，計二十卷。）君稔吾父名，欣焉色爲喜。所居楓莊橋，相去又伊邇。美人顧自矜，肯來復停趾。及余游粵歸，訪君稻香裏。一飯歡主賓，兩情譬兄弟。猗猗蕤草花，將母竭甘旨。母嘗患背瘡，痛甚徹骨髓。求醫冀速痊，醫云莫如瑂。君曰是不難，兒時熟此技。吮若乳汁然，腥穢溢脣齒。毒盡元氣虧，奄奄伏牀第。拔刀夜鐙前，天神皆下視。刲股雜藥中，一啜母病起。事在癸未夏，嚴子（兆鶴）有詩紀。是年值水荒，我貧室如洗。手貽十餅金，令我免羞恥。是雖友誼常，難君亦貧士。白雲停遠空，峩峩兩峯峙。風來盪其根，一行還一止。我歸棗花邨，君隱吳淞涘。相思遙相望，蒼波極渺瀰。豈知十年間，君困遽爾爾。霜

晨餐有英，雪夜卧無被。我聞白於父，尺素寄江鯉。有堂曰衆善，一榻拚以俟。扁舟君果來，吾父爲倒屣。三年出入偕，善行互譽砥。冷屋賙病嫠，荒塋享餕鬼。籍籍沈老佛，（君爲衆善堂司租，佃戶感其寬恤，有「沈老佛」之目。）得譽兼得毀。拂袖歸田園，傭耕力耒耜。丙午吾父沒，君來弔靈几。草堂信宿留，悲歌隕寒涕。明春杏始花，吹簫踏吳市。寓門辱惠臨，此別長已矣。嗚呼有生累，所急衣食耳。植身窮餓中，生固不如死。君性抱孤芳，寫蘭以自比。甯斷孝緒炊，不受胡奴米。綜君生平行，貞士而孝子。結習耽苦吟，澹如秋潭水。陶公五字詩，超超寓名理。少小師誠齋，七言蓋胎此。前年楊獨石（白），刊行擇其美。已窺豹一斑，惜尚非全體。遺稿何叢殘，不啻蠭食李。殷勤爲手鈔，搦管僵我指。汰效乙去魚，訛防亥涓豕。三百廿七章，卷帙備首尾。名重吳下□，價高洛陽紙。定文吾豈敢，聊用答知己。自君爲陳人，妻孥更奚恃。宿草青復青，光陰白駒駛。吾方居父憂，祥琴舛宮徵。迄茲三載餘，始得一言誄。君名當不磨，我懷何能已。悲鴻天際鳴，窗鐙落圓藥。

張廷濟

論述

瑞元《順安詩草序》　孝廉張叔未先生博學嗜古，草隸獨出冠時。其爲詩樸勁典核，出入韓、蘇，而性情天趣有蕭然絕俗之致。先生嘗數試禮闈不得志，遂歸隱禾中之新篁里，結屋烟水間，以圖書、金石自娛。當世士大夫高其行，覃溪學士、儀徵相國咸爲扁其廬焉。

《冷廬雜識》卷四　嘉興張叔未解元廷濟，家居新篁里，嗜奇好古，自商周以來至近代，凡金石書畫刻削鬃飾之屬，無不搜聚，構清儀閣藏之，各系以詩。其《題黃文節公書新篁賸閣》云：【略】《袁永之北征圖》云：【略】筆意清俊，兼饒情味。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三　棟鄂端節瑞元嘗守嘉興，與叔未相契，爲作詩集序。有云「家世元鎧」，比之林長樂父子，繼其後者惟江右聶氏。父明景同治庚午、子謙吉光緒戊子，亦先後領解，同爲科名佳話。叔未詩多題詠金石書畫，古澡新聲，與覃溪伯仲。所藏圖籍文具，特各爲詩，編爲《清儀閣雜詠》，附集以行。

《慶榮領浙解答友戚投贈之作》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三：叔未以第一人舉於鄉。道光丙午，次子慶榮稚春又以第一人舉於鄉。是歲叔未正八十，集中有《慶榮領浙解答友戚投贈之作》，詩云：【略】。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六　張廷濟，字叔未，浙江嘉興人。嘉慶戊午舉人。有《桂馨堂集》、《清儀閣題跋》。《府志》：廷濟少親炙海鹽吳懋政，學有根柢。領解後，屢躓禮闈，遂結廬高隱，以圖書、金石自娛。書法米南宮，草、隸獨出冠時，詩樸勁典核。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張廷濟》　張廷濟，字叔未，浙江嘉興人。學有根柢，詩樸勁典核，書法米南宮，草隸獨出冠時。嘉慶三年舉人。屢躓禮闈，遂結廬高隱，以圖書金石自娛。自商周至近代，凡金石書畫刻削鬃飾之屬，無不搜聚，構清儀閣藏之，各系以詩。晚年眉長徑寸，與儀徵阮元合摹眉壽圖泐石，一時傳爲韻事。著有《桂馨堂集》。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金石學家列傳・張廷濟》　張廷濟字叔未，浙江嘉興人。少親炙海鹽吳懋政，學有根柢。領嘉慶戊午省解。屢躓禮闈，不售。遂結廬高隱，以圖書、金石自娛。建清儀閣，古香溢翰墨間。鑒賞精審，每一器一碑入手，即能知其眞僞，別其源流。所拓商周秦漢古彝鼎銘文千種，有現今及藏家所未著錄者。翁方綱與之往復考論，多所辨析。所儲石刻，自石鼓文以下，至宋金元亦千種。幷多數十百年舊搨，而其名今已全佚者。藏器中鐘鼎尊彝六十餘事，絕無僞造。其周女方爵，秦始皇時度，則寰宇中稱僅見焉。藏石有唐天寶七載修子產廟碑，顏魯公玄靜先生殘石，蘇文忠馬券碑，賈刻宣示表，宋覆刻淳化殘帖，金元刻蘭亭諸石，率精出近刻倍倍。餘

如漢晉古甎，秦漢古瓦，漢魏至宋元古官私印，周秦以來錢幣，亦均不讓古收藏家。里居近竹林，於耆舊書畫網羅尤備。書法米南宮，草隸獨出冠時。詩樸勁典核。著有《叔未金石文字》、《清儀閣題跋》、《金石奇緣》、《墨林清話》、《桂馨堂集》，各若干卷。晚年眉長徑寸，與阮文達合摹眉壽圖泐石，藝林傳爲盛事云。

《清儒學案小傳·張先生廷濟》 張廷濟，字叔未，嘉興人。嘉慶戊午舉人。久困公車，遂結廬高隱，以圖書、金石自娛。建清儀閣，鑒賞精審，每一器一碑入手即能知其眞僞、別其源流。所拓商、周、秦、漢古彝鼎銘文千種，蘇齋與之往復考論，多所辨析。著有《叔未金石文字》、《清儀閣題跋》、《金石奇緣》、《墨林清話》、《桂馨堂集》。（參嘉興縣志。）

藝文

《順安詩草》卷一《阮儀徵師贈新篁里詩賦謝》附阮元原作 詩人舊事傳梅里，名士新居在竹田。解得楚詞篁字意，清陰滿地綠如天。 放梢新竹密圍樓，金石奇文自校讎。學得齊桓陳柏寢，也應權拜小諸侯。

雜録

《定香亭筆談》卷二 叔未廷濟詩文斐然，留心金石。於海上得漢晉甎八。曰「萬歲不敗」，曰「蜀師」，曰「太康二年」，曰「永甯元年」，曰「元康二年」，其不全者曰「吳氏」，曰「儒墓」，曰「萬因」，以八甎顏其齋，予爲書「八甎精舍」額，平湖朱椒堂爲弼賦九言長歌贈之。

瑞元《順安詩草序》 先生年屆八旬，神采矍鑠，而眉長徑寸。儀徵相國有眉壽老人之目，且作傳以貽先生，先生繪圖而泐諸石。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四 工書，兼篆、隸，精考證、金石。晚年寫梅有古趣。著《清儀閣集》。袁子文上舍藏有摹鐘鼎字小幀。張仰山處士藏有墨梅立幀，行書五絕二首，名款七字。王朵園觀察藏有臨米詩大幀，書於道光庚子，年七十三歲，款署「覺生先生」。

黃安濤

論述

吳榮光《眞有益齋文編序》 霽青從吾游三十有四年矣。其始偶陟乎坡、谷，中乃爲唐人金石駢體而不傷於氣，今乃駸駸乎駕唐人而上之矣。充其所至，其將爲昌黎、柳州乎，抑進而爲龍門、扶風乎。

查奕照《眞有益齋文編序》 其文忽正忽奇，忽莊忽俳，忽沉鷙，忽縱逸，令人不可端倪。駢體則如精金削成，羣琲奪色，搖筆措意處，凡境爲之一空，此豈汲古探奇之士所可學而至哉！吳荷屋中丞嘗言士大夫之文關乎國家氣運，其信然矣。散體文猶數之奇也，駢體文猶數之偶也。奇可蹈空而行，偶必徵典爲助，豨膏棘軸，所以爲滑。此中有人事，有天工，有可學而至，有不可學而至者。竊謂君之駢體偶也，實奇也，何也？嘉慶、道光以來無能偶之者也。君之散體奇也，亦偶也，何也？韓、柳、歐、蘇以上皆能偶之者也。文章爲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然則君之文成於人事亦成於天工也。簪敝可也，須捷亦可也；沼濩可也，擊轅亦可也，一己之慧業即一代之氣運爲之也。謂衰朽之語或不足信，請更質之荷屋先生。

《靈芬館詩話》卷二 霽青爲瘦客沈君弟子，生有夙慧，尤喜爲詩。前在退庵齋中，霽青荷衣出，拜呈詩云：「作黍不知誰是客，過庭何幸又聞詩。」余深賞之，謂退庵當讓出一頭地。甲寅秋晚，重過友漁齋，霽青已居然成帙矣。《病起遣懷》云：「門外經旬只嬾行，今朝步履覺身輕。鄰翁見面休相訝，我本當年太瘦生。」「對鏡不須憐骨瘦，上堂才得慰親懽。家庭樂事知多少，無病還應是一端。」可謂本色詩也。又有《七月十七夜待月》句曰：「月色自來杯酒外，人情莫放夜涼初。」

又卷三 往時，雲臺先生搜輯《兩浙輶軒錄》，余方移居魏塘，先生問近日

魏塘詩人，予以退庵父子爲對，幷以其稿鈔呈。先生深爲擊賞，采入《瀛舟筆談》中，目爲「嘉善三黃」。時霽青尚未鄉舉。《退庵集》猶未刻，而「三黃」之名已早在人口。

又卷九　余少喜交結，長多雅遊，雖自愧不文，而縞紵之懽、投贈之作，纍纍盈篋。鼠齧蟫穿，墨渝紙弊，每一展閱，如與故人相晤對，當日話言笑貌，顯顯在目前也。中間散佚已多，又或長篇鉅製，不能入錄，當別爲一集，志翕羽之雅。今特鈔錄一二，以示不諼。【略】霽青《都中寄懷》云：「今年聞說免飢驅，遠道相思歲月徂。日下故人爭問訊，里中文讌極清娛。如君方可榮名淡，笑我何曾道味腴。高閣幾時能斷手，歸來同上眺平蕪。」

《國朝正雅集》卷五九引《休復居文集》　先生少時，文詞傑出。比長，入承明之廬，乘使者之車，綜博見聞，陶次典籍，而詩益包幷名物，劖刻隱隙，勁直幽峭，澄邈夷懌，高翔疾騁，不越規範而峩然以立。

《試律叢話》卷三　黃霽青太守（安濤）詩名風行海內，試律亦雄傑不凡。如《玉剖驥騏》句云：「結綠渾無玷，飛黃若有神。」《喬木生夏凉》句云：「青銅千丈立，翠幄四圍張。」《四時花放不知秋》句云：「傲霜何待菊，向日總如葵。」郭蘭石稱之不容口。

《判春》　《靈芬館詩話》卷六：霽青詩，舊宗金風亭長，步趨不失。入都後未見近作，頃得其《移居虎坊橋紀文達公舊宅和韻二首》云：【略】又有《判春》一絕云：「儂是花枝花是儂，惜花人恰與花逢。櫻桃街上春光好，一日來看一日濃。」

《潮州新樂府》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粵俗以潮州爲最壞。黃霽青太守作樂府十首：【略】采風者可以觀矣。《十朝詩乘》卷一六：黃霽青太守有《潮州新樂府》，具見風習之乖。【略】詩述秕俗，以攄贖、頂凶爲甚。【略】某司馬宰潮州某邑，見死囚中一少年，白晳恂謹，不類殺人者。心疑之，而其人矢口不渝。一日，就廳事密詢之，則涕泣求速死。固詰之，乃曰：「父母利得賄，歸亦無生理。」父母之親，忍出於此，異哉！

傳記

《碑傳集補》卷二三沈曰富《朝議大夫廣東潮州府知府嘉善黃君墓志銘》　君諱安濤，字凝輿，一字霽青，姓黃氏。其先，宋南渡時由新安五城村遷浙西之魏塘，今嘉興府嘉善縣地。歷元、明，入國朝，世爲農。至諱士章者，始以賈起家，入居縣城，是爲君曾祖。祖諱來鳳，父退菴，翁諱凱鈞，俱國子生。以君貴，俱贈朝議大夫。祖母費、繼祖母高、母曹，贈封俱恭人。退菴翁以好學行善稱於鄉，有五子，君其長也，以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日生。生而質行過人，年十二即能詩。父友吳江郭祥伯見而奇之，許爲傳人。十八補諸生，廩于學。再試再冠其曹。嘉慶十二年，膺鄉薦。十四年成進士，廷試二甲第一，入庶常館。十六年授翰林院編修。二十一年出典貴州試。差旋，遇京察，保列一等，充文淵閣校理，與修《一統志・文苑傳》及史館規條一書，未及竣。二十四年，復得保舉，有旨交軍機處記名，以道府用。尋除江西廣信府知府。涖任一年，遭退菴翁喪，歸。道光三年補廣東高州府。時阮文達公總督兩廣，以君才任劇郡，奏調潮州。五年抵潮任，在潮八載，輒坐督捕疏懈，被議改簡。十一年去潮州。十二年冬，由廣省赴都，而母曹恭人卒於家。十(二)(三)年春，途次聞訃，奔喪歸。自是遂不復出。晚歲主講鴛湖書院，以詩導後進，一郡之士爭歸之。已又兼主安瀾書院。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以時疾卒於家，得年七十有二。君之服官多惠政，所至好扶植士類。其斷獄時或依傍經義，不規規於成法。初涖高州，俗好訟，多積獄，君檄屬州縣書兩造兩辭，揭通衢，約以期自至，期外至者不復聽，竟削其牘。未一載，獄之平者以千計。潮人好私鬬，鬬必有殺傷，事發則市人代抵，名曰「宰白鴨」。其俗之來已久，諸守潮者憑屬吏所報取易了，率不復窮治。君慨然曰：「此長其亂之道也，我不可以襲之。」獄上必詳問，覺其非眞殺者，輒語之曰：「若但弗承，毋他慮，我養若。衙中獲犯而後釋若。」則往往緝得之，以故終君任未嘗戮一代抵者。君之他政多可述，此二者尤非俗吏所能，抑君存心之厚與用心之周亦於此見焉。然君終以不肯妄入人罪，多駁詰屬吏成案。案久不定，爲所怨望浸潤，達於上官，上官亦以君爲多事。用是遂不安於粵。

今粵中士大夫官吳者，猶能詳其始末。且言君之去，潮之人至今深惜之云。君少事父母孝，既宦游，痛二親之亡俱不在側，遇忌日必悲泣。酒酣有人述退翁事，亦必泣。與諸弟友愛。嘗著怡約八則，張於閨門。待諸子嚴而有恩。又篤於故舊，刻父友沈瘦客輩十餘人遺詩，爲《慰託集》。故交之來訪君者，必有所贈，不足則取盈於質庫。其重倫紀、尚氣誼，蓋如是。君所著有《詩娛室詩》二十四卷、《息畊草堂詩》十八卷、《眞有益齋文編》十卷，皆刻以行世。其未刻詩若文又若干卷。又有《綠箋詞鈔》、《詩娛室詩話續》、《昭代詞選》、《權濟錄》、《嶺南從政錄》各若干卷，則有刻、有未刻。嗚呼！亦可謂富於著述矣。君之子梓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退菴翁墓馴鹿莊之旁，兆君所自規之生壙也。先期以狀乞銘。君配顧氏，封恭人，先君四年卒，既葬矣。子二人、女四人，子女之長者皆殤。錢塘屠秉章錫麟、同縣沈文瀾，其壻也。孫二人：炳曾、熙曾；女孫二人。銘曰：苟鍥乎古，必盭乎時。抳乎其官，弸乎其詩。猗嗟黃君，歆此銘詞。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黃安濤》 黃安濤，字凝輿，浙江嘉善人。嘉慶十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二十一年充貴州鄉試正考官，尋出爲廣東高州府知府，調潮州以告歸。安濤殫見洽聞，文辭傑出。服官多惠政，斷獄依經義，不規規於成法。初莅高州，俗好訟，多積獄，安濤檄屬州縣書兩造辭，揭通衢，約以期自至，逾期則削其牘，不復聽。未一年，平獄以千計。潮人好私鬬，死則市人代抵，名曰「宰白鴨」，前守多不窮治。安濤曰：「此長亂之道也，我不可以襲之。」獄上有覺其非眞殺者，輒語曰：「若但弗承，毋他慮，獲犯則釋若。」然往往緝得之，終任未嘗殺一代抵者。所至好扶植士類，歸後主上海講席，以詩酒自娛。有嫉之者，遂不復出，日與吳中名士聯詩闢酒。詩勁直幽峭。著有《詩娛室詩》二十四卷、《息耕草堂詩》十八卷、《眞有益齋文編》十卷、《慰託集》十六卷。

紀事

《新世說・排調》 黃霽青者，道、咸間詞人也。同年生某投札致候，誤書黃爲王。乃答以詩曰：「江夏琅琊未結盟，廿頭三畫最分明。他家自接周吳鄭，敝姓曾連顧孟平。須向九秋尋鞠有，莫從四月問瓜生。右軍若把涪翁換，辜負籠鵝道士情。」

阮元

論述

綜論

《隨園詩話補遺》卷八 門下士孫蓮水秀才，自山左歸，爲余言學使阮芸臺閣學，風雅絕俗，愛士憐才。渠深感栽培之恩。並誦其《小滄浪雅集詩》云：「北渚離塵鞅，明湖浸翠微。濠梁宜客性，山水願人歸。樂趣莊兼惠，吟情孟與韋。孤亭復虛榭，徙倚意無違。」《萊陽試院曉寒》云：「渤澥陽和猶未回，曉聞昕鼓發輕雷。山風入院旆初重，潮氣滿城關未開。昨夜清樽思北海，何人博議似東萊？此時頗讓江南客，官閣春深落古梅。」余爲欽遲不已，惜乎未窺全豹。近復持衡兩浙，吾鄉多士，得一宗工，當何如扑慶耶。

《北江詩話》卷一 阮侍郎元詩如金莖殘露，色晃朝陽。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小旋風阮芸臺(元)：宗廟之事願爲小。其旋元吉，其風肆好。

《湖海詩傳》卷四〇《蒲褐山房詩話》 昔人謂荀羨爲中興方伯，未有若此年少者。又謂崔湜爲中書令，其位可及，其年不可及。今芸臺中丞以己酉登第，不及十年，督學三齊兩浙，遂躋開府。蓋早受主知，近來所罕。詩賦而外，精窮經誼，校讐考訂，一本《爾雅》、《說文》。愛才好士，凡挾一藝之長者，皆胼繭歸之。相與搜採篇章，鉤稽典故，輯《淮海英靈集》、《兩浙輶軒錄》及《經籍纂詁》諸書。又嗜筭術，撰《疇人傳》，集推步之繩法，以盡句股割圓之妙，尤近日名儒所未有。年華甚盛，嚮用方殷，擴之以開物成務之功，

進之以正心誠意之學，洵卓然一代偉人也。

《臺雅集》卷二三　詩眞厚和雅，晉人之旨，唐人之格。與法祭酒、秦司寇允推一代正宗。

《靈芬館詩話》卷九　《默齋集》雲臺先生題詞云：「古人原不厭麤官，只恐新詩遇賞難。誰似憐才李文靖，馬前識得夏金壇。」非默齋不足以當此，非先生不足以語此也。

《筱園詩話》卷二　本朝漢學最盛，皆經術湛深，考據淹博，宗康成而不滿程、朱，詩文則非所長也。兼能詩者，顧寧人、毛西河、朱竹垞、阮芸臺諸公而已。芸臺先生詩，長於古體，近體殊弱，五古似韋、柳，七古似蘇、陸，佳作頗有可傳，亦清才也。

《海天琴思錄》卷三　芸臺先生韻語多本色，無作爲習氣，昔人所謂「文章本天成」者也。

又《續錄》卷八　福慧雙修阮相公，（朱文正贈阮文達有「福慧雙修誰不羨」之句。）文章當代望衡嵩。論詩不俟張旗鼓，風格微雲細雨中。（儀徵阮芸臺元。相國詩，力除客氣，其論詩，有取於「微雲細雨」之品。）

《卧園詩話》卷三　儀徵阮芸臺（元）制府位躋顯要，而詩特清華。《七夕》云：「碧霄雲淨露華清，靈匹迎涼渡已成。河絡漸從西角轉，月弓將近上弦明。農桑本是人間事，兒女猶關天上情。茅屋夜深珠戶曉，一般秋影看縱橫。」【略】周芸皋（凱）觀察誦先生浙闈對聯云：「下筆千言，憶槐子黃時，桂花香裏；出門一笑，正西湖月滿，東浙潮來。」眞才人吐屬。

《晚晴簃詩匯》卷一〇七　文達政績學術，承乾、嘉極盛之後，規模博大。餘事爲詩，才力不讓專家。歌行出入東坡、放翁，晚涉誠齋。近體風格亦近中唐。題詠金石之作，不因考據傷格，兼覃谿之長而祛其弊，才大故也。

《國朝正雅集》卷四〇引《石谿舫詩話》　其學皆深博無涯涘，詩亦從經術、性情中流出，金和玉節，卓然正聲。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四五《聽松廬詩話》　屏鄉會座主，皆出文達公之門。公督粵時，屏爲粵秀書院監院，每晉謁侍坐，受教良多。是以本省公議，請公入名宦祠，屬屏操筆，義不容辭。謹就見聞所及，草爲此稿。至公之政績勳猷，載於《國史》，文章學問見於撰著諸書，生平事蹟詳於雷塘盦主弟子記。茲編所輯，特其大略云爾。公不藉詩以傳，第就管見取有關事物者錄一二入詩話云。阮雲臺先生云：「渭城一曲，取調最高，笛爲之裂，北宋猶有能唱之者。」屏案：王右丞「渭城朝雨浥輕塵」一首，蘇東坡《濟南春好雪初晴》一首，阮雲臺《魯民爭道送歸程》一首（《詩集》卷五），三首皆用此調，惜世無知音律之人，不能唱耳。

又　阮太傅詩云：「蘭草古都梁。」自注云：「古詩騷之蘭皆澤蘭，一名都梁香，非今之蘭也。」屏案：黃山谷云：「一幹一花者蘭，一幹五、六花者蕙。」而朱子云：「古所謂蕙，乃今零陵香。」物無定名，俟知蘭者審訂之。

又引《松心文鈔》　阮文達公詩云：「積古齋中列觀八。」屏案：公有積古齋，齋中有八觀。茲列於左：商銅角；周齊侯罍；漢晉八甎；唐貞觀塗金銅碑；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宋尤延之板《文選》；舊搨未翦本華山廟漢碑；仿鑄漢鼎尺銅。聞兵燹後，齋中物多散失，可慨也。

又　文達公詩云：「滿江晴雪幾舟紅。」自序云：「予造紅船爲長江上下濟渡救生之用。」屏案：公善政不一，以廣東洋米、大江紅船二事爲最。洵功德無量也。

《新世說・文學》　阮芸臺爲浙江巡撫，立詁經精舍，祀許叔重、鄭康成兩先生。延王述菴、孫淵如主講席。選高材生讀書其中，課以經史疑義，及小學、天文、地理、算法。許各搜討書卷條對，不用局試糊名法。刻其文尤雅者，曰《詁經精舍集》。不十年，上舍生致身通顯，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殫數。東南人才，稱極盛焉。

又　阮芸臺【略】諸君，其文皆閎中肆外，典麗肅穆，足與八家並美。

《霞外攟屑・儒林傳稿》　文達《儒林傳稿》，雖彙粹羣書，似以江子屏《漢學師承》、《宋學淵源》二記爲藍本，不免疏漏。蓋創始者難爲工也。李定伯農部《孟學齋日記》頗致不滿。然如所云二雲、西莊、仲子、容甫皆宜專傳。秋水、永思、錫疇可附容城傳。剛主可附西河傳，儀甫可附勿菴傳，田間可附農或梨洲傳，以三人皆明遺臣，而錢氏學術又不足爲桐城倡也；崑石可附蒿菴傳，淞西可附桴亭傳，以學術相近；念魯可附梨洲傳，虛谷可附竹君傳：十人皆不必專傳。惠氏當立松厓傳，而附研谿、半農，用范史傳薛公子而附其父薛夫子例。萬氏當傳季野，而附充宗。宛斯與蒿菴學術迥殊。未谷又與張、馬異。以同爲東人，牽連合之。釣臺經學遠過位三，反以任附徐。叙次事實，亦有採擇未精，輕重失當者。其以顧、陳、吳、梁爲首。雖本上諭，然

特舉並時人以爲例，作史者倒置時代，亦乖史法。則洞見諸家學術原本，深《明史》法，文達亦應自謝不敏。惟永思一生精力，瘁於《資治通鑑補》一書，與秋水、錫疇墨守宋學，大相徑庭。定伯謂宜附容城，似尚未覈。予謂永思卒於乙酉□月，時江南初隸版圖，宜入《明史》爲得。此史家限斷也。辛復元無傳，亦此意。

分論

《重修鄭公祠碑》《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八：張壽榮眉評：「《揅經室集》鄭公上有『高密』二字爲合。」「高挹羣言。」「博大昌明，是司農學問。」「疎落中卻自典雅。」「筆情動宕，詞旨安詳。」「領，原集『嶺』字。」姚燮總評：粹然儒者之言，是學漢碑文字而得其神髓者。

《蘭亭秋禊詩序》《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八：張壽榮眉評：「此意卻無人窺見。」「朗暢。」「景物如畫。」「觸興致情，因變取會。」「盛時清宴，良朋勝集，自殊典午，與首段遙應。」姚燮總評：饒有魏、晉人風格。

《四六叢話後序》《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八：張壽榮眉評：「工於傳會，有聲有色。」「推波助瀾，左宜右有。」「反振有力。」「『也』，亦作『矣』。」「撇去子史二家，拍到駢儷一體。」「分疏清析。」「兩漢諸家。」「論議崇閎。」「魏晉六朝。」「頓挫。」「唐代諸家。」「夾叙夾議，精采奪目。」「宋元諸家。」「原原本本，剖析精詳，非有得於中者，何從道其隻字。」「韓歐派別。」「駢體流變。」「二書疏漏。」「收視返聽，善刀而藏。」「體大思精，歸重師門。」姚燮總評：源流支別，了晰掌中。張壽榮總評：劉舍人云：「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作者於此體，獨能剖析娓娓，言之有物，後學可以得所持循矣。然視通萬里，思接千載，神明乎法，而變化因心，其微則仍存乎其人，幸勿輕議斯事爾。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八：張壽榮眉評：「『何則』原集作『何者』。」「辨析江流，蹊徑獨別。」「證佐。」「再證。」「要言不煩。」「古奧似子。」「俊爽豪邁。」「奇崛。」姚燮總評：涉筆簡古而精采無遺，其視胡崇雅所作何如耶，明眼人必能辨之。

《詹鄞飛獨繭詩鈔序》《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八：張壽榮眉評：「語有分刌，不爲讒諛。」「提要鉤元，指歸自在。」「涵養。」「神運。」「涉歷。」「規誨意深。」「筆姿夭矯，陸士衡所謂箴，頓挫而清壯者也。」「抑揚而出，最爲得體。」姚燮總評：立言導竅，咀味入希。

《柬孫淵如同年時初任兗沂曹道尚未至山東》《梧門詩話》卷一三：小滄浪亭在明湖西北隅，即昔之北渚也。魚鳥浮沈，水木明瑟，白蓮彌望，青山嚮人。乙卯夏，學使阮雲臺偕馬秋藥、桂未谷、顏運生、武虛谷、朱朗齋宴集於此，適孫淵如觀察兗沂，雲臺以詩促其之官云：【略】觀察報詩云：「芙蓉池館報花開，驛騎傳詩一夕催。不爲時需訪碑使，也應天與聚星來。」未谷和詩云：「湖裏蓮花四照開，道傍驛騎遞番催。人間天上中秋近，可更乘槎犯斗來。」緣湖中花事將殘，最後得碧蓮一枝，四朵並蒂，而觀察又以足疾遲至，故云。秋藥和韻句云：「唱與滄浪亭子聽，百年曾有幾人來？」皆隽永有味。

《秋桑》《卧園詩話》卷三：（三首）三聯慈惠之心，溢于言表。

《途中小雨》《十二石山齋詩話》卷一：阮儀徵相國元總督兩粵時，惠民之事不一而足。《途中小雨》詩云：【略】仁愛之心自然流露。

《題石畫詩》《粟香隨筆》卷六：文達公有《題石畫詩》云：「洱海十九峯，雲氣出其穴。溫則合爲雨，寒則霏成雪。即使爲彩雲，變化同一瞥。異哉石中雲，舒卷自怡悅。石可使雲生，亦可使雲結。終未散于風，千年不磨滅。」又有云：「蒼山平列十九峯，峯峯黛色參天濃。惟第十峯居正中，最高常與雲霞衝。」又云：「造物筆墨何手持，何年穴山爲畫師。豈獨勝于畫師畫，更得巧合詩人詩。」皆可爲大理石生色也。

《自題近稿》《國朝正雅集》卷四〇《寄心盦詩話》：阮文達公晚年歸里，於公道橋築南萬柳堂，復葺愛吾草廬，往來其間，或與二三野僧談內典以遣興。每逢生辰，茶隱一日，以避煩囂。年八十外，《自題近稿》詩【略】可見其蕭遠放曠之志。

《鸞羽歌》《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四五引《松心文鈔》：文達公有《鸞羽歌》，自注云：「前年衡州有大鳥飛鳴，羣鳥隨之，音如馬頸串鈴，當是鸞也。」屏案：此詩作於嘉慶庚辰，則鸞至衡州，當在戊寅、己卯間。鸞爲鳳類，此事似當入奏，乃今於公詩始見之。

《綠陰》徐兆瑋《北松廬詩話》：文達有課詁經精舍擬作《綠陰》云：「涼意轉生亭午後，清光多在嫩晴時。」清婉微至，悠然不盡。

《望遠鏡中望月歌》　徐兆瑋《北松廬詩話》：西人言：用大千里鏡看月，能見其上有高山、幽谷、平地，惟無水無氣，高處有光數點，此必是月中山頂，因其高能先得日光也。阮文達公《揅經室詩錄》有《望遠鏡中望月歌》云：【略】奇情至理，能令歐羅巴人首肯。

《漢銅尺歌》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四五引《聽松廬詩話》：雲臺先生《漢銅尺歌》云：「翁葉阮各得其一，日本銅質鎔精堅。」自注云：「葉東卿用日本銅仿鑄漢建初銅尺三枚，分贈蘇齋暨予，而自留其一。」屏案：公詩但言此尺由江都閔氏歸曲阜孔氏，而未言尺所自出，似不及翁覃谿先生銅尺詩較詳。

傳記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四五《阮元》引《松心文鈔・御製晉加太傅銜致仕大學士阮元碑文》　朕惟勤宣中外，鈞衡資元老之勳；禮備初終，錫賚極哀榮之數。陳訏謨於九德，效輔弼於三朝。篤棐長留，褒崇罔替，爾晉加太傅銜致仕。大學士阮元，學裕儒宗，識優國器。紬書玉署，作賦則名冠詞曹；躋秩銅樓，乘軒則躬膺使節。教興黌序，徧齊、魯、越境以儲才；政佐文昌，歷春夏地官而敷治。撫循浙海，行臺再擁夫霓旌；翔步蓬山，史筆永留於金匱。學士仍紫微之職，考工兼泉府之司。南國均輸，總領夫牙檣鐵軸；西江撫輯，承恩於翠羽宮銜。移鎮而河洛乂安，督軍則湖湘總匯。揚旗粵嶺，波澄海上之樓船；受鉞滇黔，風靜天南之鼓角。趨禁垣而按轡，百揆分猷；拜綸閣以垂紳，六官兼領。禮闈貢士，重輝藻鑑於春官；御幄橫經，更育賢良於閟苑。及乎陳情辭老，致政言旋，猶分廩餼之頒，更拜榮銜之賜。雅歌式宴，觀光重列於嘉賓；祿糈全霑，晉秩特隆以太傅。歷仕者五十載，册府銘勳；退居者十二年，儒林範德。庶遐齡之克享，何遺疏之遽陳。我皇考悼惜殊深，恩施特沛。政寬吏議，典舉儀曹。豆籩致奠以馨香，紳敽加榮於孫子。謚以文達，允稱佳名。朕眷厥休聲，述茲懿美。於戲！緬昔年之翊贊，忠藎彌彰；流後葉之清芬，徽猷永式。勒之貞石，鬱矣佳城。

又引《粵東紳士公請前兩廣總督太傅阮文達公入祀名宦祠啟》　蓋聞大猷敷政，宅心久洽於閭閻；實惠及民，報德當隆夫俎豆。而況通天地人之謂儒，立德功言以名世，尤秉彝所同好，亦祀典所攸關者乎。前兩廣總督太傅阮文達公，一代名臣，三朝元老。學術夙本於經術，儒宗竝領夫詞宗。祥由地發，誕生近文選之樓；福自天申，大考冠蓬瀛之籍。亨衢直上，藻鑑頻司，己未一科得人最盛。自山左而兩浙，使節已見再持；由宗伯而少農，閣部曾經三轉。懋膺宸眷，特畀封疆。薦賢得將，（李忠毅公長庚。）兵戎之號令能專；剿寇有功，浙閩之海洋肅靖。采詩則輶軒錄廣，詁經而精舍才多。運糧津淀，尺度新頒。調撫豫章，羽儀用錫。既統楚南北，而擢居總制；旋合粵東西，而任重兼圻。公莅粵十年，殫心庶務。許洋米之船以載貨，民食開不匱之源；取學海之義以建堂，士林獲稽古之益。改風簷之號舍，入闈無卑濕之虞；籌月費以卹窶，守節免輒飢之苦。修三百年未修之緛道，險途變爲坦途；築八千丈增築之石堤，澤國斯爲樂國。而且馭夷有道，成見不存。桀驁則停其互市，恭順則許其開艙。此又不剛不柔，無適無莫。宜乎八溟鏡靜，萬里波恬。公之德也，民之福也。至於寰宇乂安，斯文炳煥：《經籍纂詁》百十卷，悉古訓之精華；《皇清經解》八十家，實藝林之淵藪。豈徒嶺南紙貴，已看海內風行。公揅經有集，箸述等身。而獨舉二書者，則以此二書能闡發乎羣經，而皆開雕於東粵者也。他如纂《廣東通志》、修鎮海層樓、建二虎礮臺、平惠潮鬥案，凡茲措置，無懈宣勤。既而旌節移滇，絲綸入閣。載侍經筵之講，重持禮榜之衡。精神矍鑠，遽乞退乎黃扉；杖履優游，願就閒於綠野。天錫純嘏，帝眷老成。喜延鶴算以遐齡，重赴鹿鳴之嘉宴。生晉太傅，本朝僅見七人；孫舉孝廉，登科已連三世。秉旄鉞者四十載，尊是達尊；居林泉者十二年，福眞全福。謚宜文達，禮備哀榮。是誠邦國之光，豈特山川之瑞已哉。某等分屬部民，班隨弟子，或身受其教育，或家荷其安全。思有斐之君子，終不可諠；驗直道於斯民，如有所譽。爰特陳其實行，不敢餘以浮辭。伏冀好善同人，周行示我采茲。輿論達於樞廷，澤留嶺表；長懷八閩之畺臣，星返台垣。永享千秋之廟祀。

《續碑傳集》卷三劉毓崧《阮文達公傳》　阮元，字伯元，一字雲臺。乾隆丙午舉人，己酉進士。由翰林院編修大考一等第一名，擢少詹事。歷官詹事，內閣學士，戶、禮、兵、工等部侍郎。山東、浙江學政。浙江、河南、江西巡撫，漕運總督，兩湖、兩廣、雲貴總督，太子少保，體仁閣大學士。

嘉慶己未、道光癸巳兩充會試總裁。戊戌秋予告回籍，晉加太子太保，支食半俸。丙午科重宴鹿鳴，晉加太傅，支食全俸。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卒，年八十六歲，予謚文達。國史有傳。生平持躬清愼，屬吏不敢干以私。爲政崇大體，所至必以興學教士爲急。在浙江則立詁經精舍，在廣東則立學海堂，選諸生知務實學者肄業其中，士習蒸蒸日上，至今官兩省者皆奉爲矩矱。其撫浙時，安南艇匪肆掠，親督水軍禦諸台州。會神風助順，賊船盡碎，溺海者無算，僞總兵倫貴利等皆伏誅，僉謂誠感神祐所致。海盜蔡牽屢擾閩、浙，奏請以提督李忠毅公總統兩省舟師，不分畛域，立專注首逆，隔斷餘船之法，循環攻擊，識者謂牽之淹斃於溫州黑水洋，全得力於此策。其撫江西時，嚴查保甲，破獲朱毛俚謀反鉅案，未嘗控弦發矢，銷叛逆於未起事之先，保全民命甚多，遂膺宮保花翎之賞。其在雲貴時，留鹽課溢額之半協濟邊防，騰越廳邊外之野人出沒無常，甚爲民患，惟保山縣境有猓猓，熟夷弩箭最精，爲野人所憚，因籌款招募，以資捍衛，野人聞風斂迹，相率獻木刻乞降。是時提督曾勤勇公會勦廣東叛猺，力戰先登，功居第一，出諸將上，中外咸以爲知人。而其碩畫遠謀，尤以督兩廣時爲著。履任之初，即籌備緝捕經費，俾州縣無畏累諱飾之心。廣西富賀、懷集，廣東連山、陽山多盜，以接界之姑婁山爲逋逃淵藪，因調集兩省重兵，三路合圍，掃其巢穴，先後獲會匪劫盜數千，內地一律肅清。又創建大虎山礮臺，以防夷患。奏禁鴉片煙，不許帶煙之洋船入口，並將保結之洋商某三品頂戴參摘。見廣東省城布政使街酒館用木板畫夷館式，怒斥之，曰：「此被髮祭野也。」立諭府縣毀之。嘆咭唎護貨之兵船殺二民人於伶仃山，遂封閉其艙，不容貿易。數月後，夷目稟請查獻凶犯，始令照舊通商。蓋久料嘆夷桀驁，遇事必加裁抑，故終其任兵船不敢再犯粵洋。及致任後，因夷氛甚惡，致書伊公里布代奏請駕馭咪唎嘆以制嘆咭唎，爲以夷攻夷之策，粵東當事者寢而不行。迨嘆爲鄰國所侵，和議始成，方共服爲老成謀國之遠慮，然後知其三十年綏靖封疆功德之被於人者遠矣。歸田後，怡志林泉，不與郡縣相接，而於地方義舉無不倡捐以率之。待族黨故舊，咸有恩誼。樂於汲引後進，休休有容。至其論學之宗旨，在於實事求是。自經、史、小學以及金石、詩文，鉅細無所不包，而尤以發明大義爲主。所著性命古訓，《論語》、《孟子》、論仁、論曾子十篇注，推闡古聖賢訓世之意，務在切於日用，使人人可以身體力行。初在史館，采諸書爲《儒林傳》，合師儒異派而持其平，未嘗稍存門戶之見。其餘說各經之精義，如《周易》「文言」、《堯典》「朔閏」、《雅》《頌》《文王》《清廟》、《禮記》《孝經》「明堂」載於《揅經室集》者，不可枚舉。所編《經籍纂詁》、《十三經校勘記》傳布海內，爲學者所取資。《疇人傳》、《淮海英靈集》、《鐘鼎款識》、山左、兩浙《金石志》，並爲考古者所重。即隨筆記錄如《廣陵詩集》、《小滄浪筆談》等書，亦皆有關於掌故。所刻之書甚多，最著者爲《十三經注疏》、《皇清經解》，嘉惠後學甚溥。督學時，士有一藝之長，無不獎厲。能解經義及古今體詩者，必擢置於前。總裁會試合校二三場文策，績學之士多從此出。論者謂得士之盛，不減於鴻博科。主持風會五十餘年，士林尊爲山斗。蓋生平以座師大興朱文正公爲模楷，故其經術、政事與文正相類云。

《湖海詩傳》卷四〇 阮元，字伯元，號芸臺。儀徵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今官浙江巡撫。（選二十四首。善按：有《揅經室詩集》，又《揅經室分體詩》。）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三 阮元，字芸臺，號伯元，晚號頤性老人，江蘇儀徵人。乾隆己酉進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重赴鹿鳴，賞太傅銜。謚文達。有《揅經室集》，又有《十三經校勘記》、《經籍纂詁》、《皇清經解》、《四庫未收書目提要》、《兩浙輶軒錄》、《淮海英靈集》、《江蘇詩徵》、《疇人傳》、《皇清（牌）〔碑〕版錄》、《山左金石志》、《積古齋鐘鼎款識》、《瑯環仙館石畫記》。

《清史列傳・大臣傳續編一・阮元》（存目）

《清朝先正事略・阮文達公事略》（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批本隨園詩話批語》 芸臺極好名，名山寶剎，到處立碑。及鑄鐘鼎之屬，以留姓氏。又愛搜羅古錢。

《粟香隨筆》卷六　粵中請阮文達公入名宦祠，公呈有云：「許洋米之船以載貨，民食開不匱之源；取學海之義以名堂，士林獲稽古之益。」此指公創學海堂以振文教及奏免米船入口之稅，實教養之大者也。阮文達公有《西洋米船初到紀事》詩云：「西洋夷船來，氆氇（即呢羽也。）可衣服。其餘多奇巧，價貴甚珠玉。持貨示貧民，其貨非所欲。田少粵民多，價貴在稻穀。西洋米頗賤，（僅有內地平價之半。）曷不運連舳。夷曰船稅多，不贏利反縮。免稅乞帝恩，（余奏免米船入口之稅，仍徵其出口船貨之稅，准行。）米舶來頗速。以我茶樹枝，易彼島中粟。彼價本常平，我歲或少熟。米貴彼更來，政豈在督促。苟能常使通，民足歲亦足。（以後凡米貴，洋米即大集，水旱皆不饑。）粵東田少人多，由粵西運米而來，猶不足食，有洋米而水旱可以無憂，阮公之澤長矣。（洋米由越南西貢而來，蓋越南爲法國據，立碼頭通商，以米爲大宗也。）

《靈外攡屑・希音堂集》　卷首事輯云：丁卯，阮文達撫浙時，進呈四庫未收書六十種。一爲至正甲午重刻《陸宣公奏議》影寫本。詔取庋天壇前殿西廊，額曰「宛委別藏」。其原本弃文達隋文選樓。道光癸卯夏，內書堂火，文達所藏宋元精本皆盡。庸按：進書在丁卯十月，文達時署戶部右侍郎。十二月二十二日，始再撫浙。福壽庭之火，在癸卯三月二日。石洲此條，殆記憶偶誤。

《新世說・言語》　阮芸臺督粵時，有屬吏欲求劇縣，託某先容公曰：「官可自擇乎？則吾舍節鉞而爲陽朔荔浦山水奇秀，甲於寰區，吾於閱兵時見之，至今猶寤寐不忘也。」

《舊聞隨筆・阮文達公》　儀徵阮文達公（元）在翰林日，會高宗大考翰詹，詩題爲《眼鏡》，公有句云：「眸瞭何須此，瞳重豈賴他。縱教千里澈，終覺一層多。」上大賞之，親擢第一，授少詹事。受知由此始。公督學山東，以新城王文簡公墓無神道碑，爲書而立之。移任浙江，以秀水朱竹垞檢討（彝尊）曝書亭廢，爲之重建。舊有嚴太史（繩孫）扁，仍懸於中。其江都汪檢討（楫）所書竹垞集杜句楹帖云：「會須上番看成竹，何處老翁來賦詩。」聯木已無，更書柱間。范氏天一閣藏書龐雜無序，公手訂體例，遴范氏子弟能文者分日編成書目，屬鄞縣令給筆札焉。公督浙學闢詁經精舍於孤山麓，集通經學古者肄業，兼使輯《經籍纂詁》，以武進臧在東（鏞堂）和貴（禮堂）總其事。時有購《說文》於蘇州者，不可得，詢之賈人，則曰：「悉販往浙江矣。」公求精天文算法之士，得臨海洪頤煊、震煊兄弟，歸安丁傳經、授經兄弟，錢塘范景福，海鹽陳春華，而以臨海周治平爲最。治平拙於時藝，久屈童子試，公特拔入學。有詩云：「中法原居西法先，何人能測九重天。誰知處士巾山下，獨閉空齋畫大圜。」公巡撫浙江，勦寇海上，而金華、衢州、嚴州三府遭水患，急請帑以賑，作詩云：「金穀三十萬，胥吏伺爲奸。察之苟不密，何異官貪頑。」既而水退，民補栽，禾大熟，有一莖三、四穗者，衆請入奏，不許。旋復請帑賑杭州、嘉興、湖州水患，杭州關吏暴甚，商旅苦之，公出示嚴禁。浙江貢院，公題聯云：「下筆千言，正桂子香時，槐花黃後；出門一笑，看西湖月滿，東海潮來。」及鄉試日，爲監臨搜檢官以士子懷挾文字進，公取視之曰：「此舊帳簿也，安所用之。」其人退，公謂寮屬曰：「士子入闈，能帶文字，不能帶福命，國家功令不得不嚴，吾輩當體聖主作人之意，以愛養爲先，何可苛求邪？」公創辦學海堂於粵東，止設學長，不延院長。學長缺，則擇諸生學優者補之，歲費除購書外，不過數百金，故不獨可杜要津挾薦、游客請託，且來肄業者大抵皆苦志之士也。公節制兩粵，以生辰避客山寺，見南海譚玉生（瑩）題壁詩，奇之。時玉生方應童子試，公歸告南海令曰：「君治下有譚姓童子，詩文甚佳，能高列否？」令請名，公曰：「我告汝是爲人關說也，汝自捫索可耳。」令乃盡取譚姓試卷閱之，果得玉生，遂以縣試第一入泮。公課之學海堂，後以舉人官教授，爲士矜式者數十年。我朝當順治、康熙中詆毀理學者有二派：一爲蕭山毛大可（奇齡）、吳江朱愚庵（鶴齡）、陳長發（啟源），以考據鳴者也；一爲博野顏習齋（元）、蠡縣李剛主（塨），以道術鳴者也。幸聖祖尊崇朱子，羣論始戢。及乾隆、嘉慶中，考據之風彌盛，就其中善者頗能爲宋賢拾遺補闕，而破碎害道者多。時以公及紀文達公爲之魁，紀承修《四庫全書提要》，於中曲加詆排；公編《皇清經解》，凡本宋學爲說者一字不錄。故香山朱子勳譏其偏，謂紀文達漢學之前茅，阮文達則後勁也。百年以來，聰明魁異之士多錮於斯矣。嗚呼！此天下所以罕人才也。然公持論較紀稍平。吾邑方植之先生（東樹），在幕中著《漢學商兌》，力言專談考據之非，公見之曰：「此書足信今傳後。」初不以異趣爲忤也。

作品本事

《御試賦得眼鏡(得他字五言八韻大考一等一名)》《晚晴簃詩匯》卷一〇六：公大考以賦《眼鏡詩》「四目何須此，重瞳不用他」二語被特賞，擢第一。後有《臨清舟中詩》云：「高宗壽八旬，目無鬚鬣照。臣賦《眼鏡詩》，褒許得優詔。」蓋紀當時恩遇之隆，傳爲詞林嘉話。

《題西湖第一樓》《梧門詩話》卷一四：西湖第一樓在詁經精舍之左，阮芸臺侍郎所建，侍郎自題云：【略】。

《獨遊萬柳堂》《晚晴簃詩匯》卷一〇七：文達【略】在朝，屢至萬柳堂游宴。賦詩有云：「但是鷺鷥飛到處，管教風景似江南。」歸田後，築別墅於湖莊，曰南萬柳堂。汪醉卿廷儒爲作圖，文達自記，手書於後。時年已七十有七。此圖今藏余所。

《題郭頻伽(麐)神廬圖卷》《靈芬館詩話》卷七：往年作《神廬圖記》，奚君鐵生曾許爲圖，遷延不果。未幾，鐵生竟歸道山。後得王椒畦、李廉學浩爲補作一卷，蕭疏歷落，不求形似。嗣又屬蔣芝生敬作第二圖，仿佛《輞川圖》之意。每處輒細書其上，凡十有四景。【略】第二圖鐵門有記。雲臺先生詩云：【略】。

《題靈芬館第三圖》《靈芬館詩話》卷七：(靈芬館)第三圖，張老蘧繆爲作於揚州康山，是歲爲甲子。【略】阮芸臺先生云：【略】。

《答王楷堂》《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桂林相國陳文恭公，世居橫山村，築培遠堂。嘉慶丙子，相第不戒于火。五世孫喆臣(守叡)，癸酉解元，嘗夢狀元名繼昌，遂改名。以庚辰領會狀，年甫三十。前明正德二年，有雲南按察司副使包裕《遊還珠岩》，詩刻云：「岩中石合狀元徵，此語分明自昔聞。巢鳳山鍾王世則，飛鸞峰毓趙觀文。應知奎聚開昌運，會見臚傳現慶雲。天子聖神賢哲出，廟廊繼步策華勳。」後四句陳公名字悉見，亦一奇也。相傳伏坡岩下有石如砫，向離岩二尺許，讖云：「岩連石出狀元近。」則竟相連矣。狀元夫人爲李侍郎(宗瀚)女姪，李寄詩云：「矯矯文公五世孫，南交科第奪中原。三頭掌故今雙絕，《千佛名經》有幾尊。獨秀高驚天極柱，一枝青出桂林邨。相期位業齊王宋，培遠貽謀屬相門。」臚傳大宋已更名，世美家聲叶鳳鳴。剛道珠岩浮柱合，又傳石刻滿城驚。七千里外荒眞破，三百年前讖早成。聖代得人方共慶，肯敎溫飽負生平？」「剝復天心未易量，祝融蕩掃亦嘉祥。重新上界神仙府，依舊平泉宰相莊。人羨唐夫年始壯，我懷君子澤彌長。泥金漫說門楣喜，白叟黃童盡若狂。」先是廣西貢院前大樓久圮，形家謂宜改建。甫落成而陳遂捷三元。制軍阮宮保詩云：【略】陳會試卷，在第一房，王楷堂比部(廷紹)所薦。薦之夜，總裁黃左田宗伯(鉞)夢有人持阮元名帖來拜，及定元，竟以廣西卷書牓。知得兩元，大司農盧南石先生謂黃曰：「夢合矣。」楷堂札述其備細于阮宮保，宮保答詩云：【略】眞一則玉堂佳話也。

《西洋米船初到紀事詩》《粟香隨筆》卷六：粵中請阮文達公入名宦祠。公呈有云：「許洋米之船以載貨，民食開不匱之源；取學海之義以名堂，士林獲稽古之益。」此指公創學海堂以振文教，及奏免米船入口之稅，實敎養之大者也。阮文達公有《西洋米船初到紀事詩》云：【略】粵東田少人多，由粵西運米而來，猶不足食。有洋米而可以水旱無憂。阮公之澤長矣。(洋米由越南西貢而來，蓋越南爲法國據；立碼頭通商，以米爲大宗也。)

《題西湖餞香圖》《靈芬館詩話》卷七：戊午春盡日，曼生、夢華、蘭雪同集西泠舟中，遇雨，留宿葛林園，各有詩以紀，而余爲之序。時鐵生期而未至。越日，爲余作《西湖餞香圖》，並爲書各人之作于册，而系以一律。余詩存集中。【略】芸臺先生題一律云：【略】。

《和宜秋女士韻》《靈芬館詩話》卷六：奚九、鐵生見宜秋女士詩，欣然爲余點筆作《萬梅花擁一柴門圖》，神韻不減南田。芸臺先生和詩云：【略】。

《題水村第四圖》《靈芬館詩話》卷七：《水村第四圖》，蓋繼錢穆父、魏水村而作也。錢圖爲松雪所作，水村有二圖爲禹鴻臚所作。故以第四名之，錢竹初大令維喬作也。【略】阮芸臺云：【略】。

《和林道源韻》《揚州畫舫錄》卷九：蘇高三，名殷，號鳳卿，小字雙鳳，住二敞臺下。門內正樓三間，左右皆爲廂樓，中有空地十弓，臨河庋版，中開水門。樓上七間，兩廂樓各二間，別爲子舍，一間作客座，一間作卧室，皆通中樓。樓下三間，兩間待客，一間以綠玻璃屏風隔之，爲高三宴息之所，有聯句云：「愧他巾幗男司馬，餉我盤餐女孟嘗。」林道源與人校射淨香園中，高旁觀久，揎袖前請射，三發而三中焉。林子因作詩記之。一時和者百餘人。阮閣學和詩云：【略】未幾高病，因自畫蘭竹帳額，自題絕句

云：「裊裊湘筠馥馥蘭，畫眉筆是返魂丹。旁人慢擬圖花譜，自寫飄蓬與自看。」年未三十，以病死。

《百字令》（宦三年矣）《蓮子居詞話》卷四《重建曝書亭題詞》：曝書亭在梅里勝處。百餘年來，蕪芋閒田，竹梧舊徑，渺不可問矣。儀徵阮芸臺中丞撫浙時，就其址重建曝書亭。舊有竹垞圖，曹次岳（溶）所作也。中丞屬周采巖（贊），方蘭坻（薰）重摹之，追和《百字令》。原詞二闋，相率而和者三十餘人。

著録

《清史列傳・大臣傳續編一・阮元》　元淹貫羣書，長於考證。嘉慶十二年奏進《恭注御製味餘書室隨筆》二册。所著有《經籍纂詁》、《十三經校勘記》、《山左金石志》、《兩浙金石志》、《石渠隨筆》、《疇人傳》、《小滄浪筆談》、《定香亭筆談》、《廣陵詩事》、《揅經室集》。又編輯《皇清經解》一千四百卷。

《霞外攟屑・儒林傳稿》　阮文達公撰《國史儒林傳》稿，以顧棟高、陳祖范、吳鼎、梁錫璵居首。蓋恭遵乾隆三十九年旨也。見文達所作凡例。何蝯叟（紹基）《別顧先生祠》詩自注云：「阮師撰《國史儒林傳》，以先生居首。」至嘉慶初年，顧丈菼據稿立傳。進書時，即依原次。是傳中諸公改從時代先後爲次，出吳裔學士手，非復文達原本矣。文達於嘉慶十七年壬申八月，出督漕運。臨行，留稿館中。以陳晴巖編修（傳經）代之。何云「嘉慶初」，似誤。且吳裔於嘉慶七年壬戌入館，或誤記「道光初」也。阮福《揅經室文集後叙》云：「按家大人撰《儒林傳》，正傳附傳共百數十人，持漢學宋學之平。羣書採集甚博，全是裁綴集句而成，不自加撰一字。因館中修史，例必有據。儒林無案據，故百餘年來人不能措手。家大人謂羣書即案據也。故史館賴以進呈。聞家大人出京後，館中無所更改。惟有所刪。原稿鈔存家笥。不應入集，人無由見。然二集中，有蔣士銓傳一篇，集句之式，觀之可想也。」庸按：《甘泉鄉人稿（卷五）・儒林傳擬稿跋》云：「聞進呈時出毛奇齡，於文苑去張惠言，不知有異同否。」今《揅經室集》首本傳猶存。舊稿句下夾注采輯書名，則盡去之矣。考皋聞弟琦《宛鄰文集》，有《上汪文端公論皋文出儒林書》，是亦道光初文端總裁史館時上。文達原稿，同治癸亥同年朱味蓮詹事於廠肆購得，不知何人傳鈔本。中有莆田郭蘭石廷尉、江都汪孟慈太守印記。傳中未備處，間有加籤訂補，然不多。凡進呈本刪去者，以墨筆乙其句，亦不知出何人手。賜卿云「無所更改」，警石云「不知有異同否」，蓋未得進呈本校勘也。《清容傳》蓋文達所撰，《文苑傳》之嚆矢。以《儒林傳》尚未蔵工，出持漕節，此事遂已。據《甘泉鄉人稿（卷五）・文苑傳跋》云：「恬齋亦與分撰《儒林傳》。」（按：錢充纂修在嘉慶辛未年。見《衍石齋紀事》法、韓、閻三先生傳。）文苑則尚未彙稿。此傳不注書名，則非初擬之稿。然應列文苑之人，似尚未全。按：朱虹舫閣學（方增）亦分撰文苑，循吏傳。餘人俟考。曾文正公答鄧小耘書云：「頃何子貞爲史館提調，意欲續纂儒林、文苑二傳，以總裁不許，遂爾中輟。」今距文達草創二傳時閱七十餘年，當續入者甚多。編摩之責，不能無望於石室、蘭臺諸彦矣。

《清史稿・阮元傳》　元博學淹通，早被知遇。敕編《石渠寶笈》，校勘《石經》。再入翰林，創編《國史儒林》、《文苑傳》，至爲浙江巡撫，始手成之。集《四庫》未收書一百七十二種，撰提要進御，補中秘之闕。嘉慶四年，偕大學士朱珪典會試，一時樸學高才搜羅殆盡。道光十三年，由雲南入覲，特命典試，時稱異數。與大學士曹振鏞共事意不合，元歉然。以前次得人之盛不可復繼，歷官所至，振興文教。在浙江立詁經精舍，祀許慎、鄭康成，選高才肄業；在粵立學海堂亦如之，並延攬通儒：造士有家法，人才蔚起。撰《十三經校勘記》、《經籍纂詁》、《皇清經解》百八十餘種，專宗漢學，治經者奉爲科律。集清代天文、律算諸家作《疇人傳》，以章絕學。重修《浙江通志》、《廣東通志》，編輯《山左金石志》、《兩浙金石志》、《積古齋鐘鼎款識》、《兩浙輶軒錄》、《淮海英靈集》，刊當代名宿著述數十家爲《文選樓叢書》。自著曰《揅經室集》。他紀事、談藝諸編，並爲世重。身歷乾、嘉文物鼎盛之時，主持風會數十年，海內學者奉爲山斗焉。

郭慶《阮封公湘浦先生七十壽詩序》 大中丞儀徵阮公撫浙之四年，實嘉慶八年也。陽施陰設，刑瘠德腴，甾厲不作，士民咸和，將報政於天子。時中丞公年方強仕，而封公湘浦先生，始開八秩。浙之薦紳先生，下至兒童走卒，莫不忻忻怡愉，踴躍謠頌，若慶其私家之榮。士君子之能於言者，皆願聲爲詩歌，樂道盛美。於是吳江郭麐言於衆曰：惟阮氏遠有代緒，自招勇將軍以奇功報國，以厚德活人，至我中丞，文學蔚起，不二十年，歷歷中外。爲大臣，名德重望，莫之與京。此皆我封公淑身以繼美，劬躬以燾後，儲休啟佑，德陰而張，諸君子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也。竊聞享天下之厚福，必有過人之量與其識。量不足以受之，識不足以高之，既富且貴，君子不榮。方中丞爲諸生，家甚貧，修潔白之養。及乎通籍洊堦，視學持節，開府浙東西，官尊祿重，而封公自奉如中丞爲諸生時。或者以爲持盈懼溢，居高厚者宜然，不知夫封公之心，以爲一儒生受兩朝特達之知，擁旄秉鉞，黜陟羣吏，宜日夜思惟，所以報稱隆寄，勿替先德，俾旂常史册，照耀先後，區區世俗之所歆羨者，蓋不以屑意，無論驕淫矜夸之意，絕於胷中。即近時所稱大人、長者，知禮好讓，以保持身家、祿位，利益其子孫者，亦未足爲封公道也。則夫封公之量之識，其足以享是厚福，而爲君子所榮無疑也。封公時策杖，或乘小駟，出遊湖山間，遇田父、野老，勞問疾苦。亦往往從山僧、衲子清坐瀹茗者竟日，見者皆不知其爲封公。宜此邦之人，願見而樂頌禱之也。古之爲詩者，必有序，蓋有言之不足，文言之而不及詳者。

又《送芸臺少宗伯入都》《兩浙輶軒錄》，千秋文選臺。清貧能養士，早達獨憐才。隻眼看前古，虛心待後來。文星芒角正，遙指近中台。駐節人猶望，朝天集已成。裝多書卷重，親健版輿輕。河復水歸壑，時清雨洗兵。如聞曲臺議，略訪魯諸生。難忘論文地，虛亭入畫圖。秋鐙臨水澹，涼月落橋孤。巖桂糝金粟，池荷擎露珠。此中魚鳥熟，能記白漚無？報國文章重，斯言鄙柳州。人才關一世，坎壈乃千秋。公已青雲致，名方汗簡收。少留餘事在，江海讓窮愁。

陸繼輅《定香亭筆譚題後卽寄阮撫部》 夜來夢喚湖濱渡，舉手先招沙上鷺。波光草色碧連天，迷卻西泠過橋路。凌晨讀公新著書，一簾夢影來徐徐。寒空積雪壓雲背，墮地忽作千芙蕖。芙蕖花開今五度，狼籍紅香委風露。花前昔日幾少年，心情半似花堪憐。張郎遠宦蔣生病，苦說離居減豪興。血淚驚看遊子衣，窮愁竟短文人命。死生離合劇關心，一日清霜滿青鏡。闌干曲曲紀經行，煙月何曾管送迎。獨把一編當話舊，可憐鴻爪太分明。

又《奉和儀徵宮保過合肥留贈詠》 早衰情緒戀卑官，卻憶師恩意未安。驥尾諸賢先百世，（謂張編修惠言、李忠毅長庚。）龍門故道隔千盤。修成信史衣無縫，（公前充史館纂修，作《儒林傳》，采輯他書，自名某某縣人，以至終篇無一語自譔。）校定羣經義不刊。獨愧才名齊李白，（嘉慶初，公著《定香亭筆譚》，稱繼輅詩似太白。）薛華長句少人看。

《隨園詩話補遺》卷一〇 阮芸臺學士提學浙中，嘗製團扇一柄，自寫折枝於上，命多士咏之。錢塘諸生陳文杰賦《團扇詞》一篇，末句云：「歌得合歡詞一曲，想教留贈合歡人。」學士大加稱賞，批其旁云：「不知誰是合歡人？」卽以團扇贈之。

《粟香隨筆》卷六 廣州城西半塘爲荔支灣，卽南漢昌華園故址。阮芸臺先生所云「白荷紅荔半塘西」是也。

梁章鉅

論述

陳壽祺《藤花吟館詩鈔跋》 覃溪學士之序芑鄰按察詩曰：「不名一家，而能

奄有衆家之美。」曰：「沈著按切，一時才雋莫能近。」數言足以盡茝鄰矣。同時諸公所以交口稱茝鄰者甚至，然莫如覃溪之簡而盡，余雖欲贅一詞，卒無以加之也。雖然，覃溪詫茝鄰篤信其說，意欲納爲學詩弟子，則余未敢謂然。【略】茝鄰之詩，自嘉慶癸酉入都以後，從覃溪遊，間效其體云耳，其才力之雄，固自足深造古人之堂室，惡在其爲墨守覃溪也？余懼不知茝鄰者，誤據覃溪一語以爲宗派口實也，故相爲明之，茝鄰其亦自知之矣。

《國朝正雅集》卷五二 翁方綱云：憶昔年並几論詩，如謝蘊山之圓雋，馮魚山之縱橫，皆不若茝林之得路不過沈著按切而已，無他巧也，而一時才雋竟皆莫能近。

又 曾燠云：五七古取材奧衍，用筆生健。其選韻雖險，而控制自如，則非深於韓、蘇者不能。近體尤質實不佻。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 茝林早歲通籍，揚歷中外。其詩才學贍博，用筆生健，喜選險韻，而能控制自如。翁覃溪言：「門下詩弟子百十輩，茝林最後至，而手腕境界迥異時流，不名一家，而奄有諸家之美」云。

吳廷琛《試律叢話序》 同年長樂梁茝林中丞素好爲詩，於諸體無不工，以其餘緒，輯爲《試律叢話》八卷。其所徵引，得之家庭傳習，師長淵源。口講指畫，皆有法度，足以續古人之慧命，標後學之津梁。嘗以稿本見示，余亟稱之，屬其刊板行世，爲是體者，誠能沿流討源，務反乎今時之所尚，駸駸乎不懈而及於古，庶可無篤於時而拘於墟矣。

朱珔《制義叢話序》 長樂梁茝林中丞急思救正，爰有《制義叢話》之輯。考往昔制義未興，雜說家多作詩話或詞話，洪容齋《四六叢談》僅屬駢體而他不及，惟元陳繹曾《文說》因延祐復行科舉示程試之式。倪士毅《作義要訣》指陳諸弊，足資龜鑑。君書實沿厥例，前叙掌故，後綴瑣事，中數門撮舉心賞之文，擷其菁華，開其奧窔，欲求精於理、深於意、偉於辭、殫於經術，學者苟由是探而究焉，可以傳世，可以榮世，洵乎其宜奉枕中之秘矣！獨是君甫冠得鄉薦，未壯而登第，涉場屋非久，與老師宿儒沈浸其間者異；中歲敭歷，更乏餘暇，乃所論直湊單微，切中肯綮，遂覺天吳紫鳳度盡金鍼，用是知君之學殆觸處貫通也。

楊文蓀《制義叢話序》 曩阮相國芸臺師嘗令粵東學海堂諸生輯《四書文話》未成，今大中丞梁茝鄰先生輯《制義叢話》二十四卷，凡程式之一定，流派之互異，明宗旨，紀遇合，別體裁，考典制，參稽史傳，旁及軼事，與夫諸家之名篇雋句，無不備載。蓋博廣擷以成斯編，非專於制義中研求者比也。豈獨有裨舉業，實於源流、正變、盛衰、升降之故，一覽瞭然，足以知人論世，俾承學者知制義非專爲弋科名、躋膴仕之具，其爲功豈淺尟哉！

江國霖《制義叢話序》（咸豐本） 閩中梁茝林先生，以阮文達公《四書文話》屬草未成，乃作《制義叢話》二十四卷，權輿於宋代，美備於前明，極盛於本朝，抉其菁華，綜其同異，如貫珠，如纂組，其用心蓋亦勤矣。【略】此一編，含英咀華，標新領異，爲五百年來才人所日習之而未嘗一道之者邪。

林則徐《制義叢話後序》 長樂梁氏，吾閩望族，累世以科目起家。茝林先生少稟庭訓，即致力於制義。自通籍以迄出持節鉞，政事文章，經史著述，卓然當代偉人。而於制義，亦無一日棄置。嘗於暇時，輯刊《制藝叢話》一書。自北宋逮於今茲，按其時代，各成卷帙。兼以考證舊聞，網羅瑣事，翼傳注之遺闕，極風氣之變遷，讀者得由此以知人論世。雖七百餘年之遠，其盛衰正變一一可辯夫升降，洵爲自有制義以來不可少之書也。

吳鍾陵《制義叢話後序》 嘗考古來著述之富，南渡之季深甯偁首，若升庵、若弇州則勝國之傑也。我朝新城尚書以著作擅名一時，而蕭山毛氏、嘉定錢氏皆著書數十萬言之數子者，足不履樞要，身不膺畺寄，優游論譔，絙以年歲，或鑽揅經史，或緝綴掌故，或發撝詩文，或瑣述聞見，優於彼者或絀於此，志乎古者或遺乎今。專一長以箸美，罕兼綜以集成，未若先生罔羅百氏，上下千古，提槧鉛於簿書之暇，劬筆削於戎馬之間，其著述則合衆人之長，以成一家之學。

又 長樂梁茝林先生，博極羣書，大而能貫。弱冠即倡爲實學，以詩古文辭雄視壇坫，嚄唶宿儒，聞而斂手。通籍後，敭歷中外垂三十年。竦事通敏，齦乎如斷，故所任皆劇要。而神明暇豫，不廢稽古綜述。

許惇書《歸田瑣記序》 爰於暇時撰《歸田瑣記》八卷，郵以見示。大約仿唐人之《閩書》，沿宋稗之舊例，穿穴百氏，剽竊一家，闡揚忠貞，臚述耆舊。小亦足以正洨長之說，補華陀之書，洵可綱維世風，利澤羣匯已。公之經濟，具見一斑，垂諸藝林，嘉惠來學。書爲韓、范之部吏，隨籍、湜之後塵，公諉以校紬，付之剞劂。所願名山日富，春風正長，他時撰杖座間，親接緒論。則是編也，爲《容齋》之初筆，《浣花》之紀年也歟？

又　四十強仕，七十致仕，經有明訓，無所謂歸田也。然古者出則不政，歸即明農。故歸田之賦，肇於平子；歸田之句，著於少陵。降至宋人，以坡公之名通，猶作有田不歸之誓，而歐公竟藉以名其書。自是始以歸田爲士大夫之美談，仕宦中人且以爲難能而可貴焉。吾師莅林梁公少無宦情，通籍後復家居十年始出，蘇藩、蘇撫任內，又兩次以疾引歸，可謂難進易退者矣。然惇書竊讀公所撰著，一則曰歸田誰信本無田，再則曰歸田何事不眞歸，但惜無田抑又非。乃知年來僑居南浦，不但無田可歸，直至有家而不能歸，反復屢形於吟咏中，每令人不忍卒讀。然吾師天懷淡定，安上能敦。惇書於嶺西侍公最久，竊見公仕學兼優，並無偏廢。如《楹聯叢話》、《三管詩話》、《銅鼓聯吟》諸刻，皆成於簿書叢雜之餘。即至梧江防堵，戎馬倥傯，羽檄交馳，中夜數起，而尙能抽暇創成《三國志旁證》一書。其忙中整暇如此，況今日之優游田里，閉戶著書，俗緣不干，眞想自適者乎？此吾師《歸田瑣記》所由作也。今秋，惇書談《禮》山中，忽承吾師以脫稿寄示，自言此書仿歐公《歸田錄》而成。惇書伏讀之餘，竊謂歐書自序成於治平四年，其時實尙未歸田。歐書不過兩卷，吾師書雖亦一百一十餘條，而益以日記、詩數十章，計分八卷，較歐書多至數倍。歐書多錄朝廷遺事，士大夫笑談，吾師書亦同其意，而考訂詳明，包孕繁富，中間如議馬頭、議江口、議大錢、戒停葬、戒厚殮、戒錮婢諸條，尤爲濟時之要務，警俗之苦衷，可坐而言，可起而行，則視歐書之用心，尤有維繫，急宜壽諸棗梨，公之同好，以無負吾師一番載筆之勤。固殫旬餘日校勘之勞，付之手民，刊而序之。工既告蔵，復述作者之本意，書於册後，俾讀是編者，知吾師出處之大節，經世之要務，咸備於此，庶無負吾師寄示之殷懷云爾。

羅以智《浪跡三談序》　長樂梁敬叔觀察以先中丞公《浪跡三談》付手民，命智董斠勘，智親炙公言論，公遇智頗異於衆人，觀察復命智綴一言，附不朽之名。歲壬寅，公既歸田，丙午迄己酉，自浦城移居武林，游吳門及邗江，就養東甌。丁未冬，《浪跡叢談》刊成。戊申冬，《續談》刊成。《三談》甫得六卷。讀是編者，多舉宋洪文敏以方公，智竊謂文敏生南宋偏安之代，涉攬不能周中原，交游不能遍四海，典籍且散佚，掌故亦不能求備。公則遭逢盛世，接引賢才，又當《四庫全書》告成之後，博探中秘，漁獵靡窮，資見聞之多，廣江山之助爲何如也，文敏之不若公者一。文敏僅中選詞科，授職館閣，屢知州府，曾以奉使辱命，被論罷官。公則由翰苑改部曹，直樞垣，擢郡守，歷藩牧，任封圻官，中外數十年，從無一稍干吏議之事，經濟文章之交著，宜乎朝野交重而任學交優矣，文敏之不若公者二。文敏《容齋隨筆》五集，固爲南宋說部之冠，《隨筆》外僅傳《夷堅志》、《萬首唐人絕句》兩書，殊無關學問。公則於四部各有撰述，凡六十餘種，已刊行宇內四十餘種，皆有益於後之學者。文敏之作《容齋一筆》，首尾十八年，《二筆》十三年，《三筆》五年，其《四筆》之成，不費一歲，《五筆》亦閱五年。而公於四年中，但所札記，輒成巨册，文敏不若公者三。唯《容齋隨筆》傳入禁林，孝宗稱其煞有好議論，受知之榮，較爲過之。然他日偃武修文，重開四庫館，采訪所及，得邀乙覽，未可知也。

傳記

《碑傳集補》卷一四林則徐《墓誌銘》　道光二十九年夏六月，長樂梁公卒於浙江溫州官署。既卒之三月，孤子逢辰等奉喪旋福州，將營窀穸。先期具狀，郵書滇南，丐爲銘幽之文。則徐與公同鄉，又爲詞館後進，洎官江左，宦迹輒相先後，知公行事最詳，何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章鉅，字閎中，一字莅林，晚年自號退庵，系出安定梁氏。宋時分居長樂縣南鄉之江田，遂爲長樂人。嗣復遷福州城中。自前明迄今，十六傳皆郡縣學博士弟子。紀文達公所稱爲書香世業者也。曾祖諱邦柱。祖諱劍華。父諱贊圖，乾隆戊子舉人，官寧化縣教諭。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公幼而穎悟，四歲，母王太夫人即課之讀書。九歲能詩。十七入縣庠。乾隆甲寅，年二十，舉於鄉。嘉慶壬戌成進士，改庶吉士。乙丑散館二等，以主事用，在禮部儀制司行走。乞假旋里，主講浦城之南浦書院凡七年。甲戌入都，丙子考取軍機章京，旋入直。道光辛巳補主客司主事，尋擢儀制司員外郎。壬午京察一等，引對記名，授湖北荆州知府。甫半載，即擢江南淮海河務道署。江蘇按察使者再。乙酉十月授山東按察使兼署布政使。逾年調江西按察使，未行，遷江蘇布政使。計公在江蘇，由監司歷藩臬，四權巡撫，前後九年有餘，宦轍所駐莫久於江蘇，功業所施亦莫著於江蘇云。壬辰春，則徐蒙恩補授蘇撫，公時在護撫任

內。因病請開缺，有旨：「俟林則徐到任後再行開缺回籍調理。」六月卸巡撫事。越三載，奉召入都，授甘肅布政使。抵蘭州不三月，調直隸布政使，途次拜巡撫廣西之命。辛丑春，粵東哮咭唎夷人滋擾濱海虎門一帶，逼廣州城，公率兵駐梧州防堵。是夏調江蘇巡撫，既下車，即馳往上海。時總督裕謙出缺，遂兼理兩江總督。九月仍回蘇州辦理糧臺，凡儲備、徵發、策應、供支，夙夜紆籌。積勞日久，眩暈之疾大作。自念受恩深重，盡瘁所不敢辭。第當軍務孔棘之時，又未可因循貽誤。遂專摺備陳病狀，籲懇開缺。得旨俞允。蓋天子知公深，早鑒其非託詞矣。公歷歷中外垂四十年，進退以禮，其梗概有如此者。【略】公生于乾隆乙未七月初六日，卒於道光己酉六月二十日，年七十有五。配鄭氏，封夫人，即蘇年先生之女，先十七年卒。子五人：逢辰，道光辛丑進士，兵部員外郎，改就江蘇候補同知；丁辰，道光己亥舉人，內閣中書；恭辰，道光丁酉舉人，浙江候補知府，署溫州府事；映辰，附貢生，刑部員外郎；敬辰，國學生。女四人。孫十七人。曾孫二人。以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葬于侯官縣西關外羣鹿山之陽，爰應逢辰等之請，謹書其大者以示來裔，銘曰：海嶠蟠鬱，代生偉人。公踵前哲，爲時名臣。勛業聞望，如鳳如麟。特立不倚，上契楓宸。始狃天衢，旋參樞幄。器高以閎，志廉而恪。人方囂囂，公乃嶽嶽。岳牧連帥，重任爰託。公之膏澤，尤在東南。江漢湘灘，仁化遠覃。維此斗野，拊循再三。吳岷遺愛，鄭僑奚慚。難進易退，奉身綽綽。何弗慙遺，騎箕寥廓。瞻彼堂斧，用安體魄。雲祁蕃昌，繩繩繼作。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 章鉅，字茝林。福建長樂人。嘉慶壬戌進士，官至江蘇巡撫。

《清史列傳・大臣傳續編三・梁章鉅》（存目）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考史學家列傳・梁章鉅》 梁章鉅號茝林，福建長樂人。乾隆甲寅，舉本省鄉試。嘉慶壬戌成進士。由庶吉士改禮部主事，充軍機章京，轉員外郎，簡湖北荆州知府，升江南淮海道，兩署按察使，補山東按察使，兼署布政使。先是制，河二大府銳意興作，議挑關、孟兩灘，開王營減壩，又議改上游海口；公深悉情弊，上書力陳其不可，以去就爭，事遂寢，全活甚衆。尋遷江蘇布政使。爲政務持大體，不以科條擾民。擢廣西巡撫。道光辛丑，再調江蘇。值英人犯江浙，蒞任數日，即赴上海防堵，練兵簡械，力持鎮靜，敵詗知避去，後遂逞志於浙省。督臣裕謙死難，命署兩江總督。公以身膺重任，無敢暇逸，晝治官書，夜輒出巡河干，閱視諸軍，因勞疾作，請開缺，卒於家。公歷歷中外，垂四十年。居官之餘，不廢著述。於經：有《論語旁證》二十卷，《孟子旁證》十四卷，《夏小正通釋》四卷。於小學：有《倉頡篇校證》三卷。於史：有《三國志旁證》二十四卷。於掌故：有《國朝臣工言行記》十二卷，《樞垣紀略》十六卷，《春曹題名錄》六卷，《南省公餘錄》八卷。於考據：有《稱謂拾遺》十卷。於文章：有《文選旁證》四十六卷。其餘詩文雜著纂輯者不下數十種。而裴注《三國》、李注《文選》，已極賅洽，尚能詳徵博引，兼訂正其闕失，尤心力所萃云。

紀事

作家逸事

《碑傳集補》卷一四林則徐《墓誌銘》 初守荆州，所屬監利縣與沔陽州民以爭水相仇殺，官持之急，士民匿不出。大府檄公往理其事，乃先以詩勸諭之。士民俱出，又親詣水濱議清界址，兩境輿情胥協，爭端遂平。淮海道轄黃、運兩河，而禦黃壩暨洪澤湖專屬淮揚道。公履任不數月，適黎襄勤公病卒，河帥新更。甲申夏，重運漕艘既北渡禦黃壩，未即堵閉，黃流灌入河底積淤，黃高于清三四尺。霜降後，回空船已抵楊莊，尚不能啟壩。洪澤湖水蓄至二丈餘，無繇宣洩，高家堰危甚。洎十月杪，黃水少落回空，始得進口。亟議開五壩瀉水。西北風驟作，遽有十三堡漫口之事。時公方署江蘇按察使，奉大府飛調，飭司盤運漕糧總局。次年九月，將滯漕二百萬石全數盤運北上。是役也，先請撥銀一百一十萬兩，及竣事，節省銀三十二萬兩。時大府銳意治河，議挑關、孟二灘以取直。又議改上流海口以利運，竝欲開王營減壩以洩漲，皆淮海道所轄之工也。力陳其不可，以當官去就爭之，乃止。比公離江南，始復議舉行。公在任時，曾上書星使，請修復堰、盱二隄，以保衛大隄。及將赴山東，又因二隄辦理較難，上書制府河帥，請復建三隄。

均以經費支絀，不果行，時議惜之。其書俱載文集中。公之由山東再至江蘇也，舊治之區，地方利弊，靡不貫串熟悉，用人理財，措施咸愜。思東南財賦綦重，水利不可不修，首治泖湖，浹月而功成。復請籌款濬吳淞江，丁亥冬興工，戊子春蔵事，商民咸利賴焉。撫部陶文毅公有詩紀之。丹陽之練湖，蓄水以濟運，牐壩久廢，漕運往來多阻，亟爲修復。又籌款奏請大挑武進縣孟瀆、德勝、澡港三河，以歲歉費絀，中輟。及則徐履任，乃踵成之。辛卯秋，江淮大水，被災數州縣流民蔽江而來，就食吳中，每日以萬計，率屬各捐養廉銀，幷令紳士勸諭，分別給船資送設廠留養，共資送六十餘萬人，留養四萬人，復自捐棉衣萬襲，以爲廠中禦寒之具。明年三月，俾各返里居，遠近歌頌載道，無溢詞焉。則徐私冀與公同官一方，得借它山之錯。乃則徐甫至，而公已決然引退，殊令人憮然於中，不能自釋矣。既而公承詔再起，九重嚮用方殷。一歲之中，洊陟巡撫，桂管遠在西南陬，政簡民淳，可以從容坐鎮。在任五年，隨事整頓，咸著成效。及因粵東夷務，親駐梧州密計。粵西與東省壤地相錯者，梧州之外，尚有南寧、潯州、平樂、鬱林三府一州，皆山路紛歧，奸匪易於潛匿。乃相度山川形勢，擇其要隘，添撥官兵駐守，嚴密巡查。復刊發規條，通行各屬，曉諭居民，團練壯丁，自相保聚。水路則臨流設險，陸路則築卡挖濠。無事則力農貿易，各安其生；有事則閉柵登陴，守望相助。並選殷實曉事之紳耆爲之總長，使理一團之事，俾專責成。又派丞倅州縣數員，爲各府總捕，會同地方文武，分路查搜，以補兵力民團之所不及。境內帖然。適奉上諭飭查，遂將現辦情形具奏。蓋公之先事綢繆，有以仰符聖意也。及移江蘇，適聞定海警，席不暇暖，亟赴上海，會同提督陳忠愍公協力防堵。是時吳淞口外，閩、粵商船有二百餘隻，寄定洋面。前督部慮有漢奸溷入，一概不准進港，商民惶恐，幾至罷市。巡道暨上海縣束手無策，各行戶紛紛具訴。公深知南洋各船向有行戶專管，幷會館董事稽覈，原無匪人溷跡。若禁其進港，萬一被夷人劫奪，不唯商船身家受害，且恐引誘脅從，轉致爲彼所用，貽患更非淺鮮。遂親赴海口，詳加訪問，體察情形，實係清白商人。即據呈批准兩日內悉令接續進港，一面附片奏聞。上海、寶山二縣，歡聲雷動，人心大安。船戶等得有生路，亦俱踴躍感奮，同心外禦。因于扼要處所，團練精壯義勇，幷快船、海燕子船、沙船多隻，豫備鑿沈攔阻之用。商民藉此安堵無驚，軍心爲之一振，逆夷數月內不敢窺伺吳淞者。僉以爲非公之遇事鎮靜，布置嚴密，不及此。旋因鎮海繼陷，督部裕靖節公殞於浙東，兼攝兩江總督事。未幾，將軍參贊帥勁旅往浙，於江蘇省分設後路，糧臺公綜覈其事，晝則盡治官書，夜則親巡河干，無稍休暇。他事未遑設施，而公已病作請告。從此不復出山矣。公歸時，夷務未定，福州城中居民紛紛外避，不得已暫寓浦城。丁未春，就醫江浙，因叔子恭辰以知府需次浙江，遂率眷屬賃居杭城。雖處城闉，而距西湖咫尺，湖光山色，可朝夕晤對也。是冬，恭辰署溫州府事，迎養東甌官署。《戲彩亭唱和集》即作于此時。戊申春，游雁宕，補生平屐齒所未到。公氣稟素強，又得怡神娛志，方謂可卜期頤，乃舊疴復發，寖至不治，聞者無弗涕泗滂如也。公性鎮靜，定識定力，卓然不搖。每當衆議紛出之時，徐發一言，輒中窾要。平生特立孤行，空無依傍，膺聖主特達之知，位躋通顯，處之泊然。爲政持大體，不以科條繳繞。樂奬人才，出諸天性，故人皆樂爲之用。耽風雅，篤朋舊。前此家居，開藤花吟館，招里中諸名流觴吟其中。居京時，以詩就正翁覃溪閣學，稱蘇齋詩弟子者三年。官蘇州時，嘗輯同年之在吳中與往來過吳者酬贈題詠之作爲《吳中唱和集》八卷。又作《小滄浪七友圖》畫卷，刻於滄浪亭壁。滄浪亭亦公所重修爲文以記，曾輯《滄浪亭志》四卷者也。東南名士，博學工文如鈕布衣樹玉、郭明經麐、董明經士錫、朱孝廉綬、姜文學皋、楊明經文蓀，或招致幕府，或相約過從。逮後郭、董、朱相繼殂謝，姜亦老病歸雲閒，公歸寓浦城，猶於干戈擾攘中以著作與楊明經寄書商榷，樂此不疲，所性存焉。生平精鑒藏，其辨證金石、討論隸古，與覃溪閣老、阮芸臺太傅、伊墨卿太守、程春海少農特相器重。

江國霖《制義叢話序》（咸豐本） 憶道光己亥秋，國霖奉命典粵西鄉試時，先生以大中丞撫粵。撤闈後，接對旬日。見先生神采奕然，如深林高山，不可遙測。箋牘唱酬詞翰俱美。時新築五詠堂於獨秀峯下，先生邀往宴飲其中，以梨園小部相隨，又同遊風洞、李園諸勝，登陟談讌終日，無倦容。筵間持籌親爲諸賓客觴政，霖每飲必舉六七十觥，先生顧而豪之。因出其所著《文選旁證》、《退菴詩集》相示，見其博洽精深，成一家言。又見所著《退菴隨筆》、《楹聯叢話》，則又如讀《談苑》、《摭言》諸書。日與熙朝耆舊相贈答。竊謂著作如此，足以傳矣！孰知又有此一編，【略】覩斯一編，猶如與先生論文說詩於青羅碧玉間也。

許惇書《歸田瑣記序》　公以十五世之華胄，第四十載之茂勛。方其珥筆木天，通籍金馬，啟曲江之宴，被宮錦之榮，同列者爭躡青雲，競擊丹轂，而公甫綴鵷鷺，即思桑梓。榕城有棲隱之志，梅塢多傳經之彥。枕葄六藝，悠游十春，甘使鄧禹之笑人，不學顓孫之干祿，書以是服公志之澄。既而任郡守，歷藩牧，莅官句吳，駐節章貢，練湖浚而三江稔，金帶解而二黼平，九遷可期，萬石奚讓。而公讓官之表，雅慕叔子爲霖之願，無愧安石《驪駒》三唱，除書在門，鸞鶱一鳴，大呂聽律，難進易退，古人是期，書以是服公才之大。既而天子南顧桂管，思得蕃臣，畀之封圻，頒以節鉞，於是五稔象郡，半載胥臺，勘宣道濟之沙，績著伏波之米，練士於瓠甀，戰衡於觜艎，朝知李晟爲大臣，人呼杜詩以慈母。而公乃扁舟載石，峻峽投香，一篇留誓墓之文，三徑種延齡之菊，書以是服公之勇於任事，而恬於居官。今者林泉怡性，著述等身。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〇二張之萬《請祀江蘇名宦事實》　一、故宦以乾隆五十六年入縣庠，五十九年舉人，嘉慶七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改禮部主事，充軍機章京，升用員外郎，京察一等授湖北荆州府知府，歷任至江蘇巡撫兼署兩江總督。得疾告歸。道光二十五年在其子恭辰浙江溫州府任內就養病卒，年七十五歲。一、故宦道光二年，由荆州府授江南淮海道。履任後，力除積習，實事求是，拒絕一切規費。三年中，河工多故，而淮海所轄工終其任無事，河上至今誦之。四年調署江蘇按察使。五年又調署江蘇按察使。冬令有十三堡漫口事，大府飛調飭委專司盤運漕糧總局，將滯漕三百萬石盤運北上。是役也，先請帑一百一十萬兩，故宦嚴覈之，及竣事節省銀三十二萬兩繳上，大府賢之。踰月，即授山東按察使兼署布政使。先是制河二大府銳意治河，方議挑關、孟兩灘以取直，又議改上游海口以利運，又欲開王營減壩以洩漲，皆淮海所轄。故宦曾經講求，深悉情弊，上書力陳其不可，以去就爭之，事遂不果，而所全者多矣。一、故宦道光六年由山東按察使調補江西按察使。未到任，遂擢江蘇布政使。此次爲三至江蘇，地方利弊，了然胸中。用人理財，舉措咸愜。爲政獨持大體，不以科條繳繞。兩次護理巡撫，思東南財賦綦重，水利不可不修，首治泖湖，月餘功成。旋請籌款挑濬吳淞江，丁亥冬月興工，戊子暮春竣事，商民咸利賴焉。皆能舉其大，而非託諸空言者。次年以挑濬吳淞江議叙加一級。一、故宦道光十年冬已三屆護理巡撫。次年適值江北大水成災，流民蔽江而來，日以萬計，蘇城民情洶動。乃急率屬捐廉，一面給船咨送，一面設廠留養，計三月餘，咨送回家者六十餘萬人，是冬在廠留養者四萬餘人。復自捐棉衣萬件，以爲禦寒之具。直至三月杪，陸續盡送北返，沿途頌德不輟。計更給小兒二千餘口糧，以給難民所新生之子女。故宦江蘇之德政，此爲第一。至於振拔人才，培植士類，衆善悉舉，百廢具修，不能悉數。一、故宦十一年冬，四屆護理巡撫。以水利之修尚有未足，於丹陽之練湖蓄水以濟運。牐壩久廢，漕船往來多阻，亟爲修復。又籌款奏修大挑武進縣孟瀆、德勝、澡港三河，未竣事，而後任至，乃踵成之。故宦歷次護理巡撫，而有利必興。一面奏請，一面籌款舉行，從不存五日京兆，見其實心實政，大槩似此。一、故宦二十一年由廣西調任江蘇巡撫，計至此已五任巡撫。舊治之區，彌形駕輕就熟。舟過江甯，適值水災，未下車，首先倡捐銀千兩，交江甯府樊師仲，以備拯恤。時正英夷滋事，莅任後數日即出署赴上海防堵。先是大府已奏準寶山口商船一槩不許入港，以防夷匪混入。合縣商民洶洶，幾成事變。故宦稔知各船皆有行戶專管，親至海口按船查點，批準進港。一面具奏報可，人心始安，歡聲雷動。否則，或爲夷人劫奪，轉恐脅從，爲彼所用矣。計在上海五閱月，練兵練礮，收撫諸奸。自吳淞至寶山口，刁斗森嚴，軍民安堵，英夷望而卻避者，故宦鎮靜之力爲多焉。後遂涅志於浙江，鎮海失陷，裕督臣訃至，即兼署兩江總督。旋奉督辦糧臺之命。故宦以一人兼督撫事，無敢刻暇。未幾，將軍參贊方駐兵蘇州，列營城中外，故宦晝治官文書，深夜即出巡河干，鎮壓兵勇。三閱月以來，因勞疾作，遂請開缺去任。一、故宦歷歷中外，垂四十年。居官之餘，不廢著述。其書籍行世，嘉惠士林者，不下七十餘種，吳中讀書家嘗奉爲圭臬。於經史則有《經塵》、《夏小正通釋》、《論語、孟子、三國志旁證》，於小學則有《倉頡篇校證》，於選學則有《文選旁證》，其纂言紀事則有《古格言》、《楹聯話》、《巧對錄》、《農候雜占》、《樞垣紀略》、《南省公餘錄》、《退庵隨筆》、《國朝臣工言行記》，其徵文考獻則有《國朝書錄》、《稱謂錄》、《金石書畫題跋》、《閩中詩文集》、《三管英靈集》、《東南嶠外詩話》、《書畫錄》、《詩文鈔》，而《制義叢話》則家絃戶誦，尤足爲後學津梁。其餘四十餘種，皆足以資考證、廣見聞，裨人匪淺。政事、文學一以貫之，洵所謂仕學兼優，當代偉人。

又引陳康祺《郎潛紀聞》《浪跡叢談》記康熙朝士有宮僚雅集杯，蓋其時十人各製酒器十事，互相招邀，杯以白金爲之，分別大小。如沓杯式白質黑章，外界烏絲花草，內鐫諸公姓字、里居，旁鐫「宮僚雅集」四字，以量之大小爲次，首湯斌字潛庵，河南睢州人；次沈荃字繹堂，江南華亭人；次郭棨字快圃，直隸清苑人；次王澤宏字昊廬，湖北黃岡人；次耿介字逸庵，河南登封人；次田喜霖字子湄，山西代州人；次張英字敦復，安徽桐城人；次李錄予字山公，順天大興人；次朱皐字卽山，浙江山陰人；次王士禛字阮亭，山東新城人，皆一時同官坊局講讀者。承平雅讌，耆俊遺風，百世下猶足鼓人清興也。梁氏書中記是杯淵源纂詳，飾潤存之，爲後來吉金錄中增一故事。（又按：錢塘汪遠孫詩集有《宮僚雅集酒器歌》敘云：「孫雨人表丈出以宴客。雨人，頤谷子，是此杯後入仁和孫氏矣。」注詩又云：「前杭後梁兩勍敵，以一合十傾醍醐。」自注：「董浦、諫庵兩先生皆善飲，能盡一套。」）又：梁茝林中丞章鉅獲見宮僚雅集杯，屢思倣製。就養溫州，追溯開藩吳下時有小滄浪七友之集，皆壬戌同歲生，曾繪成長卷，又勒石於滄浪亭，至是復鑄成銀杯。亦以酒戶大小爲序，鐫名杯底。七友者：首安化陶文毅公澍，元和吳廷琛棣華次之，涇縣朱珔蘭坡次之，中丞又次之，寶應朱文定公士彥次之，吳縣顧莼南雅次之，華陽卓文端公秉恬殿焉。中丞復誌以七古。亦見《叢談》。

作品本事

《題徐星谿春波洗硯圖》《臺灣詩乘》卷四：南海徐星谿都督慶超，乾隆甲寅舉於鄉。雅好金石。家藏端溪紫硯一方，長尺有一寸，上廣一尺，下八寸，《硯史》所謂風字樣者，宋製也。有眼十，棋布硯池，皆正圓，名曰民岩。星溪自銘云：「天只人只，十目所視。完璞自珍，薄冰是履。祖澤在田，臣心如水。清斯濯纓，永佩此旨。」末署「春波」二字。道光間，星谿以用兵臺灣有功，因繪《春波洗硯圖》，遍徵名流題詠，成手卷二。余友閩縣施君景琛得其一，復以重價購此硯，因將題詠彙抄寄余。他日有修《臺灣金石志》者，可作一段佳話也。梁章鉅詩云：【略】此外如許乃普、祈鶚藻、蘇廷玉、陳壽祺，題者凡十五人，以詩多不載。

《題顧南雅畫册》《停雲閣詩話》卷五：吳縣顧南雅銀臺（莼），嘉慶壬戌翰林。居諫垣有聲，因言事黜降，自鐫「謫居猶得近蓬萊」小印。中年好作蘭、梅，時露廣平風骨。蕙舫藏有一册，蘭多梅少，確係眞蹟。册中題者甚夥，要以吾鄉梁芷隣先生（章鉅）七古爲最。

《冬日河上雜詩》《霞外攟屑》卷一：梁茝鄰中丞道光癸未《冬日河上雜詩》云：【略】自注：《鮑子歌》曰：「隕竹林兮楗石菑。」師古注：「石菑者，謂臿石立之，然後以土就塡塞。」《賈讓策》曰：「爲石隄激使東。」師古注：「激者，聚石於隄旁衝要之處，所以激去其水。」並見《漢書·溝洫志》。又《水經注》曰：「漢永初七年，令於石門東積石八所，以捍衝波，謂之八激隄。」皆可爲碎石坦坡之緣起。庸按：梁此篇蓋爲黎襄勤公所作。石菑，顏注明云臿石立之，卽今之石隄，與坦坡不同。惟《賈策》注聚石，及酈注積石，似可援爲緣起。不知此法國朝已有之。《四知堂集》卷二六：《巡撫山東蕙圃李公清時墓誌銘》云：「爲運河道，孫家集決。後由夏鎮至南陽，兩隄俱潰，以西爲時墓誌銘》云：「爲運河道，孫家集決。後由夏鎮至南陽，兩隄俱潰，以西爲亟。議用椿埽，費六十萬石，隄費三百萬。公憶少時行瀕海間，見築隄捍海爲田者，用碎石拋積水中，漸積而高，潮退則以木欄之，塡土其上，堅築之，遂成隄。因度山石遠近價值，與土木船載遠近多寡，計需銀止四十萬兩。總河張公（師載）等上聞，得旨如議。公董其役，始事於戊寅二月，至五月竣。稽天鉅浸，忽成坦途。」是襄勤碎石坦坡之議，實本安谿。戊寅距癸未六十六年，李事已無知者，或知之而匿不以聞。廷臣及侍襄勤者，幷勤慤亦忘之，至援漢事相比，無惑附和浮言沮止者之紛紛也。

著録

吳鍾陵《制義叢話後序》 所著於經史則有《夏小正經傳通釋》、《論孟》、《三國志旁證》；於小學則有《倉頡篇校證》；於選學則有《文選旁證》；其纂言紀事也，則有《國朝臣工言行記》、《南省公餘録》、《樞垣紀略》；其徵文考獻也，則有《閩詩文鈔》、《三管詩鈔》、《東南嶠外詩文鈔》、《書畫録》。至於詩話、楹聯、稱謂、占驗，參稽雅俗；題跋、隨筆、瑣記叢談、雜綴見聞，旁羅采獲，靡有所遺。尤以制義爲功令所重，學者所當究心，薈萃舊聞，刱

爲《叢話》若干卷，於虐蒐輯之勤可謂至矣。【略】先生箸述刊布已不下五十種。庚戌春，敬叔太守校刊是編工竣，乞序於予，【略】故爲推闡其致力之勤，與夫譔述之富，以諗來者。至是書於制義之源流正變、風會升降，皆備言之無遺，洵乎有裨舉業，宜家置一編奉爲圭臬矣。

江國霖《制義叢話序》（咸豐本）　華樵雲刺史以其舊版燬於揚，重爲梓行。於廣州出鈔本相示，亟爲慫恿，以速其成。顧回思霖之得見先生越今已二十年，聞先生之下世亦將十年矣。

許惇書《歸田瑣記跋》　又聞吾師近方撰《師友集》若干卷，舉數十年感恩知己之蹟，悉以韵語鋪之，而復略叙其生平梗概，附見其投贈詩文。惇書賤名亦幸廁其後。行將脱稿成書，願吾師仍以清本寄示，俾得先讀爲快。或再與校讎之役，以忝附大雅之林，是尤私衷所忭禱也夫。

《碑傳集補》卷一四林則徐《墓誌銘》　自弱冠至老，手不釋卷，蓋勤勤於鉛槧者五十餘年矣。所撰《論語集註旁證》二十卷、《孟子集註旁證》十四卷、《夏小正經傳通釋》四卷、《倉頡篇校證》三卷、《經塵》八卷、《稱謂錄》十卷、《古格言》十二卷、《三國志旁證》三十卷、《文選考證》四十六卷、《國朝臣工言行記》十二卷、《樞垣紀略》十六卷、《春曹題名錄》六卷、《南省公餘錄》八卷、《退庵隨筆》二十四卷、《讀漁洋詩隨筆》二卷、《隨園詩話隨筆》二卷、《玉臺新詠讀本》十卷、《制義叢話》二十四卷、《試律叢話》十二卷、《楹聯叢話》十卷、《楹聯續話》四卷、《楹聯賸話》二卷、《巧對錄》四卷、《農家占驗》四卷、《東南嶠外詩話》三十卷、《長樂詩話》八卷、《南浦詩話》四卷、《三管詩話》四卷、《雁宕詩話》二卷、《閩中閨秀詩話》二卷、《武彝遊記》二卷、《滄浪亭志》四卷、《梁祠輯略》二卷、《梁氏家譜》四卷、《吉安室書錄》十六卷、《東南嶠外書畫錄》二十卷、《退庵題跋》二十卷、《退庵續跋》二卷、《歸田瑣記》十卷、《浪跡叢談》十一卷、《浪跡續談》八卷、《浪跡三談》六卷、《退庵文存》二十四卷、《藤花吟館詩鈔》十二卷、《退庵詩存》二十四卷、《退庵詩續存》八卷、《師友集》八卷、《寒檠雜咏》一卷、《藤花吟館試帖》二卷、《東南嶠外詩文鈔》三十卷、《閩詩鈔》五十卷、《閩川文選》五十卷、《三管靈英集》五十八卷、《江田梁氏詩存》九卷、《宣南贈言》二卷、《江漢贈言》二卷、《滄浪題咏》二卷、《東南棠蔭圖詠》三卷、《封江別話》四卷、《北行酬唱集》四卷、《銅鼓聯吟集》二卷、《吳中唱和集》八卷、《三山唱和集》十卷、《戲綵亭唱和集》一卷、《閩文復古編》六卷、《閩文典制鈔》四卷、《師友文鈔》二十四卷、《八家師友文鈔》十二卷。仕宦中著撰之富，無出其右。校刊師友詩文則有鄭蘇年先生《西霞文鈔》、程府丞同文、吳侍讀慈鶴遺集，亦不下數十卷。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〇二張之萬《請祀江蘇名宦事實》按　公所著，七旬後有《自訂存目》、《論語集注旁證》二十卷、《孟子集注旁證》十四卷、《夏小正經傳通釋》四卷、《倉頡篇校證》三卷、《稱謂拾遺》十卷、《古格言》十二卷、《國朝臣工言行記》十二卷、《三國志旁證》二十四卷、《南省公餘錄》八卷、《樞垣紀略》十六卷、《春曹題名錄》六卷、《東南嶠外書畫錄》二十卷、《文選旁證》四十六卷、《玉臺新詠讀本》十卷、《制藝叢話》二十四卷、《試律叢話》十卷、《楹聯叢話》十二卷、《楹聯續話》四卷、《長樂詩話》八卷、《南浦詩話》四卷、《東南嶠外詩文鈔》三十卷、《閩詩鈔》五十卷、《三管詩話》四卷、《三山唱和詩》十卷、《東南嶠外詩話》二十卷、《江田梁氏詩存》九卷、《退庵詩存》二十四卷、《退庵詩續存》八卷、《退庵隨筆》二十四卷、《閩文復古編》六卷、《閩文典制鈔》四卷、《滄浪亭志》四卷、《滄浪題詠》二卷、《梁祠輯略》二卷、《江漢贈言》二卷、《東南棠蔭圖詠》三卷、《吳中唱和集》八卷、《封江別話》四卷、《北行酬唱集》四卷、《歸田瑣記》八卷、《浪跡叢談》十一卷、《浪跡續談》八卷。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歸田瑣記》八卷，《浪迹叢談》十一卷《續談》八卷，梁章鉅撰。

《清儒學案小傳・鑑塘交游・梁先生章鉅》　梁章鉅，字閎中，號茝林，晚號退庵，長樂人。嘉慶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禮部主事，入直軍機處。官至江蘇巡撫。以病乞歸。道光二十九年卒，年七十五。先生自言髫齡時即有志著作，既通籍，官京師，日與通儒碩士上下其議論。及外宦後，案牘餘閒，別無聲色之好，亦惟甄微闡幽，抱殘守缺是務。故服官中外垂四十年，未嘗一日廢書不觀。凡所撰著，皆足以資考證，備勸懲，於承學之士良多裨益。著有《論語集注旁證》二十卷、《孟子集注旁證》十四卷、《夏小正經傳通釋》四卷、《倉頡篇校證》三卷、《三國志旁證》二十四卷、《國朝臣工言行記》十二卷、《春曹題名錄》六卷、《樞垣紀略》十六卷、《南省公餘錄》八卷、《滄浪亭志》四卷、《梁祠輯略》二卷、《退庵隨筆》二十二卷、《稱謂拾遺》十卷、《東南嶠外書畫錄》二十卷、《歸田瑣記》八卷、《文選旁證》四十六卷、《玉臺新詠

讀本》十卷、《制藝叢話》二十四卷、《試律叢話》十卷、《楹聯叢話》十二卷《續話》四卷、《巧對錄》四卷、《長樂詩話》八卷、《南浦詩話》四卷、《三管詩話》四卷、《東南嶠外詩話》二十卷、《退庵詩存》二十四卷《詩續存》八卷、《滄浪題詠》二卷、《退庵文存》若干卷。所編輯者爲《古格言》十二卷、《閩文復古編》六卷、《閩文典制鈔》四卷、《東南嶠外詩文鈔》三十卷、《閩詩鈔》五十卷、《三管詩鈔》五十八卷、《三山唱和詩》十卷、《江田梁氏詩存》九卷、《江漢贈言》二卷、《東南棠蔭圖詠》三卷、《吳中唱和集》八卷、《葑江別話》四卷、《北行酬唱集》四卷。

藝文

龔自珍《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三》 一、道光十五年夏四月，皇帝使軍機大臣，字寄閩浙總督，問前江蘇布政使梁公起居狀，公伏地。閩浙總督以公病痊聞。秋九月，公至自福州。至之日，甘肅布政使缺，以畀公。陛辭曰，諭曰：「朕召汝出，非徒畀汝布政使也。姑去。」公受甘肅事不兩月，十六年春，直隸布政使闕，改公直隸布政使。公在道，廣西巡撫闕，又以公爲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廣西巡撫。五月辛酉，公至自甘肅，宿于西淀；壬辰召見，癸巳再召見，凡七召見；戊戌陛辭。是日公入城，凡與公同貫官京朝者，與公科名同歲者，與公昔同曹，同直軍機處，及其後進者，鏘洋濈萃，爭請公過其私邸。而戶部侍郎歙程恩澤、內閣中書大興徐松、光州吳葆晉、宗人府主事仁和龔鞏祚謀合宴公。先期戒公曰：「古者先祖後餞，今反之，願及公之未祖，飲公酒。」且曰：「以晝之長贏也，與曹署之多閒也，願脫略主客畢一晝。」公曰：「善。」遂宴公于葆晉家。畢宴登車，謂恩澤等：「吾此來無如此日樂。」是公入城之五日。又五日，公戒嚴具西南指。二、公有懿德，以邃于裏，躬履實蹈，不暴其外，廣西士民，必有能好是德者矣。公有矩德，以範其外，正視繩行，無間其裏，必能正其人心矣。公有肅德，其躬頎頎，其行簡簡，其聲無聲，其言明且清，其醉飽衎衎以無失，必能糾其吏慝矣。公有儉德，被服儒者，廣西近廣東，淫巧易至，食妖服妖易至，公必杜其習以豐其聚矣。公有文德，大畜古訓，六籍百氏，浩洵周知，廣西非經籍區，公必開其僊，進之以江左之見聞矣。公有聰德，察物處事。公有敏德，日治數事，或數十事。公有恬德，嗇取豐予。公有良德，與吏民爲坦易。公治一行省，移治他行省，歷十八行省，無不宜者。公此行，釃河江以灌一木，任農，稷以糞一區也。龔鞏祚曰：今天下大勢，巡撫之在其行省，有所不得爲者矣，有所得爲不暇爲者矣。有事實急，衆人緩之，而亦不得不緩爲之者矣；有所得枝分爲之，不得扼本末以爲之者矣。公此行，巡撫所不得爲，卒末如何；苟所得爲，知公必肯爲，而不以不暇爲爲謝，不以不得獨爲慍而謝，不以衆人緩之，徇衆人而謝，是又公有孚德上信于天子，下信于朋友也。三、版圖起遼海，瀕海而西，置行省者十有八，盡版圖以紀行役，相距至萬有三千里而極。梁公起自卧病，期月之間，自東南之福州，至于西北之蘭州；今又將如西南之桂林，而中間再至京師，通計行役二萬一千五百里。西周之世，其奉使之公卿自言曰：「駸駸征夫，每懷靡及。」如不勝瘁思。然《皇華》之詩，所役遠近，說詩者無傳，不得聞。尹吉甫伐鎬方，劉向說曰：周都去鎬千里；而當日之詩人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如聞勞問太息。仲山甫以王命城營邱，四牡八鸞，日行一舍，而《崧高》之七章亦曰：「每懷靡及。」其卒章曰：「式遄其歸。」周去齊雖不近，尹吉甫胡慮其不歸，至厚祝其遄歸，以慰其心耶？以今日度西周，梁公所行役，倍之十之，殆于百之。吾知夫急公者，古人之義也；懷私者，古人之情也；（《國語》「懷私」爲「每懷」，一作「懷和」，鄭司農斥之。）又知夫美其德，紀其旬宣，頌其燕喜福祿，而侈大其受命於王，車旗之庶，錫賚之多者，古之賓客，再拜辟席，擇言之所言也。而太息相勞問者，古之朋友，備言燕私者，能知之，能言之，賓客不盡知也。今鞏祚之言曰：梁公其有懷乎？滑暑永晝，騶騶駸駸，不遑息，日斜馬嘶，休於旅舍，能無懷乎？高牙大戟，僚吏旁午，簿書束束，不皇他，衙鼓夕沈，吏士就閒，公獨居，念去京師且七千里，能無懷乎？閩中富煙雲、竹木、泉石，公之養疾也，如將不出，今感激而出矣，臣躬非臣有，皇念臣居？雖然，不益難爲懷乎？又念昔之日，京曹清暇，摩挲器物，辨別款識，搜掌故，談人材，樂甚。不但昔也，昨日之日，與吾曹游，香清茶甘，無所不言，今已邈然，此在流俗士夫所必不懷，而謂我梁公者能無懷乎？公西南矣，強飲食矣，鞏祚無清風之辭，其害以慰公矣！

雜録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四　書兼歐、董。工詩，著《藤花唫館詩鈔》、《二思堂叢書》、《樞垣記略》。林心甫明府藏有小行楷詩册十葉，筆意勁秀。

《皇清書史》卷一七引《木葉廔法書記》　早年專精小楷，與郭蘭石、林文忠頡頏。中年後兼習篆分，兼精鑑賞。著有《退菴書畫跋》。又有《國朝書譜》，世無傳本。

沈維鐈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七　沈維鐈，字子彝，一字鼎甫，號小湖，嘉興人。嘉慶壬戌進士。官至工部侍郎。有《補讀書齋遺稿》。

又　陳蘭甫曰：鼎甫侍郎家近陸清獻之鄉，承其餘風，純乎朱子之學。又少時受業於段茂堂之門，精通經學，不爲心性空言。發而爲文爲詩，醇實眞切，出於自然。此所以爲有本之言歟？　方夢園曰：詩歌溫厚和平，允合風人之旨。

曾國藩《沈鼎甫侍郎行狀》　公少而刻厲，自力於學問，然不敝敝爲世俗科舉之業，獨慨焉欲有造於聖人之遺經，與古碩儒之詣。嘗受學鴛湖書院院長段茂堂先生，一見深敬異之。嘉慶六年，舉於鄉。七年，成進士，散館授編修，以文學受知仁宗睿皇帝，充皇清文穎館纂修官，奉命偕輯《全唐文》，又入直懋勤殿，與修《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累有白金文綺之賜，充辛未癸酉鄉會試同考官各一，再遷爲司經局洗馬，督湖北學政，在任遷翰林院侍講轉侍讀。宣宗即位，授翰林院侍講學士，與修《仁宗實錄》。二年爲福建考官。試事畢，遂督學福建。先是前學政韓鼎晉奏稱各省士風非一，任事者或不區良楛，一切痛懲艾之，不肖之徒，累及賢者，大失朝廷所以勸士之意，請分別勸迪，以培士氣。至是命總督趙文恪公慎畛與公集議，因益推論所以約官吏，育人材，使善者得息，而不類者亦得所懲。言甚切至，奏入，縱之，在任轉侍讀學士，擢大理寺少卿。八年，督順天學政，累遷太僕寺卿，宗人府府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二年，督學安徽，期滿當受代，諭仍留任，在任授工部左侍郎。公於是五督學政矣。【略】任安徽時，嘗以鳳陽府屬之壽州，鳳臺去郡闊遠，餘數百里，又有長淮之阻，風濤覆溺者比比，乃與總督陶文毅公澍、巡撫鄧公廷楨，建議奏請，更設試院於壽州，使二州縣士，就試其中，下部議行，人尤以爲便。公自分校鄉會試，及典鄉試，號爲得人，如侯官林文忠公、晉江陳給諫慶鏞，並爲當世所重。洎爲學政，所取尤多樸士，時論韙公之愼司文柄，有以賢於人人也。十八年，以疾致仕，公既以篤學懿行伏天下，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輟業。其後罷官居京師，益講明學術，以風後起。於書無所不窺，人治之大，古今之變，典章沿革聲音訓詁之繁，皆掇其要悟。其治《通鑑》一書，旁考參稽，朱墨點勘，反覆數過而不已。嘗爲姚文僖公文田《古音諧書後》，言正音部分，以達他部之流變，深究崑山顧氏、婺源江氏之旨。至於他學，亦多所發明，然必折衷於義理，歸命於有宋諸子，及前明國初諸大儒之書，尤多且久，潛心獨詣，口飡而身被焉。嘗序長沙唐先生鑑所纂《學案》，謂由漢唐以來，學者中於釋老之害，其尤敝者，金谿、姚江之倫，襲儒者之似，以彌縫佛氏，泛濫乎天下，沈溺乎人心，聖清興而平湖陸子、桐鄉張子出，其燄少熄矣。然猶有詖邪之徒，爲調停之說以相眩，學者泯泯，罔所適從，激而俞變，乃復有末學小儒，掇拾漢氏之餘緒，以與程、朱相攻難，此皆學術世道之大憂，而有識者所深閔也。蓋公之自得於中，而不苟同者如此。然公未嘗論著以自襮，而獨實以措之人己上下出處取與之際，確然自致於其內，而夷然裕乎其外，誠恭方質，可慕而則。服官踐職歷四十年，體用充備，本末完好，天下識與不識，竝稱爲賢者。至其引疾早退，皆以其用未竟爲惜，其家居，皆依附之，其歿也，哭之皆哀云。

《詞林輯略》卷五　沈維鐈，字鎔九，號鼎甫，又號雄齋，浙江嘉興人。散館授編修。官至工部左侍郎。著有《補讀書齋遺稿》。

沈曾樾《補讀書齋集外稿跋》　先君子既刊先大父遺集於粵中，越十餘年，從友人錄董君墓誌一通，從《日記》錄遺詩四首，未及補刻，而先君子棄養。癸巳，曾樾讀《禮》家居，復從戚族搜求，續得文二篇、詩六首。因是集

爲先君子手定，未敢率行闌入，敬別爲《集文稿》附於《遺集》之後，而識其原委於此。

俞萬春

論述

古月老人《蕩寇志序》 自來經傳子史，凡立言以垂諸簡編者，無不寓意於其間，稗官野史亦猶是耳。顧其用筆也各有不同，或直達其情，或曲喻其理，或明正其事之是非，或反揭其意之微妙。所貴天下後世之讀其書者，察其用筆之初心，識其用意之本旨，然後一覽無餘，全部之脈絡貫通，精神畢現矣。耐庵之有《水滸傳》也，盛行海隅，上而冠蓋儒林，固無不寓目賞心，領其旨趣；下而販夫皂隸，亦居然口講手畫，矜爲見聞。然而此猶渾言之也。讀其書則同，解其書則異。原夫耐庵之本旨，極欲挽斯世之純盜虛聲，籠絡駕馭之術，特不明言其所以然，僅從詭譎當中盡力描寫，以待斯人之自悟。充是意也，雖上智者少，積而久之，自能令人人反復思量，得其本意，固文筆之曲而有直體者也。獨不解夫羅貫中者，以僞爲眞，縱奸辱國，殃諸梨棗，狗尾續貂，遂令天下後世，將信將疑，誤爲事實，是誠施耐庵之罪人，名教中之敗類也。嗣因聖嘆出，不憚煩言，逐層剔刷，第詐僞之情形雖顯，而奸徒之結束未詳。世有好談事故而務求其究意者，終覺游移鮮據。余山居年暮，每言及此，常抱不平。庚戌冬，故友仲華之嗣君伯龍來，出其先人《蕩寇志》遺稿，余夙知仲華之有是書也，特未嘗索觀耳。今一見之，覺其發微摘伏，符合耐庵，因囑其嗣君曰：「《蕩寇志》因先人之遺名矣，盍直而言之曰《結水滸》？」蓋是書出而吾知有心世道者之所共賞。將付剞劂，敢爲序。

徐佩珂《蕩寇志序》 《水滸》一書，施耐庵先生以卓識大才，描寫一百八人，盡態極妍。其鋪張揚厲，似著其任俠之風；而摘伏發奸，實寫其不若之狀也。然其書無人不讀，而誤解者甚夥，非細心體察，鮮不目爲英雄豪傑。縱有聖嘆之評隲，昧昧者終不能會其本旨。尤可怪者，羅貫中之《後水滸》，全未夢見耐庵、聖嘆之用意，反以梁山之跋扈鴟張，毒痡河朔，稱爲眞忠義，以快其談鋒。殊不思稗官吐屬，雖任其不經，而於世道人心之所在，則必審之又審，而後敢筆之於書。余風塵下吏，奔走有年，間於山陬僻壤，見有一二桀驁者流，倘聞其說，恐或尤而效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此《後水滸》之書，不可不防其漸也。我朝德教隆盛，政治休明，魑魅罔兩之徒，亦當屏迹。況乎聖天子握鏡臨宸，垂裳播化，海宇奏升平之象，蒼黎游熙嘻之天，封疆大吏，整飭多方，惟明克允。水旱則倡施賑濟，豐稔則建置義倉，猶復宣講聖喻，化蠢導頑。草野編氓莫不聞風向善，共乎陶甄於化日光天之下，豈容有此荒謬之書，留傳於世哉！余友仲華兪君，深嫉邪說之足以惑人，忠義，盜賊之不容不辨，故繼耐庵之傳，結成七十卷光明正大之書，名之曰《蕩寇志》。蓋以尊王滅寇爲主，而使天下後世，曉然於盜賊之終無不敗，忠義之不容假借混朦，庶幾尊君親上之心，油然而生矣。【略】讀仲華之書，可想見其爲人矣，而於世道人心，亦當有裨益云。

陳奐《蕩寇志序》 前書以《水滸》名其傳。滸者，厓也。夫以天地之寬，人民之衆，區區百有八人，橫肆於水旁厓側，篇末仍以「天下太平」爲歸宿。其中類叙邪心之熾，畔道之萌，遭官司之催捕，受吏胥之陷溺，淵之魚耶？叢之爵耶？貪生而畏死者，誰不逃獺鼯之驅，使有不走入水旁厓側，不得其所。前之作者，其默操清議之微權已。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國曰市井，在野則曰草莽。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縱不能禁止獺鼯之無有，而卻不許爲甘驅之魚爵。藉叔夜之聲靈，而爲夢中喚醒，此《蕩寇志》之所由作也。湯西箴有言曰：「社稷山河，全是聖天子一片愛民如子的念頭撐住。天下受多少快樂，做百姓的如何報得？只有遵命聖諭，孝順父母，敬事師長，早完國課，做好人，行好事，共成個熙嘻嘻之世界。」此即後《志》之衷，更進前《傳》之筆，所以結「天下太平」四字，一部大吉祥書。徐君午橋，宰官江南，解囊鋟板，不獨爲好友宣名，而要於世道人心，亦有維持補助之德云。

錢湘《續刻蕩寇志序》 噫，著書立說之未易言也！古人愼之又愼，而猶未敢筆之於書，誠以卷帙一出，即爲世道人心所關係，非可苟焉已也。然而

世之懷才不遇者，往往托之稗官野史，以吐其抑塞磊落之氣，兼以寓其委曲不盡之意。於是人自爲說，家自爲書，而書之流弊起焉。蓋不離乎奸盜詐僞數大端，而奸也、詐也、僞也，害及其身。盜則天下之治亂繫之，尤爲四端之宜杜絕而不容緩者，此《蕩寇志》之所由作也。且夫爲盜者誠有罪矣，而迫之使盜，不尤重乎？高俅、蔡京輩卒未能幸逃法網，其果報固已彰彰矣。推之一官一邑，司牧者判一詞、決一獄，未能衷諸天理，準諸人情，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怨氣充塞，由微至著，釀成厲階。變速者禍小，變遲者禍大。不必其忍並生靈，枉濫橫起也。而血氣心知之倫，夫固已騷然動矣。咸豐三年，五嶺以南，萑苻四起，以絳帕蒙首，號曰紅兵，蜂屯蟻聚，跨邑連郡。於斯時也，欃槍曉碧，烽火晝紅，惟佗城巍然獨存，危於累卵。當道諸公急以袖珍板刻播是書於鄉里間，以資勸懲。厥後漸臻治安，謂非是書之力也，其誰信之哉！

半月老人《續刻蕩寇志序》　施耐庵之有《水滸傳》者，其中一百八人，雖極形其英雄豪傑之誼氣，而實著其鴟張跋扈之非爲。不然，當四海一家之時，而雄據一隅以自行其志，名之曰「聚義」，誰非王土，誰非王臣，天下豈有兩義乎？迨至有羅貫中之《後水滸》出，直以梁山之一百八人爲眞英雄、眞忠義，而天下之禍即由是而始。予少時每遇稗官小說諸書，亦嘗喜涉獵，而獨不喜觀前後《水滸》傳奇一書。蓋以此書流傳，凡斯世之敢行悖逆者，無不藉梁山之鴟張跋扈爲詞，反自以爲任俠而無所忌憚。其害人心術，以流毒於鄰國天下者殊非淺鮮。近世以來，盜賊蜂起，朝廷征討不息，草野奔走流離，其由來已非一日。非由於拜黨結盟之徒，托諸《水滸》一百單八人以釀成之耳。兪君吉甫次兄仲華先生，【略】初從尊人先大夫宦游粵東，既而歸浙，著《蕩寇志》一書，由七十一回起，直接《水滸》，名之曰《結水滸傳》，以著《水滸》中之一百單八英雄，到結束處，無一能逃斧鉞，俾世人之敢於跳梁，藉《水滸》爲詞者，知忠義之不可僞托，而盜賊之終不可爲，其有功於世道人心爲不小也。邇爾賴聖天子威靈，兩宮皇太后厚福，凡跳梁小丑，無不俯伏授首，宇內漸次蕩平。耐庵、貫中之前後《水滸傳》，貽害匪淺；仲華先生之《蕩寇志》，救害匪淺，俱已見之於實事矣。昔子輿氏當戰國時，息邪說，詖淫詞，韓文公以爲功不在禹下。而吾謂《蕩寇志》一書，其功亦差堪仿佛耳。

兪灥《續刻蕩寇志序》　客有以《蕩寇志》問於予者，曰：「仲華一韋布之儒，手無尺寸之權。海內升平日久，人心思亂，患氣方深。仲華獨隱然憂之，杜邪說於既作，挽狂瀾於已倒。其憂世之心，可謂深也已矣。其立說之旨，可謂正也已矣。然而附仙女之眞靈，托長安之一夢，抑又何其誕也！是必有說以處此矣。敢以質諸吾子。」予乃瞿然曰：「微子言，予亦幾忘之矣。嗚呼，予兄弟七人，仲華乃次兄也。幼失恃，錢太淑人撫養成立。家藏書萬卷，兄數年卒其業，於古今治亂之本，與夫歷代興廢之由，罔不窮其原委，下至稗官小說，風俗所繫，人心攸關，尤致意焉。弱冠，侍先大夫游於粵。嘉慶中葉，黎民滋事，先大夫奉檄馳辦，兵不及發，挺身前往。至珠崖城下，時已昏黑。黎衆執火持械，如燭龍萬丈，由山谷間蜿蜒而下。城內外居民，哭聲不絕。先大夫下令曰：『毋恐！盡出爾炮械燭炬，張施於女牆上下。』霎時星斗燦陳，雷霆驟至，震耳駭目，而火光之蜿蜒於山谷間者，屹然而止。乃斂得實情，激於營弁之苛索，遣人諭之曰：『大兵至矣，深知爾輩苦情，不忍遽加以戮，其聽我諭。』單騎入賊，賊不敢動。執二人歸，訊之，皆漢人，以《水滸》傳奇煽惑於衆，適有苛索之事，遂成斯變。於是殲厥渠魁，而以歲歉，饑民鼓噪具報，乃寢其事。道光初葉，先大夫權篆桂陽，有赦囚羅喜密報曰：『土棍梁得寬，結會萬餘人，推生員羅幗瑞爲宋大哥，將起事焉。』時先妣錢太淑人隨從任所，佐先大夫內助，悉從寬厚，仁慈惻隱，四境交推，而於獄囚尤爲體恤。羅喜援赦出囚，不忍去，涕淚交流，次日負薪以獻，密告此事。蓋桂陽與楚南毗連，雜出於猺匪之間，梁得寬嘯聚兩省愚民，約期起事。先大夫於其未集之先，調所部兵馬及三江協標下弁兵，會獵於鹿鳴關外之猿臂寨。從間道出，獲首要百餘人，起出叛逆歌詞，及入會姓名籍貫僞册等件，約有萬人，多係無知良民，被其逼脅入會。先大夫熾火於庭，焚其僞册，衆皆愕然。梁得寬大聲疾呼曰：『獄上，必盡發乃止。』立斃杖下，毀其器械，夷其巢穴，鋤其強梗，而民心始定。時學政白小山太老師按臨州郡，述於大吏。至道光十二年，楚有趙金龍之變，乃以先大夫得是處民心，檄守兩省邊徼。龍光所云兄『負羽從戎』，即此時也。先大夫秘言其事，不欲自詡其功。兄之自序，蓋從先志焉。兄生於都中，幼時多疾，有女冠陳麗卿者愈之，故云。」

王韜《水滸傳序》　莫釐頑石道人曰：「【略】世之讀《水滸傳》者，方且以

宋江爲義士，雖耐庵、聖嘆大聲疾呼，指爲奸惡，弗顧也。而揚波煽焰者，又復自命爲英雄，卽正言以告之，弗信也。耐庵於《水滸傳》終，結以一夢，明示以盜道無常，終爲張叔夜所翦除。於是山陰忽來道人遂有《結水滸》之作，俾知一百八人者，喪身授首，明正典型，無一漏網。今我以《水滸傳》爲前傳，《結水滸》爲後傳，並刊以行世，俾世之閱之者懍然以懼，廢然以返；俾知強梁者不得其死，奸回者終必有報，卽使飛揚跋扈，弄兵潢池，逆焰雖張，旋歸澌滅，又何況區區一方之盜賊哉！兩書並行，自能使詐悍之徒默化於無形，乖戾之氣潛消於不覺，而後耐庵、聖嘆之苦心，亦可大白於天下。」余曰：「善。」卽以頑石道人言弁諸簡端，庶使閱是書者，知所警惕云尒。

《海天琴思錄》卷四　河內袁午橋欽使甲三《過梁山泊》詩云：「此地昔爲奸盜區，叔夜掃平惟一鼓。」考(宋)(明)施耐庵作《水滸傳》，雖是描寫宋江姦惡，口裏忠義，心裏強盜，愈形其大奸大惡，故世人目爲奸淫邪盜之書。申和孟先生謂作是書者三世啞，蓋以世之閱是書者，未得其深曲之意，徒啓其奸盜之心，故爲賢者所不取。至羅貫中又譔《後水滸》，《後傳》竟謂宋江是眞忠義，則其識解又耐庵之不若矣。近山陰俞仲華，名萬春，號忽來道人，爲邑諸生，著《蕩寇志》力駁羅貫中，書名《結水滸》，從七十一回起至一百四十回止，又結子一回，大旨謂宋江並無受招安、平方臘事，只有被張叔夜擒拿正法一句。力破貫中僞言，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絲毫不容假借。此書雖係小說，頗有關於人心世道。華樵雲太守廷杰爲之刊行，眞有係於人心世道哉。

解弢《小說話》　中國作小說者，愛說三教歸一，謂儒、釋、道同一理也，如《蕩寇志》、《木蘭奇女子傳》是也。且有以此等傖語誣蔑《紅樓》者。

又　茲就一隅之瞽論，假定其等第，以請教於高明。甲等三種：第一《紅樓夢》，第二《水滸傳》，第三《儒林外史》。乙等八種：《西遊記》，《封神演義》，《金瓶梅》，《品花寶鑑》，《隋唐演義》，《七俠五義》，《兒女英雄傳》，《鏡花緣》。丙等二種：《花月痕》，《蕩寇志》。

平子《小說叢話》　自南唐以來【略】凡小說寫佳人者，無一不以雙纏爲貴，【略】儘力附會其纏足。【略】次《紅樓夢》而作者，尙有俞仲華《蕩寇志》、某閩人《花月痕》二書，脂光粉豔，劍舞釵飛，號稱一時之雋。《蕩寇志》書中上上人物爲陳麗卿，《花月痕》書中上上人物爲薛瑤華。而麗卿對伊姻黨女眷語，自承己足與男子無異，百數十回內並未誤用到「三寸金蓮」之套談以犯及麗卿者，而麗卿之婉孌驕態，俏俊神情，曾不少損。薛瑤華馳馬試劍，好爲男子裝，著者特加「六寸膚圓」之譽以表揚之，數十回內着一瑤華，只覺巾幗神飛而鬚眉反形文弱。觀於麗卿、瑤華出色當行，爲《蕩寇志》、《花月痕》增重，益歎曹雪芹囁嚅其辭，終屬劉郎不敢題糕，長留後人話柄也。

紀事

俞蛟《續刻蕩寇志序》　是書之作，始於道光六年，與兄夜坐，約三更後，星光如篩，盡下西北隅；少頃，一大星復起，衆星隨之。兄曰：「太白侵斗，亂將作矣。」孰知羅貫中之害至於此極耶！曉，白諸庭，先大夫命兄作是書，命五弟臨作《紬史正氣錄》以輔之，更五弟之名曰輔清。予於乙未科旋里秋試，晤兄於武林，其書甫就。迨庚子科復往，則書又盡刪，蓋三易其稿云。道光己酉仲春，得兄訃音，附遺函一帙，知兄於是年元旦誦《金剛經》百遍而逝。其書曰：「亂始於廣東，亂終於廣東。」(厥後果殲於廣東之潮嘉境內，其賊乃平。)予馳書於其子龍光，詢是書，而午橋徐君已梓於姑蘇矣。仍板於越，蓋義舉也。其時龍光尙存，曾受知於羅蘿村先生，以經學冠吾越郡。未數年，僅存二嫂一人，售此書爲生。日久板漸漶滅，仍寄徐君補刻。詎姑蘇城陷，而板亦毀棄無存。吾鄉相繼蹂躪，二嫂被害，兄之一脈，於是乎絕。嗚呼！荒櫬累累，遠在數千里，祭掃無人。中表錢湘貸金續刻是書，以營窀穸之資。板成，存於錢氏旅邸。予以第四子司其烝嘗，俾有所歸云。

俞龍光《蕩寇志識語》　道光辛卯、壬辰間，粵東瑤民之變，先君隨先大父任，負羽從戎。緣先君子素嫻弓馬，有命中技，遂以功獲議叙。己而歸越，以岐黃術遨游於西湖間。歲壬寅，嘆夷犯順，又獻策軍門，備陳戰守器械，見賞於劉玉坡撫軍。晚歸玄門，兼修淨業。己酉春王正月，無疾而逝。著有《騎射論》、《火器考》、《戚南塘紀效新書釋》、《醫學辨症》、《淨土事相》，皆屬稿而未鐫。而尤有卷帙繁重者，則《蕩寇志》是。

錢湘《續刻蕩寇志序》　庚午秋，予將有珠江之行，道出玉屏山下，仲華之故居在焉，謹以紙錢一陌，麥飯一盂，奠於忽來道人之墓下。殘碑倒卧，荆棘縱橫，夕照寒烟，蟲聲如雨，徘徊久之而不能去。長老曰：「歲時烝

嘗，賴吉甫耳，邇來典質以供，不致餒而。第日後則未可料也。爲我告吉甫云：清介是持，徒自苦耳。」及至粵以告，卒不能易其操，命也，殆將窮餓以終其身乎？而仲華之窕窈奚賴耶？

半月老人《續刻蕩寇志序》　仲華先生少年穎悟，博極群書，凡天人性命之書，以及稗官野史之說，無不流覽，浹洽貫通，卓然爲一代碩儒，不獨浙之名士而已。【略】仲華性倜儻，澹泊不以功名得失爲念，以酒一壺，鐵笛一枝，分繫牛角，游行於西湖之上，自號爲黃牛道人。其於人世軒冕，不啻視若泥塗。以岐黃行世，復著有《醫學辨證》，屬稿未鐫。設使有志功名，出其文經武緯之才，以拯斯民之水火饑溺，其勛業吾知其必有觀也。雖然，仲華功雖不在當時，而《蕩寇志》一書，其功匪淺，抑亦可以不朽矣。

著録

俞龍光《蕩寇志識語》　《蕩寇志》所以結《水滸傳》者也。感兆於嘉慶之丙寅，草創於道光之丙戌，迄丁未，寒暑凡二十易，始竟其緒，未遑修飾而歿。龍光賦性鈍拙，曷克纂修。惟憶先君子素與金門范先生、循伯邵先生最友善。是書之作也，曾經兩先生評騭。當其朝夕過從，一庭議論，所有傳中餘緒以及應行修潤之處，龍光亦竊聞之。遂不揣謬陋，手校三易月，惟以不背先君本意而止。書成，郵寄金陵，請質於午橋徐君。徐君爲父執中最肫摯，慫恿付梓，並慨然出資以成之。嗟乎！耐庵之筆深而曲，不善讀者輒誤解，而復壞於羅貫中之續貂，誠恐盜言孔甘，亂是用彰矣。蓋先君子遺意，雖以小說稗官爲游戲，而於世道人心亦大有關係，故有是作。然非范、邵兩先生不克竟其成；非午橋徐君不能壽諸梨棗也。是書之原委有如此云爾。

徐佩珂《蕩寇志序》　辛亥之夏，其嗣君伯龍囑余鐫板，余喜其堂堂正正，筆法謹嚴，與余意吻合，遂付梓人，以公海內。期年而始成。

東籬山人《重刻蕩寇志叙》　忠義者，人生固有之天眞，絲毫不能假借。古聖賢立說垂經，闡明乎綱常之理，嚴立乎子臣之防，無非欲使天下後世讀其書、審其義，因以觸發其眞良也。第聖經賢傳義至精微，非學士大夫，未易深體。而撮舉往事，揚厲鋪張，散見於稗官野史者，雖販夫氓隸，靡不樂取而閑觀。苟其持論新奇，意旨仍歸正大，則傳誦者必多，其感人尤易入。善哉，俞仲華先生之《蕩寇志》乎！因耐庵《水滸傳》體其微義，暢發偉詞，十分五光，層見疊出，總以忠奸兩路，劃開到底，其間脈絡貫通，前後文回環照應，而成敗倚伏，鬼神亦若有默運之機。此不獨足悅人目，並足感人心也。余見其原刊大板，逐卷詳恭，覺雖小說，實有關世道人心。志曰《蕩寇》，誠非虛語。顧特恐傳之難遍也，爰校其舛訛，重付剞劂，宛成袖珍，俾行者易納巾箱，居亦便於檢閱，流傳遍覽，咸知忠義非可僞托，盜賊斷無善終，即誤入歧途者，亦凜然思，翻然悔，轉邪就正，熙熙然共享太平之樂也，豈不休哉！

錢湘《重刻蕩寇志序》　於是以《蕩寇志》盛行於大江南北，巨本之有批注者，爲髮逆所嫉，毀於姑蘇。當時有識者曰：「賊其遂亡乎，自知其非義而去之也！」已而果然。乃從沈觀察乞書於楚南太守周鐵園，又從姚君慶堂於唐君午峰處得副本以較訂之。諸公好義，樂於從事，而是書遂成。吾乃解囊以助。工竣，吉甫致板於予曰：「姑償汝貸，而後歸之。」固却不允。吾不知其一介不取之心，至老而彌堅也。

俞焕《重刻蕩寇志識語》　是書之作，始於道光中葉。爾時無所謂寇焉，名之曰《蕩寇志》者，蓋思之深，慮之遠爾。迨至咸豐元年，始付剞劂氏。時值寇焰方張，古月老人乃更其名曰《結水滸》，行之於世，歷有年所。但邇來區宇蕩平，既除既治，所謂寇者，則又自有而之無矣。故仍其名而曰《蕩寇志》者，匪特昭其實，亦徵伯氏之先知灼見已在數十年之前也。自兹以始，國家垂光錫祚，葉奕蕃昌。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億載萬年，爲父爲母，既無所爲寇，並無所爲蕩矣。猗歟休哉，侯其禕而。

張穆

論述

祁嵩藻《月齋詩文集序》 道光閒，有以文學名都下者，曰平定張石州先生。其爲人豪放明銳，極深研幾。於經通孔氏微言大義，精訓詁篆籀，於史通天文算術及地理之學，議論穿穴今昔，鎔冶四庫百氏，颺舉泉涌，座客率撟舌不得語。海內名儒，咸想望風采，躡屣納刺，載酒問奇者幾無虛日。顧石州不自撓屈，有以所著書或詩古文辭進者，無問其人位望，有不可於意即指疵類，口齦齦辨，折角陷堅，不遺餘力。以是慕名而來者或稍稍引去。然其於學深博無涯岸，遇奇士雖素出己下，輒折節推之。旌德呂文節侍郎，嘗言爲文不經石州訶斥訂正，未可示人。晉江陳頌南給事直聲震天下，獨俯首石州，曰：「令斯人著獬豸冠，樹立過吾輩遠甚。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石州之沒，知與不知，皆爲嘆惜，豈無自而然哉！余於石州，同鄉姻戚也，交最深，且忝一日之長，故知石州事最詳。石州少孤，依母黨莫寶齋先生居，即喜觀儒先學案諸書，言之甚悉。及長，程春海司農許其得漢學淵源。既而司農見其所爲文，驚曰：「東京崔、蔡之匹也。」蓋其學不專主一家，而皆能得其精詣。涉歷世故，益講求經世之學，於兵制、農政、水利、海運、錢法，尤所究心。然性剛負氣，鋒穎逼人。世方貴圓孰輭美，欲矯之以厲俗，或微諷之，不恤也。既以優行貢成均，待銓知縣，歲己亥應順天鄉試，攜瓶酒入監，搜者呵曰：「去酒！」石州輒飲盡而揮棄其餘瀝。監者怒，命悉索之，破筆硯，毀衣被，無所得。石州捫腹曰：「是中便便經笥，若輩豈能搜耶？」監者益忿，乃摭筆囊中片紙，有字一行，謾曰：「此懷挾也。」送刑部讞，白其枉，然竟坐擯斥，不復得應試。於是僑居宣武城南，閉戶著書，益肆力於古。阮文達公見其撰述，歎爲天下奇作。夫以石州之才，百未一試，用微眚斥，終身不振，年不及下壽，子又夭，其遇極古今之窮，誠可哀已。說者多以石州比柳子厚，其因擯斥而研精文學則同，然石州使氣忤時貴乃君子之過，轉不獲如子厚之出守遠郡，得稍試於治民，其所遇不更酷哉！子厚身後得裴觀察爲營歸葬之資，文集則編於劉賓客，其得大著於世，則以昌黎韓子實表章之也。今石州之歸葬亦賴同人襄助，其遺稿則屬之何子貞太史及何願船比部，願船既撰石州墓志，復爲補輯《北魏延昌地形志》、《蒙古游牧記》二書成帙，又以子貞檢出之詩文雜稿屬其門人吳子肅、子迪昆季裒輯繕寫，諸君子綴緝之勤誠不減劉賓客之高義，其表章之力抑豈出昌黎下哉！石州於余兼直諒多聞之益，其沒也，余方奉使甘肅，不及見，心常歉然。以刊布遺書爲己任，而時勢艱難，友朋聚散，久之未就。今距石州之沒已十閱寒暑，幸賴諸賢克篤風義，相與有成，而余亦遂得醵金付梓，以踐宿諾，謂非衰年之一快也歟。然迴憶與石州銜杯酒，論古今，析疑辨難，聲情如昨，又不覺淚潸然下也。《地形》、《游牧》二書，余既序之，其文、詩集先刊，就復爲綴述其生平，以質世之知石州者。

何秋濤《月齋詩文集序》 平定張石州先生，博學君子也。旅食京華二十餘載，生平沈酣典籍，攝英摛華，發爲詩古文辭，雄深奇肆，迥絕流輩。又工於艸隸，每書所作，世人識與不識皆爭寶藏之。道光己酉冬，先生歿於京師，諸故人檢視遺篋，得所箸書曰《魏延昌地形志》、《蒙古游牧記》者，皆未削稿，以屬余編次。其詩文雜箸甚多，強半塗乙叢殘，乞何子貞編修爲勘定。編修旋以艱歸。歲壬子復出，即視學四川，於先生稿未遑點勘，併以示余。次年，余赴安徽幕府，將出都，攜《地形志》、《游牧記》二稿於行篋。其詩文稿，則以付先生弟子吳子肅、子迪昆仲。嗣余以省親還閩，越數載復至都門，則子肅昆仲已取殘帙斷紙排比遂謄，復請子貞刪定，勒成《文集》八卷、《詩集》四卷，乞余序之。余惟先生篤志儒先，淹貫四部，當世名流咸相傾挹。曩者，旌德呂文節公推先生爲直諒多聞之友，且爲余言：石州孳經似賈長頭，考史似劉子元，譚地理似酈善長、王伯厚，論治體似陸敬輿、白居易，行誼卓絕、文詞瑰偉則似蕭穎士、徐仲車，此非阿其所好，蓋天下之公言也。或疑先生年未逾五十，詩文非出己意別擇，慮其中或有未定之稿，與夫偶然涉筆，不欲自存之作。今裒而刻之，恐不足以盡先生之長。余曰：「先生著述宏富，身後散佚頗多，謂不足盡其長似也，而疑此集之不必刊行則非也。」夫昔之文人，若曹子建、謝康樂，柳子厚、蘇子美輩，年皆不及中壽，而詩

文卓然名家，千古不朽，其爲壽也大矣。集之名始於東漢，而盛於齊梁，今所傳屈、宋、馬、班諸集，皆後人纂成，不必其手自編次，奚獨疑於先生之集哉？且先生一介寒士，而以流通古籍、揚抑前賢自任，其於師友著述表章尤不遺餘力，若俞氏理初、沈氏子敦皆同志之友，先生嘗鈔其所著《癸巳存稿》、《落颿樓稿》藏篋中，及其人殂謝後悉爲謀諸有力者校栞傳世。又程春海侍郎爲生平知己，莫寶齋司農爲婚姻尊行，二公勝流顯宦，賓客盈門，而身沒以後，詩文、奏議零落殆盡。先生百計搜羅，付之剞劂，其篤於風義如此。今先生是集亦賴友朋弟子掎摭成編，而又得壽陽祁相國爲之醵金開雕，先生九原有知，亦可稍慰生平坎壈之志矣，豈非特具識鑒，取友必端報施之理，良非偶然哉！至其《地形志》、《游牧記》二書，余爲補綴繕錄，別有記叙，茲不復贅云。

《射鷹樓詩話》卷一四　平定張石洲明經穆，著有《月齋詩集》。明經學問淹洽，於漢學源流能窺其奥，精輿地之學，嘗與道州何子貞師相切劘，交最深。所著《顧亭林年譜》、《閻百詩年譜》已刊刻行世，其未刻者尚有《水經注疏證》、《延昌地理考》、《月齋文集》。詩不多作，然作者規矩典重，往往入格。其《題楊忠愍墨蹟》云：「數過容城縣，裴回諫草亭。斜行《爭座》稿，細字《度人經》。筆挾風霜氣，人瞻河嶽靈。緣知忠正士，八法定然精。」此詩具見風骨。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六　張穆，初名瀛暹，字誦風，一字石州，號月齋，平定人。道光辛卯優貢，議叙知縣，有《月齋集》。又引祁春圃曰：「石州先生於學深博無涯岸，阮文達見其撰述，歎爲天下奇作，遺稿屬之何子貞太史及何願船比部。願船既撰《石州墓志》，復爲補輯《北魏延昌地形志》、《蒙古游牧記》二書成帙，又以子貞檢出之詩文雜稿，屬其門人吳子肅、子迪昆季裒輯繕寫。」又引何願船曰：「石州先生沈酣典籍，發爲詩古文辭，雄深奇肆，迥絕流輩。道光己酉冬，先生歿於京師，諸故人檢視遺篋，得所著書曰《魏延昌地形志》、《蒙古游牧記》者，皆未削稿，以屬余編次。其詩文雜著甚多，強半塗乙叢殘，乞何子貞編修爲勘定。編修旋以艱歸。歲壬子復出，即視學四川，於先生稿未遑點勘，併以示余。次年余赴安徽幕府，將出都，攜《地形志》、《游牧記》二稿於行篋，其詩文稿則以付先生弟子吳子肅、子迪昆仲。嗣余以省親還閩越，數載復至都門，則子肅昆仲已取殘帙斷紙，排比迻謄，復請子貞刪定，勒成文集八卷、詩集四卷。」

又　旌德呂文節公稱石州撰經似賈長頭，考史似劉子元，譚地理似酈善長、王伯厚，論治體似陸敬輿、白居易，行誼卓絕，文辭瑋偉，則似蕭穎士、徐仲車，論者謂非過譽。石州與兄叔正同讀書十柏山房，兄病目，楚甚，中夜呼石州起，告以所苦，曰：「但告弟知，即分我楚耳！」靈州李綍聞之泣下，歎曰：「兄弟疾痛相關，乃如此。」石州言天下文人多，學人少，不得學人則著述幾息。以石州之篤行，又不止爲學人也。詩根柢深厚，眞氣盤鬱，能自寫其性情。斷句如：《題胡褐公金陵勝蹟畫册》云：「鶯飛不度長干塔，龍去空餘白下潮。」《送尹實夫觀察蜀中》云：「賸有鬢霜驚隴吏，喜饒詩艷媵家丞。」「割將寸寸滇池色，悔聽飛飛杜宇吟。」《舟次高郵懷賈惠人》云：「一鄉公望秦淮海，半世僧居賈閬仙。」《病起書懷奉柬蓮西》云：「春風步障人難覓，夜雨江皋夢易孤。」《徐州試院寄懷次叔穎校射韻》云：「詩卷閒拋丁野鶴，聲名敢抗李于鱗。」《題蔡小石冶春第二圖》云：「春去何關才子事，情多合撰女兒詞。」「圖中可許添春水，人世應難隸少霞。」《贈薇卿六兄》云：「東風容易成新綠，南雪艱難發古香。」皆不煩雕琢，自成馨逸。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七　張穆，初名瀛暹，字誦風，號石洲，平定州人。道光辛卯優貢。官候選知縣。與梅曾亮、朱琦、邵懿辰、彭昱堯、龍啟瑞等，以文字相切劘。爲學專以篤實爲主，嘗謂爲文而無學，其文皆虛，爲學而無行，其學皆虛。其爲文精深刻摯，務使足以抒性情，裨經濟，素以樸學名。撰《月齋文集》八卷、《詩集》四卷，而《蒙古游牧記》十六卷、《北魏延昌地形志》十三卷最知名。《地形志》稿本佚。

《清儒學案小傳・月齋學案》　月齋初以文章名，後乃精研樸學，兼習經世家言，尤長於地理。所著諸書，皆考據補正，瞭若指掌，覃思冥索，純以精力得之。願船之治地理，尤究心於北徼，其《朔方備乘》一書，當時稱爲奇作。雖後來考察者衆，圖籍日新，而大輅椎輪導其先者尚已。述月齋學案。

傳記

《續碑傳集》卷七三《山西通志・張穆傳》　張穆，初名瀛暹，字石州，平定人。道光中以優行貢太學，充教習生。具異稟，於書無所不讀，才名藉甚。

應京兆試，誤犯場規，負氣不少屈，遂被斥。自此謝絕舉業，一意著述。祁文端公典學江蘇，延入幕。阮太傅時家居，見所著歎曰：「二百年無此作也。」稱爲碩儒。一時名士若俞理初、何子貞、王篛友、陳頌南、何秋濤皆與訂交，推爲祭酒。年四十五，卒於京邸。所著有《蒙古遊牧記》、《延昌地形志》、《顧閣年譜》、《月齋詩文集》。書法勁逸，冠絕一時，得者寶貴之。嘗以顧亭林入都，曾寓慈仁寺，因偕何子貞醵金建祠寺中。及卒，同人爲位陪祀焉。又祀晉陽書院之三立閣及州之崇賢堂。

又程鴻詔《張先生小傳》 張先生穆，字誦風，本名瀛暹，一字碩洲，山西平定州人。道光辛卯優貢生，白旗漢教習。治經史，善言地理，著《蒙古游牧記》最殫洽；《北魏地形志》才十三卷，未卒業。又爲顧炎武、閻若璩兩徵君年譜，考證頗詳。靈石楊郎中尚文刻《連筠簃叢書》，禮庀其事，刻《韻補》、《元朝祕史》、《西游記》、徐星伯《唐兩京城坊考》、《沈子惇文稿》、《湖北金石詩》、俞理初《癸巳存稿》，餘未竟。又嘗自刻其祖《希音堂集》，附輯祖事甚詳慎。青陽吳履敬，弟訓皆少孤，鞠於舅馮，愛古修學，張先生資給之，使從學。張先生卒，吾師馮子芳夜飲，聞信覆其羹，兩吳尤悲。前時衣冠公讌，有貴人黑氈墨服乞說故事，張先生曰：有問麟狀於孔子者，爲言孟孫氏麟，其人至孟廢見野豕，問廢吏，麟何黑？吏漫應云：「作孝。」又嘗客集各徵所憎畏者，或言村婦詈，或言蝎、言獝狗吠、言回回。徐禮部松在西域久，言噸嘛。張先生言古文家。論曰：張先生磊落欹崎人也。祖佩芳，令歙合肥，牧壽泗，善政在民。父敦來，編修，御史，典福建試道卒，未竟其施。張先生又坎軻以終，三娶無子。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張穆》 張穆，字石洲，山西平定人。道光十一年優貢生，候選知縣。穆少孤，依母黨居，即喜觀儒先學案諸書，言之甚悉。及長，歙縣程恩澤許其得漢學淵源。既而程見其所爲文，驚曰：「東京崔、蔡之匹也。」爲人豪放明銳，極深研幾。於經道孔氏微言大義，精訓詁篆籀；於史通天文、算術及地理之學。候銓時，以負氣忤貴人罷去，閉門讀書，左圖右史，日以討論爲事。大學士祁寯藻爲其父刻《藩部要略》，延穆校覈。穆因言曰：「自來郡國之志與編年紀事之體相爲表裏，昔司馬子長作紀傳而班孟堅創修地理志，補龍門之缺，相得益彰。今《要略》編年書也，穆請爲地志，以錯綜而發明之。」於是著《蒙古游牧（記）》十六卷。寯藻謂其結構詳而有體，徵引贍而不穢，考訂精而不浮，確而有據。又以《魏書・地形志》雖云據永興綰籍而分併建革一以天平、元象、興和、武定爲限，則收志純乎東魏之志而已。其第三卷雍秦以下諸州地入西魏，不關於高遂，挩失踳駁，不可闕數，徒以書綜全魏，不得不旁及關西，聊充卷帙爾。於是更事排纂，於沿革所係、廢興所關及西北陂塘堰澤討論尤悉。書未成，其友何秋濤爲補輯之。他著有《顧亭林年譜》、《閻百詩年譜》、《月齋文集》《詩集》。

紀事

《送頌南還里》三 《雪橋詩話》卷一一，頌南爲陳左海高第弟子。丙午，歸晉江，潘季玉集同人餞之右安門外誠氏園。頌南詩先成，一時和者甚衆。季玉因繪圖以永其事，石洲送其還里五首之三云：【略】。

《題黃鶴山樵聽雨樓圖》 《雪橋詩話》卷一一：黃鶴山樵《聽雨樓圖》藏南海吳荷屋中丞家。丁酉人日雪，程春海招客飲龍樹院，中丞出示此圖，侍御有摹本，石舟題詩云：「字勒筠清館，圖傳黃鶴樵。春宵雪婀娜，（用程序語。）記聽雨瀟瀟。南海歸裝渺，西臺畫筆超。神思偶相契，不復事規描。」

《題平谷山莊圖》 《雪橋詩話》卷一一：游盤山者，立中盤定光塔後，北望自來峰，外則平谷縣城，如在几席。李寄雲侍御墓田在平谷，三寫《平谷山莊圖》，合爲一卷。石舟題詩有云：【略】。

《題葆瑛臨曹全碑》 《雪橋詩話》卷一一：朱虹舫侍郎【略】女葆瑛，適孔憲彝繡山。作書自製小蓮花室清課箋。張石舟《題葆瑛臨曹全碑》句云：「名箋親擘小蓮室，好夢難尋對嶽樓。」《對嶽樓草》，繡山詩名也。嘗繪《韓齋把卷圖》，編有《闕里孔氏詩鈔》、《曲阜詩鈔》。

著録

吳履敬《月齋詩文集序》 師少負不羈之才，兀岸豪縱，有不可一世之概。稍長，博覽多識，益鬱其英氣發爲文章，望之者咸料其將決巍科、登臺閣也。

顧乃偃蹇淪落，旅食有年，卒且遭誣謗，被屈抑，一蹶而不能復起。噫！亦可謂窮矣。而師之學與識，乃因以益進。既已息意仕宦，閉戶讀書，百家之學無不洞其原委，尤長於輿地、小學，異域山川瞭若指掌，諸經說同異有問難者應答如流。文字之交徧海內，詩酒之會冠京師。世之所謂窮達者，固已漠然置之。天不降年，年四十餘嗣續未立，遽抱瘵疾不起。凡平日所箸書，多未竟業，倉卒閒諸友人取殘稿數十袠存以待梓，餘並不可復檢。悲夫！何其窮之至於斯乎？師既歿，所箸書稿輾轉歸於子貞世丈及顧船先生處。越三年，詩文襍稿始歸余兄弟，餘悉爲顧船先生攜出都。又越四年，丁巳季春，貞丈再入都，聞詩文稿編成已久，與緗芸世丈議，始有刊行之志。因商之壽陽相國，遂醵金鳩工。又越四月，顧船先生由閩北上，攜師所撰《蒙古遊牧記》、《延昌地形志》及說文屬並殘稿數種，浮舟於洪波海霧中，行李盡棄，獨與書俱達。時貞丈尚未去，方圖覓月齋遺書，聞其已至，相與歡慰，以爲殆從天而降也。《游牧記》末四卷尚未排比，《地形志》夏州以後未得艸稿，皆賴顧船先生編校綴緝，約略完善，與詩文集可相繼付梓。師之精心卓詣未墜於地，後學之士得有所尋繹沾丐焉。嗇於位而豐於名，屈於前而伸於後，固曰事之適然，要亦理之不爽也。師初於吾舅氏處識敬兄弟數面，後即許列爲弟子，且召子迪躬自督教之，請業質疑，昕夕無閒。偶娑有所作，輒蒙過許，以爲有可造就。二年中非惟冠婚喪祭之事賴師營庀，即子迪之日用瑣屑，一衣一飯之閒，亦皆體念周至，不啻子弟。噫！追憶吾師相待之厚，今日之所得盡力者，僅此讐校編訂之勤，不自禁其感媿涕零也，尚何言哉！師既久不得志，以姻戚鄉里特蒙壽陽相國提挈，周贍情誼甚篤。丁未、戊申以後，親舊之士如程春海侍郎、俞理初孝廉、沈子惇先生、徐星伯太守並已前逝，陳頌南侍御、蘇賡堂給諫、趙伯厚贊善、許印林廣文又先後出都，所與比鄰款洽者惟子貞世丈，而深敬服緗丈之爲人。其推許樸學，則顧船先生爲最。今師歿將十年，而畢生精力所注，卒賴此數君以傳於世，豈師之生前固已逆料及此邪，抑亦氣誼之相投，有不期而自合者也。詩文集刊既竣，《遊牧記》、《地形志》亦可於數月畢事，敬既喜於觀成，且感諸君之厚誼，以子迪前序於刊刻緣起有未及詳也，復爲識之。

雜録

《皇清書史》卷一五　張穆，初名瀛暹，字子介，一字誦風，又字廉友，號石洲。（一作石舟，又作碩洲。）晚號月齋。平定人。道光十一年優貢生。用知縣，未就。書法勁逸，冠絕一時，得者寶貴之。（《平定州志》。）何秋濤《月齋文集序》略云：「工於草、隸，每書所作，無識與不識，爭寶藏之。」工篆隸。（《金石學録補》。）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四　張穆，字誦風，號石舟，又號石洲，山西平定人。道光辛卯優貢生。用知縣，未就。與祁寯藻、何紹基、紹業友善。書法山谷。著書慕古，著《石舟遺集》。楊少初太守藏有小行楷詩卷，極古穆趣。

張鑑

《墨林今話》卷一五　張秋水明經鑑，字春治，烏程人。辛酉拔貢。甲子副榜。博通經史。工詩文。四十後即棄舉子業，游心於山澤。已而病風痺，佳林屋四載，避囂箸書。烟霞勝概，朝夕領略，時或寄興毫素，作山水小幅，不以與人，取自娛悅而已。然好雅之士，多持紙丐請，亦勿能辭。其畫不主一格，工整蕭散，隨手爲之，皆合古人意趣。乙酉冬暮，予客滸上，曾以小册一頁求先生畫，先生爲作《潯谿歸櫂圖》，幷貽詩云：「共此五湖岸，君歸歲月遲。烏衣多舊澤，馬磨少新知。畫手應無敵，詩篇自得師。門前上春水，諒不負游期。」鈐有「秋水墨緣」印。此册今在計儻石處。先生箸述甚富，其已成者，《左氏杜解規過》、《平西夏紀略》、《喪服古注輯存》、《六書寤言》、《天元一述》、《海運芻言》、《墨妙亭碑目考》、《上林子虛賦郭注存眞》、《蘇氏詩案廣證》及《詩文前集》五十卷、《洞書蠅須館詩話》若干卷、《海内先賢行略》若干卷。

《續碑傳集》卷七三楊峴《張鑑傳》　張鑑，字秋水，烏程南潯鎮人。拔貢生。工詩古文，尤精考據之學。著書數百卷，已刻者僅《冬青館甲、乙集》。家貧，賣畫自給。所居一樓，不下樓者十許年。子某，亦諸生，授徒樓下。余詣之，其子問客胡爲者，曰：「謁若翁。」曰：「老悖胡知，客誤矣。」既登樓，從容語先生，先生歎曰：「戾氣也，甯堪道哉！」時余學疇人術，匄先生畫《秋鐙講算圖》，留飲而別。嗣是不再見，不知何時卒。楊峴曰：方余謁先生，先生須髮皤然。後生小子不敢請其年也。嘗畫扇贈余，設色工麗。城南奚榆樓老人詫曰：「此老尚能爾耶？」奚老人稱其老，老可想矣。獨惜博通如先生而名不出里巷，至憔悴死。其子又不肖，使先生之遺著無傳。然則讀書費心力，奚爲哉？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張鑑》　張鑑，字春冶，浙江歸安人。嘉慶九年副貢生。儀徵阮元撫浙築詁經精舍於西湖，拔知名士，講肄其中，鑑及同里楊鳳苞、施國祁皆與焉。元督師寧波剿海寇，挾鑑同行，復以水災蠲賑，皆資鑑贊畫。今所傳阮元《兩浙賑災記》即鑑所編，詳贍，足爲後世法。適奉命豫籌海運，因河流順軌，事遂寢。鑑以河運雖安而費鉅，海運雖危而費省，且得其人而行之，海道習熟，亦未嘗不如河道之安。於是著《海運芻言》，凡料淺占風之法，定盤望星之規，放洋泊舟之處，靡不講明切究。侍郎英和見其書，稱爲可用。道光四年，河決高家堰，漕艘路阻，英和力主海運，奏請允行，大略用鑑說而稍加變通焉。鑑所主南潯劉氏、洞庭西山葛氏，皆富藏書，因得縱觀，以資譔錄。著有《古文尚書脞說》一册、《詩本事》一卷、《韓詩考逸》一册、《左傳規過比辭》六卷、《喪服古注輯存》二卷、《夏小正集說》一卷、《論語考逸》一册、《孝經證墜簡》一卷、《十三經叢說》五十卷、《七緯補輯》七卷、《說文補注》一卷、《六書寤言》四卷、《段借表通釋》一卷、《西夏紀事本末》三十六卷、《東南半壁紀事》三十卷、《隋朝行宮錄》一卷、《蕃釐觀志》一卷、《洞書》六卷、《海運芻言》四卷、《孔子徒人圖法》一卷、《嵇氏聖賢高士傳存眞》一卷、《兩浙賑災記》三卷附錄一卷、《雷塘厂主弟子記》二卷、《墨妙亭碑目考》三卷、《傳子廣輯》三卷、《神農本草存眞》三卷、《眉山詩案廣證》六卷、《兩宋畫院志》四卷、《中西星歌合鈔》二卷、《歷統歲實消長表》三卷、《天元借根得一》二卷、《立天元一捷法》一册、《釋菜》一卷、《釋鳥》一卷、《夢史》一卷、《破蝨錄》一卷、《冬青館隨筆》一卷、《破睡錄》一卷、《忻澈錄》一册、《楚詞釋文》十七卷、《上林子虛賦郭注輯存》二卷、《蠅鬚館詩話》五十卷、《秋水文叢》五十卷、《文叢再編》一册《三編》一册《四編》一册、《詹詹集》八卷、《古宮詞》三卷、《畫媵詩》三卷、《冬青館甲集》六卷《乙集》八卷、《秋水詞》二卷、《賞雨茅屋詞》二卷。卒年八十三。

《清畫家詩史》卷巳下　張鑑，字春（沼）（冶），一字荀鶴，號秋水，烏程人。嘉慶甲子副貢，官武義教諭。寄興作山水，得古人意趣，工整蕭散，不主一格。有《冬（心）（青）館集》。

潘曾瑩《墨緣小錄》　烏程張秋水先生（鑑），嘉慶辛酉拔貢，甲子副榜。予受業師也。邃於經學，每見異書，手自抄寫。工詩文。著作甚富。山水蒼潤秀逸，自成一家。課暇，輒示以作畫之法，並爲評論宋、元、明、國朝諸畫家宗派，頗有所得。惟姿性駑鈍，雖日事臨摹，至今未能精進，有負先生多矣。

張　鏐

《皇雅集》卷三二　昔人稱吳兆熊捉鼻苦吟，雖貴游雜坐，竟日諷詠，不知有人。老薑以布衣馳聲淮海間，而性眞孤峭，殆其倫也。

《國朝正雅集》卷五四引《墨香居畫識》　老薑善畫山水，工八分，兼長篆刻。性懶，不修邊幅，不飲酒，而嘗以詩代飲。

又《寄心盦詩話》　「春與人同去，愁如草暗生」，此吾鄉張老薑送人句也，其妙不待人言。又如《秋蟬》云：「失蔭尚高寄，已寒猶發聲」，孤立之憂，履霜之警，寓於其中。

《挹翠樓詩話》卷四　江都布衣張老薑鏐看燈詞云：「華燈一盞費千錢，不照蓬門照綺筵。惟有天心一輪月，東西南北向人圓。」揚州風俗奢靡，故老薑作此以諷。

《墨林今話》卷一一　老薑鏐，字子貞，幼孤，母命習賈。性好筆墨，十八歲專心學詩，遂成名。著有《求當集》。識者謂詩骨傲岸，如孤峰之峭立，非虛譽也。

《看燈詞》《南野堂筆記》卷九：江都張子貞，號老薑，貧而工詩。其《看燈詞》云：【略】自來作揚州燈詞者誇多爭艷而已，不若老薑以二十八字隱諷有味也。

《邗上雲萍圖》《靈芬館詩話》卷七：曩在韓江主康山者兩月，寓公地主適合，一時紅藥梢頭，茱萸灣裏，極觴詠之盛。張子貞爲作《邗上雲萍圖》，余自爲記。潘紅茶、張子貞皆長歌。

《畫林新詠・張子貞》名鏐，揚州人。布衣。工詩。中年學畫，筆墨蒼秀。余官江都，以山林隱逸，孝廉方正，徵皆不就。一卷新詩手自刪，更將畫筆掩荆關。石林茅屋梅花路，間寫南徐雪後山。

朱琦

論述

胡承珙《小萬卷齋詩稿序》若吾友蘭坡之詩，其眞溫柔在誦，怊悵切情，察士多淩誶之思，好麗有殷勤之意者歟？君學通五際，才備九能，早直承明之廬，屢游博望之苑，固已四巡臚頌，八采蜚聲，窮廣內之青編，輯平臺之麗曲。洎乎荷衣楚製，尊饌吳烹，樂琴書以消憂，閱魚鳥以散慮，則王微之宦情本淡，沈警之素業自娛。固無不平之鳴，亦非多窮之比。人只知君詩圭璋爲心，煙霞散矚，媲香山之廣大，追玉局之清森；而吾獨謂其深於性情，範諸《風》、《雅》者，則以君少遭孤露，長切友于，念羸負之恩勤，悲令原之急難。鞠我拊我，無忝於所生；陟屺陟岡，尚愼於行役。加以綢繆親故，契闊友生，《伐木》無鳥鳴之刺，《谷風》絕棄予之怨。往往深衷內蘊，古道外章，檃括倫紀之中，翱翔名教之地，不啻一篇而三致意、十事而九爲律焉。以故胚胎元氣，藻鬯襍靈，沈鬱澹雅之思，芬芳悱惻之致，嶔崎歷落之氣，蒼涼悲壯之音，既積於中，有來不已夫。然後斡之以風骨，布之以葩華，諧之以律呂，標之以興會，莫不總制清夷，自成馨逸。此所以意匠司契，心聲詣微，境泯娛憂，感均頑豔。寫逸少深情之帖，遜此纏緜；讀公叔崇厚之論，無其篤棐者也。承珙手無慧珠，腹若智井，才不逮於作者，心猶慕失古人。雖欲綜述《風》《騷》，鑽孳比興，而未能聽遺音於絃外，抽妙緒於機先。惟與君同朝十年，相思永夕：竹柏之契，證於清襟；萱蘇之懷，通於幽寐。數贈答之篇章，傾耳已熟；話平生之出處，僂指能詳。猥許心知，發其目論，卮言無當，嗤引聊先。徒致美於探驪，終有漸於窺豹爾。

吳嵩梁《小萬卷齋詩稿序》道光二年九月，蘭坡先生以贊善疏請歸養，蒙恩俞允。諸王在上書房者賦詩贈行，同社諸子餞於九里梅花村舍，繪圖徵詠，余亦繼作。先生復示以所著《小萬卷齋詩集》屬余序之。余知蘭坡之工詩久矣，未知其能合於古人之詩否也。既知其有合於古之作者，而未知其所以爲蘭坡之詩。今始知蘭坡之能詩，蓋有所立於詩之先者，有所餘於詩之外者，非可僅以詩求之也。蘭坡生三月而孤，母夫人育之、教之以底於成。與其兄靜齋少寇孝友甚篤。家多藏書，爲學具有根柢。初入詞館，即負盛名。繼受天子特達之知，出持使節，入侍講幄。所交皆當世賢雋之士。所歷名山大川之奇，所習吏治民生之要，暨夫骨肉友朋、升沈聚散之感，皆於篇什發之。醞釀既深，才力益壯，故能自達其意，以合古人之法。而詞旨溫厚，咸出乎性情之正，此其所以爲蘭坡之詩也。余詩喜造句法，往往爲古人所縛，又好爲山水寂寞之遊；每入京師，輒以塵事損其天趣，其無定力可知。蘭坡方居清要，毅然引退，其出處已無愧古人。今且奉母家居，脫然於世累之外，所以涵養其性情而擴充其才力者，益不可量，詩其一端而已。余年五十有七矣，於一切世法，固無所取，即詩亦漸廢，餘何可言？惟望二三執友，早就名山之業，余得掛姓名集中，以誌一時交誼之篤，此則余之厚幸也已。

朱鍾《小萬卷齋詩稿跋》《春雪》篇新，蠻布織都官之句；綺霞閣古，荒碑讀太守之章。羅昭諫寂歷窮途，猶留吟社；（湧溪有羅隱社，與墓址存。）許丞佐抗希古調，共識詩人。柏梘嵐光，秋高舊詠；桃花潭水，春湧狂歌。凡皆大雅扶輪，寄芳情於林府；千年遺墨，流逸韻於江鄉者也。吾叔小萬卷齋主人，少爲孤露，力振宗風。多病相如，獨耽情於典册；遲眠仲郢，轉廬慮於庭幃。讀未見之書，如臨東觀；坐自箴之牖，等著《西銘》。丹蕊秋香，早成雙秀；紅綾餅宴，復冠一軍。（鄉、會覆試，均取第一。）韓子春城，不自心誇著作；荀公日下，偏同耳豔聲華。洎乎躡迹蓬瀛，聯班蘭署，賦聚星

之什，體仿歐陽；寫刻燭之光，儔招學士。摩挲古物，或殘篋與斷紋；闡發幽光，並鐫金而裂石。才搜齊魯，使駛星軺；境愛湖山，篇陳風景。時巡舉典，二百韻海淀之詞；聖壽延釐，廿六闋羲符之頌。洵足宣昭文穎，黼黻承平焉。若夫烏鳥懷私，鶺原告急，至誠所發，可得而言：方甲戌、乙亥之歲，叔以燕北羈棲，望雲思覲；雁南迢遞，聽雨成詩。搖勿勿之心旌，空江附鮪；引悽悽之愁緒，苦竹啼鴟。迨夫裝束春風，梅驛倉皇之路；顏承愛日，蘭陔馨潔之辰。綽楔建而親揚，寢門安而子慰。陟岡空望，懷暗痛於人琴；就宦暫歸，誼倍親於桑梓。以故形諸詠歎，悉載天眞；著爲文章，如聞秋籟。況復芒鞋草笠，勝幛幽溪。黃獄同淩，攬寶峯之勝；赤鱗如控，探琴水之清。訪舊頻殷，聞微更切。謁夫人舊廟，一瓣心香；叩將軍重關，千年石老。往往流連竟日，排比成編，自是轡振長安，職供清祕。奉版輿者凡兩度，供祿米者幾廿年。秋實春華，升階疊上；卯金乙火，懷牒皆探。雖分過自他人，能泯尤怨；而趨公循己職，不廢嘯歌。僕直同勤，寅與己無渝風雨；春官分校，庚暨壬必愼藍青。幸古鏡之重開，盼御屏之疊選。不待一官一集，什襲以珍；早堪三沐三薰，整襟而讀。若鍾者，【略】曾煩念遠，無遺下體於菲葑；（叔搜葺同族舊集，去秋寓書囑鈔稿寄呈。）先幸探奇，如獲滿情於山水。逸少書裝玳瑁，定知異地爭傳；徐陵筆架珊瑚，不讓前賢獨步矣。

彭毓海《重刊小萬卷齋詩稿序》 涇縣朱樹齋（臧成）太守重鋟其從祖宮贊蘭坡先生《小萬卷齋詩集》，將汔功，介其宗蘋洲大令徵序於毓海。大令之學故出自先生，毓海客大令所，幸得見所爲詩，義不可無述。受讀既竟，敬序其簡端曰：詩之界至嚴矣。於古文、經學外，實爲專詣，文人、學人不必皆善治詩。即治，或不克與詩人並美，豈非以體不可雜而肆力於浩博者，有以累其專一之氣乎？惟桐城姚氏惜抱以文章經學大宗，奄有古詩人之長，若先生者，茲其倫已。綜其出處、學術，差類惜抱者抑有數端焉。先生生於乾隆中葉，而昌於嘉、道之時。徵文考獻，甄綜鉅編。所纂《國朝古文彙鈔》，網羅薈萃，理大物博，足踵惜抱《古文辭彙纂》之後。《詁經文鈔》之刻，亦與惜抱《九經說》指歸莫二。至迭主敦槃，大鳴其詩於東南者，又何其若相符契也。今讀其集中諸古詩，才力富贍，氣體遒健。近體則醞釀沈厚，沖融夷曠，而務有以自得，不一屬以考據古文家之言。雖與惜抱之詩各具意境，而竭其覃挈篋錄之力，從容揮斥以自騁於詩之涂，初不以文學相掩，詩歌之富亦上埒惜抱，非天予以絕異之姿，益之壽考，使兼人所不克兼之業，而與惜抱代興者乎？惜抱官曹司，累持文柄，以不附要人乞養歸卧，牖迪後進，垂老不倦。先生歷居清秩，校文無虛歲，中歲毅然引退，無簪紱之塵其念。主講金陵、吳門書院二十餘年，又皆惜抱撰杖之鄉，哀然爲儒林魁耆，桐城風規，去人不遠。《國史》稱惜抱，謂其品學兼備。先生竺於內行，曾無少嗛，固皆有餘於詩之外者，是則作詩之旨異而不異者也。是集初鏤版於吳門，亂後無存。大令從京師廠肆購得舊本，太守獨任其貲，付諸寫官，倣鋟以惠學者，斯足風已。毓海於先生涯涘，曷足仰闚。竊見皖南耆舊，前有惜抱，後有先生，數十年間，宗風再禮，聲響不沫，爰推論之，以證旨趣之同，且志私淑之意，亦以諗後之讀斯編者，使知學人、文人，惟先生乃有此詩詣云爾。光緒十年，歲在甲申，季冬。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七 朱珔，字玉存，號蘭坡，涇縣人。嘉慶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右贊善。有《小萬卷樓詩集》。

又 蘭坡學博才贍，早官禁近，晚主吳中壇坫，閱歷名場數十年，宜其蘊蓄宏深。詩集正、續逾四十卷，模山範水，論古述今，多主翔實。晚作間有高格，則更進一境矣。

傳記

李元度《右春坊右贊善前翰林院侍講朱蘭坡先生傳》 公諱珔，字玉存，學者稱蘭坡先生。先世自姑蘇遷婺源，再遷涇，爲涇右族。曾祖諱武勳，敕祀鄉賢，以曾孫理貴，贈通奉大夫。祖諱慶霭，以孫理貴，贈資政大夫。理官貴州巡撫，公從兄也。公考諱安桂，早世。妣汪氏，未婚守志。嘉慶十年，旌本生。考諱安邦，國子生本生。前妣胡氏，妣趙氏。公生時奉遺命爲安桂公後，既貴，覃恩累贈。厥考本生考皆爲奉政大夫，妣皆太宜人。公生有異稟，嘉慶七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充武英殿纂修、國史館協修、實錄館校勘官。十二年典山東鄉試，充國史館文穎館纂修。十八年充日講起居注官，擢右春坊右贊善。十九年遷中允教習庶吉士，晉洗馬，尋除

侍講，充國史館總纂。二十一年教習庶吉士，與修《明鑑》。明年，坐承纂官累，左遷編修，充國史館提調。二十五年分校禮部試。道光元年直上書房，召對褒勉有加，賜賚不勝紀。二年復校禮部試，遷贊善。以汪太宜人病，乞養歸，至則太宜人已考終矣。明年主講鍾山書院，尋宅趙太宜人憂。服闋，輦下故人爭走書勸出山，公曰：「祿不逮養，即萬鍾何加焉，況窄窕未奠乎？」前後主鍾山暨正誼、紫陽書院二十有五年，遂不復出。公以詞壇耆宿，主持風會，後進瞻之若山斗。在吳中結問梅詩社，與石琢堂、吳棣華兩廉訪，韓桂舲尚書，彭葦閒郡守，董琴涵兵備諸公，迭主敦槃。當是時，巡撫陶文毅、承宣使梁茝鄰皆同年生也。寶應朱文定、華陽卓文端並寓吳中。公與諸公及顧南雅、吳棣華相倡和，續滄浪七友圖，文采風流，照耀一世。門下高材生多出取巍科。壬辰會狀馬比部學易、吳宗伯鍾駿並出公門，而族弟榮實復領庚子解額。洎丁未公重謁泮宮，第三孫維垣適注學籍，相攜扶以入，公有詩紀事，一時傳和，爲佳話焉。明年，以老辭講席。三十年考終里第，壽八十有二。公性孝友，內行純竺，用文學眞身，歷清要僅直三天，疊司文枋，所至皆得士，若許文恪乃普、文文端慶季、尚書芝昌、馬撫部秀儒其最也。尤留心文獻，爲文原本經術，教士以通經學古爲先，與桐城姚姬傳、陽湖李申耆並負儒林宿望，蓋鼎足而三云。所著曰《小萬卷齋文》二十四卷《詩》三十二卷《續稿》十二卷《經進稿》二卷。輯《國朝古文彙鈔初集》百七十二卷《二集》百卷、《國朝詁經文鈔》六十二卷、《文選集釋》二十四卷、《經文廣異》十二卷、《說文假借義證》二十八卷。子五：夢元，國子生；鼎元，壬辰舉人；蔚元，增廣生；起元，甲午優貢；葆元，從九品。孫十二人，曾孫七人。贊曰：一代之興，必有鴻達魁壘之儒爲斯文所繫，若姚氏鉉之《唐文粹》、呂氏祖謙之《宋文鑑》、蘇氏天爵之《元文類》、黃氏宗羲之《明文海》，皆一朝文獻所薈也。聖清文治邁前古，說經家尤鏗鏗，顧未有甄綜爲巨編者，夫非操鑑者難其選歟。公所輯《國朝文彙鈔》暨《詁經文鈔》，煌煌乎經國之巨業也。諸作者且藉公以傳，公之傳庸有既邪！余夙景慕公，公之曾孫憲屏司馬客吾鄉，屬爲公傳。烏虖！異時傳儒林者，抑將有取於斯也歟！

《清史列傳・儒林傳下・朱珔》 朱珔，字蘭坡，安徽涇縣人。生三歲而孤，祖命爲季父後。珔事嗣母，孝與生母同。嘉慶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與幸翰林院柏梁體聯句宴，賜什物。散館授編修。十二年充山東鄉試副考官，尋擢贊善，遷侍講，與修《明鑑》。以事降編修。二十五年充會試同考官。道光元年入直上書房，屢蒙宣宗嘉獎，有「品學兼優」之褒。二年充會試同考官。尋以母病乞養歸。珔愛書如命。治經蒐討古訓，不隅守一家之說，而必求心之所安。儀徵阮元稱其腓字手弓諸解徵實精碻。嘉興沈濤稱其言《易》彖辭、爻辭皆用韻，乾三爻「終日乾乾」與「田人天淵」韻；《說文》引「夕惕若厲」，厲亦韻。初九潛龍勿用龍與用韻。上九用九悔與首韻。又言《詩》鄭箋申毛非改毛，毛公訓古用叚借字，鄭所改字即傳之叚借字。皆前人所未道。珔以我朝經學書散而不聚，因捃拾各家文集、札記，分典章、名物、訓詁、音韻四類爲《詁經文鈔》七十卷續二十卷。告歸後，主鍾山、正誼、紫陽書院垂三十年，以實學造士，成就者衆。著有《說文叚借義證》二十八卷、《經文廣異》十二卷、《文選集釋》二十四卷。古文宗桐城，有《小萬卷齋詩文集》七十卷。又輯有《國朝古文彙鈔》二百七十二卷。三十年卒，年八十二。

《詞林輯略》卷五 朱珔，字玉存，號蘭友，又號學坡，安徽涇縣人。散館授編修，歷官侍講，復降編修。官至贊善。著有《文選集釋》、《小萬卷齋詩文集》。

紀事

《乞養南歸留別都中諸同好四首》 吳嵩梁《小萬卷齋詩稿序》：道光二年九月，蘭坡先生以贊善疏請歸養，蒙恩俞允。諸王在上書房者賦詩贈行，同社諸子餞於九里梅花村舍，繪圖徵詠，余亦繼作。先生復示以所著《小萬卷齋詩集》屬余序之。

著録

《清儒學案小傳・墨莊學案・墨莊交游・朱先生珔》 朱珔，字玉存，號蘭坡，涇縣人。曾祖武勳建培風閣，藏書數萬卷。先生生有異稟，讀書數行俱下。嘉慶壬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遷右贊善、中允、洗馬、侍講。

與修《明鑑》，坐承纂官處分，降編修。道光元年入直上書房，復遷贊善。以嗣母病乞養，及歸已終。尋遭本生母憂，服闋，不復出。前後主鍾山、正誼紫陽書院二十餘年，以實學牖迪後進。道光三十年卒，年八十有二。先生精研許、鄭之學，嘗謂訓詁者說經之樞機，世儒忽焉，不知因字釋義、因義詮經，尼執本經，紆迴遷就，或狃部分音韻鑿枘。夫古文字少，一字常有數音，後世字多，數字仍歸一義。況經由口授，音不必同，學守師門，義多旁訓。因就《說文》假借一義，證以羣經、《史》、《漢》、周秦諸子及漢碑、《文選》所引者，旁敷曲暢，悉有依歸。越五十年，成《說文假借義證》二十八卷。其說經之作，必蒐討古訓，求其所安。如伐奄非武王時，據《逸周書》、《呂覽》以駁毛西河之說。滄浪非地名，據《文選》注以駁閻百詩之說。皆精確而不穿鑿。又嘗曰天下無頓悟之學，逸獲之功，故理必生於所積，其捫腹枵如皆畏難而畫焉者也。又著有《經文廣異》十二卷、《文選集釋》二十四卷、《小萬卷齋文稿》二十四卷《詩集》三十二卷《續集》十二卷。《經進稿》四卷。輯有《國朝古文彙鈔初集》百七十六卷《二集》百卷、《國朝詁經文鈔》六十二卷。

朱葆元《文選集釋跋後》　《文選集釋》經亂後，族曾孫爾楫購得初撰之稿，姪維垣購得重訂之後半部。今刻前十二卷據初稿，後據重訂之稿。惜乎最後訂本無從而得。

錢儀吉

論　述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四　錢儀吉，字藹人，一字新梧，號定廬，一號星湖，嘉興人。嘉慶戊辰進士。官刑科掌印給事中。博通羣籍，爲文大文合理，小文愜情，尤重義法，清眞曲暢，絕去厄辭。其風指與姚鼐相近。論文亦頗法姚鼐。生平以文字自娛。有請業者至，樸陋不吝繩削，並謂吾之長技，但可鍼炙文字。兼精算學。歷主學海堂、大梁書院講席。撰《颺山樓初集》十六卷、《衍石齋記事稿》十卷《記事續稿》十卷。

李慈銘《越縵堂詩話》　閱錢衍石《刻楮集》及《旅逸小稿》。《刻楮》詩法，略本山谷，而多參南宋格調。寧拙毋巧，意不猶人。然斧鑿痕太多，未足成家也。其境詣與岳倦翁《王楮集》爲近，自名《刻楮》，殆有意耳。集中《題寶眞齋書法贊》五十絕句，小注附識，多有可觀，亦可想其宗旨矣。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九　錢儀吉，字藹人，號新梧，又號衍石，嘉興人。嘉慶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工科給事中。有《閩游》、《北郭》、《澄觀》、《定廬》、《刻楮》諸集，《旅逸小稿》《後稿》。

又　衍石，文端曾孫。內行純篤，治經、史明融精博，富有纂述。甘泉鄉人爲其從弟，齊名稱「二石」。詩託興高遠，造意密微，絕無巉削深刻之迹，而自遠於流俗。集中《酬李杏邨》詩謂，予恆讀梅聖俞詩，杏邨見予詩，以爲似梅，片言中隱。詩有云：「都官鬱奇節，約氣爲深沈。入物皆飲羽，隨風自鳴琴。」又云：「落筆自造意，隻字防前侵。」蓋即自狀其詩境也。

《清儒學案小傳・嘉興二錢學案・錢先生泰吉》　錢泰吉，字輔宜，號警石，衍石之從弟也。父復，大興縣知縣，有循聲。先生少孤，居母喪盡禮。少於衍石八歲，嚴事之。家貧，節布糲購書數萬卷，日閉門讀書，假善本及先輩平點本校注於眉端，如《史記》、《兩漢書》、《晉書》、《集韻》、《元文類》皆校勘數周，一字異同，旁求衆證，不妄下雌黃。與衍石書問往來，搜羅先世文獻，咨詢學術或尙論前哲，評隲古今著述，窮極理趣，動逾千言。與友人論文，其要必本於性情之眞，養之以正，不爲偏雜，氣和而體醇。以廩貢生官海寧州訓導，謹身教。整士習。求民生利病，言之於有司，斷斷必盡其指。在官近三十年，大府將以知縣薦，力辭。晚以子應溥官部曹，拜敕封，乃辭官。州人留主安瀾書院。咸豐末寇至，應溥方佐曾文正幕，迎養至安慶，文正甚重之。同治二年卒，年七十有三。在海寧撰《海昌備志》五十四卷、《海昌學職禾人考》一卷，其集曰《甘泉鄉人稿》二十四卷。詩文旨趣與衍石不異，稿中羣書校語、跋尾及曝書雜識，世推爲博洽。

又《附錄》　衍石年十二效《選》體作《山賦》千言，張船山問陶見之，擊節稱賞。警石年十三爲詩文，縱橫馳驟，才氣甚盛。及奉父喪還，世父艮齋方家居，見之甚喜，語衍石善啟誘若弟，乃日相就論詩古文辭，治鄭、孔之學。錢氏「二石」由是有聲於時。

又　譬石嘗稱述衍石之言曰：窮經以小學爲本。漢人之小學，文字故訓也；宋人之小學，灑掃應對進退也。二者正宜兼習，不可偏廢。此即君子尊德性、道問學之大端。欲尊德性，則容貌辭氣必宜愼之又愼。觀《曾子・所貴乎道者三》一節可見。若欲致力於問學，則必先熟《爾雅》，而他經之古訓悉參其異同，佐以《說文》、《廣韻》，則文字訓詁可以粗了。至治經，看一家之書，且守一家之說，不可自己有意見。今人善讀書者少，由於有意見，故虛字爲讀書第一訣，虛非謙之謂也。古人謂讀《易》者如無《書》，讀《書》者如無《詩》，乃虛字訣。夫以聖賢相承之故籍，數千年聚訟不決之疑，乃欲以一己之心思才力一目讀下，便見黑白，安有是理？是以盜墨守無輸攻，久之有得，或竟可一言決千古，始非倖獲也。讀史以制度典章爲重，史家本有二派：治亂興衰一也，制度典章一也。顧興亡之跡，其理即見於經，考史以證經耳。至一朝因革、損益、利弊之由，非講求有素則徒善不足以爲政，他日臨事施措失宜而民受其病矣。

又　衍石文以樸實精純爲尚，雅近李習之、曾子固，自名其集曰《記事稿》，示無苟作也。譬石文亦類是，衍石爲作文稿序，略曰：嘗觀文人之雄，秦漢以來雖門戶不一，及其至也，技巧變化皆不能無所止，而惟道德之養爲無窮也。弟多病時愈而閒作，與其操筆以役心也，不如體道而思，默默而有不得已於言者，必有異於今之所言者矣。弟嘗慕梅子眞之爲人，誦言曰吾以讀書養性爲務，然則文辭之所不得已者，弟自得之。韓子曰：「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文云乎哉！」蓋二石兄弟閒切磋砥厲，不自滿假，類如是。

傳記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錢儀吉》　錢儀吉，初名逵吉，字衍石，浙江嘉興人。刑部尚書陳羣曾孫，侍讀學士福胙子。年十二效《選》體作《山賦》千言，張問陶見之，擊節稱賞。嘉慶十三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戶部主事，累遷至工科給事中。尋罷歸。儀吉於學無所不通，其治經先求故訓，博考衆說，而折衷以本文大義。嘗謂：欲得經解，必通訓詁。而泛濫訓詁，未必遽獲神解，著《經典證文雅厭》。雅厭者，以十九篇之次寫九百四部之文，而以經籍傳註推廣之。其讀史，則補晉兵志及朔閏諸表，又撰《三國會要》，博采見聞，旁羅散失，期拾遺於正史，不限斷，以本書帝系輿地或爲之圖，或爲之表，條繫字綴，鉅細畢賅。嘗爲會典館總纂，專辦天文輿地諸圖象。復手撰《皇輿圖說》四十卷。又嘗仿明焦竑《獻徵錄》爲《國朝獻徵集》，得將相、大臣、循良、忠節、儒林、文苑等凡八百餘人。又於《獻徵集》之外，節錄名臣，爲《先正事略》。官戶部時，值現審處，剖決如流。及改御史，吏皆拊掌相告，曰：「錢公去此，吾屬無患矣。」巡城視事，隨到隨決，無稽留旬日者。嘗曰：「小民細故，導之使速已。縱不免小有不平，猶愈於久繫株累耳。」至有事關倫紀，不可以窮治。載某氏婦事於文稿中，以見即事窮理，不可不深長思也。主講粵東學海堂，定諸生讀書法四則，至今仍之。晚主河南大梁書院。道光三十年卒，年六十八。他著有《衍石齋記事稿》十卷《續稿》十卷、《刻楮集》四卷、《旋逸小稿》二卷。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嘉興錢氏兄弟傳》　錢儀吉字衍石，號心壺，又號新梧，浙江嘉興人。嘉慶十三年進士，散館授戶部主事，擢給事中。博通羣籍，早有高名。深史學，嘗撰《三國會要》若干卷，體裁悉仿宋徐天麟《兩漢會要》，而略有所變更，如改術數爲天運推步算術之類，及史文奧賾者，通其所可知，間爲之註釋。復仿宋杜大珪《碑傳集》例，輯《國朝碑傳集》一百六十卷，起開國以迄當時，內而宰輔卿貳詞臣，外而督撫守令僚佐，及忠義，孝友，儒林，文苑，列女，耆萃私家文集著述數十百種，博采旁搜，俾有清二百年史料粲然大備。其所自撰《衍石齋記事》正、續集二十卷，亦多具名人行誼，尤拳拳於表彰節孝，闡發幽微，足與《碑傳集》相輔。兼長歷算。官京師，友程杰、董祐誠，作《黃初朝日辨》一篇。其《歷考集》乾象景初二術成書，同郡朱鴻爲注，張炘冠審定之。道光中葉遊廣東，主學海堂。晚客汴，主大梁書院講席十餘年，諄諄以通經爲多士勗，嚴立課程，負笈就學者甚衆。嘗謂：士欲通經，允宜博古。自書遭秦火，六藝闕佚有間，歷唐、宋諸儒纂述注疏，發揮古義，昭如日月，使遺經晦而復明，有功聖教，洵非淺鮮。惟舊籍流傳汴中，多未概見。乃商諸當道，出所藏書，集資補刊《通志堂經解》之失收者，得四十一種，名曰《經苑》。內二十五種甫竣工，而《呂氏讀詩記》付梓在後，且不及校定，遽卒。遺集尚有《刻楮集》四卷，《旅逸小稿》二卷。

紀事

《感懷陳午橋顧南雅》《十朝詩乘》卷一四：御史有稽查銀庫之例，奉行日久，具員而已。然庫丁虧帑事發，則歷任查庫御史與庫大臣一律解職勒賠。先中丞公自甘涼道罷官，即以銀庫事也。陳午橋侍御，嘉慶時奉命稽查，廉得挪壓銀餉、空白出納及劈鞘諸弊，悉奏革之，在諫垣，稱敢言。尤巨者，請裁浙淮鹽政，歸督撫兼管。百餘年來，旗員視爲善地者，一朝遽罷。宣宗嗣位，以建言邀賞。其疏經硃筆連圈至十數行。後官至通政司參議。錢衍石詩云：【略】爲午橋作。二賢兼謂顧南雅也。南雅亦有直聲。道光初，松文清起總憲，不久出爲熱河都統，南雅疑有間之者，兩疏爭之，由學士降編修。

《文華殿即事》《十朝詩乘》卷一六：道光丙戌，托相國（津）預讀卷，亦不嫻漢文，屬同事代定之，且以語監試錢儀吉給諫，初不自諱。給諫有詩云：【略】結句用托公語也。其質直不欺，亦有老成風概。

著録

《雪橋詩話餘集》卷六　錢衍石給諫《閩游集》，爲己未、庚申間所作。前在京師詩，曾就正於朱梓廬併納卷中。嘗編友人贈答之作，自乾隆甲寅至道光甲辰五十年所得爲《韞玅集》。

林則徐

論述

綜論

《樗寮詩話》卷下　少穆尚書自雲貴謝事後，以病暫寓西江百花洲，寄詩一卷，屬爲加墨。其詩語多紀實，又皆立言有體，德人之辭，昔人所謂公誠之心，形於翰墨者，如是如是。其《哭故相王文恪公》云：「衛史遺言成永憾，晉卿祈死豈初心。」可謂詩史。又《乞疾歸留別滇南吏民》云：「霜侵病樹憐秋葉，風勁邊城淡夕暉。」妙於言外見意。

《味蔬詩話》卷二　林文忠公忠體國，海內仰望。宣宗時以洋務謫戍伊犁，讀其詩，可想見胸懷闊達，孤忠耿耿。

又　林文忠【略】《途中大雪》云：「埋餘馬耳尖仍在，灑到烏頭白恐難。」【略】《除夕書懷》云：【略】《秋夜不寐起而獨酌》云：【略】故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文忠斂才斋氣，出語流易，尤不失風人正軌。

《射鷹樓詩話》卷四　公詩氣體高壯，風格清華。

《晚晴簃詩匯》卷一二五　林則徐，字元撫，一字少穆，侯官人。嘉慶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雲貴總督，加太子太保，贈太子太傅，謚文忠。有《雲左山房詩鈔》。

又　文忠經世之才，餘事爲詩，緣情賦物，靡不裁量精到，中邊俱澈；卓識閎論，亦時流露其間，非尋常詩人所及。謫戍後諸作，尤悱惻深厚，有憂國之心，而無怨誹之跡。當時好事者合公與鄧嶰筠制軍之詩，輯爲《林鄧唱和集》，工力相敵，並稱傳作。公自有句云：「他日韓非慚共傳，即今彌勒笑同龕。」又云：「白頭到此同休戚，青史憑誰定是非？」歷代名臣，遷謫罕覯，

此風雅盛軌也。

《石遺室詩話》卷二二　林少穆先生則徐，有《雲左山房詩鈔》，使事穩切，對仗工整。

又　公曾典試滇中，《鎮遠道中》云：「兩山夾谿谿水惡，一徑秋烟鑿山腳。行人在山影在谿，此身未墜膽已落。」《下坡》云：「俯睨忽無地，致身何太高。」《安平》云：「豁開原野少崔巍，暫脱重山若脱圍。歷險始知平地好，驟寒翻訝早秋非。」《即目》云：「不知身與諸天接，但覺雲從下界生。飛瀑正拖千嶂雨，斜陽先放一峯晴。」《漁梁江》云：「很石多於灘下水，亂山圍就甕中天。」舊與贊虞遊西山，遇陡峻處，余輒下輿步行，贊虞笑云：「黔中山行，險者百倍於此。」今讀公詩，如見其一二。

又　林少穆先生【略】句如《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云：「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秋夜不寐起而獨酌》云：「肝腸賴爾出芒角，俯仰笑人隨桔槔。」《河內弔玉溪生》云：「郎君東閣驕行馬，後輩西崐學祭魚。」《題朱笥河先生谷梨精舍詩翰》云：「遊到玉華曾作記，聚來石筍自成亭。」《馬嵬坡》云：「拋得蛾眉安將士，人間從此重生男。」公少工駢儷，饒有才華，有《仁親以爲寶》時藝，篇中警句云：「表裏山河，天下有失而復得之國；墓門拱木，自古無死而復生之親。」一時誦之。

于榕章《紫荆山館詩話存稿》　林文忠公（則徐）爲清代名臣，其豐功偉業，道德文章，已照耀千秋矣。獨所著詩文，當時並未刊行。其《雲左山房文集》，最近始由上海廣益書局於其後裔覓得付梓，而詩集尚付闕如，豈已逸失歟？余前於先人舊抄本中，獲見公詩數首，亟錄之，以當吉光片羽之珍。如《秋雪》四首、《夜行遣懷》、《老鷹巖》諸作博雅健拔，卓然大家。《秋雪》詩尤刻劃維妙維肖，絕作也。

懷霜《裝愁盦詩話》　林文忠公灼見鴉片之害，雷厲風行，著爲禁令。惜姦庸賣國，不竟厥志，流毒遂以迄今，可勝慨哉！公資稟岸異，夙敦氣節。所爲詩文，閎中肆外，氣盛言宜，酷肖其人。

《定厂詩話》卷下　林文忠公（則徐）《雲左山房詩鈔》，世不多見。律詩工切忼爽。其戍邊之作，則勁氣直達，音節高朗，最近有明七子。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二　侯官林文忠公，勛業文章，彪炳海內。【略】公詞附於詩存之後。公固不必以詞見，而其詞則與嘉、道間諸大老可以並駕齊驅。

分論

《感懷（二首）》　夏敬觀《學山詩話》：侯官林文忠公則徐，以禁雅片入中國，焚燒英人所運雅片，致被謫遣戍伊犁，有《感懷詩》二首。其胸次灑落，性量和平，於詩中可見之，誠不可及也。

《題黃粱夢盧生祠》　王曉堂《歷下偶談續編》：邯鄲黃粱夢盧生祠，過者留題多矣，都無出色語。往歲經其地，見有福建林少穆河帥留句云：【略】眞能翻新，予因此擱筆。

《塞外雜詠》　童遯祖《薖薖室詩話》：林文忠公《塞外絕句》云：【略】怨而不怒，得詩人溫柔和平之旨，足見大臣風範。

《舟過吳門與芷林話舊出倪雲林湖山書屋畫卷索題即和卷中雲林原韻》二　《石遺室詩話》卷二二：林少穆先生則徐，【略】有《和馮雲伯登府志局即事原韻之二》云：「風物蠻鄉也足誇，楓亭丹荔幔亭茶。新潮拍岸添瓜蔓，（端午前後，積雨經旬，敝居門前，河水漫溢。）小艇穿橋宿藕花。（予近濬小西湖，作大小二舟，小者可入城橋。）愧比逋仙亭畔鶴，枉談莊叟井中蛙。琴尊待踐湖西約，一櫂臨流剌淺沙。」又《舟過吳門與芷林話舊出倪雲林湖山書屋畫卷索題即和卷中雲林原韻之二》云：「小西湖上採菱船，千里芙蓉淺水邊。倘憶白鶴與偕隱，蒼烟古木也依然。」（去歲在小西湖，作竚月、綠筠兩舫。今春荷亭遍種紅藕，惜花時不獲與詩君同遊也。）附雲林原詩云：「湖水清空好放船，青山依約白鷗邊。忽思周處祠前路，古木蒼煙正渺然。」林公兩詩，皆吾鄉小西湖掌故也。

《出嘉峪關感賦》　《射鷹樓詩話》卷一：侯官家文忠公少穆宮傅遣戍伊犁，《出嘉峪關》詩，風格高壯，音調淒清，讀之令人唾壺擊碎。然怨而不怒，得詩人溫柔敦厚之旨。

《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射鷹樓詩話》卷二：「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此家文忠公少穆宮傅壬寅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句也。蓋文忠公矢志公忠，乃心王室，故二句詩常不去口。聞其督師粵西，易簀前數日，猶將原稿手自訂定。其仲嗣隨行，綴入赴告中。文忠公臨行時，嘗持《出戍

詩》一卷付余，因得錄其全首云：【略】二詩婉而多諷，怨而不怒，可稱風雅。

《郎潛紀聞初筆》卷四：粵賊初起，首陷平樂府城，時林文忠公已由西域賜環，文宗特詔起之田間。公方卧疾，聞命束裝，星夜兼程，宿痾益劇。公子編修汝舟隨侍，勸以節勞暫息。公慨然曰：「二萬里冰天雪窖，隻身荷戈，未嘗言苦，此時反憚勞乎！」口占一聯云：「苟利國家生死以，敢因患難避趨之。」乃舁疾亟行。憂國焦勞，馳驅盡瘁，遂卒於廣甯行館。

《載書出關》《射鷹樓詩話》卷一：《別長嗣君》詩云【略】；又《載書出關》詩云：「縱云三年生馬角，也須千卷束牛腰。」皆紀實也。

《伊江除夕書懷》《射鷹樓詩話》卷一：道光十九年，家文忠公奉旨辦理粵東夷務。陛見時，即懇陳五海口要害，須得精兵嚴守，庶夷人不得竄入。甫出京，途次又連陳數摺。至粵東，責夷人繳煙若干萬箱，並令其永無闌入，已有成議。嗣夷人中變，先生屢焚其舟，夷人竄入浙西。及定海失守，部議咎及先生，乃遣戍伊犁。其在戍所所爲詩，不作牢騷之概。《途中大雪》云：【略】《秋夜不寐起而獨酌》云：【略】《伊江除夕書懷》云：【略】。

《月華清·和鄧嶰筠尚書沙角眺月原韻》《清詞玉屑》卷四：因防海，於中秋夕同登沙角炮台絕頂晾樓，月輪湧上，海天一色，以《月華清》詞相唱和。嶰筠詞有云：「却料通明殿里，怕下界雲迷，蜃樓成市。訴與瑤閶，今夕月華煙細。」文忠詞亦云：「問煙樓、撞破何時。怪燈影、照他無睡。」固不離本旨。

《金縷曲·春暮和嶰筠綏定城看花》《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二：讀《高陽台》、《金縷曲》二闋，爲之慨然，豈但於倚聲中爲阿芙蓉增一故實哉！

傳記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〇三「國史館本傳」林則徐，福建侯官人。嘉慶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九年散館授編修。二十一年充江西鄉試副考官。二十四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閏四月充雲南鄉試正考官。二十五年二月，轉江南道監察御史。【略】四月，京察一等，復帶引見記名，以道府用。尋授浙江杭嘉湖道。道光元年聞父病，引疾歸。二年授江蘇淮海道，未赴任，署浙江鹽運使。三年遷江蘇按察使。四年正月署布政使。八月，丁母憂。五年奉旨赴南河督修隄工，工竣仍回籍。六年四月，命署兩淮鹽政，以疾辭。十月服闋。七年五月授陝西按察使，署布政使。旋升江甯布政使。十月，丁父憂。十年正月服闋，六月授湖北布政使。十一月調河南布政使。十一年七月調江甯布政使。【略】十月擢河東河道總督。十二年【略】二月授江蘇巡撫，未即赴任。【略】閏九月，以河南盜決官隄首犯陳端日久未獲，降五級留任。【略】十五年正月，奏鎮江所屬丹徒、丹陽運河爲江浙漕船要道，見屆大挑之年，請計段興工，均允之。十一月，署兩江總督。十六年二月回巡撫任，七月復署兩江總督。十一月入覲。十七年正月擢湖廣總督。時荆襄歲苦水患，則徐抵任後，修築隄工，躬自監視。七月奏籌襄陽等屬鹽務緝私章程，如所議行。尋以江南河庫道李湘棻因庫款不清褫職，則徐坐前任江蘇巡撫時註考不實，降四級留任。九月，前任總督訥爾經額奏武岡州滋事首逆藍正樽已被鄉勇毆斃，則徐遵旨研究，亦以毆斃屬實覆奏，上責其隨同附和，遷就了事，降五級留任。十八年【略】閏四月，湖南撫標右營游擊馬辰失察家人及弁兵舞弊事覺，則徐坐曾經保奏，降四級留任。【略】先是鴻臚寺卿黄爵滋疏請嚴禁鴉片煙，以塞漏卮，吸食者治以死罪。命下中外各大臣議奏，則徐奏言：鴉片流毒已甚，非難於革癮，而難於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況行法在一年以後，議法在一年以前，轉移之機正繫諸此，必直省諸臣共矢一心，極力挽回，以期永絕澆風。此法乃不爲贅設，遂擬章程六條：一、收繳煙具，以絕饞根。一、各省於定議後出示，分一年爲四限，遞加罪名，以免觀望。一、加重開館興販及製造煙具罪名，勒限自首，以截其流。一、失察處分先嚴於所近。一、著令地保甲長查起煙土、煙膏、煙具，庶匿者罪同正犯。一、豫講審斷之法，以杜流弊。因繕呈戒煙經驗藥方數種。條：一、收繳煙具，以絕饞根。一、各省於定議後出示，分一年爲四限，遞尋奏湖南、湖北拏獲煙販並收繳煙土、煙膏、煙具情形，上甚嘉之。十一月入覲，賜紫禁城騎馬，命頒給欽差大臣國防，馳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水師咸歸節制。十九年三月，偕總督鄧廷禎等奏查辦躉船二十二隻，起獲煙土二萬二百八十三箱，請酌給茶葉、大黄以示體恤，得旨：所辦可嘉之至。該夷畏罪自首，情尚可原，免其治罪，酌賞之處著照所議。則徐下部優叙。【略】先是，三月則徐調兩江總督，未即赴任。十二月授兩廣總督。【略】二十年正月，則徐定計以毒攻毒，令關天培密裝礮船，雇漁蜑各戶教以出洋埋伏，候夜深

順風揚火，焚艤附夷舟匪船二十三隻，延燒夷舟及海灘篷寮，自是漢奸膽懾，夷船接濟幾斷。【略】五月，再焚夷船於磨刀外洋，延燒匪艇十一隻，篷寮九座。【略】二十一年三月，賞四品卿銜，命赴浙江鎮海軍營協辦事務。則徐至浙，與兩江總督裕謙、浙江巡撫劉韻珂籌辦海防節次，擒獲夷匪正法，杜絕接濟，嚴堵要隘，夷不得逞。五月復革去卿銜，遣戍伊犁。七月，河決開封，則徐道中奉旨免戍，襄辦東河河工。時大學士王鼎奉命總理河務，以則徐熟悉情形，深資得力入奏，得旨即督飭工員赴辦。二十二年工竣，飭遣戍。二十四年，伊犁將軍布彥泰奏請飭則徐勘辦伊犁開墾事宜，則徐親歷庫車、阿克蘇、烏什、和闐、喀什噶爾、葉爾羌及伊拉里克、塔爾納沁等處，請酌給回子耕種，並請改屯兵爲操防，均如議行。二十五年九月，命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補，十一月賞三品頂帶，署陝甘總督。十二月行抵甘州，會野番肆劫，飭鎮將防護馬廠，幷倣洋礮之法改製大礮，推輪運放，士氣爭奮。二十六年三月，授陝西巡撫，仍暫留甘肅，偕陝甘總督布彥泰等辦理番案。六月，勦番族番僧於黑錯寺，復追埽巢岔匪巢，殲擒殆盡。得旨調度有方，下部優叙。十一月因病奏請開缺，得旨賞假三月。二十七年升雲貴總督。【略】得旨加太子太保銜，並賞戴花翎。二十九年五月，騰越廳卡外野夷滋擾，則徐檄總兵拴住迤西道，王發越率明光隘土守備左大雄勦平之，上嘉其遠振軍威，又安邊地。六月因病請假。七月復奏請開缺，允之。三十年五月，大學士潘世恩、尚書孫瑞珍、杜受田應文宗顯皇帝登極求賢詔，均首以則徐薦，命迅速來京廳候簡用。九月以廣西逆首洪秀泉稔亂，【略】十月，命署廣西巡撫。十一月行次廣東潮州病卒。

紀事

《題許甌香處士（友）畫冊爲香士上舍（芬）》《雪橋詩話三集》卷一〇：許甌香處士友畫冊八幅，末題丁亥春日，爲健翁宗師作。予遇月谿購求遺墨得之，孫均雪村徧徵題詠，後失去，六世孫香士上舍芬以百金餅購藏之。

《題孫平叔宮保爾準平臺紀事詩冊》《臺灣詩乘》卷四：侯官林文忠公則徐，勳業文章，震曜寰宇。著《雲左山房詩抄》八卷，有《題孫平叔宮保爾準平臺紀事詩冊》一首。先是，道光六年夏四月，彰化閩、粵械鬬，蔓延數十村莊，大甲以北亦起應。山賊黃斗乃煽導土番，四出殺掠，所在騷動。爾準至臺查辦，遣兵平之，事載《臺灣通史》。

《壬寅臘月十九日嶰筠前輩招諸同人集雙硯齋作坡公生日此會在伊江得未曾有詩以紀之》《雪橋詩話續集》卷七：林文忠以燒煙事至廣東，與鄧嶰筠尚書均緣是遣戍。壬寅臘月十九日，嶰筠招同人集雙硯齋，作坡公生日。嶰筠依《百字令》慢詞，文忠及一飛河帥各有古詩，嶰筠亦作一首。文忠詩云：【略】。

《塞外雜詠》《射鷹樓詩話》卷一：《戲爲塞外絕句》云：【略】先生出關，攜兩少君同行，載書數千卷。

《五虎門觀海》《射鷹樓詩話》卷三：吾閩之五虎門，天險者也。天險則其勢可據。險者何？非兩岸之高山，亦非海底之礁礁。所謂天險者，蓋以潮信一日一汐，潮退時則船擱閔不得行。今以閩中省垣之地勢論之，梅花、五虎、壺江、金牌、熨斗、烏豬猶唇也；閩安猶齒也，亭頭、濂浦猶舌也。唇亡齒寒之候，其舌尚能伸縮自如乎？以兵家九地形勢論之，亭頭、濂浦則爲散地，圍地也，梅花、五虎、壺江、金牌、熨斗、烏豬則爲重地、利地也。至琅琦十三鄉，南連長樂，北界連江，西接閩安，北控大海，其地皆有險可據。自道光二十一年逆夷寇廈門，省垣官弁恐其自虎門竄入，乃不屯重兵於壺江、金牌、熨斗、烏豬，祇填船於濂浦，此之謂棄重地、利地而保散地、圍地，猶之人家防賊，大門而不牢固，徒以椅棹等物阻於房內，欲賊之不擅入得乎？故用兵者當先辨九地之形而後扼其要，否則以地與敵耳。家文忠公少穆宮傅《五虎門觀海》詩云：【略】此詩可謂深曉形勝。

《高陽臺・和曨筠前輩韵》《清詞玉屑》卷四：海氛肇自焚煙一舉，林文忠以江督奉使莅粵督其事，與粵督鄧嶰筠賦《高陽台》，文忠和云：【略】二詞俱盛傳於世。

藝文

郭麐《奉寄林少穆廉使（則徐）即用其題慈仲集韻四首》　歸來息景欲逃

虛，能使交游跡併疏。猶勝秦郵窮博士，年年京國券書驢。似聞蒿目獨憂時，肯向疲氓責繭絲。略有新篇傳諷諭，不妨采到白家詩。風煙陽羨記探春，回首前游跡已陳。說與使君勤卹意，此來要看耦畊人。（時方欲赴蜀山書院。）超然榮觀念何深，愛士憂民只此心。太息謨觴人去久，世間誰識伯牙琴。（廉使曾邀亡友甘亭館于武林。）

鄧廷楨《呈少穆星使四首》 班劍威儀重漢官，肘懸金印看登壇。側聞比上策攻心豈易降，七旬海角駐旌幢。好音定翼鵷鵷鳥，爭向軍中識一韓。驛騎交馳疊報章，雲藍千指燦光芒。跋牂自見飛鴞集，感帨何妨有吠尨。虎踞龍蟠是舊遊，歲星看見照吾州。儘教梓愛追騏驥，流汗甘爲湜籍僵。里歌來莫，海上還期更宿留。

又《歲除志感兼呈少穆尚書四首》 自稅康居駕，傑然學據梧。臨風惜懷抱，對雪感頭顱。客意隨春遠，鄉心入夜孤。兒孫應憶我，不肯醉屠蘇。

聞道東溟外，秋來已罷兵。皇風宣遠海，天意重蒼生。牖戶謀宜亟，欃槍掃欲平。所希籌筆者，莫恃敦盤盟。茲土亦云美，含豪紀歲時。黃羊供節物，蒼鹿佐春卮。蠻部爭輸賣，番僧解祝釐。皇輿恢二萬，原不是天涯。

獨有平生契，龍沙慰寂寥。吟箋晨互遞，酒局夜相招。患難憐蛩蟄，芳馨擘桂椒。清時多雨露，休怨故山遙。

又《贈鶴和少穆》 不舞何曾值一錢，清臞猶得伴逋遷。已辭珠樹誰分料，卻解琴心學應弦。賦裏飛還過赤壁，詩中聲欲上青天。攀稽且博雞羣譽，莫羨高沖碧落煙。

又《偶成呈少穆》 榆錢淺碧垂垂老，杏萼嬌紅故故留。堪笑龍鍾雨遷客，春寒同著木棉裘。

又《少穆偕厚莽榷使載酒遊藥園余以病不能奉陪作此呈少穆》 風雨過從我與君，卻因衰病感離羣。書緡句漏求丹藥，詩愛江淹擬碧雲。局似舉棋渾不定，緒同抽繭本難分。何如載酒東郊去，紅藕香中集屐裙。

又《少穆饋魚口占志謝》 鮓菹分惠小奩開，絕勝邊城買四腮。棖觸江南好風味，三山門外鹵魚來。

又《癸卯秋被命東歸少穆尚書以詩贈行次韻卻寄二首》 秋淨天山正合圍，忽傳寬大許東歸。餘生幸保精魂在，往日沈思事業非。遇雨羣疑知並釋，搏風獨翼讓先飛。河梁自古傷心地，無郤分攜淚滿衣。事如春夢本無痕，絕塞生還獨戴恩。未必芭蘭香共擘，要留薑桂性常存。百年多難思招隱，半壁殷憂敢放言。此去刀鐶聽續唱，遲公歸騎向青門。

又《寄懷少穆（甲辰）》 五年逐形影，展轉嬰百憂。遂令平生交，直與骨肉侔。厥初事籌海，頗欲馴夷酋。商輅輒中夜，肝腎窮彫鎪。逾年困圍城，越俎敢代謀。生死寄呼吸，朝暮如蜉蝣。謫戍天山西，振策萬里遊。搴茭會有役，我去公稍留。荷戈旋復來，泛泛雙浮漚。眠食互存問，疾病相噢咻。患難轉益親，下逮僕與騶。賤子荷環召，驅車出蘆溝。（出伊犂首程地名蘆草溝。）河梁不忍別，涕泗交頤流。自念蒲柳姿，豈望桑榆收。酒泉幸生到，意慊夫何求。勿謂無所求，思公滯遐陬。穹廬歎孤孑，悲笳動牢愁。無人誦《七發》，夙疾恐未瘳。亟祝天回春，樂府歌刀頭。鬱鬱久懷抱，鹿廬轉不休。雨露本無私，此志行當酬。舊臘拜恩命，宅藩來蘭州。西望嘉峪關，茲地爲噤喉。造物似有意，置我於道周。且晚迎公歸，慰我輖飢輖。坎隱不失義，靈蓍告我猶。相期保百歲，安敢論千秋。大地東南浮，吾道宜滄州。咄哉此二老，長作尋盟鷗。

又《少穆被命還朝以詩二章迎之》 高皇拓地越烏秅，聖主籌邊軼漠家。擬向輪臺置田卒，特教博望泛秋槎。八城戶版輸泉賦，千騎旂裘擁節華。載筆它年增掌故，羈臣乘傳盡流沙。（少穆自伊犂戍所奉命履勘回疆，新墾地畝，馳驅越歲，編歷八城，得旨以四、五品京堂回京候補。）夔蚿心事最憐君，燕羽差池惜暫分。宜室忽聞新渙汗，霸陵眞起故將軍。春風遠度天山雪，卿月重依帝闕雲。往歲詩篇盟息壤，道周相候慰離羣。（去春有奉懷詩云：「造物似有意，眞我於道周。且晚迎公歸，慰我輖飢輖。」）

潘曾瑩《林文忠公輓詩》 川嶽鍾間氣，松筠標勁姿。巍巍文忠公，文武才兼資。公幼讀經史，偉矣千秋期。簪筆入承明，鳳集高梧枝。淵淵眞性情，斟斟古文辭。圭璋異凡品，早受特達知。夙抱經世略，霖雨覘設施。吾吳秉節地，德政頌保釐。民生藉培養，撫之如嬰兒。謂宜固元氣，寒暑泯怨咨。士風賴整飭，經師兼人師。謂宜崇正學，樸實挽澆漓。國事若家事，纖悉罔或遺。歷歷十四省，終始一不欺。公昔返鄉里，養疴南山陲。加惠及桑梓，籌畫咸得宜。一利有未興，病如渴與飢。豈以林壑懷，而忘民物思。出處境則異，忠愛矢不移。今皇嗣統初，圖治日孜孜。粵西方用兵，宵旰廑瘡痍。命公往勦賊，桓桓總虎貔。士氣百倍振，父老拜旌旗。先聲破賊膽，威

望韓范推。慷慨竭心力，遂覺形神疲。僉謂宜節勞，暫息周道馳。公曰兵貴速，行矣何可遲。剋日掃欃槍，勿使蔓草滋。死生誓報國，吾力猶未衰。公志日益奮，公病已不支。大星落前營，慘澹陰風悲。煌煌易名典，我我諭祭碑。精神貫金石，大節眞無虧。公昔贈我詩，珍若琳瑯貽。勖我以道德，勿務春華擷。文章本經術，期望兼箴規。公績在旂常，公名勒鼎彝。遐哉緬令望，感激交涕洟。

陳偕燦《哭少穆先生》　八桂干戈日，三朝社稷臣。登車猶力疾，拜表已忘身。出處關天下，安危繫此人。何當悲《薤露》，遺憾滿征塵。　天地黯無色，原頭夜落星。一生完大節，九死出邊庭。（公曾戍西域。）古驛燈微碧，芳郊草自青。故鄉遙隔處，風笛咽郵亭。

又《書少穆先生留別滇中同人詩後》　公忠身許濟時艱，引疾歸來忍置閒。天下安危韓魏國，蒼生霖雨謝東山。籌邊策合馳重譯，諭蜀文曾定八蠻。（前年定滇匪。）最是碧雞坊外路，臨歧猶軫念恫瘝。　召棠邨黍衆情欽，小范文章蔚翰林。（謂長嗣君。）調鼎功宜虛左待，匡時才豈異人任。入山猿鶴煙蘿古，跋浪鯨鯢瘴海深。莫便草堂開綠野，徵車早慰九重心。（時被召再起。）

雜録

《新世説・政事》　林少穆撫蘇日，嘗謂僚屬曰：「吾恨不從牧令出身，事事由實踐。」

潘煥龍

潘世恩《四梅花屋詩鈔序》　吾宗四梅明府，爲楚北詩人。余聞其名，未見其詩也。四梅以名孝廉出宰中州，若洧川，若商邱，政聲卓然，聞於京師。旋以拴獲鄰省劇盜，賞加五品服，則又詩人而循吏者也。今年夏，出其自訂詩稿，問序於余。三復讀之，見其和平溫雅，各體兼擅，是眞探源漢、魏，而出入於韓、白、歐、蘇諸家，非獨天資高，抑學力深矣。竊惟古來賢守，如韋、白、劉、蘇諸公，往往於簿書之暇，發爲篇章，抒其懷抱，千百年後猶令人想見其高風，顧未聞有一門風雅如四梅者。則文人之福，惟四梅兼之。他日位望之隆，勳業之盛，知必有遠過於前賢者，又不得徒以詩人、循吏目之矣。

麟慶《四梅花屋詩鈔序》　詩文之道，與吏治通。詩《三百篇》自朝廟下逮閨門里巷，以及一草木之微、一昆蟲之細，反覆吟咏，皆有以涵育其性情而進於道，故達於政者，於此取資。雖然，以詩入於政，即以政出其詩，如律呂然，還相爲宮，有不知其所由然也。而善所出者，乃工焉矣。楚北潘子四梅，以孝廉出宰中州洧川，囹圄空虛，循聲盈耳。予適陳臬是邦，識其爲人，非俗吏也。既知其家學淵源，琴瑟壎篪，此倡彼和。先太夫人曾采其女兄弟之作入《閨秀正始集》，因以一門風雅目之。後四梅調繁商邱，獲鄰省盜晉秩，而予亦旋去豫、藩黔、撫楚、總視南河，迄今相距有年矣。而其文章、政績，未嘗不往來予懷。今年夏，四梅自訂其所爲詩，郵以問序於予。予覽之，體大思深，志和音雅，奄有韓、白、歐、蘇之長，而自抒所得。篇章美富，與吏治竝。予所謂「以詩入而以詩出」者，今乃於四梅益信之也。夫詩以性情爲主，而體格副之。觀摯虞《流別》，各有故步可尋，而後世寖失於卑靡。四梅籍於楚，其鄉先人公安、竟陵一派，久爲作者所議。四梅一洗其習，獨發爲和平中正之音以鳴於世，斯道可稱健者。然予猶以爲作詩必有本，彼求工於詩者，徒沉溺於風雲月露之詞不知所返，而筐篋簿領之才一行遂廢，又復失之。今四梅能得作詩之本者，他日治譜之昭垂、名位之洊升，蜚英聲而騰茂，實予得於是詩見之矣。

陸建瀛《四梅花屋詩鈔序》　曩雙五鮑先生視楚學士抱才者，爭如脫穎。四梅刺史同年與陳殿撰秋舫、劉學博孝長，更以詩鳴。時余與三子者相去或百里、數百里，不知其詩境奚似也。比至都，與秋舫同僦舍，孝長以計車留試；四梅亦入成均，校書武英殿，旋魁京兆榜，始獲聚處論詩。鮑先生爲予言：秋舫超妙如空中鶴唳，令人塵慮一清；孝長縱橫馳騁，不可羈勒，充之學力，楚先輩若公安、竟陵視之培塿矣。然二子一時俊才，恐福不稱其文。四梅少年嗜學，醇懿肫誠，其所爲詩，奄有韓、白、歐、蘇諸家之長，抑抑然約已卑思，不自夸伐，獲福當過之。余謹聞命，既而秋舫以奇疾終；孝長

連不第於春官，近乃司鐸偏邑；四梅出宰洧川，有循聲，尋調商邱，以勤能列薦牘，恩予加銜。中州士大夫之言詩者，必稱其詩；言政者，必稱其政。又伉儷父子弟妹間，或郵筒往返，公餘酬唱，莫不斐然有作。一家清福，爲從古詩人所無。回憶鮑先生之言，壹似燭照，數計而不爽者。夫詩者，性情之襮焉者耳。非其中有所蓄，鬱鬱勃勃，不能自已，必無作。作則其精神意氣往往流露而不自知，至於福澤豐歉，抑亦有數存焉。而鮑先生之言詩，屢中若是。今取四梅自訂集讀之，汰其向所存者，不啻什之六、七。即余與秋舫、孝長所曾擊節者，或不盡存。觀其刪詩之勇，非即所謂抑抑然不自夸伐者歟？其詩不以放誕爲豪，而自餘豪氣；不以尖冷爲雋，而自饒雋味，非夫才而深於學者能逮此歟？異日勘名屢進益上，知其不以自多者，將亦如鮑先生之言其詩也，烏能測所至也。

陳沆《題潘卧園梅花書屋圖》 吾鄉有奇士，性情妙於仙。萬花不在眼，獨與梅有緣。繞屋種四樹，樹樹皆華妍。有時山月到，清影倍嬋娟。詩人當此時，徘徊思渺然。兩心結深契，人花俱不眠。我欲訪佳景，開尊待何年？

戴文選《吟林綴語》 羅田潘四梅（煥龍）明府論詩有云：「足不遍九州，眼界苦寂寞。胸不熟萬卷，腹笥先蕭索。須知得精英，亦復從糟粕。」此論最爲握要。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劉淳》 潘煥龍，字卧園，湖北羅田人。道光五年舉人。歷官河南洧川、商邱及山東鄒平知縣。煥龍敦品勵學，尤工於詩。少嗜元、白。長遊京師，與曾燠、陳沆、黃爵滋相切劘，所詣益進。嘗賦《七白松歌》，蒼鬱古厚，沆歎曰：「韓、杜儕也。」一時傳誦都下。官商邱時，布政使林則徐亟賞之，以詩集丐爲校讎。按察使麟慶，謂楚中以公安、竟陵一派爲作者所議，煥龍「一洗其習，獨發爲和平中正之音以鳴於世」。嘗綜燕、趙、齊、豫諸詩人爲《論詩紀略》一卷。初任洧川，地僻民陋，力以振興文教爲己任。商邱河決，煥龍躬親畚鍤，刻日蔵工。值臺灣用兵，車馬絡繹於道，芻糧皆出私購，不以病民。丁憂服闋，需次山東。堂邑令苛斂虐民，萬餘人圍其城。巡撫陳孚恩檄煥龍往，且曰：「需兵幾何？」煥龍曰：「民鬧漕，非叛也，以兵往則激變矣。」單騎詣治所，曉以大義，民皆帖然。其爲治，官無留事，獄無繫囚，暇則與邑人士酹酒論文爲樂，所至皆有循聲。尋乞養歸，年七十三卒。所著有《四梅花屋詩鈔》十三卷、《卧園詩話》十卷、《泰山游記》、《讀書日記》。

林則徐《四梅刺史仁兄以大集見示題奉教正》 君家詩思在梅邊，（君所居曰梅花書屋。）花種河陽吏亦仙。閨閣互酬黃絹句，（君一家眷屬皆耽風雅。）庭幃新補白華篇。（時侍養在家。）江間滌筆銀濤瀉，漢上題襟璧月圓。（君所親蕉雨太守招作近游。）祇恐卧園難久卧，出山雲影落吟鞭。（卧園，君家園名也。）

少穆弟林則徐初稿。

黃爵滋《道光丁酉首夏題奉四梅先生》 蘇公託跡處，往往多詩人。赤壁鶴千里，黃州月一輪。思工迴麗藻，語重入天眞。寂寞燕臺夜，高歌更有神。

樹齋弟黃爵滋初稿。

湯鵬《四梅仁兄大人枉顧出示所著詩集兼以長歌贈我爰賦四律酬之即請教正》 落落論壇坫，拳拳憶典型。曹、劉開閫奥，韓、杜走風霆。我友四梅子，天涯一扣扃。把君詩過夜，窗月逗瓏玲。君自一家則，清新半古香。戔嶪倚天半，菡萏濯波長。倒屣懽攜手，揮毫欵吐芒。楚《騷》吾國脈，弔古兩茫茫。突兀浮邱子，才名三十年。壯心愁折耗，小技強雕鐫。詩好騰羣笑，官閒了宿緣。久無飛動意，見爾一翩翩。贈我詩何健，瓊瑤咳唾中。揄揚眞意在，俛仰古人同。斗轉慙瞻北，川流許到東。應須各努力，搖筆倚長虹。　海秋弟湯鵬初稿。

湯禮祥

《湖海詩傳》卷四五 湯禮祥，字典三，仁和人。諸生。吏部侍郎右曾孫。有《棲飲堂詩》。

又《蒲褐山房詩話》 典三自言：《懷清堂集》，宗派能守不墜。然少宰清幽秀雅，出入漁洋、綿津，而典三詩頗有奇氣，未必不厭家雞而喜野鶩也。

宋咸熙《耐冷譚》 點山著《栖飲草堂詩鈔》，詩筆既佳，立言尤有關世道。

《蛻翁所見詩錄・感逝集》 點山詩，亦雲伯先生所選，余錄存二十一首。聞其人工詩文，所與遊者皆一時老宿及高逸之士。中年忽入貨（貲）爲縣尉，來蘇需次，後未悉其究竟。詩有刊本，品格頗高，能自拔于浙派而別立一幟。若勘災諸作，則次山《春陵行》之亞矣。

李堂《緣庵詩話》　湯（禮祥）【略】壯歲棄舉，援例爲雜職，分發江南試用，所至以廉能稱。上官重其才，將薦擢之，遘疾乞歸，未幾而歿。著有《棲飲草堂詩鈔》，七古尤有氣骨。《饑民船》云：【略】《賑廠行》云：【略】似古謠諺。

宣統《杭州府志・文苑傳三・湯禮祥》引《杭郡詩續輯》　湯禮祥，字典三，仁和諸生。右曾孫。治詩古文辭，爲盧文弨、秦瀛所賞。其詩能守右曾家法，一以唐人爲標率，佳處於韋、柳爲尤近。

《粥裘行》　宋咸熙《耐冷譚》：先府君每歲以衣施寒者，費不足，粥裘繼之。湯點山（禮祥）作《粥裘行》云【略】。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棲隱草堂詩鈔》六卷，湯禮祥撰。禮祥，字典三，浙江仁和人。諸生。

王照圓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七　照圓，字婉佺。山東福山人。主事郝懿行室。有《婉佺詩草》。

又引《國朝閨秀正始集》　懿行，字蘭皋。嘉慶己未進士。有才名。婉佺書法歐、柳，工古文，得六朝人筆意，尤精漢學。握鉛懷槧，日與蘭皋考訂經史疑義。疏《爾雅》，箋《山海經》，名噪都下。

又　所著有《列女傳補註》八卷《叙錄》一卷、《列女傳校正》一卷《叙讚》一卷、《夢書》一卷行世。女文則，字順嬰，亦能詩。

又引臧庸《列女傳補注序》　中壘斯傳爲垂世立教之大經，士人既多所不習，女子又鮮能通，此古道之不興蓋由是矣。幸得如安人者爲之疏通疑義，詮補舊說，而大旨瞭然。【略】詮釋名理，詞簡義洽。校正文字，精確不磨。貫串經傳，尤多心得。

又引馬瑞辰《列女傳補注序》　其立論則原本《禮經》，其詁義則讀應《爾雅》。考譌正謬，必廣證乎羣書；訂異參同，亦兼綜夫衆說。博而不蕪，精而不鑿，洵足傳子政之家法，紹惠姬之懿範已。

又淑儀案　婉佺所著《詩説》二卷、《詩問》七卷、《列女傳補注》八卷、《女錄》一卷、《女校》一卷，前清光緒八年順天府尹畢道遠等進呈御覽，奉上諭，有「博涉經史」、「疏解精嚴」等語。嗚呼，稽古之榮於斯爲盛，三百年中一人而已。

《晚晴簃詩匯》卷一八六　王照圓，字瑞玉，一字婉佺，福山人。棲霞郝懿行室。有《婉佺詩草》。

又　婉佺幼孤，母林教以讀書，命作《列女傳補注》。于歸後，蘭皋有所述造，每爲寫定題識，其所自著諸書，皆附蘭皋書以行。

《清史稿・藝文志四》　《閨中文存》一卷。郝懿行室王照圓撰。

方東樹

管同《方植之文集序》　同少時性喜爲文，與海内文士往來，而桐城方君植之爲之冠。其後同更憂患疾病，四十以來，悟儒者當建樹功德，而文士卑不足爲。以語他人，憮然莫應也，植之獨深然之。蓋植之之學出於程、朱，觀其《辨道》一論，明正軌，闢歧塗，其識力卓有過人者，宜其文之冠於吾輩也。予嘗論之：「道非猝至，而命不可妄求。成聖賢之名而後爲立德，則立德也難矣，強吾心以從善可也；擅公卿之勢而後爲立功，則立功也又難矣，竭吾力以爲善可也。植之之文，庶幾古立言者，且其學日進不已，他日立德立功非予所量。」予特幸其所見之同也，是以舉是説以冠其文焉。

方宗誠《桐城文錄序》　自惜抱文出，桐城學者大抵奉以爲宗師，然其才氣之盛，學問之正，博大精深，未有如植之先生者也。少學於惜抱，而不爲其説所囿，能自開大，以成一格。然務爲窮理盡性之學，眞知文之精意，而未嘗專用力，故簡潔涵畜，不及惜抱；至其佳者，直追劉子政、曾子固、朱子，惜抱不及也。嘗謂文不關於世教，雖工無益，故其爲文，務盡其言之理而足乎人之心，上元管異之俑其「無不盡之意，無不達之詞」，知言也。今特錄植之先生文六卷。

譚延獻《五品卿銜前棗強縣知縣方君墓志銘》　族兄儀衛先生東樹者，抗

心希古，辭闢羣言，君奉臬焉，生平學術之有宗尚，實源於此君。

《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 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八 方東樹，字植之，桐城人。績子。諸生。師事姚鼐，受古文法，爲姚門四傑之一。覽經史諸子百家，獨契朱子。爲文好搆深湛之思，醇茂昌明，言必有物，窮源盡委，沉雄堅實，無不盡之意，無不盡之詞，不盡拘守文家法律。詩則用力尤至，沈著堅勁，卓然成家。歷主海門、韶陽、廬陽、泖湖、松滋、東山等書院講席，導諸生以學行，以詩文就正者，既告之義法，且進以爲己之學。撰《考槃集文錄》十二卷，弟子方宗誠選刊本更名《儀衛軒文集》十二卷《外集》一卷《詩集》六卷、《漢學商兌》四卷、《書林揚觶》二卷、《昭昧詹言》十卷《續》八卷《續錄》二卷。後三書最有名，雜著尚有□種。

《清史列傳・儒林傳上二・方東樹》 方東樹，字植之，安徽桐城人。諸生。父績，博學，工文詞，著有《經史劄記》十二卷、《屈子正音》三卷、《詩文鈔》七卷。東樹幼承家範，年十一效范雲愼火樹詩，驚其長老。年二十餘用功心性之學，又學古文於同里姚鼐。四十後不欲以詩文名世，研極義理，於經史百家、浮屠老子之說罔不窮究，而最契朱子之言。嘗言「立身爲學，固以修德立行，內全天理爲極。而於人世事理，亦必講明通貫以待用。惟當知本末先後之次，不可以玩物喪志勞心，失其遠者大者耳。」時海內競尚考證，號曰漢學。鼐嘗爲文辨之，東樹因著《漢學商兌》三卷。自序謂「近世漢學，闢宋儒，攻朱子，以言心、言性、言理爲厲禁。觀其所著書，不出訓詁小學、名物制度，棄本貴末，於聖人躬行、求仁、修齊、治平之教，一切抹摋，名爲治經，實足亂經。」又曰：「經者，良苗也。漢儒者，農夫之勤菑畬者也。耕而耘之，以植其禾稼。宋儒者，穫而舂之，蒸而食之，以資其性命，養其軀體，益其精神也。非漢儒耕之，則宋儒不得食；宋儒不舂而食，則禾稼蔽畝棄於無用，而羣生無以資其性命。今之爲漢學者，則取其遺秉滯穗而復殖之，因以笑舂食者之非，日夜不息曰：吾將以助農夫之耕耘也。卒其所植，不能用以置五升之飲。先生不得飽弟子長飢。以此教人，導之爲愚，以此自力，固不獲益。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蕩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本，其去經也遠矣。」同時陽湖陸繼輅、元和沈欽韓皆重其書。武進李兆洛言：「曩時讀書，甚不喜康成。於朱子，亦時時腹誹。讀先生書，敬當力改其失。」其推服如此。東樹又著《辨道論》，跋黃宗羲《南雷文定》，以破姚江山陰之失。少有用世志，遊粵東，值大臣請禁洋煙，著《匡民正俗對》，陳所以禁之之道。英人肇釁，著《病榻罪言》，論所以禦之之策。時皆不用。客遊五十年，晚歲家居，益窮性道之旨，自言所學無時不有新益。咸豐元年卒，年八十。古文簡潔涵蓄不及鼐，能自開大，以成一格。然桐城自東樹後，學者多務理學云。他著有《書林揚觶》、《一得拳膺錄》、《思適居鈐語》、《半字集》、《考槃集》、《山天衣聞考正》、《待定錄》、《進修譜未能錄》、《大意尊聞》、《最後微言》、《老子章義》、《陰符經解》、《昭昧詹言》、《文集》、《詩集》共百餘卷。

《清儒學案小傳・方先生東樹》 方東樹，字植之，晚號儀衛，桐城人。曾祖澤，字苧川，乾隆丁卯優貢，官學教習，議叙知縣。生平論學宗朱子，惜抱嘗從學。父績，字履卿，諸生，著《經史札記》、《屈子正音》及詩文集。先生承家學，年二十補諸生。師事惜抱，相從最久。後客游授經，先後主安徽巡撫胡公克家、兩廣總督阮公元，分纂《江寧府志》、《廣東通志》，主講廣東廉州、韶州書院。歸皖主廬州、亳州宿松書院。復游廣東，客巡撫鄧公廷楨幕中。近七十，乃歸里。後進多從游，著書不輟。咸豐元年，主祁門書院，卒於講舍，年八十。先生性高介，不隨人俯仰。好盡言。論道德文藝，必抉其所以然。在粵，著《匡民正俗對》，主嚴煙禁；又著《病榻罪言》，論自強之策。客阮文達幕時，論學意不合，著《漢學商兌》，反復申辨，又慮排漢學或變爲空談性命，不守孔子下學上達之序，乃著《辨道論》跋南雷文定，以砭姚江山陰牴牾朱子之誤。少有用世志，於禮、樂、刑法、河漕、水利、錢穀、關市皆嘗究心。曰：「人第供當時驅役，不能爲後世法，恥也。鑽故紙，著書作文，冀傳後，而不足膺世之用，亦恥也。必才當世用，實足濟世不幸，不用修身立言，足爲後世法，古之君子，未有不如此厲志力學者也。」所著書《漢學商兌》三卷、《書林揚觶》二卷、《大意尊聞》三卷、《向果微言》三卷、《昭昧詹言》六卷、《陶詩附考》一卷、《儀衛軒文集》十二卷、《半字集》二卷、《考槃集》三卷、《王餘集》一卷，皆刊行。曰《待定集》者百餘卷，中多微言粹語，軼不存。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儀衛軒文集》十二卷《外集》一卷《詩集》五卷《年譜》一卷，方東樹撰。

《清史稿・文苑傳三・方東樹》 東樹始好文事，專精治之，有獨到之識，中歲爲義理學，晚耽禪悅，凡三變，皆有論撰。務盡言，惟恐詞不達。年八十，卒於祁門東山書院。他所著有《大意尊聞》、《向果微言》、《昭昧詹言》、《儀衛軒集》，凡數十卷。東樹博極羣書，窮老不遇，傳其學宗誠。既歿，宗誠刊布其書，名乃大著。【略】其同縣友人又有蘇惇元，字厚子；戴鈞衡，字存莊：皆東樹弟子。

鄧顯鶴

論述

程恩澤《南村草堂詩鈔序》 湘皋內行純篤，讀書知所別擇，外和而通內，剛毅不可犯。又抑塞磊落，多所磨淬。故明足以析理，辨足以破幽。其發於詩也，引之而高，邃之而深，激之而厲。

《國朝正雅集》卷五九《寄心盦詩話》 爲詩以峭拔生澀爲精。其託意處，仍是《騷經》香草之遺。

《清朝先正事略・鄧湘皋先生事略》 所爲古文，詳贍演迤，壹意表章先哲。凡予奪失實者，必力爲昭雪，時以比全謝山之《鮚埼亭集》。其爲詩也，覃精竭慮，與同里歐陽磵東切劘，辨析不少假。

《新世說・文學》 鄧湘皋幼時聞長老稱述鄉邦巨人長德，輒欣然聽之。稍長則搜討楚故，不遺餘力。每得殘縑斷簡，如獲異珍，驚喜狂拜不自已。所纂《沅湘耆舊集》，綜一千七百人，詩萬五千六百八十首，各爲小傳，以詩存人。復搜刻蔡忠烈遺集、王船山遺書，增輯周聖楷《楚寶》，編纂歐陽文公《圭齋集》，尤爲有功於先哲。

傳記

《續碑傳集》卷七八曾國藩《鄧湘皋先生墓表》 先生新化鄧氏，諱顯鶴，字子立。晚歲學成，遠近稱爲湘皋先生。先生自甫掇科名，即已厭薄仕進，慨然有志於古之作者。與同里歐陽紹洛磵東以詩相厲。客游燕、齊、淮陽、嶺南，所至悲愉抑塞，一寓於詩。覷幽刺怪，遏之使平，終歲顓顓，誓不履近人之藩，而又恥不逮古人。每有篇什，輒就磵東與相違覆，引繩落斧，剖晰豪釐，書問三反，或終不得當，交嘲互訟，神囚形瘁。已而窒極得通，則又互慰大歡，以謂解此者，天下之至豪也。先生以嘉慶九年甲子科舉於鄉，道光六年大挑二等，官甯鄉縣訓導凡十有三年，引疾歸。其遺外時榮而有事著述，與磵東略同。然磵東持律矜嚴，體勢稍褊；先生則波瀾益壯，跌宕昭彰。磵東牆宇自峻，與人少可；先生則闡揚先達，獎寵後進，知之惟恐不盡，傳播之惟恐不博且久。用是門庭日廣，而纂述亦獨多，詩歌所不能表者，益爲古文辭以彰顯之。其於湖南文獻搜討尤勤，如飢渴之於食飲，如有大譴隨其後驅迫而爲之者。以爲洞庭以南，服嶺以北，旁薄清絕，屈原、賈誼傷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放佚，湮鬱不宣，君子懼焉。於是搜訪濱資郡縣名流佳什，輯《資江耆舊集》六十四卷，東起漵源，西接黔中，北匯於江，全省之方輿略備。鉅製零章，甄采略盡，爲《沅湘耆舊集》二百卷。編求周聖楷《楚寶》一書，匡謬拾遺，爲《楚寶增輯考異》四十五卷。繪鄉村經緯圖以詔地事，詳述永明播越之臣，以旌忠烈。爲《寶慶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岡州志》三十四卷。衡陽王夫之，明季遺老，《國史・儒林傳》列於册首，而邦人罕能舉其姓名。乃旁求遺書，得五十餘種，爲校刻者百八十卷。瀏陽歐陽文公元全集久佚，流俗本編次失倫，爲覆審補輯若干卷。大儒周子權守邵州，錄其微言，副以傳譜之屬，爲《周子遺書》若干卷。所至釐定祀典，褒崇節烈，爲《召伯祠從祀諸人錄》一卷、《朱子五忠祠傳略考正》一卷、《五忠祠續傳》一卷、《明季湖南殉節諸人傳略》二卷。嗚呼，可謂勤矣。蓋千秋者，人與人相續而成焉者也。惟衆人甘與草木者伍，腐而腐耳。自稍有知識，即不能無冀於不朽之名，智又大者所冀又遠焉。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或碌碌而有

聲，或瓌材而蒙詬，或佳惡同時同位同而顯晦迥別，或覃思孤詣而終古無人省錄，彼各有幸有不幸，於來者何與？先生乃舉湖南之仁人學士，薄技微長，一一掇拾而光大之，將非長逝者之所託命耶？何其厚也。先生生於乾隆某年月日，卒於咸豐某年月日，春秋七十有五。曾祖元臣、祖勝逵、父長智。妻曹氏，仁厚淑慎，里黨稱之。妾何氏。子二：琳，廩貢生，前卒；琮，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科舉人，父歿後一月，以毀終。孫四：光黼、光紱、光紱、光組，曾孫大程。自先生以名儒篤行昌其家，羣從子姓皆孝友力學。兄子瑤，尤賢而能文章。先生之書，其不係於湖南文獻者，又有《南村草堂詩鈔》二十四卷、《文鈔》二十卷、《易述》八卷、《毛詩表》二卷、《校勘玉篇廣韻札記》二卷、《自訂年譜》二卷，瑤皆敬謹弆藏。其未刻者，皆寫定可傳於世。先生內行完粹，教澤在人，瑤所爲行狀甚詳，茲故不著。獨著其治詩之精與有功於鄉先哲者，揭於墓道，以式鄉邦，而訊異世。

又楊彝珍《鄧先生傳》 鄧先生諱顯鶴，字湘皋，寶慶新化人。母毛夢人綢一嬰兒自空降，遂生先生。生有殊稟，八、九歲即能爲詩。年十九補縣學弟子員，旋由廩膳生登嘉慶甲子鄉薦。屢試禮部不第，遂絕意進取。博究羣書，足跡半天下，凡海內薦紳大夫與才俊之士悉慕與爲友。其議論風發，上下古今，率常傾其坐人。晚授甯鄉訓導。尋乞病歸。時因事至長沙，治旁舍，舍客造請詩文者日相踵，悉能副其所求，巋然爲楚南文獻者垂三十載。先生嗜善其天性。自幼時聞長老稱述鄉邦巨人長德，輒欣然聽之。而吾楚值鼎革之際，其毅然殉白刃、蹈溝壑者不可勝數，迨殊世久遠，尺牋寸楮，幸不隨水火劫奪以沒，其散而棄於山崖墟莽閒者，蓋十九而二三也。國朝風教日盛，士尤多以文術志節相高，往往抱幽守獨，至老死且窖其書牖下，不求立名於時。先生往來躑躅於沅湘之濱，每得殘縑斷簡如獲異珍，驚喜狂拜不能自已。所著《楚寶》《耆舊》等集，知人論世，表章無遺。至其搜刻蔡忠烈遺集與設前、後五忠祠主，尤欲舉貞臣烈士爲邦人勸，俾各動其忠勇義憤之心，以維持夫天地氣數之變，其用意尤深且遠焉。故自狂獮橫發邕桂以來，侵鄂州，寇皖城，犯金陵，皆無不望風摧靡，獨吾長沙嬰城固守迄三閱月，而賊卒受創解去，遂能安據上游，下竹箭，輸糧糗，士奮卒武，以成江漢之捷。而克禽大憝者，良有由也。先生內行醇篤，事其兄抑畏惟謹，迄白首無閒言。撫其子勤於己子，衣食必先取足。尤篤於風義，師友存沒之感，數十年如一日。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所爲古文，詳贍演迤，卓然成家。其發於詩也，引之而高，邃之而深，激之厲以長，涵之夷以婉，信如程侍郎所稱者。其他著若干種，皆已成編。以咸豐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卒於濂溪書院之講室，年七十有五。子二：長琳，廩貢生，早卒；次琮，以拔貢舉於鄉，詩文俱堯然出儕輩，能世其家。著有《沅湘耆舊集前編》尤稱精審，後先生一月卒，蓋以毀也。先生既卒之四年，其兄子瑤始狀其言行而乞爲之傳，予特取其大者書之，其細者不具詳也。

又劉基定《甯鄉訓導鄧湘皋先生墓表》 先生諱顯鶴，字子立，號湘皋。三世皆以名德稱於州里。祖勝逵，諸生，講學資、邵閒，著錄弟子凡數十人，通籍者二人，學者稱松堂先生，著有《松堂詩存》。父長智，國子監生，與弟山東鉅野縣君長信以孝友型於家，母氏毛，前母氏李，生三子：長顯鵑，次顯鵾，諸生。季即先生。當毛孺人孕先生時，夢長庚星入懷而始寤。幼穎慧，姿性過人。讀書入目成誦，有神童之異。年二十補諸生，旋餼於廩。是時制舉之文，不盡根柢經義，專務詞華。先生獨鉤稽六籍，沈潛大家，以歐、曾之法行之，一時目爲高材生。嘉慶甲子舉於鄉，明年春官報罷，襆被旋里，與母兄雲渠築聽雨山房於南村之旁，閉戶讀書。講求經濟之學，凡一切朝章大政、國家掌故，靡不綜錄成帙，以期實用。尤邃於詩古文，每一篇出，必以漢、魏爲標準，以杜、韓爲法律，風泉滿聽，雲霞生色，無寥寥窮苦之音，有造化微妙之旨，甚有聲譽。時南城曾賓谷中丞轉運兩淮，主持風雅，以東南壇坫自歸耳。其名不遠千里，專致書幣，延入幕府。凡一篇一集，悉屬點定。每當高會廣座，長吟短詠，應口雒誦，無不驚異，服其嫻雅。居淮上五年，挾其才偏遊東諸侯，所至適館授餐，皆爲上客，傾動海內。晚歲不樂華靡之習，迺入京師詣選籍，銓就閒職，得甯鄉校官。束裝赴任，壹以著作專門名家。余自道光辛卯始交先生，嗣是每歲必數至，則止宿署中。常雪夜縱談明季蔡忠烈公死事，僮僕皆有勘色，頭觸屏風，猶感憤不少息。爰搜采軼事，證以詩文，創爲年譜，總若干卷。俾以鉛槧襄校閱時，合河康中丞紹鏞、長白裕宮傅泰、新安程侍郎恩澤，皆有書問，詢省著述無虛日。居甯鄉十餘稔，稍厭士習澆薄，引疾告歸。諸大吏聘主朗江、濂溪兩書院。官甯鄉時，增輯明季周伯孔《楚寶》四十五卷。主朗江時，編輯《資江耆舊集》六十四卷。其《南村詩文集》總四十四卷，先已開雕。主濂溪時，編輯《沅湘耆舊

集》二百卷《續編》八十卷。今咸豐元年，復主濂溪，續纂《寶慶府志》百五十七卷，方竣事竟，以閏八月廿八日壽終講院。其他經史雜著，尚六、七種未鋟木，可謂多矣。天下承平日久，士大夫每以科名祿位相矜尚，獨先生以儒官隻輪孤翼，遨翔公卿間，與纂述相終始，宜世所推重，與衡陽王而農先生後先媲美。夫學術不患不博，患其不精；詩文不患不多，患其不古。先生之學與文，信乎其可傳也。故余於先生身後爲之，炎炎然綜其生平，襮白於世，使今世學者知先生一代傳人，他日文苑儒林有所張本。彼徒以陳篇戾句，謊口侈談者，烏足以測其高深也哉。子二人：琳，廩貢生，應京兆試，卒於都中；琮，道光丁酉拔貢，癸卯舉人，先生卒後十日，以孝終。海內鉅公必有爲志傳銘墓者，詳其世系、生卒，故不具。特詳其所著述，表於阡。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鄧顯鶴》 鄧顯鶴，字子立，湖南新化人。嘉慶九年舉人。篤於內行，事兄顯鵠如父，撫兄子如己子。嘗作《聽雨圖》及《南村耦耕圖》以見志。博涉羣書，足跡半天下，凡海內文人多慕與之交。晚授寧鄉訓導。尋乞病歸。時因事至長沙，治旁舍，舍客造請詩文者日相接，嶷然稱楚南文獻垂三十年。性嗜善，幼時聞長老稱述鄉賢嘉言懿行，輒欣然聽之。比長，搜討楚故，尤不遺餘地。嘗謂徵文考獻，當自其鄉始。湖南自屈原、賈誼以來，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放佚，湮鬱不宣。因網羅散失，爲《資江耆舊集》六十四卷、《沅湘耆舊集》二百卷。編求周聖楷《楚寶》一書，匡謬拾遺，爲《楚寶增輯考異》四十五卷。繪鄉村經緯圖，以詔地事。詳述永明播越之臣，以旌忠烈。爲《寶慶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岡州志》三十四卷。又以鼎革之際，湖南多殉節者，各爲《傳略》二卷。復搜刻蔡忠烈遺集、王船山遺書，編校歐陽文公《圭齋集》，重訂《周子全書》。至議建會城前後五忠祠及寶慶府前後五忠祠，欲舉貞臣烈士爲邦人勸，用意尤深且遠焉。所爲古文詞贍演迤，壹意表章先哲，時以比全祖望之《鮚埼亭集》。詩導源於魏、晉，而馳騁於唐、宋。少與同里歐陽輅以詩相鏃厲，每有篇什，書問往來，必得當乃慰，故其所爲，情深而文明，氣深而節古。咸豐元年卒。年七十五。郡人祀之寶慶府，十先生祠。所著有《南村草堂詩鈔》二十四卷、《文鈔》二十卷，又有《易述》八卷、《毛詩表》二卷、《校勘玉篇廣韻札記》二卷、《自訂年譜》一卷。

著録

《清史稿・文苑傳三・鄧顯鶴》 凡所著有《資江耆舊集》、《沅湘耆舊集》、《楚寶增輯考異》、《武岡志》、《寶慶志》、《朱子五忠祠傳略》及《續傳》、《明季湖南殉節傳略》。又《易述》、《毛詩表》、《南村草堂詩文集》，共數百卷。

藝文

陸繼輅《鄧孝廉詩集題後》 我詩與君詩，各有獨至處。惟其調不同，所以意相慕。我詩如《風》君如《雅》，一種幽懷此中寫。詩才易竭淚不乾，人生憂患來無端。君家阿芬已復活，（君女壽危疾初愈。）掩卷蒼茫痛死別。（謂亡女君淑也。）

張履

錢儀吉《積石文稾序》 張子積石，治經有年。余始見其天心、性命諸說，慤然敬歎，曰：「此非夫人之言性、言天也，其眞知之矣。」積石曰：「吾求之累年，成之亦非一日也。」已而論兄弟昭穆，論毀廟，論喪服，余間貢所疑，而積石之友徐、王諸君亦相爲是非。積石於人非之，必深思，以獲其是；人是之，猶時時攷正得失，有所更定，蓋恐理之不明、禮之不當，一惟聖人之意是求，而不敢岐漢、宋者。君子之用心也。其爲人，孝友剛介，好學不勌。其爲學，孰精朱子書，效安溪；博通《三禮》，效充宗。其爲文，在君家蒿庵、樸邨間。蓋今之所見於積石者，如此如此而不已，吾烏能測其所至也哉。余戒爲時人作序，積石知之，則手寫所作累百葉，必欲得余一言。余客廣州，又自句容學舍郵書趣之，蓋負諾責六年矣。然余前所以戒者，不

欲爲流俗標榜耳。於積石，則又懼無以得其爲學之旨，闕然久不報。今乃窺尋崖略，書以質之。

孫燮《積石文稾序》 言者，心之聲也。言爲不朽，由心有獨得。自剽竊摹擬之辭作，而言有不出於心者，論者遂以文章爲外箸之物，而不足以定人。不知言不出於其心，雖極揚厲鋪張，而辭氣之間終難自掩。一再讀之，底蘊立見，特患世無知言之人耳，豈文之不足以定人乎哉？予友張君淵父，自少志聖賢之學，而不欲以文章名。近尤專精《三禮》，博攷諸家，實事求是。間取其所得，筆之於書，務在講明經義，而非有意於爲文也。顧其文，則出人遠甚。予觀世之爲文者，其失有二：攷證之文，失在於繁；義理之文，失在於腐。此無它，心無所得，而強欲立言之故也。譬之器物非其家之所具，而倉卒假之於人，則煩擾之事以生，苟取其所素蓄者而陳設之，一指顧之，頃而燦然畢舉，此文章勞逸之說也。譬之飲饌餕人之餘，雖食前方丈常餒敗，而不堪下箸，若烹飪一出於己，即半菽之甘，咀之而有餘味，此文章新陳之說也。古之論文者曰「得之不勞」，曰「陳言務去」，惟其了然於心，故能沛然於手，非淵父孰克有此？淵父天資高，學術富，爲文不名一體。辭雖簡，而意則長，貌若枯而味甚厚，使人讀之憬然以思，恍然以悟，暢然以悅，非有得於心，而何以能感人若是？予亦嘗有志於爲文，資短而學淺，叩之於心，空空如也。顧淵父序予文，謬爲推許，而廁之傑士之列，夫傑士之名豈予之所敢受？惟淵父庶幾足以當之。今世才士，或爲詩，或爲駢儷，爲古文者，已不易得，探六經之旨，深造默契而欲見之躬行，不肯以文章之士自限如淵父者，蓋絕少。惟豪傑能爲聖賢，吾非淵父之望，而誰望哉！頃淵父書來，使予爲文集序，曰：「某既序，子文子不可以無作。」予因舉立言之必出於心，而淵父之所以得力者序之。蓋區區所見如此，非僅以是爲木瓜之報也。

王寶仁《積石文稾序》 文以載道，體用賅焉。不明乎心性，不達乎事爲，不可以爲文，爲之亦曷賴有是。震澤張君淵父，志爲有體有用，而深於斯道者也。其學不偏主一家，而主於治經窮理；其識足以別是非，辨疑似，其意期於扶翼世教，裨益民生，其言皆有物，不炫博，不矜奇，不爲迂闊難行之說。其議禮也，折其中；其論人也，得其正。其爲文，不規規於何代何人，惟直攄其意所欲言，而其辭，精粹其味，深長其義，法無乎不備。而君之爲某序也，曰：「古文一體，賅孕萬有，非具精博之學、卓絕之識、雄碩之才，加以深沈之養，誠不足以與之。而行文之際，其疎密、詳略、虛實、明暗、離合、操縱，以及奇偶兼施、奇正迭出諸法，又必講之至精，用之至孰，迨至神明變化，心手相忘，則人力至而天機自流。」又嘗與余書云：「文非徒藝而已。爲是，文必有其所以爲是文者。儒者從事義理，而或拙於文，則語言之精采而義理亦晦；至能文之士，挾其所有，炳曜一時，而究之其言，皆不必言者。此藝與道合之難。斯二說者，一求其是，一斥其非。而君之所得於己者，約略可知矣。」余昔偶見君作，心慕其人。既知君司鐸句容，隨事立教，又甚媿之，而未敢遽通一詞。自己亥相遇白門，迺始以文是正。君亦時時惠余所箸，茲復寄示全稾，屬綴一言。自維譾陋，烏足知君之文？然以君不棄，獲益良多，君生平用心得力之處，庶幾窺見一二焉。用是撮其大略，幷箸君之緒論，還以質之於君云。

姚椿《積石文稾評》 說理處近諸子家，議禮處近《通典》文，皆嚴謹不苟。窺其用意，蓋將融會宋、元、明諸儒先之旨趣，而與果堂、鱸江、鐵甫三先生同軌者也。豈世之餖飣、空疎兩家所得而藉口乎，爲之欣歎無已。丁未中秋婁姚椿。

毛嶽生《積石文稾評》 學問精博，文章淵雅，不媿曉闇先生論服術諸文。明邃處，直是賀循、庾蔚之。寶山毛嶽生。

梅曾亮《積石文稾評》 說理之文，能堅凝，宋人所難也；議禮之文，不瑣碎，六朝人所難也。曾亮於義理、攷證之學，皆未置力，故不能妄有所疑。然行文之難，則知之。知其難，益以服斯文之雅健而少爲作也。上元梅曾亮。

李璋煜《積石文稾評》 入漢人之奧窔，探宋人之理窟，說經鏗鏗，安得不讓先生獨步？諸城李璋煜。

沈垚《積石文稾評》 說理之文深微，議禮之文精覈，集中以此種爲最。叙事次之。論爲下。叙事校遺山爲簡，以《南雅先生志》爲第一；論則誼正而文少波瀾，此固非君所長也。然近時攷證家，多不精思，文亦蕪襍；古文家，又往往乏經術。斯集在宇內，當爲有數之物矣。烏程沈垚。

張鑑《積石文稾評》 體用兼該，當與亭林、冠雲諸先哲頡頏，必傳之業也。喪禮諸篇，尤六朝人絕學，允爲奇特。元晏之言，自顧淺殖，俟它日報命。烏程張鑑。

胡培翬《積石文稾評》 曾南豐曰：「畜道德而能文章。」此語最精。蓋言

不本於道德，雖工，無益於世也。然非有得乎中，貌爲大言，亦優孟衣冠耳。故畜之爲貴。淵父先生，學博養邃，資深逢原，自在流出，雖尋常酬應之作，悉有至理存焉。南豐所云，足以當之矣。績溪胡培翬。

包世臣《積石文稾評》　非實事求是之君子，安能爲此言邪？由是銖積而寸累之，雖亭林不難到也。亭林之不可及者，在大而博，亦絕人，唯留一「精」字與後人。以淵父先生之精，由博以及大，是所切望於好學不厭者耳。世臣幼失學，而近又益衰家貧，望鄰富如是如是。涇包世臣。

王仲瑩《積石文稾評》　魏劉劭《人物志》以道義、事情爲理有四部，而明此者爲四家。其說道義二家，云：「質性平淡，思心元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質性和平，能論禮教，辨其得失，義理之家也。」是集究性命之原，顯禮制之用，於劭所謂道義二家者蓋兼之矣。劭又云：「辨有理勝，有辭勝。」理勝者，正黑白以廣論，釋微妙而通之；辭勝者，破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作者勝在理不在辭，故不求異以破正，而正理愈明，非積思功深，曷克臻此？吳王仲瑩。

《蛻翁所見詩錄・感逝集》　淵甫之學主於治經窮理，故其爲文，言皆有物，不規規於師法何代何人。而精粹深醇，有裨世教。餘事爲詩，亦高迥絕俗。義理、氣骨皆有得於晉、唐大家。【略】張鐵甫解元云：「刻畫清微，澄然風露之表，爲淵甫所獨得。」又王亮生廣文云：「一眞孤露，萬象畢發。言與理會，道以神超。」二君所論，洵得其眞際云。淵甫初名生洲，用六朝時張姓故事，鄉舉後乃改今名。

《國朝正雅集》卷六四　曾燠云：通觀諸體，皆詞旨清微，而五古尤勝，大約取徑陶、韋間。有感憤之作，亦太冲《詠史》、伯玉《感懷》之亞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二六　張履原名生洲，字淵甫，震澤人。嘉慶丙子舉人。官句容教諭。有《積石詩存》。

又　淵甫詩思情夐，語妙可傳。其感時紀事之作，亦惻惻動人。特儒生閉戶殷憂，所聞非必徵信。類此諸詩，多從芟擇。校錄斯集，附著大凡。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一　張履，字淵甫，震澤人。□□□□（嘉慶丙子）舉人。官句容縣訓導。師事錢儀吉、張海珊，稱高第弟子。專精《三禮》。其爲文，講明經義，行文雅健，辭簡意長，其義法無不備。撰《積石文稿》十八卷《詩存》四卷。

《清史列傳・文苑傳三・張履》　張履，原名生洲，字淵甫，亦震澤人。嘉慶二十一年舉人。官句容縣訓導。少從張海珊游，講程、朱之學，於諸經尤精《三禮》，善古文辭。其議禮之文，往往以今之情酌古之禮，犁然有當於人心，非訓詁名物之學也。詩刻意洗濯，不爲理語，而理趣自深。同時顧莼、曾燠、魯一同、潘德輿俱極賞之。嘗與張海珊遊南池，自以爲有春風沂水之樂，成《南池唱和詩》一卷。他著有《積石文稾》十八卷、《積石詩存》四卷。

《清史稿・文苑傳二・張士元》　履，海珊門人也。傳海珊之學，尤精《三禮》。其議禮之文，皆犁然有當，非徒習訓詁名物者。官句容訓導。著《積石山房集》。

姚元之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七　姚元之，字伯昂，號鷹青，桐城人。嘉慶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左都御史，降內閣學士。有《鷹青集》。

又　姚石甫曰：吾家鷹青侍郎，不以詩鳴。乃古近諸作，雅託唐音，綿邈其思，俊逸其氣，清辭麗句，不絕於篇。雖不同晉楚稱雄，亦屹然周宋王者之遺矣。

又　鷹青文翰從容，雅負時望。詩俊亮有格，亦多寓感時紀事之作。所著《竹葉亭筆記》，多載舊聞國故。分隸爲世所珍，畫筆精妙。小品尤超逸，有南田、新羅遺意。前輩風流，今人作貞元朝士之想。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四　姚元之，字伯昂，號鷹青，桐城人。嘉慶乙丑進士，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師事族祖姚鼐，受詩古文法。工詩畫及八分書。撰《竹葉亭雜記》十卷。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七　字伯昂，號鷹青，安徽桐城人。嘉慶乙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降內閣學士。有《竹葉亭雜記》、《詩稿》。（《墨林今話》：先生工隸書、行草，畫筆工妙。嘗摹趙承旨羅漢十六幀，未經署款，左田尚書見之，嘆曰：「今人不讓古人矣。」所畫花卉，不落時下窠臼。間作果品，亦別饒風致。）

《碑傳集補》卷四吳昆田《姚伯昂師》　公諱元之，桐城人，官翰林有聲。桐城講學，而公獨以文名。善隸書，兼工繪事。以刑部侍郎爲順天鄉試主考，同榜呂佺孫堯仙、陳啓邁竹伯、史致諤士良、張亮基石卿皆公所許爲督撫才也。四君常集於邸第。余識石甫丈，故得與四君數入坐。公視學浙江，升左都御史，以言南昌守張寅事降閣學。侍郎寅固公戚也。公自降後，家居京師，與門生故舊極談讌之歡。葺園亭，蒔花木，冬深蠟梅滿院，覆以高麗紙棚，欄楯四周，暖香襲人，坐客忘倦。賀新年者登堂，茶花、杜鵑分列如紅錦屏，璀璨奪目，雖杭州不及也。好蓄古書、彝器。延客食具，寒冬磁中儲熱湯，皆博古式，圖畫精緻。自署竹葉亭生款識。公卒後，琉璃廠肆公故物極多，書尤易識，署眉大字，手迹猶新也。公無子，繼一孫。居宅聞貨於鄭親王端華云。

《清史列傳・大臣傳續編七・姚元之》　姚元之，安徽桐城人。嘉慶十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二年《高宗純皇帝實錄》告成，元之以纂修議叙，命毋庸散館，即授編修。十三年充陝甘鄉試正考官。十四年五月，命在南書房行走，給事中。花杰奏：「考取南書房四人。姚元之係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戴衢亨、侍郎英和門生，文字雖優，鑽營尤甚。」得旨：「姚元之試卷本佳，並非英和、戴衢亨力薦，花杰任意詆訐，著交部嚴議。」旋以南齋事簡，元之仍撤回館；十月，上五旬萬壽，元之獻詩，賞緞及筆硯諸物。十七年二月大考一等，陞侍講；五月，恭刊《高宗純皇帝聖訓》於廟號有誤，元之時充武英殿提調，未經覆覈。上以元之到館未久，降爲編修，仍罰俸二年。十九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五月提督河南學政。二十年三月奏請嚴禁坊刻《類典》等書，諭曰：「士子研經稽古，於《五經》《三傳》自應徧讀全書，融鑄淹貫，發爲文章，方足以覘學識。乃近多鈔錄類書，剿襲摭拾，冀圖詭遇，不可不嚴行飭禁。該學政隨時查禁，責令銷燬外，歲科考拔生童有仍將此等類聯鈔錄者，即擯棄不錄，以正文風而端士習。」七月諭將吏治官常匪徒打搶一切情形據實密奏，尋奏：「查匪徒肆劫，多係河南與安徽、湖北邊界之人，名曰捻子手，平日與良民無異，及互相讐殺，各以黨從，經撫臣節次拏辦，猖獗之風稍息。至陳州、汝州同在一省，而南北鹽運迥殊，私梟過境時，土匪從中把持，合則護送之，不合則搶奪之，此又匪徒滋事之情形也。」報聞。二十三年丁父憂。二十五年服闋。道光二年充咸安宮總裁。三年充文淵閣校理。四年六月《仁宗睿皇帝實錄》告成，元之以纂修議叙，得旨以應陞之缺陞用；八月陞右春坊右中允，充日講起居注官。尋大考二等，轉左春坊左中允；十二月陞司經局洗馬。六年三月陞翰林院侍講，十月轉侍讀。七年遷右春坊右庶子，尋陞翰林院侍講學士。十年轉侍讀學士。十一年二月陞詹事府詹事；六月稽察左翼宗學；十二月充文淵閣直閣事。十二年二月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七月署兵部左侍郎。十三年正月陞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仍兼署兵部左侍郎；二月，疏請整頓臺灣營務，諭曰：「國家養兵衛民，所以戢奸禁暴，如該侍郎所奏，窩倡聚賭、械鬬殺人、不服管束，尚復成何事體？甚至營中操演，有受雇替代之弊，則是我兵竟作壁上觀，而此輩無籍游民，性本獷悍，而又習之以戰鬬，假之以兇器，豈不相率而爲盜耶？著程祖洛實力稽察，毋稍姑息。」三月，調刑部右侍郎；四月，坐疏防官犯李相清越獄，降四級留任；六月，兵部書吏假發驗票案發，元之以前署左侍郎坐失察，降一級留任；七月充大考翰詹閱卷大臣；十月轉左侍郎。十四年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九月吏部文選司賄選道員案發，刑部承審，司員袒護同年，案懸多日。經給事中富新奏劾，元之坐派員疏忽奪俸；十一月調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十五年四月，轉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閏六月充江西鄉試正考官；八月調刑部右侍郎；十二月刑部堂印被竊，革職留任。尋以人印並獲，改降三級留任。十六年三月，兩江總督陶澍等奏籌約束糧船水手章程，元之偕大學士長齡等遵旨列款議覆：一、嚴查藏匿兇器；一、嚴定頭舵保結；一、嚴責兇徒重典；一、嚴治游幫匪類；一、酌寬地方處分；一、沿途派兵防緝。允之。四月，充朝考閱卷大臣。十七年八月署戶部左侍郎，旋署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十二月提督浙江學政。十八年閏四月轉刑部左侍郎，仍留學政任；五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二月以前任江西巡撫裕泰所參丁憂知府張寅各款，按問不實，跡近挾私，奏請查辦。經新任巡撫錢寶琛遵旨查明奏覆，裕泰並無挾私情弊，部議元之降二級調用。諭曰：「在京部院大臣於外省督撫舉劾屬員，本不容妄有干預，姚元之以一品大員與南昌府知府張寅係屬姻親，乃於該員被參之案，指稱該撫跡近挾私，並將該員去任時生員臚陳政績代爲陳奏，實屬冒昧。姑念究係言官，且其所奏祇爲張寅申辯，其事尚小，著照部議，以示薄懲。二十一年三月，以英人未靖，疏陳廣東形勢，並請豫爲之防，乘機而戰。命交靖逆將軍奕山等悉心

籌畫以聞。閏三月，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二十二年《續纂大清一統志》告成，元之以前充國史館提調下部議叙。二十三年京察屆期，上以元之精力漸衰，原品休致。咸豐二年卒。

《詞林輯略》卷五　字伯昂，號鷹青，安徽桐城人。散館授編修，歷官左都御史。左遷內閣學士。著有《鷹青集》。

《靜夜》《卧園詩話》卷三：天下惟瀋陽最寒，入夜尤甚。其煤曰膠子，能病人，故夜間室中不敢置火。晨起，窗上冰花滿若布粟，細紋層層，掃之盈盎。蓋人氣爲寒氣所逼，凝結而成。桐城姚伯昂（元之）太史有云：【略】。

《使瀋草度山海關》《雪橋詩話三集》卷一〇：道光辛巳，姚鷹青總憲奉使瀋陽，有《使瀋草度山海關》云：【略】。

《禮烈親王骰箭圖（箭骰頭圍九寸六觚皆穿）》《十朝詩乘》卷三：禮烈親王從征哈達、輝發、葉赫、烏喇喀、扎魯特及伐明諸役，歷著勛勩，其後人藏有《骰箭圖》，蓋烈王從征所用。【略】姚伯昂《題圖》長句尤推傑作，詩云：【略】王系出太祖。太祖善射，嘗憩洞城之野，有棟鄂部善射人鈕翁錦，佩弓矢過。太祖迢至，指百步外柳命射。發五矢，中三矢，上下相錯。太祖親射，五矢皆中；衆視之，五矢所集僅五寸許，共驚神武。王蓋仰承遺法。厥後，崇尚騎射遂成國俗。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竹葉亭雜記》八卷，姚元之撰。元之字伯昂，安徽桐城人。嘉慶乙丑進士。官至內閣學士。

錢泳《履園畫學》　工于花果翎毛，落筆蒼秀如石田翁；亦畫山水，近華秋岳。寥寥數筆，精妙入神。

《墨林今話》卷一一　工隸書、行草，畫筆工妙。嘗摹趙承旨羅漢十六幀，未經署款，左田尚書見之嘆曰：「今人不讓古人矣。」所畫花卉，不落時下窠臼。蓋平生所見粉本甚夥，故一落筆，即有機杼也。戊戌年視學浙江，青溪張君與其舊識，乞得其書畫數種。曾見一箑，點綴秋花，神韻澹冶，妙在不經意處尤得生趣。間作果品，亦別饒風致，可與南田、新羅爭勝。近時士夫中未易得也。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四　書法承旨，隸宗禮器碑。花鳥師白陽。著《使瀋草》、《小紅鵝館集》。周允臣農部藏有設色花鳥大屏八幀，縱逸超邁，天趣橫生。余家藏有集錦壽屏，有其《松菊延齡圖》一幀。邵伯英太史藏有行草分隸，摹鐘鼎文字屏八幀。

《國朝書人輯略》卷八引《枕經堂題跋》　卒史碑跋，近時習此體者，則推吾鄉姚伯昂總憲。然總憲間架取法而波撇，風神則參之部陽令曹全碑也。

又　曹全碑跋，近時姚伯昂總憲乃復拓而大之。雖畦逕有未化處，而縱橫揮灑，實有山飛泉立、玉佩紳垂氣象。

《國朝書畫家筆錄》卷三　工書法，篆、隸、行、草均佳，深得趙承旨神髓。兼工畫，人物、花卉、果品各種均不襲前人窠臼，別具機杼，妙在不經意處尤得生趣，由其天分勝也。

《新世說・巧藝》　乾嘉承平之際，風雅鼎盛。士大夫文酒之暇，嫻習畫事，時一爲之，有十六畫人之稱：曰朱鶴年野雲，曰湯貽汾雨生，曰朱文新滌齋，曰吳大翼雲海，曰屠倬琴塢，曰馬履泰秋藥，曰顧純南雅，曰盛惇大甫山，曰孟覲乙麗堂，曰姚元之伯昂，曰李秉銓鄰甫、秉綬芸甫兄弟，曰陳鏞綠晴，曰張問陶船山，曰陳均受笙，曰楊湜思琴山。

姚瑩

論述

《國朝正雅集》卷五七　劉開云：有蒼涼勁直之氣，有清轉婉妙之思，法古而能變其貌：邇來所造如是。至其采色之鮮，韻調之美，乃石甫本色，自不待言矣。

又　張聰咸云：石甫詩於沈著處見骨力，俊爽處見風神，激烈處見意氣，闊大處見門戶，奄有古人之美而自成面目。至其五古一體，根源忠厚，寄托遙深，憂來無端，磅礴鬱積，則屈、宋、蘇、李之嫡派，宜自許陳思、越石間也。

又　鮑桂星云：昌黎論文主氣盛，石甫之詩，可謂氣盛者矣。

《皖雅初集》卷四　石甫廉訪少慕王文成之爲人，有經世志。發曾祖編修

公藏書，盡讀之。從惜抱先生問學，詩文皆有法度。

《晚晴簃詩匯》卷一二〇　姚瑩，字石甫，一字明叔，號展如，桐城人。嘉慶戊辰進士。歷官湖南按察使。有《後湘詩集》。

又　石甫濡染家學，才思瀰發。其從祖惜抱先生嘗評其詩，謂其求進於聲色臭味之外，然不可速成，俟其自至。此關未透，則只在尋常境界耳。所以期許之者甚厚。惜抱平日論詩，排律宗少陵，七律擬山谷。觀石甫所作，於此旨殊多悟入。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四　姚瑩，字石甫，一字明叔，號展如，桐城人。範曾孫。嘉慶戊辰進士，官廣西按察使。師事從祖姚鼐，受古文法。其爲詩古文詞，洞達世務，激昂奮發，磊落自喜。論事之作，尤能自出機杼。姚門四傑，本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劉開四人，又有去開更入瑩者。文學爲當時所重可知。撰《中復堂全集》□種九十八卷。

《望谿端硯歌(方仲懷見贈)》《雪橋詩話》卷一一：讀此詩，當時張鄂兩公之優劣自見。雖鄉里後進，亦不能稍著曲筆也。

傳記

《續碑傳集》卷三五徐子苓《桐城姚先生墓誌銘》（存目）

又徐宗亮《姚公墓表》（存目）

又吳嘉賓《姚公傳》（存目）

《江表忠略》卷一一鄧爾昌《姚瑩列傳》　姚瑩，字石甫，桐城人。年十歲患痘絕炊，兄晨起伺啜診，衣薄僵立風雪中，啜感欷速往。瑩憤夜讀，竟四鼓不休。既長，從從祖鼐遊，遂以古文名於世。嘗就試金陵，夜深火光燦瑩室，同舍生大驚，瑩固酣卧不覺也。是歲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以知縣待選，年裁二十有四。歸則佐粵幕七年，選福建平和縣，調龍溪，民盜殺無虛日。瑩至歎曰：「此亂國也，非重典不治。然官不省民，則民仇益劇，盜賊所爲日滋也。」則日坐堂上決民詞，躬獲盜，斃諸衆，單車解仇社七百區，總督董教增歎爲第一。調臺灣知縣，攝同知。其明年，當道光元年，遂攝噶瑪蘭通判。方瑩之官龍溪也，總督舉大政，下道府議狀。瑩議上，輒寢羣議，納其言。道府恭焉，用龍溪事奪其職。久之，江督陶澍請以知縣發江蘇，歷二縣，擢高郵州，改淮南同知，護兩淮鹽運使。初，臺灣孤懸閩海中，入國朝二百年，屢叛。瑩在臺三年，戢悍卒，捕奸盜，全臺晏然。既去，張丙反，大徵河、陝兵克之。天子念前事，特詔加按察使，銜，攝臺灣兵備道。未幾，除授焉。當張丙既滅，其黨萬餘人潛匿，謀復叛。十八年瑩至，捕斬九十人，籍壯士游惰者釀養之，所部勒四萬人，亂作無應者。復斬寇酋胡布等四百人，臺以大治。二十年而英吉利之難作，初林則徐之燬雅片也，夷憩甚，誓不復佔雅片中國。則徐疏請恩結之，廷臣嫉其功，不許夷入犯，敗之，遂陷定海、據甯波，海上大震。自海上事起，將帥據形勢擁重兵，非潰輒死。臺灣扼南北之衝，去廈門五百里，危甚。瑩聞警躬覽海口，設礮臺，練鄉勇。會總兵達洪阿檄諸將待之。二十年秋，廈門陷，夷遂犯臺灣。瑩孤守十月，寇五至輒敗退，捕斬三百，毀其舟。土寇再起，輒捕滅。自瑩始官臺灣，及是禦敵平，內奸輒壹絕內地兵粟。奏上，加二品頂戴，賞花翎，襲世職雲騎尉。當是時，姚瑩之名重天下，天下號爲「南林北姚」。然卒數奇以死。方夷之俘我軍於廈門也，總督怡良檄令致臺俘，省會易我軍。瑩懼劫，不許，疏請夷再至誅焉。天子以爲然，則取九人者詰夷狀，餘駢戮尸諸郊。盟成，夷索臺俘返，誣鎮道冒功，總督積前怒劾之褫官，逮刑部獄。宣宗鑒其忠，不數日出之。二十四年，以知州赴四川，補蓬州，引疾返。始瑩之赴川也，總督寶興意索金不得，以衛藏僧亂，檄逖諭其酋不納，返請威之不可，藏事遂橫決不支。文宗即位，免大學士穆彰阿、粵督耆英，官拜瑩湖北鹽法道。咸豐元年，復詔贊廣西軍，瑩卒傺佗死。方瑩至廣西也，朝命授廣西按察使，欽差大臣賽尚阿舉翼長畀焉，於是瑩年六十有七矣。侍郎曾國藩奏言：瑩老任討賊，宜畀方面重其權不報。當是時，討廣西軍數十壁，惟獸副都統烏蘭泰、提督向榮號能軍不翕。賽尚阿者，文弱不知兵。洪秀全之踞紫金山也，羸甚。瑩建八面環攻策，罷之。寇出陷永安州，瑩宵馳永安，壁要隘，翼長手無兵。寇精銳萃莫村水竇，建議烏軍規水竇向軍壁黃村夾攻之，烏喜從其言，榮獸開水竇縱賊，瑩泣諫不聽。明年，寇遂略湖南，破武昌而東。瑩既至長沙，病甚，巡撫張亮基奏攝湖南按察使，旬日卒於官。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姚瑩》　姚瑩，字石甫，安徽桐城人。嘉慶十三年進士。選福建平和縣知縣。以才著，調臺灣縣，署噶瑪蘭通判，坐事落職。

旋以獲盜有功復官，揀發江蘇，爲兩江總督陶澍所薦，擢淮南監掣同知權運使。事未幾，特旨命爲臺灣道，加按察使銜。時英人來犯，瑩與臺灣鎮達洪阿擊敗之，毀其船，獲其人，有詔嘉獎，予雲騎尉世職，進階二品。和議成，英人訴臺灣所獲船皆遭風觸礁，文武冒功欺罔。逮問，下刑部獄。旋出之，發往四川，以同知知州用。兩使西藏，訊乍雅案，補蓬州。二年引疾歸。文宗登極，以大臣薦，有湖北鹽法道之命。陞廣西按察使，參大學士賽尚阿軍事。粵逆漸熾，大帥懦不能兵，都統烏蘭泰、提督向(樂)〔榮〕，皆驍將，不相能。紫荊山之圍賊就擒矣，瑩以爲流賊如水，宜環攻，以斷其逸，因條舉利害，累百餘言，不用。比竄永安，則又爲書白幕府，請明法，飭將幷力合剿，戒前失，又不用。而軍興以來，將嘗士玩，賊善閒，屢持金錢與我軍媾。永安城小而卑。方是時，烏蘭泰軍西南，向榮軍東北，合滇、黔、楚、蜀之軍，總四萬餘人。賊數千，壁險死鬬。永安東北有隘名水窨，徑阻蕃緣之，可以達桂林。瑩與烏蘭泰皆主擊水窨，絕賊外援。向榮主開水窨，使逸而尾追。瑩力辯其失，又力疾馳叩軍門，數譬解之，皆不果用。瑩在軍中，與烏蘭泰書曰：「某就木之年，無以報國，惟念主憂臣辱之義。蔬食惡處，與士卒共苦辛，數十年貧賤憂患，本無定居。今日一如我素，夫功敗於垂成，病加於小愈。前者武宣之事，賊已將就擒，徒以狃於大捷之後，計慮稍疏，遂使脫網。今我師愈久愈疲，賊又日懷奔逸，萬一復蹈前轍，不但無以對君父，天下後世其謂之何？」未幾，賊果突圍，犯桂林，勢益熾，遂不可制。賽尚阿逮問，瑩辭營務，籌饟湖南。巡撫張亮基奏署湖南按察使，積勞，卒於官，年六十八。瑩之學源於從祖鼐，於書無所不窺，顧不好經生章句，而慕賈誼、王守仁之爲人。文章善持論，指陳時事利害，慷慨深切，異乎世以苶弱枯澀爲學桐城者。著有《東槎紀略》五卷、《康輶紀行》十六卷、《寸陰叢錄》四卷、《識小錄》八卷、《東溟文集》二十六卷《詩集》二十卷《奏稿》四卷《遺稿》五卷《遺稿續編》三卷。

《清儒學案小傳・惜抱家學・姚先生瑩》　姚瑩，字石甫，一字明叔，惜抱之從孫也。少慕賈長沙、王文成之爲人，盡讀曾祖薑塢先生之遺書，師事惜抱爲古文辭有名。嘉慶戊辰成進士，授福建平和知縣，調龍溪。俗悍多械鬬，誅其魁，勸農課學，俗大變。治行爲閩疆第一。歷臺灣知縣，噶瑪蘭通判，遭忌罷職。尋以獲盜復官。丁父憂，服闋改江蘇歷金壇、元和、武進知縣，高郵知州，兩淮監掣同知護理鹽運使，治績稱最，疆吏疊薦。道光十八年，擢福建臺灣道。禁煙事起，海疆戒嚴，英吉利兵船迭犯，雞籠海口及大安港，設方略連破之，加二品銜賜雲騎尉世職。時沿海用兵皆不利，獨臺灣有功，敵不再犯。洎和議成，敵人必欲罪之，逮訊降同知知州，發四川，補蓬州，引疾歸。咸豐初起用，授湖北鹽法道，擢廣西按察使，參大學士賽尚阿軍事。賽尚阿不能用其謀，軍敗，寇益張。命署湖南按察使，已病。及聞岳州陷，憤而卒，年六十八。祀鄉賢及蓬州名宦祠。先生慷慨好義，志在經世。初官令牧，治效炳著。在臺灣禦夷，名滿天下。其學體用兼備，不爲空談。爲文自抒所得，不苟求形貌之似。所著《東溟文集》二十六卷、《奏稿》四卷、《後湘詩集》二十一卷、《東槎紀略》五卷、《康輶紀行》十六卷、《合寸陰叢錄》、《識小錄》、《姚氏先德傳》及《遺稿》、《遺稿續編》，都九十八卷，爲《中復堂全集》。子濬昌，字孟成，號慕庭，少孤。避寇至江西，從曾文正公軍中，文正重其名家子，親課以文，積勞薦爲知縣，歷任江西安福，湖北竹山、南漳，有惠政。治《易》、《禮》、《通鑑》及朱子書，尤長於詩，所著詩集十二卷、續集九卷。又有《愼終舉要》、《鄉俗糾謬》、《鄉賢續錄》。濬昌子永樸、永概，皆舉人。能承家學，研經治古文，有名於時。

紀事

《清稗類鈔・考試類・姚石甫府試第一》　桐城姚石甫觀察瑩，少貧，不能應試。其家惜抱老人給貲，使入場。時童生中惟劉孟塗有名，已縣試冠其曹矣。郡試日，太守命詩題爲《大觀亭懷古》。姚作五言律百韻。太守大驚曰：吾知桐城有一劉開，不知又有一劉開也。遂以爲榜首，入郡庠。

《感懷雜詠八首》　《雪橋詩話》卷一〇：林清首亂畿南，遣陳爽、陳文魁潛結太監閻進喜等闌入禁門。林清先以習教被繫，既釋歸，轉益煽亂。數年之間，往來糾結於曹、衛、齊、魯之間。其黨至數千人，閹寺職官竟有預其謀者，而未事之先，曾無一人抉發。藏利刃，懷白幟，度越門關，飲於都市，無詗而知者。禁兵千計，賊不及百，闔門而擊之，俄頃可盡，乃兩日一夜，始悉禽戮。姚石甫《感懷詩》云：【略】《感懷雜詠》云：【略】皆是時作。

《感懷雜詩》三　夏敬觀《學山詩話》：清嘉慶癸酉天理教林清、李文成之變，仁宗在熱河，歸途謁東陵，次白澗行宮，猝聞禁城有警，擬之京東，調大兵成列而後進。董蔗林相國誥隨扈，力言京師根本地，林、李不足患，請速回以定人心。帝悟，即日回京，次燕郊。適英煦齋以所統兵焚橫村及宋家莊、董家莊巢穴，並擒其渠首，迎駕還宮，三日而定。姚石甫詩「彭紀書多理未醇」云：【略】《十朝詩乘》卷一三：嘉慶初，文正（朱珪）以冢宰協揆內召，仁宗賦詩寄賀。屬稿未竟，和珅取以白上皇曰：「嗣皇帝欲市恩師傅耶？」上皇色動，顧謂董文恭曰：「汝在軍機刑部日久，於律意云何？」文恭叩首曰：「聖主無過言。」上皇嘿然，久之，乃曰：「卿，大臣也。善爲朕以禮輔帝。」尋降旨，朱珪仍留任兩廣，嗣又移撫安徽。當上皇盛怒，內直者皆震恐色變，文恭從容書旨而退。林清之變，或議奉駕幸京東，其剋日回蹕者，亦文恭主之。故姚石甫有詩云：【略】世謂文恭和同，而不知其遇事持重，有不可及者。

《蕃人禮佛》《康輶紀行》卷四：初八日浴佛之辰，裏塘諸寺集衆僧誦經，蕃民男女皆禮佛，一如內地，惟寺僧自然酥油燈，燒旃檀香。蕃人禮佛者不持香，手執牛角，遙望見寺，每行一步，畫地膜拜，遍繞其寺，而後入門頂禮。余自打箭鑪至是，所過剌麻寺多矣，僧既穢濁，其誦經喃喃，皆在喉間，併無音節，亦無鐘磬，惟鉦鼓喧振，雜以鈴鈸而已。聞巴塘與藏中有梵音，略如內地。得一絕云：【略】。

《十月十二夜宿瀘定橋》《康輶紀行》卷一：瀘定橋，《四川通志》以爲即《水經注》之淈水，廣約三十丈，水勢深險而急。上架鐵索橋，《圖識》云：「康熙四十年建，東西長三十一丈一尺，寬九尺，施鐵索九條，覆木板於上。」余按此橋兩旁尚有鐵索各二條爲欄，以防墜溺。地屬雅州府，天全州任橋工之役。道光二十三年十月，鐵索九條忽斷，溺斃多人。今年春中甫新修焉。土人云：康熙中初建，東岸先繫鐵索，已以小舟載鐵索過，重，未及對岸，輒覆，久之不成。一蕃僧教以巨繩先繫兩岸，每繩上用十數短竹筒貫之，再以鐵索入筒縛之，以繩數十丈，於對岸牽拽其筒，筒達，鐵索亦至。橋工以成。橋之東岸，民居百餘戶，有小市，設一巡檢、一千總於此。爲律句云：【略】。

《與竹虛夜話自臺灣入都假回桐城至成都奉使西域中更裏塘往返行經二萬八千里矣患難相依壯懷未已不覺身之衰老也》《國朝正雅集》卷五七引《寄心盦詩話》：吾師姚石甫先生【略】自臺灣被逮，獄中祇十二日即出赴四川，官蓬州牧，奉差西域，有詩云：「三年二萬八千里，雙騎東西南北人。」

著録

《清朝先正事略・姚姬傳先生事略》附　著《東槎紀略》五卷、《康輶紀行》十六卷、《寸陰叢錄》四卷、《識小錄》八卷、《東溟文集》二十六卷、《詩集》二十卷。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中復堂全集》九十八卷，姚瑩撰。瑩見史部記事類。

沈濤

《晚晴簃詩匯》卷一二一　沈濤，原名爾政，字西雍，一字季壽，號匏廬，嘉興人。嘉慶庚午舉人。歷官福建興泉永道。有《柴辟亭集》。

又　宗滌樓曰：柴辟亭者，漸水所東注越國之北塞，匏廬先生哀詩成集，因地立名焉。冥會元精，網羅庶物，孤標峻格，陶範衆流。其斂也，如澄潭一碧，陁巇萬仞；其縱也，如躍馬大漠，揚帆巨川；其正也，如佩玉曳裾，雍容廟堂；其奇也，如驚雷坼土，怒挺草木。誠足感泣鬼神，震盪金石者矣。

又　又從段金沙治經學，金沙爲作《十經堂記》，稱其於訓詁、名物、制度、民情、物理，研之深矣。歷官畿輔數郡，搜考金石，流連觴詠。同時與陶堯獅分主壇坫，文士多歸之。其詩少作幽奇哀艷，中年後多詠古之作，才鋒駿發，跌宕波瀾，不落考據詩窠臼。所著《常山金石志》及文集、筆記、詩話諸書，並稱賅洽。

《沈潔婦歌》《匏廬詩話》卷下：庚辰秋，余以事至如皋，父老爭爲余言

沈潔婦事。婦某氏，夫沈某。村人某甲被殺，無主名，役承官指同村之人，被逮者無算，幷拘婦，誣以與某甲姦。婦至役家，自縊。其夫固鄉愚，良懦，且啗以重賂，事遂得寢。余謂此婦之死，不惟畏累，兼且明志，蓋潔婦也。用歌其事，以俟世之采風者。詩云：【略】陶香泉以爲不減《孔雀東南飛》。

《清史列傳・儒林傳下二・沈濤》 沈濤，字西雍，浙江嘉興人。嘉慶十五年舉人。官江蘇如皋縣知縣，擢守直隸眞定等府，有政聲。以候補道分發江西，歷署鹽法、糧儲道。會粵匪事棘，隨巡撫張芾嬰城拒守四十九日，解圍後，授福建興泉永道，未到官，改發江蘇，病歿泰州。濤幼有神童稱。嘗從金壇段玉裁遊，深研經訓，著有《論語孔注辨僞》二卷，謂孔注之僞，其證有五：《漢書・藝文志》不云有孔氏說，是安國未嘗作傳，一也。《集解》序云：「古論惟安國爲之，集解而世不傳。」既不傳矣，平叔所集又從何得？二也。司馬遷親從安國問，故宜不背其師說。今考之《孔子世家》弟子列傳，皆與孔注不合，三也。鄭康成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今釋文所引鄭讀之從古者，孔注率同魯論。安國既注古論字，豈轉不從古？四也。《說文序》稱《論語》古文，今《說文》所引之字，每與孔注不同，五也。蓋當塗之世，鄭學盛行，平叔思有以難鄭，故託安國以欺天下後世耳。他著有《說文古本考》十四卷、《銅熨斗齋隨筆》八卷、《交翠軒筆談》四卷。生平學尚考訂，兼嗜金石，官眞定時搜郡中古碑，自周穆王至元順帝凡二百五十餘種，多前人所未見，爲《常山貞石志》二十四卷。又有《文集》四卷、《詩集》四卷、《詩話》三卷。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皖派經學家列傳・沈濤》 沈濤原名爾(岐)〔政〕，字西雍，號匏廬，浙江嘉興人。未冠，舉嘉慶庚午鄉試。選授江蘇如皋縣知縣，尋擢守燕北各郡，卓著政聲。顧軀幹小，入覲，坐是久不調。援例以觀察指分江西，歷署鹽、法糧儲。會粵事棘，隨巡撫張芾嬰城拒守四十九日，解圍後，授福建興泉永道。改調江蘇，病卒。先生生平專尚考訂。《論語》孔注之僞，自段茂堂發之，陳仲魚昌言之，至先生乃設爲五證，抉摘盡致，作《論語孔注辨僞》二卷。又作《說文古本考》十四卷，亦有根據，與妄以他書改本書者不同。其關於金石學之書，則有《常山貞石志》二十四卷。讀書所得，加以考辨，有《銅熨斗齋隨筆》八卷，《瑟榭叢談》二卷，《交翠軒筆記》四卷。其餘尚有《柴辟亭詩集》四卷，《十經齋文集》四卷，《匏廬詩話》三卷，幷刊行。

《清儒學案小傳・沈先生濤》 沈濤初名爾政，字西雍，號匏廬，嘉興人。嘉慶庚午舉人。授江蘇如皋知縣，歷官直隸、大名、宣化、正定知府，江西鹽法糧儲道，福建興泉永道。有政聲。治考訂之學，兼嗜金石。取五經五緯爲十經以名齋，懋堂先生爲作記。著有《論語孔注辨僞》、《說文古本考》、《常山貞石志》、《銅熨斗齋隨筆》、《交翠軒筆記》、《瑟榭叢談》、《十經齋文集》、《〔柴〕〔柴〕辟亭詩集》。

《皇阮雲臺師》 《晚晴簃詩匯》卷一二一：西雍年十四受知於阮文達，刻其文入《詁經精舍集》中。及文達再蒞浙，呈詩云：【略】。

《和韓小亭訪琵琶亭舊址詩韻》 《雪橋詩話》卷一二：道光己酉，錢唐韓小亭泰華隨沈匏廬訪琵琶亭舊址，半已荒穢，用唐權使原韻成二律。沈匏廬和二律云：【略】。

姚椿

論述

《北江詩話》卷一 姚文學椿詩如洛陽少年，頗通治術。

《湖海詩傳》卷四四《蒲褐山房詩話》 春木無所師承，而才情宏放，正如天馬凌空，不宜羈勒。由是而充之，則所謂「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橫掃千人陣」，足以繼吾鄉趙升之、張策時而起也。自蜀還吳，正值潢池寇驚，直書所見，有杜白新樂府之風。予嘗勸其知古知今，積爲經濟，無以尋章摘句，搜僻矜奇，至獨角麟類於萬牛毛也。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美髯公姚春木(椿)：隨陸無武，絳灌無文，未若髯之絕倫軼羣。

《靈芬館詩話續》卷五 松江姚春木(椿)天下士也。年未四十卽棄去舉業，敷門埽軌，以著述爲事。余與相識二十年，中間間闊不相聞。己卯春，

春木來吳門，下榻于古雲百一山房，時甘亭亦在焉。古雲以書見招，亟往就之，執手道舊，各爲憮然。余方欲刻《雜著續編》，俾之攻摘瑕疵。春木亦以三年中詩見示，因得讀一過。五古自選體以及宋賢靡不泝洄，而自樹風骨。七古出入李、杜、韓、蘇之間，較昔時所見不啻逕庭。其中如《大龍湫靈巖送毛生甫赴閩》、《劉松年十八學士圖》、《望黃山諸峯》詩，頓挫瀏漓，直入唐賢之室矣。

又　春木七律沈著高華，各有其勝。《江心寺》云：「詩人著屐登臨去，丞相提戈慟哭來。」《東坡生日》云：「二賦流傳風月笛，三星顧頊斗牛箕。」《哀汪選樓》云：「相如稿草無封禪，劉蛻文編待勒銘。」《聞蓉裳將卜葬》云：「詩冷吳江萬楓葉，魂歸蜀道一鵑嘵。」《和人》云：「巴水有情無那雨，蜀天如夢不宜秋。」《用魯直借書韻》云：「提(壺)〔壺〕笑客不解事，螢火照人還讀書。」春木少爲萬里之遊，邇年又探台、宕、黃山、九華之勝，蓋眞得江山之助者也。

《續碑傳集》卷七八沈曰富《姚先生行狀》　生平著述甚富，其已刊而行者，曰《通藝閣詩錄》八卷《續錄》八卷、《和陶詩》三卷、《晚學齋文錄》十二卷。先生自言於詩用力多，故可自信爲通一藝。文則初好駢儷，三十後始爲古文，故稱「晚學」云。選《國朝文錄》八十二卷，張侍郎祥河撫陝時刻於署。又仿黃氏宗羲、全氏祖望兩家例，爲《國朝學案》一書，而采掇甚煩，而未及成。又有《詩後錄》若干卷《別錄》若干卷、《文續錄》若干卷、《詞錄》若干卷、《樗寮詩話》三卷、《樗寮隨筆》若干卷、《茸城筆記》若干卷，今藏於家。諸經皆有所論述，未及類聚爲書。晚好讀《易》，輯《易傳》若干卷，上、下經備，而不及《繫辭》。歿前數年，更命門人震澤陳壽熊補之。先生解經，主兼通漢、宋儒，曰：「譬之釋氏之有宗有教，不可偏廢也。【略】先生論文，必舉桐城所稱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又曰：「好學難，深思更難，心知其意難之難者也。」又自言曰：「文之爲用，不外四者：曰明道，曰記事，曰考古有得，曰言辭之美。」故其選國朝人文，皆本此旨。又論古人所作及文之極詣，則曰：「退之出，一洗舊習矣。學之過者，則又有前此之失。歐、曾起，而天下一軌於正，然而膚庸牽率之病又興焉。有豪傑者，作酌唐之文，以準宋之理，庶乎可矣。而其本原：別自有在。」其論詩也，每曰元裕之以後無大家，於明初推劉伯溫，謂在高季迪上。論本朝人詩，嘗曰：「詩者，性情之事，才與學皆後起者也。王文簡標舉神韻，天下翕然宗之，數十年來，其弊也流於蹇弱，而貌似於是。學詩之士，務以才力相勝，而通儒鉅公又以其學問之餘溢爲詠歌，至於推原本始則猶有閒焉。」居常盛稱武進管侍御世銘所選唐詩，以謂備正變、具勸懲，一一皆如胸中所欲言。其自選則有《五朝長律偶鈔》、《四朝七律偶存》、《七言絕句偶鈔》、《國朝諸家七言長句選》共六册，亦藏於家。先生行修於家，道積於厥躬，世不見用，無由發爲功業。其欲正人心而厚風俗，耿耿此志，僅託語言文字以見。竊疑天之畀先生也甚厚，而其待先生也抑何薄歟！雖然，古之聖賢君子殫精竭神於畢世，而阨窮以老，何可勝數。所堪信者，無當世之榮，必有後世之名，異時儒林文苑之收錄，其能遺之也耶？先生雖幷不以此爲重，而述德撰行，門弟子之責也。曰富從游日淺，於先生微言逸事不能詳舉，今就見聞所及，存其大概，以俟夫載筆者之擇焉。

《國朝正雅集》卷五三《寄心盦詩話》　子壽先生得放翁「詩外有事」之旨，由劍南而入浣花，庶幾可企。毛丈生甫與余善，嘗言先生之詩可以振衰挽靡，其下筆慘澹經營，不遺餘力。

陳來泰《壽松堂詩話》　姚春木學問淹貫，詩文幷有軌範。

《梵麓山房筆記·論詩》　華亭姚春木(椿)詩格凝重，饒有筆力。

《雪橋詩話》卷一一　姚春木嘗自稱海上白石生。其論詩，謂元裕之以後無大家，於明初推劉伯溫，謂在高季迪上。而盛稱管緘若侍御所選唐詩，以謂備正變，具勸懲，一一皆如胸中所欲言。自言所得，則曰：以諷諭爲主，以音節爲輔，以獨造爲境，以自然爲宗。

《清儒學案小傳·惜抱學案·姚先生椿》　姚椿字春木，婁縣人。父令儀，官四川布政使。少隨宦滇、蜀，長游南北，所至周攬山川，交其賢豪。凡河渠、農桑、漕務、邊防，證以古今，求爲有用之學。喜博覽，遇未見之書，手自鈔錄。以國子監生應順天鄉試，才名噪於京師。既從學於惜抱，讀濂、洛、關、閩之書，屏棄夙習，壹意求道。得寶應朱氏《澤漥遺書》，曰：「此眞宗守程、朱而不欲以文著者。」親拜其墓，申私淑之禮。道光元年薦舉孝廉方正，固辭不就。歷主書院，以實學勵諸生，惟成就人材是急。咸豐二年卒。年七十七。其解經主兼通漢、宋儒，曰：「譬之釋氏，有宗有教，不可偏廢。」論文必舉桐城，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又曰：「文之爲用，不外四者：曰明道，曰記事，曰考古有得，曰言詞之美。」其所輯清代人文，皆

本此旨。所著《晚學齋文錄》十二卷、《通藝閣集》八卷、《和陶詩》三卷，輯《國朝文錄》八十二卷。又欲仿黃黎洲、全榭山兩家例爲《國朝學案》一書，未就。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六　姚椿，字子壽，一字春木，婁縣人。監生。師事姚鼐，受古文法，終身服膺弗失，論文必舉桐城。所稱，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又曰：「好學難，深思更難，心知其意難之難者也。」「文之爲用，不外四者：曰明道，曰記事，曰考古有得，曰言辭之美。」論詩以諷諭爲主，以音節爲輔，以獨造爲境，以自然爲宗。博聞強記，好學不倦。歷主夷山、荊南、景賢等書院講席，以詩文實學勵諸生，成就人材甚衆。撰《通藝閣詩鈔》八卷《續錄》八卷《三錄》八卷、《和陶詩》三卷、《樗寮詩話》三卷、《晚學齋文集》十二卷、《國朝文錄》八十二卷。其餘未刊者尚多，藏于家。

《舟過長壽感賦》　《十朝詩乘》卷一三：姚春木（椿）旅蜀，過長壽，目睹燹後慘況，且聞邑人言上年破城事，感而賦詩，有云：【略】述所見也。又云：【略】則紀所聞也。末云：「作詩紀姓氏，尉張令則陳。生者戒守吏，死者勸爲臣。」一令一尉，涇渭昭然。孰謂末秩無高節哉？

傳記

《續碑傳集》卷七八沈曰富《姚先生行狀》　先生諱椿，字子壽，一字春木，別自號樗寮生。姓姚氏。帝舜之後，居於姚墟，以邑爲氏。漢世避莽亂，遷江南，改姓嫗，未幾復姓。及隋北絳郡公僧垣居吳興武康，有二子：長曰太子舍人，察實，草創梁、陳二書，以授其二子。唐左散騎常侍思廉者，婁縣之姚，其後也。由武康徙婁，不詳在何世。先生高祖諱天麒，皇贈通奉大夫，居松江府城西門外。生贈公，諱士英。士英生贈公，諱宗侃。宗侃生方伯公，諱令儀，由雲南祿豐縣知縣，洊陟至四川布政使，追贈其三代。配夫人許氏，生子二人，長即先生也。以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一日生於里第。自幼從宦滇、蜀，資稟絕人。十歲許，即通聲律，以《全唐詩》出入懷袖間，屢爲塾師所斥，弗改焉。喜博覽，遇未見書必手自鈔錄。年十八，以國子生應順天鄉試，才名噪京師。一時所與遊，皆前輩績學之士。六十年恩科，特命六大臣先汰所試卷，上合格者，乃送禮部聽入闈。南昌彭公元瑞、河閒紀公昀見先生文，皆奇之，置其卷第一。兩公方以文字受高廟知遇，位望隆赫。故事入選者俱投贄門下，先生不屑焉。既而連試不售，先生處之夷然，日與洪太史亮吉、楊農部芳燦、張太守問陶輩極論詞賦，氣甚淩厲。時川中方用兵，方伯公屢以知府參諸大帥幕，先生仍歲往省，又數數歸家，奔馳千里，所至必周攬其山川，交其賢豪長者。嘉慶四年，見郡先達王侍郎昶於杭州，侍郎知先生能詩，叩以所得。先生曰：「以諷諭爲主，以音節爲輔，以獨造爲境，以自然爲宗。」侍郎激賞不置，贈以詩，有「中流砥柱，大雅扶輪」之譽。又有句云：「文章名節無窮事。」先生歎曰：「詩外固有事在，古人言之矣。」乃更求爲有用之學，凡河渠、農桑、漕運、邊防以及閭閻疾苦，無不反復熟籌，稽諸史傳，證之以游歷。自謂古人事業可立致。如是者數年，乃以方伯公命從學於桐城姚先生鼐。姚君語先生曰：「子之業幾成矣，然亦嘗從事程、朱之學乎？」先生未有以對。姚君作色曰：「南宋以後之人類，乃程、朱留下者，毋忽視焉。」先生退而徧發濂、洛、關、閩之書讀之，爽然如有所失，已復歡然如有所得。是時詞章、訓詁兩家之氣燄方盛，姚君生當其際，獨以其所學引迪後進。聽其言者，有信有疑。惟先生聞即開悟，服膺弗失。自此，屏棄夙習，壹志求道廓如也。十四年，別姚君於金陵而西上。其冬，方伯公卒於蜀。明年喪歸。十六年營葬於佘山。二十年復至金陵，時姚君已有疾，先生視醫藥者數月。及卒，親視含殮，又哀輯其遺書。既歸，杜門力學，不復應舉。先生弟盧氏令君楗爲校官於寶應，先生偕之任，得其鄉朱止泉氏《澤漥遺書》，讀之數日，作而言曰：「此眞宗守程、朱之道，而不欲以文著者。雖然，言者道之華也，行者文之實也，約者博之極也。不極諸繁賾則無以窮其變而盡事物之情狀。不根諸理要則浮文析義，小言破道，而學適足以爲害。學富矣，辭工矣，而其人不足稱，後世讀其書而病之。然則人其尤要也歟。向者，桐城之言，特引而不發耳。」於是悉訪朱氏未行之書，及其門人所述，極力表彰之。又親詣其墓拜謁，申私淑之禮。先生至是造詣蓋益深矣。作《國朝名人贊》二十八首以見趨向。又作《心爲嚴師箴》及《讀書靜坐箴》以日自課其行習。道光元年，詔天下舉孝廉方正之士，於是松郡以先生名首列，而太倉亦以先生執友彭上舍兆蓀薦，時彭以書告先生，言盛名難副，先生亦有詩寄彭道不當就之意。未幾，彭卒婁宰，猶必欲起先生。先生乃一再作書，懇款求免，始寢其事。時先生年四十五。是秋奔叔父喪於明州。又三

年，乃就河南長吏聘，主講夷山書院。以實學勵諸生，遇才高行美者，獎借不容口。有孤寒無以自立，必資給焉。取廣昌黃太守永年所作《范文正公論》張示講堂，一院之士咸知以名節自重。又主他書院，所教前後一律。及去，輒薦賢以自代。初，先生客中州未久，而盧氏君以保舉知縣亦來豫省。許夫人與諸孫家居，先生歲必歸省，已遂留家侍養。十六年，許夫人卒，盧氏君奔喪歸，不復求仕。先生乃更出游，會林文忠則徐總督兩湖，聘主荊南書院，先生遂作楚中之游，留楚七載。二十五年先生年六十九矣，乃始歸里。既歸，仍主本郡景賢書院。以有足疾，自稱蹇道人，或稱樗寮病叟，或稱東佘老民。下帷著書，不接外事。春秋佳日，鄰曲招邀，閒攜杖一赴，坐中少長咸在，時有問難，隨口酬答，必滿人意。賢士大夫官雲閒者，下車之始，拜問起居，先生肩輿一謝，自後不再詣。與盧氏君白首相對，各據几案讀書。先生以好鈔書，晚年腕常痛。有所作，盧氏君輒爲書之。兩從子之烺、之烜，侍奉寢興，未嘗離側。孝友之積，化及一家，雍雍如也。咸豐二年冬得疾，終日不言，亦不肯進藥，遂以三年春二月二十一日考終，春秋七十有七。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姚椿》 姚椿字春木，江蘇婁縣人。父令儀，官四川布政使。椿自幼從宦滇、蜀，資稟絕人。十歲即通聲律，喜博覽，遇未見書必手自鈔錄。以國子生應順天鄉試，才名噪京師。既而連試不售，夷然不爲意，日與洪亮吉、楊芳燦、張問陶極論詞賦，氣甚淩厲。賢士大夫多道其賢，令儀屢參諸大帥幕。椿奔馳南北，所至必周覽其山川，交其賢豪長者，乃更求爲有用之學，凡河渠、農桑、漕務、邊防以及閭閻疾苦，無不反覆熟籌，稽之史傳，證以游歷，思將大用於世。既又從學於桐城姚鼐，退而發濂、洛、關、閩之書，讀之爽然如有所失。自此屏棄夙習，壹意求道，泊如也。嘗得寶應朱澤澐遺書，讀之數日，作而言曰：「此眞宗守程、朱之道而不欲以文著者。」於是悉訪朱氏未行之書，及其門人所述，極力表章之。又親詣其墓拜謁，申私淑之禮。道光元年詔舉孝廉方正，松江府知府欲以椿與彭兆蓀同薦，固辭不就。先後主講河南夷山、湖北荊南、松江景賢書院，以實學勵諸生，惟成就人材是急。咸豐二年卒，年七十七。椿好學不倦，其解經主兼通漢、宋儒，曰：「譬之釋氏，有宗有教，不可偏廢。」論文必舉桐城所稱，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又自言曰：「文之爲用，不外四者：曰明道，曰記事，曰考古有得，曰言詞之美。」故其選國朝人文，皆本此旨。論詩以諷諭爲主，以音節爲輔，以獨造爲境，以自然爲宗。每曰元裕之以後無大家，於明初推劉伯溫，謂在高季迪上。所自爲詩，得陸放翁「詩外有事」之旨，慘澹經營，不遺餘力，有杜、白新樂府之風。著有《通藝閣詩錄》八卷、《和陶詩》三卷、《晚學齋文錄》十二卷，又選《國朝文錄》八十二卷。

紀事

《題船山遺稿次見贈韻四首》 《靈芬館詩話續》卷五：春木【略】有《題船山遺稿次見贈韻四首》。序云：「船山詩稿多散佚。庚申在都下，有詩四首，書扇見貽。頃偶檢得之，而集中失載。因次原韻，錄存以志故人之感。」詩云：【略】今亦錄船山原作於此云：「摩空聲不定，一字幾徘徊。藻翰皆生氣，東南此異才。論嚴詩筆正，心動化工來。難後豪情減，因君又舉杯。」「小扇臨風贈，長歌忽振奇。美人春不妬，天馬怒難騎。仙籍誰眞注？名場我漸疑。粗工森可怕，詩病莫輕譏。」「相逢皆少壯，餘力且題箋。風格中年定，時名衆口偏。開懷原偶託，揮手任無傳。繚繞神仙字，蟫魚太可憐。」「妄語疲酬贈，狂言爲汝眞。交才謀一面，氣已辟千人。文古曾非貌，詩飛或有神。科名身外事，此筆豈沈淪。」

《瀘州聞滇黔官兵過境》 《聖武記》卷九：（嘉慶二年）十一月，王（三槐）、徐（天德）、羅（其清）、冉（文儒）四賊復分屯二地，宜綿使劉清領鄉勇專攻羅、冉，斷其援。羅、冉二賊走巴州，援白崖山賊。白崖山賊林亮功急突圍，連日與舒亮、穆克登阿等鏖戰。王三槐復分攻大竹、廣安州、鄰水以援之。保興朱射斗等倍道援，鄰水得不陷。賊即乘間分隊突陷長壽。長壽，水陸咽喉，上通合州，下連重慶，爲川東門戶。會勒保抵瀘州，以新調貴州兵未至，先檄總兵百祥由合州回守重慶。而羅、冉二賊乘官兵東去，益分掠儀隴，營山，梗運道。

《寄松江練太守》 于源《柳隱叢譚》：太守任松江時，元和陳梁叔（克家）、吳江沈南一（曰富）、震澤陳子松（壽熊）皆羅致幕中，三君俱爲雲間姚春木先生（椿）高足弟子。嘗寄詩云：【略】今子松仍館練氏課諸公子，南一就幕金山，梁叔留京師，殊有雲散風流之感。

藝文

陸繼輅《姚大(椿)蜀游詩卷題後》 待月憑闌聽雨眠，舊來說劍已無篇。似聞諸葛眞名士，果比長沙更少年。俊賞一春看綠鬢，狂遊三度上青天。無端獨立蒼茫意，又觸君詩到酒邊。

張問陶《答贈姚春木(椿)》 摩空聲不定，一字幾裴回。藻翰皆生氣，東南此異才。論嚴詩筆正，心動化工來。難後豪情減，因君又舉杯。 小扇臨風贈，長歌忽振奇。美人春不妬，天馬怒難騎。仙籍誰眞註，名場我漸疑。粗工森可怕，詩病莫輕醫。 相逢皆少壯，餘力且題箋。風格中年定，時名衆口偏。開懷原偶托，揮手任無傳。繚繞神仙字，蟫魚大可憐。 妄語疲酬應，狂言爲汝眞。交才謀一面，氣已辟千人。文古曾非貌，詩飛或有神。科名身外事，此筆豈沉淪。

湯貽汾

論述

《國朝正雅集》卷六八引謝堃《春草堂詩話》 世稱武臣能詩者，曹景宗也；能畫者，李思訓也。余友湯雨生參帥兼之。

又《寄心盦詩話》 屢過金陵，謁湯雨生將軍，論詩讀畫，琅琅如金石聲。

嚴廷中《藥欄詩話乙集》 白門湯雨生參戎(貽汾)工書畫，善詞曲，詩主性靈。著有《畫梅樓詩稿》。

熊璉《澹仙詩話》 爲人灑落有氣概，博學多才，於韻語尤癖好。

金武祥《粟香隨筆》 武進湯雨生先生累世忠孝，以難廕就武職，有詩、書、畫三絕之稱。晚年引退後，于金陵城北獅子窟築別墅，題額曰雙溪千樹獨家村，饒有泉石卉木之勝。著《琴隱園詩集》三十六卷《詞集》四卷。癸丑變起，上《金湯十二籌》，未及用，城陷死之，年七十六。諡貞愍。

《墨林今話》卷一五 湯雨生都督貽汾，字若儀，晚號粥翁，武進人。以祖父難蔭，弱冠襲雲騎尉，爲三江守備，歷官粵東、山右、浙江。儒雅廉峻，盜賊聞風帖弭。後以撫標中軍參將擢溫州鎮副總兵，因病不赴，退返白門，賃周進士保緒園居，思終隱焉。都督稟質穎異，凡天文、地輿、百家之學，咸能深造。書畫、詩文並臻絕品。嗜飲酒。工彈琴，下至圍棋、雙陸、擊劍、吹簫諸藝，靡不好，亦靡不精也。生平足跡半天下，宦轍所至，恆闢地治圃，栽花築室，與畸人逸士遊，椶鞵箬笠，見者疑仙。事母楊太夫人盡孝，太夫人有《斷釵吟》二首，繪圖徵詩，海內之士莫不重其貞節，題詠殆徧。配董夫人琬貞，號蓉湖，一號雙湖，故海鹽名族女，夙嫻詩畫。公子壽民、右民、樂民，女公子紫春，皆工於染翰，克傳家學。都督畫無所不擅，而尤長山水，骨韻蒼逸，直入元人之室。嘗以笪江上《畫筌》一編分目爲十，參以己意，透徹言之，曰《畫筌析覽》，讀者可以見其於此深矣。其他箸錄甚多，不能盡述。 都督宦蹟既遠，交游亦徧宇內，篋中圖卷最爲鉅觀。其在三江，以忤上官去，有《秋江罷釣圖》，詩畫多至十二册。迨官嶺南，則有《瘞齒圖》、《懷僧圖》、《珠江送別圖》。官大同則有《琴隱園圖》、《畫梅樓圖》、《壺山琴話圖》，蓉湖夫人復有《梅樓琴趣圖》。至浙後，名士麕集，圖繪尤夥。《懷僧圖》者，都督成《懷僧詩》十九首，張默遲孝廉因而作圖。其中住終南、成都、巴陵、峨嵋、五臺者五人，餘悉吳越尊宿。其詩與記，惜未之見。《畫梅樓合筆》一册，都督官大同時與其配蓉湖夫人暨諸子女所作，凡十有三頁，木石、花鳥、人物、魚蟲，靡不妙。右民婦金氏芷香亦工畫，作白描士女一。女公子紫春畫水墨牡丹一。壽民、右民、樂民各畫其一。餘則都督與夫人筆也。其自跋云：「塞上守官，岑寂無俚，惟與病妻弱息弄翰娛情，賸帙零牋，散諸行篋。庚辰夏游恆陰，友人胡赤簫見之，與其姬劉雙親爲裝池，合成茲册。蓋七人焉，其不與者綬名婦，以今年來女潤八齡，未工捉管也。」歸安奚榆樓題其後云：「官閣拈毫發興新，墨花香作一家春。鷗波亭子停雲館，尚少銘椒詠絮人。」丁亥秋，都督攝吳興協鎮，苕谿文士慕其風雅，爭趨之。燕寢焚香，極雅歌投壺之樂。時復出游，山水興味翛然。嘗冬日冒雨偕端木鶴田學博暨董霞樵、戴銅士、奚榆樓、姚豐泉諸子泛舟夾山

漾，得詩三律，有「看山黃葉後，觴客白鷗前」之句。歸後復寫長卷紀勝，蕭寥荒冷，不著點埃。予曾題短古一章。卷藏榆樓處。後又爲榆樓寫《谿樓延月圖》，尤極經營慘澹。朱酉生孝廉嘗謂其「畫品幽潔，可配樊榭山人詩」，聞者咸以爲然。都督所著《畫梅樓集》，詩詞並勝。夫人亦工長短句，在嶺南畫梅寄雨生九江，系以《卜算子》云：「折得嶺南梅，憶著江南雪。君到江南雪一鞭，可是梅時節？　畫了一枝成，沒箇誰評說。抵得家書寄與看，瘦似人今日。」都督次韻答之，弗如也。予又聞都督洞精音律，製有《梯仙閣》三種曲，令家婢歌之，咸能上口。斯又別有寄託，非東山絲竹，陶寫中年意也。

潘曾瑩《墨緣小錄》　湯雨生協戎（貽汾），武進人，以難廕雲騎尉。書畫名重一時。詩亦俊爽不羈。曾以《琴隱圖》屬題，予爲題五古三首，君以所畫《梅樓夜雪圖》爲報。澹於名利，退歸後徜徉林下，惟讀書、鼓琴、蒔花、種竹以自娛。精鑒別，收藏法書、名畫甚夥。一門並工風雅。粵匪竄擾金陵，作絕命詩，投城北李氏園池死，氣節、文章，允堪不朽矣。雨生詩清微澹遠，無纖塵擾其筆端。著有《琴隱園詩集》。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〇　湯貽汾，字若儀，號雨生，武進人。襲雲騎尉世職，歷官樂清協副將，殉難，謚貞愍。有《琴隱園集》。

又　貞愍累世忠藎，居官有政績，風流文采，傾動一時。畫爲嘉、道後大家，與戴文節同稱絕藝，同完大節，齊名畫苑，上繼四王、惲、吳諸家矣。詩亦卓然作者，歌行尤勝，權奇排奡，而有沈毅之氣流露行間，此言爲心聲也。國朝畫家工詩者，南田最爲超絕，貞愍之俊健，殆堪追配。

《蕙園詞話》卷三　詩三十六卷，所附《畫梅樓倚聲》四卷，皆能抒情合度，絕無叫囂靡曼之音，得詞之正軌。【略】於《明月生南浦》調，知其淡於榮利，爲政風流。於《虞美人》、《好事近》二調，見其天性多情，聰明絕世。而《金縷曲》並序言，尤覺飄飄欲仙矣。

《芬陀利室詞話》卷二　秀水孫次公（灃）刻公遺稿，曰《琴隱園詞鈔》。公詞佳者固不止此，吉光片羽，人傳詞耶，詞傳人耶，讀一過，輒欷歔欲絕。

龍沐勛《忍受漫錄》　《琴隱樓詞集》四卷，別題《畫梅樓倚聲》，武進湯貽汾雨生撰。光緒初曹愔堂重刻《琴隱園詩集》附刊本。貽汾風流文采，大節凜然。事詳《清史本傳》，及《國朝常州詞錄》。與同邑董士錫善，嘗共論詞，亦常州詞人中之健者。其集初經曹氏授梓，旋成煨燼。今傳世者率爲重刊本也。

《聽秋聲館詞話》卷三　陽湖湯貞愍（貽汾），爲鳳山令（大奎）孫。鳳山公與子（荀業），同殉林爽文之難。公由世襲雲騎尉，歷官樂清副將，乞病歸，卜居金陵。咸豐三年城破，賦絕命詞，於二月十二日投水死。蒙恩賜謚。公字雨生，善詩詞，能畫，兼工琴，晚自號琴隱，固彬彬儒將也。有題其夫人梅窗琴趣圖，《七娘子》云：【略】《衰柳長亭怨慢》云：【略】武臣能詩者多，能詞者少，得之於公，尤爲可寶。公歿後，海內文人咸賦詩詞志輓。華亭王海客（友光）《金縷曲》云：「臣本心如水。恁聲聲、秦淮悽咽，陳雲同墜。虎踞龍蟠形勝在，借箸偏教吐棄。儘灞上、棘門兒戲。霎地江東成破竹，道乘軒、有鶴南飛矣。公等且，自爲計。　水仙廿載傳琴意。問春風、台城新柳，舊愁添幾。正是百花生日日，卻看從容就義。想叱咤，雲濤歸騎。高克翹翔難索解，料三吳、毅魄能陰庇。疑復有，養癰悔。」以詞筆而兼議事。「有鶴南飛」句，係指陸立夫制軍（建瀛），言制軍守九江，聞武昌陷，盡撤沿江戍兵，一夕遁回金陵，遂不守。河上「翹翔」句，似謂何根雲制軍（桂清），後亦棄常州遁，致大江以南，蹂躪無完土，至今士庶言之，有餘痛焉。

黃憲臣《逍遙巾跋》　塵海浮沉，詞場游戲。豁胸中之丘壑，下筆通靈；吐海外之煙霞，着壁成繪。何須輕裘緩帶，見名士之風流；即此破衲幅巾，傳散仙之韻度。予友湯雨生者，倜儻高標，太平儒將。翩翩蝴蝶，啣香飛度羅浮；策策驊騮，放眼羣空冀野。昔傾蓋於紅塵隊裏，知我多年（戊辰秋，予在幷州，一見如舊相識）；旋尋春於白草關邊，憑渠越境。莫怪行踪奇異，爲然照魅之犀；遂令倒屣殷拳，儼迓駸雲之鶴。魚躍身於畫裏，任彼逍遙；俄遊神於詩中，證茲因果。方寸五嶽，摩若士之壘，而別具神奇；咫尺三山，拍洪厓之肩，而不傳圭旨。於是，主賓都忘言象，神仙竟在風塵。或於市，或於朝，大隱儘多曼倩；可以車，可以笠，游仙不讓景純，誰歟？內熱結而難寒，空勞蔗汁；外羶弛而不固，請看巾盥。道光丁亥首夏，讀湯雨生《逍遙巾》傳奇跋後，呈廉齋二兄大人哂正，次皋黃憲臣。

又《逍遙巾題詞》　羅浮來處現前身，一具焦琴一道巾。不待曲終都叫絕，神仙原只在風塵。　奇情驀上筆尖來，若士家風生面開。須識尋春深意在，半緣摘伏半憐才。

蘩乙《消遙巾跋》　此一頂巾，名由人製，道自天生，鴻濛未闢之先，組織何來花樣？情性既耽之後，投贈奚別形骸？借文字以寓機，因物情而寄

慨。曰變曰幻曰化，亦儒亦佛亦仙。信道，則有名有難名；養眞，則無可無不可。願一切翰墨因緣，氣息意味，共指此巾，咸爲撮合。乙酉冬日，藜乙讀竟，書於茶半香初之館。

張煒《逍遙巾題詞》　發姦摘伏託尋春，道服蕭然物外身。名士行蹤無不可，天涯同調更何人？（尋春）好夢懵騰酒一杯，孤懸薄秩敢言才？同心只有湯都尉，羈絆官身不便來。（卜夢）闖然入座爲投詩，暢領元談字字奇。須信釋儒原一理，衣冠奇異莫猜疑。（衲訪）相逢大笑快平生，兩字逍遙好弟兄。卻怪疏狂張水屋，未來蘭若證同盟。（巾盟）

桂青《逍遙巾題詞》　詩境飄然已屬仙，詞場鼓次復銘燕。才人都是羅浮客，情任逍遙性任天。

潘葆《逍遙巾題詞》　仙風道骨戲談禪，作畫投詩笑拍肩。誰謂相逢未相識，原來才子卽神仙。兩地惺惺夢幻眞，奇文一段局翻新。高吟莫向湖簾下，須避當年咏絮人。

《百字令・題張南山孝廉海天霞唱圖兼書其詞集》《芬陀利室詞話》卷三：雨翁有一詞，頗露英雄英本色，題張南山《海天霞唱集》。

《長亭怨慢・衰柳》、《前調・衰草》《芬陀利室詞話》卷二：雨翁嘗作《衰柳》、《衰草》二詞，倚《長亭怨慢》，余與孫月坡和之。其詞感物比興，凄婉欲絕。

傳記

《續碑傳集》卷六四顧壽楨《湯將軍傳》　湯貽汾，字雨生，武進人。大父曰大奎，爲臺灣鳳山令，林爽文之難，守死不去，於是雨生父荀業從焉。曰：父死忠，子死孝，皆鬥而死。母楊氏孀居，有節操，世所傳斷釵吟節母者也。雨生少以廕積官至樂清副將軍，不得於上官。歸，寄家江甯。故廣文先生周濟悅之而假館焉。將軍雖位武人乎，然其爲人彬彬有文，君子也。其所自憙雅，歌詩書法皆絕人。至於小詞曲藝，靡有不工。其所遊，必盡與其文學士相結。其居金陵，士之所湊，尤獨名，好客，客未嘗不滿座也。時則有若侯雲松、秦耀曾、梅曾亮之屬，皆以能文章負當世名，相過從無虛日。於時海濱稍稍多事矣，江甯未深創，猶殷賑豐澹，民摩肩相接，張袂相觸，百貨闐委，百族奔騖，燈火灼爍，夜以繼晝。富商大賈、薦紳達官之所遨遊，笙鼓鍠聒，謳唱沓赴，紛紛入雲際。山樓水榭之勝，甲於天下。承平積阜，乘華炫麗，十步相望，歌詠之聲相聞。將軍亦以時稍修葺池館，水木莊靚，蕭瑟人外，春秋之朝以爲虞樂也。顧獨自深念家世效忠，又以羽林孤兒荷天子厚恩，不數年閒致位分閫，膺人臣之大榮矣。負不世之材，獨抑塞不得逞。運泰道昌，物極則衰。逆節萌生，風塵隱然。又未嘗不涕下沾襟也。癸丑之歲，大盜薄江滸，喟然歎曰：「吾得死所矣。」然且爲保衛之計，往來城中屏營者久之。及城陷，聚其家人而告之曰：「先人有言矣，父死忠，子死孝，奈何乎每生於是。」皆自殺。侯雲松者，字青甫，上元人。嘗官歙訓導，城陷自經，年八十矣。秦耀曾，字遠亭，故尚書秦承業子壻，于畢氏先寇難卒，而其妻死節，別有傳。論曰：旌德譚生爲余言，方江甯盛時，嘗以挾策試，數至將軍園亭，與文酒之燕。抑何其恂恂也。將軍婦若子女無不能文，外人異之，殆若仙然自生。以下第歸數月，而江甯破，將軍死忠矣。乃者有人自寇中來言，街衢遷易，舉目豺豕，人民凋矣。諸池臺第宅大率殘燬，鞠爲茂草。嗚呼，彼黍離離胡獨西周也。

又蔣敦復《湯將軍行略》　惟湯氏以忠孝世其家。乾隆閒福建林爽文之亂，知鳳山縣事湯公大奎禦賊死，子荀業以衛父故同日，幷命公之祖若父也。公以難廕起家，服官三十年，家居二十年，既請老不忘事君之義，繾綣從戎，卒以身殉，弗墜前烈。嗚呼！非古之忠孝人與？敦復前者辱與公游，聞燮駭歎，望風悚涕。又樂書故人之大節炳天壤也，爰就公族子成烈所爲狀及平生譚燕時所得於公者，補綴成篇，聊志後死者之痛云。公諱貽汾，字雨生，江蘇武進人。襲雲騎尉，授揚州三江營守備，改補廣東撫標右營，升山西大同鎮、靈邱路都司撫標左營游擊，調中營浙江撫標、中營參將、樂清協副將。病告歸，喜金陵山水，築室居之。名其園曰「琴隱」，若將終身焉。癸丑二月，粵逆洪秀全等由大江東下，入夾江，攻儀鳳門甚急。公杜門養疴，聞之投袂而起，集義勇，令家出一丁助戰，身率家人爲之殿，前驅至鼓樓北菜市，賊已大入城，遇與格鬥，殺傷頗相當。公冢孫世佺，中六創絕而甦，遂相失。公猶奮身前，家人見憊甚，扶入李氏空宅。俄聞賊退，公乘夜巡城，馳書上元令發倉粟，收潰散。夜二鼓，衆洶洶言總督死，公斥爲妄，送書人

返言局署虛無人，縣令劉亦死矣。問將軍提督安在？皆莫對。衆散去，公仰天太息，亦無戚容。仍入李宅，家人窺公意不測，環而泣。公好語之曰：「勿亂人意，且休矣。」卒守弗去。質明，犬四吠，紅巾一片，自北而南。公急拔佩刀自刎，左右起持之，環而泣者，聲愈悲，莫能仰視。公怒叱之曰：「吾不能爲國滅賊，不孝不忠，死有遺憾，若曹欲更陷我耶？」度不可奈何，乃聽命，請以夜勿兵死。公笑曰：「吾將從靈均之遺則，即稍徘徊，何妨夜過半？」家人跪送出門，趨池旁，北面望闕謝。復東向叩首，祖塋在常故也。扶杖從容赴水而歿。實咸豐三年二月十二日子時也，生年七十有七。

《清朝先正事略·惲子居先生事略》 湯君貽汾，字雨生。亦武進人。祖若父殉節臺灣，襲雲騎尉，宦至樂清副將。工詩善畫。視曹景堂、李思訓有其過之。居金陵，葺精舍，焚香鼓琴，翛然出塵外。海內名宿，皆從其游。著有《畫梅樓詩集》。咸豐三年，粵逆陷江甯，作絕命詞死之。事聞，賜祭葬，謚貞愍。

《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湯貽汾》（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續碑傳集》卷六四楊象濟《書湯雨生將軍事》 雨生將軍嘗乞予題其先人與竹居棄稿，後得其復書云已刊木，將寄予。不一年，金陵陷，將軍殉難。而余之文稿爲家振甫編修攜去，無復副本矣，惜哉。將軍諱貽汾，字若儀，號雨生，常州武進人。祖大奎，乾隆時知福建鳳山縣，父荀業隨任。值林爽文之亂，父子同殉，入祀昭忠祠。道光閒，以邑人公請，敕建父忠子孝祠。公以難廕雲騎尉，任揚州三江營守備、廣東右營守備、山西大同鎮靈邱路都司、浙江衢州鎮左營游擊、浙江撫標中軍參將、樂清協副將，例晉武功將軍。乞病歸。性好文學，善寫山水，以冷雋自喜。咸豐三年，粵匪入寇，二月十一日江甯陷，公作絕命詩，投城北李氏園池死，稟葬淨界寺旁竹園內，年七十有六。其詩曰：「死生輕一瞬，忠義重千秋。骨肉非甘棄，兒孫好自謀。故鄉魂可到，絕筆淚難收。稟葬毋予慟，平生積罪尤。」詩爲僕攜出得傳。子綬名襲職，官江南鹽城營守備，先卒。楸名廣西全州山角司巡檢。祿名兩淮候補鹽運司經歷。永名殤。次女適巡檢天津王瀛方，歸甯侍父，赴水死。寇之方張也，公上書江督陸建瀛，陳戰守略，陸不答。未幾，金陵陷。公留意韜略，患近時武備不修，刻《金湯十二籌》貽世。至是人始歎其遠見。先是林爽文之亂，家兩松中丞手平之，故予知其始末甚詳。而爲公題先集，追論臺灣事，謂當用沈端恪遠慮論分置八縣之說，公甚韙其言云。

同治《上江兩縣志》卷一九 字雨生。常州府武進縣人。祖大奎，福建鳳山知縣，殉林爽文之難；父荀業，隨侍任，亦死焉。貽汾少受母教，世所傳湯夫人《斷釵詩》，海內和者數千人。貽汾以難蔭之存，陞浙江樂清協副將。罷官後，僑寓金陵，營別業於小倉山，曰獅窟，倘佯其中，以詩畫倚聲自娛。書法近董香光，爲世推重，與邑人侯雲松、梅曾亮、許宗衡、王金洛、金鰲爲金石交。所居琴隱園，水木明瑟，峯巒積翠，掩映戶閒。每當春秋佳日，招邀勝侶，結詩社，觴詠無虛日。名士渡江來者必詣其廬，隱然負時望。癸丑春，金陵戒嚴，當事延入籌防局。凡所建畫，皆格不行。友人勸以避地。貽汾笑指廬曰：「吾將守是，此先人木主之所在也。」城陷，作絕命詩一章。其詩曰：「死生輕一瞬，節義重千秋。骨肉非甘棄，兒孫好自謀。故鄉魂可到，絕筆淚難收。稟葬毋予慟，平生積罪尤。」從容投池中死，女王氏從焉。將就義時，遣女去，女曰：「焉有親死而避其難者？」曰：「然則女盍先爲計。」女曰：「未葬親，不敢先也。」貽汾諾之。視含殮畢，自縊死。事聞，奉上諭，有三世殉難之哀，謚貞愍。建專祠。

又卷二八 字雨生。官浙東副使。將解組，築琴隱園於城西北山中，偕其配董夫人，以琴書相友。貽汾工山水，董夫人嘗爲屈子祠（今妙相庵）畫《九歌》，極儻忽窈窕離憂之態，不徒侈孔蓋翠旂之旖旎也。粵匪之亂，賦絕命以殉，謚貞愍。

《舊聞隨筆·湯貞愍公》 武進湯貞愍公（貽汾），當粵匪破金陵時，殉節城北李氏園池，賦絕命詞云：「死生轉一瞬，忠義重千秋。骨肉非甘棄，兒孫好自謀。故鄉魂可到，絕筆淚難收。稟葬無予痛，平生積罪尤。」藹然儒者之言也。或爲予誦苗沛霖題畫石詩，其一云：「星精朗朗列三台，淪落塵寰

亦可哀。知己縱邀顯米拜，摩挲已屈補天才。」其二云：「位置豪家白玉欄，終嫌格調太孤寒。不如飛去投榛莽，留與將軍作虎看。」此則詞意非不倜儻，然不免以盜終，亦可於言外見之矣。

作品本事

《自題紅豆村莊塡詞圖》《清稗類鈔・藝術類・湯貞愍工畫梅》：武進湯貞愍公貽汾以畫梅名，而山水尤靜細，書卷之氣盎然。家藏《紅豆村莊塡詞圖》便面，貞愍自題云【略】。

《贈張孟如》《清稗類鈔・技勇類・張立松善技擊》：力士張立松，字孟如，太倉人。短而髯，善技擊，嘗從擊蔡牽。既平，聞南海盜張保、烏石二等未滅，投曾賓谷方伯。比至，困於逆旅，遇武進湯貞愍公貽汾，遂相過從。飲酒微醉後，喜舞刀，又善畫松。貞愍嘗贈以詩云：【略】。

《買陂塘》(賺吟朋)《芬陀利室詞話》卷二：秦淮佳麗地，河房中女郎，色藝擅名者多。一日，雨翁偕侯青甫廣文招余及王柘鄰秀才、琴師某泛舟秦淮，兩岸水閣，紅簾半鉤，風香夕照，玉人梳頭，涼篷容裔，目睇意銷。涼秋閣主人命侍兒以短梯引客上，香爐銅綠，茗碗瓷青，湘榻棐几，陳設精雅。壁間詩畫箋貼，悉名流投贈。主人著碧綃衫，持白紈扇，豐神秀朗，一笑嫣然，宜兩老人爲之傾倒也。雨翁年七十六，青翁年八十五，看花老眼，自詡無雙。酒半，雨翁誦《買陂塘》贈主人。【略】余即席和之，有「開芯榜。算第一名花，第一名流賞」句，蓋往時秦淮，每有花狀元品目，點綴承平景物，洵足樂也。

著録

姚燮《今樂考證》湯貽汾一種：《劍人緣》。

光緒《武陽志餘》卷七《畫梅樓倚聲》四卷，存。國朝湯貞愍貽汾撰。止道光丙午，非全稿也。《琴隱園詩集》三十六卷，存。國朝樂清協副將湯貞愍貽汾雨生撰。公起家難蔭，歷官都督，足蹟逾萬里。生平雅擅三絕。及交王夢樓、洪稚存諸老，尤好詩。戎政之暇，與騷人墨客觴詠爲樂。罷官後，僑金陵，築琴隱園居之。迨粵賊之難，上《金湯十二策》，不用。城陷，巷戰不敵，賦絕命詩一章，赴水死。公子祿各自賊中藏遺稿，間道出，付其戚曹士虎，士虎蒐訪散佚刻之。起乾隆辛亥，公年十四，至咸豐癸丑，年七十六止，卷自爲集。公大節昭著，事詳國史及《懷忠録》。詩體格不高，而詞旨和平，至憂國閔時，尤纏綿忠厚。

湯滌《逍遙巾跋》先曾祖貞愍公，生平著作詩詞以外，尚有雜劇若干種。就滌所知者，有《劍人緣》傳奇，《逍遙巾》雜劇。《劍人緣》舊有刻本，兵燹後散失，三十年求之不可得。壬戌夏，客北平，於友人處見抄本《逍遙巾》，因以重價購之，久藏篋衍。今春在滬濱，獲交江甯盧冀野先生。先生研精詞曲，有聲於時。偶與談及，諄屬録本彙刊，以廣其傳，意致可感。《逍遙巾》爲先曾祖官靈邱時，訪盜至蔚州，遇徐子容州尉而作，其詳已見於《自叙》中。是册眉評旁批，朱墨爛然。評語註明雲字者，即聽雲居士徐州尉。其餘諸公，皆一時名流。賞奇析異，各抒所見。書中但標別號，其姓氏本末，小子生晚，莫得而詳焉。

藝文

黃培芳《送湯雨生都圖雲中》承平關塞百餘年，裘帶風流重守邊。白草黃雲乘障地，角弓珠勒射雕天。遊蹤擬訪恆山去，(訂遊北岳。)姓字長留粵嶽鐫。(羅浮多君石刻。)食肉封侯他日事，況君忠孝有家傳。

黃爵滋

論述

綜論

潘德輿《儷屏書屋詩序》 先生之詩，體格取諸漢、晉、盛唐而止，晚近熏染，畢力剗削，大抵非有益于國之敷政、人之植行者，則不以命筆，其志之嚴如此。數十年來，外爲校官，內爲文學侍從臣，既力持志行，佐朝廷文治，比蒙恩入御史臺，作聖天子耳目，論四海利病，天下望先生指陳政事甚大。詩之復古，信其餘矣。夫復古非一人事也，凡有唱必有和，以先生之識量，揚一世士大夫之善，而薦其尤，後先協心，風會之古，可以拭目俟。即德輿之陋，亦將親炙變化，俾志行日進于端厚，而不獨詩受教也。

《國朝正雅集》卷七二《寄心盦詩話》 樹齋先生論詩云：「嘗觀儕俗之作，有數非焉：或聲調便利，靡而不振；或意旨蹇塞，枯而不澤。若是者，非禮。或馳騁揮霍，剽而不留；或堆埰襞積，滯而鮮通。若是者，非氣。或貌似神離，虛而不實；或以文飾俗，雜而不清。若是者，非理。或苦心束縛，自謂親切；或任情泛濫，自謂周至。若是者，非法。去茲數非，求其一是，然後可以語山水之助、發智仁之妙也。而其道之靡窮，業之不倦，則又貴有畢生之閱歷。同志之觀摩焉。」先生此論，於今日作詩之弊，殆盡之矣。余謂創一藝而不能見道則不精，能見道矣而又滯於言下，則又不能超脫衆妙，萬籟畢宣，此等境界，非苦心斯詣者未能盡悉也。先生深得此中之秘，旨遠詞文，苕發穎豎，其詩具在。願與海內言詩者共按之。十年前見先生於江上，壬子都中與先生朝夕共語，其輔翼詩教之功，非淺鮮也。

戴文選《吟林綴語》 宜黃黃樹齋（爵滋）先生，余業師閔獻之（士暄）夫子道光戊子科鄉試座主也，爲人剛方正直，傲岸不羣，爲御史時不避權貴，錚錚有聲，詩筆亦雄鼻。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一 黃爵滋，字德成，號樹齋，宜黃人。道光癸未進士。歷官刑部侍郎，降員外郎。有《仙屏書屋集》。

又 樹齋在諫垣，言論風采爲一時清流領袖。疏請嚴禁鴉片，世稱讜論，然發大難之端，不可復收，當亦非先事所及料。詩循杜、韓正軌，縱橫跌宕，才氣足以發其所學。徐廉峯嘗作《四子論詩圖》，以張亨甫、潘四農與樹齋並列，樹齋爲題《有酒八章》，源本《風》、《騷》，持論必衷於正，爲諸人所推服。晚年刻集，彙錄徐東松、郭羽可、艾至堂、湯海秋及亨甫、四農平日評論所及，以爲自序，蓋信其詩之可傳也。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毒草西來杼柚空，鴻臚一疏動宸聰。騷壇晚歲推牛耳，輸與談文柏峴翁。（道光末年，都下主詩盟者推陶堯鄉、黃樹齋兩侍郎，講古文之學者爲曾文正、梅伯言郎中。伯言爲惜抱高足，至今桐城派奉爲泰斗。樹齋身後聲名寂寞，其論鴉片漏卮一疏，當時且有咎其發難者，文正《答賀耦庚書》中間一段似即指此。）

《鄉詩摭譚續集》卷一〇 其詩氣骨甚遒，醞釀未邃，七古合作尤少。

分論

《己卯三月初九日作》 《儷屏書屋初集詩錄》引徐東松曰：此等詩一片天趣，竹木瓦礫，拈來皆見道機，嚴滄浪所謂透澈之悟也。

《東才先生將歸德興臨別有作》 《儷屏書屋初集詩錄》引徐東松曰：此等詩雋趣而古風韻盎然，不落輕薄佻謔派，看似宋人，實則唐人格度，眞是字字入解矣。

《早行轅端望月作》 《儷屏書屋初集詩錄》引徐東松曰：秀骨珊珊，清韻泠泠，仍不掩其渾古之神味，此最作者能事。

《丁氏女作》 《儷屏書屋初集詩錄》引徐東松曰：事奇詩奇，似梁藥亭《孤兒行》，然梁未免好奇之過，此雖倔屈曲折，而分明正當，當爲勝之矣。

《古詩八首》 《儷屏書屋初集詩錄》引徐東松曰：此等詩拉雜引喻，長於諷諭，得古詩人之遺，然不知其本意者，亦難識其妙矣。

《題徐健庵尚書遂園修禊圖作》《偶屏書屋初集詩錄》引徐東松曰：此等詩雖無甚佳處，然熨貼切合，通體完善，無牽率之態，有清泠之韻，便不可廢也。

《撫州行》《偶屏書屋初集詩錄》引徐東松曰：此等詩固不以工拙論，況詩亦未嘗不工乎？

《辛巳送秋作》《偶屏書屋初集詩錄》引徐東松曰：此等圓美之製，誠諸君所共賞，然在集中，則猶爲中駟也。

《相見行》《偶屏書屋初集詩錄》引徐東松曰：此等乃眞是上乘之作，意深曲而辭巧妙。

《鄴下懷古作》《偶屏書屋初集詩錄》引張際亮曰：不作激昂慷慨、諷刺刻深之語，倍覺讀之感人，此在書家爲中鋒，在詩家爲正聲，集中如此等作甚夥。

《東阿道中望魚山作》《偶屏書屋初集詩錄》引張際亮曰：鍊氣歸神，骨韻高絕，此種詩眞今之《廣陵散》也。

《哭長女作》《偶屏書屋初集詩錄》引張際亮曰：性情既眞，詩無不工者，惟有性情人能之，無性情人一生不見有此等語也。非其人無可傷可悼之事，但到此等眞摯處，便無處下筆，即下筆皆搬運故實，無一本色語耳。余所見天下名士如此者不少，因覽此三詩，爲之浩歎。

《有酒八首》《偶屏書屋初集詩錄》引潘德輿曰：以源御流，至簡至大，論詩至此，眞可抉經心執聖權矣。又引張際亮曰：古今論詩者多矣，未有如此精通簡穆者也。稱心而談，人亦易足，有志者幸共勉之。

《詠物二十六首》《偶屏書屋初集詩錄》引張際亮曰：近人詠物詩多旁敲側映，弄口角以取媚，作者獨從正面落想，不屑爲纖媚宛轉之態，故乍閱之不見其工，細味之而工處實不可及。

《歲暮雜感作》《偶屏書屋初集詩錄》引郭儀霄曰：高古深重，所感者大，如此乃不敢以詩爲小道。

《送湯茗蓀中翰歸臨川作》《偶屏書屋初集詩錄》引郭儀霄曰：中正無邪之旨，足以維持詩教者，此類是也。

《除大母服作》《偶屏書屋初集詩錄》引郭儀霄曰：眞摯之言，悽感神骨，不計詩而詩臻絕頂。

《江西行》《偶屏書屋初集詩錄》引艾至堂曰：似歌似謠，忽轉忽斷忽鋪，眞得古樂府神理。

《悔過詩》《偶屏書屋初集詩錄》引艾至堂曰：古在味在骨，似几杖諸銘，似《抑》戒詩。

《和武芝田廉史行》《偶屏書屋初集詩錄》引艾至堂曰：從周、秦諸子出，似《騷》似謠，似命訓諸體，老杜而外，又別有創格也。

《思寡過篇》《偶屏書屋初集詩錄》引艾至堂曰：矜鍊似魏、晉人，學《三百篇》作，而意義層出，本末具見，非有眞性情者不能爲也。

《詠懷古蹟》《偶屏書屋初集詩錄》引艾至堂曰：諸詩或正寫，或旁寫，撫今追昔，意在筆先，昔儒所謂天理人情爛熟胸中者，詩之爲道如此而已。

《讀漢魏六朝人文集詩》《偶屏書屋初集詩錄》引湯鵬曰：合校一百首，有實寫者，有虛寫者，有舉一事以概其生平者，有就一人以知其當世者，神明規矩，無法不備，直變司馬遷史論爲韻語，豈不奇絕，豈不創絕。他人徒以簡易讀過，豈知作者神妙乎！

《辛卯歲除作》《偶屏書屋初集詩錄》引湯鵬曰：性情之沈摯，人事之艱辛，合而成此詩，故字字血誠，却字字典則，非是他手要作長篇，便放長些，其胸中本無不可以已於言者也。

《贈郭羽可南旋並寄余東才作》《偶屏書屋初集詩錄》引潘德輿曰：此等詩運意全在空際，所以高不可攀。

《齊謳行》《偶屏書屋初集詩錄》引潘德輿曰：一片古骨，蘊藉而復遒亮，此種五古，雖國初諸老不能到也。

《得趙直夫甘泉書作》《偶屏書屋初集詩錄》引潘德輿曰：此種詩一氣旋轉，李西涯以善用虛字自負，蓋鍊實字易，鍊虛字難也。

《送張亨甫赴鄭州作》《偶屏書屋初集詩錄》引潘德輿曰：詩眞則易率，殊不然，眞則鬱鬱，則焉得率哉，此詩是也。

《至德州懷徐東松暨盧魏二生作》《偶屏書屋初集詩錄》引潘德輿曰：轉摺空闊者，其難更甚於細密，我夫子詩之勝場，全在轉摺得空闊，蓋詩之功候專在轉摺，又須看其密與闊之分別，大抵取裁於唐以上者，轉摺乃無不闊也。如此詩可謂示人直正門庭矣。

《神木歌》《偶屏書屋初集詩錄》引潘德輿曰：轉捩如神，不可方物，此

等詩佳處從題外發議，而實於題之筋骨自生肉采，乃非霸才無主也。

《論詩偶述八首》《僊屏書屋初集詩錄》引潘德輿曰：諸作發前人所不及，而知人論世具見，若徒以論詩求之，失諷諭之旨矣。

《入閩途中雜詩二十一首》《僊屏書屋初集詩錄》引黃壽泉曰：諸詩用意眞，寫景奇，分之自成章法，合之各有格律，是工部傑搆，較《武功縣居三十首》，有過之無不及也。

《漫興諸作》《僊屏書屋初集詩錄》引黃壽泉曰：此前後數十首，回環往復，無限聲情，自來長句罕此絕構。

《吳門題孔繡山圖冊》《僊屏書屋初集詩錄》引黃壽泉曰：一篇有數十層轉折，感舊述今，義兼各體，語語崛崒，字字鏗鏘，至忘其爲次韻之作。集中多創體老格，如此等詩，尤於圓整中得奇縱，眞絕技也。

《西湖紀遊》《僊屏書屋初集詩錄》引黃壽泉曰：山水詩不難鑱削而難渾涵，集中遊覽諸作，隨物賦形，會心獨遠，乃合康樂、少陵、柳林爲一手。

《豐臺觀芍藥歌》《僊屏書屋初集詩錄》引黃壽泉曰：此首已詣元、白勝處，集中多雄闊之作，正不可不存此一種，令人想見張緒當年。

《登韶州九成臺作》《僊屏書屋初集詩錄》引嚴問樵曰：詩樂同源，發出絕大議論，實有人心世道之憂，豈詞章家所能辦？

《燕歌行》《僊屏書屋初集詩錄》引嚴問樵曰：此等詩寄託遙深，曼聲讀之，不勝身世之感。

《淮安北門城樓金天德大鍾歌》《僊屏書屋初集詩錄》引嚴問樵曰：此等詩包孕宏遠，吐屬自然瑰異，近人徒爭考據，自詡淹通，視此有黃鍾瓦缶之別。

傳記

《續碑傳集》卷一〇孫衣言《光祿大夫前刑部左侍郎黃公行狀》公黃氏，諱爵滋，字德成，號樹齋。其先自閩徙江西，今爲江西宜黃人。曾祖國偲，妣紀氏。祖太學生捷岡，妣潘氏。父縣學生錫疇，妣周氏。皆贈如公階。公年十六爲撫州府學生。二十二以拔貢朝考一等，爲瀘溪儒學訓導。嘉慶己卯舉人。道光癸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補福建道御史，轉陝西道御史。歷兵工科給事中、鴻臚寺卿、大理寺少卿、通政使司通政使、禮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轉左侍郎。以戶部銀庫失察落職，候補六部員外郎。咸豐三年四月卒於京師，年六十有一。公之爲御史，遇事精銳，鋒發無所回避，宣宗成皇帝屢用其言。不四年擢至四品卿，爲之通諭御史臺，以公爲敢言。當是時，英吉利夷橫海上，夷船屢至閩、浙、江南、山東諸洋面，刺朝事，摹寫山川地圖，疆吏不敢問。公言夷人不可以恩拊，而海邊無備可危。成皇帝用其言。夷船載鴉片煙至海口，歲漏中國銀數千萬，中國銀益貴。公言曰：「耗銀由於販煙，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衆。欲斷夷煙，必先禁吸食，以杜興販，宜爲厲禁，期以一年之外殺無赦。」成皇帝以爲然。下中外大臣議，多以爲宜禁，而湖廣總督林公則徐主公議尤力。成皇帝意亦銳甚。煙禁定，連擢公官至侍郎。林公以欽差大臣統水師，駐廣東，夷酋義律悉獻所來煙燬於海口者二萬箱。當是時，煙幾絕矣。而義律襲陷定海，投書直隸總督琦善，言通商。琦善至廣東，欽差大臣伊里布駐浙江，上命公與都御史祁寯藻馳往福建，會同總督鄧廷楨閱海口。公因與祁公合言：控海口莫如以礮墩易礮臺法，以囊沙爲墩，以小漁舟層疊沙囊之外，以兩船首尾夾縫爲礮洞。賊礮不能洞我沙，而我兵隱墩內，可於船罅擊賊。於是福建廈門爲礮墩，賊果不能近。琦善屢言英夷願納定海復通商，而福建總督言官兵屢挫英夷於廈門，上疑之，復命公與祁公往視。至則言廷楨所奏皆不誣。復與祁公合言：犬羊之性，少勝必驕。今日之勢，定海不可不速復。而水師人才有專門之技，宜破格用人。因言所以戰守甚詳。又言浙江爲閩粵之心腹，與江蘇爲脣齒，宜令伊里布深思遠慮，不可偏聽英夷赴粵之言，信其必退。及還朝，復極言英夷勞師襲遠，不足患，宜竟與絕市，募兵節餉，爲持久計，可不攻自潰。且以海防圖表進。既而林公戍伊犁，英夷據香港，定海再陷。大學士耆英督兩江，夷就撫於江甯，上海、甯波、廈門、福州、香港各通商，天下遂無事，煙禁少弛矣。其明年，公以父憂去，會銀庫事奪職。而公稽察銀庫時，嘗極言庫丁經收，虧短國帑，至是失庫銀九百餘萬。嘗察庫者皆落職，次第責賠。賠既足，次第予官，公得候補員外郎。初，太常少卿許乃濟奏請弛鴉片煙禁，取稅以爲利。及上用公言，遂黜許乃濟。既而英夷犯海上，中國騷然。或以爲不禁鴉片不至是。然英夷之橫不自禁煙始，鴉片毒內地，其禍不止耗

財，固無可以弗禁之理。而海外蠻夷，越重洋七萬里，分兵內犯，據我土地，朝廷出兩大將不能制伏，卒許互市沿海而後已。此固前古所未聞，而亦非公所料也。公既去官，成皇帝猶思公言，每召見內外大臣，即問公何在。而公已得腳氣疾。道光三十年，公始至京師。會成皇帝崩，公疾亦未已。越三年，遂卒。公自少以詩名入翰林，爲御史，詩益工，與歙徐編修寶善以詩提唱後進，而與建甯張際亮、山陽潘德輿論詩尤相得，一時言詩者爭輳。公每夜閒閉閤草奏，平明騎從出，徧視諸故人名士，飲酒賦詠，意氣豪甚。四方士以詩謁公，公必爲置酒，召客出其詩，徧視坐上人，數日姓名傳都下。公去官十餘年，四方士負才名至京師者，以不及公爲憾也。所著《奏議》三十卷、《海防圖》二卷、《表》一卷、《文》二十六卷、《詩》三十四卷及他雜著又百餘卷。配李夫人，側室楊孺人。子五人：秩模、秩林、秩榘、秩柄、秩桓，孫九人，曾孫一人。秩林，道光癸卯舉人，揀發湖北知州。謹狀。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黃爵滋》　黃爵滋，字德成，江西宜黃人。道光三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八年充江南鄉試副考官。十二年、十五年兩充會試同考官。十七年充山東鄉試正考官。十九年充江南鄉試正考官。歷官工科給事中、鴻臚寺卿、通政使，洊陞禮部、刑部侍郎。遭父喪歸。未幾，戶部銀庫虧絀事覺，坐失察落職。服闋赔繳，得旨以員外郎用。尋卒。宣宗廣開言路，先後擢臺臣敢言者置列卿，以爵滋爲之首。爵滋陳六事：察天道，廣賢路，豫備將材，控制匪民，整飭京營堆，撥申嚴外夷防禁。略言：中國與外夷互市，原有地界。近夷人錄述中國情事，潛繪山川形勢，我示之弱則彼強，我示之強則彼弱。威服之道不在臨時張皇，在平時振作。奉旨飭堆撥肅夷禁如所請行。又上《塞漏卮疏》，謂鴉片流於中國，爲害日深，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吸煙之衆。得旨下各督撫將軍嚴禁。自明季迄今閱數百年，至是始知以有用財塡無窮壑，實爵滋發之。及英吉利內犯，復上《籌辦海防疏》，大旨言水師廢弛，兵額多缺，戰艦不備，宜廣召募助攻守，集艇船，資駕馭。嘗著《海防圖》二卷、《表》一卷。工詩，氣韻高雅，力追漢、唐。其論詩謂「儕俗之作有數非：或聲調便利，靡而不振；或意旨蹇澀，枯而不澤，若是者非體。或馳騁揮霍，剽而不留，或堆垛襞積，滯而鮮通，若是者非氣。或貌似神離，虛而不實；或以文飾俗，雜而不清，若是者非理。或苦心束縛，自謂親切；或任情泛濫，自謂周至，若是者非法。去茲數非，求其一是，然後可以語山水之助，發智仁之妙，而其道之靡窮、業之不倦，則又貴有畢生之閱歷、同志之觀摩焉」。於近今作詩之弊指摘殆盡。王昶謂其輔翼詩教之功，非淺鮮云。當時士大夫日以風雅文章自見，爵滋揖讓其間，爲名流所推重。所著有《仙屏書屋詩錄初集》十六卷、《後錄》二卷、《文錄》十六卷、《戊申楚游草》一卷。

《詞林輯略》卷六　黃爵滋，字樹齋，江西宜黃人。散館授編修。歷官刑部左侍郎，降員外郎。

紀事

《贈郭羽可》　《墨林今話》卷一七：羽可生平以畫竹名，黃樹齋侍郎贈詩有句云：「古之與可今羽可」，羽可喜甚，製一小印印其畫。

《滿城過靳文襄墓》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〇：靳文襄墓在滿城方順橋。黃樹齋司寇詩云：【略】。

《贈于辛伯》　于源《柳隱叢譚》：庚戌春杪，余客袁浦，時宜黃黃樹齋先生亦在浦上，因偕蔣君仲蘅往謁，呈詩一律，越日即蒙次韻見酬云：【略】先生以奏禁鴉片直聲振天下，其詩乃如此清妙。旋以所刻己酉《北游草》見贈。

《贈錢東平》　《金壺七墨・遯墨》：錢江字東平，浙江監生。小有才，口多大言。嘗客廣東，坐法戍新疆。遇赦回籍，遊說公卿間。當雷公以誠辦理糧臺，駐節邵伯埭，江往投之，歷言用兵理財諸法。公大悅，辟置幕府，相需甚殷。時江北兵勇萬餘，儲糈孔棘。公雖以轉餉爲職，實無所措一金。江爲畫策，疏請空白部照，勸民捐輸，隨時塡發，往往百姓報捐，或踰年不得護符，則意興索然。至是朝納白金，暮榮章服，故富商臣室，踊躍輸將。又立釐捐法，諸賈人未作賣買，積貯諸物，及商以取利者，出入一錢，官取其釐。分別城市大小，居者立局，行者設卡，窮民小本經紀者免。故商賈不病，而大有裨於餉。軍興十餘年，各省仿行，源源不竭。卒成勘定功。其事創行於雷，而其識實創始於江。嗣後官吏待缺者，視爲利藪。設局日多，立法日廣，胥吏僕役，一局數十人，大者官侵，小者利蝕，甚至石米束布，搜括無遺。則非立法之苛，而奉行者不盡善也。雷公既得二策，軍用日饒，公

私交裕，又使江與同幕五人，親赴下河督勸捐納，不從者脅之以兵。時人畏之，目爲「五虎」。江自恃其能，氣燄日盛。屢以言語相侵侮，雷陽服之，而積不能平。一日會飲行營，持議不合，兩不相下。雷忿甚，聲色漸厲。江怒，擲盃起曰：「即不然，能殺我耶？」雷亦拍案曰：「即殺汝，敢有何言。」立叱左右牽出斬之。鹽知事張翊國者，英年勇敢，素爲江所輕慢，銜之，至是得雷公令，掣劍而行，殘酒未終，江頭已獻。乃以江恣肆跋扈，將謀不軌入奏焉。天河生曰：論者曰：錢江有殺之罪，雷公非殺之人。嗚呼！豈不然哉。宜黃黃樹齋先生贈江詩云：「渥洼天馬愼飛騰，終見雲霄最上層。」氣慨可想。惜乎江之不知愼也。予嘗奉檄勸捐，預出空白照示人，鄉民擁貲者見之，欣欣然喜而相告。雖甚慳吝，不自覺其錢之出於囊也，於是服江之才者一。釐捐假手商賈，實則取諸買物之人，商民轉得藉口增價，故人人欣然，不以爲苦，於是服江之才者二。可殺之罪，或亦有天道焉。雷公既坐他事免官，寓居清江普應寺，茹素諷經，藉資懺悔。江漢間讀釐如雷，呼公爲「釐祖」。

著録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仙屏書屋詩初錄》十六卷、《後錄》二卷，黃爵滋撰。爵滋見史部奏議類。

江忠源

論述

王雅樹《淄陽詩話初集》湘南江忠烈公歿於兵，友人馮樹堂、郭意城蒐輯殘稿，得古近體詩八十五首，劍川陳徽言爲校定。其詩蒼凉悲壯，綽有古音。如《漵浦漫興》云：「幽人撫綠綺，彈破五溪煙。莫怪知音少，此曲今不傳。」《早行》云：「落月未沉屋，曉雞催客行。馬遲知路險，裘薄覺寒生。前途殊黯澹，山色笑相迎。」《訪舒壽宇同年》云：「爲訪同心趁夕陽，五溪深處見山房。路迷蒿艾人踪少，酒釅醇醪客話長。憶昨燕台同市馬，與君岐路探亡羊。故園歸後長安遠，知否烽煙近帝鄉。」

施山《薑露盦雜記》江忠烈詩貌學昌黎，而心同老杜，故能剛直雄厚之中至情流露，非其人不能爲其詩也。《樊城別友》云：【略】《哭友》云：【略】。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九岷樵少游京師，與曾滌生、郭筠仙以道義相切劘。尤篤於故舊，嘗護送其師鄧鐵松、友鄒柳溪、曾春田之柩，人高其義。究心兵家言，遭時多故，屢立戰功，至專閫，未竟其用，舉世惜之。存詩不多，感慨激烈，凜然有不可遏抑之氣，讀之猶想見其爲人。

《黃陂道中別筠仙太史》王雅樹《淄陽詩話初集》：江忠烈公《黃陂道中別筠仙太史》云：【略】知公以身許國，誓不生還，故別太守詩有「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之感。

《發都門二首寄別曾滌生庶子》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忠烈詩不多見，其《發都門二首寄別曾滌生庶子》云【略】。兩詩皆性情中語。曾湘鄉撰公《墓志》，其銘辭中云：「有師鄭君，有友鄒子，卧病長安，朝夕在視。亦有曾生，燕南旅死。謀歸三喪，返葬萬里。」亦及此事，蓋惟篤於師友而後不負國家，固不俟其就義從容，早卜其必以忠義死矣。

《題壁詩》《鷗陂漁話》卷五：定海藍少府居中，有《旅舍題壁詩錄》數册，皆記歷年南北往來所見也。中有七律一章云：【略】後署「蒼江懶樵草，丁未二月十八日識」。藍君原注：「岷樵新甯人，名忠源，姓江。」又注：「書法極爲蒼秀。」按：江公以拔貢舉孝廉，起家教職，作宰浙西，調起軍營，帶勇勦寇，南昌被圍時，已官廉訪，助守尤力，旋擢安徽巡撫，殉難廬州。賜謚忠愍。跡公生平，英風偉節，遠媲張許。雕蟲小技，固不足言，乃詩筆之工又如此，賢者洵不可測也。藍君所錄「緣」字韻七律凡數章，首唱者書《貫城縣谷疃集劉姓旅店次河津吏韻》，忠愍殆因計偕過此和題歟？（公在江西守城時，有《感事》一首云「東望三城久未收」云云。原注：「時方望雨。」此詩忠愛之忱，溢于言表，氣格自勝題壁作。張睢陽《園城聞笛》之詠，盧建斗《軍中七夕》之篇，遙遙千古，堪以鼎峙。幕客楊象濟已刻《菰蘆筆記》中。）

《癸丑章門病中感懷》李夢花《碣陽詩話》：江忠源，謚忠烈，新寧人。

以縣學附生選爲道光丁酉科拔貢生，旋中是科鄉舉，因勦青蓮教匪有功，以知縣用。生平喜談兵，多方略，洪、楊之亂，公率湖南鄉勇出境討賊，屢著戰功。用兵善以少擊衆，有岳武穆之風，忠肝義膽，出自性天。廬州之役，力疾而行，抵廬，而城無現糧，藥鉛告竭，公病益劇，不食數日矣。城陷，投水死。公學問湛深，兼長詩律，讀《癸丑章門病中感懷》之作，令人三復不忘。

《贈別丁善慶》　戴文選《吟林綴語》：江忠烈公（忠源）忠孝天挺，大節凜然。平昔所爲詩無多，而懷君國之憂，急友朋之難，造次傾吐，眞氣奮溢，勃勃不自休。蓋其所言者，皆其所行者也。其《贈別丁善慶》云：【略】。

傳記

《續碑傳集》卷五三曾國藩《江忠烈公神道碑銘》　公諱忠源，號岷樵，新甯江氏。曾祖某、祖某、父某。母陳太夫人生子四，公其長也。少而豁朗英峙，以縣學生選爲道光十七年丁酉科拔貢生，旋中是科鄉試。久客京師，以大挑得教職。與曾國藩、陳源兗、郭嵩燾、馮卓懷數輩友善。嘗從容語國藩：「新甯有青蓮教匪亂端兆矣。」既歸二年而復至京，余戲語公：「青蓮教匪竟何如？何久無驗也？」公具道家居時陰戒所親，無得染彼教，團結丁壯，密繕兵仗，事發有以禦之。逮再歸，而果有雷再浩之變。公部署夙定一戰，破焚其巢，誘賊黨縛再浩磔之。湖廣總督上其功，以知縣用。公入都謁選，又語國藩：「前事雖定，而大吏姑息，不肯痛誅餘黨，難猶未已。」踰年復有李沅發之變，又踰年而廣西羣盜蠭起，洪、楊之徒出，大亂作矣。公爲縣令浙江歲餘。咸豐元年丁艱歸，大學士賽尚阿公督師廣西，馳疏調公赴粵。既至，則大爲副都統烏蘭泰公所賓敬：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人無疏戚貴賤，必察公意嚮而厚薄之。叙公之勞，請擢同知直隸州。公亦竭誠贊畫，募楚勇五百人助戰。湖南鄉勇出境討賊，自此始也。烏公慷慨負氣，與提督向公榮積有違言，公以書曉譬，烏公禮下之已甚，冀以感動向公，卒不能得。逮圍賊於永安，復代爲一書抵向公，力諫圍師缺隅之說，請合圍而盡殲之，又不能得，因引疾歸。歸而永安賊出，大敗官軍，遂攻桂林。公聞警募勇倍道赴援，將終佐烏公以平嶺表。未至而烏公陣沒，自是獨領一隊，賊中往往指目江家軍矣。既解廣西之圍，旋大捷於蓑衣渡，賊不得掠舟而北，衡永以安。賊攻長沙，公與力爭南門天心閣，築堅壘，據要害，長沙以完。賊之渡洞庭而東也，實惟咸豐二年十月之杪，旌旆帆檣，蔽江而下。公痛時事之益壞，怨吾謀之不見納，悵然不復欲東。巡撫張公亮基亦奏公留守湖南。是冬破賊目晏仲武於巴陵，勦平徵義堂會匪於瀏陽。明年春，署湖北按察使。翦叛民劉立簡於通城，膊陳北斗於崇陽，皆以疲卒千餘蹙寇數萬。天子褒歎，由是有幫辦江南軍務之命。公拜疏將赴金陵，中途聞廣濟宋關佑爲亂，移師討之。事甫定，而朝廷命公速捄鳳陽，不數日而江西巡撫檄公捄南昌，公曰：「金陵、鳳陽雖有朝命，然殘破之區，效遲而事易。江西雖無朝命，然完善之土禍急而事難。吾當先其難者。」遂挈師由九江踔四百里焱入南昌，翼日賊至，則設施略備，上下恃以無恐，賊晝夜環攻，闕地十道，分擾旁郡，以眩我謀，終不得窮公方略，凡九十餘日而圍解。上嘉公功，賞二品頂戴。厥後田家鎮失利，上疏自劾，詔旨雖許鐫四級，然旋有安徽巡撫之命。又詔公楚皖一體，當相緩急爲去留，不必拘於成命。蓋聖主倚公辦賊，不復中制，而海內企踵喁喁，亦咸知非公莫屬也。公以爲武昌差足自保，廬州新立，行省危在旦夕，法宜經營淮南以分吳楚賊勢，遂拜疏自鄂之皖，礦雨而行，將卒終歲奔命道病，公亦病。至六安病甚。六安吏民遮道請留，不許。舁疾竟達廬州，部分未定，而賊大至。公設策應敵，一如守長沙，南昌時。而城無見糧，藥鉛罄竭，元從之士不滿千人，諸軍屯四十里外觀望莫救。公弟忠濬自楚來援，爲賊所梗，咫尺不得通問。公病益困，不食數日矣。城陷，發憤投水死。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年四十有二。越八日，募人入賊中負公尸以出。事聞，天子震悼，追贈總督，賜祭葬，命廬州及湖南、江西皆立專祠，褒公三代如其官，予謚忠烈。【略】銘曰：儒文俠武，道不並張。命世英哲，乃兼厥長。惟公之興，頹俗實匡。明明如月，肝膽芬芳。有師鄧君，有友鄒子。卧病長安，朝夕在視。亦有曾生，燕南旅死。謀歸三喪，反葬萬里，兩以躬致，義泣鬼神。近古之俠，孰與比倫。作宰吳越，風教露養。秀水振飢，翼民以長。蘇其枯瘠，衣以文襦。儒吏之風，並峙無兩。蘊此兩美，風雷入懷。砰然變化，陰闔陽開。宜戡大難，重奠九垓。半駕而稅，天乎人哉。楚師東征，倏逾十秋。三十萬人，金甲貔貅。死者半之，白骨嵩邱。人懷忠憤，如報私仇。千磨百折，有進無休。終殞元惡，盡復名城。天河邊穢，海

宇再清。公創其始，不觀其成。九原可作，慰以茲銘。

紀事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中興人物，以湖湘爲盛，而特立獨行，卓著風義，則江忠烈公岷樵，實堪首屈。忠烈殉節在吾肥金斗圩側，距余家僅咫尺，今旌忠碑亭及城內專祠均尚在。兒時聞鄉老談公就義之烈，不讓睢陽，輒爲景行不置。忠烈詩不多見。

周樂清

陳階平《補天石傳奇叙》 文泉明府，以樞曹功蔭，作宰錦江。三月政成，一時輿誦。適余偶覩其《補天石傳奇》一册，爲奏擢赴都途中近作。擴前人所未發，補前人所未逮。而乃秘不示人，則以寄情詞齣，於文學政事，均非所宜爲慮。而余則曰：「否否。夫文生於情，情根於性。古者教忠教孝，有不得已而託爲歌詠，或播諸管絃，甚有補其缺陷，從離恨天上，極意形容，使人觀感。此後世樂府院本所由肇始。而乃歧其類者，則以造意選詞之深淺爲區别。如此集中之《宴臺》、《歸廬》、《求盟》、《醉凱》諸齣，其忠愛懇摯，百折不回之忱，皆能於關目扼要處立案翻新，令閱者擊節稱快，歎未曾有。至於歸璧合絃之情得其正，墓封鼓圓之事動以誠，此亦技持倫常，何在非秉彝之所同好者？明府以渤西名家子，屢膺鶚薦。一行作吏，知必有學道愛人，而以弦歌敷爲雅化者矣。夫何鐫置清詞，使都人士不先聆其至和而鼓舞精神耶？是以代付剞劂，爲鼓吹休明一助。若夫響成金石，調叶宮商，鍼簫太守已引爲知己，而余以粗聽邊笳之聲，又安能於紅豆紫雲，強作解事人乎？是爲序。

譚光祜《補天石傳奇序》 余初識文泉明府於邵陵，讀其古今詩及咏史樂府，鏗鏘然有絲竹之聲。因赴尊人從軍旅沅，未竟其志。既而君浮洞庭，涉湘嶺，抱西河之戚。又有錦瑟之傷，發爲詩歌，慷慨激昂，纏綿悱惻，謬引余爲同調，訂金石之交者有年矣。頃自金臺歸，以途中所撰《補天石傳奇》詞屬余正譜，蓋毛聲山《琵琶記》序中所擬之目也。省博浪沙於燕太子宴金臺之中，增岳鵬舉痛飲黄龍府，爲碎金牌，而刪南霽雲殺賀蘭、趙海昭劫趙普二事，餘則如聲山之舊。得傳奇八種，自署曰鍊情子撰。誠足以填東南之陷，扶西北之傾矣。前人院本，如《易水寒》、《大轉輪》、《弔離騷》、《琵琶怨》、《尤侗雜劇，傳本稱《讀離騷》、《弔琵瑟》。》《南陽樂》諸作，各有短長。要其借歌作證，補恨甘心，慰古人叫閽之靈，恣後人破荒之想，終不若此本之淋漓痛快也。其曲終之語曰：「把轉輪王大權奪轉。」曰：「誰肯畫依樣葫蘆？」曰：「例變春秋太史公。」曰：「鐵鑄奸人頸帶傷。」曰：「是民是子皆平等。」作者之胸臆，於是乎見。而殿之以荀奉倩之《波弋香》，卒章之《亂》曰：「塊壘難消借酒杯。」鍊情子之情，可謂一往而深矣。余既正其譜，又以鐵簫度其曲，雅合九宮，因揭其意旨所在。視君所爲古今詩及咏史樂府，蓋誠有異曲同工者。是爲序。

邱開來《補天石傳奇序》 庚寅仲夏，文泉明府自都旋任錦江，寄示途中懷古各咏，並所製《補天石》傳奇。時天久不雨，當空火傘，如坐甑中。余方病瘧伏枕，忽接嘉訊，驚喜至再，亟取讀之，神甦魄爽，如張北風圖畫，不知身之所苦，擊節高吟，家人呼晚餐勿應也。友某館宅之東廂，異而問曰：「久不聞君書聲，今而琅琅者此，豈驟獲生平未見書耶？」予作而應曰：「然。此文之奇而新，新而至者也。吾讀之，而二豎避焉。檄愈頭風，果非虚語焉。」友求閱，未及半，謂予：「此特傳奇耳。舊事翻新，實者虚之，虚者實之，殆亦文人狡獪。子特傾倒之甚，可得聞厥旨乎？」應之曰：「自兩儀既判以後，無陳陳相因之世界。山川民物，飛潛動植，無刻不新。盛平之世，民氣敦龐，物無夭札，舊矣無奇焉，迨運數否？而刑賞失中，殘賊起而忠孝不明，其於善惡，有報應全爽者，天亦若莫可如何。如後人讀史，每爲之扼腕流涕，思欲於舊事之判乎常者，務反之正而後即安，此非人心自然感發之新機乎？《羲經》卦象，特名曰《易》，解者謂交易變易，而卒歸於不易；非交不奇，非變不新，非卒歸不易不可言至。夫忠臣孝子，離人怨婦，感時傷事，不平之鳴釀成缺陷，宇宙當時已莫之救而聽之矣。若使慘魄幽魂賁憾泉臺者，千載永戴覆盆，揆諸民彝物則之衷，究屬百世未定之案。嗚呼！士無

上下千古之識，不克爲古人擔憂則已矣。如其不然，天生才人，必能重開生面，補苴罅漏於舊史之傳熟者，一朝忽易其局，雖爲異樣翻案文章，却是生大歡喜故事。蓋理之不易，而協乎人心之所同然故也。被絃管而登歌場，令觀者無不悅目快心，觸發天良，則誅奸慝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不是過矣，戲也云乎哉！傳奇多矣，若此文之奇而新，新而至者，得未曾有。」友曰：「如君言，信非強作解事者。明府此書，所關在倫常，非同小補，苦心終當不沒。曷不以此意跋其後？」友退，乃叙次所論如此。

呂恩湛《補天石傳奇跋》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豈非古今通論乎哉？顧有時愚夫愚婦，慷慨發憤，徑行已志，其精誠所感，通天亦若或默相之至。舊聞所傳忠臣孝子，仁人義士，扶綱常而輔世教，慨然欲有所爲於天下，而天若阻塞摧抑之，使不克竟其志，如李廣之不侯，李陵之降虜不反，諸葛武侯之志決身殲，而漢祚終不可復，岳忠武之恥和金虜，而痛飲黃龍之願不克副。讀史者未嘗不廢書三歎，終歸於天道之不可知。此天之缺也，抑造物者故爲此狡獪，使後人代爲之不平耶？周子文泉，秉異才經術，飾治以上計。入都塗中，雜取古人事蹟，可爲扼腕太息，無可如何者，譜傳奇八種，名曰《補天石》。構思於車座馬足之間，擲筆於土竈篝鐙之側，翻新出奇，代伸其志，而平其憾，使不得於天者，而皆償於人。令讀者眉飛色舞，若眞有其事者，信所謂筆補造化，天無功也。信乎！天不可知於前，若天缺而搏土爲石以補之，豈非補天之手乎？余故樂書於後。

歐陽紹洛《補天石傳奇題詞》 往事誰能叩九閽？茫茫天意總難論。憑將旋轉乾坤手，一洗人間萬斛寃。　文章舊價數瓊蕤，贏得清詞付雪兒。試遣老笛龍鐵吹，不應新調犯龜茲。

危煥臺《補天石傳奇題詞》 千秋缺陷事如林，精衛難塡北海深。入破應輸公識曲，驚飛殊愧我知音。剪裁經史翻疑案，旋斡乾坤費匠心。莫向癡人前說夢，高山流水伯牙琴。

張家榘《補天石傳奇題詞》 大塊蒼蒼恨可穿，鄖陽鍊石總徒然。多君五色生花管，盡補媧皇萬古天。　快事奇文似此無，宮商況可叶吳歈。銅琶鐵綽當筵上，處仲應防碎唾壺。

道光《永州府志》卷一一 海寧蔭生，嘉慶二十四年代理祁陽知縣。

道光《永明縣志》卷五 海寧人，蔭生。嘉慶二十五年任知縣。

同治《麻城縣志》卷六 道光十年任知縣。

同治《黔陽縣志》卷二八 浙江海寧人，恩蔭佐襆，道光八年任知縣。

同治《新化縣志》卷一四 字文泉，浙江海寧蔭生，道光六年任知縣。

同治《郎墨縣志》卷六 咸豐三年任知縣。

光緒《道州志》卷四 海寧蔭生，嘉慶十九年任州判，協修州志。

光緒《三續掖縣志》卷一 字文泉，浙江海寧人。廕生，道光三十年由武城縣調補，聽斷明敏，案無留牘。尤好善、重儒。【略】士民感戴，奉祀遺愛祠。

包世臣

論述

《清儒學案小傳・安吳學案》 嘉慶以還，士人始昌言經濟之學，期於有裨實用。愼伯於農、禮、刑、兵、河漕、鹽諸政，博訪精研，持之有故。而於考據詞章，亦能探其源而洞其意，誠可謂豪傑之士矣。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〇 古人以經術飾吏治，今則政事文學判若兩途，殊不可解。以余所見，蔡君笛椽，下筆滔滔清辨，而吏事非所長。宰江陵，以拘緩被黜。包丈愼伯（世臣）究心世務，與先伯父同舉戊辰秋榜。所著《安吳四種》，于水利農田，尤致意焉。逮出宰江右，有鬬毆殺人者，丈自以教化不行引咎。鞫時不問釁由，先語以同閭共井，宜敦禮讓。娓娓數百言，衆皆掩口胡盧。卒以迂拙不任事，引疾歸。丈工古文，詩詞不多作。有過富莊驛，訪謳者月梧不見，土人述其所遺，言已遞回高陽舊籍，譜詞誌之。用清眞韻《六醜》云：「乍閑情賦就，有多少、新愁難擲。舊時爪痕，纖纖輕似翼。重認無跡。却指紅樓外，晶簾低映，一笑眞傾國。羅襦幾度沾芳澤。拾翠清流，條桑繡陌。年華可堪追惜。竟雲封院落，珠網櫺橫。　空庭春寂。任萋萋草碧。欲問年時事，無信息。垂楊不慣留客。儘長條婉地，婀娜何極。章

臺上、記曾岸幘。誰復省、此日橫波月小，斂煙山側。殘紅墜。漫問歸汐。只舊池、好認高陽路，孤根寄得。」丈晚年寓居金陵，築白門倦游閣，即以名詞。

傳記

《續碑傳集》卷七九謝應芝《書安吳包君》 君姓包氏，名世臣，字愼伯，涇人也。涇本漢縣，而三國時嘗置安吳縣，以故學者稱安吳先生。君學書三十年，盡交天下能書之士，備得古人執筆、運鋒、結體、分行之奇。其法雙鉤，懸腕、實指、虛掌逆入、平出、峻落、反收，而歸於氣滿。蓋兼秦篆、漢隸以爲六朝正草書，遂稱書家大宗。君爲人短小精悍，而口如懸河。喜兵家言，善經制之學。冀幽水利，始於宋何承矩，而元虞集、明徐貞明爲說尤詳，然其功莫舉。君以爲國家南漕四百萬石中歲腴田，二百萬畝之所產也。有田四百萬畝，歲入與畝人半之，遂當全漕。先減運什之一，以其米價及運費，於近水之所，置官屯，畫野召耕以習農。而善心計者主之，買農器、安廬舍、給牛種，歲以爲常。東南之運漸減，西北之田漸增，以十年爲率，則漕可罷，賦可寬，以其贏餘量加俸餉，而官可廉，兵可練，民見官屯之利，亦不令而爭趨矣。君少舉於鄉，晚歲宦游不得志，棄官而歸，寓居江甯，布衣翛然。每作書自署曰「白門倦游閣外史」。癸丑歲，以避粵賊之亂卒於途。論曰：劉廉方導余學北碑，因縱觀安吳撰著。廉方云：「安吳論書，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其論北方水利，余尤善之。」嗚呼！方今之經制孰有切要於此哉。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七 包世臣，字愼伯，安徽涇縣人。嘉慶戊辰舉人。官江西知縣，署新喻縣知縣。有《安吳四種》、《倦遊閣文集》。《安徽通志》：「世臣學問精博，淹貫經史。工書法。爲當世所推服。」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包世臣》 包世臣，字愼伯，安徽涇縣人。嘉慶十三年舉人。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江西，權新喻縣。因劾去官。少工詞章，繼而喜兵家言，善經濟之學。朱珪巡撫安徽，手書召至署，垂詢練鄉兵、安江賊事，宜明亮爲川楚左參贊，使治戎事，發奇謀，不見用，遂歸。世臣短小精悍，口如懸河。居金陵。布衣翛然。江省督撫遇大兵、大荒，河漕、鹽諸鉅政，無不屈節咨詢，世臣亦慷慨言之。雖有用有不用，而其言皆足傳於後。【略】咸豐五年卒，年八十一。著有《中衢一勺》七卷、《藝舟雙楫》六卷《附錄》三卷、《管情三義》八卷、《齊民四術》十二卷。

著録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管情三義》八卷，包世臣撰。世臣見史部政書類通志。

藝文

周儀暐《得包十五愼伯（世臣）書寄贈一首》 涇山深如雲，避俗有奇士。閱世志未淪，掩卧洞遐軌。澂心善懷友，素翰達千里。脈脈迹莫通，迢迢意無已。蕪詞動未愜，良晤感知己。建安與齊梁，所臻各深美。脩旨以道情，要自《國風》始。立言識其朕，致慮達斯理。泉源自清潔，寧復患塵滓。歧趨赴坦途，毋乃局驅使。相將發深省，敏悟到遐邇。

雜録

《國朝書人輯略・包世臣》引《安吳四種敘録》 中年書從顏、歐入手，轉及蘇、董，後肆力北魏，晚習二王，遂成絕業。

又引《養一齋文集》 客冬保緒來，奉手書並墨刻三卷，歡喜無量。所寫眞能導源元常，合分隸而一之，以六朝門戶開迪後來，不朽之業也。

《皇清書史》卷一二引《甘泉縣志》 書法宗二王，晚年得衛夫人法，學益進。揚州受其學者有楊亮、梅植之、吳熙載，皆名重一時。

又引何紹基《張黑女碑跋》 愼翁之寫北碑，蓋先於我二十年，功力既

深，書名甚重於江南，從學者相矜以包派。

又引包誠先集跋略　先君中年學書，由歐、顏入手，轉及蘇、黃，後肆力北魏，晚習二王，遂成絕業。其誘掖後進，教誨不倦，就其所學多所成就，如凌曉樓、汪孟慈、劉孟瞻、薛子韻、張司衡、王西御、王勾生、楊季子、梅蘊生、吳熙載、朱震伯，其最著者也。

又引《鬱樓書話》　涇縣古名安吳，故時人仿王良常之例，稱包愼伯大令爲包安吳大令。所著《述書》三篇，抉千古不傳之祕蘊，有功於書學甚鉅。惟自信太過，持論太偏，評品古今書家尤類兵曹臆斷。定遠方蕉軒以書家申韓目之非過也，其作書本以遒麗虛和爲主，後人學之不至，乃競變遒麗爲怪醜，易虛和爲獷悍，凡書中所有冲融婉穆諸妙處，一掃無餘，以故陳蘭甫何青耜兩公皆深惡北體書。青耜嘗有句云：「今日紛紛談北魏，可知北魏是何時？」而張文襄公疾之尤甚，至目大令爲書妖。皆若預知有今日之亂者，孰謂書爲小道，不足以覘世變乎！

劉寶楠

陳方海《清芬集序》　楚楨輯其先世遺文，自云上溯十有二世三百餘年，網羅舊聞，鳩集殘帙，旁及宗人已故者，如有所述，悉箸於篇，始於十二世者。【略】楚楨爲〈端臨〉先生從子，近守見聞，遠遵矩矱，故能砥德礪材，懋昭時譽。

劉贊勳《校刊清芬集叙》　嘉慶癸酉、甲戌間，楚楨孝廉授徒里中，校錄先世遺文，予嘗助其蒐輯。其後，楚楨浮家眞、揚間，聞其編纂《寶應文徵》而未成也。道光壬辰，楚楨將赴保定送帑歸里，示余是集，顏曰《清芬》。蓋以《文徵》卷帙浩繁，乃於其中錄出先世遺文及同宗著作別爲是集，易於付印，即用以成劉氏一家之書，予因之有感矣。

《雪橋詩話續集》卷七　劉楚楨經學名家，詩慕三唐。【略】學人之詩，所謂無事模鎚，自然聲振者也。

《續碑傳集》卷七三戴望《故三河縣知縣劉君事狀》　君劉氏，諱寶楠，字楚楨，江蘇寶應人也。其先明兵部職方司主事永澄，當神宗朝，德望重天下。六傳以至於君，世有聞人。曾祖家晟，祖世詵，皆附貢生。父履恂，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國子監典簿，有丈夫子五人，其季君也。生七月能言，三歲解哦詩，五歲而孤。母喬孺人躬自授經。始，君從父端臨先生治漢儒經學，精深有條理。典簿君及君兄五河君繼之。君從學五河君，長則請業端臨先生，學行聞鄉里。爲諸生時，與儀徵劉君文淇齊名，人稱「揚州二劉」。道光十五年，以優行貢生中式鄉試舉人。二十年成進士，授直隸文安縣知縣。文安地故窪下，隄堰久不修，遇伏秋水旁溢，爲居民害。君視履隄防，詢知疾苦，令甲凡隄工旗丁及民均資修理。君如令施行，而旗丁怙勢不出，佽助相爲觀望。君執法不阿，工賴以濟。在縣三歲，無水災。再補元氏縣知縣，會歲旱，縣西北境蝗延袤二十餘里。君禱東郊蜡祠，令村保設廠購捕，蝗爭投阬井，或抱禾死，歲則大熟。咸豐元年調三河縣知縣，值東省兵過境，故事兵車皆出里下。君謂兵多差重，非民所堪，遣往通州雇車應差，給以民價，空車減半，民得不擾。君在官十六年，衣冠樸素如諸生時。勤於聽訟，官文安日審結積案千四百餘事。每雞初鳴燭入，嗫食少許，興坐堂皇，兩造既備，當時研鞫。事無鉅細，均令具結，口授結狀，或予紙筆，當堂收結，毋許吏胥攙言。凡涉親故族屬訟者，諭以睦卹，檄令解釋。訟獄既簡，吏多去籍歸耕。曹舍晝閉，或賃與人爲書畫肆，於是遠近歙然，著循良稱。咸豐五年九月寢疾卒。先歿七日，自譔墓志。春秋六十有五。歸葬寶應城北之黃塍溝。鄉人私謚曰孝獻先生，入祀先正祠。所著書有《釋穀》四卷、《漢石例》六卷、《寶應圖經》六卷、《勝朝殉揚錄》三卷、《文安隄工錄》六卷、《愈愚錄》及詩文若干卷。又裒輯先世遺言，爲《清芬集》十卷、《寶應文徵》百餘卷。嘗病論語皇邢疏蕪陋，蒐輯漢儒舊說，益以近世諸家及宋人長義，爲《正義》一書，未卒業，命子恭冕成之。君內行嚴整，步立笑言皆有榘矱。鄉人士望之以爲矜式，子弟或好博及飲菸者，必痛懲之，至禁絕乃已。與人交，和敬以誠，不事諧謔，居恆不爲耳語。【略】其學不堅持門戶，於河漕、鹽筴大政，洞悉本末。嘗言河淮當分河流迅急，足以刷沙，且免倒灌之害。南漕重艘抵清河止，略仿轉般之法，於河北別雇民船，或用舊存糧艘，數年之後重艘有朽敗者，不復修治，亦雇民船用之。各船漕丁分年散遣，不致滋事。其策似可行，而不敢著其說。君歿十四年，望客金陵，與恭冕朝夕承事書局，始得觀君遺書，慕其世德。恭冕次君行命爲傳，望不敢當史任，爰述事狀一通，俾後傳海內先

賢者，有所稽考，謹狀。

《清史列傳・儒林傳下二・劉寶楠》 劉寶楠，字楚楨，江蘇寶應人。父履恂，字迪九，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國子監典簿，著有《秋槎雜記》。寶楠生五歲而孤，母氏喬教育之。始從從父台拱請業，以學行聞鄉里。爲諸生時，與儀徵劉文淇齊名，人稱「揚州二劉」。道光二十年進士，授直隸文安縣知縣。文安地窪下，隄堰不修，遇伏秋水盛漲，輒爲民害。寶楠周履隄防，詢知疾苦，爰檢舊册，依例督旗屯及民同修。而旗屯恆怙勢相觀望，寶楠執法不阿，功遂濟。嘗夜冒雨至大城助修固獻等隄，堵塞演馬莊隄工決口。在縣三歲，皆獲有秋。再補元氏，會歲旱，縣西北境蝗袤延二十餘里，寶楠禱東郊蜡祠，令邨保設廠購捕，蝗爭投阬井，或抱禾死，歲則大熟。咸豐元年，調三河。值東省兵過境，故事兵車皆出里下。寶楠謂兵多差重，非民所堪，雇車應差，給以民價，民得不擾。在官十六年，衣冠樸素如諸生時。【略】咸豐五年卒，年六十五。寶楠於經初治毛氏《詩》、鄭氏《禮》，後與劉文淇及江都梅植之、涇包愼言、丹徒柳興恩、句容陳立約各治一經。寶楠發策得《論語》，病皇邢疏蕪陋，乃蒐輯漢儒舊說，益以宋人長義及近世諸家，仿焦循《孟子正義》例，先爲長編，次乃薈萃而折衷之，著《論語正義》二十四卷。其最有功經訓者，如謂「有子言禮之用」章是發明《中庸》之說。「夫子五十知天命」是知天生德於予之義。「告子游子夏問孝」是言士之孝。「乘桴浮海」是指今高麗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夫子教門弟子之法。「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指所得之簡策，言樊遲從游於舞雩之下。「問崇德修慝辨惑」是魯行雩祭，樊遲舉雩祭之詞。「以問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是言朋友責善，兄弟不可責善。「謂伯魚爲《周南》、《召南》」是謂伯魚受室後，示以閨門之戒。「四海困窮」是指洪水之災，堯舉舜敷治之。凡此皆先聖賢之旨，沈霾二千餘載，一旦始發其蘊。至《八佾》、《鄉黨》二篇所說禮制，皆至詳確。因官事繁，未卒業，命子恭冕續成之。他著有《釋穀》四卷，於豆、麥、麻三種多補正程氏《九穀考》之說。《漢石例》六卷，於碑志體例考證詳博。《寶應圖經》六卷、《勝朝殉揚錄》三卷、《文安隄工錄》六卷。所爲文，淵雅翔實。有《韜山樓詩文集》，子恭冕。

《清儒學案小傳・劉先生寶楠》卷一一引《寶應儒林傳》 先生幼孤，母喬茹甘蘗苦，躬自授經。先生先意承志，以博其歡。一事未嘗自專，一錢未嘗自私。敬事兄嫂，撫教孤姪。所生三子皆令出嗣兄弟之無後者。嘗曰：「兄弟之子猶子，己之子亦猶兄弟之子。」

又 先生遠承職方之訓，近受端臨之學，故所學樸實正大，不矜名，不立異，不與人標榜爭辨。雖嘗從事漢學，然推崇朱子，絕不蹈非毀宋儒之習。

《國朝正雅集》卷八六《寄心盦詩話》 楚楨先生爲一時名宿，邃於經學，精於考核。嘗搜輯寶應劉氏詩，爲《清芬集》。

戴鈞衡

論述

《皖雅初集・尊瓠室詩話》 存莊先生當咸豐之亂，屢上書當道言事，皆不報。流離淮上，病卒。詩宗李、杜，自成一家。

《國朝正雅集》卷八九 光聰諧云：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各體俱有精到不磨之處。

又 毛嶽生云：才調壯逸，氣骨高騫，蓉洲與斗垣同也。蓉洲之超曠，斗垣之沉著，則又兩家得力不同焉。

又 馬瑞辰云：蓉洲英才卓犖，得力於古人者頗深，而又能以盛氣行之，故諸體不名一家，各極其妙。

又 朱雅云：氣盛詞雄，時發古艷心思，筆力直欲上追青蓮。

《蠶詞》 《國朝正雅集》卷八九《寄心盦詩話》：蓉洲抱負不凡，有自任之意。《蠶詞》云【略】。評者云：前章似拯溺救焚，不容稍緩，次章所謂功被天下而無言也。

傳記

《忠義紀聞錄》卷二三　戴君鈞衡，字存莊，安徽桐城人。桐城自方望溪侍郎以義理之學倡爲古文，劉海峯、姚惜抱兩先生起而繼之，名重海內，學者多歸嚮之，號桐城派，文家推爲正宗。君幼刻苦好學，精力過人，喜治古文辭。自謂生先賢桑梓之鄉，不敢不以古文自任。受業於惜抱之弟子方東樹植之，得其傳。與同邑蘇惇元厚子重訂《望溪文集》，增集外文十卷、補遺兩卷、年譜兩卷，爲功於方氏甚鉅。君亦以所學授徒友，言以先正文法，禪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咸豐三年，桐城失守，闔門殉難。君避寇走臨淮，痛眷屬已盡，鄉國糜爛，日夜悲憤，歐血而死，年未四十，聞者無不哀之。君中道光二十九年舉人，所著曰《蓉洲集》。論曰：自唐韓昌黎、柳子厚掃除六朝駢儷之體，倡爲古文，其後歐、曾、蘇、王繼之，流派微異，然詞章必本於義理。學古文者，不以義理爲主，皆客氣也。此近人所以推桐城方氏爲正宗歟。桐城文派，曾文正公序《歐陽生文集》已詳言之。而於戴君存莊尤深痛惜，則戴君之文可知已。余未嘗讀《蓉洲集》，而慨慕其人，且哀其遭難以死也，爰爲之傳，以志其梗概云。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八　戴鈞衡，字存莊，號蓉洲，桐城人。道光己酉舉人。師事方東樹最久，受古文法。銳志文學，精力絕人。求之宋五子書，以明其理；求之經，以裕其學；求之史，以廣其識。詩文經說，卓然可表見于世。猶自謂其文理不能徵諸實，神不能運于空，氣不能渾于內，味不能餘于外，自以生方苞、劉大櫆、姚鼐之鄉，不敢以古文自任。撰《味經山館文鈔》四卷、《文續鈔》三卷、《詩鈔》六卷、《詩續鈔》四卷、《尺牘》二卷、《書傳補商》十七卷、雜著□種。

《清朝先正事略・文苑・姚姬傳先生事略》　存莊，名鈞衡，號蓉洲。道光己酉舉人。自謂生望溪、海峰、姬傳之鄉，不敢不以古文自任。與同邑蘇厚子愼元重訂《望溪文集》，增集外文十之四，爲功於方氏甚鉅。咸豐癸丑，避寇北行，卒於臨淮，年未四十。所著曰《蓉洲集》。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姚瑩》　戴鈞衡，字存莊，亦桐城人。道光二十九年舉人。少嗜學，精力絕人。事同里方東樹，東樹爲姚鼐高足弟子，鈞衡自以生望溪、海峯、姬傳之鄉，守先正之法，傳之後進，義無所讓。因專肆力於古文，與同邑蘇惇元重訂《望溪文集》，增集外文十之三、四。及壯，爲經學，講用世之具。會粵匪陷桐城，鈞衡籌饟結義民，請兵於各大帥。久之不得，乃發憤上書皖撫。極言用兵之道在神速，設伏出奇，宜乘閒分兵襲桐，以斷舒廬賊後，不宜坐擁重兵於一隅之地。又著《草茅一得》，謂今日之事最要四端：一嚴軍令，一求將才，一明賞罰，一籌大局。軍令不嚴，高官厚賞不能得其死力；將才不求，大帥一人不能衝鋒肆應；賞罰不明，雖有軍令、將才，人心不可得而固；大局不籌，雖有目前之捷，賊勢不可得而滅。又論嚴法令、明教化、勵氣節、改科舉、破資格、久任使、肅軍政、省例案、節財用、禁奢侈，皆按切時務。反覆數萬言，上之副都御史袁甲三。甲三極重之。賊聞鈞衡曾籌饟請兵，又入營獻策，遂掠其家，妻妾皆死焉。鈞衡走臨淮，依袁甲三。會甲三被議，鈞衡上書皖撫爭之。且爲鳳、潁二郡人士作書辨其冤。性伉直，勇言事，義憤所激，往往奮不顧身。用是鬱鬱得疾，嘔血而卒，年四十二。所爲文以才氣勝，其始尚才華，繼好倫理及事之有關實用者，後遭喪亂，益喜爲感時論事，表彰忠義節烈之文。著有《存莊遺集文》三卷《詩》四卷、《草茅一得》三卷《續得》一卷《尺牘》二卷《公車日記》二卷《雜記》二卷、《書傳纂疑》六卷。

著録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味經山館》文鈔四卷《續鈔》三卷，戴鈞衡撰。

徐榮

論述

《冷廬雜識》卷三　由知縣起家，文學政事，卓著一時。公餘惟事吟詠，兼工畫梅。

《海天琴思續錄》卷六　漢軍徐鐵孫觀察（榮）【略】弱冠詩名雄嶺表。其詩熊熊魂魂，渾浩流轉。昔人論東坡詩若男子聞客到門，大踏步便出，不若女子梳頭纏足，抹脂傅粉也。觀察各體詩得力東坡，凡竹頭木屑之語，入於其詩，盡化腐朽而爲神奇。

《國朝正雅集》卷八一　張際亮云：體裁宏富，而骨韻仍復清深，正如入華首黃龍，使人應接不暇。

又　朱緒曾云：君不讀無用之書，不爲無物之言，志大宇宙，身寄百里，絃歌飭吏治。阮相國以「詩縣令」推之，益以詩自鳴。屬海氛不靖，軍書旁午，目光如巖下電，判事若流水，頃刻萬言，有劉穆之之風。

又　徐元潤云：高騁夐厲，貌逸神王，隨筆所之，容納萬有，禪家所謂絕迹飛行，不由門入者也。庚子以後諸作，韜雄挫鍔，沉思獨往，戛摩世故，語重心長，而仍不掩其奇矯橫絕之氣。

又　王璘云：公癸未學海堂試《十臺詩》，受知於阮芸臺制軍，一時名稱噪甚，人皆稱爲「徐十臺」。

又《寄心盦詩話》　昔吳門顧湘舟游浙東，晤鐵孫先生，相得甚懽。語次及余鄙作，遂出手錄全集，屬湘舟寄來邗上。五古最精刻，涉世故深，託意極遠，不必分唐界宋，自是今之大手筆也。

《雪橋詩話》卷一一　徐鐵孫工詩，喜吟詠，《懷古田舍詩鈔》紀行諸作，最爲奇崛。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九　徐榮，原名鑑，字鐵孫，漢軍旗人。道光丙申進士，歷官福建汀漳龍道。殉難，予騎都尉世職。有《懷古田舍詩鈔》。

又　鐵孫少有才名，受詩於張南山，以學海堂試《十臺詩》爲督部阮文達所賞。今人詩話亦載其事，誤以「十臺」爲「十壺」。鐵孫作令浙中幾十年，以清惠著。殉難後，其妾伍氏，江蘇武進人，迎喪至杭，投繯死。鐵孫有《大戴禮補注》、《日新要錄》、《金石萃編補遺》、《梅統》等作，旁及分書畫梅，靡不精善。完顏崇文勤序《懷古田舍詩集》云：「鐵生徐公以其高才博學，發而爲詩，雄視海內。集且四十卷，八旗中之爲詩，無若公之多且美者。」今所傳僅六卷，當係節鈔。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鐵孫詩筆清超，句如：「青草池塘如昨日，黃梅風雨又今年。」「雲生陸羽煎茶水，花繞倪迂載酒船。」「漸暖洞雲初釀綠，入春林葉尚留丹。」「雙澗下山迎客入，片雲穿竹送秋來。」皆不平庸。

傳記

《忠義紀聞錄》卷二〇　徐公榮，字鐵生，漢軍正黃旗人。先世駐防廣州。公生有異質，幼而能文，年十五補諸生，旋以舉人大挑爲藁城訓導。中道光十六年進士，試令浙江，歷宰遂昌、嘉興、臨安諸縣，俱以清廉著聲。嘗奉檄撫卹奉化難民，所過拒絕饋送。一日，途中絕糧，僕從皆慍，公獨晏然自如，賦《餓鄉詩》以見志。撫軍劉公韻珂甚器重之。適值海疆軍務已竣，會城設報銷局，撫軍委公任其事，嚴浮冒，杜侵漁，綜核精當，不染錙銖。遷玉環同知，升紹興知府，辦理水灾，散粟賑饑，民咸德之。調守杭州，奸徒希圖搶掠，每宵縱火，城外又多盜，斫蔭木，皆捕而懲治之，其患乃除。復嚴行保甲法，巷限以柵，守以邏卒，夜必躬巡，不辭勞瘁。咸豐三年，署杭嘉湖道，於潛趙四喜兄弟聚黨，屯天目山，謀據縣城作亂。公督兵勇掩之，搗其巢於昭明寺，擒斬兇悍百餘人，餘黨悉平。會粵賊自江西竄擾浙境，大府命公籌辦防堵事宜，公乃增設常山、開化之戍，以及貴溪、弋陽等處亦相要害而布置之，賊見守嚴引去。四年，祁門失守，公以皖南新轄浙江，天子亦有「保徽即以保浙」之旨，方抱疾卧，聞警請行，率兵馳至嚴州，復往徽郡，親歷各嶺扼險防守，勸諭紳耆勤加團練，連次殺賊，同諸大將收復東流、建

德二縣。五年二月，賊又驅衆大至，土寇望風迎導，攻陷黟縣。公急檄催他將進兵，自率新軍屯營漁亭，遇賊禦之，中矛被害，年六十四。同死者都司許上達、知事張穎賓等數人。公子慮善奪公尸以歸。時朝廷適有福建汀漳龍道之命，而公已先歿矣。妾伍氏，在省城聞訃，亦投繯死。公狀貌清癯，生平最嚴義利之辨，恆以「行無悔事，讀有用書」二語自勖。晚尤服膺先儒呂新吾、劉念臺之書，律己嚴而待人必恕。士有片長，獎許惟恐不至。著有《大戴禮補注》、《日新要錄》、《懷古田舍詩集》，撰述甚富。其志節尤錚錚，自矢爲杭守時，浙河多警，嘗命鑿井於署，語家人曰：「此即古人止水亭也。一旦有變，吾當以此爲葬骨處。」卒踐其言，剿賊而死。天子深爲軫惜，以正三品賜卹世襲騎都尉，崇祀浙江名宦祠。伍氏亦以貞烈蒙旌。論曰：公自爲諸生，肄業粵秀書院，舉爲學海堂齋長，已盛有才譽。工詩，精隸書，善畫梅，時人以三絕推之。作令放衙，輒喜吟詠。太傅阮文達公嘗呼爲「詩縣令」。其宦浙二十載，清而惠持，躬無過失，終以馳驅王事慷慨殉難，蓋文章、經濟、道德、氣節，公實兼而有之也。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徐榮》 徐榮，原名鑑，字鐵孫。先世湖北監利人，家遼東漢軍正黃旗，駐防廣州。道光十六年進士。歷官浙江臨安縣知縣、玉環廳同知、紹興府知府。陞福建汀漳龍道，未赴任，以統兵征徽州匪轉戰至魚亭，歿於陣。少從張維屏游，工詩。阮元開學海堂於廣州，試《十臺詩》，榮爲冠，人稱徐十臺。生平不讀無用之書，居官時以弦歌飾吏治。元嘗以詩縣令推之。官玉環時，曾作詩冢，自埋其詩，銘曰：「後五百年，此詩其昌。」其自信如此。屬海氛不靖，軍書旁午。榮判事若流水，頃刻萬言，朱緒曾謂其有劉穆之之風。詩不分唐宋界，託意深遠。庚子以後諸作，沈思獨往，語重心長，五古尤精刻。著有《懷古田舍詩鈔》三十三卷。

《八旗文經》卷五九 徐榮，原名鑑，字鐵孫。先世監利人。家遼東，隸漢軍正黃旗，駐防廣州。道光丙申進士。歷官浙江臨安縣知縣、玉環廳同知、紹興府知府、福建汀漳龍道。咸豐五年殉難黟縣。予世職。箸有《懷古田舍詩鈔》。

紀事

《浙江忠義錄》卷一 徐榮，字鐵孫，廣東駐防漢軍正黃旗人。由嘉慶丙子舉人，任直隸薊城縣訓導。道光丙申成進士，以知縣分發浙江。會英吉利擾海上，巡撫劉韻珂檄榮綜軍需局務，有廉能聲。補臨安縣知縣，旋擢玉懷廳同知。道光二十八年授紹興知府，值水災，飢民聚食富家粟，勢洶洶。榮撫輯有方，民以不擾。咸豐二年調知杭州府，尋署杭嘉湖道。六年，部選福建汀漳龍道，未聞命，率師援徽州，軍次漁亭，賊大集，餉不繼，軍潰。或勸榮走，榮笑曰：「此正吾報國之日，若畏死，可速去。」親軍數人皆泣曰：「願從死。」遂騎而待於隘，賊以長矛進，榮奪矛刺之，斃數賊，傷腰墜澗中，賊攢刃之，卒。長子慮善，時隨營督後隊，赴救不及，奪尸斂之。喪歸，妾伍氏撫棺一慟，縊以殉榮。性剛介，博學能詩。嗜金石，工書畫。爲諸生時，受知故總督阮元，爲學海堂長。服官日，所至皆有惠政。及其死也，大吏爲請於朝，入祀昭忠、名宦兩祠。任紹興時，曾倡修西小塘，士民感其惠，於漢劉太守祠旁建專祠焉。著有《懷古田舍詩集》。《梅統行世儀禮補注》，未成稿，佚。

《諭蒲壯鄉民》、《蒲壯》 《十朝詩乘》卷一五：溫州平陽蒲壯鄉爲張總兵（琴）故里。總兵以鄉勇起家，官至臺灣鎮。其鄉在平邑南百四十里。【略】《蒲壯》一律云：【略】平陽爲溫州、福寧兩鎮每歲會哨之地，形勢險要，控制閩越。鐵孫詩固有深見。《雪橋詩話餘集》卷七：浙江平陽南百四十里，曰蒲壯，其人苫草而居，多以煎鹽、釣帶魚爲事。遇客舟，輒剽掠。徐鐵孫履勘海口，至蒲門，以爲此輩貴財賤命，輕風濤如平地，招而用之，皆勇士也。作歌使里長示之云：【略】。

《把玩所藏石喜作》 《冷廬雜識》卷三：漢軍徐鐵孫觀察同年榮，【略】性嗜石，舟輿所至，輒拾取佳者以歸，藏之齋中，顏曰石嬋娟室，各繫以詩。嘗行溫州道中，遍出所藏石子，摩挲洗玩，忽詫忽笑，舟子不知其爲何事也。因賦詩云：【略】。

《懷人》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一：廣州城西元妙觀，蘇文忠所撰《衆妙

堂記》者也。每歲晚，近地文人及八旗中退閒老輩，於此開聯吟社。其例每日於人集時，鬮一人出上句，及校閱，謂之坐師。自後即以所校第一人替之。每屬對一語，投六錢。視對者多寡，校取十人或五人，即以所投之錢分與之，謂之謝教。自乾隆以來，歲舉行之，時有傳爲賭局者。吳曇繡官廉訪使微服覘之，試投一語，輒冠其軍。翌日白將軍，以爲不減雅歌投壺之風。魏完珍布衣廷賢，嘗主其局。徐鐵孫《懷人》詩云：【略】爲完珍作也。

《莫與》《雪橋詩話餘集》卷七：浙江明潮爲海口沙潬濁浪推滯。明以前，錢塘江皆自龕、赭兩山間入海，所謂浙潮門戶也。龕屬蕭山，赭屬海寧。國朝海潮北徙，由赭之北以行，逼海寧，經巖峯山、尖山之間，謂之北大亹。河莊去龕山三十里，河莊巡檢舊隸海寧，署依赭山。今赭已入蕭，官民往來，隔江不便。嘉慶十八年始奏移巡檢并其地，錢糧亦改隸焉。山、會、蕭、餘、上五縣海塘，江塘五百里，凡六萬餘丈。道光十五年，烏敬齋中丞奏：蕭山南沙正與北岸海甯塘相對，蕭沙日長，則逼潮頭直搗海甯塘，請南沙紅綫以外永禁佃民圈堆淤岸，任其自漲自坍。并每年三月，委大員勘拆一次。徐鐵孫詩云：【略】詠其事也。

著録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懷古田舍詩集》十六卷，徐榮撰。榮原名鑑，字南榮，一字鐵孫。漢軍正白旗人，駐防廣州。道光丙申進士，官至福建汀漳龍道，未赴任，卒於軍。

雜録

《嶺南畫徵略》卷八　徐榮，原名鑑，字鐵孫，廣州駐防漢軍正黃旗人。嘉慶四年，駐防人始得應童試，時年十五，入廣州府學。二十一年駐防人始得應本省鄉試，遂中舉人，選直隸藁城訓導。道光十六年成進士，以知縣分發浙江，洊升知府，守紹興，有惠政。署杭州府，護杭嘉湖道。時髮匪自皖竄浙，奉檄率師赴援，陣亡於祁門。逾二日始斂，面如生。少工詩，阮文達公督粵識拔之，爲學海堂學長。數年出仕后，與陳碩甫、錢警石、汪孟慈、姚梅伯、張亨甫、魯通甫、龔定盦、趙撝叔諸人交善，唱和甚多。著有《懷古田舍詩集》六卷。喜畫梅，自題詩云：「學畫梅花四十年，江湖臺閣派茫然。而今始得童家筆，篆籀行枝草字圈。」

又引《小樊川詩鈔》　無錫杜季英（雋）寄陳朗山《杭州詩》：「梅花太守盛風雅，與君同醉梨花春。」原注：「鐵孫太守工畫梅，人以是稱之。」

又引《尺岡草堂遺詩》　陳璞《題鐵孫先生畫梅》：「天荒地老海揚塵，賸有幽香墨色新。一自廣平爲作賦，此心都屬鐵心人。」「冷蕊疎枝玉不如，孤山只合伴幽居。槎枒老幹橫冰雪，醉卧沙場卻稱渠。」

又引《梅窩詩鈔》　陳良玉《答鐵孫師寫寄梅幅》：「翁今作官十載餘，冬心時借梅花摹。可憐冰蘗嚥不盡，吐此百斛驪龍珠。」

又引《荀學齋日記》癸下集　李慈銘《題鐵孫觀察梅花畫册》：「地老天荒後，花中見典型。斯人今不作，遺墨尚含靈。石孕空山秀，蒓留太古青。銜鬚握拳意，放悉寫眞形。昔日會稽守，風流滿鏡湖。承平良吏重，文采近來無。桃李存能幾，祠堂亂已蕪。劫灰留此册，家寶比球圖。」又記云：「畫凡四幅，第一幅雙鉤法最佳，餘亦清老。題詩皆不俗。時咸豐壬子歲纘於杭州太守官署，尚用一小印，曰：「會稽太守之章」，蓋猶戀州宅仙居，不以西湖易也，宜至今遺愛尚在稽陰耳。

梅曾亮

論述

《碑傳集補》卷四九朱琦《柏梘山房文集書後》　右伯言先生文集若干卷。先生名曾亮，江南上元人。少時文喜駢麗。及長，始有志於漢唐之作者。其爲文，義法一本之桐城，稍參以歸太僕，而尤心折故友管君異之。嘗曰：

「吾自信不如信異之，深得一言，爲數日憂喜。」先生道光壬午進士，不樂外吏，以貲入爲戶部郎。居京師二十餘年，篤老嗜學，名益重，一時朝彥歸之。自曾滌生、邵蕙西、余小頗、劉椒雲、陳藝叔、龍翰臣、王少鶴之屬，悉以所業來質，或從容談讌竟日。琦識先生差早，迹雖友而心師之。先生亦謂琦曰：「自吾交子，天下之士益附，而治古文辭者日益進。」其後琦歸，先生愀然，亦引疾歸。歸逾年，直咸豐二年寇亂而江南陷，先生閒關憔悴，挈家辟淮上。時粵亂粗定，久不得先生耗，恐文字散逸，乃與翰臣謀鋟先生文，藏之唐氏涵通樓。是時先生亦自王墅徙居淮上，而館於河督楊公至堂。至堂，先生同年友也，盡哀先生所爲文，分體之中仍以年次復以編年，無分體者總其目於前。刊既成，先生及見之。未幾，楊公卒。先生驚悼，亦卒，年七十一，是爲咸豐六年正月。琦案：是集卷首有楊公序，刻於五年七月，在先生未沒前，疑其自定，閒增損益舊稿，視涵通樓刊本小異，而多近數年作。其中碑志記序之類益峻以潔。先生性簡淡，若無與於世者。至其剽剝古今利病，察微慮遠，事若逆覩，而尤以姦民爲可憂，作《民論》云云，凡數百言，究極姦民之害，左道亂政之烈，而以漢之黃巾、米賊爲喻。先生作此論時，異之尚在。是時天下方全盛，亂端未兆。已而先生《上汪文端書》又以爲言。先生往與異之師事姚先生，異之名同，先生同里人，僅一舉於鄉，所爲《因寄軒前、後集》，於其既沒，先生序之。異之文稍縱逸，其論事深切則一。嘗爲《擬言風俗書》，略曰：「天下風俗，代有所敝，承其敝而善矯之則治，不善矯之則危。且亂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奉行文書而已。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科道不敢大有論列。明之時多講學，今則結社聚徒，杳然無聞。明之時尚清議，今則場屋策士，涉時政不錄。大抵明之爲俗，官驕而士橫，知其敝而一切矯之，矯之誠是也。然百數十年其難迺起於田野之姦、閭閈之俠，朝堂學校之閒安且靜也。臣以爲明俗敝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材，鑒前代者鑒其末流必觀其初意，故三代聖王有因有革，必舉而盡變之，則更起他禍。」異之又云：「今之風俗弊在好諛而嗜利。嗜利，故自公卿至庶人惟利之趨，好諛，故下之於上有趨承而少忠愛。」其言洞中時務，不爲過激之詞，與《民論》同指，故附著先生卷後。嗚呼！異之既蚤逝，如先生者又使其既老而顦顇幽憂以死也，其可悲已。

朱慶元《柏梘山房文集跋》 先生故姚桐城高第弟子。姚既卒，世之鴻儒碩彥爭請業焉。吾蘇則同邑許氏宗衡、山陽魯氏一同、無錫鄒壯節鳴鶴，山西則代州馮氏志沂，浙江則仁和邵氏懿辰，江西則南豐吳氏嘉賓、新城陳氏學受，湖南、湖北則湘鄉曾文正國藩、善化孫氏鼎臣、漢陽劉氏傳瑩，廣西則馬平王氏錫振、臨桂龍氏啓瑞、朱氏琦。【略】柏梘者，宣城山名，蓋先生祖居，意不忘其先，故以名集。

《舊聞隨筆》卷二 上元梅伯言先生（曾亮）少好爲駢體文。同邑管異之語之曰：「人有哀樂者，面也。今以玉冠之，雖美，失其面矣，此其失也。」先生曰：「誠有是，然《哀江南賦》、《報楊遵彥書》，其意顧不快邪？」異之曰：「彼其意固有限，使有孟、荀、莊、周、司馬遷之意，來如雲興，聚如車屯，雖百徐、庾之詞不足以盡其一意。」先生遂改學古文詞。先生晚年在京師，後進造訪無虛日。有太監粗通文墨，思執贄門下，先生曰：「吾豈康對山（海）哉！」峻郤之。

《新世說・文學》 八家之外，以駢體文稱者，又有阮芸臺、劉芙初、樂蓮裳、彭甘亭、查梅史、楊蓉裳、楊荔裳、劉孟塗、梅伯言、郭頻伽、吳巢松諸君，其文皆閎中肆外，典麗肅穆，足與八家並美。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七 梅曾亮，字葛君，一字伯言，上元人。道光壬午進士，官戶部郎中。師事姚鼐，受古文法，哀然居姚門四傑之首。居京師二十餘年，四方人士以文字從其講授及求碑版者至無虛日。其爲文，義法一本之桐城，稍參以歸有光，精悍簡質，清夷往復，獨深于性情，實有精到處。能闌昌黎門徑。其勝處最在能窮盡筆勢之妙，磬控縱送，無不如志。其修詞愈于方、姚諸公，而一意專精于是，氣體理實不能窮極廣大精微之致，然頓挫峭折，矯然自異，足以自樹一幟。詩亦天機清妙。主講揚州書院。撰《柏梘山房文集》十六卷《文續集》一卷《駢體文》二卷《詩集》十卷《詩續集》二卷、《隨筆》□卷、《詩話》□卷、《離騷解》□卷，後三種遭亂佚。

《國朝正雅集》卷七一引《韓齋詩話》 伯言丈詩，天機清妙，不多著墨而自然有餘意。金陵亂後，依楊至堂河帥，河帥爲刻詩文集。其續集皆被兵後作，詩境一變矣。

又引《寄心盦詩話》 詩則往來清氣，用事無痕。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〇 伯言初爲駢體文，既聞姚惜抱古文之學，始專力於古文辭，論者至以姚、梅並稱。詩不逮其文，然質直渾樸，得詩教敦厚

之旨。此境亦未易幾也。

《雪橋詩話餘集》卷七　溫明叔侍郎及惜抱之門，深于曆算之學，與梅伯言甲乙科皆同榜，自謂實師事之，謂伯言論詩，以眞爲貴。【略】伯言有《品彙》自點本，屬覓《樂府廣序》同肆之，皆謹識不忘云云。足見其服義虛受也。高棟爲閩十子之一，選別唐詩，終明之世，館閣咸宗之。虞山、新城、秀水攻《品彙》一編不遺餘力。伯言平點本未之見。大抵詩文各有入手處，正不必故爲高論耳。

《皖雅初集》卷一九引《尊瓠室詩話》　梅伯言先生于道光二年登天長戴湘圃殿撰（蘭芬）榜，成進士，授主事，擢郎中。己酉歸金陵，旋掌教揚州。咸豐癸丑避亂袁浦，依楊至堂河帥數年，卒，楊公爲刻其詩文集。駢文似齊、梁，古文師惜抱，得桐城家法。詩筆俊拔，似謝元暉，集名《柏梘》，念故山也。

傳記

《碑傳集補》卷四九《江寧府志·梅曾亮傳》　梅曾亮，字伯言，上元人。父沖，世所稱抱邨先生者也。曾亮成道光壬午進士，以知縣用，援例改戶部郎中。少時文喜駢儷。既游姚郎中門，與管同友善，同輒規之，始頗持所業相亢，已乃悟俳優所爲無眞面目，乃一變爲古文詞。其文洗伐最深，故饒姿相韻。官京師，久以文自贍，一時碑版記叙率其手筆，時論盛稱之。嘗著《民論》，言亂民、姦民之別，而推極於五斗米張角之所由來。其《上汪稼門書》，亦諄諄言豪民易治、姦民難治，治之者獨州縣，而今爲州縣者皆苦無權。夫州縣豈無權哉？民事利病，修廢之宜，方竭其聰明才力以求之，猶未必盡舉，然事之萬全無害者幾何？而倡議行之文書之上簿者，上官六七級，此合彼牾，返往曠日，迫切成過誤，功未收而罪已集矣。夫足以有爲之才，值萬不得已之事，而逆阻於文報階級之繁擾，以聽其破壞於冥冥中者，什蓋八九，故曰無權也。曾亮見川、楚教匪之亂及嘉慶十九年林清之變，故其詞如此。又箸《刑論》，頗中近日刑部說帖駁案之弊。其詞謂：法貴易知，而難犯決。一人之死，而可使千萬人之不敢入於死，此法之整齊、簡易者也。古之人非不知情事有萬不齊，然一切之法不足悉其變，不若從其略者，乃天下之公失也。大抵曾亮駢文爲上，詩次之，散文循桐城家法，平易無情，實於《史記》，師其論贊姚佚而置其八書之典博。同時諸公，倒屣禮待，極令聞廣譽施身之致。有後進謁於京邸者，戒以「長安居大不易」，惟擇交游、端言行、勤讀書三言而已。其人本誠篤，用是益兢兢，無纖芥過。回里搜尋味其言不置云。江寧老宿能以德望服人，而人服之無退詞者，惟聞管同與曾亮。既以文名輦轂，邑人許宗衡謁之，與論文至千百言，其他靜默而已。晚歲罷官，滂經粵逆之亂，浮沈江淮閒。其同年生楊以增總督南河招之，且爲刊所著《柏梘山房文集》十六卷及《詩》十二卷《駢文》二卷行於世。年七十一卒。

又吳敏樹《梅伯言先生誄辭》　爲古文詞之學於今日，或曰當有所授受。蓋近代數明崑山歸太僕、我朝桐城方侍郎於諸家爲得文體之正。侍郎之後，有劉教諭、姚郎中名，傳侍郎之學，皆桐城人，故世言古文有桐城宗派之目。而上元梅郎中伯言，又稱得法於姚氏。余曩在京師，見時學治古文者，必趨梅先生以求歸，方之所傳。而余頗亦好事，顧心竊隘薄時賢，以爲文必古於詞，則自我求之古人而已，奚近時宗派之云？果若是，是文之大阨也。而余閒從梅先生語，獨有以發余意，又讀其文數十篇，知先生於文自得於古人而尋聲相逐者，或未之識也。余自是益求之古書。自道光甲辰又九年，咸豐壬子余復入都，則梅先生已去官歸金陵。而粵寇之亂大作，明年金陵陷，聞先生得出。丁巳余寓長沙，孫侍讀子餘告余曰：「梅先生以前二歲卒矣。」余於先生才數面，而與先生遊京師者，稱先生語未嘗不及余。余窮老於世，今且避徙無所，而先生亦可謂不得志以死者。其才俊偉明達，固非但文人，而趣寄尤高，以進士不欲爲縣令，更求爲貴郎，及補官老矣，而歸又逢世之亂，可傷也。爲之誄曰：才何以兮不施，名何爲兮大馳。獨爲文章之人兮，世安賴而有斯。嗚呼哀哉！伯言父其文之好耶，其志之皦耶，其又以逢天之忌而卒於顛倒者耶！

《清朝先正事略》卷四二　伯言名曾亮，上元人。道光壬午進士。官戶部郎中。古文紹姬傳之緒，詩天機清妙，皆爲同人推服。己酉秋告歸。主揚州書院。金陵亂後依楊至堂河帥。河帥爲刻其《柏梘山房集》。

紀事

《和張亨甫》《國朝正雅集》卷七一引《韓齋詩話》：憶庚子在京，餞春於尺五莊，會者十三人，丈年最長，見張亨甫詩，歎爲絕唱，遂繼作七言短古，皆爲同人推服。今十七年而丈已謝世，良可慨也。

《寓齋偶成》《國朝正雅集》卷七一《寄心盦詩話》：先生罷官後，最樂閒寂，故《寓齋偶成》詩云：「難拋書卷因閒甚，欲整冠巾奈懶何。」

著録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柏梘山房文集》十六卷《續集》一卷《詩集》十卷《續集》二卷。駢體文二卷。梅曾亮撰。

藝文

曾國藩《送梅伯言歸金陵》文筆昌黎百世師，桐城諸老實宗之。方、姚以後無孤詣，嘉、道之間又一奇。碧海鰲呿鯨掣後，青山花放水流時。兩般妙境知音寡，它日曹溪付與誰？

雜録

《皇清書史》卷七引《木葉廔法書記》梅曾亮，初名曾蔭，字葛君，改字伯言，繆後。道光二年進士。官戶部郎中。書法醇古，毫無俗燄，頗類孫夏峯、湯荆峴兩先生。

又引孔憲彝《對嶽樓詩草》（孔憲彝謝伯言惠書詩扇詩）云：「晉帖時一撫，妙句同深醅。我持六角扇，欣然點筆新。」

羅澤南

《續碑傳集》卷五八曾國藩《羅忠節公神道碑銘》公諱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湘鄉羅氏。咸豐四、五年閒，公以諸生提兵破賊，屢建大勳，朝野歎仰，以爲名將。而不知其平生志事，裕於學者久矣。公之學，其大者以爲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量不周於六合，澤不被於匹夫，虧辱莫大焉。凜降衷之大原，思主靜以研幾，於是乎宗張子而著《西銘講義》一卷，宗周子而著《人極衍義》一卷。幼儀不愼則居敬無基，異說不辨則謬以千里，於是乎宗朱子而著《小學韻語》一卷、《姚江學辨》二卷。嚴義利之閑，窮陰陽之變，旁及州域形勢、百家述作，靡不研討，於是乎有《讀孟子劄記》二卷、《周易本義衍言》若干卷，《皇輿要覽》若干卷、《詩文集》八卷。其爲說雖多，而其本躬修以保四海，未嘗不同歸也。

又　始公家世貧甚，曾祖王父曰阮、王父拱詩，皆以公貴，贈通奉大夫。父嘉且公沒後，賞加頭品頂戴。曾祖王母蕭氏、王母賀氏、母蕭氏，皆贈夫人。公少就學王父，屢典衣市米，節縮於家，專餉於塾。年十九即藉課徒取貲自給。喪其母，又喪其兄，旋喪王父，十年之中連遭期功之戚。十一嘗以試罷徒步夜歸，家人以歲饑不能具食，妻以連哭三子喪明，公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恥生事之艱，而恥無術以濟天下。其後，年逾三十，乃補學官附生。逾四十，乃以廩生舉孝廉方正。假館四方，窮年汲汲與其徒講論濂、洛、關、閩之緒，瘏口焦思，大暢厥旨。未幾，兵事起湘中，書生多拯大難，立勳名，大率公弟子也。咸豐二年，粵賊攻圍長沙，縣令召公練鄉勇，以備不虞，省城解圍。明年春，巡撫張公亮基檄公帶勇至長沙。維時國藩奉命督治團練，因與公講求束伍技擊之法，晨夕訓練。擊土寇於桂東，禽逆黨於衡山。其夏賊圍江西省城，乃益募湘勇三千，輔以新甯之勇、鎮篁之兵，檄公赴援南昌。湘軍越境討賊，自此始矣。既解南昌之圍，復破賊於安福。歸及衡州，殲土匪於永興。四年春，湖北之賊大舉南

侵，官軍失利於岳陽，克捷於湘潭。提督塔齊布公追賊至岳州，余檄公與李公續賓佐之，公扼大橋以遏其衝，凡七戰而羣賊潰，岳州平。乘勝逐北，連復三縣。將攻武昌，公手一圖就余決策，師出兩路，以塔公進洪山，而自請攻花園，當其堅者，如其策，果克武昌、漢陽兩城。賊既東奔，追及於興國，大膊於田家鎮，公提卒二千禦數十倍之寇，蹙之江濱，罣石墜崖，死者萬計。而水師亦斷橫江鐵鎖，燔賊舟數千。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前此累功，保至道員花翎，至是有甯紹台道之命，加按察使銜。既而引兵北渡，克廣濟、黃梅，賞葉普鏗額巴圖魯名號。又引兵南渡攻圍九江，進規湖口。賊堅守不可遽下。適會水師分兵入宮亭湖，江上之軍不利，而湖北諸軍屢敗，賊自黃梅長驅西上，武昌再陷。公太息深憂，歎世變之未已也，益討部眾而申儆之，或解說《周易》以自遣。時別賊陷饒州、弋陽，公入江西援勦，大戰弋陽，克之。賊陷廣信，又戰信州，克之。又以其閒收復德興，景德鎮東路甫定。而義甯復陷，公軍渡湖漢而西，至則示形杭口，而暗進鼇嶺，屯高峰以瞰敵。設三伏以要之，四戰而賊大憊。義甯既克，有詔加布政使銜。公以書抵國藩，具論吳楚形勢，欲取九江、湖口，法當先圖武昌，欲取武昌，法當先清岳、鄂之交。於是馳疏以公回援武漢，朝廷嘉焉。遂略通城，克崇陽，挫衄於壚頭堡，大捷於蒲圻。將達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歡迎勞問，凡事咨而後行。城外賊壘鏟除略盡，殄滅有緒矣。公以霧中搏戰，中鎗子，傷創甚。咸豐六年三月初八日卒於軍，春秋五十。事聞，天子震悼，照巡撫例賜卹，二子皆賞給舉人，三省建立專祠，予謚忠節。公在軍四載，論數省安危，皆視爲一家骨肉之事。與其所注《西銘》之旨相符。其臨陣審固乃發，亦本主靜察幾之說。而行軍好相度山川脈絡，又其講求輿圖之效。君子是以知公之功所蓄積者夙也，非天幸也。配張氏，誥封夫人。妾周氏。子兆作，配胡氏；兆升，配曾氏，國藩第三女也。余與公以學行相勖，又相從於金革，申之以婚姻，迺摭其大節，銘諸墓道。銘曰：漸車之涓，積潦縱橫。崇朝卽涸，卷勢收聲。大江西來，其源萬里。澤溥寰區，不矜厥美。無本者竭，有本者昌。羅公淵默，所蓄孔長。洞徹天人，潛睎往聖。一物未康，終虧吾性。提師苦戰，荆揚二州。斧彼凶豎，爲民復讐。矯矯學徒，相從征討。朝出鏖兵，暮歸講道。洛閩之術，近世所捐。姚江事業，或邁前賢。公愼其趨，既辨其詭。仍立豐功，一雪斯恥。大本內植，偉績外充。茲謂豪傑，百世可宗。

《樵隱詩話》卷一〇 湘鄉羅忠節公（澤南），平生講學紹宗閩洛。賊起，倡率生徒轉戰吳楚，克城二十，經戰二百，由訓導擢甯紹道。丙辰，攻武昌，賓陽門，于三月初二追賊，炮傷左額。初八日，薨于軍，雪門觀察挽之云：「援江援鄂表奇勛，太息蘿山子弟軍。譙譙詩書擐甲冑，蒼蒼岳瀆起風雲。群期召虎清淮浦，豈料岡龍斷漢濆。猶有生徒饒將略，他年應報掃妖氛。」

又 國家試武科，原非僅取弓馬，必照韜略，是非不讀書者所可能也，而武童多不識丁，非法之不善，奉行之不善也。然不知書者，雖驍勇善戰，畢竟僅爲健將，終不能爲大將也。古今之儒將多矣，而出自理學名儒者，惟諸葛公、王陽明先生而已。近日羅忠節（澤南）、曾文正公可以當之焉。

《清儒學案小傳·羅山學案》 自唐確慎提倡理學，湘南學者皆宗紫陽而黜姚江。羅山尤爲切實，以醇儒爲名將，一時部曲多出講學，生徒事功雖未竟意量，足與姚江相抗。其論治軍本諸性道義理，不尚權謀，仁者之勇，斯其異於兵家言歟？述《羅山學案》。

又引《年譜》 先生嘗曰：某自幼貧，不能讀，先大父暨父母鍾愛之。四歲命讀書，十歲出就外傅。時大父年將七十矣，家業零落，四壁蕭然，至不能具饘粥。一聞予讀書聲，則撚鬚自喜，飢寒俱忘。館中甕飧不能繼，恆典衣質物易食食之。大父一布袍親持入典肆者六七次，皆爲予讀書也。得米無遠近必親送之館。嘗曰：吾之以汝讀書者，欲汝明大義，識綱常，不墮先人清德耳。（《年譜》）

《清史列傳·大臣傳續編七·羅澤南》（存目）

《咸豐以來功臣別傳·羅忠節公》（存目）

李元度《羅忠節公別傳》 公諱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湘鄉人。幼穎悟。十歲能文，家酷貧，溺苦於學。夜無油，把卷讀月下，倦卽露宿達旦。年十九喪母。明年，大父及兄嫂殤。二十九，長次子及三子皆殤。是歲爲道光乙未，大旱，饑疫作，公罷試徒步歸。夜半敔門，則其妻方以哭子喪明，時飢甚，索米爲炊，無有也。己亥補縣學生，年三十有三矣。又八年，始食廩餼。公自少篤志正學，好儒先性理書，賀制軍長齡、唐太常鑑皆重之，制軍延課其子。咸豐元年詔舉孝廉方正，當事以公應。

《舊聞隨筆》卷三 湘鄉羅忠節公（澤南）貌清癯，將兵不着戎衣，而用儒服。騎馬先士卒，行所過不取民間寸草尺木。其得巴圖魯號也，作一詩云：

「巴圖魯號錫神京，伴食軍中浪得名。夾道士民齊拍手，馬頭原是一書生。」李忠武公及其弟勇毅公（續宜）與公同邑，少以賣布爲業，日守肆中，持書讀，坐有常處，端直不欹。公屢過而異之，因示爲學途轍，二公執贄門下，卒爲偉人。

《新世說・德行》羅羅山，自少篤志正學。好儒先性理書，而能躬行實踐。賀制軍長齡、唐太常鑑皆重之。

《得左季高書》《郭嵩燾日記》（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五日）：《軍中草有得左季高書》一律云：【略】忠節克復武昌，與朱堯階書曰：「吾輩治兵，而君與筠仙、樹堂籌餉，天下事乃取辦吾輩數人之手。」蓋偶以是爲笑樂也。後九江水師挫敗，季高乃援此信以歸咎忠節之驕功，故忠節詩云爾。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羅忠節公《小學韻語》一卷，詩二卷，文六卷。羅澤南撰。

陶樑

論述

《湖海詩傳》卷四五《蒲褐山房詩話》堯鄉風流儒雅，爲近日吳閶文士之冠。尤擅倚聲，吳穀人、倪米樓諸君歛手推之。予撰《續詞綜》，搜采編排，多其所助。詩不多作，少學《長慶集》，而能去其淺率，無乖正始之音。

《國朝正雅集》卷五七《寄心盦詩話》堯鄉先生以詩詞名海內者數十年。壬子入都，始獲一謁，時已八十一矣，精神強健，談論娓娓不倦，雖壯歲人不及也。每日行三千步，寒暑不輟，有詩云：「八十朝班同輩少，三千矩步聖人知。」蓋召對時垂詢及此。余別先生四年，至丙辰春復入都，言論丰采仍如往時，重余所輯是集，因同張詩舲先生極力提倡，鳩貲付刊。先生昔官直隸時纂《畿輔詩傳》，搜羅甚廣，所著《紅豆樹館詞》，直入姜、張之室。

又引《晚香唱和集自序略》晚香堂者，余前守大名時郡齋有堂，以魏公句名，嘗於此置賓榻焉。其時朋簪輻輳，皆四方才俊，政餘率以詩相酬答，始有唱和之作。既而持節荆臺及齊安，傳牋刻燭，雖未及曩時之盛，亦時時繼作。彙錄之，得若干首，名之曰《晚香唱和集》，猶從其朔云。

又引《卧園詩話》堯香先生觀察吾楚，欲選《楚北詩徵》，惜書未成而遷他省以去。讀余詩話見寄云：「宦迹東華又豫州，一編獨出冠時流。閒中風月供評泊，篋裏瓊瑤富唱酬。妙義定誰欣賞共，故交幾輩姓名留。濫觴却笑倉山老，傖父才人一例收。」並寄所著《詞綜補遺》，選擇博而精，足補竹垞先生之闕。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九祁春圃曰：先生方壯盛，以文詞號當時，由翰林出守郡，洊至監司，入歷名卿爲少宗伯，猶以風雅提倡日下名流，時年已八十餘。詩之教，溫柔而敦厚，古昔作者，多至耆耋，而躬貴壽之福，顧其人與其詩，亦必得於天者獨優，一歸於夷猶冲邈，若別有所悠然而自得者，每於先生私有會焉。

王昶《陶堯鄉紅豆樹館詞序》紅豆一名相思子，出南海，載《南州異物記》、《益部方物略》諸書。有藤種，有樹種，初見王摩詰詩，其實圓而紅，然不能移植他處，故江浙間絕少。虞山以後，近惟惠學士半農家有之，以名其齋，而他處無聞焉。陶子堯鄉，居吳門婁、齊之間，家亦樹此，結實累累下垂，殊可愛。玩憩其蔭者，每流連往復，若不能去。堯鄉嫻雅歌，通詩文，性情風格，似魏、晉人，而尤以詞擅名於時。所作以石帚、玉田、碧山、蜕巖諸公爲師，近則以竹垞、樊榭爲規範，其幽潔妍靚，如昔人所云「水仙數萼，冰梅半樹」，可想見其娟妙。予老病深矣，久廢倚聲，而堯鄉將往京師，讀其詞，怏怏然不能自已，所謂「此物最相思」，其繫人之切，婉轉果如是耶。

《詞徵》卷六陶堯鄉（梁）詞，如脩桐初乳，清響四流。

《聽秋聲館詞話》卷二〇長洲陶堯鄉宗伯（梁）則舉生平境遇，自繫以詞。寓編年紀事於協律中，實爲詞家創格，今《紅豆樹館詞》兩卷是也。

傳記

《清史稿・陶樑傳》陶樑，字堯鄉，江蘇長洲人。嘉慶十三年進士，選

庶吉士，授編修，纂修《皇清文穎》。十九年，林清之變，逆黨闌入禁城，樑方在館修書，其僕駱昇聞警，匿樑於書櫥，自當戶立，賊刃之，仆，越日事定，樑出，救之甦。仁宗回鑾聞之，召樑問狀，曰：「義僕也！」賜之金。二十一年，以知府發直隸，補永平，調正定。道光四年，擢清河道，署按察使。新城縣失過境餉鞘，歸罪外委白勤，逮訊，死於刑。上遣尚書松筠、侍郎白鎔按治，察其枉，樑坐降四級，捐復知府，留直隸。十二年，補大名知府。十八年，遷湖北荊宜施道，萬城隄決，樑復坐降調，捐復。二十二年，補湖南糧儲道，調湖北漢黃德道。二十八年，遷甘肅按察使，調山西。二十九年，遷江西布政使。入覲，授太常寺卿。文宗即位，樑疏言：「宣宗成皇帝天錫智勇，嘉慶十九年八月之變，當時但傳發槍斃賊，不知首逆林清姓名地址，亦由宮中訊得，立時遣捕，故渠魁不致遠颺，餘孽不致滋蔓。請敕載入實錄，以揚聖武。」上從之。咸豐二年，擢內閣學士。四年，遷禮部侍郎。六年，以病乞罷。七年，卒，年八十六。樑早有文名，曾從侍郎王昶助其纂述。歷官所至，提倡風雅，賓接才俊，輯《畿輔詩傳》行世。晚登朝右，時值軍興，耆舊凋落，其猶見乾、嘉文物之盛者，惟大學士祁窴藻與樑二人，爲士林所歸仰云。

紀事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九　陶樑，字甯求，號鳧鄉，長洲人。嘉慶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偏修，官至禮部侍郎。有《紅豆樹館詩稿》。

又　張詩舲曰：王述庵少寇《湖海詩傳》《金石萃編》之刻，鳧鄉先生實與搜羅校勘。先生愛才恤士，又復留心文獻，故鄉邦斯文繫屬，漁莊而後，咸推鳧鄉。大年碩望，亦如驂之靳。平居論議平實，見後進有學識者，輒嘿然虛抱，惟恐不罄挹所長。老成典型，於是乎在。

又　道光初，崔念堂、高寄泉采輯畿輔詩未成，鳧鄉守大名，延寄泉於署齋課子，與梅樹君、邊袖石商榷選事，得詩八百六十餘家，刊《畿輔詩傳》六十卷。【略】卒年八十六。門人樊文卿彬校輯詩稿十四卷。別有《晚香唱和集》、《紅豆樹館詞》、《書畫記》、《詞綜補遺》諸編。《湖海詩傳》所收，則皆其少作也。

《雪橋詩話續集》卷七　陶鳧香每飯後必三千步，行之四十年，至八十餘猶健。文宗嘗以此詢之。有句云：「八十年華朋輩少，三千步履聖人知。」

《水調歌頭・趣李海飄方伯宗傳〈滄海釣鰲圖〉》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二：（宗伯）嘉慶戊辰入承明，出爲清河道，被黜復起。由大名守擢荊宜施道，再黜再起，分巡漢黃，旋授江西廉訪，內升至少宗伯。【略】彼以興革爲能，弊與玩愒者等【略】。宗伯詞，已錄入王氏《詞綜》二集，嗣合晚年所作，總爲八卷。內有《題李海飄方伯（宗傳）滄海釣鰲圖・水調歌頭》云：【略】時山左周敬修制軍（天爵）官兩湖，政尚嚴刻，方伯時與牴牾。宗伯方任荊宜，以荊州府築堤違式牽連被劾，在他人必有未能憮然者，乃以「妙緒起無端」十字談笑道之。（方伯桐城人，工古文，由戊午副貢生官知縣，洊陟楚藩，旋乞病歸。）

《百字令》（刀光如雪）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二：其記嘉慶癸酉逆賊林清遣其黨陳爽、陳文魁潛結太監閻進喜等，突入大內滋事。《百字令》云：【略】時宗伯以編修在文穎館編校《全唐文》，賊持刀入，供事倪大銓、蘇濤、戴傑暨茶房李得均被戕。家人駱升徒手格鬥，賊砍其五指去。仁宗方狩木蘭，倉猝間禁兵未集，宣宗留守大內，發槍斃賊，賊始驚，又值雷雨交作，遂遁。巨魁旋即授首。宗伯詞作於道中，故有「當今天授」句。昔人稱少陵韻語爲詩史，此詞正可作詞史讀也。　徐珂《近詞叢話》：長洲陶鳧鄉宗伯，舉生平境遇，自繫以詞，寓編年紀事於協律中，爲詞家創格。《紅豆樹館詞》五、六兩卷是也。其記嘉慶癸酉林清遣其黨陳爽、陳文魁潛結太監閻進喜等，突入大內滋事。《百字令》云：【略】《聖武記・嘉慶畿輔靖變記》：國家自嘉慶七年川、陝戡定，十三年靖閩、粵海寇。十六年辛未春，天子方舉西巡狩之典，幸五臺，示得意，而有星孛紫微垣，占主兵。越二年，則有天里教匪之變。天里教者，亦名八卦教，聚衆斂財，愚民苦胥吏者爭與焉，而河南滑縣李文成、直隸大興林清爲之首。方是時，溫承惠總督直隸，高杞巡撫河南，同興巡撫山東。文成各賊益妖煽其衆，指星象應在十八年秋九月十五日午時。文成黨數萬最盛。而清則密邇京邑，賊通內侍，外倚文成之衆爲援，將乘駕幸木蘭秋獮回鑾時，伏莽行在。謀定，而中外莫知也。秋，滑縣知縣強克捷聞之，密封白高杞及衛輝府知府郎錦騏，請兵掩捕，皆不應。克捷乃捕李文

成下獄，刑斷其脛。賊黨以事迫不能俟期，遂于九月初七日聚衆三千破滑，出文成于獄，強克捷死之。於是直隸之長垣、東明，山東之曹、定陶、金鄉同時殺官圍城，而曹、定陶皆破。事聞，命溫承惠會同高杞、同興討賊。諸賊既倉皇起事，遂不及赴林清外應之約。林清及期，則使其黨二百餘輩由宣武門潛入內城，藏兵械，混酒肆中。日晡，分犯東華、西華門，白帕其首爲號。太監劉金等引其東，高廣福等引其西，闔進喜等爲內應。而清自居黃村，尙覬河南賊集而後進。時東華門甫入數賊，卽爲護軍關門格拒奔散。其入西華門者八十餘賊，反關以拒官兵。賊得內監鄉導，已知大內在西，而誤由尙衣監、文穎館斬關入，侍衛急閉隆宗門，賊至不得入。總管太監常永貴縛由東華門入之二賊于蒼震門。皇子等在上書房聞變，皇次子急命進撒袋、鳥銃、腰刀，命諸太監登垣以望賊。俄有手白旗，攀垣將踰養心門入者，皇次子發鳥銃殪之，再發再殪。貝勒綿志亦以銃殪賊。賊乃不敢越垣而進，將火隆宗門。而留守京師諸王大臣率禁兵自神武門入衛，敗賊中正殿門外。薄暮，忽大雷電，數賊震死武英殿之御河，餘股栗竄匿，先後就禽，幷禽通賊諸內監。十六日，皇子、諸王大臣皆飛報行在。初，上行獮至伊瑪圖，將進哨，忽山潦驟發，遂旋蹕，命皇子先歸，故得靖內難。及得警報，則駕已至白澗。時京師連日大風揚沙，晝晦，譌言四起，驚擾達旦。十七日，上自白澗回驛，駐煙郊，下詔罪己，幷責中外諸臣泄沓尸素，致釀漢、唐、宋、元、明以來未有之禍，以功封皇次子智親王、貝勒綿志進郡王銜，諸大臣賞黜有差。以尙書英和代吉綸爲步軍統領。是日，禽林清于黃村。十九日，駕自煙郊還宮，人心始定焉。上御瀛臺，親訊首逆及通賊太監，皆磔之，傳首畿內。《嘯亭雜錄・癸酉之變》：（存目）《晚晴簃詩匯》卷三：嘉慶癸酉秋，京南宋家莊民林清爲亂，內閹引入禁中，時仁宗方謁陵，宣宗以皇子讀書上書房，聞變，命侍者以鳥槍入，賊逾垣窺大內，宣宗立養心殿階下，發槍斃其二。諸王大臣皆入逐捕，事乃定。仁宗勅獎功在社稷，封智勇親王。別有紀恩詩，其同時所作也。《清詞玉屑》卷二：堯香有《紀事詞》二卷，附於《紅豆樹館集》之後。其紀事較大者，爲教匪陳爽等勾結奸奄入犯宮禁。堯香時以編修直文穎館，寇持刀入，僕駱升徒手拒鬥，失其五指。供事三人、茶役一人死焉。紀詞爲《百字令》云：【略】。結語爲宣宗，時爲皇子，立御階發槍，殪二賊。仁宗賜槍，名曰「威烈」。儲位嗣承，實基於此。

魏源

論述

綜論

郭嵩燾《魏默深先生古微堂詩集序》 默深先生喜經世之略，其爲學淹博貫通，無所不窺，而務出己意，恥蹈襲前人。人知其以經濟名世，不知其能詩，而先生之詩顧最夥。游山詩，山水草木之奇麗，雲煙之變幻，瀹然噴起於紙上，奇情詭趣，奔赴交會。蓋先生之心，平視唐、宋以來作者，負才以與之角，將以極古今文字之變，自發其嶔崎歷落之氣。每有所作，奇古峭厲，倏忽變化，不可端倪。又深入佛理，清轉華妙，超悟塵表。而其脈絡之輸委，文辭之映合，一出於溫純質實，無有幽深扞格使人疑眩者。其於古詩人，沖夷秀曠，宕逸入神，誠有不足，然豈先生之所屑意哉！所著書流傳海內，人知寶貴之，而其詩之奇偉，無能言之者。【略】天地之生才無窮，而文章之變日新月盛，有非古人所能限者。此亦以見斯文之廣大，而豪傑偉人出於其間，隨所得之大小淺深，樹立槩槩，以自殊異。詩可以觀，其謂是矣。

《藝談錄》六 默深學問淵博，才氣縱橫。其性情兀傲，幾若目中無人。所著書未刊者尙多，已刊者如《聖武記》、《海國圖志》、《皇朝經世文編》皆已風行海內。其詩文發揚縱肆，字向紙上皆軒昂，洵一代之奇才也。

海納川《冷禪室詩話》 湯海秋（鵬）、魏默深（源）以經濟之學相尙，不甚爲韻語，故世亦罕稱其詩。讀《大梅山館集》，見二公詩數首，風味頗似龔定菴（自珍）。蓋古文家之詩，多類是也。

李慈銘《越縵堂詩話》 默深詩非當行，而才力有餘，多超邁警卓之語。平生蹤迹半天下，（者）〔嗜〕奇好游，故述山水者，多可當游記。近體亦時有

性情風致之作，惟粗獷太甚，竟有不成詩者。七古亦無一合作，七律亦尠可取。

陳奐《師友淵源記》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其始崇尚宋儒理學，後發明西漢人之誼，於《詩》，齊、魯、韓三家最有功。作《詩古微》若干卷、《書、易古微》若干卷、《海國圖志》若干篇。又作《聖武紀》，紀國朝武功，開邊拓土，邁越百王者，詳且贍也。默深少負重聲。道光二十四年始舉進士，官高郵州。與仁和龔進士自珍定庵齊名。定庵，段若膺之外孫，有《定庵遺集》，亦與時事頗有關繫焉。子祫，從余學，有著述。

《射鷹樓詩話》卷二 《古微堂詩鈔》五卷，湖南邵陽魏默深司馬（源）著。默深經術湛深，讀書淵博，精於國朝掌故，海內利病瞭如指掌。著有《書古微》、《詩古微》、《春秋公羊古微》，專闡西漢今文之學，博而能精。《聖武記》及《海國圖志》尤爲有用之書，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所編《經世文編》已家有其書。又有《元史新編》、《古微堂文集》，卓然鉅册。默深所爲詩文，皆有裨益經濟，關繫運會，視世之章繪句藻者相去遠矣。詩筆雄浩奔軼而復堅蒼遒勁，直入唐賢之室，近代與顧亭林爲近。雖粗服亂頭，不加修飾，而氣韻天然，非時髦所能躡步也。道州何子貞師謂默深詩如雷電倏忽，金石爭鳴，包孕時感，揮灑萬有，少作已奇，壯更瞻實，誠爲切論。默深尚友誼，重氣節，醰粹淵懿，古道照人。與余爲摯友，瀝膽披肝，今之鮑叔也。兼精內典，嘗與余論金液大還火符之秘，五芽三一之文，《參同》、《道德》之旨，無不宛合。余公車北上，每過揚州相訪，必留連信宿，厚惠道里費。默深論詩，喜吾閩漳浦黃石齋及昆山顧亭林。余謂默深詩奇處似石齋，厚處又似亭林也。

《海天琴思續錄》卷一 宋、金、元、明及近代詩學太白七言古詩入其堂奧且得神似者，明則高青邱，近代則楊紫卿、魏默深。紫卿得太白之飄逸，而默深則得太白之高奇者也。鍾嶸《詩品》論詩以高奇爲上上品，余讀默深《華岳》、《太室》等篇，爲之擊節。

又卷五 邵陽魏默深太守《古微堂》詩，各體均佳，五、七言古尤勝，五律亦有妙趣。奇警異常。

又卷八 河山感喟寫幽憂，利病蒼生問九州。掃盡人間脂粉氣，亂頭粗服也風流。

《卧園詩話》卷二 邵陽魏默深源近詩氣息略粗，五古頗有獨造處。

王闓運《詩法一首示黃生》 不失古格而出新意，其魏（源）、鄧（輔綸）乎？兩君並出邵陽，殆地靈也。零陵作者，三百年來，前有船山，後有魏、鄧，鄙人資之，殆兼其長。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七 魏源字默深，邵陽人。道光乙巳進士，由內閣中書。歷官高郵知州。有《古微堂詩集》。

又 默深淹博羣書，熟於掌故，尤精輿地之學，與龔定菴齊名，時稱「龔魏」。平生足跡徧天下，名山大川罔不游歷。爲文發抒心得，不蹈故常，奥如衍如，自成一格，作詩亦然。其雕鐫造化，搶險鑿幽之筆，能使山無遁形，水無匿響，凡難顯之狀，未道之景，一經攄寫，如鼎鑄象，如鏡印影。自漢、魏、唐、宋以來，亦別爲一體。蓋其才大學博，不能以常格繩之也。

《石遺室詩話》卷三 前清詩學，道光以來，一大關捩。略別兩派，一派爲清蒼幽峭，自《古詩十九首》、蘇、李、陶、謝、王、孟、韋、柳，以下逮賈島、姚合，宋之陳師道、陳與義、陳傅良、趙師秀、徐照、徐璣、翁卷、嚴羽，元之范梈、揭傒斯，明之鍾惺、譚元春之倫，洗鍊而鎔鑄之，體會淵微，出以精思健筆。蘄水陳太初，【略】當時嗣響，頗乏其人。魏默深（源）之《清夜齋稿》，稍足羽翼，而才氣所溢，時出入於他派。

《定厂詩話》卷下 魏默深詩，造語險峭凝鍊。如《出峽詞》「千曲吝寸直，萬剛逃一柔。每逢呀闔際，惟恐兩崖閉」等句，讀之心駭神悸。而集中閒適夷曠之作，正復不少。《嘉陵江中》二首云：「遙岑斷煙去，近岸風榛寂。人行孤光內，魚鳥盡深碧。天留清曠輝，娛此漂蕩客。棹隨雲溯洄，夢與波崩積。空明引悟深，羣動涵幽賾。絕碧入高雲，何人鑿崖石。毋乃遁世士，遺此太古壁。欲往從之遊，石徑絕行跡。」又：「夕與夕煙宿，晨共晨風發。艣聲搖斷夢，榜人語殘月。棲禽淺崖起，宿霧前山合。遂令一葦水，淼若彭蠡闊。方從中流轉，忽與孤嶼絕。稍稍辨崖樹，離離出江月。思歸曷忘歸，江霞殢歸客。」皆極似元遺山《曉發石門渡湍水道中》及《銅鞮次村道中》諸作。惜月字重押。

《新世說·文學》 默深著《聖武記》，時龔璱人手書一聯以贈之曰：「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綜一代典成一家言。」其推挹可謂至矣。

《清儒學案小傳·古微學案》 古微說經，本於常州莊氏。學術推遷，殆

關運會。其經世之文，多洞中情事。至於治元史、策海防，彰往察來，蘄歸有用，開咸、同以後著書風氣，則時爲之也，述古微學案。

分論

《偶然吟十八首》八　朱克敬《儒林瑣記》：魏源【略】博通經史，究心天下利病。道光之季，海禁初弛，洋人商販，往來不絕。源每事咨考，著《海國圖志》六十卷，備詳各國山川、風俗及國勢強弱，機器利鈍，至今談洋務者以爲依據。嘗有古詩一章云：【略】。

《讀國史館列傳十六章》　《射鷹樓詩話》卷四：國家之所賴乎臣者有三，曰將臣、曰相臣、曰督撫臣。邵陽魏默深司馬《讀國史列傳君不見十六章》，可謂善於比例。詩亦雄浩流轉，爲古樂府之遺。

《寰海十一首》、《寰海後十首》　《射鷹樓詩話》卷一：英夷不靖以來，洋煙流毒中國，甚於洪水猛獸。海口五處通商，實非久計。即以福州海口言之（五虎門內閩安鎮營），洋煙之入每日三大箱，每箱值洋番八百員，又六十餘小箱，每箱值洋番六十員。每日共輸洋番六千餘員，不足以銀代之，又不足以好銅錢代之，每歲計輸錢三百萬。（若合五海口所輸計之，每歲奚止二千萬乎？）福州之地即以金爲山，以銀爲海，亦不足供逆夷所欲，況地瘠而民貧者乎？數年以後，民其塗炭矣。余意欲革洋煙，須先禁內地吸食洋煙之士民，然後驅五海口之英逆。驅之之法，則不主和而主戰。余前有上某大府《平夷十六策》，邵陽魏默深司馬（源）見之決爲可行。默深負命世才，書生孤憤，與余有同志焉。其著《海國圖志》六十卷，爲以夷攻夷而作，爲以夷款夷而作，爲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略】默深俯仰世變，深抱隱憂，著有《寓公小草》。其《前史感》云：【略】《後史感》云：【略】。

傳記

《碑傳集補》卷二四姚永樸《魏默深先生傳》　魏先生諱源，字默深。先世由江西太和縣遷居湖南之邵陽。曾祖諱大公，祖諱志順。考諱邦魯，生四子，先生其仲也。八歲受書即解大義，扃一室不出。偶出，犬不識，輒羣嗥。父母恐其致疾，夜滅燈趣之寢。先生俟二親睡熟，更篝燈，被底默誦。年十有五補諸生，乃究心王陽明氏學，尤好讀史。嘉慶十九年，以拔貢入都，復從胡先生承珙問漢儒學、姚先生學塽問宋儒學，又別受《公羊》學於劉先生逢祿，詩古文詞則與董君桂敷、龔君自珍相切劘。蕭山湯公金釗雅重之，嘗造其寓，先生出迓，髯髮如蓬，湯公瞷眙。既知訂《大學》古本，歎曰：「吾子深造乃若是邪！」尋兩中副榜。道光二年，舉順天鄉試。善化賀公長齡爲江蘇布政使，延輯《皇朝經世文編》，由是留心時務。九年納貲爲內閣中書，得徧觀祕籍，由是又熟於國故朝章。二十四年成進士，以嘗改知州，殿試後仍以知州發江蘇用。明年，權知東臺縣。爲政平恕，民便之。又明年，丁母憂歸。二十九年服闋，復權興化縣。興化於裏河地極窪，形如釜底。近高寶、洪澤二湖，秋必漲。舊設南關、中新等壩資宣洩，嗣以隄防不固，河員慮橫決致罪，甫漲即啓壩，雖穀未登，弗顧，裏河七州縣用是歲恆饑，而興化尤劇。先生至時，方大暑，河員遽議啓壩，民洶洶，先生止之不可，則馳至總督署擊鼓。總督陸公建瀛親往勘得免。是歲大穰，民謂其稻曰魏公稻也。先生勘運河東隄外，故有西隄，久未修，白、陸公復之。又定啓壩期於處暑後，自是水不爲災。初，陶公澍爲總督，籌辦海運水利，變淮北鹽行票法，多諮於先生。三十年，陸公以淮北改票已效，欲推行淮南，先生謂淮南課額重，引地遼闊，宜先自食岸始以漸圖之，陸公不從。值南鹽產缺，檄先生權淮北海州運判。先生督各場官稽掃曬，杜偷漏，於是北產大盛，收逾額以二十餘萬。大引濟淮南，南課以充。而北課又倍，因籌銀三十萬生息，爲高寶西隄歲修之用。咸豐元年，補高郵州知州。三年，粵賊擾江南，省城陷，揚州繼失守。賊至，召伯埭去州城四十里，先生倡辦團練，督以防堵。又斬奸民內應者。會欽差大臣琦善統兵至，人心乃安。已而與大吏忤，坐驛報遲誤奪職。明年，周侍郎天爵督軍於皖，奏留營以勦宿州匪，降其衆，復原官。先生於時年逾六十矣。辭歸，僑居興化，尋卒。先生罕嗜欲，自博覽羣籍外，惟好游，輪蹄幾徧域內。與客接無多言，獨至古今成敗、國家利病、學術得失則反覆辨難，風起潮湧，不可遏。或未當，亦能虛以受人。嘗至粵，聞陳君澧議其書，大喜，亟易所撰。與論交，因有感於英吉利搆釁，述開國以來兵事爲《聖武記》十四卷，又考東西洋諸國地形爲《海國圖志》一百卷。此外尚有《書古

微》、《詩古微》、《公羊古微》、《曾子發微》、《子思子發微》、《高子學譜》、《孝經集傳》、《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學古經》、《大學古本》、《兩漢今古文家法考》、《明代兵食二政錄》、《春秋繁露》、《老子》、《墨子》、《說苑》、《六韜》、《孫子》、《吳子》注，及詩文集各若干卷，或行於世，或藏於家。論曰：昔乾隆中有總督劾縣令者，高宗知其人賢，會總督陛見，詰之，對曰：「以書氣重耳。」上曰：「官氣不可有，若書氣，人之命脈，豈爲牧令可無邪。」今觀先生博極羣書，而居官慈惠，若此益信高宗之言，洵千古用人者之蓍龜也。自明末泰西人利馬竇、艾儒略撰《坤輿圖說》、《職方外紀》，吾國人始談西洋地理。其後南懷仁、蔣友仁復有地球全圖之作。林文忠公在粵東亦譯《四州志》。先生因之輯《海國圖志》。雖近年來晚出之書或益翔實，然創爲之者之艱何如哉！永樸大父與先生交頗篤，丙辰春適得先生子耆所爲行述於京師，爰論次之，以貽今之史氏。

《清朝先正事略・鄧湘皋先生事略》附　同郡魏先生源，字默深，邵陽人。嘉慶癸酉拔貢。己卯及道光辛巳兩中副榜。壬午舉順天鄉試，冠南籍。試卷進呈，宣廟手批嘉賞，名甚籍籍。入貲爲內閣中書。改知州。甲辰第進士。發江蘇以知州用。權東台興化縣事。己酉大水，河帥將啓閘，先生力爭不能得，則躬赴制府擊鼓。陸制軍建瀛聞報，立往勘，始得免啓。七州縣士民皆德之。未幾補高郵州。坐驛遞遲悞免。尋以緝獲梟匪功，經袁副憲甲三奏復其官。咸豐六年卒。先生文筆奧衍，熟於掌故，尤悉心時務，精輿地之學。其論河務，謂宜改復北行故道。咸豐五年，銅瓦廂之決，河復北流，由大清河入海。適與所論相合。蓋猶及見之云。所著有《曾子章句》二卷、《聖武記》十四卷、《海國圖志》六十卷、《詩古微》十卷、《書古微》十卷、《公羊微》十卷、《春秋繁露注》十二卷、《清夜齋文集》二十卷。選《皇朝經世文編》及《論學文選》若干卷。方先生之舉京兆也，文譽飆起，典會試者爭欲羅致之。得一卷，文筆絕類先生，揭曉則同年生益陽湯海秋也。

《清史列傳・儒林傳下二・魏源》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道光二年順天舉人，試卷進呈，宣廟手批嘉賞，名籍甚。入貲爲內閣中書，改知州。二十四年成進士，發江蘇以知州用，權東臺、興化縣事。二十九年大水，河督將啟閘源，力爭不能得，則躬赴制府擊鼓。總督陸建瀛聞報立往勘，始得免啟，七州縣士民皆德之。未幾，補高郵州，坐驛遞遲誤免。尋以緝獲梟匪功，副都御史袁甲三奏復其官。咸豐六年卒，年六十三。源經術湛深，讀書精博。初崇尚宋儒理學，後發明西漢人之誼。於《書》則專申《史記》伏生大傳及《漢書》所載歐陽、夏侯、劉向遺說，以難馬、鄭，撰《書古微》十二卷。於《詩》則謂毛詩晚出，顧炎武、閻若璩、胡渭、戴震皆致疑於毛學，而尚知據三家古義以證其源，因表章魯、韓墜緒，以匡傳、箋，撰《詩古微》二十二卷。於《春秋》則謂《漢書・儒林傳》言董生與胡母生同業治《春秋》，而何休注但依胡母生條例，於董生無一言及。近日曲阜孔廣森、武進劉逢祿皆《公羊》專家，亦止爲何氏拾遺補缺，而董生之書未之詳焉。若謂董生疏通大義，不列經文，不足頡頏何氏，則其書三科九旨燦然大備，且宏通精淼。內聖而外，王蟠天際地遠，在胡母生、何休章句之上，撰《董子春秋發微》七卷。他所著有《庸易通義》、《說文儗雅》、《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論語孟子類篇》、《孟子小記》、《小學古經》、《大學古本》、《孝經集傳》、《曾子章句》、《明代食兵二政錄》、《老子本義》、《孫子集注》、《元史新編》，多未成，其例目見集中。性兀傲，高自標樹。惟論古今成敗、國家利病、學術本末，反復辨論，不少衰，四座皆屈。嘗謂禹分天下爲九州，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而朔南所暨，說者謂北距大漠，不能越乎其外。至我朝而龍沙、雁海之國，萬潼億毳之民，獨峯駝無尾羊之部，奔走萬里，臣妾一家，因借觀史館祕閣官書，參以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傳聞，排比經緯，馳騁往復，成《聖武記》十四卷，統四十餘萬言。又喜談經濟，其論河務，謂宜改復北行故道。咸豐五年銅瓦廂之決河，復北流由大清河入海，適與所論相合。又作《籌鹺篇》上兩江總督陶澍，謂鹺政之要不出化私爲官，而緝私不與焉。自古有緝場私之法，無緝鄰私之法，鄰私惟有減價敵之而已。非減價，何以敵私？非輕本，曷以敵減價？非裁費，曷以輕本？非變法，曷以裁費？迨陸建瀛當漢岸火災之後，始力主行之。晚遭夷變，謂籌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因據粵督林則徐所繹西夷之《四州志》及歷代史志、明以來島志、近日夷圖夷語，成《海國圖志》一百卷，番禺陳澧常歎以爲奇書。又謂其調客兵不如練土兵，及裁兵、併糧、水師將弁用舵工礮手出身諸條爲最善。惟議攻篇以夷攻夷之說，尚有可議。後源至粵，聞其說大悅，因定交焉，其虛心受善如此。所自著有《古微堂文內集》三卷、《外集》七卷、《詩集》六卷，而賀長齡所著《皇朝經世文編》亦源襄輯之力居多。

《清儒學案小傳・古微學案・魏先生源》　魏源，字默深，邵陽人。道光壬午順天舉人，宣宗閱其試卷，揮翰褒賞，才名藉甚。官中書。改知州。甲辰成進士，以知州發江蘇，權東臺、興化縣事。二十八年大水，河督將啓閘，先生力爭不能得，則躬赴制府擊鼓，得免啟，士民德之。補高郵州，坐遲誤驛遞免。尋以絹獲梟匪，功復原官。咸豐六年卒。年六十三。先生經術湛深，讀書精博，初崇尚宋儒理學，後發明西漢人之誼。於《書》則專申《史記》伏生大傳及《漢書》所載歐陽、夏侯、劉向遺說，以難馬、鄭，撰《書古微》十二卷。於《詩》則謂《毛詩》晚出，顧炎武、閻若璩、胡渭、戴震皆致疑於毛學，而尚知據三家古義以證其源，因表章魯、韓墜緒，以匡傳箋，撰《詩古微》二十二卷。於《春秋》則謂《漢書・儒林傳》言董生與胡母生同業治《春秋》，而何休注但依胡母生條例，於董生無一言及。近日曲阜孔廣森、武進劉逢祿皆《公羊》專家，亦止爲何氏拾遺補缺，而董生之《書》未之詳焉。若謂董生疏通大義，不列經文，不足頡頏何氏，則其書三科九旨燦然大備，且宏通精淼，內聖而外王蟠，天際地遠，在胡母生、何休章句之上，撰《董子春秋發微》七卷。他所著有《庸易通義》、《說文儗雅》、《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論語孟子類篇》、《孟子小記》、《小學古經》、《大學古本》、《孝經集傳》、《曾子章句》、《明代食、兵二政錄》、《老子本義》、《孫子集注》、《元史新編》，多未成，其例目見集中。性兀傲，高自標樹，惟論古今成敗、國家利病、學術本末，反復辨論，不少衰，四座皆屈。嘗謂禹分天下爲九州，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而朔南所暨，說者謂北距大漠不能越乎其外。至我朝而龍沙、鴈海之國，萬潼億毳之民，獨峯駝無尾羊之部，奔走萬里，臣妾一家。因借觀史館祕閣官書，參以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傳聞，排比經緯，馳騁往復，成《聖武記》十四卷，都四十餘萬言。晚遭夷變，謂籌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因據林文忠則徐所繹西夷之《四州志》及歷代史志、明以來島志、近日夷圖夷語，成《海國圖志》一百卷。有《古微堂詩文集》。

紀事

作家逸事

《舊聞隨筆》卷二　邵陽魏默深先生（源），學極淵博，時人爲之語曰：「記不清，問默深；記不全，問魏源。」先生聞之，笑曰：「此何敢當！但予讀書稍洽熟，亦有故焉。凡人與新知見止片刻，閱時既久，恆不復識，若常見則無不識者矣。吾於書亦如交友耳。」仁和龔定庵喜議論人短長，先生貽書規之，曰：「吾與足下相愛，不啻骨肉，常恨足下有不擇言之病。夫促膝之談，與廣廷異；良友之諍，與酬酢異。若不擇而施，則於明哲保身之義恐有悖，不但德性之疵而已。此須痛自懲創，不然結習，非一旦可改也。」

作品本事

《秋興（十一首）》　《射鷹樓詩話》卷二：道光十九年，家文忠公以欽差大臣辦理粵東夷務，焚洋煙二萬零八百八十三箱，此十九年三月事也。至次年四月，夷人中變，以部議絕其海口通商也，與焚煙事實不相侔，讀文忠公奏摺便知。至議和既定，海口通商，夷人闖入福州省垣重地，盤據烏石山，此守土者之責也。余家住省垣，去烏石山不過里許，所憾手無斧柯，惟有痛哭流涕、長太息而已。余友魏默深《秋興》詩云：【略】《雪橋詩話三集》卷一一：道光間，陶文毅首倡淮北票鹽之議，敬文慤實力成之。淮南於道光三十年亦遂改票。粵匪肆亂，良法不行，督撫將帥，各設鹽卡以濟餉。金陵復後，巨紳大將領票充商，於是根窩之法又成。魏默深詩云：【略】蓋文毅改票時作。《十朝詩乘》卷一六：陶文毅督兩江，始倡淮北票鹽之議，而敬文慤力成之。迨道光三十年，淮南亦一律改票。魏默深詩云：【略】蓋百年來淮商據爲利藪者，至是頓革。後值寇亂，領兵大吏相率設鹽卡濟餉。金陵既復，巨紳大將紛紛領票充商，盡失文毅初悕，則非當日所及料也。

著録

郭嵩燾《古微堂詩集序》 先生所著書流傳海內，人知寶貴之，而其詩之奇偉，無能言者。鄒君季深藏其全稿，嵩燾以爲宜梓而行之，以公諸世。季深欣然，以付梓人，而屬序於予。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古微堂內集》三卷《外集》七卷，魏源撰。

蘇惇元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八 其詩文，主修詞立誠，不涉旁蹊曲徑。

《清儒學案小傳·蘇先生惇元》 蘇惇元，字厚子，號欽齋，桐城人。以諸生舉孝廉方正。師事儀衛，篤好朱子及張楊園之書，以爲自宋以來得朱子正傳者惟西山、魯齋、敬軒、敬齋、整菴、當湖六人。楊園純實，介乎諸儒而精切殆又過之，欲乞禮臣奏請從祀孔廟，不果，因纂訂《楊園年譜》二卷。其後楊園卒得從祀。又於鄉先輩私淑望溪，纂訂《望溪年譜》二卷，白諸大吏，奏請祀鄉賢。自題所居曰「儀宋堂」，作文記之。謂孔孟之學，宋儒開示門徑，昭晰無遺。學者不從宋儒，是欲入堂室而不由門戶，欲登樓臺而不以階梯也。爲人恭謹，以軌度自飭，執喪哀戚甚。習禮不從時好，慨鄉俗冠禮久廢，昏禮多失，古義喪、祭二禮，貧者苟簡，富者僭越，且多信從二氏之法，違失經旨，就居喪時所輯《家祭約儀》擴之爲《四禮從宜》，凡四卷。所著有《遜敏錄》四卷、文集八卷、詩四卷。

《碑傳集補》卷三八方宗誠《蘇厚子先生傳》 先生名惇元，字厚子，桐城人。國子監生。五世祖紹眉好學，宗朱子，國初隱居不試。父堃敦，善行，仁和邵員外懿辰誌其墓特詳。先生天性孝謹，少失怙，客遊養母，極孺慕之誠。母卒，哀禮交致，不入內聽樂、食肉飲酒者三年。【略】乾、嘉間海內學者以博綜爲聲，號曰漢學，力毀程、朱，獨耆儒方植之先生箸《漢學商兌》明辨之。先生年三十即心好朱子學，名其堂曰「儀宋」。復師事方先生，博究儒先之言，凡少異程、朱者皆不取。最後篤好張楊園先生書，以爲自宋以來得朱子正傳者，西山、魯齋、敬軒、敬齋、整庵、當湖六人。楊園書純正平實，介乎諸儒之閒，而精詳親切殆尤過之，體用兼備，巨細畢舉，因纂訂年譜，奉爲儀刑經學。文章宗方望溪侍郎，以爲學不足以修己治人則爲無用之學，文不足以明道析理則爲虛浮之文。有行而無學，其行無本；有學行而無文章，則無以載道而行遠。宋以後文之合韓、歐、程、朱爲一，而純正動人有心得之實者，惟望溪。於是又編輯《望溪年譜》二卷。先生爲人嚴正守禮，家甚貧，一介不妄取與。嘗佐治粵東，有關吏持重金屬爲請事，先生峻拒之。里居值道光戊申、己酉水災，佐邑令籌畫拯救，鄉里因得實惠。嘗慨天下政事之美敝、風俗之淳澆、士習之浮實，皆由於學術之邪正。學術正則能陶成人才，取德行之士以任官爲政，則教化端而風俗淳，風俗淳則國治天下平矣。後世法敝，棄本取末，不察其德行而考其文藝，其文又爲無用之空言，故弊不可勝述。箸有《選舉私議》藏於家，雖不可盡行，要之以務實用爲本。道光三十年詔舉孝廉方正，里人以先生應，固辭不就，論者以是科先生爲不愧云。咸豐七年九月十六日先生卒，年五十有七。所箸又有《遜敏錄》、《欽齋劄記》、文集、詩稿、尺牘、題跋、《課蒙津指》藏於家。二子求莊、求敬，俱縣學生。

《清史列傳·儒林傳上二·蘇惇元》 蘇惇元，字厚子，亦桐城人。監生。天性孝謹，母歿，不入內聽樂、飲酒、食肉者三年。年三十時，好朱子之學，師事方東樹，名其堂曰「儀宋」。後讀桐鄉張履祥書，以爲得朱子正傳，體用兼備，鉅細畢舉，爲撰訂年譜一卷。又謂：學不足以修己治人，則爲無用之學；文不足以明道析理，則爲虛浮之文。有行而無學，其行無本；有學行而無文章，則無以載道而行遠。宋以後文之純正者惟方苞，爲輯《望溪年譜》二卷。性嚴正守禮，家貧甚，一介不妄取與。值連歲水災，佐知縣籌畫拯救，鄉里得實惠焉。道光三十年舉孝廉方正，辭不就。咸豐七年卒，年五十七。著有《遜敏錄》四卷、《四禮從宜》、《欽齋詩文鈔》。卒後遇亂未葬，江督曾國藩至安徽爲營墓，立之石。

《清史稿·文苑傳三·方東樹》 惇元，咸豐元年孝廉方正。其學近張楊園，文似方望溪。編有《楊園》、《望溪年譜》。所著曰《四禮從宜》、《遜敏錄》、《詩文集》。

《皇清書史》卷六引《桐城耆舊傳》　蘇惇元，字厚子，號欽齋。道光三十年由諸生舉孝廉方正。子求莊，字強甫，號毅菴；求敬，字懋甫，皆縣學生，文行書法俱能傳父業。

楊彝珍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〇　楊彝珍，字湘涵，一字性農，武陵人。道光庚戌進士，官兵部主事。有《移芝室集》。

又《移芝室詩》，樸質深厚，藹然仁者之言。薛庸庵稱其古淡中自然高綺。其平日論詩，以爲：「古人無未闢之塗徑，待我爲之者，但際遇不侔，指事類情，必有性情、身世置於其間。若取古人之詞蹈沿之，於己何當？」可以知其志矣。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七　楊彝珍，字（季）〔湘〕涵，一字性農，武進人。道光庚戌進士。官兵部主事。學文於梅曾亮，盡得桐城古文義法。其爲文深微，清遠古淡而味彌長，質直悽惻而情益永，涵蓄於百氏之旨。撰《移芝室詩集》三卷《文集》十三卷《雜著》四卷、《國朝古文正的》七卷。

《寄蕭史樓殿撰（錦忠）》　《射鷹樓詩話》卷七：道光庚戌歲，御史戴綱孫奏：殿試策以條對剴切爲主，宜刪去繁聯，不拘定字數，且勿專尚楷法。奉旨允行。余及楊性農庶常有《寄蕭史樓殿撰》詩云：「時好日以頗，科法因之弊。下品置晁、董，上第擢鍾、衛。謬種滋流傳，波點競妍媚。不知筆吏徒，奚贊庥明治。」此詩可謂切中時弊。

《國朝正雅集》卷八九《寄心盦詩話》　近日科目，皆以書楷合格者即入翰林，湖南楊性農《寄蕭史樓殿撰》詩云：【略】誠哉是言。

朱克敬《儒林瑣記》　楊彝珍，字性農。湖南武陵人。道光庚戌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改官兵部主事，旋告歸。當時軍興疆臣稍稍禮接文士，士多游謁依丐，獨彝珍與善化孫鼎臣家居守靜。時論多之。性喜獎誘，因以成業者甚多。少工古文，與潘、梅齊名。晚益爲時論所推，稱宗匠焉。著有《移芝室詩文集》。

《清史稿・文苑傳三・吳敏樹》　敏樹之友以文名者，曰楊彝珍，字性農，武陵人。父丕復，舉人，官石門訓導，著《歷代輿地沿革》。彝珍，道光末進士，選庶吉士，改兵部主事。與曾國藩、左宗棠往還，好奔走聲氣。重宴鹿鳴，賞四品卿。年九十餘，卒。有《移芝室集》。

《東郭有嗥狗》　《十朝詩乘》卷一五：相傳（王）文恪之薨，陳子鶴尚書時爲樞僚，承穆相意奔問，謂公子小厓曰：「遺疏上，聖怒且不測，不若隱之，可全恩禮。」小厓怵於利害，勉從之。於是文恪飾終得優恤，而子鶴驟貴。楊性農太史（彝珍）爲賦《東郭有嗥狗》：【略】詩旨隱約，哀文恪也。余見文忠手錄《輶塵私札》，謂文恪封事置紅封中，子鶴及樞直某某皆見之，轉述於人，則子鶴固坦白者。且循資致九列，亦非驟貴，傳聞或甚其詞。

《簡求闕》　《十朝詩乘》卷一八：壬秋詩「一言拔管婧，七貴笑咸胡。」注謂：「曾先以取妾，爲丁果臣所譏。」武陵楊性農駕部（彝珍）《簡求闕》詩亦爲是事，有云：「二氣容調鼎，三歸好築臺。【略】勉匡天步正，冀挽日車頹。」其自序云：「忽誌哀愴，有傷婉孌，等歌詩之不類，比行人之失辭，然吉甫美韓，且及諸娣；奚斯誦魯，亦舉令妻。其旨雖殊，於例則一。匪取鬬靡，聊代遺懷。」其詞自非空中結撰，有知其事者謂文正駐節安慶時，忠襄爲置一妾，陳姓，踰年以瘵歿。事詳文正手書《日記》。世傳彭剛直聞納妾事，切諫遣去，蓋傳聞之誤。性農詩當作於陳姬玉折之時，篇末云：「倘命安輿至，當驚揖客來。形容應莫辨，氣誼自無猜。定與題襟會，兼斟飲至杯。若教他役我，仍擬鑿顏坏。」交道中亦見風骨。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移芝室文集》十三卷，楊彝珍撰。

黃玉階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番禺黃蓉石孝廉玉階，弱冠即有聲庠序。四方名士，多與之游。道光壬辰舉於鄉，先君分校所得士也。貌溫雅，工詩古文詞。所著《蓉石詩鈔》，僅窺四卷，非全貌也。

《國朝正雅集》卷八一《寄心盦詩話》　黃蓉石比部爲香石丈高弟，嘗刻《嶺

南三家》，香石而外，張南山、譚康侯兩公也。其全集未能覓得，祇於《嶺海詩鈔》中得一章。

《讀鄺湛若赤雅有懷》六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錄其《讀鄺湛若赤雅有懷》三十三首之六：【略】沉雄頓挫，綺麗芊綿，洵南中之秀也。《在山泉詩話》卷三：吾粵鄺海雪先生孤身遍歷嶺西傜峒，實爲詩界探險家，而雲髀媌娙，風流相映，美人知己，艷著千秋。所著《赤雅》，張華《博物》非其比也。吾縣黃蓉石比部玉階，有《讀赤雅》八首，其警句云：「奇兵出沒相思寨，明月笙歌獨腳樓。」「落日暗霾人鮓甕，險風寒徹鬼門關。」「香塚土花埋玉笛，蠻溪陰雨暗銅船。」「無家張儉褰裳去，有恨靈均繭足來。」工切之極。

《賀節庵蓄鬍》 黃玉階《與梁節盦書》：節盦足下：審立春留鬚，憶莫延韓戲袁太冲家青衣云：「鬚出陽關無故人。」昨酒間得新令，拈春字集唐詩二句，上下意相連屬者，僕得句云：「春色滿園關不住，洩漏春光有柳條。」蓋諺云「五柳鬚」，而足下又卻以立春留鬚，比事屬詞，眞堪噴飯。雖然，謔也而虐矣。然如此名句，妙手偶得，不以奉贈，殊覺可惜。輒以告君。劉禺生《世載堂雜憶》：梁節庵鼎芬師鬍子名滿天下。鬍子原委，人多未知。梁自參劾李鴻章封事上後，革去翰林，歸南海，委家於文芸閣。年二十七，即乙酉歲也，粵中大書院欲延爲山長，多謂其年少不稱。節庵曰：此易辦耳。愛少則難，愛老則易。遂於二十九歲丁亥立春日，毅然蓄鬍。粵中名流賀之，廣設春筵，稱「賀鬍會」。節庵之串腮鬍，從此飄然於南北江湖，而終於梁格莊，作攀髯之髯叟矣。香山黃蓉石孝廉，廣州詩人也，其《在山草堂燼餘詩》卷六丁亥存稿《賀節庵蓄鬍》詩，頗有意致。

《珠江麻瘋女歌》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粵東有所謂麻瘋者，沾染以後，不可救藥。故隨處俱有麻瘋院，其間自爲婚配，三世以後，例許出院，以毒盡故也。珠江之東有寮曰瘋塾，以聚瘋人。有瘋女貌娟好，日盪小舟，賣果餌以供母。娼家艷之，啗母重利，迫女落籍。有順德某生見女，深相契合。定情之夕，女峻拒不從，以生累世遺孤，且承嗣族叔故也。因告之疾，相持而泣。生去旬餘，再訪之，則女於數日前，爲生投江死矣。生大慟，爲封其墓，若伉儷然。番禺孝廉黃蓉石(玉階)作歌紀其事云：【略】余謂此女不獨於生有情，兼且造福無量，蓋不欲以病軀貽害他人也，眞是「放下屠刀」手段。

孔繼鑅

論述

王相《心嚮往齋用陶韻詩序》 讀其所著《心嚮往齋》諸集，逸情峻筆，正如閣上一峯，坐收諸天景色，而朝嵐夕靄，隨風百變，乃在山童野叟尋常耳目之前。曩所謂奇偉非常，惘惘求之數十年不得，今乃得之於宥函也。

成蓉鏡《于南詩錄序》 夫江而嶓也，淮而胎簪桐柏也，瀁漢而番冢也，源也。昔宣聖論詩，邇事父，遠事君。晉、宋以降，阮、陸、潘、謝、范、陳、宋、沈之徒，恢憒殽逆，獲戾名教。陳思王之履危，疑敕忠孝；陶靖節之絜身知命，李、杜之憖目時艱，而怛懷軍國。《騷》、《雅》儒宗，噦煟億古。《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僔沓背憎，職競由人。」又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讀《于南詩錄》，輒神迮者久之。

魯一同《江上集序》 往二十年，與宥函稱詩都下，中朝士大夫方相與導陽中聲，追薾正始文章，敦槃之會，無虛日。後數年，宥函改官南河，(興)〔與〕余里居爲近。於時海內魁艾英達之士，蹉跎彫謝，搖落四方，獨余兩人時相磨切。而宥函之詩，一變而清夷沖約，今世之所行《和陶》諸刻是也。又數年，宥函棄官歸養，歲月如流，忽忽十餘載。天下方苦兵，沿江二三千里撻伐不休，戎旃四出。君始以其蕭然物外之身，慨然馳驅於當塗。當是時，諸將連數萬之衆，苦戰東南，三城之下，矢石交於盾睫，斬馘纍纍，竿旌而左右。君猶時時磨盾灑墨，橫槊孤吟。然則君之詩之不暇求工決矣。顧其高深沈露之旨，豈與夫向者逃物外爲詩人之詩同年而並論哉！昔君之師潘丈四農，嘗辱以其詩見正，余拱手曰：「君詩不患不高，不患不深，但當緯以實事耳。」是時海內承平，謳吟之士憤悱感慨，而常苦於事實之不彰，言不足以稱吾情也。曩令當時諸詩人少延數年之算，睹海內之騷然，傷官私之耗竭，親見殺將覆軍之慘、民生流離斬艾剖割之狀，其詩之煩冤紆鬱必數倍於疇昔。

然則君詩之每進益工，豈君之所願哉，豈君之所願哉。

李肇增《壬癸詩錄序》 世謂少陵詩爲詩史，舉國家政事之善敗、用人之得失與夫古今治亂興衰之源流悉載諸詩，爲天下後世鑒。而身世逢遇之際，枯菀通塞存乎其中，後之人讀其詩知其人，有不待考諸傳誌者矣。孔宥函先生邃於詩者數十年，得詩千百首，大抵關於朝野身世之故，流連景物之製概略焉。《壬癸詩錄》尤先生之感時傷遇者也。東南敝於寇者三、四年，壬癸兩歲爲尤甚，摧剝破滅，以至今日難猶未已也。先生痛其禍之鉅、瘡痍之深，作《排悶》、《野望》諸詩以暴其憤，不規少陵而神骨自合，抑阽危刺促之境有迫之使肖者。士大夫【略】於時事之謬悠，每託空文以自見。閱千百年後以意逆志，深悲其所遭，且以詩考世而曉然於一代之治亂有所由來，詩之爲功不與史媲美乎！今先生屏於時，名進而仕不顯，垂白向暮，兵戈騷然，或謂陵厲孤危，適成其蹇，悲哀愁苦或易爲音，是猶未知先生之詩之眞者矣。先生蓋有通乎是非美刺之原，擴乎章句，比興以外，如諷如訴，或歌或泣，作者、讀者心口如一身焉，是豈窮達流離、興衰枯菀足以二之者乎！

又《江上集書後》 詩至《三百篇》以降，意象聲律亦數數乎變之窮矣。然師其意者，不必事其事；肖其神者，不必襲其貌，風會其使然哉。漢、魏、六朝、三唐諸作者後人類擧之以爲法，規規於其體貌，而不通其意恉之所存，雖窮摹極擬，不失纖末，亦猶捧心效噸，適爲西家子所嗌噱也。明代何、李諸公，才大學博，蹈其迹，夫且訾其後，況其他乎！吾讀宥老詩千數百首，齒暮而學益粹，才益宏，所更境不一境，而其所易體不一體，陰陽離合，奇正豐削，各極其變，將以爲漢魏乎、六朝乎、三唐乎！而隨手紛沓，莫可程矩。抑遂疑其舍程矩以自師乎，而揮霍翕合，動中肯綮，此豈所謂師其意不必事其事、肖其神不必襲其貌者乎！才力既至，故氣象神明洞然而曠然，非務爲詭變以駭耳而怵目也。雲流行於天，爲車、爲馬、爲美人、爲山川草木一切異狀，雲不自知，惟大塊噫氣有以吹息而鼓鑄之。觀此，可以論宥老之詩矣。

潘德輿《心嚮往齋詩集題辭》 通觀此集，五古已造深境，五律次之。如客中諸作，情深語澹，潛氣內轉眼前。能手到此亦罕矣。凡詩有古而未必眞者，眞則未有不古者。此詩極眞，故到古人佳處。

又 昨過太白樓，題詩云：「任城城外古通津，建安文章今幾人。」如此冊詩可云建安文章矣。骨性懷抱，峯峩蕭瑟，逼眞古人。又加以《風》、《雅》陶鍊，故落筆不墮齊、梁。以後方今，抗手者亨父而外，其誰乎？抑吾邑蘭岑五、七言有到人不到處，五言古詩尚未似足下峻奧，加以工力，不患其不至也。吾既拓落不遇，不足表揚天下士，如足下及亨父、蘭岑亦將扼塞以老乎？恐非蒼蒼者意也。書至此，爲之擲筆長歎。

又 詩法有坦塗，誤者非奇衰。乃由方寸間，愛逐纖與夸。縱覽近賢作，名盛彌多瑕。志不在淡泊，吐辭必芳華。詎知外盡飾，厥中猶敗瓜。百帙鮮當意，卻顧頻咨嗟。詩亦世元氣，何爲爭豪奢。言語系學術，其患殊無涯。君年甫及壯，瀕海居幽遐。發憤攄正始，俗音不敢譁。我老入京國，持論徒槎枒。孤蹤快同志，翻覺難褒嘉。此道貴闇修，壇坫皆矜誇。願君養詩心，濟世如桑麻。冒與目前客，鬥豔風中花。

又 離鄉一載餘，日夜鄉思縈。聞君語音喜，見君詩益驚。何意吾鄉人，爲詩彰正聲。而我了不知，枉自多詩評。徐思君所長，正以無詩名。君如騖其華，五字皆榛荆。君雖羈吾鄉，歲久如編氓。相見卽無詩，桑梓輸眞誠。況復振詩教，識遠思專精。是卽我佽助，邛蹙相資行。文章公一世，豈結鄉社盟。君詩固具在，理愜心斯傾。馳書報鄉中，詩友增豪英。郡志志流寓，譽君非過情。

又《京邸喜孔生至卽題其辛卯詩冊》 朔風送燕馬，千里同浩歌。東風作楚雨，離恨滿大河。南風揚路塵，盼君趨京華。京華誠多才，朝盟夕有佗。之子含清眞，心定無風波。不見苦飢渴，見如客至家。慰我顏色好，不復言蹉跎。懷袖出一編，再拜求攻瑕。君詩宗漢晉，獨立驅淫哇，俾我爲之師，豈異逢扶麻。師友古義一，力辭理亦頗。藉君爲我輔，磨盪光以瑳。不問誰玉石，但勿相唯阿。方今聖求治，迫若農時禾。（時畿輔大旱，詔求直言。）爾我非甘霖，如此昌時何？世事貴植榦，詩其葉與花。喜君壯可爲，顧我日已斜。西風動庭樹，掩卷長咨嗟。

葉名澧《心嚮往齋詩集題辭》 大川東注海，萬里無停奔。細者溝與澮，涓涓無來源。百年念我受，藐躬有乾坤。踆步不之愼，其它何足論。彬彬君子什，眞氣浩彌綸。春風回大塊，一室清且溫。莊誦未及竟，油然忘我神。語言特枝葉，可以見本根。寥寥四始義，千載孰問津。修榦在嶰谷，何日爲伶倫。

姚燮《心嚮往齋詩集題辭》 不信君英灑，出言如許沈。文章眞可泣，正始有遺音。棄粕餉羣喙，持幾還寸心。大衢聞擊缶，我欲閟瑤琴。識君已三載，今始讀君詩。良友若新獲，平生媿未知。能文雖末務，墮法實茲持。一翮天無岸，吾安限所之。聖世無文網，西曹歲月閒。公餘還閉戶，身後有名山。氣滿華樽抗，塵高大蓋還。浮浮如電掃，姓氏幾人閒。宥函尊兄大集梅伯，弟姚燮拜題。

郭儀霄《心嚮往齋詩集題辭》 氣蒼味厚，沈警獨造，可謂能自立者。

徐寶善《心嚮往齋詩集題辭》 性情眞，胷次大，此無聲之詩也。其字法則自靖節來，宜其俛視一世矣。

劉映丹《心嚮往齋詩集題辭》 五古字字從性情中出，不必規仿古人而氣味淵永，直逼漢、魏。慕韓劉映丹。

朱琦《心嚮往齋詩集題辭》 尊著氣逸而致遠，辭古而筆峻，殆無一語不耐人尋諷也。何意京師塵鞅閒獲此奇寶。昔山谷跋東坡和陶云：「淵明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和陶雖不同，氣味固相似。」遙遙千古，復有繼聲。僕於足下亦云爾。而於《詠貧士七章》，尤嗚咽不已。

王翼鳳《心嚮往齋詩集題辭》 大集雒誦一過。生峭警鍊，流動充滿，愈造愈高，心鄉往之。

馮煦《孔宥函先生傳》 爲學不名一家，自經、史以至三乘、九籥之書，無不穿穴貫串，得其奧窔。於詩宗漢、魏，其五言之善者凌越凡近。既丁時艱，一取則於子美，所造益深。時運之夷塞，身世之榮鬱，尤三致意焉。又善書，有李北海遺意，得其寸縑尺素者寶若圭璧。所爲文，渾厚奧衍，不規規於西漢而能得其神似，顧爲詩名所揜，世罕知者。

《國朝正雅集》卷八二《寄心盦詩話》 宥函司馬訪余於揚州，聚飲三日。嗣南北往來，必相過從。刊和陶韻詩，如「胸懷萬千意，相對無能宣」；「在險乃忘險，勢迫情轉疏」；「客行忽已西，東風不我期」；「庭木半枯死，慨然念此身」；「賞音任所遭，中情曠無悲」；「不堪亦偶爾，心是境苦非」；「百體更事多，潛嘆隨遙年」；「一步即成別，況復天南之」；「平生飢溺心，耳目負所懷」；「歸來坐空曠，黯然相與言」，皆與陶公所爭一間。

《瀛壖雜志》卷四 曲阜孔宥涵司馬，名繼鑾，於咸豐乙卯偕弢甫來滬上，傾襟談藝，捉麈論兵，流連浹旬，臨行以詩集見貽。宥涵耽於吟咏，積稿裒然盈尺，所刊僅得其半。其詩以超俊之才，運深沉之思。學力氣韻，直逼盛唐。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九 宥函能文章，好爲古歌詩。師事山陽潘德輿，以氣節相尚。性喜陶詩，嘗以所作用陶韻詩凡百餘首，別爲一册刊行。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一一 師事魯一同，受古文法，其爲文渾厚奧衍，不規規于桐城，而能得其神似。詩則宗法漢魏，其善者凌越凡近。

《清儒學案小傳・四農學案・四農弟子》 先生師事養一，爲學不名一家，自經、史以至三乘、九籥之書，無不穿穴貫串，得其奧窔。於詩宗漢魏。既丁時艱，一取則於子美，所造益深。爲文渾厚奧衍，不規規於西漢，而能得其神似。著有《心嚮往齋和陶詩》、《壬癸詩錄》。

《題感逝圖二十一首・幽巷烟蘿》 《雪橋詩話續集》卷八：吾鄉姚氏昆季秀出，秋士、子連而外，子文先生文喆，有《紅鹽館遺詩》。孔宥涵有《題感逝圖》二十一首。其《幽巷煙蘿》一首，爲秋士篤部作也。【略】秋士幽曠之才，能以窮死得此詩，可以無憾矣。

傳記

《續碑傳集》卷七九吳昆田《孔宥函傳》 孔繼鑾，字宥函，曲阜至聖裔。自京師遷清河。父傳坤，仕南河主簿。繼鑾生而穎異，四歲知書，能讀陶詩。十五爲和陶詩，有《停雲》之作，爲耆宿所稱賞。於書無所不讀，科舉之學非所好也，制義一覽輒棄置，屆試期任取名作仿效之，規模意趣無不合，見者疑爲宿構。道光丙申成進士，用刑部主事。性至孝。無兄弟，居京師年餘，思親心切，急歸。以家在河上，改官南河同知，爲養親計。時督河使者以舊契相與極款密，人疑有苞苴之行，因憤而去官，避居於寶應，將以養親終老。會粵寇入江，揚州陷，有故舊大僚來防河軍，於泰州強起佐之，以功得知府。大僚忮中敗，復歸寶應，督師德興阿駐軍江浦再起。寇來犯，督師走，繼鑾死之。旌於朝。繼鑾能文章，好爲古歌詩。師事山陽潘德輿，與同郡魯一同、宜黃黃爵滋、歙徐寶善、益陽湯鵬、建甯張際亮、漢陽葉名澧以氣節相尚，賦詩酬唱，一時京師壇坫稱極盛焉。知天下將亂，每語人曰：「吾當死

國。」際亮號爲善相人，熟視曰：「君殆不免聲音高亮。」嘗於曠野長嘯，如鸞鳳鳴天際，樵夫牧豎驚而聚觀，軀幹短而豐，有力，取一方食案，盂鼎滿列其上，以兩手舉之，走數十步不變色。讀道書，能鍊氣，雖盛寒，衣禪衣走風雪中，無所畏。負性磊落，不事家人生產。中年爲一姻婭毀其貲盡，至貨居宅以償負，不介於懷。著有《心嚮往齋和陶詩》、《壬癸詩錄》，皆鋟板。其他作甚多，藏於家。

馮煦《孔宥函先生傳》　先生名繼鑅，字宥函，曲阜人。孔子六十九世孫。祖毓焯，孝行醇摯。父傳坤，寶應縣主簿，有惠政，祀名宦祠。先生性至孝，主簿君故，方嚴先生率妻妾子女事之，能順於其志，終其身如一日。在官祿俸與四方羔雁之贄，盡奉之，主簿君不以一錢自私。其於族也尤篤，凡幼而孤、老而鰥、嫠無歸者迎致於室，幾數百指，以教以養，如所親。家不中人貲，坐是益落。或無以給朝夕，則質劑以應之。有不察者反以訾先生聲達外戶，聞者莫不爲先生憾甚且塞耳去，而先生顧自若也。先生少負盛名，師友率賢豪長者。江陰繆先生朗夫、崇仁劉先生佛生、錢塘潘先生竹泉、海州許先生月南、山陽潘先生四農，先生既嘗從之游而友朋之。最著者：義理則南豐吳太史嘉賓、寶應朱司馬百順、高郵胡徵君泉、嘉興高文學均儒；經術則海州許大令喬林、江都汪郡守喜荀、儀徵劉明經文淇、寶應劉大令寶楠；經濟則涇包大令世臣、邵陽魏大令源、益陽湯戶部鵬、山陽魯孝廉一同、宿遷臧孝廉紆青、陽湖周刺史騰虎；志節則臨桂朱侍御琦、晉江陳給諫慶鏞、宜黃黃侍郎爵滋、武進湯貞愍貽汾、山陽韋駕部坦；詞章則歙徐太史寶善、建甯張孝廉際亮、郴州陳考功起；詩上元梅戶部曾亮、顧文學櫰三、道州何太史紹基、江都梅孝廉植之、甘泉王文學翼鳳、李大令肇增。晚居寶應，與喬先生靖卿、成先生心巢交益密。閒有以百家之學來者，無問知與不知，罔不開懷延納，相得如平生歡。尤善汲引單門後進，有一藝之善，輒稱道不去口，且折行輩交之，時以比李元禮、陳仲弓云。意氣蓋一代，而表裏洞然如一，不設城府，或以事中之不校也。【略】先生成道光丙申進士，官刑部主事，改南河同知，以養歸。再起參侍郎雷以誠將軍、德興阿軍，軍潰於浦口，先生不屈死，贈太僕寺卿。先生博學彊識，足以排金門、登玉堂，乃浮沈外僚，不預顧問之選。又負經世之略，而出沒兵閒，百不一展，可慨也已。子廣稷、廣牧，並有雋才。廣牧能世其學。煦辱與廣牧交，時先生已沒，不獲修子弟之禮。今廣牧之沒且十年，先生之風幾不可作，敢援所知爲之傳，庶後世有考焉。論曰：學譬則海，然海不容納眾流則無以成其大；又譬則風，然風不鼓動於無形則無以感萬物而通之。既大且通，先生其庶幾乎。

紀事

《忠義紀聞錄・孔太僕繼鑅》　孔公繼鑅，字宥函，山東曲阜人。事母甚孝。能文工書，尤長於詩。道光十六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公餘輒閉戶吟哦，或與騷人墨客聯袂遊江亭，開樽飲宴，逸興飆舉，蓋極飛觴醉月之趣也。未幾島夷變起，翁洲三總戎皆戰歿，公哀其忠，嘗爲詩弔之曰：「戰無兩失馭，外患誰實遺。吁嗟大難端，其來亦云微。舟山孤無援，督府意何私。得失委虎臣，遙策拱旌帷。奮呼合死力，士氣無所虧。碧血濺海水，三忠同一歸。舉世競論議，臨難覘從違。武人耀國乘，念之中心悲。寄語大將壇，毋輕短後衣。」旋以乞假歸里。已而復出，改官南河同知。清淮名區，閒曹小隱，益以文史自娛。顏其室曰「心嚮往齋」，過客有謁之者，置酒談藝，娓娓不倦，四方名士咸以淮上主人稱之。咸豐初，赭寇亂由粵及楚，羽書絡繹，遍於南北，而大帥討賊多無效。公感時事，往往形之吟詠，有《書憤》一章曰：「區區邊虜誰滋蔓，鼓角中原萬里聲。楚將誓心收夏口，東師束手棄溫城。漣江歌哭餘殘壘，半壁安危仗主兵。公等崢嶸肝膽在，九重垂淚盼昇平。」又如「漢室功名期耿鄧，江天圖畫改金焦。募卒苦多無賴子，整軍當用有餘才。高枕兜鍪看山色，一時閒煞羽林兒」諸句，讀之增人深慨。後以勞勩晉銜知府。八年捻寇大至，殉難江浦軍營，詔贈太僕寺卿。公著有《心嚮往齋集》。論曰：太僕孔公官比部時，住京師宣武坊，最稱好士。如潘四農、魯通甫、吳稼軒諸人皆招入其邸。此外張亨甫、蔣湘南、梅蘊生、溫翰初輩，亦時時相過從。及官河上，潘、溫、張、梅四君皆下世矣。太僕每念之黯然。適吾邑姚復莊孝廉試春官罷歸，過訪太僕，談及昔時友朋聚首之樂，相對嗚咽。孝廉爲作《淮南感逝圖》以記之。而孰知轉瞬十餘年，江淮大擾，太僕亦化爲猿鶴也，哀哉！

《哀舟山三總戎殉節詩》　《雪橋詩話》卷一一：道光辛丑，英人犯浙江，

舟山失守。王錫朋、鄭國鴻、葛雲飛三總兵同日戰歿，孔宥函用陶《詠三良》韻詩以哀之云：【略】王字樵慵，順天甯河人，以壽春鎮守曉峰嶺。鄭字雪堂，湖南鳳凰廳人，以處州鎮壁竹山門。葛字凌壺，浙江山陰人，以定海鎮防半塘土城。皆力戰殺賊過當，以無救敗。王謚剛節，鄭忠節，葛壯節。

著録

吳廷颺《心嚮往齋用陶韻詩小引》 孔君宥函詩學深邃，心嚮往齋稿將盈尺。去冬來邗上，以其《用陶韻詩》二卷就句生商訂。余借讀數日，手錄一副藏之篋笥。今年春，繡水王君甘岩述其尊甫惜庵先生欲先刻此稿，遂携之去，且謂字無訛，欲付諸梓人。王君喬梓重宥函詩，甚至即余薇露盥誦之忱亦可借白。

馮煦《心鄉往齋集序》 丁亥春，予與孔子印川同客彭城。一日，印川肅衣冠，奉書高尺許，再拜而請曰：「此先王父《心鄉往齋集》也。昭宗七歲而孤，奉王母與母流離無定居，先世遺書零落略盡。先王父治詩數十年，與海内耆舊相詶唱凡數千篇，已刻者只《和陶》二卷、《壬癸詩錄》四卷、《于南詩錄》二卷、《江上集》二卷，板存南清河，燬於皖寇。其他手稿散佚者十六七。昭宗既長，少掇拾，手自編錄成此八巨册。而治詩之孰爲先後，與其應存、應刪，昭宗不學，未敢臆測。與先子游處者，又皆爲陳人，無可是正。獨先生負江表碩望，辱與先子交，知先王父久且深，敢以是編上乞爲定正而排比之，匪唯昭宗，世世子孫感且不朽，抑亦先王父、先子九原所屬望也。」予與力堂、印川兩世交，且服膺宥函丈之詩，義不忍辭。其年冬，予供職輦下，藏是編篋衍中，會有典圖之役，未暇審正也。辛卯六月，印川以宣防溺於河，予重哀之，而益不忍負死友之託。宦轍所至，輒以是編從，辛亥而後，遯迹海上，始少事董理，釐爲二十卷，凡詩十七卷，末三卷則雜文也。翰怡京卿有叢書之刻，舉以商之，翰怡亦知宥函丈者，遂壽之木。人事牽率，三歲而後卒業，距印川授予時三閱終星，始得藉手翰怡以踐夙諾，爰序其顛末於簡首，兼以報印川地下也。又丈之祖友梅先生《絅齋隨筆》暨力堂、印川與印川之妃劉恭人遺稿亦附及焉。

李肇增《壬癸詩錄序》 肇增播越餘生，窮栖陵澤，抑塞欲吐，先生先之矣。哀錄見示，僭爲釐定，以付手民，來日輶軒或不以野人爲多事也。

藝文

郭儀霄《哭宥函詩六十韻即題所著江上集詩後（並序）》 咸豐戊午秋八月二十日，江浦軍潰於賊，吾友孔太守繼鑾死之時，君在戎幕總奏記，臨難殺賊，力竭殉焉。上聞奉旨以陣亡例從優議卹。嗚呼！君之死亦榮矣哉。然膏血原野，非其責而完其貞，哀莫哀於君矣。余兄事君者痛何如也。詩以哭之，苦不盡意，聊攄生死情耳。

我哭宥函詩，三月不成章。一字動想念，肝膈如渟湯。生人各有死，君獨蹈刃亡。死綏彼何人，君顧隨國殤。文字踐性命，（君詩句。）臨節標其剛。郵書十日前，語意含悽惶。上言時會蹇，俛首從戎行。下言世險微，赤舌箕哆張。末以道阻遠，寸心恨難將。覽書察情志，感喟何深長。方痛長沙才，戾俗無能臧。發語復哀斷，訝此殊不祥。妖星燭西壘，八月森有芒。虎豹橫食人，躅輅走且僵。誰者血流屨，畢命鋒鏑場。先軫未喪元，卞壺身乃戕。當其冒白刃，奮呼驚豺狼。勇氣驅風霆，視死猶粃糠。軍中共一義，履難無彷徨。可憐珥筆人，裹革獨慨慷。嗟君夙好道，養懾逾嵇康。動靜愼所從，千仞下且翔。豹隱有時見，魚服遂離綱。人生命途舛，一蹶不可昂。夫豈初圖心，剝運丁其陽。君才故無匹，文筆老益強。作詩千萬餘，太半陵三唐。性情植本根，吐露非浮狂。逆河走東海，孰與尋天潢。落落五字詩，君乃源河梁。江淮廢壇坫，百歲未有倡。君方執耳盟，引我爲儐襄。旗鼓正彪奮，鬼伯遽告殃。天不憖一老，吾道衰誰昌。君視我如弟，我母如高堂。俯仰切厥身，慰薦必有方。嘉惠不任受，宛轉爲諄詳。蹙蹙數年來，十口賴以匡。枯鱗感喁呴，蹇乘思刷揚。念彼知我思，那不摧中腸。文章與命重，隻字斟頡頏。攬佩六載中，寤歌幾連牀。時時就商搉，少長形俱忘。世疑仲言交，君顧敬禮良。江上近我屬，棄取惟裁量。再拜有盟詞，事如弟所當。悲哉此帙成，不及同君商。寂寞身後事，達者付虛荒。文涔涔，死別淚，團爲新墨汁，古之傷心人，風騷共歌泣。

李文安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二　原名文玕，字玉泉，號愚荃，合肥人。歷官刑部郎中，記名御史。有《李光祿公遺集》。

又　愚荃官秋曹，謹獄恤囚，作《貫垣紀事詩》，惻然仁言。後以寇亂歸廬州，治團練，毀家紓難，卒成一旅，渡巢湖會戰，爲淮軍所自始。歿後五十年，其曾孫國杰刻三世遺集，集中《秋柳》二首，作於道光丙午，蓋感邑人春榜之久虛也。次年丁未，文忠登第，鄉里傳爲佳話。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李氏世居吾邑東北鄉，累葉皆力田習武，自先生始以科第起家，爲廬郡望族。相傳先生官刑部提牢時，折獄平恕，矜全頗多，所著《愚荃敝帚》及《貫垣紀事詩》，尤徵陰德。世以于定國、徐有功比之。嗣隨袁端恪公歸里辦團練，毀家紓難，遂爲淮軍所自始。文忠昌大其緒，卒佐中興，蓋得力於趨庭之教者，非一日也。先生遺集爲文孫偉侯國杰編印。詩僅一册，多作於官京曹時。

《倚廬白雁》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此與李文定容齋《廬墓白燕來巢》，同一孝感。

《答楊紫亭秀才見贈》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按：包墩、鮑臺，皆邑中勝蹟，即香花墩明遠臺也。

《自訟詩》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吾邑風雅，盛於咸同，一時有「城東七子」之稱。李玉泉先生文安《自訟詩》【略】。計其時先生方課讀里中也。

黄培芳

論　述

惲敬《香石詩鈔序》　《香石詩鈔》四卷，清瀏蕩漾，遠具勝情。【略】而子實之友番禺張子樹、陽春譚子晉之詩亦得次第讀之。子樹之詩高邁，子晉之詩渾逸，翁覃溪學士目爲「粤東三子」者也。及敬過嶺，首與子實定交，始知子實尊甫仰山先生以儒名，而先世雙槐、粤洲、泰泉三先生在明之中葉皆爲儒，立朝居家，具有風範。子實持身亦甚謹，不背其先人，則又歎黄氏之多賢，而子實之能繼其門地也。【略】今子實世爲儒善矣，而詩又善詩人之詩也。由於其爲學也，儒與詩分而習之，故其爲詩非猶夫爲儒者之詩也，夫道一而已矣。

黄喬松《香石詩鈔題辭》　吾粤先輩，理學文章兼擅其長者，推泰泉先生。其講學平正醇實，雖江門不能過。著書幾三十種，瓊山亦無其博。吾友家香石爲先生八世孫，能世其家學。侍尊甫翼堂郡博之官瓊州，方髫年。渡南溟，得天風海濤之觀。稍長，與予同師事吾邑田西疇先生，即解詩律。家雖貧，所交皆豪俊君子，尤爲馮魚山先生器重。襟期灑落，性好山水。嘗五上羅浮於絶頂，築粤嶽祠以觀滄海出日，曾賓谷方伯記其事，伊墨卿太守贈詩所謂「誰能開闢洪荒後，肇錫羅浮粤嶽名」是也。然香石束身修行，有志窮經用世之學。近輯《易宗》一書，博綜漢、宋，兼明象理，誠得治經之通塗。其他著述尚夥，是不僅以詩人自域。即以詩論，少壯之年已兼衆妙，說者謂如天女無言，拈花微笑；又如幽崖觀瀑，心骨俱凉；如金鐘大鏞，不敢褻玩；又如秋菘春韭，味出自然。要皆和平中正之音而以清眞爲主者也。翁覃谿先生既以香石暨南山、康侯定爲粤東三子，所撰《香石詩話》幷深加稱許。茲爰就嶺海樓集摘鈔以付梓。

《嶺南臺雅二集》卷二引《玉壺山房詩話》　吾粤黄文裕公爲前明名儒，家

學相承，世傳儒雅，子實其雲孫也。初師事西疇田君，既又遊余門。慕古嗜學，馮魚山先生最器重之。覃谿學士所稱粵東三子，子實其一也。性恬靜，然聞登臨攬勝，輒神動色飛。【略】其詩境亦緣是益進。蓋山水清音，兼有琴築鐘鏞之奏，冲和駘宕，旨趣遙深矣。

《松心十錄庚集》卷六《藝談錄》六　香石爲文裕公裔孫，學有淵源。著書十數種，而尤深於詩。又：香石於畫雖非專門，然隨意數筆，皆有書卷氣，所以可愛。

《退庵詩話》卷二　香石名培芳，嘉慶甲子副貢生，官內閣中書，前明禮部侍郎文裕公八世孫也。家學相承，世傳儒雅。其詩與陽春譚康侯（敬昭）、番禺張南山（維屏）稱粵東三子。著有《嶺海樓詩鈔》。

又　明經嘗三上羅浮，於絕頂築粵嶽祠以觀日出，自號粵嶽山人。又以前人志羅浮者多詳於羅而略於浮，乃作《浮山小志》以補其闕。故其詩冲和駘蕩，得山水清音。

又　明經五律格調俱高。《燕郊秋望》：【略】冬夜同友人聽琴歸山館玩月》：【略】俱不減中、晚唐人。

《海山詩屋詩話》卷三　黃香石先生《嶺海樓集》，以《燕郊秋望》一首爲壓卷，詩云：【略】四十字中無一弱字。

《國朝正雅集》卷五五《寄心盦詩話》　香石先生五上羅浮，其《山行雜詠詩》云：「青壁萬尋溪一曲，桃花開向水聲中。」「仙人遠度梅花放，知有人來過石梁。」「行上陂陀時小憩，一天空翠落松花。」俱有逸氣。與余時通函札，往來寄詩，唱酬不倦。

《嶺南畫徵略》卷六　黃培芳，字子實，號香石，香山人。泰泉先生八世孫，居廣州泰泉故里。嘉慶九年副貢生。以武英殿校錄議叙，選乳源教諭，調陵水教諭。辦理夷務，獎敍得內閣中書銜。居母喪，哀毀盡禮。家雖貧，所交多豪俊。總督祁頊，布政使曾燠皆優禮之。司訓陵水時，以海外士習樸陋，詳列教條，備開應讀書目，徧告多士。順湖書院膏火不敷，言於有司，撥三昧寺田租贍之。自少以詩名。督學翁方綱目張維屏、譚敬昭與培芳爲粵東三子。工畫山水，宗九龍山人，片紙尺幅人多藏弆。年八十二卒。著有《易宗》、《浮山小志》、《香山縣志》、《肇慶府志》、《新會縣志》、《雲泉隨札》、《虎坊雜識》、《縹緗雜錄》、《藤陰小記》、《兵略》、《嶺海樓詩鈔、文鈔》、《香石詩話》。桐城姚瑩爲序其詩。所居曰「粵嶽草堂」，學者稱粵嶽先生。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三　嘉、道間，張、黃、譚亦稱三子，與陳、屈、梁後先輝映焉。

又　粵東三子【略】黃頗秀健。

又　香石字子實，兼通書畫。詩名《嶺海樓》。平生數至羅浮，必登絕頂，輒尊羅浮爲粵嶽，作《粵嶽頌》：（并序云：「史遷稱羅浮爲南岳佐命，屈氏直欲推爲南嶽。余謂羅浮粵望也，可稱粵嶽。乃爲之頌。」）「斗南一嶽，天外三峯。子夜觀日，羣仙駕龍。」因號粵嶽山人。自命力據上游，不可一世類如此。

《嚴陵》　《復堂日記》卷四：黃培芳香石《嚴陵》詩有「江上星辰尚帶寒，祠前樵牧皆如玉」，古人所未有。

《贊南海華大令》　《桐陰清話》卷三：廣州妓館，以珠江爲優。珠江數處，以沙面爲最。沙面在城西南，江中起一沙州，妓女以板築屋，其名曰「寮」。咸豐丙辰六月，忽遭回祿，焚燒殆盡，南海令華樵雲（廷傑）禁止不許重建。黃香石師有詩云：【略】因記乾隆間，某太守官杭州，禁妓甚嚴，袁子才有詩嘲之云：「槩戟橫排太守衙，威行八縣喚民爺。如何濟世安民略，只管河陽幾樹花？」此另是一種議論，文人之筆，何所不可。

傳記

光緒《香山縣志》卷一五　黃培芳，字子實，紹統子，明祭酒佐八世孫也。培芳幼聰穎，應縣試時，題詩山寺。方繩武見之，訪與訂交。二十補弟子員。嘉慶九年中式副榜，肄業太學。道光二年補武英殿校錄官。十年選授乳源教諭，歷任陵水縣教諭、肇慶府訓導。培芳秉性孝友，操履端潔。居嫡母、生母憂，俱哀毀盡禮，三年不入室。侍從兄沃棠疾，不避勞瘁。與從兄幹芝輩互相砥礪，勉承家學。早爲鄭士超、馮敏昌器重。當道聞名，延課子弟，未嘗干以私。遊其門者，名碩輩出，如許尚書乃普、羅侍郎文俊，其尤著者。官乳源時，新進諸生書券爲贄，及送出門，反諸其袖。乳源大旱，徒步入山禱雨，立應，人呼「老師雨」。調陵水，以士習樸陋，罕覩書籍，因詳列教條

及當讀書目遍諭鄉閭，受學者麇至。邑有順湖書院，膏火不敷，三昧寺有餘田，僧徒啓爭，密言於有司，驅僧撥田贍膏火。時海賊萌蘖，居民避入城，商旅不行者數月。縣令以公事赴郡，培芳飛書崖師請援，得無事。任滿，陵人俎豆之。祁宮保墳督兩粵時，用培芳策，諭各屬團練南海等縣分土著民爲七社，不費官帑，輪戍省城。又議建各倉儲穀備不虞。叙勞加内閣中書銜。復與祁商搉上變通考試遴選眞才疏，欲仿唐制舉科目並宋司馬光十科取士條目，以羅羣才，祁稱其深切時務云。世居省城泰泉舊里，藏書五萬餘卷。咸豐丁巳英夷入城，居民遷徙一空，培芳以先祠、圖書所在，堅守不動。曰：「脱有不測，則大夫死宗廟之義也，奚避爲？」因與坊鄰竭力聯衛，卒無恙，人服其定識。性好遊，嘗六上羅浮，謂羅浮粵望也，可名粵嶽，因自號粵嶽山人，築粵嶽祠於絶頂以觀日出。又與張維屏輩於白雲山濂泉間築雲泉山館，中祀蘇文忠公、崔清獻公及文裕公，以志景仰。著述甚富，尤邃於《易》，詩文書畫俱工。北平翁方綱目其詩與番禺張維屏、陽春譚敬昭爲「粵東三子」；江南盛子履又推培芳及張維屏，譚敬昭，順德吴梯、黄玉衡，吴川林聯桂，鎮平黄釗爲「粵東七子」云。咸豐丁巳，年八十，重遊泮水。卒年八十二。著書凡若干卷，見《藝文》。

《國朝書畫家筆録・吴榮光黄培芳〔工書畫〕》　其同郡有香山人黄培芳，字子實，號香石者，嘉慶甲子副貢，官教諭。書法右軍，山水宗王孟端，亦有名於時。

著録

光緒《香山縣志》卷二一　《易宗》九卷，國朝黄培芳撰。【略】《尚書漢學》十卷，國朝黄培芳撰。【略】《書訓纂》十二卷，國朝黄培芳撰。【略】《詩義參》二十卷，國朝黄培芳撰。【略】自序曰：漢初説《詩》宗三家，南宋以前宗毛、鄭，元、明以來宗朱子，此《詩》義之大較也。析之則義有不盡合之，則勢有不能。余參酌其間，仍以小序爲主，取其近古而有據也。義有專長者，則采三家、朱子以參之，諸儒之説亦節録焉。其爲書名物訓詁悉分隸章句之下，義例略如嚴氏《詩緝》。全章之後乃大書小序，附參諸説夾行小書序後，即有駁義亦不刪序，定於一是而不泥於一家也。《易》曰：參伍以變。非參無以盡變，參之時義大矣哉。《禮記鄭註翼》十二卷，國朝黄培芳撰。【略】《春秋左傳翼》三十卷，國朝黄培芳撰。【略】《四書闡註闡》十九卷，國朝黄培芳撰。【略】《四書考釋》十九卷，國朝黄培芳撰。《增訂四庫全書字辨》四卷，國朝黄培芳撰。

又　又史部《十七史詳節補訂》二百七十三卷，國朝黄培芳撰。《史傳事略》一卷，國朝黄培芳撰。【略】《重修香山縣志》八卷，國朝知縣祝淮修、邑人黄培芳等輯。【略】《香山志》一卷，國朝黄培芳撰。【略】《重修肇慶府志》二十二卷，國朝黄培芳撰。【略】《重修新會縣志》十四卷，國朝黄培芳撰。【略】《浮山小志》三卷，國朝黄培芳撰。【略】《端州金石略》二卷，國朝黄培芳撰。

又　又子部《永思録》一卷，國朝黄培芳撰。【略】《粵嶽子》二卷、《雲泉隨札》二卷、附録一卷，國朝黄培芳撰。《儒林録約刻》四卷，國朝黄培芳撰。【略】《良方偶存》一卷，國朝黄培芳撰。

又　又集部《粵嶽山人集》，國朝黄培芳撰。張維屏序略曰：「山人爲文裕公裔孫，學有淵源。其爲詩，不逞才華，而本諸性情，深以法度。其爲文，不設閒架，而蕴之爲有用之言。」《嶺海樓文鈔》十二卷，國朝黄培芳撰。陳在謙《國朝嶺南文鈔小傳》略云：「香石富於著述，其家集有《嶺海樓十種》。所著古文具有根柢。予從其草本約録若干篇以見豹之一斑云。」《嶺海樓詩鈔》十二卷，國朝黄培芳撰。惲敬序曰：「聖人之道，惟爲儒者可言。《詩》三百篇爲體不同，合之《易》、《書》、《禮》諸經，其義無以異也。後世爲儒者詩多質勝文，詩人則文勝質，每家遂不能相通。今子實世爲儒（善）矣，而詩又善詩人之詩也。」姚瑩《後序》略曰：「香石，儒者也。其於修己治人之功講之切矣，此豈可以詩人目之哉！夫香石生平之所命，雖不知較李、杜、白、陸諸公何若，要其講求道義，隱然有人心世道之憂，不可謂非有心之士矣。世徒稱其詩，將謂香石以詩人成名，豈吾之所以爲香石望者哉！不得已而以詩稱，亦如吾所謂不惟其詩惟其人者然後可也。」《嶺海樓尺牘偶存》二卷，國朝黄培芳撰。

雜録

《谿山卧游録》卷三　黄明經培芳，字子實，一字香石，廣東香山人。與陽春譚農部敬昭、番禺張司馬維屏以詩名於嶺海，大興翁覃溪先生定爲「粤東三子」。香石曾爲其友人林辛山大令畫《當游羅浮圖》水墨絹本，極烟雲杳靄之致：兩崖之間，飛瀑奔注。叢樹之内，古寺參差。坐對怡情，頓忘塵想。題云：「白雲山爲羅浮之門戶，濂泉、蒲澗，小有羅浮之勝，雲泉山館在焉。甲戌初秋，與辛山年丈往遊，辛山謂未得到羅浮，即此可當遊矣，屬寫此圖。粤嶽山人培芳並記。」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四　黄培芳，字子實，號香石，晚稱粤嶽先生，廣東香山人。嘉慶甲子副貢生，官教諭。書法右軍，山水宗王孟端。著《嶺海樓十種》。何伯瑜處士藏有墨山水直幀，頗深點苔法。

張維屏

論　述

綜　論

黄喬松《聽松廬詩鈔題辭》　南山尊人孝廉，事節母以孝聞。南山稟庭訓，幼穎悟。年十三，邑令吴公奇其文，製句贈之，歎曰「南山人」，遂以「南山」稱之。喜博覽，著《經訓謀心》、《讀史求義》二書。恆手一編，至夜分不輟。爲古文井井有法度，亦間爲駢體、詞曲，而尤肆力於詩。論者謂其詩清而能雄，沉而復麗，殆欲鎔鑄古人而自成面目。弱冠後入都，往返萬里，詩亦屢變而愈上。大興翁覃谿先生見其詩，激賞之，并有取於康侯、香石之詩合而序之，題曰「粤東三子」。南山癖愛松，一號松廬，白雲山雲泉山館有松臺，春秋佳日，與雲泉諸子攜壺登眺，顧而樂之。又號白雲外史。白雲故多梅花，花時，嘯詠山中。曾賓谷方伯見梅花，以詩柬之，有「山深宜處士，花發爲夫君」之句，亦可想見其志趣之清逸矣。南山自處介然，而接人藹然，知交譚藝輒不倦，否則樂於簡默。嘗曰：「修辭如種花，修德如種穀。」至樂在於無求，諸苦生於多欲。」皆味道之言。汀州伊墨卿太守嘗踏月造其廬，贈以詩有云：「《西銘》有砭吾黨重，南園以降斯人稀。」聞者以爲非溢美云。南山詩甚富，今方少壯，篇什盈千，茲編所錄，猶未及其半也。

陳澧《聽松廬詩略序》　南山先生晚年倣昔人《精華録》之意，選刻其詩三百餘首；當是時，澧欲爲先生選之而未以告也。先生没，澧憮然曰：昔吴季子以徐君愛其劍，徐君没，乃掛劍於墓樹，曰：「我心許之矣。」彼季子之劍也，而不以生死易心；此先生之詩也，吾心欲爲選之，烏可忘之哉。乃讀先生詩數過，鈔二百餘首，爲二卷，意在精華不必多也。其關於出處者鈔之，尋常酬贈之作則不鈔。先生嘗贈澧長篇，澧心感之而亦不鈔，爲之例也。先生詩屢有刻本，及自書墨跡，字句每有不同，竊以愚意定之。先生長澧三十歲，嘗教澧爲詩。澧學詩不成，常以爲愧，安敢云選先生詩，但題曰《詩略》而已，其精華恐不止此也，然而此二卷詩足以傳矣。

《香石詩話》卷二　同年番禺張南山（維屏），髫齡即肆力於詩，年未三十，所作已卓然成家，海内名流甚器重之。南山銳志於學，自經義、古文、駢體，以及詞曲、書法，靡不究心。嘗語余曰：「吞花卧酒，弄月嘲風，雖名士之曠懷，實少年之習氣，棄擲有用之精神，消磨難得之歲月，追念曩昔，殊可浩歎。故年來少從事韻語。」然於此事，精華博大，實有深造獨得之致。更善於鑒別，凡講説前人一篇或商訂今人一集，俱有定識。與余交十餘年，論詩尤契。暇時晨夕過從，每論入深際，兩人相對，輒不知日之移晷，燭之見跋也。

《嶺南羣雅二集》卷二引《玉壺山房詩話》　南山幼稟庭訓，學有根柢。稚齒工吟，長復肆力古文，兼工書法。弱冠登賢書，游日下，翁覃谿鴻臚見其詩，激賞之，與陽春譚康侯、香山黄子實並稱爲「粤東三子」。南山詩出入漢、魏、唐、宋諸大家，取材富而醞釀深，氣體則伉爽高華，意致則沈鬱頓挫。

句如：「寄愁歸碧海，得句問瑤天。」「白草雙雕下，黃雲萬馬穿。」「河聲驅落日，山勢壓全徐。」「馬頭明曉月，人面凍春霜。」「哀樂中年味，關河獨客心。」「天生我輩書爲命，身在人間骨欲仙。」「江聲欲訴南朝事，雨勢全沈北顧山。」「泰山霞氣天鷄曙，易水風聲塞馬寒。」「暮禽有意欲留我，老樹無言多閱人。」「雨深草與人爭地，風急雲如水潑天。」「心依骨肉常多夢，身急功名易損才。」「肝膽只宜明月照，性情先被古人知。」皆異常警鍊。

《射鷹樓詩話》卷二　番禺張南山太守（維屏）著《松聲詩略》（道光壬午年進士），其詩從《聽松廬集》中摘十之二三，分爲十集。番禺劉藻林（彬華）《嶺南羣雅》稱太守詩出入漢、魏、唐、宋諸大家，取材富而醞釀深，氣體則伉爽高華，味致則沈鬱頓挫。余謂太守詩清新婉麗，體物瀏亮，如海底木難，斑駁眩目。粵東有人從海舶歸，言米利堅國有人識中國字者，見扇頭有太守所書詩，欣然誦之，且與扇示其友曰：「此張南山也。」米利堅爲海外極遠之國，而其國人聞太守之名，誦太守之詩，此與唐時雞林國人誦白香山詩同爲藝林佳話。

《海天琴思錄》卷四　粵東詩自三家後，多質少文，番禺張南山以情麗之才別開生面，一時附其門下者甚衆。有一二不善學者，變而爲庸、爲俗、爲冗、爲長、爲廓、爲泛、爲雜、爲鄙，甚而以詩鈐名，又甚而以詩鑽利，一石米爲丁儀作傳，三鏹金爲鍾惺刊詩，借崔鴛鴦而結達官，似魏蛺蝶之譏穢史，詩教壞矣。或曰：「此市井小民之行，非詩人也，何足與辨。」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張南山【略】工古文，惲子居稱其文爲嶺南柳仲塗。尤留心於國朝人物，所撰《詩人徵略》一書，於尚論中寓闡幽意。又有《聽松廬詩草》十一卷，其詠史樂府，另爲一卷，直登西涯之堂，而入鐵厓之室。其他五言如《落葉》云，「有時兼雨點，無處著烟痕。」《松滋城外》云：「江抱孤城曲，天圍大野圓。」《浮湘》云：「霧因衡嶽重，月到洞庭多。」《漢陽晚眺》云：「西風吹漢水，秋色滿江城。」《思歸》云：「霜濃楓葉醉，水活荻苗肥。」七言如《獨坐》云：「縱無清露蟬終潔，果有名花蝶易癡。」《感秋》云：「名心淡似秋雲影，客夢清於古井波。」《北程紀游》云：「如何東下錢唐水，不入南條《禹貢》篇。」《下第遣懷》云：「戀岫雲容多黯澹，送春天氣易悲涼。」《楚中懷古》云：「臣里夢魂春樹外，君山眉黛夕陽中。」《西栽曉行》云：「一村曉霧白成海，萬頃春苗綠到天。」《閒居雜詩》云：「但留玉在何愁璞，莫待桐焦始辨琴。」《柳色》云：「霧影迷離天遠近，烟痕狼藉水西東。」《城南野望》云：「繞籬水暖蘆根活，穿樹風柔麥氣和。」《百花墳》云：「鶯花黃土埋香骨，盤敦青樓享盛名。」

《退庵詩話》卷一二　南山【略】少負才名，爲蔣礪堂、翁覃溪、馮魚山、吳山尊、宋芷灣諸先生所激賞。歸田後，寓居花埭，築聽松廬以居，自號松心子，又號珠海老漁。著書甚多，所輯《國朝詩人徵略》，尤爲有功文獻。

《國朝正雅集》卷七一引《粵東三子詩題詞》　南山先生爲張忠獻公二十四世孫，秉奉政公庭訓，內行修飭，研究典籍，夙有詩名。論者謂其詩才力既饒，情韻兼勝，有醇有肆，亦清亦雄。

又《寄心盦詩話》　歲丙申，見盛子履先生於淮上，把酒論詩，口誦南山先生詩不置，且云：先生愛才甚殷，然非其人不輕與也。嗣游西江，見詩於寺觀園亭壁，都不省記。十年前辱先生寄有《詩人徵略》一書，搜羅宏富，考訂詳明，不禁神往粵東，恨不即見先生，與之上下議論。然往返書札，一歲常二三，爲是集搜訪最多，時寄剞劂貲，已刊於邗上，成三十卷。癸丑之變，板燬無存。先生下贈楹聯云：「關河隔面五千里，著述心同二百年。」其獎許過情而神交，竟未覿一面也。

《海山詩屋詩話》卷一　宋先生湘索觀張南山太守詩集，掀髯笑曰：「一唱三歎，入人心脾，我不如子；哀樂無端，飛行絕跡，子不如我。」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一　南山先生處境頗順，老而彌甘。門生世講，幾遍百粵。詩詞集外，《徵略》一作，傳世及遠，獨享盛名。

又　今粵人論詩者必曰南山，【略】言南山大致則有清有雄，亦沈亦麗，性情和雅，意理蓄足者是。【略】要之，【略】南山亦流平俗。

又卷三　粵東張南山、譚康侯、黃香石三子自以張爲第一。清而不俚，典而能約，是其勝處。

又　番禺張南山《松廬詩鈔》，喜以文言道俗。五、七言間多安雅者，尤莫妙以古諺謠出之。如所爲《太平歌》云：「人皆有情，天下太平。」《長短歌》云：「我手十指，有長有短。如何使人，要我意滿。」《衆寡歌》云：「兵不在衆，在乎用命。共膽同心，寡可制勝。」《去日行》云：「百年三萬六千日，今日忽忽又去一。」皆脫口而出，適如人意者也。侯官林霨谿《射鷹樓詩話》亟加稱引。而其《遂初樓詩鈔》亦載是體。如《饑寒謠》云：「勿笑人饑，爾飽不知。

勿笑人寒，爾無心肝。」《用兵謠》云：「百人敢死敵人折，千人敢死敵人滅。」《民心謠》云：「民心趨義，天下大治。民心趨利，菑害並至。」余謂當不歉南山也。

又卷五　張南山先生論學極服顧（亭林《日知錄》）、趙（雲崧《陔餘叢考》），以其識體要也。論詩喜及蔣（苕生《忠雅堂集》）、袁（簡齋《小倉山房集》），以其具性眞也。故所爲文，多妥貼排奡，爲詩則深醇蘊釀，近稱大家，宜哉。

《國朝書人輯略》卷九引《玉壺山房詩話》　稚齒工吟詠，長復肆力古法，兼工書法。

《平等閣詩話》卷一　番禺張南山司馬（維屏），嘉、道、咸詩人也。沒後，陳蘭浦先生選刻其詩，曰《聽松廬詩略》，凡二卷。余最愛其近體。寫景則《登樓》，明麗似沈、宋；又《秋霖》云：【略】音節清蒼可誦，「舟」韻二語，曠遠處尤耐人思。據情則《東園雜詩》云：【略】此乃晚作，亦簡澹近香山。斷句如《春夜紫藤池館讌集》云：「白月藤花下，春人楊柳邊。」《荏平旅次題壁》云：「家遠寸心如轉轂，路長雙足是勞薪。」均佳。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〇　子樹早有詩名，與譚康侯、黃子實號粵東三子。以詩游京師，一時傾倒，覃溪稱爲詩壇大敵。嘗編《詩人徵略》，又爲《藝談錄》，攟摭詳備，有功文獻。詩高華沈著，不專一格。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　吾鄉張南山先生，近代耆宿，與九江（朱先生次琦）、東塾（陳先生澧）齊名，而尤以詩聞。

分論

《懷仙》《清稗類鈔・文學類・張南山有懷仙詩》：番禺張南山，名維屏，道光時以文學負盛名。年十三時，聘方氏女，越五載，將卜吉請期，而女以哭母病歿。其兄以女小影及手臨《洛神賦》紙，屬南山藏之。女所居小閣前，有紫藤一株，女歿，藤亦枯死。南山既作《紫藤吟》弔之，更作《懷仙》四律詩以志永悼，事既哀艷，詩尤淒惋，詩云：【略】。

《六朝松歌》　鄔啓祚《耕雲別墅詩話》：坑頭鄉有大水松一株，相傳晉將軍陳元德手植。近因陳、梁二姓互爭興訟，以石圍之，不數月而死。千年喬木，一旦枯槁，殊可惜也。記同里張南山維屏嘗有詩云：【略】摹寫盡致，足爲此松生色。松如有知，其感慨又當何如也。

《九月》　夏敬觀《學山詩話》：南山年八十，至咸豐九年三月，賦詩辭世，而題曰九月，果以九月十八日卒。疾時誦淵明詩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蓋生當乾隆之際，宇宙清平，至是海孽鴟張，粵垣再陷，盛衰之際，其寄慨深矣。

《聽松廬詞鈔》　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三：南山曰：「詞家蘇、辛、秦、柳，各有攸宜，軌範雖殊，不容偏廢。」又曰：「以情勝者恐流於弱，以氣勝者恐失於粗。」然南山詞豪宕自喜，蓋有意蘇、辛而不至者，尚不能自踐其言。其《夢遊仙曲》、《三十首塡》、《法駕導引》，盛得時名，究之仍是五、七言詩耳。《天仙子・春暮出遊悵然有詠》云：「黃屋英魂猶在否。清明寒食無杯酒。夕陽紅上越王臺。攜翠榼。整金釵。人自百花墳上來。」《西地錦・舟中午日》云：「曾歷燕齊鄒魯。有滿身塵土。長河水濁，長淮水綠，又滿天風雨。萬里此行何補。惹離愁千縷。清明過了，端陽到了，聽異鄉簫鼓。」《醜奴兒令・題畫》云：「疏林昨夜新霜透，天正寥寥。風又刁刁。只有丹楓醉未消。一條拄杖如人瘦，兩鬢蕭蕭。兩袖飄飄。又被青山引過橋。」此數闋特清婉。附錄一卷，皆其少作。其名玉香者，時有山陰方某，集諸文士於紫藤池館，南山年十三，白蓮盛開，援筆賦《浣溪沙》，有「銀塘風定玉生香」之句。方歎曰：「此子他日必以文章名。」遂以幼女字之，且擬搆亭池上，顏曰「玉香」。其後女以哭母病歿，南山悼之，集中《紫藤曲》與《藤花夢傳奇》，皆因是作也。

傳記

《續碑傳集》卷九九陳澧《張南山先生墓碑銘》　張南山先生之墓，在廣東省城東北銀坑嶺黃岡，夫人金氏合葬。子祥晉、祥安葬左右。先生以祥晉封通奉大夫、孫兆熙等立二品之碑，而陳澧刻辭曰：先生諱維屏，字子樹，一字南山。曾祖諱廷望，自浙江山陰遷廣東番禺。祖諱元前，祖妣王氏，皆早卒。繼黃氏，奉旨旌表節孝。考諱炳文，四會縣學訓導。妣耿氏。兩世皆贈通奉大夫，妣皆夫人。先生幼能詩，年十三應縣試，知縣吳政達奇之，爲之

誦《毛詩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字之曰南山。里中方氏有園池，集諸名士賦詩，先生以童子與焉。方翁許嫁以女，未婚而死，先生悼以詩，辭采哀豔，傳誦一時。嘉慶二年爲諸生。九年中舉人。以祖母年老不赴會試，而肆力於詩，粵中推爲詩人。後會試至京師，翁覃溪學士曰：「詩壇大敵至矣。」會試屢不中，大挑一等，不欲爲知縣，改教職，選臨高學教諭。以親老不欲渡海，告病。與友數人，築室白雲山居之。又遊羅浮山，爲詩益奇。道光二年中進士，以知縣用，分發湖北，補長陽縣。署黃梅縣，江水潰隄，災民徧野。先生請帑金振之。上官奏其績曰：「盡心民事，深洽輿情。」調署松滋縣、廣濟縣。不欲收漕，曰「不浮收則漕費無所出，浮收則理不直。理不直，則氣不伸。吾甯棄官以伸氣。」遂告病。上官留之，署襄陽同知。丁訓導君憂，服闋，不欲爲知縣，將改教職。親友助以資捐升同知，分發江西，署袁州府同知、太和縣知縣、吉安府通判、南康府知府。兩登廬山賦詩。先生好游山，告病歸。游鼎湖山、七星巖、西至桂林，遊諸巖洞，返番禺，賃居花地之東園，以詩酒絲竹自娛。長子祥泰，爲園於花地之西，曰「聽松園」，先生時往遊焉。自嘉慶、道光、咸豐數十年，同輩詩人零落殆盡，而先生巋然獨存。年老耳聰目明，讀書日有程課。爲學海堂學長，堂中士虞必芳，少年善屬文，先生往拜之，曰：「昔吳學士鼒老矣，聞人誦吾詩輒來拜我，我今敢不畏後生耶？」其愛才如此。所著書，曰《讀經求義》，曰《經字異同》，曰《史鏡》，曰《國朝詩人徵略》，曰《松心詩集文集》。尤精醫術，而不著書，自言學醫四十年，得黃氏元御書，乃通長沙之學，其深造過於詩也。道光中，林總督則徐奉旨至廣東禁鴉片，訪於先生。先生曰：「毋開邊釁。」已而夷人攻省城。咸豐六年，夷人又攻省城，礮子及坐旁，乃徙居城西之泌村。七年城陷，祥晉官江蘇候補道，泛海歸省親。病歿逾年，金夫人卒。仲子祥鑑、季子祥安先卒。先生曰：「吾亦將去人閒矣。」生平慕陶淵明，及有疾誦陶詩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九年三月賦詩辭世，而題曰《九月》，果以九月十八日卒於省城清水濠里第，年八十。祥泰官湖北知縣，先生卒後祥泰亦卒。先生子四人，今無存者。有孫十人，曾孫□人。澧童時蒙先生奬譽，至老契好彌篤。先生嘗招飲，手一卮曰：「飲此，他日銘我墓石。」既而自言曰：「狷者也。」嗚呼，澧之述先生何如先生之自述哉！先生歿時，澧喪長子，哀傷成疾，不能握筆，常恐遂死，永負先生之託，而今猶在，幸也。乃爲銘曰：邈矣先生，其德愔愔。有睟其容，有介其心。位不副德，守令丞倅。功在救災，道在勇退。既退而休，視聽可娛。有山有水，有詩有書。既壽而康，期頤可卜。世有盛衰，家有歌哭。賦詩而逝，飄如登仙。既享高名，亦獲大年。大年有涯，彭殤一邱。高名無涯，片石千秋。我爲銘章，敬踐宿諾。老淚浪浪，與筆俱落。先生有靈，知我心悲。嗚呼！何日九原同歸。

《故友詩傳二編》王應孚《張維屏傳》　張先生維屏，字子樹，號南山，廣東番禺人。幼工吟，稍長肆力古文，兼工書法。弱冠捷秋闈，翁覃溪閣學見面激賞之。道光壬午成進士，出宰黃梅，調廣濟。時辦漕務，先生輒引疾去。大吏汪公曰：「縣官不願收漕，世所罕見也。」丁外艱歸，服闋，需次江西，以郡丞權知南康府事。暇則至鹿洞，與諸生以風雅相切劘。建祠廬山，祀太白、東坡，以興起詩學。未一載告歸，時大吏與先生雅故，苦挽留之，弗顧也。歸居花埭，閉戶著書。時扁舟往來煙水間，自號珠海老漁。著述甚富，海內風行者有《松心集》二十四卷，《國朝詩人徵略》六十卷。年八十餘卒。子祥鑑、祥晉，孫清華、兆鼎俱登賢書。清華掇乙丑甲科，令官編修。人以爲先生有功，詩教食報正未有艾云。

《清朝先正事略・宋芷灣先生事略》附　子樹姓張氏，名維屏，一字南山。父炳文，嘉慶辛酉舉人，官四會訓導，事節母以孝聞。南山舉道光二年進士。官黃梅知縣。遇大水，小舟勘災，急溜衝去，得樹免於溺，輿歌有「官要救民神救官」之句。調廣濟漕務，非折色規費，無所出。先生曰：「理不直則氣不壯，吾寧舍官以伸氣。」引疾去。汪文端語人曰：「縣官不願收漕，世所罕見也。」外艱歸，援例改同知，權南康知府。公暇至白鹿洞，與諸生講藝。蘇、李二公祠建於廬山，祀太白、東坡。未幾，罷郡歸。少負才名，以風雅飭吏治，爲蔣礪堂、翁覃溪、馮魚山、吳山尊及芷灣先生所激賞，與楊春潭康侯、香山黃子實稱「粵東三子」。性愛松，自號松心子。既歸，寓居花埭，閉戶著書，自號珠海老漁。有《聽松廬文鈔》、《詩話》及《松心日錄》、《松軒隨筆》、《老漁閒話》諸書行世，而所輯《國朝詩人徵略》尤有功於文獻云。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張維屏》　張維屏，字子樹，廣東番禺人。父炳文，官四會訓導。維屏幼奉庭訓，內行修飭，研究典籍，夙有詩名。年三十，所作已卓然成家，海內名流甚器重之。嘉慶九年舉人。至都，大興翁方

綱曰：「詩壇大敵至矣。」道光二年進士，以知縣分發湖北，署黃梅縣。時江水潰隄，災民徧野。維屏以帑金賑濟，區畫條法，民得實惠。嘗乘小舟勘災，遇急溜衝去，得樹免於溺。民歌有「官要救民神救官」之句。調補廣濟縣，漕務非折色，規費無所出。維屏曰：「理不直則氣不壯，吾寧舍官以伸氣。」引疾去。汪廷珍語人曰：「縣官不願收漕，世所罕見也。」丁艱服闋，願就閒曹，援例爲同知，分發江西，署南康府知府。政暇至鹿洞與諸生以文行砥礪，於廬山建李、蘇二公祠，祀太白、東坡。謂「詩可以興」，因集諸生講詩，寓規勸焉。未一載，罷郡，請假歸。時年五十七。遂不復出，隱居花埭，閉戶著書。時泛扁舟往來煙水間，自號珠海老漁。癖愛松，又號松心子。總督林則徐奉旨至廣東禁鴉片，訪於維屏。維屏曰：「毋開邊釁。」則徐不用。既而英人果攻廣州。晚年耳目聰明，讀書日有程課。爲學海堂學長，堂中士有善屬文者，維屏往拜之，曰：「昔吳學士蒲老矣，聞人誦吾詩，輒來拜我，我今敢不畏後生耶。」其愛才如此。性好游，嘗築室白雲山居之。又游羅浮山。告歸後，遊鼎湖、七星巖，西至桂林，徧遊諸巖洞。其詩出入漢、魏唐、宋諸大家，取才富而醞釀深，論者謂爲必傳。精醫術，而不著書。自言學醫四十年，得黃元御書，乃通長沙之學，其深造過於詩也。咸豐九年卒，年八十。所輯《國朝詩人徵略初編》六十卷《二編》六十四卷，最有功於文獻。著有《松心詩文集》。

《國朝書畫家筆錄・張維屏（工書）》 張維屏，字子樹，號南山，晚號松心子，珠海老漁，廣東番禺人。道光壬午進士。官江西南康知府。書法褚河南。擅詩詞，精考核。著《聽松廬文鈔》、《詩話》。

紀事

作家逸事

《國朝書人輯略》卷九《聽松廬詩話》 王鐵夫詩云：「打門一輩但求書。」又云：「書好何曾換得鵝。」又云：「苦教磨墨累家童。」鐵夫負重名，故書雖不甚工，而求者甚衆。余名不及鐵夫，乃索書者亦日踵於門，甚至如索逋之急，余嘗倩區方山、陳丹厓、沈竹坪、袁壽山諸君代筆。自余觀之，諸君書皆工於余，而索書者必欲得余手書。凡善書者多樂此不疲，余不善書，但覺疲而不樂，可笑也。

《粟香隨筆》卷六 張南山先生有游舫，顏曰「海天霞唱」，嘗招梁福草封翁同游荔灣。時荷花盛開，有女伶善簫，封翁成絕句云：「風騷裙屐快招邀，水軟山溫送畫橈。吹散炎雲三百頃，萬荷花擁一枝簫。」先生激賞，因誦近作，亦有「消夏且談今日事，七雙紅袖萬芙渠」之句。聽松主人晚年游讌之樂，至今猶艷稱之。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三 子樹一字南山，早負才名，居官亦有聲。晚年家居，頹唐自肆。余聞其鄉人曰：此南山有爲而然也。南山生平謹飭，後爲人所誤。區寬者，縣役之總首也。蠹法受贓，家貲鉅萬，援例得四品銜，既歿，其家請南山題主。私以萬金賂其人，其人粉飾慫恿，南山不知而從之，清議譁然。南山曾仿尤西堂法作圖數十幀，歷紀一生事蹟，付之梨棗，分致同人。或於其後添繪題主圖，密封送還，南山始覺，乃大慚憤。因謂身名瓦裂，有何顏面，因而問柳尋花，無日不在歌姬之院。即其素愛之聽松廬，亦不時至焉。

作品本事

《黃總戎行》 《退庵詩話》卷一二：南山《黃總戎行》云：「【略】總戎爲吾邑人，名標，字殿豪，以外委仕至總兵。善捕盜，人咸目爲「海疆長城」。宣宗時，特命繪像以進。事見阮《通志》及府、縣志。南山《秋懷》詩又有句云：「羣黎頌禱渠魁怖，鬚鬢蕭蕭老總戎。」香石《贖人行》收句云：「不恨兵船不得利，但恨不見黃總戎。」其威名亦可想矣。

《送齊北溟編修（鯤）奉命冊封琉球便道歸省》 《清史稿・仁宗本紀》：十二年秋七月乙巳，命編修齊鯤、給事中費錫章冊封琉球國王。

《黃梅大水行》 《清史稿・文苑傳三・張維屏》：道光二年進士，改官知縣，署黃梅。江水潰堤，乘小舟勘災，水急舟衝溜，掛樹免。民爲謠曰：「犯急湍，官救民，神救官。」

《詠小有餘坊》《雪橋詩話三集》卷一一：小有餘坊爲尺五莊廢後所餘一亭，沿河構屋數間，周曲設以葦籬，饒有野趣。張南山詩云：【略】。

《輓湯貞愍》《清稗類鈔・忠藎類・湯貞愍闔門殉難》：湯貞愍公貽汾，字雨生，江蘇武進人。以難廕起家，官至浙江金華協副將，致仕，居江寧。粵寇起事，陸立夫制府建瀛奏留在省籌辦軍務，深倚重之。及江寧城陷，闔門殉難，時年七十有六。臨難，作《絕命詩》五律一首，其詩云：【略】貞愍生時愛才好士，畫筆尤絕倫。張南山輓以詩云：「父子祖孫同節烈，畫詩詞賦有輝光。」

《贈湯九》《桐陰清話》卷一：羊城瞽者湯九能唱崑腔、梆子、《摸魚》、《解心》等歌，尤擅琵琶，宴客者常邀之爲歡場之助。張南山師嘗有詩贈之，句云：「莫道琵琶是枯木，四條絃見古人心。」湯刻於琵琶之背，逢人輒誇示之。

雜録

《谿山卧游録》卷四　粵東文士，能詩者兼工畫，黄小舟侍御玉衡、張南山司馬維屏，及黄香石明經，皆深於畫學者。小舟寫梅，得王元章遺意。香石著述甚富，曾讀其《浮山小志》，如置身於烟霞泉石間，噓吸吐納，俱有仙氣。古藤書屋中餞余南歸，作《天際歸舟圖》，筆意曠逸。南山畫余未之見，然人皆言其所作與時派不同。性酷好松，嘗云：「畫松要於不經意中見極經意處。」

《皇清書史》卷一五引《夢樓書話》　張維屏，字子樹，號南山，别號松心子、珠海老漁，番禺人。道光三年進士。官江西同知。署南康知府。書法河南。其平書議論翩翩，多心得語。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四　張維屏，字子樹，號南山，晚號松心子、珠海老漁，廣東番禺人。道光壬午進士。官江西南康知府。書法褚河南。擅詩詞。精考核。著《聽松廬文鈔》、《詩話》。潘蓮舫光祿藏有小行楷詩詞册，純具書味。

黄培芳《同譚康侯過城西新安客館園林兼訪張南山同年》　暇日偶作西郭遊，行同美人銷我憂。瓊宫閬苑去人近，入門景色迴深幽。獅子林疑分一面，英石山可行四週。過橋穿徑入修竹，扳崖陟磴升朱樓。如虹複道空際轉，似黛遠山欄外浮。同行清魂恍不定，盤旋忽下平林陬。朱魚俯仰呼可出，一池止水澄清秋。道人無言兩相對，形忘意釋神爲謀。殘陽吹過雨數點，拂衣更訪雲鶴儔。

孫鼎臣

《射鷹樓詩話》卷二　昔王若虚評白樂天詩情致曲盡，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至長韻大篇及樂府，動數百千言，語語順適，中含諷勸，是古詩人和平中正之響。余友善化孫芝舫（鼎臣）太史（乙巳翰林）詩，逸秀雄深，宏亮高雋，不必與香山同調；要其和平之旨，沁人肝脾，又多諷勸之辭，可謂異曲同工者矣。乙巳余寓京師宣武坊朱伯韓侍御宅，與太史寓宅密邇。太史來訪，余數數過從，或暢談竟夕。太史氣度嫻雅，望之如晉、魏間人，尤工駢四儷六文。其送《張蕉泉游金陵序》一篇，囊括金陵歷朝掌故，傷今弔古，視庾子山《哀江南賦》不是過也。是秋余將南旋，瀕行，太史成長篇，並《開元占經》相贈，依依話别，情懷懇摯。

《國朝正雅集》卷八八　孫衣言云：性情沉篤似子建、元亮，山水詩峭悍鑱險，幾欲突過韓、杜，眼中之人實不多得。

又　楊彝珍云：諸詩指事造懷，融然遠寄，祛其雕蔚，孤露至情，至藻飾巉險之作，窮力追新，盤造生語，狀變晰於指陳，思議浮於開觸，直能獨闢異境，軒翥古數大家之後。

又引《寄心盦詩話》　芝房侍讀詩極力鐫鑱而不傷氣，《使黔》一集幾入山水之窟，而抉其精奥，如：「諸峯露其頂，百里青鑽屼。」「有若筍解籜，怒出頭角駢。」「迴峯生積陰，當午日不見。」「浮浮衫翠深，慘慘松色變。」「射工掠浮影，暗伏虺與蠆。」「日月避其幽，晝夜雲雨晦。」皆鑿鑿齒齒，能狀難狀之景者。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七　孫鼎臣，字子餘，號芝房，善化人。道光乙巳

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侍讀。有《蒼筠集》。

又　芝房官翰林，幾顯用矣。會時艱，家又多故，憂病早歿，時咸惜之。詩以入黔爲最工，論者至比之子厚山水記云。

《自江陵舟行達常德感事》《雪橋詩話續集》卷七：其《自江陵舟行達常德感事》云：【略】指事造懷，有以自尊其體。

《自玉屏至龍里雜詩》《射鷹樓詩話》卷二：太史蘊抱宏深，有身世之感，其《君不見》四首云：【略】太史己酉典試黔中，讀其路中所爲詩，直入浣花翁之室。其《自玉屏至龍里雜詩》云：【略】。

《續碑傳集》卷一八吳敏樹《翰林院侍讀孫君墓表》　咸豐九年三月十七日，翰林院侍讀芝房孫君卒於長沙里居。卒前二日，力起爲書，告知友爲別。而及敏樹，且屬表於其墓。先是一年，君奉母桂太恭人之喪歸自京師，而君已病失音，醫久不愈。自以家多不幸，兩弟仲、嘉，兵部叔孚孝廉前已連喪，身又嬰疾，意必不獲壽，日夜取平生所爲書及詩更定其稿。余輩往視，則出以相質，盡無憾乃止。及將卒，所與書詞意恬然，筆札與常日不異。嗚呼！其於死生之際乃如是，君賢矣哉。君自幼少名神童子，即絕去尋常才士意態，默自修厲，期至於古人。性好詩歌，文辭窮究源流，探擇體要，剖析微眇，既精既嚴，然後舉其才力從之，故才益豐，文益高。及居翰林，聲譽最隆，而君未屑以文人自與也。益深考古今學術、政教、治亂所由，及鹽漕、錢幣、河渠、兵制諸大政事實利害，而察其通變所宜與其所不可者，爲書論數十篇，其言絕明達適治體，屏斥小利，要歸大道。蓋古之論政事、議鹽鐵者，不能過。而君遂不及大用，以究竟其志，其待於後世者爲多云。君諱鼎臣，字子餘，善化人。年十四爲諸生，十七舉鄉試，數年考選內閣中書舍人。道光二十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己酉科鄉試貴州正考官。庚戌，今上登極，充宣宗成皇帝實錄館纂修官。咸豐二年御試翰詹一等，擢翰林院侍讀，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是時粵賊方出，湖南各路民先賊驚散，軍興動天下，朝臣並言得失。君數上疏言團練籌餉事。而故總督琦善自黑龍江戍所釋還，署河南巡撫，以備賊之北竄，君言其人不宜復用。明年賊躪河南、北，故督師大臣賽尚阿、徐廣縉並以寬旨出獄，赴軍前自效。君又言兩人前失律罪大，不誅且用之，無以申軍法示天下罰。君論事既切深，時皆不能用，乃請假歸。賊猶出入湖南、北閒，君築室山中，奉親讀書閱四年。起補故官，遭喪歸，遂卒，年四十一。觀君之立朝，居翰林文學之官，覩時之亟，發憤犯難，風采暴露，足以信其志也。然君爲人羸然溫秀，語言徐徐甚簡，少與人善，意色自親，無熱喜之態。他亦皆得者，然其韻度遠矣。於文章力操大雅，骨格矜重，而出之純渾流麗，人習觀之，徒驚其美才而不知其介然甚有以自尊也。君曾祖諱繩武，歲貢生，誥封文林郎。祖諱先振，舉人，直隸隆平知縣。父諱葆田，舉人，桃源教諭。余爲撰家傳曰：劭吾先生者，祖父皆以君貴，累贈中憲大夫。妻唐氏、繼妻胡氏。子宗錫、宗穀、宗翰。其葬君某鄉某原，以某年月日。所著詩十卷、文十卷，《畚塘芻論》三卷、《河防紀略》四卷，總爲《蒼筠集》行於世。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孫鼎臣》　孫鼎臣，字芝房，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二十九年充貴州鄉試正考官。咸豐二年擢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時粵寇肆擾，有詔戒臣下因循，鼎臣疏言因循之弊，宜用法以治標，用人以治本。又疏陳團練、籌餉事宜。陝甘總督琦善釋自黑龍江，署河南巡撫，鼎臣言其人不足復用。明年賊擾河北，故督師賽尚阿、徐廣縉並出獄，赴軍前自效，又亟言兩人失律罪大，復用之，無以申軍法。尋乞假歸。逾年入京，補原官。復以母憂歸，尋卒，年四十一。鼎臣少聰穎，年十一，作《西王母賦》，驚其長老。後與上元梅曾亮遊，乃變駢體爲古文，曾亮稱其詞旨明健，絕去六朝婾婀之習。既乞假歸，奉母讀書，益取古今言學術、治道諸書，鉤抉奧祕，成《畚塘芻論》、《河防紀略》。又謂自漢至今，權鹽之法隨時損益，法之興也愈繁，則弊之出也愈滋。善爲法者，以民之利散之於民，制其出入，不務與民爭利，而其利究歸於國家。人第知厲禁之爲禁，不知不禁之禁爲無形也。知多取之爲取，不知薄取之取爲無窮也，著《論鹽》三篇。又論川、陝、楚之變，民皆以州、縣爲辭。州、縣者，民之所望爲父母也。今疾之如仇讐，而欲剸刃焉。其所由來者遠矣，豈盡州、縣之過哉。選之不精，任之不重，待之不寬，夫是以敝至此也。所爲詩峭悍鑱險，王昶稱其使黔一集，幾入山水之窟，而抉其精奧。著有《蒼筠文集》六卷。

朱克敬《儒林瑣記》　孫鼎臣，字芝房，湖南善化人。道光乙巳進士。官翰林院侍講學士。遭母喪歸。卒年四十一。少以文學知名，既登朝，研索不倦。其學淹貫古今，周知庶務，而一本儒術，不矜考據，亦不墮空虛。著《畚

塘芻論》二卷，通論古今利病，博達精醇，多可用以經世。

《官兵行》《射鷹樓詩話》卷二：海口不靖以來，定海、甯波婦女被毒最慘，有帶至鬼國者，有鬻與他人者，有肆淫後投之於水者，有送與漢奸者。陳少香先生詩所以有「紅粉千行航海法，白幡一片上城來」之句。然各海口官兵之害，猶之逆夷。余友孫芝房太史《官兵行》云：【略】。

《密荔枝》、《素心蘭》《十朝詩乘》卷一一：嘉慶二十五年，始撤荔枝之貢，至道光二年並罷貢蘭。孫芝房（鼎臣）官翰林日，追述聖德，爲樂府紀之。《密荔枝》云：【略】《素心蘭》云：【略】。

《皇清書史》卷一〇引《木葉廔法書記》孫鼎臣，字子餘，號芝房，善化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官侍讀學士。與先大父光祿公爲同年友，有贈公五言古詩一首，書作長卷，筆勢雄偉，似米海岳。

葉名澧 葉名澧

《國朝正雅集》卷八二《寄心盦詩話》昔汪醇卿太史寄潤臣中翰《溯舞集》來南，讀之，歎其紀山川之奇詭，託雅音以寫之，是近來作者所少。暨入都，遂與潤臣訂交，呼朋讌集，唱和遂多，統觀其詩，以眞樸之性，一發其胸中之所欲言。北至雁門，南至黔中，江、漢、吳、越之交，靡不躡足景物變態，而性情則愈深摯。或謂潤臣詩，託體陶、韋，然潤臣自有眞詩，乃與古人暗合耳。絺章繪句之流，當早爲避舍。即求諸聲律格調間者，亦去潤臣遠甚。讀者似宜同有此見也。

又引劉存仁《序略》休沐之暇，時與二三賢士作山水遊，歸則鍵戶讀書，苦吟不輟，意度蕭遠，令人作塵外想。今年余來京師，辱君雅契。一日，出全稿相示，其爲詩體素儲潔，冲漠夷曠，肆而不流，廉而不劌，高情遠韻，翛然筆墨之外，庶幾風人之遺意者，君其是歟？君世承苞蔭，無單寒噍殺之音，故其聲清越以長，誠之不可掩也。如是集中紀行述遇，俯仰身世，搜抉奇異而出以靜深，其眷戀庭闈，愴懷師友，孝友之肫篤，懷抱之高迥，猶掩卷有餘思焉。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九　葉名澧，字翰元，號潤臣，漢陽人。道光丁酉舉人。歷官內閣侍讀，改浙江候補道。有《敦夙好齋詩》。

又　潤臣治金石考訂，繩其家業。舍人久次得遷侍讀，同時士大夫以學問名節著者，皆與結納，蔚騰清譽。治粵疆儥事，愍其家督，鬱鬱改官南行。集中詩以《塘鄍道中作》爲止，蓋至浙不數月，痁作遽卒，湖山之美未一留題也。

《雪橋詩話續集》卷七　潤臣官內閣久，於書無所不窺，所爲《敦夙好齋詩》，高潔清深。

《清稗類鈔・文學類・葉潤臣善平韵五言》葉名澧，字潤臣，名琛弟也。由內閣侍讀改道員，需次浙江，咸豐己未卒於浙。潤臣家世葉撫，官京師日，縞紵之交，率爲名流，居虎坊橋西。善爲平韻五言古詩。受詩於山陽潘大令德輿，潘弟子孔宥函繼鑾俱工五言。當道光之季，蘇詩方競，讀潤臣詩，覺灑然塵壒之外也。山陽徐賓華、度文嘉於咸豐戊午廣京兆試，吳稼軒招飲，坐客有潤臣。潤臣一目上視，時久不得其兄名琛訊，相對欷歔，不復能作平生豪語矣。

《清儒學案小傳・葉先生名澧》葉名澧，字翰源，號潤臣，漢陽人。道光丁酉舉人。官內閣中書，遷侍讀，改浙江候補道。先生博學好古，治經通《易》、《爾雅》，尤工詩。並時諸子如梅伯言、何子貞、汪仲穆、王少鶴，劉炯甫之屬，先生皆與交。然自謂所學得於潘先生爲多，遂執弟子禮。故於四農之卒，痛惋屢見於詩。後以兄名琛歿於海上，邑邑卒於杭州。著有《敦夙好齋詩初編》十二卷《續編》八卷、《橋西雜記》一卷。

《春暮游龍樹寺》《雪橋詩話續集》卷七：嘉、道間，閣中如姚鏡塘學塽、李蘭卿彥章、吳蘭雪嵩梁、陳範川鴻墀、徐星伯松、吳西穀清皋、端木鶴田國瑚退直琴尊，以商榷文字爲樂。至是，均先後下世。京洛風塵，江鄉烽火，憂時念亂，時見於辭。

《碑傳集補》卷五〇朱琦《葉中憲君傳》君諱名澧，字翰源，一字潤臣。其先世自江南溧水遷漢陽，世有魁碩巨儒。祖繼雯，在嘉慶閒爲給諫，侃侃建言，世所稱雲素先生者也。贈公志詵，屢舉京兆不售。其家多金石文史，博學能教子。君少與兄名琛並著稱。然兄由翰林累官督兩廣，以撫夷晉男爵，拜大學士。而君當家門貴勢鼎盛之時，僅一登丁酉鄉薦，爲中書舍人。

居恆嗜詩，於書無不窺。曩於史館識君，其後別十年，至京過後益歡。君盡刊所爲《敦夙好齋詩》示琦，清微遒厚，駸駸老杜。並時諸子，如梅伯言、何子貞、汪仲穆、王少鶴、劉炯甫之屬，君皆與交。然君自謂所學得山陽潘先生爲多，遂執弟子禮，故於山陽之卒，痛惋屢見於詩。君官內閣久，歷史館、玉牒館纂修，轉侍讀。京察優等。未幾由海疆捐輸予花翎。咸豐八年，夷事復熾，君兄落職，浮海涉印度。贈公年老矣，遠在嶺南萬里外。君亟思侍親，以貲出爲浙江試用道。中塗聞兄喪，邑邑抵浙，病痁遽卒。是爲咸豐九年八月朔日也。年四十九。子恩頤，與胡君心耘續刊君遺詩，丐琦爲傳。先是，君南來時，飲滄浪亭，言笑竟日，猶及和君淮上詩。不意今日遂次君狀而爲之傳也，其可悲已。

《故友詩錄二編》譚獻《葉名澧傳》 葉名澧，字潤臣，湖北漢陽人。道光丁酉舉人。東卿先生少子。以好古博學世其家，兄又顯貴，門戶盛時有趨走若不及者。君忠信恬澹，居京師，蕭曠有山澤閒意。通經，治《易》、《爾雅》，屬草不示人，人知其詩而已。詩寬粹質厚，以爲學王、孟者其迹也。海上變起，君兄淪沒，世爭譽之。君金門之隱，亦戚然不自容，遂由內閣侍讀入貲改外，以道員赴浙江，憔悴南服。雖性嗜山水，將以宦遊，而人事哀樂，垂垂老矣。咸豐八年七月歿於杭州。文章憎命，竟夭天年。著書未成。文苑非素志，矢詩千篇，變風，小雅之材歟！楚聲自屈、景而後，波瀾莫二。君超然物表，晚遭人倫之變，鬱伊連蹇以終。《懷沙》、《大招》，此其嗣響也。所箸有《敦夙好齋詩初編》十二卷、《續編》八卷。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葉名澧》 葉名澧，字潤臣，湖北漢陽人。道光十七年舉人。官內閣中書，遷侍讀，改浙江候補道。名澧博學好古，治經通《易》、《爾雅》。尤工詩。居京師，鍵戶讀書，苦吟不輟。與潘德輿交十年，作詩之旨得於德輿爲多。暇與二、三賢士作山水游，意度蕭曠，有山澤閒意。中歲偏游江漢吳越，南抵黔中，北至雁門，所至皆紀以詩。一時名士如湯鵬、王柏心、陳文述、宗稷辰、戴絅孫、姚燮、張際亮、符葆森諸人，皆與訂交。後以兄名琛歿於海上，侘傺不得志，咸豐八年卒於杭州。詩有眞意託體，在陶、韋、王、孟之閒。際亮稱其深得唐賢三昧。著有《敦夙好齋詩初編》十二卷《續編》八卷、《橋西雜記》一卷。

《養自然齋詩話》卷九 潤臣由舉人官內閣侍讀，家門盛時，獨蕭然有山澤間意。後以道員赴浙，歿於杭州。生平治經，精《易》、《爾雅》，屬草不示人，人知其詩而已。有《敦夙好齋集》。

《彭餓夫墓》 《養自然齋詩話》卷九：咸豐初，河南輝縣新修彭餓夫墓，徵詩四方。餓夫名之璨，字了凡，蠡縣人。甲申後，遊蘇門，依孫徵君夏峰，攜《漢壽亭侯》書一册以示意。徵君勸以歸老墳墓，不往，竟坐死於嘯臺之旁。徵君義之，爲表其墓。時順治戊戌也。

《載鵝詩》 《雪橋詩話餘集》卷七：道光初，宣宗巡盛京，舉秋獮之典。張溫和以軍機章京與隨扈之役。有餽生鵝者，籠於駝裝之上，行御道旁。宣宗知爲從臣物，顧而笑焉。溫和旋奉命觀察轉漕山左，淙歷河南按察使，皆載鵝以行。孔繡山爲文記之，秦宜亭炳文爲作《載鵝圖》，葉潤臣詩云：【略】。

《胡心耘以活字版印琳瑯祕室叢書感賦四絕句》 《雪橋詩話餘集》卷八：仁和胡心耘博士珽，居吳門，以活字版印《琳瑯祕室叢書》。葉潤臣賦四絕句云：【略】心耘少孤，母蔣氏保守遺書，俟其成長而授之。咸豐癸丑，上海城陷，吳中遷徙殆盡，心耘閉戶修書，與苕生最爲同調。其叢書四集三十種，首列《東家雜記》，旁及百家，足稱好事。庚申避亂滬城，辛酉卒，年四十。

《寄贈癡樵子》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一：建寧耕者余某，自號癡樵子，與張亨甫善。亨甫嘗攜其詩卷於行篋。葉潤臣有寄贈詩云：【略】。

《答丁頤伯》 《雪橋詩話續集》卷七：崑臣使相，爲英人挾以浮海。【略】其《答丁頤伯》云：【略】則崑臣辱國以後作。於酒爲大戶，嘗於廠市見「宮僚雅集」杯十具，價重莫能致也，賦詩紀之。蓋康熙朝，湯潛庵、沈繹堂、郭快圃、王昊廬、田子湄、張敦復、李山公、朱即山、王阮亭諸公同官宮坊，造銀杯十，鐫「宮僚雅集」四字，並飲者人名、字號、籍貫，大戶湯文正公，小戶則王文簡公也。

王星誠

潘祖蔭《西堯草題識》 孟調王氏，名星誠，浙江山陰人。幼有異才，未冠補博士弟子。旋以家貧，遊河南、北，爲書記。咸豐己未來赴京兆試，試畢病，榜發中副車，越日卒，年二十有九。其友李菼客民部發其篋，得殘草如干首，手錄存之。其全稿不可得，或曰在大梁董氏，顧不能致也。余未識孟調，因陳生珊士得交于菼客，耳孟調名。讀其遺集，想見其人，恐日久湫失，爲梓以傳。於戲！吳越之間，面斗負溟，魁艾俊姝，接趾多有。其枕藉于巖壑而名汶汶者，亦不知其凡幾。孟調所傳雖僅此，以視白雲幽幽、蝯吟蠖弔者，不以優乎！

戴文選《吟林綴語》 山陰王孟調星誠【略】其友李菼客民部發其篋，得殘草若干首，皆有清微淡遠之音。《洛陽弔明福恭王》云：「不是深宮寵遇隆，頭顱甯值陷元戎。空傳雉后憐如意，眞箇鴻門殺太公。拱手中原殊草草，當頭春月更忽忽。還留一塊官家肉，祇與田雄錄首功。」《首陽驛》云：「至性不可敵，秋風薇蕨新。空山窮餓日，垂老弟兄身。直諫存吾道，《陰符》惜故人。予方懷伯氏，何以弔遺民？」《鞏縣道中竹枝詞》云：「九月山城柿子黃，小姑窄袖青絲筐。郎身如果儂如葉，果到香時葉已黃。」《七陵》云：「洛水湛湛晚欲澈，虎牢秋色尚峻嶒。年前一匊冬青淚，又整殘衫過七陵。」孟調胸襟磊落，豐于才，而嗇于遇。惜哉。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七 孟調幼穎異，目多白眉，有奇采，刻意爲詩。以家貧游河南，依其叔父副都御史履謙于河防。咸豐己未應京兆試，已病甚，榜發中副車，越日卒，年二十有九。李越縵《讀孟調詩》云：「不謂斯人死，高歌尚起予。此才能幾見，吾道定何如？五夜神魂接，千秋想望虛。飄零新楮墨，知是必傳書。」

《碑傳集補》卷五一李慈銘《陳壽祺王星誠孫廷璋三子傳》 王星誠，本名于邁，又名章，字平子，更字孟調，亦山陰人。父學厚，道光甲午舉人，慈湖書院山長。君幼穎異，目多白眉，有奇采。甫成童，爲文即刻意自異，不蹈故常。爲詩歌鏤心鉥腎，見者斂手。山長故予族父青田先生高第弟子也，以文章名一時，少許可，顧奇忞。君嘗偏攜其文以夸于客。甫冠受知于知府徐君榮，學使吳公鍾駿試皆第一，補縣學生，名大噪。君早失恃，比長而繼母又殁，山長恐君試失時，遂以君出後其從祖父，君不敢違。及爲弟子員，釋菜于郡，時宣宗崩，已逾百日，守令諸官皆吉服肄事，君獨衣青衣。徐君以其爲國卹也，詰之，君不對。未幾而山長殁。家素貧，時山長三娶妻甫數月，君姊妹未嫁者二人，一弟眇而甚弱，君已娶婦有子，鬻鬻不能繼，于是始客游。初爲餘姚令宋賓王掌書記者數年，繼客于蕭山。予自丁未冬與君角藝于塾，務爭勝以能相高而相得甚。君爲《希有鳥賦》以贈，予賦《大鵬行》以答之。息同補弟子員，益相親，閒日輒過從，以所業相質證。或上下議論，窮極幽眇，盡晝夜不止。意氣淩厲，蔑視一世，以爲兩人外無可與言者。或出詣人，必兩人俱抵掌高論，歌噱互作，坐客輒縮朒避去。時御史宗先生稷辰方里居，創四賢講社，招致英俊，予與君皆箸錄。一日，予與宗先生論學不合，宗先生嗤點予文，君聞之怒甚以告予，予遂不復至宗先生門，君亦不往。宗先生婁好言相謝，兩人始復稱弟子，然終不以所作眙宗先生矣。君既客游，閒數月必歸。歸則必過予信宿，或至十日始去。而郵筒詩文往來曹江上者相望也。及丙辰春，君始遠游，由京師至河南，依其叔父故副都御史履謙于河防副都。以憂歸，君遂歷客豫中諸牧令。嘗寓書予曰：「自客大梁，始知鄉里之多才，而貧賤之可樂。蓋數年中無旬日不夢至越縵堂也。」越縵堂者，予讀書處也。己未夏，予入都，君亦來應京兆試，則已病脾，泄精神耗，竇予方被橫逆之禍大困，相見惟咤嚓抑鬱，無復向時意矣。未幾，同入試。試畢，君寓邑邸，病益甚，榜發中副車，越日遂殁，年二十有九。時君有戚誼數人發其匣，得金數溢，買棺以斂。今猶肂城南擴誼園也。予方與同人謀之，將以明年歸其喪。君娶于施，生二子一女。

史念祖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史撫部念祖之工文，前已略述之，茲又得其古近

體詩十數章。撫部起家簿尉，中年始折節向學，與樵野侍郎同。侍郎之詩高華，撫部之詩疏宕，皆一時異才也。《古意》【略】數詩皆可奪宋人之席。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〇　史念祖，字繩之，江蘇江都人。官至廣西巡撫，罷賞邑員加副都統銜。有《兪齋文稿》。

《近代名人小傳・史念祖》　字繩之，（漂）〔溧〕陽人。踰冠以捐納通判從英翰軍，數保至道員；後授直隸臬司，年未及三十也。臺諫彈其不堪方面，令總督曾國藩察覆，稱念祖明爽，唯尚少歷練，宜暫緩任事。後竟開缺。光緒初授甘肅臬司，頗見賞于左宗棠。未幾遷藩司，復被劾去。再起爲貴州、雲南藩臬、廣西巡撫。以其妾弟司閽通賄賂，革職。趙爾巽官貴州知府，受知念祖，及爲奉天將軍，疏薦加副都統銜督奉天墾務，以中飽財政局帑，爲徐世昌劾罷，歿於揚州。念祖少負才氣，騰上最早。及後歷官四省，簠簋不飭，愛憎自私。屢罣彈章，皆坐貪墨。著有《兪兪齋集》，或謂出金華襲藕田手。

周肇祥《弢園隨筆跋》　右《弢園隨筆》一卷，先師江都史繩之先生遺著也。先生所爲詩詞、駢散文已先後刊行，獨隨筆不輕示人。先生昔語肇祥身後爲刊之。今先生歿將十年，思久而散失，函其家，因索得所存各條，皆先生手自刪定，莫不言精而旨粹。先生之立身守道與夫戰功治行，略見於此。猶記清光緒甲辰、乙巳間，先生以老成碩望，奉旨幫辦奉天賑撫兼督辦財政局，肇祥居補庵制府幕，幷任財政局稅務主稿，僚屬中肇祥年最少、秩最卑、氣最盛，於興革利病輒多所指陳，甚或與先生抗爭不少讓。先生虛懷聽納，或竟舍己見以從。嘗與涕泣論天下事，而痛清之必亡。自恨年老無能，爲以遠大相期許。先生學賅內外，篤信空宗，每謂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人身難得，不可錯過。導以讀《楞嚴》，持淨土，屢有所開示。肇祥之得發三藐三菩提心者，實先生之賜。悲夫！士生斯世，感恩易而知己難。先生於肇祥誠可謂知己。至於指迷塗，出火宅，恩義深重，等於生身，則迥非世俗所謂感恩云者。其種因不知在幾千萬劫以前，而結果又不知在幾千萬劫以後。遇合之數，非偶然也。先生於清史例得立傳，補庵館長以爲知先生莫肇祥若，命撰傳，凡三千言，今踐夙諾，將隨筆付梓，以廣其傳。肇祥時命不偶，無足以副先生之期許。然先生身後事則已了然，無復罣漏，肇祥亦可無憾矣。謹薰沐稽首而爲之跋。

宋翔鳳

論述

《卧園詩話》卷三　《憶山堂詩》，長洲宋翔鳳廣文所著也，予特愛其《題記夢圖》云：「和雲和月抱烟蘿，記得都從夢裏過。月自凄凉雲自白，年來此夢也無多。」

《刺程楞香》　《郭嵩燾日記》（咸豐六年三月初三日）：宋于庭見贈所撰《洞簫樓詩續刻》一帙、《過庭錄》四帙。年已八十，精神猶昔。【略】又誦其《刺程楞香》一詩云：【略】諸所言論，猶見老成典則也。

《虎坊橋雜詩》　《雪橋詩話》卷一一：宋于廷說《尚書》，劉申受頗以爲是，與王伯申論之則不甚相合。于廷《虎坊橋雜詩》云：「漆經非散佚，北斗宿當中。王肅詞難合，劉歆說已通。古文眞朽蠹，大義付冥濛。寥落塵寰裏，何人識宋衷？」此本朝學派一大關鍵也。

傳記

《清史列傳・儒林傳下・宋翔鳳》　宋翔鳳，字于庭，江蘇長洲人。嘉慶五年舉人。湖南新寧縣知縣。亦莊述祖之甥，述祖有「劉甥可師，宋甥可友」之語。劉謂逢祿，宋謂翔鳳也。翔鳳通訓詁名物，志在西漢家法。微言大義，得莊氏之眞傳。著《論語說義》十卷，序曰：「《論語說》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微言者，性與天道之言也。此二十篇，尋其條理，求其恉趣，而太平之治、素王之業備焉。自漢以來，諸家之說時合時離，不能畫一。常綜覈古今有纂言之作，其文繁多，因別錄私說，題爲《說義》。又有《論語鄭注》十卷、《大學古義說》二卷、《孟子趙注補正》六卷、《孟子劉熙注》

一卷、《四書釋地辨證》二卷、《卦氣解》一卷、《尚書說》一卷、《尚書譜》一卷、《爾雅釋服》一卷、《小爾雅訓纂》六卷、《五經要義》一卷、《五經通義》一卷、《過庭錄》十六卷、《論語發微》、《經問》、《樸學齋札記》。咸豐九年重賦鹿鳴，次年卒，年八十二。

紀事

《題高蒼巖畫鞠圖》《雪橋詩話餘集》卷六：高藏蒼巖善指頭畫，陳笠驅中丞藏其《畫鞠》一幀，宋于廷詩云：【略】笠驅招集飛霞閣作也。

《青溪雜詩》《雪橋詩話餘集》卷六：宋于廷《青溪雜詩》云：【略】自注謂《三家文鈔》載汪鈍翁《題壯悔堂集》云：「朝宗游金陵，挈數千金，寓桃葉渡，日夜召故人善酒者，挾妓縱飲，治盤饌甚盛。有膳夫忤意，撾殺之，投屍秦淮水中。時侯氏勢方張，見者咋舌不敢問。」又宋牧仲《朝宗傳》曰：「順治間，河南撫軍廉知方域豪橫，將按治，先文康公言之而止。」兩家文所言如此，則後孔東塘譜《桃花扇傳奇》，頗言朝宗風流蘊藉，蓋綴飾。後鈍翁自刻文集，刪去此篇，亦爲朝宗諱也。

《題趙億孫病榻倚肘卷子》《雪橋詩話》卷一一：錢獻之年老病風，行動需人，尚能以左手作篆。于廷《題趙億孫病榻倚肘卷子》云：【略】億孫時亦負元晏之疾也。

《五柳園》《春在堂隨筆》卷四：自來經生多不工詞翰。宋于庭先生翔鳳，傳常州莊氏之學，而所著《洞簫樓詩》多清麗可誦。余於戊午冬移居石氏五柳園，有詩四章，一時和者頗多，今皆不存，惟先生詩尚在，而五柳園鞠爲茂草矣。感念今昔，爲之惘然。其詩曰：【略】。

《題張仲雅簡松草堂集》《雪橋詩話》卷一一：宋于廷《題張仲雅簡松草堂集》句云：「未許草書求大令，同將蠻語識參軍。」仲雅爲侍郎映辰子，梁文莊甥，時令湘潭。參軍爲瞿木夫，錢竹汀壻也，輯有《官印考證》、《吳郡金石志》。

《平簫曲》《雪橋詩話續集》卷七：黔平溪鄭氏取竹作洞簫，分寸節度皆合古製。其聲清越，聽之有雌雄，家傳此技數百年矣。其造時必夜分萬籟皆靜，亦當代之奇製也。宋于廷《平簫曲》云：【略】。

《勘經室校緯歌贈孫鳳卿》《雪橋詩話》卷一〇：孫鳳卿觀察彤家涿州北門內丁字口，校刊《緯書》，于廷作《勘經室校緯歌》贈之云：【略】。

《洪州別惲子居大令敬》《雪橋詩話》卷九：宋于廷《洪州別惲子居大令敬》云：【略】是年爲嘉慶甲戌，子居以瑞金知縣權南昌府吳城同知，爲姦民誣告家人得贓，以失察被劾。既奉部議革職，還至瑞金，頓首謝鄭孺人曰：「爲吏不謹，貽太夫人憂。」鄭孺人笑曰：「吾知此獄無媿于汝心，故不汝責也。且汝好直，不能爲非理屈，得禍當不止此，今以微罪行，幸矣！」時巡撫金蘭畦先已薨逝，阮文達自河南調撫江西未至，布政使方護理印務，嗜曰：「惲子居大賢，乃今以賄敗！」

《贈松齋二十四韻》《雪橋詩話》卷一〇：劉松齋【略】縣丞初至蜀，攝大竹縣丞。民有訟債者，賒貸家獻金賂公，求不直子錢家。公計其數，抵所負之半，陽許之。升堂，出金斥賒貸家曰：「汝賄官，何如償債？令更出其半以完母。」而令子錢家讓其子。立予判結，兩造各感泣。補冕甯縣丞，遷南充知縣，署東鄉、廣元等縣事，得民心。撫民及士卒皆以兒子畜之。川、楚教匪起，以鄉兵破賊，大小近百戰。賊首王三槐聽公諭降，而總統以生擒入告。廷訊時，三槐供言：「四川好官，惟劉青天一人。」羅思舉者，東鄉人，橫行川楚境有年。公以計縛之，奇其才，釋爲鄉勇首。思舉遂以軍功起家，至提督，謚壯勇。【略】嘉慶十七年，轉山東鹽運使。山東鹽政疲，公不受陋規，清其積弊，商人紆而課以中程。逾年，教匪朱成良陷定陶、曹縣，請於巡撫同興，以官兵五百敗之於方山，復定陶，又敗之於張家廟，扈家集，復曹縣；河南賊自滑縣奔曹縣者，並殲之。升雲南布政使，旋以二品頂帶仍留鹽運使任。宋于廷《贈松齋二十四韻》云：【略】。《十朝詩乘》卷一一：劉松齋（清）【略】任晉藩，以事劾欽使初彭齡。彭齡旋攝撫，劾其無大臣體，降員外郎，復洊擢都轉山東。【略】以功擢滇藩，仍留任，尋改總兵。其致仕，以與撫臣論裁兵事不合，部仍如其議。宋于廷《贈松齋》詩云：「盛世資賢傑，通儒善將兵。一心能運用，百戰有聲名。」「大勇元無敵，深仁更有情。近民通疾苦，入世息紛爭。短策收龍豹，長驅竄歇狌。奇功身不有，殊遇衆皆驚。」推許甚至，亦公論也。四川、山東皆爲立生祠，民稱曰「劉青天祠」。

《摸魚兒》（記祥泂）《清詞玉屑》卷一〇：摸瓜之俗，見麟見亭《鴻雪因

緣》，紀黔陽所見也。是風皖中亦有之。凡婦人新嫁者，於中秋夕竊人園中倭瓜，以爲宜子之兆。鄧嶰筠紀以《摸魚兒》詞，宋于廷翔鳳亦和是詞，且謂皖俗摸瓜外，更有以鼓樂送瓜與新嫁娘者。其詞雖遜嶰筠工麗，別見作意。【略】于廷嘗客黔南，其水西地亦送瓜成俗，謂爲宜男，復追憶疊韵云：【略】蠻邊異俗，不解何以流衍淮淝？

陸嵩

論述

綜論

朱綬《意苕山館詩稿序》 希孫能讀父書，英偉有器識。曾遊浙東、西，詩思挺秀，得山川之靈。學務閎覽，而持擇精審。虛懷粥粥，驟窺之若無有。亦連試不得志，以貢就校官。是時先生棄養，令弟春覃且前卒，希孫應順天試復黜，賃一驢歸他人處，此憯惻憤懣必有甚者。而希孫終天之憾，惟念不及以顯揚事親，并悼弱弟之早喪，通塞否泰，不爲一身計較也。頃者示綬一卷詩，屬以言，綬何能言？詩者，性情也。有性情而後有詩，無性情是無詩也。性本於天，情發於人。本於天者，輔之於學則益厚發於人者，衷之於道則加醇。綬之言詩如是而已，是皆希孫所自有者也。希孫交遊不濫不狎，勸善規過，有直諒風，此亦性情之過人者。希孫之詩，希孫之性情也，讀者以綬言求之可已。

陳用光《意苕山館詩稿序》 昔人論詩，謂學杜必從玉溪入，以玉溪爲杜門戶，未有不由門戶而能入室者。斯言也，誰不謂然。然學玉溪者，往往襲玉溪之貌，掇撦割裂，一以豐富藻麗爲主，而於玉溪之追蹤杜陵者萬不得一焉。是不僅杜之室不能入，并玉溪之門戶亦不能由也。蓋變玉溪而爲西崑，雖玉溪其可學乎！吳門陸子方山善學玉溪者也，得玉溪之神，不襲玉溪之貌，所謂包蘊密緻，衍繹平暢，味無窮而酌不竭者。其庶幾由玉溪以窺老杜，而與呑剝玉溪之流有不可同年而語者。

張履《意苕山館詩稿序》 吾友陸君方山長於詩者也。【略】其運思清，其擇言雅，而其所以爲之者一出於性情之摯。其中如游子之悲、喪弟之戚，能

藝文

周儀暐《乙丑報罷將由江南之粵東出都留別二十二首》一六 辰龍關外雪初霏，大庾峯頭綠正肥。同是壯遊誇萬里，只憐倦羽不雙飛。鷓鴣聽斷醒羈夢，芍藥看殘別帝畿。君是趨庭我爲客，落花風裏獨沾衣。

又《和宋大于廷（翔鳳）繙書二首》 日薄雨光碎，春銷花夢醒。天儀珠柱碧，僊服羽衣青。隴右棲封達，遼東老管寧。西風暮蕭瑟，歸雁滿前汀。

倦羽襼褷甚，空天未可翔。已傷山木寇，猶擬壑舟藏。寶籟霏銀甲，頑雲迸石腸。有樓高百尺，無事次公狂。

又《贈宋大于庭》 宋生玉立不凡姿，曠世清才數尚奇。丙舍田荒蔬薦晚，辛盤道遠鮓封遲。傳箋朗暢經師說，碑版焜煌幼婦辭。一自盤陀翁去後，飄零江國少人知。

令人動心墮涕。至於軫念民瘼、感觸時艱，則又旁皇惻愴，無異杜老之詠《諸將》、次山之賦《春陵》，雖以繼聲《風》、《雅》可也。京口比年遭水，加以寇鋒縱橫，生靈塗炭。今雖流亡漸復，民氣未蘇。君目擊禍亹，所爲紀災紀事，又累數十章。誠使當塗諸君子見之，怛然有所傷，炯然知所戒，因推君作詩之性情以施諸政術焉，則詩人之爲功於時良不少矣。

張肇辰《意苕山館詩稿序》　董琴涵師詩有曰：「我愛方山子，硜硜古性情。」性情古，故詩不能不古，知言哉！【略】方山之詩，新城陳侍郎一序之，稱其由學玉溪而得杜正宗；亡友朱仲環再序之，謂方山自有其詩，不必執杜以求。以余觀之：方山固自有其詩，實學杜而得其質厚一體者，玉溪門庭間亦託足，究未嘗由之而取途。雖然，陳與朱所見方山曩日之詩也，徘徊紆鬱，境猶恆常。比年災祲頻告，海氛突揚，方山至目睹兵燹，幸脫性命於鬼手，宜乎其詩之日變。初若水漫衍於平地，繼遇磯洑而歕激，注江海而崩騰。水非有意於崩騰歕激也，勢驅之而不能不鬱以怒奮，以厲境爲之也。抑有說焉，杜陵感時諸作皆明目張膽，而言玉溪生則必紆曲晦隱以曲之，由其時世變益亟，不復可以杜陵之言爲言也。方山今日，誠何取乎紆曲晦隱，必借徑焉而後有合哉！方山亦自有其詩而已，亦自有其得杜質厚之一體而已。方言以爲知言，而屬序之簡端。

葉廷琯《蛻翁所見詩錄・感逝集》　方山爲余五十年故交。中歲各作遠游，及余自漢上歸里，而君方在浙中學使幕，旋即赴鎮江司訓任，遂不相見者幾三十年。壬戌秋，遇令嗣劍芝嶼掾，令孫鳳石秀才於淞南，始知君庚申八月以避兵，卒於金澤寓舍。舊交零落，不勝愴然。劍芝出遺集十六卷，屬爲校定，因得快讀。知君在鎮江前後二十餘年，兩遭兵禍，故其詩感憤時事之作居多，暢所欲言，不假藻飾，庶幾杜陵遺響。

《國朝正雅集》卷八五《寄心盦詩話》　昔過京江，訪陸方山司訓，時夷船忽入江，與大吏爭論。方山於壬寅夷寇京口時大受驚恐，遂聞之悚懼，思解綏以行。與余談至日晡，唏噓欲絕。

《晚晴簃詩匯》卷一二二　陸嵩，字希孫，號方山，元和人。貢生，官鎮江府訓導。有《意苕山館集》。

又　方山爲文端之祖，鎮江府學有《四靈圖》，宋乾道中熊克刻。石龜、龍久佚，惟麟、鳳存，繼亦失去。嘉慶中，得鳳圖於草萊間，復摹刻庠圖，併嵌於壁。文端生於學舍，因以命字。其詩由玉溪以溯杜陵。道、咸之際，身歷兵事，感時之作爲多。子九芝以醫名，所著《世補齋醫書》諸種，實能闡發仲景奧義。故文端亦精醫，世其學。

分論

《澗上草堂》　《鷗陂漁話》卷三：湯文正公撫吳時，嘗屏騶從，再訪俟齋先生於山中。先生避不見面。傳之載籍，世已久知。乃嘉慶年間，忽有人僞造文正致俟齋手札，有「幸得拜見顏色」等語，其事絕奇。考先生《居易堂集》中，有《偶書侯嬴事後》一篇。文中論姜肱及寡婦人二段，即可證其必無見湯公之事。況集首《答王兵備田汪二知縣》等書，少年志節已如此。豈六十外遇湯公，而反毀節乎？造此札者，何至《居易堂集》未曾寓目。揆其意，不過以文正墨跡世所寶貴，俟齋而曾見文正，尤人所創聞。借此以衒異談，而欺淺識。更難保無射利之思，而不顧厚誣高賢已甚。余見此札已得售其僞，而刊刻流傳，恐後人信爲眞有其事，故特辨之。吾友陸方山嵩《意苕山館集》中，有《澗上草堂詩》云：【略】其論正與鄙見相同。附記於此。可與天下後世有識者印證也。

《呈少穆中丞》　《十朝詩乘》卷一五：林文忠官翰林即究心經世之學，出任監司，擢秉蘇臬，決獄平恕，民頌「青天」。值江省水災，建議倡捐、煮賑、資送、留養、收孩、瘞棺、捐衣、勸糶、養佃、典牛、借籽種、禁燒鍋，凡十二則，經江督陶文毅奏行之。尋遷蘇撫，益加意賑卹，凡散賑皆以諸生任之，胥吏不得至鄉村。實惠及民，一無擾累。【略】陸方山（嵩）《呈少穆中丞》詩云：【略】亦是時作。江蘇錢糧甲諸省，民力不給，致多積逋。文忠建議：專嚴提新而暫緩補舊，俟無新虧，乃及舊欠。得旨：「竭力爲之。」民困以紓。其《報災疏奏》有云：「晝覩陰霾之狀，自省曾尤；宵聞風雨之聲，難安枕席。」至今傳誦。

《西域》　《十朝詩乘》卷一五：陸方山廣文（嵩）《西域詩》云：【略】山即楊勤勇擒張格爾處。時迫歲除，捷報至京已在次年正月，故以奪崑崙事爲喻。

傳記

光緒《蘇州府志》卷九〇　陸嵩，字希孫。文（見吳縣）子。廩貢生，鎮江府學訓導。道光壬寅，京口之亂，集江洲人成一旅，隨同克復鎮江城。咸豐癸丑，賊逼京口，又奉檄團集南鄉義民，九十九村，凡自郡城徙避之鄉者，設法保護，老穉婦女，皆得晏然，忘流離之苦。後以洲中人五百投常州汪方伯本銓，防守要隘。向帥移營之役，賊勢下趨，得州人扼其衝而安。庚申以前，蘇、常一帶無震鄰之恐，教士以品學爲先。家政肅然，生平著書尤具。孫潤庠，甲戌狀元。

《詞林輯略》卷一　陸嵩，字中山，順天宛平人。散館授檢討。

紀事

《示兒》《十朝詩乘》卷二四：相傳陸文端爲最後狀元宰相，余夙聞之。其時文端尚官祭酒也。數年間，果大拜。嘗抗章論新政弊害，如燭照數計，惜不及見用。【略】公生於潤州，祖方山先生教授其地，因錫名潤庠，且有詩示公父云：【略】。

陸潤庠《意苕山館詩稿跋》　先大父手定《意苕山館詩稿》十六卷，先君子於就養京師時曾躬自覆校。其時潤庠適奉命視學山左，不果付梓。今歲壬辰，南齋僕直之暇，始取而刊之，而先君子於丙戌冬棄養，不及見刊成。潤庠校其字，兒子家振亦與是役。先君子集中有「鄭重後昆圖繪在，負書愧我願難酬」之句，注云：「余於避難時，凡先人著作皆背負以行，曾欲倩友人作《負書圖》亦未就，且以力緜，未能刊板，心竊愧焉。」則潤庠之刊斯集也，所以成先君子之志也。潤庠五歲入塾，至成童皆稟承祖訓，往往中夜篝燈親督之，偶有一得輒獎勵不去口。回首兒時，不禁捧硯而泣。至先大父詩格直逼杜陵，足爲一代大家，當時諸名公羣相推服，小子何贅焉。

藝文

許玉瑑《元和陸方山先生遺像贊》　嗚呼先生，遇屯道亨。遺書盈尺，純乎性情。出依諸侯，明發吞聲；退就冷官，再困危城。嗚咽弟妹，激昂公卿。發爲歌行，逼眞少陵。禮堂寫定，名孫蔚興。前賢往矣，振此芬馨。

戴熙

論述

綜論

戴文選《吟林綴語》　吾宗錢塘醇士學使（熙）以畫名海內。近見其《訪粵詩集》，知其胎息純乎玉局，性情風格又似香山、渭南，而氣骨魄力則少陵、昌黎之所自出也。

《兩浙輶軒續錄》卷三四　張維屏序略：醇士先生示《訪粵集》。凡百餘首，山水諸篇，尤爲得未曾有。殆欲以韓之雄奇兼蘇之超妙乎？至連州山水之奇，埋沒數千年，今而復昭昭在人耳目矣。

《國朝正雅集》卷七七　張維屏云：先生軺車校士，昕夕不遑，乃能出其餘力，摹寫水石，刻劃巖壑，搜奇剔秀，窮幽闡微。字句皆從心精結撰而出，非篤好山水而又深造於詩，其能若是乎？

又《寄心盦詩話》　今讀其詩，生巉刻削，鍛鍊精深。《石鍾巖》結云：「遂攀龍蛇宮，一照靈怪穴。嚴冷不可久，毛骨沁冰雪。出洞鍾韻杳，忽覺世路蟄。」讀之紙上起稜。

《養自然齋詩話》卷三　戴文節公師【略】詩、書、畫並有名於時，畫尤入神品。直南齋日，屢邀宸賞，收藏家視同文、沈，藝以人重也。【略】生平澹於嗜好，解組後著有《畫絮》六卷，所題詩皆瀟灑無煙火氣。其《訪粵集》尤巉削雄健。

《粟香隨筆》卷六　錢塘戴文節公，名熙，字醇士，號鹿牀。爲先祖父己卯同歲生，旋由壬辰進士授編脩，官至兵部右侍郎。在籍殉難。曾兩次督學粵東，所遺詩文書畫，粵人士多藏之。余所見有《訪粵集》、《自惠州至潮州》云：「不知舟入峽，卧聞艣聲響。披衣起開窗，蔽空多篠簜。寒松時間出，怪石見三兩。一瞥忽已過，化作烟莽蒼。惟有翡翠禽，衝烟獨來往。」《小神灘》云：「陰厓忽中裂，密樹緣其凹。叢生蹲群猨，倒出蟠孤蛟。鬱翠滃谿壑，積濕蒸皎皦。萬古日不到，惟有歸雲巢。」《峽山寺》云：「却顧厓上樹，各自踞律矻。長根走尋土，瘦筋絡石骨。」《石螺灘》云：「怪爾空洞腹，風濤日吞吐。細剔脈絡出，久礪鋒鋩露。」詠山水之作，皆極蒼秀，而又經錘鍊出之。公次孫青來太史兆春于戊寅歲來粵，與論先世譜誼，惜未索讀《習苦齋全集》也。

《墨林今話》卷一八　錢唐戴醇士閣學熙，自號鹿牀居士，詩、書、畫並臻絕詣，而畫尤兼山樵、仲圭之長。入直南齋，屢邀宸賞。方其官編修時，與余獲晤於西湖寓樓，見贈雲山長卷，氣勢雄健，筆墨古厚，非近人所能。花卉、人物、松梅、竹石，靡不佳。詩如卷中短律云：「游歷偶然倦，歸來對短檠。涼秋別有味，細雨漸無聲。夢幻懷人思，滄桑感舊情。夜深都化去，但見數峯晴。」爲高伯蓀夏日寫便面云：「炎蒸如雨汗翻漿，鋪簟攤書遣晝長。想着一天秋意思，起來自畫自乘涼。」題兒子莅生《湘江幽思圖》云：「煙外遙通石路微，密篁深處澹忘歸。問君幽思在何所，一片湘雲貼水飛。」皆有幽雋閒逸之致，知其得於畫理深矣。弟謂士，亦善山水。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五　戴熙，字醇士，號榆莽，一號鹿牀，錢塘人。道光壬辰進士，官兵部右侍郎。咸豐庚申殉難，謚文節。師事周凱，受古文法。兼工畫，名滿天下。撰《習苦齋文集》四卷、《詩集》八卷、《集外詩》一卷。

分論

《粵中吟四首・哀癡兒（憫冤也）》　《海山詩屋詩話》卷九：余幼聞世俗嗜鬥，凡殺人者，買人頂兇，謂之「宰白鴨」。貧者得其金，矢口不移，有司亦無如之何也。戴文節公《哀癡兒》樂府云：【略】喚醒愚夫不少。

又《哀痿人（痛溺也）》、《哀游民（戒黨也）》、《哀貪夫（懲倖也）》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三：錢塘戴文節公（熙）《訪粵集》亦有數題，臚陳末俗。【略】。右詩作於道光間，故第二題云爾。今則無處不種，無處不吸。第四題且奉部咨設廠收餉矣。時會遷流，又曷能淑耶？

傳記

《續碑傳集》卷五四邵懿辰《戴文節公行狀》　公諱熙，字醇士，自號鹿牀，本徽州休甯縣雙谿戴氏。始祖南唐銀青光祿大夫，謚忠恭公。歷二十四世諱一美者，爲浙江都指揮使司經歷，值明末，家於杭，子孫遂爲錢塘人。曾祖承徵，妣朱氏。祖佳璜，有隱德，歿年九十有一。妣聞人氏。父道峻，郡諸生。妣王氏。皆贈封如例。杭爲都會，自歙來徙者，有若金、汪、方氏，皆饒於貲。而公先世亦以鹽筴起家，家有園亭池沼，居城東，羣從豪侈，日以歌舞酣燕爲樂。而公昆弟，獨默坐誦讀，被服儒素，不異單寒士。自名其齋曰「習苦」。年十九中嘉慶己卯鄉試。道光十二年壬辰成進士。既入翰林，逾年散館授編修。不數月大考詞臣，以《落葉賦》稱旨，擢詹事府贊善。十六年召同許乃普等課一詩於內廷，書扇以進。未幾，丁母憂。服除，擢中允。十八年入直南書房，宣宗諭曰：「以爾行端而文清，故俾居禁近。」旋命視廣東學政，諭曰：「爾校文必能公明，不待言。粵地繁華，非北地淳樸。比往以釐弊爲要，事必躬親，勿受蔽於人也。」既而天顏溫霽曰：「古人言作畫須行萬里，此行徧歷山川，畫當益進，比歸復命爾作畫矣。」至則嚴飭士習，每漏夜閱卷不假手幕客。粵試多倩替，公初試輒多錄數卷，再試而文義字跡或不符則取易之。老吏蘇仲山久於科場作弊，公廉知，置之法。由是夙弊皆

革，訖任頌聲翕然。任內歷升至翰林院侍講學士。乞假省親，丁父憂。服既除，待闕未補。復命督學廣東，以先任能舉其職，粵人頌之也。公更不攜家累，事鉅細必親裁奪，所在謹飭。而待下寬和，士民書吏有爲感泣者。在任擢光祿寺卿，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還朝，轉兵部右侍郎，皆在南書房。南書房最清切華要地，入政府，躋正卿，如歷階而升，少回翔指顧，無不得者。公風操介特，立朝嚴邪正之辨，自顧以文學進身，繪事篆隸尤見賞，數拜書畫名蹟筆墨珍玩之賜。他人望若不可即，而公恬退自若。自父喪歸，服除，遲遲未北行。有旨趣之而後出。凡南書房翰林以文史撰述繕錄爲職業，自道光二十年後，海隅多故，不暇修文，供奉官卯而趨直，巳午閒退食以爲常，清坐無事事。時上意方嚮公，需大用，故擢佐兵部。而公遽以勞疾舉發，乞假歸田里，乃奪一官，以三品服致仕。時道光二十九年，公年未五十也。公之上疏乞休，不謀師友，不告家人，京師士大夫高其義，爲詩文以送其行。公則挈妻孥，附漕艘南下，半載而後達於杭。抵家，店大作，會宣宗升遐，今上登極，有詔薦舉京外官，大臣或以公應，特旨徵，公以病不能行，遂不出。越二年，而有粵賊破陷金陵之變，江浙鄰比戒嚴，詔公及在籍前迤西道周公澍、衡永道俞公焜等，會大府督辦江浙團練，捐輸事宜，公不獲已，力疾從事。又越二年，爲咸豐乙卯，會城設協防局，前學使九江萬公青藜實總局事，而公與前江蘇巡撫許公乃釗，周、俞二觀察等預焉。修城浚濠，練民兵，演火器，建礮臺於錢江之上及北新關外，觸暑熱，奔走往來不少倦。後萬公還朝，繼之者許公。不數月，許赴江南軍營，有旨以公總其事。當是時，周觀察老矣，卧病旋卒。公乃同俞觀察及里居士大夫辦團練者數年，一切條教規畫，無改萬、許二公之舊而加修飭。議者謂鄉官宜不與外事官爲之，其勢順而易達，旁治而兼行，雖賢者莫能見功效，而或憑藉官勢，無大益於鄉，而反害之。故里居士大夫之與官並行，近古所未嘗有也。公則謂既已爲之，則宜求其實副焉。乃就民兵之隸於局者嚴選任必有家居作業視其來歷不明者悉沙汰，而勤訓練之，一見能呼識其姓名。丁巳餘杭胡萬成作亂，撥兵會官軍勦平之。次年春，僞翼王石達開自江西率賊衆數萬人圍攻衢州，遂陷處州，旁擾金、嚴各屬縣。公同前浙撫晏公端書籌調兵食，日坐宗陽宮道法講堂，飛書江南大營及皖帥，趣兵會援。自春徂夏，凡數月而後平。以功還二品服。先是，局中民兵八百人，又選鋒數百，漸次由大府議減少半，以節費。庚申春，公年六十，而杭難作。賊酋李秀成率衆數萬，自南陵涇縣破廣德，入浙境。總兵李定大敗於海溪，連陷長興、安吉、孝豐，遂撲湖州，竄武康。公即選局兵付按察使段光清等，會旗下兵馳防獨松、千秋等關。二月十日，巡撫羅公遵殿率司道各官至局議城守事宜，時羅公意色沮喪，公以武康至省有閒道直達，上陌奉口徑小而捷，宜撥兵扼守，因繪圖列說以告。羅公漫應，未及施行。賊果由是路晝夜狂奔至，十八夜抵北新關，十九日黎明直撲武林門。羅公以鹽運使繆梓前攝金衢嚴道歷兵事一切倚之，而繆梓實無遠謀，斂兵盡入城中分陴守，十門皆閉。公謂自來守城無閉門孤守之理，宜撥兵出營城外相犄角，而招民夫登陴助守。數爭之，當事不可得。又謂賊初來不多，不知我虛實，出城迎擊，先挫其銳，可以遏其後至，亦不果行。公徙居在城西北，弟燾實領西北隅，民兵助守武林、錢塘二門。礮斃黃衣賊一人，賊趨保俶塔下，將築營飛礮轟之，賊遂匿山背。次日舉城欣欣，謂賊已退。公疑有詐，親赴吳山巔瞭視，果見山後賊幟。二十一日，賊以北面備禦，完繞西湖蘇公隄而至城西南角，晝夜環攻。是時羅公於協防局外別設城守局，委前平慶涇道戚貞專調度支應，與繆梓共任守事。公不以分局爲嫌，仍悉心計議，知無不言。援兵稍稍集，繆梓盡納諸城中。主帥不一，號令不行。而天大霪雨連旬不止，城上兵民跋涉泥淖中，番代無法，棲食無地，積六七晝夜辛苦疲弭，賊乃於二十七日黎明自宋錢湖門故址穴地轟裂，城遂陷。羅公等死之。公甥王朝榮領民兵亦戰死。城中火光燭天，公遂於二十九日薄暮題《絕命詩》四句，整衣冠投池水。弟煦聞公薨，笑曰：「吾兄得死所矣！」亦投井死。公幼子婦金氏仰藥死，而公所居，賊竟未至。時外城破，而駐防子城尚堅守。民兵努力巷戰。公先於圍城中募人縋城齎函牘求救於蘇，往還纔四日。城破，公知江南援兵在途，復瀝血致書統帥張公玉良，趣進兵，俾弟燾、甥魏樹芝等持書縋城出迎，適遇於石門張公，詢知軍城猶未破，麾兵急進，外內應合，賊遂於三月三日悉數遁杭城。復乃得公從容就義，及前衡永道俞公罵賊死事爲尤烈云。事聞，贈公尚書銜。官一子通判賜葬，給騎都尉世職。予謚文節，建專祠。以弟煦等附祀。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九　字鹿牀，號醇士，浙江錢塘人。道光壬辰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咸豐辛酉，在籍殉難，贈尚書銜，謚文節。《兩浙輶軒續錄》：公詩、書、畫並有名於時，畫尤入神品。其《絕命詞》曰：「傷

心蒿目挽時艱，八載籌防總汗顏。揮手白雲堆裏去，從今永不到人間。」其從容可想矣。著有《畫絮》，其《粵雅集》尤巉削雄健。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熙，字醇士，浙江錢塘人。道光壬辰進士，官至兵部侍郎，謚文節。

《清史列傳・大臣傳續編六・戴熙》　戴熙，浙江錢塘人。道光十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三年四月散館授編修，七月大考二等，陞右春坊右贊善。十四年轉左春坊左贊善。十五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五月丁母憂。十七年服闋。十八年閏四月補原官。六月遷右春坊右中允，命在南書房行走。七月充日講起居注官，提督廣東學政。十一月陞翰林院侍講。十九年六月遷右春坊右庶子，俱留學政任。十月，御史焦友麟奏陳廣敷教化整飭風俗，熙偕兩廣總督鄧廷楨等遵議奏覆。【略】二十年三月陞翰林院侍講學士，仍留學政任。十月差竣，奏請回籍省親。二十一年回京。二十二年三月以父老請開缺終養，允之。六月丁父憂。二十四年服闋。二十五年正月來京候補，三月充會試同考官，五月復提督廣東學政，六月補原官，十二月充光祿寺卿。二十六年二月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俱留學政任。十二月差竣回京。二十七年四月以學政任內失察年老武生入場，革職留任。五月稽察中書科事務。二十八年擢兵部右侍郎，自終養起復並兩資差旋至擢侍郎，均得旨仍直南書房。二十九年閏四月罷南書房行走。七月以本籍水災捐資備賑下部議叙，旋因病陳請開缺，詔以三品頂帶休致。三十年文宗顯皇帝御極，禮部尚書孫瑞珍遵旨保舉人才，以熙奏入，召來京聽候簡用。熙以病不果至。咸豐三年粵匪歷竄湖廣、安徽等省，攻踞江蘇江寧府，復四出紛擾，浙江戒嚴。熙偕官紳勸諭捐輸，舉行團練。五年浙江巡撫何桂清以熙勸辦出力奏聞，下部優叙。七年巡撫晏端書以熙設局省城募勇操防協助官軍奏聞。九年以督辦團練有功，賞二品頂帶。十年二月賊犯杭州，熙偕杭州將軍瑞昌等激勵兵民嬰城固守。城陷熙死之。五月瑞昌疏聞，諭曰：前任兵部右侍郎戴熙在浙江本籍辦理團練及協防局務，殫精竭力，任勞任怨。本年賊擾省城，與該將軍力籌堵剿，勤勞晝夜，公爾忘私。嗣於城陷後從容盡節，悼惜殊深。著追贈尚書銜，照尚書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並於錢塘縣本籍建立專祠。伊弟副貢生戴煦、媳金氏、甥候選訓導王朝榮，同時殉難，均著交部分別旌卹，並准其一體附祀。伊子候選訓導戴有恆，著賞給通判。俟服闋後，分發省分補用，以示朕篤念忠藎至意。尋賜卹如例。予謚文節，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襲次，完時以恩騎尉世襲罔替。子有恆，江蘇候補通判。

紀事

《續碑傳集》卷五四邵懿辰《戴文節公行狀》　公既高雅絕俗，早登科第，官顯要，志常在湖山泉石間，深識遠見，自以爲才難濟世，亟引退，徵之不起，而卒死於忠。所著《尚書沿革表》一卷、《書三考》四卷、《詩文集》若干卷、《古錢叢話》三卷、《畫絮》若干卷。尤工繪事，名滿天下，求乞無虛日。晚年書法亦爲人所寶，比之趙、董二文敏，而大節過之。掌教崇文書院五年，用經術古學造就後進，輯《共勉錄》，勖之以學行。兩督學乙未、乙巳會試，充分校，皆號得人。事親至孝，在京聞父疾，請急歸，到家而父卒，終身以爲恨，歲時祭墓，必徒行。尤儉於自奉，室無姬侍。聰悟高一世，而接物謙下，退然若無有者。其天性簡素，風神祕逸，近接談笑，使人翛然自遠。雖與僕隸語，如恐傷之。愛二弟煦、燾臻至。燾精會計，家事悉以委之，無私財。子姓（姪）隆隆數百，指析居三宅，皆旁近不數武，朝夕往來無閒。立家則以時，賓祭、弔慶、賙卹皆有程度，相與翕睦，門庭清肅。暇則溫誦經書，與弟煦羅羣籍課子姪，講問爲樂。煦字鄂士，殉節時年五十六，嘗爲名諸生，以兄貴不應舉，注《莊子內篇》及《陶靖節集》，研精曆算之學，西人見所爲書皆推服，沖澹靜默，避俗如不及，家事、世事一不與，而與其兄殉國事，人尤惜焉。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六　畫家品第，三百年來以山水名者，前推四王、吳、惲，後即繼以湯、戴，中間擅能事者無慮百十家，皆弗及也。文節以畫見知宣宗，出督廣東學政，陛辭，諭曰：「汝能畫，飽看嶺外山，畫當益進。」其眷遇如是。晚歲罷內直，請老，降秩，許致仕。相傳嘗內敕徵畫，濡滯未即進，坐是忤旨。蓋進退始終，皆以畫云。及沈淵抗節，與貞愍同歸，文藝益以忠義重矣。

《題笙鶴樓圖》　《冷廬雜識》卷八：杭州吳山城隍廟後淳素房笙鶴樓，俯

瞰西湖，境絕超曠。明胡宗憲禦倭時，曾於此籌議海防，樓額爲董香光所題。落成之日，胡命酒讌賞，海內文士與會者十七人，各賦七言詩一章。後燬於火，志乘失載。馬秋藥太常履泰獨悉其事，因書額以復舊蹟。道光乙未，昭文蔣寶齡繪爲圖，一時詞人賦詩紀之。

《絕命詞（時咸豐十年九月二十九日）》《養自然齋詩話》卷六：咸豐【略】辛酉冬，杭城再陷，【略】師公抽刀自刎於池，留《絕命詞》云：【略】其從容如此。《郎潛紀聞初筆》卷八《戴文節張文節》：錢塘戴文節公以侍郎乞休，殉庚申粵逆之難，其《絕命詩》云：【略】越歲辛酉，杭州再陷，時張小巖編修洵奉諱家居，相助城守，城破，率妻子殉焉。張與公同縣，公投池，張亦投井死。張絕命詩，並有「白雪堆裏吾將去，前輩風流有戴公」之句。後經朝官請卹，亦謚文節。

著録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習苦齋筆記》一卷，戴熙撰。

又《習苦齋詩集》八卷，《文集》四卷，戴熙撰。

藝文

潘曾瑩《雨後同戴醇士前輩（熙）坐池南山館茗話口占》寂靜松陰稱鶴眠，蓬壺清暇屬神仙。藕花紅褪含殘雨，石氣青浮潤曉煙。大好湖山皆入畫，此間風月不論錢。池南定有新詩句，秋雪依稀夢釣船。

劉繹《和作》清才麗藻最芊眠，主唱賓酬望若仙。窗倚曉蓮人似玉，池含秋雨水如煙。七襄欲擬天孫錦，萬選應同學士錢。詩境有佳風物好，曾來訪戴剡溪船。

雜録

《新世說・巧藝》戴醇士善畫山水，最有名於道光時。筆墨清腴，神采秀逸。在有清一代，以之繼武王、惲諸家，自稱後勁，但骨氣稍形脆弱耳。然公以殉難杭州，節義彪炳於一時。近世士大夫往往不惜巨資，以求得片縑尺楮爲幸。其價值乃至軼宋、元諸家而上之，則又畫因人而更重也。（戴名熙，浙江錢塘人。道光辛丑爲鄉人沈文忠畫《雙桂圖》，題南宋詞曰：「占斷花中聲譽。」香和韻兩奇絕。蓋文忠方應舉，寫此作利市也。是歲榜發，文忠名在第二，同人以爲畫讖。戴賀詩道，有「桂林聲譽原無比，悔寫蟾宮第二枝」之句。）

又《寵禮》戴醇士以書畫供奉南齋。道光戊戌，被命視學廣東。陛辭日，宣宗諭之曰：「汝畫筆清絕，然胸中目中祇是吳越間山水，此行獲覩匡廬、羅浮之勝，巉巖演迤，雄麗奧曲，別有一種奇致，於畫理當益進。汝品學，朕素知。公餘游藝，兼可成全老畫師也。」戴謝而出。途次遇名勝，輒研弄丹墨。自江右至嶺南，一壑一邱，咸爲寫照。抵粵一載，裝巨帙進呈乙覽，帝奇賞之。畫家評戴作，亦謂粵游後，筆墨超特，若有神助。

《國朝書畫家筆錄・戴熙（工畫）》戴熙，字醇士，浙江錢塘人。道光十二年進士，授編修。官至侍郎。工畫，筆意師法耕煙，極有功力。臨古之作，形神俱得，惜少靈警、渾脫之致。所寫竹石小品，停勻妥貼，未能另立門徑。咸豐庚申，粵匪攻陷杭城，在籍殉節。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四戴熙，字醇士，號榆庵，一號鹿牀、蒓浔、松屏，又號井東居士，浙江錢塘人。道光壬辰翰林，官刑部侍郎。侍直南齋，山水花木屢邀宸賞。引疾歸里，殉庚申郡難，謚文節。著《習苦齋集》。家西園主人藏有設色山水大册，又設色山水長卷，何紹基題鹿牀仙品於卷首，繫七絕時歎於後。又墨山水立幀，題云：「耕煙得廉州之筆，漁山得廉州之墨，異曲同工，未易軒輊，偶仿廉州漫題。」又設色山水大幀，題云：「種樹種松柏，結交須君子。松柏耐歲寒，君子有終始。」又墨筆仿香光大幀行書七絕一首，先伯問樵公歎。又墨梧桐竹石直幀。宜春宇少司農藏有墨山水

册。古肆見有設色山水直册十葉，欵署朗亭。又庚嶺探梅圖卷，視學粵東軺車旋時畫。何伯瑜處士藏有設色西樵品硯圖，絹本，小卷，何紹基跋九行。余藏有設色山水册，純趨高逸，不落時習，每葉鈐印章，欵署「咸豐丁巳春日」楷書一行，裝成月題行書一葉。山水以變格爲難，文節妙能自悟一乘，豈獨以人重哉！

張金鏞

楊彝珍《躬厚堂全集序》　君所作詩文，多因時設旨，能自樹櫨構，無所因襲倚藉，按其義而不當於古者甚寡。所爲詩餘，清揚要眇，能抒其芬芳悱惻之情，讀之使人氣厚。嗚呼！覽是編者，於君平生志趨之所存與其見之設施者，亦可以得其崖略矣。

王錫振《躬厚堂詩錄序》　而海門自爲詩，尤斷斷不假恕。方其沈思獨往，冥搜苦索，單詞隻字，紛紜塗竄，必斬其意之得而後已。雖余有時廢然，而海門獨銳甚。歟庠！天下古今之事物，惟得其意者爲最眞。【略】海門與余之詩，猶是各求其意之所能自得者耳。盡其在人，而其在天，雖海門不自知，而余又何知耶！

王鼎《躬厚堂集題辭》　早年任昉擅才名，中歲篇章漸老成。芟削辭華歸實用，期君不僅以詩名。

戴熙《躬厚堂集題辭》　絳霄神女五雲車，散葉飛英麗彩霞。一領袨衣歸正覺，袖中猶有舊時花。翡翠蘭苕不惹塵，鯨魚碧浪亦驚人。自窮碧落黃泉後，方信家常語最新。字裏行間待細研，清思一縷最纏綿。燈前讀罷推窗看，風定雲歸月自圓。

胡思敬《九朝新語》　平湖張金鏞（海門）編修好吟詩，日袖詩草韻書，索句客座輿中不輟。有貴客延飲，禮貌殷饌有加，金鏞終席不言，貴官怪之，使客間問金鏞。曰：「是日適改一詩未就，無他也。」

潘衍桐《兩浙輶軒續錄》引楊彝珍序　君少負才望。既入詞垣，以振興文教爲己任。及視學湘中，品第高下，士論翕然。試畢一弛禁防，進髦士於庭，飲之酒。或袖詩文求審定，即爲評騭，並指授法度。後聞君之喪，皆爲位哭。其教思之入人者深矣。

《墨林今話》續編一　張金鏞，號海門，平湖人。辛丑進士，官編修。豪情跌宕，雅喜畫梅，疎影橫枝，得水邊籬落之致。兼善分隸。與余一晤於郭氏補花樓，匆匆別去，將十年矣，文采風流，猶往來心目間。室錢蘅生，亦善畫。

潘曾瑩《墨緣小錄》　張海門同年（金鏞），平湖人。道光辛丑翰林。工畫梅，兼善分隸。爲予畫梅花便面，并題云：「侍郎論文尚根柢，盤魄元精貫肌髓。今年校士領南宮，夜光珊瑚羅衆美。」「春物昌昌錦繡叢，索我冷寫冰雪容。我慚畫筆似文筆，眞氣不積難爲工。」「陰颸盪林巖腹空，孤劍塵匣吟雌龍。要君泚筆添柏松，沍寒相守過嚴冬。」詩畫皆極清挺拔俗。

《詞林輯略》卷六　張金鏞，字韻笙，號海門，浙江平湖人。散館授編修，官至侍講。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四　張金鏞，字海門，平湖人。道光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侍講。有《躬厚堂詩錄》。

朱克敬《儒林瑣記》　張金鏞，字海門，浙江平湖人。道光辛丑進士。由翰林院編修，官湖南學政。待士甚寬，得鎗手但扶出之，不問姓名，然終其任無幸獲者。或請其術，金鏞笑曰：「鎗手文專尚靈機，絕無根柢，本非所取，甯有術也。」喜獎掖才俊，王閻運、蔡毓春、張自牧等，皆所識拔。後生得張學使一言，榮于領解。咸、同以後，湖南文學茂興，經教浸廣，金鏞倡之也。所著有《躬厚堂詩集》、《絳跗山館詞鈔》。

《後感興詩》　《瞑庵雜識》卷二：江蘇舉人錢江，字東平，博學好談兵。家居任俠，爲鄉里推服，士大夫亦多慕與之交。咸豐初，洪秀全據江寧，抄掠日廣。江集義兵數千于揚州拒之，資糧皆備，然無所屬。鄂有□某者，素貪詐，雖官二品，同朝皆不齒。告歸里居，聞錢氏軍強且富，心艷之，遣使卑辭通錢，願爲副。錢亦欲倚□以達朝廷，因至鄂。□聞錢至，郊迎曲跽，執禮至恭，邀館其家，盛酒饌，至于僕御。酒行，□奉觴爲壽，呼妻妾出拜，指示之曰：「此天下忠義錢將軍者也！」錢謝曰：「草野細民，救死耳！此敢當長者言何？今兵糧具足而未有屬，不得聞于朝，得長者提挈之，幸效尺寸。」□曰：「將軍，人杰也。老夫得備記室足矣！必以馬齒班爵相推，虛

名可耳，他非所願也。」錢大喜，因與要約：軍事悉自處分，奏報由□。□敬諾。錢資裝入都，遍遊公卿間，爲□延譽。頃之，有詔起□某督兵揚州，錢遂屬焉。□既至揚州，揚州俗侈，舊多名妓，惠山尼艷慧聞天下。□日與尼妓酣飲，湎媟無度。錢驟諫不聽。一日，□自惠山醉歸，錢適至，因泣曰：「所以戴公，欲全民命報國家耳。今若此，不徒負國，亦負錢某痴心。且民怒如水火，萬一怨叛，公能終樂此乎？」□佯謝之，夜即遣校張某刺殺錢，而以惑亂軍心行法上聞，并籍其家，毀所著書。全軍皆怒，欲共殺□。錢客劉達善固止之曰：「彼奉命來，殺之，是叛朝廷也。即不欲屬仇，散可也。」乃皆痛哭散去。未幾，□以無功罷歸，道遇劫，家益貧落。又老無子，年八十餘，猶乞食四方，人無肯與者。至湖南，湖南兩學生榜狀其惡，將共擊之。□倉皇遁去【略】張海門《後感興詩》第九章云：【略】蓋指此也。

《輓楊發》《雪橋詩話續集》卷八：成廟御批果勇侯楊芳摺曰：「楊發、田大武，汝須加意管教，俾他日皆成有用之材。」發以都司戰歿揚州。平湖張海門輓詩云：【略】。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躬厚堂雜文》八卷《詩錄》十卷《初錄》四卷，《絳跗山館詞錄》三卷，張金鏞撰。

《感舊懷人集·張海門侍講年丈前輩（金鏞）》高文典册重巖廊，羣紀交情異泛常。十載長安詩酒契，可知始願略能償。

蔣湘南

《養自然齋詩話》卷七　古經生多不工爲詩，兼之者，本朝惟毛西河、朱竹垞、洪北江三人而已。孫淵如通奉以治經廢詩，故其詩傳者絕少。固始蔣子瀟（湘南）邃於經學，其《七經樓文鈔》於象緯、輿地、水利、韜略之說，靡不精究，乃其《春暉閣詩》皆卓然可傳。先生自言初學三李，後師杜、韓，久乃棄各家而爲一己之詩。又言：「古詩人惟昌黎通訓詁，故押韻愈險愈穩。訓詁者，治經之本，亦治詩之本也。」其言可謂切中。

《國朝正雅集》卷八一引洪符孫序　君嘗攬海岱，駕伊涼，南條、北條之水，太華、空同、賀蘭之山，鄂爾多斯、厄魯特之人，皆足以盪胸襟而抒志氣，則拓於境矣。君治經宗許、鄭，著《十四經日紀》數十萬言，旁通象緯、曆律、輿地、水利、農田諸學，不鑿空，不泥古，故其詩，經籍璘彬，古香古色，闢前人未開之境，則密於學矣。

《聖清淵源錄·蔣湘南》蔣湘南，字子瀟，固始人。道光乙酉拔貢，乙未舉人。應禮部試不第，大挑補虞城教諭，不就。遂專心治經，著作日富，主關中書院，再主同州書院。晚年學益純，議論益闊大微特，抗衡古人，直破其藩籬而挾之以升堂入室矣。謂爲通儒，諒哉！著有《七經樓文集》，後人以經樓與授堂並稱，殆無愧也。惟其《六經原始》曰：「道家者，六經之祖。」此意學者宜善會之。其解經辨史，並述刑名，錢穀、河鹽諸大政者，惜不傳。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八　子瀟詩氣奇語壯，骨采飛騰，頗近洪北江。故與幼懷論詩最契，集即幼懷所定。《朱仙鎮弔岳忠武》、《上栗河帥論黃河》諸作，詞辨瀾翻，爲當時所推，似落言詮，非其至者。七律健舉而能蘊藉，特爲擅場。

《復堂日記》卷六　李蕚華純齋寄固始蔣子瀟詩文集來，淵茂碻實，經生之言。盤拏倔強，河洛間人物自異。

又　蔣子瀟詩，門庭近韓而字句譎麗，頗有出于長吉者。雜文持論與章實齋相出入，而服膺定庵，默深，容甫，不及章氏，豈造車合轍邪？抑避而不言也？推崇東原，則性習所近矣。

《雪橋詩話續集》卷七　蔣子瀟【略】心折於前明李獻吉，其《弔北地詩》云：「一肩直抗漢唐秦，折後千將氣少倫。車笠偏多陰雨怨，文章本屬起衰人。」

《望河有作》《復堂日記》卷四：《正雅集》錄固始蔣湘南子瀟詩三篇，皆偉。《望河》古詩欲棄河北地，載河高邱，置轉般倉以通漕，一二百年必有行斯言者。海運廢，河運必更張矣。馬季長《石室》詩有「師法自君亡」句，大哉言乎！此君才識絕人，安得求其遺著，以闚學術之全？

《碑傳集補》卷五〇夏寅官《蔣湘南傳》　蔣先生湘南，字子瀟。先世本回部，居河南固始縣，故爲固始人。幼孤家貧，母授經於風雪中。仲父奇其才，爲之置書千卷，一覽輒曉。其有疑者，負笈走千里訪於魁儒。所至考其山川沿革、風土人情，驗之於事，證之於經，勤學不倦。自少時已然與同里

王濟宏同學放言論志，渭然開闢賈、董、馬、鄭之學，濂、洛、關、閩之理，道藏梵筴之書，毗婆尸佛之教，分析其支派源流而窮其精奧。道光十五年乙酉拔貢。明年入都應朝考，蔣礪堂、阮雲臺兩相國奇賞之。與陳碩士、顧南雅、吳蘭雪、魏默深、龔定庵、齊梅麓、俞理初諸人游，上下其議論，考稽商榷，學識大進。又友高麗人金老商及客謁章佳胡圖克圖，而聞見益恢詭奇肆。南歸，謁吳巢松學使於濟南，勤校事幕中，皆一時名宿。相與泛大明湖，酌珍珠趵突泉，登泰嶽，歷訪秦丞相李斯所篆殘碑，陟日觀峯觀日出處，遨遊任城。與陽湖洪幼懷符孫飲太白樓，作長歌自負，旁若無人。侍讀下世，扶柩徒步水陸數千里歸葬吳閶，時人多其義。甲午中副榜。乙未中式舉人。數試禮部不第，大挑二等，選虞城教諭，不就。謁栗樸園河督於河壖，與籌磚工。入關中謁座主張椒雲布政，主關中書院講席，修《全陝通志》，著《西征賦》，足備關中掌故。先生嘗論爲學不分漢、宋，以爲儒者讀孔子書，孔子周人也，周之學，春秋《禮》、《樂》，冬夏《詩》、《書》，謂之四術，孔子益以《易》與《春秋》謂之六藝。六藝皆周禮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在魯，是《易》與《春秋》之二藝，《禮》、《樂》、《詩》、《書》之四藝皆周公之禮，明矣。子曰：「吾學《周禮》。」告顏子曰：「克己復禮。」顏子亦曰：「約我以禮。」曾子傳一貫之道，作《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中庸》證明之，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可知孔門之學，但宜名爲禮學，不宜稱爲理學。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孟、荀爲再傳弟子僅百年，而《詩》、《書》已待辨正，況漢儒去孔子二百餘年、宋儒去孔子二千餘年乎？漢學、宋學之爭，皆無與周學者也，吾爲周學而已。此先生論學之大旨也。文王、周公、孔子之《易》皆用韻語，孔子直以文言爲名，是必叶聲韻者始謂之文。人之生也，和言中宮，危言中商，疾言中角，微言中徵，羽發喉引聲自有高下抑揚之致。《小序》所謂聲成文謂之音也。宋以後之文多有聲而無音，子瀟病之。嘗曰：「寧爲箏琶，無爲土鼓。」又嘗取《漢書》中志傳爲《史記》所無者鑱而出之，以示古文門徑。曰：「學純論正，神華味腴，直起直往，不用語助虛字，足爲僞八家對病之藥。宋以來論《史》、《漢》異同者多右馬而左班，乃穴坏之見也。此先生論文之大旨也。嘗謂刑名之學，古人所以輔《禮》，鄭康成注《周禮》多引漢律，是讀律亦儒者事。因取大清律與唐律、明律互校，括以三經二緯，以推原周公制禮之等殺，著《輔禮論》二千餘言，酌古準今，爲治獄者之助。先生之學，自經史，象緯，律曆，輿地，農田，禮制，兵刑，名法以及釋，道兩藏，一一尋源沿流，究其得失。學博，故見無不大；識精，故論無不平；氣盛，故辭無不達，誠大河南北之鉅儒已。所著書解經者十之四，辨史者十之三，衍算者十之二，述刑名，錢穀，河鹽諸大政者十之一。其大者《周易鄭虞通旨》、《輔禮論》、《十四經日記》、《中州河渠書》四種，未刊。《七經樓文集》六卷、《春暉閣詩集》六卷，其壻馬佩貽、門人劉元培、王正烈等刻行之。

又　蔣先生少即負盛名。道光戊子，儀徵張椒雲典河南鄉試，將行，往辭阮文達。文達曰：「中州學者，無如蔣子瀟，摸索不得負此行矣。」椒雲欲請其詳，會客至，不得言。既至河南，亦不敢問人，私念公所稱必好古士，因誠同考官：文有異，雖拙傲無棄。久之，得一卷文，甚瑰瑋，而不中程，衆皆怪笑。椒雲強置之榜末。啟封，則蔣湘南也。林文忠嘗笑椒雲曰：「吾不意汝竟得一大名士門生。」其爲名公卿宿儒所推重如此。然性剛介，不隨俗，游四方無所遇，客死鳳翔。無子，身後遺書經粵寇竄吳楚，羯寇起河湟，凶炬所侵，悉爲煨燼，僅於文集中略窺先生學行大概於十一。嗚呼！悕已。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蔣湘南》　蔣湘南，字子瀟，河南固始人。道光十五年舉人。治經宗許、鄭，旁通象緯、曆律、輿地、水利、農田諸學。嘗謂河被淮攻，下流益爲害，必改而北流。然後治河、治淮兩俱無患。時服其遠見。尤工詩古文辭。洪符孫謂其嘗攬海岱，駕伊涼。南條、北條之水，太華、空同、賀蘭之山，鄂爾多斯、厄魯特之人，皆足以盪胸襟而抒志氣，故其爲文益奇。詩經籍璘彬，古香古色，闢前人未開之境。著有《十四經日紀》、《七經樓文鈔》、《春暉閣詩鈔》。

朱克敬《儒林瑣記》　蔣湘南，字子瀟。本回部，居河南固始縣，故爲固始人。通究經史。爲文章雄健舒暢，能達其意，不隨古人步趨。屢應鄉試不舉。道光戊子，編修張集馨典河南鄉試。將行，往辭大學士阮元。元曰：「中州學者，無如蔣子瀟，摸索不得，負此行矣。」集馨欲請其詳，會客至，不得言。既至河南，亦不敢問人。私念阮公所稱，必好古者，因誠同考官，文有異，雖拙傲無棄。久之果得一卷，文甚瑰瑋而不中程，衆皆怪笑。集馨強置之榜末。啟封則蔣湘南，即子瀟也。湘南雖舉鄉試，負文學盛名，而剛介

不隨，游四方迄無所遇。後客陝西，卒于鳳翔府書院。著有《七經樓詩文鈔》。

顧太清

論述

《名媛詩話》卷六　太清才氣橫溢，援筆立成。待人誠信，無驕矜習氣。倡和皆即席揮毫，不待銅鉢聲終，俱已脫稿。《天遊閣集》中諸作，全以神行，絕不拘拘繩墨。

《晚晴簃詩匯》卷一八八　臨桂況夔笙舍人周頤于光緒己丑得《天游閣詩》寫本，其詞名《東海漁歌》。夔笙初未求得。宣統己酉，黃陂陳士可毅，得詩五卷，闕第四卷。詞四卷，闕第二卷。詩在四十前，多偕游之作。及稱未亡，家難旋起，攜子女移居邸外，有詩紀事。嗣是撫孤感逝，涉筆皆哀。

《小三吾亭詞話》卷一　幼遐論詞，嘗以不得見《漁》、《樵》二歌爲恨，謂朱希眞《樵歌》及顧春《東海漁歌》也。顧春字太清，爲貝勒（弈繪）側室。論滿州人詞者，有「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之語。去夏，余從後齋將軍假得貝勒明善堂詩，曾刺取太清遺事，賦六絕句。今年乃得見《東海漁歌》。（凡四卷，缺第二卷。）惜幼遐客死揚州，不獲共欣賞也。（《樵歌》有吳牧庵鈔本，幼遐已得之付梓。）

《戲擬豔體四首》　《心史叢刊・丁香花》：太清與當時朝士眷屬多有往還，于杭州人尤密。嘗爲許滇生尚書母夫人之義女，集中稱尚書爲滇生六兄，有《許滇生司寇六兄見贈銀魚螃蟹詩以致謝》一首，時在己亥新年。定公亦杭人，內眷往來，事無足怪。一騎傳箋，公然投贈，無可嫌疑。【略】太清集有《戲擬豔體》四首，觀其編年之次，當是道光十年庚寅作。詩云：【略】觀此可想其風致。定公風雅好事。太清詞翰編傳諸公間，集中投贈題咏，如潘芝軒尚書、阮芸臺相國，皆有斯文聲氣之雅。其餘宗室王公，如定郡王之流，恒有篇什相投。

《六月十五日東山苗道士寄來七寸許小猴一雙每當飼果必分食之似有相愛意詩以紀之》　《心史叢刊・丁香花》：冒氏附會之跡，更有一奇。太清集有《六月十五日東山苗道士寄來七寸許小猴一雙每當飼果必分食之似有相愛意詩以紀之》一首。冒氏于詩後忽綴一語曰：「此亦長安俊物也。」驟見之，不知爲何意，意其賞此猴耳。既而按定公《己亥雜詩・太平湖丁香花》之下一首爲《憶北方獅子貓》，詩云：「繾綣依人慧有餘，長安俊物最推渠。故侯門第歌鐘歇，尚辦晨餐二寸魚。」「長安俊物」字出此。冒氏蓋以與定公注射也，幸而太清自咏小猴，設亦有咏獅子貓詩，則將謂與定公所憶同是一貓矣。太清負盛名，定菴才調尤爲世人宗仰，得紐爲一談，自足風靡一世。按：冒君于報章見此稿，即來訪。【略】太清事蹟，冒君謂無以難我，然終信其舊聞爲不誤，幷非由己始倡此言。【略】「長安俊物」一語，當時本關合定公詩，語甚含蓄，經僕揭出，遂爾透露。言次若有微慍也。

《次夫子清明日雙橋寺新寓原韻》　《心史叢刊・丁香花》：冒氏幷言謂太清或曰吳人，或曰顧八代之裔。顧八代係旗籍，太清是否其裔，則未可知。所謂吳人，殆疑其爲漢族，或以量珠所聘而充下陳者。此則不然。太清生長京師。道光十三年癸巳，有《次夫子清明日雙橋寺新寓原韻》詩，自注：「余二十五年前侍先大人曾遊此寺。」雙橋寺在暢春園宮門西，新寓爲海淀寓園。蓋幸園時趨朝之所，有力貴豪即其地置別業或假寓，挈眷而居。是年太清三十五。二十五年前，則爲十歲，隨父來遊。非久居京師之人，安有挈幼女遠遊海淀者？倘亦趨朝者之一歟？

《自題道裝像》　《心史叢刊・丁香花》：太清與太素伉儷之篤，兩人集中互見之。太清《自題道裝像》云：【略】此道光十四年甲午太清三十六歲作也。味詩意疑其顏鬢早衰。冒氏按曰：「像爲道士黃雲谷畫。」太素有題詞，詞云：「全眞裝束古衣冠，結雙鬟，耐可凌虛歸去洞中天。游徧洞天三十六，九萬里，閬風寒。　榮華兒女眼前歡，暫時寬。無百年，不及芒鞋踏破萬山巔。野鶴閒雲無掛礙，生與死，不相干。」蓋《臨江仙》也。

《游南谷天台寺》　俞陛雲《清代閨秀詩話》：顧太清，爲貝勒奕繪側室。鐵嶺填詞家，數容若及太清。非特八旗之冠，亦清代之名家。【略】詩多在四十年前作。夫歿，遘家難，挈子女出邸，于西城養馬營，賃陋屋數椽，撫孤感逝，涉筆皆哀。吳印臣曰：「才媛不幸，大抵如斯。其詩古體近漢、魏，近

體東山草堂云。」其《游南谷天台寺》云：【略】太清詩如其詞，格高筆健，意無不達也。

《題陳雲伯春明新詠》《心史叢刊・丁香花》：太清名盛，當時文人多有得一贈答爲幸者。陳雲伯以風流自命，多與閨閣唱酬，酷摹隨園刻女弟子詩故事。《太清集》庚子詩有一題云：【略】雲林爲德清許周生先生之長女，與太清極密。雲林表姊汪允莊爲陳雲伯子婦。汪有《自然好學齋詩鈔》，中言太清曾託許雲林索題《聽雪小像》，效花蕊《宮詞》體題八絕句報之，則太清于陳、許諸家俱有閨中文字之契，獨以雲伯假名代作以侈聲氣，乃痛詆之，殆其《春明新咏》體非大雅耶？抑雲伯與定公爲同里，于當時蜚語有所關合耶？要之太清雖嗜文藝，而不墮時流綺障，此可見也。

傳記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八　太清，字子春，滿洲西林人。宗室貝勒奕繪繼室，將軍載釗、載初母。有《東海漁歌》、《天游閣詩稿》。

紀事

《七月七日先夫子棄世十月二十八日奉堂上命携釗初兩兒叔文以文兩女移居邸外無所棲遲賣金鳳釵購得住宅一區賦詩以紀之》《心史叢刊・丁香花》：太素逝後，長子載鈞襲固山貝子，與太清極不相能，變亂太素存日所經營之手澤，不恤南谷墳塋，屢見太清集中。則造作蜚語，以誣太清，當是載鈞輩所爲。太清于戊戌七夕遭太素之變，旋于是年十月二十八日以姑命移居邸外，賣金鳳釵購宅，詩載集中。詩有「亡肉含冤誰代雪」之句，用《漢書・蒯通傳》裏「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事，具見家難之作。太素存日之情好，一變爲家庭相怨之媒。當時想有以太清文采跌宕，與內言不出之旨相違，因有流言涉及定公輩者。故士大夫間口耳相傳，至今以爲談柄。然定公己亥出都雜詩所憶，尚在《太平湖之丁香花》，其時太清實已移居。詩自憶花，乃與其人無預，可以推見。太清出邸，居西城養馬營。集中有一題云《自先夫子薨逝意不爲詩冬窗檢點遺稿卷中詩多唱和觸目感懷結習難忘遂賦數字非敢有所怨聊記予生之不幸也兼示釗初兩兒》，此詩中有「斗粟與尺布，有所不能行」二語，則家難作于載鈞之嫌惡其弟可見。【略】又其出邸，亦非告絕于姑。道光二十年庚子詩，《十月七日先夫子服闋因太夫人抱病未果親往謹遣載釗恭詣南谷痛成六絕句》，中多親老子幼之詞。婦姑之間，恩意自在，不過因載鈞與釗、初兄（弟）輩不相容，挾其祖母以爲難。避居邸外，免勃谿耳。

著録

冒廣生《天游閣詩集跋》　少時聞外祖周季況先生（星詒）言太清遺事綦詳，其後以計偕入都，與臨桂王幼遐侍御（鵬運）論詞至滿洲人，有「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之語。幼遐藏詞至多，獨以未見《漁》《樵》二歌爲憾，謂朱希眞《樵歌》及太清《東海漁歌》也。太清爲貝勒（奕繪）側室，貝勒自號曰太素道人。前年，余從後齋將軍（溥侗）假得太素所著《明善堂集》，嘗刺取太清遺事賦六絕句，嘉興沈子封提學（曾桐）亟嗟異之。今年春，黃陂陳士可參事（毅）得此册于廠肆，凡詩五卷，闕第四卷，詞四卷，闕第二卷，中多割裂。蓋當時未經寫定之本，略爲排比，間加考證，以詒好事。太清姓顧，或曰吳人，或曰顧八代之裔。宣統己酉七月。

雜録

《八旗畫録後編》卷下　顧太清，字子春。吳人。以西林爲其郡望。自署西林清貝勒奕繪姬。《雪橋詩話》云：「工詩畫」。

江　開

《海天琴思錄》卷三　廬江江龍門大令開詩磊落有奇氣，性慷慨任俠，有吏才。髯鬚如戟，聲若洪鐘。甲辰、乙巳，余兩遇京師。至壬子，三見京師，始訂交焉。

又　江龍門古文詞汪洋恣肆，近代不在侯、魏二家之下。詩有別趣。《古別離》云：「我亦見明月，君亦見明月。從此各天涯，兩照人離別。」「我亦望明月，君亦望明月。君到斷腸時，應知腸斷絕。」此詩置之秦、漢樂府，詎能分別？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八　蔣子瀟曰：龍門文經武緯，視天下事無所不當任。愛之者干功令、上封事，目爲天下奇才。不愛之者亦嘗騰謗書、上彈章，駸駸有欲殺之勢。君一不介意。爲詩有含宏正大之音。其感時撫事，殷然惻然者，時流於句外。

又　龍門負才振奇，嘗從軍粵東，不得志。久客都下，咸以異才目之。周文忠督兩湖，招入幕，佐理鹽筴，增課甚鉅，被謗去。黃樹齋侍郎禁煙一疏，相傳亦出其手。及爲令秦中，因分校鄉闈薦卷嫌疑被劾，終未大展抱負。

《平等閣詩話》卷二　江龍門大令(開)，廬江人，家於桐城之龍眠。豐頤修幹，美鬚髯，性卓犖，善技擊，文章敏贍。少年銳意功業，縱橫博辯，舉孝廉游京師，一時名卿如楊昭勇侯遇春、周制軍天爵，聞其名咸相敬禮羅致。先生負才陵物，與時觸迕，屢遭罷黜。以嫻於政事，終得復起爲陝西紫陽令。時道光之季，先生知天下將亂，乃盡室以行。咸豐末年終於陝，年古稀矣。其子若孫遂爲陝人。咸陽李孟符水部與有姻戚，謂近徙居隴上，其遺稿遂殘缺不完。先生於詩古文、書畫靡弗精絕。鶴柴里居日嘗稍稍見之，且得略聞其遺事於故老，每歎邑乘之不詳，而爲余述其崖略如此。先生著有《浩然堂集》，嘗與荆溪周保緒、山陽潘四農、寶山毛生甫爲文字友。茲錄其詩二首：《秋夜懷王伯生》云：「月華入窗隙，幽人思未央。空階吟蟋蟀，清夢落瀟湘。木葉下秋水，江波生夜涼。離魂驚曉角，同是客他鄉。」《祝雞祠》云：「花鳥從天落，靈祠比露筋。相窺惟寶月，無夢作朝雲。磴道山林合，灘聲風雨聞。劉安拔宅後，神女亦呼羣。」朗拔，是豪俊人語，彌近太白、嘉州。又《詠牽牛花》句云：「小苑烟霜成獨處，滿天風露若相望。」《登潼關城樓》句云：「四塞山河三輔壯，九秋風雨二陵多。」秀曼沈雄，足見才人之詩無所不可。

《皖雅初集・尊瓠室詩話》　龍門先生【略】工書善畫，山水尤精妙。自號書畫禪。詩宗盛唐，于太白、嘉州爲近，古風尤冠絕一時。七言斷句如《秋夜》云：「滿地寒蟲無靜草，高天孤月有浮雲。【略】《宿臨潁》云：「歲云暮矣猶驅馬，昔有人焉此豢龍。【略】皆堪稱名作。先生居陝十餘年，爲文學大師。教授生徒甚衆，如咸陽李敬恒編修(寅)，即其一也。

又《靜照軒筆記》　余曩于張瑞亭師處見道光季年江龍門大令《浩然堂集》初刻本，中有《鏡聽詞》、《烏夜啼》、《安期生祠》諸篇，頗似太白、昌谷。因鈔存之。後見咸豐時刻本，則已盡刪矣。殆嫌其少作過肖古人耶？

《近代名人小傳・文苑傳・江開》　江開，字龍門，廬江人。家於西安。好談經濟，口若懸河。壯而試令，則殊無建樹。然偉貌霜髯，聲可震瓦，固畸士也。論文不滿於桐城、陽湖兩派。獨心折侯、魏、唐、藍諸家之作。雖所爲傳記，不免墜小說家(巢)〔窠〕臼，而奇傲之氣，終不可掩。詩雄放類其爲人。有《龍門自定詩》三卷、《名山詩》一卷。

《清畫家詩史》庚下　江開，字龍門，安徽廬江人。道光乙未舉人。官陝西紫陽知縣。性卓犖，善技擊。詩文、書畫，靡弗精絕。有《浩然堂集》。

《謝楊朗山贈馬》　倪鴻《桐陰清話》：廬江江龍門大令(開)嘗客都中，得一姬，楊朗山部曹以其祖昭勇侯所得雲青馬贈以乘歸南中。江作詩謝云：【略】既得美人，又獲名馬，豈獨消受艷福一端而已耶！

光緒《廬江縣志・藝文・著作》　《浩然堂詩集》，江開著。

徐子苓

論述

綜論

姚瑩《敦艮吉齋詩存題詞》　古直渾堅，其源自漢、魏來。皮相者以爲山谷之學杜陵矣。五、七言近體，體潔思清，時獲妙緒。佳者在高、岑、王、孟之間。

魯一同《敦艮吉齋詩存題詞》　奇俊宕逸之氣，足以俯視流輩，讀之如當大敵，是謂神勇。其懷人、贈友、行役諸作，原本性情，故激昂披露，正復紆餘深摯也。

何紹基《敦艮吉齋詩存題詞》　獨得雄直氣，發爲古文章，錘鍊精堅，當以五古爲尤勝。至其筆無旁鋒，語惟莊論，必有廉頑立懦之功，是之謂文不虛作。

孫鼎臣《敦艮吉齋詩存題詞》　昔太史公言：程不識與李將軍治兵不同，同爲名將。近日大江南北詩人，魯通甫之精整，似程不識；易甫之雄奇，似李將軍，而余尤歎服于易甫。何者？易甫縱橫變化，若破廢古法，而天機所至，動與古會。是蓋神明于法者耶？

《復堂日記》卷六　選定徐毅夫《敦艮吉齋詩集》，將與謙齋合刻。鬱鬱莽莽，刻意杜陵。骨力意氣，遒厚多而韻逸少。予刺取其蒼秀跌宕之篇，固江淮間一作者，參張亨甫、魯通甫、葉潤臣、莫子偲季孟之間，亦無愧色。同時戴子瑞廣文，詩未成家亦有生氣，有眞意也。

《粟香二筆》卷一　廬州自三國時人才最盛，近代將相督撫接踵而起，多以勳業著稱。而嶔崎磊落之士，負才不遇者，有「合肥三怪」之目。「三怪」者：徐易甫孝廉子苓，朱默存景昭、王午峰拱辰兩明經也。同縣李氏貴顯，三君不肯爲之下，人遂以「怪」目之。余見徐易甫刊有《敦艮吉齋詩鈔》二卷。何子貞太史云：「獨得雄直氣，發爲古文章。錘鍊精堅，當以五古爲尤勝。」姚石甫觀察云：「古直渾堅，其源自漢、魏來。」皆爲確論。

又　詩境在近賢中，與《邵亭詩鈔》相似。

《雪橋詩話續集》卷七　西叔【略】師事姚石甫。咸、同之際，天下大用兵，淮南異軍特起，兜鍪貂蟬，百十而贏。西叔故客池州守陳源袞所，游江忠烈、曾文正戎幄，與英果敏爲昆弟交，篤古自得。卒投老故山，以竟其業。詩尤極其詣力，果敏嘗爲刻於潁州。

《皖雅初集・靜照軒筆記》　毅甫先生嘗佐合肥令英果敏公（翰）戎幕。後英公官至皖撫，欲疏薦之。與同事朱默存（景昭）、王謙齋（尚辰）皆拂衣歸里，時人謂之「廬陽三怪」。語曰：賢智之士，闔茸所惡，則謂之怪也亦宜。同、光間以家貧，一爲和州學正以終。先生文似西漢，詩學高岑兼及王、孟、老杜。

《合肥詩話》卷上　徐毅甫學正子苓【略】性介特，喜讀《易》及《老莊》孫武書，顧視儕輩，無出己上，益放不自檢，謂名業可立致。年二十四，舉於鄉，入都獲交湘鄉曾文正公及邵郎中懿辰、陳編修源袞、張石洲穆暨他知名士，於時俗人不能容納，貴顯者尤以氣欃之，人以此畏其狂，困而歸。文正典試江西，過合肥，詣學正不遇，賦詩而去。【略】桐城馬通白孝廉其昶《龍泉老牧傳》，記學正遺事甚詳。其五古《鄒縣道中大雨旋止》：【略】五律《晚過舊縣》：【略】均凌厲飄舉，特有高致。其《將入都梅花下作兩絕》，則跌宕閒雅，氣韻自殊。七絕《讀陶詩書後》：【略】品題亦精，是眞知陶者。斷句如《懷高隱居姥山》云：「高生性豁刻，清苦似桃椎。逕自將妻去，常聞數米炊。」《立夏偶題》云：「含桃供鳥啄，壞木課奴刪。」《小山》云：「峰巒花藏醫，崖欹竹露胎。鶴盤空翠上，蟻負落紅來。」雖瑣屑事，筆力精湛得到，不愧作者。

《平等閣詩話》卷一　咸豐戊甲俶擾之際，合肥有徐、王、朱三君，並以學術文章著稱，同居英果敏公（翰）幕府，克襄大猷，躬靖時難。事定，英公欲述勛官之，三人咸固辭，幅巾歸隱，矯然特異，成功不居，矜式浮靡，有足多者。【略】徐毅甫孝廉（子苓），自號南陽老人。生平兀傲，好凌駕人。工詩古文，傑出儕輩。著有《敦艮吉齋詩》，氣格遒勁，刪削謹嚴。同治中選和州

學正，不就。光緒二年終於家，年六十五。其《嘯公自治父來旋去賦贈》五古【略】敦厚似古樂府。又五律《釋迦寺夜歸》：【略】澹逸逼肖輞川。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仁和譚復堂廷獻，曾宰吾邑，選（王五峰）君詩與同邑徐西叔子苓、戴子瑞家麟所作，爲《合肥三家詩》。【略】徐初字毅甫，一字南陽，晚年自號龍泉老牧，有《敦艮吉齋詩文存》，皆可傳也。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四 徐子苓，字毅甫，一字西叔，號南陽，合肥人。道光乙未舉人。官和州學正。師事姚瑩，受古文法。其爲文宏肆，才氣甚偉，詩筆尤雄。素喜讀《易》及周秦諸子。撰《敦艮齋文存》四卷《詩存》二卷《附》一卷。

分論

《獅子井尋閣隱居》《合肥三家詩錄》上：《篋中集》名篇。

《哭阿健五首》《合肥三家詩錄》上：與錢撰石侍郎《僮歸詩》較，尤爲沈鬱，源於杜陵。

《煙燈行》《合肥三家詩錄》上：冷水澆背，今之變風。

《饑婦詞》《合肥三家詩錄》上：「同生」十字，次山卻步。

《白鶴觀謁老子像》《合肥三家詩錄》上：目光心光，獨有千古。

《養魚》《合肥三家詩錄》上：中有元化。

《別鄧鄉甫》《合肥三家詩錄》上：豪氣未除。

《懷仰林》《合肥三家詩錄》上：跌宕。

《渭河舟次》《合肥三家詩錄》上：前無蘇、黃。

《漕川薛氏園夜坐二首》《合肥三家詩錄》上：掇皮皆眞。

《嘯公自治父來旋去賦贈三首》《合肥三家詩錄》上：忠厚悱惻。

《濤雪軒聽雨示韓山人》《合肥三家詩錄》上：幽澹。

《西山行贈子原》《合肥三家詩錄》上：放翁名作。

《指月亭贈張曙東》《合肥三家詩錄》上：又似坡公，賢者固不可測。

《碭縣渡河宿田舍》《合肥三家詩錄》上：沈痛。

《夜歸懷嘯長老》《合肥三家詩錄》上：雅令。

《姥山歌》《合肥三家詩錄》上：八章高瞻遠矚，正爾含悽古淡，骨韻雙絕，前無古人。心目中不必無同谷，七歌亦正不必有也。

《屋漏行》《合肥三家詩錄》上：岸異不難，難於溫厚。

《將出都簡潤臣蕙西雨中翰兼寄何太史子貞》《合肥三家詩錄》上：陶、杜同源，絜淨精微。

《良鄉塔上作》《合肥三家詩錄》上：可入《唐賢三昧集》。

《山店題壁》《合肥三家詩錄》上：百端交集。

《濰水寄韓山人》《合肥三家詩錄》上：樸老。

《苦雨三首》《合肥三家詩錄》上：磵直而韻逸同調，其獨山莫子偲乎！

《葺屋贈黃叟》《合肥三家詩錄》上：至理名言。

《後苦雨五首》《合肥三家詩錄》上：有古圖畫之景色，有古謠諺之聲情，有古子部之奇奧，有古衣冠之偉異。

《姚司馬行爲石甫先生作》《合肥三家詩錄》上：骨氣清高，奇情橫溢。

《自九江附船南下兼旬不得進中流得漁舟風行益駛薄暮抵華陽鎮買漁置酒贈漁人王甲張乙》《合肥三家詩錄》上：似出《參同契》。

《雪中坐閒閒園時將赴湖上新居率題壁間》《合肥三家詩錄》上：精神發越。

《廬陽夜捷行贈江使君》《合肥三家詩錄》上：警策。

《今夕何夕行爲陳星台作》《合肥三家詩錄》上：似杜于皇、吳野人。

《夜飲大醉登元叔墓上作》《合肥三家詩錄》上：血性人語。

《會城歎贈汪果（君浙江嘉興人工書）》《合肥三家詩錄》上：未及鬼妾鬼馬之奇創，亦可謂硬語盤空矣。

《戴學博過宿山居惠示新詩因道孫太史勤西來守皖留滯定遠數辱問勤西既假歸君避地山中卽事書贈寄懷勤西》《合肥三家詩錄》上：深深鬱鬱，古意今情。

《舟中寄別鶴亭兼訊幼國》《合肥三家詩錄》上：名句千金。

《漢臘》《合肥三家詩錄》上：老筆。

《葛家嘴飲酒卽事短述奉貽相公兼別山中舊游二首》《合肥三家詩錄》上：平揖陳思，把臂子美。

《同見老坐月有懷龍泉故居》《合肥三家詩錄》：淵邃。

傳記

《碑傳集》卷八一馬其昶《龍泉老牧傳》　龍泉老牧者，合肥徐君子芩自署別號也。君故號南陽，字西叔，一字毅甫。先世由南昌遷廬州，世農也。父欽多病，早世，性喜振施。君方在娠，有道士修髯古貌，自言遊戟眉來到門，乞齋已，忽不見，家人報產兒，故遂小字曰道士。歧嶷穎異，涉學多通。既孤貧，不能自存。太守劉耀椿奇賞之，期以國士，爲資給其家。少喜讀《易》及老、莊、孫武書，究心天下利病。顧視儕輩，皆無出己上，益放不自檢，謂名業可立致。年二十四舉於鄉，入都獲交湘鄉曾文正公及邵郎中懿辰、陳編修源兗、張石洲穆暨他知名士，皆解帶寫誠，羣流傾嚮。然性故介特，於時俗人不能容納，尤貴顯者尤以氣轢之，人以此畏其狂，望風嫉之。既困不得第，歸而鬻文自活，得錢復隨手散去。久益困，則以書抵。故人於京師謂足下誠欲起僕之窮乎，何不號於諸貴人之門，曰：「合肥有徐生，善鬻文，苟羅而致之，不苛以恆禮，自時文、試帖、館閣、賦牋、表頌誄，旁及兩漢、三唐樂府，與夫流俗俳諧，祈神詶鬼，藏嬌贈豔之作，唯主人之命是聽，計役而與償，當其快意，萬言之富，唾手可辦。苟非其人，雖千金一字不得也。」蓋其困彌甚，其自喜亦彌甚。曾公典試江西，使節過廬州詣君，陋巷不值，賦詩一章而去。於是陳源兗出守吉安，再補池州。君樂江南山水，陳又故人也，遂客其所。當是時，天下已大亂。曾公治兵於長沙。廣西寇既破武昌，順流東下，防江兵潰散，寇遂據江甯，四出侵擾。安徽巡撫移治廬州，江公忠源新立大功，授巡撫，馳入廬州治守禦。陳源兗已前解池州任，被檄至廬州助守。君方避寇亂鄉居，聞陳至，亟走存問。甫入而城閉，寇前鋒抵派河，君留居圍城中廿餘日。一日，陳置酒飲，君酒半慨然曰：「嘻！子好言兵，迺恆飲，何憚一見撫軍，樹尺寸功，衛鄉里？」因強之以見江公。江公固夙知君，一見大喜，曰：「何以教我？」迺者客有獻計，籍富民財，以招徠鄉勇。鄉勇果何如？」君曰：「鄉民自保衛，皆無足當巨寇。」江公曰：「然。然吾精兵皆留江西，今事急，姑強子一行。且聞子有老母，又獨子，不可徒死圍城中。子幸出，爲我趣鄉勇來，吾開門。待戰事平，還藉子草露布。」君既感陳公之言，又重違江公，乃許諾。以筐縋城下，冒圍出。未幾城陷，二公殉節死。鄉里富民聞前時議斂民財事雖不就，皆爭齮齕君，君用是益困戹，無所向。久之，曾公水陸大舉克安慶，則遣人迎致君居。三年，江甯平，兩淮洊以無事，君謂山中屋可葺，田可耕也，乃辭去。到家解裝，以所得金買黃牛一頭，私心自幸，天若厭亂，吾與是牛蚤作而夕休，更十餘年，即死幸矣。因自號龍泉老牧。龍泉者，巢湖之濱，其所居山名也。歲比不登，蝗大起，復飢驅四走，風雪寒沍中酒成癉病。比歸，而牛死，江淮之亂又作。於是乃太息曰：「皇穹不佑，載掣余肘。我牛不辰，失左右手。天邪，盜邪！孰終余畝。悲夫！」自是仍時時鬻文，遊公卿閒。同治五年，揀選得知縣，不樂爲吏，改教職，選授和州學正。未上事。州牧游智開，循吏也，固要之往。比至，聞學師爭諸生贄金薄厚，笑曰：「是尚可爲邪？」徑去不顧。光緒二年，年六十有五，其夏有鴟鳥飛集書室，侍者逐不去，醢之。越日，二大鴟率羣小鴟數百棲園樹，震撼牆屋，格格有聲。君曰：「此賈太傅所謂服鳥也，吾其行矣。」遂卒。君於醫卜相人之術，一皆挈習。尤雄詩筆。著有《敦艮齋詩文存》六卷。配楊氏，生子二：長源伯；次元叔，才而早死。君上世五傳皆單丁，至源伯，乃有孫五人。馬其昶曰：予客合肥，聞其先輩有「三怪」之目，蓋謂君暨朱默存、王謙齋。而三子及見，王君年八十猶健，爲詩述君行，乞爲之傳。且言君師事姚石夫先生，其文學亦乃傳業桐城，子其勿辭。果敏公英翰者起安徽州縣，至巡撫，故與君爲昆弟交。一日，君敝衣詣巡撫署，果敏屣履出迎，酒酣樂作，君乃言曰：「大難初夷，百廢待飭，而君輩爲大官者固樂甚乎？僕老罷，殊不慣此。」因起趨出，果敏亟謝曰：「謹受教。」即命撤樂，固請乃留。其正辭不阿，皆此類也。今年余來合肥，王君已前卒。偶與李生國松讀君文，歎其絕人。又頗惜其多無聊應俗之作，今誠能要刪之，亦足以不朽。李生請任校刻，予乃錄存其文一百餘篇，分類編次，皆可觀。而君子源伯適於其時持狀來謁文也，蓋其年亦且七十矣，因頗采君所自著文及王君語，次之如此。

紀事

《聞高謝塵喪歸》《雪橋詩話續集》卷七：謝塵，名淩雲，隸學官弟子籍，世居廬郡城外北關。學博行狷，少許可。丁酉，絜家去，之巢湖之姥山。丁未春，客死東村。門人醵金以斂，而歸其孥。西叔爲作哀詞。

《寄英廉使霍山行營》《雪橋詩話續集》卷八：薩爾圖果敏公英翰，以舉人起安徽州縣。豐頤皤腹，能騎射，馳突健鬥。淮北兵飢賊橫，崎嶇血戰，屢禽賊酋。雉河之役，外援絕矣，輕騎突圍出，合諸將之兵，以褫方張之寇。朝廷錄其功，自宿州一歲四遷，至皖臬。徐西叔癸亥《寄英廉使霍山行營》云：【略】其刺宿州，降巨盜數萬，西叔爲作《方略記》及《受降碑陰銘》。既撫皖，屢平劇賊。

梁廷楠

論述

李黼平《曲話序》去歲梁子章冉以《圓香夢》樂府寄予，淒切清豔，情止乎義，有風人之遺，予題詞復之。今年秋，自大良泛舴艋，檥珊瑚洲，登岸謁予，譚次，以所著《曲話》質。自元、明暨近人院本、雜劇、傳奇，無慮數百家，悉爲討論，不黨同而伐異，不榮古而陋今，平心和氣，與作者揚榷於紅牙、紫玉之間，知其用力於此道者邃矣。《扶犁》、《擊壤》後有《三百篇》，自是而《騷》，而漢、魏、六朝樂府，而唐絕，而宋詞、元曲，爲體屢遷，而其感人心、移風易俗一爾。蓋文之至者，傾肺腑而出，其詞明白坦易，雖婦人孺子莫不通曉，故聞忠、孝、節、義之事，或軒鬐而舞，或垂涕泣而道；而南北曲者，復以妙伶登場，服古冠巾，與其聲音笑貌而畢繪之，則其感人尤易入也。顧世之論曲者，不以文，以律，曰「某字宜平而仄，與五聲乖也」，曰「某字宜陽而陰，與九宮戾也」，夫律則何譜之有？《三百篇》之與《韶》、《武》，不啻遠矣，而孔子絃歌以合之律，果有譜乎？予觀《荊》、《劉》、《拜》、《殺》暨玉茗諸大家，皆未嘗斤斤求合於律，俗工按之，始分出襯字，以爲不可歌；其實得國工發聲，愈增韻析也。故曲無定，以人聲之抑揚抗墜以爲定。是書亦間論律，而終以文爲主，其所見尤偉，誠足爲曲家之津梁也已。

龔沅《圓香夢序》無端好夢，得此名香。夢起夙因，不聞香而亦夢；圓通至覺，得了局之爲圓。雖云夢以香生，香由夢結，要亦情殊，足感事所罕聞矣。若夫石火光中，仙塵物外，離離合合，死死生生，示幻迹於曇花，參妙香於證果。分明有影，依然圓處非圓，隱約聞香，尚爾夢中同夢。卿須憐我，今吾猶屬故吾；色卽是空，一誤何堪再誤？寫淡懷於秋水，非我非魚；結妙想於漆園，爲周爲蝶。所以眼空昨夢，跡寄莊生也。然而性賦自天，孽生於慧，大徹者至道，多情者佛心。手注甘霖，卽願流蘇並蒂；身饒豔骨，方能領護羣芳。直欲刪人間長恨之歌，補寓內有情之傳，燻蘅蕪於漢帳，扇氤氳於賈簾夫。然而香盡返生，夢俱圓覺也已。至若其人其事，久供杯燭之談；此境此情，忽入檀牙之選。聽紅腔之一曲，咽碧玉之雙聲。記豆未終，唾壺欲碎。君且緩歌漫舞，用道其詳；僕將竟委窮原，先容此事。爰有羊裘釣侶，龍穴才人，慧儗童烏，廉稱子駿。鍾嶺南之秀氣，雅擅三家；評鄴下之雄才，首分八斗。榜花簪上，英年則桂贈秋娥；制草焚餘，曲苑則杏遲春讌。幾經玉笥，偷得智珠；前度瑤臺，册爲花史。謂是粵多名士，間出斯人者矣。爾迺種字林間，畫眉窗下，動香草美人之慕，發榆林壯士之嗟。坐秋影於青棠，花無蠲忿；長春心於紅豆，樹有相思。曲製柳卿，金粉擅南朝之體；家連花埭，素馨結東里之鄰。嗣由藝苑閒身，喜遇香君後輩。華如穠李，表得姓之梅妃；弱比含煙，補小名於實錄。薛校書牋多妙墨，崔錄事巷有幽居。賦香洞之九迷，都除俗客；買畫欄之一笑，煞費金錢。眼底檀郎，得此深心有幾？鏡中香伴，較他瘦影仍多。迺博得卿憐，適逢我輩風人；易感遇知，已而情親女子。善懷匪吉，士其誰諉？似曾相識，恍訂隔宿之緣；自矢靡他，又破杜門之戒。將期韓郎以富貴，甘從趙子爲存亡。自此花下雙棲，人行暮雨；湖邊兩槳，妾帶朝雲。疑巾幗之虞翻，願酬素好；作

閨房之阮籍，自累奇窮。事匪偶然，誰能遣此？其奈春明北上，花對將離；人在南中，草存獨活。六篷催送，韓江之帆雨輕吹；半鏡分持，綺陌之蹄塵暗動。驚鵳兒於蝶夢，阻妾深心，替鴞母於鸚哥，憎他巧舌。越巢胡馬，況會面其安知；啼鳥落花，欲分飛而且止。當時韋布，敢謀贖價三千；薄命緋桃，致損年華二九。一身無主，百折難回。計惟生守粧樓，常棲燕子；死歸法苑，空伴獅王。聽珠江之舊雨寒潮，已負生涯居處；問香浦之花天酒舫，徒傷眷屬流年。此蘇小西陵，悵同心於綰帶；崔徽南浦，寫別淚於生綃者耳。既而黃鵠哀鳴，紫騮遠去，擲鞋空下，聽鏡無期。望烏角以時移，惟存宛轉；比蠶僵而絲盡，頓絕纏緜。自分生離，那堪死別？來其莫矣，逝者仙乎？及夫庾亮歸田，感江關之蕭瑟；劉黃下第，悲時運之艱危。訪舊侶於花間，失驚魂於意外。嗟嗟！歸來公子，燕燕空呼，覺覓玉人，鶯鶯何處！鏤金一篋，歐陽子腸斷香奩；軟玉四圍，河東生心傷血淚。此則封百花於塚上，應屬同情；對九華於宵闌，不禁獨宿。已令香埋碧蘚，枉教夢繞青樓。究之往事，雖非前因未泯。歷百千萬劫化身，合拜如來；升一十八層度厄，唯稱目在。遂乃皈依我佛，超度卿靈。出小佈施，莫怪老僧饒舌；皆大歡喜，能令居士點頭。此日瞿曇，法說無遮會上；當年淨秀，躬修兜率天邊。許飛瓊即以登仙，秦弄玉因而引鳳。邇復時逢巧夕，尚有三郎壇降；雲英已除百媚，瞥見新粧霓羽，現過來身，霎辭舊迹，煙花得悟後境。鏡花水月，窺色相以俱空；智果情關，歷金剛而胥破。是以心超靈鷲，跡等閒鷗；憶取十年，眞成一夢。適有梁園畸士，淪水詞人，夢入游仙，曾與阮、劉接跡；交傳傾蓋，有如李郭同舟。借杯酒以澆香，儂稱好事；倚琴絃而說夢，生屬多情。取本事之顛涯，譜離思之悲怨。於是毫抽雙管，濯向冰壺；調按九宮，吐成玉唾。或縱談仙佛，或曲摹精誠，或生笑謔於齒牙，或狀悲歡於兒女。聞之可感，將欲歌而欲泣；作者有懷，不言性而言情。爭看被以梨園，直奪金荃之席；傳諸花國，遍生玉樹之香。此《圓香夢》一劇之所由撰也。僕本楚騷，來爲遷客。荷觀是帙，流嘆連朝。方猿客之四聲，沾脣是血；比鮫人之一泣，著眼成珠。誰爲弔場？王伯輿良有以也；人爭拜座，田舍奴我豈妄哉！意觀者於瑤尊錦瑟之旁，恍親其澤；當紫玉綠珠而後，復見斯人。知軼事之可傳，揣子言之不謬。按紅牙而低唱，歡區憐婉約之喉；曳翠拍而輕敲，情客墮凄涼之淚。

藕香水榭《圓香夢跋》　曲絢燦極矣。而聲律復諧《四夢》外，別張一幟。第一二折賓白，鎔鑄莊生所作《李姬傳》，可稱天衣無縫。餘閒以粵管方言，傳粵人口吻，於例無譏。至洋灑萬言，兩日而稿脫，敏捷之才，所未聞也。周氏《中原音韻》，止爲北曲而設。故主人初稿，南詞用韻於不可通者多爲叶音。既乃自嫌參差，更歸一律云。

畸農《圓香夢跋》　橘談二叟，石註三生。湟鹿芭蕉，彼夢我夢，湘江玉佩，有情無情。寂以感而遂通，境以眞而覺幻，是知情者夢之餘也，夢者情之正也。情有生而有滅，夢且復而且醒。未熟黃粱，難敎警枕，惟沉魂於覆水，乃抗筏於迷津，如藤花主人之《圓香夢》是也。彼固墨卿遊戲，漆吏寓言，寄優孟以寫衣冠，借酒杯而澆塊壘。暮雨巫山，說無稽矣；朝霞洛水，理亦宜之。然而三宿空桑，千年華劫，今也若此，逝者如斯。既大道之亡羊，誰仙源之問渡。以故塚必飛夫蝴蝶，樹必結於鴛鴦；寶鈿盒封，尚徵盟誓，潛英帳冷，猶想丰神。則後悟前身，須當頭之明月；十年一覺，即五夜之殘鐘矣。至於竟作達觀，早超上乘：脫塵寰之小謫，還眞宰於太虛；從天女之繞圍，入香城而不梁。如木居士作石吳儂，至矣美哉。固所謂太上忘情，至人無夢者乎。

繡子李夫子《圓香夢題辭》　若論北里繪相思，一代懷寧絕妙詞。別有蹇修緯繡恨，更尋殘夢譜參差。墜鞭迎得紫騮來，邏逤檀痕咽幾回？訴與瑤姬原是客，可能朝暮住陽臺。迴憶清歌送別辰，牽衣款款話泥塵。重來坊巷都依舊，不見櫻桃樹下人。花易彫蔫月易沉，夜涼環佩有遺音。生天自荷師王力，未抵迦陵共命禽。家門初立看收場，仙會須臾墮香茫。誰信有情成眷屬？桃花遺恨孔東塘。　一色伊涼坐伎圍，人間樂府進天扉。而今莫唱新翻曲，供奉宜春已放歸。

袁獻祚《圓香夢題辭》　離合無端恨有涯，風雲兒女絆情懷。智珠一顆靈臺徹，暫締花緣亦復佳。想入非非色界空，一塲香夢散東風。如來也是多情者，肯渡榴裙慾海中。說到前身事杳茫，瑤臺歸路海天長。衆香國裏愁根在，莫訝仙娥鬢有霜。誰證菩提問慧能，生天成佛本無憑。才人舌本蓮花粲，笑殺昆明話劫僧。

吳應達《圓香夢題辭》　小謫塵寰惱絳裙，離筵剛醉不重醺。蓮香寫就崔徽卷，地老天荒一霎分。七千里路促征鞭，兩字相思怯可憐。愁債料應前

世定，桃花薄命不禁年。　綵筆情多偏婉戀，靈魂不曾認兒家。生天好把嬋娟賀，白玉蘭干掃落霞。　秋館書閑添日課，蓮花妙法示前因。柔絲借取剛刀勁，聊試熬霜耐雪人。（俱集本詞句。）

李少漁《圓香夢題辭》　轉眼曇花委翠鈿，浮名作孽誤嬋娟。欲拚名士生天業，懺向梁王繡佛前。　珠簾悴憔倚東風，泥絮空慚杏子紅。愁煞禺山東畔月，一枝柔櫓太匆匆。　情生情滅竟無情，惹亂黃鶯別後聲。手把蒙莊齊物論，一窓蝴蝶夢難成。　碧落黃泉杳夢思，散花禪悟着花癡。旗亭付與雙鬢唱，聽取尊前絕妙詞。

謝培元《圓香夢題辭》　巫山雲雨事荒唐，境入槐柯更渺茫。情滅情生情不盡，生香還勝返魂香。　一幅崔徽小影眞，枉將玉兒委泥塵。洛濱不遇陳王賦，知在龍天第幾人。　邯鄲走馬問歸程，悔把浮名負了卿。夢醒呼人人不見，懷中香墜認分明。　花變將離頃刻緣，竟符紫玉讖成烟。如何護艷東皇手，不管人間並蒂蓮。　已成眷屬未還家，春事無端怨落花。遺恨海門秋夜月，當頭猶照繡簾斜。　年時七夕拜雙星，癡絕梨雲喚不醒。花樣從翻新樂府，心香虔奉乞湘靈。

李瀛賓《圓香夢題辭》　洞入迷香意亦傾，絮飛湖柳怨啼鶯。青衫紅袖歸何許？贏得新翻曲子名。　不斷珠江水帶溫，花開花落總銷魂。一從譜入桃蜻蜓，蓬底雨瀟瀟，曾捲珠簾倚玉嬌。　今日霓裳聽按譜，鈞天舊夢已全銷。

劉步蟾《圓香夢題辭》　甚情緣人天障裡，拋將一副清淚。離鸞別鵠終難偶，都覺死生同例。長已矣，只有結、果因勘破銷愁易。華年逝水，問錦瑟佳人，玉臺詞客，上界總仙史。　前盟在，一晌目成心契。平康猶記居里。羅幃偏惹春風度，無奈酒闌燈炮。雞喚起，催隔斷，關山眼底人何似？絮花飛墜。任百種香溫，千絲牽縛，瞥過夢中耳。（調《摸魚子》）

傳記

民國《順德縣志》卷一八　字章冉，倫教人。道光甲午副貢，澄海縣教諭。學問淵博，於書無所不讀。大吏耳其名，咸禮聘。歷充越華、越秀書院監院、學海堂學長、廣東海防書局總纂、粵海關志局總纂。道光二十九年勳辦夷務，奏獎內閣中書，附國史文苑傳。歷修《廣東海防匯覽》、《粵海關志》、《順德縣志》。著有《南漢書》十八卷、《南漢考異》十八卷、《南漢文字》四卷、《南漢叢錄》二卷、《南越五主傳》二卷、《南越叢錄》二卷、《耶穌難入中土說》一卷、《蘭崙偶說》四卷、《合省國說》三卷、《粵東貢國說》六卷、《論語古解》十卷、《東坡事匯》二十二卷、《金石稱例》四卷、《續金石稱例》一卷、《書餘》一卷、《藤花亭書畫跋》五卷、《惠濟倉建置略》一卷、《經辦祀典》一卷、《藤花亭散文》十卷、《藤花亭駢體文》四卷、《藤花亭詩集》四卷、《藤花亭曲譜》五卷、《江南春詞補傳》梓行於世。孫用弧，光緒癸巳舉人，乙未進士，由庶常改戶部主事郵傳部郎中。

紀事

《曇華夢》　《西河集·曼殊葬銘》：曼殊小妻，張姓，京師豐臺人，十八歸予。能食貧，人謂之糟糠之妾。既而大婦至，徙居右安門墳園，累病不可解。嘗夢鄰廟阿母喚之去，牽予衣不忍，醒而惡之，飾桃梗，貊已送廟間，若代己者。乃復圖其影於障，而自題之名《留視圖》，觀者哀焉。先是，曼殊將歸時相國。馮公，予師也，爲予擇娶之。而憐其慧，視若己女。至是，公將致政歸，謂曼殊曰：「本以毛生無子故娶汝，今三年不身，而大婦忽南至，汝自料能安其身邪抑否乎？且毛生年大，家故貧也。蕭山去此遠貧，不汝鞠。家去此遠，則叵測年大棄汝。早黃鵠口噤，則其摧挫有難言者，汝曷不請去，而貿貿爲！」蓋公愛是人，幷愛予，以爲爲予兩人計，無過是也。曼殊聞其言，大驚，反覆泣謝，執不可。且曰：「本謂公教以禮義，不謂其出此也。獨不聞女不嫁二夫邪？」當斯時，有婦辮而坐於旁者，笑而曰：「有是哉。誰則以妻汝，而夸謾若是？」顧曼殊曰：「毛先生非汝夫也。」曼殊乃大恚號咷，呼曰：「天乎！人不以我爲妻斯？」已耳，乃謂：「我無夫不如死！」攬身擲於地，公急止之，曰：「賢哉！」嘆而起。曼殊歸，謂予，予曰：「然。惟公亦爲予言之。汝試思，予豈欲去汝者？特爲予、汝計。無出此，便獨需汝自決耳！」曰：「吾決之矣。君果遣予，則予請先死君前。不然，尙憐

予而終收之。」言訖，詘雙膝箸地曰：「以乞君。」既而，有戚媼居京師者，假予言遣之，初不信，重強之，以爲果然，哭踊氣絕。一婢持抱之，不得死三日，高郵葛先生力救得活。然嗣是氣賈血上，壅涎液結，轖不可下。嘗泣曰：「吾死固分，獨不能爲君生一兒。」指婢曰：「俟此子長可當夕，吾無憾矣。」又曰：「吾病不可耐，病小間，吾當從阿潘居尼寺中。雖然君南行時，其能掩面一揮手邪。君無嫌予，他日願以尼從行。」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二日病發，卒年二十四。初曼殊有二婢，一名金絨兒，即予師馮公所遣媵也；一名來子，光祿王君買贈者。後以乏食賣來子，惟金絨兒存。至是金絨兒年十七。曼殊所稱俟此子長者是也。前一月金絨兒亦病。及聞主母死，不能起，匍匐出，伏苓牀下叩頭哭，越七日亦死。初予將葬曼殊於豐臺張氏之阡。黃門任君謂予曰：「生不忍相離，而死棄之！」予曰：「然。」遂攜櫝歸蕭山，將附於藏予之地，而系以銘。銘曰：「生矣相隨，豈既死而魂無不之歸哉！歸哉，汝在斯。」又《金絨兒從葬銘》：金絨兒者，曼殊婢也。十一從曼殊，如花蘤之有枝葉越六年。金絨兒病，初以月事閟，腹下小痛，醫者誤下之，遂中死法。曼殊在病中聞之，泣曰：「是婢死，吾無生矣！」既而，曼殊死。金絨兒驚起，以手據地行，哭七日，口血漉漉隨死，哀哉！因攜其櫝，偕曼殊同歸，而葬於其側。曰：「魂乎來乎，從之者金絨兒乎！」

朱琦

論述

楊傳第《怡志堂詩集序》　先生於文學桐城，能自以才力充拓之，故常沛然有餘於所爲文之外。詩則渾雄，不立綱宗而自成體勢。其《新鐃歌》四十章述祖宗之功德，備盛清之掌故，合乎言古剴今之義。若夫緣事有作，燋然於民生之疾苦，慨然於時事之安危，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其詩有益而貴，蓋古人之歌詠類如是，又以見先生之將大有所建樹於世而寓之於詩也。先生當道光時，以翰林入諫垣，與晉江陳慶鏞頌南、高要蘇廷魁賡堂兩給諫慷慨言事，時人謂之「三直」。

宗鑑成《怡志堂詩集書後》　桂林朱伯韓先生曩官京師，與余交有年矣。然講學之日多而言詩之時少，而余固深知先生之能詩也。蓋其爲人，勇於義，潛於學。其性情眞者，其詩必眞，眞則天下事何不可爲？詩其餘事耳。先生嘗爲余言：「早年取徑香山，及與伯言梅郎中遊，始改師杜、韓及北宋諸家。」【略】其詩多表揚義烈，規切時弊，足資史册考證。

曾國藩《求闕齋日記類鈔》　朱伯韓詩所詣在韓、白之間。

《國朝正雅集》卷七九《寄心盦詩話》　觀察抱偉才，詩其餘事，所作皆合溫柔敦厚之旨。《新鐃歌》四十章以頌寓規，可播諸管弦，導揚盛美。返粵西後十年，來京師，過從往來，談論甚洽。其《論詩絕句》云：「試看李、杜光芒在，不用雕鐫出小詩。」又云：「面目眞存神理得，驚人猶易愜心難。」《魯通甫》云：「直過來人語。」讀其詩，多有與所論合者。

《兩浙忠義錄・朱御史傳》　琦工詩古文辭，與梅曾亮、邵懿辰相上下。

《射鷹樓詩話》卷一　《來鶴山房詩草》八卷，臨桂朱伯韓侍御琦著。（伯韓道光辛卯省元，乙未進士，翰林院編修。今官福建道御史。）侍御留心經濟，尤深於詩，樂府及五、七言古詩，氣韻沈雄，風骨俊逸，有如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源於浣花，旁及昌黎，而能獨成一子。遒勁似劉誠意而魄力勝之，忠愛似鄭少谷而眞摯過之。桐城姚石甫謂：「侍御詩天賦本高，兼以學古之銳，斂才嗇氣，淵味邈音，乃神與古會。」可謂知言。余於甲辰春三應禮部試，往謁道州何子貞師，論海內能詩之士。師曰：「近海內能詩者以伯韓爲最。」及讀其詩，信侍御所詣爲不朽矣。甲辰仲夏，余留京師，疾殆，侍御親視湯藥月餘，疾爲之減。他人不能也。侍御能文章，篤氣誼，爲明體達用之學。乙巳，余寓侍御宅近數月，論文談道，留連朝夕，眞足以爲朋友之樂。建寧張亨甫孝廉嘗謂人曰：「伯韓，今之少陵也。」其所爲詩悉屬侍御手定。亨甫嘗贈句云：「巨手開西粵，洪波漲北溟。力雄出激宕，思遠入沈冥。」則傾倒至矣。至於立朝風節，與陳、蘇二君稱「三御史」，天下知之，則侍御之不朽者，不獨詩已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八　伯韓工詩，古文辭與梅伯言、邵蕙西相上下。觀其《正氣閣》一作，忠義之概，獨有千古，而卒不欺其言。伯韓又豈僅詩人

已哉。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梅曾亮云：「學韓而自開異境，其下筆老重，乃天禀所獨得。」樂府及五、七古視近體尤勝，其中長篇雄深峻邁，如百金駿馬，驀波注磵，絕不蹉跌。此古人成體之詩，今人豈復有此。

《清稗類鈔・文學類・朱伯韓工詩文》 臨桂朱伯韓觀察琦，【略】其工詩古文，則與梅伯言、邵位西、張端甫、吳子序、余小頗、陳藝叔、劉椒雲、馮魯川及其鄉人龍翰臣、王少鶴同時各成一家，蓋道光朝魁偉振奇人也。

《新鐃歌四十章》 《射鷹樓詩話・附錄》：琦忠孝，秉至性，並深於詩篇，依音節，不貌襲古樂府，而可與少陵、香山接踵。其忠愛之忱亦可見。是歌作車攻馬同之詩讀可也。其所用之書，曰《一統志》，曰《盛京志》，曰《熱河志》，曰《列祖實錄》，曰《開國方略》，曰《回疆紀略》，曰《三藩紀事》，曰《平定教匪紀略》，曰《川陝紀略》，曰列祖列宗詩文集，曰《武功紀盛》，曰《聖武記》。

《感事詩》 《射鷹樓詩話》卷一：侍御《感事詩》及《王剛節公家傳書後》爲集中大篇。退之書《張中丞傳後》，子厚書《段太尉逸事》，爲馬、班以還僅見之奇，宋、元以後治古文詞者無此巨制，不意於韻語中復覩雄筆。魏秀仁《陔南山館詩話》：時夷人義律就撫，臨桂朱伯韓侍御（琦）《感事》一篇紀之特詳。【略】此篇洋洋灑灑，曲盡時事，韻語中有此鉅製，歎觀止矣。所云直督謂琦侯善也。文宗登極，以川督下獄，籍其家，癸丑廷臣薦其有將帥才，釋之，畀以重師，駐江北。而糜餉三年，未嘗一戰，誠何心哉。

《癸卯九月朔日集萬柳堂宴姚石甫丈席間話臺灣事慨然有作在坐者爲陳頌南蘇賡堂兩侍御梅伯言馬湘帆王少鶴三農部何子貞編修主人海秋夫子暨予凡九人》 《射鷹樓詩話》卷二：逆夷不靖以來，竄入五海口，遂窺臺灣。適桐城姚石甫觀察（瑩）兵備臺灣，獲夷舟一隻及夷鬼二百餘人，置之法，天下大快之。及和議既成，夷人詭稱久服威德，請公一會於夷舟中。觀察無懼色，慨然單舸往，語氣雄直，責以大義，夷人辭屈，乃暢飲歸。余友臨桂朱伯韓侍御《九月朔日集萬柳堂宴姚石甫丈》云：【略】按：此詩與《感事》及《王剛節公家傳書後》諸篇，如長江大河，魚龍百變，足以雄視古今。少陵《北征》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而外，少與比肩。其規矩法度，雖以杜家長鑱不能攻其一字也。

《王剛節公家傳書後》 《國恥詩話》卷一：叙述密致，於委蛇澹蕩中鬱風雷之聲，斯爲可貴。

傳記

《續碑傳集》卷七九方宗誠《朱伯韓先生傳》 先生名琦，字伯韓，廣西桂林人。父鳳森，嘗知河南濬縣。嘉慶十八年滑縣賊起，著守城功，有循績。先生少篤學，慕其鄉陳文恭公之爲人，毅然思以志節勵當世，不務躁進。其論學旨要，謂欲觀聖人之道，斷自程、朱始，欲爲程、朱，斷自去其利心始。所著《辨學》三篇，《孟子說》，《貨殖傳書後》三致意焉。道光辛卯舉鄉試第一。乙未成進士，官編修，改官御史。時天下承平久，上下習爲容默，士氣委靡，而言官尤不儆職。先生獨抱隱憂，著《名實說》，其略曰：「天下有鄉曲之行，有大人之行。鄉曲、大人，其名也。考之其行，而察其有用與否，其實也。世之儆者，曰謹厚，曰廉靜，曰退讓，三者名之至美者也。而不知此鄉曲之行也，非所謂大人者也。大人之職在於經國家、安社稷，有剛毅之大節，爲人主畏憚；有深謀遠慮，爲天下長計，合則留，不合以義去。身之便安不暇計也，世之指摘不敢逃也。今也不然。曰吾爲天下長計，則天下之釁必集於我；吾爲人主畏憚，則不能久於其位，不如謹厚、廉靜、退讓，此三者可以安坐而無患，而其名又至美也。夫無其患而可久於其位，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憚而不爭趨於此？故近世所號爲公卿之賢者，此三者爲多矣。當其衮冠縉裾，從容正步，趨於廟廊之閒，上之人不疑，而非議不加，其沈深不可測也。一旦遇大利害，搶攘無措，鉗口擿舌，而莫敢言，而所謂謹厚、廉靜、退讓，至此舉無可用。於是始思向之爲人主畏憚而有深謀遠識者，不可得矣。且謹厚、廉靜、退讓三者非果無用也。古有負蓋世之功，而思持其後；挾震主之威，而唯恐不終，未嘗不斤斤於此，故可以鎮薄俗、保晚節，後世無其才而冒其位，安其樂、避其患，假於名之至美，倜然自以爲足是藏身之，固莫便此三者。孔子之所謂鄙夫也，其究鄉愿也，是張禹、胡廣、趙戒之類也。甚矣！其恥也。」遂數上章陳天下大計，與蘇廷魁、陳慶鏞時號「諫垣三直」。其疏留中，世不傳。先生自以不能遂其志，卽不能俛其職，亟

告歸里。未幾，粵賊禍起，其言皆驗。家居團練鄉兵，助大府籌守禦。會賊中梟將張家祥慕義歸，羣帥疑而未敢許也。先生識其忠，果可大用，以全家保之。後果爲名將死王事，即世所俗張國樑者也。先生以守城勞，議叙道員候選，再入京師，居踰年，之江蘇，復之杭州。咸豐十一年總理杭州團練局，賊圍城，督守清波門。城陷，死之。先生工詩古文，以上元梅伯言郎中爲師友。著有《怡志堂文集》六卷《詩集》八卷。先生論事，每持大體，務卹民。方用兵時，籌餉日亟，一切苟且之政競進，或嫌其言事目爲迂闊云。論曰：道光閒諫官多不言事，自先生與蘇、陳二公侃侃廷諍，而後風氣漸開。然禍機已萌，蘗久不可卒制矣。先生歸咎於謹厚、廉靜、退讓三者，自余觀之，特假其名而貌爲其似耳，又烏嘗有謹厚、廉靜、退讓之實也哉。

《故友詩錄二編》蔡壽祺《朱琦傳》　朱琦，字伯韓，廣西臨桂人。舉道光辛卯鄉試第一。乙未成進士，由翰林歷官福建道御史。銳志嚮學，慕其鄉故大學士陳宏謀之爲人，思以學術勵當世，不務躁進。在臺端章數上，皆天下大計。與蘇廷魁、陳慶鏞號「諫垣三直」。廣西賊起，琦在籍辦團練。張家祥之來歸也，官吏多疑之，琦獨識其人忠果可任，力保其無他。後更名國樑，卒爲名將死事。琦以團練勞議叙道員，入京候選，踰年隨欽差大臣桂良等至江蘇，卒無所遇。布政司王有齡雅重之，及有齡撫浙，琦亦遊杭州。時方用兵，籌餉日亟，一切苟且之政競進。而琦言事，每持大體，務恤民，或嫌其迂闊。十一年總辦團練局，賊既圍城，琦守清波門，督士卒守禦，無閒晝夜。食將盡，大府以米餉，琦猶分數斗貽舉人伊樂堯。樂堯，琦道義交也。城陷，琦死之。琦工詩古文辭，與梅曾亮、邵懿辰相上下。有集若干卷。

紀事

《王剛節公家傳書後》　梅曾亮《王剛節公家傳》：英夷擾海疆，廣東、福建死事者數人，惟浙江定海王剛節公與兩總兵皆力戰，殺賊過當，以無救遂敗，人咸惜之。公諱錫朋，字樵慵，順天府寧河縣人。少雄武有俠氣，以武舉補兵部差官，援例得固原城守營游擊，遷慶陽營參將。道光六年，從大軍征張格爾，自大河拐至回莊戰，疾力矢殪其酋，賞戴花翎。進戰至阿瓦巴特，陷堅，賊阻渾河沿，從大軍間道渡河，進喀什噶爾城，進收英吉沙、葉爾羌、和闐皆有功，別將獲賊目玉努斯。十二年，苗民趙金龍亂湖南，殘常寧、新田。公以臨武參將從提督羅思舉破賊羊泉街，首逆誅，別將逐賊高家坪，大捷。回就大軍楊家園，圍賊殲之，賞銳勇巴圖魯名號，擢寶慶協副將。時廣東傜亦煽動，趙仔青進擾湖南，兩廣總督檄以兵控兩省中地，殺賊背江口至濠江口。又破賊銀匠冲，獲其酋旗。仔青反走，追獲之，及其孥，湖南平。赴廣東大軍，戰連州大洪橋，乘勝入火燒排之蛇兒嶺，奪馬鞍山，遂平五排傜。又從定蓮花汛、冷水冲、金竹根、桃花冲、紅泥田各傜，及排後傜，亦就擒服，遷福建汀州鎮總兵。服闋，改壽春鎮總兵。公自游擊從楊忠武公定回疆知名，及平傜，功居最。嘗戒諭士卒曰：戰利，呼人共之，獲倍多；即人不利，趨救之，可兩全。故戰比有功，而定海事竟以無救敗。先是，英夷陷定海，去之，公以壽春兵鎮其地。二十一年八月，夷再至，出守九安門。鄭國鴻駐竹山門，葛雲飛駐曉峯嶺，相去十餘里。賊先犯九安門，不利，退攻竹山、曉峯。公馳往，兩營已先敗，賊爭鬬公，衆且盡，所親卒及身自盪殺數十百人。賊至益多，揮短兵陷陣死。是役也，賊可三萬，我兵計五千，公檄請益兵，大府不應。戰且五、六日，勢足以待救，亦坐不救。曰：「吾守鎮海者也。」鎮海急，則又走人家，賊至門，守室者不出，鬬於庭，門焉者亦不知，但走告主人。賊至某所，過某所，是擁大軍爲偵候而已。三總兵皆坐是敗死。公殺賊獨多，死尤烈。事聞，天子震悼，以提督禮賜謚卹，建專祠，子承泗襲騎都尉。

《狼兵收寧波失利書憤》　光緒《鄞縣志・大事記下》：（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庚寅，官軍三路復寧波不克。奕經信日者言，議以五虎制敵，定期寅年寅月二十九日戊寅寅刻，三路進師。而諸大將惟安義總兵段永福生年屬虎，使督西兵，會余步雲攻寧波；都司劉天保督河南鄉勇攻鎮海；批驗大使鄭鼎臣督江南沙民攻定海，同時並發。副將朱貴屯慈谿大寶山爲策應，參贊文蔚駐長溪嶺總之。慈谿人陸心蘭受夷官爲夷諜，奕經信任之，經五品頂戴。師期大泄。心蘭紿言寧、鎮二城守備虛弱，潛師襲之可得也，毋帶火器，以警敵人，奕經從之。劉天保力爭以爲不可，乃令軍士各攜鳥槍，置大礮於隘路。屆期段永福等至寧波，前鋒百餘人由長春門入，左執盾，右握刀，肩插長竿燈，直抵鼓樓，不見一人。俄而礮聲作，英兵伏紫薇街，分兩翼截擊，前

鋒多死，別遣支軍出北門，邀我後路。城上槍礮齊下，段永福等皆退。劉天保至鎮海，部將吳祥躍登城樓，望見英人植立街左右，駭曰：鬼子有備！即躍下。天保命百人回取大礮，自率二百人抬千斤石撞城門。城門開，排槍齊出。天保且戰且走，及半道，取礮者適至，遽點火，擊殺二十餘人。英人不敢迫，天保亦收其軍退。文蔚在長溪嶺，聞報大懼，忽覩近村火起，急出奔。朱貴請撥參贊軍守慈谿夾田橋以爲犄角，文蔚不顧也。其攻定海者，先五日自乍浦出洋泊岱山一帶，欲以火船燒夷船，汪洋大海，隨波逐流，頃刻自燼。二月癸未，英人進攻大寶山，朱貴力戰，自辰至未，殺傷過當，卒以無援敗。貴及其子昭南俱死，官軍陣亡者二百餘人。魏秀仁《陔南山館詩話》：壬寅春正月，楊威將軍至浙東，八省大兵雲集。二十五日祭旗，二十八日寅時收復寧波，誤用間諜，爲敵所紿，師熠焉。朱伯韓《書憤》云：【略】。

《關將軍輓歌》《清史稿·關天培傳》：關天培，字滋圃，江南山陽人。【略】十四年，授廣東水師提督。時英吉利通商漸萌跋扈，兵船闌入內河，前提督李增階以疏防黜，天培代之。至則親歷海洋阨塞，增修虎門、南山、橫檔諸礮臺，鑄六千斤大礮四十座，請籌操練犒賞經費。十八年，英人馬他倫至澳門，託言稽察商務，投函不如制，天培卻之。禁烟事起，偕總督鄧廷楨偵緝甚力。十九年，林則徐蒞廣東，檄天培勒蔥船繳烟二萬餘箱焚之，於是嚴海防，橫檔山前海面較狹可扼，鑄巨鐵練橫擊之二重，阻敵舟不能逕過，礮臺乃得以伺擊。則徐倚天培如左右手，常駐沙角，督本標及陽江、碣石兩鎮師船排日操練。七月，英艦突犯九龍山口，爲參將賴恩爵擊退。九月，二艦至穿鼻洋，阻商船進口，挑戰。天培身立桅前，拔刀督陣，退者立斬。有擊中敵船一礮者，立予重賞，發礮破敵船頭鼻，敵紛紛落海，乃遁。敵艦久泊尖沙嘴，踞爲巢穴。迤北山梁曰官涌，俯視聚泊之所，攻擊最便，天培增礮駐營，敵屢乘隙來爭，不得逞。十月，敵以大艦正面來攻，小舟載兵從側乘潮撲岸，殲之於山岡；復於迤東胡椒角窺伺，礮擊走之。乃調集水陸兵守山梁，參將陳連陞、賴恩爵、張斌、游擊伍通標、德連等爲五路，合同進攻。敵乘夜來犯，五路大礮齊擊，敵舟自撞，燈火皆滅。侵曉瞭望，逃者過半，僅存十餘舟遠泊。次日，復有二敵艦潛進，隨者十數，復諸路合擊，毀其頭船，遂散泊外洋。捷聞，詔嘉獎，賜號法福靈阿巴圖魯。二十年春，【略】戰霧復起。十二月，英船攻虎門外沙角礮臺，副將陳連陞死之，大角礮臺隨陷，並爲敵踞，虎門危急。天培與總兵李廷鈺分守靖遠、威遠兩礮臺，請援，琦善僅遣兵二百。二十一年正月，敵進攻，守臺兵僅數百，遣將慟哭請益師，無應者。天培度衆寡不敵，乃決以死守，出私財餉將士，率游擊麥廷章晝夜督戰。敵入三門口，衝斷椿練，奮擊甫退。南風大作，敵船大隊圍橫檔，永安兩礮臺，遂陷。進攻虎門，自巳至酉，殺傷相當，而礮門透水不得發，敵自臺後攢擊，身被數十創。事急，以印投僕孫長慶，令去，行未遠，回顧天培已殞絕於地，廷章亦同死，礮臺遂陷。長慶縋崖出，繳印於總督，復往尋天培尸，半體焦焉，負以出，優卹。予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謚忠節，入祀昭忠祠，建立專祠。母吳年逾八十，命地方官存問，給銀米以養餘年。子從龍襲世職，官安徽候補同知。

《定海知縣殉難詩以哀之》《定海縣志·故實志》：道光【略】二十年五月大舉來侵。粵中防守嚴，不得逞，遂窺浙洋。六月八日乙丑犯定海，總兵張朝發出城御之。時承平久，兵不習戰，倉卒應變，聞礮聲多畏縮。朝發傷股，署中軍游擊羅建功、護左營游擊錢炳煥、右營游擊王萬年、署中軍守備龔配道皆棄城走，知縣姚懷祥投水死，典史全福自經，英人遂據縣。

《朱副將戰歿他鎮兵遂潰詩以哀之》《清史列傳·朱貴傳》：朱貴，甘肅河州人，由武生入伍循化營。【略】道光二十一年，授浙江金華協副將。二十二年，英人內犯浙洋，貴率領陝甘官兵御賊於慈谿大寶山。身先士卒，奮勇直前，力戰死之。其子朱昭南，同時戰歿。

《吳淞陳老將（化成）歌》袁翼《江南提督陳忠愍公殉節略》：道光壬寅五月初八日，英夷陷寶山，江南提督賜謚忠愍同安陳公死之。【略】任事五日，而浙警至。公帶兵馳赴吳淞口，駐帳操臺基；節相伊公，駐寶山城。相度形勢，沿塘築二十六土堡。【略】庚子秋，【略】江蘇巡撫裕公兼署總督，駐節寶山。【略】上以裕公爲欽差大臣，駐杭州。調狼山鎮謝爲前鋒，特命徐州鎮王率師助公，聽公節制。公令守塘北小沙背，不從，居城中書院。小沙背者，由崇明入淞口門戶也。徐兵獷悍滋事，公廉得其情，召徐鎮治不法者，鞭責十餘人，徐鎮由是銜公。上命河南巡撫牛公總督江南，奏請督師於吳淞。【略】閩安協周，外貌樸訥，公信爲誠，奏升蘇松鎮，留攝吳淞營參將事，守西礮臺。【略】當英夷犯乍浦時，有漢奸導攻上海，而吳淞扼其咽喉，將致死

力焉。駛船匯頭，以千里鏡瞭公帳，見晝夜有備，未敢輕入。壬寅三月，賊遣一頭陀乞食於東礮臺，逗留一月，實隱詗徐鎮情。四月二十三日，晝霧漫空，暴風動地，賊船齊泊口外。五月初一日，有火輪船三艘，列木人兩舷，繞小沙背直向西礮臺，欲試吾軍礮力耳。公知之，不發礮，忽颺去。初五日，船集益多，礮聲震天，擊往來商船。初六日，賊插影旗於陣頭，以水牌浮戰書來告。周鎮得之，請公緩師期。公弗許，擲書塘外，出口號，誡戰備。初七日，牛公至帳，以賊鋒難犯，議迎犒緩師，徐圖後舉。公撫膺曰：「某經歷行陣四十餘年，今見賊異議，是畏敵也。且某奉命剿賊，有進無退，大人勿怖。」牛公不答去。初八日，賊艦銜尾南進，兩兩相輔，空一艦於西以防西臺，若預知東臺之不足慮者。揚帆出小沙背前，徐鎮按兵不動，公出帳揮旗發礮，賊飛礮對擊，所注摧陷。牛公聞礮聲雷動，飛輿至校場鳴鼓助陣。賊架礮桅頂，擊毀演武廳，弁兵擁牛公奔至胡巷鎮，遣守備姚鴈宇以令箭檄徐鎮急援，人馬中礮死。公燃礮毀賊頭陣一船，兩船賊稍却。東臺參將崔等徒壁上觀，礮不發，東臺賊並力擊西臺。我軍礮子多磚心，比至賊船而灰，礮門且裂，全塘震動。部將韋印福、錢金玉、許攀桂、徐大華等皆死，尸積公前，公麾旗痛哭。有飛礮拂旗角而墜，陷地一尺許。公見事急，亦以令箭召徐鎮，並駐海神廟之王游擊等，皆已潛遁。周鎮上塘勸公退，公叱之曰：「曩謂爾誠，薦拔至是，今爾負我，以致負國。」時藥無布袋，礮無米囊，燃必躍子心空，礮耳折架竄，不可再用。公掬藥納子，礮震傷手，血流至脛，旋有巨礮冲陷土中，擊公仆地，細子中股，紛如雨點。賊見公手執紅旗不偃，藥子已竭，礮熱炙手，迴帆欲退。而桅上賊見塘下弁兵潰散，遂麾大隊登塘。【略】公部堂官許林，率帳下巷戰，洋槍四出，林死，而公拔佩刀接仗，槍亦洞腹。時在塘僅有三人，公呼投效武進士劉國標曰：「我不能復生，汝急免我首，擲體溝中。」一慟而絕。劉亦創甚，負尸掩叢蘆中，脫公涼鞋一隻懷之，以蘆葉對縫爲識，出葦而逃。【略】越八日，寶邑士民尋蘆中所識公尸，負之以出，殮諸嘉定。初八日申時，公方力戰，牛公退屯嘉定，越日退屯崑山，猶以手書促公暫避，豈知公已血濺征衣，騎箕尾而去耶？公諱化成，號蓮峯，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人，賜謚忠愍，詔於死事之地立祠，蔭其子一等輕車都尉，世襲罔替。

三〇四

著録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怡志堂文鈔》八卷、《來鶴山房詩稿》八卷。朱琦撰。琦字濂甫，號伯韓，廣西臨桂人。道光乙未進士，浙江候補道。臣謹案：梅曾亮謂琦學韓而自開異境，其下筆老重，乃天稟所獨。樂府及五、七古視近體尤勝。其中長篇，雄深峻邁，如百金駿馬，驀坡注磴，絕不蹉跌。此古人成體之詩，今人豈復有此。

藝文

韓弼元《贈朱伯韓（琦）侍御》鯫生居下里，每飯念君國。生後逢百罹，耿耿憂莫釋。引領望時賢，問訊北來客。僉曰朱侍御，嶽嶽邦司直。蒿目痛黎元，致身慕禹稷。再陳治安書，流涕復太息。聞言輒神往，餘慕積胸臆。千里走京師，冀一見顏色。懷刺不敢通，室邇人未即。何意君先施，蕭寺辱尋覓。深言及時勢，抵掌咸奮激。問君何設施，藉手匡艱厄。君曰技無他，元氣培宜急。進賢植國基，謀利黜奇策。持此告吾君，萬變終不易。聖皇亶聰明，宵旰厪飢溺。謂臣言無罪，深鑒臣心赤。嗟彼斗筲器，大體罔知識。目笑書生迂，詆諆伺閒隙。進言莫爲繼，懼非讒口敵。敵終我涕滂，撫膺重戚戚。世途險以巇，風波吁難測。守之以忠貞，特立庶不惑。成事未可知，盡心實臣職。貌愚衆不疑，誠至神迺格。一氣潛感通，天聽豈終隔。慨予求友懷，幽顯靡不歷。楚北覯二賢，君乃成三益。帥子負奇才，志壯擬琨逖。驥足未逢時，悲鳴猶伏櫪。王子屈閒曹，莫展經邦畫。誓將卧南山，立言探奧賾。獨君居朝廷，碩果占不食。私心敬愛君，實爲天下惜。願君常留此，啟汰勤朝夕。正氣扶孤陽，深心消衆慝。茅茹以漸引，舉廢熙庶績。俾我國家祚，與天無終極。

王拯

論述

陳寶箴《龍壁山房文集敘》 然先生之所爲文，雖若斂退，無瑰瑋桀特之觀，而類情指事，嘽諧通恕，肖其心之所自出而寓于不敝，以眙桐城諸老儒先所得之美未有以異此，殆百世而可知，非余一人暖姝之所私言也。

張維屏《藝談錄》 少鶴詩筆，卓犖不羣。

《海天琴思錄》卷八 馬平王少鶴農部錫振有《龍壁山房詩集》，多撫時感事之作，音節悽愴，如哀笳曉角。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〇 王拯，原名錫振，字定甫，一字少鶴，馬平人。道光辛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官通政副使。有《龍壁山房詩集》。

又 定甫七歲喪母，依劉氏寡姊居，教養以成，事姊如母。逮官京師，屢欲迎侍，未果，作《婆礎課誦圖》，自爲序及詩，時人重其篤行。從梅伯言諸老游，工爲古文，奉方、姚爲職志。在戶曹，出贊廣西軍事，有復前教授唐先生書數千言，備述金田起事，與當時文武失機釀亂之由。嗣直樞廷，復從科爾沁忠親王出駐大沽，久歷兵間。詩傷時感事，跌宕蒼涼。如《書憤》與《自題瀼陽日乘卷後百韻》、《擬古》十二首，皆不愧一朝詩史。古今諸體，功力夙深。京朝名輩，更倡迭和，蔚爲大家。同治初，緣事降調，歸主桂林榕湖講舍，自定詩集十七卷。兼擅倚聲，有《茂陵秋雨詞》四卷。光緒中，善化向萬鑾刊，文九十八篇，次爲五卷，未刻。詩文稿尚多。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七 王拯，原名錫振，字定甫，號少鶴，馬平人。道光辛丑進士。官通政使參議。師事梅曾亮，受古文法。其爲文，淬厲精潔，雄直有氣，而出以平夷紆徐，能自達其所欲言，使人得其妙于語言文字之外。兼工詩詞。撰《龍壁山房文集》八卷《詩草》十七卷、《茂陵秋雨詞》四卷、《歸方評點史記合筆》六卷。

張金鏞《茂陵秋雨詞序》 余與王子定甫爲同年生，一星終矣。初聞謦逸，未數晨夕。中更別離，益感邈曠。歲在壬子，君旋自戎幕，鍵戶埽軌，沈鱗羃羽，影響斯合，僦居相望，還往梭織。蔬飧檗酒，率窮懽妍。所爲詩歌，獲飫汁瀝。爰出倚聲授余，掎摭芳意悅魄，古愁蕩魂，銖黍不忒，情旨畢罄。方諸兩宋，洵可高揖清眞、平視聖與。牧之序昌谷詩曰：「雲煙綿聯，不足爲態。」又曰：「春之盎盎，水之迢迢。」以語君詞，詎云多讓。定甫復言：詞雖小技，壯夫所嗤。而當指物索神，造意搜狀，劌肝鈥腎，其傷實多。自苦何爲？將矢不作。」余曰唯唯。鄙生亦云：「不惟吾子。百年蹔蹔，生也有涯；而以感怨刺懟，劘刻造化，既違和平，更促年壽。屏置弗事，亦延命之一訣也。」雖然，余與定甫薜荔相依，跡若蛩駏，幽室華燭，殘杯冷炙，當其落木擊牖，斜月移幌，結心沈冥，時或歎詫，悲愉顚倒，拉雜無端。他日者，雨絕雲乖，故人入夢，追維此樂，窈窈在目。發之音聲，必有不自禁者。定甫之詞，其能已於是耶！平湖張金鏞序於宣武城南寓廬。

陳祖望《茂陵秋雨詞跋》 少和仁兄與不佞定交衛郡，今五年矣，中閒別而復合者再，不知其工倚聲。今秋省墓南還，出示此卷。清麗芊緜，於白石、玉田爲近。小令亦駸駸上追五代、北宋諸公。從此以造於自然，又烏能測其所到耶！乃知通才固無所不可。彼囿於偏長者，皆才有所不逮耳。中有《滿江紅》一闋，見懷次韻，別紙錄呈。時道光庚戌九月廿日，鈍悔陳祖望拜讀於雙石琴軒。

海牀《茂陵秋雨詞跋》 庚戌九月，重見少和杭州，得讀此卷。適有煩惱，匆匆瀏覽一過，怳然已見南宋風流。少和東渡江，予亦將游淮，何日再相逢？酒邊鐙畔，細細吟諷之。海牀記。

周騰虎《茂陵秋雨詞跋》 與少鶴別八年，庚戌歲莫，相遇邗江，各述蹤跡，遭遇憂危，同深浩歎。余將操楫江湖，少鶴亦匆匆北去。出示近作《瘦春詞》，纏綿清遠，沈著悲涼，以此置之迦陵、飲水之閒，非但不媿之而已。少鶴臥病三年，所得如此。困阨獨非福耶！獨歎鄙人，潦倒衣食，心銷形悴，文采阻落，以對知已，能無赧然？毘陵周騰虎識於邗江旅館。

夏成業《茂陵秋雨詞跋》 小令，五代最爲超妙。長調，開合動盪，非才雄者不能。子瞻故當獨步一時也。尊箸力追北宋，瀏亮渾脫，較美成諸君無不及焉，洵詞家巨手也。咸豐辛亥穀雨前三日，古鄂夏成業讀於都門旅寓。

《憩園詞話》卷六　顧子山觀察寄示《茂陵秋雨詞》二卷，署名馬平王錫振字定甫。【略】細讀其詞，如食哀家梨，甘而能脆，有幽瘦者，宜以啞觜栗吹之，足爲金粱夢月替人。

譚獻《復堂詞話》　度越少鶴通政，爲近詞一大宗。齊名者，有上元何青耜觀察。（篋中詞）

《小三吾亭詞話》卷一　馬平王定甫銀台拯，以吸食鴉片落職，所著《茂陵秋雨詞》，置之《迦陵》、《飲水》之間，非但不愧之而已。

《擬古（十二章）》一　《十朝詩乘》卷一五：王定甫擬古十二章，多述兵事。其末章云：【略】尚武餘風，凋敝至此，可勝歎哉！

《眉嫵》（剩歌傳竹屋）　《憩園詞話》卷六：王少鶴京卿振【略】素以古文名，詩詞皆擅長。【略】其爲詞以南宋爲宗。音律至細，久求其稿不可得。今於張松溪詞中見題《眉嫵》一詞，亟錄之。題曰：「武林晤金眉生廉訪，得讀蔣鹿潭、杜筱舫、丁保庵諸詞集，俱是江南腸斷句也。茲又以張君松溪所作見示，乃君至交，爲刊其遺集，張君可不朽矣。禾中舟次，用賁庵太史《吹月詞》中《眉嫵》韵賦此。」詞云：【略】按此詞筆致超妙，清氣盤空，凡用去上及應去應入，無不諧協。此調《詞律》所載王碧山詞後，結作「還老桂花舊影」。考之姜白石、張仲舉各詞，皆作折腰句。蓋原是「還老盡，桂花影」，《詞律》鈔誤。今此詞作折腰法，可知究律之細，確爲詞壇名手。

《石州慢》（豔絕媧云）　《小三吾亭詞話》卷一：定甫嘗於吳門得先巢民徵君姬人吳扣扣菱花硯，硯背銘二十五字，尾署「甲戌春，扣扣作」。（扣扣傳載陳其年《湖海樓集》中。）定甫爲賦《石洲慢》詞云：【略】詞極婉約，硯則贋物也。扣扣以順治十八年辛丑八月卒，年十有九。甲戌爲康熙三十三年，扣扣早化爲影梅庵畔黃土矣。

《同人過十剎海看荷遂游高廟四首》　《雪橋詩話續集》卷八：曩在春明，與章佳立庭都護屢作高廟之游，三復是詩，有舉目河山之慨。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一四　王拯，原名錫振，字定甫，號少鶴，廣西馬平人。道光辛丑進士。官至通政使。有《龍壁山房文集》。《藥禪室隨筆》：嶺西爲古文學者，呂月滄、朱伯韓、龍鼎臣及定甫通政，號四大家。定甫獨無桐城末流之弊，嘗服膺包希仁，故更今名。跡其敢言伉直，殆不愧笑比何清之目。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朱琦》　王拯，原名錫振，字少鶴，廣西馬平人。道光二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充軍機章京，官至通政司通政使。拯少孤，家貧，無所得食，其母與姊勤女紅以養。拯通籍，官京師。咸豐中隨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赴天津防剿，又隨王大臣辦理巡防事宜，進呈團練條議十則，策畫詳明，講求精切，上嘉納之。嘗與同鄉朱琦、龍啓瑞以術業相高游處講習，最號爲有名。所爲文，類情指事，嘽諧通恕，肖其心之所自出。著有《成有漁齋文鈔》十二卷、《龍壁山房詩集》十六卷、《茂陵秋雨詞》四卷。

紀事

《書憤》　《十朝詩乘》卷一七：王定甫通政以樞僚佐賽相幕，備諮軍中事，其《乙卯書憤》詩注謂：「赭寇初由中平、百丈還走入紫荊。時總兵某駐象州，統兵千，匿不出戰，賴向、烏兩軍追及。向軍奪豬崽峽，遂破雙髻山，將乘勝進攻，而都統某持五不可。不三日間，逆酋遂盡棄花雷、茶池諸巢，遁走宣墟矣。既而我師復破風門坳，斷賊後援。向密請飭南路進兵，而孔村日報勝仗，迄半月，紮營猶在廿里外，賊得從鵬隘、鵬化兩山間遁去。未幾，向軍敗於官村，以失援幾覆。向憤甚，胸發疽。逾月病起，請得楚兵，獨任北路，復奏韶、潭諸捷。次年二月，烏軍貪進大敗，賊又熾。向既北行，守荔蒲，復間道趨省，解桂林之圍。四月朔，賊去桂林，撲全州，追兵僅七千人，弗克力援。迨和鎮領大兵至，城已屠矣。然賊走極窘，追及蓑衣渡，幾盡殲之，復得脫東走。撲永不遂，而竄踞道州。及秋，出擾郴、桂間，漸入湘境。長沙之圍，賊渠蕭朝貴自郴率衆先至，死焉，餘衆猶盛。向病起，自粵馳至，城守復完。而賊得竄走者，則以嶽麓不守，我師遷延，不成圍也。」據其言，則忠武固非養重縱寇者，而事權不壹，策應不周，至屢敗於垂成，或有數焉。其詩云：「元年辛亥春，我從丞相行。【略】」述雙髻、風門兩捷，

賊垂殲得脫，而有官村之挫也。又云：「十月日將晡，【略】轉益水火爭。」述向軍韶潭諸捷也。又云：「二月始生魄，【略】又成跋尾鯨。」謂烏軍大洞之敗，張劉謂張敬先、劉長清也。又云：「荔水一交戈，【略】援師疑神靈。」述桂林解圍事也。又云：「五月湘源哭，【略】蹙若亡六鼈。」述全州之戰也。又云：「此賊最狼狽，【略】猶藉將也榮。」言疲軍轉戰，及馳援長沙也。自是妖氛四突，寖及長江，詩中述吳楚戰事云：「去年秋風利，【略】坐拔三山青。」固儼然有澄清之望。又云：「建業天下雄，【略】徘徊星渚舲。」則不能不痛恨節帥之非人也，噫！

《咸豐元年正月十九日齊集慕陵禮成哀紀二首》《雪橋詩話續集》卷七：王定甫《咸豐元年正月十九日齊集慕陵禮成哀紀二首》云：【略】時林督師道沒潮陽，賊氛方惡也。

《王以錫振嘗在巡防屬題卷尾再次前韻應教》《雪橋詩話續集》卷八：奉天大將軍印，爲我太宗授睿忠親王以入關者。定鼎以來，藏皇史宬，未數授人。癸丑九月，以粵匪北竄，擾及畿疆，命惠親王綿愉爲奉命大將軍，僧忠親王爲參贊。九日，參贊出都，王以是日受印及銳捷刀。銳捷刀者，道光己酉，宣宗以賜定陵佩用，與白虹刀俱係金桃皮鞘，非特賞不能用也。嗣以河北肅清，生禽林鳳祥、李開芳兩賊，首致闕下，印仍奉歸史宬。惠邸繪有《受印圖》，自題七律一首，林穎叔、王定甫嘗在巡防，均次韻應教。定甫詩云：【略】。

《高陽台·題褚氏冊子》《小三吾亭詞話》卷一：馬平王定甫銀台拯【略】有《高陽台·題褚氏册子》云：【略】此詞余不爲之注，異日觀者如霧也。褚氏者，吳門名妓，居盧家巷。吳門未亂先，妓居多在盧家巷、丁家巷，亂後移居閶門倉橋浜一帶。馬關約定，青陽地始有妓居，此亦續《板橋雜記》者所當知也。余大外祖周文之先生以名進士出宰長洲，年甫二十，自以不得館選爲恨。褚氏既解文墨，歲寒唱和，遂盈卷帙。其贈聯云：「都道我不如歸去，試問卿於意云何。」最爲時傳誦。卒以現任地方官員挾妓飲酒上達天聽，遺戍新疆。行抵汴梁，遇文宗登極，大赦得歸。從來荷戈之奇，無奇於此！賜環之速，亦無速於此者。褚氏既作驚弓之鳥，無可踪迹，此册流落吳下，爲人以兼金購去。定甫此詞，使「折戟沉沙」故事，可謂精審。

著録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龍壁山房文集》五卷《詩草》十七卷，王拯撰。拯字定甫，號少鶴，廣西馬平人。道光辛丑進士，官至通政使。

潘曾瑩

論述

孫衍慶《小鷗波館駢體文鈔序》古之文，無分散駢也。惟駢體則未有不諧聲耳。古者言聲言音不言韻，尚論者謂有韻之文通於詩，無韻之詩通於文，此猶影響造壁語，而未究其所以。然《大雅》、《周頌》無韻之詩多矣，將遂謂之文乎？不得也。《易》、《禮》、《爾雅》、《論語》、三傳、諸子、《靈》《素》有韻之文多矣，將遂謂之詩乎？不得也。大都詩與文之別，論其體不論其韻。體屬文，有韻可也；體屬詩，無韻可也。惟其語既駢，而聲自諧，自周以來未之有易也。夫所謂諧聲者，以聲律對偶言，非如後之作詩必叶於句讀之末而始謂之諧也，又非如必以四聲相當去其蜂腰鶴膝之病而始謂之諧也。導源於周、秦，濫觴於漢、魏。其始也，猶駢而不儷。氣盛則言長，理舉則辭達，體雖駢而無異於散行。至東晉以後，爭靡成風，專尚塗澤，其氣鬱，其理晦矣。昌黎所以起八代之衰，掃而空之，於是後之懲其弊者專以散體屬古文，薄駢儷爲六朝之餘習而不講矣。吾以爲：行文有不變之法，理氣是也；有必變之體，散駢是也。體宜駢則駢之，體宜散則散之。聚賈、董、韓、柳、歐、蘇於一堂，限以露布、連珠、制誥、賦判之體，其不能不駢也，審矣。今全集具在，駢者豈出兩手乎？既駢矣，以諧爲諧，尤以不諧爲諧，或鏤金錯采以麗之，或雙聲疊韻以戛之，或轉注假借以隸之，或清剛簡切以超之，則又

存乎其人之所造焉。星齋以相國世家之望，擅承明著作之才，自其未第時即以詩詞文章噪都下，早登賢書，入玉堂，脩金匱。輯其駢體文若干篇問序於余，余受而讀之。聲律對偶，動與古會。沃膏鑠光，不同聲幅。恢恢乎其有大力也，颯颯乎其有餘韻也，浩浩乎其氣盛而言長也，勿勿乎其理舉而辭達也。若是者，其何必愛古薄今而斷斷於是也。余故爲之溯駢之原而旁通于詩文，彙駢之體而扼要於諧聲，于是編之所以可貴者，折衷於理與氣以叙之，而不徒詡其炳炳烺烺也夫。

秦緗業《小鷗波館駢體文鈔序》　夫五色相宜，雲霞昭其亂賁；八音均調，宮商觡其要眇。良以得地至高，故朱藍耀采；託體既清，斯鏗訇載響。矧乃鏤心織辭，貴夸麗藻；鍊骨選言，宜嫻抗墜。葩藻薈布，先資三就之功；金絲召和，必工九成之奏。播諸藝林，夐乎尚已！星齋前輩，少席華胄，壯飲香名，性嗜煙墨，心游竹素，所譔詩詞，厚幾盈尺。精詣所臻，尤工儷體。左提右挈，筆銳干將。酌淡斟濃，文成繡錯。極停雲繞風之致，有推煙唾月之奇。入括香之錦洞，跗萼交輝；升嬰垣之寶山，琅玕林立。自成馨逸，淨洗妖浮。誠足配雅令於徐庾，式浮靡於江薛。以視舞夸長袖，徒瘠義以肥辭。歌詡曼聲，乃浮文而弱質；瓊岳銑溪，共柯古紹述標異。花紅玉白，與樊南乾膜爭高者，工，不工耳。吳縣潘君星齋，家門鼎貴，劬學嗜古。早歲即稱詩都下，爲尤工駢體文。驅役書史，采擷葩華，而一皆根於心之所欲言。其文不知於古人何如。乾、嘉以來，諸名家未有能過之者。夫以星齋之才，使徙業爲古文，不難與海峯、惜抱相上下。然方今古文之傳，方緜衍而未已，獨肆力排偶於舉世不爲之時，豈非豪傑特立之士與？星齋方入翰林，翱翔禁近，高文典册，盡出其手。他日可頡頏燕許，當不僅如楊彭諸君以文人自命也。

莊綬度《小鷗波館駢體文鈔序》　吾友星齋太史，才儲青緗，靈毓丹地，辨稻早歲，蘸草中夜，聚學以爲海，畫地而成圖。作爲文章，飄飄淩雲之氣；審其節族，愔愔雅管之鳴。遂能呼嗡陰陽，鐫鏤物象，爛若披錦，炳如繪素。雲斤月斧，詎類雕蟲之技；明金絳羽，乃見吐鳳之奇。昔鎔勰之言曰：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星齋太史織茲魚網，陋彼虹戶，擅叔重無雙之譽，坐張寬第七之車，洵足樹幟文苑，溉潤藝圃。裴晉公云：文之異者，不在磔裂章句；人之異者，不在倒置眉目。是故同茲游泳，獨鯤魚之化鵬；等是氂氂，信雞羣之有鶴。斯文之傳，其在茲乎！

汪廷儒《小鷗波館駢體文鈔序》　世之論國朝駢文者，皆詬病陳髯，僉訾俗調，豈不以綺靡豐縟之中無簡質清剛之制哉！夫全製具存，名篇非少，既緣酬應，遂判瑜瑕。嗣後作者遞興，歧途互出，清轉華妙，世不數人。及讀小鷗波館文，輒令人歎觀止矣。夫蘇瓌大筆，作述相承；超宗文章，源流有自。星齋前輩以名相子爲著作林，宜也。所難者：年甫及壯，書已等身；各體咸宜，千秋足恃；淩紙怪發，開卷香霏；宮商在身，節應風雨；珠玉脫手，光煥雲霞。述游則山水方滋，紀事而鼎鐘可鑄。如吸仙露，齒頰俱清；如讀古畫，心脾可沁。人咸謂其秀出文壇，雄包禮庫。蓋生論難，不學而出。天然韋涉，文辭早慧而驚名士。不知顯悟者，才也；沈博者，學也。無獨具之識，雖雕琢而不靈；無兼人之功，雖剽竊而亦薄。曩羈古寺，近接怡園，每聽晨吟，時聞夜課。門可羅雀，猶下董生之帷；身已登龍，更坐純仁之帳。第賞其傳世之文，又烏識其窮年之力哉！若廷儒謬附西清，未窺東觀；因孫枝而依桃李，以小草而忝參苓。時賡白雪之吟，獲侍青雲之末，正宗不遠，私淑有懷。階下吹竽，門前布鼓。所冀引我圭臬，施我斧斤，匡迪前賢，破除僞體，請以茲篇爲始，可乎？

潘曾瑩《張海門同年（金鏞）見題拙集奉答二首》附張金鏞詩　京洛盛文藻，蘭臺多少年。夫君謫仙才，俊鶻青雲騫。澹懷謝紈綺，沈思邈淵元。遺我一卷詩，泠泠七條絃。以君指上音，證我詩中禪。君詩皎如月，印澈澄潭千。我詩太蹇澀，細響吟枯蟬。亦謂有一得，毫端埽浮煙。豈知成齾齘。含意苦不宣。君詩庶藥我，三復瑤華篇。夏雨浹二旬，青苔上階徧。昨夜金風來，新涼滿瑤薦。咫尺素心隔，半載不相見。不見亦無悶，相知不在面。所惜芳景徂，頹波疾於箭。秋蘭亦已花，香荷墜粉片。平生哀樂懷，感止歲華晏。醉醒百念雜，形影一室戀。獨謠多鬱伊，商聲起梧院。貽箋儻裁答，書之白團扇。

葉紹本《小鷗波館詩鈔序》　吳中潘子星齋爲大冢宰芝軒前輩次君，績學通才，夙承庭誥，自髫齔時即與諸昆季以詩鳴於時，迨長而角勝詞場，風格愈進。余自晉藩入爲京卿，君以年家誼與令弟紱庭晨夕過從，談詩甚洽。大抵君詩以六朝、三唐爲宗而棄其糟粕，清醇婉約，穠纖得中，具有古人之長

而擺去拘束。每當興來情往，染翰揮毫，清風欲生，明月在抱，聲遠聞而振玉，波圓折而爲珠，水碧金膏，蘭馨雪豔，一時作者莫之能先也。夫詩至宋元以後，曼聲僞體，滄海橫流，自高季迪先生崛起青邱，力追正始，上規漢魏，下掩蘇黃，金和玉粹，蔚然爲詩家一大宗。由此，昌穀皇甫，代衍清聲。至國朝，歸愚先生而克集大成，是詩派之正無如吳中。而君以天才英特，遠紹前徽，年未逾壯，著作等身。他日珥筆，鑾坡賡颺鳴盛，以振葑水之宗風，而繼槐堂之步武，又豈特《斜川》一集流播海宇也哉！

吳嵩梁《小鷗波館詩鈔序》 潘君星齋爲總憲芝軒先生仲子，與其兄春泉及弟歗庭並擅詩名。春泉取徑幽而寄托遠，歗庭用筆俊而吐屬新。星齋之詩，婉而多風，麗而有則。所造雖不同，皆能就古人之範以自抒其性情。殆家學與天才兼焉者耶。予自乾隆癸丑識君伯祖榕皐先生于隨園坐中，繼獲奉芝軒先生之教，及君伯仲，今且三世，而予亦頹然老矣。讀君之詩，欣慨交集，輒書所見以復於君，亦不敢苟爲濫美之詞，願君益就所學擴充而變化之，其造詣又烏可量哉。

朱方增《小鷗波館詩鈔序》 昔人謂王謝家人無非國器，乃史臣采掇早年篇詠著之本傳者，僅謝惠連、王季則二人，豈非慧證於天稟、穎發於綺歲，尤爲才所不易得與？潘君星齋，宅心醇粹，媚古不勘，鉛槧之外無足熒遘，其志意趨庭侍隅，又習聞音證之學。故其爲詩也，闢之以性窾，敷之以華藻，振采結響，清越朗妙，直與王、謝門材相頡頏，洵吳季重所謂一時之雋、獨冠時彥者也。他日繼武瀛嶠，祥鶱威鳳，發爲妙聞，行見如漢之榮郁、唐之瓌頲，世爲文章巨手，彼惠連輩之位不副才，又烏足當之哉！長夏雨霽，新綠環戶，快讀一過，如暝坐巖壑，聽淙淙玉聲，不覺十丈軟紅塵浣滌殆盡。爰題數語，以誌欣慕。

錢儀吉《小鷗波館詩鈔序》 古樂經失其傳，器亦屢變。而琴德最優，近於古琴者，禁也。禁其非而心正，養之淡泊，叩之杳冥，元音以生。此其意可通於詩。詩而比於琴，深之又深，而樂可以作。吾讀潘子星齋之詩而憬然矣。家門鼎貴，寢食儒素，流俗所豔嗜，不待禁而視若溼灰焉。故其寓之於詩，颯颯乎其有朱絃疏越之遺音已。昔伯牙受琴於成連，去而之海上無人之境，而後有以移其情，其去而遠之也，其猶有人之見者存耶？大樂之假於廟也，八音克諧，唱嘆噫歎，詎將遠於人者耶？蓋吾心之正有以持之境無與焉爾。潘子知之，故其詩曰：「失之以浮華，得之以沉靜。」守是不易。今日潘子之詩可以琴，他日潘子之詩且可以樂也。潘子固善琴，尚是正予言。

宋翔鳳《小鷗波館詩鈔題辭》 垂白長安路，相逢眼乍明。論交如夙契，思古共深情。少作已名雋，新詩更老成。何當陳萬軸，千載試縱橫。逸足行千里，家風重一門。雲霞情渺渺，珠玉氣溫溫。擬創詞枝葉，思尋事本根。難兄隔鄉國，何日與重論？

又《小鷗波館詩鈔評跋》 往復大集，格律蒼老。氣體高華，充其志趣。可以蔚爲通儒，不第作詩人也。僕蹤跡夐子，近日得交足下，深爲斯道斯文幸耳。爰題數語，以誌欽遲。

張興鏞《小鷗波館詩鈔題辭》 昨君示我錦繡段，舒向風前光燦爛。除是天孫織得成，紅女機絲無此腕。文人慧業具夙因，讀破萬卷始有神。君今妙年弄柔翰，乃使大塊生陽春。全家本住蓬山頂，樹指三株秀同挺。酒半分箋刻燭吟，圖成雙影探梅並。春明萍聚非偶然，摩挲情韻何纏綿。期君他日登蘭省，好拓蕉窗咏八甎。

又《小鷗波館詩鈔評跋》 大著觸手生春，措詞無懦。良由胸吞寶卷，乃使舌粲眞花。始知鳳嘯鸞吟，絕異鶗鳴蟋唧。

顧莼《小鷗波館詩鈔評跋》 極清麗，亦極灑脫，奧衍刻畫，兩家皆望塵卻走。得此奇才，殆由天授。

戚人鏡《小鷗波館詩鈔題辭》 皎皎窗前雪，塵襟一滌時。正宜捐俗慮，況可讀新詩。咳唾霏珠玉，才華妙色絲。篇中多勝景，惹我故園思。一門花萼集，君獨擅風華。得句清於水，傳箋燦若霞。捷才諧競病，冷語鬬尖叉。愧我頹唐甚，無緣畫壁誇。

又《小鷗波館詩評跋》 星齋詩，工麗芊眠。近復入清超一路，風格愈上。固由思清，亦緣趣勝。

阮元《小鷗波館詩鈔題辭》 九苞老鳳在朝陽，藹藹萋萋詩幾章。梧桐百尺竹千畝，又見一雙雛鳳皇。

李宗昉《小鷗波館詩鈔題辭》 星齋勇於詩，一月造一境。積久彌清新，塵氛盡卻屏。麗藻雲霞開，逸羣騏驥騁。欲然益自疑，就正殷退省。慙予長蓬心，三復意始靜。滎陽我夫子，海內稱通儒。品學勖庭誥，甘與俗論孤。所喜雛鳳嚶，一一清聲符。德盛致榮問，志定無歧趨。如歷九折坂，倏爾登

坦途。如赴百靈會，翩然列仙區。今古爭所是，得失還聽天。五色吾目眯，一息子意堅。矧好勁裝束，無炫時世妍。長羨風雨夜，連牀欣對眠。性命托文字，守此鐙檠寒。

陶澍《小鷗波館詩鈔題辭》細馬馱來錦繡箋，眼明遙望彩雲邊。謝、王子弟原公望，李、杜文章更少年。瑤島一琴還佇月，藍田雙璧自生煙。千秋事業知何限，即論詩人已足傳。

許乃普《小鷗波館詩鈔題辭》詩窮然後工，秀語出白屋。云何佳公子，海內數甲族。人倫推極盛，閨房擅清福。吟風得松清，搖筆奪山綠。廣甸絢春華，幽泉薦秋菊。耳淨洗箏琶，聲偶間琴築。天地有元音，此是雲韶曲。今年五六月，少雨苦炎酷。緇塵十丈中，西山阻遐矚。一卷冰雪文，卧向北窗讀。香飄萬柄荷，涼撲千竿竹。卻笑候蟲吟，唧唧聲何促。

張祥河《小鷗波館詩鈔題辭》萬籟塞天地，黃鐘乃正聲。至情在家庭，立言和且平。潘郎列仙才，珠玉隨風生。聯吟偕惠連，池草青復青。蘭閨譜椒頌，襟抱一以馨。摛詞獻春艷，寫韻當秋清。東華老詞壇，曾(賓谷中丞)吳(蘭雪刺史)舊主盟。先後整旗鼓，把臂情同傾。我思賈島佛(謂令兄功甫)，別夢吳江醒。

戴熙《小鷗波館詩鈔題辭》玻瓈水底鋪金沙，上有風霧揚天葩。世間纖塵不可到，珠樓寶閣僊靈家。朝乘赤鯉暮元豹，天風兩袖餐朱霞。君之詩境有如此，會書淨本呈釋迦。有時筆底走光怪，手翻雷雨驅龍蛇。又若空中湧羅綺，珊瑚翡翠相交叉。就中最妙者冲淡，豈是七寶裝成耶？鹿牀夜讀技一癢，狂吟剔盡銀釭花。

陳嵩慶《小鷗波館詩鈔評跋》吐納《騷》《雅》，驅掃齊梁，可謂夙性由天，英襟命世。

朱爲弼《小鷗波館詩鈔評跋》合觀古今體詩，本性情以樹質，涵《雅》《頌》以成聲。清刻處如山深水曲，澹宕處如雲閒風靜，濃艷處如花香鳥語，震蕩處如鐘動鼓鳴。詩之能事畢矣，佩服，佩服。

吳嘉淦《小鷗波館詩鈔評跋》選聲鍊色，吐屬風流。學溫、李而去其濃重，效皮、陸而遺其疏放，昔人所謂「披一品衣，抱九仙骨」者，詩境似之。

杜煦《小鷗波館詩鈔評跋》以冰雪聰明之筆，寫煙霞邁往之情，足令島佛低眉，坡仙把臂。

《國朝正雅集》卷八六《寄心盦詩話》星齋侍郎詩，語本性情，音涵《雅》、《頌》，處華膴而不忘幽靜者，如：「松風倏然來，鶴毳灑石髮。」「艾蒻積凍綠，蘭芷揚淒馨。」皆原出《風》、《騷》，力標新穎。

龔咏樵《蕘園詩話》潘星齋丈(曾瑩)與先大父爲同年友，交情深笃。比余遊京師時，先生已老矣。余因世好後輩，常登堂聆緒論，風流儒雅，誘接不倦。喜繪事，畫意疎澹。余每向之乞畫，輒不吝揮灑，每幅必繫以小詩，復以《小鷗波館題畫詩册》見詒，澹遠流逸，蓋輞川之詩中畫、畫中詩也。題畫詩，昔賢推雲林子，畫意蕭疎，小詩亦幽淡絕俗。明人惟香光、衡山吐屬風雅，耐人尋味。國朝則南田、草衣題句亦工，可儷其傳色寫生。近如鄭板橋、金冬心，題畫詩皆有專集，俱能瀟灑拔俗。先生此集卓然與前賢相抗，細披諷之，如置身畫境，飄飄欲仙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四潘曾瑩，字星齋，吳縣人。道光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吏部侍郎。有《小鷗波館詩鈔》。

又 吳蘭雪曰：星齋爲芝軒先生仲子，與兄春泉、弟紱庭並擅詩名，其詩婉而多風，麗而有則。

又 星齋詩畫並清麗，而有澹逸之致。紀游、題畫，刻劃山水，吐納煙霞，洵所謂詩中有畫也。戴文節贈句云：「玻璃水底鋪金沙，上有風霧揚天葩。世間纖塵不可到，珠樓寶閣仙靈家。朝乘赤鯉暮元豹，天風兩袖餐朱霞。君之詩境有如此，會書淨本呈釋迦。」又云：「就中最妙者沖澹，豈是七寶裝成耶？」評騭頗當。

蔡宗茂《小鷗波館詞鈔序》疏梅著花，凍雲罥戶。濁酒初熟，佳客忽來。星齋太史手所自譜《小鷗波館詞》問叙於余。余受而讀之，古艷溢目，雋嚮在耳。蘭茁之馨，時揚于懷抱；瓊瑰之色，不墮于流塵。竹膩絲豪，抗聲秦柳；宮移羽換，接軫姜張。驚花欲飛，迴燕有態。窈深晃朗，鏤雲刻月之詞；激越慨慷，掣電掀濤之曲。胪飾綺思，繁會新音，曠如粤如，夐乎尚矣！星齋粹擷經、史，出入漢、魏，作爲文章，裒然成帙。出其緒餘倚聲若干卷，片羽寸縑，珍如拱璧。昔六一、眉山先後繼起，勳業文學，爲奕海內，而並以詞名。星齋席前，喆之餘芬，作大雅之扶輪。製合瓊臺，譜傳玉尺，雲藍研紙，水碧開奩。一編鈔出，價重乎雞林；十斛量成，珠探乎驪頷。他年著作等身，集成一品，即以此卷爲嗛引可乎！

馬沅《小鷗波館詞鈔序》 粵自樂府既湮，詞源斯濬，椎輪具於唐、宋，圭槩衍乎元、明。昭代之隆，作者尤盛。吳趨毘陵正始之體在茲，餘杭秀水新律之宏彌著。莫不芳華當齒，並秀條流，成竹在胷，協聲花管矣。《小鷗波館詞》，吳門潘星齋太史所著也。太史珠玉，論才星辰在手，條貫六籍，絡繹羣言。許公父子，德衍相門；安定弟兄，名齊文苑。早年落筆，已峙詞峰；終歲著書，合推文棟。即此新編，特其餘事。沅與太史，廿年投契，四載連牆，得句互質，相爲推敲，譚藝頻過，無閒晨夕。嘗與論列詞家，發其流弊。君則謂夫激昂者，類失中和；嘵殺者，尤多麤率。銅琶鐵板，詡高唱於江東；豪竹哀絲，發變聲於代北。何云疏越，將同傖楚。豈知斷腸煙柳，稼軒致其纏綿；手弄生綃，髯蘇增其嫵媚。是爲鄙詞，所宜戒也。又若元子雌聲，枚生俳體，花鈿寫照，酒必留歡，脂粉標題，香能卻病。賦香囊之叩叩，斜身倚幛；詠寶瑟之珊珊，迴眸去扇。豈知楚天雲雨，是宋玉之微詞；洛水旗旄，亦陳王之隱語。是謂淫詞，尤所宜汰。至於盈篇累幅，不出讌游；侔色繪聲，無非花鳥。春人隔夢，贈子將離，秋士多悲，呼卿小別，大抵應酬之作，何當風雅之林。是爲游詞，亦所不取。往既飫聞其高論，近復循誦夫新吟。浩唐之思，寄諸淵雅；幼眇之韻，揚以高華。伸邈綿以植旨，擷鼂采而鑄詞。是綜中聲，允推大雅，洵無慚乎？佳製亮克，踐乎前言。沅粗諳簫譜，笑學語之未工；時和琴言，愧縱聲之多舛。竊其緒論，用代弁言；鸚鵡簾櫳，摘句久傳。夫少作鷗波亭子填詞，請繪夫新圖。

斌良《小鷗波館詞鈔序》 星齋太史緝頌謝詩，含任吐沈，不僅以詞名也，而詞可見一斑。春秋佳日，京都勝游，類以詩相倡和，倚聲者蓋鮮，太史特能之，乃佳耦亦能之。索渺鬮妍，娛樂永日，賢矣哉！近以所作《小鷗波館詞鈔》若干卷問序於余。余不工詞，勉爲弁語。竊謂詞者，詩之餘也。而其所以道性情，發天籟，溫柔敦厚之旨則一焉。且詞果何昉哉！《清平樂》詞肇自青蓮，《瑞鷓鴣仙》詞創於伯可，敲金戛玉推姜、史，紅樓香徑屬歐陽。唐、宋來以詞名家，不可枚舉。我朝辟雍造士，棘院掄才，人文蔚起，微特以詞擅長，即借詞以鳴其盛，亦難更僕數矣。即如近時之工詞者，有若汪舫潭，有若陶虎香，有若郭頻伽，有若馮柳東、周稚圭數公，皆才蘊山海，聲協宮商，春容和雅，一唱三歎之音爲當世所推詡。然皆或以深秀勝，或以豪邁勝，或以雕琢勝。獨太史之詞，雅麗婉約，得秦、柳之神而不襲其貌，有姜、章之韻而不掠其光，於諸家之外，別具鑪錘，自樹一幟。所謂發乎情，情自適而不流；止乎詞，詞自達而不牽，是本天性而發天籟也。抑嘗見夫簪纓世胄，其智慧材力，耳目聞見，超踰恆常數倍。承藉進取，何修弗獲，翩翩裘馬，徵逐游戲，盡拂其父兄所嗜好；正人端語，無一得至於前行。習如是，學問可知，才用可知，即福命亦可知矣。今星齋與其弟紱庭中翰，皆恂恂紹其家學，游貴之習，纖毫無染。異日畫堂椽燭，據案揮毫，彬彬乎晏元獻、宋景文之嗣烈，余固於斯詞卜之，而豈第爲斯詞賞之與？

楊慶琛《題辭》 癸卯立春日，瑞雪初霽，晴曦方升，星齋太史惠示《小鷗波館詞鈔》。盥誦數四，覺吹花嚼蕊，無比清香。因綴小詩，以誌敬仰：鸚鵡簾櫳點拍徐，鷗波亭館引聲初。筆當圓處珠能語，情到柔時水不如。芳草天涯秦學士，杏花春信宋尚書。尊前何限低徊讀，茗熟香溫味有餘。

傳記

李鴻章《前工部侍郎潘公神道碑》 公諱曾瑩，字申甫，吳潘文恭公子也。少承門軌，績聞趾華，蚤有嘉問。以道光廿一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宣宗皇帝以公宰相子能用儒業自進，召見嘉歎。廿六年以編修充雲南鄉試考官，滇帥阮文達公贈詩，爲道公與文恭公仍父子先後使滇試士，以爲滇光寵。卅年以侍讀學士充會試同考官，又躡文恭公官侍講時故跡。當道光之季，國家席太平久矣，天子好文，公卿用儒雅雍容登進，文恭公於時久錄機事，作傅皇子，文學尤重於朝廷。而公又以名三公家子，能詩，善書畫，文采毫翰，暉映門閥。中朝名德，皆慕與交游。使滇行來，戴文節公熙爲作飛雲覽勝之圖，勝流交口歌詠之。而公在清要右職，亦能其官。上每召對便殿，論說未嘗不移晷也。文宗御極加禮，師傅家眷遇彌篤，珍器祕物，寵賚相屬，遂躋三事，辯歷六曹。是時文恭公尚無恙，三年以侍郎充會試考官，而文恭公以其年重宴瓊林，入國朝以來，太平公輔世家盛事，無有此榮者焉。尋拜吏部右侍郎，遭文恭公憂去官，續遭母憂。於是東南方用兵，有詔在籍治團練。服闋，召還朝。既上道，疾作，敕且毋行。公曰：「吾敢以疾故苟止？」遂行，至則命爲工部左侍郎。他曹乏使，公一兼攝。科場獄起，辭連公子編修祖同

主者危法，中公，上寢不問。海上戒嚴，疏止出巡，上亦不以爲迕也。蓋公自宣宗時，特被榮寵，度次除拜。及文宗，尤加任使。解職居憂，上遲其至且夕，且大用。繼文恭公後，朝士目相語人，以漢韋平擬公矣。會劇勞得疾，謝歸邸弟。穆宗既踐祚，公曰：「吾再世受恩先朝，今天子幼，四方多難，不可以疾故營自便。」遂力疾起。然是時人材新舊充周庶位，竟不獲更進用。自是閒居京師十有七載，篤著自娛。所爲書都廿九卷，而詩尤多。時時招攜故人游詠郊畿，徜徉山水閒。聞其風者，慨然想見嘉、道人物平世公族餘韻焉。光緒四年三月以疾終，年七十有一。夫人同郡陸氏，賢孝，嫻詩畫，已而棄不爲，與公同歲生，同日卒。子五人：祖同，編修；祖喜，戶部郎中；祖福、祖楨，皆殤；祖保，兵部郎中，後公五月卒。女適內閣中書汪克昌。公與鴻章先人同歲鄉舉，其教習庶吉士也，鴻實與在館，知公爲尤。

俞樾《吏部左侍郎潘公墓誌銘》 公諱曾瑩，字申甫，別字星齋，江蘇吳縣人。太傅大學士潘文恭公之仲子。世牒炳然，可無述也。道光十四年應順天鄉試，中式舉人，旋考補國子監學正。二十一年中式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以大考翰詹名在高等，遷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累遷翰林院侍講學士、侍讀學士、光祿寺卿、內閣學士、吏部左侍郎。公以大臣子，風貌清嚴，文章爾雅。道光、咸豐閒，屢蒙召對便殿，奉命恭繕仁宗睿皇帝神牌，恭送孝和睿皇后神牌升祔太廟。聖駕謁東陵，命隨扈臨雍。命撰《尚書講義》。親耕，命從耕。充雲南正考官、會試同考官、副考官各一，讀卷大臣三，閱卷大臣五，教習庶吉士者三。賜宴、賜茶、賜克食、賜玉佛玉如意及其他器用食物無算。咸豐三年，文恭公重宴瓊林，而公奉命典春官試士，論榮之。俄以文恭公薨，去官回籍。時粵寇久踞金陵，大江南北戒嚴，乃命公督辦江蘇團練。公會同大吏布置周密，又集貲以濟大營兵餉，設廠以待江北流民，發散亂黨，禽斬其渠，以安市井。故雖鎮江已陷於賊，而吳中安堵。及公還朝，未再稘，而蘇、常相繼陷，延及兩浙無樂土焉。公至京師，授工部左侍郎。公曾歷署戶、禮、兵、刑四部侍郎，至是徧歷六官矣。文廟方嚮用公，而公與權貴用事者齟齬。會有科場之獄，株連及公之長子翰林院庶吉士祖同，禍且不測，幸上矜全得免。尋命公辦五城團防事。既而夷人內犯，諸權貴用事者請上幸熱河，公與廷臣交章爭，不納，公憤懣憂懼。先是，公在籍辦團練已積勞得疾，至是益劇，乃疏請解職，於京寓養痾。同治初，天子沖齡踐祚，皇太后垂簾聽政，時事方亟。公曰：「此何時也，豈吾養病時乎？」乃強赴宮門請安，朝廷亦知其衰老，不復煩以官守矣。公學有根柢，尤長於史學，所著有《賜錦堂經進文稿》一卷，《小鷗波館文鈔》二卷，《小鷗波館駢體文鈔》一卷《詩鈔》十二卷《補鈔》二卷《詞鈔》一卷《題畫詩四卷》，《畫識》三卷，《畫品》，《畫寄》，《墨緣小錄》各一卷。畫以青藤、白陽爲宗。書則初學吳興；晚學襄陽，尤得其神髓。配陸夫人亦知書，工書畫。同時女史汪小韞鐫小印以贈，文曰「潘江陸海」。性仁恕，每大雨中聞門前有衙瓜果者，曰：「清涼如此，誰與讎者，徒頼其肩耳。」命盡買之。偶有兩甌墮地，一瓿一否，顧諸子曰：「汝曹識之：薄者破，厚者完也。」晚年頗信佛法。光緒四年二月既望，夫人已示疾，猶誦經禮佛如平時。四月壬子，強出至中庭，向西南膜拜，共扶掖入室。時公亦寢疾，與夫人異室而處，得南中所寄金橘，呼次子使奉其母。夫人猶問：「汝父寢乎？」明日癸丑鷄鳴時，夫人卒，公未之知也。俄而曰：「天明邪？」祖同對曰：「尚早。」命進飲，飲已復睡，日加巳亦卒。公生於嘉慶十三年十一月乙丑，夫人生於是年七月癸酉，至是歲皆七十有一，生同年，死同日，士大夫以爲美談。子五人：祖同，翰林院庶吉士，即以科場之獄免官者也，好學能文，有父風；祖福，殤；祖喜，工部虞衡司郎中；祖保，兵部武選司郎中，後公五月卒；祖楨，前卒。孫七人，皆卒。今存者，祖喜之女二，祖保之女一。光緒五年己卯十月十五日乙卯，祖同、祖喜葬公與夫人於吳縣萬安橋浜，以狀乞銘，銘曰：古重世臣，同國戚休。公生相門，楊班之儔。弱冠登朝，風舉雲搖。長承帝眷，一德允孚。辰彼碩女，君子好仇。帨弧並設，鸞鶴同游。僉曰異哉，其生有由。千載而下，式此松楸。

敖冊賢《星齋先生家傳》 先生姓潘氏，諱曾瑩，字申甫，號星齋，江蘇吳縣人。先世由閩官歙州牧，因家焉。後入錢塘籍，傳二十六世至高祖閑齋公，諱(暄)〔暄〕，貢生，取於戴。曾祖貢湖公，諱冕候，選布政司理問，取於汪。祖雲浦公，諱奕基，附貢生，由四庫館謄錄議叙州同知，取於黃，始由錢塘遷吳。父芝軒公，諱世恩，乾隆壬子舉人，癸丑進士，由修撰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恭，誥授光祿大夫，取於謝，繼取於汪，納簉室曰張，皆封贈一品夫人。自高祖父母以下，以文恭公貴，皆封贈光祿大夫、一品夫人。文恭公子四：伯曾沂，字功甫；叔曾綬，字紱庭；季曾

瑋，字玉泠；先生其仲也。天資英特，幼稟庭誥。長從諸耆儒游於學，無所不窺，尤殫心經世之學。年十九爲諸生。道光甲午舉順天鄉試舉人。辛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甲辰授編修。宣廟素知先生名，數召對便殿，咨訪移晷。御試翰詹，擢列第四。文宗御宇，孜孜求治。撰《尚書講藝》進，復以廷試前列，遷除不次，歷官詹事府左右春坊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侍讀學士、光祿寺卿、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吏部左右侍郎、工部左侍郎。其攝官則國子監祭酒、兵部右侍郎、戶部刑部左侍郎、工部左右侍郎。其差使則國史館協修、纂修，功臣館纂修，起居注日講官，咸安宮總裁，協同內閣批本，稽察左翼宗學暨中書科錢法堂事務。丙午雲南鄉試正考官。庚戌會試同考官。癸丑會試副考官。宗室暨順天鄉試、會試、覆試閱卷大臣、武殿試讀卷大臣，又教習庶吉士者再、殿試讀卷者再、朝考閱卷者三。其錫賚則御試賜采段，歲除賜麈鹿，經筵則文淵閣賜茶、武英殿賜燕、萬壽慶節賜入同樂園觀劇。至於頒玉佛、玉如意、冠服、荷囊、尚方珍物、克食諸賜，不可殫紀。此先生服官受寵之大較也。居平感荷榮遇，前後上封事，憂心君國，知無不言。九重嘉其忠，先生亦削稿不以示人。性孝友，事父母四十餘年，非應試奉使，未嘗一日離左右。文恭公掌樞機，居海淀，賜第與昆弟更代省視以爲常。太夫人常誨諸孫曰：「若父幼即知愛敬其親，至於今益篤。」又曰：「自汝父使滇，吾家覺少一人。」故事：春秋闈先期試進士出身之大小臣，以備衡文選，不與試者聽。先生以堂上春秋高，不忍離，自丙午後即不與試。暨咸豐癸丑，文恭公再讁曲江，文宗特命先生與徐恭勤、邵文毅二公爲會試考官，文恭公志喜詩云：「卻喜新陰桃李盛，小門生認老同年。」咸以父子濟美爲熙朝盛事云。既居父憂，在籍讀禮時，粵賊盜踞金陵，鎮江相繼陷，蘇門戒嚴，人心搖搖無甯日。朝命督治江蘇團練，先生內與大府籌畫精密，外鎮之以靜，人心帖然。因與父老謀集貲以贍饑軍，軍氣益壯，賊不敢逞。丙辰夏，蘇郡大旱，日帥鄉人與當事步禱於神，爲粥以養饑民萬。吳俗奢麗，有以力薄稽喪葬者，舉焉季常傳中語諷之，習俗爲之一變。廣東潮人性健鬬，以應募來蘇，數持械淫掠城外，約期舉事，勢張甚。弟玉泠詗得實以告，即日與郡守薛公煥密畫策，夜帥兵役擒獲百九十人，治如律。當是時，微先生發其機，蘇州危矣。大府聞於朝，璽書褒美。薛公以此致身封圻，入爲卿貳，而不知由先生兄弟導之也。丁母憂，服闋召還朝，將行疾作，上聞賜休沐數月。居久之未瘳，顧念國步多艱，力疾入都。庚申秋八月，端華、載垣、肅順世所稱三奸者也，擁車駕東巡，都中臣民皇皇靡所主，先生與廷臣交章力爭，上亦不之罪，命與諸留守王大臣司五城團防事。先生念內有權幸蠹惑，強寇復憑陵於外，昕夕憂勞，忠憤無所洩觸，舊疾增劇，恐誤國，不得已疏請去官，養痾京師。然以時事艱辛，報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生平爲詩詞超軼凡近，一時交游如曾賓谷（燠）、顧南雅（莼）、陳石士（用光）、張溫和公（祥和）、吳蘭雪（嵩梁）、陶堯香（樑）觴詠無虛日。八法由唐、宋上窺晉人，自謂與華亭爲近。嘗借觀元明人名畫，詣日邃。戴文節公見而嘆曰：「神仙中人也。」晚歲優游綠野，以楮墨自娛。時攜二、三朋儔游詠近郊，敝車羸馬，晏如也。光緒四年三月三日巳時以疾薨於京邸，春秋七十有一。取陸夫人，生子五：祖同，翰林院庶吉士、國史館協修，貤封光祿大夫；祖喜，工部虞衡司郎中；祖保，兵部武選司郎中，四品銜花翎；祖楨，殤。女一，適汪克昌，道光己酉拔貢，壬子舉人，內閣侍讀銜中書。孫男七，殤。孫女三。曾孫女一。著有《賜錦堂經進文稿》一卷、《小鷗波館文鈔》二卷、《小鷗波館駢體文鈔》一卷《詩鈔》十二卷《補鈔》二卷《詞鈔》一卷《題畫詩》四卷，《畫識》三卷，《畫品》、《畫寄》、《墨緣小錄》各一卷，藏於家。敕册賢曰：予癸丑通籍出先生門，嘗侍譚讌，論及廿年來同游與再傳弟子，計千有餘人。門牆之盛，上掩韓、蘇矣。先生與夫人生同年，歿同日，同以詩畫名，同享富貴壽考，此尤奇也，近世海內累葉顯榮爲公卿大臣者多矣，如先生才德之美，淑儷齊眉，其得於天者厚也。予烏乎測之。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一四　潘曾瑩，字星齋，江蘇吳縣人。文恭公子。道光辛丑進士。官至工部侍郎。兪樾撰《墓志》：公學有根抵，尤長於史學。所著有《賜錦堂經進文稿》、《小鷗波館文鈔、詩鈔、詞鈔、題畫詩》、《畫識》、《畫品》、《畫寄》、《墨緣小錄》。畫以青藤白陽爲宗。書則初學吳興；晚學襄陽，尤得其神髓。

紀事

《題秦子衡畫崇效寺丁香海棠圖》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一：崇效寺爲唐

貞觀間棗花寺遺趾。拙菴和尚智朴《青松紅杏圖》遺卷，新城、秀水、他山皆有題識。智朴，故洪經略裨將。松山、杏山戰敗，洪降，智朴爲僧，圖有不忘松杏意也。西來閣下丁香，覃溪作記刻石。吳蘭雪復移植海棠二株於其側，賦詩二絕，附刻覃谿記後。孫駕航屬秦子衡繪圖，潘星齋詩云：【略】。

《輓楊發》《雪橋詩話續集》卷八：成廟御批果勇侯楊芳摺曰：「楊發、田大武，汝須加意管教，俾他日皆成有用之材。」發以都司戰歿揚州。平湖張海門輓詩云【略】。

《後感興詩》《暝庵雜識》卷二：江蘇舉人錢江，字東平，博學好談兵。家居任俠，爲鄉里推服，士大夫亦多慕與之交。咸豐初，洪秀全據江寧，抄掠日廣。江集義兵數千于揚州拒之，資糧皆備，然無所屬。鄂有□某者，素貪詐，雖官二品，同朝皆不齒。告歸里居，聞錢氏軍強且富，心艷之，遣使卑辭通錢，願爲副。錢亦欲倚□以達朝廷，因至鄂。□聞錢至，郊迎曲跽，執禮至恭，邀館其家，盛酒饌，至于僕御。酒行，□奉觴爲壽，呼妻妾出拜，指示之曰：此天下忠義錢將軍者也！錢謝曰：草野細民，救死耳！何敢當長者言。今兵糧具足而未有屬，不得聞于朝，得長者提挈之，幸效尺寸。□曰：將軍，人杰也。老夫得備記室足矣！必以馬齒班爵相推，虛名可耳，他非所願也。錢大喜，因與要約：軍事悉自處分，奏報由□。□敬諾。錢資裝入都，遍遊公卿間，爲□延譽。頃之，有詔起□某督兵揚州，錢遂屬焉。□既至揚州，揚州俗侈，舊多名妓，惠山尼艷慧聞天下。□日與尼妓酣飲，湎媟無度。錢驟諫不聽。一日，□自惠山醉歸，錢適至，因泣曰：所以戴公，欲全民命報國家耳。今若此，不徒負國，亦負錢某痴心。且民怒如水火，萬一怨叛，公能終樂此乎？□佯謝之，夜即遣校張某刺殺錢，而以惑亂軍心行法上聞，并籍其家，毀所著書。全軍皆怒，欲共殺□。錢客劉達善固止之曰：彼奉命來，殺之，是叛朝廷也。即不欲屬仇，散可也，乃皆痛哭散去。未幾，□以無功罷歸，道遇劫，家益貧落。又老無子，年八十餘，猶乞食四方，人無肯與者。至湖南，湖南兩學生榜狀其惡，將共擊之。□倉皇遁去【略】張海門《後感興詩》第九章【略】蓋指此也。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小鷗波館文鈔》四卷《詩鈔》十二卷《補鈔》二卷《詞鈔》一卷，潘曾瑩撰。

蔣恩澍

郭儼《青燈淚傳奇叙》　余少讀《國風》，竊怪《鄭》、《衛》多淫詩。偶憶孟氏引憂，心悄悄證孔子。而《柏舟》古序謂：「爲仁人不遇，因設爲不遇者之境。」讀之詞義較協。遂本此意以讀他詩，大抵古傳序多是。而《靜女其姝》、《有女同車》諸篇，以其顯稱男女也，則仍不能通。及長，讀《離騷》「求女行媒」之詞，始知詩人多託言，體似賦而義實比也。夫仁人義士，堂堂正正，託於男女，毋乃邪乎？曰以情教也，情莫深於男女。自詩變而騷，又變而樂府，又變而詞曲。詩緣情而作，詞曲可無情乎？故託於男女者尤多。湖北蔣孝廉酉泉先生，困躓名場，抱激昂之志，懷瑰異之才，而值迍邅之遇，鬱鬱以終其身，可悲也。令從子吉臣茂才，今遊幕於袁，出《青燈淚》傳奇草相示。噫！此豈非先生之有託而言歟？特謂先生自舒其憤懣則陋甚。古今來劉黃下第，何可勝數？科目之賺人，其投珠被嗔、獻玉遭刖者，固不免侘傺鬱邑，即至懷鼠璞、寶燕石之徒，亦且拔劍斫地、投龜詬天，此文人通病，有識者深鄙之矣。今夫三綱之義，女之不得於夫，猶臣子不得於君父也。以陸敬媛託身黃生，無何異域生離，矢志靡他，甘九死不悔，遂以身殉。論其心，何異龍逢、比干之爲臣，伯奇、申生之爲子。或疑父母之命不可逆，則治命亂命，《左傳》之論已晰，君父之命，猶天歷朝，易姓之際，亦稱改命。然則謂留夢炎爲順父母之命，文文山爲逆父母之命，其可乎？惟陸之父母，未有要言，未有行媒，六禮不備，則是奔也。嗟乎！士之躁進而失身者，一行之玷，終身莫贖，可勿慎諸？是則先生之所以爲教也。故曲終揭破黃生之乖義以見例，中間描寫其驕氣傲態，亦爲才人痛下鍼砭。先生之所託，其《國風》、《離騷》之遺意也夫。

吳之驥《青燈淚傳奇序》　自鴻濛開闢，輕清重濁，極地老天荒十二萬年中，乾坤闔闢，陰陽鼓盪，種種色色，如恆河沙充塞天地。而千鈞一髮，維繫其間，要不外一情字。天地無情，百物不生；聖賢無情，教化不立；仙佛無情，衣缽不傳。人苟無情，與草木伍。顧情生有邪正，情用有變常。天

地順情，聖賢閑情，仙佛多情，人有情而不免情之偏。千古英雄、才子美人，遂爲情網縛。余讀《青燈淚》傳奇，有感焉。黃生移家白下，獨留錢唐。一見生憐，深相愛悅，正也。聞堂上言梅未聘，棠鸞先友鳳，情入於邪矣。遣詣金陵，女望鏡圓，男祝釵合，常也。移花接木，隕玉沈珠，作黃鵠舉，情極於變矣。嗚呼！爲花月主人，既不因紅杏一枝鎖門戶，重重春色不入，廼復春光洩露，許阿嬌金屋，索溫嶠鏡臺。月下花前，男歡女愛；金鈴小犬，欲吠無聲。至柳已藏鴉，花經宿蜨，屍居餘氣，彼昏不知晚矣。及一言不合，摽諸大門，魚雁訛傳，爲鬼爲蜮，欲使桃僵李代，別嫁東風。卒之斷送掌珠，鍾情人天涯浪迹，是誰之過歟？吾鄉蔣酉泉孝廉，深情人也。爲情語數千百言，使兒女情活現紙上，可以爲情史，可以作情箴。天下多情種子反復讀之，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嗚呼！情天不老，情海常存。古人情到最無聊處，往往有此幻想，情長情短，奈何奈何？吾將叩天閽，通下悃，爲情癡一哭，俾得香氳使者，翻十二萬年古史陳案，願天下有情的都成眷屬。

駱敏修《青燈淚題詞》　一曲新聲歌白紵，千秋薄命怨紅顏。勸懲自是風人旨，淫語原難鄭衛刪。生小多情兩不猜，鏡臺未下夢陽臺。只知誓海盟山重，那料翻雲覆雨來？無端倩女竟離魂，一死聊將報舊恩。是色是空能解脫，悔拋骨肉遁沙門。箔繭繅絲情已斷，海禽銜石願難酬。請看白髮詞人淚，不爲青燈不肯流。

何友玉《青燈淚題詞》　道人得道老空谷，利鎖名韁絕拘束。慈悲却抱菩薩心，長歌還爲世人哭。世間萬事何紛紛？變幻無端如浮雲。離合悲歡頃刻事，蜉蝣旦暮安足云！天地膠漆情一字，匹夫匹婦不奪志。殺身成仁不求生，三綱鼎立道無異。忠臣自昔比烈女，不二之義昭千古。女當擇配臣擇君，一生名節關出處。豈無契合祇一言，三徵九聘文彌繁。吁嗟巧宦徑多捷，鑽穴踰牆與同論。君不見蔡中郎，又不見柳子厚，史才文名高漢唐，身後污名亦不朽。誅戮流竄當年受，藉圖功業更何有！黃陸恩愛頗自恃，翻雲覆雨忽已矣。此心靡他竟之死，泰山鴻毛介疑似。九原不負海山誓，玉瘞惜非完璧美。

羅洪鈞《青燈淚題詞》　焚琴煮鶴恨何窮，待樹花幡一夜風。造物予才慳予命，幾曾庸福到英雄！一棒當頭醒世人，驀從孽海憶前因。愛緣纔結愁根種，燈上飛蛾自殺身。循分當前便有餘，天生巧慧轉輸愚。欲求歡樂先煩惱，妄念貪癡自覺無。羯鼓催花暗劚根，誤將仇怨認成恩。忠臣孝子先孤孽，天意深微待細論。一片憐才菩薩念，怎教情海不興波？誰憑慧劍斬邪魔，說法生公墮淚多。一片憐才菩薩念，怎教情海不興波？身世茫茫百感懷，却將歌哭付倡俳。傳奇祇說平常理，幾輩觀場眼淨揩？

葉襄《事略》　錢唐某女，美姿顏，善文翰。其表兄某生少孤，生兄挈母與妻就幕江南，令生肄業舅家。生容貌昳麗，且能早登賢序，詩文書畫，悉冠羣英。與女自垂髫嬉戲，兩小無猜。出入闥幃，深相愛悅，已有年矣。（酉泉批：阿舅不別嫌，一錯。）舅嘗曰：「吾甥美貌清才，吾女似之，堪稱佳耦。」心許之而未締姻也。女與生聞結縭之言，（不謹口，二錯。）兩情尤密。以爲雖未卺飲，何妨先效于飛！於是庭月初斜，花屏不吠，西廂款步，鸞鳳歡諧。而家人不知焉。（不閑家，三錯。）生素恃才負氣，雄辨高談，屢觸其舅舅忌其狂，遂惡之。爲女論婚他族，業有成言。（悔婚，四錯。）遣生適江南，以探其母兄。知女屬意於生，越數月，詭言其兄爲生聯姻江南，以絕女念。（造言，五錯。然須知五錯皆由生之才狂所致。）女既知父母食言，生又他聘，悲思成疾。道光六年四月，病瘵而夭，時年一十有七，今猶寄櫬西泠，埋香未卜。生聞凶耗，避兄離母，（書法森嚴）遁世而爲黃鶴矣。（引則愈走愈差矣。）女歿後，父母檢其遺篋，得《雜詩》若干，中有《代札詩》數十首，欲致生而未致者。將焚之以掩其迹，爲一內戚竊取而歸，詩遂流落人間矣。（此女之幸耶，抑其不幸耶！）余於汪子筠泉案頭見之，哀其志而不知其事。錄畢，窮詰汪子，乃言其略，終不道其姓氏。豈眞未之知耶？抑知之而不余告也？余謂美女與才士，皆天偶幻其形，不使其形常存者也。況士女俱兼才美，天雖生之，必欲殺之，其不偕老也決矣。然非摧折，又烏能發其眞情，令讀詩者爲之垂涕而痛惜哉！（此殆松友自鳴佗傺，奇之可傳以此。）生倘未以身殉，余欲徐訪雲蹤，持是詩以歸璧於趙，用慰芳靈。

周之琦

《蕙園詞話》卷一五　中丞名之琦，河南祥符人。嘉慶戊辰進士，累官至

湖北、廣西巡撫。余生雖晚，猶得於楚幕中望見顏色。又云：國朝詞人最工律法者，群推納蘭容若、顧梁汾、周穉圭三家。納蘭侍衛《飲水詞》，顧典籍《彈指詞》，均已采入《詞綜》。惟中丞《金梁夢月詞》流傳未廣，亦無選錄。【略】所選《心日齋十六家詞》專取唐、宋，而以元之張蜕岩殿焉。【略】余求其詞集不可得。今從各友抄存者摘錄十二闋，渾融深厚，洵爲盛世元音，足資後學津梁，壇坫弁冕也。【略】詞皆諧音協律，眞意獨存，耐人尋味。

《賭棋山莊詞話》卷二　祥符周穉圭（之琦）著《金梁夢月詞》，短調學溫、李，長調學姜、史。

《國朝詞綜續編》卷六　《夢月詞》渾融深厚，語語藏鋒，北宋瓣香，於斯未墜。

《芬陀利室詞話》卷一　周穉圭者，名之琦，祥符人，官通顯。顧其詞蕉萃婉篤，恤乎若有隱憂。《阮郎歸》云：「哀箏彈損遠山眉。此情金雁知。」《青玉案》云：「鶯如人懶，花如人醉，春也如人瘦。」《思佳客》云：「後來怕見初紅樓。闌干天際愁。」《浣溪沙》云：「無語可憐秋易瘦，有情那得月常圓。」《訴衷情》云：「人去後，楊柳又如絲。無語對花枝。鶯語隔簾櫳。匆匆。畫樓今夜風。」凡此皆有《花間》風格，下亦不失爲小山父子。至長調《瑞鶴仙》云：「怕幽禽，忘了花魂清瘦，却道棲香正穩。」《念奴嬌》云：「潮落秋生，水涼夢遠，休喚眠鷗起。」《天香》咏水仙花云：「銀釭舊愁自寫。倚冰奩、薄寒吹麝。一掬清窗清淚，粉妝慵卸。」凡此又得清眞家法，下亦不失爲草窗。又：「爐香冷了金猊，鏡台攜，不信生來長見翠眉低。姮娥依舊弄清輝，我自不曾眞見月圓時。」皆《金梁夢月詞》中句也。一見一不見，俱極有見地，讀之令人銷魂。

《篋中詞》卷三　穉圭中丞撰《心日齋十六家詞選》，截斷衆流，金鍼度與，雖未及皋文、保緒之陳義甚高，要以倚聲家疏鑿手也。

《疆邨語業》卷三　舟如葉，著岸是君恩。一夢金梁餘舊月，千年玉笥有歸雲，片席蛻巖分。

《思佳客》（帀上新題閒舊題）　《篋中詞》卷三：唐人佳境，寄託遙深，《珠玉》、《六一》之遺音也。

《三姝媚》（交枝紅在眼）　《篋中詞》卷三：工力甚深。

《好事近・紙鳶》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五：周穉圭【略】詞綺麗縝密，直逼草窗。《紙鳶》一詞，寄興尤婉。

《青山濕遍》（瑤簪墜也）　《賭棋山莊詞話》卷二：穉圭婦沈氏卒後，穉圭悼之甚，有《懷夢詞》一卷，皆悲香哀粉之作也。其調《青山濕遍》云：【略】傷心苦語，眞不數潘安仁、元微之也。調乃納蘭容若所譜者。

《滿庭芳・遼后洗妝樓》　《芬陀利室詞話》卷一：遼后洗妝樓，柳東、穉圭，俱有題咏。案：蕭氏爲奸臣乙辛構陷，千古奇冤。往時讀《焚椒錄》，不覺髮指，作回心院詞七古一首吊之。今觀二詞，各有妙處。周詞頗勝，平調較仄韻，彌覺哀韻欲流也。

《清史列傳・周之琦傳》　周之琦，河南祥符人。嘉慶十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四年散館，授編修。十八年充山西鄉試副考官。二十年陞國子監司業。二十五年七月擢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充，十一月遷翰林院侍講。道光元年授四川鹽茶道。六年三月遷浙江按察使，七月擢廣西布政使。十年署巡撫。十二年二月擢江西巡撫。【略】十六年二月調湖北巡撫。【略】十八年【略】四月丁母憂。二十年七月服闋，八月授太僕寺卿，旋署刑部右侍郎，十一月實授。二十一年閏三月授廣西巡撫。【略】二十五年【略】十二月因民人黃亞組起釁糾毆重案，之琦未能確實根究，率行定讞，經刑部奏參下部議處。二十六年因病陳請開缺，允之。咸豐三年命辦理本籍捐輸團練事宜。同治元年卒。

《詞林輯略》卷五　周之琦，字穉圭，號耕樵。河南祥符人。散館授編修，官至廣西巡撫。

《玲瓏玉》（蓉閬櫻殘）　《清詞玉屑》卷一〇：都人夏日賣冰者，以兩銅盞相戛作響，其聲鏗鏗然，漁洋詩所謂「櫻桃已過茶香減，銅盌聲聲喚賣冰」者也【略】周稚圭中丞衍漁洋句爲《玲瓏玉》詞云：【略】打鼓小擔，謂收買雜物者，故家中落恆與爲緣。「晚香」句則謂兒童喚賣晚香玉者，槐夏斜陽間，聲亦可聽，非久居宣南者不知也。

《月華清》（短策吟烟）　《清詞玉屑》卷一〇：都城內外，往時路政不修，暑雨驟過，往往積潦數尺，然小車涉水，水聲潮然，濺浪四飛，宛如舴艋之泛江渚。周稚圭嘗於雨後赴玉泉山，車行鏡潦中，曠望瀰瀰，賦絕句四首，有云：「十頃玻璃坐渺然，天光如水水如烟。」其意境亦不易覯也。意有未盡，復賦《月華清》詞云：【略】其詞亦有烟水氣，不類臺閣中人。

《幕山溪》（晴川黃鶴）《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五：周樨圭中丞（之琦）由翰林歷官湖北巡撫，內用後，復出撫廣西，旋乞病歸。雪阻衡陽，賦《倦尋芳》：【略】逮過鄂渚，又賦《幕山溪》詞云：【略】。讀「何處媚芳春」「往事休回首」句，與倦雁一聯，世態炎涼，隱然可見。中丞家祥符，故以《金梁夢月》名詞。

《高陽臺》（黃葉風多）《芬陀利室詞話》卷一：余少時作《群珠碎》樂府，爲張吳時潘元紹姬七人作也。元紹爲張士誠婿，明太祖命徐達攻蘇州，事急，七人者辭於元紹，請先死以明志，各就縊，元紹殯殮成禮。張來儀有《七姬權厝志》，宋仲溫書之，見平江貝氏《千墨庵石刻》。《金梁夢月詞》有《高陽臺》一首，語頗哀艷。

翁心存

論述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〇　翁心存，字二銘，號邃庵，常熟人。道光壬午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因病乞休。復起，以大學士銜管工部。贈太保謚文端。有《知止齋詩集》。

又　文端幼慧，七歲能屬文，唐陶山見而奇之，使從授學，淹貫經史百家言。及貴，務持大體，尤以引拔人材爲急，而不居其名。久贊講帷，因事納誨，計慮深遠。發爲歌吟，亦有訏謨定命氣象。諸子並顯，世比韋平，繫海內士望焉。

《北陸》　單學傅《海虞詩話》卷一五：翁宮詹心存，字二銘，號邃盦，紫書學博子也。道光二年翰林，今官詹事。詩多瑰瑋之章，嘗記其《北陸》一律。【略】此爲諸王時作，具見格律。

《臘日祀竈》《郎潛紀聞初筆》卷三《翁文端公祀竈詩》：翁文端公年二十四時，猶一貧諸生也。其《祀竈詩》有云：「微祿但能邀主簿，濁醪何惜請比鄰。」士當困阨無聊，易作短氣語。當公爲此詩，豈自料兩朝宰相，再世帝師，三子公卿，四世翰苑，功名福澤爲本朝希有人物哉？

傳記

《清朝先正事略·翁文端公事略》　常熟翁文端公服官四十年，以清介正直，受累朝特達之知，由詞臣致位宰輔。凡所規畫，務崇大體，未嘗爲國家言利。自庶僚以至權貴，有以言利之說進者，必抗詞執奏，不少詘。生平恬於榮利，其退由力請，進由特召，出處本末較然，海內引重。今皇帝御極之初，公方以疾在告。兩宮皇太后圖任舊人，以輔聖德，特旨起用，以大學士銜管理工部事務。有守正不阿之褒。公兩疏固辭，卒不獲請。明年春，奉懿旨，在宏德殿授讀，日侍經帷，寅入申出。十一月朔，退直後遘寒疾，越五日薨。遺疏入，上震悼，命醇郡王率侍衛十員奠酹，賜陀羅被，贈太保，入祀賢良祠，予謚文端，賜祭葬，飾終之典，至優渥矣。公姓翁氏，名心存，字二銘，號遂庵，江蘇常熟人。父咸封，乾隆癸卯舉人，官海州學正，祀海州名宦。公幼奇慧，七歲能屬文。十三徧誦經史，下筆累千言。隨侍學正公於海州，唐公仲冕爲州牧，見而奇之，遂師事焉。十六補弟子員。越十年，舉嘉慶丙子鄉試，出湯文端之門。入都會試，賢士大夫聞公名，皆願納交。嘗游汴梁、南昌，所至覽觀山川形勢，名賢遺跡，往往作爲詩歌，以道其懷。道光壬午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充武英殿總纂。大考優等。升中允，充文淵閣校理。五年典福建鄉試，督廣東學政。九年入直上書房，充日講起居注官，擢侍講。十一年分校順天鄉試，十二年典試四川。甫還朝，而有江西學政之命。十三年補庶子，遷祭酒，仍留學政任。十五年典試浙江差。旋過吳門，乞假省親，適奉旨補奉天府丞，兼學政。十六年授大理少卿。十七年抵京，特旨命授皇六子讀。十八年以母年八十，乞養歸。先是公之告歸也，宣宗皇帝意方嚮用，以疏辭懇惻，不得不如所請。至二十七年，母服闋，上亟望其還朝。會公子同書授貴州學政，召見，上問曰：「汝父豈終不來乎？葬事將以何日畢乎？」同書奏：「臣父受恩深重，今葬事將畢，期以明春北上。」上喜曰：「汝父固當速來，汝其具家書述朕意，趣其行。」同書頓首，謹奉詔。公聞命感泣，遂以二十九年三月抵京。召見，詢家居十年狀。七月復直上書

房，再授祭酒，遷內閣學士，再遷工部左侍郎。奉旨授皇八子讀。三十年正月，文宗皇帝登極，特派諸親王大臣恭理喪儀，調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賜紫禁城騎馬。咸豐元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兼署吏部右侍郎，擢工部尚書，充經筵講官。二年充實錄館總裁。兼署左都御史，典武會試。三年調刑部尚書，旋仍調工部尚書，命兼管順天府尹事。以失察屬員盜案牽連，絓吏議落職。四年二月起吏部左侍郎，計去官不及五十日也。三月調戶部右侍郎，兼武英殿總裁。九月授兵部尚書。十月仍命紫禁城騎馬。十一月調吏部尚書，教習庶吉士，復充經筵講官。五年三月上謁西陵，命留京辦事，管理戶部三庫事。六年充國史館總裁，兼掌院學士。十一月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調戶部。八年充上書房總師傅。九月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戶部事。九年四月，因病請開缺，予假一月，溫旨慰留。五月奉命教習庶吉士。再請解職，允之。公疏謝。並陳明在京調養。上每召見大臣，猶時時垂詢公病狀。十一年七月，文宗升遐。十月梓宮自熱河至京師，公迎謁哭臨。是月今上嗣位，公被命再出理部務。同治元年，充寔錄館監修總裁。此公生平出處及歷官除拜之大略也。常熟翁氏，自明以來多顯宦，而公先世獨潛德勿耀。學正公官海州，饘粥常不繼。先後五次。奉檄賑饑，無纖毫侵冒，清介絕俗。嘗出查賑，州牧欲更所造饑民册，餽重金於其婦，請補印，婦峻拒之。公秉庭訓，力學食貧。及鄉舉，嫉鄉人包漕陋習，歲晚出游大江南北以避之。里黨姍笑，意夷然不屑也。通籍後，愼交遊，絕饋遺，不渝其素。典浙試還，入里門步行，蕭然如諸生。洎告養歸，奉母讀書。邑中每有公事，縣令禮請，皆謝不往。庚子歲，邑大水，公捐貲賑饑，率紳士誓於城隍廟，有私一錢者，禍及子孫。在事者皆悚惕，無敢欺隱。篤於行誼，友愛無間言。家既貧，尤尚樸素，布衣糲食無所擇，所至惟以書卷自隨。喜誘掖後進，有知人鑒。前後所取士，以學術、政事、文章、氣節著者凡數十人。主講敷文、紫陽兩書院，迪諸生以樸學。在成均，日興修南學，六館之士彬彬焉。及官卿貳，爲院長，薦達賢俊，不可勝數。其手疏密陳者，輒焚其稿。曰：「吾爲大臣，爲國求賢職也，不可使外人知。」今上初登極，即一再上封事。及詔下，中外大臣博舉遺逸，褒揚及公，謂不失以人事君之義，人始知公所建白，蓋以人才爲首務云。公初入詞館，才名藉甚。然於詞賦，非所深好，獨好經史實學，儒先說理之書及古名臣論奏，湯文端深器之。自盛京還，再直上書房。時宣宗皇帝以皇子初入學，重師傅之選，賜裘賜饌，恩遇優異。每召對，必溫諭移時乃罷。及家居再出後，入直如故。維時文宗皇帝。猶在潛邸，授讀者爲濱州杜文正公。遇杜公休沐日，公亦得侍學。一日，論唐史，及德宗世，於陸贄，盧杞賢奸進退，反覆講晰數百言，文宗動容，嘉納焉。翌日因以宣公奏議進，其以尚書兼尹順天也。時粵寇北竄，畿輔驛騷，徵調關東索倫兵及東三盟蒙古兵駐畿甸外，所需車馬芻糧之屬無算。有不給者，以乏軍儲論。公皆先期辦治，民不知役。並規度可控扼地，列柵屯守。又料簡民兵以壯聲援，舉光祿卿宋公、太僕卿王公司其事。百里外烽堠相望，金鼓聲四聞，寇窺其有備，遂不敢偪。其再莞大農也，值軍興，國用日絀，主計者輒巧爲名色，以掊克於民。公每持其事不下，所規畫，惟塞弊源，窒滲漏，以寬民力。嘗以議洋藥稅事，與尚書肅愼廷爭，繇是有隙。公既去位，肅愼方貴重用事。會戶部鈔票案起，遂興大獄，欲以奇禍中公。上以公無他，卒不深罪。當是時，微上保全，幾不測。公每與家人言及兩朝厚恩，未嘗不嗚咽流涕也。咸豐十年，京師有警，都人洶洶，言聖駕且出巡，廷臣交章固爭。公時已退居，亦上疏力言不可，上皆采納，不以爲迕。公之奉詔再出也，足疾猶未瘳，有旨免帶領引見及一切勞苦事，示優卹。直宏德殿，每出入，命內侍扶掖以行，夜中或籠燭前導，皆異數也。每日晏授經之暇，則進講《帝鑒圖說》，退直輒紬繹《大學衍義》、《帝學》諸書。曰：「此致君堯舜之本也。」疾革時，猶惓惓以聖學早成，四方早靖爲念，無一語及家事。命繕遺疏，言願皇太后調獲聖躬，愼擇近侍，皇上懋修正學，親近正人，端蒙養之本原，致中興之事業。繕畢，命子同龢恭讀一過，點頭者再，閉目端坐遂瞑。年七十有二。子四：長同書，道光庚子進士，由編修歷任安徽巡撫，坐事免。次同爵，以廕生爲兵部員外郎，湖南鹽驛道。次同龢，咸豐丙辰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遷贊善，仍直宏德殿。孫曾源，同治癸亥一甲一名進士，官修撰。

《詞林輯略》卷六　翁心存，字二銘，號遂菴，江蘇常熟人。散館授編修。官至體仁閣大學士。謚文端。著有《知止齋詩集》。

《近代名人小傳・官吏・翁心存》　翁氏常熟世家。代有文人，至心存而望益高。當咸、同間，學者莫不知有二銘先生者也。二銘，心存字。道光間翰林，大考屢居優等。擢至內閣學士，值上書房。咸豐初遷正卿。繼贊綸扉。以議京師錢票獄，迕肅順，乞病去。穆宗踐位，太后懿命召之，授帝讀。而

已病篤，未幾遂歿。謚文端。其子同書，以皖撫數逃，致陷防地，拿問論死。

方繫詔獄，至是乃釋出令治父喪。心存學問贍雅，品節端介，事君接友，言無不誠。論政持大體，惡爲苛細，當髮捻事棘，文宗令筮吉凶。心存對：「苟能修德愛民，雖危，亦可轉安；若徒爲操切，則明末其前車矣。何卜爲？」帝動容嗟歎，弗病其戇也。道光中，吳潘世恩有好士名。咸豐朝則心存繼之，南士多游其門。然淹雅，非世恩所及。晚歲好宋儒書，頗涉獵諸家語錄，學遂漸荒。所爲文亦少淺俗矣。其值弘德殿，穆宗偶詈侍奄雜市井語，心存正色誡之，同列皆服其直云。

《新世說・夙慧》翁二銘幼而奇慧，七歲能屬文，十三遍誦經史，下筆累千言。隨侍海州，唐仲冕州牧奇賞之，遂師事焉。翁名心存，江蘇常熟人。十六補弟子員，舉嘉慶丙子鄉試，道光壬午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官至戶部尚書、體仁閣大學士，予謚文端。

紀事

《紅豆山莊玉盃歌爲江靜蘿丈曾祁作》《雪橋詩話餘集》卷一：常熟江湛源，精醫術，曾療河東君疾，虞山宗伯以玉杯一爲先生壽，子孫世守之，後失去垂三十年。嘉慶間，裔孫曾祁復得之，徵詩紀事。翁文端爲賦《紅豆山莊玉盃歌》【略】。

《全城圖詩》《十朝詩乘》卷三：靳文襄束水注海之議，喬石林侍讀充講官亦疏言其害，與李子靜論同。葉橫山《贈石林》句云「萬言終納孤臣賈」，即謂其事。方廷議紛紜，上意未定，湯文正內召入對，亦如襄勤言。於是有侍郎孫在豐往濬下河之命。石林身退，而言終見用也。翁文端《題全城圖》云：【略】《全城圖》者，爲金魯山別駕而作。康熙丙子，秋霖累旬，河水暴漲薄城，岌岌不可保。魯山捐俸購木，選健卒，懸重賞，率吏民堅築兩關，上下闔閣，巡行泥淖中凡三晝夜，城卒賴以全。又設廠煮米，散賑災黎，全活無算。乃以河事罣累，罷官不復，知者咸爲扼腕。同時盡瘁協恭者，太守謝晉石、營備馬子襄也。文端詩有云：【略】可想見拮据撙持之況。使中朝早定策，未雨圖之，當不至此。

《歸氏傳笏圖》朱軼塵《超然堂筆記》：吾邑歸公起光，字律庵，晚著《易聞》成，自號易民。公生穎異，四歲曉《周易》，髫時凝重如成人，就傅至舞象，經史百家言，皆能成誦。崇禎丙子舉於鄉，癸未成進士，逾年授刑部河南司主事。【略】貽下朝冠簪履甚夥，惟足爲後世紀著述者，祇一象笏耳。笏長尺六寸有八分，廣二寸又四分，上剡一寸六分，襲以藍凋縑方尺二寸，中穿一孔，四隅刺金絲文，藏於家者二百餘年，道光丙子，公之九世孫歸公鴻浩，謂此笏乃先人法物，其精神所繫，深懼其寖久而湮也。乃鐫銘其背，繪爲圖，而徵題焉。同里翁心存相國有《題傳笏圖》詩：【略】。

著録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知止齋詩集》十六卷，翁心存撰。心存字二銘，號遂庵，江蘇常熟人。道光壬午進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謚文端。

吳藻

論述

綜論

《國朝正雅集》卷九五引《梅盦筆記》蘋香爲碧城仙館女弟子，精音律，尤善填詞。

《兩般秋雨庵隨筆》卷二嘗作《飲酒讀騷》長曲一套，因繪爲圖，己作文士妝束，蓋寓速變男兒之意。余爲題圖有句云：「南朝幕府黃崇嘏，北宋詞宗李易安。」蓋非虛譽。

黃韻甫《香南雪北詞序》　女士攻詩，嫻音律，尤嗜倚聲。初刻《花簾詞》，豪俊敏妙，兼而有之；續刻《香南雪北詞》，以清微婉約爲宗，亦久而愈醇也。嘗與研訂詞學，輒多慧解創論，時下名流，往往不逮。其名噪大江南北，信不誣也。

陳文述《花簾詞序》　顧其豪宕，尤近蘇、辛。寶釵桃葉，寫風雨之新聲；鐵板銅弦，發海天之高唱。不圖弱質，足步芳徽。

《詞徵》卷六引洪稚存　吳賓香藻詞，如眉樓小影，曼睩騰波。

又　蘋香詞，緝商綴羽，不失分寸。

葛慶曾《喬影》跋》　此吾杭女士吳蘋香自製《飲酒讀騷圖》曲。女士少工詩，既喜作詞，清微婉妙，慧心獨出。茲以侘傺懊憹之情，一發之於歌，不自知其涕之何從也。余與其兄夢蕉游，得讀此本。恍如湘江千頃，澄波無際，君山縹緲，煙鬟霧鬢，相對出沒，蘭橈桂枻，容與乎中流。復如山鬼晨吟，林猨暮嘯，夜郎遷謫，長沙被放，才人淪落，古今同慨。余也羈棲海上，迹類蓬飄，秋士能悲，中年多感。爰誌傷心之曲，聊書綴尾之詞。

又《觀演喬影傳奇作》　江草江花慘澹餘，譜將幽怨比三閭。全消塊壘惟澆酒，小劫年華且讀書。翠袖青衫形自幻，通眉長爪認何如？聞歌合下雙鬟拜，絕勝旗亭畫壁初。薜荔爲衣芰作裳，鉛華洗盡舊時妝。懺除弱絮三生果，供養幽蘭九畹香。襟抱自然成灑落，才名原不礙清狂。吾儕亦有沈淪感，何止紅閨黯斷腸。本來名媛似名流，荷鍤相隨酒作邱。合對畫中人一慟，漫論身後事千秋。笙歌偶爾翻新調，山水依然契俊游。我負西湖風景好，還憑曲裏憶杭州。仙才傲骨兩相宜，瘦格簪花昔見之。早識大家矜絕調，每從小謝讀清詞。（謂夢蕉。）憐渠滴露拈豪潤，愧我臨風屬句遲。（嘗索題《花簾書屋填詞圖》，未就。）贏得丹青傳妙筆，不教遺恨到蛾眉。傾倒靈均絕代才，自哀爭似後人哀。譜將別鶴新聲引，幻出驚鴻小影來。蘭芷江濱迎水笑，芙蓉木末報花開。秋風我正悲蕭瑟，客裏聞歌一舉杯。檀板輕攜出畫欄，祇疑翠袖倚天寒。花間優孟千場劇，海上成連一曲彈。色相偶然今夕換，笑啼欲似此時難。美人幽恨才人淚，莫作尋常詠絮看。

郭麐《喬影題詞》　女中有靈均，感憤寫胸臆。紛紛妄男子，我欲與巾幗。天壤何知王謝，人間偶墮藩囿。試問六朝名士，可能似此風神？鉛華寫盡妙明圓，色相空時恩怨捐。他日定知超欲界，不勞執手問諸天。（色界天上無男女相。）

吳載功《喬影跋》　乙酉秋，余客滬上。友人出眎此册，讀之，覺靈均香草之思，猶在人間。而得之閨閣，尤爲千古絕調。適有吳門顧郎蘭洲，善奏纏綿激楚之曲。爰以是齣授之廣場演劇。曼聲徐引，或歌或泣，靡不曲盡意態。見者擊節，聞者傳鈔，一時紙貴。爰付梓人，播諸樂府，以代鈔胥云爾。

許乃穀《喬影題詞》　我欲散髮凌九州，狂吟一寫三閭憂。我欲長江變春酒，六合人人杯在手。世人大笑謂我癡，不信閨中先得之。埽眉才子吳蘋香，放眼直欲空八荒。彈琴未盡紓激越（女士善鼓琴），新詞每覺多蒼涼（著有《花簾書屋詞》）。一昨示我變相圖，珊珊仙骨人間無。湘花湘草楚天碧，一歌再歌碎唾壺。傳觀盡道奇女子，亟付雛伶爲奏技。雛伶亦解聲淚俱，不屑情柔態綺靡。一卷難銷塊磊胸，斗酒吸盡飛酒龍。酒龍不得乘雲去，悲歌聲澈重雲重。滿堂主客皆噓唏，鮀生自顧慙無地。須眉未免兒女腸，巾幗翻多丈夫氣。黃土搏人天無情，青鳥塡海波難平。人生缺陷古來有，不合識字憂患生。吾儕落落人閒世，彈指華年流水逝。不如學作楚宮人，倘許千秋結神契。

齊彥槐《喬影題詞》　一卷《離騷》酒百杯，自調商徵寫繁哀。紅妝拋却渾閒事，正恐鬚眉少此才。詞客愁深託美人，美人翻恨女兒身。安知蕙質蘭心者？不是當年楚放臣？　鴨頭春水綠於醽，長醉誰知是獨醒。畢竟小青無俠氣，挑燈閒看《牡丹亭》。

陳文述《喬影題詞》　玉情遙怨渺無儔，曠世嬋娟第一流。金粉難消才子氣，湖山易動美人愁。酒邊疎雨涼生夢，畫裏停雲冷帶秋。惆悵青琴絃上語，花簾影澹水明樓。

許乃濟《喬影題詞》　柔情豪氣合幷難，我願梵香再拜看。書味都成花馥鬱，酒痕疑化淚汍瀾。若教應舉眞崇嘏，儻許從軍定木蘭。一曲知音問誰是，冰絃珍重莫輕彈。

李筠嘉《喬影題詞》　不能庸福祇能仙，日暮天寒倚竹邊。縱使鬚眉換君骨，可能圖畫上凌烟。　水哉軒畔按紅牙（尤西堂有《讀離騷樂府》），流出西谿又浣紗。倘許婉兒持玉尺，蒲輪應駐七香車。

胡敬《喬影題詞》　書生裝換健兒裝，但解從軍笑女郎。芳字采蘋詞寫怨，高才詠絮韻生香。美人從此休稱屈，名士前生合姓黃。一種愁懷消不得，笛聲嗚咽暮雲長。

沈希轍《百字令・喬影題詞》　巾袍灑落，看臨風亭立。依然珠樹。粉盒脂奩都不理，笑煞等閒兒女。酒一中之。騷還百讀，氣峻蛾眉宇。影形相對，鏡邊聊自描取。　堪儘或嘯或吟，或時說劍，或坐禪談虎。三萬六千朋輩少，今日瑣窗風雨。血淚空彈，心香獨奉，只有靈均許。側身天地，繡闥誰是儔侶？

汪端《喬影題辭》　蜀國黃崇嘏，唐宮宋若莘。美人何灑落？詞客最酸辛。修竹難醫俗，芳蘭不媚春。江潭寫秋怨，憔悴楚靈均。

歸懋儀《喬影題詞》　《離騷》一卷寄幽情，樽酒難澆傀儡平。烏帽青衫鐙影裏，爭看不櫛一書生。　換卻紅妝生面開，銜杯把卷獨登臺。借他一曲湘江水，描出三生小影來。

徐鈺《喬影題詞》　一種牢愁本性眞，致身千古想靈均。忽歌忽笑忽悲泣，不信紅閨有此人。　翩翩烏帽壓雲鬢，直欲天風御往還。愧我多情豪氣少，但調螺子畫春山。

張襄《金縷曲・喬影題詞》　昨夜釭花墮。喜朝來一風吹落，赤城雲朵。瘦菊含嘵幽蘭笑，不負楚騷勤課。悵甚日詩賡道左。如此才華閨中少，勝書生十載親燈火。錦機畔，繡絨唾。　銜齋自笑長閒坐。羨風流新聲乍譜，管絃爭播。試拍紅牙歌殘月，縷圓珠穿過。怪底事淚痕衫涴，太上忘情談何易。但情多，自懺差爲可。聽郢曲，愧難和。

嶽蓮《喬影題詞》　偶從曲裏結心知，沅芷靈芬想見之。似此襟懷雲海濶，願教丁卯寄相思。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八引《西泠閨詠》　自填南北調樂府，極感慨淋漓之致。託名謝絮才，殆不無天壤王郎之感耶。

分論

《高陽臺》（咏絮才高）　《清詞玉屑》卷八：仁和吳蘋香，有《悲秋詞》，序云：「秋娘林氏，吳趨人，美而慧，幼爲宦家婢，既長，宦家子納爲妾，既而失寵，嫡尤悍，橫施撻辱，父母挈之去。飄泊天涯，流離失所，爲詩題岔河驛壁，首叙駢語，備述身世。許金橋公車北上，夜宿驛中，捫壁讀之，歸而繪圖，署曰《悲秋》，徵詞於蘋香，因有是作。」其詞爲《高陽臺》云：【略】若金橋者，偶逢斷瀋，爲播新圖，傷薄命之飄零，索同聲之嗟惜。

《浪淘沙》（蓮漏正迢迢）　《兩般秋雨庵隨筆》卷二：吳蘋香女史，初好讀詞曲，或勸之曰：「何不自作？」遂援筆賦《浪淘沙》一闋云：【略】輕圓柔脆，脫口如生，一時湖上名流傳誦殆遍。自後遂肆力長短句，不二年，著《花簾詞》一卷，逼眞《漱玉》遺音。《白雨齋詞話》卷五：此亦郭頻伽、楊荔裳流亞。韻味淺薄，語句清圓。所謂隔壁聽之，鏗鏘鼓舞者也。《詞則・閑情集》：措語清圓，亦不免習氣。

《浣溪沙》（一卷離騷一卷經）　《然脂餘韻》卷四：吳藻【略】其詞名《花簾詞》、《香南雪北詞》。余最愛其《浣溪沙》：【略】錢謝庵《微波詞》：「人爲傷心才學佛」，略可與此詞印證。

《乳燕飛・題紅樓夢傳奇》　《清詞玉屑》卷二：相傳《紅樓夢》爲明太傅家事，聞其語而已。比聞侯疑庵言：容若有中表妹，兩小相洽，會待選椒風，容若乞其祖母以許字上聞，祖母不可，由是竟入選。容若意不能忘，值宮中有佛事，飾喇嘛入，得一見。女引嫌漠然。梁汾諗其事，乃作是書。曰《太虛幻境》者，詭其辭也。初不甚隱，適車駕幸邸，微睹之，亟竄易進呈。益惝怳不可詳矣。蜀人有藏其原稿者，與坊間本迥異，十年前攜至都，曾見之。今尚在蜀中。余見丁閣公詩注所述亦同，當非無據。吳蘋香女史藻《題紅樓夢傳奇・乳燕飛》有云：「駭女痴兒愁不醒，日日苦將情鍾。問若個、是眞情種。頑石有靈仙有恨，只蠶絲、燭淚三生共。勾卻了，太虛夢。」即謂其爲涤水亭主人（容若）說法，亦無不可。

《河傳・春睡》　《白雨齋詞話》卷五：蘋香詞可取者，如《河傳》云：【略】自寫愁怨之作，宛轉合拍，意味甚長。

《祝英臺近・咏影》　《白雨齋詞話》卷五：蘋香《祝英臺近・咏影》云：【略】蘋香父、夫俱業賈，兩家無一讀書者，而獨呈翹秀，殆有夙慧也。詞意不能無怨，然其情亦可哀矣。

傳記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八　藻字蘋香，號玉岑子。仁和人。有《花簾

詞》、《香南雪北廬集》。

《清代畫史增編》卷五　吳藻，字蘋香，自號玉岑子。錢塘人。精繪事，工詞翰，善鼓琴。每飲酒讀《離騷》。小影作男子裝。自填南北調樂府，極感慨淋漓之致。託名謝絮才，殆不無天壤王郎之感耶。著有《花簾影詞》。

紀事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八引《杭郡詩三輯》　女士幼而好學，長則肆力於詞。居恆庀家事外，手執一卷，興至輒吟。嘗寫《飲酒讀騷圖》，自製樂府名曰《喬影》。吳中好事者被之管弦，一時傳唱，幾如有井水處必歌柳七詞矣。厥後，移家南湖，古城野水，地多梅花，取梵夾語顏曰「香南雪北廬」。嘗自序曰：「憂患餘生，吟事遂廢。因檢叢殘賸稿，恕而存焉。自今以往，掃除文字，潛心奉道。香山南，雪山北，皈依淨土，幾生修得到梅花乎？」觀此，亦可以知其遇矣。

又引《兩般秋雨盦隨筆》　蘋香父、夫俱業賈，兩家無一讀書者，而獨呈翹秀，眞夙世書仙也。

《和沈善寶女史留別三章》　《名媛詩話》卷六：吳蘋香最工倚聲，著有《花簾詞稿》行世。詩不多作，偶一吟詠，超妙絕塵。丁酉秋仲，知余欲北行，約玉士餞于香南雪北廬。（蘋香室名。）時晚桂盛開，周暖姝攜花適至，蘋香即留共飲，四人縱談古今，相得甚歡。余即席走筆，留別三章云：「桂花庭院絕纖塵，主是嫦娥客玉眞。知己喜聯文酒會，相逢況有散花人。」「秋風江上促行舟，一曲驪歌萬縷愁。雪北香南回首處，月明有夢近杭州。」「令暉佳句宛如仙，何事愁吟贈別篇。此日匆匆一尊酒，蓮紅水綠思無邊。」蘋香、玉士、暖姝皆爲黯然，各有贈贈，卻之不得。次日，蘋香和章至，云：「寒梅高格出風塵，一笑相逢愛性眞。（余晤君于夏氏園，看盆梅，一見傾心，遂成莫逆。）多少西泠名媛作，環花閣外更何人？（吾省閨秀，除汪小韞外，無出君右者。環花閣、小韞齋名。）」「懶上河梁送客舟，淡烟衰柳黯然愁。故人知我長相憶，夢繞燕雲十六州。」「半生歷劫似飛仙，辜負才華賦茗篇。此去油窗花戶裏，離愁莫更到吟邊。」後玉士寄和云：「襟懷冰雪迥超塵，雅愛論文意率眞。愁絕花簾相對處，西風應念遠游人。」「如水離情逐去舟，秋光滿眼只添愁。軟紅十丈春明路。又見才名動帝州。」「遊戲原知屬散仙，河山壯麗入新篇。故園縱有琴尊樂，別恨無由寄日邊。」暖姝寄和云：「泬寥晴宇四無塵，休擲重陽語最眞。（重九日，小園致爽臺登高。東坡云：「寒食重九，不可虛擲。」）屋上青山下流水，登高還憶北行人。」「茱萸且自酌瑤舟，登眺家園不散愁。差勝當年陶（潛）與孟（嘉），陸沈空復感神州。」「鮑令暉同吳絳仙，沈雲英去贈詞篇。今朝望遠增惆悵，忽動離懷到酒邊。」暖姝爲錢唐魏滋伯廣文謙升繼室。

《青玉案》（畫圖別樣開生面）　《然脂餘韻》卷二：采石又工畫，嘗爲仁和吳蘋香繪《萱村煙雨》篋子，兼以寫生尺幅見惠。蘋香填《青玉案》詞謝之。

《沁園春》（歸去來兮）　《清詞玉屑》卷一二：昔有新安齊梅麓者，性愛梅，偶得和靖像一幀，忽自謂爲前身小影，乃署爲《梅花居士圖》，遍徵題咏。仁和吳蘋香女士題以《沁園春》云：【略】詞流假托，大抵如是。然梅麓作宰浙中，身世性情皆與逋仙不類；獨嗜梅爲近。使嗜梅者得充君復後身，則世間奚止千百和靖哉！

藝文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八引《碧城女弟子詩》　秦女吹簫，湘靈鼓瑟。采鸞甲帳，亦精音律。痛飲讀《騷》，希蹤靈均。前生名士，今生美人。

《畫林新詠》卷三　吳蘋香，名藻，錢塘人，余弟子也。工填詞，精音律，善畫。自寫男裝小影，託名謝絮才，爲《飲酒讀騷圖》。讀罷《離騷》酒一樽，卷中風采自溫存。前生應是黃崇嘏，餘事猶堪女狀元。

雜録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名媛》　吳藻，字蘋香，號玉岑子。浙江錢塘人，精繪事，工詞翰。飲酒讀《離騷》，蓋抱天壤王郎之恨。著《花影簾詞》。家西園主人，藏有女史集錦，册內附小楷《借酒券》一紙，款署玉岑子，名印

一方。

彭蘊章

論述

《國朝正雅集》卷八〇引王嘉祿 彭氏爲吾吳望族，尺木、秋士兩先生外，諸先達皆究心舉業，惟詠莪篤志古學，取法特高，故所爲詩獨得正聲。

又引吳清鵬《序略》 詠莪初擬古而有神仙樂府二十篇，古詩十九首。非擬古也，有出世之想，故假以託於仙事；有入世之感，故借以發其古懷，亦曰寄興游情於茲始焉耳。既而取之陶、韋以潔其體，參之太白以逸其氣，兼之杜、韓、白、蘇諸家以博大其情，則務欲其盡變也。若夫縱心而言，隨物而應，詩有天德之機，有自在游行之趣。其理質而眞，其氣靜而細，其思清窈而曲達，其語和近而溫醇。眞故不浮，細故不亂，曲達故不澀，溫醇故不激。

又《寄心盦詩話》 詠莪相國於古樂府用力最深，而尤深於漢、魏，《古離別》起四語云：「涼飆起千里，游子辭故鄉。出門一揮手，離別自此長。」如出仲宣、公幹之手。王井叔題句云：「有時含毫句欲仙，芙蕖初日空澄鮮。有時得意忘蹄筌，《逍遙》《齊物》蒙莊詮。」似猶未識其古厚處也。

戴文選《吟林綴語》 彭文敬公（蘊章）文章功業，烜赫一時，詩名亦洋溢中外。庚午夏，文敬公衆孫鞠人（莪孫）二尹赴秦需次，道出梁園，朝夕過從，出文敬公《松風閣詩》見示，披讀一過，知其以老杜爲骨，而沉雄古健，則上凌七子，下接黃門，洵非諺所謂「紗帽詩」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八 彭蘊章，字宗達，一字詠莪，長洲人。道光乙未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乞休，旋起，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謚文敬。有《松風閣詩鈔》。

又 文敬系出南昀，生平學行以紫陽爲宗，尤服膺安溪李文貞，精於《易》學，久參密勿。值中原多故，蒿目時艱，發爲歌詠。「乾隆之季世豐盛，大臣黷貨民力殫。」洞見亂源，可稱詩史。

傳記

《續碑傳集》卷四董沛《彭文敬公傳》 彭蘊章，字琮達，一字詠莪，江蘇長洲人。兵部尚書啟豐曾孫，以舉人官內閣中書，選值軍機。道光十五年成進士，授工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累擢通政司副使。始以班大九卿不入值，在樞垣者十二年。明習掌故，勤能稱職。二十五年擢宗人府丞，明年督福建學政。所至崇文教，厚風俗，士奮於業，至今感頌。修考亭書院，建朱子墓堂，拔其後人爲貢生。李延平、羅豫章、蔡九峰、眞西山諸儒之裔，皆加甄錄。在閩三年，歷左副都御使、工部侍郎。還都，兼署刑部。咸豐初，南北軍興，文宗知蘊章才，命領機務，洊擢工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六年十一月，授文淵閣大學士。八年十月，晉武英殿大學士。方是時，羣寇蝟起，虐焰徧天下；海西夷船屢犯畿東，軍事奏報，朝夕填委。蘊章殫竭智慮，恆丙夜入對，寢不解衣，鬚髮爲白。其議設皖南、歸德二鎮，議守天津北塘，皆碩畫也。胡林翼、曾國藩等建議東征，時有前卻，蘊章裨贊廟謨，顓力倚任，卒成大功。怡王載垣、鄭王端華、大學士肅順等專恣作威，興鈔票、科場諸大獄，中傷朝士，蘊章婉辭調護，開悟上心，雖以正義爲奸黨所忌，不安於位，而上終眷顧不衰。車駕北巡，蘊章已以疾在告上疏，挽留不能得，猶復陳時務六事。疾少閒，趨赴行在，固請回京。上深鑒之，命署兵部尚書。穆宗登極，復命兼署左都御史。蘊章疾復作，同治元年五月具摺乞休，詔允之。十一月卒，年七十有一。遺疏聞，賜卹如例。予謚文敬。蘊章原本家學，誦法洛閩，爲朝野推重。入內閣不由翰林，異數也。膺殿廷考校之任凡二十四。咸豐六年充會試考官，得士稱盛。拜御書畫及尚方珍異不可勝紀。所著詩集二十六卷、文集十二卷、續文集四卷、讀書記四卷竝行於世。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一三 彭蘊章，字琮達，號詠莪，江蘇長洲人。啟豐曾孫。道光乙未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謚文敬。有全集。

《清史列傳·彭蘊章傳》（存目）

《清史稿·彭蘊章傳》（存目）

《皇清書史》卷一九引《木葉廔法書記》　彭蘊章，字琮達，號詠莪，晚號詒穀老人。希韓從子。道光十五年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謚文敬。文敬著有《書學劄記》，議論平實，有裨初學。所作小篆，佳者不減孫、洪，但筆微弱耳。

《清代畫史補録》卷三引《韜養齋筆記》　彭蘊章，字詠莪，長洲人。由翰詹值弘德殿，授文宗讀。官至大學士。歿謚文（勤）〔敬〕。工書，善詩，偶寫山水得倪、黄高致，惟宜小品。

《清畫家詩史》庚下　彭蘊章，字琮達，號詠莪，長洲人。啟豐曾孫。道光乙未進士。官至大學士。謚文敬。山水小品，情微沖淡，極似雲林。有《松風閣詩鈔》。

紀事

《乙未三月應禮部試扈蹕南苑》、《觀榜》、《輓座師張侍郎小軒》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彭於道光十五年乙未由内閣中書軍機章京成進士，以主事分工部，至咸豐五年乙卯十二月以工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知遇之隆，騰達之速，爲漢人部曹中所稀見。蓋久充軍機章京，著才敏，屢邀拔擢。咸豐元年，遂以工部侍郎爲軍機大臣，更以謹密承主眷，倚畀益深也。【略】然其二十七歲膺鄉舉（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後，屢躓名場，迨捷春闈，已四十四歲矣。《乙未三月應禮部試扈蹕南苑》云：【略】《觀榜》云：【略】良足代表科舉時代文人晚遇之心理。彭中第二名。其自訂年譜云：「會試出場後，即赴海子隨扈。潘芝軒相國（世恩）在行幄中閲考作首藝，擊節歎賞，決爲掄元。次日，王省崖相國（鼎）閲之，云可元可魁，不出五名。榜發，中式第二名，座師爲滿洲鶴舫相國（穆彰阿）、道州何仙槎尚書（凌漢）、滿洲孔修侍郎（文慶）、湖州張小軒侍郎（鱗），房師爲宜黄黄樹齋給諫（爵滋）。余卷爲小軒先生所中，鶴舫相國擬置第一，因仙槎先生得浙江張君（景星）卷，欲置第一，乃改余卷爲第二。」張鱗於出闈日即卒。彭輓以詩云：【略】以屢試不售之士，而掇高魁，對於特承知賞之主司，感慕之深，亦人情所同然已。《十朝詩乘》卷一五：故事：漢大學士多用編檢出身者。彭文敬起家郎署，獲躋協揆，以爲異數。其謝章有云：「登揆席而未經詞館，計本朝不過數人；由部曹而洊陟綸扉，在微臣甫逾廿載。」一時傳誦。然文敬早歲亦躋登名場。自嘉慶戊寅登賢書，迨道光乙未成進士，相距已十有七年。其《乙未三月應禮部試畢扈蹕南苑》詩云：【略】又《觀榜》詩云：【略】顔、宋謂顔于鎬、宋子昌，與公鄉、會兩試皆同榜。公時以舉人中書直軍機處。乾、嘉鼎甲多出樞直，而公並不得入翰林。【略】後來躐登台輔，殆非初料。

《感賦》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詠莪集中，有爲梁家園作者。自註：讀葦間叔父遺詩，盛稱梁家園風景清幽，每携客游覽。時乾隆六十年前事。今其地已成穢區。感賦云：【略】是詩作於道光丙午，數十年間，景物變遷如此，亦可慨也。

雜録

潘曾瑩《墨緣小録》　彭詠莪相國（蘊章），長洲人。道光乙未進士。著有《松風閣詩文鈔》。寫山水清微沖淡，極似雲林小品。予乙巳年杜門養疴，惟以筆墨消遣，每作畫遇興到之作，輒繫小詩，彙爲一編，相國題云：「因病得閒殊不惡，東坡妙悟幾人知。與君似作三秋别，貺我新吟一卷詩。王宰山川題勝跡，仲姬蘭竹寫生枝。（夫人亦工畫。）邇來疥壁愁余甚，海上方壺引夢思。」（予近日畫山水殊愧不工，未敢持以索題也。）曾爲予寫扇頭小景，著墨不多，天然靈秀，殆所謂筆外有筆者歟。

孔憲彝

論述

綜論

盛大士《題揆雲館小草（戊子、己丑）》 袖裏藏東海，蒼茫筆有神。浩歌風骨健，苦語性情眞。淮海聯新雨，文章證夙因。勗君千載業，大雅待扶輪。

又《揆雲館小草序》 積雪初霽，林花漸開。繡山惠臨橫舍，足音跫然。傳示新詩，亟爲展誦。屋梁落月之思，天末停雲之感，寄遙情于言表，飛逸興于毫端，所以叙文字因緣，誌搏沙之聚散也。余與繡山聯襼社燕，賓鴻分飛南北，將更有見懷之什附于諸君子之後，不可謂非鄙人之幸已。

章炳紫《題揆雲館小草（戊子、己丑）》 算來絕世此丰神，翻出雲山花樣新。海內名流誰得似，江山有數是才人。

施雋《題揆雲館小草（戊子、己丑）》 腹笥便便筆有神，詩中無語不清新。漁洋去後誰堪繼？風雅如斯後幾人。

王嗣生《揆雲館小草（戊子、己丑）題詞》 筆意空靈，思致敏妙，洵詩家上乘也。集翠蘭苕，更得掣鯨碧海【略】莫大智慧人，定能十分了徹。

鄭憲銓《揆雲館詩草（戊戌、己亥）題識》 老弟詩經靈超逸，往往於無言中得人慘澹經營之作。【略】邇時以詩名者，海內指不勝屈，然自有精神面目不自欺以欺人者，如潘明府德輿、張孝廉際亮、覺羅太守崇恩、陳茂才克家、邊上舍浴禮、龔主事拱祚，閣下嘗稱之爲「新」，且謂「不可多得」，憲銓亦皆親見其詩，心慕其才。然竊謂以老弟登壇，恐諸子亦必望而生怖耳！四海至大，才人輩出，安得遍識宇內之賢豪，同聲以鳴國家之盛哉！閣下勉之。能取諸人以爲則，他山愈多，造詣乃愈上。憲銓雅不才，□步老弟後塵矣，寄語潘、張諸子，以爲如何？

葉紹本《揆雲館詩草（戊戌、己亥）題識》 古體健筆縱橫，今體清才俊拔，誠未能量其所至也。惟取法乎上，僅得乎中，日與古人相權，則詩格進而益上《雅》、《頌》，得所直接過庭之訓矣。

湯蘭《揆雲館詩草（戊戌、己亥）題識》 此卷各體兼善，深爲傾倒，惜未窺全豹耳。

高繼珩《嘯山詩草（己丑）題詞》 兩年心血此消磨，離合悲歡托嘯歌。不是解人休讀得，前生誰却是詩魔。

知音惟有神仙尉，眞賞欣逢高達夫。滿卷雌黃爭說法，幾人探得水晶珠。

癸巳季春讀揆雲館戊子、己丑詩竟題。其中有心賞者，以小印識之。集中諸君評改已無餘地，惟吟齋、寄泉爲允，諒不以爲河漢。

又《繡山詩草（己丑）題詞》 歲首渾如夢，雜情似水流。讀君詩一卷，何術制閑愁。熱濺兩人淚，各持千古修。他年聞選視，猶認爪痕不？

又《題揆雲館小草（崴莫懷人五十首）》 讀罷懷人黃絹詞，鴨爐香燼漏深時。無端觸我相思夢，待補同心十九詩。（五十人中，珩舊雨十八人。十九人，並秀珊言之也。）

廿載窮搜絕妙詞，故人最我及良時。報君已券南行騎，冒雪衝寒爲選詩。

蔡傳謹《繡山詩草（己丑）題詞》 伏誦大作，秀骨天成，眞無纖埃染其筆端者。修來慧業，萬不可及，敬服無量。惟內中字句間有生硬處，長篇轉折有未盡合拍處，稍加融鍊之功，則鑪火純青矣。重蒙下詢，用敢盡言，未知有當高明於萬一否？卷中印紅圈者選。圈外尚美不勝收，概深割愛。所謂選詩貴嚴也。

楊蓮卿《繡山詩草（己丑）題跋》 雨中悶坐，萬感交集。適畹蓀兄案頭置繡山兄詩稿一册，披讀□過，覺胸中一快。

戴絅孫《對嶽樓詩稿題識》 此册共詩二百二十四首，今擬刪九十四首，存詩一百三十首。其中間有累字累句，暇時一改定之，以付手民，卓然傳世之作也。卷中秋垞翁與談如所評皆似與鄙意合，故竊以朱圍志之。記得前數册中有樹翁所評「酬應詩少存」，此切要語也。佳處已衆目共屬，故竊欲有所增益，以期不朽。昨面陳借徑東野之說，幸知我者勿河漢斯言也。

蕭長卿《對嶽樓詩稿識語》 清蒼拔俗，逸興遄飛，于風清月白時朗吟一

過，如聽鈞天雅奏，迥異箏琶凡響。道光以來，海內詩人有數，爲君屈一指焉。

王鴻《對嶽樓詩稿題詞》　佳詩不厭讀千回，笑我仍居故紙堆。手致羣經徵寔學，名超六逸讓奇才。江山裙屐南游錄，風雅榮歌北海林。裒舊撫今無限意，韓叁月滿樂追陪。

沈鐵龍《犖雲館小草〈歲莫懷人五十首〉題識》　甲午小春下澣七日，自淮陰之鹽瀆舟中無事時，取此册朗誦數過。覺情思繾綣，意味深長，有言盡而韻留之致，眞令人慨慕不置也。鄙人得附卷末，以傳不朽，亦所欣幸焉。

子堅《犖雲館小草〈歲莫懷人五十首〉題跋》　讀竟此稿，已漏下三十刻。時天碧如洗，月素星寒，孤鶴一唳，遊鴻遠鳴，霜氣滿春衣也。此境即移贈此詩，想知者定不唾棄也。

張小梅《犖雲館小草〈歲莫懷人五十首〉題詩》　西園雅集幾鈎留，一別駒陰似水流。記取瑤牋傳到我，杏花風滿曲江頭。

梅成棟《犖雲館小草〈歲莫懷人五十首〉題詩》　江上題詩憶竹樓，記從分袂五經秋。光陰彈指如飛絮，爭怪相思不白頭。惜我功名憐我老，相知一語足千秋。人生只有情難絕，那管天遙海盡頭。

李雲楣《犖雲館小草〈歲莫懷人五十首〉題詩》　千里飛來絕妙詞，交際多感諒予癡。不堪梅社重回首，又是春風氈氌時。一幅梅花一首詞，習青絕勝虎所癡。閒來展翫頻頻惜，如此才華負盛時。（繡山頻行贈梅畫一幀、詩一首。）

錢步文《犖雲館小草〈歲莫懷人五十首〉題詩》　廿年萍梗浪逝人，薄俸重沾京國塵。怪底洲明欲歸去，一官曾不救家貧。　醉鄉日月不知貧，一任紅生碧海塵。聽取高談聊自傲，頭銜天際署眞人。（高子寄貽余書有「天際眞人」之語，故戲及之。）

許乃常《犖雲館小草〈歲莫懷人五十首〉題詩》　話別淮陰經五載，相逢重踏軟紅塵。（庚寅余自沽上來都，寓陳復莽少宰藤陰書屋時，繡山寓朱虹舫閣部甥館，相距咫尺，朝夕過從。）新詩一卷百回讀，令我天涯懷故人。

《國朝正雅集》卷八二《寄心盦詩話》　所爲詩多得眞性情處，而七絕尤哀感頑艷，令人讀之淒然欲絕。《庚開府銅印》云：「流傳詞賦動江關，回首臺城淚自潸。一印飄零千載後，又留哀感在人間。」

又引潘德輿云　鍊於骨者，抒詞必精；深於風者，述情必顯。姚武功、杜司勳之間，可置一席。

又引葉紹本云　才華發越，天骨開張，而情韻亦復清婉。

又引宗稷辰云　寄托深遠，體裁整潔，卓然大雅之遺。

又引鄭憲銓云　繡山爲吾伯舅氏仲子，幼隨宦長蘆。津門梅樹君學博，方啓梅花詩社，名流角藝，君以弱齡獨整一隊。洎隨侍鹽城，句留江、淮間，交遊益衆，盛子履學博、陳雲伯大令，皆拳拳於君，規譽交至。大令盛稱君《古鼎詩》，獻之陶雲汀宮保。弱冠遊京師，朱虹舫閣學見君詩於陳荔峰侍郎座中，擊節歎賞，以其子妻之。及應禮部試，座主黃樹齋通政爲題行看子，有雲龍之譽。君所編《厥里孔氏詩鈔》，儀徵阮相國見之，稱其可備祖庭掌故。此見諸公宏奬之深，而君詩能感之者亦可見矣。

潘曾瑩《題孔繡山對嶽樓詩集卽用其見懷詩韻》　君才何跌宕，氣欲吞餘子。瑤琴一再彈，芳草懷彼美。忽訝岱雲飛，高寒有如此。

《射鷹樓詩話》卷二〇　《對嶽樓詩錄》二卷，曲阜孔繡山舍人憲彝著。（道光丁酉鄉榜，今官內閣中書。）舍人嘗謂：「詩有眞性情，則體例俱在，才與氣輔之而已。」此舍人自道得力也。舍人弱冠卽能詩，津門梅樹君學博建梅花詩社，名流畢集，互角旗鼓，舍人以弱齡獨整一隊。既遊江、淮，交遊益廣，同時詩人如潘四農之嚴謹，龔定菴之高曠，張亨甫之豪雄，莫不推襟送抱，相見恨晚。舍人詩才華駿越，韻致纏綿，龔定菴謂其詩位置在隨州、樊川之間，非溢語也。道光甲辰，余獲交舍人於京邸，見舍人所爲詩文，援筆立就，余勸其學司馬相如之遲，毋學枚皋之捷。其五言古如《雜詩》云：「我方論古人，世復議我後。千秋爭是非，誰敢執其咎。著論准平情，愼勿輕可否。太上貴立德，是謂眞不朽。青眼問阿誰，酣歌飲美酒。世無謝宣城，青蓮肯低首？我聞蕭千巖，論交白石久。自謂四十年，作詩得此友。」七言律《讀明張忠節公家傳》（公名秉文，桐城人，官山東左布政使。崇禎戊寅殉節濟南，妻方、妾陳並投水死，一妾陳有身，祝髮尼舍，得免，事平求公、夫人屍歸葬桐城。公子克倬、克仔以赴試未與難，聞於朝，旌如被例。）云：「血書愁寄老親看，慷慨臨陣扞敵難。移鎮早知疎重地，擁兵何止罪中官。孤臣力盡城同陷，烈婦魂歸水亦寒。典重兩朝新廟貌，明湖蘋藻薦杯盤。」七絕《許季眉乃常茂才招同祝鞠門葉素盦黃韻珊徐梅橋諸孝廉許少珊同年飲尺五莊》

云：「柳花如雪草萋萋，淺水微波罨畫谿。檻外好風吹酒盞，一亭秋雪古藤低。」

分論

《卻扇論詩圖題詞（有序）》 王秋垞眉評：四首清麗芊綿。典切。□人朱筆眉評：此事雅而艷極，圖卷中又添一佳話矣。將來攜至都門，名流題詠，更易擅長。秋翁所評四絕皆確當不易，固其素稱擅場者也。又善墨筆眉批：班香宋艷，兼擅其長。有此一段佳話，足爲詞壇中生色矣。弟善拜讀。又□□題上墨批：題艷而韻，非是詩不能稱是題。前二首音節更爲諧暢。

《露筋祠憶漁洋詩》、《謁史閣部祠》 曹楙堅朱筆眉評：二詩雖小，却淡而有味。又：詩非不工，但嫌通套，於閣部未甚確切，其病在後二韵。

《憩園晚望》 盛大士眉評：此首筆意近《選》體，惟起首第二句五字皆平，與上下調法未叶。用仲舒不窺園事，恐近于舊。

《題鄭雲亭參軍小照》 盛大士眉評：按「心」字不能叶作嵩，「興」字不能叶作胸，「歸」字則可叶作厦。凡古韻通轉，有四支叶入六麻韵、二蕭叶入十一尤韵、九佳叶入四支韵、一先叶入十一眞者。在古人本自通韵，無所謂叶。今人未諳古韵，故注以「叶」字。朱子注《毛詩》用吳才老叶韵，其實不須叶也。「歸」字作去聲，即是厦音，本非叶韵。恐碍時眼，則注以「叶」字，亦無不可。（□人朱筆批：此論是極。）

《題鄭伊圃小照效昌穀體》 盛大士眉評：長吉後身，粲花才子。

《送袁秀生還長山》 盛大士眉評：得古人贈言之體，非泛作應酬套語。又：其兩句略欠遒鍊。又□人朱筆眉批：改本佳極矣。

《題鄭荔坪小照》 盛大士眉評：奇氣拂拂十指開，眞酣落筆接五嶽。又□人朱筆眉評：才氣有餘，學力未足。又詩後評：此等駭世之詩，如眞有所見，不可妄作。

《九月下浣星廬兄同婉氏攜女姪并琴兒還里因占一律》 盛大士眉評：高超穩健之作。又□人朱筆題下評：通首一氣。起句尚有語病，思自得之。

《將返里門寄別鄭午溪上舍》 盛大士眉評：「驚心」二字落筆太重。

《留別鄭氏諸君》 盛大士眉評：此首再須研鍊。又「或看山村萬樹花」句眉批：此處或可刪節數句，以歸遒逸。

《曉發》 盛大士眉評：五字長城。

《恩縣夜發口占》 盛大士眉評：亦倣昌谷小品，而筆意超脫自然。

《題鳳泊鸞飄冊子并序》 盛大士眉評：仙人降壇，事近渺茫。詩人偶然托眞，原無不可，而不必存于集中。僕前此亦有《喬仙曲》一首，學梅村體，而竟削去之，今不能記憶矣。

《游芥園》 盛大士眉評：只用萬景句虛寫，不必實寫花柳，乃見大方。

《七月三日同梅樹君楊小梅高寄泉李采仙沈茗民餞陸秋生於雙槐書屋》 盛大士眉評：初唐風格。

《寄贈張杏史（世光）孝廉山陰》 盛大士眉評：仙風縹緲。

《天津靜峰上人建立義學作歌贈之》 盛大士眉評：直起直落，遒鍊有骨，其事其詩皆足傳也。又□人朱筆評：用韵太雜。又：庚、青萬不可通眞、文，此篇自梅村已有之。卓識者即元一韵尚須酌用。

《題翁寄塘蓮瓢詩意圖》 盛大士眉評：音節琅然，情韵悠然，君身殆自有仙骨。

《崴萼懷人五十首》九 錢步文眉評：豈造物者之欲伸於此而故絀于彼耶？一歎。

又一〇 家泉眉批：「杯」仍應作「瓢」。又注：寄塘句云：「切盡秋瓜暑未消，跨虹橋外雨瀟瀟。渚蓮零落不歸去，釀拾紅衣當酒瓢。」陳玉方侍御極賞之，爲書額曰「蓮瓢小舫」。

又一三 錢步文眉評：詩意有畫境。又佚名眉評：漁洋嗣響。

又一五 錢步文眉評：奇情壯思。

又一六 佚名眉評：似坡仙風調。又錢步文眉評：我可饞指欲動矣。

又二一 佚名眉批：風致絕佳。

又二二 子堅眉評：爲喚奈何。

又二七 子堅眉評：盤雲裂石之響。

又二八 錢步文眉評：有慨乎其定之英雄埋沒正不少也。

又三三 佚名眉評：筆意誠摯。

又三九 錢步文眉評：徐淑報書不能獨擅美千古。

又四五　錢步文眉評：豪宕風流，神似玉局。

又四七　佚名眉評：風調之妙，不厭百回讀。　又：迂疎可念。

《水仙花》高繼珩題上眉評：五字白妙，是寫生妙手。

《訪寄泉不遇次日書贈》高繼珩眉評：君有奇才，七字得未曾有。

《寒夜四聲》高繼珩眉評：四詩俱欠斟酌，似宜再易稿。　又芝湖眉評：人皆曰不佳，我獨賞之。

《題張亨甫（際亮）松寥山人初集》鄭憲銓眉評：昨觀亨甫詩中有詠馬詩，大有警句，亦奇才也。今此作首四句便可壓倒亨甫矣，後半稍弱。

《呈朱淑堂先生》黃秩林簽評：此種雖涉酬應，然押韻多新致，可存。

傳記

《谿山卧游錄》卷四　孔俊峯大令昭杰，山東曲阜人，初名昭辰，後改今名。砥行力學，粹然有古儒者風，至聖七十一代裔孫也。官鹽城，有惠政。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四　孔憲彝，字叙仲，號繡山，曲阜人。孔子七十二代孫。己酉舉人。官內閣侍讀。師事李宗傳，受古文法。又與梅曾亮、曾國藩等相切劘。其于姚鼐文學，既沉漸而癖好之，自詭出桐城門下。撰《韓齋文稿》四卷、《對嶽樓詩錄》十卷《詩續錄》四卷、雜著□種。

《清畫家詩傳》卷庚下　孔憲彝，字叙仲，號繡山，一號秀珊，山東曲阜人。道光丁酉舉人。官內閣中書。工詩、畫、篆刻。有《對嶽樓詩錄》。

紀事

潘曾瑩《墨緣小錄》　孔繡山舍人（憲彝），曲阜人。道光丁酉舉人。工墨蘭，蕭疎淡遠，不染纖埃。嘗於尺五莊招集諸同人作餞春之局，極一時觴詠之盛，有「尺五莊餞春主人小印」。君官中書，予以學士在閣協同批本，每當宮花露重，禁柳煙疎，視草餘閒，清談忘倦。生平遊歷及閨中韻事各紀以圖，輒屬予題句。一日，雪中過訪，予適作雙鉤水仙小幀，君歎爲神妙，袖之而去，可謂雅人深致矣。

《題卻扇論詩圖》《雪橋詩話餘集》卷七：孔繡山家與方氏世爲婚姻。繡山續娶珊卿安人，爲恪敏曾孫女。道光戊戌五月，繡山來白門，僑寓承恩寺僧舍，珊卿弟子俊常來談詩，攜繡山《對嶽樓詩》歸，握其前後葉，僅留數行，雜以他卷，紿珊卿曰：「此某君詩，姊視之如何？」珊卿素喜評論詩詞，遂讀之，曰：「此清才也。」子俊乃釋卷大笑。繡山既受婚宮保第，子俊始以語繡山。湯雨生聞之，笑曰：「何意能得此評，誠閨中知己也。」遂爲作《卻扇論詩圖》。

黃曾

論述

綜論

鍾駿聲《養自然齋詩話》　錢塘黃菊人（曾）八歲賦《茶人詩》，一座傾倒。所居在西湖之西，凡有吟詠，必於湖花湖水間書之，曰非此則詩思不生，且褻詩也。嘗寫《花下詩牌》、《蕉廬學拍》、《靈鷲談禪》、《太湖泛月》、《獨游台蕩》、《孤嶼春眠》、《除夕雪游》、《攜妓看雲》爲八圖，作駢文以紀其事，後以大挑出宰百里，非其志也。所著《瓶隱山房》詩、詞兩集，純以天分勝。【略】如：「搖竹滿衣雨，尋花雙屐煙。」「睡起味餘枕，酒闌香在襟。」「苔肥秋屐靜，花瘦客車稀。」「勢交熱似酒顏暫，利境險於棋劫多。」「春來記事兼新舊，夢裏逢人雜死生。」【略】皆可入摘句圖。

《國朝杭郡詩三輯》引黃韻甫曰　菊人詞新警詭麗，獨絕一時。其守律之嚴，尤一字不苟。非惟才大，亦復心細，眞詞中精品也。

《兩浙輶軒續錄》卷三四引蔡振武序　菊人八歲時在席上刻燭爲《茶人

詩》，一座傾倒。其使才縱橫奔放，沈博絶麗，而聆其音節，非絲非竹，自有一種天籟存其間。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七　瓶隱極意爲詩。平日凡拈一題，有俗客來不作，在簿書旁不作，非有可傳可誦之句亦甯不作也。詠物詩時有寄託，措語極工。如《湯團》云：「升沈添世感，清白謝人汙。」《條麪》云：「湯沐分膏淺，經綸借箸工。」《饅頭》云：「舊夢泡千箇，浮生土一邱。」皆妙。

《憩園詞話》卷三　黄菊人大令曾，錢塘人。道光壬辰舉人，官直隸知縣。性愛山水，遍游江浙名勝，復過燕趙，西涉河汾，故爲詞多空靈奇峭之音。考律謹嚴，自命爲第一手。

又　聞大令尚有詞話，惜未得見。詞集發凡中論去上云：「《掃花游》六見，《一枝春》八見，《花犯》十二見。」又云：「作須試難調，如秋霽、露華、絳都春、繞佛閣、氐州第一等闋，宜習之。」用功勤篤如是。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四　《瓶隱山房詞》，錢塘黄菊人（曾）撰。此詞選入《詞綜續編》，而未言卷數，余所得止兩卷。黄韻甫謂「新警詭麗，獨絶一時，其守律之嚴，尤一字不苟，非惟才大，亦復心細」，余以爲未免過譽。詞氣疏暢則有之，然可議處尚多。菊人好咏古，集中如出塞、歸國、當壚、墮樓、奔拂、盜綃、取盒、夢鞋等題，頗似傳奇齣目。又如潘妃蓮花、麗華玉樹、中宗點籌、明皇洗兒、溫太眞行酒、謝安石圍棋等題，更似雜劇名色。立題自有法，刻意求新，何關雅道乎。【略】今菊人於媼、枕、玉、縛、落、水、綠、喜、子、濕等字，向來仄讀，莫不自注作平。其中喜字、子字或可緩箕子作荄茲，妹喜作妹僖之例，然已非通行之音，餘則更少依據。況轉平爲仄，詞中亦有此例，倘準此而行之，則滿紙平仄，任意顛倒，不亦愼乎。音之不審，律於何有，韻甫乃謂其一字不苟哉。

譚獻《復堂詞話》　大令審律甚嚴，胸襟凡近，詞多死句。（《篋中詞》）

分論

《菩薩蠻》綠囊消息簾南斷）、《浣溪沙》銀燭屏空髻影消）《憩園詞話》卷三：小令不多作，摘錄二闋，爲一臠之嘗。【略】此二詞語皆新穎，妙能自然。

《齊天樂・南屏晚鐘》《憩園詞話》卷三：此詞暮宇、畫櫓、寺鼓，三用去上，均極穩愜。「逼冷慈雲」一聯，兩仄兩平。下句「詩無」二字，不宜仄聲。第八句「半留」二字，不宜平仄互誤。皆其細密處。

《摸魚兒・題張丹林春柳盟鷗圖》《憩園詞話》卷三：此詞用去上處人皆知之，惟起句「綠」、「如」二字，第四句「是」、「年」二字，後半第二句「花」、「月」二字，在他人每多平仄互誤。又「清愁平子」之「清」字，多誤作仄聲也。詞中使事，皆暗切張姓，亦妙。

《徵招・吳門秋感》《憩園詞話》卷三：此詞所用去上聲均協律，換頭二字，照白石原唱藏短韻，尤爲人所易忽。其清麗綿邈之致，神似玉田。（凡調中應用去上處，押入聲韻，則作去入，蓋入可作上也。鞠人此首，押入聲多以入作上。至每句第一字，及「又孤佳節」之「又」、「斷蛩零蝶」之「斷」，皆精細。）

《法曲獻仙音・與薇客渡揚子江聽水客彈水仙操》《憩園詞話》卷三：此詞首句第二字，次句第四字，四句第二字，五句第四字，皆用入聲方是。此調前余於校刊詞律中曾論之。周清眞之「蟬咽涼柯」，吳夢窗之「落葉翻霞」四句，均與之同。

紀事

《湘雲曲》《十朝詩乘》卷一五：當英艦犯浙，士紳懾於兵威，椎牛載酒相犒者，所在多有。時有邵湘雲者，西泠名倡也，爲狡童所誘，挾之過江。適值甬東之亂，墮落夷船中，英酋脅娶爲婦。鄞人共送之，且賀以羊酒。三軍之懼，而有桑中之喜，尤可異也。黄菊人（曾）亂後至鄞，聞其事，作《湘雲曲》云：【略】自注云：「薦屋，乃援用《左傳》夷狄薦居語。夷性多疑，與甬軍交綏既勝，乃不敢踞郡城，輒於濱海處結屋居之，故以爲喻。」是事猥瑣，本不足紀，然亦可見當日民情之昧、士節之卑，所由來者久矣。

《摸魚兒・飲闌干船贈東美》《清詞玉屑》卷八：江山船載歌管者謂之高船船，亦曰闌干船。錢塘黄菊人曾，有《飲闌干船贈東美・摸魚兒》云：【略】注謂闌干船爲江山船別名。回憶晚江鷗定，夕浦蟾明，移榜中流，開觴好

夜，琶聲雨碎，暗度春瀚，眉翠煙描，遙分晴岫。前歡似夢，影事成塵，感慨系之。

《一萼紅・惜匆匆》《清詞玉屑》卷八：菊人《瓶隱詞》中，錄女郎金珊珊《筆花樓病春詞》八章，略紀情迹，類紫釵舊事。自題《一萼紅》書後云：【略】亦一段情史也。

錢泰吉

論述

《養自然齋詩話》卷九　嘗曰：詩文以意爲主，氣爲輔。意必眞，必厚；氣必潛，必和。

《兩浙輶軒續錄》卷二五　《府志》：泰吉父復令直隸大興縣，決獄慈敏，有隱德。泰吉就海昌冷官，喜讀書，著《曝書雜記》，成一家言。肆力古文詞，與從兄儀吉咨詢學術，動輒千言。輯《海昌備志》、《學職禾人考》，有功文獻。秉鐸二十餘年，嚴身教，整士習，臨去，爲州人攀留，主講安瀾書院，感化海壖。並追述先德，纂《清芬世守錄》。庚申粵事起，仲子應溥迎養，終于曾國藩幕中。

《復堂日記》卷三　閱《甘泉鄉人稿》，錢警石學正細心讀書，足啓後進。詩文樸老，無浮厲之習，不獨《曝書雜識》大有功于承學之士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三　警石博學敦行，與從兄衎石給諫齊名，稱「二石」。嘗手校《史》、《漢》，遍考諸家校本，詳博精審，衷於至當。其讀他書皆類是。於先代文獻，勤搜寶守，稿中有與衎石述家世文字書二十七通，論者謂爲有數文字。詩溫厚眞樸，與衎石亦如驂之靳；每及師友弟昆，纏綿悱惻，故是香樹、擫石家法。

傳記

《曾國藩《海寧州訓導錢君墓表》》　君諱泰吉，字輔宜，號警石。先世本何氏，明洪武中有依海鹽錢翁鞠育者，遂承錢姓。厥後徙居嘉興，代有聞人。至文端公而益大。文端公諱陳羣，以侍郎予告特加刑部尚書，晉贈太傅，君曾祖也。祖汝愨，早卒。本生祖汝恭，安慶府同知。父復，大興縣知縣。君少而苦學，潛心孤往。從兄曰儀吉者，字衎石，博通羣籍，早有高名。君事之師友之間，兄弟常以純儒相勉，蓋自弱冠後，遠近即以盛稱「嘉興錢氏二石」云。衎石以翰林改官戶部，擢御史給事中，久處京師。其後客游廣東、汴梁。君則以廩貢爲海寧州訓導者近三十年。與給諫君離多合少，而書問叢沓，咨詢學術，動逾數千言。自周、秦諸子，馬、班羣史，許、鄭訓詁，杜、馬典章，洛、閩之淵源，唐、宋名賢之詩古文辭，以及目錄、校讐、金石、書畫、方志、雜說，一孔半枝，無所不詢，蓋亦無所不辨。或獻一疑，而詰難十返；或尚論前哲，評騭時流，雜以嘲詼鄙諺，窮極理趣。故二石家書，蔚然天下之至文也。給諫晚而搜刻經說，刊正譌謬。君自中年，即好校古書，假人善本及先輩評點之册，寫而注之眉端。如《史記》、前、後《漢書》，《晉書集韻》、《元文類》、《禮記集說》等編，皆勘校數周。一字之舛，旁求衆證。嘗著《曝書雜記》以發其凡。嘉慶中，海內猶尚考據之說，尊漢而黜宋，先博覽而後躬行。獨桐城姚氏鼐，恪守程、朱，孤行不惑，宗主義理，不薄考據；而二石風指乃與姚氏相近。其論文亦頗法姚氏。嘗稱以爲字體、故訓者，漢儒之小學也；《曲禮》、《少儀》者，宋儒之小學也。二者皆扶植基本。而宋重明倫，於道爲尤尊。兄弟相與修飭人紀，誦述先德。給諫輯《廬江錢氏藝文略》，君則纂《清芬世守錄》，皆表一門之懿行，以播芳聲，而詒典則。先是，文端公嘗進呈其母畫册，高宗賜題十詩，發還原册，幷書「清芬世守」四字。逮文端公致仕還鄉，高宗寄賜册卷詩篇累數千首。君纂輯此錄，具載君臣賡和，曠古無倫。又紀錢氏十餘世翰墨，及名公、鉅儒題詠，上以著祖宗文獻之盛，下以勖後人孝友於弗替。其叙軼事、述彝訓，懇懇乎懼來葉之遺墮，有味哉其言之也。咸豐庚申、辛酉之際，粵賊縱橫浙中，君展轉播遷，

最後由江西以達安慶，國藩乃與獲相見。以飄泊兵閒，偷得骨肉完聚也，則爲之破顏一喜；語及世事滄桑、邱墓成毀不可知，則又盡焉以悲。其明歲，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卒於安慶旅舍。將歿，猶以先世文字之責未能及身整理爲恨，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已。【略】君所著，又有《學職》、《禹人考》、《海昌備志》、《甘泉鄉人稿》。亂後板燬，僅有存者。古今才智之士，常思大有爲於世，其立言常雄駿自喜；若文章不求雄駿，而但求平澹；德業不求施於世，而但求善於一身一家；此殆非智者愉快事也。具無所不能之才，斂之又斂，彌晦焉而彌愉快，則其自得於中者，必大矣。夫自得之學，惟君其庶幾哉。

《清史列傳・文苑傳・錢儀吉》 泰吉字警石，儀吉從弟。兄弟常以純儒相勉。自弱冠後，遠近已盛稱「嘉興二石」。少孤，丁母憂，執喪盡禮。爲文述二親行事，樸實悽愴，族人見之，皆感歎。家貧，節布糲置書四萬卷，雖甚煩困，不廢。好校古書，假人善本及先輩評點之册，寫而注之眉端，如《史記》、前、後《漢書》、《晉書》、《集韻》、《元文類》、《禮記集說》等編，皆勘校數周，一字之舛，旁求衆證，嘗著《曝書雜記》以發其凡。其與兄儀吉書問往來，皆咨詢學術，或獻一疑而詰難十返，或尚論前哲、評隲時流，窮極理趣，動逾數千言。與友人論文，其要必本於性情之眞，養之以正，不爲偏雜，故氣和而體醇。以廩貢生官海寧訓導者近三十年。大府計吏將以知縣薦，力辭。然於民生利病，講求深至，常與民所不便者斷斷爲州牧言之。謹身教，整士習，臨去爲州人攀留。後避粵寇，卒於安慶，年七十有三。著有《海昌學職》、《禹人考》、《海昌備志》、《甘泉鄉人詩文稿》二十四卷。儀吉子寶惠，泰吉子炳森，皆能以學世其家。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嘉興錢氏兄弟傳》 錢泰吉字輔宜，號警石。弱冠即與從兄儀吉齊名，事之在師友之間。遠近盛稱「嘉興錢氏二石」云。衍石久宦京師，君則以廩貢生爲海寧州訓導者垂三十年。不能以時聚晤，乃書問叢沓，咨詢學術，動逾數千言。自周秦諸子、馬班羣史、許鄭詁訓、杜馬典章、洛閩之淵源、唐宋名賢之詩古文辭，及目錄、校讎、金石、書典、方志、雜說，一孔半枝，無所不究，蓋亦無所不辨。或獻一疑，而詰難十返。或尚論前哲，評隲時流，亦皆窮極理趣。於是二石家書又蔚然爲藝林所推焉。自中年即好校古書，每假人善本，及先輩評點之册，寫而注之眉端。如《史記》、前、後《漢書》、《晉書》、《集韻》、《元文類》、《禮記集說》等編，率校勘數周，一字之舛，旁求衆證。嘗著《曝書雜記》三卷，以發其凡。雖尚考據，復不薄義理。以爲字體故訓者，漢儒之小學也；《曲禮》、《少儀》者，宋儒之小學也。二者皆扶植根本。而宋儒重明倫，於道爲尊。故兄弟咸修飭人紀，誦述先德。衍石既輯《盧江錢氏藝文略》，君則纂《清芬世守錄》若干卷，上著祖宗文獻之盛，下以勖後人孝友於弗替。貽謀典則，聿播芳馨，蓋幷有足稱者矣。咸豐庚辛之際，浙中遭寇亂，屢轉兵閒。最後由江西而達安慶，遘疾卒於旅舍。所著尚有《學職》、《禹人考》、《海昌備志》各若干卷，亂後版燬，僅存《甘泉鄉人稿》。

錢應溥《年譜》一卷（存目）

紀事

王拯《錢警石先生傳》 先生既高材躓場屋，自樂校官，肆力爲詩古文詞。大府計吏將以薦擢，則力辭謝曰：「吾祖、父皆久縣官，實政在民，吾故知縣令難爲也。然於民生利病，講榷深至。」大府廉其才，嘗以開濬備塘河事屬之，先生舉民所不便者爲牧言，斷斷往復，辭不預開河事。既而牧乃大服。勸修學宮，集餘資，爲《海昌備志》成，舉所得應旌義烈節孝千數百人，達於大府再三，必得請而後已。

《緝雅堂詩話》卷上 警石先生學行純美，覽其致兄給諫家書，商量舊學，以昆弟之愛兼師友之誼。當時「二石」之名盛於海內，不獨曉徵、晦之專美於前也。《曝書雜記》，會稽章氏有刻本。

《題繡餘讀書圖》 《清稗類鈔・藝術類・顧湘舟有三姬人能書》：錢警石嘗於武林之吳山，遇吳門顧湘舟文學沅，知其收藏舊籍及金石文字甲於三吳，劇談久之。既而過訪寓齋，以其姬人綠卿、素君、紫娟合書團扇見贈，屬題《繡餘讀書圖》，率成三絕句，詩云：【略】。

著録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甘泉鄉人稿》二十四卷《餘稿》二卷，錢泰吉撰。

雜録

《皇清書史》卷一一引《木葉廔法書記》錢泰吉，字輔宜，號警石。復子。廩膳生。官海寧州訓導。晚年酷喜臨帖，筆致清雋可喜。予舊藏其雜稿甚多，點畫皆有帖意。

魯一同

論述

《國朝正雅集》卷八〇《寄心盦詩話》余耳通父名二十年，庚戌客彭城時，通父主講雲龍書院。見之，抵掌談藝，與把酒數日，送之京師赴禮部試。【略】通父與潘丈四農、湯海秋、孔宥函、張亨父、王慈雨、郭羽可諸公交誼最密。嗣復交潤臣、伯韓、仲穆暨余，時相砥礪，以詩文質證。一瑜不掩，一瑕必摘。其與余殆友而兼師矣。而余之折服通父，亦非筆墨所能罄。通父詩，沉著老重，寄慨遙深，得言近指遠之旨。昔賢雖多，當分一席。

周韶音《通甫詩存跋》先生之言曰：「凡文章之道，貴於外閎而中實。中實由於積理，理充而緯以實事，則光采日新。文無實事，斯爲徒作，窮工極麗，猶虛車也。」音持此論以窺古今之詩，陶、杜而外，其逮此者，唐之昌黎韓氏，明之青田劉氏、亭林顧氏，三數人耳。由先生之論以讀先生之詩，然後知詩之工拙，不徒爭聲律，窮雕鐫，侈偉博也。先生少時，學詩頗勤；四十以後，或經歲不作，或日得數篇。蓋非中有所感，勃發不可已，則不事苦吟。雖或迫之，亦徑謝去。其不苟如此。

《復堂日記》卷三　檢篋中近人別集，姚梅伯、許海秋、魯通甫、王句生、楊汀鷺，皆卓然有所成就。通甫源出潘四農，句生學于黃春谷，魯幾出藍，王亦具體。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閱近人山陽魯孝廉一同《通甫類稿》及《通甫詩存》，類稿凡四卷，【略】詩亦四卷，氣象雄闊而未成家，蹊徑亦多未化，然浩蕩之勢，獨來獨往，固爲偏師之雄矣。中如《李元忠歌》、《題元穎川王父子清秋回獵圖》、《三公篇》、《投贈東阿周制府四十韻》諸作，氣象嶽嶽，想見其人。他亦多涉時事，傳之將來，足當詩史。恨其人已往，不得起九原而友之。嗚呼！以視世之絺繡粉繪、津津詞賦之末、行詭品污、搔頭弄姿者，豈特鵾鵬之於斥鷃乎？士夫平日學問不求根柢，專爲浮靡，以自炫鬻，必至墮操裂節，或下流爲異類，甚可嘆也。如通甫者，其志豈願以文自見者哉？宋人謂杜司勳非文士，恨唐無知而用之者，吾於通甫亦云。

戴文選《吟林綴語》魯通甫（一同）以名孝廉主淮安講席。人品學問，爲世推重。其著述經吳仲仙（棠）制軍鐫板行世。余錄其《即事》云：「官樹濃陰拂講台，澄懷園是小蓬萊。分明夢裏匆匆到，眼看羣仙渡海來。」「南海黃香老謫仙，短衣匹馬氣幽燕。僧樓一醉西風急，吹上潮陽萬里船。」「戎馬書生黑鼠裘，湘簾棐几小山樓。五湖一舸衝風去，知在湖州定峽州？」三絕不讓唐賢。

徐嘉《論詩絕句五十七首》五五　孤隼驚風下大荒，魯侯年少氣飛揚。生逢天寶須詩史，一瓣心香舊草堂。（魯蘭岑《通甫類稿》）

傳記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八　魯一同，字通父，一字蘭岑，江蘇山陽人。道光乙未舉人。有《通父詩存》。

又　通父與同縣潘德輿四農、建甯張際亮亨父肆力於詩，出入李、杜、

蘇、陸諸大家，沈著老重，一循正軌。文亦嚴守八家矩矱，渾灝流轉，不懈而及於古。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一一　魯一同，字通甫，一字蘭岑，山陽人。道光乙未舉人。熟于史事，尤留心世務。其爲文閎肆而謹嚴，演迤而峻峭，昌明洞達，切于史事，而以靜儉爲本，識議絕人，筆力亦足以相副。詩則氣象雄闊，而未成家，蹊徑亦多未化，然浩蕩之氣，獨往獨來，固屬偏師之雄。撰《通甫類稿》四卷、《續編》二卷、《詩存》四卷、《詩存之餘》二卷，《邵州志》二十卷。《清河縣志》二十四卷最有名。

《續碑傳集》卷七九吳昆田《魯通甫傳》　魯一同，字蘭岑，一字通甫。其先不知所自，始或曰甘涼，故世將，或曰燕京人。國初嘗從吳藩平雲南，已窺其有異志，挈孥而逃於淮安之山陽，遂占籍焉。世居安東，一同始遷清河。父長泰，郡庠生，工書善畫，閉門養素，以道自貞。一同生而穎悟絕人。六歲通五音。少長工爲古文辭。年十七補博士弟子。次年舉道光壬午科副貢生。年三十一，中道光十五年舉人。當是時，海內方承平，一同獨以爲深憂。謂：「今天下多不激之氣，積而爲不化之習，在位者貪不去之身，陳說者務不駭之論，學者建不樹之幟，師儒築不高之牆，容容自安，風烈不紀，恐一旦有緩急相顧，莫敢當其衝。」又嘗論：「天下之患，蓋在治事之官少，治官之官多。官多者，非事之利也，胥吏之利也。【略】親民之官多，治官之官少，胥吏之數減，長吏之權伸，彼州縣者以趨承上司之力治吾民，以申詳反覆之精明治吾吏，必能耳目清明，公務修舉。」當世以爲名言。嘗就試禮部，有蔡生者亦與計偕，稠坐中揖君問姓字，大驚曰：「少時讀先生文，嘗恨古人不可復見，乃今先生故在也。」立起踧踖，備弟子禮而去。寶山毛嶽生見其文，謂七百年來文患於柔，惟此爲能得剛之美。建甯張際亮以詩名天下，見古歌行自以爲不及。既再試不第，益研精爲文章，乃汎濫無涯涘。其說長於史例，旁及諸子百家之言，禽魚草木之變，靡不貫曉。然居恆鬱鬱，嘗自歎曰：「吾乃爲文人耶！」林文忠公則徐總督湖廣，請與偕。欲行，而以親老止。周文忠公天爵見其文，曰：「此天下大才也，豈直文章哉！」最後，曾文正公國藩尤敬異。庚戌試禮部，居淮安館舍，數屏騶從就問天下事。時當揭曉，文正爲禮部侍郎，例鈐榜先，言於衆曰：「淮安魯通甫若成進士，天下之幸也。」及見榜無名，爲懊喪，如失左右手。粵賊踞金陵，同年生盱眙吳公棠方宰清河，衆志洶洶，一同爲之明部分決機宜，傳檄鳳、潁、淮、徐、滁、泗、宿、海各府州若縣，辭氣奮發，指誓天日，共期滅賊，河北人心大定，清江浦屹然成重鎮焉。人或以是稱其能，歎曰：「天下事有百倍於此者，何可易言也。」廬州危急，江忠烈公忠源馳赴安徽巡撫之任，桐城戴孝廉鈞衡走書通曾文正之指，欲其起佐忠烈，謝不出。而復以書，有曰：「今日之憂，不在已被賊之省，而在未被賊之省，不在已殘破州縣，在未破而先自殘之州縣；不在已從賊之民，在未從而岌岌思爲賊之民。經營天下之大勢，當先注意於此。首重州縣之權，次講耕戰之法。凡被賊之省會、州府不難克復，難於堅凝。且如武昌一府，向軍門復之於前，曾侍郎克之於後，去未移時，旋皆陷沒，人物彫散，倉庫空竭，金城蕩蕩，莽若邱墟。節帥式臨，徒擁空器，寇至則靡固其所也。【略】」其時有謂先攻金陵，築長圍剗賊腹心，肢體自然散落者，故書中及之。其後大兵攻金陵，築長圍，江帥何桂清以爲賊如釜魚阱獸，期於旦夕成功，朝野幾同聲慶幸。一同獨決其必敗。未幾而潰裂，蘇、浙淪陷，桂清伏辜。迨於文正東征，舟師下壓，據安慶，指復金陵，一如所論。一同無尺寸之柄，而憂傷時勢之艱危，於田賦、兵戎諸大政與夫河道變遷、地形險要以及中外大勢無不究其端委而得其機牙。罕有遇合，則一發之於文章。爲文務切事情。其言曰：「文章、事業皆以靜儉爲根本。」又曰：「行不蹈道則非經，道不宗經則非道。」皆至言也。性極疏闊，不立畔岸，風節卓然。或請爲文壽一鉅公，卻之曰：「吾輩之文，疏直樸野，不足說勢要，必若肆其狂愚爲足下，得罪當塗，安所用之？」其不苟說於人，皆此類也。文字交游盡一時四海知名之士，而清修篤學，獨重潘先生德輿，誼在師友之閒，相契莫逆焉。

又湯紀尚《魯通甫先生傳》　先生氏魯，名一同，字蘭岑，一字通甫。上世甘涼故將，國初從吳藩入滇，既窺其異志，遂閒走江南，占籍淮安之安東，至先生始遷山陽。父長泰，郡庠生，工書畫，不仕。先生六歲辨四聲，少長治古文。年十七爲弟子員。以道光壬午副貢舉乙未本省鄉試。當是時，國家承平久，風紀蕩佚，文武百執事安於無爲，乃相習爲浮湛媕婀，務樂暇豫，鉗舌縮肭，以不諱之世爲重足之憂。於是粵東、西兵事漸興，而吏事益不可問。先生嘗推當世之故而極論之，以爲天下有氣有習，以不激之氣爲不化之習，貪不去之身，務不駭之論，尋常常演迤庸懦之中以叨富貴，保歲月，

他莫敢誰何。善爲治者，務伸其氣於振厲激發，而杜其旁出於陰佞之門，今之隱憂實在於是。蓋先生之意，務究極時變而棘棘昌言，使人知媿厲，以挽季俗，拯世亂。既婁試不遇，則伊鬱自誓，恥爲文人。先生性疏奇，不治畔岸，而風烈皎然。晚居江淮，寇氛沓至。嘗一出佐吳勤惠治城守，事平，衆歸其才。迺歎曰：「天下艱鉅百倍，此何易言也。」先後爲林文忠、江忠烈、曾文正所延禮，均不樂赴，則絕意仕進。閒關憔悴，乃益雄於文。其爲文，昌明洞達，切於事情，而以靜儉爲本。或請爲文壽某巨公，以書卻之，曰：「吾文朴野，不足悅勢要，強欲肆其狂愚，得罪當塗，安所用之？」寶山毛嶽生謂七百年文氣柔靡，獨此爲剛美。著《詩文類稿》十一卷、《右軍年譜》一卷。其《邳州志》、《清河縣志》尤爲世推重。同治二年卒，年六十。子四：葵、蕢、芾、蘅。蕢能繼父業，早卒。孫樾，舉人。論曰：以予聞盱眙有王效成者，字約甫，以學禦貧。與吳山尊、李申耆爲友，二人深引重。效成傲然自見也。於時桐城之學方日盛，效成獨能經世綜物爲漢廷賈、董之文，與先生爲頡頏，竟其身名不出州里。一旦觸前痛，赴淮以死。先生嘗序其文而悲之。淮泗之濱，風雲之蒸，二奇之興，抑有由已。道、咸時文士輩起，若會稽潘諮、嘉興錢儀吉、仁和龔自珍，其尤魁壘逸羣之選也。曾文正序歐陽生文，頗事甄叙而略未旁及。即先生極爲文正悅重，亦不一稱焉。甚矣！時習相囿之概，依古已然。而言爲世重，又不能孤行於風尚是非之閒，則世所慕效亦徒得不逕庭於俗者已爾。中所獨造，又能遇儔侶於一時哉！予傳先生，附著效成而推論之，子子四顧，憂獨學之無和已。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一六　魯一同，字蘭岑，號通甫，江蘇山陽人。道光乙未舉人。湯紀常撰傳：「先生性疏奇，不治畔岸，而風烈皎然。爲文昌明洞達，切於事情，而以靜儉爲本。」寶山毛嶽生謂「七百年文氣柔靡，獨此爲剛美」。著《詩文類稿》、《右軍年譜》，其《邳州志》、《清河縣志》尤爲世推重。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魯一同》　魯一同，字通甫，江蘇清河人。道光十五年舉人。時海內方承平，一同獨以爲深憂。謂今天下多不激之氣，積而爲不化之習。在位者貪不去之身，陳說者務不駭之論，學者建不樹之幟，師儒築不高之牆，容容自安，風烈不紀。恐一旦有緩急，相顧莫敢當其衝。又論天下之患，蓋在治事之官少，治官之官多。時以爲名言。寶山毛嶽生見其文，謂七百年來文患於柔，惟此爲能得剛之美。建寧張際亮以詩名天下，見其古歌行，自以爲不及。既再試不第，益研精爲文章。其說長於史例，旁及諸子百家之言、禽魚草木之變，靡不貫曉。林則徐總督湖廣，請與偕行，以親老止。周天爵督漕時，見之曰：「此天下大材也，豈直文章哉！」最後，曾國藩尤相敬異。粵逆之踞金陵也，盱眙吳棠方宰清河，衆志洶洶，一同爲之明部分決機宜，傳檄鳳、潁、淮、徐、滁、泗、宿、海各府州縣，辭氣奮發，河北人心大定，清江浦屹然成重鎮焉。人或以是稱其能，歎曰：「天下有百倍於此者，何可易言也。」廬州危急，江忠源馳赴安徽巡撫任，桐城戴鈞衡走書通曾國藩之指，欲其起佐忠源，一同謝不出，而復以書，極言用兵機宜。謂爲今之計，莫若暫緩金陵之攻，而專襲旁郡。其時有謂先攻金陵，剗賊腹心，肢體自然散落者，故書中及之。其後大兵攻金陵，築長圍，以爲賊如釜魚阱獸，期於旦夕成功。一同獨決其必敗。未幾，果潰裂，蘇、浙淪陷。迨國藩舟師下壓，坐鎮安慶，指復金陵，一如所論。一同無尺寸之柄，而憂傷時世之艱危，於田賦、兵戎諸大政，河道變遷，地形險要以及中外大勢，無不究其端委而得其機牙。罕有遇合，則一發之於文章。爲文務切世情，其言曰：「文章、事業皆以靜儉爲根本。」又曰：「行不蹈道則非經，道不宗經則非道。」皆至言也。同治二年卒，年五十九。著有《邳州志》二十卷、《清河縣志》二十四卷、《通甫類稿》四卷《續稿》二卷《詩存》四卷《詩存之餘》二卷。又有《右軍年譜》二卷、《白耷山人年譜》一卷。

《清儒學案小傳・魯先生一同》　魯一同，字蘭岑，一字通甫，江蘇清河人。道光乙未舉人。時海內方承平，先生獨以爲深憂。謂「今天下多不激之氣，積而爲不化之習。在位者貪不去之身，陳說者務不駭之論，學者建不樹之幟，師儒築不高之牆，容容自安，風烈不紀。恐一旦有緩急，相顧莫敢當其衝。」又論天下之患，「蓋在治事之官少，治官之官多。」時以爲名言。先生無尺寸之柄，而於田賦、兵戎諸大政，河道變遷，地形險要以及中外大勢無不究其端委而得其機牙。罕有遇合，則一發之於文章。爲文務切事情，其言曰：「文章、事業皆以靜儉爲根本。」又曰：「行不蹈道則非經，道不宗經則非道。」皆至言也。文字交游盡一時四海知名文士，而清修篤學，獨重潘先生，誼在師友之閒，相契莫逆焉。著有《邳州志》二十卷、《清河縣志》二十四卷、《通甫類稿》四卷《續稿》二卷《詩存》四卷《詩存之餘》二卷、《右軍年譜》一卷、

《白耷山人年譜》一卷。次子蕢，字仲實，傳家學，著有《類稿》二卷、《詩》一卷。

紀事

《重有感（辛丑）》《國恥詩話》卷一：辛丑之年（道光二十一年，即西曆一八四一年。）海疆事益壞。魯通父孝廉有《重有感》八首，於此役前後叙述甚明。比附史事亦皆榷當，無愧詩史。第一首指奕山、琦善諸人先後與英人談判反覆，「騎劫」謂奕山。第二首謂關忠節虎門殉難事。第三首謂林文忠戍伊犂。又：虎門之陷，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死焉，其事尤悲痛。燕山徐綱伯（維城）有詩弔之云：【略】魯通父孝廉《重有感》一、二兩首，亦弔關公而作。第二首沈鬱蒼涼，靈氣恍惚，最爲生色。「前軍力盡宵泅水，幕府謀深坐裹糧」兩句，即綱伯一詩之意，納之十四字中，尤覺微而婉，洵詩中之《春秋》矣。相傳公死節後，屢著靈異。一日大風作，瀕海人見一大艨艟揚帆而上，舵樓中坐一金甲神，彷彿公也。海神白馬，其感激人心有如此。孝廉「握節魂歸雲冉冉，颺灰風疾海茫茫。神光金甲分明見，噀血銜須下大荒」，即謂是也。公字仲因，一字滋圃，江南山陽人，起家行伍，容貌如常，悛悛畏謹，而洞識機要，口占應對悉中，暇則習弓馬技擊，技絕精。在廣著《籌海集》，識者比之戚少保云。綱伯所謂督臣，通父所謂幕府，蓋指琦善。公居虎門之六年，而禁烟事起。林文忠公以罪去，前直隸總督琦善代之，於是和議興、海防撤矣。廣東邊海門戶曰香港、虎門。香港奧衍，易盤踞，去省少紆遠。虎門險狹，海道曲折，去省近。虎門外列十臺，最外大角、沙角二臺，屹爲東南屏蔽。是年十二月，英人攻大角、沙角，壞師船，而琦善日以文書與往來，冀得少遼緩；寇不報命而急戰，晝夜攻掠不已。時諸軍集廣府者不下萬人，又民兵數萬，而琦善遣助守臺者，撫標二百人而已。由是二臺日益孤危，相繼陷沒。二十一年正月，寇進攻威遠諸臺，守者羸兵數百，公遣將慟哭請師，合城文武皆力求，琦善置不問。公遂戰歿，時二月六日也。通甫有關忠節家傳，甚詳。忠節，公謚也。

《送符孝廉遊皖》《國朝正雅集》卷八〇《寄心盦詩話》：通甫屢上公車，未成進士。壬子，同被放出都，余由東昌西去，通甫南歸，別於茌平旅舍，作歌互答，且歌且哭，情誼之深，發於中懷。眞今人中古人也。

《讀史雜感五首》《國恥詩話》卷一：廣東爲英人貿易鴉片最盛之區，朝廷雖屢申禁令，然以沿海官衙貪利納賄，輸入仍逐年激增。至道光元年，湖廣總督阮文達公復奏請禁止，實爲此役之嚆矢。乃林文忠公督湖廣，欽使查辦，實施杜絕貿易之策，而巨變以起。是時中朝黨論紛歧，和戰不一，加以承平日久，兵事窳敗，遂至華離四碎，不可收拾。然使文忠公得始終其事，決裂亦何至於此也，悲哉！魯通父孝廉庚子歲有《讀史雜感》五首云：【略】「小范」指林文忠也，「楊羅」謂楊芳、羅惇曧。道光二十一年，楊芳以參贊大臣赴廣東。

《苦憶》《十朝詩乘》卷一五：張格爾之叛，二楊從長文襄征剿，功最多。渾河一役，賊悉衆抗拒，列陣廿餘里。值大風霾，前隊迷路，未即至。文襄欲退軍，忠武曰：「此天贊我也，時不可失。」遣千騎繞趨下游牽敵勢，自率大兵乘霧驟渡，突入其陣。賊大奔，遂克喀什噶爾。不旬日，英、葉、和三城以次克復。迨回疆平，即授忠武陝甘總督。本朝漢臣中由提督遷總督者，趙公良棟父子及梁公鼎、岳公鍾琪，得公而五。忠武子國楨同時建節撫河南，後亦宦至閩浙總督。魯通甫詩云：【略】。

《三公篇》《十朝詩乘》卷一五：魯通甫爲靖節撰事略，且紀詩尤詳。其詩云：【略】靖節爲義烈公（班第）孫，授命危疆，允繩祖烈。是役國威雖挫，猶得數公者取義成仁，屹如嶽峙，亦足光惇史矣。《眉韻樓詩話續編》卷一：蒲城王文恪公忠肝貫日，效史魚之以尸諫，蓋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效匹夫溝瀆之諒也。惜後嗣不能竟其志，致使九京抱憾，正氣莫伸。魯通甫《三公篇》所謂「天尊聽斯卑，公死無兒孫」也。《國恥詩話》卷一：孝廉尚有《三公篇》，尤精煉。三公者，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靖節公謙、贈太子太師大學士王文恪公鼎、浙江巡撫劉公韻珂。有小序云：【略】懷賢憂國，情見乎詞。【略】裕公姓博爾濟吉特氏，蒙古鑲黃旗人，一等誠勇公義烈公班第曾孫。義烈公殉阿穆撒納之難，故起云：【略】孝廉文集有《書裕靖節公死事略》一文，其略云：【略】可爲此詩注腳。薛叔耘御史《裕靖節公殉難記》，言剝皮斷筋事尤詳。云有一英人曰嗢哩，以舢板船擱淺，爲浙民所擒，送至大營。裕公命生剝其皮，並抽其筋以爲馬繮，呼號三日而後死。故孝廉詩曰「斷筋續馬繮」

也。　又：按公有子編修，孫三人，而曰「無兒孫」者，初公臨塞祥符黃河決口，林文忠已被貶，亦赴工效力。公一見傾誠結納，且言還朝必力諫之。及還朝，力薦林公之賢，爲穆彰阿所抑。公大憤，終不獲申其說，歸而效史魚屍諫之義，其夕自縊薨。此詩中已叙述甚明。是時新城陳孚恩爲軍機章京，穆相素所寵任。方早朝，公獨未至。孚恩心動，急詣公宅，其家方搶攘無措，屍猶未解下。蓋凡大臣自縊，例必奏聞驗視，然後敢解。孚恩至，命急解之。檢衣帶中，得其遺疏，大旨皆劾穆相而薦林公也。孚恩謂公子曰：「上方怒甚，不願再聞此言。若奏之，則尊公恤典必不可得，而子亦終身廢棄。子而猶欲仕於朝也，不如屏此疏勿奏，且可爲尊公邀優旨。子其圖之。」會公門人張文毅公芾亦至，亦穆相所厚，相與共勸編修。編修從之，竟以暴疾聞。見薛庸庵文集。編修不能成父志，故孝廉云云，所以深貶之也。　又：持論嚴正，皆詩史也。

著録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通甫類稿》四卷《詩存》四卷《詩存之餘》二卷，魯一同撰。

貝青喬

《蛻翁所見詩錄・感逝集》　子木抱經濟才，熟諳武備諸事。詩文特其餘技，顧英思偉論，時時見於篇章，蓋其蘊蓄者宏，不肯以文人自域。惟一生寡遇，未獲展布。【略】癸卯北上，應京兆試。到京三日，聞父諱歸。丁未，以友人誾諉作黔游。越三年，由滇、蜀東還，在峽江覆舟，幸先登岸獲免，而行李詩稿皆失。事後追憶寫出，尚得七八，取東坡「身行萬里半天下」句以名其稿。詩境得山川之助，益臻奇偉，同人無不斂手推服。自後浙游數載，亦惟橐筆依人。

惲世臨《半行庵詩存稿序》　有言貝子子木遺集者，將鳩貲付刻。索其詩讀之，覺其有異，乃終其卷，且反覆之，不忍舍。美哉詩乎！其數十年寢食於此者乎！其沈雄堅卓胎息於少陵，無一字一句不錘鍊而成者乎！得江山之助與其胸中奇氣相摩盪以出之者乎！余於是知有子木，且知是爲子木之詩。

黃富民《半行庵詩存稿序》　苦心孤詣，蓋篤於詩，亦達於世故者。貝子中年從戎浙水，繼復幕遊滇、黔，梯空縋幽，星飯水宿，不廢鉛槧。境苦而詩益工，實能鎪鑿天險，雕鐫世態。倚船臀而構想，磨盾鼻以嘔心。語奇而卓，筆紆能達。言之有物，義歸勸懲。不戾於風人之旨，不乖乎古作者之心，勤矣哉！葉翁與諸子復爲之訂訛補佚，存詩如干首，貝子於是可傳矣！乃予重有感焉。吳下詩人，予勘交往，惟得江子弢叔，其詩亦精心結撰，不肯著一尋常吟弄語。其慘遭家難，復與貝子略相似。貝子以諸生應北直劉制軍聘，在途病卒。身後得制軍厚卹，而未展其才。江子以諸生屈於一尉，雖邀徐樹人中丞賞識，僅餬其口，今亦病沒杭州。才人坎壈，有同慨矣。顧江子所著《伏敔堂集續刻》已成，傳世可必。貝子之詩，則屢經散失，幸而僅存，非得良友爲之珍護愛惜，壽諸梨棗，不幾與烽燹同灰，寂滅而無聞耶？

《瀛壖雜志》卷四　子木工於詩，跌宕有奇氣，忠義激發，溢於言表，蓋瓣香於老杜者。生平具幹濟才，游食諸侯，足跡幾半天下。【略】從軍既罷，往游京師，既復之浙、之黔、之滇、之蜀，然皆落寞無所遇。而憔悴婉篤，一發之於詩。固深得江山之助，非徒窮而後工也。

又　壯年，嘗佐揚威奕將軍戎幕，不避艱險，冀有所樹立，顧卒無所成功。嘗於磨盾草檄之暇，著有《咄咄吟》二卷，具載當時軍中利病，識者以爲不愧少陵詩史。

張炳翔《留月簃詩話》　子木嘗問詩法於朱仲環（綬）。仲環卒後十餘年，子木繼起，稱詩吳下。平日於本朝詩人中，最服膺蔣心餘、黃仲則、舒鐵雲三家，故其詩氣息自近之。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八　貝青喬，字子木，吳縣人。諸生。有《半行庵詩存》。

又　子木有幹濟才，壯歲嘗佐揚威將軍奕經戎幕，集軍中所見者成《咄咄吟》兩卷，皆紀實也。既抑鬱不自得，乃復間關遠涉，自黔而滇而蜀，足跡半

天下，迄無所遇。庚申之變，子木自浙迎母以去。越歲，杭城再陷，母子相失。子木出沒死生，尋母不獲，引爲深慝。不得已，就直督劉公之聘，未及相見，卒於旅邸。劉公爲殯殮如禮，且厚恤其家，俾得歸葬。咸、同詩人遭遇之窮，莫子木若也。

《自編軍中紀事詩二卷爲咄咄吟朋舊多題贈之作賦此爲答》《蛻翁所見詩錄·感逝集》：中年以諸生獻策揚威將軍戎幕，獲邀錄用。曾奉命入甯波城，探視夷兵情形及進剿路徑，隻身冒險往還，人皆服其膽略。將軍重其才，旋又委司文案。方將保叙授職，乃以和議撤師。僅作《咄咄吟》二卷，詳記軍中事實於詩註中，可稱詩史。

《滬瀆謁陳忠愍公（化成）祠》《瀛壖雜志》卷二：淘沙場在邑廟西。【略】道光丁未，邑紳士割其址之東偏，捐建陳忠愍公專祠，每年五月初，富商大賈鏗鏘歌舞以侑之。戊申春初，余從先君子游此，瞻仰其像，徘徊不忍去，慨然若有所感。堂廡三楹，中奉忠愍公像；右附殉難諸栗主；其配享於左側者，赫然一楊典史也。吾吳貝子木明經嘗有《滬瀆謁陳忠愍公祠》詩。

嚴廷中

論　述

周樂清《秋聲譜序》嗟乎！局翻狡獪，劇傷地老天荒；使錯氤氳，每慨花殘月缺。夢醒三生石上，舊約難忘；情牽一縷絲中，春風無賴。此駱賓王詩悲奇舛，桓子野歌喚奈何也已。秋槎二兄，地毓昆明，家承屏翰，盟堅一諾，手擲千金。廣不封侯，且入哦松之廨；民原若子，歡迎騎竹之童。屈宋衙官，漫感鸞飄鳳泊；蘇辛樂府，咸誇冰叩珠排。偶登黃鶴樓頭，氣吞雲夢；小泊桃源洞口，伴結漁樵。心妙通仙，句靈呈佛，愴人間之風月，變世外之烟雲。卻扇交褵，婚殊草草；黃泉碧落，恨則綿綿。配新婦於參軍，斯言莫踐；嫁才人於廝養，實命不猶。紫臺飛一去之魂，紅玉灑千行之淚，但教蝴蝶紛逐幽香，可惜鴛鴦動遭非匹。玉版少廻生之術，銀丸乏消怨之方。未免有情，彼美瘦同黃菊；似曾相識，使君淚濕青衫。此皆莫可名言，總是不如意事。君以爲解人難得，妙處當傳。每嫌蟻夢之非眞，奚若梨園之可假？鸞牋五色，宛開蠲念之花；斑管一枝，特種忘憂之草。郊寒島瘦，壑嗤西子之隣；宋艷班香，嫁必東宮之妹。不待朱衣，使者刮顯，金鎞遠驅白蠟，明經量將玉尺。飲風餐露，別傳姑射之神；暮雨朝雲，肯附高唐之跡！一唱三嘆，妙有餘音，萬紫千紅，遍留春色。擲金聲而應地，君其冠幟一軍；煉卷石以補天，我願退師三舍。（時索余《補天石》拙著。）

朱蔭培《秋聲譜跋》僕與秋槎神交五年矣，歲甲寅始相見於歷下。與趙夢山朝夕過從，時復旗亭呼酒，使雙鬟歌以侑觴，秋槎擫邃和之，致足樂也。秋槎才名馳海內，知之者莫不愛之、慕之。顧令其淪落天涯，與二三慷慨悲歌之士，吞花臥酒，消耗壯心，良足慨矣。聚未十日，將返萊陽，以所著《秋聲譜》傳奇示僕曰：「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非賞音如文泉，余寧與古樹、秋風、空山、明月相和答耳。」僕曰：「『解道江南斷腸句，祇今惟有賀方回。』安得普天下盡如文泉之知秋槎者？」因書數語于卷末，幷寄文泉。

陸葆《秋聲譜題辭》渺渺烟波，茫茫塵海，埋香何許？絮果蘭因，因託根無定，誰是同心侶？慧業三生，深情一往，休怨曉風暮雨。怨東君花開花落，此恨遂成千古。　枕倚游、仙臺經靈夢，彈指聲中說與。篆冷香銷，庭空月上，欲住渾難住。萬疊霞牋，紅牙拍徧，可奈曉雲飛去。惆悵處，非空非色，懺摩綺語。（調寄〔消息〕）

嚴廷珏《秋聲譜題辭》昌谷惱公無鐵註，玉谿錦瑟有微辭。才人狡獪何妨爾？幻出生花筆一枝。　懺除綺語祝空王，不炷情天一瓣香。祇有名心銷未盡，百花隊裏咏霓裳。

謝瓊《秋聲譜題辭》請出鶯花主。把千秋、情天恨海，一齊塡補。入地難償風月債，重點鴛鴦舊譜。收拾了愁雲淚雨。瑣骨現身來說法，把三生喚醒癡兒女。休銜怨，在黃土。　蛾眉老去憑誰顧？驀相逢，翩翩公子，琵琶重訴。得上珠宮登藥榜，畢竟姻緣不誤。這豔福、幾人能具？疑鬼疑仙才子筆，喚紅兒花下低聲度。又觸起，傷春緒。（〔金縷曲〕）

許士杰《秋聲譜題辭》舞柘敲檀，任陶寫曲牌詞派。翻樂府蛾眉狐媚，別開色界。入地主張風月譜，補天懺悔烟花債。返香魂六道轉金輪，乾坤大。

秋娘怨，花娘艾。福第一，祿難再。更仙郎仙子，霓裳齊會。舊恨琵琶月在舫，新恩簫鼓春如海。遣雙鬟低度向旗亭，雲霄外。（滿江紅）

葉觀儀《秋聲譜題辭》 拂衣一笑謝風塵，紅葉詩題錦字新。（君以《紅葉》詩與予訂交。）底事宮商翻樂府，弦歌曾現宰官身。種種風魔種種緣，世間難補是情天。臨川絕唱成千古，又譜秋聲一黯然。別酒微醒畫燭紅，十年遲暮感西風。野花含笑江芙怨，都付秋娘一曲中。三年輶傳偏東西，（予時視學滇南任滿。）舊曲新聲聽易迷。洗耳忽聆仙樂奏，爲君拚飲醉如泥。

盛熙瑞《秋聲譜題辭》 後果前因幾輩知？世間好事半離奇。文章司命花千樹，造化微權筆一枝。畢竟有情多眷屬，最難無夢不相思。科名簿與鴛鴦譜，祇有先生合主持。

程蓮《秋聲譜題辭》 迢遞蓬萊水自流，幾人福慧定雙修。鶯花却重儜應避，風月情多我亦愁。落落深知空一世，非非奇想足千秋。美人香草天難問，笛譜新翻菊部頭。恨澥能塡色界開，要知明鏡本非臺。此生慣作有情語，曠代難求無對才。罵鬼鐙昏文是淚，遊仙枕熟夢堪哀。廿年壘塊多銷盡，大白狂呼濁酒來。

凌泰磐《秋聲譜題辭》 咫尺相思太有情，何時把袂話生平？挑燈快讀《秋聲譜》，要我留題小姓名。不厭粗才眼獨青，新聲遙寄竟忘形。賞音眞箇無知己，只有寒蟲古樹聽。（余素不留心音律，先生自叙云：「賞音無人，則歌與寒蟲、古樹聽之。」）

傳記

道光《文登縣志》卷三 雲南宜良人，附監，道光十二年六月署任。

光緒《文登縣志》卷三 宜良附監，由萊陽縣丞，道光十二年署任。

光緒《蓬萊縣續志》卷六 雲南宜良附生，道光十三年二月由萊陽縣丞署任。

吴嘉賓

郭嵩燾《求自得之室文鈔序》 其文章，英奇磊落，嚴峭刻深，才氣不可一世。要取寓於是焉，躡其心之所及，追而從之，不顧人世非笑，故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卒使其身坎坷齟齬沮喪而不悔。嗚呼，其過也，抑先生之所以爲賢也歟！先生從弟子範大令子登太史裒輯先生所爲文若干卷，屬爲論次之，因與陳君蘭甫、楊君柳岑討論，其不合者，冗且複者，稍加刪剔；其於道微有出入，與其立言得失，一無所去取，期使先生俊偉英特之氣，因是以傳其人而不沒其眞。而方子箴都轉、梅小巖觀察爲集資刊行之。

王拯《求自得之室文鈔序》 子序爲文，用力在經，而得意似子。【略】雖然，豈易言哉！未能會於通，毋將守其約。然則吾且自力於吾文，而求可自信如子序，亦足矣！子序於友朋有直諒之言，吾今猶媿之。而吾所論於子序之文，夫固確乎有以自立而無憾矣！

吴熙《求自得之室文鈔序》 同治元年，吾宗子序先生託熙襄校所自定《求自得之室經說》，熙爲檢商體例，核對字畫，凡爲《易說》十四卷、《書說》五卷、《詩說》四卷、《儀禮說》二卷、《禮記說》十卷、《四書說》六卷、《喪服會通說》四卷，已先梓行。復酌古今之宜爲六禮統於雜說爲六卷，六集、詩集十四卷。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二 吴嘉賓，字子序，南豐人。道光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侍讀。殉難。有《尚絅廬詩存》。

又　子序幼有神童之目，乃久困場屋。入詞館年三十餘，以言海疆事稱旨，坐連染遣戍。既赦還，寇擾鄉州，佐團練得官。寇大至，與戰，刀矛叢集，遂沒於陳。陳東塾爲詩集序，歎其遇窮。

《清朝先正事略・黃靜山先生事略》 同郡吴君嘉賓，字子序，南豐人。少博覽，能詞章。道光壬午副貢。入京師，以文名。戊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坐事牽連落職，戍軍臺。既歸，益肆力於古。咸豐乙卯、丙辰閒，治鄉兵殺賊，賞內閣中書，加五品銜。以餉無所出，功弗竟。從兄嘉言，猶子昌籌，均戰死。同治甲子金陵竄賊擾江西，君以鄉兵禦之，衆寡不敵。或

勸之去，堅不可，遂死之，全家及於難。得旨優卹。君邃於經，爲古文宗姬傳、梅崖，尤得震川法。著有《五經說》、《四書說》行世。昌箐，字伯俞，未冠補諸生，亦工古文詞。

《題錢楞仙玉堂歸娶圖》 錢振倫《玉堂歸娶圖後序》：道光戊戌，幸捷南宮，引瞻北陛。題毫錫寵，容參丹地之深嚴；簪羽隨行，眞到木天之清邃。【略】室人樂安君，毓質聖湖，締盟髫歲。婦能義事，方資佐餕之勞；我未成名，敢怨傾筐之晚。於是謹援往例，優乞假期。指故里以遄征，瞻重闈而肅拜。賜承文綺，儲爲納采之儀；譔撒紅綾，侑是合歡之席。卜云其吉，禮在則然。同年鈕松泉、沈念農二君，【略】爲徵詩而製啟，爰即景以成圖。又《示樸齋隨筆》：《玉堂歸娶圖》以隨園爲最著，而溧陽相國早開其先，類書多引前明張藻仲事，實則中年遲婚，未爲佳典。若楊廷和、徐階，則皆見於《明史》，而吳梅村則見於《行狀》者也。余戊戌乞假歸娶作圖，都中同年題者甚多。何子貞詩云：【略】錢恂《吳興錢氏家乘》：第六世振倫，【略】元配氏任，爲仁和太學生鳳儀公長女。又：公有《玉堂歸娶圖》，久失；除駢文中徵詩啟外，凡題詠均無考，惟何子貞紹基《東洲草堂詩》中有集句六首，云：【略】。

《赤陵姐琵琶》 《十朝詩乘》卷五：先是，有赤陵姐者，噶爾丹嬪妾也。善琵琶，專寵。噶夷敗，爲大軍俘獲，檻致京師，置於理藩院。尋放還。懲龍簳之誤國，全巢卵以申仁，洵盛德也。南豐吳子序侍讀〈嘉賓〉賦《赤陵姐琵琶》。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求自得之室文鈔》十二卷，《尚絅廬詩存》二卷，吳嘉賓撰。

黃燮清

論述

綜論

張鳴珂《寒松閣談藝瑣錄》卷一 黃韻甫師燮清，原名憲清，號韻珊，海鹽人。道光乙未舉人。工詩詞，通音律，著有《倚晴樓詩》、《拙宜園詞》、《帝女花》、《凌波影》、《茂陵絃》、《鴛鴦鏡》、《桃谿雪》諸樂府。又工山水，嘗爲黃鶴樓丈繪《扁舟訪友圖》，系以詩云：【略】家有小園，盤花旋竹，陶寫性靈。一時以詩詞爲羔雁者，咸仰之如泰山、北斗。庚申劫後始出山，以縣令需次楚北。疊權繁劇，歿於鄂渚。【略】倚晴樓詩，沈雄縣麗，雅近玉谿。鳴珂最愛其擬《諸將》六律。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八 黃燮清，初名憲清，字韻甫，號韻珊，海鹽人。道光乙未舉人。湖北候補知縣。有《倚晴樓集》。

又 韻珊工詞曲，所譜傳奇，爲《藏園九種》之亞。《帝女花》述長平公主事，《桃谿雪》爲永康吳絳雪作，哀感頑艷，尤膾炙人口。

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 築倚晴樓，賦詩按曲以自娛。燮清駢散文、詩賦、詞曲，無所不習，而以詩詞爲最工，駢文次之，古文又次之。若曲則徒工擒藻，多未協律，亦不知南北曲分套之法，故《帝女花》、《桃溪雪》、《居官鑑》等七種，祇足取說於時流而已。少以貧游幕四方，王有齡守杭州，賞其才，招爲記室，數助金以資其著書，故終身感之。所爲《居官鑑》，即爲有齡發也。詩古、近體並精。駢文在吳錫麒、劉嗣綰之間。富於風情，客京師日，恆品第明僮優劣，同游者稱爲黃評事。近人筆記謂燮清豐才陋貌，艷一女，往求昏，爲女所拒，絕似湯若士。然吾嘗觀其畫象，亦清疎得山林氣，陋於

何有哉！

《詞徵》卷六　黃韻珊（憲清）詞，如齊烟九點，滅沒空碧。

《左庵詞話》卷上　黃憲清詞：「月自纏綿花自媚，人自無聊。醒着欲眠眠着醒，燈也心焦。」【略】恰是詞中絕妙語。

張炳堃《倚晴樓詩餘序》　鹽官黃君韻甫，少負異姿，長耽群集，【略】即論其詞，無愧於古，聯綿曠邈，哀感頑艷，截竹依永，累黍罔忒，固已挹周柳之袖，入姜張之室。

分論

陳用光《鴛鴦鏡傳奇序》　詞曲，古詩之流亞也。而世之作者，每多綺麗淫佚之語。雖曰體製類然，亦必合乎風人之旨爲佳。黃生韻珊，年少美詩文。出其餘技，間作元人樂府，尤工言情，一往而深，渺無邊際。予賞其豔而慮其流也。因採《池北偶談・碎鏡》一則，命爲院本。稿竣來謁，覽其詞，華而不靡，新而不鑿，發乎情，止乎禮義。洵足懲創逸志，而感發善心者。則是編之作，曲而進於詩矣。吾得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

陸璣《鴛鴦鏡傳奇題辭》　五十三參參未眞，癡魂易墮障中塵。情場全靠仙才筆，喚醒鴛鴦鏡裏人。　富貴單身識已遲，神仙無偶也憐伊。算來還是情天缺，再譜來生合鏡詞。

陳其泰《凌波影傳奇序》　善乎，惲子居先生之說詩也。其說《桑中》曰：「吾于《桑中》，見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焉。云誰之思？思也，期我乎《桑中》，思乎期焉。要我乎上宮，思乎要焉。送我乎淇之上矣，思乎送焉。古人之爲詩也，以思言之。若曰若是其越也，抑之可也。後人之言詩也，以事言之。若曰若是其亂也，絕之可也。以思者比乎情，以事者比乎欲。比乎情，禮義之所能制也；比乎欲，非禮義之所能制也。《國風》言情之書，非紀欲之書也。」其說《蝃蝀》曰：「淫者，人之所能知也。懷者，人之所不能知也。詩之言曰：大無信也，不知命也。爲女子之懷昏姻者戒之。辭止于此而已。言詩者曰淫，又重之曰淫奔，豈詩人意耶？雖然，懷昏姻者不必淫，而可以至于淫。是故刑禁之于已然，禮制之于將然，詩防之于未然。得是說而通之，而後可與讀一切言情之作矣。夫思之越也，其溺在人心；事之亂也，其壞在人品。君子欲正人品，先正人心。顧心不能盡出於正，于是即思之越者正之。所謂防之於未然也。心正則品自正。言情之書，雖謂之防淫之書可矣。且騷人文士，動言情之所鍾，正在吾輩。今且正容莊論，敷陳禮義，曰吾將以防淫也。其不以爲老生常談而惟恐卧者幾希。善于立說者，通乎詩之教，以言禮而後，《桑間》《濮上》之篇，可合乎《關雎》、《卷耳》之義焉。故曰：情欲之界，人禽判焉。非服習乎風人之旨者，不知制情以遏欲也。」吾友黃子韻珊，詩人也。《凌波影》樂府之作，其諸風人之風乎？曩者韻珊嘗譜《鴛鴦鏡》樂府矣，狀幽冥之鑒察，明悔過之獲佑，豈不足以針砭情癡，激揚人品歟？不知中人以下欲勝情，動于鬼神禍福，而後知所返；中人以上情勝欲，明于嫌疑是非，而自知所止。故《鴛鴦鏡》所以警愚蒙，防淫之書也，禮之制于將然也。《凌波影》所以牖賢智，言情之書也，詩之防于未然也。弼直主敬近乎《頌》，規諷主和近乎《風》，詩人之義，固有幷行而不悖者。昭明太子商搉古今，自附于立言不朽。而言情之作，顧亦存之。好色不淫，必有當於聖人刪詩，存《鄭》《衛》之微意也。不然，陳思一賦，不幾爲越禮者所藉口，縱恣于欲而假託于情，以文過而遂孽哉！然則鍾情者，可以知所止矣。

曾菊人《茂陵弦序》　蓋聞鼓以郊天，而後知賁音之大；鐵必躍水，而後識菶賓之良。以故負薪之鄉，稀解牙奏；乞食之市，不賞員簫。難平梁鴻之噫，致動唐衢之哭。雖觭數之不偶，實知音之鮮逢。則讀家弟韻珊《茂陵絃》一譜，允足以慰巾褐之素心，洗風塵之白眼焉。夫以相如居蜀，漢武同時，已駕才乎揚雄，竟坐困於阮籍，落莫一賦，何處博金？荒涼半椽，居然空壁。乃屈王孫之草，呼爲貴賓；牽寡女之絲，引作知己。娥月奔夜，郎星搖天。逸雲上凌，要之題柱之手；病雨秋集，療以橫山之眉。鳳絃未終，鳳詔已拜。流才譽於宮掖，樹偉勳於蠻夷。洗鸚鵡之舊寒，思媚有婦；幻蜚蜨之小夢，橫行讓卿。斯固極文人墨士之奇逢，洵未罄記史歌詩之豔慕。然而畫舉世之炎涼，舍爨弄而不盡其態；窮一生之起畢，託瓠梁而益流其聲。於是組以詞章，調之水尺，酣筆醉墨，魂招酒壚。角且商生，緣締琴柱。掩私行於多露，心如絃清；繪熱場於下風，手可簧炙。調協碪散，遏歌雲於漢梁；字鏤玉聲，翦芳雪於帽巇。鼉羽閉而錦水齊涌，蠟板鳴而橦花亂飛。則是譜也，借人志感，因地絃詞，信足卑滌西歈之音，而上掩東屋之製者矣。嗟乎！閨中師曠，競說蛾眉；門外艭俞，竟屬狗監。昔年犢鼻甘心，而同處於

禪；今朝馬頭回首，則有推其轂。讀曲起舞，聆音展愁，知君別寓琴心，豈抱綠綺以老？感我漸催絲鬢，怕聽白頭之吟。

瞿世瑛《茂陵弦序》 落葉如潮，斜陽似夢。聽茂陵之秋雨，依舊蕭疏；問漢代之白雲，幾曾翻覆？七絃彈出依稀流水之聲，五字吟成縹渺凌雲之氣。黃子韻珊清襟浣月，豔骨裁花。燈前叢笑，惜青史之傳誣；酒後按歌，顧紅牙而多誤。乃吮生花之筆，掇記事之珠，巧借琴心，重翻笛譜。爾乃雪深梁苑，正停驂恨別之年；花發都亭，是寡鵠愁單之日。故人畫策，侍者通名。一彈綠綺，便結知心。四壁芙蓉，都饒遠致。眉黛則山光欲妒，酒壚之春色平分。無何犢鼻，長辭狗監。促召磊落題橋之字，熒煌買賦之金。使節南馳，雲棧之縈紆未改；夷琛遠獻，星軺之建樹非凡。牛酒爭來，蛾眉無恙。況乃蜕旌翠葆，朝裁諫獵之書；玉簡金泥，暮草登封之表。文章華國，給斑管而何慚？眷屬疑仙，賦白頭而非偶。可謂清才絕世，豔福雙修爾。其嚼徵含商，鏤金錯采。神傳阿堵，燭光與虹采交飛；體仿瘦金，詩格共梅花俱淡。替他遮掩姮娥奔月之羞，故爾迷離紈扇捐秋之恨，尤覺秀分山綠，幻雜仙心。僕本恨人，頗同渴病，愧蒹葭之質；無分攀嵇，覽冰雪之文。有懷慕蘭，矜茲鴻藻，亟付蟲雕。吟當靜夜，恍寄三生紅豆之思；歌徧旗亭，待濕幾輩青衫之淚？

吳德旋《茂陵絃序》 昔人謂「井丹高潔，不如長卿慢世。」雖曰有激之談，然長卿實東方曼倩一流人物。當其未遇時，賣酒滌器，與待詔金馬門不報者，奚優劣哉？韻珊年少才美，借《琴心記》譜《茂陵絃》樂府，即可作韻珊感士不遇賦觀。韻珊《自序》以曲爲長卿作，非爲文君作。余則更有說焉。文君富家女，以一念憐才，不避夜奔之辱。柔情俠骨，非鄭衛詩人所刺者可比。予固亦好爲梁陳綺語者，若禮法之士以波蕩後生責之，不敢辭其罪矣。

康葉封《茂陵弦題詞》 兒女私情且漫論，題橋心事劇酸辛。梨花釀熟蛾眉翠，但擁文君亦可人。空齋寂靜理瑤琴（君善琴），鸞鳳卑棲感客心。等是凌雲才子筆，可能狗監託知音。

俞興瑞《茂陵弦題詞》 氣鬱凌雲四壁寒，窮途狗監遇來難。分明一掬才人淚，莫作閒情綺語看。長安風雨一鞭遙，紅豆新詞別恨撩。駟馬期君同努力，試將題曲當題橋。

石之英《茂陵弦題詞》 半簾花影逗琴聲，閒借文園寄素情。莫歎風塵青眼少，年來才譽滿公卿。磊落才華迥出羣，一枝健筆擬凌雲。詞人遊戲參褒貶，不載當年《封禪文》。

王雅樹《淄陽詩話初集》 舟中讀黃韻甫明府《帝女華》填詞一書，竊歎亡國弱女，得此闡揚，死不朽矣。

許麗京《帝女花序》 情天有恨，媧皇之術誰傳？寃海難填，精衛之誠徒抱。然而明妃月冷，猶歸環珮之魂；紫玉煙沈，尚想衣裳之色。貍毫魚網，奇情畢宣；鳳管鵾絃，豔響斯發。何況地老天荒以後，破鏡重圓；珠聯璧合而還，芳華頓歇者乎！維昔有明之季，魔騰阿犖，玉弩雷轟，運盡鍾離，金甌瓦裂。戚畹擁陶朱之富，貂璫盡恭顯之餘。力戰將軍，虎皮安在？迎降豎子，狗尾爭搖。遂至豕突三關，鴟鳴九殿，邦國殄瘁，傷矣君哉！假令七鬯不驚，鐘簴無恙，王姬下嫁，早賦穠華；快壻封侯，偕居貳室，將見乘鳳仙史，並吹天上之簫，奚煩鼓瑟湘靈，更譜人間之曲？無如遍地橫流，飄零玉杵；燒空劫火，隔斷銀河。家國之故難言，兒女之私誰託？怒散衝冠之髮，走訴高皇；狂揮指日之戈，摧傷貴主。非思陵之忍也，蓋情有不得已焉。斯時也，海棠雙樹，杜宇哀號；仙杏一枝，嬋娟宛轉。春蠶命薄，誰延續命之絲？倩女魂離，安問返魂之術！所幸多生公案，赤繩已牽；萬縷塵緣，青萍未斷。回天無力，可憐曙後星光；搗藥有方，特返雲邊月魄。痛一代金枝玉葉，竟隨瓊樹花凋；問九重鳳閣鸞臺，忍見銅仙淚下。三千里龍驤軍至，刁斗森然；五百年麟脯筵開，滄桑變矣。俄焉黃巾電掃，碧落氛清，人民半非，城郭猶是。宮人未老，已談天寶當年；燕子不來，莫認王侯故宅。匪無家蔡女，猶思故劍可尋；匪織錦蘇孃，應念藁砧安在。龍蛇潛於野外，蘼蕪滿於山頭，銜石闕以無言，悵瑤琴之弗御。此則形單影隻，顧禮空王；雨苦風淒，徒傷先帝者也。我國家宏慈幼之仁，廣推恩之義，據陳情之表，循旁求之招。詔許完姻，備其田宅，典至盛也，禮亦宜之。雖然，身非金石，感極山河。道異神仙，攖茲疢疾。粧臺春到，淒涼賦合巹之詩；故國悲來，慷慨泣畫眉之筆。三更噩夢，鐵騎憑陵；九死餘哀，鮫珠迸落。萱草無忘憂之用，金屋豈貯愁之區？宜其一病懨懨，雙星脈脈，參苓投於水火，精炁汩於陰陽。白露既零，黃腸永閉。啜其泣矣，命實爲之。嗟乎！結璘有悔，不聞游戲塵寰；寶婺鍾靈，何事托生帝室？聽笙歌於緱嶺，振觸蓉城；邀媒妁於仙鄉，留連桃洞。巫峽感瑤姬之夢，宋玉荒唐；雲軿降蔡經之家，麻姑狡獪。

拈花微笑，大有因緣；墮劫諸天，還多煩惱。韻珊黃君，獨參妙旨，鬱爲宏詞，覺情文之相生，悟空色之卽是。鋤奸攄憤，鐵筆森嚴；對酒當歌，唾壺碎缺。借前朝之幽怨，刻羽引商；仗我佛之慈悲，驚神泣鬼。此《帝女花》傳奇之所由作也。古直蒼涼，則曹公樂府；哀感頑豔，則玉茗風流。事以信而可徵，言以婉而多諷。收二百餘年之全局，才學識應許兼長；喚大千世界之浮生，戒定慧將無一貫。昌黎云：「假善鳴者而使之鳴，亶其然乎？」讀是曲者，當不以鄙言爲阿諛也。

陳其泰《帝女花傳奇序》　余友黃子韻珊，天才俊麗，逸藻雕華。墮地金鈴，人知任昉；浮波玉磬，世有高琳。能顧曲於髫年，遂安絃於綺歲。僧孺論樂，早知檀拍之名；摩詰按圖，便識霓裳之製。出畫羽繡鞞之餘技，爲哀絲流管之新聲。洵足令四座傾心，雙鬟垂手已。余嘗過拙宜園，韻珊出所製傳奇數種示余。悲涼白紵，宛轉紅絃。璧月瓊枝，虹梁繞夢。金花銀燭，雉碪浮煙。傾倒既深，意趣彌洽。因與論列體製，俯仰古今：謂夫含咀宮商，則盛美因之流播；驅馳翰墨，則孝義藉以激揚。雖云小道可觀，亦足立言不朽。談次適及明季長公主事。公主謹肅母儀，矜莊家法，磨鍊冰霜之質，躑躅烽火之年。卒能鸞續餘膏，鳳諧前侶。自天作合，眞破格之殊恩，曠古未聞。洵非常之奇遇，所宜形爲歌舞，播諸管絃者也。夫晉陵矢志，詔適琅琊；臨海遇艱，請婚譙國。帝姬柔福，飄零五國之城；同母平安，流轉兩河之界。莫不悲飛蓬而雪涕，望故國而摧心。安有九死餘生，一絲復合，金人辭漢，尙拜鄉亭湯沐之頒；玉馬朝周，重有第宅土田之錫者哉！今使按雲璈之譜，調瑞鳥之聲，可以附熙朝之雅頌焉，可以傳貴主之孝貞焉。韻珊於是翠管頻抽，紅牙小掐，譜興亡之舊事，寫離合之情悰。一月而成新詞二十折，緘以示余。余受而讀之，擊節則珠跳玉裂，發唱則肉奮絲飛。緣梅邨長律之敷陳，爲檀板繁音之節奏。彤闈顚沛，關山潰蟻之辰；玉質摧殘，荆棘銅駝之際。洎乎應天兵集，雪原廟之深讐；望帝魂歸，啟山陵而禮葬。夢中家國，參破空王；雲際絲綸，竟全佳偶。螭璋魚笏，定情改朔之朝；掌瑞司輿，賜禮故侯之第。雖扶桑控鶴，金枝旋化夫曇雲；而穠李乘鸞，玉册永流夫湛露。凡茲橫簫直笛，樂府標新，足使月朗星輝，鴻名垂遠。夜光韞彩，非寸璧小璣所可希也；承雲六英，非搓酥滴粉所能擬也。從此瓣香詩史，又添輝煌汗簡之章；軒舞皇仁，樂聽鼓吹錦鼜之奏。

黃際清《帝女花跋》　余兄弟幼就外傅，昕夕悉由庭授。各量其資之所近，與其筆所能逮，而進退之、附益之。韻珊垂髫解四聲，課餘私淑唐人詩，辨核體製，無復齟齬。以故文藝皆從詩入。比年泛濫宋、元詞曲，乃所著類纖穠幽邃之作。歲壬辰，秋闈報罷，益放浪詞酒。陳子琴齋，將發其鬱以觀其才，請傳坤興故事。謂吾朝之恩禮勝國，與貴主之纏綿死生，皆前古希覯。當不似《還魂》等記，托賦子虛。且亦我輩未得志時，論古表微所必及也。韻珊韙之，彌月而稿出。哀感頑豔，聲情俱繪，一時傳覽無虛日。查子竹洲，復爲校訂宮譜，遂梓以行。夫小道可觀，學士不廢。自來傳奇，寄其所寄，雖亦濫觴比興，顧必窮極詭麗，以罄其鬱勃。俄而山魈愁，俄而湘女泣，靈均其鼻祖也。若茲册者，毋亦詞中之史，而樂府之中聲與！從此規撫雅騷，殽覈古義，當更有進於此者。譬之卉木，先華後實，於韻珊有厚望焉。

朱泰修《帝女花跋》　秋風蒲柳，最深榮落之悲；殘照山陵，易動盛衰之感。空空色色，幻影頻開；死死生生，情根難剪。埋憂無地，離恨有天。此非緣由情生，愁因境召者乎！況乃天家貴主，生長宮中，綺歲盈盈，一輪明月；新粧楚楚，五出梅花。方謂玉樹愛鍾，粉田恩錫，好逑君子，妙選良家。胡圖鼙鼓，忽驚嬋娟就斃。雖湯能續命，香可返魂，而燭淚難乾，蠶絲空縛。照銀釭兮夜永，倩影珊珊；擁錦被兮春寒，靈犀脈脈。銷沈王氣，樹老諸陵；黯淡荒煙，烏啼故院。宜其心空萬境，不啻棒喝一聲也。幸荷熙朝厚恩，卒成大禮。琴絃不斷，鏡影重圓。無如水淺萍枯，霜深蘭悴。《玉臺》之味未絕，《蒿里》之歌已聞。抱紅而枯，不黃先隕。人生到此，能不淒然？韻珊以抑鬱之懷，寫蒼豔之思；江郎善恨，平子工愁；語必驚人，字能泣鬼。鐵如意空山敲碎，如聽《河滿》數聲；金珮環夜月歸來，不減《湘靈》一曲。

錢人麐《帝女花跋》　此編乃海鹽黃韻珊先生《倚晴樓七種曲》之一。實一代興亡之野史，非僅傳兒女離合生死之奇已也。蓋先生有絕大感慨，鬱於胸中，乃借兒女之離合生死以抒寫之。夫離合生死，可悲也。推其所以離合生死，則悲之尤可悲矣。深文曲筆，皮裏陽秋，讀者自能詳辯而深味之。至其筆墨之哀豔，早爲海內詞人所共賞，又何必再贅一辭？

萬立衡《帝女花題辭》　么鳳棲琳宮，丹彩鮮霞日。罡風忽搏霄，摧卻紫文翼。所託非不高，中道滄桑易。莫生帝王家，千古同太息。伊昔崇禎年，鍾山王氣畢。絳頭與毛面，鴟張恣狂獝。推轂將相臣，囚首競銜璧。丹烽赩

龍池，白燈懸鳳闕。投璽呼蒼蒼，血淚袞袍溢。太陽將沈輝，若木枝先折。昭仁萎玉蕤，娥臺一朝坼。娉娉坤興主，銀潢分玉葉。蕙性含芳葩，蘭儀掩瑤月。上鬟制寶釵，方選秦晉匹。穠華未棻敷，山陵已崩裂。當其倉皇時，梅粧正繞膝。一揮青芙蓉，頓殘懸黎覓。帝欲彰幽貞，呵護遣神物。寶瑟雖暫僵，鵾弦竟不絕。獺髓留珊痕，鸞膠續鞏結。上書獻闕下，長齋願繡佛。皇恩渥慈幼，一物不使失。故劍茂陵求，破鏡樂昌合。都尉公侯子，金貂美承業。喈喈鳳凰鳴，相攸頌韓姞。卷施已拔心，茹苦常戚戚。家國痛流離，玉筋停紅頰。愁碎鴛鴦心，啼殘杜鵑血。紫玉竟成煙，香魂返無術。鶴飛吳市遠，鳳去秦臺闕。南山有悲歌，露草空隋什。猗歟繭情生，遐思闡幽閨。綺情衷窈窕，摛以粲花筆。示我黃絹詞，雒誦幾擊節。阮家固佻達，玉茗終淫佚。詎如《帝女花》，風人麗以則。仰視空天靈，長喟廢瓊帙。

汪适孫《帝女花題辭》 天荒地老日月昏，傾巢之下遺天孫。我皇盛德比覆載，重圓破鏡邀殊恩。有明帝女長平主，周皇后生年十五。掌珠孕彩自驪源，懷玉分輝出瑤圃。雲髻新更扒角髻，九翬盤帀上笄冠。賜封已受嘉名策，選尚旋催司禮官。周家壞子朱幡族，玉帶銀鞍齊屬目。百疋紅羅爲繫親，甲門外館如期築。五雲仜降金根車，鳳管鸞弦禮孔嘉。拂臉待調天母粉，插頭預賜日兒花。忽傳烽火神京傾，兒女江山同一撇。九廟看飛貴戚灰，六宮不染朝臣血。此時良玉盡成煙，此際貞蕤盡化鵑。豈意芳魂離倩女，翻因臂斷得身全。天戈指處妖氛掃，清時留得殘生保。落彩甘爲練行尼，瀝忱特上陳情表。滄桑歷盡斷塵蹤，宴坐端宜聽佛鐘。望鄉笑築平城館，示履嗤留太華峯。九重動色垂隆眷，一時翔泳仁風扇。豈有金枝玉葉身，淪歸紙襖田衣伴？詔下同時禁孌求，國家禮數曲從優。當年平地生公府，應詔依然號粉侯。賜錢大啟同昌宅，輦致還教富金麥。桃李穠開故國華，粉脂豔沐新朝澤。撫膺聞樂感何如？不御臨觴坐向隅。卷施拔盡柔心早，杜宇啼殘血淚枯。回思國破家何在？不分良緣留一載。蓮子雖含得滿心，銜寃敢忘墳東海？了卻前生未了因，歸從地下見君親。更賜一抔乾淨土，可憐生死感皇仁。無雙才子生花筆，天花法借瞿曇說。寵遇非彈蜀國弦，悲涼爲鼓湘靈瑟。銅琶鐵撥按當筵，媧石終難補恨天。卻有留都巢幕者，聞將燕子劈吟箋。

陳作敬《帝女花題辭》 神仙小謫芙蓉闕，恨海茫茫塡寶筏。險阻才看破鏡圓，淒涼又弔蘆溝月。蘆溝纖月照京城，帝女如花待館甥。妙選已聞開沁水，賁粧共說降長平。漢家運盡黃巾起，走卒羣思作天子。中朝節相可憐蟲，專閫將軍自鬬蟹。賊騎星馳夜據鞍，夢中伸脚過長安。倉皇帝后傷心別，破碎山河掩淚看。天潢肯污淩霄節，引脰干將相訣絕。半臂先腥白刃芒，全家竟嗆彤闈血。攀髯無計獨銜哀，私第移歸萬慮灰。棣萼同時逢浩劫，松楸無路哭泉臺。此生同首俱塵夢，願祝空王棲法棟。青門蕭史擬乘鸞，華表令威還跨鳳。鳳帔鸞釵瑟瑟垂，餘生猶畫遠山眉。夢回宮闕牽衣訴，話到滄桑掩袖悲。郤知善感華年謝，香桃骨瘦慵膏沐。龍馭追隨殉已遲，鹿車遲挽嗟何速？殯玉埋香劇慘悽，葳蕤長自閉春閨。可憐冷月無人夜，照見空梁落燕泥。衆香國裏旋來去，此身不作黏泥絮。天雨曼陀證辟支，靈修沓沓知何處？何處宮商叶管絃，詞人補恨寫紅箋。興亡故事傳新唱，感慨悲歌記夙緣。簾旌愁絕悲風送，吾生亦抱黃門痛。沓冥重泉哭不聞，淒清遺挂懸尤慟。針綫雖存寶瑟僵，無聊空自拊繩牀。縱營齋奠人何在？不信神仙路渺茫。渺茫罷鼓湘靈曲，燈火青熒夜深讀。棖觸予懷子縉笙，悲涼往事漸離筑。悼死悲生一愴神，娜嬛仙侶認前身。他年貼地紅氍毹，定有含悽墮淚人。

吳廷燮《帝女花題辭》 萬歲山前鼙鼓震，黃沙漠漠雲低陣。帝女空塡碧海魂，媧皇不補蒼天恨。憶昔深宮啟未央，皇枝托體重天潢。花開上苑穠桃李，翼舞瑤池小鳳凰。册就儀容咨保母，選來才地擅周郎。沁園好賜千金築，寶轂還傳百兩將。一朝鐵騎趨京闕，君后倉皇成永訣。百子樓頭劫火飛，九龍池畔流泉咽。牽衣慟哭入彤闈，碧濺桃花千片血。未跨秦臺彩鳳翔，遽驚漢苑芳蘭折。半體先從母后歸，餘生忍見諸王別。紫玉歸來異代魂，遭殘浩劫此身存。陳情漫自悲柔福，入道何堪共玉眞。有詔鸞臺求寶鏡，重教翟茀嫁天孫。賜第新開脂粉磴，空箱剩壘鬱金裙。傷心苦歷兵戈變，異數終邀聖主恩。江山回首浮雲改，舊時宮闕人誰在。鶯啼花落自三春，粉瘞香埋驚一載。薤歌寂寞葬同昌，彰義門邊冷夕陽。幸向窮泉歡笑語，不須故國怨興亡。自古繁華如轉轂，銅駝又見南都覆。可憐龍種豈尋常，黃衣莫問泉鳩獄。還傳故劍落人間，西風獨向空江哭。滄桑已變荷生成，恩義翻看殘骨肉。若使飄零棄道旁，庸知玉碎非爲福？往事銷沉已百年，憑君幽怨譜吟牋。乾坤有恨隨流水，興廢何常剩管絃！扇底何郎還傅

粉，曲中秦女已登仙。惟餘天上瓊樓月，猶傍銀河幾處圓。

沈彥曾《帝女花題辭》　上界多情下界愁，金戈鐵馬滿荒邱。神仙也墮紅羊劫，石火光中一轉頭。投生錯入帝王家，語極酸辛淚似麻。一霎罡風吹過處，鴛鴦劍落兒女花。滄桑閱盡百無歡，一疏書成淚點寒。錦繡江山餘隙地，可容臣妾借蒲團。一現曇華豔影消，黃門清淚湧如潮。今生比翼難同命，再世何因問玉簫。

王本仁《帝女花題辭》　劫灰飛盡亂離年，天上誰償十萬錢。秦女已悲亡國恨，鳳臺如夢月如煙。綵絲續命悟前緣，破鏡淒涼影再圓。一曲興亡天寶恨，詞成須付李龜年。

何岳齡《帝女花題辭》　仙子眞從歷劫來，飄零故劍出塵埃。傷心一片宮簾月，依舊流光照鳳臺。不須顧曲待周郎，江夏才高最擅長。數點梅花笛中落，人間猶見壽陽粧。

查仲誥《帝女花題辭》　妖星焰奪紅鸞影，淒淒上陽春老。王氣沈山，邊愁入苑，燐火一天寒照。嬋娟瘦小，便再世因緣，收場偏早。擬賦招魂，五更殘月珮聲杳。　滄桑彈指已換，恨鴛鴦舊塚，青斷芳草。傅粉樓荒，吹簫館廢，剩有夕陽閒弔。花煩絮惱，都付與才人傷心詞稿。冷和哀絲，杜鵑啼到曉。（〔臺城路〕）

李光溥《帝女花題辭》　一霎歌場，有無限纏綿悱惻。渾閱盡綺羅蓬葆，鐘魚琴瑟。並蒂蓮開心自苦，殘枝藕斷絲難勞。問畫眉深淺入時無，無言泣。　塵劫換，紅羊厄，星度朗，紅鸞吉。怪鵑啼鵲噪，恁般幽寂。完璧一雙存國寶，聘錢十萬邀天錫。大排場，了結再生緣，才人筆。（〔滿江紅〕）

張泰初《帝女花題辭》　戎馬收全局。渺無端瓊枝一樹，豔摧香國，已缺金甌誰補得？不是紅顏薄福。小兒女同聲一哭。有限流光無限夢，斷芳魂再把情絲續。花有淚，也盈掬。　移商換羽音何促？數文心前湯後蔣，與君鼎足。滿腹牢騷隨意洩，都付哀絃豪竹。看優孟如何裝束？此是當年《河滿子》，韻淒涼，更勝山陽曲。浮大白，又重讀。（〔金縷曲〕）

楊尚觀《帝女花題辭》　劫後餘灰燼。掩荊榛寂寞銅駝，待呼天問。衰草斜陽隨處是，醞釀許多遺恨。算冷月魂歸難準。七尺珊瑚容架筆，耿良宵寫出黃姑韻。腸斷了，淚偷搵。　穠桃豔李都銷損。殉東皇三月飛花，杜鵑紅噴。杯酒誰澆墳上土？一例雨酥煙潤。可認得舊時啼暈？只有燕雲青不改，看御溝流盡閒金粉。傷往事，漫評論。（〔金縷曲〕）

吳承勳《帝女花題辭》　寫出傷心稿。恁收場繁華世界，夢兒潦草。憑着蕊珠留幻影，倏忽墓門斜照。有賸水殘山相弔。坎坎箜篌聲斷絕，似宮人白髮談天寶。焚碎玉，鳳凰叫。　風情總被塡詞惱。莽銷魂池邊橫笛，花邊側帽。汗滅懷中銀字譜，化卻柄(疑爲梅)檀煙裊。一樣是承平年少。不識悲從何處起，作神仙、痛哭瞿曇笑。歌未闋，月輪小。（〔金縷曲〕）

又　索我題新句。十旬來塵箋絲硯，鎮無一語。酒後森森芒角展，擊箸敲甌而舞。漫根觸英雄兒女。金粉春秋誰解讀？杜鵑紅，繪豔啼螿苦。天有缺，煉情補。　自憐錦瑟華年誤。感離弦衡蕪香斷，芙蓉路阻。哀樂未經陶寫盡，秖許么絃低訴。更莫問畫闌叢樹。縱使罡風容舉袂，冷瑤宮能幾埋愁處。燈暈裏，淚如雨。（〔金縷曲〕）

查慧《帝女花題辭》　逐鹿光陰走電車，銅駝沒水戟沉沙。祇餘蕭史悲明月，空說劉郎問落花。上塚漫留新畫本，昇天可認舊鉛華。塵緣仙意都淒絕，歲歲春風怨琵琶。　弔古終須仗史才，劫灰消盡亦堪哀。烏蘭寫就傳歌院，杜宇啼時冷嘯臺。麥秀黍離增激楚，霞裳雲珮莫驚猜。錦氍毹上紅牙急，定有秋魂掩泣來。

許延初《帝女花題辭》　精衛難塡恨海波，青衫涕淚弔仙娥。不因歷盡塵寰劫，那識人間苦趣多！　荒涼陵谷暮煙收，生死因緣話粉侯。休怪神仙好游戲，樂昌圓鏡幾生修？　閬苑東風雨露新，零花斷草總回春。傳奇儘有蘭臺筆，荃蕙何心託美人。　刻翠裁紅字字香，宮幃兒女數興亡。嗤他《燕子》《春燈》曲，江總才華恨轉長。

沈金蕊《帝女花題辭》　蠻箋新擘譜笙簧，唱遍江南豔頰香。千古悲歡無限恨，且從勝國說天潢。玉葉金枝彩鳳羣，鴛鴦小牒掌氤氳。天孫未嫁秋風緊，一道銀河隔陣雲。　鼙鼓聲聲逼鳳臺，六宮粉黛盡塵埃。可憐半臂零星血，冷濺昭陽砌下苔。　椒里迎歸玉漸溫，藕絲斷續最銷魂。自傷嬌小飄流甚，惟願禪參般若門。　小謫人間十五年，瀟湘哀怨託冰絃。舊時宮闕重回首，落日西風哭杜鵑。　興亡感慨付滄桑，故劍求來總斷腸。一歲芳菲花事了，春風憔悴泣周郎。　優曇色相本來空，夢醒瑤臺玉漏終。此夜香魂隨落月，劫塵期滿返花宮。　燕鶯啼盡故宮思，回首從前感黍離。江夏風流一枝筆，君恩併入女兒詞。

徐宗淑《帝女花題辭》 垂頭不忍看京華，殺氣蒼茫黯暮霞。一朵嬌花殉宗社，投生錯入帝王家。笑看將軍天上來，煙消日出現蓬萊。斷絲珠顆重成串，並蒂花兒一處開。紫燕黃鸝泣上陽，繡帷憔悴病紅粧。五更殘魄歸消歇，素女秋寒不耐霜。玉碎香消佛亦憐，香風引到大羅天。紅顏命逐河山盡，涕泣誰談天寶年。（集本詞句）

席慧文《帝女花題辭》 露咽秦簫，雲沉蜀鏡，青門路斷無人識。孰將舊事繁華，舊夢淒清，一齊付與寒螿泣？依稀豪竹間哀絲，當筵細譜龜茲律。寫出多少王康調逸，淚痕和墨如鉛瀉。回想禁苑烏啼，鼎湖龍化，落葉添蕭瑟。千秋遺恨怕重題，休言共月隨圓缺。（〔鵲踏花翻〕）

萬鈿《帝女花題辭》 殘照西風，渾不見漢家陵闕。更堪傷瓊蕤珠蕊，一般摧折。家國空悲田換海，親庭不奈金寒玦。痛餘生、何處認離宮，娥臺堋。春繭恨，絲難絕。銀燭淚，啼乾血。歎吳門鶴去，秦樓簫咽。眼底新歡人倚玉，心頭舊怨禽銜石。比樂昌破鏡強重圓，圓還缺。（〔滿江紅〕）

錢寶珩《帝女花題辭》 巧奪霓裳譜。寫不盡兒女江山，離詞恨語。生小瑤池瓊闕種，兩字因緣天付。正羅綺年華三五。猛底寒笳深夜警，莽天涯兵氣銷歌舞。燐影裏，落花暮。　芳魂誰遣瞿曇護？仗慈悲幾番質證，因蘭果絮。故國粧臺圓舊鏡，一霎美人黃土。又一霎斜陽今古。畢竟情天多缺陷，問笙娥可有癡雲補？淒斷了，戍樓鼓。（〔金縷曲〕）

吳藻《帝女花題辭》 法曲冷霓裳，重譜紅腔，修簫人愛月華涼。吹得秦臺仙夢暖，小鳳雛凰。　家國感滄桑，滿地斜陽。瑤天笙鶴散花忙。江管一枝春易着，不斷生香。（〔浪淘沙〕）

錢人麐《帝女花題辭》 倉皇車馬已西遷，舊曲霓裳付斷絃。滿地落花春不管，江南又見李龜年。　燕王臺歷幾興亡，往事傷心話樂昌。昨日有人都下至，道他破鏡失鴛鴦。畫角嗚嗚渡海來，邊聲吹到斷鴻哀。北風多少胡笳恨，輸盡黃金買不回。　臺閣高官安樂窩，累他兒女亂離多。侯門盡日調絲竹，知否人間避難歌。

陳用光《脊令原傳奇序》 曲之感人，捷於詩書，今有至無良者，氣質乖謬，師友弗能化焉。試與之入梨園，觀古人之賢奸與往事之得失，其喜怒哀樂無不發而中者。則曲雖小道，固亦風俗人心之所寄也。予視學浙江，悅黃生韻珊文而賞之，繼覽其所製《帝女花》曲，蒼鬱詭麗，益嘆其才之美。爰取《聊齋》所載曾友於事，命作劇本，匝月而成，情文樸摯，類皆布帛粟菽之談。元人中與《琵琶》爲近，可想見其至性之厚，非徒側艷爲工者。異日譜之管弦，形之歌舞，使普天下孝悌之心，油然以生，則感人之捷，雖詩書奚加焉。

胡珽《桃谿雪序》 茹痛千秋，誠感隕妃城之淚；解紛一諾，高蹤齊蹈海之風。委荃蕙於荊榛，國殤哀怨；庇枌榆以松柏，里社生全。其精靈，如清楓嶺之題壁留名；其貞毅，如皋亭山之撒沙退敵。其沈幾觀變，如王凝妻陷賊而不污；其臨難無辭，如趙高婦懷刀而自衛。具斯義俠，足媲鬚眉，不謂英奇，乃鍾巾幗。爰有步搖插舌，柔翰濡毫，以銅琵鐵撥之音，寫石爛海枯之志。四聲腸斷，恍聆逸調於青藤；一串喉圓，歌出無瑕之白璧。任天上拈花帝女，聞亦傷心；（《帝女花》傳奇，亦韻珊所作。）有殿前喋血宮娥，引爲同譜。（《鐵冠圖》傳奇，終於費宮人《刺虎》一齣。）此《桃谿雪》傳奇之所由作也。【略】嗟乎，顧愷圖中，詎無賢媛？班昭傳裏，不乏名姝。求其危事而能安，詭遇而得正，曠觀前史，罕與比倫。始知從父從夫，尚爲庸德；謀軍謀國，乃是奇才。宜乎香火祠堂，玉顏永奉，笙匏絲竹，璈奏偕宣。安到神絃，聽步虛之法曲；唱來村嫗，任搬演於歌場。吳君康甫，暨黃子韻珊，志在蘭幽，義存導俗。大雅之才兼小雅，繙成絕妙新詞；文人之筆肖天人，都是霏空麗藻。試讀珠璣滿帙，東南行摹樂府之篇；如菜金石成書，六一翁表婦人之集。是爲序。

佚名《桃谿雪叙》 耿逆之亂，浙民之罹，寇虐者連數郡，蔓及永康。邑女子吳絳雪者，以智計歼賊，永康之難以紓，絳雪死之。事具黃太守霽青所爲傳中。其宗人韻珊孝廉，復取而演爲《桃谿雪》傳奇，於以慰貞魂而揚芬烈。既脫稿，持以示余，且屬爲之序。余維傳奇者詞之餘，于文章爲小道，士之游戲筆墨者。往往因寄所託，假優孟之衣冠，以陶寫其性靈，而激發其志氣。指端樓閣，幻化無端，未可據爲典要。其大旨，要以正人心，而扶世教爲本。然而載記所述事，多可風轉，非賢愚所共喻。間有一、二見諸雜劇者，則鄉曲婦孺，莫不口耳習熟，而與爲悲涕，與爲歡愉，感嘆流連，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無他，貞孝義烈之性，人心所同具。無以感之則不動，觸其機則勃發，而不能以自已。百聞不如一見，詩書之陳說，固不若優伶抵掌之收效爲倍捷也。夷考南北曲雜劇創自元人，由明迄今，代有作者。其始古意猶存，未嘗不一軌于正。迨其後新聲日競，妖冶之態登諸氍毹，靡曼之音叶諸簫管。蓋

自《會眞》、《還魂》諸劇出，而燕溺淫僻之風，遍于海宇。人心幾何其不熄，世教焉得而不衰？此迂曲之儒所由發。

關瑛《桃谿雪後序》　所幸吳君康甫，攝篆是邦。乘軺式廬，披荆拾豔。得遺珠兩卷，滄海迴波；有彩筆五花，中天復旦。傳搜列女，星燃劉向之藜；序補新詩，夜起徐陵之草。從此海內爭傳三絕，閨中自有千秋矣。閒嘗考寶鑑之圖，披燃脂之錄，搜香摘豔，戛玉鏘金。繪聲繪影之奇，一字一珠之秀，不過網羅散佚，收拾芳華。詎知樓臺本七寶莊嚴，錦繡皆萬花散落。芙蓉承露，圓收珠影千重；瓔珞垂雲，奇現金身丈六。況乎神仙眷屬，家近藍橋，山水清華，地連寶婺。奇葩現瑞，不爭秋白春紅；仙籟鳴空，何有巴歈越唱也哉？

許奉恩《補桃谿雪傳奇下場詩跋》　海鹽黃韻珊孝廉所撰《桃谿雪》院本，筆墨精妙，竟欲與孔雲亭《桃花扇》抗衡。大抵奇文，非奇人奇事，難臻其極。《桃花扇》一書，實因時際艱屯，事多盤錯，雲亭偶然得之，用以抽秘騁妍，一暢發其名士美人，離合悲歡，牢落無聊之氣。諺云：「作文必得好題。」誠哉，是言也。今《桃谿雪》既得好題，而文實能雅與題稱。然非康甫二尹表揚幽隱，幾使奇節湮沒不彰。於以歎天下古今，奇人奇事，正復不少。特恐無好義如二尹者留意採訪，亦徒聽其與庸夫村豎，同歸澌滅而已耳，不亦重可痛惜乎哉？余讀此書，既欽二尹之善於能表揚，又喜得黃君奇文以傳於世。詞句科白，直無毫髮遺憾。而見者往往多以齣末缺下場詩爲嗛。爰不揣謬陋，爲補足之。每齣一遵詞之原韻，蓋壹種《桃花扇》例也。續貂之誚，在所不免，識者(亮)(諒)之。

孫恩保《桃谿雪題詞》　一谿春水洗鉛華，流恨茫茫未有涯。自是仙源塵不到，東風開遍白桃花。雪魄淒涼散碧燐，化爲明月照紅塵。不知烽火流離日，赴難從容有幾人？絲竹中年感慨多，冰池滌筆畫霜娥。文章悲喜關風教，此是人間正氣歌。黃九詞名海外傳，(韻珊前製《帝女花》曲，日本人咸購誦之。)更看雅樂奏《鈞天》。分明一掬《離騷》淚，付與湘妃廿五絃。

吳承勳《桃谿雪題詞》　寄與傷心譜，難辭淚萬行。煩寃屬宗衮，憑弔付詞場。夜半火珠色，秋深銅劍鋩。可憐緯餘恨，舉世已全忘。

南嶽山樵《桃谿雪題詞》　一雙佳偶荷天成，女貌郎才遂此生。著有《綠華》詩稿在，春花秋月最怡情。(絳雪著有《六宜樓稿》並《綠華草》等集。)生就容華畫不如，鶼鶼比翼最憐徐。我家藏有梅花在，押角圖章愛讀書。(予家藏有絳雪《畫梅》一幅，有小印曰：「懶於針綠因貪畫，不惜精神愛讀書。」可想見其丰采矣。)底事蕭郎愛遠遊，杏花春雨感離愁。傷心暫別成長別，深鎖香閨燕子樓。

仙郎赴召杏花枯，血淚頻教染繡襦。鼙鼓撾城軍事急，退兵無策倩羅敷。

從容慷慨保全城，一女能當十萬兵。卅里坑前看撒手，是何清潔與英明。

鏡箔迴文詩繡來，鮑家小妹最憐才。祇今烟雨江南夢，杜宇聲聲喚不回。(絳雪鏽有迴文詩帕，不亞蘇蕙《璇璣圖》。與族妹素聞最相憐愛，題素聞山水，有「滿窗烟雨夢江南」之句。)絕代才華正妙年，好從錦瑟數芳絃。傷心玉碎珠沈處，夜夜山頭泣杜鵑。(俞蔭甫太史編《絳雪年譜》，至殉烈時年二十五。)天道茫茫問不眞，難將孽障證前因。桃花谿水今嗚咽，總爲和戎獻美人。

斷緣風箏語可哀，堅操節烈赴泉臺。徐郎塚似韓憑塚，應有鴛鴦共化來。

黃九詞壇最擅名，玉簫細按譜新聲。杏花亂落飛紅雨，無限淒涼離別情。

天遣龍眠老叟來，《六宜樓稿》未湮埋。許多綠慘紅愁句，寫出班香宋艷才。一曲《桃谿雪》又新，《桃花》舊扇已成陳。怪他造化渾無賴，慣把紅顏誤美人。

秦緗業《題桃谿雪傳奇》　兒夫何苦遠離鄉，孤負同心歌一章。枯到庭前紅杏樹，人間那有返魂香？

漢家失計在和親，欲把蛾眉靖戰塵。此去懸崖眞撒手，桃花慙愧號夫人。

黃九才名動一時，譜成豪竹間哀絲。表揚賴有龍瞑叟，頭白重刊《幼婦詞》。(是書爲海鹽黃韻甫作。而實自桐城吳康甫發之。今板已毀，康甫將謀重刻。)鏡箔猶留織錦文，遺編未付劫灰焚。煙嵐一幅江南景，絹素何由覓素聞？(絳雪題素聞山水，有「滿窗煙雨夢江南」句。今絳雪畫幅猶有存者，而素聞不可得矣。)

俞樾《題黃韻珊孝廉桃谿雪傳奇後》　曾向秦臺泣鳳凰，(孝廉曾作《帝女花》傳奇。)紅顏碧葬更淒涼。春風寫入黃荃筆，卅里坑邊土尚香。綺年才調女相如，翰墨留題徧國初。一擲危崖千古事，眉樓羞殺老尚書。(龔芝麓尚書，有《題絳雪畫册》詩。)記昔看山到永嘉，永康城外屢停車。來遲未遇哦松客，誰與城西訪杏花？(吳康甫大令作永康丞，訪知城西由義巷，即絳雪故居。余兩至永嘉，距康甫作丞時二十餘年矣。)離合悲歡任意編，傳奇體例想當然。我今更定瑤華譜，續得佳人命一年。(傳奇事實，與本集不甚合，院本體裁也。余編次《絳雪年譜》，寄康甫大令刻之本集之前，較陳琴齋考定

絳雪死年二十四者，又多一年也。）

孫瑛《題黃韻珊孝廉桃谿雪傳奇後》 昔傳《帝女花》，海外才名重黃九。今見《桃谿雪》，詞壇讐服齊侻首。冰甌滌筆寫霜娥，知是君身才八斗。忠義感激扶綱常，離合悲歡嘆童叟。巴人不識《陽春》曲，盡道此曲天上有。頹然醉夢聽《鈞樂》，八琅之璈帝左右。《霓裳羽衣》舞瓊筵，九重春色仙桃酒。淒如激鵾絃蟪蛄，鳴林阜圓如隋侯。珍大小珠盤，走幽如《離騷》。抒哀怨瀟湘，帝子驂蚴蟉。又如秦女鳳凰臺，吹參差兮佼人懰。紅顏碧葬弔忠魂，丈夫鬚眉亦可醜。珮環空歸夜月明，杜鵑嘵血春光久。世事夔蚿影須臾，惟有忠孝名堪壽。君才掞天表節烈，立言如是眞不朽。卅里坑前桃花潭，潭水千尺深而黝。片片飛雪舞桃花，落英繽紛水清瀏。

陳偉杰《桃谿雪題詞》 石霞山色連雲起，閒氣獨鍾奇女子。清才絕貌世無雙，兼聞軼事傳鄉里。家住桃谿第幾橋，鱣堂隨宦正垂髫。劉氏一門皆穎慧，鮑家小妹最妍嬌。自小璇閨擅三絕，按曲霓裳識初拍。一篇巧製代庭闈，萬口喧稱滿吳越。吳宗有女名素聞，相親相愛惜離羣。到眼梅花添別恨，同心梔子衍迴文。天上石麟締嘉耦，食貧巧試羹湯手。鴻案雖齊德曜眉，鹿車不共少君走。薄命紅顏自古多，望夫山下奈愁何？可憐宛轉青鸞舞，變作淒涼黃鵠歌。纔見秦嘉別徐淑，忽過高樓聞朝哭。蔘室蘭燈獨自明，墓門麥飯無人續。難得宜男姊妹花，榮分玉樹養瓊芽。盛會依然作湯餅，芳年從此屏鉛華。文姬才調文君豔，天爲蛾眉開生面。茹蘗飲冰未始奇，斷臂焚身亦何怨？由來失計是和親，漫說傾城屬美人。忍將哀感鳳凰調，去逐縱橫豺虎塵。蛾眉一騎向何處？三十里坑芳草暮。下視寒潭徹底清，撒手懸崖是歸路。桃花流水自悠悠，明月清風幾度秋？碧玉難尋他日井，綠珠曾墜舊時樓。珠沈玉碎總如此，千古傷心同一死。如何峻節貫冰霜？更有奇功庇桑梓。此事銷沉二百年，翻令篇什早流傳。不是好奇搜志乘，爭知遺烈照江天！我今但讀《桃谿》曲，憑弔不見桃谿屋。碧血春山化杜鵑，年年啼上女貞木。

張蘭《桃谿雪題詞（己未年作於故鄣）》 薤華容貌栢舟哀，鼙鼓聲聲馬上催。欲弔驚鴻何處是？空留翩影在瑤臺。去國和戎識已成，冰心一片最分明。祇今惟有霜天月，照見寒潭分外清。桃花豔麗雪精神，綵筆爭題當寫眞。一曲新詞唱落暉，一代傾城好顏色，論才猶勝墜樓人。

衣。誰知碧血羅襟上？化作秋螢夜夜飛。

陳鍾英《桃谿雪題詞（並序）》 咸豐己未，鍾英承乏故鄣。吳康甫參軍以事見過，出示《絳雪詩集》及《桃谿雪》傳奇。時庭闈就養在鄣，皆有題。次年卽遭兵燹，零落十餘年。今爲鮮民再晤吳君武林，道將重梓是編，仍徵題詠。並言絳雪父隨宦滬上，生絳雪，母出應氏芝英。莊窗閒有絳雪畫《杏林春燕圖》，猶及見之。屬爲人詩，悵觸往事，揮涕不已。因錄先親遺墨致吳君，並附數詩於後。同治甲戌十一月下浣書。蓼莪雖廢亦徒然，往事何堪憶昔年？爲有先親遺墨在，更教和淚寫新篇。

卅里坑前花似雪，六宜樓外月如霜。滬川亦有明妃井，不逐琵琶過紫臺。

環珮何年化鶴歸，春風二月自芳菲。須臾忍死全桑梓，玉碎珠沉倍斷腸。

杏林圖畫飄零盡，應氏堂前燕尙飛。

王逢辰《念奴嬌》 冰壺注水寫淒涼，眉黛楚絃哀裂。小影素娥，憐獨處、想像前生明月。心上秋生，耳邊火發，慘澹琵琶別。家山回首，杜鵑花外啼血。

堪笑衮衮羣公，談兵兒戲，應變眞無策。却借紅顏銷白刃，不管綠珠飛屑。化石魂歸，成煙夢杳，鸞舞蓬山雪。長歌當哭，大江同此嗚咽。

錢國珍《吳康甫先生屬題〈桃谿雪〉樂府（爰分齣各系五古一章以應並序）》

按：《桃谿雪》，爲永康烈婦吳絳雪作也。康甫昔佐治永康，詢悉生員徐明英之妻吳氏，於康熙十三年六月耿藩叛時，賊兵逼永康，官紳議以吳氏獻賊將徐尙朝，爲緩兵計。吳氏新寡，迫於衆議，慨然就道。行至三十里坑，乘間墜崖死，既保鄉里，又全志節。非才智兼備者不能，洵足傳矣，惜志乘未載，康甫特丐黃韻珊孝廉譜是册以表之，又刊其《六宜樓》、《綠華草》遺詩，以廣其傳，甚盛舉焉。因屬珍分題記事。《閨叙》：紅杏倚雲栽，並坐玩春色。願作護花仙，芳菲常愛惜。手製同心歌，情戀雙飛翼。恐遭風雨狂，合歡難再得。《防霽》：浪激海濤飛，氛起南風惡。偉哉李西平，坐鎮芙蓉幕。虎旅練雄師，龍韜運方略。未雨先綢繆，營門夜吹角。《別素》：朝朝驚烽火，去去送行雲。淚眼難爲別，驪歌不忍聞。臨行何所贈？錦字織迴文。同心如此鏡，清光兩地分。《旅病》：方嗟行路難，況是新婚別。愁雨復愁風，中途病疲苶。離亂聞鄉音，家室悔輕擲。誰乞續命湯？哀哉旅魂絕。《慟訃》：子規聲已斷，鴻雁信已沈。昨宵驚噩夢，今日聞哀音。破鏡難再圓，斷釵難再尋。空上磨笄山，淒淒哭藁砧。《寇逼》：昨據栝蒼城，

今度縉雲嶺。戰馬紛縱橫，時聽軍聲警。紛紛永康民，逋逃各馳騁。哀此嫠婦居，獨立弔形影。《紳閨》：強敵肆憑陵，退師苦無策。誰爲獻計人？搜羅到巾幗。姚嬝如王嬙，共羨傾城色。藉爲餌敵謀，可以安反側。《迫和》：昔日杏花盛，杯酒歌團圞。今日杏花枯，手值傷凋殘。寡鵠守孤幃，欲飛無羽翰。豈獨不能飛？迫之嫁呼韓。《墜崖》：捨身救梓里，靦面登雕鞍。矢志終不移，撒手懸崖間。清流鳴澗底，白日燭雲端。堂堂奇女子，節烈永不刊。《收骨》：青青溪上柏，皎皎溪中月。烈烈美人魂，瑩瑩美人骨。玉貌遺人間，驂鸞赴仙闕。一抔香塚青，芳草年年發。《霧捷》：天兵有神助，忽霄蚩尤霧。元黃龍戰野，鱗甲若飛絮。鼓振驅奔猿，網密獲狡兔。大將慶功成，詰朝馳露布。《玩圖》：惜別意纏緜，贈我迴文句。字字和淚珠，絲絲織愁縷。何時明鏡圓？並影鏡中顧。永懷素心人，莫訴相思苦。《弔烈》：舊徑尋芳蹤，花落無人問。身拚珠玉傾，命爲干戈殉。淒涼燕子樓，一例歌長恨。洗盞弔幽魂，無計消愁悶。《仙證》：前身翠水仙，暫墮人間世。笑摘杏花枝，因緣證端委。留得一編詩，遺句珍若綺。豔雪明桃谿，芳名著彤史。《延素》：生成姊妹花，種就相思草。纏緜情不斷，離愁怒如濤。既怨別時多，又恐會時少。作伴在深閨，時續吟花稿。《閩變》：強藩太鴟張，降將甘受餌。如虎猛添翼，如犬馴帖耳。烏合效前驅，豕突拔堅壘。頓使風鶴驚，流民徧鄉里。《送外》：丈夫志四方，匪必爲封侯。臨歧重惜別，欲留不能留。陌上折楊柳，腸斷送行舟。但願早歸來，毋令怨白頭。《約降》：巖巖梧州城，山高灘亦險。虎豹能當關，專閫職無忝。奈何漏戎機，納款效卑諂。坐失桃花隘，貽禍誠非淺。《題箏》：明妃昔和戎，萬里嫁單于。忍死終辱國，青塚草已枯。春風翦紙飛，出塞題新圖。自顧憐紅顏，薄命將何如？《遣援》：匝匝陣雲屯，桴鼓軍威振。迅馳霹靂車，大展魚龍陣。小醜敢跳梁，火急援師進。一戰遏兇鋒，不辱將軍令。

《浪淘沙》（秋意入芭蕉）《瀛壖雜志》卷四：黃韻珊孝廉憲清，海鹽人，才氣倜儻，稱於一時。戊午春間，來游滬瀆，作《海上蜃樓詞》三十首。【略】韻珊工於小詞，獨饒神韻，曾見其《浪淘沙》一闋。【略】清脆如哀梨並剪，圓滑如燕舌鶯簧，允稱能手。《聽秋聲館詞話》卷六：大令官楚中，有《倚晴樓詞》，余亦未見。僅於陸定圃廣文《冷廬雜識》中，見其《浪淘沙》。【略】其風情可想。

傳記

同治《宜都縣志》卷三　海鹽人。乙未舉人，同治元年任。

同治《松滋縣志》卷七　海鹽舉人，同治二年代理知縣。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姚燮傳》附　黃燮清，原名憲清，字韻甫，浙江海鹽人。道光十五年舉人。以實錄館謄錄用湖北知縣，病不之官。家居，築拙宜園、硯園，栽花種竹，著述自娛，時與知交觴詠其間，有終焉之志。咸豐十一年賊陷縣城，乃閒關之楚就官，權宜都縣。有虎患，捕不獲，爲文牒於神，虎遂滅。夏旱，又以文禱，翌日雨。調任松滋，有政聲。未幾卒。燮清穎敏過人，才思秀麗，詩格不名一家。尤工倚聲，所撰樂府諸詞，流播人口，時比之尤侗。著有《倚晴樓詩集》十二卷《續集》四卷《詩餘》四卷、《國朝詞綜續編》二十四卷。

光緒《海鹽縣志》卷一六　字韻甫。少負奇才，博通書史，工詞翰，審音律，善繪事。道光乙未舉人。屢上春官不第。充實錄館謄錄，用湖北縣令，病不之官。自是怡情山水，著述益富。遊屐所至，當世名流，爭以識面爲幸。家居拙宜園，爲楊晚妍太史別業。燮清改葺晴雲閣爲倚晴樓。繼又得硯園廢址，栽花種竹，自號兩園主人。時與知交觴詠其間，有終焉之志。咸豐辛酉，賊陷縣城，乃間關之楚就官。大府耳其名，器重之。壬戌分校鄉闈，權宜都令。邑有虎患，捕不獲，爲文牒，虎遂滅。夏旱，又以文牘，翌日雨。旋調任松滋，有政聲，未幾卒。著有《倚晴樓詩集》十六卷《詩餘》四卷，樂府七種，選刻《詞綜續編》二十四卷。

紀事

《鐵琴以所藏孫登鐵琴見示予爲上絃并誌以詩》《寒松閣談藝瑣錄》卷一：吳氏（若準）又藏晉孫公和鐵琴一張，係嘉慶六年，菘圃相國官江南河督，鐵冶亭制府贈其公子修梅州守也。州守遂更號鐵琴。琴之池上有雙鉤「天

籟」三篆字，下署「孫登」二字，亦篆文，一印曰「公和」，此禾中項氏得之，以「天籟」名其閣者也。池下補鐫「項元汴珍藏」五篆字、墨林聯珠印、子京父印。琴匣有阮芸臺、梁茝林、張叔未、趙次閑諸先生題記。我師黃韻甫先生《倚晴樓》集中有一詩云：【略】後爲小耘之本生尊人抱仙丈官陝州知州攜以入汴。今在其從孫叔嘉大令延模鄠城官署也。

《弔關中卒》《嘉興府志・山川・平湖縣》：乍浦，在縣東南三十里，舊有官湖匯諸水入海，一名乍川，歲久湮塞。【略】元至正間，番舶皆萃於此。今爲海口重地。《清史稿・宣宗本紀》：乙未，英人陷浙江乍浦，同知韋逢甲死之。

《京鴟秋感》《清史稿・宣宗本紀》：英師犯福建厦門砲台，參將陳勝元等擊卻之。英人復侵福建厦門，提督陳階平等擊走之。

《武林紀事（庚申三月）》《清史稿・文宗本紀》：咸豐十年庚申，三月庚子，命提督張玉良統軍援浙。丙子，賊陷杭州，巡撫羅遵殿死之。越六日，將軍瑞昌復其城。重賚瑞昌張玉良等。以王有齡爲浙江巡撫。【略】辛卯，浙江官軍克復長興、臨安、孝豐。

《蝶戀花》（桃花溪上東海冷） 蔣瑞藻《小說考證・拾遺》引《懷蘭室雜俎》：吳絳雪名宗愛，永康人。能吟咏，書、畫、琴、棋靡不工，貌復絕艷，爲邑中冠。「十五女兒清且揚」，可爲女咏也。比長，歸同邑諸生徐明英，未幾而寡。花前月下，往往有彈淚聲。屢欲一死自了。爲家人所梗，遂止。清康熙十三年春。耿精忠叛，以總兵徐尚朝攻金華，道出永康，聞絳雪名，欲致之。永康父老與其夫族謀，擬以絳雪紓難，顧秘其事。絳雪微聞之，則慨然曰：「未亡人更安所惜乎？所惜者，一邑生靈耳。苟有濟，妾自獲死所，庸何傷！」衆聞之皆悅。絳雪毅然上道，尚朝遂引兵去。至三十里坑，絳雪微喟曰：「此吾死所矣！」因以渴飲紿同行者，遽一躍下騎，墜崖下死。年方二十有五。此其柔腸俠骨，正不讓綠珠墜樓，獨有千古也。遺著有《六宜樓稿》及《綠華草》等，皆卓然可誦。海鹽大詞家黃韻珊先生以其事譜《桃谿雪》傳奇，冠以《蝶戀花》詞一闋云：【略】。蘊藉可人，予酷好之。　胡珵《桃谿雪序》：烈婦姓吳名宗愛，字絳雪，浙之永康人。彩鸞仙子，偶謫塵寰，香茗詩才，偏傳綺閣。秉姿穠粹，藉望清華，平陽擎掌內之珠，雍伯聘懷中之玉。問唐家閨秀，光威裒序恰聯三；比宋氏女暴，英昭憲齒居最稚。方其擁燭成吟，吹簫得侶，倣璿璣於蘇蕙，寄粉鏡於秦嘉；丹青描沒骨之圖，房闥有掃眉之友，可謂容華絕世，福慧雙脩矣。無何毀容當盛鬋之年，獨活對卷施之草，方抱終天之冰蘗，遽來滿地之風烟。登臺者指索羅敷，圍宅者交連孫秀。觸棺長慟，死別難逢；縮地無方，生還未卜。棄孱軀於鯨餌，磨豔質於貍牙。躑躅而行，伶俜何倚？人生若此，慘忍言歟！然而經不通權，家國無兩全之理；聖能達節，剛柔有互用之時。使烈婦矢泛柏誓，言守下堂，傅訓靡笄自矢，握玦難開；身屬乎夏侯，尸還乎陰氏，詎不輝如皦日，嚼比秋霜？而乃投袂請行，據鞍自若，效〔本〕〔木〕蘭之代戍，佐魏絳以和戎。窺其意，蓋有不得已者三，論其才，洵有不可及者二。撥時度勢，請略言之。當夫懷光凶狡，僕固梟雄，甌江既撤大藩籬，婺郡遂遭其蹂躪。藐彈丸之小邑，乘破竹之長風。維時閩外將軍，尚堅壁壘，浙西弩手，未叩船舷，卽欲籌細柳之防，乞賀蘭之旅，蠟丸奚達？燕幕堪危。恐骸析孤城，烹及睢陽之妾；亦烽沈列堡，衝艱荀灌之圍。於焉效少伯之行成，致先施而紓難。執箴人往，陽橘暫緩師期；賂磬謀成，淄水漸收餘燼。苟燃眉之可拯，雖粉骨以何傷？此其不得已者一也。況乎居近鄰鄉，孰非桑梓；文成展誄，未妥榛楛。憐在褓之孤雛，螟蛉甫負；仗牽蘿之弱婢，邛蟹相依。徜寇氛相逼於近圻，民勢竟成其內潰。則覆巢之下，翼恐難完；焦〔土〕〔土〕之餘，劫何可算？縱異日魂歸環珮，碧月當空；奈此時膏染郊原，青燐遍地。欲救滿城之化鶴，莫如孤注以旋盧。豈似文姬，尚貪金贖；已離合浦，何望珠還？此其不得已者二也。更有慮者，華元之劫質已成，鄭忽之師昏潛約，欲葳蕤之自保，恐肘腋之難防。若墨崑崙預伏於重垣，沙叱利竟馳於內寢，則輕駒欵段，馱出佳人，雌兔迷離，隨行火伴。指白水而沈淵莫及，託朱絲而畢命何由？與其倉猝以捐軀，不若從容而定計。一抔碧葬，裹革皮頙，萬片紅飛，飄茵果悟。不賴笙媧之補恨，悔成精衛之銜冤。此其不得已者三也。今夫芊氏享軍，而荊師退舍；齊侯歸女，而吳子弭兵。曲逆畫謀，而平城解甲；太和遣嫁，而回鶻來庭。胥隱忍以就功名，含容而存姑息。茲則師皆鷹奮，海俟螢澆，苟不突夫圈熊，遂足殲夫柙虎。惟烈婦胸操成算，膝等僞降，厭之以所求，要之以出境。然後指殺函而收骨，淨土猶香；甘崖石之捨身，佛光恒滿。祔合韓憑之塚，歸尋杜宇之家。譬司農倒印，追兵暫濟奉天之急；儼紀信乘車，誑楚克援隆準於危。借箸工籌，握旄匪屈，忠臣策士，合軌同符。此智之不

可及也。若夫閉目而拒默啜，賢明者助高叡成仁，裂眥而罵姚萇，激烈者使苻登雪恥；或斷髮以明志，或匿刃而剸讐。類爲史乘之所稱，究與民功而無補。而烈婦嫠忘恤緯，愾敵同袍；身是飛仙，衆呼活佛。玩黃祖如傀儡，以紅粉執干戈。莒紡單絢，終纓請代；娥臺隻柱，禹砥能平。何物老奴，久已目無宣武；漂零晚嫁，傷哉忍負明誠。覩負風欲仆之身，具叱馭長驅之力。萬家保障，恃彼蛾眉。九拒勳勞，完其雉堞。伊誰所賜？父老能言。此勇之不可及也。

關瑛《桃谿雪後序》：國家康熙初，有絳雪女史吳宗愛者，永康閨彥，姑射仙姿，岐鳳遺祥，彩鸞舊族。碧玉初分之字，清溪最小之行。媛玉生芽，三雙種成雍伯；明珠在櫝，十五未嫁王昌。盛鬋豐容，中郎有女，傳經問字，伏生無兒。樓住六宜，虯簷月上；人驚三豔，雁影風來。分調《白苧》之歌，集補《綠華》之草。當其隨行槜李，小住稠桑，蛾術家傳，鱣堂春永，結伴泛傾脂之水，尋芳問禦兒之橋，往來羅剎江中，應接山陰道上。南國多言情之作，東征有紀遊之章。一肩秦月燕雲，千里吳頭越尾。關雎鐘鼓，樂在房中；我馬玄黃，憂深塞外。鴛鴦錯采，自舒善色善心；蜾蠃書香，且結空花空果。況復琴參賀若，管協伶倫，北苑丹青，南朝金碧，豔奪雙花錦地，神摹萬歲通天，左蕙芳繡遜其嬌，蘇若蘭手輸其巧。美人玉貌，同貽七出菱花；閨侶瑤情，巧結同心梔子。不數淑貞，紅粉集有斷腸；羞吟清照，黃花身慚晚節。然而獨傳韻事，恒悔幽光，生義難兼，古今同慨。當徐尚朝之入寇，正濟道山之殉身。黑白探丸，東西搜堡，鼓鼙動地，戈甲連天。幬源逞方臘之強，會稽集孫恩之衆。時有枌榆詭計，桑梓庸謀；謂紅顏尚可和戎，非白戰所能殺賊，計定美人之局，懺成出塞之詩。而女則慷慨從行，從容赴義。共姜但以死誓，文姬焉望生還？旋於疎網之時，遂作墜淵之隕。迄今年逾二百，已失傳聞；界滿三千，不彰勝跡。佳人黃土，小劫紅羊，永沒孤芳，胡可勝道？

許楣《徐烈婦傳》：烈婦姓吳氏，名宗愛，字曰絳雪，永康人，嵊縣教諭士騏之女，國色也，嫁邑諸生徐明英。康熙十三年，耿清（或作精）忠叛於閩，僞總兵徐尚朝寇浙東，陷處州，將犯金華。六月，遊兵至永康，邑人麕竄。尚朝令人宣言曰：「以絳雪已寡，聞亂，匿母家。絳雪之幼也，慧甚，多藝能。九歲通音律，十餘歲，父教令作詩輒工，嘗代父與同年生倡和，服其精當，已知爲小女子作也，乃大驚。善寫生，間作設色山水，皆有致。繡回文詩鏡囊，見者歎雙絕。既寡，猶盛年，以才故艷名尤噪。尚朝嘗官浙東，故稔知之。至是，衆議引之以紓難，勢洶洶，絳雪念徒死將貽桑梓憂，乃嘿然曰：「未亡人終一死耳！行矣，復何言？」賊得絳雪喜，即出境，以兩騎翼絳雪行甚謹。至三十里坑，絳雪度賊且止營，紿騎下取飲，投崖死。或曰其地近谿口，下有潭，絳雪蓋投潭內死云。永康故僻邑，絳雪死一百七十餘年，無能以文發之者，獨傳寶其詩畫，其雜見諸家傳記，亦目爲才媛而已。道光癸卯，桐城吳廷康爲茲邑丞，始詢知絳雪死事甚烈。懼其愈久而湮也，刻其《六宜樓稿》、《綠華草》各一卷，而俾余爲傳。絳雪既死，會總都李之芳以兵扼衢州，尚朝踞金華之積道山，踰年，卒破滅，不復犯永康。

著録

光緒《嘉興府志》卷八一　《國朝詞綜續編》二十四卷、《倚晴樓詩集》十二卷《續集》四卷、《黃安濤綠箋詞鈔》（未刊）二卷。（案是編爲黃燮清手定稿本，已佚。《詩娛室詩話》（未刊）、《吳諺集》。

錢人麟《帝女花跋》　先生倚晴樓原版，已偏覓不可得。數年前，友人曾以七種中《桃溪雪》石印行世者，一時大爲紙貴。余於今春在浙東竟覓得七種全本，與社友挑燈快讀，感喜欲狂。社長談小蓮君謂：先以此編刊行，餘再次第出版，藉以發幽光而公同好云。光緒丙午新秋，元和錢人麟跋。

丁文蔚《桃谿雪》跋　吳康甫貳尹見示陳琴齋孝廉手訂永康《徐烈婦詩鈔》，余亟以付梓人，陳君復爲校勘，俾成善本。因謂吳君曰：「子嘗屬黃韻珊孝廉傳烈女事爲《桃谿雪》樂府，武林雖有刊本，而刷印無多，流傳未廣，若與《詩鈔》並出行世，俾好事者播諸管絃，演諸通都大邑，則人人心目中皆有墜崖遺烈，不止零篇賸句爲藝林寶貴而已，豈非維持世教之助乎？」余聞而韙之，乃與王君歸篋合貲重刊，以復於二君而識其緣起如此。咸豐二年中秋，永興丁文蔚豹卿甫識。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倚晴樓詩集》十二卷《續集》四卷《詩餘》四卷，黃燮清撰。燮清原名憲清，字韻甫，浙江海鹽人。道光乙未舉人。湖北松滋縣知縣。

姚燮

論述

綜論

阮亨《瀛舟筆談》 鎮海姚梅伯孝廉燮詩骨雄健，文筆清新，尤精繪事。在日下譜《香山願》、《退紅衫》傳奇，優伶爭演習之，名重一時。詩如「南極雲低三輔夕，西山日落五湖秋」，「去浪隨風爭夕勢，孤舟有客動勞心」，「驛背亂船迎柝下，馬頭殘夢帶霜醒」，「當風帆溼猶疑雨，入晚天暄漸減衣」，「亂烟掠樹遙青碎，晚日當塵大赤浮」諸句，如食洞庭柑、楓亭荔支，別有俊味，不食人間煙火筆墨也。

陳文述《復莊詩問題識》 其博大昌明，哪摩詰之王；其出神入化，如少陵之聖；其枯寂空靈，如閬仙之佛；其飄忽綿邈，如太白之仙；其幽艷崛奇，如昌谷之鬼。君才誠不可斗石量也。後有論者，當目爲詩中之神。

程恩澤《復莊詩問題識》 處境愁鬱，故旨合《風》、《騷》，拓胸闊大，故辭無庸淺。李、杜再世，定當把臂入林。

湯鵬《復莊詩問題識》 梅伯自遭辛壬間海夷之亂，出入干戈，備嘗艱苦，空山拾橡，歌嘯傷懷，旋膺危疾，瀕死幾殆時，著《繭拇錄》一書，縷述事故，信而有徵。其爲詩也，一變爲蒼涼抑塞，逼近少陵。

潘德輿《復莊詩問題識》 有鞭風叱霆之氣，而用遏抑掩蔽之法，遂能刻畫崖窾，虛空粉碎，生峭幽異，迥絕輩流。

繆梓《復莊詩問題識》 昔人謂玉溪生善學杜，今讀梅伯辛壬之作，有玉溪之宏富，得工部之沈鬱。近聞諸作，即玉溪之玉帳牙旗。《北村婦》、《山陰兵》等篇，與工部《新婚》、《石壕》諸製，眞摯飛動，如出一手。其餘長短歌行，亦皆浸淫漢、魏，洵一代詩才也。

張際亮《復莊詩問題識》 梅伯詩氣骨雄健，思力沈著。每出一語，皆慘淡經營，能使難狀之景，如在目前，此境蓋惟深於思者知之。

楊鑄《復莊詩問題識》 梅伯詩如仙人嘯樹，奇花亂飛，神龍吐珠，明月欲語。當與紫峴、仲則並峙千古，眼前無此才也。

潘德輿《姚梅伯詩序》 詩非他，吾之言語云爾，有是非，無工拙也。而由唐、宋迄今，詩集日多，序詩者亦日多，皆竭力求工于詩，而序之者亦力稱其工也。今將與人游乎高山巨海之上，問人曰：「山之雲、海之波，有工拙乎？」其人必笑。今夫人之有詩，猶山雲海波也，而求工則何也？夫較人于山海，其渺小甚矣，然性質之高偉廣大，可以什伯倍于山海，而其次則猶可以爲山海，而人特未之知也。然則詩之是非安辨？辨于人之是山海非山海也云爾。其是山海也，則其言語爲大波大雲矣；其非也，則終身局局于一波一雲，而猶非其眞也。四明姚燮梅伯與余交數年，其性質渾樸，動于天而不參以人。爲其人，殆可以學山海者也。乙未夏，以詩集示余。戊戌春，遇之都下，復觀其近作，謂之曰：「子之詩近矣，不求工矣。夫詩有百病，而莫病于求工，何也？求工則必非山海可知也。」梅伯遂屬余序。余笑曰：「余之序不能極稱子之工，而轉以子之不求工爲進，子能甘之，子之詩將必不工矣；子能甘終身之詩之不工，子之詩乃眞進，而子之人其可以爲山海無疑矣。」梅伯曰：「有是哉！請緝其言，以要諸異日。」

徐時棟《姚梅伯傳》 余嘗評梅伯所著，駢體文第一，詩次之，塡詞又次之，餘所橫溢，皆可觀，傳人也。而梅伯自言有詩萬餘首，遴之至三千，可以視古無媿色。聞者笑之。余固知梅伯言不妄也。

《國朝正雅集》卷七九《寄心盦詩話》 向讀姚梅伯孝廉《疏影樓詞》，以爲樊榭復生。其詩則十盪十決，再接再厲，非儉腹、冥心兩家所能望其門徑。許君海秋最稱其古今樂府，有少陵之遺。

陳來泰《壽松堂詩話》 余客四明，得識姚梅伯孝廉燮，觀其《大梅山館詩集》三十四卷，才調富有，可以驚四筵。如嘆夷、紀事諸篇，並沈雄奔放，獨出冠時，悼亡、悼女諸作，悱惻纏緜，使人凄動，皆集中上乘也。【略】近體亦有清婉可誦者。

《瀛壖雜志》卷四 蛟川姚梅伯孝廉名燮，號野橋，登道光甲午賢書，於

學無所不通，著作等身，風行海內。其足以抗手六朝，絕塵一代者，尤爲駢儷文，於本朝洪、胡、袁、彭四家外，別闢町畦。詩詞亦已登峰造極，近時所見詞章家，當推爲巨擘。【略】乙卯客海上最久，與余往還頗密。

《復堂日記》卷三　閱姚梅伯《復莊詩問》，浙東一巨手。蔣劍人嘗評定，亦入微。

潘曾瑩《墨緣小錄》　詩古文皆自出機杼，擺脫塵俗。尤善倚聲，所著《疎影樓詞》，纏綿悱惻，直逼姜、張。精音律，陰陽清濁不失累黍。花卉神似白陽，人物得老蓮遺意。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七　梅伯倜儻多才，駢文、詞曲、繪事並工。其詩千言鬱律，言之務盡，而耐人尋味者，轉不多見。或以黃仲則比之，尚非確論。

姚儒俠《疏影樓詞序》　具生平得力之處，追踪秦、柳，胎息賀、史，取法於夢窗、草窗、《白雲》、白石之間，沈幽固閎，揮灑流落，體制不名一長，能兼衆美。當夫模象形影，錘煉聲色，神明而變化之；收攝豪橫，覃精擢思，極毫釐分刌之辨。洎乎弄墨，則駸然耆然；揮毫落紙，若墜若逼。若猛獅搏球，若烈風送雨。而妃句儷辭，一造於工穩。近人洵無與敵者。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九　近日詞家鮮工歐、晏體者，獨鎮海姚梅伯孝廉（燮）《疏影樓詞》頗具神似。【略】或云梅伯詞實私屬浮眉樓，去歐、晏尚遠。

《憩園詞話》卷四　孝廉名燮，一號野樵，江蘇鎮海人。道光甲午舉人，著有《疏影樓詞稿》。《續編》中稱其跌宕新警，如山雞舞鏡，顧影自妍。能獨樹一幟，而不屑屑於模範，洵非虛譽。然讀其諸作，雖不模範，而格律仍無一字之訛，彌令嘆服。

《賭棋山莊詞話》卷三　梅伯，句東人，詞名《疏影樓》。梅伯好撰句，如汗充（汗牛充棟也），如鳳么（么鳳也），如狂牧（狂杜牧也），如天泛卵（卵色天也），如凸黃凹翠，如睇苦顰酸，如醺初夢杪，如眉楚鬢淒，如顫紅暈綠，如種龍蠡虎（文種、范蠡也），皆戛戛自造。又好用古文奇字，如「種」作「穜」，「剔」作「鬄」，「韻」作「均」，「珍」作「窅」，「評」作「誇」，「孤負」作「姑負」，「怡情」作「怡弭」，滿紙斑駁，指不勝屈，足見其好奇之癖。至如《沁園春・咏呵》云：「相思字慣，噓將幾潤，劃與郎看。」又云：「鬱恨含酥，撓肩引笑，約略微聲隔慢傳。」《咏嚏》云：「眼角跳輕，耳輪熱重，一例鴛鞋卜未妨。郎歸後，問孤衾那夕，曾否思量。」《咏睛》云：「照水能清，依人慣倩，小鳳翩翩總遜伊。」則巧而能雅，庶足繼響龍洲，非直弄狡猾於字句間也。而咏嚏數語，運用毛《詩》人道我意，比辛、陸之掉書袋者，尤見擅場。始知淺斟低唱，亦資經術。

《芬陀利室詞話》卷二　蛟川姚梅伯孝廉，名場跌盪，豪邁風流。爲學務博，下筆千言，詩古文駢體外，尤工於詞，久已剞劂問世。余謂其少作微嫌纖碎，雖爲人傳誦，當自悔也。近造詣益深，自然名家。

《詞徵》卷六　姚梅伯（燮）詞，如密香騎鳳，碧城容與。

分論

《雙鴆篇》　許宗衡《玉井山館筆記》：近人鎮海姚梅伯孝廉居京師時，有《雙鴆篇》，【略】而曲折盡致則尤勝焉。然皆本《孔雀東南飛》。

《諸將五章》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一：辛、壬間海夷之亂，姚梅伯著《薊拇錄》，縷述事故，信而有徵。其《諸將五章》云：【略】。

《當古選丁篇》、《瘦馬引》　《雪橋詩話續集》卷七：讀此二詩，可見道光中葉武備之弛。

《紅橋舫歌四十六首》　范柳堂《蛟川詩繫續編》：此《紅橋舫歌》，乃邑人劉午亭所錄，云自墨蹟中鈔出，而原本爲范茂才醒研所珍藏者，用特錄登斯編，且以見先生綺歲能詩已如此。然先生晚年所作實精到，不得因姹紫嫣紅，遂以三日新婦而概其一生也。覽者當能分別觀之。

《解連環・觀女郎解九連環作》　《清詞玉屑》卷一〇：閨襜雅戲，罕著篇咏。【略】又有爲九連環之戲者，以彩線套成重疊方勝，架以釵釧，必探得其緒，以指挑之，乃應手立解。姚梅伯燮賦《解連環》詞云：【略】曲折傳神，【略】亦蘭閨瑣記也。

《如此江山・江山船》　《清詞玉屑》卷六：姚梅伯咏江山船《如此江山》云：【略】桐廬以上多畫眉鳥，青山如畫，好語軿訇，使人意遠。所謂「畫籠纖羽」者謂此。

《一枝春・石凍浮觥》　《清詞玉屑》卷一一：古有咬春之俗，今人立春必啖薄餅，猶其遺意。姚梅伯咏春餅《一枝春》云：【略】俗題而出以蘊藉，不易

造也。

傳記

《續碑傳集》卷八一董沛《姚復莊先生墓表》 先生諱燮，字梅伯，自號曰復莊，鎮海姚氏。生具異稟，五歲能賦《鐙花詩》。稍長，讀書十行並下，自經史百家以逮道藏釋典靡不周覽。道光甲午舉於鄉。公車北上，都中士大夫及海內名輩爭相延納，交日益廣，才日益肆，著述日益多。於經若《禹貢錐指勘補》、《夏小正求是》，於史若《它山圖經》、《漢書日札》，於子若《息遊園雜纂》、《玉樞經綸》、《今樂考證》，於總集若《蛟川詩繫》、《蚶城唱和詩》，於別集若《駢體文榷》、《復莊詩問》、《疏影樓詞》諸書暨院本、小說，都二百餘卷傳人也。生平足跡徧於江南北，而寓鄞之日最久。作文寫畫，藉以自給。老屋三間，客常滿座。間或擫笛品花，與諸少年爲詩社而甲乙之，著錄弟子至數百人。徐舍人時棟評其所作，以爲駢體文第一，詩次之，詞又次之。余則曰詞第一，詩次之，駢體文又次之。先生許余爲知言。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卒，年六十。墓在本貫剡嶓之麓。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姚燮》 姚燮，字復莊，浙江鎮海人。道光十四年舉人。燮資稟絕人，五歲能賦《鐙花詩》。讀書恆十行下，自經傳子史至叢書、小說，旁逮道藏、釋典，靡不覽觀。詩筆力雄健。自遘海夷之亂，出入干戈，備嘗艱苦。著《繭拇錄》一書，縷述事故，信而有徵。所爲詩，乃愈蒼涼抑塞，逼近少陵。駢體文亦沈博絕麗，與彭兆蓀相近。尤工倚聲，其《疏影樓詞》，讀之者以爲厲鶚復生。著有《復莊文搉》八卷、《復莊詩問》三十四卷、《詞》五卷、《玉樞經篇》等編。

光緒《鄞縣志》卷五一 字梅伯，號復莊。鎮海人。生有異稟，五歲能賦《燈花詩》，讀書恆十行下。自經傳子史，以逮道藏釋典，靡不周覽。道光十四年舉於鄉。公車北上，公卿爭與之交，才名益籍籍。既而遭海夷亂，避居鄞之光谿，山人朱立淇延修《它山志》，於水利極詳審。有招赴娥江軍營者，謝不赴。遍探四明二百八十峰之勝，搜奇剔幽，所至有詩。復感慨時事，多託諸歌詠，沈鬱頓挫，論者擬之少陵。寇平，寓郡城之甘谿，作文寫書，藉以自給。老屋三間，客常滿座，間或擫笛品花，與諸少年爲詩社而甲乙之，其風流不減檇社。長居鄞最久，生平所著述在甬爲多，卒年六十。

宣統《諸暨縣志》卷三四 字梅伯。高祖大嗣，徙鎮海，遂以鎮海籍。中道光甲午舉人。生周歲未能言，而識字二百餘，坐大父膝，手指無謬者。有客過其父，燮時五歲，索佩囊勿與而啼，客笑曰：「能作《鐙花詩》，當與汝。」琅琅誦五言二韻，客大驚，解佩囊去。稍長，讀書目十行下，自經、傳、子、史至傳奇、小說，旁逮乎道藏、釋家者言，靡不究覽。既登鄉薦，公車北上，則出其才交天下士，士無不知姚生者。（徐樹棟《煙嶼樓集》）編修徐寶善、郎中湯鵬尤傾倒之。（《鎮海縣志》）遊覽閱歷日益多，交益廣，撰述益富，才益奇。客中金盡不得歸，拉雜畫數十紙，投有力者，旦夕視之，策馬行矣。與鄞縣徐樹棟交最久，論文最契。道光癸卯大病，幾病死，養痾寧郡抱德觀，忽大曉悟，取生平綺語數十種雜燒之，因自號復莊。樹棟時客杭州，有傳姚死者，比歸，知却無恙。過報德寺觀，燮方作道士裝，爲人懺悔，相親而笑，出手注《玉樞經》，瀹茗共讀。樹棟評其著述，駢文第一，詩次之，填詞又次之，餘所橫溢皆可觀傳人也。而燮自言：「有詩萬餘首，遴之至三千，可以視古無愧。」聞者笑之，樹棟獨以爲燮言不妄。（《煙嶼樓集》）嘗與鄞縣張培基論詩，謂《詩》必法古，《風》《騷》以降，漢魏六朝其選也。唐宋詩格遞變，要旨各有所長，顧法故人而但蒙其面目，則性情亡矣。又自狀其詩，如病者聽於醫，莽夫拘於法，始不勝其勉強，後乃相安於自然。所論如此，宜其詩不可以一格名，惟變而適，莫知其所以然也。（張培基《問己齋文鈔》）家貧，不能里居，近則瀛洲、彭姥、武林、禾中，以暨滬瀆、姑蘇、廣陵、燕京，遊蹤所至，騷客、俠士、方外、藝術、山人、閨秀，無不樂與唱酬。詩酒聲歌，風流輝映，歌席、畫船中人爭求畫，無不應者。仕女、山水皆工，而畫梅尤奇絕，居大梅山下，又號大梅山民。生平以暨產眷眷不忘其故，嘗至姚公，步謁宗祠祖墓，著詩六章。松楸墓廬，俯仰眷戀，論者謂與屠孟昭太守後先照映云。晚遭離亂，韜聲山谷，董理舊稿，丹鉛不輟，臨歿猶搜輯《蛟川耆舊詩》，纂《先正書傳》。卒年六十。

紀事

徐時棟《姚梅伯傳》梅伯生周歲未能言，而識字二百餘，坐大父膝頭，手指無謬者。有客過其父，梅伯方五歲，索其佩囊，不與而啼。客笑曰：「能作《燈花詩》，當與汝。」琅琅賦五言二韻。客大驚，解佩囊而去。梅伯以絕人之資，讀書恆十行下，自經、傳、子、史至傳奇小說，以旁逮乎道藏空門者，靡不覽觀。既成孝廉，公車北上，則出其才交天下名士，士無不知鎮海姚生。遊覽閱歷日益多，交益廣，撰述益富，才益奇。

《客有述三總兵定海殉難事哀之以詩》《清稗類鈔・忠藎類・三總兵力戰身殉》：道光壬寅，英之復陷定海也，有三總兵力戰却敵，卒以身殉。三總兵者，直隸王剛節公錫朋、浙江葛壯節公雲飛、湖南鄭忠節公國鴻是也。王字樵傭，由武舉人補兵部差官，授固原游擊。道光丙戌，從大軍征張格爾，矢殪其酋。壬辰，平瑤匪，盡殲之，以功擢副將。復定回疆，歷破廣東、湖南諸瑤匪，積功擢壽春鎮總兵。庚子，英人既陷定海。始奉命，與葛、鄭鎮其地。辛丑八月，英人再至，出守九安門。時葛駐竹山門，鄭駐曉峯嶺，相去十餘里。英軍先犯九安，不利，退攻竹山、曉峯。敵勢甚銳，衆可二萬。王急馳救，而我軍合三鎮，僅四千。以寡不敵衆，請援兵。大府擁兵不發，衆且盡，英人至益多，卒揮短兵陷陣死。葛字南田，以武進士授守備，五擢至定海鎮總兵。丁憂致仕，臨歸，上書大府，以廣東禁鴉片事方急，英人狡焉思逞，恐一旦有變，波及浙、閩，宜先事定謀。庚子七月，英人據定海。巡撫某服其先見之明，馳書要之詣鎮海，計防禦。葛得書，隻身赴鎮海，請盡出勁兵，扼守金雞、招寶兩山。會英軍統領安奪德被執，葛請乘虛出兵以復定海，大府囁嚅不能從。辛丑，和約成，許通商。英人求釋安奪德，而歸定海於我。朝廷許之，命與王、鄭同鎮焉。惟定海踞山臨海，易攻不易守。葛議築土城，列巨礮，當事以費鉅不果行。七月，英擾廈門。葛聞之，急牒大府，請益兵增礮。皆不省。八月，復犯定海，攻竹山門及東港浦，皆力戰卻之。而英軍益衆，以艦二十九艘迫竹山。所部僅二百餘人，乃馳書大營，請濟師。勿許，且復書戒死守，毋望援。時天雨浹旬，葛以青布纏首，着鐵鎧，指揮霪潦中，相持數日，屢戰卻敵。會天大霧，英人全隊逼土城。葛礮沈其艦。英人分道攻曉峯，曉峯無礮，英人奪間道下，破竹山門，薄土城。葛以礮迴擊。敵軍死進，率部卒持刀械鬥。安奪德執旗麾兵進，葛持刀，斫其兵數十人。刀折，復拔佩刀，衝入英軍中。至竹山門，方登城，英人力劈其面，去其半，血淋漓，猶奮身上登。忽有礮彈背擊洞胸，歿。部卒某夜跡其屍，走竹山門。時雨霽月明，見葛猶宛然立崖石下，兩手握刀不釋，左目炯炯如生。欲負之行，不能舉。拜而祝曰：「曷歸見太夫人乎？」遂抱屍，浮舟內渡。大吏護喪還葬。鄭字雪堂，由雲騎尉世職，擢至處州鎮總兵，旋奉命同守定海。所至，皆能舉其職。至是亦以力戰死。葛、鄭皆以儒將著。葛有《四十自傷》詩，頗爲人傳誦，其詩曰：「馬不嘶風劍不鳴，等閒已老健兒身。近來不敢窺明鏡，恐照頭顱白髮新。」鄭文學甚優，而尤精經術，著有《詩經疏義》行世。《國恥詩話》卷一：英人於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再陷定海，吾總兵王錫朋、鄭國鴻、葛雲飛皆死之，而王總兵死事尤烈。姚梅伯孝廉有《哀三總兵》詩，可與朱詩參看。詩云：【略】三總兵皆能文，有儒將風。【略】梅伯言郎中嘗見剛節家書，及祭所親文，稱其詞旨溫雅，不知其爲武人。鄭忠節文學最優，尤精經術，著有《詩經疏義》行世。葛壯節有《四十自傷詩》，頗爲人傳誦。

《暗屋啼怪鴞行爲鄭文學（超）記其烈婦劉氏事》羅以智《書鎮海鄭超一門殉節事》：道光辛丑八月二十六日，夷人突犯鎮海城，於時倉皇出走，巷無居人。先日婦女多徙匿於鄉，紛紛者固不盡民間爲然。有諸生鄭超者，獨毅然曰：「吾爲士，縱不獲與守城之責，敢逃死耶！守先人之敝廬以死，亦吾分耳！」當舟山失守時，輒與家人訣，顧其妻若女曰：「若輩早日計。」其妻劉氏笑而應之曰：「君淺視女流盡貪生而懼死者，與避而不及脫身相等，若不幸污而死，即能死，已無顏見君地下矣。」遂命其長子疾奔，其子不忍去，訶責而遣之。市毒藥，置酒庋架上。城陷，呼聲逼鄰舍，超持酒徧飲其幼子及二女，後及妻劉氏，意欲盡，超奪而仰之。夷人入，大駭，不敢掠一物而去。既昏，超兄弟探耗，燭見之，惟超目猶瞬動，體溫，亟與解，毒輕得不死，因發癲。年餘病已，今尚存。遠近之人，聞超一門殉節事，皆警歎。超博學工書，素守貧，以介節自持云。

《雪夜飲酒聽趙二（裕熙）說庚子歲定海縣知縣姚公（懷祥）總兵張公（朗發）

殉難拒夷事紀以長歌》《國朝詩話》卷一：林文忠以十九年十二月奉命總督兩廣，亟繕守備，並請敕福建、浙江、江蘇諸省嚴防各海口。英擾粵自二十年二月至五月，終不得志，遂於九月改擾浙江。我以疏防，遽陷定海。老成之言不用，大局遂壞，文忠反以此獲罪去。清社之屋，中國之不振，實兆於此矣。故定海之陷，中外形勢轉捩之一大楗也。是役，我定海知縣姚公懷祥，總兵張公朝發死之。姚梅伯孝廉有長歌記其事。《清史稿·忠義傳·姚懷祥》：姚懷祥，福建侯官人。嘉慶二十三年舉人。道光十五年，挑知縣，發浙江，權象山、龍游等縣。二十年，英吉利以欽差大臣林則徐在兩廣堅持鴉片之禁，耀兵寧波洋面，破定海，旋退出。【略】懷祥於二十年適署定海篆，分募鄉勇，爲死守計，總兵張朝發撤之。城陷南門，懷祥負傷，立城上呼兵，無應者，憤甚，投成仁塘死。

《金八姑鶴骨簫詩爲沈(琛其)賦》董沛《金八姑傳》：金八姑，名玉容，字星月，鄞人。貢生金渭之女，而同里黃德源之妻也。德源能畫，善吹簫，以豪俠聞鄉里，游手之徒坐食其家者甚衆。八姑既歸，勸德源謝遣之，無賴輩絕跡，皆大憤。會德源客蘇州，累月未歸，遂造作蜚語，以告德源，妄引其奴及甥女爲證。德源惑之，遽返，詰八姑曰：「汝母疾，盍歸省乎？」八姑愈愈辭去，未抵家而離婚書至矣。渭訟之官，久乃解。八姑雖復歸，而德源已別娶馮氏，不以人齒八姑，閉諸室，飲食皆自竇進。八姑憂悶，乘間歸，復訟之。德源以巨金賄縣令，令責渭庇女，並其子玉僊俱羈管，且逮八姑。八姑泣曰：「惟妾之故，而波及父兄，何以生爲？且此皎皎之軀，亦不可令人千目睹也。」晨妝別母，託言至招寶山祈籤神廟，至則投水死。有子曰金生，迎屍而歸，鄉人哀之。

《桂枝香·吐鐵》《南亭四話》卷八《莊諧詞話·咏吐鐵詞》：南味不易解，故有「嚼螺半日，僅碎一枚」者。某少黠不食，自不貽誚。乃在南時，或有吐鐵之遺。不得已，轉饋解人。蓋此物甚纖，肉不及螺，殆雞肋類耳。近見姚梅伯燮《疏影樓詞》內《桂枝香》咏之，若深以爲美者。其詞云：【略】吐鐵以定海桃花山爲最佳。山爲安期生醉後灑墨作桃花處。全謝山太史咏吐句云：「未若相思亦號螺。」

《浪淘沙·寄蘭語樓主人吳中》《芬陀利室詞話》卷二：蛟川姚梅伯孝廉，名場跌蕩，豪邁風流【略】爲余團扇上書二詞【略】《浪淘沙·寄蘭語樓主人吳中》云：【略】蘭語樓，其所歡也。梅伯在滬，屬意者三人，此其一。

《高陽臺·兵後江山》《芬陀利室詞話》卷二：梅伯在滬，屬意者三人，此其一。外有彤琯冰蠶閣，人頗儇慧，嘗忤梅伯，逐之，姬悔，丐余作《彤琯冰蠶閣賦》，捧觴爲壽，擬相如千金一賦似過之。又有玉魷樓，尤所深眷，寫《玉魷樓話雨圖》，自題《高陽臺》云：【略】蓋是時上海遭「粵匪」之亂，名花星散，姬亦流寓蘇郡，適遇梅伯，情益淒然，贈以是詞，邀余同作，余和其韻云：「護作花鈐，修成月斧，人間好夢長圓。不奈淒清，魂消斷羽蠨蟬。天涯縱有相逢分，惹離悰、風萍緣。枉從前、細訂香盟，細訴華年。　江湖後約知何處，又疏簾翠桁，瘦笛紅鈿。恨鎖眉峰，那堪悄倚山肩。茫茫萬感眞無補，老情窮，媧石飛烟。把愁煎，一寸星河，一剎人天。」

著録

宣統《諸暨縣志》卷三四　著有《復莊詩問》三十四卷、《駢體文榷》十六卷、《散體文酌》十二卷、《胡氏禹貢錐指斟補》十二卷、《夏小正求是》四卷、《漢書日札》四卷、《四明它圖經》十二卷、《鬼遊雜纂》八卷、《瓊貽副墨》二十四卷、《苦海航樂府》二卷、《西湖棹歌》二卷、《疏影樓詞》八卷、《疏影樓詞續編》一卷、《玉笛詞》一卷、《玉樞經綸》二十四卷、《梅心雪傳奇》八卷。所輯又有《蛟川耆舊詩繫》三十二卷、《皇朝駢文類苑》十四卷、《今樂府選》五百卷、《友聲詩錄》十二卷、《姚門七子詩選》七卷、《玉笛詞學標準》八卷。

宣統《諸暨縣志》卷四六　《胡氏禹貢錐指斟補》十二卷、《皇清經解》中燮所勘補，皆有確據，洵胡氏錚臣也。《夏小正求是錄》四卷、《四明它山水圖經》十二卷、《漢書日札》四卷。《大梅山館全集》，是編凡《復莊詩問》三十卷、《駢體文榷》八卷、《駢體文榷二編》八卷、《散駢文酌》十二卷、《疏影樓詞》五卷、《息園雜纂》八卷、《苦海航樂府》二卷、《西湖櫂歌》二卷。鄞縣徐樹棟評其著述皆可觀人也。《皇清駢文類苑》十四卷、《今樂府選》五百卷、《蛟川耆舊詩系》三十二卷、《友聲詩錄》十二卷、《姚門七子詩選》七卷、《疏影樓詞續編》一卷、《玉笛詞》一卷、《玉笛樓詞學標準》五卷。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復莊駢儷文榷》八卷，《二編》八卷，《復莊詩

問》三十四卷，《疏影樓詞》五卷，姚燮撰。燮字梅伯，一字復莊，浙江鎮海人。道光甲午舉人。

雜録

《國朝書畫家筆錄》卷三　姚燮，字復莊，一字梅伯，號埜橋，一號大梅山民，鎮洋人。道光甲午舉人。工花草人物。晚年善寫梅。著《疏影樓詞》、《詞律勘誤》。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四　姚燮，字復莊，一字梅伯，號埜橋，一號大梅山民，江蘇鎮洋人。道光甲午舉人。工花草人物。晚年寫梅，著《疏影樓詞》、《詞律勘誤》。精音律，著《褪紅衫》、《梅沁雪》傳奇。余家藏有墨梅丈屏四幀。至暮年力求雄壯，遂掩清氣耳。

鄭珍

論述

綜論

鄭知同《勅授文林郎徵君顯考子尹府君行述》　乙酉拔貢成均學使者，爲程春海恩澤侍郎。侍郎邃於古學，天下稱文章宗伯，見先子文，奇其才。旋移視學湖南，先子廷試歸，即招以去，期許鴻博，爲提唱國朝師儒家法，令服膺許、鄭。先子乃博綜五經，探索六書，得其綱領。又接見新化歐陽澗東紹洛、鄧湘皋顯鶴兩詩老。時湖湘間號人文淵藪，而湘皋先生執騷壇牛耳，海內罕其儔匹。碉東先生亦卓然名家。先子與上下其議論，兩先生不以後輩折抑，把臂論交。湘皋先生酒酣氣豪，振筆千言，先子和之，犄角爭奇不捨。先生大言曰：「今天下詩，僕蓋無多讓，何期今見畏友乎？」暨友寧鄉黃虎癡本驥先生，先生性高潔，雅癖金石，聚先秦兩漢以來墨本數千卷，先子就觀，各領其妙，因悟隸楷法。居侍郎門下年餘，戊子辭歸，侍郎有「吾道南矣」之歎。是後家稍藏書，顏其室爲巢經巢。

莫友芝《巢經巢詩鈔序》　聖門以詩教，而後儒者多不言，遂起嚴羽「別裁別趣，非關書理」之論，由之而獘競出於浮薄不根，而流僻邪散之音作，而詩道荒矣。夫儒者力有不暇，性有不近，則有矣；而古今所稱聖於詩，大宗於詩，有不儒行絕特、破萬卷、理萬物而能者邪？吾友鄭君子尹，自弱冠後，即一意文字聲詁，守本朝大師家法以治經。於前輩述作，愛其補苴昔人罅漏者多，又病其或不免雜博橫決，乃復徧綜洛、閩遺言，精研身考，以求此心之安，靜涵以天地時物變化之妙，切證諸世態古今升降之故，久之渙然于中，乃有確乎不可拔者。其於諸經疑義，抉摘鬯通，及小學家書經發明者，已成若干編。而才力贍裕，溢而爲詩，對客揮毫，嶄偉宏肆，見者詫爲講學家所未有；而要其橫驅側出，卒于大道無所抵牾，則又非眞講學人不能爲。彼持「別材別趣」，取一字一句較工拙者，安足以語此哉？子尹長友芝五歲，友芝兄事之。自廿年前，友芝侍先君遵義郡學，子尹居東八十里樂安溪上，每以秘册互假寫勘，時常往來。丁酉以後，春官奔走，郡乘牽絆，兩人共晨夕尤夥。至辛丑，先君見背，即卜兆樂安溪上青田山，復結廬其間，以近吾子尹也。計訂交到今且三十年，雖中間饑驅離索，不常合并，而靡不以學行文章相礪砥。而子尹事事精銳，對之使人氣餒。即如爲詩，若非所甚留意；良晨朋酒，常不自揣，力操旗鼓而與之角，往往脈張筋急，不能自如；而子尹率然應之，其要害曲折，轉益洞快：人之學問才力眞不可強乃如此。友芝即戲謂曰：「論吾子平生著述：經訓第一，文筆第二，歌詩第三。而惟詩爲易見才，將恐他日流傳，轉壓兩端耳。」子尹固漫領之，而不肯以詩人自居。當其興到，頃刻千言，無所感觸，或經時不作一字；又脫稿不自收拾，子弟鈔存十之三、四而已。而其盤盤之氣，熊熊之光，瀏漓頓挫，不主故常，以視近世日程月課，楦釀篇牘，自張風雅者，其貴賤何如也？今歲春初，友芝過望山作上元，乃把酒慨然曰：「吾輩俱老大，所學既不見於用，計無復長進；而數十年心力所寄，不忍棄置，將次第厄梨棗，取當世通人是非焉。

憶吾子昔有漫有右小時語，姑以先之，唯吾子爲我序。」輒書其學術根柢所以能昌此詩者，以諗觀者，他不具論也。

翁同書《巢經巢詩文序》古近體詩，簡穆深厚，時見才氣，亦有風致。其在詩派，於蘇、黃爲近。要之，才從學出，情以性鎔，蓋於侍郎之文爲具體矣。

王柏心《巢經巢詩鈔序》至其爲詩，則削凡刷猥，探詣奧頤，淪靈思於赤水之淵，而拔隽骨於埃壒之表，不規規肖仿古人，自無不與之合。

黎汝謙《巢經巢詩鈔後集引》吾觀先生晚歲之詩，質而不俚，淡而彌眞，有老杜晚年景界。

唐炯《巢經巢遺稿序》凡所遭際，山川之險阻，跋涉之窘艱，友朋之聚散，室家之流離，與夫盜賊縱橫，官吏割剝，人民塗炭，一見之於詩。可駭可愕，可歌可泣，而波瀾壯闊，旨趣深厚，不知爲坡谷、爲少陵，而自成爲子尹之詩，足貴也。

陳夔龍《遵義鄭徵君遺箸序》所爲詩，奧衍淵懿，黝然深秀，屹然爲道、咸間一大宗。近人爲詩，多祧唐而禰宋，號爲步武黃、陳，實則《巢經》一集，乃枕中鴻寶也。

趙愷《巢經巢遺詩跋》先生以經術居國史《儒林傳》，已爲定論。而詩之名滿天下，上頡杜、韓、蘇、黃，下頏朱、王，已無煩稱說。巴陵吳南屏曰：「子尹詩筆，橫絕一代，似爲本朝人所無。」曾湘鄉亦頷其言。

張之洞《小漚巢日記》讀莫氏《郘亭集》、鄭氏《巢經巢集》，石瀨清激，百丈游鱗可見，掇皮皆眞矣。然時如林箐隘谷中，見日光炯碎；又如深山鍊氣服食之士，被薜衣蘿，終有山鬼氣味，令人不歡。

《廣雅碎金》附錄張之洞校語《巢經巢集》，清厲刻峭，純從孟、韓出，讀之如餐諫果，飲苦茗，令人少歡悰。

《退庵詩話》卷一一子尹【略】長於歌行，長篇亦多佳構。

陳田《黔詩紀略後編·鄭徵君傳》先生詩則蚤歲措意眉山，晚乃由韓、孟以規少陵，才力橫恣，範以軌度，冥心妙契，直合古人。又通古經訓詁，奇字異文，一入於詩，古色班斕，如觀三代彝鼎。【略】余嘗論次當代詩人，才學兼全，一人而已。

《雪橋詩話》卷一二子尹詩有似長吉者，如《蘭干曲》：【略】有似太白者，如《傷歌行》：【略】子尹有句云：「作詩誠餘事，強外要中歉。膏沃無暗槩，根肥有新艷。」蓋自道其所得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九鄭珍，字子尹，號柴翁，遵義人。道光丁酉舉人。官荔波教諭特用知縣。有《巢經巢詩鈔》。

又子尹禮經小學，纂述博綜，餘詣爲詩。能運健筆，委折達所欲言，意象開拓，力避庸懦。郘亭與之齊名，當日互道心得，庶幾各愜分際。初刻詩九卷，貴州高氏刻；後集四卷，華陽王氏再刊於粵中，補錄遺集一卷。其詩世多稱誦，故爲審擇以存。

陳衍《秋蟪吟館詩跋》近人之言詩者，亟稱鄭子尹。子尹蓋頗經喪亂，其託意命詞，又合少陵、次山、昌黎而鎔鑄之，故不同於尋常之爲也。

又《密堂詩鈔序》顧道、咸以來，程春海、何子貞、曾滌生、鄭子尹諸先生之詩，欲取道元和、北宋，進規開、天，以得其精神結構之所在，不屑貌爲盛唐以稱雄。

又《近代詩鈔敘》文端（祁寯藻）學有根柢，與程春海侍郎爲杜、爲韓、爲蘇、黃，輔以曾文正、何子貞、鄭子尹、莫子偲之倫，而後學人之言與詩人之言合而恣其所詣。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有清一代，詩宗杜韓者，嘉、道以前推一錢蘘石侍郎；嘉、道以來則程春海侍郎、祁春圃相國，而何子貞編修、鄭子尹大令皆出程侍郎之門，益以莫子偲大令，曾滌生相國諸公，率以開元、天寶、元和、元祐諸大家爲職志，不規規於王文簡之標舉神韻、沈文慤之主持溫柔敦厚，蓋合學人、詩人之詩二而一之也。

又子尹先生以道光乙酉選拔貢，及程春海侍郎之門，侍郎詔之曰：「爲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秦漢之書？」乃致力於許、鄭二家之學，已而從侍郎於湖南。故其爲詩，濡染於侍郎者甚深。侍郎詩私淑昌黎、雙井，在有清詩人，幾欲方駕蘗石齋，天不假年；而子尹與道州從而光大之，壽陽、湘鄉又相先後其間，爲道、咸以來詩家一變局【略】竊謂子尹歷前人所未歷之境，狀人所難狀之狀，學杜、韓而非摹仿杜、韓，則多讀書故也。此可與知者道耳。

姚永概《書鄭子尹詩後》生平怕讀鄭、莫詩，字字酸入心肝脾。郘亭尚可老巢酷，愁絕篇篇母氏思。乃知文字到妙處，性情學力分張麾。無情終是

土木偶，無學未免成傖兒。昔者吾友江潛之，文令人快猶卑卑。惟酸方許語刻骨，此言眞實不余欺。學詩半生偶自喜，持以較古多然疑。世士得名殊妄耳，那曉《三百風》詩遺。

《平等閣詩話》卷一 鄭太夷先生曰：作詩當求獨至處。孟（東野）詩勝韓，正在此耳。眞氣旁薄，奇語突兀橫空而來，非苦吟極思那能到，千古一人而已。近人惟鄭子尹（名珍，遵義人。著有《巢經巢詩鈔》。）稍稍近似。今能效子尹者，則惟陳伯嚴耳。

又 遵義鄭子尹先生（珍），篤學能文，家奇貧，遭際亂離，崎嶇山谷間，時以詩篇寫黔中巉崖絕壑之勝。雅善《說文》，故爲詩不主故常而自然幽峭，論者謂東野之嗣音也。【略】又鈔《東野詩畢書後》云：「峭性無溫容，酸情無歡蹤。」上友千祀，如見其人，不僅可作《貞曜先生讚》讀也。

胡先驌《讀鄭子尹巢經巢詩集》 鄭珍（子尹）卓然大家，爲有清一代冠冕。縱觀歷代詩人，除李、杜、蘇、黃外，鮮有能遠駕乎其上者。

又 《巢經巢詩》最足令人注意之處，即其純用白戰之法，善於驅使俗語俗事以入詩也。【略】其詩雖故取材于庸俗，而絕非元、白頹唐率易之可比。蓋以蘇、黃、韓、杜之風骨，而飾以元、白之面目者，故愈用俗語俗事，愈見其筆力之雄渾，氣勢之矯健。

又《評嘗試集》 有清一代詩人最特殊者，莫如咸豐間之鄭子尹。【略】其過人處，正在以俗話俗字入詩，而能語語新穎，不嫌其俗。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 咸、同後，競宗宋詩，只益生硬，更無餘味。其稍可觀者，反在生長僻壤之黎簡、鄭珍輩，而中原更無聞焉。

又《巢經巢詩鈔跋》 鄭子尹詩，時流所極宗尚，范伯子、陳散原皆其傳衣。【略】時流咸稱子尹詩爲能自闢門戶，有清作者舉莫及。以余觀之，吾鄉黎二樵之儔匹耳。立格選辭有獨到處，惜意境狹。

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 詩宗孟郊，【略】刻削堅楚，自謂足傳孟郊，然非正宗也。

《清儒學案小傳・巢經學案》 黔中樸學，莫猶人藍筆開山，巢經擴而大之。深寧許、鄭，不背程、朱，熟精《三禮》六書，著述蔚然，宗旨正確。湘鄉曾氏推爲西南碩儒。郘亭博通，名相埒焉。述《巢經學案》。

分論

《正月陪黎雪樓（恂）舅游碧霄洞》 《石遺室詩話》卷四：《巢經巢集・正月陪黎雪樓舅游碧霄洞作》，效昌黎《南山》而變化之，詩云：【略】視用或某或某者，又有生熟之別，惟「陶謝」句「陶」字似湊，不如徑用謝公。

《玉蜀黍歌》 凌惕安《鄭子尹年譜》：道光十二年，壬辰，先生二十七歲。【略】有《玉蜀黍歌》之作，謂玉蜀黍，即古之木禾，徵引詳博。

《捕豺行》 凌惕安《鄭子尹年譜》：道光十二年。【略】鄉里豺爲患，頗猖獗，先生感喟百端，有《捕豺行》之作，寫豺勢之橫，厭食豚犬，遂至食人，可以風世。

《完末場卷矮屋無聊成詩數十韻揭曉後因續成之》 胡先驌《讀鄭子尹巢經巢詩集》：其描寫敘述極平易庸俗之事，而生動空靈，尤徵作者想像力之強，初不待雕琢堆砌以炫人耳目也。【略】如《完末場卷矮屋無聊成詩數十韻揭曉後因續成之》一詩中敘應試情況云：「四更赴轅門，【略】槩急膏亦傾。」此段將科舉時代應試情形，如侯門、唱名、搜檢、携食具，釘號板、出題、蓋關防諸步驟，曲曲繪出，令人讀之有如身歷，誠科舉之一絕佳史蹟也。彼預試者，五百年來何啻千萬，就中大詩家出身科舉者，亦未可屈指數，然無作詩以紀之者。非以其平淡無奇，甚或鄙爲無謂之功令，但爲獵取仕進之塗徑，羞以形諸章句耶！然化臭腐爲神奇，正足以彰作者之才力焉。又《評嘗試集》：其《完末場卷矮屋無聊成詩數十韻揭曉後因續成之》一詩中「四更赴轅門」至「關防映紅青」一段，歷敘鄉試時之情況，寫五百年來詩人之所不敢寫。

《貴陽送部亭赴京就知縣選兼試春官》 《巢經巢詩鈔後集》附趙愷按語：二詩乃神化之作，不可以跡象求者。兩先生亦自是成永訣。

《五孫種痘作二首》二 《十朝詩乘》卷一六：鄭子尹《巢經巢詩》，澤古甚深。其《五孫種痘篇》自注引陳鼎《滇黔土司婚禮記》謂：龍土司即《左傳》龍人裔，於周爲漢上諸姬，楚滅其國，俘而放之南徼，遂爲今龍家苗。其俗忌種痘，種者百不活一，或延染，一鄉俱盡。求避痘之法，一受妊即與夫異居。故大家設室老，小戶即由其姑護之。凡婦受妊，詰旦眉間即見紅縷。姑知之，亟移置別室，夜加鐍，至七閱月胎成始弛。子尹詩有云：【略】是作引

《生民》、《靜女》傳箋及《正義》爲證，可謂考古知今者矣。

《禹門哀》 凌惕安《鄭子尹年譜》：咸豐十一年，辛酉，先生五十六歲。【略】是年感念時事，耳聞目見，疾首痛心，有《西家兒》、《東家媼》、《禹門哀》、《僧尼哀》、《抽釐哀》、《南鄉哀》、《經死哀》、《紳刑哀》、《移民哀》等之作，少陵《石壕吏》、《新安吏》之作，不是過也。悠悠千載，兩先生處境之厄，胡遽相似耶？錄之以見先生當日爲民衆呼籲之苦心，而描寫技術之高，尤屬餘事。

《病中歎》 《石遺室詩話續編》卷三：此首亦憤激之言，絕筆之作，不有此逸詩，不知子尹受此苦惱也。子尹善人孝子，而暮年經此苦況，天道信難言哉。

傳記

《續碑傳集》卷七四黎庶昌撰《鄭徵君墓表》 先生諱珍，字子尹，晚號柴翁，姓鄭氏。其先吉水人。七世祖益顯爲劉綏部將，以明萬曆庚子，從平播綏班師，被論回衛。益顯領舊兵屯防水煙，遂爲遵義人。曾祖某。祖學山，縣學生員。考文清，兩世精醫，衍德於術。妣氏黎，余姑也。先生自幼精力之過絕人，寓目輒能記誦。余世父雪樓公以憂歸自桐鄉，多蓄典籍，先生以甥行學於舅家，悉令鼓篋讀之，恆達旦夕，肘不離案，衣不解帶，數年而學以大明。道光五年，選拔貢生，受知於歙縣程侍郎恩澤。侍郎詔之曰：「爲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秦、漢之書？」先生大感悟，益進求諸聲音文字之原，與古宮室、冠服、車輿之制。方是時，海內崇尚考據，名曰漢學，從者波靡。先生師承其說，實事求是，不立異，不苟同，即已洞知諸儒者之弊。治經宗漢，析理尊宋。踰二年，復從侍郎於湖南歸，而與府教授莫猶人先生游，益得與聞國朝六、七鉅儒宗旨。久之，經術益大，涵肆莫可殫詰。先生之爲學，其孤詣有可得而言者矣。其初實致力於許、鄭二家之書，以爲不明傳注則經不能通，不明訓詁則傳注不可得而讀。其於康成、叔重，信之惟恐不篤，尊寵之惟恐不及。既治三反，苟有惑，則憤發潭思；又不合，則羣綜諸儒之說，旁參曲證，必求一得當程、朱氏之義理而後已。如是者，積三十餘年。而先生之於「三禮」、「六書」乃始渙然、怡然矣。蓋經莫難讀於《儀禮》，昏喪尤人道之至重，則爲《儀禮私箋》。古制莫晦於《考工》，則爲《輪輿私箋》、《堯氏圖說》。小學莫尊於《說文》，以段玉裁、嚴可均二家之說綦備，則爲《說文逸字》及《說文新附考》。奇字莫詳於郭忠恕《汗簡》，而謬俗實多，則爲《汗簡箋正》。漢學莫盛於康成，則爲《鄭學錄》。每勘一疑，獻一義，刊漏裁誣，卓然俟聖而不惑，斯亦天下之神勇也。先生嘗以謂遵義漢牂柯地，自郡人尹珍從許慎應奉授經書圖緯，教授南域，後遂無有經術發聞者。於是毅然以道眞自命，故學成，而先生褒然爲西南巨儒。以道光十七年丁酉舉於鄉。甲辰大挑二等，凡三爲教官，最後補荔波縣訓導。適狄夷作亂，大舉攻城，縣令蔣嘉穀病不能視事，先生募南丹廠工三百人，署以軍政，縋城出擊，斬馘甚衆，城賴以完。未幾，遂棄其官以歸。先是先生自得鄉舉後，即已厭薄仕進。惟從政於門內甚謹，存則授几授杖，以至視形聽聲，無不致敬，以勉於分所當爲；歿則附身附棺，以至繼志述事，無不盡慎以達乎心之所安。晚歲經營子午山廬於墓次，將浩然自得以終，不復與聞人閒事。同治二年癸亥乃用大臣密薦，詔赴江蘇以知縣補用，未行而口疾作，遂以甲子九月十七日終於家，春秋五十有九。配余從姊黎孺人。子一，知同。女子二人。孫男幾人，孫女幾人。先生之學，鴻肆而核辯。經術所不能盡者，益播爲詩古文辭，以昌大之壤奇孤邈，力闢陳常。論者以爲漢學家所未有。譔著之書，已刊行者：《儀禮私箋》八卷、《輪輿私箋》二卷、《說文逸字》二卷、《說文新附考》六卷、《汗簡箋正》八卷、《鄭學錄》四卷、《巢經巢經說》一卷、《巢經巢詩鈔》九卷、《樗繭譜》一卷、《母教錄》一卷；未刊者有《考工堯氏圖說》、《說隸》、《親屬記》、《老子注世系一綫圖》、《巢經巢文鈔》、《無欲齋詩注》，凡若干卷，而《遵義府志》、《播雅》兩書尤爲邦人文獻所繫。往者吾讀國史儒林傳》，見高宗純皇帝崇尚儒術，於時顧棟高、梁錫璵等皆以經明學粹下詔褒許，列於册首。如先生者，內而懿行集於身外，而經術顯於衆，以視棟高諸人，孰爲優劣，未易遽定，其可與於儒林邪抑猶未邪？將以俟諸知言君子。

《清史列傳·儒林傳下二·鄭珍傳》 鄭珍，字子尹，貴州遵義人。道光十七年舉人，以大挑二等選荔波訓導。咸豐五年叛苗犯荔波，知縣蔣嘉穀病，珍率兵拒戰，卒完其城。苗退，告歸。同治二年大學士祁嶲藻薦於朝，特旨以知縣分發江蘇補用，卒不出。三年卒，年五十九。珍初受知於歙縣程

恩澤，語之曰：「爲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秦漢之書？」乃益進求諸聲音、文字之原，與古宮室、冠服之制。方是時，海内之士崇尚考據，珍師承其説，實事求是，不立異，不苟同，洞知諸儒者之得失。復從莫與儔游，益得與聞鉅儒宗旨。於經最深《三禮》，墨守司農，不敢苟有出入。《儀禮》十七篇皆有發明，半未脱稿。所成《儀禮私箋》僅有《士昏》、《公食大夫》、《喪服》、《士喪》四篇，凡八卷。而《喪服》一篇，反覆尋繹，用力尤深。又以《周禮・考工記・輪輿》，鄭注精微，自賈疏以來不得正解，説者日益支蔓，成《輪輿私箋》三卷。尤長於《説文》之學，所著《説文逸字》二卷《附錄》一卷、《説文新附考》六卷，皆見靜於時。他著有《凫氏圖説》、《深衣考》、《汗簡箋正》、《説隸》等書。又有《巢經室詩鈔》《文鈔》、《明鹿忠節公無欲齋詩注》。而所撰《遵義府志》，古今文獻蒐羅精密，好古之士比之《華陽國志》。珍嘗謂：遵義，漢牂柯也，自郡人尹珍道眞從許愼應奉受經書，圖緯教授南域後，無有以經術發聞者。於是以道眞自命，而取以爲名。故學成，而哀然爲西南巨儒焉。子知同，能傳其學。

紀事

《留别程春海先生》 凌惕安《鄭子尹年譜》：道光八年，戊子，先生二十三歲。【略】六月，從恩澤於長沙，旋辭歸，應秋試，有詩留别恩澤，恩澤有「吾道南矣」之歎。《留别恩澤詩》云：【略】。

《播州秧馬歌》 凌惕安《鄭子尹年譜》：道光九年，己丑，先生二十四歲。【略】遵義去冬無冰雪，今年春垂盡，乃雨。先生出游，見農人攜犁荷耙，翻車叱犢，其聲喧豗，喜甚，沾衣濕屨，不顧也。因有《播州秧馬歌》之作。

《網籬行》 凌惕安《鄭子尹年譜》：道光十五年，乙未，先生三十歲。【略】在公安見居民種菜，即以敗網爲籬，以爲奇觀，因有《網籬行》之作。

《追和程春海先生椽薤十詠原韻》 凌惕安《鄭子尹年譜》：道光十七年，丁酉，先生三十二歲。【略】程恩澤有《椽薤十韻》，先生追和之。

《吴公嶺》 凌惕安《鄭子尹年譜》：吴公嶺，地極險峻，爲蜀鹽入黔必經之路。苦力背負，艱於步履。偶一失足，即無生理。而當時四川鹽商，坐享厚息。力夫辛苦終日，不獲一飽。先生忿不能平，故詩《有吴公嶺》一首。

《江邊老叟詩》 凌惕安《鄭子尹年譜》：道光二十三年。【略】至公安，屏陵驛因水災，徙李家口，舊道斷没無人行，晤江邊老叟，感而有作。

《自大容塘越嶺快至茅洞》 凌惕安《鄭子尹年譜》：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先生四十歲。【略】經大容塘，聞道茀不可行，先生沈吟久之，悔攜子同來。時天向黑，氣象慘切，及見人村，顔色始煥，自謂穿虎穴也。

《神魚井》 凌惕安《鄭子尹年譜》：道光二十五年。初十日，先生生日，訪何忠誠公騰蛟故宅，有詩。又，觀神魚井，有詩。

《三月廿四西佛崖拜何忠誠公墓》 凌惕安《鄭子尹年譜》：道光二十五年。【略】(三月)二十四日，攜知同西佛崖拜何忠誠公墓。因見標廢壟穢，感於歷任守令之未能任其事，復料量墓後隙地，可亭可祠，以謂邦人士亦與有責，詩以張之。

《四橘堂歌》 凌惕安《鄭子尹年譜》：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先生四十三歲。【略】府署内堂後庭，有橘四株。先生下榻庭中，圖書森森，多所獲。月餘，而橘子如牛乳。署中人云：「已三歲不子，今轉盛。」丕宗以眉閉相屬，先生因以四橘顔之，復留長句。

《蒲翁行》 凌惕安《鄭子尹年譜》：道光二十八年【略】八月，歸自都匀，晤百一十歲老人蒲翁於甕安趙本敖所，因爲詩紀壽。

《書周漁璵先生桐野書屋圖後圖康熙戊子作》 凌惕安《鄭子尹年譜》：咸豐三年，壬子，先生四十七歲。【略】先生年來，與莫友芝整理謝君采詩，今年復從事於周起渭《桐野集》。惟惜《通志》起渭傳寥寥僅數語，因欲詳其譜狀於集前，以明事蹤。乃寄信桐野故鄉板橋山。旋桐野裔孫，趁秋試攜禹尚基及沈宏所繪《西崦春耕》、《桐野書屋》兩圖來，譜狀仍無有也。先生觀此兩圖，愀然想見高風，因摹桐野像，復影《西崦圖》。像擬刻之集中，圖則藏之《巢經巢》中。中秋日，更各題詩一首於圖後。

《弃穀》、《移書》 凌惕安《鄭子尹年譜》：「咸豐四年，甲寅，先生四十九歲。【略】八月，桐梓楊隆喜稱亂，破縣城至郡據雷台山，圍城四月餘。先生遂弃穀、移書，皆有詩。《弃穀》詩云：【略】《移書》詩云：【略】。

《十一月二十五日挈家之荔波學官避亂紀事八十韻》 凌惕安《鄭子尹年

譜》：咸豐四年。【略】里氛日惡，寖及東里。先生感於保守桑梓之無術，思走都匀，又慮失民望，逡巡未決，適堉趙廷璜來省，以謂害至，徒與俱焚，無益於事，今況受祿人當無間言。先生因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挈家之荔波學舍，且以避亂，有紀事詩八十韻。

《唐南溪單騎撫賊歌》《清史稿·文宗本紀》：咸豐九年冬十一月戊辰，滇匪犯叙州，【略】己丑，滇匪陷叙州，另股陷酉陽、秀山。

《遇家人自蜀歸遂僦揚家河岸劉氏宅居趙曉峯作魁巖歌見慰賦答》、《讀書牛欄側三首》《巢經巢詩鈔後集》附趙愷按語：當庚午辛未間，愷與續修《府志》，斷至辛亥年止。紀桐梓事，曾於《古跡》記先生游踪，魁巖寓宅、牛欄讀書處皆紀之，無敢忽。

《避亂紀事九十韻》凌惕安《鄭子尹年譜》：咸豐十年，庚申，先生五十五歲。【略】避亂桐梓魁巖下。【略】有避亂紀事詩之作，當日之流離顛沛，可見也。

《抽釐哀》陳其元《庸閒齋筆記》：居者立局，行者設卡。

著録

《石遺室詩話續編》卷三　今人喜搜集前人逸稿，多爲本人所刪棄者，轉以暴前人短處矣。近見盧前所刊《巢經巢逸詩》一卷，凡二十葉，則未刻之稿，非刪棄也。中有《埋書》五言古四首，言藏書三萬餘卷，盡爲賊毀，收其灰燼埋之。

《嘉業堂藏書志》卷二　巢經巢金石筆識一卷補遺一卷（鈔本），遵義鄭珍子尹。同治辛未秋八月錄草稿畢。鄭珍記。　先生爲黔中經學名家，所著有《巢經巢文集》行世。此其金石跋尾手稿，凡六十六條，《補遺》七條。考據精審，於以知鑒藏一途，亦須多讀古人書，方可詡東壁之富也。（繆稿）

雜録

《皇清書史》卷二九引《黔詩紀略後編》鄭珍，字子尹，號柴翁，別號五尺道人，遵義人。道光十七年舉人。官荔波教諭。保知縣，分發江蘇，不赴。篆法遠紹斯冰，從容合矩。錢、鄧而下，未見其儔。

邊浴禮

馬桐芳《憨齋詩話》任邱邊浴禮袖石詩學李長吉，而得其神。

《國朝正雅集》卷八七《寄心盦詩話》余十年前即聞袖石名，暨游京師始相識。袖石抱經世之學，時有憂時之志，不得已而發之於詩，此今之有心人也。其《保陽客中感懷》四十韻有云：「經綸期將相，規矩痛高曾。」又《答芝卿》云：「名山期共訪，時事勿多談。」則胸中悲憤可知矣。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五　邊浴禮，字夔友，一字袖石，任邱人。道光甲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河南布政使。有《健修堂集》。

又　陶堯香曰：袖石年弱冠，所作詩已數千首。博聞宏覽，游中州，李夢韶觀察以才子目之。各體皆工，激昂排奡，不主故常。

又　余前官大名，刻《晚香倡和集》，載袖石詩，皆少作也。既入翰林，才益斂，詩益工，託意閒雅，升沈枯菀，未嘗攖懷。由諫垣外簡，官南汝光道，時督師擊賊，憂時感事，慷慨淋漓，駸駸決浣花之藩，而摩其壘，詩又一變。

又　袖石客陶堯香大名郡齋，襄訂《畿輔詩傳》，有詩紀事云：「歌到幽燕多感慨，派分河北幾趫雄？遺珠尚欲徵家集，搜玉終期繼《國風》。」又《疊韻題晚香來雨集》云：「箏琶幸附南音末，標榜羞誇北地雄。」繼入沈西雍幕，佐輯《常山貞石志》，大河南北山川古蹟，題詠殆偏。金石、圖畫、古物，多入歌行，藻韻並勝。服官中外，更歷時變，所作蒼涼悲壯，詩體益峻。兼擅

倚聲，出入草窗、玉田，南皮張文襄公《書目答問》於當時詞集，僅取其《空青詞》及承子久《冰蠶詞》兩家耳。

《復堂詞話・邊浴禮詞》　袖石方伯填詞，刻意南宋，位置在草窗、玉田間。

《大清畿輔先哲傳・文學三・邊浴禮》　九鎥之子浴禮，字夔友，又字袖石。博總羣籍，才思煥發。性尤嗜詩，弱冠所爲已數千篇，與馬壽齡、楊淞、華長卿、陶樑相友善，有「畿南才子」之目。道光二十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居京師，閉戶讀書，敦厲名節，升沈枯菀，未嘗攖諸懷。文宗御極，膺大臣薦，不次召對。出典山左鄉試，擢吏科給事中。外簡河南歸德知府。咸豐四年，升南汝光道。是時楚北烽火縱橫千里，浴禮督師屯信陽，扼險以守，力抗賊氛。軍書旁午，數千言刻燭立就，從不假手僚吏。復手縛巨盜，克復光、息二城。四川遊勇糾衆犯關陽，假道圖侵擾，浴禮據險邀擊，殺百餘人，餘衆駭竄。上嘉其功，溍擢至河南布政使。浴禮負經濟才，膽略過人。羽檄紛錯，不廢唫詠。其爲詩，不主故常，激昂排奡。七古尤光氣逼人。其和陶樑消夏諸詞，清和諧婉，有南宋人風味。初浴禮與監利王柏心同在陶樑幕中，聯裾倡和，樑目爲燕、楚兩奇士。柏心嘗序其集，略曰：「詩之肇興盛矣哉，然其傑者代不數人。君其預於此數者乎！挺生慨慷悲歌之地，天才俊拔，神解超悟。自束髮迨中歲，吟詠未嘗一日輟。其後觸於朝野多虞人才用舍，凡所以攄忠欵宣憤懣者一於詩寄之。夫古有仕進而才退者矣，有愁苦易工歡愉難好者矣，何君秩愈貴而治詩獨勤且工也，豈非悱惻忠孝、貞亮耿介之情結於內不可得而變耶，榮枯得喪，通嗇顯晦之境乘於外，百折而不以易其心邪？世之爲詩者，役於外以搖其內，非才有進退，乃心有移易故爾。君視榮遇若儻來，適適然不知其可喜，忽歌忽哭，惟導吾中所欲言者無使堙鬱，故其高者抗霄漢，閎者包宙合，雄者撼山嶽，而悽清婉切者若風雨夜鳴、絲竹篪進也。較困約時，每變益工，是非有他也。積於內者日以深固，外至者莫能奪焉。名位彌崇，旨趣彌淡，纏緜骨肉，悵望林泉，始未不渝初志，以是知君之襟懷遠矣。」著有《健修堂詩集》十八卷、《空青館詞》三卷、《東郡趨庭集》行世，論者謂河朔文采彪炳，而邊氏一族尤爲詩人之藪，人比之六朝王、謝云。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一五　邊浴禮，字袖石，直隸任邱人。道光甲辰進士，官至河南布政使。有《健修堂詩集》、《空青詞集》。

《詞林輯略》卷六　邊浴禮，字夔友，號袖石，直隸任邱人。散館授編修，官至河南布政使。罷，以事遣戍。著有《健修堂詩》、《空青館詞》。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邊浴禮》　邊浴禮，字夔友，直隸任邱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官至河南布政使。浴禮博聞宏覽，於書無所不讀。嗜詩，年甫弱冠，所作詩已數千首。激昂排奡，不主故常。七古尤光氣逼人。時以才子目之。與馬壽齡、楊淞、華長卿、陶樑相友善。其和樑消夏諸詞，樑亟賞之，以爲清和諧婉，有南宋人風味。著有《袖石詩鈔》、《東郡趨庭集》、《健修堂詩錄》。

《庚戌書事》　《十朝詩乘》卷一六：邊袖石方伯《庚戌書事》云：【略】謂妖人薛執中也。執中挾袁術奔走都下，朝貴多爲所惑。吳縣曹艮甫（楙堅）爲御史巡城，毅然捕治。既下部訊鞫，法曹猶有陰袒之者。其術惑人深矣。

吳嘉洤

曾國藩《儀宋堂文集序》　清如先生名聞海內已久，有「吳中七子」之目。戊戌與余同舉進士，廷試二甲第七名。由中書轉宗人府主事，入值樞垣，歷階郎署，迭掌文衡。在都與余交最深。退食時，頻相過從，置酒談讌。人來質難問疑者，必爲之辨晰詳明，絕無吝色。喜作詩古文詞，每見則哀然盈篋。其從容閒暇概可知矣。君既乞假南旋，居無何，余亦奉喪回籍，遂闊縱迹。咸豐庚申，余奉詔討粵匪，承乏兩江，知兄漂零海外，旅況難堪。癸亥，君顧余於安慶行轅。君雖年逾古稀，而精神猶昔，余甚樂與君常聚。時得剋捷蘇垣之信，遂請歸。歸後手札往返不絕。乙丑，余會剿髮捻，督君臨淮。是冬遽聞君凶耗，而廢斤輟弦之感爲隕涕者累日。今奉朝廷大簡車徒之命，自金陵行至此，文孫玉君以君遺稿進謁，且請序於余，曰：「先大父夙受公知，公其毋庸辭。」余感其言，受其稿而卒讀之。其文固廣大，含容無所不備；純粹以精，無復可間，渾渾乎上追古之作者。其緒餘更發爲詩歌，長言詠歎，惟愜乎情。所以身雖退，而忠君愛國之忱溢於言表；境至嗇，而安貧

樂道之心形諸篇什。不屑屑於規仿誰家，胚胎何代，卓然爲當世正宗。後有學者，舍此其誰與歸？

《蛻翁所見詩錄・感逝集》 清如早慧多才，詩詞駢散文涉筆即工。弱冠聲譽鵲起，名在「吳中七子」之列。中年家落。謀食近游。三十九始舉賢書，又十年戊戌成進士，以中書舍人入值樞禁，洊升戶曹，分校禮闈，出典蜀試。六十外引疾歸，買小園於井儀坊以娛老，顏曰退園。自刊其詩文爲《儀宋堂集》。人本和易，後生好名者多暱就之，酌酒論文無虛日。庚申家破，避亂崇明，甲子春始歸里。乙丑十月卒，齒七十六矣。【略】其詩少從六朝、初唐入手，多華縟溫雅之作。既而涉歷漸深，大變初習。時而激宕排奡，時而幽淡蒼涼。自言於蘇、黃之間，尤愛涪翁。以余觀之，則所得蘇多而黃少。及通籍以後，身踐清要，雍容揄揚，面目不無小異。而交遊酬應亦所難免焉。余選其詩七十首，中歲之作爲多，皆取議論風格戛然自異者，其餘則略一及之。至林下十年之詩與散體文數卷，庚申春，刻甫竣而燬于兵亂，並原稿失之。避難海外，又有《乘桴小草》二卷。

《雪橋詩話餘集》卷七 吳清如與朱酉生、沈閏生、王井叔、潘功甫、彭詠莪、章君繡，有「吳中七子」之目。【略】丙午考試差，宣廟諭曰：「吳嘉洤寫作俱佳，何以不入翰林？」晚歲感及知遇，形諸篇詠。詩出入山谷、劍南，文宗廬陵及震川、堯峰諸家。仁和馮文介公培元，其門下士也。壬子以講學督學湖北殉難。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一 吳嘉洤，字清如，吳縣人。道光戊戌進士，官戶部郎中。爲文宗歸有光、汪琬，上窺廬陵，清眞雅正，卓然可傳。自謂詞不如詩，詩不如古文。實亦定論。主講平江書院。撰《儀宋堂文集》□卷文二集十卷文外集三卷詩集十卷詩外集一卷詞集二卷。

《絕句》 沈濤《匏廬詩話》：余謂亦當呼爲「吳黃葉」。

《續碑集傳》卷二〇亢樹滋《吳先生傳》 同治四年十月，同縣清如先生卒於里第。越明年，其嗣君文杜狀其行，徵傳於余，且曰：「先大夫素善子文，子其無辭？」余按其狀而不禁慨然太息曰：「噫！先生卒，而吳中之風雅不可復作矣。」先生姓吳氏，諱嘉洤，清如其字也。生而聰穎，自爲諸生即以詩古文詞知名於世，有「吳中七子」之目，一時名公鉅卿皆以國士相待。舉道光戊子科鄉試。戊戌成進士，由內閣中書入直軍機，升宗人府主事、戶部河南司員外郎。充癸卯鄉試同考官，丙午四川副考官，所至靡不稱職，而尤能得士，何少司農彤雲、馮文介公培元其最著也。在都日，值座主宜黃黃公初度，諸門生欲爲壽，公必得先生文乃喜。人有以疑義質相國，穆公必曰：「問吳某。」其爲當代器重如此。然先生謙謹自守，絕不以所長傲人。又淡於榮利，嘗以「退齋」榜其廬，故舉朝無忌嫉之者。丙午考試差，宣廟諭諸大臣曰：「吳嘉洤寫作俱佳，何以不入翰林？」嗚呼！以先生之才，自當備著作之任，顧浮沈郎署，識者不能無憾。而宣廟獨知之，深惜之。至古謂得一知己可以不恨，而先生竟得此於當亡，宜其晚年感及知遇之恩，猶形諸篇什，而低徊不置云。及宣廟崩，先生遂解組歸，掌教平江書院。時值寇警，當事設局措置兵食，延先生董其事。先生以利藪所在，辭不就。築室鮒溪之旁，名曰「退園」，有水木明瑟之勝。春秋佳日，恆與諸故人談讌其中，不與外事，不營生產，時人莫不仰其高而羨其達也。爲人和厚，與人交，不閒存歿。居鄉時，有譖某紳於大吏者，大吏怒，訪諸先生，先生爲之解釋，事乃已。平居無疾言遽色，雖僕隸下人不輕呵叱。先世饒於貲，及先生之身，爲仲兄折閱殆盡，不名一錢，略無幾微忿恨。故識與不識，皆稱先生爲長者。晚經喪亂，貧益甚，猶時時與同志飲酒賦詩，以自樂焉。所爲古今體詩出入唐、宋，不拘一格。而古文則專法廬陵，清眞雅正，卓然可傳。自謂平生詞不如詩，詩不如古文，亦定論也。著有《珠塵集》、《秋錄詞》、《儀宋堂詩文集》、《乘桴小草》各若干卷。卒年七十有六。論曰：吾吳爲文章淵藪，比年以來爲士者競馳騖於聲利，而一二鄉先生率擁資自封，不復以傳世行遠爲計，惟先生績學嗜古，猶有國初諸老遺風焉。曩余嘗以詩文就正，先生謬加推許，余愧不敢當。而先生虛懷樂善之心可概見矣。今幸以文字受役，私心竊喜，因摭其梗概而書之如此。

《皇清書史》卷六 吳嘉洤，字清如，吳縣人。道光十八年進士，官戶部員外郎。丙午考試差，宣廟諭諸大臣曰：「吳嘉洤寫作俱佳，何以不入翰林？」

《贈少穆中丞》 《十朝詩乘》卷一五：林文忠官翰林，即究心經世之學。出任監司，擢秉蘇臬，決獄平恕，民頌青天。值江省水災，建議倡捐、煮賑、資送、留養、收孩、瘞棺、捐衣、勸糶、養佃、典牛、借籽種、禁燒鍋，凡十二則，經江督陶文毅奏行之。尋遷蘇撫，益加意賑卹。凡散賑皆以

諸生任之，胥吏不得至鄉村。實惠及民，一無擾累。吳清如戶部（嘉洨）贈詩云：【略】蓋於文忠撫吳時賦贈者。

《有感》一　魏秀仁《陔南山館詩話》：當伊帥之駐寧波也，夷亦觀望數月，欲得講解，即以一舶杭天津，叩闍陳愬。直隸總督琦善爲上其章，附奏該夷恭順，可以招撫。廷議以爲然。乃以裕謙督兩江，琦善督兩廣，偕諭該夷速離定海，赴虎門聽令。夷素憚文忠，聞其去，大喜。比至虎門，則大擾亂，不復受招撫。而琦遽撤戍守。夷乘不備，於十二月十五日攻破沙角、大角二砲臺，副將陳連生及子鵬舉死之，參將周枋、千總張清齡先後陣亡。琦始錯愕以聞。明年辛丑二月，賊驅火輪船入虎門，守兵僅數百人，水師提督關天培請援兵，琦堅不發。提督力戰不支，自刎死。游擊岑廷章殉焉。同時，鎮篁鎮總兵詳福率楚兵守烏浦，戰歿巖山；游擊沈占鰲、守備洪連科先後被害。吳縣吳清如戶部《有感》之一云：【略】。

又二　魏秀仁《陔南山館詩話》：「辛丑四月，義律以罪趣歸。六月，領事噗嘶喳糾諸島以兵船百餘號至，再擾廣州，怵於義律覆轍，隨去之。七月，犯福建泉州之鼓浪嶼，直攻廈門。金門總兵江繼芸以護砲臺落水死。延平副將淩志、都司王世俊、把總紀國慶、楊肇基、季啓明等皆力戰死，廈門陷。總督率道府以下退保同安。八月，夷再犯定海，（定海縣城東西北三面環山，南面臨海，離海約一、二里。）壽春總兵王錫朋、處州總兵鄭國鴻、定海總兵葛雲飛拒戰。自十二日至十六日，我軍屢捷。十七日賊由陸路攻曉峯嶺（稻桶山左右），王鎮砲傷一足，猶揮兵進戰，賊憤，奪其戶去。轉攻竹山門（定海城門），鄭鎮中砲死。復攻東嶽宮（在東山），葛鎮勢孤，亦戰死。定海陷。吳清如戶部《有感》之二云：【略】夷於是遊奕蛟門，窺視鎮海。

又三　魏秀仁《陔南山館詩話》：欽使江督裕謙督兵駐鎮海。八月二十六日，賊船分泊沙蠏嶺、招寶山後及鎮海北門，先由沙蠏嶺登陸，攻占金雞嶺，狼山總兵謝朝恩拒戰死，提督余步雲自招寶山遁回攔江埠。賊遂踞招寶山，舉砲攻城。裕待提督之援不至，賊陷北門，遂自沈於泮水。縣民救送郡城，又送至紹，薨於途。鎮海縣丞李向陽殉難，余步雲後逮伏法，吳清如戶部《有感》之三云：【略】。

吳瑞熙《儀宋堂文集序》　先大父稿於咸豐已未親自編定付梓，未就而城陷，幷稿失去。亂後所作詩、古文、詞共若干卷，同治庚午春，蒙彭芍亭世丈分贈刻貲，瑞以他故未克舉行，心殊抱憾。深恐久而散佚，無以追述先志，且負彭丈盛心，因先將文稿十卷謹付手民。尚遺他文及古今體詩，力難兼及，請俟異日續刊焉。

林壽圖

論　述

謝章鋌《黃鵠山人詩初鈔序》　穎叔歷官四十年，所至有聲，夫詩特其緒餘耳。且其詩之工且多，一時魁人傑士，無不怵服而欽佩之，蓋無俟予言。而其慘淡變化，於其體製固結，不可解於其胸臆，穎叔自歷而自會之，予又不能言。

王拯《黃鵠山人詩初鈔序》　夫古今詩雖有不同，其本之性情，而可達政事，罔或異也。穎叔豪宕磊落之才，一斂之於佩玉瓊琚，開納衆有，與時消息，其志高而意和，故其時雖彌斂，而氣特昌，跌宕益奇。記昔淀園日，偶番休，君嘗策馬，挾其鄉人，徧遊西山碧雲、潭柘諸寺，同人皆不及知。歸則出詩寸許，盛發揮其皋壤之奇，或於其閒慷慨憑弔，雄深妙遠，使人睪然有以高瞻而遠矚。於是，君詩蓋極其盛，而且成矣。乃出樞直、歷臺諫，不數年閒，再遷京兆丞尹，出藩關中。關中方厄兵燹之餘，遺黎赤地，百度蕩然，論者謂君又將以其所爲詩者發之事業，以濟時艱，蓋其本之性情，而可達政事者，有素然也。

《國朝正雅集》卷八八《寄心盦詩話》　穎叔員外詩，五古最精，他體亦情思委婉。五古起語如《南陽》云：「長河送野色，到海流渾渾。」「落日照空曠，莽蕩開川原。」《聊東》云：「前山濕雲過，雨脚垂長虹。」「水日相激射，魚尾搖青紅。」尤與古人爭勝。七言近體中之「秋後病容黃葉減，燈前心事早鴻來。」「世事悠悠杯酒外，家山黯黯鼓聲中。」「漸驚耆舊襄陽盡，差慰靈光魯國存。」「江漢霸圖荒蔓草，沅湘秋色入斜暉。」神似大曆中之劉文房。穎叔溫厚懇摯，篤於愛友，故詩亦如之。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四　閩縣林穎叔方伯，道光進士。以事放歸。回籍後，留心經濟，旁及風雅，倡和尤盛。距今歿纔數年。詩多眞摯閱歷語，爲時傳誦。

龔詠樵《葴齋詩話》　林穎叔方伯壽圖，閩縣詩人也。詩未經刊，已刊者僅見其《華山游草》一册。近復刻《啓東錄》一書，引據詳明，足備考證。記其《由京兆尹出任陝藩》句云：「鸚鵡銜恩獨西放，隴雲無限月朦朧。」

《石遺室詩話》卷五一　歐齋先生釋褐後，與馬平王少鶴、瑞安孫琴西、仁和邵位西、臨桂龍翰臣諸公游，留心掌故，著有《啓東錄》。鄉邦文獻，則有《榕陰談屑》，實即詩話也。有云：「詩才自天分中帶來，有是種方有是樹。」【略】閩派盛於明，非盛唐之詩不讀，及鍾伯敬入閩，竟陵體風行，稍有學中晚唐、宋人者，有清初葉猶然。至沈歸愚《唐詩》、《明詩》、《國朝詩》三《別裁集》出，海內奉爲圭臬。閩人又專爲通套盛唐矣。歐齋先生少慕張亨甫，中年以後學山谷。《黃鵠山人集》前後頗不相類。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歐齋先生詩，少壯時濡染於松寥山人。七言爲岑、高，五言爲《選》體。後學山谷，亦不盡然。集中工力最肆者，在由京兆尹外放以後。【略】《詩鈔》凡十八卷，獨缺第十一卷，聞皆刺時之作，故未梓。

《停雲閣詩話》卷三　林穎叔（壽圖）水部，生多異兆，誕時，其母夢人持泥金帖至，有「英奇」二字，遂名。及乙巳北上，天氣嚴寒，在車中假寐，見一丈夫甚偉，皓首龐眉，長揖而立。穎叔異之曰：「吾行憊矣，何以助我？」答曰：「前程不遠，君無憂也。」遂以手摩其體者三，漸覺溫暖，少頃，跡之不復見。至都試畢，與池秋如（劍波）解元同寓，復夢黃衣人來報捷，見己名在七十餘，榜發果驗。穎叔篤於內行，天分尤高。自少工制藝，得古大家法。曹懷璞司馬（瑾）蒞閩時，器其不凡，遂於縣試冠軍，補弟子員，旋食廩餼。道光癸卯以第二人舉於鄉，越歲成進士，觀政戶曹。與余交素洽，恒出其所作相切磨。通籍後，益肆力於詩。著有《春暉閣詩草》。

傳記

《碑傳集補》卷一七謝章鋌《賞四品頂戴團練大臣前陝西山西布政使林公墓誌銘》　公諱壽圖，字穎叔。祖元炳，乾隆丁酉舉人，署江寧督糧同知。父士錟。贈君早世，母張太夫人苦節撫孤，搜破篋殘書授讀，嘗風雪中遣公負米，寒餓僵，踣顛於石，折其兩齒，至今笑則齦然。公穎異力學，少卽見知於閩邑侯曹公瑾。弱冠舉於鄉，成進士。觀政工部，入軍機處，諳練有名聲。又以其閒與孫衣言、張興鏞、王拯相切劘，講求有用之書。公感歐陽公少孤，承母訓，署所居曰歐齋。壽陽祁文端公爲之書額。轉御史，是時直省不修吏治，閩尤甚，公劾罷藩司裕鐸，又薦降調浙藩徐宗幹入閩，皆允行。其餘所言，多關重大，擢順天府丞遷府尹。公以嚴治，畿輔帖然。出爲陝西布政使。漢回方搆亂，危途也。太夫人曰：「急病讓夷臣職耳，速行勿疑。」公遂託母於所親，單騎抵西安。適當灞橋兵敗之後，縋城入，官吏驚爲天降。環問計將安出，公曰：「吏事爲戎事根本，大吏尤小吏綱領，安有吏不治而可治軍者乎？」故遇猾吏必剪除，遇悍將必裁抑，回氛漸殺。而大亂繼以大災，公總荒政，設粥廠十餘所。四更匹馬隨一二僕役，出無定期，往無定向，吏胥凜凜，不敢作弊。百姓遠望馬首，輒先奔驩呼曰：「老林來矣！」謠曰：「老林來，老林來，粥鼎開，食無災。」時公已迎養太夫人，太夫人至微病，百姓聞之爲禮佛於終南山。有亭焉，名曰「慈壽」。既而有伊犁參贊聯捷者統兵過境，索夫馬逾例數倍。百姓泣訴，公裁其半。參贊大忿，謂地方供給不時，至以掩其逗遛不前之故。秦撫劉蓉上疏力爭，朝命兩重臣按之，不得根據。遂以求治太速，御下太嚴入奏。有旨降調。會楊公岳斌過陝，以紳民公稟入告，特旨賞給三品頂戴，署陝西布政使兼司軍營轉運，其後遂命督辦慶陽糧臺兼管慶陽軍務。復奉旨改慶陽爲全甘後路糧臺，卽在西安督辦，以便公養母。尋奉仍補陝西布政使之命。未幾，西征幕府至議出關大舉，欲借餉百萬，令藩司分派州縣。公曰：「地方初復，流亡未安集，民力恐不堪，急之或虞意外。且藩司屢乞終養，近得請矣，亦恐不能終始其事。」事乃中止。然而已拂大帥之意矣。公長不過中人，而明聰機警之氣溢於大宅，目光炯炯四射，議論應弦赴的，談笑出之，或雜以詼諧，衆口皆廢，人始懾之，繼且忌之。咸、同中興以來，部臣之權不逮疆臣，部臣之所不可，疆臣必再三執奏以求。直國家方倚以集事，亦或曲從之，一意孤行，例案皆不足憑。故當時操大柄者不暇深知祖制，且亦厭言祖制。公熟於國故，時以率由舊章相撐拄，主者雖無以難，而積不能平者久矣。故公雖倖免於秦而遂猝中於晉。太夫人

終於陝，公奉柩歸葬。既釋服，丙子春入都補官，歲將終，簡放山西布政使。時山西旱荒歷年矣，不報災。丁丑七月，予過平定，屋無門，樹無皮，草根木蘗俱盡，民皆四散逃荒。至太原晤公，神采大減矣，言語斷續，舉酒不能飲。視其左右長案，文書山積。小半催協餉，大半則各郡縣報災請賑，請緩征也。予曰：「噫！此皆藩司所應爲事也，即使盡如公意，亦不過循分供職之常況，萬事掣肘，以身殉之，無補也。曷投劾自免而去？」公曰：「能乎？忍乎？」予無以應。不二十日，公以協餉解不及額革職。然窺其籍，則所解已十逾七八矣。公時借帑買米，倉猝未能歸款，晉撫曾忠襄公謂公曰：「吾在此，使公失官，吾愧之；使公失官而猶負累，吾更愧之。公自作歸計，官款吾任之。」公不得已遂行，送者傾城郭，皆呼曰：「公何行之急也？吾民方爲公謀償逋也。」行至湖北，公念故鄉無一椽寸畝，遂依所親，賃屋以居。沈文肅公時爲江督，以鍾山書院迎公主講。閩督何公璟屢勸公歸。然公猶羈棲兩年餘，始得行。嗟乎！意氣相阨，勢位相陵，宦場常態，固不足深怪。第以賢能者遇之，惋惜、慨嘆，愛憎之口紛然矣。賈生雖秀材，固不足以敵絳、灌哉，嗟乎，其命也夫，其命也。夫公歸與予久坐深言，皆其家庭中事。公以爲既不見用於世，則當治生以自活，於是隨俗就時，不爲矯亢。最後法人入寇，大府奏公爲團練大臣，賞四品頂戴，借虛望以消耗其雄心，皆不足以酬公志也。公之以葬母歸也，次年主致用講席，課日，公必招予及劉炯甫刺史縱論一切，子夜予倦而息，炯甫健與公酬對，輒至雞三號。故公家人有謝半譬、劉天光之目。嘗一夜公醉而鼾矣，睡夢中忽嚎啕大哭，口稱「少鶴」。少鶴者，王通政拯字也。時其凶問初到，通政早失怙，其姊教之成立。公以孤露與己同結爲深交。予與炯甫凄然，因嘆公之於性情不薄也。近十數年，予疲於書院考校，公亦少出，或累月不相見。公病有日矣，予始聞，遣人走問，公猶自言無害。其夕漏下二十刻逝矣，得壽七十有七。旦日，予走哭諸寢，長子念虞前已卒官於直隸，次師尚適偕其弟宗遠有事於楚北，對客稽顙者則季子同灝也。公元配吳夫人，繼娶張夫人，簉室嚴氏、趙氏，子四、女八。梁佟年、張仲炘、丁菁、葉在廷、趙時棡、陳君常、陳伯炅其壻也，出處率有名位。少者未字。孫一慶孫念虞師尚皆及吾門，師尚請志墓，予念公早達久宦，生平熟在人口，且其家乘當備書，故特舉犖犖大者與其遺聞逸事，則精神寄焉。要於不誣而已。公著述宏富，已刻者詩集及《啟東錄》，餘或燔於火，或尚待編輯。自營生壙於西湖貴安山，手書墓門曰：「未知東越歸何傳，爲愛西湖買此山。」【略】銘曰：其才函蓋人無衆，厥心精密器無縫。御風上征馬方縱，飛杖敲頭蟲成蛹。吁嗟乎孤山鶴，丹山鳳，生有自來海山夢。（公有《海山紀夢圖》，謂前生爲黃鵠山僧。）善刀而藏吾道壅，削趾適屨公心痛。百鍊丹砂化爲汞，吁嗟乎！長夜心光耿邱隴。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一五　林壽圖，字穎叔，福建閩縣人。道光乙巳進士。官至陝西布政使，署巡撫。

紀事

《高將軍歌》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高將軍歌》，蔽罪左侯，但左侯將入閩時，已有書與徐樹人撫部，言高連陞勇敢過人，惟氣矜之隆，頗足廑念云云。是左侯固早知之而無如何矣。

《憶舊三首》　《石遺室詩話》卷一五：吾鄉林歐齋先生（壽圖）以部曹充軍機章京，至領班。轉京兆尹，外放布政使。京兆尹向出爲巡撫，爲藩司，非所願也。藩秦中時，有《憶舊》絕句云【略】，言其事也。

蔣超伯

《國朝正雅集》卷八八《寄心盦詩話》　叔起比部以沉博淵雅之才，舉會試第一，而未得入翰苑，殊爲可惜。叔起性恬澹，不以介懷。詩深於蘇文忠、黃文節兩家，上追少陵堂奧，尤喜表章節烈，闡發九幽。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六　蔣超伯，字叔起，江都人。道光乙巳進士，由主事歷官廣東候補道。有《通齋集》。

又　叔起初官水曹，繼陟諫院，晚乃以觀察使待闕粵東。嘗賦《十國宮詞》，屬辭比事，多出撏石齋之外，而以南唐別於朱梁五代各國，蓋用馬、陸諸家之說，分正閏也。諸體詩選材幽異，琢語安諧，力欲別開畦町。

《海天琴思續錄》卷二　江都蔣叔起廉訪超伯，（乙巳第一人進士，官刑部。）以《鍊都》、《研京》之才不入詞館，人咸惜之。讀其《垂金蔭綠軒詩集》，典雅似義山，雄健似玉局。廉訪嘗以其集寄方子箴方伯，示讀，余題四絕句云：「耆舊東吳大雅才，（金風亭長句。）《垂金蔭綠》冠騷臺。恬吟萬遍壬申集，未睹申徽一面來。」「綈槧《雕龍》豁伯驚，手持丹漆夢西行。詩情麗似金羈子，又見人間赤鳳甖。」「珠玉爲心手抉雲，彭城神口拔儕羣。秣陵亂後詩才少，誰識青溪蔣子文。（三國時青溪蔣子文有詩集。）」「千卷書鈔寫《北堂》，緗囊記字影光芒。披圖儼聽傳音響，雪點紅鑪句亦香。（廉訪題余《海天琴思圖》有「剖之中有黃鵠飛」；題余《一燈課讀圖》有「披圖宛挹鰲峯翠，更寫寒泉入畫中」諸名句，均似紅爐點雪，余採入《續錄》。）」廉訪步余韻云：「茶叟同年於拙稿極爲獎飾，愧未克當，子箴方伯又和其韻，不揣顰效，既以奉酬方伯，並謝茶翁云。自笑韓昭韈線才，謬權霜準住西臺。罰丁赦丙曾何補，又見珠江競渡來。（暫綰柏符，忽已兩逢競渡矣。）」「鐵面臺官舉世驚，（方伯在諫垣日，直聲四聞。）淋漓灝氣見歌行。愛公寄託皆深意，絕妙幽蘭小玉甖。（方伯有《蘭花小玉甖》詩，用雕字韻。）」「五虎山人今子雲，早年經學已空羣。《硯耕緒錄》雖餘事，勝讀金壇段《說文》。（五虎山人，茶叟號也，《硯耕緒錄》，即其所著書。）」「壇坫當推九牧堂，左旗右鼓助光芒。薔薇灌手猶難稱，要試刀圭第一香。」

《碑傳集補》卷一七《江都縣志·蔣超伯傳》　蔣超伯，字叔起。幼穎異。九歲詠蘆花即有「蘆中人不見，秋雪滿江飛」之句。未冠補諸生，學使祁文端公寯藻亟稱許之。道光十九年舉於鄉。二十五年會試第一，總裁大學士穆彰阿稱其文有瞿、鄧宗風，釋褐改刑部主事。咸豐五年補陝西司主事，次年充軍機章京，尋擢安徽司員外郎，轉江西司郎中。十年授江西道監察御史。時高郵露筋決口，災黎盈野，當軸者不籌堵禦，超伯抗疏極言之。文宗特命副都御史晏端書、漕運總督王夢齡督修隄工，尅期蕆事，民賴以安。統兵大員有視師不力，避寇潛逃者，超伯皆具疏糾劾。十一年簡授廣西南寧知府。同治二年調補廣東高州知府。信宜劇寇陳金缸嵎負僭號南興王，旁擾郡縣。超伯命所屬各邑行堅壁清野法，克復信宜縣城，金缸遂就擒。又以肅清高涼、羅定各郡，叙戰守功，賞戴花翎，並加鹽運使銜，移知潮州府事。又以防禦巨寇汪海洋功，加按察使銜。五年攝廣州知府，清釐積案，囹圄幾空。後以道員需次省垣，大吏檄署按察使。十年乞休歸里。超伯性耽吟誦，居恆手不釋卷。所著有《爽鳩要錄》、《南漘楛語》、《麗澞薈錄》、《南行紀程》、《窺豹集》、《通齋詩文集》若干卷。卒年五十五。子祖懃，諸生。

《銀槍小葛行》　《雪橋詩話餘集》卷八：葛總兵雲飛，戰歿定海。咸豐乙卯，其次子都司以敦於應城奮擊賊軍，驍勇如其父，賊衆畏之，號爲銀槍小葛。力竭死之。宗滌樓（稷辰）爲請祔祀鄉祠。蔣叔起《銀槍小葛行》云：【略】。

《天祺節扈游同樂獲窺福海瑤臺之勝歸而得讀大集率成一詩奉柬》　《春在堂隨筆》四：舊篋中尚有蔣叔起超伯七古一章，其題云《天祺節扈游同樂獲窺福海瑤臺之勝歸而得讀大集率成一詩奉柬》。蓋是時，叔起猶官比部，值樞廷也。詩曰：【略】此詩神味，絕似坡公，奇恣可喜。余官京師時，寓廬與叔起最近，晨夕過從。每讀余詩輒擊節不置，謂當代不得不以此事相推。余甚媿之，此事亦極傾倒。後聞叔起官廣東，尚有見懷之作，則余未之見矣。

《庚申偶作》　《海山詩屋詩話》卷四：蔣叔起廉訪《庚申偶作》云：【略】爲忠武作也。張（國樑）公戰歿，而蘇常瓦解，可勝嘆乎。

《吳梅村生日用其送曹秋岳之廣東左轄詩韻》　《海天琴思續錄》卷三：五月二十日爲太倉吳梅村先生生日，江都蔣叔起廉訪（超伯）酹酒賦詩，用梅村《送曹秋岳之廣東左轄》韻索和，廉訪原唱步韻詩云：【略】。

《同治中方子箴重修平山堂落成詩以紀之》　《雪橋詩話餘集》卷七：國初，平山堂久圮，汪蛟門於康熙甲寅、乙卯間，與金眞長太守修復。洪、楊之亂，揚州與兵事相始終，所至殘破。同治中，方子箴重修平山堂，落成，蔣叔起紀之以詩云：【略】叔起，江都人，乙巳會元也。次首第一聯，知明末尚不致凋殘如此，而《揚州十日記》之非實紀，不辨自明矣。《十朝詩乘》卷二〇：平山堂爲揚州勝蹟，康熙時，汪蛟門比部與金眞長太守重事修葺。【略】鹺業中改，井笇蕭條，赭氛所侵，樓臺俱燼。同治中，方子箴都運重修落成。蔣叔起紀詩三首云：【略】堂有御書「澄曠」二字，蓋高宗南巡時所賜也。相傳聖駕臨幸，顧侍臣曰：「風景大佳，惜對山乏一塔耳。」次日臨視，則浮圖矗起，蓋集衆商之力，一夕所成也，上爲歎異。以盛時興創之易，益歎末造規復之艱。

何兆瀛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七　何兆瀛，字通甫，號青耜，江寧人。道光丙午舉人，歷官廣東鹽運使。有《老學後盦自訂稿》。

又　青耜爲恪愼公子，以蔭官郎曹。烏衣子弟，詞翰翩翩，自西臺出守浙西。罷官後，僑寓湖上，文酒流連，年逾八十一，時有洛社耆英之目。詩工力雖不甚深，而婉約清新，想見承平風調。其自署曰老學後盦，知其服膺所在矣。

《憩園詞話》卷六　江寧何青耜都轉兆瀛，以名孝廉仕吾浙，洊升杭嘉湖道最久。多惠政，尤著績於海塘，今已都轉粵東，頌聲猶留民口。素擅詩古文辭，所著《心庵詞存》四卷，不拘格律，妙趣橫生。

《復堂日記》卷四　何青耜《心庵詞存》，駢宕麗逸，如見六朝人物，與許海秋齊名，不虛也。

譚獻《復堂詞話》　何先生詞，抗手許海秋，齊名文苑，不虛也。但沉鬱稍不逮許，而無海老枯率之失。（《篋中詞》）

《詞徵》卷六　何青耜（兆瀛）詞如春暮柳絲，瘦無一把。

《小三吾亭詞話・何兆瀛心庵詞》　江寧何青耜丈（兆瀛）與海秋同里齊名。由給諫官杭嘉湖道，轉兩廣鹽運使。其第五孫爲家哲齋伯祖第三女壻。丈生平有戲癖、鼻烟癖，卒以被服儒雅罷官。其所著《心庵詞》，未攜行篋，僅就譚仲修《篋中》所選，悉登於此。《金縷曲》云：「辛苦銜泥燕。儘回翔、朝朝暮暮，雨絲風片。覓得新巢棲息穩，爲爾珠簾常卷。却換了一般庭院。故主恩情還記否，號幾番、王謝堂前見。曾舞得、紅襟倦。　炎涼世事尋常變。見說道、寂寥羅雀，翟公門掩。曲曲雕梁泥落盡，紅剩斜陽一線。聽枝上流鶯低囀。似訴東鄰留殢爾，舊同羣，軟語含凄怨。秋近矣，莫飛遠。」《壺中天慢》云：「緇塵人老，被秋燈照出，傷心滋味。四壁蟲吟風斷續，抱影與愁同睡。枕冷黃粱，簪欺白髮，一穗花猶媚。玉蟲無賴，向人開作如意。當日膽怯空房，挑殘夜雨，泥檀奴同倚。倦蝶凄迷餘夢影，棖觸寒宵半臂。金粟痕空，銅荷塵瘦，烟也含清淚。比他團扇，舊情何忍捐棄。」《卜算子》云：「鏡背一燈紅，燈背無人語。忽有秋蟲一兩聲，啼碎黃昏雨。　簾底閣瓊簫，簫外風如縷。吹我天涯聽雨心，和夢江南去。」《月下笛》云：「一抹荒烟，孤亭尚在，斷無人處，叢蘆蕭瑟，還是尋秋那時路。亭前卧柳渾相識，早耐盡、年年冷雨。却重來攀折，霜顛顧影，獨行誰語。　愁緒。嗟遲暮。待歸去江天，再盟鷗鷺。風塵倦旅。聽蟬何事酸苦。菟枯容易都成夢，問入夢、有人醒否。剩幾點晨鴉，棲老禪門舊樹。」《南鄉子》云：「春事了殘紅。閒著闌干畫閣東。幾日杜鵑聲不斷，怱怱。一笛吹春唱懊儂。　無語下簾櫳。苦把春痕憶夢中。雨又不來雲又散，濛濛。滿院楊花滿院風。」《秋千索》云：「新詞多是銷魂語。却攙得、秋聲如許。已覺涼蟲不耐，又添了、三更雨。　迷離往事難抛去。問舊日、鴻泥何處。燈影琴絲十載心，夢裏搏風絮。《臺城路》云：「修蛇曲折城南路，倚筇還過蕭寺。掃葉門深，種花僧去，冷意野鷗知未。葦花滿地。有頭白人來，相看蕉萃。瑟縮寒鴉，似曾相識一枝寄。　祇林無限往事。一般興廢感，都付深喟。詩夢烟空，酒人星散，眼底惟餘秋氣。流連荒砌。認疥壁蝸涎，模糊文字。鈴語催歸，夕陽天半墜。」論者謂何詞沉鬱，稍不逮許，而許之粗率，則亦所無也。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一八　何兆瀛，字通甫，號青耜，江蘇江甯人。道光丙午舉人。官至兩廣鹽運使。有《老學後庵文集》、《心盦詩存》。《藥禪室隨筆》：都轉爲恪愼公汝霖冢子，博涉多通，尤嫻習朝章國故。在諫垣，有聲。服官但持大體。不殖生產，以文章詩酒自誤。冲襍雅尚，罕有其匹。

《越縵堂日記》（同治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何青士廉使（兆瀛），江寧人，故尚書恪愼公之子，少以貴公子能詩詞，有聲都中。歷官郎署臺諫，居科中最久，名益著。今爲監司，年已六十餘矣。予在中外未嘗通謁，前日入闈候點名，廉使磬折致恭，極道傾慕之意，愛才之雅，猶有老輩流風，固爲可紀也。

《清平樂・題六飛小影》　《清詞玉屑》卷八：心庵集中有《清平樂・題六飛小影》，謂六飛爲康熙時某中丞歌童，蓉湖散人爲之寫照，作與燕對舞狀，曹嵐樵給諫珍藏之。其詞云【略】。借燕雙敲，語特名雋。

《皇清書史》卷一三　何兆瀛，字通甫，號青士，一號青耜，又號心盦，江寧人。道光二十六年舉人。官廣東鹽運使。工書，學趙、董、張三文敏。

李聯琇

李翊煌《皇清誥授通議大夫晉資政大夫大理寺卿加十級隨帶加五級紀錄八次顯考小湖府君行述》　府君自少至老，無一日離書，纂錄至勤。修《崇明縣志》，閱書二百餘種，逐條重編，凡三易稿乃成，輿地專家推爲精核。早年之詩，導源漢、魏、六代、三唐，雅材麗藻，宮徵諧暢。後參用蘇、黃法，波瀾益闊肆。駢偶之文，以壯麗爲宗。好爲考證經史及記事、論事之文，晚年說經之文尤多。

《挹翠樓詩話》卷三　學使臨川李小湖聯琇，著《好雲樓詩集》，胸中萬卷，筆下千言，方諸吳梅村情雖不及，意則較勝，余最愛其《異哉行自題獨立蒼茫圖照》一篇，【略】奇思異想，合青蓮、玉局爲一手。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七　李聯琇，字季瑩，一字小湖，臨川人。道光乙巳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大理寺卿。有《好雲樓集》。

又　小湖爲春湖侍郎側室子，少孤，爲兄嫂所不容，刻苦力學，弱冠即掇高科，登玉堂，躋九列。年甫四十遽然引退，自訂詩文稿，仿班書例，以敘傳冠首。其學精於治經，而詩文亦戛戛獨造，無一語落人窠臼。嘗序黃明經旭《菰野詩鈔》，謂「詩有四體，又有四用：纏絡爲筋，扶植爲骨，灌輸爲血，敷襯爲肉，四體合而詩之規模具；鏗鍧爲聲，揚詡爲色，融會爲神，流溢爲韻，四用周而詩之性情出。」其論尤發前人所未發，晚歲主鍾山講席十餘年，以經術課士，時比之曉徵、惜抱。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黑頭宦海早抽帆，句律臨川獨謹嚴。幕客休將官樣誚，儒林一傳未容芟。（江弢叔《答小湖學使問詩作》末述李語有「君詩非官樣」云云，恐不然。弢叔自以官樣目李耳。小湖自江蘇學政乞病留主鍾山講席，曾文正欲薦起之，遣人諭意，答書甚兀傲，非徒工官樣文字者。）

汪世鐸《皇清誥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李公墓誌銘》（存目）

又《國史儒林傳稿》（存目）

《詞林輯略》卷六　李聯琇，宗瀚子。字季瑩，號小湖，江西臨川人。散館授編修。官至大理寺卿。著有《好雲樓文集》。

《清史列傳・儒林傳下二・李聯琇》　李聯琇，字季瑩，江西臨川人。父宗瀚，由編修官至工部侍郎。聯琇少失怙恃，奮然自勵於學。道光二十五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咸豐二年大考第一，擢侍講學士。三年提督福建學政，遷大理寺卿。五年調江蘇學政，與巡撫趙德轍會疏請以宋陸秀夫從祀孔子廟，廷詔從之。以病告歸。同治四年，主講江南鍾山書院，院長舊多大師。聯琇績學敦行，別擇精審，來學者日盛。兵燹之餘，士氣復振，總督沈葆楨稱其與故院長錢大昕、姚鼐諸人埒。光緒四年卒，年五十九。院中人士祀之講堂。聯琇爲學，自天文輿地、名物訓詁、典章制度，旁及瑣聞軼事，鉤鉦解釋，洞見癥結。所爲書數十萬言，皆實事求是。又遇事敢言。於江西團練，舉在籍紳士熊守謙等八人。西北捻匪萌芽，疏請山東巡撫視賊聚散而痛懲之，舉滕縣知縣黃良楷專任捕務。後良楷卒殺賊捍患，顯名當世。性澹泊。寓江蘇二十年，屏絕榮利，貴要不通一書。大學士曾國藩與語云將疏薦之，辭退，語人曰：「吾官侍從，因病乞休，若再用薦起，負平生所學矣。且薦剡而謀之其人私也，吾不可使相國有私。」其介特如此。有《好雲樓初、二集》四十四卷。

《舊聞隨筆・李小湖先生》　臨川李小湖先生聯琇，以大理寺卿提學江蘇，任滿辭職歸。曾文正公延主江寧鍾山書院。先生以爲盧抱經（文弨）、姚惜抱都講地，恐愧前哲，教士彌勤。嘗閱諸生賦有「寺火」二字，爲檢各書，數日不得，乃敢信爲寺人之譌。又語長洲朱仲武曰：「凡作文援引古籍，必檢原書，不可徒恃記憶力，庶無差謬。」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九　李聯琇，字季瑩，一字小湖，臨川人。道光乙巳進士。官大理寺卿。師事李兆洛。主講鍾山書院。撰《好雲樓初集》□卷、《二集》□卷、《臨川答問》一卷。

《臘日》　繆煥章《雲樵外史詩話》：江右李小湖（聯琇）學憲所試各屬古學試題，特見宏博。其在江陰時，逢臘日，有詩紀事，涉筆成趣，知非枵腹者所能。詩云【略】，只此詩已見一斑。其氣味淵永浩瀚，瓣香東坡可知矣。

《追記》《十朝詩乘》卷一六：李季瑩廷尉《追記》詩云：【略】（宣宗）聖德昭垂，允無遺議。

《鸛鴿行贈郭生》張鳴珂《寒松閣談藝瑣錄》：臨川李小湖先生聯琇視學江蘇，以《鸛鴿來巢解》試士。友松（郭福衡）於試卷後圖其形以進。學使視之，詫曰：此宋畫院本也。亟首拔之，並賦《鸛鴿行贈郭生》云：【略】。

《扈蹕次桃花寺》陳作霖《可園詩話》：詞臣應制詩，至沈、宋、王、岑，典雅極矣。臨川李小湖師聯琇，少登翰苑，有《扈蹕次桃花寺》詩云：【略】大有萬戶曉鐘，千官仙仗景象。

《三凶置法恭紀四律》《十朝詩乘》卷二〇：文宗屢計回鑾，爲羣凶所尼。兩宮與恭邸謀既決，即命恭邸間道先行，鑾輿隨發，乘不備盡擒之，而置諸法。淵默雷聲，朝綱一肅。李小湖廷尉《恭紀四律》云：【略】粉侯，謂額附景壽也。三凶以肅順爲最。怡、鄭二王皆驫才耳。臨刑，肅謂二王曰：「不從吾言，致有今日。」噫！是何言哉！雖然其罪則可誅，當赭捻縱橫，密贊廟謨，柄用材賢，以平大難，肅亦與有力焉。

李翊煌《顯考小湖府君行述》　府君客通州時，自定《好雲樓初集》二十八卷、《時文》三卷、《試律》一卷，已刊行。其《二集》自編爲十六卷。官學政時，著《采風劄記》六卷。關覽羣籍，條舉所得，著《治忘日錄》二卷。主講江甯時，門人錄講授之語爲《臨川答問》一卷，均未刊行。又纂修《崇明縣志》二十三卷、鑒定《師山詩存》十卷。

方濬頤

論　述

許奉恩《二知軒文存目錄書後》　右文六百首有奇，吾皖定遠方夢園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幼抱詩癖，以詩名著海內者垂四十年。所刊《二知軒詩鈔》初、續二集四千餘首，久爲士林所宗仰，而文則不輕作也。甲戌春，先生晉六十觴，命丹青爲寫《周甲簪書圖》，自是始有意爲文。是年秋冬之交，箸《夢園叢說》內、外篇告成，閒偶作文，計合舊作僅三十餘首而已。明年乙亥春，文思益銳而苦無題，乃博覽諸子，各爲書後，得文九十餘首。復商之奉恩，就歷代史傳擇其要者，或爲書後，或箸爲論。每旦於延見僚屬、料檢簿書之暇，即拈題命筆，長篇日則一首，短篇三首、五首不等，孜孜自課，晴晦罔輟，又得數百首。向之論史者，類皆擷采一、二事，繩其瑜而攻其瑕。先生則綜覈全傳，合終始而論斷之，秉公判古，不爲苛刻奇詭之談，後之論史者洵可奉爲矩矱。而遐邇聞先生爲文，接踵爭求，凡序、記、傳、贊、銘、誌及來往牋牘，絡繹不絕。先生有求斯應，無不各滿其欲而去。各體既具，無美不備。今秋七月，展覲入都，爰出全稿，命與高郵董策三農部編次其目。先生之文，識者自有定評，無俟貢諛贅贊，惟略述其緣起以告後世，俾知期年有半，作文如此之富，實古今所罕有也。

又《二知軒續鈔詩序》　鄉者予遊京師，與同人論近今詩人誰當執牛耳者，僉曰惟定遠方君子箴可。君時奉使秉節，筦榷粵東，以未及一炙緒論爲憾。既余南旋，會君量移兩淮，道出皖上，投刺走謁，相見甚歡。辱示《二知軒集》，披誦三復，乃信京師同人所論爲不謬也。【略】君自束髮受書，即嗜韻語，泊登甲科，入詞垣，歷歷中外，簿領之餘，不廢吟詠。故凡上由漢、魏、下暨唐、宋，莫不探索源流，鑒覈正變，肆力日久，乃能神明變化，從心所欲，譬如國手對局，隨手布子，着着不漏；又如蒲牢挽弓，必引滿而後發，發必中的。良由天資既高，性復與近，而學又足以相副。每有所作，人或嘵嘵萬言而不能遽盡者，祇二二語足以括之。景有所難狀，情有所難敘者，筆悉足以曲達之，冶百家之精而自成一家，擅各體之勝而不拘一體。大矣，美矣，能事畢矣，世有作者未能或之先也！然則風雅一席，舍君其誰主哉！

張清華《二知軒詩鈔序》　子箴年伯，才通九知，學綜五際。數馬之對，夙傳家風；轡龍之姿，特秉慧質。服匿能識，陶瓶有藏。七十家非夷吾莫詳，百六公惟張綰能答。校文祕閣，同景伯之耽書；給札承明，效葱奇之奏賦。既乃烏臺秉憲，熊軾臨風，始任牢盆之司，兼攝藩理之職。韓宣淳垂，禮典能詳；郭賀撤帷，風規愈顯。處脂膏而不潤，任單複以兼能。宏開北府之旌旗，定紀南陽之組綬。崔宏總八部之務，不憚繁勞，國淵誦兩都之篇，

卽能剖決。尤耽吟詠，夙富詞章。藉陶冶於性情，極雕鑽於物類。竊嘗讀所著《二知軒詩鈔》，而歎其振奇於獨，與古爲新，足方軌於陰、何，並聯鑣於甫、白者矣！尔其袁洲才名，謝莊聲譽，豪矜青兕，健搏赤猿，進河宫山柱之文，備堯韭舜冠之對。頌來瑞雨，爭傳虞荔之詞；賦就卿煙，共賞王褒之句。署裏咸推邢、邵，禁中亦識韓翃。出左掖而跨雞棲，游上林而陪豹尾。業談張乎麗藻，爭詡譽於奇才。此其工者一也。更若壇坫一時，輪蹄萬里；方懷南食，人賦北征；蕪沒吹臺，荒涼峴井。題詩給事之宅，張宴郎官之湖。誰詣酒樓，問糟邱之舊築；偶移湘棹，識靈均之故居。胥母潮高，梅銅關遠，莫不引商刻羽，授簡役毫。豈唯月露之詞，大有江山之助。朱樓白塔，彌憶雅游；鐵鎖降旛，倍增寓感。此其工者又一也。至乃掎裳聯襼之游，抹月批風之會，元稹屬和，俾附郵筒；李翰抽思，豈憑樂曲。或車斜鬥捷，或競病爭諧。秦系欲致乎偏師，王筠喜押乎強韻。唾地而文，忽就凌雲而意欲飄，宛然搏象之能，倍顯射雕之勇。傳綷之句，詎敢投來；袁嘏之文，恐將飛去。激賞者寫於團扇，流傳者織於弓衣。此其工者又一也。然使子昂感遇，但慕游仙；記室屬辭，空聞招隱。終比齊竽之近濫，有同宋畫之徒華。茲則情託纏綿，意存樸率。憫農之作，自比乎李紳錄囚之篇，復等於坡老。陸士衡有贈弟之製，陶泉明惟責子之詩，寄貙弓而見交情，舞如意而同懽劇。太祝詩卷，半言蠶桑；喻鳧篇章，絕少羅綺。匪同《擊壤》之唱，足代諭蒙之書。笑雕撩刻楮以徒矜，原素練輕縑而致用。此其工者又一也。又如感事蒼茫，撫時慷慨，孰悲青坂附書，願寄官軍；也學春陵賦詩，輒示僚屬。傷汴州之久亂，憶彭衙之始奔。憂端上齊於終南，消息屢盼乎河北。問樂昌之吏，彌切殷懷；詠新豐之翁，似聞太息。弔《騷》魂於《九辯》，感遺跡於八哀。悲歌原挾幽幷，許身乃同稷契。喜封大夫之果捷，聊作凱歌，憶呂太一之初平，倍厪兵事。展溫裘而願周吳越，撫長劍而欲倚崆峒。此其工者又一也。或乃文案紛羅，簿書塡委。李普濟事兼粗細，沈彦璋才裕方圓。然且抗志雲霄，覃思竹素。乞稿之吏，脫腕而爭抄；奠案之賓，推襟而閣筆。時據鞍而作字，偶判牘而得詩。山簡定悅於往來，何遜亦欣乎嘯咏。堂開杜甫，有嚴僕射之留題；舩覓袁宏，荷謝鎮西之賞鑒。清香畫戟，玉節油幢。唱酬宜有孟郊，合樂倘如何武。此其工者又一也。要惟眞意是宗，灝氣爲主。取材六代，擷秀三唐。或神州謫仙，或意猶玉局。疾雷破柱，助之發揮；朝日映簷，煥厥文采。弟作陳芳之主，妙參曹洞之禪。尋眞諦於挂羚，振雄風於射虎。千曲競奏，乃云少伯之笁；萬灌齊來，自顯椎成之劍。所謂上希古人，下詔來者，洵足傳矣。且夫鄧林之枝，非檮栝不能正也，而惟般爾者審之；朱苓之樂，非寸管不能調也，而惟伶曠者辨之。慨自《風》《雅》道衰，文章格變，或虎賁貌襲，或狐穴冥搜。過河北者，斥爲驢鳴；笑江左者，目爲蟬嗹。吳邁遠詆訶作者，本自無能；陽俊之誤作古人，居然傳誦。謬學鄱陽之暴謔，猥云正始之餘風。原致誚於駱駝，詎偶思乎螺蛤。曹子桓之槌鑿，音曲迴殊；李記室之襴襦，掃撦殆盡。往往蟲鐫，故僻獺祭。徒工等枚叟之俳諧，效揚雲之篆刻。藉非擅刀圭之技，速運斧鉞；諧絲竹之音，俾聆廣樂。政恐佩無迷穀，識比胡爕。入唐肆而矜奇，恃虛舟而獨運。孫騫精騎，未必能矜；劉逖春華，豈宜復恃。提獎後學，非公而誰？若華者，則才匪彦昇，望慚元晏。比張喬之志願，難續宗風；見嵇紹於同羣，彌欽父執。辱承下問，深愧夫詞；敢獻卮言，庶同嗤引。本非驥步，或附足以能飛；應笑犨眉，竟捧心而獻拙。遭逢何幸，讚歎彌殷。豈唯度嶺之稱工，合比藏山之不朽。倘論家法，瀛奎之律髓猶存；宜冠詞壇，河嶽之英靈畢萃。他日韋皋善政，請重賡蜀道之詩；此時沈亞屬文，幸得序會昌之集。

楊懋建《二知軒詩續鈔序》　同治甲子夏，客韶州節院，子箴方伯命編校《二知軒詩》，爲《例議》及《後序》，公復自刪定，得十四卷，刻成見寄。戊辰秋，聞公移節維揚，來廣州話別，則《續刻》又四卷，新詩草稿復積盈寸，讀之格愈老、律愈細、氣愈昌。公之於詩，不惟寢饋以之，乃直性命以之，固宜其學與年進如此，非僅餘事作詩人也。至其取材徵事，富有精切，尤所擅長。懋建行年六十，學植荒落，受知最深，不能爲它山之石，惟有愛服贊歎而已。

又《二知軒詩鈔後序》　子箴先生咸豐初元遊粵，越十年來領觀察使。同治三年四月，懋建自陽山來謁，公授《二知軒詩》九卷，受而讀之。凡二十日三、四過，作而歎曰：「先民有言：『詩以道性情。』今東洲何公所謂眞也。宋齊間人謂謝康樂詩如初日芙蓉，妙出天然。唐白香山、宋陸放翁生平詩最多，大致與謝同其自然，其與李、杜、韓、蘇固殊塗而一致也。公少讀中祕書，屢掌文衡。爲言官，所獻納必關大計。強仕之年，出爲方面重臣。佗日功業在天下，固不必以餘事作詩人爲重也。顧自言性情，雅好吟咏，今所存

者已二千餘篇，命懋建司編校兼屬刪定。懋建小儒，烏足知公詩？顧承虛裹下問，輒就詖聞隙見效一得。竊闚見公之詩，初由漁洋以上追白、陸，春容大雅，無鉤章棘句，無凡響浮聲。及其學與年進，寢饋於杜、韓、蘇集，於是合三家共爐而冶，而其才力又足以兼衆長而達其所見。東坡如萬斛原泉，隨地涌出；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洋洋乎大觀已。公之心猶若欿然不自足者。且將以懋建爲佗山之石，則吾豈敢？顧念韓門有湜、籍，蘇門有秦、黃，學業造詣各各不同，皆能各出其論議相上下，而深以梁邱據以水濟水爲戒。我思古人，願學未能，謹就其詩分編爲三：曰正集、別集、外集，條疏所見於紙曰《二知軒詩鈔例議》，而別擇其尤雅者爲《二知軒詩鈔》，皆系以紀年，異時以爲《年譜》亦卽詩史也。《韶石集》尤多關繫之作，氣魄亦沈雄，故所存特多。其詠物閑情諸作標雋，爲嘗鼎一臠計。竹垞晚歲拒令子之請，不肯發風懷詩，前事可師也。懋建綜論公之詩，蔽以一言曰：眞。蓋無一字不從性情流露而出，與東洲殆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從此一官一集，如衛武公髦期好學。更三十年大集哀然，當更以數尺計。昔朱子呼蔡季通爲老友，懋建安敢繆坿前賢，獨私以爲《莊子》所謂培風之積也厚，故其力能負。公之學如日方中，與年俱進。懋建它日倘以扶杖之年，以老部民更司編摩，則誠厚幸。

陳澧《二知軒詩鈔序》　方伯方子箴先生哀其詩二千餘首精選之，得一千八百餘首，釐爲十四卷，題曰《二知軒詩鈔》，而命澧爲序。昔方伯之未定此集也，嘗盡出其稿以示澧，凡方伯之詩之美，澧能言之矣：其健也，巨篇連章，橫翔而捷出；其奇也，狹韵僻字，鑿險而縋幽；其豔也，如春；其清也，若秋；其巧也，雕刻窮纖微；其和也，鏗鏘中宮徵。若是者，猶才人之能事乎！及其怡懌乎心靈，流連乎古昔，慷慨乎兵事，感喟乎民俗，卓乎古詩人之旨也。且世之刻詩者患在不刪詩。方伯之於詩好之也深，故爲之也熟；爲之也熟，故積之也多；多積之而復多刪之，而後成此集，又其所以善也。

又《舟中寄懷蘭甫卽次其贈行詩韻》附陳澧詩　我初讀公詩，未與公識面。羨公八斗才，心駭目爲眩。承公折柬招，來赴西園宴。座中有王子（蘭汀大使），僚屬此英彥。浮文皆脫略，眞心共歡忭。出示篋中詩，爛若雲錦絢。今日萬本傳，而我先讀徧。篇目本浩博，刪落得精鍊。刊成命我序，僭越爲論譔。媿以謏陋詞，乃爲大集弁。從此更唱和，愈出愈奇變。歷歷數年事，展卷情如見。

又《二知軒詩續鈔識語》　丁卯正月下浣，箴翁方伯招集西園。酒闌，攜此卷歸讀之，大約力量愈充足，工夫愈純熟，工巧愈工巧，眞樸愈眞樸，且精理名言、其佳處有在詩外者，讀歎不足，故題卷端。

林昌彝《二知軒詩鈔序》　方伯子箴先生擢穎詞垣，宣聲鹽筴，讀卷咸破，擘箋若飛。日嘗刪作三千，存卷十四，遞郵端水，命以弁言。時則蘭風送馨，竹雨初歇，披簡光發，紅烏失輝，斂襟氣澄，涼露已沁。駭乎若風雲之炫，灝乎若沆瀣之流。揚搉而言，蓋有三變：方其成名卯歲，待試秋風。飛白門之艨艟，賞維揚之烟雨。吳江楓冷，鬱其幽思；隋苑月明，弔彼古豔。爰自蜚華京兆，洎夫待詔金門，輪蹄瘁於東西，燕鴻逐乎南北。山遞水驛，迢迢行役之章；暮雲春樹，黯黯懷人之什。大抵錯鏤金采，擷掇蘭苕，推才子之少年，極文人之能事。若乃枯魚銜索，浩蕩南征，鋌鹿投林，倉黃北走。瀧表沈江之日，僅存碎金；彭衙照月之辰，未歌長劍。燕市再至，烏臺直上。懸繡囊而貯句，飛霜簡而抽毫。瑣闥韻事，初擊鉢於煎茶；古寺花時，閒聯鑣而挈榼。斯則偶存爪迹，未罄心靈，雖老律漸精，而篋藏尙勘，十數年來一臠而已。至若節持函蕩，一麾來南極之天；任寄監司，百粵重北門之管，全家度嶠，五嶺開雲。斯時也，江山古秀，臨滇武而高歌；簿領餘閒，呼湜籍而鬬韻。車斜爭疊，險過岐亭；競病分題，詞高石鼎。況復烽火未息，鄉園不歸，登高而古悲自生，望遠而今緒紛集。傷心碧血則旨述《八哀》，蒿目黎蒸則感深《三別》。蘭成去故之悲，子美憶昔之作，莫不聲戛金石，思泣鬼神。九天灝氣，盪爲長風；萬里洪流，瀉此巨浪，讀爲幽婉，爲奇險，變化從心，隨所宜而賦焉。凡夫日星之燦陳，喬岳之聳拔，江海之汪洋，山林之幽冥，風雪之摩盪，雲霞之鮮麗，木石之奇詭，異域殊方之變幻，一發之於詩。蓋才大者，精神意氣與造化相流通，固無施而不可，此風格一本於性情者也。自前代鍾、譚《詩歸》出，操觚家奉爲津符。雖云文存質，將以力排飛揚跼厲之失。其論詩也，曰清、曰眞、曰合法、曰近情。夫志文存質，則天地菁華刊削澌落，風氣之衰，亦遂中於人心者，清而不已；閒入於薄，眞而不已；或至於率，率與薄相乘，漸且爲俚、爲野矣。法合矣，然法勝則離情近矣然情勝則俚。此論詩者，膠絃鼓瑟，等諸山僧之枯禪兀坐耳矣。定遠

方子箴都轉同年，性於詩。其爲詩，質有其文，蓋性情而兼風格者也。集中感時撫事，憫念蒸黎，家室孝思，交誼懇摯，泊乎其衰，淵乎其量，得詩人六義之旨矣。推之感弔今昔，彈壓山川，玉泣金啼，風月騷屑，時而豔麗，時而悲壯，時而清華，時而雄偉，時而冲澹，時而激越，吐欲沆瀣，濬瀹靈源，嶢嶢焉其淩厲也，飄飄焉其超舉也，洋洋焉其暢遂也，泱乎滂乎而莫涉其津涯也，風格具在本於性情。聽政之餘偶事唫咏，其辭文，而其旨未嘗不深也；其意豪，而其心未嘗不廣也；其情往復，而其性未嘗不厚也。而和平之音，忠愛之悃，溢於楮墨，非得《三百篇》溫柔敦厚之旨者能之乎？有本者如是也。去歲夏識都轉於廣州，都轉出其《二知軒詩稿》屬爲訂定，已採佳篇入《海天琴思錄》矣。今冬常以詩歌贈畬，往復疊和數十首。都轉下筆千言，三鼓不竭，囊沙拔幟，辟易萬夫。及與之論詩，尤以虛受人，洞悉源委。茲復以詩稿屬爲之序，因舉其詣之深、才之大、心之細以告世之讀都轉之詩者。

又《二知軒詩集續鈔序》 人惟有德量，乃能愛人之才如己之才。昔漁洋山人以詩鳴海內，宏獎風流，一時豪俊，無不託其宇下。吾同年子箴方伯之詩之工，前序已詳之。茲方伯又出其近作見示，詩瞻愈壯，詩律愈細。吳江計甫草謂漁洋山人德量深者詩亦深，方伯有焉。昌彝與方伯相知四載，方伯於詩外別無嗜好，惟以詩爲性命，而愛才亦如性命，其德量之過人遠矣，非世人之所能及也。繼漁洋山人而起，非方伯其誰與歸？

《復堂日記》卷六 定遠方子箴廉訪，流寓合肥，年七十，雄于詩文。

敖冊賢《二知軒詩鈔跋》 先生之言詩也必曰杜、韓、蘇，今觀所爲詩，憂心君國，瞻懷民物，尤惓惓於骨肉師友之間，其至性至情鬱乎中而溢乎外，其學養之閎深、才力之博大又有以濟之，知先生於杜、韓、蘇三家先有忻合無間者，而非規規以詩擬議求合者倫也。先生早登禁近，持使節，領諫垣，與子美之拜拾遺、東坡之入翰林，知貢舉後先相望；第韓、蘇謫宦，始有嶺海之行，而先生以玉堂仙吏乘興東遊，不十年巡南韶，擢都轉，遭遇聖明，視二公蓋又過之。他日爲封疆大臣，洪勳偉伐，光照青史，更非許身稷契、鬱鬱以老者所敢望，豈僅以詩人名世哉！

《湘綺樓日記》（光緒五年正月二日） 看方子箴《二知軒詩》，頗有熟巧之境。子箴、海琴意興相似，廣交亦同。使當承平時，必勝於畢秋帆、曾賓谷，惜其人未足供揮霍，而海琴尤窮甚，可念也。

又 子箴午中見余《除夕詩》，戊初和韻來，舒卷自如，可謂敏捷。

《海山詩屋詩話》卷三 都轉佳句如：「岸高遲上月，雲淡不遮星。」「四山雲脚重，萬木雨聲驕。」「山因水轉時當面，塔比城高獨露尖。」寫景自妙。又「邊廷萬里相如檄，江岸千家鄭俠圖。」「蒼生痛癢關心切，時事艱虞袖手難。」則忠憤之心，形諸毫楮。或誦其「季鷹蓴菜香千里，伯虎桃花紅一菴」，特對仗工巧耳。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五 方濬頤，字子箴，號夢園，安徽定遠人。道光甲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四川按察使。有《二知軒詩鈔》。

又 子箴官京朝，由翰林歷臺諫，人不甚知其能詩。及官兩廣鹽運使，王定甫通政道出廣州，子箴以詩集索序，定甫稱其詩多且奇，爲不可測。平生喜讀杜、韓、蘇三家詩，常有句云：「游蹤已偏九行省，門徑願窺三古人。」陳蘭甫題其續集，謂「力量愈充足，工夫愈純熟，工巧愈工巧，眞樸愈眞樸」，蓋非虛語。

《從軍樂》 《海山詩屋詩話》卷三：古者寓兵於農，後世兵農分而爲二，國家歲費百千萬以養兵，及有事則不調兵而募勇，此亂之所由長也。定遠方子箴都轉濬頤《從軍樂》【略】，切中時弊，縱寇養勇，尤近日軍營通病也。余嘗論募勇其弊有九，都轉以韻語發之。

《鄉愁（五首）》二 《海山詩屋詩話》卷三：子箴都轉集中《海上》、《鄉愁》各五首，皆紀時事，其《鄉愁》第二首云：「荼火軍威壯，何難一鼓擒。養癰非小患，流毒到如今。渦上千旗散，淮南萬馬瘖。昔年輕議撫，曾不辨鴞音。」蓋嘆招撫苗賊之失計，即《海上》詩所謂「鬼蜮奸如此，明明議撫難。錯成六州鐵，舞滯七旬干」者也。

傳記

《詞林輯略》卷六 方濬頤，字子箴，號飲茗，安徽定遠人。散館授編修。官至四川按察使，罷。著有《二知軒文集》《詩集》。

《近代名人小傳・官吏》 方濬頤，字子箴，定遠人。翰林，外任廣東督

糧道、鹽運使。移兩淮，擢四川臬司。丁寶楨至蜀，革屬官年壽規費，以鹽款津貼之。然臬司規費歲四萬餘，明定津貼不及二萬。濬頤大怨懟，撰《錦城新咏》以刺寶楨。仍向屬官索餽遺，寶劾之去。歷官皆膏腴，而罷官後不能自給，則以奢縱害之也。藏古玩書畫多不可紀。著有《夢園書畫錄》。其眷屬鑲履皆用珍珠，每食必供魚翅。元夕大讌，幕僚盈貝皆官窯定製者，一僕誤損其盞碟至百餘件，竟弗問。好吟咏，有《二知軒詩集》五十餘卷，然不甚工。

《近代人物志》　方濬頤，翁記(光，二，九，三。)方子箴(濬頤)來送所著《二知軒詩集》及《叢說》。先文勤兄揚州祠事，賴其力得成，可感也。王記(光，五，正，二。)看方子箴《二知軒詩》，頗有熟巧之境。子箴海琴，意興相似，廣交亦同，使當承平時，必勝於畢秋帆、曾賓谷，惜其人未足供揮霍，而海琴尤窮，甚可念也。又子箴午中見除夕詩，戊初和韻來，舒卷自如，可謂敏捷。又(光，五，正，二二。)子箴前在慧山，有女冠名細寶，贈以聯云：「不知細葉誰裁出，如入寶山空手回。」語有風趣，興不淺也。又談南海舊游諸伶，艷跡盡散，此公風流自喜，不宜爲憲司耳。

紀事

《新聞紙(通華夷也)》　龔詠樵《蒿園詩話》：邇來粵東，上海俱刻有新聞紙，前摘列邸報中之上諭、劄疏，日出事宜，後雜羅華夷新事，及諸諧詩文、貨色市價。以洋人鉛活字版刷之，日售萬紙，傳播四方。方子箴都轉(濬頤)、《嶺南樂府》中有《新聞紙》一首云：【略】。

《答林鄉谿》　《海天琴思續錄》卷五：余壬戌遊粵，越二年甲子，湘陰郭筠仙中丞秉節粵東，招余課其嗣君。時定遠方子箴方伯同年觀察南韶，見余《衣讋山房詩集》，寄詩二章，索余詩集並詩話。余報以長古一章，遂定交焉。乙丑，學使興化劉融齋中允同年招校文卷；次歲丙寅，余將回閩，箴翁挽留唱和，共得詩百餘首，名曰《東瀛唱答》。丙寅正月，余歸里門未匝月，丹徒戴友梅太守聘招主講廉州海門書院。丁卯從廉州歸，臨桂文宿海明府招課嗣君。戊辰，將挾銓兒回閩，箴翁又挽留唱和，共得詩二百餘首，名曰《鴻雪聯吟》。兩集均付梓。尋箴翁調督淮鹺，行有日矣。余餞之於海天琴舫，依依話別。箴翁召畫工繪二人像，各藏一紙。箴翁所藏者名曰《珠江送別圖》，余藏者名曰《鴻雪聯吟圖》。余成古詩五章送之，箴翁依余韻和答五章，纏綿婉摯，情見乎詞，讀之使我心痗。詩云：【略】。

《苗先生》　《雪橋詩話餘集》卷八：鳳臺苗沛霖假團練爲名，樹黨自固。洊擢監司，卒以叛誅。方子箴《苗先生》一首，紀其事也。

著録

許奉恩《二知軒續鈔詩序》　先是君詩集已刊於羊城，茲再裒續鈔所作數卷，將付手民，予任校讐，爰憶昔所聞於同人者書弁簡端。

雜録

《皇清書史》卷一四　方濬頤，字子箴，號夢園，士淦子。道光二十四年進士，官四川按察使。嗜書畫，收藏甚富。著有《夢園書畫錄》。其自作書亦遒健有法。

江　湜

論　述

綜　論

彭蘊章《伏敔堂詩錄序》　今讀弢叔詩，則古體皆法昌黎，近體皆法山

谷，無一切諧俗之語錯雜其間，戛戛乎其超出流俗矣。

徐宗幹《伏敔堂詩錄題詞》 瓦缶滿市，忽睹鼎簋。淫哇盈耳，倏聆宮徵。大雅正始，古人復起。時俗靡靡，方茲褊矣。

符兆綸《伏敔堂詩錄題詞》 百家入大鑪，鑄成一箇我。以我御古人，縱橫無不可。如逢作畫人，解衣盤礴裸。照空曙雲霞，微光愧爝火。草堂闢雲扃，響發古鐘磬。獨來長松下，彈琴山月正。秋苔裂石縫，微泉轉山徑。山空有猿鶴，冷語輒相應。

蔣如洛《伏敔堂詩錄題詞》 一徃天機自在流，詩情渾似白江州。傷時短盡英雄氣，作客同懷去住愁。刊落浮華空五色，直抒眞性契千秋。心聲寫出從人看，要向無人愛處求。

陳宇《伏敔堂詩錄題詞》 君詩具根柢，一掃門戶累。落筆辭追新，抗古樹一幟。讀書萬卷破，及詩爲餘事。百年七尺軀，焉肯坐此敝。用世試官能，軍興弛吏治。雖不着儒冠，終難可人意。所以原揚雄，得無惜賈誼。三復增長吁，與予同侘傺。憶昔託江乘，倉皇陷烽燧。高城既瓦解，吾家等玉碎。至今一寸心，猶係九原淚。隱痛何可言？因君集憂愧。（庚申賊陷姑蘇，弢叔志哀詩九首，讀之增痛。）旅跡常漂搖，悲鳴復誰寄？掩卷聽城烏，徬徨不能睡。

陳其泰《伏敔堂詩錄題詞》 下筆百篇驟，讀書萬卷空。才豪謫仙客，律細浣花翁。壯譽馳燕北，新吟滿浙東。爨中方發響，誰賞半焦桐。口吸青天月，心涵太古春。我從詩卷裏，突兀見斯人。四海無容膝，西湖好寄身。冲霄看劍氣，如子豈長貧。

吳鴻謨《伏敔堂詩錄題詞》 蘇黃不作遺山死，瓦缶雷鳴黃鐘毀。古意久已墮渺茫，蠅聲營亂惱心耳。有如虞招在漢代，大樂空存曰文始。丙疆宜武奏名倡，五侯貴戚競淫靡。邯鄲鼓員繩絃工，眞氣已亡骨亦骫。忽見飛來孤鳳凰，凡鳥噤口不敢視。我思神物爲上瑞，豈有文鸞困棘枳。開元大鳥爲少留，今日之鳳毋乃是。不獨文章世共驚，比十二笭協宮徵。斯人早生七百年，元祐諸賢應耦比。丞相彭公有眞賞，羣空冀北識騄駬。坐使吏隱醉西湖，憔悴風塵百僚底。忍飢苦吟愁腎肝，武林燙燙連天起。高門大屋燒成灰，亂後一編得之市。虹光未許蒿萊埋，呵護知有鬼神使。天其以是掃淫哇，賊火不敢圭瓚燬。平生傾倒已十秋，鳩鸜無從逐鵬徙。況經喪亂賊中來，舊學已荒口空哆。昨見佳句流人間，閩中一日傳百紙。黶脂夜坐雒誦之，清風習習泉流齒。每疑此非人力爲，文本天成絕依倚。虎搏胡鬚不足論，色正芒寒日躔軌。語皆獨出無古初，驅使雄鷙加鞭箠。或如鑿戰戈鋒銛，猿臂將軍飛一矢。或如神劒聲摩空，手斬老蛟血凝紫。或如萬壑千巖間，煙雲變幻峽傾水。造意入微鬼夜哭，照澈空潭見遊鯉。陰翳解駮吐明月，瀉入我心濯泥滓。正如觀樂在東魯，吾於君詩歎觀止。破門驚見夜光投，倒屣讙迎走折趾。豈徒背癢仙爪爬，立起膏肓愈瘡痏。方今詔書求賢才，擢拔箘簬收杞梓。東南塵霾箭滿眼，走章馳檄須奇士。會除狂寇萬里行，（君詩有「劒乎有志除狂寇，且忍風塵萬里行」之句。）擊筑高歌望吾子。

李聯琇《伏敔堂詩錄題詞》 我與弢叔友，蒙疾發深痼。我讀弢叔詩，鈍根豁通悟。開卷摹韓終運杜，中間博涉蘇、黃趣。觀其自言所作位置處，伊鬱東野懷，清奇后山句。（集中有「旅懷伊鬱孟東野，句律清奇陳后山」二語自道其詩。）要亦援古士不遇，豈爲前賢郭郭住。翩然被髮赤手縛麒麟，自我操縱六轡均脂化。琥珀忘松身，肺肝槎牙心。輪囷造語非復人間聞，實皆探喉各欲云。尋常自奇怪自眞，散爲怡渙波瀾淪。致極盡變窮滄津，吁嗟榛塗塞千春。木石磨勵疑韶鈞，相憐夔蚿猶等倫。秤星爭較錙銖分，廓而清之利鋤耘，洗出眞面江詩人。江詩人，恣幽討，朝欷暮唶不可道。我欲置之蓬萊島，變爾商聲賡麗藻。惜哉！不解時俗俳優詞，千將補履不如錐。且復翦翎觀羣飛，鞭笞鸞鳳常遨嬉，頡頏兩鳥非君誰？

顧大昌《伏敔堂詩錄題詞》 行兩萬里歧路，積四十年灰心。不信依然弢叔，試聽千首苦吟。

趙之謙《書江弢叔伏敔堂詩錄後》 江南畸人，浙江小官，余兄事者長洲江弢叔。弢叔來吾浙，歲在丁巳。余知弢叔來，以戊午溧陽師之稱屬吏才者，故知之。辛酉余客溫州、瑞安，過永嘉，始見弢叔，始讀弢叔詩。弢叔方居憂，止詩。既旦夕見，又聞所論說。弢叔之言曰：辭章者，人之元氣。若狀貌、情性、聲息、嗜好，一人具一象，一象自具一體。同非具，具亦非異，毋依坿，毋假借。今文士必薄辭章，詡問學必右宋左漢，夫窮年累世不得。尋之小說家且不得，其言論非皇古，非輓近，儒無是入之佛，佛無是問之道，道無是推而遠之，至於域外，如夷說耶穌新舊詔，希臘臘頂書仍無是，四千三百年中事，日積日出，不可思議，其可心得。余得傲弢叔者有此。

余三十三歲前，屢作屢棄，積稿已數十册，留於家。家鄉陷賊，妻女死，徙今當無賸字，一身自存，飄泊海隅，窮餓待斃日，力復不閒，溝壑立轉，心口手皆累。溧陽師歿王事，死猶受劾，遺集不知已刻否？弢叔詩，庚申杭州陷，棄賊中。賊退，述之朱先生買以歸。辛酉，將寄東陽，聞變而止。其年八月，平陽逆衆犯溫州，入郡城，刼官署，敝衣垢履，盡取去，詩無恙。十月初，弢叔赴福州。十二月余亦航海至過，弢叔詩刻已半矣。余謂弢叔文字之厄盜賊忘者、水火收者，盜賊過，水火宥，即不磨滅處在焉。今年三月，弢叔刻詩成，爲之喜。爲弢叔喜，有且爲余喜。無迺書兩人平昔言卷後，告異日讀弢叔詩者說宗旨，無阿私。

《停雲閣詩話》卷六　長洲茂才江(浞)，字弢叔，同彭詠莪學使(蘊章)來閩，襄文事者數年，與余友王叔蘭極相投契。嘗因叔蘭得一面，以後轍迹分馳，少所親炙，其詩亦不常讀。蕙舫案頭藏有抄本，曰《伏敔堂稿》，即江所著。《村暮》云：「人語落霞邊，山家欲暮天。歸牛識村徑，野竹拂炊烟。隔屋山將隱，投林鳥再遷。吾來亦何事，且寄一宵眠。」《去龍巖州食於馬坑驛舍得詩題壁》云：「荒郵土堠隻復隻，斷岡草徑微乎微。日散人影淡於畫，風鳴松濤涼到衣。雲山變狀有活法，蟲鳥作聲皆天機。兩旬掩戶太堀塞，覺此蕭曠人間非。」《旅情》云：「家書久不至，孤館心徘徊。今晨寄書去，便將回書催。回書待去書，到否先難猜。即使去書到，到日回書回，往返涉三月，客念將成灰。恨身非黃鵠，不得遽飛歸。歸亦奚不可，但非來時懷。來時不計遠，悔遠今難追。且恐悔而歸，歸後重思來。思來又成悔，不及無歸爲。吁嗟遠遊子，有恨常難裁。」「歸心不能釋，歸計終難圖。譬如生於閩，閩實吾故都。一心如此想，豈復思歸乎？然吾有親在，不歸親舍孤。即使爲閩人，而有親在吳。亦當去尋親，使親老得扶。以此只思歸，自覺心難誣。浩浩大地春，忽忽春日徂。願辭負米役，去作耕田夫。田夫耕得米，不假行長途。」《家書》云：「平生讀書五萬卷，千言灑灑生毫端。獨寫家書輒擱筆，幾回磨墨墨自乾。家書不求文字好，但說客情從草草。客情無奈說不了，又恐家人不全曉。一日寫一紙，積日成百行。百行寫完自封訖，終覺情長紙短心茫茫。封書未寄，來書忽來。來書要覆，封書復開。又寫二紙囑家事，燈花落盡生煤炲。此時眠去作歸夢，夢與家人相見迴。吁嗟乎！百回書到家，不如身一歸。夢歸豈是身歸得，羈客此時心自哀。」自寄一封書，又見月生魄。此時心逐寄書人，千里長途行歷歷。計日今朝書到家，家中正在思天涯。敲門不是遊子至，便得百書猶怨嗟。憶余少長爲遠遊，每遊輒羈三四秋。弟婚妹笄親白頭，別離歲月隨東流，歸翻如客不久留。十餘年間五千日，四千日在他鄉愁。我愁他鄉猶自可，家有我親愁及我。冬日短，北風作。寒夜長，布衾薄，念吾此時客懷惡。安得歸種田，田家雖作苦，卒歲多歡顏。彼其生來不識別離字，終老只傍柴門邊。吁嗟乎！吾生浪自賢，求田不得空年年，長作家書長自憐。」《王叔蘭見過有作戲贈》云：「王子困在家，但願旅食遊天涯。江子天涯久旅食，願得歸家貧亦適。因勸王子且安命，骨肉團圓猶可慶。鑒我思家愁欲絕，好忍飢寒莫離別。王子曰不然，人間難忍唯飢寒。離別豈無一日了，飢寒送人直到老。暫將離別救飢寒，骨肉他年庶長保。我曰離別愁煞人，飢寒雖切獨苦身。況如我已離別久，豈救飢寒一二分。不救飢寒悔離別，尚未離別方羨君。江子與王子，語意甚相左。其實此二端，人生無一可。居則飢寒出離別，正如前有刀兵後水火。飢寒之刀兵，離別之水火，同時幷力攻一身，可憐王子行如我。牕扉忽開，寒風北來。冷齋夜語，不銜酒杯，二子此時愁徘徊，安得鬼神暗爲輪橫財，窖金出地如山堆。療君飢寒止其出，免我離別資之歸。即焚此詩勿傳世，恐使窮士讀者生心哀。」嗚呼！此數詩皆余胸中所欲道未能，而弢叔先我言之也。弢叔困頓半生，納粟授少尉，需次浙江，宦況甚窘，而兵燹之餘，音耗闊絕，又不知其如何也。

《瀛壖雜志》卷四　同邑江弢叔澂，出先君子門下，家貧授徒江村，彌自刻厲，專肆力於古，先君子見其所作，嘆曰：「子他日當以詩文名海內，然帖括不可廢也。」顧自爲諸生後，三踏槐黃，而三見斥，遂絕意進取，飢驅謀食，之燕之齊之閩之浙，北轍南轅，徬徨道路，學日進而詩益工。嘗至京師，依其戚彭相國，相國贈以俸錢五十萬，乃循例納粟爲縣尉，需次杭垣，脚韓手版，聽鼓應官。棄詩人而爲俗吏，聞者奇之。杭垣陷賊，弢叔脫身還蘇鄉，俄而吳門亦陷，四出焚掠，一家中雙親弱妹同日殉難。弢叔先十日挈弟穿賊營出，得達於浙。既遘奇慘，痛不欲生，旋復自浙至閩，友朋助以貲，刻其所著《伏敔堂詩》十三卷，而卒以憂憤殞其生。文人之厄，至弢叔而極矣。

《復堂日記》卷二　閱江弢叔遺詩，哀語使人不歡，危語使人毛戴。人生數十寒暑，何苦乃爾！

又《伏敔堂集》意主生創，吐棄凡艷，有木落秋空之氣。

徐沅《伏敔堂詩選題詞》 一讀《伏敔集》，如吟東野詩。雕鏤冰雪冷，咳唾劍矛危。經亂蘭成暮，傷時曼倩飢。滄流今正急，情與水仙移。

費樹蔚《伏敔堂詩選題詞》 喉乾吻燥冬亢晴，一朝噴薄蓮花生。水晶椀底千年冰，心開如抉八窗明。陂翁手錄古歌行，鴻寶祕之雛鳳清。使我持寄墨井亭，謂今韵勝今公卿。我狷豈敢私諸籯，夜深百讀頭觸屏。驥尾妄欲附以蠅，紙上若有《騷》魂經。陂翁墨妙心所銘，知翁於此咀菁英。作詩奄有唐宋人，尤得昌黎、山谷眞。後先吳士孰辨此，惟君與我交以神。異時精槧快傳驛，忽憐槁項沈山人。

周學淵《伏敔堂詩選題詞》 寂寞茶香止晚甌，《伏敔詩》卷在牀頭。鳥驚窗曙眠常少，鼠厭罌貧鬧不休。褊迫餘音追二《雅》，沈淪一尉傲千秋。何人敢作孟郊語，蟬腹龜腸枉貯愁。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九 江湜，字陂叔，長洲人。諸生。浙江候補從九品。有《伏敔堂詩錄》。

又 陂叔詩，兀奡戍削，以瘦成其堅。自序述彭文敬及青浦熊其英蘇林一再稱其筆力，蓋所自負者在是。生亂離之世，不得志於有司，一尉終淪，半通僅假。內悼身世，上念庭闈，傍徨鬱勃，發爲危苦之言，要亦有不能自已者。至其性成習染，蹈宋人窠臼，在所不免，此正其詩病，讀者勿沿流而忘源也。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二 江陂叔《旅夜不寐用孟郊體》云：「治生無錙銖，諧世失要領。宦學費五年，凡百啗畫餅。苦勞阿彌慈，彫髮念谿嶺。績鐙浪自光，面壁無兒影。焉能摘船去，不日破廳屏。」可謂神似。其論古云：「淵明親在時，曾作州祭酒。欲爲弦歌資，亦綰彭澤綬。適逢晉祚移，脫然歸田畝。折腰向小兒，此言乃藉口。孰云忠孝殊，一人不兼咎。鄙哉李令伯，陳情一何醜。僞朝斥蜀漢，急急用自剖。無論多諱詞，其心豈忠厚。倘遇王陵母，義不忍此垢。」持論極正。至論揚子雲云：「名山業未完，骫道求全軀。所以不免歸，實戀中秘書。」未免曲爲解免。

《雪橋詩話續集》卷八 江陂叔詩：「不知身得歸何日，且譬生來居此州。」（按此意出於東坡在惠州時。）「貧能適志還須福，天與勞生自不閒。」「分從亂後相看老，不博閒中自在貧。」「登高便有偏安地，與賊如何共戴天。」皆宋體之佳者。陂叔詩宗昌黎、山谷，以諸生入貲爲浙江從九品，捐升縣丞，未五十而歿。其謂紫陽書荆軻爲盜似太苛。蓋由太史公列之刺客，先已失實。豫讓國士酬知，不能救智伯之亡，昔人頗有譏之者，太史公列之刺客，亦是此意。論極透達。

言敦源《伏敔堂詩選序》 陂叔少作，追躡昌黎、山谷，彭文敬既表而出之。厥後轉徙閩、浙，飽經寇亂，國憂家難，字字血淚，頗似少陵。至高妙處，純尚白描，又似東坡之學香山，間有一、二麤質語，不碍其佳。東南詩人，大抵以文采風流相摩相蕩，若乃不囿流俗，力矯其失，起八代之衰，眞傑材也。鄉人費君仲深、章君式之，數稱許之。今讀全集，諷詠再四，如得瓌寶，如探好山，凡吾心中以爲可愛可驚者悉粹於是。昔曾湘鄉有云：「不能以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或原集所有而未經予所甄采者，甯免遺珠之誚；或予所許可而他人猶有異議者，得無偏好之譏，此則限於才識，無可如何者也。山中白雲，足以怡悅，遂寫付印，爰識顛末於右。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陂叔詩力深透，彭詠莪相國序以爲古體皆法昌黎，近體皆法山谷，無一切諧俗語錯雜其間，戛戛乎超出流俗。固矣。然陂叔近體出入少陵，古體出入宛陵，而身世坎壈，所寫窮苦情況，多東野、后山所未言。近人則鄭子尹、金亞匏未能或之先。尋常命筆，每首必有一、二語可味者，咸、同間一詩雄也。

陳曾壽《蒼虬閣詩書江陂叔詩後》自注 後山自蘇黃後所與游者，多悉平流，故其酬唱，不能如蘇、黃之勝。陂叔所交，亦未能無所憾也。

金天羽《答蘇戡先生書》 著詩至嘉、道間，漁洋、歸愚、倉山三大支，皆至極敝。文敝而返於質。曾文正以回天之手，未試諸功業，而先以詩教振一朝之墜緒，毅然宗師昌黎、山谷，天下響風。陂叔，其時一窮薄儒素耳，與文正無聲氣之接納，創壇坫於江海之上，獨吟無和。吳中文采綺靡，陂叔獨以清剛矯澧嫮。文正於澀驁中猶涵選澤，微爲氣累。陂叔曲折洞達，寫難狀之隱，如聽話言。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友人寄示《伏敔堂詩錄》，乃長洲江湜陂叔遺著，有清咸、同中之能作宋派詩者。時論以伏敔堂與鄭子尹之《巢經巢集》、金亞匏之《秋蟪吟館》並稱，蓋能於舉世不爲之日，自開戶牖，戛戛獨造，亦云難矣。李越縵謂其有勁氣而多病粗率，實則陂叔久官閩、浙，終於卑官，故詩多抑

塞悽苦，要亦其境地使然。集中有《彭表丈屢賞拙詩抱愧實多爲長句見意》云：「笥輿篋舫兩年間，苦調勞歌不盡刪。豈可向人獻窮狀，更令讀者損歡顏。旅懷依鬱孟東野，句律清奇陳后山。他日無成還志短，詩名幸與二君班。」即其自況，可以見其詩矣。余最愛其《舟中絕句》云：「我向西行風向東，心隨風去到家中。憑風莫撼庭前樹，恐被家人知阻風。」性情中語，自然流露，不僅詩之工也。

又　歎老嗟貧，文人結習，識者鄙之。無病之呻，固無足取，如本愁苦而強作歡娛、本秋士而故爲達語，將言爲心聲之謂何也？弢叔處境至困，悉見於詩，其能以曲達之筆，狀難寫之情，而又無尋常怨憤悻悻之意，尤難。《歲除日戲作》云：「庭角無梅坐不春，門扉雖闔豈遮貧。晚來雪屐鳴深巷，半是吾家索債人。有人來算屋租錢，小住三閒月二千。使屋如船撐得動，避喧應到太湖邊。」《雜書》云：「早歲躭吟興不孤，惟愁門外吏催租。只今身作催租吏，敗盡人詩我亦無。」與《朱象山夜話》云：「君行間道常遭賊，我受奇窮等被兵。惟死未曾經歷耳，異鄉燈火兩殘生。」《挈眷》云：「挈眷今朝信使回，廬門封北風開。別無家具隨身到，何異流民就食來？即日米薪愁瑣屑，在途烽火幾驚猜。時危正要憂天下，數口飄零未足哀。」《石遺（室）詩話》謂「弢叔近體出入少陵，古體出入宛陵，而身世坎壈，所寫窮苦情況多東野、后山所未言。」其推服可謂至矣。

又　弢叔詩見道語甚多，錄其《擬寒山詩》三首云：「妻不共甘苦，在家如作賓。小女性差慧，食貧知習勤。勿以女爲喜，而對妻作嗔。相與有瓜葛，均是夙世因。」「瞽者擿埴行，導路以竿木。竿木揣得處，便可進其足。妙在目無見，以竿作之目。若是有目人，反有窮途哭。」「使小人變法，而君子守之。荆公誤蒼生，其誤在於兹。寄語宰官身，愼取在學術。學術殺人時，比於水火烈。」以上各詩，尋常註蟲魚、吟風月者，安能有此見地？「學術殺人」，又可爲今日詠也。

《蛻翁所見詩錄・感逝集》　弢叔之言詩以情爲主，而歸於一眞字，又其意欲獨立門戶，不肯步人後塵，並見於與李小湖、陸雪亭論詩諸篇。故其所爲詩不假雕飾，純用白描。骨肉朋友之懷，死生離別之感，言之頗覺沈著痛快。其才力亦充然有餘，用筆能輾轉不窮，屈曲透達。在吾吳數百年來詩家中，洵足別開生面，自副所言。至其於古人宗派，評之者或以爲專法昌黎、山谷，然亦時有似東野、後山處，逮後詩境益熟，漸趨平易，遂大類誠齋、石湖手筆，因此未免間有率滑之語，此其生平作詩大略也。少爲諸生，困於家累，出游山東學使幕，又隨中表彭公閩幕襄校。【略】丙寅春暮，捧檄至滬，過訪余寓，值余卧病未得見，留贈所刊詩集而去。友人傳其語有願爲我甄選數十首以相印證云云。及六月寓書杭州謝之，且與論詩，未及答我而已病發長逝矣，齒纔四十有九。無子，僅遺一女。文人命蹇，吁可慨已。

《定厂詩話》卷上　江弢叔之《伏敔堂》，幷多幽秀峭挺之作。

又　江弢叔、金亞匏兩家，崎嶇困苦，詩尤閱透人情矣。

夏敬觀《無恙續稿序》　近世詩家【略】江弢叔、金亞匏，之二子者，非無當於吾意之詩，然弢叔酸寒，亞匏粗獷，病在空疏不學。

邵祖平《無盡藏齋詩話》　壬戌七月，僕於滬上見鄭蘇戡先生，談次承先生出示蘇州江弢叔（湜）《伏敔堂詩錄》，歎爲清代罕有之作，謂與鄭子尹比肩不難也。僕受而讀之，幷假以歸金陵。前後披閱凡二過，覺其詩確有過人處。而於作者所值之時地言之，則尤爲難得。蓋自乾、嘉諸詩老倡爲格調、性靈諸說，高者式李、杜，低者學元、白，枝者入於溫、李，詩學末流至如舒鐵雲、陳雲伯輩者，方之如女，蓋無正色矣。弢叔生于道、咸之間，（弢叔詩存者自道光十八年戊戌起，至同治五年丙寅止。）毅然學昌黎、山谷於舉世不爲之日，其識已超乎流俗矣。此以時言之，難能者一也。弢叔蘇州人。蘇州詩人卓然自見者甚少。陸魯望雖號贍博，其詩實不免纖猥，殆其俗之軟美爲然歟？而弢叔獨傑然異衆，其成就雖不甚大，然已非蘇州人所敢望矣。此以地言之，難能者又一也。弢叔詩五言古獨有面目，七言古稍傷議論，五言律絕無佳者，七言律頗落宋人窠臼，然佳者多。五言絕最少，七言絕則最擅勝場。其詩得韓處不多，得黄處最多，得白傅、東坡之處亦不少。大概長處在意致新雋，氣勢流暢，隨筆寫來，不窘篇幅。而短處則在貪多就熟，步驟太快。（指全集詩言。）步驟太快之病，比之作山陰道上客，光景雖好，終嫌行步匆忙，不能深細領略也。江之詩才學力，不見有遜於鄭，能放矣，能精微矣，而不能凝鍊，卒以此非經巢之敵。然兩賢生並世，又皆南人，亦云異矣。

分論

《柬小湖》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弢叔賦性狷介，備歷艱困，彌敦風節。其以諸生納貲爲從九，乃其表丈彭公詠莪助之。初仕入浙，杭陷入閩，曾主螺江陳氏家。弢厂先生之從叔某某，均從授讀。彭公曾督閩學，君入幕作襄校，於閩故舊游地也。已而又入浙司鹽榷，終於差次。天將昌其詩，固甯嗇其遇耶？海藏爲余談君身世甚詳。臨川李小湖聯琇，君之故人，視學吳中，君先期以游學自解，謝不應試，作詩道意云：【略】君之自守如此，豈可專以詩人目之。

《彭表文屢賞拙詩抱愧實多爲長句見意》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卽其自況，可以見其詩矣。

《趙桓》 《十朝詩乘》卷一九：幼時聞先王父按督公言：曩撫部徐清惠建節泖閩，所至攜一材官，軀幹奇偉，其長如曹交。嘗從清惠過吾家，門低，楣及其胸，傴俯乃得入。隣里聚呼觀長人，庭爲之塞。清惠言是趙姓名桓，北通州人。曩於北直治團練，其人爲勇目，爲其魁梧，特拔之，相從久矣。近閱江弢叔《伏敔堂集》，有《詠趙桓》詩云：【略】弢叔時以佐職客閩，侘傺寡合，故藉抒抑塞之感。

傳記

黃華《江弢叔先生傳》 先生姓江氏，諱溍，字持正，一字弢叔，別署龍湫院行者。先世由歙縣遷於蘇，遂爲長洲人。高祖某，旌孝子，建祠坊於吳衙場。曾祖以下三世皆邑庠生。先生以嘉慶戊寅八月十四日生，幼而歧嶷，過目成誦。年十一能讀《四庫書目》，通五經大義。喜習本草、火珠林、醫卜諸術。弱冠補府庠生，名噪一時。先是贈公補松以鄉祭酒里居授徒，潘文恭公延主其家鳳池園課諸孫讀，先生隨侍者十餘年。又與彭文敬公爲中表戚。吳中右族，首數潘、彭。先生既與兩家子弟相往來，因得盡讀其藏書，學業遂大進，於詩學之尤力。道光癸卯，年二十六，遊京師，貢太學。明年從殷述齋學使於山左，幕中多知名士，先生年最少，名出其上。丁未春，又從彭文敬侍郎閩學任，校藝之暇，益耽吟詠。文敬決其詩爲必傳作，序以張之。留閩三年，詩益富。得間歸省，則薄游華亭、青浦間，三泖九峰，（編）〔偏〕窮其勝。咸豐癸丑，重入閩中李小湖學使幕。先生與論詩輒不合，逾歲辭去，贈詩稱爲江詩人，復以書招之，竟謝不赴。旋入閩撫徐清惠幕，自以親老家貧，三應鄉舉不遇。丁巳入京，納資爲尉，分浙試用，已而悔之。先生初試爲吏，繆南卿都轉一見稱賞，畀佐軍幕。庚申二月，杭城陷，都轉死節，先生避入僧寺，五日不食，縋城奔禾中而免。會江南大營潰，蘇、常失守，贈公殉難，母夫人嚴挈女七姑同赴水死。絕消息者五月，先生初未知也。方依永嘉令陳子餘官舍，聞訃一慟幾絕。繆南卿之死也，疆吏方論其失律罪，先生與趙君之謙訟其冤，得昭雪，給廕予謚。辛酉八月，辟寇至閩，顧貧甚，不自給，則爲螺洲陳氏授經，乃節束修以刊詩集。同治甲子奉檄攝長林場鹽課大使，地近斥鹵，官尤瘠乏，前任有以烏韃來而草鞵去者。先生既之官，親問民間疾苦，更進士之優秀者教以讀書作文之法，頌聲大作。受代日，有追送至百里外者。復來杭州，浙中同僚聞先生至，唱酬無虛日。有王叔彝《同人詩選》之刻，續有葉調生百三十家詩選，其中均以先生詩爲多。蔣果敏公時爲浙江布政使，輕財好士，人以先生薦，初甚敬禮，未幾漸馳，遂拂袖出。獨以老輩禮事薛慰農太守，薛卸杭州守事，報以書曰：「足下才名橫絕一世，僕將師事之，何敢靦顏爲之師？」其爲時賢推重如此。丙寅七月初三日，以疾卒杭城旅舍，年四十有九。遺命葬角直贈公墓側，題碣曰「清故詩人江弢叔之墓」。先生長身鶴立，目炯炯有神。家貧力學，慨然有經世之志。少與同里沈山人詩華、劉布衣彥冲、楊元潔、盛艮山輩爲道義交，以詩文琴畫相過從，酒酣耳熱，慷慨論天下事，冀得尺寸以自效。既而東南大亂，諸子相繼逝，先生篤念師友，又重以國家之痛，飢驅流轉，席藁茹荼，終其身不獲一日安，無所表異，乃託於詩以自見。凡胸中鬱結不平，千怪萬態，悉於詩歌發之，殆所謂窮而益工者。官不過七品，壽不越五旬，憂傷憔悴以病以死，天乎？人乎？命爲之也。生平撰述皆散失，存者惟《伏敔詩錄》正、續十九卷行世。論者謂先生詩清處見骨，眞處入情，奄有諸家之長，而能卓然自成一家。其眞率處，若不經意，實則戛戛獨造，運實於虛，杜詩韓筆，無一字無來歷，上紹風人，下開來者，所謂豪傑之士，非耶？工書法，遒勁

峭拔在北海、襄陽之間。畫山水、花草，有高致，爲詩名所掩。無子，以弟子遲爲嗣。論曰：先生之遇可謂窮矣，遭時離亂，沈淪下僚，讀其詩可想見其人。今距先生之歿周一甲子，而《伏敔遺詩》始見重於世，豐劍和璧，其光氣自難磨滅，豈非當於生前而豐於身後者乎！余不及從先生游，高山仰止，私淑有年，因就其家搜采遺聞，並剌取集中紀事，叙次而爲之傳。士之特立獨行而無和者，可自壯也。

紀事

《乙卯秋日艮山有一詩寄我閩中詩未寄達今日於遺稿中見之灑淚作同韻一首寄焚靈右以呈冥鑒》《蛻翁所見詩錄・感逝集》：艮山生具異稟，少孤力學，童時授筆作文，千言立就，老輩皆重其才。弱冠爲諸生，即有志於古聖賢躬行實踐之學，薄詞章爲小技，不足爲，且近於獵名，非君子閣修之道，常以此與同志相砥礪。最相契惟江弢叔。弢叔游閩，艮山嘗寄詩相勗。迨弢叔歸，而艮山已於丙辰春病卒，年僅二十七，知交皆惋惜，而弢叔有詩哭之尤痛。余求艮山遺箸於其素交，咸云不存一字。蓋生時已蓄意棄之矣。近見弢叔集中收藏艮山遺稿之語，丙寅夏寓書武林向借，弢叔方檢點將寄余，病發亦遽歿。冬初，弢叔令弟梅生始函寄艮山手定本來。古近體詩只二十六首，又附存手書殘稿六首。其詩刊淨浮華，獨標眞蘊，意味曠淡，風骨堅蒼，洵有儒者氣象。使天假之年，所學大成，自當爲我吳一代人物，而所得止此，惜哉。

《福州府席上》《海天琴思錄》卷七：長洲江弢叔茂才滬游幕閩中，值大江南北粵匪擾亂。弢叔於福州幕署席上成二十八字云：【略】。

著録

胡澍《書伏敔詩續錄後》余知弢叔久，至咸豐庚申春始識面於杭州。旋因寇難，各不相聞。昨歲九月，余自都南下，再客杭州，弢叔與余居甚近。然弢叔時方佐治海運事，未得數數見也。今年春，邂逅嘉興縣署，相處才二日，余又有徽州之行。迨余自徽來，則弢叔已病，余未之知。及過訪，而弢叔已先七日死。計余知弢叔以來，且十年，乃謀面不及十次，何緣之慳耶？弢叔有弟曰梅生，以兄爲師，心悅誠服。弢叔歿後，亟亟爲刊其遺稿爲《伏敔堂詩續錄》三、四兩卷，是能不死其兄者。以余與弢叔交雖淺，而知之甚深，不可無一言綴其後。讐校既竣，泫然書之。

藝文

符兆綸《弢叔詩刻成題卷後即贈》忍住飢寒尚賦詩，天涯相見此何時。豈惟吳越憂方大，遂恐東南勢不支。萬種愁深聊自寫，千秋事重與誰期。眼看如此平生了，尊酒逢場且莫辭。

陳寶琮《題長洲江弢叔先生四十九歲小像》百恨千憂鍊此才，胚胎韓、孟冶蘇梅。童年失就求詩學，親見千篇手校來。

江澄《哭弢叔先兄八首》一門變故十年中，哀樂何常盡是空。風木昔時悲已極，鴒原今日痛何窮。任教九死情難斷，爭奈連宵夢輒通。未到百年先永訣，人間地下恨應同。窮泉永隔不相知，哭也徒然祇自悲。死去自應憐弱弟，生前不及見孤兒。（先兄歿後半月而生一子。）一官未達兼無壽，萬古長留幸有詩。總是才高始減福，怪他大造太無私。違棄家鄉適異鄉，□□□難實同嘗。詩經巨眼刪存少，話每同心不厭□。當日未知此會樂，至今爲憶昔時傷。就云相見黃泉在，來世因緣更渺茫。聽得靈幃啼泣哀，此心悲亦從中來。可憐手足如今失，何異棟樑一旦摧。孤寡伶仃誰付託，門庭彫謝費栽培。我今不及阿兄甚，只有吟詩飲酒才。夜臺此去意如何，忽忽新秋一月過。磊落生平知己少，亂離地下故人多。魂招舊里歸應速，心慕老親死莫佗。想到送棺回籍後，家人相對涕滂沱。累世貧無負郭田，謀生早歲苦相牽。風塵奔走數千里，門戶支持三十年。聞訃頻勞遠近惜，愛才不獨友朋憐。多窮少達詩人遇，我實於茲益信然。吾兄不盡誤儒冠，誤在家貧買一官。本卻無心求利達，曷嘗救得是飢寒。折腰原可爲親屈，吐氣轉因作吏難。曾幾何時門巷冷，偏教過客一心酸。□□無如兄弟好，同懷彌覺性情眞。（先

兄有「多難彌知兄弟情」之句。）久欽詞筆思焚硯，敢詡才華作替人。二十七年虛自幸，更無知己一沾巾。

雜録

《皇清書史》卷二引《清樂堂隨筆》　江湜，字弢叔，長洲附生，官浙江候補縣丞。工詩。亦能書，自以爲不染趙、董習氣，不肯輕應人索。

蔣敦復

論述

《蛻翁所見詩錄・感逝集》　劍人初名爾鍔，少年劇貧困，而性兀傲，無以自存，遂出家爲僧，名鐵岸。貌雖不揚，天資敏妙，博覽史籍，且工詩古文辭。常與海上諸名公唱和，藉藉有名。時英人方在上海，求通商，劍人于西語字一習即通曉。有人薦之館校書，西俗不喜僧道，乃返初服，就館校書。既竣，遂應試，補諸生，且授室焉。【略】古文與詞所詣皆深，汪謝城孝廉謂勝于其詩。然其詩大有倜儻奇逸之氣，亦足自成一家。吳淞近代不乏詩人，劍人固其中佼佼者也。

《近代名人小傳・文苑》　蔣劍人少工爲詩辭，慕魏叔子之爲人，喜談大略。嘗以策干楊秀清，不能用，乃遍歷南朔，晚歸憔悴死。嘗爲近體詩十章，上曾國藩。李榕謂：「較何栻何若？」國藩曰：「是有雅鄭之分矣。」蓋詞雖雄放，而詩律未細，間雜俚俗也。而其晚蓋作蒼涼悲壯，幾闖杜室。儷體有奇麗語而不入格。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九　王子潛曰：劍人詩慷慨激昂，沈雄鬱勃，有把酒問天，拔劍斫地之概。才既奇特，性尤兀傲，以狂名著。落魄江淮間，奇窮復罹奇禍，以至削髮逃方外。及返初服，舉博士弟子員，豪氣已減。低首傭書，猶好談兵事，上書當道，多不見用。晚乃得一席地，特以羈縻之耳。

又　劍人早負雋才，猶及見阮文達、姚石甫諸公，皆盛稱之。請益于姚春木。謂其于前輩相似處多，勗其自進于古，殆篤論也。其才分不減孫子瀟，舒鐵雲諸人。在咸、同間，洵爲江東之秀。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六　余嘗倣南山評仲則詩以評劍人七古。中有幽語，如云「爐烟不結同心篆，盛年空抱鴛鴦券」，又云「湘水無言倚竹愁，陽臺又喚行雲暮」，又云「羅衣坐嘆秋風早，銀漢中間波淼淼」，又云「吳王宮裏曉鴉啼，醉擁西施眠未醒」，又云「秋空叫破海潮碧，酒醒一枝寒玉笛」，又云「烟村茅屋自三兩，中有讀書聲琅然」之類是。有快語，如云「功成不上麒麟閣，歸去無田事耕獲」，又云「君不見綠林豪客虬髯賈，眼中有仇頭早取」，又云「劍不必學一人敵，酒不必論萬錢值」，又云「奇材劍客爲我用，夜半敵頭帳中弄」之類是。有險語，如云「鵂鶹叫月鬼狐哭，霜花冷冷語枯髑」之類是。有勁語，如云「射手欲鹿鹿膽飛，風勢入箭箭光出」，又云「家運衰時國運終，黨人錮後才人死」之類是。有奇語，如云「白日走匿黃河折，心折冰雪骨折鐵」，又云「眼中之鐵心中血，鐵厚一寸血一石」，又云「安得吹上木棉枝，衣被蒼生盡溫燠」，又云「高譚捫虱四座驚，白髮不許頭上生」，又云「好男子來吾語汝，汝從吾後吾反顧，汝斬吾頭汝勿懼」，又云「劍花搖搖酒花熱，裸身大叫千年魄」，又云「混沌不死元氣出，拔地風雷去天尺」，又云「滿城人海變血海，滾滾頭顱似切菜」之類是。有遒語，如云「一條絃滴萬條冰，冰若不寒絃不裂」，又云「此字聖賢豪傑鬼神風雨河岳而日星，此書一百四字字烈丈夫之血淚迸裂心精凝」，又云「封疆事當任封疆吏自爲之，奈何拾帖括語徒亂人意爲」，又云「鍊雲生水水生液，明月一片太古冰」之類是。有拗語，如云「二千年史眼生鐵，十萬里天刀掛霜」，又云「將軍之功已不賞，將軍之頸得無痒」，又云「翛然剛健復婀娜，竹亦媚君出靈怪」，又云「江湖悠悠行路人，乾坤落落一士貧」之類是。有苦語，如云「井中有心天水碧，心中有血井水紅」，又云「廣場短袖不得舞，躍馬橫矛自失伍」，又云「萬死功名聖主恩，百全富貴庸奴福」，又云「眼中萬古淚常有，天下一石才無多」，又云「吾曹殺賊只救死，大將恩威本莫測」之類是。有莊語，如「生不英雄便宜死，碌碌那得長如此」，又云「天下健者豈董公，長揖請看吾劍利」，又云「我生于世寡所諧，飢

寒不足關胸懷」，又云「等一死耳互相殺，彼豈銅頭復鐵額」之類是。有豪語，如云「小五岳收眼界寬，大九州踏芒鞵遍」，又云「一面琵琶八面風，琅琅海水青天空」，又云「男兒百計無一好，富貴還須致身早」，又云「高樓橫吹江風清，石壁倒射日腳赤」之類是。有秀語，如云「書堂入夜鑑明月，古人顏色殊嬋娟」，又云「華雲吐月秋羅羅，銀灣影落天無波」，又云「玉妃環珮飄靈風，一絲海綠搖空濛」之類是。

又　劍人性情伉爽，志行兀傲，故落落難合。所爲詩詞，間有纏綿婉麗，不類其人。究之能見圭角之處爲多，一遇歌忠泣孝、慷慨激昂，輒覺欷噓欲泣，又素所期許者然也。七古余尤愛《書楊忠愍公集後》一篇云：「請上方之劍，可以斷賊嵩頸；濺西市之血，不可破椒山胆。椒山胆熱嵩頸寒，一手格天公獨敢。前年遠貶忤賊鸞，鸞死公復歸期端。相公吐哺收人望，仗馬不鳴公始安。公曰吾所學何事，浩然之氣完天地。啾啾鬼哭夜方半，碧血模糊光炤宇。大書外賊不足除，內賊不可養。五奸十惡罪無赦，三齋七戒疏迺上。上疏先入政府手，權門之下多獒狗。折檻難回漢主心，對簿已囊范滂首。枷鍊風吹鐵骨香，赭衣從此見高皇。他時老賊卧溝壑，清苦記得黔山堂。」又《寶劍篇》，其中警句云：「俠客三更殺賊心，將軍萬里封侯夢。」四面取神，精采百倍。

又　蔣劍人先生《題虞姬畫像》云：「讀書忽哭《項羽紀》，大王之才不爲帝。把酒請澆虞姬墳，俠女之志可事君。我爲楚歌若楚舞，烏江東下無尺土。君王意盡妾何聊，頭顱一擲劍花飄。悲風蕭蕭起垓下，魂兮歸來慰喑啞。昔日軍中羞雉媒，今朝帳下嘶騅馬。嗚呼，古來好色皆英雄，安得携手常相同。辟陽已封戚姬死，老去可憐隆準公。」一王一姬，皆有餘慨。余讀而善之，故錄之。

又　五古雖不若七古之變化之，而苟以類舉如「一彈天地清，再彈山水綠」則秀語也。「微軀妄自保，幽賞君獨難」，則苦語也。「廢塚生寒烟，美人在疇昔」，則幽語也。「恨不携釣簑，烟波是饒味」，則拗語也。「生客三千人，死壠五十步」，則快語也。「捫壁鬼髮青，一風陰閃燈」，則險語也。「天梯半空架，天轉出其下」，則壯語也。「到門不見山，入門山始大」，則奇語也。劍人之才，直是無所不有。其絕句有云：「穿雲亂石排空樹，似我胸中磊落才。」亦「我不卿卿，誰其卿卿」之意。

又　蔣劍人樂府擬古，在其本集中視詠古諸作自遜一籌。余故多採其詠古于前，苟援熊羆雞跖之例，似可免及二者。復念作者下筆時何等苦心孤詣，能夠富貴浮雲而後成就此些子錦囊中物，則愛之惜之寶之護之，又覺其如不及矣。謹案所作諸樂府中，惟《書文文山正氣歌後》十二首最有興會。

又　王紫詮《序嘯古堂詩》，嫌其樂府擬古之作太占地位，而自見眞性情、眞面目處反少。此言是也。然亦須諒其當日所處之境，名位均卑，憂患叢集，避地未能，將焉求友？既不可以泛泛之交某甫某翁堆垛滿紙，學江湖食客所編之揩紳日錄。

又　綺麗雋逸是蔣老劍家常本色。然猶有綺麗而未雋逸，雋逸而遺綺麗者。余謂雋逸較難于綺麗。上篇所選詠古近體佳篇警句，多屬雋逸一邊。至若豔情之作，鏤金錯采，縱極綺麗，較見不妨。然老劍亦非不能爲其雋逸者。五古雜詩云：「我有鴛鴦綺，纖手自機杼。瑤箱十二疊，持此竟誰與？迢迢西北樓，粲粲舞白紵。一曲千黃金，羅袖妙迴舉。君聆貴家樂，愼勿輕貧女。貧女不炫飾，絕世渺獨處。」君之爲此詩時，初何嘗離綺麗而求雋逸？惟其意理蓄足，筆又能婉曲以達之，故見爲雋逸。

又　嘯古堂全詩題目殊少朋友之雅，可見平生足迹有限。

又　蔣劍人避人爲僧，實非初志，故不久即返初服。其爲僧日，時出冶游，頗多綺迹。集中「緣酒獻花」一聯，蓋紀實也。前此不聞能詞，至是乃兼擅倚聲，一唱三嘆，怡顏動魄，洵足感均頑豔，識者謂不歉其。

支機《芬陀利室詞序》　劍人才氣高邁，務爲有用之學，不屑屑以詩名，而竟以詩名。其於詞也亦然，每一申紙，哀豔欲絕，比興所作，綿眇無極。顧君子山評之，以爲凄厲動魂，芬芳竟體，得力在白雲、白石間，是已。

王韜《芬陀利室詞話序》　劍人著述，余最愛其詞，詩次之，文尤其次也。劍人詞譜，余向曾獲見其手鈔本，辨析宮商，剖別音調，訂正於陽陰清濁之分，學者殊苦其難。【略】劍人作詞欲上追南唐北宋，而舉有厚入無間一語，以爲獨得無傳之秘。

《滿江紅》（海水浪浪）　《瀛壖雜志》卷五：癸丑，閩粵會匪戕官據城，劍人避兵余家，首尾二年，棲遲斗室中，一榻孤燈，苦吟午夜，亦無有心人過而問者。曾作《草土餘生記》述其陷賊得出事。先是，劍人以他事入城，官軍驟抵北關，外城閉，賊目素耳劍人名，欲強留之，以詭免。禱於神前卜簽，

易僧衣冠吉，昧爽，賊啟城驅鄉人出，遂脫於險。劍人作《滿江紅》詞一闋，寄於圍城中徐君紫珊，詞云【略】。嗟乎劍人，自滬城亂後，避地無慘，砲火光中浩歌此曲，不啻淵然出自金石中也。

《金縷曲》君果爲情死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六：嘗聞某友宿女閭中，暴卒，既知其不果，調《金縷曲》一闋戲云：【略】此首大有夫子自道之樂。狂奴便欲狂死，世不見劍人之才之遇，幾何不以此了劍人耶。

《高陽臺》樹老冬青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七：宋末人詞語馨旨遠，淺涉者每視爲留連景物而已，不知其忠憤之忱，恆寓於諧聲協律中。蔣劍人茂才（敦復）讀張玉田西湖春感《高陽臺》詞，謂玉田拳拳故國，屢見乎詞，集中多題水仙之作，此與趙子固同意，以寓其厓海之思。即用其韵題後云：【略】眞善會作者意。

《浪淘沙》涼夜夢迢迢、《祝英台近・秋蟬》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七：劍人筆耕江浙，亂後渡江，棄家爲僧，法名妙塵，曾刊所作爲《芬陀利室詞》。《浪淘沙》云：【略】《秋蟬・祝英台近》云：【略】酸音悽響，不待言愁我欲愁矣。

傳記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六　江南才子蔣劍人（敦復），家劇貧。幼聰穎，九歲畢諸經。十許歲時，與家人負氣出門，附賈舶之維揚。有朝貴至，某相國弟觴之平山堂，大會賓客。劍人不事通謁，攝敝衣冠直入，短小精悍，援筆賦詩，衆爲驚服。遂留于揚者數年。繼之如皋，困甚。身患瘡瘍，爲逆旅所惡。不得已，入市吹簫，夜寄宿大佛寺廊下。一夕，被酒，月光激射，佛睛閃閃，疑爲寶珠，極力躋其巔，憊而卧。及醒，不能下，大呼，寺僧梯乃下。遂大書壁間云：「大才人佛頂偷珠，山高月小；老名士街頭乞食，海闊天空。」或憐而遺之。及歸，應寶山童試。邑令劉光斗出題誤，劍人首發其覆，衆爲閧堂。越日，劉摭他事辱蔣。蔣憤而揭其短，連綴爲文，頗傳於外。劉復訴於大府，誣蔣不軌，必欲殺之。大府亦得蔣所上《防海策》，惡其詞侵己。蔣懼，遁江陰爲僧，改號鐵岸，亦曰妙塵，主華亭修微庵。偶出上海，道與劉遇。劉時以西事移守上海，謂蔣是爲西諜來。亟閉城，大索，不獲。忽火藥局毀，益實其罪而購之急。方謀通詳，興大獄，幸大府先已獲譴，劉旋去官。友人勸返初服，爲學使張小坡（芾）所賞，置寶山邑第一，補博士弟子員。妻支（機）本蘿溪村人女，雅通文墨。聞蔣秀才名，願供箕帚，即集中所稱之靈石內史是也。其後秋試屢失利，復累於阿芙蓉膏，不能自適，獨客上海，爲人傭書，使妻依寡姊以居。姊固無嗣，嘗捨所居爲梵修之所，得支良喜。蔣歿于上海寓中。其居停蘇松太道。應敏齋（寶時）爲刻其《嘯古堂文》八卷。其《詩集》八卷、《芬陀利室詞》五卷、《遺草》一卷，諸友既助刻於前，而王氏弢園復爲校刊於身後。此外，《上海縣志》、《大英國志》則皆受傭時筆墨云。余讀其詩詞，竊哀其志。因遍稽舊傳，得詳君之生平如右，當較諸馮子良少日坎壈有過之無不及矣。

紀事

《新世說・夙慧》　蔣劍人幼有神童之譽。六歲時，塾師指几上墨令對，蔣應聲曰「泉」，塾師以爲未工，蔣曰：「白水泉對黑土墨，胡謂不工？」塾師大奇之。

《滬城感事》　《瀛壖雜志》卷六：滬雖瀕海，而賈舶往來，多北至瀋、遼，於東南洋諸島國，皆所未悉，洋艦西航，道經吳淞口外，偵知民物之富庶，市廛之繁盛，輒生豔羨心。道光中葉，間歲一至，地方官外則餽物加禮，以示羈縻；內則嚴禁漁舟，不得導之入口，然終未能絕也。其於水道之深淺，形勢之險夷，防禦之疏密，早已瞭然。一旦發難，易若摧枯。干請要求，期于必得。履霜堅冰，蓋非一朝夕矣【略】。和議既定，海禁大開，劫火重圓，游踪更盛。顧文人學士之至此間者，登臨憑弔，每多感慨今昔，把酒問天，拔劍斫地，殊不自覺其欷歔不已也。寶山蔣劍人有《滬城感事》詩四首【略】。

《獻枚叔》　《甕牖餘談》卷一：寶山蔣劍人，幼時有神童之譽。【略】十許歲時，與家人負氣出游，竟附便舶過江，逕詣維揚。既登岸，囊中不名一錢，信步至平山堂。時阮枚叔方讌客，閽者擯不納，蔣必欲入，反叱閽者，

誚訶之聲徹于內。枚叔遣价詰之，則云寶山神童蔣某來見。枚叔命之入。既見，長揖就席。蔣體既短瑣，貌又不揚，枚叔視之，意其十一二歲耳。遂笑問：「能詩否？」曰：「能。」遽援筆作一絕以獻云：【略】是日，曾賓谷轉運亦在座，大加稱賞。因問：「今日誰可當庾蘭成者？」蔣指枚叔曰：「是當之矣。」枚叔于是招致其家，待若上賓，凡文酒花月之醼，靡不從遊。時揚州鹽務尚盛，張筵演劇，靡日無之。蔣慷慨揮霍，皆取之于枚叔，枚叔無吝色。故蔣某有「揮手千黃金，主賓淡如水」之句。

《聲聲慢（牽蘿人瘦）》《然脂餘韵》卷四：寶山蔣劍人幼時有神童之譽。【略】中年後，遘紅羊之亂，會有欲以危法中傷之者，削髮爲僧，久之乃返初服。婦支機，自號靈石山人，工詩詞，劍人與之偕隱羅敷溪上，杜門謝客。時與婦飲，賈釵問字，瀹茗弦詩，好事者欲題品在凡夫卿子間。劍人因作《紙閣雙聲圖》，自題《聲聲慢》一解云：【略】。

著録

滕固《芬陀利室詞話跋》 按：詞話卷引姚梅伯序云，「諸公方弓刀乞貴，我輩猶花月言愁。」檢姚氏手寫稿，「花月言愁」四字，原作「脂粉埋窮。」想系先生誤記。姚氏手寫稿，今藏寶山羅店陳氏家。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嘯古堂文集》八卷，蔣敦復撰。

朱次琦

論述

《平等閣詩話》卷一 南海朱稚圭先生（次琦），嶺嶠大儒，湛深經術。蚤歲端介而敏慧，以諸生見知於儀徵阮文達、常熟翁文端。年四十許成進士。咸豐初元，官山西襄陵令，以仁化俗，有循吏稱。時烽燧徧東南，蔓延及三晉。襄陵瀕臨汾河，公晝焚舟拒河，堅壁清野策，賊不得逞，城卒以完。乃解組歸，清風泊然，不持一錢。講學於九江故里，泯漢、宋之見，惟尚窮理治事。一時學者翕然宗之，稱之曰九江先生。光緒七年，年七十五卒。有詩文集行世，詩五律爲勝，如《造梁錫不值題壁》云：【略】斷句《送馮四》云：【略】《出門歎》云：【略】《夜坐》云：【略】。

鄔啓祚《耕雲別墅詩話》 南海朱稚圭（次琦）以經史之學著名，詩亦蘊藉風流，不愧作者。余愛其《讀史》云：「可憐一炬咸陽火，不及《詩》《書》有劫灰。」《典衣》云：「我喜他家收拾好，未因金盡降顏來。」殊堪咀嚼。

《魚千里齋隨筆》卷上 官山西襄陵縣知縣，凡百九十日，政化大行，旋拂衣歸，授徒於鄉而終，壽七十五。其爲學究析漢、宋，沈浸經史，掌故詞章之學，旁及金石書畫，罔不抉剔精微。而夐識高行，一以篤實踐履爲歸。康長素稱之云：其學如海，其文如山，高遠深博，雄健正直，國朝二百年來大賢巨儒，未之有比也。又稱：黎洲精矣，而奇佚氣多；船山深矣，而矯激太過；先生之學行，或於亭林爲近似，而平實敦大過之。雖其述學本師，盡情歸美，要亦自見源流。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八 朱次琦，字稚圭，一字子襄，南海人。道光丁未進士，官襄陵知縣，賜五品卿銜，有《朱九江先生集》。

又 稚圭幼工詩，肄業越華書院，山長陳蓮士嘗以新松命題，賦云：「棟材未必千人見，但聽風聲便不同。」陳爲吟諷者久之。道光十三年，西江大水，李村隄決，稚圭作《赴李大招飲詩百韻》，追賦其事。識者以爲杜甫《北征》之遺。稚圭罷官，晉人請留別，因集句云：「且欲近尋彭澤宰，不妨長作嶺南人。」既歸，講學名高，學者稱爲九江先生。

《在山泉詩話》卷三 朱九江先生次琦處爲純儒，出作循吏。晚歸九江鄉授徒，足跡不履城市，各大府延見，均以病辭。平生著作，以《朱氏族譜》爲精力所聚之書。詩文各種，臨歿復舉其稿委於火，蓋慊不自足也。有《是汝師齋詩》一卷，乃其門人竊錄出者。陳古樵大令刊置《學海堂叢刻》第十二。綜觀其詩，韻高而意遠，樹骨漢、魏，取神初唐，頓挫沈鬱，尤得杜陵眞髓，獨漉後一人已。

傳記

《清儒學案小傳・九江學案》粵東自阮文達建學海堂，學者如林，多從事漢學考證。九江獨泯門戶之見，崇尚氣節，志在經世，規模閎大，可謂特立之士。從游甚衆，順德簡竹居最守師法。述九江學案。

《聖清淵源錄・朱次琦》先生諱次琦，字稚圭，一字子襄，粵東南海人也。幼端靜，不好弄。性孝，父病禱於神，搏顙流血。方四歲，母問何愛？曰：「不願多錢高官，但願人愛好讀書。」他家弄者，必借觀之乃適。年二十應試，督學翁文端擢第一。鄉試下第，不介意，讀書囂囂自若也。父喪，致哀三年如一日。繼母關卒，未葬，雖暑不設帷席。家人勸之，曰：「吾母今獲安宅耶？」四十一成進士，有賀之者，曰：「科名適然耳，爲官談何易？」籤分山西縣令，不挈家而行。居官之暇，講學無虛日。南方盜起，去晉尚數千里，先生深以爲憂，謂宜綢繆。全晉聯絡，關隴以雍冀爲最高之地，居高屋建瓴之勢，與爲合縱，不獨山西免腹背之敵，關隴亦得唇齒之依。其籌畫兵機也，孰正孰奇，孰主孰輔，乃爲三難、五易、十可、守八、可征之策，洋洋萬餘言，瞭於指掌。台司不能用，未期年而寇蹤已偏晉中矣。襄陵城以用先生遺策獨完，故先生在位祗百九十日，而去官之日，舉邑皇皇，如失慈父母，遮道攀轅。追留不可得，特畫像義中堂以祀，集歌詩爲《愛棠錄》。郭學士景儁曰：「山西賢令晉城，靈壽後一人而已。」遂引疾歸，講學禮山下二十餘年，徵辟不出。蓋先生之學，平實敦大，不涉纖碎，又不爲性命高談，是故居家則孝友，居官則慈惠，志在無我，功必及物，辭受取與之交一介不苟，其素志也。始之官，謁漢壽亭侯廟而誓曰：「若不追吳隱之包孝肅諸人，有載晉一錢而歸者，明神殛之。」其在山西也，邊釁不靖，朝廷議勦撫，軍將從之。先生獨曰：「此激亂耳。不若一介之使可以收功。」遂奉命奔馳，斬罪魁十餘人，人皆懾服。其門人序曰：「天下所爭言而先生不言，天下所不敢言而先生獨言之。」信哉。

《碑傳集補》卷三三簡朝亮《朱九江先生傳》（存目）

又《朱九江先生年譜》（存目）

又卷三八繆荃孫《朱次琦傳》（存目）

《清史列傳・循吏傳・朱次琦》朱次琦，廣東南海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分發山西。咸豐二年攝襄陵縣事。縣有平水，與臨汾縣分溉田畝，居民爭利構獄，數年不決。次琦至，博詢訟端，則強豪壟斷居奇，有有水無地者，有有地無水者。有地無水者，向無買水券，予之地弗予之水；有水無地者，向有買水券，雖無地得以市利。於是定以地隨糧，以水隨地之制。又會臨汾縣知縣，躬親履畝，兩邑田相若、稅相直也，迺定平水爲四十分，縣各取其半。復於境內設四綱維持之，曰水則、曰用人、曰行水、曰陡門。實得水田萬四百畝有奇，邑人立碑頌之。繫囚趙三不稜，劇盜也，越獄逃。次琦未抵任，先出重貲購知其所適，亟假郡捕前半夕疾馳百二十里至曲沃郭南以俟。盜衆方飲酒家，役前持之，忽樓上下百炬齊明，則赫然襄陵縣燈也，迺伏地就縛。比縣人迎新尹，尹已尺組繫原賊入矣，遠近以爲神。河東歲患狼，次琦募獵戶捕之無獲，乃檄禱西山神祠，天忽大霧旬日，人得跡獸所出沒，攢火槍擊之無脫者，半月得狼百有七，患遂絕。每行縣所至，拊循姁姁，老稚迎笑。有遮訴者，索木倚在道與決，能引服則已，恆終日不笞一人。其他頒讀書日程，創保甲，追社倉二萬石，禁火葬，罪同姓爲婚，卓卓多異政。在任百九十日，民俗大化。其去也，攀留萬人，至門陁橋折，爲立主祀之。鄧伯道祠後，別建朱使君祠，春秋報祀弗絕。先是南方盜起，北至揚州。次琦猶在襄陵，謂宜綢繆全晉，聯絡關隴，爲三難、五易、十可、守八、可征之策。大吏不能用，遂引疾去。歸則講學九江，鄉生徒百數十人，晉省弟子亦有來學者。足不入城市，有後朱子之稱。時稱說浦江鄭氏、江州陳氏諸義門及朝廷捐產准旌之例，由是宗人捐產贍族，合金數萬。次琦呈請立案，爲變通范氏義莊章程，設完課祀先、養老勸學、矜恤孤寡諸條，刊石世守之。同治元年，與同邑徐台英奉旨起用，次琦竟不復出。光緒七年，兩廣總督張樹聲、巡撫裕寬疏其學行，特賞五品卿銜，逾數月卒。次琦生平論學，平實敦大。嘗論漢之學鄭康成集之，宋之學朱子集之，朱子又卽漢學而精之者也。宋末以來，殺身成仁之士，遠軼前古，皆朱子力也。然而攻之者互起，有明姚江之學以「致良知」爲宗，則攻朱子以格物；乾隆中葉至於今日，天下之學以考據爲宗，則攻朱子以空疏。一朱子也，攻之者乃矛盾。嗚呼！古之言異學也，畔之於道外，而孔子之道隱；今之言漢學、宋學者咻之於道中，而孔

子之道歧，果其修行讀書斬至於古之實學，無漢學、無宋學也。凡示生徒修行之實四：曰敦行孝弟，曰崇尚氣節，曰變化氣質，曰檢攝威儀。讀書之實五：曰經學，曰史學，曰掌故之學，曰性理之學，曰詞章之學。一時咸推爲人倫師表云。著有《國朝名臣言行錄》、《五史實徵錄》、《晉乘》、《國朝逸民傳》、《性學源流》、《蒙古聞見》等書，疾革盡焚之，僅存手輯《朱氏傳芳集》五卷、《諜定南海九江朱氏家譜》十二卷、《大雅堂詩集》一卷、《燔餘集》一卷、《橐中集》二卷。

《近代名人小傳・朱次琦》　康有爲謂所學出次琦，動稱九江先生。九江，次琦所居地也。以山西襄平縣知縣乞休歸，講學九江，有名於粵。次琦踐履敦厚，天資穎敏，於書無所不窺。初亦墾求訓故，中歲乃治宋儒書，由程、朱而王、陸，由王、陸而漸近釋氏。有爲記其言頗多，而不必皆儒家言。第與陳澧皆通樂律，雖所學不逮澧，而能紹二千年絕學，如次琦者，清代數人而已，亦粵人。

《清儒學案小傳・朱先生次琦》　朱次琦，字稚圭，一字子襄，南海人。所居曰九江，學者稱九江先生。道光丁未進士，即用知縣分發山西，隻身之官，攝襄陵縣。先有劇盜趙三不棱越獄逃，於未抵任時，偵其所在，假郡捕馳百里至曲沃，夜縛之，人以爲神。縣有平水與臨汾縣分溉田，民爭利搆獄，數年不決。與臨汾令會勘定，水則各用其半，士人立碑頌之。聽訟告，無成期，狀無成式。或不知書，即口訴。行縣所至，有遮訴者，在道與決，引服則已，恆終日不笞一人。創保甲，追社倉穀，禁火葬，罪同姓婚，除狼患，頒讀書日程，在任僅百九十日，民俗大化。引疾歸，居家教授二十餘年，從學者自遠而至。同治初，被薦起用，不出。疆吏疏陳，講明正學，身體力行，比閭族黨，薰德善良，詔賜五品卿銜。光緒七年卒，年七十五。先生爲學不分漢、宋，尤重躬行。其讀書之法分五端：曰經學、史學、掌故、性理、辭章；所著述有七，曰《國朝名臣言行錄》，法朱子也；曰《國朝逸民傳》，嘗仕者亦書據逸民柳下惠也；曰《性學源流》，淪本誼而決其支也；曰《五史實徵錄》，宋、遼、金、元、明，采以資今也；曰《晉乘》，如程大昌《雍錄》也，其書名未定。有論國朝儒宗者，倣黃梨洲《明儒學案》而不分漢學、宋學，以辨江鄭堂《師承記》之非。有紀蒙古者，勤北邊也。臨歿之年，謝絕人事，從事整理，既而疾作，知難卒業，盡焚其稿，僅存手輯《朱氏傳芳集》五卷、《南海九江朱氏家譜》十二卷、《大雅堂詩集》一卷、《燔餘集》一卷、《橐中集》一卷。後門人簡朝亮爲訂年譜，蒐集詩文暨附錄，都爲十卷，曰《朱九江先生集》，行於世。

紀事

《舊聞隨筆》卷三　香山朱子勳先生（次琦）嘗爲縣令，任滿歸，囊橐蕭然，授徒自給。居九江香山，巨鎮也。宗嗣旁有屋可容四十人，有來受業者，以屋爲限。不謹者，必卻之。九江數千戶，皆薰其德而善良。粵東賭風盛行，終先生世，九江無一博奕者。四方之士來訪，至其地問渡，掌渡者知往先生家，皆不索錢。

又　先生嘗告學者曰：漢之學，鄭康成集之；宋之學，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漢學而稽之者也，會同六經，權衡四書，使孔孟之道大著於天下。宋末以來，殺身成仁之士遠軼前古，皆朱子力也。朱子百世之師也。事師無隱之者也，然而攻之者互起。姚江攻朱子之格物，乾、嘉中葉至於今日，多宗漢而退宋，攻朱子爲空疏，一朱子也，而攻之者乃相矛盾乎。學術之變，古未有其變也，何天下之不幸也。吾今爲二三子告蘄至於古之實學而已矣。學孔子之學，無漢學、無宋學也。修身讀書，此其實也。修身之實有四：曰惇行孝弟、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讀書之實五：曰經學、史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詞章之學。

《有感（七首）》　《十朝詩乘》卷一五：張格爾者，回部博羅尼都之裔，以誦經祈福傳食諸部落。嘉慶中，參贊斌靜荒侈失衆心，張格爾始糾衆窺邊，爲領隊色普徵額所敗，舍騎遁去。斌誅所禽賊。匿不上聞。有詔逮問，以永芹代之，亦疏於撫馭。於是寇益肆。初猶詐降，布魯特酋沐列克助之，遂大挫官軍，四城連陷。迨長公平回奏績，先後用兵且八年矣。其協籌善後者，則那公彥成之力。朱稚圭京卿（次琦）《有感》七首即詠其事。詩云：【略】稚圭作此詩時，回匪未戡，故引爲深憂。第二首謂西四城殉難官吏；第三首謂武中丞（隆阿）率吉林、黑龍江軍，與楊忠武（遇春）會阿克蘇進勦；第四首謂張酋遁竄，官兵久戍無功，有詔切責長公，且簡員代籌善後也。

《春夜贈閨人》、《守歲與閨人夜話》《平等閣詩話》卷一：九江先生理學名儒，一世宗之，而所作詩乃有極風趣者。如《春夜贈閨人》云：【略】《守歲與閨人夜話》云：【略】。

著録

簡朝亮《朱九江先生集序》 自夏徂冬，集有先生詩五卷、文四卷暨先生事者坿錄一卷，迺成《年譜》列於卷首，庶讀者先有考焉。詩繇先生家人所得，原略有次，今仍之，皆三十有五以前爲之也。文繇先生家人所得暨宗人已棻者，今考其年，類而次之；壯年者罕，大都四十以後爲之也。繇詩而文，遞推終身，故以爲次，亦韓集例也。《年譜》自三十有八以前，據先生《公車紀程》暨其家人所得紀年事略；以後據先生在官日記、襄陵碑錄暨先生手定門人文卷也。《年譜》以年爲次，而有先叙、合叙，使其文不散者，《左傳》編年之書已開其例也。

藝文

《朱九江先生集》卷一〇《附錄·愛棠錄》 拔貢劉侃《送朱令君詩》云：「滔滔江河下，仰望黃鵠舉。吁嗟聖道南，海濱有鄒魯。」前任宗學教習翟良琛《送朱使君詩》云：「廉鯁從來有，如公得未曾。威生銅面具，清抱玉壺冰。鑿鑿羣皆伏，貔貅氣不矜。秋高華峯隼，嶄絕見眉棱。」又云：「省訟傳呼少，觀民燕處稀。印牀花自落，行轅雉還飛。衙苦青衣散，官劬赤子肥。如何虞芮質，越境至如歸。」其卒章云：「泉林高卧久，物色到袁安。疾苦詢民隱，文章接古歡。計難參馬服，貧不累豬肝。淚盡酬知己，吾生老伐檀。」廩生陳邦傑《送朱令君詩》云：「直以性情孚岸獄，更無關節到文章。」又云：「閉關人物殷勤訪，講院文章子細論。」拔貢翟良璧美朱令君詩云：「使君紫陽裔，名過朱伯厚。不爲豪帥奪，（太原鎮帥某驕横甚，乃至不受巡撫節制。軍興擾驛站，公獨持法裁抑之。氣出其上，謂將與辨於闕下，甯舍一官謝百姓。帥媿屈，州郡賴安，人謂公仁者之勇。）甯受辱金誘。（向宰襄者，祝壽告幫，俱歲再舉，舉則釀入千百金。公悉禁止，倡辦者以贓論。又故事新進弟子員贄縣庭各廿有四金，犒從四金，蓋以助棚規也。公謂士寒畯爲多，概予蠲免。今歲充文武生員五十二名，計免千四百餘金。且著爲例，刻石學門，尤令士林稽首至地。）好生以爲殺，殺者乃自咎。（公治獄尤仁恕，鞫尹紹仁京控一案，活百四十七人，保全數百家。趙曲結拜一案，亦活數十人。餘獄多因平反得生者。殺人囚劉長輻，公至乃引伏，將出死，流涕謂觀者曰：「死自吾分，恨爺來遲，吾致陷此也。」）化俗中牟令，富民南陽守。異蹟以流傳，爲神明父母。（公神奇之蹟不可勝舉。最異者，退汾流，驅猛獸，河東雨雹傷稼而邑境獨大有年，縣幾無訟而鄰封赴愬者相屬道路。又每讞疑獄，旬月閒即流聞郡國，優伶輒集爲戲劇，如包龍圖、況太守故事。）平陽教授忻州董宇偉送襄陵朱使君詩云：「閉戶廛合轍，刻舟陋拘墟。古錢不適用，安用爭錙銖。可言即可行，懷哉古通儒。」生員方鎮《送邑令朱稚圭先生詩》云：「一事感孚眞最捷，平生不近四知金。」蔣錫慶《送朱令君詩》云：「勿遺利於地，勿壅利於人。矧狐谷之壤十萬八千畝，原隰龍鱗。」（謹案：《水利碑》俾實得水田三萬四百畝有奇，據此詩則水田實數尤鉅。）咸豐三年十月，中議大夫內閣侍讀學士陽曲郭景僖《襄陵舊令朱使君祠詩序》言：「使君既去官，縣人禋祀之不衰。僕過平陽訪君遺躅，父老皆流涕。感而叙之詩云：虎觀遺鴻筆，雄疆借繭絲。艱難才不世，中外理無私。廟寫生金像，名甄陋石碑。有恩酬俎豆，無計返旌旗。昔者程明道，伊今陸隴其。何當後車載，璜玉起熊羆。」闔邑紳士公獻聯句云：「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三思而後，行必以告新令尹；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此之謂大丈夫。」鄧庄村紳民公獻聯句跋云：「邑尊老父師，甫下車即脩建鄧公伯道祠墓，以興教化，紳等感激無地，謹達下情。」

《朱九江先生集》卷一〇附錄《祭朱子襄先生文》 維光緒八年正月某日，兩廣總督張樹聲、廣東巡撫裕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子襄先生之靈曰：大道堊鬱，士失其馳。羣囂衆敓，以儒爲呰。疇經不敹，疇立不隨。天地之紀，匪善焉歸。惟君嶽嶽，起自南海。睎古思齊，聖豈余詒。昔尹襄陵，人稱惠君。撥煩蠲苛，劘鮫還純。平水瀰瀰，以溉以蕃。桀點擅利，釁生不均。下車覩士，爰定水則。置門管渠，謹稽闔闢。主伯羣僖，芃芃黍稷。

始君未至，圄盜潛跳。猝撿其逋，若罾圈牢。君之在官，洗手奉職。目營心注，民依是恤。有不便民，忼慨矢辭。令實強項，气撓健兒。禁水弭害，誓神驅狼。一誠所孚，疵癘消藏。弊獄關廟，發言琅琅。觀者如堵，萬皆盡裂。彼不孝子，搏頰出血。風動化流，民用大穌。俾農服田，士興絃歌。時巡郊野，笑語姁姁。或質所爭，就壠理諭。百九十日，政成而去。攀遮塞涂，如嬰失哺。億衆尸祝，豐碑仡樹。盜駭中厚，償不可羈。君感時艱，上言便宜。師截其來，可踣於廛。當路泄泄，君乃拂衣。比寇入晉，果如君畫。惜哉斯人，鴻冥其翼。居恆誦法，檠程與朱。務踐厥實，悉吐其餘。學者景從，不肖畏義。相率以善，莫知所自。吾曹薄德，來忝大邦。不有仁賢，其曷以臧。我高山，皎皎空谷。方資清尚，用敦末俗。何寤邇者，剝運斯丁。胡天不弔，奪我老成。君之經綸，蒭蜿四徹。其施於世，不及十一。君之學術，粹然巨儒。明不自翹，遺書有無。磊磊中懷，儻俾大襮。唐虞三代，豈不如昨。抑其所爲，夫既有然。於君奚慊，無怍前賢。獨是吾曹，欲咨無所。蒸黎莫牖，士夫喪巨。欷歔瞻望，雪涕難收。豈伊其私，邦國之由。含哀泚筆，言告九幽。嗚呼哀哉，尚饗！

《皇清書史》卷四引《續藝舟雙楫》　先生於書道，用工甚深。其書導源於平原，蹀躞於歐虞，而自出新意。

雜録

《朱九江先生集》卷一〇《附錄・禮山紀聞》　簡朝亮曰：朱先生《年譜》蓋書其大者也。譜成，雜記其餘君子之章，彪彪作繢，瓠葉可歌，雖微不廢，作《禮山紀聞》（凡二十有二條）。　先生六歲，族伯雲中過塾，示先生屬對曰：「老子龍鍾。」先生率應曰：「大人虎變。」

又　有以賓館請者，先生以其紈綺家也，辭之。徐佩韋大令就之中歲而辭之。君子謂大令知誼，先生知幾。

又　有媚黨登科來謁，坐而言曰：「予幸登科，假佗國學生名也，溢予若干歲矣。」先生心賤之，笑曰：「斯不獨必得其名，抑且必得其壽。」先生曰：「科名不足以重人，當自樹立，則人重科名爾。」

又　先生嘗謂故人曰：「何錢癖也？」故人曰：「予之癖愛錢，猶子之癖不愛錢也。」先生笑曰：「子何以答錢神？」故人迺爲集句曰：「我生託子以爲命，天下何人不識君。」

又　同鄉岑亡友之子，幼孤，先生卹之。友子長，遊越南，贏金還鄉，饋先生夥。先生納茶數掬，皆反其餘。

又　先生赴試廣州，渡白鷺潭，中流疾風發，舟將覆，檣顛。先生坐自若也，方持茗飲，無微傾者。

又　先生曰：古云精神福澤之源，幼安省謦三朝晏起。昔里甫先生見晏起者，每警之云：「在牀曰尸，何不祥也。」

又　先生方壯，有交游喜詼諧，自矜得女弟子。先生正言曰：「西河簡齋，老子婆娑，皤然白髮，女弟子從之游，至今猶譏於莊士，況少年者邪？」其人謝之，迺曰：「寓言云：爾顧愛我之忠，孰有如足下者虖？」

又　先生居都門，邑館同人譚紀文達筆記曰：「鐵蟾之疾，見一朵毬，大如車輪，中有麗女，遂瘵而亡。文達以謂鐵蟾愛奇，鬱爲心疾，不其然邪？」先生曰：「非也。《北史・徐謇傳》云：武成帝酒色過度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一美人，食頃變爲觀世音。徐之才云此色欲虛勞所致，處方服之，頓愈。然則鐵蟾之疾，近女之過，非以愛奇也。」

又　道光二十有一年秋，先生會試南歸。同年何孝廉以昔年殉於舟次，殯槥南安。及是，其弟度嶺迎喪，牙人索而困之，將徒手歸矣。先生至，佽贈傾貲，且言於郭照磨遣役獲行，千里喪歸。

又　先生會試南歸，次臨城驛，雨後嚴寒。覆車，數四人馬陷泥淖中，更殘饑踣。從者潛逃，輿夫拽羸不起，迺大哭。先生整衣立路壖，徐語同人曰：「我輩苟佗日見用，可放膽作好官去。脫有萬一遷謫，苦況不過爾耳。此一夕，固試劍厓鍊金石也。」

又　先生西入晉，至井陘關，謁漢壽亭侯廟。自誓於神曰：「某若不追吳隱之包孝肅諸人，有載晉一錢歸者，明神殛之。」及南歸，如所誓。

又　襄陵席氏之女將登迓車而狼噬焉。先是，先生布令曰：「狼殺人，人猶不殺狼虖？」然邑人無敢動者。朔日，先生及邑廣文祭廟既畢，廣文戲謂先生曰：「女也，席氏未遇才郎，先遇豺狼，奈何？」先生於是殺狼之心尤摯矣。

又　先生居晉，中丞屬聽事楹書，先生題曰：「聖代卽今多雨露，諸君何以答昇平。」粵人林大令宦晉，以事部遞，先生贈曰：「更爲後會知何地，各有前因莫羨人。」先生南歸，晉人請留別，先生賦曰：「且欲近尋彭澤宰，不妨長作嶺南人。」皆集句也。

又　歐陽小韓孝廉赴澄邁儒官，與一妻一妾偕涂遇先生，立而言，先生曰：「詩云：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孝廉大笑。

又　鄉人關凌雲弄《煙江疊嶂圖》，跋曰：「告我後人，永弃斯圖，雖千金不易也。」亡何，子孫鬻之，三易至先生。迺眠其跋，歎而藏之。卒訪其子孫之賢者還之，不收其直。

又　鄰鄉龍江劉方伯士奇，在有明時美治行，拜賜璽書。其書，文待詔徵明爲之也。有重賈鬻於先生者，或求轉鬻，先生靳焉，私謂人曰：「吾獲之，將還之，佗人未必然也。」於後，劉氏子孫有從學者，遂還之。問所直，終不言，餽漫不受。

又　同治十有二年秋，有流星，其光如晝，斯須有聲。或以問先生，不答。已而詰曰：「子曾讀《漢書》乎？」問者曰：「未也。」踰年，國卹。問者驚悟，檢《漢書》，然後歎天文志之符也。

又　先生飯疏食，闇人日汰其秕。有過先生者，精食而客之。客嘗至先生，以其舊游七十年也。主客相忘加餔，仍疏食。故人食不下咽，謂曰：「何自苦如是虐？」先生曰：「吾以礪其齒也。」

又　朱氏祖祠，先生題其額，擘窠大書。或問之，曰：「法歐虞閒也。」又題其東廂曰：「頌先人之清芬。」

黃　治

論　述

王詠霓《今樵詩存序》　余幼耳太平黃壺舟、今樵兩先生之名。【略】初，壺舟以名進士宦江右，有弟鄉谷今樵從之游。及壺舟緣事戍新疆，今樵獸從兄出關，行一萬六千里，歷八年，得賜環，仍侍以歸。今集中《西音》、《圖南》諸錄，皆塞外唱酬作也。余嘗謂壺舟之詩，才氣橫溢，全學子瞻，尤多和韻之作。今樵則出入於蘇、陸之間，壎篪迭奏，工力悉敵，擬諸子由者，當不少讓。蓋近世以來，吾台人之稱詩者，於兩先生首屈一指。

李鋤《春燈新曲跋》　今樵師出塞，遺故篋於椿陰之室。鋤偶檢《春燈新曲》一卷，眞之案頭，以時耽玩。舅氏秀楚翹先生見之，曰：「此佳構也，二百年無此手矣。」携之去，誇諸士大夫，且出藏鍰，屬伶人某，令砌末登場，卽以此本畀之。近燈宵，或見《雁書記》之首折，而他無聞，則某伶之爲也。洎今樵師至，因極請原本以付梓氏，師笑曰：「此予十年前遊戲之作，五日而成者，其中音節，慮或疎略，頗記《繡帶兒》以下係正宮，卽不用隔尾，亦宜標以過宮名目。茲閩海之行迫矣，無暇此爲，吾子有意，其審定之。」鋤自惟譾陋，於聲音之道茫無所知，未敢稍事修飾，仍就原本蔵事而識其言於此。嗚呼，焉得起吾舅氏於九原而同爲欣賞也哉！

又《春燈新曲題辭》　偏是元冬，星低霜緊，半空旅雁嗚咽。氈幕燈寒，荒城雲冷，玉關人老風雪。故鄉回首，正千里、胡天慘裂。餐冰大漠，走馬窮邊，都城奇節。　隴頭竟夕長歌，鐵笛悲傷，寒笳凄切。茫茫瀚海，黃河無際，想見漢家明月。子卿休矣，又重讀、千秋豪傑。河山迢遞，仗劍從戎，古今雙絕。（寄調〔慶宮春〕）

又　今昔邊頭，繁華幾許，亂烟冷絮芳草。金勒尋嬌，銀瓶沽酒，紫雲新曲飄渺。塞春何限，把風月、淮南抹倒。無愁天子，重色官家，翠圍珠繞。　旅人也有閒情，寶鏡星明，綠鬢雲攏。鶯鶯燕燕，烟花三月，肯任等閒過了。畫樓簫管，敢誇那、凉州娟好。平康留艷，北里傳奇，想同懷抱。（師著有《塞春小品》一卷）

又　歌到揚州，三分明月，二分夜景如洗。珠樹生輝，銀花搖影，助他春色妍媚。旅愁無限，都傳入、風流筆底。名高鞠部，譜艷梨園，恁般游戲。　許時夢返鈞天，斷雁沈簪，落花流水。紅兒在否？瓊簫檀板，唱遍合離悲喜。唾壺敲缺，管招得、英雄垂淚。冰霜餘劫，粉黛前塵，付將醒醉。（同前）

張鳳翻《春燈新曲題辭》　橫空迴雁，正孤臣、遼海嗡氈餐雪。踏遍平沙，衰草地，猶抱漢家殘節。紫塞千山，金門萬里，只翼飛難越。南天遙

望，長安一片明月。　且喜十五胡姬，穹廬對酒，心事寒宵說。裂碎弓衣題血字，好借西風催發。馬上刀環，圖中敝珮，也許金釵列。美人奇士，可稱千古雙絕。（調寄〔念奴嬌〕）

又　佳人難得，任六宮、花好看來都遍。聞說邊關，春色麗，儘費君王宵旰。笑指珊鞭，悄尋綺陌，省識卿卿面。玉釵盟定，乘龍眞許如願。幾日鼙鼓臨江，旌旗南下，暫隔迎鸞便。待掃風煙天闕淨，望斷樓頭歸燕。錦幛香塵，瑤台璧月，携手重相見。昭陽宵永，恩情莫似秋扇。（同前）

又　揚州騎鶴，愛紅橋、月夜春燈新試。詞客閑翻，金縷曲，也算風流遊戲。冰窖餘生，蘭閨殘夢，有甚干卿事？借他杯酒，胸中一吐豪氣。　自笑浪迹天涯，重逢黃九，旅館聯吟袂。落日燕台屠狗侶，不盡悲歌長慨。末路江關，中年絲竹，都化青衫淚。爲君高唱，唾壺眞把敲碎。（同前）

章啟毘《春燈新曲題辭》　元夕揚州好。鬧紅橋銀花火樹，春燈圍繞。詞客却嫌無意趣，特地試翻新稿。借韻事寄情綿渺。絕塞羈臣聯美眷，更烟花奇遇從來少。都譜入，風流調。　當年祇把閒愁掃，又誰知，玉關西去，竟同先兆。塞雁南征空寄恨，漫擁金釵醉倒。燈影裏，分明寫照。何日新詞傳鞠部？好春宵、一聽歌聲裊。同按拍，掀髯笑。（調寄〔賀新郎〕）

裕貴《春燈新曲題辭》　客到江南，鶯花宛約，何事放懷絕塞？孤臣萬里，伏節荒天，便是助人悲嘅。杯酒消愁，夜闌拍碎，紅牙描他風概。算前因注定，十年磨盾，玉門關外。　念古人、亮節清風，齧氈吞雪，日與羝羊逐隊。商飈緊急，雁信無憑，同是千秋淚洒。俗眼誰青胡姬，還肯相憐，英雄粉黛。羨先生、冠劍歸來，爭奇漢代。（調寄〔蘇武慢〕）

又　千古揚州，二分明月，伊人幽獨。懶看春燈，閒舒繭紙，寫出搔頭玉。風流天子，雲和仙史，又結三生眷屬。最銷魂，秋凉紈扇，膩語誓藏金屋。　乘龍緣在，求凰琴冷，未見瑤簪來復。密約幽期，芳心自驚，蹙損蛾眉綠。青樓軼韻，君何多事，當作女英修竹。是借他、湘蘭沅芷，寄愁萬斛。（調寄〔永遇樂〕）

李亨普《春燈新曲題辭》　萬古詩人恨，偏荷戈從戎，荒塞栖息。老矣鬚眉，爲鴿原情重，敢辭鞭策！身世都虛擲，便行盡伊凉西北。又怎知雪窖冰天，還有一番春色。　絕域名花堪惜，似品艷虹橋，重念疇昔。（師著《塞春小品》，蓋《北里志》之屬。）走馬輪台，倩紅兒度曲，玉兒横笛。洒洒邊風急，更愁甚、沙黃雲黑。不道十載詞場，夢華有迹。（調寄〔曲遊春〕）

又　旅泊維揚日，剛滿城燈月，轟飲香夜。消受繁華，奈一瞥罡風，玉關星駕。弔古傷心也，嘆遺事淚珠盈把。記那時落拓襟懷，曾付醉歌陶寫。客舍偏多風雅，任箋擘烏絲，名士揮洒。別樣傳神，看松均氣節，鶯花聲價。誰是知音者？且留做、千秋佳話。更擬輕撥檀槽，淺斟翠罍。（同前）

天虛我生《蝶歸樓傳奇跋》　《蝶歸樓》傳奇，不知誰氏手筆。由老友董哲香君見示，屬爲點定。細讀一過，覺其結構蘊藉，逼近藏園，而措詞造句，尤兼《四夢》之長，似非近人所能。（輓）〔晚〕近塡詞家，類皆強作解人，好爲傳奇。或則襯逗不明，任意增損；或則過贈無序，雜湊成章。句法舛誤，等於自度，不復能明之爲曲者，蓋比比也。得此一篇，實強人意，其間雖不無瑕疵，然盛名如玉茗，尚有極不可通之句。即世所稱四大傳奇，亦多生硬牽附，不可索解之語。蓋院本非比散曲，所貴一氣呵成。因事屬詞，用等科白，非復能字字推敲，致礙文思。及脫稿後，則易一字且不能矣。是蓋作者苦衷，不得不爲曲諒。故圈點時，但於格調不合，或出韻失叶處，略爲改正；其辭意不明顯者，則仍其舊，蓋不足爲全書病也。其間惟《閨諱》、《病圓》二齣，頗涉猥褻，且復辭不達意，語病百出。故將《閨諱》中〔金絡索〕第二闋八、九兩句，第三闋第三、第六兩句，第四闋第二、第三及第九句，均爲換去。《病圓》中〔後庭花〕、〔青歌兒〕、〔浪裏來煞〕三闋，則竟抹去原文，即就排場，另塡三闋。雖非道學語，然視原作，似較溫存得體。作者倘在今世，及見此書，諒不以續貂爲嫌也。至《借寓》一齣，則通體流走自然，洵爲全書之冠，視《香祖樓》且有過無不及矣。第二十八齣《緣盡》中，〔下山虎〕後兩闋，原著爲〔小桃紅〕，但其體格不合，當是〔山桃紅〕之誤。又〔包子令〕後一闋，原著爲〔黑麻序〕，亦不合。〔黑麻令〕或〔黑麻序〕，均無此格。爰就原句分爲兩闋，庶與本宮〔金蕉葉〕相合，不審作者以爲然否。又〔尾聲〕後復綴〔哭相思〕半闋，且換別宮下場，亦無此例，因辭句均妥，故仍之。《題樓》齣中，〔步步嬌〕原著止七句，至前字韻便止，後即換接〔醉扶歸〕，亦於體例不合，爰補一句，以成完璧。又第二十齣，皆來韻中有誤犯支微韻者，亦經改正。蓋灰韻實分兩部，開、來等韻，則隸於佳韻，杯而回等韻，則隸於支微，與歸爲等叶。周德清《中原音韻》，固與沈約《韻書》不可同日語也。近人輒以詩韻塡詞，自謂謹守規律，殊不知識者方且笑之，斥爲謬戾，不可訓也。痛元音

之不作，嘅知音之愈稀，徒令村謳俚唱塞破宇宙，砌韻綴辭，欺人耳目。而盲詞瞎弄，猶以高雅自矜，禍棗災梨，實乃貽誤後學。視此一篇，能不慚汗無地哉！故吾以爲此書一出，可爲塡詞家當鍼砭，可爲傳奇家作圭臬，正不徒作小說觀也。

蔣鳳翺《蝶歸樓傳奇題辭》 香夢沉羅綺。種相思、幾番聚散，幾番悲喜？千古青陵魂化後，閱却繁華過矣。算只有芳心不死。到底春蠶絲未斷，續鴛盟依舊朱樓倚。情至者，類如此。　東風那管閑桃李？幻羅浮是花是蝶，仙踪奇詭。聽到旗亭歌艷曲，我欲狂招鳳子。怎喚得青蛾重起？璧玉團圞金鈿合，比肩人、更有雲英娣。圓好事，占雙美。（寄調〔金縷曲〕）

蔣森榮《蝶歸樓傳奇題辭》 塵劫難消，俗緣難斷，再世市恩承寵。鏡約釵盟，無限纏綿吹夢，惡風堪恐。影幻羅浮魂化青陵。惹得玉郎淚湧。續情絲待結來生，依舊枕衾相擁。　算薄命總是紅顏，歡娛有幾，葬送一抔香塚。同阿姊許訂鸞交，一樣比肩情重。我本多愁，聽到冰絲檀板，怎禁心動？嘆茫茫今古，牡丹亭後，又添情種。（右調〔蘇武慢〕）

蔣尚清《蝶歸樓傳奇題辭》 庚戌夏日，少琴表兄出此示觀，時舅氏已謝世矣。讀竟不勝感慨。樓上相逢緣最巧。妬煞天公，好事難長保。羽化登仙香夢杳。斜陽荒塚□秋草。　再世姻緣何足道？姊續新婚，轉被多情惱。此恨綿綿何日了？挑燈忍讀傷心稿。（右調〔蝶戀花〕）

傳記

光緒《台州府志》卷一〇 字台人，別字琴曹，又稱今樵。廩貢生。性豪爽，工詩畫，兼通醫理。隨濬遠遊，遍交當世士大夫，壎篪唱和詩句，流傳江右，人比之蘇氏軾、轍，篤於友愛。濬獲譴戍邊，治在都聞之，卽馳赴江西，萬里從行，冰天雪窖與同苦辛。居塞外七年，爲達官記室，以所入俸饋佐兄資斧。林則徐重其行誼。東歸補應歲試，學使吳鍾駿嘉之，以「義之實從兄是也」命題。著有《伊洄錄》一卷，《孔懷錄》一卷，《圖南錄》三卷，《荆舫隨筆》、《亦遊詩草》、《竊餘賸草》各一卷，《卍雲齋詩鈔》若干卷。

光緒《太平續志》卷五 字台人，號琴曹，改今樵。濬之弟也。性豪爽，詩與畫與兄埒。

著録

光緒《臺州府志》卷八四 《今樵詞》一卷，國朝黃治撰。治有《荆舫隨筆》，已著錄。是編凡一百五闋，未附曲二十九闋，今存。

彭泰來

《嶺南羣雅二集·玉壺山房詩話》 天才雋雅，吐屬不凡。

《雪橋詩話餘集》卷七 高要彭春洲泰來詩大抵多憂患之言。羅伯麟刻其詩，跋云：情不汨性，感不留物。其存詩始丁卯迄丁巳，止于《梧州行》一篇，亦可以論其世矣。

宣統《高要縣志·人物篇一》 彭泰來，字子大，輅子。生二十月能卽事誦古經，語無不切。年十四以詩與譚敬昭相酬唱。嘉慶間粵藩曾燠延爲上客，尋以拔貢入太學。罷歸，遂絕意進取，人或調之，笑而不答。總督祁墳欲延見之，不往。學使李棠階高其行，屏騶從，徒步就見，并貽書問挽回風俗之道。泰來比切時敝，爲書數千言復之。棠階表其廬，且下教高要縣歲時存問。所爲詩，天才飆發，出入於少陵、昌黎、長吉、東坊、遺山諸家。善屬文，兼工隸、草、八分，精篆刻。生平心慕趙邠卿，自刻私印曰「趙齋」。著有《詩義堂後集》六卷，《昨夢齋文集》四卷，《高要金石略》四卷，《讀史讎筆》六卷，又輯有《端人集》四卷。

《清史稿·文苑傳三·張維屏》 同時廣東以學行名者，又有高要彭泰來，字子大。生二十月，能卽事誦古經，語無不切。嘉慶十八年拔貢生。絕意進取，學使李棠階高其品，屏騶從徒步就見，詢以挽回風俗之道。泰來爲書數千言復之，棠階表其廬，下教高要令，歲時存問。自惠士奇禮下胡方後，此爲再見焉。著《端州金石略》、《昨夢齋》、《詩義堂》各集。

《絕句四首》《蕉軒隨錄・官常》：彭春洲明經（泰來）有絕句四首云【略】。按道光辛丑，粵東海氛不靖，夷兵退後，靖逆將軍住雨帽街鄧家祠，參贊大臣住觀音山蓬萊仙館。日以龍舟紙鳶爲樂，無恥者至有以美女媚之。第四首則專刺名器之濫。是時羊頭關內，羊胃騎都，六品功牌一紙，售洋錢六圓。明經此作，實詩史也。

吴存義

《復堂日記》卷二　揚州發舟，閱先師吴和甫少宰《榴實山莊集》，蓋新刻付校。詩篇粹美隱秀，不事蹊徑，而雅有師法。夙昔喜言放翁，風格頗近。詞溫雅，在君平、公謹間。駢文刻意梁陳，篇幅少狹，然無一俗調。

《晚晴簃詩滙》卷一四二　吴存義，字和甫，泰興人。道光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吏部侍郎。有《榴實山莊詩鈔》。

又　和甫三爲學政，兩至雲南，後蒞浙江。有句云：「宦游多在皇華路。」又云：「卅年報國知何事，懷握丹鉛愧此衷。」蓋紀實也。譚仲修爲撰《行狀》云：按試永昌，值回、漢焚殺，以學使清德不肯犯，俟出城而後舉火。及再任，回亂益熾。省城久被圍，兵變掠諸牙門及富家，獨不入學使廨，難民來匿者數千人。至浙，當杭城甫復，拊循庠序，教之經史小學，以讀書爲歸，士氣始定。詩華贍和雅，臺閣之音。

《皖雅初集》引《靜照軒筆記》　吴和甫侍郎隨族父寄籍泰興。既登第，道光癸卯以編修視學滇中，咸豐乙卯又以侍講充雲南正考官。試竣，留任學政數年。既還京，累遷至侍讀學士。庚申署順天府丞，值英法聯軍入京師，乘輿出狩熱河。既事定論功，公獨署牘曰：「府丞吴某抱病，凡干掫詰姦，皆不與。今病未愈，不敢冒濫。」奏上，帝嗟異，擢太僕寺卿，轉通政使，充經筵講官，擢工部侍郎，權禮侍刑侍。同治三年，以禮部右侍郎簡放浙江學政。未出京，調吏部。既赴任，轉左侍郎。六年任滿，以風疾乞休居泰興。七年九月卒。公既謝病，乃赴休甯，經營宗祠，買田百畝祭祀之外，分贍宗族。工未竟而没，次子寶清成之。公駢文雅練，詩詞皆秀潔。錄其《咏金銀花調寄買陂塘》云：「倚芳叢、零環碎珮，雕闌夜識花氣。粉痕檀暈輕綃剪，細綴幾絲烟穗。青瑣地，倩綠架扶來，寶帳流蘇繫。鏤瓊刻翠，正雪艷調冰，雲腴鬥茗，涼沁碧甕膩。聽名字，便想紫標插記。助人多少豪思。珠塵錦障當筵舞，笑煞齊奴風味。黃白易，問瑤鼎丹鑪，大藥神仙秘。思量無濟。且朱鳥窗邊，紅蕤枕畔，清抱冷香睡。【略】此詞典麗，殆猶宋廣平之《賦梅花》，因錄之。公居泰興，邑人朱曼君（銘盤）方髫年，公愛其穎慧，指授詩文門徑。後曼君終成名士。

《續碑傳集》卷一二譚廷獻《誥授資政大夫封光祿大夫吏部左侍郎吴公行狀》　江蘇南通州泰興縣本貫安徽徽州府休甯縣吴存義，年六十七，狀：公字和甫，先世爲休甯望族。父修餘公始遷泰興著籍焉。公中道光十二年壬辰科副榜貢生。十七年丁酉科舉人。戊戌會試成進士，官翰林。二十二年任雲南學政，邊徼士惇樸而信，公翼翼以慎，校藝至丙夜不休。諸生悦教，于于日親。人囿方音多不能辨四聲，公于音均毋串今古，乃以李氏《音鑑》教之，歲月改觀。是時回民煽亂，公巡試永昌，竣事啓行，出郭數里，城中火爇天，駭詢左右，則曰：「回人構兵，既期矣，使者清德，不敢犯，俟出城而後舉火也。」公先後在雲南兵火相望，夷然無梗云。回京一年，丁太夫人憂，歸里。二十八年，江北大水，泰興饑，公倡士大夫議振。募富人資至罷，曰：「吾爲數十萬人屈也。」泰興知縣張興澍，公同年生，相善也，一以荒政聽公。方水盛時，饑民棲樹杪，數日無炊煙。公親櫂小舟散麩餌必徧。水退又爲苫蔽露處者。是歲饑而不害。服除，入都，直南書房，充日講起居注官。京察一等，擢侍講。咸豐五年乙卯科雲南鄉試正考官，留任學政。其視學也益誠，士民益親學使如家人。顧回亂益烈，至偪省城。圍之城中，兵又鬨掠各牙門及富家，獨不入學政廨一步。民攜婦孺藜藿來匿者數千人，號舍皆滿。公居雲南久，習其亂端，獨居愀然。恆曰：「滇事一紙書可定，而疇實蹙之。」比復命奏對，陳變亂始末最詳。其後畱臣雜用，征撫小定復橫，中原道阻，幾等絕域者數年。累遷侍讀至學士。嘗署順天府丞。當泰西各國自天津深入，乘輿出狩，都門戒嚴，閒曹多攜家屬出走。公方卧病，謂所親曰：「愼之妄動，自貽悔也。」事定，既出復入者遇公有慚色。論守禦功，公署牘曰：「府丞吴某抱病，干掫詰姦皆不與，今病未瘳，不敢冒濫。」奏上，廷臣嗟異。已而升太僕寺卿，改通政司通政使。遂擢侍郎，署禮部侍郎，日慨文廟從祀位次多

舛，奏請審定續圖頒行。【略】署刑部侍郎，日核議秋審册籍，秉燭鉤稽，惻然於人命之重。公用文章進用，學有經術，溫溫不出諸口。詩文稿草不輕示人。性廉儉，無妄取予，敝衣惡食，讀書一室，如寒士。自通籍至宦成，不邇權貴，超然榮利之外。惟臨利害，侃侃持論不撓，人以爲不可測也。同治三年，以戶部侍郎閒放浙江學政，調吏部左侍郎。當是時，浙江全省被寇，城邑蕭然。前學政國子祭酒吳保泰輾轉戎馬間，一試衢州府，丁母憂去官。公繼之，【略】補行辛酉科選拔貢生，考取辛酉、甲子、丁卯科優貢生，所得皆知名士。六年任滿。三載公中風，數病，乞休歸。【略】謝病，乃赴休甯經營宗祠，買田百畝，祭祀之外，分贍宗姓。工未竟而卒，次子寶清成之。七年九月，公卒於泰興里第。遺疏上，奉旨照侍郎例賜卹。娶李氏，前卒，生長子寶慈，二品蔭生，候選府同知。繼娶汪氏，生次子寶清，候選郎中；三子寶讓，泰興學生。孫四人，曾孫一人。公著有《榴實山莊文》二卷《詩》六卷《詞》一卷。

《題錢楞仙同年然燭修書圖》 錢振倫《然燭修書圖序》：《然燭修書圖》者，汪君翥雲爲余寫照也。猶憶甲辰北上，道出吳門，鑑齋同年辱以嘉招，申其良覿，屬伊小阮，爲作此圖。玉軸紛披，小宋居官之故事；金題手贈，汪倫送我之深情。旁列紅妝，用資點綴。義山云：「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此之謂也。屬以厠跡詞曹，纂言史館，雖馳驅偶勞於原隰，而鑽研未越乎縑緗。又《示樸齋隨筆》：余作《然燭修書圖》，吳和甫同年（存義）題絕句最工。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榴實山莊文稿》一卷，詩鈔六卷，詞鈔一卷，吳存義撰。存義字和甫，江蘇泰興人。道光戊戌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

蔣春霖

論述

綜論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八 蔣春霖，字鹿潭，江陰人。官兩淮富安場大使。有《水雲樓賸稿》。

又 譚仲修論有清一代詞學，以納蘭容若、項連生及鹿潭三家爲眞詞人之詞。而鹿潭遭際兵間，憂時感事，天挺此才爲倚聲家老杜。自謂于詩未能蘄勝古人，賸稿僅存數十篇，蓋亦取法于杜，而能得髓者。

金武祥《水雲樓詩賸序》 余近得其古近體詩賸稿，不及百首。恢雄沉厚，亦多可傳。【略】咸、同間，何悔餘太守文采藻耀，僑寓維揚，鹿潭以嶷官需次淮南，兩人集中，竟無往來贈答之作，豈以處境不同，詩派市異歟？而鹿潭之詩，固足爲五邑後勁，悔餘亦未能駕而上之也。仁和譚仲脩大令盛稱《水雲詞》。謂：「咸豐兵事，天挺此才，爲倚聲家老杜。」余謂即以詩論，實亦神似少陵。夫詞者詩之餘，鹿潭詩，存者過少，然則謂其詩爲詞之餘，殆亦無不可也。

《粟香二筆》卷八 鹿潭詩格甚高。【略】風調在中、盛唐之間。

又 李冰叔曰：鹿潭爲詩，恢雄骯髒。【略】乃易其工力爲長短句，鏤情劇恨，轉豪于銖黍之間，直而緻，沈而姚，曼而不靡。

《吟邊小識》卷四 蔣鹿潭《水雲樓詞》，爲江東之秀，上幾南宋，而詩則僅于《粟香室叢書》中，見其數十首。有《詠冬柳七律》云：「淡日荒村猶繫馬，凍雲小院欲棲鴉。」「五更羌笛吹寒月，一角荒城壓亂流。」頗得冬柳之神。餘皆近體爲多，才力稍弱，亦自清新可喜。

《憩園詞話》卷四　蔣鹿潭鰲參軍春霖，江蘇人，寄籍順天。歷署淮南鹺尹，曾練鄉團禦寇，吏治卓越，商民感之。性好長短句，專主清空，摹神兩宋。遇文士必引以作詞，娓娓不倦【略】鹿潭一往情深，性復倜儻，有豪俠氣。爲詞專取神韻，酒酣則琅琅自歌之。嘗爲余言，欲采中、晚唐佳句入詞，冀益深厚。【略】別數年，余權泰州篆，忽來晤，面目黧黑，黯然神傷，云將赴浙，依宗湘文太守。甫至震澤，亡之舟中。

《復堂日記》卷二　閱蔣鹿潭《水雲樓詞》。婉約深至，時造虛渾，要爲第一流矣。

譚獻《復堂詞話》　文字無大小，必有正變，必有家數。《水雲樓詞》，固清商變徵之聲，而流別甚正，家數頗大，與成容若、項蓮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豐兵事，天挺此才，爲倚聲家老杜。而晚唐、兩宋一唱三歎之意，則已微矣。或曰：「何以與成、項並論？」應之曰：「阮亭、葆馴一流，爲才人之詞；宛鄰、止庵一派，爲學人之詞；惟三家是詞人之詞，與朱、厲同工異曲。其它，則旁流羽翼而已。」（《篋中詞》）

宗源瀚《水雲樓詞續集序》　鹿潭名春霖，江陰人。少負雋才，不拘繩尺，屢不得志於有司，乃俯就鹽官，嘗權東台場，卹灶利，課團丁禦侮，人咸德之。罷官後，猶供食數年，生平抑塞激宕之意，一托之於詞。運以深沈之思，清析之語，先刻《水雲樓詞》於東台，同時作者莫不斂手。而鹿潭慨然，自謂欲以《騷經》爲骨，類情指事，意內言外，造詞人之極致。譽以南唐、兩宋，意弗滿也。

李肇增《水雲樓詞序》　君爲詩恢雄骫骳，若《東淘雜詩》二十首，不減少陵秦州之作。乃易其工力爲長短句，鏤情劇恨，轉豪於銖黍之間，直而致，沈而姚，曼而不靡。嗚呼！君之詞亦工矣。君嘗謂：「詞祖樂府，與詩同源。偎薄破碎，失《風》《雅》之旨。情至韻會，溯寫風流，極溫深怨慕之意，亦未知其同與異否也。」故以此悉力於詞，登山臨川，傷離悼亂，每有感慨，於是乎寄。

何咏《水雲樓詞序》　鹿潭所作，於九宮七始八十四調不差累黍。而能天機開合，六情諧暢，別具工倕，自成馨逸。視夫膠柱聆音，引繩約尺，目論一孔，技窮三變者，不啻水觀海而泥憶雲矣。

徐蕭《水雲樓詞序》　蔣生鹿潭，承明不遇，作吏淮東，駔儈與居，踞觚灶北。芰衣荷裳，羌修能之自絜；霓旌玉玦，指潛淵以爲期。一夕相思，八公招隱。孰海唱之孤憤，答鬼語之幽修。有河上之同歌，吹參差兮自訴。又況簾雨闌珊，念家山於破後；衍波迢遞，悵環佩之來遲。鴆媒謇詈，傷如之何！徒觀其擁鼻若吟，吹屬審律，性有三好，技了十人，謂爲倚聲，誠淺之論作者矣。

《左庵詞話》卷上　江陰蔣鹿潭春霖，工詞，刻有《水雲樓》稿。有句云：「壓春潮、一船幽恨。」又云：「樹影滿地壓凍月。」又云：「老紅吹盡春無力。」又云：「瘦腰不恨秋來早，恨秋來偏在天涯。」又云：「過却清明春是客。」又云：「恨西風、吹淡白鷗心。」煉字煉意，極詞家能事。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三　鹿潭長調頗覺鬱晦。

周曾錦《臥廬詞話》　與蔣（鹿潭）同時唱和而工悉敵者，有秀水杜小舫。【略】讀蔣、杜二公詞，覺白石、梅溪，去今未遠，天挺二老於咸、同之際，亦詞界之中興也。

《白雨齋詞話》卷五　蔣鹿潭《水雲樓詞》二卷，深得南宋之妙。於諸家中，尤近樂笑翁。竹垞自謂學玉田，恐去鹿潭尚隔一層也。

又　詞至國初而盛，至毗陵而後精。近時詞人莊中白，夐乎不可尚已。譚氏仲修，亦駸駸與古爲化。鹿潭稍遜皋文、莊、譚之古厚，而才氣甚雄，亦鐵中錚錚者。

又　鹿潭詞，如《東風第一枝》云：「雲影薄，畫簾乍捲。山意冷，瘦笻又嬾。」《木蘭花慢》云：「雲埋蔣山自碧，打空城、只有夜潮來。」又（前調）云：「蘆邊夜潮驟起，暈波心、月影盪江圓。」又云：「看莽莽南徐，蒼蒼北固，如此山川。鉤連更無鐵鎖，任排空、檣艫自回旋。寂寞魚龍睡穩，傷心付與秋烟。」又《甘州》云：「避地依然滄海，險夢逐潮還。一樣貂裘冷，不似長安。」又云：「引吳鉤不語，酒罷玉犀寒。總休問杜鵑橋上，有梅花、且向醉中看。南雲暗，任征鴻去，莫倚闌干。」《壽樓春》云：「但疏雨空階，蕭蕭半山黃葉聲。」《鷓鴣天》云：「屏間山壓眉心翠，鏡裏波生鬢角秋。」《淒涼犯》云：「疏燈暈結。覺霜逼簾衣自裂。」又云：「窗鳴敗紙，尚驚疑打蓬乾雪。悄護銅瓶，怕寒重梅花暗折。卻開門，樹影滿地壓凍月。」《唐多令》云：「哀角起重關。霜深楚水寒。背西風、歸雁聲酸。一片石頭城上月，渾怕照、舊江山。」《齊天樂》云：「海氣浮山，江聲擁樹，閃閃燈紅蕭寺。高談未已，任

夜鵲驚枝。睡蛟吟水。笑指天東，一丸霜月盪潮尾。」又云：「啼鵑萬里，怕化作秋聲，醉魂驚起。涼露沉沉，斷鴻悲暗葦。」似此皆精警雄秀，造句之妙，不減樂笑翁。

又　鹿潭深於樂笑翁，故措語多清警，最豁人目。集中《謁金門》（「人未起」一章）、甘州（「又東風喚醒一分春」一章）兩篇，情味尤深永，乃眞得玉田神理，又不僅在皮相也。

又　鹿潭窮愁潦倒，抑鬱以終，悲憤慷慨，一發於詞。如《卜算子》云：「燕子不曾來，小院陰陰雨。一角闌干聚落花，此是春歸處。　彈淚別東風，把酒澆飛絮。化了浮萍也是愁，莫向天涯去。」何其淒怨若此。

徐珂《近詞叢話》　鹿潭尤婉約深至，流別甚正，家數頗大，人推爲倚聲家老杜。

王國維《人間詞話刪稿》　譚復堂《篋中詞選》謂「蔣鹿潭《水雲樓詞》，與成容若、項蓮生三百年間分鼎三足」。然《水雲樓詞》小令頗有境界，長調唯存氣格。【略】超逸不足，皆不足與容若比。然視皋文、止庵輩，則倜乎遠矣。

朱祖謀手批《篋中詞》　《水雲詞》，盡人能誦其雋快之句，嘉、道間名家，可稱巨擘，宜復翁傾倒賞擊，而有會於冰叔（李肇增）之言也。顧其氣格，駁庇所牢籠。皋文、保緒，標寄托爲幟，不僅僅摹南宋之壘，隱隱與樊榭相敵。此清朝詞派之大概也。至鹿潭而盡掃葛藤，不傍門戶，獨以《風》《雅》爲宗，蓋托體更較皋文、保緒高雅矣。詞中有鹿潭，可謂止境。譚仲修雖尊莊中白，陳亦峰亦崇揚之，究其所詣，尚不足與鹿潭相抗也。詞有律有文，律不細非詞，文不工亦非詞。如《憶雲詞》類，尤閱者於意云何也。

王煜《清十一家詞鈔自序》　《水雲》既作，盡掃葛藤，涯納百宗，蔚爲變徵，家數類別，冠冕一朝，清詞有斯，可謂至極矣。　又《水雲樓詞鈔》，恢雄秀豔，有詞史之稱，比於昔賢，蓋詩家老杜，詞國清眞也。

分論

《東臺雜詩》　《粟香二筆》卷八：　李冰叔曰。【略】若《東淘雜詩》二十首，不減少陵秦川之作。

《臺城路》（驚飛燕子魂無定）　《白雨齋詞話》卷五：　鹿潭《臺城路》（金麗生自金陵圍城出爲述沙洲避雨光景感賦此解時畫角咽秋燈慘綠如有鬼聲在紙上也）云：「驚飛燕子魂無定，荒洲墜如殘葉。樹影疑人，鴞聲幻鬼，欹側春冰途滑。頹雲萬疊。又雨擊寒沙，亂鳴金鐵。似引宵程，隔谿燐火乍明滅。　江間奔浪怒湧，斷笳時隱隱，相和嗚咽。野渡舟危，空村草濕，一飯蘆中淒絕。孤城霧結。賸罥網離鴻，怨啼昏月。險夢愁題，杜鵑枝上血。」狀景逼眞，有聲有色。因思迦陵《賀新郎·作家書竟題范龍仙書齋壁上蘆雁圖》云：「漏悄裁書罷。遶廊行、偶然驚見，壁間古畫。一派蘆花江岸上，白雁濛濛欲下。有立且飛而鳴者。萬里重關歸夢杳，拍寒汀、絮盡傷心話。捱不了，淒涼夜。　城頭戍鼓剛三打。正四壁、人聲都靜，月華如瀉。再向丹青移燭認，水墨陰陰入化。恍嘹唳、枕稜窗罅。曾在孤舟逢此景，便畫圖、相對心猶怕。君莫向，高齋掛。」繪聲繪影，字字陰森，綠人毛髮，眞乃筆端有鬼。然同一設色，而陳自縱橫，蔣多蕭戚。言爲心聲，蔣所遇之窮，又不逮陳遠矣。　陳廷焯《詞則》評：　層折極多，有聲有色。又：　正面描繪，只一二語便無微不至。餘仍寫身世之感。

《清平樂》（枕鴛釵鳳）　《清詞玉屑》卷八：　鹿潭謂眉生工愁少寐，每以「斜倚熏籠」自況，嘗賦《清平樂》調之云：【略】《香草箋序》云：「從來名士，必悅傾城。」可爲眉生移贈。

《菩薩蠻》（青溪流水宵嗚咽）　《憩園詞話》卷六：　《菩薩蠻》八句四換韻，其句均如五七言詩。【略】又蔣鹿潭《水雲樓詞續刻》一闋云：【略】皆不著閑字，風趣自足。

《卜算子》（燕子不曾來）　《白雨齋詞話》卷五：　鹿潭窮愁潦倒，抑鬱以終，悲憤慷慨，一發於詞。如《卜算子》云：【略】何其淒苦若此。《詞則·大雅集》：　沈着。

《謁金門》（人未起）　《白雨齋詞話》卷五：　婉雅淒怨，尋味不盡。

傳記

《續碑傳集》卷八〇金武祥《蔣君春霖傳》　蔣君春霖，字鹿潭，江陰人。生而瓌異，諷書十行俱下。性倜儻，自標置，不溺苦於章句之學。父尊典，官荊門

知州，有子三，君仲也。幼隨荆門公任所，久涉郢漢，得江山騷賦之氣爲多。道光中葉，海寓清晏，士夫雖容樽俎，文讌稱盛。君周旋先輩閒。嘗登黄鶴樓賦詩，老宿斂手，一時有「乳虎」之目。父歿，家中落。奉母游京師，聲問日起，巨公鴻生，咸折節樂與交。既連不得志於有司，乃棄制舉業。就淮南鹺官，非其志也。咸豐壬子，權富安場大使，綱政稱最。蒲圻但運使明倫器之，久任不調。丁巳，遭母憂，始去官。君伉直，不諧俗，人多忮之。又勇施予，廉俸所入，菽水外，悉以資人緩急，坐是重困，貧不得歸，挈家揚州之東臺居焉。庚、辛之際，兵事方急，徐溝喬勤恪公松年、嘉善金運使安清，先後爭致之，君抵掌陳當世利弊甚辨，謇侃奮發，不以屬吏自撓，上官亦禮遇之，不爲牾也。兩公既去，君憂時念亂，益牢落寡合，浮湛下僚者六七載，而年且垂老矣。同治戊辰冬，將訪上元宗兵備源瀚於衢州，道吴江，檥舟垂虹橋，一昔而卒。年五十一。姬人黄婉君徇焉。君故力於詩，追源究流，靡不洞貫，積藁累數寸，中歲乃悉摧燒之。語所知曰：「吾能詩，匪難，特窮老盡氣，無以蘄勝於古人之外，作者衆矣。吾甯别取徑焉。」用是一意於詞，以終其身，然亦卒成大名。晚年刪存詩，僅數十篇，而傳世者爲《水雲樓詞》二卷，蓋幾幾飲井水處無不唱鹿潭詞矣。秀水杜方伯文瀾，刻君詞於《曼陀羅華閣叢書》中，而宗兵備梓其補遺，同邑繆編修荃孫復彙栞之。仁和譚仲修《篋中詞》甄錄尤富。余嘗讀君詩，沈鬱蒼健，神似子美，因刻之《粟香叢書》。綜君一生，心力所萃，已略具於此。雖其志其學無由大伸於世，而文采光氣，終必發襮於身後，沒世而名不朽者，固斷斷可知也。余獲交君猶子玉棱，得君生平出處較悉，傳之以諗後之纂文苑者。金武祥曰：詞之爲道尊矣。雍、乾以來，倚聲之學，吾州號稱極盛。陽湖張先生惠言、宜興周先生保緒，該正變，兼風諭，英絶領袖，鬱爲兩大宗。厥後，閩位餘裔，恉乖趣歧，家騖衆衒，稍稍衰息。鹿潭起，而隊緒以振。相望百餘年閒，水雲一家，遂與茗柯、止莽三鼎其足。天所以蹇其遭，嗇其年，坎壈其身，以昌其詞，庸偶然耶。仁和譚獻曰：「咸豐兵事，天挺此才爲倚聲家杜老。」推挹至矣。知言哉！知言哉！

紀事

張爾田《蔣鹿潭遺事》　鹿潭，先君子學詞之師也。性落拓。官兩淮鹽大使。罷官，避地東淘。杜小舫觀察愛其才，時周給之。小舫之詞，多出其手定。

吴眉孫《與龍榆生言蔣鹿潭遺事》　榆生我兄有道撰席：昨書談黄婉君向陳百生再拜乞佳傳事，今日在老友秦嬰盦處，談《水雲樓詞》，因論及之，嬰盦云：「宗序所謂乞佳傳事，蓋曲筆耳。初百生與鹿潭摯好，鹿潭既爲婉君而死，百生語婉君曰：『君能以死殉鹿潭，我必爲君請旌表。』時百生已入詞館，力固能辦此也。婉君既死，旌表事請而被駁，百生無以自踐其諾言，未幾出都，車行北道中，恒有旋風揚沙走其前，髣髴見婉君鬼憤狀，倉皇抵家。自是棄官不復入都，蓋負疚于心也。宗序于旌表事難言之，故變其詞曰，婉君乞佳傳耳。」嬰盦述耆舊傳聞如此。愚以爲請旌表被駁，百生誠不自料。然當時胡竟于一弱女子，而責之一死，殊難索解。迨請旌不成，能如宗湘文之言，爲婉君作一佳傳，亦可自贖其愆，奈何幷此無之，或者傳已作而文未流傳耶？憶宣統初年，東臺友人鄭君，曾取百生遺稿，于一小雜誌中陸續刊印以行。此雜誌久散失，不知百生遺稿中，有無涉及黄婉君事。鄭君久别，百生遺稿原本，今亦不可問矣。弟尤有感者，鹿潭之死，半爲婉君因貧而不安室處，半爲杜筱舫因貴而落漠故人。書冤仰藥，劇可憐傷，觀于靈櫬寄厝江陰蕭寺中，歷數十年，無人爲之舉葬。則當時筱舫所謂經紀其喪，其薄可想。翟公題門之語，孝標《廣絶交》之論，宜乎千載讀之猶有餘恨。

《浪淘沙》（雲氣壓虚闌）　《篋中詞》卷五：鄭湛侯爲予言：此詞本事，蓋感兵事之連結，人才之惰窳而作。

《玉蝴蝶》（水面乍開妝鏡）　《清詞玉屑》卷八：鹿潭别有歸鳳曲，爲《玉蝴蝶》調云：【略】蓋慰金眉生之作。眉生眷江山船妓名鳳者，爲有力者載去，意不能忘，所爲賦惆悵詞者也。其詞有云：「爲他忍淚無言處，不待聽箏喚奈何。」固深於情者。

《琵琶仙》（天際歸舟）　宗源瀚《水雲樓詞續集序》：詞中所謂黄婉君者，聚散乖合，恩極怨生，鹿潭卒爲婉君而死，婉君亦以死殉鹿潭。瀕死，向陳百生再拜，乞佳傳，從容就絶。論者謂此可以慰鹿潭，而鹿潭愈足傷矣。

《小三吾亭詞話》卷一：鹿翁嘗有所昵曰黄婉君者，聚散離合，恩極生怨，鹿翁卒爲婉君而死。婉君亦以死殉鹿翁，瀕死，向陳百生再拜乞佳傳，從容就絶。論者謂此足可慰鹿翁矣。鹿翁嘗偕婉君泛舟黄橋。望見烟水，念五湖之

志，苦不得，遂譜《琵琶仙》詞，使婉君歌之，其聲甚哀。詞云：【略】張爾田《蔣鹿潭遺事》：鹿潭素不善治生，歌樓酒館，隨手散盡。晚年與女子黃婉君結不解之緣，迎之歸於泰州。又以貧故，不安於室。鹿潭則大憤，走蘇州，謁小舫。小舫方署臬使，不時見鹿潭。既失望，歸，舟泊垂虹橋，夜書冤詞，懷之，仰藥死。小舫爲經紀其喪。婉君聞之，亦以死殉。余從嫂黃亦家泰州，親見婉君死狀，言之甚悉，是亦詞人之一厄也。

陳克家

論述

《蛻翁所見詩錄·感逝集》 梁叔爲嵇亭工部之孫，少時岐嶷有志節，家貧力學，弱冠即博通經史，工詩古文及箋奏等事。三十外，舉甲辰賢書。江南兵事起，客張總統幕數年，飛書草檄，皆出其手。庚申閏春月，大營軍潰，竟死其難。著作悉付劫火，惟友人藏其庚寅至己酉二十年詩四卷，刻之楚中。余爲選八十首，又並存貶語所載一首。詩中于世道人心消長之幾，沈憂遠慮，不啻灼蔡撲著，再三致意，詢爲通儒之識，豈得僅以詩人目之邪？至于報國酬知，克全大節，至官優異，既荷于生前；旌典哀榮，復膺于身後，允推吾鄉一代完人。彼庸庸卿相，祿位終身，如曹蜍、李志之無生氣者，雖有遺篇，何足掛齒頰乎？

《養自然齋詩話》卷七 元和陳梁叔（克家）著《蓬萊閣詩集》，意精詞簡，於邇來諸名家中別樹一幟。

《國朝正雅集》卷八七引《韓齋詩話》 梁叔孝廉舊識於歷下李海帆先生座中，性情孤介，落落寡合，詩境幽峭，頗肖其人。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五 陳克家，字梁叔，元和人。道光甲辰舉人。候選教諭殉難。有《蓬萊閣詩錄》。

又 梁叔詩思力骨韻俱超俗，有《贈人》句云：「師法不推吳祭酒，騷壇可壓沈尚書。」可見微尚。最爲姚石甫所賞。孫芝房謂當時大江南北詩人，以徐毅甫、魯通父及梁叔卓然鼎峙，皆能自樹立、高視人表者。梁叔倦游不遇，咸豐初客張忠武國樑軍中，同殉難。故晚年詩不傳。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六 陳克家，字子剛，號梁叔，元和人。道光甲辰舉人。官候選教諭。咸豐庚申殉難。師事姚椿，受古文法。用力于《說文》，詩尤雄深古健，撫時感事，妙以蘊藉出之。又補其祖稽亭工部崔《明紀》未定稿六十卷，于崇禎一朝未備，克家爲補輯後八卷，詳覈謹嚴，有裨于政教。撰《蓬萊閣詩錄》四卷。

傳記

《忠義紀聞錄》卷二一 陳君克家，字良叔，江蘇元和人。祖鶴，字稽亭，學宗宋儒，躬行實踐，官工部郎不受印結費，京師翁然譽之。君生而穎敏。及長，倜儻，有英氣，博覽羣籍，尤精史學。以其祖著述甚富，而一生精力所注則在《明紀》一書，惜以老病，至五十有二卷而卒，尚未畢業，君乃續成八卷，謹言一秉其祖之式，遂爲完書。兼工詩，著有《蓬萊閣集》，吐棄凡庸，能於諸名家中別樹一幟。與吳江陳希恕、震澤陳壽熊爲文字交，時人稱之曰「三陳」。君道光二十四年舉於鄉，屢試春官不第。會粵寇踞金陵，提督張忠武公駐營鍾山，重君名，延爲記室。時戎馬倥傯，忠武方總統諸軍，四方文檄絡繹不絕，幕府悉以委君。君倚盾磨墨，頃刻立就，警詞麗句，見者咸驚嘆爲孔璋復生也。尋以襄理戎務有功，保舉內閣中書。咸豐十年，大軍既潰，忠武戰歿丹陽，君亦死之。子惟驥奉其母避難上海，流離之中謹藏祖父《明紀》遺稿弗失。後撫軍丁公刻於蘇州書局，謂其書可嘉惠後學云。（江南軍營死事，略參《松陵詩徵續編》、《顯志堂稿》。）論曰：陳良叔，吳之才士也。篤志好學，續成乃祖之書，賢已。既而棄筆從征，隕軀鋒鏑，偕上將而同亾，又何壯慨之凜凜乎！良叔雅有用世志，而躓於名場，其江甯寓舍題壁詩云：「先民憂樂今誰是，烈士風聲幼不忘。亦欲吾生見肝膽，豈知小技困文章。草中白石尋虛殿，愁裏青山送夕陽。自對一樽時獨唱，何心更向少年場。」讀之令人感喟欲絕矣。（案：《松陵續編》有陳良叔《哀嚴烈婦詩》：「玉

樹無端竟地中，夜臺贏得寂寥同。黑頭早奪詞壇席，紅粉偏高國士風。鄰女繡絲猶墜淚，故人焚硯欲觀空。椒花閣上書千卷，留與孤兒拾蠹蟲。」烈婦名繡坪，震澤人，能文。其夫諸生俞樹湘，雋才早逝，烈婦仰藥以殉云。）

紀事

《江表忠略》卷一五　自雍正析長洲爲元和，俗文弱埒長洲，而陳克家獸以名烈顯。克家者，元和舉人也。自少以東漢節義、北宋文章自期許。嘉定毛嶽生受業焉。婁邑姚椿見其文，歎曰：「此魏文貞匹亞也。」佐張國樑幕，洊內閣中書。十年春，國樑使將兵戰死。克家之少也，祖鶴撰《明紀》，續《通鑑》，未竟，克家踵焉，與所著詩藏諸家。陳稷生者，增廣生也。寇至，驅其子曰：「吾寡兄弟，若毋墜宗祧也。」子請行，歎曰：「吾何行哉！吾甯死學耳。」城陷，詣學將自經，寇入謾罵，斷舌死。

同治《蘇州府志・人物一七》　陳克家，字子剛，道光甲辰舉人。少英異，爲桐城姚瑩所器重。及長，抗心希古，落落寡合。從嘉定毛嶽生、陳璚遊，尤折服瑩與山陽潘德輿、婁姚椿。椿稱爲唐魏文貞公一流人。文章自許北宋，儷體宗六朝，詩學黃庭堅。咸豐三年大挑以教職用。時金陵爲賊據，向大臣榮駐師城外，翼長福興阿聘克家掌書記。福遷去江南，提督張國梁聘之。十年閏三月，張令料健勇營。十五日，賊大至，克家督弁勇逆戰，兵敗死之。克家之死也，營中大亂，僕張升求尸不得，逸歸言狀。事聞，詔優卹如例。克家祖鶴，熟精明史，爲《明紀》一書，意以上接溫公《通鑑》，崇禎三年以後猶闕，克家續成之，合爲十六卷。（《昭忠錄》）同治中，江蘇書局刻之。詩僅存庚寅至己酉二十年之作，凡四卷，海寧蔣光煦刻之。

《游崑山》　《十朝詩乘》卷六：　聖祖乙酉南巡，至松江，幸司農王鴻緒家園，賜松竹扁額及詩扇、楹聯，稱其花木甚大，知是舊園。又云金絲桃最勝。明年丁亥三月，金陵大閱，復幸松江，時司農扈蹕歸里。聖祖親臨其第，設膳於園，賜天庖百器於其家人，並賜司農紅絨結頂東珠緯帽、團龍袍數事。又三年致仕，繪《賜金園圖卷》。【略】時崑山徐氏園第亦盛，其時惜已荒廢，陳梁叔《游崑山》詩云：【略】橫雲即謂司農也。龔芝麓《鳳池園記》述聖祖言：「搢紳家居，當使知有田園之樂。」

《題李模子遺像》　《雪橋詩話餘集》卷一：　太倉李模子木，明巡按御史。國變爲僧，居蘇州閶門後板廠。時駐防驛騷，乃請於當事，移駐鎮江。沒後，吳人即其居旁建堂祀之，稱老和尚堂。從其志也。道光壬寅，重修葺焉。陳梁叔爲題遺像云：【略】。

著録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蓬萊閣詩錄》四卷，陳克家撰。克家字子剛，江蘇元和人，道光甲辰舉人，大挑教諭。

吳振棫

論述

《筱園詩話》卷二　近人吳仲雲尚書《花宜館》詩，亦是浙派，但無其替代瑣屑諸弊，圓秀冷峭，門徑彌小，幸神韻猶較深遠，亦近代一小名家也。

《國朝正雅集》卷六三《寄心盦詩話》　壬子吳仲雲先生入覲，以《杭郡詩輯》、《續輯》丐邵位西閣讀送選，先生即出都門，未及見也。先生五任太守，在黔日居多。詩勁健有神，黔、滇山水，最工摹狀。記其「風雲百開合，今古一鴻濛」，此二語，可以包括殆盡。又絕句云：「雲裏嶙峋見翠微，山山都愛白雲圍，上坡卅里穿雲出，更有白雲頭上飛。」寫山行，奇景如畫。

《晚晴簃詩匯》卷一二六　吳振棫，字毅甫，一字仲雲，號再翁，錢塘人。嘉慶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雲貴總督。有《花宜館詩鈔》。

又　仲雲累葉稱詩，思深力厚，風格老蒼，嘉、道以還，爲一大家。同年祁文端尤推重之。歷官清介，耄歲歸休。平生宦游之蹟，滇、黔最久。

又引賀耦庚曰　仲雲少時已斐然有作，入官以後，乃愈老愈樸。其目之所觸，身之所歷，關民生疾苦者，累歔重噫，長言詠歎；間及邊防國計，則援古剴今，懲前毖後。蓋躬其事，則慮之也周；歷其難，則言之也痛。其或事與願違，每怒焉自責自傷，雖至無可如何，而流連往復之餘，時復不能自已。乃至中更顛躓，而無改其度，卒乃復振，亦若視爲固然。此其意境爲何如乎？是亦變《風》變《雅》之遺也。而優柔平中，猶見先民之軌則焉。仲雲黔中之詩曰：「漢官清，夷人平。」余雖不敏，請事斯語。

又引姚春木曰　仲雲《黔行詩》雄健古直。其赴官滇中，詩曰《蒼雪集》。老勁之外，益見秀媚，於時下質惘空滑之習，一無著染，而奮然自進於古。

《廠述四首》　于源《鑒窗瑣話》：雲南銅廠，夙聞之，未得其詳。子儀寄示其外舅錢唐吳仲雲先生（振棫）《華宜館詩鈔》，有《廠述》四首，蓋官滇時作也。詩云：【略】《金壺七墨·遯墨》：錢塘吳仲雲官滇時，有《廠述》四首，具見利弊，節其要云：【略】世人第愛孔方，豈知孔方來歷，如此艱難，彼視錢如命者知之矣。

譚獻《養吉齋叢錄叙》　《養吉齋叢錄》二十六卷《餘錄》十卷，吳尚書仲雲先生遺箸。【略】承學之士讀之，如游冶升平之世矣。吳公同時，閩王文勤公雁汀大司寇有《石渠餘紀》，雖體例異同，抑亦造車合轍者已。函雅放通，古今徵文，盛世由此其選也。

《東海歌贈周將軍志林》　王守訓《登州詩話》：錢塘吳仲雲年丈，嘉慶甲戌進士，官至四川總督，著《花宜館詩鈔》。中有《東海歌贈周將軍志林》，注云：「周爲登州總兵官。」詩云：【略】詩極渾灝，蓋周蜀人，由登州告歸養親也。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八　吳振棫，字仲雲，號毅甫，晚號再翁，浙江錢塘人。嘉慶甲戌進士。官至雲貴總督。有《奏議》、《養吉齋叢錄》《餘錄》、《黔語》、《花宜館詩鈔》、《杭郡詩續輯》。諸可寶撰傳：公生平宦迹如齊、如皖、如蜀、如滇、黔，先後皆再至，清名善政，至今人能道之。里居門庭蕭然，無異寒素。篤行積學，而不好自表暴。詩力尤深。

《碑傳集補》卷一四繆荃孫《光祿大夫雲貴總督吳公神道碑》　公諱振棫，字宜甫，號仲雲，晚號再翁，浙江錢塘人。曾祖□□，郡庠生。祖顯，乾隆己卯舉人，遂昌縣訓導。父昇，乾隆癸卯舉人，四川資州直隸州候補知府。三代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幼慧勤讀，輒有神悟。癸酉順天鄉試舉人。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戊寅大考二等。己卯充貴州鄉試副考官。宣宗御極，召見於乾清宮，奏對稱旨。先充實錄館纂修，命充提調。壬午京察記名，旋授雲南大理府知府。請訓日，上諭以南服遐荒，當以重農貴穀爲首務。公頓首受命。丁亥父憂，服闋，授山東登州府知府，改沂州。戊子調濟南。癸巳母憂，服闋，授安徽鳳陽府知府，擢山東登萊青道，以事降一級。己亥再授鳳陽府。庚子調安慶。辛丑擢貴州糧儲道。癸卯擢按察使。戊申擢山西布政使，調四川，旋擢雲南巡撫，兼署總督。乙卯調陝西巡撫。丙辰授四川總督。丁巳調雲貴時，道路梗塞，駐曲靖一年，兵事吏事一手籌決，夜恆不寐。入省遂病，屢瀕於危，不得已而後去。公之服官，蓋終始於滇者也。歸途由蜀經鄖陽，聞杭州陷，改道入秦。同治壬戌，詔起耆臣，壽陽相國首薦之，命赴山西與巡撫籌辦河防。又奉命會同督師勝公保、巡撫瑛公棨辦理陝西軍務。旋引疾入晉就養。丁卯回里，遂不出。門庭蕭然，無異寒素。後二年庚午十一月薨於家，得年七十有九。遺疏入，奉旨照總督例賜恤，葬於邑東欽賢鄉將軍山。公在秦撫時，山陝鹽課攤歸地丁，課隨糧納，數倍於昔，秦民苦之。公疏言：「課歸地丁，則駔儈得賣無課之鹽，窮民倍納無鹽之課，事大有病於民。請改行河東招販先課後鹽之法，於國課、民生兩有裨益。」奏入，允行。兩省編氓如釋重負，至今猶爭尸祝焉。在大理嚴鬻粟之禁。在黔立義學，教孤寒子弟。設紡織局，興布帛之利。在蜀續辦按糧津貼以佐軍糧，停止牙帖以安商賈。在滇加增銅廠鑄鑪，以振砂丁。止南掌貢，使以恤屬國。他人一節，足以得名；在公尚不能悉數也。公蚤歲即居清要；既壯，膺外任；暮年督師邊徼。比致仕，猶馳傳車往來秦、晉閒，於齊、於皖、於蜀、於滇黔，先後皆再至。民生之利害，僚吏之賢否，舉皆殫心竭力，以求一是。章疏所陳，無片語虛僞，故能以忠誠結主知。雖言路交劾，不爲動搖。事後咸知所見者大，浮議自息。侯官林文忠公早以「明敏果練，可當大任」許公，至是方知林言之不謬。公工於詩，尤嫻習國朝掌

故，所著《花宜館詩》十六卷、《詞》二卷、《養吉齋叢錄》《餘錄》二十六卷、《黔語》二卷均已刊行。【略】荃孫素服公詩詞掌故之學，又納交於慶坻、士鑑，爰爲銘曰：湖上看山，城東結社。公爲名士，吟秋消夏。鑾坡簪筆，上苑賞花。公爲詞臣，著作滿家。箐霧瘴烟，礮雲刀雨。公爲疆臣，奠安土宇。周旋戚黨，引導材儁。公爲耆碩，丰裁高峻。處事接物，一以純誠。諸葛謹慎，士行恢宏。數典杜、鄭，程詩屈、宋。息影鄉閭，告終家衖。林泉岡道，佳城穹窿。雲飛華表，日冷喬松。迨今卅年，孫曾繼起。勒銘無媿，敬告惇史。

《清史列傳・大臣畫一傳檔後編四・吳振棫》 吳振棫，浙江錢塘人。嘉慶十九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二年散館授編修。二十四年充貴州鄉試副考官。道光二年二月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七月授雲南雲南府遺缺知府，十月補大理府知府。四年丁父憂。六年服闋。七年六月授山東登州府知府，十月調沂州府。八年授濟南府，十月以委審案件出力，經山東巡撫訥爾經額保奏，記名以道員用。旋丁母憂。十二年服闋。十三年六月授安徽鳳陽府知府，十月陞山東登萊青道。十七年署按察使，尋以失察濰縣教匪馬剛滋事降一級調用。十九年再授鳳陽府知府，兼署廬潁道。二十年調安慶府。二十一年陞貴州糧儲道。二十三年擢按察使。二十八年陞山西布政使，旋調四川布政使。二十九年以捐備本籍賑需下部優叙。咸豐二年三月以捐備廣西軍需，賞戴花翎。五月擢雲南巡撫。【略】十一月，調陝西巡撫。未赴任，旋命署雲貴總督。【略】(五年)七月抵陝西巡撫任。【略】八月擢四川總督。【略】八年十一月疏陳病難速痊，懇請開缺，允之。同治元年，命赴山西會同巡撫英桂辦理河防，遏賊北竄。旋命赴陝西會同巡撫瑛棨辦理軍務。十年卒。遺疏入，諭曰：「前任雲貴總督吳振棫，由編修歷任封圻，勤勞素著。前因患病准予開缺，俾得安心調理。茲聞溘逝，悼惜殊深。吳振棫著照總督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尋賜祭葬。子春杰，廕生，署山西雁平道。孫文堉，工部員外郎；慶坻，翰林院編修。曾孫士鑑，光緒十八年一甲第二名進士，官編修。

《詞林輯略》卷五 吳振棫，字仲雲，號毅甫，又號再翁，浙江錢塘人。散館授編修，官至雲貴總督。著有《養古齋叢錄》、《花宜館詩鈔》《詞鈔》。

紀事

《題文清虎字》 《十朝詩乘》卷一四：蒲大芳煽亂塔城，松文清實擒僇之。其時大芳逆狀未著，文清鎮伊犁，詷知之，以查金廠爲名，遣人率師往，得悉衆就捕。仲雲尚書《題文清虎字詩》云：「清名偉節動中外，每以尺箠笞戎羌。邊庭卧護烽候靜，帖耳受驅如犬羊。」即指塔城事。

著録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養吉齋叢錄》二十六卷，《餘錄》十卷，吳振棫撰。

藝文

《感舊懷人集・吳仲昀制府大前輩(振棫)》 蓬萊夙望老畺臣，每侍談詩笑語親。爲念平生知己感，至今清夢繞平津。

陳森

論述

《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卷六 森字少逸，武進人。詩兼韓、孟、溫、李之勝，集中《咏棗駝三十韻》，酷似石鼎聯句。

劉承寵《梅花夢序》 原夫霜飛鐵笛，水部塡詞，繡錯金刀，河間儷曲。傳妙靡於橫吹，本出江淹；引激楚於箜篌，聞之曹植。越人大去，凄其山木之歌；郢客曼聲，競發陽河之響。靈均則幽蘭贈遠，小山之叢桂貽人，致各不同，情均合揆。迺有藝林才子，江左通華，曾蜚武庫之聲，特擅文園之號。瑤琴重撥，抱明月以當筵；長鋏一彈，夔衆芳而都歇。齊珠無以泫其彩，魯酒不足蕩其憂。知己誰何，辱主孫於袴下；埋愁無地，泣傭保於堂前。驚心朔管之灰，結客屠簫之內；況復燕烏北集，海燕東迴，蓮勺下滷，五侯冠蓋之區，蘭錡高門，七相風雲之第。梧臺遷客，爭來燕石之譏；長安貴人，詎解中衣之涕？怨之來也，抑又叢焉。寒蓬頹鬢，無所假於頹颸；晳柳空心，豈足煩乎爝火？禰正平之感遇，鸚鵡能言；蒙莊子之生平，蝴蝶同夢。遂乃思緣情綺，藻雜香生，不無兒女之悲，大短英雄之氣。蕙心紈質，抱玉樹之一叢；藥室蘭房，叠金釭之二等。江南弱植，桃根宛轉之辭；蜀國迷魂，杜宇傷心之句。漫有穎川俠客，三河少年，藉此牢愁，工爲戲謔。雖無參于樂府，彌有激夫閑情。是知因兔守株，非能會意；求魚緣木，不識旁通者也。於是被以金徽，諧之玉琯，鳳凰臺上，妙得新聲，青雀舫中，重安逸韻。漢庭都尉，慙無妙麗之容；吳國周郎，空有風流之號。固勝素娥挾瑟，鈞天之樂不成；麗玉調箏，渡河之引難習。而或者謂華說非經，卮言貴當。高唐行雨，定有神仙；洛浦凌波，要之玉佩。則凝情色相，難參祇樹之禪；弄姿帷房，雅負梅花之夢。

江少泉《梅花夢跋》 春意催人詩意濃，深紅淺白影重重。問他蝴蝶憐香客，引入桃源第幾峰？

張盛藻《梅花夢跋》 同治三年冬十二月二十一日，從琉璃廠肆破書攤上得此攜歸，擁鑪挑燈，快讀一過。麗情思，奔赴筆端，如泉湧花發，以此傳奇，此奇可傳矣。

又 此《梅花夢》傳奇稿本，道光四年間，京朝諸名公有題詠，未見行世。同治三年，予得於書肆，弃藏久之。今爲光緒十二年，里中無事，再覽一過，他日當付梓也。

吳企寬《梅花夢題辭》 凍折寒梅嚼瓊雪，沁入花香作詩骨。神仙杳渺付詞章，羅浮夢冷芳魂寂。萼綠華來翠袖單，丁東戛玉漏聲殘。曲中一唱梅花落，十二巫峰墮地寒。詩人粧點名花譜，美人香草吟湘浦。爲賦離憂百斛愁，新聲合奏梨園部。

莊縉度《梅花夢題辭》 羅浮夜雪梅花落，中有仙山舊樓閣。黃鶴飛來聞玉京，紅羅誰肯貽金錯？海上巫雲更渺茫，梅花不作返魂香。投壺玉女槃絲重，夜漏初開碧瓦房。仙人曉起燒銀燭，雙眼鳳釵敲新玉。晶奩蠹粉鏡梁空，隱約脩眉貼寒竹。曾經簫史泣青門，縞袂風鬟挹露痕。藥店祇餘龍骨在，舞衣重覓鴨鑪溫。一曲梅花携院本，聞情不斷銀絣綆。綠蘿石屋古苔封，殘月暗藏蝙蝠影。紅牙檀板懂嬋娟，刻有烏絲界錦牋。才子名傳河水部，女郎歌愛柳屯田。

劉沅《梅花夢題辭》 芳學盈堦畫掩門，離憂心事向誰診？人間縱有林和靖，難寫梅花一縷魂。十死香魂意不禁，琵琶掩抑畫堂深。偶然譜入涼州曲，不是琴心是道心。玉立亭亭曠世才，璚宮已自築樓臺。非關誤入桃源路，難得梅花紙帳開。柳絮紛飛逐暮香，焚香早擬誓花神。全憑一滴楊枝水，離恨天邊悟夙因。返魂香裏最鍾情，玉茗堂前舊結盟。煉石補天非易事，可憐幽怨不分明。才子文章擅色絲，梨園郎解譜新詞。殷勤手盥薔薇露，庾嶺寒梅折一枝。

魏憙晉《梅花夢題辭》 雲水心期，烟花幻境，風流儘力擔當。天涯芳草，何處認仙鄉？妬殺羅浮，雙蝶影去，覓翠尋香。人間世、聯絲斷藕，曲盡九迴腸。參商，枉做了畫圖愛寵，影裏情郎。伕靈犀相印，巧合元霜。休比紅兒百絕，間桃李，賣弄韶光。酬清況、梅花演夢，艷譜賽霓裳。（一調寄滿庭芳）

孫昭《梅花夢題辭》 幾世修成絕艷才，前身想是住蓬萊。詼諧笑啓談天口，引得神仙連袂來。可引香山作詩吟魂一縷入梅花，閬苑仙人臉似霞。友，瓊樓後日便爲家。三叠新聲奏綺筵，女郎能唱柳屯田。已將木石塡青海，從此應無離恨天。積年聞恨與聞愁，幷作瀟湘一幅秋。漫把詞章露小影，不教王粲擅登樓。百尺樓中人本狂，每從筆下見行藏。自誇書劍無知己，獨拜南豐一瓣香。辨才八面氣峻嶒，心是牟尼大智燈。龍女有情貽潤筆，珊瑚一架贈徐陵。

冒廣生《梅花夢題辭》 一卷欷歔夢裏因，百年鼎鼎易成塵。舊時明月梅邊藏，瘦損春人又幾分？五年飽看永嘉山，太守風流王謝同。擬喚奚奴鈔副本，尊前紅豆權雙鬟。

石函氏《品花寶鑒序》 首尾共六十卷，皆海市蜃樓，羌無故實。所言之色，皆吾目中未見之色；所言之情，皆吾意中欲發之情；所寫之聲音笑貌、妍媸邪正，以至狹邪、淫蕩、穢褻諸瑣屑事，皆吾私揣世間所必有之事而筆之。所至如水之過峽，舟之下灘，驟之奔泉，聽其所止而休焉，非好爲刻薄語也。至於爲公卿，爲名士，爲俊優、佳人、才子、狂夫、俗子，則如干寶之《搜神》、任昉之《述異》，渺茫而已。噫！此書也，固知離經畔道，爲著述家所鄙，然其中亦有可取，是在閱者矣。

幻中了幻居士《品花寶鑒序》 余謂游戲筆墨之妙，必須繪形繪聲。傳眞者，能繪形而不能繪聲；傳奇者，能繪聲而不能繪形，每爲憾焉。若夫形聲兼繪者，余於諸才子書並《聊齋》、《紅樓》外，則首推石函氏之《品花寶鑒》矣。

楊懋建《夢華瑣簿》 常州陳少逸譔《品花寶鑑》，用小說演義體，凡六十回。此體自元人《水滸傳》、《西遊記》始，繼以《三國志演義》，至今家絃戶誦，蓋以其通俗易曉，市井細人多樂之。又得金聖嘆諸人爲野狐教主，以之論禪悅，論文法，張皇揚詡，耳食者幾奉爲金科玉律矣。《紅樓夢》、《石頭記》出，盡脫窠臼，別開蹊徑，以小李將軍、金碧山水樓臺樹石人物之筆，描寫閨房小兒女喁喁私語，繪影繪聲，如見其人，如聞其語。都門《竹枝詞》所云：「開談不說《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記一時風氣，非眞有所不足於此書也。余自幼酷嗜《紅樓夢》，寢饋以之。十六七歲時，每有所見，記於別紙，積日既久，遂得二千餘簽，擬汰而存之，更爲補苴掇拾，輯成《紅樓夢注》，凡朝章國典之外，一切鄙言瑣事，與是書關涉者，悉匯而記之，不賢者識其小者，似不無小補焉。其禪悅文法，託諸空言，概在所屏，似與耳食者不同。今忽忽十餘年，未能脫稿，殊自媿也。嘉慶間，新出《鏡花緣》一書，《韻鶴軒筆談》亟稱之，推許過當，余獨竊不謂然。作者自命爲博物君子，不惜獺祭塡寫，是何不徑作類書，而必爲小說耶？即如放榜謁師之日，百人羣飲，行令糾酒，乃至累三、四卷不能畢其一日之事，閱者昏昏欲睡矣。作者猶津津有味，何其不憚煩也？《紅樓夢》敘述兒女子事，眞天地間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作；陳君乃師其意而變其體，爲諸伶人寫照，吾每謂文人以擇題爲第一諠，正謂此也。正如《金瓶梅》極力摹繪市井小人，《紅樓夢》反其意而師之，極力摹繪閥閱大家，如積薪然，後來者居上矣。顧余有私見，欲獻而商之者，《寶鑑》中所稱士大夫，我輩爲尊親賢者諱，禮固宜之。至其中小人如奚老土之類，夫也不良，歌以誶之，不忍斥言，亦忠厚之至。獨至杜琴言等十伶官，亦別立名目，此大不必。若輩方幸得附驥尾而名益顯，奈何忍使湮沒弗章乎？桐仙爲余言，杜琴言即桐仙也，書中推爲第一，未知信否？其十人者，曰杜琴言，袁寶珠，蘇蕙芳，陸素蘭，金漱芳，林春喜，李玉林，王蘭保，桂保，秦琪官。十人者皆不知所指，不能求其人以實之。素蘭、春喜、玉林雖有其人，皆與此書所述不稱，必別有所謂也。余丁酉夏從嚴州友吳立臣（達）案頭見之，迫欲借鈔，未得其便。聞季卿言，少逸館內城一尚書郎家，咫尺天涯，未能一握手爲笑，殊恨無緣。暇日作尺一書致少逸，述鄙見質之，方把筆而難作，書未及達也。立臣亦緣事論城旦。所謂《品花寶鑑》者，不知落誰何人之手，或者如歐公文，有蛟龍妒且護之耶？（《寶鑑》是年僅成前三十回；及己酉，少逸游廣西歸京，迺足成六十卷。余壬子乃見其刊本。戊辰九月，掌生記。）

《小說考證》卷八引《郘羅延室筆記》 覺羅炳成，字集之，號半聾，因左耳重聽也。博覽羣書，尤孰本朝掌故。工篆、隸，善詼諧，世爲顯宦。而半聾不求仕進，棄萬金之產給子姪，而自攜妻子居京師南城外龍樹院中，即南下凹之龍爪槐，王漁洋曾詠之者。性孤僻耿介，鮮與人通問訊。余於光緒元年入都，居吾鄉光侍御家。半聾故與光善，見予篆、隸，深相契合，遂爲忘年交。其時半聾已五十餘矣。所居院中曰天倪閣者，半聾捐資所建也。屬予爲《天倪閣序》，而刻之石焉。一日，與談《品花寶鑑》中人物，半聾曰：華公子，予曾見之，其花園在平則門外，名可園。余見華公子時，公子已貧，無以自給，拆賣栿木、梁柱、山石以餬口。時適夏令，公子留食瓜。少頃，雛婢捧大玻璃盤二，一貯黃色，一貯紅色，瓜子皆剔淨。瓜又以黃金爲之，柄則翠玉也，其侈猶如此。未幾，公子死，幾不能成喪禮。公子號華岩，父崇某，羣呼之曰崇華岩，乃戶部銀庫郎中玉某之子。玉某者，旗人呼之曰玉八爺。沒後以虧空案查抄，家產蕩然，僅存一園以自給，故收局如是。徐子雲者，名錫，某侍郎也。左手六枝指，故別號錫六指頭。其花園在南下四，即名怡園，今野鳧潭太清觀一帶，皆其遺址也。蕭靜宜者，即吾皖江愼修先生也。至田春航、侯石翁，人皆知爲畢秋帆、袁子才矣。史南湘即蔣苕生，屈道翁即張船山。梅學士爲鐵保，而梅子玉、杜琴言，實無其人，隱「寓言」二字之意。至如潘三，乃內城錢糧胡同內興靴鋪掌櫃，姓蘇，諢號靴蘇者是也。

奚十一爲孫爾準之子，孫爲兩廣總督，拆「孫」字偏旁、「爾」字上截，而湊爲「奚」字。從廣東來，故稱廣東人。其來也，夾帶大土無數，至京販賣，故拆「土」字爲「十一」，又呼之爲老土也。姬亮軒爲嵇文恭公後人，游幕者也。隱嵇爲姬。宏濟寺即後來之興勝寺，庚子拳亂，曾設壇于此，故洋兵焚之，今改醫局矣。寺中方丈，善醫花柳病，光緒初年，余入都，猶見寺門大書專治毒門招牌。田春航與蘇蕙芳之事，實有之，所謂狀元夫人者。畢督兩湖時，大權獨攬，招搖納賄，見諸參摺中者，其眞名則不能憶矣。魏聘才者，姓朱，號宣初，由一榜補內閣中書，截取同知，捐升知府，在京候選。詩畫皆佳，至今其畫價直甚昂。玉天仙者，實有其人，名亦未改。朱納之爲妾，後正室死，即以爲繼室。生子某，（案：號雪塍。）爲名進士。時文最工，爲江浙八名家之一，終于工部郎中。作者不知何故譏斥之不遺餘力，殆有私憾焉。至蘇侯即琦侯，而硬扭爲田春航外舅，則不可解。孫亮功即穆揚阿，（按：即慈安后之父。）曾任廣西柳州知府，嗣徽、嗣元，即其二子穆四山、穆五山也。高品者，即陳森書，常州名士，即作《品花寶鑑》者。金粟者，旂人桂竹孫也。道光末年，以同知署常州知府，出資刻《品花寶鑑》，後因案革職，貧不能自存。羣旦中唯袁寶珠原姓原名，即雲南甘太史爲之自盡者。咸豐季年，其人尚存，然門前冷落車馬稀，無人過問矣。其餘如王文輝、王恂、顏仲清、李性全、王鬍等，皆實有其人，不過姓名皆更易矣，不可枚舉也。道光季年，《品花寶鑑》未出版時，陳森書挾鈔本，持京師大老介紹書，徧游江浙諸大吏閒，每至一處，作十日留。閱畢，更之他處。每至一處，至少贈以二十金，因是獲資無算。半聾少時，隨其父浙江糧道任。陳至，留閱十日，贈以二十四金，彼猶以爲菲薄也。

納川《小說叢話》《品花寶鑑》，紈綺現形記也。

邱煒萲《菽園贅談》京師狎優之風，冠絕天下，朝貴名公，不相避忌，互成慣俗。其優伶之善修容飾貌、眉聽目語者，亦非外省所能學步，是故梨園坐滿。客之來者，不僅爲聆音賞技已也。憶乙未春在都，陳劍門孝廉招雛伶瑤卿糾觴，葉梅珊編修促席指示余曰：「此花榜狀元也，與吳肅堂殿撰爲同年。」余乍聞之不覺破顏，蓋彼中人得列花榜高選者，必更聲價十倍。而非色藝兼擅，頗知自愛之伶，必不可得。花榜體裁，隨人意擬，大約如《品花寶鑑》所載者是。此後詞人游戲之作，有所謂《金臺殘淚記》、《燕蘭小譜》，詞旨芊緜，風懷淡宕，尤爲盛稱於世。然皆弄花掬月，流水行雲，不失雅人深致。至若《寶鑑》中之奚土、蓉官一流，風斯爲下。夫訪豔尋春，男女狂浪，選勝者，輒侈美談，猶人情耳，忽而爲兩雄相悅，私贈餘桃之事，閱《寶鑑》於此，見其滿紙醜態，齷齪無聊，却難爲他彩筆人才，寫市兒俗事也。

又《品花寶鑑》，追紀乾隆全盛之時，描繪京師梨園人物，細膩熨貼，得未曾有，固平話小說之別開生面者。其託名田春航，以寫靈岩山人，自是名士風流；特用侯石公以景倉山居士，直是無賴佻撻，皮裏陽秋，知非苟作。《兒女英雄傳》書隨後出，橫空插入一段，以蛇要之公相，呼肚香之閹客，譴而近虐，煞風景矣。

紀事

幻中了幻居士《品花寶鑒序》傳聞石函氏本江南名宿，半生潦倒。一第蹉跎，足迹半天下。所歷名山大川，聚爲胸中丘壑，發爲文章，故邪邪正正，悉能如見其人，眞說部中之另具一格者。

趙翼《李郎曲》李郎昔在長安見，高館張燈文酒讌。烏雲斜綰出場來，滿堂動色驚絕豔。得郎一盼眼波留，千人萬人共生羨。人方愛看郎顏紅，郎亦看人廣座中。一個狀元猶未遇，（秋帆時爲舍人。）被郎謦賭識英雄。每當舞散歌闌後，來伴書幃琢句工。畢竟瓮頭扶醉起，鄂君被底把香烘。但申曬臂盟言切，並解纏頭旅食供。明年對策金門射，果然榜發魁天下。從此鷄鳴內助功，不屬中閨屬外舍。

《金臺殘淚記·陳長春周小鳳傳》昔乾隆間，李桂官周旋畢秋帆宮保於微時，其意有足感者，此狀元夫人所由著也。今紹香（陳長春字）其有同焉者，與竹香（周小鳳字）初善越中□孝廉，贈之至萬金。

《燕蘭小譜》卷五友人言蘇伶有號碧成夫人者，姓李名桂官，字秀章，吳縣人，昔在慶成部名重一時，嘗與某巨公鄉誼，時佐其困乏，情好無間。後巨公蒞外省，桂官亦脫身同往，于今十數年矣。聞其慷慨好施，頗無貲蓄，是優伶中之勇于爲義者，是可識也。

天漢桴槎散人《花間笑語》乾隆間李秀章識秋帆尚書于風塵，約同居

處，報捷鼎元，都人以碧岑人呼之。

《簷曝雜記・梨園色藝》　後寶和班有李桂官者，亦波俏可喜。畢秋帆舍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狀元夫人之目，余皆識之。二人故不俗，亦不徒以色藝稱也。【略】而秋帆未第時頗窘，李且時周其乏。以是二人皆有聲縉紳間。後李來謁余廣州，已半老矣。余嘗作《李郎曲》贈之。

著録

石函氏《品花寶鑒序》　余前客都中，館於同里某比部宅，曾爲《梅花夢》傳奇一部。雖留意於詞藻，而未諧於聲律，故未嘗以之示人。比部賞余文曲而能達，正而能雅，而又戲而善謔，遂囑余：「爲說部，可以暢所欲言，隨筆抒寫，不愈於倚聲按律之必落人窠臼乎！」時余好學古文詩賦歌行等類，而稗官一書，心厭薄之。及秋試下第，境益窮，志益悲，塊然磈礧於胸中而無以自消，日排遣於歌樓舞榭間，三月而忘倦，略識聲容伎藝之妙，與夫性情之貞淫，語言之雅俗，情文之眞僞。閒與比部品題梨園，雌黃人物。比部曰：「余屬君所爲小說者，其命意即在乎此，何不即以此輩爲之？如得成書，則道人所未道也。」余亦心好之，遂竊擬之，始得一卷，僅五千餘言。而比部以爲可，並爲之點竄斟酌，繼復得二三卷，筆稍暢，兩月間得卷十五，借閱者已接踵而至，繕本出，不復返，嘩然謂新書出矣。繼以羸愁潦倒，思窒不通，遂置之不復作。【略】此書置之敝篋中八年之久，蟫蝕過半，余亦幾忘之矣。及居停回都，又携余行，勸余再應京兆試。粵境皆山溪幽阻，【略】日行一二里、二三里不等。居停遂督余續此書甚急，幾欲刻期而待。自粵興安縣境至楚武昌府境，舟行凡七十日，白晝人聲喧雜，不能構思，夜闌人靜，秉筆疾書，共得十五卷。【略】有農部某君，十年前即見余始作之十五卷，今又見近續之十五卷，甚嗜之，以爲功已得半，棄之可惜，屬余成之，且日來嘵嘵，竟如師之督課。余喜且憚，於臘底擁爐挑燈，發憤自勉，五閱月而得三十卷，因以告竣。又閱前作之十五卷，前後舛錯，復另易之。【略】曠廢十年而功成半載，固知「精於勤而荒於嬉」，游戲且然，況正學乎！某比部啓余於始，某太守勖余於中，某農部成余於終，此三君者，於此書實大有功焉。

幻中了幻居士《品花寶鑒序》　余從友人處多方借抄，其中錯落不一而足，正訂未半，而借者踵至，雖欲卒讀幾不可得。後聞外間已有刻傳之舉，又復各處探聽，始知刻未數卷，主人他出，已將其板付之梓人。梓人知余處有抄本，是以商之於余，欲卒成之。即將所刻者呈余披閱，非特魯魚亥豕，且與前所借抄之本少有不同。今年春，愁病交集，恨無可遣，終日在藥爐茗碗間消磨歲月，頗覺自苦，聊借此以遣病魔。再三校閱，刪訂畫一，七越月而刻成，若非余舊有抄本，則此數卷之板竟爲爨下物矣。至於石函氏與余未經謀面，是書竟賴余以傳，事有因緣，殆可深信。

藝文

卧雲軒老人《品花寶鑒題詞》　一字褒譏寓勸懲，賢愚從古不相能。情如騷雅文如史，怪底傳鈔紙價增。罵盡人間讒諂輩，渾如禹鼎鑄神奸。怪他一支空靈筆，又寫妖魔又寫仙。　閨閣風流迥出群，美人名士鬥詩文。從前爭說《紅樓》艷，更比《紅樓》艷十分。

譚瑩

論述

張維屏《藝談錄》　玉生萬卷羅胸，七襄在手。吾粵二百年來論駢體必推玉生，無異辭者。詩不多作，作則性靈書卷兼而有之。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五　譚瑩，字兆仁，號玉生，南海人。道光甲辰舉人。歷官瓊州教授加內閣中書銜。有《樂志堂詩略》。

又　玉生幼穎悟，於書無所不窺，尤長於詞賦，爲阮文達、翁文端所激

賞，以文行矜式鄉閭。性坦率，與人交不作應酬語，若與論學術是非、人品心術邪正、詩文得失，咸推勘入微，凡所譏訶，悉中癥結。

《近代名人小傳・文苑》清代駢文，冠宋以後。然若袁枚、王曇之屬，句累八九字，強嵌成語，固是宋人流派。郭頻伽則篇幅狷狹，貌雖似古，神則離焉。劉芙初諸人，雖整麗矣，而卒不能忘情後世誥敕之體。求能昌博道麗，若初唐四傑者，乾、嘉以後，斷推玉笙矣。玉笙，瑩字，即以名其集者也。南海人，以拔貢舉於鄉，少肄業學海堂，年方十八，阮元時督兩廣，試《荔支》、《佛手》兩賦，曰：工細妥帖，而能不囿近體。從此嚮學，何有齊、梁。自是課試輒冠其曹，有聲於時，爲齋長凡二十餘年。選教職不就。同治初卒於家，年八十有九。有《詩文集》、《廣語郛》。爲文長篇鉅製，意義不窮，而語皆錘鍊，唯小品不多作。詩若吳偉業，有嫌其虛字太少者。瑩和謹厚，雖文辭妍儷，而操履篤實。飲於妓筵，面輒發頼。晚歲喪偶，一室獨處，沈淫典籍。有勸其學佛養心者，曰：吾心不放，何待養哉？又曰：佛法未入中國，人其以何者娛老？故終不窺梵夾。八十後偶論時事，輒能預道成敗，尤善相人。有京師優初至粵，富商潘某挾赴讌，指告座客曰：此將軍公子也。優固善酬酢，進止合度，人皆弗疑，獨瑩微笑。客散，有叩其故者，曰：是有賤骨，後當爲人孌童。潘聞之，乃大笑，道其實。衆服其神。窮所師承，曰：是可有秘術，閱人既矮，心不爲蔽，則吾日猶鑒矣。

傳記

《續碑傳集》卷八〇《南海縣志・譚瑩傳》譚瑩，字兆仁，號玉生，捕屬人。甲辰科舉人。官化州學訓導，升瓊州府學教授。幼穎悟，於書無不窺，而尤長於詞賦。年十二戲作《雞冠花賦》、《看桃花詩》，郡內老宿鍾啓韶、劉廣禮見而驚異，曰：「此子後來之秀也。」年弱冠，出應童試。時儀徵相國阮元節制兩粵，以生辰日避客，屏騶從來往山寺，見瑩題壁詩文，大奇之。詢寺僧，始知南海文童，現赴縣考者也。翌日南海令謁見，制府問曰：「汝治下有譚姓文童，詩文甚佳，能高列否？」令愕然，以爲制府欲薦士也，即請文童名字。制府曰：「我以名告汝，是奪令長權，爲人關說也。汝自行捫索可耳。」令乃盡取譚姓試卷徧閱之，拔其詩文並工者，果得瑩。遂以縣考第一入泮。而督學長洲顧元熙亦謂其律賦胎息六朝，非時手所及。制府開學海堂於粵秀山，以經史課士，兼及詩賦，見瑩所作《蒲澗修禊序》及《嶺南荔支詞百首》，尤爲激賞。自此文譽日噪，凡海內名流游粵者，無不慕與締交矣。道光六年，常熟相國翁心存以庶子督學粵東，歲考以《櫻心扇賦》試諸生，瑩居首列。時值西陲用兵，覆試日題爲《擬平定回疆收復四城生禽首逆賀表》，瑩於風檐中振筆直書，駢四儷六，得一千五百餘言。學使批其卷，有「粵東固多雋才，此手合推第一」等語。繼翁任者，爲平湖徐侍郎士芬，閱其歷年試卷，有「騷心選手，獨出冠時」之譽，遂以優行生入貢。然瑩聲望日高，鄉場頻遭眊昧，故前後來粵典試者如壬辰科程侍郎恩澤、癸卯科翁中丞同書，榜後太息咨嗟，以不得瑩爲憾。直至甲辰科昆明何制府桂清、臨桂龍殿撰啓瑞典試，場中得一卷，擊節贊賞，擬元數日矣。因三場策問敷陳剴切，微觸時諱，特抑置榜末，倘得而幾失，蹭蹬如此。然瑩澹於榮名，於進取不甚在意。初膺鄉薦，循例計偕，嗣後不復北上。惟安居教職，借官閒無事以爲旁搜博羅之資。居化州任最久。化州人樸魯不文，居此官者多厭賤意。瑩仍諄諄引導，欲迪以詩書。教職實俸無多，不得不計較修脯之厚薄，瑩隨諸生自送。去官後，所積空券溢篋盈箱，語子弟悉焚之。委管學海堂學長，粵秀、越華、端溪書院監院數十年，後進詩文可造者譽之不去口。加以強記過人，於先哲嘉言懿行及地方事沿革變更，雖隔數十年，述其顛末初終，絲毫不爽。故道光中邑人吳中丞榮光倡修邑志、咸豐末梁侍御紹獻修續邑志、廣州守丹徒戴肇辰修廣府志，咸聘爲纂修官，正謂其不愧鄉邦文獻故也。而有功藝林，尤在刊刻祕籍巨編。洎粵中先正遺書一事，初粵省雖號富饒，而藏書家絕少，坊閒所售絕無異本。自阮制府以樸學課士，經、史、子、集漸見流通，而本省板刻無多，其來自他處價值倍昂，寒士艱於儲蓄。瑩與同里伍崇曜至交，每得祕本巨帙，勸之較勘開雕。其關於本省文獻者，有《嶺南遺書》六十二種、《粵東十三家詩》各種、《楚庭耆舊遺詩》七十二卷。此外有《粵雅堂叢書》一百八十種、王象之《輿地紀勝》二百卷，瑩皆爲編訂而助成之，俾遺寶碎金不至湮沒，而後起有好學深思之士亦得窺見先進典型，其宏益非淺鮮也。瑩以文行矜式鄉閭，而性坦率，與人交不作尋常應酬語。若與論學術是非、人品心術邪正、詩文得失，咸推勘入微。凡所譏訶悉中癥結，不肯受壓於虛名。故同人皆許

其直。素善飲啖，疾病不去杯杓。又篤信星命之說，謂人世修短吉凶，造物安排已定。故開口即笑，不爲大耋之嗟。或箴以酗湎過甚，非攝生所宜者，瑩笑曰：「酒者，天之美祿，古聖人所以享食高年，此豈殺人物？況壽算限於天，吾雖日飲無何，犬馬齒當在古稀左右耳。」或曰：「子何以知之？」瑩曰：「壬辰科歙縣程侍郎來典試，程淹博而兼游藝，多能者也。榜後粵中名士餞於白雲山雲泉仙館，酒酣，程慨然曰：『粵東今日可云盛極矣，然盛極而衰，天之道也，此後二十餘年亂從粵東起。再過十年，亂將徧天下，不堪設想矣。』時曾拔貢釗亦溺於漢人洪範五行之學者，與程往復，不覺鬱悒欲歔。程笑曰：『子無爲杞人憂，吾與子不及見矣。』隨諦視座中人曰，及見者止譚子玉生耳。後五年，程侍郎卒。甲寅，紅巾起，曾拔貢亦卒。逮丁巳以後，內外交訌，幾如陽九百六之期。而當日同席，諸公雖善養生者，早已物故，惟我巋然獨存，然年過耳順久矣，酒亦何損於人哉！」其順時安命，皆此類也。瑩服官至教授，以襄辦省垣勸捐防堵各公務著有勞績，奉旨給予內閣中書銜。卒年七十二。子五人，宗浚，辛酉舉人。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譚瑩》 譚瑩，字玉生，廣東南海人。道光二十四年舉人。官化州訓導，陞瓊州府教授，加內閣中書銜。幼穎悟，長於辭賦。弱冠應童試時，儀徵阮元督兩粵，以生日避客，往山寺見瑩題壁詩文，奇之。告縣令曰：「縣有才人，宜得之。」令問姓名不答，已而得所爲賦以告元，元曰：「是矣。」逾年，元開學海堂於粵秀山，課士以經史詩賦，見瑩所作《蒲澗修禊序》及《嶺南荔支詞百首》，尤爲激賞。瑩少與侯康交莫逆，以文學相鏃礪。又嘗偕同邑熊景星、徐良深、漢軍徐榮、順德梁梅、鄧泰、番禺鄭棻結西園吟社，後與康景星、儀克中、黃子高同爲學海堂學長，自此文譽日噪。凡海內名流遊粵，無不慕交者。化州樸魯不文，瑩居任最久，諄諄引導士風。以變性彊記過人，於先哲嘉言懿行及地方事沿革變更，雖隔數十年，述其顛末，絲毫不爽。博考粵中文獻，凡粵人著述蒐羅而盡讀之。其罕見者，告其友伍崇曜彙刻之，曰《嶺南遺書》五十九種、曰《粵十三家集》一百八十二卷。選刻近人詩，曰《楚庭耆舊遺詩》七十四卷。復博采海內書籍罕見者彙刻之，曰《粵雅堂叢書》一百八十種，凡爲跋尾二百餘篇。其考據淹博如此。又嘗得影寫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校刻之。尤工駢體文，沈博絕麗，奄有衆長。粵東二百年來，論駢體必推瑩無異辭者。詩初以華贍勝，晚年爲激壯淒切之音。著有《樂志堂詩集》十二卷《續集》一卷《文集》十八卷《續集》二卷。卒年七十二。子宗浚。

《清儒學案小傳》卷一三《譚先生瑩》 譚瑩字玉生，南海人。道光甲辰舉人。官化州訓導，遷瓊州府教授。弱冠應縣試時，阮文達督粵，游山寺見其題壁詩，奇之。告縣令曰：「縣有才人，宜得之。」問姓名不答。已而得所爲賦，以告文達，曰：「得之矣。」肄業學海堂，爲學長。鄉舉後就學官，不復赴禮部試。博考粵中文獻，凡粵人著述蒐羅殆盡，屬其友伍崇曜彙刻其罕見者，曰《嶺南遺書》五十九種、曰《粵十三家集》一百八十二卷，選刻近人詩曰《楚庭耆舊遺詩》七十四卷。復博采海內書籍罕見者彙刻，曰《粵雅堂叢書》一百八十種。又刻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二百卷。皆先生所校定。爲學海堂學長三十餘年，英俊之士多出其門。著有《樂志堂詩集》十二卷《續集》一卷《文集》十八卷《續集》二卷。又有《豫庵札記》一卷，未刻。兩修《南海縣志》，又修《廣州府志》，未竟。

紀事

《嶺南竹枝詞》 屈向邦《粵東詩話》：朱竹垞曾親嘗閩、廣佳荔，評曰：「荔枝以粵中所產掛綠爲最，福州之佳者，尚未敵嶺南之黑葉。」故南海譚玉生（瑩）《嶺南荔枝詞》百首之一云：「優劣由來莫定評，南中品第更誰爭。竹垞自是平章老，降紫頒紅論最平。」詩見《樂志堂詩集》。

著録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樂志堂文集》十八卷《續集》二卷《詩集》十二卷，譚瑩撰。

莫友芝

論述

鄭珍《郘亭詩鈔序》 段誠之云：「詩非待序而傳也。」余謂作者先非待詩以傳。杜、韓諸公苟無詩，其高風峻節，照耀百世，自若也；而復有詩，而復莫踰其美，非其人之爲耶？故竊以爲古人之詩，非可學而能也；學其詩，當自學其人始。誠似其人之所學而志，則性情、抱負、才識、氣象皆其人，所語言者獨奚爲而不似？即不似猶似也。獨山莫君子偲之爲詩，殆近余所云者歟。當子偲侍貞定先生來吾郡校官時，年才十二，已岸然鄙夷俗學爲不足爲。甫弱冠舉於鄉，連試春官皆罷，遂決意求通會漢、宋兩學。久之，貞定與太儒人先後卒，子偲以貧也，畢屯夕於郡，率諸弟讀傲宅中，歲藉塾脩以相生養，麤衣淡薖，時時不繼。室人每間壁交謫，乃方埋頭蘸朱墨，參考互校，或拄頰撅管，垂目以思，如不聞。及有捻書籍求售，則不問囊有無一錢，必不令他適。故入其室，陳編蠹簡，鱗鱗叢叢，幾無隙地，秘册之富，南中罕有其匹。而讀書謹守大師家法，不少越尺寸。余每舉形聲訓詁或一二說異許、鄭處似之，遽雖無以臨詰，意顧不善也。以子偲爲人若此，則其制境之耿狷，求志之專精，用心之謹細，非似古人之苦行力學者歟？其形於聲發於言而爲詩，即不學東野、後山，欲不似之不得也。雖然，孟於韓，陳於蘇，猶頡之去纁，僅一染耳。子偲方強仕，學日宏日邃靡底極，余惡知今之東野、後山者，不旋化爲退之、子瞻者耶？自子偲來吾郡，即兄視余，今又姻也，交三十年，知獨深。其詩自道光甲辰以下八年者，余爲刪次以存，故論所已至者以爲序。

《退庵詩話》卷一〇 莫子偲孝廉(友芝)，黔之獨山人。性嗜書，雖家徒四壁，見書必多方購之，聚逾萬卷。喜治經，尤尊許、鄭學。作文不效時趨，淡名利，不汲汲於升斗。數上公車不售，即以講學供晨夕。長於詩，所著《郘亭詩鈔》已梓行世，鄭子尹廣文、黃子壽太史序其詩，謂似東野、后山，誠爲知言。

翁同書《郘亭詩鈔序》 凡爲詩不尚流美，非惡流美也，未至於流美則蘄其流美，能流美矣。而專務以說世，不入於卑靡不止，是故貴有以矯厲之，然後風骨高而性情出。一切文章之事皆然。若獨山莫君子偲之詩，可謂不務流美者矣。【略】子偲之詩，其友鄭子尹序之詳矣，其曰似東野、后山，即吾不尚流美之說也。子偲天性惇樸，家多藏書，而又能善讀之，以蘊蓄爲辭章，故能遠去塵俗，不失涪翁質厚爲本家法。

《粟香隨筆》卷七 余在金陵晤莫子偲孝廉，以經生而工詩，尤不易得。孝廉名友芝，都勻府獨山州人，曾出贈其《郘亭詩鈔》，蓋取逕於山谷、后山，而蘄造於杜、韓之室者。

又 郘亭詩刊落時艷，善道人意中語。又工於狀景。如：「日浴千嶂青，雲纏一峯白。」「幽石媚密篠，長雲守孤松。」「一葉醮秋烟，遲遲飛不下。」「酷日不讓路，綠雲抬上山。」皆生峭凝鍊，未經人道者。

《復堂日記》卷二 點閱莫子偲《郘亭詩》六卷，樸屬散至，學杜老境，乃近元次山。眞雲山韶護音也。

《石遺室詩話》卷二八 鄭、莫並稱，而子偲學人之詩，長於考證，與子尹有迥不相同者。如《蘆酒詩》後記一二千言，《遵亂紀事》廿餘首，《哭杜杏東》亦有記千百言附後，皆有注，可稱詩史。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黔詩人鄭、莫並稱，均多亂離之作。而子尹公車報罷後蟄居鄉關，飄泊西南。子偲則晚交益陽撫部，壽陽、湘鄉兩相國，踪跡在大江南北，及見粵寇蕩平，身世稍發舒於子尹。子尹精經學、小學，子偲長於史地之學。二人工力略相伯仲，子尹詩情尤摯耳。僅謂愁苦易好，時當天寶者，豈詩盡拾遺耶？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六 莫友芝，字子偲，號郘亭，獨山人。道光辛卯舉人，特用知縣。有《郘亭詩鈔》。

又 子尹序《郘亭詩》，擬以東野、后山，謂其制境之耿狷、求志之專精、用心之謹細，似古人之苦行力學者。讀集中詩，密栗隱秀。其稱元道州曰：「疏花透凝寒，落落自眞態。」殆足自喻也。經籍碑版，論定詳審，開後來五十年風氣。穿穴貫弗，多前輩所未逮。

《新世說・企羨》莫子偲少與鄭子尹齊名，精許書，工篆籀，詩亦古樸有味。嘗與曾滌生訂交於海王村書肆中。曾遺莫書云：「閣下與鄭先生游，六合之奇，攬之於一掬；千秋之業，信之於寸心。」其傾羨可謂至矣。

《寄送翁藥房中丞內召還京》《眉韻樓詩話續編》卷一：咸豐時，吾鄉翁文勤（同書）撫皖治兵，正值髮逆鼎沸，江左塗炭，羣盜洶洶，不可爬梳。文勤以雅材華冑枝拄其間，艱辛萬狀。皖中苗沛霖心懷不軌，仇殺正紳，文勤爲所挾持，憤懣不得行其志。厥後內召入都，爲曾文正所嚴劾，下獄幾殆。然綜論文勤出處本末，絕無可議。居官莅政，廉介拔俗，自不失爲君子。督貴州學時，英俊多出其門，鄭子尹、黎魯新、莫子偲其尤著也，子偲集中有《寄送文勤內召還京》七古一首，持論平允，言情懇摯，當日軍事艱難之情形具載篇中，洵爲實錄。子偲與文勤雖有師生沆瀣之感，而發爲詩歌，存之遺集，決非阿私辯護之譚也。

傳記

《續碑傳集》卷七五黎庶昌《莫徵君別傳》徵君諱友芝，姓莫氏，字子偲，別號郘亭，晚又稱眉叟，貴州獨山州人。父與儁，以翰林院庶吉士再改官爲遵義府學教授。君從來居遵義，爲人默然湛深，與吾里鄭徵君子尹珍同志友善，篤治許、鄭之學。因子尹以交余從兄伯庸、兆勳，三人者，至莫逆也。君家貧，嗜古，喜聚珍本書，得獨多，與東南藏弆家等。讀之恆徹旦暮不息，寢食並廢。身通蒼雅故訓、六藝名物制度，旁及金石目錄家言。治詩尤精。又工眞、行、篆、隸書久之，名重西南，學者交推「鄭、莫」。中道光辛卯鄉試舉人。丁未會試公車報罷，與曾文正公國藩邂逅於琉璃廠書肆，始未相知也，偶舉論漢學門戶，文正大驚，叩姓名，曰：「黔中固有此宿學邪。」即過語國子監學正劉椒雲傳瑩，爲置酒虎坊橋，造榻訂交而去。咸豐十年，君以截取知縣候選在都。是時端華、肅順方擅權，欲收召天下知名士，藉助聲譽。介人來求君書，不應。又招致授讀子弟，亦辭謝之。居無何，且選官。睹東南寇亂不樂，一旦棄去，往客太湖胡文忠公林翼所，爲校刻《讀史兵略》。胡公卒，又從曾文正公安慶。黔亂，益無所歸，述《影山草堂本末》以見志。影山草堂者，君所居獨山舊廬也。自是客文正者踰十年。江南氐定，寓妻子金陵，徧游江、淮、吳、越閒，盡交其魁儒豪彥。與南匯張嘯山文虎、江甯汪海村士鐸、儀徵劉伯山毓崧、海甯唐端甫仁壽、武昌張廉卿裕釗、江山劉彥清履芬數輩尤篤，其名益高。所至求書者屣履逢迎。同治四年，今大學士江蘇巡撫李公鴻章請州縣吏於朝，君嘗與子尹爲祁文端公寯藻密薦，有詔徵用，君卒不就。同治十年，往求文宗、文匯兩閣書於揚州裏下河。九月辛丑至興化，病卒。縣令甘紹盤視其喪，年六十一。君弟祥芝方官江甯知縣，請解任，返葬君遵義青田，與先壠相近。文正公善其所爲，曰：「世不行此久矣。」君生平志存文獻，思爲《黔志》一書，潤色邊裔。道光中與子尹同譔《遵義府志》，博采漢、唐以來圖書、地志，荒經野史，披榛剔陋，援證精確，體例矜嚴，成書四十八卷，時論以配《水經注》、《華陽國志》。又綜明代黔人詩歌，因詩存人，因人考事，翔實典要，爲《黔詩紀略》三十三卷，貴州文獻始爛然可述。居金陵，得唐寫本說文木部百八十八文，君自謂此吾西州漆書也，以舉正嚴、段二家校注，譔《箋異》一卷，文正公爲校刻以行。又嘗至句容山中蒐討梁碑，躬自監拓，惟恐一字見遺，譔《梁石記》一卷，其覈如此。別著之書有《聲韻考略》四卷、《過庭碎錄》十二卷、《樗薪譜注》一卷、《郘亭詩鈔》六卷、《郘庭遺詩》八卷、《郘亭遺文》八卷、《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三卷《附錄》三卷。編訂未竟者，有《郘亭經說》、《影山詞》、《書畫經眼錄》、《舊本未見書經眼錄》、《資治通鑑索隱》各若干卷。配夏孺人，子二：彝孫、繩孫。彝孫，附貢生，先卒。繩孫，知府銜，兩淮候補監掣同知。

又卷七九張裕釗《莫子偲墓誌銘》子偲，姓莫氏，諱友芝，自號郘亭，晚號眉叟。世居江南之上元。明宏治中其遠祖曰先者，從征貴州都勻苗，遂留居都勻。至高祖雲衢，又遷獨山州，自是爲獨山州人。曾祖嘉能。祖強，州學生。皆以君考貴，贈如其官。考與儁，嘉慶己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改官爲四川鹽源縣知縣，再改官爲貴州遵義府學教授。曾文正公表其墓曰：「教授，莫君者也。教授故名進士，日以樸學倡其徒，訓其子弟。」子偲獨能一意自刻勵追其志而從之。當是時，遵義鄭子尹珍亦從教授君游，與子偲相劘以許、鄭之學，積五、六年，所詣益邃，黔中官師徒友交口推轂莫子偲、鄭子尹，而兩人名遂冠西南。子偲之學，於蒼雅故訓、六經名物制度，靡所不探討。旁及金石、目錄家之說，尤究極其奧賾，疏導源流，辨析正僞，無銖寸

差失。所爲詩及雜文，皆出於人人，而於詩治之益深且久。又工眞、行、篆、隸書，求者肩相摩於門。子偲癯貌玉立，居常好游覽，善談論，遇人無貴賤愚智，一接以和，暇日相與商較古今，評騭術業高下，正論詼嘲閒作，窮朝昏不勌。自通州大邑至於山陬嶺海，公卿鉅人、學士大夫，咸推子偲，以爲不可及。下逮武夫小吏、閭巷學徒，語君名字，無不知。及其他嘗與君晤，無不得其意以去者。然君雖樂易而中，故介然有以自守。自道光辛卯舉於鄉，其後連歲走京師，朝士貴人爭欲與之交，然君必愼擇其可。有權貴介君友求書，辭不應。某相國欲招致授子弟讀，婉謝之。既屢試禮部不得志，以咸豐八年截取知縣，且選官，顧君意所不樂，棄去不復顧。以其年六月出都門，從胡文忠公於太湖。明年復從曾文正公安慶，越四年又從至金陵。胡文忠、曾文正公，皆君嘗所與游，舊知君者也。及今合肥相國李公巡撫江蘇，請州縣吏於朝。而是時中外大臣嘗密薦學問之士十有四人。詔徵十四人往，君其一也。於是文正公暨李相國及諸朋好爭要君出仕，敦勸甚至，君一辭謝不就。攜妻子居金陵，時獨出往來於江、淮、吳、越之交。子偲既好游，而東南故多佳山水，又儒彥勝流往往而聚，迺日從諸人士飲酒談詠，所至忘歸。同治七年冬，余與子偲自金陵偕送文正公於邗上，返過維揚，登焦山，道丹徒，至吳門，並舟行者累月，日日接膝談語，十事而合者七、八。余尋別子偲赴杭州。明年復來吳，與子偲益買舟徧覽靈巖、石樓、石壁之勝，觀梅於鄧尉。越日至天平山，謀且上其巔，子偲苦足力乏，坐寺中待余。余乃獨從一小童攀籐葛，凌怪石，陟絕頂，以望太湖。既下，子偲迎余而笑，相詫以爲極一時之樂。距今忽忽四、五年，日月夢想，屢欲尋舊游不復果，而子偲則且卒矣。子偲之卒，以同治十年九月辛丑，春秋六十有一。生平所爲書曰《黔詩紀略》三十三卷、《遵義府志》四十八卷、《聲韻考略》四卷、《過庭碎錄》十二卷、《邵亭詩鈔》六卷、《樗繭譜注》二卷、《唐本說文木部箋異》一卷。其編訂未竟者，尚有《詩》八卷、《邵亭文》、《影山詞》、《邵亭經說》、《古刻鈔》、《書畫經眼錄》、《宋元舊本書經眼錄》、《舊本未見書經眼錄》、《資治通鑑索隱》、《梁石記》各若干卷，藏於家。

《清史列傳·儒林傳下二·莫友芝》 友芝，字子偲。道光十一年舉人。咸豐八年截取知縣，且選官，意不樂棄去。同治初，中外大臣密薦學問之士，詔徵十四人，友芝其一也。朋好爭勸出仕，謝不就。友芝少承先訓，通會漢、宋兩學，於蒼雅，故訓、六經名物制度靡不探討，旁及金石目錄家之說。遇人無貴賤，一接以和而中，故介然有以自守。黔自有明開省，文獻乃稍可述，與儔有貴州置省以來建學記以見黔文興起之所由，又蒐采黔人詩歌，斷自明代，成《黔詩紀略》三十二卷。同治十年卒。年六十有一。著有經說、詩文集，又《聲韻考略》四卷、《過庭碎錄》十二卷、《樗繭譜注》一卷、《唐本說文木部箋異》一卷、《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三卷《附錄》二卷、《遵義府志》四十八卷。

紀事

《舊聞隨筆》卷三 獨山莫子偲先生(友芝)精許書，工篆、隸，詩亦古樸有味。嘗與曾文正公訂交於京師琉璃廠書肆中，文正贈詩云：「黔南莫夫子，志事無匹雙。萬書薄其腹，廿載窮幽鄉。今年偶作劇，射策來都堂。青鞵側破帽，日繹書賈坊。邂逅一相見，揖我謂我臧。」卽指其事也。後復遺以書云：「足下與鄭先生游六合之奇，覽之於一匊，千秋之業，信之於寸心。」其傾倒可謂至矣。屢欲官先生不可得，而先生顧乞文正檄，徧訪江南遺書凡平生所見奇書、古碑，輒以類記之，爲《經眼錄》若干卷。

《有感二首》 《雪橋詩話》卷一二：庚申秋，熒惑入南斗。七月，京師戒嚴，詔以周文勤等爲團防四大臣。文宗以八月初八日北狩，內大臣文豐投水死。【略】莫子偲《有感》云【略】。

《湘鄉相公命刊唐寫本說文殘帙箋異且許爲題詩歌以呈謝》、《湘鄉爵相惠題唐寫本說文卷子次韻奉答》 《石遺室詩話》卷二八：《說文》故事之見於詩者，莫如莫子偲先生(友芝)之得唐寫本木部殘帙，一時題詠兟然。莫有《湘鄉相公命刊唐寫本說文殘帙箋異且許爲題詩歌以呈謝》云：【略】湘鄉詩云：【略】又：其始末詳先生所著《箋異引》中云：「同治改元初夏，舍弟祥芝自祁門來安慶，言黟縣宰張廉臣有唐人寫《說文解字》木部之半，篆體似《美原神泉詩碑》，楷書似唐寫佛經小銘誌，栝柏諱闕，而柳卬不省。例以《開成石經》不避當王之昂，蓋在穆宗後人書矣。紙堅緊逾宋藏經，蓋所謂硬黃者。在皖見前代名蹟近百，直無以右之。余則以謂果李唐手蹟，雖斷簡，決資訂勘，不

爭字畫工拙，特慮珍弃斬遠假，命其還必錄副以來。廉臣見祥芝分豪摹似，蒼踔不得就，慨然歸我，明年正月將至，檢對一二，劇詫精奇。莫春寒雨，浹旬不出門戶。乃取大小徐本，通讐異同，其足補正，夥至數十事。前輩見戴侗引鼏記唐本許書，雖刺謬猶貴重。近人獲《蜀石經》殘拓，寶過宋槧元鈔，矧此千歲祕笈，絕無副迻，徑須冠海內經籍傳本，何僅僅壓皖中名蹟也。廉臣名仁法，陝西山陽進士，權黟未一年，撫綏凋黎，守死禦軼寇，威惠最皖南北，貧瘁卒官，黟人言之零涕。珍貽僅在，摩挲黯然。其授受久近，末從質詰。裝池草拙，絕非彊有力盛交游人。賞眞抉異，寂焉未顯，校成亟思流傳，與海內學者共，庶以不孤循吏之惠。立夏日引。」此外作跋者有儀徵劉毓崧、南匯張文虎，皆考證詳覈。先生《箋異》既成，尙有遺義，命令子彝孫述於卷末云。

《葛鏡橋》 俞陛雲《吟邊小識》：秦、蜀、黔、滇之交，山水峻險。余昔經蜀棧，曾行鐵索橋，又見有兩岸樹長竿，連以鐵繩，渡者兩手援繩上竹筒，斜滑而過，以橋梁難造也。黔中有葛鏡驛，兩崖削立，欲渡無梁。昔黔帥張公曾建橋，歲久傾圮，而碑尙存。其地有葛鏡者，立誓造橋，橋毀更造之，卒底於成，至傾其家。遂以葛鏡名其驛。莫友芝爲黔中名宿，有過葛鏡驛詩云：【略】。

著録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郘亭詩鈔》六卷《遺詩》八卷《遺文》八卷，莫友芝撰。

藝文

李士棻《贈莫子偲》 卅年流譽滿詞場，湖海交游盡老蒼。學海世推黔幟志，薦章今許古循良。篆書突過當塗李，詩格兼摹雙井黃。一事笑君憨勝我，陳編敝篋侈收藏。

雜録

《皇清書史》卷三一引張裕釗《墓志》 工眞、行、篆、隸書，求者肩相摩於門。

徐時棟

論述

陳勤《煙嶼樓文集序》 吾友徐君柳泉，博覽羣書。自其少時卽抗心希古，思登作者之堂。視世俗科舉之學，夷然有所不屑，然試輒高等，風檐急就，詩賦時藝，及柳汀社課諸作，一時爭相傳誦，而不知特其餘緒也。道光癸卯以優行貢成均，丙午中本省鄉試。兩赴禮闈。以輸餉授職內翰，決然舍去。家居著書不輟。其學以治經爲宗，而不墨守舊解。其他子史雜說及枌榆掌故，皆有論撰。尤以詩古文名於時。竊嘗觀其作文，慘淡經營，不肯苟下一字。脫稿讀之，一種雄直之氣，浩浩落落，不可掩抑。未嘗剽竊字句以爲古，未嘗規仿格調以爲高。蓋其天才亮特，學識兼優，明達事理而長於議論，卓然自成一家。吾鄉先正，宋、元如樓宣獻、袁文清，國朝如姜西溟、全謝山諸先生後，未易一二數也。

葛祥熊《烟嶼樓文集序》 自隋、唐廢選舉，而著述與科目劃然成兩途。顧科目者千百，著述者不過一二；此一二之中著述與科目並顯者又不過什之一，不得志科目而從事著述者幾什之九。然則著述者科目之窮，求其中心好之，終始著述，雖科目方利而屏棄弗顧，若我舅氏徐柳泉先生實罕覯焉。先生稟絕人之資，生而嗜古，幼習舉業便爲餘事。其登賢書，年甫逾立。假令銳於仕進，希志通顯，躋武承明之廷，當操券可得。乃先生兩試禮部，決然舍

去。歸而購草堂，羅圖籍，日夕寢饋，杜門不復出，蓋二十有餘年。於其歿也，由經史迄說部，論撰各數種，編爲成書。而精力所萃，尤在古文四十卷。於戲！讀是文者，可以見先生之所性矣。先生之言曰：「古文之道，根柢六經尙已。然非旁涉乎子史及有資考證掌故之書，以盡其變而博其趣，則體不備；非汎濫於古今名大家之集，含咀其精華而遺棄其糟粕，則詞不粹而氣不充。吾十齡外卽喜聚書，旣屏舉業，乃盡發藏篋而讀之。於是秦漢以至近代流傳之本鮮不寓目，絕去門戶之見，各討其門意所在，以折衷於《六經》。其究也，於漢取司馬氏，於唐取韓氏、柳氏，於宋取歐陽、蘇氏。夫東坡之文雄，六一之文曲，柳州、昌黎之文古，若叙事之作，惟龍門一人足登左氏之堂，後此蓋難乎爲繼。故使節取其長，凡挾一册以鳴世者，其間未嘗無一二心得發前人所未及。苟條舉其得失，雖以歐、柳大家弊且有不勝詰者，則甚矣。文之難言也。」祥熊兒時過外家，見先生臥起一室，插架萬卷，孜孜披誦。及長，請業過從，益數先生之勤劬猶昔也。蓋歲三百六十日，先生無日不把卷，非客至及有事未嘗離所處。故雖前後辛壬遭寇避地，礮聲轟然，而先生之著述不輟。其爲文不能限時日，一字未安，不輕出示人。集中朱、葉兩孺人墓志，爲先生病中絕筆，而神明嚴飭如平時。於戲！昔人謂「文必窮而益工」，此偏論耳。夫有所迫而始爲，與無所迫而爲之，其用力安勉旣不同，而爲時之蚤暮不啻相倍蓰矣。若先生者，固無所謂窮，而以本無求達之心得幷力以殫斯業，則夫文之工拙又當何如哉！

《清儒學案小傳・陶樓學案》 陶樓爲學，根本盛大，無門戶之見。入建讜言，出宣善政，皆折衷經術，體用兼賅。平生以實學倡導後生，殫竭心力。惜所遇限之，不得盡行其志。設躬逢清晏，名位極隆，固大興儀徵之亞也。述陶樓學案。

馮登府《遊杭合集序》 吾友徐柳泉生山水之鄉，優遊家巷，四明第九洞天二百八十峯，時在几案。一日，偕同舍生徐遠香遊西泠，樂甚，各得詩若干首爲一卷而屬余定之。夫二子居同里，出同遊，其志趣相近，故其詩若笙簧之迭奏也，若松柏之並悅也。凡響悉屏，靈機轉深，使未至西湖者讀之，恍置身六橋、三竺間，徘徊不忍去。況以余之熟遊斯地乎！【略】乃始歎二子之能移我情，而前此之所得爲尙淺已，於是乎書數語歸之。

董沛《四明清詩略》 同治《鄞縣志》卷四四：徐時棟【略】故居曰煙嶼樓，藏書六萬卷。盡發而讀之，自夜徹曉，丹黃不去手。其論經最取先秦之說，以經解經，旁及諸子，引爲疏證，無漢、宋門戶之習，考辨鑿鑿，可息聚訟。其論史獨推《史》遷，班、范以下則條舉而糾之，多前人所未發。留心文獻，刻《四明宋元六志》，考異訂訛，允稱善本。【略】他所傳著凡三十餘種，兩遭兵火，散佚殆盡。構新宅城西，摒擋之。暇時復憶錄，然不能什四、五矣。文章宏深博偉，入韓、柳之奧。詩亦浩落自喜，後進高材生咸出其門，四方知名之士以事來鄞者，類以所學相質問，各得其意而去。主四明壇坫三十餘年。

又 舍人詩以樂府七古爲最渾灝，流轉中仍復段落分明，不失古法。次則五律，次則五古，並稱傳作，餘體亦清勁。在吾鄉諸名家中，洵足自樹一幟。

又《烟嶼樓詩集題辭》 讀書貴養氣，氣盛言乃宜。辭達而已矣，聖訓誰能違？陋學競門戶，一一摹仿之。區畫唐宋界，貌合神則離。壇坫久不作，《風》、《雅》已中衰。不圖竝世生，乃得徐君詩。混元剖眞宰，斧鑿安所施。掉臂空中行，天馬不受羈。君才冠流輩，卓犖名世姿。談經溯賈、鄭，論史刊顏、裴。文擷漢語雋，書補秦火遺。餘事作詩人，亦復空倚毗。祥霄下鸞鳳，巨壑蟠蛟螭。公然樹一幟，壁壘皆新奇。譬彼松柏性，老榦無柔枝。撏撦與塗澤，靡靡安足爲？視此百鍊光，能脫兵燹危。名山有眞鑒，莫謂知音希。我亦耽苦吟，頗能涉藩籬。作詩題卷端，爲君千載期。

李維鏞《烟嶼樓詩集題詞》 未竟開雕廿卷詩，先從老友覓題辭。韓潮索句眞餘事，（君擅古文盛名。）匡鼎談經早解頤。（前年君避亂山中，著有《學詩記》。）有酒祇應澆不律，忘年始許結相知。君今已訂千秋業，白髮徒慚學步遲。吾鄉詩社舊風流，今日陵夷等楚咻。君已登壇標漢幟，誰能拔地起岑樓。珊珊骨節神仙侶，浩浩歌聲身世憂。此去草堂剛數武，卻如海岸望瀛洲。有子從遊只數年，（予子厚建爲君弟子。）汪童偏欲荷戈先。書懷四律成奇讖，（厚建歿後，於遺篋得《秋夜書懷》四詩，已見死事之兆。）惜逝三章念舊緣。（君有哭厚建五古一首，將葬復賜挽詩二首，劫後稿多遺失，集中僅存五古一詩。）忠孝固知資教澤，姓名猶幸附詩編。他時爲我歌蒿里，刻畫無鹽要盡妍。

又 昨題柳泉舍人詩集，末有「他時爲我歌蒿里」之句，舍人來札，謂語近衰颯，宜易之。顧念吾年七十有九，卽至期頤亦須臾事。前詩以亡兒殉難，

幸得輓詩，故連類及之。語雖衰颯，意實眞摯，因復作五古一章諗之。人生孰不死，毋以死爲諱。不死有眞詮，豈以高年貴。君才百斛量，中蟠不死氣。卽此堪壽世，故望一言記。行屍與坐亡，斯世等毛蝟。昂頭天外人，顧盼不爲類。屈指盤古時，亦屬轉瞬事。蜉蝣與蟪蛄，各效羣生遂。今日手一編，卽從古人戲。一集貽後人，使之共知味。千載爲一時，此中相位置。惟我愧不能，聊思寄所寄。斯句固衰颯，其意則眞摯。再詩一諗之，願君勿爲忌。

徐仁恩《烟嶼樓詩集題詞》　每過雙湖訪嶼汀，（君舊居月湖之烟嶼，其前爲柳汀。）忘年交許到忘形。幾人慕白思名赤，舊學如藍盡謝青。短榻琴書方論古，（癸亥冬仲，君遭祝回之變。明年夏，余往訪之，局促小屋中，而論古不輟。）滿山兵火尙窮經。（辛酉粵賊之亂，君避居建隩數月，著《山中學詩記》九卷。或相驚以寇至，輒竄入山谷中。余問君此時亦恐怖否？君笑曰：「那不恐怖？然憶壬戌四月六日，賊果入隩，余同壽兒默坐林莽間，但聞山上下慘然劫掠之聲。忽念《邶風・日月》篇四章，皆云『胡能有定』，得非《傳》所云『厚問定君於石子』之定耶？果爾，是州吁時詩，非莊公時詩矣。輾轉思維，頓忘恐怖。」）新詩數卷眞餘事，已偏人前側耳聽。

陳勵《烟嶼樓詩集題詞》　昔過烟嶼每句留，今向城西更唱酬。（君舊居月湖烟嶼，後遷城西。）舊雨交情踰卅載，名山事業讓千秋。不輕許可偏青眼，曾幾何時竝白頭。書讀四餘勞贈句，桑榆景願共君收。（余作《四餘讀書圖》，謂老者生之餘，以補古人三餘之說。君爲題長歌一首。）前後辛、壬喪亂頻，（道光辛丑、壬寅西夷犯郡，咸豐辛酉、壬戌復遭粵寇。）桃源兩作避秦人。傷時杜老憂思切，感事香山樂府新。快覩昇平歌復旦，好將雅頌播陽春。十年以長慚兄事，（二十年前，姚梅伯贈君詩有「吾年過君十」之句，君笑謂余曰：「詩人多誕，梅伯長我才九年，而云過十耶？」余與梅伯同庚，今舉成數言之，應不笑我耳。）與子同爲擊壤民。　作者當今更有誰，哀然大集草堂詩。世情諳練辭能達，才思縱橫老益奇。書擁百城長論古，（君喜聚書，烟嶼樓中插架數萬卷，經亂散失。其存城西草堂者，復燬於火。今重收之本，雖未復其舊，亦粲然可觀。）句更一字亦吾師。（余每以所作就正。）祇慚下里巴人曲，竟附新翻白雪詞。（集中附存酬和拙作。）憶在山中避地忙，特將詩卷付行囊。六丁連被仙官敕，二酉空教佛子藏。（辛酉之難，君避寇建隩，以著作藏金巖。一僧宿洞中，不戒於火，竟爲灰燼。及重事搜輯，而草堂焚如，劫餘無幾矣。）差幸傳鈔留賸句，更勞回憶索枯腸。（今所刊諸詩，或從友人鈔得，或追憶舊作，已非當時完本。）半生甘苦吾能說，簡首聊題字數行。

烏世耀《烟嶼樓詩集題詞》　大雅久消歇，茅葦徒蒙茸。胸中無實得，名下鮮令終。自大固偏霸，因人亦附庸。誰能至壇坫，崛起一代雄。君也具異稟，駒齒稱聖童。年壯志益壯，小技羞雕蟲。懷抗古人上，眼高時輩中。依傍絕牆壁，粉碎到虛空。言近婦孺解，思深神鬼通。著作日寸計，餘事成詩翁。奇文天所寶，追取命祝融。撥灰拾餘燼，其光仍熊熊。舊時傳鈔者，亦復寄郵筒。合之成大集，什五已殘叢。光采不可閟，客寫付剞工。（此集爲慈谿葉吉甫所刻。）君復手編葺，眼纈燈花紅。虛懷信如谷，商確及愚蒙。小巫見大巫，僕僕拜下風。但以心相契，況又見略同。標眉及跋尾，非私乃至公。吾好推衆好，知音天下逢。豈惟續耆舊，詩教振甬東。

周棻《烟嶼樓詩集題詞》　四明靈淑氣，薈萃在君身。慧眼驚流俗，高懷契古人。書歸烟嶼富，詩倡月湖新。吟詠原餘事，英華發越眞。十載城西住，巍然一草堂。年華消著作，器識老文章。經訓宗周、漢，歌聲續晉、唐。徹宵常不寐，兩鬢已如霜。　忽覿流離苦，巖棲我與同。孤忠懷海上，新記出山中。（君避亂建隩，先成《蘇子卿詩解》，極論李之迥不如蘇。後又成《山中學詩記》。）世亂人翻暇，愁多句益工。篇成先睹快，（集中如《老婦》、《孤兒》等篇皆成於此時。）我亦學雕蟲。　香山僧寺稿，無故忽成灰。劫又遭譆出，編重付祝回。（君詩先焚於金巖，後焚於草堂。）傳鈔詢舊友，彊識歎奇才。（君自謂不能強記，然如前後《蚱蜢篇》幾三千言，而亦皆追憶出之。）生計姑拋卻，搜羅自別裁。　什不存三四，知君力亦殫。天心增煅鍊，物理寶叢殘。乍自囊中出，都從壁上看。老來詩興健，誰道等身難。　自笑迂疏質，蒙君眼獨青。一生常俯首，册載已忘形。仙骨空邀譽，金丹願乞靈。學詩今未晚，來向子雲亭。

葉之蕃《烟嶼樓詩集題詞》　韓潮蘇海大文章，此日誰登著作堂。吟詠君方嗤末技，研摩我欲乞餘芳。不名一體諸家備，直以三長作史當。駭谷清超梅伯富，區區未許論低昂。　銅琶悽惻撥哀絃，老婦孤兒美女篇。（皆集中感事詩篇名。）山鬼有靈騷欲泣，水仙無操曲難傳。劫灰消盡誰千古，詩史留貽此一編。　曾記圍爐談舊事，快心重戴是堯天。　草堂新闢種花多，東望頻思

載酒過。古豔相期搜屈宋，清思豈屑問陰何。天教煅煉原非妒，（君詩兩煅於火。）劫盡流傳總不磨。試問五陵裘馬客，幾人清福在槃阿。　語水羇棲轉括蒼，宦途初歷已茫茫。官閒欲著消閒草，身老難尋卻老方。敢道豹窺神采現，幸叨驥附姓名彰。琳琅大集刊今始，惠我新編跂遠將。

王方照《烟嶼樓詩集題辭》　玉臺新稿壓詞壇，筆走雷霆舌湧瀾。餘事作詩揮灑易，文言道俗雅馴難。不名一體何唐、宋，獨有千秋豈杜、韓。我愧交遊逾廿載，空教覆瓿紙叢殘。

陳政鍾《烟嶼樓詩集題詞》　四明之山浙中陡，其下人文萃淵藪。即論風雅亦詩國，賀監山川擅名久。風微人往懷先民，大造降才良不偶。乃及吾身親見者，閱世挺生有老柳。老柳生少愛古人，羅列卷籍富二酉。挈經論古多卓識，著書未肯落人後。抒寫性情爲詩歌，戛戛獨造無窠臼。勦竊塗澤紛眼前，以君俯視眞培塿。健若秋空鷹隼飛，快若大壑龍蛇走。清若梅花開一枝，豪若雲夢吞八九。所聞所見姑言之，種種變相靡不有。嬉笑怒罵皆文章，要其大旨歸忠厚。在君作詩餘事耳，三十年來盛名負。昔聞閨中誦琳琅，（湯耕吾先生常教其女誦君詩，一垂髫小女誦熟尤多。每君至其家，輒呼出令琅琅背誦數十篇。）今見海外索瓊玖。（近有日本人持畫來乞君詩。）兩遭小劫或忌才，傳鈔幸在他人手。刊成初集成鉅觀，焉知六旬非萬首。我生蹉跎五十年，學步邯鄲君許否。向君再拜乞金丹，直諒多聞資益友。異時高生有新詩，歎息應來杜陵叟。即今發軔題卷端，一詩已同君不朽。

陳繼聰《烟嶼樓詩集題詞有序》　龍門聲價，播乎一郡。種桃接李，化溢春風。聰以菲材，亦荷收錄。君子盛德，欽感無已。憶自刪削鄙文，願隸門下之籍者二十餘年。而以飢驅奔走，無由晉謁。去冬得接芝顏，賜讀大箸，樽酒豪譚，幾乎終夕。絕似邯鄲見陳思，歎爲天人；亦類士元晤德操，忘其賓主。自喜落拓得有依歸，阮生途窮亦爲氣振。謹呈五古三十韻，奉題大集。風雅參正變，殊轍實同逵。漢魏迄唐宋，後先相攀追。流音或激宕，所遇因其時。要以忠孝性，發爲比興詞。卓卓師川公，崛起澥之陲。叱咤驚羣聾，奧窔抉古疑。眞蘊能曲鬯，元氣噴淋漓。廟堂有制作，大筆手可持。惜哉艱一第，生世又仳離。西戎航巨海，赤子嘯潢池。可憐明州地，猩鼯雜貙羆。全家匿山谷，芒鞵苦奔馳。穹蒼幸悔禍，兵後精已疲。孤鳳慘不樂，病驥鳴多悲。羌村慰父老，石壕歎窮黎。諸將吟慷慨，江頭淚噓唏。長歌及短謠，俱是悽惻辭。懷抱同杜叟，詎在官拾遺。餘年蒼茫逼，世路謝崔嵬。避人成小隱，城西築茆茨。流風繼櫟社，芳躅追東籬。銅絃唱樂府，香醅倒瓊巵。文章且娛老，諷詠抒蘊思。名山千秋業，維公實擅之。賤子嗟匏落，夙蒙采葑菲。自慚非籍湜，謬譽以項斯。騷壇有宗主，吾黨得所依。終藉吹噓力，共扶大雅衰。赬桐高百尺，垂蔭到卷施。武功（復莊先生。）不可作，公乎我之師。

史錦標《烟嶼樓詩集題詞（集集中句）》　西草堂前湖水淥，（集《武昌詩字贈子相》之一〇，錦標謹按：先生嘗集東坡《武昌西山》詩中字爲長古二首贈陳先生，妙極自然。錦標猶記其第一首末四句云：「萬事無往不相復，爾有好語無金玉。開樽飲酒和詩來，西草堂前湖水淥。」亂後稿失，故集中無之。今抄撮先生詩句，即以集外詩爲起語，蓋甚惜先生詩之尚多散佚也。）高人品格儒生學。（《贈朱述之》之一。）窮經餘事爲詩文，（《次韻答爲釀仙》。）自然風韻豁心目。（《謝林小屏惠酴釄花》。）拔劍四顧空無人，（《歸自粵西歌》。）慷慨談笑常率眞。（《贈江峴山》。）崎嶇山海亦勞瘁，（《畫馬行。》）青衫落魄長安門。（《舟泊維揚懷趙粹甫》。）送人作郡年復年，（《廣東客》。）頭銜清貴無俸錢。（《茹香爲徐孺人徵挽詩》。）先生有意成高隱，（《西湖雜詩》之三。）人生安樂皆神仙。（《雪後遊雲石巖》。）人生由命非由他，（《客有話唐人許道敏科第事者》。）酒酣自作慷慨歌。（《以酒贈傅獻生》。）詩人諷詠知多少，（《酴釄花》。）一見自憐才轗軻。（《壽昌寺中觀浮槎及羅漢像》。）無端海國遭蠻戾，（《餞春行》。）賦詩長歎心惻惻。（同上。）居然俗語是丹青，（《西湖雜詩》之六。）不顧俗眼驚魂魄。（《飛來峯》。）吁嗟噫嘻美矣哉，（同上。）摩挲長卷驚光彩。（《題四明四友圖》。）二十年前早識公，（《余丈蕚坪挽詩》。）心香一瓣淵源在。（《別戚小鶴之一。》）未謁門牆問起居，（《呈馮太史》之一。）我懷先生高風孤。（《山陰懷賀先生》。）亂後重逢倍驩洽，（《鄭竹溪惠洋燭》。）行年五十多白鬚。（《鄱陽湖圖歌》。）青眼相期傳世學，（《贈朱述之》之四。）歡喜贊歎飽眼福。（《觀浮槎及羅漢像》。）卻復題詩供一笑，（《題四明四友圖》。）條綴連貫皆珠玉。（《夢讀萬花谷》。）邇來倒篋親別裁，（《答釀仙》。）置身天半一切低黃埃。（《游響巖》。）詩成只可自怡悅，（《紀夢》之一。）先生之言欺人哉。（《畫馬行》。）

郭傳璞《烟嶼樓詩集題詞》　詩不衷古法，熊通號僭周。詩竟黜我法，趙佗臣事劉。能者鑄洪冶，元氣坯剛柔。仰則貫五緯，俯則燭九幽。夫子固天

縱，崛起東南陬。於詩特餘事，眼已空羣儔。羚羊角倒挂，妙難形迹求。欲作一辭贊，坐令言卜羞。氣爲詩之幹，情乃詩之苗。二者集其厚，弗畏霜霰凋。夫子惇內行，孝悌聲庠膠。推之及婚友，芬惠流綈袍。造意固根柢，比物託《風》《騷》。歸昌采奇律，何必慚咸韶。誓墓堅不出，風月娛啁嘲。山人卽宰相，今有貞白陶。憶昔年甫冠，執經事上湖。（姚復莊師本鎮海人，故自號上湖。生道光閒，來寓郡中甘溪。）夫子每來過，談詩甘溪廬。小子陪末座，《風》《雅》時聞諸。於後獲親炙，摳衣城西隅。愛我止之宿，（用集中句。）琅嬛窺祕書。顧謂小子言，我與復莊殊。復莊事雕飾，而我集中無。環燕較肥瘦，視之當何如。小子不敢對，把讀重躊躇。但覺入心脾，元氣爲卷舒。欲通兩家郵，乃復慚鄙愚。自慚亦自幸，皆得爲之徒。秀水新城來，龍門豁兩扇。袁、趙揚濁波，仲則救其變。夫子將別軍，手弓奮強戰。長陵銳頭兒，望之奔而殿。客氣好談兵，無爲趙括羨。韞匱不可藏，夜有寶光燭。遠來望氣人，善賈沽美玉。（謂慈水葉吉甫。）別體亦編年，珍重以雕木。惜乎遭鬱攸，勵此存筍束。然而嘗一臠，亦旣飫吾腹。百歲去匆匆，萬感徒碌碌。文章千古事，誰享此清福？我讀初月詩，（吳仲倫師。）汶陽韻孤篠。我讀大梅詩，（復莊師。）藍田譬奇寶。我讀繼雅詩，（陳餘山師。）琅邪飫香稻。各有千秋存，奚必體相紹。今讀夫子詩，格又異三老。味以淡得甘，質因樸而巧。瓣香願在茲，眞吾期自保。寄言塗抹人，朱粉豈不好。以水淨洗之，無補容顏槁。盍從安期生，海上啖仙棗。

董葆琛《烟嶼樓詩集題詞》　鄉國論詩誰畏友，曰惟大棣與老柳。東海之水明山雲，一生俯仰只低首。往歲姚也歸蓉城，句東詩霸推先生。先生之詩橫而肆，往往意外之筆道人意中事。山川名勝不自今日始，先生有詩忽覺化工神至此。（謂《飛來峯》、《響巖》諸篇。）晚近世態百出年復年，先生有詩忽覺人心變幻都眼前。（謂紀事新樂府諸篇。）清如霜夜鐘，秀如冬嶺松。峭如絕壁倒插青夫容，忽如長空走天馬，使我眼看騏驥皆駑下；又如天樂縹緲奏雲璈，使我厭聽人閒一切箏琶簫。吁嗟乎噫嘻！神佛仙鬼之才亡久之，不圖生後千載期。忽若眼見諸老妙手合作先生詩。友朋阿好固常態，果有賞音不吾怪。君不見光芒歷劫終不磨，燼餘廿卷新詩在。（寇亂時，先生藏詩石屋，盡燬於火。其後草堂焚如，副稿本又盡失。此集皆先生所追憶及得之朋好向所鈔錄者。）

吳有容《烟嶼樓詩集題詞》　自有千秋業可傳，先生餘事在吟編。溫柔敦厚言情什，感慨淋漓記事篇。孰謂南豐愧《風》、《雅》，果然玉局是神仙。文章軾、轍推前輩，積累由來仰老泉。（尊甫梅谷先生以義行旌於宣廟，其課諸子甚嚴，故先生與令弟子舟比部竝起家科第，有文名。）手寫梅花口論詩，當年姚合是吾師。辟疆霸國期千古，（姚梅伯師《復莊集》中有贈先生五古四章，極傾倒先生，謂先生以詩文雄霸而期之千古。）樹幟文壇此一時。雪亮已傾眞肺腑，風流重見古鬚眉。願書萬本吟千偏，問道於今尚未遲。

汪忠錄《烟嶼樓詩集題詞（集集中句）》　自有傳人業，（《送傅歗生歸臨海》之三。）何須萬戶侯。（《建隩山中》。）春風湖上席，（《奉懷朱小竹先生》之一。）明月水邊樓。（丈世居月湖；烟嶼，曰烟嶼樓。近始移居城西草堂。《秋夜同王稽雲登吳山絕頂》。）富貴尋常事，（《八月十四夜闇申作》之二。）文章第一儔。（《題鄭杏卿杏林春曉圖》之一。）異時重請益，（《奉懷朱小竹先生》之四。）談笑亦風流。（《雨夜書懷寄遠香》之十二。）

童開《烟嶼樓詩集題詞》　聊將餘技抒清詞，座擁羣書翦燭時。紙上砰訇翻峽水，毫端變幻出烟姿。有情陶寫中年感，極意描摹世態奇。具各體裁空倚傍，專門應號舍人詩。涉筆爭言杜與蘇，效顰西子竟何殊。獨將腕下生花管，自寫城西老柳圖。世上幾堪稱識者，詩中原貴有眞吾。海山環作書窗畫，移得吟壇到此無。（近余方主球山書院講席。）

劉鳳章《烟嶼樓詩集題詞有序》　吾師柳泉先生以根柢之學發爲詞章，鄉邦後進翕然宗仰。鳳章早歲讀先生應試諸作，服膺已久。後得見先生詩古文辭，愈益欽慕，自憾單門末學無由登大雅之堂。同治癸亥，先生五十初度。鳳章自坿門下，獻儷辭爲壽。先生不棄，獎許過甚。尋有課孫之命，得以縱觀著作。先生經學、說部，皆發前人所未發。文章尤卓然大家，吟詠特其餘事。會溪上葉君刻先生詩集，鳳章獲預讐校，閒有簽語，葉君爲併刻之。刊成，敬賦五言十六韻，以識二十餘年說服之愫。　大里歌采芝，狂客賦回鄉。四明風雅國，淵源追漢、唐。洎入宋元來，作者紛相望。耆舊前後集，列宿森光芒。夫子起今代，高步翰墨場。六藝織經緯，百家譜宮商。琅然正始音，卓爲後學倡。著錄都講籍，羣雅何鏗鏘。我生少失學，自顧恆倀倀。猥以駑駘姿，一顧逢孫陽。假館受詩教，辨論忘夜長。觀海歎浩漫，問途識康莊。編成與參校，格律曾細詳。迴環百回讀，咀嚼餘芬芳。願以溫厚旨，振

興先梓桑。《大雅》其可復，盈耳聲洋洋。

楊爲煥《烟嶼樓詩集題詞》 四明靈秀鍾獨厚，鼎鼎名家重山斗。攻媿清容導其前，傳之杲堂及雙韭。近維先生瑰麗才，下筆千言世無偶。天產名駒不可羈，躡跡高空絕塵走。靡靡卑格皆掃除，當代斲輪推老手。譬如策杖登泰山，下視羣峰盡培塿。僕本淺識等醯雞，樂與先生交最久。有時縱談今古詩，開拓心胸闢戶牖。欲附驥尾良獨難，笑我枯腸空抖擻。縱云頑鐵可點金，亦是珠璣雜瓦缶。只今鉅製付手民，頡頏先輩相師友。我姑題詩綴簡端，願附先生傳不朽。

袁士杰《烟嶼樓詩鈔題詞》 夫子文章可得聞，斗然健筆欲凌雲。架中緗素平生好，卷裏丹黃徹夜勤。落葉掃餘留古豔，好花夢後有靈芬。清容嘉則推詩老，壇坫而今一席分。不須摹倣樣翻新，俊逸才華本性眞。妙手空空稱絕代，生機潑潑巧傳神。崎嶇世事詩中畫，平易人情筆底春。勿作等閒吟詠看，韓潮蘇海是前身。褒題先集荷純皇，兩廡明禋尚待將。獨力表揚搜典册，合辭籲請祀宮牆。（公請先正獻公從祀文廟之議，實先生與陳子相先生共倡之。其後先生復爲搜羅事實，撰定呈詞，蓋殫竭心力者已三年於茲矣。）在公自任斯文責，顧我焉能此德忘。奏草遠傳刊集竟，不禁狂喜入篇章。（戊辰七月，初得都中書，始見大學士以下會議准如所請，奏稿會士杰方補作《烟嶼集題詞》，遂不覺於末章詳言及之。）

陳家玕《煙嶼樓詩集題詞》 筆足補造化，文章亦經濟。所以不朽三，言與德功比。先生靈秀鍾，斯文振後起。著述已等身，當代問有幾。餘緒發爲詩，名言貫妙理。沿溯《風》《騷》源，堂堂正途軌。玕從先生遊，觀海難爲水。欲入不得門，高山徒仰止。時讀先生詩，欲譬何所似。側聞舉世推，韓、蘇及杜、李。鉛槧欣告成，聊述平生企。千秋此一編，應貴洛陽紙。

陸廷黻《烟嶼樓詩話題詞（有序）》 同治丁卯，慈谿葉君刊《烟嶼樓詩集》，先生先以寫本命廷黻校勘，肊見所及，妄綴一二，先生首肯者再。尋有題詞之命。會廷黻秋赴武林，冬上京師，遷延至踰帀歲。今夏旋里，先生敦迫再四。且曰集中何可無吾弟詩辭？不獲已，謹獻古體一章，亦舉平時所聞於先生者還以質之先生云爾。時戊辰七月十又三日。《三百》詩源尊，兩京導流別。六朝矜風華，三唐嚴格律。下逮宋、元、明，時有新意出。豈知作詩者，原本在經術。蘇、李及曹、劉，聲詠推曠絕。不聞隨申、韓，同入解經室。私集日益多，各詡精翰札。盡態或雕蟲，炫博時祭獺。華實兩難符，東西且塗抹。夫子生清時，大才邈無匹。富窺琅嬛祕，古探汲郡漆。傳箋追毛、鄭，寓言究莊、列。奇采振新鮮，灝氣吐盤鬱。以其中所存，發之爲著述。故其作詩歌，書味尤盎勃。訓詞必深厚，隸事每精切。語或雜莊俳，狀乃備纖悉。九霄聞韶韺，八軌通車轍。扼要而鉤元，大恉歸辭達。作文五無難，片言可以括。惜哉集不完，兩遭譆與詘。二酉啟清扃，六丁競豪奪。（粵匪之亂，詩集授寺僧藏石室中，不戒於火。其副本在草堂者，亂後亦付焚如。）文字鬼神忌，古今信如一。斯乃掎摭餘，釐爲卷十八。金薤採孤挺，珊網搜散佚。精神所貫注，萬古不可滅。賤子侍門牆，膚受慚學末。盥手誦新詩，能使心目豁。再拜陳此詞，持以乞衣鉢。

陳康祺《烟嶼樓詩集題詞》 偉哉韓與蘇，文章無出右。閒世得吾師，古人相抗手。每謂吾師文，足使八家九。無此數卷詩，大名固不朽。而況開篋視，洋洋一千首。屈、宋得替人，杜、李呼畏友。中、晚及宋、元，瞠乎在其後。造物亦愛才，回視攫而走。辛苦憶得之，刪存愈不苟。鄭重付手民，拭目傳久久。豈獨吾明州，俛仰誰爲偶？雄才固天授，亦稟世德高。昔聞義行公，卓犖人中豪。義田賑孤寡，家塾養俊髦。海礁鳴鈴鐸，津橋排巨艚。固宜達人作，詞賦空其曹。中歲志高蹈，挈弟隱蓬蒿。辱與先子友，里社偕游遨。先子勇爲善，去我日月慆。不肖食舊德，兼受大匠陶。所媿庸腐才，未能振《風》《騷》。偶作有韻文，草際秋蟲號。茲集讀未竟，惶恐流汗逃。

陳清瑞《烟嶼樓詩集題詩》 珍重名山此一編，劫灰兩度尚哀然。書成酹酒坡公席，直接風流八百年。賀老吾鄉詩鼻祖，樓（攻媿）袁（清客）沈（嘉則）李（杲堂）亦瑰奇。而今《風》《雅》都消歇，賴有新篇爲主持。昔年賓榻下南州，末座趨陪預讌游。宿草已荒猶惓惓，姓名且喜附千秋。（先生夙善先通議公。公歿六年，先生壽家叔五十詩猶及之，今載集中。）弟兄先後列門牆，問字頻年過草堂。若論詩家有衣鉢，科名兆已到元方。（清瑞與家兄同舉丁卯浙闈，家兄名次適與先生丙午鄉榜同在二十。）

葉清年《烟嶼樓詩集題詞》 日月雙湖地，巍然烟嶼樓。如公眞曠代，此集已千秋。兵火經殘劫，江河納細流。心香留一瓣，西望有眉州。作壻來溪上，追陪幸得師。聰明窮耳目，懇摯入心脾。知己吾尤感，論文意不疲。舊時成誦句，雕本快重披。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七　徐時棟，字定宇，一字同叔，號柳泉，鄞縣人。道光丙午舉人。官內閣中書。有《煙嶼樓集》。

又　柳泉爲全謝山再傳弟子，學有淵源，家居著述，主四明壇坫三十餘年。所纂《鄞縣志》蒐考詳密，爲方志所僅見。詩筆遒健不懈，而及於古。新樂府尤擅場，所詠多關軍中吏事，有資勸懲。採風者當有取焉。

《鬼頭謠》　張羅澄《跋》：人之賤至偷兒，而能以其偷爲國殺賊，則遂不敢以偷兒賤之。【略】夫官於平日，剝民自奉，則甘爲偷兒；一遇變故，則不能如偷兒之殺賊。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一八　徐時棟，字定宇，號柳泉，浙江鄞縣人。道光丙午舉人，官內閣中書。有《煙嶼樓詩文集》。董沛撰《墓表》：「先生覃思精詣，治經有心得。不傍漢，不徇宋，常主先秦之書以平衆難，故不蹈近人墨守之弊。在湖西築煙嶼樓，藏書六萬卷，寢息其中，老而彌篤，窮年兀兀，著書數百卷。余屢館其家，故知先生之學者，莫余若也。」

《煙嶼樓文集》卷首《鄞縣志傳》　徐時棟，字定宇，一字同叔，學者稱柳泉先生。少孤力學，穎悟倍常。道光二十三年充優貢，學使羅文俊命呈所作詩古文，歎爲異才。旋中二十六年舉人。兩上春官，即不復試。以輸饟授內閣中書。【略】時棟內行敦篤，待朋友有恩紀力所不及，稱貸以益之。父桂林嘗建小學、繕浮橋，有德於鄉。時棟偕其弟時樑繼之，事益修舉：佐巡道段光清修洪水塘，俾西南鄉無旱乾患；建議爲縣中貞烈節孝諸婦女請旌，多至千餘人。監司守令重其名，登門造訪，一切謝之，以名刺答拜而已。同治七年開鄞志局，延時棟主其事，發凡起例，總持大綱，編輯討論則屬諸同事任之。次年移局其家，益發藏書及借閱同里盧氏、杭州丁氏書，搜採繁富至千數百種，仿國史館列傳之例，注所徵引，排比成文，以是費日力十二年，時棟已屬疾，猶強起論志事。臨歿，執其友董沛手鄭重相委，語不及私。十一月卒，年六十。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浙粵派漢宋兼採經學家列傳第九・徐時棟》　徐時棟字定宇，一字同叔，學者稱柳泉先生，浙江鄞縣人。資性通敏，委己於學。道光丙午舉人，以輸餉授內閣中書。兩上春官，即家居不復出。湖西烟嶼樓藏四部書六萬卷，盡發而讀之，丹黃雜下，窮且夕弗倦。洎遭兵燹，圖籍俱盡，乃營新宅，購藏如其舊，寢息於中，老而彌篤，覃思精詣，著書數百卷。治經尤有心得，不傍漢，不徇宋，嘗主先秦之書以平衆難，故鮮蹈墨守之弊。《尚書・湯誓》有二，一爲代桀，見於今文；一爲禱旱，錯見於古書。梅氏竊《湯誓》以綴《湯誥》，而禱旱之誓湮，則作《逸湯誓考》。《太誓》亡於秦火，河內女子所獻，亦僞書也，清儒或據以爲眞，則作《三太誓考》。言詩音者，始自陳第，亭林輩繼之，往往以漢、魏之音強合古音，獨以詩證詩，分爲七部，而周人之韻以著，則有《詩音通》。避寇建隩，杜門說詩，恆發明新義，則有《山中學詩記》。讀充宗之書而嫌其疏也，因作《春秋規萬》。讀西河之書而斥其妄也，因作《舜典補亡駁義》、《四書毛說駁正》。又嘗補朱輯之《逸經》，正畢校之《呂覽》。旁逮羣經、《國語》，幷多論撰焉。既校刊宋、元四明六志，復附以札記佚文餘考。又爲宋袁正獻公請從祀，詳其本末，作《事實錄》；考其系代，作《世譜略》。爲舒氏子孫校宋文靖公遺集，參稽羣書，糾近刻《宋元學案》之謬，作《新校廣平學案》。主修縣志，仿史館儒林文苑傳例，徵引文句，各注本書，不厭求備，徵采幾逾千種。且建議爲貞烈節孝請旌，至千餘人，擇其尤者，人自爲傳，列諸新志。更搜訪鄉先正詩文，踵諸家耆舊之集凡數十册。皆以存鄉邦掌獻也。又輯《偃王志》、《北宋譜疏證》、《言行記》、《思舊記》，則皆徐氏一家之書也。文集四十卷，宗法龍門昌黎。詩集十八卷，亦浩浩直達，無門戶之習。卒年六十。綜其生平，沈潛遺經，援據古訓，本漢經師之家法，而於宋代講學諸儒仍闡發不遺餘力，信乎其爲通儒者矣。

紀事

《大將八首》　《十朝詩乘》卷一五：海氛之亟，由於停止互市。當定海初陷，英人猶要求澳門、定海貿易。其間飛舶所至，屢復投遞書信，而當事者不敢上聞。靖節於是春拜督辦浙防之命，尋報英人去定海，遂命靖節督兩江，而劉韻珂代之。其夏寇復亟，靖節乃任浙防。英人寇雙澳、石浦，既督

師擊退，旋大舉入寇，遂有是敗。徐柳泉舍人（時棟）有《大將八首》，具述浙事，茲撮錄之。其云「卷甲投戈罷戍邊，夜來幕府令喧傳。安排廬井多新作，歡笑雞豚解倒懸。不信亂生眞弍月，豈知狄至在期年。賈生肯有欺人語，繫頸單于早眼前。」言英兵之退定海，既而復至也。又：「偶來浦漵任遭徊，不料檣傾檝亦摧。陷淖尙思游涌逸，獻俘爭看泝江回。未妨快意誅長鬣，何必驕心縛就魁。聞道將軍謀靜鎭，新來千騎乍驚豗。」言雙澳、石浦之捷也。又：「重兵良將守彈丸，蕞爾孤懸膽亦寒。原爲版圖收既失，已忘軍志退知難。海邦昔日常資寇，昭代初年未置官。莫謂無人謀不用，罪臣臨別早悲酸。」言定海不易收也。又：「飛礮如雷曉夜喧，羽書歷歷望兵援。帳中四面歌聲慘，海外孤城士氣冤。猶使解揚來誑宋，可憐先軫竟歸元。江心古寺招魂奠，何日奇功慰九原？」言死綏諸將也。又：「妖氛徧地海天昏，又見舟師破虎蹲。棄甲復來難睥目，守陣皆哭早銷魂。已知將去軍無託，焉得脣亡齒獨存。百里封疆誰寄命，但餘荒谷報君恩。」言定海、鎭海連陷，而靖節身殉也。又：「明州淨土忽羶腥，黯淡姚江隕將星。走保會稽吳入越，群囚治父帥聽刑。守關尙未知山道，伐木空勞塞海涇。可惜斯人無將略，孤忠耿耿照汗青。」則因靖節事並及余步雲之逮問也。靖節既卒，於是奕經以揚威將軍繼督浙防，而終以不競。

著録

陳勳《烟嶼樓文集序》 余辱文字交四十年，每有所作必出以見示，別久輒手錄近稿寄余評論，偶爾獻疑，初不以爲然，反覆辨難，或至再三。他日相見則曰：「吾子之言是也。」復出示其改定者，相視一笑。及兩遭鬱攸，摒擋殘帙，余多檢前稿歸之，復徧訪友朋所傳鈔及劫後追憶所得，手自刪定，得文四十卷，然其亡失者多矣。曩刊《烟嶼樓詩集》索余弁言，余勉題四律，謂當俟《文集》告成并序之。同治癸酉，君遽歸道山，遺命其甥葛豫齋以定本付梓。豫齋力肩其任，而門下劉藝蘭、嗣子平甫相與校訂之。厥工既竣，平甫請序於余。自慚才不相及，無能闡發君之所學。然知己之感，耿耿於懷。墓草久宿，言猶在耳，用書此以踐前諾。

葛祥熊《烟嶼樓文集序》 祥熊侍先生有年，未能知先生什一，承先生遺命以梓斯集，幸其成也，謹述先生之緒論及平日所以窺先生者綴言簡端，爲世之讀是集者告焉。煙嶼，故郡中月湖十景之一，先生之樓當其地，後居城外曰城西草堂。以煙嶼名集，不忘舊也。集爲先生自定，手汰者什之三，刻成校勘之任嗣君壽及同門劉子鳳章實襄之，祥熊未嘗與其勞云。

藝文

劉鳳章《題柳泉先生小像》 甬上碩儒，樓王萬全。先生崛起，鍾武前賢。吐辭成章，宏深四達。英絕領袖，名振海國。拳拳斯文，求是折中。皋比兀坐，以是始終。瞻拜遺像，典型儼在。歸乎一老，來哲模楷。

鄭獻甫

李光鼎《補學軒制義序》 吾友小谷比部，少年最薄時文，釋褐後乃更好時文。其言曰：「士當自爲，文必己出。當今而破律析度，以爲文固不必；當今而繩趨尺步，以爲文尤不可。總求不悖古法，而自見其才。余素高其人，因並奇其文。然其中立體少變，立解少異俗，已怪而棄之矣。今年就門下士所輯者，擇十之三，得若干首，將以問世，屬予序之。【略】雖然，小谷非專爲時文者也，則必能爲小谷專論其時文矣。道光二十四年秋八月同里老友李光鼎撰。

程燦策《補學軒制藝序》 談及時文，出所著《制藝雜話》相示，知其於此事致力最深而用心獨遠，因索其所作讀之。有如大將旗鼓，風雲變色者；有如老吏斷獄，南山不移者；有如卧遊五嶽，氣象萬千者；有如縋幽鑿險，神志怡曠者。大都澤於古籍，又能自馭才氣，一破近時拘牽、陳腐、勦襲之弊，可謂一代作家矣！【略】小谷之文，以韓、蘇之筆，力運賈、董之經術，洵爲救時藥石，可以信今而傳後已。予因捐俸付梓，刊其半，得百六十篇，以爲士林圭臬。

林肇元《刊鄭小谷先生愚一錄序》 其考據辨論之精且詳，竊以爲可與王

伯厚《困學紀聞》、顧亭林《日知錄》後先鼎立。

又《補學軒文集(外集)序》　吾師人品之清高，學術之純正，洵爲後學宗仰。即文章游藝之事，皆菁華載道之言，不必以是傳，亦不必不以是傳也。

又《續刊補學軒詩集序》　同門前刊吾師子鄭子《鴉吟》、《鶴唳》等集，番禺張南山先生稱「其雜體遒雋清疎，五律幽峭秀折」。讀者可味而得之。而老年之作，則有《雞尾集》、《鷗閒集》。因時以寓名緣情以言志，其韻清越，其格老蒼，要皆出於自然，不事規仿；故能卓然成家，如其人之瀟灑出塵，不可以世網羈也。師沒後數年，余得遺稿《愚一錄》、《四書翼注》，論文悉次第梓行，最後編詩二集，爲十二卷，并梓以公世。古人謂詩以窮愁而愈工，吾師則襟懷清絕，曠出世表，安處窮而不愁者。而其詩之工，亦獨造至詣如此。然古人之言，其常也；吾師之詣，其異也。異乎俗，則超乎常。非窺吾師之全體，未許讀吾師之著述，詩特其餘事耳。儒林、文苑高士，殆合傳焉，而後足以盡吾師也。集既刊成，偶拈此義，以繹其蘊，使後世學者想像而有得焉。光緒五年己卯立春日門人林肇元謹序。

又《補學軒制藝序》　吾師《補學軒制藝》，桂林有初刻，穗城有續刻，學者爭師之，風行百粵矣。歲丁卯，肇元使黔。越三年，徐以審黔之學，亦宜於師吾師者，初選吾師批選時文四十首，請序刊行。越二年，又請序重刻是編。並請經、史、詩、文各藁，將欲就吾力以廣其傳也。師答書曰：「【略】制藝蒙爲翻刻，雖不高於理，於法似尚近古。」

《清儒學案小傳・東塾學案上・東塾交遊・鄭先生獻甫》　鄭獻甫，因避文宗舊諱以字行，別字小谷，象州人。道光乙未進士。官刑部主事。假歸，丁父母憂，遂不出，掌教廣西諸書院。咸豐中，避寇至廣州，亦主書院講席。尋歸桂林。廣東巡撫郭嵩燾疏薦調用，以年老辭。廣西巡撫張凱嵩奏陳品高學正，足勵風俗，詔賜五品卿銜。同治十一年，卒於桂林榕湖書院，年七十二。先生特起邊方，學行皆高，博覽強記。《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皆有評點，尤熟諸史。爲文貫串古今，直抒所見。所著《文集》六卷、《詩》六卷、《家記》四卷、《家藏書目解題》四卷。又《愚一錄》若干卷，則說經之書。東塾與交最篤，稱其集中《法論》、《儲材議》、《士策學宮議》、《治盜說》諸篇，痛切時弊，乃王符《潛夫論》、仲長統《昌言》之流也。

《海天琴思錄》卷八　小谷比部詩，不漢不魏，不唐不宋，自成爲小谷之詩。於唐頗喜李長吉，於宋頗喜謝皋羽，於明頗喜高青邱，近代頗喜張船山，然均不學其格。

《晚晴簃詩匯》卷三八　鄭獻甫，原名存紂，以字行，號小谷，象州人。道光乙未進士，官刑部主事。有《補學軒詩集》。

又　小谷通籍後未久即歸，晚遭寇亂避地，久寓粵東，主講席，粵士歸之。詩直抒胸臆，無所依傍，骨韻甚秀。當時粵西詩人以朱伯韓、王少鶴、龍翰臣爲最著，小谷韻頗其間，其伉爽之氣，清越之音，亦拔戟自成一隊。

屈向邦《粵東詩話》　象州鄭小谷(獻甫)居粵久，嘗主講越華書院數年，有《補學軒詩鈔》，集中與羊城人士遊宴唱酬之作甚富。《人日遊花埭》句云：「即看載酒遊花埭，何減題詩寄草堂。」隨拾都成妙諦。至於「月中城市似無人」之句，則已膾炙人口。《詩意》云：「詩心來天外，詩境呈眼前。詩意起事後，詩趣遊物先。言皆有觸發，音豈無故宣？」又云：「搜詩與描詩，嘔出殊可憐。踏實即應俗，鑿空即遊仙。」眞得爲詩三昧，且爲俗士針砭。世之爲詩者，盍三復其言？

《絕句四首》　《海山詩屋詩話》卷六：客言漢陽舊有桃花夫人廟，學使某公毀其像，以祀楚產陳良，雖本正論，未免稍殺風景。鄭小谷先生紀以詩云：【略】四詩極趣。按毀廟乃江右王霞九先生贈芳事，緣廟爲冶游所，故撤之，即湯睢州毀淫祠之意，小谷所云，特詩人游戲之作耳。

《題珠海夜游圖(三首)》　《在山泉詩話》卷一：臨桂兒雲癯大令鴻亦先大父雙桐圃唱酬友也。余少時在大令野水閒鷗館得觀《珠海夜游圖》，五羊耆舊題詠無遺，最有感慨者爲鄭小谷比部獻甫七絕三首，憶錄于此，【略】以行樂樊川，作感時飯顆，非流連光景所同也。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鄭獻甫》　鄭獻甫，字小谷，廣西象州人。道光十五年進士，官刑部主事。以乞養歸。丁父母憂，遂不復出。道光三十年，廣西賊起，獻甫東西避寇。至廣州，總督勞崇光故與獻甫交好，延主講書院，未幾辭歸。至桂林，復主講席。廣東巡撫郭嵩燾奏獻甫學深養邃，通達治體，請飭廣東差遣委用。獻甫上書廣西巡撫張凱嵩，以年老求奏免。凱嵩復奏獻甫品高守正，足勵風俗，奉旨賞給五品卿銜。獻甫天資高朗，耿介豪逸。象州亂後，民失田契，官失糧冊，訟獄繁興。獻甫請於官，命民呈田數、糧數，總算符舊額而止，鄉人服獻甫忠信無欺僞者，於是官給印照，訟

獄遂息。生平無嗜好，惟好書，終日不釋卷，博覽強記。《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皆有評點。尤熟諸史。爲文章貫串古今，直抒所見，絕去修飾。所著《法論》曰：「開創之世所以治於承平之世者，其法簡而易行也。邊外之民所以安於中土之民者，其法簡而易守也。近代議法者好以一己之私心度萬世之私弊，法未行而豫設一法以待之，法既行而又增一法以制之，法或窮而又創數法以救之。問之民，不能悉也；付之官，不能記也，惟積爲塵牘，以供狡猾老吏上愚官而下剝民。同一事也，一人賄吏，吏曰法可；一人不賄吏，吏曰法不可，如是則吏之權且在宰相上。」其《儲材議》曰：「以科目取士，以資格用人，以簿書考吏，謂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例，但得其似人者即足以辦矣。士無論有學無學皆可干名人，無論有才無才皆可當官，天下羣知其然也，僥倖於名，奔競於利，游士滿世，濫官滿朝。夫豪傑之材不可驟而得，氣節之士則可豫而養也。救時之術不可強，而爲紀世之學則可勉而通也。天下之人材，不在於上則必伏於下，不出於正則且入於邪。如今之法，不足以得天下之大材，且足以壞天下之小材也。」其《權論》曰：「大吏所以侵州縣之權者，恐官病民也。而不知大吏侵州縣之權，則民又輕官。官病民有上司之刺察，有下民之控告，知則去之而已。民而輕官，則風俗大壞，雖有賢守令亦困於積習，其弊必至決裂而不可救。故欲伸大吏之權，莫如勿侵州縣之權。」其《治盜》說曰：「重州縣之權而授以兵，留州縣之賦而饒以財，寬州縣之課而責以效。盜之初起，令能急治，何至數千萬人橫行？惟州縣不能治盜，又不使有餘財，而又處分太重，彼苦於緝捕之難，則縱舍諱飾，以避考成，至縣以盜報而縣破矣，郡以盜報而郡破矣。其必積而至於不能平，無足怪也。」其《練民練勇議》曰：「招勇爲兵則散勇爲盜，其變速而禍小；練民爲兵則教民爲盜，其變遲而禍大。漢光武治盜，謂執弓矢者始爲盜，執鉏犂者皆良民。龔遂之治民，亦教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今執鉏犂者反令執弓矢，買牛犢者反令買刀劍，馴至團練強而官無權，彼習於攻戰之藝，狃於殺伐之事，試於報復之仇，不知其害而因以爲利，官兵至則以團練之旗往，而索官賞，客舟至，則以盜賊之旗往，而劫客資，故曰教民爲盜也。盜之數有盡，而民之數無窮。民變爲盜，此所謂變遲而禍大也。」獻甫學識博通，而身遭亂離，故其言痛切如此。同治十一年卒，年七十二。所著《愚一錄》十二卷《文集》四卷《駢文》二卷《詩集》十二卷。

《詠蘇三娘》《海山詩屋詩話》卷三：鄭小谷比部有詩云：【略】蓋謂蘇三娘也。蘇廣西人，英勇敢戰，賊頗憚之，帳下多健女子。陳金剛之亂，三娘曾至高州，殆雌游擊女參將之流乎。

曾國藩

論述

綜論

薛福成《寄龕文存序》　國朝康、雍之間，桐城方望溪侍郎，獨以樸學治古文辭，鑑明歸震川氏，以上接韓、歐陽之緒。至乾隆中葉，而姬傳姚先生踔起，先生親受業望溪弟子劉君大櫆，及其世父編修君範，其論古文曰：「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缺一不可。」一時著籍門下高第弟子，各以所習相傳授，自淮以南，上泝長江，西至洞庭、沅、澧之交，東盡會稽，南踰服嶺，言古文者，必宗桐城，號桐城派。其淵源所漸遠矣。厥後流行益廣，不能無窳弱之病。曾文正公出而振之。文正，一代偉人，以理學經濟，發爲文章，其閱歷親切，迥出諸先生上。早嘗師義法於桐城，得其峻潔之詣。平時論文，必導源《六經》、兩漢，而所選《經史百家雜鈔》，蒐羅極博；《文選》一書，甄錄至百餘首。故其爲文，氣清體閑，不名一家，足與方、姚諸公並峙，其尤嶄然者，幾欲跨越前輩。余謂自桐城派盛行，而海內假託者亦衆，近世高材生言古文者，或遂厭棄桐城；然以文正之賢，不能不取義法於桐城，繼乃擴充，以極其才。然則桐城諸老所講之義法，雖百世不能易也。

《復堂日記》卷六　楚人之中，獨推曾文正爲作者。正以其志在三通六書，通漢宋之懷來，洞古今之正變。文詞爾雅，不事凌厲，與其詩絕異。竊謂曾公文勝於詩也。

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序》　惜抱振興絕學，海內靡然從風。其後諸子各詡師承，不無繆附。孟長卿言田生枕膝傳經，祇以取譏同門。若文章之事，高下粲殊，開卷即得，無待證明也。梅氏浸淫於古，所造獨爲深遠，其志固不屑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矣。曾文正公以雄直之氣，宏通之識，發爲文章，冠絕今古；其於惜抱遺書，篤好深思，雖謦欬不親，而涂蹟竝合。學者將欲杜歧趨，遵正軌，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其餘諸家駢列，所得洪纖各不相掩。僕有恒言，文士畢生苦志，身後之名，後來者當共護惜之；苟有可取，勿遽末殺。區區寸抱，幸高識者諒焉。

吳汝綸《孔叙仲文集序》　桐城之言古文，自方侍郎、劉教諭、姚郎中，世所稱「天下文章在桐城」者也。而郎中君最後出，其學亦最盛。【略】郎中君既沒，弟子晚出者，爲上元梅伯言，當道光之季，最名能古文，居京師，京師士大夫日造門問爲文法。而是時湘鄉曾文正公尤以閎文繫衆望，其持論亦推本姚氏。故梅、曾二家賓客相通流。【略】往年汝綸侍文正公時，公數數爲余稱述姚氏之說，且曰：「今天下動稱姚氏，顧眞知姚氏法者不多，背而馳者皆是也。」

又《與姚仲實》　桐城諸老，氣清體潔，海內所宗，獨雄奇瑰瑋之境尚少。蓋韓公得揚、馬之長，字字造出奇崛。歐陽公變爲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後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則才氣薄弱，不能復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矯之，以漢賦之氣運之，而文體一變，故卓然爲一代大家。近時張廉卿又獨得於《史記》之譎怪，蓋文氣雄俊不及曾，而意思之恢詭，辭句之廉勁，亦能自成一家。是皆由桐城而推廣，以自爲開宗之一祖，所謂「有所變而後大」者也。

《新世說・文學》　桐城之文，末流倣效，不免流於空疏。曾滌生、吳南屏同起而振之。曾氏古文，熟於陽剛陰柔之旨，極其伸縮變化，鏗訇隱轔，自成清越。嘗自言粗解古文，由姚先生啓之。然尋其聲貌，與姚氏略不相襲。所謂道不可不一，而學不必盡同歟！【略】曾公爵里見前，其門下以古文著者有：武陵楊彝珍、東湖王定安、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遵義黎庶昌。彝珍、定安肉多於骨，長於用複而短於使單。裕釗善叙事，而規模不免狹小。汝綸習於閒架，其銘詞陶鑄《詩》、《騷》，頗堪繼武。庶昌讀書較多，不囿於法，而範圍較廣。此五人者，雖未能各自樹立，然皆曾氏之入室弟子也。）

又《傷逝》　薤上蒿里，古有挽歌，其語簡質。降而爲誄詞、哀文，洋洋數千言，短亦數百字，文繁而哀殺矣。近世有所謂挽聯者，不知始於何時，道、咸以降，諸名人率優爲之。字之多寡無定，語之長短亦無定，對偶必工，語意必哀，亦誄詞中之別開生面者。曾滌生最善爲此，其名句有「八年九子四登科」，萬里孤雲一回首」及「無可奈何春去也」，似曾相識燕歸來」，皆一時膾炙人口者也。

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序》　文章之道，莫大乎與天下爲公，而非可用一人一家之私議。自劉向父子總《七略》，梁昭明太子集《文選》，而後先古文章，始有所歸。宋歐陽氏表章韓愈，明茅順甫錄八家，而後斯文之傳，若有所屬。姚先生興於千載之後，獨持灼見，總括羣言，一一衡量其高下，銖黍之得，毫釐之失，皆辨析之，醇駁較然，由是古今之文章，謬悠殽亂，莫能折衷一是者，得姚先生而悉歸論定。即其所自造述，亦浸淫近復於古。然百餘年來，流風相師，傳嬗賡續，沿流而莫之止，遂有文敝道喪之患。至湘鄉曾文正公出，擴姚氏而大之，並功德言爲一涂，挈攬衆長，轢歸掩方，跨越百氏，將遂席兩漢而還之三代，使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之文，絕而復續，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大雅不羣者哉！蓋自歐陽氏以來，一人而已。余今所論纂，其品藻次第，一以昔聞諸曾氏者，述而錄之。曾氏之學，蓋出於桐城，固知其與姚先生之旨合，而非廣己於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說，屏棄六朝駢麗之習，以求所謂神理、氣味、格律、聲色者，法愈嚴而體愈尊；循曾氏之說，將盡取儒者之多識、格物、博辨、訓詁，一內諸雄奇萬變之中，以矯桐城末流虛車之飾，其道相資，無可偏廢。故既叙述略例，亦明夫不敢封己抱殘，守一先生家言，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以足也；然遂欲執涂之人而強同，則是又大惑已。唐以前《史》、《漢》並尊，自昌黎韓氏「太史、子雲，相如」之論出，不及孟堅，而馬、班始有軒輊。其後柳子厚、李習之之倫，祖述其言，遂若斯文之傳，孟堅擯不得與，此與以耳食何異。獨蘇明允稱之曰：「遷、固難以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時得仲尼遺意焉，而惜乎其少信從也。」余謂子長網羅百代，孟堅紀述一朝，義法固自有當，未可執彼議此。且班書典雅宏贍，微特元、明人莫能爲，即唐、宋諸賢，昌黎而外，亦未有能幾之者。曾文正公略師班氏，其文規恢閎闊，遂卒然直躋兩漢，況進於此者邪？故今斷以馬、班、韓、歐爲百世不祧之宗云。桐城宗派之說，流俗相

沿，已踰百歲，其敝至於淺弱不振，爲有識者所譏。讀曾文正公暨吳南屏二家之書，斷斷之辯，自可以止。然工輸雖巧，不用規矩準繩，又可乎哉？本朝文章，其體實正自望溪方氏，至姚先生而辭始雅潔，至曾文正公始變化以臻於大。桐城之言，乃天下之至言也。

王棻《答王子裳書》 國朝學派，遠勝前代，故其詩文，博大精深，無體不備。惟乾、嘉以來，考據之學盛行，詩文或傷蕪累，然不害其大體也。綜而論之：開國之初，以朱竹垞爲大宗；全盛之時，以姚姬傳爲大宗；中興之世，以曾文正爲大宗。此三子者，皆文宗韓、歐，詩宗李、杜，義理之學宗程、朱，考據之學宗許、鄭，兼取漢、唐、宋諸儒之長而舍其所短，蓋千古之通儒，非一朝之作手也。江西一派，源出少陵；桐城一派，實兼漢學。閣下嘗桐城爲「空虛」，指江西爲「別派」，果何所見而云然耶？

《清儒學案小傳·湘鄉學案上》 有清中葉，漢學盛而宋學衰。湘鄉力挽其弊，以宋儒程、朱之學爲根本，兼挈訓詁、名物、典章，於漢學家言亦窮其賾而擷其精，致諸實用。乘時得位，戡定大亂，光佐中興。其勳業所就，視明之王文成超越倍蓰，眞儒實效，蓋閒氣所鍾也。述湘鄉學案。

《薑露盦雜記》卷六 黃山谷詩歷宋、元、明，褒譏不一。至國朝，王新城、姚惜抱又極力推重，然二公實未嘗學黃，人亦未肯即信。今曾相國學韓而嗜黃，風尚一變，大江南北黃詩價重，部直十金。

張之洞《小漚巢日記》 讀湘鄉曾公詩，寓縱橫詼詭於規矩之中，含指撝方略於句律之內，令人氣斂而神勁。

《味蔬詩話》卷一 曾文正古體盤空硬語，魄力沈雄，而近體氣韻磅礴，一掃凡艷。《酬李芋仙》云：【略】《寄莫子偲》云：「萬里共日月，肝膽各光芒。」平生得力昌黎在此。

朱祖謀《冬夜檢時賢詩集率綴短章》 正音大雅莽榛菅，健者今生必杜韓。獨把西江奉初祖，淄澠一別有澄瀾。（曾滌生。）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二 文正【略】餘事爲詩，承袁、趙、蔣之頹波，力矯性靈空滑之病，務爲雄峻排奡，獨宗西江，積衰一振。《題彭旭集》詩云：「自僕宗涪公，時流頗忻嚮。」蓋自道得力處，實有陶鑄一世之功能也。

陳衍《近代詩鈔序》 有清二百餘載，以高位主持詩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簡，在乾隆曰沈文慤，在道光、咸豐則祁文端、曾文正也。文簡標舉神韻，神韻未足以盡《風》《雅》之正變，《風》則《綠衣》、《燕燕》諸篇，《雅》則「楊柳依依」、「雨雪霏霏」、「穆如清風」諸章句耳。文慤言詩，必曰「溫柔敦厚」。「溫柔敦厚」，孔子之言也。然孔子刪詩，《相鼠》、《鶉奔》、《北門》、《北山》、《繁霜》、《谷風》、《大東》、《雨無正》、《何人斯》，以迄《民勞》、《板》、《蕩》、《瞻卬》、《召旻》，遽數不能終其物，亦不盡「溫柔敦厚」，而皆勿刪。故孔子又曰：「詩之失愚，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故言非一端已也。文端學有根柢，與程春海侍郎爲杜、爲韓、爲蘇黃，輔以曾文正、何子貞、鄭子尹、莫子偲之倫。而後學人之言與詩人之言合而恣其所詣，於是貌爲漢、魏、六朝、盛唐者，夫人而覺其面目性情之過於相類，無以別其爲若人之言也。夫文簡、文慤，生際承平，宜詩之爲正《風》、正《雅》。顧其才力，爲正《風》則有餘，爲正《雅》則有不足。文端、文正時，喪亂云臻。迄於今，變故相尋，而未有屆，其去《小雅》廢而《詩》亡也不遠矣。

又《戲用上下平韻作論詩絕句三十首》 沅湘耆舊肯同同，猨叟默深歐澗東。別有魯連黃鷂子，湘鄉文字總涪翁。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湘鄉出而詩字皆宗涪翁。《題彭旭詩集後》有云：「《大雅》淪正音，箏琶實繁響。杜韓去千年，搖落吾安放。涪叟差可人，《風》《騷》通肹蠁。」又云：「自僕宗涪公，時流頗忻嚮。女復揚其波，拓茲疆宇廣。」其明證矣。五言古參學左太冲、鮑明遠。七言古全步趨山谷。如《題毛西垣詩集後》、《送凌十一歸長沙》等篇，蓋逼肖者。餘則服膺杜、韓。不高言深微淡遠，惟多雜律句。

金天羽《答蘇戡先生書》 蓋詩至嘉、道間，漁洋、歸愚、倉山三大支，皆至極敝。文敝而返於質，曾文正以回天之手，未試諸功業，而先以詩教振一朝之墮緒，毅然宗師昌黎、山谷，天下嚮風。【略】文正於澀驀中猶涵《選》澤，微爲氣累。

海納川《冷禪室詩話》 曾文正公（國藩）詩宗《選》體，長於五言。嘗取子建、嗣宗、淵明、康樂、明遠、元暉六家詩，編爲一集，以示學者，後經王鼎丞觀察（定安）增輯，即《三十家詩鈔》是也。

林鈞《漁樵詩話》 《曾文正公全集》，詩如其人，直抒胸臆，毫無矯揉造作。記其有句云：「蒼天可補河可塞，惟有好懷不易開。」深歎此言可出自公口，而不可出自他人之口也。而公之作此詩，亦係在同治七年東南底定之後。

夫公本有補天塞河之才，又當此補天塞河之境，自操補塞之權，處補塞之後，固宜其出此言而無愧焉。於以見詩由情生，情由境生，非可虛擬也。

李之鼎《宜秋館詩話》 湘鄉曾文正公詩，清光勁氣，胎息蘇黃。然詩不及文，自是確論，故其詩亦不多存。有人謂其集中最佳者，無如「共扶元氣回陽九，各放光明照大千」云。

《國故論衡・辨詩》 宋世詩勢已盡，故其吟詠情性，多在燕樂。今詞又失其聲律，而詩尤奇愈甚，考徵之士，覩一器，說一事，則紀之五言，陳數首尾，比於馬醫歌括。及曾國藩自以爲功，誦法江西諸家，矜其奇詭，天下騖逐，古詩多詰詘不可誦，近體乃與杯珓讖辭相等，江湖之士，艷而稱之，以爲至美，蓋自《商頌》以來，歌詩失紀，未有如今日者也。

佚名《集雋詩話》 湘鄉曾滌生，性情渾樸，故詩亦多雄厚沈實之作。惟《歲暮雜感》十首之二云：【略】之三云：【略】二律清麗芊綿，爲集中所僅見。

佚名《醉餘隨筆》 曾文正學韓而嗜山谷。學韓太似處，正所謂驢夫脚跟，惡詩藜杖。其主張山谷，又啓今日魔道。世有解人，定當不墮彼法。

《定厂詩話》卷上 宋派既興，曾文正實爲先導。其《讀吳南屏集》、《送毛西垣之卽墨長歌卽題其集》二律，規摹涪翁，幾於淄澠莫辨矣。

又 祁文端、曾文正出，而顯然主張宋詩。其門生屬吏徧天下，承流嚮化，莫不瓣香雙井，希踪二陳。

又 其詩如《題毛西垣詩集後》、《送凌十一歸長沙》等篇，逼肖山谷（《陳石遺詩話》），此其有意摹擬者。若《寄劉孟容》、《送莫友芝》諸篇，取徑杜韓，嗣響山谷，幾於學古而化。

戴文選《吟林綴語》 唐宋韓歐諸賢，詩文雜作，多係在官時所爲，至今家絃戶誦，乃知古人仕優則學，其本領有大過人者。至我朝曾文正公，揚歷中外，旋乾轉坤，一身爲國家安危所繫，其勛業直邁西平、汾陽，而著述膾炙人口，則又與韓歐諸賢後先輝映。

分論

《懷劉蓉》 王增祺《樵說續》：中興偉烈，要屬湘軍，其中傑出人才不知凡幾，而超遷之速，未有如湘鄉劉公霞仙（蓉）者，曾文正公詩云「四海一劉蓉」，當非漫許已也。公以諸生入戎幕，洊保候選同知，駱文忠公督師赴川，載以後車，未幾卽膺朝命，署理四川布政使，旋撫陝西。雖被議回籍，身後復荷殊施，開復原官，照總督例予卹，「未曾獨將漢留侯」，幾可爲公詠矣。

《味蔬詩話》卷三：曾文正爲翰林時，在長沙與郭筠仙、劉孟容歡會文讌，累月不休。後京師寄詩「自從有兩儀，無此好日月」，可知商山四皓，隆中諸葛，必有道同契合者。《寄懷孟容》云：【略】。

《酬李芋仙二首》 徐賢傑《三山詩話》：忠州李芋仙刺史（士棻）性超曠，著有《天瘦閣詩集》。曾文正公嘗贈詩云：「時吟大句動乾坤。」其才可想見矣。

《會合一首贈劉孟容郭伯琛》 《味蔬詩話》卷三：曾文正治兵江西，劉孟容居幕下，久思歸省，公屢遮留，謂必俟郭筠叟至，乃可已。而郭至，欲更留，而難措詞，擬作一詩相挽。孟容謂：詩果佳，卽不行。公曰：儻得佳詩，而君不謂然，奈何？孟容謂：但使我讀之而笑，卽佳詩矣。公遂極意作詭趣語，詩成曰《會合篇》，劉讀之不覺失笑，遂不果行。今此詩載集中。【略】讀之可想見輕裘緩帶，雅歌投壺氣度。詩云：【略】造語奇倔，神與古會，直登昌黎之堂，而入其奧。

《題俞蔭甫羣經平議諸子平議後》 《雪橋詩話續集》卷八：俞巾山視學中州，以罣誤罷歸，流寓姑蘇，壹意著述。曾滌生相國題所著《羣經諸子平議》云：【略】巾山治經宗高郵王氏之學，與文正沆瀣一氣也。

《題公牘》 瞿鉌庵《杶廬所聞錄》：曾文正喜詼諧，【略】其督兩江日，嫌公牘上所有官銜太長。亦自題一絕於上云：【略】。

《浪淘沙六首・辛亥歲除和胡光伯編修及子山》 《清詞玉屑》卷四：曾文正公在翰林日頗刻意爲詩，詩境於坡、谷爲近，治軍後卽不復爲。所爲文，亦不自編次。嘗戲語幕僚云：「異日傳我者，但云有輓聯一卷行世，可矣！」蓋生平於友朋輓章不苟作，頗有傳誦者。於倚聲不聞涉及。而顧子山觀察藏其《辛亥歲除和胡光伯編修及子山・浪淘沙》詞六闋，皆仿宋人周晉仙體，以「明日新年」爲結句。實軍中所作也。詞云：【略】原注：「四五兩闋，分調苗仙麓、袁漱六。袁安謂光伯也，光伯與仙麓至契，且嘗以袁安自居，故嘲語云云。」《憩園詞話》卷六：湘鄉侯相曾文正公，以名儒爲中興第一名臣，千古所傳，無能稱頌。余依侍久，公騎箕時，隨襲侯勘剛京卿至卧室，檢點遺篋，僅見敝衣數襲，兼儲舊韈，帷幕蕭然，左右罔不深痛。公之著作，無意

流傳，嘗自笑云：「將來行狀中可云有輓聯一卷行世。」蓋素篤友誼，於此最所精意，其詩文不甚哀集，兩公子延友襄校，謹刊全集，三載始成，多至數百卷。襲侯携三部至江南，余得其一，以卷帙過巨，門下僚屬復衆，勢不能綑載來也。集中無體不備，惟詞絕不留意。茲於顧子山觀察得公親書詞六闋，驚爲僅見。雖口占之作，氣度迥不猶人。題曰《辛亥歲除和胡光伯編修顧子山比部・浪淘沙》云：【略】按此題乃仿宋人周晉仙作。又：第四首（「鄭監老無錢」）有自注：「此首調苗仙簏叟仙。簏與光伯爲至交。袁安指光伯也。光伯庚戌歲暮以小牘示我，曾以袁安自比。」第五首（《無一壓囊錢》）有自注：「此首調袁漱六。漱六於歲暮入各書坊收買殘書，窮日不倦，往往自誇得希世秘本。」

傳記

《續碑傳集》卷五李鴻章《光祿大夫贈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文正公神道碑》 聖清受命二百載，有相曰曾公，始以儒業事宣宗皇帝，入翰林，七遷而爲禮部侍郎。文宗御極，正色直諫，多大臣之言。咸豐二年以母憂歸湘鄉，遂起鄉兵討賊。自宣宗時，天下乂安，內外弛備，於是西洋始通中國，海上多事。未幾而廣西羣盜起，大亂以興。及此年，放兵東出，攻長沙不克，遂渡洞庭，陷武昌，循江而下，所過摧靡。而是時，天下兵大抵惰窳恇怯，不可復用。諸老將盡死，爲吏者不習戰陳。公既歸，天子詔公治團練長沙。公曰：「金革之事，其敢有避。」因奏言團練不食於官，緩急不可恃，請就其鄉團丁千人募爲勇營，教以兵法，束伍練技，號曰湘軍。湘軍之名自此始。明年益募人三千，解南昌之圍。是時賊已陷金陵踞之，掠民艘巨萬，縱橫大江中。於是議創舟師，制船鑄礮，選將練卒，教習水戰。天子嘉之。湘軍水師由此起矣。四年成軍東討，初戰再失利，未幾大捷湘潭，以師不全勝，上疏自劾。已而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鎮，斷橫江鐵鎖，乘勝圍九江，進規湖口。當是時，湘軍威名震天下。會水師陷入彭蠡湖，鄂帥喪師，武昌再失。公曰：「武昌據長江上游，必爭之地也。」急檄湖北按察使胡公林翼，率偏師西援，不克則悉銳師繼之，而自留江西督攻九江。已而悍賊石達開等分道犯江西，破郡縣六十餘城。公上疏自劾，卒以孤軍堅拒死守，賊不得逞。六年胡公等復武昌，明年拔九江，軍威復振。治軍謀定後動，折而不撓，堅如金石，重如山岳。諸將化之，雖離公遠出，皆遵守約束不變。自九江未拔，諸軍已略定江西郡縣矣。公以父憂歸，累詔起復視師，不出。既逾小祥，始奉命援浙江。是時公軍爲天下勁旅，四方有警，爭乞公赴援。南則浙、閩，西則蜀，北則淮甸，皆遙恃公軍爲固，慮旌旗他指。天子亦屢詔公規畫全勢，視緩急輕重去就之。公曰：「謀金陵者必據上游，法當舍枝葉，圖本根。」遂建議三道規皖。咸豐十年，蘇、浙淪陷，朝廷憂之。以公總制江南，趨詔公東兵，而公卒不棄皖，以失上游。是年西夷內犯，定和議。十一年公克安慶。今上同治元年正月元旦，授公協辦大學士。於是分道出師，大舉東下。公弟浙江巡撫國荃以湘軍緣大江，薄金陵。今陝甘總督左公宗棠以楚軍抵衢州，援浙江。鴻章以淮軍出上海，規蘇、常。水師中江而下，爲陸軍聲援。三年蘇、浙以次戡定，而公弟等亦攻拔金陵僞都。自公初出師，至是十有三年，粵賊平，東南大定。論功封一等毅勇侯。開國以來，文臣封侯自公始。以既平定江南，威振方夏，名聞外國。會忠親王僧格林沁戰歿於曹，廷議以公北討流寇。是時公所部湘軍皆已散歸，經畫歲餘，功緒漸彰。會疾作，有詔還鎮江南，中外大事皆就決之。公所謀議，思慮深遠。進《規中原議》、《築長牆以制流寇策》、《西事議》、《清甘肅而後出關籌滇黔議》、《以蜀湘兩省爲根本皆初立一議》。數年之後，事之成否卒如其說，而馭夷爲尤著云。初，咸豐三年金陵始陷，米利堅人嘗謁江南帥，願以夷兵助戰。十一年，和議既成，俄羅斯、米利堅皆請以兵來助。公議以爲宜嘉其效順而緩其師期。及同治元年，英吉利、法蘭西又以爲請，公又議以爲宜申大義以謝之，陳利害以勸之。皆報可。廷議購夷船，公力贊之。比船至欲用夷將，則議寢其事。其後自募工寫夷船之制近似之，遂議開局製造。自是外洋機器、輪舟、夷礮，中國頗得其要領矣。六年，詔中外大臣籌和議利害，可許不可許，公議以爲其爭彼我之虛儀者許之，其奪吾民之生計者勿許也。移直隸總督，天津民有擊殺法蘭西領事官者，法人訟之朝，天子慰解之，法人固爭。有詔備兵以待。公曰：「百姓小忿，不足肇邊釁。」從之。而密議儲將練兵，設方略甚備。先是，公已積勞成疾，至是疾益劇。會江南闕帥，上念南洋馭夷事任絕重，非公不可，遂命還江南卧治之。至則經營遠略益勤，既一年，疾

甚。同治十一年二月戊午遂薨於位。官至武英殿大學士。享年六十有二。遺疏入，天子震悼，賻賜有加，贈太傅，謚文正。公諱某，字滌生，始爲湖南湘鄉人。曾祖竟希、祖玉屏、父縣學生麟書，三世皆以公貴，封光祿大夫。曾祖妣彭氏、祖妣王氏、妣江氏皆封一品夫人。夫人衡陽歐陽氏，生男二人：紀澤廕生，戶部員外郎，襲爵爲侯；紀鴻，附貢生。孫三人：廣鈞、廣鎔、廣銓，皆幼。公既薨，紀鴻、廣鈞皆賜舉人，廣鎔賜員外郎，廣銓賜主事。女五人皆適士族。公爲學孳究義理，精通訓詁。爲文效法韓、歐，而輔益之以漢賦之氣體。其學問宗旨，以禮爲歸。嘗曰：「古無所謂經世之學也，學禮而已。」於古今聖哲，自文、周、孔、孟下逮國朝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諸儒，取三十有二人圖其像而師事之。自文章政事外，大抵皆禮家言。嘗謂聖人者，自天地萬物推極之至，一室米鹽無不條而理之。又嘗慨古禮殘闕，無軍禮，要自有專篇，細目如戚敬元氏所紀者，若公所定營制、營規，博稽古法辨等明威其於軍禮，庶幾近之。至其論議規畫，秩序井井，經緯乎萬變，條理乎鉅細，其素所蘊蓄然也。喪歸湖南，營葬於湘鄉縣某鄉。鴻章少從公問學，又相從於軍旅，與聞公謀國之大者，乃爲文刻其墓道之碑銘曰：於鑠皇清，世載聖武。萬夷震疊，匡臣伊主。歷載二百，極熾而屯。孰排其紛，厥維宗臣。功與時會，其成則天。惟公之興，事乃異前。國有舊旅，雲屯星羅。公曰窳矣，汰之則那。率我萌隸，敵愾同仇。舍其鉏耰，來事戈矛。厥初孤立，百挫不懾。天日可格，神鬼爲泣。持己所學，陶鑄羣倫。雖培浸灌，爲國得人。孰任鉅艱，剋印使帥。孰以節死，孰成孰敗。決之於微，卒驗不爽。朝廷乏人，取之公旁。始詔求賢，江以薦起。繼才胡公，勝己十倍。陸軍諸將，首塔羅、王。二李繼之，水則彭、楊。皆公所識，拔於風塵。知人之鑑，竝世無倫。萬衆一心，貫虹食昴。終奠九土，踣此狂醜。事已大畢，乃謀於海。益我之長，奪彼所恃。動如雷霆，靜守其雌。內圖自強，外羈縻之。默運方寸，極九萬里。人謂公怯，曰吾過矣。式蛙嘗膽，以生以訓。大勛宜就，胡棄而隕。道光季世，夷始慝我。內患乘之，燎原觀火。彼睨吾旁，雌雄首尾。曰敝可乘，附耳同起。夷齧其外，寇訌其內。不有我公，噫甚矣憊。維昔相臣，佐治以文。武功之盛，則由聖人。留都開基，三藩定變。新疆外拓，川楚內奠。四夷奔走，唯恐在後。皆秉聖謨，羣臣拱手。公起詞臣，以安以攘。天子虛己，曰汝予匡。相業之隆，近古無有。開物成務，是謂不朽。退之有言，衡爲嶽宗。扶輿磅礴，鬱積必鍾。後千百年，降神堯堯。我銘不誣，以配崧高。

郭嵩燾、劉蓉《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文正公墓誌銘》

同治十有一年二月，武英殿大學士、總督兩江曾公薨於位，天子震悼，加贈太傅，謚文正，命儒臣譔賜祭文、墓碑以葬。公子紀澤、紀鴻以銘墓之文屬之劉公蓉，未及葬而劉公薨。撿其遺書，得所爲銘辭，而前叙闕焉。又明年，卜葬善化縣之平塘伏龍山。葬有日，而夫人歐陽氏薨，遂卽其地祔葬。於是嵩燾涕泣，承劉公之意而叙之。公諱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湘鄉人。咸豐初，寇發廣西一隅之地，所至糜爛，盜踞金陵十四年，盡蹂江、浙兩省地，披而有之。公以侍郎奉母喪歸，起鄉里討賊，奮其佔畢之儒，鉏耰之民，盪長江萬里，蹙賊踣之。天下復覩乂安，民用蘇息。已而合肥李公平捻逆於鬲津，湘陰左公殄回亂於關隴，皆用公薦擢，席其遺規，遂蔵成功。於時，江以南構亂尤深，公再督兩江，噓枯翦蘖，煦濡羣萌，孤嫠有養，儒宿有歸，漸摩淳涵納之太和。故公功在天下，而江南之於公若引之以爲己私。公始爲翰林，窮極程、朱性道之蘊，博考名物，熟精禮典，以爲聖人經世宰物，綱維萬世，事無他，禮而已矣。澆風可使之醇，敝俗可使之興，而其精微具存於古聖賢之文章。故其爲學，因文以證道。常言：「載道者身也，而致遠者文。天地民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惟文能達而傳之俛焉，日有孳孳以求信於心，而當於古。」其平居，抗心希古，以美教化、育人才爲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一見能辨其才之高下與其人賢否。滿洲塔齊布公、新甯江公忠源、衡陽彭公玉麐、善化楊公岳斌，或從末弁及諸生獎拔爲名臣。其於左公宗棠，趣尚不同，而奇左公智術，以公義相取。左公亦以顯名天下，片長薄技，受公一顧，爭自琢磨砥礪，敦尚名節，在軍必立事功，在官爲循吏，曰：「吾不忍負曾公。」而公斂退虛抑，勤求己過，日夜憂危，如不克勝。自初仕及當天下重任，始終一節，未嘗有所寬假。及其臨大敵，定大難，從容審顧，徐厝之安，一無疑懼。此公道德、勛名被於天下、施之萬世，而其意量之閎深，終莫得而罄其用而窺其藏也。公以戊戌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又明年授檢討，五轉至禮部侍郎。文宗卽位，詔求直言，公疏陳本原至計，天下驚歎，以爲唐、宋名臣所不及。典試江西，未至丁母憂。會廣西賊圍長沙，奉命幫辦湖南團練，治軍長沙，又治水師衡州。武昌再陷，命公督師

東征，再克之。轉戰江西，丁父憂歸。上初卽位，授大學士，總督兩江，節制四省。而公弟太子少保威毅伯國荃以一軍特起，克復金陵，天子嘉勞；錫公一等毅勇侯，晉太子太保，旋調直隸總督，復調兩江。公生於嘉慶十六年辛未歲十月十一日，薨於同治十一年壬申歲二月初四日，年六十有二。曾祖竟希、祖玉屏、父麟書，自公祖若父皆名德耆壽，及見公爲侍郎，受封光祿大夫，天下榮之。配歐陽夫人，衡陽縣貢生凝祉之女，勤儉有禮法，恩周於人，行飭於家。自文正公在軍，夫人常蔬食。夜疏告天，乞早紓生民之禍，助成大功，慰天子憂勞，以同治十有三年八月十三日薨，年五十有九。子紀澤，戶部員外郎，襲封一等毅勇侯；紀鴻，賞給舉人。女五人：一適袁氏，江蘇松江府知府芳瑛之子秉楨；一適陳氏，安徽池州府知府源兗之子遠濟；一適羅氏，浙江甯紹台道追贈巡撫忠節公之子兆升；一適員外郎郭剛基，嵩燾之冢子也；一字聶氏，廣東候補道爾康之子緝槼。孫四人：廣鈞，舉人；廣鎔，六部員外郎；廣銓，六部主事。年皆幼，朝廷推恩賞官有差。廣鸞，公薨後生。公識量恢閎，望而知其偉人。生平趨舍、是非，求信諸心，不與人爲去就。而精鑒微識，一言一事，研覈無遺，尤務規其大而見其遠。始出治軍討賊，以東南大勢在江險，不宜盡弛與賊，力請以水師自效。及爲欽差大臣，建三路進攻，以規江、浙兩省之議。討捻逆河南，建合四省之力蹙賊一隅之議，皆策之始受事之日，其後成功，一如公言。在軍，戈鋋、樓櫓短長尺度，躬自省量，無或苟者。榮辱得失，無關其心，而未嘗一念不周乎天下，一事不盡乎民隱。傳曰：爲仁由己，公無愧焉。公學行功業具見《國史本傳》及合肥李公所譔《神道碑》，不復論著。其生平志節，關係天下之大者，藏於公之墓，而繫以劉公之銘，其辭曰：國有治亂，任賢者昌。惟聖御世，與時弛張。道光末造，亢極而僵。吏惰民偷，卒嬉於伍。姦徒乘之，揭竿起舞。天祚聖清，篤生元輔。重奠八荒，爲國肱股。始公通籍，翱翔掖垣。顯皇初政，抗疏陳言。謇諤之風，帝心所簡。起公衰麻，戎符往綰。時寇方張，百城潰亂。羹沸於鼎，當者糜爛。公倡義旅，豪傑景從。虎飛龍嘯，吐氣如虹。銳師東討，靡堅不攻。大江南北，隘塞四通。利鈍無常，或傷衆毀。孤忠籲天，義泣神鬼。亦或左次，斂兵祁門。豺孤夜嗥，星日晝昏。百憂所叢，不震不悚。一柱屹然，華嶽之重。卒夷大難，奮績鷹揚。殪渠埽穴，寸磔梟狼。以義繫天，浴日於海。盪滌垢汙，河山無改。帝勞相臣，建侯剖符。畀蕃畿輔，再鎮三吳。民謳於野，絃歌載途。公心廓然，與物無競。斂聚羣謀，虛己以聽。慮周六合，不耀其明。淵衷自惕，婦豎歸誠。羣彥煌煌，洪織高下。大匠陶鎔，歸諸一冶。何材不植，何功不庸。片長思奮，大受以隆。公不自賢，厥心愈下。被寵若驚，聞過則謝。退偃一室，仰思古人。尚友千載，遙契以神。發爲文字，怪偉縱橫。雷霆砰擊，金石鏘鳴。蹴踏百家，孤懷自賞。跨宋軼唐，近古無兩。德溢於位，功不償年。載其忠藎，往卽重泉。誰與主者，豈曰非天。北斗帝鄉，公魂攸寄。陵圮谷湮，其誠不替。伐石勒銘，敢告萬世。

朱孔彰《曾文正公別傳》 曾公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也。其先自江西徙衡陽，明季徙湘鄉。家世力農，五、六百歲無與科目顯者。祖玉屏，始騖學。父麟書，老儒，縣學生員。至公乃大。公生時，曾大父夢巨蟒盤旋入室，驚寤，聞曾孫生，喜曰：「此子必大吾門。」宅後有古樹，藤糾之，樹槁，而藤日大，以蕃蔭亘一畝，人以爲瑞藤云。公初名子城，中道光甲午科舉人，戊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易今名。散館授檢討。二十三年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再遇大考，累遷侍講學士、內閣學士，補授禮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公在京時，日立課程，從太常寺卿唐公鑑講受義理學，疾門戶家言漢、宋不相通曉。亦宗尚考據，治古文辭，與蒙古倭仁公、六安吳公廷棟、昆明何公桂珍、仁和邵公懿辰、漢陽劉公傳瑩相友善，常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每自負，或謂公大言欺人，惟倭仁公數輩信之。【略】評曰：中興景運，羣公輩出。十年之閒，削平大難，非天生聖相而振興之，烏能若是邪？然履危瀕死屢矣。有百折不撓之志，宏濟艱難。雖曰成功者天，抑亦人謀也。趙衰之言曰：「說禮樂，敦詩書，爲元帥。」叔孫豹之言曰：「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謂爲三不朽。」公獨兼之。至天津之役，攘詬忍尤，以安邦國，老成至計，謀出萬全，可謂至忠矣。

《清史列傳・大臣畫一傳檔後編一・曾國藩》（存目）

《曾文正公年譜》（存目）

《曾文正公事略》（存目）

紀事

《庸庵筆記・軼聞・曾文正公勸人讀七部書》 昔曾文正公嘗教後學云：「人自《六經》以外，有不可不熟讀者凡七部書，曰《史記》、《漢書》、《莊子》、《說文》、《文選》、《通鑒》、《韓文》也。」余嘗思之，《史記》、《漢書》，史學之權輿也；《莊子》，諸子之英華也。《說文》，小學之津梁也。《文選》，辭章之淵藪也。《史》、《漢》，時代所限，恐史事尚未全，故以《通鑒》廣之。《文選》駢偶較多，恐眞氣或漸離，故以《韓文》振之。曾公之意，蓋注於文章者爲重。此七部書，即以文章而論，皆古今之絕作也。人誠能於《六經》而外，熟此七部書，或再由此而擴充之，爲文人可，爲通儒可，爲名臣亦可也。

《新世說・德行》 曾滌生初入翰林，即與大學士倭艮峯、太常寺卿唐鏡海、徽寧道何丹畦等講明程、朱之學，克己省身，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又《言語》 曾滌生嘗謂：「不爲聖賢，便爲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

又《雅量》 曾滌生未達時，讀書岳麓書院，與某生同居。某性褊躁，其書案距窗可數尺，公因置案窗前以取光。某怒曰：「吾案頭之光全爲汝遮矣。」公曰：「然則令我置之何處？」某指牀側曰：「可置此。」公如其言。中夜讀書，某又怒曰：「平日不讀書，此時乃擾人清睡。」公爲之低聲默誦。後治軍，從容談笑，有雅歌投壺氣概。日必圍碁一局，前敵交綏，或遇小挫，亦無太息咨嗟之狀。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又《賞譽》 曾滌生在京，與倭艮峯相友善。倭嘗目之曰：「滌生乃今之湯潛菴也。」（倭名倭仁，姓烏齊格里氏，蒙古正紅旗人。道光己丑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以九容入手，見過自訟，言動無忘。行己接物，絕無偏私。蓋蒙人中之名儒也。）

又《品藻》 曾滌生嘗奏稱胡林翼之才「勝臣百倍」。及上胡公死事狀，又謂「其堅持之力、調和諸將之功、總覈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進德之猛」。

又《規箴》 錢子密嘗客曾滌生幕府，乞假應秋試，曾設筵餞之。酒闌，語之曰：「足下名位，他日必出在座諸君之上。惟『操守』二字，吾輩應共勉之。」錢後成進士，躋卿貳，入樞密，僅言名位，果如曾言矣。（錢名應溥，浙江秀水人。官至禮部尚書、軍機大臣。）

又 曾滌生駐軍安慶，有戚某自田間來，行李蕭然，衣服敝素，對人沈默不能言。曾頗愛之，將任以事。一日，會食值飯，有稗粒，某檢出之而後食。曾默然。旋備資遣之行，某請其故。曾規之曰：「子食而去其稗，平時既非豪富，又未曾作客於外，輟耕來營不過月餘，而即有此舉動，吾鄉人寧復如是耶？吾恐子之見異思遷，而反以自累也。」（戚某旋託人向曾求事自試，竝言痛解前非。時曾公喜種蔬，擷鮮而食，以爲至味，即命某主圃事。某益自勵，日與傭保雜作，自朝至夕不輟。公微覘之，見其始終不渝，乃以他事畀之。其人黽勉從公，克勤厥職，卒官至布政使。）

又 曾滌生既戰勝洪、楊，開府江南，李次青走書賀之。其書累三千言，末段寓規於頌，其辭云：「兩江督府，兼綜河漕鹽法及操江，諸務殷劇，號難治。承平時選帥，嘗重於他省，非有文武威望、知大體、可信畏者，莫能任。況大亂之後，其事與開創同，而又有島夷逼伺，狡獷不可測，則所謂安內以攘外者，宜必邃謀深識，消患於未萌焉。竊謂圖治以教養爲先，在今日則養先於教。世亂才勝法。若由亂而治，則當以才用法，而不爲法所縛。至於內治，既修外侮自戢，道在蓄威養望，有以大服乎中外之心。久之必喙駭不遑矣。」云云。

又《捷悟》 曾滌生治軍時，午膳後必邀幕客圍棋一局。一日，忽有告密者謂某統領將叛矣，其人即某統領之部下也。公怒曰：「汝誣上官反，罪當死。」命斬以循，著棋如故。頃之，某統領來謝，公召之入。某頓首曰：「幸公知我，否則殆矣。」公變色，命左右立斬之。幕僚皆諫，謂：「某果叛，則告密者不宜斬。既知其誣而斬矣，何又斬某統領乎？」公笑曰：「非汝輩所知也。」亟命斬訖。謂幕僚曰：「告密之言確也。然非斬告密者，某統領且立叛，故誘其來而斬之。」蓋某統領本捻匪投誠者。此舉雖過於殘忍，然悟事之敏捷，亦有足多者。

又《傷逝》 左季高與曾滌生以洪福瑱事意見相齟齬，久絕音問。迨壬申二月曾公卒於官，左公乃寄聯挽之云：「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又致書唁劼剛襲侯，措辭甚爲懇

摯。生死交情，於是乃見。（福瑱，字未詳，爲洪秀全之長子。曾、左相惡事詳《輕詆門》。劼剛名紀澤，爲曾滌生之長子，官至九卿。）

又《術解》 曾滌生好相術，嘗作一口訣云：「邪正看眼鼻，眞假看嘴脣。功名看氣概，富貴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風波看脚筋。若要看條理，全在語言中。」又云：「端莊厚重是貴相，謙卑含容是貴相。事有歸着是富相，心存濟物是富相。」嘗閱兵於徐州，諸將入謁，中一人形貌魁梧，衣冠整潔，注視良久。入謂幕客曰：「某弁體氣充實，無夭折之理。時已無戰事，何其神氣若將死之人乎？」後數日，某弁果以墜馬隕命。

又《排調》 曾滌生性嚴正而好諧謔。嘗於退食之暇，與幕僚閒話，談及才難，因太息久之。乃曰：「遺大投艱，固非常人所能，然亦未可概期之賢者也。當於德行、文學、言語、政事四科之外，別設一科，曰：『絕無良心科』。善化何應祺侍坐，起而言曰：「明公果設此科，其以不才爲弁冕歟！」曾乃大笑。

又 郭意城爲湘中名儒，中興諸老。咸與交好，爭欲羅致幕下。郭戀愛其婦，不能遠離，頗有高柔之意。曾滌生嘗寄書謔之云：「知公麋鹿之性，不堪束縛。請屈尊暫臨，奉商一切。並偕仙眷同行，當掃榻以俟。」迨郭至，曾乃命其遄返，書曰：「燕雁有代飛之候，鴛鴦無獨宿之時。此亦事之可行者也。」郭得書，一笑置之。

又《假譎》 曾滌生於攻克金陵時，據諸將之言，謂洪福瑱已死於亂軍中。頃之，餘股竄入湖州，左季高諜知福瑱在內。會李少荃之師環攻之，而疏陳其事。曾疑浙帥張皇其詞而怒，特疏詆之。左具疏辨，洋洋數千言，詞氣激昂，亦詆曾甚力。未幾，福瑱入江西，爲沈幼丹中丞所獲。而曾、左之怨卒不解，遂彼此絕音問。

又《儉嗇》 曾滌生承其祖竹岡公「早、掃、考、寶、書、蔬、魚、豬」之八字家訓，治家力崇節儉。駐師安慶時，歐陽夫人及其冢婦劉氏在署中，每夜同紡棉紗，以四兩爲率，二鼓後即止。一夜，不覺至三更，長子劼剛已就寢矣。歐陽夫人謂劉氏曰：「今爲汝說一笑話，以醒睡魔，可乎？」有率其子婦紡至夜深者，子怒，詈謂紡車聲聒耳不得眠，欲捶碎之。父在房應聲曰：「吾兒可將汝母、紡車一幷捶之爲妙。」翌日早餐，公爲笑述之，坐中無不噴飯。

又《忿狷》 曾滌生駐軍祁門。一日，忽欲自攻徽州。歐陽兜叟力諫止之，不聽。至徽一戰，大敗，退駐休寧，羞忿不肯回營。已書遺囑，部署後事，軍中皇皇莫知爲計。兜叟乃寄書與之論死生之道、進退之義，其略云：「死有重於泰山。凡欲求死者，必得死所。休寧非死所也。」又云：「公爲兩江總督，兩江之地皆其地。何者謂之進？何者謂之退？愚謂祁門居萬山之中，況是絕地，不如退至東流，兼顧南北兩峯。亟應捐除忿氣，早回定計，何必以退爲恥乎？」此書去後，數日果回營。又十數日，移節東流，而於兜叟之書一字不報，蓋欲自作主張，不以人言爲行止也。（歐陽名兆熊，湖南湘潭人。）

《舊聞隨筆・曾文正公》 湘鄉曾文正公（國藩）爲侍郎時，嘗上疏敬陳聖德三端，請預防流弊。語過切直，文宗怒捽其摺於地，立召見軍機大臣欲罪之。壽陽祁文端公（寯藻）叩頭稱「主聖臣直者」再，江陰季制軍（芝昌），公會試座師也，亦爲請曰：「此臣門生，素愚戇，惟皇上寬而宥之。」於是上意解，且優詔褒答焉。公奉旨辦團練長沙，時粵氛正惡，長洲朱鳳苕先生（駿聲）臥病黟縣山中，聞之大喜曰：「太平有望矣。」或問何以知之，先生曰：「吾昔以所著書呈御覽，此公帶領引見，吾觀其辦尋常事皆愼重周詳，是以信其能辦大事也。」【略】公知人之明最不易及，其薦左文襄曰：「剛明耐苦，曉暢戎機。」薦李文忠曰：「才大心細，勁氣內斂。」薦彭剛直曰：「任事勇敢，勵志清苦。」薦劉忠誠曰：「居心公正，辦事精明。」論者謂皆足括其平生。有故家子二人同時來謁，公語人曰：「大者傲，小者躁。」後果如所言。然意量休休有容，楊君某以理學名公招之至，而行不掩言，幕賓李鴻裔嘲之以詩云：「二八佳人側，紅藍大頂旁。此心都不動，止怕見中堂。」公聞之，召而字之曰：「眉生，汝識名教二字乎？」李愕然，公徐曰：「人以此爲名，我即以此爲教。」【略】公爲朝考閱卷大臣，德清俞曲園（樾）作《淡雲疏雨落花天》詩有句云「花落春仍在」，公賞之，以爲意與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存半面妝」相似，曲園因以「春在」名其堂。又祥符周昀叔（星譽）作《山虛水深》詩有句云：「鶴舞深崖月，龍吟大海潮。」公歎曰：「此眞詩人之作也。」拔置第一，都下轟傳，以爲藝林佳話。公於名流之後常加意教育，邵位西先生殉難後，公聞有遺孤，屬李文忠公訪之。既得，給貲令至安慶，公訓誨殷勤如子姪。合肥徐毅甫子芩作《撫孤行》以美之。朱鳳芑先生子仲武（孔彰），少寓黟縣，

貧不能自存。一日，遇某君，蓋公所劾罷官歸者也，告之曰：「子才甚美，曾公方在皖，與尊公有舊，盍往見之？公愛才出天性，必能振子。」仲武遂抱鳳芑遺書往，公果留之幕中讀書，且贍其家。後仲武舉於鄉，公已下世矣。乃過公祠，作百詠詩，其末章云：「席帽黃塵似昔時，青雲得路我遲遲。清涼山下騎驢過，一度槐花一拜祠。」先考竹山公以江西府經歷解軍械至公祁門營，手版甫入，公即遣人出詢家世。及見，謂之曰：「子非伺候奔走之才，不如留予營讀書。」已而夏曠甫明府以竹山公感事詩呈，公頗稱賞。明年遂率以謁獨山莫子偲先生，使受學焉。公嘗稱竹山公爲有志之士，又嘗命擬安撫流民告示，批其後曰：「藹然仁者之言，它日殆復爲循吏乎，勉之。」及公卒，竹山公客天津，追思往事，作《新柳》詩一章云：「尚記江南柳滿庭，又來燕趙看娉婷。摩挲樹老人頭白，祇覺當年眼獨青。」【略】咸豐以來，統兵大員惟公平生未嘗臺坐。其每見寮屬，必臺坐者勝保也。臺坐者，舊制大員見小吏，居中設獨坐而坐，謁者於旁也。公身名俱泰，而勝保竟不獲善終，蓋滿招損謙受益，理固然矣。【略】公在祁門，或以岳武穆、朱紫陽字，管夫人畫竹獻公。知其爲眞蹟，竟卻之。在安慶，又有以宋世綵堂《韓昌黎集》贈者。公曰：「此希世奇珍也。」命幕府傳觀三日，以資眼福，亦竟還之原主。公詩文冠一時，臨終乃誡其子曰：「吾學未成，凡生平所撰著，但存以示子孫，愼勿刊刻傳送。」公讀古書，有鈔撮秘册，題曰《饋貧糧》，蓋本劉彥和《文心雕龍・神思篇》博見爲饋貧之糧而名。公在江南手書聯語懸於司道以下官廳云：「雖聖賢亦有過差，願諸君讜論忠言，勤攻吾短；凡堂屬略如師弟，必同僚行修名立，乃盡我心。」公嘗有言：「今之人才雖多，然撥亂世反之正，則所當從事者有三焉：曰讀書，曰知人，曰曉事。」又言：「兵不多、餉不足，皆不足慮。惟舉世但知有利，不知有義，人心如此，直是無法可救。」又言：「辦事以求才爲急，人才何常？培養之，如春雨之潤苗，摧殘之，如秋霜之彫物。」又言：「欲得人有四要：曰廣收、精取、勤教、嚴繩。欲成事有四要，曰：經分、綸合、詳思、約守。」公嘗作《忮求》詩二首，其《不忮章》云：「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妬。妬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己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己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偪又相惡。己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己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騖。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污。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爾室神來格，高明鬼所顧。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幽明叢詬忌，乖氣相回互。重者災汝躬，輕亦減汝祚。今我告後生，悚然大覺悟。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祝人善，曾不損尺布。消除嫉妬心，普天零甘露。家家獲吉祥，我亦無恐怖。」其《不求章》云：「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資，多欲爲患害。在約每思豐，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償，既得求勿壞。芬馨比椒蘭，磐固方泰岱。求榮不知饜，志亢神愈怏。歲燠有時寒，月明有時晦。時來多善緣，運去生災怪。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憂，精爽日凋瘵。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憨。君看十人中，八九無倚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況處夷塗，奚事生嗟懊。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俟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公嘗詢門人吳摯甫（汝綸）以「英雄」二字何解，對曰：「不知也。」公曰：「凡見事能較人深數層者爲英，任事能較人大數分者爲雄。」又告摯甫，羣經外爲七部書爲最要：一、《說文》，二、《史記》，三、《漢書》，四、《通鑑》，五、《莊子》，六、《文選》，七、《韓昌黎集》。公生平最愛金匱秦文恭公（惠田）《五禮通考》、臨桂陳文恭公《五種遺規》、吾邑張文端公《聰訓齋語》。

著録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曾文正公詩集》三卷《文集》四卷《書札》三十三卷《批牘》六卷《雜著》四卷，曾國藩撰。【略】國藩好究古文辭。嘗推崇姚鼐，至列之《聖哲畫像記》後。以削平粵難，爲中興第一名臣。其文學亦並世無匹云。

《霞外攟屑・經史百家簡編》《經史百家簡編》二卷，曾文正公手錄貽威靖伯。威靖重寫一册，請文正勘定。而文正分別節次，句絕章乙，釐正謬誤，評隲精華，可謂審矣。同治甲戌六月，傳忠書局刊行。又經威靖審訂、王鼎丞校字，宜無誤矣。何以賈誼《陳政事疏》第四十四葉末行「夫存亡之變」句止，第四十五葉首行起「禮之也」三字，脱去「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以下至「皆天子之所以改容而」八百七十一字？而第四十五葉末行「俱亡恥俱苟」止，

第四十六葉首行又起「七百歲而弗失」六字。自此接第四十四葉「夫存亡」之變」句至「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十字止，僅脫四百七十五字。是四十五葉乃鈔胥誤寫，而失去「治亂之機至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一葉。遂重複脫落不可讀。寫官之不事事不足怪，校者何亦不一涉目，即付槧人登板。及刷印呈樣，又未一校，即印行廣布宇內。不可解也。近人好刻書，而憚於校，大率如是。可歎。

藝文

易佩紳《祭曾文正公文》 祝融之陰，漣湘之閒，篤生我公，命世大賢。維公之功，慘澹經營，手挈江淮，還之大清。維公之德，眞實不欺，過也皆見，光明無虧。維公之學，包舉漢宋，本末精麤，一囗聚訟。維公之量，函蓋羣倫，曷大曷高，細流纖塵。維公之風，警聾聵瞽，提倡英才，先自吾楚。凡諸盛美，奚待具陳。朝有良史，野有公論。惟予小子，私心竊悼，四顧乾坤，莽莽誰告。念自少小，生長孤寒，賦性落落，傲睨人寰。爲諸生時，讀公諫草，慨然慕公，謂公有道。遊於京師，眼界彌空，所心折者，歙縣王公。王公退閒，我始北面，公之知我，王公實薦。公檄見召，躊躇未赴。公業既隆，不欲依附。蹉跎秦蜀，蹭蹬蠻荒，公每訊問，遙爲惋傷。去歲之冬，貸餉東行，天假其緣，見公金陵。公開東閣，款留信宿，懽若平生，誨言肫篤。謂功與名，時數有定，惟道與德，乃自爲政。平生服膺，本如此言，經公印證，此志彌堅。公薨於位，今年二月，我行辭公，甫距五日。舟泊岳陽，哀音忽聞，北望江天，風雨晝昏。自公召我，十有三年，今始一見，遂判人天。物各有羣，人各有類，不從其類，誰拯誰庇。從違有分，行藏有命，自安其命，何悔何病？一身行藏，不煩公念，天下滔滔，公豈無憾。中原麤平，邊方未肅，元氣蕭條，奸宄叢簇。所望於公，大柄終屬，次第區畫，以竟全局。豈止江左，一隅受福。嗚呼已矣，公逝何速。海夷猾夏，致戎已久，公爲其難，頗憎多口。我知公意，中必不苟，待時而發，轉旋在手。以此叩公，略得樞紐。嗚呼已矣，誰圖其後？大道不明，俗學相倣。德行事功，各爲一黨。世無全才，民物安仰，幸公長存，作育日廣。登高一呼，衆山皆響。嗚呼已矣，曠然天壞。今公靈輀，返於故園，尊酒瓣香，聊陳几筵。未盡之言，俯仰一哭，風馬雲車，公靈往復。

方濬頤《祭曾文正公祝文》 維我相侯，鍾靈衡嶽，武達文通，根於所學。天生偉人，秉鈞當軸。大難削平，東南之福。初公釋褐，望重逢山，聯翩藻翰，翔步花甎。受知詞賦，不次超遷。容臺晉秩，忠讜回天。抗疏伏蒲，明堂講席。遄駕鋒車，愼持玉尺。金馬之庭，蠶叢之域，出則囊書，歸而草檄。如何桂管，欻射欃槍。蔓延不治，遂及湖湘。爰斬荆棘，以捍梓桑。奮然投筆，一旅勤王。公之過人，堅忍不拔。公之有容，大度豁達。公之選將，闞虓衝突。公之臨民，慈祥惻怛。撫綏八皖，戡定三吳。膚公元老，經世宏儒。酬庸圭爵，贊翊璿樞。久居戎帳，口不言劬。展布敷施，下逮鹽監。變而通之，各得其所。寓綱於票，式絜於矩。大災大役，事靡弗舉。曰漢武鄉，曰明新建，堪與頡頏，上膺寵眷。矧在兩淮，因利乘便。擬諸古人，夫唯劉晏。去思長繫，廟食允宜。康山之麓，特起崇祠。朝廷恩渥，寰宇名垂。雲車風馬，瞬息若馳。時維仲春，涓吉云祀。列俎陳籩，割牲薦醴，佑我牢盆，咸歌盈止。來格來歆，迓庥錫祉。尚饗。

《感舊懷人集・曾文正侯相師（國藩）》 聖代中興第一功，紫光追配費英東。攀鱗附翼人多少，自愧荒莊守釣筒。

雜録

《國朝書畫家筆録》卷四 曾國藩，字滌生，號伯涵，湖南湘鄉人。道光戊戌翰林，官大學士，封毅勇侯。學問醇正，多著述。平粵匪，推中興首功。謚文正。書法山谷。

《皇清書史》卷一九 曾國藩，原名子城，字居武，一字伯涵，改字滌生，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官大學士，晉太傅，封毅勇侯。謚文正。

又 孫鼎臣曰：文正公書未嘗有法，而嚴正秀偉，如王商坐漢殿廷文忠烈見北使，令人望而起敬。中國鉅人固當如是。

又 又曰：公書筆法近山谷。

又引歐陽兆熊《楮椀録》 文正一生書凡三變：初學柳誠懸，中年學黃山

谷，晚年學李北海，而參以劉石庵，故挺健之中益饒嫵媚。

又引《木葉廔法書記》 文正生平於書法極爲留意，嘗云時賢一石（劉石庵）兩水（程春海、李春湖）、古法二祖（羲、獻）、六宗（歐、虞、褚、柳、李、黃），有《補闕齋石刻》。弟忠襄公國荃亦能書。

王柏心

論　述

譚大勳《百柱堂全集序》 余以商橫初夏謁比部王壽翁於荆南講舍，茶香酒熟，晷繼旬淹，因得讀所著古文，皆兵興時語也。烽煙霧結，懷念絲棼，楮墨載宣，才華斯露。循覽既遍，乃從而識之曰：昔文饒正藩鎮之誅，採芻蕘於小杜；宣父取夏令之善，傳典則於繼周，言不爲乎一時文，有益於天下。昭章日月，彌薄風雲；霞綺橫空，金聲布遠，宜其並德功爲不朽、垂名譽於無窮也。今觀比部諸作，指陳時勢，相度機宜。伏波米聚而山成，子房籌運而箸借。昌黎之論淮右，營平之料羌戎，不是過也。則有若上曾司馬、胡中丞與羅方伯、李廉訪、郭太史、左兵部、胡儀曹諸書，述戰守之經，察營壘之變。南陽八陣，圖繪鳥蛇。渭水六韜，名兼豹虎。明正奇相生之妙，詳首尾互應之方，則有若軍事臆說、事機臆議、行營事宜、答客問、論四間、籌餉儲、議軍政、擬上形勢制置諸書。誌狀述哀，質而不俚；序記陳事，簡而能該。本議論爲鋪張，寓規匡於頌禱。唐宋碑銘之約，《史》《漢》論贊之嚴，友朋離別之箴，山水眺游之契，離形得似，異曲同工，則有若陳西樵、劉孝長傳，唐方伯行狀，李肅愍、姚春木墓銘，祭李中丞、唐方伯文，送馮展雲學使序，其尤卓卓者也。夫韓、蘇文詞之美，鼂、賈奏疏之良，所以登之金匱石渠，列於甲籤乙部者，豈徒貴其才高一代，稟具萬夫，唾珠玉於行間，走龍鸞於腕下，俾童蒙可拾香草，學士競繡帨韠哉！本生平所抱負，度時務之緩急，鐃鐸宣乎億兆，雲雷筮以經綸。即令遇知當年，猶將理伸後代。諸葛寫申、韓之語，魏相條舒、錯之言，眉山校吳郡之篇，平津拾長沙之議，曠世相感，古猶今也，奚獨靳於是編？某引繩無當，汲綆不修；夏蟲井黽，自拘冰海。日光玉潔，親接斗山。一縱一橫，侈漢廷之偉辨；九天九地，含吳國之名經。盪滌塵囊，增張遠旆。綺文心織，齊看錦繡風舒；雲笈手披，願借薔薇露浣。比部所製尚有《樞言》廿餘首、《漆室吟》數百章，韓筆杜詩，波瀾莫二。荀鑒徐論，旨趣能兼。聞正始音，續典型於《大雅》；歌陽春曲，久膾炙於名流。無藉揄揚，故不復述。

聶定焜《王文貞先生文集序》 子壽先生自號曰螺洲，晚年一號曰蕘叟。其卒也，門人私謚曰文貞先生。生平著作梓行者有《樞言》、《導江三議》、《漆室吟》、《百柱堂詩稿》，其散文、駢文、賦、詞、雜著皆有待。夫先生少而窮經，長喜讀史；其於子、集，則自周秦以下逮兩漢、魏晉、六朝、唐宋各名家，手披目覽，成誦在心。故其爲文，鎔經鑄史，發采揚華。譬之滄溟，總百流而爲深；譬之泰岱，小天下而爲高。其氣沖牛斗，其光接日月，由其蘊蓄者厚也。然第即此而論先生之文，臺閣鴻儒、山林碩士皆知其不誣矣。而先生之實際，則又有深於此者焉。夫先生曠觀往古，盱衡當世，方禍亂之未興，衆人不憂而先生獨憂之深，《樞言》所由作也。及禍亂之已彰，勇者竭其力，智者盡其謀，卒賴以滅盜賊，其功之大小不齊也，朝廷之賜予亦有厚薄之差等焉，艱難共濟，爲不虛矣。先生隱處山林，可以囂然事外，而乃獨居深念，百計圖維，揣山川之形便，論將帥之材能，度勢力之強弱，計歲月之遲速，旁及財賦，咸代爲籌畫，寓書發策，徧走當道。以故胡文忠公曰：「願北面而執弟子禮。」左文襄公曰：「凡所設施，皆出智囊之餘。」今讀其集，經濟有獨長焉，文章云乎哉！應詔陳言，內外悉詳。經論八首，仰希阿衡。其自命爲何如耶！當時名公薦先生者，不一其人，皆堅謝，獨以奉母爲樂。夫有其功者收其效，盡其力者食其報。先生雖未獲登廊廟、膺爵賞，而入祀鄉賢、史館立傳，不可謂不榮矣。

《百柱堂全集》卷首國史館本傳 柏心爲學，務歸篤實。生平瓣香范文公，隱然懷用世之志。少遊京師，前湖北按察使唐樹義見其文奇之，謂人曰：「子奇乃叔度、林宗之儔，非今世人也。」前湖廣總督林則徐聞其名禮致之，許爲「國士」。其爲文經術湛深，議論純正，悉有關於倫紀風教之大、學問心術之微，海內名流爭相傳誦。【略】晚年，四方求文者益多，日不暇給；

以詩文就正者踵相接，殊無厭苦。卒之夕，猶挑鐙起草。蓋自少至老，未嘗一日釋卷云。

孫鼎臣《百柱堂全集序》 今年入都，過螺山，訪子壽之居，故無恙，相見大喜，遂留縱談劇飲之夜分。酒間，出詩曰《漆室吟》者，謂：「余此壬子以來感時述事之作也。用兵之方略與夫政理之要皆見於是，前人無此體也。」君於詩雄麗深博，源出漢、魏，要歸於杜甫，奄有明李夢陽、何景明之長，余最所愛慕。及觀於是，又非徒筆墨馳騁、極文辭之能。

夏承業《百柱堂全集序》 予嘗驅車大漠，歷曠原，寥天萬里，平望無際。俄飛塵蔽日，驚沙漫空，陣馬奔騰，驕嘶怒吼，人語不聞。輿子僕夫相顧失色，且駭且愕，憒心怵目。頃之狂颶頓息，氣和景清，遠樹遙天，蔚然一碧。乃歎曰：「此陸行之奇觀也。」又嘗浮長江、泛洞庭，泝瀟水，峰巒插雲，波濤滾雪，湍聲石聲，澎湃噴激，忽晦忽明，晴雨萬狀，復歎曰：「此舟行之奇觀也。」斯境也，予嘗於螺洲子壽比部之詩得之。比部負異才，童年即能詩，自少而壯而老無昕夕倦。故所爲詩，雄宕有奇氣。同時竟陵劉子孝長、胡子子重，監利蔡子季舉，往來倡和，張楚軍，顧其才皆不逮比部。比部含咀經史，浸淫漢、魏，高華匹太白，沈痛躋杜陵，盛唐以下耻弗爲昌黎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比部有焉。性高澹，不樂仕進，雖釋褐登朝而軒冕立脫，放迹江湖，卷懷槃阿，囊橐蕭然，自若也。

韓弼元《復王子壽比部書（同治丙寅）》 大刻讀竟，欽佩莫名。先生詩，中年微覺詞勝，近則有韻之文悉歸有用之學，立言不朽，其殆是乎！來教謂「似史論兵謀，於詩爲破體者」，特自謙云爾，非篤論也。獨所云「拙集發露太過，嫌少含蓄」，則有以中某之失，敢謝良箴。

王孝鳳（家璧）《致倪豹岑太守書略》 頃得聶君曜卿定焜書，知我子壽同年考終荆南書院，殯殮所需，多承高義。璧於子壽，義兼師友。雖釋褐時始得定交，而跂慕之忱實先此十年。聚散不常，兩心相信。久不相見，莫逆於心。聞喪，嗒然若失圭臬者久之。敬成一聯云：「孝養老山中，諸侯屢訪匡時策；文章名海內，並世誰同好古心。」已託劉建侯比部交聶君轉寄，欲爲文誄之，恐不足表盛美，久未成也。竊念子壽少有文行盛名，爲唐子方伯、林文忠公所禮重。年四十餘始成進士，請封誥後，即歸侍養。中兵燹，扶親避難，履險不危。賊欲倚以爲重名索之，急走山中乃免。張石卿制軍、胡文忠、曾文正、李武愍、羅忠節、李忠武諸公，左恪靖侯，每諮以軍事，知無不言，多見採用。今上御極，石卿制軍爲上其《尚書八論》，奉旨留弘德殿備乙覽，亦徵儒臣榮遇。母年九十餘壽終，禮制已逾，孺慕不衰。與弟子章孝廉門內師友，掖之成名，老而友愛彌篤。嘉、道間知名之士若姚春木、劉孝長、湯海秋、梅伯言、朱伯韓、戴雲帆、馬湘帆、宗滌樓、邵位西、王少鶴諸君一見傾心，引爲執友。又主持風雅，獎進後學如將不及，海內之士望若靈光。蓋棺論定，其生平忠孝文節，嶙嶙炳炳，深識遠鑒，正而不迂。文詞安雅高秀，亦不落時賢之後，在部民中洵民之望也。入祀鄉賢，實符公論。願公祖成此美舉，且表民望，以矜式多士，厚風俗，馴輕剽之氣於無形，正德政之大者。贈縗之厚，具見篤於賓友，此舉尤公而非私也。荆州府學監利縣學鄉賢位中置此君一座，於鄉賢亦有光矣。惟更博諮而決行之，斯道幸甚，敝鄉幸甚。

《國朝正雅集》卷八七引陶樑云 子壽【略】其各體文皆工，而詩尤雄秀峻整，世皆以何大復目之。子壽益退然不以自高，所敦者，行己之節；所講求者，古今賢豪之出處，政事設施之本末。其意欲有所用於當世，非止爲詩人而已。

又《寄心盦詩話》 余在京師讀子壽詩，錘聲鍊響，有前明何、李餘音。楚北故宗鍾、譚，而公安一派，人亦奉爲圭臬。子壽不爲所囿，殊可貴也。集中有學太白者，如《送員八歸華陰》云：「蓮花不可掇，余欲躡蒼龍。子去雲臺下，門臨太華峯。飛泉搖石月，晴雪挂崖松。爲我拂幽磴，將期跨鹿從。」

《射鷹樓詩話》卷二 《螺洲詩草》八卷，余友監利王子壽比部（柏心）著。（道光二十四年進士，今官刑部主事。）比部詩音節高壯，格律雄渾，平揖荔裳可無愧色。詩境如岱華雲開，天地秋色，不知胸中吞幾許雲夢也。集中諸體皆工，余尤愛其五、七言律，其高者直摩杜壘，次亦不落錢、劉而下，可以獨出冠時。昔劉公戡論七言律詩「如開強弓勁弩，古今開到十分滿者，代無數人。」若比部七律，能開到十分滿矣。余生平論詩，不意於葉潤臣、朱伯韓、魏默深而外，復逢畏友。比部自題其詩集云：「少時喜歡獻吉、仲默詩，常以氣格聲韻爲主，高才之士咸笑其拘才分所限，終不敢離而去之。」余謂比部詩，其出於何、李者，其詩之氣格也；其勝於何、李者，則其詩之性情也。朱伯韓謂其詩藹然忠孝之旨，爲詩人之傑，不獨與李、何並驅，信哉。甲辰春

仲，余始識比部於湯海秋農部席間，乙巳遂定交焉。比部篤內行，重風節，與朋友處久而彌摯。今冬將歸螺州，作《螺洲曲》以見志。林下養親讀書，眞足樂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五　王柏心，字子壽，號螺洲，監利人。道光甲辰進士。官刑部主事。有《漆室吟》、《百柱堂詩》、《子壽詩鈔》、《螺洲近稿》。

又　子壽學識過人，有「國士」之譽。詩少宗王、李，既乃變化雄麗深博，探源漢、魏。軍興以來，感時書事，引古喻今，汪洋恣肆，別闢門徑，直上奪少陵之席，天寶後無此作也。嘗論漢、魏、唐、宋、明之詩各有從入之途，漢、魏從興入，故離合往復，其旨最遠。唐人從聲入，故抗墜疾徐，其調最永。宋人從理入，故切近詳密，其趣日新。明人從格入，故俯仰步趨，其變易窮云。

《聽秋聲館詞話》卷四　監利王君子壽，博學篤行，所著《樞言》，體用兼賅。顧南泛瀟湘，西遊秦隴，久無所遇。與余相識江夏官廨，猶諸生也。癸卯始舉於鄉，次年捷南宮，觀政刑部。乞假歸，遂不出。君名柏心，詩文詞皆沉雄秀整，子方方伯爲刻《秋詞》一卷。《蘆花・滿江紅》云：「密絮濛濛，也不辨、江南江北。其中有、傷心窮士，呼之欲出。素手絃翻商婦老，青衫酒醒才人泣。正滿船、搖月復捎風，江心白。　捲岸也，寒潮立。齧根也，鳴沙急。怕銜枝雁下，灘昏雨黑。十幅歸帆憐我滯，一簪華髮如伊逼。讓老漁、秋雪灑蓑衣，橫吹笛。」《歸燕・雙雙燕》云：「問梁間燕，纔占得雙棲，怎催歸興。尋常薄暮，兀自捲簾猶等。此後斜陽巷冷。都忘了、塵生藻井。枉拋昔日辛勤，掠盡紅梨花影。　似解呢喃訴恨，說六代春銷，金殘粉褪。高樓翡翠，不是自家門徑。合返三山絕頂。逐海國、鯤鵬幻境。明年錦片花繁，重報天南芳信。」《秋雨・雨霖鈴》云：「砌成嗚咽。雁兒訴了，蛩又來說。黃昏淅瀝將住，西風不肯，便教休歇。今夜酒樓，笙院裏也覺凄切。何況是、繫纜江湖，聽打蕭蕭葦花折。　雲屏情事經年別。料箇人、鉛淚傾難竭。夢兒早是澆碎，禁不得、滿階騷屑。怕惹涼聲，擬把窗前，繁篠刪絕。又無奈，身似梧桐，心似芭蕉葉。」君居監利之螺山，著書自娛，自余回帆南指，不相問者二十餘年矣。

《讀史》《十朝詩乘》卷一七：謂賽相以重臣督師，實非其才也。　又：此則極言捐納之濫，吏治以乖，大亂乘之而起。

傳記

郭嵩燾《皇清誥授奉直大夫刑部主事王公墓誌銘》　監利王子壽先生既卒十有七年，孫傳喬以書告言：「大父之喪，諸父相繼無存者，邑人以鄉賢請左文襄公，又奏請國史立傳，大父於是有傳矣，而銘墓之文闕焉未具。大父之生，知交徧天下，以道義文章相接，今存者獨有先生。傳喬念非先生無與銘大父之墓者，敢以請。」嵩燾自少學爲文，則知先生。而讀其《樞言》上、下篇，以爲懷文抱質、有道君子之言也。先生長於嵩燾二十年，是時年未逾四十，文章已冠絕海內。湖南、北講論經史、文藝必歸先生。每有譔述，老師宿儒皆咋伏，莫敢與幷。先生亦自以其詩文之學啓佑後進才雋，誨化諄諄，一技之長，譽之不容口，推轂而勸厲之，使有所興發，以成其才。尤篤於故舊朋友，扶其衰弱，振其寒飢。家無儋石儲，然其急人之憂多於憂其私。江漢間言道德文章，哀然屬之先生五十餘年。然先生遠覽古今，勤求時要，日思所以振厲一世之人心而厝之安，豈不欲以功名見哉！其始通籍，即乞歸養。嵩燾就詢其指，喟然曰：「道敝民偷，盜賊肆行。國家席承平之舊，以法律束縛，馳驟天下，賢者無所用其能。吾官卑濡忍二十年得一郡守，自度無裨於時，不如及歸事親之歡也。」先生氣和而神愉，貌粹而言溫，處繁劇應待叢委，心常適然。人見者，輸寫心肌，油然以自親也。而其於天下事，洞見表裏，言治術必達民情，言軍謀必明地險，揣度情勢，審機應變。既久，而其言皆可按行，誠得假手一效其尺寸，所建樹必有過人者。而自先生罷官歸，東南寇發，風颶電激，憤起立功名者相望也。先生學益充，道益高，其心泊然，不以治亂隱見易其守。曾文正公、胡文忠公、左文襄公皆先生雅故，知其賢，就參諮謀備方略，終不能以一官強先生使就也。嗚乎！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孰使其志不一發攄，而天下言先生徒欷歔感慕，其文章亦豈先生之心哉！先生名柏心，字子壽。先世由江西豐城徙湘潭，再徙監利。世居螺山，因號螺洲王氏。曾祖秉道，副貢生。祖文模，邑庠生。父有端。自祖以下，皆用先生貴，封贈如其官。中道光癸卯科舉人。甲辰科進士，以主事簽分刑部。夫人楊氏。子家遇，荆門州學訓導；家隆，郡庠生，

軍功議叙通判；家仕，監生。孫傳綬；傳喬，監生；傳治。曾孫忠誨、忠訓、忠誠、忠謹。所著書曰《樞言》、曰《導江三議》、曰《漆室吟》、曰《百柱堂詩通》若干卷，刊行於世。未刊者《子壽詩鈔》六卷、《螺洲近稿》六卷、《文集》二十卷。先生生於嘉慶四年己未歲十月二十七日，卒於同治十二年癸酉五月十三日，年七十有五。楊夫人賢能，治家有法度，先二十三年卒。其卒也，趺坐誦偈，圓妙解脫，然故不知書也。與先生合葬螺山之蕙園。先生孝友仁恕，居鄉多善行。同治元年雲貴總督徐州張公上其經論及言事八條，奉旨褒奬，事詳《家傳》及其家所刊《鄉賢錄》。嵩燾爲具先生之學行犖犖大者，俾傳喬揭之墓，昭示天下後世，而繫以銘。銘曰：先生先我，二紀相望。後我七年，乃貢於鄉。名聲夙成，通籍蓋晚。浮湛郎署，任薄道遠。溘然南歸，播揚馨芬。昂霄躡景，大儒於文。莘莘學徒，門闐戶溢。開而通之，導其湮窒。大湖南北，士望有歸。孕包眾能，豈屑鞮鞻。自致其名，泰山北斗。仕則匪豐，厥施孔厚。

方宗誠《皇清誥授奉直大夫刑部主事王公家傳》 王先生名柏心，字子壽，荆州監利人。所居地名螺洲，故遂以之自號焉。幼岐嶷不羣。七歲即通經史大略，長漸爲詩古文辭，老宿皆詫曰奇才也。性純篤，事親能承顏順志，不忍一日離。爲學主篤實，期於有用。生平宗尚范文正公，殷然懷濟世之志。然恬退廉靜，不急進取。道光癸卯舉於鄉。甲辰成進士，以主事籤分刑部。乙巳省親歸，遂以授經養親，垂三十年不出仕。當道聘主本郡講席，每春往夏歸，秋往冬歸，歸則色養如孩提。咸豐壬子，粵賊聞其名索之，急展轉徙避，脫親危險，卒亦自免於禍。方伯連帥常欲以禮延致，且先後疏薦，皆以親老不赴。年逾七十，母卒，哀毀。孺慕終制，未嘗有嘉容。然先生雖不仕，而學識遠大。憂樂恆以天下爲懷。遵義唐威恪公樹義、閩林文忠公則徐俱嘗禮致之，使範其子，稱曰：「子壽乃黄叔度、郭林宗之儔也。」咸豐初，奉上諭，在鄉辦理團練。其時制軍徐州張公，撫帥胡文忠公，相侯曾文正及李武愍、羅忠節、李忠武諸公，大學士左恪靖侯俱時以軍事相諮訪，先生每畫機宜，多見採用。穆宗御極，制軍張公爲上其《尚書八論》、《封事八條》，蒙諭旨有「言皆忠告，具見忱悃」之褒。其《經論》存記宏德殿，以備乙覽。其《封事八條》，或降諭旨交部議奏，或奬所言多可採取，着留中。蓋先生好古篤行，關心世教，凡有裨時事者，言之無不深切著明，可以見諸施行。平生抱負，往往流露於楮墨中。所著《樞言》、《漆室吟》風行海内，舉念不忘君國，而於治亂得失之原，倫紀風教之大尤三致意焉。他撰述多類此。先生視諸弟，極友愛。學則親爲講授，貧則分以館穀，卒則撫其遺孤。其待諸從兄弟，亦無親疏之間。於師友誼尤摯，或殉難職守，或病歿逆旅，左右無親屬，先生必爲之經紀其喪。居室濱大江，道光己酉歲巨浸，唐威恪公爲楚藩，餽米百石。先生曰：「仁人之粟，當公之於同厄者。」減價平糶，循環轉運，錢盡乃止。居鄉不干與公事，惟遇水潦饑饉必寓書當道，力陳民間疾苦。胡文忠公新復鄂省，銳意首清漕弊，先生極力贊畫，遂人有再生之慶。主講荆南二十餘年，其教學根柢儒先，不務新奇。諸生請見，則首勵以修行。問所治經心得詩文，必剖別瑕疵，授以法度。惟凡執贄來，輒卻之。明張文忠裔孫貧困，多失學者，先生惻然曰：「名臣之後，胡可聽其式微？」乃擇十世以下孫紹先，捐貲勸就塾，後復招至荆南書院，飲食教誨，數年入邑庠，繼亦有列膠序者。其於他忠烈子孫亦然。先生以同治癸酉卒於荆南書院，年七十有五。所著尚有《導江三議》、《百柱堂詩》，俱刊行。文集尚未授梓。所纂修則有黄岡、東湖、宜昌、當陽、漢陽、臨湘、監利諸府、縣志。配楊氏，誥封宜人，賢行最著，先先生二十三年卒。第五弟柏理，亦敦行好學，以舉孝廉方正，爲江西候補知縣卒。子家遇，荆門州儒學訓導；家隆，郡庠生，軍功議叙通判；家仕，太學生，先後卒。孫傳綬，亦卒。傳喬，監生；傳治。曾孫忠誨、忠訓、忠誠、忠謹。論曰：予少久聞先生名，及長游四方，喜交天下賢士，嘗游武昌，所交楚北之士二人：興國萬清軒布衣及先生也。清軒專宗宋儒義理，實行之學，不尚文采。先生則博學多文，力踐於忠孝倫紀之際，以清節風義維持名教；詩文流布海内，有揚清激濁之風。宗尚不同，其爲君子則一也。今去官歸，先生已久故，惟清軒存，然已老矣。先生卒後，大學士左公已奏陳事蹟，請宣付史館。今先生孫傳喬復寄其邑人公請崇祀鄉賢事實，屬爲傳藏於家。雖其鄉人之言，實天下之公言也。因不亂而綴次之。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王柏心》 王柏心，字子壽，湖北監利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旋乞養歸。少以孝聞於鄉里。長博涉經史，肆力詩古文辭。按察使唐樹義見其文奇之，謂人曰：「子壽乃叔度、林宗之儔，非今世之人也。」總督林則徐聞其名，禮致之，許以「國士」。粵逆竄圍長

沙，柏心建議以岳州爲楚北門戶，宜重兵防守。迨賊攻長沙益急，復逆料賊必因糧於我，因丁壯利器於我，宜守隘設奇，使其進無所掠，退無所據，長沙可保無虞。如縱其東下，則不可復制。當事皆不以爲然。總督張亮基督軍湖北，辟柏心參佐戎幕。建議以漢陽設重兵，而後武昌可保；岳州設重兵，而後湖南可安；田家鎮設重兵，而後可制皖賊，不爲皖賊所制。亮基韙之。嗣胡林翼巡撫湖北，柏心屢畫奇策，規復武漢各郡。鄂省新復，瘡痍未起，林翼銳意埽除漕弊，柏心復與胡大任、龔紹仁共爲贊議，期於益國便民，至今賴之。河南巡撫嚴樹森、順天府府尹蔣琦齡先後疏薦柏心留心經濟，請旨錄用。同治元年，柏心進呈《經論》，復應詔陳言八條：一曰廣師儒，一曰屏嗜慾，一曰博諮訪，一曰開特科，一曰先下金陵。言粵逆悍酋略盡，今所迫脅，大都齊民，勢易解散。我據長江上游，迫之一戰，可殲。一曰早備秦豫。言今日兵將皆在東南，秦豫苟幸無寇，宜擇大臣有方略者，厲兵講武，毋使捻粵連橫衝突，致遭瓦裂。一曰外吏宜量才擇用。言行閒有功者保薦文職，違才易務，必多繆盭。一曰行營宜寬減榷算。言抽釐助餉，網密文峻，鞭扑交下，徒飽私囊，宜飭行營將帥，榷算必用廉正之人，毋使驅民以附賊。疏入，上嘉納之。九年丁母憂，哀痛摽擗，依然孺慕。踰年卒，年七十五。柏心學務篤實，爲文經術湛深，議論純正，使人悠然自得於簡篇之外。所著有《樞言》上下卷、《導江議》一卷、《子壽詩鈔》六卷、《螺洲近稿詩》六卷《又稿》二十卷，纂修《黄岡縣志》十六卷、《東湖縣志》十二卷、《宜昌府志》十六卷、《當陽縣志》八卷。

紀事

《越縵堂日記》(同治十二年九月六日)　湖北名士王柏心，字子壽。以進士官部曹。告歸不出。聞頗好學，能詩，楚人以爲巨擘。今年已病卒，七十餘矣。

又(光緒十一年九月十三日)　宗文宿(能徵，滌師子。)以湖北人王柏心所撰滌樓師墓志見示，王本無知，而好爲大言，附會理學，此志文劣，甚不能成句讀，有曰：「遇名儒忠節遺蹟，力爲表章恐後。」有曰：「鄉人士海内交游故人子弟有緩急，傾身營贍，力不足亦大聲助呼將伯。」此等三家邨秀才執筆，亦不至此，而尚云百餘年來漢學大興，眞儒益少，以此欲依附閩學，恐新安五尺之童，唾而逐之矣。

《感事》　《十朝詩乘》卷一七：海氛急，王奉命督防，築礮臺於大沽兩岸。己未四月，英艦入大沽，設計敗之，沈其二艘。次年六月，英、法合兵復來犯，王於北門伏地雷，將俟其登陸盡殲之。有沙姓者世居其地，於己不利，陰洩於外人。遂掘所伏，徑登北門。又以和議詰我，出不意，奪北礮臺，提督樂善中礮殞。王以是奪爵，而敵已長驅犯闕矣。王子壽詩云：【略】李越縵詩云：【略】一作於事前，望其策勳；一作於事後，閔其致挫，而導揚忠藎，無異辭焉。王受宣宗顧命，志安宗社，嘗疏言和議不足恃，且謂「上憂糧不足，臣請傾國之糧輸以紓難」，其語甚壯。文宗亦倚爲心膂。大沽告警，手詔云：「握手言別，倏逾半載，沽岸危急，知汝憂惔，惟天下本在京師，不在海口，若有挫失，當退保津通，萬勿寄命礮臺爲一身之計。握管悽愴，汝其勉遵。」蓋深恐其輕身以殉也。

著録

王傳喬《百柱堂全集跋》　先大父螺洲公，生秉異資，讀書五行俱下。年十五入邑庠，一時名宿爭與之遊。少喜爲詩古文辭，爲之輒工。四方來求者日益多，久漸成集。自丁酉至癸卯，所著詩曰《子壽詩鈔》。陶甕香觀察一見大悅，出橐金，序而刻之。甲辰成進士後，所著益夥，迄於辛亥，曰《螺洲近稿》。壬子兵事起，吾鄂當其衝，輾轉徙避，感時憂事，未嘗廢吟，綴其詩止辛酉，曰《漆室吟》。又編壬戌、癸亥、甲子、乙丑四年詩，曰《壬癸編》，曰《甲乙編》。後又綜癸酉以前、壬戌以後詩，總名曰《百柱堂詩稿》。其所著古文辭，有《樞言》上下卷、《導江三議》一卷、《文集》若干卷、《駢體文》若干卷。其少時所著《秋詞》一卷，曩爲遵義唐威恪公出貲代刻者。又晚年酬應之作，如壽序等篇，向未編入集中，有不可沒去者。又其他殘零碎篇有可辨識者，及已經刊刻如《詩鈔》、《漆室吟》、《百柱堂詩稿》、《導江三議》者，今並遵公編年之例，重加編校，彙而存之，名曰《百柱堂全集》，計詩二十八卷、文二

十二卷、詞一卷、附錄一卷，通共五十二卷。

聶定焜《王文貞先生文集序》 今者去先生之歿二十餘載，其哲嗣及孫皆已故，存者惟嗣孫暨曾孫。門下士歿者亦居其半，未歿者已非少壯。其未梓行之著作，可不急謀乎？於是寓書於夏孝廉楚卿曰：「此不可緩，急宜圖之。」楚卿曰：「諾。」乃鳩工而新梨焉，庶幾可以副天下之望矣。至於手民之工與拙、亥豕之有與無，編次之當與否，在所不計。惟存其文，即存其人，斯則區區之意耳。後有慕其風者，不難即是而釐定之，則余之大願遂矣。

《百柱堂全集》卷首國史館本傳 所著有《樞言》上下卷、《導江三議》一卷、《漆室吟》八卷、《百柱堂詩》八卷《詞》一卷、《子壽詩鈔》六卷、《螺洲近稿》六卷《文稿》二十卷。纂修《黃岡縣志》十六卷、《東湖縣志》十二卷、《宜昌府志》十六卷、《當陽縣志》十八卷、《漢陽縣志》二十卷、《臨湘縣志》十四卷、《監利縣志》十二卷。

藝文

彭崧毓《祭監利王先生文》 同治癸酉五月十三日，皇清誥授奉直大夫刑部主事王公子壽先生卒於荊州講舍，其門人聶定焜馳書以告，其友江夏彭崧毓約同平湖張炳堃、山陰王加敏、永康胡鳳丹、南海張蔭桓、廣順但培良擇於月之晦日，設位於正覺寺中，謹以瓣香樽酒，致祭於先生之靈曰：嗚乎先生！江漢鍾英，荊山挺秀，早擅鄉譽，蔚爲國華。聲聞達於四方，文章動乎九陛。（同治初元，應詔言事，仰蒙嘉納。）一朝隕謝，千里告哀。吾儕有心，能無愴悼。嗚呼先生！天下才也，非一鄉一國之士也。而吾楚之人物盛衰，亦於此略可以見焉。昔者，張江陵、楊應山、賀文忠、熊襄愍，夐乎尚已。即近代，如帥仙舟、蔣丹林、葉雲素諸老宿。予生也晚，有及見有不及見，而猶獲久交於先生，斯亦吾生之幸也，而今已矣。過此以往，後起者未必無人，然或數十年或百年始一有之，而予不復見矣。悲夫！嗚乎，當咸豐朝盜賊蜂起，海內鼎沸，流毒數千里，擾攘十數年。先生身不在行間，智周於天下，出謀發慮，每燭幾先。一時將帥諸公，往往飛書求策，而世人未之知也。且夫諸公非蔽賢也，胡爲不薦之於朝，致之於位，而湮沒其績，則以善體先生之心而不欲相強也。先生道光中釋褐通籍，觀刑政曹，不一年而乞養歸。時太夫人春秋高，捧杖扶輿，跬步不違。始避亂於山谷，繼養志於邱園，歌詠陔華，終身忻樂。否則，絕裾奮袂，攬轡登車，志在澄清，功垂竹帛，古之人有行之者，先生向多讓哉！然而孝子不叱馭於危坂，貞士不受縛於堂戺，先生之高，蓋賢母有以成之也。太夫人既沒，先生之心傷矣。而比歲復有才子之厄，孝婦之殉，五中慘裂，何以解憂。此其所以形神交瘁，而臨卒大呼心痛也。嗚乎哀哉！去歲期以九月來省城不果，今年復期以二月又不果來，以吾輩契分之深，乃多謀一面而不可得，天下事尚何足希倖哉。先生既辭書院講席，不復出，而當事必強之，故三月仍至荊南。易簀之頃，骨肉無一人在側。嗚乎哀哉！雖然聖人有言：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啓手啓足，全受全歸，先生又何憾乎。尚饗。

楊彝珍《王公子壽先生哀詞》 我初交君，於皇之都。越峴集客，邂逅坐隅。一見心醉，如飲醍醐。不待三爵，我色敷腴。爰託末契，道不嗟孤。瞻言皇路，願共馳驅。惜鍛其羽，仍困泥塗。君則決起，直躡天衢。珮玉苦儳，不習走趨。是用將母，歸滌廁牖。彼螺者洲，有蝸之廬。我登其音，適客夔巫。遐不可即，佇立踟躕。嗣再如鄂，重叩乃居。有犬當關，搖尾迎予。君出握手，言笑與俱。犬復低徊，嗅我衣裾。君大怪詫，顧語童奴。是非馴種，夙憎里閭。解親有道，殆類豚魚。我聞內怍，忸怩粲如。君徐命酒，品以嘉蔬。流連逮暮，送我登艫。載閱三霜，賊起邕管。長驅而東，乘勢席卷。我里中賊，擾及雞犬。急圖保聚，豈遑息偃。異軍特起，蒼頭是選。列柵屯雲，山深日晚。竿彼間諜，賊遁而遠。遂渡重湖，直漢與沔。聞賊購君，走匿得免。亟告水軍，東下無緩。擣其無備，賊用以殄。成此大捷，功不之戶。屢薦莫起，偃蹇茅茨。視彼浮榮，唾如滓泥。衆影其纓，君冠猶淄。側然憫亂，作爲歌詩。不無怨誹，小雅之遺。冲聖委裘，庶政方基。君思納牖，進戒彤墀。表裏伊訓，防蔽於微。詔付史館，名動華夷。杖屨所至，輒生光輝。行道聚觀，婦孺爭窺。還巢故紙，恆擁皋比。材無良楛，陶冶均施。掃門納軌，不闔其扉。庭充羔鴈，巷多旌旗。如彼甘井，汲者纍纍。各副所求，盈量而歸。尤甘說士，娓娓忘疲。下筆噓枯，槁者皆滋。昨春之暮，尺書我遺。尤稱聶生，爲古洗譽。得所津逮，庶乎其幾。一夕之變，所親遠離。惟生侍側，左右無違。來告君喪，曾不少稽。我承凶問，有淚如縻。江漢橫流，砥

柱伊誰？斯人云亡，吾道益非。詞以告哀，匪哭其私。爲斯文痛，爲士林悲。哀哉！尚饗。

韓弼元《贈王子壽（柏心）比部同年》　荆門古君子，藹然四德備。爲學務本原，發言寓諷刺。周游半郡國，利病皆默識。攬轡慨以慷，澄清抱夙志。匡時策萬言，諤諤漢庭對。（君著有《時務策》二十篇，皆切要可行。）陳諸廟堂上，胚胎孕元氣。奈何服政年，蹉跎仍下位。敢薄一官微，壯懷惜未遂。翻然思林泉，黄鵠矢遠逝。留行苦無術，寤歎空契契。君去豈徒然，藏修益奮勵，慨自《大雅》衰，俗學紛錮蔽。功利中人心，淫哇亂古義。江河日東下，微言幾廢墜。紹往開來兹，斯文實重器。舍君誰與歸？大任將有寄。在昔昌黎伯，澄心耽六藝。迫迫饑寒驅，境阻志益銳。從游萃羣賢，積衰起八代。英辭垂金石，至今嘉其惠。君無媿前賢，我忍自暴棄。請附籍湜儁，同力探幽邃。

又《寄子壽楚北》　畫省爲郎鬢已殘，蕭然仍著舊儒冠。遥歸衡宇尋陶令，誰爲蒼生起謝安。憂國心馳雙闕路，著書身老大江灘。美人香草靈均賦，紈佩應搴楚澤蘭。嗟余身世獨蒼涼，迴首當年總斷腸。烽火三秋驚鐵甕，室家五載滯濠梁。祇今蓬舍鳴風雨，永憶金臺共咏觴。感舊茫茫淮水畔，不堪佇立倚斜陽。

何紹基

論述

綜論

朱琦《使黔草叙》　余曩舉進士，出何文安公之門，與其嗣君子貞游。其後論詩益相得。去年，子貞典黔試，有謂黔之地僻，以子貞之使黔而小之者，子貞笑曰：「盡吾誠爲之，人才何遽不出於是？」既而使歸，其所拔士爲直省冠。已復出示其詩數百篇，則皆使車之暇，登陟山川，懷古感事及友朋唱酬之作。子貞嘗爲余言：「吾之爲詩，以達吾意而已。吾有所欲言而吾縱筆追之，而即得焉，此天下之至快也。吾有所欲言，心知其然，而手不與之相肖焉，此不可以責之手也。莊周有言：『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所積者誠厚矣，而非徐而俟之，亦不能以詣其至。譬諸水然，循河而下，由龍門砥柱過洛汭，至大陸而播爲九，不知幾經曲折，而不能以驟而至也。山谿之間暴漲，秋潦乘之，所謂其涸可立而待者也。河之大，百川所匯，蛟龍生焉，渾渾泡泡，而卒以至於海。此其故何哉？其所受者多，其氣鬱而不可以遏也。是故古之君子，未嘗汲汲求襮於世，而厚而積之，以竢其自得。」子貞平日既肆力於經史、百子、許、鄭諸家之學，其所爲詩，不名一體，隨境觸發，鬱勃橫恣，非積之厚而能達其意所欲出者不能爾也。韓退之云：「諸子百家之書，未嘗得而不讀。」是厚而積之之謂也。又曰：「取於心而注於手，汩汩然其來。」是積之厚而又能達之之謂也。又曰：「大之爲江海，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變之爲雷霆風雨。」皆是也。如曰必江海、日月、鬼神、雷霆風雨，而後可以縱吾奇、騁吾氣，而細者則紕焉，隘者則窮焉，常者則窘焉，近者則遺焉，則是終日游於廣漠之野、天池之濱而謂沼沚不足以嬉，園囿不足以適也，則是測天之高，量地之深，談六合之外、九州之遠，而謂布指不足以知寸、布肘不足以知尺也，其可乎哉！夫厚而積者，無不積也，亦無不達也。求馬冀北，固有馬矣。而謂尋常槽櫪之間無馬乎哉！吾嘗見古之善相士者，或卜之巖野，或取之管庫，或得之耕釣，窮鄉僻壤，獲一士焉，往往拔奇於通都大邑之外。詩亦猶是也。邊徼荒寒之氣，數百年鬱而不發，一經搜滌，其雄怪幽邃，使覽者目眙口呿，詫爲名山巨澤之所未有。是則子貞之詩之能自極其才若此。而其所以校士之勤與其疇昔所以論詩之旨，亦無以逾于此矣。

梅曾亮《使黔草叙》　若夫不專於詩者，六經、諸子、百家之説，有一不知焉，吾恥也；詩、古文詞、金石、丹青、書法，有一不能焉，吾病也。其於詩也，特其無所不能者之一能，而非其專能也。吾友子貞自貴州考官歸，以所得詩見示，讀之，求其專似一古人者而不得也。其所謂不專於詩者之詩乎？故不知其爲漢魏，爲六朝，爲唐宋，自成爲吾之詩而已，不必其詩之古

宜似某，詩之律宜似某，自適其適而已。吾意所欲言者，聲之於口，形之以手而已矣。子貞迹近而心遠，其自守堅，其智深而能靜，畀以事，無不可任者，而溫溫於侍從之職，乃以其汪洋之才、沈毅之姿，自恣於《六經》、諸子百家、詩古文詞、金石、丹青、書法之學。其於學亦直寄焉而已。子貞之學，固不足以盡子貞之人，況其詩，又何足以盡其學乎！其不工焉，非其所惜；其工焉，非其沾沾自喜者也。不然，使子貞而專於詩，舉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吾詩之知，則眞詩人矣，而失吾子貞矣。固不樂乎以彼而易此也。

戴絅孫《使黔草叙》 子貞之使黔，其所拔取皆得人，可不謂訪善於周者乎？今讀其詩，凡三卷，其中述先德、念將母、書畫標題、友朋贈答，固不獨以紀游見。而其每懷靡及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推此志也，是毛公之所謂「忠信爲周，兼五善而備夫中和矣」。至其所以爲詩，則吾固曰非今世人之所爲文也。其疏古奇宕之氣，殆將與司馬氏及杜陵、昌黎、柳州諸君馳騁上下於二千年間，而自成其爲子貞也乎。

苗夔《使黔草叙》 子貞之詩，橫覽萬象，兀傲雄渾，余莫測其所自出。嘗叩之曰：「子於注疏、《說文》及史志、經石之學用心勤矣，何以作詩能筆端狡獪變化如此？」子貞曰：「作詩必是詩，定知非詩人。然則作詩必詩人，詎得爲詩乎？」余無以應也。【略】余老矣，秉燭之光，所造能復幾何？若子貞、石舟，吾見其日進，未知所止也。詩之一端，豈足以盡子貞乎？然其平日於詩文未嘗苟作，命意措詞，必有自立處。甲辰使黔諸什，懷先德，念將母，思得人以報國，固已植基忠孝。至叙述山川，留連古蹟，亦俱攄發心得，自成骨貌。閱者即此三卷詩，亦可見其才地學術之大凡矣。子貞家瀟湘最深處，生於先丈文安公未遇時，太夫人嘗襁兒采薪行汲。子貞幼歷寒苦，後雖爲貴公子，乃健步善游，南北應試，二十年芒屨篛笠，打碑訪古，雨餐雲卧，遇者不知爲何許人。通籍後，使車所至，奇山秘壑，探幽躡險，不能自休。每爲余縱談及之，目足俱爲飛動。余雖蹇步，憾未能相從於猨蹊鳥路間也。讀所爲詩，一如其所縱談，而模寫特異。又有非言語所能肖者，吾何以名之乎。

張穆《使黔草叙》 子貞之才，涵演莽蒼，足以達其學問識力，而與性情日厚。今天下何太史書布滿屋壁，無人不矜賞鄭重之。至其搆一文，根節磊落；製一詩，眞氣奔涌，世或不盡知，而穆獨傾倒無已者。誰無性情？獨讀子貞之文、詩，如見子貞之性情。夫學至能發攄其性情，而學乃可蘄，其日進矣。一日，客有誇子貞庖饌之精者，穆應曰：「子貞之餚，無它謬巧，只是本色而已。子貞之文、詩、書，亦無它高妙，只是本色而已。」坐客頗領其言。既而思之，本色者何？眞而已矣。眞者何？不事矯揉造作，自寫其性情而已矣。至於工拙高下，當待天下後世知言者品評之，非吾所能臆定也。子貞生平所作詩，往往失其稿。此《黔中草》三卷，以寫有淨本，且日月先後甚完，無事整比，先付諸梓，請益當世之有眞性情者。

潘曾瑩《墨緣小錄》 何子貞編修（紹基），道州人。道光丙申進士。性嗜古金石碑版，鑒別精審。書法渾厚古雅，卓然巨手。喜畫蘭、竹，似板橋道人，隨意揮灑，天趣橫溢。詩清峭拔俗，一洗纖靡之習。著有《使黔草》、《遊衡眉》、《瓦屋草》，爲時傳誦。題予《飛雲攬勝圖》云：「萬里歸來雪後天，江山回首但風煙。淋漓染墨才踰尺，夭矯飛雲滿大千。勢訝潛虬噓洞口，夢隨棲鶴上松巔。展痕記我曾遊處，奇境翩然落眼前。」圖爲戴醇士侍郎畫，得子貞詩，可稱雙絕。咸豐丁巳冬，君自濟南來吳，時予因病，暫緩北上，握手歡甚。予於雪後訪君於可園，談次出紙索畫，爲寫墨菊一枝，君復強予補蘭、竹數筆。因戲題一絕云：「曉來寒逼讀書牀，一硯冰花沍墨香。爲向東籬寫秋思，卻牽詩夢到瀟湘。」又爲寫梅花小幀題云：「一鶴天寒睡醒遲，兩人花下坐談詩。此間清氣無人覺，雪月光中寫一枝。」

《海天琴思續錄》卷三 師詩筆縱橫排奡，風格似盛唐，詞旨在北宋，而氣韻渾樸，又成爲吾師之詩也。

《湘綺樓日記》（宣統二年七月十六日） 何貞翁文集，乃甚自信其詩，亦如曾侯自信其書，不足爲外人道也。

《射鷹樓詩話》卷五 《惜道味齋詩鈔》四卷、《使黔草》二卷，道州何子貞師紹基著。（道光乙未湖南省元，丙申進士，翰林院編修。）師內行出於天性，處家庭間，恂恂孝友。其於學無所不窺，博涉羣書，於六經、子、史，皆有著述；尤精小學，旁及金石碑版文字，凡歷朝掌故，無不了然於心。嘗論詩，以厚人倫、理性情、扶風化爲主。其爲詩，天才俊逸，奇趣橫生，一歸於溫柔敦厚之旨。長篇歌行，鞭笞雷電，震蕩乾坤，蹴崑崙使東走，排滄海使西流，騰驤變化，得詩家舉重若輕之妙，是能合太白、昌黎爲一手，蓋二

百年獨見斯作也。臨桂朱伯韓侍御謂其詩隨境觸發，鬱勃橫恣，適如其意之所欲出，得吾師作詩之旨矣。書法具體平原，上溯周、秦、兩漢古篆籀，下至六朝南北帖，搜輯至千餘種，皆心摹手追，卓然自成一子，海內求書者門如市，京師爲之紙貴。善化賀耦耕中丞題其《使黔詩草》云：「忠孝鬱至性，一卷三綢繆。行身式曾閔，餘事兼韓歐。」可謂確論。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九　何紹基，字子貞，號東洲，一號蝯叟，隨州人。道光丙申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有《東洲草堂詩鈔》。

又　子貞詩根柢深厚，盤鬱而有奇氣，多可傳之作。自序云：性既平拙，復守庭訓，一切豪誕語、牢騷語、綺艷語、疵貶語，皆所不喜。其嚴於自律如此。歿後僅五十年，書法益爲世所重，得其片楮珍若球圖。獨其詩尚未有極力揚搉之者，蓋爲書名所掩也。

《石遺室詩話》卷一　道、咸以來，何子貞（紹基）、祁春圃（寯藻）、魏默深（源）、曾滌生（國藩）、歐陽磵東（輅）、鄭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諸老，始喜言宋詩。何、鄭、莫皆出程春海（恩澤）門下。

又　道、咸以來，程春海、何子貞、曾滌生、鄭子尹諸先生之爲詩，欲取道元和、北宋，進規開、天，以得其精神結構所在，不屑貌爲盛唐以稱雄。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湖外詩墨守《騷》、《選》、盛唐，勿過雷池一步。猱叟及程春海侍郎之門，出入蘇、黃，才思皆有餘。【略】子貞先生於父母、兄弟、朋友之間，性情篤至，溢於詩者，非夫人所能僞爲。而劬學至老不倦，故金石書畫題詠，視《復初齋》亦有過無不及。至閒喜用通俗語詞，如「湘省釐捐薪水寬，坐卡如斯況做官」，「鄂州試上火輪船」，「北看郡臬兩衙門」，「昨日開場大雅班」，「花翎兵備早揚譽」，「自鳴洋鐘將報十」等句，爲世詬病，不可謂非本色之過也。

又　《東洲草堂》斷句可誦者，如：「詩心到處能聽雨，畫裏憑虛自作樓」，「老去一官清似鶴，集成千卷韻於琴」，「政餘讀畫千峯雨，別後看花萬里杯」，「閏重九日嘆復嘆，看十三陵山外山」，「夜郎萬里看山眼，秋士三千聽雨聲（《夜雨念應試士子》）」，「班傳循良先蜀守，唐賢蒼莽有嘉州」（《餞俞麟士出守嘉定》），「名酒好風《烏夜曲》，快雲奇雨白公祠」，「西極崑侖方右顧，中原郡縣盡東傾」（《由峨眉下山欲遊瓦屋》），「拚與一旬三度醉，蕭然兩叟萬枝花」，「雪後商量無限味，春前多少未開花」，「使車愧未周天下，遊記今才補粵西」，「眞可絕交何必論，既能招隱不煩詩」，「待傾除歲陳醅酒，來看破春油菜花」。

《新世說・文學》　何子貞以書法名海內，然其生平學問，專肆力於《史》、《漢》。罷官後，恆爲各省大（史）〔吏〕聘修通志，體例精嚴，撰述贍洽。詩宗昌黎、東坡，有蒼莽橫逸之氣。所著有《史漢地理合證》、《東洲草堂詩文集》、《玄女室雜記》、《春陵倦憶錄》，士林珍之。

分　論

《寄家書》　《味蔬詩話》卷二：何文安公未遇時，子貞先生方在襁褓，太夫人負之入後園采薪，被薪枝傷其目，終不愈。子貞詩特秀出，典試黔南，《寄家書》云【略】。張海門師曰：眞語不嫌淺，應推此種。

《夜雨念應試士子》　《十朝詩乘》卷一六：子貞以道光甲辰典黔試。【略】迨入闈，復遇雨，有《夜雨念應試士子詩》云：【略】好士之誠，溢於言表。是科闈墨經策俱佳，爲黔中創見。

《別顧先生祠》　《射鷹樓詩話》卷八：全首眞樸渾厚。《十朝詩乘》卷一六：具言先生之學，有裨治道。蓋自阮文達撰國史《儒林傳》，以亭林舉首，得子貞闡發之，益復著明。道、咸間國步陂隔，士大夫猶知導揚正學，範圍人心。後來中興之基，實肇於此。

《題張黑女誌》　夏敬觀《學山詩話》：奚林者，名成榑，諸城人，靈巖之僧也。【略】清代僧人，好古博雅精鑒藏者，尚有六舟和尚。而此派題金石詩，乾、嘉詩人最爲擅場，皆前代所無。

《飛雲洞》　《射鷹樓詩話》卷五：何子貞師讀書數萬卷，下筆如潮如海，胸次高曠渾穆，遊其門者，如坐春風之中。近刊《使黔詩草》，中有《飛雲洞》七言古一篇，倏忽變幻，魚龍出沒。

《荊州渡江晚泊》　《射鷹樓詩話》卷一四：讀此詩可想其胸次之曠，視高青丘「函關日落聽雞度，華岳雲開立馬看」之作，無多讓也。

《素心蘭》　《射鷹樓詩話》卷一五：自來咏素心蘭，「心」字皆寫不出。道州何子貞師《素心蘭》七律頸聯云：「香逾淡處偏成蜜，色到眞時欲化雲。」寫「素」字可謂渾脫。師更有五言古一首，專寫「心」字，尤見神妙：「國香異凡

品，獨汝尤矜重。素素亦何深，心心看欲動。露鬢曉黏蟬，冰蠶春化蛹。胸前白似雪，想見西子捧。報君以赤心，厥語樸可悚。何如守芳潔，淡極不知寵。」

《玉荀堂詩》《射鷹樓詩話》卷二：作詩貴有天才、天趣，二者皆非人力所能及。近代詩極有天趣者，首推道州何子貞師。其《玉荀堂詩》純是天趣，直欲合東坡、山谷、渭南爲一手。

傳記

《碑傳集補》卷九熊少牧《誥授中憲大夫翰林院編修贈封資政大夫道州何君墓誌銘》君道州何氏，諱紹基，字子貞，晚自號蝯叟。前戶部尚書文安公長子。母廖太夫人。幼慧靜，孺染家學，試輒冠其偶。道光辛卯以優行貢成均。乙未舉鄉試第一，聯捷成進士，改庶常，散館授編修，充武英殿國史館協修、纂修、總纂，國史館提調。己亥、癸卯、丁未大考，俱賜文綺，歷典福建、貴州、廣東鄉試，得士稱盛。君學於經史，《說文》考訂尤研審，旁及金石、圖刻、律算，實事求是，識解精超。文宗先正義法，書根篆分會通大小率更、顏魯公、北海、東坡諸大家，自成一體。性夷白，與人無町畦。見不善，必面斥，改復如初。故人咸親其和，而憚其峻。咸豐壬子，以侍郎張文毅公保舉，特旨放四川學政。顯皇帝召對，詢家世外，備及學業、時務，畧移六刻始出，蓋已隱邀簡在矣。抵蜀任，士心翕感，文教蔚興。按部至南江縣鄭懷江冤獄，河東土司安安氏安平康母子爭襲各案，皆據所聞見入告，欽使至，均如所議平反讞結。又奉硃諭訪察地方一切情形具奏。君感知遇，直言無隱，權貴側目，謗讒熾騰。卒以條陳時事罣議鐫秩。時黃壽臣制府、樂彥亭將軍及士民殷拳挽轡，而君喜釋重荷，絕意仕進。角巾笻杖，縱探峨嵋、瓦屋諸峯，飲酒賦詩，匝月忘返。旋去蜀，主山左濼源、長沙城南書院有年。薄游吳、越，諸當事聘主揚州書局，校定《十三經注疏》，兼主孝廉堂講席。士以得游其門相誇耀。遇佳山水，徜徉自適。同治十三年秋，寓蘇州寢疾，遂不起，實七月二十日，享壽七十有五。生平誠厚端飭，深識古今成敗得失，慷慨敢爲。充提調時，擬遵純廟諭旨纂辦三品以下各臣列傳，條例已具，政府執不允所請。夫表潛闡幽之盛舉，曠不修者將百年，一旦仔之，有人迺阻於勢之所不得耑，識者爲是舉惜。又以謂君之辭提調爲非激也。西蜀距京師五千餘里，吏疵民患，得敢言者隨時入告，利病自昭，況輶軒有采風之職。舉其職而忌者即多方擠之，俾不復振，豈吾孟子所云「行止非人所能」爲固天耶？君自是勇於游，放於酒，毋亦其中有未慊者耶？所撰《東洲艸堂詩集》已刊行，古文、雜箸待梓。求書翰者，所至絹素山積，東西洋諸屬國珍隻字若拱璧焉。官學政時，迭捐軍饟，賞六品頂戴，隨帶加六級，以編修誥授中憲大夫。後以季弟紹京候選道貤封資政大夫。【略】悲夫！不忍銘君。然銘君孰於余宜？其辭曰：恭愼自將肝膽呈，厥緒未竟屯其亨。鞏藏幽夐昌嗣英，吾銘信後貽完名。

《續碑傳集》卷一八林昌彝《何紹基小傳》道州何子貞師，名紹基，字子貞，號東洲，一號蝯叟。道光乙未科湖南鄉試省元。丙申會試二甲進士，改庶常，散館授編修。歷典福建、廣東、貴州主考官，視學四川，平反命案枉死者十七人，奏參總督、布政司、按察司、知府等員置承審官七人於法，閭閻快之，咸以爲天眼開，事詳富順朱舍人鑑成文集。師內行出於天性，處家庭閒，恂恂孝友。其於學，無所不窺，博涉羣書，於六經、子、史皆有著述。尤精小學，旁及金石、碑版文字，凡歷朝掌故，無不了然於心。嘗論詩，以厚人倫、理性情、扶風化爲主。其爲詩，天才俊逸，奇趣橫生，一歸於溫柔敦厚之旨。長篇歌行，鞭笞雷電，震蕩乾坤，騰驤變化，得詩家舉重若輕之妙。師論詩喜宋東坡、山谷，其自爲詩直合蘇、黃爲一手。臨桂朱蓮甫侍御謂師詩「隨境觸發，鬱勃橫恣，適如其意之所欲出」，得吾師作詩之旨矣。書法具體平原，上溯周秦、兩漢，古篆籀下至六朝。南北碑版，搜輯至千餘種。皆心摹手追，卓然自成一子，草書尤爲一代之冠。海內求書者門如市，京師爲之紙貴。師作書，執筆用懸擊，若開強弓勁弩，取李廣猨臂彎弓之義，故晚年自號猨叟。著有《惜道味齋經說》八卷、《說文段注駁正》四卷、《詩文集》十六卷、《試閩草》一卷、《試黔草》一卷、《試粵草》一卷、《瓦屋山游草》一卷。善化賀耦耕中丞題其詩草云：「忠孝鬱至性，一卷三綱繆。行身式曾閔，餘事兼韓、歐。」世以爲確論。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郭尚先》附　何紹基，字子貞，湖南道州人。父凌漢，官戶部尚書，自有傳。紹基道光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

授編修。十九年充福建鄉試正考官。二十四年充貴州鄉試副考官。二十九年充廣東鄉試副考官，甄拔多瑰才。咸豐二年提督四川學政，崇學敦教，士皆悅服。按部所至，尤留心民生利病。南江鄭懷江冤獄及河東土司安安氏安平康母子爭襲各事，皆據所見入告，悉如所議平反。未幾，以言事罣吏議。歸，先後主山東、湖南及浙江孝廉堂各講席。同治十二年卒，年七十五。生平於諸經、《說文》考訂之學嗜之最深，旁及金石、圖畫、篆刻、律算，博綜覃思，識解超邁，能補前人所未逮。性卓犖，豪於飲，客與之言，侃侃窮日夜，一材一藝，時蒙特賞。然非所心服，雖名公卿不苟推許也。詩瀕瀚曼衍，宗李、杜、韓、蘇諸家。書法入顏魯公之室，尤爲世所寶。著有《東洲草堂詩鈔》三十卷。

《國朝書畫家筆錄》卷三　何紹基，字子貞，號東洲，一號猨叟，湖南道州人。道光乙未解元，丙申進士，旋授編修，屢掌文衡。內行出於天性，處家庭間，恂恂孝友。於學無所不窺，六經、子史皆有著述。尤精小學。詩天才俊逸，奇趣橫生。書法具體平原，上溯周秦、兩漢古篆籀，下至六朝南北碑版，搜輯至千餘種，皆心摹手追，卓然自成一子。草書尤爲一代之冠，海內求書者門如市，京師爲之紙貴。作書執筆用懸擊，若開強弓勁弩。取李廣猨臂彎弓之義，故晚年自號猨叟。著有《惜道味齋經說》八卷、《說文段註駁正》四卷、《詩文集》十六卷。

《詞林輯略》卷六　何紹基，淩漢子，字子貞，號蝯叟，湖南道州人。散館授編修。著有《東州草堂集》。

紀事

作家逸事

《瞑菴雜識》卷三　何編修紹基工書，有重名，達官富商齎金幣求之，往往弗得。嘗之永州，訪楊翰，距城數里，忽覺飢倦，因憩村店。具食時，資裝已先入城，食已，主人索錢，紹基無可與，請爲作書，主人不可，乃質衣而行。楊翰聞之，笑曰：「何先生書亦有時不博一飽耶？」

《舊聞隨筆》卷二　道州何子貞先生（紹基）於咸豐初過皖時，粵匪方熾。大吏觴之大觀亭，酒半，論世事，謂目前諸公無足戡亂者。或詢了此爲誰？先生掀髯笑曰：「吾意中有三人：胡潤芝、曾滌生、沈幼丹也。」先生書法最工，嘗手書一聯贈曾文正公云：「眞宰相才葵向日，大光明地月當門。」又至黃州，吾邑徐勇烈公（豐玉）方爲守，館之於雪堂，因徧游西山諸勝，醉後書一聯云：「雪壁寫東坡，大好江山，天與此堂占卻；芳樽開北海，無邊風月，我如孤鶴飛來。」自謂集《爭坐位》字爲聯，有至二十七字者，未嘗放筆直書爲恨。勇烈裂帛請書之，云：「行路有何難？我嘗從天柱、九疑、三塗、太白、紫閣、終南，直到上京王者地；得師眞不易，所願與高堂、二戴、安國、子長、相如、正則，同依東魯聖人家。」

《近代人物志・何紹基》　李記：（同，八，三，二一。）編修何紹基，實不學而狂，徒以善書傾動一世，敢爲大言，高自標置，中實柔媚，逢迎貴要，以取多金，蓋江湖招搖之士，而世人無識，干謁所至，爭相迎奉，予嘗疾之，以爲此亦國家蠹亂之所由生也。又：（同，九，閏，七。）楊笙吾邑令東請午飯，言道州何紹基來越，故邀予作文士飲，辭却之。王記：（同，十，二，二九。）四川人言何貞老督蜀學政爲近日第一。又岱青言何貞老書，唐以前妙品也，在顏眞卿之上。翁記：（同，一一，一一，一九。）蘇州晤何子貞前輩，七十四歲，足不能行，留滯江南何爲哉？王記：（光，三三，二，廿。）看何貞翁雜文，感昔知音，亦始知此公有學識，不易及也。又：（宣，二，七，一六。）何貞翁文集，乃甚自信其詩，亦如曾侯自信其書，不足爲外人道也。

作品本事

《錢崙仙同年玉堂歸娶圖集錢仲文句六首》　錢振倫《玉堂歸娶圖後序》：道光戊戌，幸捷南宮，引瞻北陛。題亳錫寵，容參丹地之深嚴；簉羽隨行，眞到木天之清邃。【略】室人樂安君，毓質聖湖，締盟髫歲。婦能義事，方資佐餕之勞；我未成名，敢怨傾筐之晚。於是謹援往例，優乞假期。指故里以遄征，瞻重闈而肅拜。賜承文綺，儲爲納采之儀；讌撤紅綾，侑是合歡之

席。卜云其吉，禮在則然。同年鈕松泉、沈念農二君，【略】爲徵詩而製啓，爰即景以成圖。《示樸齋隨筆》：《玉堂歸娶圖》以隨園爲最著，而溧陽相國早開其先，類書多引前明張藻仲事，實則中年遲婚，未爲佳典。若楊廷和、徐階，則皆見於《明史》，而吳梅村則見於《行狀》者也。余戊戌乞假歸娶作圖，都中同年題者甚多。何子貞詩云：【略】錢恂《吳興錢氏家乘》：第六世振倫，【略】元配氏任，爲仁和太學生鳳儀公長女。又：公有《玉堂歸娶圖》，久失；除駢文中徵詩啓外，凡題詠均無考，惟何子貞紹基《東洲草堂詩》中有集句六首，云：【略】。

《別顧先生祠》 苗夔《東洲草堂詩鈔叙》：歲癸卯，子貞集同人鳩資創建亭林顧先生祠於城西慈仁寺西隅隙地，每歲春秋及先生生日，皆舉祀事。嘗有《春禊》、《秋禊》二圖，同人多賦詩紀事。訖今計之，前此與祭者，湯海秋、徐星翁已逝，蘇賡堂、陳頌南、許印林、王艮軒、馮敬亭、趙伯厚、朱伯韓、鄭浣香、葉東翁、王子懷、楊墨林、子言兄弟，皆先後歸里，羅椒生、朱亮甫、莊衛生、魏默深，俱外擢。後至者來往無定，惟余與石舟、子貞則每舉咸在。余之學，私淑亭林；子貞、石舟，則皆讀亭林書，而仰止行止者也。《雪橋詩話》卷一二：先生以康熙七年在都寓慈仁寺。道光二十三年夏，子貞鳩資爲先生建祠堂，於寺西偏隙地一區，架屋三楹，几筵禮器悉備，歲春秋致饗祀焉。二十四年落成，二月十四日公祭，張石舟撰祭文。五月二十八日，先生生日，祭文亦石州所撰。先生由淮陰渡江歸唐市，萬年少嘗爲作《秋江別思圖》，卷子初歸休寧程孟嘉，易疇徵君爲作跋，後歸蔡友石太僕。丁未冬，太僕子小石司業見石州所撰《亭林年譜》載有此圖，出卷索題，子貞手摹一本，置之亭林祠堂後，此卷爲人取去。同治間，祁文恪物色得之，復歸祠中。

《峨眉縣齋贈秦丈（壬辰年欽賜舉人）》 《十朝詩乘》卷一一：史館列傳名臣者，無三品以下官，乾隆三十年。高宗諭曰：「列傳以人不以官，大臣中如有足紀及過跡罪狀，自當直書。若循分供職，歷任未久，無所表見者，其人本無足輕重，何必濫登？若僅以爵秩崇卑爲斷，則科道中有對章建白，實裨民生國計者，轉置而不錄，豈非闕典？」屢諭館臣，迄未奉行。迨道光朝，何子貞充國史提調官，創擬條例，欲遍蒐官書私集，補撰國初以來三品以下名臣列傳。商之總裁，某相國堅執不可，遂拂衣而退。其《峨眉縣齋贈秦丈詩》述及是事，云：「惟先文恪公，【略】重尋馬、班例。」言之猶有餘慨。

《舟中雜詩》七 《瞑庵雜識》卷二：湖南初推釐金，倚任士紳，委員皆折節下之，執禮甚恭。自惲世臨罷後，代之者以裁抑士紳爲大經濟，釐局概改用委員，而委員益自矜貴。何紹基過岳州絕句云：「湘省釐金薪水寬，委員平地起波瀾。見人踞傲無規矩，坐卡如斯況做官。」

著録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東洲草堂詩鈔》二十七卷，何紹基撰。紹基見經部小學類字書。臣謹案：紹基書法，具體平原。論詩以厚人倫、理性情、扶風化爲主，故其詩，天才俊逸，奇趣橫生，一歸於溫柔敦厚之旨。長篇歌行，鞭笞雷霆，震蕩乾坤，騰驤變化，冶蘇、黃於一鑪，傑作也。

雜録

《國朝書人輯略》卷一〇引《楹聯叢話》 何子貞太史工書，無帖不摹，尤喜臨《爭坐位帖》。

又引《曾文正公家書》 子貞現臨隸字，每日臨七、八葉，今年已千葉矣。近又考訂《漢書》之譌，每日手不釋卷。蓋子貞之學，長於五事：一曰《儀禮》精，二曰《漢書》熟，三曰《說文》精，四曰各體詩好，五曰字好。渠意皆欲有所傳於後，以余觀之，三者余不甚精，不知深淺，究竟何如，若字則必傳千古無疑矣。詩亦非時下諸人所及。

又引《國朝正雅集小傳》 太史平日博覽羣籍，卓犖自豪，雅量能飲。工書。考訂金石，補前人所未逮。客與之言，侃侃窮日夜，非其心服，雖名公卿不苟推許，而一材一藝之士，或時蒙特賞。

又引《息柯雜著》 何貞老書，專從顏清臣問津。積數十年功力，探源篆、隸，入神化境。此册書《黃庭》，圓勁精渾，仍從琅邪，上掩山陰，數百年書法於斯一振。如此小字，人間不能有第二本。仰雲寶藏，當覓精能手鉤

摹上石，使後世不獨寶重山陰也。

又　何貞老書探源篆、隸，晚年尤自課勤甚，摹衡興，祖張公，方多本，神與跡化。此聯未著款，爲石若所得，筆筆有漢人風味。

《皇清書史》卷一三　何慶涵（紹基子）撰《墓表》云：「書法胎原魯公，融會北海、東坡，自成一家。兼工篆隸。」

又　林昌彝撰《小傳》云：「書法具體平原，上溯周秦、兩漢古篆籀，下至六朝南北碑，皆心摹手追，卓然自成一家。草書尤爲一代之冠。海內求書者門如市，京師爲之紙貴。師作書執筆用懸腕，若開強弓勁弩。取李廣猿臂彎之義，故自號猿叟。」

又引《海天琴思錄》　東洲師書法遒勁，是蓋得力於北魏人筆法者。於唐人喜李北海、顏魯公兩家。常教人學書先從和尚碑、道因碑兩家入手，而後歸宿於顏或歸宿於李。作書用懸腕，懸腕則臂有力。他人不能懸腕，所以不能用筆而轉爲筆用也。師自號猿叟，蓋取乎李廣猿臂翁之意，作《猿臂翁歌》。

又引林昌彝《硯耕緒錄》　唐人書法以顏魯公、李北海爲二大家。道州何子貞師於二家書法均所私淑。

又　梁章鉅曰：「工書，無帖不摹，尤喜臨《爭座位》。」

又引《求闕齋日記》　曾國藩曰：「子貞現臨隸字，每日臨七、八葉，今年已千葉矣。必傳千古無疑。」

又引《夢園叢說》　猿叟書雖信手塗抹，皆有一段眞率之趣。息柯居士極力摹擬，尙不過得其皮毛耳。

又引《木葉廔法書記》　太史大楷喜學《道因碑》，細楷師《麻姑仙壇記》。能懸肘迴腕作蠅頭書，寬展遒麗，明以來所罕見。行書師《爭座》帖，分隸摹張遷《禮器》諸碑，小篆學漢碑額。亦間治印及摹鐘鼎文。獨草書未能中程，蓋國初書家自青主覺斯諸公後卽無工草書者，故雖以太史之天資、學力，亦不能不爲時代所囿也。太史書以中年爲佳，罷官後所作略有習氣。

又　太史嘗與漢軍閻硯香太守德林同游百泉。太守亦書家也。偶見太史懸臂迴腕作蠅頭楷，乃大驚服，亟呼衣冠向之下拜，太史有詩記之。晚年取《李廣傳》「猿臂善射」之語，自署猿叟。其仇家吳人汪堃遂於所著《寄蝸殘贅》小說中極口凌轢。余舊譔《論印絕句六十首》，中有一絕云：「偶拈猿字戲鐫章，自詡平生臂力強。不意吳兒太輕薄，竟將異種詆歐陽。」卽詠此事也。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四　何淩漢，字雲門，號仙查，湖南道州人。嘉慶乙丑探花，官工部尙書，謚文安。書法華亭。余家藏有先叔祖梅坡公款行書大屏四幀。子紹基，字子貞，晚號蝯叟，又號東洲居士。道光丙申翰林，官洗馬。書法平原，兼篆隸。偶寫竹蘭。著《隸考》、《東洲草堂詩》。瞿鹿田水部藏其尊人子皐太守寸楷墓表銘，融化平原，思力交至，余曾代爲裝册。姜穎生孝廉藏有行書寬屏四幀，時款「戊午大雪」。翰臣同年張詞甫刺史藏有小行書，錄舊作橫幅。孫松門上舍藏有墨蘭立幀，隸書「湘影」二字，行書題款三行。

吳敏樹

論述

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　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文學爲事。既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

《新世說・文學》　桐城之文，末流倣效，不免流於空疏。曾滌生、吳南屏同起而振之。南屏不屑奉一先生之言以自隘，卒其所得，與姚氏無一不合。（吳名敏樹，湖南巴陵人。爲湘楚古文大家。其治經也，融會漢、宋，兼通性理、典章之學，不愧近世之鉅儒。著有《柈湖文集》。）

《近代名人小傳・文苑》　曾國藩文學班固，而自謂啓于姚鼐。其時士爭號桐城派，獨敏樹以草野之士嚮香柳子厚，謂桐城派名稱不當。國藩亦服其論，視爲畏友，評所爲文，謂：其字字若履危石而下，力足舉百鈞。吾讀其游記，覺此身當秋夜卧船艙，游岳陽湖畔，聽蛙看月矣。古所稱能發山川之奧，寫草木之神者，非與？字南屏，巴陵人，貢生，官教諭。以文譽動時，從學者衆，晚而漸富。然當壯歲，數來往國藩軍中，唯論文章，未嘗一營仕擢，故終于一校。是眞能以豐草長林爲樂者矣。詩不多作，而皆精潔。有文

集行世。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七　國初古文家推侯、魏、汪、姜。自望溪以義法倡，後進海峯、惜抱繼之，海內遂有桐城派之目。南屏崛起湖湘，亦推挹望溪，而於劉、姚二家皆致不滿。其論文大旨，具見於《與歐陽篠岑書》中。詩則取徑陶、韋，間亦參以杜法。關中徐太常法績典試湖南，搜遺卷得六人，南屏與左文襄在焉。粵寇起，湘中人士多投筆從戎，驟致貴顯。南屏獨閉戶著述。轉徙兵間，不廢嘯咏。所著《春秋三傳義求》、《詩國風原指》諸書，皆確有心得，異乎尋常經生家言。

傳記

《續碑傳集》卷八〇杜貴墀《吳先生傳》　巴陵多樸實厚重之儒。自爲縣以來，更歷千數百年，以古文名天下，而貴墀幸及親見之也蓋一人焉，其姓吳氏，其諱敏樹，其字南屏，其居巴陵之銅柈湖，其官由道光壬辰舉人教諭瀏陽，其生始嘉慶乙丑，終同治癸酉，其學六經，其文則宋代曾、歐二氏之文而非一世之文也。先生幼穎悟，從師受《左》、《國》、《史》、《漢》諸書，即能通其意。稍長爲詩，與鄰近毛西垣孝廉相唱和。時藝獨喜明歸氏震川。既得舉，益專意古文之學。是時上元梅郎中曾亮方以歸氏古文鳴京師，而朱侍御琦、邵舍人懿辰、王戶部錫振諸人爲之先後。先生甲辰之年入都試禮部，所序《歸文別鈔》爲瑞安項孝廉傳霖攜去，以達梅郎中先生，由是有古文名。鉅人多求識先生，而湘鄉曾文正公國藩與交尤篤。然先生雅自矜重，功名形勢之地可借以收聲實者，不以自涴。嘗言：「人之於古，豈特效其文哉？必行誼無不與合，而後吾文從焉。」生平辭受取與兢兢嚴尺寸，不使其身一日居於可愧。官瀏陽，小有不合，即自免去。咸豐初，曾公以侍郎倡楚南義士東向擊賊，天下賢豪雲附景從。其率師下武昌也，先生與見郡西之岳陽樓，從容道故，殷殷詢兵事，堅請與俱。先生不可，即別去。終公之身，先生不以私干。先生體肥，能飲噉。目光炯炯，若有薄膚裏其睛而外突。掌表瑩白而裏朱，著盥匜中，若朝霞之映波接物，莊而和。與言必誠意，所不可則相對以默，其人逡巡自去。家有聽雨樓，爲兄弟觴詠之所。弟卒，遂廢樓不居。於故舊終身不忘，然不苟稱許。獨喜毛孝廉詩，爲梓行之。毛孝廉既死，孑然無侶，獨常徜徉洞庭君山及城南之呂仙亭。卒之前數歲，大病而瘉，因更號樂生翁。或貽唐製巾忻然著之，跨小驢循行湖畔，遇可留家則繫驢飲酒，自譜小詞爲贈。後竟以遊卒長沙。當東南初定，先生棹舟金陵，因以其閒陟石鐘、匡廬、大小孤山，遊宴西湖。回舟泊漢渚，登余所寓晴川閣，作重九而歸。時同治戊辰歲也。其在金陵，文正公館爲上客。幕府故多賢豪，而一時名流以公故，多客金陵。沿江諸營，亦往往而有聞先生至，則皆相就交驩。公貽先生詩章，大江南北繼先生和者三百餘人，海內傳爲篋郃倡和詩。篋郃者，詩首尾二韻上相吐握之勤，文人聲氣之廣，中興盛事，蓋近今僅見云。自初識字，無一日去書，亦竟無一事累其學者。論文甚不取宗派之說，謂當博取諸古書，烏有建一先生言以自域者。厭薄時人以搖曳取媚爲歸體，著《史記別鈔》以正之。詩主黃山谷，造句矜慎，而味醰深。所手定稿曰《柈湖文錄》、曰《稿湖詩錄》、曰《釣者風》。嘗謂貴墀：「吾稿不及吾自定，後事烏可知。貴墀所聞，吾巴陵耆舊，非無撰著，然以未及刊，故多不傳。」先生是言，蓋有深痛焉。先生身不廁朝籍，無高文典册之作。曾文正客先生金陵節署，從容爲言，吾一旦不幸，誌銘當以屬子，後竟不然，然近今稱古文者必首曾文正及先生。曾文正謂先生文字如履危石，落紙乃遲重絕倫也。少與同里方稼軒兵部同治經學，頗主其說。著有《論語大學中庸考義別鈔》、《春秋三傳義求》、《孟子考義》、《發詩國風原指》及《柈湖詩話》、《湖上客談》、《年譜》諸書，藏於家。子念謀，舉人，官安徽知縣；念穀，副貢生，能文章，早卒。均不愧名父子云。

又郭嵩燾《吳君墓表》　君巴陵吳氏，諱敏樹，字本深，其自號曰南屏，學者稱南屏先生。祖傳經用貲財雄鄉里。父達德，爲善益力，歲歉貸貧民穀逾萬石不償，有名湖湘間。至君，始以文學起家。自少讀書，常兼人爲文章，力求岸異，刮去世俗之見。見者驚歎，以爲非常人。年二十九，舉壬辰科鄉試，益專力詩古文之學。方是時，上元梅郎中曾亮倡古文義法京師，傳其師桐城姚先生之說。唐、宋以後，治古文者獨明崑山歸氏，國朝桐城方氏、劉氏相嬗爲正宗。君少習爲制藝，應科舉，獨喜應試之文，崇尚歸氏。聞歸氏有古文，求得其書，擇其紀事可喜者錄之，裒然成册，不知其時尚也。游京師，有見者以聞於梅郎中，於是君能爲古文之名日盛於京師。而君言古文

顧獨不喜歸氏，以爲詩書六藝皆文也。其流爲司馬遷，得遷之奇者韓氏耳。歐陽公又學韓氏，而得其逸。而自言爲文得歐陽氏之逸，歸氏之文同得之歐陽氏，而語其極未逮也。故於當時宗派之說不以自居，而視明以來爲文者得失利病之數，固無校於其心也。凡君所得，山水之奇，朋友之歡及博觀周秦、兩漢之書見聞所及瑰行軼迹，以資益其文之氣勢，微吟緩步，獨喜自負久之。以大挑選授瀏陽縣教諭，旋自免去。從弟士邁構九江樓君山，有湖山花木之勝，君樂之，爲堂於其前，曰鶴茗堂，而建北渚亭其左。歲嘗自其家棹小舟，載書策行九十里，至所謂九江樓者，讀書吟咏於其中。累月經時，憑闌望遠，雲煙淡碧，澄澈如鏡。或時聞風濤萬頃雷霆之聲，以發其文趣，視人世忻戚得喪無累於其心，以自適其超遠曠逸之趣，此君文之所以獨絕於人也。君孝友恂恂，貌溫而氣怡，惠施而博與。尤篤於故舊，所與交，盡始終之義，無相違異。以所能引逮後進，傾懷與之，必及其成乃已。曾文正公尤善君之文，欲使治幕事，辭不赴。已而走視文正公軍中，文正公大歡，賦詩曰：「黃金可成河可塞，惟有好懷不易開。」未幾而文正公薨。逾年，君亦病，適有復修《沅湘耆舊集》之役，遂卒於長沙書局。君生於嘉慶十年乙丑歲七月二十四日，卒於同治十二年癸酉歲八月十一日，年六十有九。夫人何氏。子三人：念謀，舉人，安徽候補知縣；宏基，四川候補縣丞；鏡蓉，副榜，先君卒。女三人。所著《周易注義補象》、《國風原指》、《論語考異》、《孟子考義發》、《孝經章句》、《史記別錄》、《枰湖文錄》、《枰湖詩錄》，通若干卷。湖南二百年文章之盛，推曾文正公及君，而君意趣曠然，無忤於物，而物亦卒莫洽有得於古文人之風。夫人苟有得於其心，則常內自足焉，以無願乎其外視，外物之至無加損益於其心也，是以樂之終身而無所歉。君之於文，其庶矣乎。然觀其爲人，益足知其文之深也。吾故表而著之，以告楚人之能詩古文者。某年月日表。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孫鼎臣》 吳敏樹，字南屏，湖南巴陵人。道光十二年舉人。官瀏陽縣訓導，以不能行其志自免歸。敏樹少治詩。既治古文，得桐城家法。嘗客京師，與梅曾亮、朱琦、邵懿辰、王拯、孫衣言及鄉人曾國藩講古文經學。國藩督兩江，敏樹東遊，從國藩閱武，徧歷各郡相倡和。著有《枰湖文集》十二卷。

紀事

朱克敬《儒林瑣記》 吳敏樹，字南屏，湖南巴陵人。道光壬辰科舉人。選官瀏陽縣教諭，年餘即告歸。家居弦誦，謝絕聲華。平湖張金鏞督學湖南，尊儒愛才，備極誠禮，士以得見爲幸，獨敏樹終不可見。敏樹博研諸學，于古文用力尤深。蘊藉夷猶，得震川之致，曾國藩稱爲文中逸品。著有《枰湖詩文錄》。

《輓王立生》 《雪橋詩話續集》卷八：王立生，名治模，浙江龍泉人。爲諸生，家貧，從其親友習刑家言者來湖南。高才讀書，下筆數千字。嘗以質巴陵吳本深，嚴削之，不憚，益勤。余外王舅李蔭庭廉訪延入幕。廉訪意氣軒豁，立生以肝膽許之。兵起，廉訪再守寶慶，有《先後守寶錄》，皆立生所與籌畫。客死寶慶，年止三十餘。長沙丁果臣繼在廉訪所，丁巳春，武昌賊退，起立生旅柩取道身送之浙。本深《立生輓詩》云：【略】。

著録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枰湖文錄》八卷，吳敏樹撰。敏樹字南屏，湖南巴陵人。道光壬辰舉人，瀏陽縣訓導。臣謹案：敏樹好爲古文辭。曾國藩稱其文節之頓挫，不矜奇辭奧句，而字字若履危石而下其中間適之，文清曠自怡，蕭然物外，與柳州山水諸記爲近云。

戴望

《復堂日記》卷七 交德清戴望子高，爲銅士先生文孫，陳碩父先生弟子也。聞聲相思，傾蓋如故。經術辭章，涂徑略近。海隅羈旅，忽得俊人。所

著《臨谿集》，詩文修飭，雅有榘度。《錢唐江別江庭》云：「握手一爲別，愁如江水長。烟波風雪裏，今夕度錢唐。獨舉傷鴻鵠，行歌類鳳皇。男兒身七尺，空自負昂藏。」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九　戴望字子高，德清人，諸生。有《謫麐堂集》。

又　子高治樸學有至行，博野顏氏諸書，南方之學者傳習頗罕，獨子高讀而嗜焉，輯《顏氏學記》十卷。嗣治《公羊春秋》，確守家法，成《戴氏論語注》二十卷。往往以《公羊》互證，自成一家言。詩清朗恬雅，翛然不染廛壒。

《平等閣詩話》卷二　杭州潘鳳洲舍人（鴻）讀予《詩話》，知予欲覓戴子高詩，迺手錄戴詩數篇見寄，并述其遺事曰：鴻曩偕戴君避亂閩嶠，知其言行最詳。子高爲人清標拔俗，有晉人風概，喜談明季逸聞。嘗從陳碩甫徵君（奐）、宋于庭大令（翔鳳）受學。精思彊記，洞究經籍。著有《論語注》二十卷、《證文》四卷、《顏氏學記》十卷，名流爲次第刊之。既沒，趙撝叔大令（之謙）輯其古文詩篇刊于江西，曰《謫麐堂集》，施均父爲撰墓表附載集中。

《寓意》　《平等閣詩話》卷二：秀句曼辭，叙事隱約，均父謂其得楚《騷》遺義，可謂知言。

施補華《戴子高墓表》　同治十二年二月，國子監典籍銜候選訓導戴君卒于金陵。其年七月，海甯人唐仁壽，以其柩歸湖州。十月，歸安丁寶書、烏程施補華卜葬君於仁皇山之東麓，去其先塋一里而近。既葬，補華爲表其墓曰：君諱望，字子高。先世德清名族，至君之曾祖諱某始遷郡中。君祖銅士先生，諱銘金，以詩詞名嘉、道閒，有三子，皆俊才，而伯、叔早殞。仲氏諱福謙，字琴莊，中道光丁酉舉人，君之考也。君生四歲，其考復歿於京師。當是時，君之曾祖年八十餘，祖五十餘，皆在。母及諸母皆寡。三世煢煢，抱一孺子而泣。而君生有奇慧，六七歲時，讀書日數十行，人謂戴氏垂絕而續矣。而曾祖與祖，殂謝相繼，家貧歲饑，蓋無依賴。於是君挾册悲誦，寡母節衣縮食，資君以學。時時空無，相對啜泣。然君雖孤貧荏弱，端緒則見。烏程程君可大樸學至行，君奉爲師，而友丁君及予，晨夕淬厲，不懈益勤。十數年中，君之學凡三變：始爲詞章之學，已爲性理之學，最後至蘇州，謁陳徵士奐，而請業焉，遂專力於考據訓詁。學未大成，而庚申之亂作。亂之初作也，君奉寡母避之城南東林山。久而饑困，無所得食，其至戚方官閩中，寡母命君往依之。明年，遂至閩中。今上之元年，君自閩中歸，思迎其母，而湖州已覆。君聞，仰天長號，僵僕數四。已而出入豺虎之叢，以尋其母，暮行晝伏，神咨鬼諏，淹旬滯月，卒無所遇。遇予賊中，執手慟哭而去。三年，官軍復湖州，君歸省其祖父之墓，復與予遇。由是佐幕蘇州，校書金陵，至痛在心，未壯而艾，時時寄書述其病苦。然君於顛頓狼狽呻吟哭泣之時，獨不廢學，學能進而益上。由考據訓詁之精，以通古人微言大義，斐然有述作之志。爲《戴氏論語注》若干卷、輯《習齋顏氏學記》若干卷、校正《管子》若干卷，又爲《尚書述》未成，而病以亟矣。蓋君自至金陵數病，病稍閒即著書，復作乃止。如是六、七年，至於不可爲以卒。無子，以族子後之。嗚呼噫嘻，君自始生以至既卒，三十七年之中，無一日不可哀傷惻怛者。造物者之於君，可謂酷矣，豈所謂命也耶！而學術以成就如此卓卓，又似不偶然者，豈於此有所予，必於彼有所奪耶？然前世學人，福澤壽考，時有兼得之者，又豈君適丁是艱耶！三世煢煢，望於君者何如？而君則既歿矣。君之學術，山陰趙之謙錄入《續漢學師承記》，所著詩文亦爲栞刻，今不詳叙。叙其區區僅有之者，致窮於天如此，與天下學人共惜之。（吳桐雲云：末路往復，嘅嘆聲凄，以悲神鏡似六一子高傳矣。）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謫麐堂遺集》文二卷、詩二卷，戴望撰。

張　澍

錢儀吉《養素堂文集序》　君英聰絕人，讀書務博覽，又足跡徧天下山川助其興，識見尤擴。而論文之旨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言色澤也。若徒剽取道學語以矜名高，吾不爲也。」又常語余曰：「文要氣清。氣清，雖滿紙光怪，不失爲清。駢儷、散行，其體一也，世人輒歧而視之，僞矣。」故文集中偶散不分，是職志耳。君于經史皆有篹箸，而《姓氏五書》尤爲絕學。茲栞文集，數千里寓書囑爲序。余與君情親如弟兄，見則相驩，離則相思，所謂金石之交也。故牽連述作吏之梗槩，以章君之風操。若其文之沈浸醲郁，含英咀雪，肅穆典括，兼以雅健深雄，識者自能辨之，無俟贅也。

馬疏《養素堂詩集跋》　介侯師主講蘭山，疏從之學。師訓及門，以經、史爲宗，詞章次之。洎（疏）捷南宮，入詞館，旋改外任，師時以勤政愛民之道寓書相勖，故疏歷宰數邑無惡聲於民者，遵良誨也。既而師由江右歸，疏亦奉諱旋里。承師以《養素堂文集》暨《姓氏書》二種賜寄，並訓疏以讀書務蘄至於古人。疏謹爲詩數章答其意。嗣師將刻詩集，附試帖一卷，命疏校訂。疏因憶師言，曩昔所作八韻詩五百餘篇，稿爲尹若庭大令借鈔軼去，今所存乃居官日偶出課士，閒有掌教書院爲諸生示程，及與朋儕鬥韻之作，不過百十首。格調崛彊，未能柔諧。疏受讀之，閎深堅厚，無纖佻習，非讀書破萬卷不能爲此，信可存也。爰述其顛末於後。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三　張澍，字時霖，一字伯瀹，號介侯，又號介白，武威人。

又　介侯文章鉅麗，爲時所稱。阮文達以爲南方學者未能或先也。其詩凌紙勃發，不拘格律，故恆有音均失調之處，而光氣固不可掩。

《清儒學案小傳》卷一五　乾、嘉之際，考據之學方盛。隴西僻遠，傳人較稀，介侯崛起，以博洽名。著書宏富，爲邊方之傑。階州邢氏雨民名輩差先，而搜集《金石編》，述文獻學派，亦與之相近焉。述介侯學案。

又附錄　先生性愛遠游，齊、魯、豫、晉、吳、越、楚、粵，嘗再三至。黔、蜀、江右則筮仕之邦，凡所涉歷山川，助其興，悉發於文。其論文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言色澤也。徒法言正論無色澤，類於語錄，何以爲文？」又曰：「文須氣清，氣清則滿紙光怪不失爲清。駢體，散行一也，俗人歧視之，偏矣。故吾所定偶散不分，是職志也。」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張澍傳》　張澍，字介侯，甘肅武威人。嘉慶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時年甫十九。博聞麗藻，一時驚爲異人。散館授知縣，選貴州玉屏，官數年引疾歸。復出謁選，會李家樓河隄潰決，兩江總督百齡奏辟赴工，以勞叙選四川屏山，攝興文，旋丁父艱歸。再起，令江西之永新，署臨江通判，以上漕銀緩去官。開復補瀘谿，再以憂去，遂不出。澍之改官也，朝論惜之。及爲吏，政事修明，所至令行禁止。然性亢直，時時責善於長官。在黔時，滇撫初彭齡過縣，從者索金，抶之百，其任屏山，以署任貪黷事上揭，大府駭然，議調署他缺，勒署者休致以息事。澍曰：「瘴惡舉賢，上官職也。某不敢與聞。且不願因案調繁。」卒解任聽勘。久之，事乃白。四川總督爲澍座主，甫入蜀，即具疏舉劾，屬吏震悚。澍上書言其徇情市恩，如所舉某守賕某令，但佞佛耳。其狂直如此。蜀歲饑，澍多方賑糶，法周弊絕，民乃大飽。後主講蘭州，大旱，猶與那彥成書，言賑事戒遲緩、戒拘方、戒遣使云。澍讀書務博覽，經史皆有纂著。同時講漢學者，武進臧鏞堂、高郵王引之、棲霞郝懿行，所著書皆校正其譌誤。自著《詩小序翼說》文引經考證，亦蒐采極博。其論文不分偶散，振筆直書，輒十數紙。又性愛遠遊，齊、魯、豫、晉、吳、越、楚、粵，嘗再三至。黔、蜀、江右爲筮仕之邦，凡所涉歷，山川助其興。自定詩集二十六卷文集三十六卷，深雄雅健，時罕儷者。晚歲家秦，銳心文獻，纂《五涼舊聞》四十卷，輯關隴作者著述凡數十種。籍非鄉邦而其書闕佚者，亦摭拾爲《二酉堂叢書》。又著《三古人苑》、《續黔書》、《秦音》、《蜀典》，而《姓氏五書》尤爲絕學云。

《詞林輯略》卷五　張澍，字伯瀹，號介侯，陝西武威人。散館改江西瀘溪縣知縣。著有《續黔書》、《蜀典》、《姓氏五書》、《養素堂詩文集》。

錢儀吉《養素堂文集序》　武威張君介侯，余漆林世父甲寅典試陝西所取士也。乙卯赴禮闈，常見于世父寓。時余幼稚，兄學源與共筆研，砥厲以道義，伯父漁莊公深異之。迨己未成進士，館庶吉士，時相過從。冬月請假省親，辛酉春入都，散館改外任，銓貴州玉屏縣，館閣諸公無不惜之者。而君登車攬轡，有康濟之志，時季方二十一也。邑膴而衝，供億繹騷，靡有暇晷。凡曩日取給民者悉罷之，胥役毒害民者悉斥之，民大說。洎署遵義，案無留牘，盜皆出境。署廣順州，苗安耕作，士樂弦歌，民又大說。時余隨先大夫福建學政任所，音問常通，而君以道遠不能迎養，乃謝病歸。主講蘭山書院數載，以親季合告近例入都待銓。適李家樓河隄潰決，天子授刑部尚書百公總督兩江，悉君賢，奏請赴工効用，派管料場，祛宿弊幾盡，同事不便，銜之，君不顧也。合龍後，議叙歸部，遇缺即選得四川叙州府屬之屏山縣。縣昔爲馬湖府，全境幅員遼闊，與滇鄰界，民俗陵躒，嘓匪充斥。君下車宣布條教，諄諄告戒，民畏而愛之，訟息盜逃，境内大治。既而委署興文，攝屏山篆者陳某，故大猾也，攫取財貨不貲，逼死人命十六。君同任，投牒訟冤者數千人，陳某念眾怒沸騰，恐君上揭，潛逃伊弟資陽縣任所，相與商謀，捏端誣稟，爲先發制人之舉。君知之，乃將劣跡通詐，贓私叅巨萬，大府駭然。君止帶十五案人證晉省稟臬司，委員審訊。同寮素知陳某貪酷，

案皆眞實，若審則皋至不測；且人命重大，于臬司有礙。議調君大缺，勒陳氏兄弟休致以息事。君曰：「彈惡舉賢，上司之職也。某不敢與聞，亦不願因案調繁久之。」大府則刪改原詳，蒙混具奏，陳某革職，君解任，而案仍不審。會常制匍殂，蔣礪堂先生調四川總制，君之座主也。諸黨人大恐，乃懇求署制府以交出之贓銀作爲虧空，僅問城旦門丁書役十餘人充匍。君回任，余在京，聞此事，知羣小雖善搏噬，必不能損豪毛。以君之有守有爲，信之。遂署大足、銅梁，皆有治跡。後署南谿，匝月丁父艱，歸里服闋。赴部補官，寓余宅，行李蕭然，仍是書生況味，朝夕講藝論文，互相質難。凡三年，選江西永新。抗手而別。大抵君之治邑，愛百姓如卜武之牧羊，待胥役如郵良之御馬，故輿情愛戴，有神君之頌。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養素堂文集》三十五卷，張澍撰。

馮桂芬

論　述

吳雲《顯志堂集序》　先生爲文，根柢六經，風格雅與盧陵、南豐爲近，法度謹嚴，不驁馳騁，自有超軼絕塵之致。晚益致力於算術、小學，冥心孤詣於西法，尤多創解，糾正段注《說文》積稿逾尺，時推許君功臣、段氏諍友，洵爲篤論。

俞樾《顯志堂集序》　先生於學無所不通，而其意則在務爲當世有用之學，所著有《抗議》四十篇，蓋漢仲長公理《昌言》之流。方咸豐、同治間，吳會可謂多故矣，而於先生集中見二事焉，則皆大局之所繫：其一，迎師於皖，皖軍至，而東南以次底定，旋乾轉坤，於是乎在；其一，減三吳之浮賦，四百年來積重難返之弊一朝而除，爲東南無疆之福。而是二者稿皆出於先生。先生治經，通小學，故不爲浮詞。尤精隸首之學，能推而行之，清文之法生焉。叙庚申間事，有史筆。間爲小文，清而腴。

李鴻章《墓誌銘》　君生有異稟，幼擅文譽，工制舉業及駢體，中年以後乃肆力於古文，探源《左》、《國》，下及唐、宋。說經宗漢儒，亦不廢宋。精研小學，嘗手摹《楚金說文韻譜》叙而刊之。喜疇人家言，師事李申耆、李尚之兩先生。嘗以意造定向尺及反羅經用以步田繪圖，試行於川沙。

吳大澂《顯志堂集序》　道光朝，侯官林文忠公撫吳，有政聲。公餘之暇，與紫陽、正誼兩書院肄業士講求文藝，鑒別人倫，吾師林一馮公以學問文章受知於文忠最深，有一時無兩之譽。【略】公於書無所不讀，經史而外，天文、輿地、算學、小學、水利、農田無不精究，而尤諳於歷代掌故。公於文無所不長，詩古文辭、駢體制藝，無不卓然成一家言，而尤達於經世之學。集中所存《抗議》十五篇，於時政之得失、風俗之盛衰，言之深切著明。

王文濡《國朝文匯序》　道、咸之交，明道劬古外，雜以政治思潮，異軍突起，權輿於龔、魏，揚厲於湯、馮，其氣跌宕，其辭嶔崎。

蔣德鑿《夢柰詩稿序》　至於古近體詩，特君之緒餘，非畢生心力所專注，故所作無多。然觀其深窈之思，清雄之氣，沈鬱頓挫之筆，言近旨遠，寄托遙深，迥非庸手所能夢見。即小小結構，亦必別開生面，不落酬應恆蹊，乃嘆人之度量相越，誠不可以道里計。愚者刻舟求劍，壽陵餘子斤斤學步而反失之。豪傑之士務其大者、遠者，以餘事作詩，人或疑其不甚經意，乃所詣亦復超越如此！此何異崇山插漢別陽亦露其魁奇，大海迴瀾餘波猶形其蕩漾，氣脈宏深，隨處發見，夫豈部婁蹄涔所可比權而量力者哉！

《清儒學案小傳》卷一八《校邠學案》　校邠宗尚亭林，究心經世之學。其《抗議》四十篇，亦《日知錄》之支流也。昔亭林著書，謂若果見之行事，不難躋斯世於治古之隆，雖託空言而聞者興起。後二百餘年，而有校邠，與亭林所處不同，此心若一，使後之人讀其書，知儒效可憑思有用於世，斯亭林之緒長已。述《校邠學案》。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三　馮桂芬，字林一，號景亭，吳縣人。道光庚子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歷官右中允，加四品卿銜。有《顯志堂稿》。

又　景亭私淑亭林，學期經世。所著《校邠廬抗議》四十篇，坐言可以起行。平吳減賦，功在桑梓。集中文多有用之言。詩雖餘事，雅贍而不失格。

傳記

《續碑傳集》卷一八左宗棠《中允馮君景庭家傳》　君諱桂芬，字林一，又字景庭，吳縣馮氏。先世由常州遷吳，遂爲吳縣人。君幼穎異，弱冠補縣學生員。道光十二年舉於鄉。二十年一甲二名進士，授職編修。文宗御極，大臣疏舉人材，以君與林文忠同薦。旋以憂歸。比服闋，而賊已陷金陵矣。承詔勸捐輸、練鄉團事辦，叙克復諸城勞，晉五品銜，特旨擢中允。有聞之者，告歸，不復出也。金陵師潰，賊犯吳中，時泰西海舶鱗集滬上，衆議藉以禦寇，君亦謂然。比蘇州、松江陷，滬益不支，所望者，曾侯駐皖之軍。吳人畫赴皖乞援之策，慮侯不遽許，推君具草。君爲陳危急情狀，並時局利鈍，及用兵先後所宜，語甚辨，曾侯許之。令福建延建邵道今相國李公以水陸諸營東下，李公益召淮陽豪俊與俱，遂成平吳之功。吳平，李公開府吳中，就君諮訪郡縣利病諸時政，多取決焉。如蘇松減漕額，長、元、吳三縣減佃租，舉八百數十年歷代名公卿思爲民請命不可得，積歉終古者，一旦如其意而湔雪之，如沈痾之去體，非遇聖仁在上，當事無所顧慮，民間呻吟疾苦，奚由徹諸殿陛也。吳人兵燹餘生，蠲貸及於寬政幸矣。兹如常制，更減除數十萬租賦，永爲太平幸民，微君有言而孰貽之。第以赴皖請援，謂君大有造於鄉邦，抑又淺矣。君著述甚富，堪裨實用。算學尤邃，稱於時。兹撮其有關國故者錄之。君卒於同治十三年四月，年六十有六。子二：芳緝、芳植，有聞於時。余與君同壬辰鄉舉，今亦七十矣，頭白臨邊，久荒文字，因芳緝書來求爲君家傳，不獲以不文辭，乃書此詔。史氏論曰：士之有意用世者，蓋欲行其志焉。而行之有難易，成之有遲速，則時爲之。使君於大臣論薦時，遽膺重寄，固宜大有設施。然時會未值，議論或足以害其成，未可知也。觀君所爲，如雷霆之乘風載響，霖雨之因雲灑潤也。事成，而神功亦斂如此。語曰：「識時務者在於俊傑。」諒哉。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一四　馮桂芬，字林一，號景亭，江蘇吳縣人。道光庚子進士，以第二人及第。官右春坊右中允。有《校邠廬抗議》、《顯志堂集》、《夢秦詩存》。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馮桂芬》　馮桂芬，字林一，江蘇吳縣人。道光二十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二十三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十四年充廣西鄉試正考官。桂芬性穎異，讀書目數行下。講求經濟，與陳慶鏞、姚瑩、趙振祚、曹懋堅、張穆等相切劘。文宗御極，詔中外大臣各舉賢才，大學士潘世恩以林則徐、姚瑩、邵懿辰與桂芬同薦。尋以憂歸。總督陸建瀛聘修《鹽法志》。咸豐三年，粵匪陷金陵，奉特旨與程廷桂、韓崇、胡清綬同辦團練勸捐事。巡撫許乃釗駐師金陵，羽檄日數至，商略裁復，皆桂芬主之。中書馬釗自乃釗幕中來，言及蘇松空虛可慮。大營餘丁甚衆，募之爲留守策應之師，計甚便。桂芬即與廷桂定議，令招募事甫集，而青浦、上海諸匪竊發，連陷數縣。釗與主事劉存厚馳剿青浦，一鼓下之，乘勝復諸城。上海平，叙勞賞五品頂戴。六年遷右春坊右中允。既而蘇省陷於賊，滬益不支，吳人倡入皖乞援之議，推桂芬具草。桂芬爲陳危急情狀，幷時局利鈍，及用兵先後所宜，語甚辨。總督曾國藩得書感動，命李鴻章以水陸諸營東下，遂成平吳之功。國藩嘗言東南大局，不出桂芬一紙書云。嘗著《校邠廬抗議》四十篇，於經國大計，指陳剴切。先是吳中困重賦，有破家者。桂芬母每謂之曰：「汝他日有言責，此第一事也。」桂芬讀書即留心漕務，民間苦累纖悉周知，至是力請於鴻章，具疏入告。得旨，蘇松太減三分之一，常鎮減十分之一，民困以甦。同治三年，詔求賢才。安徽巡撫喬松年復薦桂芬，以病不果行。六年以蘇松太三屬辦團及善後功，賞加四品卿銜。九年，鴻章奏：桂芬平居講學著書，巋然爲東南耆宿，嗣與商擬江蘇減賦章程，期於實惠及民；謀設上海廣方言館，務求博通西學，卓識宏議，足裨軍國而垂久遠，請破格優獎，賞給三品銜。生平引掖後進，出於至誠，造就多知名士。說經宗漢儒，亦不廢宋。精小學，以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引用多誤，作《段注考正》十六卷。又善爲古文，探源《左》、《國》，下及唐、宋，四方丐傳志者戶外屨常滿。於疇人家言，研究尤深，著有《弧矢算術細草圖解》及《西算新法直解》，《校定李氏恆星圖》、《測定咸豐紀元中星表》，嘗手製定向尺及反羅經，用以步田繪圖法爲捷，合適官中用。部頒五尺弓田，多溢額，因偏查《會典》及皇朝《文獻通考》、《戶工部則例》，知乾隆年間議丈舊田用舊行六尺步弓，惟新漲沙田用新頒五尺步弓，乃援案呈請奏准，鄉里至今德之。廷臣議治黃河，欲輓使南流，一復道光時淮徐故道，詔李鴻章妥議。桂芬上書，痛陳南流之弊。

鴻章用其說入告，事遂寢。桂芬登第後不十稔，即引疾歸。每春秋佳日，喜作山水遊，尤喜鄧尉，自號「鄧尉山人」。嘗於光福得元人徐良夫耕漁軒遺阯，湖光山色絕勝，於其地築屋數椽，供憑眺。十三年卒於家，年六十六。他著有《兩淮鹽法志》、《蘇州府志》、《顯志堂集》。

《皇清書史》卷一 馮桂芬字林一，號獧甫，一號景亭，晚號懷叟，吳縣人。道光二十年以第二人及第，官中允。

《詞林輯略》卷六 馮桂芬字獧甫，號林一，又號景亭，江蘇吳縣人。授編修，官至右中允。著有《校邠廬抗議》、《顯志堂稿》。

《近世人物志·馮桂芬》 葉記：（同，九，閏，一三。）馮景亭夫子（桂芬）總纂郡志，命余任分纂，又命下鄉采訪。又：（同，十，四，二六。）校邠師以舊志星紀圖歲差度數不合，親自校正。又：（同，十，十，九。）校邠師命撰李協揆壽序，時有代作，不備記。又：（同，一二，一二，二一。）爲景師整理書籍，分經、史、子、集四部，約二十架。又：（同，一三，四，一三。）景師竟不起，不勝山頹木壞之感。翁記：（光，一五，一二，四。）昨言馮桂芬「抗議」最切時事，今日上挑六篇，題簽交看，足徵留意講求，可喜。葉記：（光，二四，六，二。）昨有旨允孫燮臣師之請求《校邠廬抗議》，發各衙門加簽。校邠師身後受特達之知，建霞亦搏搖欲上，樸之碌碌，眞所謂蜂腰矣。

《近代名人小傳·儒林》 馮桂芬字林一，一字敬亭，吳人。以一甲進士，少遷中允。乞疾歸，遂不復出。桂芬幼而苦溺於學，弱冠治《周官》禮及《管子》書，皆有箋釋。自通籍後，博攷中外利病、歷朝掌故，知清代尊奉例案，上下權皆操於吏胥，而行政徒狥虛名，以自欺欺人，必不足圖治。乃爲《校邠廬抗議》二卷，皆指摘時弊，欲更張法制。曾國藩謂其若陳同甫、葉水心。而桂芬學本經術，豈葉、陳所能望？中歲兼治費氏《易》、毛氏《詩》，其論《周官》禮與《禮經》有出入。謂當周代，《禮經》會典，《周官》則事例也，事例多後增，固不能盡同會典。今謂《周官》僞造者，非也。又論《詩》謂齊、魯多同，唯韓獨異，然其與毛氏異同半無關大旨，然則僞毛《詩》者，亦非也。又疑韓《詩》多異字，如《周南》之覝焜䟽，《召南》之剗遣概，或不一見於他籍，或爲世俗書。若此者頗多，則尤不足躋毛也。桂芬峻整清嚴，嫉惡如仇，敬隱逸，薄顯官。吳人仕京朝者素以柔和，桂芬獨激昂慷慨，有幽、幷間氣，當世不多覯也。

《清儒學案小傳》卷一八《馮先生桂芬》 馮桂芬，字林一，又字景亭，吳縣人。道光庚子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咸豐初，大臣疏舉人才，以先生與林文忠並薦。旋以憂歸。比服闋，而粵匪已陷金陵，承詔勸捐輸、練鄉團事辦，叙克復諸城勞，晉五品銜，擢中允。有閒之者，告歸，不復出。會江南大營潰，數郡並陷，僅存上海一隅，羣議赴皖乞湘鄉曾公援軍，慮不遽許，推先生具草。乃爲陳危急情狀，幷時局利鈍，及用兵先後所宜，語甚辨。曾公許之。令合肥李公以水陸諸營東下，遂成平吳之功。先生在滬創議立會防局，調和中外。又設廣方言館，儲博通西學之才。而其大有造於鄉邦者，莫如蘇松太減漕額，長、元、吳三縣減佃租，舉歷代名公卿思爲民請命不可得者，一旦如其意而蠲除之，類沈疴之去體。蓋先生數十年夙願，亦至是克償焉。先生主講惜陰、敬業、紫陽、正誼諸書院，以實學教士，成材甚衆。卒於同治十三年，年六十有六。平生於書無所不讀，說經宗漢儒，亦不廢宋。凡天文、輿地、兵制、刑法、鹽鐵、河渠、鐵漕、食貨諸書，靡不窮思極慮，推究其本原，隱然有撥亂澄清之志。作《抗議》四十篇，關繫民生國命。精小學、算學。著有《說文段注考正》、《校邠廬逸箋》、三種《弧矢算術細草圖解》、《西算新法直解》、《校正李氏恆星圖》、《測定咸豐紀元恆星表》、《顯志堂稾》。

紀事

《顯志堂集》卷首《崇祀錄·事實》 一、故宦諱桂芬，字林一，號景亭，江蘇吳縣人。由副貢生中式道光十二年壬辰科本省鄉試舉人。二十年庚子科會試中式，殿試一甲第二名，賜進士及第，授職翰林院編修。二十三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十四年充廣西鄉試正考官。旋丁內、外艱。咸豐六年補右春坊右中允。九年請假回籍。同治六年賞加四品卿銜，九年又賞加三品銜。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卒於家，春秋六十有六。一、故宦系出海虞，九世祖諱惠始遷吳。世有積德。曾祖諱義謨，祖諱禮瑞，父諱智懋，三世並覃恩，誥贈榮祿大夫。故宦生有至性，事父母純孝，丁內、外艱哀毀，幾至滅性，終身遇諱

日謝賓客，不御酒肉。有甥早孤，撫之如子，教養沄於成立。嘗承先志，手輯族譜。晚歲於宗祠、義莊，漸次經畫，規模粗具，未竟厥志而歿。一、故宦持身清介，生平旁無姬侍，未嘗鮮衣、華食，於歌舞筵場避之若浼。少爲某邑令記室，令因事怒諸生某，欲申請斥革，故宦力爭不得，即拂衣去。及官京師，凡外官來京者，非有年世誼不輕與通。晚尤澹於榮利，雖累經徵辟，終以衰病不赴云。一、故宦主試廣西，在闈中悉心校閱，偏搜各房落卷。榜發，獲雋者多老宿，一時咸慶得人。在道作《行紀》二卷，所歷山川古蹟，悉有考證。一、故宦學問體用兼賅。咸豐三年辦理團練，城廂內外布置周匝。同治初，身在行間者兩年，議撫議剿，多所贊決。嘗箸《校邠廬抗議》四十篇，於經國大計，指陳剴切，見者咸歎爲通儒。故屢登大府，薦牘均有「品學兼優」、「才堪幹濟」、「卓識宏議」、「定裨軍國」之語。一、故宦於咸豐十年避難海上時，東南大局全恃滬瀆一隅，賊氛屢逼，危不可支。諸紳有入皖乞援之策，而函稿難具，故宦爲統籌時局，代草數千言，瀝陳危急情形，與用兵先後機宜。皖中得書，即發兵來滬。不數年，蘇省賴以蕩平。一書之功爲多云。一、故宦於蘇松賦重源流自少究心，條議說帖，歲有所作。咸豐三年，嘗勸大吏行均賦法，革除大小戶舊弊。同治四年，蘇松永減漕額，凡奏牘章程，當事咸與商定。五年復請永減長元吳三邑租額，於是朝廷曠蕩之恩統業佃而均沾矣。一、故宦引掖後進，出於至誠。先後主講惜陰、敬業、紫陽、正誼各書院幾二十年，造就多知名士。其素無文譽而激勵成材者，不可勝數。一、故宦潛心經術，博通今古，尤精小學。嘗得影宋本《徐楚金篆韻譜》，手摹付梓。以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爲治《說文》者所必讀，而其中引用頗多譌誤，作《段注考正》十六卷。咸豐初在維揚修《鹽法志》，於綱引、沿革考訂綦詳。同治八年，總纂《蘇州府志》，博采旁搜，雖老不倦。又善爲古文，四方丐傳誌者，戶屨常滿。箸有《顯志堂文集》若干卷。一、故宦於疇人家言研究最精，箸有《弧矢算術細草圖解》及《西算新法直解》。又《校正李氏恆星圖》，《測定咸豐紀元中星表》。嘗手製定向尺及反羅經，用以步田繪圖法爲捷合，有《丈田繪圖章程》，已刊行。前年以官中清丈用部頒五尺步弓田多溢額，因偏查《會典》及皇朝《文獻通考》、《戶工部則例》，知乾隆間定議丈舊田用舊行六尺步弓，惟新漲沙田用新頒五尺步弓，乃援案呈請奏准，鄉里至今德之。一、故宦於地方公務與當道縉紳，虛心參酌，無推諉瞻徇之私。同治二年，蘇城克復，一切善後，如建學宮、濬河道、修葺祠宇、復設書院諸事，靡不規畫盡善。其非鄉先生所當與聞者，則雖重以請託，不少假借。一、故宦於善舉尤盡心力。咸豐三年，收養江南北流亡，全活無算。同治初，在上海請設撫卹局，專辦掩埋棲流。又創立保息、安節等局。郡城復後，故宦經理女普濟錫類兩堂，樽節經費，營建堂屋，規制因以大備焉。一、故宦子芳緝刑部主事，芳植舉人。每應大、小試必戒以絕千請、杜剽竊。臨歿前數日，二子皆在京都，猶寄諭諄諄以立品勵學爲訓。其嘉言懿行，洵足爲一鄉矜式云。

著録

吳雲《顯志堂集序》　今嗣君申之比部、培之中翰裒刻先生文集，而《抗議》四十篇不全錄者，實體先生意也。【略】光緒二年丙子仲冬歸安吳雲書於兩疊軒。

蔣德馨《夢柰詩稿序》　所著古文、時藝以及說文、算術等，凡遺集若干種，哲嗣申之昆季已次第付梓。

藝文

周興嗣代陳倬《祭文》　於乎悲哉，容城駕歸。律寒黍谷，星沙少微。服鳥驚鳴，白雞催曜。老成云謝，位楹設弔。惟公學問，景仰亭林。囊羅經史，異世同心。夙具殊姿，丁年入執。寶劍光煌，水銀崑玉。翫道忘飯，勉讀照穜。絳帳聽宣，青箱守王。刻深靡堅，良工器利。踐實見精，八音鐘呂。翔鵾摩振，雲路扶颿。金殿傳唱，巖阿登朝。鳳樓手造，燕京盡職。鼓吹盛明，文章華國。甲辰之秋，持衡廣西。舉士推韓，立羣得秭。孝思益懼，親帷奉養。琴瑟眠牀，悅適可想。圓曦夕昃，戚惻素衣。蒙垢頓顙，敬感慈暉。營墳邙岡，迴軻轂輦。四氣斡轉，隱慼難遣。習禮既竟，寂靜耽書。奄熟羽簡，飽餐五車。從此伏處，優游故土。據梧惠施，杜門子布。理尋河洛，蹟逐商高。日晦閩策，分骸別毛。天元根方，面積輕重，牆壁洞燭，翳極是拱。

以彼餘務，旁及形家。生克義伐，消息近遐。建康古都，賢俊特出。皋比列坐，物省丹漆。甘儀臨海，俗資鹹場。領引投貢，疲戶散亡。條陳官府，譏察覇地。治絲勿紛，歡沛肆市。會稽稅困，農聚厥田。歲惡虧短，累萬盈千。蒸黎弱者，驅逼過罪。弊俶洪武，歷幾百載。功德裴帶，流民俠圖。巨侈富阜，且通有無。上牒當事，慮平辭約。疏達廟堂，浮糧永薄。藉君謹慎，默動皇仁。禹稷已饑，貽愛常存。運禍陽九，叛賊嘯起。冠裳委化，垣宅傾毀。駭獸惶悚，匡匪滿途。兵庸將寡，殆甚邑孤。飛馳牋啓，濟師安慶。虞虢連接，秦庭效命。合肥節相，率軍指東。乃斬盜渠，俯定南中。孟嘉賓充，桓伊樂奏。讚助機宜，薪勞且晝。巧藝交譽，英法則尊。橫舍受業，使改語言。招集知名，楚才晉用。作竭要妙，恃茲弗恐。州縣收取，杷穡頗荒。植表操尺，曲直畝量。猷爲蓋宙，情敦曠逸。牧稼磻釣，退藏幸密。厭賤紈綺，居止木川。野岫陞眺，解易談禪。趙壹歌恬，長卿杯屬。烹萊糟薑，能隨所欲。邊隸顯草，漢魏碣碑。畫寫渭竹，露澄墨池。谿雨涼飄，九月淡映。巾扇籃輞，假寐說性。榮鞠嘗膳，捕魚佐觴。詩盟驢背，祀絜黃羊。羔雁競矢，被育躬劭。規矩必遵，笙阮答調。黜去縻麗，恥矜笑嘲。涇妾不御，誠切婦人。詠駒納善，宰騾給友。浴銘湯盤，增畏多口。抗論鉅筆，豈等潛夫。紙貴宇內，珍賞璣珠。貌朗神仙，聖慕周孔。帝曰女來，璇階荷寵。制爵敢外，臣好讓廉。拜首致祿，非矯寔謙。績垂後昆，羌似岱宗。淵和本色，端嚴祇恭。我郡舊志，脩正惟石。字號闕疑，誰與信的。再發典索，抽獲每眞。鱗次筍束，體雅藁新。亦復罔間，早晚暑熱。枇髮觀火，耳目幷力。鬱興兩犢，騰躍二龍。紫禽赤象，嗣父誠忠。攝足驥霄，兄睦弟勸。煒焉超倫，李棠任染。伯也始仕，政審誅刑。嫡男尹祭，酒食潔馨。叔更詳辨，勒威戎卽。翠妍纓弁，丙陛執敕。福祜皆篤，枝葉最煩。房桐茂豫，夏凊冬溫。下愚卑陋，往辱並寓。筵席陪侍，泰嶽瞻顧。自離左右，而誚獨行。猶兒念母，願聆紡聲。邇聞步履，陟園欣對。謂身佳淑，陶鈞攸賴。璧磨其采，奈何令終。翦乂宿莽，綿組沙封。唐求張果，莊稱姑射。傷懷滅意，回環莫釋。宮懸絃虛，寥夜空廊。因緣斯在，塞結寸腸。飫承美訓，若箴傅芥。槐陰時移，遼遠基大。凌霜搖落，貞松凋初。秉蘭續魄，冥漠杳如。綏甯吉主，靈庶鑒諸。

吳雲《校邠先生像贊》 烏呼！先生少負令聞，長登上夷。學爲儒宗，道足匡濟。苟有蘊奧必皎繫，烏能測其所至而已。回翔進復，卒以不殞之業，記諸文字。烏呼！是豈先生志哉。贊曰：靈巖山高，石湖水清。與此終古，先生之名。光緒丙子仲冬，歸安吳雲謹題。

魏秀仁

論述

眠鶴主人《花月痕前序》 夫天下之事，是與非二者而已；天下之勢，離與合二者而已。其事而是焉者，委曲以求其是可也；其勢而合焉者，輾轉以求其合可也。若夫事介在是非之間，勢介在離合之際，孰有如韓、杜、韋、劉之四人者乎？何言之？當時之荷生，固儼然諸侯之上客也，參機密而握權要，氣象胸次，涵蓋一切，以爲古有梁夫人，庶幾或一遇之，則是乎其是也。然謂荷生當此有爲之世，遇知己之人，不思攀龍附鳳，以成功名，而徒低首下心，戀戀若此，則似乎其非也。癡珠亦然，觀其著述等身，名場坎坷，而文采風流傾倒一時，意亦謂天下必有朝雲、桃葉其人者，李香、方芷烏得以微賤而少之！則似乎其是也。然謂癡珠際此時事艱虞，不自愼重，而亦低首下心，戀戀若此，則似乎其非也。若夫韓、杜之合，韋、劉之離，則又事之曉然共見者也。寢假化癡珠爲荷生，而有經略之贈金，中朝之保薦，氣勢赫奕，則秋痕未嘗不可合。寢假化荷生爲癡珠，而無柳巷之金屋，雁門關之馳騁，則采秋未嘗不可離。是故爲采秋、秋痕易，而爲荷生、癡珠難。作者有見及此，於是放大光明，普照世界，而後提如椽之筆，一一而寫之。其合也，則誠浹洽無間也；其離也，則誠萬乎其不得已也。夫固謂天下古今之大，必有如韓、杜之合者，而現韓、杜身而爲說法也；天下古今之大，又必有如韋、劉之離者，而現韋、劉身而爲說法也。他日者，春鏡樓空，秋心院古。蒹葭碧水，難招石上精魂；楊柳青山，徒想畫中眉嫵。抑或鍾情寄恨，略同此日之遭逢；定知白骨黃塵，更動後人之憑吊！是是非非，離離合合，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已。

又《花月痕後序》　嗟乎！《花月痕》胡爲而命名也？作者曰：余固爲痕而言之也，非爲花月而言之也。夫春發其華，秋結其實，非花也乎？三五而盈，三五而缺，非月也乎？大千世界，人人得而見之，得而言之者也，余何必寫之也。至若是花非花，是月非月，色香俱足，光艷照人者，則是余意中之花月也；然而謂之花月可也，謂之痕不可也。即或謂如花照鏡，鏡空花失；如月映水，水動月散，亦痕之說也，其說尚淺也。夫所謂痕者，花有之，花不得而有之，是月有之，月不得而有之者也。何謂不得而有之也？開而必落者，花之質固然也，自人有不欲落之之心，而花之痕遂長在矣。圓而又缺者，月之體亦固然也，自人有不欲缺之之心，而月之痕遂長在矣。故無情者，雖花妍月滿，不殊寂寞之場；有情者，即月缺花殘，仍是團圓之界，此固就理而言之也。若就是書之事而言，則韓、杜何必非離，而其痕則固儼然合也；韋、劉何必非合，而其痕則固儼然離也。雖然，人海之因緣未了，浮生之踪蹟無憑。異日者，劍合延津，珠還合浦。返魂薰香，重泉有再見之期；却老丹成，天末回長生之駕。同營金屋，何必在香海之洋；再啟瓊筵，何必演夢中之劇。淚之痕耶？血之痕耶？酒之痕耶？花月之痕耶？余方將盡付之太空，而願與此意中之花月相終古也。

棲霞居士《花月痕題詞》　文字不從高處着想，出筆則陋；文字不從空處落筆，到眼皆俗。此書寫韋、劉、韓、杜四人，淺者讀之，不過是憐才慕色文字。夫文字而僅止於憐才慕色，則世間所謂汗牛充棟者正復不少，作者亦何必寫之乎？然則奈何？曰：是必歸其說於本。何謂本？君之仁也，臣之忠也，父子之慈與孝也，兄弟之友也，夫婦之和與順也，朋友之信也。故生人之美德曰禮、曰讓、曰廉、曰節，其得一者，皆可以不朽。然而此又無庸作者言之也，聖經賢傳，炳若日星；嘉言懿行，垂諸史册，凡擁皋比爲人師者，皆能言之也。於是作者冥思於落想之前，舉一韋癡珠，於臣不得盡其忠，於子父不得盡其孝與慈，於兄弟、夫婦、朋友莫不皆然，勤勤懇懇，至歿身而尚留其意，以遺後人。嗚乎！是可感也！彼劉梧仙者，固所謂志趣與境遇有難言者也；以梟梟婷婷之妙伎，而有難言之志趣，難言之境遇，其與癡珠猶收香之倒掛，並命之頻伽矣。至於事以互勘而愈明，人以並觀而益審，則有韓、杜步步爲二人之反對，如容光之日月，無影不隨；如近水之樓臺，有形皆幻。作者遂以妙筆善墨寫之，而又令其先帶後映，旁見側出，若在有意無意之間。說部雖小道，而必有關風化，輔翼世教，可以懲惡勸善焉，可以激濁揚清焉。若僅僅惜此羽毛，哀其窈窕，不亦可已也夫！

謝章鋌《課餘續錄》　子安爲魏丈又瓶（本唐）教授之長子。教授五子：次子愉（秀孚）秀才，長於《禮》；三子壽（起）秀才，長於《書》，皆有遺著。而制作之才，子安爲最。撰述宏富，詳予所作墓誌銘。然而今之盛傳者，則在其《花月痕》小說。是時子安旅居山西，就太原知府保眠琴太守館。太守延師課子，不一人，亦不一途：課經，課史，課詩，課文，課字畫，課騎射，下而課彈唱，課拳棒，亦皆有師，人占一時，課畢即退。子安則課詩之師也，已時登席，授五言四韻一首，命題擬一首，事畢矣。歲修三百金。以故子安多暇日；欲讀書，又苦叢雜無聊極，乃創爲小說，以自寫照。其書中所稱韋瑩字癡珠者，即子安也。方草一、二回，適太守入其室，見之，大歡喜。乃與子安約：十日成一回，一回成，則張盛席，招菊部，爲先生潤筆壽。於是浸淫數十回，成巨帙焉。是《花月痕》者，乃子安花天月地，沈酣醉夢中，嘻笑怒罵，而一瀉其骫髒不平之氣者也。雖曰《虞初》之續，實爲玩世之雄。子安既沒，予謂子愉曰：「《花月痕》雖小說，畢竟是才人吐屬。其中詩文，詞賦，歌曲，無一不備，且皆嫻雅，市儈大腹賈未必能解。【略】子安所著書，以《石經》爲大宗，其《訂顧錄》二卷，是爲亭林諍友。而予尤賞其《陔南詩話》十卷，附《咄咄錄》四卷，是爲庀史，必傳之作。是時子安遊秦，居同鄉王文勤公節署。子安，文勤之年家子也。文勤愛重其才，招入幕府。《石經》既近在咫尺，朝夕可以摩挲，故考訂較精。節署四方文報所集，而一時名人詩文集亦易備，子安據以成編，其中夷務、海寇、髮賊、回逆、捻匪、時政得失，無不羅列。雖傳聞異詞，而大略可以根據。惟采詩過繁，不無玉石雜糅之患。予題其後曰：「詩史一筆兼，孤憤固無兩。偏舟養鬾魂，亂離憶疇曩。匪惟大事記，變風此遺響。」又哭子安句云：「憂樂兼家國，千夫氣不如。亂離垂死地，功罪敢言書。」云云，亦爲此發也。蓋子安客川陝十餘年，身經喪亂，事多目擊，固異日金匱石渠，編摩之所不廢也。

雷瑨《雷顛隨筆》《花月痕》小說，筆墨哀艷淒婉，爲近代說部中之上乘禪。惜後半所述妖亂事，近於虵足，不免白璧微瑕。書中韋癡珠，或言影李次青，然事跡殊不合。韓荷生或謂即左宗棠，雖有相似處，亦未能畢肖。要之小說結構，大都眞僞雜糅，虛實互用，興之所之，自爾成文，固不必膠柱鼓瑟以求也。相傳著者爲江南名士，游幕秦中，主人某太守，擁宦囊極豐，又躭於聲色，慕名士詩才，延之幕中，命侍姬及女公子輩從之學詩，然每日祇授課一二小時，且亦有數日不至書室者，故名士從容唫歗，頗有餘閒。星晚露初，客懷寂寞，則往往譔小說以自遣，命名曰《花月痕》。書成及半，太守偶至書房，無意中翻檢得之，讀而狂喜，促名士速竣其事，謂成書一卷，立贈五十金，幷盛筵一席，蓋知名士性落拓，不如是恐半途而廢，永無殺青時也。名士勉從所請，不半年而書成，有人攜之南中，不及鏤版，即以鉛字印行，流傳甚廣，文士多喜閱之。所謂某名士者，究爲何人，初時無從考索，嗣讀謝枚如題魏子安所著書後五絕三首，一爲《石經考》，一爲《陔南山館詩話》，一即《花月痕》小說也。前二首不備錄，第二首云：「有淚無地灑，都付管城子。醇酒與婦人，末路乃如此。獨抱一片心，不生亦不死。」又《哭子安》第二首云：「憂樂兼家國，千夫氣不如。亂離垂死地，功罪敢言書。將母情初盡，還山願竟虛。幽光終待發，試看百年餘。」自注：「子安客川陝十數年，身經喪亂；其《咄咄錄》、《詩話》等書，皆草創於是時。君沒時尚在母喪。」讀此數詩知魏君著作甚富，懷才早世。《花月痕》一書，或者寓美人香草之思，自寫其牢愁哀怨，未可知也。謝枚如名章鋌，福建長樂人，光緒丁丑進士，官內閣中書，著有《賭碁山莊詩集》若干卷。魏君既與同時，或亦係同光朝人云。

又《魏子安墓誌銘》咸豐中，予歸自永安，羸病幾死。稍聞，或言曰：「魏子安自蜀至矣。」予躍然，乃就君而謁焉。君時困甚，授徒不足以自給，而意氣自若。一見如舊，蹤跡日益親。其後各饑驅奔走，不常相聚。今年春，予之漳州，君挈家之延平，予與君約：「予幸得早歸，當買舟西上，作十日歡。」乃君解裝不及旬，而竟長往矣。悲夫！君名秀仁，字子安，一字子敦，侯官人。父本唐，歷官教職，有重名，世所稱爲魏解元者。君其長子，盡傳其家學，而獨權奇有氣。少不利童試，年二十八，始補弟子員，即連舉丙午鄉試。當是時，教諭君官於外，夫人持家務，諸婦佐饔飧，兄弟抱書，互相師友，家門方隆盛。君復才名四溢，傾其儕輩，當路能言之士，多折節下交，而君獨居深念，忽高眎遠矚，若有不得於其意者。既累應春官不第，乃游晉，遊秦，遊蜀。故鄉先達，與一時能爲禍福之人，莫不愛君重君，而卒不能爲君大力。君見時事多可危，手無寸尺，言不見異，而亢髒抑鬱之氣，無所發舒，因遁爲稗官小說，託於兒女子之私，名其書曰《花月痕》。其言絕沉痛。閱者訝之，而君初不以自明，益與爲恢怳詼譎，而人終莫之測。最後主講成都之芙蓉書院，於是君年四十矣。劇賊起粵西，蹂躪湖南、北，盤據金陵，浙、閩皆警，聞問累月不通。君懸目萬里，生死皆疑。既而弟殉難，既而父棄養。欲歸無路，仰天椎胸，不自存濟。而蜀寇蠭動，焚掠慘酷，資裝俱盡。挾其殘書稗妾，寄命一舟，偵東伺西，與賊上下。君憤廉恥之不立，刑賞之不平，吏治之壞，而兵食戰守之無可恃也，乃出其聞見，指陳利弊，愼擇而謹發之，爲《咄咄錄》。復依準邸報，博考名臣章奏，通人詩文，集爲詩話，相輔而行。君著書滿家，而此二書，爲尤不朽：蓋時務之蓍龜，功罪之金鑑，春秋之義、變《風》變《雅》之旨也，後世必有取焉。然而世乃不甚傳，獨傳其《花月痕》。嗟乎，知君固亦不易耶？君既歸，益寂寞無所向，米鹽瑣碎，百憂勞心。叩門請乞，苟求一飽。又以其間修治所著書，晨抄暝寫，汲汲顧影若不及。一年數病，頭童齒豁，而忽遭母夫人之變，形神益復支離。卒，年五十有六。葬於某山之原。君性踈直不齷齪，既數世齟齬，乃摧方爲圓，見俗客亦謬爲恭敬，周旋惟恐不當，顧其人方出戶，君或譏誚隨之。家無隔宿糧。得錢，輒置酒歡會。窮交數輩，抵掌高論。君目光如電，聲如洪鐘，喜笑諧謔，千人皆廢。遇素所心折者，則出其書相質證，或能指瑕蹈隙，君敬聽唯唯，退，即篝燈點竄，不如意，則盡棄其舊：蓋其知人善下，精進不吝，有如此者！予之聞君名也，由於芑川。芑川實未見君，見所爲《荔枝詞》而善之。今芑川歿矣，君又繼之，使余以悲芑川者悲君，君如有知，能無憾耶？然君書俱在，謂非後死者之責耶？乃錄其部目，而系之銘。畀君弟若子，使刻於石，以詔來者。【略】銘曰：有美一人豹而豐，腰脚不健精神充。胸有鑪錘筆有風，百鍊之氣貫當中。蚩蚩者婆醉者翁，禿烏狡兔爭西東。傍立側睨讓乃公，笑罵非慢拜非恭。大聲疾呼亶不充，著書百卷完天功。

又《花月痕題詞》二十年來想見之，每聞淪落感鬚眉。傭書屢短才人

氣，稗史空傳幼婦詞。天下傷心能幾輩，此生噩夢已如斯。間階積葉蟲聲急，昂首秋風獨立時。

符兆綸《花月痕評語》　詞賦名家，却非說部當行。其淋漓盡致處，亦是從詞賦中發泄出來，哀感頑艷。然而具此仙筆，足證情禪。擬諸登徒好色，沒交涉也。

又《花月痕題詞》　倚欄同看白芙蕖，想煞風流放誕初。一點犀心翻誤汝，三更蝶夢轉愁予。徒勞越客絲絲網，易感蕭娘幅幅書。秦樹嵩雲空夕照，索居誰問病相如。　紅板橋南白板門，沈沈風雨幾黃昏。直從隔世疑情事，安得長河注淚痕。滿地落花來少女，極天芳草阻王孫。當時枉費明珠贈，惆悵他生更莫論。

弱水漁郎《花月痕題詞》　歲聿雲暮，寒風滿園，扇雪而飛，若翩若翻。墨雲四垂，杳冥晝昏；舉燭不輝，爇火不溫。徬徨徘徊，欲酒無樽。則有四蜀公子，東吳王孫，含情飲和，抱珣握璠，一袂手拎，率然而叩吾門。受而讀之，曰《花月痕》。其書也，或抑或揚，且吐且吞。作者閩邦，事則並垣。以有爲爲，以無言言。月且持其評，花界幻其論，擢情以芽，斂情而根。假彼孟施，抒我爽髦。泠於瑟笙，襲於芭蓀。語綺雖鷂，聲哀則猿，凄入肝脾，令人煩冤。感慨欷歔，伊誰之援！於是座有拘拘然者，聞而笑曰：「蒙叟卮寓，夐矣莫可翻也！靈均章歌，幽矣莫可宣也！今若人街議而巷談，何飲水之忘源也。且北里之志，不入於籬藩；青樓之歌，不聞於丘樊，惡其志淫而意蕩，何不滌濫而削繁？」主人乃肅爾而立，輟其方飧，瞠乎若思，不覺飯之已噴。顧謂吾子，何望天而戴盆？第相與消其支，而未相與探厥元。無惑乎欲其令人敬，而鄙其不當使人銷魂。不知夫花之有痕，亭亭焉其猶閬與昆也；月之有痕，皦皦焉其猶羲與軒也。古之人別有懷抱，爰奧厥旨於溟鯤；今之人別有感傷，爰晦厥意於繡鴛。邈千古而同符，類蠲忿而樹萱。子休矣！曾斯義之弗知，而又何足以挹謝而推袁？久之，客退於盈尺之砌，歸於三家之村，蒙蒙然猶未視之狗兮，測太微而隔九閽。子不讀五車之書兮，第不知孰能進而與子辨衆說之清渾。俄而非烟下駐，異香上屯，徐而察之，花之痕耶？月之痕耶？皆恍惚而靡所見兮，而但見夫筆光墨氣，如錦如繡，與花月以長存。

梁鳴謙《花月痕題詞》　識字原爲憂患媒，況將蘭茝伍蒿萊。可憐一束金銀管，寫盡並門風雨哀。

月地，有人猿臂不封侯。　百歲流光石火間，菟枯苦樂鎮相關。輸他散發黃牛背，笑看浮雲日往還。　酒籌歌板少年場，回首前塵劇渺茫。觸我傷心無限淚，黃花簾幕又重陽。

牙旗大纛照神州，青史勛名李郭儔。誰識弄花愁

傳記

林家溱《子安先生別傳》　魏子安先生名秀仁，字子敦，又號伯訥，清福建侯官人。祖裕庵公慶年，早卒，家無一壠一瓦。父本唐公又瓶，依從父香士公齡而居，勵志力學，雄於文，與劉聞石建韶、王萇生義梓齊名，所謂「福州三管筆」也；中嘉慶己卯鄉試第一，文彩斐然，時稱魏解元云。先生幼承庭訓，從名宿陳偶峰趨、葛香雨作霖、陳紫南嘉玉游，學有淵源，聞見皆博。以文尚高古，久困童子試。捷道光乙巳歲試，時先生已二十有八矣。初，先生試卷已爲分校某公所擯，適總校爲宜黃陳少香明府偕燦，將定榜，偶至某公案頭，某公抗言無佳卷，陳檢一卷詰之曰：「此卷文字非好手不辨，何言無也？」學使李嘉瑞鐵梅適至，取覽大喜，拔之。次年秋闈獲雋，李贈句有「一第早登蘇伯子，去年曾識魯諸生」，蓋紀實也。先生無力計偕，李鐵梅挈之北，笑謂曰：「此書櫥也。」自是兩上禮闈，一報罷，一以途次路梗，不得前，盡以資斧貨書返。三上公車又報罷，始作遠游計，而晉，而秦，而蜀，所至爲諸侯上客。先生既厭名場，溷迹於花天月地間，侘傺無聊，發爲文章歌咏，以寫其抗臟不平之氣，《西征草》、《花月痕》小說均草於是時。嗣主講蜀之芙蓉書院，作育士類，翁次竹郡守祖烈深器重焉。又瓶公逝世，家中落，先生挈妾陳氏旋里，以詩函沈幼丹中丞葆禎，中丞賞其才，爲介建寧小湖鹽埠，旋主講南平道南書院。卒於院廨，年五十有六，附葬馬坑山又瓶公墓右。生前著述四十餘種，抄本未刊之《陔南山館詩話》十册、《詩鈔》四册、《碧花凝唾集》二册存余家。外史氏曰：聞之謝枚如先生曰：「魏丈又瓶五子，子安居長，次子愉，秀才，長於《禮》；三子壽，秀才，長於《書》；而製作之才，子安爲富。」何魏氏之多績學耶！魏氏世譜載：子愉歷七科，子壽歷五科，均不售。子安雖舉於鄉，而潦倒以終。又何其遇之蹇

耶！余前年於舊書肆見子壽所批《三禮》，朱墨爛然，涂乙殆遍，以索價昂未之購，偶一憶及，又不禁惘然久之。

紀事

《課餘續錄》卷一 予與子安定交，皆年四十餘矣，而子安已享盛名二十年，居然老宿，且見聞該博，口若懸河。予意其俯視一切，或有護前之癖，乃子安虛懷若谷，盡出所業相質，予有所言，君皆莫逆，或指摘疵瑕，君即時更定，甚則毀而再作。交游中腹實心虛，芑川之外，捨子安更無第二人矣。

雷瑨《藝海叢談》 侯官丁威起先生震，文章爾雅，家藏古籍極多，於近代名賢撰述之未經刊行者，必手自錄副以藏。前數期《雜志》所登《藍水書塾筆記》、《榕陰談屑》二書，皆其所藏稿本，承遠道錄寄，得印行以公諸世也。又有《咄咄錄》稿本一書，係其同邑魏子安先生秀仁所著，首粵事緣起，次金田倡亂，次紫荊屯兵，次賊困永安，次賊撲桂林，次賊屠全州，次金陵自戮，次福建軍務，次蜀事始末，次陝甘回變，次皖豫捻匪，共十一篇。按子安當時，憤吏治之窳敗，風俗之偸薄，而兵食戰守之無可恃，乃殫見洽聞，筆而錄之，論斷公平，允稱良史之作，以視《綏寇記略》何多讓焉。又按子安著書滿家，考訂石經，尤爲精審，顧皆不傳，獨所著《花月痕》小說。風行一時，亦可悲矣。

佚名《小奢摩館脞錄》 《花月痕》一書，相傳爲湘人某作，非也。蓋實出於閩縣魏子安晚年手筆。子安早歲負文名，長而游四方，所交多一時名士，喜爲狹邪游。所作詩詞駢儷，尤富麗瑰縟。中年以後，乃折節學道，治程、朱學最邃，言行不苟，鄉里以長者稱，一時言程朱者宗之。晚歲則事事爲身後誌墓計，學行益高。唯時念及早歲所爲詩詞不忍割棄，乃託名眠鶴主人，成《花月痕》說部十六卷。以前所作詩詞，盡行塡入，流傳世間，即今所傳本也。子安與謝枚如章鋌同時，故卷首有枚如題詞。友人林浚南爲枚如所最稱賞，親侍謦欬，曾爲余言及此。

佚名《魏子安先生年譜·編餘雜話》 聞先人云：先生乙巳歲試卷開首四句用《禮》成語，分校廖某疑爲杜撰，加紅勒帛焉。嗣經陳少香偕燦取閱呈薦，遂以冠軍入泮。先生乳名漢哥，見《(陔南山館)詩話》：「沈桐士教授韶九，其室人爲許星庵茂才端伯姊，向嘗鄰居，故桐士與余見於澤州，知余乳名漢哥云。」先生長於詩文考證，人知之；長於折枝吟，人未之知也。考《(陔南山館)詩鈔·丁卯元夕有懷》詩注：「去歲蔭香亭詩社以『梅』、『石』二字鬼脛鬮詩，陳乙岩孝廉廉臣、何翊卿大令履亨均以余冠場。」則先生固亦工折枝也。惜零縑碎錦，散而莫食耳。先生不善書，《花月痕》小說屢及之。《碧唾集》曾紀以詩，注云：「蓮生(小湖校書)倚余作書，笑曰：『君書奇特，如頑雲出怪石。』余喜其言之雋，成詩紀之。」先生識謝枚如於癸亥歲。初，枚如擬草詩話，聞先生有《陔南山館詩話》之作，盡舉所草以付之，即今散布於詩話者。先生每以所草持視枚如，枚如曰：「蕪則去之，佳則留之。」惟先生爲能成枚如之志，惟枚如爲能襄先生之業，識者兩賢之。先生之遊太原，保眠琴太守齡延課其公子月濤及女公子浣雲，時年十三，其送先生南回有句云：「文章幸入春風座，潢潦曾分積石源。」先生自川折回太原，閬中謝浣秋司馬澄有女六歲，善讀書，能屬對，先生以「鳳嶺」二字使對，女應聲曰：「龍門。」先生爲欣然，出箑書一絕贈之：「無賴春風筆一枝，偏逢謝女索題詩。他年林下談風雅，記取『龍門』屬對時。」余曾見先生手批《左傳》、《前後漢》，自一卷至末卷，朱墨爛然，並識閱讀年月。書前藏劉瓞生表叔處，現存劉皋雲年伯。先生有索米帖一通與何翊卿姻丈履亨，今存翊丈後人希韶處。

定香主人《棲梧花史小傳》 棲梧姓劉氏，名栩鳳，年十九，豫之滑縣人。八歲而孤，家赤貧，母改適，以賤直鬻人爲婢。尋爲匪人所掠，流轉太原爲歌妓，非所願也。性和婉，善解人意。每酒酣燭灺時，雖歌聲繞梁，而哀怨之誠動於顏色。旋傾心於逋客，欲委身焉。以故多忤俗客，弗能得假父歡，益虐遇之。逋客坐是愛憐特甚，而以索價奢，事中止。姬亦遂抑鬱憔悴，以病自廢。其家復間阻之，禁弗相見。逋客爲圖其像，聞姬病日沈篤，恐終不起云。贊曰：栩鳳以荏弱之質，轉徙於饑寒中，宜乎其病也！今日者，御綺羅，饜肥甘，旁觀方艷羨之，胡爲愁而病，病而甚耶？吁！亦可以知其心矣。獨憐逋客者，以相愛故，至受讒謗，遭挫辱而不悔。世有因果，烏知不以此一念之痴，結未了緣哉！

佚名《魏子安先生年譜·〈花月痕〉考證》 書爲先生游戲筆墨，非製作，《通志》本傳及藝文志不予著錄，允矣。枚如謝先生曰：「《花月痕》者，皆子

安花天月地、沈酣夢醉中嘻笑怒罵之作，雖曰《虞初》之續，實爲玩世之雄。其中詩文、詞賦、歌曲，無一不備，且皆嫻雅。若載之京華，懸之五都之市，落拓之京員，需次之窮宦，既無力看花，又無量飲酒，一見此書，必且破其炭敬、別敬之餘囊，負之而趨矣。於是捆載而歸，爲子安刻他書，豈不妙哉！」謝氏之言，蓋亦弦外之音也。本篇聊考數則，附於譜後，猶是意也。異日先生著述大白於世，好事者其以此爲嚆矢焉亦可。韋癡珠爲先生自況，韋者魏也，先生少字癡珠。（《陔南山館詩話》云：枚如稱「江田生」，又作「是癡邊人」印。余少號癡珠。今枚如居鰲峰坊，余居烏石山下，因有句云：「沉淪不似舊時身，只有癡邊尚似眞。慧福何如癡福好，鰲坊烏石兩閑人。」）韓荷生爲何夢廬大令鼎，筆名丹林居士。先生與夢廬訂交，始於《花魂詞》。「何」「荷」同音，「韋」爲「韓」之半，魏何交摯，殆寓同心之契歟？荷生名彝，彝者鼎也。（《詩話》：「貴陽何夢廬大令鼎，工詞，詩亦俊逸。一日，投以《花魂詞》二闋，讀之，幾爲淚下，遂訂交焉。」小說十四回，荷生書曼雲扇子《齊天樂》兩闋，題係《花魂》，詞云：「小闌干外簾櫳畔，紛紛落紅成陣。瘦不禁消，弱還易斷，數到廿番風信。韶華一瞬，便好夢如烟，無情有恨。別去匆匆，蓬山因果可重證。空階似聞長嘆，正香銷燭炮，月斜人定。三徑依然，綠陰一片，料汝歸來難認。心香半寸，憶夜雨蕭蕭，小樓愁聽。咫尺迢遙，算天涯還近。」「綺窗朱戶濃蔭滿，繞砌苔痕青遍。碾玉成塵，埋香作冢，一霎流光都變。助人凄戀，有樹底嬌鶯，梁間乳燕。剩粉遺芳，亭亭倩女可能見？幾番燒殘繭紙，嘆招來又遠，將眞仍幻。絮酒頻澆，銀旛細剪，懺尒癡情一片。浮生慢轉，好修到瓊樓，移根月殿。人海茫茫，把春光輕賤。」）

又　彩秋姓水名芙蓉，大同春鏡樓校書。（小說二十五回，癡珠「便敲着桌子朗吟道：「銀字箏調心字香，英雄底事不柔腸？我來一切觀空處，也要天花作道場。」「採蓮曲星猜憐子，叢桂開時又見君。何必搖鞭背花去，十年心已定香熏。」見先生所著《碧花凝唾集》，題爲《飲採秋室》，注云：「採秋姓水名芙蓉。」又三十回，荷生謝癡珠招飲詩云：「香溫酒熱峭寒天，畫燭雙燒照綺筵。檀板有情勞翠袖，萍根無定感華年。邊城笳鼓催殘臘，文字知交信夙緣。却念家山歸未得，一回屈指一凄然。」《碧唾集》詩題作《丹林居士原詩》。癡珠和云：「第一番風料峭天，辛盤介壽合開筵。酒籌緩緩消殘夜，春日遲遲比大年。知己文章關性命，當時花月證前緣。新巢滿志棲雙燕，我自低徊亦暢然。」《碧唾集》詩題作《丹林居士以詩招飲採秋室，即次原韻》。二十六回，癡珠《次荷生綺懷詩題後原韻，並質春鏡樓主人》，《碧唾集》作《丹林居士題秋心院本事詩後，即次原韻，並質水姬》。三十三回，癡珠《和荷生本事詩三疊前韻》，《碧唾集》作《和丹林居士春鏡樓本事詩原韻》。）

又　娟娘爲長安天香院校書沙阿嫩，能詩。先生未眷秋痕之先，於沙姬情感綦篤，卒後，先生哭之慟。《碧唾集》屢有詩及之。（《碧唾集・戊申元夕飲長安歌者沙阿嫩家》詩云：「春深如海古長安，旅夢依然徹曉寒。惟有沙哥能醉我，酒杯客沮一時干。」又《再過天香院重逢沙姬》云：「百草千花總化烟，猶留阿軟舊因緣。香山無限重逢感，往事匆匆十五年。」沙和云：「低徊往事渺如烟，意外能逢亦偶然。破例爲君開鏡匣，鏡中人不似當年。」又《四過長安吊沙阿嫩》云：「千年浩劫落罡風，眼底繁枝撒手空。剩有故人來遠道，秋深倜悵瘞殘紅。」《別沙阿嫩墓》云：「金井梧桐一葉秋，秋風秋雨妒紅樓。百年舞隊天花落，翠羽明珠撒不收。」「覆巢燕子無完卵，冤獄石榴待作花。三尺孤墳天漠漠，黃河欲盡亂飛沙。」集中尚有七古《沙姬行》一首，句長從略。）

又　紅卿爲何夢廬之侍姬鳳仙。（《詩話》：夢廬有愛姬，小字鳳仙，能以大令所製詞譜入弦索。余素不飲，爲寵姬歌聲輒一醉。夢廬病中示余詩云：「照窗寒月影迷離，徙倚空床病不支。長吉詩心都化血，杜陵客鬢欲成絲。家山迢遞悲萍梗，藥里殷勤念柳枝。冢冢荒鷄天未曉，浮生悟徹在斯時。」）

又　明經略祿爲滿人恒福，字月川。「月」爲「明」之字傍，而「祿」則爲「福」之同類字。（《詩話》：夢廬大令就薇垣月川恆公福之聘，王文勤公慶雲移節四川，恒公受命巡撫。余寓郡署，署中寶晉齋與節署後小山相接，登山呼之則諾，余兩人遂無日不相見矣。）

又　華嚴庵老衲蘊空，俗名馮燕娘，爲綿竹華嚴庵女尼來度，俗姓洪名劍。（《詩話》：綿州華嚴庵女尼來度，俗姓洪，名劍，拔萃劉肇宴之妻。工畫能詩，年未三十而寡。無子，立族人子爲子，殤，因捨宅爲庵，祝髮奉姑。屏棄一切，惟日寫《金剛經》五百字，積十年，幾盈篋矣。持願滿百萬卷始以分人，小楷娟娟，余嘗見之。）

又　節度田公爲王文勤公慶雲。（小說第五回：「行次寶鷄，遇一故人，

詢及行踪，因言節度田公於十月杪移廣。」按：文勤於咸豐三年任陝西巡撫，調山西，升川督，十年調廣東，乞休駐太原。「田」取年豐太平之應，以合「慶雲」之義。）

又　廣漢守郭公爲先生妻兄葛茉坡。（小說第五回：「廣漢守郭公係癡珠郎舅之戚。」按：郭爲葛之轉音，茉坡名福綏，時官四川彭山令也。）

著録

《碑傳集補》卷五一謝章鋌《魏子安墓誌銘》　《陔南石經考》四卷、《熹平石經遺文考》一卷、《正始石經遺文考》一卷、《開成石經校文》十二卷、《石經訂顧錄》二卷、《西蜀石經殘本》一卷、《北宋石經殘本》一卷、《南宋石經殘本》一卷、《洛陽漢魏石經考》一卷、《西安開成石經考》一卷、《益都石經考》一卷、《開封石經考》一卷、《臨安石經考》一卷、《陔南山館詩話》十卷、《咄咄錄》四卷、《蹇蹇錄》二卷、《彤史拾遺》四卷、《三朝讜論》四卷、《故我論詩錄》二卷、《論詩瑣錄》二卷、《丹鉛雜識》四卷、《榕陰雜掇》二卷、《蠶桑瑣錄》一卷、《湖壖閒話》一卷、《懲惡錄》一卷、《幕錄》一卷、《巴山曉音錄》一卷、《春明摭錄》四卷、《銅仙殘淚》一卷、《陔南山館文錄》四卷、《陔南山館駢體文鈔》一卷、《陔南山館詩集》二卷、《碧花凝唾錄》一卷。

《課餘續錄》卷一　子安既沒，予謂子愉曰：「《花月痕》雖小說，畢竟是才人吐屬，其中詩文、詞賦、歌曲，無一不備，且皆嫻雅，市儈大腹賈未必能解。若載之京華，懸之五都之市，落拓之京員、需次之窮宦，既無力看花，又無量飲酒，昏悶欲死，一見此書，必且破其炭敬、別敬之餘囊，亂擲金錢，負之而趨矣，於是捆載而歸。爲子安刻他書，豈不妙哉。」子愉亦以爲然，逡巡未及行，其同宗或取而刻之，聞亦頗獲利市。近又聞上海已有翻本矣。

又　子安所著《陔南山館詩話》十卷、《咄咄錄》四卷、《故我論詩錄》十卷、《榕社叢談》十二卷，（此書墓志未見。志有《榕蔭雜掇》二卷，或即此書之原名。）予皆抄副本。又往來書札數十通，皆非尋常通問，蠹蝕之餘，尚有十餘通。

藝文

謝章鋌《贈魏子安（秀仁）》　一代才名魏子安，奇書百輩快傳觀。如何長向風塵下，不遣文章付寫官？

又《七夕寄子安》　杼柚何因唱《大東》，蕭疏星月暗寒空。天孫自抱支機石，不管人間雨又風。　洗車何意竟滂沱，孤負秋雲薄似羅。借向九張機畔錦，折枝花樣近如何？

又《留別魏子安》　張劉俱盡後，破涕忽逢君。茅屋十年月，琴台一片雲。（子安前年自蜀歸。）得歸同養拙，此去忍離羣。寸管猶餘熱，登堂憶論文。所恨非年少，平生缺憾多。何方堪負米，近日少狂歌。試問他山石，誰回滄海波？冰心貯熱血，噴勃待如何！

又《題子安所著書後》　夥哉《石經考》，煌煌美而備。排比舉千年，刮摩極一字。亭林雖大儒，奪席不敢異。（《石經考》）詩史一筆兼，孤憤固無兩。扁舟養龜魂，亂離憶疇曩。匪惟大事記，變風此其響。（《陔南山館詩話》）有淚無地灑，都付管城子。醇酒與婦人，末路乃如此！獨抱一片心，不生亦不死。（《花月痕》小說）

又《寄子安》　時君就館建寧之小湖。君昔游秦，其故舊若陳梅莊刺史、王蓉生司馬，今皆作古人矣！君書來，感慨及之。關門紫氣昔崢嶸，十載憐君叱馭行。累次干戈銷往迹，無多故舊識高名。何由倒屣迎王粲，且去當壚溷馬卿。太息小湖烟水闊，迢迢離夢話平生。

又《爲子安商定詩文集即題其後》　天地居然闢小湖，市門溷迹養眞吾。風雲即遂三升意，富貴由來一字無。始曉彼蒼培碩果，肯因濁俗泣窮途。參苓珍重相如病，長遣靈光上畫圖。　熱腸冷手苦鬚眉，況復牢騷滿肚皮。誰使馬遷成謗史，非關宋玉有微詞。鷄蟲得失何須料，蛩蟹相憐各自知。太息卅年供笑罵，古愁拉雜一肩持。

又《哭子安》　蓋棺長已矣，八口命孤懸。莫恃文章貴，長祈子弟賢。勞生原不樂，相見更何年？同作皋比客，龍蛇夢獨先。　憂樂兼家國，千夫氣不如。亂離垂死地，功罪敢言書？將母情初盡，還山願竟虛。幽光終待發，

試看百年餘。（子安客川陝十數年，身經喪亂，其《咄咄錄》、《詩話》等書，皆草創於是時。君歿時尚在母喪。）

雜録

佚名《魏子安先生年譜・編餘雜話》《花月痕》癡珠自挽云：「一棺附身，萬事都已；人生到此，天道寧論。」上句雷宣徽語，下句江文通語。

余治

俞樾《余蓮村〈勸善雜劇〉序》天下之物最易動人耳目者，最易入人之心。是故老師鉅儒，坐皋比而講學，不如里巷歌謠之感人深也；官府敎令，張布於通衢，不如院本平話之移人速也。君子觀於此，可以得化民成俗之道矣。《管子》曰：「論卑易行。」此蓮村余君所以有《勸善雜劇》之作也。今之雜劇，古之優也。《左傳》有觀優魚里之事，《樂記》有優侏儒之語，其從來遠矣。弄參軍之戲，始於漢和帝；梨園子弟，始於唐明皇；他如《踏謠娘》、《蘇中郎》之類，無非今戲劇之權輿。而唐咸通以來，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等弄假婦人爲戲，見於段安節《樂府雜錄》，則俳優不已，至於淫媟，亦勢使然乎？夫牀第之言不踰閾，而今人每喜於賓朋高會，衣冠盛集，演諸淫褻之戲，是猶伯有之賦「鶉之賁賁」也。余子既深惡此習，毅然以放淫辭自任，而又思因勢利導，即戲劇之中，寓勸善之意。爰搜輯近事，被之新聲，所著凡二十種，梓而行之，問序於余。余受而讀之，曰：「是可以代遒人之鐸矣。」《樂記》曰：「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能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雅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夫制雅頌之聲以道之誠善矣，而魏文侯曰：「吾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是人情皆厭古樂而喜鄭、衛也。今以鄭、衛之音節，而寓古樂之意，《記》所謂「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者，必於此乎在矣。

鄭官應《庶幾堂今樂跋》金匱余蓮村先生，敦行善事，垂五十年，大江南北，無賢愚疏戚，目之曰「余善人」。其徒數十人，承其師說，凡濟物利人之事，靡弗爲。而先生晚年，獨取近世足爲勸戒事演爲雜劇，收童豎之無告者，令梨園老優教以歌歈，而自爲之行列節奏，攜以出遊，資用屢困，謗譏間作，先生力經營之不少衰，至病作不能自強，乃散諸僮各爲之所，而以所演雜劇編訂付梓，將俟有力者終成其事，工未竟而先生歸道山，故世未盡見也。余求之有年。光緒己卯，望炊樓主人爲轉輾搜輯，得先刻小板九種，近刻六種，稿草十餘種，參互釐定，得二十八種，盡付梓人。凡孝弟節義，可戒可勸之事，約略備具。刻成，將約同志牘呈當路，頒諸梨園，今日演一二折，而嚴禁淫媟諸戲，猶先生志也。先生嘗謂人紀之壞，亂獄之豐，其始無不起於耳目濡染之微，自懸象讀法，敎化不行，常人耳目所傾注而易於感動者，惟觀劇時尚有其機，其聲容情事，入於人心而不能忘，而不識字愚無知人，其感尤至。通都大邑，鞠部盛鳴，男女雜遝，每爲靡聲妖態以供謔浪；鄉村賽社，尤而效之，則淫僻之罪，寖不可制，以其習於惡而惡之易，則知習於善而善之無難也。君子於此宜爲之防，而導於正，不當相與縱任，如見溺而不爲援，見焚而不之撲滅也。嗟乎！以先生閱世之深，用心之切，而窮老盡氣所自任者，惟是之爲亟，則非闊疏迂淺而無效，可知也。苟推行而無廢，使世人聞見所及，油然以興，怵然以戒，罪罟消於無形，善良薰而成俗，斯豈惟先生之幸，抑亦凡有耳目者所共幸者矣。先生歿之日，出所著《祛邪崇正條議》、《敎化兩大敵論》，貽廉訪使應公寶時謂：「淫書宜燬，淫戲宜禁。」又嘗自撰楹帖云：「自晉頭銜木鐸老人村學究，羣誇手段淫書辟板戲翻腔。」其憊如此。今淫書之禁且十數年，而演戲如故，未有以改革之。余故於是刻之成，中叙其說，以要同志大雅君子，或不以爲小道末務而鄙忽之也。

望炊樓主人《庶幾堂今樂跋》《庶幾堂今樂》四十種，梁溪余孝惠先生撰，原刊備優伶肄習，勿遽付雕，字句脱誤甚夥。同治甲戌春，重加編勘，幷擬補撰六種，分爲三集，精刊行世，旋歸道山，未竟厥志。及門人薛君景清、李君金鏞、繆君啓潛、方君仁堅，搜羅遺稿，得原刊九種，鈔本十一種，殘稿十四種，訂正弁言一卷，因先取《後勸農》《活佛圖》《文星現》《劫海圖》《綠林鐸》《同科報》鈔本六種，募資付刊，卷帙整齊，校勘精當，足稱定

本。越五年，光緒己卯，香山鄭君陶齋，謀以全稿付剞劂，予因就殘稿十數種刪存黏合，得成《義民記》、《海烈婦記》、《屠牛報》（《義牛塚》幷入此本）、《回頭岸》（《鐵蓮花》、《滾釘板》幷入此本）、《風流鑑》（係《義俠傳》末卷）、燒香案（係《義俠傳》首卷）、《陰陽獄》（《靖逆記》）、《狂吠記》、《劫海圖》後幷成此本）、《福善圖》（《賣老記》幷入此本）八種，又取原刊本《同胞案》（亦名《貳好圖》）、《英雄譜》（亦名《窮極圖》）、《延壽錄》（亦名《脩心改相記》）、《育怪圖》（亦名《紅蛇記》）、《老年福》（亦名《惜穀記》）、《齋僧記》、《前出劫》、《後出劫》、《公平判》、《硃砂痣》，及鈔本《岳訓□螺記》、《義犬記》、《推磨記》、《酒樓記》十四種，幷言一卷，詳加校正，俾付梓人，合之薛君諸人募刊者，凡得二十八種。考之余君重編目錄初集，凡十六種，今已全璧，餘十二種，因即編爲二集，各係小序，仍初集例，惟閱原刊目錄及劄記所載，尚有《苦節記》、《狀元篇》、《巧還報》、《人獸記》、《五雷報》、《孝友圖》六種，今未及見，搜羅有得，當編爲三集，勉副先生之志。若云戲者敬之敵，三代上無戲，而人心厚，三代下有戲，而人心薄。與其勸善而失之於戲，不如禁戲以反之於敬，則請俟禁絕梨園之後，斧此板，火此書，以歸於三代之治。不然，此書豈無裨哉！

吳棠

論述

《皖雅初集・粵瓠室詩話》 吳勤惠公少貧，英敏有幹略。年十九，游庠。道光乙未，年廿三，舉于鄉。甲辰大挑一等，分發南河，攝碭山令，三十五日，去。己酉補桃源令。咸豐辛亥調清河。壬子八月署邳州。癸丑二月回清河任。是春，揚州失守，冬季克復。公捍禦維勞。甲寅正月丁母憂，（母年七十七。）丙辰二月丁父憂，（父年八十一。）庚申春，捻匪入清江浦，公居憂在里。起家，署徐州府。【略】辛酉以勞擢淮海道。是冬擢甯藩署漕督。（次年正月履任，改塘遞站，由清江浦五日至京師。）同治癸亥三月補授漕督。甲子十月署蘇撫。丁卯二月署粵督。戊辰九月補授川督。光緒二年，乞病歸，卒，年六十餘。【略】少時與泗州傅梧生桐同爲諸生，相友善。後既貴顯，猶敦布衣之好。【略】公詩宗唐、宋，兼有沈勁蕭竦之妙。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盱眙吳仲倦制軍棠，以淮右宿儒，起家大令，督漕袁浦，開府蜀中。學道愛人，流風未沫，制軍帥蜀八載。與張廣雅學使、薛覲文侍郎議建尊經書院，成就甚夥。幷刱刊書局，津逮藝林，海內稱盛。所著《望三益齋詩集》。黃翔雲廉訪叙之，稱其蘊抱宏深，宅衷悱惻。魯通甫則謂其以沈鬱跌宕之懷，處家國艱難之會。由中之言，伫興而動，非徒以詞采聲律見長可比。亦篤論也。

又 《望三益齋集》中又有《和少荃觀察丙辰明光壁》詩二律亦佳，中有「可憐戰骨多新鬼，無那窮途半故人。及看滄海竟成塵，同此鄉關潦倒身」之句。時制軍亦未顯也。文忠原唱，前已錄入。其《戊午七月廬垣再陷重遇明光步原均見示》云：「猿鶴蟲沙跡已塵，見幾悔不早抽身。破家奚恤周楚緯，贈策多慚魯子困。蜀岫愁雲自終古，梁園詠雪又何人。憤來快草陳琳檄，鼙鼓無聲暗愴神。」「單衫短劍走江湖，飄泊王孫泣路隅。大漠風高秋縱馬，故山月黑夜啼烏。治軍今有孫吳策，籌餉誰爲管葛徒。閉口莫談天下事，鄉關回首重躊躇。」制軍和詩有「田橫本自多奇客，劇孟還應訪博徒。聞說義團能殺賊，官軍何事重踟躕」之句。文忠又再疊前均贈之云：「江呂諸公骨作塵，鄉邦扶義仗君身。危疆赤手支三載，饑歲仁恩賑百困。天子知名淮海吏，蒼生屬望澗阿人。眼前成敗皆關數，留取丹心質鬼神。」「浮生萍梗泛江湖，望斷鄉園天一隅。心欲奮飛隨塞雁，力難返哺戀慈烏。河山破碎新軍紀，書劍飄零舊酒徒。國難未除家未復，此身雖去也踟躕。」時翁帥新接撫篆，勝帥授欽差大臣，皆盧郡陷後事，故文忠詩有「河山破碎」之語。各詩皆沈鬱悲壯。前輩事業，胥自困心衡慮中得來也。

傳記

《續碑傳集》卷二六吳昆田《四川總督吳公事略》 吳棠，字仲宣，盱眙人

也。幼勤於學，家奇貧，不能具膏火，讀書恆在雪光月明之下。以舉人大挑補桃源縣，俗號強悍，善治者率以猛，棠獨以寬。有獷惡子素橫於鄉里，一日方與人鬬，嚴按之，極口唾詈，聞者以爲即捶楚死矣。棠始使拘繫，次日跪堂下，泣涕求死，遂婉譬而釋之，卒成善良。久之，鄉閭不見有吏人迹。時躬巡四野，每止宿，老婦則手雞卵數枚以獻，曰：「公食，有肴也。」三年大治。調清河，清河與桃源接壤，民俗柔弱，素懾桃源。自棠宰桃源，而清河境土無擾，以此久感服，至是益大喜，如家人父子相親。以邳州多盜，調署。去，禽斬數百人。咸豐三年，粵匪踞金陵，陷揚州，淮郡戒嚴，復檄回任清河，招集民勇，申明紀律。鄉鎮立七十二局，練勇數萬，首尾聯絡。並傳檄鳳、潁、廬、泗、滁、宿、徐、海各府州縣，指天誓日，勇氣百倍。淮揚數百里閒，隱然恃若長城。以憂去官。皖逆既大起，土寇緣之橫行，民請衰絰而治河北盜，當路不善也。袁端敏公督漕江北，興團練之役，將以棠任其事，當路又不許，去守徐州。十年，皖捻李大喜遂陷清江浦。始檄署淮海道。道路經過，火壁灰竈，殘肢臢體，與民相視而泣。方整頓傷夷，誅鋤蘊孽，犄有綱紀，而以特旨授淮徐道。去，淮海之民爭互攀留，致相譬疾。既蒞徐州道任，修寨保民，賊數至不爲害。尋有江甯布政司署理漕運總督之命，以十一年除夕履任。先是清江浦既灰燼，論者以爲墮甑，不宜復顧，宜即淮安府城舊漕署居守爲便。棠至，則謂清江浦四達衝衢，使賊得之勢益鴟張，山陽以下豈得獨完哉？於是駐師瓦礫之中，築河北土圍。春初，賊果大至，版築之聲與礮火相閒也。賊直薄圍下，居民皇皇，翹足思散。棠植立圍上，手發巨礮，賊遂敗退，仍踞桃源之眾興鎮，將爲持久計。我兵單饟絀，援兵雖集而不爲用，乃飭都司陳國瑞馳赴眾興賊壘旁爲營以逼之，時出不意以遮擊之。不十日，而賊遁，境內乂安，民得收麥。旋築清河縣城，屹爲重鎮。四鄉圍寨，次第興修。同治五、六年閒，賊再竄擾，皆不得逞，旋就殄滅，堅壁之效也。海贛土匪各結圍砦，嘯聚成羣，同治初，閒結西逆相殘殺，頗爲清淮患。棠以計撫之，收其豪。士人肄業書院，武夫注籍，卒伍反側以安。皖逆苗沛霖素有逆謀，以淫殺威劫聞於遠近。及反，急攻蒙城，千里以內，士無固志。棠命陳國瑞出師援勦，蒙城圍解，苗逆伏誅。而淮清之團練始徹，民獲小休，則創建文廟大成殿，並建崇實書院，眞義學四所，經師課誦，人文大起。自黃流北徙，淮水南趨，運河無糧艘者數年。棠撙節饟需，以其贏餘購米四萬餘石，首試河運，募雇民船，見者呼曰小糧船。小糧船至今不廢。河督既幷於漕督，御史請裁河員、汰河兵，而部議增設淮揚鎮重兵，並酌定營制，疏令漕臣核議。棠議清江浦既爲重鎮，則駐浦之兵力宜厚，請設鎮標左營及城守營，與中營並駐清江浦。餘量爲變通，凡十一營。改修防爲操防，悉隸鎮標。又以河運兩灘未經墾佃之處，試行屯田之法，劃予各兵督耕充饟，以自然之利養有用之兵，規模大定矣。自咸豐以來，江蘇全省破敗。棠起家縣令，撐拄補苴。至清江浦既陷，而棠赴徐州、汴唐殲賊，秉節東來，所以奮怯完殘，效忠忘倦者，前後近十餘年。天子嘉其勞，即眞漕督，復授江蘇巡撫，升兩廣總督，皆以江淮未輯請留，不果行。同治五年奉命督閩浙，七年補授四川總督。光緒元年乞病歸，取道秦豫。自徐而淮，居民焚香頂祝，望見顏色，歡聲雷動，猶家人父子之久別得聚首也。蓋棠之忠勤勞瘁，盡於江淮矣。歸後不一月，卒於滁。事聞，褒贈有加，謚曰勤惠。淮人請於清江浦建專祠，歲時致祭焉。

黃雲鵠《吳勤惠公傳》　公名棠，號仲宣，盱眙人。考聖基，隱居教授。公少承先訓，志古聖賢體用並賅之學，務堅苦自力。弱冠遊邑庠，旋舉於鄉。五上計偕不第，以大挑出令南河，攝碭山，補桃源，平生養士恤民之政自茲始。調清河，未幾豐口漫，邳州水患劇，檄署邳，烈日積潦中勘災散振，民閔其勞，爲流淚。咸豐三年春，金陵、揚州相繼失守，清河扼南北咽喉，民大震。檄調回守清河。清河無城郭，無兵，徒以忠義號召士民，倉卒設團募勇，誓死守。不數日，聞風應響者數萬人，聲威大振，乃爲敵愾同仇。又約連衡鳳、潁、滁、泗、淮、徐、揚、海八州人使禦賊，賊自下蔣皖，所向無前，至是徘徊瓜揚閒不敢進。事聞，文宗諭曰：「知清河縣吳棠，團練鄉勇，甚得民心。若令帶勇，必甚得力。」公讀之，益感泣自奮。丁母憂去職，百姓遮道泣留。旋丁父憂，在籍倡義討賊，連勝。洊保道員。服闋，補授淮徐道，幫辦徐宿勦匪事宜。豫、皖閒有匪曰捻，以蒙亳爲巢，一歲數掠徐。公力行堅壁清野法，賊無所掠，民始樂生聚。雖餉不時繼，士卒感公誠，戰益力，故所向有功。以與士卒同卧起，沮洳中感，受溼成癩風，終身不愈。咸豐十一年，奉命擢江藩署漕督，即日移駐清河。賊麕至，倉卒戰守，屢危復安，始建石城爲縣治，築運河東西二圩爲掎角。時粵、捻二逆勢熾，所以不敢越淮駛北者，實公捍蔽之力居多，論者謂功不在睢陽下。其不遂爲張、許

者，蓋宗社之靈使然，公弗自功也。亂後，運道廢，改海運。公首疏請復河運，部議是之。同治五年，命督閩、浙。未幾使粵東，旋調四川。川中屢經兵燹，時秦、隴、滇、黔皆有事，籌防協餉，次第廓清。公念經亂以來，吏喜操切，宜培植元氣，凡養士恤民之政，知無不舉。十一年，旱荒，奏請振糶憂閔，一出至誠，存活無算。所至勤學興教，孜孜如不及。十三年疏劾奸人李光昭獻木植助工之僞，上感其言，立予殛斥，工亦旋止，海內偉之。是年冬，以病乞退，不允。光緒元年病劇，乃獲請。抵里九日病沒。沒時惟訓其子讀書力學，報國愛民，語不他及。公自牧令洊陟封圻，服官三十餘年，清謹之操，仁惠之政，人所共知。嘗書陽明「願聞己過，求通民情」二語，揭爲楹帖，所在張之，藉自警惕。其克己勤民、撝挹善下之懷，實近今所罕見。去蜀日，士民走送者不絕。過淮徐，民懷舊德，爲夾道焚香。遺櫬入都，上震悼，予謚勤惠，政績宣付史館，允歷官地方祀之。著有《望三益齋存稿》、《讀詩一得》，義蘊醇厚，如其人。子炳采，早沒；炳祥，庚午舉人，候選郎中；炳和，附貢生，一品廕生，公沒後，賞舉人。黃雲鵠曰：世歧仕學爲二，謂學古太深者不宜於官。以予歷觀古今名臣碩輔，皆眞學人。何耶？洎由兵曹之外遇吳，公乃恂恂儒者，使人忘爲大吏。僚屬中有學道愛人，視民事如己事者，歎賞愛護，誠溢詞表。雲鵠由雅州移成都，巡建南，事公久。每謁見時，必勸以節勞，獎以爲民造福，爲國安邊。會奉母諱，先公去，遂不復見公。今次公行事爲傳，不惟感激知遇，亦欲使後之覽者知名臣碩輔多學中人，毋以仕故遂全棄所學也。

紀事

《樵隱詩話》卷一一 咸豐間，天下稱縣令能捍賊者三人而已。【略】一爲江都令吳仲山(棠)，後升蜀督。

《舊聞隨筆·吳勤惠公》 盱貽吳勤惠公(棠)爲四川總督時，聞皇太后有修宮殿之舉，上疏切諫，以爲天下元氣尚未復，若汲汲於此，遐邇聞之，將議朝廷有逸樂心，無憂勤意。太后動容稱歎，爲輟工焉。公待友厚，嘗爲子延師，至蜀途行頗濡滯，其人私念館金不知由何月致送，既而以聘日爲始，且別籌入欵又千金，其人甚感激。初公子作文，皆潤飾始呈公，至是痛矯前弊，公子學大進，旋登賢書，人以爲忠厚之報。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八 吳棠，字仲仙，盱貽人。道光乙未舉人。由知縣官至四川總督。謚勤惠。有《望三益齋詩集》。

又 勤惠初知桃源，以寬得民。移宰清河，值寇至，魯一同通甫爲擘畫，檄淮、徐、揚、海、鳳、潁、滁、泗八府州縣爲八約，督民禦寇。自是聲績大著，迭邀峻擢，以漕帥鎮清江浦最久，保障拊循，諸帥倚以爲重。及進兼圻，南閩西蜀，皆有惠於民。集中《和李文忠明光題壁詩》有憂民之言，是時文忠正佐曾文正戎幕，勤惠亦猶令清河也。

《同治九年庚午科監臨文闈謹賦七律四首》 繆煥章《雲樵外史詩話》：(吳棠)同治九年庚午科監臨文闈，謹賦七律四首云：【略】。

《癸酉重監臨文闈續賦七律四首》 繆煥章《雲樵外史詩話》：吳勤惠公癸酉科重監臨文闈，續賦七律四首云：【略】。

《留別書院諸生》 錢振倫《示樸齋隨筆》：吳公既授漕督，旋命署江蘇巡撫、兩廣總督、兩江總督，而俱未履任；後升閩浙總督。余賀詩屢次疊韻，篇長不及備錄，錄吳公撫蘇見和並留別書院諸生詩云：【略】。

林昌彝

論述

劉熙載《小石渠閣文集題識》 聖王之道，本於天德。萃千古治亂興亡，列於四表，以爲昭鑒，大哉言也。訓詁之文，此再見矣。年愚弟劉熙載百拜讀。

丁杰《小石渠閣文集題識》 議論精實，措置咸宜。闡明《易》理，尤足發千古之蒙，爲百王之鑑，非學窮今古、識貫天人，洞悉治亂之原者，烏能有此？欽佩無有紀極。愚弟丁杰識。

《停雲閣詩話》卷二 林香谿孝廉少孤貧，家人謀令行賈，母吳氏投井自

矢，始卒其業。道光己亥鄉闈出少香師房內，八上公車，並以額溢見遺。咸豐壬子留京，以所著《三禮通釋》進呈，欽賜教授。其舊宅近烏石山，時有唊咭唎夷官佔居山寺，香谿意欲殺之，故名其樓曰「射鷹」。有詩話六卷，已刊行世。嘗題錢舜舉《春郊醉社圖》云：「坎坎鼓，蹲蹲舞。祈秋成，祀田祖。田祖醉，徹酒脯。速翁媼，將穉乳。相挽摟，來田頭。草爲茵，花爲籌。酌大瓢，紛勸酬。日未落，飲不休。或皤腹，或悍目。或拍手，或頓足。或招或攜或追逐，或號或呶或趨起。葫蘆頸長盛餘酒，茨蔬葉香裹餘肉。但願一歲中，三十六雨七十二風，蝗蟲入土一千尺，水旱不作村村豐。麥兩歧，禾九穗，桑無附枝瓜並蒂。秋蠲租，夏放稅，安眠不聞吏打門，家家盡作膨脝計。牲如山，酒如蔗，更率瓮錢作秋社。」句如「石氣不離雨，雲陰常在門」，「江河流月影，天地動秋聲」及「雲奔山欲動」五字，皆佳。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二　侯官林薌谿孝廉，嘗治訓詁考據之學，所箸《禮疏》進呈，蒙賞廣文。故其論詩於幷世治經之士，閩如林暢園（茂春），粵如溫伊初（訓），皆極許爲一代大家。雖師友私稱，不無過實，然所以爲已重者不已至乎？

又　薌溪廣文《遂初樓詩鈔·風雨上石竹山》云：「裂碉風霆走，泉聲接杳冥。鐘飛江樹黑，潮落海門青。亂石爭孤嶂，空烟蕩萬屏。倚天拂長劍，回首白雲停。」《下黯淡灘》云：「蕭蕭舴艋挾風驕，銀漢西傾起怒潮。白馬飛濤千澗走，黑雲捲地萬山搖。聲高爭擊馮夷鼓，日午聽吹伍子簫。半壁危峰一飛櫓，猶疑風雨百靈朝。」凡此者皆廣文之眞也。其自許能學杜、韓在此，而實杜、韓之大何嘗無此，杜、韓之細又何嘗止此？

又　林氏雖侯官望族，薌谿廣文乃以孤兒崛起，幼日母吳太安人督課甚力，宗老或賈於外，爲言乃兄，謀挾俱去。母初爭之不勝，憤而自投井中。衆爲大駭，亟援之。起而共貲廣文卒業，及遊京師，《繪一燈課讀圖》述德。賢母之名，且嘖嘖當世云。

又　吾人下筆，當行氣不當行文，當用意不當用格，林薌谿能知之而不能爲也。故其詩多如時下八股，犯有合掌。

又　薌谿能麗而不能沉。薌谿肉勝其骨，故泡。

又　林薌谿廣文所著《射鷹樓詩話》，偏於格律，而不自知。凡世之主意趣者，率加微詞，或且排斥隨之，斯亦負氣之甚。余觀其《遂初樓詩鈔》，雖亦能用風調，而清新俊逸不及莘田，情深文明不及亨甫，自是內其所外，外其所內之弊。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四　林昌彝，字惠常，號薌谿，侯官人。道光甲辰進士。有《衣讋山房詩集》。

又　薌谿研精經術，著有《三禮通釋》及《小石渠閣經說》。從來治經之士兼長詩筆，代不數人。陳恭甫乃稱薌谿之詩直合亭林、竹垞爲一手，未免阿好。薌谿論詩絕句一百五首，於嶺南三家欲祧藥亭，而配以二樵，又進蔣苕生、退趙甌北，皆具有別裁。

《在山泉詩話》卷一　侯官林香溪先生（昌彝），閩海經師，嶺南山長，先祖社友，先君之師也。先生論詩，上下千古，一空倚傍。其論粵東三家詩，有「挑去藥亭配二樵」句。所著《衣讋山房集》、《海天琴思錄》、《射鷹樓詩話》，皆傳播海外。

方濬頤《海天琴思錄敘言》　詩旨，猶琴旨也，淺者得其聲，深者得其思。同年侯官林惠常徵君邃於經，精於《禮》，通於樂，而性於詩。前選《射鷹樓詩話》，力追正始，已颯颯迭人。茲游粵，出其篋中所藏平日訂定朋舊詩篇及詩教得失之旨，兼採粵中風雅，名曰《海天琴思錄》。蓋以鼓琴者須得知音之人，聽琴者亦須得善鼓琴之人。徵君子論琴也，以清濁二均一十四調更絃之法，並某絃、某律呂、某聲字，詳爲解釋，以爲調琴之大規，實發周、秦以來未發之秘。本此以論詩，於此道思過半矣。故其所自爲詩，八音繁會，如張樂於洞庭之野，使人讀之忘倦。今歲把袂廣州，相得甚歡，出其所著詩錄，屬爲之序。其論詩之精，一同論琴，請鋟諸版，以索知音。

又《海天琴思錄題詞》　聚天下才作友朋，綜天下詩羅心胸。愛才爲寶，吐氣如虹。下及韋布上王公，長鎗大戟屹相向。瓊琚玉佩聲錚鏦，一鱗一爪都在搜羅中。持此一枝筆，洗淨雙青瞳。掃除靡曼闢境界，三唐兩宋文章升降憑折衷。錢仲文，陳仲弓，我非貢諛人，比君將毋同。自來詞章經術判門戶，譏訶鄭孔但書蠹，輕薄盧駱徒雕蟲。君於二者鎔之一，精金百鍊陶鉛銅，造化萬類眞天工。發言往往本至理，不肯偏執輕排攻。是詞章伯，是經術宗。循環目圍苞心府，五絃在手驚飛鴻。傳之書林藝圃爭不朽，足與金壺石鼓文字垂無窮。

溫訓《射鷹樓詩話序》　閩中林薌谿孝廉以沈博絕麗之才，爲經天緯地之

學。庚戌夏，余從都下識孝廉於葉潤臣內翰座中，內翰謂余曰：「林君學博詞雄，今之顧亭林、朱竹垞也。」嗣讀孝廉所著《三禮通釋》二百餘卷，及《小石渠經說》、《溫經日記》、《說文二徐本辨譌》諸書，精深博奧，殫見洽聞，近世罕有其匹。道州何子貞先生，孝廉座主也。嘗謂孝廉書「從三《禮》辨途知奧，乃以貫通諸經，近日說經之士，治《禮》者，無孝廉之精且博也。」眞知言哉！及仲夏南歸，余與孝廉同行，孝廉出其詩稿授余。讀之，覺風骨沈雄，氣韻逸秀，足以繼響開、寶諸公。孝廉立品端方，留心時務，而胸懷爽朗，每談海氛事，即激昂慷慨，幾欲拔劍起舞。著有《平逆志》四卷及《平夷十六策》，切於時務，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英逆爲人神所共憤，則孝廉之書，必有以紓其蘊抱矣。又以餘事著《射鷹樓詩話》。孝廉家福州省垣，與烏石山相密邇，山爲厲鷹所穴。孝廉蒿目時艱，故繪《射鷹圖》以見志。其《詩話》前數卷多詳時務。嗚呼！此張九齡之《金鑑錄》、鄭俠之《流民圖》，可以見諸施行，不得僅以世之詩話目之。末卷附錄朱侍御《新鐃歌》四十九章，此《江漢》、《常武》之詩，蒸蒸乎治平之象焉。按《詩話》之例，大旨有四：一則志在射鷹，故前數卷記海口事，不憚再四言之。次則借詩以正風俗，意在維持風化，其用心亦良苦矣。又次則主於論詩，一歸正始，懼《騷》、《雅》之不作，恐風月之銷沈。孝廉於近代詩話，極推朱竹垞、潘四農二家，謂竹垞搜羅極博，四農論斷極精。余謂竹垞詩話專記有明一代掌故，不如孝廉《詩話》上下古今，所論甚大；四農詩話論詩專取質實二字，且於古今詩人，僅推子建、淵明、少陵三人而已，此尚宥於見解。孝廉所見極博，所解極精，淹洽同於竹垞，而特識高於四農，故可貴也。又次則專重師友淵源。孝廉交遊遍海內，凡平日論交所及，其於生平師友之片詞隻字，皆悉錄之，此孝廉所著《詩話》之大略也。余與孝廉同行五十餘日，計程四千餘里，孝廉舟車之中，手不釋卷，至四鼓就寢，枕上猶暢談經史或詩古文詞，亹亹不倦。孝廉解經及史，博及萬卷，多聞所未聞，余悉記之於楮，名曰《同舟異聞錄》。孝廉愛余詩及文，既采余文入《近代十二家文鈔》矣，又采余詩入《詩話》，且使余爲之序。訓不敏，感深知己，其奚敢以不文辭，因舉其犖犖大者，以告併世學者讀孝廉之書者。

沈葆楨《射鷹樓詩話例言》 夫子《詩話》之作，意在射鷹，非同世之泛泛詩話也。故集中前二卷專言時務，末卷以《鐃歌》結之，其用意深哉！凡《詩話》中諸家有逸事可傳者，則爲詩傳以表之，非好爲煩重也，寓詩鈔、小傳之意云爾。朱竹垞《靜志居詩話》多載勝國遺事，不厭煩言，可備掌故。集中長篇備載逸事，多暢所欲言，用竹垞《詩話》之例耳，不得拘於文之繁簡也。他人詩話多論詩而已，夫子《詩話》所包甚廣，凡有關於風化者，無不痛切言之，此扶世翼教之書，不得僅以詩話目之。夫子別採海內詩人及師友交遊之詩，名《敦舊集》。嘉慶、道光二朝，搜羅頗稱詳備，以書至八十卷，一時難於付板，故《詩話》於諸家集中佳篇多者，必重疊採之，恐其湮沒不彰也。《詩話》中多維持世教，有關人心世道之言，如蕭山毛西河攻擊朱晦翁不遺餘力，而西河立品未端，鄞全紹衣先生發之，今詳採《鮚埼亭外集·西河別傳》以覘西河平日行止，證其言之不足據，非好爲鈔胥也。不如此，不足以徵西河之妄。或疑採取太煩，此卑識淺見，井蛙窺天，蜉蝣撼樹耳，不足責也。（曲端事採全紹衣《文集》，亦此例。）吾閩《通志》，關一省文獻，豈容敗於垂成？《詩話》於《通志》一條，凡福建舊續《通志》之例，及新纂《志》之例，駁辨詳明，博而且精，言之有物，非胸羅萬卷者，不能道其隻字。其有關於全閩掌故者，非淺鮮也。於吾道亦大有功焉。先母舅林文忠公與夫子相知最深，其平日禦夷之法，與夫子論之亦最詳盡。文忠公嘗謂人曰：「吾宗鄤谿孝廉，留心時務，平夷之策，可以見諸施行。」夫子深於經學，著書滿家，其所爲詩古文詞，雄厚槃深，入古賢之室。《詩話》中自時務以及論詩，無所不有，其所載有關風化之言，非等於頭巾腐氣也。集中所載諸大家詩，皆足雄視一代，或祇長一體，或兼長各體，必重疊採之。或惟登某題，或僅採各句，視其人本集刻與未刻，傳與不傳耳。夫子論詩極精，《詩話》中多補前人所未及。其於嚴滄浪「詩有別才非關學」一語，必力辨之，恐不讀書者以《滄浪詩話》爲藉口也。《詩話》詳於射鷹，而有關風化者次及之，論詩又次及之，採師友詩又次及之，非如《全閩詩話》之例，一人不遺。故集中於閩省諸家詩，不能遍採，惟舉其所知而已。集中所論射鷹而外，如邪教及花會之貽害人心，必痛切言之。守土者能於《花會治法》，依說行之，眞救世之良法也。集中論老蘇《辨奸論》，非由賦詩起釁；論大蘇傷暑，誤服黃芪粥；皆眼高於頂，非見地獨明者不能道。夫子通乎陰陽五行之理，博聞廣識，集中凡豪豬之辟毒，鳳蕉之辟火，方書之辟怪鴟，皆詳載其法，其有益於人者不少也。所採之詩，多合《三百》、《騷》、《選》之旨，漢、魏、盛唐之遺，凡五七古、五七

律、五七絕有佳篇未刊者，多全載之，以爲《敦舊集》之嚆矢焉耳。

《射鷹樓詩話》卷首《家文忠公少穆宮傅書》 鄒谿八兄大人閣下，啓者：前煩閣下代閱李蘭屏比部遺詩，去留甚當，茲更有三卷呈覽，並大著《詩集》及《詩話》五本送上，察收。大著氣魄沈雄，風格逸秀，溯源浣花、太白、輞川、昌黎、東坡、渭南，不失《三百》之旨，近代則合顧亭林、吳梅村、朱竹垞、宋荔裳爲一手。閣下湛深經術，精究三《禮》，而詩筆如此雄厚俊逸，誠當世之所稀也。《詩話》採擇極博，論斷極精，時出至言，閱者感悟，直如清夜鐘聲，使人夢覺，眞足以主持風化，不勝佩服之至。近代詩話，閣下極推竹垞、四農二家，謂竹垞搜羅極博，足以考獻徵文；四農論斷極精，足以存眞別僞。鄙意謂閣下之《詩話》既博既精，可以合二家而一之。顧諄諄欲以鄙作廁其間，恐碱砆不足以雜球璞也。錄便當即呈覽。光題《飼鶴圖》七言古，氣格渾成，意在言外，可稱高手，謝謝。前送上命題尊太孺人《一燈課讀圖》，未知有當大雅之意否？賢母賢子，令人起敬。閣下學成行修，可謂無負先志矣。《射鷹驅狼圖》，命意甚高，所謂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也。拙作俟撰好呈上。大著《平夷十六策》及《破逆志》四卷，眞救世之書，爲有用之作，其間規畫周詳，可稱盡善，此百戰百勝之長策，與弟意極合。弟在粵東時，五圍夷鬼，三奪夷船，其兩次夷船退出外港，不敢對陣，皆此法也。閣下以命世之才，終當大用於世，待時焉可耳。弟老矣，望閣下他日爲范文正、王文成，則吾宗之光，亦吾閩之福也。昨晤鹿春如觀察，已將書院指薦矣。謹肅寸楮，即頌著安不次。

傳記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林昌彝》 林昌彝，字惠常，福建侯官人。道光十九年舉人。治經精博，從《三禮》問途知奧，乃以貫通諸經。所爲詩古文辭，雄厚槃深，入古賢之室。漢陽葉名澧嘗曰：「昌彝學博詞雄，今之顧炎武、朱彝尊也。」生平足迹半天下，所與游皆知名士。性精勤，舟車之中手不釋卷。長樂溫訓嘗與同舟五十餘日，每夜深就枕，猶暢談經史，亹亹不倦。訓以爲聞所未聞，因悉記之，爲《同舟異聞錄》。尤留心時務，與邵陽魏源爲摯友，同邑林則徐相知尤深。家有樓，樓對烏石山寺，寺爲飢鷹所穴，思欲射之，因繪《射鷹驅狼圖》以見志。鷹謂英吉利也。嘗言「中國以大黃茶葉救英人之命，英人反以鴉片流毒之物賺中國財寶，此爲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憤」。又言「欲革洋煙，須先禁內地吸食之士民，然後驅五海口之英人」。驅之之法，則不主和而主戰。因著《平夷十六策》及《破逆志》四卷。源見之，決爲可行。林則徐亦稱其規畫周詳，眞百戰百勝之長策。前在粵東五圍英兵、三奪英船，其兩次英船退出外港，不敢對陣，皆此法也。昌彝又謂「中國元氣已傷，救之之法有二：一曰絕通商，一曰開海禁。海禁開，則彼國之人可商於我國，我國之人亦可商於彼國，如是則天下之財分於百姓，不能獨歸外地矣」。時服其見之遠。同里沈葆楨，年十七從昌彝游，昌彝教以持躬涉世之道，後卒爲名臣。著有《三禮通釋》二百餘卷、《小石渠經說》、《溫經日記》、《說文二徐本辨譌》、《詩文集》。又採海內詩人及師友交游之詩爲《敦舊集》八十卷。其《射鷹樓詩話》二十四卷首二卷，言時務，末卷附載桂林朱琦《新鐃歌》四十九章，用意蓋甚深云。

《清儒學案小傳》卷一三《左海弟子・林先生昌彝》 林昌彝，字薾谿，侯官人。道光己亥舉人。受學於左海之門，博學多通，尤邃於三禮。著《三禮通釋》二百八十卷。因禮書制度、儀文諸儒所辨證者，參合比引，究其旨歸。書例略依陳氏禮書，而持論各別。爲圖者五十卷，兼取宋以來圖說，使與經相考訂。於清代諸儒所著錄，凡於禮有發明，廣爲採摭，一以鄭學爲義，參考諸儒之說，糾正其失。歷三十年始成。咸豐三年，自賫書詣禮部呈請進。上詔嘉其留心經術，徵引詳明，賜官教授，歸部選用。先生留心時務，兼諳韜略，著有《破夷志》四卷、《平夷十六策、平賊論》二卷。又有《軍務備採》十六篇，王侍郎茂蔭奏獻其書，亦被旨採納焉。

符葆森

芝生《國朝正雅集序》 江都符生南樵爲余辛亥所取士，好學深思，博聞強識。集乾隆鴻博以來百二十年之詩，薈爲一編，名曰《正雅》，將以續沈歸

愚尚書《別裁》之後。

《己未下第出都》《雪橋詩話餘集》卷八：江都符南樵孝廉詩多悽愴之音，《己未下第出都》云：「雙輪一出萬回環，日碾黃塵那得閒。身世茫茫生白髮，江湖去去看青山。縱橫敝篋風雲氣，開落名花涕淚斑。極目西南尚烽火，諸公何日靖羣蠻？」時戊午科場方興大獄，第三聯有爲而發也。

《故友詩錄二編》陳彝《符葆森傳》符葆森，字南樵，江蘇江都人。少孤貧，負異稟，弱冠後著聲庠序，多交海內名流。咸豐辛亥舉於鄉，三試禮闈不得志。丙辰下第後留京師，居滿洲崇侍郎家。與長洲陶樑、華亭張祥河，陽湖王曉、漢陽葉名澧，曲阜孔憲彝，德化蔡壽祺，馬平王拯，閩縣林壽圖、劉存仁，瑞安孫衣言往來論詩，稱莫逆。編乾隆、嘉慶、道光三朝詩爲《國朝正雅集》一百卷，數月刊成，一時洛陽紙貴，人以爲可續沈文慤《別裁集》，然體例實不相符也。旋客齊州，以疾歸，未幾卒，年五十餘。著《寄鷗館詩錄》。

《碑傳集補》卷五一《揚州府志・符葆森傳》符葆森，原名燦，字南樵。咸豐元年舉人。幼工詩賦。豪於酒，廣交遊。嘗遊京師、齊、楚間，以發其胸臆磊落之概，而詩益豪。著有《寄鷗館賦稿》、《詩稿》若干卷，又選輯國朝詩千餘家，繫以小傳，名《正雅集》。卒年五十。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符葆森》符葆森，原名燦，字南樵，江蘇江都人。咸豐元年舉人。少工詩賦。家貧，奔走衣食。又遭寇亂，轉徙齊、楚、吳、越，然不廢詩。生平豪於酒，廣交遊。後留京師，寓滿洲崇實家，與陶梁、張祥河、汪曉、朱琦、葉名澧、孔憲彝、王拯、蔡壽祺等往來論詩，稱莫逆。嘗仿沈德潛《別裁》例，編乾隆、嘉慶、道光三朝詩，總二千餘家，釐爲百卷，名之曰《正雅集》。謂國朝諸老之作，精深博大，體正而意雅，可輓詩之流失。是集以詩存人，非以人存詩，棄短取長，不拘體格。然於詩教無關者，亦置不錄焉。沈兆霖謂總集之編，必身在職局，載籍富而交游廣，故蒐採靡遺。葆森伏處衡宇，輾轉求借，窮十餘稔始成是編，其難蓋倍蓰德潛云。卒年五十。又著有《寄鷗館賦稿》、《詩稿》。

崇實《國朝正雅集序》先大夫昔官河督時，課士崇實書院，得符君南樵卷，謂其文筆意深邃，而詩尤運用風華，遂拔之以冠多士。嗣訊諸清河學博，識爲揚郡之江都人，客於淮安，爲教授周止庵先生高弟。未幾來謁先大夫，呈所著詩古文詞，知非僅以時藝擅長者。是年丁酉秋賦，先大夫期其必售，而所期竟否，甚悵然也。閱十餘歲，今上改元之初，南樵始以魁選中江南榜，距先大夫之歿也已數歲矣。明年赴禮部試來都下相見。報罷後，卽出都赴皖江方伯之招。又明年江上之變，南樵家郡城避寇去，不果來。至丙辰始復來，握手話亂時蹤跡，幾於泣數行下。試又報罷，將南歸。維時當代諸名公知南樵者善，故所輯詩二千餘家，謀集貲以刊焉。

文　康

論　述

觀鑒我齋《兒女英雄傳序》吾有友一人焉，無他嗜好，但好讀說部，所見且甚夥。【略】曰：「【略】近有燕北閒人所撰《正法眼藏五十三參》一書，厥旨頗不謬，是特惜語近齊東之野，還以質之君子，子其云何？」吾受而讀之。其書以天道爲綱，以人道爲紀，以性情爲意旨，以兒女英雄爲文章。其言天道也，不作玄談；其言人道也，不離庸行；其寫英雄也，務摹英雄本色；其寫兒女也，不及兒女之私，本性爲情，援情入性。有時詼詞諧趣，無非借褒彈爲鑒影而指點迷津；有時名理清言，何異寓唱歎於鐸聲而商量正學。是殆亦有所爲而作，與不得已於言者也！

東海吾了翁《兒女英雄傳弁言》是書吾得之春明市上，其卷端顏曰《正法眼藏五十三參》。初以爲是釋家言，而不謂稗史也。展而讀之，見爲燕北閒人撰，爲新安畢公同參，爲觀鑒我齋序，均不知爲何許人。其事則日下舊聞，其文則忽諧忽莊，若明若昧，莫得而究其意旨。一笑投之庋閣間，亦同近出諸說部例視之矣。久之，慮遂果蟫腹，檢出偶一翻閱，乃覺稍稍可解。又研讀數四，更於沒字處求之，始知其所以忽諧忽莊、若明若昧者，言無所爲而發也。噫！傷已！惜原稿半殘缺失次，爰不辭固陋，爲之點金以鐵，補綴成書。易其名曰《兒女英雄評話》，且弁數言於卷首云。

馬從善《兒女英雄傳序》　其書雖托於稗官家言，而國家典故，先世舊聞，往往而在。且先生一身親歷乎盛衰升降之際，故於世運之變遷，人情之反覆，三致意焉。先生殆悔其已往之過，而抒其未遂之志歟？

佚名《續兒女英雄傳序》　《兒女英雄傳》一書，爲燕北閑人文鐵仙先生所作，初名曰《金玉緣》，又名曰《正法眼藏五十三參書》。故五十三回，蠹蝕之餘，僅存四十回。布局命意，遣字措詞，處處周密。所不足者，後路稍嫌薄弱，添出長姐，尤屬蛇足。然較之近日佳人才子各種小說，尚稱傑作耳。

《霞外攟屑・小樓霞說稗・兒女英雄傳》　此書大致仿《石頭記》、《儒林外史》而作。於家庭細故中，發出天理人情。似迂拘，而實通達。似俚俗，而實爾雅。不知出何人手。卷端光緒戊寅古遼馬閬圃（從善）序云：「勒文襄相國（保）次孫文鐵仙（康）觀察所著。初名《金玉緣》，又名《日下舊聞》，亦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參》。乾隆甲寅，東海吾了翁補綴，易此名。又有雍正甲寅觀我齋（鑑）原序。皆依託也。紀獻唐乃年羹堯。隆府即隆科多。則是述雍正乙巳、丙午後事。然軍機大臣、東河總督，皆設於雍正庚戌。烏里雅蘇臺屯兵，始於辛亥，壬子設定邊左副將軍。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至乾隆乙亥始設。浙江觀風整俗使，設於丙午，山東無之。文襄卒於嘉慶己卯。其孫乃道、咸間人，故云鴉片云曼生，壺云郭婆帶。云端木仲興（渙）似指百祿。談爾音指琦善。烏明阿指穆相。丁亥，琦督兩江。與副河潘錫恩開放王營，減壩挑河，費帑六百萬無成。穆偕蔣礪堂相國查辦。時有五鬼鬧王營之謠。其云紹興，又似指張蓮舫（文浩）。則在甲申。【略】據《國史・年羹堯列傳》，忌刻之罪六。爲遏抑中書阿炳安等軍功，故以阿爲何，炳爲焯。去安字，則與義門學士名同矣。《續東華錄》（卷二十五）：乾隆十二年二月，川陝總督慶復奏，「審訊故道阿炳安侵帑一案。嚴鞫協領德明寄頓銀兩，已據招認。惟銀數不符。見在審究查追。又據阿炳安家人蘇勒供稱，乾隆四年正月，曾將銀四千兩用木匣盛送大將軍查郎阿，交伊家人安七轉呈收受等語。但一面之詞，未便指爲確實。安七又在京師，難以查辦。謹據實奏聞。」得旨：「查郎阿係皇考所用之舊大臣，朕不忍置之於法。此事不必根究，朕自有處。」則阿官至觀察，其軍功當在西路征策凌時也，吾意出近人手，當在乙丑崇文山將軍大魁後，觀屢引《品花寶鑑》可見。茌平左右無青雲山。描畫十三娘殲髡制盜，劇似《續水滸》中陳麗卿。則寓言更不足詰矣。《談屑》（卷二）：吳門顧孝廉館年川陝督署，以館童不及進盥具，年卽殺之。顧料其不終，託故辭去。山陝界，貽書數千言。責其跋扈，無人臣禮。年籍沒時，書上於朝。謂有膽有識。下蘇撫徵之。而顧不知，恐以館年株累，飲藥死。十八回之顧肯堂（棨），殆卽附會其事。以會稽無其人也。至同門李素堂（應龍）則不知指年幕何人，俟考。

蔣瑞藻《花朝生文稿》　《兒女英雄傳》說部，燕北閑人著。全書所記，皆俠女何玉鳳事。其人有無不必論，惟據其紀載，則玉鳳故大家女也。奉老母，辟地青雲，且隱其名曰「十三妹」，則以有一功名蓋世炙手可熱之人，陷其父於死，立志不與共戴天也。功名蓋世者爲誰，曰紀獻唐也，卽閑人所謂天大地大無不大者。然本朝二百六十年中，有紀獻唐其人否乎？吾之意，以爲紀者，年也；獻者，《曲禮》云：犬名獻羹。唐爲帝堯年號，合之則年羹堯也。年氏用兵西陲，轉戰萬里，爲本朝勛臣第一。後以跋扈誅，人盡知之矣。其事跡與本傳所記悉合，故吾謂其書雖傳何玉鳳，實則傳年羹堯也，紀獻唐特變幻其字耳。雖然，年以罪誅，直書其名，述其事，當不至干犯禁網，何須委曲乃爾？意者年氏之死，出於同僚誣衊，而非其罪。燕北閑人特隱約其詞，記之小說，以表明之耶？不然，何玉鳳爲全書主人，而開宗明義第一章，反叙安驥救父，玉鳳正事，直至全書將完，始行述及，何也？安氏籍貫，唯著者之意所欲云，必曰旗人，又何也？夫阿里嗎一武夫耳，且忌之如眼中釘，必殺之而後快，不以其爲滿人故，稍寬假之。況年將軍以漢兒而擁重兵，目無餘子者乎？（年氏係漢軍鑲藍旗人。）燕北閑人，蓋言之有餘痛矣。試諗之博聞者。

又《花朝生筆記》　滿人小說，《兒女英雄傳》最有名，結構新奇，文筆瑰麗，不媿爲一時傑作。惜自何玉鳳歸安氏後，意義漸趨平衍，讀者病之。

傳記

馬從善《兒女英雄傳序》　《兒女英雄傳》一書，文鐵先生康所作也。先生爲清大學士勒文襄公保次孫，以貲爲理藩院郎中，出爲郡守，洊擢觀察，丁憂旋里，特起爲駐藏大臣，以疾不果行，遂卒於家。先生少席家世餘蔭，門第之盛，無有倫比。晚年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時遺物，斥賣略盡。先生

塊處一室，筆墨之外無長物，故著此書以自遣。

《八旗文經》卷五九　文康，字鐵仙，勒保孫。歷官理藩院員外郎、安徽徽州府知府、駐藏大臣。

紀事

馬從善《兒女英雄傳序》　書中所指，皆有其人，余知之而不欲明言之，悉先生家世者自爲尋繹可耳。

著録

馬從善《兒女英雄傳序》　余館於先生家最久，宦游南北，遂不相聞。昨來都門，知先生已歸道山，訪其故宅，久已易主。生平所著，無從收拾，僅於友人處得此一編，亟付剞劂，以存先生著作。嗟乎！富貴不可常保，如先生者，可謂貴顯，而乃垂白之年，重遭窮餓。讀是書者，其亦當有所感也！書故五十三回，回爲一卷，蠹蝕之餘，僅四十卷可讀。其餘十三卷，殘缺零落，不能綴輯，且筆墨弇陋，疑爲夫己氏所續，故竟從刊削。

藝文

史梅叔《理藩院文副郎康》　忽如玉鏡掄清輝，照人朗朗生顏色。君眞豪俊有異才，不獨天姿世難得。比鄰三四年，時來覲君叔。旁窺爽骨鳳能言，近接深心鷹有蓄。華軒明燭金錯盤，錦筵夜動秋漫漫。淋漓但催絲竹發，逶迤不放尊罍寒。五侯赫赫七貴滿，子雲寂寂相如懶。眼中獨與心中親，傾膈時愁更漏短。羨君好青春，聲名日嶙峋。羅剎番王動文采，蒙古部落驚精神。雲霄如此那可量，爲君多置壺中釀。醉眼飽看君騰時，使我飄蓬亦心暢。

又《朔謁太學歸便過文郎中康宅對飲爲短歌留之》　清晨入太學，跪拜隨祭酒。旭高槐無事，且復尋我友。主欣客經旬，呼兒視升斗。再命辦中廚，知我食性醜。東餅白如雪，麪具無不有。感甚飽我腸，喜起自傾瓿。始覺俎豆氣，寒散戶與牖。爐室火亦溫，風嚴勢猶吼。話久忽問年，一嘆乃搔首。朝廷昨南征，戍卒尚西守。比聞吳越地，府庫十坼九。經國有本計，仁者憂其後。艱難非一端，我老可衰朽。如何濟世才，子亦埋沒久？酒至勿更言，回頭見奔走。矯矯三驥子，殷勤各來厚。爭出新詩篇，狂乎驚魯叟。足慰君蹉跎，豈止騰郊藪。令我生精神，叫酒不離口。老眼得後俊，此樂信非偶。陰雲密將夕，肴饌撤復取。更對燈燭光，窮冬與轉陡。

又《至京訪文員外康》　解轡即相訪，入門喜不勝。悲歡雜秋雨，夢寐動華燈。客態我逾老，詩名君更騰。才逢便一醉，清興已高增。

又《文祭酒慶典試閩中臨行時留詩數首於兄齡處云惟待梅叔來與看遲兩月果自南回見而喜賦》　愁破歸來日，心驚到眼時。殷勤聞別語，鄭重見新詩。星月隨行滿，風雲入手馳。愛深惟太息，慰極轉凄其。地軸天南坼，蒼生日夜悲。哭聲兼賦斂，使節傍蛟螭。應有流民繪，豈無王命持！嗟予久漂蕩，相望悵清辭。楚雨孤帆近，燕山匹馬遲。西窗尊酒在，準擬醉離思。

又《贈文侍衛齡》　君如雲中鶴，孤心耿清秋。弭姿動雄引，執戟趨前旒。瞻顏矯虎首，奉鞭近馬頭。羽林三百士，伯也實寡儔。久淹四品科，遭家命不猶。妻子死所愛，悲風蕩無求。寄身蕭寺中，落葉如古丘。惜哉平生性，至此尚不瘳。回紇殺都護，絕域兵未休。雪山暗風燧，西庭丹血流。聞發吉林騎，親軍亦橫矛。宰相擁將節，先鋒出涼州。安邊要有計，損國非良謀。邦家勢異昔，外釁實內憂。君乃殿前士，燕頷正當侯。何不控弦出，鳴鏑驚同仇！我實困京旅，欲報思無由。蕭颯望遠路，君其勿滯留。

又《自題春江煙柳卷子（錢君清如朱君齡同同飲文郎中齋酒酣舒紙捉余臂爲春柳卷子二君皆江南老畫師烏乎可然醉矣亦奚不可者且題長歌贈朱）》　二公善畫皆好手，忽然強余畫《春柳》。生平無意爲丹青，況此風態最有情。苦不能辭一撫掌，耳邊恰似聞春鶯。忽憶前年離緒動，揚州風雨春如夢。歷亂樓臺畫舫過，萋迷夜月煙花重。揚州盡是垂楊繞，人共垂楊覺春好。處處游絲撲畫簾，家家弦管隨啼鳥。昨聞水泛高郵湖，揚州城內魚滿塗。長橋月落集哀雁，門巷風冷號饑鳥。揚州財賦天下無，千門萬戶錦不如。度支自古慮鹽鐵，官家近日追亡逋。繁華蕭索已非昔，況復長條挂荒驛。綠結春江滿目

愁，寒生暮雨傷心碧。茫茫對此搔白頭，聞君家住秦淮流。何時却過揚州去，道問春風舊酒樓。

尹耕雲

論述

高延第《心白日齋集序》 詩文清峻雅飭，具有前人規格，則皆君簪筆鳴劍之暇之所爲也，亦可見君才之裕、學之爲有本，而所以厚自期待者，洵非偶然矣。

王闓運《心白日齋集序》 先生文章，坦然明白，足以達聖主之聽。其他亦昌明博大，盛世之音也。

《國朝正雅集》卷八九《寄心盦詩話》 杏農詩健筆凌空，沉思透紙，有無限欲言之隱，往往發於二、三語。詩雖不多，可據一席。

《復堂日記》卷六 閱亡友尹杏農《心白日齋集》，文筆健舉，叙事有法。詩篇閎放不局趣，所少者精詣耳，固當頡頏朱(伯韓)、孔(宥函)。丁巳、戊午間游燕之作，大都接軫，彼此多散佚。顧祠屏幀二十餘人手書不知尚在人間否？

《春冰室野乘》卷下 桃源尹杏農侍御爲咸豐朝直臣。【略】名宦治績宣付國史館，列《循吏傳》中。所著有《心白日齋詩文集》。集中警句如：「元祐一朝遺老盡，永和三月酒人稀。」(《花之寺送朱伯韓》)「時來將相都論命，老去英雄只著書。」(《題馮林一鄧尉著書圖》)「煙花不爲哀鴻減，林木空餘社燕歸。」(《春日師行有感》)皆俛仰盛衰，欷歔欲絕，入之《主客圖》中，洵無愧色。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〇 尹耕雲，字瞻甫，號杏農，江蘇桃源人。道光庚戌進士，授禮部主事。歷官河南河陝汝道。有《心白日齋集》。

又 杏農有經世才，咸豐中在諫垣，封章數十上，論軍事，多被採納。忤權貴，以科場案降官。後復起，佐河南戎幕，頗有建樹。詩伉爽沈鬱，類其爲人。如：「支撐亂後封疆易，調護軍中將帥難。」「時來將帥都論命，老去英雄只著書。」皆非常語。

《題畫》 戴文選《吟林綴語》：此桃源尹杏農(耕雲)廉訪題畫句也。廉訪以名進士入諫垣，條陳時事，負敢言名。嗣左遷補外贊軍務，錚錚有聲。詩追盛唐，尤長古體。著作甚富。是作於周勉民方伯壁間見之。

《哀獨流》 《海天琴思錄》卷八：侍御蘊抱當世時務，思遠憂深。其爲詩英姿颯爽，空無倚傍。《哀獨流》詩及前後《詠史》諸作，視元次山《春陵行》無多讓也。

傳記

《國史循吏傳・尹耕雲》(存目)

《續碑集傳》卷三七吳昆田《河陝汝道尹君墓表》 顯皇帝御極之八年，粵豫皖逆方張，四海糜沸，會夷艇駛至直沽，御史桃源尹君劼陳時政，疏凡八、九上，最後以與設立夷館議力爭不可，痛哭於朝，於是天下知有直臣尹杏農。而君之禍自此萌芽。中外思有以構傷之間者，人人危懼。其友刑部員外郎吳昆田謂之曰：「盍避諸？」君曰：「吾自先人卒官河上，竭產不足以償官累，乃久無家，避將焉往？」及昆田歸里，聞君之河南贊戎幕。淮、徐海饑，君一遣使商振卹事。尋聞河南亦饑，而君以憂勞死矣。嗚呼！君爲當世之所忮憤久，齎志以死固宜，獨恨心迹晦晦，至煩朝廷推問遺事，曾不萬一見諒於九泉之下，於衆多疑似之口爲可悲也。逾年，其孤彥釗奉喪歸葬有日，以昆田知君深，泣請爲表墓之文，其焉辭。按狀：君姓尹氏，諱耕雲，字瞻甫，號杏農，世居江蘇徐州府睢甯縣，遷淮安府之桃源縣，遂爲桃源人。曾祖仁，祖乾；父漣，河工，山盱營守備。皆以公貴，贈榮祿大夫。君幼而穎異，過目成誦。稍長學爲文，每一藝出，輒驚其長老。年十四居父喪，哀毀骨立。侍母疾，刲股和藥，露禱於庭，病立瘳。二十四歲補博士弟子員。踰年丁內艱。自贈公卽世後，貧如洗。君以教讀爲生，益力學。祁文端公寯藻視學江蘇，重其文行。嗣於道光己酉科選充拔貢，遂中式本省鄉試舉人。庚戌成進士，以主事分禮部。值宣廟升遐敬襄大典，曾文正公國藩時貳秩

宗，極器重之。充實錄館校對。咸豐五年補主事，掌精膳司、儀制司印務。《實錄》告成，加道銜。粵逆陷金陵，分竄大河南北，蹤畿輔，犯天津，惠親王爲奉命大將軍，僧忠親王參贊，檄君入幕府。君上疏五千言，論其事，由是見知於文廟。七年考取御史記名。八年授湖廣道監察御史。九年轉掌湖廣道監察御史，署戶科給事中，查稽萬安倉，巡視北城。感激時艱，封奏月數上，不避嫌怨。【略】九年，君以戊午科場事被議去位。十一年，夷事起，京師戒嚴。肅順要上北行，君寄書責之以耿南仲、汪黃、王振。蓋君在禮部，曾爲肅順屬吏，及官御史，敬禮有加。八年會議之痛哭，肅順匿怨，而與通款曲。君故以危言動之，冀可挽回於萬一。無何，文宗巡幸木蘭，和議成，君遂去。適豫攝撫黃公贊湯詢以兵事，時有議招撫捻首者，君曰：「撫可爲招，不可爲會。副都御史今冢宰毛公昶熙爲團練大臣，奏留幫辦軍務。時髮、捻交訌，民團各堡皆向背持兩端，而餉匱兵單，其勢岌岌。君佐毛公入治軍書，出援桴鼓，攻金樓寨敎匪，以步卒五千隸僧忠親王部下，捻渠埽穴，攻張岡捻寨，偕提督張公曜血戰十日，克之。毛公及撫軍張公之萬交章論薦，以知府留豫，旋以道員簡放，賞戴花翎。檄署河陝汝道，即軍中單騎之官。【略】舉凡兩署糧儲鹽法道，一署河陝汝道，積功加布政使銜。光緒元年，補授河陝汝道，赴任，父老歡迎。【略】卒之，豫中大吏以災荒致彈劾，奉旨查問，有元年冒領餉銀事牽涉君。雖旋得白，要爲君奮身不顧私，其氣燄有以取之。蓋自爲御史時，若逆操券，必知有今日事者。然即今起君而問之，其欣然樂受，不以此而易彼，決然昭昭也。所著《奏議》二卷、雜文詩若干卷、《大學緒言》二卷、《周易輯說》四卷、《豫軍紀略》十二卷。

《清史列傳・循吏傳三・尹耕雲》（存目）

紀事

《詠史二首》一　《十朝詩乘》卷一六：桂多曠土，潯州所屬墾闢山荒者多粵籍客民，洪酋亦其類也。初起自金田，僅糾合徒黨，爲暴鄉曲。邑令某乘不意，悉獲首要，檻致省會。時桂撫爲鄭夢白中丞（祖琛），夙佞佛，未貴時遇一僧曰：「異日億萬生靈繫於公手，必愼之。」至是誤喻僧語，竟從宥釋。自是附者益衆，卒成燎原之禍，得非人事哉？尹杏農兵備（耕雲）《詠史》詩云：【略】刺夢白也。夢白在道光朝歷撫滇、閩，頗著才望。其撫桂，亦能防剿湘匪。獨此事乃近婦人之仁。

又二　《十朝詩乘》卷一七：林文忠之奉命督師，就權桂撫，粵民夙仰公威惠，聞公出，額手相慶。賊黨散大半，洪酋恐，謀遁入海。時公已有疾，黽勉馳驅，行次潮州，疾革。易簀時呼「星斗南」者三，世以方宗留守之呼「渡河」。自公薨，軍民失所倚，賊勢寖不可制矣。尹杏農《詠史》次首云：【略】蓋謂文忠。

雜錄

《湘綺樓說詩》卷三　尹杏農贈詩云：「行藏應早決，容易近中年。」余客來鳳驛《寄懷》云：「鳴鳳朝陽亦自難，當時戇直豈求官。驛題諫議高名古，木落淮陰暮草寒。官道獨來無客過，菴蔬叢長見秋殘。行藏未決垂垂老，爲感前車特自寬。」

梁九圖

張維屏《藝談錄》　福草少日即以詩名，既而與年俱進，著書十數種，不脛而走。性慷慨，重友朋，敦信義，有陳太邱、孔北海之風。

《挹翠樓詩話》卷四　嶺南梁福草九圖，著《紫藤館詩文鈔》。詩以生造爲主，【略】硬語盤空，筆情奇矯。

《國朝正雅集》卷八五　楊霈云：聞福草少即能詩，天分殆有過人者。

又　黃培芳云：福草以十齡工詩，傳聞海內。近刻其初稿，歲華鼎盛，諸體咸備，皆露天才。

又《寄心盦詩話》　嶺南梁福草比部善狀山水，落句奇崛，如：「亂峯撐日上，一水破雲飛。」「鬼嘯荒山月，魚吹大海風。」「山吞紅日入，天壓白雲

低。」「山亦學人語，雲常爭鳥飛。」皆主創生也。所居十二石山齋，海內名人題詠殆遍。

《嶺南畫徵略》卷六引《留庵隨筆》　梁九圖，字福草，藹如從子，刑部主事。工畫蘭。僑寓佛山，牓所居曰十二石山齋。

又引《越縵堂日記》　《題梁九圖仿鄭所南畫蘭册》：「老筆出塵外，閉門歌楚些。天懷想高澹，詩思見萌芽。空谷琴能語，香叢石是家。應教五嶺外，不長素馨花。（君自號十二石山人。）思肖不畫土，高風無與儔。承平根自著，煙墨外何求。海上夷花怒，庭前帶草幽。誰將千畝茜，自比富民侯。」跋云：梁君爲鴻臚少卿僧寶之父，素以詩名，有人倫鑑識。李學士文田，幼孤，貧甚。一見決其不凡，爲飲食教誨之。此詩用意微妙，非世人所知也。

《輓陳閨娘》　《桐陰清話》卷五：梁福草比部姬人陳閨娘，頗知書，尤擅畫蘭，風枝雨葉，極似顧橫波。年二十，以瘵疾卒。未卒前一夕，比部方在省門，夢其來辭行，挽留不住。明日早起，以爲春夢無憑，殊不介意。未半時而訃至，比部一慟欲絕。歸瘞石灣豐甯寺側，如東坡之葬朝雲焉。幷賦詩輓之，有句云：「今日歸來更惆悵，落花風雨正愁余。」誦之可想見其情之不薄矣。

王再咸

李作楨《澤山詩鈔序》　余讀其詩，見其風骨高騫，才情艷逸。良由胸有積軸，故縱橫排奡，無美不臻。標新領異，而脫棄凡近。爲可傳也。

趙熙光《澤山詩鈔序》　舅氏澤山先生，邑之名宿也。赴禮部試，留邸二十餘年，名公巨卿，多與之遊。蜀人趙沅青給諫、李升甫鄉伯、李眉生廉訪、范雲吉太守、朱眉君、宋萸灣、李湘石、羅屏珊孝廉尤與之善。此唱彼和，積久成帙。

孫桐生《國朝全蜀詩鈔》　澤山才鋒雋出，幼時有神童之目。【略】所爲詩橫恣超逸，尤工樂府。酒邊花下，落筆千言。其游戲諸作，尤膾炙人口。晚歲益侘傺無聊，歿後全稿散佚。

《飯廠行》　王增琪《樵說》：京師每冬設立粥廠，惠養窮黎，恩至渥也。頻年加賞小米，展限日期，體恤尤無微不至。澤山先生有《飯廠行》云：【略】。

《海運篇》　王增琪《樵說》：自招商局設，火輪船行上海至天津，四千二百餘里，三日可到，且免漂沒之患。元人海運之法不足言矣。澤山先生《海運篇》尚未盡近日之利也。其詩云：【略】。

《大錢謠》　王增琪《樵說》：咸豐中，各行省官鑄當十至當百大錢，民弗稱便，旋罷。京師獨行使至今，溫江王澤山先生再咸《大錢謠》，蓋目擊當時情事而作，亦見創始之不易也。謠云：【略】樵案：宜賓趙元青先生有《請罷大錢疏》，可與此作幷傳。至首請開鑄者，則何子貞先生也。

《水利疏》　王增琪《樵說》　賢良祠正祀怡賢親王，以興直隸水利也。以後先達多謂茲事未可輕言，豈亦有見耶？而林文忠公疏中又謂若行溝洫之法，可作上腴，則又何也？澤山先生《水利疏》云：【略】。

《賀某公娶簉室》　王增琪《樵說》：某鉅公納賊帥僞妃爲簉室，溫江王澤山先生賀以四絕句云：【略】。

莊棫

論述

綜論

譚獻《蒿庵遺集序》　嗟乎！獻尚忍讀蒿庵遺文哉！然而後死之責，獻能不理董其遺文哉？【略】中白信道，篤而抱眞，以游於世。淵乎磬乎，時時以微言發其素尚，不求凡人之知也，亦不求褒衣大袑有名字者之知若。夫其志則學蕃露之學以通《春秋》，權於《春秋》之變以明《易》，夫豈空言而已。【略】中白之甥許太守網羅放佚，校錄十二卷開雕，斯竟傳之其人，獻不可以

無述。

又《蒿庵詞序》　夫神之所宰，機之所抽，心之所游，境之所構，身之所接，力之所窮，孰能無所可寄者！【略】魚寄於水，鳥寄於木，人心寄於言，風雲寄於天，凡夫寄於榮利，莊棫寄於詞。

《篋中詞》卷五　碧山《白雲》之調，屈原、宋玉之心，興寄百端，望古遙集，止庵所謂能出者也。予錄《篋中詞》，終以中白，非徒齊名之標榜，同聲之嗚於，亦以比興柔厚之旨，相贈處者二十年。向序其詞有曰：「閨中之思，靈均之遺則，動於哀愉而不能已。」中白當曰：「非我佳人，莫之能解也。」

《白雨齋詞話》卷五　吾鄉莊棫（一名忠棫），字希祖，號中白，吾父之從母弟也。著有《蒿庵詞》，窮源竟委，根柢槃深，而世人知之者少。余觀其詞，匪獨一代之冠，實能超越三唐、兩宋，與《風》《騷》、漢樂府相表裏。自詞人以來，罕見其匹。而究其得力處，則發源於《國風·小雅》，胎息於淮海、大晟，而寢饋於碧山也。

又　中白病歿時，年甫半百。生平與余覿面不過數次，晤時必談論竟夕。余出舊作與觀，語余曰：「子於此道，可以窮極高妙，然倉卒不能臻斯境也。」又曰：「子知清眞、白石矣，未知碧山也。悟得碧山，而後可以窮極高妙。」（此言在中白病歿之前一年。）余初不知其言之懇至也。十餘年來，潛心於碧山，較曩時所作，境地迥別，識力亦開。乃悟先生之言，嘉惠不淺。思以近作就正於先生，而九原已不可作，特記其言如此。

又　中白先生叙復堂詞有云：「夫義可相附，義即不深。喻可專指，喻即不廣。託志帷房，瞻懷君國，溫、韋以下，有迹可尋。然而自宋及今，幾九百載，少游、美成而外，合者鮮矣。又或用意太深，詞爲義掩，雖多比、興之旨，未發縹渺之音。近世作者，竹垞擷其華，而未芟其蕪。茗柯泝其原，而未竟其委。」又曰：「自古詞章，皆關比、興，斯義不明，體制遂舛。狂呼叫囂，以爲慷慨。矯其弊者，流爲平庸。《風》詩之義，亦云渺矣。」先生此論，實具冠古之識，並非大言欺人。

又　李子薪（愼傳）嘗語余云：「莊希祖詞，窮極高深，竟難於位置。即置之清眞、白石間，尚非其駐足處。此眞知蒿庵甘苦。彼囿於流俗之見者，必以其言爲不倫矣。

又　蒿庵《菩薩蠻》諸詞，全祖飛卿，而去其穠麗之態，略帶本色，境地甚高。如：「人人都說江南好。今生只合江南老。水調怨揚州。月明花滿樓。」又：「懶起學濃妝。偷閒繡鳳凰。」又：「輕雲簾乍捲。香霧羅帷掩。記得嫁王昌。盈盈出畫堂。」又：「荼蘼開後羣芳歇。綠陰滿院聽鵜鴂。窗外老鶯聲。都教和淚聽。」又：「人在木蘭艭。春波度遠江。」又：「郎意若爲尋。妾愁江水深。」又：「樓頭花事急。金雁無消息。怎得晚春時。薄情郎早歸。」又：「簾外幾番風。香閨夢正濃。」和平溫厚，感人自深。溫、韋後一千年來，此調久不彈矣，不謂於蒿庵見之，豈非快事。

又　蒿庵詞有不知其用意所在，而不得謂之無因者。如《浪淘沙》云：「舊事漫嗟呀。鏡影窗紗。音書字字記無差。說不盡時拋卻去，流水天涯。」又《夢江南》云：「紅袖滿樓招不見，橋邊楊柳細如絲。春雨杏花時。」不知其何所指，正令人尋味不盡。

又　《蒿庵詞》一卷，所傳不過四十闋。其一生所作，必不止於此。余友李子薪，嘗欲得其全稿以付梓，余求之兩年，竟不能得。今其家住泰州之東鄉，一子又故，身後蕭條，遺稿不知尚存否。讀其詞，思其人，悲其遇，爲之於邑者累日。

又　近世文人學士，略諳吟詠，輒哀然成集。尚未能涉獵藩籬，便思欲質諸後世，亦多見其不自量矣。彼若知有蒿庵詞，定當汗流浹背。

又　蒿庵詞名不顯，匪獨不及陳、朱諸公，亦不逮楊荔裳、郭頻伽輩，猶爭傳於一時也。然世無不顯之寶，文人學業，特患其不精，不患其無知己。曲高和寡，於我奚病焉。

又　千古詞宗，溫、韋發其源，周、秦竟其緒，白石、碧山各出機杼，以開來學。嗣是六百餘年，鮮有知者。得茗柯一發其旨，而斯詣不滅。特其識解雖超，尚未能盡窮底蘊。然則復古之功，興於茗柯。必也，成於蒿庵乎。

又　仲修序蒿庵詞云：「夫神之所宰，機之所抽，心之所游，境之所構，身之所接，力之所窮，孰能無所可寄哉。縱焉而已逝，蕩焉而已紛。魚寄於水，鳥寄於木，人心寄於言，風雲寄於天，凡夫寄於榮利，莊棫寄於詞。塡詞原於樂闋中之思乎，靈均之遺則乎，動於哀愉而不能已乎。小子學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沱潛洋洋，岷嶓峨峨，汎彼柏舟，容與逍遙。爲鶴鳴，爲沔水，爲園有桃，爲匏有苦葉，吾知之矣，吾知之其詩

也。」數語洞悉深處。蓋人不能無所感，感不能無所寄。知有所寄，而後可讀蒿庵詞。

又　近人爲詞，習綺語者，託言溫、韋。衍游詞者，貌爲姜、史。揚湖海者，倚爲蘇、辛。近今之弊，實六百餘年來之通病也。余初爲倚聲，亦蹈此習。自丙子年與希祖先生遇後，舊作一概付丙，所存不過己卯後數十闋，大旨歸於忠厚，不敢有背《風》《騷》之旨。過此以往，精益求精，思欲鼓吹蒿庵，共成茗柯復古之志。蒿庵有知，當亦心許。

又卷七　千古得《騷》之妙者，惟陳、王之詩，飛卿之詞。爲能得其神，不襲其貌。近世則蒿庵詞，可與《風》《騷》相表裏，此外鮮有合者。

又　楚詞二十五篇，不可無一，不能有二。宋玉效顰，已爲不類。兩漢才人，踵事增華，去《騷》益遠。惟陳、王處骨肉之變，發忠愛之忱。既憫漢亡，又傷魏亂。感物指事，欲語復咽。其本原已與《騷》合。故發爲詩歌，覺湘間澤畔之吟，去人未遠。嗣後太白學《騷》，虛有形體。長吉學《騷》，益流怪誕。飛卿古詩有與《騷》暗合處，但才力稍弱，氣骨未遒。可爲《騷》之奴隸，未足爲《騷》之羽翼也。惟《菩薩蠻》、《更漏子》諸詞，幾與《騷》化矣。所以獨絕千古，無能爲繼。繼之者，其惟蒿庵乎。

又　自溫、韋以迄玉田，詞之正也，亦詞之古也。元、明而後，詞之變也。茗柯、蒿庵，其復古者也。斯編若傳，輪扶大雅，未必無補。

又　詞至元、明，猶詩至陳、隋。茗柯、蒿庵猶陳射洪、張曲江也。

又卷八　蒿庵曾語余云：「唐以後詩，元以後詞，必不可入目，方有獨造處。」此論甚精。然余謂作詩詞時，須置身於漢、魏（指詩言）、唐、宋（指詞言）之間，不宜自卑其志。若平時觀覽，則唐以後詩，元以後詞，益我神智，增我才思者，正復不少。博觀約取，亦視善學者何如耳。

又　無論詩古文詞，推到極處，總以一誠爲主。杜詩韓文，所以大過人者在此。求之於詞，其爲碧山乎。然自宋迄今，鮮有知者。知碧山者惟蒿庵。即皋文尚非碧山眞知己也。知音不亦難哉！（此條係以誠字立論，朋乎此，則無聊之酬應與無病之呻吟皆不可作矣。惜不得起蒿庵一證之。）碧山有大段不可及處，在懇摯中寓溫雅；蒿庵有大段不可及處，在怨悱中寓忠厚。而出以沉鬱頓挫則一也。皆古今絕特之詣。

陳匪石《舊時月色齋詞譚》　塡小令而欲避《花間》途經者，尚有二派：其一，取語淡意遠之致，以古樂府之神行之，莊蒿庵《蝶戀花》四闋此其選也。

分論

《蝶戀花四章》　《白雨齋詞話》卷五：蒿庵《蝶戀花四章》，所謂託志帷房，瞻懷身世者。首章云：「城上斜陽依綠樹。門外斑騅，過了偏相顧。玉勒珠鞭何處住。回頭不覺天將暮。」回頭七字，感慨無限。下云：「風裏餘花都散去。不省分開，何日能重遇。凝睇窺君君莫誤，幾多心事從君訴。」聲情酸楚，卻又哀而不傷。次章云：「百丈游絲牽別院。行到門前，忽見韋郎面。欲待回身叙作顫。近前却喜無人見。」心事曲折傳出。下云：「握手忽忽難久戀。還怕人知，但弄團團扇。強得分開心暗戰。歸時莫把朱顏變。」韜光匿采，憂讒畏譏，可爲三歎。三章云：「綠樹陰陰晴晝午。過了殘春，紅萼誰爲主。宛轉花旛勤擁護。簾前錯喚金鸚鵡。」詞殊怨慕。次章蓋言所謀有可成之機，此則傷所遇之卒不合也。故下云：「回首行雲迷洞戶。不道今朝，還比前朝苦。」悲怨已極。結云：「百草千花羞看取。相思只有儂和汝。」怨慕之深，却又深信而不疑。想其中或有讒人間之，故無怨當局之語。然非深於《風》《騷》者，不能如此忠厚。四章云：「殘夢初回新睡足。忽被東風，吹上橫江曲。寄語歸期休暗卜。歸來夢亦難重續。」決然舍去，中有怨情，故纏綿說便咽住。下云：「隱約遙峯窗外綠。不許臨行，私語頻相屬。過眼芳華眞太促。從今望斷橫波目。」天長地久之恨，海枯石爛之情，不難得其纏綿沉着，而難其溫厚和平。

《買陂塘》（問西風）　《白雨齋詞話》卷五：蒿庵《買陂塘》云：「問西風、數行新雁，故人今向何許。銜來音信從誰至，宛轉似將人語。休輕顧。便拆得封時，都是傷心句。此情最苦。賸涼月三更，盈盈血淚，化作杜鵑去。空階外，往日佳期已誤。淒涼說與遲暮。清商一曲原蕭爽，消受幾多霜露。情莫訴。休再望，南天渺渺衡陽浦。錦箋附與。回首絳雲飛，傷心只在，一點相思處。」《騷》情《雅》意，詞品超絕。其年、竹垞，才氣雖高，此境却未夢見。結句相字，不協於律，然於本原殊無傷也。

《八六子》（罨重城）　《白雨齋詞話》卷五：蒿庵《八六子》云：「罨重城。淒淒風雨，都來伴我孤征。漸濕霧、淒迷不斷，薄寒料峭還生。秋心暗驚。

沉沉不放新晴。倚檻慵開鸞鏡，臨流罷撫銀箏。漫忘却他鄉，茱萸節近，黃花放後，白衣人遠，但見拍水沙鳧野渡，寥天雲雁煙汀。黯銷凝。怨怒又聽櫓聲。」此則變化於少游、美成、碧山，而更高出數倍者。（此詞與碧山一篇，格近似而用意各別，與板襲者不同。）

《相見歡》（二首）《白雨齋詞話》卷五：蒿庵《相見歡》云：「春愁直上遙山。繡簾間。贏得蛾眉宮樣，月兒彎。　雲和雨，煙和霧，一般般。可恨紅塵，遮得斷人間。」次章云：「深林幾處啼鵑。夢如煙。直到夢難尋處，倍纏綿。　蝶自舞，鶯自語，總淒然。明月空庭，如水對華年。」二詞用意用筆，超越古今，能將《騷》、《雅》眞消息，吸入筆端，更不可以時代限也。

《瑞鶴仙》（望細車何處）《白雨齋詞話》卷五：蒿庵《瑞鶴仙》云：「玳梁幾許。問海燕芳蹤何住。看紅襟飄暨，重到畫屏，漫把人誤。」又云：「苦憶年年遠道，水驛山程，空怨零雨。鶯聲暗訴。催春至，共誰語。怕高樓去後，花枝滿眼，東風吹向繡戶。更青青柳色，陌上費人凝竚。」又《垂楊》云：「睨睆流鶯，依稀似欲迎人語。儂心縱使從君訴。奈飛燕、雕梁嬌妒。傍長堤一碧無情，任玉驄嘶去。」又云：「淒楚。連宵苦雨。竟沾水漬泥，不堪重顧。」此類皆含無限情事，鬱之至，厚之至，似又深於碧山。詞至是，可以興，可以怨矣。《篋中詞》五：哀於《片玉》，厚於屯田。

《念奴嬌》（流雲乍歌）《白雨齋詞話》卷五：蒿庵《念奴嬌》後半闋云：「幾回遠寄鸞牋，深藏懷袖，字字愁磨滅。欲待將書重一讀，讀又柔腸千折。便得常留，也難相比，攜手重親接。不知今夜，夢魂可化蝴蝶。」怨慕之詞，低回往復。結二句，從無可奈何中作此癡想，不作訣絕語，自是溫厚。

《眞珠簾》《白雨齋詞話》卷五：蒿庵《眞珠簾》云：「驀地喜相尋，見白雲自遠。煙草滿川梅雨後，只腸斷江南何限。」意味甚深，亦不知其何所指。

《更漏子》（玉樓寒）《白雨齋詞話》卷五：蒿庵《更漏子》云：「玉樓寒，芳草碧。門外馬嘶人跡。搴繡幕，拂銀屏，風來夜不扃。應念我。偏相左。魚鑰重門深鎖。書不寄，夢無憑。窗紗一點燈。」自是脫胎於飛卿，而意味又自不同。

《鳳凰臺上憶吹簫》（瓜渚烟消）《白雨齋詞話》卷五：蒿庵《鳳凰臺上憶吹簫》云：「瓜渚煙消，蕪城月冷，何年重與清遊。對妝臺明鏡，欲說還羞。多少東風過了，雲飄渺、何處句留。都非舊，君還記否，吹夢西洲。　悠悠。芳辰轉眼，誰料到而今，盡日樓頭。念渡江人遠，儂更添憂。天際音書久斷，還望斷、天際歸舟。春回也，怎能教人，忘了閒愁。」純是變化《風》《騷》，溫、韋幾非所屑就，尚何有於姜、史。《篋中詞》五：清空如話，不至輕儇，消息甚微。

《醜奴兒慢》（飛來鶯燕）《白雨齋詞話》卷五：蒿庵《醜奴兒慢》云：「飛來鶯燕，驚破綠窗殘夢，看多少、花昏柳暝，雲暗煙濃。望帝春心，枝頭曾否解啼紅。闌干曲曲，柔絲細細，愁殺游蜂。　長記那時，成蹊桃李，一樣鮮穠。到此際風風雨雨，誰寫春容。迢遞仙源，何人尋約到山中。蛾眉休說，入門時候，妒恨偏工。」此感士不遇也，結更深一層說。骨高味古，幾欲突過中仙。

《青門引》（夢裏流鶯囀）《白雨齋詞話》卷五：蒿庵《青門引》云：「夢裏流鶯囀。喚起春人都倦。研箋莫漫去題紅，雨絲風片，簾幕晚陰卷。　碧雲冉冉遙山展。去也無人管。便尋畫篋螺黛，可堪路隔天涯遠。」怨深愁重，欲言難言，極沉鬱之致。

《踏莎行》（斜日樓台）《白雨齋詞話》卷五：蒿庵《踏莎行》結句云：「尊中餘瀝且休揮，明朝簾外迷紅雨。」淒警絕倫，不同凡豔。

《定風波》（爲有書來與我期）《白雨齋詞話》卷五：蒿庵詞有看似平常，而寄興深遠，耐人十日思者。如《定風波》云：「爲有書來與我期。便從蘭杜惹相思。昨夜蝶衣剛入夢。珍重。東風要到送春時。　三月正當三十日。占得。春芳畢竟共春歸。只有成陰幷結子。都是。而今但願著花遲。」暗含情事，非細味不見。

《菩薩蠻》（寶函鈿雀金泥鳳）《白雨齋詞話》卷六：此蒿庵《菩薩蠻》詞也。意亦有所刺，而筆墨又別，正不必襲溫、韋陳迹。《篋中詞》五：語語溫厚。

《浪淘沙》（衰柳暮棲鴉）、《夢江南》（芳草岸）《白雨齋詞話》卷六：蒿庵詞有不知其用意所在，而不得謂之無因者。如《浪淘沙》下闋云：【略】又《夢江南》云：「紅袖滿樓招不見，橋邊楊柳細如絲，春雨杏花時。」不知其何所指，正令人尋味不盡。《詞則》卷六：言盡而意無窮，令人尋味不盡。各有感觸，不以掇拾成語爲嫌。

傳記

《續碑傳集》卷八一《莊棫傳》 莊棫字中白，江南丹徒人。先世業淮鹽，家揚州。生長華腴，少即以輸餉得部主事官。已而商綱改家，蓋以一夕毀貊澤。性醰粹，讀書好微言大義。口吃，善言名理學。通《易》、《春秋》。踰冠著書，以董子《繁露》爲師。咸豐五年游京師，以資絀不得上官，待試京兆，居蕭寺中。門多長者車獻，揖君顧亭林祠下，遂俛知己，一時結道義交者李汝鈞子衡、楊傳第聽廬、易佩紳永子、吳懷珍子珍也。西人要盟天津，歙王侍郎茂蔭，謝病。桃源尹侍御耕雲建言君皆密贊之，於是投書時相言甚激切。桂林朱紿諫琦規以出位。君感其言，後有哀憤則託於樂府、古詩、回曲。其辭以寓意，至倚聲爲長短句皆是物也。南北往來，欲有所成就，連蹇亡聊兵閒轉徙，益困。徐溝喬勤恪公欲用之，薦改府同知。君不習爲吏，謝之。江東既定，大府奏開書局，延訪方聞士，君乃謀食淮南，江甯，校正羣籍。唯曾文正公歎爲異才，始終敬禮之。時耆舊則丹徒柳興宗、窮交則德清戴望、儀徵劉壽曾、桐廬袁昶，皆喻君學術他人不能也。治《易》久，漸通厤數，益信緯候，第以心力衰於奔走，未能布筴，心知其意而已。曾公薨，遂倦游。光緒三年七月訪獻於安慶，語窮三晝夜，年未五十，諄諄言後事，獻默訝其不祥。明年竟病歿於家。平居寡言笑，每日莫無人獨繞庭階百千步，或顧景自語，家人莫能問也。遺書皆手定，有《周易通義》十六卷、《易緯通義》十卷、《東莊讀詩記》一卷、《靜觀堂文》十八卷（獻重次爲七卷）、《蒿庵遺集》九卷。長子繡宸後君二年死，次子葆辰能讀父書。

袁昶《哀詞》（存目）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蒿庵遺集》十二卷，莊棫撰。

蘇廷魁

論述

彭泰來《守柔齋詩鈔初集序》 昔鍾嶸論謝客詩：「興多才博，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余嘗以是移品蘇君賡堂。君齒少於余十歲，夾溪居相望。溪南入江，風雨潮汐，隱几萬變，衆處成獨，孤賞有偶。君於學敏而銳，陶詠尤所好。旬月不晤，出所作輒移晷讀不盡，又益工。自始爲詩，蓋無日不精進。今所鈔特壯年以來三四之一，花葺藻耀，移精動魄。抑而按之聲聲見心，悲欣往來，旁觸遠覽，時有所嘅。隱繫政俗，省余前言，恨古人不見君也。夫才與境接，出靜入動，曈曨萌拆，惟變所適變而成，方是有本焉。得其本，則以不變馭至變，其變可自持也；失其本，則以至變汩不變，其變不自知也。窮本知變，詩人之詩也。君內行甚懿，外攝甚謹，柔色如玉，銀手如斷，臞華腴寂，素履如一，蓋有先喜慍而貞粹者。誦詩知人，繾綣百世。不世之才，況出吾鄔。君年方富，遇方始方進於古而達於天下。是編以後，來境何窮！君善持其變矣。天下之水，獨行而至海者曰瀆。西江來萬里，合數百源，束危灘險瀨無數，出高要峽，始浩然釀流以放乎海，而不以瀆名天地，節宣南極之氣在隱顯間也。余卧江上老屋，如魚窺尾，衡流方羊，幽感元思，旦夕爲波濤聲蕩去，木隕水靜，萬物揫斂。憶與賡堂別，登舟賦詩，酒罷天際，而賡堂自此遠矣。

蔣達《守柔齋詩鈔續集跋》 吾師賡堂先生蓄道德，能文章，負海內重望。作詩乃餘事，其《守柔齋初集》三卷刻於道光中年，早不脛而走矣。先生自通籍，歷官翰林御史，慨然以天下爲己任，於詩乃絕少作。咸豐間，再以憂去其官，山中堅卧至十餘載。同治建元，始以徵起，純粹之躬，老而益壯，即詩亦然。癸亥抵京師，出近所作，屬之達、同歲生王定甫奉常校而叙之。達等以爲

當付梨棗，先生重違所請，許焉。其時，已有觀察河南之行。明年，晉位方伯，而詩刻京師。適竣工，達等又以初刻本不存京師，復與定甫重加讐校，彙之剞劂。於是，先生之詩合成此續集四卷。《西湖雜詠》原附初刻，今仍之。各詩經先生剔存，他日政餘所撰未有艾，當以次復編之。至其詩之高深，則當世有定評。傳之後禩，亦必有能知者，無俟達之贊辭。校刊之役，同門梁馨士儀部力尤多，達從其後，例得並書，用誌歲月。

《國朝正雅集》引《彭泰來》云　葩敷藻耀，移精動魄。抑而按之，聲聲見心。悲欣往來，旁觸遠覽。時有所慨，隱繫政俗。

《海天琴思續錄》卷六　高要蘇賡堂河帥（廷魁）詩，攄寫胸臆，激盪性靈，不侈浮華，吐欲翰藻。此詩家之有道氣者也。

何日愈《退庵詩話》　高要蘇河帥（廷魁），字德輔。乙未入詞垣，立朝敢言，所奏多關國家大體，有「魚頭鐵面」之目。博通羣籍，詩才敏妙，不假思索，下筆千言立就。上溯漢、魏，下涉唐、宋，力追《風》、《雅》，著有《守柔齋集》若干卷。余嘗見其《西湖雜詩》百首，搜羅逸事，誅奸刺佞，發潛闡幽，蓋詩而史者也。稿甫脫，即爲及門郭君汝康刊以行世。

《樵隱詩話》卷一　高要蘇賡堂尚書（廷魁），道德文章，楷模天下。壯歲居諫垣，即以直諫顯，而淡於仕進，兩以憂去官，非徵召不起。總督南河時，年已七十矣。予【略】今歲來遊羊城，不得意，爰作詩話，訪名宿，知公居城西，巋然一魯靈光也。往謁焉。蒙以所著《守柔齋全集》見示，其爲詩，氣厚詞雄，得杜、韓精華，寄託深遠，吐屬平和，雍雍乎大臣氣度，固自不同也。

又　蘇賡堂尚書（廷魁）【略】《湖曉》云：「水宿先鷗起，湖光欲曉天。殘星近落月，遠嶂劃雲懸。人辨荊吳語，帆分上下船。浪游凌浩蕩，何似客幽燕？」酷類少陵。摘句五言如《瓜渚守風》云：「天水相吞吐，金焦莽動搖。」《久雨》云：「長日啼饑鳥，深宵聚濕螢。」又：「苔滑蝸爭出，枝深蝶暗藏。」《渡河》云：「冰開春浪長，風起暮帆多。」《城居》云：「書無三日別，花有四時閒。」《道中》云：「秋雨鳴疎樹，朝烟盪土山。」七言如《雨後望鼎湖》云：「樹開層嶺明殘雨，龍返雙湫捲暮雲。」《答友》云：「天地自問人事迫，文章誰健我憂深。」《衡山道中》云：「衡嶽雄吞粵子國，湘江春入洞庭湖。」《入都門》云：「紫陌香風來上苑，玉泉靈氣接天津。」《溪居》云：「藤纏病樹當高屋，鷗上空船避急潮。」《夜涼》云：「高樹露華團宿鵲，疎籬風響徙鳴蟲。」《獨酌書懷》云：「僕戇立辭生客帖，兒嬌追覓暮蟬風。」《歸興》云：「粟場人散鴉爭啄，荻浦帆過雁側飛。」皆可傳誦。其咏古諸作，多推陳出新，茲錄其《襄陽懷古》十首之二云：「龐公冰鑑傳司馬，物色英雄角立秋。若使景升能得士，桓文事業在荊州。」「杜父聲名溢漢東，平安勝算出羊公。沈碑爲止襄人淚，想得征南讓首功。」《謁仲子祠》摘其一聯云：「轍轅人老欣浮海，忠孝天生薄讀書。」論古確切。至《度嶺作》一聯云：「梅經雪後猶含暖，身入雲中不覺高」之句，則直抒其遇合，而冲淡之懷，亦可想見。雍雍乎大臣之度，固不同也。

《海山詩屋詩話》卷一　賡堂河帥位望崇隆，而詩筆甚清，如：「牀頭金與秋花盡，囊裏詩同落葉多。」「少日風情詩外減，故鄉春色客邊深。」「芳心處處梨花發，旅況年年燕子知。」「衆鳥儘知高樹託，名花偏愛後時開。」「賞心事往閒能說，總角情投老愈親。」語語本色。

又　道光壬辰香山鄧舍人大林在花埭築古林莊，不設垣牆，名流贈詩多至千首，皆流連光景語。高要蘇賡堂先生廷魁云：「藩籬撤盡延江月，莫放清輝出虎門。」撫時觸境，寓意獨深，自是大臣吐屬。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八　賡堂官諫垣時，伉直敢言，與陳頌南、朱伯韓齊名，號「三諫臣」。詩則葩敷藻耀，時露感慨，律句亦有類中、晚者，如《旅懷》云：「衆鳥儘知高樹託，名花偏愛後時開。」《晚望》云：「少日風懷詩外減，故鄉春色客邊深。」《衡山縣遇風》云：「衡嶽雄吞粵子國，湘江青入洞庭湖。」皆清婉可誦。

《王同知挽詞》　《樵隱詩話》卷一：詩有關乎激勵人心宜急爲表彰者，如蘇尚書《行河草》有《王同知挽詞》云：【略】其事其詩，皆足千古。

《老農嘆》　《樵隱詩話》卷一：《老農嘆》一篇，悲歌慘怛，不減少陵《石壕吏》、《兵車行》等篇。詞云：【略】讀此可見道光間粵中吏治之弊，其致禍亂之由，蓋釀之深也。惜當時無輶軒之使採以入告焉。

《諷諭詩（四章）》　《十朝詩乘》卷一五：蘇賡堂河督官京師時，有《諷諭詩》四章。盛傳於世，皆刺當日大吏者。其詩云：【略】其人宛在，聞者足戒也。

傳記

宣統《高要縣志・人物篇一》 蘇廷魁，字賡堂，廣東高要人。道光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二十二年遷御史。海疆兵事方亟，迭上疏論列，請修築虎門礮臺及燕塘墟、大沙河、龜岡諸要隘，以防敵回擾粵。既而和議成。二十三年春，有白氣自天西南隅直掃參旗；因災異，上疏數千言，極論時政乖迕，歸罪樞臣穆彰阿等，請立罷黜，並下罪己詔，開直諫之路，語多指斥。宣宗覽奏動容，嘉其切直，朝野傾望丰采。遭憂去官。服闋，遷給事中。咸豐元年上謹始疏，請求宏濟之道，執勞謙之義，防驕泰之萌，推誠任賢，愼始圖治，選擇翰詹爲講官，嚴取孝廉方正備採用。文宗嘉納之。賽尚阿出督師，援引內閣侍讀穆蔭，擢五品京堂，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賽尚阿出督師，援引內閣侍讀穆蔭，擢五品京堂，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廷魁疏劾其壞舊制，用私親，超擢太驟，易啓倖進之門，請俟賽尚阿還，令回章京本任。詔斥擅預黜陟，猶以素行端方，不之罪。上先隱其名，出疏示賽尚阿。賽尚阿退飲臺垣酒，問：「誰實彈我？」廷魁出席曰：「公負國，某不敢負公。」再以憂歸。咸豐四年，廣東紅巾匪起，將犯省城。或獻議借外兵，以鋪捐爲餉糈，力爭罷其議。八年，英法聯軍踞廣州，廷魁與侍郎羅惇衍等倡設團防局，嚴清野，絕漢奸，招募東莞及三元里、佛山練勇，得數萬人，聲言戒期攻城。敵師出擊，斬百餘級，敵始有戒心。稍戢，連艘北犯。既而天津議和，廣東敵兵未退，民益憤。廷魁等請留練局，以防土寇敵。謂既媾和，何復募勇？且以縣金購領事夏禮爲責言。議和大臣桂良，慮撓成議，奏請撤局。初，艇匪擾廣寗，圍四會，肇慶兵疲糧罄，或勸之去。廷魁曰：「予團防大臣也，誓與城爲存亡。」會提督崑壽克梧州，以兵來援，城得完。疆臣屢欲上其功，皆固辭。同治初，以中外大臣薦授河南開歸陳許道，歷布政使，擢東河總督。七年河決，榮澤未奪溜，革職留任。閱三月，工竣，復之。踰年內召去官，稱疾歸。光緒四年卒。

《江表忠略》卷一五 而蘇廷魁則以毀家練鄉軍，戰死陸巷間。

著録

宣統《高要縣志・藝文篇》 《守柔齋詩鈔初集》三卷，《守柔齋詩鈔續集》四卷。

張南莊

過路人《何典自序》 無中生有，萃來海外奇談；忙裏偷閑，架就空中樓閣。全憑插科打諢，用不著子曰詩云；詎能嚼字咬文，又何須之乎者也。不過逢場作戲，隨口噴蛆；何妨見景生情，憑空搗鬼。一路順手牽羊，恰似拾蒲鞋配對；到處搜鬚捉虱，賽過摳迷露做餅。總屬有口無心，安用設身處地；盡是小頭關目，何嫌脫嘴落鬚。新翻騰使出花斧頭，老話頭箍成舊馬桶。陰空撮撮，一相情願；口輕唐唐，半句不通。引得人笑斷肚腸根，歡天喜地；且由我落開黃牙床，指東話西。天殼海蓋，講來七纏八丫叉；神出鬼沒，鬧得六缸水弗渾。豈是造言生事，偶然口說無憑；任從掇册查考，方信出於《何典》。

太平客人《何典序》 今過路人務以街談巷語，記其道聽途說，名之曰《何典》。其言則鬼話也，其人則鬼名也，其事實則不離乎開鬼心，扮鬼臉，懷鬼胎，釣鬼火，搶鬼飯，釘鬼門，做鬼戲，搭鬼棚，上鬼黨，登鬼籙，眞可稱一步一個鬼矣。此不典而典者也。吾只恐讀是編者疑心生鬼，或入於鬼窠路云。

海上餐霞客《何典跋》 《何典》一書，上邑張南莊先生作也。先生爲姑丈春蕃貳尹之尊人，外兄小藩學博之祖。當乾、嘉時，邑中有十布衣，皆高才不遇者，而先生爲之冠。先生書法歐陽，詩宗范、陸，尤劬書，歲入千金，盡以購善本，藏書甲於時。著作等身，而身後不名一錢，無力付手民。憶余齠齡時，猶見先生編年詩稿，蠅頭細書，共十餘册。而咸豐初，紅巾據邑

城，盡付一炬，獨是書幸存。

又　夫是書特先生游戲筆墨耳，烏足以見先生？然並是書不傳，則吉光片羽，無復留者，後人又何自見先生？爰商於縷馨仙史，代爲印行，庶後人藉是書見先生，而悲先生以是書傳之非幸也。

胡元薇

半壁居士《壺庵五種曲序》　昔凌仲子在揚州曲局修曲譜，又定金元人南北曲，論定別裁，於近人推洪昉思《長生殿》爲第一，及明人康對山、王渼陂、李中麓、沈青門、陳秋碧爲佳。梁伯龍《浣紗記》、張伯起《紅拂記》、鄭虛舟《繡襦記》，皆直逼元人，而雅不喜玉茗堂《四夢》，以《牡丹亭》爲下。至《驚夢》、《尋夢》，世所嚼香奉之者，幾同躍冶之金。僕質之壺庵，則謂：湯義仍用韻依《南九宮》，與《中原音韻》不合，此當分別言之。《琵琶》，曲人之曲也；《西廂》，才人之曲也；《浣紗》、《紅拂》，曲人之曲也；笠翁十種，曲人之曲也；《九種曲》、《長生殿》，才人之曲也。僕謂精律呂者，詞未必工；工於詞者，詞工而調或相犯。然則君之此曲，亦才人之曲也。壺庵以爲知言。

陳亘《壺庵五種曲跋》　自桑海變遷，文字駁落，不特爲古文者曰：少即雅歌投壺，亦幾於曠絕矣。蓋自金元迄今六百年來，爲之者固尠，矧茲束書高閣之日。無怪流風一墜，遂不可復□。魁岸振奇之士，鬱塞無憀，閉戶歗歌，聊以自娛者，固亦有人。予與胡詩林先生同里，仕宦又同在一方，隱退後，歲時過從，見其撰述閎富：《易說》、《古易求遐考》、《三禮雅言》、《授經室文》、《定翠經館詩》、《衡門詞公法導源》、《陝西山川考》諸作，已刊未刊者，美不勝收。而尤嗜其《壺庵五種曲》，以爲近世宿儒，一鄉孤秀，幽徑偶闢，倏焉已塵，良可嗟惜。因攜歸，爲釐定印行，誠欲此已碎之金，可語之石，與巢父詩卷長留天地間也。至其砥節植義，足令頑廉懦立，讀者自能辨之。胡君魯瞻則云：「錦城絲管，自昔有名。倘遇知音，布諸氍毹之上，俾先生輩白髮遺老，躬覩身外之身，其必掀髯一笑。」斯言也，予固信之。

又《題詞》　亙塵寰綱常名教，大都情性相許。秦川蜀國勾留客，宦轍幾經寒暑。烟霞趣，離別苦，老天最憫癡兒女。文山有語，記孔曰成仁，孟云取義，熱血自來去。　湖西路，不比漁陽鼙鼓。桑田依舊平楚。堂廉邃遠嗟何及，虎口飽經風雨。天應妒，怎肯與，強梁軟媚俱黃土。高標萬古。定然有畸人，載筆來訪，隱君處。（《摸魚兒》）（壺庵先生五種曲，甫經脫稿，值予過訪，奇礓園青苔午潤，綠樹秋陰，就而讀之，不意紅塵十丈中，尚有低徊慨歎，如桓大司馬者。不待金尊檀板寫付旗亭，固已妙香四溢矣。因用元遺山《摸魚兒》詞韻，賦此就正。）

馮煦《壺庵五種曲題詞》　平子工愁，安仁感逝，僊骨瘦無一把。忽漫相逢，攜手錦官城下。歸與賦，一舫乘潮，奈東望瞿唐似馬。且爲立斯，須神武有冠終挂。　遙知季子幽栖，飲明湖初漾，湘雲都化。謠諑方叢，新樣蛾眉休畫。巴峽遠，雨暗鐙昏，問甚日西窗同話。君記否，輒紅香土，尚沾吟帕。（調《月華清》）

杜文瀾

論　述

《詞學集成》卷二《杜文瀾爲萬樹功臣》　萬氏有功於詞學，杜氏又爲萬氏之功臣。雖其書知聲而不知音，然舍此別無可遵之譜，則《校勘記》之不可少也明矣。然律之一字，究非音律之律，亦非律例之律，不過如詩之五七律之律耳，不如仍名爲譜之確也。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杜文瀾詞》　秀水杜小舫（文瀾）詞清筆婉，言外殊多感慨。《長亭怨慢》云：「竟偷被、東風吹莫。綺鉤香、畫橋颺絮。燕子歸來，一襟幽怨向誰語。落花籠網，偏不放、春魂去。後約問薔薇，早拍徧、闌干無數。　空誤。甚年華似水，卻把舊愁留住。新寒未減，尚負手、玉階尋句。待檢點、小扇輕衫，笑呼酒、烟蘿深處。奈樹外斜陽，還惹殘鶯啼

苦。」《八聲甘州・淮陰晚渡》云：「尚依稀、認得舊沙鷗，三年路重經。問隄邊瘦柳，春風底事，減卻流鶯。十里愁無悽碧，旗影淡孤城。誰倚山陽笛，併入鵑聲。　空剩平橋戍角，共歸潮嗚咽，似恨言兵。墜營門白日，過客阻揚舲。更休上、江樓呼酒，怕夜深、野哭不堪聽。還飄泊，任王孫老，匣劍哀鳴。」《卜算子・殘月》云：「花影漾簾波，夜久春痕薄。試問姮娥瘦幾分，只有闌干覺。　陌上玉驄嘶，喚起雙棲鵲。楊柳梢頭挂曉星，又下西樓角。」《菩薩蠻・冬日》云：「棲鴉點點如殘葉。林容寂寂天疑雪。烟外曉鐘疏。山寒僧夢孤。　西風吹短策，酒束詩腸窄。招鶴問梅花，今年春瘦些。」小舫曾重刻吳夢窗、周草窗二家詞，搜羅校對頗備。自著《采香詞》，即附刻於其後。又有《詞律》校勘記，亦足彌紅友之缺，皆肄業所不可少之書也。

《詞徵》卷六　杜小舫(文瀾)詞，如四壁秋蛩，助人嘆息。

周曾錦《卧廬詞話》　《齊天樂》咏蟬，《天香》咏龍涎香，此宋末諸老社題也。杜小舫稍更之，以《齊天樂》咏蟬蛻，詞云：【略】《天香》咏卍字香，詞云：【略】二作別出匠心，脱盡前人窠臼，固由取徑不同也。

傳記

《續碑傳集》卷三八俞樾《江蘇候補道杜君墓誌銘》　同治四年，余見今相國合肥公於金陵。公曰：「子見觀察杜君乎？」余曰：「未也。」公曰：「是賢而才，且工文辭，宜往見。」余往未見。已而君來，一見如故。未幾，君權蘇藩，又攝臬事。余寓吳下，過從益熟。及君罷官還嘉興，而余蘇杭往返必徑由焉，歲輒一再見，旬輒一再致書。往歲，君病既愈，語余曰：「病中已粗具大略，煩君諛墓。」時余亦久病，笑而應曰：「未知誰先耳。」無何，君竟捐館舍，所具大略不可復得。久之，其嗣子以一册來，則君自定年譜也，起嘉慶二十年，訖光緒四年，叙述甚詳。然止具入仕履歷，而言行之大者，固無可見。又不具祖、父名諱，於誌墓之例有闕。姑就其書，刺取而編次之，蓋亦大略也。君諱文瀾，字小舫，浙江秀水人。其生也，其王父夢老僧擔簦入室，謂有異徵，奇愛之。少而孤露，家甚貧。其舅楮公習法家言，久客湖北，憫君母子無所依，迎之往，以長女女之君。既從舅氏居，兼讀律，然欲以科第顯不屑也。久之始出就人聘，佐任明府於襄陽，凡三閱月，手定大獄七十有三，於是名大起，所得贊幣益豐腆，諸與爲賓主者，咸愛重之，曰：「以君之才，胡不仕？」乃入貲爲縣丞，旋改兩淮鹽運分司運判。未赴，而湖南有李沅發之亂。總督裕公帥師征之，命君從夏方伯廷樾禦賊於靖州，遂由粤西之懷遠、永甯歷苗、猺諸崗寨，以達於桂林。復由大榕江至西延而回新甯，崎嶇戎馬閒數十日。李沅發平，賜藍翎，此君入仕之始也。既至兩淮，署淮北監掣同知，補海州分司運判，改補通州分司運判，署泰州分司運判兼署東臺縣知縣。而君實已累遷同知直隸州知府，以道員用，加鹽運使銜花翎矣。當是時，軍務孔亟，諸事蝟集於江淮間，諸大吏皆以君爲重，靡役不從。故一歲或數進階，而君於其閒丁尊夫人憂。弟少牧戰湘北半截山陣亡。其舅氏褚公死難麻城。天倫之戚無歲無之，雖簿書旁午，衹革枕戈，未嘗不涕泗滂沱也。時淮北詳定鹽法，君立章程十有四事，咸以爲便。其以私鹽牟利者名捕得十一人，置之法，貲課充足，軍府賴焉。官軍之攻揚州也，君出奇計，度城高下遠近置雲梯船尾，帆風直下，適與城平，鼓士而上，城中賊出不意，大驚，而陸路兵失期不至，遂無功。君嘗與樾言，以爲憾。同治初，江南平，諸大帥論功於朝，謂君才大心細，簡核精詳，屢克名城，咸資贊畫，詔加君布政使銜。自曾文正公以下，無不重君之才。歷署江藩、蘇藩、蘇臬、江安糧道、蘇松太道，常鎮通海道，所至咸治。其攝蘇臬也，如皋有冤獄平反之，活三人於歐刀之下，至今稱焉。俄爲制府沈公所劾免官。君初有肝疾，醫者以鴉片治之，遂不能絕。沈公疏云：「鴉片之害，以豪傑自命者犯焉，以道學自命者犯焉，縱其才學爲當世所希，臣亦不敢有所顧惜。」蓋雖能以法中君，而君之才學爲世所希，則沈公已論定之矣。君是年已六十三歲，曰：「吾老且病，固宜歸，勿我甚善。」所營私宅在嘉興報忠埭，有花木泉石之勝。君歸，終日手一編不輟。所著有《曼陀羅閣瑣記》四卷、《采香詞》三卷、《萬紅友詞律校勘記》二卷、《古謠諺》一百卷、《平定粤寇紀略》若干卷、《江南北大營紀事》若干卷，其餘所校刊者如《周草窗詞》、《吳夢窗詞》諸書，皆行於世。晚年又作《同人詞話》，甫寫定，未刊而君歿矣。君卒於光緒七年七月某日，年六十有七。臨終爲七言古詩一章，頗自道其襟抱云。君兩娶皆褚氏舅之子也。如夫人者三：曰王、曰魏、曰金。無子，以弟之子嗣，曰延章，先卒。又嗣從兄之子爲次子，曰廷章。女子子一，適章氏。廷章即於其

年葬君某原。越二年，余追爲之銘，其辭曰：自古官人，厥途甚備。繇唐以來，壹之進士。遂令天下，異視學仕。庸知人才，固無不有。彼幕府中，大有人在。練習名法，通達事理。駕輕就熟，其易十倍。英英杜君，人之杞梓。原其所學，自法家始。試之於事，事罔不治。千緒萬端，釐分毫剖。羣公嗟歎，言之天子。一歲數遷，猶以爲久。謂將大任，如何遽止。其才其學，實無餘子。雖在忌者，不得云否。如君所學，乃眞無負。巨細咸宜，方圓可以。以之從政，庶乎可矣。嗟余不才，忝與君友。敬作銘詞，敢告千載。

紀事

《定風波》（月落星沈賦曉征）《憩園詞話》卷六：道光庚戌初春，湖南新寧縣逆民李沅發作亂。余隨裕莊毅、官太傅師督軍於武岡州，委偕署鹽道夏憩庭方伯廷樾馳防靖州。余初廁幕府，莊毅公愛若子弟，不令赴外營，方伯以舊好固請，始允檄往。二月五日昧爽同行，初八日夜宿靖州城北二十里之回龍觀。諜報賊於上一夕在城南二十里劫博提軍坐營，折健將七員，時隨從僅小隊二十餘人，無一驍弁。與憩庭危坐達旦，私議能前入州城，或可籌策防剿。疾行十里，逾老鷹岩，正極勞苦，及山顛俯視，旌旗蔽野，約二千餘人，初頗悚駭，適一弁持手版至，知爲裘石蘭刺史鯤鳴整隊來迎，重復喜慰，聯轡入城，館州署春雨山房。次日，偵賊已南退三十里，乃咨商提軍重整舊隊，檄鎮篁各軍追踪捕之。石蘭極風雅，精音律，能以素紙髹漆爲洞簫，音甚清越，手贈一枝，因即意譜《定風波》詞兼以爲謝云云。詞屬口占，向未存稿，念此行驚憂喜慰，頃刻變更，爲生平奇境，追錄之。【略】靖州防務甫緩，奉檄會鎮篁中、左、右三營勁兵三千人赴粵西兜剿，時傅軍門振邦官中營游戎，督兵先發，余與憩庭方伯於三月望起行，由綏寧而至廣西之懷遠、義寧入桂林省，又由西埜大埠頭循大蓉江折回新寧，獲李沅發於金峰山頂，大功始蔵。

《清平樂》（笙歌才住）《憩園詞話》卷六：憶余道出靖州桃花坪，正瑤人吹蘆笙賭唱、自擇配偶之時，以日暮天雨而散，頗有佳麗空歸者。四望皆苗伶僮結寨，類多因樹爲屋，屋皆三層，上爲棲息，下畜牛羊，中作起坐之所。見官騎過，婦女倚樓爭觀，露腕闌楯間，手釧闊至二三寸，耳環大如茗盞，有連綴數環垂及肩際者。是晚苦無棲址，適有汛官空署，借居之。聽事三楹，薔薇一架，因籬倒撲地，荒齋幽寂，風雨凄迷，增人羈旅之感。曾口占《清平樂》云：【略】此詞向未錄存，偶憶舊踪，附此以志客中風景。

《滿庭芳》（洗馬池荒）《憩園詞話》卷六：憶余入仕之初，第一知遇爲裕太傅莊毅公，次則粵東姚補之觀察，番禺籍，諱華佐，由幕而官，初權湖南郴州牧，補鳳凰同知，護辰沅道。丁艱後，揀發湖北，補襄陽府丞，總理武昌讞局。時有湖南莠民陳依精等傳布青蓮邪教，在漢陽府城西設總壇，扶乩惑衆，分往各省傳徒，蠱誘以數萬計。府縣密捕得之，搜獲符籙字籍兩巨篋。余在府幕，年少恃強，竭二晝夜力遍閱之，意在斂資，却無悖逆。從各路書札內，備知各省立壇犯名住址，列單屬居停稟大府飛咨各封疆飭提，旋皆獲辦。其本案委觀察會武漢二府督審。循故事，應由武府幕友主持，觀察以余備悉其詭秘，堅邀入局暫襄其事。曾戲譜《滿庭芳》一詞述可矜意，觀察然之。旋有私釋教犯者，大府欲治以縱囚律，余曰：「囚者，拘繫在官之名；彼犯事尚未到官，應稱罪人，不得指爲囚，而重縱者之罪。」爭之甚堅，觀察愈相引重，遂訂忘年交。【略】余之詞未存稿，適得諸廢篋。詞不足錄，而感念舊知，不容棄置，有邪教之謬，亦可附傚焉。調寄《滿庭芳》云：【略】《清詞玉屑》卷四：白蓮教煽亂遍南北，婦孺罕不知者。而別有青蓮教者，與之同源分枝，則知者殆鮮。杜筱舫早歲客鄂，值湖南莠民陳依精等，借教煽亂被捕，即青蓮教也。【略】筱舫有《滿庭芳》詞述青蓮教事。

《冗令》（環寺皆山嵐翠擁）《憩園詞話》卷六：余以庚戌初夏入粵西省，小住旬日，暇曾游覽，如城東渡漓江之棲霞山，城西之老君洞，城中之杭栗園印蝙蝠洞五咏堂獨秀峰，皆得遍歷。惟獨秀峰壁立百仞，行至峰半小憩亭，力疲而止。最奇爲北城之風洞，一名彩勝山，有寺甚宏敞，從殿後穿一大石洞，出後山，仍在寺內。金碧照耀，不負彩勝之名。土人云：「從旁洞暝行，可渡漓江，達對岸之棲霞。在洞行，時聞頂上篙楫聲，蓋其石至巨，綿亘江上，無罅漏也。」又云：「媿冬令可行，余時有虺蜴患，今封閉久矣。」余爲譜《冗令》一闋，未入拙稿，因疏游迹，並錄之，以證桂林之奇。詞云：【略】詞雖淺薄，情景却宛然也。

《南浦》（秋水漲橫塘）《憩園詞話》卷六：吳中觴咏，推拙政園最多，以

張子青尚書、鞠垞太守昆仲爲賢主人也。尚書名之萬，直隸南皮人。丁酉選拔，庚子舉人，丁未大魁天下，歷職清要，屢掌文衡。由豫撫升漕督，調撫江蘇，後晉閩浙制軍。以親老不能遠行，陳情乞養。拙政園爲吳中第一名勝，明季王侍御獻臣所構，文衡山有記。輾轉易主，同治間售作八旗奉直會館。尚書撫蘇，假爲衙署，引退後仍居之。太守名之京，己亥孝廉，官湖北知府，亦以養親告歸，同居園內。尚書工書畫，太守精絲竹，同善收藏，好植花木，而又並愛交游。消夏消寒，時爲文酒之讌，同人亦樂就之。一月輒數集，或彈琴作畫，或分韻賦詩，惟不填詞，以好者少也。丁丑春，夫人棄養，八月將歸，各有憐別之情，聚會益密。十六戒行，余與沈促復廉訪，吳平齋、廣庵喬梓兩觀察聯舟送之。暮泊楓橋，與三君登鐵鈴關晚眺。次午先抵無錫，同游惠山。入夜尚書昆仲至，始與作別。余譜《南浦》云：【略】作此詞時，更深月冷，頗難爲懷。後尚書行至淮安，以水涸道艱，爲文質夫漕帥挽留，暫住淮城，次春始歸。書問往還，眷念不已。今夏，鞠垞太守因余前患臂痛，以蜀中之祛風藤釧寄贈，其誠摯如是。天涯知己，再見何時，錄而存之，覺別緒離情，猶在筆底。

《曲游春》（放浪天涯久）《憩園詞話》卷六：西湖山水之秀甲天下，余以浙人生長嘉禾，足遜未能一到，心常躍然。丁丑春間，覓得《咸淳臨安志》、《西湖游覽志》等書，朝夕展視，以作導師。是冬，罷官旋里，游志益堅。因欲挈眷偕行，居湖上始便。在吳門時，商之俞蔭甫太史，許以主講之詁經精舍相借。恐稍逼仄，又爲另借蘇公祠。蓋向作孝廉堂書院，山長未涖，可以借居。遂於三月二十三日自嘉郡起程，二十五日抵大關。易小舟至松木場，呼輿歷寶石山，過斷橋而抵祠內。祠屋甚宏敞，東南有樓，時一登臨，湖山在目。住彼旬日，凡靈隱、天竺、法相、理安，名勝之處，排日暢游，默數平生山水之緣，以此爲最。自往及返，日課數詞，皆成於舟次、輿中，無暇修飾，不足存。初往時，太史書云：「代請東坡先生爲東道主人。」頗不俗。余則謂：「愧無佳句，不免爲髯翁笑也。」今錄初至湖上調寄《曲游春》一詞，以紀勝游。詞云：【略】。

《憶舊游》（記松場繫楫）《憩園詞話》卷六：游西湖歸，螺青疊函細詢游踪，蓋慮孱軀不耐勞也。螺青雙姓金吳，名瀾，嘉興名諸生。幕游江北，與余訂交揚州軍次，同處十年，金石誼深，骨肉無間。後以明經援例得知縣，同官江蘇。前江督曾文正公奏調赴直隸治積牘，著優績。迨回兩江任，復請調回，奉部駁。又自引咎固爭，始得請歷宰江陰吳江，今補昆山縣。廉介持躬，尤以子惠黎元，振興文教爲己任，民頌之如慈父母。自余歸里，書問益殷，因譜《憶舊游》以慰之。詞云：【略】詞愧平庸，却紀實事也。

《掃花游・小樓縱目》《憩園詞話》卷六：前於庚子春，在里居之西，闢地數畝，累石疏池，小葺亭榭，顏曰「憩園」，爲歸老計。至戊寅五月，始得移居園中，以消長夏。閑中無事，念春游西湖之勝，山光雲影，尚往來於胸臆間，不可無圖以紀之。乃自塗抹大致，函托李眉生廉訪，轉丐吳縣顧若波茂才爲寫圖，眉生署檢曰「蘇樓春眺」。余自題一詞，調寄《掃花游》云：【略】自知淺俚，僅能去上無訛，聊志游情，以丐同人珠玉。

著録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瑣記》二卷，杜文瀾撰。

黄文琛

彭洋中《思貽堂詩集序》漢陽黄海華先生官太學日，以詩名京師。洎改官湖南，湖湘士夫之稱詩者，皆以詩質先生，讀先生詩，皆自以爲不及也，而先生雅不欲以詩人自見。【略】先生詩原本溫厚和平之旨，清空澹遠，不假雕飾，至於忠愛之忱，孝友之性，師弟朋友，風義之篤，憂時感事，觸物起興，言近旨遠之妙，莫不天眞絕俗，挹之無盡。蓋一以淵明爲宗，而神明變化於盛唐諸家。性之所近，學亦副之；情之所深，筆亦肖之。故雖不欲以詩人見，而讀其詩，益足想見其人。

《秋駕》《瞑庵二識》卷二：咸豐庚申，駕幸熱河。變起倉卒，宮御不周，從官、宮人多道死。詔天下勤王，訖無至者。黄文琛《秋駕》詩云：【略】此詩高渾蒼堅，神似老杜。

《寄筠仙侍郎》《十朝詩乘》卷二一：郭筠仙以好言洋務致謗，幾不容於鄉。光緒丙子，將使英吉利，值湘省秋試，舉子訛言洋人將至，聚衆譟於闈，請兵迎擊。又榜通衢，欲毀筠仙家，賴當事防遏以免。其時風氣鄙僿如是。黃海華太守《寄筠仙侍郎詩》有云：【略】述其前事，且以化俗期之，意至深厚。

《喜鄒生（漢勛）得鄉舉》《瞑庵二識》卷一：寶慶鄒叔績漢勛，有學行。咸豐三年與江忠烈公忠源俱死廬州，身後著述零散。同治初，羅研生中翰輯《湖南文徵》，咨于黃海華先生，先生復書曰：「咸豐辛酉歲四月，某往攝寶慶郡事。行次界嶺，得鄧湘皋山長書，以邵陽有冤獄相告，而又不言其所由。湘皋時已赴永州，與姚石甫廉訪爲西山之游，未由緘問。及到郡，邵陽令先期往隆回相驗，當察問，始知叔績以事繫獄。先是東門外有無名男子縊死富戶某姓山樹上，詣驗，吏、仵均云無傷，葬埋了案。叔績訪得乃其族子，死有他故，同其族姓來縣呈控，堂訊大觸令怒，遂以事不干己，詐索扛訟，哄鬧官署等情革辦。是夜叔績自獄中上書自訴，明日提釋詳雪，復其衣頂。是秋獲鄉舉。某有詩紀事云：【略】時和詩，惟宋于庭老兄最佳，兵後軼其稿，今亦不能記憶矣。」

朱克敬《儒林瑣記》　黃文琛，字海華，湖北漢陽人。由舉人官國子監助教，改寶慶府同知，陞永順府知府。署永州、寶慶、衡州知府，皆有聲。永州鄰廣西。咸豐時，洪秀全據江甯，廣西賊恒欲東下，文琛練民兵扼之，卒不得下。寶慶人鄒漢勳，以事爲知縣所繫，文琛遣役持柬備肩舁詣獄迎鄒先生，明日即劾知縣，出漢勳罪。衡州民毀教堂，教士訴官，必殺民償屋。文琛坐堂皇，列甲卒，見之，曰：「失火延燒，無殺人理。遠來失居，官當汝卹。必欲尋衅敗盟，即先斬汝。聽脅巡撫殺我，六十老翁。何吝一死。」教士氣沮，即乞五百緡去。巡撫聞之懼，急遣人代文琛。教士轉驕，得屬其意。永順俗多訟，初至，愬者日數十人。文琛口訊手判，竟日而畢。尤誣妄者笞逐之。彌月後，數日乃一人。性強敏，文簿有字者，莫不親覽。天未明即起治事。朝食後，靜坐讀書，或賦詩，芟理花竹。人怪其閒。而卒無廢事。文琛博究經史，尤習知先朝掌故，當世利病。卒以剛介不竟其用，知者惜之。著有《思貽堂詩集》。

陳良玉

張維屏《藝談錄》　朗山襟懷蕭灑，博聞彊識，而專力於詩。古體頗能抑揚頓挫，推波助瀾。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三　大抵古樵古體俊而健，朗山蒼以堅。古樵近體和而穩，朗山感切。

又　陳朗山大令《梅窩詩》，與陳古樵大令《尺岡草堂集》並傳。古樵詩余只見殘本，已錄其古體於前幅矣。朗山集近得蘭史寄余，七千里外海島，在遠不遺，俾飽眼福，致足感也。集爲詩詞合刻本，篇數寥寥，存詩之嚴可想。其詩佳處美不勝收。【略】朗山名良玉，廣東漢軍舉人。與徐鐵孫觀察（榮）同爲粵防之表表者。

又　朗山詩法杜、韓，詞宗朱、厲，命意孤往，別有一種自得之致。氣度魄力，在晚近中誠一老手。前幅已將五、七言古詩標題，以待知者，及請蘭史題辭，復有「翠巖留妙句，抗手二樵翁」之語，傾心服善，舉要提綱，乃於此三致意焉。

又　以言二陳，古樵先生造境似較朗山先生爲老，然朗山先生之天骨卓森，非終身寢饋亦不能到。

又　粵東廣州舊亦稱「八景」或圖作畫册，屬陳朗山大令分詠，《珠江夜月》云：【略】《大通烟雨》云：【略】《蒲澗簾泉》云：【略】《白雲晚眺》云：【略】《景泰僧歸》云：【略】《石門返照》云：【略】《金山古寺》云：【略】《波羅浴日》云：【略】余按此等題，在詩家往往不欲留稿，而大令顧有取乎爾，殆補歷來之闕乎？玩其首首用意，下筆時已自鄭重矣，遂亦聽其闌入《揮麈》。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九　陳良玉，字朗山，漢軍旗人，廣州駐防。道光丁酉舉人。官廣西知縣。有《梅窩詩鈔》。

又　粵東駐防多雋才，朗山及徐鐵孫並以詩名，久爲學海堂學長。晚得一官，以足疾歸，不出。居近越王山麓，闢地種梅，名其齋曰梅窩。論詩服膺竹垞，所作體格相近，詞亦瓣香朱厲。

《在山泉詩話》卷一　先生所著《梅窩集》世已刊行，五、七古長篇撐霆驅浪，聲出金石，其雄健殆由韓、杜得來者。茲分錄五、七律數章，要亦爲先生獨至處。蓋先生又嘗謂游覽山川，一時一地，皆有眞情景，萬不可膚泛模寫。故一落筆，皆戛戛成爲一己之詩也。

鄔啓祚《耕雲別墅詩話》　朗山名良玉，漢軍人。拔湖師也。嘗有句云：「鐵匣衣鉢人誰付，試聽門生唱《竹枝》。」蓋謂拔湖云。

《歲暮雜詩五首》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三：陳朗山孝廉《歲暮雜詩》五首，臚列家常，本極瑣屑，出以遒勁之筆，深曲之思，便覺語語動人。

《過潘氏園有感》　屈向邦《粵東詩話》：陳朗山（良玉）詩有清才，著《梅窩詩鈔》，《過潘氏園有感》云：【略】頷聯大爲東塾稱賞。潘園之興也，海上神山，仙人舊館，（園門聯爲德畬長子錢伯所撰。）傳誦一時，及其廢也，朗山此聯亦足千古矣。

《乙卯十五夜王秋臺都統（鎮雄）席上口占》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三：元宵詩極難得佳者，漢軍陳朗山大令（良玉）《梅窩集・乙卯十五夜王秋臺都統（鎮雄）席上口占》云：【略】通體雄壯，的是高唱。

《碧天》　《在山泉詩話》卷一：粵謳中《烟花地》一首，尤能喚起苦海迷津。李子虎廣文有詠其事云：「碧天初露海初潮，白玉闌干紫玉簫。唱到招郎《弔秋喜》，十三兒女亦魂銷。」蓋《弔秋喜》亦謳中名曲也。

《碑集傳三編》卷三九陳璞《即補直隸州知州陳君墓誌銘》　君諱良玉，字朗山，一字鐵禪。廣州駐防漢軍。曾祖紀猷，祖時雄，俱贈武翼都尉。父寶，贈奉政大夫。君少嗜學，無所不窺。尤熟史部，於古今成敗得失，瞭若指掌。其遺文逸事，亦記誦不遺。善詩，工倚聲。道光丁酉舉於鄉，名益起。顧家素貧，爲養親計，或負米百里外。新甯令李公延福耳君名，迎之課子，相得甚歡。縣有富人訟不得直，知令重君，託人以千金求與令言，君張目斥之去，署中人咸目君爲迂夫子。令知之，愈重君。咸豐九年，金陵賊竄陷南安，分擾惠州之河源龍川，廣西按察使東莞張敬修適在籍，制府檄往防剿，素稔君，特延襄戎幕。事平，得請以知縣用，而君已選通州學正，乃就教職。通州學向兼理海運，每次循例得保舉。君初得加同知銜，再以知縣升用後，儘先補直隸州知州。旋丁母憂歸。服闋，將赴部，瀕行，足疾大作乃止，不復有仕進意矣。君性灑脫，常與朋儕觴詠，豪情勝槩，酣嬉淋漓，談諧間作，一無所避，握蹐者望之而去。爲學海堂學長，及同文館主講，遇後輩才雋，獎借不去口。有告急者，傾囊與之弗吝，或質衣貸之。生平頗切用世，乃迄不得遇，徒以詩詞擅名，非君志也。光緒七年九月十三日卒，年六十八。著有《梅窩詩鈔》二卷《詞鈔》一卷。配室韓宜人。子言蘭以八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東門外某某之原。君與余交數十年，病彌留執余手以誌墓爲託，余敢不諾君也？乃銘曰：輪囷之材，不貢廊廟。偃蹇空山，風嘯兩嘯。欝作奇葩，清馥妍妙。沈之幽宮，白日不照。一卷長留，孰發其耀。後世子雲，豈無同調。

酌君九泉，斗酒宜醻。

《詠雙桐圃餞花朝之會》　《在山泉詩話》卷四：先大父明經公嘗邀同陳蘭甫、陳朗山、呂拔湖、羅六湖、顏紫墟、梁霽儔諸先生集雙桐圃餞花朝，各有題詠。【略】按會時爲咸豐庚申二月十三日。【略】陳朗山先生賦詩云：【略】此詩已刊入《梅窩集》第三卷。

《題桐院填詞圖》　《在山泉詩話》卷四：先文學君《桐院填詞圖》，朗山先生亦題云：【略】先君有《送朗山先生入都》五古一篇，此蓋次韻也。

《題二樵山水立軸》　《在山泉詩話》卷四：余曾携二樵山水立軸觀於梅窩，朗山先生率題長句云：【略】。

《書趙沅青兵備疏草後》　《十朝詩乘》卷一七：咸豐時鑒於外侮日偪，有主遷都三秦者，趙沅青兵備時官給諫，極言其不可。嘗疏論時政，謂：「承平日久，大官類多閣庸，以奉行文書爲盡職，京營闕額而不知，器械朽窳而不問，財用竭乏而不能足。寇至張皇，寇退泄沓如故。亟當別擇剛正練達者代之，由內而外，以次得人。」其意固指樞相也。又備言圜法之敝，人多失業，以及勸捐抽釐之病民，京師重案牽連查抄之過當，皆洞中時弊。陳朗山書其疏草後云：【略】沅青名樹吉，宜賓人，後出爲雲南迤西道，引疾歸，一時以爲「朝陽鳴鳳」。

《悼居佩徵女士》　《在山泉詩話》卷一：余曾購得佩徵女史（溶）所書芙蓉便面。佩徵，梅生先生女，與玉徵爲從姊妹，設色不失家法。所作《梅花》七律十首，頗傳於時。許字林明仲主事，未婚而卒。陳朗山先生《梅窩集》有《悼居佩徵女士》四首曾誌其事，末一首云：「裙釵居然上將壇，百花低首讓寒梅。吳江軼事今重見，身是前朝葉小鸞。」稱許可謂至矣。

《八旗畫錄・陳玉良》引《繪境軒讀畫記》　精楷法，銀鉤鐵畫源出歐、虞。

予又見其寫意，墨荷一幀，自題一詞，亦絕工。

陳澧

論述

張維屏《藝談錄》 蘭甫以萬夫之稟，加三餘之勤，根本孝友，研貫典籍，自經、史以至子、集，百家，皆能過目而舉其要。著書數十種，尤深翻切音韻之學。爲古文，得古人蒼健之氣。駢體氣息多近六朝。詩詞不專主一家，而出筆能自攄胸臆。蓋天資、學力，兩美克兼，而又深造自得，故能臻斯境地也。

倪鴻《詩話新編》 番禺陳蘭甫先生(澧)邃於經學，而詩古文辭亦登峯造極。

鄔啓祚《耕雲別墅詩話》 同里陳蘭甫(澧)爲粵中經學大家。詩不多作，然每有所作，俱非凡響所能及。蓋其詩必出於至情也。

《蕉軒隨錄》卷一二 姚惜抱老人曰：「盛唐人詩固無體不妙，而以禪家妙悟論詩，當以王、孟爲最。」今之學王、孟者，不失之弱，即失之淺。番禺陳蘭浦學博(澧)五言古近體，是眞得王、孟神髓者。記其《聽松看月》一首云：「草堂東面開，最好看朝月。誰云海上生，乃似池中出。池水大圓鏡，環以萬林樾。月出水底明，萬樹影皆活。須臾月漸高，亭樹盡如雪。其中恰三人，清光見毛髮。瑤臺白玉京，此境不可說。却憶渡江人，夜潮鷗夢闊。」極清微淡遠之致，絕無淺弱流弊。置之渭川、南亭諸什中，幾不可辨也。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一 陳講考據詞章，上接儀徵阮雲臺文達公學海堂之傳，後之搢紳子弟多出其門。南皮張香濤尚書(之洞)尤爲嚮往，前督粵時，至書已名作私淑弟子以拜其墓，又開廣雅書局於羊城，以刻《陳氏遺書》，故人亦稱是爲陳氏書局。稽古之榮，近世罕比。

又 陳蘭甫先生《東塾類稿》，與吾閩陳恭甫先生《左海全集》同傳，二先生在日皆以經師，妙解詞談。《東塾稿》於詩隻字未刊，知其散佚者多矣。余每有見，必爲錄出。隋珠晉璧，愈以罕而見珍。然希世之寶，其英光亦自有不可磨滅者。林氏《射鷹樓詩話》載其近體《雲厂》一首，俞氏《圖詠遺芬》載其古體《題俞麟士太守淩雲課詩圖》一首。

又 廣東陳蘭甫乃近代經學家之最賅博者。平生詩不恒作，亦不存稿。而其與李子黼論詩乃言：「國朝一代經生詩之能超然清妙者，惟朱竹垞一人而已。此語實得作詩三昧，世之自命詩家許多不能言，而蘭甫言之，宜其詩之高華朗秀，於清字煞有內工。余故每見其詩必爲搜錄。《揮麈》卷三所錄，略見大概。想五羊人士必有多藏其手筆者。如得好事任刊鄉先生佚編，他日風行，當不讓張、譚、黃專美。毋令當世談詩之子徒聞三陳先生之名，而不獲與覩三陳先生之全也。

又卷三 蘭甫京卿，番禺人，名澧，以經學名當代。詩尤清絕，自然成家。全集名《東塾類稿》，撰著甚富，獨不存詩。《柳堂師友錄》所刻近數十年粵中詩家略備，惟三陳闕如，則因子黼生前與三陳持論相左。朗山、古樵遺詩，今皆刊行。外人欲悉三陳詩者，每關心於蘭甫。友人知予新有蓺樊瑣綴之輯，輒從未刻本鈔得原稿若干首，遺余遠道。雖天龍一爪，可悟五花樹底自有領下珠也。古體《感舊》云：「先師程侍郎，雄文兼碩儒。昔於侍坐間，問我讀何書。我以《漢書》對，又問讀何如？我言性善忘，讀過幾如無。師言不在記，記誦學乃粗。豈欲摘雋語，以資詞賦歟？漢室之興衰，班《史》之規模。讀之能識此，乃爲握其樞。廿年記師說，書以置座隅。」近體如《題潘鴻軒茂才百花卷》云：「拈出五色筆，齊開百種花。暄之滄海日，爛若赤城霞。草木誰能狀？《詩》、《書》信有華。騷壇推巨手，莫認畫師家。」林香谿孝廉與其師何子貞先生遇於廣州，作《海天琴思圖》，題云：「人間師弟尋常有，難得同時享盛名。況復老來重聚首，喜從客裏話平生。茫茫大海乘桴意，穆穆春風鼓瑟情。我亦有琴彈不得，成連去後變秋聲。(謂程春海師。)」《秋夜即事二首》云(原題《十九夜》)：「中秋一醉不嫌遲，莫負今宵把酒巵。人有幽懷愛深夜，天將明月答新詩。四山雨氣全成水，一桁樓陰倒入池。野鶴閒鷗都睡了，此時清興有誰知。」(廿一夜)：「樓頭缺月已三更，猶向池邊覓句行。蟹火漁燈風剪剪，豆棚瓜架露晶晶。潮痕退岸還歸海，山影和烟不見城。此際橫街秋草偏，更無人跡有蛩鳴。(舊居在橫街。)」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七　陳澧，字蘭甫，號東塾，番禺人。道光壬辰舉人。候選訓導，賜五品卿銜。

又　東塾兼通羣籍，天文、地理、樂律、算數、古文、駢體詩詞、篆隸、眞行，靡不窮究。學主溝通漢、宋，於漢宗鄭君，於宋宗朱子，博而能醇。所撰《東塾讀書記》，詳言經學源流正變，並博考周末諸子流派，表章漢、晉以後醇儒尤諄諄。以開風氣、造人才爲先務，粹然爲咸、同間一大師。

《左庵詞話》卷上《陳澧詞》　陳澧蘭甫，以經學稱，詩詞亦超雋。《水龍吟》，追和石華，《陪春海師登越秀看月》云：「詞仙曾駐峯頭，鸞吟縹緲聞天際。【略】眞見通品，無不能之。視彼一孔半瓶，沾沾自命爲儒士，轉鄙詞賦爲雕蟲而不屑觀之，能勿汗顏？

《篋中詞續》卷二　蘭甫先生，孫卿、仲舒之流，文而又儒，粹然大師，不廢藻詠。填詞朗詣，洋洋乎會於風雅，乃使綺靡、奮厲兩宗，廢然知反。

《小三吾亭詞話》卷二《陳澧詞》　粵中詞人，三家之先，推嘉應吳石華學博（蘭脩）、番禺陳蘭甫京卿。學博之詞詞人之詞，京卿之詞則學人之詞也。京卿邃於說經，品詣高雅，所著《東塾叢書》，風行於世。錄其雨中過嚴瀧《百字令》云：「江流千里，是山痕寸寸，染成濃碧。兩岸畫眉聲不斷，催送蒲帆風急。疊石皴煙，明波蘸樹，小李將軍筆。飛來山雨，滿船涼翠吹入。便欲艤棹蘆花，漁翁借我，一領閒簑笠。不爲鱸香兼酒美，只意嵐光呼吸。野水投竿，高臺嘯月，何代無狂客。晚來新霽，一星雲外猶溼。」此詞仙樂飄飄，爭琵洗俗，嘗鼎一臠，可以知味矣。

《疆邨語業》卷三　甄詩格，凌沈幾家參。若舉經儒長短句，巋然高館《憶江南》，綽有雅音涵。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一六　陳澧，字蘭甫，廣東番禺人。道光壬辰舉人，官河源訓導。賞五品卿銜。有《東塾遺書》。《儒林傳稿》：澧九歲能爲詩文。少長棄去，泛濫羣籍，凡天文、地理、樂律、算術、古文、駢體文、填詞、篆隸眞行書，無不研究。嘗謂考據之學源出朱子，不可反詆朱子，因采取語類文集之說，足以證者，以明朱子之學，而除門戶之見。

《近代名人小傳・陳澧》　字蘭甫，番禺人。著《東塾讀書記》，學者稱東塾先生。以舉人官教職，進書加國子監典籍銜，主粵雅、學海諸校幾二十年。薦晉五品卿銜。澧操履純篤，端雅愛士。四六文、古近體詩、詞曲皆工。論史考據，未足躋錢大昕；而論事詳允，或過於王鳴盛。初慕亭林、船山，有經世之志。已而著書談道，不復求進。瑞麟素貪庸，而其督粵日，值晏客，澧在座，不敢以雜伎進。嘗告人曰：「陳山長道貌巍然，不可犯也。」其見重於人若此。而澧實和厚，未嘗立崖岸。治經兼綜訓詁名物，雖淹洽，而未足名家。義主漢，通漢、宋，謂漢學以鄭康成爲大宗，宋學以朱元晦爲大宗，二人皆兼考據性理，未可偏廢。是論人，非治經，清季經學多如此，固爲君子所弗取也。通樂經，爲《律呂正義》。

紀事

《雪橋詩話續集》卷七　蘭甫【略】《與陳懿叔書》云：「十五六歲時，好爲詩，張南山先生時教以詩法。先師程春海侍郎爲言，近人詩多困卧紙上。澧呈所爲詩，大喜，曰：「此能於紙上躍起者。」時年二十六。嗜好益多，小學、音韻、天文、地理、樂律、算術、古文、駢體文、填詞、篆隸眞行書無不好。楊浦香謂：「東坡所謂『多好竟無成，不精安用夥』，君之謂也。乃稍稍減損。爾來幷小學、音韻亦皆輟業，惟讀經史。」自道所得力，謂學當以經爲主云。

《感事》　屈向邦《粵東詩話》：清咸豐間，英人因英船捕逃犯事入犯廣州。時葉名琛爲粵督，不設備，日惟扶乩禱告，闡茸謬妄。迄今粵人言及，猶切齒痛恨。東塾感賦云：【略】讀此詩，無不痛罵葉爲王凝之化身。文人冷峭之筆，甚於斧鉞。迨城陷被執，挾之赴香港，徙印度，卒歸其喪。粵人爲賦《落葉詩》，以伸其憤。亦一時詩史也。

《如皋冒侯歌》　《粟香四筆》卷六：如皋冒公伯蘭，咸豐二年宰乳源，勦土賊，爲革役投賊者所害。臨歿，謂諸子曰：「刺我者，左目下有黑子。汝等記之，爲我復讎！」後十年，其第四子筱珊太守復宰是邑，賊適遁歸，仍竄

名爲縣役。視左目下果有黑子。廉得其實，遂擒治之，幷其黨數人斬於市，剖心以祭。有前死者，斲棺戮其屍。時同治七年也。同人歌詠之，太守刊《枕干錄贈言》二卷。陳蘭甫京卿詩云：【略】。

《林香谿孝廉與其師何子貞先生遇於廣州作海天琴思圖屬題》《雪橋詩話三集》卷一一：道光己亥，何東洲主閩試，搜遺得林鄉谿昌彝。同治壬戌遇於廣州，作《海天琴思圖》。陳東塾題云：【略】末韻謂程春海先生也。

《書扇》陳之邁輯《陳東塾先生遺詩補遺》按：此詩採自陳援庵（垣）所藏扇，題云：「夢惺大兄屬書舊詩，此前四十年作。」款署「壬申二月」。壬申爲同治十一年，前四十年當爲道光十三年癸巳。短簿祠在虎丘雲巖寺，祀晉司徒王珣。此詩蓋東塾先生初上公車，過蘇州時作。

《醉吟商·龍溪書院門外見羅浮山》潘飛聲《雙雙燕》詞自注：昔在菊坡精舍，聽陳蘭甫先生話羅浮之游，云僅得「羅浮睡了」四字，久之未成詞也。壬寅三月，余游羅浮，至東江，泊舟望四百峰橫亘烟月中，覺陳先生此四字，神妙如繪，故於游記中記其事。而黃公度京卿以飄逸仙才，成詞一首見寄，猿驚鶴舉，惜不能起陳先生相賞也。

著録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東塾集》六卷，陳澧撰。

《清史稿·儒林傳三·陳澧》著有《說文聲表》十七卷、《水經注提綱》四十卷、《水經注西南諸水考》三卷、《三統術評說》三卷、《弧三角平視法》一卷、《琴律譜》一卷、《申范》一卷、《東塾集》六卷。（又《聲律通考》十卷、《切韻考》六卷《外篇》三卷、《漢志水道圖說》七卷、《東塾讀書記》二十一卷。）

許瑶光

論述

綜論

《樵隱詩話》卷一〇　留心時事，以筆墨彰潛德者少，而吟風弄月者多。惟吾鄉許雪門觀察、武岡張南皆司馬兩公之詩多可採焉。

又卷一一　雪門觀察寫亂離光景，直與少陵筆墨無二。

又卷一二　《雪門詩草》，同邑許雪門觀察（瑶光）著，凡十四卷，共一千八百餘首，分爲三集，曰《悠游》，曰《蒿目》，曰《上元》。其詩皆多紀時事，凡官吏是非、軍政得失、民間憂樂，一于詩發之，讀之如歷其境。眞留心世務，可與少陵、義山相視而笑，非今之雕雲鏤月可比。【略】詩得李杜之骨，而樂府尤其所長，每以樂府寫時事，褒貶悉當，蘊藉和平，慷慨直實，可興可感，深得《風》、《雅》之旨。其寫浙中成敗興廢尤多，蓋見聞確而傳述乃眞切也。

分論

《阿芙蓉詠》《樵隱詩話》卷三：阿芙蓉之流毒中華久矣，有心世道者作爲詩歌詞賦以勸世，其新穎者多矣。然或譏刺過當，失風人之旨，予獨愛許雪門觀察《詩草》中十餘首。茲錄其中數首云：【略】清詞麗句，諷刺蘊藉，不似劉四罵人。

《閩長沙被圍書憤》《樵隱詩話》卷一一：雪門【略】叙粵逆猖亂及長沙被圍，作《感憤》詩十餘首。中有云：「連營猶自衛，狂寇已長侵。」責當時督師

大臣也。「湘流無急浪，浯上有雄軍。」嘉江忠烈繞道出賊前，扼簑衣渡，擊斃僞南逆馮雲山，賊乃由東岸趨道州，未能急下之功也。「不須矜福慧，壽佛劫猶焚。」傷全州遭慘屠也。「退保謀先決，居中策有名。」責楚督也。

《暮春誌慨》一　《樵隱詩話》卷一一：觀察詩述浙事尤詳。《庚申暮春誌慨》詩，論尤平允，可稱詩史。今全錄焉。其一云：【略】此責周天受也。金陵失，浙西戒嚴，議守甯國。己未春，提督鄧忠武戰死，鄭魁士繼之，馭下過嚴，爲浙撫胡所劾。命以周天受代之。周賞罰乖方，失士心。時官軍開長壕，困金陵，甚急。賊謀圖杭，以分兵勢。乘江南借浙闈，雜奸細入浙探悉，忠逆率賊趨甯國，入浙境。周天受擁兵二萬不能禦，李定太戰於梅溪敗焉，退走湖郡。賊分股犯湖，以牽我勢。而以大股由武康山路逼杭。都堂張檄米朝興來援，次富陽不進，縱兵肆掠，團民殲之數百，杭遂陷。

又二　《樵隱詩話》卷一一：其二云：【略】弔杭民也。自癸丑以來，浙中旋警旋平，習慣不驚，避地外出者少。城驟破，戶口不下二百萬人。知不免，憤與賊鬬，斃悍賊無算，賊怒遂屠城。

又三　《樵隱詩話》卷一一：其三云：【略】責蘇藩及張玉良也。江督何檄張玉良援杭過蘇，蘇藩王壯愍留之飲，且囑其先救湖州。時署糧道何紹祺亟請張援杭，張乃率五百人由湖赴杭，而賊已陷城六日矣。浙撫羅由鄂藩擢浙撫，知浙兵不可恃，奏調訓字營入浙，意欲改絃易轍。逮訓營抵湖，而杭已先陷矣。

又四　《樵隱詩話》卷一一：其四云：【略】嘉滿營也。外城陷，將軍瑞欲自裁。都統來存、佐領傑純苦戰卻敵，滿營得全。

又五　《樵隱詩話》卷一一：其五云：【略】喜賊退也。時張玉良兵至，賊見張字旂，疑爲張帥殿臣，頗錯愕，且意在解金陵之圍，以爲張帥來則圍解。又以浙省四面阻水，儲糧無多，湖郡兵轉戰甚悍，滿城未破，恐腹背受敵，乃決意棄城走，而張玉良報收復功矣。江督何奏謂調度之功出於蘇藩王有齡，擢其撫浙矣。滿城之全，咸歸美於瑞將軍，而不知來、傑兩人之力矣。

又六　《樵隱詩話》卷一一：其六云：【略】慨是非之淆也。撫軍羅及妻女均殉難，闔門忠節。而羣咎其主守不主戰，守近不守遠，御史奏撤其卹典，而不知縱賊實周天受也。留張玉良飲酒，促其援湖而遲其援杭，則又王壯愍之偏見也。巖使繆玨於八年衢州之勝，恃才自用，瑜不掩瑕。然守城被戕，歿於王事，而王壯愍尋前恨，亦奏撤其卹典。

《白衣仙人曲》、《門牆桃李篇》、《金華將軍詠》、《禮斗詞》、《孤忠怨》、《客將詠》　《樵隱詩話》卷一一：蘇、常既陷，浙事日逼，攀緣日多，乃作《門牆桃李篇》。中丞迎天竺大士，以筊卜之，不吉，強迎入供奉武林城樓，乃作《白衣仙人曲》。旗人則庋祀青蛙神，醵金建廟，爲作《金華將軍詠》。金華者，青蛙之轉音，浙人之所號也。中丞又禮斗於東園，爲作《禮斗詞》。當此危急之秋，不徵諸人而徵諸神鬼，不能使諸將用命而望仙佛默佑，安得不敗？雖然，其心亦良苦矣。杭城於辛酉十一月廿八日再陷，巡撫王壯愍（有齡）、督學張（錫庚）、署藩司麟貞介蕉園（趾）、臬司甯（曾綸）、糧道暹（福）、候補道彭（斯舉）、朱（琦）、候補府豫（立）、甘（應槐）、仁和令吳（保豐）、處州鎮文（瑞），皆殉難。十二月初二日，滿城陷。將軍瑞（昌）死之，都統傑（純）先巷戰死。其餘文武，死者甚多。當賊未至時，巡撫王令文瑞出紮營於外，不從。王壯武曰：「去年之陷，因不紮營之故，今又如是，豈眞氣數使然耶？」卒不從。又與提督饒（廷選）書曰：「既無餉，又無兵，新製軍裝又被拋棄，度日如年，度夜比年更長。」雪門觀察爲之作《孤（臣）（忠）怨》，蓋傷其佐理無人也。浙事之壞，始壞於借將而不自求良將，繼壞於收集潰兵敗將，而仍不別求良將。客將多豪，難以節制。爲作《客將詠》。浙省既失，各府俱淪陷，惟衢州獨存。上以恪靖伯撫浙，奏調蔣香泉爲方伯，劉克庵爲廉訪，由江西入浙。首按敗亡失守狀，誅怯懦庸劣之將數人，而痛除文武積習，軍政吏治一新，節節掃盪，二年始定。讀雪門《蒿目集》中詩，花晨月夕，觸目生悲。不待其壞，而已知其必壞矣。及讀《上元集》，征鼙戰鼓，入耳皆歡，功尚未成，已可操之若券矣。故治亂之機必有先兆，惟智者能先見之。雖曰天數之不可挽，亦由人謀之不臧也。但就浙事言之，故知未可盡諉之命與數焉。觀察之詩，眞可興可感矣。

《浙西從軍行》　《樵隱詩話》卷一二：雪門《從軍行》云：【略】寫當日驕將惰兵之態如此，而浙事之壞由此耳。

《過田家鎮懷塔忠武及羅忠烈李忠愍諸公》　《樵隱詩話》卷一〇：雪門觀察有《過田家鎮懷塔忠武及羅忠烈李忠愍諸公》七古一篇，茲全錄焉：【略】此歌寫塔公一生戰功，讀之如親見其事。塔諱齊布，滿州人，爲曾文正所知，力薦有云「塔如償事，臣甘同罪」之語。文正公誠知人哉。咸豐中年，東南名

將，江、塔、羅、李爲冠，而皆早歿。後來諸公似未能及，而收功成之效；又後來者更遜，而享安逸之樂。天下無事，庸人當之，英材袖手。天下有事，庸人償于初，賢者爲其難，庸人享其成。古今事往往如此。夫所謂庸福者，惟庸乃福也。然則才將不如福將也。古今大將，未有不出自儒臣者。惟自文武分科以來，武與文遂判兩途。雖考試默寫兵法，奉行故事而已。

《阻飢行》《樵隱詩話》卷一一：《阻飢行》有云：「啜草草已盡，望麥麥未黃。」「青青榆樹皮，我行剝作糜。皮盡榆亦死，人飢無已時。」「探懷出寶珠，易米無人理。」讀之令人淚下。憶予同治二年從軍東壩，時甫收復，此景相似，曾作《紀事》十餘首，稿已失散。江、皖遭亂之慘，更甚於浙。每至鄉村，白骨山積。或一村存數人，或幷無一人者，後死者則食先死之人，不問其父子兄弟之肉也。餓死之人又無多肉，惟取其心肝而已。田中樹木已有數圍，官道草深數尺。田中鯽魚有重二三斤者，室中黃蒿與屋齊。死人有僵而不腐者，有惟餘白骨者。推其故，餓斃者僵，病斃者腐也。蓋餓而死，其腸胃中既淨，血肉亦枯，故不腐化。人之腐，皆由腹中水米未盡，膚革尚豐故也。傷心慘目，不忍卒書。

《暮泊馬杜書感》孫雄《詩史閣詩話》：余聞都中耆舊言，同治十二年時，穆宗御紫光閣，受外夷覲禮。彼時以國書至者，凡有五國，自稱陪臣，入覲禮成，皆悚惕無敢仰視者。頃讀許雪門觀察《瑤光詩草》，曾紀其事。題爲《暮泊馬杜書感》，詩云：【略】余謂彼時歐美諸國，尚未窺見我虛實，且我國軍威方張。粵捻諸匪以次勦滅。左文襄西征之師，亦於是年肅清關內，克復肅州，故鄰邦畏服，懍咫尺之天威。信乎外交之戰勝必以海、陸軍爲後盾也。

傳記

《清史列傳・循吏傳三・許瑤光》許瑤光，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九年拔貢，朝考二等，以知縣用，籤分浙江。歷署桐廬、淳安等縣。咸豐六年署常山縣，以支應兵差迅速，奉旨俟補缺，後以同知用。七年署諸暨縣。九年補寧海縣。十年調署仁和縣，再署諸暨。以署仁和時防守杭城，立解其圍，奉旨俟同知補缺後以知府用。十一年髮逆攻撲縣城，瑤光帶勇堵剿，力盡城陷。瑤光誓以身殉，頭額頤項皆刀傷，縣民爭救之，擁之以行，乃由紹興繞道赴衢州大營。同治元年，浙江巡撫左宗棠疏言瑤光歷任均著賢聲，禦賊受傷，請免治罪，留營效力。奉上諭：著革職，免其治罪，准留營差委。二年，浙東肅清。宗棠以瑤光隨營不避艱險，並克復龍游縣城，請開復原銜。又帶勇克復諸暨，辦理善後，搜斬著名多匪，請併案開復原官，仍留浙補用。上均允之。三年，署嘉興府知府。宗棠特疏奏保，上諭有「廉幹樸勤，輿情愛戴」之褒，並准免補同知，以知府留浙補用。四年授嘉興府知府。瑤光初莅嘉興也，兵燹瘡痍，公私廬舍蕩然，人民流離滿目。乃延集紳士，創善後撫卹，各局振興庶務，安輯流亡。不期年，而商賈、交通、士庶復業。凡學宮、壇廟、書院、考棚、驛路、橋梁之被焚毀者，先後籌款建復。遂設育嬰、普濟諸善堂。朔望躬率僚屬，宣講聖諭廣訓。又令教官講生周歷鄉鎮，發明其義，以定民志。浙江既經大亂，奉恩詔將該省漕糧量予減免，瑤光就七縣之科則通籌核減，計嘉屬減免正米十餘萬石，得部議三十分之八。復減浮耗數萬石，酌留辦公耗米，每石二斗五升，紳民一律完納。嘉屬年解絲貢，亂後絲值綦昂，咸苦例價不敷。瑤光據情籲請，竟減其半。郡治賦稅甲全浙，嘉善尤重。向有嵌田一項，善田爲嘉、秀兩縣嵌去者二百七十餘頃，其嵌於兩境者，僅九頃有奇，而錢漕仍照原額起科，徵收所缺產額，攤之通縣。瑤光詳請入奏，得旨准永遠豁免。按年計，豁除銀三千九百餘兩，米三千二百餘石，民困大蘇。卜路年、戚潤得、盛毛、卜小六、陳南山、陳順大者，皆匪之餘孽也，瑤光悉數緝獲，置之典刑。而折平民之獄尤晰。平湖舊有陸隴其祠，向取東門外莫字、忘字兩圩淤地租息以供祭祀，祠生因貧轉售。亂後則侵入民間新淤地，指爲祠產，連歲訟繫纍纍。瑤光精研舊卷，所斷盡得其情，士民交頌。全浙肅清，賞加道銜。光緒元年，以海運出力，晉道員。二年，關隴肅清，叙籌解協餉功，加三品銜。八年十一月卒。

紀事

《賓娥詠》《樵隱詩話》卷三：張賓娥者，畫師陳雪山女也，姿容絕代，

工繡能詩，從父學畫，碧桃胡蝶，尤稱妙技。乾隆末，長沙守張某聘以千金，居室皆窮極奢侈，不可殫述。其尤艷者，冬則貂帳簾籠，鑄金鳳凰于簾鉤之上，衣宮裝之衣，見者擬爲天仙。後太守因事罹法，賓娥作歌訣別，有綠珠殉主之志。觀察某賜以金，勸撫遺孤，娥是以不死。至今湘人猶道其事。雪門觀察咏其事云：【略】。

《號嘯》《樵隱詩話》卷三：浙閩謄手，入夜常嘯，一人唱聲，衆棚響應，俗名號嘯，謂是可以除魔。雪門觀察咏其事云：【略】。

《烏鵲怨》、《黃鶴怨》《樵隱詩話》卷一一：武昌失守，作《黃鶴怨》。粵督接統大軍，而遷延不進。賊下竄陷岳州，兵頓益陽，懼獲譴而歸罪益陽令不具船，令幾不免。作《烏鵲怨》。

《聞杭州告陷書感》七《樵隱詩話》卷一〇：八旗兵駐防各省，素稱勁旅。賊亂以來，旗兵殊懦不堪戰。惟聞粵東當紅巾賊撲城時，誓以死守，卒保全焉。而杭州駐防旗兵，始能保滿城未破，而辛酉卒罹酷慘，其亦大劫難逃耶，然較江南有光多矣。其初能保全也，賴都統來存、佐領傑純之力。傑旋擢都統。辛酉之役，傑出城與賊戰，殺賊于西湖之六橋，亦英勇矣。後諡果毅。雪門觀察弔之云：【略】。

《定浙東》《樵隱詩話》卷一一：當浙東之未定也，癸亥正月初三夜，星隕左帥大營前，大如車輪，拍拍如烏，青熒照數里，逾時始滅。軍士驚訝，莫辨災祥。逾七日，蔣香泉方伯克湯溪，左帥克龍游，獲逆酋李尚揚等。劉克庵廉訪克蘭溪，各軍幷進，遂克金華。洋兵效順，紹興隨戡，台州亦於先年經民團收復，浙東以清。有觀象緯者云：「自軍興以來，弧矢與天狼不對，今年矢稍正射天狼，賊滅有日矣。」大局轉機，實在於是。而有星隕之異，豈逆酋亦上應天象哉。觀察作《定浙東歌》云：【略】。

《難民行》《樵隱詩話》卷一一：浙東初定，難民逃歸。雪門觀察恐軍士之殺以邀功也，爲作《難民行》云：【略】。

《錢江歌》《樵隱詩話》卷一一：官軍收蘇、浙，頗微借洋人之力。【略】觀察慨民之日親外國，彼族亦日入內地也。爲作《錢江歌》：【略】。

《洋兵行》《樵隱詩話》卷一一：貪利策功，以枝扶幹。滬瀆開先，浙踵其弊。然羈縻有術，亦足奏效。越州復後，法國兵頭德克碑感左帥威德，願隨攻富陽，自褫其服，服我冠履。左帥命寫條約，聽我節制，始許之。而兵頭親赴嚴州拜受約。又作《洋兵行》以紀其事。其中有詩云：【略】讀此可知左公之能用洋人，而不爲洋人所用矣。夫馭夷無他法，惟在能自強而已。使彼自願爲我用。若專恃彼之力，宜其驕而不法也。吾觀曾、左兩公之馭夷，知洋之不足畏也。時洋人以紹興之復爲功，索犒銀十萬。紹紳之劣者，擅許之，不能償。括民財與之，而不足，而其勢甚橫，將拆民房滿之。左公委雪門觀察爲弭其事。

《摘麥歌》《樵隱詩話》卷一一：麥尚未熟，迫不能待，采摘而食。觀察爲作《摘麥歌》云：【略】。

《詠馬端愍被刺事》《眉韻樓詩話》卷一：荷澤馬端愍公新貽任兩江時，突被張汶祥刺死。來歙、武元衡之禍，至端愍而凡三見。其原因所在，頗滋異議。朝廷因重臣被刺，特派刑部尚書鄭敦謹嚴加訊鞫，終莫得主名。【略】善化許雪門觀察瑤光七古一首，持論頗爲平允，爰幷周詩同錄於後，亦究心掌故者所宜知也。　金天羽《皖志列傳稿・張文祥傳》：張文祥，正陽關人也，原籍光州。文祥故爲捻，與曹二虎、石錦標爲昆弟交，而荷澤馬新貽令合肥，失縣城，得罪。巡撫唐訓方，委督廬州鄉團自效，復與捻戰而敗，被執，執之者蓋文祥也。文祥欲反正，故優禮新貽，引二虎、錦標相與結納，誓曰：「苟富貴，無相忘。」新貽乃逃歸白巡撫。文祥等遂以其衆降，以馬字穀山，故編山字二營以統之，文祥等各爲營哨官。至同治乙丑，喬松年撫皖，新貽已洊擢至安徽布政使兼營務處。山字營遣散，文祥等隨之藩司任。二虎齒居長，以賊中盟約，故弟蓄新貽。新貽官既貴，漸恥與賊相伯仲。文祥窺其意漸薄，謀去皖，二虎意猶豫。二虎妻美，居藩司署，新貽通焉。時檄二虎于役，文祥以告，二虎怒。一日，新貽檄二虎之壽春領軍火，文祥謂錦標曰：「穀山以帷薄故，必殺虎，殺虎必假手於人，假手於人，必不用歐刀而齒以私劍。虎之行也，我與若當衷甲以從，遇變得爲備。」錦標、二虎終始以文祥多慮，姑應曰：「諾。」抵壽州，無他變。時壽春鎮總兵爲懷寧徐鶴，兼總營務處，而松年大營駐南關外，二虎赴鎮轅，投文入謁，忽中軍官持令箭下，傳呼曰：「來弁曹二虎，本降捻，今復與捻通，趣縛之。」縛竟，總兵戎服出，二虎流涕訴冤。鶴曰：「爾行，藩司接告密，言爾將以軍火濟捻。爾行速。」故驛文抵巡撫，請正爾以軍法。時文祥、錦標居傳舍，聞巡撫已笁二虎首於市，乃藁葬其尸，各痛哭別去。至庚午而李慶翺按察山西，統

水、陸軍防河。錦標爲先鋒官。保擢至參將，稽查沿河水師。營官十一人，讌錦標於河上。忽大令至，以護江督魁玉關文逮錦標，至兩江對簿，蓋張文祥之難作矣。初，文祥既哭二虎，遂亡命，鍛精鐵爲匕首，日夜礪之，淬以藥，誓必剸刃新貽。新貽撫浙，文祥一遇於城隍山，儀衛刀甲甚盛，不果刺。新貽督兩江，兩江遭兵亂，督轅毀，駐節首府廨。廨西有射圃，通外垣。新貽於此月校將弁試騎射。一日，射畢下廳事，忽有新貽同里世交者，捧名刺，冠服踧階下，文祥亦衣四品官服踧客旁。天方暑，縵笠蔽其面，以故新貽不及察。方俯受刺，而文祥突起，操刃揕新貽，刃入左脅。新貽顧見文祥，色慘變，左右輿入府，遂卒。當是時，中原甫底定，甘、新回氛未戢，法蘭西復以教案震天津，長江綰轂南北，而盜殺大帥，中外震駭。將軍魁玉下令閉城門，索餘黨，甲騎縱橫道上。時秋試期近，上、下江士子集金陵者可二萬，聞變失措，全城騷動。文祥既殺新貽，則去冠服，植立演武廳下，戟衛士械之，送上元廨會鞫。文祥具言：「與新貽草莽中爲刎頸交，令新貽尸招撫功，新貽貴而忘其舊，淫於二虎之妻，誣殺二虎，吾易姓名，誓爲故交報怨，卒殺新貽。」語侃侃，無稍諱，府縣相顧愕眙，遽以所供白藩司梅啓照。啓照令文祥改承爲海盜挾仇報復，以新貽撫浙，治海盜嚴，多誅殺故。文祥不可，刑之，復供如前。於是朝廷命漕督張之萬至江寧鞫是獄。之萬至瓜洲，託故回清江，乃改命刑部尚書鄭敦謹，敦謹故以理學清標重天下者也。魁玉等知兩宮震怒，必欲究主名，而文祥所供，終以涉幃薄淫媟，不敢入告，卒毀其供，竄文祥名海盜中，具獄入奏。敦謹至，則引文祥密室，去其縛，訊之。文祥供如前，敦謹卒徇金陵文武請，不敢爲平反，乃寸磔文祥於金陵小營。新貽之弟，剖文祥心而祭其兄。文祥至死，未嘗一呻痛焉。閹其子，發黑龍江爲奴，革錦標職。敦謹既復命，則鬱鬱引疾以去。自新貽被刺後數日，府中後房有妾自經死，不棺殮，密瘞於後園中。世既藉藉稱文祥事，紀述多歧異，獨桐城張祖翼於上元廨中會鞫文祥時，隱幕後，具睹其狀，而前皖撫喬松年有詩詠其事，其言蓋足考信云。

王尚辰

論述

綜論

《海天琴思續錄》卷一　合肥王謙齋茂才（尚辰）性疏放，目空一世。年三十餘，所爲詩近萬首。湯雨生都督、潘少白先生、方蓮伯太守均以奇才賞之。著有《拳石山房詩集》，惜亂後燬於兵。【略】孫筱楚太守（家穀）題其集云：「有縱橫氣即豪俠，以痛哭聲當嘯歌。」洵不誣也。

《復堂日記》卷一　合肥王尚辰《謙齋詩集》七册，屬予審定訖。謙齋早飲香名，淮南文學有志節之士也，與徐子苓毅甫齊名。家世儒術，銳意爲世用。兵間與父育泉徵君號召鄉兵，扶義禦寇。廬州陷時，尚從江忠烈助千掫之役也。已而游諸帥戎幕。勝保侍郎統師日，遣說苗練降，數年復畔。廬州豪傑突起，兜鍪貂蟬，百十而贏。謙齋以儒冠老故，跌宕奇氣，一寓于詩。五十而後，脫略公卿，自附于曼倩之流，知者猶以爲魯連先生也。詩與毅甫皆學杜。徐詩鷙悍，不參異己；謙齋則蘇、陸、王、孟，時掇其勝。近歲且慕高澹，漸近自然。毅甫沒，無抗顏行者矣，詩數千首，落其實，可誦者尚千餘篇。

《雪橋詩話續集》卷七　譚仲修宰合肥時，最錄邑人徐西叔學正子苓、戴子瑞學博家麟、王謙齋典簿尚辰所作爲《合肥三家詩鈔》。西叔【略】與朱默存暨謙齋有「三怪」之目。

《平等閣詩話》卷一　咸豐戊甲俶擾之際，合肥有徐、王、朱三君，並以學術文章著稱。同居英果敏公（翰）幕府，克襄大猷，躬靖時難。事定，英公欲叙勛官之，三人咸固辭，幅巾歸隱，矯然特異，成功不居，矜式浮靡，有足

多者。【略】王謙齋明經（尚辰），性俶儻，能謀善辭。嘗入蒙城說降苗沛霖。晚年學治生，有田園之娛，納粟以翰林院典簿散官，卒年八十矣。著有《遺園詩》若干卷，多宗少陵，以中年之作爲勝。錄其《桂山弟約沈石坪度地湖干宿戴子瑞家用韻寄懷一律》云：【略】別調獨彈，意境清絶。又斷句如「驛騎春風看牡丹」，「劇憐嗚咽琵琶語，攙入西風畫角聲」，皆可誦也。

《皖雅初集》卷二九引《靜照軒筆記》　謙齋先生性倜儻，善談論，工文詞。嘗說降苗沛霖，又佐英果敏公戎幕。及英公撫皖，欲疏薦之。辭歸里，就先世小輞川廢址築遺園，瓦屋三椽，出以匠心，極曲折迴環之妙。光緒己亥夏予至淝謁先生，曾游其園。多蒙誨益，幷紀之，以見才人之無所不可也。

《合肥詩話》卷上　王謙齋翰簿尚辰，【略】育泉太守子，道光時諸生，官翰林院典簿，宅有遺園，晚自號遺園老人，著有《謙齋初二三續集》《遺園詩餘》《蝨隱庵雜作》。少時倜儻，負奇氣，雄辨論，喜滑稽，有東方曼倩風。行次居五，人呼之爲五瘋，翰簿因自稱五峰居士，與徐毅甫、朱默存齊名。翰簿放誕，毅甫孤僻，默存傲慢，時人目爲「三怪」。

又　其《曉發池州》云：【略】《楊柳曲》云：【略】《小園桃樹作花》云：【略】《重至臨淮旅舍題壁》云：【略】斷句《荻港弔黃靖南》云：「櫓聲搖夢斷，問境到繁昌。江市人烟聚，山祠草木荒。」《拳石山房題壁》云：「浮生久已夢蝴蝶，世事何如食蛤蜊。」均近樂天。

分　論

《催租行》《合肥三家詩錄》下：眼前語無人道過。

《花下》《合肥三家詩錄》下：方子嚴曰：得以退爲進意。

《上巳偕六弟桂山七弟翰臣游逍遙津》《合肥三家詩錄》下：放翁勝處。

《相思曲・詠雅片也》《合肥三家詩錄》下：張、王樂府，有關世道。

《過龔端毅故第》《合肥三家詩錄》下：何減查初白《紅豆山莊》之作？

《過李文定故第》《合肥三家詩錄》下：起結自爲章法。

《月夜懷裘小華京師》《合肥三家詩錄》下：清空一氣如話。

《雨後飲太白樓觀蕭尺木畫壁敬步家大人韻》《合肥三家詩錄》下：詩無古今，以生氣、眞氣爲貴。「異代」句不取諸辛，非文士語。

《城上烏》《合肥三家詩錄》下：學太白，骨幹甚兼。

《楊柳曲》《合肥三家詩錄》下：哀思豪竹。

《荻港弔黃靖南》《合肥三家詩錄》下：五言長城。

《癸丑人日卷石山房題壁十首》一　《合肥三家詩錄》下：以此篇當小叙。

又六　《合肥三家詩錄》下：杜法杜神。

又九　《合肥三家詩錄》下：風人之義，不嫌切直。

又一〇　《合肥三家詩錄》下：「十笏」一聯，可榜齋柱。此章結。

《小園桃樹作花》《合肥三家詩錄》下：無一閒字。

《農夫嘆》《合肥三家詩錄》下：次山流派，野人西林，可以抗手。

《過吳菊坡丈故居》《合肥三家詩錄》下：高歌而來，幽咽而罷。

《雪夜》《合肥三家詩錄》下：兵火艱辛，布衣忼槩，豈可云時非天寶、位非拾遺邪？

《除夕至南村》《合肥三家詩錄》下：與《羌村》貌異心同。

《清明》《合肥三家詩錄》下：凝碧池頭，家國同悲。

《見燕》《合肥三家詩錄》下：一笑甚於痛哭。

《中秋》《合肥三家詩錄》下：人意中語，所謂眸而得之也。

《老阬》《合肥三家詩錄》下：幽秀。

《雪夜夢梅》《合肥三家詩錄》下：放翁勝境。

《舟中晚酌》《合肥三家詩錄》下：四十賢人。

《淮雨怨》《合肥三家詩錄》下：眞氣槃鬱，直接浣花。

《元戎擊賊鳳陽歸次森泉寺看牡丹》《合肥三家詩錄》下：方子嚴曰：二十八字，嚴於鉄鉞。

《除夕軍中聞徐雲溪太守（曉峰）談近事》《合肥三家詩錄》下：義山家法。

《贈馮魯川太守（志沂）兼懷梅伯言先生（時梅先生歿已十年矣）》《合肥三家詩錄》下：高清如古琴韵。邊卓存曰：清言見骨。

《雨後再集包公祠》《合肥三家詩錄》下：中含比興。邊卓存曰：名句。

《魯川惠酒一鴟訊菊花開未》《合肥三家詩錄》下：君交魯翁，詩格一變。

《金冬心鍾馗醉酒圖》《合肥三家詩錄》下：無字不遒，無語不鍊。

《燕子磯題壁》《合肥三家詩錄》下：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

《大龍山下讀魯川光祥後集》《合肥三家詩錄》下：徐懿甫曰：惟其意眞，故爾神境俱絕。

《雨中遣興》《合肥三家詩錄》下：敝裘老屋，所包者廣。

《己卯春日感事》《合肥三家詩錄》下：拍肩裕之，抗手伯溫。

《浦口敵臺送小軒北上》《合肥三家詩錄》下：如奇鷹側翅，摩空而下。

《雜感（選四）》《合肥三家詩錄》下：語奇句重，是眞杜詩。

《哭董三策（對廷）主政》《合肥三家詩錄》下：牙琴欲碎，風雨一時俱集。

《陰雨兼旬既晴復晦得俊侯江上書用少陵韻》《合肥三家詩錄》下：質厚似張燕公、陳伯玉。

《獨酌》《合肥三家詩錄》下：擊筑悲涼。

《重九仲修大令招集教弩臺》《合肥三家詩錄》下：文房眉山，波瀾莫二。

《積雨乍晴招陸蘭生吳華仙江潤生爲餞春之會》《合肥三家詩錄》下：翩然而來，悠然而去，奇氣噴薄，得未曾有。

《謁遠祖旺生公墓》《合肥三家詩錄》下：聲情骨幹，冠絕時人。

《秋夜三首用少陵韻》《合肥三家詩錄》下：神骨俱古。

傳記

《晚晴簃詩匯》卷一六〇　王尙辰，字伯垣，合肥人。諸生。有《謙齋詩集》。

《近代詩鈔·王尙辰》　尙辰字伯垣，安徽合肥人。□□舉人。官典簿。有《遺園詩》。

高心夔

論述

綜論

李鴻裔《陶堂志微錄序》　吾友高伯足未冠卽以詩名，其才之雄奡，氣之剛厚，辭之美富，足以爲詩之達者。顧嘗怪近世作家，或喜沿儇淺之習，刻意懲矯，韜才斂氣，悶遏光采，託興深遠，必具內心，猶懼其易也。既鑱既琢，揉而磋之，必泯刃迹，一字未愜，或至十易。及其辭與意適，天然奧美，鎔鍊之極，造于幽微，其工力之深重，幷世詩人殆未能或之先也。吾嘗評其詩，能嚌咀古作者之菁腴，而不模肖其貌，戛然自闢町蹊，不偝于古，然亦病其收攝艱苦之意多，寬博驩愉之趣少，慮其境或象之，嘗以規伯足，且語諸同人。嗚呼，孰知不幸吾言而中也！以伯足深于此道，豈不自知其詩之窮耶？東坡嘗言：昌其身不若昌其詩，文人意好所專，雖萬鍾前誘，刀鋸後毆，有不爲之奪者。當伯足縱心冥索，得意孤笑之時，使告以反是道則得富貴，必掉頭不屑也。然則明知其窮而甘之者，非命也歟？伯足謬推余能知詩，有作必質于余，摘抉甚苛，靡弗更也。存稿皆余所刪定。【略】伯足負幹濟之才，仕不得志，年未五十，鬱鬱以歿，而僅以詩傳。余不意其窮乃至于此，可悲也已。

楊峴《陶堂志微錄叙》　《志微錄》者，陶堂高君所爲五、七言詩也。陶堂讀書高才，不通狎流俗，而獨善余。余見陶堂爲詩，先意經營，徐其日而不赴。一篇出，則開宦決突，與古爲徒，芒乎忽乎，而莫知其橐也，故曰「志微」也；【略】在咸、同世，【略】陶堂敧嶇戎馬間，布衣穿履，挾策不遽讐取。後成進士，官于吳。吳亂肇剗，相迷以晏安，耳者聾，口者喑。方其時，不

遄利害，奮前論議，則不介而當矢石之蹊，狂乎哉！不得已而聲于詩，開宦決突，而莫知其橐也，故曰「志微」也；【略】感時觸哀，連狖焉而不可止。入于無端之紀，出于積驗之表，乃眞明白而無強者也，乃所以千萬倫而無數者也。從心之所念，從口之所言，其來首首，波譎而雲幻，故曰「志微」也。

傅懷祖《陶堂志微錄序》　《志微錄》者，吾友東蠡高子名其所爲詩也。「錄」，史體也，其「志微」何？《春秋》之義，定、哀之閒多微辭，東蠡知夫言之不可箸也，故曰《志微錄》也。其爲詩大抵本《風》、《雅》之比興，就晉、宋之聲度。其思深，其指遠。驟而陳之，淵冥靡涯；緒而繹之，則古今得失之迹，理亂之林，參之見聞，味其憂閔，已爲陶也，人爲非陶也。

《翁文恭公日記》（咸豐十年七月七日）　餞高碧湄、莫子偲于湖廣館。碧湄在園商略要事未到。又，伯寅、杏農公餞高碧湄，余與辛伯、眉生作陪。碧湄篆刻最精，落筆如風雨。又，夜與高碧湄談于眉生齋中，觀碧湄詩稿，多擬漢、魏，沈雄峭拔。又，送高碧湄行。碧湄曳裾侯門，爲時訕笑，然其人倜儻磊落，非凡夫也。

《越縵堂日記》（光緒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高心夔【略】朝考以詩出韻，置四等歸班。先以己未會試中式，覆試詩亦出韻，置四等，停殿試一科。其出韻皆在十三元。湖南人王闓運嘲以詩云：「平生雙四等，該死十三元。」京師人以爲口實。久館故尚書肅順家，肅待之厚。庚申殿試，肅方筦權張甚，必欲爲得狀元，詢之曰：「子書素捷，何時可完？」高曰：「申、酉間可。」至日，肅屬監試王大臣于五點鐘悉收卷，以工書者必遲，未訖則違例，而高可必置第一矣，然高卷竟未完。于是，不滿卷者至百餘人，概置三甲。而仁和鍾雨人素不能書，自分必三甲者，竟捷狀元，說者以爲有天道焉。然高實名士，文學爲江右之冠。己未、庚申兩榜中人，罕能及之者。後爲令于江蘇，兩署吳縣，無政聲。嘗斷一富人買妾事，誤信市魁，誣爲他姓逃妾，致妾及其母皆縊死。富人傷之，亦自縊。高遂病失心一年卒。吳中爲刻其《陶堂遺集》。

又　詩文皆模擬漢、魏、六朝，取境頗高，而炫奇襮采，罕所眞得。自謂最喜淵明詩，故號陶堂，然其詩絕不相似。大抵詩文皆取法近人劉申甫、魏默深、龔定庵諸家，而學問才力皆遠遜。然思苦詞艱，務絕恒蹊，文采亦足相濟，固近日之卓然者矣。

王闓運《湘綺樓說詩》　高伯足詩，少擬陸、謝，長句在王、杜之間，中乃思樹幟，自異湘吟。尤忌余講論，矜求新古。嘗刻意作《詠懷》詩廿首，錄稿傳余，并探月旦。余云：「五字相連，皆不能解，一二認之，固自可識。吾無以名之矣。」高頗自失。及將卒前數年，偶見其歌行一、二篇，逸氣高情，足壓同輩，惜乎其中夭也。

又《湘綺樓論詩絕句》　劍氣珠光逞少年，老來長句更羊眠。餞思秀澀開新派，終作楞嚴十種仙。

徐景福《陶堂志微錄題跋》　高子家湖塝，南望栗里、東皋，百里間耳。而德育厲操，芳澤氣臭，方且與鄉先生千載一室，即有詩無詩無慮也。奚似之云乎？不已而姑以詩言。【略】吾嘗叩作詩于高子，高子曰：自尋蹊徑。意蓋以猛造爲宗主，以取別于世之耎媚織膩，無所得于己而恒恐不見好于人者。是亦不已而姑以詩言也。

朱之榛《陶堂先生遺集後序》　先生爲詩，力擬比興，寓意元奧，而體物綜事，一歸至正。世俗小夫，未窺宏恉，恒苦棘澀。【略】先生宏才偉度，雅不屑以文詞顯。而冗僚踔踔，命與讒謀。推其襟抱，一寄篇什。言多淒愴，甚可痛也。卽所成就，已足驂驅古昔，考鏡性眞，庶幾上下千年，潔芬不沫。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六　高心夔，字伯足，號碧湄，湖口人。咸豐己未進士，官吳縣知縣。有《陶堂志微錄》。

又　碧湄自定詩集，序謂于詩好淵明，故曰陶堂。然觀其所作，華而緻，栗而純，琢磨刻畫，入奧出堅。蓋且上規顏、鮑，旁取韓、孟，殊不似淵明。碧湄嘗誦其《大雪歌》有句云：「沙頭跕躩出村人，一寸傾斜明可摘。」謂能寫難狀之景。又《登虎邱》首句云：「衆下易爲堯。」謂吳郡近郭無山，語約而境遠。其平生好爲深湛之思，大率類是。

《近代名人小傳・文苑》　伯足幼而敏贍爽邁，十八舉於鄉，會試制藝篇至千五百言，違式被黜。鄉人楊重雅偶讀其文，曰：「縱辨若蘇子瞻，奧折若王介甫，時文有此，二百年中數人而已。」遂爲延譽。肅順聞而納之幕中。獨與湘綺契，時復諧謔。後成進士，覆試以詩出韻，列四等，罰停科。殿試，順適爲監，知心湄敏捷，度必早完卷，踰申卽勒與試者皆納卷出場，而心湄是日忽腕作楚，書頗緩，聞催促，乃草繕成以投，置三甲末。順曰：「無傷也，朝考好爲之，吾當爲君地。」而詩復出韻，仍四等，以知縣歸班用。

兩詩均限十三元，故湘綺調之詩，有「平生兩四等，該死十三元」句。【略】晚歲憔悴以終。爲文高視闊步，精者間法《莊》、《列》，非桐城諸家所及。儷體鏗鏘典雅，唯詞餘于意。詩獨喜戴叔倫、陸龜蒙之流，亦足與抗乎？

《定厂詩話續編》卷上　湖口高心夔，高才績學，顯名於咸、同間。而數奇，屢以違式被斥，所謂「平生雙四等，該死十三元」也。館肅順府中最久，晚乃成進士。令吳中，頗有惠政。著《陶堂志微錄》四卷，內存詩三百四十四首。傅懷祖序稱：本《風》、《雅》之比興，就晉、宋之聲度。其思深，其旨遠，淵冥靡涯。武進南亭亭長李伯元《南亭四話》，錄其近體七律三首，五古一首。其《寄懷許仙坪湖口幕府》一首，爲集中所不載，詩云：「三月蘆溝萬柳齊，故人遠使大江西。寧知客舍傷春日，目送河梁去馬蹄。歸路逢迎遲玉帳，宦遊名籍薄金閨。多才潦倒看同調，尊酒秋原半解攜。」又《城西》係四首，集中只載二首，豈瀕刊時芟之耶？茲從葉緣裘日記中補錄於此：「二聖如天義斷恩，虛聞請室劍加盆。未湛七族刑非濫，頻折三階運已屯。白馬猶朝胥母岸，黃熊不化羽山魂。首和將相艱難日，心在安劉莫與論。」又云：「迎輦芳風一路花，金屏翠幙五雲遮。昭陽似檢長秋籍，春色仍齎曲宴家。舊賜畫圖丹扆正，新聯宮巷墨封斜。太行陰絕君知否？殷鑒前途有覆車。」語多爲肅順別白，故諱之。又《莊諧詩話》所載《登五老峰》五古一首，亦較原稿改易十之七八，幾不存本來面目矣。

分　論

《中興篇》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六：碧湄初第，嘗客肅西亭所。西亭既敗，仕宦不得志。《中興篇》言曾、胡諸帥成功，西亭未始無居中調護之力。《雪橋詩話續集》卷八：高伯足年十七舉咸豐辛亥鄉試，計偕入都，賓于故協揆宗室肅順之門。肅順用事，數起大獄，顧頗禮士。及事敗，往來門下者皆自異，獨伯足有死生之誼，嘗爲《中興篇》云：【略】意以中興將相皆定陵簡拔之人，而肅順實啓沃其間。《十朝詩乘》卷二〇：傳聞恭邸旋都，肅（順）已慮有密詔，預伏死士于途，賴微服間道，得免。及就縛，猶咆哮。恭邸正色曰：「有詔。」肅忿然曰：「不經政樞，安得爲詔？」其恣睢凌戾，瀕死曾不悟也。碧湄客其邸最久，所言頗見用，于肅有知己之感。故其賦《中興篇》：【略】蓋痛其坐逆之誣，且追述其運籌之秘。功罪相掩，是非遂湮。雖徇私恩，亦關公論。　夏敬觀《學山詩話》：伯足有《中興篇》云：【略】此詩學杜學韓，功力甚深，固亦無晦澀不解之處也。

《寄懷故人伊犁軍城》　《十朝詩乘》卷一五：子鶴久值樞近，受知于宣宗，嘗書「清正良臣」四字以賜，官至尚書，乞歸。咸豐初，迫朝命再起補官。三凶敗，牽連譴戍。高伯足（心夔）嘗客肅順邸，有詩《寄懷子鶴新疆》云：【略】是又一是非也。回疆亂，子鶴佐當事城守，城陷，全家俱殉。事聞，卹贈七品銜。大臣末路，可謂岌阨。

《城西二首》　《十朝詩乘》卷一八：湘鄉受文宗特達之知，從戎墨絰，轉戰東南，朝士猶有齮齕之者。其授軍柄，洎督兩江，肅順實左右之，爲之介者王壬秋（闓運）、高碧湄（心夔）也。王、高皆出入肅順邸，肅尤重高，與聞機秘。其登禮部第也，肅許以大魁，諗高敏贍，廷試日，甫過午，即督促交卷，不完卷者奪之，以爲無與競者。詎高是日文思忽滯，亦不及完卷，朝考試律出韻，復列劣等，遂歸班。肅罹法，高賦《城西二首》哀之云：【略】「坊樂」、「殿材」二語，皆當日罪案也，玩其詩恉，似亦不善肅所爲。肅柄政久，奢靡驕縱，固宜致敗，然獨能愛重才彥，慮事敏斷，亦勝于唯阿模稜者。左湘陰佐湘撫幕，爲忌者所中，幾不得其死，郭筠仙侍郎爲奔走營救，計惟肅能活之，密商于碧湄。碧湄言于肅，慨然自任，既而曰：「此事已有旨，非外廷特疏不易圖也。」乃復干潘文勤。文勤疏上，肅因以斡旋，事得解。尋益陽、湘鄉交章薦，遂擢京卿，參戎政，駸駸大用矣。《晚晴簃詩匯》卷一五六：《城西二首》，愍其以驕侈掇禍，而微雪其無不軌之謀。眷念舊遊，不以盛衰易節，是亦足多也。《南亭四話》卷一《莊諧詩話·高心夔詩》：高伯足大令心夔未第時，客于肅順。肅順敗，論者摭拾事故誣之，高不之辨也。賦《城西二首》以明其志。　夏敬觀《學山詩話》：高伯足大令心夔，【略】其《城西二首》云：【略】張文襄之洞嘗譏伯足詩「無二字相連者」，又嘗誚陳伯嚴三立詩爲學伯足。觀此二詩，文從字順，豈其然耶？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湖口高碧湄心夔【略】其《城西二首》，蓋爲肅順而作，却極好史料也。【略】碧湄一字伯足，曾爲肅順賓客。肅順怙勢而驕，以忤西后致死。其是非姑不具論，獨能傾心文士，脫略恒蹊，其才亦不可掩。即論中興之役，其居中贊畫，亦爲最有關係之人。先是咸豐十年，江南大營再陷，官軍悉潰，蘇、常

相繼失守，左文襄公聞而歎曰：「天下事，其有轉機乎！」或問其故，文襄曰：「大營將蹇兵罷，非得此洗蕩，何由措手？」又問誰可以善其後，胡文忠曰：「朝廷若以東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時物望咸屬文正。獨山莫子偲友芝方在京，與二、三名流議江督非文正不可。而其時得君者，爲尚書肅順。適碧湄館其家，往商焉。碧湄白于肅順，肅順然之。翌日下直，逕至高館，握手曰：「事成矣，何以謝保人？」蓋已得諭旨矣。此一事也。文襄公在駱公幕府，以勇于任事，爲怨家所控，禍幾不測。同邑郭筠仙侍郎爲營救于肅順，肅順曰：「此事已有廷寄，令查實即就地正法，必欲挽回，非有大臣特保不可。」侍郎復求之吳縣潘文勤祖蔭。文勤曰：「誰能擬疏者？」侍郎即出諸袖中。既上，肅順更爲言之。事得解，費二千金，皆侍郎貸于人，而胡文忠償之。文忠旋與文正各具疏密薦，文襄遂得大用，卒建肅清閩浙、開拓西陲之功。此又一事也。

傳記

《續碑傳集》卷八〇湯紀尚《高陶堂先生傳》（存目）

又朱之榛《故賜進士出身江蘇候補直隸州知州署吳縣知縣高先生事狀》

先生高氏，名心夔，字伯足，又字陶堂，江西湖口縣人也。少稟異資，嘗譔《廬山賦》，擅時譽。稍長，於儒、墨諸書，靡不覃精思索，窺測其意義之所極。性剛峻，不施戟級，才雄氣猛，桀然負康濟略。初試即舉咸豐元年本省鄉試。無何，粵寇剽江右，贈公殉焉。既遘家難，銳意復仇。時湘鄉曾文正督師滸陽，先生練鄉兵五百人請隸麾下。會諸軍攻撫州，壁城而壘，戰輒先矛洞左骹。文正疏稱右營高夢漢，先生原名也。寇勢方熾，師久無功。九年，辭赴禮部試，海內賢士大夫之集都下者，咸納交恐後。次年補廷對，列二甲，銓選知縣，遂南歸，崎嶇楚、粵閒。最後佐今大學士合肥李公德州軍幕。叙勞以直隸州知州發江蘇。兩署吳縣知縣，先後四年，一意振厲。斷治不主故常，心所不可，則變色不寘對，縱達官貴游無歧視，用是齮齕者眾。然實盡心民事，扶植善類，士論歸之。縣西南瀕太湖，橫金故渠久閼，水功不興，三歲兩旱，力浚之。前後有《橫金行》紀其事。高景山寺僧挾邪說以歆人，歲斂財無算。先生親拘泥像，投諸湖，逐僧毀寺，庀其材充建諸祠，民始譁，終德異乎俗吏所爲。洎重攝縣事也，治倡過激，轉爲鴟咢，故上其事於臺，使不直久之，猶罹身後之責。卒年僅四十九，嗚呼可哀也已。先生少好爲詩，家番湖與東皋栗里相望百里，慕淵明之爲人，命其詩曰《陶堂志微錄》，凡四卷，《續錄》一卷。

紀事

《清稗類鈔・詼諧類・高心夔對矮腳虎》 高碧湄，名心夔，捷南宮後，改官知縣。令吳縣時，適童試，高出，坐大堂，點名給卷，諸童繞之三匝，有人在人叢中效禮房聲口唱曰「高心夔」，一童曰：「何不對《水滸傳》之矮脚虎？」碧湄聞而大贊曰：「好極，好極！」衆哄然鼓掌。

《懷人截句五十八首》 《雪橋詩話續集》卷八：高伯足《懷人》絕句有云：「蘇糠含菽老爲儒，經舍連雲雀啅廚。咫尺名園渾萬里，海瀕偏著董江都。」謂劉融齋中允熙載也。融齋以道光甲辰通籍，咸豐癸丑，文宗召對稱旨，命直上書房。徒步無車馬，上問所養，對以閉戶讀書。賜「性靜情逸」四大字。同治三年，視學廣東，一介不取，引疾歸。主講上海龍門書院十四年。所著書有《持志塾言》、《藝概》、《四音足切》、《說文雙聲疊韻》、《昨非集》，自經史文章至于聲律詞曲，靡不通曉。胡文忠嘗以「貞介絕俗」疏薦。兪曲園謂：「頻至上海，數談諧，無疾言厲色。招之飲，雖醉不亂，初不覺其藐然高厲也。」

著録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陶堂志微錄》五卷《遺文》一卷，《恤誦》一卷，《碑勅》一卷，高心夔撰。

雜録

《皇清書史》卷二一引《木葉圖法書記》精治漢隸，嘗集孔宙、韓勅、史晨三碑字爲聯，凡五百餘通，名《漢碑執》。

又引《廣印人傳》善書，又擅篆刻。

周壽昌

論述

綜論

黃彭年《書思益堂詩集後》 君於書無所不讀，而文無體不工，其心語，道德法言也；其章疏，翰苑諫錄也；其爲駢儷之文，徐、庾、王、駱不能過也。又以暇時校勘古籍，考定同異，兼義門、辛楣諸老之長。所爲詩，出入於漢、魏、三唐而去模擬之迹，神明於用韻轉變而不雜俗誤之音。著作宏富而刪除甚嚴，僅存五卷，而與予書猶若刪之未盡者。以治經之法自繩其詩，近代詩人殆罕其匹。

王先謙《思益堂集敘》 先生於歷代詩家，靡不抉精洞奧，故其爲詩奄有衆妙，要以義山、劍南爲歸。晚遭困蹇，轉造平淡，蓋所得益深矣。《日札》博綜兼搜，尤詳掌故，故其文詞皆清絕可喜。而於駢文義法尤精，嘗曰吾師胡稚威之博而不取其僻，愛洪稚存之雋而不學其纖，自命如此。曾文正亟推其能，四十以前積稿盈寸。先生南歸時，家人在都鬻書自給，誤售之，存裁卅餘篇，今又僅見其半。余既刊之《十家駢文》中矣，文字之厄如此，豈亦有數存也，悲夫！《四史補注》，先生自刊於京師，今已別行。此外，奏疏、應奉文字若干卷、尺牘若干卷、考訂金石題跋書畫之文裒集未刊者尚數十卷，待椿圃它日成之云。

《湘綺樓日記》（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一日） 看周荇農詩，殊無胸次，譬兒則第一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七 周壽昌，字應甫，一字荇農，晚號自庵，長沙人。道光乙巳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內閣學士，署部侍郎。有《思益堂詩鈔》。

又 自庵少年喜爲駢儷之文，自謂學二《雅》之雋博，而去其纖僻，求闕齋極推其能。填詞尤工小令，散文亦有義法。其補校史注，題跋書畫，考訂金石，旁及畫理醫學，靡不精審。餘事爲詩，奄有衆妙，要以義山、劍南爲歸。晚遭困蹇，益造平淡，蓋所得彌深矣。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荇農先生駢文家，隸事裁對，自應所長。句如：「龍比固知非俊物，皋夔終竟讀何書。」「蟣蝨幾聞生甲冑，貂蟬眞見出兜鍪。」「汾陽避面防藍面，江總登朝正黑頭。」「多病名應呼百藥，作書顫似寫雙松。」

《近代名人小傳·文苑》 深思積學，好爲古文，而詞少緩弱，請益上元梅曾亮。曾亮曰：「文之剛健者，莫若韓愈，子熟讀《昌黎集》，有餘師矣。」乃誦韓文，胥能成誦，湘綺告之曰：「愈前非無文章，《史記》《前漢書》，猶多鉅製，奈何封于此？」遂遍讀漢魏諸家集，而終不能堅蒼。其精者間窺歐陽永叔，非劉蓉、薛福成之流所及。詩婉約得風人之旨。有《思益堂詩文集》。

《新世說·文學》 道、咸以降，駢體文亦多斐然可觀者，如李申耆、周荇農、傅味琴、趙桐孫、王壬甫、李蒓客諸家，皆氣清體潔。而蒓客尤詞旨淵雅，體格純淨，直欲近掩洪、孫，遠追徐、庾，不愧爲一朝之後勁。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七 周壽昌，字應甫，一字荇農，號自庵，長沙人。道光乙巳進士，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學文于梅曾亮，受古文法。其爲文清絕可喜，詩亦由博奧轉造平淡。癖嗜四史，校補原註，各有專書，稿凡數易。撰《思益堂詩集》六卷《詞集》一卷《古文》二卷《日札》十卷。

《詞徵》卷六 周自庵（壽昌）詞，如枯荷得雨，點滴分明。

分論

《卜算子・閏三月餞春》《左庵詞話》卷上：長沙周自庵閣學壽昌《卜算子・閏三月餞春》云【略】。小令最宜清婉。

《燭影搖紅・舟中重九》《左庵詞話》卷上：又《燭影搖紅》上半闋云【略】。半闋中，幾多轉折，善用曲筆。

《水龍吟・月夜聞遠笛》《左庵詞話》卷上：《水龍吟・聞笛》云：「漫自憐、聽不分明，恰更比、分明好。」意亦翻新。所著曰《思益堂詞》。

傳記

《續碑傳集》卷八〇周禮昌《誥授光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周公荇農府君行狀》從兄光祿公，諱壽昌，字應甫，一字荇農，晚號自庵，湖南長沙人。先世籍江右豐城，明洪武初以始遷祖榮祿卜居長沙之塘沖，遂爲塘沖周氏。自是以來，世有隱德。十一世祖沖元遭張獻忠之亂，斷臂不屈，行詳邑乘，公其仍孫也。曾祖豐甲，國子監生。祖大霍，從九品。父時霧，嘉慶戊寅恩科舉人，浙江泰順縣知縣。三代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曾祖妣雷、曾祖妣姚、祖妣任、祖妣陸、妣劉，皆贈一品夫人。公生有異稟，在襁褓聞書聲輒歡躍。稍長，舉止若成人。經史過目，琅琅成誦。八歲即能爲詩，下筆驚老宿。年十八，補縣學生。時贈公之官涮水，視事甫六月，以勤民遘疾卒。凶聞至，公鬻產攜一老僕匍匐千餘里，奉以歸。服闋，益肆力於文。與從兄湖北襄陽通判壽祺讀書城北之聽橘園。維時湘中大吏如吳中丞榮光、王方伯藻，皆能以宏獎風流爲己任，尤偉視公。而新化鄧廣文顯鶴，湘陰李太史杭、吳孝廉淮，善化淩工部玉垣、孫侍讀鼎臣、兵部頤臣昺季，皆與公爲文字交。遇有彥集一紙出，湘中傳頌。歲庚子，公以優行貢，七遇考錄，輒雄其曹。甲辰恩科中順天鄉試舉人，聯捷成進士，入翰林，授職編修。時族叔四川龍安知府有簠以翰林官部曹，從兄內閣學士玉麒刑部主事道治，先後入詞館，號稱極盛。而一時人傑如曾文正公、毛文達公、鄭懿愼公及侍郎郭公嵩燾，咸在京邸以文章道義相砥礪。壬子，大考二等，超擢侍講，轉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時粵寇犯湖南，督師賽尚阿、總兵和春逗遛不戰，公疏劾之，幷條陳討賊事宜八則，有「皇上不惜千萬帑藏拯民水火，而諸臣忍心老師靡餉，坐失事機」等語，一時服其敢言。後賊踞金陵，分股北犯，公連上封事，召對稱旨，命在巡防王大臣上行走，兼辦京畿團防。時防禁嚴，有鄉愚十七人入城，爲防卒偵獲。當事擬以賊諜論，公廉得實，趣令釋之。或恐忤長官指，公毅然曰：「我豈以十七人性命阿附權貴哉！」卒釋之。其不畏強禦多類此。然卒以論列切直，爲時所忌。旋奉劉太夫人諱旋里。曾文正治師湖北，擬奏請襄贊軍事，以毀止。公亦夷然，不以介意。當時練兵籌餉諸大政，文正屬有咨訪，公亦盡言無隱。服闋後，入朝供職，迴翔詞苑又幾十年，而公才名徹中外。如高麗國相李裕元乞公作《嘉梧室記》、高麗侍讀閔翰山乞公訂正詩集，蓋不徒雞林賈人聞風爭購已也。同治丙寅大考二等，遷庶子充實錄館纂修總校，庚午遷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穆宗謁陵，公備扈從，召見行在。迴鑾後，擢授詹事，旋命署戶部左侍郎。公領度支，精核強記，曹司不敢欺以方。又嘗以穆廟新政，不宜就逸，疏請躬行典禮，朝論韙之。今上登極，遷內閣學士。丁丑復奉命署戶部。未幾，以足疾蒙恩予告。庚辰，皇太后違和，江督劉公坤一疏薦公醫，公以疾辭，遂不出。於宣武城南構宅以居，日以著述爲事。著有《思益堂文集》十卷《詩集》二十卷《詩餘》四卷《日札》六十卷、《前漢書注校補》五十六卷、《後漢書注補正》八卷、《三國志注證遺》四卷、《五代史注纂注補續》一卷、《宮閨文選》十卷行世。公平生無書不讀，尤癖嗜班書，手自丹黃，書眉行間塗染殆偏，校補顏注稿凡十有七易。先後分校鄉闈者一，主武闈鄉試者一，教習庶常者一，廷試閱卷讀卷者四。餘事作書畫，耄老不倦，其精密有非少年所能及者。嗜古人眞蹟，恆搜篋典衣以購。其待人無疾言遽色，尤以引掖後進，成就人才爲汲汲。故一時才俊皆樂與之遊，得其陶成而騰達者蓋不乏人。而公之設施乃止於是，豈動攖人忌者，天亦不稍假借之耶。公生嘉慶十九年甲戌二月十三日，卒光緒十年甲申十月二十七日，壽七十有一。

《思益堂集》卷首《國史文苑傳・周壽昌傳》（存目）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周壽昌》周壽昌，字應甫，湖南長沙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二十九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

咸豐二年大考二等，擢侍講，轉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時粵寇犯湖南，督師賽尚阿逗遛不戰，壽昌疏劾之，並條陳剿賊事宜八則，有「皇上不惜千萬帑藏，拯民水火，而諸臣忍心老師糜餉，坐失事機」等語，一時服其敢言。迨賊踞金陵，分股北犯，壽昌連上封事，召對稱旨，命在巡防大臣上行走，兼辦京畿團防。賊氛愈近，門禁愈嚴，有鄉愚十七人入城，爲防卒偵獲，當事擬以賊諜論，壽昌廉得實，趣令釋。或恐忤長官意，壽昌曰：「我豈以十七人命阿附權貴哉！」卒釋之。然終以論列切直，爲時所忌。大學士曾國藩治師湖北，擬奏請襄贊軍務，鄉人有尼之者，遂止。同治五年大考二等，遷庶子，充實錄館纂修官，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陞詹事府詹事，尋署戶部左侍郎。壽昌精覈強記，曹司不敢欺。又以穆宗親政不宜就逸，疏請躬行典禮，朝論韙之。光緒二年，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四年以疾告歸。生平嗜班書，手自丹黃，每寫一册，改竄無餘紙，再寫復然，凡易稿十七次，成《漢書注校補》五十卷。又著有《後漢注補正》八卷、《三國志注證遺》四卷、《思益堂文集》十卷《詩集》二十卷《日札》六十卷。卒年七十一。

紀事

《一昔》、《前作一昔詩後晤勒少仲方錡知其說全誣又作此》 海納川《冷禪室詩話》：周自庵先生壽昌《思益堂集》有《一昔詩》二首云：【略】詠荷澤馬端愍公(新貽)也。爲各書所未載，因錄之。《眉韵樓詩話》卷一：荷澤馬端愍公新貽任兩江時，突被張汶祥刺死，來歙武元衡之禍，至端愍而凡三見，(近時皖撫恩中丞銘字新甫，亦爲徐錫麟所刺，其事尤怪。)其原因所在，頗滋異議。朝廷因重臣被刺，特派刑部尚書鄭敦謹嚴加訊鞫，終莫得主名。周自庵先生壽昌有詩二首，見《思益堂集》。【略】頃讀善化許雪門觀察瑤光七古一首，持論頗爲平允，爰并周詩同錄於後，亦究心掌故者所宜知也。孫雄《詩史閣詩話》：荷澤馬端愍公新貽任江督時，突被張汶祥刺死。來歙武元衡之禍，至端愍而凡三見。其原因所在，頗滋異議。近世梨園，編有刺馬新劇，所演事實，多出揣度。取閱時目，厚誣古人。聞編此劇本者，爲王鐘聲，頗以此弋獲名利。後於辛亥冬間，在津門因事牽連，竟被槍斃。時論多冤之，或傳其事前數日，夢中囈語，輒及刺馬一劇，且時自撻其面，若有心疾者然。意此劇是非，大背於事實歟？當端愍被禍之日，中朝以重臣嬰刺，特派刑部尚書鄭敦謹嚴加訊鞫，終莫得主名。周自庵閣學壽昌初作《一昔詩》，亦沿時俗之論。詩云：【略】閣學後遇勒少仲中丞方錡知前說全由誣造，又作一律云【略】。《十朝詩乘》卷二〇：柳子厚《龍城錄》載：龍城在柳州羅池北，有石刻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出匕首。福王氓，制九醜」凡十八字。同治初年，金陵砥定，兒童競歌是語，以爲兵燹甫平，誦之以驅厲祈福也。迨馬端敏遇刺，周彥升謂其應讖，因作《龍城謠》云：【略】凶犯就獲，訊之無確供。或謂馬本回族，既貴而叛之，故彼族挾憾以逞。或疑窮交蓄怨，相伺已久，迫而出此。又或謂馬據其妻，遇害後，某姬亦自經死，究皆臆測之論。周荇農閣學初聞流言，爲賦詩云：【略】嗣晤勒少仲河督(方琦)知其說全誣，又賦一詩云：【略】其時少仲同在江南，所言自堪傳信。

《詠紫洞艇》 《清稗類鈔·舟車類·紫洞艇》：游船以廣州爲最華縟，杭、蘇、江寧、無錫不及也。船式不一，其總名曰紫洞艇。咸豐時，長沙周壽昌有《詠紫洞艇》七絕，詩云：【略】。

著録

王先謙《思益堂集敘》 周自荇先生既沒之明年，喆嗣芋生大令以毀卒，其孫椿圃遭兩世大喪，匍匐經營，不皇暇息。先謙慮先生撰著日就湮失，訪諸其家，得詩、文、詞、日札共如干卷，亟與瞿子玖學士謀，共捐貲刻之。既成，謹爲序。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思益堂詩鈔》六卷，古文二卷，詞鈔一卷，日札十卷，周壽昌撰。

藝文

韓弼元《初春雪夜馮展雲邀同王子壽郭筠仙(嵩燾)邊袖石(浴禮)周荇農

（壽昌）讌集寓齋作詩屬和時子壽將歸楚中撫景觸情不勝聚散之感云（乙巳）》主人好嘉賓，一室萃英傑。選勝及良辰，秩秩初筵設。揮麈共清談，妙理霏玉屑。維時春始回，庭際見微雪。空明天宇澄，萬象皆皎潔。盡醉不知寒，主客交愉悅。所感聚散端，倏若風花訐。居者眷歡情，行者蹈高節。我亦江海人，被褐思歸切。後會未可知，對酒愴將別。作歌誌鴻爪，耿耿子懷結。

趙之謙

論述

《寒松閣談藝瑣錄》卷四　趙撝叔之謙，初字益甫，號悲庵，又號憨寮，會稽人，咸豐己未舉人。以縣令分江西，總纂《江西通志》，歷署鄱陽、奉新、南城等縣知縣。於詩古文辭、書畫、篆刻無所不能。性兀傲，有心所不慊之人，雖雅意相乞，終不能得其片楮也。嘗謂予曰：「生平藝事皆天分高於人力，惟治印則天五人五，無間然矣。」又曰：「鈍丁直接秦漢，旁通各家，予亦能接秦漢，而不能旁通各家，惟於鈍丁當讓一頭地。」其自負如此。【略】庚辰四月，與予論《凡將篇》【略】。越四載歿於南城官廨，年五十六。予輓一聯云：「西漢文章，北朝書法；南城仙吏，東浙通人。」

《兩浙輶軒續錄》卷四五　潘祖蔭曰：蔭交撝叔近十年，未見其與近之詩人唱和也。今見其所爲詩，則非今之所謂詩人也。「矜此七品官，遠過萬里程」，讀此二語，能無三歎！

又引《緝雅堂詩話》卷下　撝叔以孤憤，好嬉笑怒罵，詩文皆務爲新奇可駭愕，坐是不諧于世。當代作者亦不能無訾議，然書畫刻石，幷卓絕一時，記誦亦寔有勝人處，固不必以體格繩檢之。千秋巨眼，自有眞鑒，存而不論可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七　趙之謙，字益甫，號撝叔，晚號悲庵，會稽人。咸豐己未舉人。歷署鄱陽、奉新、南城知縣。有《悲庵詩賸》。

又　撝叔性兀傲，于幷世作者多所詆議，坐是不諧于世。篆刻書畫用力至深，至今片楮爲人所重。詩境力矯庸庸，倔強矯健，是其所長。潘文勤極稱之。

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　多識金石文字，工書畫。詩宗陶、蘇，間法溫、李。畫兼花木人物，筆意簡傲，尤勝其書，惜世鮮覯耳。散體文不能工，儷體唯擅長小品，有齊梁間風範。之謙早歲狂放，游京師日，盛夏輒裸衣坐海王村書畫肆，揮扇縱談，人皆以狂士遠之。及服官，遇極坷坎，乃推剛爲柔。晚益和易。能刻石，奏刀奇古。嘗飲如松館，醉後諸友出印嬲其刻，踰時而就，然刃傷指，血流被袖。時姚瑩伯亦與其列。越數日，姚以科場事遣戍，歿于西域。故之廉終身不浣此衣，自爲詩題其袂，詞頗悲楚，是亦篤于友誼者矣。

曹弘《畫月錄》　越縵《孟晉齋日記甲集》（同治三年甲子二月初七日）：「大凡得盛名者，其所作必有獨到者，不可輕議。而張皇幽渺其辭，刻彫藻繪其字，雖所謂極上，所謂可驚四筵，不可適獨坐者，如吾鄉龔定庵、胡石笥是也。乃近有妄人，未通當世聲律之文【略】而哆然嚇于衆口，自有浙江，惟有定庵，聖人也。次則雲持也，其自居蓋在龔、胡間矣。」弘按：此蓋斥趙之謙撝叔也。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二一　趙之謙，字撝叔，號益甫，又號梅庵，更號悲庵，晚號無悶，浙江會稽人。咸豐己未舉人。官江西南城縣知縣。有《勇廬閒話》、《梅庵集》、《悲庵居士詩賸》、《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二金蜨堂印存》。

《國朝書畫家筆錄》卷四　趙之謙，字撝叔，號益甫，又號梅庵，浙江會稽人。咸豐己未舉人。官江西鄱陽知縣。精鑑金石，篆隸師鄧完白，花木師陳道復。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四　趙之謙，字益甫，號撝叔，會稽人。咸豐己未舉人。官鄱陽知縣。師事李宗傳，受古文法。工詩古文，尤工書畫，名盛一

時。撰《悲庵居士詩賸》一卷《文存》一卷。

《清畫家詩史》卷辛下　趙之謙，字撝叔，一字冷君，號益甫，又號梅庵，更號悲庵，會稽人。咸豐己未舉人，官江西鄱陽知縣。精鑒金石，善花卉，兼工篆隸刻印。著有《悲庵詩賸》、《〈甬〉〔勇〕廬閒話》、《續寰宇訪碑錄》、《二金蜨堂印存》。

紀事

《近代人物志・趙之謙》　翁記：（同，三，一一，朔。）訪趙益甫，名之謙，乙卯孝廉，會稽名士也。善分書，能畫，通訓詁之學，蒐討金石，有《續寰宇訪碑錄》。李記：（同，十，五，朔。）伯寅集名士飲龍樹寺，吾邑妄人天水生亦與焉，諸君多不欲，均匿伏。又：天水妄子不通一字，而好爲大言，自補諸生，即交胥吏，遂夤緣入紹興知府繆梓之幕。梓子某者，亦無賴，妄子媚之無所不爲，又稱弟子於宗滌翁，日與其門下款曲，屢乞貸於人。又：（同，十，五，四。）孝達謂趙之謙之荒繆狂鄙，本不值一罵，然其不學無行之詭狀，三尺童子可立發其覆，而士夫乃爲所紿，良由實學不明，世無正論，使生乾嘉之代，太陽徧照，妖魅自消，何煩我輩齒頰哉？予甚韙其言。王記：（同，十，七，一一。）趙撝叔贈余名印，同人以爲奇遇，不易得也。然刀法殊不在行。李記：（光，五，一一，二九。）有妄人趙者，亡賴險詐，素不知書，以從戴望、胡澍等游，略知一二目錄，謂漢學可以腐鼠也，時竊購奇零小品，以自誇炫，嘗得錢竹汀《庸言錄》寫本，不知其已刻也，深秘之，改造書名，冒爲己作，以示人。又嘗竊鄒叔績《讀書偶識》殘稿，此稿本余得之廠肆，周荇農言與叔績故交，謀刻其遺書，屬張香濤求以付梓，遂以付香濤。一日，妄人詣香濤，見爲寫本，以世人多未見也，直纂以去，香濤固索之，不肯還，余亦頗怒香濤之好怪召侮，致此書遭墮溷之污，屢責還于香濤，香濤窘甚，然卒無如何也，後爲龍汝霖彙刻之。龍跋言與叔績故相知，錄得其副，近遇趙某，言嘗得殘册于周荇農閣學云云。蓋妄人得此書既不能句讀，又知龍君有副本，不得據爲己作，其技遂窮，而猶詭言得之于荇農，以自夸其與二品往還，是鬼蜮之面，而狗彘之心矣。此等委瑣，本不足冤楮

穎，以世之愚而售其欺也，聊坿記之。葉記：（光，一三，正，一〇。）蒲生談，越州有羅姓藏書畫至二萬軸，羅家其先爲鹽商紀綱，故士流屏不與齒，趙撝叔獨羈縻之，得徧觀其寶笈，撝叔畫訣，由此大進。

《諷某生》　《詩詞趣話》卷四：會稽趙之謙，字撝叔，一字益甫。多才多藝，于金石書畫，詞章篆刻，靡不精妙。傲岸自喜，雅善詼諧，玩世不恭，輒藉書畫以寄諷。某年客黃巖縣署，閱書院試卷，文中用「奮」字者，輒寫作「奮」，屢戒不悛，乃書作七律于卷端以諷之。

楊象濟

《寒松閣談藝瑣錄》卷二　楊利叔象濟，初號嘯谿。嘗慕汲黯之爲人，一號汲庵。秀水人。咸豐己未舉人，議叙知縣。性坦蕩，無城府。粵寇陷金陵，江忠烈公陳臬楚中，君往投之。比至，而忠烈已進軍九江。上書當事，膺薦入張制府亮基幕，與左文襄同事，共商軍務。後與江陵林太守天直練勇，同援廬州三河之戰，忠烈殉節，君力辭軍事，以所部勇隸林太守，而間道歸里。後雖稍稍出游，卒無所遇。年五十四卒。君詩文雄健，書畫皆古雅。嘗爲予畫佛一軀，至今猶珍弆焉。丁卯冬游杭，予款之書局，貽予新刻《南歸草》一卷。猶憶其《王壯愍祠》云：「一死無餘責，公來惜已遲。瘡痍根久瘁，功罪世能知。騎虎情形極，圖麟福命疑。如何新喋血，張許不同祠。」蓋兼謂將軍瑞公也。譚滌生凶耗，蓋去春入都得之涇縣吳文卿。今歲回南，忽相見於西湖，狂喜欲絕，再賦詩云：「奇才天欲妒，海外有傳聞。世事渾成夢，豪情尚入雲。黑頭今日業，黃土幾人墳。（謂昭伯子珍。）百劫微生在，陽春合屬君。」

余宣《菱溪詩話》　同門友秀水楊利叔大令（象濟），其《錢塘懷古》絕句百首可與宋人《金陵百詠》幷垂不爛。《秋蟲》四律流灑淒清，極才人之能事。詠戰國四君不減楊誠齋小樂府。文如《會剿議擬上金陵克復粵匪蕩平紀功碑》，及已刊之《菰蘆筆記》，此能自樹一幟，不學邯鄲之步。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六　楊象濟，字利叔，秀水人。咸豐己未舉人。師

事姚椿，受古文法。復從陳壽熊、沈曰富、顧廣譽等游，能傳桐城嫡乳。學問精邃，其文簡質眞摯，灝灝有氣，好論經世。撰《汲葬文存》四卷、《菰蘆筆記》三卷。

《續碑傳集》卷八一《楊象濟傳》 楊象濟，字利叔，秀水人。咸豐己未舉人，少志於學。嘗題柱曰：「私淑桐城鉛山，親炙長水婁江。」桐城謂姚郎中鼐，鉛山謂蔣侍御士銓，長水者沈先生維鐈，婁江者姚君椿也。君學不純師，好論經世，文章灝灝有氣。家中人產，粗衣惡食，有人所不堪者。奔走吳、楚間，巨公多奇之，亦不用也。獻客汀洲，陷賊四十日，四方傳爲已死，君賦詩哀之。比來杭州，知余尚在，又賦一詩志喜。杭州亂後，百爲草創，君聞見不快則嫚罵。撫部馬公、運使秦大夫方敬禮，君乃上大帥書，多詆棋。大帥告馬公逐客，公護持之。獻則勸君行游蘇州，爲諸侯客以老。時有子爲諸生，不肖且死，君忽忽獨語，若有心疾。一日，納二妾。未幾遣去。乃盡出田宅，告有司爲義莊，以寄其憤。又數年死。友人李道悠寫君詩文盈篋，秦大夫見之，醵資刻行，爲《汲庵文存》六卷《詩存》四卷。君性戇，慕汲黯以自況，故曰「汲庵」。遭妾時，其一方孕，去而生子，十餘歲乃自歸於宗。

《兩浙輶軒續錄》卷四五引秦緗業《序》 君才氣橫溢，有不可一世之概。寇亂作，游楚中，以書于當事，復率鄉勇援廬，與賊戰，獲捷。既而廬州陷，武昌再陷，始無意軍事。庚申游皖鄂，擬上抽洋稅章程，大吏許可，令君至上海主其事。于是湖北歲得洋稅數百萬。大吏欲登薦，力辭，旋浙入采訪局及江蘇書局且十年。性疏狂忤俗，人目爲怪。卒鬱鬱不得志以死。嘗慕汲黯之爲人，故自號「汲庵」。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七 利叔儒而俠，才氣橫溢，有不可一世之概。遭時多故，以策干當事，治團練，與寇戰廬州而勝，尤慷慨自喜。終以疏狂忤俗，鬱鬱不得志而終。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汲庵文存》六卷《詩存》四卷，楊象濟撰。

左宗棠

論述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七 文襄自言詩學不逮乃兄遠甚，生平經濟見諸章奏文牘，而詩極少，誠不必借詩以傳。然情韻氣概，猶想見其緩帶輕裘，自然風雅。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文襄詩有扶風豪士之氣，所存極不多。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咸、同中興諸老如左文襄、李文忠均不以詩名。【略】文襄詩流傳更少，然軍中諸作，如扶風豪士，氣韻沉雄，亦見本色。

《清稗類鈔・文學類・左文襄不廢詩文》 左文襄久在軍中，不廢詩文。章奏文劄緘牘，或友朋酬答，皆取辦於一己，所用書記，供抄錄而已。晚歲輯其所作詩文，都爲一卷，而署檢曰《盾鼻餘瀋》。

《二十九歲自題小像（八首）》一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其時文襄方授徒里居，意氣頹然，初無遠志。後來名位俱隆，又豈始願所及料哉？

《癸巳燕臺雜感》三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七：其《燕臺雜感》詩作於癸巳，猶在公車。「西域」一首，卒踐其言。方諸充國屯田之疏，武侯隆中之對，殆相伯仲。

《壬戌重陽軍次龍邱作》 《海山詩屋詩話》卷九：恪靖伯左節相，文章勳業，振鑠古今，有《壬戌重陽》一律云：【略】聲調直抗少陵。初公以孝廉參贊戎幕，駱文忠公倚公如左右手，既統全師，平兩浙，以洪逆幼子事與曾文正公互相奏訐，而心終無猜嫌也。本朝漢員以舉人入閣者，惟公一人。今日西事方恃公爲長城，關外既平，防海懲夷，知公定操勝算矣。《粟香隨筆》卷七：湘陰左季高侯相宗棠，有《壬戌重陽軍次龍邱》一律云：【略】聲調魄力，直可上繼唐賢。丁傳靖《江鄉漁話》：頃見一書，載其《壬戌重陽軍次龍邱》一律云：【略】格調高渾，即專家集中亦不多見。

傳記

《續碑傳集》卷六吳汝綸《左文襄公神道碑》　贈太傅二等恪靖侯大學士謚文襄左公者，湖南湘陰人也。諱某，字季高。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公官。公少有大志，使氣喜爲，壯語驚衆。年廿一，與兄宗植幷舉於鄉。三試禮部不第，遂絕意仕進。究心輿地、兵法，討論國聞，名在公卿閒。當道光時，英吉利構禍，公已深憤國兵之不競，當事之洩沓恇怯，顧不肯苟出。年且四十，顧謂所親曰：「非夢得夐求，殆無幸矣。」會廣西盜起，始佐湖南幕。在幕府以諸葛亮自比，與人書輒戲自署爲「亮」，人亦以「亮」歸之。麾兵四援，尤以策應曾文正一軍爲己任。常曰：「曾公辦賊之人，不可不赴其急。」胡文忠在鄂，屢謀劫公出助，而文正曰：「湖南吾根本，不可無左公，愼安無動。」是時公名日盛，文宗虛己待公。知編修郭嵩燾籍湘陰，召問嵩燾：「若識左某乎？何久不出也？」已又問：「年幾何矣。」對曰：「四十七矣。」上曰：「過此精力且衰，當及時爲吾出辦賊，汝可爲書告左某，諭吾意於是。」胡文忠聞之喜，曰：「夢得夐求時至矣。」會有爲蜚語上聞者，文宗察其誣，而下詔曾公謀所以用公者。於是命以四品京堂從曾公治軍。已而蜀事急，又命公治軍入蜀，公曰：「蜀緩吳急，吾當從曾公。」乃以五千人東助曾公。初，曾公創立軍號曰湘軍。湘軍制四哨爲營，營凡五百人，諸軍遵用之。獨王壯武公鑫不用，別爲營制。公所募五千人，參用壯武法，有營有旂，旂凡三百廿餘人，不稱湘軍，別自號爲楚軍。楚軍名由此起。公既成軍而東，胡文忠爲書告湖南曰：「左公不顧家，請歲籌三百六十金以贍其私。」而曾公見公所居幕陋小，爲別製二幕貽公。尋請以公爲幫辦，率師援。浙上命曾公節制浙江，曾公固讓，薦公督辦浙軍。杭州陷，薦公爲浙江巡撫。已進閩、浙總督，仍兼巡撫浙。事平，然後謝巡撫事，入閩視師。公起湖南幕府，提五千人出，襄曾公轉戰江西、皖南，入浙江，遂復杭州。翦翼披枝，以助成金陵之功。由浙而閩，四封清夷，卒聚殲窮寇於嘉應，使粵盜滔天之禍根株鏟絕，蓋金陵之功於是始竟也。先是，曾公、胡公謀取金陵，以今相國合肥李公爲北軍出淮揚，以公爲南軍出皖南，其後李公自上海取蘇州，公自徽婺取浙江。而金陵平，如其初議。於是上嘉公功封一等恪靖伯，移督陝甘，授欽差大臣，督辦陝甘軍務。與李公會兵平捻逆張總愚，加太子太保。關內肅清，補協辦大學士。回疆底定，進封二等侯。自公始出領軍，至是在軍中凡十有八年。始，曾文正公以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公本以異數，由舉人入相，至是亦以大學士封二等恪靖侯。湖南先後兩相侯，世以爲榮。自英人構禍後，外國既數數生釁，俄羅斯乃安坐割地，而方內叛者迭起，粵盜最劇，次者捻逆，次者回，公皆手芟薙之，收其成功。而塞外平回，朝廷尤旌寵焉。塞外回，其酋曰帕夏，本安集延部之和碩克伯也。安集延故屬敖罕，敖罕，爲俄羅斯所滅。安集延獨存帕夏，畏俄逼闌，入邊據喀什噶爾，稍蠶食南八城，又攻敗烏魯木齊，所踞回，幷有北路諸城收其賦入。及陝回白彥虎被勦，竄處烏城，屬帕夏。帕夏能屬役，回衆通使結援英、俄，購西國兵械自備，英人陰助之，欲令別立爲國，用扞蔽俄今上。初，公既平關隴，而海防議起。論者多言自高宗定新疆，歲糜數百萬，此漏巵也。今至竭天下力贍，西軍無以待不虞，尤失計宜，徇英人議，許帕夏自立，爲國稱藩，罷西征，專力防海。公曰：「關隴新平，不及時規還國家舊所沒地，而割棄使別爲國，此坐自遺患。萬一帕夏不能有，不西爲英併，卽北折而入俄耳。吾地坐縮邊要害，盡失防邊，兵不可減，糜餉自若，無益海防，而挫國威長亂，此必不可。」當是時，文忠公文祥當國，獨善公議，遂決策出塞不罷兵，既克烏城，進規南路，帕夏聚黨抗拒，會道死，二子爭立內亂，羣回解體，兵至喀城，而帕夏長子自立者，帕克胡里與白彥虎皆遁逃入俄，兵不血刃，而塞外平，新疆復矣。公用兵規遠勢，防後路，尤善審機，隨賊勢變遷，不常其方略。籌西事尤以節兵裕餉爲本謀。軍始西征，慮餉由各行省協撥，不能如期約請，一借貸於外國商賈人，得成數濟軍，令各省關分償償，子本許之。及決策出塞，會滇中殺英人馬嘉利，海防戒嚴，餉匱。公乃議借外國債千萬，用十年分償。沈文肅公尼其議。詔曰：「左某以西事自任，國家何惜千萬金，爲撥款五百萬，敕公自借外國債五百萬。」出塞凡廿月，而新疆南北城盡復者，饋餫饒給之力也。公初議西事主興屯田，聞者迂之，及觀公奏論關內外舊屯之弊，以謂挂名兵籍，不得更事農，宜畫兵、農爲二，簡精壯爲兵，散愿弱使屯墾，然後人服公老謀，以爲不易。及國家承平久，武備弛不振，而海外諸國近百年以來日出其祘數、氣化、光電之學，用之

治兵制器，爭以武節相侈，神怪捷出，每變益新，雖中國屢平大難，彼猶私議以爲脆弱也。至公平帕夏，外國頗稍稍傳說公。而公與曾公等自始治軍時，即欲稍取外國長技，用自輔益。公尤不耐久忍，詢顧內憂未艾耳。內平，行且事外務，欲一振拔抗國家威棱。先是俄人乘回亂入據伊犂城，公既恢復新疆，國家因遣使赴俄議交收伊犂。議久不決，有詔備邊，公亦席累勝之威，親出塞至哈密整軍待發。頃之，召公入備顧問，公入而伊犂還俄事定，遂命入值軍機，兼值譯署。居數月，引疾乞退。命出督江南。法人攻越南，自請赴滇督師，檄故吏王德榜募軍永州，號曰恪靖定邊軍。法人議和，召公入，再值軍機。法人內犯，詔公視師福建，檄王壯武子詩正潛軍渡臺灣，號曰恪靖，援臺軍。詩正至臺南爲法兵所阻，而德榜會諸軍破法兵於諒山，和議成。再引疾乞退，以其年七月癸亥薨於福州，年七十三。明年歸葬於善化之某里某原。公性剛行峻，不爲曲謹小讓。始未出時，與曾公、胡公交，氣陵二公，出其上，二公皆絕重公。公每語人曰：「曾、胡知我，不盡三人者。」相與會語，公輒題目，二公亦撰語自贊，務壓二公，用相謝謔。又嘗言當今善章奏者，三人我第一，餘二人謂二公也。公與曾公內相傾服，至趣舍時合時不合，既出治軍，交驩無閒矣。及金陵平，又以爭是非不合，後曾公薨，公西征在肅州，聞之歎曰：「謀國忠，知人明，吾不如曾公也。」中興諸將帥，大率曾公所薦起，雖貴，皆尊事曾公，公獨與抗行，不少貶屈。厥後，與曾公位望相埒，俱以功名終。曾公議外交，常持和節，公鋒穎廩廩向敵，士論以此益坿。顧志事未竟。初平粵盜，即建議在福州設船廠，購機器，募外國人造船。設求是堂，其中教子弟習外國語言文字、算學、測繪法。移陝甘且行奏起沈文肅公主船政。西事既定，在蘭州設織呢局，購開河機器治涇水上游。在江南，議購船礮防海。視師福州，又請增製船礮。公精吏事，所至恤民、興學、理財、治水利。閩、浙裁兵加餉，各行省援用爲法，而於製造船礮尤兢兢，議者惜公材用之未竟其志也。公娶周夫人，先公卒。側室張夫人。子四人：孝威，舉人，以廕爲主事，先公卒，旌表孝行；孝寬，郎中；孝勛，兵部武選司主事；孝同，候選道員。孫十人，冢孫念謙襲侯爵，通政司副使。曾孫五人。汝綸辱與孝同遊，孝同以公墓碑見屬，乃爲銘曰：維清有家，襲聖其延。在亂而撥，執競有人。完寇藥亂，爰始曾公。誰其代興，公功與朋。在文穆世，盜羣坿連。腹蠱其己，或齧於邊。勍者旁睨，相市欲剖。公曰吾故，棄則不可。颺發霆擊，吾封有塹。國功斯蔵，公志未慊。彼敢吾瀕，吾燀不煮。忍此敦槃，死愧在顏。韔弓跼馬，萬古一棺。世高公功，公志或蔑。無恃而憍，挾公自張。偏指傲權，豈公謂臧。課所已施，威謀孰當。英霸之略，中試而藏。誰起九原，爲國鉅防。鑱詩貞石，下告巫陽。

《清儒學案小傳》卷一八　左宗棠，字季高，湘陰人。少有大志，負奇氣，喜爲壯語。道光壬辰與兄宗植同舉於鄉。三試禮部不第，遂絕意仕進，究心輿地、兵法，討論國聞。陶文毅公澍引與計事，驚歎曰：「天下奇才也。」咸豐初，粵寇起，湖南巡撫張亮基延居幕府。駱文忠公秉章繼至，尤倚重之。寮屬白事，文忠一則，季高二則。季高可否，畢聽其意。胡文忠在鄂屢謀挽之出助，曾文正曰：「湖南吾根本，不可無左。」公於時，名聞朝右。文宗召問編修郭嵩燾，且命爲書諭意。會有以蜚語上聞，文宗察其誣，詔問文正，遂命以四品京堂從文正軍。十年秋，提兵而出，轉戰江西、皖南之閒。次年八戰八捷，斬馘逾萬，補太常寺卿。幫辦江南軍務。杭州陷，授浙江巡撫。同治元年自婺源進攻開化，克嚴州。二年克金華、紹興，晉閩浙總督，仍兼浙撫。三年克杭州。會蘇軍克湖州，統軍入閩，追寇至嘉應殲焉。至是粵寇之根株始絕，封一等恪靖伯。在閩，肅官方，修武備，設船廠，購機器，造輪船。又設求是堂教子弟，習外國語言文字、算學、測繪，以儲實用。五年移督陝甘，並授欽差大臣，督辦軍務。先生奏言：「方今所患惟捻與回。以地形論，中原爲重，關隴爲輕；以平賊論，勦捻宜急，勦回宜緩；以用兵次第論，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六年入秦，部署防勦諸師，不使捻與回合。西捻南竄，擾及畿輔，督師回援，命將繞出其前，大破之於獻縣。七年會淮魯諸軍滅之於茌平，始入覲，穆宗問西征師期，對以五載。還至西安，遂定三路平回之策。八年陝境肅清，進規甘肅。九年破金積堡。十年克寧夏。十一年克河州。十二年克肅州，關內悉平。以總督協辦大學士。是時海防事起，有議棄關外地者。先生持不可。德宗即位，遂有督辦新疆軍務之命。先生慮協餉不繼，貸外商與民錢幷帑項足千萬，士飽馬騰。光緒元年大舉出關，越戈壁，復新疆北路。二年拔吐魯蕃。一月之中行三千餘里，遂以其冬盡復南路八城。晉爵二等侯。惟伊犂爲俄人所踞，朝廷因西師戡定。遣使索還，議久不決。當事之亟，有詔備邊。先生舁櫬以行，出至哈密。六年奉召入朝，留值軍機。七年而伊犂還，晉東閣大學士，出督兩江。八年法人侵越

南，先生自請赴滇督師，以議和而止。十年再入值軍機。法人擾臺灣，出視師福建。十一年和議成，引疾乞休。尋卒，年七十有三。先生策西事時，於地形要害、敵情虛實剖晰，上陳如指諸掌。初議主興屯田，聞者迂之。及觀其措施，簡精壯爲兵，使愿弱屯墾，玉門內外草萊盡闢，官柳夾道成陰，化窮邊爲勝景，恢戎索於職方。蓋其學術志事素所蓄積者厚，故發之者宏遠也。所著有《奏稿》六十四卷、《書牘》二十六卷《文集》五卷《詩》一卷《聯語》一卷，別刻爲《盾鼻餘瀋》一卷，《家書》二卷。

又朱孔彰《左文襄公別傳》（存目）

紀事

《湘綺樓日記》（光緒八年十一月六日） 訪劉伯固，問江南事。左侯見語云：「澆洗臉水飣鍋。」此言極可歎，無本人，專恃運氣，必有此困。又聞左有夢中得句云：「清官不辨水與月，生氣正如春在花。」亦是鬼語。後三年而死，此夢亦無驗。

《新世說・言語》 左季高論事如燭照數計，辯口若縣河。與人書牘嘗自署「老亮」，以武鄉侯自比。日者與曾滌生論事相迕，曾謔之曰：「季子敢鳴高，與予意見大相左。」公不假思索，即應聲曰：「藩臣徒誤國，問他經濟有何曾。」

又《賞譽》 林少穆以道光戊戌督師廣西，道出長沙。左季高往見之，論新疆事，援古證今，風發泉湧。林公亟賞之，至拍其肩曰：「他日建奇勳於天山南北，竟某之志者，其惟君乎？」左亦殊自負。後卒如林言。

又《品藻》 左公【略】嘗以軍事料敵奇中，自詡明見萬里之外。某屬吏曰：「此諸葛之所以爲亮也。」又言近人好以諸葛自比者多。某屬吏曰：「此葛亮之所以爲諸也。」公甚不悅。

又《容止》 左季高貌如老儒，而倜儻好奇，議論風生。

又 左公晚年，嘗以遇林公事爲平生第一榮幸事。林公是時手書一聯贈左公云：「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左公常懸此聯於齋壁。

胡思敬《九朝新語》 左文襄功高自負，嘗自署葛亮。及郭意城出襄軍事，意氣不減文襄。時人謂文襄爲老亮，意城爲新亮。

著録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左文襄公文集》五卷、《詩集》一卷，左宗棠撰。

藝文

《感舊懷人集・左文襄侯相（宗棠）》 不登甲第贊黃扉，異數酬庸曠代稀。我爲遺黎曾乞命，一言許救萬民饑。（公爲湖南湘陰人。道光壬辰舉人，同治朝入相。未登甲科，以功臣得，枚卜異數也。余於甲子還鄉辦賑，適公撫浙，曾經進謁請賑桐邑遺黎，蒙飭邑令毋使吏胥干預，人心無不感佩。）

雜録

《皇清書史》卷二五引《木葉圖法書記》 左宗棠，字季高，號樸存，湘陰人。道光十二年舉人，欽賜翰林。官至東閣大學士，封恪靖侯，謚文襄。書法雄偉，晚年喜爲小篆。予藏其七言楹帖一副。

薛時雨

論述

《續碑傳集》卷八〇顧雲《桑根先生行狀》　教士之暇，與名流觴詠湖上，一篇之出，爭相傳誦。其詩以眞勝而用密，實矯空滑之弊，故自饒深穩，當時作者莫之或先。所著《藤香館詩集》及《詞》久行於世，晚更訂爲《藤香館詩刪》《詞刪》及《藤香館札記》暨小品諸書，凡若干卷。

《瀛壖雜志》卷四　薛時雨，【略】早歲甲科，歷守雄郡。才思超邁，長于詩章，妙解音律。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四　薛時雨，字慰農，一字澍生，全椒人。咸豐癸丑進士。歷官杭州知府候選道。有《藤香館詩刪存》。

又　慰農居杭最久，其詩亦如西湖山水，情而華，秀而蒼，往往引人入勝。至傷時感事，沈鬱頓挫，駸駸入少陵之室。六十以後，不復作詩，屬其門人譚獻刪訂全集。獻爲仿山谷詩例，編《桑根老人精華錄》二卷行世。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桑根詩學白傅、放翁，雖二公未易遽及，然以桑根治行循良，而宦遊勇退，詩境故自時近隨園。

《近代名人小傳・文苑》　曾國藩聘主尊經、惜陰諸院講席，一時吳下文人，多其弟子。時雨和厚曠達，不持儀節，士皆親之。初以科舉文鳴于世，時稱其文足繼武方苞，然實則淺薄。所爲詞章，機趣橫生，不落窠臼，國藩謂宜少習古人義法。時雨謝無傳世想，取自達意而已。然其近體詩，若黃山谷，亦未嘗無法，特文非所長耳。偶爲聯語箴銘，皆有精思，而詞不晦奧，如其爲人。

楊叔懌《藤香館詞序》　吾友薛慰農觀察，早歲甲科，游膺民社。鳴琴而治，則陽春乘弦；囊筆從戎，則萑苻斂迹。其守杭也，值灰燼之餘，作撫綏之計，見星視事，如雨澤人。【略】詎知冠桂逢萌，湖山惜別，江舟一去，欸乃成詞。【略】惟其結想孤高，寄情綿邈，謝逋招隱，貨騎買舟，故能嵌奇磊落之胸，發窅渺幽微之韵，洵可遠追白石，近抗迦陵也已。

金鴻佺《藤香館詞跋》　慰農觀察才思超邁，長於詩章，妙解音律。去冬解組歸田，往來於大江南北者數月，評量客邸風光，探問故山消息，以王郎抑塞之懷，作爲長歌小令詩章，顏其稿《江舟欸乃》。雖潛心按譜，仍能擇灑如意，一氣舒卷，余一見即曰：「此蔣心餘先生遺音也！」

董愼言《藤香館詞跋》　慰農薛夫子《江舟欸乃詞》，可謂古音別操，靈響自振矣。

《芬陀利室詞話》卷二　朋輩中秦次游、應敏齋兩司馬，皆爲余言，全椒薛慰農明府，以名進士出宰百里，有古循吏風，愛才下士，賓至如歸。今於同人詞選中，得《西湖船艣唱》，讀之天骨開張，具見風力，非塵俗吏也。佳篇名作，當不止此。《西江月》云：「蛾眉有樣在西家。懶學新人描畫。」《調笑令》云：「怪他阿姊情癡。鎮日妝樓鎖眉。眉鎖。漸漸新愁到我。」身厠宦途，儼然有獨立不懼風概。而時事日棘，蒿目傷心，皆於言外得之。

《五十自述》　《越縵堂日記》（同治六年十二月朔）：薛慰農觀察至滬，邀飲王氏榮君西樓，以近作《五十自述》五古見示，眞摯老成，百餘年所僅見者也。

《台城路・紀徽郡凱撤》　《芬陀利室詞話》卷二：豪放似稼軒、于湖，令人慨然，有封狼居胥意。

《柳梢青・秋柳》　《芬陀利室詞話》卷二：咏物中寓感事，非描頭畫角者比。

《減蘭・揚州小杜》　《芬陀利室詞話》卷一：寄托遙深，非徒寫青樓影事。

傳記

譚廷獻《薛先生墓誌銘》　古之守杭州者，循良著俑，於唐則白公，宋則蘇公。二公皆當國家中葉，生聚蕃，財力盛，故能修政、澹利、興革，中於人心。乃其文章照映山水，歷久不墜廢。以其時考之，猶爲其易也。當其難

者，有薛先生。先生名時雨，字慰農，晚號桑根老人，安徽全椒人。祖鳳翥，父鑫，以古《禮經·周官》、《小戴記》教授鄉校，偁大師。伯兄暄黍，道光二十六年舉人，官安慶府教授。仲兄春藜，咸豐三年翰林，官山東道御史。昆弟以經義、治事相師友也。先生與仲兄同榜進士，分發浙江，授嘉興縣知縣。行縣閔旱，歸罷徵賦，大府催科檄下，置勿問。以是解任，而仁聞大起。署嘉善令，終日坐堂皇，治庶獄三百，數月之後幾幾無訟。浙西人士文而好禮，先生從容引與講藝，請業日進先生詩篇，亦於是名家也。而兵事起，寇陷全椒，親故辟地相依者如歸，官舍至不能容。至咸豐十年，代去赴吏部引見出都，杭州已陷賊，流寓南昌。同治元年，仲兄御史君主江西試，病卒貢院旅居，盡傷甚矣。先是，渡彭蠡，謁曾文正公安慶，慷慨論兵事。時合肥李相國方在帷幄，已而統援師至上海，疏請先生入軍。文正久統湘軍，相國新立淮軍，兩軍將帥壁壘相望。先生通懷來佐機要，師以大和。官軍旋克嘉興府城，檄署知府。未上，官浙撫部院。湘陰左公疏授杭州知府，先生於是去軍府，至治所，爲同治三年也。當是時，杭州久爲賊據，市朝蕩然，孑遺無人色，荷戈之士出入橫恣。八旗駐防初歸營，（貧）〔貪〕且囂，往往撓有司法。左公督閩、浙，駐師延平，布政、按察二使皆治兵徇地。先生署糧儲道，行兩司事。行省二千里之政令，萃於郡守。左公令曰：「都會初定，多所興革，以時先發後聞知也。」先生久次浙江，洞於民生，銳意繕完，厝危於安，招流亡，戢強暴，威愛徧遐邇。又於其閒延進文士，從容講藝，尼舍穢惡，衣冠暱之。先生敺焉，廬其居爲東城講舍，西湖之上修復書院，月課所業，浙東、西知名士著弟子籍數百人。桑柘之利，杼柚之富，湖州稱首。大軍進攻，用先生議，首禁樵蘇，民復故業，軍政獲纍，輒目以逸賊，將駢戮焉。先生持之，生活無算。杭人淹葬，加以兵死，亂定枯胔載涂。先生既告大吏，收瘞其無主者。知守墓人號山虎，罔利無厭，民閒治葬具不勝其求索也，樹石厲禁之。貸官中金錢築廛舍，四方漸歸，乃有所棲託云。治杭再期，拮据興廢，如沈疴之起。嗚呼！難矣。先生賢聲既昌，而忌者日衆。素澹榮利，雅不欲與夸毗者競進。方提調鄉試，即試院治文書稱病，撫部馬端愍公固留之，不得。既去官，掌教崇文書院，於是曠無堂階，往時學者日親羣焉。築室湖濱，曰薛廬，以不忘友教。閱三年，馬公督兩江，聘先生掌教惜陰書院。時伯兄又卒安慶，友于之戚尤摯。江甯去全椒百二十里，風土最近，先生爲諸生日，往來尤習。書院當清涼山下，有盔山、烏龍潭之勝。主講十六年，人士蒸蒸，日勸於學，著弟子籍盛於浙江。更築薛廬，壯於西湖，乃拓爲別墅，蒔花藥，儲圖史，將終老焉。近百年中，名遂身退，峻不絕物，而和不俛卬，超然燕處，以爲人倫表儀，未有如先生者也。先生罷官爲師儒，有叩昔年治行者，輒不答。而拳拳民物，尤不忍於恝江浦以北圩田，歲苦潦，惟浚朱家山河可宣導之。顧自明迄今四百年，功數舉，數不就。先生言於督部沈文肅公，銳意治之，作輟數政，卒成於左文襄公。今年夏霖雨水大，上六合而下不爲巨浸，名卿成績，始於讜言，惜先生不及見也。先生詩歌博大如樂天，超逸如子瞻，先後行世二千篇獻，用山谷《精華錄》故事讀定四卷，今《藤香館詩刪》是已。海內談者，皆謂先生之文、之事媲白、蘇二公，知言也哉！起家寒士，能惡衣食。秉賦充固，音聲若鐘，應煩黥若有餘。文酒之會，一飲數斗，不沾醉。謝官後，優游山水，色益晬然。五十七歲舉一子，人以爲坐致期頤矣。六十後，稍稍衰，然健飯談笑，不異疇昔。光緒十年冬末，疾憊甚。十一年正月廿二日遂捐館舍。獻宰合肥，方欲渡江視疾，而二孤來告哀矣。卒年六十八。娶楊夫人，無子。嗣教授君少子，優貢、知縣葆楹。孫三人。側室汪氏生葆檉。壻監利李慶雲，北通州胡秉鑾。二孤既卜今年十二月六日葬先生于桑根山青龍岡之塋，具狀乞銘。獻識先生卅年，受業於門亦二十載，梁木既壞，潸焉出涕，而爲銘曰：先生作令，有齕齮者，比拜專城，益用厏厊。世養樲棘，必舍梧檟。外通中介，夷惠之閒。流爲丹青，渥赭其顏。撫絃動操，峩峩高山。有叩斯鳴，與言慈孝。談諧百出，勿違名教。扶獎孤寒，有所好樂。一辭纓紱，江湖胥疏。千里而遙，結兩精廬。神其往來，以雲爲車。桑根之山，雲氣棣通。瞻彼華表，復土其崇。遺民學子，來拜幽宮。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四　薛時雨，字慰農，一字澍生，全椒人。咸豐癸丑進士。歷官杭州知府侯選道。有《藤香館詩刪存》。

紀事

《續碑傳集》卷八〇顧雲《桑根先生行狀》　先生性警敏，九歲爲詩，輒驚

其長老。於書無所不讀，率參伍古今，究其利病所在，蘄可施行，未始以問學矜人。而於世儒襲漢、宋之迹，入主出奴，齗齗不已者，嘗獨持其平焉。

又　九年，再充鄉試同考官。所得有老儒二，既來謁，鬚髮皓然。叩之，皆績學者。佽以金，幷賦詩贈焉。一時傳爲嘉話。

又　次年，擢同知加知府銜，賞戴花翎，署嘉興府知府，未上。浙閩總督署巡撫湘陰相國，以歷任繁劇，久著循聲，奏補杭州府知府。時同治三年也。會城新復，一切棼如，無端緒可理。於是抑強暴、撫流亡，先之以振興文教，粉東城講舍，庇其人士嚮之詁經精舍，敷文、崇文、紫陽三書院亦以次復。又用明蔣侍御故事，月課士湖上，命舟十數，茶鼎酒鐺悉具。日出發題訖，各鼓棹去，揮灑六橋、三竺間，自亦棹一舟主之。日入鳴鉦，集諸舟，納所課。浙東、西知名士無弗與者，時以文物之盛，雖經寇亂，無異承平時。

又　家非饒於財人，士貧不自存者，輒分所入以贍。其或辭弗受，至輿造其家賚之。光緒十年季冬，病幾革矣，猶念所從游無以卒歲，出金命其友婉致焉。嗚呼！此天下士爭以先生爲歸，而識與不識，聞先生之喪，莫不異情同悼，而不惟浙父老誦遺愛至今者然也。於是祀先生者，江甯則薛廬之永今堂暨盔山精舍，滁則醉翁亭，杭州則東城講舍暨薛廬，而嘉興士民亦祠而祀焉。先生生於嘉慶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卒於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年六十有八。

《寒松閣談藝瑣錄》卷四　倪豹岑文蔚，安徽望江人，官河南巡撫。工畫山水。壬午夏五，予乞假歸里，道經金陵，謁薛桑根師於尊經書院，留宿薛廬廬中。屏扇窗櫺，悉中丞所畫，沈鬱濃厚，蒼秀蕭疏，不拘一格，洵名筆也。予留詩三首，金陵士夫采入《盔山小志》。詩云：「湖山容易著神仙，一角林巒別有天。樹木十年饒杞梓，結廬終日對雲烟。春風絳帳談經席，涼雨烏篷載酒船。我是公門舊桃李，何當相伴老斜川。」「解組匆匆十八秋，翦燈約略說杭州。因緣文字仍沾句，歸興蒓鱸決去留。賣硯買山新活計，謝逋招隱古風流。（一句用師自製楹帖中語。）酒痕襟上猶堪認，曾醉西湖第一樓。」「芳菲佳節近天中，金粉江南自不同。懸戶香凝蘄艾綠，繞闌花放蜀葵紅。偶過水榭諮禪悅，（廬側爲心太平庵。）好傍澂潭理釣篷。愧我卻隨雙鶴至，自憐霜鬠太鬆鬆。」（適有餽師雛鶴一雙，師曰：「此雋品也，今日喜與玉珊俱來。」）

又　薛師宰我邑，歲丙辰值大旱，扁舟一葉巡行各鄉邨，慰勞農氓，課之戽水，躑躅烈日中。自奉則脫粟蔬食，觀者咸歎「好官」。守杭郡，攝糧儲，承凋敝之後，尤多惠政。時蔣果敏爲布政，初甚重公，後有慙之者，遂決然乞病。馬端敏師留之不可，乃延主崇文講席。端敏師移督兩江，聘師爲尊經院長，著弟子籍者益衆。楊利叔孝廉有《送前杭州府薛慰農先生序》云：「吾鄉陸清獻公以清梗遭時忌，而其時大吏不能撼其短以劾之，又恐公論之不可掩也，則曰德有餘而才不足，意謂可以服世矣。而清獻貽書友人歷言其徵科程式不下於同官，而但少用敲扑。嗚呼！是豈好辯哉！蓋世方以嚴酷爲能，而仁恕者又未嘗不可以濟事，人苟不察乎。其實則道德爲迂疏，而生民之禍日烈。此公所以反復申言將以爲斯民請命，而不嫌於自襮焉。」吾師薛慰農先生以甲科出宰吾禾，當酷烈之際，歷數邑民頌其仁，齮齕於小人，瀕危不悔。宮保左公入浙，始以才守稱賞，擢典首郡。左公移節閩中，師甫攝糧道篆，而以病告，不言其所以去之故。或以師年力正強，委蛇其間，可待其時，而信其志。此其說似是而非也。蓋君子之於義精矣。一日居乎其位，則一日盡乎其職，幾微之地，稍有不盡，而君子皆引以爲羞，此師所以決然引去，必待夫道之必行而後再出，而非漠然於世焉。象濟以迂怪爲世病，間爲諸生之文，每誦望溪「儒者之道，雖小不苟」之語，出以示人，莫不駭走。而師獨賞之。昔昌黎韓子應舉，出陸宣公之門，師弟之遇，可謂盛矣。而未嘗道及，惟於《薦侯喜書》中一言申之曰「陸相公之考文章也甚詳」而已。今於師之將去，不能默然，因述君子出處顯晦之義，且申古人未竟之情，而道文章沆瀣之所以然，張諸國門以爲別。雖然，非以爲文也。

《新世說・識鑒》　袁爽秋少孤貧，隨戚北上，流落都門，薛慰農收養之，執雜役焉。後因事對答數語，慰農大奇之，使伴諸子讀，遂妻以女。袁之文學、治行獨出冠時。庚子之難，從容就義，實薛夫人主持之也。（袁名昶，浙江桐廬人。或云袁公到京，適薛慰農擇壻，公預其選。其時慰農所注意二人：一爲楊廷甫，一爲袁公。慰農之夫人親相之，並閱其文，謂楊必入詞林，袁不過進士而已。且楊貌優於袁，遂欲壻楊。慰農則謂楊雖可入詞苑，終不過翰林而已。袁雖不能入詞苑，後有督撫之望，爲一代名人，遂決壻袁公云。薛名時雨，安徽全椒人，官觀察使。）

《白門新柳詞》《清代軼聞》卷五：金陵自遭髮逆之變，南朝金粉，一洗而空。經文正公克復城垣，栽培花柳，于是渡喧桃葉，水湄秦淮，六代胭

脂，管絃又沸。全椒薛慰農先生有《白門新柳詞》云：【略】先生曾著《白門新柳記》、《秦淮豔品》兩册。時適因李宗羲制軍督兩江，素以道學自呼，見此書即毀板禁之。今雖有重刊本，已借他人名矣。

《二老歌》《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二：同門江弢叔貳尹湜謂余曰，江浙已未科有中式二老，俱在全椒薛慰農太守時雨房中，一王生泰東年八十三，一周生叙倫年六十四，闈後謁座師，師作《二老歌》以紀之，其歌云：【略】。

《旗鼓》《晚晴簃詩匯》卷一五八：叔彝承家學，銳志文藝，兼嗜韻言。所作詩詞皆森秀，睥睨皮、陸，而五律尤所長。與江弢叔同時，弢叔學山谷，叔彝則學劍南。弢叔先歿，薛溯生詩所謂「旗鼓誰甘在下風，登壇牛耳各爭雄。涪翁絕調何人續，團扇而今畫放翁」者是也。

《呈曾沅甫制軍》《南亭四話》卷三《莊諧詩話・飛牒捉鴛鴦》：粵匪亂後，江甯省城荒廢，秦淮一水，無復簫鼓畫船之盛。曾文正亟命興之，以規復昇平氣象。後其弟國荃，繼任爲兩江總督，下禁娼之令。全椒薛慰農先生時雨寄以詩云：「六朝金粉久荒涼，纔有生機上綠楊。修到秦淮風月長，豈宜飛牒捉鴛鴦。」曾見之，一笑而罷。

《高陽臺・洋涇宴集》、**《望海潮・舟泊黃浦》**《瀛壖雜志》卷四：薛時雨【略】早歲甲科，歷守雄郡。才思超邁，長於詩章，妙解音律。其守杭垣也，值灰燼之餘，一意撫綏，閭閻被其惠者無窮。同治乙丑冬間，解組歸里。往來於大江南北，問山尋水，與漁樵相問答。丙寅泛秦淮，涉黃浦，偕滬上諸寓公流連詩酒，尊前花底，頗有所屬。有藹雲、蕊君兩校書，尤所賞識，俱作小詞贈之。今錄其《洋涇宴集》一闋云：【略】慰農觀察詞亦有跌宕豪放者，純似辛稼軒一流，《舟泊黃浦》調寄《望海潮》云：【略】。

藝文

《感舊懷人集・薛慰農觀察同年（時雨）》 勁節高風冠一時，願辭入爵作人師。狂奴喜得吟緣結，誦我詩還索我詩。（君爲安徽全椒人。咸豐癸丑進士。浙江知縣。由杭州府保道員權糧道事，偶與上台不合，即拂衣去官，掌教吾浙崇文書院，後主江甯惜陰書院，詩酒徜徉以終其身。余於同治癸亥出都至滬，始相識見。余留別詩：「三年三罪服天下，一德一心扶至尊。」極口揄揚。後在杭相遇，屬題《雲烟過眼圖》，亦承許可。）

張之洞《金陵雜詠詩》一一 文采風流遞不如，乾嘉末勝道咸初。江南後蟹輸前蟹，依傍倉山有薛廬。

符兆綸

《停雲閣詩話》卷五 符雪樵先生罷官後，杜門謝客，著書自娛。其《閩山樵唱》及《夢梨雲館詩文偶存》兩卷，憤時嫉俗，有托而言，想見坡公嬉笑怒罵時也。嘗抱沉疴，自恐不起，作生輓聯云：「以青蠅爲弔客，騎白鶴返故鄉。」匾書：「死便埋我。」人稱其達。

《國朝正雅集》卷七八《寄心盦詩話》 黃樹齋司寇嘗爲余言，雪樵詩超凡鍊冶，上追古音。其詩如：「山雲動高興，野鳥慣低飛。」「鳥聲孤館靜，苔意半庭閒。」「蒼雲大野高鷹健，白浪荒江怒馬來。」「江山浩浩初迴棹，風雨沉沉正閉門。」皆清挺可誦。

《復堂日記》卷七 江子弢叔、符丈雪樵，均刻詩集。《伏敔堂集》意主生產，吐棄凡豔，有木落秋風之氣；《卓峰艸堂集》，五古七律超軼沈著，絕句清婉，高挹錢、劉。方今詩道總集，是爲雅音。

《鄉詩摭譚續集》卷一〇 其詩思能刻入，筆能銳出。古體傷剽利，少渟蓄。今體遒麗刻琢，多可誦者。

《射鷹樓詩話》卷一二 宜黃符雪樵明府兆綸，著有《夢梨雲館詩鈔》。詩筆清拔，亦多激切之音。其《南臺雨望》云：「獨酌不成醉，寒光生佩刀。登臺攬橫海，終古鬱奔濤。黯黯歌樓換，蕭蕭戰艦高。尋思塵世事，天地一何勞。」《城樓晚眺》云：「短堞夕陽明，高秋邊角聲。海雲紅不定，關樹碧無情。天蟄魚龍氣，人思草木兵。枕戈劉越石，慷慨本生平。」《漫興》云：「戚將軍死無良將，越國山川酒一樽。從古華夷資重鎮，多時旗鼓掩中原。蒼涼落照啣烏石，浩蕩長風撼虎門。腰下陸離三尺劍，會須踏浪斬蛟黿。」句如「山雲動高興，野鳥慣低飛」，「石縱出天勢，松沈藏澗聲」，「梨花山館雪，榕葉水樓

煙」，「鳥聲孤館靜，苔意半庭閒」。七言如「出天孤塔倚雲白，奔海長江搖樹青」，「風生絕壑松濤壯，雲護層巒石氣沈」，「蒼雲大野高鷹健，白浪荒江怒馬來」，「江山浩浩初迴棹，風雨沈沈正閉門」，「酒情慷慨逢人易，劍氣縱橫入世難」，「不磨肝膽狂何惜，已老頭顱事可知」，「雁外關山游子恨，蛩邊燈火古人愁」，「萬家砧杵懸秋月，千里關河動客星」：皆清挺可誦。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七　符兆綸，字雪樵，號卓峯，居士，宜黃人。道光壬辰舉人，歷官福清、屏南、建陽知縣。有《卓峯草堂詩鈔》。

又　雪樵詩自攄性情，獨往獨來，經緯變化，兼備諸體，於五古尤長。

《贈江弢叔》《晚晴簃詩匯》卷一三七：雪樵【略】與江湜相得。湜刻詩集，雪樵力助成之，贈以詩云：【略】兩人身世之感，慨乎言之。

同治《宜黃縣志・人物・文苑》　符兆綸，字鴻詔，號雪樵，棠陰人。辛卯優貢，壬辰鄉魁。儀容修偉，文詞富麗，爲學使者李芝齡、程松亭所推許。甲辰大挑一等，作宰八閩，歷署屏南、福清、光澤等縣，飭己以廉，撫民以義。任建陽事，值粵寇變，土匪竊發，大府調兵出勦，金、劉二太守駐建陽，公誓不以民財助餉，取歲入廉俸支應之。忤上司，撤任回省，兩袖清風，恬不介懷。謝職賦閒，自訂其生平所著《卓峯草堂詩集》梓行。

陳衍《近代詩鈔》　字雪樵，江西宜黃縣人。道光壬辰舉人。官福建知縣。著有《夢梨雲館詩鈔》。

《題李君松濤六律後》《停雲閣詩話》卷二：宜黃符雪樵明府（兆綸），跌宕風流，愛才如命。曾於辛翁處見予《松濤》六律，即題紙尾云【略】。辛翁出以示予。予心感之，因填《金縷曲》寄呈。明府甚喜，亦填《滿江紅》五闋答贈。自言素不解此，而偶一爲之，自能合拍，可與岳忠武一作竝傳。【略】明府著有《屏南草》、《夢梨雲館詩鈔》、《倚樓唱和集》共若干卷。

《贈譚復堂》《復堂日記》卷一：宜黃符雪樵大令死，予賦詩挽之。見集中。復挽以二聯，語云：「曠代逸才，歎正始音亡，亂離仍似永嘉末；忘年知己，痛丹青手去，坎壈還爲行路人。」又云：「悃愊無華，信史誰書循吏傳？窮愁有作，佳兒能誦老夫詩。」大令贈予詩有云：「誰知絕代丹青手，也作尋常行路人。」故聯語及之。

同治《宜黃縣志・藝文・集部》《卓峰草堂集》，知縣符兆綸著。

李鴻裔

論　述

強汝詢《蘇鄰遺詩序》　眉山先生弱冠游京師即以詩名，兼能古文詞，講求經世之學，聲稱籍甚。曾文正公督師江南，辟先生參幕府，鏗鍧炳耀，厥聞益光。遂備兵徐海，按察江蘇，駸駸且大用，以耳疾乞退，是時年未四十。愛吳中山水清嘉，購網師園居之。園故有老樹、怪石，亭館相望，先生加葺治，濬沼養魚，種竹藝花，擁書數萬卷，蓄三代彝鼎、漢唐石刻、宋元以來法書名畫，閉門謝客，徜徉其中，人望之如神仙。或謂先生可肆力於詩矣。先生曰：「不然。吾治經未能浹洽，幸閒居，將從事焉。」遂次第諷諸經，博稽舊說，日有程課，不復以文章措意，舊稿散失，都不省錄。【略】洎先生下世，嗣子遠辰觀察搜輯遺詩，僅得若干篇，多出於晚年酬酢，前此述志感事之作，什不存一。遠辰將更博求之，先以所得付梓，屬余爲序。

曾國藩《求闕齋日記類鈔》　觀李眉生詩，愛其後拔而有情韻，將來必爲詩人。

楊宜治《蘇鄰遺詩續集叙》　庚寅長夏，偶檢故人鄧仲岷遺稿中乃夾有李眉生廉訪詩一卷，前缺數頁，眉老手自繕寫。紙眉詩尾，往往有倪豹岑中丞、敖金甫比部題語。諦觀，乃廉訪癸丑後作，甲寅冬錄詒金甫者。然丙辰後又有《續錄》，非一時筆也。廉訪才氣飛動，造詞渾雅，穿心鏤（脅）〔腎〕，雅近李長吉，高華鴻朗又似高青邱。近黎蒓齋星使刻其遺稿於東瀛，裁二百首，半晚年作。溧陽強賡庭序，謂：「前此述志、感事之作，什不存一二。」蘧落可知也。喆嗣遠辰觀察（近改號少眉）往歲來都搜葺佚稿，竟無所得。余無意中得此册，若有神物相之，將告遠辰，且鈔此卷寄黎、強二公，當共快也。廉訪工行楷，體勢神韻在晉帖、隋石之間。同治庚午，余客吳門，廉訪叙其尊人與先大父交誼，餉遺名理，懃懃甚摯，以手校《莊子》、《文選》楹聯贈行。

今二十一年，追想清塵，能無腹痛？此卷行書秀逸有稜，大類樗寮摹右軍，蓋三十歲前書取徑已獨別如是，此亦一鱗片甲，願與鄉人愛護文獻者共寶之。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三　李鴻裔，字眉生，中江人。咸豐辛亥舉人。歷官江蘇按察使。有《蘇鄰遺詩》。

又　蘇鄰初從胡文忠、曾文正軍幕，由主事迭擢監司。謝事居蘇州，得瞿氏網師園，葺治易名曰蘧園。以與蘇子美滄浪亭故址近，自號蘇鄰。時東南大亂初定，吳中紳宦寓公，勝流接迹，稱爲極盛。林亭、花樹，金石圖史，名書妙繢，以逮飲饌服翫，靡不妍雅多致。蘇鄰在幕府久，治事精敏，不廢文藝。曾文正稱其詩俊偉似牧之。晚習南北朝碑版，又雜治官帖，奄有晉、唐風格。惜歿未六十，與其詩皆未竟其學。遺稿散亡，黎氏輯刻，僅據後來手迹雜存，未足爲定本也。

俞陛雲《吟邊小識》　曾文正公治軍江左時，幕府人材，極一時之選。以文學著稱者，如李眉生廉訪鴻裔。

傳記

黎庶昌《江蘇按察使中江李君墓志銘》　君諱鴻裔，字眉生，別號香嚴。晚以居近蘇子美滄浪亭，又號蘇鄰。四川中江李氏。曾祖純。祖敦魯。考崧霖，舉人，崇世蘊德。君以拔貢生中咸豐辛亥順天鄉試舉人，旋入貲爲兵部主事，才高而學贍，聲譽翔起，公卿多折節枉交。有達官諷使出其門，許以鼎甲，不應。某相國素與君善，君見其權勢日盛，亦謝絕。咸豐十年，不樂在京，將南游江淮，未至鄂，爲胡文忠公林翼奏調赴英山大營。未幾，胡公薨，從曾文正公國藩於安慶。君本文正門下士，文正開幕府，治事辟召天下英俊，程其器能，君恆爲之冠，參與機要。文正嘗曰：「眉生豁達精敏，應世才也。」密疏薦君堪任大受。江南平，明年遂權十府糧道。及北征勦捻，又奏補君徐海道。徐州綰轂南北，時湘、淮各軍之討賊者數萬人更番休替，糧械軍火皆以徐州爲總匯，君內筦胥儲，外充營務，又以餘力治民，所設施方略甚具淮勇銳氣。正新某字營嘗殺人，君擒而治之，卒彰軍法。與諸將接納，撫以驩好，主客大和。踰年，擢江蘇按察使，論功晉加布政使銜，賞戴花翎，寖寖大用矣。而君遽以耳疾，再請開缺，竟不復出云。君既罷官閒居，樂吳中山水，徙家蘇州，得瞿氏網師園，葺治之。園故有老樹怪石、池沼亭館之勝，積書數萬卷，益蓄三代彝鼎，漢、唐以來金石碑版、法書名畫以自娛，閉門謝客，徜徉物外，身與世不復相關。性內介，無妄交，交必有終始。生平游宴甚廣，而其契誼最篤，若吳縣潘尚書祖蔭、湘鄉曾襲侯紀澤、開縣李制軍宗羲、嘉興錢太僕應溥、吳縣潘方伯曾瑋、歸安吳觀察雲、劍州李方伯榕、湖口高大令心夔、獨山莫徵君友芝，此尤海內共知者，可以觀所與已。君卒於光緒十一年八月十五日，春秋五十有五。娶敖氏，榮昌望族，遘心疾不瘳。妾二，俱吳氏。無子，以從兄子賡猷嗣。廩貢生，候選道。孫五人：鷟候選知縣，鵠、鵾、鷚、鵑。某年月日葬君吳縣四都十二圖善人橋金牛塢。君書法甚精，詩古文亦窺古人堂奧，晚又好釋典，皆以爲寄。沒後賡猷僅得詩二百餘首刻之。君之至鄂也，與庶昌從兄伯庸善，即弟視余。越二十六年矣，銘君之墓，其曷有辭。銘曰：高材步追淵雲躅，厥蹤治彭麟一角。急流不居此其卓，退棲吳中山水曲。靈巖之宮與木瀆，精魄永綏藏此麓。

俞樾《布政使銜江蘇按察使李君墓誌銘》　往時曾文正公以碩德元勳表儀一世，賢者、才者爭出其門。惟余以疏頑爲公門下羞，而亦因之得徧識海內賢豪之士，則李君香嚴其一也。君諱鴻裔，字眉生，自號香嚴，晚寓吳下與蘇子美滄浪亭相近，又號蘇鄰。世居四川中江縣。曾祖諱純，祖諱敦魯，俱名諸生，以理學爲鄉里所矜式。父特壽，又諱崧霖，字夢蓮，嘉慶二十一年舉人，著有《卅樹梅花書屋詩集》。君生五歲而孤。無何，母何太夫人又卒。居喪如成人。十歲能書，無一筆苟簡。家貧甚，欲從師，至不能具十脡，然益自勉。年十六入縣學，逾年餼焉。年十九充道光二十九年拔貢生。將如京師，無以治任，或勸以田質於人，君曰：「我則行矣，吾兄、吾嫂何以生乎？是不可。」遂行。咸豐元年應順天鄉試，中式舉人，名動都下士。大夫所持便面，不得君書則以爲媿。旋入貲爲兵部主事，充漢本房坐辦。暇則研究經史，臨摹碑帖，手寫《春秋左氏傳》及《史記》、《漢書》，皆卒業。於榮利泊如也。有達官諷使出其門，許以鼎甲，君笑不應。某相國方用事，素與君善，君見其權勢日盛，遂不入一刺，來見不納。後果敗，人皆謂君有先見。然君與人交，當其微賤時，每甚密，愈貴顯愈疏，亦其介性然也。咸豐十年會試已中式矣，復以微疵黜。同考官今陝甘總督譚公手錄其四書文三篇出以

示人，皆爲歎息。而是時粵賊踞金陵已七八年，其年秋，復由江南上犯，皖、鄂告警。胡文忠、李忠武知君之才，合言於朝，君奉命赴軍營。行及汴梁，資用不給，賣所乘車，然後至鄂，文忠待以客禮，每事諮焉。文忠薨，曾文正以師船來迎，而皖撫李公亦招致之。君曰：「能辦賊者，非曾公而誰？吾必往。然吾受文忠殊遇，其喪未歸，未可他往也。」既送喪而後行。文正在京師雅重君。及至，延入幕府，凡機事皆與聞焉。文正每言君豁達大度，敏而能精。請授以大任，穆宗嘉納，命樞臣存記。同治三年，江南平。文正疏請以君權十府糧道。其時大減江漕，以蘇民困，量財品賦，君力爲多。又使君總理糧臺，總辦善後局，整紛剔蠹，百廢俱舉。會文正督師勦捻，以徐州爲南北襟要，乃會同今相國合肥李公奏補君淮陽徐海兵備道，駐徐州總辦營務，兼筦糧臺。時吉林及湘、淮諸軍不下數十營，資糧屝屨，皆君供之。俄而捻賊大至，環攻四十餘晝夜，去而復至者再，終以君備禦甚嚴，且時出勁卒乘閒襲擊，不敢久留，隴種而退。徐城獲全，君之功也。徐故有兵十數營，有支發無報銷，君幷入大營報銷如例。又裁民閒雜稅錢數十萬。今相國李公方督兩江，讀其公牘，歎曰：「古稱廉能，君之謂矣。」君又以境有葵河，久不疏瀹，商旅不通，乃議濬之。出奉錢爲倡，遐邇稱便。君猶欿然曰：「吾力不足，未能大濬也。」蓋君治徐未一載，又軍旅之日爲多，而其惠澤及民已如此。然君之心力亦坐是困。及簡授江蘇按察使之命下，而君以失眠數月，耳鳴重聽，不能赴，請開缺。不許，賞假三月。假滿未愈，又以請，乃許之，而以前功賞加布政司使銜，賜戴花翎。蓋朝廷眷注固未衰也。而君竟不復出矣。君負經世之略，值需才之時，年甫強仕，以微疾乞歸，未竟其用，海內惜之。君既得請，以距家遠，遂寓吳中。命其嗣子賡猷還蜀，修先人墳墓，置祭田、設義塾。比年來山東、山西頻遇水旱之災，屢出巨貲以助之，振不足，則節省服食以濟益之。其生平寢興飲食皆有一定之節，不差寸晷。喜靜不喜動。年四十後，杜門謝客，惟以讀書爲事。《毛詩》、《三禮》，每歲必讀一過。旁及金石文字。又流覽《老》、《莊》及釋氏之書，皆有所得。於交游尤不苟，所往來者，皆海內名流也。吳中所寓，即宋氏之網師園，有花木之勝。君野服而朱履，徜徉泉石閒，見者不知爲故廉訪使矣。光緒十年偶得脾疾，時愈時劇。十一年秋又病痁，八月辛巳遂卒，年五十有五。娶敖氏，爲榮昌望族，常從君至鄂。寇來圍城，驚悸成疾，迄今不瘳。無子，以從兄子爲嗣，即賡猷也，廩貢生，議叙同知加知府銜，援海防例捐升道員。孫五人：鷟，候選知縣；鵠、鵷、鶚皆幼讀，鵾最幼。十三年閏四月庚子葬君於吳縣四都十二圖金牛塢新原。余與君同出曾文正之門，又同寓吳中相習也，而君之先德夢蓮先生又與先君同歲舉於鄉，有世講之誼，故於其子請銘，不得辭焉。銘曰：昔蘇子美，先世居蜀，晚寓吳中，滄浪一曲。八百年後，得君爲鄰，非惟同調，抑亦鄉人。我思子美，坎坷失職，明月清風，聊以游息。君則不然，遭際聖明，官高方面，功在彭城。雖與蘇鄰，乃出蘇右。網師名園，從今不朽。大書墓道，曰舊使君。吳中父老，下馬斯墳。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二〇　李鴻裔，字眉生，號香岩，又號蘇鄰，四川中江人。咸豐辛亥舉人。官至江蘇按察使，署江甯布政使。有《蘇鄰詩集》。黎庶昌撰《墓誌》：君書法甚精，詩古文亦窺古人堂奧。既罷官，樂吳中山水，徙家蘇州，得瞿氏網師園，葺治之，積書數萬卷，益蓄三代彝鼎、漢唐以來金石碑版、法書以自娛。其契誼最篤者，吳縣潘尚書祖蔭湘鄉曾襲侯紀澤、開縣李制軍宗羲、嘉興錢太僕應溥、歸安吳觀察雲、劍州李方伯榕、湖口高太令心夔、獨山莫徵君友芝。此尤海內共知者，可以觀所與也。

紀事

《題吳桐雲（大廷）同年出山海關圖》　《味蔬詩話》卷二：眉生《題吳桐雲出塞圖》云：【略】自註：「咸豐癸丑，賊犯畿甸，余繞道出居庸，入雁門，由山右還蜀。」玩「十年回首」句，則眉生此詩作于辛酉文宗北狩時也。

《滬上雜詩》四　俞陛雲《吟邊小識》：時滬上甫闢租界。追憶英、法二國北犯事也。

《讀越南志書後》　《雪橋詩話》卷一二：中江李眉生生于眉州。【略】《讀越南志書後》云：【略】蓋爲法、越之役而作也。

《戲題不動心說》　《民權素》第四集《談叢類》鴛雛《李眉生》：國藩督兩江時，中江李眉生鴻裔，游其幕中。眉生年少倜儻，不矜細行，文正特愛之，視如子姪。文正秘室，惟眉生得出入無忌。時文正幕中，有「三聖七賢」之目，皆一時宋儒宿學。文正高其名，悉羅致無遺。然第養以厚糈，而弗責以

事任。一日，文正方與眉生在室閑談，文正出見客。眉生獨在室，繙几上案牘，得《不動心說》一首，爲某老儒所撰。老儒即聖賢十人中之一也。文中有「使置我于妙曼蛾眉之側，問吾動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動。」又「使置吾于紅藍大頂之旁，問吾動高爵厚祿之心否乎？」曰：「不動。」眉生閱至此，戲援筆題其上云：【略】題訖擲筆而出。文正送客去，歸書室，見之歎曰：「必此子所爲也。」因呼左右召眉生，則已不在署中。蓋又往秦淮河上冶游矣。文正即飭數人，持令箭大索之，期必得。果得諸某姬舟中，即挾之歸。文正指所書詰之曰：「此子所爲耶？」曰：「然。」曰：「此輩皆虛聲純盜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獵得厚資者，正賴此虛名耳。今汝必欲揭破之，使失其所以爲衣食之費，則彼之仇汝，豈尋常睚眦之怨可比？殺身赤族之禍，伏于是矣。盍戢諸？」眉生悚然受教，自此遂深自斂抑。

雜録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四　李鴻裔，字眉生，號香巖，又號蘇鄰，四川中江人。咸豐辛亥舉人。官江蘇按察使。工書，嗜碑版。居吳中宋氏網師園，有花木之勝。文孫友鵬明府出觀所藏碑帖，多存其行楷跋識。

《皇清書史》卷二三　李鴻裔，字眉生，號香嚴，又號蘇鄰，中江人。咸豐元年舉人。官江蘇按察使。兪樾撰《墓誌》云：「十歲能書，無一筆苟簡。咸豐元年應順天鄉試，名動都下。士丈夫所持便面，不得君書則以爲媿。」黎庶昌撰《墓誌》云：「書法甚精。」（《拙尊園集》）工書。（《金石錄續補》）工行楷書，自北朝以至唐宋，無不臨仿，有石刻一册。（《木葉盦法書記》）

金和

論述

綜論

譚獻《秋蟪吟館詩鈔序》　聞之全椒薛先生曰：亞匏振奇人也，至性人也，晚無所遇，而托於詩。【略】既不獲作息，承平之世，兵刃死亡，非徒聞見而已，蓋身親之。甚而《式微》之播遷，《菟爰》之傷敗，《清人》之翱翔，《黍離》之顛覆，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則夫悲歌慷慨，至於窮蹙酸嘶，有列國變《風》所未能盡者，亞匏之詩云爾。大凡君之淪陷，之鮮民，之乞食，一日茹哀，百年匆痛，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於我皆同病也。《風》之變，變之極者，所謂不得已而作也。【略】散佚而後，尚數百篇。跌蕩尚氣，所謂振奇者在是；纏綿婉篤，所謂至性者在是。

馮煦《重刊秋蟪吟館詩鈔序》　予年十五從寶應喬笙巢先生學爲賦，先生手《惜陰書院賦鈔》一册授予。其間作者【略】並一時之雋，而尤以金亞匏先生和爲魁杓。妥帖排奡，隱秀雄奇，融漢、魏、六朝、三唐於一冶。【略】先生出，師顧予曰：「亞匏振奇人也，抱負卓犖，足以濟一世之變，而才與命妨，連蹇不偶。嘗從東諸侯游矣，亦無眞知亞匏者足以盡其所蘊。世自失亞匏耳，於亞匏何有哉？」【略】今年春，仍珠（金和之子）始以先生（金和）詩二册附以詞及雜文乞予校定。先生詩，妥帖排奡，隱秀雄奇，猶之其賦也。詞若雜文，亦能據其中之所得，不同於凡近。

《定庵詩話》卷上　金亞匏之《秋蟪吟館》，多幽秀峭挺之作。

又　江弢叔、金亞匏兩家，崎嶇困苦，詩尤閱透人情矣。

《晚晴簃詩匯》卷一六七　金和，字弓叔，一字亞匏，上元人。貢生。有

《來雲閣詩集》。

又　亞匏負不羈之才。粵匪破金陵，全家俱陷於賊。時向忠武駐軍賊外，亞匏謀內應，往來賊中。而官軍屢誤期。會謀洩事敗，僅以身脫，時論壯之。詩酒跌宕，老於賓客。凡清人之翱翔，黍離之顛覆，身親目視，故可當詩史。

梁啓超《秋蟪吟館詩鈔序》　余嘗怪前清一代，歷康、雍、乾、嘉百餘歲之承平，蘊蓄深厚，中更滔天大難，波詭雲譎，一治一亂，皆極有史之大觀。宜於其間有文學界之健者，異軍特起，以與一時之事功相輝映。然求諸當時之作者，未敢或許也。及讀金亞匏先生集，而所以移我情者，乃無涯畔。吾於詩所學至淺，豈敢妄有所論列。吾惟覺其格律無一不軌於古，而意境、氣象、魄力，求諸有清一代未覩其偶。比諸遠古，不名一家，而亦非一家之境界所能域也。嗚呼！得此而清之詩史爲不寥寂也已。

又《清代學術概論》　以言夫詩：眞可謂衰落已極。【略】直至末葉，始有金和、黃遵憲、康有爲，元氣淋漓，卓然稱大家。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粵寇淪陷金陵，亞匏舉家在賊中，謀與官軍應不濟，幾及於難，遲之又久，僅而次第得脫，黃小已強半凋喪矣。所歷危苦，視古之杜少陵，近之鄭子尹，蓋又過之。其古體極乎以文爲詩之能事，而一種沉痛慘澹、陰黑氣象又過乎少陵、子尹。

胡先驌《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近五十年中以詩名家者不下十餘人。而胡君獨賞金和與黃遵憲，則以二家之詩淺顯易解，與其主張相近似故也。

又　實則鄭珍、金和之詩，不啻霄壤之別。鄭以蘇、韓爲骨，元、白爲面目，騰踔縱送，不可方物。恰與金氏之汩濫橫決，不加剪裁者異趣。魚目混珠，惟淺識者方爲所欺耳。

又　吾以爲金氏之詩，豈但輕薄，直是刻毒。《小雅》之刺不如是也，杜甫之新樂府不如是也，白居易之諷刺詩不如是也，鄭珍之新樂府不如是也。所以者何？以其無哀矜慘怛之情也，以其悖溫柔敦厚之教也。

又《讀鄭子尹巢經巢詩集》　金氏雖以樂府擅場，然亦才人之詩，未足語乎大家作者。其近體，且時有元、明人纖巧尖新之陋習。

又《評金亞匏秋蟪吟館詩》　余嘗細讀金氏之《秋蟪吟館詩》。其五、七言古體詩，誠犀利痛快，言無不盡。然讀之每覺其骨格不高，鋒利太甚。非但不足以方大家，且去名家尚遠也。其近體之凡猥纖細，直元、明人之陋習。當與王次回《疑雨集》相伯仲，視袁枚、龔自珍之流，且有遜色。梁任公乃謂其元氣淋漓，且擬之於莎士比亞、憂狄爾，一經品題，聲價十倍。甚矣乎！不負責任之批評淆亂視聽，爲害於社會匪淺也。

又　其五言古，亦慣用急轉直下之筆法，尤覺聲調之迫促。說者謂作者之詩有如短刃之銛鋒，而異於長槍大戟堂堂正正之氣象，誠中的要之語也。

又　總而論之，金氏之詩，才氣橫溢，言詞犀利，誠有過人之長。惟太欠剪裁，不中法度。且骨格凡猥，口吻輕薄，殊缺詩人高致。充其量，亦惟可與龔定庵相伯仲耳。故湮沒無聞，則亦有表彰之必要。

徐英《書秋蟪吟館詩後》　金亞匏之詩，本無足稱，特能集前人之病弊，以成其醜怪。而益以謬戾乖張之氣，其詩乃臭穢不可嚮爾。兼之宅情位言，謀篇審勢，亦漫無法度。蓋亞匏本嗇於才，特悍於氣，力難縛雞，妄欲舉鼎。既折筋而斷股，復昂首以代肩，喘息支離，以至於死。

又　以予觀之，亞匏之詩，一醜字實不足以形其萬一，梁氏所謂生千歲後，而欲自樹壁壘於古人範圍以外者（《秋蟪吟館詩鈔序》），亞匏蓋樹一醜之壁壘於古人範圍之外歟。

《匏廬詩存》卷七《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紀事圍城百韻拈，貲郎垂白歎猶潛。對牀荊圃編餘集，只許黃門和子瞻。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金和，字弓叔，號亞匏，江蘇上元人。余友金君仍珠還之尊公也。著有《秋蟪吟館詩集》。金陵淪喪，君舉家陷賊中，備歷危苦，故所爲詩皆沈痛慘淡，有少陵《同谷》之遺。集中多長篇紀事，亦可當咸、同間詩史讀也。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孤星花和尚魯智深：金和。亞匏詩以五七古擅長，鴻篇鉅製。極奔放恣肆之觀，力量最大，幾無與抗手。亞匏在咸、同時有名，至光緒年間方卒，時代較早，然不可漏也。

分論

《圍城紀事六詠（壬寅英夷犯江甯之役也）》　胡先驌《評金亞匏秋蟪吟館

詩》：金氏感時之詩，始於壬寅英人犯江之役。其《圍城紀事六詠》實爲其感時諸作之先河。【略】吾人讀之，一方誠許其有紀事之價值，然終嫌其辭氣之輕薄浮滑也。【略】至金氏《圍城紀事六詠》，則除《警奸》、《盟夷》二詩，意在諷刺當局之顢頇畏葸，詒誤事機外，其餘四詩，類皆無的放矢。而「平原獨無董事耻，昨日亦獲瘦男子，大抵竊雞賊者是」則語涉輕薄。而「總督太牢喑不鳴」之句，尤不成語，牛鑒之尸位辱國，正言斥之可也，因其姓牛而謂之太牢，此市井儇薄少年，利口傷人之習，非士君子所宜效也。至《說鬼》詩中，如「白者寒瘦如蛤灰，黑者醜惡如栗煤。髮卷批耳髭繞腮，羊睛睒睒如深苔」，又「鬼官日日游相陪，父老奔走攜童孩。隨行飽噉歡若雷，居然人鬼無疑猜」等辭句，當時讀之，或覺其揶揄西人，淋漓痛快，至今日觀之，適爲吾國士大夫不識時務，夜郎自大之鐵證。讀之不禁爲之汗顏，詩史云乎哉。

《國耻詩話》卷一：上海既陷，金陵已震動，六月英夷復陷鎮江，七月遂西薄，運大炮置鍾山之顛，爲碎城之計，於是城下之盟成焉，實爲我國割地賠款之始，吾世世子孫所不容一日忘者也，悲哉！金弓叔茂才有《圍城紀事六詠》，描寫慌亂及無耻情狀極眞，《說鬼》一首尤趣。惜遣辭未能盡雅，「七馬頭」云云亦誤，按《南京條約》第二款，只廣州、厦門、福州、寧波、上海五港。

《蘭陵女兒行》 陳作霖《可園詩話》：江南初定，大將某過常州，見有女甚美，強委禽焉。女至營，責以大義，某不敢留，聽其去，上元金亞匏明經（和）爲作《蘭陵女兒行》云：【略】奇人奇事，得此奇詩以傳之，足以不朽矣。

胡先驌《評金亞匏秋蟪吟館詩》：金氏集中之名篇，當首推《蘭陵女兒行》。其叙述之生動，氣勢之夭矯，殆少倫比。然亦如金氏所有之古詩，絃急柱促。既無白樂天、吳梅村低徊掩抑，一唱三歎之風致，復無杜工部、韓昌黎博大沈雄之氣格，故終爲識者所不取也。且所叙述之蘭陵女兒，不無過情之譽。細察其辭句，恰似滬上賣文之小說家所夸張之女劍俠。無一非天人，無一非超羣絕倫、古今無兩之奇女子，甚足使人無徵不信也。【略】《蘭陵女兒行》乃用長短錯落之句法，亦爲不中法度之表徵。此其所以終不能儕於名家之列也。

《滬上雜詩》八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偶讀秋蟪吟館《滬上雜詩》之一云：「車去如飛大道邊，小紅樓下數車錢。挽車人亦多情者，曾在此樓樓上眠。」此不獨足爲少年冶遊者戒，寫舊日滬上社會狀況，亦極有神。

傳記

《碑傳集補》卷五一束永泰《金文學小傳》 予既爲蔡君紫函家傳，並刻其詩若干首，既又刻金君亞匏《秋蟪吟館詩》。蓋予因蔡君得交金君，申以婚姻之好。三人者，朝夕見，交相善也。金君放情詩酒，跌宕自喜，近於狂。蔡君束脩自好，近於狷。予碌碌無所短長，不敢望兩君萬一，而兩君顧不棄予。蔡君甫補官而沒，金君不得志亦潦倒而亡，今獨余存耳。後死之責，予不敢忘，於是又爲金君傳。案君諱和，字弢叔，亞匏其別字也。行三，亦上元人，增生。父某，早卒。母教之嚴，君遂能自立，以學行聞於時。尤長詩古文辭，操筆立成，不加點。時藝才氣壯盛，不拘拘一格。長篇滔滔千餘言，短或寥寥三數百言，終不求合程式，用是擯斥。終其身好聲色，狎妓縱酒，一飲輒數斗，同坐不能飲者，百端說之，必盡醉乃已。癸丑江寧失守，陷於賊，衣短後衣與賊兵時轟飲，醉則雜卧酒甕側相爾汝，因此頗探悉賊情。久之，遂與結納，謀內應。諸生張繼庚者，其妻從弟也，亦陷賊中，與君合謀。君既與賊稔，出入城闥無所問，睥向忠武駐兵城外，遏賊鋒軍容甚盛，君孑身叩營門以情告。未諾，遽慨然請以身質。時君家猶在賊中也。使人潛與繼庚約，從之者頗衆。既定期，官兵不至。再約，又不至。賊遂知備，城閉，樹竹木爲柵，其黨斬關不能出，爭上城殺賊。賊大至，殲焉。君以爲質，得脫。君妻亦棄其女，攜姪女潛出城，往依外家於全椒。時蔡君在丹陽糧臺，糧臺委員某因蔡君求爲二子師，君應聘至丹陽。糧臺總辦觀察高公雅重君，留逾月，及之館，某不能窺君所學，有違言，君遂辭去。當陸公建瀛之總制兩江也，嘗延君課其子鍾江讀。鍾江時宦粵，聞君耗，遣使來迎君，挈眷至廣南。已而鍾江卒於官，適關道某公京師來用蔡君薦禮，君爲上客，幕中事一以畀之。至則皆立辦兵刑錢穀洋務，不學而能。江南平，攜家以歸，出橐中金縱博。在粵時，館穀豐腆，至是揮霍殆盡。復出遊，希所遇。予方宰鎮海，迓之來，趣自定詩文稿，成《蘭陵女兒行》一篇。唐觀察景星自滬具函來招君，觀察粵人，知君才，時辦招商局，欲倚以集事也。自是留海上者有年。至乙酉秋而沒。次子還，舉於鄉，君及見其報捷云。子三：長遺，廣生，妾汪

出，優於才而不事生產，有父風。次還，爲予女夫，嫡張出，會試挑取謄錄，以知縣用。三閏通，妾鍾出，幼聰穎，鍾教之讀，甫五齡，能背誦唐人小詩。一夕病，忽仰首曰：「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君訝其不祥，未幾果夭。君在糧臺時，一日過蔡君求友，蔡君曰：「此閒惟束某可交耳。」自是與予密略如蔡君。蔡君沒，君爲序其詩，反覆太息於蔡君之窮慨，其文之不傳於後，而僅僅有此詩。今君宿草已久，舍此亦無以見君矣。則君之太息不平於地下者，又當何如？謂予能已於言乎？噫！

紀事

《烈女行紀黃婉梨事》　黃婉梨《題壁詩自序》：余姓黃氏，名淑華，字婉梨。江南上元縣人。父秉良，諸生，先卒。長兄乃珪，亦諸生。仲兄乃璋外出，叔兄乃瑾，亦習舉子業。余家陷賊後，兩兄力於農圃，家賴以給。時余方五歲。弟乃璧三歲。家故多藏書。暇則課余及弟，常取古今節烈事，詔余且勉之曰：「余家逼處城中，城克必及於難，愼勿苟且偷生以玷先德。」壬戌，將以余字某氏，余請曰：「余家居此，猶燕巢幕上，朝不保夕，胡以婚嫁爲？」遂止。今歲六月，官軍克金陵，余方慶出水火而登衽席矣，孰意克城之二日，則有亂兵至，殺二兄於庭，乃入括諸室。一壯者索得余，挈以出。弟牽其衣，母跪而哀之。彼怒曰：「從賊者殺無赦，主帥命也。」遂殺母及弟。長嫂至，又殺之，掠余行。而仲嫂則不知何往。余時悲痛哭詈，求速死。彼大笑曰：「余汝愛，不殺汝也。」遂繫余於其居。旋遷於舟，溯長江而上。夫茫茫大江，余非不得死所，惟憾以余累及老母嫂弟，今既與之同行，不思所以報之，徒死何益？昨至湘潭，舍舟登陸。余喜甚，意將以此時殺之。孰意天不余佑，適有與之偕行者。夫以一孱弱之身，逼處於二壯夫之側，殺之實難，污我實易。倘不速死，恐無顏立於人世。然死雖已決，究未知何術以死，何地以死也。因自序顛末，而書之紙一帛一。帛懷於身，紙糊於壁，並作十絕以附於後。時甲子九月十六日，十七齡女子自序於湘鄉潭市之旅寓。

李元度《書江南黃烈女事》：同治三年九月十六日，江南烈女黃淑華，道出湘鄉之潭市，題十絕句於逆旅。自序被掠情狀甚苦。詩深痛不可卒讀。越日關王橋客舍，有男子二，一中毒死，一絕吭死。一女子自縊於其旁，周身衣服皆縫紉無隙。訊之主人。曰：「昨有兩男子偕一女子過此，夜半猶飲酒，歌笑喧甚。既聞格拒聲，未幾寂然。黎且視之，皆死矣。而女懸於梁。」尋報所司命埋瘞。女子卽淑華也。案序：淑華黃姓，字婉梨，上元縣人，父秉良，諸生，先卒。兄乃珪亦諸生。次乃璋外出。次乃瑾，習舉子業。咸豐癸丑，賊破江寧，家陷賊中。時烈女方五歲，弟乃璧三歲。兩兄治農圃自給。家故多藏書。烈女從兩兄學，遂通大義，能詩。既長，擬許字某氏。烈女曰：「吾屬猶燕巢幕上耳，何以婚嫁爲？」乃止。甲子六月十五日，官軍克江寧。越日，亂兵至，【略】有寶慶勇申姓，掠烈女出。【略】繫烈女於其居。尋遷諸舟，泝長江而上。屢欲犯烈女。烈女死拒之，遍紉上下衣。同舟女伴有金眉壽者，烈女舊識也。一卒欲污之，眉姑弗從，會窗開，遽躍入江死。申由是不敢逼烈女。舟抵長沙，申知烈女不從己，將以屬媒氏，未果。【略】亡何，又遇一扶姓者，與申偕行。烈女自念以弱女子欲斃二壯夫，不濟則且求死不得。死志雖早決，究未知何術以死。爰題詩逆旅以明志。不意越一日，既得死所也。詳察情形，大約以酒醉二卒，因而鴆之而死。後加刃者，必申也。烏虖！烈女以十七齡弱女子，生入虎口，越三月之久，巋然不污，以計斃兩勇夫如孤雛腐鼠，又能使姓氏家世及蒙難苦心具見於詩若序，以襮白於天下後世。此其智勇貞烈有卓絕古今者，不獨詩文之工也。可不謂奇女子歟？

《拜鳳光祿祠告歸三首》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二：五林光祿鳳安觀察潮州，每以四月十七日招客西園，作楊忠愍生日。上元金亞匏年丈在其幕中，多所倡和，丁卯，《東歸拜光祿祠》三首云：【略】。

《駱烈女詩》　陳作霖《可園詩話》：駱張氏，童養婦也。以守志自經死。府學趙季枚教授（彥修）率諸生躬往致祭，金亞匏明經以詩弔之云：【略】。

吴仰賢

論述

吴存義《小匏庵詩存題詞》 大著思清筆健，理勝詞腴，有溫厚篤雅之致，幽衍隽永之味。工力兼到，美善備臻。《金陀園懷古》四章，尤覺遠接玉溪，近攀漁洋，斷非時流所能夢及。至于滇中諸詠，皆能得《長慶集》樂府之神，不僅文潛一派也。莊誦數十過，頓覺窗几間留金石聲，盆中綠萼梅栩栩欲動，可謂韻致矣。

孫清遠《小匏庵詩存題詞》 《小匏庵集》諸體咸備，蓋多師以爲師者，而溯厥歸墟，大抵本溫、李之麗情，兼范、陸之別致，而又參之新城、秀水以極其神韻，漱其英華，故秀骨天成，絕無塵埃。近時作者，未能或之先也。

熊家彦《小匏庵詩存題詞》 捧讀全集，清麗芊眠中，豐骨仍復不減。此詩家正則也。五、七古渾成深厚，典雅端莊，尤擅勝場。鄙性亦耽吟咏，對此天人幷到，眞不啻小巫之見大巫也。

湯成彦《小匏庵詩存題詞》 盥誦大著，涵咏數過，婉折深秀，渾然天成。五、七言今體與玉溪生沆瀣一氣，其次者亦原本于竹垞氏，不愧爲鄉先輩嗣音。古體要眇處，儼然以浣花一叟自命，深厚質直，能得少陵之嫡髓傳，非虎賁中郎之似也。近來談藝繆盭，風雅荆榛，即有一、二耽于吟咏者，亦不過拈紅鬬紫，弄月吟風，雕琢字句，以矜工巧，奚當于《三百篇》之旨哉！作者游歷邊陲，憑弔兵燹，處憂患而不生怨誹，紀風土而不涉浮夸。回既倒之狂瀾，作後賢之津筏，其有裨于人心世道，非淺鮮矣。

《筱園詩話》卷四 浙江吴牧騶（仰賢），以癸丑翰林，散館改官吾滇，知羅次、昆明兩縣，遷牧武定州，擢守廣南，權迤東兵備道，所至皆有惠澤及民。以忤上官，引疾歸。生平愛才如命。其詩宗法昌黎、香山、玉溪、東坡，綽有筆力，近日一作手也。

《復堂日記》卷七 吴牧騶太守《小匏廬詩話》十卷，隱秀庸峭，所取不蕪雜，可信其自爲詩，可信其爲人。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三 牧騶【略】詩渾成典雅，于其鄉諸先輩中雅近汪雲壑殿撰。《詩話》附集以行，揚搉古今，往往有獨到處。

《戊午北闈事發感賦》 《十朝詩乘》卷一七：靜濤（柏俊）在政府與肅順同列久，鑿枘不相容，其《值班紀事》云【略】託感深矣。道、咸間法令積弛，科場規律亦成虛設，關節槍替，恬不爲怪。靜濤適奉命典京兆試，是科滿洲平齡洨人槍替，入闈獲隽。平齡好演劇，場期中實在外爨演，爲人指訐，因及關節請託數事。靜濤罪止失察，本可以議貴寬減，而肅順力持之，遂與同考官浦安等俱罹大辟。案涉副主試程公少子，以長子承之，亦棄市，人尤冤之。然自是場規始肅。先是闈中彗星見，監試尹杏農侍御以東坡《試院》韻相酬唱。靜濤詩有云：「時也祆星明，帚形倍砢磳。相告而靜觀，往來人踔躇。晚現斗杓旁，曉掃扶桑甚。天意遠難知，使我心謹凜。」而不知禍在眉睫，及身應之也。是獄肅順監刑，入市揚揚有得色，顧靜濤曰：「勞久候矣。」聞者議其狠。後數年，肅順亦誅，吴牧騶《戊午北闈事發感賦》云：「瑣院掄才典最崇，諸君袞袞太和同。豈容關節通包老，可笑冬烘誤魯公。十手難遮天下眼，一鳴今見直臣風。不栽桃李栽荆棘，謀國謀身總未工。」蓋秉直之論。

《昆明懷古》 《筱園詩話》卷四：《昆明懷古》詩云：「白晳通侯舊建牙，包胥痛哭到天涯。入關壯士追秦鹿，出塞單車載帝羓。故妓分香猶有夢，奸雄跋扈已無家。淒涼新府滄桑換，興廢誰憐井底蛙。」此詩咏吴逆三桂故事，乃《懷古》四章之一。次句指其求援師于我朝，三句指破走闖賊，四句指以兵執桂王于緬，五句指陳圓圓，六句言其叛亡，結則弔其萊海故宮。通首使事雅切，音節清蒼，亦合作也。

傳記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三 吴仰賢，字牧騶，嘉興人。咸豐壬子進士，改庶吉士。歷官雲南迤東道。有《小匏庵詩存》。

紀事

《文宗顯皇帝挽辭三章》一　《十朝詩乘》卷一七：文宗纘承大統，得力于師傅杜文正。嘗奉命與諸皇子校獵，恭邸獲最多，而文宗一無所獲。宣宗怪之。對曰：「方春鳥獸孳生，誠不忍殘殺以傷天和。」因自引罪。宣宗謂有君人之度，儲位遂定。實秉師敎也。故文正之薨，恩禮特隆。文宗固篤好儒術，即位初，嘗選詞臣善書者以小楷縮鈔《朱子全書》，時供乙覽。吳牧驌《恭紀詩》云：「冠禮三加後，謳歌四海初。春風長樂樹，乙夜考亭書。政本先宮府，軍需問積儲。宵衣十一載，軒夢感華胥。」蓋踐阼于艱屯之日，定策于播越之餘，所以推賢選將，貽同治中興之業者，廟謨遠矣。

《七絕一首》　《雪橋詩話續集》卷八：每歲黃花魚出，順天府以九尾進呈，敕付御膳房。吳牧驌詩云：「海舶齊環丁字沽，網來石首賽銀鱸。黃封一騎燕山早，九尾鱗鱗敕御厨。」

《雲南逆回杜文秀據大理府十餘年中丞岑公往討之生擒杜逆歸全滇肅清捷聞于朝詩以誌喜》　《雪橋詩話續集》卷八：林文忠督滇、黔日，查辦漢、回互鬥事，各誅其渠魁，不苛不縱。杜逆文秀亦在案內，文忠憐其小有才，特貸一死。後文秀倡亂，據大理府十餘年，岑襄勤討之。同治癸酉，生禽以歸。吳牧驌觀察詩云：【略】牧驌由壬子庶常改官滇南，值回患孔棘，故多興感時事之詩。

《挽安甯州慶克齋剌史安》　《雪橋詩話續集》卷八：克齋剌史慶安治安甯州有聲。己未，回匪攻城，募州人禦之。城陷死難，吏目杜鴻金同死。吳仰賢牧驌挽詩云：【略】。

《馬龍行》　《十朝詩乘》卷一九：陝撫鄧公（爾恒）之遇害，朝旨追問而莫得主名，蓋總兵徐有保所爲也。有保，馬龍人，素無賴，從戎積功至偏裨，坐罪當死，旋立功自贖，洊致專閫，益崖柴睢恣。鄧由滇藩拜命撫陝，道出曲靖，有保遣悍黨劫其行李，復圍迫行館，猝戕之。時有保聲勢薰灼，有司不敢問，飾詞入告。此咸豐末年事也。同治初，有保以虐下爲部卒所殺，幷及其妻。適回酋某擁衆入境，盡掠其資以去。聞者謂有因果。吳牧驌賦《馬龍行》云：【略】。

《哀東平》　《十朝詩乘》卷一八：軍興乏餉，不得已而有抽釐之舉。【略】是舉發自長興錢東平（江）。東平嘗附賊，嗣投誠，佐雷副憲（以誠）糈臺，知軍需苦乏，因挾是策進。其人固疏放，偶使酒語侵雷，觸其怒，即酒次斬之，而以妄陳圖讖奏上，聞者冤之。施均甫（補華）作《錢生傳》，謂「釐捐之設，賴以軍給，而病商擾民無終極，錢之殺身，亦天也。」【略】吳牧驌《哀東平詩》亦爲錢扼腕。其詩云：【略】錢負才而狂，芥視一切，幕下客咸忌之，齮齕者日衆。其被殺也，或謂其有異志。當時海宇糜沸，人有擇木之思，錢故策士之流，奚足以言志節，特其才可用耳。然縱狂跌跑，倚醉咆哮，讒搆之乘，要由自取。處亂世者當以爲戒。

梁恭辰

梁章鉅《池上草堂筆記序》　道光壬寅癸卯間，養疴南浦，長夏無事，每與兒輩觀縷叢談，以消炎晷。三兒恭辰，喜言因果，凡遇有關勸戒者，輒私記之，又益以自所聞見，雜襲成編，余閱而善之。自惟半世丹鉛，屢煩梨棗，要皆腐儒結習，未必有裨於人。若茲所錄百十條，直是暮鼓晨鐘，足以警迷覺悟，且據事直書，婦孺皆可通曉，而旁諮博訪，亦每與時事相關。因督其脫稿，速付梓人，以公同志。題之曰《勸戒近錄》者，緣皆耳目所及近事，其間述余所述者，亦斷自我生之初。憶先資政公四勿齋座右銘云：「無益之事勿作，無益之言勿說，無益之書勿讀，無益之物勿食。」今此錄言雖淺近，其非無益之書則審矣。乃因書之成，而先記其緣起如此，其有遠近同人，許爲錄寄，當即廣爲續編云。

《皇清書史》卷一七　梁恭辰，字敬叔，章鉅子，道光十七年舉人。官浙江知府。工八分。

《清史列傳・梁章鉅》　子【略】恭辰，浙江溫州府知府。

《碑傳集補》卷一四林則徐《誥授資政大夫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蘇巡撫梁公墓誌銘》　子五人：【略】恭辰，道光丁酉舉人，浙江候補知府，署溫州

府事。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勸戒近錄》六卷、《續錄》六卷、《三錄》六卷、《四錄》六卷、《五錄》六卷、《六錄》六卷、《七錄》六卷、《八錄》六卷、《九錄》六卷，梁恭辰撰。

方宗誠

論述

璧慶《校刊柏堂集序》 同治初元，予因湘鄉曾文正公識桐城方存之先生，久而益與相習。五年，始居予濡須軍次幾兩月，得見其所爲經說、筆記、古文。凡聖賢所論脩身治世之理、守經處變之宜，皆思剖晰其微言大義；其於歷代帝王之世，皆思洞悉其治亂興亡之故，而研究其制治保邦、撥亂反正之原。不□曲士計功謀利權詐之言，而亦不欲爲腐儒泥古昧今之學。其論文，則自九經、三史、漢唐宋以降，名臣醇儒大家之文，皆必好學深思，以求心知其意，不願爲剿說雷同，以悅於時；而尤不欲觀異教之書、非聖之言、無本無用之詞章、穿鑿瑣屑之考據、博雜不醇之議論。雖以此不合於時俗，弗顧也。當咸豐中，避亂窮山，抱守經不渝之志，著書明道，憂樂恒以天下爲懷。及出遊幕府，有肫然藉手濟時之心，蕭然無求榮於世之念。吾故篤好之，屢欲以資刻其書存之。自以爲不足，不肯遽出以示人。其後爲曾文正公薦辟至直隸，合肥李相國疏令作宰冀州之棗強。其仲子守彝家居讀書，予乃以資，屬爲校刊於皖。守彝精心校讐，逾十年既成經說、筆記十餘種，又刻其文，名《柏堂集》者，分爲四編，多予前所未見。將成，而存之。謝官歸里，重與予相見，計別十有三年，髮皤然老矣。予聞存之仕不廢學，在棗強當日，究心《春秋》，著有《春秋集義》十餘卷。今退居家中，仍好學不倦，勤懇如書生時，見之者不知其曾自官來也。是必更有發揮精蘊之書，願益爲刊布之，以抒存之濟世未盡之志，存之其許我乎？

吳竹如少司寇致曾文正公書云：同鄉有方君存之，名宗誠，桐城茂才也。砥礪名節，講求經濟，所爲古文沈潛義理而氣味酣厚，尤卓然成家。經歷兵燹，感慨時事，著有《俟命錄》十卷，其於當世用人行政之得失、人心風俗之盛衰及地方所以召變之由，與所以救變之方，無不直指其本原之所在。凡一時統兵將帥，先後攻取，調度其間，或得或失，常深惜其不明於形勢之緩急、彼己之虛實，以致坐失機宜而預決成敗者，如指諸掌焉。前李迪庵方伯援皖一軍收復舒、桐後，已成破竹之勢，且御兵嚴整，秋毫無犯，人心悅服。先聲所被，所在舉踵以望其至。亦惜未先收復廬江，逕趨三河，去留駐各軍漸遠，未免犯孤軍深入之忌。又適值其時六合失守，悍賊陳玉成以全力併萃於三河，方伯軍竟覆沒，而令弟亦同時徇義，至今皖省遺民無不痛哭失聲，謂天不悔禍而無更生之望也。六合孤懸賊中，溫觀察據守數年，屢挫賊鋒，攻圍不下，屹然成一巨鎮。此次被困，乞援於某帥，相去咫尺，坐視不救。相拒月餘，糧盡城陷，溫遂殉焉。當世非無人才，不扶植之，而摧折之，皆此類耳。方伯入皖後，威名日著，而究未聞有分一旅之卒相應者，亦可慨矣。存之曾以所著《俟命錄》交戴存莊求正於閣下而未達，今歲存之避亂至山東，因留課兩孫，他日閣下移師入皖，終當囑其踵軍門上謁，得面叩所學，愛才如閣下，必有以拔擢而登進之，當不使天生斯才竟淪棄寂寞之濱也。後以軍功擢直隸棗強縣知縣，有惠政，引疾歸。主講皖中書院十餘年，誘掖後進，士風丕變，大吏論薦，加五品卿銜。附竹如答先生書奉手教並《俟命錄》三冊、《柏堂文集》一冊、《許玉峯先生集》一冊、戴存莊孝廉文二冊，發緘急讀，乃知兵燹之場竟有匿迹韜光爲爲己之學如足下者，爲之欣慰過望。復窮日夜展讀《俟命錄》一過，則精深平實無一語不衷於道，而憂世之深心時流露於筆墨之外。參之所著雜文，又略得學問淵源之所自，懷抱蘊蓄之所存，不禁起而歎曰：「吾道之衰極矣，並吾世而得見一篤實閎修、能肩斯道者，詎非斯世之幸哉！」惟是來書過自貶損，固徵若無若虛之盛節，然以鄙人過情之聲聞，竟誤爲於學眞有所得，凡所獎借，適增夙夜之慚耳。某生處僻陋，學無師友，只以素性淡泊，不近聲利，遂妄有意於沒世之名，而未知所致力。繼讀朱子之書，知所謂名與利雖有清濁之殊，其爲利心則一，故更以近名爲大戒。因取朱子「論是非不計利害」之語，私鐫一印章以自警，此則生平所以不致見棄於君子者，祇此時自檢束之一念而已。惟

自審所學未足見諸推行，故不敢馳騖於外，而視世之羣詫爲才者，亦竊病其無本而多近浮囂也。嘗謂世無無體之用，亦無無用之體。有用而無體，其用只是詐僞；有體而無用，其體必多缺陷。知體用一源，則所當致力者宜知所先後矣。奈氣質昏惰，不自振拔，雖於道理有所窺測，而踐行不力，初無實得，反之此心，正是未能拔除自欺之根。揆之足下，之所稱道竟無一克副也。第學之不講久矣，人才之不振亦非一日矣，當今世而得足下，其即碩果之僅存，而爲天心之所係乎！僕雖衰暮，尚將繼此，而奉大教以共砥礪於修途也。來書有意東遊，曷勝大幸。若止獨行，則僕可備東道之主。惟際此亂離，須爲挈家之計，不知眷口幾人？約歲入幾何方足自資？東省教讀固難，預必文幕則非所宜，或書院尚可徐圖。此則行止須自主之，非能代謀。蓋以仕途遷調無常，不敢預訂耳。然必得急謀一面爲快也。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八　方宗誠，字存之，號柏堂，桐城人。諸生。官棗強縣知縣。師事從兄方東樹十二年之久，受古文法。其爲文，和而粹，託意高遠，發明程朱義理。抒寫事情，主于修詞立誠，不矜能于字句間。平日篤志宋元後儒家之書。撰《柏堂經說》十種三十三卷、《筆記》十三種三十五卷、《柏堂集》九十二卷。

傳記

《續碑傳集》卷八〇譚廷獻《五品卿銜前棗強縣知縣方君墓誌銘》　聖清光緒十四年二月下旬一日，桐城方先生卒於懷甯居舍，年七十一。【略】安徽督學使者貴恆公奏奉俞旨，以在籍前直隸棗強縣知縣方宗誠學行矜式，賞五品卿銜，士林觀感。君固學者，所僃柏堂先生者也。君字存之。先代自婺源遷桐城。祖護，考松，皆以孝義仍世篤行。君生而忱恂劬學。比冠從鄉里碩儒許玉峰先生講，明有宋程朱之書，粹然一出於正。而族兄儀衛先生東樹者，抗心希古，辭闢羣言，君奉臬焉，生平學術之有宗尚，實原於此君。三十以後，東南兵事起皖桐之閒，戰守多故，盡焉傷於中。安慶既陷，乃修魯祓山中柏堂。寇破桐城，避地讀書不輟。當是時，海內多事，大人君子出所學以幹運阽危，不徒師武臣力也。仁者之勇，則有霍山吳侍郎、益陽胡文忠，湘鄉曾文正，命世大儒，經綸定變，皆折節禮賢士，咸與君結道義。交游於諸公，則匡拂左助干戈之閒，有韋布之師焉。君未出也，邵刑部懿辰、宗御史稷辰聞聲相思，而里巷慕悅，若馬命之、戴存莊者，性學磋切最久。馬、戴先後以義死，刑部亦殉杭州之變。君出入諸賢，淵源不二，所學亦既大就，而不欲以榮利自役。然曾公戡定四方，銳欲以儒術潤色吏治，而君仕矣。曾公總督直隸，疏辟人才，以縣令徵君，辭之。再遂遁至保定，班於僚吏。合肥李節相代曾公請以棗強除授，同治十年二月之官，時年五十四矣。既任職，精強若老吏，日坐堂皇，決獄如流水。振教扶倫，嚴祀事，咨民疾苦。一月平訟至百數十。在官九年，肫肫儒行，固所蓄積而開敏，於事無滯廢者。又於其閒訪遺書，謀休養。當官之政稍不束，以文法所請，無不應者。君獲上以行其志也如是。光緒六年，君大計卓異，當赴吏部，遽引身告歸，買宅安慶。編次所著書百數十卷。終始講授，遠近從學著弟子籍者數十人。君精力絕人，豐頤修髯，發聲若鐘，談笑必傅經法。中歲出游，舟車萬里，先後再登泰山。告歸後，游廬山、上灊嶽，所至輒有詩文，託意高遠，皆所學之見端也。篤於師友，手定許先生、馬徵士、吳侍郎遺集，緝耆先哲經訓文辭，至老不勌。歸四五年，物望崇異，憂時樂善，友大人之賢者。撫部陳公彝恆弭節過從，如平生歡。六十七歲，病瘵百日，扶杖能步。已而增劇，時時口授成文章，千言立就。七十時，秋冬語日謇澀，馴至改歲，遂不起。當學使騰章入告，實采清議。讀所著書，固未嘗識君也。生四丈夫，子培濬好學，早逝；次守彝；次培凝，殤；次獻彝。仲季二子英碩，讀父書，多文有聲。父命從名師力學，繼其家。孫五人。葬君於桐城某山之阡，守彝馳書杭州，乞獻銘諸幽。其辭曰：桐城方氏，代有聞人。都事侍郎，肫肫淵淵。魯祓一支，孰後孰先。柏堂掉磬，儀衛前塵。巖巖柏堂，如土斯范。俎梡鐘簴，宗稷罔忝。朋道必合，仕學齊軌。彼小人儒，視其所染。猗予謝官，輿疾臨歧。謂三四年，再挹鬚眉。游於九京，隨季知歸。永矣斯別，望道漣而。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二〇　方宗誠，字存之，安徽桐城人。官直隸棗強縣知縣。有《柏堂全集》。譚廷獻撰《墓志》：君精力絕人，談笑必傅經法。中歲出游，舟車萬里，所至輒有詩文，託意高遠，皆所學之見端也。學使以學行矜式騰章入告，賞五品卿銜。所著書百數十卷，終始講授，遠近從學著弟子籍者數十人。

《清史列傳・儒林傳上二・方宗誠》　方宗誠，字存之，東樹從弟。弱冠師同里許鼎，又從東樹遊。清勤刻苦，讀書有一理之未通，一事之未踐，一過之未悟，如痼疾在身。論學宗程、朱，謂：「象山立大，陽明良知，念臺愼獨，亦皆本於孔、孟，特見其偏，不見其全，是以失之。然大倫大節，究無不同，要當各取所長。」咸豐三年，髮匪陷桐城，避居魯谼山中。先世之享堂堂前，古柏半枯，宗誠日坐其下讀書，痛飲，名曰「柏堂」。每念致亂之由，撥亂之道，處亂之策，反覆推論，歸其本於忠、孝、廉、恥，成《俟命錄》十卷。時亂氛日熾，宗誠獨授經山中，與同里朱道文、方潛、趙獻、張勳諸人過從講學，人比之魏禧易堂。八年，三河兵敗，乃挈家入山東，布政使吳廷棟招至署中，與共論學，推爲碩果。湘鄉曾國藩聞其名，致書速歸，至大梁道阻，巡撫嚴樹森留司，章奏多所贊助。後返安慶，追隨戎幕中。曾國藩奏以知縣留補江蘇，復奏調直隸。同治十年補棗強縣知縣。既至，清積牘，釋滯囚，治姦宄，平反冤獄，建正誼講舍、敬義書院，立學規，集諸生會講。刻《小學經正錄》、《弟子規》及先賢遺書，採邑中國朝有學行之儒鄭端、劉琯、劉士毅附祀董仲舒祠，以資觀感。歲旱，禱雨輒應。值災年，籌賑周至，於貞孝寒儒別加餽贈。凡教養之事，知無不爲。總督李鴻章疏稱宗誠湛深經術，留心濟世，舉卓異，將擢陞濼州，以創修義倉積穀未成，辭不往。光緒六年告歸，年六十三矣。宗誠說經，於諸子百家靡不采摭，而一衷程、朱。論文精究義法，必歸諸正。學尤虛懷受善，自少至老，無時不以朋友切磋爲事，一言可錄，佩之終身。學無不窺，而能折中，以求至是。著有《志學錄》八卷《續》三卷、《輔仁錄》四卷、《讀書筆記》十三卷、《春秋集義》十二卷、《周子通書講義》一卷、《思辨錄記疑》二卷、《宦遊隨筆》二卷、《柏堂文集》六編九十餘卷。

《清儒學案小傳・儀衛家學・方先生宗誠》（存目）

龔易圖

《石遺室詩話》卷二一　龔靄人布政（易圖），天資敏捷，自官文書以至詞賦，皆下筆立就，不甚思索。詩才雅近隨園，閒出入于甌北。身世亦兼似兩人。弱冠入詞林，散館出宰滇南。四十餘歲，罷官歸里，腰纏百萬，廣築園林，徜徉終老，此其似袁者也。但壽僅六十餘，不及袁，而富遠過之。中間由縣令出爲軍諮，從僧王及丁稚、黃閻、丹初諸公，歷官各省，而郡守，而監司，而方伯，此其似趙者也。其《自題辛稼軒傳後詩序》云：八月十三夜，與葉臨恭坐蠡測軒中，偶商出處，予以六壬卜之，得連茹課，相視而笑。須臾淨名子降，忽贈予詩曰：「今宵與子話前生，萬里功名積累成。畢竟英雄與才子，不知誰是黨懷英？」予笑曰：吾豈懷英乎？曰：非也。公乃稼軒，稼軒一轉爲方密之，再轉爲公。予戲曰：三百年乃一出世，何不同耶？曰：公試取稼軒本傳觀之，懷英亦在世，公見之乎？予愕不解，以坎離問卦事，意屬臨恭，詢之曰：別有在也。予又疑是楊子恂，惜已逝。曰：公不憶以十萬錢贈劉改之事乎？子恂即改之也。予益愕，謂前後何相若，豈人生因果皆有定乎？抑人之生皆有根源乎？曰：顯晦雖殊，性情則一。再問不答。予與臨恭檢《稼軒傳》讀之，則起家軍諮，由山左而返江南，皆與余同。因題四律，而懷英則不可識矣。自來文人結習，喜談前身，以自夸異也。

又　含眞天資敏捷，文字皆下筆立就。詩才雅近隨園，閒出入于甌北，宦蹟亦兼似兩人，四十餘歲罷官歸里，廣築園林。城中有四處：城北曰環碧軒，以水勝，以荔支勝。城南曰雙驂園，以山與荔支勝。城東南曰芙蓉別島，曰武陵園，以水石勝。文酒醉裙，幾無日無之，亦不讓簡齋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六　龔易圖，字少文，號藹人，一號合晶，閩縣人。咸豐己未進士，歷官湖南布政使。有《烏石山房詩稿》。

又　靄人先德四世祀名宦。當其官濟南時，丁文誠專疏請入國史循吏傳，靄人有四言詩紀恩，洵異數也。其詩出入蘇、黃，健拔雋快。次韻尤所擅長，指事類情，無不達之辭。

《停雲閣詩話》卷八　「夐」字本讀仄音，龔太史（易圖）散館詩中誤作平用，經御筆圈出，改爲知縣，時論惜之。蓋龔年方弱冠，才貌俱美，有衛玠之目，與風塵俗吏頗不相稱。

《建溪灘謠》　《石遺室詩話》卷二一：建灘之險，曾南豐記曾言之。君有《建溪灘謠》云：【略】數語頗簡括。南蛇、秤鉤皆灘名，延平以下最險者，最大水名菩薩。「紙船」句謂船易破而篙師工夫好也。

《園居秋日雜詩三十首》《石遺室詩話》卷二一：《園居秋日雜詩三十首》，筆極渾灑。【略】諸詩多追憶前塵語。時君初歸，雙鬢甫落成。曾見墨瀋淋漓，新題樓下粉壁上。君詩向不苦吟，末章兩句，自道蓋定評矣。南社者，詩與林錫三（天齡）學使，郭穀齋（武昌）按察，楊豫庭（叔懌）觀察，陳子駒（遹祺）明經，五人皆以庚寅生，曾同刻「惟庚寅吾以降」一印，可以公用，結社聯吟，時有「南社五虎」之稱。園成時，林、楊、陳三君已逝，君因建詩龕，故有晨星之感云。

《八月十六夜與俶玉坐袖海樓》《石遺室詩話》卷二一：布政園林，城中有四處：城北曰環碧軒，其所自居，以水勝，以荔支勝。城東南曰芙蓉別島，曰武陵園，以水石勝。城南曰雙騖園，以山與荔支勝。占烏石山西南一角，有烏石山房、袖海樓，餐霞仙館、啖荔坪、蕉徑、注契洞、淨名庵、南社詩龕諸勝，背仰鄰霄臺，肩倚積翠寺，南俯雙江，東瞻石鼓，西望雪峯洪塘，以近矚怡山小西湖。木菴伯兄奉母借居數年，文酒醉裙之樂，無旬日無之。後伯兄又借住武陵園者數年。君有《八月十六日夜與俶玉坐袖海樓》云：【略】袖海樓西偏，長松數十，樓摩其頂。其尤長者，倚欄時松梢成拂帽也。君與伯兄至契，唱和之多，雖元、白、皮、陸不能過，深談常至夜分。此詩皆實錄也。

《感舊懷人集・龔藹人方伯同年（易圖）》緣深文字兩情關，仕隱分途一面慳。咏到懷人互相憶，謫仙游戲尚塵寰。君爲福建閩縣人，咸豐己未翰林，散館改雲南知縣，道梗不能赴官。投效軍營，受知於丁稚璜制府。以功擢山東東昌守，洊升粵藩。調楚南，忽以細故被彈罷職。君爲吾同榜，少年有容才兩絕之譽。己未榜後，同游梁園，遂訂心知，約爲昆季。乃先後散館出都，而君投筆從戎，獲登膴仕，差償其謫，墮蓬山之恨。余則自甘退隱，惟學馬少游爲鄉里善人而已。方君改官出都時，余曾集蘇詩「故人如故，今有幾謫仙，非謫乃其游」爲聯以贈，君《烏石山房詩集・懷人詩》中曾經見及。今爲懷君之作，聊以相報。惟年來在蘇在滬，彼此相尋，竟無一面之緣也。

方濬師

馬佳松椿《退一步齋文集序》 予曩官京朝，即習聞定遠方君子嚴名。後同直譯署，每邂逅，未款接也。未踰年，君備兵雷瓊，分巡嶺西，又數年，予亦督儲江安，自是隔絕者逾十載。光緒戊子，予藩畿甸，君以總理永定河道來權臬事，開敏博達，諳習吏治，溫肅互用，而一歸於仁恕，由是而知君之爲人。政事清晏，則相與論文藝，別流派，敷陳橫肆，揚榷要眇，以折衷至當，由是而益知君之爲文。未幾，予奉總漕之命，迨南下，而君赴至矣。既而令子仲侯舍人揖趙茂才來見，出遺稿相示，始得盡讀君所爲文。大抵君之說經，不歧漢、宋爲二，其論學亦不以時代囿，故其文自導一源而衆體該備。性不喜規倣摹擬，以爲等斯道於優孟。

呂景端《子嚴前輩世丈像贊》 湛然以瑩，頎然以曜。睟盎斯容，是曰道腴。豈伊文豪，實維通儒。憶昔觸齡，山仆知仰。迨游畿南，辱公宏奬。摳衣未遂，而公長往。我趨西掖，緬公儼直。我行桑乾，懷公聲績。我客淮濱，斟公著述。公而猶在，我儻升堂。影徂心存，如羹如牆。披圖吮毫，汍瀾旁皇。

《海天琴思續錄》卷四 子嚴觀察各體詩均具性情，兼講風格。而五言古緣情體物，紆徐詳盡，睠懷明發。繫念弟姪，尤見纏綿愷惻，同祖弟子艾及猶子爾民秉質醇厚，觀察相其爲可造之器，延名師儲鷺洲先生課之。余見爾民器宇純粹，他日必當克紹前人之業者。讀觀察《示弟子艾及猶子爾民詩用昌黎符讀書城南韻》，即使昌黎秉筆爲之，亦復如是。詩云：【略】。

又卷七 方子嚴觀察近體詩遒勁整潔，奄擅衆長。

又 子嚴同年早慧，好嬉玩。嘗歲時伏臘，放學歸，與群兒戲，偶傷小婢頭顱。太翁怒，罰跪泥中。家人以方祀竈，求免夏楚，太翁罰作詩一首，即以祀竈命題，能作，恕之。即應聲成詩，起二句云：「下拜原非媚，家家奉瓣香。」太翁笑而釋之，曰：「此子尚有氣骨。」時方十齡耳。

李光廷《蕉軒隨錄序》 同年觀察方君子嚴，幼承家訓，淬厲於學。自其

束髮受書，即能翻前人窠臼，抉其幽隱。其心有所得，見有可喜，必筆而錄之。既而侍直禁林，橐筆天祿、石渠之地，凡史家所載大聖人所以擅恩威而昭法戒者，可驚可愕，又備錄而歸。積之歲月，遂成巨帙。戊辰分遷嶺西，期年政成，乃盡發其藏，刪繁舉要，編成如干卷，名曰《蕉軒隨錄》，而命光廷爲序。【略】君搜羅既富，排比皆中法度，可謂善書矣。

《冬夜雜作》《海天琴思續錄》卷四：杜工部處天寶之時，流離轉徙，家室分崩，滿地干戈，曾無樂土。子嚴觀察《冬夜雜作詩》，當牛虎兔龍之歲，呻吟有爲，痛哭無妨，風格似步兵，而憂愁則似工部，當一則詩史讀可也。

方臻喜《退一步齋聯語題識》先大夫所作聯語甚多，其佳者久已膾炙人口，而遺軼者亦復不少，今就所知者錄之。不復詮次，謹附於《蕉軒續刻》之後。手澤所存，不敢失墜，且以見翰墨餘事，原本學術云。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四　方濬師，字子嚴，安徽定遠人。咸豐乙卯舉人，由內閣中書，歷官廣東肇羅道。有《退一步齋詩集》。

方臻峻《退一步齋文集跋》《退一步齋文集》四卷《詩集》十六卷及《蕉軒續錄》兩卷，乃五叔父子嚴公所著也。五叔父文章經濟，久爲海內所欽仰。曩者漕帥長白松公，用泰西聚珍板印書四百部，悉爲友朋索去。去年從弟臻喜以索者甚夥，擬仍用聚珍板本印書，囑從弟臻壹商之於予，予謂不如鋟諸木板之可久遠也，兩弟然之而畀予以校勘之役。時適養痾廣陵，客窗多暇，與良友平江孝廉周君枏彬就原本悉心校對，壽諸棗梨，蓋閱八月矣。書成，因記其顛末。光緒三十年甲辰三月上巳日姪男臻峻謹識。

湯用中

周儀顥《翼駉稗編序》　嗟乎！芷卿以純摯之性，具淵雅之才，上之既不能揮魯戈回羲馭，留庭陰於廣厦，奉鼎養於中年；次之又不能趨玉局步木天，執簡螭頭，颺言鳳苑；而乃僕馬蹭蹬，風塵激昂，皖麓看山，梁園折柳，崎嶇柳塞，蓋二十年於茲矣。歲在己亥，始以乙榜出爲醴曹，訪勝竹西，采風淮左，借秋燈之叢話，寫宦海之羈愁，追溯當年，能無感喟？然而登元龍之樓，尚多豪氣；乘宗慤之浪，猶有壯心。拜眞之期，既近於眉睫；買山之願，可補於將來。抑且進擁專城，大申夙抱，厝閭閻於衽席，同黼黻於太平。然後話桑林，寄懷詩酒，招釣游之舊侶，檢曩昔之奚囊，出斯編而重訂之，豈不快哉！豈不快哉！

洪齮孫《翼駉稗編序》　芷卿先生《翼駉稗編》一書，核而有則，婉且多風，因物騁詞，如鏡察貌，借奇喻理，同月印川。其托興也遠，其儲思也深，而稗世教以益性天也，爲功甚巨。蓋其不可及者有數端焉：先生生於鼎族，早飫庭聞，當勝衣之年，值娛親之暇，徵軼事於梓鄉，侑循陔之蘭膳。涼生瓜架，手捧笋輿，騎竹馬而敷陳，博扶鳩之一笑。東坡說鬼，潞國掀髯；尺人寸馬，《宣室》絕幽；獺婿狸娘，《齊諧》志怪。探鵲巢而取履，記仁凱之舊聞；烹羊胛而封殘，寫歸登之素嗜。以廣微之養志，效干寶而搜奇。舌可粲花，事皆徵實。此其不可及者一也。迨夫壯歲，挾策倦游，踪蹟極乎燕、齊，測交遍於沈、宋。江山恣其模範，烟雨助其靈襟。周歷有年，搜羅益廣。剔蘚而石徵啟母，射蓬而柳幻元戎。訪碑嵩少，衣蘿之山鬼；吹燈弭棹，洛川之解珮。而水仙抗袂聯吟，石鼎偏遇彌明。學劍荒岩，曾師猿叟，言雖有托，境實親嘗。此其不可及者二也。今者，一官禺筴，近宦竹西，論鹽鐵於桓寬，佐轉輸於劉晏。廣念民俗，益寓勸懲。置鞍認騎，錄總察於河陽；舉笏擊蛇，證剛方於道輔。驗杏核而還宵抒，可雪奇冤；誦枯樹而易漢陰，早知才彥。此則讀畫帘之緒論，可作官箴；閱北夢之瑣言，每通治術。非特書叢之菅蒯，實爲史乘之權輿。其不可及者三也。矧乎拔幟名場，允都文譽，學通五際，才擅九能。雖敬禮之小文，具長卿之逸氣。尋李叟青羊之肆，句好如仙；應張騭赤鳳之祥，丹能換骨。鼎堪鑄物，如披伯翳之《山經》；壁可成圖，似誦靈均之《天問》。神牌怪牒，筆之口若懸河；書隽言鯖，閱者各驚異味。此則披稚川之《雜記》，別具偉才；錄沈括之《筆談》，妙黍醫律。詎等黃車使者，說著《虞初》；實同《赤水玄珠》，智周學海。其不可及者四也。力祛流弊，淹有衆長；文托稗編，義堪警世。洵乎睹鳳片羽，已覽德輝；見豹一斑，能審全體者乎？餘目眩寶山，心欽慈筏，用抒臆論，俾付手民。自愧薪傳，未繼《夷堅》而輯錄；君眞作者，能紹玉茗之風流。聊矢一言，證之同志，覽者幸不以余爲阿好也夫！

又《翼駉稗編》八卷，吾友湯芷卿述其生平聞見，筆之於書，以備觀覽

者也。嘗聞玄鳥降生，詩人形諸歌咏；蒼龍入夢，史氏據爲嘉祥。是則語類無稽，效東方之譎諫；言眞有物，助北海之清談。意在斯乎，良足尚已。夫豆棚考古，籬落徵文，具有勸懲，皆堪垂戒。偶繙《楚杌》，亦自成騷；但托《齊諧》，何妨志怪。鏡中得月，本是前因；胎裏藏花，無非後果。喻中之喻，味之而彌新；聲外之聲，聽之而益遠。況乎韓、蘇小品，屈、宋大家！或美人香草，別寄遐思；或槃戟雕戈，流連陳迹；或朋樽促席，各宣父老之傳聞；或旅館寒檠，獨摘鄉嬛之秘旨；要皆事多紀實，信而可徵，足開士女之心胸，藉啟顓蒙之錮蔽，則斯編之餉遺於斯。

《小說考證》卷四《翼駉稗編第二十一》　宛平湯用中芷卿氏著，武進徐子楞加評，書凡八卷。芷卿本常州人，寄藉宛平，以乙榜出爲鹽官；文人不得志，寄於筆墨以自寫胸臆。其書專放《聊齋》紀狐鬼事者，十之四五；記前輩遺聞軼事者，十之二三。然如《栗恭勤公佚事》、《冒充親藩》、《賢母》等篇，他書先有紀載。其他空中樓閣，以意匠經營者，亦多與前人不謀而合。寒檠孤館，手而讀之，亦足爲消閒遣興之助。未能於《虞初》三百中，分占一席也。（《瓶庵筆記》）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翼駉稗編》八卷，湯用中撰。

彭玉麐

論　述

俞樾《彭剛直公詩稿序》　光緒十六年，彭剛直公薨於里第，余命孫陛雲往弔，得其奏稿以歸，余既序而刻之矣。又有詩稿若干卷，余惟班孟堅有言：「著作者，前烈之餘事。」韓昌黎云：「餘事作詩人。」然則著作已爲緒餘，詩則尤其餘也。公功在天下，名在國史，固已擅不朽之盛事矣，又何藉此餘事爲乎！然公起家庠序，幼嫻詞翰，其後雖崎嶇戎馬，而吟詠之興不衰。每爲詩，搖筆立成，往往樽酒未寒，而詩已脫稿。余嘗與同游雲棲，公左手持杯，右手把筆，即成詩六章，余詩所云：「籃輿有約到雲棲，白髮彭郎興不低。左手持杯右持筆，六章詩在席間題。」紀其事也。而一時意興之盛，可以想見矣！公少年詩，頗效法西崑，讀其《從軍集》中諸作，對屬工麗，體格沈雄，於金戈鐵馬中能辦此，古所稱「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者，不足奇矣。其晚年之詩，閒有流於率易者，且公詩多成於談笑之頃，故七律一體獨多，歌行不多作，然如《泊甘棠湖看五老峯》一首，硬語盤空，可與昌黎爭席。如《貞女行》一篇，叙次詳贍，音節古雅，則又與古詩《孔雀東南》之篇相伯仲矣。非自幼致力於詩者深，其能若是乎？

《國朝書畫家筆錄》卷四　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陽人。年十六，投協標，充書識。衡州知府高公奇之，使入署讀書。逾年隸諸生籍。道光末，從協標大軍擒李元發於金峯嶺，誤以爲武生。補外委，公辭，歸。曾文正治水師於衡湘，常君儀安薦公有膽略，遂以公與楊公載福分統焉，屢著戰績。同治三年六月收復江甯，再疏辭官。上鑒其誠，許之。既歸，作小樓自居，顏曰「退省菴」。布衣青鞋，種樹灌園，有終焉之志。越數年，詔公復起視師，授兵部尚書，巡閱長江。卒年七十有五，謚剛直。平生剛介絕俗，有豪氣。喜文士，折節下交。好爲詩，下筆立就。又善畫梅，海內傳者過萬本云。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一　剛直佐曾文正治軍，始創水師，戡定功最多。事平，巡閱長江，上流起湘、鄂，下游逮蘇、杭，戎旃所莅，兼察庶政，諮民間疾苦，黜墨吏，刈莠氓，威棱甚肅。詩特其餘事，而渾浩流轉，勁氣直達，亦可想見其爲人。尤好畫梅，老幹繁花，意爲揮灑。所至湖山勝處，輒留詩畫，則羊公峴首意也。

陳琰《藝苑叢話》　公名所居曰退省庵，四面臨湖，孤亭懸峙，落成後自榜一聯於柱曰：「退食有餘閒，當載酒人來，莫辜負萬頃波光，四圍山色；臨流無俗慮，看采蓮船去，只聽得一聲漁唱，幾杵鐘聲。」儒雅風流，無過於此。

《魚千里齋隨筆》卷上　剛直肝腸如鐵，世稱烈丈夫，而不乏掃眉知己。且春風詞筆，復若不似其爲人，故連類書之，亦韻甚矣。

《清畫家詩史》卷辛下　彭玉麐，字雪岑，號雪琴，湖南衡陽人。以諸生從戎，官至兵部尚書、兩江總督，贈太傅，謚剛直。詩下筆立就。書法奇峭。工畫梅，生平所作不下萬本。

《絕句》《雪橋詩話續集》卷四：彭剛直有《絕句》云：「江上新晴霽色開，綠楊深處見樓臺。老漁未肯拋簑笠，猶恐輕雷送雨來。」爲一時所誦。蓋當金陵甫克，餘孽未清，安不忘危之意也。然語意亦有所本。山陰吳燮齋明經修道曾舉丙辰鴻博，以親老辭。與汪師李、胡稚威、周園牧相友善。其《題畫》云：「渡頭幾處漲新田，小艇垂楊隔岸煙。來往莫拋牛背笠，未應明日是晴天。」詩意尤爲含蓄。　俞陛雲《吟邊小識》：彭剛直公玉麟，佐曾文正平定東南，忠清亮直，爲一代名臣。以所部水師，編爲經制之師，長江數千里，桴鼓不驚，嘗有句云：「漁翁不脫簑衣卧，爲恐輕雷送雨來。」具見貞臣憂國之心。

傳記

俞樾《彭剛直公神道碑文》（存目）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一二　彭玉麐字雪琴，湖南衡陽人。諸生。官至兵部尚書、一等輕車都尉，贈太子太保。謚剛直。有《奏議》、《功臣別傳》。公剛介絕俗，然喜文士，折節下交。與桐城方宗誠、瑞安孫衣言、德清俞樾諸先生相友善。爲詩下筆立就，不輕與人書，所與者皆公手蹟。又工畫梅，海内傳者遇萬本云。

《清史列傳·新辦大臣傳二·彭玉麟》（存目）

紀事

《寒松閣談藝瑣錄》卷二　彭雪岑玉麐，湖南衡陽人。以諸生從軍，盪平粵寇積功，官至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銜。巡視長江，威震中外。性喜畫梅，老榦輮枝，鱗鱗萬玉，其勁挺處似童二樹。旌麾所莅，必作數幅，人爭刻之，爲江山勝蹟也。卒謚剛直。

《咸豐以來功臣別傳·彭剛直公》　公剛介絕俗，有豪氣，善飲。常病咯血，而酒不廢。中年黜妻屏子，無姬侍，惟一、二老兵給事其旁。遇部下舊將，若布衣昆弟，而紀律極嚴。巡江時，安徽有候補副將胡開泰召倡女飲，使妻行酒，妻不可，殺妻。湖北忠義營營官副將譚祖綸誘奪友妻，用計殺友。治兩獄者，久未決。公召至，詰得實，立麾出斬之，軍中股栗。沿江民人呼冤者，捕殺無不當罪，所傳非一事。然喜文士，折節下交，與桐城方宗誠、瑞安孫衣言、德清俞樾、湘潭王闓運、平江李元度諸先生友善。喜爲詩，下筆立就。不輕與人通書，所與者皆公手蹟，敷暢條達，忠義之氣溢於行間。又工畫梅，海内傳者過萬本云。

《新世說·方正》　彭雪琴貌清癯，如閒雲野鶴，出語聲微細至不可辨。然每盛怒，則見之者不寒而慄。巡閱長江水師至皖，合肥李氏勢方盛，少荃相國猶子某素骫法，時出奪人財物妻女，官不敢問。一日，奪鄉民妻去。鄉民訴諸公。公命以刺邀某至，詢之曰：「鄉民告若奪其妻，有之乎？」某直，悍然應曰：「然。」公大怒，命笞之無算，府縣官皆至，悚息哀求，公不之許。俄巡撫以刺至請見，公命延接，陰囑吏曰：「趣斫之。」巡撫足甫登舟，而吏持頭復命矣。公乃移書合肥相國曰：「令姪壞公家聲，想亦公所憾也。吾已爲公處置訖矣。」合肥復書謝之。（彭名玉麟，湖南衡陽人。從曾國藩軍，以水師名。每年巡閱長江必戮數人，所至之處，將弁士卒咸有戒心。公之衣履樸質類村叟，偶出行，一奚奴隨之，亦村童也。一日過浙江石門灣，灣固大鎮，亦往來孔道，有水師管帶官駐焉。公憩於茶寮中，每夜有說故事者，鎮人羣集聽之。正中一座爲管帶席，他人不敢僭。公即據其席，寮主勸其移他座，公婉謝之，曰：「俟管帶至，吾當謹避之。」俄而二弁負大燈導管帶至，坐客避席。寮主趣公起，公不聽。管帶大怒，曰：「何物村人，膽敢據吾座。」二弁亦大聲呼叱，公徐徙他座，蜷伏無言。管帶猶餘怒未息，坐客莫不悚懼。俄而公潛去，立召管帶，管帶至，則視高坐堂皇者乃適所斥坐上村人，匐匍如死囚。公略叱曰：「一管帶官威福至此耶？」命斬之。）

又《傷逝》　彭雪琴在咸、同諸帥中，人格頗奇。晚年不肯任封疆，頗有功成辭爵之概。又好與名流酬酢。其沒也，王壬甫哭之以聯云：「詩酒自名家，更兼勛業爛然，長增畫苑梅花價；樓船欲橫海，太息英雄老矣，忍說江南血戰功。」梅花句，以彭公善畫梅花，血戰而不忍說，則不贊美其殘殺同胞之功，已在言外矣。

《舊聞隨筆》卷三　衡陽彭剛直公（玉麟）巡閱長江，墨吏姦民望風震慄，

曰：「彭宮保來矣。」安徽城隍廟楹聯，相傳左出公筆、右出吳竹莊方伯，各肖其人。左云：「任憑你無法無天，到此孽鏡懸時，還有膽否？」右云：「須知我能寬能恕，且把屠刀放下，回轉頭來。」公在廣東籌禦法蘭西之師時，客兵麕至，與土兵相齟齬，公使土兵居內，客兵居外，獨當其難，羣情乃悅。公克復小孤山磨崖題句云：「書生指揮戰船來，江上旌旗一色開。十萬雄師齊奏凱，彭郎奪得小孤回。」讀之興會飈舉。其《宿莫愁湖》詩云：「石澗泉深瀑布流，萬竿修竹擁僧樓。我來睡入雲窩裏，曉起推窗白滿頭。」吐屬名雋，尤有雅人深致。

《致衡陽老吏》《清稗類鈔・方伎類・彭剛直扶箕》：彭剛直幼時讀書於衡陽之石鼓書院，有蕭滿者，少負才氣，工爲訟牘。然意在扶弱鋤強，非挾鄧思賢之術以牟利者也。中年以後，乃大悔之，改而習道家言，善敕勒之術，且好扶箕。其扶箕也，必與剛直俱滿，僅能焚符召仙，而運筆於沙盤作字，則皆剛直爲政，其言乃剛直自以意爲之，然往往曲中問者之意。剛直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久之，名頗著。有問休咎者，有以病來求方者，幾無虛日。衡陽有老吏以其子婦病求方，剛直假箕筆作一詩云：【略】其人翌日來謝，果服老米陳茶而愈。滿愈自信，剛直則以爲偶中也。

《題采石磯太白樓》《清稗類鈔・情感類・彭剛直眷梅姑》：衡陽彭剛直公玉麟之先德官安徽巡檢，及卒，剛直還楚。貧甚，寡母弱弟，伶仃相依，輒爲族人所窘，發憤力學，遂以成名。鄰女梅仙具殊色，慕剛直才學，願委身焉。將有成議，格於他故，遂不果。梅仙旋怏怏卒。剛直慟之，誓寫梅花十萬幅以報。其《題采石磯太白樓》詩曰：「三生石上因緣在，結得梅花當蹇修。」又曰：「頹然一醉狂無賴，亂寫梅花十萬枝。」又曰：「一枝留得江南信，頻寄相思秋復春。」又曰：「無補時艱深愧我，一腔心事託梅花。」殆皆因梅仙而發者歟？或曰：剛直少時好爲樗蒲戲，每博輒負，鄰有梅仙者與之暱，剛直率私懷其釵珥質於肆，作孤注。一日得二十金往博，又負，乃歸，以情告梅仙。梅仙曰：「但得白首，此區區何作數哉！」然不能娶之。一日忽大病，自撫膺曰：「死於枕席，豈丈夫哉！我今年必死，顧可不覓一好死所乎？」遂從軍，遇粵寇，身蔽鋒鏑，欲以求死，而往往得奇功。迨寇平，剛直顯貴，梅仙猶在而已寡。常至其家，出金周之，或酒或弈，如伉儷，惟不及私耳。《三借廬筆談》卷二：建霞爲余言，湘陰彭雪琴宮保（玉麐）幼時玉貌風流，丰姿俊雅，隣女梅仙見而悅之，託嫗致意，願委身以從。宮保感其意，頗首肯，後格於勢，事遂寢。女因而致死，宮保傷之，誓願畫梅花十萬幅以報，故其《題采石磯太白樓詩》云：【略】或謂此事未確，可以不必流傳，然兒女英雄多情一轍，無庸爲賢者諱也。劉成禺《世載堂雜憶》：彭雪琴孤貧時，梅香獨識其爲非常人，執巾進茗，磨墨拂紙，以不能約昏爲恨。及其稍貴，梅已適人有子矣，因往來爲太夫人義女。要其夫俱從軍，爲保叙副將，梅家日用所需，纖悉爲之經營。江南石炭，由衡州運載梅家，必由江南戰船送衡，他可知矣。如是者三十餘年，情好彌至。一日，梅在西湖搜得一函，知其在杭別有所眷，取其書徑歸，雪琴徒步追數里，索以還，自是不甚相見。雪琴死，梅來弔，痛哭哀極，幾欲殉身，知者皆謂梅不負彭也。

《攻克彭澤奪回小姑山要隘》《煮藥漫抄》卷上：同治元年，小姑山爲髮逆所踞，【略】相持既久，於某月日克復，官保有詩云：【略】妙得天成，出之蘊藉，儒將風流，足抗千古。《郎潛紀聞初筆・彭雪琴小孤山凱旋詩》：儒將風流，令人羨絕。陳三立《江上雜詩》三：嬝嬝亭亭絕代人，冰肌玉骨立千春。彭郎奪得專佳話，祇倚催妝句句新。（小姑山昔年攻復，九江諸郡縣楊公岳斌功最多。自彭公玉麟有「彭郎奪得小姑回」之句，世遂專以推彭，而楊公亦嘗笑語人曰：「雪琴解賦詩，因得獨專其名。」）　陳琰《藝苑叢話》：剛直收復小孤山有詩云：「十萬大軍齊奏凱，彭郎奪得小孤回。」一時傳爲名句。某提督語人曰：「可惜我不會做詩，更可惜我不姓彭，其實我收復小孤山三日，彭雪琴尚未到呢。」聞者不禁失色。《魚千里齋隨筆》卷上：公領水師與太平軍力戰，復小姑山，山近處舊有彭郎島，公爲詩云：「十萬舟師齊奏凱，彭郎奪得小姑回。」此爲生平最得意事，詩亦盛爲當時人所傳，而所難得者，恰有此地名，以切其姓氏耳。衝波血戰，乃成此風光旖旎之詩，猶想見其橫槊高吟時也。　童遯祖《蕘蕘室詩話》：小孤山在大江之中，危峯峭拔，屹立中流，與彭郎磯相對，故東坡詩有「舟中賈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過客題詠甚多，尚鎔一絕云：「烟波萬頃盡模糊，壁立誰知有小姑。絕妙凌雲一枝筆，可憐淪落在江湖。」情景兼到，當爲此題絕唱。咸豐中洪秀全之亂，小孤山淪爲賊砦，彭宮保統領全師，克復小孤山，有詩紀事云：【略】誠巧合也　陳冰如《鞠儷盦詩話》：近代名將之能詩者，有清惟彭雪琴一人而已。世人咸知其「十萬健兒齊拍手，彭郎奪得小姑回」之句。此種事實，非名

將不能得，但名將又多能得其事實而不能發諸吟詠。雪琴克兼而全之，宜其佳也。更能用纖麗之典故而貼切威武之事實，尤見工巧，是又非劉霞裳《詠白桃花》之「劉郎去後情懷減，不肯紅妝直到今」者所可相爲並論者矣。

《南海軍次病魔作崇倚枕孤吟得秋興二十四律不過蟲聲蛩語聊遣愁懷工拙不計也》《三借廬筆談》卷一〇：癸未之春，法夷犯順，北甯一敗，全越俱危，坐使數百年恭順藩封，盡入敵人之手。皇上特命大司馬彭雪琴宮保，視師粵東，辦理軍務。甲申仲夏，法船攔入閩江，燬我船廠，迭擾淡水、基隆各處，全臺震動，兩粵皆驚。彭宮保於軍政餘閒，作《海南軍次秋興》詩二十四韻，膾炙人口，因全錄之。詩云：【略】。俞陛雲《吟邊小識》：甲申歲，法蘭西起釁，公奉詔督師廣東，親駐沙角炮臺。法艦窺邊，見海防嚴整，轉犯福州。嘗在軍中賦七律數章寄先祖。有「紅黃霜葉營前樹，黑白雲花海外天」句，及「月夜枕戈眠未穩，防秋還上粵王臺」句，惜失其稿矣。

《冒大雨游太湖東洞庭山古雪居用陶文毅公題壁韻》《太湖備考續編》卷二：道光庚寅，陶文毅公到寺題此詩，書直幅以付寺僧。同治己巳，彭剛直公繼至，見而和韻，亦書一幅留寺。四十年中後先輝映，偉人傑作不期而合，足爲湖山生色矣。剛直復撰書一聯云：「古香自有梅花在，雪色時看野鶴來。」亦名句。

《和俞蔭甫太史》《春在堂隨筆》卷六：癸酉春日，楊石泉中丞，招同彭雪琴侍郎，至雲棲作竟日之游。是日宿雨初霽，清談極歡，侍郎左手持盃，右手執筆，即席賦詩四章。余因亦口占二絕句云：「籃輿屈曲入山行，天爲清游特放晴。卻好五雲最深處，閒鷗威鳳共聯盟。」「此來襟帶有江湖，（先走湖堤，後循江岸。）自覺尊前詩膽粗。不及老彭豪更甚，右拈吟管左提壺。」侍郎和云：【略】余詩率爾之作，不存集中，因有侍郎和作，聊記於此，存一時雅集也。

《王壬秋孝廉寄居吾衡十二載今倦游歸長沙祖餞即席口占以當驪歌》《湘綺樓日記》（光緒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水災，山居屋壞。余前有詩云「暫隱衡山十二年」，至此，正十二年。而彭雪琴贈余詩云「作客衡山十二年」，竟皆成讖。此亦大劫也。

《曾文正祠畫石作梅題絕句》《郭嵩燾日記》（光緒六年三月十九日）：與黃恕皆前輩、李次青、（李）（朱）宇田、李仲雲、張力臣、陳舫仙、鄧彌之及意城邀餞彭雪芹、劉峴莊二公於曾文正祠之浩園。雪芹畫石作梅刻之文正祠，而題絕句其上云：「丞相祠堂春作堆，年年風雪報花開。一株老樹堅如鐵，歷盡千霜萬雪來。」

《鶴冢》《郭嵩燾日記》（光緒十三年四月初三）：宮保養馴鶴，爲雪壓屋斃之，瘞爲鶴冢，以詩哭之，中有句云：「千歲仙禽猶有劫，百年人事竟無憑。」

《無隱庵題壁》《三借廬筆談》卷七：辛巳春，同陸養和丈暨大父遊無隱菴，（在范墳南。）見壁上粘小箋，上書七絕一首云：【略】下書洞庭七十二峯樵子，余知爲彭雪琴宮保所作。以問僧寂三，茫不能知。小沙彌曰：「前兩日見一老叟布衣草笠至此，書紙粘壁，不知作何語，門以外似有數人類兵卒者，伺候良久遂去，未識何許人也。」

汪　瑔

論　述

張維屏《藝談錄》芙生綺歲清才，其詩或清圓如春鶯囀樹，效矯健似秋隼盤空。言情寫景，妙出性靈，慨亂傷離，時露風骨。當此盛年進而不已，他日必將于風騷壇坫中高置一席也。

文廷式《隨山館詩序》汪丈穀庵，今之隱君子也。其立身行志，皦然不欺，出于儒家。而其退然自居，不欲爲天下先，則又得之于道家。故其爲詩也，稱物茅而志彌潔，出辭婉而情彌深。淵乎有憂世之心，而在言逾孫。泊乎有高世之概，而與物無事。《易》曰：「遯世無悶。」老子曰：「上德若谷。」三復斯編，殆于兼之矣。

沈世良《隨山館詩題詞》芙生三十以前詩，如萬柳樓臺，百花闌楯，氣之春也。三十以後詩，如松風送籟，澗壑飛泉，時之夏也。以視二十歲前朗秀妍潤之作，已再變矣。爲之不已，變而愈工，必將有澹遠如秋天雲，靜穆

如冬嶺雪者。詩非變不能工，而其所以變，則人巧所至，天機應之，蓋不期其變而自不能不變也。

賈景方《隨山館詩題詞》　景方于三十年前見芙生詩，即知其工，然止于詩之工而已。今年復遊嶺南，乃悉見其三十年之詩，巧者出以樸，濃者出以澹，縱橫者出以和緩。其用意深厚，得古人之微悕，蓋不止于詩之工而已。

孫福清《隨山館詩題詞》　穀翁《貽辛中仁》詩云：「布衣報國心，期汝終不變。」觀穀翁詩，當以此求之。若夫句律之工，才藻之富，則深于是道者皆知之，不俟贅語矣。

林昌彝《隨山館詩題詞》　烟波綺麗，風月清新。逸興遄飛，感均頑豔。上追長吉、義山，下瞰君采、四溟，近壓仲則、蘭雪，而獨成一子矣。三復贊嘆，卓然可傳。

《碑傳集三編》卷三九朱啓連《汪先生行狀》　其蘊蓄不抒多矣。略於《無聞子》一編見之。無聞子者，先生四十自號以名其書，語皆實獲，可采古今事爲之傳，或又目爲老氏之流者也。於文學無所不通，尤長於詩，初擬溫、李，晚儕范、陸，幽遠深曠，造乎自然，後世必有疑爲南宋、金、元間人者，其高者乃中晚唐音矣。【略】先生足跡不踰五嶺，文字交徧天下，象州鄭獻甫、成都朱鑑成，最相友善。祥符周星詒讀先生詩，自福建郵贈以畫。嘉興張鳴珂錄先生文入所選《駢體正宗續編》，皆未識面者。弱冠時，番禺張維屏數欲致之門下，南海譚瑩、漢軍陳良玉，番禺陳澧、沈世良，咸豐、同治間皆稱粵之名宿，其重先生，不啻人之重之。先生嘗歎：使吾不奔走衣食，佐人幕事，所造故當勝。

《晚晴簃詩匯》卷一六七　汪瑔，字玉泉，一字穀庵，號芙生，番禺籍山陰人。有《隨山堂猥稾》。

又　芙生游幕嶺海，頗有才名。詩亮拔自喜，晚趨婉約，乃多可取。

《海天琴思錄》卷四　山陰汪芙生山人瑔胸次高曠，詩才清越。

《葛將軍妾歌》　《隨山館詩簡編》眉批：此篇雖少作，要已毛羽豐足。

《海山詩屋詩話》卷三：此詩可歌可泣，有聲有色。按《公傳》：「公歿後，義勇徐保夜迹公屍，走竹山門。霽月微明，見公宛然立崖石下，兩手握刀不釋，目閃閃如生，欲負之行不能，起拜而祝曰：盍歸見太夫人乎？乃乘夜負還。」未及妾奪屍事。然芙生與公同鄉，所聞必有可據。

傳記

《續碑傳集》卷八一陳寶箴《汪君墓誌銘》　君山陰汪氏，諱瑔，字芙生，一字越人，所居曰穀庵，學者稱穀庵先生。客粵占籍，遂爲番禺人。曾祖父倫秩。祖父炌，箸《史億》三卷。父鼎，箸《雨韭庵筆記》二卷，劬學不仕。君少隨父游粵東，輒以文詞最曹偶。以父篤老不能歸，迺佐郡縣爲幕客，所至咸有聲譽。始客曲江，羣寇圍縣城逾歲，卒用君策，盡燔寇舟，城賴不陷。由是君以才略顯，藩使俊達公聞而聘焉。先是潮州災振庫銀二千事，久未上籍，具慮格部例不知所出，君曰：「稅契奇羨異正賦，所以備緩急與非常也。」以是聞司農，其可果置不問。後列縣水旱，率得領振，司庫便利至今，君之本謀也。光緒初元，劉公坤一爲總督，延君主夷務，理中外交涉。自國家通番互市久，廣州最領襟要，利弊所倚伏尤鉅。番夷既習中國，又頗緣奸民設疑刺隱嚮背，構伺文書往還，首尾萬端。君居幕府凡十歲，洞幾折崩，劑和柔剛。繼劉公者曰裕寬公、張靖達公、曾忠襄公，撫御毗夷，號稱辦治。維君計畫贊助爲多焉。君才性開濟，識慮通遠。法越之難，邊海騷震。曾忠襄公獨就君陰籌戰守，備扞無形，服君偉才，歎爲國寶。然君貞簡絕俗，澹於榮仕，俯仰委蛇，嘯詠終老。海濱之儒，羈旅之士，至論清德涪行，長於謨筴，達於事變，旋斡冥漠之中而不尸其名，浮湛污濁之俗而不滓其志，蓋未有先君者已。晚歲養痾，躭情墳史，名賢鉅公禮聘踵至，終不復出。素勤纂述，箸書滿家，雋辭奥旨，究理天人，儒學宗焉。凡有《隨山館集》十八卷、《無聞子》一卷、《松煙小錄》六卷、《旅譚》五卷、《尺牘》二卷。春秋六十有四，以光緒十七年二月丁酉卒。配張孺人，男子子兆銓，乙酉科鄉試舉人，官海陽縣學教諭。女子子二人，次嫁朱啓連，端介有文行，傳君之學者也。年月日兆銓將葬君於某原，詣啓連所述狀屬銘其辭，曰：海維炎州，億族環之。薦羶刺肥，施彼阱笯。伊君沖懿，與道盤嬉。脫然塵垢，保其天倪。亭亭雅志，振振上才。雍容帷闥，爰職契司。斡運無名，杜機未恢。六合內外，清風噓濡。孰云棄世，有偉厥辭。精貫元黃，理劭等夷。朋從歸高，曰賓曰師。摛翰序幽，神宅允綏。

《昭代名人牘續集小傳》卷二二　汪璟，字芙生，號玉泉，又號穀庵，浙江山陰人。寄籍廣東番禺，候選同知。陳寶箴撰《墓誌》：君佐郡縣爲幕客，所至有聲譽。晚歲養疴，躭情墳史，名賢鉅公禮聘踵至，終不復出。素勤纂述，有《隨山館集》、《無聞子》、《松煙小錄》、《旅譚》、《尺牘》，雋詞奧旨，儒學宗焉。

《碑傳集三編》卷三九朱啓連《汪先生行狀》　先生諱璟，字玉泉，號芙生，晚號越人。所居名穀庵，學者稱穀庵先生，姓汪氏。唐越國公華之裔，元末自新安遷山陰。明正德中，有諱應軫者，風節政事，具明史本傳，著《青湖文集》十四卷，錄入《四庫》，其十一世祖也。曾祖倫秩，字攸五，文章得陳句山之傳。祖炌字明之，著《史億》二卷。父鼎，字禹九，著《雨韭庵筆記》四卷。明之公・禹九公皆不仕。禹九公生二子，長夭，先生居次。幼聰惠，七歲能爲詩，長有文名。隨侍客游於粵，粵中詩文之會，輒冠其曹，遠近耆秀，皆願納交。久之，禹九公老矣，貧不能歸，謀所以養。客有爲夷酋說者，以重金延主文牘。先生笑曰：「吾能作黔婁，不知有中行說也。」咸豐三年，遊曲江，主五公五福，始爲幕客。四年閏月，賊陳開、何六黨數萬人圍縣城，文武爲城守計，先生贊畫功多。賊營城北帽子峰，與城絕水，掠民船濟而南？晝夜聚攻，先生曰：是可火。據上風以火箭射，焚其舟盡，會夜數十里水光皆赤，賊船殲焉。由是賊不得逼，城賴以固，凡十月圍始解。先生追危其事，繪爲《秋城夜角圖》，一時名流題詠殆徧。其年禹九公歿。七年，客陽山，繼客東莞、番禺二縣，廉、瓊、潮、高、肇慶五府皆主五公。十六年，而五公卒，公爲嶺南循吏，所至有聲。既得先生，治狀尤著。方先生壯年，有志天下事。撫部耆公者英奉旨自粵率師援閩，聘與偕行。母盧宜人意不欲，乃止。盧宜人歿，服闋，年四十矣。會病瘧癰癆，自度精力頓衰，無復用世之意。同治八年，再客潮州。十年六月，大水，城幾沒，決蔡家園，漂人畜田舍，先生勸當事者振撫，立散振之法，文告多出其手。時主冒公澄爲鹽運同。十一年，主藩使俊公俊達，自是常居番禺。國家庫藏出入有經，錢糧銀五百兩以上非奏聞不得用。異時粵中水旱，官吏持例不敢議振。潮州水時，大府閱牘，意感遽發藩庫銀二千兩，吏以其未奏也，不敢報部。顧銀已出庫逾年，不知所爲，及是請之。先生曰：「田房徵稅契銀，其額外之羨餘，本爲地方公用，由稅羨開報無害也。」如其言，籍入部置不問。後州縣災歉，皆得請帑於司，自先生始。光緒元年主督部劉公坤一。繼劉公者，裕公裕寬、張靖達公樹聲、曾忠襄公國荃，皆倚重先生。廣州通蕃最久，民與夷習互市爲天下重，夷之習中國者，恆因貪邪之民，恢詭其所爲，以機阱相陷，伙外挾恫疑，內隱私利，事發於此，而意寓於彼，文書往復，剛柔萬端，而總督實專其政，片文殘意，一委先生。凡四公六任，居幕府者十年，威不下褻，辭不失舊，牙枘潛折，民氣不讙不撓，其效在冥冥之中。顧亭林所謂匹夫匹婦與有其責者，先生亦嘗自言於此盡布衣報國之忠，乃精力愈耗不可支矣。曾公知先生特深，其總粵也，越南之事始棘，公故宿將，沈幾慮應而示無倪，旬月戰備畢□，獨先生與其謀，吏民無知者。公嘗歎息恨相見晚，且曰：「惜吾兄未識君。」兩司以事衙謁公，欲見先生，辭曰：「事取進止於公，某一介士耳。」公不以爲不肖，使參計畫，而周旋於幕外，雖無物論不宜。公言左繼皋居駱文忠幕時嘗如此，先生曰：「左侯經緯非常，非其人則不可。某以不可學侯之可也。」公歎曰：「斯可爲師表矣。」臨別，三誦此言。當曾公時，先生鬚髮驟白，後不復任爲客，凡以此，世或疑曾公於越南事無備，請以先生徵之。晚歲積衰，感聞見之不稱，病肝藥不能瘳，自以學問治之。十七年正月，感春溫，七日證耳。緜惙二十餘日，二月初三日卒，春秋六十有四。嗚呼！求吏事於文人，劾孤忠於韋布，可以養化原，厲名節，慮遠而持變，投之有效，古今上下殆不多有也。性警敏，事至立斷，倉卒肆應，循其意行，皆必無失。博極群籍，辨治忽之機；析於豪芒，洞然百變之後。其利害如睹也，其所言未嘗不可行者。【略】精漢隸書，藏碑數十百本，晚年臨摹不倦。【略】又言幕客治事當如身居此官，善則歸於主者，不當居其名也。今著作可傳如此，惜乎功烈無以自見，抑良才隱世，江湖賤貧有道君子，固處之適然者乎！捐納監生，同知銜，封奉政大夫，以子貤封文林郎。

紀事

《採礦行》《十朝詩乘》卷二三：張文襄之治楚，務創舉新政，亦廣羅才彥。嘗規設漢陽鍊鋼廠，使徐仲虎觀察（建寅）綜其事，成績粗著。值試驗藥質，突炸發，轟死。【略】鍊鋼廠之設，取材于漢陽鐵鑛。漢陽、大冶皆產鐵，

萍鄉產煤，二者相因爲用。文襄蒞鄂，始建議闢漢、冶、萍礦。而盛杏孫尚書集資舉之。【略】蓋地利之興，此爲創舉。自有明以來，采礦有禁。搏搏寶藏，聽其淪閟。海外巨賈，時復覬覦及之。汪玉泉（瑔）《采礦行》云：【略】此亦光緒初年事也。若漢、冶、萍集資邦人，監華興盤，殆不多覯。文襄既去，尚書旋殂，九仞功虧，遂成弩末。惜哉。

著録

朱啓連《汪先生行狀》　著《隨山館猥稿》十卷《叢稿》四卷《詞》一卷、《無聞子》一卷、《松烟小録》四卷、《旅説》四卷，皆六十歲自定，門弟子姚文駿陶爾錕輩刻以爲壽。歿後子兆銓取未刻詩編爲《續稿》二卷，凡爲詩十二卷；其他諸作，各增垺焉：《松煙小録》增爲六卷，《旅説》增爲五卷，幷刻《尺牘》二卷。《林胡駱曾四公奏議》八卷，乃先生選示及門者，已前刻，皆行於世。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隨山館集》十八卷，汪瑔撰。

雜録

《皇清畫史》卷一八引《粟香五筆》　汪瑔，字玉泉，號芙生，一號穀庵，别號无聞子。山陰人。寓廣州。文格書品在聖徵、元穎之間。

黄彭年

論述

《清儒學案小傳・陶樓學案・附録》引《會文正與諸弟書》　英氣逼人，志大神靜，則有黄子壽。子壽近作《選將論》一篇，共六千餘字，眞奇才也。子壽戊戌始作破題，而六年之中遂成大學問。此天分獨絶，萬不可學而至。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六　黄琴陽先生輔辰，在諫垣有直聲，時目爲「硬黄」。子壽早承家學，又爲劉寬夫紿諫女夫，才名藉甚。官翰林，上書言事。假歸，纂修《畿輔通志》，主講保定蓮池書院。起爲安襄鄖荆道，由鄂臬擢蘇藩，創學古堂，建藏書樓，以經誼辭章課士。政尚清嚴，吳民多樂道之。移鄂藩，未幾卒。子編修國瑾自京師奔赴以毁殉。【略】黄氏三世，皆用學行顯於時，子壽尤長紀事之文，門人輯刻《陶樓文鈔》十二卷，詩無專集。

《和羅瀛橋游賈公祠詩》　《郭嵩燾日記》（光緒五年八月廿九日）：子壽見示《和羅瀛橋游賈公祠詩》云：【略】詩意以賈公祠原爲屈、賈二公祠，兼祀屈子、賈生，夏芝岑任督糧道，修建祠園，始專屬之賈公，而遺屈子像於佩秋亭，取《離騷》「紉秋蘭以爲佩」之意也。亭基甚狹，兼爲游園經行孔道，子壽意頗非之，故於詩見意。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一七　黄彭年，字子壽，貴州貴筑人。道光丁未進士。官至湖北布政使。《藥禪室隨筆》：子壽方伯，名高而宦不達，三仕旬宣，終未開府。生平以整飭風紀，扶植士類爲己任。嘗掌教保定蓮池書院，以畿輔通志局自隨，成就尤衆，名流翕然歸之。

《碑傳集補》卷一七姚永概《黄子壽先生墓表》　先生諱彭年，字子壽，貴州貴筑人。祖諱某，某官。父諱輔辰，陝西鳳邠鹽法道。先生以道光乙巳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湖北布政使以卒。以嘗主講關中、蓮池書院，士論翕然。在官尤以養士爲先，故天下之士，無識與不識，皆稱黄先生。鹽道公奉命歸治鄉團，先生已通籍告養侍行。貴陽長寨等二十餘寨苗、漢不相能，先生得漢民侵欺狀，爲伸理，單騎入羅家寨，山峻馬不進，諸苗爭負馬腹以達，其感服如此。駱文忠公督四川，聘鹽道公自助。時川賊藍大順等方熾，石達開由滇至雅州，駱公命劉公蓉督師，先生佐其軍，建策撫慰黎雅各土司，已而賊使果至，土司縛以獻，卒賴其力擒達開。劉公巡撫陝西，次巴州，時大順

與粵匪結，先生設閒，約兩悍酋爲內應，大順因斬兩酋，勢頓衰，軍以安行。抵省治，劉公欲疏先生功上聞，力辭。同治元年特詔起用，又力辭。主講關中書院者三年。時鹽道公方宦陝，鹽道公卒乃去。李文忠公續修《畿輔通志》，聘先生任之，十年成書三百卷。主講蓮池書院，創建學古堂，設立學規，課諸生爲日記，久之成書三十二卷。購書三萬三千餘卷存院中。設官書局，集各行省書，以便諸生市讀。簡放湖北安襄鄖荆道，時先生年六十矣。既至鄂，先署督糧道。江夏令誤笞一武員，軍中皆甲，先生一言定之。襄陽多會匪，前官以嚴治擾及鄉民，民爭入城，如避寇。先生至，取二魁斬之，示令受匪符布者繳焚，悉原宥，民大安，復其業。因購書數萬卷，藏鹿門書院中，親教諸生，以官兼師。遷按察使，設館課吏讀律，平反巨案十餘。遷江蘇布政使，設學治館。護理巡撫，懲貪墨，尚朴素。立學古堂課諸生。調湖北布政使，是時張文襄公方督兩湖，與先生故人也，銳意興作，規模張大，用財無校量。先生每以爲不可，靳之，意稍齟齬不自得，遂以風疾卒於位。臨歿前一夕，猶手書致糧道論漕事也。先生卒後，文襄公與李文忠公合疏先生治行，亦曰彭年覩鄂省空乏，遇事每往復，憂見於色云。先生愛文好士，然執法不阿。京山丞張福璜者，以掘堤漂溺人民廬墓逮治。或以其詩文進，冀末減，先生持不可，卒論如法。配陶夫人，生一子，國瓚，某官，出後伯父。劉夫人生三子：國瑾，侍講銜，翰林院編修；國琭，太學生；國瑄，直隸易州知州。兩夫人皆賢孝，皆先卒，封皆如例。先生事蹟詳在史官，今獨著其大者，以表於墓。

《清史列傳・循吏傳三・黃輔辰》　彭年，道光二十五年貢士，二十七年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歷充武英殿協修、國史館協修、功臣館纂修、本衙門撰文。咸豐初年，乞假侍親歸黔，過白茆灘，舟破於石。彭年偕婦劉氏，各負其父姑，以出於險，俱得無恙。到籍，隨父辦理貴州團練。長寨等處苗漢積不相能，下游清水江猜怨尤深。彭年親入苗寨勸諭，盡得漢民侵欺狀，爲蠲除之，使合團苗民翕然聽命。同治初元，四川總督駱秉章延之幕中，俾贊戎機，平劇寇石達開，與有功，力辭保薦。陝西巡撫劉蓉聘主講關中書院。兵燹後士鮮知學，彭年講明實學，廣置書籍，嚴定課程，學者漸盛。尋直隸總督李鴻章聘修《畿輔通志》，成書三百卷，於星躔分野、水道源流、州縣沿革，考證尤確，足補舊志所未備。其主講保定蓮池書院，置書定課，一如在關中時。人給以劄，使爲日記，月考其得失，而高下之，選刊蓮池肄業生日記三十二卷。光緒八年，授湖北安襄鄖荆道，調署督糧道，旋赴本任。襄鄖界連陝、豫，會匪未靖，民多逃亡。彭年首以除暴安良爲務，得劇盜即寘之法，其誘脅者悉予自新，流民皆復業。購書數萬卷儲之鹿門書院，暇輒與諸生討論。武當山香火最盛，住持僧歲供本道八百金，彭年卻之，並封禁其山。九年，遷按察使。絕屬僚餽遺，屏新關津貼，停工程局攤捐。湖北獄訟繁，候審所積案數百，彭年督承審官悉行斷結。往時諜訴梟署者，書吏索費二三十緡，或委員提案被訟者輒傾家，彭年皆禁罷。復以牧令多不諳律例，幕友吏胥得因緣爲奸利，特設學律館，人給律例，定期會講，詳爲指授。又以游手無恆業或偶犯偷竊，設遷善局處之，使習一藝成，貸資釋出，其人多改行。又立待質所，絕胥吏擅押罪人之弊。設戒煙局，以拯困於煙而貧無資者。有獄犯田萬青自縊，彭年例應鐫二級調用，上官囑減囚罪，冀免之，彭年不可，然竟得留任。時大吏議裁綠營餉，兵洶洶思變，彭年開誠告誡，營伍咸奉約束。彭年治獄明決，終楚臬任，平反鉅案十數起，結京控案四十餘起。十一年調陝西按察使，權布政使。創博學齋，延宿儒主講席。購補關中書院書籍。比履本任，其建置如治楚，憫愚民不知法，摘律例中民間易犯各條刊布簡明告示，使知儆懼。陝省亂後，會匪游勇潛相句煽，彭年整頓保甲，明連坐之法，嚴窩賊之禁，詳定就地正法章程。擒誅巨魁張鐵梅等數十名。又以城中失火，易致延燒，捐置水桶、水缸，令居民數家共穿一井，有警則通力撲救，由是少火患。長安縣西北馬營寨等六十餘村地濱澧渭，十三年秋，水決隄堰，淹四十餘里，壞民田廬，彭年捐廉集款賑撫、修復，民賴以安。尋擢江蘇布政使，建學古堂以課士，設學治館以課吏。會大旱，減漕價。明年大水州縣以米值二千七百，而漕價二千二百，請增之。巡撫謂彭年可石增二百。彭年曰：「漕米一石，定例收水腳費一千，其實所費不過數百，獨不可將有餘補不足耶？今水旱連年，若增漕折，民必重困。且以江蘇百萬漕計之，則民間多出錢二十萬緡，此錢上不在國，下不在民，獨歸州縣中飽耳。困民以利官，不忍爲也。」因力持之。未幾，護理巡撫，以懲貪墨、敦樸儉爲先，風氣爲之一變。會有水、旱災，籌賑百數十萬緡，全活甚衆。事蔵，餘錢三十萬緡，則請修吳淞江及白茆河瀏瀁浜等處工程，未舉，調湖北布政使。後任巡撫剛毅竟其志，一律開濬，吳民便之。十六年抵鄂，

任甫兩月卒。彭年邃於學，著有《陶樓詩文集》、《東三省邊防考略》、《金沙江考略》、《歷代關隘津梁考存》、《銅運考略》。

《清儒學案小傳・陶樓學案・黃先生彭年》　黃彭年，字子壽，貴筑人，原籍醴陵。父輔辰，績學尚氣節，由吏部主事洊遷陝西督糧道，國史入《循吏傳》。先生少承家學，有經世之志。道光丁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見知於曾文正公。咸豐中，草《平賊議》，陳御史慶鏞取以上聞。同治初，佐川督駱文忠公幕，贊畫戎機，力辭保薦。劉巡撫蓉聘主關中書院。當兵燹後，士鮮知學，廣置書籍，手定課程，學風漸盛。回京供職，上疏請修省自強，曰：懋聖學、戒臣工、節財用、廣言路，而歸本於固民心、求人才。溫詔褒答。李文忠公聘修《畿輔通志》，十年而成。於水道源流、郡縣沿革考證詳確，補舊志所未備。兼主講蓮池書院，其教士一如在關中而擴充之。中外大臣論薦，特起授湖北安襄鄖荊道，就遷按察使。調陝西攝布政使。授江蘇布政使，護江蘇巡撫。調湖北布政使，至任數月而卒。所莅治盜清獄，課吏教士，並有異績。在江蘇，因災減漕折，後復有議增者以定例收運費，本有贏餘，何不將有餘補不足，持不可。懲貪除弊，吏風一變。遇災籌賑，款至百數十萬緡。事蔵，餘款三十萬請修濬吳淞江白茆河蘊藻浜。事未舉而去，吳民尤感之。先生於學，規模閎博。自言早歲無他嗜好，惟好聚書，故於經史百家靡不綜貫。教人一守乾、嘉諸老途轍，而尤期於致用。主講蓮池時，以《劄記》課士，人專一藝，選刻三十二卷。於陝西，創博學齋。於蘇州，創學古堂。皆廣儲經籍，課程與蓮池同法，先後成就人才甚盛，世以比浙之詁經精舍、粵之學海堂，足稱繼美云。著有《陶樓詩文集》、《東三省邊防考略》、《金沙江考略》、《歷代關隘津梁考存》、《銅運考略》。

紀事

《近世人物志・黃彭年(子國瑾)》　翁記：（同，九，正，卅。）黃壽老（彭年）來談，其人曾膺吏薦，嚴渭川保其孝行，人開朗，績學者也。又：（同，九，七，一六。）詣黃子壽前輩久談，循吏也。其人沈靜篤實，它日當大用。王記：（光，三，六，一三。）子壽來約昏，余以黃氏子弟無過，可妻也，許之。又：（光，三，一二，二六。）子壽云：朱刻「圓明園詞」，有露才揚己之意，少忠君愛國之心，不可之甚者也。余以子壽不解詩，隨其意而諾之。又：（光，六，正，一二。）子壽誇張洋人之砲，似小兒寢語，不足一笑。又：（光，八，四，七。）黃彭年以告假編修備兵安襄，朝廷能破例用材，不必以閒曹榮之。而彭年聞命欣然，則非人才可知，蓋兩傷矣。又：（光，八，九，一九。）次青云：黃每論一事，必先作態，可厭。翁記：（光，一四，二，二九。）黃再桐（國瑾）來談吳中事，其尊人子壽方伯欲減租額，告以三百年舊例，恐未可變，變則訟牒煩興，猶其小小者耳，恐佃業不和，將滋事端，伊亦深韙不言。葉記：（光，一四，八，二八。）繆筱珊與黃再同丙子同年，謂其有名臣氣。又：（光，一四，九，二七。）黃再同編修自都門至蘇省親，來訪，約同至都課其子。又：（光，一四，一一，四。）再同言朱文正得宋拓化度寺碑請覃溪審定，覃溪別造一贋本歸之，而留其眞，又從而揶揄之，以是文正恨刺骨。覃溪晚年蹭蹬，文正有以齮齕之也。又：（光，一四，一二，一六。）聞太和門災，再同云：火熾時屠梅君侍御向火大哭，而某太史遞職名於掌院，欲以救火進階，人心之不同如此。又：（光，一五，正，十。）再同出示宋本《婚禮備用月老新書》，眞奇書也。舊歸大興劉氏，子壽師爲寬夫先生之壻，因得此書，以畀再同，爲世守之寶。又：（光，一五，正，二六。）再同約赴內廷觀大婚禮，至工科朝房坐候。寅刻，皇后鳳輿至，儀衛甚肅，寂然無敢譁者。又：（光，一五，二，一一。）偕再同至古錢劉鋪，其肆舊爲小錢李所設，李善造古錢，咸豐時鮑子年、劉燕庭諸人均與往還，今歿矣。劉亦能辨別古泉，故人以古錢劉呼之。又：（光，一五，一二，六。）聞子壽師薨於鄂，海內知己彫零盡矣。再同病軀，何以堪此。又：（光，一七，二，卅。）聞再同至鄂亦逝，駭極欲涕。又：（光，二四，四，廿。）黃本甫來談，再同遺書，已歸廠肆，有子能讀，尚不能守，可歎也。

著録

章鈺《刊陶樓文鈔緣起》　光緒十有四年戊子，先師貴筑黃子壽先生開藩吳中，用前掌教蓮池故事，就正誼書院西偏可園建學古堂。購書數萬卷，遴

諸生分齋肄業，鈺倖與其列。先生爲學，根本盛大，無門戶之見。自少見知於湘鄉曾氏。撰著甚富。《陶樓存稿》曾以活字板排印，未及傳播。歲乙卯，公子秦生（國瑄）以鈺及事先生奉遺稿一束，屬爲編次。當就原有各篇及見各刻本爲稿所未具者，分別校錄，釐定卷目，以報秦生。終以蒐采未全，引爲私疚。無何，秦生作古，閱今幾寒暑矣。時事難知，全集告成，尚猶有待。因商可園舊同學集貲，先刊若干篇以代鈔寫。壬戌始事，越歲竣工，擬題曰《陶樓文鈔》。示於先師著述，不敢居爲定本也。既印若干部分藏各家，並歸板片於江蘇書局，俾廉價印行，藉以廣先師平生以正學倡導後生之意。同預是役者，胡綏之（玉縉）、高遠香（德馨）兩君之力爲多。承刊者，京廠文奎齋。會計諸事，則屬遠香子君冑（賡夔）任之。出貲人用《漢石例》列諸後幅。吳寄荃（燕紹）爲前正誼書院掌教，先師望雲先生猶子體先世交誼，願同是舉者也。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陶樓文鈔》十四卷，黃彭年撰。

《感舊懷人集·黃子壽方伯同年前輩（彭年）》 當年曾忝紀羣知，接武公卿此一時。未必雲泥兩相憶，祇應刪讀義山詩。　君爲貴州貴筑人，道光乙巳貢士，丁未補殿試，入翰林留館。後引退不仕，幾及廿年。忽奉特旨，授湖北荆宜施道，旋升鄂臬，調陝臬，晉蘇藩，權撫篆，誠爲異數，亦高名有以動天聽也。余以癸卯寄籍黔，試得鄉舉，與君同年。甲辰入都，謁鄉先達，得識年丈琴塢先生，時官吏部，忝附羣紀之交。迨君通籍後遇於黔陽，余通籍後遇於保陽，皆極相得，有倡和之作今存集內。自君開藩來蘇，而余已病困，不能進謁，但一通尺素而已。

林夢郊

《停雲閣詩話》卷三　林石甫詩稿極富，與金門林瘦雲（樹梅）善，多半爲所取去。今瘦雲亦故，此稿不知流落何所。惟鄭眞童上舍藏有一卷，乃石甫生時手書以贈。此外尚有數十首，散見於林香溪《射鷹樓詩話》、王叔蘭《消寒錄》、莫若愚《屏麓草堂詩話》中。其未經選入者，余爲補載於此。《古意》【略】、《鼓琴曲用陶飲酒廿之五韻》【略】、《悼亡》【略】、《雜感》【略】、《吳城晚泊守風將渡鄱陽湖》【略】、《落第後酒間示同人》。石甫與余夜話，有句云：「幾疑所學終無用，不信生才如此休。」嗚呼，昔爲戲言，今成讖語矣！

又　林石甫詩極善寫苦況。《質錢》云：「質錢復質錢，持我舊縑素。市中大腹兒，一笑不肯顧。謂此值幾錢，況復顏色故。歎息謝之歸，生計更無措。躑躅入戶庭，欲進但却步。家人喜我來，苦飢向我訴。我亦無奈何，恨不去抱布。」

又　張亨甫《江城如畫樓題壁詩用豪字韻》，和者甚夥。林石甫云：「山水因緣文字豪，旗亭回首首重搔。名能籠壁人爭識，眼到層樓我更高。四面無聲聞落木，一天遙思渺含亳。十年好景都虛負，又向風前感二毛。」起四語不及亨甫。亨甫前半超妙，此作前半尚嫌吃力。中後詩心入細，綽有遠神，雖亨甫在前，無庸多讓。石甫又有《集句送亨甫入都》云：「吾道無南北，伊人成古今。送君如昨日，貧到覺情深。此夜芭蕉雨，燈前破碎心。不堪對寒燭，冷語復長吟。」用古入化，純如己出，而復一往情深，所以爲妙。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　擊筑狂歌碎唾壺，奇才廉悍辟千夫。（震旦論石甫詩，有「險巇爭一字，廉悍辟千夫」之句。）離愁獨向靈修拜，山鬼秋蘭寫畫圖。（閩縣家石甫夢郊。石甫好讀《離騷》，嘗繪《山鬼佩蘭圖》以自解。）

程庭鷺

論　述

《蛻翁所見詩錄·感逝集》　序伯爲嘐城名諸生，清才夙稟，雜藝俱工。詩古文詞之外，書畫篆刻筆札無不古雅精妙。中年曾刻《以恬養智齋詩鈔》，後自謂不工而棄去。肆力於北宋名家，最喜學涪翁，頗有似處。早年到吳門即執贄陳雲翁之門，館頤道堂數年。其詩實不近雲翁。吳門名士如朱酉生、蔣淡懷、陸方山輩愛重之。與余訂交前後三十年。

《國朝正雅集》卷七六《寄心盦詩話》　余由吳之松江，返棹復過吳，晤序

伯於黃君秋士湘華館中。翫所作畫，純乎古人門徑，詩氣清而腴，余比之孟陽傳派。嘗從軍兩浙，有「夜半戍樓笳吹急，滿江燈火過臨平」之句，頗得唐人風格。

傳記

光緒《嘉定縣志》卷一九《人物志》　程庭鷺，初名振元，字綠卿，一字序伯，補諸生。幕游四方，清不絕俗。篆、銘、序、贊諸體悉工，詩神清味腴，詞亦婉麗。畫家鄉先輩，沈厚似檀園，澹蕩似松圓，更出入於玉溪、南華間。嘗自言：「畫雖師法古人，須時見本色，乃得眞趣。」晚年喜用禿筆燥墨，獨闢町畦，尤入神境。兼善篆刻。由丁、黃以溯秦、漢，分隸、行、楷別饒韻致。朝鮮李尚迪屬書海隣書屋額竝撰銘詞，其名傾海外如此。子祖慶，字稚蘅，國子生。畫亦幽秀。咸豐二年進呈唐李筌《太白陰經》，賞國史館謄錄官。

《國朝書畫家筆錄》卷三　程庭鷺，字序伯，號蘅鄉，嘉定諸生。工詩，擅長駢體文。尤善畫，筆意清蒼雅秀，風韻蕭疏，得檀園翁輕逸之致，兼工鐵筆。往來吳、越間，名益噪。輯《練水畫徵錄》，有裨文獻。

紀事

《題顏朗如洋布墨山水》　《鷗陂漁話》卷六：古畫本多用絹，宋以後始兼用紙，明人又繼以綾，皆取其易助神采。余偶以洋布極細密者，索顏朗如炳作墨山水。朗如言其質較絹稍澀，視宣紙則和潤，頗能發筆墨之趣，而氣韻又覺醇雅。同人咸以爲新奇可喜，作詩詠之。程序伯云【略】。記此足爲藝林故實。後來俞子駿岳亦曾爲余以洋布作山水立幅，謂與筆墨相宜。語同朗如。一時好手如貝六泉點、沈竹賓焯率喜作布本畫，蓋皆自余一幡開其先也。

《題東園訪石圖》　《鷗陂漁話》卷六：此程序伯庭鷺爲余作《東園訪石圖》題句也。東園相傳是前明徐太僕別墅，距上津橋西北半里。地久廢爲踹坊，皆布商所傭踹布者居之。墅中舊有奇石觀音峯，（疑「冠雲」之訛，以石巔高聳，四展如冠也。）高踰三丈，極嵌空瘦挺之妙。劉蓉峯觀察文恕寒碧山莊與之鄰。丈故有愛石癖，嘗欲移置莊中，未果。至今屹立踹坊簷外，所與伍者，殘甃敗壁而已。聞其地本有二石，其一瑞雲峯，差小而玲瓏過之，亦名綴雲，徐太僕移自洞庭王文恪別墅者，見姜紹書《韻石齋筆談》。乾隆某年，尚衣使者輦峙城中行宮，獲邀宸賞，而觀音峯以過鉅見遺，殆可以《感士不遇賦》移贈者矣。（貝子木青喬云：向見李客山《歸詠堂雜綱》，紀此峯本宋花石綱所遺，自緲縹峯輦運至此，適朱勔事敗，遂未入艮嶽云云。據此則前後兩遭屏棄，此石之遇，眞可謂蹇矣。）

著録

程祖慶《小松圓閣雜著總目識語》　先君子所作雜文，率隨手散失，存者僅是。方擬廣爲增輯，自故鄉兵火以後，蒐訪無從。因先即錄存者編校付梓。尚有《以恬養智齋詩》初、二集二十四卷，散體、駢體等文若干卷，卷帙浩繁，不肖奔走衣食，一時無力付刻。承同門友張觀察校錄詩集，許任剞劂。一官蠻徼，兩袖清風，尚未有間也。其意良可感矣，故幷及之。同治二年夏四月，不肖祖慶謹誌，時客觀察永順郡齋。

黃世祚《翁盦畫麈跋》　《翁盦畫麈》二卷，舅祖程序伯先生晚年所手輯也。上卷多採昔人論畫精語，下卷則記平生所見之名蹟而加以品評。先生寢饋於點染者數十年，而又多見博聞，故其作品動臻神妙，而其評論亦能洞中肯綮也。先生手錄原稿藏葛氏緝雅堂，王子新之抱闡揚幽隱之宏願，獲得鈔本，捐資爲之排印。郵書倩余取原稿校勘一過。既卒事，爰識數語。先生所著尚有《練水畫徵錄》一種，自宋、元以迄明、清，凡吾邑之能作繪事者羅舉無遺，頗有關於鄉邦文獻。原稿曾藏余家，後不知爲何人假去，遂無下落。異時覓得是稿，當再集資爲之付印也。

藝文

《畫林新詠》卷二　名庭鷺，字序伯，嘉定諸生。余弟子也。工詩。精於篆刻。山水宗其鄉先哲李檀園，近更善人物、花卉。　碧城弟子解吟詩，畫派檀園是本師。我爲吳宮弔雙玉，勞君點筆寫叢祠。（閶閭女勝玉、夫差女紫玉，皆葬虎邱。余於青黛湖上爲修墓建祠，以存名跡。君爲余寫《吳宮雙玉祠墓圖》。）

雜録

《清代畫史補録》卷三引《墨林今話》　程庭鷺，字序伯，號蘅鄉，嘉定諸生。畫清蒼渾灝，逼近檀園，兼鐵筆，由丁、黄以溯秦、漢。著《恬養智齋初、二集》、《練水畫徵録》。

《清畫家詩史》庚上　程庭鷺，字序伯，號翁翁，嘉定諸生。因與李長蘅同里，自號蘅鄉。山水清蒼雅秀，亦逼近檀園，兼擅鐵筆。著有《練水畫徵録》、《小松圓閣印存》、《恬養智齋詩集》。

《清代畫史增編》卷二一　程庭鷺，字序伯，嘉定諸生。工山水，清蒼渾灝，逼近檀園。善篆刻。

寶鋆

論述

胡興仁《典試浙江記程草題詞》　使節巡臨驛馬馳，文星焜耀小陽時。九天雨露平分浙，萬里風雲盡入詩。桃李門開添淑景，（三場晴霽。）珊瑚網下不愆期。（浙中官紳初不料星使速來，依期扃試。）梅花已透春消息，合占南宮第一枝。

朱緒曾《典試浙江記程草序》　詩始良鄉，迄至武林驛館，共百二首。凡山川之佳麗，古賢之遺跡，民俗風土之流覽，一一見於篇詠，美哉！洋洋乎巨製也。唐人錢翊「江行少瑰麗」之句，工部「入峽多愁苦」之吟，惟李垂《追昔游》一集音節中和，情文兼至，然不盡乘傳。奉使之詩，聖朝詩家鼎盛。新城王文簡公持節隴蜀，有《蜀道集》、《皇華紀聞》，至今膾炙人口。觀司農諸作，胸襟之高曠，氣宇之閎深，白雲滄海攄其壯懷，綠樹清泉滌其幽響，感郊城之孝婦，笑厭次之歲星，語與興驅，情因景觸，以視漁洋山人何能多讓耶！

又《題詞》　口銜鳳詔九霄重，斗北衡星指孟冬。一路輶軒詩草富，百篇錦繡墨花濃。胸中自得江山助，雲裏常瞻泰岱封。竹箭東南收玉筍，同聽長樂早朝鐘。　經談席累侍中重，博問堯湯服舉冬。義合四詩風雅頌，才搜萬卷淡奇濃。桐琴眞賞金篦刮，芝册高文玉檢封。自笑鮒生竽濫廁，寸莛那許叩洪鐘。（步恕堂中丞韻。）

朱志汾《典試浙江記程草序》　天開珊網，桂宮參梅嶺之香；地鞏金甌，奎壁掃槍欃之氣。歲在戊午，時維孟冬，司農大人偕湘浦太史，鳳詔銜恩，蜺旌入浙。茱萸少插，動離情於重九節前；風鶴頻驚，數變態於三千里外。望塵沙而駐節吟詩，意不在山光水色；操國計而採風問俗，事無非吏治民情。織千重雲錦，宛騰光燄萬千；編百二風詩，如誦篇章三百。其感時則淚濺殘花，魂銷一炷；其恨別則心悲驚鳥，筆掃千軍。其弔古則忠孝發幽光，不僅梗莽邱壟之寫怨；其懷人則風雨思政績，不僅江雲渭樹之縈情。至於滄海碧天，足供吟嘯；白雲紅葉，盡入錦囊。尤形容所不盡，亦楮墨所難宣。意則哀樂中無淫怨，覺工部之吟入峽徒切悲秋；詞則平淡內寓光華，覺錢翊之咏江行尚差瑰麗。昔年曾入春明，知著作定傳千古；今日獲聆蘭雪，幸觀瞻聊見一班矣。

又《題詞》　紅葉青山破萬重，錦囊收盡倏經冬。編成倚馬驅雲待，愧獻雕蟲浥露濃。（志汾以首題擬作三篇求政，重荷褒獎，益深愧懼。）難屬春官慚俗吏，還祈化雨滌塵封。三年聽鼓詩無興，幸捧名篇省曉鐘。（步恕堂中

丞韻。）

熊松之《典試浙江記程草題詞》　文星來自玉京遙，遮道荏苒氣不驕。瑞色曉辭溫室樹，歡聲冬動海門潮。更無供億勞置吏，但遇吟哦識使軺。顧領青衫叨末座，一編何幸聽鈞韶。唐家宰相度支兼，帝簡良臣碩望瞻。蘭錡承庥門列戟，芸牖壽世字酬縑。莊山鑄幣機衡密，滄海掄珠鑒別嚴。最憶酒闌談往事，廿年前夜此風檐。

邊厚慶《典試浙江記程草題詞》　星使天邊至，高名重斗山。文光輝越國，詩律屹秦關。體備風兼雅，人思孔鑄顏。龍門開兩澥，多士快躋攀。

張祥榮《典試浙江記程草題詞》　鳳詔輝煌下紫宸，掄才兩澥重絲綸。三千驛路吟懷壯，百二詩篇客思新。職掌文衡懸朗鑑，主持大雅使扶輪。氷心玉尺珊瑚網，搜取明珠到海濱。鹿鳴改賦爲時艱，忽報仙楂已度關。共仰文章高泰岱，欣栽桃李滿湖山。驂鸞他日成全集，窺豹今朝識一班。旌節花開聯棣萼，壎篪迭奏冠朝班。

錢國珍《典試浙江記程草題詞》　綸綍親承簡命新，軺車到處采風頻。司農籌國經猷富，宗匠掄才賞識眞。桂植小山榮晚歲，梅探庾嶺兆先春。當年曾接詩壇席，（辛丑、壬寅間在京館溫氏曾侍教詩社。）翰墨還堪證夙因。久欽著作擅京都，行篋新編賦載途。遙望紫雲森北闕，高懸明月照西湖。瑰詞自協黃鐘律，珊網能接赤水珠。幸許分光依日月，（是科以吏部文章日月光命題。）文章衣鉢重歐蘇。岱嶽崔巍接碧霄，看山那覺路迢遙。途中風警揚州鶴，天上槎臨浙水潮。杞梓衡量憑玉尺，皇華歌詠雜金鐃。他時更誦平泉集，黼黻賡颺和九韶。華燭金尊盛讌開，香浮竹葉酌新醅。濟時早負調羹望，愛士偏珍奪錦才。鎖院簾櫳如水靜，公門桃李倚雲栽。陽春白雪誰能和，共仰星輝列上台。

牟溫典《典試浙江記程草題詞》　寵任承天詔，文衡屬地官。江東爭御李，斗北共瞻韓。秉赤心源徹，垂青眼界寬。感深知已遇，琴調許重彈。

梅嶺探春日，蓬山取士年。雪霏星使至，雲集月仙聯。玉尺量無爽，金針度有緣。仰酬忠藎意，報國得名賢。　皇華傳巨什，小草敢追蹤。一讀琳瑯集，全消磊塊胸。奇力爭宴鹿，俗吏羨登龍。攬取湖山秀，氷心答九重。

福星輝遠耀，風鶴靜深秋。武備停戎馬，文光逼斗牛。芝蘭千室萃，桃李一門收。聖眷方虛左，調梅早卜甌。

彭慰高《典試浙江記程草題詞》　秋典於冬舉，諸生慶得師。夔龍瞻位望，麟鳳想威儀。聽履星辰近，持衡雨露滋。拜書中秘地，弭節小春時。鼎實占梅早，郵籤問菊遲。珠傾囊百琲，珊結網千絲。典冑員曾備，分符跡尚羈。鯉庭通問訊，雁序荷思私。（公於乙卯監臨京兆試，慰高弟祖賢獲雋。）郢雪高難和，商霖廣易施。卿雲賡八伯，載筆願追隨。

嚴家承《典試浙江記程草題詞》　恭肅奉丹詔，持節出鳳城。駕言向南邁，攬轡思澄清。汶木幨車渡，岱嵐驄馬迎。袁浦素波暎，蘇臺斜照平。英詞織錦繡，采藻霏瓊瑛。嵯峨雙天目，武林迓前旌。冬燠桂逾茂，春早梅始萌。願言培善禾，相期茁芝莖。玉衡瞻北斗，珊網羅東瀛。翹材貢紫垣，金奏鏗咸韺。

呂光謙《典試浙江記程草題詞》　丹詔恩濃承北闕，皇華載詠使臣勞。詩懷浩蕩江河助，文筆嶸崎泰岱高。兩澥衡才瞻雅度，三年大比仰清操。一編讀罷琳琅滿，郢曲誰能和玉璈。

程培勳《典試浙江記程草題詞》　駿望隆山斗，掄才簡命新。皇華傳巨什，大雅壓羣倫。奎壁昌文運，烟雲養性眞。和羹徵瑞應，賡拜侍楓宸。

張致高《典試浙江記程草題詞》　詔許乘軺擁使旌，輶軒到處紀雲程。千尋泰岱崢嶸筆，九派河流激盪聲。驛路梅花傳早信，月輪桂樹盡冬榮。量才更譜苹笙曲，六灑還朝樂載賡。

胡澤沛《典試浙江記程草題詞》　使節星馳路幾何，一鞭秋影動清歌。關河萬里風雲壯，戈甲千山感慨多。出囊珪璋從此貴，揀金文字不嫌苛。龍飛鳳舞淵源厚，（郭璞云浙江山勢龍飛鳳舞，其源起自長白山也。）寶氣蒼茫任揣摩。（敬步司農賜詩元韻。）附錄兄子堯戴和詩：自慙頑璞遇隋何，巴曲難賡白雪歌。千里皇華瞻闕遠，一時桃李及門多。采珠渴想探驪切，解網欣除暴虎苛。（時甯海賊平。）敢說衙官攀屈宋，瓣香低首拜維摩。（賜詩有楚才多之語。）梅花東閣共推何，愛日欣傳五袴歌。好學官高從古少，憐才心下感恩多。醉翁聯句歡無厭，（歐陽公貢院較藝詩：「相從一笑歡無厭。」）杜老論詩律轉苛。自媿貲郎愁飲墨，暫同文字獲編摩。（再步元韻呈恕堂中丞。）

崇實《典試浙江記程草題詞》　三千驛路去迢迢，若渴求賢答聖朝。滿紙琳琅何所似，泰山雲氣浙江潮。

劉成忠《典試浙江記程草題詞・己未秋闈題紀遊草四律》　司農清望冠卿

曹，帝遣衡文擁絳旄。使者輶軒千里遠，諸生聲價一時高。堂前鑒朗懸秋月，筆底瀾迴湧暮濤。三月程途詩百首，元龍意氣古今豪。燕齊僕僕送征驂，勝境烟霞次第探。早有才名傾日下，飽看山色過江南。定知裁翦非刀尺，行見搜羅盡梓楠。棖觸平生釣游地，編中一一我曾諳。網得珊瑚海上來，帝鄉咫尺望中開。歸裝但有新詩卷，結習依然舊秀才。果敢早蒙明主鑒，賢勞欣見使臣迴。文章報國由來重，長傍薇垣列上臺。今年銜命棘闈中，管領羣賢集至公。階下文光齊射斗，門前關節不通風。槐陰覓句千條綠，松火煎茶五夜紅。慚愧騷壇叨侍從，邯鄲學步總難工。

侯晸《典試浙江記程草題詞》 搜巖采幹徧寰區，東海還留照乘珠。天上文星高北斗，人間藻鑑朗西湖。秦關百二詩囊草，浙水三千鐵網瑚。一曲霓裳同日奏，自慙巴里濫吹竽。特簡文衡帝眷深，壎篪况許奏同音。輶軒水驛兼山驛，桃李新陰接舊陰。自有文章華黼黻，即看篇什富球琳。嶺頭已逗春消息，賦到梅花占上林。鸞綍親承出九重，星查貫海已初冬。皇華馳驛吟懷壯，國士騰驤喜氣濃。自有氷衡嚴鑑別，更無珊網受塵封。鳳池指日夔龍集，聯步同聽紫禁鐘。（步恕堂中丞韻。）

何福恩《典試浙江記程草題詞》 輶軒承命急馳驅，驛路新詩賦載途。鷲嶺花殘榮桂子，龍宮潮靜得驪珠。錦囊滿積思前哲，珊網宏開繼大蘇。博採民風兼歲事，上孚宸眷重嘉謨。

曹建春《典試浙江記程草題詞》 仙仗繽紛瑞靄迎，爭看星使駐行旌。節頒遠道氛俱靖，珊網重淵浪不驚。玉尺鴻裁操卓犖，霓裳新詠奏承平。遙知民物關心甚，下里頻傳雅頌聲。

孫夢桃《典試浙江記程草題詞》 今人居又古人稽，忝列海防東與西。（欽若任東防，夢桃補西防。）同譜同門空玷譜，（欽若幸同門，夢桃幸同譜。）變齊變魯竊嘲齊。（欽若居齊西界，夢桃居齊東界。）虛名自愧如箕斗，大雅咸知仰璧奎。衣鉢傳來承齒及，眞珠字字暎玻瓈。（步司農贈內監試收掌元韻。）

孫欽若《典試浙江記程草題詞》 雲漢昭回臨月卿，郵籤緊緊數前程。絲綸簡在恩崇錫，黼黻章成化遠行。西北長安新氣象，東南嘉會大名聲。奮來武衛敷文教，載詠皇華拱帝京。（步司農和麒玉符學士見贈元韻。）三星五鼓四躊躇，十萬芙蓉碧落閶。遙望天門臨海岱，高瞻日觀俯淮徐。仰來山斗猶如爾，采去菲葑不棄予。即此雲生知雨遍，澄懷寫處遠懷攄。（步望泰山元韻。）震澤乘來破浪風，淮南一渡下江東。雨天霑被科名草，雲霧披開榜岸篷。鸞鳳大材歌古柏，龍螭高陛樹宸楓。梓楠收拾回何日，天下文章號鉅公。（步平望道中元韻。）那宜置散與投閒，艱厥臣惟力克艱。頷下探驪深越水，峰頭立馬峻吳山。西湖月望三潭印，北海風高萬里還。玉節馳驅梅驛使，春華藻耀喜天顏。（步武林驛館元韻。）

徐錦《奉使三音諾彥記程草序》 夫飛孤絕塞，蒼涼傳橫吹之聲；飲馬長城，辛苦譜從軍之曲。古之人鳴髇駏驉之山，弭節蠮螉之塞，亦謂馬非西域不號龍駒，人到朔方都稱猿臂，若乃拜芝房之簡命，極葱嶺之勝遊，遼海陰山有終古未銷之雪，秦關漢月歷中華以外之天。此我佩蘅夫子《三音諾彥紀程草》所由作也。

蔣珍《奉使三音諾彥記程草題詞》 輪臺八月風蕭蕭，勅勒歌罷天爲高。金鞭兀夢耿秋夕，笳聲吹緊霜林凋。玉關不度春風過，輪蹄枯草驚商飈。昂頭天外脫塵鞅，芥蒂一洗胸中消。西風卻掃繁華盡，芙蓉插遍淩九霄。雄關點綴皆畫稿，詩囊料理橫牛腰。陰山策馬騁冰雪，雄心未盡思寶刀。是時望氣占關尹，豈知旌節來星軺。邊風吹出高岑句，美酒一斛觴蒲萄。澆我磈礧百愁幷，濃磨墨瀋同沙淘。荒陘古驛夜行峭，長風吹作雨帝謠。李陵臺畔一抔土，餘怒激與風林鏖。古來不少英雄淚，海上零落蘇卿旄。牧羝千載空寂寞，遺節猶傲金張貂。凍合冰窖筆花舞，詩魂經鍊窮秋毫。驚砂暮語鬱蒼莽，況有酬唱聯同僚。杜陵一去空年少，秋風誰作出塞豪。自非骯髒抱奇骨，眉輪欲轉心旌搖。摩天鉅製鎮鄂博，擎盃欲向蒼煙澆。酒龍詩虎突飛騎，玉虹夜吼驚山魈。燕支塞外少顏色，羊酪駝羹同腥臊。秦關漢月勝遊在，冰天躍馬風蹄驕。草心紅吐勒蘇色，雝聲乾噪迦陵巢。駏驉陰翳入吟嘯，一日傳誦雞林郊。歌呼甌脫巡砂磧，風煙欲起瀚海蛟。長城飲馬我無分，十年悔守門限牢。當時若教侍吟席，橐筆應許塞上遨。孤鐙對影夢行幄，背癢忽來仙爪搔。即今杭靄青留望，未忘使節相招邀。弓衣織遍燦雲錦，碧紗籠處淩風騷。輶軒當日采風過，問俗一例諮芻蕘。澄清攬轡副簡命，漢家使者仙人曹。

徐桐《奉使三音諾彥記程草題辭》 寒冰沍地霜滿天，驚飈亂撲輪蹏顛。龍沙萬里眞袤延，絕塞一望無人烟。金門上客蓬萊仙，氊廬兀坐逃詩禪。月琯再周秉節旋，入門興會何翩翩。牛腰新稿束一編，展讀未竟頻驚筵。淋漓

大筆揮如椽，是何氣韻雄且妍。豈惟古調彈幽絃，新詞直欲追唐賢。就中研鍊京都篇，擲作金石聲聲圓。良由腹笥撐便便，能將俗眼爲洗湔。有時撫景窺靈詮，雲山經用皆明鮮。有時刻畫工鑱鐫，舌端粲漫生青蓮。有時含毫意邈然，超乎象外忘蹏筌。有時新語紛蟬聯，餘味醞釀猶馨擅。（稿中偶以蒙古語聯綴成句，語甚新奇。）阿誰對此羅丹鉛，爭鈔萬本手爲胼。人生苦被塵勞牽，飛蛾赴火繭自纏。名場傾軋尤便儇，萍水相逢盡脅肩。論交漫託金石堅，翻雲覆雨倏目前。洪波直上崑崙顛，簧鼓播弄徒譸譸。嘈雜聒耳如蜩蟬，顧我鐵硯磨將穿。春秋卅六猶迍邅，所幸寄託惟廉泉。與世無競無憎憐，那禁鴟嘯垂饞涎。感君結交二十年，心如皎月臨清川。紫芝眉宇鄙吝蠲，輒復同尋翰墨緣。苦吟不輟窮鑽研，睹君奇製輝華箋。學士不愧名青錢，作歌聊與爲纏綿。敢云馳騁交戈鋋，蛙鳴蚓唱慙拘攣，引杯起舞應蹁躚。倚醉笑指銀河邊，乘槎使者漢張騫。

麒慶《吟梅閣試帖詩存序》《吟梅閣試帖》者，佩蘅前輩通籍後所自課也。詩筆奇矯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而粗思異采，湧現毫端。至其神韻淵然，尤得穀人祭酒法乳。視庸庸館閣體，幾啻霄壤！

《海天琴思續錄》卷六　三音諾彥在瀚海北瀚海界，爲蘇武牧羊地。寶佩蘅尚書（鋆）前奉使過此，所爲《奉使三音諾彥記程草》，如讀異書。尤妙以蒙古語聯綴成句，更覺新奇。徐蔭軒贈詩「豈惟古調彈幽絃，新詞直欲追唐賢」，崇樸山將軍贈詩「出塞非尋前代蹟，登高眞見大夫才」，均謂其不愧皇華之選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二　寶鋆，字佩蘅，滿洲旗人。道光戊戌進士，授禮部主事，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贈太保，謚文靖。有《奉使三音諾彥紀程草》、《塞上吟》、《典試浙江記程草》、《還轅紀游草》。

又　文靖性耽吟詠，持節攄懷，興會飆舉。咸豐八年十月，典試浙江。

【略】自浙還朝，中途追意杭州風景，作《竹枝詞》十二首。

《過喜珠河戲作》《晚晴簃詩匯》卷一四二：咸豐八年十月，典試浙江。《過喜珠河戲作》云：「悟徹人天喜，河名亦喜珠。有情皆洞照，何處不歡娛？」論者謂公一生福澤，徵茲數語。

傳記

《續碑傳集》卷七匡轉之《寶文靖公別傳》　寶鋆，字佩蘅，索綽絡氏，滿洲鑲白旗人。道光十八年進士，以主事用，分敕鄰楚省分各督撫查照。嘉慶年間，勦辦川楚教匪成案，力行堅壁清野之法，上韙之。八年充浙江鄉試正考官。浙江巡撫監臨胡興仁奏請於廣額內加中官卷一名，部以胡興仁違例奏請，將正副考官一併鐫級，奉旨改留任。硃批云：「加中官卷，無論有無私人，總覺有意見好。不料寶鋆素以果敢自命者，亦如是瞻徇。此次部議，亦屬過輕。本欲將汝等降調，因思馬佩瑤職分較小，未免向隅，故酌量從寬，非謂成事不說也。」十年授總管內務府大臣，管理三山事宜。九月管理戶部三庫事務。英夷內犯，三山被掠，奉詔切責，降爲五品頂戴。十一年十月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同治元年，擢戶部尚書。二年正月奏劾壽莊和碩公至府首領，太監張玉蒼出言無狀，交愼刑司照例審辦。三年以粵匪蕩平，賞加太子少保銜並花翎。七年七月以直東捻逆一律肅清，詔嘉公贊理機務昕夕愼勤，賞加軍功二級。光緒三年二月授武英殿大學士。四年以回疆肅清，詔優叙。十年著原品休致。十二年加恩以大學士致仕，賞食半俸。十七年八月卒。遺疏入，晉贈太保，照大學士例賜卹，予謚文靖。咸、同之間，天下雲擾，粵逆鯨吞東南數千里，捻逆鹿鋌於齊、豫、鄂、皖，苗熾於南，狑變於西，迨至海國失和，木蘭秋獮，天下岌岌不可終日。當是時，恭親王坐鎮於上，公與文文忠公折衝樽俎，化畛域之見，拔穎異之才，埽穴犁庭，天下底定。方將補救舊弊，開闢新政，休養生息，與天下吏始，而一二後生小子希冀速化，肆言攻訐，自詡清流，僉人乘之，驟更政柄。文文忠已逝，公遂以年力就衰休致矣。公執政多年，不植今而極，然後知公與文文忠公爲不可及也。嗚呼！評曰：咸豐庚申帝幸木蘭，公留京辦戶部事，行在提餉廿萬，公以國用緊急尼之。上聞大怒，欲加重罪，旋嘆其忠，止論國計之緩急，不顧一身之利害。嗚呼，古大臣歟！

紀事

《臘八日送祟》《雪橋詩話續集》卷七：年例臘八日，中正殿送祟。呼圖克土襄事排當，極爲烜赫。以麵作鬼怪狀，送至神武門西棄之，謂之「撂巴苓」。索卓絡文靖公詩云：【略】。《十朝詩乘》卷二三：寶文靖詩云：【略】所謂「撂巴苓」者，宮中年例，臘八日於中正殿送祟。召喇嘛襄事，鐃鼓雜作，排當甚盛。【略】先文安公嘗言：「每歲除，循例詣慈聖行辭歲禮。見庭次堆松枝秫稭，宮女艷妝者數十輩踢行其上，週繞不已，亦滿俗也。」惜無賦之者。

《贈提調官錫厚庵》《十朝詩乘》卷二四：先文安公總裁《德宗實錄》，在館紀事詩有「清選和聲久寂寥」句，蓋用光緒初年修《穆宗實錄》故事。自丁丑以成書過半入告，實則全書已具。同館乘暇，遂多唱酬。劉博泉侍郎編次成帙，寶文靖取樂天「紀事之官，一時清選」語意，署曰「《清選和聲集》」。文靖《贈提調官錫厚庵》云：【略】厚庵以布政使銜江西糧道，留京充提調，後改用京卿。「雲篆」者，其世襲輕車都尉服也。厚庵有句云：「翻教鶡尾中郎將，強對蛾眉供奉班。」亦謂此。

郭嵩燾

論述

《海天琴思續錄》卷二　湘（潭）〔陰〕郭筠仙中丞（嵩燾）著有《養知書屋詩集》，予曾爲之序，特錄於此。《序》云：筠仙中丞清名重望，在人耳目，識者知爲邦家柱石，公侯干城。而詩句留傳，名流稱誦，則知爲風雅之宗，是政事能兼文學者也。蓋嘗推劉、班區別五家之義，以校其詩，此中有卓然不可及，迥然其不同於人者，斯可入五家之推矣。【略】所謂邦家柱石，公侯干城，又豈可以盡其爲人也哉。今讀《文宗顯皇帝挽辭》詩，而知忠誠惻怛，至性充周，丹忱如見矣。讀《漁具》詩，言外之音，會心之遠，則寓物量才之心如見矣。讀《展江中丞故居感賦》詩，則師友淵源，交情氣誼，非漫然也。讀《歲暮寄唐君》詩，則寄託遙深，纏綿婉摯之情如見矣。讀《感事》詩，則奮勵蓋衷，弭安反側之才可見矣。讀《禱風石頭關武廟》詩，則浩氣充塞，下筆蒼茫可想也。讀《山行雜詩》，則襟懷嫻雅可想也。讀《萍鄉書感》詩，則父母師保稱殫心也。他若體撰幽險，刻畫微至，雖千載而下，如目見之。昔王全斌平蜀功成，而未能述作，杜子美入蜀詩高，而未著事功，中丞兼之矣。倘推劉班五家之例，必曰此儒者言孝友施於有政者耳。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九　郭嵩燾，字筠仙，湘陰人，道光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兵部侍郎。有《養知書屋詩集》。

又　筠仙開敏忼爽，以經世自負。撫粵東，與同官齮齕，罷歸。再起，使歐西，擘討彼都政事，知舊法窳敝，亟議更張。其時風氣未開，詬厲叢集。使還，遂謝病。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侍郎斷句，七言如：「流雲冠蓋高陽里，細雨溪橋好畤田。」「霜信漸催衡嶽雁，兵烽愁及武昌魚。」五言如：「臢著支離叟，空傷昨暮兒。」「故人垂老別，春水隔年生。」皆甚工整。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一一　郭嵩燾，字伯琛，號筠仙，湘陰人。道光丁未進士，官兵部左侍郎。與曾國藩、劉蓉、吳敏樹等友善，以文字相切劘，研貫經史，尤邃于《禮》，議論必根于心，無所遷飾。其爲文，暢敷義理，冥合矩度。詩亦造意取材，離絕凡近。主講城南書院。撰《養知書屋文集》二十八卷《詩集》十五卷、《禮記質疑》四十九卷、《湘陰縣圖志》三十四卷、《雜著》□種。

《和龍皚臣聞蟬》《清稗類鈔・箴規類・龍汝霖規郭筠仙》：湘陰郭筠仙侍郎家居時，好危言激論。攸縣龍汝霖作《聞蟬》詩規之曰：「商氣滿天地，金飆生汝涼。撩人秋意聒，忤夢怨聲長。畏濕愁霜露，知時熟稻粱。隱情良自惜，莫忘有螳螂。」筠仙和曰【略】，又【略】。後十餘年，邊事日棘，郭以禮部侍郎使英。至倫敦致書直督李文忠，論列中外得失利病，準時度勢，洞見癥結。凡所謀畫，皆簡而易行。其論當時洋務，謂寶佩蘅能見其大，丁禹生

能致其精，沈幼丹次之，亦稍能盡其實。又自言平生學問，皆在虛處，無致實之功，其距幼丹尚遠。皆眞知灼見，閱歷有得之言。全書凡四千二百餘言。

《由粵東假歸述懷留別》《煮藥漫抄》卷上：湘陰郭韻先侍郎嵩燾巡撫廣東，以事去位，作《述懷留別》四律云【略】。錄之以待知其事者論定。至詩頗俊爽有味，惜結意與「秋瓜」句犯複。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燾，與左恪靖同里舊交。恪靖佐湘撫幕，爲慧者所乘，幾蹈不測。其時奔走營救者，在外爲花縣、益陽，在內爲文勤、肅順，而斡運其間者，則筠仙也。迄後恪靖督粵，筠仙適以巡撫同城，因論事不合，卒投劾去。集中有《由粵東假歸述懷留別》四首，其二云【略】，其三云【略】。「六條」二句，與「誰言」二句，皆爲恪靖而發。迨返湘後，悵觸往事，屢見詠歌。　南邨《攈懷齋詩話》：郭筠仙撫粵，以不能籌餉，奉旨開缺，臨行賦《留別》詩有「積雨」云【略】。蓋郭之去，左文襄實忮之，故云：【略】。

《無題》《晚晴簃詩匯》卷一四九：集中有《無題》詩云【略】。蓋寫其遭逢之多迕也。

《左恪靖侯挽詞》《郭嵩燾日記》(光緒十一年八月初五日)：自昨日聞恪靖侯左相之喪，傷感不能自已。計數三四十年事，且傷且憾之。傷者，生平交誼，於國爲元勳，所關天下安危；憾者，憾其專恃意氣，可以爲一代名臣，而自毀已甚也。凡其所以自矜張，自恣肆，皆所以自毀也。曾文正之喪，顧念天下，若失所憑依，悵然爲之增悲。恪靖之視胡文忠、江忠烈，遺澤之及人者，猶未逮也。此其所以憾之也。略爲輓辭三章，以見意云：【略】。　海納川《冷禪室詩話》：郭筠仙侍郎(嵩燾)與左文襄生同里閈，重以婚姻，而晚年隙末兇終，有如仇讐。其始末備載侍郎所爲自叙，今人略能言之。然左之薨也，侍郎猶賦詩二章輓之，詩云：【略】。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恪靖逝世，筠仙挽之云：【略】語多推重，已蠲夙嫌，道義之交，固應如此。與恪靖挽湘鄉聯語同一用意，然第二首仍責其不諳外交。吾輩平心論之，似亦不能爲賢者諱。同、光之際，士大夫通曉時務，周知四國者，筠仙實爲巨擘。如丁雨生、曾劼剛，又皆一時之選也。

傳記

《續碑傳集》卷一五王先謙《兵部左侍郎郭公神道碑》　公諱嵩燾，字伯琛，筠仙其自號，晚更號玉池老人。築室曰「養知書屋」，學者又稱養知先生。湘陰郭氏，余昔爲公弟意城先生碑銘，既詳其世系矣。公自幼端慤，有成人之度。稍長，游學嶽麓書院。與湘鄉曾文正公國藩、劉公蓉相友善，切劘以道義。於書靡不通究，雖蓬戶獨處，其意淵然以天下爲量，尤自厲勤苦，質直好義，必忠必信，矢之終身。蓋其得於天性與自力於學者如此。由縣學生中式道光丁酉舉人，丁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回籍丁父母憂，粵寇起，犯湖南，曾公以侍郎居憂，奉詔辦理團練，未出。公至其家，陳說大義。曾公感動，起視師時，苦費絀。公爲親歷郡邑，勸捐濟饟，並請於巡撫，開鹽釐捐局，商定章程，大局遂振。賊圍江西省城，公率勇馳援。言於江忠烈公忠源：賊踞江路，勢盛。官兵無船，宜製戰船備攻勦。江公韙之。公爲草奏，奉旨允行。後曾公用舟師踣賊金陵，由公發其端也。江西圍解，論功授編修，回京供職，入直南書房。咸豐九年，隨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辦理天津海防，賞花翎。命赴山東海口察辦稅務，引疾歸。同治元年，特授蘇松糧儲道，擢兩淮鹽運使，賞三品頂戴，署廣東巡撫。嘉應州賊平，晉二品頂戴。五年解任。十三年特召赴京。光緒元年授福建按察使，尋命以侍郎候補，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充出使英、法大臣，補兵部左侍郎。差旋抵滬，以病免，公之官運使也。時庫儲垂罄，兵饟積懸，公具詳總督，請各營配鹽，由運司掣驗。提督李世忠擁重兵行私鹽，莫敢何問。公遣人緝獲入官，運政大暢，饟給庫充。【略】自海外歸十三年，以光緒十七年辛卯六月十三日卒於家，距其生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三月七日，年七十四。【略】公自卜兆縣東七十里瓢峯山首，已趾亥葬，以歿年九月九日焯瑩等涕泣請銘其墓道之碑，迺爲銘曰：謂公弗顯，聯翩節麾。志業宏多，歛如未施。衆榮我蔑，趣與世睽。思以先覺，覺彼後知。利在國家，豈圖其私。蠻貊可行，州里或疑。匪誠未至，人心積巇。召歸輟駕，遘疾江湄。天日掩照，時命孔哀。心不負君，魂清魄夷。孰聞天馬，徒戀敝帷。皦爾風節，百世之師。文章滿家，鸞

鳳其儀。謗與身滅，積久彌輝。考三不朽，視此穹碑。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一七 郭嵩燾，字伯琛，號筠仙，晚號玉池老人，湖南湘陰人。道光丁未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王先謙曰：公嘗以環地球諸國，羣集戶庭，非撻伐所及。既以違言積釁，隱忍曲全。臣子與國爲體，當深思因應，宜之力戒宋、明紛呶積習，以弭近憂，而宏遠謨。故其於外交一持公誠，屏氣矜，罔不歸於和，劑於必。應辨難者，仍據理力爭，無假借。生平撰著，大半散佚，存者《禮記質疑》、《學庸質疑》、《訂正朱子家禮》、《養知書屋詩文集》、《玉池老人自序、奏疏、讀書記》、《湘陰縣圖志》、《會合聯吟集》。

《詞林輯略》卷六 郭嵩燾，字筠仙，湖南湘陰人。未散館，以軍功特授編修。官至兵部左侍郎。著有《使西紀程》、《養知齋集》。

紀事

《續碑集傳》卷一五王先謙《兵部左侍郎郭公神道碑》 公廉介不苟得，任運使時，書吏白收數倍，前相仆例，可支匣費萬餘金。公曰：「此偶然耳。即久任，未必能如是。行事當令後人循守，今多取，後援爲例，迺階之厲也。」不許。出使三年，取諸公者唯薪水、屋租二事。律己厚，而待人寬。嘗言：「廉者，君子以自責，不宜以責人；惠者，君子以自盡，不宜以望於人。」時以爲名言。歸後主講城南書院，兼闢思賢講舍，曾公祠，東祀船山王子，與學者肄習其中，啟迪後進如不及，尤以扶植善類、獎拔孤寒爲己任。歿後，多流涕者。

又繆荃孫《書郭筠仙侍郎事》 郭筠仙先生由道光丁未翰林值南齋。膺使命假歸後，起爲蘇松道。擢粵撫，罷官。再起爲閩臬，遷侍郎。出使英國。諸事齟齬，以病乞歸。先生丁酉舉人。禁煙起釁，罷戰議和，割地賠費，傳教通商，均所目擊，心焉傷之。因上覽古今之事變，旁觀四國之情僞，於舉世譁笑之中，求其所以爲保邦制治以自立於不敗，而知宋以來士大夫之議論，虛憍誇張，不求實用，一禍宋，再禍明，以至本朝，所言均決於機先。言曾文正公天津一案，誅亂民，賠教堂，均不當訾議，當訾議者乃在不明立科條，分別從教良莠，以對百姓與教民兩無猜嫌。又言左文襄平定西域，必收伊犁一城，以完全功。在俄人，初以給還兵費爲言，左相宜自與議結，自與畫界，不但勝於崇厚，當幷勝於曾惠敏，乃以委之總理衙門，致貽巨禍。並以鴉片爲當禁，教民應分別約束。鐵路應辦，礦務應開，一切內政當整頓，而練兵爲後。皆閱歷有得之言，不肯附和者。公身歿二十年，拳匪之役爲宋、明議論之結果，今法亦變矣，官職改矣，制度更矣，仍務其名，不務其實，流於浮夸，習於奢靡，先生有知，又豈以爲然哉！先生撫粵時，毛鴻賓爲總督，諸事專嬗，決不先商幕府。納賄招權，屢見先生自記。因率屬捐廉助餉，交部從優議叙。再奏所得獎叙移獎子弟。奉旨斥其卑陋，發還銀兩，交部議處。部議降三級調用，毋庸查級議抵，加恩改革職留任。謝恩摺內有云：「自去年三月以來，江西竄匪由甯都、南安擾近粵邊，東、北兩江同時告急。臣一力倡捐，催繳軍需局支放募勇經費，耿耿愚忱，但有顧公之心，實無營私之意。曲荷聖慈之戒飭，衷隱難陳；更蒙淵量之包容，旁皇累日。有罪而邀矜貸，原期激勵臣工；已捐而又領回，何顏對諸寮屬。惟有仰懇皇上天恩，仍准容臣報捐軍餉，賞免發還，雷霆雨露，無非教恩威所被，一本至仁，天地神明，詎敢誣？懲戒之餘，彌深私禱。」自記云：「此疏實礙難著筆，而私衷憤鬱之氣又不能不稍稍自明，與此曹共事，公私交受其累，爲之拊膺浩歎而已。」

朱克敬《儒林瑣記》 郭嵩燾，字筠仙，湖南湘陰人。道光丁未進士。積官至廣東巡撫，尋罷歸。再起爲兵部侍郎。讀書能精思，研貫經史，尤邃于《禮》。性質直，議論必根于心，無所遷飾，雖致尤吝不悔。喜讀王夫之書，學行皆以爲歸。署禮部侍郎，奏請以夫之從祀聖廟。會出使英國，議格不行。嵩燾學務有用，不屑文藝。而氣盛詞雅，論者乃更推之。所著有《禮記鄭注質疑》、《綏邊紀略》、《養知齋詩文集》。

《新世說·規箴》 郭筠仙以編修參僧忠親王軍幕，拒英法聯軍於天津，僧王密詢戰守方略，郭對以外人志在通商，但當講求應付之方，不當稱名與戰，海防無功可言，無效可紀，不如其已。王默然。及北塘潰敗，乃服郭公之言爲有識。（郭名嵩燾，湖南湘陰人。官至侍郎。又嘗與僧王言：「制敵之策，惟在狙擊。然欲擊之，必先自循理。循理而勝，保無後患，即敗亦不至有悔。」王終不能用，敗後嘗語人：「朝官惟郭翰林愛我，能進逆耳之言，我

愧無以對之。使早從其言，何至此敗？」）

著録

《續碑傳集》卷一五王先謙《兵部左侍郎郭公神道碑》 生平撰著大半散佚，存者《禮記質疑》四十九卷、《大學質疑》一卷、《中庸質疑》二卷、《訂正朱子家禮》六卷、《養知書屋文集》二十八卷《詩集》十五卷《奏疏》十二卷《讀書記》若干卷、《湘陰縣圖志》三十四卷、《會合聯吟集》一卷、《家譜》六卷，已刻行。其未刊者《周易釋例》四卷、《毛詩餘義》二卷、《綏邊徵實》二十四卷、《官書》若干卷、《尺牘》若干卷。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養知書屋文集》二十八卷《詩集》十五卷，郭嵩燾撰。

藝文

《續碑傳集》卷一五王先謙《郭筠仙先生西法畫像序贊》 光緒元年乙亥，郭筠仙先生以兵部侍郎，奉命爲出使英法大臣，中朝使臣駐外國自此始。越四年己卯，先生還朝，以疾乞休。其明年，曾劼剛通侯自海外寄歸英人石印先生畫像，又九年爲光緒十五年己丑，先謙始拜觀於長沙。前譯英人庫伯爾所爲先生小傳，稱西人敬愛先生，甚至於其歸同聲相望，而惜其早退，未竟厥施，又言先生和厚坦直，外文明而內剛健，自有各國使臣以來無如先生者。蓋泰西印行名人畫像，通及諸國有名蹟者歲僅數人，其重入畫者或數十年一見。先生始至英之歲已列畫像，至是復列而叙之，在西人以中朝駐使爲彼國光榮，而其慕說先生歷久而彌永，則先生誠有以取重於西人也。先生當咸豐己未從僧王贊理天津海防，於當日中外違言積釁，其機易轉，其事至順，卒以至計不定，一潰不可收拾。拊膺裂眦，憾事權之不己屬。厥後外綰疆符，內趨譯署，熟覩外患日深，中國應之愈無其具。其密陳於君父之前，及與同僚爭論侃侃不少避屈。常思發抒志，慮爲國家定長治久安之局，而卒不得一遂。及奉使務，平情達理，一切決去壅蔽，順事而恕，施之使人驩然自通其意，此先生學問之緒餘，而西人所以尊重先生惟是而已。至於沈幾覘國，常維持於未然，而國家隱受其益，則西人無由知，而中國亦未有知先生之深者。近世人言西學務師外人所長，爲富強計，而拘墟之徒以爲當一埽刮絕，持論互爲是非。先生於泰西利用之道，推究本末，其有利無弊者必思仿而行之，至勢所難爲或時有未可，不肯徇衆志爲苟同。如近與合肥相國書，力言鐵路不可行於中國是也。駐西二歲，費國帑不逾八萬金。在英時，遇各國公會必身帥從官往，衆頗苦之，而先生以爲邦交之義當然，且裨益中外機宜，卒事如一日，以此見先生謀國之忠足以契帝心而孚公論者，非庸衆所庶幾。外人之敬慕固不足爲先生異也。係以贊曰：大西之通，粵自有明。聖皇布化，旁流八瀛。遂環地球，咸集戶庭。曷以妥之，柔遠有經。皇命重臣，往駐法英。邦則有交，夷亦有情。毋俾不通，以干皇靈。先生在西，察事知萌。挈其綱要，用贊機廷。凡百究圖，維勤維誠。西人大驩，傴僂將迎。公歸謳思，託於畫形。摶摶海天，嶽嶽榮名。紫光作繪，燿此先聲。

雜録

《皇清書史》卷三一引《清樂堂隨筆》 郭嵩燾，字伯琛，號筠仙，晚號玉池老人。崑燾兄。道光二十七年進士。官兵部左侍郎，工眞行書。

又引《濤園詩鈔》 沈瑜慶曰：二十年前，在都下與諸公評書，當以玉池老人爲本朝第一，可莊伯、希均不謂然。（放按：玉池書，館閣習氣尚未盡脫，何遽第一？宜王、盛兩公不謂然也。）不圖伯嚴之右吾說也。（放又按：散原於書非當行，故是其說。）

石玉昆

俞樾《重編七俠五義傳序》 往年潘鄭盦尚書奉諱家居，與余吳下寓廬相

距甚近，時相過從。偶與言及今人學問遠不如昔，無論所作詩文，即院本傳奇、平話小說，凡出於近時者，皆不如乾、嘉以前所出者遠甚。尚書云：「有《三俠五義》一書，雖近時所出，而頗可觀。」余攜歸閱之，笑曰：「此《龍圖公案》耳，何足辱鄭盦之一盼乎？」及閱至終篇，見其事跡新奇，筆意酣恣，描寫既細入豪芒，點染又曲中筋節，正如柳麻子說《武松打店》，初到店內無人，驀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瓮瓮有聲：閒中著色，精神百倍。如此筆墨，方許作平話小說；如此平話小說，方算得天地間另是一種筆墨。乃歎鄭盦尚書欣賞之不虛也。惟其第一回敘述狸貓換太子一事，殊涉不經。白家老嫗之談，未足入黃車使者之錄。余因爲別撰第一回，援據史傳，訂正俗說，改頭換面，耳目一新。又其書每回題《俠義傳》卷幾，而首頁大書「三俠五義」四字，遂共呼此書爲《三俠五義》。余不知所謂「三俠」者何人？書中所載南俠、北俠、丁氏雙俠、小俠艾虎，則已得五俠矣。而黑妖狐智化者，小俠之師也；小諸葛沈仲元者，第一百回中盛稱其「從遊戲中生出俠義來」，然則此兩人非俠而何？即將柳青、陸彬、魯英等概置不數，而已得七俠矣。因改題《七俠五義》，以副其實。至顏查散爲後半部書中之主，而以「查散」二字爲名，殊不可解。此人後半部竟是包孝肅替人，非如牛驢子、苦頭兒、麴先生、米先生諸人，呼牛呼馬，無關輕重也。余疑「查散」二字，乃「脊敏」之訛，乃「脊」爲古文「愼」字，以脊敏爲名，取「愼言敏行」之義。簫管中郎，衣冠優孟，本無依據，何憚更張？奮筆便改，不必如聖嘆之改《水滸傳》，處處託之古本也。惟其中方言俚字，連篇累牘，頗多疑誤，無可考正，則姑聽之，讀者自能意會耳。

廣百宋齋主人《七俠五義總序》 天地浩然之氣，養其大者，則爲聖賢，爲大忠大孝；次亦不失爲義士，爲任俠者流。方今時局，猶病大癰，正氣日沮，而衰氣、戾氣、懦氣雜乘其間。不有以鼓勵之，病非徒癰也，勢將癰潰。《七俠五義》一書，雖屬稗野，而浩然正氣充塞行間。合之《小五義》、《續小五義》均足使頑廉懦立。爰亟重加釐訂，蔚爲大觀，庶幾鐙唇酒尾，使天地正氣心目常懸，或亦起衰救病之一方歟！

問竹主人《忠烈俠義傳序》 是書本名《龍圖公案》，又曰《包公案》。說部中演了三十餘回，從此書內又續成六十多本。雖是傳奇志異，難免怪力亂神。茲將此書翻舊出新，添長補短，刪除邪說之事，改出正大之文；極贊忠烈之臣，俠義之士。且其中烈婦烈女、義僕義鬟以及吏役平民儈俗人等，好俠尚義者不可枚舉。故取傳名曰「忠烈俠義」四字，集成一百二十回。雖係演義之詞，理淺文粗。然敘事敘人，皆能刻劃盡致；接縫鬥筍，亦俱巧妙無痕。能以日用尋常之言，發揮驚天動地之事。所有三俠五義諸多豪傑之所行，誠是驚魂落魄，有人不敢爲而爲，人不能作而作，才稱得起俠義二字。至於善惡邪正，各有分別。眞是善人必獲福報，惡人總有禍臨，邪者定遭凶殃，正者終逢吉庇。昭彰不爽，報應分明。使讀者有拍案稱快之樂，無廢書長嘆之時。無論此事有無，但能情理兼盡，使人可以悅目賞心，便是絕妙好辭。此書一部中包公本是個綱領，起首應從包公說起，爲何要先敘仁宗呢？其中有個緣故。只因包公事繁，仁宗事簡。開口若說包公降生，如何坎坷，怎麼受害，將來仁宗的事補出來時，反覺贅筆。莫若先君後臣，將仁宗事敘明，然後再包公降生，一氣文字貫通，方不紊亂。就是後文草橋遇后時，也覺省筆，讀者亦一目瞭然。惟是書篇頁過多，鈔錄匪易，是以藉聚珍板而攢成之，以供同好。第句中有因操土音，故書訛字，讀者宜自明之。是爲序。

退思主人《忠烈俠義傳序》 原夫《龍圖》一傳，舊有新編，貂續千言，新成其帙。補就天衣無縫，獨具匠心；裁來雲錦缺痕，別開生面。百二回之通絡貫脈，三五人之義胆俠腸，信乎文正諸臣之忠也，金氏等輩之烈也，歐陽衆士之俠也，玉堂多人之義也，命之以《忠烈俠義傳》名，誠不誣矣。作者煞是費心，閱者能弗動目？雖非熔經鑄史，且喜除舊翻新；勿論事之荒唐，最愛語無污穢。使讀者能興感發之善，不入溫柔之鄉，開筆悅閑情，雨窗月夜之餘，較讀才子佳人，雜書滿紙，脂香粉豔，差足勝耳。況余素性喜聞說鬼，雅愛搜神，每遇志異各卷，莫不快心而留覽焉。戊寅冬，於友人入迷道人處得是書之寫本，知爲友人問竹主人互相參合刪定，匯而成卷。攜歸卒讀，愛不釋手。

入迷道人《忠烈俠義傳序》 余由弱冠棄儒而仕，公餘之暇，即性好披覽群書。每聞有傳奇志異之編，必博探而旁求之，卅年來搜羅構覓，案滿篋盈，亦鄙人之一癖耳。暇時惟把卷流連，無他好焉。辛未春，由友人問竹主人處得是書而卒讀之，愛不釋手。雖係演義，無深文。喜其筆墨淋漓，敘事尚免冗泛，且無淫穢語言。至於報應昭彰，尤可感發善心，總爲開卷有益之帙，是以草錄一部而珍藏之。乙亥，司榷淮安，公餘時從新校閱，另錄成

編，訂爲四函，年餘始獲告成。去冬有世好友人退思主人者，亦癖於斯，因攜去，久假不歸，故以借書送遲嘲之。渠始囁嚅言愛，竟已付刻於聚珍版矣。余亦笑其所好尚有甚於我者也。爰成短序，以供同好一粲，奚疑。

鄧輔綸

論　述

許振禕《鄧彌之同年詩集序》　咸豐二年，余客京師，與同年武岡鄧君彌之友善。君方爲內閣中書，以詩雄。年少才畯，間顧實深，守杜法，語多幽憤沈鬱，人竊怪之。

鄧繹《白香亭和陶詩序》　吾兄少年豪酒，其詩磊砢雄傑，得陶之肆。中歲以後，閉關絃誦，不問當世事，杯斝罕御。其詩斧落華藻，得陶之醇。醇者，人知之。其醇之出于肆，而以肆爲醇者，人不知也。其言之有物，而至于有序。言之有序，遂造于有物者耶？庶幾兼儲、王、韋、柳之能事，升陶、杜之堂，而含激其芬芑也已。抑兄之吟嘯于白香湖上也，既不以酒爲名，如竹林之放達，是豈必以陶爲名哉！而如託于陶以自適，蓋其心之所摹焉耳，視杜、儲、王、韋、柳、蘇之或擬或否而貌異心同者，無以別也。

《湘綺樓說詩》卷二　鄧彌之幼有神慧，而思力沉苦。每吟一句，必繞室百轉。詩學杜甫，體則謝、顏，至其《東道難》、《鴻雁篇》，古人無此製也。

王闓運《詩法一首示黃生》　不失古格而出新意，其魏（源）、鄧（輔綸）乎？兩君幷出邵陽，殆地靈也。零陵作者，三百年來，前有船山，後有魏、鄧，鄙人資亡，殆兼其長。

又《湘綺樓論詩絕句》　太阿青湛比芙蓉，銷盡鋒鋩百煉中。顏、謝風華少陵骨，始知韓愈是村翁。

又《鄧彌之墓誌銘》　湘州自漢及明，詞章質楚。君下筆淵懿，出語高華，游魚銜鉤，蘭苕集翠。詩僅百首，卓然大家。出手成名，一人而已。

高心夔《白香亭詩集序》　吾聞都梁之間，有白香湖者，故明潘太常隱居在焉。吳市遁尉，曾叫漢閽；柴桑逸令，乃瞻晉室。軫勝朝之遺皓，締浚谷之遐縱。冥討古棲，曠延新築。桂山連卷，酌憤《招隱》之什；蘭亭寥閒，表華脩稧之年。讀鄧君是集者，盛寵不驚，頑緒相款。結繁不足以漓實，履穢不足以累高。醞眞不涸之源，沈機絕險之域，可與覩景于邑，臨流蹇滯者同世而語哉。夔雒川秋士，隴右布衣，邱壑平生，滄桑今日。從獵熊館，無譽于奏賦；設講馬隊，騰笑于較書。然而穿要離之塚，請徇梁鴻；登平原之壇，頗輕毛遂。投分多難，垂禮窮羈；飲醇醉心，拊鏡慙面。蕭育名父之子，著作宜郎；陸機豪士之魁，風流有弟（保之）。抑所謂東壁相耀，南金必雙者矣。固將蒐牢舊巘，闡飾幽林，拭彝常之暉，備柱藏之實，奚以縑緗爲豐績，辭賦爲令德焉。三都鴻製，甯待顯于士安；兩觀瓌編，儻傳芬于子政。託密風期，敢靳題翰，擢彼璚樹，載我金荃。感逝南皮之水，未白頭而已成老翁；高歌仲宣之樓，尚青眼而日望吾子。

《復堂日記》卷二　閱鄧彌之《白香亭》詩，使生宋、齊間，不爲謝則爲鮑矣。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彌之詩全學《選》體，多擬古之作。湘潭王壬秋以爲一時罕有其匹，蓋與之笙磬同音也。但微覺千篇一律耳。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三　咸、同之間，武岡鄧彌之、湘潭王壬秋兩人交相善，而俱以詩鳴。彌之早參軍事，侘傺不遇以終。壬秋遨游南北，薄于仕進，年登大耋，著作等身。若但以詩格論，則旗鼓相當，實亦未易軒輊。彌之嘗有《登衡山》詩云：「芝菌蔚霞氣，土石爲天色。」壬秋詫爲一字千金。今觀其詩，沈鬱幽憤，直逼杜陵。《擬古》諸作尤傑出，不獨《衡山》一篇也。

《平等閣詩話》卷二　寫景得謝之秀，述事得陶之醇。

《近代名人小傳・文苑》　初貧困，讀于邨塾，喜爲均語，邵陽陶孟樂見而器之，畀以唐宋諸家集。期年而學大進，及讀梁《文選》，嘆曰：「文章厚薄之判在是矣。」自晉、魏以上，雖芹藻雕辭，而意味樸厚。自唐而降，雖散行而意漸佻薄矣。若夫方、姚之流，祖震川而祧歐陽，乃自謂爲文章正宗，抑何陋也。又謂詩者，子衿攄志之作，至村嫗走卒，皆能解之。詩之道或幾乎息，故其文駢散，可躋范蔚宗。詩古體兼法曹子建、左太冲，近體似劉文房、杜牧之，蔚然爲一代大宗。輔綸，湘綺姻家也，少同學城南書院，湘綺

遍研羣學，輔綸唯及文史，而交若飲醇。嘗歲暮同走衡陽風雪中，宿廢寺，或逆旅，酌酒談故以爲樂，村人皆識之，有就問字者。湘綺縱橫有大略，而計事謀生皆疎闊；輔綸則精幹縝密，每行事必預計其程序。壯而兼爲商，遂致溫飽，然慷慨能爭人急。偶自武崗索逋，得銀五十，中二十則代曾某收者。過同學晏生家，晏方喪母，卽解銀三十贈之。翌晨行已十里，復返曰：「君以授讀爲活，而百日喪中不能出。昨者爲賄，今以二十貸君供日食，他時償我可也。」歸家，無以報曾，則質衣以完之，人稱其義。著有《白香亭詩文集》，李慈銘頗詆之，然慈銘文僅足窺齊梁，宜其以蜉蚍撼樹矣。

《定厂詩話》卷下　鄧彌之詩，如天上七星，芒寒色正。

汪國垣《近代詩人述評》　與湘綺同時，善爲《選》體詩者，有武岡鄧輔綸，五言詩精嚴不亞湘綺，而和陶尤工，沆瀣一氣，笙磬同音，皆一時麟鳳也。

傳記

《碑傳集補》卷五一王闓運《鄧彌之墓誌銘》　君諱輔綸，字彌之，武岡人。按察君厚甫公之元子也。生于綦江官舍。五歲能詩。從宦南昌，與弟繹齊名。十三入州學。十五補學廩生，肄業省城城南書院。同郡鄧顯鶴、湘陰左宗棠歎爲異材。於時科舉積重，英俊抵巇文史，經儒莫能兼美。君年未弱冠，縞帶璵玟，琴酒獻酬，傾夫宿彥。尤精甄鑒，拔彙披榛，江、湘二州，友無遺士，曾侯所辟薦，皆君取也。道光己酉，選拔貢生。咸豐辛亥，鄉舉副貢，以助餉叙內閣中書。軍興假歸，南昌危急，佐父城守，因將一軍，捍禦東南，推賢讓能，己無所與。以賦《蘋果詩》，愧某翰林蜚語，爲提學劾奏。撤軍還官，用城工勞，叙浙江道員。直指危邦，投身虎穴。巡撫王公，奏參軍事，請援坐甲糧盡師潛、坐不殉城例，免徒步還里。凡兩從官，再絓吏議，知者以爲詩人之窮也。湘州自漢及明，詞章質楚。君下筆淵懿，出語高華。游魚銜鉤，蘭苕集翠。詩廬百首，卓然大家。出手成名，一人而已。尤執撝謙，欿然吶吶。後生門人，皆與抗禮。晚頗嗜酒，醉亦陶然。生長膏粱，終身貧賤。老游揚豫，餬口終年。年六十有六，光緒十九年七月庚子卒於江寧講舍。其年十二月丁巳，歸葬武岡大甸之原。夫人善化唐氏，先十年卒。以弟繹子國瓘爲子。有孫六人。君涇渭在心，好賢若渴。少游西掖，見禮祁倭。劉尹清流，傾襟接席。識許高於未達，拔闓運於方童。而俗譽徒崇，高名不振，知希雖貴，實至無歸，望古茫然。乃爲銘曰：桓桓按察，詰戎江介。請命號咷，督師沮愧。何以傾之，假孀芥蒂。長子帥師，奪其車萃。進賢旣覆，長城亦壞。龍李摭拾，餘波澎湃。我不遑寧，駕言東邁。蘇杭無軍，糜餉是賢。慕我湘勇，齎書召援。古無乞師，往何利焉。淪胥以鋪，再以予顚。命之衰矣，斯文在天。焚筆推琴，唯酒養齡。後有達者，詒之百年。

紀事

《郭嵩燾日記》（光緒六年二月十七日）　彌之以《武岡州志》爲張渾吾、書城父子所持，恐以文字忌諱致罹法網，持志書見示，則彌之贈張文星詩百韻，當同治之季年，稍及大婚、微行兩事，略寓憂時之意。此外風俗、兵制兩序及雜詩，則全出文致。如「都梁一支水，清絕水滔滔」，指「清絕」二字爲毀謗，亦可謂無賴矣。吾謂以事論之，部控亦不足慮，本無可科之罪也。惟其中直犯廟諱處，一帙中至五六見，有乖敬謹之義。以此爲譏，實亦無可辭咎。仍屬設法了之。

《平等閣詩話》卷二　武岡鄧彌之先生（輔綸），官內閣中書，家世仕宦，磊落多奇。少與湘潭王壬秋同學，時王猶單寒未知名，鄧一見器之，供給資斧，且訂交。又友九江高伯足（心夔），三人皆當時卓然犖立士，後俱以文章名天下，至今東南言文學者猶有余慕焉。【略】先生嘗入南昌圍城中省父，率江軍擊賊，復數縣地。會有不嗛其父按察君者幷中傷之，引疾去。嗣曾文正疏薦以浙江道員用。世方屯難多戹，鬱鬱不稱意，遂槁首田園，肆情山水，以光緒十九年卒。

《經田家鎮望塔忠武羅忠節戰處下見居人臨流結屋植籬種薯意甚樂之》　《十朝詩乘》卷一九：忠節自少篤志先儒，未嫻軍旅，其初，塔忠武出戰，作壁上觀而已。一日，寇來攻營，接戰大捷，遂稱「勁軍」。自援南昌發軔，先後克城二十。大小二百餘戰，臨陣輒以堅忍勝，蓋得力于所學，壬秋詩所謂

「羅山善學陣」者，此也。鄧彌之觀察過田家鎮忠節戰處，見居人臨流結屋，植籬種薯，無復昔時廢壘，感而賦詩有云：【略】古今代謝，大抵然也。

《題郭軍門（松林）思親釋甲圖》《清史稿・郭松林傳》：郭松林，字子美，湖南湘潭人。咸豐六年，隸曾國荃軍，從援江西，克安福，從剿永新、太和、萬安、蓮花廳、龍泉，叙獎把總。進圍吉安府城。七年，石達開率黨來援，邀擊于吉水三曲灘，松林首陷陣，多斬獲，收復新喻、峽江、吉水。八年，隨克吉安，擢守備。九年，克景德、浮梁，賜花翎。十年，圍安慶，會剿陳玉成于小池驛，進壁集賢關，每戰皆捷。十一年，克安慶，擢遊擊，賜號奮勇巴圖魯。克盧江、無爲、運漕鎮下沿江要隘，擢參將。同治元年，李鴻章率淮軍八千赴上海，松林從，與僞忠王李秀成、僞慕王譚紹光大戰滬西，破賊衆十萬。【略】二年，克太倉，松林敗賊茜涇，支塘，會克崑山、新陽，以總兵用。李秀成合水陸數十萬援江陰，犯常熟，劉銘傳謀乘賊未定擊之。賊北自北濶，南至張涇橋，東自陳市，西至長壽，縱横六七十里，築壘憑河，勢大熾。銘傳進北濶攻其左，松林進南濶攻其右，周盛波等進麥市橋爲中路，黄翼升以水師助之。松林敗賊陳市，越南濶趨張涇，揮刀盪決，血染衣盡赤，賊大潰走。銘傳、盛波等同破賊，自顧山以西皆盡，以總兵記名。尋克江陰，以提督記名。又破賊緱山、梅村、麻塘橋，松林受矛傷，既而蘇州、無錫皆復，加頭品頂戴。三年，克宜興、荆溪，敗賊張渚，毀賊壘，收溧陽，解常熟圍，授福山鎮總兵。【略】克常州，進剿浙西，克長興，復湖州，功皆最。賊走廣德，徽州，合江寧、杭州賊自江西竄閩。四年，李鴻章檄松林率五千人航海赴援，克漳州、漳浦、雲霄、詔安，賊竄廣東嘉應，遂破滅。五年，曾國荃調松林率新募湘軍剿捻匪于德安，克應城、雲夢，復敗之皂河、楊澤。追至臼口，中伏。松林傷足，卧地不能起。將卒不見松林，復闖入陣，負而出之。弟芳鈔戰死。松林以創重假歸。

《哀臨川弔林司馬源恩同仙屏伯敦作》《雪橋詩話餘集》卷八：鄧彌之《哀臨川弔林司馬源恩》云：【略】司馬，蜀之安縣人，從曾湘鄉九江軍。丙辰，李次青攻撫州，司馬及彌之領平江軍自南昌來會，連克進賢東鄉，遂圍撫州。七月，彌之中讒謝去。九月，司馬與耿光宣戰歿。都司唐德陞以十五日來援，十七日同及于難。戊午，官軍克復撫州。又明年，湘鄉爲立《林君殉難碑》記焉。彌之是詩，已未隨大軍駐臨川作也。

《詠蘋果詩》王闓運《鄧彌之墓誌銘》：咸豐辛亥鄉舉副貢，以助餉叙內閣中書。軍興，假歸。南昌危急，佐父城守，因將一軍捍禦東南。推賢讓能，己無所與。以賦《蘋果詩》愧某翰林蜚語。爲提學劾奏，撤軍還官。《清朝野史大觀》：鄧輔綸【略】尤喜爲詩，至廢寢食。嘗飲次與友人論詩，意興軒暢，不復酬酢。又舉其《詠蘋果詩》「南土移來香漸減，北船亂後見應稀」，謂不減杜甫。坐有某官心惡之。後數年，輔綸以道員將兵，某爲御史，竟以風聞事劾罷輔綸。

著録

《平等閣詩話》卷二　其友許仙屏河帥梓其詩三卷，曰《白香亭集》，以所居湖名也。

藝文

袁昶《鄧彌之山長挽詩》　遺我一卷詩，淡峥思入神。和陶脱畦町，宗趣資清新。處約玩消息，把冲澹無鄰。俗言競蝉噪，窮年老斷輪。意匠出平澹，誰知中苦辛。

梁鼎芬《讀鄧輔綸白香亭詩柬伯嚴三首》一　秋葉蔌蔌風墜枝，隱几仰天微弄髭。陳子敲門踏破月，誇示于我彌翁詩。拳毛騧動筋骨瘦，莫是渥洼千里兒。嗟乎騏驥不時見，時無九方到死賤。

又二　龍蝦同一流，駑駿均一軛。奚以百年短，負此從類憂。朝唏夕嗐不自覺，亦有載酒行江頭。杜陵生來茅屋歎，天寶不綱親患難。異代悲哀《鴻雁篇》，腹裏琅玕想零亂。（道光己酉，湖湘大水。集中《鴻雁篇》，語特沈痛。）

又三　名士之詩亦如鯽，妖嬈倚市較顏色。貞元盛會手難回，《小雅》盡廢心自惻。老柳婆娑無復春，武昌一水愁粼粼。范家叔矩漢風俗，灑涕憐才聊語君。（彌之爲江寧文正書院院長。歿已一月。弟繹客武昌，聞兄憂不赴，

識者少之。）

孫衣言

論述

俞樾《遜學齋詩鈔序》 其詩上追漢、魏，而近作尤似蘇、黃。

《國朝正雅集》卷八九《寄心盦詩話》 黃樹齋侍郎嘗以異才稱琴西太史，出其手錄詩讀之，中有奇氣往來。丙辰余客都中，侍郎已歸道山，爲訪琴西久而後晤，偉言雅度，如魏、晉間人，遂獲讀近詩一册，眞不拾前人一字而自成壁壘者。余尤愛其藉題寄託，小中見大，如《定甫所食蟹》云：「橙醬椒盤乍眼明，早秋江國若爲情。湖田粳稻新霜後，岸火葭蘆夜雨晴。四海干戈猶格鬥，中宵鴻雁獨哀鳴。一尊細共黃花醉，媿爾南征將士行。」又如《集少鶴齋中賦得寒夜客來茶當酒》云：「嚴城刁斗雁鳴哀，蓬藋門前客尚來。但有膨脝吟石鼎，更無塊磊向深盃。風霜滿地三河戍，歌舞何人百尺臺。共有名山宜隱去，五湖春水似新醅。」至《雜興》八首所括甚多，匪求詞勝，義山當與把臂矣。然驟窺之，恐未易解也。余乃口角流沫，不厭百誦。

《復堂日記》卷二 校閱瑞安孫琴西觀察《遜學齋詩》，篇體清峻，學人之辭，古詩勝近體，七律勝五律，可謂篤雅有節矣。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〇 孫衣言，字劭聞，一字琴西，瑞安人。道光庚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太僕寺卿。有《遜學齋詩鈔》。

又 琴西庚戌廷試，曾文正讀卷深賞之，入直上書房，擢侍讀，屢陳兵事。外在監司，所至以廉能自厲，不撓屈於權勢。召用僕卿，已逾六十，遂不復出，以著書自娛。補輯《永嘉學案》，編刊陳止齋、葉水心二先生集。平生論學宗宋儒，喜述鄉先輩遺聞軼事。詩嗜山谷，所作有清奫之致。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琴西年丈與曲園先生皆出春浦相國門下。丈五言古步武六朝，下逮王、孟，七言古則宋犖矣，七言律似欲以使事見長。

《平等閣詩話》卷一 瑞安孫琴西太僕（衣言），與介弟蘐田學士（鏘鳴），詩文並有名。琴西先生游於曾文正之門爲高弟子，著有《甌海佚聞》、《遜學齋詩文集》。生平持議，闡揚永嘉先哲之學甚力，校刊《永嘉叢書》極精。卒於光緒甲午，年七十八。其爲詩古體勝於近體。五古沖澹深秀，七古雄放典雅。

佚名《歸田老人詩話》 瑞安孫琴西衣言著有《鴻雪詩鈔》，音節鏗鏘，情韻婉摯。

秋心《集雋詩話》 孫琴西衣言，詩筆高邁，同時作者無與抗衡。嘗與俞曲園論詩，各有意見，不相合焉。蓋孫所師者黃山谷而俞所師者白樂天也。然孫所著《遜學齋集》祇有曲園一序。此猶黃仲則與洪稚存論詩不合，而黃詩卒經洪手選定之也。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七 孫衣言，字劭聞，號琴西，瑞安人。道光庚戌進士，官江寧布政使。學文于梅曾亮，盡得桐城古文義法。其爲文意近而勢遠，氣直而筆曲，詞淺而旨深，反復馳騁，以曲盡事理，爲吳德旋嗣音。詩亦高邁、奇崛、生硬，出自山谷。撰《遜學齋詩鈔》十卷《詩續鈔》五卷《文鈔》十二卷《文續鈔》五卷。

《題曾文正公畫像》 俞陛雲《吟邊小識》：孫太僕衣言爲諸生時，已負才名。後由翰林開藩江左，內轉京秩，與先祖於庚戌年同入詞館，至相契合。著有《遜學齋集》，今未攜行篋中。近歲於老友章式之處，見太僕《題曾文正公畫像詩》云：【略】惓懷老成，自無餘子，想見其傲岸之概。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一七 孫衣言，字琴西，浙江瑞安人。道光庚戌進士，官至太僕寺卿。有《遜學齋文鈔》。

《續碑傳集》卷七姚永樸《孫太僕家傳》 孫公諱衣言，字劭聞，號琴西，浙江瑞安人。世有隱德。曾祖某，父某，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公幼穎異，書過目輒成誦。道光三十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咸豐初授編修，入直上書房，擢侍講。會英吉利、法蘭西聯軍犯天津，京師戒嚴，公兩上疏，請速定戰議。以言切，出知安慶府。時安慶陷於粵匪，行省僑置廬州。公至，巡撫

翁文勤公俾護按察使，尋以疾歸。及曾文正公總督兩江，安慶克復，馳書招之，遂權鳳潁六泗道。巡撫喬公松年治軍臨淮，倚之如左右手。丁母憂，擬奏請留軍，公力辭。服闋，乃應兩江總督馬端敏公之調，權江寧布政使。馬公爲盜所刺，詔尚書鄭敦謹、江蘇巡撫張之萬就讞江寧，有言緩其獄者。公謂封疆大臣被戕，非用重典不足伸國法，議始定。曾公繼爲總督，奏江寧鹽法道適有旨命保堪勝兩司者，以公應擢安徽按察使，遷湖北布政使，調江寧。所至皆以廉勤自矢，每日黎明起治官書，至夜分乃罷。其在皖時，屢平反冤獄，馭胥吏尤嚴。嘗按一骫法吏，布政使袒之，公堅持不移，卒論如律。在江寧數年，綜剔鹽務，釐捐積弊，中飽悉祛，庫儲充裕，數倍於昔。總督時爲沈文肅公，賢者也。其會試又出公弟藥田學士門，然用法稍峻。候補道某希旨每訊獄入多出少，公規切之。某大憾，搆之於沈公。會有殺人者不得主名，某執途人鍛鍊成獄，江寧令疑之，以告公曰：「某君欲遷官耳，獨奈何殺人以求之乎？」急白沈公，而沈公先入某言，笑云：「此宜非長厚者所樂聞也。」故事：人命案必由藩臬會詳，沈公以公持異議，乃徑下某論死，公以是與沈公不相中。內召爲太僕寺卿，尋以疾返里。而某擢兩淮鹽運使。及沈公薨，逾兩年，是獄眞犯以他案牽連發覺，後任總督以聞，某坐革職，遣戍，而公以未會詳得免議。公論學宗宋儒，爲古文辭守桐城方氏、姚氏緒論，出入馬、班、韓、歐閒。詩嗜山谷，詞嗜蘇、辛。尤喜考其鄉先輩軼事，嘗以黃太沖、全謝山《宋元學案》於永嘉諸儒猶未備，更搜補爲《永嘉學案》，又編其遺文爲《永嘉集》內、外編》，而別刊陳止齋、葉水心兩集，校勘皆精審。其所自著曰《甌海軼聞》、曰《遜學齋詩文鈔》。光緒十六年卒於家。論曰：昔顧亭林、方望溪、劉海峯皆言文人不當爲顯宦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吾家惜抱府君則曰：唐時入史館者，必令作名臣傳一篇，以覘其才。今史館大臣傳率鈔錄上諭吏牘，謂以避黨仇譽毀之嫌，而名臣事蹟遂不可得見。然則私傳安可廢乎？丙辰春，永樸客京師，公從子貽澤因邵君伯絅以公之行述來乞文，爰論次之爲家傳，俾藏於宗祏，修史者儻欲求公之行事，則斯文亦可備甄採也。

《詞林輯略》卷六　孫衣言，鏘鳴兄，字克繩，號劭聞，又號琴西，浙江瑞安人。散館授編修，官至江甯布政使，內調太僕寺卿。著有《遜學齋文鈔》。

紀事

《靜默寺後院檐下有石數片卧塵土中視之乃沛天上人傳方先生苞所爲文而昆明湛亨書也蓋方先生供奉內廷時嘗在寺居而沛天爲寺住持有儒行親愛先生先生亦重之故後爲之傳余謂寺僧寺既無古碑刻此石乃鉅寶也不可以棄之勸其移庋壁間復識以詩》《雪橋詩話續集》卷八：西華門外靜默寺，有《沛天上人傳》石刻，望谿宗伯所爲文，而昆明湛恩書也。宗伯供奉內廷時，嘗在寺居，而沛天爲寺住持，有儒行，親愛先生，先生亦重沛天，爲之傳。咸豐丙辰，孫琴西太僕見其石在後園檐下卧塵土中，勸寺僧移庋庭間，識以詩云：【略】。

《留別》龔咏樵《蒿園詩話》：同治戊辰夏，孫琴西前輩謁選來都。秋七月將南歸，瀕行，余偕謝夢漁前輩增、許仙屏振禕、夏路門子鐘、陸廣勇爾熙、黃卣薌體立、漱蘭體芳諸同年公餞于天甯寺。先生賦詩留別，同人皆有和贈，亦一時雅集也。《留別》詩云：【略】。

《寄兪曲園》《春在堂隨筆》筆四：孫琴西同年衣言嘗以琉球貢紙書詩二首見贈云：「前接來詩，悤悤未及和，頃鍾六英同年自越州來，相見於補老處，云至蘇可相見，忽然興發，即書兩首奉寄。其一云：【略】其二云：【略】」琴西詩筆高邁，同時作者無與抗行。余嘗與論詩不合，戲曰：「吾所師者唐之白，子所師者宋之黃，無怪其齟齬矣。」其所著《遜學齋集》十卷，余爲序而刻之。年來不甚作詩，故無續刻者。此二詩未知其存稿否，即其生硬之致，可知其瓣香所在也。

《一拂先生祠口占絕句》《雪橋詩話續集》卷八：琴西謂金陵清涼山麓，舊有一拂先生祠，祀宋監門鄭公俠。己卯春，有受當道意旨者請以閩二林公配食。辛巳，得《江寧續志》，則所謂當道者，亦與末坐。口占云：「一拂清風自渺然，如何簪組集羣賢。今年更比去年好，又有囝來郎罷前。」意似有未慊者。

著録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遜學齋詩鈔》十卷《續鈔》五卷《文鈔》十五卷，孫衣言撰。

張裕釗

論述

曾國藩《與孫芝房書》 武昌有張廉卿裕釗，學爲古文，筆力少弱，而志意高遠，好學不倦。若邂逅相見，幸有以奬進之。

又《與張廉卿書》 足下爲古文，筆力稍患其弱。昔姚惜抱先生論古文之途：有得於陽與剛之美者，有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二端判分，劃然不謀。余嘗數陽剛者，約得四家：曰莊子，曰揚雄，曰韓愈、柳宗元；陰柔者，約得四家：曰司馬遷，曰劉向，曰歐陽修、曾鞏。柔和淵懿之中，必有堅勁之質，雄直之氣運乎！其中乃有以自立。足下氣體近柔，望熟讀揚、韓各文，而參以兩漢古賦，以救其短。何如？

馬其昶《濂亭集序》 文章之傳尚矣。古無所謂宗派之說也。自周末文勝，百氏雜家並出，非堯、舜，薄湯、武，觝排周、孔，坑焚之禍遂作。其歷灰燼而幸存者，皆文之至精者也。世徒咎秦燔書，不知《詩》、《書》六藝至精之文，非秦所能燔也，故不久而遂出。若夫非聖無法之篇，澌滅亦固其所；使其盡存，爲禍當益烈。漢隆儒術，其文辭彬彬爾雅，冠絕後代。建安以還，競尚藻繢。至唐韓子，乃矯而返之《六經》。於是歐陽公稱：韓、李之徒出，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又稱：宋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由歐公之言觀之，疑若示天下以不廣；然而，後世知言君子，卒不能易其說也。自歐公之存，南豐、臨川、眉山父子相與爲師友，誠可謂極盛。其後數百年，明則有歸氏，清則有方氏、姚氏、梅氏，此數家者，尤學者所歸嚮。同治中興，曾文正公以德行文學，鑄陶天下，羣材輻輳，不專一長。曾公論文，私淑方、姚，而友梅氏；其於門徒，則盛稱張廉卿、吳至父兩人。廉卿者，先生字也。吳先生後死，文名被海內外，乃獨心折先生。由二先生之言，以上溯文正及姚、方、歸氏，又上而至宋、唐大家，而至兩漢，猶循庭階入宗廟而禘昭穆也。古今爲文者衆矣。然而，淺深離合之際，其辨至嚴。世固有能審雅宴之聲，而別淄、澠之味者。宗派之說，即由此起焉。曾公序歐陽生文集詳矣。學問之淵源漸被，誠未可誣。要皆不盭乎經術，足以持世而章教。當曾文正公開閣延士，賓僚極一時之選。朝廷置封疆大臣，率取材曾門。先生受知最夙，不緣舊恩有所階進。弱冠舉於鄉，選內閣中書舍人，即棄去，一肆力於文，故其成就卓卓如此。今先生歿逾二十年耳，而國論大變，視古聖籍若糞土矣。讀先生文，因寄其慕思於千載上，不知世變之何所終極，乃慨然而書之。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濂亭以古文詞名，詩多隨意之作，而自饒風韻。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七 張裕釗，字廉卿，武昌人。道光丙午舉人。有《濂亭遺詩》。

又 濂卿博綜經史，治古文宗桐城家法，而益神明變化之，以是負文譽。主蓮池書院最久，畿輔治古文者踵起，皆濂卿開之。論詩于國朝推愚山、惜抱、子尹三家。愚山取五律，惜抱取七律，子尹取七古，謂能力追古人而與之並。其所自作，五律敦愚山，法其明秀；七律敦惜抱，擬其蒼堅；獨七古雄奇恢詭，不逮巢經，然風格遒上，合唐、宋而兼鎔，要不失詩家正軌也。

陳道量《單雲閣詩話》 《濂亭遺詩》二卷，宣統鄂城刊本，武昌張裕釗著【略】濂亭古文與吳摯父齊名，而詩亦不弱。如《贈戴子高》、《咏史》、《偶書》、《偶題》、《曉泊》、《日日》、《步李佛生晚涼出遊原韻》、《安州道中》，皆學北宋有功者也。

傳記

《近代詩鈔・張裕釗》 裕釗字濂卿，湖北武昌人。咸豐辛亥舉人。有《濂亭遺詩》。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七 張裕釗，字廉卿，武昌人。道光丙午舉人。有《濂亭遺詩》。

馬其昶《濂亭集序》 往者武昌張先生主講金陵鳳池書院，年六十矣。門人查燕緒謀所以爲壽，因寫錄先生文稿刊行之，曰《濂亭文集》八卷。未幾，移主保定講席；又移鄂；最後就養西安，遂卒，年七十有二。黎庶昌莼齋觀察蜀中，爲刻續著文二卷，詩二卷，曰《濂亭遺集》。今先生孫孝栘既重刻《遺集》於京師，而復取查本刻之，合爲全集，屬識其緣起。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濂亭文集》八卷，張裕釗撰。裕釗字廉卿，湖北武昌人。道光丙午舉人，內閣中書。

沈筠

符葆森《國朝正雅集》卷八五引《寄心盦詩話》 沈君實甫詩名甚著，余訪其詩不得，抵於《殉難錄》中登采一章。所著有《乍浦雜詠》。

《題顧原流觴曲水圖》 《雪橋詩話餘集》卷一：會稽顧松仙，名原，字虎臣，號木公山人。曾爲魯監國所信用。亂後以老畫師自晦。有《流觴曲水圖》，爲時珍賞。歿於當湖。沈筠題其畫云：【略】。

光緒《平湖縣志》卷一七 字實甫，號浪仙。食貧勵，少嗜學，以母教，遂研索古籍，自六經、三傳、莊、屈、馬、班而下，莫不漁獵菁英，以發抒其文藻。晚歲敦重名教，凡忠義、節烈之事及耆舊詩文，殫心採揖，今賴以存者，皆筠表揚之力也。

又 著有《乳水流芳錄》一卷、《瑤池冰雪編》一卷、《壬寅乍浦殉難錄》一卷、《龍湫嗣音集》十二卷、《守經堂詩集》十六卷，俱刊行於世。《蜻蛉外史》十二卷、《日本紀略》一卷、《海上文徵》八卷、《滄海珠編》二十四卷，《守經堂困學錄》八卷，未梓。

又卷二三 《千金壽傳奇》，許河有題詞。又有《賢博集》。筠所撰燈謎約數萬條，見《聽鸝館日誌》。《守經堂詩集》、《龍湫嗣音集》、《乍浦集詠》、《滄海珠編》、《壬寅殉難錄》、《闡幽錄》四卷。

岑澂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六四《聽松廬詩話》 鐵泉畢生苦吟，家貧詩富。幸中郎之有女，慨伯道之無兒。賴有黃香石舍人爲之師，梁福草比部爲之友。生前之名，有師爲之品題；死後之詩，有友爲之保護，且出貲付梓，俾心血長留。固香火之緣深，實師友之誼篤也。

又引《十二石山齋詩話》 鐵泉性孤僻，與余論詩最合。余摘其佳者爲摘句圖，並許代梓全集。鐵泉以詩寄余云：「贏得霜花兩鬢侵，猺山狄穴遍幽尋。郝隆老去空蠻語，莊舄貧來久越吟。彈鋏尚懸遊子淚，蓋棺長繫故人心。平生張范知誰識，眞覺交情較海深。」今鐵泉已逝，讀之不禁潸然淚下也。

又 字清泰，號鐵泉，廣東南海人。有《篤篣山人詩集》。

又引《嶺南瑣記》 岑鐵泉有《生壙詩》。壙在西樵白雲洞。乙卯春，客死羊城，其姪攜柩歸葬。張翰生都督題曰：「南海詩人岑鐵泉墓」。

又引《華溪詩話》 篤篣山人詩，梁福草比部，力任開雕。遽遭賊變。比部避亂瀕行，以原本屬其姬人陳閏娘藏之。陳即山人詩所云「紗幮讀畫有明霞」者也。比部恐兩稿俱失，以副本付余。旋賊劫比部家，陳抱篋不放。賊疑有異寶，刃奪之。開篋乃殘編，棄去。陳以是驚死。余攜詩歸，藏諸石樓，今詩無恙。而山人已歿，讀其遺集，覺山陽聞笛，無此蒼涼。

又引《寄心盦詩話》 嶺南岑鐵泉，黃香石中翰之詩弟子也。詩有五千餘篇，最工近體。

《晚晴簃詩匯》卷一四〇 岑澂，字清泰，以字行，號鐵泉，南海人。有

《篁勞山人詩集》。

又　鐵泉自言能見鬼物，又嘗營生壙於白雲洞。其奇氣鬱勃，不可遏抑。詩初學二李，而尤近昌谷。後乃益澹遠絕，有神韻。卒後，順德梁伯乞刊其遺稿。

《杧果》　屈向邦《粵東詩話》：《杧果》詩，南海岑鐵泉（澂）一律云：【略】清新可誦。惜其時尚未見呂宋產耳。按：檨果，楞果，妄（平）果，杧果，異名同物。此果詳載《名實圖考》，多花而少實，故諺譏誣妄子曰妄果花。南中諸果，多可越宿，惟杧果與荔枝必以新摘爲貴云。鐵泉，嘉道間人，有《篁勞山人詩集》。

劉銘傳

論述

曾國藩《大潛山房詩題語》　山谷學杜公，七律專以單行之氣運于偶句之中。東坡學太白，則以長古之氣運于律句之中。樊川七律，亦有一種單行票姚之氣。余嘗謂小杜、蘇、黃皆豪士，而有俠客之風者。省三所爲七律，亦往往以單行之氣，差于牧之爲近。蓋得之天事者多。若能就斯塗而益闢之，參以山谷之崛強，而去其生澀，雖不足以悅時目，然固詩中不可不歷之境也。

陳衍《大潛山房詩叙》　公巡撫吾福建臺灣，余入幕府。一日使代題某烈婦詩，因言吾武人也，詩宜古體，乃足騁其動宕雄駿之氣，律詩拘于聲病對偶，勿爾爲也。且我輩結髮從戎，死綏無隕，婦人之從一，亦猶是已。願子本此意爲之。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曾文正序公詩云：【略】余謂公詩偶對甚整，仍近樂天，如：「好管是非生性直，不憂得失此心寬。」「謀國已蒼元老鬢，荷戈漸白少年頭。」「士卒向人誇捷狀，黎民拱手服雄師。」「一年僅此日，萬里是前程。」皆是。

《臺灣詩乘》卷五　法、越之役，沿海戒嚴，詔起直隸陸路提督劉銘傳督師臺灣。及平，任巡撫，多所建設。事載《臺灣通史》。銘傳【略】著《大潛山房詩集》一卷，大都少年從軍之作。

徐賢傑《三山詩話》　劉爵帥省三中丞，善用兵，凌厲無前，有古烈士風。曾文正公謂其單行之氣，于樊川爲近，蓋亦如其用兵，橫厲捷出，不主故常也。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有清中興時代，吾鄉人才輩出，李文忠、張靖達、劉壯肅尤著也。【略】壯肅少耽吟事，《大潛山房詩鈔》，多壯歲之作。湘鄉曾文正作序，中謂「山谷學杜公，【略】然固詩中不可不歷之境也」。讀此可以知壯肅之詩矣。

《贈蓋臣子務歸里》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絕句如《贈蓋臣子務歸里》云：【略】皆饒有襟抱。

《郊行》　《魚千里齋隨筆》卷上：近得《大潛山房詩集》閱之，【略】集中律詩固甚多，古體有《郊行》一篇，別有作意，壯肅詩之佳者也。其詩云：【略】以領兵之人，而能深體民間疾苦，仁者之言，亦風人之旨也。

《歸里留別乾陽》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余友荃莊最久，頗稔壯肅家世，其弟蘅莊亦盛年工詩，尤所神往。荃莊聞余有詩話之輯，曾以壯肅軼詩寫寄，乃同治十三年督師陝西乞病歸里留別乾陽者。詩云：【略】兩詩刻石秦中，亦可作詩史讀也。

《應募入皖曉行》　《十朝詩乘》卷二一：劉壯肅（銘傳）起自淮軍，以武功錫爵，而嫻詞翰，通政略。其《應募入皖曉行詩》云：【略】具見邁往之概。

傳記

馬其昶《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銜福建臺灣巡撫一等男爵劉壯肅公神道碑銘》　公姓劉氏，諱銘傳，字省三，合肥人。曾祖某。祖廷忠。考惠世，業農。後皆以公貴，贈加公官爵。公生而英特，有偉抱。嘗登所居大潛山，歎曰：「生不爵，死不謚，非夫也。」會天下亂，淮淝居民爭築堡寨自衛，各相長雄。一日，有大豪呼公考至馬前，責供給不時，至訶罵而去。公憤甚，躡

豪行數里，奪其佩刀殺之，乘馬徐歸，於時年十有八矣。同治元年，合肥李公以曾文正公奏薦巡撫江蘇，募淮勇東征。公以千總，從所將卒號銘軍，連擊破川沙、奉賢、福山，解常昭圍，合水師奪楊舍汛要隘。苦戰六日，乘勝下江陰，取無錫，進攻常州。奇兵出奔牛鎮，降其酋，推鋒直前。寇復犯奔牛，還軍卻之，再攻圍常州，先登，生獲寇酋陳坤書，常州平。積功至提督，賞黃馬褂。而程忠烈已前定蘇州，遂越境應浙軍攻嘉興，克之。至是，公平常州，亦出屯句容，以應江甯圍軍。於是湘軍拔江甯，殄洪寇，積苦久遂，皆散遣。羣捻復縱橫齊、豫、吳、楚之郊，曾公受命督師，湘軍將既已罷歸，乃益募淮勇，設四鎮重兵。公屯軍周家口，戰捷於瓦店、於南頓、於扶溝。詔受直隸提督，仍率師援鄂，克黃陂，追賊至潁州，大破之。公以中原平曠地，賊四走疲我，乃建議築隄，扼沙河爲守。賊潰突汴梁隄，追創之於鉅野。捻首張總愚竄陝西，任柱、賴汶洸竄山東。自是有東捻、西捻之目。李公代曾公督師，公率所部自鄆城至京山，東、西數十戰，賊皆披靡，望風遁。由是東至黃陂，西至安陸、襄、棗，北至南陽，鄧銘軍常爲選鋒。復議防運河，扼膠萊，築長牆，北起夏店，南抵柳林口，遏賊騎西。六年引兵南救沇陽，追北至諸城，日照。還，殪任柱於贛榆。賴汶洸圖竄青濟，閒道馳濰西北擊破之，蹙之海濱，殲其衆，河流盡赤。汶洸自投揚州防軍以死，東捻平。論功最，給三等輕車都尉。乞假歸。七年，西捻張總愚由陝竄河朔，畿輔大震。詔責諸將，率公卧疾在家，坐逗留奪官。李公假朝命強起之，會師進擊鹽山、滄州、德平。李公仍議築牆臨邑屬之馬頰河，牆成，值大雨，徒駭河盛漲，賊不得渡，張總愚赴水死，西捻平。晉一等男爵。詔駐師張秋資鎮守。旋命督軍陝西，勦北山回匪，引疾歸。論者謂李公江蘇之功推程忠烈，平捻功公爲大。忠烈攻嘉興，遽戰死。而公初起將五百人，稍增至七千，討捻益騎兵合萬二千，西防陝增多至二萬。逮後臺灣之役以異數，改巡撫，位望乃益崇矣。自程忠烈始議外國械器利其戰，江蘇悉改用新械，淮軍竟以此勝。而公尤以鐵道實自彊要圖，其關於兵事利害爲重。光緒六年與俄羅斯爭伊犂，約應詔至都，即上言鐵道便利數大端。李公因奏公主辦議格，不行。十年，法蘭西擾海疆，再起公以巡撫銜督臺灣軍務。至七日，基隆礮臺燬，公以臺灣無兵艦不利海戰，移軍基隆山後避礮彈，且誘敵登陸，尋擊斃法酋二、兵百餘，奪二纛，他兵械數十。有詔褒。美、法兵以偏師絓基隆軍，別遣五艦犯滬尾。滬尾者，基隆後路也，距臺北府三十里。軍資饟械皆聚臺北，公夜退師駐淡水，掎角滬尾。謗譏流聞，取斷於中，不眩時議，敵益增艦來攻。是時馬江已挫，上海用三輪船濟師，皆遏不達，諸將冒風雨跣足督戰，堅守八閱月。詔授福建巡撫。明年竣成，朝議臺灣阻海，峙南洋門戶，當設立行省自治，乃改公臺灣巡撫，奏增一府一廳三縣。生番窟宅臺南北七百餘里，奔狂叫呶，風氣湮閼，擣虛斧頑，釐其馴稚，一皆化熟，不以異類自疑。念兵制久敝，不饒給財用無能革新，於是清丈田畝，賦收倍經額，而諸所創土、田、茶、鹽、金、煤、林木、樟腦之稅，亦充羨府庫，始至歲入金七十萬，其後至三百萬，因益築礮臺，購火器，設軍械局、水雷局、水雷學堂，要以興造鐵道爲綱紐，輔之以電綫、郵政，功費大萬百餘。公思以一島基國富彊，迹所已效，威名樹立，如其初志。累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銜，又特命襄辦海軍事務。嘗登滬尾礮臺，東望日本，欷歔感發，曰：「即今不圖，我爲彼虜矣。」已而戶部奏請天下十年內毋增置艦礮，復喟曰：「人方慕我，我顧欲樽俎折之乎？」遂三疏求去。臺灣之立行省，自公始。公治臺灣凡七年而歸，歸四年而朝鮮難作，屢召不出，遂以疾終於家，春秋六十。是年臺灣割隸日本，遺疏入，天子軫悼，贈太子太保，謚壯肅，建專祠，史館立傳。長子盛芬，直隸候補道，前卒官，其長孫朝仰，三子盛芾，皆員外郎。朝仰承襲男爵，次子盛芸賜舉人，襲三等輕車都尉；四子盛芥，舉人，候選知府。女四人，皆適望族。配程氏夫人。側室有出者曰項氏、陳氏，絕粒以殉。得旌者曰二李氏。公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其諸孫朝望舉人，刑部郎中致公所爲《大潛山房詩》二卷，並致狀曰：「先公墓碑未刻，敢請銘。」乃銘。公所著別有《奏議》二十四卷，藏於家。辭曰：公專閫寄，方壯其齒。金節珥戈，譴浪書史。蟄居在壑，公驩無止。皇忧外訌，詔速公起。公來氓驩，彼驕亦駭。韜智銜勇，創古未有。漲天大澤，納於一泣。公胡遽歸，公歸不竢。疆場成壞，彼此一時。悲膺雄志，雖死而視。焯功鑱詞，萬古是記。

又程先甲《劉壯肅公家傳》（存目）

《清史列傳・新辦大臣傳三・劉銘傳》（存目）

紀事

《題風雨窮途圖》、《用前韻述懷》 海納川《冷禪室詩話》：劉壯肅公（銘傳）少貧窘。發達後，倩人作《風雪窮途圖》，以誌不忘，亦美談也。公自題云：【略】又用前韻述懷云：【略】。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公起家軍伍，累建殊勛。撫臺之役，建議胥關大計，奏牘具存，足徵特識。惜厄于執政，未竟厥施。歸田後，養疴山中，被徵不起。甲午之挫，公不與焉。集中《題風雨窮途圖》云：【略】又《用前韻述懷》有句云：「名士無妨茅屋小，英雄總是布衣多。」頗爲一時傳誦。人謂公作此圖，蓋紀微時風味。亦美談也。

《游古奇峯垂釣寒溪》 《臺灣詩乘》卷五：省三【略】撫臺時，竟少吟詠。唯新竹友人誦其《游古奇峰垂釣寒溪》云：【略】按古奇峰在新竹南門外，壯肅以撫番故，出入內山，曾至大料崁蓮座寺，見其山水奇秀，迥絕塵寰，流連竟日，手書一聯曰「一品名山，萬年福地」，今尚存。

《題報國寺慧眞和尚游春圖》 《清稗類鈔・隱逸類・劉省三掛冠遺世》：自新疆歸，即掛冠遺世。嘗居金陵莫愁湖，恆策小驢，尋老僧譚佛。有《題報國寺慧眞和尚游春圖》二絕云：【略】。

楊峴

論述

于源《柳隱叢譚》 吳興山水青遠，昨自胥江歸，擬往游，未果。適歸安楊君見山（峴）就館由拳官廨，得數晨夕。暇出所著《寓庸齋詩稿》見示，稿中有辛丑年見懷之作，存而未寄，蓋神交久也。君頃治漢儒學，又嗜金石文字，詩所存不多。豪宕古體，近人中在兩當、謨觴間。

汪煦《遲鴻軒詩棄序》 外舅庸老人詔煦曰：「吾年十二三，即治古今體詩。時曹君烟波堅信隨園，訾吾作詰屈，不中度，酒酣以往，輒持抵地上。吾怒焚之，別從師治經。然朋友牽率，閒亦拈弄，積漸多。浪遊陝、甘，夫已氏彊假去不歸，從此無完帙矣。乙亥謀爲先叔兄梓遺著，劉君泖生、高君陶堂勸裒所作，俱梓焉。恩遽錄一二百篇，句兩君審去取。陶堂嫌少，不忍刪，泖生性畏謹，刪指事諸作，又或移易改竄。《長白山》一篇，則陶堂回護舊居停，屬刪尤甚者二三百字，改結尾一段，皆非吾意。迫于成書，不暇更收拾。甲申罷官閒居，搜嚮年日記中零章碎句，及近數年新作，增若干篇，都爲四卷。泖生移易改竄者，悉還舊觀。《長白山》結尾聊仍之。覽者勿謂前後異趣也。」煦受讀唯唯，既而曰：「詩者，有各人面目之自然，徇人，非也；有各人感觸之不同，抹棄，亦非也。」稿已定，設再墮焉，如心力何趣。集資重梓，以娛老人。至于工與拙，煦不敢議，抑奚俟煦議哉？

吳俊卿《遲鴻軒詩文棄跋》 先生學無不通，于詩文尤篤好。詩不拘一格，文不拘一體，洋洋灑灑，自性情中流出。

劉承幹《遲鴻軒詩文棄跋》 楊藐翁先生，吾鄉之積學巨子也。困于甲科，以剛自植，至老彌勵。其所著《遲鴻軒詩文棄》六卷《續》二卷，均手定，以次刊。自定年譜至六十九歲止，未刊。【略】其女夫無錫汪符生刺史【略】謂翁生平所作不下千餘首，晚年定稿畢，餘悉毀之火，渠與白香司馬爭之不得也。【略】承幹嘗謂爲治者當有以平天下之不平，而爲詩文者當有以自平其不平。【略】藐翁詩文，亦時露不平之氣，而常自遏抑，思自平其不平。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四 見山官吳中，與高伯足心夔、劉彥清履芬爲文字交。工詩，尤長于書，作八分，融漢、唐爲一冶，而出以遒秀，自成標格。

唐文治《遲鴻軒集序》 藐翁先生處俶擾之秋，困于奔走，遠遊秦、隴，見逐師門，取戒時相，退而爲樗櫟、信天翁之喻。【略】其爲詩古文也，一不容于友議，再中輟于治經，三見欺于假稿，奇靈掇拾，乘老委命。【略】然先生自庸，而人不庸之；先生自棄，而人不棄之。今劉君（翰怡）既重謀付梓，文治得讀先生之詩文集，披覽先生之年譜，則有邈然見先生千氣萬力之學者，蓋知所造深也。夫先生詩文，雄浩博衍，與古作者儔。

《近代名人小傳・文苑》 峴喜金石，書法蒼古。初友俞樾，頗究小學，然僅通門逕。中乃好爲詩文。文散體，不硜硜守派別，恣縱如意，亦間有綴

數套語爲篇，若絕不經意者，殊不可解。儷體腴整似阮元。詩有至佳者，可方楊大年。亦有至劣者，則似袁枚、趙翼頹唐之作。晚好謾罵人，朋輩避之。家大人于孫汝綺所，見其手札八十餘通，皆論詩學，謂其論音調強弱、隸事法則，多發人所未發。丙申予往假觀，則其孫已售之僧峨峯矣。

夫須《夫須詩話》 歸安楊見山先生《峴遲鴻軒詩存》，僅百餘篇，凝謐詅宕，篇篇驚絕。以視累尺浮詞，誠有雖多奚爲之歎。【略】予最愛其《聞雁寄內絕句》云：「蘆花似雪雁來天，失侶孤鴻劇可憐。昨夜西風吹客夢，與渠同是不曾眠。」又有《舟泊大勝關》一絕云：「大勝關上烏啞啞，大勝關下客舟譁。夜深風雨不見月，對岸殺人如瓜。」

傳記

陳奐《師友淵源記》 楊生峴，字見山，湖州歸安人。身偉然修長，佐治有才能。長於《春秋》。余曰：「學《春秋》者，從《公羊》以知例，治《穀梁》以明《禮》。穀梁氏文句極簡，必得治《禮》數十年，用力既久，而後可發明其要義也。杭州曹葛民撰作《春秋鑽燧》，問序於余，余爲言《穀梁》義十餘條。余於庚戌歲成《公羊逸禮》一卷，乙卯八月以寄示見山，見山即於此科中式四十名舉人。

《國朝書畫家筆錄》卷四 楊峴字見山，晚號藐翁，浙江歸安人。舉人。官江蘇松江府知府。善書法，尤精漢隸，名噪一時，工詩古文。著有《遲鴻軒詩文棄》。

《皇清書史》卷一四 楊峴字見山，號季逖，一號庸齋，晚號藐翁，歸安人。咸豐五年進士，官常州知府。以漢隸名一時，高自標置末流，展轉摹效，如優孟衣冠，而廬山眞面則固嵯峩雲表也。

紀事

《長白山》 《庸庵筆記・咸豐季年三奸伏誅》：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皆于咸豐初年襲爵，俱官宗人府宗正，領侍衛內大臣。而端華同母弟肅順，方爲戶部郎中，好爲狹邪游，惟酒食鷹犬是務，無所知名。五年夏，【略】載垣、端華漸以聲色惑聖聰，薦肅順入內廷供奉。尤善迎合上旨，上稍與論天下事。三奸盤結，同干大政，而軍機處之權漸移。軍機大臣皆拱手聽命，伴食而已。惟軍機大臣大學士柏葰，資望既深，性頗鯁直，不甚遷就，三奸畏而惡之，戊午科場之獄，竟置柏相大辟，蓋三奸以全力羅織之，欲以樹威。于是朝臣震悚，權勢益張矣。肅順又借鑄錢局一事興大獄，戶部司員皆褫職逮問，京師自搢紳以至商店，被其株累，破家者甚多，皆怨肅順次骨。肅順恃寵而驕，陵轢同列。是時周文勤公（祖培）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而肅順亦爲戶部尚書，同坐堂皇判牘。一日，周相已畫諾矣，肅順佯問曰：「是誰之諾也？」司員答曰：「周中堂之諾也。」肅順罵曰：「唉，若輩憒憒者流，但能多食長安米耳，焉知公事！」因將司員擬稿盡加紅勒帛焉，幷加紅勒帛于周相畫諾之上。累次如此，周相默默忍受，弗敢校也。諸大臣亦往往受其侵侮，無不飲恨于心，而唯諾維謹。惟大學士翁文端公（心存）引疾乞退以避之。十年七月，英吉利、法蘭西兵船犯大沽，陷東西礮臺，入天津，逼通州，焚圓明園。肅順方以協辦大學士兼步軍統領，與載垣、端華同勸上舉木蘭秋獮之典，巡幸熱河。熱河行宮本湫隘，內外禁防不甚嚴，三奸益得出入自便，導上娛情聲色，實爲希寵攬權之計。迨和議成，英、法兵退至天津，留京王大臣疏請回蹕。上將從之，爲三奸所尼，屢下詔改行期。十一年秋七月，上不豫。十六日，上疾大漸，召載垣等及軍機大臣至御榻前受遺詔立皇太子。是日辰刻，文宗顯皇帝崩。三奸輒矯遺詔，與御前大臣額駙景壽、軍機大臣兵部尚書穆蔭、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少卿焦佑瀛等共八人，自署爲贊襄政務王大臣。又擅遏禁留京王大臣恭親王等不得奔喪。自是詔旨皆出三奸之意，口授軍機處行之，多未進呈御覽，中外惶惶。八月十日，御史董元醇疏言：「皇上冲齡，未能親政。天步方艱，軍國事重，暫請皇太后垂簾聽決，幷派近支親王一、二人輔政，以繫人心。」三奸不悅。明日，上奉皇太后召見贊襄王大臣，命即照董元醇所奏行。三奸勃然抗論，以爲不可，退，復以本朝無太后垂簾故事，令軍機處調旨駁還。然恭親王遂得于此時奔赴熱河，叩謁梓宮。端華等頗不以近支視之，以爲贊襄政務之權在我，彼雖近支，何足重輕。蓋三奸中肅順尤專橫狂躁，端華之所爲，

皆肅順使之，又載垣又爲端華所使。二王實皆庸憒無能，其攬權竊柄，一以肅順爲主謀云。恭親王先見三奸，卑遜特甚，肅順頗蔑視之，以爲彼何能爲，不足畏也。兩宮皇太后欲召見恭親王，三奸方阻之。侍郎杜翰昌言于衆，謂叔嫂當避嫌疑，且先帝賓天，皇太后居喪，尤不宜召見親王。肅順拊掌稱善曰：「是眞不愧杜文正公之子矣。」然究迫于公論，而太后召見恭親王之意亦甚決，太監數輩傳旨出宮，恭親王乃請端華同進見。端華目視肅順，肅順笑曰：「老六，汝與兩宮叔嫂耳，何必我輩陪哉。」王乃得一人獨進見。兩宮皆涕泣而道三奸之侵侮。因密商誅三奸之策，幷召鴻臚寺少卿曹毓瑛密擬拿問各旨，以備到京即發。而三奸不知也。次日，王即請訓回京，以釋三奸之忌。兼程而行，州縣備尖宿處皆不敢輕居，懼三奸之行刺也。及抵京，密甚，無一人知者。先是，載垣等自陳職事殷繁，實難兼顧，意在彰其勞勩。詔即罷其所管火器健銳營，外示優禮，實奪其兵柄也。兩宮俟恭親王行後，即下回鑾京師之旨。三奸力阻之，謂皇上一孺子耳，京師何等空虛，如必欲回鑾，臣等不敢贊一辭。兩宮曰：「回京後設有意外，不與汝等相干。」立命備車駕。三奸又力阻，兩宮不允。乃議以九月二十三日，派肅順護送梓宮回京。上恭送登輿後，先奉兩宮間道旋蹕。載垣、端華皆扈從。【略】十月朔，車駕至京師。將至之日，諸大臣循例郊迎，兩宮對大臣涕泣，縷述三奸欺藐之狀。周祖培奏曰：「何不重治其罪？」皇太后曰：「彼爲贊襄王大臣，可徑予治罪乎？」祖培對曰：「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問。」太后曰：「善。」乃詔解贊襄王大臣八人之任，以恭親王奕訢爲議政王，從民望也。垂簾典禮，令在廷大小臣工集議以聞。先召見議政王大臣，上南面稍東席地坐，兩宮亦南面稍北坐。皇太后面諭三奸跋扈諸不法狀，且泣下。上顧曰：「阿瓊，奴輩如此負恩，即斫頭可也。請勿悲。」遂與王大臣密定計，即另派大學士桂良、戶部尚書沈兆霖、戶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寶鋆、鴻臚寺少卿曹毓瑛爲軍機大臣。初二日，恭親王率周祖培、文祥等入朝待命。載垣等已先至，尚未知解任之信。蓋三奸解任之旨及召見王大臣等，已在初一日之申、酉間，特命辦事處勿知會怡、鄭二王，故二王皆不知，然已微有所聞。見恭親王等，則大言曰：「外廷臣子，何得擅入？」王答以有詔。復以不應召見呵止王。王遜謝，卻立宮門外。俄詔下，命恭親王將載垣、端華、肅順革去爵職，拿交宗人府，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嚴行議罪。王捧詔宣示，載垣、端華二人厲聲曰：「我輩未入，詔從何來？」王命擒出，復呵曰：「誰敢者？」已有侍衛數人來前，褫二人冠帶，擁出隆宗門。尚顧索肩輿及從人，或告已驅散矣，遂踉蹌擁至宗人府幽之。肅順方護送梓宮，次于密雲。逮者至，門已閉。乃毀外戶而入，聞肅順在卧室咆哮罵詈，又毀其寢門，見肅順方擁二妾卧于牀。遂械至京，亦繫宗人府。肅順瞋目叱端華、載垣曰：「若早從吾言，何至有今日！」二人曰：「事已至此，復何言？」載垣亦咎端華曰：「吾之罪名，皆聽汝言成之。」故論者謂三凶之罪，肅順尤甚，端華次之，載垣又次之。蓋肅順之鷙悍過于二人，自忖護送梓宮，僅遲數日至京，不至有變。然使俟肅順至而圖之，彼耳目既廣，布置漸密，則措手較難矣。唯車駕至京而即日下詔，辦理神速，爲中外人情所不料，尤有疾雷不及掩耳之勢云。廷議既上，請均照大逆律凌遲處死。初六日，詔曰：「載垣、端華，肅順朋比爲奸，專權跋扈，種種情形，均經明降諭旨，宣示中外。至載垣、端華、肅順于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即以贊襄王大臣自居。實則我皇考彌留之際，但面諭載垣等立朕爲皇太子，幷無令其贊襄政務之諭。載垣等乃造作贊襄名目，諸事幷不請旨，擅自主持。兩宮皇太后面諭之事，亦敢違阻不行。御史董元醇條奏皇太后垂簾事宜，載垣等非獨擅改諭旨，幷于召對時，有「伊等係贊襄朕躬，不能聽命于皇太后，伊等請皇太后看折亦屬多餘」之語。當面咆哮，目無君上情形，不一而足。且屢言親王等不可召見，意在離間。此載垣、端華、肅順之罪狀也。肅順擅坐御位，于進內廷當差時，出入自由，目無法紀，擅用行宮內御用器物，于傳取應用物件，違抗不遵；幷自請分見兩宮皇太后，于召對時，辭氣之間互相抑揚，意在構釁。此又肅順之罪狀也。一切罪狀，均經母后皇太后、聖母皇太后面諭議政王、軍機大臣逐條開列，傳知會議王大臣等知悉。茲據該王大臣等按律擬罪，將載垣等凌遲處死。當即召見議政王奕訢、軍機大臣戶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寶鋆、鴻臚寺少卿曹毓瑛、惠親王、惇親王奕誴、醇郡王奕譞、鍾郡王奕詥、孚郡王奕謙、睿親王仁壽、大學士賈楨、周祖培、刑部尚書綿森面詢，以載垣等罪名有無一綫可原。茲據該大臣等僉稱載垣、端華、肅順跋扈不臣，均屬罪大惡極，國法無可寬宥，幷無異辭。朕念載垣等均屬宗支，以身罹重罪，應悉棄市，能無淚下？惟載垣等前後一切專權跋扈情形，謀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非獨欺陵朕躬爲有罪也。在載垣等未嘗不自恃爲顧命大臣，縱

使作惡多端，定邀寬典。豈知贊襄政務，皇考實無此諭。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仰副皇考付託之重，亦何以飭法紀而示萬世？即照該王大臣等所擬，均即凌遲處死，實屬情罪相當。惟國家本有議親議貴之條，尚可量從末減，姑于萬無可寬貸之中，免其肆市。載垣、端華，均著加恩賜令自盡，即派肅親王華封、刑部尚書綿森迅即前往宗人府空室傳旨，令其自盡。此爲國體起見，非朕之有私于載垣、端華也。至肅順之悖逆狂謬，較載垣等尤甚，亟應凌遲處死，以伸國法，而快人心。惟朕心究有所未忍，著加恩改爲斬立決。即派睿親王仁壽、刑部右侍郎載齡，前往監視行刑，以爲大逆不道者戒。至景壽身爲國戚，緘默不言，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于載垣等竊奪政柄，不能力爭，均屬辜恩溺職。穆蔭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已久，班次在前，情節尤重，該王大臣等，擬請將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革職，發往新疆效力。均屬罪有應得。惟以載垣等，凶燄方張，受其箝制，實有難與爭衡之勢，其不能振作，尚有可原。御前大臣景壽，即革職，仍留公爵并額駙品級，免其發遣。兵部尚書穆蔭，即革職，改爲發往軍臺效力贖罪。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少卿焦佑瀛，均著即行革職，加恩免其發遣。欽此。」是日，載垣、端華自縊。肅順以科場、鈔票兩案，無辜受害者尤多，都人士聞其將殺肅順，交口稱快。其怨家皆駕車載酒，馳赴西市觀之。肅順身肥面白，以大喪故，白袍布靴，反接置牛車上，過騾馬市大街，兒童驩呼曰：「肅順亦有今日乎？」或拾瓦礫泥土擲之，頃之，面目遂模糊不可辨云。將行刑，肅順肆口大罵，其悖逆之聲，皆爲人臣子者所不忍聞。又不肯跪，劊子以大鐵柄敲之，乃跪下，蓋兩脛已折矣。遂斬之。【略】先是載垣等擬進年號曰祺祥，已頒憲矣。有言其意義重複者，遂置不用。初九日甲子昧爽，穆宗毅皇帝御正殿即位，禮成，大赦，以明年爲同治元年。《清稗類鈔・薦舉類・肅順薦胡文忠曾文正》：肅順于咸豐年間，始爲御前大臣，貴寵用事。入軍機，屢興大獄，竊弄威福。大小臣工被其賊害，怨毒繁興。卒以驕横僭儗，獲罪伏法。然是時粵寇勢甚張，而將帥之有功者皆在湖南，朝臣如祁文端公、彭文敬公皆曾焉不察。唯肅知之深，頗能傾心推腹。平時以座客談論，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識量、胡文忠公之才略。蘇、常既陷，何桂清以棄城獲咎，文宗欲用文忠督兩江。肅曰：「胡林翼在湖北，措置盡善，未可移動。不如用曾國藩督兩江，則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議。

楊昌濬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八　石泉以諸生從戎，洊陟開府。撫浙，以讞獄未當罷。再起漕督，佐左文襄治軍閩海。旋督閩、浙，移陝、甘。以未能先事弭亂復罷，所去民思。卒後，建祠以祀。詩不多作，錄《和許雪門詩》，以見一斑。

《贈左帥》《味蔬詩話》卷二：楊厚庵宮保《送左帥出關》詩輕輕點綴，不事鋪張，最爲超妙，所謂善于用簡，以少勝多。海納川《冷禪室詩話》：秦隴道上，兩旁植有楊柳，直抵新疆，爲左文襄公所植，因名「左柳」。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文襄晚年，每與客談，輒掀髯抵掌，盛稱西陲功績，論者以爲盛德之累。實則拓土之功，良不可沒。秦隴道上，柳陰載路，直抵新疆，皆公治軍時所植，世人名曰「左柳」。楊石泉（昌濬）云【略】。蓋紀實也。

《清史列傳・楊昌濬》　楊昌濬，湖南湘鄉人。咸豐二年由附生隨道員羅澤南練鄉勇於長沙。四年七月隨攻湖北田家鎮。鎮東有半壁山絕險，昌濬鼓勇先登克之，並復廣濟、黄梅，積功獎訓導。九年以辦理團防出力，擢教授。十年隨剿粵逆於江西，敗賊於楓樹嶺，復德興，又敗之於高沙，復婺源，擢知縣並加同知銜，賞戴花翎。同治元年正月，浙江巡撫左宗棠率師入浙，昌濬隨營出力，詔以同知，留浙江補用。九月擢衢州府知府。二年賊渠劉政宏等踞金華府城，分黨據湯溪、龍溪、蘭溪三城爲掎角。昌濬攻湯溪誘擒賊酋李尚揚等八名，復其城。龍游、蘭溪及金華府城亦相繼收復。捷入，詔開缺以道員留於浙江補用。九月，授浙江糧儲道。三年二月，復杭州省城及餘杭，賞加按察使銜。十二月，授浙江鹽運使，旋陞浙江按察使。五年二月，陞浙江布政使。八年十二月，署浙江巡撫，九年八月實授。時外患漸殷，十年三月昌濬親往寧波、鎮海，巡視海口，籌辦防務。【略】光緒元年昌濬乃爲奏懇弛禁，會餘杭縣民葛品連急病身死，其母疑品連妻與舉人楊乃武有姦，輒以身死不明控縣。縣令劉錫彤誤認屍毒，鍛鍊成獄，給事中王書瑞劾奏，命浙江學政侍郎胡瑞瀾提訊，仍未得實。於是紳士汪樹屏等聯名呈控都察院，御

史王昕亦劾奏大員瞻徇，奉旨提交刑部會鞫，檢驗屍身無毒，獄白。諭曰：「巡撫楊昌濬據詳具題，既不能據實平反，且於奉旨交胡瑞瀾提訊後，復以問官並無戾刑偪供等詞，曉曉置辨，意存迴護，尤屬非是。楊昌濬著即行革職，餘著照所議完結。」【略】四年命幫辦甘肅新疆善後事宜，賞給四品頂戴。五年陝甘總督左宗棠請援前任幫辦劉典成案，准昌濬專擢奏事，奉旨俞允。九月賞給二品頂戴，署理甘肅布政使。六年正月叙籌解西餉功，賞加頭品頂戴。十一月護理陝甘總督，仍會辦新疆善後事宜。七年八月授甘肅布政使。【略】九年二月授漕運總督。【略】十一年六月兼署福建巡撫。【略】十四年二月，調補陝甘總督。十五年九月，以監臨鄉試填榜紅號錯誤，自行檢舉，得旨交部議處。二十年正月諭曰：「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懿旨，本年予六旬慶辰，在廷臣工業經降旨加恩，因念各省文武大臣有久膺重寄、卓著勛勞者，允宜同膺。懋賞陝甘總督楊昌濬，著賞加太子太保銜。」二十一年七月，回匪肇事。諭曰：「楊昌濬在甘有年，於回衆情形豈不深悉，乃忽剿忽撫，迄無定見，以致湟中河狄偏地皆賊，實屬措置乖方，受回愚弄。發給槍械，轉藉寇兵，亦屬庸憒不職。楊昌濬著交部議處。」尋議革職，得旨加恩改爲革職留任。十月奉旨開缺回籍。二十三年卒。

《近代名人小傳・楊昌濬》 字石泉，湘鄉人。以諸生從軍，官至道員，爲左宗棠營務處。擢浙江巡撫。坐葛畢氏案革職。後起官漕運總監，遷閩浙，移陝甘。加太子太保。乙未河州回亂，罷歸。昌濬和巽安詳，而務爲姑息，督甘日左右多通回，竟不能制，遂釀禍亂。能詩，善度曲。屬幕客吹笛，自歌崑曲。齒舌分明。老伶莫能及也。當官不急貨財，既罷僅足自給，子瀚疆，亦謹飭，孫宗熙，官滇。

《戲占一絕紀酒後演長生殿事》 《南亭四話》卷三《莊諧詩話・楊石泉演劇得詩》：楊昌濬石泉制府，善崑曲，吞吐有訣，頗得魏元輔之遺。嘗大醉，戲與幕中某名士演《長生殿》，楊扮陳元禮，嘗有詩紀其事曰：【略】一時傳爲佳話。

王韜

論述

洪士偉《弢園尺牘跋》 立德、立功、立言，古稱「三不朽」。然德藉倫常而著，功以時位而成。惟言則出諸己，聞於人，其稱道弗衰者即流傳彌永也。儒者束髮受書，聿修厥德，不幸時與願違，未獲見用於世，則言之文者行之遠，其藉以名稱著於當時，行誼留於後世者，惟此焉耳。先生有志於古之立言者也，博於學，贍於才，留心於當世之務，而不屑爲章句之末，與斯人競科第之榮。中間迭際危疑，潛光匿耀，在他人幾不可終日者，獨以淡定處之。稍有餘閒，即著書立說，故生平作述隆侈，要皆自抒所見，成一家言。愚久耳先生名，洎薄遊香海，始獲訂交。適先生有《遯窟讕言》之刻，蒙命以數言弁諸簡端。自時厥後，日相親於筆硯之旁，得以備聞緒論，親炙芳徽。竊嘆天之生才，何以竟使之不爲世用也。然先生嘗曰：儒出處何常，達則以經濟匡時，窮則以文章傳世，各隨所遇而已。今以其《弢園尺牘》付諸手民，是亦文章之緒餘者乎！受而讀之，覺身世所遭，識見所及，素志所蓄，至性所流，要非迂疏詭僻者之可同日語也，而惜乎有其時而無其遇也。雖然，言有足傳，則名可不朽矣。故仍不辭檮昧，爲贅數語焉。

《海山詩屋詩話》卷二 長洲王紫詮茂才韜性聰敏，讀書數行俱下，一展卷即終身不忘。於史尤精地理，凡遇山川扼塞及古今用兵爭戰之處，輒能言其勝敗，瞭如指掌。著書數十萬言，其《普法戰紀》尤行於世。或者比之古之陳同甫，今之魏默深，聞者不以爲過也。文樹臣先生贈詩有云：「同甫文章傳異域，魯連意氣動諸侯。」殊肖其爲人。

南邨《攄懷齋詩話》 長洲王紫詮，號天南遯叟，世所謂太平天國之狀元公也。生平著述極富，名滿寰中。近見其《紀夢》一律云：「靈簫墨會託神仙，今夕相逢休問年。事到難言卿自解，容誰可比我猶憐。花間玉笛涼無

語，枕畔銀釭照不眠。碧宇紅牆原咫尺，重來未必隔人天。」又《閩輿》云：「疎桐陰底小庭幽，簾外溟濛雨未收。涼煞夜深花怯病，海棠花帶一分秋。」又：「有價始知官長賤，無求轉覺布衣尊。」皆清妙可喜，想見其人。

林昌彝《蠅牖餘談序》　夙游燕京，獲交楚南奇士曰魏默深。嗣客嶺南，又獲識吳中奇士曰王紫詮。二君能文章，其才奇，默深文似龍門、西京，紫詮文似東坡、同甫。二君均通外國掌故。默深有《海國圖志》，紫詮有《普法戰紀》之作，爲聞所未聞。紫詮向以《弢園文錄》乞爲之序，茲復出《蠅牖餘談》見示。讀其書，凡忠黨之殉節、貞女之死難及國之風俗、各賊之源委顛末，無不詳載。紫詮之才，視默深抑何多讓，余是以因紫詮之請，爰書之以告世讀紫詮之書者。

樓鑿仙史《蠅牖餘談序》　吳郡王紫詮先生，博極羣書，弱冠即有澄清天下之志。顧無所藉手，居恆鬱鬱不自得，中更離亂，益復無聊。思欲立功海外，命駕造歐羅巴之英吉利，暇則默識其輿圖、風俗與夫西人之爭奇鬬勝諸物，故凡鐵甲船、火輪船、火輪車、槍礮、飛天球之製，以及算學、化學、重學，無不融會於心。時普魯士方與法蘭西搆兵，先生爰有《普法戰紀》之作，其兵機之利鈍、器械之優絀、疆域之險要，瞭然如指諸掌。談西國形勢者，無不奉爲圭臬也。比還中原，屏居香海，時與願違。然蓽門圭竇之中，以筆墨爲生涯，以詩書爲肴饌，而偶發一論，偶吐一辭，猶復繫情君國，蓋眞有杜子美寄跡成都之意焉。所著有《弢園文錄》、《遯窟讕言》、《瀛壖雜志》、《春秋朔閏考》、《蘅花館詩鈔》諸書。《蠅牖餘談》者，先生經世之書也，紀亞洲、歐羅巴洲、阿非利加洲、亞墨利加洲諸事蹟，幾於纖悉畢具。若粵匪中諸賊首之始末及賊之鴟張狼顧諸情形，並載於冊。而於忠臣、義士、節婦、烈女，尤惓惓於懷，不忍須臾忘。嗚呼！僕與先生未謀半面，而讀先生書，竊有以窺先生之用意爲至深遠也。夫紀外疆風土者，《瀛環志略》、《海國圖志》諸書尚已。記逆蹟者，則有《粵匪聞見錄》、《江南春夢庵筆記》諸作。若夫合二事以成一書者，其惟先生乎！先生蓋實見夫聖代懷保小民，不忍蒼生久罹兵革，所以兼容幷包，曲許外邦麕集。即偶有齟齬，槩不與較。萬不料宵人窺伺，即逞其毒痡。天下之心，赤子何辜，半遭鋒鏑。今幸中原底定，遺孽蕩除，出水火而登衽席之安，猶不纂述舊聞，用垂龜鑑，千百年後，方沐浴聖天子之膏澤，不復如有前此之蕩析離居矣。此書其可緩乎？顧比來滇人殺探火輪車路之英員馬加利，英國震怒，邊事孔亟。然而長駕遠馭之謀，書中已約略言之矣。苟當軸者採而行之，其即爲籌邊之良策乎。

許起《珊瑚舌雕談初筆題識》　小刼曾經，月身未壞。一支乍悟，火宅將離。柰濁塵百丈，業海千尋，勞逸窮通，吉凶貴賤，歡虞交戰，醉夢同蒙。安得乳旁拔孔，夜室生光，掌底涂脂，海陬徹照邪。欲挽沈迷，何從解脫？幸存吾舌，色若珊瑚，猶可清談。理容雕纂，偶臚近見，或摭舊聞，即如太歲。小人不異，犛牛茶首，事豈荒唐，言非杜撰。閒詮詩旨，匡鼎迴殊。莫發禪機，梵鍾飜類。螢窗積累，初筆先編。蠹箔紛披，他年遑問祇具衆生說法，敢云我亦憚煩哉！

錢徵《遁窟讕言跋》　癸酉冬十二月，徵附輪舶渡重洋，見先生于香海旅次。時先生方病咳，伏几而卧者半月矣。見徵至，欣然色喜，病若爲之稍減，次日便挈游。遁窟即先生讀書處也，屋不甚軒敞，顧後枕山麓，前俯海嶠，估帆番舶，時往來於眉睫間，亦足豁胸臆、破岑寂也。几上書籍鱗次，紛積約寸許，禿筆數十枝，顛倒橫陳於故紙中，四壁俱嵌以文木櫃，而各有簽記，蓋庋以珍函焉。几之旁又積有束卷如牛腰，然披閱之，則皆先生平時之著作，大都晰經義者十之四，講詞章者十之二，曠覽古今發爲偉論者十之三，餘則耳聞目見信筆直書而已。於是徵晨夕盤桓，幾如楊玠盜書，捫腹自負矣。第香海氣候濕熱，居常多病，故明年夏仍返棹申江。時適尊聞閣主人有徵刻說部之舉，囑徵爲寄聲。先生以《遁窟讕言》見示，並云：此書於花晨月夕時隨意撰就，脫稿後並不加以修飾。意若徵爲之點竄者。不知亂頭粗服，亦復正佳，且徵顧何人，而敢爲佛頭着糞耶！惟其中如《傳鸞史》數則，似已見之別部，本當刪去。既念傳聞之詳略，叙述之異同，亦各有見。即古經籍中，如《左氏》而外，尚有《公》、《穀》兩傳，今亦並存，而況小說九百，本自《虞初》乎！至所述之姓名里居，大都寓言，八九不足盡據，如必欲求其人以實之，則未免失之鑿矣。先生尚有《弢園文錄》、《蘅華館詩鈔》、《春秋朔閏考》、《瀛壖雜識》、《瓮牖餘談》等著，業已付之手民，將即刊印。他日匯爲全集，傳播環瀛，恐不獨紙貴洛陽，抑將雞林爭購矣。然則是書也，特猶之嚆矢也夫！

蔣敦復《瀛壖雜志序》　今天下省府廳州縣咸有志，此官書也。又有一家言入於說部，猶之正史之外有裨乘云爾。其書冠以地，如《荆楚歲時記》、《益

都耆舊》、《洛陽伽藍》諸記傳，是已要於人物利病、習尚醨漓詳繹之，不無少裨。吾友王仲弢蘇產，而僑於松之上海，居久之，乃著一書曰《瀛壖雜志》。既成，以示蔣子，蔣子讀未終卷，瞿然起曰：「仲弢思深哉！古有志之士，雖蕉萃伊鬱，其胸中固已包幷靈彙，涕笑萬感，弗局於承睫間也。」上海夙稱壯縣，自開海禁，估舶直達，地益饒庶。西人從數萬里外通商而至，築室以居，官斯土者輒豢肥鶴飛去，然殊州羣鬨，擴猩獟疾，都市女閭揖盜誨淫，木生蠹，石承霤，盛衰倚伏之理，有識者早憂之。憂之無如何，則作一書以示後，庶少裨乎此。仲弢之志也。仲弢年甚富，媚學弗倦，充其養，精其識，鄉人顧亭林貞士《郡國利病》一書，可坐言起行也。區區《瀛壖》云乎哉！

黃懷珍《瀛壖雜志序》 曩讀顧亭林所著書，愛其揚榷古今，羽翼經傳，輒爲心折，恨不同時。乃今得之王紫泉先生爾！乃東吳月旦，首屈橫雲，西洛風流，神傾如海。講求在眞經濟，憂樂先關；提倡在古文辭，閎深是尚。空疎陋習，誰復恣其雌黃；帖括末流，不敢驕其青紫。況以人中傑，爲海外游。奇氣亘標大觀，遙拓疆域壯遠。藉擴襟期，波濤混茫，用開眼界。【略】先生獨杜門却聘，閉戶著書，洋灑千年，牢籠萬態。所刻《弢園文集》、《普法戰紀》，凡夫天文輿地、國計民生，盛衰治忽之機，成敗利鈍之故，莫不洞如犀照，緯以鴻詞。擷班、馬之菁華，融劉、鄭之津液。譬猶青萍結綠，望氣識其寶光；濫觴號鐘，知音賓其勁響。繼組作者，棹鞅文壇，夫何間焉！通者出其《瀛壖雜志》見示，上探原委，旁逮見聞，萃一方闠闤之全，作百年人物之志。其中於奸民蹂躪，外國居停，備極周詳。間參嗢噱，以視宗懍《荆楚》、常璩《華陽》，匪特頡頏於古人，尤資考據於來者。展卷靜對，不啻卧游，固宜紙貴一時。

鄒五雲《瀛壖雜志跋》 史家中之體製，以志爲難；邑乘外之簡編，可傳絕少。齒牙徒襲，則敷衍惜其紛繁；耳目未周，則紀載嫌其脫略。詳方輿而遺人物，既愧掩通；考士女而缺山川，亦譏固陋。專收著述，掇撦者，累牘連篇；務逞詼諧，猥瑣者，矜華鬥靡。故知徵文考獻，成一家言；問俗觀風，作千秋業，非易事也。吾師王紫詮先生品高山斗，學究天人，誦曼倩二十萬言，知夷吾七十二代。孫可之，史才自命；李德林，偉器交推。使得桂月分香，木天翔步。百藥之成《晉史》，秀發鴻文；子京之修《唐書》，光燃龍燭。又何至青氈坐困，黃卷虛鑽？慨下第於劉蕡，悵不逢於羅隱。英雄未老，即事著書；慷慨遠行，祇復彙筆。即不然，游窮朔漠，閱徧烽烟，衆共推羊，人思薦禰。墨磨盾鼻，亦收出塞之勳；矢縱弓腰，詎僅藏山之業。顧乃作客九州，寓公十載。才如王猛，不事符堅；志擬魯連，獨尊周室。出其餘緒，作爲文章，寄意於醨酒美人，託迹於稗官野史，在滬日撰《瀛壖雜志》八卷，條分縷析，殫見洽聞，纂組九流，笙簧六籍。蓋名流小住，深有意於風俗人心；賢者既行，尚難忘乎名區勝地也。滬自金陵兵燹，粤嶠戈鋋，蹂躪迭經，昌半無恙。每當春秋佳日，風月良宵，蘭舟之錦繡漫天，梨園之笙歌匝地。樓臺燈火，譯諜寄象之居；院落綺羅，金碧丹青之境。先生詳爲鋪叙，廣與搜羅。古意今情，都歸紀載；街談巷議，並入縹緗。凡一方中創造所存，百年來考證所在，罔不備陳端末，隱寓維持。殆所謂主文譎諫之流，切杜漸防微之意者歟。是故華陽九國不足喻其精也，豫章三郡不足擬其核也。況復石邦政之志，豐潤未免冗蕪；馬文煒之志，安邱尤多汎濫。偉兹作者，突過前人。願從手盥薔薇，讀將萬遍；早信鈔諸楮葉，貴比三都。祇此豹斑，已足振聾發聵；若論鴻藻，請探史俎經腴。謹溯薪傳，用綴簡末。

傳記

《近代名人小傳・王韜》 韜不過李漁之流，所謂浮薄輕士，而其詩與儷體文，固多佳製。未可全沒也。字紫詮，晚號天南遯叟，吳人。少避亂居粵東。少通西學，又歷洪、楊軍中，所投不合，老而主上海格致書院。狎游徵逐，足爲報館名士之先進矣。詩古、近體皆可誦，勝於袁枚；駢體文雖不盡能拔俗，而峭麗流暢，亦足傳世。

紀事

《新世說・識鑒》 王名韜，一名畹，江蘇吳縣人。上書忠王一事，滬人多能言之。當時爲太平天國計，殆無逾王書所言者，乃棄之不用，豈非天耶！同時香山容閎自美游學回，謁洪秀全，獻外交、購船二策，洪不能用。又

歸安錢江，上書洪秀全，欲其長驅北上，亦不能用。語云：「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然哉！然哉！

游智開

論述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三　游智開，字子代，新化人。咸豐辛亥舉人。歷官廣西布政使。有《藏園詩鈔》。

又　子代牧無爲和泗、灤、滁諸州，守永平府，愷悌愛民，一時稱循吏。遂進監司，分藩川、粵。再攝疆符，嶽嶽著清節。再起莅西粵，益砥礪晚節。以老乞歸，卒年八十有五。初官永平時，朝鮮使臣卞元圭吉雲道經其地，與相酬唱，乞其稿歸，爲序而刻之。晚自定稿，刪存二百餘篇。詩芬芳悱惻，有元次山《春陵》、《道州》諸篇遺意。

《宿北塙寺》《天愚生詩鈔》(稿本)：王家璧評：淡遠。

《別彭七》《天愚生詩鈔》(稿本)：王家璧評：唐人詩題每稱人行第，如「杜二」、「元九」之類，不問可知其人，後來名家不盡然矣。古今文質隨時通變可也，必擬而稱之，恐後世不知誰何矣。且此方公牘，如「趙大」、「錢二」類者甚夥，正不必過於泥古。此家璧昔爲《玉柄麈尾》中語，今亦以此質疑，尊兄以爲然否？

《木棉詞》《天愚生詩鈔》(稿本)：王家璧評：有古意。

《千里馬》《天愚生詩鈔》(稿本)：王家璧評：至性纏綿。

《舟次漢江縣》《天愚生詩鈔》(稿本)：王家璧評：題似有誤。

《六安貢茶》《天愚生詩鈔》(稿本)：王家璧評：肺腑中流出忠愛，是新克復後貢茶詩，與平時自不同。

《史家菴寓居(時湘鄉相國總督畿輔)》《天愚生詩鈔》(稿本)：王家璧評：與少陵《元戎小隊》一首，異曲同工。尤可羨者，湘鄉相國之好賢過嚴中丞也。「茶熟」句寫眞率，「花陰」句寫移晷，自然不著迹。

《每朔望宣講畢進諸塾師率子弟入暑背誦經傳給紙筆食物有差并教以愛親敬長語言步趨之道夏月槐蔭滿庭垂髫環立眞玉筍班》《天愚生詩鈔》(稿本)：王家璧評：學道愛人，故其治亦近古，輓近知此者鮮。

《灤水吟三首》三　《天愚生詩鈔》(稿本)：王家璧評：筵易庖，庶易儻，似較渾成。

《登郡樓作》《天愚生詩鈔》(稿本)：王家璧評：壯闊，結亦有力。

《玉田稻》《天愚生詩鈔》(稿本)：王家璧評：著語不多，心聲自露。

《宿萬松寺》《天愚生詩鈔》(稿本)：王家璧評：清境。

《涿州謁張桓侯廟》《天愚生詩鈔》(稿本)：王家璧評：神完格整。

《見婁傭有感》《天愚生詩鈔》(稿本)：王家璧評：人畸詩亦奇，其榮啓期一流，有以自樂者耶，是莊、列之所與也。

《弔灤州亡友李比部蔭甫石孝廉子固》《天愚生詩鈔》(稿本)：王家璧評：故人情重。

《朝鮮樸梧西道遇永平相會於蕭寺自言居國之會賢坊常約同僚爲東坡作生日是夕夢東坡來訪因名所居爲夢蘇室乞爲詩歌別後作此寄之》《天愚生詩鈔》(稿本)：王家璧評：老子云：「死而不亡者壽。」精神感召自有不可思議者，公之精神如水之在地中，何分中外耶？詩亦似蘇。

《望碣石山》《天愚生詩鈔》(稿本)：王家璧評：善寫難寫之景，魄力亦厚。

《獨遊石臼砣》《天愚生詩鈔》(稿本)：王家璧評：奇境天闢，如入桃源，如遊華胥。

《胡桃詞》《天愚生詩鈔》(稿本)：王家璧評：香山嗣響。

傳記

《清史列傳・已纂未進大臣傳二・游智開》　游智開，湖南新化人。咸豐元年舉人。同治元年，以揀選知縣爲安徽巡撫李續宜所檄調，初權三河尖及河南固始等處釐金，以廉平稱。總辦道員曾廣翼以其賢聞於兩江總督曾國

藩，因附入肅清皖江北岸案內，奏保以知州留於安徽補用。四年署和州知州，州無城郭，每逮夜必躬自巡邏。曉坐堂皇決事，有愬訟者，輒反覆諭誡之，旋爲兩造判其曲直，各得其平。不期年，訟獄大減。朔望率同官及紳耆宣講聖諭，以次而及鄉閭。課士子，親校文藝，爲第其高下。四仲之月，則俾在城塾師率生徒入署，相與剖析經旨，尤諄諄然教以孝弟之道、廉讓之節，存問高年，矜崇節孝。柯貞婦者，生謀其養，歿謁其墓，欲藉以風示薄俗云。州舊由胥役墊完錢糧，最爲民病。智開蒞任後，請於上官禁絕之。又其地瀕臨大江，素多水患，適長江提督彭玉麟駐師濡須，爲請款修築隄防，以資保衛。智開躬親履勘，發款尤核實，絕不假手胥吏，故工堅而費轉省。尋補無爲州知州，署泗州事。其爲治，一如在和時。惟其地民氣強悍，劫掠時聞，智開則爲整頓捕務，盜風以息。曾國藩移督直隸，以智開治行爲江南第一，奏調入直差遣。八年，補灤州知州，署深州。採訪節孝，整頓義學，裁免加徵陋規，民大悅服。十年赴灤州本任。向例徵兵過境，即按村派車轉送，民苦擾累。智開爲剔除積弊，別籌核實辦法，民困遂蘇。州民健訟，多由奸人構成，智開因痛懲之，其風少熄。十一年，簡授永平府知府。智開一車一蓋巡行屬境，博採民情，兼及山川險要，故往往郡境有事，牧令未及稟報而已得其要領。嘗一日侵晨，馳至屬縣遷安點查縣獄，有一犯係私押，因拘差役至縣署廳事重笞之，令始驚起。郡有敬勝書院，頹廢久矣。智開亟謀修復，購經史，籌膏獎，擢士之秀異者講業其中。由是永平民益嚮於學。山海關之澄海樓，列聖宸翰，恭嵌其上。歷歲爲風雨所剝蝕，因補刊以昭敬謹。他如續修郡志，補葺城垣，創立牛痘局，皆悉心經畫，事舉而款不虛糜。郡屬煮海爲鹽數百年，窮民食其利，部檄飭禁私販行官引。智開上言：「民間少一私販，即地方多一馬賊，鹽本宜行官引，惟永平則由舊爲便。」當事韙其議，事遂寢。有富紳簪纓巨族，推爲郡望，以析產訟縣不已，控於府。智開立提訊至，則不加研詰，手諭以治郡無狀，搢紳且不能感化，矧在愚氓？痛自責，訟者均流涕省悟，願得一言以罷。因召戚族調停其閒，案遂結。直隸總督李鴻章嘗稱智開清勤端嚴，足勵末俗。會考察，屬吏乃以智開所治永平政績密疏上聞。光緒三年大計，遂膺上考。五年，派充惠陵奉安大差隨員。六年，陞授永定河道。河性慓悍，夙稱難治，智開力主疏濬以殺水勢，每當搶護險工，輒植立河干，指揮兵役。暇則周巡兩岸，率以爲常。故在事員弁，終歲無敢擅離工次者。而又綜理微密，不一錢浪擲，河工積習爲之一空。時大學士左宗棠建議，請將永定河南岸改北岸，以紓水患。醇賢親王奉旨察視，勢在必行。智開以上、下游數百里，城垣官廨及民間田園廬墓均須遷徙，窒礙難行。而小民安土重遷，且恐激生事變，力爭而止。固安爲入都孔道，渡河者每苦舟子需索，爰創建官橋，官渡，按車輛大小明定章程，不准額外多索，行旅便之。七年，以三汛安瀾，賞加按察使銜。次年，復以三汛安瀾，賞加二品銜。十一年，陞授四川按察使，陞見後假歸省墓，遂由本籍攜一僕乘篋入蜀，沿途詢訪閭閻疾苦、吏治得失。四川訟牘多至紛不可理，智開帥屬，逐爲清釐，並悉心研鞫，或不交發審局，自行訊結，以省訟累。兩權布政使十二年，護總督。重慶教案事適起，智開奏言是獄當以根究起釁之由、贖回險要及預定款目爲關鍵。不贖回險要，無以服渝民之心。非嚴誅首犯，無以制洋人之口。非議賠銀兩，無以爲結案之具。諭知教首羅元義激成衆怒，勢洶洶，幾釀大變，爰飛檄拘之入省，民團始散。又以元義身雖入教，仍是中國子民，自應治以中國法律，奏請敕總理衙門，據理與爭，勿許公使干預。時中外惴惴，恐以肇釁端。智開持之益力，卒置元義於法，薄給賠償而案結。十四年，陞廣東布政使，署理巡撫，參劾無所迴避，貪墨歛迹。廣東向藉闈姓賭款充餉，招商承辦，時方議更替，撫署例得三十萬金，承充者初欲照舊餽送，卒憚其丰裁不敢進。嚴禁番攤及婦女燒香城隍廟。僧寺匿匪，廢之，改建義塾。十六年以老乞休，允之。二十一年，電召至都，授廣西布政使。莅任後，痛除官場積習，僚屬化之。爲政務持大體，事有不可行，力持不少變。靈川鬧糧，禍由糧書及現排激成，論者以爲民咎，主發兵剿辦。智開則以辦理不善，責歸縣令，民獲保全。粵西患火警，月或一見或數見。被災者恤以官帑外，復出私財救濟。此類之事，無不盡力爲之。又念粵西戶鮮，蓋藏倡捐廉俸銀三千兩購運穀石儲之省垣，幷通飭各州縣一律籌辦，妥訂章程，用備荒歉。值迭次諭旨，敕直省勸辦積穀，廣西籌備獨先，巡撫黃槐森嘉之，特據以上聞。經、史、時務諸書購之至數千卷，捐置體用學堂，以供士人博覽。凡廉俸所入，悉以之籌辦公益，無自私者。二十四年，因病罷歸。二十六年，卒於家。三十二年，直隸、安徽、四川、廣東、廣西等省京官臚陳政績，呈請都察院代奏，遂奉兪旨宣付史館立傳，並附祀五省名宦祠。

《清史稿・游智開傳》（存目）

紀事

《雙劍行》《十朝詩乘》卷二一：游子岱布政（智開）與朝鮮使臣卞吉雲善。吉雲攜其詩草歸，序以付槧，一時傳遍三韓。韓事寖亟，子岱識其國相，馳書累千言，勖以自強之策，且以雙劍貽韓王，爲《雙劍行》諷之【略】。韓俗文弱，其王柔闇，故以箴之。李文忠亦嘗勸朝鮮與泰西通商立約，不能用也。

陳烺

俞樾《玉獅堂傳奇總序》潛翁陳君負幹濟之才，筮仕吾浙，浮沈下僚，溫溫無所試，乃以聲律自娛。所著傳奇五種，曰《仙緣記》、曰《蜀錦袍》、曰《燕子樓》、曰《海虬記》、曰《梅喜緣》。雖詞曲小道，而於世道人心，皆有關係。可歌可泣，卓然可傳。余尤喜其《蜀錦》、《海虬》二種，音節蒼涼，情詞宛轉。視尤西堂《黑白衛》等四種，吳石渠《綠牡丹》等四種，可以頡頏其間矣。乾隆四十六年，巡鹽御史伊公伊齡阿，奉敕於揚州設局，修改曲劇，四年而事竣。從事局中者，有淮北分司張輔、經歷查建珮、大使湯維鏡諸人。使君生其時，與其役，得以釐正音節之得失，考訂事蹟之異同，豈出張、查諸人下哉？何至一官落托，徒以引商刻羽，一倡三歎，自鳴其得意也。然詞曲之工，則人所共賞矣，《陽春白雪》必有知音，勿如陳子昂之碎琴於市上也。

譚廷獻《玉獅堂傳奇總序》夫以太史輪摧里巷，則徒詩幷椒；伶官翟冷樂府，則法曲亡傳。堂上逐鼓應之宮，田閒歈喁于之唱。聲音通於政事，絕續待於文人。玉茗飄蕭，不逢若士；稗畦蕉萃，疇識昉思。至若東嘉菽帛之言，鉛山忠孝之志，蓋爲其難，庶幾一遇而已。陳叔明先生驥德已老，鶴鳴在陰。蝨處一官，冶匈中之氷炭；蟫餘千卷，數眼底之滄桑。跌蕩陽秋，揮斥儒墨，藉梨園之塗面，引椽笛以寫心。玉師堂前五種曲，旗亭傳唱，一片城孤，酒所舊聞，雙淚《河滿》。已而獨居，深念老去填詞。新釀初熟，澆壘塊以一杯；舊事重提，數羸文於五指。俄而，後五種曲又成，其一曰《同亭宴》。躍入壺中，費長房之日月；飛來城上，丁令威之人民。若乃采藥年徂，避秦人語，下方華落，仙府酒香。虹飛天際之橋，鳳脆雲中之管。須臾亡恙，世閒有此，曾孫歌舞，方張上界。未妨行樂，然而西風山水，朝露興亡，惟人閒兮可哀，豈神僊爲妖妄？山亭一醉，岐路千年，亦可慨已。其二曰《迴流記》。咽殘精衛之波，長銜片石；寒澈孝娥之水，來賽叢祠。若乃諷諫田歌，銷沈劫火，瞑九淵而一往，挽東逝以西流。孰弔餒王，不洗降旛之辱；好歌妃子，長流在山之清。曲弄神弦，江通帝子。然而彼君子女，爲百世師，忠愛不愧儒門，精氣始回造化。平章逸事，箋注史家不可廢已。其三曰《海雪吟》。七弦調古，五體書工，畸人未死之年，鼓吹從軍之樂。時也蠻烟蜑雨，客子畏人，矛淅劍炊，行謌互答。土司世系，古諸侯之附庸；女子知兵，大布衣爲上客。卒之迹違俗吏，節抗遺民，泠泠海雪之琴，犖犖夜泉之研，依相思砦之知已，謝《燕子箋》之生徒，可以興矣。其四曰《負薪記》。譜蒲留仙《張誠傳》也。煎同根之豆萁，天潢涕淚；歌隔谷之橫吹，兵閒弟兄。何圖隴畔之氓，長同薪采之役。阽危虎口，僅此餘生；急難鴒原，幻成奇遇。至於存九死之皮骨，集一時之笑噱。孝廉許武讀書，祗以噉名；夷齊首陽誓死，乃由天性。昆弟之奇而正也。其五曰《錯姻緣》。又譜《志異》「姊妹易嫁」事也。諸侯嫁聚，從一姓之姪姑；學士詼諧，弄兩姨之大小。未有早定鴛鴦之牒，換開姊妹之華。士豈長貧，水幾成覆，大不憐壻，嫁乃先兄。一撾回疊鼓之帆，落子變爛柯之局。至於幾年井臼，將父命以從夫，一旦棗磋，識郎君之官貴。吉符墓兆，女作門楣。婚媾之變而正也。行生按拍傳聲，得言忘象，一唱三歎，旨在《風》《騷》。五角六張，感兼身世，未絕廣陵之散，重題黃鶴之樓。以視前五種曲，稱心而言，我聞如是；可歌可泣，直到古人，愈唱愈高，別有懷抱，令衆山之皆響，遏輕塵而不飛。作金石聲，擲孫興公之賦；有井水處，歌柳耆卿之詞。

劉炳照《玉獅堂傳奇後序》《玉獅堂傳奇》，前後凡十種，吾師叔明陳先生所作也。嗟乎！天高地下，搬演傀儡之場；古往今來，曼衍魚龍之戲。人非情移絲竹，那堪消遣中年；詞不律協宮商，曷克流傳大雅？原夫褦劇之作，創自元人；傳奇之名，盛於昭代。黃文暘之《曲海》，博採兼收；葉廣平之《書楹》，尋聲按譜。然而中郎爭唱，每多假託之詞；疊陽寓言，厥有《離

魂》之記。大抵懽愉境少，愁苦詞多；抑或兒女情長，英雄氣短。疇陳言之務去，羌古調之獨彈。先生人海鳳麟，詞林《韶》《濩》。《高山流水》，賞音未遇鍾期，鐵板銅琶，豪情不減蘇子。於是採稗官之軼事，譜樂府之正聲。猿證仙緣，悟玉環之解脫；袍輸蜀錦，表巾幗之忠勤。廿年節殉樓中，獨宿空憐燕子；百萬雄誇海上，歸誠共服虬髯。前生結梅喜之緣，閨閣無慙孝義；異代叙同亭之宴，神仙亦樂兒孫。貞烈爲神，腸斷迴流之記；畸才不遇，恨塡海雪之唫。讀《負薪記》，使人兄弟之愛生；譜《錯姻緣》，使人夫婦之倫篤。胸羅錦繡，筆挾風霜，挽既倒之狂瀾，闡未光之潛德。振聾發聵，竊取勸懲。立懦廉頑，足資觀感。洵才軼王關，識超袁李矣。井水能歌，隨風落九天之唾；氍毹試演，繞梁餘三日之音。

徐光鎣《玉獅堂傳奇後序》 歲之菊秋月，爲陳叔明太先生七秩誕辰。同人擬製屏幛，爲我先生壽浼。（光鎣）以請先生曰：「壽文非古也，近世士大夫亦或爲之。然必名位顯達，功業有足傳於世者，庶幾無愧。僕少孤露，中歲遭兵革，流諏播越至五十，始以鹺官需次浙中。二十年來，宦海浮沈，一無成立，今耄矣，用以自赧，奚足稱慶？子其爲我辭焉。」（光鎣）退，竊與同人計議：先生詞意堅決，未便相強，盍思有以慰先生者？先生生平著述甚夥，文詩半皆散失。已刻者惟《玉獅堂五種傳奇》，爲當時所稱賞。而《續譜五種》，脫稿年餘，每以無力付梓爲憾。今若集資校刊，壽之文字，以炫目前，何如壽諸梨棗，以垂久遠？請以是爲先生祝，先生必樂從焉。（光鎣）復以此意告先生，先生怡然曰：「子其得我心也，僕敢復有辭乎！」爰集同志三十餘人，鳩貲開雕，閱兩月而告成，從先生志也。

吳唐林《仙緣記傳奇序》 天下之事，必有所因。因也者，自無而生有者也。自無而生有謂之因，則有一因必有一象，有一象必有一形。形者，物之固有者也。然有形之物，不能常有，仍視其物爲有無。而何以物之無形者，竟有赫然常在人心目間者，則究何恃而得此？曰：「以有形肖有形，恃乎畫工之手；以有形狀無形，恃乎文人之心。」同里陳叔明詞丈，高才不遇，以鹽官需次浙江，絕韋脂，杜奔競，公餘惟以吟嘯自適。絃詩讀畫以外，撰成傳奇四種，《仙猿記》其一也。其事胚胎於唐人說部，而比辭屬事，績句緯文，灑灑成篇，聲聲入破，使精靈光怪之物，長留影事於人間。蓋以有形狀無形，至此而極工矣。又聞叔明脫稿之後，夢一白衣女子珊珊而來，歛衽再拜，是蓋鏤心琢肝，描撫盡態，結撰於心竅，脫活於筆簡，遂與晤對於寤寐，頓使無形之物，不啻凝結而有形，此有因之一念之所致之也。而況夢中所見之形，一瞬而卽逝；卷中所繪之形，千刼而常存。作者與仙猨，其殆有夙因與！夫佛家言因，必繼之以果；道家言因，必通之以緣。此皆吾道所不取。而因之一說，則儒者固常言之，此固其確然可信者也。叔明問序於予，因本斯意書之於眉，以與同志共證之。

錢元涪《仙緣記傳奇題詞》 洪蔣當年曲調新，紅牙彈遍大江濱。陽阿房露今何在？罨畫溪邊尚有人。

周舫《仙緣記傳奇題詞》 名士窮途喚奈何，青衫憔悴淚痕多。仙人何意成嘉耦？千尺情波溢愛河。塵世姻緣轉眼空，歸眞仍返舊山中。琳宮梵宇今何處？剩有猿啼答晚風。

宗山《仙緣記傳奇題詞》 解脫根塵撒手還，四聲猶嘯望夫山。累他一墮天魔界，都爲羊家碧指環。戀葉迷根苦奈何，怱怱春夢出南柯。可憐一掬相思淚，若比窮途恐更多。無端舌本現青蓮，爲有癡蟲世外緣。底事于卿煩撮合，禪心未到四禪天。名士中年悲骯髒，神仙結局悔鍾情。多君併入桓伊笛，半作商聲半羽聲。

邊保樞《仙緣記傳奇題詞》 才子青衫，仙姝縞袂，偶來忉利情天。一點靈犀，偏教繫住心猿。維摩丈室嬉游地，問誰貽碧玉彎環？惹迴腸哀嘯聲聲，悟徹浮緣。從今逐伴歸山去，任水流花放，春色年年。隔斷紅塵人間，無限悲歡。髯翁慣說生公法，演虛空舌本青蓮。展氍毹十八天魔，膜拜尊前。（調寄〔高陽臺〕）

劉枏《仙緣記傳奇題詞》 一線紅牽，盻千里奇緣相共。暢好事漫驚翡翠，定交鸞鳳。富貴原非眞偈諦，神仙本是多情種。最難堪、名士嘆窮途，愁懷動。雲漠漠，林煙籠。山寂寂，梵音送。記前游如昨，歲華倥偬。休問桃花源裏事，偏成雲雨山頭夢。但空留、夜月聽猿啼，聲聲痛。（調寄〔滿江紅〕）

吳彬華《仙緣記傳奇題詞》 來因去果，不信眞如此，二十華年一彈指。算重重仙劫，了了塵緣，料有箇、碧玉雙環終始。悵幾番春夢，無限癡情，泡影浮漚到頭是。儘翠管芸櫛，譜就陽春，亦游戲文章之旨。祇想像當

時怪老僧，打破者迷團，劇憐此豸。（調寄〔洞仙歌〕）

劉炳照《仙緣記傳奇題詞》 無端墮落，向紅塵顛倒。底事天生玉環巧。縱同心結就，說甚儷緣，都只爲、一縷情絲纏繞。　阿誰揮慧劍，恩怨難分，人世情緣甚時了？驀地悟禪機，逐伴歸山，翻自悔、鴛盟草草。悵一枕游仙總成空，仗棒喝當頭，讓伊先覺。（調寄〔洞仙歌〕）

宗山《蜀錦袍傳奇序》 山己巳入川，下榻石砫官署，聽演董芝嵒太史所譜《芝龕記》傳奇。帝王仙佛，雜沓登場，觀者目眩。亟索原本讀之，以秦良玉、馬千乘爲經，以客魏擅權迄闖獻授首，二十餘年可驚可愕之事爲緯，搜采極博。惜遣詞命意，不足動人歌泣之懷。每以文與題不稱，爲之歉然。壬午需次杭州，與陳叔明先生結文字交。一日，出《蜀錦袍》傳奇，示山讀之。嘆夫先生之才之大，其徵引一踵正史，褒貶凜然，無小說詼詭之習。《播州克敵》、《平臺奏勳》等齣，忠義憤激之氣，騰躍紙上。起結淡處著墨，餘絃外音。良史三長，略具於此。視昔人之恣意妝點，正苦才短耳。天生奇女子，得奇文以傳，幸矣。昔蔣苕生譜《四絃秋》，洪昉思製《長生殿》，一洗元人《青衫記》、《梧桐雨》之陋。先生命意，得無類是？此編出，不獨壓倒芝嵒，即謂之媲美蔣、洪，非妄語也。

宗得福《蜀錦袍傳奇題詞》 社稷倉皇已不支，九州何處乞援師？絕憐勝代淪亡日，賴有勤王女土司。雄遜兒女，芳名應愧左甯南。袍顏色好，脂花紅暈血花紅。板蕩中原一瞬過，《冬青》樂府近如何？傷心更有《桃花扇》，合付紅兒取次歌。

邊葆樞《蜀錦袍傳奇題詞》 犵鳥蠻花擁畫旂，美人小隊簇燕支。少閒冠蓋，肯爲天家再出師。是無顏色，不及宮袍蜀錦紅。家是巾幗，蠻韝親踏陣雲來。限興亡感，併入紅牙小拍時。

朱文玉《蜀錦袍傳奇題詞》 須知奇女勝奇男，報國捐軀死亦甘。秦左兩人分兩姓，同名莫訝是甯南。花輸蜀錦，英雄愧煞李香君。

樂府新編妙入神，蜀江花繡錦袍春。論功若賜麒麟閣，好倩丹青寫美人。

俞廷瑛《蜀錦袍傳奇題詞》 英雄豈料出裙釵，一騎桃花轉戰來。流寇披猖吏懦，愧無尺寸報平臺。錦袍五色陣雲迷，太息夔巫尚鼓鼙。譜入紅牙聽不得，一聲聲是蜀鵑啼。

黃裳吉《蜀錦袍傳奇題詞》 樞臣邊將嘆庸庸，幸有巴夔閒氣鐘。巾幗無雙誰敵手？甲兵數萬盡羅胸。劇憐夫壻遭金虎，仍豎功名壓石龍。弔古倍傷前代事，茫茫何處覓遺蹤？　三百年來骨已寒，遙遙石砫鎮江干。欲尋軼事添花樣，更譜新腔續稗官。青史尚嫌生氣少，黃沙終憶戰場寬。奇男不數數奇女，才子文章是大觀。

江順詒《蜀錦袍傳奇題詞》 錦江春水桃花濃，女將軍馬桃花紅。雕鞍簇擁蛾眉出，殺賊曾經百戰雄。女兒生長苗疆僻，不誇傾城誇無敵。同袍兄弟共馳驅，閨中粉黛無顏色。第一功先說播州，沉埋獄底不封侯。兒夫屈死君恩重，白桿縱橫據上游。援遼遠赴勤王詔，平臺奏對天顏笑。特賜新詩寵大功，沙場拜倒男兒纛。長驅直解成都圍，壯志豈爲黃金灰！諸將閉門不肯見，鬚眉亦懾巾幗威。歸來專辦蜀中寇，寇避雄鋒不敢鬬。驅賊入川楊嗣昌，地利已失那可救？督師大帥皆庸材，一木難支天傾覆。果然鐵騎如建瓴，三萬人已同日傾。餘燼搜合雖可得，吾謀不用終無成。二十年來傷孱婦，一隅石砫猶堪守。江山錦繡屬他人，斑斑血漬征袍透。樂府空傳嗚咽聲，人民已換滄桑後。蠻花犵鳥陣雲摧，一代紅顏終不朽。

許慶霄《蜀錦袍傳奇題詞》 何必英雄，共惆悵、前朝遺迹。縱西望幾餘灰燼，銅駝荆棘。蜀錦長留紅粉淚，峨眉深鎖青山色。漫高歌、歷歷數滄桑，同霑臆。　錦江水，長安日。增骯髒，悲今昔。恁男兒豪氣，不如巾幗。蒿目空餘城上草，傷心幾化山頭石！怕一聲、樵唱獨歸來，吟秋笛。（調寄〔滿江紅〕）

劉炳照《蜀錦袍傳奇題詞》 烽煙擾攘，正中原多事，楊邵諸軍待兒戲。賴天生石砫，巾幗英雄，洵不愧、萬里長城堪倚。　蠶叢支半壁，破敵勤王，女子居然勝男子。血濺錦袍紅，蜀道鵑嘵，眞箇是回天無計。只賸得芳名著千秋，覷世上鬚眉，也應羞死。（調寄〔洞仙歌〕）

俞廷瑛《燕子樓傳奇序》 僕嘗客遊汴水，道出彭城。緬西楚之故都，溯東坡之舊治。馬不戲而臺冷，鶴已去而亭空。則且訪列戟之官衙，訊賜鞭之節度，亦復琴尊久闃，劍烏長韜，珠箔烟飛，金釵雲散；認取牆邊苔礙，空想鴛棲墮來，梁上芹泥，如聞燕歎。此所以紀遊有作，而懷古獨深也。毘陵陳君叔明，品重琳琅，才羅錦繡。倚新聲於玉樹，白首能狂；摹豔體於金荃，紅牙頻拍。所著有傳奇四種，《燕子樓》其一也。弔淒涼之碧血，易冷空山；傷窈窕之紅顏，難填巨海。腸斷舍人短句，儘帶拋衫棄，莫諒苦衷；心銜故主深恩，倘粉殉脂埋，怒妨清範。抽毫寫怨，爲傳夜狖之吟；擁髻含顰，曲繪春蠶之死。樓無百尺，筆有千秋。嗟乎！鸞鏡塵封，烏衣夢斷。話鰈鶼身世，居然操凜霜筠；數鵾蟀光陰，久矣命輕風絮。試摭姬姜軼事，何慚名教完人？固宜證彼蘭因，付諸菊部。么鳳之妍詞乍按，元龍之豪氣都除。銀燭光中，君成晚翠寒香之傳；銅絃聲裏，我服漢卿、仁甫之才。

汪學瀚《燕子樓傳奇序》 潛翁既感仙猴之異，辨蜀錦之誣，載闡幽芬，三疊雅奏。稽唐代之軼事，衍長慶之清詞，復成《燕子樓》院本十六折，以授學瀚綴辭卷端。學瀚未能識曲，敢附知音？方《陽春》之寡和，幾游夏之莫贊。第夙覽唐賢所述，久軫於懷。眞想斯欽，誦言曷已！夫質抱金石，非託譬於拂羽懸黎；樂播管絃，必選材於龍門孤竹。是以飲冰茹蘗，節操盟其素心；結蘅愛荃，詠歌寄之彤史。豈女德之不爽，亮閨怨之易工。至閒情宛轉，流爲倚聲，綺語纏綿，極於侔色。雖有作者，可無論已。乃或悲哀爲主，徒留離恨之天；或寂寞求音，莫識埋憂之地。商羽流徵，聲幌揚華，從未有驚才絕豔，蘊志含貞。曠禮之戒，媲於敬姜；秉心之勗，同於仲氏，如盼盼其人者。潛翁詩徵本事，劇合定場。締品豔於夢因，結憐香於感舊。雙飛覩燕，十載殉樓。固不待抽祕騁妍，可信其識高意遠也。嗟乎！玉帳建牙，控上游而作鎮；金臺買骨，開東閣以延賓。月冷星沉，風流雲散。銀刀跋扈，幾覆司徒之宗；華屋淒涼，空到洛陽之墓。未廣孝標絕交之論，翻來魏武分香之嘲。豈知黃金不惜，贖有峨眉，紅粉未灰，啼成鵑血。詩人老去，詎同飄泊之楊枝？公子安歸，不比倉琅之燕尾。須臾忍死，恐累平生。老嫗猶能解詩，舍人竟難會意。情深兒女，識過鬚眉。始信小家碧玉，報主身輕；足令司馬青衫，聞聲淚溼矣。獨是空樓望斷，已成化石之形；寡燕聲銷，幾等銜碑之口。不藉文人之筆，誰傳名媛之才？非特紅豆譜成，表微足稱知己；即白楊和寄，作歌亦以告哀。貞魄有靈，冊影如見，其有不激楚於生前，欣慰於身後也乎？然而塡海之禽長恨，未解呼名；在爨之桐半焦，何心入聽？況玉簫蛛網，不冀再生之緣；錦瑟蠶絲，豈有華年之憶？清名無玷，信史報以千秋；素志既伸，泉臺隨於旬日。遺詩三絕，長留天地之間；奇烈孤蹤，足壯閨幃之色。是則詩吟太傅，教成歌舞，唐突應媿失言；曲記中郎，演向氍毹，揣摹尚嫌多事。質諸潛翁，當亦拊掌掀髯，其謂惠子之知言，抑笑豐干之饒舌也。

束永泰《燕子樓傳奇題詞》 尙書門第慘斜暉，賸有斯樓燕獨歸。無數花間舊蜂蝶，春來何處不雙飛？紅線重來意倍親，當年汝亦此嬉春。祇今同病相憐甚，不話傷心與別人。一死非難獨處難，十年耐盡舞衣寒。如何杜宇催歸急，不信樓中燕子單。彩筆才人替寫生，孤棲心事更分明。《四絃秋》裡琵琶語，尙是空牀蕩婦情。

俞廷瑛《燕子樓傳奇題詞》 旌節花寒夜隕霜，霓裳舞罷泣空牀。可憐一片彭城月，流照繁華影不長。宛轉愁腸日九回，舍人偏又寄詩來。蛾眉一死尙書玷，不是春心不肯灰。小樓一角賸荒烟，燕子飛來亦黯然。賴有紅牙收拾得，牡丹春色似當年。（用香山詩原韻）

左運昌《燕子樓傳奇題詞》 尙書舊宅美人樓，燕子芳名自昔留。忠節從來爭一死，幾人到此猛回頭。願作鴛鴦不羨仙（成句），追思往事淚潸然。春來燕子秋來月，伴妾空閨十一年。多情感舊復憐香，淚溼青衫白傅狂。譜出梨園新樂府，風流玉茗擅詞場。

吳彬華《燕子樓傳奇題詞》 東洛星芒大幕寒，幾回腸斷淚汍瀾。劇憐夜月空堂燕，無復書傳郭紹蘭。十年幽獨伴樓居，釵股分將玉匣儲。紅杏花時春寂寂，不堪回憶老尙書。彭城遺蹟尙依然，賴有文人彩筆傳。讀罷衍波三十幅，好憑往事勘情禪。

李寶章《燕子樓傳奇題詞》 烏衣門巷弔斜陽，寂寂幽魂千載芳。蝶夢至今尋廢苑，燕泥終古落空梁。青衫應溼離筵淚，紅豆初拈記曲娘。多少英雄兒女事，但憑長笛譜伊涼。

邊保樞《燕子樓傳奇題詞》 畫樓高高傷獨處，燕睇珠簾學人語。不訴繁華祇訴愁，悽絕當年浣紗女。朱門冷落海樣深，翠蛾蟬鬢俱銷沉。樓空皎月白於練，照見冰霜一寸心。寸心甘爲主恩死，十載單棲守孤壘。憑他對乳話

呢喃，從今豔福拋羅綺。尚書墓上風雨哀，紙錢罥樹飛寒灰。黃金不惜買紅粉，玉骨自合埋蒼苔。香魂一去絕消息，紫鴂歸來尚相憶。梨園爭唱《燕子箋》，疇爲貞姬寫顏色。陳髯健筆天賦成，含宮咀徵別有情。紅牙拍到斷腸處，猶帶樓中嗚咽聲。江左風流盛歌舞，烏絲院本從頭譜。王謝堂前幾度聞，香巢繡幕皆新主。勞燕分飛春復秋，忍教烈性付東流。憑將寡鵠孤鸞曲，演出彭城第一樓。

江順詒《燕子樓傳奇題詞》　玳瑁梁空，鴛鴦夢醒，廿年人老樓中。閉了閒門，任他蛛網塵封。捲簾肯放雙飛入，有一襟憔悴孤紅。算繫來縷縷長繩，歲歲相逢。　夭桃不短今生命，比綠珠慘墜，特恁從容。有甚商量怕聽，軟語惺忪。穠纖三尺淒涼色，最難傳冷雨淒風。怕新詞唱到秋宵，欲遣玲瓏。（調寄〔高陽臺〕）

劉枏《燕子樓傳奇題詞》　花落東風卷。忍教他歸來燕子，更無人管。賸粉遺香留得在，舊恨新愁欲翦。誰擘破同心珍繭。好待詞壇和淚織，一絲絲譜出情深淺。千古恨，幾時展？　美人塵土空名顯。記樓頭峨眉峯蹙，翠鬟雲扁。欲挂簾鉤，人怕倚，夜月休教照遍。恩與怨從來未免。濺得江州衫上淚，訴相思不盡心難轉。多薄命，韋腸斷。（調寄〔金縷曲〕）

劉炳照《燕子樓傳奇題詞》　繁華夢醒，悵今生緣短，玳瑁梁空悄誰喚？賸愁儂獨自，樓鎖春深，拌不惜、顦顇當年人面。　畫簾閒半捲，燕子歸來，雙宿雙飛怕儂見。紅縷尚依然，軟語呢喃，依稀是憐儂無伴。算只有詞人識儂心，好譜入歌絃，替儂傳怨。（調寄〔洞仙歌〕）

宗山《海虬記傳奇序》　客有問於余曰：「玉獅堂院本四種，僕已得窺其崖略，然不能無疑焉。《仙緣記》，證夙因也；《燕子樓》，哀苦節也；《蜀錦袍》，刺邊將也。被諸管絃，皆足爲世教人心之助。若夫海寇嘯聚，疆臣招撫，史冊所載，代不勝書。既無奇可傳，亦無徵不信，不幾令楮墨笑人乎？」余曰：「君所謂知二五，未知一十也。燕藩入承大統，外患未平；深山大澤之間，龍蛇潛匿。乃神機燭照，如魑魅鑄鼎，特無遁形。不煩一旅之師，一紙畫圖，渠魁授首，雖劉季梟雄，貞觀神武，無以過之。此奇之可傳者也。海杰一亡命男子，跳身海上，巢窟數十，悍卒數萬人，虎視神州，相時而動，其才誠有大過人者。雖識天命攸歸，幡然改圖，亦不失一扶餘國主，竟束身來歸，飲刃以死，不作螳臂之拒，識時務者爲俊傑。此又奇之可傳者也。且夫瀛海之大，茫無涯涘，在物色之者，不免望洋興歎。幸天覆其舟，使之展轉牽引，得藉手以告成功，匪寇之中，占婚媾焉。此則奇而又奇者也。以視夫仙佛鬼魅，荒誕支離，徒悅人耳目者，相去不綦遠哉！考之《明史》，永樂七年，命總兵李珪平海盜於欽州。相傳即此事所祖。特史筆謹嚴，不能如稗官之纖悉備舉。君乃曰：『無徵不信。』得毋有膠柱之見存乎？」客唯唯而退。因叙次其問答之詞，質之玉獅老人，即以爲序何如？

又《題詞》　圖畫迷離煞費猜，強藩的是帝王才。金陵燕子高飛後，那許鯨鯢跋浪來。　百八銅鈴激怒濤，橫行滄海亦人豪。東南一劫輸全局，不惜頭顱飲孟勞。地接三韓島嶼浮，颿颶出沒海天秋。雁門裨將風狂甚，白浪堆中拜粉侯。　銅琶唱徹大江東，楊僕樓船第一功。妙絕生花雙管下，半歸兒女半英雄。

吳唐林《海虬記傳奇題詞》　黑水洋中浪撲天，仙山樓閣莽雲烟。十洲萬里平如鏡，海外甯容張仲堅。　從古英雄大度恢，倚牀平視兩無猜。衛公兵法虬髯授，未許庸材乞得來。　天與生花筆一枝，清奇濃淡總相宜。羨他表海雄風裏，偏有西廂待月詞。　蜃市蛟宮蒼茫開，眼前蠻觸正喧豗。洗兵誰挽東瀛水，橫海歌風想霸才。

俞廷瑛《海虬記傳奇題詞》　睥睨中原氣不馴，英雄會見起風塵。豈知一變虬髯局，正恐田橫客笑人。　悽絕銅鈴咽海風，橫刀人醉畫堂中。詞場別與開生面，染出胭脂一點紅。

劉炳照《海虬記傳奇題詞》　何來宮殿，在窮巖幽嶼，破流乘風倏來去。笑虬髯海外，竊據東南，偏僥倖、容作扶餘國主。　猛然塵夢醒，粉黛盈前，撒手長辭莫迴顧。一死謝君王，血濺龍泉，休更問玉人何處。羨一管如椽筆生花，卻半寫英雄，半描兒女。（調寄〔洞仙歌〕）

俞樾《同亭宴傳奇序》　神仙富貴，二者難兼。兼而有之，惟幔亭一宴。清歌妙舞，鳳脯麟肝，饜飫偏乎雲仍，音響傳於後世。余從前作《廣樂志論》有云：「仿幔亭之例，定緱嶺之期，召異代之兒孫，聚同時之父老。霓旌虹旆，備天上之威儀；霞褥雲裀，見仙家之富麗，蓋心豔之矣。」今得潛老爲作傳奇，使仙跡靈蹤表襮於天下，不亦美乎。尤妙者，借秦皇求仙，作石壁之返

照，使人知祖龍之力，可以滅六雄，不可以致羣仙。滄海之舟未回，驪山之冢已就。函谷一炬，阿房成灰。其子若孫，曾不得爲咸陽之布衣，何如武夷君之子孫，猶得與山中盛會也。讀此一過，殊令人輕軒冕，傲王侯，有超然高舉之思矣。

李維翰《同亭宴傳奇題詞》 至性孩提篤弟昆，神仙也復樂兒孫。聞幽述異潛翁筆，莫作尋常院本論。品絲評竹日相過，說到臨歧別緒多。（君子役獅江，瓜代在即。）安得紅兒按檀板？尊前一唱當驪歌。獅江傳播玉獅詞，玉茗風流今見之。我亦湘中舊吟侶，豹斑猶惜未全窺。

劉鼎《同亭宴傳奇題詞》 鳳琯鸞笙樂未停，羣眞同日降雲軿。下方不聽賓雲曲，爭識僊居有幔亭。樓閣空中結撰新，寓言十九亦微塵。書生或在孫曾列，我亦更生再劫人。

馬慶蓉《同亭宴傳奇題詞》 塵寰游戲亦偶爾，忽忽日月兩輪駛。忠奸賢醜判幾希，非其所非是其是。寶劍在匣琴在囊，九垓八埏聊翱翔。榮枯境界各勘破，猛斫利鎖紓名韁。

查亮采《梅喜緣傳奇序》 從來才子，必生孝筍之鄉；非有傾城，誰唱夫蓉之曲？是故孟郊寸草，白社長貧；卒令韓起雙環，紅絲並締。就茅檐而先辭華屋，甯維月老持柯；歷萍蹤而同證蘭因，信矣天公旌善。章皇風世，新聲合按紅牙；粉墨登場，明發常懷白首。今之作者意在斯乎！且夫俗薄雲羅，塵昏月旦，嬌藏么鳳，唯求一斛明珠；士笑寒蟲，敢問連城白璧？縱或廁臉宵滌，訝萬石爲完人；雞黍晨供，知茅容是孝子。方且銅山障目，紗帽薰心。陸厥懷鉛，焉信此郎似玉；殷芸吮墨，但愁貯屋無金。雉豈敢於爲媒，彪且肆其狂吠。是誠昭昭巨眼，鬚眉媿此青琴，落落知心，巾幗推茲紅拂也已。雖然，藥號寄奴，胡緣向日？花開近侍，只好隨風。心非石而能堅，緣如璧其奚合？不道梅香一曲，鸞簫先奏秦臺；居然蔬食平生，鴻案甘承梁廡。羊叔子不如銅雀妓，是誠何言？小家女得嫁汝南王，乃有今日。然而種花得果，酌水知源。貽青案於中郎，文姬誰贖？擲朱提於瀨水，漂女難酬。牒買鴛鴦，曾撒閨中之翠珥；踪分鶼鰈，空尋舊主於烏衣。何期繭竟同功，珠能如意。曹娥蘧臼，遭挫折於酸風；大士蓮臺，導因緣於法雨。諷殘貝葉，忽聯紅葉之緣；散罷天花，同受金花之誥。斯則畀雙珠於京兆，碧翁早有安排；留金璧於緹縈，彤管所當表式者也。嗟乎！鵝笙象版，戶習倚聲，苔網花牋，家精點拍。度銀箏之曲，徒詡風流；傳紅蠟之歌，不根天性。十年豔製，坐收輕薄之名；一卷新詞，橫受俳優之目。茲則筆刪綺語，義取白華。陶令清高，託言夫翠簟鴛幬之事；屈原忠孝，寄興於虙妃玉女之間。《廣陵散》不入塵寰，此曲祇應天上；有情人都成眷屬，幾生修到梅花？

鄧嘉純《梅喜緣傳奇題詞》 詩婢何勞說鄭家，新辭譜就按紅牙。移將梵宇菩提樹，開作深閨並蒂花。水有源頭木有根，出身何敢忘朱門？黃花飼雀銜環外，尚有青衣解報恩。多少英才誤皮相，裙釵眞是九方皐。虬髯高唱海山秋，石砫勳名記蜀州。寫徧英雄寫兒女，哀絲豪竹一般愁。

俞廷瑛《梅喜緣傳奇題詞》 燒尾遲遲且食貧，儒冠容易誤風塵。居然識得青雲士，慧睛如卿有幾人？賦罷青衣賦感婚，驪歌一曲最銷魂。他年風雨重相見，天意分明爲報恩。畫堂合巹喜團圞，猶作當年主婢看。喚到芳名儂欲笑，怕他還帶一分酸。才似留仙入擅名，而今製譜有先生。登場我欲稱三絕，贏得吳兒口齒清。

劉鼎《梅喜緣傳奇題詞》 寥落青衣感命宮，飄零人海幾英雄。風塵獨具知人鑒，紅拂終歸李衛公。浮萍斷梗嘆無家，墮溷飄茵悵落花。不有蘭閨佳女伴，險教彩鳳也隨鴉。一笑重逢玉鏡臺，王孫末路幾人哀。當年莫訝張延賞，誰識韋郎是異才。玉茗風流四百年，玉獅詞譜壓前賢。不須粉白登場奏，也觸雄心一惘然。

王綜《梅喜緣傳奇題詞》 一曲求凰譜管絃，儒酸何幸得閨賢。不知別具人倫鑑，純孝端推百行先。終風陰雨古今嗟，補恨無從乞女媧。若使人如卿巨眼，何愁彩鳳誤隨鴉。貴交富娶俗情多，況復攀援託女蘿。不信聘錢無十萬，雙星終古隔銀河。纔出侯門入佛門，無端認父暗移根。天教異姓英皇合，如願何嫌舊分存。

劉炳照《梅喜緣傳奇題詞》 誰是知音者？古今來、孝子賢媛，鍾情非假。貧賤識人垂青眼，如此裙釵更寡。眞愧殺鬚眉流亞。料得聘錢無十萬，盼星期偏阻天孫駕。庸俗見，大都也。良謀先遣雲英嫁，賴天公牢繫紅絲，別離休訝。挫折更番成嘉耦，兩美同心忍捨。借妙筆、流傳佳話。不墮尋常兒女淚，讀新詞熱淚無端瀉。忙掩卷，燭將灺。（調寄〈金縷曲〉）

吳唐林《迴流記傳奇序》 行吟帶荔，弔流放於湘纍；距躍斫衣，託揚狂於漆厲。孤臣報國，烈士酬知，甘三黜而不辭，歷九死其靡悔。然而北走胡而南走越，或挺險以行；朝游楚而暮游秦，每拂衣而去。獨至仳離淑女，憔悴姬姜，暴遇終風，棄嗟陰雨。性含貞固，甯傳累德之詞；身已分明，終守一齊之義。以故綠衣隕涕，厪寤寐於碩人；紈扇成吟，守箴規於婕妤。伊古有之，然又有甚者。《迴流》一書，以才人之妙筆，譜軼事於前朝。百折心悽，三升淚下。彼婁妃生於胄族，長嬪驕王。江汜知恩，差免娥眉見嫉；潢池竊弄，早知螳臂無功。屢諫不從，空託良言於畫本；徒列無益，猶期悔禍於強藩。而乃彼昏，不知夜郎自大；王失機地，眞成讖熾火焚。巢婦出走，歸已無家。清流畢命，望夫先化。匪崩杞嫠之城，殉主無名；近愧梟姬之石，事有難言。吁嗟闊矣！然而忠貞獨抱，德惠旁流。衵服嚴縫，縱沈淵而逾潔；幷刀未斷，儼喝水使倒流。卒逢篝火於宵漁，云是賣珠之舊嫗。深深埋玉，竝貽香火於黃陵；赫赫題碑，渥賁絲綸於元壤。夫而後明夷蒙難，人天共鑒，艱貞處變得仁，溝瀆匪同小諒矣。迄今柏社已屋，椒錄同焚。商女之唱不傳，水仙之謠誰續？而詞家選韻，委悉爲之傳神；法曲登場，英靈亦當頫首。余習聞本事，謬託賞音，魂招青塚而常留，殞比綠珠而更慘。一聲《河滿子》，每聞歌輒喚奈何；千古傷心人，或借酒以澆磈壘乎？

俞廷瑛《迴流記傳奇題詞》 八駿方揮逐日鞭，忽看滕閣起烽煙。後宮枉抱靈均怨，玉碎珠沈絕可憐。休疑西子逐鴟夷，休認湘妃殉九嶷。一縷冰魂招不得，滿江風雨黯靈旗。白髮元龍六十餘，《雍熙樂府》早成書。揮毫更作《賢妃傳》，特與清容補闕如。

朱澐《迴流記傳奇題詞》 往迹荒涼費討論，事關宮壼最銷魂。東風細雨江城路，如雪梨花擁墓門。精靈不泯自迴流，故國難忘正首邱。椽筆撰成《貞烈傳》，藏園《片石》竝千秋。

劉炳照《迴流記傳奇題詞》 玉骨沈江浪不腥，當年曾此弔芳靈。逆藩不聽賢妃諫，讓與紅顏照汗青。《片石》碑文次第開，清容居士不凡才。而今重補《迴流記》，應有靈風繞筆來。

楊葆光《海雪吟傳奇序》 嗟乎！抑塞磊落，王郎有斫地之歌；搔首問天，謝朓多驚人之句。而況姿由神授，數遇時艱。演秋駕於故鄉，遂遭白眼；值冬烘之學使，幾黜青衿。四壁無歸，惟聞琴嘯；三河十上，祇歎囊空。卒之舊日師資，猶廣絕交之論；盈年城守，不虛授命之心。以古方今，會心不遠。而此猶非我叔明先生意所慊然也。先生胸抱驪珠，手披鴻寶。登高能賦，皆六代之文章；吐詞爲經，述先士之盛藻。而乃乍探秘府，遽就卑官。能如柳下之和，不嫌裎裼；善讀《花間》之集，悉協宮商。然必推本性情，激揚孝義。蒼涼恣其遐矚，胸目偏孤；山川觸其沖襟，琴尊妙合。此玉獅堂諸曲，俱有遙情，而《海雪》一唫，淒涼獨絕已。方其摩挲柔翰，跌宕清流；季女斯飢，守貞不字齷齪隸，何知愛士？空作蹇脩守財虜。竟辱斯文，遂圖下石，乃使白雲贈客，青山招人，映被靈巖，潛蹤嶺嶠。歷峻阪而足繭，懷故國兮神傷，靈均放而作《離騷》，賈生窮而賦《鵬鳥》。豈復有過於此乎？昔人遨遊洛汭，邂逅陽臺，半屬寓言，非眞奇遇。然而宋玉工愁，必藉東鄰自慰；相如作賦，不以長門爲嫌。借閫內之風流，瀹胸中之磊磈。於是席尊上客，禮備土司，出愛女以弦詩，重才人而進爵。平羌樂奏，信麗質之知兵；竹引詞工，聽雲裳而顧曲。闡魚媵鰅鱅之秘，證子規王母之篇。將以解其牢愁，足可消其阨塞矣。無何，而時逢鼎革，室盡睽離。父子爭願爲國殤，夷齊義不食周粟。而詞中既全，令嗣復假神威。此則先生覺世之苦心，憐才之盛意。葆光生平綺語，自信天眞。羅袖拂衣，難負香閨之知己；氊包嚙雪，親嘗亂日之景光。聞此清歌，能無隕涕？美人香草，四絃傳猺洞之音；羌笛孤城，一曲賭旗亭之酒。

劉鼎《海雪吟傳奇題詞》 五嶺孤忠獨抱琴，女蘿山鬼託知音。中年哀樂黃門感，亂世蕭騷《海雪吟》。秋老骷髏同入甕，帳前裙釵亦推襟。名山一卷留嶠雅，悽斷投荒萬里心。牂牁西溯客心憂，才美誰貽紫鳳裘？幾見蟲魚分五體，可無杵臼共千秋？殊方草木因時變，頹俗文章與鬼謀。我爲畸流向天泣，莫將甘露降南州。譜入平羌絕妙詞，青袍紅粉不勝悲。戲編《爾雅》箋王母，更摺殘碑訪藥師。碧軫磨穿琴教授，蠻韡飛出女軍諮。英雄至竟輸兒女，石砫當年亦土司。蕭蕭白髮滯閒曹，老去看花首重搔。銀燭夜塡《金縷曲》，玉簫春唱《鬱輪袍》。紫裘腰笛江東去，紅袖翻歌席上豪。獨惜《陽春》嗟和少，祇憑朱格寫霜毫。

朱澐《海雪吟傳奇題詞》 書記翩翩信軼倫，美人巨眼識風塵。一編赤雅搜羅盡，不負征途歷苦辛。短衣匹馬歷幽燕，羞澀囊空劇可憐。典到南風

與綠綺，行厨連日斷炊煙。　東林異己盡誅鋤，植黨營私憤莫攄。要使乾坤存正氣，絕交早寄大鋮書。

陳祖昭《海雪吟傳奇題詞》　絲桐自賞高音，天涯奚屑求知己！瘴江綿邈，蠻酋清雅，暫投棲止。地主雖嘉，鄉心難割，言旋故里。歎中途梗阻，身琴合命，只同付，東流水。　借著這般奇氣，好消磨，冷官閒吏。輕敲鐵板，低吹玉管，澆開塊壘。多少精神，咀宮嚼羽。偷聲減字。要移情、渢渢揚清激濁，挽人世。（調寄〔水龍吟〕）

劉炳照《海雪吟傳奇題詞》　庭垂甘露，堂開海雪，罡風吹墮蠻方。才大數奇，曲高和寡，一身人海難藏。熱淚灑灕江，有天涯知己，雲嚲岑孃。赤雅書成，桂林三嶠壓歸裝。　半生潦倒名場。只夜泉硯守，（君有《天風吹夜泉硯銘》，八分書下小行楷「鄺湛若」三字，並「明福洞主印」，爲王蘭泉先生所得。）綠綺琴張。（有二琴：一曰南風，宋理宗宮中物；一曰綠綺臺，明康陵御前所彈也。綠綺歸某錦衣子。）書遺（去）絕交，（少嘗師事阮大鋮。洎阮羅織東林，乃貽書絕交，侃侃千言。）名傳死節，（父子均殉國難，《南疆繹史》失載。）休教認作（去）詩狂。遺事軼《南疆》。有詞人憑弔，譜入伊涼。試鼓鵾絃，潮聲終古咽斜陽。（調寄〔望海潮〕）

俞廷瑛《負薪記傳奇序》　淄川蒲留仙先生著《聊齋志異》，凡四百餘則，漁洋山人獨於《張誠》一則評曰：「一本絕妙傳奇。」豈非以其悲歡離合，有足以譜諸詞曲，被諸管絃者耶？然漁洋雖有是語，而作爲傳奇者曾無其人。不意遲遲至今，始得之叔明陳君也。君以才人官鹺尹，從公之暇，惟以著述自娛。先後作傳奇十種，其《負薪記》一種，即采《聊齋·張誠》事。以文章之波瀾，爲戲劇之關目，翦裁有法，翰采爛然，以視《聊齋》，殆所謂異曲同工者。吾知此劇一出，梨園小部必且競相肄習。而一唱三歎，使人友于之愛，油然而生。其於風俗人心，所裨匪細，雖作《孝友傳》觀可也，傳奇云乎哉！

馬湘《負薪記傳奇題詞》　手足相憐出至誠，從知友愛性天成。斧薪自欲同勞苦，誼篤無分異母生。　離合人難自主持，折磨歷盡鬼神知。譜成歌曲傳奇事，羨煞先生筆一枝。

劉炳照《負薪記傳奇題詞》　《脊令原》上調翻新，黃九才名迥絕倫。（海鹽黃韻珊大令，譜《脊令原》傳奇，即《志異·曾友于》事。）更譜《負薪》傳至性，當筵誰不淚霑巾？　姜被同溫我獨無，新詞讀罷更欷歔。休言四海皆兄弟，一任庭前荆樹枯。

俞樾《錯姻緣傳奇序》　蒲留仙《聊齋誌異·姊妹易嫁》一節，相傳實有其事。潛翁吏隱西湖，雅善度曲，乃取其事，譜成傳奇，名曰《錯姻緣》。余讀而歎曰：此一事有可以警世者二：夫婦人女子初無巨眼，欲其於貧賤中識英雄，良非易易。買臣之妻，既嫁之後，尚以不耐貧賤，下堂求去，況張氏長女尚未于歸乎！然以一念之差，成終身之誤。鳳誥鸞章，讓之小妹，晨鐘暮鼓，了此餘生。清夜自思，能不悽然淚下？是可爲婦女鑒者一。至於男子，當食貧居賤，與其妻牛衣對泣，孰不曰「苟富貴，無相忘」，乃一朝得志，便有「貴易交，富易妻」之意。秋風紈扇，無故棄捐，讀「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之句，能勿爲之酸鼻哉！若毛生者，偶萌此念，尚無此事，似亦無足深咎。然已黃榜勾消，青雲蹭蹬。使非神明示夢，有不潦倒一生乎？是可爲男子鑒者一。潛翁此作，不獨詞曲精工，用意亦復深厚。異日紅氍毹上，小作排當，聚而觀者，丈夫、女子咸有所警醒。夫夫婦婦，家室和平，則於聖世雎麟雅化，或亦有小補也夫。

祝良《錯姻緣傳奇題詞》　瑤想瓊思運不窮，一經妙手翦裁工。幾多離合悲歡事，併入先生十卷中。　似此仙才有夙因，銅琶鐵板邁前人。梨園他日爭相演，花樣翻來分外新。

劉炳照《錯姻緣傳奇題詞》　巧將鴛牒試庸奴，悔嫁無端淚暗枯。卻笑癡人還說夢，大姨夫作小姨夫。　漫道無神卻有神，姻緣顛倒爲何因？從今寄語癡兒女，莫羨當年富貴人。

陳瀚丞《悲鳳曲傳奇跋》　《悲鳳曲》，係先君晚年著作。詞成，俞曲園太史慫恿付梓，留以儆世。惟頁數不多，難於裝訂。茲敬坿於「十種曲」後，俾免散失。

張景祁

論　述

《復堂詞話・張景祁詞》　韻梅早飲香名，填詞刻意姜、張，研聲刌律，吾黨六、七人，奉爲導師。故山兵劫，同好晨星，亂定重見，君已摧鋒落機，謝去斧藻。中年哀樂，登科已遲；又復屈承明之著作，走海國之韡板，不無黃鐘瓦缶之傷。倚聲日富，規制益高，駸駸乎北宋之壇宇。江東獨秀，其在斯人乎！外集集古，多長篇奇製，如《洞仙歌》、《解連環》之組絅石帚，眞無縫銖衣也。

《小三吾亭詞話》卷四　嘉興張韻梅大令（景祁），亦閩中舊識，嘗爲余賦莽鏡詩兩首。而譚仲修謂其「屈承明之著作，走海國之韡板，不無黃鐘瓦缶之傷。倚聲日富，規制益高，駸駸乎北宋之壇宇」，詞非過譽，余亦云然。所著有《新蘅詞》。《高陽臺》云：「月苦啼鵑，堂空去燕，斷腸人正悲秋。素柰橫簪，雲鬢無限清愁。花陰暗怯金鈴報，訴心情、鸚鵡前頭。待句留。江渚潮生，莫放行舟。　天涯豈料驚風鶴，念綠楊城郭，遽賦離憂。鏡檻琴臺，黯然一別妝樓。玉谿底事添惆悵，又無端，錦瑟成謳。綺窗幽。涼雨瀟瀟，怕上簾鉤。」《八歸》云：「煙寒驚潋，燈昏魚寨，闌夜戍鼓未歇。朱樓已隔蓬山遠，休問翠尊銷黯，玉笙凄切。尚憶垂虹秋色。好倚畫檻，鑪香同撥，頓忘却、客裏行舟，不住喚啼鴂。　誰念江鄉歲晚，淹留無計，一笛離亭催別。赤闌橋外，那時來路，落盡蘆花楓葉。縱凌波賦就，何處芳塵夢羅襪。君知否，片帆相送，惟有天邊朦朧無恙月。」《秋宵吟》云：「暝螢飛，病鶴語。畫檻香銷蘭炬。流光換、漸蔓翦瓜牖，翠荒菱渚。掩羅幬，理繡杼。皓月娟娟當戶。銷凝久，正倦織流黃，亂拋金縷。　漢淺河清，那更覓、吹簫舊侶。露寒銖袂，霧溼雲鬟，懶對鏡鸞舞。屏角蛛絲吐。鈿合重開，心事暗數。最無端、夢醒西窗，蕉葉桐葉碎夜雨。」《天仙子》云：「煙柳垂隄春已半。綠翦蘼蕪芳徑軟。殷勤織錦待郎歸，雲鬢亂。新愁綰。鸞鏡照心千里遠。　風裏落紅拋采扇。蝶夢如塵迷故苑。知他何處繫花驄，釵影顫。金尊滿。高燭當樓簾不卷。」《一枝春》云：「不管清寒，問東風、忍把高枝輕掃。瑤臺夢杳。未許探芳重到。生涯慣冷，任籬落、水邊都好。誰會得，千種飄零，併入笛聲凄調。　仙雲甚時流照。歎珠塵半委，萼華空老。無言更苦，肯怨早春啼鳥。關山去也，又蹴損馬蹄多少。還盼取、點額人歸，翠尊共倒。」《小重山》云：「幾點疏雅眷柳條。江南煙草綠，夢迢迢。十年舊約斷瓊簫。西樓下，何處玉驄驕。　酒醒又今宵。畫屏殘月上，篆香銷。憑將心事記回潮。青谿水，流得到紅橋。」《雙雙燕》云：「玳梁對語。歎門巷烏衣，舊家誰主。巢痕剛暖，又觸故園離緒。漫約催歸伴侶。看玉翦、將飛還住。自憐瀚海飄零，也學年年羈旅。　辛苦。天涯倦羽。怕負了深閨，寄書香縷。重簾空卷，咫尺畫堂何處。容易流光夢雨。便消瘦、紅襟如許。何況萬里西風，更送玉關人去。」《木蘭花慢》云：「萬重蓬海隔，幾開落、碧桃花。歎蟬鬢棲塵，銖衣溼露，飄泊憐他。芳華暗隨流水，託春潮、流夢到天涯。杏鈿疑拋翠帶，柳縣疑撲香車。堪嗟。洛浦朝霞。珠箔卷，莫雲遮。想低回倚扇，淒涼擁髻，燭淚紅斜。盧家玳梁燕子，但年年、江國老風沙。獨自憑闌望遠，暝煙催送歸鴉。」《秋霽》云：「盤島浮螺，痛萬里胡塵，海上吹落。鎖甲煙銷，大旗雲掩，燕巢自驚危幕。乍聞唳鶴。健兒罷唱從軍樂。念衛霍。誰是漢家圖畫壯麟閣。　遙望故壘，氈帳凌霜，月華當天，空想橫槊。卷西風、寒雅陣黑，青林凋盡怎棲託。歸計未成情味惡。最斷魂處，惟見莽莽神州，莫山銜照，數聲哀角。」

《清詞玉屑》卷一〇　俗傳大士生日有三：仲春、季夏、季秋，俱中旬九日也。浙俗六月十八日夜，士女同集湖上，釵弁駢闐，笙歌達曙，云以祝大士誕日。錢唐張繁甫景祁賦詞四闋紀之。《柳梢青》云：【略】言游人始出也。又《河傳》云：【略】言湖舟夜泛之。又《浪淘沙》云：【略】言夜漏漸深，游興欲倦也。又《菩薩蠻》云：【略】言詰朝禮謁大士也。曲寫俗情，妙有風致。

《秋霽・基隆秋感》　《篋中詞續》：笳吹頻驚，蒼涼詞史，窮發一隅，增成故實。

《長亭怨慢》（甚豪氣）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七：錢塘張韻梅孝廉（景祁）題《西泠話別圖》送高茶庵赴吳《長亭怨慢》云：【略】俱繞音餘弦外之致。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二三　張景祁，字韻梅，浙江錢塘人。同治甲戌進士。官福建連江縣知縣。

《詞林輯略》卷八　張景祁，字蘊梅，浙江錢塘人。散館改福建連江縣知縣。著有《新蘅詞》。

《皇清書史》卷一五　張景祁，原名左鉞，字孝威，號蘩叔（一作甫），一號韻梅，別號新蘅主人，錢塘人。同治十三年進士。官連江知縣。升道員。又引陳增《事略》字法鍾王，兼工篆隸。

宣統《杭州府志·文苑傳三·張景祁》　張景祁，字蘩甫，錢塘人，原名左鉞。少以詞名，入南宋諸家之室。與張應昌相酬答。工駢文，於卷施閣爲近。同治初，浙江寇亂平，泰興吳存義督浙學，賞景祁才，舉拔貢生。尋舉於鄉。十三年成進士，改庶吉士。館課第一，充武英殿協修、國史館協修。散館日閱卷大臣取置第一，旋與同列爭持，尋摘小疵，抑置之。遂改知縣，選福建武平，調淡水，權晉江、連江、仙遊、福安、浦城，所至俱有聲。官淡水日，會中法之役，劉銘傳率師渡臺，供億煩，民苦之。景祁被謗去。左文襄檄調還佐戎幕者數年。卒於福州。著有《掣雅堂詩文集》。其《新蘅詞》，許增刊入《榆園叢書》中。

《晚晴簃詩匯》卷一六六　張景祁，字蘩甫，錢塘人。同治甲戌進士。官連江知縣。有《掣雅堂詩》。

紀事

《酌江月·連環龍雀》《清詞玉屑》卷四：海氛犯江浙，死綏最烈者，有「四總戎」之目，謂王剛節錫朋、葛壯節雲飛、鄭忠節國鴻、陳忠愍化成也。又有「三將軍」之目，謂葛忠節、陳忠愍及陳副將連升也。皆見篇咏。壯節戰死舟山，其妾率殘部血戰，奪屍回，後建祠甬東，並藏所遺寶刀二，其一曰：「成忠」，乃忠節難時手握不釋者。錢塘張蘩甫景祁爲賦《酌江月》云：

【略】精鐵長留，英名不朽，此詞亦作有銛。　邵懿辰《葛忠節公墓表》：先是，公嘗以副將攝定海總兵矣，尋憂歸。歸不逾年，而定海破。大府稔公才，以書招。公方督僮奴治田，山陰令持書見公隴上，公慨然白母，立馳之鎮海，晝守御具甚悉。服除，補定海總兵。受事於鎮海，樹旗集散亡，旬月教練，一年復振【略】道光二十一年，【略】其秋，夷首朴鼎查遂以兵船二十九再犯定海，定海故海嶼，三面皆山，其陰曰曉峰嶺，陡絕臨海，有間道俯瞰縣城。其左，山叢疊，去海遠；右曰竹山門，濱海。其南曰道頭，尤曠無蔽。【略】公曰：二鎮，客將也。俾王公（錫朋）守曉峰嶺，鄭公（國鴻）守竹山門。而己駐所築道頭土城中，當敵沖。月癸巳，夷艘驀入窺土城，公自燃發大炮，擊斷其頭桅，賊懼而退，翼（翌）日自丑至午，擊之退。又翼（翌）日自巳至戌復擊之退。道頭南小島曰五奎山，丙申，賊營其巔，將舉炮遙擊，我以炮仰擊，殪其紅衣酋一人。翼（翌）日，賊匿五奎山後，以炮仰天，隔山而擊我。我兵亦隔山擊之。當是時，天大霪雨連旬，將士往來泥淖中，衣甲沾濕。日暮，絞戾常出水數斗。我兵合三鎮僅四千，賊每艘五、六百，可二萬人，分番迭進。我兵乘崖踞守，晝夜不得息。主客勞逸適相反，餉給不時，益饑疲。而曉峰嶺、竹山門皆無炮台，所恃火槍、抬炮，不利遠擊。戊戌，晨大霧，賊肉薄登曉峰嶺，遂失，王公死之。下攻縣城，立破。攻竹山門，竹山門亦破，鄭公死之。乃萃於道頭。公顧視賊衆瀰漫南下，命移炮內向，炮陷淤泥，不可轉，公力拔四千觔炮向賊，才一發，而賊群蜂至。公出懷中敕印付小校，手刀大呼，跳蕩入賊中，轉斗二里許，格殺無算。浸及竹山麓，一酋自高阜以長刀斫去公首之半，公半面血淋漓，躍追之，酋愕避去。賊以火槍攢擊，被四十餘創。一酋以擡炮逆擊，鉛丸洞公背，自胸出，穴巨如盤，公遂立竹山門崖石而卒。屍植不僕，手擎刀作殺狀，左目炯如生。久之，賊乃敢諦視嘆詫。又：始公報定海鎮時，命工制佩刀二，爲《寶刀歌》以見志，且銘其鐏，一曰「昭勇」，一曰「成忠」，即臨陣所佩，歿猶握不釋者也。

《清稗類鈔·忠藎類·三總兵力戰身殉》：葛字南田，以武進士授守備，五擢至定海總兵。丁憂致仕，臨歸，上書大府，以廣東禁鴉片事方急，英人狡焉思逞，恐一旦有變，波及浙、閩，宜先事定謀。庚子七月，英人據定海，巡撫某服其先見之明，馳書要之，詣鎮海，計防禦。葛得書，隻身赴鎮海，請盡

出勁兵，扼守金雞、招寶兩山。會英軍統領安奪德被執，葛請乘虛出兵以復定海，大府囁嚅不能從。辛丑，和約成，許通商，英人求釋安奪德，而歸定海於我。朝廷許之，命與王（錫朋）、鄭（國鴻）同鎮焉。唯定海踞山臨海，易攻不易守，葛議築土城，列巨炮，當事以費巨不果行。七月，英擾廈門，葛聞之，急牒大府，請益兵增炮，皆不省。八月，復犯定海，攻竹山門及東港浦，皆力戰却之，而英軍益衆，以艦二十九首迫竹山。所部僅二百餘人，乃馳書大營，請濟師，勿許，且復書戒死守，毋望援。時天雨浹旬，葛以青布纏首，着鐵齒鞾，指揮霪潦中，相持數日，屢戰却敵。會天大霧，英人全隊逼土城。葛炮沉其艦。英人分道攻曉峰，曉峰無炮，英人奪間道下，破竹山門，薄土城。葛以炮回擊，敵軍無進。率部卒持刀械鬬。安奪德執旗麾兵進，葛持刀斫其兵數十人，刀折，復拔佩刀，冲入英軍中。至竹山門，方登城，英人刀劈其面，去其半，血淋漓，猶奮身上登。忽有炮彈背擊洞胸，歿。部卒某夜迹其屍，走竹山門。時雨霽月明，見葛猶宛然立崖石下，兩手握刀不釋，左目炯炯如生。欲負之行，不能舉，拜而祝曰：「曷歸見太夫人乎？」遂抱屍，浮舟內渡。大吏擁喪還葬。

《臺疆雜感》《十朝詩乘》卷二二：臺灣撫墾開山之議創自沈文肅。自臺北分設郡邑，民物繁庶，漸侔內地。臺紳林時甫太僕（維源）督辦撫墾最久。當墾闢時，吳霽軒鎮軍通路至八同關。時方盛暑。嚴霜積嶺，士皆衣皮。張蘩甫大令詩所謂「獨怪嚴霜飛暑路，八同關外振師還」者也。十年間獅球通軌，地利漸興，或謂安平險隘，基隆夷曠，以建治臺北爲失策。蘩甫以進士知縣莅閩，嘗宰淡水，有《臺疆雜感》詩云：【略】即論建治之失。又云：【略】則述臺民自主及唐薇卿中丞軼事。薇卿（貝）時望，實不知兵。嘗犒師，爲中軍參將周某乾沒泰半，屬弁李文魁殺之，遂統其軍。割臺後任總統，不十日事敗出走。時劉淵亭尚駐守臺南。日軍進攻，破新竹，各邑生番剽悍者亦助劉軍拒守大甲溪，卒不競。

《曲江秋・馬江秋感》《清詞玉屑》卷五：張蘩甫客節幕，目擊（甲申馬江）兵事，賦《馬江秋感・曲江秋》云：【略】指斥僨事諸臣，尤不留余沈。簣齋自號知兵，兵將皆非所習，其取敗固非不幸；然以夙負重望，故尤爲群矢所集。而朝貴袒之者，至謂閩事可敗，船廠可棄，豐潤學士決不可死。異哉。《清朝野史大觀》卷四：當是時，法蘭西窺安南，中朝懷柔藩服，銳用兵，豐潤以欽差大臣視師福建閩縣，會辦南洋【略】過上海，中外人士仰望豐采。既而海疆不競，豐潤主持重，爲敵所乘，聞炮聲先遁，狼狽走鄉村。賴海軍學生炮擊法帥孤拔，殪之，敵始退。豐潤猶疏辯，朝廷震怒，削職戍新疆。

《水調歌頭》（積氣轉黃頒）《清詞玉屑》卷五：蘩甫赴官淡水，值法人有事越南，海防正急，行抵白犬山遇霧，又東北風大作，旬日不得發。禱於天后，旗脚頓轉，一夕而濟。其詞所謂「仗神燈導引，直抵蓬萊」也。在台賦《水調歌頭》云：【略】其意不主用兵。然當時敵氛已橫，未幾，基隆淪失，蘩甫自新竹內渡。

《酹江月》（樓船望斷）《清詞玉屑》卷五：蘩甫赴官淡水，值法人有事越南，海防正急【略】其意不主用兵。然當時敵氛已橫，未幾，基隆淪失，蘩甫自新竹內渡，遇敵艦巡邏者，幾爲所困。會暴風猝作，帆疾如馬，得免。夜抵福清民舍，賦《酹江月》云：【略】神山」、「朱厓」二語，竟爲後來預讖。相距十年間耳。

《齊天樂》（客來新述瀛洲勝）江琼《丘倉海傳》：臺灣在大海中，位於福建之南端。地形如彎弓，北高南下，周寰幾三千餘里。東繞高山，西薄巨海。島中一望平原者，六百餘里。遠峰聳翠，嘉樹青葱，茂林修竹，相望於道【略】明末爲紅夷所據，鄭成功逐紅夷而有其地，復移民以殖之，荆榛頓辟【略】康熙甲子遂滅於清，而明之正朔絕。清既得其地，辟爲郡縣，稱台灣府，隸於福建。後設臺灣道。光緒乙酉始建行省，分爲臺南、臺北、臺中三府，升淡水廳爲臺北府，設巡撫駐焉。而閩浙總督實兼領之。《清史稿・唐景崧傳》：臺灣自設巡撫，首任劉銘傳，治臺七年，頗有建設。《清朝野史大觀》卷四：臺灣舊隸福建，稱臺灣府。後設臺灣道。光緒乙酉建行省，升淡水廳爲臺北府，設巡撫駐焉。閩浙總督實兼領臺灣。劉銘傳爲巡撫，振興百務，鐵路、商輪、屯墾、開礦，新政備舉。

《八聲甘州》（盼家書萬里雁行稀）《清詞玉屑》卷五：左文襄生平勛業，以平定西域爲最。相傳文襄早歲，嘗夢統兵沙漠，置官興墾，一如後來身歷，蓋由前定。其《長安書感》詩，計偕北上所作，亦及邊墾事。固計之熟矣。長沙侯桂舲嘗以提督隸湘陰部曲，統兵從出關，駐軍疏勒，時築台以寄望云云之思。因作《疏勒望雲圖》，蘩甫題以《八聲甘州》云：【略】今不知其台尚在否也？

翁同龢

論述

李慈銘《癸巳院瑣旬日記》《闈中爲常熟師題錢籜石侍郎墨蘭三首》自注：「師詩法力追昌黎、山谷，爲一時斯文宗主，世比之歐陽公云。」

繆荃孫《瓶廬詩稿序》公著述甚多，流傳較少。先是，文端公《知止齋詩》十六卷，體近中唐，音多古調。鼓鼙風緊，未平海上之孫恩；牛斗芒寒，難獲江南之劉展。已少承平之象，漸多悽愴之音。公之詩，則春雲出岫，秋月麗天。抉四始之源流，怡事書畫；分九霄之聲欬，酬答賓朋。德甫、正三，卓然鼎足。而觀《華嚴》之經，有事君不終之慨；讀西亭之畫，有種松守墓之嗟。因歸牧而感催科，慨登瀛之歸外界。兩集之詩篇如此，一時之氣象可知。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五文恭師久侍講幄，入贊樞廷，崇陵最所倚毗。晚遭多故，終老江湖。生平本末，具見於詩。淹雅端和，不失先民矩矱。七言古體，筆力放縱，淵穎堅凝，青邱雋上，殆兼擅其勝。尤以戊子至戊戌十年間爲菁華所在。

陳冰如《鞠儷盦詩話》余自丁丑事變後，居海上。風雨之日，偶過浦濱，憶翁瓶齋「揚子江頭東北風，三洋涇畔雨濛濛」二句，其景雖云描寫確切，然「三洋涇」之字，雖曰地名可以入詩，究覺俗不可耐，終不能以爲狀元宰相之詩盡爲佳句也。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清季達官能詩者，南皮張廣雅外，應推虞山相國。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地數星東山酒店小尉遲孫新：翁同龢　評碑論畫，書林清話。松禪藝事，別有可傳，門下多宿學能詩者。即其自作，亦雅飭可誦。愚嘗見其《松常文獻畫像》題詠，皆風骨遒上。餘事作詩人，非學裕識廣，辟易千人者，固未足語於此也。

又　按四店頭領，頗多汲引之勛。以言眞實本領，固未易企馬步軍衆將也。今以光、宣兩朝歷掌文衡諸賢屬之。

《小遊仙十首》陳聲聰《兼于閣詩話》：遊仙之作，始於《選》詩，比興之體也。語多自叙，後乃廣泛應用，凡不可言、不欲言之事，皆可託之而吟。然亦不能無端，故佳者絕少。翁松禪既大魁天下，身爲帝師，後又放斥歸里，其小遊仙詩十首，如：「昨夜天書下九重，群仙都在蕊珠宮。文昌原屬三能職，何事傳宣南極翁？」「託根端要傍瑤臺，未必仙翁勝衆材。祇爲玉皇親手種，大家推作百花魁。」「閬風妙圃劇清涼，不願升天便退藏。留此世間眞道德，看人捻腕獻奇方。」揆其事迹，無異夫子自道，此所以佳，他人不能作也。

《將之山右視筱珊姪》、《春申舟次偶成》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戊戌被放後，歸隱墓廬，爲詩益工。顧其時黨論方酷，忌者猶衆。畏譏避謗，情見乎詞，亦可傷矣。集中《將之山右視筱珊姪》云：「海程行過復江城，無限蒼涼北望情。傳話蛟龍莫作劇，老夫慣聽怒濤聲。」又《春申舟次偶成》云：「春申浦畔子胥祠，正是山寒木落時。四裔竟將魑魅禦，寸衷尚有鬼神知。老韓合傳誰能辨，劉李同官莫漫疑。此去閉門空谷裏，會須讀《易》更言《詩》。」亦係指戊戌年事。

《疾亟口占》《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獲譴歸里，閉門思過。所作不但怨而不怒，即怨亦希，惟其音自悲耳。絕筆一首，其明證也。《晚晴簃詩匯》卷一五五：臨終口占絕句云：「六十年來事，淒涼到蓋棺。不將兩行淚，輕爲汝曹彈。」其言之哀如是。卒後復官予謚，志事亦稍白矣。

傳記

《清朝先正事略》卷二五《翁文端公事略》附同龢，咸豐丙辰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遷贊善，仍直弘德殿。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五翁同龢，字聲甫，號叔平，晚號瓶廬，又號松禪，常熟人。咸豐丙辰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官至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謚文恭。有《瓶廬詩稿》。

紀事

《平等閣詩話》卷一　常熟翁叔平相國【略】退隱里閭，角巾山寺，日與梵僧野老游處，其心曠然，無累於物，時人稱其見道之眞。【略】茲見其《題寄漚書巢圖詩》云：【略】澹逸得宋人家法。公晚年深耽禪悅，自號松禪老人。

《定興道中七夕同潘鄭盦作》《十朝詩乘》卷二一：翁文恭、潘文勤世交雅厚。咸豐戊午同典陝試時，文恭方感湯夫人之逝，有《定興道中七夕詩》云：「燕臺回首樹冥冥，尚見西山未了青。薄醉豈能消積痗，遠游終是逐浮名。風簾蟬翼知成夢，兩枕凫鐙喚不醒。人事變更誰料得，涿州城下看雙星。」文勤和詩有「青天碧海多離合，綠酒紅鐙幾醉醒」之句。

《和伯寅旒字韵》《十朝詩乘》卷二一：景廟之立，固聖母意也。初，穆宗彌留，以手勅授李文正，中及嗣統事，以不合慈悕，湮之。文正不能爭。南皮疏語謂「既無委裘植腹之男，又無慰情勝無之女」，爲當時傳誦。蓋小臣中懷欲陳之者，不僅一吳柳堂也。翁文恭和潘文勤詩云：「玉几驚承被冕旒，千艱萬阨一時休。微軀甘作蘭亭殉，清血徒憑杜宇流。饋奠已更猶似夢，上書無術敢言愁。麻鞋風雪橋山路，早有神光燭帝邱。」（時奉命相度山陵。）言外亦有無窮之痛。

《遊西山見寶竹坡題名因書其後》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宗室寶竹坡侍郎廷，別號偶齋，與南皮張廣雅、閩縣陳弢庵、豐潤張篴齋等，均以慷慨言事，有聲於時。廣雅《拜寶竹坡墓》詩所謂「翰院猶傳四諫風」者也。君以壬午典閩試歸，途次取江山船榜人女兒爲妾，上書自劾去官，亦一時韻事。陳聲聰《兼於閣詩話》：六十年前，予與陳子吉廬、郭子楓谷、傅子歗奇等游北京西山，在秘魔崖牆下，猶見清宗室寶竹坡題字痕迹。旁有翁松禪、陳滄趣、林畏廬諸老詩。翁題爲《游西山見寶竹坡題名因書其後》云：【略】松禪題此詩時，豈竹坡猶在耶。【略】諸題皆有墨痕匡之，後審爲李釋堪所爲，蓋籠紗意也。竹坡常止宿之靈光寺，庚子之亂，殿舍盡毀，其集中靈光寺題壁數詩，皆不得見。

《題補籬種菊圖》　錢振倫《示樸齋駢文續存・種菊補籬圖跋》：余前室樂安君諱蘭英，曾寫小像，手執雙蘭。及繼室鹽官君來歸，自題所居曰蘭菊簃，將以踵春畹之早芳，發秋叢之遲艷。猶憶咸豐辛亥，自都南旋，言自故廬僦居震澤，爲沈氏禮耕堂。斷橋流水，不聞市喧；蔓草荒烟，尚餘老圃。君乃應禽華之色，編麂眼之籬。幽棲可安，吟事間作。臨將北上，因寫此圖。

《爲孫駕航（楫）題崐崙關題壁圖卽送其之湘臬任》《十朝詩乘》卷二一：翁文恭早歲受知於濟甯孫文定，其尊人文端與文定交厚。文恭又與文定子文恪同榜及第，情誼益篤。文恭《題孫駕航廉使崑崙題壁圖》云：【略】注謂廳爲萊山新居。萊山，文恪字，駕航其長姪也。又遲盦見和《題崑崙圖》韻，述先世舊德，循覽泫然，次韻奉酬。遲盦亦文恪別字。

《題繆柳村遺像》　徐兆瑋《北松廬詩話》：翁瓶生師《題繆柳村遺像》云：「徐墅東偏柳陌西，小橋流水得幽棲。祇知《本草經》傳繆，（明繆仲醇《本草經傳》。）誰識雲林閣仿倪？　君家圖畫記《林塘》，更溯高明述古堂。（元時繆仲素有述古堂，其子叔明，有《林塘圖》。）怪底飛來黃鶴迹，墨痕猶帶古時香。（所收畫皆精，尤以《黃鶴山樵》爲最。）　流俗頹波感慨深，濟時須具孝慈心。故人已有千秋筆，賸我空山酒獨斟。（楊、張皆吾故人，今幷傾逝。）」師歿後，詩文著述，閟不示人，僅此一鱗片羽，猶可見老輩風流也。

《題費西蠡歸牧圖便面》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翁松禪有《題費西蠡歸牧圖便面》詩云：【略】西蠡者，武進費太史屺懷別號也。君聯捷入詞館，聲名滿都下。考證金石，評品書畫，雅才博贍，士論推之。光緒辛卯典試浙江，榜後以淳議爲言路所摘，幾被譴。旋告歸吳門，所居曰桃花塢，極花木竹石之盛。時松禪相國及侍郎郎亭汪公鳴鑾皆屏逐里居，喁于相與，酬唱至勤，《瓶廬集》中附見尤多。君曾得宋人左建《江郊歸牧圖》，因以自題所居，幷以名其集。

俞樾

論述

綜論

楊昌濬《春在堂詩編序》 太史之詩寓新變於法度之中，發神悟於意象之表，天才雋邁，絕去畛畦。驟讀之，清奇秀拔，若古鞚之疎峭而洪波之激盪也。徐測所由，則與余所謂「觸境而發，稱心而出，曲折奔赴，萬象畢會」者，乃無不合。是豈猶夫世之詩者歟？太史曩官京師，不嗜榮利，蕭然有山水志。既歸，徜徉湖山，一意著述，於名位起落，一不挂懷，此其胸次夷曠，過人絕遠，固宜其詩超出埃壒，而世之僅以詩稱太史者，猶未爲知言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〇 俞樾，字蔭甫，號曲園，德清人。道光庚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有《春在堂詩編》。

又 曲園經學大師，東南耆碩。初登第時，覆試以「花落春仍在」之句爲曾文正所激賞，擢置壓卷。罷官後，專力著書，乃以「春在」名其堂。所爲詩，不矜格調，悉由宏博之才與學觸境而發，稱意爲言，非尋章摘句者所可同日語也。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曲園性情文字甚似其鄉先輩隨園，所異者隨園好色，曲園好考據耳。詩如「江面石如人磊落，磯邊鷺似客平安」，「小時了了眞堪羨，元箸超超本不同」，「頗參遷史三分潔，也學郊詩一味寒」，「脚下不借雙草鞵，頭上夫須一臺笠」，皆對句之工者。

《近代名人小傳·儒林》 工書，詩亦和雅，而不能文。著書五十餘種，中多小說雜家之言。類信手編成，體例殊無取裁。年時往來蘇、杭，暇則著書自娛，教授不怠。弟子能傳其學者，特二、三人。【略】樾會試出曾國藩門，李鴻章爲其同年生，彭玉麟爲姻婿，故激賞，擢置壓卷。

《光宣以來詩壇旁記·俞樾與袁枚》 俞蔭甫樾幼不習小楷書，而故事殿廷考試專重字體。道光三十年，俞捷春宮，保和殿復試獲第一，人皆疑焉。後知爲曾湘鄉相國所賞所致。曾得俞卷，極賞其文，言於杜文正，必欲置第一。羣公集觀，皆曰：「文則佳矣，然倉卒中安能辦此？殆錄舊文耳。」曾曰：「不然，其詩亦相稱，豈詩亦舊詩乎？」議遂定，由是得入翰林。詩題爲《淡烟疏雨落花天》，俞詩有句云「花落春猶在」，曾奇賞之曰：「此與『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相似，他日所至未易量也。」【略】而俞氏自罷豫學使後，淪棄終身，窮老著述，雖名滿天下，然終以書生老矣。同治四年，俞在金陵寓書於曾公，述及前句，且曰：「由今思之，蓬山乍到，風引仍回，洵符花落之讖矣。然比來杜門撰述已及八十卷，雖名山壇坫，萬不敢望，而窮愁筆墨，倘有一字流傳，或亦可言春在乎。此亦無聊之語，聊以解嘲，因顏所居曰春在堂。他日見吾師，當請爲書此三字也。」師生沆瀣，均緣詩句作合。【略】其集有《上曾滌生爵相書》云：「金陵晉謁，小住節堂，一豫一游，叨陪末座，窮園林之勝事，叙觴咏之幽情，致足樂也。憶袁隨園《上尹文端啓事》云：『日落而軍門半掩，知鐙前尚有詩人；山遊而僚屬爭看，怪車後常攜隱者。』樾以山野之眼，追隨冠蓋之間，頗有昔賢風趣，而吾師勛業高出文端之上，奚啻倍蓰，則樾之遭際亦遠越隨園矣。」云云，正引袁相況。又有《與肅毅伯李少荃同年前輩書》亦有云：「頃閱邸抄，知承恩命攝篆兩江。因思金陵爲名勝之區，又得閣下主持其間，未識有一席之地可以位置教材否？近世以浙人而作白下寓公者，惟隨園老人至今艷稱之。其人品，其學術均非樾所心折，然其數十年山林之福，實爲文人所罕有，而非尹文端爲制府，則亦安能有此耶？樾之薄福，固不敢希冀隨園，而閣下勛名，則高出文端萬萬矣。」云云。取譬尹、袁，意亦猶之。肅毅伯李少荃制府與俞氏，於鄉榜爲同年，於翰林爲前輩，然俞與李固未嘗一面也。【略】同治四年，俞氏始識李公於金陵，請其故，公曰：「湘鄉告余也。庚戌會試後，余問湘鄉今科得人否？舉君名以告，因識之，不敢忘。去年余充江南鄉試監臨官，見湘鄉公於金陵，猶能誦君覆試時詩也。」俞氏歎曰：「以樾之不肖，猶未見棄於師友如此，可感亦可媿也。」此一則見俞氏《春在堂筆記》。

《瓶粟齋詩話》卷七 《春在堂詩集》二十四卷，德清俞曲園太史樾著。太

史自言詩不求好，隨手而書。又言：「余生平最喜香山詩，所爲詩亦自謂近之。」余謂曲園詩格雖不峻，然而詠兒、贈婦、憶舊、懷人，與夫人生盛衰離合之間，性情篤至，非人所得僞爲。

《清儒學案小傳・曲園學案》 曲園之學，以高郵王氏爲宗，發明故訓，是正文字。而務爲廣博，旁及百家。著述閎富，同、光之閒蔚然爲東南大師。述《曲園學案》。

又《俞先生樾》 俞樾，字蔭甫，德清人。道光庚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咸豐五年，爲河南學政，奏請以公孫僑從祀文廟，聖兄孟皮配享崇聖祠，並邀俞允。七年以御史曹登庸奏劾罷職。既返初服，一意著述。嘗曰：「治經之道，大要有三：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叚借。三者之中，通叚借爲尤要。」蓋以高郵王氏父子之學爲主，最先著《羣經平議》，自謂竊附《經義述聞》之後。又著《諸子平議》，校正誤文，發明古義，則繼《讀書雜志》而作。又以周秦、兩漢至於今遠矣，執今人尋行數墨之文法而讀周秦、兩漢之書，執今日傳刻之書而以爲古人之眞本，此疑義之所日滋，因刺取九經諸子爲《古書疑義舉例》七卷，爲例八十有八，每條各舉古書數事，使讀者習知其例，有所據依，蓋小變《經傳釋詞》之例而推衍之。先生說經之作甚多，而於《易》尤深。所著《易窮通變化論》，以虞氏之旁通，行荀氏之升降，力闢焦循先以本卦相易之謬，其說最爲精確。又著卦氣直日考》、《卦氣續考》、《邵易補原互體方位說》，皆得先儒說《易》之要。若《艮宧易說》則不離乎訓詁之學，《易貫》則發明聖人觀象繫辭之義，《玩易》五篇則自出新意，不專主先儒之說。先生罷官後，主講蘇州紫陽、上海求是各書院，而主杭州詁經精舍三十餘年。課士一依阮文達成法，著籍門下者甚衆。自少即有著述之志，中歲以後纂輯尤勤。所著有《羣經平議》三十五卷、《諸子平議》三十五卷、《第一樓叢書》三十卷、《曲園雜纂》五十卷、《俞樓雜纂》五十卷、《茶香室經說》十六卷、《經課續編》八卷、《茶香室叢鈔》二十三卷《續鈔》二十五卷《三鈔》二十九卷《四鈔》二十九卷、《賓萌集》六卷《外集》四卷、《春在堂雜文》二卷《續編》五卷《三編》四卷《四編》八卷《五編》八卷《六編》十卷《補遺》六卷、《春在堂詩編》二十三卷、《春在堂詞錄》三卷，幷隨筆、尺牘、雜著，總稱爲《春在堂全書》，都二百五十卷。光緒二十八年以鄉舉重逢，詔復原官。三十二年卒，年八十有六。

《詞徵》卷六 俞蔭甫樾詞，如帝女機杼，別出心裁。

倪星垣《驪山傳序》 同人咸集之際，設想傾談，無奇不有。而君悉以傀儡當之，演爲十六齣。

分論

《散館改官口占一律》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進士以入翰林爲榮，而庶常復以留館授職是尚，散館之試，其重要關鍵也。俞樾《春在堂隨筆》云：【略】深懼改官，而預作強爲排遣之詞，益見得失縈心，而留館授職恆爲庶常之所重視，斯亦頗足暴其情緒焉。袁枚乾隆壬戌散館改官，作《落花》詩，有「從古傾城好顏色，幾枝零落在天涯」，「莫訝旁人憐玉骨，此身原在最高枝」，「佳人已換三生骨，拾得花鈿更黯然」等句，自況其遇，故樾詩及之。自來以是致慨升沈者，蓋比比矣。

《病中囈語》 沈宗畸《便佳簃雜鈔》：世傳俞曲園太史樾易簀時，目既瞑而復蘇，向其子索紙筆，成絕句九章，曰：「余死後二百年世界，盡在此矣。」此事迄今浙人猶有能道之者。詩九章錄下云：【略】俞太史卒於光緒十九年。此九首詩乃辛亥年得之滬上某遺老，存之以爲後驗云【略】。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近日盛傳曲園老人《雜詩九首》，京中某報且載其墨跡，題爲《病中囈語》。匣劍帷鐙，隱寓近事。據云稿爲其女孫所得，秘不示人。《春在堂集》未及載也。中有一絕云：「英雄發奮起爲強，各畫封疆各設防。道路不通商販絕，紛紛海客整歸裝。」說者謂殆爲近日外僑聯翩歸國寫照。

《詠西瓜燈四首》 秋夢《綺霞軒詩話》：德清俞蔭甫先生，經學家也。五年前得閱其詩稿，讀至終篇殊少愜意處。惟記有《詠西瓜燈》四律，典雅貼切，且有寄託，洵爲此題傑作，特追錄之。詩云：【略】此題不難於刻劃，而難於寄託。先生四詩，於刻劃之中，仍寓深遠之意，故稱佳搆。

《虞美人四首》 《憩園詞話》卷二：俞太史樾，德清人，庚戌翰林。督學中州時，以命題新穎爲言路文致。【略】倚聲爲最不經意之作，亦成三卷，絕不求工，自能合拍。如《虞美人》四闋序曰：【略】此四詞清空一氣，風趣可知。

《采桑子》（閑中檢點閑功課） 《憩園詞話》卷二：詞家有福唐體，一名獨

木橋體，始於黃山谷之《阮郎歸》，全用「山」字韵。辛稼軒之《柳梢青》，全用「難」字韵。蔭甫太史亦有《采桑子》四闋，錄其一闋云：【略】一意轉折，確切不移，眞絕世聰明語。

傳記

《續碑傳集》卷七五繆荃孫《清誥授奉直大夫誥封資政大夫重宴鹿鳴翰林院編修俞先生行狀》 先生諱樾，字蔭甫，號曲園。舊居德清東門之南埭。姚太夫人生子二，先生居次。先生生三日，太夫人得病甚危，積二十餘日始愈。四歲遷居仁和之臨平鎮。先生幼有夙慧，太夫人口授四子書，過目不忘。九歲戲爲書，自注其下。著述等身，篤老不倦，實兆於此。年十六補縣學生。道光丁酉科副榜貢生。甲辰恩科舉人。庚戌學禮部試，覆試一等第一名，殿試二甲，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覆試詩題爲《澹煙疏雨落花天》，首句云：「花落春仍在。」爲曾文正公所賞，謂詠落花而無衰颯意，與小宋《落花詩》意相類。言於同閱卷諸公，置第一。此先生受知文正公之始。後遂以「春在堂」名其全書，志知遇也。咸豐壬子散館，授編修。以博物閎覽稱於輩下名輩。乙卯四月考差，上以「舜在牀琴」命題。時海宇多故，宵旰憂勤，先生借題發揮，以見古聖人不戀不竦，遇變如常。幷旁引文王之羑里鳴琴、孔子之匡邑被圍絃歌不輟，以明先後聖之同揆。八月簡放河南學政，奏請以公孫僑從祀文廟，及聖兄孟皮配享崇德祠，並邀俞允。甫再歲，以人言罷歸，僑居蘇州。先生既反初服，乃壹意治經。以高郵王氏爲宗，其大要在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叚借。由經以及諸子，皆循此法，冀不背王氏之旨。其《羣經平議》則繼王氏《經義述聞》而作，《諸子平議》則竊坿《讀書雜志》之後，《古書疑義舉例》則小變《經傳釋詞》之例而推衍之。先生之私淑王氏，謹守家法不苟如此。逮其後，《俞樓雜志》、《曲園雜纂》、《茶香室經說》諸書出，其析疑振滯，皆與前書相仿，或有精義較勝於昔學與年進，先生不自諱也。先生居吳猶及見宋大令翔鳳，得聞武進莊氏之學，故一切訾緯家言，先生亦偶涉之，要見先生精力過絕於人遠甚。先生業以著書自娛，遂不復出。曾文正之督兩江、李文忠之撫吳下，咸愛重之。先生以巾服從游往來如處士。文正有「閎才不薦，徒竊高位」之語。論者謂文正懲徐侍郎之奏，不敢繼進於先生，本志所在，固未喻也。先生歷主講蘇州紫陽、上海求志、德清清溪、歸安龍湖等書院。而主杭州詁經精舍至三十一年，爲歷來所未有。其課諸生，一稟阮文達公成法。王侍郎昶、孫觀察星衍兩先生之緒，至先生復起而振之。兩浙知名之士承聞訓迪，蔚爲通材者，不可勝數。門人爲築俞樓於孤山之麓，以與薛廬相配，游湖上者皆能指其所在，相與樂道其地不絕。先生自少至老，讀書著述皆有常程。每竟一歲，皆有寫定之書刊布於世。晚年足跡不出江浙，聲名溢於海內。遠及日本文士有來執業門下，其不及者則從海舶寄書質證，賦詩相祝。而如蒙古賢王、京邸宗藩，或遠來求書，或以楹帖寄贈，以致傾慕。先生居林下四十餘年，於光緒癸卯正科溯舉道光甲辰鄉試，計周一甲子，浙中大吏以重宴鹿鳴，請得旨復編修原官，有「早入翰林，殫心著述。啟迪後進，人望允孚」之諭。先是，先生省母於其兄福甯官舍，晤閩浙制府英香巖相國，爲道咸閒以河南巡撫入覲文宗，猶詢及姓名，有「人頗聰明，寫作俱佳」之諭，先生聞之不覺失聲，至今上復有此旨，稽古之榮，一時無兩。往者曾文正謂先生捃命著書，食報之隆乃償於後，可謂極儒生之殊遇矣。先生訓詁主漢學，義理主宋學，教弟子以通經致用，蔚然爲東南大師。晚歲憂傷時局，常語人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以中學爲體者道也，以西學爲用者器也。」病中猶以「毋域見聞，毋忘國本」垂爲家訓。束脩所入，別以賣文字自給，有餘則振贍親族，拯卹災患，樂以爲常。授孫陛雲讀，不名他師。陛雲以戊戌弟三人及第，親見其典試蜀中，舉特科，乞假侍左右，賦詩相樂。其祖孫翰林，庶幾亦猶高郵王氏。文肅之於文簡先生，雖得年稍遜懷祖，名山之業，固實繼之。世俗耳食，多以曲園比之隨園，雷同相和，所謂貌同心異，有道於通人之前，宜不值一哄也。先生以光緒丙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卒於蘇州寓廬。臨終賦《自喜留別詩》，以踐啟代訃，夷然委化，至無所苦。朝野人士聞之，相與咨歎。謂頓失儒宗，後生小子於何宗仰？今江蘇巡撫陳公臚舉先生學術及所著書入奏，天語寵被，詔入《國史儒林傳》，以旌其學。耆儒著書之富，受知之厚，信無如先生者。卽其仕不中蹶，度至卿相而止耳。以彼易此，殊有不侔，先生可以慰矣。先生著書凡五百餘卷，其有功經義、諸子，則有《羣經平議》五十卷、《諸子平議》五十卷、《第一樓叢書》三十卷、《曲園、俞園雜纂》共一百卷、《茶香室經說》十六卷、《古書疑義舉

例》七卷，餘具先生自著全書錄要中。先生於兵燹後，總辦浙江書局，建議江、浙、揚、鄂四省分刻二十四史，於浙局精刻子書二十四種，海內稱爲善本。又議鈔補浙江文瀾閣舊藏《四庫全書》，今閣重建而書亦犂具，沾溉儒林，嘉惠尤非淺尠。古來小說，《燕丹子》，傳奇體也，《西京雜記》小說體也。至《太平廣記》以博采爲宗旨，合兩體爲一帙，後人遂不能分。先生《右台筆記》，以晉人之清談寫宋人之名理，勸善懲惡，使人觀感於不自知。前之者，《閱微草堂五種》；後之者，《寄龕四種》，皆有功世道之文，非私逞才華者所可比也。荃孫於光緒丁丑初見先生於曲園，奉手受教。先生因與先君子丁酉同譜，誨之尤切。後每過蘇，必侍談數次。先生成書，必先遺之。荃孫有所撰述，亦必郵呈訓誨。去年九月，猶侍談三時之久，窺見先生精神強固，言語貫串，私心自喜，以爲可繼伏生之長壽，爲後進之導師。別後又兩奉手書，而孰意竟不及再見耶？嗚呼！悲已。謹略舉先生爲學大概及聞見所及如右，以備當世爲志傳者之采擇。若其持論之精，先生全書具存，第而擷之，是在史氏，鄙之所述，庶亦以坿麗焉。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樾字蔭甫，又字曲園，浙江德清人。道光庚戌進士，翰林院編修。

《國朝書人輯略》卷一〇 字蔭甫，號曲園居士。浙江德清人。道光丁未進士。官編修。箸有《俞氏叢書》。

紀事

作家逸事

《國朝書畫家筆錄》卷四 俞樾，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道光庚戌進士，授編修。幼聰穎，讀書過目成誦。咸豐七年，自河南學政免官歸，遂閉戶發篋，取童時所讀諸經復誦習之，始有著述之志。家貧不能具書，假於人而讀焉。有所得，必手錄。治經之外，旁及諸子，均有訂正。由是著書益富，文宗思之，猶有「寫作俱佳，人頗聰明」之語。晚年爲日本人選詩四十四卷。求書者甚多，率以行草應之，篆、隸不輕作也。

《新世說・賞譽》 彭雪琴目俞蔭甫：其澹如菊，其潔如蓮。

作品本事

《嘉平二十日移居經史巷》 徐澂《俞曲園先生年譜》：咸豐八年（戊午），三十八歲。先生因避兵，繞道走山東，入江南境，抵吳門。以故里遭劫，無家可歸，乃賃飲馬橋畔石琢堂（韞玉）五柳園舊第，暫寄妻孥，是爲先生寓蘇之始。宋大令于庭（翔鳳）贈詩四章，陳碩甫（奐）亦篆書「金尊日月《三都賦》，玉洞雲霞二酉春」聯爲贈。園中有獨學廬、微波榭、眠雲舍，猶無恙，五柳亦存其二。其中「鶴壽山房」額乃雍正庚戌翰林稽文恭公（璜）所題。石琢堂爲乾隆庚戌狀元，先生則爲道光庚戌翰林，因題「三庚戌室」顏之。

《移居紫陽書院作》 徐澂《俞曲園先生年譜》：同治四年（乙丑），四十五歲。李少荃（鴻章）撫蘇，兼攝兩江總督，薦先生主蘇州紫陽書院講席。時書院毀於兵火，猶未建復，假黃鸝坊橋吳氏巨屋爲之。先生自津抵蘇，即移眷寓院中。時馮林一（桂芬）亦主正誼講席，時相過從。【略】是歲先生同年孫琴西（衣言）適亦主講杭州紫陽書院，一時有「庚戌兩紫陽」之目。

《浣溪沙・咏掃晴娘》 《清詞玉屑》卷一〇：曲園翁別有《咏掃晴娘・浣溪沙》云：【略】掃晴娘者，閨中剪紙爲婦人狀，持帚向天。連雨祈晴，往往有驗，亦舊俗也。

《木蘭花慢》（問南朝舊事） 《清詞玉屑》卷一〇：南俗：新婚夫婦必同拜和合神。《西湖游覽志》載宋時杭城以臘日祀萬回哥哥，其像蓬頭笑面，身著綠衣，左手擎鼓，右手執棒，云是和合之神，使人在萬里外歸，故曰「萬回」。今其像通行而罕知所由昉矣。曲園翁爲譜《木蘭花慢》云：【略】今俗多有所本。惜少博雅如翁者爲考證之。

《夜合花》（小剔爭燈）、《一枝春》（嫩展旗槍）、《解語花》（寒燈焰小） 《清詞玉屑》卷一〇：曲園翁詞多記瑣俗。閨人以橄欖核插燭上燃之，其光四射若蘭花，頗足觀玩，賦《夜合花》云：【略】又：茶甌中有一莖竪立，俗名茶仙，主有客至，賦《一枝春》云：【略】又：燈火灼爍四射，細碎有聲，主有客來蟬連長語，賦《解語花》云：【略】事雖纖瑣，俱有意致。

《無悶》（黑暗泉台青）《清詞玉屑》卷五：道光三年，直隸正定府元氏縣民劉黃頭，鬬地得一石【略】殊奇。曲園翁得其拓本，題《無悶》一闋於後云：【略】又：武強，謂明嘉靖七年，武強人王洛州，掘地得隋河陰太守皇甫興墓碑，後有字云：「葬後一千三百年被王洛州發之」，事適相類。然則古人能前知者多矣。

《壺中天》（綠窗人靜）《嘯亭續錄》卷三：近日泰西氏所造自鳴鐘表，製造奇邪，來自粵東，士大夫爭購，家置一座以爲玩具。純皇帝惡其淫巧，嘗禁其入貢，然至今未能盡絕也。按《唐書·天文志》云：「渾天銅儀，立木人二於地平，其一上置鼓以候刻，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以候辰，辰至一辰，亦自擊之。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鉤鍵，關鑰交錯相持，置於武英殿前，以示百官。」然其制作亦有所仿矣。

《水調歌頭》（公昔壯年日）《清詞玉屑》卷四：左湘陰之克杭州，李肅毅之克蘇州，則頗得洋槍力，且參用洋將。蘇城既復，洋將戈登挾殺降爲名，幾欲倒戈，潘玉泉坐小舟往，以口舌折之，乃帖伏。見曲園翁贈玉泉詞序【略】曲園翁詞凡四闋，其第二闋云：【略】前半謂玉泉於庚申亂後，創議迎皖師由海道至滬，後半即謂戈登事，皆大局所繫也。

《玉京謠》（生就蟫魚命）況周頤《蕙風簃二筆》：咸豐十一年八月，曾文正公克復安慶，部署粗定，命莫子偲大令采訪遺書，商之九弟沅圃方伯，刻《王船山遺書》。既復江寧，開書局於冶城山，延博雅之儒，校讎經史。政暇則肩輿經過，談論移時而去。住冶城者，有南匯張文虎，海寧李善蘭、唐仁壽，德清戴望，儀徵劉壽曾，寶應劉恭冕。此江南官書局之俶落也。

著録

《清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右台仙館筆記》十六卷。

又《賓萌集》六卷《外集》四卷，《春在堂襍文》二卷《續編》五卷《三編》四卷《四編》八卷《五編》八卷《六編》十卷《詩編》二十卷，俞樾撰。

《清史稿·藝文志三》《右台仙館筆記》十六卷，俞樾撰。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皖派經學家列傳》所著凡五百餘卷，統曰《春在堂全書》。除《羣經平議》五十卷，《諸子平議》五十卷，《茶香室經說》十六卷，《古書疑義舉例》七卷外，其《第一樓叢書》三十卷，《曲園、俞樓雜纂》共百卷，並頗資考證。餘見自著全書錄要中。

藝文

彭玉麐《詁經精舍肄業諸子集資爲曲園主人造俞樓於孤山之麓己卯花朝落成口占》小築孤山麓最幽，詁精經舍舍西頭。朱程道學承先哲，蘇白風流繼後游。綠膩閒階書帶軟，紅敧曲檻錦囊柔。及門弟子眞高絕，造得園林當束修。南屏山翠撲樓來，門對西湖一鑑開。池柳色新鶯破殼，石莓斑老鹿辭胎。無邊風月休錢買，滿院鶯花似錦裁。煞費匠心徐孝穆，（徐花農孝廉總其事。）迴廊曲閣好銜杯。

《感舊懷人集·俞蔭甫太史前輩（樾）》才子經師總必傳，隨園名在曲園前。曲園更有俞樓在，曾許狂奴借榻眠。公爲吾浙德清人。道光庚戌翰林，乙卯視學中州，防弊過嚴，不免賈怨，竟以命題割裂細故被劾去官。從此一意著書，易榮世而壽世，所得多矣。僑寓吳門，築室以居，海內外無不知曲園之名，直欲上掩隨園。中興曾、李兩名相爲公師友，時通慰問。而彭雪琴尚書爲時名臣，亦與公爲親家。江浙當道，爭致束帛，延爲經師，浙中諸弟子爲築俞樓於孤山之麓。年屆古稀，親見文孫登第，名山福分勝於達官。余自壬戌散館後始謁公於津門，自後退居里門，往來吳、越，必至曲園、俞樓兩處謁公，時以所作就正。近輯《桐鄉縣志》告成，求賜序言，頗蒙獎借。庚辰年，挈家人游西湖，曾蒙假榻俞樓，因撰聯奉謝云：「昔之王氏，今之俞氏，同爲昭代經師。爭並世千秋，吳越他年分俎豆；前有隨園，後有曲園，具足他邦文獻。自斯樓一築，湖山本地借風光。」樓中聯語甚多，公頗賞余此聯，多未經人道語也。

孫衣言《寄俞曲園》握手重來翰墨場，莫嫌髭鬢異青陽。承明舊事都如昨，項領羣公不可當。垂老中興思衮職，遠方消息畏戎行。河汾要及當時用，欲借元經更熟商。青山無恙舊戰場，國故有大儒紫陽。（杭州紫陽書院建自徽州鹺賈。按是年琴西正主講紫陽也。）議郎博士我敢望，大師祭酒君能

當。越吳兩國四百里，經書一目十數行。賞音忽得子期去，異義更就康成商。

雜録

《皇清書史》卷六 俞樾，字蔭父，號中山，一號曲園，德清人。道光三十年進士。官編修、河南學政。李瀚章曰：精篆隸。

易佩紳

《郭嵩燾日記》（光緒五年六月十四日） 笏山《民勞説》解《大雅・民勞》五章意旨，刻之貴東道署汔可堂，極可諷味。又見示所著《望雨詞》、《歲暮感懷》詩四首、《次韻韋伯謙學使留别》詩四首、《榕江舟發》一律、《由八樂陸還經永從下江各苗洞》八絕句、《民懷篇》十首，有恤民之心，有興教勸學之政，亦可云今之良吏矣。

《味蔬詩話》卷二 易佩紳笏山方伯詩筆傲岸，一如其人。《小孤山》云：「江山獨立鬱蒼蒼，閱書東南天地荒。無可憑依甘不字，小姑未必嫁彭郎。」正與《北江詩話》「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墮北風中」，「獨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同一骨鯁。又《風陵渡》云：「風陵堆畔風稜稜，中條山上雲烝烝。行人曉過風陵渡，曉夢輸與中條僧。」戛戛孤詣，眞氣逼似杜陵。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易丈詩全學隨園，篇什多亦相埒。如《商於懷古》云：「秦禍不旋踵，循環亦何急。昔年楚人愚，武關實被執。轉盼楚亡秦，即從此關入。」《入巫山峽》云：「天半懸一門，對舟遙拱揖。忽如雨龍爪，拏空攫舟入。」《遊青城山》云：「五里石作梯，梯上天師洞。洞中一何見，直請君入甕。」皆逼肖者。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四 易佩紳，字子笏，一字笏山，龍陽人。咸豐乙卯優貢。歷官江蘇布政使。有《函樓詩鈔》。

又 子笏治軍察吏頗負幹才，詩亦抗爽有奇氣。惟晚年溺情仙道，不免頹唐。

《近代名人小傳・易佩紳》 字笏山，龍陽人。少從軍川、陝間，積功授知府，官至江寧、四川藩司。佩紳負氣敢任事，而不達治體，多私鄉人官蜀，日與丁寶楨不相能，賴湘綺爲解。甲申以援臺灣去，其僕廝胥斃人。一陳僮爲同官丁士彬誘去，佩笏偵知，挾刃詣丁索之，時傳以爲笑。嘗從郭嵩燾及湘綺游，而學不進。子順鼎，自有傳。

《近世人物志・易佩紳（子順鼎）》 王記：（同，八，三，六。）易笏山每作日記輒記過自責，日日有過，日日自責，亦近頑矣。又：（光，五，六，四。）見笏山面稱公論事，侃侃殊有正直之風，非平日意中之易笏山，人故不易知也。又：聞笏山辭官，亦近知恥。又：（光，八，四，二六。）易郎實甫來談，並送行卷，亦有經説，知時尚所趨，轉移爲最捷也。又：（光，八，八，五。）與易郎談華才非成道之器，東坡六十而猶弄聰明，故終無一成。又：（光，二一，一一，二二。）訪笏山，門可羅雀，多談卜仙。又：笏山好談禪，禪客厭之。又：笏山又送詩來，已有位置，進退無據，人往往爲人所料。又至笏山父子處久談，笏山方顓狂自恣，微箴之無益也。又：（光，二一，一二，二五。）爲易仙童評時稿，頗多箴糾，易或未足語此，正論宜令時賢知之。又書致易哭盦，勸勿再哭。又：（光，二四，五，一九。）仙童已爲兩督所保，當以才子侍天后矣。又：（光，二五，三，二一。）得易仙童書，純乎賈寶玉議論。葉記：（光，二六，三，二二。）易實甫觀察贈所著書，一枝好筆，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奇人奇才，吾見亦罕，其學問宗旨在一滅字。自叙云：一身滅則無一身之苦，一家滅則無一家之苦，世界滅則無世界之苦，芻狗萬物，實欲駕釋老而上之，可謂好奇矣。王記：（宣，三，一二，二八。）聞易山仙童仍在嶺南求效用，不談忠孝矣。又：（壬子，一二，二一。）易仙童送小説，始知南皮入相乃其所薦，與余分誤國罪也。

《見宦眷聞警出都者書感二首》 《清史稿・文宗本紀》：八年戊午【略】夏四月【略】乙卯，英、法兵船入大沽，官軍退守。命僧格林沁備兵通州。【略】辛酉，英、法船抵津關。命大學士桂良、尚書花沙納往辦夷務。【略】乙丑，英、法兵退三汊河，與俄、美來文，請求議事大臣須有全權便宜行事，始可開議。桂良等以聞，詔許便宜行事。丙寅，命僧格林沁佩帶欽差大臣關防，辦理防務。【略】五月【略】丁酉，桂良、花沙納奏進俄、美、英、法四國條約。

得旨：「既已蓋用關防，今復硃批依議，宜示四國照此辦理。至通商稅則，在上海議之。」

《自都至通州登舟感遇書懷因寄別諸友八首》四　《清稗類鈔・戰事類・易佩紳轉戰數千里》：咸、同間，粵寇發難，龍陽易佩紳以書生率新募卒二千餘人，（時湘撫駱秉章入蜀督師，易居幕中，旋奉命募湘軍二千人入蜀。）轉戰數千里，破寇數十萬。當道負軍餉二十餘萬，若在他人，早兵變被戕矣。而易持之以堅忍，結之以恩信，崎嶇困阨，非人所經。忌之者復齮齕百端，使不能行其志，皆不以爲意。其在軍中，有詩云：「本來面目無人識，錯把孫吳作頌揚。」又云：「幾回殺賊翻流涕，賊亦蒼生大可憐。」撤軍後，又有句云：「未受人憐斯是福，能容我退即爲恩。」又云：「兵事易言原有戒，書生輕出自無功。」亦可想見其襟懷矣。

《長江櫂歌由揚州至武昌府作二十四首》二〇　《南亭四話》卷四《莊諧詩話・洋鬼子入詩》：易笏山方伯佩紳，性嚴正，與湖南周鐵眞相埒。詩集中有「忽見江心起黑烟，西洋鬼子火輪船」之句，見者無不噴飯。

《聞中法議和以越南予法書憤》　《清史稿・德宗本紀一》：十年甲申【略】閏五月【略】庚午，授曾國荃爲全權大臣，與法使于上海議約，命陳寶琛會辦。【略】十一年乙酉【略】三月乙巳，命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與法使議約，刑部尚書錫珍、鴻臚卿鄧承修往津會商。【略】夏四月【略】壬辰【略】天津會訂《中法新約》成【略】六月【略】辛卯，《越南新約》成，宣諭中外。

韓弼元

論述

綜論

章辛元《翠岩室文稿僅存序》　吾鄉叔起韓先生嘗論文曰：「文無古今，惟其誠而已矣；無奇偶，惟其達而已矣。」又曰：「文以明道理也，紀政事也，陳情而見志也，若汲汲求工於辭，亦舍本而務末也。」又曰：「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亭林顧氏所不爲。凡一切應酬文字，何必敝精疲神，取悅當時？」辛服膺斯言久矣，謂誠得古人立言之旨矣。今讀《翠岩室文稿僅存》，益歎先生不負夙昔之言焉。【略】今先生之文，本其性情之厚與乎學術之純而上下古今，參究天地，其獨到者，實爲前人所未道。不立宗派，惟求義理。所安居恆，謝絕時人，不苟作，作則皆關性教身心之要，斯深有合古人立言之旨矣。辛不敏，何能窺先生之萬一，惟就聞於先生者以證先生之文，庶幾其有合乎。

又《翠岩室詩鈔跋》　先生嘗云：「詩本陶寫性情，如《三百篇》中，忠臣孝子，勞人思婦，凡有所歌詠，下至一草一木、一鳥一獸，刻劃萬狀，無非舒寫一己之性情。及後來諸大名家，亦無不本己之性情以爲詩。有淵明之沖淡，吾知其詩爲淵明；有工部忠君愛國之忱，吾知其詩爲工部，若徒爲炳炳琅琅，飾其辭藻，或拘拘規撫前人，其異於玩物喪志幾何哉！烏足以爲詩？」先生又云：「余嘗擬作《原治》、《原學》、《原文》、《原詩》諸論數十首，爲會其歸，通其要，成一家言，而未果也。於詩文舉其略曰：文不問古今，以義理爲斷；詩不問宗派，以性情爲主，而要必有裨益於世道人心，始可以爲文，始可以爲詩。」其操論之洞悉本原如此。（辛）愈有以服其見之卓識之宏

矣。此集續刻合古、近體詩五十四首，都爲一冊，皆先生五十年後作。雖爲詩無多，而憂時病俗之情、懷古傷今之慨常流露於楮墨間，讀之往往徬徨興起，反覆咨嗟而不能自已。一人有性情，使人人皆有性情，故不覺入人之深、感人之速也。蓋先生之詩，深有合《三百篇》之旨，即以先生所述之言讀先生之詩，而先生之詩不負斯言，先生之言自可爲斯詩證也。

強汝詢《翠岩室詩鈔序》　叔起出所爲詩屬余刪定，既叔起別錄清本，因以原稿見貽。嗚呼，詩之放失久矣，《三百篇》之後，文采之說勝，而興、觀、羣、怨之旨微，然豪傑之士代猶間作。當吾世而求豪傑之士，其不在斯乎！叔起爲人剛毅，信道不惑，故詩如其爲人。「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誠不誣哉！

又　叔起爲詩，力追《三百篇》之旨。有所謂詠，必本于忠孝仁義。蓋古人行之者，然猶或雜以嬉游酬應、綺靡奇怪無益之辭，以炫流俗人之耳目。叔起獨毅然一用己意，盡滌詩家相狃積習，故其詩不能多作，作亦不輕示人。嘗謂海內論詩相合者，惟桂林朱侍御琦、監利王比部柏心及余三人耳。余不工於詩，誠非朱、王比，然嘗竊聞詩教之本而悼其末失則所見略同，不容讓也。方余與叔起初定交，其時二親皆無恙，天下安樂，不見兵革之事。余年甫逾弱冠，叔起僅長余二歲耳，朝夕過從，議論古今，意氣豪甚。雖間或感慨爲詩，而辭氣英壯激發，勃然有不遏之勢。未幾，而兩人皆連丁大喪，粵賊覆金陵，江東騷然無安歲。余避兵適兗州，二年乃復歸金壇，而叔起已遷居興化之鄉，不復得相見。今年余爲寇所迫，亦攜家至興化，始復與叔起相聚，則兩人年皆將四十矣。憂患之餘，意氣非復曩時。余固索然不能復事吟詠，而叔起所爲詩大都幽憂孤憤、嗚唈愁懵之音。視十年以前所作，其義不殊，而其聲迥異。苟有心人讀之，皆難爲情。況余經涉患難，略與叔起相類，故觀其詩而身世之戚感余於無窮，不自覺其慨然出涕也。

譚廷獻《翠岩室詩鈔跋》　先生之詩，質厚誠摯。擬以秋老山空，懸厓古木，一以眞氣往來，曰「思無邪」，曰「詩外尚有事」，在當世之所忽，而君子之所尊，足以垂世而立教矣。然而雍容揄揚，宣德達情，《雅》《頌》之盛，豈非先生素所蓄積，顧使出於憂生念亂，如庾信所言，不無危苦之詞，惟以悲哀爲主，天人之故，能無悠然以思、愀然而悲也哉。

馮煦《翠岩室詩鈔跋》　先生編其辛酉以後詩二卷。【略】先生之詩孤直遒上，亦如其爲人。

秦際唐《翠岩室詩鈔跋》　先生所志所學一準於古人，而不屑屑求合於今人，獨詩也乎哉！

《復堂日記》卷四　閱韓叔起刑部《翠巖室詩鈔》，一意學杜，不事藻麗。雖于柔厚之旨有閒，而孤迥沈摯，足以振式浮靡。遠師青田，近接野人。「我有一匹好東絹，請君放筆爲直幹。」若爲比部詠。

《雪橋詩話續集》卷八　丹徒韓叔起爲詩用己意，孤直遒上，盡滌嬉游、酬應、綺靡、奇怪、無益之辭。其《閱小倉山房諸集》四詩，痛斥詩家積習。嘗謂：「海內論詩相合者，惟朱伯韓、王子壽、強賡庭耳。」

邵祖平《無盡藏齋詩話》　柳翼謀先生出示《翠巖室詩鈔》及《天韻堂詩存》兩清人詩，囑爲擇尤，選入詩話。《翠巖室》著者爲丹徒韓叔起（元弼），道、咸間人，與監利王子壽（柏心）、桂林朱伯韓（琦）、溧陽強賡廷（汝詢）相友善。今人憑夢華（煦），則視爲後輩。詩鈔後有馮跋語。所許爲「孤直遒上，詩如其人」者也。《翠巖室詩》樸重不躁，筆亦能瘦。惜爲才氣所限，無大精采。然枯木嵌空，固足自娛悅也。《責鷹》詩曰：【略】託諷頗有致。《樊籠有羈羽一篇寄贈傑庵同年》曰：【略】清惻動人，頗有《選》意。《得家書二首》，錄一曰：【略】清眞婉摯，白傅之遺。《即目》曰：「閒居觀化養吾眞，即目推尋見道親。蜂子觸窗爭得出，蠹魚食字豈能神？流泉不腐源頭活，白日無私氣象新。大路當前勞遠問，亡羊誰與挽迷津？」《春來》曰：「謝職歸休自在行，春來物物尚關情。蟲方啓戶須防踐，燕正安巢未許驚。汲取新泉滋竹活，芟除蕪穢愛花明。無聊且覓閒中樂，拚得閒中老此身。」讀此足徵此老優游理窟，見道處固不少也。

分論

《黃崖山謠》　《雪橋詩話續集》卷八：（閻丹初）撫山東時，黃崖山事，果于殺戮，不無可議。黃崖山在肥城，山前、後止一徑，號爲深險。時捻賊縱橫齊、豫間，土民及士大夫之流寓者多移家入山避之。會有妖人張積中父子亦結寨居山中，以邪術惑衆斂錢。文介聞而惡之，招之，匿不出；捕之，其徒素不軌，率衆相拒格。文介怒，徵兵萬人，圍而焚之。居者先爲張積中所禁，不得出，千餘家均殲焉。事平，以盡從逆入奏。實則其徒及私梟三百餘

人與官軍相距而已。韓叔岠《黃崖山謠》云：【略】此詩可謂得風人之意矣。

《十朝詩乘》卷一六：道、咸間，江、淮講學者，推周太谷（星垣）。太谷，石埭人。儀徵李晴峯（光炘）、石埭張石琴（積中）皆其入室弟子。石琴居黃崖山中，聚徒講學。值寇亂，避難者多依之。其徒服古衣冠祭孔子，又置兵仗練團習戰。忌者謂其圖叛。閻文介撫山東，使有司召之，畏罪不敢應，遂調重兵圍而火之。避難者禁不得出，千餘戶俱燼。事後悉以從入奏。韓叔岠賦《黃崖山謠》云：【略】是事文介旋亦悔之。光緒季年，喬茂萱諫垣，具疏白其冤。

夏敬觀《學山詩話》：【略】觀此詩，可以知獄之冤也。文介以廉直名，往往矯枉過正。其當國時，士大夫揣摩風氣，貌爲直介，而內實貪枉者，不乏其人。

《貧士嘆》《雪橋詩話餘集》卷八：韓叔起比部云：道光以前，凡督撫司道之歸者，不過求田問舍，爲子孫計而已。近世則以其餘財置鹽場，爭口岸，開質庫及銀錢舖，以權子母。財多者則又設洋行，造輪船，爲罔利市之計，誠世風之大變也。其《貧士嘆》作于庚辰，有云：【略】憂時病俗，言之極爲剴切。至光、宣之間，人材皆出于兩途，非官而賈，卽賈而官，而其效可覩矣。

《恭讀遺詔》《十朝詩乘》卷一六：道光時，內憂外患，駸駸已迫。壬寅元旦拜廟，宣宗大哭不起，見牛雪樵《雜錄》。遺詔責躬備至，具述捐小忿，成大信，本于不忍斯民之意。硃諭至欲盡廢配天祔廟諸典，幷勅陵制從簡，勿鐫碑陳器。御製《龍泉峪萬年吉地》詩云：「豈敢上沿諸制度，或能後有一規模。」固繇儉德，亦徵德痛。韓叔起《恭讀遺詔》云：【略】百年來，遂有裕陵之劫，益服成皇遠見。

《遺恨》《雪橋詩話續集》卷八：此爲韓城王文恪作。文恪以道光甲辰自河上還朝，四月戊申晦，暴薨。時穆相妨賢病國，林文忠坐罪廢，虎門防撤，海氛益熾。公造辟陳詞，力爭不可得。退草疏辭罪大帥、責樞臣。樞臣百計沮傷，使之憂憤危苦。比懷疏趨朝，待漏直廬中，遽自磬效史鰌之節。疏卒遏不上。孤子沆，材智下，無以成公之志。馮林一志墓之文亦不敢一道其隱愍曲痛。雖愍飾之贈，視常例有加，而孤沈大節，幽抑未彰。《十朝詩乘》卷一五：琦善喪權辱國，而穆鶴舫相國柄政，與相朋比，陰袒之。王文恪自河工還朝，屢進言不得，憤甚。一日召對，力薦數人，鄧嶰筠與焉。上顧而言他，既而曰：「爾疾未愈，蓋少休，何亟亟爲？」文恪猶有言，上拂衣起。文恪挽裾大言曰：「皇上不殺琦善，無以對天下，老臣知而不言，無以對先帝！」益干上怒。次日，懷封事詣直廬，欲俟樞臣退直面致之。是日下直特晏，覓文恪，已縊於別院，懷中封事尚在。急令舁歸救治，已不及。文恪子小厓受人恫嚇，竟滅其疏，以疾卒上聞。詳見文忠手錄《輶塵私札》。馮林一中允爲文恪志墓，亦不免曲筆。知者痛之。丹徒韓叔起《遺恨》詩云：【略】語有史筆。

著錄

強汝詢《翠岩室詩鈔序》　叔起先自集其詩爲《古愚稿》，嘗屬余刪定，因以一本遺余。余既甚愛叔起之詩，出入常以自隨。今年春，大盜驟至，倉卒挈家出奔，藏書萬卷悉罹兵燹，並《古愚稿》亦不可復問矣。叔起又集癸丑以後之作，題曰《餘生集》，復手錄一本贈余，則此卷是也。

張鳴珂

李慈銘《寒松閣集序》　公束與余同歲生，與余從弟筱圃布政又爲辛酉選拔同年，託契既深，靈響斯肸。自同治丁卯同事省垣書局，朝鉛夕槧，接塵撫塵，冉冉二十七年。君以縣令需次江右，奔馳奉檄，兩至京師。余自版曹轉官烏府，陸沈吏隱，學業日荒。君以今春從豫章中丞入都，德容粹然，齒髮益壯，飛文揮翰，興采彌高。出其詩詞駢文都爲一集，誾誾作序，其意甚殷。君文樹骨庾、徐，取材楊、駱，華而不詭，質而彌文。詩溯王、韋，沿波錢、李，蓋承小長蘆之緒論，而尤與秋錦相伯仲。至于倚聲尋律，圭臬姜、張，玉屑天風，葩流藻采，雖才情爛漫尚遜竹垞，而酥腴宮商，嚴辨去上，則本其師黃君之學，于樊榭山民爲近，有非朱、李諸老所及講者。

馬蘭芬《寒松閣詞序》　張君玉珊【略】以溫、李之才，寫纏綿之格，春情

豐繁，秋思往復，筆意最近靜志居。

謝章鋌《寒松閣詞序》　君生長詞人蒼萃之鄉，擩染已非尋常，又得韻甫黃氏爲之導師，卷首所載商榷諸言，可藥末派，可起正宗。君所涉筆，銅簧新炙無其脆，彈丸脫手無其靈。

《憩園詞話》卷五《張玉珊司馬詞》　李質堂軍門朝斌，結髮從戎，在曾文公軍，由長沙營偏裨，洊升提督。久爲水陸各營統領，戰績彪炳，現任松江提軍，已十餘年。與余素交，因識其文案委員張玉珊司馬鳴珂，固余同里嘉興人也。由辛酉選拔入軍門戎幕，保同知，需次江右，著有《寒松閣詞稿》。僅見其《掃花游》云：「一聲杜宇，喚九十春光，霎時歸矣。峭寒未已。又沉沉黯黯，惱人天氣。一夜東風，繡出胭脂滿地。惹愁起。看枝上雨絲，都化紅淚。　前度闌更倚。料悶坐妝樓，暗消眉翠。金鈴剩繫。只開殘芍藥，一枝堪寄。欲折還愁，怕說將離名字。夕陽裏，把鴉鋤落花深瘞。」又《買陂塘》，題《五湖煙艇圖》云：「記年時、討春消夏，橫塘曾繫煙艇。憐他湖上鴛鴦鳥，花底一生相並。波似鏡。認暖綠粼粼，照過驚鴻影。良期待訂。待玉琢雙鬟，珠量十斛，來把阿嬌聘。　鵑啼急，喚却梨雲夢醒。萍蹤從此無定。幺絃譜出離鸞曲，淒絕那堪重聽。須猛省。笑我也疏狂，淚漬青衫冷。十年畫餅。歎鹵濺梅酸，心嘗蓮苦，此恨要同證。」司馬詩詞既工，擅文譽，惜遠隔江右，無從覓其集。軍門諸公子與同筆研，或「有」存者。

《小三吾亭詞話》卷四《張鳴珂寒松閣詞》　嘉興張公束大令（鳴珂），所謂浙西三詞家之一者也。公束少學詞於黃韻甫，其後成就，乃遠出韻甫之上。公束嘗賦《春柳》四詩，傳唱一時，身世之感，民物之故，託興如見。所著《寒松閣詞》，如《疏影》云：「玲瓏碎玉，是舊時月色，移到蘿屋。檻外疏梅相約，今宵橫斜，寫上綃幅。湘簾十二低垂地，漾澹澹，波紋如縠。看鬢邊、一縷煙飛，小鼎雨前茶熟。　猶記鞦韆架畔，海棠睡未醒，偷照紅燭。剗鞦歸來，慵整殘妝，鏡裏修蛾微蹙。銀燈莫粲雙蕖朵，怕不見、倚闌人獨。最可憐、捉搦楊花，譜入笛家新曲。」《倦尋芳》云：「翠綃浥淚，羅袂分香，心共天遠。酒賭旗亭，法曲羽衣偷按。芍藥豐臺芳信好，緇塵京國嬉游倦。送歸人，有煙際晚山，瘦眉微展。　悵別後，墜歡如夢，孤館宵涼，愁聽秋雁。豔劫難留，一霎彩雲吹斷。夜雨棠梨歌釧冷，春明燈火簫聲怨。傍東風，忍重憶、杏花人面。」《望湘人》云：「漸疏燈照夢，清簟殢寒，畫堂秋思何限。拜月瑤階，卷簾繡館，掩映春人嬌面。綺席拗箏，粉簌評曲，年時游讌。指翠屏、重疊遙山，隱約眉痕深淺。　花外驚催漏箭。向闌干倚處，韤塵尋遍。縱詞託微波，尚有亂愁難翦。紅薇徑裏，碧梧庭畔，悔煞當初輕見。那更向、曉鏡窺妝，只剩釵梁雙燕。」《憶舊游》云：「正鳴笳送晚，疊鼓驚寒，重繫吟橈。滿目滄桑感，漸荒蕪綠遍，戰壘蕭蕭。板橋幾株疏柳，霜悴短長條。笑社燕歸來，烏衣巷冷，舊隱誰招。　魂銷。冶游地，剩古渡斜陽，流水迢迢。畫舸飄盡，只莫愁湖上，煙艇輕搖。指點遠山眉黛，金粉話南朝。但夢繞空江，鄉心此夕隨去潮。」

又《張鳴珂西湖月詞》　公束又有《西湖月詞》云：「鶯花半壁湖山，指一抹荒煙，趙家宮闕。接天衰草，棲霞古柏，斷橋殘雪。興亡都閱盡，剩幾樹垂楊零病葉。料應是，望帝魂歸，枝上五更啼血。　那禁雨苦風凄，又似水宵寒，釀愁時節。翦燈相對，詞人老去舊游說。錢王遺廟在，看翠墨淋漓題片碣。最難忘，鐵弩餘威，射潮嗚咽。」詞蓋爲牧齋詩卷題。順治庚寅，牧齋留西湖，賦雜感二十首，書於絹素。梅村補圖，芝麓題一律於卷尾，江左三家，萃於一卷，洵名蹟也。

《復堂日記》卷二　閱嘉興張玉珊《寒松閣詩詞稿》，詩篇秀絕，未深思耳。詞尤婉麗。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七　張鳴珂，字玉珊，一字公束，晚號寤翁，嘉興人。咸豐辛酉拔貢。歷官義甯知州。有《寒松閣集》。

又　嘉禾詩派自錢擘石後，別開境界，公束則守朱、李舊風者。才情雖弱，格韻自眞。兼工倚聲，承黃韻珊之學，造詣似在詩上。

《出都赴保定途中雜詩》　丁傳靖《江鄉漁話》：曩見江陰金粟香詩話中載嘉興張玉山明經（鳴珂）《保定途中雜詩》四絕，愛其神味雋永。偶與豫章游，九雲先生述及，則其業師也。因出全集見示，中多佳搆，然究以粟香所載四絕爲上乘。

李壽蓉

郭嵩燾《天影盦詩存序》　篁仙與湘潭王氏壬秋，武岡鄧氏彌之、葆之，

攸縣龍氏皞臣結詩社長沙，追蹤曹、阮、二謝，以蘄復古。篁仙之詩，稍演以肆，至其華妙處，不減宣城也。湖口高氏碧湄亦俊才年少，數君相與爲石交，志節忼慨，敦友朋之誼。皞臣、彌之昆季，余夙好，後乃因壬秋而識篁仙，因篁仙而識碧湄，皆得讀其詩。意數君之文與其爲人，非今世之有也，而年皆未逾三十。天下多故，萬事墮壞，無與枝拄。數君者，才皆傑出於世，其致力也有餘裕，所以就成其志事者，獨詩也哉。篁仙督余叙其《天影盦集》，因并記之。

王闓運《天影盦詩存序》 余年十五六，時天下方騖於科舉，宣宗重翰林，多由府道兩三年至督撫，一童生不二年可至二品官。出爲學使、鄉考官，門庭赫烜，父母光榮，比之蘇秦尤顯。故父老甘心焉，以科第望子弟，因督其伊吾帖括中，終身不悔。余故少孤，爲叔父所教育，九歲能文，而不喜制舉程式，隨例隸業城南書院，院長陳先生本欽，名儒也。專功八比文，禮聘龍先生友夔助校課藝。龍先生熟精四書滙參之學，諸老翰林如勞、羅諸公，皆推服焉。或聚談講論，龍先生來，則莫敢先發言。而余與其長子皞臣交及，武岡二鄧子皆在城南講舍，李君篁仙亦從其外兄丁果臣居院齋。篁仙早入學，補廩生。皞臣亦舉丙午鄉試，下第還，侍父居內齋。皆謹飭。獨余跅弛好大言，篁仙放誕自喜，余尤與相得，日夕過從，皆喜爲詩篇。鄧彌之尤工五言，每有作，皆五言，不取宋、唐歌行近體，故號爲學古。其時人不知旨詩派別，見五言則號爲漢、魏，故篁仙以當時酬唱多者，自標爲「湘中五子」。後以告曾滌丈，羅羅山睡中聞之，驚問曰：「有《近思錄》耶？」時道學未衰，故惡子名五云。然篁仙實先工科舉，學八比，試帖大卷皆甲於四子，由辛亥鄉舉，應丙辰殿試，卷在進呈十本中，翰林資也。及朝考誤點注，乃置三等。用主事分戶部，以此遂侘傺嬾散，不樂曹司趨走。然以才名見重徐侍郎樹銘，因見賞於本部尚書肅順，部事輒咨之。【略】在部時詩不能多，在獄時有《讀史史論》若干卷，《讀史樂府》三卷，起戰國至東漢，猶前詩宗漢魏說也。「湘中五子」既散處，而皞臣以知縣分山西，有循稱。彌之由中書叙浙江道員，省城不守，坐革職，歸與弟保之讀書家居。詩益沈雄。保之讀萬卷書，著《井言》數十萬言，政學無所不通。余家居專治經，有八箋，自以爲過鄭康成，潘伯寅頗疑笑之。獨篁仙捐資得道員，又不知省例，指發安徽。安徽故無候補試用當補之缺。其先發湖北，張香濤以其詩人爲肅所陷，至籍沒，特令署江漢關道。乃不知以脂膏自潤，而人人皆妒羨。及改安徽，益窮，猶以才望一署蕪湖道員，竟貧老以終。四娶無子，詩人之窮信矣。余與君於辛未在衡州一別，遂不復相見。嘗過瀏陽蕉溪嶺，憶君舊詩，因賦一律，有「詞客才名官後減」之句，偶爲人書扇頭。君見而怫然，手書新作數篇於後。人以告余，究亦未見也。又十餘年，君弟荇仙在蘄、黃間，與余書，請序君遺稿。余諾之。序未成，遺稿亦未見。又十年，而族孫賓四典巖長蘆，余適至宛平，因聞賓四方葺君詩，欲余序之。既喜君詩得存，又悲荇仙之亡，負諾未償，無以慰君靈，方將衷述遺事以紀前遊。蓋五子僅存一個矣。當世漸無知五子者，況其詩乎？甲寅之秋，賓四訪余宣武之寓，出所印《天影盦詩存》一卷，盦名前未聞也。前詩題曰蘭林詞社，保之因笑慕詞林，五子中乃無一詞林，若在道光朝，皆不得比士大夫，敢言詩乎？君固詞林才，詭得卒失，餘四人皆未第進士。明人有言進士如朝饗夕飧，官如酒肴，人可無酒肴，不可不食。然則四子皆餓夫，君猶幸不飢，則詩固未窮也。因序六十年交誼，及與君少小好詩成互示稿之由，以質世之好爲詩者，而不論派別高下云。

《近代詩鈔・李壽蓉》 壽蓉字篁仙，湖南長沙人。咸豐丙辰進士，官戶部主事下獄。有《天隱盦詩存》。

《出獄補和董研樵同年秋懷詩韻》 王闓運《天影盦詩存序》：以才名見重徐侍郎樹銘，因見賞於本部尚書肅順，部事輒咨之。戶部亟理財，設官銀號凡五，各識以字記，因曰五宇。官吏因緣虧空，肅尚書治之，設核對處，以篁仙會王郎中正誼辦理。銀號欠款，當繳銀錢，而輦當十錢抵償，主者不肯收，輦者委堂下徑去。篁仙日趨公數數，見之漫問曰：「此錢胡爲露積庭下，將破壞矣。」吏具言繳款不收故，則曰：「不收可令更將去。」吏輒應曰：「諾。」卽呼輦者還其故號。及大治虧空，王郎中以徇縱當送獄待訊，尚書趙公思救之，從容曰：「下獄太重，卽如李主事亦當下獄耶？」意以肅善李，必可寬也。肅驟見抵，因發怒曰：「皆奏交刑部。」而篁仙入獄。案未結，有夷變，又縱出之。既和，復囚之，改元不得赦。及誅肅順，大治肅黨，大臣坐罪者相望。篁仙乃以爲肅所陷，赦復官，蓋在部五年。而在獄兩年。

《過故人寓》 《湘綺樓說詩》卷三：李篁仙部郎寓京師鄭王舊邸時有句云：「客去已如燕，餘想猶在屋。」

吴俊卿

論　述

施浴升《缶廬詩存序》　吾友吴子蒼石，性孤峭，有才未遇，以簿尉待次吴下，其胸中鬱勃不平之氣，一皆發之于詩，嘗曰：「吾詩自道性情，不知爲異，又惡知同。」初爲詩，學王維，深入奥窔，既乃浩瀚恣肆，蕩除畦軫，興至擩筆，輸瀉胸臆，電激雷震，儵忽晦明，皓月在天，秋江千里，至忱深思，躍然簡編。

譚獻《缶廬詩叙》　吴君湛湛，游心于古，初雖性好文字，而不欲與緣飾綺靡之流，騖且夕之名。佇興賦詩，寄其蕭寥之心、浩蕩之興而已，撥棄凡近，而體素儲絜。伊昔《篋中》、《極元》二集，由此其選也。獻識其幽語而思則雋，險致而聲則清，如古琴瑟不諧里耳。世有牙、曠，千載遇之，若旦暮也。

《復堂日記》卷七　安吉吴昌碩，詩篇峻削，剗落凡語，有傅青主、吴野人之遺風。與故人洞庭秦楸之分鑣齊軌，足當衙官屈宋之目。

《寒松閣談藝瑣錄》卷五　吴蒼石俊卿，一字昌碩，號缶廬，又號苦鐵，安吉人。諸生。以丞尉仕江蘇，旋升縣令，曾權安東。有小印曰「一月安東令」。性孤冷，工詩，能篆籀及金石刻。又喜作畫，天眞爛熳在青籐、雪个間。時楊藐翁在吴門，折節稱弟子。又與吴憙齋中丞善，見聞日廣，而氣韻益超。予游吴門，君觴予於槃園，遂訂交焉。今爲陶齋制軍邀入幕府矣。

又　倉石治印，獨往獨來，一空依傍。論者謂與吴讓之、趙撝叔，如鼎三足。其《缶廬詩》中有刻印一首，眞能自道甘苦也。詩云：「膺古之病不可藥，紛紛陳鄧追遺蹤。摩挲朝夕若有得，陳鄧外古仍無功。天下幾人學秦漢，但索形似成疲癃。我性疏闊類野鶴，不受束縛彫鑱中。少時學劍未嘗試，輒毀寸鐵驅蛟龍。不知何者爲正變，自我作古空羣雄。若者切玉若者銅，任爾異說談齊東。興來湖海不可遏，冥搜萬象游洪濛。信刀所至意無必，恢恢游刃殊從容。三更風雨鐙焰碧，牆陰蔓草啼鬼工。捐除喜怒去芥蒂，逸氣勃勃生襟胸。時作古篆寄遐想，雄渾秀整羞彌縫。山骨鑿開渾沌竅，有如雷斧揮豐隆。我聞成周用璽節，門官符契原文公。今人但侈摹古昔，古昔以上誰所宗？詩文書畫有眞意，貴能深造求其通。刻畫金石豈小道，誰得鄙薄嗤彫蟲。嗟予學術百無就，古人時效他山攻。蚍蜉豈敢撼大樹，要知道藝無終窮。刻成袖手窗紙白，皎皎明月生寒空。」

又　缶廬詩，予愛其《答華屏周承彦》云：「君問苦中樂，我彈絃外音。天教除懶癖，老肯歇狂心。七十二沽水，交情同此深。古歡渾不淺，講易聽森森。」《答盧我生》云：「掩水門虛設，談山客寡儔。屋如秋共老，愁與髮爲讐。得句喜三日，假書盈一樓。家風演茶量，兩腋聽颼颼。」《偕沈福庭阼游平山堂和乳伯先生》云：「林鴉飛帶夕陽姿，終古揚州月上遲。醉尉自携千日酒，青山來弔六朝祠。人經浩劫還貪佛，僧抱寒雲慣說詩。松樹廿年聞手植，西風鱗甲動之而。」「殘碑斷碣摩挲讀，仄徑長林窈窕攀。識字今朝容我輩，助人前度此江山。淮南雲日帆拖錦，海角沙無雁入關。蠟屐衝寒期盡興，莫教潭影照離顏。」

又　缶廬題畫之作，別存錄。其《效八大山人畫》云：「八大眞迹，世不多見。予於友人處假得玉簪花一幀，用墨極蒼潤，筆如金剛杵，絕可愛，臨三、四過略有合處，作長歌紀之。越數日有寄山人巨幅來售，一石苔封雲皺，横立如釣磯。上棲數鳥，下兩游魚，神氣生動。草書一絕：『到此偏憐憔悴人，緣何花下兩三旬。定昆池在魚兒放，木芍藥開金馬春。』殆是國變後所作。山人本勝國石城府王孫，故詩意悽惋，如是神化奇横，不可撫效，較前畫尤勝也。索直甚奢，阮囊空空，不能得，幷記於此，作過眼烟雲看：『石城王孫雪个畫，下筆時嫌八極隘。硯翻古墨春雷飛，大石幽花恣奇怪。蒼茫自寫興亡恨，眞迹留傳三百載。出藍敢謂勝前人，學步翻愁失故態。是時窗戶春融融，墨汁一斛古缶中。古今畫理在一貫，精氣居然能感通。此花此石壽無窮，唐樞晉帖稱同功。香溫茶熟自欣賞，梅梢雙鳥啼春風。』又一題云：『蘭生空谷，荆棘蒙之，麋鹿踐之，與衆草伍。及貯以古磁斗，養以綺石，沃以苦茗，居然國香矣。花之遇不遇如此，況人乎哉？朱欒實大如巨甌，清芬襲人，摘一頭同蘭供几上，眞耐冷交也。人見此畫，有笑我寒乞相

者，題詩自解：「裊裊幽蘭花，團團朱欒實。種類雖不同，臭味自相得。山齋作清供，活潑勝頑石。如以昆侖奴，侍立美人側。如我賞名花，相對兩默默。偶然寫此景，斷甓磨古墨。旁觀嫌冷澹，掩袖笑喀喀。我畫難悅世，放筆心自責。高詠送窮文，加餐當努力。行畫紅牡丹，燕支好顏色。」」

又　缶廬貽予一扇，畫鮮荔支，題云：「妾生原在閩粵間，六月南州始薦盤。肉嫩色嬌丹鳳髓，皮枯梗澀紫雞冠。咽殘風味清心渴，嚼破天漿沁齒寒。卻憶當年妃子笑，紅塵一騎過長安。相傳此詩爲荔支精所作，問公束先生確不？昌碩又涂。」

劉承幹《缶廬集序》　年高而詩日富，高古奧逸似孟雲卿，清奇僻苦似孟東野。

袁旭《寄吳倉石少府》自注　苕霅間詩人，【略】吳君晚出，乃異軍特起者。

《晚晴簃詩匯》卷一八〇　吳俊卿，字倉碩，安吉人，諸生。江蘇候補知縣。有《缶廬集》。

又　倉碩作篆好橅石鼓，尤工畫，往往放筆爲直幹，以寓其抑塞磊落之意，一時海上宗之，幾成別派。詩亦務爲質直。譚復堂爲之序，謂其語幽而思雋，致險而聲清，許爲接武東洵，東洵目吳野人也。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缶廬造句力求奇崛，如其書畫篆刻，實如其人、如其貌，殆欲語羞雷同，學其鄉冬心、擫石兩先生，而益以槎枒者。統觀全詩，生而不鉤棘，古而不灰土，奇而不怪魅，苦而不寒乞，直欲舉東洲、巢經、伏敔而各得其所長。異哉！書畫家詩，向少深造者，缶廬出，前無古人矣。句如：「離聲牆外禽，行色煙中櫓。」「人薄抱關吏，天憐識字夫。」「且題修竹去，一倚酒爐溫。」「隋堤柳邊柳，邗水蕪中蕪。」「月白淺斟酒，水涼深閉門。」「詩好偶然得，如琴難再彈。」「乞米腰難折，攤書志不貧。」「病臂臨池活，游心繞樹貪。」「南宋一湖水，東風萬柳絲。」《種竹》云：「戴天同俯仰，租地養扶疏。」《滄浪亭》云：「石欹亭子破，山鏟夕陽平。」《煙霞洞》云：「簾卷花爭座，亭欹石攪人。」七言如：「綠竹滿庭自醫俗，青蕪作飯誰索租。」「勸我學游還學詩，謂不知詩負游展。」「篆癖冷抱石人子，買花狂散金錯刀。」皆戛戛獨造。

陳琰《藝苑叢話》　安吉吳倉石幼得一缶，古茂無款識，秦、漢時物也。召石工治之，幷以缶名其廬，著有《缶廬詩》行世。丈善治印，晚年悔之，自言病廢，遂不復作。嘗云：「于書嗜獵碣，于畫嗜青藤。」其取徑之高如此。與某君商詩榷畫，爲文字至交。某君捐館，吳作聯輓之曰：「畫筆千秋名，漢石隋泥同不朽；臨風百回哭，水痕墨氣失知音。」

《尊瓠室詩話》卷一　安吉吳倉石大令（俊卿），性通脫，善篆草山水花卉。尤工鐵筆，時謂可繼趙撝叔。服官吳中，署安東令，一月去。著有《缶廬詩鈔》。文芸閣學士見之，評爲「清泠」。錄其《答廬梧生》云：「掩水門虛設，談山客寡儔。屋和秋共老，愁與髮爲讐。得句喜三日，假書盈一樓。家風演茶量，兩腋聽颼颼。」《嚴家橋寫望》云：「冬十二月春雁啼，嚴橋行色晚淒淒。潮枯斗勺量溝水，地僻蒲蘆損菜畦。循例殺羊村賽社，隔窗游鬼塚穿堤。經霜楊柳還嫵眼，寶瑟明珠向浦西。」《對酒》云：「類昏未昏晨鐘撞，月落不落橫紙窗。我歌寂寞少人聽，擬抱銅琶彈過江。」共和丁卯仲冬卒，年八十四。

《在山泉詩話》卷四　冒鶴亭寄示安吉吳倉碩大令（俊卿）《缶廬詩》一冊。倉碩以畫名，近時寫篆無出其右。詩品在冬心、板橋之間，古趣翛然，五律爲集中傑出。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堅：吳俊卿（附沈汝瑾，一作陳衡恪）　風流儒雅亦吾師，金石刻畫臣能爲。老缶詩筆健舉，題畫之作尤工。復堂光緒十三年丁亥日記：「安吉吳昌碩，詩篇俊削，剝落凡語，有傅青主、吳野人之遺風。」善篆刻，負有盛名。

《退醒廬筆記》卷上　安吉吳昌碩先生俊卿工詩書畫三絕，名下士也。三絕中尤以籀書見重于時。石鼓文筆意綿藐，古氣盤旋，世人無與抗手。行草姿勢遒勁，力透紙背。畫則自成一家，無論山水、蘭石、花鳥，著墨不多，自然名貴。以是凡得其寸縑尺幅者無不珍逾拱璧。【略】先生更善鐵筆。求者趾錯于庭，有應有弗應者。應則奏刀砉然，俄傾即就；不應則雖啗以重金不爲所動。其品之高尚又如此。所居之室曰缶廬，故詩署缶廬主人。又以暮年苦爲鐵筆所累，故自號苦鐵。

《舟中雜詩》、《題折枝菊七絕》、《寄萬萍波》　《退醒廬筆記》卷上：先生之詩，題畫以外見者甚鮮。前清壬辰、癸巳間，先生卜居滬南之升吉里，與予家相隔咫尺，以是暇輒晤敘。曾出其《舟中雜詩》見示，云：【略】又《題折枝菊七絕》云：【略】又《寄萬萍波》五律云：【略】古色古香，不同凡豔。

《洋場即事》　《退醒廬筆記》卷上：憶其《洋場即事》七律一首，其起二句

云：「繞脚黃塵拂面沙，更無隙地草萌芽。」此十四字，竟將租界馬路風景和盤托出，筆力何等雄渾。惜原稿已失，全詩今不復記及。

傳記

《碑傳集三編》卷四一陳三立《安吉吳先生墓誌銘》　丁卯歲之十一月，安吉吳先生卒于滬上。居滬士大夫與其舊游諸門弟子及海東鄰國游客僑賈慕嚮先生者，類相率奔走弔哭。蓋先生以詩、畫、篆刻負重名數十年。其篆刻本秦漢印鈢，斂縱盡其變，劖鑱造化，機趣洋溢。書摹獵碣，運以鐵鉤鎖法。爲詩至老彌勤苦，抒攄胸臆，出入唐、宋閒健者。書則宗青藤、白陽、參之石田、大滌、雪个，跡其所就，無不控括衆妙，與古冥會，刻落臼窠，歸於孤賞。其奇崛之氣，疏樸之態，天然之趣，畢肖其形貌節槩性情以出，故世之重先生藝術者，亦愈重先生之爲人。先生諱俊卿，字昌碩，後以字行。缶廬、苦鐵，咸所自號。浙江安吉人也。少遭寇亂，所居村，屠殺編戶幾盡。祖母氏嚴，母萬氏，並弟妹及聘妻章氏，皆殉之。先生□父轉徙，亦屢脫於瀕死。由是茹痛習苦終其身。既補諸生，貧困甚，乃出爲小吏江蘇。尋晉直隸州知州，攝安東令，一月即謝去。久留吳會，盡交當世通雅方聞擅藝能之彥輩。於楊叟峴、任叟頤磋磨尤篤。晚歲轉客滬上，藝益進，名益高。日本人士爭寶其所製，挹其風操，至范金鑄像，投置孤山石窟游觀勝處。前此遇中國名輩所未有也。先生內峻潔而外和易，灑然品象之表，別蘊神理。老病聾，然接對賓友，恣談不倦。復數結侶入歌場，危坐端視，默揣節奏低昂，曲終而後去。既鬻藝播聞海內外，求索者相屬不絕。先生不憂貧，逐時推所獲，恤交游戚黨。客有過述市人鑒賞擇取，類以耳爲目，頗怪之。先生笑曰：「使彼果皆用目者，吾曹不幾餓死耶？」□戲語，亦可窺見先生不自護其能而矜所長也。先生卒年八十有四歲。壬申某月、日葬杭州唐棲之超山。曾祖諱芳南，國子監生。祖諱淵，舉人，官海鹽教諭。考諱辛田，舉人，截取知縣。所聘章恭人已死寇難。乃娶施恭人，精勤慈儉，能佐先生成其志，前先生十年卒。子育、涵、邁，女一。育殤。涵出爲從父後，能刻印與繪事。邁及女並工篆隸，互傳先生一藝以自名。著《缶廬詩》若干卷，《別集》若干卷，《缶廬印存》若干卷。先生卒之歲逢重九，尚集羣流爲登高之會，酒罷揖別先生層樓上，對之悵然，若古木、若瘦藤寒石，縹緲出霄光霞氣中也。未幾，而先生死矣。銘曰：古有絕藝羣所宗，雜糅蕃變尊養空。雲精出躍與天通，山海四照一禿翁。濯溉培根插鴻濛，駢羅朱實燦而豐。光氣騰耀搏桑東，浩浩盤拏萬忤胸。獨立隻手擲虬龍，奏刀弄筆奪化工。襟抱恢疏誰與同，超世奮翮謝獎籠，國能不滅汎無窮。

又馮汧《安吉吳先生墓表》　先生諱俊卿，字昌碩，晚以字行。安吉吳氏，世居縣西鄣吳邨。明宏治中析置孝豐縣，邨隸孝豐，籍仍其舊。潛德懋學，嬗聞家牒。粵寇之難，鄣吳舉邨被屠。祖母嚴、母萬、聘妻章及弟妹，並就夷殲。吳氏不絕，裁比懸髮。先生奉父流轉，飢餓窮谷，幸脫於死。亂定成諸生，追惟家難，趯若在疚，紛華之念，消沮幾盡。中歲貧不自周，不得已試吏江蘇，叙勞累轉至直隸州知州，宰安東一月謝去。捐勢削還，自此遠矣。夙耽文藝，兼擅治印，盤盂鼎碣，沈浸追琢，恢恢游刃，冥合秦漢。孤文小石，獲者矜異，等於璆璧。先生之書，入方出員，肅若栗若，籀篆隸草，靡不賅贍。先生之書，渾噩倜詭，獨闢隅奧，千紆萬變，無跡可躡。既返初服，裴回吳越閒。齎金求索，踵趾錯集，森然起例，義取無忸。親戚義故，推贍指肘。七十而後，東瀛僑士欽其才品，爲冶金□象龕，置西湖孤山之麓。過其下者，留連嗟慕，增成故實。先生器情寬博，亦有其能，深執謙退，與物無競。自更國變，逡循辟地，惟與流人野老春容瞻接，時政升降，略不挂口。屬病重聽，□於日晦。雖賓坐周旋，小乖應對，而意色冲然，莫測所蘊。生平感槩，一抒於詩，幽搜孤造，深入其阻。晚年屬思益勞，片辭涵揉，恆至申旦，家人微止之，則曰：「非欝胡申，非茹胡吐，吾自滌所不甘，何云苦也。」春秋八十有四，丁卯十一月六日告終上海寓邸。哀聞乍布，遐邇悼歎，及門弟子，咨度典則，相與著謚曰「貞逸先生」。舍章抱節，騫然遐舉，彰德旌行，不亦審乎。所著詩歌序跋、綜爲《缶廬集》十一卷、《外集》如干卷。

又王賢《吳先生行述》　先生諱俊卿，字昌碩，晚以字行，姓吳氏。世居浙江安吉鄣吳邨。明宏治中，分置孝豐縣，邨隸之，而仍舊籍。文學行義著聞先世。曾祖諱芳南，國學生。祖諱淵，舉人，浙江海鹽縣學教諭。祖妣章恭人、李恭人、嚴恭人。考諱辛田，舉人，截取知縣。妣萬恭人。先生以道

光二十四年八月一日生。自幼穎異，服長上之訓，嚴恭人鍾愛之。迨就傅，經史而外，益孳討形聲故訓之學。性不好弄，獨好刻印，誦習餘暇，輒礱石從牖側無人處鑿之，束於程課，不敢竟學。弱歲值洪、楊之亂，廣德既陷，進犯孝豐，邨之族數千死亡流離無算。先生展轉窮谷中。歲又大饑，瀕死者數矣。亂平，僅奉知縣公還。知縣公娶續楊恭人，未久而歿。先生哀慟慘怛，益念嚴恭人、萬恭人殉難事，中夜傍皇飲泣，不得成寐。壯歲服官江蘇，由佐貳叙勞，累轉至直隸州知州。生平忠愛，根於天性，每值時變，輒咨嗟扼腕，若有促迫於後者。甲午中日之役，吳中丞大澂出師榆關，奏調先生贊畫軍事，先生被命即行，親友沮尼，不以自餒。嘗任安東縣知縣，一月謝去。蓋先生自成諸生，即倦意進去，爲貧而仕，非其志也。居恆肆力文藝、書畫，刻石，皆自闢戶牖，而隱合於古。師友往還，有楊峴見山、施浴升旭臣、譚獻仲修、吳雲平齋、吳大澂清卿、潘祖蔭伯寅、任頤伯年諸先生，証攷探索，學日益進。顧絕不以此自多，與人語，則曰：「我無好，我無能也。」夙昔不治生產，自解組歸，寒素猶昔，盎無見糧，弗問也。辛亥而後，伏處海濱，藉粥藝自贍給，年已七十矣。後十載，上頒「福壽」二字賜之，先生感念時局，益託於歌詩，以抒悲憤。性故澹退，窮達得喪，從不措意。獨其傷時憂國，危疑耿耿之意，雖老矣，猶無能一日以釋也。晚病重聽，不復與聞世事。故人弟子朝夕過從，往往語蟬嫣不倦。七十後，名益盛，書畫流傳遍於國內外。日本士大夫至輦金求之，東瀛三島得先生單縑片紙，珍若璆璧。嘗爲先生范金鑄像，置之西湖孤山。先生天性最摯，厚於待人，粥藝所得，貧交親屬，時時得被沾溉。楊見山後嗣陵夷，則爲修理其墓道。沈石友先生瑾死，則爲刻其遺詩。其篤親不遺故舊，大率類此。人謂先生書過於畫，詩過於書，篆刻過於詩，德性尤過於篆刻。蓋有五絕焉，識者以爲實錄云。春秋八十有四，以丁卯十一月六日卒，門弟子上私謚曰貞逸先生。所著有《缶廬詩》若干卷、《缶廬別存》一卷、《削觚廬印存》若干卷。子三：育、函、邁。

紀事

《題玉溪生像硯》《清稗類鈔・鑒賞類・沈石友藏玉溪生像硯》：沈石友所藏古硯，有百餘方之多。尤精美者，爲玉溪生像硯。石爲綠端，像面微側，幅巾半身，袍背鏤花作紅色。石友自題云：「我讀韓碑詩，頂禮玉溪像。千古翰墨緣，神交結遐想。」安吉吳昌碩大令俊卿題詩云【略】。

又《俞筱甫藏玉溪生像硯》玉溪生像硯，高七寸五分，（宋三司布帛尺。）寬五寸二分，厚一寸三分。琢池方式，近趾處稍狹，背面琢圓式凹下。像半身右嚮，結帶巾，衣後有花紋方式，略如補服而稍下。其上方題云：「予得宋人寫《無題》詩卷子，首列玉谿像，脫失過半。落墨瀟灑，非龍眠一輩子不能到。因屬包山子摹此硯背，及刻成而陸已謝世矣。仲石記。」右下角有「秬香心賞」白文印，左邊稍下有「憲成」朱文印，右側題云：「秬香兄以玉溪生像石硯拓本求題，視其神采飛騰如女子，製作之精可想見矣。愚有上官周《唐宋詩人像》一冊，至玉溪微病其多態。今始知上官氏之學有淵源，非妄爲者。仲石不可考。嘉慶丁巳秋八月二日，北平翁方綱。」「蘇齋」白文印。硯趾左偏，石友題云：「我讀韓碑詩，頂禮玉溪像。千古翰墨緣，神交結遐想。」光緒初，此硯曾在俞筱甫家，疑即沈石友所藏者也。

雜録

《清畫家詩史》卷壬上　吳俊卿，字昌碩，後以字行，更字倉石，號缶廬，別號苦鐵，自署破荷老缶，安吉諸生。官江蘇安東知縣。善刻印，刀法奇古。工篆書。中年摹石鼓文字，尤爲精絕。寫意花卉，用筆蒼辣。有《缶廬集》。

《清代畫史補錄》卷一　吳俊卿，名俊，字昌碩，以字行。安吉人。工書善畫。書以石鼓爲宗，篆隸行楷靡不精絕。山水花卉兼白陽、石濤，而另出機杼，蒼勁古樸，金石之氣盎然。名震江浙，日本人士尤推崇之，稱爲南派

宗工。精鑑別，兼善鐵筆。

石達開

《黃克強軼事・手書石達開詩》　湘人寧君，藏有石達開手書《石達開詩》一冊，字大半寸，詩凡七首。不特其字佳，其詩亦世所稀見。今爲錄其詩如下，可見克強之折服翼王也。《別南王馮雲山》云：【略】《馬上口占》云：【略】《旅店題壁間》云：【略】《聞天王被難》云：【略】《極目》云：【略】《寶劍》云：【略】《我朝傷內禍》云：【略】英雄之詩而得英雄書之，其詩與書又復絕妙，此冊誠可寶也。

《新世說・文學》　石達開以文武兼資之才，起而革命，未獲成功。好事者傳誦其《檄文》云：「忍令上國衣冠，淪于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其意氣可謂橫絕一世矣。又傳其《感懷》詩結句云：「我志未酬人已苦，東南到處有啼痕。」讀然仁者之言，令窮兵黷武者見之，當爲愧死。

又　石爲雲南人，在太平天國封翼王，後與秀清不合，率孤軍至四川遇難。

《樵隱詩話》卷二　尊斯文者以石達開爲最。石逆詩才頗豪宕清妙，予曾見其題壁之句，惜其有此才而甘心從逆也，詩雖佳而不錄。

《致曾國藩五首》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太平翼王石達開，其用兵之才，盡人知之，而不知其嫻于文學也。近友人傳誦其詩五章，蓋曾文正曾招降彼，而彼賦此以答也。詩云【略】。此詩自叙履歷，兼述志氣，所云名山一卷，著作千秋，蓋亦有所自負矣。前後四章，皆不免下里巴人之誚，獨第三章，則即以詩論，亦不媿作者之林，且仁人之言藹如矣。至其懷抱帝王思想，不知民權大義，則固不足以責數十年前之人物也。《十朝詩乘》卷一八：石達開于諸酋中稍有才識，文正嘗寓書招降，不從，賦詩五首以答，錄其二首云【略】。相傳達開未出時，以貲雄一方，慕游俠，好結納，無賴者多依之。所居邇一山，爲盜窟。有閩商挾重金行，謁達開乞庇。盜怒，率衆往，謀篡取之。達開聞盜至，開門延入，語之曰：「壯士所欲者，貨財耳，念閩客挾貲行萬里外，以謀什一利，果喪其金，何以東歸？誠不忍其顛沛。」因出五千金，爲客請命。群盜愕然，推謝再三，乃受其半，而閩客得免。會達開生日，盜感其義，往爲壽。或訐之于官，官徑捕之下獄。楊秀清夙善達開，糾衆劫而出之，遂從秀清叛。其因救人而從賊，固實事也。當金陵內訌，達開自領軍出湘、贛間，遂圍寶慶，衆號五十萬，所過三日夜人馬不絕。湘軍氣奪，幾不能敵。壬秋詩所謂「石衆忽南趨，卅萬擁烏然」者也。至是乃爲此詩，氣已折矣。後繞浙、閩回桂，復入川，乃滅。彭剛直《悲四川》句云「獰石妖氛莽蜀中」，猶見餘燄。

《我朝傷內禍》　《清稗類鈔・會黨類・洪秀全聯合會黨》：粵寇以內訌而敗，試觀達開《我朝傷內禍》一詩，可想見之。

況周頤《眉廬叢話》　石達開，廣東花縣人，與駱文忠同縣。相傳達開被擒，有幼子，求文忠宥之。文忠留養署中數年，雖教誨備至，頗桀驁露圭角。或與之言志，則曰：「唯有爲父覆讎耳。」或以告文忠，乃揮涕密酖之。達開固英物，擅文武才，甚可念。文忠之未能恝然，非必推情桑梓也。

指嚴《石達開日記弁言》　予幼讀各家記載太平軼事，俱云：賊中惟石達開通翰墨。又云：達開死於大渡河邊，某營曾得其手書日記，今存四川藩庫中，並無傳抄本，亦不許人窺閱。予嗜奇成癖，以爲其中必有可觀，癡心妄想。遇蜀友必研詢，莫之知。嗣於都門邂逅青神吳君，語及先世爲藩庫吏，曾睹原本，且節錄其恢詭奧折可喜者。與官私書所傳夐異，惜亟返藏弆，不逮完帙。予聞之若狂，因重懇借觀，既而南歸，屢函乞一觀。吳君篤雅尊氣誼，手錄副本珍重付郵，蓋寶愛先人手澤也。翻閱之下，中多脫略，吳君非驕吝者，當是原抄殘缺使然耳。牘尾有短題，謂或言達開不死，入峨眉山爲僧，遺迹鑿鑿，惟此本終於雅山之敗云云。不知吳君書抑係其先世鴻爪也。予按石封翼王，與洪氏同起於粵，本膠庠青衿子，頗諳韜略，能持大計。後因三王自相殘殺，石氏爲韋昌輝所忌，縋城夜走入皖。韋氏盡誅其家屬，石乃由皖而鄂，而贛，而浙，閩，而湘，而川，西征不返。此本起於圍攻廬州，當是遁出天京後事，中多脫落譌舛，不利覽觀。因考訂各家記載，聯綴其事，潤澤其辭，將以便同好者之涉獵也。若以嚮壁罪我，則燕郢之編，寧求大雅一賞哉！

《清稗類鈔・知遇類・石達開知熊倔》　熊倔字屈人，嘗挾策金陵，干粵

寇洪秀全，不能用也。石達開與語，奇之，告秀全曰：「熊某，奇才也。若用之，天下不足平矣；不然，即殺之，勿以資敵。」秀全猶豫未決。尋某酋被收，倔以書告達開，勸速遁。達開就其館訪之，已不知所之矣。

又《義俠類・石達開重義輕財》 粵寇石達開初爲諸生，以財雄一方。慕游俠，好結納，顧不擇人，門下食客繁，多兩粵無賴子，惟日與健兒數十輩馳馬騎射擊劍舞槊以爲樂。距所居十餘里有一山，當孔道，劇盜某竊踞之，殺越人於貨，過客無幸免者。有閩商挾重貲出此，聞之，憂懼不知所出，夙耳達開名，因往謁，備陳所苦，乞庇護。達開許之，留閩商於家，將爲擇健者衛送度嶺。盜魁大怒，率其黨百餘人登達開門，謀篡取之。達開聞盜至，卽開門延入，語之曰：「壯士之所欲，貨財耳。第念閩客挾貲離鄉井，走萬里外，以謀什一利，亦良苦。今壯士欲攘爲己有，彼喪其貲，胡以東歸？惟有蹈溝壑死耳。僕不忍，故敢爲緩頰。」因問閩客所携金幾何，曰：「五千。」則自啓其篋，出五千金，陳諸几，謂曰：「聊備不腆，敬以爲獻，代客請命。倘矜而宥之，僕不啻身受其賜矣。」盜與其黨相顧愕眙，太息曰：「人言石先生重義輕財，豈不信哉？吾儕所爲，殆非人。今重違公命，客第就道，無他慮，然所惠實不敢受，請辭。」達開大悅，治酒，爲閩客祖餞，兼觴羣盜。酒既酣，傾吐胸臆，恨相見晚。酒罷，客辭去，盜亦辭，達開仍以前金予之，盜卻再三，受其半。盜既歸，感甚，思有以報之，偵達開生日，因持金玉錦繡之屬往爲壽。達開讌客三日，盜亦在座。有不慊於達開者，密報邑令，謂達開藏盜於家，恐不免爲地方害。令亦誕達開富，謀所以魚肉之者，立率衆往。座客尚未散，卽幷達開與盜擒之，置諸獄。達開與楊秀清故莫逆，秀清聞變，卽以衆往劫出之，旋從洪秀全起事而爲寇矣。

又《技勇類・石達開碎碑》 道光中，石達開游衡陽，以拳術教授弟子數百人。其拳術，高曰弓箭裝，低曰懸獅裝，九面應敵。每決鬬，矗立敵前，駢五指蔽其眼，卽反跳百步外，俟敵踵至，疾轉踢其腹臍下，如敵勁，則數轉環踢之，敵隨足飛起，跌出數丈外，甚有跌出數十丈外者，曰連環鴛鴦步，少林寺、武當山兩派所無也。教授於古寺中，前幢有豐碑，高二丈，厚三尺。一日，石將遠去，酒後，言：「吾門以陳邦森爲最能，應一較藝。吾身緊貼碑，任汝擊三拳，吾還擊汝，亦如之。」邦森拳石，石腹軟如綿，邦森拳如著碑，拳啓而腹平。石還擊邦森，邦森知不可敵，側身避，石拳下，碑裂爲數段。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 太平翼王石達開，其用兵之才，盡人知之，而不知其嫻于文學也。【略】又聞石有所作檄文，全篇駢儷，中四語云：「忍令上國衣冠，淪于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雖陳琳、駱賓王，亦無此佳語，豈得徒以武夫目之耶？

李秀成

《感事》 《新世說・豪爽》：李秀成工翰墨，喜親文士。據蘇州時，嘗月夜泛舟虎邱，引杯覓句。金陵被圍久，李恆西望咨嗟，憂形於色，有《感事》詩兩律，豪情勃勃，不減曹孟德橫槊賦詩也。《太平天國軼聞・李秀成感事詩》：《清代軼聞》：金陵被圍已久，李恆西望咨嗟，憂形于色。或有勸進者，則怫然拒之。有《感事》詩兩律云：【略】其睥睨一切之氣象，眞不讓翼王答曾文正四律也。

況周頤《眉廬叢話》 每歲值霜降日，建醮追祭陣亡軍士，秀成自擬青詞云：「魂兮歸來，三藐三菩提，梵曲依然破陣樂；悲哉秋也，一花一世界，國殤招以巫咸詞。」金陵、蘇州，同時被圍甚急。秀成守蘇，不能分兵救援金陵，書一短札寄秀全，略云：「嬰城自守，刁斗驚心。沈竈產蠅，莫饋麴蘗之藥；析骸易子，疇爲庚癸之呼。傷哉入甕鼈，危矣負嵎虎。金陵公所定鼎，本動則枝搖；金閶公之輔車，脣亡則齒敝。一俟重圍少解，便當分兵救援。錦片前程，伏惟珍重；磨盾作字，無任依馳。」札爲官軍某弁截獲。弁故重李，賊平，出札鉤勒上石，拓贈戚友，書兼行草，類南宋姜堯章也。

又 秀成有《國士吟》一卷。

又 洪秀全、李秀成輩，崛起草澤，一無憑藉，蹂躪八九省。奔走天下豪傑，垂二十年，僅乃克之，不可謂非一世之雄也。獨惜其以逆取不能以順守，據有金陵大都，長江天塹之形勝，而無通人正士爲之匡弼，日持其天父天兄之邪說，以寇盜自封，卒乃底于滅亡。而徒貽東南全盛之區，以刻骨剝膚之痛，則不學無術，不諳治體，有以致之。然而狼居虎穴之閒，亦猶有藝

文之屬，可資談柄。且皆渠酋梟桀者之所自爲，而非當時脅從諸文士，潤飾諛媚之筆。茲據得之傳聞者，綴錄如左。僞天王府正殿聯云：「維皇大德曰生，用夏變夷，待驅歐美非奧四洲人，歸我版圖一乃統；于文止戈爲武，撥亂反正，盡沒藍白紅黃八旗籍，列諸藩服千斯年。」寢殿聯云：「馬上得之，馬上治之，造億萬年太平天國于弓刀鋒鏑之閒，斯誠健者；東面而征，南面而征，救廿一省無罪順民于水火倒懸之會，是曰仁人。」又楹聯云：「先主本仁慈，恨茲污吏貪官，斷送六七王統緒；藐躬實慚德，望爾謀臣戰將，重新十八省江山。」相傳正殿聯及楹聯，秀全自譔。寢殿聯則秀成手筆。

《清稗類鈔・著述類・李秀成著天國鑒略實錄》 粵寇李秀成死後，其子徵祥尚幼，錢塘某富室收養之。當出險時，一切金玉寶物俱不取，惟懷秀成手著《天國鑒略實錄》一冊而出。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 李秀成供狀，除爲可珍之史料，兼可考見秀成之文字程度。而世俗相傳，尚有誤以各種作品歸之者。如胡蘊玉《太平軼史》云「李秀成亦工翰墨」云云。此豈秀成所能爲？

施補華

論述

王月淩《澤雅堂文集序》 此總角交施君均甫之遺文也。均甫負異才，髫齡即以能詩名。【略】至其爲文，議論縱橫，時露精悍之色，蓋頗肖其爲人。憶於弱冠時，嘗屬余鐫小印曰：「我輩豈是蓬蒿人。」惟念均甫以有用之才，遽止於此，雖未得展其抱負，然是區區文字，亦足以長留天壤，均甫豈眞蓬蒿人哉！

沈秉成《澤雅堂詩集序》 夫鐘鏞蘊韡鞳之聲，不擊則不振；錦綬有斑斕之色，不被則不章。故元音以閟而始宣，異采以韜而乃著。鯨鏗厲響，必預鍊其菁英；鳳采成文，必夙勤其造作，今而後可以觀我均甫孝廉之詩矣。均甫幼而岐嶷，長更宏通，三年下董子之帷，五夜升陸佃之屋。黃河涇湧，固由衆派之奔趨；泰岱崔嵬，實得羣峯之攢聚。蓋其蘊蓄者深，斯其發皇者大也。已而騰踔名場，縱橫文社，每出一藝，則長老詫觀；請試萬言，則宗工激賞。由是貢成均登鄉薦，河汾著述，早動公卿，平原文章，遂傾京雒。蔡邕門外，迓王粲之初來，庾亮座中，識孟嘉之小異。卓爾大雅，壯哉斯游，然而千辟萬灌者才也，千慮一失者遇也。爾乃博未得盧，矢虛中的。龍門之鱗，莫展回谿之翅，暫垂燕市，酒酣悲生，名駿桑乾月冷，夢醒指齊河，峰登日觀，平原故里，吁嗟相士之人，叔子荒祠，憑弔沈碑之客，雅材七十，驛路三千，肺腑露其槎枒，心肝爲之嘔吐，蓋往往於所箸遇之。昔者遭逢喪亂，條歘仳儷，張儉複壁以藏，杜甫麻鞋而走。小人有母，懷哉拾椹之悲，大吏何人，慨矣徙薪之策。問天無語，斫地有歌。言念平生，都爲一集。余受而讀之，原本《風》、《騷》，浸淫漢、魏，美人香草，豈曰閒情，長歌短謠，總非泛作。凡夫臣子纏緜之思，友朋鄭重之情，一篇中嘗三致意焉。均甫勉乎哉！息以六月，東海之翼搏風，遲之七年，西江之木出地。他日者取諸懷抱，振此瓌奇，則是集也，固已言之有物，存乎其人。余雖不才，猶將自詡其先見已。

《復堂日記》卷二 閱施均父近詩，向者一意學杜，近能參異己之長矣。

《平等閣詩話》卷二 烏程施均父孝廉（補華），通人也。多聞而善詠，與德清戴子高布衣（望）齊名，袁太常論詩有「戴施」之目。初左文襄平浙，聞其名，延爲幕賓，從征關隴，每讀其文檄，輒嘉嘆，遊讌賡詠必與偕。先生性簡傲，好極言，在新疆時嘗迕文襄，幾不免禍。張勤果公（曜）適居軍中，爲遜辭解之，先生遂依張公以居。迨張公開府山左，先生亦以觀察游宦濟南，仍爲幕僚。未幾年，張公歸其喪，年未六十也。著有《澤雅堂詩》六卷，乃咸、同之作，袁太常繼爲刊詩一卷，則隴上、山左之作也。其詩以五古爲最，述事能斷，宏深肅穆，得序傳之長。

《晚晴簃詩匯》卷一六四 均父起自孤露，刻苦就學，通敏識時務。佐左文襄、張勤果二公幕，多所毗贊。詩閎偉沈摯，有句云：「好憶高堂淚，臨行滴汝衣。黃金富天下，難買是春暉。」又云：「客行無遠近，門外即天涯。」皆自至性流出。或議其學杜落科臼，此言正未易當也。

《詠史詩》 《平等閣詩話》卷二：此施均父《詠史詩》也，咄咄竟如今日事。

傳記

《續碑傳集》卷三九楊峴《山東候補道施君墓誌銘》　君姓施氏，諱補華，字均甫，湖州烏程縣人。【略】君早失怙，勤讀書，經史百家動窮窾卻，甫冠入郡庠，雖甚貧而負氣不下人。咸豐庚辛閒，粵賊陷蘇、常、杭、嘉等郡，攻撲湖州，趙忠節督民團禦賊，招入局計事。【略】君丁母憂服滿，中同治庚午鄉試一，再赴公車報罷。楊中丞昌濬撫浙，憐君落拓，使謁左文襄於關隴。當其時，文襄開幕府，網羅天下英俊，得君，諸賢皆出君下，乃大喜，軍事一以相關，駐肅州出奇規，復南北各城功最，以同知留甘，賞孔雀翎，調赴嵩武軍，抵吐魯番。巡檢楊某方以他罪發覺，聞君來，懼案問，自經，某蓋楊中丞族子弟也。有忌君者譖於文襄，疑君恫喝薄舉將疏劾，以府經縣丞降補，既抵阿克蘇張勤果行營，勤果親禮之，南路攻勦，皆斷於君，五戰五勝。進駐喀什噶兒，以功復原官翎枝，擢知府，加鹽運使銜。會俄羅斯有畫界之議，君跋涉冰山雪嶺，凡犬牙相錯之處，據圖與俄爭，俄無所施其詐，拓地八百餘里。奉旨以道員仍歸原省用，加二品銜。【略】聞張勤果拜撫東之命，疏請君總理營務，折赴濟南。【略】光緒庚寅春引覲奉旨，以道員改發山東儘先補用。閏二月病作，醫不得其要，遽卒，年五十有五。

王月淩《澤雅堂文集序》　總角交施君均甫【略】少孤，奇窘，爲童子師以養母。不數年入邑庠，庚午登賢書兩應禮部試，不售，遂遠赴蘭州，投左文襄軍營，留佐幕府，薦擢至府同知戴孔雀翎，旋因公鐫級時，張勤果以副帥駐軍阿克蘇城，出關五千里往依之，勤果甚重之，倚如左右手。嗣勤果入都，暨開閫山左，咸隨其行，俾總理營務，積功迭保至候補道加二品銜。越二年入覲，爲部臣。持其短長，勤果具疏力辯，奉特旨以原官原銜發往山東補用。初均甫在都，因拂鬱病齒頰腫腐，又誤於藥，及抵山左勢加劇，旬月遽下世。烏虖傷矣。

紀事

楊峴《山東候補道施君墓誌銘》　憶三十年前，偕君登杭州之吳山，東望錢塘江，波濤掀起，如萬騎奔驟，忽大聲曰：「錢鏐射潮豎子耳，吾曹當射天狼，甯潮爲之哉！」烏虖，君之志大矣，然而不竟其用，孔子曰「有命」，是耶？非耶？

《城南晚游》　《平等閣詩話》卷二：施均父亂後還湖州，有《城南晚游》五古一首云：【略】。

著録

王月淩《澤雅堂文集序》　其所箸《澤雅堂詩》初刻僅六卷，其餘未刻之詩、古文稿，勤果爲付手民，迨《澤雅堂詩二集》成，勤果已騎箕而去。文稿遂中輟未刊，由其親串郵寄與余，余乃函商老友潛園觀詧，篤念故交，慨許授梓，居然告成，此編是也。

楊峴《施君墓誌銘》　君著作已刻者，《澤雅堂詩》六卷，《古文》八卷，未刻者《詩續集》若干卷。

《平等閣詩話》卷二　烏程施均父【略】，著有《澤雅堂詩》六（卷）〔卷〕，乃咸、同之作。袁太常繼爲刊詩一卷，則隴上山左之作也。

藝文

譚獻《送施補華入秦》　當關白日出關雲，意氣滔滔袂易分。朝雨飛來吹笛罷，未能留我莫留君。

袁昶《送施均父落第後之肅州從軍》　遠樹相迎意黯然，輕裝短製別華筵。欲探鳥鼠同巢野，定訪崆峒問道山。祿利何堪受鴟嚇，高才莫漫遺魚筌。湟

中戰伐含飛動，幕下程琳正待賢。　河西自古雄文物，漆簡東京出杜林。殊俗即看滂面化，經生要蓄濟時心。徙戎江統曾閎議，對策劉賁暫陸沉。好去晉公持節地，朝正重入五雲深。

董沛《施均父孝廉（補華）從軍河隴追贈以詩》　高秋匹馬賦西征，萬里關河壯此行。長揖君門稱上客，亂題詩壁有邊聲。料量星海番戎界，變置天山郡縣城。期爾凌烟書姓氏，他年誰識魯諸生。

雜録

《復堂日記》卷一　閱施均父詩稿，摘句于此。《歸雲題壁》云：「孤花媚幽磵，病葉辭榮柯。」《寄雲巢道士》云：「清流宜自照，幽鳥獨高飛。」《避兵箕山》云：「花發無名樹，船通不語橋。」《送子高》云：「黃金富天下，難買是春暉。」《示弟》云：「但存薪膽志，未可氣全低。」《答子與》云：「水深常恐蛟龍得，日暮還愁橡栗稀。」

《平等閣詩話》卷二　施均父【略】《過張秋周文忠故宅》句：「奮髯朱子元，嫉惡如風利。」「世無威鳳凰，剛蟲抑其次。」如干莫出匣，彌覺犀利無前。又　施君又有《皋園》七律斷句云：「石間修竹斜抽筍，牆外春流細入池。」亦近劍南。後嗣不振，遺文多不傳。

又　施均父【略】《七月十五夜西湖上作》云：「空外積荷氣，烟中聞櫓聲。」十字清絕，亦近孟襄陽。

《緣督廬日記》（光緒十年六月廿四日）　鄭盦丈以劉平國石刻見贈，是碑施均甫見贈得之，賽里木前無箸錄，且聞石已燬矣。錄施君釋文，及考于左。【略】此石在今阿克蘇所屬賽里木東北二百里山上，【略】余請于節帥張公（曜），命總戎王得魁、張大令廷楫往拓。

曾紀澤

論述

俞樾《曾惠敏公墓誌銘》　公以元功侯籍，弱冠登朝，智深勇沉，中外翕服，【略】公仗節出疆，慷慨辨論，有中外大局所關不可不垂示後世者。【略】公合中學西學而成一家之學。【略】惠敏公中學西學，一以貫通。

《曾文正公家訓》（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爾七律十五首，圓適深穩，步趨義山，而勁氣倔強，頗似山谷。于情韻趣味二者，皆由天分中得之。

《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二　紀澤前後作次筵字韻詩二首，韻穩而脈清，吐屬亦尚名貴，將來或亦爲詩人。殊以爲慰。

《郭嵩燾日記》（光緒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曾劼剛見示《歸樸齋詩鈔》戊集二卷，所錄皆近體也。上卷文正公手批，而栗誠爲序之卷端。其詩取徑不遠中晚唐，而格律自近老成。栗誠序其「飄逸絕俗，秉之天資，精湛入古，由于績學」，殆不虛也。

曾紀鴻《歸樸齋詩鈔序》　余不甚爲詩，而伯氏（紀澤）以爲可與言詩，時時出手草相示，余則錄而存之。【略】兄閎博淵雅，捷敏兼人，故視近體爲易。自余觀之，飄逸絕俗，則秉之天資，精湛入古，則由于積學。殆非率爾操觚者所能躐而及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六八　惠敏文正公長子，詩託體蘇黃，時復出入義山，《海外》諸篇尤壯健而有深隱之思。警句如：「從知混沌猶餘竅，始信崑崙別有天。」「南北自教鵬運海，古今非復貉同邱。」洵足開拓萬古心胸。其《雜感》、《無題》諸作，彌覺思深慮遠，若有抑鬱難言者，勞臣甘苦，于此見之。

《花隨人聖盦摭憶・曾劼剛有國家思想》　舊日服官，皆言忠于朝廷，或效忠皇上，鮮言國家者，蓋古昔帝者家天下，不欲臣下于君之外言國，又吾國繇來大一統，不知有他國也。明末梨洲、船山諸儒，痛心胡禍，稍申君與

國之辨。清網一密，諸說閒然。清末能知世界大勢怵心亡國者，郭筠仙之外，唯曾劼剛。劼剛議論中，已大膽以國家爲一單位，不復斤斤于「聖清」「我皇上」之習說。

《中國先睡後醒論》《花隨人聖盦摭憶·曾劼剛之〈中國先睡後醒論〉》：劼剛之績略行事，具見其本集暨其日記中，尙有《中國先睡後醒論》一文，乃以英文刊于西報，劼剛使英時所作，當時傳誦歐洲；而文集中不之載。光緒初年滬上有顏詠經與袁竹一譯爲中文，惜其文字拖沓，爲八股所累，詞不達意。今夏賓客得之以遺予，繹閱再三，審其爲國家宣傳之作，即表示爾時之外交方針，其最扼要一段云：【略】原文至此終，茲所節者爲最後一段，其所云三事。

《懷人三首》一、二《歸樸齋詩鈔》戊集上：先太傅批云：二首風格似黃山谷，有票姚飛動之氣，故可喜。

《戊寅臘月法蘭西國謁其君長授受國書慰勞良厚頌及先人退爲此詩》《十朝詩乘》卷二一：歐西夙重門閥，故惠敏之使法蘭西，其元首于授受國書之際慰問特厚，且頌及文正治績。有紀事詩云：【略】。

傳記

《續碑傳集》卷一五俞樾《曾惠敏公墓誌銘》公諱紀澤，字劼剛，文正公長子。世牒炳然可無述也。自幼究心經史，喜讀《莊子》、《離騷》，所爲詩、古文辭，卓然成家，兼通小學，旁涉篆刻、丹青、音律、騎射，靡不通曉。從文正公在軍中十餘年，戰守機宜，山川形勢，咸得其要領。同治以來，與泰西互市，中外之事益繁，公遂精習西國語言文字，講論天算之學，訪求制器之法，海外諸大洲地形國俗，鱗羅布列，如指諸掌。先以正二品蔭生用戶部員外郎，及文正公與歐陽夫人相繼薨逝，公連遭大故，哀毀幾不勝喪，然堊廬之中，仍潛心有用之學，服闋入都，襲一等毅勇侯。朝廷知公才，命以四五品京堂候補。同治四年，充出使英國、法國欽差大臣，賜花翎以寵其行。是年補授太常寺少卿。明年遷大理寺少卿。公在海外遇事侃侃，英人、法人多爲折服。朝廷益知公可大用，明年遂有出使俄國之命。先是中原多事，俄人竊據伊犂，至是議索還之，而侍郎崇厚實以全權大臣往，乃爲俄人恫喝，諸事多從其請。又以全權大臣例得專行，竟與定約而歸。上震怒，奪其官，治罪，改命公往毀約更議。當是時，俄人要挾萬端，且自我毀約，使彼有辭，沿海震動，以爲兵事將起。公受命於艱危之際，力任其難，與其國外部書格爾斯及駐華公使布策諸人筆舌辨難，往復十數萬言，卒毀已成之約，更立新議。其大端有七【略】。自光緒六年至七年凡十閱月，而議始定，前使者以頭等全權大臣僅得伊犂之半，而諸要隘盡棄以畀俄。公以二等使臣又無全權之名，乃能取已成之約而更之，烏宗島山、帖克斯川諸要隘仍爲我有，伊犂拱辰諸城，足以自守，而又得與喀什噶爾之阿克蘇諸城形勢聯絡，其有功於新疆甚大。旋補授宗人府府丞，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至九年，而法越事起，公任滿將代，詔留公任。公與法人辨甚切，法人憚之。又陳備禦日南之策六條，悉中肯綮。十年補授兵部右侍郎，是年奉命與美國議定洋藥稅釐幷徵條約，增歲入銀二百餘萬兩。十一年始詔以江西布政使劉瑞芬代公，公在外蓋九年矣。歷使俄、英、法三大國，適值多故，憂勞備至，鬚鬢皆白。至十二年冬受代還朝，未至即命幫辦海軍事務，既至又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醇賢親王知公諳達洋務，每事必諮焉。調戶部左侍郎，命筦同文館之事，又嘗攝刑部、吏部侍郎。公自以受恩厚，鞠躬盡瘁，不敢自暇逸，而在俄時，積受陰寒，得中消之疾。至十六年春，方與諸王大臣會議朝鮮事，咸欲取決於公，而公旋病，病且不起矣，年五十有二。

《清史稿·曾紀澤傳》曾紀澤，字劼剛，大學士國藩子。少負雋才。以廕補戶部員外郎。父憂服除，襲侯爵。光緒四年，充出使英法大臣，補太常寺少卿，轉大理寺。六年，使俄大臣崇厚獲罪去，以紀澤兼之。【略】及至俄，日與俄外部及駐華公使布策等反復辨論，凡數十萬言，十閱月而議始定。崇厚原約，僅得伊犂之半，巖險屬俄如故。紀澤爭回南境之烏宗島山、帖克斯川要隘，然後伊犂拱宸諸城足以自守，且得與喀什噶爾、阿克蘇諸城通行無阻。其他分界及通商條文，亦多所釐正焉。七年，遷宗人府府丞、左副都御史。秩滿，留任三載。法越搆衅，紀澤與法抗辯不稍屈，疏陳備禦六策。十年，晉兵部侍郎。與英人議定洋藥稅釐，歲增銀六百餘萬。明年，還朝，轉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調戶部，兼署刑部、吏部各侍郎。十六年，卒，加太子少保，謚惠敏。

《晚晴簃詩匯》卷一六八　曾紀澤字劼剛，湘鄉人，襲一等毅勇侯，官至戶部侍郎，謚惠敏。

《花隨人聖盦摭憶・曾劼剛有國家思想》　劼剛以三十八歲出使英法，四十歲調使俄，四十六歲而頤下鬚鬚，五十歿，則光緒十六年庚寅也。

紀事

作家逸事

《近代名人小傳・曾紀澤》　紀澤字劼剛，國藩長子，幼通聲音訓詁之學，精于選理，書兼篆隸，以拔貢襲侯爵，推父恩予四五品京堂，授大理少卿，代嵩燾使英、法、比、義。數陳法人圖越陰謀。崇厚以擅許俄約治罪，特移任俄使，議凡五閱月，始爭回伊犁南路地七百餘里。嘉峪關、張家口內外設官置棧，置緩議。約乃定，是後紀澤身任危難，折服強鄰，觀《金輅籌筆》，其問答詞皆似柔實勁，無一失體。視鴻章議馬關約對伊藤諸語，直有天壤之殊。若紀澤者，其外交才足跨父竈矣。使成還，擢戶部侍郎，兼總理海軍兩衙門大臣。孝欽欲令其參機務。孫毓文、許庚身告世鐸曰：「是蓋守其父道，學談弗納門包，至則徒令滿座不歡耳。」遂誣紀澤嘗取洋女爲婦，后寵漸衰，未幾死，謚惠敏。

《見聞瑣錄後集》卷三　曾惠敏紀澤詰剛，爲文正公適子，嗣侯爵人呼曰「曾小侯」。富才學，工酬對。奉命出使外洋遍歷俄英法美諸國，盡通其語言文字，熟悉其風土人情。九載還朝，授兵部右侍郎，國家頗倚重之。惟尊禮洋夷過甚，宅中設三客廳：一會同朝士大夫，陳設如常；一會洋男人，陳設無中國玩物；一會洋女人，陳設遵彼國房中款式，來拜時，自夫人以下至奴婢女使，盡更洋妝，窄袖短衣，束細其腰裙加外衣，行洋禮，說洋話，具洋饌，聞者頗以爲非。今年三月，偶患微恙，不信中國醫，請俄醫至，服其一丸，旋即告終，惜哉！

作品本事

《雙聲》　《冷禪室詩話・曾紀澤》：曾惠敏公（紀澤），文正公長子也。詩宗家學，著《歸樸齋集》四卷。有《雙聲》詩一首，集中不多見，錄之。詩云：【略】。

藝文

高心夔《懷人截句五十八首》三〇　公子多文比讓侯，秣陵賓館映淮流。胡床信有梅花弄，恰爲桓伊一駐舟。（毅勇侯曾君紀澤劼剛。）

安蹇《雷州舟次讀曾惠敏集偶成》　而今掃卻書生見，以後羞談紙上兵。天步艱辛多變態，人謀乖舛枉勞形。他年趙璧歸何望，此日荊州借易成。苦憶折衝曾惠敏，那堪中道隕長城。

雜録

《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下　紀澤作《音學考》，約近五千字，于考古及審音二者均有所得，爲之一慰。（己巳八月）

又　澤兒呈所著《分韵說文解字》，略一翻閱，其法用《廣韵》之次第，《佩文韵》之字數，抄錄許氏注及大徐反切，其有申明原注之說，則以夾行注之。其于注外，別有陳說，則于反切之下夾圈以別異之。其《佩文韵》所有，《說文》所無者，則有楷文而無篆文，仍用篇韵各說以注之。其《佩文韵》所無，《說文》所有者，則別爲《補編》，仍依反切，以分東冬鍾江各韵。（丁卯十月）

《翁文恭公日記》（同治九年五月十二日）　歸答曾世兄紀澤，號劼剛，談次覺其不羣。

又（光緒四年八月廿九日）　曾劼剛來辭行，將往英、法充公使矣。其無以伊犁當棄，白彥虎當取，以地易人最妙。

又（光緒丙戌十一月廿一日）　劼剛于各國事務能得要領，其言曰：總稅務赫德可用，但須急覓替人，切不可令洋人接手。

《湘綺樓日記》（光緒十六年三月二日）　報聞劼剛之喪，滌丈長房衰矣。

李慈銘

論　述

平步青《掌山西道監察御史督理街道李君蓴客傳》　慈銘【略】生有異才，年十二三即工韵語，集中所存游蘭亭諸詩是也。長益覃思劬學，于書無所不窺。時越多高才生，咸推君爲職志。【略】君自謂于經、史、子、集以及稗官梵夾、詩餘傳奇，無不涉獵而橅放之，而所致力者莫如史。所爲散文駢體、考據筆記、詩歌詞曲，積稿數尺，而所得意者莫如詩。讀者以爲定論。君性簡略，胸無城府。然矜尚名節，意所不可，輒面折人過，議論臧否，不輕假借苟同，雖忤樞輔不之顧，是以人多媚之。然虛中樂善，後進一言之合，譝之不容口，所指授成名者爲多。門下箸錄甚衆，平生故人有改而北面者，它可知已。

孫雄《論詩絕句·李蒓客（慈銘）白華絳柎閣詩初集十卷越縵堂詩後集十卷》　得失文章祇自知，虛中樂善是人師。故交北面陳脩脯，饋歲聯吟侍絳帷。（平景蓀作傳云：君性簡傲，胸無城府。然矜尚名節，意所不可，輒面折人過；雖忤當道樞輔不之顧，以是人多媚之。然虛中樂善，後進一言之合，譽之不容口。所指授成名者爲多。門下著錄甚衆，平生故人有改而北面者，他可知矣。）道、咸詩派目無餘，優孟衣冠總蹈虛。馳驟百家成絕調，硯樵評隲太粗疏。（同治壬申四月《日記》一則，係與董硯樵書，評述平生作詩甘苦，可作自序讀。師嘗謂道光以後名士動擬杜、韓，槎枒率硬，而詩日壞。咸豐以後名士動擬漢、魏，皮淺塡砌，而詩日壞。）

《新世說·文學》　咸、同、光、宣之詩人，可別爲三宗。王壬甫崛起湘中，與鄧彌之力倡復古，由魏晉以上窺《風》《騷》，是一大宗。【略】李蒓客及章太炎之五言，韵古格高，欲追湘綺，皆屬此宗。

《定厂詩話》卷下　李越縵詩，如漢廷老吏，不媿虞伯生。

又　李越縵論詩，極推崇大復、空同，而于公安、竟陵、松圓、子相，亦多節取，非盡如吳修齡輩，一概抹卻也。

《越縵堂日記》（同治十一年四月六日）　香濤言，近日稱詩家楚南王壬秋之幽奧，與予之明秀，一時殆無倫比。「明秀」二字，足盡予詩乎？逸山嘗言：「以王壬秋擬李愛伯，予終不服。」都中知己，惟此君矣。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三　愛伯初官郎署，負盛名，晚始成進士，擢諫垣。生平博綜群籍，尤精于史。今所傳《越縵堂日記》累數十冊，皆綴學論文語。已刻者《湖塘林館駢體文》及詩集，自序謂所得意莫如詩，所致力莫如杜。又言以一身備人世之百艱。其所經者由家及國，滄海之變故，固亦多矣。存其詩，足以徵閭里之見聞，鄉邦之文獻，而國事朝局之是非，亦或有可考焉。

《石遺室詩話》卷一一　癸未春挈眷入都，小住陳汝翼編修處，數遇李蒓客戶部（慈銘），貌古瘦。【略】時未見蒓客之詩，後得刻本，亦未細閱。識沈子培，乃亟稱其工。識樊雲門，則推服其師等于張廣雅。實則清淡平直，幷不炫異驚人，亦絕去浙派餖飣之習，惟遇考據金石題目，往往精碻可喜。

又　越縵身丁亂離，遇復蹭蹬，而聲詩極乎和平，不特不抑鬱牢愁，亦幷不矜才使氣。題詠金石書圖，自其所長，而閑情之作，偶亦所喜。

《寒松閣談藝瑣錄》卷三　蒓客才名藉甚。先以諸生納貲，官農曹，與潘文勤公、呂庭芷觀察、張香濤相國相頡頏。丁憂旋里，馬端敏師聘入書局，與予一鐙讎校，甚相得也。旋舉庚午孝廉，仍官農部。丁丑，予入都，與君及黃漱蘭先生、樊雲門方伯、陶子縝學使文酒之讌無虛日。癸巳，再入都門，君已中庚辰進士，官御史矣。一時翰苑諸公皆仰之如泰山北斗，而群稱爲越縵堂先生云。君長于「三禮」之學，而詞章尤勝。著有《湖塘林館駢體文》、《越縵堂詩初集》，其餘未刻者尚富也。

章士釗《論近代詩家絕句》　誰把文章謁後塵，掉殘書袋向人人。東南名士幽燕客，成就狂名筆有神。　大言終不出喧卑，政事文章故異宜。越縵漫將湘綺比，高文疑幷小儒爲。　汪國垣附注：越縵自是江左派魁傑，其以金石考證入詩，則沿復初齋也。此亦英雄欺人，或將以傲潘龜巢歟？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富星撲天雕李應：李慈銘　錦障百步，落雕待御。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餘事爲詩竟不群，別才非學總難論。清詞合配金風長，月轉觚棱夢未溫。　越縵詩，在小長蘆、春融室之間，雅潔春容，且書卷外溢，尤熟史事。孫同康謂與兩當幷雄，推爲正宗，譽過其實矣。

《瓶粟齋詩話》四編卷上　浙中詩派，乾、嘉時多取法樊榭，山水清音，斯爲獨絕。道、咸以還，定庵、越縵代興，風氣爲之一變。定庵驚才絕艷，原本于經；越縵佩實含華，汎濫于史。然二人負才而狂則一也。

《清史稿・李慈銘傳》　慈銘爲文沉博絕麗，詩尤工，自成一家。性狷介，又口多雌黃。服其學者好之，憎其口者惡之。日有課記，每讀一書，必求其所蓄之深淺，致力之先後，而評騭之，務得其當，後進翕然大服。【略】弟子著錄數百人，同邑陶方琦爲最。

《一士類稿・李慈銘與王闓運》　王闓運與慈銘，幷時噪譽文壇，而慈銘之于詩，深不然之，羞與爲伍，蓋途轍有異，眞未免文人相輕之見也。【略】闓運之所自負，亦大有目無餘子之概，若慈銘者，殆非所願齒及云。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李越縵（慈銘）頗自矜其詩，《白華絳跗閣集》，流傳海內，早有定評。日記手稿五十一冊，尤爲君畢生心力所萃。【略】君每謂「予詩自是七古第一，七律第二，五古第三」，余尤喜其七絕諸作。

又　李越縵論詩，以爲元詩優于南宋，且謂絕句元人苦氣格靡耳，其新秀卻勝宋人。

《鑑湖柳枝詞》　《平等閣詩話》卷二：絕句如須彌藏芥子，自古爲難。其要旨則在一氣迴旋，蘊含無盡。有以議論勝者，有以神韻勝者【略】神韻則李蕈客《鑑湖柳枝詞》云：【略】。

《偶閑放翁詩集多及三山紅橋余舊居三山又先疇所在也慨然有作》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偶閑放翁集多及三山紅橋余舊居三山又先疇所在也慨然有作》云：【略】牢落之感，情見乎詞。

《出大沽口感事追弔故帥僧忠親王二首》　《雪橋詩話》卷一二：咸豐乙丑四月二十四日，科爾沁忠親王戰歿。【略】李越縵《出大沽口感事追弔故帥僧忠親王二首》云【略】。當奉命防海時，自以尚主受宜宗顧命，志安社稷，疏言和議不可恃，有「皇上憂糧不足，臣請以傾國之糧報效皇上」語，其詞甚壯。

傳記

《清史稿・李慈銘傳》　李慈銘，字愛伯，會稽人。諸生，入貲爲戶部郎中。至都，即以詩文名於時。大學士周祖培、尚書潘祖蔭引爲上客。光緒六年，成進士，歸本班，改御史。時朝政日非，慈銘遇事建言，請臨雍，請整頓臺綱。大臣則糾孫毓汶、孫楫，疆臣則糾德馨、沈秉成、裕寬，數上疏，均不報。慈銘鬱鬱而卒，年六十六。

平步青《掌山西道監察御史督理街道李君蕈客傳》　君姓李氏，初名模，字式甫，後更名慈銘，字悊伯，號蕈客。浙江會稽人。【略】道光庚戌，吳縣吳殁舫侍郎再督浙學，侍郎漢學大師，得君文，偉悊之，以第二人補縣學生員。次年食餼而應南北試凡十一，屢薦屢報罷。咸豐己未北游，將入貲爲部郎，而爲人所紿喪其資，落魄京師。母恭人亟鬻田成之。【略】同治乙丑請急歸，奉母諱。庚午始舉浙闈，五上春官。光緒庚辰始通籍。【略】己丑試御史，庚寅補山西道監察御史，轉掌山西道，巡視北城，督理街道，皆舉其職。數上封事，洞中利弊，不避權要，被旨允行，或報聞君瑣瑣不自得。今年夏倭夷犯邊，敗問日至。知君者頗訝，何以無所論劾。蓋君戊削善病，至是獨居，深念感憤扼擊，咯血益劇，遽以十一月二十四日竟瘁，年六十有六。

《近人詩錄・李慈銘》　字蕈客，浙江會稽人，官御史，著有《白華絳柎閣詩集》。

紀事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越縵累試不第，納貲爲部郎，久之乃通籍，故集中對此尤多骫骳之語。【略】牢落之感，情見乎詞。京官風氣，自光緒初葉已大變，戶曹登用，較史禮爲雜，貲郎大都尚聲氣交游，造謁報謝無虛日，暇則徵歌狎飲以爲常，鮮治事者。君獨鍵戶讀書，蒔藥種花，非其人不與通，經年不一詣署。尚書朝邑閻公，方嚴核名實，下教諸郎，分日入謁。尚書坐堂皇，旁一司官執簿唱

名，堂下聲諾，如點隸呼囚者然。吏持牒至，君手書累千言，責其非政體，不當辱朝廷而輕量天下士，伉然激切，如昌黎《與張僕射書》，走筆付吏去。閻公得書，頗善之，事遂已。

《一士類稿・李慈銘與周祖培》 李慈銘嘗授讀周祖培家，祖培相待頗厚，有愛士之雅。祖培之卒，【略】。慈銘回京後，爲祖培撰神道碑，并代祖培子撰行述，【略】祖培《行述》，慈銘極得意之作也。

《花隨人聖盦摭憶・李莼客痛詆祥符二周》 李莼客文中，好用貲郎，前已記之。莼客有一札致潘伯寅，附呈《蘿菴小志》，潘以其中詆傷友朋者勸其節去，莼客又作一書報潘云：「承示《志》中宜刪一節，具承風義，勉我古賢，刻狀虺豺，誠汙簡牘，當如來旨，即事芟除。但弟與二周，憾深創鉅，迹其射影，直可滅宗，固交道之必無，亦士林所僅見，遠近同憤，道俗羞稱。弟初以家難頻仍，屢試被放，不自揣量，思効明時，二豎遂因之生心，賣人設計，甘言苦口，變亂是非，致違親棄家，入資自汙。二豎乘其便利，爲季得官，乃得包藏禍謀，從與北上，攘肥棄瘠，中道背言。弟上負老親，下慚鄉里，進退無據，出處都非。至庚申之冬，老母知慈尚阻吏銓，時寇氛逼江，越中危甚，衰親弱弟，猶于蒼黃之中，鬻田數十，得四百金，將謀寄都，而季厄公肆無良，劫攸以去。老母痛恨逆豎，兼念遠人，積憂成疾，京師識與不識，無不駴歎，而叔雲洋洋自得，若爲不聞，弟猶強與周旋，未遽棄絕。迨今夏五月，叔雲忽得重貲，儼然安富，弟適纏災疾，宛轉簀牀，連函呼救，深拒不應，延至秋初，乃始投書告絕，此弟與二周之始末也。嗚呼，銅臭司徒，名士所恥，貲郎微末，尤不足言。【略】一行一言，傷人是戒，乃至朋友，尤冀保全，若此所爲，自絕人理，仇關家世，非僅一身，自恨力強手孱，不能白刃相報，聊因執事垂教，故略及一二而已。」此書斷斷如此，幾疑爲不共戴天之仇，後乃知起釁，亦關於貲郎。【略】讀《越縵堂日記》等，見其罵人處，多如牛毛，若以其申申之詞，謂爲必有深仇固恨者，是不知其癖好如是也。

《贈王于邁》 《十朝詩乘》卷一六：李越縵《贈王于邁》詩云【略】。宗炳，謂其同里宗滌甫（稷辰）也。時滌甫自山東運河道乞歸，方于里中創立四賢講社，越縵、于邁同被招致。道、咸間，研深理學而通于世務，如滌甫亦佼佼者。所著論說，自《深慮》至《俟命》，凡十八篇，生平心得略具。爲御史，稱敢言，嘗上《平寇策》，臚舉人才，以左湘陰首薦。于任城修方正學祠，重刊《遜志齋遺書》；于京師建正氣閣。其人卓犖自許，而不免張皇聲氣，故越縵有微詞焉。

《村居雜感》 《石遺室詩話》卷一一：莼客【略】《近聞》四首，作于甲寅，乃自注云：「先是賊首洪秀全爲其下楊秀清所殺，近聞秀清亦死，則傳訛也。」然詩刻于光緒十六年，雖前已寫定，何不刊改？亦與自序所云「由家及國，滄海之變故，固亦多矣。存其詩，亦足以徵閭里之見聞」者，有未合乎？《十朝詩乘》卷一七：林文忠之奉命督師，就權桂撫，粵民夙仰公威惠，聞公出，額手相慶。賊黨散大半，洪酋恐，謀遁入海。時公已有疾，黽勉馳驅，行次潮州，疾革。易簀時呼「星斗南」者三，世以方宗留守之呼「渡河」。自公薨，軍民失所倚，賊勢寖不可制矣。【略】李越縵《村居雜感》有云【略】。結韻責李文恭也。

《庚申八月感事四首》 汪詩儂《清華集》：按會稽李君尊客，博學傲物，久躓名場。同治庚申舉于鄉，光緒庚辰成進士，年已五十一矣。然才名早播，一時如潘文勤、張文襄皆所傾倒。右詩爲咸豐幸熱河而作，讀之者得毋有朝局滄桑之感乎！《雪橋詩話》卷一二：（咸豐）庚申，【略】英人以互市啓釁，科爾沁忠親王駐天津防海，築大沽口南北岸礮臺，北鉗沽，東枕海，突門孔道突帳蘭石虎落方色與兵伏樓櫓之屬，各有法度。己未四月，英人以兵艦入大沽。【略】庚申六月，英法合兵，復至大沽，防守甚嚴。復于北門伏地雷，欲俟其登北門，以火雷盡殲之。有沙姓者，世居其地，于彼不利，陰洩其謀于外人。遂掘所伏，登北門，又以和議款我，出不意，奪此炮臺，提督樂善中炮隕。王坐是革爵。李越縵詩云：【略】《十朝詩乘》卷一七：曲園先生詩中所云「名士」者，謂僧忠親王。海氛急，王奉命督防，築炮臺于大沽兩岸。己未四月，英艦入大沽，設計敗之，沈其二艘。次年六月，英法合兵復來犯，王于北門伏地雷，將俟其登陸盡殲之。有沙姓者，世居其地，于己不利，陰洩于外人。遂掘所伏，徑登北門。又以和議餂我，出不意，奪北炮臺，提督樂善中炮殞。王以是奪爵，而敵已長驅犯闕矣。王子壽詩云：【略】李越縵詩云：【略】一作于事前，望其策勳；一作于事後，閔其致挫，而導揚忠藎，無異辭焉。王受宣宗顧命，志安宗社，嘗疏言和議不足恃，且謂「上憂糧不足，臣請傾國之糧，輸以紓難」，其語甚壯，文宗亦倚爲心膂。大沽告警，手

詔云：「握手言別，倏逾半載。沽岸危急，知汝憂悒。惟天下本在京師，不在海口，若有挫失，當退保津通，萬勿寄命炮臺爲一身之計。握管悽愴，汝其勉遵。」蓋深恐其輕身以殉也。後再起，督剿粵寇，生擒林鳳祥，盡滅渡河股寇，以功進親王。捻患作，督師燕、齊、豫、楚間，逾十年。曹南之役，降賊桂三有異志，反走突衝，賊乘之，王死麥塍中。

《烏夜啼》《十朝詩乘》卷二〇：黎純齋早歲詣闕上書，以諸生用知縣，命往佐曾營。建言得官，曠世之遇也。【略】純齋之得登用，文文忠、李文清在樞府實獎成之，將以激勵言路，而臺諫無識者，且率臆抨彈，見黎所著《拙尊園叢稿》，李越縵爲賦《烏夜啼》樂府云：【略】其時朝士固僉，動以資例繩人，大率類此。純齋入官後，以通曉時務著稱，歷官至川東道。

《庚午書事詩》《雪橋詩話續集》卷八：同治庚午，曾文正于津民滋事緝兇賠償，朝論毀譽參半，清議尤以爲非。善乎！李文忠之言，曰：此等案情，若不交兵，必須如是持平。或謂津民可用，不宜摧抑，試問：庚申之變，洋兵北上，津人有從後助戰者否？如南省團練，動稱數十萬，絕無殄滅一股髮捻之事。朝廷選將練兵，製器設備，爲百年自強計。兵將器械均能與外人敵，到處皆可一呼萬應，則民心乃眞可恃。平日不求武備，臨事能無張皇？李愛伯《庚午書事詩》云：【略】當時士大夫憤諸國之憑陵，多譁然欲戰，皆局外之見耳。《十朝詩乘》卷二〇：李越縵《庚午書事》二律云：【略】亦責備湘鄉。當時清議幾于異喙同聲。未幾，適有江督馬公（新貽）遇刺，遂移曾文正督江，以李文忠代之。

《敬題文宗御畫馬石刻本賜伯寅侍郎上幅有御書少陵詩雄姿逸態四句》《十朝詩乘》卷一九：文宗善畫馬，幾暇偶一揮染。潘文勤嘗拜石刻拓本之賜，上有御書少陵詩「雄姿逸態」四句。李越縵與文勤密，爲題長句云【略】。「昭陵石馬」，襲用史事，與太宗大小白故事隱合，亦佳讖也。

《輓周允臣戶部（文俞）二首》《雪橋詩話續集》卷八：穆宗踐阼，商城相國首上疏，更正祺祥之號，改元居正，議陳孚恩、何桂清之獄，張錫嶸明堂宗祀之疏，無所阿徇。嘗館李愛伯于家，課其幼子，卒于同治丁卯。愛伯參次行事，文其隧道之碑。次子允臣戶部文俞，恬靜好學以回避，歷補工部主事、刑部員外郎。愛伯譔文勒碑，文尚未上石，而允臣遽卒。愛伯輓以詩云【略】。

《題伯寅所藏順治薦紳錄》《十朝詩乘》卷三：吳縣潘文勤得《順治搢紳錄》，爲紀文達舊藏。李越縵侍御題長古云：【略】「涿州」謂馮銓，「吳江」謂金文通，「丞」、「令」謂傅忠毅爲韶州同知、于清端爲羅城令也。是錄異于後來官制者：大學士九，學士二十四，分殿、閣、院，列內閣後；各督、撫、巡按，幷附列都察院；巡按雖裁，尚存其銜；太常少卿兼滿祭酒，常丞兼滿司業，爲順治十六年奏定。裁蒙古祭酒、司業，設滿監丞，爲十七年奏定。又，武進士選侍衛，亦派大教習。記之以資考證。

《京邸冬夜讀書》四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李越縵有《京邸冬夜讀書》四首之一云【略】。此指同治癸酉修理圓明園事。當時御史沈淮疏請緩修，得旨工款由內務府大臣設法捐募，仍不准行。玩「臺疏間一上」及「連章期諸公」數語，可知朝貴嫿婀，言路失效，其所由來者漸矣。《十朝詩乘》卷二一：溯當同治末年，即有修復淀園之議。沈侍御（淮）爭之不得，游侍御（百川）復爭之。穆宗召游入對，諭以「士庶之家，孰無老親？親老，欲稍娛游觀，爲人子者豈忍堅阻？汝疏具見忠鯁，而未喻此中苦衷，故召諭之」。游因言「三海近在禁城，稍事掃除，即可駐蹕，勝別營園工」。慈聖初不知有三海，及臨觀，良勝，遂修葺徙居，而園工以輟。光緒中，復議興修。屠梅君侍御累疏諫阻，且嚴劾樞臣之誤國，中官之罔上，疏語涉及宮闈，同列驚其戇直。【略】李越縵《冬夜讀書》詩末首亦云【略】。越縵時爲散郎，而憂危激切如此。然同治以來，有內府募金之諭，有李光昭報効木植虛罔論斬之事，御史德泰且疏請按畝加稅以資工用。微聖明鑒燭，正士匡持，其事何所不至。

《恭賦嘉順皇后輓詩二章》《十朝詩乘》卷二〇：孝哲后身殉穆宗，李越縵官京師，恭賦輓詞云【略】。故事：選后，皆后妃幷選，而兩妃先期入宮。穆宗選后時，聖母屬意鳳秀女，母后謂崇綺女端莊，決于帝。帝以母后意定之，由是爲聖母所不喜，禁不得輒至中宮。帝疾革，后趨視，猶斥其蠱惑。迨帝崩，不立嗣，別立德宗以嗣顯廟，后益悲憤，曰：「然則大行皇帝猶殤也。」遇麗妃深勸之。是夕，后崩。光緒己卯三月，合葬惠陵。

《寄陶文冲（濬宣）兼示孫生憙孫》《齋醉雜記》卷三：光緒初，都中盛行陝西梆子腔，其聲急促而爨演俗惡，無一雅齣。旦色有名萬人迷、十三旦、水上漂者，蕩褻萬狀，至不可耐。無端爲張子青相國所嗜，馴至衣冠會中，亦登場奏技，論者以爲庚子西狩，殆兆于此。李愛伯侍御《寄陶文冲》詩云

【略】。是詩作于申戌，固早詫爲變徵矣。《十朝詩乘》卷二一：京師梨園，初尚崑曲。道光時，始盛行皮黃。秦腔最晚出，俗呼「梆子腔」，繁音促節而多涉俚鄙，蓋始盛于光緒初年。李越縵《寄陶文冲》詩云【略】。聲與政通，審音者已訝其非吉，後果有西狩之事。

《先母生日前一夕大風獨坐京邸泣賦是篇》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李慈銘以美才負文譽，而久困場屋，同治庚午始捷鄉試，會試又屢躓。光緒丁丑，年四十九矣，正月【略】初十云：「比日稍穌，春氣漸動，遂覺疲苶，時欲就牀偃卧，病體日深，老景日益。龍鐘至此，尚復逐黃面小兒，提籃踏圍，爭冬烘之一決耶？今年誓不應試，幷擬閉關謝絕計偕之客。念明日是先母生日，因賦一詩，以當誓墓之文：《先母生日前一夕大風獨坐京邸泣賦是篇》，詩云【略】。」牢騷哀怨，而不再應試之志，若甚決絕矣。然竟未能自堅，未幾仍與「計偕之客」往還，二月二十四日記有「進退維谷」之語，屆期依然入闈應試焉。【略】文士之爲舉業者，望中之心甚切，而以久困場屋，牢騷而生作輟之念，卒仍逐隊入場，不中則再發牢騷，罵考官，看來頗覺可笑，然科舉時代，類是者不乏，弗足怪也。出榜之前，謂「應試之事，自此遂絕」；出榜後又言不再「與此曹角逐」，而至下科，慈銘復應試，遂得中式，成進士，償其所願，年已五十二矣。

《送樊雲門庶常乞假還夷陵省親》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樊增祥爲慈銘門人，丁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其捷鄉、會試均早于慈銘一科。）時與慈銘形迹甚親，感情最厚，對之慰藉備至。慈銘是年日記有云：（七月初七日）雲門饋銀八兩，此必不敢受者也。（十二日）前日雲門饋助祭銀兩，作書辭還，雲門復書，言甚摯篤，是之貶耳。【略】（二十日）爲雲門書摺扇；幷製長歌，寫一團扇贈之。其《送樊雲門庶常乞假還夷陵省親》詩云【略】。此蓋慈銘對增祥極愛重之時。其後以甚惡張之洞，而增祥親附之，頗示不滿。慈銘日記最後八冊，爲增祥持去，遂不獲與世相見，或謂增祥以中有對己詆斥之語，已于生前燬之矣，可慨也！

《秋陰偕敦夫雲門汎舟釣魚臺下循隄至行宮而回》 《雪橋詩話餘集》卷八：庚辰秋季，李越縵《汎舟釣魚臺下循隄至行宮詩》云【略】。其《荀學齋日記》云：「八月七日午後，出廣寧門，經天寧寺白雲觀，騶卒不識道，迂行二三里，始抵釣魚臺。地屬玉河鄉之池水村，亦曰花園村，去三里河西北里許，相近有圓通觀圓覺寺，爲金主游幸處。金人王飛伯嘗隱于此，見元遺山詩。乾隆三十八年濬治成湖，以受香山諸水，于湖之東口置牐以蓄洩之，其下流由三里河達阜城門之護城河，至東便門入通惠河矣。湖中有泉涌出，隄岸周圍約二三里，中悉種蓮，較十剎海多幾倍之，近水爲稻田，隄外積土隆然成山，迤邐相屬。西山修黛橫翠可接。湖中有船，方篷施幔，放悉吳製。招權人携茗具，緩泛其中。惜花時已過，荷葉亦大半摘去，枯箬萬柄，偶見田田一二晚花，紅鮮艷絕而已。夕景銜崦，遂爾回舟，循隄至釣魚臺行宮，列聖詣西陵駐蹕進茶處也。宮牆周里許，下有水柵以通湖流。宮門面南，入門過橋爲養元齋，東向正廳五間，回廊四匝。又西爲瀟碧齋，中爲品字形，窗格瓏玲，（波）（玻）黎四照。又西過橋，登石山爲澄漪亭，亭中懸高宗御製詩云：『牆外爲湖牆內池，一般憑檻有澄漪。剔疏意在修渠政，何必瓶罍細較斯。』後題『乾隆壬寅仲春下澣題』。有二印，一曰『古稀天子之寶』，一曰『猶日孜孜』。亭後下山過橋，以橋已斷，仍由來徑。曲磴逶迤，老樹夾峙，水泉瀲瀲，略約相望。宮後爲堵牆如城下臨湖焉。由後門出，觀湖牐漸已斷裂，尚可行人。時夕陽適開，循湖再過橋，登車入西直門還寓。」又云：「釣魚臺（土人呼曰望河樓。）屬內務府奉宸苑，同治十三年，穆宗謁陵，奉兩宮駐此，故丹艧猶新，黃簾尚捲，畫圖陳設，扃鐍依然。而鼎湖久成，翠華無望，徑蕪池蔓，漸就荒涼矣。」所記甚詳，後之志《春明餘夢》者，當幷采之。（近聞賜弢菴太保爲別業。）

《詠史》（捧日黃雲宴慶成）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二：光緒庚辰，禮親王世鐸等奉派恭送穆宗聖容、實錄、聖訓，前往陪都，恭奉尊藏，幷寶冊玉牒，同時尊庋。十月十二日，將軍以下，設筵款待。盛京兵部侍郎緜宜起立離席，向禮親王笑語無節，任意戲謔。副都統富陞因其不顧體統，特參革職。李越縵《詠史》之一云【略】，紀其事也。《十朝詩乘》卷二一：其《詠史》詩又云：【略】則謂禮邸與侍郎緜宜公宴互謔被劾事。是年冬，詔遣禮邸等恭齎《穆宗實錄》、《聖訓》，赴盛京尊藏。既抵瀋，擇期庋藏。先二日，將軍以下設宴洗塵。緜爲盛京兵部侍郎，離席與禮邸任意嬉謔。副都統富陞據實糾劾，有詔落職，與宴者皆議懲。貴游狎侠，罔知禮法，其時懿綱久墜矣。

《詠史》（貙劉五柞設和門） 《雪橋詩話餘集》卷八：光緒六年南苑大操，自八月初都統穆騰阿赴南苑秋操，至十月廿一日回京。時科爾沁親王伯彥訥

謨祜管理神機營，廿六日奏請誅一已革驍騎校。或云伯王主操政過嚴，士多怨，此人以犯令革復求見。搜其衣中有小刀，疑欲行刺，杖之，垂斃而後誅之。或云此人故刁悍，橫于軍中，而爲朱邸所眷，恃此屢忤犯，故被誅，不能詳也。誅之次日，其母及妻子皆服毒死于伯王之門。李越縵《詠史》云：【略】紀其事也。醇邸以之上聞，奉命管理神機營務，佩印鑰，以寶文靖幷管是營，而伯王坐是撤差。《十朝詩乘》卷二一：光緒庚辰秋，南苑大閱，時科爾沁親王伯彥納謨祜掌神機營，揭舉已革驍騎校某罪狀，奏誅之。翊日，其母及妻子俱服毒，詣伯王邸門死焉。或云：王主操政嚴，是人以犯令褫革。後求見，搜其衣，挾刃，疑圖行刺，杖之垂斃，而後誅之。或曰：是人故刁悍，恃爲某邸所眷，屢忤犯，故被誅。醇邸以其事上聞，伯王坐撤差，即命醇邸與寶文靖領神機營事。李越縵《詠史》云：【略】紀其事也。時京營疲窳，已成錮習，屢謀整飭，以投鼠忌器輒止。雖醇邸以親賢領之，不能有所更張。是可歎已。

《後鷄鳴歌》《雪橋詩話三集》卷一二：光緒壬午，京察德化萬藕舲冢宰以屢被參奏，衆望不孚。甘泉董醞卿司農以年力就衰，同時罷免。李越縵《後鷄鳴歌》云：【略】。《十朝詩乘》卷二一：迨壬午京察，（萬）藕舲官冢宰，以屢被參奏，衆望不孚，甘泉董醞卿司農以年力就衰，同罷免。越縵《後鷄鳴歌》爲二公作，云【略】。

《吁嗟行》《雪橋詩話三集》卷一二：光緒壬午，京察德化萬藕舲冢宰以屢被參奏，衆望不孚。甘泉董醞卿司農以年力就衰，同時罷免。李越縵【略】《吁嗟行》：【略】。《十朝詩乘》卷二一：壬午京察，（萬）藕舲官冢宰，以屢被參奏，衆望不孚。甘泉董醞卿司農以年力就衰，同罷免。【略】又，董公事兼緣其子牽累，越縵別賦《吁嗟行》云【略】。其論雖近深苛，要其暮景冥行，昧于止足，殆亦無以自解爾。爾日所目爲「清流」者，務抨劾貴臣，以矜風節。甚至毛舉細織，株牽曖昧。茶坊酒肆，大書「免談國事」；慶弔朋集，遇有霜棱嚴峭者，則舉坐沈默，莫敢發辭。故老遺民，至今猶能道之。

《津門紀事》《雪橋詩話三集》卷一二：問津書院創于乾隆十二年，盧雅雨任長蘆運使時，錢香樹尚書題學海堂額。嘉慶二十四年，阮文達總督兩廣，始開學海堂于廣州，人鮮知津門有此名矣。越縵詩云：【略】。

《聞馬江之敗三首》《雪橋詩話三集》卷一二：甲午之役，自湖南巡撫疏請出關，兵敗，僅以身免，時人爲賦《度遼將軍歌》。前此馬江之役，李越縵有詩三首云：【略】《十朝詩乘》卷二一：張竇齋在朝敢言，負時望。政局既變，乃命以卿銜會辦閩防，固辭不得。及抵閩，敵已迫。閩督何小宋本書生，又與竇齋不相謀，臨敵幾于束手。然我師奮戰，猶兩壞法艦。卒之策援無方，縱敵深入，遂致喪師。【略】竇齋督兵艦與敵相持，既敗，則託詞于退守船廠，而督辦船政何子峩學士且于事急時回城。李越縵聞之，歎曰：「竇齋休矣！子峩何亦如此！」因賦五律三首云：【略】是役，高參將（騰雲）戰死，見竇齋奏疏。又，兵船管駕官許壽山、陳英、林森林、葉琛死事皆甚烈，見近人著《馬江紀略》。

著録

《清史稿・李慈銘傳》著有《越縵堂文》十卷，《白華絳趺閣詩》十卷、《詞》二卷，又《日記》數十冊。

平步青《李君蓴客傳》又有《越縵讀書錄》、《越縵筆記》、《柯山漫錄》、《孟學齋古文内外篇》、《湖塘林館駢體文鈔》、《白華絳趺閣詩初集》、《杏花香雪齋詩二集》、《霞川花隱詞》、《桃花聖解庵樂府》，凡百數十卷，可謂碩學鴻文，蔚爲著述者矣。友人僅刻其《駢體文鈔》二卷、《詩初集》十卷。餘未禮堂寫定，傳之其人。

由雲龍《越縵堂詩續集序》會稽李蓴客先生，詞章考據之學爲清季冠。讀書餘暇，尤工爲詩歌，自髫齔迄於老不輟。而其手定刊行者，僅《白華絳趺閣初、次集》十卷，自甲辰至甲戌，八百五十首。自乙亥以後所爲《杏花香雪齋詩》二集，迄未付梓。歲壬戌□得北京浙江公會景印先生《越縵堂日記》五十一冊，公餘溜覽，則先生未梓之作，悉散見於日記中。因順次編錄，自乙亥至甲申之詩，都爲十卷，以繼《白華絳趺閣集》之後。於是先生平生所作，殆十得八九矣。先生一生備歷蹇屯，家國變故，一寓之於詩。自謂存之足以徵閭里之見聞、鄉邦之文獻，而國是朝局之是非，亦或有可考焉。至其沉酣典籍，摛詞淵雅，氣息醇粹，功候湛深，讀者當自得之，固無俟厄語之導揚也。

藝文

孫雄《感逝詩一百二十一首》三五　鄭公帶草傍宮牆，粉本留題翰墨香。二妙馳聲負期許，紫藤花下憶飛觴。死友巨卿訂遺草，貲郎司馬賦愁陰。別裁風雅師承在，慚愧詞臣報國心。乙亥而還詩十卷，我從日記手親鈔。

鞠軒兩浙誰驂靳，詎等寒酸島與郊。

王星誠《蕭山寄懷李大越縵（慈銘）》　忽忽已成三月別，故人道爾苦吟詩。傷時涕淚狂猶昔，倚樹光陰病倘支。下濮有田供箸述，上春多雨足相思。商量載酒湖南路，擘脯彈箏定幾時。

陶方琦《寄呈李越縵先生》　思隨杖履集都門，花外琴書笑語溫。卜宅湖塘分柘柳，采風瀟水長蘭蓀。千秋中壘傳經業，一曲震川數醉痕。見說春城桃李艷，薰風何處不開尊。

屠寄《送李戶部慈銘赴天津》　辭官向滄海，臨別會長安。老去憂風雅，深談出肺肝。帝城春色近，島日夜光寒。莫倚珊瑚樹，浮雲直北看。

雜録

平步青《李君尊客傳》　君于經學有《十三經古今文義彙正》、《說文舉要》、《音字古今要略》、《越縵堂經說》；于史有《後漢書集解》、《北史補傳》、《歷史論贊補正》、《歷代史贈》、《閩史》、《唐代官制雜鈔》、《宋代官制雜鈔》、《元代重儒考》、《明謚法考》、《南渡事略》、《國朝經儒經籍考》、《軍興以來忠節小傳》、《紹興府志》、《會稽新志》，又有【略】。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　派閱御史卷，旨問：「第二卷內擴被四表，擴字誤否？」臣對云：「無誤。」折彌封寫名單，李慈銘第二。

又（光緒二十年五月九日）　李蒓客來長談，此君舉世目爲狂士，自余觀之，蓋策士也。

《湘綺樓日記》（光緒十八年五月二日）　看李老友撰（潘）伯寅墓志，雖不得體，亦尚不俗。

《雪橋詩話三集》卷六　乾隆七年，怡邸明善堂刻巾箱本《四書》、《五經》，字畫紙墨極精，所造角花素箋，精絕可愛。曩于海王村購得百番，今盡失之。李越縵《用山谷次韻王炳之惠玉版紙韻詩》略云：【略】《再題怡邸所造角花大牋》云：【略】又《子培以怡邸凸花小箋索書》云：【略】皆可增成故實也。驕孫，謂載垣。

《花隨人聖盦摭憶·李蒓客以貲郎自況》　蒓客集中與人書及日記，數以貲郎自況，蓋未得進士前，先捐得部曹，《孽海花》中所記，李保安寺街寓所，門榜一聯：「保安寺街藏書三萬卷，戶部員外補缺一千年」，蓋事實也。按捐納得官，而以漢之貲郎自稱，實微有不類，考《漢書》【略】清獻，奬之者，適所以害之」一語，甚痛切。嗚呼，今日社會，說及前清捐官之例，鮮不笑爲惡政。

薛福成

論述

綜論

《碑傳集補》卷一三夏寅官《薛福成傳》　薛先生福成【略】自師事曾文正學識日大，凡歷史掌故、山川險要以至兵機天文、陰陽奇遁之書，靡不鉤稽講貫，洞然于心，故遇事立應略無窒礙，近世士大夫謂本理學而談洋務者，先生一人而已。自壯至老讀書從公日有常課，辰而治事，夜分始寢。數十年來逐日行事，悉載日記。勤以率下，儉以奉身，待人接物，一主以誠，故雖軍國大事，日不暇給，而端坐凝然，百務就理，蓋得力于文正者深矣。治古文不拘宗派，原本忠孝而以閎雅眞摯之文行文，所造于柏梘山房，求闕齋爲近。

楊楷《浙東籌防錄跋》　光緒乙酉春正月，法蘭西寇鎮海，我軍縱炮連却之。相持數月，卒已無事。時吾師庸庵薛公備兵浙東，以大府檄總理營務，規畫防禦，算無遺策。【略】方事之殷，公手批口答，草檄發電，筆不停揮，覃思孤往，其運籌常在天下之大，而不遺一事之細，故援公法以議驅巴使，申《舊約》以保護定海，電請督府飭臺軍急攻基隆，使孤拔疲于奔命，皆關天下全勢，不規規爲一方計，卒之一方亦蒙其福。始楚軍、淮軍分駐南北岸，稍有違言，負意氣不相下，且內閔，公上書大府曰：「師克在和，今強敵在門，而將士未協，非所以圖勝也。」大府喻其指，申警將士以相忍爲功，公亦委曲調護，衆軍輯睦，遂却勍敵。【略】至于憂世之深思攄其所得，與當世相印證，逆料異時防海得失之林，將日出而不窮，故欲以是爲嚆矢。昔曾文正公嘗稱文章之可傳者，惟道政事較有實際，張江陵擅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籌邊論事諸牘；王陽明精性理，而其尤切者，實在告示、條約諸篇。韙哉斯言！是《錄》之成，亦庶幾有裨于經世實學云。

黎庶昌《浙東籌防錄叙》　《浙東籌防錄》四卷，吾友薛君叔耘備法時公牘文字也。光緒十年，法人侵奪我越南屬國地，挾兵船踔入東南洋面，牽綴援軍，旁撓虛喝，眩沮我謀。其時若閩若臺若滇若兩廣，皆別有重臣宿將，聯翩持節以往，度要駐扼，獨浙無有。杭城雖名會垣，而錢塘天險阻鰲子門，海艘不能直達，防務實在寧波，【略】其轄下之鎮海、定海，懸隔一隅，孤注與鷄籠等。【略】叔耘奉命備兵寧紹台，莅任甫數月，即遘此變，中丞廬江劉公駐省垣，提挈綱維，稔知叔耘賢，防務事悉委成之，又令盡護諸將，凡前敵築臺增炮、釘樁沉船塞口，以及遷教士、杜引水、明賞罰、固民心，皆不憚煩勞，百計營度，與諸將協規同力，一泯異同，【略】。明年正月，遂犯鎮海口門，卒兩次被創，斂旗而退。相持四月之久，浙防無恙，豈非任得其人哉？叔耘忠信醇篤，悃愊無華，嘗佐曾文正公暨傅相合肥李公幕府有年，閱天下之義理多，故能措注咸宜若此也。今觀其處事之詳審，持義之明通，不專己，不徇人，庶昌自愧弗如遠甚。宇宙之大，世變無窮，然則是錄也，即其未雨綢繆海防前事之師邪？神而明之存乎人，若以爲既往之陳迹而忽諸，是非能善讀吾叔耘書者。光緒十四年三月遵義黎庶昌叙于日本東京使署。

又《庸庵文編叙》　吾友叔耘薛君【略】先後入府者八年，文正既沒，復參今傅相合肥李公幕府，又逾十年。【略】叔耘既佐治久，聞見出于人人，紀述論著，亦日獨多，不屑爲無本之學。是編所載，【略】雖其言或用或否，其所述或親見或傳聞，而中括機宜，皆所謂經世要務，當代掌故得失之林也。尤拳拳于曾文正公之德之業，反覆稱述，樂道不厭。蓋自公沒已十七年，鄉之同事諸賢，存世無幾，流風餘韵，漸就湮沒，幾無復有能言者，得是編而軼事遺聞，網羅無闕，其義比于陳壽之定諸葛氏故事。【略】叔耘辭筆醇雅有法度，不規規于桐城論文，而氣息與子固、穎濱爲近，讀是編者當自得之，姑不備論云。

又　是編所載，如策治平者六，籌海防者十，叙練兵者一，論治河者一，議鐵路者一，議援越南者四，論傳教者一，論援朝鮮者一，論海防總司者一，書僧忠親王、曾文正、胡文忠、程忠烈遺事者十。雖其言，或用或否；其所述，或親見或傳聞，皆所謂經世要務，當代掌故得失之林也。

《近代名人小傳・薛福成》　福成好爲古文詞，條達整潔而宏奥弗逮，紀事殊無曲筆。其人長厚若老儒，肆應非所長。任使事數年，適中外寧謐，邦交甚睦，故得縱容游覽，鮮有毀譽，然其爭設南洋各島領事官，固頗持正義，英人終亦從之。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晚清以通曉時務稱者，吾于無錫得二人：一薛叔耘福成，一即許靜山珏也。

分論

《上李伯相論西人傳教書》　《庸庵文編》卷二：季懷弟云：洋人傳教，是中國一大變局，將來爲害，何所底止，其不可不及早禁阻，已無疑義。文止將傳教之禍與當禁之故，暢切言之，雖未能速見施行，後必有用其言者，至其意議層出，泉湧濤驅，格調氣邁，當在昌黎、眉山之間。李眉生云：此集中最精詣之文。

《代李伯相重鍥籌濟編序》　《庸庵文編》卷三：季懷弟云：此文深入于古，飄灑閎俊，用筆已得化境。

《顧貞女傳》　《庸庵文編》卷三：季懷弟云：叙事雅潔，贊語渾樸有味，尤深入古人之室。此境不可強致，根柢厚，書味深，方能得之。

《科爾沁忠親王死事略》　《庸庵文編》卷四：黎蒓齋云：摹寫生色，有

喑噁叱咤之氣，是從《項羽本紀》後段脫胎者。

《敘益陽胡文忠公御將》《庸庵文編》卷四：季懷弟云：綱領燦舉，聲揚色楙，與荆州《敘沈希儀事》相彷彿，知其得力于《史》、《漢》深矣。

《書桐城程忠烈公遺事》《庸庵文編》卷四：蕭敬甫云：此篇詳敘下蘇城事，而克安慶事次之，以其爲公奇績所在，亦即平定粵賊所繫也。近見各書于此事或不甚詳，或雖詳而未能挈其綱領，無以感發人意，及讀此篇，吾無間然，始知偉人偉事，必有偉筆以達之，乃可傳之不朽。

《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庸庵文編》卷四：伯兄撫屏云：此篇脫胎《漢書·公孫宏傳贊》，品評確當，布置精嚴，驟視之，若不過撮叙人姓名、爵里；細玩之，乃絶有關繫之事，亦絶有關繫之文。

《代李伯相復陳遵旨籌畫密抒愚悃疏》《庸庵文續編》卷上：伯兄撫屏云：侃侃而陳，毫無躲閃，研究時務，於事之利病得失，不啻燭照數計，雖好議者不能易一說以難之。後段指明空論之足撓國是，此事所以愈難辦也，而天下則隱受其患矣。北宋以來，皆坐此病。蕭敬甫云：作者幕府所擬奏疏，均係經世大文，驅邁雄闊，上擬漢唐，實爲一時獨步。《正編》僅刻三篇，《續編》僅刻五篇，余終以未窺全豹爲憾。聞當選刻別集，煌煌大觀，企予望之。

《代李伯相張尚書籌議懾服鄰邦先圖自強疏》《庸庵文續編》卷上：黎莼齋云：中國「欲圖自強，當以添備戰艦爲要，不以移駐煙臺爲亟」，三語扼定主腦，實無容復贊一辭。篇中指陳大勢，如聚米畫沙，不稍含混，鄧君見之，當亦心折。

《代李伯相籌議先練水師再圖東征疏》《庸庵文續編》卷上：章琴生云：看似與張侍讀之論，無甚異同，《疏》中亦聲明「大致不謀而合」，實則隱駁侍讀東征之策，却又絶不費手，觀其識議明豁，辭旨雋永，是漢唐以來奏疏中有數文字。中間自「昔多事之秋」一段與侍讀原疏針鋒相對，所謂持矛刺盾也。讀者不觀侍讀之疏，不知此文用筆之妙。

《書編修吳觀禮論時事疏後》《庸庵文續編》卷上：蕭敬甫云：洞悉古今設官用人之意，辯論深切著明，耐人尋玩，吳君見之，應自悔其失言矣。

《書宰相有學無識》《庸庵文續編》卷下：方存之云：讀書論世，須先明是非。是非不明，則學術大誤，而天下後世亦必受其誤，即如某相爲今近士大夫所推仰，以其門生之遍天下也。然彼所以推重之者，私也，非公也。作者不避嫌怨，大聲疾呼，于兩相心事，看似抉摘無遺，却極平允確鑿，不過欲以是非正告天下後世耳。【略】此等文爲一代文章家所不多見，不斬傳而自無不傳，猶隱得《春秋》遺意，而文之閎雅翔實，又其餘事。

《書合肥伯相李公用滬平吳》《庸庵文續編》卷下：黎莼齋云：體驗極精，論斷極確，非目見不能道其隻字，然實在目見之人，亦豈能叙得如此詳明簡要。此等絶大事業，須得此大手筆以傳之，愈可傳之不朽。并世不乏才人學人，若論經世之文，當于作者首屈一指。

《書漢陽葉相廣州之孌》《庸庵文續編》卷下：方存之云：《中西紀事》于英人陷粵城事，過嫌疏略，此外專記此事者數家，則又冗穢蕪蔓，傳聞失實，有不能擇言之病。此篇選辭雅馴，采錄精審，摹寫葉相與粵人及洋人心事，形容曲肖，却無一語不確實，無一語不平允。至其隨事曲折叙去，意韵深遠，音調鏗鏘，篇中頓挫停蓄，或順遞，或逆接，或明揭，或隱藏，或豫攝下意，或總挈全旨，用筆自有法度。此種大文，殆得《左傳》、《漢書》之神髓者。

《寧波府學記》《庸庵文續編》卷下：黎莼齋云：《學記》惟曾、王爲傑出，厥後諸家迭有發揮，實已陳陳相因，難再著筆。曾文正公《江寧府學記》，亦係文家翻空出奇之法。此篇按時與地立言，乃無一語不創闢，無一筆不俊雅，就文章而論，固極翻新。然静思之，確有是理，亦必確有是事，此之謂立言不朽。而文之雄駿閎肆，深造古作者闡奥，又其次也。蕭敬甫云：用意深遠，行文壯闊，確係近日《甯波府學記》。吾輩爲文，欲推陳出新，當於此等文字，每日三復之。

《書欒城唐公祠》《庸庵文續編》卷下：黎莼齋云：叙事簡覈，接筆無一平處，可藥膚庸之病。

《笠山宏遠炮臺銘》《庸庵文續編》卷下：吳摯甫云：浙東炮臺，乃作者數年心力所萃，故言之倍親切有味，銘辭尤閎壯瑰雅。

《書劇寇石達開就禽事》《庸庵文續編》卷下：蕭敬甫云：作者本以經世議論之作爲最長，然觀以上九篇，記事尤極精美，令人百讀不厭。固知能者無所不可，是眞以《史》《漢》之筆法，叙一代之要事者。連日把玩，智慧爲之一增，茅塞爲之一闢，亟錄一冊，以當枕中之秘。

《母弟季懷事狀》《庸庵文續編》卷下：伯兄撫屏云：余兄弟中惟作者與季懷幼同學，長同遊，知季懷尤深，而又攻古文，故余以季懷事狀屬之。此文狀季懷，但將季懷性情學問事業，質實寫出，無一句虛辭，亦無一言溢量，而季懷乃必傳無疑。世之爲行狀及墓銘者，往往搆設虛事，滿紙浮辭，以冀其傳。孰知其人本無可傳，文既作僞，盡失古意，更無可傳。然後知人之傳不傳，仍在所自爲，而文章無權也。黎蒓齋云：文寓俊邁之氣於綿密中，其叙季懷贊畫丁文誠始末，辭非溢美，觀文誠兩次特薦，非獲季懷之助，知季懷之深，而能若是乎？自余與叔耘始在曾文正公臨淮徐州軍幕，今二十五年矣。曩與叔耘談及，相別二十餘年，所遇人才，似無出向伯常及季懷右者。季懷余曾序其《青萍軒遺集》，今年又補爲《伯常墓誌》，以見二子者之不得竟其志業，實厄於天而亦重爲人才惜也，讀此益增人琴之感。

《葉向高論》《庸庵文外編》卷一：蕭敬甫云：持論平允，深得葉文忠心事，非洞悉當年時勢，不能道此。行文氣格，亦近北宋大家。

《審機》《庸庵文外編》卷一：蕭敬甫云：反覆問答，成敗利病，瞭如指掌，行文氣勢，尤浩瀚汪洋，一往莫禦，惟其研之也熟，故其語之也詳。

《大九州解》《庸庵文外編》卷一：黎蒓齋云：《四國日記》發緘疾讀一過，雖于日記中爲別調，而體例精詳，選言有要，必傳之作，其尤出于意表者，竟將鄒衍八十一分之說，指證明確，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書〈漢書・元后傳〉後》《庸庵文外編》卷二：蕭敬甫云：《〈漢書〉書後》十餘篇，援證精確，考異晰疑，均有獨見，實發前人所未發。即以文論，亦有翩翻搖曳、揮灑自如之致，此合考證、辭章爲一手者也。

《書〈五代史・唐家人傳〉後》《庸庵文外編》卷二：吳摯甫云：辭簡意精，深入半山之室。

《上曾侯相書》《庸庵文外編》卷三：伯兄撫屏云：閎議鬱發，灝氣孤行，尤可寶者，另有一種樸茂神味，洋溢行間，古文家無此宏邁，策論家無此精深。

《送日本某居士東歸序》《庸庵文外編》卷四：曾劼剛云：聲色神味，無不得昌黎佳境，非用力精深、心手湊泊，不能詣此。

《馬貞女傳》《庸庵文外編》卷四：蕭敬甫云：起結處皆具《春秋》筆法，叙事亦簡暢可誦。

《代李伯相直隸按察使丁公墓誌銘》《庸庵文外編》卷四：季懷弟云：叙事一氣旋折，辭義雅潔，銘墓文正宗也。

《登泰山記》《庸庵文外編》卷四：方存之云：此題若仿尋常遊記，叙景雖工，譬之摹繪天地，難免挂一漏萬，必從「登」字着意，斯謂避寬就緊，然有姚先生《登泰山記》一篇專美于前，益令後人閣筆。熟玩此文，于姚《記》之外，別有發揮，寄旨深遠，壹切浮辭，刊落殆盡，惟其簡切，所以不磨，作文要訣，不過如是。

傳記

《清史列傳・新辦大臣傳二・薛福成》薛福成，江蘇無錫人。同治六年，副貢生，佐兩江總督曾國藩幕府，以勞績歷保選用同知。嗣因剿平西捻，叙功，以直隸州知州留直隸補用，並賞加知府銜。光緒元年赴部引見，【略】福成應詔陳言，呈請巡撫丁寶楨代奏《治平六策》萬餘言：【略】又陳《海防密議》十條：【略】疏入，得旨留中，旋下所司議行。二年，以隨辦洋務出力，總督李鴻章奏請以知府仍留原省補用。三年，丁母憂。四年，出使德國大臣劉錫鴻奏調福成充三等參贊官，以憂辭。五年，總理衙門議以總稅務司赫德總辦南北洋海防。福成上書李鴻章謂：「赫德總司江、海各關稅務，利柄在其掌握。若復授爲總海防司，則中國兵權、餉權，皆入赫德一人之手。【略】鴻章以其書達總理衙門，事遂寢。五年，起復。八年六月，朝鮮內變，燬日本使館，署直隸總督張樹聲聞日兵將出，欲請旨發兵往援。福成建議，【略】樹聲從其議，兵船先倭船半日抵朝鮮之仁川口，陸軍繼進，直入朝鮮都城，宵攻亂黨，盡殲其渠。日兵奪氣，尋盟而退。尋由李鴻章、張樹聲上其功，奉旨免補知府，以道員留於直隸歸候補班前先補用。九年，以胞兄薛福辰官通永道，循例迴避，改掣河南。十年，奉上諭，補授浙江寧紹台道。【略】巡撫劉秉璋檄福成綜理營務，盡護諸軍。十一年正月，法兵輪數艘違至，官軍開礮縱擊，傷其兵輪，相持四十五日，卒不得逞。十四年，擢湖南按察使。十五年，入覲，簡派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旋奉旨開缺，以三品京堂候補，並賞給二品頂戴。十六年，補光祿寺卿。十七年六月，調太常寺

卿。八月，轉大理寺卿。十八年正月，英人侵坎巨提回部，總理衙門電致福成詰英外部，福成疏言：【略】上從之。八月，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先是，英人既據緬甸，與雲南接壤，分界久未畫清。福成抵英後，密疏請商辦滇緬界線商務。十九年七月，勘界既定，福成疏言：【略】福成又以強敵環伺，世變方殷，疏陳勵人材，整武備，濬利源，重使職四事，奉旨留中。又因各省火藥局屢次失愼，奏請於城外空曠之區建築，以昭愼重，從之。二十年四月，差竣，六月，抵上海，卒。

《清史稿・薛福成傳》 薛福成，字叔耘，江蘇無錫人。以副貢生參曾國藩戎幕，積勞至直隸州知州。光緒初元，下詔求言，福成上治平六策，又密議海防十事。【略】八年，朝鮮亂，【略】福成慮緩則蹈琉球覆轍，請速發軍艦東渡援之。亂定，以功遷道員。十年，授寧紹台道。【略】十四年，除湖南按察使。明年，改三品京堂，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歷光祿、太常、大理寺卿，留使如故。【略】已而被命集議滇緬界綫、商務。先是曾紀澤使英，謀將南掌、撣人諸土司盡爲我屬，議未決而歸。至是福成繼之，始變前規，稍拓邊界，訂定條約二十款，語具《邦交志》。福成任使事數年，恆惓惓於保商，疏請除舊禁，廣招徠。其爭設南洋各島領事官，尤持正義，英人終亦從之。又以英、法教案牽涉既廣，條列治本治標機宜甚悉。其將歸也，復撮舉見聞上疏以陳，大恉謂宜厲人才，整戎備，濬利源，重使職，爲棄短集長之策。二十二年，歸，至上海病卒，優詔賜卹。卒後半載，而中英訂附款，致將福成收回各地割棄泰半，論者惜之。

《碑傳集補卷一三夏寅官〈薛福成傳〉》 薛先生福成，字叔耘，號庸庵，江蘇吳錫縣人。【略】稍長縱覽經史，好爲經世之學，中式同治六年副貢。曾文正剿捻寇北上，張榜郡縣招賢才，先生于寶應舟中上萬言書，文正大奇之，延入幕，軍謀機要多所贊畫。光緒元年以直隸州知州，復入大學士李文忠幕掌箋奏。文忠知其可屬大事。朝鮮內亂，上書直督張公樹聲，請速調兵輪渡海。日本艦至，我軍已定變，尋盟而退。當時郭侍郎筠仙、丁文誠、張文襄皆以賢才密薦。七年署宣化府，十年授浙江寧紹台道，【略】十四年授湖南按察使，十五年以三品京堂候補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轉光祿寺卿、太常寺卿、大理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皆未蒞任。至英疏請添設南洋各島領事，又請保護華僑，【略】滇緬畫界通商事宜，與英外部爭持逾兩年，始允讓地立約。每當交涉迫切，親至外部，斷斷爭駁，不少假借，雖外人亦服其堅韌。二十四年四月卸事內渡，六月十九日以微疾歿于上海行台。生于道光十八年三月十八日，年五十有七。

《近代名人小傳・薛福成》 字叔耘，無錫人，幼而好學，後參曾國藩、李鴻章戎幕，累官道員，除浙江寧紹台道，授出使英、法、比、義四國大臣，內擢卿寺，歷光祿太常大理。使竣還朝，遷左副都御史，行歿。

錢基博《薛福成傳》（存目）

著録

《清史稿・薛福成傳》 福成好爲古文辭，演迤平易，曲盡事理，尤長於論事紀載。著有《庸庵文編》、《筆記》、《海外文編》、《出使英法義比日記》、《浙東籌防錄》。

《碑傳集補》卷一三夏寅官《薛福成傳》 薛先生福成【略】其書已刻者有《庸庵文編》四卷、《續編》二卷、《外編》四卷、《海外文編》四卷、《籌洋芻議》一卷、《浙東籌防錄》四卷、《出使日記》十六卷、《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牘》四卷、《庸庵隨筆》十卷。尚有《幕府古文書牘》、《東西洋地誌》稿數十卷，藏于家。

楊楷《浙東籌防錄跋》 光緒乙酉春正月，法蘭西寇鎮海，【略】時吾師庸庵薛公備兵浙東，以大府檄總理營務，規畫防禦，算無遺策。既事平，公乃裒輯當時往來文牘，釐爲四卷，名曰《浙東籌防錄》，自序而刊之。

藝文

高心夔《懷人截句五十八首》一二 北望旌麾薛與吳，幕僚依舊困元瑜。公才似爾華年逝，誰卜熊羆到匹夫。（直隸候補知府吳君汝綸摯甫、薛君福成叔芸。）

馮煦《答庸庵同年即用見襄均》 持節南疆幷世無，庾陶風範未模餬。辯

才蚤折諸彝傲，（庚辛議款，贊畫頗多。）惠澤能回萬彙枯。（鄂有偏災，籌振尤力。）黃鶴雄圖開重鎮，白鷗舊約憶明湖。（公有他日歸隱西湖之志。）一尊共話東華夢，愧我隕然雪在鬚。

雜録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十年五月四日） 寧紹台道薛福成，字叔耘，福辰之弟，向在曾幕最久，能古文小學，楊性龍高弟弟子也。熟洋務，近與張富年、張蔭桓同調引見，備出使外洋，來見，人穩實。

《越縵堂日記》（光緒十五年二月十七日） 薛福成出使英國，來辭行，以銀一流爲别，並送《庸盦文編》，及全謝山《七校水經注》，叔耘新校刻者也。

朱銘盤

論述

章炳麟《桂之華軒詩文集序》 泰興朱曼君先生少倜儻，善屬文，既壯，事武昌張公。張公以古文辭著，而先生善爲儷語，猶申耆出于姬傳之門也。其文，上規晉宋，下亦流入初唐。嘗爲魯仲連碑，士庶傳誦。【略】其效初唐者，非其竭思之作也。亦意賦詩，頗雜宋體，蓋清代風習固然。

方濬頤《桂之華軒詩草序》 曼君詩，五言善學太白，七律亦有奇氣，五、七古歌行則與昌谷、少陵爲近。

《復堂日記續録》（光緒十八年五月初六日） 見朱曼君近詩，疏俊，頗與爽秋同調。

又（光緒十八年八月十二日） 閱朱曼君文，骨格未峻，器局尚整，結調哆而不斂，敷藻繁而有氣。相其氣象，未得徐、庾；衡其成就，中唐權、舒之流。去盧、駱固遠，燕、許亦不止堂上下也。

《平等閣詩話》卷一 泰興朱曼君孝廉（銘盤），家貧，負逸才，放任不拘小節，類杜樊川之爲人。工駢文，有《桂之華軒文集》。甲午夏，客死于旅順，年四十許。有賢姬趙氏携藐孤抱遺文歸，張季直殿撰爲之刊行。其詩亦清新博雅，則多散佚，近人于扇頭屏幅間稍稍傳之。

又卷二 朱曼君孝廉，驚才照代，太白之流。【略】五古、五律，蕭寥之中，咸具勝韻。七律典重，微患才多。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曼君工駢體文，沈博絶麗。詩天骨開張，風格隽上。與周彦昇、張季直諸人從軍朝鮮，其《朝鮮雜詩》與彦昇《朝鮮樂府》異曲同工。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録》 地惡星沒面目焦挺：朱銘盤　出手能教鐵牛服。奇男子，眞面目。　快意高歌《寶劍篇》，少年結客出幽燕。不知誰是丘心坦，收取聲名四十年。　曼君少負逸才，跅弛不羈。其詩俊逸絶倫，澤古甚深，蓋才人而兼學人也。

《清史稿・張裕釗傳》 銘盤，字曼君，泰興舉人。叙知州。其學長于史，兼工詩古文。

《朝鮮柳中使小園聽土人雜歌》 《平等閣詩話》卷二：朱曼君孝廉，驚才照代，太白之流。遺草曰《桂之華軒詩》。五古五律，蕭寥之中，咸具勝韻。七律典重，微患才多。兹録《朝鮮柳中使小園聽土人雜歌》七古一首，辭采妍妙，彌近元白。詩云：【略】朱君没時，年甫四十，其姬趙氏捃拾遺稿歸。今張季直殿撰爲刊于通州。

《贈邱履平》 《石遺室詩話》卷一七：泰興朱曼君孝廉銘盤【略】有《贈邱履平》一律云【略】。邱名心坦，袁爽秋詩中所謂「海州大俠」，與曼君曾同爲吴武壯座上客也。詩有盛唐人門面。

傳記

鄭肇經編《曼君先生紀年録》 公姓朱，諱銘盤，字叔澗，號曼君，原字日新，江蘇泰興人也。【略】父諱光魁，字斗垣。【略】斗垣公有子三人，公居

長。【略】公生而岐嶷，好學不厭，少負才名，壯參戎幕，工詩文，善篆隸，與通州張季直謇、范肯堂當世，如皋顧延卿錫爵、海門周彥升家祿，幷以文行著重于海內。公以光緒壬午年優貢，舉本科鄉試，嗣以軍功保舉知州。光緒癸巳積勞致瘵，卒于旅順軍中。

《近人詩錄·朱銘盤》 字曼君，江蘇泰興人，孝廉。

紀事

《朱曼君和黃侍郎師六十生日七律十二首》 《眉韵樓詩話》卷二：黃漱蘭侍郎師（體芳）清風直節，照耀蓺林，視學吳中前後凡及五年，提唱研經考史，實事求是之學，創建南菁書院，招高才生肄業其中，培育賢才，成就難以枚舉。壬午考試優貢，識拔多知名之士，而以張季直殿撰同年及朱曼君孝廉（銘盤）爲最，次年曼君應禮部試不第，南歸即爲侍郎師、襄校師所選，刊《江左校士錄》，多由曼君點定也。曼君駢文雄健縱橫，極似胡稚威，世所傳《泰伯廟碑》及《倉聖廟碑》置之《石笥山房集》中，定亂楮葉。詩凡四卷，名《桂之華軒詩集》，近歲季直爲之校刊，列入《存舊集》中。余愛誦其《和侍郎師六十生日七律十二首》，不特鴻詞健筆，足壽簡編而已。蓋侍郎師立朝二十餘年，謇諤之概，純樸之誠，不以文辭表襮於世，故世亦多未知其詳。曼君以入室弟子感激知遇，發爲詩歌，以申禱祝，其事，其人，其文，均足傳世，豈尋常颺頌之作所可跂哉！

方濬頤《桂之華軒詩草序》 曼君【略】年少才雄，家貧嗜古。自來揚州，角逐壇坫，足張一軍。昨日消寒吟社，天甫明，諸老尚蒙頭高卧，子獨冒雪而至，與予幷案吟哦。運筆若飛，予詩甫就，視子則亦脫稿已。客至，輒爲聯句詩，子則矢口而成，不落人後。間有未安者，予命之更易，援筆點竄，絕無難色。如子之才，予固不願子徒作詩人也。

《游勇行》 《十朝詩乘》卷二〇：甲申，越南事起，有招湘軍應敵者，故詩述其事。朱曼君（銘盤）有《游勇行》云：【略】。

著録

金鼎《重編〈桂之華軒遺集〉序》 泰興鄭權伯君重刻其舅氏朱曼君先生《桂之華軒詩集》四卷，《文集》九卷，幷鄭君增輯《補遺》一卷。【略】先生所著書，先後手自繕寫，未及殺青。歿後，其側室趙孺人囊負以歸既，孺人挈其孤子，投依南通張季直、范肯堂兩先生，出其遺墨。張先生因取詩文集稿，畀翰墨書林局，用活字版印行，購者甚多。久之，無存。時鄭君游學海外，學成歸國，當代賢士大夫咸與納交，知爲先生甥也。恆從之，訪求借讀，君無以應。會鄭母壽七十，母命以賓筵春酒之介，用之津逮學林，由是《桂之華軒詩文集》覆本出焉。【略】是集初刊本無序跋、題辭，鄭君因以平居習聞庭訓，又取先生及其親知朋舊之緒言，鉤稽而排纘之，撰《紀年錄》一卷。

鄭肇經《曼君先生紀年錄》 公之遺著有《桂之華軒文集》九卷，《詩集》四卷，《四裔朝獻長編》五十六卷，所纂《兩晉及南北八朝會要》已成者爲：《兩晉會要》八十卷、《宋會要》五十卷、《齊會要》四十卷、《梁會要》四十卷、《隋會要》三十卷，其他四朝未竟厥成，故張季直祭文云：「著書不竟，摧腎絕肝。」謹案：公之詩文，張季直曾于光緒三十二年爲之印行。

藝文

吳保初《夜夢故人朱曼君感愴賦此》 青天碧海騎鯨去，小別千秋返夜臺。季重舊游成鬼籙，青蓮詞賦失仙才。天荆地棘歸魂慘，月黑楓青入夢來。欲挈隻鷄向何許，山陽笛裏不勝哀。

張謇《祭亡友朱曼君文》 嗚乎！歲在丙子，從軍江皋。後余一紀，君來爲曹。洸洸廬江，風雲干旄。偉余兩人，河球赤刀。君氣食牛，何有衆多。獨余是親，咏陶好喜。余之聰明，實非君匹。意量相資，磋磋切切。分箋寫檄，畫幾宵燈。同舟幷轡，抵蹠揄肱。四年浦口，雲龍騰騰。移軍渤澥，之罘、蓬萊。弄潮賓日，三年去來。壬午東征，鯨螭撞突。君後余先，長纓短

策。藩部大人，來覘揖客。談笑方俄，旋臨碣石。碣石之垠，陪京之門。將軍大去，客散飄雰。嗟君與余，塗軫始分。公車幾年，京塵共踢。握手依何，載離載合。凡君相與，文場周旋。每憾而呼，莫能一先。余戲挑君，有命任焉。其聞余舉，距躍輒輒。人謂君忌，豈然豈然。君雄文章，耻作常語。俾余抨彈，寸痏必舉。君或怒爭，窾窾終許。其糾余文，亦若虓虎。嗟余稟賦，亦乖亦崖。君自逸宕，狎于輩儕。容相怨督，而無他懷。彼構間者，知余君哉。自爾日月，朋舊凋喪。書問往復，言之凄愴。謂宜持維，以固吾黨。學道著書，夢夢天壤。方余四十，被放林丘。君壽以文，百歲綢繆。歌詩招隱，遼海東頭。豈期別處，死生其休。君昔自語，少余一歲。抗顏贈君，以俶檢字。比君赴來，乃生壬子。實長而下，吁嗟君只。不能療貧，焉用奏官。著書不竟，摧腎絕肝。子呱彌月，洗以蕙蘭。造物之酷，何酸與頑。喪不與紀，哭不憑棺。探臆溯往，以告余酸。嗚乎哀哉！尚饗！

又《爲曼君題梅因事嘲之》 香海無端見折枝，一花一萼總相思。不知月落參橫後，縞素何人瘦似詩。

章炳麟《朱曼君先生像贊》 海陵之彥，唯君闊步。訓辭深厚，翰音飛翥。以彼良材，屈身戎路。簪筆樂浪，治書玄菟。嘉之解嘲，宏之作賦。才固絕人，厄亦難度。君歿韓亡，金遼多故。今遂耗矣，君離其汙。

范當世《題項晴軒所藏先師寫與朱曼君詩冊》 一卷天人冷澹姿，摩挲重爲昔言悲。薄冰未即寒于水，已到人間徹骨時。是爲吾友珍藏物，奚自飄零到子盧。昨向長卿孤寡問，茂陵今日已無書。

樊增祥《寄畬朱曼君（銘盤）孝廉金州軍次時下第東歸》 角巾長揖冠軍侯，側席如聞問馬周。才比碧雞坊裏俊，論推白虎殿前優。難消尉繚縱橫氣，且學琴高汗漫游。明發東方千騎上，樓船笳鼓向金州。

又《挽朱曼君孝廉》 朱游早歲過東都，五鹿逢君折角無。潦倒春風傷蓆帽，沉吟秋雨註陰符。清詩近比曹仁虎，駢語前惟駱義烏。猶幸早騎遼鶴去，不看戰血灑寒蕪。

黎庶昌

論　述

薛福成《拙尊園叢稿序》 同治紀元，蒓齋以廩貢生應毅皇帝求言之詔，上書論時事萬餘言。是時河內李文清公棨階以名儒入政府，建議宜擢用，風示天下。【略】中興新政頗有采用蒓齋議者，天下因以誦蒓齋之文而想見其人。越二年，余入曾文正公幕府，文正告余，幕中遵義黎君【略】可交也。【略】蒓齋恂恂如不勝衣，而意氣邁往，若視奇績偉勳。【略】蒓齋生長邊隅，行文頗得堅強之氣，鍥而不舍，均可成一家言。【略】蒓齋爲文，恪守桐城義法，其研事理、辨神味，則以求闕齋爲師。【略】蒓齋之文，大半皆余所及見，其翹然傑出者，猶往來余胸中也，可傳也。

羅文彬《拙尊園叢稿跋》 大著敬讀一過。【略】奇遇奇故，文特有奇氣，雖大恉遠祖桐城，近宗湘鄉而不規規一格，其言多經世意，主實用，則近南宋永嘉諸賢，其合考訂、義理、詞章爲一手，則似國朝李穆堂先生，其意在表章人物，尤留心梓桑文獻，又似全謝山先生《鮚埼亭集》，特穆堂先生理學專主陸、王，謝山先生不分門戶。【略】所編次于涉洋事與人者，概置餘編，尤見謹嚴，【略】餘編中泛然酬應之作或可再加刪削。

《南亭筆記》卷六 黎庶昌字蒓齋，貴州遵義人。二十六歲以廩貢生應詔上書，論時事萬餘言，以知縣發安慶大營，交曾文正差遣。官州縣十年，旋充英、法、西班牙三國參贊，擢出使日本大臣。適朝鮮內變，強鄰隱集戰艦，將駛往襲取其國都，蒓齋偵知，密電馳報北洋大臣，力勸速發兵輪，統以大將，遂執戎首以歸，敵軍遲到半日耳，至則內亂已定，受盟而退。使事期滿，授川東道，創設學堂，延英人爲教習，及聾啞院，取法泰西，以惠殘疾，諸所規畫，卓然可觀。中國官設學堂，以此爲嚆矢也。【略】甲申任日本大臣時，上疏議練水師，築鐵路，修治京師街道，優禮各國公使，保護商

務，豫籌度支，幷請親藩游歷歐洲，摺中大言炎炎，深切時局。總署以其情事不合，竟寢而不奏。假令采納施行，則中國之富強可以計日而待，惜夫當道拘牽成法，不能灼見其所以然也。

又　莼齋爲文恪守桐城，參以堅強之氣，鍥而不舍，成一家言。著有《拙尊園叢稿》六卷。

《晚晴簃詩匯》卷一六八　同治初，莼齋以諸生詣闕，上萬言書，授知縣，曾文正招入幕府，佐勘定有勞，治古文，法文正，續惜抱《古文辭類纂》，與王葵園互有異同。在日本搜刊海東舊籍爲《古佚叢書》，至爲精審。

傳記

《清史稿・黎庶昌傳》　黎庶昌，字莼齋，貴州遵義人。少嗜讀，從鄭珍游，講求經世學。同治初元，星變，應詔上書論時政，條舉利病甚悉，上嘉之。以廩貢生授知縣，交曾國藩差序。國藩素重鄭氏，接庶昌延入幕，歷署吳江、青浦諸邑；兩莞榷關，稅驟進。光緒二年，郭嵩燾出使英國，調充參贊。【略】晉道員。七年，命充出使日本大臣。值議琉球案及華商雜居事，其外部井上馨持甚堅，庶昌翻復辨論，卒如所議。明年，日本將襲朝鮮，庶昌電請速出援師爲先發制人計。師至，日艦知有備，還，言歸於好。【略】中法易約，條列七事進。尋遭憂歸，服闋，仍故官。十七年，除川東道。川俗故閣僝。既蒞事，設學堂，倡實業，建病院，整武恤商，百廢具舉。中東事起，庶昌曰：「日本蓄謀久矣，朝鮮猶其外府也。戰固難勝，讓亦啓侮。」迺倡布告列邦議，以維持屬國，愿東渡排難，當事者弗納。及戰事殷，財詘，庶昌首輸萬金，請按職列等差，亦不報。二十一年，詔陛見。駐渝法領事聞其將去，留辦教案，代者多方困之。遘疾，遂去官。未幾，卒。川東民建祠潟郡祀之。

《道咸同光名人手札小傳・黎庶昌》　字莼齋，遵義人，廩貢生，同治間上萬言書，以知縣發兩江，官至川東道，兩使日本，影鈔唐宋舊籍成《古逸叢書》，皆中土不傳之本。自著者有《拙尊園叢稿》。

著録

薛福成《拙尊園叢稿序》　光緒十九年秋，余友黎君莼齋裒所爲古文辭百餘首，郵致上海，付之石印。【略】文凡六卷，顏曰《拙尊園叢稿》。

《清史稿・黎庶昌傳》　歷比、瑞、葡、奧諸邦，箸書以撮所見聞，成《西洋雜誌》。

又　中國古籍，經戎燼後多散佚，日藩族弆藏富，庶昌擇其足翼經史者，刊《古逸叢書》二十六種。

《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集部別集類》　《拙尊園叢稿》六卷，清黎庶昌撰，重刻本，四冊。

藝文

曾紀澤《中秋懷黎莼齋》　一物不知儒者耻，百年長健古來稀。心驚節候弦催矢，手寫圖書墨染衣。盡掃鼠肝蟲臂見，去從燕頷虎頭飛。海天寥廓容黃鵠，中路難歸且莫歸。

又《黎莼齋觀察奉使日本入都展覲詩以餞之》二　廿載交親結笠簑，桑田成海谷爲陵。長林選勝朝携酒，旅館論文夜對燈。東去瀛洲雲好色，北朝天闕日初升。親朋問我支離態，齒豁眸昏百不能。

高心夔《妙相庵坐雨同張徽君（裕釗）黎知州（庶昌）》　已酌雨花泉，因踐元圃會。龍樹識殘僧，江雷答高唄。自爾天垂澤，盡謝慈與慧。文襟雪六如，化機轉三籟。遙山青半笠，練素橫如帶。池水波清秋，空香駐雲桂。誰遺佛前覺，矜此域中大。不懲流電非，猶惜金色壞。

雜録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七年九月廿七日） 訪晤黎純齋（庶昌）于總署，其人開展篤實，眇一目，今充日本正使也。

又（光緒十七年二月廿六日） 黎純齋使日歸，言日本深忌俄，而願與中國和洽，伊有密奏，謂宜固中日之交，沖繩可置勿議云。

《一士類稿・王闓運與湘軍志》 黎庶昌爲曾國藩門下治古文者四大弟子之一（其他爲張裕釗、吴汝綸、薛福成三人。黎與薛文學之功候，視張、吴稍遜，而兼長經濟），對于《湘軍志》，甚爲贊賞。其所選輯之《續古文辭類纂》于叙記類特錄《湘軍志》之《曾軍篇》、《曾軍後篇》、《湖北篇》、《水師篇》、《營制篇》爲一卷，惟標目不曰《湘軍志》，而曰《湘軍水陸戰紀》。評注云：「此書不著作者名氏，蓋湘潭舉人王闓運筆也。文質事核，不虚美，不曲諱，其是非頗存咸同朝之眞，深合子長叙事意理，近世良史也。大體皆善，今錄五篇。」又云：「案壬秋原書，本名《湘軍志》，此稱《湘軍水陸戰紀》者，據滬上活字本也。」上海書坊，以活字排印，改名《湘軍水陸戰紀》之名，殆以避時忌之故歟。

楊深秀

論述

《戊戌政變記》卷六《楊深秀傳》 博學強記，自《十三經》、《史》、《漢》、《通鑑》、管、荀、莊、墨、老、列、韓、吕諸子，乃至《説文》、《玉篇》、《水經注》，旁及佛典，皆能舉其辭，又能勾玄提要，獨有心得，考據宏博，而能講宋明義理之學，以氣節自厲，嵚嶢獨出爲山西儒宗，【略】負士林重望。【略】獄中有詩數十章，愴懷聖君，睠念外患，忠氣之誠，溢于言表。論者以爲雖前明方正學、楊椒山之烈，不是過也。君持躬廉正，取與之間，雖一介不苟。官御史時，家赤貧，衣食或不繼，時惟傭詩文以自給，不稍改其初。居京師二十年，惡衣菲食，敝車羸馬，堅苦刻厲，高節絕倫，蓋有古君子之風焉。

武育元《雪虚聲堂詩鈔序》 同治甲戌夏五月，始識楊君儀邨於都門。余時年二十三，君長余三歲。見其言論丰采爲傾倒者久之。【略】知其雄於詩，然猶未闚其全也。【略】余與君先後膺聘來局，以文史相切礪。余所藏弆金石文字，君一一以韵語跋尾，因得盡讀其舊製，蓋至是始有以論君之詩矣。余嘗竊謂我朝之詩教極盛，即以吾鄉論，午亭相國、蓮洋徵君外，無慮數十百家。然講王孟者，或失於孱弱；倣溫李者，或病在纖縟；矜才尚氣者，恆高自標格於杜、韓之間。其弊也外枵然而中無物，而矯之者又襲乾嘉後談性靈者之唾餘，黜格律，廢學殖，佻巧横生，而詩乃大壞。君少具宿慧，負奇氣，復汎濫子史。自漢魏六朝暨唐宋名家，無不入其室而闚其奥。故其發而爲詩，運筆於尺楮之間，寄想在九垓之表，對客揮毫不名一格，英鷙樸厚而出以和平，即偶作豔體，亦猶是美人香草之遺。是實能一空依傍而兼有諸家之長者。【略】君以考據名家，是集也故出其緒餘而爲之者也。出緒餘而爲之，已足一空依傍而兼諸家之長矣。他若天篆之精，地望之確，形聲訓詁之覈，君故積有箸述，其益輯而成之，出以問世，庶將與潛邱（太原閻先生若璩）、確軒（介休梁先生錫璵）、古愚（陽城張先生敦仁）、翼聖（垣曲安先生清翹）、半塘父子（安邑宋先生鑑及其子葆純）諸老宿並峙不朽，而豈徒與前輩詩人斤斤然較短長於字句間哉？若夫讀是集者目未覩其他箸，或竟謂是遂足以闚其全也，有識者當自辨之。

楊篤虬《白雲司稿序》 余嘗再至聞喜，【略】而得交吾友儀村比部。儀村於經通小學，於史長地理，又精曆算，旁及繪事，詩則淵源魏、晉，泛濫百家。【略】余每謂近代經生爲詩，恆患意滯於物，詞蹇於韵，而才人逸足奔放，又華而不實，往往流於淺薄，爲通儒鄙棄。【略】儀村少負神童譽，自髫齔洎通籍所爲詩，不下千餘篇，巧縟而謝，雕鎪奇崛而出，以婉逸實祛經生之弊，脱才人之習，而兼擅其長者。

蘇晉康《童心小草序》 將欲發響神皋振平林之落葉，迴瀾靈壑涵衆派之

支流，【略】庶幾選樓獨步，雅奏應聲成一隊之雄師，樹九門之通軌，誰與嗣音實難。作者吾鄉楊君儀邨比部殆其人乎？嘗檢篋中出示舊作，始自成童亦越弱冠，揀百許首剩六千言，大都攄寫性靈，本源倫紀，無鑿鑿俗狀，合《風》、《雅》遺規。【略】年來開府文律更成，儀村歷官京曹，交遍海內，磊落之氣，既動於遠游錫石之功，復精其磨琢《三墳》、《五典》之義，天蓋地輿之學，旁及窺竅測綫，繪素鐫文，靡不睥睨百家，開拓兩界，故時出意解匯爲文章，踳駮者避席，磽确者卻步，如遊五都，中有寶氣，如合羣樂，獨聽韶鳴，洵足以徧酌衢尊，咸得饜心之契，別開蹊徑，皆歸展齒所窮。是編者，則又全豹之一斑，崑岡之片玉也。【略】時君主講首郡，謀付手民，署曰《童心小草》，意歸紀實，辭取鳴謙，余既服槃才，尤欽績學，不辭譾陋，謹綴序言。

仇汝嘉《并垣皋比集序》 溫柔敦厚，詩教也。而陸士衡乃更爲緣情綺靡之說，前輩鄙爲六朝之習言。吾友楊儀村比部獨曰：「是於六朝爲習言，於近世則藥言也。」近世之稱詩者，往往儉腹固陋，而蘄於速成，既揣難登昔賢之堂，遂遁而援性靈以自解。【略】此詩之所以日趨於佻薄也。夫綺論其藻，靡論其聲，藻恐其苦窳，而聲懼其嘵殺也。則綺靡眞急務也，彼之詆而不爲，豈眞有以勝之哉！特欲爲儉陋解嘲耳。不學之過也，學不厚則情不能深，而風韻色澤胥有所不足，是雖欲綺靡而不能，不能而反詆之，誠何心矣。使其人不甘文過，積其學以培其情，鑄調於樂府，而儲材於選樓，知所謂綺靡者本乎情之不容已。音節可歌，風景可繪，而文采不可掩也。則雖士衡之措語，如或小失，猶將視爲性靈之補劑，足醫吾固陋而當吾師資矣。故曰：「近世之藥言也。」余聆其論，鼓掌稱快。既乃得盡觀其所作，婉麗纏綿，神味獨絕，間出悲壯之音，清遠之格，而壯不流於粗莽，清不鄰於脆弱，則微會於綺靡之恉，而終底於溫柔敦厚之歸，不啻借徑而造極也。以視夫空談性靈之末流，蓋倜乎遠矣。

《戊戌履霜錄》卷四 楊深秀，字漪邨，山西聞喜人，光緒己丑進士。勇敢負氣，好讀僻書，尤精金石譜牒之學。張之洞巡撫山西，聞其名，聘爲令德堂山長。康有爲初入京，與相見，即褒奬不置，稱爲西北一人。戊戌三月，疏言：「經文之體，肇自宋代。宋人之文，傳於今日者，如王安石、蘇洵、蘇轍、陸九淵、陳傅良、文天祥諸大家，類皆發明經意，自抒偉論，初無代古人語氣之謬說，亦無一定格式之陋習。明世沿習既久，防弊日周，於是創爲代聖賢立言之說，謂不得用秦漢以後之書，述當時之事，奪微言大義之統，爲衣冠優孟之容。風俗之壞，實自茲始。中葉以後，始盛行四股六股八股破承起講之格，雖名爲說經之文，實則本之唐人詩賦，專講排偶聲調，如宋、元調曲，但求按譜塡詞，而荒詞讕言，駢拇枝指，又加甚焉。請特下明詔，斟酌宋、元、明舊制，釐正文體，凡各試官命題，必須一章一節一句，語氣完足，其制藝體裁，一仿宋人經義明人大結之意，先疏證傳記，以釋經旨；次博引子史，以徵蘊蓄；次發揮時事，以覘學識。不拘格式，不限字數，其有仍用八股庸濫之格，講章陳腐之言者，擯勿錄。其有仍用八股口氣，託於代聖賢立言之謬說者，以僭妄誣罔非聖無法論。」當時雖格於部議不行，其後天子毅然詔廢制藝，實自此疏發之。上海設譯書局，遣派學生出洋，皆采用其言。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六 漪春于戊戌四五月間，有《請御門誓衆》、《釐定文體》諸疏，皆故事也。而都下譁然，目爲新黨。八月初，政局既變，于被逮前一日奏請歸政，徵引史事，語至切直。蓋早辦一死矣。少具異秉，讀書過目不忘，經史百家，皆能舉其辭。精小學，熟地理，篤好算術，出新意，自製天尺地球，凡鐘鼎款識碑版源流，靡不通曉。吟咏外，兼工繢事，生景山石室之鄉，博學多能，人稱爲景純再世。詩有才調，一空依傍，未可以常格繩焉。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牢星病關索楊雄：楊深秀　笑矣乎！悲來乎！空諸所有實所無。山右詩人楊漪春，論詩絕句重桑枌。（君有《論山右人詩》五十首。）韓侯嶺上湯陰夜，慷慨題詩不忍聞。山右近代詩人，漪春爲最。力厚思沈，出以蘊藉，所謂詩人之詩也。石遺謂戊戌六君子遺詩，漪春最勝。余則以晚翠爲第一，漪春、裴村，相與并馳于中原，正未知鹿死誰手。生才至難，而龍麟脯醢，謂之何哉？

傳記

《清史稿・楊深秀傳》 楊深秀，字儀村，本名毓秀，山西聞喜人。少穎

敏，諳中西算術。同治初，以舉人入貲爲刑部員外郎。假歸，值晉大饑，閻敬銘銜命籌賑，深秀條上改革差徭法，困少蘇。光緒十五年，成進士，就本官遷郎中，轉御史。嘗言：「時勢危迫，不革舊無以圖新，不變法無以圖存。」二十四年，俄人脅割旅順、大連灣。深秀力請聯英、日拒之，詞甚切直。時朝廷銳意行新政，而大臣恆多異議。【略】會議經濟特科務減額，於是深秀合宋伯魯彈其阻撓。上令應驗自陳，奏上，劾康有爲夤緣要津，請罷斥，詞連深秀，上不之詰也。御史文悌劾深秀傳布有爲所立保國會，並暴有爲交通內外狀，德宗責以代人報復，反獲咎。深秀益感奮，連上書請設譯書局，派王公游歷各國，並定游學日本章程，皆報可。又請試庶官，日番二十人，料簡貞實，而汰其庸愚罷老不諳時務者，繇是廷臣益側目。湖南巡撫陳寶箴圖治甚急，中蜚語，深秀爲剖辨之，上以特旨褒寶箴，寶箴迺得行其志。八月，政變，舉朝惴惴，懼大誅至，獨深秀抗疏請太后歸政。方疏未上時，其子敝田苦口諫止，深秀厲聲叱之退。俄被逮，論棄市。

《戊戌政變記》卷六《楊深秀傳》　楊君字漪村，又號眷眷子，山西聞喜縣人也。少穎敏，十二歲錄爲縣學附生。【略】光緒八年，張公之洞巡撫山西，創令德堂，教全省士以經史、考據、詞章、義理之學，特聘君爲院長，以矜式多士。光緒十五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二十四年正月俄人脅割旅順、大連灣，君始入臺，第一疏即極言地球大勢，請聯英、日以抗俄，詞甚切直。時都中人士皆知君深於舊學，而不知其達時務，至是共驚服之。君與康君廣仁交最厚，康君專持廢八股爲救中國第一事，日夜謀此舉。四月初間，君乃先抗疏請更文體，凡試事仍以四書五經命題，而篇中當縱論時事，不得仍破承八股之式。【略】疏上，奉旨交部臣議行。時皇上銳意維新，而守舊大臣盈廷，競思阻撓。君謂國是不定，則人心不知所嚮，如泛舟中流，而不知所濟，乃與徐公致靖先後上疏，請定國是。至四月二十三日，國是之詔遂下，天下志士喁喁向風矣。初請更文體之疏，既交部議，而禮部尚書許應騤庸謬昏橫，輒欲駁斥。又於經濟科一事，多爲阻撓。時八股尚未廢，許自恃爲禮部長官，專務遏抑斯舉，君於是與御史宋伯魯合疏劾之，有詔命許應騤自陳，於是舊黨始惡君，力與爲難矣。【略】於是君益感激天知，誓死以報，連上書請設譯書局譯日本書，請派親王貝勒宗室游歷各國，遣學生留學日本，皆蒙採納施行。又請上面試京朝官，日輪二十八人，擇通才召見試用，而罷其罷老庸愚不通時務者，於是朝士大怨。然三月以來，台諫之中，毗贊新政者，惟君之功爲最多。湖南巡撫陳寶箴力行新政，爲疆臣之冠。而湖南守舊黨與之爲難，交章彈劾之，其誣詞不可聽聞。君獨抗疏爲剖辨，於是奉旨獎勵陳而嚴責舊黨。湖南浮議稍息，陳乃得復行其志，至八月初六日，垂簾之僞命既下，黨案已發，京師人人驚悚，志士或捕或匿，奸燄昌披，莫敢攖其鋒，君獨抗疏詰問皇上被廢之故，援引大義，切陳國難，請西后撤簾歸政，遂就縛。

紀事

《戊戌履霜錄》卷四　深秀嘗與文悌值宿齋宮，盡聞宮中隱事，夜半奮髯起曰：「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業其人，我則爲駱丞矣。」或以韜晦戒之，則曰：「本朝氣數，已一息奄奄待盡，尚能誅諫官乎？」其狂肆如此。

《獄中詩三首》《十朝詩乘》卷二二：劉裴村、楊漪川皆以樸學著。裴村官比部久，尤嫻律學，堂上官咸倚重之。方下獄，咸謂必經廷訊。忽傳諭索紅絨繩，衆猶懵然，裴村已知之。蓋故事，誅職官乃用此也。迄于就刑，神色坦然，漪川在獄猶賦詩，八月十一日云【略】。十二日云【略】。十三日詩佚首句，餘云【略】。蓋即就刑之日，而獄中猶盼金雞也。　康有爲《閱報見德人賀得膠周歲事又得楊漪川獄中詩題其後》：膠海輸人又一年，維新舊夢已成烟。山河殘破成何事，大鳥飛來但黯然。（傳言剛毅至楊公原籍聞喜縣，見大鳥，驚死。）

著録

《清史稿・楊深秀傳》　深秀性鯁直，嘗面折人過，以此叢忌。官臺諫十閱月，封事二十餘上，稿不具存，惟獄中詩三章流傳於世。著有《虛聲堂稿》、《聞喜縣新志》。

武育元《雪虛聲堂詩鈔序》　君顧欿然不自意，隨手零落，錄存者才寸

餘，若將終祕諸篋衍不出者，王顧齋師、楊秋湄先生並勸鋟木，以代鈔胥，余亦敦迫再四，乃始付梓，署曰《雪虛聲堂詩集》。是集出，吾鄉從事於詩者，其將人手一編，以奉爲津梁也必矣。

楊篤虬《白雲司稿序》《白雲司稿》一卷，皆其官京朝時所作。【略】君之齒未也，名山篋述固將有待，盍先集所爲韵語及時刊布，爲注蟲魚非磊落人一解嘲乎？儀村不謬余言，始稍稍存稿，暇輒疏記舊作，雖遺忘過半，而就所存者論之，已足問世，況爲之不已，且有進於此乎。【略】時余同在坐，亦勸君窮經治樸學，勿再馳思高遠，滋後人疑也。詩又其末焉者矣。仍弁諸簡端以告儀村，並以告世之讀儀村詩者。

仇汝嘉《幷垣皋比集序》吾友楊儀村【略】，比錄其近作將刊爲《幷垣皋比集》，而屬序於余。余本固陋敢辱君詩？然鄉所承教於君者，與君詩若合符節，應即以君言序君詩，而救弊之恉，亦以著至。所謂皋比者，君時主講太原之崇修書院，講經辨史，步天考地之暇，復欲以《風》、《雅》爲諸生倡，故以名其集云。

藝文

康有爲《戊戌八月紀變八首》三　關西夫子恆霍高，博聞強記人之豪。忠憤誤譚五王事，千秋遺恨崑崙奴。（哀楊漪川侍御。）

又《哀故山東道監察御史聞喜楊公深秀》山西楊夫子，霜毛整羽鶴。神童擢早秀，大師領晉鐸。琨玉照蒼旻，勁翮刷秋鶚。嗜痂癖鄙言，論學起嶽獄。瑣碎蒼雅奧，繁蕪傳注博。山經與地志，佛典共史略。繁徵舉其詞，一字無遺落。吾能張其軍，見公生畏却。尤能舉大義，行己無愧作。清絕冠臺官，子病無醫藥。趨朝輒賃車，賣文乃款客。時經膠旅警，慘憂同店瘧。且夕論維新，密勿頻論駁。首請聯英日，次請拒俄約。繼言廢八股，譯書遣游學。涕泣請下詔，大變決一躍。御門警羣臣，開局議制作。聖主感誠切，大號昭渙若。四月變法詔，永永新中國。大旱沛甘霖，羣生起忭樂。奇功動日月，衢尊共斟酌。大蛇卧當道，神鷹擊一攫。憂甚武嬰禍，惜無柬之略。忽驚神堯囚，赫矣金輪虐。黨禍結愁雲，盈廷瘖若縛。抗章請撤簾，碧雪飛噴薄。董軍密入京，蕭蕭八月朔。吾時奉詔行，公來告氛惡。揮手作死別，吾擬委溝壑。豈知痛嵇生，凄絕山陽笛。昔謁椒山宅，遺像瞻瓜削。見公適適驚，骨鯁貌相若。故知是化人，來爲救世託。雖慘柴市刑，能褫權奸魄。大鳥還故鄉，剛毅死猶嚇。

楊銳

論述

《戊戌政變記》卷六《楊銳傳》性篤謹，不妄言邪視，好詞章。【略】君久居京師，最審朝局，又習聞宮廷之事，知二十年來之國脉，昔斲喪於西后之手，憤懣不自禁，義氣形於詞色。【略】君博學，長於詩，嘗輯注《晉書》，極閎博，於京師諸名士中稱尊宿焉，然謙抑自持，與人言恂恂如不出口，絕無名士輕薄之風，君子重之。論曰：叔嶠之接人發論，循循若處子，至其尚氣節，明大義，立身不苟，見危授命，有古君子之風焉。

《近代名人小傳·楊銳》銳綿竹人，字叔嶠，嘗肄業尊經書院。文詞淵雅，追蹤六朝古詩，取法謝朓。近體工麗似晚唐。

《定庵詩話》卷下　綿竹楊叔嶠京卿，素崇理學，謹飭端重。而亦與譚、林同罹戊戌之禍，識者尤深惜之。【略】著有《說經堂詩集》，長于詠古。有閩中粵中《懷古》及《前後蜀雜事詩》，共四十餘首，均典雅壯麗。五古則仿大謝，亦隽永有味。

又　戊戌六君子所爲詩歌，皆近宋體。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叔嶠遺詩一卷，多擬古之作，少自寫性情者，殆散佚而非全豹也。

《冷禪室詩話·楊銳》戊戌六君子，楊叔嶠京卿（銳）詩獨少見。近蜀友抄示先生所著《抱經堂詩草》一卷，不讓《莽蒼蒼齋》、《晚翠軒》擅美于前也。《椒山祠》云：【略】《武侯祠》云：【略】《紅葉》云：【略】《擬李長吉》云：

【略】餘詩尚多，不備載。

《定興道中》　夏敬觀《學山詩話》：叔嶠有《說經堂詩草》。其《定興道中》云：【略】第二聯寫北道蕭條景象如繪，誦之若身歷其境。

傳記

《戊戌履霜錄》卷四　楊銳，字叔嶠，四川綿竹人。張之洞視蜀學時所拔士。性沈毅寡言，好詞章，以舉人官內閣中書數年。與修會典，叙勞遷侍讀，齗齗不自得。及保國會開，糾合鄉人設蜀學會以應康黨，始稍稍露頭角。其入參新政，宿望在林、譚、劉之上，而謹畏自持，不虞遽及於難，之洞聞銳死，電責徐桐何以不救，甚惋惜之。

《戊戌政變記》卷六《楊銳傳》　楊銳字叔嶠，又字鈍叔，四川綿竹縣人，【略】。張公之洞督學四川，君時尚少，爲張所拔識，因受業爲弟子。張愛其謹密，甚相親信。光緒十五年，以舉人授內閣中書。張出任封疆將二十年，而君供職京僚。張有子在京師，而京師事不托之子而托之君。張於京師消息，一切藉君，有所考察，皆托之於君。書電絡繹，蓋爲張第一親厚之弟子。而舉其經濟特科，而君之旅費亦張所供養也。【略】時南海先生在京師，過從極密，南海與志士倡設強學會，君起而和之，甚力。其年十月，御史楊崇伊承某大臣意旨，劾強學會，遂下詔封禁，會中志士憤激，連署爭之。向例凡連署之書，其名次皆以衙門爲先後，君官內閣當首署，而會員中□君□□亦同官內閣，爭首署，君曰：「我於本衙門爲前輩，乃先焉。」當時會既被禁，京師嘩然，謂將興大獄，君乃奮然率諸人以抗爭之，亦可謂不畏強禦矣。丁酉冬，膠變起，康先生至京師上書，君乃日與謀，極稱之於給事高君燮曾，高君之疏薦康先生，君之力也。今年二月，康先生倡保國會於京師，君與劉君光第皆爲會員。又自開蜀學會於四川會館，集資巨萬，規模倉卒而成。以此益爲守舊者所嫉忌。張公之洞累欲薦之，以門人避嫌，乃告湖南巡撫陳公寶箴薦之，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與譚、劉、林同參預新政。拜命之日，皇上親以黃匣緘一硃諭授四人，命竭力贊襄新政，無得瞻顧，凡有奏折，皆經四卿閱視；凡有上諭，皆經四卿屬草。於是軍機大臣嫉妒之，勢不兩立。七月下旬，宮中變態已作，上于二十九日召見君，賜以衣帶詔，乃言位將不保，命康先生與四人同設法救護者也。【略】久有裁抑呂武之志，至是奉詔與諸同志謀衛上變，遂被逮授命。

《清史稿・楊銳傳》（存目）

紀事

《世載堂雜憶・豁蒙樓》　張之洞當日本甲午之役，由鄂督移兩江。某夜，風清月朗，便衣減從，與楊叔嶠銳同遊臺城，憩於鷄鳴寺，月下置酒歡甚，縱談經史百家、古今詩文，儻然忘歸，天欲曙，始返督衙。置酒之地，即今日豁蒙樓基址也。楊銳，蜀人，之洞督學四川時，爲最得意門生。闢兩湖書院，以銳爲史學分校，之洞關於學術文章，皆資取焉。此夕月下清談，及杜集《八哀》詩，銳能朗誦無遺；對於《贈祕書監江夏李公邕》一篇，後四句「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反復吟誦，之洞大感動。蓋是時舉朝主戰，劉峴莊、吳清卿統兵出榆關者，前後相接，潰敗頻聞，而宰相重臣，無狄仁傑諸君子者，憂來豁然，知時局之阽危也。未幾，戊戌政變，楊叔嶠亦朝衣棄市，與康廣仁等罪名並列。楊銳爲張之洞嫡派，尤爲傷懼，幸先著《勸學篇》得免。後之洞再督兩江，遊鷄鳴寺，徘徊當年與楊銳盡夜酒談之處，大爲震悼。乃捐資起樓，爲楊銳紀念，更取楊銳所誦「憂來豁蒙蔽」句曰豁蒙樓。蓋惜楊銳學問文章人品可紹北海，悲其身世，與北海無以異，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世人知豁蒙樓命名出於杜詩，不知感慨前事，斯樓爲楊叔嶠作也。

《聞官軍收復準部四城》　《十朝詩乘》卷二一：新疆之名舊矣。左文襄平西域始立新疆，視各行省，以迪化爲省會。向者旂毳之鄉悉置郡邑，同我冠帶。楊叔嶠閣讀聞官軍收復準部四城，賦詩紀之。其一云：【略】其二云：【略】其三云：【略】其四云：【略】其五云：【略】觀此，則新疆置省，準回先發其端，至是始成之也。先朝天戈所指，蘄于臣服而不有其土，誠如天之仁。然畔服靡常，屢煩師旅。惟鄂文襄之于黔苗、左文襄之于回疆，因時設治，爲一勞永逸之計。

《百字令》〈菊花村晚〉《忍古樓詞話・雁來紅圖卷詞錄》：冒鶴亭同年自粵歸，抄贈粵詞人《雁來紅圖卷詞錄》一卷，作者凡十三人。【略】綿竹楊叔嶠銳《百字令》〈菊花村晚〉云：【略】末有憬吾先生哲嗣跋語云：「光緒乙酉十一月，梁節庵丈（鼎芬）罷官歸里，先伯莘伯先生，招同楊叔嶠丈（銳）【略】，集越秀山學海堂，酒半，過菊坡精舍。時雁來紅盛絕，梁丈首倡此詞，先伯因囑余子容丈（士愷）繪雁來紅圖，各題所爲詞于後。」

著録

《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集部別集類》《楊叔嶠詩集》，二卷。《文集》，一卷。清楊銳撰。民國三年鉛印本，與《夷聖齋集》合刻，四冊。

又《戊戌六君子遺集》僞張元濟編，民國六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六冊。

又《說經堂詩草》一卷，清楊銳撰。

藝文

林旭《叔嶠印伯居伏魔寺數往訪之》窗外丁香玉雪色，窗下兩生坐太息。可憐太息空爾爲，舍人縣令官秩卑。朝出空遮御史車，暮歸還草相公書。宗廟神靈三百春，即今將相未無人。言戰言守言遷都，三十六策他則無。深宮追念先朝痛，根本關中敢輕動。擲鼠忌器空持疑，餧虎割肉有盡時。書生不自有科第，能爲國家作麼計。東家翰林盡室避，猶聞忼慨排和議。

張之洞《正月初二日同楊叔嶠登樓望餘雪》自醜銀旛白髮人，晴光喜見照城闉。山通佳氣猶明雪，江汛柔波已漾春。冠佩漸勞知老至，羽書方急愧年新。（湖南華容會匪蠢動，今日發兵往捕。）憫牛誰誦河東賦，清嘯南樓恐不倫。

鄭孝胥《題楊叔嶠書迹二首》諸郎坐熱中，駢戮空召亂。溫雅如楊公，何爲及此難。戊戌七月間，獨宜用裕祿。吾謀卒不遂，野寺餘一哭。

梁鼎芬《京口別楊銳二首》江流豪傑盡，青鬢對蕭辰。君是未歸客，吾爲獨痩人。酒懷開突兀，世事見勞辛。贈以琅玕美，高標莫委塵。六年幾離別，此別意何如。九日青松卷，孤雲白鶴居。舊游詩作讖，肥遁迹從漁。他日荒江上，來尋未可疏。

又《楊叔嶠紀香驄招同陳伯嚴張君立劉君符江孝通集兩湖書院樓上望雨作》咫尺湖陰盡杳冥，高樓不見遠山青。一聲白鳥明煙樹，半角湖牆出畫屏。眼底故人相爾汝，尊前斷葉幾伶俜。十年磨劍悲秋慣，風雨凄凄帶酒聽。

又《弔楊叔嶠》玉屑孤兒消息來，未收悲痛札難開。早知聖主容臣直，每歎同時少此才。破寺凄涼驄馬過，故鄉迢遞杜鵑哀。人生百歲猶爲夭，獨往空山數絲苔。

汪榮寶《過楊叔嶠舊居》誰記津橋夜雨痕，秋風來弔蜀鵑魂。揚雄何意丹吾轂，江謐無端白汝門。朽骨已隨新法盡，匡牀尚有諫書存。若憑成敗推興廢，甘露當年未足論。

康有爲《哀故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內閣侍讀楊君銳》峨岷氣凄滄，精英起肅肅。楊君抱粹姿，溫溫潤如玉。學問窈淵懿，神體窺渾穆。史學尤精研，《晉書》手注錄。久游諸公間，京華推名宿。謹密無少洩，謙讓似不足。平生憂國意，慨歎眉蹙蹙。代草諸公疏，補救強跲跼。與我志意同，過從議論熟。公車始上書，號召君躬鞠。繼乃會強學，君肯同開局。豺虎磨牙食，羣士皆退縮。君首爭署名，抗章聽誅戮。膠事吾去國，君走爲推轂。後開保國會，被劾君猶睦。始疑謹厚姿，頗慮弱不足。豈知百鍊金，光芒深韜蓄。學術本少殊，行事乃相服。益知君子心，憂國至誠篤。聖心善鑒拔，大器備令僕。參政十七日，玄黃遘痡毒。帝座竟傾闇，衣帶密傳讀。上言憂中國，變法救危辱。下言觸慈怒，大位將傾覆。設法籌營救，焦灼企望速。君密傳同志，失聲成痛哭。顛危竟不救，萬死罪莫贖。董承以反誅，千秋傷冤獄。

雜録

《湘綺樓日記》〈光緒五年二月十五日〉楊銳，字叔嶠，院中所稱高足弟

子也。與談頗久，因習詩，爲說《葛覃》等三篇。

《越縵堂日記》(光緒十一年九月十一日) 四川人楊銳、廣東人梁于渭皆得隽，皆一時知名士也，亦皆有才氣。然梁、楊輕肆，非國器，梁尤非端士，昔屢來執贄門下，余以雲門言力辭之。(揚)〔楊〕爲張之洞所賞拔，久居其幕下，聞爽秋言其險譎不可信，前日繆筱珊坐上遇之，王益吾盛稱其才，余終席冰襟，不交一言。

《清稗類鈔・迷信類・楊叔嶠聯語詩鐘之讖》 楊叔嶠京卿銳爲光緒戊戌被難六君子之一。初以其兄病歿京師，北上運匱，因與康廣仁等五人讌，後遂及于難。其所居大門有聯曰：「月中漸見山河影，天上新承雨露恩。」上句爲宋蘇東坡《八月十三玩月》詩，「漸」字乃三點水加一「斬」字，而楊竟于八月十三日棄市。叔嶠初官內閣侍讀，嘗與同僚結社，爲詩鐘。一日，以鶴膝格詠「來」、「霸」二字。叔嶠得句云：「抽刃我思來叔壯，拔山人笑霸王愚。」其後戊戌之難，上、下兩句皆應，殆語讖也。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綿竹楊叔喬京卿銳，以戊戌(變政)〔政變〕及難，遺柩于己亥年回籍過鄂，梁節庵賦詩弔之。記其一云：「玉屑孤兒消息來，未收悲痛札難開。早知聖主容臣直，每嘆同時少此才。破寺淒凉驄馬過，故鄉迢遞杜鵑哀。人生百歲猶爲夭，獨往空山數綠苔。」惜遺集竟不及載。

又 又楊叔喬京卿銳，世所稱六君子之一也。戊戌春間，雅集江亭，分作詩鐘。京卿所作爲「來」、「本」二字五唱，云：「抽刃我思來歙壯，橫刀人詫本初雄。」一時服其工切，其後果及八月之難。

《忍古樓詞話・雁來紅圖卷詞錄》 叔嶠先生余相識于北都，數共游宴，曾同往豐臺看芍藥，有詩唱和。戊戌政變，被禍刑死。

劉光第

論述

《平等閣詩話》卷二 富順劉裴村比部，有《介白堂遺詩》二卷，近歲刊于蜀中。其詩多奇氣，亦恆有縋幽鑿險之作，然靜穆之致，終流露于行間。錄其《聽崔儀臣談黃山之勝》五律云：【略】《白蓮》七律云：【略】其他如《峽門》云：「晴雨亂崖根，魚龍抱日昏。」《晚泊漢陽》云：「殘春浮大別，游子上長安。」又：「閱世摩孤劍，圍書坐萬山。至無愁可說，宜得醉相看。」諸句清深健麗，直與明七子抗行。

高楷《劉楊合傳》 工爲古文，雄厚肖昌黎。詩學少陵，時輩罕與抗手。積稿逾尺，不輕示人。嘗言：「詩文必無一贋語，而不欺其志，斯無愧著作。」故其志有不可，既見之詩文，即以自勵，斬然若出于一。其言行相顧如此。

《戊戌政變記》卷六《劉光第傳》 劉君字裴村，【略】性端重敦篤，不苟言笑，志節嶄然。博學能文詩，善書法。詩在韓、杜之間，書學魯公，氣骨森竦嚴整，肖其爲人。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 戊戌六君子中，劉裴村先生尤醇粹嚴肅。吾昔所爲傳，未能表揚其學行之十一也。去歲有以先生之《衷聖齋詩鈔》見貽者，全屬古體，已擇登《詩界潮音集》十餘章。今夏有友自蜀來，口述先生近體詩九首，雖瀏覽景物之作，然穆然可見其爲人，乃錄以貽當世：「春激眷幽遇，野楂立拳鷺。忽驚銜得魚，飛過蝦蟇渡。」(《觀音巖津口》)「沙瀨月有聲，娟娟何妙可。夜涼足清絕，時復見漁火。」(《觀音灘》)「幽林不逢人，空澗響鳴屧。時睹麝鹿蹤，疏疏碎黃葉。」(《幽林》)「彩翠浴鳴禽，孤舟泊斜堰。佳人杳難即，心與雲俱遠。」(《失題》)「獨立極蒼茫，夕陽臨迥野。風吹萬里心，歸鶴長松下。」(《野外》)「松根有茯苓，呼童且休劚。不見今時枝，猶爲古人綠。」(《古

松》」「山路不逢人，舉頭忽歸鳥。茅亭暝色多，斜日下林杪。」（《山中》）「江南逢八月，春風猶未歸。萬綠接平曠，山山橫翠微。」（《江南》）「松口來雲斷，江陰秀嶺浮。一帆斜日裏，又過秣陵秋。」（《晚秋》）

宋芸子《劉光第傳》 光第古文學昌黎，詩兼學韓、杜，書法學顏平原，時輩罕與抗手；詩尤獨造，可以名家。嘗言：「詩文必無一贋語，斯不愧著作。」故其志有不可，多見之詩文，斬然若出於一，蓋平生所自勵，在行踐其言也。

《近代名人小傳・劉光第》 光第富順人，字裴村，以進士官主事，簡重寡交游，獨與（楊）銳善。通《周禮》、大小戴《禮記》。詩多奧衍，間成警語。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四 裴村天懷高曠，喜游佳山水，刻苦自厲，不好詣人。通籍後，澹于進取，時思歸蜀。戊戌喬茂蔭南游，右銘中丞詢以人才，茂蔭盛稱裴村志節，遂與叔嶠同薦。及入樞垣，與譚、林異趣，方圖引去，而禍作矣。詩不事雕琢，駘蕩自然。朱古微侍郎與裴村爲同歲生，重其人，并重其詩，謂有少陵意境，假得家藏全稿，擬別選精刊，尚未付梓。

胡先驌《評劉裴村介白堂詩集》 戊戌六君子皆號稱能詩。【略】予獨以爲劉裴村之《介白堂詩》，不但爲六家之冠，近世亦鮮有能過之者。以局度論，《介白堂詩》不得稱爲廣大，晚清末季大家勝之者甚夥。以精嚴粹美論，則遠可追踪柳柳州、阮石巢，近可平揖高陶堂、陳仁先、夏吷庵。其取法漢魏三唐而不逮于宋，與高陶堂尤相似，而靈隽之處，或時過之。其句法之研煉似陶堂，而不過于晦澀，蓋造字琢句之極詣者。陳石遺《近代詩鈔》所選錄，實未能盡其所長也。【略】《介白堂詩》，最精之作，爲其峨眉紀游詩：【略】荒怪奇偉，至非阮石巢所能及矣。不但阮石巢，古今來作者咏山水之什，殆未有若此者。惟太白興到之作仿佛似之耳。故即有此一卷峨眉詩，已足藏之名山，傳之無窮。僅就寫景一端而論，《介白堂詩》已不難獨步千古也：【略】裴村之傳于後，自以其戊戌死事爲最。嘗聞諸陳伯嚴先生，其人賦性孤介，寡交游，以杜門讀書爲樂，戊戌譚復生說袁世凱率兵圍頤和園之密謀，彼實不與。此言固信。然謂裴村不疾視西后，疾視朝政，欲爲徹底之改革，或能知幾待時，明哲保身，則其詩適以證其不然也。其《南來》句云：「勖我承家獬鼏冠。」即見其自負之甚。其《城南行》云：【略】則疾貴胄之專恣。《美酒行》云：「殺孩養老親，子婦誠何當。亦有成童兒，不及兩餅償。明知非我子，肉顫心已僵。」「後堂進高燭，躡屣來名倡。主人命射覆，還成賭百觴。」則哀笑獨之無告。《送張安圃師出任桂平梧道》云：「舉朝皆婦人，老海發狂嗤。」「古人若開邊，守疆今不支。要當致太平，無用以爲奇。區中武不滿，實又非所宜。」《送雲坳出守梧州》云：「利風百竅中人身，國脈一絲懸鬼手。斡旋天地雖無力，排擊風霜猶有口。」則疾朝宰之非人，武備之不修，國勢之不振。其《雜詩》語尤激切。【略】故可謂戊戌政變裴村雖不與謀，而心必不非之也。裴村刺時之詩，雖亦《小雅》之怨，而予常覺其失之過怨。如「荒君視熊膽，哲後視猩唇」，如「海軍且揚威，嬉此明湖曲。仙人且弄姿，媚此西山綠」，皆怨而且毒，大非臣子所宜出者。以此賈禍，亦有自取之道。杜陵之新樂府，白傅之諷刺詩，皆不如是也。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異星赤髮鬼劉唐：劉光第　夜走鄆城縣，有時醉卧靈官殿。不照窮簷照化城，遲來世界住光明。舍身已見遊山願，空有高歌一往情。　裴村比部詩多奇氣，縋幽鑿險，開徑獨行，各體皆高。戊戌六君子中，晚翠而外，當以比部及漪春京卿詩爲最工。讀《介白堂集》，恍若遊名山大川矣。

沈宗元《衷聖齋詩文集校餘》 裴村文品高潔，凌厲桐城。詩尤清邃肅穆，類似其人，句中頗多見道語，浮讀往往忽之。

又 裴村詩甚莊重，無輕浮庸陋語。篇中半皆戛戛獨造，迥不猶人。各體詩咸擅長，且言多有物，所謂深人無淺語也。人云裴村好苦吟，良信。

又 裴村《雜詩二十首》，皆感咏當時世事。惟措語深晦，非洞悉其時情事者，不能盡解。余固未能全識其意，而詢之友人，亦語焉不詳。海內達者，若能注其所指，則既可闡幽，且增史料，亦美事也。

《排悶》 《綠天香雪簃詩話》卷五：富順劉裴村（光第）罹戊戌之禍，遺《介白堂詩》二卷。詩境沈鬱激楚，自寇自戕先爲之兆矣。《排悶》云：【略】。

《感懷》 《綠天香雪簃詩話》卷五：富順劉裴邨比部（光第）戊戌以黨禍死，人咸冤之。其《感懷》云：【略】末句已露先機，終成詩讖，亦可傷矣。

《叔嶠印伯居伏魔寺數往訪之》 《在山泉詩話》卷三：甲午、乙未之間，楊叔嶠侍讀（銳）方在京師，寓伏魔寺。林暾谷舍人（旭）時相過從。有《贈叔嶠》長篇云：【略】此詩感憤時事，亦可傳也。

《乙未九月遊羅浮》 《在山泉詩話》卷三：余遊羅浮黃龍觀，道士出觀留

題冊，中有劉裴村一絕句，題爲《乙未九月遊羅浮》，詩云：【略】清淺有趣。

《雜詩二十首》二　胡先驌《評劉裴村介白堂詩集》：「東海闊且深」一首指穆宗誅安得海事。

又五　胡先驌《評劉裴村介白堂詩集》：「窮陰滿八極」一首，斥西后之專擅，至有「陽剛抱龍德，陰氣散乾坤。主山遭厄圮，五嶽噤不言」之激語。

又九　《平等閣詩話》卷二：裴村五古意境高絕。有《雜詩》一首云：【略】詩意深邃，當以不求甚解解之。

又一〇　胡先驌《評劉裴村介白堂詩集》：「妲己傾有商，褒姒滅宗周。天意信遐邈，女禍亦因由」則直以呂雉、武曌擬西后矣。

又一三　胡先驌《評劉裴村介白堂詩集》：最可傷而最可笑者，如裴村《雜詩》中極稱將軍溥侗，孰知此「異凡子」之「龍種」、「十七八」之「雛鳳」，後日乃爲日與俳優爲伍，袍笏登場之侗五爺也。

又一六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裴村筆力雅健，思路迥不猶人。讀《雜詩》中「文鳳見季世」一首，不啻自道。龍鱗脯醢，眞有詩讖矣。然被禍視杜伯堅尤慘也。

《游翠微山》　胡先驌《評劉裴村介白堂詩集》：寫景之佳者，如《游翠微山》云：【略】靜穆之氣，溢于言外，雖與《游峨嵋》詩異趣，然仍令人韵味無已。

《宿黃龍觀》　胡先驌《評劉裴村介白堂詩集》：寫景之佳者，如【略】《宿黃龍觀》云：【略】取境在東坡、太白之間。

《白雪吟》　胡先驌《評劉裴村介白堂詩集》：寫景之佳者，【略】至《白雪吟》云【略】。則神似太白。自世宗宋詩以來，此種神采飄逸之作，久不獲見。偶爾讀之，頗覺空山窮谷得晤故人面也。

傳記

《戊戌履霜錄》卷四　劉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順人也。恂謹寡交，稠人廣坐中，或終日不發一言。官刑曹十餘年，雖同鄉不盡知其名。以陳寶箴薦，與楊銳同日入軍機。寶箴未嘗與光第相見，光第亦無求於寶箴也。有華陽人喬樹楠者與寶箴子三立交，時時稱述光第行誼，寶箴知之，遂舉以入告。【略】光第初不與康黨邪謀。曾廉之劾有爲也，譚嗣同與同班值宿，邀與聯名，以百口保之，不能力拒，故並及於難。

《戊戌政變記》卷六《劉光第傳》　劉君字裴村，【略】弱冠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嚴。光緒二十年以親喪去官，教授鄉里，提倡實學，蜀人化之。官京師，閉戶讀書，不與時流所謂名士通，故人鮮知者。【略】七月以陳公寶箴薦，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與新政。【略】變既作，四卿同被逮下獄。【略】君既就義，其嗣子赴市曹伏屍痛哭一日夜以死。君家貧，堅苦刻厲。詩文甚富，就義後未知其稿所在。

高楷《劉光第傳》　劉君名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順人。家奇貧，意氣卓犖，不以貧廢讀。未冠，應童子試，陳令君錫鬯奇其才，厚遇之，因得一意讀書。壬午舉於鄉，癸未聯捷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在官十餘年，人罕知者。某司寇以君勤愼，將倚用。君旋讞某獄，司寇受人私謁，欲君枉法徇之，君堅執不撓，司寇無如何。君以刑獄關人命，懼直道難行，致枉屈，遂絕迹不至署。戊戌夏，天子銳意圖治，詔海內舉人才。湘撫陳公寶箴，薦君及楊君銳。七月十九日，上召君入見。君力陳時勢【略】。天子稱善，翌日遂有四品卿銜參預新政之命。方命之下也，君自以不克任樞要，恐終以戇直賈禍，將同楊君力辭。疏具矣，鄉人某力勸之，遂已。時言路大開，章奏日數百。君竟日披覽，於可否咸加簽識，以（侍）〔待〕宸斷。政府寮友見者，謂君於政事，無新舊畛域，斟酌最平允焉。退直後，語所親曰：「茲事體大，吾終不任，行將急假歸矣。其新政措理失宜，將於召對時切言之。」未幾禍作。君前後入直凡九日。八月初九日，君方在直，被逮去。蜀人官京朝者，欲聯名具疏，訟君及楊君銳冤。【略】八月十三日詔下，遂及難。是日刑部官吏以會訊詒諸人，諸人不知，君出門，詫曰：「未訊而誅，何哉？」【略】就西市時，神氣冲夷淡定如平日。行刑後，身挺立不仆，觀者驚嘆，咸焚香羅拜，謂劉君不死矣。

楊嘯谷《劉光第傳》　富順劉光第，字裴村。生有異稟，長身鶴立，顴骨挺插入鬢，顏常發丹，目炯炯如岩電。讀書兩行俱下，日閱數卷，輒多背誦無遺。以故下筆磊落，千言立就。惟性清剛，不肯以辭色假人，然亦未嘗以疾厲加人。鄉學弟子，咸称裴村先生。

《清史稿・劉光第傳》 劉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順人。光緒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嚴，因讞獄忤長官，遂退而閉戶勤學，絕跡不詣署。家素貧，而性廉介，非舊交，雖禮饋弗受。獨與楊銳善。【略】其應召也，亦以陳寶箴薦，然非其素志，將具疏辭，川人官京朝者力勸之。一日，召見，力陳時危民困，外患日迫，亟宜虛懷圖治，上稱善。惟時言路宏啓，臣民奏事日數百計，光第竟日批答，簽識可否，以待上裁。退語所親曰：「吾終不任此，行當亟假歸矣！」未一月而禍作，光第自投獄。臨刑，協辦大學士剛毅監斬，光第詫曰：「未訊而誅，何哉？」令跪聽旨，光第不可，曰：「祖制，雖盜賊，臨刑呼冤，當復訊。吾輩縱不足惜，如國體何！」剛毅默不應，再詢之，曰：「吾奉命監刑耳，他何知？」獄卒強之跪，光第崛立自如。楊銳呼曰：「裴村，跪！跪！遵旨而已。」迺跪就戮。

紀事

《戊戌政變記》卷六《劉光第傳》 劉君【略】性端重敦篤。【略】向例凡初入軍機者，內侍例索賞錢，君持正不與；禮親王軍機首輔生日祝壽，同僚皆往拜，君不往；軍機大臣裕祿擢禮部尚書，同僚皆往賀，君不賀。謂：「時事艱難，吾輩拜爵於朝，當劬王事，豈有暇奔走媚事權貴哉！」其氣節嚴厲如此。【略】君家貧，堅苦刻厲，詩文甚富。就義後，未知其稿所在。

又 劉君字裴村，【略】官京師，閉戶讀書，不與時流所謂名士通，故人鮮知者。及南海先生開保國會，君翩然來爲會員。七月以陳公寶箴薦，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初，君與譚君尚未識面，至是既同官，又同班（故事：軍機章京，凡兩班輪日入直，時君與譚君同在二班云），則大相契。譚君以爲京師所見高節篤行之士，罕其比也。【略】七月二十六日，有湖南守舊黨曾廉上書請殺南海先生及余，深文羅織，謂爲叛逆。皇上恐西后見之，將有不測之怒，乃將其折交裕祿，命轉交譚君按條詳駁之，【略】。君與譚君同在二班，乃並署名曰：「臣光第亦請先坐罪。」譚君大敬而驚之。君曰：「即微皇上之命，亦當救志士。況有君命耶？僕不讓君獨爲君子也。」於是譚君益大服君。變既作，四卿同被逮入獄，未經訊鞫。故事，提犯自東門出則宥，出西門則死。十三日，使者提君等六人自西出，同人未知生死。君久於刑部，諳囚獄故事，太息曰：「吾屬死，正氣盡！」聞者莫不揮淚。

高楷《劉光第傳》 君容貌言語，逡逡如鄙人，而深醇堅定激發，有古烈士風。讀書自爲課程。性喜游覽，【略】。工爲古文，雄厚肖昌黎。詩學少陵，時輩罕與抗手。積稿盈尺，不輕示人。嘗言：詩文必無一贋語，而不欺其志，斯無愧著作。【略】性廉介，非舊交，雖禮饋皆謝絕。既入直樞府，某藩司循例饋諸章京，君獨辭却；或曰：「人受而君獨拒，得毋過自高乎？」君赧然謝之。尋常宴會酒食，亦多不至。【略】其境遇困苦，爲人所不堪，君處之怡然。【略】君在獄，猶誦《朱子全書》及《周易》，陶然自喜，曰：「雖不識何因，自問無過，不難一訊而明，即罷歸，固所願也。」

又 鄉人某某出巨金殮君及楊君銳，寄柩蓮花庵。朝官公車，無一人不來吊；外省來吊，亦數百人，皆相向痛哭。其夕有人叩門遺百金，夫人力辭不獲，竟委之去，終不得姓名。【略】金吾番卒自君寓出，告人曰：「劉夫人如老嫗，恨被貧窶，乃不似一官人。」嗚呼！觀此可以知公論矣。【略】君久欲歸，苦無資，貸于宗人某，被逮後三日而復函始至，命也夫！

余少聞《劉光第事略》 光第舉進士回籍赴京時，有人假座趙化鎮臨江之奎星樓，爲之祖餞，觥籌交錯，賓主盡歡。光第乘興朗吟曰：「挽不住大江東復東，銅琶鐵板何英雄？喚不醒讀書萬卷之坡翁，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時座中有光第受知師柳霽雲，聆光第吟，心不謂然，以爲開口「挽不住」，結句「夕陽紅」，雅非發皇騰達語氣。次日柳公語鄉人：「光第此番去京，恐不能再回故里矣。」不意竟成讖語！

趙熙《劉大夫傳》 君諱光第，【略】。光緒壬午舉人，癸未進士，分刑部主事。到官，貧無車，徒步趨署，雨中泥淖爲常。退則振襟讀書，大暑無褻容。羣書環擁如城。客至，肅客坐，己唯據小几。藹然和易而不苟訾笑，栗如也。灑掃饔飧之事，內外躬親，無資傭保。【略】六七年間，交游簡而官事辦治文章志節，寖有聲公卿間矣。【略】君於文喜司馬遷書，於詩深造杜甫所爲。

宋芸子《劉光第傳》 康有爲開保國會於京師，光第嘗偕友人一往，聞其議，絕惡之，初未與通。當時往聽者康皆注名門簿，梁啓超遂借口目光第爲

會員，蓋欲挽之以自重也。【略】素不與康、梁爲緣，而坐康黨以死，天下士無識與不識皆冤之！

《戊戌履霜錄》卷四　光第勤劬耐貧，一布袍服十年不易。居恒鍵戶吟咏，筆墨書卷外無長物。初得卿銜入參新政，首輔禮親王生日，同僚皆有饋獻，光第既無所獻，又不往賀，語人曰：「受爵公朝，拜恩私室，吾勿爲也。」黨禍發，緹騎到門，其妻方踞地浣衣，或叱之曰：「汝主何在，捕者至矣！」不知爲夫人也。

楊嘯谷《劉光第傳》　南皮六十生日，蜀中門生欲以文壽之。學部左丞喬樹枏倩先生撰文，南皮覽之稱善。【略】當先生被逮，喬得耗，急奔赴津，密電南皮。南皮徑電直督榮祿，乞代奏，中有「劉、楊善類，臣願以百口之家保之」句。榮祿示幕僚貽穀，貽謂：「若由刑部三堂審訊，涉及當今，奈何？」遂置之。行刑，先生頸血激射至高，路人無不駭嘆。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五　叔嶠恂恂儒者，篤雅有節，受知于張文襄最早。戊戌被右銘中丞之薦，與劉裴村、譚復生、林暾谷同直樞垣，八月下獄，刑部官欲救楊、劉而無及，朝衣東市，海內哀之。

《十朝詩乘》卷二二　劉裴村、楊漪川皆以樸學著。裴村官比部久，尤嫻律學，堂上官咸倚重之。方下獄，咸謂必經廷訊。忽傳諭索紅絨繩，衆猶懵然，裴村已知之。蓋故事，誅職官乃用此也。迄于就刑，神色坦然。

《絕句三首》三　《十朝詩乘》卷二一：劉裴村光緒中過湯陰，用店壁韵賦三絕句，末首云【略】。相傳湯陰令不得用秦裔，否則謁廟立死。秦大士公車北上，過湯陰，不謁岳廟，輦夫怪之。詢知爲秦姓，憤然曰：「余岳姓，與君家世仇，不能以車馬送君矣。」秦呵斥之，遂殺馬于途。不得已，別賃車以行。前人筆記嘗載其事，裴村詩固有所本。

《重葺張忠烈公墓》　《十朝詩乘》卷二一：明總督張忠烈（同敞）與瞿留守同殉難桂林，遺墓在臨桂縣城外十里。光緒辛卯十月二十二日爲盜所發，有司逮治盜發者，申撫臣奏聞。詔下三法司議，治罪如律。墓北坐南向，骨殖尚全，縣官斂而重葬之。劉裴村時爲刑部廣西司主事，閱題本稿，諗其事，賦《重葺張忠烈公墓》詩云：【略】時張安圃督部任桂臬，裴村師也。遺阡重妥，凶逆就誅，其時猶重法紀。

《屯海戍詩》　《十朝詩乘》卷二二：當韓事初起，新進喜功者方以爲海軍久練，及鋒而試，庶振國威。迨于挫衄，則又譁然于海軍之不堪一戰。皆捫籥之談也。劉裴村《屯海戍詩》詆海軍尤力，其詩云：【略】繩及死綏，未免深刻。

《潛龍》　《綠天香雪簃詩話》卷五：有人言裴邨《潛龍》一首，殊有「南山」「萁豆」之旨。其仇某欲借此以起詩獄，未果，而先及于難。今讀其詩，亦殊無他意。想係好事者借詞傳會耳。

著録

《清史稿・劉光第傳》　劉光第【略】著有《介白堂詩文集》。

爨心鑑《介白堂詩集跋》　右裴邨劉先生詩二卷，吾師杜先生之所次也。詩舊分四體，自題衷聖齋。先生歿後，鄉人在京者傳遂寫之。蓋先生所嘗用以視人者也。吾師初得寫本，後自其家取所有眞草諸本以校，大抵同，以爲此先生所手定。過去非宜乃用編年之法，比之而易之曰介白堂云。鑑竊聞之人，先生嘗曰：「余與杜某論詩最合，他人不能及。」吾師與先生交最深，論詩又最合，其爲訂其遺詩固先生之志也。獨惜昊天不弔，寫錄未成，哲人遂殞，其意旨無由達之，人人爲可嘆也。

宋芸子《劉光第傳》　劉光第字裴村。【略】後人爲梓其《衷聖齋文集》二卷、《詩集》二卷，惜詩猶非其全體。

沈宗元《衷聖齋詩文集校餘》　裴村詩原名衷聖齋，其友杜心齋爲易其名曰介白堂。以裴村之高節，名堂介白良允，然杜未述其所旨，故今刻仍從原名。余於宜賓爨氏所刻《介白堂詩集》外，復由友人浙江抄本，搜入七絕四首。由梁任公《詩話》，搜入五絕九首，冠於爨刻目次之前。復由劉仲韜同年處，搜得七律四首，係戊戌所作。是即裴村絕命之年也，因殿於後。

又《衷聖齋文集刊緣》　劉、楊兩君，文章風義，震邁一時，爲中國革新先河，匪惟蜀士之菁英，抑亦國人所矜式。乃今訪其學行，言者多不能詳，甚或幷不之悉。夫鄉有賢而不彰，此後起之辱也，余所以有是書之輯也。劉、楊與康南海之關係，據高傳及黃述幷楊與弟肖岩書觀之，則梁傳略有失實。楊書有云：「二十日奉命與劉光第、林旭、譚嗣同三人同在軍機章京行走，

即日入直。劉與譚一班，兄與林一班，譚最黨康有爲，然在直尚稱安靜。林則隨事都欲取巧，所簽有甚不妥當者，兄強令改換三四次，積久恐不相能。現在新進喜事之徒，日言議政院，上意頗動，而康、梁二人又未見安置。不久朝局恐有變動，兄擬得便即抽身而退，此地實難以久居也。」云云。此爲楊君自叙，自屬可信。梁作傳時，尚在日本，所聞或未有確，然其表彰忠賢之意一也，故錄之。劉、楊遺著，以搜求不易，期於速廣其傳，故版本未暇求精，擬此後更將兩集精華抄出，或續有搜得時，再事精本印行，斯時殊未能也，讀者諒之。

藝文

康有爲《挽劉光第聯》一　龍比烙刑，岳于慘禍，昔賢乃爾，君又何尤？魂魄若有知，應同正學先生，矢口問成王安在？　漢庭黨錮，晉世清流，前代如斯，今復再見！國家方多難，當效子胥故事，留眼觀越寇飛來。

又二　我則死耳，皇上何如？臨刑片語從容，聖眷難留三尺下。　我雖終矣，帝天可鑒！異日大冤昭雪，孤旌特表六人中。

又《哀故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刑部主事劉君光第》　我不識裴村，裴村能救我。署奏拒鷹鸇，心感報無所。昔開保國會，千丈松磊砢。橫糊一握手，未得親右左。君言讀我書，傾倒亦已頗。故人多石交，下石一何夥。故知交在神，面交多坎阻。京華聲利海，十年潛默坐。謝華學獨劬，寡交足頻裹。閉門陳正字，直節無掩阿。小字作顏書，剛健少婀娜。研精舊史學，維新乃最果。聖上切旁求，陳撫薦自楚。新參一朝拔，得人四海賀。王相客盈門，不投一刺過。密勿贊新猷，氣象皆駿騭。改元設參謀，明堂燦藻火。訏謨善畫策，君莫不畫可。奪門忽聞變，投獄無少躓。竟從龍比遊，哀哉呂武哿。人才付一爐，邦國嗟長鎖。吁嗟孔融子，覆巢卵同挫。側望蜀川雲，灑涕風悲楚。

雜録

《平等閣詩話》卷二　裴村《白蓮》詩「此花方稱水中開」句，固佳矣。然不如夏森先生所作一律更能超然物表，詩云：【略】。

譚嗣同

論述

綜論

《平等閣詩話》卷二　譚復生《莽蒼蒼齋詩》，五律喜學唐賢高調，卓爾不羣。《晨登衡嶽祝融峯》云：【略】《夜泊》云：【略】七律奇偉，彌肖其人。《和人除夕感懷》云：【略】又斷句：「送人意無盡，惟有故鄉山。」亦佳。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四月十三日）　譚嗣同，號復生，行三，敬甫同年子，江蘇（知）府，卅二歲，通洋務，高視闊步，世家子弟中桀傲者也。

又（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三月廿七日）　譚敬甫中丞來談。此人拘謹，蓋禮法之士。

許永堯《讀譚瀏陽文集書後》　讀瀏陽譚嗣同文及其所爲《仁學》，既目眙心駭。其言則犖犖軒舉，揮斥六合，杜牧之《罪言》也，其爲文則縱橫透達，狀情理如洞七札，如析秋禽之毫，周秦諸子之副墨墜簡也。而驚桀雄出，不可遏抑之氣溢焉。悲壯有餘，而無和平商榷之旨，使出其言，其不盡可較，其跅弛而不就誰畏者歟？其高闊迂遠而不中世用者歟？嗚呼！今之人昏暗

靡懦，墜聞見屏思慮者，千萬矣。彼才傑英絕者，乃千而一、萬而一也，而復倚于所激，率其憤心，欲雄萬物獨立，一切惟吾意之所驅遣，欲持寸鐵摧堅壘，一舉手而夷蕩積穢，以登清明。不遇則將鬱鬱茹志死；遇則以剛折，以鹵莽覆，受禍愈烈，而愚且懦者反從而垢辱之。麻生于蓬中，御冕服以游文身之國，吾誠爲衰世之人才悲也！

《戊戌政變記》卷六《譚嗣同傳》　君資性絕特，於學無所不窺，而以日新爲宗旨，故無所沾滯，善能舍己從人，故其學日進，每十日不相見，則議論學識必有增長。少年曾爲考據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亦好談中國古兵法。三十歲以後，悉棄去，究心泰西天文算術格致政治歷史之學，皆有心得。又究心教宗，當君之與余初相見也，極推崇耶氏兼愛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聞南海先生所發明《易》《春秋》之義，窮大同太平之條理，體乾元統天之精意，則大服。又聞華嚴性海之說，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舍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聞相宗識浪之說，而悟衆生根器無量，故說法無量，種種差別，與圓性無礙之理，則益大服。自是豁然貫通，能匯萬法爲一，能衍一法爲萬，無所罣礙，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書，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博覽教乘，熟於佛故，以流通經典爲己任。君時時與之游，因得遍窺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學術宗旨，大端見於《仁學》一書，又散見於與友人論學書中。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　復生自憙其新學之詩。然吾謂復生三十年以後之學，固遠勝於三十以前之學；其三十以後之詩，未必能勝三十以前之詩也。蓋當時所謂新詩者，頗喜掃搪新名詞以自表異。丙申、丁酉間，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提倡之者爲夏穗卿，而復生亦綦嗜之。

又　譚復生志節學行思想，爲我中國二十世紀開幕第一人，不待言矣。其詩亦獨闢新界而淵含古聲。丙申在金陵所刻《莽蒼蒼齋詩》，自題爲「三十年以前舊學第二種」，蓋非其所自憙者也。瀏陽殉國時，年僅三十二，故所謂新學之詩，寥寥極希。余所見惟題麥孺博扇有《感舊》四首之三，其一曰：【略】其二曰：【略】其三曰：【略】其言沉鬱哀豔，蓋瀏陽集中所罕見者，不知其何所指也。然遺情之中，字字皆學道有得語，亦瀏陽之所以爲瀏陽，新學之所以爲新學歟。

蕭汝霖《譚嗣同傳》　嗣同【略】博學能文章，善劍術。【略】嗣同持身嚴，與人厚，其行能一死生，忘人我。所學掇孔佛之精微，而陳義甚高。其自叙《仁學》有曰：「初衝決利祿之網羅，次衝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羣學之網羅，次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天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羣教之網羅，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然其能衝決亦自無網羅，眞無網羅乃可言衝決，故衝決網羅者，卽是未嘗衝決網羅，循環無端，道通爲一。」云云。

《戊戌履霜錄》卷四　生平兀傲自喜，不受世俗束縛。幼好詞章，兼耽釋典，所著《仁學》一書，自謂合儒釋爲一，文字在莊、列、老、墨上。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譚復生嗣同天才卓越，詩筆瑰瑋，所著有《莽蒼蒼齋詩》二卷，皆三十以前之作。君以三十又三就義，詩多散佚，吉金片羽，彌可珍貴。

《近代名人小傳・譚嗣同》　嗣同繼洵子，字復生，少溺於學，而恣肆好爲新論，長益泛濫百家，接納名流，遂由龔自珍學，而合以孔、墨、佛、耶四家，著爲《仁學》。詩文遍摩古人，蔑不肖者。及其自攄胸臆，則意雜詞繁，罕有善考。以狂見惡其父。後乃納資爲知府，分浙江。素善梁啟超，因亦師事有爲。當戊戌六月，有爲密薦諸帝，迹拜新命。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地暴星喪門神鮑旭：譚嗣同　壯飛三十以前詩，多法杜、韓。三十以後，乃有自開宗派之志。唯奇思古艷，終近定庵，且喜摭西事入詩。當時風尚如此，至壯飛乃放膽爲之，頗有詩界彗星之目。

《定厂詩話》卷下　戊戌六君子所爲詩歌，皆近宋體。

又　譚壯飛詩，如天外飛仙，時時弄劍。

南邨《攖懷齋詩話》　戊戌被難六君子，最以名聞者厥爲譚壯飛。生平詩文尤膾炙人口【略】，所爲詩有《莽蒼蒼齋集》行世。說者謂其謹嚴豪放，才兼杜、蘇。

《忘山廬日記》（戊戌九月二十七日）　觀書畧，讀《莽蒼蒼齋詩》，忘友譚復生作也。悲壯蒼涼，有杜少陵、白香山意。

《晚晴簃詩滙》卷一七九　復生五歲受書，審四聲，能屬對。十五學詩，二十學文，初法桐城，後好沈博絕麗之製。有志著作，多未成書。與陶拙存、吳彥復、丁叔雅稱「四公子」。戊戌以被薦入京，在樞垣最受指目。八月與劉裴村、楊叔嶠、楊漪春、林暾谷、康幼博同罹禍，世又稱「六君子」。生

前自刻所作，署《三十以前舊學第一種》。詩瀏利雄健，如銅丸走阪，駿馬注坡，不羈才也。

《新世說・企羨》 博學多才，議見尤卓。著有《仁學》一書，士林稱之。光緒戊戌春夏之交，與熊希齡、唐才常等在湖南創立南學會及湘報館，湘人士始競趨于新學。旋奉召來京，以四品卿爲軍機處章京，與康長素、梁任公、林暾谷、楊叔嶠諸人佐德宗一意變革朝政。至八月而孝欽皇后垂簾，康、梁遠颺，公遂爲死難六君子之一。

《一士類稿・談陳三立》 當是時，散原共譚壯飛（嗣同，湖北巡撫繼洵子）、陶拙存（葆廉，陝甘總督模子）、吳彥復（保初，故廣東水師提督長慶子）以四公子見稱于世，皆學識爲一時之俊者，而陳、譚二公子之名尤著。（丁叔雅惠康，故福建巡撫日昌子，時亦有名。四公子之稱，或以丁易陶，原非固定也。）

分論

《題宋徽宗畫鷹》 《平等閣詩話》卷二：絕句如須彌藏芥子，自古爲難，其要旨則在一氣迴旋，蘊含無盡。有以議論勝者，有以神韵勝者。議論則譚復生《題宋徽宗畫鷹》云【略】。

《鸚鵡洲弔禰正平歌》 《十朝詩乘》卷二二：四卿中，主銳進者獨譚復生。【略】又有《鸚鵡洲弔禰正平歌》云【略】。詩語奇肆，異日朝衣東市，已于兹兆之矣。

《丙申之春緣事以知府引見候補浙江寄別瓣薑師兼簡同志諸子詩》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昔在上海，譚復生嘗以其舊作八律見示，蓋丙申春就官浙江留別湘中同志者也。余讀而愛焉。顧此後茫不復憶得一字。此詩未見于《莽蒼蒼齋詩》中，無刻本也。故每念及之，輒養養若有失。頃邱菽園以其近著《揮麈拾遺》見寄，中乃有其全文，吾喜可知矣。亟錄諸詩話中【略】。復生自刻《莽蒼蒼齋詩》，題曰：「東海褰冥氏三十以前舊學第二種」，蓋斷自乙未前也。此八章即其所謂「三十以後新學」之初唱矣，沈雄俊遠，誠在《莽蒼蒼齋》之上。但篇中語語有寄託，而其詞瑰瑋連犿，斷非尋常所能索解。唐紱丞嘗語余云：「此詩惟我能解之。」余時匆匆未暇叩紱丞也。而今紱丞亦云亡，誦元遺山「獨恨無人作鄭箋」之句，又愴然涕下矣。又：復生自熹其新學之詩。然吾謂復生三十以後之學，固遠勝于三十以前之學；其三十以後之詩，未必能勝三十以前之詩也。蓋當時所謂新詩者，頗喜掃撦新名詞以自表異。丙申、丁酉間，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提倡之者爲夏穗卿，而復生亦慕嗜之。此八篇中尚少見，然「寰海惟傾畢士馬」，已其類矣。

《似曾詩》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瀏陽殉國時，年僅三十二，故所謂新學之詩，寥寥極希。余所見惟題麥孺博扇有《感舊》四首之三，其一曰：【略】其二曰：【略】其三曰：【略】其言沈鬱哀艷，蓋瀏陽集中所罕見者，不知其何所指也。然遺情之中，字字皆學道有得語，亦瀏陽之所以爲瀏陽，新學之所以爲新學歟。

《潼關詩》 《蘇曼殊文集・序跋類・畫跋》：昔人出《山海關詩》，有「馬後桃花馬前雪，教人那得不回頭」句，然稍陷柔弱。嗣同仁者《潼關詩》云：【略】余常誦之。

《古意》 蘇曼殊《燕子龕隨筆》：《古意》兩章，有弦外音，云：【略】嘗聞仁山老居士言「嗣同頂甚熱，嚴冬亦不冠」云。

《論藝絕句》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譚復生（嗣同），天才卓越，詩筆瑰瑋，所著有《莽蒼蒼齋詩》二卷，皆三十以前之作。君以三十又三就義，詩多散佚，吉金片羽，彌可珍貴。余最喜其《論藝絕句》，其一云：「意思幽深節奏諧，朱絃寥落久成灰。灞橋兩岸蕭蕭柳，曾聽貞元樂府來。」自註：「往見灞橋旅壁，塵封隱然，若有墨跡，拂拭諦辨。其詞云：『柳色黃於陌上塵，秋來長是翠眉顰。一彎月更黃於柳，愁煞橋南繫馬人。』讀罷狂喜，以爲所見新樂府，斯爲第一，而未署姓名，未知誰氏。」按：此詩乃樊山題壁作，復生不及知也。兩君詩風神曼秀，皆可傳唱旗亭。

傳記

《戊戌履霜錄》卷四 譚嗣同，字復生，湖南瀏陽人。入貲爲江蘇候補知府。【略】梁啟超初至湖南，與嗣同友善，引之以見康有爲，稱有爲所上封事，爲國朝二百六十年所無。其心爲支那四萬萬人請命，遂折節事之。有爲

既嚮用，嗣同亦以陳寶箴薦，擢四品卿，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入軍機，參預新政。分班值日，擬諭旨，批答章奏，是時言路大開。有爲陰持朝局，結黨以傾舊臣，湖南舉人曾廉，劾有爲覬覦非常，大有教皇中國之意，上孔子以開化教主神聖明王徽號，將以孔子爲摩西，而己爲耶蘇。嗣同見疏大憤，擬旨誅廉。上曰：「甫詔求言，而遽殺人以逞，非所以服天下也。」不許，乃逐條批駁廉疏，約四卿聯名，保有爲忠直無他。其父繼洵，方巡撫湖北，年七十矣，知嗣同必以躁進賈禍，一月三致書，促之歸省。嗣同報父書，言老夫昏髦，不足與謀天下事，聞者無不怪駭。有爲謀召外兵，實嗣同陰爲之主，事覺伏誅。繼洵亦坐是廢棄。

《戊戌政變記》卷六《譚嗣同傳》　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羣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幼喪母爲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故操心危，慮患深，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弱冠從軍新疆，遊巡撫劉公錦棠幕府。劉大奇其才，將薦之於朝。會劉以養親去官不果。自是十年來往於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臺灣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傑，然終以巡撫君拘謹不許遠遊，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自甲午戰事後，益發憤提倡新學，首在瀏陽設一學會，集同志講求磨礪，實爲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時南海先生方倡強學會於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遊京師，將以謁先生，而先生適歸廣東不獲見。余方在京師強學會任記纂之役，始與君相見，語以南海講學之宗旨，經世之條理，則感動大喜躍，自稱私淑弟子，自是學識更日益進。時和議初定，人人懷國恥，士氣稍振起，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海內有志之士，覩其丰采，聞其言論，知其爲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爲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羣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未嘗與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謂作吏一年，無異入山，時陳公寶箴爲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開化爲己任。【略】而君亦爲陳公所敦促，即棄官歸，安置眷屬於其瀏陽之鄉，而獨留長沙與羣志士辦新政，於是湖南倡辦之事，【略】皆君所倡論擘畫者，而以南學會最爲盛業，【略】每七日大集衆而講學，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於時君實爲學長，任演說之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君之功居多。今年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薦被徵，適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覲，奏對稱旨，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爲軍機四卿。參預新政者，猶唐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數月以來，皇上有所詢問，則令總理衙門傳旨，先生有所陳奏，則著之於所進呈書之中而已。自四卿入軍機，然後皇上與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略】以八月十三日斬於市，春秋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剛去不聽，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略】君平生一無嗜好，持躬嚴整，面稜稜有秋肅之氣，無子女，妻李閏，爲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

《清史稿・譚嗣同傳》　譚嗣同，字復生，湖南瀏陽人。父繼洵，湖北巡撫。嗣同少倜儻有大志，文爲奇肆。其學以日新爲主，視倫常舊說若無足措意者。繼洵素謹飭，以是頗見惡。嗣同迺游新疆劉錦棠幕，以同知入貲爲知府，銓江蘇。陳寶箴撫湖南，嗣同還鄉佐新政。梁啓超倡辦南學會，嗣同爲之長。屆會期，集者恆數百人，聞嗣同慷慨論時事，多感動。光緒二十四年，召入都，奏對稱旨，擢四品卿、軍機章京。四人雖同被命，每召對，嗣同建議獨多。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令嗣同擬旨，必載明前朝故事，將親詣頤和園請命太后。嗣同退謂人曰：「今迺知上絕無權也！」時榮祿督畿輔，袁世凱以監司練兵天津。詔擢世凱侍郎，召入覲。嗣同嘗夜詣世凱有所議。明日，世凱返天津。越晨，太后自頤和園還宮，收政權。啓超避匿日本使館，嗣同往見之，勸嗣同東遊。嗣同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卒不去。未幾，斬於市。著有《仁學》及《莽蒼蒼齋詩集》等。

《碑傳集補》卷一二蕭汝霖《譚嗣同傳》　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瀏陽人也。博學能文章，善劍術。父繼洵。嗣同母早喪，失愛於父。【略】少與唐才常皆爲歐陽中鵠弟子。中鵠瀏之宿學。才常倜儻有大志，相得甚歡。弱冠遊新疆巡撫劉錦棠幕，錦棠去官，乃西窮河源，道渭洛，登終南、嵩、華，北涉漳滏，遊京師，南浮江淮，東逾海至臺灣，其風俗、政治、土地之宜，皆潛心考究，所過諸名山川及古英傑之遺跡，一託諸吟詠，時或感慨欷歔其

閒，奇人碩士無不樂與往來。甲午之役，東挫於日，乃倡新學，圖變法，以救亡，與諸同志立強學會於北京、上海，士氣大振。無何以父命就官知府，候補金陵，則閉戶讀書，未一接俗吏。金陵有楊文會者，邃於佛學，與往來甚密，因博覽教乘，探其蘊奧，證以孔氏大同太平之旨，恍然曰：「東西聖人，豈相遠哉？」遂成《仁學》一書。會陳寶箴巡撫湖南，丁酉六月黃遵憲爲湖南按察使，八月徐仁鑄督學來湘，與前任學使江標謀，大集志士於湘，先各省舉新政，速嗣同。嗣同棄官歸，與唐才常、梁啓超等設湘學報、時務學堂、南學會。南學會者，將以合南方各省學子共求經世之學也。省有政授諸學會，議可而後施，每七日集邦人之秀者而會之。嗣同爲會長，曉之以國家政治原理及萬國之強弱交際，其學術政治所趨向，每會集者恆千人，座不能容，嗣同出，觀者塞衢巷。當此之時，湖南文化甲於南北，南北豪傑之士奮然興起者，皆以不一見嗣同爲恨也。戊戌四月，清德宗親政，徐致靖薦嗣同可大用，特旨徵之。【略】遂以七月應徵，除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預新政。德宗倚重嗣同，將與有爲，西后惡之，剛毅等害其能，且得君與西后謀，盡戮其黨，德宗不能制。八月十三日，嗣同與銳等皆被害。臨刑監斬者令嗣同北嚮謝恩，嗣同睜目叱曰：「其奚恩之足謝也？」乃慷慨就戮，年三十有三。

紀事

作家逸事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 余與譚瀏陽及鐵樵約爲兄弟交，而父事季清先生。乙未秋冬間，同客京師，吾三人者，連輿接席，未嘗一日相離也。

《碑傳集補》卷一二蕭汝霖《譚嗣同傳》 （戊戌）八月十三日，嗣同與銳等皆被害。【略】先是嗣同聞變，即閉戶謝客，有俠士大刀王五者，與嗣同善，謂之曰：「君行，五從保無他；君死，五收君骨，君請自擇。」嗣同曰：「死耳，何行爲。」又有日本志士數輩勸東游，嗣同不可，強之曰：「各國變法無不以流血成，吾國數千年未是有也，而國以不昌，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

《十朝詩乘》卷二三 叔雅爲禹生中丞季子，與譚復生、吳彥復、陳伯嚴同時，有「四公子」之目。于時見國紀不張，謀創立正氣會，以《詩序》爲之先導。

作品本事

《金陵聽說法詩》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譚瀏陽之有得于佛學，知瀏陽者皆能言之。然瀏陽之學佛，實自金陵楊仁山居士。其遺詩有《金陵聽說法》一章，即居士所說也。詩云【略】。此詩無刻本，見麥孺博箑端，瀏陽手書也。又：其《金陵聽說法》云：「綱倫慘以喀私德，法會盛于巴力門。」喀私德即 Caste 之譯音，蓋指印度分人爲等級之制也。巴力門即 Parliament 之譯音，英國議院之名也。

《和仙槎除夕感懷四篇》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李曉暾以譚瀏陽遺詩見寄，類多見《莽蒼齋詩》中者（丁酉金陵刻本），今錄其《和友人除夕感舊四篇並叙》，叙曰：「舊作除夕詩甚夥，往往風雪羈旅中，拉雜命筆，數十首不能休，已而碎其稿，與馬矢車塵同朽矣。今見饒君作，不覺蓬蓬在腹。憶除夕商州寄仲兄：『風檣抗手別家園，家有賢兄感鶺原。兄曰嗟予弟行役，不知今夜宿何村。』風景不殊，幽明頓隔。歟邑陳言，所感深焉，亦不自知粗放爾許。」詩曰【略】。曉暾名振鐸，湖南邵陽人，武壯公臣典之子，近主《蘇報》，能發揮新思想者也。

《題程子大橫覽圖詩》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有自南昌以譚壯飛遺詩一章見寄者，蓋戊戌入都留別友人之作云。吉光片羽，願與來者共寶之。詩云【略】。

《寄仲兄臺灣》、《得仲兄臺灣書感賦》 《臺灣詩乘》卷五：瀏陽譚壯飛先生嗣同，字復生，敬甫中丞之第三子也。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羣籍，能文章，好任俠。弱冠後，兩渡臺灣，有所擘畫，因號東海褰冥氏。故其所著《仁學》，尤署臺灣人撰，蓋有所避忌也。戊戌政變，與林旭、楊深秀等被難；時論傷之。著《莽蒼齋詩》二卷，惜無在臺之作。唯《寄仲兄臺灣》一首云

【略】。又《得仲兄臺灣書感賦》云：【略】按：仲兄名嗣襄，字泗生，國子監生。光緒十五年，依臺灣道唐景崧于臺南，後卒于蓬壺書院，年三十有三。

《獄中題壁》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譚瀏陽獄中絕筆詩，各報多登之，日本人至譜爲樂歌，海宇傳誦，不待述矣。但詩中所指之人，或未能知之。今錄原文，略加案語。詩曰：【略】所謂「兩崑崙」者，其一指南海，其一乃俠客大刀王五，瀏陽作《吳鐵樵傳》中所稱王正誼者是也。王五爲幽燕大俠，以保鏢爲業，其勢力範圍，北及山海關，南及清江浦，生平專以鋤強扶弱爲事。瀏陽少年嘗從之受劍術，以道義相期許。戊戌之變，瀏陽與謀奪門迎辟，事未就而瀏陽被逮，王五懷此志不衰。庚子八月，有所布畫，忽爲義和團所戕，齎志以沒。嗚呼！王五眞男兒，不負瀏陽矣。　又《戊戌政變記》卷六《譚嗣同傳》：至初六日變遂發，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擘畫，而抄捕南海館（康先生所居也）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爲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於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遊，且攜所箸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托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遊，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君既繫獄，題一詩於獄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蓋念南海也。　李肖聃《星廬筆記》：瀏陽譚嗣同復生【略】下獄賦詩云：【略】梁任公謂其上念德宗，下思南海。時康有爲已出亡，復生不知其能脫險與否，故以張儉相況。其稱杜根，以擬大刀王五耳。王五者，河南人，常爲諸客保鏢，楊晳子亦識其人，復生欲引以救德宗也。譚廷闓記復生遺墨云：「復生入獄，足不停步，常以手畫壁作詩。就縛陽陽如平時，刀甚鈍，行刑者揮刀，五斫之，頭乃斷。蓋其能不畏死者矣。」《十朝詩乘》卷二二：方事急，大俠王五願護復生出走，復生對之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時復生尊人方撫鄂，慮累及老父，故云。其詩有云：「拔劍長歌仰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或謂「兩崑崙」者，一爲長素，一卽王五。　李岳瑞《紀大刀王五事》：大刀王五者，光緒時京師大俠也。業爲人保鏢，河北山東羣盜咸奉爲祭酒。【略】五固與譚復生善，戊戌之變，五詣譚所，勸之出奔，願以身護其行。譚君固不可，乃已。譚君既死，五潛結壯士數百人，欲有所建立，所志未遂。而拳亂作，五遂罹其禍。

著録

《戊戌政變記》卷六《譚嗣同傳》　所著書《仁學》之外，尚有《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一卷，《劄記》一卷，《興算學議》一卷，已刻《思緯吉凶臺短書》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秋雨年華館叢脞書》四卷，《劍經衍葛》一卷，《印錄》一卷，並《仁學》皆藏於余處，又政論數十編，見於湘報者，及與師友論學論事書數十篇，余將與君之石交□□□□□□□□等共搜輯之，爲《譚瀏陽遺集》若干卷。其《仁學》一書，先擇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議報》中，公諸世焉。

《戊戌履霜録》卷四　譚嗣同【略】，事覺伏誅。【略】梁啟超携其所著書，曰《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一卷、《思緯吉凶臺短書》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秋雨年華館叢脞書》四卷、《劍經衍葛》一卷，逃入日本，擬輯爲《瀏陽譚氏遺書》，未成。

譚傳贊《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跋》　右舊學四種，先叔父復生公作也。幽邃沈雄，異境獨闢，如神龍之不可方物，繁劍氣之咄咄逼人，允堪餉遺士類，故久爲海內所欽佩矣。在昔印刷無多，尚未足以饜求者，旋因三弟傳煒家不戒於火，其版亦與燬焉。噫！豈造物之忌斯文歟？然先叔所著書亦多矣，自《仁學》外，尚有《壯飛樓治事十篇》、《劍經衍葛》一卷、《印錄》一卷，要不僅所傳四種已也。惟自京師被難至今，未盡珠還耳。稿多散佚，叔母李夫人因憾版之亡而謀重刊，並出所存《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一卷、《瀏陽興算學議》一卷，先付手民，以壽梨棗，餘稿尋獲，再爲續刊焉。嗚呼！人以書傳乎？書以人傳乎？一俟世之論定者。

藝文

康有爲《戊戌八月紀變八首》四　澧蘭沅芷思公子，桂酒瓊茅祭國殤。絕世英靈魂魄毅，鬼雄請帝在帝旁。（哀譚復生京卿。）

又《六哀詩》四　復生奇男子，神劍吐光瑩。長虹亘白日，青鋒拂蒼溟。足迹徧西域，抵掌好談兵。橫厲志無前，虛公心能平。才明挺峻特，涉獵得其精。于學無不窺，海涵而淵渟。文詞發瑰怪，火齊雜水晶。孤擘既備嘗，德慧更耀靈。徧探異氏奧，遽徙筐頻傾。歸心服大雄，悲智能長惺。聞吾談《春秋》，三世志太平。其道終于仁，乃服孔教精。貫串中外學，開通治教程。奇闢破宦奧，華妙啓化城。大哉《仁學》書，勃窣天爲驚。金翅來大鵬，溟海掣長鯨。巨力擎燭龍，雷霆吼大聲。吾道有譚生，大地放光明。師師陳義寧，撫楚救黎烝。變法與民權，新政百務興。湘楚多奇材，君實主其盟。大開南學會，千萬萃才英。新法丕矯變，舊俗滌以清。聖主發維新，賢哲應求徵。奉詔來京師，翔鳳集紫庭。宣室前席問，帝心特簡膺。有命參新政，超階列群卿。向以天下任，益爲救國楨。旅吾南海館，緯繣夜不寧。首商尊君權，次商救民萌。條理皆闇合，次第擬推行。煌煌十七日，新政煥庚庚。大猷未及告，奇變怒已形。衣帶忽飛傳，痛哭發精誠。大床方卧疾，揮涕起結纓。自任救聖主，揮吾出神京。橫刀說袁紹，慷慨氣塡膺。奇計仗義俠，惜哉皆不成。神堯遂幽囚，王母宴飛瓊。緹騎捕黨人，黑雲散冥冥。吾時將蹈海，欲救無可營。東國哀良臣，援拯與東征。上言念聖主，下言念先生。兩者皆已矣，誓死延待刑。慷慨厲氣猛，從容就義輕。竟無三字獄，遂以誅董承。毅魄請于天，神旗化長星。

皮錫瑞《哀譚復生》　竟灑義弘血，難完孟博軀。南冠已共惜，西市更何辜？濁世才爲累，高堂淚定枯。榮華前月事，緩步入中樞。同歸頭未白，相見眼常青。訪我來南學，看君上大廷。楓林忽魂夢，天道有神靈。一自沈冤後，朝朝風雨冥。嵇康養生戮，何事說延年。杳然匡時略，悽其懷舊篇。孝忠難喻俗，成敗總由天。自古如弦直，紛紛死道邊。　九關屯虎豹，一夜變龍魚。李、杜死何憾？伾、文謗是虛。焙茶嗟未試，芳草痛先除。尚有湘人士，來披鄴架書。　君非求富貴，富貴逼人來。詎意山公啓，翻成黨禍胎。曾無紈袴習，竟枉棟梁材。滄海橫流酷，人間大可哀。

林旭《獄中示復生》　青蒲飲泣知何補？慷慨難酬國士恩。欲爲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

雜録

《平等閣詩話》卷二　譚復生斷句「灞橋兩岸蕭蕭柳，曾聽貞元樂府來」，偶一誦之，眞覺對此茫茫，百端交集。

又　譚復生【略】又斷句「送人意無盡，惟有故鄉山」，亦佳。

《清稗類鈔・義俠類・唐才常哭譚嗣同》　瀏陽二傑以義俠並稱於時，譚嗣同、唐才常也。光緒戊戌之變，唐哭之慟，欲航海復仇不果。庚子漢口之役，蓋素志也。其與譚訂交，生死不渝，足愧當世，輓譚七十二字，一字一淚，實一字一恨也。聯云：「與我公別幾許時，忽驚電飛來，恨不攜二十年劒頸交，同赴泉臺，滿贏將去楚孤臣，簫聲嗚咽；近至尊剛十數日，被羣陰搆死，忍拋棄四百兆爲奴種，長埋地獄，只剩得扶桑英傑，劍氣摩空。」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　昔在上海，譚復生嘗以其舊作八律見示，蓋丙申春就官浙江留別湘中同志者也。余讀而愛焉。顧此後茫不復憶得一字。此詩未見于《莽蒼蒼齋詩》中，無刻本也。故每念及之，輒養養若有失。頃邱菽園以其近著《揮麈拾遺》見寄，中乃有其全文，吾喜可知矣。亟錄諸詩話中：【略】復生自刻《莽蒼蒼齋詩》，題曰「東海褰冥氏三十以前舊學第二種」，蓋斷自乙未前也。此八章即其所謂「三十以後新學」之初唱矣，沉雄俊遠，誠在《莽蒼蒼齋》之上。但篇中語語有寄託，而其詞瑰瑋連犿，斷非尋常所能索解。唐紱丞嘗語余曰：「此詩惟我能解之。」余時匆匆未暇叩紱丞也。而今丞紱亦云亡，誦元遺山「獨恨無人作鄭箋」之句，又愴然涕下矣。

又　美人香草，寄託遙深，古今詩家一普通結習也。說空說有，作口頭禪，又唐宋以來詩家一普通結習也。狄楚卿之詩，殆兼此兩種結習而和合之，每詩皆含有幽怨與解脫之兩異原質，亦佳構也。茲錄其近作一章【略】。此體殆出於譚瀏陽。瀏陽詩：「無端過去生中事，兜上朧朦業眼來。」「徐甲儻

容心懺悔，願身成骨骨成灰。」「死生流轉不相值，天地翻時忽一逢。却喜無情成解脱，欲追前事已冥濛。」等句，皆是也。

《新世說・賢媛》譚壯飛之夫人李氏，幼嫻內則，博極墓書，譚嘗歎爲明達，集歷朝列女傳，各繫以論。於明楊椒山夫人乞代夫死事，論曰：「明太祖、成祖，皆不學無術，任刑法以治天下，其流弊足以利小人而害君子，嚴嵩、魏忠賢相繼而起，流毒善類，卒以亡國，而椒山以迕嵩父子，屢被廷杖，血肉狼籍，筋斷骨折，備諸慘酷而死！方是時，賊黨布滿朝列，暗無天日。楊夫人欲白其夫之冤，疏雖十上，必不能達。爲楊夫人計，惟有以疏結諸髮際，懷匕首詣宮門自裁，以代夫死，或可感悟皇上云云。」及壯飛殉光緒戊戌之難，夫人輿入湘撫署，跪地痛哭，袖出寸刃自刎，頸血濺陳右銘中丞衣袂而死。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湖外詩非漢、魏、六朝、盛唐不道，復生年少異才，不爲所囿，惜存稿不多耳。

《南亭四話》卷二《莊諧詩話・上海四公子》勒深之，爲勒中丞方錡之後，與譚嗣同等稱上海四公子，工詩，有二語曰：「海上多奇著，斯編語更工。洛陽看紙貴，女界仰儒風。」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復生逸詩，多有佳者，《山路》云：「鳥鳴空谷冷，人影夕陽低。」《舟中》云：「穿蓬寒月勁，嚙舵夜江喧。」《晚望》云：「暝色渡寒綠，蒼莽生空烟。」《夢詠瀑布》云：「手提一匹練，高挂萬峯顛。」《蘭州小西湖》云：「黃水挾林喧樹杪，青山勸酒落尊前。」《山寺》云：「雲隨一磬出林杪，窗放羣山到榻前。」《夜集武昌曾文正祠園》云：「四面晴嵐山氣溼，一庭空翠笛聲涼。」《感秋》云：「滿地菊花初有雁，度關楊柳盡辭鴉。」《詠柳》云：「不妨俯仰隨風力，自有經綸織雨絲。」《上巳懷仲兄》云：「江湖歸夢消長夜，風雨離愁了一春。」詩才如此，竟不假年。黨論方新，清社旋屋，人亡國瘁，感慨系之。

康廣仁

《戊戌政變記》卷六《康廣仁傳》康君【略】精悍厲鷙，明照銳斷，見事理若區別黑白，勇於任事，洞於察機，善於觀人，達於生死之故，長於治事之條理，嚴於律己，勇於改過。

又　君天才本卓絕，又得賢兄之教，覃精明理，故其發論往往精奇悍銳，出人意表，聞者爲之咋舌變色，然按之理勢，實無不切當。自棄官以後，經歷更深，學識更加，每與論一事，窮其條理，料其將來，不爽累黍，故南海先生常資爲謀議焉。

又　南海先生之學，以仁爲宗旨，君則以義爲宗旨。故其治事也，專明權限，能斷割，不妄求人，不妄接人，嚴於辭受取與，有高掌遠蹠摧陷廓清之概，於同時士大夫之豪俊皆俯視之。【略】最深於自知，勇於改過。其事爲己所不能任者，必自白之，不輕許可；及其既任，則以心力殉之，有過失，必自知之、自言之而痛改之，蓋光明磊落，肝膽照人焉。

又　君雖不喜章句記誦詞章之學，明算工書，能作篆，嘗爲詩駢散文，然以爲無用，既不求工，亦不存稿，蓋皆以餘事爲之，故遺文存者無幾，然其言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言人所不敢言。蓋南海先生於一切名理，每僅發其端，含蓄而不盡言，君則推波助瀾，窮其究竟，達其極點，故精思偉論獨多焉。君既歿，朋輩將記憶其言語，裒而集之，以傳於後。

又　論曰：徐子靖、王小航常語余云：「二康皆絕倫之資，各有所長，不能軒輊。」【略】世人莫不知南海先生，而罕知幼博，蓋爲兄所掩，無足怪也。而先生之好仁與幼博之持義，適足以相補，故先生之行事，出於幼博所左右者爲多焉。六烈士之中，任事之勇猛，性行之篤摯，惟復生與幼博爲最。復生學問之深博，過於幼博；幼博治事之條理，過於復生：兩人之才，眞未易軒輊也。

又　康君名有溥，字廣仁，以字行，號又博，又號大庵，南海先生同母弟也。【略】自少即絕意不事舉業，以爲本國之弱亡，皆由八股錮塞人才所

致，故深惡痛絕之，偶一應試，輒棄去。弱冠後，嘗爲小吏於浙。【略】君爲吏歲餘，嘗委保甲差、文闈差，閱歷宦場既深，大恥之，挂冠而歸。自是進德勇猛，氣質大變，視前此若兩人矣。

又　初，余既奉命督辦譯書，以君久在大同譯書局，諳練此事，欲托君出上海總其成。行有日矣，而八月初二日忽奉明詔，命南海先生出京；初三日又奉密詔敦促，一日不可留。【略】以故先生行而君獨留。遂及於難，其臨大節之不苟又如此。君明於大道，達於死生，常語余曰：「吾生三十年，見兄弟戚友之年與我相若者，今死去不計其數矣。吾每將己身與彼輩相較，常作已死觀；今之猶在人間，作死而復生觀。故應做之事，即放膽做去，無所掛礙，無所恐怖也。」蓋君之從容就義者，其根柢深厚矣。既被逮之日，與同居二人程式穀、錢惟驤同在獄中，言笑自若，高歌聲出金石。【略】神氣雍容，臨節終不少變，嗚呼烈矣！

又　當十六歲時，因惡帖括，故不悅學，父兄責之，即自抗顏爲童子師。疑其游戲必不成，始試之。而從之學者有八九人，端坐課弟子，莊肅儼然，手創學規，嚴整有度，雖極頑橫之童子，戢戢奉法惟謹。自是知其爲治事才，一切家事營辦督租皆委焉。【略】君事母最孝，非在側則母不歡，母有所煩惱，得君數言，輒怡笑以解。蓋其在母側，純爲孺子之容，與接朋輩任事時，若兩人云。

又　君嘗慨中國醫學之不講，草菅人命，學醫於美人嘉約翰三年，遂通泰西醫術。欲以移中國，在滬創醫學堂，草具章程，雖以事未成，而後必行之。【略】其所辦之事，則在澳門創立《知新報》，發明民政之公理；在上海設譯書局，譯日本書，以開民智；在西樵鄉設一學校，以泰西政學教授鄉之子弟；先生惡婦女纏足，壬午年創不纏足會而未成，君卒成之，粵風大移，粵會成，則與超推之於滬，集士夫開不纏足大會，君實爲總持；又與同志創女學堂，以救婦女之患，行太平之義；於君才未盡十一，亦可以觀其志矣。【略】君既棄浙官，今年改官候選主事。妻黃謹娛，爲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

又　康君【略】少年曾與先生同居一樓，樓前有芭蕉一株，經秋後敗葉狼藉。先生故有茂對萬物之心，窗草不除之意，甚愛護之。忽一日，失蕉所在，則君所鋤棄也。先生責其不仁，君曰：「留此何用，徒亂人意。」又一日，先生命君檢查屋上舊書整理之，以累世爲儒，閣上藏前代帖括甚多，君舉而付之一炬。先生詰之，君則曰：「是區區者尚不割捨耶？留此物，此樓何時得清淨。」此皆君十二三歲時軼事也。

《題潘蘭史獨立圖》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潘蘭史以康烈士幼博一詩見寄，乃爲蘭史題《獨立圖》者也；詩云【略】。其犧牲一身爲後來國民謀幸福之心，活現紙上，讀竟愴然。幼博先生詩不多見，吾昔誦其一二，今復不能記憶，得此狂喜不自勝。潘君吾粵人，名飛聲，嘗游德國，久主香港《華字報》，最主持清議者也。《在山泉詩話》卷三：戊戌殉國六君子，惟康大俺（廣仁）、劉斐村（光第）遺作最鮮。大俺本工詞章，昔年屢過香海，以文字見推，謙謙自抑，即有所作，輒不肯示余。茲由何倚數述其題余《獨立圖》一絕云【略】。此詩未嘗見其錄示，蓋慊不自足如此。今成爲絕調矣。

《戊戌履霜錄》卷四　康廣仁，字幼博，有爲同母弟也。幼時服賈於外，居積頗饒。有爲既成進士，勸令服官，納貲以巡檢需次浙江，同列皆狎侮之，從美人嘉約翰學醫，有奇效。戊戌挾金隨有爲入都，將援例爲部曹，居數月，篋金耗散過半，出則爲有爲效奔走，入則謹守橐鑰，有答拜有爲而時其亡者，亦時出款接，通姓名，故宋伯魯、楊深秀，皆與之游。或傳其往來宮禁，爲天子密司命令者，妄也。當捕騎大索南海館，有爲已遁，廣仁不虞及己，守輜重不去，遂被縛棄市。

《清史稿·康廣仁傳》　康廣仁，名有溥，以字行，有爲弟。少從兄學。有爲上書請改革，廣仁謂當先變科舉，庶人才可出。其後罷鄉會試、制藝，而歲科試未變，廣仁激勵言官抗疏論之，得旨兪允。於是廣仁語有爲：「今科舉既廢，宜且南歸興學專教育，俟養成多數有用才，數年後乃可云改革也。」有爲不忍去。及初聞變，廣仁復趣有爲歸。有爲走，廣仁被捕。在獄言笑自若，臨刑猶言曰：「中國自強之機在此矣！」

康有爲《戊戌八月紀變八首》二　奪門白日閉幽州，東市朝衣血倒流。百年夜雨神傷處，最是青山骨未收。（哀亡弟幼博藁葬北京。）

又《哀故候選主事亡弟廣仁》　哀哀天疾威，予季遘淫虐。孽龍發雷火，鸞鳳爲燒灼。骨肉遭殂醢，肺腑痛煎割。一念一腸斷，再念涕橫落。汝生七月孤，同產吾與若。先公屬纊時，撫弟遺顧託。汝幼多疾疹，母憂藉醫藥。居然幸長成，我我丹頂鶴。隨吾三十年，讀書觀大略。天馬不受縶，遺棄時俗學。英姿稟金精，神鋒挺銛鍔。寶劍未出匣，虎氣隱騰躍。白光時一瞥，

照射無不削。橫厲空無前，碧霄捩秋鶚。縱橫出奇論，人天供噴薄。新理乍雷驚，異想開山鑿。結友何易一，披心同研索。十年抵足談，相視得大樂。斟酌西哲說，掃除舊俗幕。當時國守舊，難遽倒其橐。時人若聞之，耳聾此大喝。吾頗能新言，實施稍恐怍。汝乃言即行，勇猛無畏却。長劍睨九洲，神鷹橫大漠。吾以時未可，強力加抑遏。每論四海豪，輒諡爲闇弱。頗嗤吾拘懦，常箴吾疵瘧。臨事眼如電，掣手斷無錯。欲汝芒韜斂，試吏折其角。捧檄屈一年，邈然棄官爵。人情遂深達，屈伸妙取酌。千里進一步，自茲器深博。民智哀不開，譯書爲之鑰。民身憫不健，西醫導先覺。婦女嫉抑壓，女學徇木鐸。惻惻悲裹足，開會解纏縛。四者爲己任，業此日呼籲。戊戌吾受知，緯繣佐君國。顓頊廢八股，民智可開廓。審時謝餘事，知幾慮禍作。頻詠歸去來，招隱日有約。吾亦知顛危，顧問消息惡。傳言房州廢，即在天津閱。黽勉欲救主，不忍拂衣作。王卿敬汝才，剡章薦延閣。忽奉衣帶詔，旁皇勢無著。汝乃身任之，促吾出京郭。倉卒緹騎來，無妄踐湯鑊。慷慨就獄囚，視死了無愕。柴市天曀霾，冤雲飛作雹。頭顱無人收，慘慘歸大壑。頻年遣義俠，收骨摩燕闕。汝以吾被戮，哀哉心肝絕。平生風雨床，親愛古軾轍。回憶南海館，昧爽門前訣。豈料永酸辛，爲國竟流血。捨身貿文明，舉國愴英烈。老母年七十，思子長憂結。汝往過孝娟，母念肝欲裂。紿言慰老母，云汝走胡羯。蒙古山寺中，爲僧待時節。時僞作書還，執筆輒哀噎。汝女尚能嬉，汝妻忽知洩。終日淚盈頤，見姑忍哽咽。吁嗟吾罪罟，從何慰母愆。百埠保皇會，持服陳祭潔。忽忽四周期，宗周褒姒滅。聖主尚見幽，大仇痛未雪。仰山灑血淚，化碧應不滅。

林旭

論述

綜論

《戊戌政變記》卷六《林旭傳》 自童齔穎絕秀出，負意氣，天才特達，如竹箭標舉，干雲而上。弱冠，鄉試冠全省。讀其文，奧雅奇偉，莫不驚之，長老名宿，皆與折節爲忘年交，故所友皆一時聞人。其于詩詞駢散文皆天授，文如漢魏人，詩如宋人，波瀾老成，瓌奧深穠，流行京師，名動一時。

陳衍《林旭傳》 甲午乙未戊戌，五年三上公車，皆薦不售，則發憤爲歌詩，取路孟郊、賈島、陳師道、楊萬里，苦澀幽僻，喜從鄉人鄭孝胥、葉大莊、陳書、陳衍討論，自擇百十首刊之。孝胥以爲如啖橄欖，大莊以爲似袁昶，衍以爲春夏行冬令，非所宜。

又《重刻晚翠軒詩敘》 唐以來年少工詩，卓然成家者李賀外，惟宋王逢原。【略】年甫二十有八卒，時論惜之。後數百年乃復見吾暾谷。暾谷年方二十有二，有詩一卷，欲刻之，患人議其早計，丐余作敘。余既爲言，暾谷雖少，已屢躓名場，作詩亦稍發舒鬱積，烏可強遏爲者？復念暾谷力學山谷，後山，甯艱辛勿流易，甯可憎勿可鄙。吾友沈子培謂其近體，雜之《廣陵集》中，或未能辨者，可信也。【略】後山學杜，其精者突過山谷，然粗澀者往往不類詩語。暾谷學後山，每學此類，在八音中多柷敔，少絲竹，聽之使人寡歡。若循此春夏行冬令，則四十五十尚何詩之可爲？遊淮北年餘，所作數十首，則淵雅有味，迥非往日苦澀之境。方滋爲暾谷喜，而暾谷遂陷不測之禍矣。

又《晚翠軒詩序》 暾谷力學山谷、後山，甯艱辛勿流易，寧可憎勿可鄙。後山學杜，其精者突過山谷，然粗澀者往往不類詩語。暾谷學後山，每學此

類，在八音中多柷敔，少絲竹，聽之使人寡歡。遊淮北年餘，所作則淵雅有味，迥非往日苦澀之境。方滋爲暾谷喜，而遂陷不測禍矣。

《石遺室詩話》卷一　林暾谷(旭)年二十餘，即自刊其《晚翠軒詩》，余實主張之，因乞爲叙，草草不成文章也。尚有未刻詩數十首，視已刻者尤勝，稿多在余處。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　林暾谷烈士旭，少好爲詩，詩孤澀似楊誠齋，却能戛戛獨造，無崇拜古人意，蓋肖其爲人也。都中有以《晚翠軒集》寫本見寄者，蓋皆其二十以前之作，晚歲所臻，尚不止此，顧亦可想見其人格矣。

《平等閣詩話》卷二　林暾谷貌儁而神清，綺年遭難。作詩喜爲苦語，深造有得，意味雋永，眞解個中之三昧，殊不似少年人作也。

又　李拔可近輯林暾谷《晚翠軒遺詩》，編爲二卷，且附以厥配沈孟雅夫人《崦樓詩詞》，合刊一帙。寸縑尺璧，搜討無遺，其勤至矣。林詩多見道語【略】。其詩或有病其澀者，余謂正如橄欖回甘，于此間彌見風味。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有史以來，年少能詩，卓然可傳者，唐惟李賀，宋惟王逢原。【略】近賢如侯官林暾谷(旭)，卒年僅二十四歲，以詩格論，亦庶幾卓然成家者，而得年反不及兩君。且東市沉冤，遭逢更酷，亦可哀矣。暾谷魁鄉薦第一，年才十九。入都後，才名藉甚。三上公車不售，發憤爲歌詩，取徑苦澀幽僻。石遺謂爲「春夏行冬令，決非所宜」。言爲心聲，固有不可掩者耶？所著《晚翠軒遺詩》二卷，李拔可(宣龔)輯行，石遺爲之序。集中《滬寓即事》云：「獨謠負手誰能喻，百計安心或未賢。」《戊戌寄內》云：「六月長安無一事，借人亭館看西山。」皆極有神理。海藏謂爲「如啖橄欖」，可謂確評。君致命後，海藏挽詩云：「談笑臨刑亦大難，道旁萬衆總汍瀾。書生自說君恩重，廿載頭顱十日官。」「婁東詩老暗迴腸，客慧空花亦太狂。晚翠軒中人盡去，嘉名端合與孤孀。」兩詩皆海藏未刊稿。君配沈鵲字孟雅，爲濤園中丞之女，亦以能詩名，著《崦樓詩詞集》一卷。君歿後，哀毀逾歲卒。海藏詩所謂「嘉名端合與孤孀」者，蓋不勝惋惜之意矣。

《定厂詩話》卷上　漸西、晚翠，亦不免于過爲奧僻。

又　戊戌六君子所爲詩歌皆近宋體，而林晚翠尤甚。

《藏齋詩話》卷上　林暾谷先生《與石遺大興里飲罷》詩：「高樓罷酒天初雨，短榻挑燈夜向闌。流落傾城同一歎，忖量終歲得多歡。」俗事能雅。《寄內》詩：「六月長安無一事，借人亭館看西山。鹿車甚處堪同挽，留滯何因却未還？」起兩句高邁。又《禮塔》詩：「老樹刺天青自直，空潭留日綠還沈。」又《直夜》詩：「依違難述平生好，寂寞差欣咎責寬。身鎖千門心萬里，清暉爲照倚闌干。」詩格清迥，而無形中有淒苦之音。

南邨《攟懷齋詩話》　林旭字暾谷，閩人，戊戌六君子之一。詩文不多見。頃得其《感秋》一首云：「清晨負手行，蟋蟀鳴我前。因知秋氣厲，感此悲流年。病夫日掩戶，一月不窺園。頗聞梧桐樹，飄葉聚其根。歲寒皆黃落，而汝胡爲先？我將種長松，不與時推遷。小庭數盆花，青青亦堪憐。但覺淒清意，莫向西風前。」又《贈楊叔嶠》短篇云：「窗外丁香玉雪色，窗下兩生坐太息。可憐太息空爾爲，舍人縣令官秩卑。朝出空遮征史車，暮歸還草相公書。宗廟神靈三百春，即今將相未無人。言戰言守言遷都，三十六策他則無。深宮追念先朝痛，根本中關敢輕動。投鼠忌器空持疑，餧虎割肉有盡時。書生不自有科第，能爲國家作麼計？東家翰林盡室避，猶聞慷慨排和議。」怊悵憤鬱，讀之心惻。

章士釗《論近代詩家絕句》　厚重吾鄉杜翰林，喜擎初桂炫知音。蒼茫閩海東升日，射似長沙萬里陰。(光緒癸卯，吾讀書長沙鄉塾杜翰林宅。翰林名本崇，與吾家有連。是歲主閩闈，得十六歲生作解頭，以程墨寄歸，炫耀鄉里。題爲「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一節。時吾年已十三，爲亡兄鉅年刻責，文思頗進。)死名誇士本堪珍，晚翠題軒亦勝因。吾信端人李元禮，同舟定是墊巾人。(太炎著論，謂林旭素佻達，先逮捕前一夕，知有變，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此說近刻，疑未必然。元禮，指李拔可。往過京沽訪傅彩雲，余詢曾見暾谷否？傅曰：「從海外歸來，在上海見過。」拔可云：「君王自失河南地，顏色能驕西海花。」即林爲傅作也。但暾谷却無佻達事，不知其人視其友，當可信。汪國垣注。)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雄星豹子頭林冲：林旭　斷頭旭，血化碧。其心苦，其詞迫。百夫之特。　東市朝衣更莫論，棄繻才氣誤高軒。當前苦語誰能會，咳唾人天萬劫存。《晚翠軒詩》，精妍博贍，雖從後山、涪翁入手，漸亦浸淫蟬蛻于昌黎、臨川之間。偶爲晚唐，不讓韓致光。精思健筆，世罕其儔。

《近代詩人小傳稿・林旭》　戊戌六君子中，綺年篤學，暾谷爲最。【略】

程墨甫出，天下傳誦，時暾谷才十九歲耳。【略】《晚翠》一集，得力實在後山，故吐語深而用意曲。初看若枯澀，久味乃名雋，非究探其內心者，不能識其命意高處。及相喻以解，乃覺他人所有，直小兒女語耳。然苦語總覺酸鼻，豈言爲心聲耶？使暾谷不死，恐亦無進于是者。

《清稗類鈔・文學類・林暾谷發憤爲詩》 侯官林暾谷京卿旭，【略】光緒甲午、乙未、戊戌、三上公車，皆薦而不售。則發憤爲詩，取徑于孟郊、賈島、陳師道、楊萬里，苦澀幽僻。喜從鄉人鄭孝胥、葉大莊、陳書、陳衍討論。自擇百十首刊之，孝胥以爲如啖橄欖，大莊以爲似袁昶，衍以爲春夏行冬令，非所宜。戊戌，衍寓京師蓮華寺，康有爲、梁啓超寓上斜街，方上萬言書，開保國會。旭日至衍所，談藝談國事。衍語以子向習詞章，經濟非所長，時局會有變，盍少俟？既下第，強使出都，乃同遊杭州。

《新世說・企羨》 林暾谷以翩翩華胄，年少美才，詩文皆臻上乘。弱冠入洛，一時名流羨之，爭與訂車笠之盟。如陳右銘、伯嚴父子、梁節庵、黃仲弢、沈子培、嚴幼陵、康長素、梁任公諸人，其最契者。

李宣龔《晚翠軒集序》 其詩精妍博贍，雖從後山，涪翁入手，漸亦浸淫蟬蛻於昌黎、臨川之間，偶爲晚唐【略】。至若五言古、七言絕，則無一不深得宛陵、誠齋之家法。授命之日，春秋纔二十有四耳。求其造詣於古人，視王廣陵猶有過無不及。特世之議暾谷者，往往病其躁進，不知士丁末造有志康濟，不能不自奮於功名。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八 暾谷見義寧陳右銘中丞，語以「讀書當求致用，少年人往往喜爲詞章，才華自滿損載福之器」。暾谷心服其言，銳志經世，神鋒太峻，殺機伏焉。詩學宋人，有屹萃峭蒨之致，使永其年，其成就當不止此。

林庚白《孑樓詩詞話》 林暾谷詩，頗爲同、光老輩所稱，石遺之兄木庵先生，尤激賞之。木庵嘗有句云：「詩成試起挑燈看，不似誠齋定不然。」蓋木庵與暾谷皆瓣香誠齋者。然暾谷詩，雖近誠齋，膽力終未逮也。舉例如「海上今年二月寒，出門何地有花看」，使誠齋執筆爲之，吾知其直作「上海」，而決非「海上」。蓋「海上」二字，字面似美，太不切實。青島、天津，舉無不可，且用上海，亦未嘗不美，暾谷必用「海上」，殆猶未免泥古。

分論

《八月十四夜拔可宅中露臺》 《尊瓠室詩話》卷二：既歸榕垣，有《八月十四夜拔可宅中露臺》一律云【略】。結句有離思，蓋謂德配沈孟雅夫人尚居淮北也。暾谷時方綺歲，詩如宿成，諸老驚歎。

《與石遺丈大興里飲罷過宿有歎》 《石遺室詩話》卷一：暾谷頗事冶游。後識孟德後人，歡場中時有身世之感。《與石遺丈大興里飲罷過宿有歎》云【略】。是夜座中所述，矜奇傲詭，又足悽斷。

《禮蓮池大師塔》 《石遺室詩話》卷二：余由暾谷識梁任公，當時任公剛弱冠，見者方疑爲賈長沙、陸宣公、蘇長公復生。而暾谷言其將深探釋典。未幾，暾谷寄余一詩，蓮池大師塔下作者。詩意悲苦，心甚惡之。自是遂成佛生天，萬古一瞑矣。任公一去十數年，世界學問無所不究，歎其心血何止多人數斗，惟詩不多見。【略】暾谷詩云【略】。

《直夜》、《呈太夷丈》 《石遺室詩話》卷一六：此二詩，暾谷參與新政時所作，去被逮不及十日。暾谷爲章京纔十日，而難作也。詩意清悽，似雲栖謁蓮池大師塔之作，而踧踖不寧處過之。曰「無眠」，曰「思欲殫」，曰「依違」，曰「差欣咎責寬」，曰「既竭力」，曰「獨徘徊」，曰「如何區畫」，其自知力小任重，自憂自危者至，而已不得脫也。「身鎖」二句，思其婦。「寒生」二句，尚望事機可轉。言爲心聲，哀哉！

《江亭詩》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林暾谷《江亭詩》有句云：「六月長安無一事，借人亭館看西山。」詩中隱寓傲兀之氣。

《無題》（河干風月足情文） 《石遺室詩話》卷二四：暾谷詩印本有兩種，而苦覓不得，昨又檢出手稿一紙，急錄之。云【略】。此則的是宋人筆意。「憂世事」、「醉紅裙」，心中事自道盡之。遽喪其生，傷哉！

「今日好山撐不近，明朝須換小船來」句 林庚白《孑樓詩詞話》：李拔可嘗爲余謂林暾谷「今日好山撐不近，明朝須換小船來」之句，眞「白描聖手」也。昔賢以爲「王摩詰詩中有畫」，此則畫之工者，亦不易肖其情景。

傳記

《戊戌政變記》卷六《林旭傳》 林君字暾谷，福建侯官縣人，南海先生之弟子也。【略】乙未割遼、臺，君方應試春官，乃發憤上書，請拒和議，蓋意志已倜儻矣。既而官內閣中書，蓋聞南海之學，慕之，謁南海，聞所論政教宗旨，大心折，遂受業焉。先是膠警初報，事變綦急，南海先生以爲振厲士氣，乃保國之基礎，欲令各省志士各爲學會，以相講求，則聲氣易通，講求易熟，于京師先倡粵學會、蜀學會、閩學會、浙學會、陝學會等，而楊君銳實爲蜀學會之領袖。君遍謁鄉先達鼓之，一日而成，以正月初十日開大會于福建會館，閩中名士夫皆集，而君實爲閩學會之領袖焉。及開保國會，君爲會中倡始董事，提倡最力。初，榮祿嘗爲福州將軍，雅好閩人，而君又沈文肅公之孫婿，才名藉甚，故榮頗欲羅致之。五月，榮既至天津，乃招君入幕府。君入都請命于南海，問可就否？南海曰：「就之何害，若能責以大義，忧以時變，從容開導其迷謬，暗中消遏其陰謀，亦大善事也。」于是君乃決就榮聘，已而舉應經濟特科。會少詹王錫蕃薦君于朝，七月召見，上命將奏對之語，再謄出呈覽，蓋因君操閩語，上不盡解也。君退朝具折奏上，折中稱述師說甚詳。皇上既知爲康某之弟子，因信任之，遂與譚君等同授四品卿銜，入軍機參預新政。十日之中，所陳奏甚多，上諭多由君所擬。初二日，皇上賜康先生密諭，令速出京，亦交君傳出，蓋深信之也。既奉密諭，譚君等距踴椎號。時袁世凱方在京，謀出密詔示之，激其義憤，而君不謂然，作一小詩代簡致之譚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爲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蓋指東漢何進之事也。及變起，同被捕，十三日斬于市。臨刑呼監斬吏問罪名，吏不顧而去，君神色不稍變云。著有《晚翠軒詩集》若干卷，長短句及雜文若干卷。妻沈靜儀，沈文肅公葆楨之孫女，得報，痛哭不欲生，將親入都收遺骸，爲家人所勸禁，乃仰藥以殉。論曰：暾谷少余一歲，余以弟畜之。暾谷故長于詩詞，喜吟咏，余規之曰：「詞章乃娛魂調性之具，偶一爲之可也。若以爲業，則玩物喪志，與聲色之累無異。方今世變日亟，以君之才，豈可溺于是？」君則幡然戒詩，盡割捨舊習，從南海治義理經世之學，豈所謂從善如不及耶？榮祿之愛暾谷，羅致暾谷，致敬盡禮，一旦則悍然不問其罪否，駢而戮之，彼豺狼者豈復有愛根耶？翻手爲雲，覆手爲雨，朝杯酒，暮白刃，雖父母兄弟猶且不顧，他又何怪！

《戊戌履霜錄》卷四 林旭者，福建侯官人也，字暾谷。工詩，善駢體文，弱冠舉鄉試第一。闈墨出，老師宿儒，皆驚歎以爲不及。初依同邑沈瑜慶爲館甥，既屢上公車不第，則入貲爲內閣中書。中書閒散無事，復棄去，遨游蘇浙間。戊戌開經濟特科，聞有薦其名者，欣然就道。至則康有爲已聯合朝士，演說保國會宗旨，因亦糾約鄉人，立閩學會以應之。尋以王錫蕃薦，賞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召對時，口操閩音，語咄咄不可（辨）〔辨〕，上卽取御案硃筆令書之，其優遇如此。譚嗣同爲有爲畫策，求助於袁世凱，梁啓超稱善，旭獨不然，作一小簡，密致嗣同曰：「願爲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千里草」暗指董福祥，「本初」暗指世凱，蓋以世凱陰險，福祥武夫易制也。嗣同不悟，遂同及於難。

《清史稿·林旭傳》 林旭，字暾谷，福建侯官人。年十九，舉本省鄉試第一。後試禮部，值中日搆衅，糾同試者上書論時事，不報。入貲爲內閣中書。時康有爲倡言變法，先於京師立粵學會，以振厲士氣，而蜀學、浙學、陝學、閩學諸會繼之。旭爲閩學會領袖，又充保國會會員。榮祿先爲福州將軍，雅好閩士，及至天津，延旭入幕。俄以奏保人才召見，操土語，上不盡解。退繕摺，上稱善，遂命與譚嗣同等同參機務，詔諭多旭起草。及變起，同戮於市，年二十有四。

陳衍《林旭傳》 林旭字暾谷，號晚翠。祖福祚傳在循吏。父百敬邑諸生。旭少孤，從塾師學爲律賦，出語驚其長老。喜瀏覽墓書，家貧閱市借，人人見其強記，樂與之。同邑沈瑜慶者以道員需次江南省墓歸，異其博贍，以愛女鵲妻之，贅於金陵，從遊武昌，偏識一時所謂名流，若陳寶箴、三立父子、梁鼎芬、蒯光典、屠寄之倫。歲癸巳旋里，爲邑諸生，旋領鄉薦第一，闈作傳誦天下，年十有九耳。入都知名士爭與交試禮部不售，則發憤爲歌詩，取路孟郊、陳師道，苦澀幽僻，識者以爲孟夏行冬令，非所宜。未幾中日搆戰，中國方大挫，言變法者蠭起。京師強學會興，旭則入貲爲內閣中書，與京僚張亨嘉等興閩學會，王儀通、張元濟等興通藝學堂。戊戌康有爲、梁啓超方上萬言書，開保國會，旭日奔走其閒。既下第，湖廣總督張之洞、湖南

巡撫陳寶箴，皆欲致之，而中朝方令京外官三品以上薦舉人才。翰林學士王錫蕃奏薦旭。召見，特命與楊銳、劉光第、譚嗣同以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與新政，日夜謀變更，一切甚急，欲盡斥耆老諸大臣，舉用新進。十日而難作矣！初那拉太后雖歸政景帝，而用榮祿爲北洋大臣，某爲步軍統領，兵權固在握也。新進者亦知無兵不能有爲，則請景帝調用袁世凱軍，謀未成而后聞之，四章京就逮。數日未具獄辭，斬西市。

紀事

《清稗類鈔・師友類・林暾谷交名流》　侯官林暾谷京卿旭嘗遊武昌，遍識一時名流，若陳寶箴、三立父子、梁鼎芬、蒯光典、屠寄之倫。光緒癸巳，旋里，應董子試，三試冠其曹，爲邑諸生。旋領鄉薦第一，其闈作傳誦天下，年十有九耳。入都，知名之士爭與交，乃遂交黃紹基、沈曾植、康有爲、梁啓超、嚴復諸人。

又《考試類・林旭十九得鄉舉》　林旭，字暾谷，生而穎異，其文則繩趨矩步，無一奔放。李芍農侍郎文田充福建正考官，得林鄉試卷，擊節歎賞，定爲元選，其評語有「非二十年面壁功深者，不能臻斯境界」云云。時林年十九，時論榮之。林，侯官人，爲沈文肅公葆楨孫婿。光緒戊戌政變，被難，即六君子之一也。

又《文學類・林暾谷發憤爲詩》　侯官林暾谷京卿旭雖爲沈愛蒼中丞瑜慶之壻，初固窶人子也，然不能惡衣菲食，時徵歌選伎，車馬甚都，愛蒼不能給。則熱中取上第，揣摩時藝，伏案爲殿體書。光緒甲午、乙未、戊戌，三上公車，皆薦而不售，則發憤爲詩。取徑於孟郊、賈島、陳師道、楊萬里，苦澀幽僻，喜從鄉人鄭孝胥、葉大莊、陳書、陳衍討論。自擇百十首刊之，孝胥以爲如啖橄欖，大莊以爲似袁昶，衍以爲春夏行冬令，非所宜。戊戌，衍寓京師蓮華寺，康有爲、梁啓超寓上斜街，方上萬言書，開保國會。旭日至衍所，談藝談國事。衍語以子向習詞章，經濟非所長，時局會有變，盍少竢。既下第，強使出都，乃同遊杭州。

李宣龔《晚翠軒集序》　回憶戊戌冬，義僕朱德貴間關歸其喪，囧車過城東門，鄰舍兒爲之歌曰：「斷頭旭，血化碧，日未落，河水涸。」嗚呼！是何聲也，吾不忍思之矣。

《張園梅花》　《尊瓠室詩話》卷二：滬濱西郊張園爲錫山張叔和建。庭宇高曠，長廊曲環，古木夾道，小有四時雜花，爲士夫品茗游憩地，消夏之勝境也。林暾谷解元有《張園梅花》詩云：【略】。

《和人觀張園車馬》　《十朝詩乘》卷二四：上海異于內地者，洋樓外惟電燈及西式馬車。太夷詩云：「惘惘來經黃浦灘，霜燈照徹月千盤。」暾谷詩云：「雨聲月色和同好，馬足燈光一併飛。」皆以月喻電燈。若馬車，則通衢鬬風馳騁爲樂。又或約期競捷，乘堅策肥，御者皆曳華服，遠則龍華，近則張園，揚揚往返，極一日之娛。徐貫恂《味蒓園詞》所謂「捲上百葉簾櫳，報鋼絲車到，挽住青驄」者也。暾谷《張園觀車馬》詩云【略】。尤刻畫盡致。惟黃浦公園獨不許華人游止。時人絕句云：「燕子不知巡警例，隨風猶得自由飛。」有深慨焉。

《示譚復生》　《戊戌政變記》卷六《林旭傳》：初二日，皇上賜康先生密諭，令速出京，亦交君傳出，蓋深信之也。既奉密諭，譚君等距踴椎號。時袁世凱方在京，謀出密詔示之，激其義憤。而君不謂然，作一小詩代簡致之譚等曰【略】，蓋指東漢何進之事也。《戊戌政變記》卷一《新政詔書恭跋》：謹按各國兵馬大權，皆其國主總之，稱大元帥，復置參謀本部，妙選人才，以籌軍事，法至善也。于是康有爲草疏，請皇上親御戎衣，自統六軍，仿日本例，置參謀本部，選天下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皆拔置本部中。譚嗣同薦袁世凱之將才，上乃召袁世凱詢問兵事，欲以備參謀部之任，特加其官，令其將應辦事宜專折具奏，俾其獨將。又于時宮廷已有廢立之意，雖事秘難知，而先一日密詔已下，言位幾不保，上撫慰將才，欲待天津閱兵時，資其保護也。【略】袁之爲人機詐反覆，深知皇上之無權，且大變將興，皇上將不能自保。故雖受皇上不次拔擢之大恩，終不肯爲皇上之用，且與賊臣之逆謀，賣主以自保。而大變遂成于其手矣。《石遺室詩話》卷七：戊戌六士之難，暾谷在獄中，有一絕句，傳誦于外云：【略】當時疾暾谷者謂暾谷實與謀，袒暾谷者謂此詩他人所爲，嫁名于暾谷。余謂此無庸爲暾谷諱也。無論是時余居蓮華寺，暾谷無日不來，「千里草」二語，實有論議而主張之者。但以詩論，首二句先從事敗說起，後二句乃追溯未敗之前，吾謀如是，不待咎

其不用，而不用之咎在其中。如此倒戟而出之法，非平日揣摩後山絕句深有得者，豈能爲此？舍曉谷無他人也。《十朝詩乘》卷二二：四卿中，主銳進者獨譚復生，曉谷稍附和之，而所論已有異同。其《示復生》詩云：「願爲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千里草」謂董鎮軍（福祥），意用袁不如用董也。

《與陳石遺丈大興里飲罷過宿有嘆》《清稗類鈔·迷信類·林曉谷詩讖》：侯官林曉谷京卿旭爲光緒戊戌被難六君子之一。初頗事冶游，歡場中時有身世之感，有《與陳石遺丈大興里飲罷過宿有嘆》詩云：【略】是夜座中所述，矜奇俶詭，足悽斷也。

《和友人韵》孫雄《詩史閣詩話》：鬯威（何鬯威《鞮芬室詩話》）又云：「林曉谷《晚翠軒集》有《和友人韵》云：【略】此指傅彩雲曾暱曉谷，故有此韵。『君王』句疑指洪侍郎帕米爾畫界事。」

《戊戌元日江亭即事》《石遺室詩話》卷一六：曉谷有《戊戌元日江亭即事》云：「倚闌雲起亂鴉呼，黯黯西山望未無。乍入閣虛催夕景，還連風色落平蕪。主憂避殿當元日，臣職操兵見嗇夫。如我閒官神所笑，何祥欲問自疑迂。」此首乃是年元旦日蝕，曉谷偕友人詣江亭觀音大士問籤作者。相傳籤詩中有巴、蜀、湘、閩等字，含有四章京被禍語意。當時固不覺，而詩中「主憂避殿」、「臣職操兵」各語，詩讖分明，已見圍攻頤和園、孝欽訓政、景帝禁處瀛臺諸兆，亦奇矣哉。《十朝詩乘》卷二二：戊戌元日游江亭，乞籤文昌閣，賦詩自嘲云：「如我閒官何所與，災祥欲問自疑誣。」及得籤，乃與後來事悉合。

《無題》（錦車使者歸來日）《石遺室詩話》卷一：林曉谷（旭）年二十餘即自刊其《晚翠軒詩》。【略】尚有未刻詩數十首，視已刻者尤勝，稿多在余處，【略】全是後山集中學杜得意之作。第三首（《無題》）稍爲別調，爲賽金花賦也。《光宣以來詩壇旁記·賽金花》：賽金花即曹夢蘭，或云傅彩雲，樊樊山爲賦《彩雲曲》者也。妍麗爲光宣朝冠，余于宣統間過析津曾見之，丰容盛鬋，不減疇曩。頃見林曉谷與李拔可手札有云：「曹君小照前留在尊處，想必收好，千萬記着帶出來。至要，至託。此人已成廣陵散矣。」詩集有二首亦及之，不謂傾城乃見眷眷于名士者若此。【略】余過津門，以某君介，曾一至其妝閣。時年已三十八，而妍麗猶如廿許人。余因憶曉谷「顏色能驕西海花」之句，問：「識林曉谷否？」賽曰：「光緒丙申間，曾見林君于滬上，（時賽方廿五六左右。）不三年，而林君死矣。」及民國初元，賽嘗往津滬及舊京，年已五十有幾，望之猶卅許，可謂尤物。最後聞其再嫁吾鄉魏斯炅。魏嘗語人曰：「吾以古法物視之，不猶愈于贋鼎耶？」魏氏不久亦卒。賽不知所終。

《約游西山會文學士宅聞和議成學士憤甚余輩亦罷去》《十朝詩乘》卷二二：芸閣慷慨負志節，在朝屢上封事。甲午中日事起，與張季直殿撰主戰頗力。聞王師挫，和議將成，太息而罷。林晚翠詩云：【略】即是時所作。

《述祖德詩》《十朝詩乘》卷二二：曉谷祖宰皖中某邑，屬境有插花地，甲乙二姓爭之，挾讐至誣搆人命。經令訊斷，斥其妄，判無罪。池州守吳某入賄駁斥，幷解令官。孫穀庭時守安慶，意不平，爲上書皖藩，切言之。事聞于江督沈文肅，調隣省仵役揭驗得實，吳褫職，而復令官。【略】曉谷有《述祖德詩》，其述宰邑事云：「吾父曩所述，手澤如新題。先府君年譜，男某謹次排。東流隨宦記，言土瘠民疲。粵寇凡三至，城內冢纍纍。生齒既未復，文教非苟施。邑中鄧析子，好持官是非。好召與之語，餔以酒肉糜。襦袴爾所利，鞭箠官有威。感愧或遁去，自此獄無欺。」

著録

李宣龔《晚翠軒集序》曉谷被逮時，聞其巾笥尚有【略】。數歲，大舅沈公濤園，以京兆尹出而提刑粵東。予自江甯來，別諸滬濱。忽於廣大海舶行李中見一篋，衍熟視之，知爲曉谷故物，不綸而啓，則晚翠軒之詩與孟雅夫人《崦樓遺稿》在焉，既恫且喜，遂請以校刊自任。歲乙己居崇川，事簡多暇，爲之排比，付印一千部分貽知好，轉瞬輒罄，厥後爲涵芬樓收入《戊戌六君子集》中，寖以風行。然私念曉谷平時書札墨藩具在，縱論時事，臧否人物，有爲一代興亡所繫者，宜與天下後世以共見，於是復與林丈篾蝓、鄭丈叔昭、表弟沈劍知，從事搜集，重爲晚翠軒補遺詩十三首，崦樓補遺詩十四首，並檢濤園、馮庵二長者題記，輯爲一卷，益以曉谷手簡及其應試文字附

卷末。

《清史稿・林旭傳》著有《晚翠軒詩集》。

《石遺室詩話》卷一　林暾谷（旭）年二十餘，即自刻其《晚翠軒詩》，余實主張之，因乞爲叙，草草不成文章也。尚有未刻詩數十首，視已刻者尤勝，稿多在余處。

藝文

鄭孝胥《戊戌八月哭暾谷詩》　談笑臨刑信大難，道傍萬衆總汍瀾。書生自說君恩重，廿載頭顱十日官。樓東詩老暗迴腸，客慧空花似太狂。晚翠軒中人去早，軒名端合與孤孀。

陳三立《拔可寄示晚翠軒遺墨展誦黯然綴一絕歸之》　殺士之朝跡已陳，鳳姿曾列眼中人。此才頗繫興亡史，魂氣留痕泣送春。（卷中有效韓致光體《送春》二律。）

楊鍾羲《無題》　月轉觚棱直禁闈，寒生曉夢竟同歸。交情原自無生死，朝局何緣較是非。趙蓋沉冤從此熾，伾文定論到今稀。墨巢護惜雙魚素，不共金莖露腳飛。

何振岱《無題》　林李昔齊名，望若鸞鳳翔。晚翠失交臂，耳熟情殊詳。（予與晚翠同出王季師門下，晚翠嘗欲觀予同試賦草，未果遂竟不相覿。其後沈敬裕公及林子霜杰爲予談君言行甚詳。）惜哉攖世難，世亦悲滄桑。得失付千秋，箋墨餘百行。李侯重遺跡，隨處加護藏。舊交骨肉恩，字字皆芬香。已自齊生死，遂更忘短長。嗟君古風誼，迺根眞肺腸。我亦有所感，掩卷神徊徨。白頭彌篤故，此德今人涼。

林開謩《無題》　師丹老多忘，爛柯換人世。當時對奕人，夢痕如水逝。憶昔訪竹林，子年纔十四。讀書目十行，頭角自矜異。締婚得高門，從師問奇字。甥館居三年，江山助文思。一鳴竟驚人，遂應春官試。意園人中師，海內名流至。後起歎多賢，觀槿與晚翠。子暫鎩羽歸，我忝青雲致。科名信有天，迴翔寧無地。入作紫薇郎，賓榻爲安置。弄筆對槐窗，學顏爭坐位。同看長安花，時閱海王肆。偶復集詩朋，間亦臨酒次。此會豈尋常，未許失交臂。無何新學興，變法以圖治。欲避子未能，我獨持異議。因此坐疏遠，非敢矜予智。或謂近離間，年少不更事。或謂一己私，借天下公義。拂衣出國門，擬附扶桑使。戊戌政變中，惟子實憔悴。忽蒙特達知，密贊金鑾記。上書日萬言，重觸當路忌。鉤黨無是非，殺士天胡醉。東市收子尸，一棺移蕭寺。魂魄悵何之，代僵徒罕譬。（八月十四夕降乩有李代桃僵語）崦樓以身殉，聞之尤酸鼻。合葬閩山陽，歌哭見風誼。觀槿子神交，頗有闡幽意。耆舊徧徵題，苦語皆眞摯。春色作此詩，痛心不遑寐。遺恨卅八年，掩卷餘涕淚。

夏敬觀《無題》　子嘗稱晚翠，佳句誦在口。不死無以進，此評孰能否。遺牋付裝背，知子隱痛久。公案三十年，因果愈紛糾。僻塗士自嗤，枉命歸駢首。至今論國是，清議翻負咎。黨事始甘陵，補衮忠何有。譬唐八司馬，吾尤惜劉柳。

吳用威《無題》　六月南荷泡，平生盡此觴。（戊戌六月，予將出都，方嘯霞餞於南荷泡，酒半晚翠忽偕詒書闖然至，訝其甫南歸，何遽北來。不意此晤遂成永隔。）過墟炊一熟，注海淚千行。蹈刃終何補，彌天遂永藏。未須論殄瘁，吾自痛人亡。詩是君能事，堂堂晚翠軒。遺珠搜不盡，墜羽緝猶存。異代餘膠漆，零香護芷蓀。劇憐飛動意，詞翰與招魂。

黃濬《無題》　宋人委謗福建子，風氣褊戇辱則宜。文忠文肅稍振起，假手功名仍衆疑。夙傳晚翠略細行，孤忠臨難無苟虧。讀書種斷世所惜，風烈照國寧阿私。同時兩鳥比韓孟，失羣一鳥居江湄。受廛老去作書賈，吳霜濯鬢殊未衰。卅年發篋札好在，問學志節從可窺。林詩澀自誠齋出，婉約似得冬郎遺。君能廉劇法介甫，早識摩壘無偏師。今春我拜蓮池塔，世難最喻栖栖詞。宣南樂事久非故，展卷錄夢生千悲。淒涼葬血濺柴市，何異抉目吳門時。飲冰逝去亦八載，師友零落傷交期。騷魂國命有同盡，終信南士非夸毗。

梁鴻志《無題》　晚翠學早成，豈獨擅書翰。作詩似王令，齒弱語殊悍。名高謗易集，事去頭可斷。唯餘一卷詩，誰敢加點竄。使能極所詣，意恐光宣冠。方君野狐精，我則不鳴雁。記君援琴日，我髮甫勝卯。側聞殺朝士，已發憂時歎。卅年歲棋局，每變輒召亂。逃虛與醫國，吾念雜冰炭。石交餘一友，寧以生死判。斷斷表芳潔，篋底收斷爛。裝成比瓌寶，不作耳目玩。風義非所矜，興亡此堪案。

陳詩《無題》　郎曹執戟憶吾師，文酒公車數見之。嘗說解元（京卿癸巳年領解，年甫十九。）稱後進，（吳彥復主政師嘗述京師舊事。）勞謙蒙難總堪疑。往事誰歌千里草，（用京卿詩語，謂董軍門福祥也。後數年余游隴上，董公已歿，聞其忠貞醇篤，善教子孫，語曰：關西出將有明徵矣。）懷忠竟失九方歅。惟餘同學墨巢子，輯綴遺文費苦辛。　老聃尚後始無殃，競拔蝥弧必有傷。獨惜斯人策不用，果兼才學識三長。　天道五稔必來復，良醫治國無緩商。庸碌固位亦何補，膏肓藥石眞非常。（癸卯夏，相國榮祿患內熱，醫進石膏二兩，逝。）

陳祖壬《無題》　藉甚當時黨錮名，稍從遺札見生平。清流一網東朝敕，竊國他年北府兵。誰信同歸傷白首，端因前席問蒼生。樵南風義今無比，卅載仍吞欲絕聲。

袁思亮《集山谷集外詩句題晚翠遺墨》　林侯維閩英，窈窕世未窺。誰憐一網盡，殺之如奕棋。詩句妙九州，斑斑被諸兒。豈如不見收，秣馬興言歸。翰墨化糟粕，載行欲安之。明明故人心，要與斗牛垂。非關自取重，天下無相知。滔滔今如此，風雨思齊詩。

冒廣生《無題》　朝衣往事已千秋，塞艾依然涕泗流。鬼躁任渠成穢史，陸沉至竟了神州。不教故紙生蟫盡，別作虛名死豹留。年少朱顏今幾在，斜街回夢屋西頭。

李宣龔《讀晚翠軒遺札有感》　未容折檻辯斷斷，痛惜朝衣委路塵。健僕尚能助收骨，遺簪何處暗傷神。不甘黨籍言猶在，欲報君恩志未伸。死去自存天下議，論詩吾亦要斯人。

又《聞暾谷將赴日本應黃公度之辟》　聞庭用少事非遙，一士尤應擔百憂。向極豈疑身已遠，如雲肯嘆國無謀。大河貫日藏書府，萬木銜秋待雨樓。我亦南歸恣張目，看君奮袂挽東流。

嚴復《哭林暾谷京卿》　相見及長別，都來幾晝昏。池荷清逭暑，叢桂遠招魂。（自注：余於戊戌六月始識晚翠，而其八月難作。）投分欣傾蓋，湛冤慘覆盆。不曾扶耎弱，眞是構恩怨。憶昨皇臨極，殷憂國命屯。側身思輔弼，痛哭爲黎元。大業方鴻造，奇才各駿奔。明堂收杞梓，列辟貢璵璠。豈謂資羣策，翻成罪莠言。霽誠基近習，禍己及親尊。惝恍移宮獄，嗚呼養士恩。人情看翕訾，天意與偏反。夫子南州產，當時士論存。一枝翹國秀，三峽倒詞源。薦剡能爲鶚，雄圖欲化鵾。楊譚同御席，江鄭盡華軒。卿月輝東壁，郎星列井垣。英奇相搘拄，契合互攀援。重譯風皆聳，中興勢已吞。忽聞啼晚鴂，容易刈芳蓀。古有身臨穴，今無市舉旛。衆應漂地軸，精定叫天閽。猶有深閨婦，來從積德門。撫弦哀寡鵠，分鏡泣孤鴛。加劍悲牽犬，爭權遇僨豚。空聞矜庶獄，不得見傳爰。投畀寧無日，羣昏自不論。浮休齊得喪，憂患塞乾坤。上帝高難問，中情久弗諼。詩篇同乘杌，異代得根原。莫更秦頭責，無將朕舌捫。橫流看處處，祇合老邱樊。

范當世《與沈愛滄兄念其女婿林暾谷而有去年今日之嘆愛滄亦泫然誦此二十八字以同余悲遂贈一首》　問我詩懷已淚零，去年今日更堪聽。陸沉風雨桃花面，小照乾坤腐草螢。百不相謀成沆瀣，萬無可說況零丁。侯官太保遺風在，聊與蒼茫泣素馨。

鄭孝胥《題晚翠軒詩》　稱詩有高學，云以澀爲貴。子豈眞可人，所詣遽邈邃。詩懷文字前，未得殆難會。即論句法秘，大事匪狡獪。初如咀橄欖，枯中說滋味。終乃啖枇杷，甘平宜渴肺。子詩實早就，流宕可毋畏。試迴刻意功，一極才與思。向來謬見推，淺語不予贅。仍當摩千文，爲君題晚翠。

沈瑜慶《題林暾谷述祖德詩後》　毀家令尹急平反，裕後宜昌駟馬門。我自過庭感明德，子因念祖足長言。　當年有待表瀧岡，述德今看作作芒。地下老人應不恨，渠孫文已似歐陽。

孫雄《感逝詩一百二十一首》九二　晚翠集中多澁語，獨謠負手意誰知。西山爽氣浮襟袖，五鼎烹時視若飴。

雜録

《清詞玉屑》卷六　戊戌六君子中，林暾谷年最少，其詩已造誠齋、後山之室而未嘗爲詞。配沈崦樓爲濤園中丞女，聞暾谷慘耗，賦《浪淘沙・述哀》云：「報國志難酬，碧血誰收。篋中遺稿自千秋。腸斷招魂魂不到，雲暗江頭。　收拾舊妝樓，我已君休。萬千悔恨復何尤。拚得眼中無盡淚，共水長流。」時崦樓依中丞淮南官舍。是作字字沉痛，傳者哀之。其《崦樓集》中，又有《菩薩蠻》云：「舊時月色穿簾幕，那堪鏡裏顏非昨。掩鏡檢君詩，淚痕沾

素衣。　明燈空照影，幽恨無人省。展轉夢難成，漏殘天又明。」亦同時所作。又《凄涼犯・題墨梅》云：「幽奇妙筆，傳神處、橫斜一片難折。水邊竹外，無言獨自，盈盈清絕。墨香染頰，任羌笛飛聲自咽。但凄然、冰魂一縷，掩映夜深月。　索笑人何處，弄蕊和香，歡情銷歇。羅浮夢斷，思懨懨、怨懷誰說？洗盡殘妝，入橫幅餘姿更潔。有凌波、縹緲冷澹，不可接。」借花自況，酸苦如揭，結拍則純乎變徵音矣。

《平等閣詩話》卷一　余瀏覽近人佳句，有動魄迴腸而不能自已者，摘記之於此。悲慨則【略】林暾谷：「十里人聲趨短夜，百年海水變東流。」【略】抽芬芳，振金石，饒有事外遠致，彌耐人研味也。

又　近人佳句，余已彙錄于前，茲又得數聯，更誌于此，用備遺忘。【略】林暾谷《張園》云：「隔座嬋娟憐好月，迴車駛騷夢涼風。」

又卷二　林（暾谷）詩多見道語，余愛其《即目與拔可》七律前半首云：「牆陰地下潴春潦，便被兒童喚作池。微雨復來時點綴，好風肯至亦漣漪。」《滬寓即事》句云：「獨謠負手誰能喻，百計安心或未賢。」《戊戌寄內》句云：「六月長安無一事，借人亭館看西山。」如此才乃戕其年，至可悲慨！

又　《靈澤夫人廟》斷句：「韋昭吳史應書卒，不見春秋宋伯姬。」援引精確，良史之筆也。

《碑傳集補》卷一二陳衍《林旭傳》　同邑沈瑜慶者以道員需次江南，有女鵲聰穎，能文詞，貌英爽，瑜慶必欲以字佳士。省墓歸，從旭塾師見旭文字，異其博贍，觀其少不羈，意猶豫，然終妻之。贅於金陵，從遊武昌，（偏）〔遍〕識一時所謂名流，若陳寶箴、三立父子、梁鼎芬、蒯光典、屠寄之倫。【略】鵲字孟雅，哀毀逾歲卒，嘗從陳書、陳衍學詩文辭，有《崦樓詩詞集》一卷。

《近代詩人小傳稿・林旭》　旭妻沈鵲應，字孟雅，亦侯官人。瑜慶女，工詩，有《崦樓遺集》，附《晚翠軒集》後。【略】《崦樓》詩亦清溜，清婉之中，間以悲惋，其志可哀，其遇尤可悲矣。

《清秘述聞再續》卷一　光緒十九年癸巳恩科鄉試：福建考官　解元林旭字暾谷，侯官人。

江標

論述

綜論

《平等閣詩話》卷一　元和江建霞學使（標），力排群議，講求時務，湘省風氣之開，君爲先河，然竟以是罷去。雅善詩畫篆刻，庋藏名人遺蹟頗富，己亥歲僑寓滬壖，一炬蕩然。迨予由泰州移居吳門時，君已抱病，猶得縱談竟日，未幾謝世。《靈鶼閣稿》亦不可復覓矣，茲從徐積餘處得其遺詩數首。《題卞玉京楹帖二絕句》云：【略】又《題玉京畫》云：【略】信筆揮灑，妙緒天成，覺余澹心《板橋記》之言益可徵信。君嘗以冒辟疆《菊飲唱和詩卷》歸之冒氏，藝林至今歌詠之。君有子名通，能讀父書，綽有餘韻。君爲不亡矣。

《新世說・政事》　江建霞官湖南學政，教士子以崇尚樸學，風習爲之一變。唐才常、樊錐、楊毓麟、何來保諸君，皆出其門下。每按試一郡畢，輒召集高才生文宴，細詢人民疾苦，告大吏興利除弊。又捐廉俸，增校經堂名額，士論翕然。

又《文學》　江建霞以文學負盛名，所作詩尤驚才絕艷，上掩玉溪冬郎，次回《疑雨集》不足道也。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地壯星母夜叉孫二娘：江標　建霞美風儀，號稱識時之彥。世皆知爲清末革新運動之人，然詩工殊深，風致娟然。有《靈鶼閣稿》，頗自秘惜，已亥毀于火。

袁寶璜《紅蕉詞・題詞》　艷絕生花筆一枝，雅宜紅袖寫烏絲。回頭海上三山影，腸斷金荃本事詩。

竹垞堇浦錢衍石，詞人例作嶺南游。嶺南游客江南夢，付與紅蕉一段秋。

程秉釗《紅蕉詞・題詞》 劖月鐫雲筆一枝，晨研奇字夕填詞。金門賦後幽棲賦，踪迹分明似釣師。（君詞頗近竹垞，因用大著《一剪梅》意，善誦禱之。）嶺南聯吟歲又深，雕蟲獨我廿年心。一錢不值吾家事，敢向天涯覓賞音。（拙句多不收拾，君及郎亭學使屢勸付梓。）

屠寄《紅蕉詞・題詞》 素冠過嶺憂難忘，寶劍歸裝興未闌。敬禮小文宜潤飾，（儷文數首，求君點定。）總持側體謝譏彈。荷香湖上鈔書日，瓜熟床頭中酒時。自是江郎工恨別，銀刀玉印總相思。水榭長廊綺閣連，方壺圓嶠在人間。南皮瓜李成追憶，剝盡紅蕉又一年。

孫文詒《紅蕉詞・題詞》 《高陽臺》：芍淚啼香，蘭愁鎖夢，瓊箋艷譜紅蕉。傷別傷春，閑情剪付鴛綃。文波隔斷相思路，悵芳踪、瘦損蠻腰。恨迢迢，蓬島停雲，淞浦迴潮。　青衫我亦嗟淪落，聽啼珠怨玉，總惹魂銷。柳色青青，天涯誰寄長條？東風吹醒樊川夢，算從前、嫩約都拋。感香巢，鳳泊鸞飄，水遠山遙。

王壽卿《紅蕉詞・題詞》 齊州粵嶠總前游，記否當年寫韵樓。猶有大唐妝束在，夢魂飛繞海東頭。　風懷如許少人知，天與生花筆一枝。蕉葉心多難細剝，漫將幽怨付新詞。

鄒弢《紅蕉詞・題詞》 《柳長春》：幽恨絲絲，離愁寸寸，春風祇許江郎管。却從何處證靈修，春花穠艷秋花怨。　密約初拋墜歡，重眷天涯，幾許人腸斷，新詞展讀意闌珊，儂心好比蕉心卷。

分論

《綺懷》九首 《新世說・文學》：詩文多不留稿，有人傳其《綺懷詩》數章，弱冠時讀書鴛湖所作，吉光片羽，彌足珍貴。（《綺懷詩》九首錄其二云：【略】情詞哀豔，似非少年所作，然論其晚境，抑鬱無聊，身世實足愴感，是詩彷預爲之讖也。）

《漢塚石》 《平等閣詩話》卷二：近又見江建霞京卿《漢塚石》詩一首，乃和其師李仲約侍郎和林金石詩之一也。詩云：【略】哀感流麗，風神奕奕。每一誦之，不禁嘆江郎彩筆猶在人間。

《題玉京畫》 《卧雪詩話》卷八：近人七絕，多墮纖巧一派，然宛轉纏綿，亦多可喜。【略】又江建霞《題玉京畫》云：【略】。

《題孫子瀟先生雙紅豆圖卷》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殊清隽可喜。

傳記

《戊戌履霜錄》卷四 江標，字建霞，江蘇元和人，光緒己丑進士，官編修。好爲駢體文，兼工繪事，講金石目錄，自三代鼎彝秦漢六朝碑版，下至宋、元、明人書畫，無不究心。【略】視學湖南時，以變士風開闢新治爲己任，所取文，多怪誕不中繩尺。又倡設《湘學報》，御史黃均隆劾之。時康有爲已進用四卿新入軍機。譚嗣同與標尤善，相與營解，寢均隆疏不報，且擢標四品京堂，入總署。後革職禁錮於家。

胡思敬《江標傳》 江標字建霞，江蘇元和人，光緒己丑進士，官編修，好爲駢體文，兼工繪事，講金石目錄，自三代鼎彝秦漢六朝碑版，下至宋元明人書畫，無不究心。嘗游東洋，嬖一女子，欲委身事之不果。影其小像，歸題曰「東鄰巧笑圖」，遍徵名人詩畫。其豪拓不拘小節如此。視學湖南時，以變士風、開闢新治爲己任。所取文多怪誕，不中繩尺，又倡設《湘學報》。御史黃均隆劾之。時康有爲已進用四卿，新入軍機，譚嗣同與標尤善，相與營解，寢均隆疏不報，且擢標四品京堂入總署。後革職，禁錮于家。

葉昌熾《江標建搴事實》 元和江建搴太史，名標，號師鄦，又自署笘詹，天姿英悟，妙解文章，與兄霄緯觀察有雙丁之目。丙戌丁亥之間，從余問字，同客嶺嶠。戊子己丑，聯捷成進士，與余同入翰林，視學楚南未報命，以病卒，年未四十。

《近代詩鈔・江標》 標字建霞，號師許，江蘇元和人，光緒己丑翰林。

紀事

《南亭筆記》卷一一 元和江建霞京卿標，督學湘中，創學會學報，壹意提倡新學，以開湘省風氣之先。戊戌坐康黨，奉西后旨革職，交原籍地方官

嚴加管束。京卿帶罪回籍，未入里門，先詣各衙門稟到，聽候管束。各大吏皆與之爲舊好，且深知其冤，即請仍歸故第，惟于翌日特委長元吳三首縣，帶同拍照之人，前往北張家巷京卿府中，相邀共拍一照。大抵以一分寄都，爲業已回籍之證據。一分黏附案卷備查。餘數分則由三縣與京卿各執，以誌會合之緣。於時京卿笑曰：「契約所載，每有『恐後無憑立此存照』云云，今不圖與三公祖共之。」一時傳爲趣語。後清廷特原其罪，而京卿不幸遽歸道山。

又　江標奉管束命，某月朔，素衣至吳縣署，由側門入，縣令某蒙古人也，龐然自大，略無撝謙之意，江所居與吳縣署才數武，自此每日黎明必至宅門投到。縣令某嗜烟甚，每遲起，十日後不堪其擾，迺使人轉圜，幷負荆請罪，江始莞然而罷。

《清朝野史大觀》卷一〇《江建霞戲題》　江建霞太史標嘗爲人戲畫紈扇，作二鼠，旁有一胡桃及花生數枚。題其上曰：「老鼠哥哥，你底事終宵鬧我。蠟燭已殘，油燈又破，忍使俺無端悶坐。剛到新年，福橘烏菱，早飽哥哥肚，只賸得幾莢花生，還有胡桃一個。些些桐子，不值今朝小吃。恐教受餓，勸哥哥明日還來，豫備乾糧，細嚼五更鼓。」出語雋妙，見者解頤。忽一友奮筆注其下曰：「此詞人歎外侮迭乘，當局諸公，不能綢繆固圉之策。各處口岸，既已紛紛割讓，而將來政策，仍將不出乎以地媚敵也。」云云，於是同人咸拍手大笑。

藝文

譚嗣同《題江建霞東鄰巧笑圖詩》一　散花有夢亦匆匆，八部衣雲劫火紅。空盡東方諸佛土，可憐粉碎不成空。

又三　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滄溟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

又《送江建霞歸蘇州詩》　君歸鄧尉花無那，我憶滄浪夢有餘。五百名賢香火坐，平添雙席又何如？

鄭孝胥《聞江建霞京卿卒于蘇州感賦二首》　西北空憂倚蓋傾，傷心諸子共時名。先登已作行間氣，定論終推牖下榮。著述蚤成酬短景，風流頓盡薄餘生。蘭膏煎後天年夭，一嘆吾徒意未平。　詔書夕下震朝端，江鄭同登世所看。不出固應全首領，獨存眞欲裂衣冠。龍顏日角榮魂夢，玉宇瓊樓警歲寒。極目茫茫天又闊，淚河莫爲助波瀾。

文廷式《爲江建霞編修（標）題畫猫》　酒酸不售祇區區，我與賢郎用意殊。聞道城門容鼠舞，猫奴不搏固當誅。

又《高陽臺・爲江建霞題太常仙蝶圖》　柳外輕盈，花閒綽約，滕王圖繪難眞。乍集閑庭，些些情憶關人。江郎自有生花筆，寫蓬仙、一段丰神。記當年，相見靈山，可是君身。（建霞先數年于虎邱曾見之。）　羅浮我亦曾清夢，有落花萬片，雨積如茵。不似京華，污衣十丈緇塵。殷勤欲問西王使，遍人間、何處宜春。祇憐他，薄酒微熏，膩粉初勻。

孫雄《感逝詩一百二十一首》六六　江鄭同登世所看，賈生賦鵩感無端。補天煉石成虛顯，造郅忠言掬才丹。沅芷醴蘭都秀發，披榛搜采意拳拳。信陵近婦心如醉，不向東風祝妙年。　金馬門前無著作，靈鵲閣上有叢書。西磚門巷依稀是，癸甲時停問字車。

雜録

《緣督廬日記》《光緒壬午二月初一日》　江生標來從游，郎亭所薦。

又《光緒甲申九月卅日》　建霞【略】寄篆書《說文部首》一冊，仿石鼓文，頗有進境。此子天分絕人，余所見蒯禮卿外，殆無其匹。今更能潛心樸學，眞不可量矣。

又《光緒戊戌八月廿一日》　閱邸鈔，【略】四品京堂江標【略】革職【略】交地方官嚴加管束。靈鵲目動而言肆，趾高而氣揚，早知其有今日。

又《光緒己亥正月廿九日》　得允之書：建霞新遭回祿，盡失所有，禍不單行，可憐可嘆。

又《光緒己亥十月廿九日》　昨聞建霞噩耗，【略】嗚呼！建霞竟死矣！天生美才，不善用之，摧殘沮抑，至于不永其年，良可痛惜。余所著藏書紀事詩，以此得罪樞要，十年沉頓，【略】潘文勤師欲付梓，甫發德音，騎箕遽去，今建霞刻成而逝，豈眞爲不祥之物耶？

《湘綺樓日記》(光緒廿一年正月二日) 余【略】行從西繞南至東，唯見學使江標建霞，清于馮煦，腴于吳撫，似是有用材。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建霞督湘學時，有縣令某通書誤「江」爲「姜」，曾賦答一律，有「釣竿不是生花筆」之句，頗爲一時傳誦，餘則久忘之矣。

《寒松閣談藝瑣錄》卷五 江建霞標元和人，由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出汪郎亭侍郎之門。予癸巳入都，恒于侍郎所談宴甚洽。君工小篆，能刻畫金石，又善作畫，後視學湘中，畫國朝諸名人著書之廬十六幅，鏤板作詩箋行世，得者珍如球璧。

《南亭四話》卷七《莊諧聯話·嘲江標》 江標視學湖南，提倡新學，不遺餘力。頑錮者作聯曰：「作文不在工，祇要進得水多，從此江河將日下；買學要現票，凈是挑些木偶，任他標榜自風行。」

袁昶

論述

綜論

周壽昌《漸西村人初集叙》 壽昌偏耆考訂，少而學詩，託體不尊，老尤淺率，自喜以其便于嬾漫也。今觀尊集，虛處得事外致，而無枝游曼衍之談；實處含元氣，入無閒，而無晦澀艱深之病。壬申以前之作，遣詞閎麗，而趣猶㬎入。丁丑、戊寅後詩，則脫去橅儗之迹，動與古會，漸入簡淡，而指殊深矣。此功候年力之異，不可強爲也。世士強爲之，故僞體百出矣。宋郭若虛論畫，有曰：「意在筆先，筆周意內。」又曰：「內自足，然後神閒意定。神閒意定，則思不竭，而筆不困也。」是說也，可以喻作者之詩。然此中消息，存乎繕性養氣，漸至出其餘事，充實不可以已。詩又惡足以盡之哉？

譚獻《漸西村人初集叙》 重黎負奇秉，少丁喪亂，失其楹書，廑存孱守，則已讀而舉要矣。故相見淵湛，而蓄敏銳之氣，同好傾倒，老成嘆異。君益折節，博涉羣言，而折中于體用。冠而壯也，游于四方，秣陵、江都，師友取益，所學大就。公車往來，山海納于衿袍，通知時事，鬱律未試，而發于詩歌，文筆矜重，其言淵乎不易測識也。浮湛閣掾，久次戶曹，復佐主客尚書，典四洲志，將入南牀，冠惠文矣。旋出爲外吏，曲折中外之窾，宏攬消息之鑰。匡論者迹，而持斡以虛，虛且徵之，徵之亦于其詩，淵乎其益深矣。獻與君別十五六年，乃得盡讀其詩，固推大于夙昔之所見，少壯之所造，然而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味乎其言，若游乎其道，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則文如其人，則人如其文，波瀾莫二，殆非一人之私言也歟？老友李蒓客侍御，有道者也。嘗舉君詩，與恩施樊雲門竝偁，樊詩跌宕，華于材者幹于道；袁詩懿美，默存者道，而卷舒者才。

《越縵堂日記》(光緒十一年正月三十日) 爽秋近詩九首，頗清逸可愛。其詩多爲別調，一意求新。佳處在此，病亦在此。

沈曾植《安般簃詩續鈔叙》 漸西無名人，法無孤起，境觸方生，竚興而作詩若干卷，續若干卷。觀其比物連類，餐潔茹芳，騷人蟬蛻之心也。迴視收思，樂不忘本，《小雅》明發之懿也。爰及夫交游贈答，存沒哀思，儒林講肄，副墨雒誦之所攬蔓，閶闔閬風，馬歌鷺鐃之所蘊藉。汎而後應，其出不訢。則又九流之散，言出賦家，賈誼升堂，相如入室，所相與嚌擩道眞，箾勺物沴，揖讓登降，禮樂以俟者也。行春花藥，言寓思于哀紿，舉目山河，獨撫膺于逝者。朱干玉戚，則端冕以舞，清商激楚，乃絕絃可知。君之于此，幾所謂持其性情不令暴失者乎？莊生有言：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于其側。夫昆弟親戚者，其聲可識知，其端不可思。三復斯編，庶幾脫落陶謝之枝梧，含咀《風》《騷》之推激。余乃于是撟首抑容，怡儗怫愲，棼不可理，廢然以止者已。

《石遺室詩話》卷一 余《送實甫之官》詩，所謂「漸西、樊山舊同調，賦詩刻燭乘公餘。艱辛容易各有致，樊易叉手袁捻鬚。冰堂高足得三子，于湖牛渚悲云殂」者也。袁爽秋(昶)有《于湖集》，所著書皆署「漸西村舍」，作詩冷澀，用生典，與樊易二君，皆抱冰堂弟子，而詩派迥然不同。葉損軒嘗以況《晚翠軒集》，故暾谷有「夫子談詩迥不羣」及「絕似蕪湖袁使君」之句。

又　廣雅相國，見詩體稍近僻澀者，則歸諸西江派，實不十分當意者也。【略】其于伯嚴、子培及門人袁爽秋(昶)，皆在所不解之列，故于《送子培赴歐美兩洲》則云：「君詩宗派西江傳，君學包羅《北徵編》。」《過蕪湖弔袁漚簃》，則云：「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雙井半山君一手，傷哉斜日廣陵琴。」不喜江西派，即不滿雙井，特本漁洋說。

又　爽秋詩僻澀苛碎，不肯作猶人語，然亦多妍秀可喜者。

又卷三　樊樹幽秀，本在太初之前；定盦瑰奇，不落子尹之後。然一則喜用冷僻故實，而出筆不廣，近人惟寫經齋、漸西村舍近焉；一則麗而不質，諧而不澀，才多意廣者，人境廬、樊山、琴志諸君，時樂爲之。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一　忠節久在譯署，周知四國，庚子之變，以不附和權貴，直言觸忌，倉猝被禍，中外嗟惜。平生博極羣書，出入仙釋。其詩意新味古，兀傲自喜，殆如其人。

《平等閣詩話》卷二　袁爽秋太常，氣節文章，一世推仰，而尤以詩名。刊有二集，一曰《漸江邨人集》，爲擁膝邱樊及迴翔部曹之作；一曰《于湖小集》，爲游宦皖南時作。前集排奡多肖山谷，亦間有似柳者；後集閒放，在東坡、臨川之間。余最愛其《曉發》云：【略】《養疴》云：【略】。

《在山泉詩話》卷一　袁爽秋太常(昶)氣節文章，輝映海外。平日最擅詩名，已刊成兩集，一曰《漸西邨人集》，爲迴翔部曹之作；一曰《于湖小集》，爲游宦皖南時作。詩格清癯幽峭，乃在柳州、山谷之間。余最愛其《曉發》云：「漠漠一江雲，風吹如擘絮。漸聞篙石喧，稍辨青林曙。推篷迴望白雲飛，須臾復度前山去。」《三月廿一日泛海》云：「稍覺凌風生羽翰，四維之外衆星乾。秋毫未信天池大，夏蚋焉知地軸寬。世變眞如滄海幻，仙心欲度赤城難。一杯濁酒窮愁志，燈火昏昏且強歡。」《養疴》云：「東風吹人不可出，窻外搖颺小桃枝。寢瘵還應謝人事，爲園孤負隔年期。黃山松花玉色釀，白嶽筍束蒼龍肌。宛轉空齋資服食，過江持論養生宜。」《南檐》云：「新種篔當成一谷，且于人外拓佳觀。何如柳守栽柑趣，恰似韋公種藥謨。運有歲差儒不效，行無崖異世應寬。翛翛負得南檐曝，隱几蕭然侶鶡冠。」《題南田草衣畫》云：「幽谷窮林晏坐便，茅堂晝寂煮清泉。仲長天隱痞如許，貪看溪光石上眠。」

金天翮《答樊山老人論詩書》　漸西吏隱，天際眞人之想。

又《再答蘇堪先生書》　以爲能從山谷溯太白，而得蒙莊之神。凡藝事有獨至，必眞率互見，喬松怪石，不掩其醜。漸西好用道藏佛典，乃爲累耳。若乃揉之益騫，嗇之彌雋，隱文彰義，標倫卓伍，良不可及。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勇星大刀關勝：袁昶　地上蟣蝨臣，未若髯之絕倫而逸群。太常忠義世所許，詩歌乃摩黃陳壘。渺綿聲響獨所探，光瑩奧緩相依倚。漸西村人詩，硬語盤空，遣詞命意，不作猶人語。或有議其僻澀者，要非定論。句如「大千人爲物之盜，十二辰蟲如是觀」，知爲訓母猴，則不嫌生造也。

《復堂日記補錄》(同治十二年八月十三日)　過爽秋，出近歲詩文見示，裨販與罔誣皆有之，然精處，不可沒也。予生平之言曰：「盈尺之綺，不以麻績。」爽秋其績麻者歟？

易順鼎《讀漸西樊山兩家詩如遊名山如讀異書如聞鈞天廣樂之音樂而忘死雖有駟馬高蓋不如坐進此道也兩家集中相唱和有此篇暇日輒仿其體用其韵即題其集》　近來海內論詩筆，漸西樊山皆第一。奇絕蘇黃並世生，居然元白同時出。松古怪耶松清奇，花富貴兼花隱逸。湧現都成菩薩蠻，奉持可當波羅蜜。有如一雙延津龍，又如四百羅浮峰。時隱時現露其爪，乍合乍離雲滿胸。樊如桃源人境窮，袁如箭栝天門通。樊如錦帆泛苕淞，袁如青鞋登攝鍾。樊如珠光吐蚌童，袁如劍氣騰猿公。樊如霜醉楓林楓，袁如雪壓葱嶺葱。樊如春澆竹葉春，袁如冬飲麥門冬。樊如金鋪綠蕪合，袁如石磴蒼苔封。肝脾萬遍韓萬本，肺腑一掩杜一重。荔枝瑤柱是大嚼，金蘭玉鱠非常供。吁嗟乎！帝城好春一百五，桃花亂學天魔舞。海上桑生水作塵，天邊榆墜星如雨。西方白帝牙怒張，東海青童鬣潛鼓。漸西漸西方持三百六十祀日齋，樊山樊山所居八萬四千脩月戶。釣鰲一一辦虹竿，下馬雙雙成露布。九十九年龜返君，五月五日梟祠父。狎海鷗如石季龍，笑閻羅是韓擒虎。傾玉尊倒芳醑，前年去年大雪。聞鶴言：今日明日不雨，有蚌脯左挹浮邱右洪厓，朝發瀛洲夕懸圃，回向人天能秀師，一瓢弱水黃梅乳。

《南亭四話》卷一《莊諧詩話・袁爽秋之閑情》　袁爽秋太常昶，頗耽聲色。戊戌曾過海上，與某某氏排日爲歡。有《滬江曲》云：【略】觀此詩，則玉谿生不能專美于前矣。又于友人案頭得詩二首，雖吉光片羽，亦自可珍也。幷錄之。《曉發》：【略】《泊陳家漩》：【略】前詩似柳柳州，後詩似黃魯直，亦足

覘其學矣。

分論

《後寰海二十首》五　《定庵詩話》卷下：袁漸西《後寰海詩》有云：【略】自注：「開四庫館之議，劉文正公以爲非當時急務，擬寢，笥河奏不下，而于金壇力持之。」按是時方際承平，纂輯羣書，導揚國萃，未始不可。而諸城猶以爲非當務之急，漸西亦許其有遠識。蓋文恬武嬉，已召亂萌，劉袁之意，殆在于此。今則疆宇日蹙，內外交訌，張皇補苴，日不暇給，而乃亟亟于《四庫》之付印，斷斷于善本之選刊，朝議野爭，嘵嘵未已，使文正、忠節處此，又將何以爲詞耶？

《孺老嘲予曰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云云戲答一絕》　《定庵詩話》卷下：潘孺初嘲袁漸西云：「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蓋以猿爲戲也。袁答詩云：【略】嘲者無心，答者有意。果能烟餐霧隱，克踐斯言，亦庶幾明哲保身之道。惜其祇託空言，終罹慘禍。「猿公」術淺，不能自全，悲夫。

《和友人夜至湖堤小橋上望月》　《石遺室詩話》卷一一：譚仲修云：「此入山谷老境。」余謂爽秋五言古，實以潘、陸、顏、謝骨格，傅以北宋諸賢面目，故覺其僻澀苛碎，然工力甚深，終不愧雅音也。

《四和雲門》　《石遺室詩話》卷七：又丁酉歲杪，爽秋觀察寄所刻叢書及所著文集。來書云：「赤縣困窮，九流混濁，終當引去。重感其意，四疊與雲門倡和韻，敬以奉報。不干時事，亦無標榜，不過刺取惠書名，如千里之賦《一廛》爾。」云：【略】二詩組織甚雅。

《滬江曲》　《在山泉詩話》卷一：爽秋太常頗眈聲色，戊戌過海上，與諸詞人排日爲懽，有《滬江曲》一首云：【略】此詩全仿玉谿，前兩集無此艷體，殆變格也。

《和友人吳山水仙王祠》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一：（忠節）《詠吳山水仙王祠》云：「千年薤碧終難化，八月怒濤空爾爲。」又：「江流不盡興亡恨，抉眼蘇臺鹿上時。」直自寫照。後與許文肅合祀西湖，詩中所說「林逋」、「秋菊」、「水伯」、「朱旗」，遂成讖兆。

傳記

《清史稿·袁昶傳》　袁昶，字爽秋，桐廬人。從劉熙載讀，博通掌故。光緒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十八年，以員外郎出任徽寧池太廣道。誠僚屬，抑胥吏，多所興革；擴中江書院齋舍，課以實學；建尊經閣，購書數萬卷；汰常關耗費歲萬八千金，悉還諸公；定專條，納新關穀米出口稅，歲羨數十萬；督修蕪湖西南濱江圩隄，自大關亭至魯港，延袤十二里；更穿築新樓隄三百七十丈，自是蓄洩有資，田廬完固，民歌誦之。膠州事起，下詔求言，昶條列時政二萬餘言，【略】上親書其綱要於冊，下中外大臣議行。二十四年，遷陝西按察使，未到官，擢江寧布政使，調直隸。未幾，內召，以三品京堂在總理衙門行走，授光祿寺卿，轉太常寺卿。時財用匱，議整釐稅。昶極言釐金名病商，實病民，不可議增。義和團起山東，屠戮外國教士。昶與許景澄相善，廷詢時，陳奏皆忼慨，上執景澄手而泣。昶連上二疏，力言奸民不可縱，使臣不宜殺，皆不報。復與景澄合上第三疏，嚴劾釀亂大臣，未及奏，已被禍，疏稿爲世稱誦。追謚忠節，江南人祠之蕪湖。

《近人詩錄·袁昶》　字爽秋，浙江桐廬人，官太常寺卿，著有《漸西村人詩集》。

紀事

《新世說·識鑒》　袁爽秋少孤貧，隨戚北上，流落都門。薛慰農收養之，執雜役焉。後因事對答數語，慰農大奇之，使伴諸子讀，遂妻以女。袁之文學治行，獨出冠時。庚子之難，從容就義。

《南亭筆記》卷一二　袁爽秋太常昶平日自言，少年時在杭州祈夢於于忠肅廟，夢忠肅下階與語，至曉夢覺，則所言悉已忘之，但記忠肅言「爾之終身殆與我同」云云。及庚子之役，果以直言授命，其友人作輓歌者，或引此事以

弔之。庚子年三次上摺，力言拳匪不可恃。某夜正草第三摺，稿脫假寐，夢乘槎泛海，旭日東升，倏出倏沒，俄而沉沒不見，驚醒方曉，匆匆具衣冠將朝。述夢於家人，以爲必宮廷之變，詎次日就戮。其後袁公子偶與沈子培部郎談異，沈曰：「日落水，乃昶字無頭也。」

又　袁嘗解曹孟德橫槊所賦之詩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喻孫劉之飄零在外也。」曰：「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隱望孫劉之降己也。」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曹公與孫權同舉孝廉，故作是語。」袁夫人甚妒，袁官蕪湖關道，嘗以千金置一妾，夫人大怒，朝夕勃谿。卸任後携妾北走京師，蓋所以避夫人之擾也。夫人不旋踵至，袁無奈，乃析兩宅居之。嘗作《檄妻文》一首，示門生屠寄。屠時寄食於袁，見文矢口曰：「不可。」袁怒逐屠出。被收之日，袁尚在其妾處，攤箋賦《子夜歌》也。

《光宣以來詩壇旁記・袁爽秋》　袁爽秋太常以抗言罹難。其未遇時，方應省試，祈夢于于忠肅祠。夢有冠服長髯者，所言皆天下事。袁急叩科名，于公曰：「爾異日即我，何患不達？」且教以更名重黎。嗣復叩未來大局，曰：「重黎之後，大局休矣。」太常恥更名，遂以重黎爲字。洎官京師，或薦其出使俄羅斯。怵于前夢，堅辭之。不意居朝列亦以危言死。是事，張潛若同年言之。太常巡皖南時，潛若僑居蕪湖，以試書院見賞，得執贄門下，蓋親聞于太常者。

《詠史》　夏敬觀《學山詩話》：右袁爽秋太常祖詠史詩，錄自其《庚子日記》中。前一首六月初十日作，後一首十二日作。爽秋太常，光緒庚子拳匪之亂被害三忠之一也。是月初五日記，載《上榮中堂(祿)略園書》云：「再密陳者：犬羊異族，罪惡滔天。自道光庚子粵東燒烟土案，直接此次燒夷館，始知懲創，首尾適一甲子。天道好還，網恢不失，此殆自然之理數，豈人力所能爲耶？惟目前巨釁，起于民教互仇，拳洋交鬨。此次決戰，宜提開俄、日本兩國，而專與行教之各國爲仇敵，乃于事理爲協也。日本經聖慈柔遠閎謨，前派劉學詢、慶寬聘問，訂有密約，煞費周旋，久欽宮廷妙用。俄自聖祖仁皇帝，命內大臣索額圖，訂《尼布楚互市約》後，乾隆中，特開恰克圖市場，二百六十年全盛之世，且未嘗失和。丙申年，大學士李鴻章，又密承廟謨，與俄君主訂立密約。一決裂，則新盟頓寒，前功盡棄。此應分別辦理，一也。日本與俄從無一教士教民，在我內地煽惑生事，不宜無故開釁。師出無名，二也。然此特以情理論之也，若以地勢論之，尤不宜輕開邊釁。俄重兵屯紮在阿穆爾、東海濱兩省，旅、大兩口不少。日本自廣島趨對馬島，由之罘薄津沽，不出三日可達，地近而偪，調陸軍視各國爲易。此可與聯絡合勢，以共拒歐洲各強敵。即不助我，亦可使守局外，而未可不分皂白，概屏之爲鯨鯢魑魅，而我自措足于孤立無援之地。此兵家形勢所忌，宗社存亡之機，尤當審慎，不宜付諸孤注一擲，自召土崩瓦解之局，三也。准拳仇教，恐大江南北哥老會梟匪，皆借仇洋爲名，聞風而起，必有甚于十七年之教案，非疆吏所能彈壓。江路一有阻隔，漕糧京餉，必難北運，飢軍譁潰堪虞，尤不能不預計者也。爲今之計，必急圖補救之方，似仍宜從先清城內入手，以安夷心，保物產爲主。除拔出俄、日兩國使臣外，俟東交民巷犁庭掃穴後，移宋、董諸軍，會同莊邸剛相，押送義和團，開往津沽，俾當前敵，而以諸軍鞭笞嚴督其後。勝則勒部編伍，汰弱留強，如曹公收黃巾精銳，編爲青州兵之法；敗則付諸蟲沙浩劫，以絕後患，可兩得之。幸天祐宗社，雨澤時降，大半可散而歸農，免致盤踞輦轂之下，不久且生變。此患漸去，則中外離合和戰之局，可以審機因應，一面兼促合肥使相，入都謀之。天若祚聖清，俾社稷危而復安，金甌缺而仍補，則中堂與執政諸公，斡旋危局之功，永永與廟堂丹青，河山帶礪，剖符無極矣。昶自前月召對，不稱旨；又上書兩邸，并草一摺，坐與朝議相枘鑿，箝口觸網，不敢復言事。顧臣子當急君父之難，義不敢默也。敬爲門下密陳之，俟采擇，大局幸甚。」(略園深以爲然，遂發三國電添入英。)初八日記，又載代敵兄草奏，云五不可恃：官軍、義和團、津防、葉祖珪明師、軍餉。急救之法五，其二爲拔去俄、日本兩使，仍令李鴻章聯兩國之交，以減敵勢。其三爲飭諸軍督押義和團，往津沽，當前敵，以除後患。蓋太常所陳書之宗旨，略園仍未瞭然，故詩中有「既非橫策又非縱」之句。初八日記：「聞設督辦軍務處(端、慶二邸徐相、崇公)于禁垣方略館，崇公(綺)力主借拳剿洋，并謀拆津鐵路，以限戎馬之來，可謂謬極愚極。」初九日記，載其出門拜客云：「出後門，城西拐角，起樓櫓，高與牆齊，架砲攻西什庫。出順治門，遶前門，由東便門入齊化門，紅巾處處有之，眞亡國之兆。漢季以黃巾亡，元季以紅巾亡，粃政感召一也。」觀此，知方略黃巾，亦紀實之語。

《滬江曲》《冷禪室詩話・袁昶》：袁爽秋太常（昶），頗耽聲色。過滬上時，與某某氏排日爲歡。曾有《滬江曲》云：【略】。

著録

《清史稿・袁昶傳》 昶嘗慨士鮮實學，輯農桑、兵、醫、輿地、治術、掌故諸書，爲《漸西村叢刻》。

《石遺室詩話》卷一一 袁爽秋（昶）有《于湖集》，所著書皆署「漸西村舍」。

《平等閣詩話》卷二 袁爽秋太常【略】刊有二集：一曰《漸（江）（西）邨人集》，爲擁膝邱樊及迴翔曹部之作；一曰《于湖小集》，爲游宦皖南時作。

藝文

黃遵憲《歲暮懷人詩》 自笑壺邱懾鄭巫，有時彈指說蘭閨。四朝盟會文山積，排比成書有意無？（袁爽秋戶部）

王先謙《袁昶磎秋以曹郎供職譯署意不自得隨錫尚書鄧鴻臚至天津議中法和約歸垂示詩卷次其與趙桐孫倡和韵》 下邳橋頭逢褐父，淮陰乃受少年侮。呑聲詘節化侯王，從古高才出泥土。爲郎執戟非不達，況復折衝預樽俎！但令毫髮裨國家，世態低昂焉足數？知君文章富匡贊，欲變蠻夷用鄒魯。邇來天意轉蒼茫，坐見藩籬隳北戶。戎心狡啟窟營兔，將略空誇穴斗鼠。清談宴坐彼何人？鈎摭微細徒毛舉。紛紛粱肉盡一概，鬱鬱胸膈何由吐！名章俊語發道妙，洞微有似札穿弩。萬象皆實緣性定，（君詩云：「始知守道者，不以俗喪眞。何處非定性？萬象皆爲賓。」）一瓶垂老知吟苦。（君兄夢君爲天目西庵老僧，因謂君曰：「汝二十年來，一瓶一鉢，亦垂垂老矣！復何求于世哉？」君遂名其集曰《一鉢集》。）昨陪使節析津游，事秘莫知高論沮。歸裝賴有詩卷壓，不負此行差自許。朝衣漫學宏景掛，清弦聊爲鍾期撫。較量千古定誰賢，仰望青天豁眉宇。

馮煦《書爽秋詩後并懷仲修》 莊生恒化（中白）戴君夭（子高），之子能鳴青玉弦。輦下棲遲淹歲月，漸西歌歗渺雲烟。爭禁桑海千年感，解說天龍一指禪。譚子天南志寥廓，却隨斥鴂啄腥羶。

施補華《題袁昶重黎一鉢集》 雙槐交戶夕陽綠，卧讀漸西村叟詩。功名穴蟻夢復夢，文字箔蠶絲引絲。一瓶一鉢覺來好，某水某山歸去遲。清風灑然庭宇淨，起看山梔花滿枝。

梁鼎芬《題漸西村人集》 昌黎分寧一治治，百家諸子恣所爲。六七輩中希此手，二千里外新相思。茶葉每向（一作從）靜時領，心聲莫使深人知。幾年車馬正馳驟，何處邱壑煩文辭。（爽秋爲總署，章京王大臣以任甚至，以海關道員薦保，顧集中多邱園之詞。）

樊增祥《爽秋遠寄安般簃續稿吟諷竟日輒書其後》 多君遠訊折疏麻，蠶尾刊成淡愈佳。素樸晶鹽薦梅子，深房苦蜜近梨花。眼如秋水盱千古，筆有洪鑪鑄百家。不獨西江傳法乳，時間眞諦出楞伽。

鄭孝胥《答袁爽秋》 踪迹宣南闊，情懷海外孤。佳書能見及，妍語故多殊。島族滔新法，賓僚蹋腐儒。默慚袁伯業，勤力久過吾。

王闓運《答贈袁章京昶袁語及西藏舊計謬以劉向陳湯相比因傷丁文誠憮然有作》 東里樂吳縞，南工論楚劍。眞知世所希，外賞誰能鑑。余本支離士，人形偶然犯。寢迹恣閒游，適來訪朝坫。彼美在彤闈，特達光圭剡。瞻言彌六合，計畫符深念。昔參斷臂謀，意絕英俄瞰。人亡遠圖止，語合雄襟憾。謬許愧劉陳，干時異鄭范。風寒燕市靜，燭煖清觴汛。將回已灰心，訂謨待君驗。

雜録

《越縵堂日記》（光緒元年正月十八日） 袁爽秋（昶，桐廬人。）多聞善記誦。

又（光緒七年六月二日） 爽秋以近文相商，其雅材好博，固一時難能之士，不可得也。又以夏初坐余齋藤花下五言古詩見詒，詩淵雅有古澤。

又（光緒九年三月六日） 爽秋以考試總理衙門章京論文送閱。自來試軍機及此衙門，皆限時四刻，以寫字十三行爲入格，行二十字，其文絕不成

理，爽秋作論至五百餘字，經史紛論，蓋絕無僅有者也。惜哉，以此手試此論也。

又（光緒十年二月三日）　跋爽秋所校四十二章遺教經各一通，還之，得復書，叙昨題梵經，讚嘆歡喜。此君語言之妙，固可愛也。

《緣督廬日記》（光緒庚寅八月初一日）　爽秋贈所著《漸西邨人詩》。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昔賢詩最多者，首推白、陸。朱竹垞摘放翁集中雷同句，多至四十餘聯，洵屬多之爲累，然要無害其爲大家也。放翁卒年八十餘，「六十年間萬首詩」，後又增四千餘首。與放翁同時之楊誠齋，亦積詩二萬餘首，均能以多爲貴者。近人存詩之多，似無逾袁爽秋、樊樊山二公。

又　塵勞久縛，乍得退休，乃知閑中眞味。【略】桐廬袁忠節（昶）《安般簃集・偶書》詩曰：「老去心情依淨土，吟詩蹇淺不成邦。王侯蠭蟻看俄化，一笑區中有底忙。」世固有以忙爲樂，閑且弗耐者，試讀忠節此詩，作何感想？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　袁爽秋有《于湖集》，所著書皆署「漸西村舍」，與樊（增祥）、易（順鼎）二君，皆抱冰弟子，而詩派迥然不同。

《清稗類鈔・知遇類・袁忠節知施洛笙》　施洛笙名亦爵，吳縣人。年十六，從父賈於滬，執業之暇，輒就婁縣沈約齋習詩文，且工六法，似董香光。初主計於錢肆，繼司招商局筆札，有肆應才。時董局者爲嚴芝楣，器之，及老病，薦洛笙自代。袁忠節公昶見其詩札，與訂交，語人曰：「此吳下後來之秀，非阿蒙也。」

又《忠蓋類・袁忠節臨刑吟詩》　光緒庚子，袁忠節公昶被害，就刑時，峨冠博帶，跪菜市口，笑謂行刑者曰：「且緩，待我吟一首詩。」遂朗吟曰：「爽秋居士老維摩，做盡人間好事多。正統已添新歲月，大清重整舊山河。功過呂望扶周室，德邁張良散楚歌。顧我於今歸去也，白雲堆裏笑呵呵。」呵呵二字未及完而刃已及腹矣。

又《師友類・袁忠節師高劉》　桐廬袁忠節公昶幼貧，日從溪邊麗小魚，雜野蔬爲食。後游學杭州，閩高伯平主講東城精舍，憐其才，周恤備至。繼而問業於興化劉融齋中允。自謂閩縣、興化兩師，一生衣被所在也。

《清朝野史大觀》卷一〇《弔袁爽秋詩》　桐廬袁爽秋先生文學治行，並世無匹。庚子事變，抗疏嚴劾端剛，身遭駢戮。張文襄過蕪湖，賦詩三章弔之，云：「七國聯兵竟叩關，知君却敵補青天。千秋人痛晁家令，曾爲君王策萬全。」「民言吳守治無雙，士道文翁教此邦。黔首青衿各私祭，年年萬淚咽中江。」「西江魔派不堪吟，北宋新奇是雅音。雙井半山君一手，傷者斜日廣陵琴。」弔太常者夥矣，如此詩之情文雙摯，未之見也。

《石遺室詩話》卷八　師鄭【略】讀袁太常（昶）詩集有感云：「夢兆早符于少保，碑文誰撰蔡中郎。」

謝章鋌

論　述

《復堂日記》卷六　《賭棋山莊文集》七卷，長樂謝章鋌枚如撰。枚如，故人，又甲子同年也，不相見十三四年矣。《文集》刻成，自江右寄至。文不分體，似以先後爲序，亦雜有駢儷數篇。枚如尚友東漢而文則浩浩，自寫胸臆，不立間架，論議眞確，所謂放筆爲直幹，深可畏愛。

又　《論十三經注疏》，阮本不逮毛本，所見甚正，阮本殆骨董家當，予亦云然。論學頗持漢宋之平，而歸于有用，其言明且清矣。

《石遺室詩話》卷二一　余少而旅食四方，鄉先輩之居里門者，多未奉手。歐齋林先生外，尚有枚如謝先生。謝先生治詩古文詞數十年，窮老汲汲不少休。顧道、咸以來，程春海、何子貞、曾滌生、鄭子尹諸先生之爲詩，欲取道元和、北宋，進規開、天，以得其精神結構所在，不屑貌爲盛唐以稱雄。謝先生晚出，馳驅中原，篤守舊派，心儀閩十子及前後七子，未屬於後起之才俊。《賭棋山莊集》，亦不甚流播於時。近余始假得畢觀之，乃知先生之詩深於情，喜山水遊，遊必有詩，以出遊嶺南後爲勝，入秦、入贛而更勝，體格在張亨甫、林歐齋間。在先生著作中，居古文詞、長短句之右。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一　劉芑川曰：秋宵不寐，聞魚龍叫嘯之聲與風雨相應，若有拔劍而起，喑啞咤叱，几案皆鳴，此則枚如之詩歟？

又　枚如道光間即以詩名，亞于張亨甫。久困名場。及通籍，年已六十。

時方多故，抑塞磊落之氣悉發于詩。雄深鬱律，可稱閩越鉅子。集中《論詩絕句三十首》仿遺山體，專論閩詩，略古詳今，頗寓闡微之旨。

劉家謀《賭棋山莊詩集序》 甲辰春，余既哭亨甫于京師，歸益無所與言，鬱鬱不自得。數月得枚如詩，讀之瞿然曰：「異哉！古君子抱有爲之資，遭時多故，思有所建樹以顯其志。既不得顯而抑塞磊落之氣，又無以自發，恆假于詩焉發之。」【略】寧德界嶺海間，危峯突兀，狂濤溼天，虬松千尺，拏雲而立，余時時如見枚如焉。秋宵不寐，聞魚龍叫嘯之聲與風雨相應答，若有人拔劍而起，喑啞咤叱，几案皆鳴。此則爲枚如之詩歟？于是益念枚如不置也。今年春，枚如來寧德，示余詩百餘首，居數月又得詩數十首，激昂骫髊，慨然于身世之故。嗟乎，枚如曷不以聞于天下？見余言不阿也。嗟乎，益哭我亨甫不見枚如也。

《雪橋詩話餘集》卷八 謝枚如《論詩絕句三十首》，專論閩詩。

《小三吾亭詞話》卷四《謝章鋌酒邊詞》 往余游福州，從傅節子太守得識閩中兩先輩，一曰林穎叔方伯（壽圖），一曰謝枚如舍人（章鋌），各承以大集見詒。方伯所著有詩無詞，舍人則有文有詩有詞有詞話。（林集名《黃鵠山人》，謝集名《賭棋山莊》，惟詞名《酒邊詞》。）其詞自序云：「嘗登峻嶺，臨溪而坐，亂松怒號，幽蟲自咽。奔泉向東作虎嘯，村歌數聲起於隔岸，風徐徐送入耳，恍然若有感觸。」故其發聲，天籟爲多。余友壽民閣學爲舍人私淑弟子，服膺尤摯。嘗得舍人《賭棋山莊雜記》十二巨冊，欲爲殺青以傳，甚盛事也。錄其《虞美人》詞：「一灣流水山如霧。【略】」集中《百字令》八闋，聲情激越，絕似迦陵《滿江紅》諸作。舍人詞，豪放是其本色，不悉登也。

陳寶琛《謝枚如先生八十壽序》 先生于學無所不窺，少負奇氣，自命李元禮、范孟博一流，會時多故，益肆力爲經世之學，于時風衆勢之所趨，漠不爲意，以是窮老不遇，及成進士垂六十矣。是時先生已德成文立，著作盈篋，衍南遊嶺海，西踰太行，渡河登華，弟子著錄者數百人。

《題黃九煙（周星）集後》 《明遺民詩》卷一：黃周星，一名人，字略似，一字九烟，號而菴，湖廣江夏人。進士，隱居江南。性孤冷，寡言笑，少年多著作，從長沙過洞庭，夜半爲劇盜所掠，盡取舟中圖籍投之水，後復著成集。乙酉夏五，□□□□避迹無陰，蒼黃從矛鏑叢中攫得一集，挈之以行，復爲盜掠。今所存皆鼎革以後所作。頗近於《騷》，素懷靈均之志，終投秦淮以死。選《唐詩快》，著《夏爲堂詩集》。

《偶念吳天章傅青主遺事感作》 《石遺室詩話》卷二一：案：黃河幷無九派，第一首詩注引誤。天章詩乃「門前九曲崑崙水，千點桃花尺半魚」，見《蓮洋集》及《漁洋詩話》。崔祁謂崔華號「崔黃葉」，祁文友號「祁魚蝦」，一漁洋門人，一漁洋同年也。《靜志居詩話》：「寧人早年入復社，與同邑歸莊齊名，兩人皆耿介不混俗，鄉人有『歸奇顧怪』之目。」

《劉十一筠川（永松）新搆館舍曰得過草堂索詩作此》 《石遺室詩話》卷二二：枚如先生絕句可採者，如《劉十一筠川（永松）新搆館舍曰得過草堂索詩作此》云：【略】。

傳記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一 謝章鋌字枚如，福建長樂人，光緒丁丑進士，官內閣中書，有《賭棋山莊集》。

著録

《復堂日記》卷六 《賭棋山莊文集》七卷，長樂謝章鋌枚如撰。【略】文集刻成，自江右寄至。文不分體，似以先後爲序，亦雜有駢儷數篇。

藝文

吳觀禮《與謝舍人（章鋌）論文》 震川望溪評遷史，誰歟述者後有王。蜀輞歸來書滿篋，此本斑駁留丹黃。炎雲忽墮雨點白，門外車聲動霹靂。挾書剝啄尋幽人，共手一編恣探索。（舍人索歸方史記評本。）波瀾壯闊疑忘歸，秋鷹欲下盤空飛。龍門奇譎不可狀，薪火孰與揚餘輝。東坡氣似峻坂騾，昌黎古榦無雜花。韓蘇閎肆各有得，格判唐宋徒吁嗟。亦從精微造眞放，江河濁

浪紛淘沙。才力由來誇橫絕，切理應須透冰雪。劉繁方簡姚吐含，醉翁法嗣森成列。畫師畫馬論神駿，骨肉相包始清穩。梅氏猶稱具體微，餘人率借空虛遁。中聲要入黃鍾宮，二京文麩羅西東。宅心醇粹性靈足，博厚期與詩書同。千秋義法求統宗，秘旨乃在葫蘆中。行無地難且踐迹，涉獵子長師扶風。

陳寶琛《次韵枚如丈中秋對月》 人間何夕付休休，碧海青天有盡頭。一曲霓裳空自惜，千年靈藥可應求。雲山北向心長耿，河漢西傾舊與流。回憶前年岩下宿，顛峰險覆絕江舟。（前二年今夕宿鼓山下院，風雨大作。）

又《十一月十六日望耕亭晚眺追懷枚如丈》 滿院梅開忍就看，却從亭角望簷端（殯致用書院時新葬）。梳流泉下能終免，來日山中正大難。鄉國獻徵從此絕，平生詩稿失公刪。山莊插架猶三萬，知作空華過眼觀。

雜録

《復堂日記》卷一 此君于經籍、金石之學均有本末，閩中學人可以稱首。

譚獻

論述

綜論

《復堂文錄甲叙》 因事納忠，一簡有一簡之益，一篇有一篇之用，如日月之燭幽，蓍龜之決事。【略】伏誦曩篇，分別部居，以實事求是爲本。此義不明，五三六經日以廢闕，畔渙之言，蜂起而歸于無用，摛文之士非復立言之不朽，所謂女紅纂組，不足觀也已矣。

吴懷珍《復堂詩集序》 嗟乎，仲修非詩人也。君于同人中年最少，然獨有志于學。其學獨有所成就，能通古今治亂，言天下得失，如指諸其掌。國家大政刑、大典禮，能講求其義。會世無能知其學者，顧藉藉然俛其詩。吾嘗語君：世亡能知子之學，世且未有以知子之詩也。夫風會所極，詩道亟變，工拙蓋殊焉。而原賢人君子所以作詩之恉，蓋必有天地民物之故，與夫倫類身世升沈新故之感，一旦有觸于外而動于中，遂以宣其纏綿悱惻、煩冤咄嗟不能自已之詞。故優柔善入，惻然動人，使人歌呼悲愉而無以自主，蓋其發乎性情之正，有聲詩以來，未有能易此者也。雖千百載之下，猶將求其恉于千百載之上。其大者則下之人識所以事上，而上之人亦有所警而不敢越。惡者以懲而善者以勸，詩道之可貴，蓋如是其至也。今君之爲詩，其攖乎其心而動乎其情者，固不知何所感而然，即吾亦不能盡得其意之所在。然優柔善入、惻然動人，使人歌呼悲愉而無以自主，要與古作者同出于性情之正者。烏乎，切己則痛，難言則深，何其言之痛且深也。而世輒求君于聲律章采之末，則仲修之詩在彼不在此。雖然，吾方與君共志于學，君方汲汲焉恐日之不足，吾願益讀書養氣，充其作詩之恉以爲有用之學，毋徒以其詩爲也。

《冷廬雜識・譚滌生詩》 杭州譚滌生茂才廷獻，幼有神童之稱。詩不作唐以後語，所著《化書堂初集》，佳什綦多。

《平等閣詩話》卷二 仁和譚仲修先生有《復堂詞》一卷。余愛其和雅朗拔，剛柔赴節。錄其《大觀亭調寄度江雲》句云：「大江流日夜，空亭浪捲，千里起悲心。」《題甘劍侯江上春歸圖調寄西河》句云：「倒吹淚點上征衣，知他江水淮水。」《蝶戀花》句云：「連理枝頭儂與汝，千花百草從渠許。」《訴衷情》句云：「問伊來處，（訊燕也。）綠草天涯，有箇人人。」

《白嶽盦詩話》卷下 杭州言風雅者近推譚滌生廷獻【略】古風逼眞《選》體，近調尤長五律，《渡江》云：【略】《晚泊》云：【略】《送傅太守》云：【略】又絕句《不見》云：【略】《酒家遇楊子》云：【略】《常州聞歌》云：【略】皆唐詩上乘也。

《晚清簃詩匯》卷一六四 復堂殫精樸學，謹守乾嘉以來諸大師家法，著述斐然。詩溯源漢魏六朝，婉篤深厚，武林近世詩家樊榭、隨園、定庵，才地迥別，造詣攸殊，皆能以其所學轉移風氣，主一時壇坫。復堂所作，恆出三家畦町之外。

《寒松閣談藝瑣錄》卷二 滌生者，仁和譚仲脩大令廷獻之舊號也。後因

同于曾文正，遂更焉。仲脩博學多聞，著述甚富，詩古文辭卓然名家。著有《復堂類稿》及《日記》十餘卷。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仁和譚仲修（獻），以詩詞名于同、光間，世所稱爲復堂先生者也。曩宰吾邑，風流文采，一時稱盛，刻徐子苓（西叔）、戴子瑞（家麟）、王伯垣尚辰所爲詩爲《合肥三家詩選》。

《近詞叢話·譚復堂爲詞學大家》 同光間有詞學大家，前乎王幼霞紿諫、況夔笙太守、朱古微侍郎、鄭叔問中翰。爲海內所宗仰者，譚復堂大令是也，大令既舉於鄉，一爲校官，旋筮仕于皖，以經術師吏治。簿書餘暇，輒招要朋舊，爲文酒之宴集，吮毫伸紙，搭拍應副，若不越乎流連光景之情文者。讀其詞者，則云幼眇而沉鬱，義隱而指遠，腷臆而若有不可于明言。蓋斯人胸中別有事在，而官止于令，犖然不能行其志，爲可太息也。大令所著《復堂詞》，在《半廠叢書》中。又選順康至同光人詞爲《篋中詞》。更取周濟《詞辨》，爲徐珂評泊之。其跋曰：「及門徐仲可中翰，錄詞辨索予評泊，以示榘範。予固心知周氏之意，而持論小異。大抵周氏所謂變，亦予所謂正也，而折衷柔厚則同云云。」觀此，可以知復堂詞宗旨之所在矣。

《小三吾亭詞話》卷一《譚獻復堂詞》 仁和譚仲修（獻），循吏文人，倚聲巨擘。篋中一選，海內視爲玉律金科。所著《復堂詞》，意內言外，有要眇之致。張皋文所云：「欲與詩賦之流同類而風誦之」者也。仲修早歲與莊仲白齊名，其後又與張韻梅、張公束有浙西三詞家之目。嘗與客舉周美成詞云：「流潦妨車轂。」又曰：「衣潤費鑪煙」。辛幼安詞云：「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覺新來懶上樓。」謂詞之消息，盡於此也。

《白雨齋詞話》卷五 仁和譚獻，字仲修，著有《復堂詞》，品骨甚高，源委悉達。窺其胸中眼中，下筆時匪獨不屑爲陳、朱，儘有不甘爲夢窗、玉田處。所傳雖不多，自是高境。余嘗謂近時詞人，莊中白尚矣，蔑以加矣。次則譚仲修。

又 仲修小詞絕精，長調稍遜。蓋於碧山深處，尚少一番涵詠功也。仲修之言曰：「吾少志比興，未盡於詩而盡於詞。」又曰：「吾所知者比已耳，興則未逮。河中之水，吾詎能識所謂哉。」即其詞以證其言，亦殊非欺人語。

又 莊中白叙《復堂詞》云：「仲修年近三十，大江以南，兵甲未息，仲修不一見其所長，而家國身世之感，未能或釋，觸物有懷，蓋風之旨也。世之狂呼叫囂者，且不知仲修之詩，烏能知仲修之詞哉。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吾竊願君爲之而蘄至於興也。」蓋有合風人之旨，已是難能可貴。至蘄至於興，則與風人化矣。自唐迄今，不多覯也。

《人間詞話刪稿·論近人詞》 近人詞，如復堂詞之深婉，彊村詞之隱秀，皆在半塘老人上。

分論

《寒林獨步圖》 《石遺室詩話》卷四：仁和譚仲修【略】其爲顧子朋題《寒林獨步圖》云【略】，風調極似漁洋山人《感舊集》所載申堯盟、潘孟升兩絕句。申云：「日日秋陰命筍輿，故人天上得雙魚。荷花未老村醪熟，爲道無閒作報書。」潘云：「寒鴉穀穀雨疏疏，薺麥風輕上鯊魚。憶得往時寒食節，全家上冢泊船初。」

《青門引》（人去闌干靜） 《白雨齋詞話》卷五：仲修《青門引》云：「人去闌干靜，楊柳晚風初定。芳春此後莫重來，一分春少，減卻一分病。」透過一層說，更深，即「相見爭如不見」意。下云：「離亭薄酒終須醒，落日羅衣冷。繞樓幾曲流水，不曾留得桃花影。」此詞淒婉而深厚，純乎《騷》《雅》。

《昭君怨》（煙雨江樓春盡） 《白雨齋詞話》卷五：又《昭君怨》云：「煙雨江樓春盡，盼斷歸人音信。依舊畫堂空，捲簾風。　約略薰香閒坐，遙憶翠眉深鎖。鬢影忍重看，再來難。」深婉沉篤，亦不減溫、韋語。

《仲修〈蝶戀花〉六章》 《白雨齋詞話》卷五：仲修《蝶戀花》六章，美人香草，寓意甚遠。首章云：「樓外啼鶯依碧樹。一片天風，吹折柔條去。玉枕醒來追夢語。中門便是長亭路。」淒警特絕。下云：「慘綠衣裳年幾許，爭禁風日爭禁雨。」幽愁憂思，極哀怨之致。次章云：「下馬門前人似玉。一聽斑騅，便倚闌干曲。」結云：「語在修眉成在目，無端紅淚雙雙落。」眞有無可奈何之處。「眉語目成」四字，不免熟俗。此偏運用淒警，抒寫憂思，自不同泛常豔語。三章云：「一握鬢雲梳復裹，半庭殘日忽忽過。」即屈子好修之意，而語更深婉。四章云：「帳裏迷離香似霧。不燼爐灰，酒醒聞餘語。連理枝頭儂與汝，千花百草從渠許。」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有此沉着，無此微至。下云：「蓮子青青心獨苦。一唱將離，日日風兼雨。豆蔻香殘楊柳暮，當時人

面無尋處。」淒婉芊綿，不懈而及於古。五章云：「庭院深深人悄悄，埋怨鸚哥，錯報韋郎到。壓鬢釵梁金鳳小，低頭只是閒煩惱。」傳神絕妙。下云：「花發江南年正少，紅袖高樓，爭抵還鄉好。遮斷行人西去道，輕軀願化車前草。」沉痛已極，眞所謂情到海枯石爛時也。六章云：「玉頰妝臺人道瘦。一日風塵，一日同禁受。獨掩疏櫳如病酒，捲簾又是黃昏後。」沉至語，殊覺哀而不傷，怨而不怒。下云：「六曲屏前攜素手。戲說分襟，眞遣分襟驟。書札平安知信否，夢中顏色渾非舊。」相思刻骨，寤寐潛通，頓挫沉鬱，可以泣鬼神矣。

《浣溪沙》（昨夜星辰昨夜風）《白雨齋詞話》卷五：仲修《浣溪沙》（昨夜星辰昨夜風。）【略】。通首虛處傳神，結語輕輕一擊，妙甚。

《清平樂》（東風吹遍）《白雨齋詞話》卷五：仲修《清平樂》（東風吹遍）【略】，逼近五代人手筆。

《蘇幕遮》（綠窗前，紅燭低）《白雨齋詞話》卷五：仲修《蘇幕遮》（綠窗前，紅燭低。）云【略】，低回哀怨，此種境界，固非淺見所能知。

《臨江仙》（江南紅豆一枝枝）《白雨齋詞話》卷五：「燕飛偏是落花時」，此仲修《臨江仙》詞語也。觀此七字，是何等沉鬱。仲修《臨江仙》云：「江南紅豆一枝枝。江南人面，眼底是相思。」思路幽絕。又前調（和子珍）云【略】。厚意稍遜前章，而語極清雋，琅琅可諷。「玉人吹笛」二語，尤爲警絕。

《賀新郎》（春衫裁剪渾拋了）《白雨齋詞話》卷五：仲修《賀新郎》（春衫裁翦渾拋了。）云【略】。淒涼怨慕，深於周、秦，不同貌似者。

傳記

《清史稿・譚廷獻傳》譚廷獻，字仲修，仁和人。同治六年舉人。少負志節，通知時事。國家政制典禮，能講求其義。治經必求西漢諸儒微言大義，不屑屑章句。讀書日有程課，凡所論箸，槩栝於所爲日記。文導源漢、魏，詩優柔善入，惻然動人。又工詞，與慈銘友善，相唱和。官安徽，知歙、全椒、合肥、宿松諸縣。晚告歸，貧甚。張之洞延主經心書院，年餘謝歸，卒於家。

夏寅官《譚獻傳》譚先生獻初名廷獻，字仲修，號復堂，浙江仁和縣人。少孤露，溺苦于學，好爲六朝三唐駢儷文，二十五六以後潛心經訓古子，有志于微言大義。同治初，遊福建學使徐樹銘幕中，幾死于汀州之寇。老母垂白，殉節閩中，痛不欲生，扶柩返里，棲息墓田若將終身。中同治六年舉人，屢赴禮部試不售，署秀水教諭，未幾以知縣入安徽署歙縣、全椒、合肥，不數年告歸。先生淡于仕進，銳志著書。【略】先生自咸豐庚辛以後，歷劫亂離，家無長物，薄宦廿年，蕭然儒素，而聚書獨數萬卷，世推善本。讀書亦如之丹鉛，寒暑不去手。【略】卒于光緒辛丑，年七十二。

龔嘉俊《杭州府志》卷一四六《譚獻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許增《書〈復堂類集〉後》同治三年夏，在江弢叔案頭，讀譚君仲修所著《閩江曲二十章》，心嚮往之。【略】明年始晤於宗太守湘文席間。初以爲皤皤老儒，不意猶白袷少年也。一揖之外，不暇他語，落落然不能測之。後數相見於薛慰農觀察所，蹤迹漸暱。予既心儀其人，每有請益，仲修輒爲予盡。後爲予作《石交圖記》，推許過當，若以予爲可交者。丁卯秋，仲修【略】下第歸，時時作近游。每歸必暱就予，從容談藝，終日不倦，【略】予之獲益於仲修者不可以尺寸計。最後仲修赴官皖中，書問往復，時以道義相勖，始終不以予之不才而相棄也。今年夏，仲修乞假還杭州，所居相距不數武。時秀水沈蒙叔【略】，皆鄰近之數人者，日必一再見，往往夕月西墜，街鼓紑如，猶不忍去。商榷文字，討論金石，莊語諧語，所論說不一端，所見又盡合，旁觀者竊笑之，僮僕厭薄之不顧也。及是予之獲益於仲修者視昔日更有進焉。因屬畫師繪《楡園今雨圖》，仲修復爲文記之。【略】仲修近刻《復堂類集》二十一卷，養夜卒讀，悉加句度。【略】因憶廿年來論交始末，書之簡尾，以不忘良友之益，且使後之人知我兩人交誼之篤也。時丁亥八月二十二日仁和許增

邁孫識。

《清稗類鈔・師友類・譚復堂與莊中白爲心交》 譚復堂大令與莊中白至相善也，光緒戊寅，中白卒於揚州，大令哭之慟，復筆之於日記曰：「月餘日出入寡歡，心志慘沮，覺非佳朕。忽得揚州書，乃莊中白訃也。郢人逝矣，臣質已淪，茫茫六合，此身遂孤，懷寧一別，竟終古矣。二十餘年，心交無第二人，素車之約，亦不能踐，夢魂搖搖，更無熟路。再展遺文，遂有昨猶見佛，今日已稱我聞之歎。」中白，名棫，丹徒人。

又《譚復堂引夏薪卿爲小友》 錢塘夏薪卿，名曾傳，爲子儀農曹之子，紫笙中書之姪，從宦於京。時當無象之年，適譚復堂大令在都，時以詩就質。大令以其製題結調有成人風，引之爲小友。

作品本事

《朱亭歌送徐侍郎假歸省覲》《十朝詩乘》卷一九：徐壽蘅尚書【略】道光丁未進士，咸豐丙辰已與朝殿閱卷，同輩中推早達，蓋由端肅薦引以受主知，視學閩中。嘗繕刊《朱子全書》，勤于造士。辛酉，哀詔至，伏地痛哭，不能起。逆知朝局將有變，不僅攀髯深痛也。省覲還朝未久，即以言事左官，洊長六卿，年已垂暮。譚仲修有《朱亭歌》送其假歸省覲，云：【略】其時尚書或有退志，仲修深知其憂國隱衷，故貽詩以廣之。

《君子篇贈江弢叔別》《復堂日記》卷一：賦《君子篇贈江弢叔別》，詩見集中。予與弢叔文章涂轍夙分，昔蘇軾與黃庭堅酬答，或效其體，黃嘗以蘇爲戲，予乃稱心而言，非獨和而不同，亦欲有所坊也。

《渡江》《復堂日記》卷三：癸酉春正下旬一日，襆被度江，赴秦樹銛秋伊娛園之約，蓋二十年不問固陵渡矣。閩中載婦子浮江歸亦且九年。照影春流，華顛自笑。此行蓋欲訪《章實齋遺書》，邵二雲《南都事略》，故《渡江》詩曰：「巖穴求書路，鶯花載酒年。」

《晚秋客路尚有蟬聲夜復聞蛙感賦（二絕）》《復堂日記》卷六：奉遣旌德句當，輪舶至蕪湖，遇長沙蔣徑秋，垂白健談，頗拔俗。至旅邸，知胡履平廉訪內召，宦海回瀾，半載中與馬佳方伯同此折旋。塗中舟輿幷進，瘦蘆短柳，秋心黯然。歸舟有《殘蟬殘蛙》二絕句，固有爲而言也。

《送王謙齋回廬州》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此詩乃謙齋丈遠道相訪時之作。

《題閩江歸櫂圖》《復堂日記》卷一：題無錫薛子振《閩江歸櫂圖》。子振十餘年前曾客閩兩年，歸作此圖，今又入閩矣，予與子振嘗同客德化萬藕舲侍郎京邸，居四槐老屋者數十日。今者天涯相見，予又將歸去，遂書長句云【略】。予閩游七載，縑素雜題，未存稿本。如此等詩文，當可百篇，偶書于此，爲泥中爪印。

《江行雜題（自懷寧至合肥作）》《復堂日記補錄》卷二：光緒十五年十月廿五日，自懷寧至合肥紀行詩，久未屬草，今日仿錢起《江行無題》之體格，成五言絕句十六首于輿中，未必智過其師也。

著録

夏寅官《譚獻傳》 箸書稱是積几以數尺計，已刊者十不逮一。《董子》十六篇，爲先生致力最深之書，藏篋未梓。其刻于《半廠叢書》中者，爲《復堂文》四卷、《詩》九卷、《詞》二卷、《金石跋》三卷、《日記》六卷，建德胡念修爲校刻《復堂文續》五卷，而先生已不及見矣。

徐珂《復堂詞話跋》 同、光間，吾師仲修譚先生，以詞名於世，與丹徒莊中白先生棫齊名，稱「譚莊」。所著曰《復堂詞》，學者宗之，稱之曰復堂先生。時猶未盡知王佑遐、鄭叔問、朱古微、況夔笙四先生也。師之論詞諸說，散見文集、日記及所簽《篋中詞》，所評周止庵《詞辨》。光緒庚子，珂里居，思輯爲專書，請於師曰：「集錄緒論，弟子職也。侍教有年，請從事。」師諾，其年冬，書成呈師。師曰：「可名之曰《復堂詞話》。」師歸道山久矣，木壞山頹，吾將安仰。今付梓，校誦三復，掩卷泫然。

藝文

馮煦《得仲修書卻寄》 一卧空江晚，風前得子書。詩歌猶磊落，酒病未

蠲除。雨過嵐陰合，霜清木葉疏。荒園秋色老，日涉更何如。

又《懷寧柬譚仲修》 江上讎書日閉關，春風來看皖公山。青袍似草儒冠誤，玄鬢飛蓬曉鏡班。六代興衰爭地望，一尊嘯傲破塵顏。多君經術優爲政，且復鳴琴白晝閑。

吳俊卿《譚復堂疏柳斜陽填詞圖》 復堂詞料何蕭瑟，滿眼寒蕪日影低。茅屋設門空掩水，柳根穿壁勢拏溪。倚聲律細推紅友，問字車多碾白隄。最好西湖聽按拍，酒船撐破碧玻璃。

又《贈復堂先生》 種柳紅塵隔，填詞白屋溫。天寬容故我，地闢閉閑門。冷抱篋中集，涼開湖上尊。歸來陶靖節，松菊想猶存。

樊增祥《雨夜柬譚仲修同年》 往歲西堂共嘯歌，十年離恨滿關河。一春花事溫暾少，此夜樓居白髮多。酒綠衫紅如夢耳，燈長雨久奈情何。蕉心捲盡明珠淚，細寫春愁上扇羅。

又《和仲修月夜獨步到明月橋一首》 水柳籠烟薄似綃，意行分付舊茶條。明明月色菱湖寺，獨自沿鐘過石橋。

雜録

況周頤《眉廬叢話》 張文襄開府兩湖，值六十壽辰。仁和譚仲修（廷獻）時主經心書院講席，撰壽文逾二千言，竟體不用「之」字，避文襄名上一字。文襄亟稱賞之。

《清稗類鈔・師友類・郭午橋交譚復堂》 同治癸亥，仁和譚復堂大令獻在閩，銅梁郭午橋偕南昌朱蓮峯訪之。譚、郭相見於分水縣，僅再面耳，情誼懇摯，有如素交。聞譚遇汀州之變，愴惋累月。既而知其尚在人間，又不知蹤跡，與桐廬江退谷亂後相見，輒動色以告。及至閩，訪求甚堅，得蓮峯，始知譚所在，以得見爲歡幸。

又《高譚之交誼》 同治己巳，仁和高古民卒，譚復堂大令哭之慟，嘗曰：「追懷癸丑以來，論交羣紀之間，與昭伯結昆弟之好，又唱酬相得。仲瀛、白叔童幼親密，予弟畜之。昭伯得心疾，沈緜不瘳。予南北奔走，與高氏蹤跡遂隔。亂定言歸，昭伯殁於越州，有子歧嶷，而仲瀛好學深思，白叔才氣颺舉，皆可一日千里。丈周甲之年，神明強固，猶跌宕文酒之場。家素封，遇亂，不能無折閱。父子兄弟，怡悦家衖，授受文史。丁卯秋，白叔與予同舉於鄉，通家之誼，視予加親。禮闈報罷，與丈猶數見。秋初嬰疾，奄忽閱歲，遂以不起。遺詩二三十卷，尚未刊布，意趣在梅村、竹垞間。言念疇昔，愴懷老成，如何可言！」

又《譚樊定交於都門》 同治甲戌春二月，譚復堂大令以計偕入都，與恩施樊雲門方伯增祥定交。下第後贈言，以爲古君子勿爲今名士相勗，謂宜讀有用書，成偉人，斯爲交游光寵耳。

又《俞筱甫友譚復堂》 教人以事者曰師，然古之君子互相切磋，固兼師資友誼而言也。光緒中葉，吳縣俞筱甫通守廷瑛官浙中時，譚復堂大令方自皖罷官，休於里門。譚以經學文學負海內重望，俞與之友，每有撰著，輒携以就正，奉以爲師，風瀟雨晦，時相過從，不厭不倦也。譚曰：「俞君非風塵中人，老而好學，固自有千秋也。」

又《文學類・譚樊壽張文襄文》 張文襄開府兩湖，值六十壽辰，時仁和譚復堂大令獻，主武昌經心書院講席，譔壽文逾二千言，竟體不用「之」字，以避文襄名上一字也。文襄亟稱賞之。

又《敬信類・譚復堂敬事而信》 光緒朝，仁和譚復堂司馬獻以名孝廉現宰官身，宦皖中，屢權劇邑，補含山未赴，引疾歸。其爲政也，以經術飭吏治，敬事而信，輿論推之。事上接民，無不相見以誠，不爲朝三暮四之術，粹然儒吏也。嘗曰：「臨民以莊，必先持己以敬，則民不敢狎，而威信以昭，庶事以集。」識者歎爲知言。

又《經術類・譚復堂治羣經》 同治癸亥，仁和譚復堂大令獻在閩中，雜治羣經，時誦諸老說經之文，自謂筆端胸次若有滯窒，不知爲進爲退也。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中廟爲吾邑勝地，《復堂日記》云：「宿中廟待月，月出臨湖覽眺。白石詞『千頃翠瀾盪人胸臆，姥山中流一螺如浮玉望焦山宅。』按復堂詩所謂「千頃波平翠不收」者，蓋自姜詞脱胎。

又 復堂有《題包孝肅祠堂》云：【略】《施水秋汛》云：【略】《夜宿中廟》云：【略】《姥山》云：【略】《和答李丹叔》云：【略】各詩似皆宰吾邑時作者。

又 仁和譚復堂廷獻曾宰吾邑，選君詩與同邑徐西叔子苓、戴子瑞家麟所作爲《合肥三家詩》。

《越縵堂日記》（同治六年九月十五日）　譚仲修、王子莊得中，足爲好學者勸。

又（同治七年二月廿五日）　致書譚仲修，與辨章實齋氏《言部錄・言義法》之繆。

又（同治十二年五月十日）　譚仲修質敏好學，近人中極難得。而心粗氣浮，不能研討，自剽襲陽湖莊氏、武進劉氏、邵陽魏氏一二之書，遂以大言自欺欺人。予嘗謂仲修累于杭人習氣也。【略】閱仲修所刻《羣芳小集》。羣芳者，都門樂僮也，無論此等浪子生活，不足冤酷紙墨，以自命知微言大義之人，而刻畫賤工崽子之狀，又何其不自愛耶？

又（光緒元年八月廿六日）　譚仲修已調江南闈差，又當出許多小鴻博矣，不務實修，而好標榜，仲修之所以無成也。

《讀書續記》卷一　譚復堂先生《半厂叢書》目錄所謂董子者，已爲門下士胡君梓行，頃從復堂之子子劉得之。子劉囑爲校讎，而余處僅有過稿本上卷十六篇，粗爲勘閱，奪訛幾每葉有之，間有數句大異，且爲過本所無者，當俟再以別本參校。茲記其目如下【略】。卷上前復堂先生序一首，奇瀉殊不易讀，蓋先生學術頗近定庵，文字亦復相似也。

吴汝綸

論　述

綜　論

黎玉壘《范伯子全集序》　近世吾國之爲古文者，桐城吳摯父先生爲第一，以可上接荆公也。

吳闓生《桐城吳先生日記跋》　先公日記體裁，不紀日常細故，不載瑣尾末節，必有關天下古今之大而後著筆，而于西政、西學、中外維新之化，尤兢兢，每有見聞，勤加迻寫，不憚煩委，大抵汰糜存精，刪繁掇要，積累三四十年之久，斐然自成鴻製。

《晚晴簃詩匯》卷一六三　摯甫以古文辭名一代。嘗佐曾文正、李文忠幕，究心時務，不以文人自域。光緒辛丑，以長沙張文達薦，命以五品卿銜充京師大學堂總教習，旋赴日本考學制，歸國遽卒。詩廉悍恣横，直逼韓、杜。尤喜和作，用韻矯變，出人意表。晚游日本，其國中士夫咸以得其贈詩爲榮。

《平等閣詩話》卷二　吳摯父先生詩一卷，自謂學山谷者。余最愛其《題吳蘭石畫蘭》五古起語云：「嘗聞太白言，爲草當作蘭。作蘭復何好，有香能遠聞。」筆勁氣斂，寫蘭之神，四語已探驪珠，餘皆鱗爪矣。七律《依韻答榮甫兄》云：「繞樹看花風送雨，褰裳投岸浪吞天。」《和許涑文觀察擬諸將》云：「三邊列障通青海，九市華筵舞白題。」秀逸沈雄，各極其致。摯父先生壬寅游日本，有《謝武田篤初贈日本刀》七古中一段云：「天地四方多賊姦，猰貐鑿齒連爲羣。有備孰敢躡吾藩，利器入手膽輪囷。豈惟示戒衛不然，逝將持此酬恩怨，周行江海清波瀾。」直抒胸臆，無所撓屈，登壇專對，如見其人。

又　吳摯父京卿（汝綸）壬寅遊日本，有《贈田邊爲三郎》詩云：【略】又《渡海》詩云：【略】先生爲桐城古文家，不以詩名，而詩乃沈著如此。日本馬關春帆樓，爲乙未中日議和處。先生過之，題榜曰「傷心之地」，過客覩者，莫不慨然流涕。

吳經生《秋爽齋詩話》　先族叔摯甫公，以文章名海內。餘事爲詩，亦在宋賢之列。【略】近讀遺詩，殆未能喻其精微，爰擇余之所愛者錄數章于下，以誌餘慕。如《治甫生子喜而有作》云：【略】又《次韻姚慕庭冬柳》云：【略】《往歲六月藤花再開戲用歐公鎮陽殘杏原韻作詩示姚叔節今年六月多雨藤又再花仍用前韻誌喜且示嘯九》云：【略】《依韻答燊甫兄二首》云：【略】。

姚永概《吳先生行狀》　先生諱汝綸，字摯甫，【略】先生博極古今中外之學，于事物無所嗜，獨喜蓄書，日手一卷，不輟評論得失，一以文辭高下爲準，蓋先生浸淫于古者深，以爲文章者實吾國歷聖相禪之至寶也。苟具閎博精偉之識，其爲文未有不燦然可觀。獨古人之文，或其辭高，或拘束時忌，微言孤旨，往往匿于篇章之中，非好學深思者不能發也。【略】深于文者識必

通，方今海宇新學日出不窮，吾苟能兼收幷(畜)〔蓄〕，皆足助我化裁損益之道，彼深拒固絕者，震駭以爲不可幾及者，皆由識之不足，其于文事或未之深造也乎？先生以是爲學，卽以是爲教，所與遊皆一時豪傑。外國名士每過保定，必謁吳先生，進有所扣，退無不欣然推服，以爲東方一人也。

又《吳摯甫先生平點〈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序》 惜抱先生嘗言：「圈點啟發人意，有愈于解說。」吾每獨信斯言。【略】吾鄉先輩評點，望溪主義法，其失或隘；海峰主文藻，其失或寬；惜抱持乎中矣。先生合三家之長，斷以己意。吾所得先生評點，《三國志》近惜抱，《五代史》近海峰；而《史記》乃先生精神專注之書，實有過歸、方處，非阿好也。

《清史稿・張裕釗傳》 國藩【略】嘗言「吾門人可期有成者，惟張、吳兩生」，謂張裕釗及吳汝綸也。

又《吳汝綸傳》 汝綸爲學，由訓詁以通文辭，無古今，無中外，唯是之求。自羣經子史、周、秦故籍，以下逮近世方、姚諸文集，無不博求愼取，窮其原而竟其委。於經，則《易》、《書》、《詩》、《禮》、《左氏》、《穀梁》、《四子書》，旁及小學音韻，各有詮釋。於史，則《史記》、《漢書》、《三國志》、《新五代史》、《資治通鑑》、《國語》、《國策》皆有點校，尤邃於《史記》，盡發太史公立言微旨。於子，則老、莊、荀、韓、管、墨、《呂覽》、《淮南》、《法言》、《太玄》各有評隲，而最取其精者。於集，則《楚辭》、《文選》，漢、魏以來各大家詩文皆有點勘之本。凡所啓發，皆能得其深微，整齊百代，別白高下，而一以貫之。盡取古人不傳之蘊，昭然揭示，俾學者易於研求；且以識夫作文之軌範，雖萬變不窮，而千載如出一轍。其論文，嘗謂：「千秋蓋世之勳業皆尋常耳，獨文章之事，緯地經天，代不數人，人不數篇，唯此爲難。」又謂：「中國之文，非徒習其字形而已，綴字爲文，而氣行乎其間，寄聲音神采於文外。雖古之聖賢豪傑去吾世邈矣，一涉其書，而其人之精神意氣若儼立乎吾目中。」務欲因聲求氣，凡所爲抗墜、詘折、斷續、斂侈、緩急、長短、伸縮、抑揚、頓挫之節，一循乎機勢之自然，以漸於精微奧窔之域。乃有以化裁而致於用，悉舉學問與事業合而爲一；而尤以淪民智自強亟時病爲兢兢云。

賀濤《吳先生墓表》 先生之學，不名一家，博采無我自信則不知有人孚討往籍，攻堅發微，文從意顯，屬乎人人之心，論世事主變化之說。三十年前吾國不知外事之時，固已究考西學，因事託意發爲文章。西書日多，學益博奧精邃，尤屬意詞章，所著述不標體格。

張宗瑛《吳先生墓誌銘》 先生性剛，不諧于俗。既出曾文正公門，又依合肥李文忠公。直隸二公經國大謀，皆先生贊助，與李公居最久，李公尤倚重先生而終。李公督直隸廿有三年，先生卒未榮一銜，進一秩。先生藏書數萬卷，皆手鈔而躬校之，考證評騭，丹黃燦列。

吳闓生《先府君事略》 先君喜結外國人，與歐美名士上下議論，意氣勤勤懇懇，見者無不傾倒。【略】美教士路崇德嘗語人曰：「吾見中國人多矣，學識襟抱未有萬一及吳先生者，眞東方第一人也！」【略】先君之文巋然，關一世之安危，非他家之所敢望。所著書《易經說》，于千古疑滯條理咸晰，而文體尤崇絕。門人邯鄲李景濂讀之嘆曰：「古今惟司馬子長、韓退之，吾不敢知能此者無第三人矣。」侯官嚴先生復以精通西學爲中國第一，所譯書皆謁先君審之，退而服曰：「某沉潛西學籍數十年，于彼中玄奧不能悉了也，先生往往一二語以洞其要，中外學術一貫固如是乎？」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日友大倉喜八郎，以戊辰春逝世，年九十三矣。【略】曩桐城吳摯甫先生游日，亦有《大倉招飲席上詩》云：【略】摯老東游，己在甲午後，故有殷憂之句。集中多與彼邦朝野士夫投贈、唱酬之作，文采風流，照耀瀛海，至今東人猶樂道之。摯老又有《過馬關詩》云：【略】國內紛爭久矣，甲午往事，誰其念之？讀此詩爲之撫膺三嘆。

馬其昶《吳先生墓誌銘》 先生爲人簡易佚蕩，不矜持威儀爲曲謹，其宏獎好士出天性。始爲吏，繼爲師，一以文術誘進之。【略】其教始學必本周秦古籍，由訓故以通文詞，而要以能知當時之變備緩急。其于西國新法，冥心孤探，得其旨要。歐美名流，皆傾城締結。日本學者，踵海請業。遠近以文字求是正者，四面而至。

分論

《甲午冬至》 《十朝詩乘》卷二一：德宗親政有期，醇賢親王以慈聖深居不樂，謀別拓園苑。或曰：甕山大報恩寺爲乾隆時奉母后祝釐而建，于以繩祖制，奉慈娛，誰曰不宜？費無所出，則醇邸筦海軍，以儲餉息金，陸續撥

用，初未動及正饌。其地舊有玉瀾堂諸勝，完者葺之，頹者補之，稍有增建，遂成鉅觀，即今之頤和園也。光緒甲午，聖母六旬萬壽，先期頒詔舉慶典，備園亭點景，尋中日釁啓而罷。吳摯甫《甲午冬至》詩所謂「可憐榆塞長征士，斥盡瑤池賜宴金」者，指此。

《過朝鮮王京》《十朝詩乘》卷二二：甲午後韓王稱帝，中朝改遣駐使，如諸友邦之例。初擬張文厚師。師時官編修，以母老力辭。許太守（臺身）、徐京卿（壽朋）先後奉使往，則執使臣朝覲之禮，等王人于諸侯，職貢之圖猶存，燕饗之儀盡改。吳摯甫《游朝鮮王京》詩云【略】。舉目滄桑，何止新亭之感。

《送李傅相出聘海外五國》《冷禪室詩話·吳汝綸》：吳摯甫先生（汝綸）有《送李文忠出聘海外》三律，能將當日忍辱負重情形，約略傳出。詩云【略】。

《日本川崎三郎遠贈丁禹廷軍門遺墨冊子屬寄一言相聞賦此答謝川崎君本欲道保定見過得急電回國將有歐洲之行其友中島成章從余遊拙詩即請成章轉寄》《皖雅初集》卷八引《尊瓠室詩話》：摯甫京卿《謝日本川崎三郎寄贈丁禹亭軍門汝昌遺墨冊子》詩，有「英雄成敗難深論，敵國收藏喜遠分」之句。禹亭提戎善書法，世罕聞者，得此可增故實。摯翁以古文名世。子闓生，字辟疆，傳其詩文之學。孫女劭君亦能詩。

《送李文忠出聘海外》《冷禪室詩話·吳汝綸》：吳摯甫先生（汝綸）有《送李文忠出聘海外》三律，能將當日忍辱負重情形，約略傳出。

傳記

賀濤《吳先生行狀》先生諱汝綸，字摯甫，姓吳氏，安徽桐城人。【略】先生幼喜讀書，少長以文章見知于曾文正公，遂從曾公受學。同治甲子舉于鄉，乙丑成進士。文端公倭仁見其廷試策而奇之，拔至一甲。【略】曾公督兩江，奉調先生至金陵，移督直隸，又調先生北來，補深州、直隸州知州。【略】先生受學曾公，曾公國士目之，與聞大謀，輒爲草奏。【略】先生數與諸公議天下事，既行其言矣。顧不樂仕進，在冀八年，引疾乞退。【略】先生入仕二十年，未嘗遷官增秩，而品服如初。及乞退，李公問其故，先生曰：「無仕宦才。」李公笑曰：「才則有餘，性剛不能與俗諧耳。」先生笑不言，遂聽其去官而留主蓮花書院。【略】詔天下用西國法立學，建大學堂于京師，以統攝之，而命吏部尚書長沙張公爲管學大臣，于是張公聘先生爲大學堂總教習。【略】日本用西法久，學制尤明備，自請赴日本考求之。【略】在日本凡百日而歸，便道還桐城至數日，又如安慶，謀立桐城小學堂，議定乃還，還數日而病，病數日而卒，二十九年正月十二日也。春秋六十有四。

姚永概《吳先生行狀》先生諱汝綸，字摯甫，世居桐城之南鄉。吳氏自元明之交由徽州遷桐城。【略】以古文名于京師，與方侍郎苞同時，餘則不顯。【略】弱冠中同治甲子科舉人。乙丑成進士，以內閣中書用，曾文正公見先生文于方先生宗誠所，大奇之，【略】而奏留先生于幕府十餘年。文正公薨，李文忠公繼之，復致禮焉，世傳曾、李奏議多出先生手。【略】嘗補深州、直隸州，【略】先生在二州尤以興學育才爲汲汲，深州故有賢牧張傑括境內，廢廟田得五千四百四十餘畝，增立義學至二百四十五區。【略】李公聘主蓮花書院。【略】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十二日卒于里第，春秋六十有四。

吳闓生《先府君事略》先君諱某字某，安徽桐城縣人。道光庚子年九月二十日生。以弟一人入學爲諸生，中同治甲子科第九名舉人，乙丑科第八名進士。【略】少長以文章見知于湘鄉曾文正公。公奇其才，以爲漢之禰衡。舉進士佐文正公幕府十年。文正移江南，先君留官直隸，因佐合肥李文忠公幕府。當時【略】中外大疑大計，壹決于曾李兩相，李公尤特立以當外交之衡。先君左右其間，事無大小，無不盡慮，二公亦深相倚重，舉時務機要，悉以資之，故先君以一身關天下之大者垂三十年，今刊行曾、李奏議，大抵出先君之手。

馬其昶《吳摯父蕭敬孚二先生傳》吳先生諱汝綸，字摯父，風儀高簡，峨然不羣，自其幼少已棄鄙俗學，欲畢覽百家之書，不言性理，其事親待兄弟孝友天至也。【略】其治以教育爲先，【略】入書院資膏火，聚一州三縣高材生親教課之，民忘其吏，推爲大師。【略】及莅冀州仍銳意興學。深、冀二州文教斐然，冠畿輔。又開冀衡六十里之渠，洩積水于滏以溉田，便商旅。【略】先生刻苦厲學，其好文出天性，周秦古籍、太史公、揚、班、韓、柳以逮近世姚、曾諸家之書，丹黃不去手。【略】返國先乞假省墓，興辦本邑小學堂，挾日本教師一人同至。規制粗立將行，遽以疾卒！年六十四。

《清史稿・吳汝綸傳》　吳汝綸，字摯父，桐城人。少貧力學，嘗得鷄卵一，易松脂以照讀。好文出天性，早著文名。同治四年進士，用內閣中書。曾國藩奇其文，留佐幕府，久乃益奇之，嘗以漢禰衡相儗。旋調直隸，參李鴻章幕。時中外大政常決於國藩、鴻章二人，其奏疏多出汝綸手。尋出補深州，丁外內艱。服除，補冀州。其治以教育爲先，不憚貴勢，籍深州諸村已廢學田爲豪民侵奪者千四百餘畝入書院，資膏火。聚一州三縣高材生親教課之，民忘其吏，推爲大師。【略】及蒞冀州，仍銳意興學，深、冀二州文教斐然冠畿輔。又開冀、衡六十里之渠，洩積水於滏，以溉田畝，便商旅。時時求其士之賢有文者禮先之，得十許人。月一會書院，議所施爲興革於民便不便，率不依常格。稱疾乞休。鴻章素重其人，延主蓮池講席。其爲教，一主乎文，以爲：「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國所獨優。語其實用，則歐、美新學尚焉。博物格致機械之用，必取資於彼，得其長乃能共競。舊法完且好，吾猶將革新之，況其窳敗不可復用。」其勤勤導誘後生，常以是爲說。嘗樂與西士遊，而日本之慕文章者，亦踵海來請業。會朝旨開大學堂於京師，管學大臣張百熙奏薦汝綸加五品卿銜總教務，辭不獲，則請赴日本考學制。既至其國，上自君、相及教育名家，婦孺學子，皆備禮接款，求請題詠，更番踵至。旋返國，先乞假省墓，興辦本邑小學堂。規制粗立，遽以疾卒，年六十四。

《皖志列傳稿・吳汝綸》（存目）

紀事

姚永概《吳摯甫先生平點〈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序》　嘗游保定，先生館我于蓮池書院二年，每晨則相從出郭三四里乃歸。午飯後先生必出，坐大石，蔭高樹，縱論文史，不覺日影之移，故先生之學得窺一二焉。而獨未聞《百三家》評點本也，辟疆偶出此書，又錚愛之，印行于世。

又《吳先生行狀》　先生居官，俸祿所入，悉以給昆弟朋友飲食，被禦至簡薄，未嘗狐裘。平居早起，喜周行原野至七八里，然後歸而治事。

馬其昶《吳先生墓誌銘》　先生幼刻苦向學，嘗得一雞卵不食，易松脂以照讀書，篤嗜古文辭。【略】先生入仕二十年，李公國士目之，而顧未嘗有所遷官增秩，其于李公無分毫私也。

《舊聞隨筆》卷四　吳摯甫先生之謁曾文正公也，由方存之。時當甲子鄉試，文正問：「見佳文乎？」因以摯甫闈藝進。文正驚喜曰：「此文若不售，考官無目矣！」旋發榜，果高捷。明年，復捷南宮，遂謁文正，受業。吳摯甫先生晚歲至日本，考察學制，僕僕道途，不避風雨，嘗因僕傷鼻，流血沾衣，猶不息。日本人與先生遊馬關，李文忠公議和處也。或請題詩，先生大書「傷心之地」四字，與之。

著録

《清史稿・吳汝綸傳》　著有《易說》二卷、《寫定尚書》一卷、《尚書故》三卷、《夏小正私箋》一卷、《文集》四卷、《詩集》一卷、《深州風土記》二十二卷，及點勘諸書，皆行於世。

馬其昶《吳摯父蕭敬孚二先生傳》　吳先生諱汝綸，字摯父【略】，著《易說》二卷、《寫定尚書》一卷、《尚書故》三卷、《夏小正私箋》一卷、《文集》四卷、《詩集》一卷、《尺牘》七卷、《深州風土記》二十二卷、《東遊叢錄》四卷。

張宗瑛《吳先生墓誌銘》　所著書曰《寫定尚書》、曰《易說》、曰《尚書故》、曰《夏小正私箋》、曰《深州風土記》、曰《文集》、曰《詩集》、曰《尺牘》、曰《日記》、曰《東游叢錄》、曰《文選》、曰《古詩選》、曰《韵學》、曰《古文詞類纂校勘記》、曰《太史公所錄左氏義》、曰《辭書點勘》，凡十六種，若干卷。

姚永概《吳摯甫先生行狀》　先生所著尚有《寫定尚書》、《尚書故》、《易說》，詩、銘、碑論、雜文、筆記、評論諸書，閻生偕門人方編次刊行。

吳闓生《桐城吳先生日記跋》　先大夫爲學治事必有日記，終身未嘗廢置，雖暫輟而旋復，迄病革而不休。今自乙丑通籍前不可見。自同治五年丙寅迄光緒二十九年癸卯正月臨逝前六日，閱時三十有八年，大率皆備。惟歲月既久，前後未盡一致，雖有排日紀事而條記所得，不標日月者爲多。先公逝後，不孝謹事鈔輯，約分爲十二類：曰《經學》、曰《史學》、曰《文藝》、曰《考證》、曰《時政》、曰《外事》、曰《西學》、曰《教育》、曰《制行》、曰《遊

覽》、曰《品藻》、曰《纂錄》，凡十有六卷，都四十餘萬言。閱歲寫成，藏之篋笥，未敢輕以示人。今又三十年，同學籍忠寅亮儕、邢之襄詹亭等乃糾集諸友，醵貲舉而刻之。

藝文

高心夔《懷人截句五十八首》一二 北望旌麾薛與吳，幕僚依舊困元瑜。公才似爾華年逝，誰卜熊羆到匹夫。（直隸候補知府吳君汝綸摯甫、薛君福成叔芸。）

雜録

《眉韵樓詩話續編》卷一《張濂亭雜詩七首》 張廉卿先生詩文均爲百年來一大家，近人每與吳摯父先生並稱，其實張之才識尤爲超卓，意量尤爲博大，摯老集中自言不敢相驂靳也。

《世載堂雜憶·近代學者軼事》 保定蓮池書院，桐城古文派淵藪。武昌張裕釗濂溪先生掌教多年，以桐城文教諸生，《濂亭文集》半在蓮池所作。桐城吳汝綸摯父繼之。摯父初爲直隸深州知州，不樂，掛冠去，隨聘爲蓮池書院山長。聘書一至，翌日即乘轎向直隸總督衙門拜會，開中門煖閣入。時李鴻章爲直隸總督，曰：「摯父來何速也？」【略】摯父考察教育，赴日本，倭人全國風靡，漢學家咸來問業。伊籐博文派有名漢詩人森槐南大來，日夕追隨；山縣有朋開盛大歡迎會，奉爲上賓。一日，伊籐博文在大會發言曰：「摯父先生中國之國寶，亦東亞之大國寶也。日本文字，紹基中國，流風餘韻，蔚然成章；中國國寶，惠臨吾邦，全國人士，當以東亞大國寶禮之。」其尊重如此。

張佩綸

論述

綜論

陳寶琛《澗于詩集序》 君博涉多識，才藻鴻麗，擇言尤矜慎。顧志在用世，官京朝日，不甚致力于詩，及淪謫邊遠，則身世之感，家國之故，一于詩發之。生平希慕蘇文忠，遭際頗相類。所爲詩閎壯忠惻，亦似玉局中年之作。且其一身之陞沈榮悴，實爲人才消長國運隆替所繫。讀者但羨其伐材之富，隸事之工，固未足以知其深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六五 簣齋論詩雅慕玉局，以爲天資學力直合李杜爲一手，而氣節過之。嘗取諸家注本，有所補正。早蒙特達，中更謫戍，遭際尤與相類。出塞後諸詩，閎壯悱惻，往往得玉局忠愛之旨。近體縝密高華，伐材既富，隸事尤工，身世家國之感，文深而意遠。早歲嘗爲玉溪詩作注，知宗尚又有在也。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簣齋詩才富有，用事穩切，與張文襄幷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惟文襄雖頗更憂患抑鬱，不得大行其志，然數十年外疆圻而內樞府，事業爛然，其感喟尚在裴中令、李贊皇之間。簣齋則獲罪遣戍，所處視瓊儋、柳永殆有過無不及，而詩筆剽健，所謂精悍之色，猶見眉間，與悽惋得江山助者，兼而有之，豈眞愁苦之易好歟？抑亦蘊積有素，而遇景觸事，乃恣所發揮，淋漓盡致矣。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繩菴學士，詩學大蘇，閎壯忠惻，掩有衆長，遭逢亦復相類。弢庵先生序之甚詳。君生平常取諸家蘇詩注本，有所糾正。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地傑星醜郡馬宣贊：張佩綸　舞刀迎，戰花

榮。「幾年關塞憶彙臣，熱淚如潮意苦辛。堪笑平生王霸學，卻從詩筆見輪囷。」「相府憐才式好逑，王家作弼定伊周。誰知今日張張口，換取當年柳柳州。」簣齋詩才力富健，使事穩切。獲譴以後，悽婉之語，使人不歡，所謂愁苦之音易好也。簣齋爲合肥相國所賞拔，曾以其女妻之。

《光宣以來詩壇旁記・張幼樵》　余嘗有題張幼樵（佩綸）《澗于詩集》云：「幾年關塞憶彙臣，熱淚如潮意苦辛。堪笑平生王霸學，卻從詩筆見輪囷。」又云：「相府憐才式好逑，王家作弼定伊周。誰知今日張張口，換取當年柳柳州。」簣齋一生以王霸之學自詡，光緒初元，與張之洞、陳寶琛、寶廷三人遇事敢言，有「四諫」之稱。或以鄧承修（一云黃體芳）益之，而稱爲「五虎」者，甲申基隆一役，簣齋以三品銜會辦福建海疆事，一聞礮聲，乃倉皇遁走。論罪遣戍，然合肥相國憐其才，以爲簣齋將來勛業必出己上。戍所釋還，以女妻之，然一蹶不振，竟以詩人老矣。簣齋于管仲書致力最深，而詩尤工，與張廣雅尚書并稱爲北派二鉅子。其詩得力于玉溪、坡公，而剽健精悍之氣溢于字句，亦深至，亦蘊藉，確爲光緒朝大手筆。其與廣雅略不同者，廣雅歷歷中外，勳業爛然，感喟雍容，語無激盪；而簣齋則抑塞無俚，語多愁苦，憂時之言，迴腸盪氣。或謂其詩有過于廣雅者，則境地所處之不同，非工力有高下也。

《新世說・賞譽》　同、光之間，張香濤、張幼樵、鄧鐵香、劉博泉、盛伯熙、陳伯潛、寶竹坡等，直言敢諫，封奏聯翩，京師目之爲「清流派」。

《石遺室詩話》卷一三　張簣齋詩，用事無不精切者。【略】《出次察罕陀羅海五月二十六日都統急劄追還紀事》云：【略】又《北海軒》其四云：【略】其九云：【略】以上諸詩，自述一二往事，功罪已略可見。然不讀戕菴所撰墓誌，于當日實在情事，終不明瞭也。簣齋詩用事太密，惜其子弟門生，無任天社、馮孟亭其人者爲之詳注；甚至舊稿傳鈔，訛字滿紙支離，無從辨識。余爲選錄數十首，當陸續論次之。戕菴所撰墓誌，亦擬采摘印證，俾閱者有以知當時朝局黨派云。

又　簣齋又有《雁詩》數首，皆以自況者。【略】「空羣世所驚」句，即其受傷之故。「臨江急陣開，滄洲非信宿」各句，即其可告無罪之處。末首直與楊升庵「黃安人雁飛，曾不到衡湘」一詩古今同慨矣。

分論

《釋戍將歸寄謝合肥相國》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當時虞山柄國，朝士每集矢合肥，繩菴晚爲堉贅，物議亦有致疑者。以余所聞，合肥與張氏世好綦篤，繩菴以故人子，夙荷器重，謫居察罕，存問尤殷。其賜環臺費數千金，均合肥所寄。且集中自述，亦有「先君子與合肥師爲患難三十餘年，申以婚姻古義也」之語。君釋戍將歸，《寄謝合肥相國》詩云：【略】。

《讀樊川集有感》　《十朝詩乘》卷二二：其時物論集矢文忠，因并及簣齋。或譏其蒼黃翻覆，不知簣齋之傾心合肥，固不自入幕始，其在戍所已通款曲，故戍歸日有《寄謝》詩云：【略】其讀樊川集云：「能容兩黨非無術，不作三公爲有情。」隱以自況。

《讀管子十首》　《石遺室詩話》卷六：張幼樵（佩綸）有《讀管子十首》。【略】平日有《管子注》之作，故此十首，言之深切有味。末首自表作注之意；第二首能爲孟軻氏作調人，覓出左證；第六首、第八首與鄙作《咏史》及《送河瀨如侗歸日本》詩，所見略同。

《自塞上和前詩疊韻再寄京師》　《石遺室詩話》卷一三：往余叙蘇堪詩，嘗謂戕菴詩爲謝枚如、張幼樵作者，常工于他作。蘇堪詩工者固多，爲顧子朋作則尤工，且無不工。戕菴有《山中懷簣齋》云：【略】簣齋《自塞上和前詩疊韻再寄京師》云：【略】簣齋有《始得伯潛書時築室石鼓山中以詩寄懷》，前四句云：「十年同夢躡天梯，（在都時有同游石鼓山之約。）自屏尊罍急鼓鼙。一觸網羅江水闊，幾回書札塞雲迷。（君先寄三書，均未達。）」戕菴又有《滬上晤簣齋三宿留別》云：【略】又《入江哭簣齋》云：【略】戕菴生死交情，殆無有出簣齋右者。

《張楚寶贈肅毅刀乃壬辰德國格魯森廠所製文忠命其監造者率賦》　《十朝詩乘》卷二二：（簣齋）後從文忠議款得京卿。文忠歿，張楚寶觀察以肅毅刀贈之。刀爲光緒壬辰德國格魯森廠所製，文忠命其監造者。楚寶，文忠甥也。簣齋得刀，賦詩云【略】。寥寥二十八字，不啻爲文忠作傳。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君與吾鄉張戕樓京卿亦極契，其《謝戕樓贈肅毅刀詩》云：【略】戕樓，文忠之甥，肅毅刀德國格魯森廠所製，乃戕樓奉令監製者。

《謝孝達前輩致海南香雷州葛》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繩菴謫居塞上，又有《謝孝達前輩致海南香雷州葛》二絕云：【略】。

《留別弢庵》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繩菴晚居白門，弢老曾一度到滬晤譚。自是遂不復見。當日有詩留別云：【略】末句仍及甲申江心話別事。

《和內人自題二絕》一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君再娶爲李夫人，吾鄉文思公之幼女，雅嗜《蘭亭》，蒐藏頗富，曾自題二絕。君依韻和之，其一云：【略】則夫人之工書能詩，亦可想見。

《酬竹坡》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玩其詞意，固指同時儕輩言之，顯晦殊途，或宜有此。讀者亦可想像矣。

《夢所寄詩六絕依韵答之》　《藏齋詩話》卷下：張幼樵先生《澗于集·夢所寄詩六絕依韻答之》，記其三首云：「流傳臣亮銜亭表，天鑒《春秋》督咎心。未學鳳雛輕一死，平生梁父恨孤吟。」「絳侯不解結袁絲，劉柳從來善退之。恩怨一身何足校，群公平賊是匡時。」「薰盡衙香典賜裘，椰冠學士配軍頭。故人書到渾無酒，寂寞溪山感獨遊。」淒涼嗚咽，悱惻纏綿，《騷》《雅》之遺也。

傳記

《清史稿·張佩綸傳》　張佩綸，字幼樵，直隸豐潤人。父印塘，官安徽按察使，卒於軍。佩綸，成同治十年進士，以編修大考擢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時外侮亟，累疏陳經國大政，請敕新疆、東三省、臺灣嚴戒備，杜日、俄窺伺。晉、豫飢，畿輔旱，迺引祖宗成訓，請上下交儆，條四目以進：曰誠祈，曰集議，曰恤民，曰省刑。恭親王奕訢遭讒搆，復請責王竭誠負重，上嘉納之。通政使黃體芳繼陳災狀，語稍激，絓吏議，佩綸力爭，被宥。尋丁憂，服竟，起故官。時琉球已亡，法圖越南亟，佩綸曰：「亡琉球則朝鮮可危，棄越南則緬甸必失。」因請建置南北海防，設水師四大鎮；又薦道員徐延旭、唐炯知兵堪任邊事，並招致劉永福黑旗兵爲己用。是時吳大澂、陳寶琛好論時政，與寶廷、鄧承修輩號「清流黨」，而佩綸尤以糾彈大臣著一時。如侍郎賀壽慈，尚書萬青藜、董恂，皆被劾去。光緒八年，雲南報銷案起，王文韶以樞臣掌戶部，臺諫爭上其受賕狀，上方意任隆密，迺援乾隆朝梁詩正還家侍父事，請令引嫌乞養，不報；又兩疏劾之，遂罷文韶，而擢佩綸署左副都御史，晉侍講學士。明年，法越搆衅，佩綸章十數上，朝廷始遣兵征土寇，緩敵勢，法人不便其所爲，佯議和，而陰使人攻陷南定。佩綸請乘法兵未集，敕粵督遣水師護越都，而樞臣狃和局，慮佩綸梗議，令往陝西按事。已而法果襲順化，脅越與盟，越事益壞。使歸，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十年，法人聲內犯，佩綸謂越難未已，黑旗猶存，萬無分兵東來理，請毋罷戍啓戎心，上韙之。詔就李鴻章議，遂決戰，令以三品卿銜會辦福建海疆事。佩綸至船廠，環十一艘自衛，各管帶白非計，斥之。法艦集，戰書至，衆聞警，謁佩綸亟請備，仍叱出。比見法艦升火，始大怖，遣學生魏瀚往乞緩，未至而礮聲作，所部五營潰，其三營殲焉。佩綸遁鼓山麓，鄉人拒之，曰：「我會辦大臣也！」拒如初。翼日，逃至彭田鄉，猶飾詞入告，朝旨發帑犒之，命兼船政。嗣聞馬尾敗，止奪卿銜，下吏議。閩人憤甚，於是編修潘炳年、給事中萬培因等先後上其罪狀。時已坐薦唐炯、徐延旭褫職，至是再論戍。居邊釋還，鴻章再延入幕，以女妻之。甲午戰事起，御史端良劾其干預公事，命逐回籍。庚子議和，鴻章薦其諳交涉，詔以編修佐辦和約。既成，擢四五品京堂，稱疾不出。三十四年，卒。

陳寶琛《張賁齋學士墓誌銘》　君諱佩綸，字幼樵，一字繩庵，又字賁齋，姓張氏。直隸豐潤人也。曾祖諱棟，縣學。祖諱灼。父諱印塘，宰浙江有循績，仕至安徽按察使，使防寇，卒于軍。君方七歲轉徙兵間十稔，備諸艱苦而志操特異，常肆力于經世之學，援筆數千百言立就。舉同治十年進士。光緒初元以編修大考擢侍講，尋充日講起居注官。【略】疾遂革，以癸卯正月七日卒，年五十有六。

紀事

《清朝野史大觀》卷一〇《輓張佩綸》　豐潤張佩綸馬江敗績，鬱鬱不樂。入李文忠幕，適喪偶。文忠妻以老女，遂晏居白下以終。孫丁戲輓之云：「三品功名丟馬尾，一生艷福仗蛾眉。」

《挽竹坡前輩四律》王賡《今傳是樓詩話》：第二首指納江山船妓事。第三首謂竹坡逝世，中朝卹典不刃也。第四首「隙末」句，似有隱諷。

著録

陳寶琛《張贇齋學士墓誌銘》所著有《管子學》二十四卷、《穀梁起廢疾補箋》二卷、《奏議》六卷、《雜文》二卷、《詩》六卷。

又《澗于詩序》贇齋沒之七年，余再至都，公子仲炤侍讀哀遺稿，屬爲校訂。中更喪亂，今春剞劂始竟，以詩四卷乞爲序。

又辛亥之亂，鷗園藏書被劫，稿燬于兵，現祇《澗于集》四卷印行。

藝文

樊增祥《送幼樵學士駐防閩海》龍節親持下閩風，東甌形勢最繁雄。詔銜長樂宮中紫，衣拂仙霞頂上紅。掌底山川毗舍島，帳前奔走澄海公。平生權略兼王霸，可少髯參入幕中。

諸宗元《檢張幼樵澗于詩集》敗諱枋頭事豈然，卻於詩卷見清言。謫居強喜同和仲，甥館幾聞累茂元。往獄猶留諸將恥，清流今有幾人存。陳濤一役哀房琯，士奮功名忍並論。

陳寶琛《贇齋以小像見貽題寄》十載街西形影隨，五年南北尺書遲。夢中相見猶疑瘦，別後何時已有髭。機盡狎鷗元自適，聲銷賣藥漸無知。江心憶拜張都像，熱淚如潮雨萬絲。（別于小金山襄愍讀書處也，土人呼爲張都。）

孫雄《感逝詩一百二十一首》二三孤立須防羅者多，馬江戰壘忍重過。莫將成敗論豪傑，宋代齊名谷與坡。九幽孤墳未能降，生死交情淚滿腔。聽水聽鐘長不寢，張都遺像拜洪江。文采空摹世所驚，翛翛予尾憶南征。叩門來集鷄林賈，象寄偏知訴不平。

張之洞《過張繩庵宅》廿年奇氣伏菰蘆，虎豹當關氣勢粗。知有衛公精爽在，可能示儆夢令狐。

《光宣以來詩壇旁記・張幼樵》陔庵閣學、廣雅尚書，皆與贇齋爲死友。兩公咏吟，爲贇齋而作者，無不工。如廣雅《過張繩菴宅》云：「廿年奇氣伏菰蘆，虎豹當關氣勢粗。知有衛公精爽在，可能示儆夢令狐。」陔庵《七月二十五夜山中懷贇齋》云：「東坡飲啖想平安，塞上秋風又戒寒。久別更添無限感，即歸豈復曩時歡？數聲去雁霜將降，一片荒雞月易殘。獨自聽鐘兼聽水，山樓醒眼夜漫漫。」又《贇齋自塞上和前詩疊韵再寄京師》云：「觀棋聞又入長安，金玦三年信誓寒。雨夜夢回疑婦嘆，（邊夫人于謫戍次年沒于京邸。）竹林酒熟憶朋歡。肯將龜筮從詹尹，倘愛鐘魚對懶殘。住慣烟波怕塵土，停雲直北奈迷漫。」又《贇齋以小像見寄感題卻寄》云：「十載街西形影隨，五年南北尺書遲。夢中相見猶疑瘦，別後何時已有髭。機盡狎漚原自適，聲銷賣藥漸無知。江心憶拜張都像，熱淚如潮雨萬絲。」又《滬上晤贇齋三宿留別》云：「相看短髮未全斑，十五年來一瞬間。可似東坡遇莘老，安排浮白對青山。」「小阮匆匆去入朝，（健菴約余相見，阻風踰期，至則行矣。）阿英話舊最魂銷。（緝庭）早知萬事皆前定，秋雨橫街說鬼宵。」「卻將談笑洗蒼涼，三夜分明夢一場。記取吳淞燈裏別，不須寒雨憶橫塘。」又《入江哭贇齋》云：「雨聲蓋海更連江，迸作辛酸淚滿腔。一醉至言從此絕，九幽孤憤孰能降？少須地下龍終合，孑立人間鳥不雙。徙倚虛樓最腸斷，年時期與倒春缸。」讀此數詩，令人增氣誼之重。

雜録

《越縵堂日記》（光緒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邸鈔，侍講張佩綸疏劾陝撫譚鍾麟覆奏措辭過當，請旨申飭。張君豐潤人，庚午辛未聯捷進士，今年未三十也。此疏侃侃勁直，可爲香茗生色。【略】張君仁和朱修伯大理之婿也。

又（光緒八年四月十五日）張樹聲奏請派翰林侍講張佩綸赴津幫辦水師，諭毋庸議。張佩綸與樹聲之子貲郎某交甚狎，故有此請。【略】次日陳寶琛劾張樹聲擅調近臣，諭交議處。陳與佩綸日相唱和，此疏以掩外人耳目耳，然太難爲樹聲父子矣。

又（光緒十年五月廿二日）佩綸初娶，吾鄉朱修伯大理女也；繼娶邊寶

泉女，醜甚，不禮之，娶一妾，惑之甚。

又（光緒十年八月廿四日）邸鈔，張佩綸奏參游擊楊金寶棄台退走，佩綸蒙面先逃，乃不自劾而以劾人，厚之顏矣。近日都中傳有一對云：「堂堂乎張也，是亦走也；倀倀其何之，我將去之。」謂佩綸與何子莪也。

又（光緒十四年十月七日）聞合肥以女妻張幼樵，合肥止一女，繼室趙夫人所生，敏麗能詩，甚愛之，今甫踰二十，幼樵年四十餘，美鬚髯，已三娶矣。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張佩綸劾翁曾桂大員子弟，不應列京察一等，旨飭查，見張侍講原摺，甚切實，眞講官也。

《湘綺樓日記》（光緒八年十一月廿七日）張佩綸超擢副憲，尤令人有口舌得官之意。

又（光緒十五年三月八日）余亦入督府，見【略】張又樵。張唯談醫，不及論事，余亦未敢深言，與見諸名士迥異，蓋道不同也。

又（光緒十五年七月廿一日）幼樵出談，意不以孝達爲然。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圭菴爲何蝯叟之女夫，客左文襄幕府最久，通籍後始留京，與張篴齋、張廣雅諸人，均有文章道義之契。【略】篴齋《答圭菴和淨師見贈之作》有句云：「先皇十載歲辛未，君辭戎幕賓于王。玉堂相見遂心折，三年校秘商丹黃。」

又（寶廷）以壬午典閩試歸，途次取江山船榜人女兒爲妾，上書自劾去官，亦一時韻事。【略】篴齋有《挽竹坡侍郎》句云：「歸程不對梨渦笑，一節猶應傲澹菴。」皆指此事。

又 繩菴于同時輩流中，與弢庵先生，投分尤摯，其《次答伯潛見懷》句云：「舉國幸存膠漆地，平生兄事屬袁絲。」

《南亭四話》卷七《莊諧聯話·張佩綸之痴福》張佩綸之歷史，固已盡人皆知矣，卒後，合肥同族某挽以聯云：「三品功名丟馬尾，一生痴福仗蛾眉。」

《忍古樓詞話·陳伯平》長沙陳伯平中丞啓泰，以戊辰名翰林，轉御史，直聲震朝右，與黃漱蘭、寶竹坡、張幼樵、鄧鐵香、洪右丞齊名，當時有「黃寶陳張」之目。

吳觀禮

論述

張佩綸《圭盦詩錄跋》陳汝翼編修嘗與圭盦論詩甚合，【略】前輩陳君伯潛悲圭盦甚，日夜思圭盦，則取圭盦詩，日夜讀之曰：「以詩傳圭盦非圭盦志也，然其詩則固有足傳者。」【略】刻既成，吳潘侍郎索圭盦詩、古文、詞甚急，然則傳圭盦之心，固天下之公論也。

陳寶琛《圭盦詩錄序》奎盦病中，顧余與叔度口誦誦，皆天下事。【略】悲夫，圭盦之志，詩不盡傳。後世讀其詩，悲其遇耳。孰能于翰墨中得其生平所趨向哉，噫！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圭盦橐筆從軍，晚始登第。詩宗唐調，古體多，今樂府七言律專用少陵《諸將》法。然感事之作，非有注莫明也。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地傑星醜郡馬宣贊：張佩綸，一作吳觀禮「西征幕府滯高才，鄰女王孫意自哀。萬里衡雲梗胸臆，堵鄉南望首頻回。」「太息圭庵不假年，故人投老見詩篇。宣南秋夜蟲聲急，一老燈前說往賢。」【略】仁和吳子脩，久佐左文襄戎幕，七載之間，徂征五省。與篴齋幷同治辛未進士，同官翰林，倡和甚多。子脩詩宗唐賢，近體用杜法。陳弢庵極服之，曾手寫其《圭庵詩錄》，鏤版行世。蓋三人皆文字骨肉交也。

《光宣以來詩壇旁記·吳圭盦》余有《論吳圭盦觀禮》二絕句云：「西征幕府滯高才，鄰女王孫意自哀。萬里衡雲梗胸臆，堵鄉南望首頻回。」又：「太息圭盦不假年，故人投老見詩篇。宣南秋夜蟲聲急，一老燈前說往賢。」章行嚴（士釗）亦和作云：「嘻嘻嗃嗃語尋常，才士從戎萬里長。楚越一家夫子儅，化龍池畔黯神傷。（圭菴爲何貞老女夫，寒家與何有連，得見圭菴緘札甚夥。化龍池，長沙南城何府。）翩聯三士壯同光，一蹶雞籠羽翼傷。漫道玉關春不度，柳圍親折卻堂堂。（三士者，張篴齋、陳弢菴與圭菴也。雞籠之役，

簣齋一蹶不振。圭菴佐左文襄平定新疆，功隱不彰，士論均惜之。「漫道玉關春不度」用圭菴《送吳柳堂歸皋蘭》句。楊石泉《贈文襄詩》云：「親栽楊柳八千里，引得春風出玉關。」仁和吳子脩與張簣齋皆同治辛未進士，同官翰林，陳弢菴則先一科。三人至相得，而弢庵與圭齋皆于左文襄有知己之感。圭庵本爲何紹基女夫，故弢庵有詩云：「坐上何郎舊飲仙，別來牢落亦華顛。人生畏友誰能少？太息圭盦不假年。」自注：「圭庵爲簣齋至契，詩孫姑丈也。」圭盦既官編修，然早年曾隨左文襄戎幕，後又隨文襄平定新疆，隨事獻替，有功至鉅。其集中有《鄰家女》、《天孫機》二樂府，即自道其平生遭際，而致憾于依人作嫁也。余早年在南昌，胡先驌示我《圭盦詩錄》，爲弢庵手寫上雕。略爲審視，極服其詩格高渾。其撫時感事之篇，得杜陵法乳。惟用事極夥，非注莫明。及乙丑夏秋間在都門，侍座弢庵，即從容詢圭盦事。曰：「吳子脩及余與簣齋至契，居京師時，靡日不見。余視爲畏友。惜頻年在外，僅于尺素中商略學術。偶及時事，其見解尤高，故文襄倚之如左右手。子脩詩稿甚多，而芟剔至嚴。死後，余從其夫人索得自定本，遂手錄一冊，即後此據以上木者也。」今聞版已不存，印者亦稀矣。余詩「宣南」「一老」句，即指此。

《晚晴簃詩匯》卷一六五　陳弢盦曰：圭盦之志，詩不盡傳，後世讀其詩，悲其遇耳，孰能于翰墨中得其生平所趨向哉？

又　圭盦負異資，潛心經史，內行純篤。先後娶何子貞、子敬之女，得授書法。在左文襄軍中，短衣匹馬，指畫陣略，積功至道員，以目疾辭去。赴試成進士，入詞館，典蜀試，歸，應詔陳言。經世之心，見于吟詠，故多屢切事理，不僅以才情風格見長。歿後，張文襄挽以詩云：「識君日淺見君心，兩疏憂時壯翰林。交遍公卿無詭合，久更戎馬轉湛深。憐才曾叫巫咸筮，敦舊新調子敬琴。使府三良同一厄，秦川嗚咽隴雲陰。」原注：「君典蜀試，有綿竹楊生，高才不遇，君深自咎責，至于下泣。謝鞏伯前輩病歿，君經紀其喪。君與鞏伯及張兵備樹棻，皆爲恪靖伯薦辟入幕，期月內幷卒。」

《論時事疏》《庸庵文續編》卷上：薛福成《書編修吳觀禮〈論時事疏〉後》：光緒初年，翰林院編修吳觀禮抗疏論時政，其言得失參半。獨疏中「晝吏侵官，藩司曠職」二語，議者尤嘖嘖稱誦。大旨謂各行省有布政使司，理財用人，皆其專責。總督巡撫，乃朝廷所遣督察之官，不過考其成而已。今通省政事，必由督撫主持，是爲侵官。藩司讓權督撫以卸責，是爲曠職。烏虖，斯言也，在不知治體者皆爲所眩，抑未就數百年官制沿革一考之也。

傳記

《晚晴簃詩匯》卷一六五　吳觀禮，字子脩，號圭盦，仁和人。同治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有《圭盦詩錄》。

紀事

《冢婦篇》《石遺室詩話》卷一三：前清同治間，恭忠親王長軍機，沈文定（兆霖）由山西巡撫入爲樞臣，眷任甚隆。光緒初，左文襄（宗棠）厠焉，不能久于其位，出督兩江。仁和吳子脩（觀禮）久客文襄幕，辛未始成進士，得館選，著有《圭盦詩》，多關繫時事。其最傳者爲《冢婦篇》、《小姑歎》、《天孫機》、《鄰家女》諸首。《冢婦篇》云【略】。此首即爲文襄作也。「冢婦」指恭王，「介婦」謂文襄。文襄以一書生，躋位將相，處疑忌之地，故有「門祚寒素」、「什伯親疏」各云云，「疏逖涕流」、「小姑」「諸婦」各云云。「恐志不侔」，故終被排擠，不能久安其位。「引近諮謀」、「和衆推挽」，皆冢婦之責，故以「有姆善教」望之。「資沅蘭芷」，則明文襄爲湘人也。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此首乃爲恭親王及左文襄作者。冢婦以喻恭王，「有姆」以喻文襄，「介婦」「疏逖」，則圭菴自謂。清同治間恭王長軍機最久，疆吏中以左文襄最負時望，詩中「資沅蘭芷」及「光氣世寶重」等句，即指文襄而言。圭菴頗盼文襄入相，而深以遠在西陲爲惜。「和衆推挽」及「墜宗實爾羞」等句，則以勗恭王，深冀其求賢自輔，共謀國事。迄後文襄雖入樞府，未幾即出督兩江，不能久于其位，又圭菴所不及料矣。

《小姑歎》《石遺室詩話》卷一三：此首指沈文定言也。沈雖籍宛平，本吳江人，故曰「育南土」；爲山西巡撫，故曰「于歸太原」；爲人厚貌深情，「深潭」、「柔葸」，月旦甚確；「女巫」云云，言外交上引用非人；「歸寧侍阿母」至「處處蒙人憐」，言其蒙眷有權力，文襄必陰受文定齮齕者，故圭盦言之

若此；「聞杜鵑」殆謂南人作相乎？非止「不如歸去」意也。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陳衍《石遺室詩話》云：【略】左宗棠不獲久居樞廷，以同官排擠之故，固是事實。而衍此段考證則殊疏。沈兆霖謚文忠，不謚文定，早于同治元年卒于陝甘總督任，時宗棠方用兵浙江也。同光間樞臣曾官山西巡撫，順天籍，本吳江人之沈文定，明係沈桂芬。（桂芬官至協揆，與南人作相說亦符。）然宗棠奉召由西陲入覲，于光緒七年正月抵京，入軍機，桂芬則先于六年除夕病卒，未嘗同值樞廷。宗棠之不獲久任，與桂芬何干？（宗棠抵京後，弔桂芬之喪，挽以一聯云：「入告有嘉猷，擊楫應同劉越石；經邦懷遠志，籌邊還憶李文饒。」）且吳觀禮而能作詩言宗棠爲軍機大臣事，即是大誤。光緒五年三月，宗棠在肅州，有《已故軍務人員志節可傳請宣付史館》一疏，請「將已故奏保內閣中書憂炘、刑部候補主事王柏心、四品銜員外郎銜中書科中書吳士邁、翰林院編修吳觀禮四員，宣付史館，以存其人，俾士之矜尚志節者，有所觀焉」。得旨：「以上四員，均屬有裨軍務，志節可嘉。著照所請。將該故員等事蹟宣付史館立傳，以資觀感。」宗棠拜疏後，幷有《答朱茗生書》言及之。謂：「子僑夫人處，已撥三百金由兒輩交何伯源轉寄，尚未得回信。此次請將夏、王、兩吳四君宣付史館立傳，正值黎簡堂、劉峴莊兩奉嚴諭之後，恐不能邀允。惟愚衷如結，實非無病呻吟，亦有不得不然者。所惜四君後嗣彫零，難期表章先德，故妄意干瀆以存其人耳。」政府方嘉宗棠揚威萬里，建戡定西陲之功，故所請獲允也。觀禮既蓋棺論定，爲歷史上人物。兩年之後，宗棠乃拜軍機大臣之命，其在樞廷受排擠齮齕，豈能見諸觀禮之詩乎？（衍謂女巫云云，言外交上引用非人，或指崇厚使俄義約事。惟崇厚奉命使俄，在光緒五年五月，亦非觀禮所能預知耳。）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此首專指沈文定而言。恭王當國既久，年事復高，又深喜文定之附己，倚若左右手，故以「懶漫避喧」及「處處蒙人憐」爲喻。文定以山西巡撫入直軍機，原籍吳江，故有「南土」「太原」等句。「深潭不見底」等句，蓋指文定之厚貌深情，外托廉介，可謂妙于寫眞。「非無姊妹行，遠嫁多在邊」句，亦隱指文襄而言。「杜鵑」句蓋用南人作相故事，沈固南人也。

《天孫機》《石遺室詩話》卷一三：此首圭盦自述也。「貧女」自謂。「嫁者」、「女公子」皆謂左文襄。「爲人作嫁衣」，謂佐幕也。「招我襄閫幃」，謂佐文襄幕也。「針神世所稀」，謂文襄本政治家好手也。「一朝被召出」四句，謂自左營歸，應春官試登第。「美人」謂李文正（鴻藻），時爲庶吉士教習，故曰「職染采」。圭盦于文正爲師弟，故託爲問答之詞若此。文正亦入樞府，故以「請師女公子」爲言。

《鄰家女》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圭菴有《鄰家女》篇，蓋爲潘文勤（祖蔭）、翁文恭（同龢）作者。詩云：【略】詩中「東鄰」謂翁，「西鄰」謂潘，兩人交最密，故以姊妹爲喻。潘在南齋有年，因癸酉科場事落職，頗爲憤挹。後因門人等醵三千金，報效園工，始得賞京堂，故以「毀妝」「助篋」爲喻。翁本任師傅，又兼戶部侍郎，故以「絳紗」「中饋」爲喻，且與圭菴亦係同年交舊，時有往還，故有「周旋舊侶」之句。後半頗多規諷之語，「容悅」「薰香」，情見乎詞，直諒之風，近世所罕。惜潘、翁之未能盡喻耳。圭菴當日詩成，即以示弢菴先生，故知之最詳。輒記所語，以補國聞。至其詩之工，更不待論。

《星斗南》《十朝詩乘》卷一七：林文忠之奉命督師，就權桂撫。粵民夙仰公威惠，聞公出，額手相慶。【略】時公已有疾，黽勉馳驅，行次潮州疾革，易簀時呼「星斗南」者三，世以方宗留守之呼「渡河」。【略】吳圭盦編修（觀禮）賦《星斗南》長歌云：【略】圭盦爲何子貞壻，與文忠同里。傳聞西人震懾威靈，立像祠祀。又值伊犁淪陷，感隣伺之方殷，慨九京之不作，故有斯詠。

《軍中感事詩》《十朝詩乘》卷二〇：吳圭盦佐湘陰幕，有《西征詩》自紀。又《軍中感事詩》云：【略】諷政府控馭之失，慨帥臣牽掣之煩，蓋有深見。

《送吳柳堂》《十朝詩乘》卷二〇：柳堂罷歸，吳圭盦送之以詩云：【略】「邢洺」句，謂其時有旭紅營，至順德與民閧，屠百餘人，適與成祿事相類。未幾，柳堂果以吏部主事起用，遂殉山陵。盛伯熙《惠陵》句云：「白雲深處空回首，一個孤臣萬疊山。」或謂即指柳堂。而楊雪橋謂：是乙亥九月，醇邸從太后閱視陵工志哀之作，伯熙手抄之，誤以入集，附記之。

《耳鳴》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圭菴又有《耳鳴》一篇云：【略】讀者或誤以爲閑情之作，實亦隱指時事也。圭菴憂時如痗，一日，常熟遇訪，圭菴輒以格非救時之大義責之。常熟喟然，以羽毛未豐，不能高飛爲解，且云此語不可爲外人道，若恐以此忤時者。圭庵遂有是作。此亦弢老追述者。按萍鄉文芸閣學士所爲《聞塵偶記》云：「翁叔平尚書與余素善，余疏落，要不常相見，然比者以一人而兼師傅、軍機總理衙門、督辦軍務處，又領戶部，皆至要之職，而猶不能辦事，又不欲居權要之名。一彼一此，訖無定見，以此召

亂，誰能諒之。嗟乎張茂先我所不解者也。」此節可與圭菴詩互相發明，亦治同、光間國故所宜知者。

《冒雪發介休即事》《雪橋詩話續集》卷八：仁和吳子儁圭盦【略】同治戊辰嘗參恪靖軍事。初師議由翼城出山逕壺關趨河北，以雪改道遼州，出黃澤關赴畿甸。比至靈石，度高壁嶺，復以遼州嶺峻不可越，遂出井陘。子儁詩有《冒雪發介休即事》云：【略】。

著録

陳寶琛《圭盦詩錄序》　臨篤復指几案若有所言，舌蹇不可辨。余曰：「其遺文乎？」則若頷，於是盡舉齋中片楮單文扃而致之。喪既還吳，忽忽數月不忍檢點，族孫翥故交圭盦，獨取其詩校訂一過，歲闌風雪輒手錄之，如亡友靈爽日來左右，既成，叔度遂謀刊行，不敢拒也。

張佩綸《圭盦詩錄跋》　陳汝翼編修嘗與圭盦論詩甚合，乃舉殘稿畀之編修，亦勿忍過汰也。【略】得詩二百七十篇，都爲一卷，手寫定本將郵付其遺孤，【略】余故先取此卷刊之，以寄余悲。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仁和吳子儁觀禮，所著《圭菴詩錄》一卷，乃陳弢菴先生手寫印行者。弢菴因張叔度交圭菴甫一年，然相知則甚深。手寫遺詩，皆作精楷，風義之篤，又近世所無也。

《石遺室詩話》卷二二　前人詩文集已有刊本者，若其本出于自定，則集外之作皆其所不欲存。後人則不必更爲掇拾，掇拾之轉失其自行割棄之意。若其集本非自定，則有所掇拾，未必其非遺珠也。《圭盦詩錄》一冊，非吳子儁先生所自定，丁威起（震）拾其集外之作數十首，中數首有謝麐伯（維藩）評語。余索而觀之，似皆不及已刊者之善。

藝文

張之洞《挽吳圭庵（觀禮）》　識君日淺見君心，兩疏憂時壯翰林。交遍公卿無詭合，久更戎馬轉湛深。憐才曾叫巫成笠，（君典蜀試，有綿竹楊生高才不遇，君深自咎責，至于下泣。）敦舊親調子敬琴。（謝麐伯前輩病歿，君經紀其喪。）使府三良同一厄，秦川嗚咽隴雲陰。（君與麐伯及張兵備樹棻，皆爲恪靖伯薦辟入幕，期月內幷卒。）

王鵬運

論述

綜論

《蕙風詞話續編》卷一　半塘雜文存者絕少。檢敝篋，得其寄番禺馮恩江（永年）手札舊稿。馮爲半塘之戚，有《看山樓詞》，故語多涉詞。「十年闊別，萬里相思。往在京華，得《寄南園二子詩鈔》，嘗置座隅，不時循誦，以當晤言。去秋與家兄會於漢南，又讀《看山樓詞》，不啻與故人煙語於匡番寒翠間，麈柄鑪香，可仿佛接。尤傾倒者，在言情令引。少游曉風之詞，小山蘋雲之唱，我朝唯納蘭公子，深入北宋堂奧。遺聲墜緒，二百年後乃爲足下拾得，是何神術，欽佩欽佩。姪溷跡金門，素衣緇盡。閒較倚聲之作，謬邀同輩之知。既獎藉之有人，漸踴躍以從事。私心竊比，乃在南宋諸賢。然畢力奔赴，終彳亍於絕潢斷澗間。於古人之所謂康莊亨衢者，不免有望洋向若之歎。天資人力，百不如人，奈何，奈何。萬氏持律太嚴，弊流於拘且雜，識者至訾爲癡人說夢，未免過情。然使來者之有人，綜羣言於至當，俾倚聲一道，不致流爲句讀不緝之詩，則篳路開基，紅友實爲初祖。不審高明以爲然否。往歲較刻姜、張諸詞集，計邀青睞，祈加匡訂。此外如周、辛、王、史諸家，皆世人所欲見，又絕無善本單行。本擬讎刊，並公同好。又擬輯錄同人好詞，爲笙磬同音之刻。自罹大故，萬事皆灰。加以病豎相纏，精力日

茶，不識此志能否克遂。它日殘喘稍蘇，校刻先人遺書畢，當再鼓握鉛之氣。足下博聞強識，好學深思，其有關於諸集較切者，幸示一二。盼盼。歸來百日，日與病鄰。喪葬大事，都未盡心毫末。負詈高厚，尚復何言。饑能驅人，斃門未遂。涉淞渡湖，載入梁園。今冬明春，當返都下，壹是家兄，當詳述以聞，不再覼縷。白雪曲高，青雲路阻。雙江天末，瞻企爲勞。附呈拙製，祈不吝金玉，啓誘蒙陋。風便時錫好音。諸惟爲道珍重不備。」又云：「倚聲夙昧，律呂尤疏。特以野人擊壤，孺子濯纓，天機偶觸，長謠斯發。深慚紅友之持律，有愧碧山之門風。意迫指嘗，遑恤顏厚。茲錄辛巳所造，得若干闋就正。嗟夫，樗散空山，大匠不視。桐焦爨下，中郎賞音。得失何常，眞賞有在。傳曰：『子今不訂吾文，後世誰知訂吾文者。』謬附古誼，率辱雅裁，幸甚幸甚。」半塘故後，其生平著作與收藏均不復可問。即其奏稿存否，亦不可知。此手札亦吉光片羽矣。

況周頤《眉廬叢話》 王半唐（鵬運）清通溫雅，饒有晉人風格。唯蚤歲放情，增口于群小；中年讜論，刺骨于要津。雖遭遇因而屯邅，亦才品資其磨鍊。

又《王鵬運傳》 鵬運內性惇篤，接物和易，能爲晉人清談，閒涉東方滑稽，往往一言雋永，令人三日思不能置。甫通朝籍即不諧時論，致身言路敢於抨擊權彊，夙不慊於津要，甚之者復百計中傷之，卒坎壈於仕途。才識閎通，不獲竟其用，官內閣侍讀兩屆，京察一等不記名，給事中試俸期滿援例截取奉旨以簡缺道員用如直省道府簡缺歸部銓或外補故事京曹截取皆以繁缺用以簡缺用者自鵬運始，鵬運微尚蕭遠，書卷而外嗜金石書畫，亦不爲意，必唯精摹詞學生平悃款抑塞一寄託乎是。其《四印齋所刻詞》自南唐迄元如干家箸。有《半塘定稿》、《袖墨》、《蟲秋》、《味梨》、《蜩知》等集。

《湘綺樓日記》（光緒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 有王鵬運者，【略】亦自命不凡人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六四 半唐懷才負奇，數抗疏論事，爲時所忌。庚子後，挂冠浪游，歿于江南。詞爲同、光來一大家，主持壇坫，時推祭酒。集校宋、元人詞爲《四印齋叢刻》。後朱彊村侍郎繼之，廣搜罕見之本至數十家，吳伯宛舍人復專影刊。名槧精鈔，大開風氣，皆由半唐倡之也。詩無專集，偶存吉光片羽，光氣自不可掩。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壽星混江龍李俊：王鵬運「鐵騎突出刀槍鳴，惟見江心秋月白。」人世間齷齪曾不芥蒂于懷，此之謂獨往獨來。半塘父子，俱工倚聲。半塘尤精音律，與古微倡和最多。精誼之作，不減彊村。

胡先驌《評朱古微彊村樂府》 余常瀏覽有清一代之詞，覺名家雖輩出，而詞學之發揚光大，實始于晚清王幼遐侍御鵬運。【略】清初及中葉詞人，未知嚴于此，故辭意雖工，終非兩宋之舊。至王幼遐侍御之刊《四印齋詞》，讎校始精。其所作詞，律亦漸細，朱彊村、鄭叔問、況夔笙，皆聞風興起者。

又《評文芸閣雲起軒詞王幼遐半塘定稿剩稿》 綜而論之，二公皆一時詞場屠龍手。以技言，殆難軒輊，然文頗似李白，王則似杜甫。有清詞家捨蔣鹿潭外，能與之抗手者殆鮮。然聞雲起軒繼起者無人。繼半塘而起者，則朱古微、鄭叔問、況夔笙、趙堯生，皆名世作者。亦猶太白之後裔無人，而昌黎、白傅、義山、荊公、山谷、後山、簡齋、放翁、遺山，皆導源于杜陵也。抑李非學所能及，而杜則有軌範可循歟？無亦杜陵之詩，其深厚處，雖以太白之雋才，尚有不逮者歟？讀文、王二家之詞，正可以此相喻也。

又 其艷詞之最可誦者，如《鷓鴣天》云：「笑裏重簪金步搖，【略】《南鄉子》云：「斜月半朧明，【略】《玉樓春》云：「落花風緊紅成陣，【略】」又：「不辭沉醉東風裏，【略】《鵲踏枝》云：「落蕊殘陽紅片片，【略】」又：「斜日危闌凝佇久，【略】」又：「幾見花飛能上樹，【略】」皆極穠艷，然意深而隱，語婉而曲，以擬花間固不類，然未始非花間後一轉境也。夫美人芳草之思，本爲詩歌一要素，然自有達之之道，不必取儇于肉感之美也。

又 半塘詞自南追北，既得夢窗之研鍊，復得稼軒之豪縱，工力才華互相爲用，與雲起軒純恃才華者異趣，雖無以別尹邢，然自操勝算也。其不類處猶在令詞。半塘非無風懷者，其爲人之不拘小節，亦仿佛似文芸閣，故其所治爲兩宋，故芸閣所耽側艷之語，半塘乃不屑爲之。

《清詞玉屑》卷六 《庚子秋詞》【略】半塘《鷓鴣天》云：「無計銷愁獨醉眠，【略】」謂聯軍磐據禁苑，叫囂廛陌也。又《謁金門》云：「霜信驟，消得金釵人瘦。【略】」哀首禍親貴也。《三字令》云：「春去遠，雁來遲。【略】」謂京僚疏請回鑾而訂期屢展也。

《清稗類鈔·文學類·王幼霞詞渾化》 朱古微少時隨宦汴梁，王幼霞以省其兄之爲河南糧道者至，遂相遇。古微乃納交於幼霞，相得也。已而從幼

霞學爲詞，愈益親。光緒庚子之變，八國聯軍入京城，居人或驚散，古微與劉伯崇殿撰福姚就幼霞以居。三人者，痛世運之陵夷，患氣之非一日致，則發憤叫呼，相對太息。既不得他往，乃約爲詞課，拈題刻燭，于喁唱酬，日爲之無間。一闋成，賞奇攻瑕，不隱不阿，談諧間作，心神灑然，若忘其在顛沛兀鼿中，而自以爲友朋文字之至樂也。幼霞天性和易而多憂戚，若別有不堪者。既任京秩久，而入諫垣，抗疏言事，直聲震內外，然卒以不得志去位。光緒甲辰，客死蘇州。其遇厄窮，其才未竟厥施，故鬱伊無聊之概，一於詞陶寫之。其詞導源碧山，復歷稼軒、夢窗，以還清眞之渾化，與周濟之說固契若鍼芥也。

《小三吾亭詞話》卷一《王鵬運半塘詞》 粵西詞家，定甫以後，推王幼遐（鵬運）、況蕙笙（周儀）。王官御史，所著曰《半塘詞》。況官中書舍人，所著曰《第一生修梅花館詞》。余戊戌入都，始與幼遐訂交。幼遐所刻《四印齋詞》，（山谷詩云「我捉養生之四印」，謂忍默平直也。）校勘精審，汲古弗逮。其所爲詞，泠泠彙彙，若鳴雜佩。

鍾德祥《半塘定稿序》 王幼遐，今客死蘇州，幸得其遺詞，皆手定。【略】閱焉，皆曩昔臺閣餘暇時，朋舊文酒宴集，搭拍應副，若不越乎流連光景之情文，其爲僕所親見，吮毫伸紙者，泰半也。今再讀其遺詞，幼眇而沉鬱，義隱而指遠，腷臆而若有不可于名言。蓋斯人胸中，別有事在，而舉然不能行其志也。

朱祖謀《半塘定稿序》 予謂君詞，于回腸蕩氣之中，仍不掩其獨往獨來之概。【略】君天性和易，而多憂戚，若刖有不堪者，既任京秩久，而得御史，抗疏，言事，直聲震中外，然卒不得志。去位，其遇厄窮，其才未竟厥施，故鬱伊不聊之概，一于詞陶寫之。君詞導源碧山，復歷稼軒、夢窗，以還清眞之渾化。

《袁碧齋詞話・評近人詞》 王幼遐詞，如黃河之水，泥沙俱下，以氣盛者也。

譚獻《復堂詞話》 《袖墨詞》千辟萬灌，幾無鑪錘之迹，一時無兩。（《篋中詞》。）

分論

《念奴嬌・登暘臺山絕頂望明陵》 胡先驌《評文芸閣雲起軒詞王幼遐半塘定稿剩稿》：（半塘）慢詞雖騰踔橫厲，未能突過雲起軒，而悲壯激越殆不相下，其凄厲處且非雲起軒所能及也。其《念奴嬌・登暘臺山絕頂望明陵》之作，吊古傷今，凄激無對。

《滿江紅・送安曉峰侍御謫戍軍臺》 胡先驌《評文芸閣雲起軒詞鈔王幼遐半塘定稿剩稿》：又如《滿江紅・送安曉峰侍御謫戍軍臺》云【略】。悲壯激越，一時無兩。雖安之劾李文忠，不得不謂爲昧于時勢，而在英主之前，疏論權相，不得不謂爲眞御史、奇男子也。此詞語語自肺腑中流出，非但贈安，亦以寄意，則他日之屢捋虎鬚，抗疏直諫，固有以也。

《畫堂春》（清歌都作斷腸聲） 《清詞玉屑》卷六：瓦酋踞西苑，適儀鸞殿災盪，腥風剗瑕迹，若有神主之。【略】疑即紀瓦酋事。蓋北里有賽娘者，曾從某學士使西瀛，因與瓦酋舊識。油碧重迎，流黃雙綰，時憑鴛舌以戢鯨牙。半塘《畫堂春》云【略】，當亦指此。後聞瓦酋以此攖譴賽復流轉章臺。

傳記

《碑傳集補》卷一〇況周頤《禮科掌印給事中王鵬運傳》 王鵬運號幼霞，自號半塘老人，晚號鶩翁，臨桂人，同治九年本省鄉試舉人。十三年，以內閣中書分發到閣行走，旋補授內閣中書，久之陞內閣侍讀，先後直實錄館恭辦大婚慶典，敍勞加三品銜，賞戴花翎。光緒十九年七月授江西道監察御史，奉命巡視中城轉掌江西道監察御史，陞禮科給事中，轉禮科掌印給事中。二十二年春，上奉皇太后駐蹕頤和園，鵬運上疏曰：「竊自今年入春以來，皇上恭奉皇太后駐蹕頤和園，誠以聽政之暇，皇上得以朝夕承歡，而事機之來，皇太后便於隨時訓迪，聖慈、聖孝信兩得也。況御園駐蹕，祖宗本有成憲，如臣禱昧，尚復何言。然鞏鞏之忱，以爲皇太后園廷駐蹕，順時頤養，以迓祥和，誠天下臣民所至願。若皇上六飛臨駐，揣時度勢，有不得不稍從緩圖

者，謹爲我皇上敬陳之。自和議既成之後，財賈民離，敵驕國辱，久在聖明洞鑒之中，無俟微臣贅述。恭讀去年四月硃諭，我君臣當堅苦一心，力圖自強之策。至哉王言！今日非力持堅苦之操，難策富強之效，聖言及此，眞天下之福也。昔齊頃公敗於鞌，歸而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食肉，而浸陽之田以歸。夫飲酒食肉何礙於政史，臣特舉人所至近易忽之處，以狀其日不暇給之忱，是以風聲所樹，不必戰勝攻取，鄰國畏沮之心，自生實效，先聲理固相因，而至夫人情不遠，援古可以知今，而環伺綦嚴，返觀能無滋懼，臣非不知我皇上宵衣旰食，在宮在園，同此勵精圖治，然宸衷之艱苦，左右知之，海內臣民不能盡悉也。在廷知之，異域旅人不能盡見也。恐或以溫清之晨昏爲宸游之逸豫，其何以作四方觀聽之新，杜外人覬覦之漸哉！臣又聞皇上前次還宮，乙夜始入禁門，不獨披星戴月，聖躬無乃過勞，而出警入蹕之謂何，亦非愼重乘輿之道。又今之頤和園與圓明園，情形迥異，其時承平百年，各署入直之廬，百官待漏之所，規模大備，相習忘勞。今則蕪廢已逾三十年，一切辦公處所，悉皆草創，俱未繕完，大臣雖僅有憩息之區，小臣之踟躕宮門，露立待旦者不知凡幾，而綴衣趣馬，先後奔走於風露泥淖之中，更無論矣。體羣臣爲九經之一，亦願皇上垂鑒及之也。又近讀邸鈔，立山奉命管理圓明園，皇上兩次還宮，皆至園少坐，外間訛傳遂疑有修復之舉。臣愚以爲值此時艱，斷不至以有限之金錢，興無益之土木，且借貸業已不貲，更何從得此鉅款。此不足爲聖明慮。然臣因之竊有進者，當同治改元之始，御園甫經兵燹，興葺匪難，乃竟聽其蕪廢，豈憚勞惜費哉！蓋欲使深宮不自暇逸之心，昭示於薄海內外，是以數年之內，海宇敉平，武功克蔵，前事具在，聖謨孔彰。伏願皇上念時局之艱難，體垂簾之德意，頤和園駐蹕請暫緩數年，俟富強有基，經營就緒，然後長承色笑，侍養湖山，蓋能先天下之憂而憂，自能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所謂以天下養者不且比隆虞帝哉！」疏入，上欲加嚴譴。王大臣陳論至再，意稍解，徐曰：「朕亦何意督過言官，重聖慈或不懌耳。」樞臣於鵬運摺內夾片附奏，略謂鵬運雖冒昧瀆奏，亦忠愛微忱，臣等公同閱看，尚無悖謬字樣，可否籲恩免究，意在聲叙寬典之邀，出自臣下乞請也。疏留中，即日車駕，恭詣請安，面奉懿旨，御史職司言事，余何責焉。王大臣奉諭旨，此後如再有人妄奏，嘗試即將王鵬運一併治罪，著即傳諭知悉。鵬運直諫垣十年，疏數十上，大都關係政要，此尤犖犖大者。二十八年得請南歸寓揚州，時艱日亟，憤懣滋甚，三十年春，以省墓道蘇州病卒，年五十六。

《晚晴簃詩匯》卷一六四　王鵬運字佑遐，號半唐，又號鶩翁，臨桂人，同治庚午舉人，官吏科給事中。

紀事

作家逸事

況周頤《蘭雲菱夢樓筆記》　甲辰四月下沐過江訪半唐揚州，晤于東關街儀重學堂西頭之寓廬，握手覩覷，彼此詫爲意外幸事，蓋不相見已十年矣。半唐出示別後所得宋人詞四鉅冊，杭州丁氏嘉惠堂精鈔本。【略】余與半唐官京師時極意訪求不可得，松隱則昔祇得前半本，此足本也。

《選庵叢譚》卷二　余與半唐五兄文字定交，情逾手足。乙未一別，忽忽四年。蔆景一集懷兄之作幾于十之八九，未刻以前亦未盡寄京師。半唐寓宣武門外教場頭巷，畜馬一騾二，皆白。曩余過從，抵巷口見繫馬，輒慰甚。《燭影搖紅》云：「詩鬢天涯倦遊，情味傷、春早故人門巷。玉驄嘶回首長安道。」情景逼眞。又《極相思》云：「玉簫聲裏思君，不見祇是黃昏。」看的平易，非深于情不能道。它日當質之半唐。

朱祖謀《半塘定稿序》　始，予于汴梁，納交君，相得也。已而從學爲詞，愈益親。及庚子之變，歐聯隊入京城，居人或驚散，予與同年劉君伯崇，就君以居。三人者，痛世運之凌夷，患氣之非一日致，則發憤叫呼，相對太息，既不得他往，乃約爲詞課，拈題，刻燭，于喁，唱酬，日爲之，無間。一藝成，奇賞，攻瑕，不隱，不阿，談諧閒作，心神灑然，若忘其在顚沛兀鼿中，而以爲友朋文字之至樂也。比年，君客揚州，予來粵東，踪迹乖阻，書問時月相往還。每有所作，必以寄示。

《近詞叢話·王幼霞詞渾化》　朱古微少時，隨宦汴梁，王幼霞以省其兄之爲河南糧道者至，遂相遇，古微乃納交於幼霞，相得也。已而從幼霞學爲

詞，因益親。光緒庚子之變，八國聯軍入京城，居人或驚散，古微與劉伯崇殿撰福姚，就幼霞以居。三人者，痛世運之陵夷，患氣之非一日致，則發憤叫呼，相對太息。既不得他往，乃約爲詞課，拈題刻燭，于喁唱酬，日爲之無間，一闋成，賞奇攻瑕，不隱不阿，談諧間作，心神灑然，若忘其在顛沛兀鼿中，而自以爲友朋文字之至樂也。

作品本事

《摸魚兒・示孫駕航京尹》《清詞玉屑》卷六：棘闈罕一歲兩至者。王半塘以光緒癸巳分校京兆闈，闈中賦《鵲仙橋》詞，有「風流試院，說煎茶怕，今月笑人不免」句，蓋中秋夕對月之作。是年冬十月，復奉命監武闈，雪後于會經堂對月，復賦《摸魚兒・示孫駕航京尹》云【略】。蓋駕航亦兩次監臨。半塘嘗索和《鵲仙橋》未就，故復以是詞堅之。駕航監臨秋試時，有《浣溪沙》云：「夜雨浪浪耿客愁，平分月色上簾鉤，驀思明日是中秋。　半掩銅鋪凉浸襪，自燃銀燭暈生篝，不眠人在小瓊樓。」語亦清俊。瑣闈酬唱鮮及倚聲，兩度盍簪尤推佳話。庚子後京師停試，春秋皆借汴闈，科目旋停，試院遂廢。

《木蘭花慢・龍樹寺》《清詞玉屑》卷五：王半塘給事用《木蘭花慢》調，分詠長椿、淨業、憫忠、聖安花之龍樹諸寺，皆京師名刹。其《龍樹寺》後半闋云：「精藍幽意共誰探【略】。」追詠同治辛未潘文勤宴下第公車事也。是日與宴者凡四十二人。文勤與文恭先期選客手札，往復至數十紙。臨期乃未具飲饌，倉卒于酒肆致之，傳以爲笑，然鉅公好士餔饌風流，說者以擬萬柳堂已未禊飲焉。

《辛未禮闈後張孝達制軍與潘文勤公大會名士于龍樹院治觴選客手札七通夏閏枝編修裝冊徵題》《十朝詩乘》卷二二：文勤（潘祖蔭）在朝，務宏奬。嘗約張文襄同招公車知名士，宴城南龍樹院，函札往復，客單至數易。及期客至，乃未具行廚，倉卒于酒家致之，而座客已枵腹久矣，傳以爲笑。夏閏枝太守藏文襄與文勤選客手札七通，裝潢成冊。王佑遐給諫題四絕句云：【略】今都人葺龍樹院，建抱冰堂，奉文襄栗主于此。

著録

況周頤《眉廬叢話》同縣王半唐（鵬運）微尚清遠，博學多通，生平酷嗜倚聲，所著《袖墨》、《味梨》、《蜩知》等集，及晚年自定詞，均經刻行。其他著述，身後乏人收拾，殆不復可問。曩見其《四印齋筆記》，褒然巨帙，詳于同、光兩朝軼聞故事。

《忍古樓詞話・王半塘》臨桂王佑遐給諫鵬運，亦號半塘，又號鶩翁，罷官後主講維揚，光緒甲辰，客游蘇州，歿於拙政園。歸安朱古微侍郎祖謀爲刊《半塘定稿》於廣州，今所傳者惟此，乃其自定本也。其詞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稿，定稿選自乙稿始。余家惟有丙稿《味梨集》，乃庚稿《庚子秋詞春蟄吟》單行本。其乙稿之《袖墨集》、《蟲秋集》，丁稿《鶩翁集》，戊稿《蜩知集》，己稿《校夢龕集》，辛稿《南潛集》，皆未之見。頃姚君景之錄示《驀山溪詞》，係癸卯三月赴南昌望廬山作，蓋《南潛集》中詞，定稿所未錄也。詞云：「浪花飛雪，春到重湖晚。風壓舵樓，烟颺船脣，乍舒還捲。漁樵分席，相與本無爭，閑狎取野鷗羣，知我忘機慣。　看山欹枕，未算遊情倦。九疊錦屏張，尚依約兒時心眼。雲中五老，休笑白頭人，除一角晚峯青，何處尋眞面。」此詞亦至清健，而定稿不錄。其《味梨集》、《春蟄吟》，爲定稿所屏棄之詞，正自不少。足見去取雖出自作者，亦非無遺珠也。

朱祖謀《半塘定稿序》半塘詞，嘗刻于京師，爲丙、丁、戊三集，今刻于廣州者，乃君裒其前後七稿，刪汰幾半，僅存百許首自定本也。

又《半塘填詞定稿跋》半塘翁《填詞》凡七稿，自刻者爲丙、丁、戊三稿既，又裒其已刻、未刻諸集刪存百餘闋，付余寫定。翁沒後一年，余爲刊之廣州，所謂《半塘定稿》也。然刊落泰甚，翁所揮爲涕唾糠粃不屑屑者，世之人率踵汗奔喘，望塵而趨之，若不及者也，端居循省良不能忍而割舍，輒刺取《袖墨》、《蟲秋》、《校夢龕》、《南潛》四集，所薙者得五十五闋，排錄成帙，其已墨版者不復緟。

《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集部詞曲類》《半塘填詞定稿》一卷。《賸稿》一卷，清王鵬運撰，清光緒十年刻本，一冊。任公先生跋云：溫尹刻《鶩翁詞》

成，以初印本贈蛻庵。蛻庵携赴日本，與余同客須磨之雙濤園。蛻庵歸，此本遂置我篋中十七年，蛻庵墓木亦拱矣。摩挲籤題，悽感無已。乙丑五月啓超記。

又《四印齋所刻詞》九十四卷，清王鵬運編。清光緒十四年王氏家塾刻本，內《辛稼軒長短句》十二卷缺，存十六冊。

藝文

林旭《答幼霞前輩示詞》邂逅眞非常樂論，陂邊鷗鷺怪紛繁。看山留目依吾土，書笏迴思入小言。雨急更催愁日晚，花清自照忘杯渾。龍沙請念憑何物，政要先生秀句存。

康有爲《寄贈王幼霞侍御》修羅龍戰幾何時，王母重開善見池。金翅食龍四海水，女床棲鳳萬年枝。焰摩歡樂非非想，博望幽憂故故疑。大醉鈞天無一語，王郎拔劍我興悲。（此詩作于丙申，然「金翅食龍四海水」一語，竟成戊戌庚子之讖。）

鄭孝胥《贈王幼霞前輩（鵬運）即題其憶遠圖冊》朝士衰風雅，嶔崎老半塘。封章函涕淚，樂府積悲凉。畫本秋心稿，殘碑翠墨裝。此中從遣日，只禁說行藏。

徐珂《留別王幼霞前輩》亭皋木葉悴，曠野生秋風。歸心逐天末，曖曖雲浮空。酒徒日零落，燕市風飛蓬。勿浣衣上塵，遲歸驗游踪。離合不我計，尊酒還匆匆。斜陽淡無語，返照僧林東。

文廷式《高陽臺·和半塘乙盦韵卻寄》靈鵲填河，驚烏繞樹，秋來一樣心期。簾額風輕，金鑪篆裊香微。雲樓霧幕參差起，黯瑤情、未許人知。寫銀箋，四角中央，難寄離思。　凄凉茂草賽衣處，儘江河日暮，淚下連絲。猛拍闌干，憑他蝶醒鶯痴。重陽蕭索青蕪國，（來信云：七夕前三日得信，在重陽日，故有此句。）恁霜寒、籬菊能支。莫教人，剗盡瓊華，留映新眉。

沈曾植《減字木蘭花·和王半塘侍御》郎當罷舞，作佛幾時還解語。戲馬荒臺，送客清秋旅雁來。　百聞一見，凍谷說瓜秦士賤。歲晚車休，鵬鷃相期秉燭游。

《蕙風詞話續編》卷一余與半塘五兄，文字訂交，情逾手足。乙未一別，忽忽四年。《蔆景》一集，懷兄之作，幾於十之八九。未刻以前，亦未盡寄京師。半塘寓宣武門外教場頭巷，畜馬一、騾二，皆白。曩余過從抵巷口，見繫馬輒慰甚。《燭影搖紅》云：「詩鬢天涯，倦遊情味傷春早。故人門巷玉驄嘶，回首長安道。」情景逼眞。又《極相思》云：「玉簫聲裏，思君不見，祇是黃昏。」看似平易，非深於情不能道。它日當質之半塘。

朱祖謀《望江南·雜題我朝諸名家詞集後》香一瓣，長爲半塘翁。得象每兼花外永，起孱差較名柯雄，嶺表此宗風。（王佑霞）

雜録

《南亭筆記》卷一五某年有兩王鵬運，一部曹，一內閣中書。部曹王鵬運，喜作狹邪遊，以染毒占滅鼻之爻。某御史具摺參之，中有「面目既經缺陷，聲名又復平常」之語。摺上，留中不發。冬間適中書王鵬運以京察記名一等，上誤會，未蒙圈出。彼都人士以此事製爲燈虎，射《四書》一句曰：「有鼻之人奚罪焉？」其後中書王鵬運易名鵬壽，部曹王鵬運遇之某處，戲之曰：「我殆長君數輩。」蓋中書王鵬運原呈內有運字係祖先諱號，故求更正云云。

陳銳《詞話》半唐五例第二條有云：「若幽芬之作、幽芳繡被之作，翠被浪費楮墨，何關校讎？」今按：《夜飛鵲》詞「人影斷幽芬，深閉千門」，鈔本「芬」作「坊」，與芬芳字義有尺咫之別。此必一本有「幽芳」作「幽芬」，而「芳」又「坊」之訛，讀書顧可恃乎哉？使半唐得此，必躍然以喜矣。

《小三吾亭詞話》卷一幼遐論詞，嘗以不得見《漁》《樵》二歌爲恨，謂朱希眞《樵歌》及顧春《東海漁歌》也。顧春字太清，爲貝勒（弈繪）側室。論滿洲人詞者，有「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之語。去夏，余從後齋將軍假得貝勒《明善堂詩》，曾刺取太清遺事，賦六絕句。今年乃得見《東海漁歌》。（凡四卷，缺第二卷。）惜幼遐客死揚州，不獲共欣賞也。（《樵歌》有吳枚庵鈔校本，幼遐已得之付梓。）

《聲執·九種詞集》《四印齋所刻詞》：王鵬運刻。惟《雙白詞》非善本，其餘大概善本或孤本。且有影刊宋、元槧者，校讐亦精。附宋、元三十一家

詞，亦皆孤本。原刻外，上海有縮印本。

況周頤《蘭雲菱夢樓筆記》 余挽半唐聯云：「窮涂落拓中，哭平生第一知己；時局艱危時，問宇內有幾斯人。」吾兩人十七年交情，若薔星靦縷，數千言未可終也。

范當世

論述

綜論

陳三立《范伯子文集序》 君之文，斂肆不一體，往往雜瑰異之氣，而長于控搏旋盤，綿邈而往復，終以出熙甫上，毗習之子固者爲尤美。

黎玉璽《范伯子先生全集序》 近世吾國【略】詩則通州范肯堂先生爲第一，以足上嗣遺山也。【略】范先生之作，雖徐文蔚爲刻全集而所遺尚多，比余窮搜精寫竟，【略】刊而行之，豈惟范先生精神意態，永懸于宇宙，而其憂國拯世之懷，悲天閔人之旨，將與吳氏、嚴氏共垂于天壤以澤來學，國魂民極，其將有賴于斯。

曾克耑《范伯子詩集序》 以自然爲宗，生造爲法，奇横爲體，不事浮藻，不務枵響，不懈而及于古，率天下之志業者，自縱横排盪入，而造乎雄恢雅正之域，卓然爲一代詩家宗祖，則通州范先生其人也。先生之爲學，其本在誠，其用在仁，其道在通，其所憂傷憤嘆在邦國之興替，人才之消長，而非聲氣之盈虚，身世之通塞，故其發而爲歌詩也，挾浩落之氣，淵穆之神，精微之思，出之以坦盪質直之詞，若江海之茫洋無涯涘，大風作而濤瀾之奔騰，起伏萬狀，觀者固將目眩神震，茫然莫測其端倪。其精深博大，豈淺識所能窺者哉！

姚永概《范肯堂墓誌銘》 維我聖清載逾二百，五洲交通，藝術競勝，僅恃一國竊敗不振之故習，不足敵彼族之方新，而朝野之論，又斷斷不可合並，故釀爲甲午、庚子之再亂。于時范君起江海之交，太息悲傷，無所抒洩，一寓之于詩。其詩震蕩開闔，變化無方，讀者雖未能全喻精微，無不知愛而好之。以一諸生，名被天下，噫，何其盛也。

又 君詩雖至工，眞知其意者無幾人。數世以後，又孰能測君所用心乎？然巴比倫、埃及之古碑，希臘、印度之詩，西士好古者，搜釋之，不〔遺〕餘力也。以吾國文字精深微眇，實有不可磨滅者存，意必有魁桀之士，寶貴而研索之，殆可決也。于君詩又何憂乎！

金鉞《范肯堂先生事略》 先生自傷時命坎軻，佗傺發憤，一寄之于詩。仰天浩歌，泣鬼神而驚風雨。世之稱先生詩者，謂先生蓋合東坡、山谷爲一人也。

《近代名人小傳・范當世》 工爲詩，菲薄唐賢而思力深銳。發爲篇章，兀傲健舉，沈鬱悲涼，匪第超越近世學宋諸家，其精者直掩涪翁。清末詩人巋然靈光，文亦簡奧蒼堅。臺隸相城。不善治生，終身困厄。中年流徙江湖，客死旅邸。張謇、陳三立、鄭孝胥皆與篤交，錫良、端方等交致幣聘，卒不一應。標格清峻，唯天際孤雲，絕嶺喬松，差足擬之。自其既歿，而浮薄文人競作肥遯，堅貞之誼，遂不復見于國中矣。嗚呼！

《平等閣詩話》卷一 南通州范肯堂明經（當世），一字无錯。平生兀傲頹放類阮嗣宗，困阨寡諧，以古文名世。詩學東坡、臨川，心摹手追，直造其域。比以肺疾就醫滬瀆，晤談竟日，抵掌論天下事，輒欷歔不置，見其近作數首，亟錄之：《爲伯嚴錄天津甲午中秋詩因次韻盡意》云：【略】《贈蕭先生穆》云：【略】《既爲王伯唐刻石狼山之陰夢湘更以重九日携酒餚邀余及劍星潛之往祭歸次夢湘韻》云：【略】《暮春金陵城北見桃李花有感》云：【略】《得仲弟廣州書卻寄》云：【略】《季直生日叔儼來爲置酒召朋舊因道疇曩感成二詩並寄陳子疇》云：【略】《光緒三十年中秋月》云：【略】《病閒》云：【略】。

又 范肯堂先生遺詩曰《范伯子集》，都十九卷。其詩有得于《小雅》，能奄有宋諸大家之勝。盤空硬語，爲其特長。【略】庚子王室如燬，多以詩篇寄其孤憤，每一吟諷，如見其人。

又卷二　范肯堂先生，【略】其詩有得於《小雅》，能奄有宋諸大家之勝。盤空硬語，爲其特長。茲錄五律《送姚叔節北上》二首云：【略】七律《讀王貢兩龔鮑傳而歎》云：【略】《題婁賢妃所書屏翰二字》《江西藩署故甯王府也字在門楣》云：【略】（以上二詩庚子秋作）。七絕《感憤》云：【略】《偶書季布傳後》云：【略】斷句五言云：「便將巢作姓，不問舜何年。」七言云：「欲傾東海斟臣酒，怕有西風拂帝絃。譬以等閒鐵如意，頓教椎碎玉交枝。皇古至今哀痛日，尋常互市往來船。」庚子王室如燬，多以詩篇寄其孤憤。每一吟諷，如見其人。

馬其昶《范伯子文集序》　余自弱冠受學，嘗從吳父、張廉卿兩先生問古文義法。【略】張先生嘗【略】盛稱通州三生。三生者，朱君銘盤、張君謇及范君當世也。朱工駢文，惜早逝；張以幹濟稱；而范君字肯堂，孝友愷悌，詩才雄健，尤爲吳先生所激賞。

又《愼宜軒文序》　皖中印《范伯子詩集》十九卷，叔節寄我且品目其詩，爲國朝第一。余復書論肯堂所詣誠過絕人，顧詩家各有其性情體貌，正不容軒輊。【略】余既盡讀肯堂詩，私念今世寧復有是詩，又寧復有斯人者乎？世曷嘗無人，有之而不與吾接，則等於無矣。

夏敬觀《忍古樓詩話》　肯堂以文爲詩，大都氣盛言宜，如長江大河，一瀉而下。滋蔓委曲，咸納其間。集中《戲書歐公答梅聖俞詩後》有二語云：「文之于詩又何物，強生分別無乃癡。」蓋肯堂自道其詩之旨趣，亦如是也。製長題，須明詩意而不與詩複，極不易爲。肯堂效東坡特工，然間亦稍冗耳。

《麗白樓詩話》上編　或謂同、光詩人，如鄭珍、江湜、范當世、鄭孝胥、陳三立，皆不盡彫琢，能屹然自成其一家，固矣。【略】當世、孝胥、三立，則詩才與氣力，故自不凡，【略】當世則外似博大，而內猶局于繩尺，不能自開戶牖，以視珍、湜詩，能用古人而不爲古人所用，抑又次焉。

《晚晴簃詩匯》卷一八〇　伯子少負雋才，時武昌張裕釗有文章名，客江寧，伯子偕張謇、朱銘盤謁之，張大喜，自詫一日得通州三生，茲事有付託矣。與弟鍾、鎧，世稱三范，其一成進士，作令河南，一以選拔爲令山東，獨伯子以諸生終。生平爲詩甚勤，用意幽眇，造語深至，多激宕之音，殆所謂窮而後工者耶！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伯子識一時名公鉅卿頗夥，徒以久不第，抑鬱牢愁，詩境幾于荆天棘地，不啻東野之詩囚也。工力甚深，下語不肯猶人，讀之往往使人不歡。

《定厂詩話》卷上　縱橫變化，李、杜爲之大宗。【略】七古中拗峭生動不涉枯淡者，經巢及范伯子、黎二樵皆然。

又卷下　曩見有近代詩家評語，不知何人所作，姑記于此。【略】范伯子詩，如飢鳳悲時，孤麟泣遇，至其力能扛鼎處，又如垓下項王，時歌徵羽。

夫須《夫須詩話》　通州范無錯明經當世，亦主張宋人者，思想筆力，亦復空世所有。然以較海藏，則猶不逮。無他，一則極其才思而才思極，一則不極其才思而才思亦自無不極也。

陳冰如《鞠儷盦詩話》　范伯子名當世，號肯堂。功名雖未能一第，而文名重于朝野，合肥相國延之爲西席，賓主尤相契合。其爲詩，一以古文之筆以作之，力摹郊島，佳則佳矣，惜非盡人所能解。平生最鄙隨園，作風迥異。全集中獨流利近人者，「江心一蝶背人飛」七字最佳。此句之神妙，尤集一「背」字。伯子之文力，近追上古，而不屑稍近世俗，任其坎坷。其志趣抑在此一字乎？伯子夫人姚氏名蘊素，桐城世家，亦工詩文，不亞于伯子。鄉里間謂：能詩者夥矣，能詩而富貴者亦數數見之。倘言閨中唱和，伉儷能詩，在昔惟伯子與姚，今祇愚夫婦耳。嘻，可愧矣。

金鉞《范肯堂先生事略》　通州范肯堂先生亦以古文鳴于時。【略】先生自謂謹守桐城家法，然其爲文獨得雄直氣，縱橫出沒，隨筆所如，無不深合理道，固不局局然于桐城繩度也。【略】先生自傷時命坎軻佗傺發憤，一寄之于詩，仰天浩歌，泣鬼神而驚風雨。世之稱先生詩者，謂先生蓋合東坡、山谷爲一人也。

《尊瓠室詩話》卷三　通州范肯堂明經（當世），原名鑄，字无錯。文學桐城，詩肖宋人，以布衣名滿天下。庚子有《題吳北山師詩集》云：「以行得官以言去，古人如此亦堂堂。看渠八海橫飛日，更向萬山深處藏。何由黑髮看成白，應許玄天不作黃。試把遺書往成誦，逸民儔侶自成行。」【略】著有《范伯子集》。

《皖雅初集》卷九引《靜照軒筆記》　肯堂先生詩宗宋人，文學桐城，以布衣名動公卿間。爲姚慕庭大令之壻，繼配姚蘊素夫人亦能詩。庚子夏曾至桐城居匝月。吾皖僻壤，得名流戾止，亦嘉話也。余詩由唐入宋，頗賴先生指

授。甲辰春先生客死滬上，余哭以詩云：「腐骨何須問卿國，大文至竟有淵源。」因與新建夏映菴、南陵徐隨菴、山陰俞觚菴、臨川李梅菴四觀察及諸知舊醵金，刊其詩十九卷，志不忘也。

金天羽《答蘇堪先生書》繼陔叔之後，爲通州范伯子，貧窮老瘦，涕淚中皆天地民物，大江南北，二子者蓋豪傑之士也。

又《藝林九友歌序》晚清詩人學蘇最工者，推何蝯叟、范伯子。

《一士類稿・談陳三立》吾兄彬彬嘗謂：【略】綜覽《散原精舍詩》，所最推許者，當屬通州范當世肯堂，集中投贈獨繁而摯。一作云：「公知吾意亦何有，道在人羣更不喧。」又曰：「萬古酒杯猶照世，兩人鬢影自搖天。」此「使君與操」之勝概也。于范作《甲午天津中秋玩月》，嘆爲「蘇黃而下無此奇」，報以「得有斯人力復古，公然高咏氣橫秋」，恰與范之兀傲健舉相稱。彼皆爲詩而詩，人格與詩格，大致不遠，自足睥睨一世矣。所論可質識者。

又《李慈銘與王闓運》范當世在詩家中，亦一時之雋。慈銘《與言謇博》手札，有云：「所携晾詩，其姓名是否范當世？當世素不知其人，觀其詩，甚有才氣，然細按之，多未了語，此質美未學之病也。」亦不甚許可，特視論闓運者差勝耳。

章士釗《論近代詩家絕句》陳琳書記有平生，霸氣千秋共一鳴。五十年間餘事了，劣容詩客出桐城。

秋老梧寒動客悲，詩爲境縛亦何辭。兩當軒內尋知己，奇數君優偶遜之。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天猛星霹靂火秦明：范當世　當其下手風雨快，誰其敵手花知寒。霹靂列缺，吐火施鞭。（揚雄《羽獵賦》。）「盤空硬語眞能健，結論能窺萬物根。《玩月》詩篇成絕唱，蘇黃至竟有淵源。」（散原見兂錯《中秋玩月》詩，歎爲蘇、黃以來，六百年無此奇矣。）

《光宣以來詩壇旁記・易實甫》通州范肯堂（當世）有述實甫事三首云【略】。肯堂以文爲詩，大都氣盛言直，如長江大河一瀉而下，滋蔓委曲，咸納其間。集中《戲書歐陽公答梅聖俞詩後》有二語云：「文之于詩又何物，強生分別無乃痴。」蓋肯堂自道其詩之旨趣，亦如是也。製長題須明詩意而不與詩複，極不易爲，肯堂效東坡特工，然間亦稍冗耳。

分論

《光緒三十年中秋月》《石遺室詩話》卷四：南通州范肯堂明經（當世）有《中秋月》句云：「噫余瘦削不成影，見汝盈盈在上頭。悽咽似倪雲林《中秋》之作，皆不久下世矣。陳道量《單雲閣詩話》：伯子本善病，此詩滿紙蕭瑟，說者謂其下世之先徵也。

《自誄》《清稗類鈔・文學類・范伯子有自誄篇》：范伯子有《自誄》一篇，語語飛動，如天馬行空，長鯨跋浪，錄之，詩云云。

《上吳先生》《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一：吳闓生評：先大夫曰：「句句橫亘萬里，字字捫之起棱，不知肯堂胸中吞併幾許古人也。」至其振懦起頑之盛心，挑戰致師之猛執，令人和戰無策矣。

《酬冀州判張君》《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一：吳闓生評：此小小之作，又多白話，不過看其不俗耳。

《徐樾岑先生壽詩》《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一：吳闓生評：情詞深美，全集中壓卷之作。

《次韵王義門景沂見贈之作》《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一：吳闓生評：先大夫云：「跌宕自喜，大似太白。」

《至父先生出行野四日不歸極望成詩》《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一：吳闓生評：「玉階」四句，先大夫曰：「奇峰聳天，戛然忽止。此非眞通古人消息者，不易辦也。」

《依韵酬叔節》《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一：吳闓生評：此詩衷情激越，可動天地，音調之美，無出其右者。

《天津問津書院薑塢先生主講于此者八年外舅重遊其地感欲爲詩乃約當世同用山谷武昌松風閣韵》《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一：吳闓生評：先大夫曰：「吾嘗論山谷，七古推《松風閣》爲第一，氣骨高邈，杳然難攀。」此詩殆欲追而與之並。

《至父先生來書勸鄉試欲以詩答會連日用山谷韵乃復效其次韵毳補之廖正一連綴二篇因示叔節》二《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一：吳闓生評：末二句謂叔節也。以下諸篇，跌宕奇偉，洸洋恣肆，爲先生生平極盛之作。

《喜松坡來再次一首》《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一：吳闓生評：先大夫曰：「語非驚人，獨起落飄忽，自有奇氣。此最難得。」

《從謇博借得李尊客集叠韵題其端以示謇博》《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一：吳闓生評：先大夫曰：「肯堂此等境界，得之太白，其倏忽變轉亦似之。」

《同何眉孫張季直夜登狼山宿海月處》《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一：吳闓生評：造意奇崛。

《欣父席上應諸公詠雪之屬用敬如韵》《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一：吳闓生評：自此以下諸詩，多感德宗幽囚而作。

《消寒第七集》《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一：吳闓生評：沉鬱可追《離騷》。

《慎交吟》《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一：吳闓生評：末四句志念深矣。

《書賈人語》《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一：吳闓生評：先大夫曰：「奇句驚人。」

《以保生釐東薦之伯謙》《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一：吳闓生評：此詩見先生窮途，推賢好士之風義。

《三足烏行用少陵杜鵑行韵》《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一：吳闓生評：驅邁蒼涼之氣貫虹，食鼎之詞，深得杜公神髓。

《人日和杜公追酬高蜀州詩用其體韵》《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一：吳闓生評：和杜諸作，神韵直與原詩無異。

《叔節寄詩言愁蘊素設兩端以慰之吾則率吾之臆而已甘苦實不相喻不必謬附知己亦錄相示以當反騷何妨》《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一：吳闓生評：此等祇率臆言之，而高格自不可及。

《留別新綠軒》《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一：吳闓生評：此初離鄉里留別之作，其詞則在天津時所追改。先大夫云：「後半聲氣並王，可云偉製矣。」

《過泰山下》《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一：吳闓生評：《剛己日記》載先生自評云：「此等題無他難，但若將泰山看得絕大而求爲震撼之詞，則便竭蹙支持，不能佳矣。」又曰：「我詩何足與杜公比論，要其一起一收，規模頗好，中四句亦蹈大方也。」

《贈謇博》《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一：吳闓生評：先大夫曰：「後四句大氣標舉，最是山谷長處。」

《和兪恪士》《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一：吳闓生評：先大夫曰：「大家氣體。」

《次韵恪士並寄重伯三首》一《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一：吳闓生評：先大夫曰：「豪情勝概，氣與題稱。」

《次韵恪士並懷至父先生四首》一《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一：吳闓生評：起四句，先大夫曰：「公此等風格，正覺涪翁去人不遠。」

又四《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一：吳闓生評：收意深痛。

《金道堅之爲人余聞之曼君有年今嘯溪始爲紹介期會于公讌之間固已不煩指引而能自得之于稠人中矣曼君之死道堅欲求其女以爲子婦余以是尤切于心今以素扇屬書乃屬馮君小白畫蓬萊旭日奉詒而作詩以道其意》《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一：吳闓生評：題中所述種種，無一剩意，而氣勢尤爲超卓。

《果然》《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一：吳闓生評：「遊絲」句謂事竟解決。「錦瑟」句謂德宗在位適得二十五年也。公于德宗多忠憤之作，已見前古風各篇矣。

《平心》《十朝詩乘》卷二二：范肯堂亦主變政者。有《平心》詩云：【略】。實持平之論。

傳記

金鉽《范肯堂先生事略》先生諱當世，初名鑄，字肯堂，通州歲貢生。弟鐘，戊戌進士，河南知縣。鎧，拔貢生，山東知縣。

姚永概《范肯堂墓誌銘》君諱當世，字无錯，號肯堂。世爲江蘇通州儒族。祖某，父某，皆不仕。君少，出語驚長老，壯而益奇。武昌張先生裕釗有文章大名，客江寧，君偕張謇、朱銘盤謁之，張先生大喜，自詫：「一日得通州三生。茲事有付托矣。」其後，君弟鐘、鎧相繼起，世又稱「三范」，而稱君爲「大范」云。【略】病且篤，就醫上海，遂以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卒，年五十一。踰年葬于通州東門外范氏之阡前夫人吳之右。

《清史稿·張裕釗傳》裕釗門下最知名者，有【略】范當世，字肯堂，江蘇通州諸生。能詩，汝綸嘗嘆其奇橫不可敵。著有《范伯子詩文集》。

《尊瓠室詩話》卷二　通州范肯堂明經（當世），原名鑄，字无錯，文學桐

城，詩肖宋人，以布衣名滿天下。【略】先生頗愛余，嘗講詩法，有知己之感。甲辰冬卒，年五十許。著有《范伯子集》。

范罕賢《范伯子先生行實編年》（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眉韵樓詩話・范肯堂在冀州吳摯甫署中所作詩》 通州范肯堂明經（當世）深于詩學，嘗與其門人王仁安部郎（守恂）自道所得，謂光緒乙酉以前所爲詩浮湛云爾，未能專學。自乙酉至冀州，始恣爲奇創之作，與前此不類，而後亦不復有此。蓋與吳摯甫先生談逾月，深識古人文字都由自創，故縱筆寫其胸中所有，然是秋南歸，攜以示吾友老于詩者，再三強之而終不能閱畢也。世之謬悠豈勝道哉？因取冀州所作，錄成一冊。

《續碑傳集》卷八〇金鉞《范肯堂先生事略》 先生性至孝，少貧力學，橐筆走四方，常南北數千里，必以歲時歸省父母，後以親年漸高，家居不更出。先生親教授兩弟，中林、胄門讀書成通才，博學與兄齊名，世號爲「通州三范」。【略】先生交游滿天下，遍歷名山大川，所至公卿爭倒屣迎之。李文忠方爲直隸總督，聞其名，介吳先生禮請賓之，授公子經邁、季高學，然文忠日晡退食，恆過先生論政事，先生感其意，亦出己見，多所贊助。

姚永概《范肯堂墓誌銘》 君諱當世，字旡錯，號肯堂，【略】吳先生汝綸官冀州，見君與謇、銘盤唱和詩，貽書鉤致，君亦樂依吳先生。遂之冀，而張先生亦來主講保定，益相與論定古聖賢人微言奧義，學更大進。是時君方喪前夫人，吳先生爲介，聘吾仲姊，因就婚先子江西安福署中。先子故能詩，吾姊亦嫻吟詠。君往來二年，得詩益多。其後吳先生居保定，吾往從之。君方攜吾姊客李文忠公所，見即飲酒賦詩，詼調間作，別十日不見君寄詩，即寄聲誚責以爲樂。

《近代名人小傳・文苑・范當世》 字肯堂，南通人。【略】臺隸相城，不善治生，終身困匱。中年流徙江湖，客死旅邸。張謇、陳三立、鄭孝胥皆與篤交。錫良、端方等，交致幣聘，卒不一應。標格清峻，唯天際孤雲、絕頂喬松，差足擬之。自其既歿，而浮薄文人競作肥遯，堅貞之誼遂不復見于國中矣，嗚呼！

《舊聞隨筆》卷三 通州范肯堂（當世），予妹丈也。性孝友，弟仲林（鐘）、秋門（鎧）皆經其教育而成才。嘗言：「兄弟一體也，奈何畫爲數域？」友人泰興朱曼君（銘盤）卒，收養其寡妾孤子于家。好獎拔後進，至典衣、賣宅，資寒士渡海求學。其詩文並美，詩尤高出于人，吾邑吳摯甫先生稱爲海內無對。既卒，會葬傾東南，義寧陳伯嚴吏部（三立）賦詩云：「原路一棺寒雨外，衣冠數郡仰天時。」蓋紀其事也。

《新世說・寵禮》 范肯堂於光緒初年，就李少荃直督西席之聘。李尊師重道，朔望，必衣冠候起居。每日奉魚翅一簋。范固甘菜根而厭膏粱者，力却之。李遂以乾翅寄奉其二親。故事，節幕得用居停輿馬，李蒙賞紫韁，范嘗假用之，訪友於天津紫竹林。或告李曰：「范乘紫韁作狹邪游。」李曰：「既用紫韁，不可缺擁衛。」立命戈什八員護之。

作品本事

《平心示義門》《十朝詩乘》卷二二：康長素【略】迨以孝廉上公車，復上書爭國是。主春闈者相戒，勿使康某得雋。乙未，徐蔭軒、李若農同主試。若農得梁卓如卷以示徐，徐疑爲康，抑之。既而揭曉，康列第五，適出徐手。恚甚，欲撤去。同事以卷已進呈，持不可。徐歸，戒閽者：康以贄來，勿爲通。然康竟得觀政工部。時德宗懲甲午之敗，謀自強。張樵野密進康所著書，上驚賞，戊戌改制由此。卒以求治太急致敗。范肯堂亦主變政者，有《平心》詩云【略】。實持平之論。

《聽仲林談易實甫幼時陷賊事其尊人方伯君之拒賊不以賄贖賊之始終愛護至敗死而必欲生全之與僧忠親王之飄忽夜馳得實甫問知易氏兒以付應城縣曲折盡繪感不絕于心遂成三詩》 夏敬觀《忍古樓詩話》：漢壽易實甫（順鼎），童時陷賊中。其父函叟方伯，拒不以賄贖。賊愛護之，養爲己子。僧格林沁夜追賊，得實甫，問知爲易布政子，以付應城縣。其事與吾鄉宋少保筱墅子

陷回中相類。易子慧而宋子平平無奇，則不同也。通州范肯堂（當世）有述實甫事詩三首云：【略】。

《答董卿詩》　夏敬觀《忍古樓詩話》：聞吳董卿言，肯堂爲義甯陳右銘中丞作墓銘，公子伯嚴酬以千金，攜至揚州，訪柯遜庵運使。一夕就王義門談，至深夜始歸客舍，而賣文金已爲盜所攫去矣。董卿投詩，先有「千里賣文錢易盡」之句，遂以爲讖。今集中有《答董卿詩》，云：【略】。

著録

《平等閣詩話》卷二　范肯堂先生遺詩曰《范伯子集》，都十九卷。

徐文爵《校刻范伯子集序》　《范肯堂先生文集》十二卷，先生手定本也。【略】世之稱先生者尤重其所爲詩，而（文爵）初耳先生名，則以文。【略】前年桐城吳君北江以所刻《晚清四十家詩鈔》見貽，錄先生詩至一百一首，乃更求之南方得活字排印本詩集，而文集卒不可得。（文爵）嘗告吳君：他日苟得范先生文集，當爲刊行。今春，吳君門人張子次溪偶得寫本兩冊于天津書肆。吳君屬以見示，則眞范先生文集也！證之卷首目錄，僅存其半，懼更亡失，謀爲刊之。吳君復爲求之其家，乃得范先生介弟秋門校定全本，蓋由先生手寫本移錄者。【略】幸賴吳君與張子之力，猶得睹此定本，不可謂匪幸矣。

陳三立《范伯子文集序》　往范君肯堂既歿，排印其詩集十九卷，天下爭傳誦之。猶有文集十二卷，今歲君配姚夫人始爲錄副寄余。

《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別集類》　《范伯子詩集》，十九卷，范當世撰，民國初年鉛印本。附姚倚雲撰《蘊素軒詩》四卷，四冊。

藝文

姚永概《肯堂用大人韵作詩示予因及予與吳仲懿江陰之舊游而以身強爲可寶次韵奉酬》　生于吳楚愛幽幷，五嶽填胸不可平。少壯漸過添老態，江湖行遍減山情。高吟斗室春回座，臘雨連宵冷入城。彭蠡縱陽二千里，茫茫帆楫又東征。

陳三立《肯堂爲我錄其甲午客天津中秋玩月之作誦之嘆絕蘇黃而下無此奇矣用前韵奉報》　吾生恨晚生千歲，不與蘇黃數子游。得有斯人力復古，公然高詠氣橫秋。深杯猶惜長談地，大月難窺澈骨憂。曠望心期對江水，爲君灑涕憶南樓。

又《寄肯堂》　拗怒橫流束一門，憑誰疏引灌千村。公知吾意亦何有，道在人羣更不喧。碌碌已窮鼷鼠技，姝姝欲併蠹魚魂。痴兒種海求甌脫，任被痲姑目笑存。

又《哭范肯堂三首》一　搖搖榻上燈，海角相諾唯。羸狀雜吟呻，形影共羈旅。嗟子淹沈疴，倏忽篤行李。飽聞絕域醫，滬瀆頗挂齒。謬計石散力，萬一疾良已。子果用此言，攜孥叱神鬼。初來奮低昂，稍久勉卧起。云何別匝月，天乎遽至此。歲暮轟雷霆，但有瞪目視。疚恨促之行，顚躓取客死。又幸保浡臾，絮語落吾耳。殘魂今安之，荒茫大江水。

陳銳《歲杪懷范大肯堂通州》　東望江南盡雪花，殘年吹汝獨還家。那無腥腐供朝食，猶費精神鬥物華。夫婦短歌杯送蟾，羲農白日壑驚蛇。未分半席譚天演，竿木隨身祇自嗟。

周家祿《將之朝鮮與范旡錯（當世）別于滬瀆》　笳鼓江城夜，爭琶滬壘秋。片帆將落葉，萬里暫同舟。後約何堪問，前途始欲愁。君看鳥飛盡，此水更東流。

陳詩《范肯堂先生療疴滬瀆從人存問近狀輒成此詩奉簡》　五年杯酒黃花笑，客裏相逢歲又闌。落落江關供老病，勞勞塵市問飢寒。醽醁餔歠嗟何補，肝肺雕鐫總自殘。繕性故應澄百慮，好扶筇竹一枝安。

張謇《與勗臧久香敬銘登狼山望海樓追悼肯堂梅孫》　故人陳約在黃泥，觀燒猶傳隔歲詩。（肯堂有狼山觀燒詩。）姓氏劇傳耆舊傳，歡嬉追溯少年時。苦求耕釣誰能偶？便數滄桑我亦衰。望海樓邊尋石刻，傷心梅老共煙霏。

雜録

《平等閣詩話》卷二　范肯堂先生，【略】其繼配桐城姚蘊素夫人（倚雲），

乃石甫廉訪孫女，善詩詞，能文章，有林下風，著有《蘊素軒集》。五言句云：「風屯漢陽樹，月滿武昌樓。」摛辭雄傑，克繩祖武。又《午寐一絕》云：「半掩虛窗一縷煙，綠蕉庭院欲秋天。香凝蕙帳成幽夢，啼鳥驚回亦自憐。」江湘間多傳誦之。

《石遺室詩話》卷四　南通范肯堂明經（當世）有《中秋月》句云：「噫余瘦削不成影，見汝盈盈在上頭。」悽咽似倪雲林《中秋》之作，皆不久下世矣！

黃遵憲

論述

綜論

《眉韵樓詩話・陳子麟大令戊申雜詩十二首》　黃公度《今別離》、《臺灣行》、《送留學生回國》諸作，眞能融冶新舊學，與近世詩豪以無道行之者有雅鄭之判。余論詩極推崇人境廬，而友朋貽函多加駁難，有謂詩詞一道，宜純用舊學組織，不特新名詞，因須掃淨，即新思想亦不可攙入者，所見亦太偏矣。

《平等閣詩話》卷二　余近於友人處覓得公度先生七律二首，乃庚子傷亂作也，亟錄之：《聞駐蹕太原》云：【略】《聞車駕幸西安》云：【略】悲壯激發，如讀韋端己、羅昭諫感事詩。每飯不忘君國，公度有焉。

《綠天香雪簃詩話》卷四　海外景物近人入詩者，多求其雄闊淋漓。不負萬里壯遊者，惟黃公度一人而已。《錫蘭島卧佛六篇》，汪洋恣肆，幾如神駿不可羈勒。《流求歌》、《越南篇》、《臺灣行》等作，可稱詩史，不僅以詩鳴也。近聞人誦其斷句云：「文章大蟹橫行日，世界羣龍見首時。」的是先生自道語。

又卷七　讀王壬甫詩，如睹漢官威儀；讀黃公度詩，如聞廣長饒舌。

《無盡庵遺集・詩話》卷二　近代詩人黃公度愛爲長篇，洋灑數千言，光怪陸離，前此未嘗有也。

康有爲《人境廬詩草序》　公度生于嘉應州之窮壤，遊宦于新加坡、紐約、三藩息士高之領事官，其與故國中原文獻至不接也。而公度天授英多之才，少而不羈，然好學若性，不假師友，自能博羣書，工詩文，善著述，且體裁嚴正古雅，何其異哉！嘉應先哲多工詞章者，風流所被，故詩尤妙絕。及參日使何公子我幕，讀日本維新掌故書，考于中外之政變學藝，乃著《日本國志》，所得于政治尤深浩。及久遊英、美，以其自有中國之學，採歐、美人之長，蒼萃鎔鑄而自得之，尤倜儻自負，橫覽舉國，自以無比。而詩之精深華妙，異境日闢，如遊海島，仙山樓閣，瑤花縞鶴，無非珍奇矣。公度長身鶴立，傲倪自喜，吾遊上海，開強學會，公度以道員奏派辦蘇州通商事，挾吳明府德瀟叩門來訪。公度昂首加足于膝，縱談天下事，吳雙遺澹然旁坐，如枯木垂釣。之二人也，眞人也，畸人也，今世寡有是也。自是朝夕過從，無所不語。聞公度以屬員見總督張之洞，亦復昂首足加膝，搖頭而大語。吾言張督近于某事亦通，公度則言吾自教告之。其以才識自負而目中無權貴若此。豈惟不媚哉，公度安能作庸人。卒以此得罪張督，乃閑居京師。翁常熟覽其《日本國志》，愛其才，乃放湖南長寶道。時義甯陳公寶箴撫楚，大相得，贊變法。公度乃以其平日之學發紓之。中國變法，自行省之湖南起。與吾門人梁啓超共事久，交尤深。于是李公端棻奏薦之，上特拔之使日本。而黨禍作，公度幾被逮于上海。日故相伊藤博文救之，乃免。自是久廢無所用，益肆其力于詩。上感國變，中傷種族，下哀生民，博以寰球之游歷，浩渺肆恣，感激豪宕，情深而意遠，益動于自然，而華嚴隨現矣。公度豈詩人哉！而家父、凡伯、蘇武、李陵及李、杜、韓、蘇諸巨子，孰非以磊砢英絕之才鬱積勃發而爲詩人者耶？公度之詩乎，亦如磊砢千丈松，鬱鬱青葱，蔭岩竦壑，千歲不死，上蔭白雲，下聽流泉，而爲人所瞻仰徘徊者也。

陳三立《人境廬詩草跋》　馳域外之觀，寫心上之語，才思橫軼，風格渾轉，出其餘技，乃近大家。此之謂天下健者。

又　奇篇鉅制，類在此冊。較前數卷自益有進。中國有異人，姑於詩事求之。

吳德瀟《人境廬詩草跋》　「並世無二尊，獨立絕依傍。」集中《登巴黎鐵塔》

詩也。作者於詩世界中，頗具此等魄力，可謂雄矣！

又　性情深厚，識力堅卓，故能以雄直之氣，達沈鬱之思。在君爲餘事，然已爲詩中闢一境界矣。君才識度越尋常萬萬，偶借此陶寫可矣，不宜敝精神于此也。

夏曾佑《人境廬詩草跋》　《人境廬》第一冊讀竟，九流之美，八代之文，此其鈐鍵矣。歷觀文字所紀，四五千年，凡稱爲奇才者，必自闢門庭，爲古人之所無，後人所不可廢。詩特其中之一端。此詩殆以命世之資，而又適當世會之既至，天人相合，乃見此作，非偶然也。

兪明震《人境廬詩草跋》　公詩，七古沈博絕麗，然尚是古人門徑。五古具漢、魏人神髓，生出汪洋詼詭之情，是能于杜、韓外別創一絕大局面者。七律純用單氣轉折，又開一派，能多作，則妙境尚當層出不窮。集中此體，是開派之始，尚非大而化之之候。以爲何如？震於公詩有神契，惜匆促不能手抄。尊處有抄書人，望抄寄集中最得意之作數首足矣。

范當世《人境廬詩草跋》　公度先生授是詩，而即示以陳伯嚴諸所爲評，曰：「蔑以加矣，子欲頌難矣！」余曰：「不然，子之詩誠衆人所則，余亦云云以頌之耳，何難之有？如其不然，則吾將伏而誦之，句句而求之，而爲之圈識焉，點識焉，旌別其高下而兼議其所可去者焉。此最吾之能事，又奚以徒頌爲乎？」於是，君尚留滬，而余携是詩至江寧，頗竭數晝夜之力，既卒業，而得題下三圈識者六首，兩圈識者七十七首，一圈識者百有八首。其他雅淡者，亦皆可存。而僅可刪者，獨少年風骨未成之作耳！君於是道蓋至深，余亦終無以頌之。獨吳摯父、陳伯嚴皆嘗謬稱吾詩，以爲海内無兩。及是，而知其信不然也。

何藻翔《人境廬詩草跋》　《人境廬》五古，奥衍盤礴，深得漢、魏人神髓。律詩純以古詩爲之，其瘦峭處，時類杜老入夔州後諸作。（卷一、二律詩，酌存之可耳。）四、五卷以下，境界日進，雄襟偉抱，横絕五洲，奇才奇才！

徐仁鑄《人境廬詩草跋》　丁戊之際，在長沙患憂幽之疾，梁任父思所以瘳余者，舉人境廬主人詩見示。年來與主人過從，時獲新理。蓋主人於學無所不究，海國聞見，抉擇尤精。其爲詩也，獨瑩心靈，澡濬萬有，自成格調，泱泱大風，籀而誦之，羽琌山人所謂怡魂澤顏者。讀竟而病已，余將以是編爲一刀圭也。陶詩沖微淡遠，如其爲人。陽休之《序錄》，固云辭采不足勝人者也。主人之詩，羅絡中外，低昂古今，風起雲涌，錯采鏤金，較其體格，區以別矣。何爲取陶公詩句以自名乎？余謂自昔以來，賢人通士，所值不同，所寄託亦復殊趣。若夫超然遠識，翛然物表，其致一也。主人讀盡萬卷書，行數萬里路，千態萬狀，會於一心。是故博麗其詞，激昂其聲，此夫人能知者也。至於殫究事物，神解獨具，擺落世眼，心光湛然，身履纓紱之路，而泊乎若忘；器蘊汪洋之波，而淵乎莫馨。雅尚所在，緣是可知，面貌雖殊，波瀾無二，深於主人者，殆能言之也。曾重伯論詩之變，縱横上下，實大聲宏，洵詩序中奇作。抑非主人不足以當之。余尤愛歐陽先生序後幅，語深切而筆盤旋，於主人懷才憂世之心，幷同志數輩所望於主人乘時斡運之業，若往若來，萬靈奔赴。讀之悄然以思，蹶然而興，有人間何世之慨，蓋不徒傳主人之詩而已。八卷中各體俱備，或倜儻權奇，或自成馨逸，亦有題本平易，語特恢張，由其所歷，類前賢所未經，是有論世之學焉。要皆披寫胸臆，驅使烟雲，一篇之成，神明識韻，若常有餘於紙墨之外者。彼夫家論派別，戶標聲調，究其所至，非柱即束，烏足語於主人之詩哉！卷中評識，好尚或殊，此則文評詩話家言，各有所見，自古類然，未遑殫論已。

温仲和《人境廬詩草跋》　集中五古，淵源從漢、魏樂府而來，其言情似杜，其狀景似韓。《拜墓》、《今別離》諸詩，誠爲絕詣。其餘各體，皆有獨至之處，而超軼絕塵，則尤在五古也。六、七兩卷，境皆爲古人所未歷之境，詩遂爲古人所未有之詩。此皆關乎世變，而公救世之苦心，亦時時流露楮墨間。僕素不能詩，讀之惟有汗流走且僵而已！

丘逢甲《人境廬詩草跋》　四卷以前爲舊世界詩，四卷以後乃爲新世界詩。茫茫詩海，手闢新洲，此詩世界之哥倫布也。變舊詩國爲新詩國，慘淡經營，不酬其志不已，是爲詩人中之俾思麥。爲哥倫布，偉矣！足以豪矣！而究非作者所自安。第此世界，能爲嘉富洱、爲俾思麥，乃竟僅使爲詩世界之嘉富洱、俾思麥。世界之國，惟詩國最足以消人雄心，磨人壯志，令人自歌自哭，自狂自聖，此而需嘉富洱、俾思麥胡爲者？乃竟若迫之不能不僅爲嘉富洱、俾思麥於詩國，天耶人耶？既念作者，行自悼耳！然在詩言詩，則已不妨前有古人，而我自爲大宗；後有來者，而我自爲初祖矣！開卷蓋如入文明之國，至其境而耳目益新，抵其都市，游其宮廷，過其府舍，無一不新

者。察之，則政政畢立，而創因見焉；事事舉舉，而疏密見焉。即其治象，其國度之高下，可得而言也。故分體而論，則五律與四卷以前，可謂曰美。四卷後七古乃美而大；七絕大矣，而未盡化也。已大而化，其五古乎！七律乎！地球不壞，黃種不滅，詩教永存，有倡廟祀詩聖者，太牢之享，必有一席。信作者兼自信也！懸此言集中，二十世紀中人，必有聖其言者。

又　海內之能於詩中開新世界者，公外，僂指可盡。忽有自海外來與公共此土者，相去只三十西里耳！後賢推論，且將以此土爲東方詩國之薩摩、長門，豈非快事？然開先之功，已日星河嶽於此世界矣。

劉燕勛《人境廬詩草跋》　讀君詩，無體不備，而五、七古尤擅勝場。其音節古，色澤之濃，氣格之高，非將《離騷》、漢、魏古樂府諸作，咬出汁漿，灌入肺腑，不能有此古艷，而於古詩則愈艷愈幽，愈幽愈古，作者不自知其然，伶工歌之，直可使梁塵作三日繞也。

馮驥聲《人境廬詩草跋》　黃君意氣豪邁倫，赤手徑欲縛騏驎，天才卓犖世無匹，恍惚仙之人兮鞭鸞笞鳳下凡塵。我羨君身有仙骨，我讀君詩果奇色，似將蜿蜒千尺之游龍，屈作懷中一枝筆。龍之爲靈兮屈伸變化而莫窮，筆之妙用兮亦波譎雲詭縱橫出沒而莫測。想當經營慘淡時，胸中奇氣勃勃欲從十指出。萬象在旁供指揮，提筆四顧天地窄。及其淋漓濡染滿紙蛟龍僵，千人色沮驚辟易。擲地豈但作金聲，墨池十日猶尚飛霹靂。嗟君才思奇又奇，瓊琚玉佩放厥詞。千古闢徑自行只此巨靈開山斧，卓然君以隻手持。遠游忽馳萬里外，乘槎東瀛廓眼界，吟遍蜻京蝦島間，東瀛從此詩名大。良夜思君路迢迢，夢君魂逐天風飄。細把君詩盥薇讀，光焰萬丈燭斗杓。是時濃雲正溽鬱，隱隱微聞清雷發。取君之詩入懷不敢吟，竊恐上界六丁空中來攫奪。

黃遵楷《人境廬詩草跋》　其於詩也，雖以餘事及之，然亦欲求於古人之外，自樹一幟。嘗曰：「人各有面目，正不必與古人相同。吾欲以古文家抑揚變化之法作古詩，取《騷》《選》樂府歌行之神理入近體詩。其取材，以羣經三史諸子百家及許、鄭諸注爲詞賦家不常用者。其述事，以官書會典方言俗諺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舉吾耳目所親歷者，皆筆而書之。要不失爲以我之手，寫我之口云。」故其詩散見於宇內者，輒爲世人所稱頌。以非詩人之先生，而使天下後世，僅稱爲詩界革命之一人，是豈獨先兄之大戚而已哉！遵楷不肖，不能繼承兄志有所建樹，讀先兄病篤之書，謂「平生懷抱，一事無成，惟古近體詩能自立耳，然亦無用之物，到此已無可望矣」。嗚呼！先兄之不忍爲詩人，而又不得不有求於自立之道，其愴懷身世爲何如耶！今海內鼎沸，干戈雲擾，距先兄之下世者，僅六歲耳。【略】先兄之哀集既竟，所不欲以付梓者，吾亦從而校讎以刊行之而已，夫復何言！

梁啟超《人境廬詩草跋》　古今之詩有兩大種：一曰詩人之詩，一曰非詩人之詩。之二種者，其境界有反比例，其人或相非或不相非，而要之未有能相兼者也。人境廬主人者，其詩人耶？彼其劬心營目憔形，以斟酌損益於古今中外之治法，以憂天下，其言用不用，而國之存亡，種之主奴，教之絕續，視此焉，吾未見古之詩人能如是也。其非詩人耶？彼其胎冥冥而息淵淵，而神味沈醲，而音節入微，友視《騷》、漢而奴畜唐、宋，吾未見古之非詩人能如是也。主人語余，庚、辛之交，憤天下之不可救，誓將自逃於詩忘天下。然而天卒不許主人之爲詩人也。余語主人，即自逃於詩忘天下，然而子固不得爲詩人。並世憂天下之士，必將有用子之詩以存吾國，主吾種，續吾教者，矧乃無可逃哉？雖然，主人固朝夕爲詩不少衰，故吾卒無以名其爲詩人之詩與非詩人之詩歟？

又《嘉應黃先生墓誌銘》　先生爲文章，務取暢達，不苟爲夸飾。至其爲詩，則精思渺慮，盤礴而莫測其際，平生所作逾千首，自哀集得六百餘首，曰《人境廬詩草》。自其少年，稽古學道，以及中年閱歷世事，暨國內外名山水，與其風俗政治形勢土物，至于放廢而後，憂時感事，悲憤伊鬱之情，悉託之于詩。故先生之詩，陽開陰闔，千變萬化，不可端倪。于古詩人中，獨具境界。

又《飲冰室詩話》　近世詩人能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丙申、丁酉間，其《人境廬詩》稿本，留余家者兩月餘，余讀之數過，【略】余甚愛之。

又　余生平【略】論詩，最傾倒黃公度，恨未能寫其全集。

又　往讀明詩，見《劉誠意集》中一篇一千三百餘言，（案：爲《二鬼詩》。）構思之奇，遣詞之險，亦可爲吾詩界中放一異彩。雖然，長篇詩爲長短句者不難，而五言最難；爲奇險語有壯采者不難，爲莊嚴語有風格者最難。吾重公度詩，謂其意境無一襲昔賢，其風格又無一讓昔賢也。

又　昔嘗推黃公度、夏穗卿、蔣觀雲爲近世詩界三傑。吾讀穗卿詩最早，公度詩次之，觀雲詩最晚。然近兩年來，得見觀雲詩最多，月有數章。公度詩已如鳳毛麟角矣。穗卿詩，則分携以來，僅見兩短章耳。團沙之感，云何可言！

又　黃公度嘗語余云：「四十以前所作詩多隨手散佚。庚、辛之交，隨使歐洲，憤時勢之不可爲，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蒐萃成編，藉以自娛。」即在湘所見之稿也。公度既不屑以詩人自居，未肯公之同好。余又失之交臂，未錄副本。近于詩話中稱其詩，海內外詩人貽書索閱者甚多，然急切無從覓致也。念其官日本參贊時，如重野安繹、森春濤、龜谷行諸君，皆有唱酬，又聞天南某氏曾在新嘉坡領事署鈔存《人境廬詩》一卷，余因徵之東瀛南島，幸得數十篇。自今以往，每次詩話中可必有一鱗一爪矣。但所刊錄，未必爲公度得意之作。要之，公度之詩，獨闢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紀詩界中，群推爲大家，公論不容誣也。

又　吾嘗推公度、穗卿、觀雲爲近世詩家三傑，此言其理想之深邃宏遠也。若以詩人之詩論，則丘倉海（逢甲）其亦天下健者矣。

又　龔定庵有《己亥雜詩》三百六十首，言近世文學者喜誦之。近頃見人境廬主人亦有《己亥雜詩》數十首，蓋主人一生歷史之小影也。

又　二月二十八日，忽得噩電，嘉應黃公度先生遵憲既歸道山。嗚呼痛哉！今日時局，遽失斯人，普天同恨，非特鄙人私痛云爾。吾友某君嘗論先生云：「有加富爾之才，乃僅于詩界闢一新國土，天乎？人乎？」深知先生者，必能信此言之非阿好也。【略】其內政上未嘗有獨當一面之事，故所發表者希。然丁酉、戊戌間，陳臬長沙，首倡保衛局。當時舉國無或知警察爲行政機關所必需者，先生行之數月，輿情翕然。今舉國語警察矣，而丁、戊間長沙保衛之精神，渺乎無存也。故知有治人無治法之說，抑亦信矣。先生治事，文理密察之才，以吾所見國人多矣，未有一能比也。天禍中國，蹉跌之數十年，抑亦甚矣。乃更于其存亡絕續之頃，遽奪斯人，嗚呼！何一酷至此極耶！先生著述百餘萬言，其數年來與鄙人通信則亦十數，壬寅本報中所載《師友論學牋》（案：梁氏詩話初載于《新民叢報》，此云本報，即《新民叢報》也。）題東海公、法時尚任齋主人、水蒼雁紅館主人者，皆先生之文也。其他述作，或演國學，或箴時局，一皆經世大業，不朽盛事。鄙人屢請布之，先生以未編定，不之許也。嗚呼！先生所以貽中國者，乃僅此區區而已耶？天道無知，夫復何言！

又　公度集中，詩多詞少，然亦曾爲數十首，其原稿昔在余篋中，戊戌之役，同成灰燼，平生一憾也。

又　中國人無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樂靡曼亦其一端，此近世識者所同道也。昔斯巴達人被圍，乞援于雅典，雅典人以一眇目跛足之學校教師應之，斯巴達人惑焉。及臨陣，此教師爲作軍歌，斯巴達人誦之，勇氣百倍，遂以獲勝。甚矣聲音之道感人深矣。吾中國向無軍歌，其有一二，若杜工部之前後《出塞》，蓋不多見，然于發揚蹈厲之氣尤缺。此非徒祖國文學之缺點，抑亦國運升沈所關也。往見黃公度《出軍歌》四章，讀之狂喜，大有「含笑看吳鉤」之樂，嘗以錄入《小說報》第一號。頃復見其全文，乃知共二十四首，凡《出軍》、《軍中》、《還軍》各八章。其章末一字，義取相屬，以「鼓勇同行，敢戰必勝，死戰向前，縱橫莫抗，旋師定約，張我國權」二十四字殿焉。其精神之雄壯活潑沉渾深遠不必論，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詩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極矣。吾爲一言以蔽之曰：讀此詩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錄全文如下【略】。

又《清代學術概論》三一　以言夫詩，眞可謂衰落已極。【略】直至末葉，始有金和、黃遵憲、康有爲，元氣淋漓，卓然大家。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一　公度負經世才，少游東西各國，所遇奇景異態，一寫之以詩。其筆力識見，亦足以達其旨趣。子美集開詩世界，爲古今詩家所未有也。

《平等閣詩話》卷二　黃公度先生，文辭斐亹，綜貫百家。光緒初元隨使日本，嘗考其政教之廢興，風土之沿革，勒成《日本國志》一書，海內奉爲瓌寶。由是誦說之士抵掌而道域外之觀，不致如墮五里霧中，厥功洵偉矣哉。先生雅好歌詩，爲近來詩界三傑之冠。所著《人境廬詩集》，余未得讀，所及見者，則曩在湘時持贈《日本雜事詩》二卷，茲摘錄十絕句云：【略】寫物如繪，妙趣橫生，以悲憫之深衷，作嬋嫣之好語。旗亭畫壁，孰爲曼聲歌之？

《在山泉詩話》卷一　庚子李相（鴻章）督粵，屢聘黃公度京卿（遵憲）出山。而京卿自戊戌歸里後，閉門著書，不預世事。以李相頻頻電促，乃謁帥轅。李相問治粵策，京卿答以莫先于設巡警、免米釐二事。蓋京卿陳臬楚南時，

創設保衛勇，最稱得法也。末幾辭歸，過香港，枉駕寓樓。論文竟日。京卿謂後人學藝，事事皆駕前人上，惟文字不然。以胸中筆下均有古人在，步步追摹，遂不能自成一家面目。是以宋不如唐，唐不如六朝，六朝不如漢、魏也。京卿巍然大宗，推詩界維新鉅子，獲聆偉論，書作座銘。京卿出示詩冊，中有《長相思》三巨篇，一言電線，一言輪車，一言照像。雄奇飄逸，恨未及錄出。僅記三律。《酬曾重伯編修》云：【略】《夜泊》云：【略】《夜飲》云：【略】三律皆戛戛獨造。

又　黃公度先生騎箕尾于二月二十二日，電耗傳來，各報誌悼。道亡國瘁，學界悽然。先生爲吾國外交家能手，領商參軺，陳臬持節，碩畫奇勛，赫赫在人耳目。聞丘仲閎爲撰傳，所編定《人境廬詩文稿》十二卷，梁飲冰任公梓行世焉。庚子秋，先生三顧余寓樓。自後簡札往來，題圖書扇，謹藏行篋。去歲自撰二聯，屬余書以刊木。顧余生平未工搦管，先生乃以見委，眞不可解者。聯文憶錄其一云：「藥是當歸，花宜旋復；蟲還無恙，鳥莫奈何。」其二云：「萬象函歸方丈室，四圍環列自家山。」二聯皆置人境廬中，均見寓意。聞先生製一艇方成，顏曰「安樂行窩」，幷題聯云：「尙欲乘長風破萬里浪，不妨處南海弄明月珠。」飄飄欲仙，斯爲絕筆矣。

又　近人撰著詩話，靡不爭收公度先生遺作，蓋以《人境廬集》未出現于世，而公度詩又多刺時事，平生不欲自刻也。

又　公度遺詩，見者絕尠。昨有自署遽伊者，寄示七律二章。吉光片羽，亦可珍已。亟錄入詩話。《夜泛秦淮和實甫》云：【略】《乙未秋偕實甫同泛秦淮實甫出魂南北集囑題成此》云：【略】公度詩自命另開一新面目，最不肯輕易落筆，此二律意境幽深，而字句卻流麗，蓋和實甫，偶仿其派也。

《魚千里齋隨筆・論人境廬詩》　康有爲長素序《人境廬詩》謂「公度久廢無所用，益肆力于詩。上感國變，中傷種族，下哀民生，博以環球之遊歷，浩涉肆恣，感激豪宕，情深而意遠，益動于自然，而華嚴隨現矣」。稱揚甚至。大抵公度之詩爲時流推重，乃謂其能以新理想、新事物、新語句入舊風格，世俗好異標新，因益從而誇稱之耳。

又　公度七言古詩，好以長短句激宕其音調，長素之所謂「浩渺肆恣」者也。然實貌爲排奡，按其聲調，雖欲于唐、宋大家，脫去匡繩，自立門戶，無如胸中所蘊，筆下所陳，尙不能約理成文，歸于鍊達，如《倫敦大霧行》末段云【略】。此蓋有意以新理想融歸篇幅者，而自「地氣蒸騰」以下，已不知作何語言，結處思緒尤屬零亂，遂不復成句矣。

又《黃公度及其人境廬詩》　公度頗肆力爲詩，一反同、光以來陳、鄭諸人刻深清峭之旨，欲別闢一境，盡糅方言俗諺以入篇章，早歲作《雜感》詩有句云：「左陳端溪硯，右列薛濤箋。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而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篇。五千年後人，驚爲古爛斑！」已見端倪。厥後自序《人境廬詩草》，則竟稱：「今之世異于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嘗以胸中設一詩境，一曰，復古人比興之體；一曰，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一曰，取《離騷》、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其取材也，自群經三史，逮于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註，凡事名物名同于今者，皆採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舉今日之官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古人未有之業，未闢之境，耳目所歷，皆舉而書之。其鍊格也，自曹、鮑、陶、謝、李、杜、韓、蘇，迄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乎爲我之詩。誠如是，未必遽躋古人，其亦足自立矣。」與公度同時之康、梁皆亟推之，舉以與夏穗卿、蔣觀雲並稱，謂爲新詩界三傑。余嘗取《人境廬詩》讀之，反復數四，以爲公度之論，頗不適于詩，其言詩體之變革，亦大抵膚廓之詞也。

又　以公度之才，其于詩之成就，乃爲浮濫凡冗之所歸，非其力之不逮，蓋有所蔽而然也。篇章之存者，他日更論之。

《新世說・賞譽》　黎莼齋稱黃公度天才瓌特，幾如王大尉之巖巖秀峙，壁立千仞。

李肖聃《星廬筆記》　嘉應黃遵憲公度，著有《人境廬詩》數卷，能以外國山川人物入詩，人多稱之。世尤傳其《都踊歌》及《拜曾祖母墓》篇。然公度所長，不專在詩，乃其文章亦不可及也。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嘉應黃公度京卿《人境廬詩》，多紀時事，且引用新名詞，在晚清詩格中，良爲變體。人謂其浸淫定盦，石遺則謂其嗣響晞髮。要之一時代中，固有一時代作者，能開風氣，舍君其誰？綜其所作，關係戊戌、庚子間國故甚多，惜未及自註，時移事往，誠不免「無人作鄭箋」之歎。余最喜君《新別離》、《臺灣行》諸詩，即論才力，固已一時無兩。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傷星行者武松：黃遵憲　殺人者，打虎武

松也。《五噫歌》,《四愁詩》,去國心情淚暗垂。莫說古賢雄直氣,東門抉目此何時?(洪亮吉詩云:「尚得古賢雄直氣,嶺南今不遜江南。」)李詳《題黃公度人境廬詩草》云:「廿載無人繼硬黃,(貴筑黃琴塢有硬黃之稱,袁忠節昶復舉以贈黃漱蘭先師。如公度,亦可謂硬黃矣。)如君合署比堂堂。鳳鸞接翼罹虞網,螻蟻先驅待景皇。詩草墨含醇酎味,英靈名破海天荒。試看生氣如廉蘭,孰與吳兒論《辨亡》?」黃公度號稱識時之彥,晚清末造,早決危亡。所撰《日本國志》、《日本雜事詩》,絃外之音,彌深警惕。所爲詩歌,尤負盛名。梁卓如至推爲詩界革命,與蔣智由、夏曾佑鼎足焉。雖未能副其所期,然一時鉅手也。

胡先驌《讀鄭子尹巢經巢詩集》 梁任公所著《清代學術概論》中論有清學術,以爲文學不發達,其稱咸、同以後詩【略】。「直至末葉始有【略】黃遵憲【略】,元氣淋漓,卓然稱大家」。此語大足以證明任公之于詩,實淺嘗也。【略】黃公度【略】之詩,大氣磅礴則有之,然過欠剪裁,瑕累百出,殊未足稱元氣淋漓也。

《南亭四話》卷二《莊諧詩話・任公詩》 粵人多不能詩,且不善書。其能詩者類皆卓絕千古,岸然成偉大家數,如黃公度人境廬詩,海內宗之。

又卷三《莊諧詩話・黃公度遺詩》 粵東黃遵憲公度【略】遺詩甚少,有人鈔示七律三章,吉光片羽,亦可珍已。《夜泛秦淮和實甫》:【略】《乙未秋偕實甫同泛秦淮實甫出魂南北集囑題成此》:【略】公度詩自命另開一新面目,最不輕易落筆。此三律意境幽深,而字句卻流麗,蓋和實甫偶仿其派也。

又 黃公度倚聲之學,源本辛、劉,黃九秦七,直奴蓄之。嘗與文芸閣、梁節庵、王木齋宴集吳船,各撫《駕新郎》詞以誌悲歡。

《石遺室詩話》卷七 公度詩多紀時事。【略】《臘月二十四日詔立皇嗣感賦》有云:「十世忽遭陽九厄,再傳失紀仲壬年。」又:「先皇遺恨鼎湖弓,世及家傳總大公。誰誤禮經爭繼統,妄拚尸諫效孤忠。」又:「怪事聞呼奈何帝,倀詩敢唱厲憐王。」《庚子元旦》云:「承天仰看金輪轉,震地訛傳玉斧聲。漢厄愁看正月卯,代來幾協大橫庚。」又:「未知主母行籌樂,歲歲添籌到幾何。」言訛傳景帝被害也。

又 《初聞京師義和團事感賦》有云:「今日黃天傳角道,非徒赤子弄潢池。」又:「九百《虞初》小說流,神施鬼設詔兵謀。」又:「儘將兒戲塵羹事,付與戶居木偶人。」《述聞》有云:「狂喝雉盧天一笑,怒訶狗腳帝三拳。」又:「螟蛉果贏終誰撫,猿鶴沙蟲總可哀。」又:「說有蒼天不死方,盜泉一飲衆皆狂。鬼吏三官明作賊,神兵六甲解擒王。」又:「一拳打碎舊山河,兩手公然斗柄挼。火焚祆廟連烽燧,轍涸鱗臣乞海波。」又:「合縱敢拒三天下,雪恥將尋九世讐。」《再述》有云:「誓師仗鉞大王雄,虐使連聲詈宋聾。寇來直指齊雲觀,兵起誰張救日弓?」又:「剛聞窮海通飛雁,翻又穿廬縱盜羊。」又:「朝議正爲劉氏袒,里優忽唱李公顯。」《諭勦義和團感賦》有云:「自天下降愚黔首,爲帝驅除比赤眉。」《三用韻酬仲閼》有云:「國人爭看天魔舞,帝女難言神鵲祥。今尚拳拳持璽綬,人言籍籍撲練囊。」又:「當壁咸尊十阿父,折箠思服小單于。」《四用前韻》有云:「歸元纁篋催函送,計口緡錢責幣償。」《五用前韻》有云:「今日家居誰撞壞?老身社飯自思量。」又:「掩抑魚軒賦載驅,吞聲在野鴟跦跦。扈行尚縱花門賊,入衛難徵竹使符。」《七用前韻》有云:「夢鸚終悔臨朝武,氏婷應編異姓王。賜劍乍悲吳命短,執戈又弔《楚辭》殤。」又:「六宮亦寫《零丁帖》,九牧旁觀《罔兩圖》。」皆言拳匪之亂也。

又卷八 人境廬詩,驚才絕豔,人謂其濡染定盦,實則宗仰《晞髮集》甚至。十九年前,與余集于滬上酒樓,極喜言謝皋羽。當時只見其和損軒二詩而已。近始讀其全集,則固甚似皋羽也。

又 中國與歐、美諸洲交通以來,持英簜與敦槃者,不絕于道。而能以詩鳴者,惟黃公度。其關于外邦名蹟之作,頗爲夥頤。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 當時國人慨于國勢之陵夷,多主力矯文弱之弊,言論家、文學家鼓吹尚武之文字,大爲讀者歡迎。如梁啓超之《論尚武》、楊度之《湖南少年歌》、黃遵憲之《出軍》、《軍中》、《旋軍》之歌,最以發皇振厲令人神往著稱。

古直《黃公度先生詩箋自序》 詩至晚清,疲茶益甚,曹蜍、李志,厭厭欲絕。《風》、《雅》不亡,是在善作。黃公度先生于是崛起其間焉。先生一代霸才,逢時之阨,鬱勃之氣,一發于詩。觀其鎔鈞百家,斟酌樂府,有語皆鑄,無能不新,屹乎如華嶽倚天,浩乎如百川赴海,陽開陰闔,千彙萬狀。雖不遽云上薄《風》、《騷》,下掩杜、韓,蓋棺論定,則固曠世獨立,絕于等倫矣。予夙嗜先生《人境廬詩》,嘗取所尤愛者,別爲一編,間有所得,即注其上。朱墨已滿,更爲掌錄,閱諸篋衍,未以示人。去冬粵海歸舟,友人黃

枯桐適卧下牀，瑣屑談諧，偶然及此。枯桐作而起曰：有是哉！「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吾于先生之詩，每有此感。子既爲之，曷不布之？予漫應之。已歸山中，風雪時作，圍爐枯坐，忽憶前言，啓篋出稿，比而次之，題曰《黄公度先生詩箋》。其間疏密，初不一律，筆顫墨凍，增益未遑。然重加檢視，奇詞奥旨，則亦略已宣露矣。莊生有言：「作始雖簡，其終將鉅。」求全責備，且有待于將來。

陳融《讀嶺南人詩絕句》　定盦濡染從何説，晞髮觀摩亦偶然。左列濤箋右端硯，古人何事位拘牽。　松陰寰海盡工夫，併力方成《人境廬》。想像平生知己語，我詩亦許霸才無。　碎割河山感憤詩，刀光簾影事離奇。倘教添入詩箋註，史筆鮮明如列眉。　國土華胥睡味酣，憂虞海色入詩談。星槎一任天風蕩，吟事消閑江以南。（黄遵憲，公度。嘉應。光緒舉人。曾任日本公使。平生詩作逾千首，集得六百餘首，曰《人境廬詩草》。）

《國恥詩話》卷二　以上兩詩（《哀旅順》《哭威海》），于兩地及當時形勢，如指諸掌。昔人謂杜老將略同李鄴侯，按察又豈在杜老下哉？是役論者，謂我陸軍之敗，敗于不能戰；海軍之敗，敗于能戰而不盡能戰。當時海軍之力實倍于倭；惟以將校驕淫，結黨以脅其帥。丁汝昌又非習海軍，不足統馭；平時訓練不力，臨戰不能調度，竟至一戰而燼。旅順、威海皆天險，經營十餘年，敵至皆委之以去。其後日、俄之戰，殞士卒十餘萬，攻四閱月，廑乃克之。而是役失旅順僅數日，威海相繼陷，軍心先變，汝昌僅以一死免生降之辱，可恨亦復可哀。

分論

《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　《梁啓超全集》第一八卷之一八五：公度先生《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一章，集中最得意之作也。其文云：【略】陳伯嚴評云：「《孔雀東南飛》、《木（半）蘭》辭》後，乃有此奇作絕技，公之斯文若元氣，敢誦斯言。」吴季清評云：「獨漉《王將軍歌》，石笥《李烈女行》，表揚忠烈，極雄厚之致，然不能無摹擬之迹。此篇瑣述家常，純用今事，語語從肺腑間流出，貌不襲古，而温柔敦厚之意味，沉博絕麗之詞采，又若兼綜《國風》、《離騷》、樂府醞釀而融化之。陳伯嚴謂二千年來僅見之作，信然信然。」此詩經二公評騭，鄙人復何能贊一辭。惟讀至下半，輒使我淚承睫不能終篇。

《拜墓》　曾習經《人境廬詩草跋》：黄詩以古詩飾今事，爲詩世界中創境。《拜墓》一首，藹然仁孝，信爲絕作。

《聞車駕又幸西安》　《平等閣詩話》卷二：余近于友人處覓得公度先生七律二首，乃庚子傷亂作也。亟錄之：《聞駐蹕太原》云：【略】《聞車駕幸西安》云：【略】悲壯激發，如讀韋端己、羅昭諫感事詩。每飯不忘君國，公度有焉。

《罷美國留學生感賦》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公度嘗以光緒七年裁撤美國留學生，爲中國第一不幸事。然至今日，尚有公然與留學生爲敵者，公度聞之，感慨又當何如！錄其《罷美國留學生感賦》一首。嘻！是亦海外學界一段歷史也。其中情狀，知之者已寡；知之而今能言之者益希矣。錄以流布人間焉。學生乎，監督乎，當道乎，讀之皆可以自鑑也；豈直詩人之詩云爾哉！　《十朝詩乘》卷二〇：派遣諸生游學美洲，則自曾文正創之，吴川陳蘭彬率以往。高州區諤良、新昌容增祥、南豐吴嘉善先後充監督。嘉善繩諸生，嚴諸生挾憤與抗，遂言于政府，罷留美諸生，悉遣歸國，此光緒辛巳事也。黄公度提刑時在美洲，爲詩諷之云：【略】吾國派遣留學，不後于東瀛，而所得迥異者，公度此詩盡之矣。始謀不臧，至今爲梗，可勝慨哉。

《都踴歌》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人境廬集》中，性情之作，紀事之作，説理之作，沈博絕麗，體殆備矣；惟綺語絕少概見，吾以爲公度守佛家第七戒也。頃見其《都踴歌》一篇，不禁撫掌大笑曰：「此老亦狡獪乃爾！」歌有序，序云：「西京舊俗，七月十五至晦日，每夜亘索街上，懸燈數百，兒女艷裝靚服爲隊，舞蹈達旦，名曰都踴。所唱皆男女猥褻之辭，有歌以爲之節者，謂之音頭。譯而錄之，其風俗猶之唐人《合生歌》，其音節則漢人《董逃行》也。」詩云：【略】。

《烏之珠歌》　《十朝詩乘》卷二〇：穆宗好乘馬，宮車晚出，有御馬名「烏之珠」者，悲鳴于景山林樹間，不食以斃。黄公度詩云：【略】言外亦寓諷刺。

《朝鮮嘆》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公度之詩，詩史也。頃檢其舊集，有《朝鮮嘆》七解，蓋癸未所作，距今二十有一年矣。朝鮮迄今猶擁虚號，當亦作者當時所不及料也。乃者俄、日戰機，懸于眉睫，區區朝鮮，朝露之命，蓋可知矣。而隨朝鮮之覆轍者，復將有一巨靈在。以吾儕居今日而讀此詩，

其感慨更何如！詩云：【略】。

《臺灣行》《魚千里齋隨筆・論人境廬詩》：公度歌行之有關時事者甚多，如《悲平壤》、《哀旅順》、《哭威海》等皆是，蒿目時艱，藉詩篇以抒悲憤，雖仍不免粗獷，而拳拳忠愛，要自不可及也。《臺灣行》一篇，與上列諸題，均編入《人境廬詩草》第八卷，當是同時所作。叙割臺及陷敵情事，頗有聲色。篇首自「城頭逢逢擂大鼓，蒼天蒼天淚如雨。倭人竟割臺灣去」以下，即出色寫獨立時事，如云：「成敗利鈍非所覩，人人效死誓死拒。【略】臺南臺北固吾圉，不許雷池越一步。」篇中黃虎藍旗，係臺灣獨立時所製，唐景崧初以臺灣巡撫被推爲民主國總統，士氣固甚激昂也。此後又續書一段云：「一輪紅日當空高，千家白旗隨風飄。【略】將軍遠來無乃勞，降民敬爲將軍導。」下則設爲日本佔領軍之語氣云：「將軍曰來呼汝曹：汝我黃種原同胞【略】我輩生死將軍操，敢不歸依明聖朝。」如此作法，乃故爲激宕，以反振下文云【略】。其于臺人，若有遺憾，實則以當時情勢推之，割讓之議，出自清廷，已成定局。以海濱有限之力，抗人舉國之師，縱令守土諸人，才力十倍唐、劉，亦已無裨殘局，何況孤危撼頓之中，尚復各持己見，乏同仇共命之心，卵石相衝，灼然如見，于臺人何尤？詩史褒貶，貴能度理酌情，歸于至當。公度目光識力，尚不逮此，至其詩筆粗率，不稱大篇，更無足深論矣。

《臺灣詩乘》卷六：嘉應黃公度京卿遵憲，爲光緒間詩壇巨子，著《人境廬詩集》。有《臺灣行》一篇，則乙未獨立事也。詩云：【略】《國耻詩話》卷二：臺灣之割，巡撫唐景崧自立名號，欲與敵抗。報至，朝野爲之動色。景崧初有知兵名，至是皆許其足捍屏藩。先大夫在臺時與稔。時應禮部試在京師，鄉先達錢恭勤公應溥以詢，先大夫曰：驕奢淫佚，四字盡之。某測不足支十日，遑言成事。後七日而景崧遁。【略】黃公度按察有《臺灣行》，亦詠臺灣之亡，其辭甚痛，云：【略】末數語，尤發人深省。

《書憤》《石遺室詩話》卷七：公度詩多紀時事，惜自注不詳，閱者未能盡悉。如《書憤》有云：「一自珠崖棄，紛紛各效尤。」言失膠州而旅順、大連灣、威海衛、廣南灣俱去也。又：「如何盟白馬，無故賣盧龍。」言光諸二十二年使俄密約也。又：「乍聞祆廟火，已見德車旌。」言因殺二教士而失膠州也。「德車旌」借用《曲禮》甚巧。又：「竟聞秦失鹿，轉使魯無鳩。」言各國勢力範圍圖，獨中國無分也。

《己亥雜詩》七三《石遺室詩話》卷七：公度詩多紀時事。【略】《己亥雜詩》有云：「案頭英簒門前戟，豈有簾旒覆庾冰？」言奉命出使，駐上海道公所。或言康、梁匿焉，上海道蔡鈞派兵圍守，大索之。「簾旒」事用得甚趣。

又八三《南亭四話》卷三《莊諧詩話・黃公度遺詩》：公度五古，昨見其《己亥歲暮懷梁任甫》一絕云：【略】措詞極婉。

《李肅毅侯挽詩四首》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諸詩皆對文忠不無微詞，自亦春秋責賢之義。

《小學校學生相和歌》梁啓超《飲冰室詩話》：近年以來，愛國之士，注意此業者，漸不乏人，而黃公度其尤也。公度所製《軍歌二十四章》、《幼稚園上學歌》若干章，既行于世；今復得見其近作《小學校學生相和歌十九章》，亦一代妙文也。其歌以一人唱，章末三句，諸生合唱。今亟錄如下云：【略】惜公度亦不解音律，與余同病也。使其解之，則制定一代之樂不難矣。此諸編者，苟能譜之，以實施于學校，則我國學校唱歌一科，其可以不闕矣。抑吾猶有一說焉：今日欲爲中國制樂，似不必全用西譜。若能參酌吾國雅、劇、俚三者而調和取裁之，以成祖國一種固有之樂聲，亦快事也。將來所有諸樂，用西譜者十而六七，用國譜者十而三四，夫亦不交病焉矣。但語此者，非于中西諸樂神而明之不能；吾儕門外漢，蓋無取喋喋云爾。

《海行雜感》一二《俞閒廬詩話》第二集：廣東黃公度《使美航行海中》詩云：「家書瑣屑寫從頭，身在茫茫一葉舟。紙尾只填某日發，計程難說到何州。」海洋飄泊，朝東暮西，迄無定所。詩中情況，讀者無不以爲入我意中。

《賀新郎》（鳳泊鸞飄也）《太一叢話》卷四：時同作者爲梁節庵、王木齋，惟黃公度作尤蒼涼感喟，詞云：【略】。

《題羅浮游記・雙雙燕》《忍古樓詞話・黃公度》：嘉應黃公度按察遵憲，余曩於義寧陳伯嚴席上見之。公度有《人境廬詩草》十一卷，其詞則未之見也。頃於潘蘭史《飲瓊漿館詞》中，得其附載公度《題羅浮游記・雙雙燕》一闋。詞云：【略】此詞「羅浮睡了」四字，爲陳蘭甫先生游羅浮時所得，卒未成詞，蘭史卒成之，廖懺庵亦屢有和作。

傳記

《清史稿・黃遵憲傳》 黃遵憲，字公度，嘉應州人。以舉人入貲爲道員。充使日參贊，著《日本國志》上之朝。旋移舊金山總領事。美吏嘗藉口衛生，逮華僑滿獄。遵憲徑詣獄中，令從者度其容積，曰：「此處衛生顧右於僑居邪？」美吏謝，遽釋之。歷湖南長寶鹽法道，署按察使。時寶箴爲巡撫，行新政，遵憲首倡民治於衆曰：「亦自治其身，自治其鄉而已。由一鄉推之一縣、一府、一省，以迄全國，可以成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軌。」于是略仿西國巡警之制，設保衛局，凡與民利民瘼相麗，而爲一方民力能舉者，悉屬之，領以民望，而官輔其不及焉。尋解職，奉出使日本之命，未行而黨禍起，遂罷歸。

《戊戌履霜錄》卷四 黃遵憲，字公度，廣東嘉應州人。光緒二年，何如璋使日本，辟爲參贊，所著《日本國志》頗具史裁，談洋務者多宗之。任湖南鹽法道時，佐陳寶箴舉行新政甚力。嘗出示禁女子纏足，比之劉龔嗜殺，誕蛟而下酒，鬱林取樂，聚蝎以螫人。反復千餘言，詞旨朗然可誦。以徐致靖薦，內擢三品卿，出使日本，行次上海，聞京師亂作，不敢東渡。言者劾之，有詔捕逮，賴日使營救得免。

《碑傳集補》卷一三梁啓超《嘉應黃先生墓誌銘》（存目）

紀事

《日本四君詠》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頃在黃由甫扇頭，見公度先生遺作《日本四君詠》四絕，蓋二十年前參軺時作也。【略】按四君皆日本維新前主動人物：高山彥九郎即高山正芝，每語君國輒哭，卒以哭動全國；林子平、佐久間啓，皆首唱開港論之人；啓即象山，吉田松陰之師也，屢欲航海覘人國，不能達其志；吉田矩方即松陰，日本維新後人物皆其所造出者也。公度于二十年前歌頌四君，其志可知矣。由甫名遵庚，公度介弟，今留學東京。

《馬關紀事》 《清史稿・德宗紀二》：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春正月辛卯，授李鴻章爲頭等全權大臣，使日本。【略】三月己亥，李鴻章與日本全權伊藤博文、陸奥宗光，馬關會議，和約成。

《降將軍歌》 《清史稿・丁汝昌傳》：丁汝昌，字禹廷，安徽盧江人。初隸長江水師，從劉銘傳征捻，積勳至參將。【略】光緒初，留北洋差序，赴英國購兵艦，歷法、德各營壘廠局，還綜水師。【略】十四年，定海軍經制，命爲海軍提督。又：（威海）南北岸已失，日艦入東口猛攻，定遠受重傷，汝昌命駛東岸，俄沉焉，軍大震，競向統帥乞生路。【略】道員牛昶炳等相嚮泣，集西員計議，馬格欲以衆挾汝昌，德人瑞迺爾潛告曰：「衆心已變，不如沈船夷礮臺，徒手降，計較得。」汝昌從之，令諸將同時沈船，不應，遂以船降，而自飲藥死，于是威海師熸焉。《國恥詩話》卷二：按察又有《降將軍歌》詠其事云【略】。或云：當時汝昌已決死，令開足汽機赴敵，與船同殉。而洋員司機者持之，左右亦有欲降者，遂與洋員糾合，私齎降書約降。汝昌知爲所賣，遂仰阿芙蓉死。疑莫能明也。

《玄武湖歌和龍松岑（繼棟）》 《石遺室詩話》卷八：人境廬詩，驚才絕艷。【略】甲午中、日之役，君方爲新嘉坡總領事。張廣雅督部由湖廣移督兩江，以籌防需人檄調回，又置之閑散，公度甚不樂。《玄武湖歌》有云：「天風浩浩三萬里，吹我犯斗星槎回。河山不異風景好，今者不樂何爲哉？」即指此也。

《贈梁任父同年》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前記公度見懷二章，謂公度集中贈余詩僅此。他日由甫以六絕見寄，番禺潘君蘭史復鈔示第一、第六兩絕，則丙申、丁酉間公度相贈作也。余處稿佚久矣，亟錄存之。

《放歸》 《魚千里齋隨筆》卷上《黃公度及其人境廬詩》：據梁啓超任公撰《嘉應黃先生墓誌銘》云：「光緒二十四年，復以三品京堂候補，充出使日本大臣。時先生方解湖南按察使任，養疾上海，淹留未行，而黨禍卒起。緹騎繞先生室者兩日，幾受羅織，事雖得白，使事亦解，先生遂歸田里」云云，此蓋爲康、梁得罪出亡後，公度以新黨被株連也。按：公度《人境廬詩草》卷九有《放歸》七律一首，自注云：【略】。

《感事》 《石遺室詩話》卷七：公度詩多紀時事【略】。《感事》有云：「誰

知高后垂簾事，又見成王負扆時。九鼎齊鳴驚雉雊，千金懸格購龍醫。」又：「剛聞赤板連名奏，便召長槍第六郎。」「珠襦武帳諸臣侍，亟詔明晨幸未央。」又：「五百控弦謀劫制，一丸進藥失先嘗。傳書信口訶西母，改制稱尊託素王。」又：「金甌親卜比公卿，領取冰銜十日榮。東市朝衣眞不測，南山鐵案竟無名。」又：「父子相從泣獄扉，老翁七十荷征衣。一家草索看生縛，三寸桐棺待死歸。」又：「心肝誰奉藏衣詔，骨肉難徵對簿詞。」又：「栢人誰白孱王罪，改子終傷慈母恩。金玦屍涼含隱痛，杯弓蛇影負奇冤。」言戊戌八月事也。

《己亥懷人詩（二十四首）》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吾友溧陽狄平子《哭黃公度詩》云：【略】公度在湘僅一年，旋以戊戌政變去官，養痾上海，翌年即歸嘉應故里，其《己亥懷人詩》，即是時作。懷義寧陳右銘云：【略】懷元和江建霞云：【略】懷義寧陳伯嚴云：【略】懷宛平徐研父云：【略】懷善化皮鹿門云：【略】懷瀏陽唐歗臣云：【略】懷李炳寰、蔡艮寅、唐才質云：【略】懷鳳凰熊秉三云：【略】之數君者，類皆南學中人也。

《香港訪潘蘭史題其獨立圖》 《在山泉詩話》卷一：黃公度【略】先生爲余題圖者，一詩、一詞，今珍若拱璧。《題獨立圖》云：【略】《題羅浮紀游圖·調倚雙雙燕》云：「羅浮睡了，試召鶴呼龍，憑誰喚醒？塵封丹竈，賸有星殘月冷。欲問移家仙井，何處覓風鬟霧鬢？只應獨立蒼茫，高唱萬峰峰（項）〔頂〕。荒徑，蓬蒿半隱，幸空谷無人，棲身應穩。危樓倚徧，看到雲昏花暝。回首海波如鏡，忽露出飛來舊影。又愁風雨合離，化作他人仙境。」末注云：「蘭史所著《羅浮游記》，引陳蘭甫先生『羅浮睡了』一語，便覺有對此茫茫，百端交集之感。先生其能移我情矣。輒續成之，狗尾之誚，不敢辭也。又蘭史與其夫人舊有偕隱羅浮之約，故風鬟句感及之。」按此詩此詞，傳鈔一時，已有錄入詩話筆記者，遺編展誦，益愴予懷。

《聞駐蹕太原》 《十朝詩乘》卷二三：黃公度《聞駐蹕太原》詩云：【略】時端、剛扈從，朝綱未整也。

《悲平壤》 《國恥詩話》卷二：甲午之役，我陸軍一敗于牙山，再敗于平壤，海軍一敗于大東溝，再敗于旅順，三敗于威海：遂至一蹶不振，鑄成今日之大錯。黃公度按察于牙山外，皆有長歌當哭，《悲平壤》云：【略】案我既失牙山，倭即進闚平壤，時我葉志超、聶士成、豐陞阿、左寶貴、衛汝貴、馬玉崐諸軍皆在焉，而志超實爲總統。志超素庸懦，不足服諸將。汝貴尤貪縱，惟左寶貴、聶士成皆忠勇善戰，然志超漫無布置，終爲賊乘。寶貴扼元武門嶺，賊大至，志超將冒圍北歸，寶貴不從，以兵守志超，防其逸去。賊軍猛撲寶貴軍，酣戰久，卒不敵，寶貴矢必死，盛服翊頂登陣指麾，連中礮墮地，猶能言，及城下始殞。詩「翠翊鶴頂」云云兩語，即謂寶貴，蓋紀實也。寶貴既殉，志超遂懸白旗。汝貴已遁，賊來議降，未果，志超率諸將棄平壤北走，賊邀于半途，復喪其大半，軍儲器械公牘密電盡委之而去。至是朝鮮境內我軍絕迹矣。其後志超逮問，汝貴正法，詩「一將拘囚一將誅」即謂此。寶貴，字冠廷，山東費縣人。由行伍洊升至總兵。其殉也，天下哀之。

《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自唐人喜以佛語入詩，至于蘇（東坡）王（半山），其高雅之作，大半爲禪悅語。然如「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之類，不過弄口頭禪，無當于理也。《人境廬集》中有一詩，題爲《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參以西人植物學、化學、生理學諸說，實足爲詩界開一新壁壘。「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吾讀此詩，眞有此感，詩如下：【略】。

《流球歌》 《國恥詩話》卷二：光緒五年倭滅我琉球，夷爲沖繩縣，琉球，《北史》作流求。黃公度按察遵憲有《流求歌》，紀其事甚詳，歌云【略】。案流球在我唐時，即與中國通，明洪武間，幷受姓，錫國號，奉中國正朔，在我藩服已久，職貢唯謹。倭性貪狼，久思兼幷，至萬（歷）〔曆〕四十年，遂以勁兵三千人入其國，虜其王，遷其宗器，大掠而去，已而釋其王，脅使修貢，亦不過賂以金帛而已。至同治十年，倭竟昌言爲其屬地，我國士大夫亦從而屬地之，即通明如按察亦云：「一國從茲臣二主。」不知琉球始終未嘗自認臣屬于倭國，此不可不辨者也。【略】又案：按察《續懷人詩》有《懷馬兼才》云：「東方南海妃呼豨，身自流離手采薇。深夜驪龍都睡熟，記君痛哭賦《無衣》。」自注：初使日本，泊舟神戶，夜四鼓，有斜簪赬髻衣裳襤褸者，徑入舟，即伏地痛哭，知爲琉求人，又操土音，不解所謂，時復搖手，慮有倭人聞之，既出一紙，則國王密敕，內言今日阻貢，行且廢藩，終必亡國，令其求救于使臣者，上歌蓋假兼才以立言者也。向德宏《續懷人詩》亦及之，云：「波臣流轉哭涂窮，猶是低徊說故宮。中有丹書有金印，蠻花仙蝶粉牆紅。」自注：王宮有花名蝴蝶紅，德宏所言。歌中「流水花枝蝴蝶紅」，即用德宏

言也。

《三哀詩・袁爽秋京卿》譚獻《太常寺卿袁公墓碑》：二十六年，義和團變起，其糾衆倡亂，匿影北地歷有年，所掠害村氓，有司未有嚴治之者。甚且信爲義民，有幻術召神卻兵火，惑亂疆臣，熒及宮廷，請撫以自強，遂引酋豪覲殿陛。于是扶清滅洋，妄言流布，權貴招搖，京師麕集，榛莽盈城，毀教堂，殺教民，圍攻使館，公知禍已決裂，約許侍郎聯銜力諍，請派巨帥統率師旅，剿撫兼施，束匪徒，安公使。且邪說不可信，各國使館攻守已斃匪數十，毀其拳壇，何術之有？此主剿第一疏也。未用其言。時使館已密調洋兵來護，而德國使臣塗遇拳匪槍斃，攻館益亟，公再上陳急速保護、維持大局，言董福祥所統甘肅軍聲勢相倚，春秋之義，兩國構兵，不戮行人，今攻使館，斃公使，肇泰西之隙，不獨勝敗，實存亡攸關，若各國忿忿，先殺我使，是易刃也。方存問餽贈示懷柔，匪徒擾如故。外人疑縱令陵轢，各國紛紛調兵以代剿爲辭，請敕大學士榮祿剋期將拳匪一律驅逐出城，以救燃眉，再圖剿洗，永杜後患。亦知言出禍隨，念存亡呼吸，不忍不言，此第二疏也。不意大臣信崇邪術，誤國誤民，公悲憤瀝血，仍請嚴懲禍首。疏意以昔年髮捻猶手足之疾，今拳匪乃腹心之患，竟有大員謬視爲義民，前山東巡撫毓賢養癰于先，直隸總督裕祿禮迎于後。滅洋之說，橫挑邊釁，指在中國之洋人不能禁其續至，括五洲各國之洋人能盡滅否？不待智者知之。董福祥詐稱使館洋人焚毀盡淨，在廷諸臣欺飾錮蔽，徐桐、剛毅、啓秀、趙舒翹自誤誤人，竟敢斥開釁之言以爲逆說，蔽塞宸聰，剛毅、趙舒翹奉使宣撫涿州，解散拳匪，僅託空言，近日天津被陷，洋兵內逼，將撲京城，設想及之，悲來填膺，盈廷如醉，親而天潢，尊而師保，大半奉拳匪神明之，若立將首先袒護之臣，明正其罪，三百年宗社，時至今日，閒不容髮，應請治以重典，其謬妄相若者治以應得之罪，不得援議貴議親爲之末減，庶各國咸恍然于謬妄之臣下縱匪肇隙，非國家本意，棄仇尋好，享和平之福，此第三疏也。尤觸時忌，將置死地，公豫知之也。上陳後告子姪以誓死。明日下詔獄，閱日，市曹受斬決。

又《吳季清明府》梁啓超《飲冰室詩話》：達縣吳季清先生德瀛，作令西安，庚子義和之變，爲亂民所戕，闔門及難，識與不識，莫不痛心。天之報施善人，眞其誣哉！先生至德純孝，而學識魄力迥絕流俗，尤邃佛理。自號雙遺居士。有子三人：長曰鐵樵，名樵；次曰仲弢，名以棨；季曰子發，名以東：皆有過人之才。余與譚瀏陽及鐵樵約爲兄弟交，而父事季清先生。乙未秋冬間，同客京師，吾三人者，連輿接席，未嘗一日相離也。丙申五月，鐵樵以暴病卒于漢口。瀏陽時在滬，哭之慟，嘗爲作一傳，見《時務報》中。未幾，季清先生之官山陰，瀏陽贈一詩云：「此生當補他方佛，何意微塵補一官。□□□□□□，延陵魂氣北邙寒。（下忘）」蓋弔之也。以東當乙未，年僅十一，隨侍入都，風采英發，遍交一時名士，瀏陽戲號之曰舍利佛，以其早慧也。丙甲，受學于余者一年，日讀書盡十餘卷，屬文能二三千言，兼學英法文字。而仲弢亦來居滬上，綜核善治事。瀏陽語余曰：「三吳、蜀之三龍也。吾國有此等人才，豈是亡國氣象！」而不意鐵樵無端以死，而兩弟亦隨季清先生斃于毒刃也！庚子夏，余在夏威夷島，得仲弢一書曰：「舍利佛每言及公，即涕泣不可止。」余重感之，重悲之，乃書未及答，而凶耗已聞，天之喪斯，夫復何言！在報中見黃公度有《庚子三哀》詩，其一即季清先生也，記其數聯云：「以君精佛理，夙通一切法。明知人世事，如幻如泡沫。佛力尚有盡，何況身生滅。將頭臨刃時，定知不驚怛。」讀此亦可以略窺先生之學矣。又：吳季清先生一家之死難，實我生朋友中最痛怛之事，而戊戌北京、庚子漢口諸烈以外一大悲慘之紀念也。久欲爲一詩紀哀，至今未成，引爲疚焉。前曾見黃公度所作《三哀詩》中數語，今復得其全篇，我心中所欲言，殆盡于是，我其亦可以無作矣，亟錄入詩話云：【略】（原詩後復有補注，叙述吳公死事事實頗詳，并錄之以備後之作史者參考焉：「君名德瀛，字季清，達縣人，部選西安縣知縣，光緒二十五年到任。庚子六月，拳團亂作，衢州土寇四起，江山、常山被圍。西安土豪有虎而冠者，因積穀事侵公款甚鉅，君嚴治之，至是嗾新募勇反。廿五日晨，君方集衆議團練，聞鑼聲，問何爲，則以毀天主堂對。君出呵禁之，反徒麕集，遽倒戈相向，取官裸而反接之，送金衢嚴道署，誣以通賊。道員鮑祖齡懦而愚，不能彈壓。賊復由道署縛出至堂簷下，亂刃斬之。又閧入縣署，幕賓丁役凡殺二十九人。子以啓，以發被縛，亂民請鮑處分。鮑言聽汝輩懲治，吾不敢庇護罪人。廿六日亦受駢戮。長孫恕昌倉猝出逃，匿于城隍廟之懸匾中，搜出，亦戮死。所賸幼兒二，賴乳者抱出得逸。太夫人年八十，牽出，將加刃，爲人喝阻，乃搶攘簪釧而去。是役也，各官署俱獲免，鎮、道、府各員乃議以通賊之罪

坐縣令，而爲亂民解免，派紀綱之僕二三人來搜檢一切文書。夫人冉氏，君之繼配也，已密遣人以絮被裹葬君父子尸，聞搜索之令，堅持不可，具牘請于道，必派委員二人監視乃許行。各官不得已，從之；詭計不得逞，乃以模稜之詞達大府。夫人復控訴之，卒得旨昭雪，復優恤焉。辛丑六月補記。」）

《聶將軍歌》 夏敬觀《吷庵臆說》：《聶將軍歌》云：「阿師黃馬褂，車前鳴八騶；大兄翠雀翎，衣冠如沐猴；亦有紅燈照，巾幗羸兜鍪。」蓋言義和團也，【略】此詩之病，花翎不應言翠雀翎，嫌于用代替字耳。《國恥詩話》卷二：庚子之變，直隸提督聶士成死事獨烈，黃公度按察有《聶將軍歌》，詠其事甚詳，其辭云：【略】案提督安徽合肥人，由武童投効袁甲三部，積功至專閫。甲午之役，屢破賊軍，盛京得以無恙。和議成，奉命練新軍，因參用德意志兵制，召募精壯，日夜訓練之，躬與士卒同食飲卧起。當癸巳甲午之交，已知東北必將有事，特躬履其地，用西法繢圖立說，凡山川扼塞形勝，瞭如指掌。著有《東遊紀程》一書，閱時半載，跋涉數千里，喘息未紓，而東事果起，故能指揮若定。庚子變生，屢以少敵衆，羣強聲服，終以上下齮齕，發憤以殉，悲哉！羅惇曧《拳變餘聞》記其死綏前後事甚詳，與此詩一一吻合，云：「甲午士成代葉志超爲直隸提督，率武衛軍駐蘆臺。庚子四月，拳匪毀保定鐵路，直隸總督裕祿命副將楊福同馳往鎮之，及易州爲匪戕死，朝廷方議用拳匪，不賜卹，匪焚黃村鐵路，聶軍一小隊駐至，突被拳匪迎擊，傷數十人。士成奉相機剿撫之命，軍至落垡，拳匪三千人方毀郎坊鐵軌，士成諭禁不止，猛撲聶軍，士成命擊之，匪多死，乃大恨士成。匪黨訴諸朝，朝旨嚴責士成。裕祿命士成軍回蘆臺，士成至津，遇拳匪于道，匪持刀奔馬首，士成避入督署。裕祿爲之緩頰，乃止。時拳匪在津及二萬人，遇武衛軍，輒縛而戮之。士成不敢與抗。端王載漪剛毅等深恨士成，思乘間除之。榮祿慮聶軍激變，馳書慰之，謂貴軍服制頗類西人，遂致尋釁，團民志在報國，願稍假借。士成得書，慷慨復書曰：『拳匪害民，必貽誤國家，某爲直隸提督，境內有匪不能剿，如職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辭。』聶將軍守楊村，遏洋兵，屢戰互有殺傷，洋兵以讓絀兵單折回，裕督張拳匪功，賞拳匪鉅萬，聶軍不與，旋奉命攻天津租界，血戰十餘次，租界幾不能支。西人謂自與中國戰，無如聶軍悍者。拳匪恨士成甚，詆聶軍通夷，朝旨又嚴督之。士成憤甚，謂上不諒于朝廷，下見逼于拳匪，非一死無以自明，每戰必親陷陳。一日戰方酣，拳匪擁入其家，縶其母妻女以去。士成聞報，分軍追之。部下新練軍一營，多通拳匪，見聶軍追匪急，大呼聶軍反，齊開槍橫擊之。士成內外受敵，被數十槍，乃麾其軍還攻拳匪，自突戰于八里臺，期死敵。麾下執轡挽之回，士成手刃之，將校知不可回，乃隨士成陷敵陣，士成中數彈裂腸死。麾下奪屍歸，拳匪將戳其尸，洋兵追及，拳匪逃，乃免。裕祿以死事上，朝議賜卹，載漪剛毅力阻，乃下詔責其誤國喪身，實堪痛恨，姑念前功，準予卹典。士成死三日，而天津陷焉。」可爲此詩注腳。某筆記又言提督落垡剿匪後，匪黨攜于朝廷，降旨嚴斥。提督喟然曰：死吾分也，特患不得其名，且舉吾數年辛苦所成之精銳，誤供兇暴，投諸一燼，爲可惜耳，今國釁既開，天津首當其衝，以吾奉命鎮茲土，充吾力，詎足以拒八國聯軍乎？吾死必矣，特如斯以死，吾其終不瞑耳！則其死志早決，不逮家門之破也。其後直隸總督袁世凱奏陳勳績死事，力請褒揚，始賜謚忠節，子名汝魁，同殉八里臺有營官宋占標。見《驢背集》。

《羣公》 《石遺室詩話》卷七：公度詩多紀時事。【略】又《羣公》四首有云：「羣公袞袞各名聲，一死鴻毛等重輕。事事太阿權倒授，人人六等罪分明。」又：「甲仗空迎回紇馬，（聯軍入保定，延雍出迎。）血衣竟染漢臣鞭。操戈逼父心先死，（聯軍入城後，徐承煜以保家全宗，逼乃父桐自經死。）按劍呵人目尚懸。（殺許侍郎、袁太常之詔，實出啓秀手。監視行刑者，即徐承煜。）」又：「各戴頭顱萬里行，九州無處可偷生。上尊猶拜養牛賜，五鼎先看福鹿烹。（莊王在蒲州，趙舒翹、英年在西安，皆賜死。）」又：「銜刃尚希忠烈傳，蓋棺免索太師頭。（剛毅、李秉衡皆自盡。）」六等定罪，略謂啓秀、徐承煜皆爲聯軍所拘，後皆伏法；八國各以兵押送，毓賢戍新疆，行至蘭州伏法；廷雍爲聯軍所誅，餘賜死，遣戍有差。

《東溝行》 《國恥詩話》卷二：案近人《清史紀事本末》云：「八月十七日海軍提督丁汝昌率全師抵大東溝，十八日午，遙見西南方有烟東來，知日艦將至，汝昌傳令列陳作人字形，鎮遠、定遠兩艦爲人字之首，致遠、靖遠、經遠、來遠、濟遠、廣甲、超勇、揚威及水雷船張人字之兩翼。既接戰，平遠、廣丙始來會。敵艦十二艘駛近，列陣作一字形，魚貫猛撲。俄易而爲太極陣，裏人字于其中。汝昌令諸艦先開礮以示威，礮聲未絕，敵船已麕至，遂爲所困。（下略）陣中經遠、揚威、超勇先後被擊沈，濟遠、廣甲逃，餘如

鎮遠、定遠、來遠、靖遠、平遠、廣丙受創甚，遂不能成軍。」與按察所言皆合，疑當時官報如此，故他筆記亦有同此者，按察亦據官報與？

著録

《清史稿・黄遵憲傳》　黄遵憲，字公度，嘉應州人。【略】著有《人境廬詩草》等。

黄遵楷《〈人境廬詩草〉辛亥初印本跋》　右詩十一卷，先兄手自裒集，而未付梓。自先兄下世，海内文人學士，折柬相追，欲讀其詩而知其人者，迄無虚歲。雖然，先兄著述初行於世者，曰《日本雜事詩》，所以覘國情，紀風俗，譯署之官版也。《日本國志》，所以述職，知所駐國之形勢變遷，由於世界各國之形勢變遷相逼而成，則本國之從違，當求合於世界各國之形勢以爲斷；故其分門别類，勒成全書，亟自刊行者，意在於借觀鄰國，作匡時之策也。先兄之書，至今談時局者，未嘗不推崇之。

梁啓超《嘉應黄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遵憲，【略】平生所作逾千首，自裒集得六百餘首，曰《人境廬詩草》。自其少年稽古學道，以及中年閱歷世事暨國内名山水，與其風俗政治，形勢土物，至于放廢而後憂時感事，悲憤伊鬱之情志，悉託之于詩。

藝文

袁昶《題黄公度集後》　金石叩清英，雲霞擷奇彩。探碑天山頂，握節雷翥海。詩囊西賀洲，弓挂扶桑外。隱括入靈府，洪濤瀉靈籟。琱鋟困萬彙，剝落見眞宰。理董夷夏論，廓清良可待。陋儒拘于方，不信尤可醢。謦然失故步，菟鵠越鷄殆。誰知四極之外六經表，大有丹邱逸人在。

又《簡黄公度》　白璧雄談致一雙，指撝夷隸歷諸邦。南庭都護治紅海，（君開南洋羣島總領事府於新嘉坡。）西使高輪擁碧幢。頭白虞衡新作志，足音蓬藋喜聞跫。於今龕拯資方略，不獨騷材賦涉江。

又《送黄公度再遊歐西絕句十首》六　翁山兀兀二樵崎，《嶠雅》飄姚不可追。今得泓崢蕭瑟手，正音一洗嶺南詩。

丘煒萲《追悼故任新嘉坡總領事黄遵憲四首》二　大雅思前哲，空山惜此身。即論文苑傳，已過列朝人。手口由相代，歌謡妙率眞。都成小游戲，能事早開新。

又四　人境廬空在，蘇詩愛和陶。羅浮招几案，山海夢蕭騷。瑰瑋新詩史，凄涼故節旄。墓門豐石峙，徵實有吾曹。（指梁啓超爲之表墓。）

陳三立《黄公度京卿由海南人境廬寄書并附近詩感賦》　天荒地變吾仍在，花冷山深汝奈何。萬里書疑隨雁鶩，幾年夢欲飽蛟鼉。孤吟自媚空階夜，殘淚猶翻大海波。誰信鐘聲隔人境，還分新月到巖阿。

雜録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廿二年九月廿一日）　黄遵憲號公度，舉人，道員，新加坡領事。新從江南來，江南官場多不滿之，詩文皆佳。

又（光緒廿三年五月卅日）　黄公度新授湖南鹽法道，來談：第一開學堂；二，緩海軍，急陸軍，重在延德人練德法；三，海軍用守不用戰。三大可慮：一教案，一流寇，一歐洲戰事，有一于此，中國必有瓜分之勢。

又（光緒廿四年正月廿三日）　上向臣索黄遵憲《日本國志》，臣對未洽，頗致詰難。

《湘綺樓日記》（光緒廿四年四月十三日）　康進士欲改正朔從耶蘇者，同爲歷家言，黄鹽道（遵憲）欲巡撫用禮拜日休息，不知何意。

《緣督廬日記》（光緒戊戌九月初三日）　使黄公度同年，先有密諭交兩江督臣看管，繼因日本伊藤侯爲之緩頰，英人又遣兵保護，遂得旨放歸。

《平等閣詩話》卷二　黄公度《夜飲》句：「莫管陰晴圓缺事，盡歡三萬六千回。」是眞能繼太白之狂者。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　挽公度詩頗多，不能悉錄，擇錄佳句一二：「詩有萬言公不死，緣無一面我非私。」（右皖人蔡筮雲作。）「倘肯再來應大覺，欲成《九辯》已無詞。」（同上）「招魂嶺嶠春潮隔，行哭江湖暮雨冥。」（右南昆侖生

作。」「儒林爭拜靈光殿，詩界新開人境廬。」（右嶺西倚劍生作。）「民間私定陶潛謚，海上龕迎白傅歸。舊日冠巾成紀念，故山猿鶴尚哀飛。」（同上）「人天撒手歸眞早，留下仔肩付與誰？」（同上）公度於丙申春間，曾爲一《金縷曲》贈鄙人及吳鐵樵、陳師曾者，記其開端三句云：「世界無窮事，付後來二三豪俊，吾今倦矣。」讀倚劍生詩，根觸及此，哀與慚兼矣。

《十朝詩乘》卷二三　黃公度《書憤》句云：「如何盟白馬，無故賣盧龍。」謂光緒丙申使俄密約也。又云：「一自珠厓棄，紛紛各效尤。」言青島割借，遂連及旅順、大連、威海、廣南灣也。其時連鷄勢成，剝床禍迫，輒以伊川之嘆，託諸楚澤之吟。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公度晚歲里居，論學尤勤，憂時成痗，其已已正月致書平子，有「自顧弱質殘軀，不堪世用，負此身世，感我知交」等語。是歲二月，即捐館舍，故平子挽詩云：「竟作人間不用身，尺書重展涕沾巾。政壇法界俱沉寂，豈獨詞場少一人？」

黃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實述略》　先兄少聰穎，先曾祖母孫曾數十人，特鍾愛之。甫學語，即教以誦詩識字，親屬多銜之。一日，先曾祖母命試以詩，題曰「一覽衆山小」，先兄應聲曰：「天下猶爲小，何論眼底山？」先曾祖母喜曰：「此兒志趣遠大，他日將窮四極而步章亥，吾寧勿愛乎！」

《南亭四話》卷三《莊諧詩話·黃公度遺書》　粵東黃遵憲公度，別字最多，所著詩文，如東海公、法時尚任齋主人、水蒼雁紅齋主人，皆是也。

又卷五《莊諧聯話·黃公度聯》　黃公度生前退居南海，即所謂人境廬是也。有自撰聯語二則，潘徵君蘭史書之，洵稱雙璧。聯曰：「藥是當歸，花宜旋覆；蟲還無恙，鳥莫奈何。」「萬象函歸方丈室，四圍環列自家山。」又製一艇方成，顏曰「安樂行窩」，題聯曰：「尚欲乘長風破萬里浪，不妨處南海弄明月珠。」蓋其絕筆云。

李希聖

論　述

《平等閣詩話》卷一　湘鄉李亦元比部（希聖），清剛遐曠，獨秀時流，嗜古彌摯，尤通當世之務。庚辛之間，於朝事多所論列，聞者韙之，而與時觸忤，竟不得一伸其志。浮沈郎署，抑鬱以終。海內識與不識，咸撫膺悲嘅焉。遺孤幼弱，其友人爲刊遺詩，曰《雁影齋集》，皆庚子以後之作。大致神似玉溪，亦頗多近杜處。然每遇友人稱其似義山者，心輒不怡。

又　君于庚子冬著有《庚子傳信錄》，《政務處駁議》諸書，言成軌則，爲世鑒誡，一時傳誦之，覺三代直道之行，猶見于今日也。

《石遺室詩話》卷七　湘鄉李亦元（希聖）曩聞余有詩話之作，端楷錄所作七言律十數首，自都寄余，請去留。爲錄《望帝》、《湘君》二首，報以詩曰：【略】效亦元作玉溪生體也。亦元能爲駢體文，張鐵君學使（亨嘉）按試長沙，余總襄校，亦元有《擬桓溫責王猛書》，頗具晉、宋氣骨，取入湘水校經堂第一。

又　與亦元同時，專學玉溪生者，吳縣曹君直舍人（元忠），工處時出《雁影齋》上。余嘗論玉溪末流，有詠史之作，專摭本傳事實，若一首論贊者，西崑諸公是也；有專事摘豔薰香，託于芬芳悱惻者，《初學》、《有學》二集是也；有屬辭比事，專學「捷書惟是報孫歆，陶侃軍宜次石頭」諸聯者，婁東律句，爲甌北所標舉者是也。亦元苦追義山，實與牧齋相近。

又　亦元【略】庚子之亂，著有《拳匪傳言錄》，自肇亂至于西狩，不及萬言，能盡情變，自負可追王闓運《湘軍志》。《望帝》詩爲清景帝作。《湘君》詩爲珍妃死于井中作也。《湘君》詩云：【略】《望帝》詩云：【略】。

《十朝詩乘》卷二四　李亦元《帝子》詩云：【略】又《搖落》云：【略】皆隱寓忠愛，蓋變雅、《離騷》之遺也。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地僻星打虎將李忠：李希聖，一作曹元忠好一個開手師父！（李、曹二家，詩學玉谿，卻是初學不二法門。）開到酴釄更可憐，雲門風物尚依然。豈知一掬銅仙淚，枉費詩人作鄭箋。」亦元詩學玉谿，得其神髓，非惟詞采似之，即比詞屬事，亦幾于具體。世人不能盡曉其本事，或據一時興到之戲語，如雲門寺鄭氏三女者，皆瞽說也。亦元早歲有用世之志，浮沉郎署，卒不得逞。著《庚子傳信錄》，自謂追踪《湘軍志》。

《清史稿・文苑傳三・李希聖》李希聖【略】文法《騷》、《選》，詩多凄艷，似玉谿。好讀書，通古今治法，慨然有經世之志。

《近代名人小傳・李希聖》希聖學貫古今，有經世之志。【略】文法《騷》、《選》，詩多凄艷，突過玉谿。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李亦園（希聖）當辛丑回鑾時，有感事詩數十首，芳馨悱惻，湘纍之遺也；今得見其二，錄之，《天遣》云：【略】《帝子》云：【略】其風格在少陵、玉谿之間，眞詩人之詩也，特此二章已須人作鄭箋耳。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八　亦元少秉異資，爲學使侯官張文厚所奇賞，以國士期之。通籍後志在用世，無意吟詠。辛丑以還，感事成詩，房州之思，一本忠愛，屬辭哀艷，寄懷綿邈。【略】近數十年，湘中詩人類皆瓣香湘綺，獨亦元不爲所囿。其《論詩絕句四十首》，頗自喜。病中詩，漸入宋，異于平時。

傳記

《清史稿・文苑傳三・李希聖》李希聖，字亦園，湘鄉人。以進士官刑部主事。嗜學，初治訓詁，通《周官》、《春秋》、《穀梁》，史習新舊《唐書》，文法《騷》、《選》，詩多凄艷，似玉谿。好讀書，通古今治法，慨然有經世之志。嘗纂《光緒會計錄》以總綜財賦。又草《律例損益議》，張百熙等皆極重之。光緒末，卒。

《近代名人小傳・李希聖》字亦元，湘鄉人，以進士授主事，未及補實，遂歿。【略】當康有爲倡變法議，希聖亦附焉。後乃知其粗疏不足計事，漸不與親。質素清弱，且善病，中年遽殞。

《碑傳集補》卷一二成本璞《李先生墓表》先生姓李氏，諱希聖，字亦元，長沙湘鄉人也。幼負異稟，過目成誦。【略】遂博覽經籍，淹貫百家，發爲文辭，雄視一世，旁及詩歌，罔不精妙。當是時，先生才名震湖湘，識與不識，皆曰：李生眞才士也。會侯官張侍郎亨嘉督學湖南，倡復古學，得人稱盛，見先生文，深加賞異，累試第一，擢光緒辛卯科優貢，是科中式舉人，明年成進士，改刑部主事，居京師時距寇亂之平二十餘年矣。天下幸無事，達官貴人方酣嬉文酒，晏然以爲治安。先生乃深憂竊歎謂爲將亂，人咸怪之。未幾有甲午日本之戰，兵燹地削，政府始議變法。先生謂變法以理財爲本，乃鉤稽檔冊，有《光緒會計錄》之作。戊戌黨禍興，遂罷變法，先生謂當變不變，禍且益亟，終致大亂，人又怪之。未幾有庚子聯軍入京之變，亂兵大掠，先生僅以身免。方亂之初起，先生既深痛之，以位卑言不獲伸，乃掇述所聞有《庚子傳言錄》之作。人始服先生深識治體，有先見之明矣。辛丑後重議變法，設政務處，筦其事，撰條議以示天下。先生謂變法宜先定宗旨，基礎一壞，萬事瓦解，乃爲《駁義》數萬言，傳誦一時。先生宦久不顯，而名益高，於是時論變法首重興學，而長沙張文達公奉詔管學，乃引以自助，造端宏大，規畫詳盡，疑謗交乘，屹不爲動。凡文達所上章程、奏議，均先生筆也。迨京師大學堂成立，以先生爲提調，居堂三年，羣樂其教，先生戇直敢言，積忤權貴，潛齮齕之，文達故知之不能止也。先生既鬱抑不得志，竟以是發憤病嘔血，卒於堂中。諸生數百人感其遺澤，相向失聲，爲之棺斂。由中門出，白衣冠送於道。天下聞者，莫不痛惜之。光緒三十一年某月日也。年四十有二。

紀事

《詠史》《十朝詩乘》卷二二：長沙李亦元比部（希聖）《詠史》云【略】，刺奄寺也。安得海雖誅，而代者踵起，李蓮英勢尤盛。

《雲門寺題壁》《石遺室詩話》卷二二：往者李亦元每自譽其詩，命自舉得意之作，誦一絕句云：【略】自言其鄉雲門寺旁，鄭氏有三女，皆有色。長者嫁一兵；次嫁賈人，先死；三者尤豔。感而題壁，屬余必載之《詩話》。歐

陽君重曰：「此尙不及爲我題《吳楚兩生圖》者。」詩云：「京兆相逢俠少場，吳生落拓楚生狂。短衣匹馬橫門道，一試郊原春草長。」余曰：「吳生」句正好與「楊花」句作對，君重卻占便宜了，楚生卽君重也。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世人不能盡曉其本事，或據一時興到之戲語，如雲門寺鄭氏三女者，皆瞽說也。

《讀辛丑十月二十日詔書恭紀二首》《十朝詩乘》卷二三：西酋之議懲禍首，先及端、剛。時端、剛尙在政府，慈聖猶豫不發。合肥不得已，使臺臣以「遷延誤國」劾己，乃得乘以進言。一日，召對樞臣，端、剛輩猶持謬論，德宗怒曰：「誤國至此，尙不退耶！」卽叱去之，命王文勤獨留草詔，罷二人樞直，慈聖嘿然而已。論者謂德宗自訓政以來，得專斷者，獨此事耳。先是，端、剛矯詔，命榮文忠留京辦事。文忠已出都，遂逗留途次。至是，始奔赴行在。漸乃誅竄首禍王大臣，而重頒罪己之詔。李亦元《讀辛丑十月二十日詔書恭紀》二首云：【略】亦元著有《庚子傳信錄》，紀述尤備。

《三韓詩》《十朝詩乘》卷二二：乙未和議，成于合肥父子，割地輸金，且許朝鮮自主，爲國大辱。【略】朝鮮旣脫屬藩，遂進帝號，強隣實主之，以爲異日合邦張本。而韓人不知，方且交慶。李亦元《三韓詩》云：【略】末句追惜閔妃，語至沈痛。

著録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八　亦元【略】歿年甫逾四十。著有《光緒會計錄》、《庚子傳信錄》、《雁影齋題跋》、《雁影齋詩》，其鄉人爲刻。詩行世後，仁和吳氏復有雙照樓刊本，入《松鄰叢書》。

藝文

孫雄《感逝詩一百二十一首》六〇　秋衾銅輦夢佳期，帝子湘君讀楚詞。史稿飄零經蠹蝕，赤眉暴亂有傳疑。

曾廣鈞《發上海別李亦元》　旅館凄然念俶裝，秋宵應是此宵長。屠羊返國辭三事，隴鳥銜思問上皇。駝鐸未搖岡替戾，螺舟先受渡顚當。霸書萬字無人讀，我欲因之驗海王。

陳天華

宋教仁《烈士陳星臺小傳》　烈士名天華，字星臺，湖南新化縣人。性敦篤，善屬文。少時卽以光復祖國爲志，不事家人生產作業，雖簞瓢屢空，處之怡然，日惟著述以鼓吹民族主義。近年革命風潮簸蕩一時者，皆烈士提倡之也。年三十一，尙未娶，或勸之娶，烈士泫然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每讀中西史志，于興亡盛衰之感，則涕泗橫流，其愛國之忱，發于天性如此。歲癸卯，留學日本。時值俄據東三省，瓜分之禍日迫，朝野皆束手無計。烈士大痛，嚙指血成書數十幅，備陳滅亡之慘，郵寄內地各學（堂），聞者莫不悲憤。去年秋，湘中志士謀起義湖南，聯絡粵、鄂，以共傾政府。烈士聞之，卽星夜附輪歸長沙，籌劃布置，晝夜不輟。不幸未發卽敗，清政府飛檄逮捕。烈士間道走江西，至上海，與諸志士合謀再舉。適萬福華之獄起，逮捕益急，不得已，復游日本。蓋自是憔悴憂傷，淚痕縈縈然不絕于目矣。今年春發意見書，思單身赴北京有所運動，爲同學所阻止。十一月，日本文部（省）頒發關于留學生規則，烈士益見中國之將鄰于亡，革命之不可一日緩，作《絕命書》累萬言，遂自投日本大森海以殉。嗚呼！使天而不亡我漢族也，則烈士之死，賢其生也，使天而卽亡我漢族也，則我四萬萬人其去烈士之死之年幾何哉？嗚呼痛已！【略】烈士死時才三十一，乙巳年十二月十二日也。

又　烈士所著書，其已成集者，《猛回頭》、《警世鐘》、《最近政見之評決》、《國民必讀》、《最後之方針》、《中國革命史論》，皆風行於世；遺稿有《獅子吼》一種，其散見於他書者，尙俟釐訂。

《革命逸史》第二集《猛回頭》作者陳天華》　陳天華，【略】性敦篤，善屬文，少時卽以光復漢族爲念，遇鄉人之稱頌胡、曾、左、彭功業者，輒唾棄

不顧，而有愧色。居常不事家人生產，雖簞瓢屢空，處之怡然。日惟從事著述，專以鼓吹民族主義爲務。【略】每讀中西史志，于興亡盛衰之感，則涕泗橫流，其愛國之忱，發于天性如此。

又　陳天華，字星臺，別號思黃，湖南新化縣人。【略】年三十，尚未娶，或勸之娶，輒泫然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略】是歲秋孫總理自歐洲莅日本，集合各省革命黨人組織中國同盟會，天華亦爲發起人之一，被推爲會章起草員。《民報》成立，復被推爲撰述員，【略】。《民報》出版未一月，值日本文部省徇清公使所求，頒布取締留學生規則，留學界異常憤怒。同盟會對于此事亦分爲兩派：一派主張歸國，另在上海辦學，以洗日人取締之恥辱。天華與易本羲、秋瑾、田桐等主之；一派主張求學宜忍辱負重，胡漢民、朱執信、汪精衛等主之。兩派互相駁論，爭之至烈。秋瑾、易本羲等以是歸國。天華憤不能平，乃作《絕命書》累萬言，竟于十一月十二日投大森海灣自殺。

又　遺稿已出版者，有《猛回頭》、《警世鐘》、《最近政見之評決》、《國民必讀》、《最近之方針》、《中國革命史論》等八種，皆風行于世；就中以《猛回頭》、《警世鐘》二種爲效力至偉。

又　其所著《獅子吼》小說，發揚種族觀念，尤感人至深。

又　天華死時三十有一。孫總理時在南洋，聞之哀悼不已。香港同志鄭貫公等旋開追悼會于杏花樓，各界臨吊者千餘人，馮自由作聯挽之曰：「生平得愛友二人，星臺殉國，近午何之？（黃克強原字近午，時已赴廣西，久未得消息，故云。）可嘆吾黨英才，又弱一個；靈爽憑健兒五百，公武（南洋同志通信暗號，稱孫總理原名爲公武。）鳴鐘，自由不死，誓覆虜酋政府，實踐三民。」

《絕命書》　強齋《絕命書跋》：此吾友陳君星臺《絕命書》，強齋每一念君，輒一環誦之，蓋未嘗不心悄悄然悲，而淚涔涔然下也。曰：嗚乎！若君者殆所謂愛國根於天性之人非耶？【略】強與某等乃返抵會館，索其郵物，獲之，則萬言之長函，即此《絕命書》也。一人宣讀之，聽者數千百人，皆泣下不能仰。夫以君之所志，使其所懷抱得畢展於世，無少殘留，則吾民族受其福胙，其所造於中國前途者豈有涯耶？而乃竟如是已焉，吾人得毋有爲之悼惜不置者乎？雖然，吾觀君之言曰：「以救國爲前提」。又曰：「欲我同胞時時（忽）〔勿〕忘此語，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恐同胞不見聽，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爲諸君之紀念。」又曰：「中國去亡之期，極少須有十年；與其死於十年之後，曷若死於今日，使諸君有所警動！」蓋君之意，自以爲留此身以有所俟，孰與死之影響強？吾寧取夫死覺吾同胞，使共登於救國之一途，則其所成就較以吾一身之所爲孰多耶？噫！此則君之所以死歟？君之心則苦矣！吾人讀君書，想見君之爲人，不徒悼惜夫君之死，惟勉有以副君死時之所言焉，斯君爲不死也已。又：當去歲秋，湖南事敗，君與強等先後走日本，憂憤益大過量。時時相與過從，談天下事，未嘗不哽咽垂涕泣而道也。今歲春，東報興瓜分謠，君愈憤，欲北上，冀以死要滿廷救亡，殆明知無裨益，而思以一身嘗試，絕世人扶滿之望也。既而友人沮之，不遂行。然其嘗言曰：「吾實不願久逗此人間世也！」蓋其抱死之目的以俟久矣。居無何，留學界以日人定學則，議羣起力爭，始強逸君曰：「君能文，盍有所作，以表意見乎？」君曰：「否，徒以空言驅人發難，吾豈爲耶？」越數日，學界則大憤，均休學議事，君猶不動。迄月之十一日，其同居者則見君握管作文字，至夜分不輟。其十二日晨起食畢，自某君貸金二元出門去，同居者意其以所作付剞劂也，聽焉，入夜未歸，始懷疑。良久，有留學會館闍者踵門語曰：「使署來電話稱：大森警吏發電至署，告有一支那男子死於海，陳其姓，名天華，居神田新東社者云。」嗚乎！於是知君乃死矣！痛哉！天未明，強偕友人某氏某氏赴大森視之，大森町長乃語曰：「昨日六時，東地海岸東濱，距離六十間處，發見一屍，即撈獲之。九時乃檢查身畔，得銅貨數枚與書留（寄信保險證）餘無他物，今既已殮矣。」則率領我輩觀之，一憾悽然，倭氏也，君則在焉！復審示書留，爲以君氏名，自芝區御門前郵，達中國留學生總會館幹事長者。當是時，君邑人已有往橫濱備棺衾，擬厝於華人墓地，乃倩二人送君屍於濱。

《陳天華集》卷首《陳烈士天華小傳》　烈士名天華，字星臺，號過庭，又號思黃，湖南新化縣人。【略】歲癸卯，留學日本。時值俄據東三省，瓜分之禍日迫，朝野皆束手無計。烈士大痛，齧指血成書數十幅，備陳滅亡之慘，郵寄內地各學校，聞者莫不悲憤。去歲秋，湘中志士謀起義湖南，聯絡粵鄂，以共傾政府。烈士聞之，即星夜附輪歸長沙，籌畫布置，晝夜不少輟。不幸未發即敗，清政府飛檄逮捕。烈士間道走江西，至上海，與志士合謀再

舉。適萬福華之獄起，逮捕益急，不得已復遊日本。蓋自是憔悴憂傷，淚痕常縈縈然不絕於目矣。乙巳年春發意見書，思單身赴北京有所運動，爲同學所阻止。十一月，日本文部省頒發關於留學生規則，烈士益見中國之將鄰於亡，革命之不可一日緩，作《絕命書》累萬言，遂自投日本大森海以殉，年三十有一，時乙巳年十二月十二日。

又《祭陳星臺先生文》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國士陳君星臺自沉于日本大森之海灣，越八日，同學某某等設會以弔，爲文以哭之，其辭曰：天生其位，人忘其祖，羣蚩蚩以爲徒，若與之而終古？唯天子之聖明，張撻伐于胡虜。居天中而霹靂，豈吳兒與越姥。君爲天口，大放厥辭；一字一淚，沁人心脾。談復仇而色變，歌愛國而聲歔。惟民之牖，誰實尸之？按遺書而覘國，始髣髴乎夫子之所爲。有知卽行，君師陽明。徒宗言以垂世，計國祚其將傾！乃奔走大澤，號召同盟，斬竿以授涉廣，草檄而聯韓彭。噫楚氛之未滅，大業敗以垂成；緹騎溢其四出，幸間關而全身。嗚呼！以身許國，未遑居處。誰則亡胡？不忘在莒。徒飄流于島國，呼田橫以爲侶。鬱熱血以中沸，握秘懷而誰語。哀民生之多艱，恫吾徒之無與！物以極而必返，情以眞而忍去，竟蹈海以身死，還清白于天呂。嗚呼哀哉！世將啓而仍晦，人半昧而終蒙。假新語以自崇，逞私懷而相訌。倒亡國之前景，際胡運之未終。以君至誠爲性，貞白乃躬，既孤懷而隻手，復血雨而腥風。雖地垠之無極，何所往而不窮！昔屈氏之懷沙，亦離憂之太摯。讀當年之表著，辨清濁與醒醉。追遺則于彭咸，哭同聲于原誼。倘君靈之來下，當恫鑒于遺類。嗚呼哀哉！

寧調元《哭陳君天華七律二首》 生不能期入玉門，萬言遺草怕重論。南風不競天將喪，東海難填石尙存。差幸魯連能作伴，更無宋玉解招魂。逢人莫問東瀛事，入苣曾招幾放豚。警鐘撞破幾人聞，底死團成救世軍。百萬同胞齊墮淚，八千代表竟無羣。杜鵑啼血紅如我，精衛知音素許君。孤棹天涯歸去也，結廬端合伴孤墳。

梁煥奎《哭陳天華》 猖狂潰決復何言，濁酒獨酌心煩寃。屈平切切愛楚國，魯連默默哀中原。遺文悲痛後人魄，海水猛噬賢者魂。萬古梅花大森月，寒波永夜流啼痕。（陳君自沉于大森海灣，其地多梅花。）

鄒容

論述

愛讀革命軍者《讀〈革命軍〉》 卓哉！鄒氏之《革命軍》也，以國民主義爲幹，以仇滿爲用，摺撦往事，根極公理，驅以犀利之筆，達以淺直之詞。雖頑懦之夫，目睹其字，耳聞其語，則罔不面赤耳熱心跳肺張，作拔劍砍地奮身入海之狀。嗚呼，此誠今日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也！李商隱於韓碑，願書萬本誦萬遍，吾於此事亦云。

章炳麟《革命軍序》 蜀鄒容爲《革命軍》二萬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辭多恣肆，無所回避，然得無惡其不文耶？」余曰：凡事之敗，在有其唱者，而莫與爲和；其攻擊者，且千百輩。故仇敵之空言，足以墮吾輩實事。夫中國吞噬於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詐暴之工，人人所身受，當無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尙有呂留良、曾靜、齊周華等，持正義以振聾俗，自爾遂寂泊無所聞。【略】今容爲是書，壹以叫咷恣言，發其慚恚，雖闇昧若羅、彭諸子，誦之猶當流汗祗悔，以是爲義師先聲，庶幾民無異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負販之徒，利其徑直易知，而能恢發知識，則其所化遠矣。藉非不文，何以致是也。抑吾聞之：同族相伐，謂之革命；異旗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除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旣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容之署斯名，何哉？諒以其所規畫不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革命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塗山》 《石遺室詩話》卷七：二十年前【略】（章炳麟）《自叙與鄒容獄中倡和詩》云：「威丹素知雕刻摹篆之術，因窺小學，誦五百四十部首說解，皆略上口，而不習爲韻語。旣入獄，欲以詩語遣悶。余曰：弟爲之，雖不工亦無害。威丹卽題《塗山》一絕。塗山在蜀，世傳塗山女故國也。其詩曰：【略】

余向疑威丹不能詩，及讀是絕，奇譎似盧仝、李賀，此爲天才。戲作一絕和之云：『頭如蓬葆猶遭購，足有旋輪未善馳。天爲老夫留後勁，吾家小弟始能詩。』」亦「西陸蟬聲」後一故實也。

《革命逸史》第二集《〈革命軍〉作者鄒容》　書成，就太炎求修飾。太炎曰：「語雖淺直，然感動普通社會，非如是不可。」遂爲作序，以廣其傳。同志金天翮、蔡寅、陶賡熊等共任刊資，于是年五月在上海大同書局出版。五月十四日《蘇報》且作《讀〈革命軍〉》一文以闡揚之，幷爲新書介紹一則。書出後，舉世爲之轟動。同時章太炎所著《駁康有爲政見書》亦先後出版，與《革命軍》相呼應，蔚丹遂益知名于時。【略】自蔚丹入獄後，所著《革命軍》風行海內外，銷售逾百十萬冊，占清季革命羣書銷場第一位。各地書肆以避關郵檢查故，多易名販運，或稱革命先鋒，或稱圖存篇，或稱救世眞言，或與章太炎《駁康有政見書》幷列，而簡稱曰章鄒合刊。此書文辭不如太炎之駁康書，論理不如秦力山之《革命箴言》，徒以通俗淺顯，適合當時社會需要，幾于人手一編，卒賴其言爲驅胡建國之本，功不在孫、黄、章諸公下也。

傳記

章炳麟《贈大將軍鄒君墓表》　君諱容，字蔚丹，四川巴人。父某，行商隴蜀間。君少慧，年十二，誦《九經》《史記》《漢書》皆上口，父以科甲期之，君弗欲，時喜彫刻。父怒，輒榜笞至流血，然愈愛重。君從成都呂翼文學，與人言，指天畫地，非堯舜，薄周孔，無所避。翼文懼，擯之。父令就日本學，時年十七矣。與同學鈕永建規設中國協會，未就。學二歲，陸軍學生監督姚甲有姦私事，君偕張繼等五人排闥入其邸中，榜頰數十，持剪刀斷其辮髮。張繼者，故嘗與善化秦力山發議排君主立憲者也。事覺，歸潛上海，與章炳麟見於愛國學社。是時，社生多習英吉利語，君調之，曰：「諸君堪爲賈人耳。」社生皆怒，欲毆之。廣州大賈馮乙，故嘗入英吉利籍，方設國民議政廳於上海，招君。君詰乙曰：「若英吉利人。此國民者，中國民邪？英吉利國民邪？」乙慙，事中寢。君既明習國史，學於翼文，復通曉經訓《說文》部居，疾異族如仇讎，乃草《革命軍》以擯清。自念語過淺露，就炳麟求修飾。炳麟曰：「感恆民當如是。」序而刻之。炳麟亦自有《駁康有爲書》，與君書同意。時又有蘇報社者，以論議相應和，則長沙章士釗所爲也。君與士釗、繼皆年少，獨炳麟差長。相得歡甚，約爲昆弟交，要以光復漢族事。會清遣江蘇候補道俞明震來檢察革命黨，君及炳麟皆就逮，繫上海租界獄。兩人日會聚說經，亦時時講佛典。炳麟授以《因明入正理論》，曰：「學此可以解三年之憂矣。」時清政府自貶，與布衣訟，南洋大臣遣法律官擔文來廷辯，兩造爭漢虜曲直於上海知縣前，聞者震詫。吏卒不能決，上其事外務部，外務部亦慙。明年，與外國公使雜定之，兩人者皆罰作，而清尊嚴亦轉替。君以少年爲獄囚，獄卒數侵之，心不能平，又啖麥麩飯不飽，益憤激。內熱，數有遺下。明年正月，疾發，體溫溫不大熱，但欲寐，又懊惱煩寃不得臥，夜半獨語罵人，比旦皆不省。炳麟知其病少陰也，念得中工進黄連阿膠鷄子黄湯。病日已矣，則告獄卒長，請自爲持脈疏湯藥，弗許。請召日本醫，弗許。病四十日，二月二十九日夜半卒於獄中。年二十一歲矣，詰朝日加巳，炳麟往撫其尸，目不瞑。初獄之竟也，處炳麟三年囚，君二年囚。至是，君程未滿纔七十日，遽死，內外皆疑有佗故，於是上海義士劉三收其骨葬之華涇，樹以碣，未封也。君既卒，所著《革命軍》因大行，凡摹印二十有餘反，遠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兩購之，置籠中，雜衣履餈餅以入，清關郵不能禁，卒賴其言爲光復道原。逾六年，武昌兵起，民國元年，臨時政府贈大將軍，四川軍府以禮招其魂歸，大總統孫公親拜遣焉。劉三者性方絜，寡交游，業爲君營葬，未嘗自伐，故君諸友不能知葬所。十一年冬，炳麟始求得之。十三年春四月，與士釗、繼等二十餘人祭於華涇，騰衝李根源議曰：「勗如鄒君，而墓無石刻，後世何觀焉？」與祭者皆起立。炳麟亡命日本時，已嘗爲君傳，及是，稍增損其辭以表於墓。

又《鄒容傳》　會虜遣江蘇候補道俞明震檢察革命黨事，將逮愛國學社教習吳朓，朓故慕容、炳麟，又幸脫禍，直詣明震，自歸，且以《革命軍》進。明震緩朓，朓逸。遂名捕容、炳麟。容在獄，日就炳麟說經，亦時時講佛典。炳麟以《因明入正理論》授之曰：「學此，可以解三年之憂矣！」明年，獄決，容、炳麟皆罰作。西人遇囚無狀，容不平，又啗麥飯不飽，益憤激，內熱溲膏。炳麟謂容曰：「子素不嗜聲色，又未近女，今不夢寐，而髓自出，宜懲忿自攝持；不者，至春當病溫。」明年正月，疾果發，體溫溫不大熱，但欲

痺，又懊憹煩寃，不得臥。夜半獨語罵人，比旦皆不省。炳麟知其病少陰也，念得中工進黃連、阿膠、鷄子黃湯，病日已矣。則告獄卒長，請自爲持脈疏湯藥，弗許；請召日本醫，弗許。病四十日，二月二十九日夜半，卒于獄中，年二十一矣。

《革命逸史》第二集《〈革命軍〉作者鄒容》 鄒容字蔚丹，四川巴縣人，父業商，家頗豐裕。少聰穎，年十二，五經、四書及《史記》、《漢書》，已琅琅上口。父許爲科甲中人，使專攻制藝，然性弗喜，課餘輒從事雕刻，所作類雕篆名手，人以爲天才。父怒，【略】令從成都名宿呂翼文學，益通曉經訓說文，所學乃愈猛進，惟好非薄古人，攻擊程朱及清儒學說，尤體無完膚。呂翼文恐爲所累，擯出門牆。時清廷漸倡新學，蜀吏遣派學生赴日本留學，絡繹于道，鄒父亦命蔚丹負笈東渡，時爲壬寅（一九〇二年）春，蔚丹年十八歲矣。

又 在獄歲餘，卒以憤激內熱致疾，【略】至乙巳（一九〇五年）正月，勢漸沉重，延綿四十日，二月二十九日夜半竟以不起，年二十二歲矣。翌晨太炎往視，撫屍痛哭，目終不瞑。時距出獄期僅七十日，世人咸疑清吏設法死之。上海劉三（季平）乃收其骨密葬滬西華涇鄉黃葉樓旁，同志鮮有知者。【略】辛亥武昌革命軍興，民元南京政府成立，孫大總統追念前勳，贈蔚丹大將軍。四川軍政府以禮招其魂以歸。民十一年冬，章太炎始由劉三探知蔚丹葬所，遂向諸友好醵資爲修墓道。民十三年四月太炎、于右任、張繼、田桐、劉三等二十餘人同詣華涇鄉舉行公祭，太炎更爲作表刻石焉。

紀事

《世載堂雜憶・臘腸下酒著新書》 經重慶鄒容路，巍然與楊滄白紀念堂並傳者，渝革命元勳鄒容也。容字幼丹，弱冠留學日本，立志革命。所著《革命軍》一書，風行全國，爲國內出版革命書籍之開路先鋒。當予等入成城學校習陸軍預備時，幼丹每日必來談，予携新會臘腸多斤，課畢，圍爐大談排滿，每人各談一條，幼丹書之，書畢，幼丹則烘臘腸爲壽。月餘，所書寸餘，臘腸亦盡。胡景伊、蔡鍔、蔣百里，皆當時圍爐立談人也。松坡簽其稿面曰「臘腸書」。予因獲罪清廷，出陸軍學校，居松本館。一夜幼丹肩半隻火腿來，屬下女活火烹腿飲酒。予問腿從何來，幼丹曰：今日大快人意，予與某君同往湖北留學生監督姚昱處，彼抱姚而我剪其辮。持辮又往總監督汪大燮處，汪禮貌甚恭，且曰：有人贈我東陽腿，以一肩奉送。乃以姚昱辮髮作火腿繩，肩之而歸，食其半，今以半奉子，爲我烹之。問辮何在？曰：釘在留學生會館柱上矣。食腿飲酒，出《革命軍》全稿讀之曰：「予將署名『革命軍馬前卒鄒容』，回滬付印。我爲馬前卒，汝等有文章在書中者，皆馬後卒也。」歸滬。與章太炎、蘇報館主陳範，改良蘇報，印行《革命軍》，致釀成驚天動地之蘇報案。章太炎、鄒容拿禁英巡捕房獄，鄒容瘐死獄中，太炎獲免。當在監房時，予等往視，鄒容曰：革命軍馬後卒來矣，大笑。太炎有獄中贈幼丹剪辮詩五律一首，載集中。蘇報案有一趣聞，當時綽號野雞大王之徐敬吾，每日在茶肆書會，兜售排滿革命新書，發行《革命軍》。兩江總督端方，照會英總領事，拿獲解寧。申報時評有曰：「擒賊擒王，一擒擒了個野雞大王，兩江大吏，可以高枕無憂矣。」端方見申報，以爲太不雅觀，密令不究。賀徐者曰：野雞大王，今日頭插野雞毛矣。

《革命逸史》第二集《〈革命軍〉作者鄒容》 一日蔚丹與張繼、章士釗同在愛國學社叙談，太炎乘興挈蔚丹等出飲酒四馬路九華樓，相與縱談天下大事。酒酣，太炎昌言吾四人既僇力國事，應不分老幼，結爲兄弟。張繼和之，四人遂一拜而定，蔚丹其季弟也。太炎其後因有「鄒容吾小弟，被髮下瀛州。快剪刀除辮，乾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掺手，乾坤祇兩頭」之句。

藝文

章炳麟《鄒容畫像贊》 華陽黑水，祖氣惟漢。桐生蔚丹，爰初發難。玦金銑兮杖英簥，衆唫口而不鳴兮，獨簫勺兮雲之上。上天平分九野兮，惟此黨人其不亮。感慨兮嫶妍而太息，幽憤兮顑頷而不食。醒煩兮，海鳥欲飛而無羽翼；喙喘兮，玄雲如鬘而蔽北極；奄忽兮，大角爲之鬥蝕。顧雄姿之振肸，庶聖靈之想像。襲天池之驪龍，百神紛其並迎。故使勇士成其節鄂，憑

夫懷其清壯。三光一嘯而回旋，九鼎應聲而震盪。覽四海兮焉窮竟，蓀獨宜兮爲民正！

又《展亡友鄒蔚丹墓因與印泉議治墓道》　窮兵向一紀，跋行常偪仄。故鬼今如何，骨肉求未得。昨歲逢老圃，委曲示行色。導我錢漕廟，爲我指陛阬。荒丘一畝餘，灌莽梗衣裓。哀慟陳酒黍，寒泉儻可食。遠念黃花岡，賢愚共一域。茲塋雖蕞爾，吾纍猶挺特。生死閱兩代，宿草無消息。招魂空遐求，一顧殊在側。努力召巧匠，爲子樹石刻。石刻豈足報，零涕霑茵軾。

柳亞子《有懷章太炎鄒威丹兩先生獄中》　祖國沉淪三百載，忍看民族日仳離。悲歌咤叱風雲氣，此是中原瑪志尼。泣麟悲鳳伴狂客，搏虎屠龍《革命軍》。大好頭顱拋不得，神州殘局豈忘君？

又《哭威丹烈士》　白虹貫日英雄死，如此河山失霸才。不唱鐃歌唱薤露，胡兒歌舞漢兒哀！　哭君惡耗淚成血，贈我遺書墨未塵。私怨公仇兩愁絕，幾時王氣剗珠申？

高旭《哭鄒容》　一拳打破萬重雲，獨上崑崙迥出羣。滿地行屍哭無補，書成革命不成軍。

李寶嘉

論述

綜論

林紓《〈紅礁畫槳錄〉譯餘剩語》　《孽海花》之外，尤有《文明小史》、《官場現形記》二書，亦佳絕，天下至刻毒之筆，非至忠懇者不能出。忠懇者綜覽世變，愴然於心，無拳無勇，不能制小人之死命，而行其彰癉，乃曲繪狀物，用作秦臺之鏡，觀者嬉笑，不知作此者搵幾許傷心之淚而成耳。吾請天下之愛其子弟者，必令讀此二書，又當一一指示其受病之處，用自鑒戒，亦反觀內鑒之一助也。

《湘綺樓說詩》卷二　李伯元詩，專擬唐人，以神韻爲主。下字矜慎，殆極鑪錘。嘗與論梅詩「枝高出手寒」，未若「枝橫却月觀」二句，伯元獨吟杜句云「江邊一樹垂垂發」，此句最佳。余不悟其意，今猶未契也。

《退醒廬筆記・李伯元》　南亭亭長李伯元，毗陵人，小報界鼻祖也。爲文典贍風華，得隽字訣；而最工游戲筆墨，如滑稽談、打油詩之類，則得鬆字訣；又擅小說，形容一人一事，深入而能顯出，罔不淋漓盡致，是又得刻字訣者。當其稟筆游滬時，滬上報館祇《申報》、《新聞報》、《字林滬報》等寥寥三四家，李乃獨闢蹊徑，創《游戲報》於大新街之惠秀里，風氣所趨，各小報紛紛蔚起，李顧而樂之。又設《繁華報》，作《官場現行記》說部刊諸報端，購閱者踵相接，是爲小報界極盛時代。

古稀老人《南亭四話序》　徵君見聞廣博，學問淵深，詞章尤其所長。一舉經濟特科而不應，徜徉海上，辦《游戲報》，爲小報之開山祖，風語華言，至今膾炙，暇則以著述自娛。【略】其《南亭筆記》一書，大東主人已爲刊行，士林均奉爲枕中秘。茲又得其《四話》，詩聯莊諧分部，而詞話叢話則諧話爲多。徵君深于詞章，縱觀泛覽，論理有獨到之處，而交游既廣，搜采尤富，以生花之筆，粲花之舌兼資幷用，其莊者固足爲詞章家之圭臬，即諧者亦可爲酒後茶餘之消遣，以視前人之陳腐、今人之空疏雜湊成書者，相去奚啻霄壤耶？主人以余交徵君也久，知徵君也深，函來索序，爲書簡端以道徵君，以稔世之喜讀徵君書者。

歷劫不磨生《庚子國變彈詞序》　今夫芳草斜陽，前村中郎之唱；《後庭玉樹》，隔江商女之歌。屬在詞章，播諸絃管，亦既汗牛充棟，又皆土飯塵羹。若乃蒿目方艱，杞憂未已，別開生面，特創新聲。墜耳遺簪，白頭宮中之女；金戈鐵馬，赤眉關內之兵；不同過耳秋風，可作當頭喝棒，如此編是矣。回憶芙蓉闕下，析木津頭，倒槌撻堅，揭竿爲亂；黃巾張角，患起腹心，碧眼賈胡，命縣礦釜；以至六軍擐甲，萬騎投鞭，胡馬遙來，眞龍已出。俳優相戲，愁聞二聖之環；我公不歸，淚灑三年之雨；似此前塵往

事，都付豪竹哀絲。辭不嫌蕪，語無妨絮，大似臺城楊柳，重翻《白雁》之歌；何當棚底豆花，對話紅羊之劫？時在光緒壬寅孟冬之月，歷劫不磨生書於海上寓廬。

潭溪生《庚子國變彈詞序》 庚子之變，聯軍陷京師，兩宮倉皇西狩，海內沸騰，爲吾國歷史上未有之慘禍。迨至和議既成，羣情頓異，驕侈淫佚之習，復中於人心，敷衍塞責之風，仍被於天下，至於今日，幾幾乎時移世異，境過情遷矣。夫以敵國外患，於傳有聞，從未有自釁鉅禍，以召敵人者。嗚呼！是亦生民之塗炭已耳。近者列強復有瓜分中國之議，熱心志士，奔走呼號，而吾民淡然視之，似不足爲懼者，豈其以庚子之浩劫，未爲未足耶？然予則以爲庚子之役，人人受其慘也。何以言之？彼四萬萬之賠款，非取吸於吾人之脂膏，則從何而得？惟取吸於不知不覺之中，則吾人未之知耳。然吾人苟思所以振作，則不可不知列強之勢力，欲知列國之勢力，則須先知國變之慘狀，此著者所以有是書之作也。此書於忠奸賢佞之途，功罪是非之判，莫不秉筆直書，一無偏倚，詞屬俚言，亦可供婦孺之謳歌。事已云過，豈能作杞人之憂天；惟是書者，其於挽回人心，振奮圖強之功，或亦不無少補也。

張海鷗《海鷗閑話》 《庚子國變彈詞》，李南亭作，記庚子拳禍，使讀者惕然驚心，且以韵語出之，感人尤彌易，當在《官場現形記》之上。彈詞之作，講新小說者都不之及，余謂移風易俗，要當從此入手，質之高明，以爲如何？

冷泉亭長《後官場現形記序》 癸卯之春，薄游滬上，訪南亭亭長於繁華報館，一見如故，設席留賓，縱談古今，【略】。南亭蓋今之傷心人也，聞其傾吐，無一非疚心時事之言，莫由宣泄，不得已著爲小說，慷慨激昂，排奡一世。【略】懷才嫉世，自唱其鳴，遂流爲狂狷，卒以小說傳其名。嘗謂生平所著小說不下數十種，皆有盡意，惟《官場現形記》要與天地同千古。

《談瀛室隨筆·〈官場現形記〉之著作者》 《官場現形記》爲常州李伯元先生撰，其體裁仿《儒林外史》，每一人演述完竣，即遞入他人，全書以此蟬聯而下，蓋章回小說之變體也。刻畫宦途惡劣處，頗有入木三分之妙，與雲間顧公之《滿清官場百怪錄》，結構不同，而爲官場之照妖鏡、燃渚犀，則固異曲同工也。李君【略】曾創《游戲報》於滬上，方朔詼諧，淳于嘲謔，【略】。其爲人尤風流蘊藉，無絲毫塵俗氣。嘗爲余言，末作《官場現形記》之先，覺胸中有無限蘊蓄，可以借此發抒；迨一涉筆，又覺描繪世情，不能盡肖，頗自愧閱歷未廣，倘再閱十年而有所撰述，或可免此弊矣。【略】惜成書未久，遽患瘵疾卒，天不假年，使社會失一小說家，傷哉！

遲雲《官場現形記序》 中國羣學，久失其傳。僻壤荒邨，父老愚而樸，子弟野而願，雖無益於人，無害於人也；市廛交錯，則講羣矣。機械變詐，日出不窮，皁通貨財，利居其七，害居其三。仕宦之家，雖不乏名臣之裔，閥閱之流，而紈袴銅臭，罔識稼穡之艱難，締造之勤苦，生長閨闥，阿保在前，奴隸在後，頤指氣使之習，與歲俱增。知好色，則恣其漁獵，朋浮於家，比匪於外，如猱升木，如塗塗附慕，仕宦則何者可援，何者可繫，何者爲捷徑，何者爲畏途，俛仰之態，務求其圓美。傾軋之計，日形其險峻。謬種流傳，繩繩繼之。或合羣於內，或合羣於外，或由內之羣以合外之羣。大官大邑，薦剡升階，發蹤指示，唾手可以成功，曲折盡如其意。無力合羣者，皇皇如喪家之狗，濟濟百爾，遑問何者爲國？何者爲公？識者曰：「此國家之蟊賊也，此小民之虎狼也！此東西南北列強之功臣也。」列強眈眈環視，恣焉逼處，林、胡、曾、左宣力樹威之時，固嘗惴惴於心，不敢徑行直遂。老成次第凋謝，見一省之大小百官，未嘗不審度其才能，窺伺其德性，以爲外交進退疾徐之權衡。迨至此省，見上下之合羣如是，至彼省，見上下之合羣復如是。日日講洋務，人人言富強，祇開各官之利藪，外人之利藪，於是外人之羣策益進，其步外人之羣力益肆其強。而爲官者方且上下相蒙，羣之中有羣，歧之中有歧。子女玉帛，自鳴其識，功成名高者，精力衰頹，但求無過。八股出身者，泥法先王，不通時務。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瓜分之禍亟，匪黨之患熾。此時諸官亦一思外人之現形何如？亂民之現形何如？而猶爲鬼爲蜮，日夕經營，不遺餘力如是耶！易曰：「儉備辟難，邦無道，危行言孫。」定哀之間多微詞，南亭此記傷於儉矣，既而思之，救焚者不能擇音，救病者不能除苦，迹熄詩亡，春秋以作，怨誹不亂，小雅不芟。方今官場繆醜之形，神禹不能象，道子不能畫。隱居放言之士，倣小雅之怨誹，爲通人之木鐸，猶冀百爾之一悟，風俗之一改。夫人生百年，除夜計之，五十年而已，除童昏耄老計之，三四十年而已。萃萬物之精華而爲人，

積讀書婚嫁之歲月而入官，禮義廉恥，不能遽泯於中，黜斥刑章，不能盡逃其網。凡其繆醜之行，聞人言則有靦面目，貽口實則抱慚子孫。芻豢俛仰，忽如過客，舍正勿由，日即於邪，昨日炎炎今日滅，前者既偃後者蹶。負此肢體，負此靈明，何如存其夜氣，力挽犒亡，猛省人生朝露，現在之形，即過去之形，誓不與草木同腐，效外人之堅強，思同種之禍迫，絕自私自利之萌芽，爲磊落光明改過不吝之君子，父詔兄勉。當知宦海無涯，人生最易失足之地，非藏垢納污之地，必稍讀詩書，稍明憂患者，方可廁身其間。若昏墨賊吏之子孫，習見乃祖乃父之腐敗穢德，以爲他日居官之方，不外於是，爲奴隸形，爲牛馬走，世濟其惡，以期其儻來之富貴，儌幸旦夕，不知稅駕之所，是則大愚之可哀者，則此記之非笑非非笑也。具大慈悲，宦海之大桴也。若覩此記，以爲爲官固宜如是，是則眞犒亡者。南亭苦心，其奈之何！吾以爲不犒亡者不多，眞犒亡者亦不多得，夫熱於中馳騖詭於外耳！客曰：「韓子有言曰：『治吏不治民。』倘得韓子之治，則若輩何所措其手足？革面從公，形又一變。」予曰：「唯唯，否否，此事體大，窮源究委，未易更僕數也！」

佚名《官場現形記序》　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大聖人以教世爲心，固不避宵小輩大奸慝之仇也，而壹意孤行，爲若輩繪影繪聲，定一不磨之鐵案，不但今日讀之，奉爲千秋公論，即若輩當日讀之，亦色然神驚，而私心沮喪也。嗚呼！文字之感人也深矣，而今日繼起者果誰乎？老友南亭亭長乃近有《官場現形記》之著，如頰上之添毫，纖悉畢露，如地獄之變相，醜態百出。每出一紙，見者拍案叫絕。熟於世故者皆曰：「是非過來人不能道其隻字。」而長於鑽營者則曰：「是皆吾輩之先導師。」智者見智，仁者見仁；入鮑魚之肆，而不自知其臭；其斯之謂乎。夫今日者，人心已死，公道久絕。廉恥之亡於中國官場者，不知幾何歲月。而一舉一動，皆喪其羞惡之心，幾視天下卑污苟賤之事，爲分所應爲。寵祿過當，邪所自來，竟以之興廢立篡竊之禍矣。戊戌、庚子之間，天地晦黑，覺羅不亡，殆如一線。而吾輩不畏強禦，不避斧鉞，筆伐口誅，大聲疾呼，卒伸大義於天下，使若輩凜乎不敢犯清議。雖謂《春秋》之力至今存可也。而孰謂草茅之士不可以救天下哉？《官場現形記》一書者，新學家所謂若輩之內容，而論世者所謂若輩之實據也。僕嘗出入卑鄙齷齪之場，往來奔競夤緣之地，耳之所觸，目之所炫，五花八門，光怪萬狀，覺世間變幻之態，無有過於中國官場者。而口吶吶不能道，筆蕾蕾鈍椎，胸際穢惡，腕底牢騷，嘗苦一部《廿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今日讀南亭之《官場現形記》，不覺喜曰：是不啻吾意中所出。吾一生歡樂愉快事，無有過於此時者。蓋吾輩嫉惡之性，有同然者也。嗟嗟！神禹鑄鼎，魑魅夜哭；溫嶠燃犀，魍魎避影。中國官場，久爲全球各國不齒於人類。而若輩窮奇渾沌，跳舞拍張，方且謂行莫予泥，令莫予違，一若睥睨自得也者。而不意有一救世佛焉，爲之放大千之光，攝世界之影，使一般之蠕蠕而動，蠢蠢以爭者，咸畢現於菩提鏡中，此若輩意料所不到者也。然而存之萬世之下，安知不作今日之《春秋》觀？而今日之知我罪我，則我又何所計及乎？是爲序。

茂苑惜秋生《官場現形記序》　南亭亭長有東方之諧謔，與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夫官之齷齪卑鄙之要凡，昏聵糊塗之大旨，欲提其耳，則彼方如巢、許之掩而走，欲唾其面，則彼又知師德之使其自乾，因喟然歎曰：「昔嚴介溪敬禮能作古文之人。人或訝之。介溪愀然曰：『我輩他日定評，在其筆下。』是知古今來大奸大惡，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卹，而惟竊竊焉以身後爲憂，是何故哉？蓋猶未忘恥之一字也。佛家之論因果，曰過去，曰未來，曰現在。過去之恥，固若存而若亡；未來之恥，亦可有而可無；而現在之恥，則未有不思浣濯之以滌其污，彌縫之以泯其蹟者。且夫訓教者，父兄之任也；規箴者，朋友之道也；諷諫者，臣子之義也；獻進者，矇瞽之分也。我之於官，既無統屬，亦鮮關係，惟有以含蓄蘊釀存其忠厚，以酣暢淋漓闡其隱微，則庶幾近矣。」窮年累月，殫精竭神，成書一帙，名曰《官場現形記》。立體仿諸稗野，則無鉤章棘句之嫌；紀事出以方言，則無佶屈聱牙之苦。開卷一過，凡神禹所不能鑄之於鼎，溫嶠所不能燭之以犀者，無不畢備。曹孟德得陳琳檄而愈頭風，杜子美對《張良傳》而浮大白，讀是編者知必有同情者已。

佚名《闕名筆記》　《官場現形記》，距今十年前，最爲膾炙人口之書。然實有詞多意少之弊，且趣味亦殊淡薄。蓋官場中人之鑽營奔競，擠排傾軋，其操術大致相同，惟施用微異而已。寫之不已，事實難免重複，閱之乃索然興盡。至作者之筆墨，固極善於形容，而有時亦嫌太過，不留餘地。全書中最佳者，僅《胡統領征剿嚴州》一段耳。

佚名《譚瀛室隨筆》《官場現形記》爲常州李伯元先生撰，其體裁仿《儒林外史》，每一人演述完竣，即遞入他人，全書以此蟬聯而下，蓋章回小說之變體也。刻畫宦途惡劣處，頗有入木三分之妙，與雲間顧公之《滿清官場百怪錄》，結構不同，而爲官場之照妖鏡，燃渚犀，則固異曲同工也。李君自號南亭亭長，曾創《游戲報》於滬上，方朔詼諧，淳于嘲謔，實開後來各小報之先聲。其爲人尤風流蘊藉，無絲毫塵俗氣。嘗爲余言，未作《官場現形記》之先，覺胸中有無限蘊蓄，可以藉此發抒，迨一涉筆，又覺描繪世情，不能盡肖，頗自愧閱歷未廣，倘再閱十年而有所撰述，或可免此弊矣。李君之不自滿假，良可欽敬。惜成書未久，遽患瘵疾卒，天不假年，使社會失一小說家，傷哉！

茂苑惜秋生《海天鴻雪記序》《易》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曰：「食色，天性也。」吾生由少而壯，由壯而老。人非草木，則其情不能不動。人非金石，則其質不能不移。且也，疾痛疴癢，足以戕賊其本眞；憂愁哭泣，足以斲喪其固有；使非有怡悅心志之具，陶寫性靈之資，則吾身尚可間哉？是說也，非爲作者文過也，亦非爲作者飾非也。天下古今人物，高者自高，卑者自卑，未可據一而論也。文王好色，孔子是之；衛靈好色，孔子非之。盧杞家無妾媵，卒爲小人；謝安東山絲竹，卒爲君子。楊笠湖曰：「僕非不好色，特不好妓女之色耳。」袁隨園駁之曰：「試問不好妓女之色，更好何人之色乎？」好妓女之色，其罪小；好良家女之色，其罪大。先哲辨難之語，大可作我輩護身之符，更不必「哀箏兩行雁，約指一勾銀，一曲清謌一疋綾，美人猶自意嫌輕」。牽涉文寇二公，使爲證見也。昔管仲霸齊之後，首創女閭，蓋奇材異能，既歸其羅致，則陰謀狡智，漸即於銷磨，與明太祖之以八股取士同一命意，而人自不之覺耳。試讀前人《板橋雜記》，其中豈乏磊落嶔奇之士，弛跅不羈之材，可以定大謀決大難者！乃吳三桂以圓圓之故，勒馬燕山；錢謙益以河東之故，忘情故主；參以遺聞軼事，其必恍然於吾之說矣。國朝定鼎，士大夫競好優伶，趨向縱殊，沉溺則一。厥後風流歇絕，光景變遷，虎阜綺羅，揚州金粉，乘時而出，以相與鼓吹明盛，歌舞昇平，沿及於今，傳爲佳話。數百年後，求所謂烟花之窟宅，風月之淵藪者，厥惟上海。上海者，商賈之所會歸，行旅之所來往，繁富夥侈之狀，罄紙難述。彼燕趙之名女，吳越之麗姝，於是乎儻儻俟俟，充塞其間矣。今夫閱世久者，其媚人必工；慕利深者，其操術必巧；固有典裘貨馬，盡喪其貲斧而不悔者，牢籠之固，束縛之堅，不已狡乎！吾人徵逐其間，其初視之，猶善舞之山鷄，能言之鸚鵡也，而若輩則竭其進退周施之技，與夫操縱離合之方，務使矢之昭昭者，墮之冥冥而後已。亦有情與情相洽，性與性相投，願爲井臼之操，甘作箕帚之奉，即或不幸，一見格於堂上，再被阻於閨中，茹痛忍辱，至死靡貳，如書之中所褒者是也。至於色衰齒長，債累侵尋，得一知己爲之折券，宜其可以發知恩感恩之願，盡以德報德之心矣，而猶暮四朝三，視同傳舍，見者切齒，聞者寒心，如書之中所貶者是也。狡童蕩婦，相引爲緣，氣類所感，若磁石之引針；性質所近，若琥珀之合芥；馴至違背禮法，悖逆倫常，一朝敗露，身名幷裂，書之中，又嘗咨嗟太息而言之，嬉笑怒罵而出之矣。統觀是書前後，其謀篇立意也如此，其敷詞被文也如彼，殆非深造有得者，不能與於是也。古之人，有悱惻纏綿之隱，憂憤鬱結之私而不能託之以言者，以文章寫之，以詩詞寫之，不然，而以稗官野史寫之，所謂骨鯁在喉，必欲一吐爲快也。作者其有心乎，其無心乎？

《古今小說評林·海天鴻雪記》《海天鴻雪記》是蘇白小說，筆墨在近今流行之《繁華報》《九尾龜》之上。

分論

自在山民《文明小史·評語》第一回：書曰文明，却從極頑固地方下手，以見變野蠻爲文明，甚非易事。姚老先生臨別贈言，確有見地，又能順時達變，宜爲物望所歸。其答柳知府一番話，自是名論不刊，須用水磨工夫，不可操切從事，牧民者當奉爲圭臬。柳知府頗思造就人才，且極講究外交，自非庸碌無能之輩。童生肚皮裏有史論兩個字，便算得一個有志之士，言雖近謔，吾國有教育責者，苟能如此誘掖獎勸，人才焉往而不興起耶。家奴引戲作證，若輩見解，不過如此。僻處邊陲之童生，幷京戲亦未瞧過，自是實在情形，可見演戲唱歌，實爲開化下流之妙具。地保云：如果是中原人，爲甚麼戴着外國帽子？吾願甘作奴隸者一思此言。打碎外國人一隻碗，便講到賠款，極寫太守惶遽情形。店小二父親，先遭毆打，民不

堪命之苦況，業已包括其中，吾民何不幸而丁此厄哉！　參府坐轎而去，是中國武營第一腐敗現狀。　柳知府對首縣云，以後外國人來的多，才顯得我們中國柔遠的效驗。又云等到出了境，卸了我們干係，那怕被強盜宰了呢！文之妙處，當於言外求之。　張師爺讀過三個月英文，便忝爲人師；今之西文教習，比比皆是。

又　第二回：張師爺見礦師，想賣弄自己才學，凡初學洋話人，皆是如此。柳知府叮囑首縣，還照常看待，幷說留他在此，開開風氣，與拔取考史論之童生，同一用意。　礦師稱頌督撫兩憲，可見其於官場習氣，揣摹甚深，蓋不如此，不足以售其技也。金委員道，同外國人打交道，亦只可適可而止，是爲媚外者對癥發藥。　柳知府因鎖拿店小二哥父親，慨然生出許多議論，其自視慊然處，正其天良發現處。嗚呼，強鄰逼處，惟命是從，封疆大臣且不能庇，彼小民奚足論哉！　知府將山賣與洋人，各童生房屋田地坟墓都在山上，慮之誠是也，至風水則荒謬無稽矣，而必於此斤斤者，正見中國牢不可破之積習。

又　第三回：柳太守對老師一番說話，可想見其人之忠厚。　首縣云：卑職才出衙門，滿街的強盜，把卑職紅傘執事，都搶了去。爲民父母，而目赤子曰強盜，亦甚負此蚩蚩矣。即從他自己口中說出，眞是絕妙詼諧。　柳知府叫書啓老夫子撰四六文告示，刑名師爺說沒有人懂，代擬了一個六言告示，繕好發貼。今舍深文奧義，而以小說開化人，即是此意。　黃舉人在明倫堂所發議論，雖寥寥數語，却字字斬釘截鐵，足以包括一切。末云捉住柳知府，只要他寫伏辯，不要傷他性命，尤見設計之尖刻。　第三回金委員初見柳知府，把外人看得甚輕，第五回忽另換一副面目，蓋金委員向在洋務局當差，是靠外國人吃飯，失去外國人，便絕了噉飯地矣，觀其先後惶急情形，實有不得已之苦衷，不得以前後矛盾責作者也。　洋人預謀逃走，掌櫃的預爲防備，均非毫無經緯臨時張皇之人，曲折寫來，不嫌瑣碎也。　此回自明倫堂聚衆，黃舉人創議，次鬧高陞店，洋人逃走，次毀府大堂，拆毀暖閣，攻打二門，鬧到如此田地，正不知如何收場，忽借參府在府門外，虛張聲勢，驅散大衆，而即趁勢捕獲數人，以了此一宗巨案，結束之速，不可思議。　金委員捉到黃舉人，立刻用刑，柳知府嫌其非斯文一脈，而又不欲連累好人。人謂柳知府素性媚外，黃舉人兆此巨禍，亟宜先行扑責，以洩其忿。今不出此，蓋以洋人既已逃生，可慶無恙，若幫着外人，折磨自家百姓，殊覺有愧於心，是其心地慈祥，始終不易，即有時巴結洋人，非眞有愛於洋人也，亦叫做沒得法耳。

又　第四回：洋人逃至鄉間，恐鄉人見之疑訝，不得不改華服。然而衣履可換，辮子不能現裝，惟有扮作病人，以布包頭之一法。諸君試掩卷思之，舍此而外，尚有他策否？　鄉人因見其騎馬而來，疑是強盜一流，地保見其騎光背馬，而決其爲大本事。文有次序，迨至首縣口中稟述，則詞取簡括，不得以遺漏責之。　四人被綑之後，礦師恐說破，另生枝節，故任人播弄，默無一語，其伙計不會說中國話，即有話，鄉下人亦不懂也。其他二人，一病昏，一睡熟，故得安穩抬至城中。　衆紳士因責打黃舉人，前來責問，題中應有之義。其對柳知府之言，咄咄可畏，令人難堪。衆紳士臨行時云，打毀大堂暖閣，我們情願賠修。迴顧前文，庶使前文不致寂寞。

又　第五回：金委員第一次當着洋人替柳知府排解的一番話，句句是綿裏針，有鬧事的人，不怕他不辦，失落的東西，不怕他不賠的口氣。　柳知府對首縣說，他們一個紅臉，一個白臉，都是串通好了的。金委員之狡獪，早已爲人窺破，誰謂柳太守愚哉！　柳知府存了一個丟官的念頭，忽然大膽起來，倘人人能如此大徹大悟，則世界上好官，將不可勝數矣。惟但聞其將人羈押，而卒不敢開釋一人，是殆心有餘而力不足者，君子略迹原心可也。　洋人索賠款，首縣暗地裏先送金委員一千，求免自己之干係，眞不媿爲能員。　金委員向洋人挑撥，令其與柳知府爲難，與前代柳知府排解時，語語反對，而說來却有情理，其處處代首縣開脫者，是一千銀子說話也。　洋人同柳知府爲難，語語針鋒相對，直教柳知府無從置喙，始終還虧金委員解圍，既得銀子，又使太守承情，此人眞有作用。　柳知府對首縣云，我們中國，不能如前強盛，無論是猫是狗，一個個都爬上來要欺負我們。又云，到了這步田地，朝廷尚且無可如何。此數語聞之令人酸鼻。

又　第六回：柳太守處處以寬厚待人，臨走未曾落得一個好字，可見爲政之道，務在寬猛得宜，非一味姑息所能濟事也。　傅太守急於表見，又欲見好於上司，又欲見好於洋人，力矯前任所爲，而民不堪命矣。姑息足以敗事，猛厲亦適以殃民也。　傅太守欲辦紳士，幸上憲不允所請，否則此邦士夫，尚有噍類哉！　生員以文會友，差役指爲立會聚盟，蓋太守意旨在是，

上之所欲，下必有甚焉者。爲民父母，曷其奈何勿愼。傅太守到任之日，即出票籤差捉拿黃學人等一班餘黨，彼自以爲猛厲，其實徒爲差役開生財之徑而已。吳伙計見解獨高，洵能辦事。

又　第七回：傅知府捕會黨，活畫出一副迫不及待情形，皆急於立功之一念誤之也。傅知府捉拿黃孔二秀才，各換一種寫法，於參府首縣城守營拿人，則只輕輕帶過，乃文法詳略之不同。孫知府所擬條陳，洵不愧爲聚斂之才，設如辦成，每歲定可增益損款不少，然而民不堪命矣。傅知府云，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肯撞鐘尚是好和尚。

又　第八回：傅知府因爲辦捐，既可升官，尤可發財，遂把懲辦會黨見好上司的心思，滅了許多。升官發財，二者雖相輔而行，實則發財比升官更爲要緊。有得青菜豆腐吃，這福氣已經不小，是落難人知足之言。劉伯驥爲官所逼，逃往鄉間，忽然想借外國人勢力，搭救幾個同志，是迫於無可如何，才想到這個急主意。爲淵歐魚，爲叢歐爵，是誰之過歟！教士熟讀字典，能背古文，可愧一班自命讀書種子，而實空疏無據者。中國人底子弱，是禁不起的，說的是病，妙有言外之意。一個外國人，扮了一個假中國人，一個中國人，扮了一個假外國人，兩個人掩映生姿。連子孫的飯碗，都要損完，創開捐局的聽者！

又　第十回：借地保屁股，光太守臉面，今之所謂佔面子之事，不過如此。到了總理衙門，終歸答應，傅知府確有見地，故爲斯言。一班窮酸，入了外國人的教，將來不知要鬧出些甚麼事情來，已隱隱爲今日一般國民寫照。境內有教堂若干，知府不知，知縣不知，府縣之門稿，亦不知，獨書辦知之，無怪乎吏胥之權力，日見其膨漲也。外國人脾氣，多也要，少也要，煞拉夫誠能窺見其微。

又　第十一回：抬盒子的人，想問教士討送禮的脚錢，眞正不知死活。首縣說太尊德政一段，言婉而諷，句句恭維，却是句句不滿意。萬民傘自製，德政碑文自撰，生祠自造，新靴自買，太守眞能體貼百姓者。

又　第十二回：離開洋人，便要禍生不測，爲淵歐魚，爲叢歐爵，可勝浩嘆。武昌總督，替國家辦了許多大事業，而能兩袖清風，一塵不染，不得不謂之好官。差官曉得武昌府知府是制臺大人的門生，因此膽子愈壯，此等人見解，却是如此。

又　第十三回：仰承總督意旨，却苦了百姓，想幫着百姓，上司面前又難交代，武昌府能顧到兩面，總要算是好官。若今之爲官者，只知有總督，不復知有百姓矣。孔聖人說的，能以禮讓爲國，便是指明我們現在時勢對癥發藥。禮讓二字，用在此時，可謂調侃入妙。教士介乎不官不商之間，接待他的體制，只要比官差點，比商又貴重點，除却坐藍呢轎撐紅傘之外，更無他法。小子後生，血氣未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賢制軍因勢利導，外示籠絡，以弭將來之患，老成人遠慮，不可多得。貴國人只要有銀子，連祖墳都肯出賣。中國人之性質，如是如是！

又　第十四回：湖廣總督安置學生，一則爲弭患無形，一則爲儲才待用，大臣見解，畢竟不同。賈子猷，假自由也。賈平泉，假平權也。賈葛民，假革命也。命名皆有深意，正爲將來生出無數妙文。尊孟老夫子曰小題聖手，曰八股名家，學生所習者，不外弔渡鉤挽之法，老學究之本領，如是如是。孟傳義解館時，一番說話，看似迂腐，實有至理存乎其內，不可以人廢言也。賈老太太不准兒子到上海玩耍，恐爲渾賬女人引壞也，婦人見識，不過如是，抑知上海所以引壞人者，乃在彼而不在此。

又　第十五回：賈氏兄弟一番私議，已隱合自由平權革命諸說，但是程度尚淺，腦筋中尚無一切新名詞印入耳。賈葛民說譬如要做一事，自己的錢不夠使用，人家有錢，亦不妨借來用用，祇要於我們之事有濟，將來有得還人家就是了。數語頗有英雄做事，不拘小節氣概，然却說得磊磊落落，正大光明。外國教士送書與人，對尋常人則曰讀了我的書，可以發財，對讀書人則曰中狀元，各投以所好，如何不教人入其彀中。不料傳教的人，乃能揣摹中國人情，如此純熟。敘洋關查驗情形，其弊反在中國人從中播弄，狐假虎威所致，賈氏兄弟三人，至此方知出門人之苦。嗚呼！出門人之苦，其未爲賈氏三兄弟所知者，何可勝道耶！人家睡覺，獨有吃鴉片烟人不睡覺，等到人家起來，他反蒙被而卧。描寫吃烟人，只此寥寥數語，不啻禹鼎鑄奸。寫賈氏三兄弟在小輪船上睡不着情形，入情入理。

又　第十六回：姚文通率領徒弟兒子初到上海，日間看朋友、買書，夜裏看戲、聽書、吃宵夜，禮拜遊張園，而以外不及焉。凡初率子弟到上海遊玩者，皆當以此爲法。賈子猷看報，見天仙鐵公鷄戲目而喜，遂引出姚文通一篇議論來。演戲一道，最易化人，姚文通見得到此，尚非庸庸可比。

廣東老二與洋行跑樓人，軋姘頭係馬夫阿四拉皮條，拆姘頭則請包打聽伙計爲之劈拆。之四人者，不必問其爲何等人，但看其妝飾，便已躍然紙上。呼洋裝朋友而曰元帥，既曰元帥，而上年十月，猶在邑廟門蟋蟀，則此人平時之行爲可想。不得已而改洋裝，言外之意，耐人尋味。黃國民不剃頭，與洋裝元帥不洗澡，各有見解，洋裝元帥至啖白虱則更齷齪不堪矣。

又　第十七回：胡中立雖抱定中立主義，然所言自是持平之論。辛名池潤色繙譯書，有手鈔秘本，今則無人不抱此爲枕中鴻寶矣。繙譯新書，先從男女交合傳種種子等書入手，可見若輩終日思想，不外此事，近更有專在男女下體研究者，是眞愈趨愈下矣。

又　第十八回：以吃鴉片爲自由，以吃牛肉爲維新，所謂自由維新者，不過如此，大是奇談。開學堂而曰趁錢，而曰專利，可知其命意之所在。

又　第十九回：姚文通因夫人生產，特地買了幾部新出的傳種改良新法育兒與衛生等書，雖是竭力慕新，終恐食新不化。女人見了男人，不知羞澀，便說是受過文明教育，何上海一隅，受過文明教育者之多耶！劉學深不肯娶夫人，乃欲在上海親自挑選，以爲如此，方合外洋婚姻自由之道，眞是痰迷心竅之談。魏榜賢者，會幫閑也。不圖新學界中，亦有斯人蹤跡。魏榜賢之言，幷非一無可採，吾願讀者勿以人廢言。

又　第二十回：劉學深舉起筆來，再三斟酌，所改者不過幾個新名詞，猶曰不如此文章便無光采，眞正可醜。魏榜賢說，別的不管，且教外國人看見，也曉得中國地方，尚有我們云云。立志未嘗不善，惜乎公等皆非辦事之人。劉學深風捲殘雲，把賈家的添菜都吃完，想許久聞不見葷腥矣。活盡。魏榜賢在徐園門口，伸了兩隻手，向人家討錢，活畫。元帥自己出馬，絕妙詼諧。魏榜賢第一段演說，眞正是大開門。第二段已乏味，幸而第三段稿子失落，倘再演說下去，亦必不堪寓耳。劉學深於演說會，欲賺二八扣頭，可見上海地方，固隨在皆可賺錢，亦在人好自爲之耳。魏榜賢對劉學深說，今日之事，乃是國民的公事，你也是國民一分子，還不應該幫忙，劉學深乃答以有福同享，眞正奇談。賈葛民看出魏榜賢破綻，精細。兄弟三人至此，方悟劉魏學問，不過如此，以後想遠避他二人，見機尚早。劉學深見賈家兄弟回家，大爲失望，可見其蓄念已久，想要大大的騙他一注錢財，乃事竟無成，賈氏之幸，劉氏之不幸。

又　第二十四回：國家行新政，則上改服色條陳，國家信團民，則上招撫拳匪的摺子，如此因時制宜，揣摹迎合，而猶不得法，諉之於命，夫復何言！撫臺事事請教，不敢不依，是極寫疆吏無能。教員大模大樣，是明欺官場無人懂得學務。過猶不及，均非中庸之道。王總教嘆口氣道，我們中國的事，說得何等利害，及至要緊地方，仍舊稀鬆。數語深切中國弊病。

又　第二十七回：於俗不可耐之時，忽插入遊西湖一段，想見作者閒情別致。

又　第二十八回：西卿拜縣裏不見，鄰舍便造謠言，說他吃了訪案，後見縣裏來拜，又說是銀錢化到了，窮鄉僻壤之人，眼睛眶子淺小，描摹得極像，然亦可見西卿平日之爲人。西卿之母云，我有佛菩薩保佑，他們決不至加害於我的，你們盡管放心便了。的是吃素念經人的口吻。西卿咬着濟川耳朵低低說道，捕廳裏的箱子，都捆好了。活畫出膽小無識的樣子。東卿一番談話，自是正論。

又　第二十九回：中國同外國交涉，處處吃虧，外國人犯了中國的法，辦不得，中國人犯了外國的法，便沒一綫生機。寥寥數語，已將今日中國情勢，包括無遺。盧主事言，亦未可全非，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總之國家至極弱時，乃無一而可耳。

又　第三十二回：劉紳士對馮主事排斥學堂一番話，令人可氣。陶起對衆商人挑釁一番話，令人可懼。店小二對倪二麻子掩飾一番話，令人可笑。

又　第三十三回：濰縣縣官，聽說要撤任，方才一硌碌爬起，罵門上王八蛋。此輩昏官，天變不足恤，人言不足畏，所怕者只此耳，叙來可笑。簽稿叫縣大老爺，申斥姓馮的一頓，以平衆人之氣，好叫他們開市，辦法亦是不錯。刑名老夫子所商之辦法，竟不能出簽稿大爺之範圍，可見當奴才者，亦未始無人才也。刁委員所遇老者，謂馮主事因要提廟裏的錢，得罪了城隍老爺，受了天火燒的報應，的是頑固鄉愚口吻。刁委員借錢說要捐花樣，縣大老爺說濰縣本是上中缺分，無奈被前任做壞了。兩邊均可謂措辭得體，然而我聞之熟矣。姚舉人親見董趨時在既導書院，打破過幾盞洋燈，後來又送兒子進學堂讀書，姚舉人始而譏誚之，終且優容之，出爾反爾，小人常情，本不值與較也。

又　第三十七回：臧欽差罵學生，不曉得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說出來的話，都是謀反叛逆一般。雖然是頑固人口吻，然亦是一般粗心浮氣之少年，授之話柄。彭仲翔說，我們中國人的性質，只要自己有好處，那有工夫再管世界上的事，頗爲確當。做了一篇大文章，登了報，方算出了口氣，可見報館是專門替人家洩憤的。聶慕政雖是維新，天性獨厚，大異於家庭談革命，父子講平權一流。彭施二人，因爲在東洋弄得出了名，沒人敢請教，可爲少年負氣者戒。教士聽人要進他教，自然大喜，立刻親到縣裏保人。土做番菜，名目新鮮。

又　第三十九回：錢大老爺到外國營盤，事事仰仗繙譯傳話，而一副忽喜忽懼之情形，不覺躍然紙上。鈕逢之問東家借錢，訛詐口吻，描來如畫。兒子有了好處，倒說是念佛燒香求菩薩得來的，老嫗之愚，可發一笑。鈕逢之論婚姻一段，其母聞之，自然逆耳。

又　第四十一回：總督名白笏綰，顧名思義，自應百事勿管。湖南人做了兩江總督，彼此同鄉照應同鄉，哥老會一幫人，就肯不鬧亂子，可見若輩鄉誼很重。康太守借着佯狂避世，放浪形骸，以爲遮飾地步。遮飾二字下得惡極。連鬢大鬍子，樣子便像漢奸，一班好留大鬍子人聽者。不做知府便作揖，做了知府便屈膝，茫茫宦海，不爲五斗米折腰者，有幾人哉！謀充西文教習，也要呈遞銜條，叩求憲恩，該道臺眞老作家。至站班謁見，手本通名，皆應有之義務矣。總辦少爺生病，學堂監督教習學生，都要分班輪流進內看病；少爺出殯，都要排班送殯。吾初不知朝廷歲糜巨帑，開設學堂，原來爲此。中國營兵，除接差送差與送殯外，其他一無所能。現在又多一班學堂學生送殯，可謂文武兼全。述康太守稱頌兒子，有譽兒癖者，確有此等口吻，幷非作者刻薄。

又　第四十三回：世界上做官的人，由幕而官，一直做到封疆大吏，所在皆有，幷不爲奇。乃竟算是破天荒，是他自己算是破天荒，幷非別人算他是破天荒也，讀者不可不知。黃中丞怕維新黨，故意做兩樁維新的事情，給他們瞧瞧，以顯他自己幷非頑固守舊之輩，希圖他們不來同我爲難，保得我的任上不出亂子，便是徼天之倖，用心可謂苦極。巡撫拈香，太太還願，在上如此，在下可知。不說自己輕信謠言，而美其名曰有備無患，眞是巧於文過。看了底子演說，還要念錯幾個白字，活畫黃中丞一竅不通。胡道臺之演說，直是一派胡言亂道。黃中丞想叫孫子進華族學校，以示與尋常學生稍有區別，正爲上文破天荒下一注腳。借番菜館爲做官捷徑，可謂異想天開。只要有錢上下打點，學堂房子即使漏穿，委員作弊，決計不會揭穿。只說房子外國人也有股分，自然撫憲不來追究。我亦云然。

又　第四十五回：沈繙譯不懂俄羅斯話，急的滿頭是汗，黃撫臺只睜着眼看他，當時情景可笑。張顯明對黃撫臺一番說話，頗有見地，惜乎黃撫臺不會駁他道，外國公使固然要懂中國話，然而他們的照會上也是寫中國字的麼？如此一駁，則張顯明無詞可對矣。而黃撫臺則見不及此也。沈繙譯是方宮保薦的，所以不能辭退。諺有之曰，打狗要看主人面，黃撫臺殆得此訣者歟！安紹山在會館請人議事，已而請教名姓，隨請教隨筆記，明日送往報館登出，而指爲會員所簽之名，此皆實事。安紹山管門廣東人寫得突鶻，是何命意，閱者試掩卷猜之。

又　第四十六回：寫安紹山處入木三分，忠肝義膽，足與兩曜爭輝，此語調侃不少。安紹山舉動祕密，想見藏頭露尾情形。顏軼回在福州會館，鎖了門，一人躲在屋子裏寫白摺小楷，熱中功名之人，而又不欲人知，其用心殊苦矣。摹仿顏軼回筆墨處，繪火繪色，繪水繪聲，恐近日泰西攝影器具，尙不能及其燭照靡遺。替人家打官司爭財產則有餘，替國家辦交涉爭權利則不足，與陽虎曰「爲仁則不富矣，爲富則不仁矣」二語，同一爽快。中國出洋游歷回來的道臺，遇見了風浪，便在房艙裏和姨太太跪在地下，合掌高聲朗誦高王觀世音經，默祈天佑。勞航芥留心及此，目光如鏡矣，然中國此種道臺，爲數正不少也。

又　第四十七回：勞航芥久住香港，改扮西裝，便把拖辮子的人，看得一錢不值，以及對盧京卿說，我們中國，生生就壞在這條辮子上，均是反逼下文，爲張媛媛要他自己改裝張本。觀盧京卿心上一番忖度，便知勞航芥在香港，原是個不安本分的人，安徽黃中丞謬採虛聲，眞正誤事。張媛媛以一妓女，而憎嫌外國打扮的人，凡好作洋裝者，其價值可知矣。寫白趨賢趨奉勞航芥，活現。

又　第四十九回：勞航芥初到安徽，住在店內，以一表之故，痛毆店主而勒令賠償，如此野蠻舉動，殆其漸染者深歟！寫勞航芥謁安徽巡撫黃中丞，處處不如式，令人欲笑，臨行黃撫臺在前頭送，勞航芥大爲疑惑，尤爲

形容盡致。　勞航芥中國人也，不過出洋十餘年耳，而沾染習氣至如此之深，今之留學外洋如勞航芥者，正復不少。　勞航芥才入官場，便知官場之苦，獨怪彼沉溺於此者，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而略不厭棄，何哉？外人謂中國人有奴隸性質，此殆所謂官性質歟！　勞航芥喝了半瓶白蘭地，到洋務局乜斜兩眼，望着洋老總問有事爲什麼不問繙譯，吾意其醒時決不至於如此也。　英文係一外人名福爾斯乃姆要索安徽全省礦務，須待下回書方能表出，附著於此，以免諸君納悶。

又　第五十回：勞航芥碰着一個德國人，又碰着一個法國人，這兩人却是斷送他飯碗的。時運不濟，命途多舛，哀哉！　勞航芥唱着「來了來了逢的了，來了來了逢的了」，一直走了出去，活畫一沾染外洋習氣之人。　前回勞航芥打店家，見者皆爲痛恨，此回勞航芥被人家打，見者必爲稱快，此所謂天道好還。　洋老總一面和勞航芥說話，一面記掛着麻雀牌，人家和了一副二百八十八和，要輸一百多洋錢，大聲曰糟了糟了。此一段聲色畢肖。

又　第五十一回：饒鴻生肯賠錢出洋考察工藝，自是官場中不可多得之員，誰謂制臺無知人之明哉！　寫公司船上一切規模，井井有條，自非耳食得來者。　華人不識英文，每至大餐館，往往冒充行家，隨手混指。公司船上僕歐一番言語，可當若輩清夜之鐘。　寫饒鴻生游克蘭德墓，所謂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者，不得以尋常風塵俗吏目之。　饒鴻生姨太太在客店所鬧笑話，中國堂使館，曾有此事，何況饒鴻生所娶大姐出身之姨太太哉。　饒鴻生所戴花翎，觸西女之顎。數語描摹盡致，令人忍俊不禁。　黃參贊引饒鴻生至妙處，遂生出下文無數風波，人情險惡，全球皆如此也。

又　第五十二回：饒鴻生跟着黃參贊逛窯子，而饒鴻生全不在行，致爲粵妓所愚弄，黃參贊在旁鼓掌狂笑，可嘆。　此回中，補出美國禁例，蛇灰草綫，無迹可尋。　饒鴻生姨太太，以一鐵排鷄加索美金十元之故，與個異族負氣而爭，雖是小器，足徵巨膽。　饒鴻生若由日而美，由美而法，由法而英，則眞是一部乘槎筆記矣，妙在以華工禁約之故，半途折回，此即排直作曲之法。　中途兩次遇險，老在航海者皆能免之，而惜乎饒鴻生之未曾諳練也，然不可以是少之。　淬志會留學生捐募經費，其勢洶洶，此條實情，非故作形容之語也，謂予不信，請叩諸曾經游歷之長官。　辮子保險費五字，絕妙名詞。

又　第五十三回：上半回寫饒鴻生游歷日本，詳細無遺，華嚴觀瀑一段，尤覺有聲有色，其摹繪一路風景處尤佳。　饒鴻生打算刻一部出洋筆記，好叫人家知道他是出過洋裏的，與前一回刻「曾經滄海」印章同一命意，眞是形容絕倒。　下半回寫秦鳳梧爲人，躍躍紙上，不啻頰上添毫。　王明耀是老奸巨猾一派，所談辦礦一層，有底有面，入情入理，故能娓娓動聽，宜秦鳳梧之受其紿也。　傻瓜王八老爺大邊小邊，此回書中略一點睛，下回書中方出現，蓋皆辦理煤礦人也。

又　第五十四回：大邊卑躬屈節，口口聲聲憲臺卑職，以及恭楷寫一蹈字，把跌字四周點了無數密點，謹小愼微之處，可謂描寫盡情。　王明耀把山抵了二萬銀子股份，其餘說幾時要幾時有，老奸巨猾，足見一斑。　察勘南京全省各礦報告，係採諸近日新聞紙者，與其虛而無據，不如實而有徵，此回看似平鋪直叙，實則隱藏下文無數故事，春秋言張本伏綫，如此類是也。

又　第五十五回：寫秦鳳梧與蕭楚濤買鑽石戒子一節，險詐百出，不可思議。人心叵測，一至於此，良可嘆息。　秦鳳梧之償事也，雖始於余陳二觀察，然而南京股東，非絕無聞見者，不過余陳二觀察發其凡耳。　高湘蘭對待秦鳳梧之政策，始以羈縻之術嘗試之，繼以強硬手段壓制之，眞是槃槃大才。　此回實寫社會上之惡現狀，非曾經滄海者不能道其隻字。吾見如秦鳳梧者多矣，安能一一喚醒之哉！　蕭楚濤者，小錯刀也。然以小錯刀向秦鳳梧誆至二千多金，如是則非小錯刀，蓋大劈斧矣。

又　第五十六回：寫余日本在天津閑操時光景，眞是如火如荼，至其布置行軍，尤爲井井有條，非外行所能言也。　洋教習喝德國操口令，栩栩如生。　余日本被他兒子頂撞得無言可答，妙絕。　余小琴之言曰，論名分我和你是父子，論權限我和你是平等。此種口吻，可謂聞所未聞。　衡天礹在莫愁湖邂逅余小琴，皆因題壁一詩而起，足見衡天礹受過文明教育，非尋常紈袴可比也。

又　第五十七回：此書上回專寫衡天礹平日爲人，如顧長康寫生，頰上添毫，栩栩欲活。　余小琴所作所爲，自是儇薄一流，衡天礹與之相處，有不上當者幾希矣，是以君子貴擇交焉。　衡天礹論烟一節，尤爲痛快。黃貴敏數言，簡潔不支，自是老幕口吻。　余小琴處處佔便宜，衡天礹處處吃虧，相形之下，令人失笑。　寫幕府串通家人作弊，自是實情，然在今日，

視爲普通之事，并不足異，可嘆哉！可嘆哉！

又　第五十八回：余小琴對周升之言曰，我那裏要他的錢，分明你這奴才，借了我的聲名，在外頭招搖撞騙，這還了得。旋曰，這還是句話，你下去叫他碰運氣，事如不成，可別怨我。寥寥數語，如見肺肝矣。黃世昌之言曰，卑府猶如老帥的子姪一樣，老帥猶如卑府的父母一樣，難道說父母有了病，媳婦就不能上去伺奉麼？此種話頭，眞是匪夷所思。下半回，全從側面寫，讀者試掩卷思之。寫黃世昌歷歷如繪，曰，自從看見了這個札子，他的病立刻全愈。調侃不少。王榮在門簾外回話，亦極得神。甫下札而江寧上元兩縣，江寧府，俱來道喜，人情勢利，莫若官場，讀此如管中窺豹，特見一斑。

又　第五十九回：上回暢陳革命黨的利弊，而雜以遊戲之言，蓋不欲以莊語法言，厭人聞聽也，讀者當悟其用心之苦，及設想之精。衝天礮一聽《西遊記》，便說頑固頑固，此是近日維新黨口頭禪。維新黨自習此口頭，已將聖經賢傳，抹倒不少矣，遑論虛無縹緲之《西遊記》哉。可嘆可嘆！鄒紹衍當是主文譎諫一流人物，聆其口吻可知。中間雜以打牌一段，所謂橫風吹斷，乃小說家慣技也，但視其着痕迹與不着痕迹耳。論日蝕事亦是粗淺之言，但施朱二人，胸中恐未必有此。此回暢發議論，亦書中應有之義。

又　第六十回：朝廷曰立憲立憲，士大夫曰立憲立憲，立憲立憲之下，却沒有文章了。此數語如養由基之射，言言中的。平中丞酷嗜骨董，自高出於食肉者鄙一流。長安縣獻古畫古碑一段，正是託諷於微，讀者可以靜思而得。是回爲六十回結束，殿以平中丞一席話，酣嬉淋漓，而結束處却又無絲毫斧鑿痕，自是運斤成風之技。書中各事皆備，獨缺金石書畫一門，故此一回少加點綴，以備一格，夫然後《文明小史》乃無遺漏矣。平中丞自是可人，持論忽莊忽諧，如嘲如諷，而又恰合分際，《文明小史》得此人爲之殿，足張一軍。

佚名《醒世緣彈詞・評語》　第一回：中國數千年頑強風俗，莫如婦女燒香一事。此風吳越尤甚。廢時失業，舉國若狂。以其毒之蔓延最廣，故書中首論及此。凡人必先祛其舊思想，而後能輸以新思想，所謂先入爲主也。於婦女爲尤甚。此書大旨，在革其舊染之污，第一段已詳哉言之。彈詞爲婦女所喜讀，信然。婦女見識有限，語以閫外之事，多茫然莫知，故尤宜從家常瑣事入手。作者實閱歷有得，非自文其陋也。

又　第二回：醫巫星卜，無一非騙人錢財之事，書中將其弊病一一抉出，不啻鑄鼎象奸。關關帝顯靈一段議論，按之實有至理，讀者無玩忽視之。

又　第三回：世俗佞佛者流，以爲燒得幾柱香，便可邀菩薩保佑，是菩薩與佛亦專以納賄爲事矣。此理淺而易明，而世人無一人勘得破，實所不解。師娘語語勸趙氏分家而不欲居其名，欲擒故縱，絕妙品才。以趙氏昏憒悍潑，必不能訓迪其子，俾至成人，則雖據有家財亦決不能保。耿秉仁不願得家產而圖自立，爲人正當如此。作者不特勸人，且爲後文開拓地步。

又　第六回：耿秉義私偷文契，抵押銀錢，迨至債款償清，又復不知斂跡，則其後日不至於傾家蕩產不止，可決也。耿秉仁因祭宗祠，見乃弟不能振作，因恐家聲墜於一旦，亟思自立之道，至捨城市而處鄉間，以爲長子孫計，自見貽謀之善。求田問宅，頗似鄙夫所爲。秉仁夫婦屏去奢華，力從儉樸，遂以立子孫不拔之基，世人皆當奉以爲法。

又　第八回：前半描寫夢境，迷離恍惚，一片化機，是做書凌空文法，却又思想間應有之現象，所謂虛中實，實中虛也。暮鼓晨鐘，發人深省。算命合婚，牢不可破，寫迷信情狀，活現紙上。

又　第九回：描寫狐仙迷惑，道士祛除，種種詭幻情形，令人疑假疑眞，筆工入化。其中前後脈絡，處處照應，眞有灰綫草蛇之妙。

又　第十回：篇中力闢種種邪說，如生公說法，足令頑石點頭。

又　第十一回：此回上半所叙閨中迎卜紫姑神，暗伏下文，用筆輕靈，幾於筆尖不復着紙。下半所說兩親家爭鬧，亦平叙得宜。

又　第十二回：此篇分兩大段，前半段極煊爛，後半段極平淡，却都從人情微細中描摹出來，宛然生肖。

又　第十三回：作者描摹世態，另有一種手段，且用筆極化，如一盂清水，以墨筆渲開，初覺點點滴滴，俄乃融成一片。

又　第十四回：換鞋一段，與前回比較小腳，暗暗針鋒相對。用筆奇妙，眞化工也。寫鬧鬼情狀，令人可驚可怪。

願雨樓主《活地獄・評語》　引首：不敢說天下沒有好官，敢斷定天下沒

有好衙門，二語說煞。此書之宗旨，專敘書差瞞上虐下情形，故於官間有恕辭。然天下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彼捐大八成而來者，大抵皆將本求利也。朝廷爲着百姓，立了座衙門，誰知倒開了他們生財的捷徑，以是見衙門之有損無益。官是閻羅，官以下皆判官鬼卒，有活閻羅，活鬼判，焉得不有活地獄。各處風俗，未必相同，但是論到衙門裏要錢，與那訛詐百姓的手段，雖然大同小異，畢竟殊途同歸，是遍天下皆陷穽矣。考究其利害，比水火刀兵，還要加上幾倍，實在情理，幷非過激之談。做官的俸銀，不夠上司節敬，書差的工食，都入本官私囊，一個個是餓虎飢鷹，不叫他們敲詐百姓，敲詐那個？然則正本清源，當從上司不要錢始。

又　第一回：風俗儉樸，有了錢，沒處使用，然因構訟而傾家蕩產者，比比皆是。小不忍則亂大謀，可爲健訟之徒作一棒喝。訟棍唆人成訟，可以於中取利，猶藥中之引子也。黃員外佃戶失牛一案，一未受傷，二無憑證，刁代書明知其不可，而猶爲之出力者，利其多金故也。凡人苟無大冤抑，則寧以息訟爲是，以訟終凶故也。黃員外佃戶失牛，其事甚小，因聽一面之詞，遂逞一時之忿，悻悻然請代書，遣抱告，漫無憑證，捏報受傷，欲入人於罪，而忘其己之先入於罪，卒之授人以柄，耗去多金，何莫非一時之忿以階之厲哉！故此書不特爲官吏鑄形，直可爲閭閻息訟。刁代書逐層辯駁，活描訟棍口才，不如此不顯其出力，無從敲詐黃員外之五十兩頭也。觀閉了眼睛出神一段，竟使其人躍然紙上。老爺要批駁，書辦拉袖子，稿案遞眼色，此輩本通同一氣，然非本官有隙可乘，若輩亦不敢膽大至此。《石頭記》李十兒對賈政云：奴才爲着這點忠心兒，掩不住，才這麼說。此回趙稿案對陽高縣云：爲的是要掏個忠心伺候老爺。勸主人作弊，而美其詞曰忠心，凡主人之喜作弊者，未有不許其忠也。趙稿案設計敲兩家銀子，幷教老爺許多方法，可見無才不能做得奴才。趙稿案欲兩家報効學堂經費，老爺云，不如說是善堂，可以沒有查考。可見近日善堂捐款，無從查考者居多。

又　第二回：趙稿案忘託招書辦，而託史湘泉，是作者有意騰出地步，爲將來生發無數妙文。前回趙稿案對知縣云，每家叫他報効幾千銀子。或三四千，或五六千，皆可云幾千，至本回對史湘泉乃云，每家要他八千，此據其數之大者而言，其中明明已有染指。史湘泉必爲再增二千者，不特巧於逢迎，意若曰一萬八千，相去不遠。此等人情，樂得送也。史湘泉自說不要錢，而他事求照應，眞是巧於生發。其間插入兩王錢債一案，正見若輩無孔不入，不得目爲閒文。錢債細故，本可調處了事，乃差役輩往往勾通門稿，賣票提人，以爲敲詐地步，此種事隨在皆有，亦即小可以見大。趙稿案之於史湘泉，史湘泉之於招書辦，各人有各人心思，各人有各人做作，若離若合，乍陰乍陽，妙在確有此等情形，確有此等思想。史湘泉與趙三設就圈套，將黃升王小三二人騙到，此等計策，亦甚平常。迨至提到之後，忽而埋怨趙三，忽而敷衍黃升，直將狡猾手段，鬼蜮心思，活現紙上。

又　第三回：黃升王小三初進班房，即繫諸尿碢之側，又使倦不得卧，飢不得食，已墮入餓鬼惡道。其敘柵欄內各種押犯情形，是地獄第一現象。歷敘柵欄內諸犯得食，是明寫，其敘北首小門有菜飯端進，是暗寫。非化錢不得入此門，意在言外。史湘泉見黃升，一味陪笑臉，做好人，越顯得狡猾手段。若莫是仁亦只是淡淡寫來，至苟二爺可決其凶惡不堪矣，此回已從史湘泉口中伏綫，看後文便知。刁占桂與史湘泉一氣，想騙黃員外入其彀中。設心既險，措詞更妙。招進財見黃員外告變，不特洩其私忿也，觀其言曰「因慕大先生一生好義，愛交朋友」，所慕匪他，慕其財耳。一硬敲，一軟騙，都非好人。

又　第五回：王小三要睡覺，衆犯人即將其手足弔起，始則用拳亂打，復以火灼其肉。身爲押犯，而乃凌轢同類若此，豈眞目無法紀哉？吾則曰，是非史湘泉一千人所縱使，若輩必不敢乃爾。黃升見新犯人拿錢打點，而恍然於昨宵受苦之由。幸而身爲總管，手中尚有兩文，家小一來，不難爲桑榆之補。所不堪者，窶人子耳，一遭縲紲，便似打入黑暗地獄，例應受盡諸般苦惱，眞是暗無天日。黃升王小三之被押，是私押，黃升之家小被押，苟大爺却說得光明正大，此可見設心之險，畫策之工。借黃升家小，插入官媒一段，正見若輩罪大惡極，無所不至。做書人比衙門爲地獄，幷非苛論。

又　第六回：官媒婆云，就是命婦太太，見了我也只好低頭。老婦人云，無論你大官大員家太太奶奶小姐姑娘，進得此門，就得服我們的管。一個官媒，正不知有多大威勢，令人咄咄生畏。潑辣女人，有牛性，忠厚女人，不肯爲強暴所污，此烈性，非牛性也。乃云到了這裏，還要沖甚麼貞節。一言抹煞，可嘆。苟大爺在老爺跟前，說上兩句，就可滅罪，然而總要同他有緣，方辦得到。嗚呼！尚復成何世界哉！

又　第七回：敘周氏姑媳兩地情形，兩副心思，準情酌理，頗能體會入微。後述黃升之母到黃府一段，忽然走錯路徑，直畫出糊塗老婆子一時情急遑遽情狀。　史湘泉刁占桂等人，因敲黃家不着，乃借巫家出場，必然之理。　巫大官人年輕膽小，乃叔却是使酒任性，結交匪人，焉得而不敗事？巫來者，無賴也，聞其名可知其人。　刁占桂連連稱贊巫二先生，一則曰性情慷爽，能擔大事，再則曰到底是爽快人。公門中人，想人錢財，亦不能不習於恭維一道，炭簍子之爲用大矣哉！

又　第十三回：不發工食，是衙署通例，既使其枵腹從公，焉能責其絲毫無弊。　不用嚴刑峻法，而地方上一樣治理，是所望於愷悌慈祥之君子。　縣官以國課爲公，因國課而忿及自己的火耗秤餘，則私矣。差役以奉票爲公，因奉票而念及自己的衣食飯碗，則私矣。因公及私，而實則借公濟私，縣官如此，何責於差役。　地保扣住錢糧串票，而因以陷害鄉人，老嫗出棺材本錢，而藉以供給女壻，都是情理中必有之事。　要打聽打聽規矩，票子方肯給看，欲知自己所犯何罪，亦是非錢不行。

又　第十四回：此回寫地保之險，眞是繪水繪聲，繪火繪色。　曰却不曉得就是方才在烟館裏，說劉大哥平日照看我多少回的那個人弄的鬼，眞是入木三分。　此回妙在差人永遠不以牌票給劉老大看，使其糊裏糊塗，不然，彼亦步亦趨之地保，無從施其詭計矣。　規矩既打聽矣，錢既化矣，而牌票終不得見，筆意愈轉愈曲，神妙欲到秋毫巔。若以他手爲之，花錢之後必看牌票，既看牌票，劉老大惟有唾罵地保而已，豈不索然。　劉老大才出飯店，一眼瞧見他的鷄和猪，不覺又傷心起來。世有以土地讓人而毫不愛惜者，曾劉老大之不若也。　地保會烟鈔，而差人曰今天怎麼倒來擾你的呢？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差人可謂善於措詞者矣。

又　第十六回：邢興女人趕胡勝標妻妹出門，那知伊丈夫火辣辣心上難過。　邢興對胡勝標講道，莫說你感激我，我還要感激你。又道，事成了，我們還是親戚。含混得妙。　前云，胡勝標雖是無賴，亦有天良發現之時，彼云，此時懼禍心重，也顧不得什麼天理良心。互映得妙。　胡勝標對妹子云，這事全仗妹妹。又云，的的確確是妹妹的功勞。與邢興同一口吻。　他妹子疑心他要借錢，或是盜賣田地，亦題中應有之義。

又　第十七回：誣朱胡氏謀殺親夫，地保爲邢興復咬耳之仇也。死屍是借屍，證見周老大，是邢興託地保買出來的，卽胡勝標亦得邢興地保之賄囑，不過此回不說出來。　官在屍場所問數語，亦幷非糊塗一流者，其如上下矇蔽何。

又　第十八回：站磚一項刑法，專爲纏足婦女而設，不纏足亦何至受此等匪刑，彼纏足婦女讀之，當爲寒心。　朱禮榮擊鼓鳴冤，邢興一見，卽掉轉風頭，眞是老猾。　稿案駁邢興數語，甚是。　本官發二百吊錢，爲稿案吃去，却勒令邢興代出。邢興不敢不出，乃只發一百六十吊，甜蜜蜜又索謝儀二十吊。層層剝削，中國衙門，大率類此。

又　第二十回：三仙進洞，五子登科，名目新奇。　祇不過難爲百姓，連個蟲豸不如，是作者傷心語。　單太爺不時包了包袱，滿街上去丟，自己躲在一旁看着，要是有人拾了去，就拿去上站籠。官設陷穽，以陷民不義，蚩蚩者之得逃法網也倖矣。　行人讓路，路不拾遺，亦是傷心語，非調侃語。　于姓子却也情形不疑，單太爺斷他不像個賊，大約是個坐地分贓的主兒，不，就是窩家的子姪輩，還算從輕發落。　單太爺脾氣，最不喜歡有人管他的閒事。剛愎自用一流人，都是如此。　孫似蘭兩番進言，害死了于家的兒子，却便宜了老頭子。

又　第二十一回：單太太一番說話，却是一篇大道理，反因此害死三十一個人，眞是意想不到的事。　撫藩臬都讚單牧幹練，至於那些濫刑斃命的話，只當是亳州百姓，應該如此的死法一樣，可謂暗無天日。　單太爺懲辦賭犯，把錢燒紅了，每人手裏，給他攥上一個。果然愛賭的人，極應該如此將他懲治一番，無奈施非其人，便只覺得刻毒了。

又　第二十三回：褚忠得了眼鏡就走，活畫初做賊的神情。　吳良所謂規矩及法度，一言以蔽之，匪刑而已。

又　第二十四回：褚忠一回懊悔，一回想逃，此時天良尚未全沒。　教頂案，扳好人，以及用種種匪刑，俱是捕快慣技。末後褚忠同吳良一番問答，褚云怕作孽，吳云作孽便怎樣，褚又云管他作孽不作孽，吳又云你算是明白了，此數語，不知作者如何體會出來。

又　第二十五回：徐老八一味裝憨，宜乎其吃苦也。　拿紙炊薰鼻子，此等刑法，看似尋常，却不好受。　永順和綢緞店一案，下回方見，此處是伏綫。　開店只要監生有分，便免發封，足見鄉下監生之大。

又　第二十七回：蔣明允是武官出身，不曉得怎樣發的財。可見中國武官發財，都不可問。要官出差，請差費是第一，書辦起稿費是第二，差人要發路錢安家費是第三，差人動身吃神福是第四，差人吃茶吃飯吃烟是第五，客寓錢飯錢是第六，凡打官司者，不可不記清以上名目。然而化了許多錢，人是還沒捉去。

又　第二十八回：送老師一斗稻子，就肯替人說話，正見吃豆腐的，幷無大志。縣裏大老爺，上了年紀，早上的事，過午就忘，昨天的事，今天更不容題，像這樣糊塗官兒，幾難車載斗量，豈獨一保安令哉！　府批仰縣提集人證迅速斷結，着該生回縣投質。道批同府批一樣。臬批仍是仰府飭縣，餘話皆同。續呈則斥其刁狡健訟。藩批理應遵奉臬臺批示，回縣候質。此可見合省刑幕，衣鉢相傳，勾通一氣，小民覆盆之冤，沉埋於若輩手中者，正不知凡幾。故議裁幕友，較之裁吏，尤爲當務之急。

又　第二十九回：閔中璵聽見哥子一死，不去探喪，反到城中躲避，是何用意，請試猜來。　替孫氏啓後母子幫忙人很不少，都是活口，可作憑據，到底這官司誰輸，請試猜來。

又　第三十一回：王伯丹道，叔純不是你哥麼，你看待他好！　反脣相譏，直令中璵無地自容。種種詭計不行，鋌而走險打官司，秦穆公之破釜沉舟，寇萊公之澶淵孤注，胥此意也。　尤誠不樂爲人用者也，金老二樂爲人用者也，一成一敗，聖狂之界，自此分矣。

又　第三十二回：寫知縣官堂斷語，糊塗可笑，《左傳》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是也。　鄒必大造假合同，帳簿歸併，據此是權宜之計，不可爲法者也。　有錢使得鬼推磨，此是不刊之論，惜鄒必大之不能從也，致二萬金產業盡爲閔中璵所有，惜哉！惜哉！是書至此作一小結。

又　第三十三回：用冰墊在犯人足下，奇寒徹骨，此種毒刑，眞是想入非非。某年蘇府府監有以此刑待犯人者，作者雖耳食之，嘗謂釋家有寒冰地獄之說，度亦不之過也。　朱四何不幸而罹此火劫，又何不幸而遭此冰刑！《易經》有曰「水火既濟」，朱四貿貿竟占此爻，一笑。　一巡檢也得威風至於如此，諺云山中無老虎，猴子也稱王。可嘆。　前半回寫火着光景，絕有條理，不同泛塡亂砌者。

又　第三十四回：沈七之死，袁氏破家之先兆也，此種事所在皆有，而地方官不可不稍留意，以長藉死圖詐之風。　袁紹芬初墮沈七計中，繼而不知去向，寫不經事少年作事，逼肖逼肖。　將帳簿撕下，畫了押，作爲注碼，此種賭法，新奇之極。袁紹芬雛兒也，安得不受其愚哉！　此回波瀾，全因袁家看門者而起，蓋不打則沈七不至服毒而死，沈七不至服毒而死，則袁氏不致破家也。

又　第三十五回：養癰遺患，大率如此，一官民上者，只圖自己省事，遂釀禍患。讀此回小說者，可以鑑已。　黃大老爺幕友尚有人心，惟明珠暗投，未免可惜耳。　此係實事，著者耳熟能詳，故能言之有物，與憑虛結搆者，正自不同。

又　第三十六回：既不便因黃大老爺難爲了百姓，亦斷不能因爲百姓難爲了黃大老爺，二語之意，與《兒女英雄傳》所謂「不照着我辦，心上過不去，要照着我心上辦，世路上行不去」同一雋妙。　鄭有賢一番誘騙之語，入情入理，娓娓動人，宜范鈕二人之墮其術也。　八千金能買二十九條人命，宜吾民之賤若犬馬土芥也，哀哉！

又　第三十七回：趙老四蓄意訛人，當其入棧時已設圈套，惜哉，于四海之不及知也。　章大老爺之言，我從來不許人不遵，則其橫恣可想，天門令尹，章大老爺卽其人歟！　把于四海辦了一個積年地棍，監禁十年，此章大老爺之作用也。然而世之如章大老爺者，正自不少。

又　第三十八回：諺有云，鐵匠做官只是打，強盜則甚於鐵匠矣，可嘆！　強盜做官，所用者無非強盜。此罵世之文也，讀者識之。

又　第三十九回：讀此二回，可見言語不通者，不可以爲臨民之官。其言曰，他叫我們殺了皇帝，我們也只得招認，妙哉此言。　瞿老滑以燒紅制錢治胡伙計，人心爲之一快，然亦不可爲訓者也。

繭叟《活地獄・評語》　第四十回：此三種刑具散見於舊小說中，而其說不詳。尙有所謂杏花雨者，尤爲慘酷，惜乎祝鄉紳尙見不及此也。　辛大頭以七十錢之細故，遽貽魯老大以滅門之禍，君子所以有比匪之戒也。　是回寫辛大頭之狡獪，神理逼肖。

又　第四十一回：辛大頭栽贓，魯老大誣服，皆尋常事也，一經作者曲曲傳出，便覺有神。　知縣官名胡圖丹，胡圖丹者，糊塗蛋也。非糊塗蛋不能辦此種糊塗案，魯老大之不幸，辛大頭之幸也。　王小膽名副其實，殆抱

定公門裏面好修行宗旨者。

又　第四十二回：魯老大瘐斃獄中，可謂冤沉海底矣，考其究竟，皆因辛大頭之七十錢而起，曾是人也，可不謹小愼微哉！　辛大頭心思極巧，口角既尖，無論其爲糊塗蛋矣，卽以精嚴自詡，恐亦必受其欺也。

茂苑惜秋生《活地獄・評語》　第四十三回：從前誣盜誣賊，現在誣革命黨誣刺客，眞是愈出愈奇。頭髮接頭髮，便如替蝨搭了一座浮橋，君房妙語絕天下。外國監獄制度，作者知之稔矣，故欲於下回書發爲一篇大文章，閱者拭目俟之。

傳記

吳沃堯《李伯元傳》　武進李徵君，諱寶嘉，字伯元，一稱南亭亭長。夙抱大志，俯仰不凡，懷匡救之才，而恥於趨附，故當世無知者，遂以痛哭流涕之筆，寫嬉笑怒罵之文，創辦《游戲報》，爲我國報界闢一別裁，踵起而效顰者，無慮十數家，均望塵不及也，君笑曰：「一何步趨而不知變哉！」又別爲一格，創《繁華報》。光緒辛丑，朝廷開特科，徵經濟之士，湘鄉曾慕濤侍郎以君薦，君謝曰：「使余而欲仕，不及今日矣。」辭不赴。會臺諫中有忌君者，竟以列諸彈章，君笑曰：「是乃眞知我者！」百是肆力於小說，而以開智譎諫爲宗旨。憂夫婦孺之瞢瞢不知時事也，撰爲《庚子國變彈詞》。惡夫仕途之鬼蜮百出也，撰爲《官場現形記》。慨夫社會之同流合污不知進化也，撰爲《中國現在記》，及《文明小史》、《活地獄》等書。每一脫稿，莫不受世人之歡迎。坊賈甚有以他人所撰之小說，假君名以出版者，其見重社會，可想矣。使天假之年，其著作又何止於等身也。乃以憤世嫉俗之故，年僅四十，卽鬱鬱以終。嗚呼！君之才，何必以小說傳哉，而竟以小說傳，君之不幸，小說界之大幸也。君生於同治丁卯四月十八日，卒於光緒丙午三月十四日。卒後逾七閱月，其後死友吳沃堯爲之傳。

魏如晦《清末四大小說家・李伯元》　李寶嘉（一八六七——一九〇六），字伯元，別署南亭亭長，江蘇武進人。因累舉不第，乃赴上海辦《指南報》，再辦《游戲報》，是爲上海有小報之始。以後又將《游戲報》售出，別辦《繁華報》。後又應商務印書館之約，編輯《繡像小說》半月刊。喜爲俳諧嘲罵之文，庚子後始致力小說。光緒三十二年以瘵卒，年四十，伶人孫菊仙爲理其喪。嘗被薦爲經濟特科，不赴；又曾爲顯者所劾，亦不懼，抨擊時政如故，時以爲高。又工篆刻，有《芋香印譜》行世。死後七月，友人吳沃堯爲之傳，讚揚備至，周桂笙所著《新菴筆記》中，曾詳述其生平。

紀事

孫玉聲《天香閣韵事》　清光緒季年，張味蒓園安塏地洋房設作茗寮，每至斜日將西，遊人麕至，俱以此爲逭遣地，而青樓中之姊妹花，亦呼姨挈妹而來，其日必一至者，當時爲名妓陸蘭芬、林黛玉、金小寶、張書玉四人，南亭亭長李伯元之《游戲報》上，因戲錫以四金剛之名。曰四金剛者，緣四人既至之後，每於進門之圓桌上淪茗，各人分占一席，若佛氏之有四金剛守鎭山門，觀瞻特壯也。

《新菴筆記》卷三　昔南亭亭長李伯元徵君，創《游戲報》，一時靡然從風，效顰者踵相接也。南亭乃喟然曰：「何善步趨而不知變哉？」遂設《繁華報》，別樹一幟。一紙風行，千言日試，雖滑稽玩世之文，而識者咸推重之。

張乙廬《李伯元逸事》　上海小報，創於常州李伯元氏之《游戲報》。其體裁略如舊式大報，銷路甚廣。後《寓言》、《采風》等報繼起，《寓言》主筆爲番禺李芋仙，其友高太癡、金兗癡諸先輩，皆有著作，名駸駸駕於《游戲》。氏懼，復創立《繁華報》，體裁仿《中外日報》，（時名《時務報》，爲汪穰卿先生主筆，後爲法捕房封禁，改《中外》。）與今之小報相似。末附《官場現形記》小說。時海上漱石生著《仙俠五花劍》小說，另紙隨《笑林報》分贈。《中外日報》則附有《莊諧選錄》。《寓言報》附有《柔鄉韵史》。氏復著《庚子國變彈詞》，附於報末，另紙附贈《鳳雙飛彈詞》，時人推爲小報牛耳。氏更設海上文社，並刊日錄、月分、詩鐘等三課，應課者每卷交錢二十文。海內才人，一時畢集，遠如香港潘蘭史、廈門林菽莊，皆與其盛焉。一日，忽接一卷，署名黃瓊英女士，簪花細字，確出女子手筆。其詩亦迥絕恆流，乃列冠軍。自是女士時有函來通候，而祕其厲址，氏百刺莫得其人。一日，忽一客來訪，視其名刺，

赫然女士也，倒屣出迎，相視大笑，蓋客爲中西書院山長沈壽康先生，故弄此狡獪，以相戲也。前輩風流，思之失笑。氏軼事甚多，不能悉記，此事未經人道，故誌之。

藝文

王闓運《夢伯元》　昨反山林願憔悴，別君不語相見年。知君意氣感我厚，宵來追訪空江前。秋風夾道雲闌干，芙蓉迢遞梧桐殘。袖中縑素詔我讀，粉墨字隱文無端。風塵咫尺豺虎深，波浪慘澹蛟龍睡。劍氣能迴壯士魂，儒冠不解平生意。月微星寒不可見，烏鵲驚飛翼難得。彭蠡東回江漢流，與君消息終無極。銅龍畫鼓天欲明，暫復相看忘顏色。

邱菽園《寄李伯元徵士兼示吳趼人李泚汀高太癡》　地居溟渤易醒毫，三管衡量孰任操。快剪吳淞半江水，滌除脂粉放光毫。

又《寄李伯元徵士寶嘉上海寓次》　地居溟渤易腥豪，三管衡量孰任操。快剪吳淞半江水，滌除脂粉放光毫。

李寶淦《題海上文社寄伯元》　萃得琳琅什，翻新思亦奇。岑苔聯雅契，鄉校寓危辭。風月談應可，鷄蟲事莫知。風流驚絕世，卅首劍心簪。（劍心簪七絕三十首，甚工。）字字珠璣妙，紅蕉古人恨。（江建霞京卿紅蕉詩最佳。）深情千尺水，綺緒百花春。珍腋紛綸集，侯鯖雜遝陳。續貂吾未敢，多子意相親。（伯元欲刻予詩詞，屬選寄。）

文廷式《念奴嬌》（江湖歲晚）　亂後京津樂籍大半南渡，李伯元茂才於酒肆徵四十餘人，爲評騭殘花之舉。（此會當時海上名流與會者數十人，樂籍中則以林黛玉爲魁首。）爲賦此詞。　江湖歲晚，正少陵憂思，兩鬢衰白。誰向水精簾子下，買笑千金輕擲。凄訴鵾弦，豪斟玉斝，黛掩傷心色。更持紅燭，賞花聊永今夕。　聞說太液波翻，舊時馳道，一片青青麥。翠羽明璫漂泊盡，何況落紅狼籍。傳寫師師，詩題好好，付與情人惜。老夫無語，卧看月下寒碧。

雜録

《忍古樓詞話・文道希》　余作詞始於庚子，時寓住海上，與萍鄉文道希兄弟日相過從，道希頗授予作詞之法。一夕，李伯元茂才於酒肆廣徵京津樂籍南渡者四十餘人，爲評騭殘花之舉。余首賦《念奴嬌》詞，道希輩頗擊節嘆賞，和者遂十餘人。【略】余詞曰：「催花羯鼓，怪聲聲動地，漁陽撾急。吹起辭枝紅亂旋，莫道東風無力。析木青萍，桑乾白柳，夢見傷心色。黄塵走馬，舊衣曾惹京陌。　分付紅粉歌筵，金尊休淺，同是江南客。行遍天涯都不似，却悔年時心迹。罥樹游絲，迸盤清淚，思繞腸牽直。四條弦上，數聲如訴如泣。」此詞余集中不載，今日視之，正是小兒初學語也。

張乙盧《天涯芳館筆記》　上海小報，創於常州李伯元氏之《游戲報》。其體裁略如舊式大報，銷路甚廣。後《寓言》、《采風》等報繼起，《寓言》主筆爲番禺李芋仙，其友高太癡、金兔癡諸先輩，皆有著作，名駸駸駕於《游戲》。氏惧，復創立《繁華報》，體裁仿《中外日報》（時名《時務報》，爲汪穰卿先生主筆，後爲法捕房封禁，改《中外》。）與今之小報相似。末附《官場現形記》小說。時海上漱石生著《仙俠五花劍》小說，另紙隨《笑林報》分贈。《中外日報》則附有《莊諧選錄》。《寓言報》附有《柔鄉韵史》。氏復著《庚子國變彈詞》，附於報末，另紙附贈《鳳雙飛彈詞》，時人推爲小報牛耳。氏更創設海上文社，並刊日錄，月分詩鍾等三課，應課者每卷繳錢二十文。海内才人，一時畢集，遠如香港潘蘭史、廈門林菽莊，皆與其盛焉。一日，忽接一卷，署名黄瓊英女士，簪花細字，確出女子手筆。其詩亦迥絕恆流，乃列冠軍。自是女士時有函來通候，而秘其寓址，氏百刺莫得其人。一日，忽一客來訪，視其名刺，赫然女士也，倒屣出迎，相視大笑，蓋客爲中西書院山長沈壽康先生，故弄此狡獪，以相戲也。前輩風流，思之失笑。氏軼事甚多，不能悉記，此事未經人道，故志之。

《新小說》第八號則狷《新笑史・堂上親供》　上海有著爲《官場現形記》者，以小說之體裁，寫官場之鬼蜮。其書近經人翻刻，著者乃控之於會審公堂。據《中外日報》載此案，中有句云：「問官斷得此書，燬謗官場，歷歷如

繪。」夫問官，官也；歷歷如繪，寫眞之意也。以官而曰「《官場現形記》歷歷如繪」，吾敢謂之堂上親供矣。

病紅山人《題〈庚子國變彈詞〉應南亭囑也》　鼓打鱗皮動地哀，短衣匹馬走強臺。廿年革命風潮湧，胎出冰厥世界來。一夜無端起惡風，塵塵燕蝶變飛蓬。對山歌哭尋常見，事事兜盤業眼中。壞塵惡業續黃巾，拳石三洲是總因。太劫灰中尋不見，琉璃海裏試迴輪。掩袂宮門太愴心，欲歌黃竹不成音。試編活歷維新史，當作元童叫上林。

雷曜《文苑滑稽談》　常州李伯元自號南亭亭長，嘗著《官場現形記》，讀者咸稱賞之。有人作連環對云：「南亭亭長，對中國國民；中國國民，對西洋洋狗；西洋洋狗，對北京京官。」

邱菽園《新小說品》　《官場現形記》，如道子丹青，地獄變相。

《揮塵拾遺》卷五　中國首仿西人爲游戲報紙，惟上海之《游戲報》是已。總主筆李伯元明經，駢文專家，又復兼長小品雜著，嬉笑怒罵，振聵發聾，得游戲之三昧。蘇長公以行文爲樂事，錦繡肝腸，珠玉咳唾，此才正非易易。丁酉、戊戌、庚子，疊開三次花榜，騷屑閑情，別深懷抱，慣閱滄桑之劫，獨成脂粉之編，余淡心《板橋雜記》，當得嗣響耳。余屢欲採其詩入《揮塵》，夙曾刊及報紙者，皆被友人持去，僅記其一聯云：「新柳初舒眉樣巧，微雲頻卷鬢絲輕。」

又　常州李伯元明經（寶嘉），戊戌以後，嘗遺菽園書曰：海內外日報諸家，足以令人服善者，惟天津《國聞報》爲最；次則新嘉坡之《天南新報》，爲其首持公論，力任開化，不隨世運爲轉移，不窺禍福而趨避也；此外香港《華字日報》，亦堪引爲同調云云。菽園按：《國聞報》素爲直道所寄，月旦公評，文有定論；《華字日報》爲四十年老館，近得潘蘭史典簿入總筆政，日新又新，爛然其著。今伯元忽舉《天南新報》加乎其上，何謬賞不佞之深耶？漢末范滂，幸與李膺、杜密齊名。菽園雖愧此言，然未嘗不引爲私慰。

文廷式

論述

綜論

陳三立《文道希先生遺詩序》　吾友萍鄉文道希學士既歿，門下士徐君積餘爲刊《雲起軒詞》若干卷，盛傳海內矣。今歲，葉君玉甫復搜刊君遺詩若干卷，以君朋輩故舊僅存者莫余若屬序其端。君天秉卓犖，博聞強記，才氣不可一世。余始逐試南昌，得交君，俱少年耳。越三歲，同鄉舉，同計偕居京師，君不第，已名動公卿間。尋擢巍科，超遷講幄侍從，聲光赫然傾天下。當是時，國軍新挫于島鄰，輸款割地，幾不國。君激世變，益究中外之務，凡時政得失，列位賢不肖，慷慨陳論，指斥權貴人尤力，爲所側目久矣，及肇宮闈之隙，狃新舊之爭，務歸罪于君，媒孽搆陷，屢欲擠之死地，脫身走日本乃免。夫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消，自古賢人才士，懷負奇偉，動與禍會，遭戮辱屏棄摧落者，不可勝數。況厄于一時，愈伸于百世，是豈足道哉！久之，君返自東瀛，復時與君游聚。過金陵，必主余家，流連嘯咏，意氣不衰，最後飲秦淮別去，遂永訣。君撰著宏富，詩詞特鱗爪耳。然君博極群書，詩乃清空華妙，不撏撦故實自襮，嘗推爲獨追杜司勳，波瀾莫二，即身世飄泊，亦頗肖似之，此可懸諸天壤，俟定論者也。

《近代詩派與地域・湖湘派》　文道希學士以文章氣節，負一時清望。長短句得蘇、辛之遺，詩則知者甚稀，實則力追浣花，有《諸將》、《詠古》之遺意，繪彩橅聲，幾于具體。文氏籍隸萍鄉，與湘中文士，往來甚密，故宗派略從同也。

《近代詩人小傳稿・文廷式》　又工駢體文，意境尤高。

《尊瓠室詩話》卷一　公詩初以典麗勝，晚則喜效皮、陸，境爲之也。茲錄

其《贈北山師一律》云：【略】《山居》五排六十四韻，乃癸卯歲暮萍鄉里居之作，摘錄警句云：「息影巖阿足，消閑事事佳。橐天符柱史，膠日命靈媧。」又：「野游來廣莫，代謝紀無懷。瀟灑華陽帽，優游闕里鞋。棊圍重布子，劍解與添差。」又：「棲峻捫蘿徑，循流泛荻渾。凝陰群象肅，吹律八音諧。」又：「龜供特健藥，鹿繫放生牌。」又：「松高疑倚岱，橘老漫逾淮。萬竹青竿亞，雙槿紫穗挨。蠹深南越桂，蟻聚北宮槐。學種莊生瓠，還移孔墓楷。」又：「汲黯狂猶昔，劉伶醉可埋。華胥前聖國，阿閦化人階。」又：「素髮俄垂領，朱門肯乞膜。翛然煮白石，甯要佩青綈。」寄興述懷，允稱博奧。學士甚愛張園風物，每至輒嗟曰：「我輩來看春風。」庚子後，屏居滬瀆，與知舊語，輒歎曰：「我與安期生同游洛水。」蓋借麻姑語謂三見滄桑，言際隱然有「貞元朝士已無多」之慨。著有《雲起軒詞稿》，宗法蘇、辛，摛辭華贍。積餘觀察爲梓行于世。

《平等閣詩話》卷二　芸閣學士，別號純常子，用莊子「純純常常迺比於狂」之語也。平生與沈乙盦方伯最爲友善，嘗問乙翁曰：「余詩於古人奚似？」乙翁曰：「君詩自具一種冲和之氣，殊肖王摩詰。」此意外人那得知，則亦以爲似青邱也，可謂名論。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文道希學士遺詩，多涉同、光掌故，其《落花》、《詠史》、《宮詞》諸作，類有所指，特詞旨隱約，驟讀不能辨耳。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敗星活閻羅阮小七：文廷式　胡無人，漢道昌。但歌《大風》雲飛揚。純純常常，乃比于狂。　道希《雲起軒詞》，橫厲盤鬱，蘇、辛之遺。詩亦風格遒上，音節抗墜，所謂變徵之音也。

孫雄《詩史閣詩話》　近世作清宮詞者凡數家，以吳炯齋（士鑑）、文道希（廷式）、陶無夢（衰）三家爲最著名。

胡先驌《評文芸閣雲起軒詞鈔・王幼遐半塘定稿剩稿》　曩與王伯沆先生評騭晚清詞家。予極推重王幼遐與朱古微。先生雖許之，而特激賞吾鄉文芸閣。其時予尚未見文詞也，乃從先生假《雲起軒詞鈔》歸而誦之，見其意氣颺發，筆力橫恣，誠可上擬蘇、辛，俯視龍洲。其令詞穠麗婉約，則又直上花間之室。蓋其風骨遒上，并世罕睹，故不從時賢之後。【略】雲起軒詞之勝于時賢者，以其令詞逼肖花間，非他人所能企及，而其品格則反以耽于側艷，遂落下乘。

又　雲起軒詞不僅以此類令詞擅場也。令詞一如絕句，最難見長，以其氣短少迴旋之餘地，而在能手則每多神來之作。【略】其次亦須清韵悠然，繞梁不絕，方稱能事。雲起軒于此，晚清五十年間，殆無能與抗手者。如《鷓鴣天・題王幼遐御史秋窗憶遠圖》云：【略】其大聲鞺鞳處，直可高揖稼軒。又如《玉樓春》云：「南來北去徑行慣，【略】」又「洞天福地何蕭爽，【略】」《鷓鴣天・即事》云：【略】曠朗之懷，溢于言表。所以藏諸名山、傳之百世者，此類之作也。

又　其慢詞之悲壯激越，神似稼軒，而無龍洲之俚。其興到之作，雖半塘亦非其匹。【略】其《永遇樂・咏秋草》云：【略】眞聲裂金石之作，與辛稼軒《永遇樂・北固亭懷古》一闋，直相伯仲。其嶔崎磊落之襟懷，亦千載下若合符節。學蘇、辛至此，斯能盡蘇、辛之能事矣。又如《木蘭花慢・寄上元王木齋》云：【略】其胸中獨往獨來之氣，亦非強作高調者所能模擬。

又　其較閑淡之作，亦神思飄逸，清迥絕塵。如《水龍吟》云：「我是長安倦客，【略】」可謂神似東坡《賀新郎》。《贈黃公度觀察》云：「平生僅有青松約，【略】」亦蕭灑閑逸，非斤斤于音節宮徵之細者。又如《瑣窗寒・九江旅舍》云：【略】對景興懷，自饒清韵。皆最耐人尋味者也。

又　半塘詞則與雲起軒詞異趣，蓋其淵源各別也。雲起軒詞所宗純爲蘇、辛，小令則步趨花間，于南宋諸大家，絕少浸淫，故其艷麗在面而不在骨，其豪詞亦磅礴有餘沉著不足，尤無論于研鍊滄秀之勝矣。

又　綜而論之，二公皆一時詞場屠龍手。以技言，殆難軒輊，然文頗似李白，王則似杜甫。有清詞家捨蔣鹿潭外，能與之抗手者殆鮮。然聞雲起軒繼起者無人。

《小三吾亭詞話》卷一　萍鄉文氏，與余家三世，俱宦粵東。咸豐初，叔來觀察殉節嘉應，先曾王父伯蘭公亦殉乳源。兩家子弟，垂髫往還，其後復申之以姻婭。道希讀學（廷式）爲叔來觀察之孫，光緒庚寅廷試，以第二人及第。博聞彊記，似俞理初、章實齋一流人物。其畢生精力，盡在所著《純常子枝語》中。茂陵遺稿，無人過問，致足慨也。道希論本朝人詞，謂：「曹珂雪有俊爽之致。蔣鹿潭有沉深之思。成容若學陽春之作，而筆意稍輕。張皋文具子瞻之心，而才思未逮。」又言：「自朱竹垞以玉田爲宗，所選詞綜，意旨枯寂。後人繼之，尤爲冗漫。以二窗爲祖禰，視辛、劉若仇讐，家法若斯，

庸非巨謬。」故其所作《雲起軒詞》，渾脫瀏灕，有出塵之致。亦可謂出其餘事，足了千人者矣。

分論

《聞塵偶記》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臺灣既割，舉國諱言「臺灣」二字。壯肅卒于里第，特旨予恤，而不正言其官爲前臺灣巡撫，不知票擬諸臣，是誰居心！文道希所著《聞塵偶記》，已慨乎言之。

《山居六十四韻》 《眉韵樓詩話·文道希山居六十四韻》：文道希前輩（廷式）《雲起軒詩集》係陳子言（詩）所鈔錄，僅十分之二三，非全豹也。然詩筆超邁，旨近莊、騷，允足傳世，子言尤稱其《山居》五排一首，爲獨步本朝之作，謂《四朝詩史》中，斷不可不錄。余因《詩史》中選道希詩已近二十首，故錄入詩話。陳詩《文道希先生詩集序》：先生旋歸萍鄉，甲辰夏復至滬同游張園，品核人物，因出示《山居》，謂效皮、陸在野言野。

《庚子七月至九月感作》 《十朝詩乘》卷二二：其時已銳意主戰，迨兵挫言和，詆合肥尤力。《感事》詩云：「十年輸瀉空民力，一紙圖書信鬼謀。博望槎迴應有意，盧龍賣盡始封侯。」幾于禰衡之撾，而《庚子秋感》詩則又云：「無分麻鞋迎道左，收京猶望李西平。」仍以匡濟許之。足見公論之不可掩。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庚子文忠北上議和，道希集中，有《七月至九月感作》四首，其一云【略】，末句謂文忠也。時君被放已久，故有「無分麻鞋」之句。江潭憔悴，意緒可知矣。

《東華門內俗傳有回妃樓未知其審聊賦二絕誌之》 《清稗類鈔·宮闈類·高祖納銀妃》：征回部，獲香妃【略】高宗時幸之。【略】香妃死，高宗大哭至病目，而棄銀妃若敝屣矣。然此實道路傳聞之傳會，未可信也。《十朝詩乘》卷一四：香妃事，傳者異辭。文芸閣《回妃樓》絕句云：【略】按：妃戎裝像藏于宮中者，今尚在。

《山居雜詠》 《平等閣詩話》卷一：文芸閣學士嘗有絕句云：【略】眞廣陵妙音也；又《山居雜詠》二首云：【略】亦有逸致。

《詠雨二絕》 《平等閣詩話》卷一：比過友人居，見芸閣學士所書《詠雨》二絕。云：【略】又云：【略】辭旨婉約，是以神韻勝者，令人低徊三復不能已已。

《詠史》 《綠天香雪簃詩話》卷七：文道希師詩，以未窺全豹爲憾。庚戌夏于沈太侔索得吳瘿公代刊《雲起軒》之本，言師詩全稿約五百餘首，茲所存者乃搜集彙成，非其至也。謹誌《詠史》云：【略】。

《賀新郎·贈黃公度觀察》 《太一叢話》卷四：萍鄉文芸閣云：「自朱竹垞以玉田爲宗，所選《詞綜》意旨枯寂，後人繼之尤爲冗漫，以二窗爲祖禰視辛、劉，若寇讐家法，若斯庸非巨謬。」其彈劾朱竹垞可謂獨具隻眼。

《蝶戀花》（若使他生眞個有） 《太一叢話》卷四：文芸閣又有《蝶戀花》云：【略】陳君蛻盦謂其豪健之筆，隽爽之思，驚艷之藻，實是合歐、蘇之文，溫、李之詩，以爲詞者足以特樹一幟，良非虛妄。

《水龍吟》（落花飛絮茫茫） 《平等閣詩話》卷二：文芸閣學士嘗自誦《水龍吟》一闋示人云：【略】且述陳右銘中丞當時最賞此詞，謂非詞人之作。

《卜算子》（午枕怯輕寒） 《忍古樓詞話·雁來紅圖卷詞錄》：冒鶴亭同年自粵歸，抄贈粵詞人《雁來紅圖卷詞錄》一卷，作者凡十三人。【略】萍鄉文道希廷式《卜算子》（午枕怯輕寒）云：【略】未有憬吾先生哲嗣跋云：「光緒乙酉十一月，梁節庵丈（鼎芬）罷官歸里，先伯幸伯先生，招同楊叔嶠丈（銳）【略】，集越秀山學海堂，酒半，過菊坡精舍。時雁來紅盛絕【略】，先伯因囑余子容丈（士愷）繪雁來紅圖，各題所爲詞于後。翌年，【略】文道希丈（廷式）【略】咸有繼聲。」

《南鄉子》（一室病維摩） 《小三吾亭詞話》卷一：道希之以病歸萍鄉也，余送之登舟，惜別懷歡，黯然無緒。道希尋舉六祖落葉歸根，來時吃飯二語，遂別去。別未久，遽歸道山。讀其病中《南鄉子》（一室病維摩）詞云：【略】道希四十始通籍，以大考第一，擢翰林院侍讀學士。羣小側目，中以蜚語，憂傷憔悴，自戕其生。天喪斯文，後無來者，我豈阿其所好耶？

《念奴嬌》（江湖歲晚） 《小三吾亭詞話》卷一：庚子辛丑之間，道希寓黃歇浦。其時帶甲天地，京朝士夫多南還。若沈子培、子封兄弟、丁叔衡、費屺懷、張季直暨外舅黃叔頌先生，與余輩朝夕咸集，極一時文酒山河之感。道希曾賦《念奴嬌》詞云：【略】迄今思之，何異東京夢華也。

《憶舊游·咏秋雁》 胡先驌《評文芸閣雲起軒詞鈔·王幼遐半塘定稿剩稿》：芸閣之爲人，風期雋上，不拘細行，以少年高第，因緣時會，得明主

之寵任，不數載而躋高位、居清要。其才不遇，仿佛似李供奉，而其蹉跌亦似之，放逐後豪情猶在。終其身無幽憂之語，不得不謂曠達高人一等也。惟庚子八月《憶舊游・咏秋雁》云：【略】尚遺憾于戊戌之失敗，不能已于言。

傳記

《近人詩錄・文廷式》　字芸閣，一字道羲，江西萍鄉人，官翰林院侍讀學士，著有《雲起軒詩集》。

《戊戌履霜錄》卷四　文廷式，字芸閣，號道希，江西萍鄉人。初以舉人入京會試，即負才名，與王懿榮、張謇、曾之撰稱四大公車。庚寅舉進士，翁同龢得其策卷，置一甲第二，聲譽噪起，假歸道出天津，李鴻章大加禮遇，資贈甚豐腆。及甲午假滿還朝，夷禍初起，主戰，反劾鴻章畏葸，挾夷自重，鴻章嗛之，欲中以奇禍。盛昱聞其謀，勸令少避，乃乞假回籍修墓。上海道劉麒祥，鴻章姻黨也，聞其來，迎入署中，備極款洽，臨別，失行裝四篋，麒祥爲緝獲之。扃鑰完好如故，及歸啓視，他貴重物具在，唯亡去奏稿二冊，中一疏，語涉離間，甫脫草，未上也。麒祥得之大喜，以獻鴻章，鴻章密白太后，且授意御史楊崇伊劾之，遂削職。始珍妃、瑾妃幼時，隨父任居廣州，從廷式受學，甲午大考翰詹，上親擢廷式第一，由編修遷翰林侍讀學士，二妃力也。康有爲戊戌入都，過上海，得廷式密札數通，交通宮禁，約事成援之出山。事覺，密旨令江西捕治，逸去不知所之。

陳詩《文道希先生詩集序》　先生曾祖諱守元，敦詩尚義，稱於鄉閭。祖諱晟，守惠州調嘉應，咸豐時遭寇殉難。父諱星瑞，擊賊復仇，官至高廉道。先生幼而惇敏，長益閎通，爲陳蘭浦先生高足，詞采軼儕輩，光緒庚寅成進士，以一甲第二授編修。癸巳恩科，典江南鄉試，考核務求才實，是科得人爲盛，旋擢侍讀學士，感激帝知，屢上封事，太后憎之。丙申削職南歸。戊戌政變，太后怒責珍妃。珍妃者，廣州將軍長善女，先生嘗授書者也。慮禍及走日本，與扶桑詩人游處。庚子乃歸國。【略】先生旋歸萍鄉，甲辰夏復至滬同游張園，品核人物，【略】秋八月，復游湘中病卒，年四十九。先生修軀山立。耳白似歐公，既得其名，未得其壽，彌可慨已。原號芸閣，晚號純常子。【略】初家貧薄，游江浦客吾邑吳武壯軍中。武壯爲薦入粵督張靖達幕居積年，文檄敏贍，同輩推服。先生既沒，公子永譽公達以諸生抱學窮居，亦歷佐粵皖段少滄、沈子培兩提督幕，有聲於時。先生四世人有集，一門風雅，江介所稀，談者比之烏衣王氏。

紀事

《南亭筆記》卷一三　文芸閣學士先以舉人考取內閣中書，到閣之後，例由侍讀帶見滿漢大學士。此次以考取人多，因定六人爲一班。學士無外褂，僅着開氣袍以往，某侍讀見之以爲不可，因代商於其同鄉某君，借其外褂，暫時穿用。詎學士體貌魁梧，同鄉某君身材瘦小，外褂頗不合體，而領圈又大小懸殊，不得已將領口之鈕子不扣。某侍讀見之，猶以爲未可，學士怫然曰：「誰不曉得我這衣裳是借來的？我不能叫人家照着我的領圈去做。」某侍讀只得無言而罷。居未久，學士頗有不耐之意，因命長班代請假。長班以紅單帖進，請書履歷。學士曰：「我的履歷不是寫給長班看的。」長班以例爲言，請之不已。學士命以巨紙進，舉筆書「文廷式告假」五大字畢，擲筆逕去。長班即將此紙黏諸內閣壁上，見者皆爲咋舌。

況周頤《眉廬叢話》　萍鄉文道希學士（廷式），夙負盛名。壬辰廷對，誤書「閭閻」爲「閭面」，經讀卷大臣簽出，而常熟翁叔平協揆言，「閭面」二字，確有來歷。或猶稱爭曰：「殆筆誤耳。」協揆曰：「曩吾嘗以閭面對簪牙，詎誤耶？」廷式竟以第二人及第。

陳三立《文道希先生遺詩序》　追憶君箕踞揮麈，高睨大談，往往揣君聲音笑貌，濃眉皤腹，辟易千人之慨以自壯，無如斯人不復得，景光之不可把玩。讀君詩，益纏興亡離合死生，博一瞬之感也。

《新世說・文學》　文芸閣才思敏捷，下筆千言。光緒朝有珍妃者，幼從文讀，頗通文史，屢爲帝言之。甲午大考翰詹，帝以公卷授閱卷大臣，拔置第一，擢侍讀學士，駸駸有大用意，尋爲忌者劾罷，歸而著書。【略】（文名廷式，江西萍鄉人，庚寅年進士，以第二人及第。楊崇伊以交通內監劾之。）

《題巢民菊飲詩卷》　《南亭四話》卷二《莊諧詩話・道希遺筆》：萍鄉文道

希學士芸閣，嘗有《題巢民菊飲詩卷》。是卷爲江建霞太史持贈冒鶴亭孝廉者，今藏鶴亭家，故乞道希加墨也。詩曰【略】。按鶴亭爲辟疆之後。江建霞雅負時望，其歸道山也，海內惜之。道希尤舉世所倚重，而又長辭濁世，返證涅槃。追錄遺詩，不禁中原之感矣。

《爲徐仲虎（建寅）題海外歸舟圖圖爲無錫華翼綸作》一　《十朝詩乘》卷二三：張文襄之治楚，務創舉新政，亦廣羅才彥。嘗規設漢陽鍊鋼廠，使徐仲虎觀察（建寅）綜其事，成績粗著。值試驗藥貿，突炸發轟死。仲虎以通西學著稱于時，海內聞者咸惜之。文芸閣詩云【略】。其詩作于滬上旅次。先是，仲虎歸自歐洲，嘗浼無錫畫家華翼綸爲作《海外歸舟圖》，芸閣題云【略】。所云「損上益下」者，蓋用仲虎譯《德意志議院章程自序》語。其人不獨精于藝，亦政事才也。鍊鋼廠之設，取材于漢陽鐵鑛。漢陽、大冶皆產鐵，萍鄉產煤，二者相因爲用。文襄莅鄂，始建議闢漢、冶、萍鑛，而盛杏孫尚書集資舉之。

《高陽李文正師輓詩》《十朝詩乘》卷二二：李文正夙持清議，芸閣嘗游其門，且先世有鄉舉同年之誼，尤相引重。文正薨，芸閣賦詩輓之。序云：「甲午、乙未間，國事危急，公不恤下問，凡所議論，公每是之。丙申正月，余以小疾乞假數日，公自園退直，即遣人問曰：『果有疾耶？斷勿續假。』蓋知余意欲求去也。旋被劾，語侵公，迄今年餘未敢通問。比于邸鈔見飾終之典，遂作此詩。」當日推挹綦殷，固不僅師生文字之契。其詩曰【略】。讀者可以覘朝局焉。芸閣及第時，赴禮部恩榮宴。故事，當叩拜。芸閣力言，古者拜非稽首，引《說文》字義與禮部曹司辯，卒行三揖禮。徐蔭軒相國掌院，欲傳三鼎甲，諭責之，亦不果。甌年來沿襲文物，是時已芻狗視之矣。

《詠盆荷・金縷曲》《清詞玉屑》卷六：文道希學士爲珍、瑾二妃師，其由大考，首列驟遷讀學，蓋由特眷。甲午之役，與張嗇庵俱主戰甚力，常熟入其言，亦力主之。在朝頗抗章言事，風棱殊峻，卒以此斥罷。余嘗見其《詠盆荷・金縷曲》云：【略】其辭意蓋痛潛龍之困兼哀椒掖也。

著録

陳三立《文道希先生遺詩序》　吾友萍鄉文道希學士既歿，門下士徐君積餘爲刊《雲起軒詞》若干卷，盛傳海內矣。今歲葉君玉甫復搜刊君《遺詩》若干卷，以君朋輩故舊僅存者莫余若屬序其端。

陳詩《文道希先生詩集序》　芸閣晚號純常子，自著《純常子》一書，用莊子「純純常常乃底於狂」之語，寓感傷也。

《平等閣詩話》卷二　文芸閣學士有《雲起軒遺詞》一卷，其門人南陵徐積餘觀察（乃昌）爲刊之。學士嘗作自序一篇，論詞多有特識。其言曰：【略】蓋學士固以辛、劉爲矩矱者也。

《新世說・文學》　文芸閣才思敏捷，下筆千言。【略】爲忌者劾罷，歸而著書，有《晉書・藝文志補注》、《純常子支語》、《雲起軒詞鈔》，各若干卷。

藝文

黃遵憲《歲暮懷人詩》七　島夷史讀吾妻鏡，清廟書傳我子篇。寫取君詩圖我壁，自誇上下五千年。

又《閏月飲集鍾山送文芸閣學士（廷式）假歸兼懷陳伯嚴吏部（三立）》　潑海紅霞照我杯，江山如此故雄哉！馬蹄蹴踏西江水，相約扶桑濯足來。

鄭孝胥《聞文芸閣同年以八月二十四日卒於萍鄉感賦》　公車回首齊名日，黨禁寒心被錮年。共道滂膺關世變，豈知華管雜時賢。功名氣盡鳶肩外，詞賦魂銷鵬臆前。誰向不周山上望，吞聲帝座獨留天。

陳詩《重過文芸閣學士舊居感賦》　憔悴江潭舊逐臣，清游曾此掩柴荊。送窮韓子偏無術，善賦荀卿自有名。待輯新詞成別錄，劇憐良會似前生。可堪踏月元亭路，籬豆花開蟋蟀鳴。（用宋人句）

沈曾植《渡江雲・贈文道希》　十分春已去，孤花隱葉，怊悵倚闌心。客游今倦矣，珍重韶光，還共醉花陰。長亭短堠，向從來、雨黯烟沉。人何處，匣中寶劍，挂壁作龍吟。　登臨，奏時明月，漢國山河，儘雲寒雁嘯。行不得、鷓鴣啼晚，苦竹穿林。尋常總道歸帆好，者歸帆、愁與潮深。蒼然暮，高山流水鳴琴。

《南亭四話》卷三《莊諧詩話・挽道希詩》　東瀛《百花欄》月出一冊，專錄海東諸名家詩文，刊有犀東居士《挽文芸閣學士》七律一首，即次其《東游倡

和》原韵。兹錄于下：「嘗隨東海海鷗羣，水鏡晶明獨有君。道鑄鼎彝才別調，心妍籀篆學殊勳。下帷未敢陳籩豆，上頌何須采典墳？鬯草靈芝今已矣，清蘩一握哭斯文。」

又卷五《莊諧聯話・挽文芸閣》　文芸閣學士廷式，于今年八月歿于萍鄉珂里，其公子甫旋滬設奠于壽聖庵。楊杏城京卿士奇挽以聯云：「凌雲獻八斗才，東觀校讎，誰教憎命文章，翻爲海外乘槎客；乘風破萬里浪，南州冠冕，幷惜明時鼓吹，剩有人間折桂詞。」王子展觀察存善亦挽以聯云：「追思往事，感不絕于予心，同學少年，北邙過半，曹子桓有言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歷溯生平，士固憎兹多口，文章千古，東海流傳，韓昌黎所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

梁鼎芬《同伯嚴芸閣遊徐園》　相逢無歧路，行樂莫如閑。風柳低琴坐，霜花奪酒顏。摧藏幾人在，紛亂早年刪。未暇論塵事，孤禽日暮還。

又《和芸閣渡海詩》　隱隱神山蒼翠圍，壯遊莫道不如歸。輕疏劍術元無授，珍秘丹經肯再違。昂首浮雲何處定，傷心明月舊時非。惟聞虎嘯兼龍嘆，冷盡船頭薜荔衣。

又《秋夜憶芸閣京師二首》　蕙葉凋殘秋雨心，夜寒燒燭伴微吟。臨風更欲舒長嘯，未識蓬萊幾許深。　鵰鶚凌秋特健哉，人間歡樂有悲哀。廬山絕頂茅庵在，但讓閑雲鎖石臺。

徐乃昌《遐庵先生編刻萍鄉師遺詩感賦二首》　老幹撐空勢絕倫，豫章材大著嶙峋。望崇當世推宗匠，業盛名山抗古人。獨負奇才蘇學士，常存忠愛屈靈均。抒情託興歸風雅，吟冷西江月一輪。　清詞冰雪付琱鐫，香火曾留翰墨緣。今見水心契同甫，翻欣山谷得任淵。輝生卷帙千秋煥，芬溢縑緗萬口傳。回首龍門渺何處，瓣香拜薰倍凄然。

釋敬安《挽文芸閣學士三首》一　宣室猶聞訪逐臣，可憐才大不謀身。西江煙月空千頃，內翰文章第一人。待漏苦吟雙闕曉，拂衣歸釣五湖春。秋風一夜瓊林折，落日孤雲亦愴神。

又《再挽文學士五絕句》錄二　痛哭東林黨禍餘，朝衣典盡尚收書。平生亦病文園渴，不向長門獻《子虛》。　一笑投簪返舊林，蒼涼時事鬱孤襟。可憐頭白匡山裏，誰諒孤臣去國心？

朱祖謀《望江南・雜題我朝諸名家詞集後》　閒金粉，曹鄴不成邦。拔戟異軍成特起，非關詞派有西江，兀傲故難雙。

王鵬運《祝英臺近・次韵道希感春》　倦尋芳，慵對鏡，人倚畫闌暮。燕妒鶯猜，相向甚情緒。落英依舊繽紛，輕陰難乞，枉多事、愁風愁雨。　小園路，試問能幾銷凝，流光又輕誤。聯袂留春，春去竟如許。可憐有限芳菲，無邊風月，恁都付、等閑花絮。

胡寄塵《讀文道希先生遺詩》　見說誦詩閒國政，晚清作者抑何稀。今人祇識黃公度，我欲兼稱文道希。杜律亂離皆史乘，屈騷忠愛畏讒譏。此編百讀應無厭，僅謂工詩却又非。

孫雄《感逝詩一百二十一首》六九　純常避世託佯狂，摩詰青邱費校量。風雨鷄鳴畏行路，馬蹄影裏送斜陽。　倦客長安二十年，袍披宮錦地行仙。落花飛絮茫茫感，獨對青燈恨渺綿。

陳三立《文芸閣學士同年挽詞六首》一　病起看雲過，書來對淚垂。（八月二十八日得王木齋書，報君噩耗。）車船初躍去，骨相亦奚爲。士有摧傷死，天餘慘澹窺。還家渾是客，海色引孤兒。（君之子公達，方羈上海。）

雜録

《平等閣詩話》卷一　己亥吳君遂客鄂中，題周彦升《廣文詩卷》云：「梁園賓客今餘幾，白雪吟成調更高。莫道南華非僻典，就中坐窘令狐綯。」時沈子培部郎在鄂見之，戲署其稿曰：「今日南華成僻籍，方城多事笑彭陽。」逾年文芸閣學士在滬見之，笑曰：「是南華誤却方城尉。」

《尊瓠室詩話》卷一　庚子秋，予游滬，文學士見余詩，有「黃鐘牛鐸」之知。余因獻詩，有「神山風雨走孤鸞」句，公極賞之。偶予赴吳淞視弟，數日不見，則函訊吳北山師曰：「陳子言詩人尚留滬否？」公嘗以榜眼典癸巳恩科江南鄉試，而于門生獨愛蘇州汪甘卿（鍾霖）、甯國徐積餘（乃昌）二人。余以一布衣乃得預其列，每思疇昔，曷能去懷？

《綠天香雪簃詩話》卷七　文道希師詩，以未窺全豹爲憾。庚戌夏于沈太侔索得吳縠公代刊《雲起軒》之本，言師詩全稿約五百餘首，兹所存者乃搜集彙成，非其至也。謹誌《詠史》云【略】、《庚子有感》云【略】，又《山居》一首全

用佳韵，添入八九字，奇闢典雅，可當張茂先《博物志》讀，詩見孫師鄭前輩《眉韵樓詩話》中。

《越縵堂日記》（光緒八年九月十三日） 順天鄉試揭曉，第三江西人文廷式，云是近日有文譽者。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十五年五月廿四日） 考試中書，汪柳門所取爲第一名，余曰：「或者江西名士文廷式乎」，榜發果然。

又（光緒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閱貢生覆試卷，見嵩犢山處一本挺拔有偉氣，余與伯寅柳門力贊取爲壓卷，遂定，折彌封，文廷式一等一。又殿試閱卷進呈，第二文廷式。上云，此人有名，作得好。又，恩榮宴，鼎甲不願行叩拜，文廷式力言古者拜非稽首，引《說文》字義爲辨，迨余等出，而鼎甲三揖，余答一揖，觀者愕然。徐相欲傳三人至翰林院申斥之，其實何足道。

《緣督廬日記》（光緒丙申年二月十七日） 道希爲楊辛伯所糾，牽涉松筠庵公摺及內監文姓事，革職永不叙用，驅逐回籍，毋許在京逗留。

《緝雅堂詩話》卷下 余與芸閣同年情好甚，至其布政吾粵時，海氛方熾，經畫艱苦，卒以勞勩殁于任所，吾黨多才竟弱一個，使軺所至，未及拜墓，惆悵不泰，不獨士衡有挽歌也。

《南亭四話》卷九《莊諧叢話·南皮詩鐘》 某君一名大風，在京師日，嘗邀諸客飲于其家，席間有狗，風子怒而逐之，座客因舉「大風打狗」四字，限作詩鐘。文芸閣學士應曰：「英雄大澤思屠狗，風雨寒江獨打魚。」

《簷醉雜記》卷二 今制廷試卷文字有誤，即加黃籤，不入前列，然相傳鼎魁卷亦有不能免者，【略】光緒十六年庚寅科榜眼文廷式「閻閻」誤「閭面」，亦經言官舉劾，是次讀卷大臣均交部議處，文太史乃以筆誤免議亦幸矣。

又 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懿旨以珍妃、瑾妃習尚浮華，屢有乞請之事，均著降爲貴人。按珍、瑾兩妃皆志文貞公鋭之妹，曩曾從學于文芸閣學士。廷式是年翰詹大考，文得首列，相傳爲兩妃請求之力，意或懿旨因此而發歟？（庚子之亂，珍妃赴井殲軀，學士《詠月詩》曰：「藏珠通內憶當年，風露清冥忽上僊。重詠景陽宮井句，菱乾月蝕弔嬋娟。」蓋爲珍妃而作。）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七 芸閣江湖場屋久負才名，及入詞館爲崇陵所知，大考蒙峻擢。屢上書言事，卒以是見嫉論罷。有《詠月詩》曰：「藏珠通內憶當年，風露清冥忽上仙。《重詠景陽宮井》句「菱乾月蝕弔嬋娟」，爲珍貴妃殉國而作，詞旨顯然。

秋瑾

論述

《無盡庵遺集·詩話》卷一 女俠生平喜爲詩歌，尤多感世之什。《黃海舟中感賦》云：【略】《長崎曉發口占》云：【略】《題南海樂天詞丈春郊試馬圖》云：【略】觀女俠之思想襟抱，固足使吾輩鬚眉愧死于地，即以末技詩論，亦足以上抗老杜，況餘子哉！桐城吳芝瑛女士稱女俠在京師時攝有舞劍小影，又作《寶刀歌》、《劍歌》等篇，有上下千古慷慨悲歌之致，一時和者甚衆，惜隨手散佚，不可得見矣。某女士贈以詩，有「隱娘俠氣原仙客，良玉英風豈女兒」二語，頗能彷彿其平生云。嗟夫！神州冷淡，蘭蕙無多，如我女俠，寧復有兩？

章炳麟《秋瑾集序》 山陰爲少康枝子之地，箕帚作而婦道成，曹娥以死其父，未足以多。最後有秋瑾，變古易常爲刺客。將其德合于乾元，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瑾素自豪，語言無簡擇，嘗稱其鄉人某爲已死士，聞者銜之次骨。徐錫麟既誅恩銘，黨禍浸尋及紹興，遂牽連以告有司而賊之。瑾死，傳其詩詞百餘首，都爲一集。余睹其語婉瘱，若不稱其情性者。人之志行，或深固不見于詩，然瑾卒以漏言自隕，悲夫！

何震《秋瑾詩詞後序》 處秉禮之世，安有所謂性靈之詩哉！是則以遏天才，于女子爲特甚。秋瑾者，女子之富于天才者也。反古易常，不爲綱常所域，又執持光復之誼，諳悉清廷政教之非。嘗游莅日本，往返楚越燕雲間，以與志士相結納。雖言行不自檢，然尚氣節，重然諾，大昌俠烈之風，均與古代婦女異軌。今讀其詩詞，多慷慨之音，凡歡愉憂憤之情，身世家國之感，一寄之吟咏，思有所寄，援筆直攄，而生平志節又隱約于意言之表，殆

古之所謂性靈之詩歟！雖然瑾之克舒其才，瑾之不囿于人治也。倘人治既廢，則女子之具天才者，不爲人治所束，勢必益臻于靈智，其心知之瀹，必非今日所能躋。然則今之興女教者，其發抒其才以遂其自由之性乎？抑將囿于淺俗以遏其靈敏之機乎？觀于秋瑾之詩詞，可以判其得失矣。

蘇元瑛《秋瑾遺詩序》 死即是生，生即是死。秋瑾以女子身，能爲四生請命，近日一大公案。秋瑾素性，余莫之審。前此偶見其詩。嘗謂女子多風月之作，而不知斯人本相也。秋瑾死，其里人章炳麟序其遺詩，舉袁公越女事。嗟夫！亡國多才，自古已然。【略】視死如歸，唏噓盛哉！香山蘇子穀扶病云爾。

徐自華《鑑湖女俠墓表》 生平忼爽明決，意氣自雄；讀書敏悟，爲文章，奇警雄健如其人，尤好劍俠傳，慕朱家郭解爲人。丰貌英美，嫻於辭令；高譚雄辯，驚其座人。自以與時多迕，居常輒逃於酒。然沉酣以往，不覺悲歌擊節，拂劍起舞，氣復壯甚。【略】迹其行事，不拘小節，放縱自豪，喜酒善劍，若不可繩以理法；然其本衷，殊甚端謹。在稠人廣座，論議鋒發，志節矯然，人輒畏重之，無有敢一毫犯其詞色者。雖愛自由，而範圍道德，固始終未嘗或踰者也。徒以鋒棱未斂，畏忌者半。烏虖！此君之所以死歟？

王燦芝《先烈鑒湖女俠遺集序》 清政不綱，豪俠四起，北有吳祿貞，南有徐錫麟，要皆身列戎行，義憤填胸，爲革命之先導，未聞有女俠任革命之事業者，有之，自鑒湖女俠始。

傳記

《小說林》第六期徐自華《秋女士歷史》 秋女士祖父爲閩中太守，生七月，即赴臺灣。父由幕改官，復宦游湖南，後居京師，憤庚子之變，破家庭範圍，東游。甲辰年，子身航海，至東後，遂有名于學界。重興共愛會，女士爲會長。性慷慨，工詞令，雄辯高談，聽之忘倦，登臺演說，舌燦蓮花。八月十三日，爲戊戌六君子成仁之期，留學同人設會公祭，女士演說之沉痛，聞者皆泣下，其愛國愛同胞之熱忱，溢于言表。雖俄之蘇菲亞、法之瑪利儂，有過之無不及。常減省己之學費，助人學費。有某女士隨父之東，父亡，無所歸，女士爲出學費，挈之返國。乙巳冬，爲取締規則事，女士惡外權強迫，拂衣竟歸。返後，教育不遺餘力。丙午仲春，至潯溪女學擔義務兩月，國文既佳，科學尤精。夙患心疾，雖發亦必爲之上課。諸生堅辭，不聽，曰：「豈可因我一人疾，荒大衆功課。」其熱心也如此。故諸生對之感情頗富。常曰：「雖枳棘不能久棲鸞鳳，先生既來，暑假前不放去矣。」三月間，姑蘇陳君書來，延聘女士之爪哇，諸生聞之，環繞飲泣曰：「先生何厚爪哇而薄我等。」時將試驗，甲班生不肯溫課，聲言秋師將去，我輩無心試驗矣。女士慰喻曰：「我非無感情，棄君等而去。此間祇四十餘人，吾去後，尚有明師在；爪哇百萬人，地居熱帶，肯往者鮮。一樣同胞，當思其大，人生豈鹿豕也而常聚乎？君等不肯試驗，使我進退維谷，請好好溫課，我試驗後始去。若赴爪哇有期，再來與君等作別。」再四婉言，諸生始溫習。余妹小淑，女士愛同己妹，欲挈赴爪，曰：「若肯偕往，學費若干，我一身擔任。」因堂上不允，遂作罷論。四月八日，女士臨行，送至河干，莫不流涕。五月中，女士果踐前言，來與諸生別。瀕行，出盤龍翠釧爲贈。余答以金錶練，曰：「願我二人盟言金玉。」時甲班生吳君家貧，艱于學費，將半途輟業，女士慨然肩任。挈往，送入宗孟女校。女士駐滬後，有同學諸君，挽留組織《中國女報》，咸相謂曰：「君所持宗旨，欲開通女界，今內地女界，現象黑暗，不思設法開通，而遠赴爪哇。雖均是同胞，得毋捨近而就遠乎？」女士然其言，遂創辦《中國女報》。將章程登諸《中外日報》，入股者寥寥，亦可見我女界同胞程度矣！經濟問題，頗形支絀，女士由滬而揚，由揚而鄂，竭力經營，弱質驅馳，風霜憔悴，可謂不憚瘁勞也。十二月，聞母喪，倉皇返紹。今年二月，余晉省適遇焉。泛舟西湖，日暮猶徘徊岳王墳畔，不忍去。歌《滿江紅》詞，淚隨聲下。余促之始歸，謂余曰：「首期《女報》，頗嫌草率，君能代我駐滬數月否？」余以母病辭之。女士頗不悅，責余忘公益戀家，作詩規之。五月中旬，便道語溪，過宿余家，留連三日，余訝其瘦，問何爲而若此。女士長吁曰：「事多拂逆，臂助人少，家庭之中，無開通可共語者，痼疾愈發愈深。現辦女子體育會，赴滬數日，當即返。」臨別，心疾大發，余諄諄相留，病痊再去。女士不可，力疾而行。別未二旬，忽聞皖案起，波及受誅。嗚呼慘矣！女士東游于前之歷史不能詳知，窺其詩稿，得一二梗概，蓋綠衣

黃裳，抱衛莊姜之憾，故棄家求學。一子一女，有云係妾出，未知孰是？其生平喜讀游俠傳，慕朱家郭解者流，任俠好義，揮金如土，廣交游，誠女界之豪杰。所作詩詞論說，感慨悱憤則有之，指爲悖逆證據，則天下豈皆無目者也。

《無盡庵遺集・詩話》卷一　秋瑾女俠，字璿卿，山陰人。幼承家學，甫笄博通經史。庚子後痛憤時變，乃脫笄珥爲學費，孑身走東瀛留學。丙午秋始回國，爲本籍明道女學校教員。明道女學校徐伯蓀所創立也，遂以此被禍。

陳去病《鑒湖女俠秋瑾傳》　秋瑾字璇卿，浙江紹興人也。家世仕宦，故君生于閨。稍長，讀書通大義，嫻于詞令，工詩文詞，著作甚美。又好劍俠傳，習騎馬，善飲酒，慕朱家郭解之爲人；明媚倜儻，儼然花木蘭、秦良玉之倫也。旋客湖南湘潭，湘有富賈王氏，方爲子求婚，聞其賢，聘之，因適王氏，爲王廷鈞婦。生男女各一，男曰沅德，女曰桂芬。而廷鈞納資爲郎，偕君入京師，因得識其夫同官廉泉妻桐城吳夫人芝瑛；文采昭曜，盛極一時，見者咸驚以爲珊瑚玉樹之齊飛而幷美也。【略】至甲辰夏，遽脫所御章服及裳佩之屬，悉贈諸芝瑛，而東赴日本留學焉。會孫中山先生方創同盟會于江戶，以君抱負弘遠，首邀之入會。自是君更字競雄，號鑒湖女俠；日以物色人材爲職志，江浙志士之與君相識者，咸因君介紹入同盟會，而同盟會乃大擴張。間又與諸女士重興共愛會，而己爲之長。隆譽日起，留東學子，慕君者衆；每大會集，輒邀君與俱。君亦負奇磊落，往會必摳衣登壇，多所陳說，其詞淋漓悲壯，蕩人心魂，與聞之者，鮮不感動愧赧而繼之以泣也。當是時，留東學生日益多，其議論咸慷慨激烈，以革命爲歸。清廷患之甚，陰嗾日本禁止之；于是日校乃訂取締留學規則。事聞，學子大噪，君尤憤甚，率同志歸。因得識石門徐夫人自華，留主潯溪女學，許異姓骨肉焉。是夏之浙東，陰求死士，得呂東升諸人。還至南潯，定計將往爪哇，會病未果，因留上海；居虹口厚德里，爲同盟會友往來通問地。嘗與陳墨峰同造炸彈，忽藥性爆裂，聲震屋瓦，君與墨峰皆被創甚；里巷驚駭，幾爲警兵所逮，以無佐證得免，遂發刊《中國女報》，識者韙焉。明年丁未，歸紹興，主明道女學及大通體育會。體育會者，徐錫麟之所創，而君爲之主持者也。時徐方在皖圖大學，故君亦往來吳越間，以爲之備。因日部署甚衆，得數千人，悉編定爲八軍，曰：「光復漢族，大振國權」，統名之曰「光復軍」。每軍自大將、副將、行軍正副參謀，以迄中佐、中軍、右佐尉各職，咸設置之如制。又爲軍服，自大將以至佐尉，均黑色，對襟短衣，白布包頭，幷加胸帶，以色爲等差。【略】于是以徐錫麟爲光復軍首領，君爲協領，而張恭等爲分統云。五月練成，乃招選得壯士三十二人，編定爲敢死隊，以周華昌、俞煒、葉頌清率之赴杭州。華昌又別召部下二百人駐江干，伺動靜爲內應。而皖事遽敗，金華一軍，亦稍泄漏；君心雖痛甚，然業已無如之何，迺益示鎮定，戒勿驚擾；遂密遣其衆他去，而己獨居大通學校以俟之。郡人有胡道南者，夙與君迕，至是竟輸其情于紹興知府貴福。貴福者，虜人也，聞之，急星夜渡江至杭州，白諸巡撫張曾敭；曾敭以詢湯壽潛、張美翊，咸謂信然。遂遣兵往捕之，君用不免。逾日殺之于古軒亭口，時六月六日黎明也。有見之者謂初終無所供，惟于刑庭書「秋雨秋風愁殺人」句而已，悲夫！

《新世說・賢媛》　秋璿卿幼工吟詠，隨父宦游湘中，嫁湘鄉賈人子某，鬱鬱不得志。漫游京師，寓南半截胡同，與吳芝瑛女士結鄰，始閱新書新聞紙，旋改男裝，隻身赴日本留學，組織共愛會，旋被舉爲會長，與徐錫麟等提倡革命，會取締留學生事歸國，主講潯溪學校，教育循序而進，成績爲各校冠。復倡辦《中國女報》，冀以提倡女權，作家族良導師。迨錫麟事敗，紹興知府貴福並拘女士殺焉，年僅三十有三，海內冤之。

吳芝瑛《秋女俠傳》　秋女士瑾，字璿卿，浙江山陰縣人。女士幼承家學，甫笄，涉通經史，喜爲歌詩，然多感世之辭。年十九，嫁京宦王君，生一子一女，子名沅德，女名燦芝。女士隨王君居京師有年，痛憤庚子之變，以提倡女學爲己任。凡新書新報，靡不披覽。以此深明中外之故，而受外潮之激刺亦漸深。一日，脫簪珥爲學費，別其夫，孑身走東瀛留學。時京師諸姊妹與相識者，置酒於城南陶然亭餞之，以壯其行。此光緒三十年某月日事也。女士既之東，見留學界種種腐敗狀，欲拂衣徑歸，曾於所著《中國女報序》發之曰：「當學堂未立，科舉盛行時代，其有毅然舍高頭講章稍稍習外國語言文字者，詎不曰『新少年，新少年』，然而大道不明，眞理未出，求學者類皆無宗旨、無意識。其效果乃以多數聰穎子弟，造成買辦繙譯之材。近十年來，此風稍變，然吾又見多數學生以東瀛爲終南捷徑，以學堂爲改良之科舉矣。今日考試留學生，某科舉人某科進士之名稱，又喧騰於吾耳矣。嗚呼！此等現象，進步歟？退步歟？吾不敢知。要之我女界前途，必不經此

二階級。是吾之所敢決者。」又曰：「世間有最悽慘、最危險之二字曰『黑闇』。黑闇則無是非，無聞見，無一切人間應有之行爲思想。彼宅身其間者，亦思所以自救以救人歟？夫含生負氣，孰不樂生而惡死，趨吉而避凶，而所以陷危險而不顧者，非不顧也，不之知也。苟醒其沉醉，使驚心萬狀之危險，則人自爲計，寧不勝於爲人計耶？」又曰：「吾欲結二萬萬人團體於一致，通全國女界聲息於朝夕，使我女子生機活潑，精神奮迅，以速進於大光明世界，爲醒獅之前驅，爲文明之先導。」其與人上下議論多類此。女士性伉爽，遇有不達時務者，往往面折庭爭，不稍假借。以此人多銜之，甚或舉俄之蘇菲亞、法之羅蘭夫人以相擬。女士亦漫應之，自號曰「鑑湖女俠」云。三十二年秋，女士自東歸，過滬，聞母喪，倉皇歸里。旋應大通學校之聘爲教師。大通學校者，女士同鄉人徐錫麟所創辦也。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徐錫麟之獄起於皖，浙中大吏指女士爲同黨，殺之，年三十有一。

佛奴等撰《秋女士被害始末》（存目）

紀事

吳芝瑛《紀秋女俠遺事》　今距女士之死已旬日矣。余既爲之傳，又紀其遺事曰：女士自號鑑湖女俠，生平豪縱尚氣，有口辯，每稠坐論議風發，不可一世。在京師時，攝有舞劍小影，又喜作《寶刀歌》、《劍歌》等篇，一時和者甚衆。女士原作絕佳，有上下千古慷慨悲歌之致，惜隨手散佚，不得見矣。女士平時持論，謂：「女子當有學問，求自立，不當事事仰給男子。今新少年動曰『革命，革命』，吾謂革命當自家庭始，所謂男女平權是也。」余時時戒之，謂：「妹言駭人聽聞，宜愼之。」女士曰：「姊勿怪，吾所持宗旨如此。異日女學大興，必能達吾目的，其在數十年後乎。然不有倡之，誰與賡續也？」女士東游時，値寧河某君，以戊戌事自首，繫刑部獄。女士方脫簪珥謀學費，窘迫萬狀，不得遽行，聞寧河事，乃分其金以應急，展轉達獄中，屬勿告姓名。寧河某會赦出獄始知之。時女士已東去。寧河寓書謝之，事後與人語，輒爲涕零。然女士與寧河初不相識也。某女士贈詩有曰：「隱娘俠氣原仙客，良玉英風豈女兒？」二語能髣髴其平生。後女士自東歸，過滬上，述其留學艱苦狀。既出其新得倭刀相示曰：「吾以弱女子隻身走萬里求學，往返者數，搭船只三等艙，與苦力等雜處。長途觸暑，一病幾不起。所賴以自衛者，惟此刀耳，故與吾形影不相離。」余戲曰：「當此黑闇時代，留學風潮且大起，勃發不可遏，倘遇關吏詰問，得毋疑妹爲女革命黨乎？」女士笑曰：「革命黨與革命不同，姊固知吾非新少年之革命者。」既而行酒。酒罷，女士拔刀起舞，唱日本歌數章，命吾女以風琴和之。歌聲悲壯動人。旋別去，不復見。曾幾何時，而昔日戲言，不知其遂成讖語也，悲夫！今女士死矣，呼天天不聞，呼地地不應，我又何必再訟其冤，然罪人不孥，古有明訓。我與女士有一日之雅，又能道其平生，願以身家性命保秋氏家族，望當道負立憲之責任者，開一面之網，飭屬保全無辜，勿再羅織成此莫須有之獄，誣以種種之罪狀，使死者魂魄尚爲之不安。此余既爲之傳而又紀其遺事之微意也。

王燦芝《先烈鑑湖女俠遺集序》　女俠秋氏，諱瑾，余故母也。當故母義俠震鑠寰球之日，正不肖幼在襁褓之時，哺乳不得，安知軍國大事？迨年稍長，長老往往稱鑑湖女俠爲國捐軀事，聞之輒悲痛欲絕。嗚呼！母氏劬勞，不獲親承慈蔭，瞻拜遺像，徒深「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之思，「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誦《蓼莪》數章而歎報德之無期也。

又　余自卒業中學後，卽子身負笈來滬，如杭謁掃故母之墓，則見封土已崩，風雨亭已圮，垣頹瓦破，覺秋雨秋風已不可避，草蔓花零，悲慈雲慈竹，悵望徒勞，不勝先烈凋零之感矣！幸得章太炎先生之贊襄，請諸夏省長乃允撥款修葺，而慰英靈。經余數月奔馳，監督工程，始觀厥成焉。

又　海上競雄女校，乃紀念故母而設者，曩以徐寄塵女士長校，已十載有奇於茲矣。邇因二豎頻侵，經濟困乏，難乎爲繼，欲余賡續其緒，需索騂牝之數，爲言旋休養之資。竊念斯校爲故母紀念，義不容辭，惟余藏修於滬，僅一肩行李，數卷殘書，悉索敝賦，亦僅毛詩一部，奚來如許巨款哉！幸得數友玉成其間，湊得二千元以畀之，諸事之能部署就緒，措置裕如者，而以沈芝瑛女士之鼎力襄助尤多焉。

徐自華《秋瑾軼事》　女士工詼諧，詞令之妙，使人解頤。課餘無一日不與余雅謔，戲贈余句，有「安排嬌骨用鞭撾」，余亦戲答云：「自笑詩魔愛秋色，何妨傲骨受卿撾。」女士曰：「子稱我卿，禮太不敬。」余曰：「雅號璇卿，焉能禁人不喚！」女士曰：「人皆稱我競雄，卿字不敢呼。」余曰：「人不

呼卿我獨呼，始特別。」女士曰：「子亦王大人對安豐語耶！」余笑曰：「非也。平生風骨峻嶒甚，每到低頭總爲卿。」余見其咏梅詩，有「不遇師雄」句，問有何寄托。女士曰：「子又胡說，咏梅則咏梅，有何寄托？趙師雄羅浮一夢，豈非梅花之典乎？」余笑曰：「詩人吟咏，往往寄托遙深，如此胡賴，眞當我門外漢矣！」女士亦笑曰：「子以爲有寄托，卽有寄托可耳！請試言其意云何。」余曰：「我不問何意，只問趙師雄究竟有否？」女士答曰：「趙師雄不在人間，子姓梅，請問和靖如何？」余笑曰：「珊珊玉骨誰能近，字與林家恐未眞。」女士大笑曰：「子眞胡賴矣。」　女子雅量，雖一二十巨觥不醉。酒後縱談更豪，余不喜飲，常強之使醉。一日酒後，余憑窗執卷，女士奪之曰：「女學士，請勿觀書，看我舞刀如何？」余曰：「佳極！」女士卽出日本所得倭刀，盤旋起舞，光耀一室，有王郎酒酣、拔劍斫地之氣概。已而將刀授余曰：「子試爲之。」余曰：「不能，無魄力，難學子之英雄。」女士戲曰：「既知英雄，胡不具俊眼？子看我如古時何人？」余亦戲曰：「子好兵器，剛毅英勇，如孫夫人，未識誰爲劉先生？見子戰栗而跪乎！」女士拍余肩曰：「子工詩文，不亞徐淑，吾爲子再覓秦嘉可乎？」余失笑曰：「何出此匪夷所思之語。」女士笑曰：「吾與子相等。子可覓秦嘉，吾亦有劉先生。」余味其言，知其隱矣！　女士擅辯才，口角不肯讓人。遇頑固者，常當面訕誚，余戒之曰：「子太鋒芒，恐招人忌。」同看《女媧石傳奇》，余戲曰：「四十八位女豪杰，璇卿必居其一。」女士答曰：「七十二位女博士，君亦在焉。試評我象此書中何人？」余曰：「瓊仙。」女士曰：「何以像瓊仙？」余曰：「頗自負，尙意氣，好勝心甚。」女士笑曰：「冤哉！余何曾對子自負耶！」余亦笑曰：「子對我不獨無倨傲，且極溫讓，亦唐太宗看魏徵，人云疏慢，我見其嫵媚耳！」　女士與余論交，每每泣下。嘆女界之黑暗，云：「我最喜廣交，聞女界有名者，無不往訪，豈知皆沽名釣譽，徒托空言，屢次掃興，故心灰冷矣！學識志力，畢竟還算男學界中有幾個人物，女學界則竟少出類拔萃，爲同志者。」余曰：「內地人才稀少，東洋留學女生，豈無佼佼者？恐子太自負，故曲高和寡耳！」舉最著名數人問之，女士曰：「我心中無是人，便不知如何。子既云有名，請問何人肯出而爲公益事，犧牲一己。人皆云我目空一切，與子相處月餘，當知余非自負者，庸脂俗粉，實不屑與語。余之感慨，乃悲中國無人也。」　女士愛國心之眞摯，時時感觸生悲。一日余至其室，見偃卧飲泣。知余至，垂帳向內，余駭然，搴帳問曰：「子有恙乎？」不答。「何忽作此態？」又不答。「思家乎？」曰：「我無家可思。」「思親乎？」曰：「母雖老，嫂甚賢。」「憂國乎？」搖首拭淚。余坐床沿，默思良久，忽悟曰：「今日三月十九，乃前明亡國之期，子得毋感慨于此乎？」女士瞿然，握余手曰：「慧哉子也！既解此，胡不與我同志？」余無言慰之，作諧語曰：「子必長公主，抑費宮人轉世耶！」　女士自詡喬裝，人難辨別。余哂曰：「豐神態度，畢竟不同，烏有不能辨別？豈人盡無目者！」女士曰：「子勿如是言，我明日倩數人易釵而弁，一試法眼。」翌晨星期，約數女生男裝，偕至宜園攝影，倩余品題。余曰：「小淑文秀，惜少瀟灑；希英魁梧，而無跌宕；薪蘋則軟弱，渾似女兒腔矣；數子之中，自然是君英爽儁儻，最占優勝，亦喬裝日久之效果也。」女士大笑曰：「好月旦，面首三十，祇中一人耶！我與若姐妹共攝一影若何？」余曰：「君如此裝束，不便奉陪。」女士笑罵曰：「迂腐頑固，眞不可教者。」　余姊妹與女士一見若素相識，一日不至其室，必呼小淑問曰：「令娣胡不來？使人岑寂。豈惱我乎？」接陳君書曰：「我有事赴蘇三四日卽返。」去兩日回，時夜半，余起而問曰：「歸胡速？」女士笑曰：「恐子望陌頭楊柳。」余曰：「開口卽戲，如此匆匆，究爲何事，可告余知否？」略坐，相辭歸寢，女士留曰：「今夜請同榻，有事奉告。」問何事？曰：「說出子必罵我。」余曰：「勿言，我已知子欲至蘇校耶！」答曰：「非蘇校。爪哇欲聘教習數人，路遙，鮮有人往，我已允之。」余躑躅曰：「海島熱地，子有痼疾，子身萬里恐不宜。」女士曰：「子勿作兒女態，我生平喜爲人所不爲之事，死且不懼。令妹小淑，余素愛之，可否偕往，略爲臂助。子眞愛我，定肯許可。」余謂此事，我無主權。二親若允，無不贊成。堂上果不許，女士與小淑皆怏怏。【略】女士卒去。小淑感念知己，每以親在身不能許友爲憾也。　臨別，女士贈余盤龍翠釧，余答以金鏈，曰：「願我二人盟言金石。」女士笑曰：「此薛寶釵之金鎖也。」余亦笑問：「子此去爲教習乎？爲和尙乎？時余有他事同赴滬，將到，促曰：「快梳頭。」余曰：「子不見小婢暈船耶！」曰：「我爲子梳，勝尊婢萬倍。」余笑曰：「何福得此侍兒！」女士曰：「子不見陳淑蘭贈外詩。」余曰：「處處欲沾便宜，却出語不祥。」笑曰：「子怕我溺死，我必不如是死。」執鏡自照，曰：「好頭顱，孰斷之？」余惡其語，奪鏡，失手墮地碎。女士大笑曰：「子欲吉語，偏

是惡識。」一日，余約女士及呂女士共游張園，小憩品茗，見一留學生挾一雛妓，乘馬車至，相將入，隔座恣談笑謔，女士喟然嘆曰：「君輩見留學界腐敗形狀乎？我往詢是何處人，當面諫之。」余笑曰：「此輩半年居校，鳥入籠中，今來花妓柳媚之地，正欲賞心悅目，爲消夏計，干卿甚事！」呂君亦曰：「目下暑假歸國者，不知凡幾，大半挾妓俊游，君如此干預，未免太勞。」女士不聽。作東語詢之，留學生與語，面有慚色，雛妓則怒目，獨至階下，即乘車去。余笑謂曰：「子眞殺風景。」女士亦笑曰：「余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其疾惡若仇如此。今死非其罪，是必其平生太率直，口角取禍，人皆挾私憤而陷害之者。

《清稗類鈔・文學類・秋瑾賦詩乞書》 光緒壬寅，秋瑾初至京師，寓南橫街圓通觀斜對一小宅，終日蟄居，非其所親，見之輒斂避。後徙南半截胡同，與吳芝瑛女士結鄰，始閱新書、新聞紙。旋改男裝，寄其子於謝滌泉部郎處，隻身赴日本留學。當居南橫街時，嘗以煑硾箋索陳梅生太史書直條，媵以一絕云：「殷雷久耳右軍名，問字無由到講庭。願乞一行輝素壁，閨中曾讀換鵝經。」

《革命逸史》第二集《鑒湖女俠秋瑾》 乙巳（一九〇五年）【略】瑾乃再莅日，時湘人陳範（夢坡）以蘇報案關係，亡命橫濱，其攜來二妾湘芬、信芳均浙籍，繫出故家，瑾以其有玷同鄉名譽，乃使脫離陳氏範圍，幷勸同鄉學生助以學費。湘芬、信芳因得離陳獨立，瑾之力也。又陳範之女公子擷芬曾發刊女蘇報于上海，名重一時，亦以黨案隨父居日，忽奉父命將嫁粵籍商人廖翼朋爲妾，留學界聞之大嘩，瑾乃召集女同學開全體大會，向擷芬嚴厲警告。擷芬謂事出父命，不得不從。瑾曰：「逼女作妾，即是亂命，事關女同學全體名譽，非取消不可。」衆鼓掌和之。擷芬靦然退席，婚事遂以瓦解。瑾之天性義俠，略見一斑。

王燦芝《先烈鑑湖女俠遺集序》 余忝長校後，暇時蒐集故母遺著，付諸剞劂，以垂後世。俾知先烈爲國犧牲，軒亭流血，睹斯遺墨，如親英風。雖音容之已杳，其精神猶長存。不肖如吾，亦聊盡微孝于萬一焉。

何震《〈秋瑾詩詞〉後序》 秋瑾罹禍之歲，七月初旬得其詩詞若干首，各爲一卷，乞太炎先生及吾師曼殊爲序，幷由吾友王芷馥女士資助排比，閱二旬而成。

藝文

孫雄《悼某女士次其黃海舟中感懷詩韵》 百靈風雨攪澒溟，萬古雲煙絢汗青。俠骨忽聞掀女界，雄心直欲冒天庭。于公雨破三年旱，齊國霜飛六月腥。莫向吳宮仍教戰，春紅夏綠總飄零。陽父三川嗟實震，王尼滄海嘆橫流。廣原無限英雄淚，漆室還貽女子羞。北闕上書廻父獄，東齋有勇報父仇。千秋巾幗尋常事，塡海移山憾未收。

曾廣鈞《和秋璇卿遺墨》 蕊珠仙客白鸞衫，雲笈流傳碧玉簪。殘錦仙機唐韻府，練裙家法衛和南。滄波併嘆人琴逝，光岳長留鬼斧鑱。一樣井華埋鐵史，千年碧血在瑤函。

吳芝瑛《祭秋瑾女士文》 嗚呼！君之死，天下冤之，莫不切齒痛心于官吏之殘暴也。吾意大廈將傾，摧楹折棟者，又嬪然交錯于其間，非一人之所支者明矣。尼父以至聖之才，懷濟世之志，尙不能挽衰周風靡勢削之運。今時已去矣，瀾已倒矣，君固英杰，奈之何哉！設不幸微斯陰霾慘毒之冤，恐數載後同是奴虜耳！生人之類，修名諱惡久矣。浙帥甘冒不韙，完君志節，成其千秋不朽之名，雖曰害之，其實愛之，此仁人之用心也。反常移性者，情欲也，觸情縱欲者，禽獸也。以浙帥之賢，豈情欲之流、禽獸之類歟？意者抑君禱祀以求之哉！

佩韋《吊秋璇卿女士文》 嗚呼璇卿！可以無恨矣。君死不崇朝而名滿寰宇，且靡不冤之、憤之、太息之、痛恨之。吾國以弱女子之死而震動一世者，惟君一人而已。嗚呼璇卿！可以無恨矣。然而君之恨正自無窮也。彼夫草菅人命，不辨黑白，豺狼當道，固如是耳！君于張撫，固無憾焉。惟是岳岳壯志，百未一酬，重泉念及，飲恨何如也。雖然，自君之死，吾知吾國女界文明思想之發達，勃勃如圻甲，其程度之增進，不可思量矣。何者？蓋爲冤君之死，痛君之死，愈益繹君之言，尊君之行，君之微言特行，將不知不覺盤踞于二萬萬姊妹之腦筋，而莫之或去，愈演愈進，愈久愈奮，沉沉女界之大放光明，其期當不遠也。夫吾國女界，沉沉醉夢，二千年矣。即君不遇橫暴，將終奮其魄力以警醒之，其收效亦未必有如是之捷且巨者。然則君死

如不死，死且賢于不死。死如不死，君不死矣；死且賢于不死，君愈不死矣。嗚呼璇卿，可以無恨矣！

獨清女史孔繁淑《哭秋瑾》（七律四章） 秋雨秋風愁煞人，中原一發繫千鈞。鑒湖俠氣餘孤憤，島國羈魂此化身。黑獄淒涼成夢覺，青磷閃灼下荊榛。試看東漸風潮起，小草萌芽慘不春。

秋雨秋風愁煞人，女權終古不能申。何嘗革命論張楚，豈爲坑儒怨暴秦。屍附一棺餘傲骨，網羅三面剩枯鱗。飄零漫起無家感，祖國應難寄此身。

秋雨秋風愁煞人，心香崇拜自由神。無多肝膽鏖魔鬼，大好頭顱付縉紳。（謂告密者。）魯酒酣殘知己淚，歐刀斷送女兒身。淋漓熱女空回首，三十年華負好春。

秋雨秋風愁煞人，茫茫身世劫灰塵。誰憐三字沉冤獄，強派雙鬟作亂民。叵耐同胞仇學界，何辜中表附姻親。清流黨禍無時已，幾許寒蟬噤不呻。

志羣《集秋女士句即以吊之》（七絕二章） 回首神州堪一痛，存亡家國總關情。經營恨未酬同志，博浪無椎擊暴秦。

危局如此百感生，論交撫案淚縱橫。英雄末路徒爾爾，秋雨秋風愁煞人。

闕名《挽秋女士四絕用秋雨秋風愁煞人句作轆轤體》 秋雨秋風愁煞人，中原驀地起烟塵。慘流一點腥紅血，化出羅蘭劫後身。

干戈擾擾浙江濱，秋雨秋風愁煞人。伍相沉冤今未雪，請重抉眼挂城闉。

折沉龍劍碎連璧，六月繁霜叫冤魄。秋雨秋風愁煞人，男兒慚愧裹屍革。

駭浪驚濤女界淪，神州回望淚沾巾。言愁我始愁無限，秋雨秋風愁煞人。

甫農《吊秋女士瑾》（七絕三章） 家庭革命伊誰倡？女界沉沉直到今。翻遍古來賢媛傳，更無人可擬秋心。

天氣慘淡月昏昏，伏闕何人敢訟冤？一語寄君須記取，再生切莫到中原。

神州一綫曙光開，喚醒羣雌伏異才。一卷文明新著作，詎知即是斷頭媒。

江東不平子《挽秋女士》 舉川靈秀鍾，生此寧馨女。倜儻洵不羈，落落寡儔侶。鳳負憤世心，敢效伏雌處？仗劍渡東瀛，游學歌行旅。卓犖不世姿，男兒愧幾許。彈鋏歸來兮，軒軒如霞舉。中原嘆陸沉，觸處關愁緒。不圖霹靂驚，凌辱遭狐鼠。傷心玉樹摧，蛾眉供刀俎。我亦義俠流，感此倍凄楚。千古吊芳魂，豪懷爲消沮。試問巾幗中，後起誰繼汝？

湘靈子《哭秋瑾娘》 秋風一吼死傾城，玉碎香銷尚有名。七字詩成天地暗，九原魂入鬼神驚。石塡精衛冤難泄，血化哀弘恨不平。幸得浙東公論在，軒亭市口哭同聲。

天梅《挽秋女二聯》 粵有夏其克興，男子杭驅，女子提戈猶慷慨；煦哉秋之爲氣，東鄰飲泣，西鄰酌酒慶平安。千載仰斯亭，俠骨雄風，爭與蘇菲應幷壽；他時來作客，斜陽衰草，定逢宋玉與招魂。

婉嫻《哭秋女士》 此死如何死，軒亭骨未塡。慘成七字獄，風雨斷腸天。

又《挽秋璇卿女士聯》 一樣頭顱，君死如何舉國痛；連朝風雨，此冤也算老天知。

新斧《挽秋女士瑾》 天地本無愁，如何風雨連朝，定爲秋娘冤死；江山誰是主，似此荆棘滿路，還期杰士同鋤。

雜録

《南亭四話》卷三《莊諧詩話・秋瑾絕對》 嘗見一人扇頭題云：秋瑾可對夏畦。而夏圭適以客遊返湘，昨與夜談，不覺漏下，因得句曰：「白日電來秋瑾殺，青天露坐夏圭還。」後題「節庵」，記于佛閣下」云云。此節庵不知是梁節庵否，至于夏圭，則更不知其爲何如人矣。

又卷七《莊諧聯話・貴福》 貴福既殺秋瑾，意不能自安于越，乃運動當道，移知衢州府。衢州之人，復電政府嚴拒之。貴既不獲逞，乃親走京師，求他調。俄得寧國府命下，政府接皖北函電，日以數百計，皆拒貴福者也，貴至是始大失望。貴在京寓護國寺，寺僧某亦皖人，瞷貴之亡，爲聯書其齋扉曰：「貴福竟貴，寧國不寧。」

《清稗類鈔・文學類・秋瑾賦詩乞書》 光緒壬寅，秋瑾初至京師，寓南橫街圓通觀斜對一小宅。終日蟄居，非其所親，見之輒斂避。從徒南半截胡同，與吳芝瑛女士結鄰，始閱新書、新聞紙。旋改男裝，寄其子于謝滌泉部郎處，隻身赴日本留學。當居南橫街時，嘗以煮硾箋索陳梅生太史書直條，媵以一絕云：「殷雷之耳右軍名，問字無由到講庭。願乞一行輝素壁，閨中曾讀換鵝經。」

又《獄誦類・秋瑾寃死案》 山陰秋女士瑾之死，爲紹興守貴福所殺也，桐城吳芝瑛女士經紀其喪，芝瑛確訪其事，而知爲寃。蓋秋自被逮後，即入

山陰獄，次日夜深，正商明禁婆爲解刑具，具紙筆作書，忽聞叩門聲急，禁婆隔門與語，答以覆審之事，趣禁婆速啓門。門闢，燈光燭天，兵士列隊，如臨大敵。禁婆入見秋，戰慄不能出一言，秋曰：「汝勿怖，待我出門往觀。」及獄門，知有變，語兵士曰：「汝暫息燈，容我凝神片刻，有語問縣官。」及見令，詢以：「予犯何罪至此？欲一見貴福，死無憾。」令曰：「吾極知汝冤，無回天力，奈何？且事已至此，見貴福胡爲者？」秋迺與令約三事，一請作書別親友，一臨刑不能脫衣帶，一不得梟首示衆。令許以後二事，秋謝之，即有兵士前後掖之行，秋斥曰：「吾固能行，何掖爲？」及至軒亭口，秋從容語刑人曰：「且住，容我一望，有無親友來別我。」乃張目四顧，復閉目曰：「可矣。」遂就義。時光緒丁未六月下旬也。秋爲貴之義女，嫁湘人某。

《十朝詩乘》卷二四　山陰秋女士（瑾），湘人王部郎室也。琴瑟仳離，遂東渡游學。後歸國，以嫌疑謀亂被戮。或云：徐錫麟戕皖撫恩銘，圖發難，秋固與聞。廉惠卿室吳芝瑛與秋素識，爲營葬西泠，且于所居小萬柳堂築悲秋閣，作《哀山陰》詩云：「爰書滴滴冤民血，能達君門死亦恩。論到蓋棺猶未定，軒亭誰與賦《招魂》。」「天地蒼茫百感身，爲君收骨淚霑巾。秋風秋雨山陰道，太息難爲後死人。」秋被鞫，無獄詞，但書「秋雨秋風愁煞人」七字，末語本此。西泠大悲庵尼慧珠願割庵旁餘地葬秋，事不果。其致芝瑛手札自述：「家本涼州，先世爲人保鏢，有聲江湖間。從父入都，走馬賣解，爲某邸所賞，量珠聘之。邸老矣，親授書史，每挈之游西山。拳禍作，一門四散，邸客死草地。衲無所歸，愛天竺清幽，故結庵於此。」芝瑛有《與惠卿同訪慧珠不遇》詩云：「十年契闊爾何求，潭柘風花不解愁。聞說能文兼好武，劇憐家世本涼州。」「天竺歸來不可招，空餘烟水思迢迢。鐘聲隱約斜陽外，知在西泠第幾橋。」「道是紅羊劫後身，故宮回首淚霑巾。芒鞋踢徧孤山路，滿眼梅花不見人。」「到處逢人說慧珠，岳墳西去冷菰蒲。傷心莫問前朝事，碧血於今有鑑湖。」秋號「鑑湖女俠」。

張之洞

論述

綜論

樊增祥《廣雅堂詩跋》　公于詞章之學最深。四十以後，內贊訏謨，外修新政，公忠體國，不遑暇食，詩學捐棄二十年。六十以後，吏民相安，新政畢舉，乃復以理詠自娛，而識益練，氣益蒼，力益厚，境地亦愈高愈深。以《五北將詩》與《四生哀》較，以《連珠詩》與《學署草木詩》較，劃然如出兩手。至光緒癸卯《朝天》以後諸作，則杜陵徙夔，坡仙渡海，有神無迹，純任自然，技也神乎，嘆觀止矣。

袁昶《廣雅碎金書後》　甲午仲冬，客鍾山下。一夕，孝達督部師出詩三巨冊枉示，諷肄久之，乃稍稍闚見要領。公詩簡嚴，得之《穀梁》《春秋》；深婉，得之范書諸傳贊；隸詞引喻，得之《呂覽》、韓非及荀之《成相》《佹篇》。其文或繁或簡，皆有法度。而誼亦有微有顯，（王半山解詩從寺，古官廨，政治所出，謂之寺。寺者，有法度之地。詩者，有法度之言。）橫空而來，盡意而止。縱橫峻逸，不主故常。近體句律用義山爲近，而去溫三十六之纖穠，無宋初西崑諸公之板滯。二者之病，皆無從犯其筆端。昶對公言：「此安石碎金，故當流傳世閒。」公笑曰：「那得便爾，殆不過陶公木屑耳。」公於詼諧中出莊語，箭鋒相直，今日迴思，情事宛然。杜預解《春秋》云：「聖人包周身之防，言高則指遠，辭約故誼微。」吾師演連珠爲古詩體，作三十三首，汰繁富爲簡鍊，言有宗主，喻有指歸，詩境從《春秋》義指出，故文簡而意趣甚深。夫拯溺由乎道情，戡暴資乎神理，引誼博喻，比物屬詞，此即道情神理之所寓。又集中論歷代建都得失一首，凡此義類，乃古今極有關係文字，足以扶

樹世教，振醒聾瞽。其體裁明密，言成粟帛，以視《古微堂集》中嚏古吟仿《秦中吟》諸篇，爲一世騷雅推重者，猶且度越，足以俯視之，況於並世餘子璞璞，又何足云。詳其品格，豈第碎金然乎哉？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相國生平文字以奏議及古今體詩爲第一。古體詩才力雄富，今體詩士馬精妍，以發揮其名論特識。在南北宋諸大老中，兼有安陽、廬陵、眉山、半山、簡齋、止齋、石湖之勝。古今詩家用事切當者，前推東坡，後有亭林。公詩如《焦山觀寶竹坡侍郎留帶》云：「我有傾河注海淚，頑山無語送寒流。」用放翁《祭朱子文》語。《悲懷》云：「霜筠雪竹鍾山老，灑涕空吟《一日歸》。」用荆公悼亡詩語。《輓彭剛直公》云：「天降江神尊，氣吞海若倍。」用清河公事及東坡詠錢武肅事。《發金陵至牛渚》云：「東來溫嶠曾無效，西上陶桓抑可知。」《贈日本長岡子爵》云：「爾雅東方號太平。」又「齊國多艱感晏嬰」云云，又《八旗館露臺登高》、《秋日同賓客登黃鶴山曾胡祠望遠》諸詩，用事精切，皆可以方駕坡公、亭林。

《石遺室詩話》卷一 伯嚴論詩，最惡俗惡熟。嘗評某也紗帽氣，某也館閣氣，余謂亦不盡然。即如張廣雅（之洞）詩，人多譏其念念不忘在督部，（時督武昌。）其實則何過哉！此正廣雅詩長處。如《正月十七日發金陵夕至牛渚》云【略】。《九曲亭》云【略】。《胡祠北樓送楊舍人》云【略】。《秋日同賓客登黃鵠山曾胡祠望遠》云【略】。《九月十九日八旗館露臺登高賦呈節菴伯嚴諸君》云【略】。以上數詩，皆可謂綿邈尺素，滂沛寸心，《廣雅堂集》中之最上工者。然「東來溫嶠」、「西上陶桓」、「牛渚江波」、「武昌官柳」、「文武」也、「旆旌」也、「鼓角」也、「汀洲冠蓋」也，以及峴首之碑，新亭之淚，江鄉之夢，青瑣湛輩之同浮沈，秋色寒烟之窮塞主，事事皆節鎮故實，亦復是廣雅口氣，所謂詩中有人在也。伯嚴不甚喜廣雅詩，故余語以持平之論，伯嚴亦以爲然。

又卷一一 廣雅于伯嚴詩尤多不解。有《九日從抱冰宮保至洪山寶通寺餞送梁節菴兵備》云：「嘯歌亭館登臨地，今日都成隔世尋。半壑松篁藏梵籟，十年心迹比秋陰。飄髯自冷山川氣，傷足寧爲却曲吟。作健逢辰領元老，下窺城郭萬鴉沈。」此在伯嚴最爲清切之作。廣雅不解其第七句，疑元老不宜見領于人。伯嚴告余云。

《新世說・文學》 張香濤嘗謂洞庭南北有兩詩人，王壬甫五言，樊樊山近體，皆名世之作。樊山早歲爲袁簡（齊）〔齋〕、趙甌北，自入張門，一概棄去。

《晚晴簃詩匯》卷一六二 文襄詩不苟作，自訂集僅二百餘首。瑰章大句，魄力渾厚，與玉局（蘇軾）爲近。晚喜香山。有句：「能將宋意入唐格。」蓋自道其所得也。平生不喜昌谷，謂其才短，非其格高。亦不嗜山谷之詩，其《詠摩圍閣》云：「黃詩多槎枒，吐語無平直。三反信難曉，讀之鯁胸臆。如佩玉瓊琚，舍車行荆棘。又如佳茶荈，可啜不可食。」公詩皆黃鐘大呂之音，無一生澀纖穠枯瘦寒儉之氣，故其所論如此。

《綠天香雪簃詩話》卷二 南皮張相國文章典瞻，爲一代宗工。詩亦淹博沉麗，平易近人，具休休有容氣象，洵堪啓迪後生。論詩以雅爲正旨，故初刻詩集以《廣雅堂》名之。

王瀣《冬飲廬藏書題記》 公詩餘事耳，然不翅專義者之工。其雄傑處，粹善處，皆百年來所未有。集中《贈蘄水范昌棣》句云：「平生詩才尤殊絕，能將宋意入唐格。」可謂自道甘苦矣。

《定厂詩話》卷下 近時詩家爲宋派主盟者。【略】散原與南皮均學宋詩，而兩人旨趣各別。南皮《過蕪湖吊袁漚簃》詩，至詆「江西詩」爲魔派，然亦崇拜半山、雙井，自有別擇。南皮詩雖力求沉着，而仍貴顯豁。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易哭盦每謂近代達官多詩人，蓋謂翁松禪與張廣雅也。余最喜廣雅集中游賞之作。【略】晚歲入值樞垣，人代劇變，感時懷舊，情見乎詞，詩亦彌工。

又 廣雅詩中年以後之作，多有本事。犖犖大者，故老能詳。【略】大抵文人寄慨，每托諸詠史、詠物，廣雅詩亦多此例。

又 廣雅論詩，以清切爲主。【略】海藏于廣雅暮年諸作，稱其沉鬱特勝。【略】南皮往矣，論者謂晚典鄂州，頗多暮氣，較量成效，似遜晉粵，然詩詣專精，適得其反，倘所謂「老去漸于詩律細」歟，亦以愁苦易工，其垂老遭逢或使之然也。

胡先驌《讀張文襄廣雅堂詩》 自來以勛業著者，鮮以文章顯。【略】張文襄獨以國家之柱石，而以詩領袖群英，頡頏湖湘、江西兩派之首領王壬秋、陳伯嚴，而別開雍容雅緩之格局，此所以難能而足稱也。【略】公詩閎肆寬博，汪洋如千頃波，典雅厚重，不以高古奇崛爲尚，然復不落唐人膚泛平易之窠臼。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天威星雙鞭呼延灼：張之洞　指麾若定，清眞雅正。抱冰堂上坐人豪，時復商量一字高。盡掃淫哇歸雅正，不妨蘇海得韓濤。（廣雅每勸人由坡公直溯韓、杜，又句云：「政無大小皆有雅，凡物不雅皆是妖。」）

又　廣雅尚書詩，才力雄厚，士馬精妍。至使事精切，坡公、亭林外，無與抗手。或有以紗帽氣少之者，亦興到之論，非定評也。

夏敬觀《抱碧齋集序》湘潭王先生壬秋【略】則沉潛漢、魏，【略】。文襄不喜人言漢、魏，王先生不許人有宋，皆甚隘也。

《世載堂雜憶・王湘綺之遺箋零墨》湘綺謂張孝達是看書人，曾滌丈是讀書人。所謂讀書人者，能通經以致用；看書人則書是書、人是人，了不相涉，即所謂記問之學，博而寡要者也。

《清稗類鈔・吏治類・張文襄從政有宗旨》張文襄嘗語黃紹箕云：「我從政有一定之宗旨，即啟沃君心，恪守臣節，力行新政，不背舊章十六字。終身持之，無敢差異也。」

《清史稿・張之洞傳》張之洞【略】少有大略，務博覽爲詞章，記誦絕人。【略】所取士多雋才，游其門者，皆私自喜得爲學塗徑。【略】之洞以文儒致清要，遇事敢爲大言。【略】時國威新挫，朝士日議變法，廢時文，改試策論。之洞言：「廢時文，非廢《五經》、《四書》也，故文體必正，命題之意必嚴。否則國家重教之旨不顯，必致不讀經文，背道忘本，非細故也。今宜首場試史論及本朝政法，二場試時務，三場以經義終焉。各隨場去留而層遞取之，庶少流弊。」又言：「武科宜罷騎射、刀石，專試火器。欲挽重文輕武之習，必使兵皆識字，勵行伍以科舉。」

陳衍《廣雅堂駢文注敘》張廣雅相國在近代達官中，最稱博洽，四部罔不探，而尤熟《資治通鑑》。詩文駢散罔不作。余嘗以爲奏議第一，詩次之，駢體文次之，生平文字務博大昌明，不爲奧衍僻澀以號稱高古，而用事尤見雅切，故往者爲駢文壽李少荃相國，先使屠敬山大令屬稿，篇二千言，廣雅易其八九。敬山駢文在近賢中不作第二人，想此篇刻在《結一宦集》中，風格視廣雅爲高，然廣雅作光明俊偉，切當自己身分，非屠作所及。

《世載堂雜憶・張之洞遺事》張之洞于光緒十五年，由兩廣總督調任湖廣總督，接篆後，即派員往召湖北在籍之舊得意門生，羅田周錫恩由翰林請假回籍，時掌教黃州經古書院，其首選也。黃州課士題目，有《顯微鏡》、《千里鏡》、《氣球》、《蚊子船》等詠，時務有《拿破崙漢武帝合論》、《和林考》、《唐律與西律比較》、《倡論中國宜改用金本位策》。張之洞見之，曰：「予老門生，只汝一人提倡時務，舉省官吏士大夫，對于中國時局，皆瞶瞶無所知，而汝何獨醒也？」之洞益器重之，幷囑隨帶道員蔡錫勇（曾留學西洋，爲之洞屬下辦理洋務要人。）時與錫恩談外國學問、政治、兵事、製造各種情形。之洞此時，自命深明時務，欲在南方造一局面，與北洋大臣李鴻章建樹功業相頡頏。錫恩適合所好，之洞所期于錫恩者，亦甚遠大也。彼此贈物贈詩，月必數次。如《謝周伯晉惠上海三白瓜》詩云：【略】《謝周伯晉翰林惠黃州雞毛筆》云：【略】詩後附言有「黃州名貴之手，乃能製此名貴之筆，精心絕撰，促成名貴之詩，以謝黃州名貴之翰林，麝煤鼠尾，執筆當憶黃州」。此蓋之洞得意作也。伯晉刻之黃州院壁，不知尚存否？余與伯晉唱和甚多。周錫恩傳魯堂《詩文集》，亦多載酬上南皮師詩，知當時張、周之氣類感召矣。

分論

《崇效寺訪牡丹》《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三：吳闓生評：老成憂國之衷，隱然如見。

《和日本長岡子爵》《石遺室詩話》卷一：伯嚴不喜廣雅詩，故余語以持平之論，伯嚴亦以爲然。廣雅有《和日本長岡子爵》詩，非不語語雅切，但隸事太夥，而「江城習悴慚陶侃，齊國多艱語晏嬰」一聯，以平仄不調，改「習勞」爲「習悴」，幾于不詞，然對句自佳。

《焦山觀寶竹坡侍郎留帶三首》《石遺室詩話》卷一一：廣雅詩之最清切者，如《焦山觀寶竹坡侍郎留帶三首》，第三首云：【略】第三句用陸放翁《祭朱子文》語，放翁語又本《世說》也。

《奉和房師舍人范鶴生先生（鳴穌）榜後見示之作》《世載堂雜憶・張之洞遺事》：據《廣雅堂詩集》及許著《年譜》所載，壬戌會試報罷，同考官內閣中書武昌范鳴穌預薦，而卷在鄭小山處，未獲中，范爭之泣下。明年癸亥，仍出范鳴穌，得中。範賦詩四章，有「再到居然爲此人」句。張之洞亦賦感遇五律三章，一時傳爲科場佳話。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之洞《奉和

鶴生夫子榜後見示之作》云【略】。當時之洞幷刻壬戌之落卷同獲隽之硃卷送人，亦罕有之舉也。其和詩如「天憐眞宰訴，更遣作門生」，「滄海橫流世，何人惜散材」等聯，知遇之感，溢于言表。蓋之洞自咸豐壬子領鄉解，至癸亥始登第，蹭蹬公車十年有餘矣。至「心知甄拔意，不唱感恩多」，則緘對原詩之「清時濟治正需賢」，「不獨文章艷少年」，作自負語也。歲甲戌，予在鳴鼓先生之孫心禪君處，見其裝潢成帙，想見當年學士文人之聚會及師生遇合之盛事耳！

《牡丹》 林庚白《孑樓詩詞話》：咏物與悼亡之作，余所見以張之洞之《牡丹》一絕、林獬楨之《蝶戀花》一闋爲最佳。張詩云：「一夜狂風國艷殘，東皇應是護持難。不堪重讀元輿賦，如咽如悲獨自看。」哀感頑艷，蓋不獨爲牡丹而作也！此詩南皮詩集中，竟未載入，不可不舉以公諸同好。

《馬嵬驛讀壁上石刻詩》 《綠天香雪簃詩話》卷二：明皇貴妃之事，唐人作詩多直陳不諱，白詩《長恨歌》爲集中傑作，膾炙人口。細思之，以本朝臣子寓諷先皇究不可爲訓。南皮相國《馬嵬驛讀壁上石刻詩》云：「玉貌從來善累身，楊妃更累帝蒙塵。香山歌曲陳鴻傳，悽感何干到小臣。」大言卓識，可以愧服香山矣。

《壽徐蔭軒總憲六十生日》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廣雅集凡數刊，其爲順德龍氏刊本，內有《壽徐蔭軒總憲六十生日》四律，極見工整。徐在北方素有講學名，南皮詩中有「峻樸翠庭精習禮，冲虛尺木妙通禪。惟公宗旨能斟酌，博約居然合兩賢」之語，顧遺集亦不載，自悔少作之結習，賢者亦有時不免也。

《爲越縵題湖塘村居圖》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廣雅《爲越縵題湖塘村居圖》長歌一首，均見《越縵堂日記》，並稱其情文宛轉，音節嘽舒，上可追香山、放翁，下不失梅村、初白，乃遺集亦不之載。

《江行望廬山詩》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廣雅集中，有《江行望廬山詩》，自注：先約陳伯潛同游，陳不到，游亦輟。詩中句云：「尋溪有約近十年，療飢須酌康王泉。學道未成游未遂，誰令匆遽妨蕭閒。思得素王共山水，海客狎鷗呼不起。山泉聚會尙阻格，世事難爲可知矣。」于弢老未到，深致悵惜。按是歲癸卯春，正繩庵逝世，弢老于二月躬至秣陵弔之。廣雅適將還鄂，故約同游。弢老《留宿子涵寓齋》詩云：「傷時痛失老尙書，聞說聰強漸不如。別十七年千萬緒，怕從公語且歸歟？」自注：「孝達新行，聞方游匡山。」云云。實則廣雅此願，迄未果也。余頗訝兩公投分之深，重以廿年之別，何以咫尺良覿，交臂失之？疑此中必有曲折。聞弢老曾語所親：赴寧既爲弔友，于義不能兼及游事。若甫痛黃壚，遽陪謝屐，將無以對地下之亡友。其間難言之隱，有非廣雅所能共喻者。

《題襄陽杜征南祠》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廣雅以達官名士爲詩人，光壇坫，未之或先。隸事遣詞，無不精審，顧亦有偶誤者兩事。一爲《題襄陽杜征南祠》云【略】。按《晉書·羊祜傳》：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云云。湛曰：「公德冠四海，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是湛輩乃叔子幕僚，非征南從事也。羊、杜幷稱，傳亦相連，此亦容易致誤之因。

《寒溪寺觀陶桓公手植桂》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廣雅以達官名士爲詩人，【略】隸事遣詞，無不精審，顧亦有偶誤者兩事。【略】一爲《寒溪寺觀陶桓公手植桂》云【略】。詩中「一楚橫天下，古今陶胡兩」二句，如此精到之語，非廣雅殆不能道。顧但第七句「陋哉伏守詩，徒羨宴樂廣」云云，隸事似亦有誤。按《文選》有謝玄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一首，注云：伏字曼容，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玄暉此詩，既爲和伏守之作，其中句云：「釣臺臨講閱，樊山開廣宴。」當即廣雅詩意所指，乃不以作者屬之玄暉，而屬之伏守，則亦賢者之失也。

《讀史絕句二十一首》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廣雅集中末卷，有《讀史絕句二十一首》，吾友忍堪聞之天琴老人，謂皆早歲之作，多年前即見之于廣雅許，決非開府後詩，亦無庸強索本事矣。

《龍樹寺》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晚歲入值樞垣，人代劇變，感時懷舊，情見乎詞，詩亦彌工。《龍樹寺》云：【略】自注：曾與心泉和尙、張繩庵學士同游，不具酒食，清談竟日，乃游茲寺第一適意事也。

《重九》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李越縵日記中，載有廣雅《重九》七古，時爲同治十年，蓋亦早歲之作。詩云：【略】按坊間刊行之廣雅集，乃晚年手自刪定者。越縵日記亦云此詩甚佳，顧遺詩不載，何耶？

《武學西園》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詠物詩最難有言外味，張廣雅《武學西園》云：【略】能以神理勝者。

《勸學篇》　《藝林見聞萃錦前集》卷一：香濤先生【略】所著《勸學篇》尤爲識時務之俊傑，以之餽江漢書院山長黃雲鵠，黃大批其卷首云：「非勸學也，勸不學也。」噫，腐朽儒生焉能知之？

《送王壬秋歸湘潭》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肅順于一時俊流，罔不接納，而賓客中，尤以碧湄與王湘綺翁最爲年少。【略】廣雅有《送王壬秋歸湘潭詩》。自注：王爲某故相客，故有中郎之感。湘綺之篤于風義，又可與碧湄共傳矣。《花隨人聖盦摭憶・張廣雅集外文》：《送王壬秋歸湘潭》詩原稿有小序，本集無之。《序》曰：「壬甫才調冠時，善談經濟，《哀江南》一賦，海內知名，遍歷諸侯，朝貴折節。其始來上計，在咸豐末申，江海擾攘之時。其重入部門，在同治十年，鐘簴奠安之後。舊游雨墜，尺波不留。既被禮部駁放，盤桓無遇，浩然思還。蓋是時朝野熙然，方謂中興之業，而壬甫亦將老矣。將道金陵，謁湘鄉幕府，泝大江望衡嶽而歸。水閣宴集，言送將歸，四座親知，或有篇詠。余感虞卿之著書，□馬援之慷慨，撫山川之今昔，悲秋氣之泬寥，命篇叙意，不知感慨之無涯也。」南皮此詩，有「老女」句，喻湘綺甚肖。「朝野熙然」三句，甚佳。後湘綺再入薊門，有《法源餞春序》，詞意亦與此頗類。南皮所以刪此序之用意，殆亦以「朝野熙然」句，有絃外之音也。

《金陵雜詩》　《冷禪室詩話・張之洞》　張文襄公（之洞）《金陵雜詩》若干首，憑弔古今，饒有議論。

傳記

《清史稿・張之洞傳》　張之洞，字香濤，直隸南皮人。【略】年十六，舉鄉試第一。同治二年，成進士，廷對策不循常式，用一甲三名授編修。六年，充浙江鄉試副考官，旋督湖北學政。十二年，典試四川，就授學政。【略】光緒初，擢司業，再遷洗馬。【略】六年，授侍講，再遷庶子。【略】七年，由侍講學士擢閣學。俄授山西巡撫。【略】舉廉明吏五人，條上治晉要務，未及行，移督兩廣。八年，法越事起，建議當速遣師赴援，示以戰意，乃可居間調解。因薦唐炯、徐延旭、張曜材任將帥。十年春，入覲。四月，兩廣總督張樹聲解任專治軍，遂以之洞代。當是時，雲貴總督岑毓英、廣西巡撫潘鼎新皆出督師，尚書彭玉麟治兵廣東。越將劉永福者，故中國人，素驍勇，與法抗。法攻越未能下，復分兵攻臺灣，其後遂據基隆。朝議和戰久不決，之洞至，言戰事氣自倍，以玉麟夙著威望，虛己聽從之。奏請主事唐景崧募健卒出關，與永福相犄角。朝旨因就加永福提督，景崧五品卿銜，炯、延旭亦皆已至巡撫，當前敵，被劾得罪去，並坐舉者。之洞獨以籌餉械勞，免議。廣西軍既敗於越，朝旨免鼎新，以提督蘇元春統其軍，而之洞復奏遣提督馮子材、總兵王孝祺等，皆宿將，於是滇、越兩軍合扼鎮南關，殊死戰，遂克諒山。會法提督孤拔攻閩、浙，炮毀其坐船，孤拔殪，而我軍不知，法願停戰，廷議許焉。授李鴻章全權大臣，定約，以北圻爲界。叙克諒山功，賞花翎。之洞恥言和，則陰自圖強，設廣東水陸師學堂，創槍炮廠，開礦務局。疏請大治水師，歲提專欵購兵艦。復立廣雅書院。武備文事並舉。十二年，兼署巡撫。於兩粵邊防控制之宜，輒多更置。【略】在粵六年，調補兩湖。會海軍衙門奏請修京通鐵路，臺諫爭陳鐵路之害，請停辦。【略】之洞議曰：「修路之利，以通土貨，厚民生爲最大，徵兵、轉餉次之。今宜自京外盧溝橋起，經河南以達湖北漢口鎮。此幹路樞紐，中國大利所萃也。河北路成，則三晉之轍接於井陘，關隴之驂交於洛口；自河以南，則東引淮、吳，南通湘、蜀，萬里聲息，刻期可通。其便利有數端：【略】有此七利，分段分年成之。北路責之直隸總督，南路責之湖廣總督，副以河南巡撫。」得旨報可，遂有移楚之命。大冶產鐵，江西萍鄉產煤，之洞乃奏開鍊鐵廠漢陽大別山下，資路用，兼設槍炮鋼藥專廠。又以荆襄宜桑棉麻枲而饒皮革，設織布、紡紗、繅絲、製靴革諸局，佐之以隄工，通之以幣政。由是湖北財賦稱饒，土木工作亦日興矣。二十一年，中東事棘，代劉坤一督兩江，至則巡閱江防，購新出後膛炮，改築西式炮臺，設專將專兵領之。募德人教練，名曰「江南自強軍」。采東西規制，廣立武備、農工商、鐵路、方言、軍醫諸學堂。尋還任湖北。【略】二十四年，政變作，之洞先著《勸學篇》以見意，得免議。二十六年，京師拳亂，時坤一督兩江，鴻章督兩廣，袁世凱撫山東，要請之洞，同與外國領事定保護東南之約。及聯軍內犯，兩宮西幸，而東南幸無事。明年，和議成，兩宮回鑾。論功，加太子少保。以兵事粗定，乃與

坤一合上變法三疏。其論中國積弱不振之故，宜變通者十二事，宜采西法者十一事。【略】其尤要者，則設學堂，停科舉，獎游學。皆次第行焉。二十八年，充督辦商務大臣，再署兩江總督。有道員私獻商人金二十萬爲壽，請開礦海州，立劾罷之。考鹽法利弊，設兵輪緝私，歲有贏課。明年，入覲，充經濟特科閱卷大臣，釐定大學堂章程，畢，仍命還任。陛辭奏對，請化除滿、漢畛域，以彰聖德，遏亂萌，上爲動容。旋裁巡撫，以之洞兼之。三十二年，晉協辦大學士。未幾，內召，擢體仁閣大學士，授軍機大臣，兼筦學部。三十四年，督辦粵漢鐵路。德宗暨慈禧皇太后相繼崩，醇親王載灃監國攝政。之洞以顧命重臣晉太子太保。逾年，親貴寖用事，通私謁。議立海軍，之洞言海軍費絀可緩立，爭之不得。移疾，遂卒，年七十三，朝野震悼。贈太保，謚文襄。

《碑傳集三編》卷二陳寶琛《體仁閣大學士贈太保張文襄公墓誌銘》　公諱之洞，字孝達，一字香濤，舉咸豐壬子順天鄉試第一。同治癸亥廷對，用直言時政擢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歷官國子監司業，詹事府左中允、司經局洗馬、翰林院侍講侍讀，詹事府右庶子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擢內閣學士，出爲山西巡撫，擢兩廣總督，移湖廣，再權兩江。平日論學言政，以法聖崇王爲體，以進夷予霸致國富強爲用，官翰詹時，使俄大臣崇厚定俄約不詳，失伊犂地數百里，疏爭數十，卒改前約，還伊犂。他所指陳，皆關至計。山西舊有土銕出洋之禁，民間歲輸官銕潞紬，又苦充驛，公至一蠲除之。經略邊外七廳蒙地爲興屯練兵計，繼者踵其法，事遂辦。法越之役，朝議和戰不決，法乘隙擾臺灣及閩，公至粵，則建攻越救臺之議，大舉洋債，以強半助滇桂越臺諸軍，而特遣馮子材、王孝祺兩軍援桂，遂克諒山。法以就款。初銕路議興，言者或疑其非便，李文忠公小試之於京津，公謂宜大興盧漢，以經南北之脊，則粵漢、川漢、甯滬、蘇杭次第可舉。在粵奏上之，於是朝廷移公督楚。公之督粵也，注邊海之防，越事定後，汲汲奏移廣西提督駐龍州，建欽廉鎮南關礮臺，設守瓊州，經營檳林港，於粵閩廠造兵船十數，設水陸師學堂以練將。清關稅鹽課鑄銀幣榷煙膏以裕餉，嚴治盜以清奸，及移楚則一以路政工業爲務，大冶產銕，江西萍鄉產煤，公設鍊銕廠漢陽，既奏開之資路用，兼造礮械，以荆壤宜桑棉麻枲而饒皮革也，因設織布紡紗繅絲製麻製革諸局，佐之以隄工，通之以幣政，用盡地利，抵洋貨而中東事起。上下議變法，新學科武備，始公典試提學浙江、湖北、四川，迄任疆帥，所至創立書院，以通經學古，提倡士風，謂求才必由學，於鄂於蜀，有經心尊經，於晉有令德堂，於粵有廣雅，比督楚復創兩湖書院，其權江督也，巡閱江防礮臺，察南北營政，於陳臺竄礮、驕將惰兵，悉與更易，募德弁練江南自強軍。至是乃首采東西規制，廣立文武農工商銕路方言軍醫諸學堂，遣遊學、設將校講習所，籌款造舩，又以邪說誣民，箸《勸學篇》闢之，雖簒忌毀不顧也。洎夫拳亂召戎，大局危岌，而公計益紓，忠益明，心乃益苦矣。於時中外沸騰，公疊請勦匪護使館，不報，則急電各國外部及來華水師將領，暨各領事，立約保護東南。測聯軍必入京，督撫中有聯名阻乘輿西幸者，公聞大驚，急電撤銜，疏論之。俄乘拳亂占東三省，脅將軍增祺定新約，關東權利盡失。聯軍和約成，迫全權畫押有日矣。公力爭得寢。既日俄爭，東權搆兵，或邀公出勸止拒之，兩國定約兵解，東三省以全。其振大綱斷大計類此。公爲政經畫恢宏，而綜理微密，千條萬端，一心默識，用財繁浩，大率取之中飽私規，不竭民膏，不侵庫款，其對外如拒赤德之議，設沿海巡航、加農賦，免稅釐，英提督貝思福之代練華兵，美員精琦之圖攬幣政，聯軍各國之請濬吳淞口，日德商船之逾越漢口馬頭，收回美、比合興公司之承辦粵漢銕路，皆據理抗爭，務以保全國權爲主。抗懷千載，所在祠其名賢先哲，若晉杜成侯，陶桓公，唐裴李、宋韓范司馬，無日不流連心口間。爲學兼師漢宋，去短取長，惡說經襲《公羊》，謂爲權詭亂俗，文字樸六朝。癸卯入覲，怵然於中學式微，道法將墜，手訂學堂章程，於經文兩科，尤注意焉。比還朝，益亟亟於普建存古學堂，圖書館。嗚呼，公之忠規密謨，關係斯文之興壞，匪獨天下安危而已。薨於宣統元年八月丁酉，春秋七十有二。公以諒山之捷，賞戴花翎，論保全東南疆土功，賞加太子少保。今上御極，晉太子太保，賜紫韁，遺疏聞，贈太保，謚文襄。曾祖諱怡熊，浙江山陰知縣。祖諱廷琛，福建古田知縣。考諱鎤，署貴州貴東道，贈太僕寺卿，皆追贈如公官。

陳衍《張之洞傳》　張之洞字孝達，一字香濤，直隸南皮人，晚自號抱冰。督兩湖時，創廣雅書院、廣雅書局，故又稱廣雅。【略】之洞軀幹短小，不類北人，廣顙偉鼻，目三稜有光，修髯及腹，行坐揖讓，儀冠秩然。

紀事

作家逸事

況周頤《眉廬叢話》 張文襄督鄂時，提倡學堂，不遺餘力。某年，某學堂行畢業禮，閣省官僚、各學堂教員學生畢集。某書院監督，粵人太史某，特製長篇訟詞，道歿盛美，令畢業學生劉某朗誦之，環而肅聽者數百人，雖咳唾弗聞也。誦甫畢，忽有狂生某應聲續曰：「嗚呼哀哉，尚饗！」聞者莫不駭笑。羣集視于發聲之一隅。頃之，亟斂笑收視，肅立如初。某監督則艴然變色者久之，惟文襄夷然自若，若充耳不聞者，亦未嘗旁瞬也。

《南亭筆記》卷一六 南皮張香濤署兩江讌客，不期而至者八人。南皮見座無餘隙，乃起身出，箕踞胡床上，勸客盡釂，且徐徐下令曰：「當與公等一訴衷情也。」衆唯唯。既而南皮隱几而卧，鼾然入夢。酒罷，南皮未醒，衆不敢散。中有一客，爲某宮保喆嗣，素嗜阿芙蓉膏，徘徊廳事間，烟癮大作，涕泗橫流。直至夜盡，南皮始欠伸而起，衆興辭出，已東方欲白矣。

又 南皮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而無倦容。無論大寒暑，在簽押房内和衣卧，未嘗解帶。每觀書，則朦朧合眼睡，或一晝夜，或兩三時不等。親隨屏息環立，不敢須臾離，彼此輪流休息。侍姬妾輩亦於此時進御，親隨反扃其扉，遙立而已，蓋簽押房有一門，故與上房通也。

又 南皮博學強識，口若懸河，或有薦幕友者，無不幷蓄兼收。暇時則叩其所學，傾筐猶不能對其十一，多有知難而退者。任某督時，有狂士某投刺入，命見，見已，遽曰：「我某某也，我通測繪學，汝知之否？」南皮授以筆欲面試，以窮其技。狂士一一臚列，瞭如指掌，南皮大歎賞，乃委充畫圖局教習。某狂士出謂人曰：「此公固易與也。」

又 南皮有姪捷南宮，某日開賀，座客雲涌。席半，各分硃卷一冊，多有故作諛詞以贊歎者。座有某太史，文章經濟卓絶海内，且讀而且訾之，未終幅，裂而碎之擲於地。南皮大惶恐，逡巡入。次日語人：「某人的批評固然不錯，但於我面子上下不去耳。」佥服南皮雅量。

又 南皮通西學，製造一切頗能窺其門徑。時洋務局總辦某觀察，固懵然於此道者。一日傳見，南皮詢以鑄一大礮用鐵若干磅，觀察率然對曰：「職道給大人回，大炮五六十磅鐵，小炮用二三十磅鐵就彀了。」南皮軒髯大笑曰：「這點點鐵只彀造一個鍋子，一個湯罐。」觀察赧然出，明日撤其差去。

《新世說・捷悟》 張香濤亦好射隱語，嘗與黄仲弢同以「花落知多少」，射《易經》中心疑者其辭枝。黄之感覺敏捷，一擊即中。張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逾一小時，乃曰「吾已得」，令黄别記所射，張亦記之與黄同，乃歎曰：「吾才竟遜卿一小時。」

又《文學》 張香濤開府江漢，朝野人士即已雲從，迨入樞府，都人士以一親丰采爲榮。故退食之餘，無日不有文讌詩會，即最促時間，亦必鉤心鬬角，作詩鐘一二。故當日十剎海之會賢堂，宣武門外之畿輔先哲祠與松筠菴，皆爲名流暢叙幽情之所。而寒山詩社，亦即起于是時。

又《傷逝》 張香濤之没也，朝野咸悼惜之，挽章極多，惟王壬甫一聯云：「老臣白髮，痛矣騎箕，整頓乾坤事粗了；滿眼蒼生，凄然流涕，徘徊門館我如何。」言之哀愴，有餘痛焉。

又《雅量》 張香濤晚年，躁釋矜平，有猶子捷南宮。受賀之日，賓從繽紛。席將半，各贈硃卷一冊，座客多貢諛詞，黄仲弢且讀且嗤，未終幅，裂而碎之，擲於地。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公逡巡避席而入。他日語人曰：「黄君所評，誠不謬也。」

又《黜免》 光緒末年，瞿子玖方罷職，岑雲階亦謝病，張香濤與袁慰亭新入軍機，事事推袁專主，首席軍機慶親王奕劻，亦言聽計從。張以無事，日集名流，以詩鐘自娛。一日爲詩鐘之會，袁與慶均在座，張特拈「蛟斷」二字。有粵人蔡乃煌者，以湘省道員挾金入都，希大用，於末座應聲云：「射虎斬蛟三害去，房謀杜斷兩賢同。」下句指袁、張交驩，上句即影射瞿、岑也。慶、袁、張皆大悦，即日擢放蘇松太道云。

又《紕漏》 光緒時，某科春闈後，張香濤與潘伯寅，大集公卿名士，讌於陶然亭。先旬日發柬，經學者，小學者，金石學者，輿地學者，歷算學者，駢散文者，詩詞者，各爲一單，州分部居，不相厠雜。至期來者百餘人，兩公紆尊延接。是日天朗氣清，無不興高采烈，飛辨玄黄，或評書論

畫，或對奕聯吟，餘興未盡，俄而日之夕矣，諸人皆有飢色。潘問張曰：「今日肴饌令何店承辦？」張愕然曰：「忘之矣！今當奈何？」不得已飭從者赴近市酒家，辦十餘席至，皆急就章也。沽酒市脯，重以餕敗，飯尤粗糲。衆已倦憊，則勉強小咽，狼狽而歸。都人至今以爲笑談。

又　光緒乙未、丙申間，張香濤權江督，幕僚多才俊。值暮春佳日，相約踏青，訪袁簡齋隨園故址，謁其墓，七姬墓亦在焉。隨園大門外有石碣，所鐫者爲王夢樓之撰序，姚姬傳之題名，咸摹挲憑弔久之。歸途集顧石公家園，縱談游事。石公亦秣陵耆宿也。某觀察夙有通才之目，席間謂石公曰：「袁公七姬，其一姓姚，頃見石碑上有『姚姬傳』字樣。此傳公曾見過否？」石公瞠目不能答。歸而告人，其人諷之曰：「君於聲音訓詁之學，思過半矣。」

劉光第《湘廣總督張公六十壽序》　光緒十九年三月，俄太子來游歷中國，轉海入江，履粵及鄂。湖廣總督張公，迓以軍艦，聲炮致禮，而出會於舟次。太子年少英武，見則叩兩湖治具民風甚悉。公一一對之，乃大驚服。言吾聞公文章政事，震燦中外，爲國家幹事之臣，今益知不虛，【略】越日，宴於漢陽晴川閣，賦詩贈之，極歡去。

陳衍《書張廣雅相國逸事》　公日凌晨興，披閱文書，有事則遲明。余初見公，約遲明往堂上雜燭以待。尋常辰巳見客，午而罷，然後食，有事未而罷或留客食。食必以酒，酒黃白具，肴蔬果並食，一飯一粥，微醺進內。解衣寢，入夜復興閱文書，見客子而罷，有事丑而罷，然後食，悉如日中，不解衣寢，或不進內。冬寒坐籐倚睡，夾以火爐，蓋分一日若兩日也。奏議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脫稿數萬言，其要者往往閉門謝客，終夜不寢，數易稿而後成書。劄有發行數百里追還，易數字者。

又　權督兩江時，一日輿至早西門呼材官，詢其處，命駐輿，與談謝安西州門故事，辯證良久乃行。

又　公嘗因置酒問坐客：「燒酒始於何時？」余曰：「今燒酒殆元人所謂汗酒。」公曰：「不然，晉已有之，陶淵明傳云：『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稻，稻以造黃酒，秫以造燒酒也。』」余曰：「若然，則秫稻必齊，《月令》早言之矣。」公急稱秫稻必齊者再，且曰：「吾奈何忘之？」又嘗閱余《貨幣論》說有言，金幣中參銅者疑之，急召詢。余曰：「公創鑄中國銀幣者，銀質略剛，造幣且須參銅，況金質之柔乎？」因言金幣重二錢餘，約參銅十之一。公稱善，其虛心類若此。

《清稗類鈔・文學類・張文襄退食尋詩》　光緒時，京都名流極盛，以張文襄公爲之魁。文襄開府江漢，朝野人士，即已雲集相從。迨入樞府，都人士尤以一瞻丰采爲榮。故退食之餘，無日不有讌會。其讌會時，又無往而不分韻題詩，即最促時間，亦必鉤心鬬角，作詩鐘一二。上好下甚，故當日十剎海之會賢堂、宣武門外之畿輔先哲祠與松筠庵，皆爲名流暢叙幽情之所。而寒山社之詩會，亦即起於是時。其人物，則以南書房、翰林院、御史台三署爲其中心，餘皆依附末光，欲標榜以成名者也。

又《張文襄惡六朝文字》　張文襄公最惡六朝文字，謂南北朝乃兵戈分裂道喪文敝之世，效之何爲？凡文章無根柢，而號稱六朝駢體，以纖仄拗澀字句強湊成篇者，必黜之。書法不諳筆勢結字，而隸楷雜糅假託包派者亦然。謂此輩詭異險怪，欺世亂俗，習爲愁慘之象，舉世無寧宇矣。果不數年，而大亂迭起，文襄之言遂驗。

作品本事

《座主蕭山朱尚書六十壽辰戒勿置酒命門人各賦詩時方以科場事絓誤罷職閒居二首》　《十朝詩乘》卷一七：（戊午）是科朱文端以大司馬爲副主試，關節案發，詔以文端不知情，從寬奪職。尋授侍讀學士，仍直上齋。方黜官，值六十生日，張文襄爲其門下士，獻詩云：【略】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同治辛未會試，正總裁爲體仁閣大學士朱鳳標。【略】鳳標，科舉史中有名之咸豐戊午科場案副主考也。肅順最爲朝士嫉恨，緣于此案。是科主考三人，正主考大學士柏葰被誅，副主考左副都御史程廷桂遣戍，（其子以傳遞關節斬決。據《庸庵筆記》，犯罪者幼子，長子代對簿受誅。）惟鳳標處分獨輕，僅革職。（王大臣載垣等奏：「副考官兵部尚書朱鳳標，雖訊無請託情弊，而當柏葰補中試卷時，何以幷未詢其撤換緣由，出場後又不即參奏，實屬違例。」請交部嚴議，奉諭：「尚無知情情弊，從寬革職。」）未幾即命以侍講學士仍直上書房，因又擢至尚書。同治間遂登揆席，復掌文衡。比歿，得優卹，謚文端，歷險而夷，身名俱泰，福命不爲不優，要是謹飭一流耳。鳳標爲道光壬辰榜眼。【略】當鳳標以戊午案黜罷，值六十壽，張之洞獻詩云：

【略】以鳳標方失意，故多慰藉語。

《奉和房師舍人范鶴生先生（鳴穌）榜後見示之作》《十朝詩乘》卷二〇：范鶴生舍人（鳴穌）與同治壬戌春闈分校，得張文襄卷，亟賞之，薦于總裁鄭尚書（敦謹），以額滿見擯，爭之不得，憤悒至泣下。次年，癸亥恩榜，復與分校，文襄獲雋，仍出舍人房。王少鶴太常謂舍人曰：「此樂毅啻登仙趣。」其賦詩因有「適來已自驚非分，再到居然爲此人」之句，文襄和作云：【略】楊見山（峴）壬戌會試，亦出舍人房，薦而不售，次科未與試，故未語及之。文襄榜後，以壬戌闈作，附于硃卷之後，一時詫爲創聞。

《重九日作》夏敬觀《學山詩話》：張文襄（之洞），當同治辛未重九，有慈仁寺登高之集。座客有周荇農、陳六舟、謝鞏伯、朱肯夫、李尊客、王廉生、董覗樵、陳逸山輩。寺有毗盧閣，可西眺玉泉諸山，下攬盧溝橋人物。文襄詩云：【略】文襄此詩，純學東坡，筆力矯健，百餘年來，紗帽頭詩，當首屈一指。聞是日請客，忘備酒筵，衆賓已集，始及覺察。乃訪得距寺最近者一小飲食館，而令具筵。及入坐，肴饌大精，衆皆贊賞，即廣和居是也。由是馳名，數十年中，遂爲京曹雅聚之所，前數年忽關閉。人事滄桑，可爲一嘆。

《新春二日獨遊慈仁寺謁顧祠》《十朝詩乘》卷二〇：慈仁寺【略】爲明憲宗爲母后祝釐而建築，大毗盧閣高三十六級，長廊四周，便于臨眺。殿前雙松，蔭可數畝，王文簡所爲作《雙松歌》者也。張文襄《新春二日游慈仁寺》詩云：「何年廟市徙，求書琉璃窰。春燈照百貨，車馬如乘潮。雙松適靜性，仍伴枯松寮。儼如魯兩生，偃蹇不可招。」則光緒初年作。今傑閣久傾，寺藏窰變觀音，且失于庚子之變。中經兵踐，即雙松亦不可問矣。

《拜壽伯符翰林（富）墓》《十朝詩乘》卷二三：京師之陷，【略】竹坡侍郎子伯弗庶常（壽富）、仲弗筆政（富壽）同仰藥死。文襄拜其墓，有詩云：【略】意以諷親貴之用事者。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張廣雅有《拜壽伯弗翰林（富）墓》詩云：【略】伯弗，竹坡長子，光緒戊戌進士。庚子都城陷，與弟貴字仲弗官筆帖式者，均殉難。

《滁山書堂歌送吳仲宣尚書東歸將寓滁州》《十朝詩乘》卷一八：李雲生《謁駱文忠祠》詩云：「百二危城半劫灰，公從湘水振師來。雄風一戰聲先奪，零雨三年志不回。」謂文忠自湘撫督師援蜀也。時蜀中亂，公至督所部，剿平之事必躬親，與撫湘迥異。凡所規畫，必集司道議，使反復駁之，迨無可駁而後定策，故能推行盡利。及歿，蜀人爲服喪，如諸葛武侯故事。將軍某攝督，心忌之，令有司諭禁，蜀人不從，曰：異日將軍去時，恐求此不可得也。將軍聞之，憮然若失。繼爲蜀督者惟吳仲宣（棠），有惠政，其去官也，部民追慕弗衰。張文襄時督川學，贈別詩云：「春水方生公去時，萬民戀母士戀師。」可見其概。詩中又云：「西蜀安危仗才傑，花縣相公曾持節。武功纔竟未修文，前哲遺憾待來哲。譬如病後須淖糜，公以寬大蘇瘡痍。」蓋文忠治蜀未竟之緒，仲宣爲能繼之。相傳孝欽后未入宮時，奉父喪北歸，仲宣初無素，于其過境，厚賻之，后心識其人。適有舉其治蹟者，不數年遂躋開府。後雖被劾，猶曲全之，然觀其治蜀得民，固非倖致。

《屢有旨整頓部務不令假手吏胥曹司均汲汲講求吏事而清苦殊甚亦鮮閒暇當爲長官所深念也》《十朝詩乘》卷二一：自來吏胥舞文，專恃例案，曹司精覈者亦能之。貴築黃琴塢觀察，道光中官吏部，與同僚徧稽舊案，分別存銷，存者分類入簿，又手抄小冊，隨檢即得，吏不能欺。且屢與堂上官抗爭，因有「硬黃」之目。自紀詩云：「蹉跎十九年中事，贏得人呼作硬黃。」又，阮紺諫（應商）初官戶部，以裘服逾制撻二吏。每判事，勿許儳言，弊亦頓止。迨辛丑回鑾後，悉裁書吏，部司創習文法，轉以爲苦。張廣雅嘲以詩云：【略】。

《過張繩菴宅四首》《石遺室詩話》卷一一：廣雅相國歷內外數十年，舍高陽李相國（鴻藻）外，孤立無助，而最有憾于翁叔平相國（同龢）。【略】其《過張繩菴宅》四絕句，末首云：【略】首句謂幼樵獲譴後，二十年不起用。次句言皆叔平阻之。幼樵，后所喜；叔平，帝黨也。後二句用贊皇示夢事，則以令狐綯譬叔平，綯亦牛黨，陷德裕至死者也。德裕既歿，見夢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滈，滈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既夕又夢，綯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白于帝，得以喪還。其實，幼樵卒時，叔平亦早已罷斥。廣雅尚不能忘情，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廣雅假節兩江，繩方居白下，音問偶通，過從絕迹。最後一晤，痛談盡日，欷歔往事，殊難爲懷，而繩菴旋即不起矣。故廣雅《過張繩菴宅》云【略】。第四首「當關」云：【略】蓋泛指同時執政旨趣各異者言。簣齋庚午捐館，已在虞山被放出都之後。《石遺詩話》以爲隱刺松禪，似非事實。此

余聞之弢老者，必可信也。《花隨人聖盦摭憶・張繩庵舊宅》前述廣雅堂《過張繩菴宅》詩，已言其爲今立法院。張詩第三首：【略】自注：【略】此栝至今猶存，前年往觀，邵翼如、張默君伉儷爲予言，此樹考定爲樅，因有美樅堂新牓。予案今立法院地名侯府。侯府者，清靖逆侯張勇之府也。府即此園，其由張侯以至于張繩菴，沿革亦有足紀者。考《白下瑣言》：「張侯府在大中橋襄府巷內，蓋前明襄國公故府，今桐城劉氏賃居之。侯諱勇，康熙間以征三藩功封侯世襲。」又考張繩菴《澗于集書牘》卷六《復陳弢庵閣部箋》：「日內擬遷李氏試館，亦非可久居者。館之前巷，有一廢園，頗多舊樹，侍規爲隱遯地，索價頗昂，力不能辦。近屋主以訟累歸桐城，或可典出，能儻之，雖非入山深處，較可遠市避囂。」又《復張楚寶觀察箋》：「檢原券，劉買此屋在嘉慶十二年，所謂安園者，非劉家之新榜，乃章氏之舊題也。章亦桐城人，署券之星齋名維極，其父淮樹備兵（攀桂）購此園以奉太夫人，故名安園。存齋《嫁鶴詞》云：『隨園山瘦稻粱稀，爭及安園飲啄肥』者，此也。淮樹雄于財，晚耽聲伎，兼持戒律，守京口，與禹公習。後居金陵，時與禹卿及子才、惜抱共游讌，所謂松山館以松名，有伎名芝者居之。秋桐軒，以桐名，有妾名鳳者居之。齋榜出澹墨探花，皆藏嬌之金屋，何關劉氏祖芬。淮以嘉慶八年示寂，十年卜葬，十二年子孫即售屋還鄉，劉氏幷冒其園館之名而有之。惜抱《重過章氏故宅》詩，所謂『門頻晝采迎新主，室有披緇就法王。重到西園苔徑綠，春風猶舞舊垂楊。』絕不云屋歸同邑劉氏者，以劉非雅士，即鄉先生亦不欲挂諸簡端耳。」又《復陳弢庵閣部箋》云：「或云此園即丁仲容檜亭遺址，無書可證，而爲張靖逆襲侯宗仁廢第，則確有可憑。張之夫人高遠芬能詩，惜篋中無之。如尊處有丁之《雙檜亭集》，高之《紅雪軒集》，可以寄假否？」繩菴此三箋，俱可寶。惜弢老復箋，未之見。嚴範孫注廣雅詩，于金陵古蹟，不甚灼知，遂馳書詢教育廳長胡家祺，問以五松園是否即今侯府。胡報書，于五松園沿革引《白下瑣言》，于侯府一節，答云：「至侯府乃安園故址，待徵錄，安園在義直巷，本吳逆家人薛秉所造，後爲靖逆侯張勇子宗仁第宅。園基宏敞，栝樹三四株亦古秀。」云云。考繩菴乃範老之師，而嚴注不徵《澗于書牘》，殆偶未檢及。丁仲容名復，元人，晚僑居金陵。假使丁之遺址，薛之造園，兩說皆可信，則元、明之間，尚有數百年，未審第宅屬于何人。予嘗以詢于柳君翼謀，亦不能有更進于此之考證矣。

《讀白樂天以心感人人心歸樂府句》《石遺室詩話》卷一一：此首爲廣雅絕筆之詩。因與攝政王載灃爭親貴典兵，各要政不聽，椎心嘔血，一病至死。遺疏有「守祖宗永不加賦之規，凜古人不戢自焚之戒」云云，天下誦而悲之。《一士譚薈・張之洞與彭玉麟》：張氏晚以大學士居政府，見朝政日非，不克匡救，亦以憤終。（臨終前有《讀白樂天以心感人人心歸句感賦一絕》云【略】。其友陳寶琛深致惋歎。彭、張二人，高位大年，彭壽七十有五，張壽七十有三。）固可謂身名俱泰者，而實均賫恨以歿也。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張文襄病中絕筆詩云【略】。或疑「君民」宜作「君臣」，詢之陳弢老，謂「民」字不誤，實有所指。文襄在樞垣日，力持大體。時津浦路方謀始，將簡大員督辦。粵人某君，聲氣素廣，期在必得，朝議已垂定矣。【略】文襄以輿論不洽，力爭。監國問：「輿論不洽如何？」文襄曰：「推其極，恐激成民變耳。」監國怫然曰：「君如贊同，誰更梗議？且朝廷練兵奚爲者，何以動畏民變耶？」文襄變色曰：「朝廷練兵，非以殺民者。」亦拂袖去。某公督辦之令，旋亦未果下。時長郵傳之某君適隸津籍，遂以屬之。然文襄因此嘔血，而病源遂伏于此矣。迨後，朝旨突以監國攝行大元帥。未幾，又以近屬某某典軍。文襄力爭無效，乃乞病假。初本無疾，猶冀藉此促負扆者之悟。久之，親貴競進，時事日非。文襄欷歔感歎，每語客曰：「清社亡矣。」祈死之心愈決。

《題李次星藍筆畫梅》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廣雅集外詩殊不多見。臨桂鞏菴寫示廣雅《題李次星藍筆畫梅》一絕云：【略】原註：「是科君所得有學之士至多。次星名吉壽，廣西永福人。以畫梅有聲于時，字學金冬心。官四川知縣。」此詩乃同治癸酉九月瑣院作，計其時廣雅方督川學，次星亦在闈中任分校也。

《書扇詩》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廣雅堂詩集》，乃南皮病中手定，集外剩稿，似亦不少。偶于友人處見有南皮《書扇詩》云：【略】自註：「此余戊寅除夕，與繩菴學士、安圃尚書對雪小飲二首之一。病中檢舊稿得此，錄之以示仲昭賢姪。繩菴墓木已宿，余亦日就衰頹，迴念昔游，彌增愴感。」云云。當是公晚入樞府時作。

《扈從上定東陵作（孝貞顯皇后陵名）》《雪橋詩話續集》卷八：張文襄《扈從上定東陵作》有云：「保冲奠兩代，付託完八紘。天步已清晏，聖善功莫京。重紆聽卑訪，祇益受寵驚。絳灌詫殊遇，終賈非爲名。撫壤亦何裨，

負乘徒殫精。」文襄官翰林，嘗蒙召對，孝貞顯皇后眷睞尤逾恆等也。

《花之寺看海棠坐中同年董兵備將有秦州之行》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廣雅佚詩，余已迭入詩話。【略】廣雅有《花之寺看海棠坐中同年董兵備將有秦州之行》一首，即爲峴樵作者。自注：「董先爲甘涼道，以憂歸閿，授鞏秦陪道，意頗鬱鬱。」

《同治十年仲冬消寒第三集峴樵前輩扮東老屋時前輩方校鉤校韵學因屬木夫作此圖居無幾何遂聞備兵鞏秦階之命明年仲春圖成乃使南皮張之洞題詩上方爲作長歌紀之》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廣雅佚詩，余已迭入詩話。茲又得長古一首，于字學韵學，均有闡發，又不僅有裨舊京文獻已也。題爲《同治十年仲冬消寒第三【略】乃使南皮張之洞題詩上方爲作長歌紀之》云：【略】按峴樵名文渙，晉之洪洞人，以翰林爲講官，與廣雅交期最篤。

《彭剛直公輓詩》 《十朝詩乘》卷二一：張文襄與彭剛直初無素。甲申之役，同任粵防，深相引重。文襄所草防海規越、計畫兵食及諫阻停戰撤兵諸疏，意皆與剛直合。粵海以虎門爲第一門戶，文襄令淮軍守黃浦，以水師提督率粵軍守虎門，提督怨之，由是粵、淮軍交惡。剛直至，乃于虎門外沙角、大角二山築砲臺，自督湘軍守之。粵、淮兩軍皆愧服無異辭。文襄《輓剛直》詩有云：「回憶越禊昏，炎方門戶殆。天降江神尊，氣吞海若倍。軍離終成睦，民恐頓忘餒。雪濤擁虎門，兩角高崔嵬。孤軍壁其外，免胄不披鎧。共苦感士卒，任難服寮寀。」皆紀實也。

《俄國太子來遊漢口饗燕晴川閣索書即席奉贈》 《十朝詩乘》卷二三：殊俗投贈，往古所希。張文襄鎮武昌日，適俄羅斯太子來游，置酒晴川閣款之，贈以詩云：【略】詩皆見《廣雅集》中，不知當日如何傳譯。

《希臘世子》 《十朝詩乘》卷二三：殊俗投贈，往古所希。張文襄鎮武昌日，適俄羅太子來游，置酒晴川閣款之，贈以詩云：【略】同游者希臘世子，爲俄羅斯太子懿戚，文襄亦贈以詩云：【略】兩詩皆見《廣雅集》中，不知當日如何傳譯。

《焦山觀寶竹坡侍郎留帶三首》一、二 《十朝詩乘》卷二一：天潢故事用黃帶，故俗呼「黃帶子」。寶竹坡侍郎系出玉牒，其以使節過江南，遍攬金、焦諸勝，因仿東坡軼事，留帶于焦山寺。張文襄自楚督移攝兩江，重游焦山時，侍郎已前卒，覩其遺帶，因題詩云：【略】。

《江行望廬山（先約陳伯潛同遊陳不到遊亦輟）》 《花隨人聖盦摭憶・陳弢庵與李高陽》：南皮時督鄂，聞弢老至寧，要約其游廬山，而弢老自言：「吾爲弔喪來，（按：弔張佩綸也。）非游山也。」謝不往。今《廣雅堂詩》有題云《江行望廬山約陳伯潛遊不至》，是此事也。故知弢老與二張之交，尤厚繩庵。至與南皮，晚年始彌沆瀣。

《西山》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南皮入相已晚。其時滿漢新舊之爭尤烈，感歎所及，輒寓于詩。《新舊》云：【略】又《西山》詩末二句云：「新舊祇今分半座，廟堂端費斡旋功。」凡知光、宣朝局者，皆可識南皮苦心也。

《紀恩詩十五首》五 《簷醉雜記》卷二：光緒乙未會試，適當甲午戰後，喪師割地，朝野同憤。是科駱公驌殿撰成驥廷試策文，首引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而歸結于殷憂啓聖，語極沈痛。讀卷大臣進呈時列第九，德宗拔置第一。自嘉、道後廷試偏重楷法，駱不工書，迺膺此選，亦破格之舉矣。南皮張文襄公于光緒癸卯以湖廣總督述職留京，兩派特科閱卷。公《紀恩詩》云：【略】蓋疆臣衡文，事所罕有。在先惟阮文達公于道光十三年以雲貴總督入覲，奉命充會試總裁。吳雅文襄公兆惠于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以定邊將軍奏凱回京，派充殿試讀卷大臣。皆異數也。是屆特科公力主多取而重用，上爲流言所動，多不如公所期。《十朝詩乘》卷二四：戊戌新政，經濟特科其一也。制視詞科，薦者累牘，以政變而罷。辛丑，復有詔舉行，則由嚴範孫學使疏請，而張文襄力主之，于是九卿以上及督、撫、學政復各舉所知。癸卯夏，召試于保和殿，文襄適由鄂督入覲，獲與閱卷。自紀詩云：【略】阮文兆武」者，阮文達于道光十三年以滇督入覲，充會試總裁，兆文襄于乾隆二十六年以定邊將軍凱旋，充殿試讀卷。外吏典文衡，不多覯也，故以爲喻。文襄初以召試曠典，力主多取重用，守舊者非之。初試，梁燕孫（士詒）首列，羣疑爲卓如之族，及覆試，仍首列，楊晳子（度）亞之，皆于揭曉前撤去，而務求其文旨平正者。于是袁樹五同年以榮文恪師言拔置第一。然燕孫、晳子後以論薦得京卿，駸駸大用，而特科所取二十七人，登用皆不優，庶常免散館，主事免學習，外吏以原官用而已。先文安公與覆試閱卷，言是日各衙門堂銜多註假，列名者僅八人，遂俱獲派。衡文非畏途也，而規避若此，是足覘當日風尚矣。

《國子監拜熙文貞王文敏兩公祠遂觀石鼓》 《十朝詩乘》卷二三：京師之

陷，兩祭酒幷殉：福山王文敏（懿榮），滿洲熙文貞（元）也。文敏時兼充京師團練大臣，自謂有守城之責，文貞爲裕壽山督部子，督部先死天津之難，其死兼以殉親。都人爲立祠國學祀之。張文襄有《拜熙王二公祠兼觀石鼓》詩云：【略】。

《拜竹坡墓》《十朝詩乘》卷二一：天潢故事用黃帶。【略】侍郎性坦率，官少宗伯，朝服猶假自其友。罷官後，恆往來西山。【略】光緒之季，文襄入樞府，得拜竹坡墓下，復賦二絕句云：【略】注謂竹坡貧甚，嘗凌晨訪之，惟新熟良鄉酒一甕，鹹蘿一楪，相與對飲，更無鮭菜。其風味可思也。王賡《今傳是樓詩話》：竹坡官京朝有直聲，食貧勵節，爲人所難，故廣雅詩云：【略】。《兼于閣詩話·清流黨一二詩事》：寶竹坡在諸人中，最爲坎坷。張孝達有《拜寶竹坡墓》云：【略】實繼吳柳堂爲同治爭立嗣，語最切直，故終不起用，用魯宗道魚頭事，言其直也。

《讀盛伯熙集》《石遺室詩話》卷一一：《讀盛伯希集》云：【略】當時朝官，略分南北兩派。稍前一輩，若廣雅、幼樵諸人，高陽主之；稍後一輩，若伯熙、可莊諸人，常熟主之。此詩指伯熙一摺，推翻軍機，朝局一變也。《花隨人聖盦摭憶·清流分道揚鑣》：前記清流盡于甲申，又詳南皮《懷盛伯熙》詩，「遺稿曾無奏一篇」句，爲諷伯熙首攻高陽，既而悔之，自刪其奏疏。近聞竹君先生談，始知伯熙雖首攻恭王與李高陽，一變光緒初年之朝局，而發動者，別有其人。先生言：【略】案此當是述南皮之言，然此言實朱紫不謬。靄青名華奎，當時清流已分道揚鑣，伯熙及王可莊兄弟、黃仲弢皆不慊于寶齋。其事詳予前所記，故爲靄青所用。顧政局之遷變，其原因皆至繁頤。南皮所言，僅就朋輩知交中齟齬排軋一部分，可道者道之而已！若以當時全局形勢言，則祁靜怡所言爲較詳。祁云：【略】合肥旋回任，其事乃寢。華奎乃草一疏底，以豐潤曾保唐、徐，時法越事起，唐、徐敗退，爲舉非其人，且詞連高陽，因王仁東達于盛祭酒昱，祭酒乃更易其詞，嚴劾全樞。正值慈寧不愜恭邸，與醇邸議，而有大處分之下。外傳孫濟寧預其事，諭旨即出其手，然濟寧已先奉命出外查辦事件，早出都門矣。常熟同罷，而留書房，亦頗有人言，翁亦知其事也。于時榮文忠引疾不與朝政者十年，甲午秋，由西安將軍召入祝嘏留京，補步軍統領，旋授尚書，晉大學士，高陽、常熟，再入樞廷。乙丙之間，三人俱在督辦軍務處。東朝與帝，意見已深。常熟暱于帝，每早先至書房，復赴軍機處，頗有各事先行商洽之嫌。一日文正入直少早，常熟甫自書房至，文正甚詫。及常熟去，禮邸云：公始知耶？殆日日如此！恭邸再出，依違兩可，無多建白，常熟實隱持政權。丙申冬，孝欽普陀峪工程，原爲醇邸所承修，年久傾滲甚多，乃命徐相（桐）、敬文怡（信）、慶邸、榮文忠兩次勘估，又命文正與端王續估。德宗有時局甫定、庫藏不充、力事從儉之諭，孝欽則意在大加修葺。端附孝欽，文正受命頗爲難，卒以最要、次要，分別含糊奉覆。一日孝欽后入頤和園，登高見妙高峯藏不充、力事從儉之諭，孝欽則意在大加修葺。端附孝欽，文正受命頗爲難，卒以最要、次要，分別含糊奉覆。一日孝欽后入頤和園，登高見妙高峯醇王園寢，遽命將園內數百年一銀杏樹砍伐。此樹高可覆雲，亭亭如蓋，蓋有憾于帝而牽及也。榮文忠自東陵回，晤文正，言公何爲保留翁某，蓋榮再出，雖未入樞，頗聞機要。先是徐東海（桐）有疏請召張文襄，亦榮與徐密商而定，意在去翁而引張。張已至滬，翁設法藉宜昌教案使回鄂任，先固有翁出書房開缺回籍之議，即戊戌四月之舉動也。恭邸與文正皆不願驟去舊人，暗爲保全，僅撤書房而已。戊戌夏，李、恭相繼而逝，常熟遂被放。仁和再入，榮督直。八月政變，榮入軍機，庚子引鹿文端入，次年欲于張文達、瞿文愼二公引一入樞，後卒用瞿。蓋榮與文正交久，頗致傾挹。文正素持南北之見，其甚不得已用南人則當擇較善者。榮狃于文正，亦牢不可破，所引之人，皆文正之戚友門生。其源流派別，相信甚深。記文正薨，文忠輓之曰：「共濟泝同舟，直諒多聞，此後更誰能益我；中流憑砥柱，公忠體國，當今何可少斯人。」歎字云：「此蘭兄輓文文忠聯語也，今即用以輓蘭兄。」大致措語如此，可見于文正傾許甚矣。李翁同在譯署，翁引張樵野以擠李，後張復排翁，榮遂乘隙進言孝欽，必罷之而後已。自戊戌後立溥儁爲穆宗嗣，徐桐、崇綺爲傅，劉忠誠已亥入京，力言廢立之不可。劉、榮變善，以危言大義相告，保全不少。常熟癸卯日記：【略】祁名景頤，祁文端巖漢之曾孫，文恪（世長）之孫也。今尚健在，觀所述洋洋灑灑，亦庶幾與惜陰所記相表裏，欲詳光緒晚年政治何以愈弄愈壞者，得此可以恍然。官僚之積習，南北之成見，生心害政，不可究詰也。然予所聞，其根本在于那拉后有憾于恭王。西后晚好興土木，用財無度，每臨幸宮苑，恭王從后覩弊舊處，輒曰這地方該興修了，恭王應曰諾。退則率靳不辦，積久西后不能平，遂決遂去之。所謂去賢親佞，以至于亡國敗家，皆由于婦人之攬權與縱欲之敗度，有史以來數千年至茲，未能悖此定律。鑒之哉！鑒之哉！又：伯熙晚頗自悔發難，

故集中刪去諸疏。南皮《過伯熙宅》詩「密國文章」云云，即言此事。當時清流雖推重高陽，而殊無黨魁之崇戴。繩庵《澗于集》中《伯潛舟中同宿》詩「神仙李郭原無黨」，即言清流非有黨援，此說自可信。

《過蕪湖弔袁漚簃四首》四　《石遺室詩話》卷一一：廣雅相國，見詩體稍近僻澀者，則歸諸西江派，實不十分當意者也。蘇堪序伯嚴詩，言「往有鉅公，與余談詩，務以清切爲主，于當世詩流，每有張茂先我所不解之喻」。鉅公，廣雅也。其于伯嚴、子培及門人袁爽秋（昶）皆在所不解之列，故于《送子培赴歐美兩洲》則云：「君詩宗派西江傳，君學包羅《北徵編》。」《過蕪湖弔袁漚簃》則云【略】。不喜江西派，即不滿雙井，特本漁洋說：「山谷雖脫胎于杜，顧其天姿之高，筆力之雄，自闢門庭，宗人作《江西宗派圖》，極尊之，以配食子美，要亦非山谷意也。」云云。故陽不貶雙井，而斥江西爲魔派。實則江西派豈能外雙井，雙井豈能高過子美，雄過子美，而自闢門庭哉！胡先驌《讀張文襄廣雅堂詩》：其與鄭太夷論詩，務以清切爲主，而于當世詩流如陳伯嚴、沈子培、袁爽秋輩，皆有張茂先我所不解之喻。故其《弔袁爽秋》詩云【略】。蓋心固不喜江西派，而又不忍詆漚簃，故謂「北宋清奇」。漚簃以雙井、半山爲一手，故仍不失爲雅音，而非江西魔派之比也。公之論詩之旨于此可見；公之詩格，亦于此可見。蓋公詩脫胎于白傅而去其率，間參以東坡之句法者也。其淵源如此，從未經郊、島、黃、陳劌刻肝腎之途徑，故此類詩之獨到處不能領解，即韓詩排奡奇崛之境界，亦所未經。故習于宋詩者嘗覺其詩不深至。差幸規模宏大，學問賅博，有以掩其所短耳。　南邨《攄懷齋詩話》：袁爽秋，桐廬人，文學治行，一時無兩。庚子之役，以抗疏劾端剛被戮，聞者惜之。張香濤爲詩弔之，情文幷茂。詩云：【略】。

《讀史絕句》　《花隨人聖盦摭憶補篇・張南皮讀史詩》：南皮《讀史詩》云【略】。此詩相傳爲文襄與于次棠中丞不合，作此寄慨，然所言甚有至理。蓋政治首貴至公，勿塗飾自欺，法不貴多，貴立而能守，秦用商鞅，法令密如牛毛，而卒以敗。此詩所謂空談吏治者，僅譏好談催科考績之書生，尚非言徒法不能自行之末世也。其云正本安邊者，謂政治若不能探本，則境內縱宴安，而邊境亦不能寧謐。邊事一動，則易成大亂，吾國史迹所垂，每每如此。徐樂云：「天下患在土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求，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其言極可與此詩對照。後兩句尤沉痛。明皇昧于知人，惑于內嬖，寵任包藏禍心之胡兒，遂成安史之亂，天下塗炭，前此妙選典守郡國之良吏，曾何益哉。由妃戚弄權，祿山典兵，以至關中大亂，土崩一成，盛唐文物盡毀，不過翻覆手間事。誦南皮此詩，可爲徘徊嘆息。

《讀史四首》四　《花隨人聖庵摭憶・繆藝風與徐桐之齟齬》：此詩第一句，即指文道希大考第一事。按畢沅《續通鑒》卷一百三十，紹興二十四年三月，帝御射殿，策試正奏名進士，策問諸生以師友之淵源，志所欣慕，行何修而無僞，心何治而克誠，進張孝祥爲第一。以擬德宗預定文爲第一，可謂工切。第二句用《能改齋漫錄》，張孝祥知潭州，誦至「金杯酒，宮花顫」，其頭自爲搖動一節。案「金杯酒，君王勸」，此陳濟翁《驀山溪》詞，以喻文受德宗特知，幾于金杯勸酒，而又以潭州妓坐之事，影喻文不自檢點。末二句乍觀其意，似云稼軒以後，僅有于湖，而不知「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句，爲壽皇所大不懌，正言德宗因此案而卒釀宮掖之變，傷心之極，所換得者，僅《雲起軒》一卷詞耳。文詞固晚清作家也。道希以甲辰八月二十四日卒于萍鄉，南皮此詩，則前一年作，道希必不及見。

著録

樊增祥《張文襄公詩集跋》　公自光緒丙子冬，由蜀還京，作詩甚少。自己卯至壬午殫心國事，有封奏四十餘件，更無餘力爲詩。壬午秋出撫晉疆，明年夏移督兩廣，荏苒八年，吟事都廢。在粵時僅有賀子青宮相子入學詩二首。督鄂十八年，自庚寅至癸巳中間，惟《贈俄太子》及《希臘世子》二律，然係幕僚擬作，公稍潤飾之。直至乙未，自兩江還鄂，始壹意爲詩，如《憶蜀游》十首、《憶嶺南草木詩十四首》皆督楚時作，即《輓彭剛直詩》亦在鄂補作也。蓋公於詞章之學最深，四十以後內贊訏謨，外修新政，公忠體國，不遑暇食，詩學捐棄幾二十年。六十以後吏民相安，新政畢舉，乃復以理詠自娛，而識益練，氣益蒼，力益厚，境地亦愈高愈深，以《五北將詩》與《四生哀》較，以連珠詩與學署草木詩較，劃然如出兩手。至光緒癸卯朝大以後諸作，則杜陵徙夔，坡仙渡海，有神無迹，純任自然技也。神乎，嘆觀止矣。

袁昶《廣雅碎金書後》 公奏議書牘，多經國遠猷，他日及門編次，當爲正集。其它箴銘、頌贊、賦序、碑記、論議、簡札，大率未編定，且公方翊贊軍國之重，訏謨長算，亹亹日出，囊饒忠智，炙輠不窮，精神淵著，未有艾也。今先以詩初集四卷，校寫定本付梓。刻成，名以《廣雅碎金》，但記疇昔語云爾。

陳衍《廣雅堂駢文注敘》 廣雅駢文多長篇鉅製，其故吏許溯伊內部分爲八卷刊之，某君注其末二卷，門人陳獻侯內部本廣雅門下士，劬學好問，用數年之力，發篋陳書，十注八九。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張文襄【略】祈死之心愈決，中間曾閉閣謝客，輯師友遺詩，以償宿願，即今日吾友高蒼檜所刊之《思舊集》也。

又 《廣雅堂詩集》，一刊于廣州龍比部伯鸞，再刊于桐廬袁忠節爽秋，即所謂《廣雅碎金》者。近坊間流傳本，兼有晚歲諸作，乃其易簀前手訂也。

又 廣雅初以癸酉主試入川，旋簡學政，《輶軒語》、《書目問答》等書，均在蜀時作。

藝文

曾紀澤《潘伯寅侍郎招飲歸途得一律兼呈張香濤太史》 碧水澄懷玉立身，梧觴豪舉笑談眞。時聞石破天驚語，喜對塵空眼淨人。曰暖難融簪上雪，壺乾且漉甕頭春。

又《與鄉濤論春秋三傳微有駁議又作一首》 湘綺樓中經學昌，頗譏盲左右公羊。一辭游夏猶難贊，三氏春秋各有長。墨守本無堅壁壘，丹成不愈舊膏肓。數端疑義傳千古，待質君家丞相蒼。

寶廷《陶然亭與張香濤飲酒醉後偶成》 不到江亭近十年，歷觀風景尙依然。蘆芽貼地平如草，山影黏天薄似烟。笑我惟當飲醇酒，問君敢否酌貪泉。(香濤將之粵督任。)毋將一會看容易，沉醉休辭杯再傳。

孫雄《感逝詩一百二十一首》一〇 六經根柢史波瀾，廣雅堂中笑語歡。文敝道衰三嘆息，千金市駿爲才難。不戢自焚兵似火，手書遺疏意拳拳。立朝正色天潢憚，葛亮忠勤可答天。在公夙夜矢勤劬，顚倒衣裳有謗書。《大學》《中庸》原一貫，同根何苦欲相鋤。

陳曾壽《張文襄公挽詩》 正笏回天手，清流實地人。朝年恢大略，末命瘁孤臣。時至堂堂去，憂來種種新。老成遺脈斷，寧止淚沾巾。事大謀能定，機沉見若遲。濟時新貫舊，沃主孝兼慈。宇泰陰凝日，心寒痛定時。彌留天下計，繼座孰窺期。

馮煦《登奧略樓弔張文襄七疊前均》 曲江風度溯從頭，百尺層樓空復游。天際孤雲原易暝，江南枯樹不成秋。四朝紆策猷應遠，七字敲詩句尙留。同列十科前輩盡，可堪回首望瀛洲。

范當世《贈張香濤尙書》 嶽嶽崇山既見餘，坐看風雪渺愁余。干時剩有屠龍技，乞命來分養鶴符。道好終于閑處見，談深徒益客中吁。詩書未必眞無用，淚眼乾坤只一儒。

楊銳《和南皮師除日大雪元韻》 臘酒噓凍得軟飽，年豐樂事快自了。冬雪再饜春猶封，霽色模糊堊林表。堆瓊仍看萬瓦白，燭照不待三更曉。市人屢洴不龜手，天公慣戲玉龍爪。士如楚纊恆得挾，我愧袁門獨不掃。迎年爆竹謹歲除，家家倉庾登萬寶。要豐餮餌餽隣里，更潔筍臘薦潢潦。尙書元精耿虹貫，昭蘇萬彙古來少。驅蝗肯師梁公智，雨麥未神岐山禱。默知桃汎迴百日，茭薪驛駱催縣道。九穴恐滋藕池訟，萬城倚是荆郡保。今年大雪三袤丈，異事還詮百歲老。梅苞噤寒不須吐，麴根呴溫未應稿。瓶盎破裂驚粵洲，瓊玉揮斥散臺島。造物無心無乃譎，行子歸計定愈好。春風入律釋土膏，積潤回楛被萇草。百灘若失去檝輕，綺岸餘花照蒼昊。

鄭孝胥《海藏樓雜詩》二一 南皮往論詩，頗亦執偏見。素輕王右丞，於詩乃尤訕。詩人陳子言，所學最矜鍊。以余比摩詰，境靜詩愈遠。輞川有奇興，眞味不容亂。君其追裴迪，和我竹里館。

陳寶琛《湖樓酒坐呈孝達相國》 不期垂白共深尊，照眼湖光近禁垣。四海喜聞公老健，卅年獨斡世貞元。彈冠一出慚微尙，載筆相從愴舊恩。天性愛蓮漸長夏，得陪高閣及時論。

李希聖《與廣雅尙書夜談謂梅花及雪詩最難作古人已無意不搜矣遂及時事感而作詩》 撥盡爐香火不溫，垂垂一樹對黃昏。金鑾秘記無人讀，誰與梅花賦返魂。(梅)詩老愁吟燼欲殘，中書擁鼻咏輕寒。那知歲暮漫天雪，祇作斜風細雨看。(雪)

又《呈廣雅尚書》　孤吟愁聽景陽鐘，咫尺蓬山隔萬重。祈請不妨持漢節，陸沉何處識堯封。論兵白髮知無補，挽粟黃腄已不供。夜半金蓮承獨對，東朝垂涕話神宗。

又《中興一首和廣雅尚書》　艱難又見中興年，五勝臨朝尚儼然。上相自求王導節，深宮新賜鄧通錢。賈生三表眞何益，夷甫諸人太可憐。父老極知哀痛意，白頭流涕詔書前。

梁鼎芬《孝達尚書招同陳(三立)陳(維垣)楊(銳)江(逢辰)集八旗館露臺展重陽作》　萬家煙火入登臨，想見陶公作鎮心。江國水寒花寂寂，湖堤秋綠柳深深。浮雲不散天如墨，夢雨初成灑滿襟。留得他年好相憶，一時龍虎動高吟。

又《南皮尚書六十生日四首》　交廣籌邊紀特褒，十年屢見動旌旄。綢繆軍國同心少，保衛江河一掌勞。白髮滿肩猶未老，青松有節故能高。稱觴本是尋常事，不費精神識所操。

家學師傳天下雄，箴言南矗北清風。知名朔漠今迂叟，入夢西涼老放翁。建康親見整王師，寢室從無安暇時。不復大讐長太息，所陳至計衆驚疑。天容豈有浮雲滓，臣志惟憑皦日知。縛得名王方一快，淮西留待愈題碑。

如此光陰此壽言，匡時懷抱略能論。桂堂華月開琴席，葵院芳風引酒尊。

易順鼎《次韵答督部孝達師》　既不能作出山雲，復不能作在山泉。有如羊公所畜鶴，欲舞未舞空盤旋。又如淮王舊雞犬，縱舐丹鼎難升天。玉淵潭上飛泉白，香爐峰邊暮烟紫。五柳先生何許人？三閭大夫胡至此？陳力就列周任言，夙嘗奉教於君子。爐峰瀑布曾親嘗，香山去後山猶香。屢烹陸羽經中水，更浴陶潛宅畔湯。潁谷遺羹朔割肉，蕭王推心置人腹。至今八口累師門，幸免山中憂桂玉。得歸狄舍誠本心，能傍韓門亦奇福。公雖生平慕香山，才大未了區中緣。調鼎待酧雉饗帝，秉鞭方呼龍耕烟。天下英雄一人耳，文儒俗吏多拘牽。願公雨遍九州始歸去，一邱一壑暫有門生專。

樊增祥《安陸試院有懷孝達師都門》　雪爪重尋歲已遷，巢痕歷歷記當年。懷中香草堪誰贈，爨後焦桐祇自憐。南國賦才今已矣，荒臺明月尚依然。東來未合千劉表，英識眞慚杜穎川。

又《中秋雨集孝達師宅》　嘉辰啟芳晏，雲物閟重陰。及此清秋節，其如故國心。簷花衣上落，簾翠雨中深。好月尋常有，艱難旱歲霖。

陳衍《張廣雅督部電招來鄂呈二首》一　廿年憂國老尚書，汲汲求才渴不如。拒魏聯吳勞決策，辟荀薦孔費徵車。罪言猥許空餘子，長句曾邀歎起予。願識荆州天下士，翻傳急遞到樵漁。

又《北行絕句十二首》六　一十八年前，白門未種柳。今日柳成圍，種柳人亡久。（謂張文襄）

又《歲暮懷舊絕句三十三首》二五　謳歌士女戴陶桓，百萬苻堅挫謝安。我是荆州老從事，稍聞密記出金鑾。（張廣雅相國）

沈瑜慶《南皮張文襄挽詩》　在昔得君說吳縣，如今代謝數南皮。一時風度求難得，卅載師承伏可思。聖主臨軒愴鼙鼓，南齊進奉冷書帷。浮雲寂寞千秋事，自信丹青不朽期。（公小品山水，爲近代所無。）

雜録

《綠天香雪簃詩話》卷七　南皮張文襄公晚年葺別業，與李西涯別業相近，修池種荷花，嘗有句云：「池心收拾如船藕，莫放荷葉作雨聲。簾外春風閑不得，落花唬鳥互商量。」似有追悔生平之意。宋韓魏公歸相州，有句云：「花散曉叢蜂蝶亂，雨勻春圃桔槔閒。」亦因熙寧變法爭之不勝而作，與南皮用意各有深遠處。

《復堂日記》卷四　南皮張鄴濤先生，予舉主也。視學蜀中，撰《書目答問》，可謂學海之津梁，書肆之楊檗，固今日一大師，尚欲補闕拾遺，抑亦弟子職耶。

又《續錄》　光緒十九年六月朔日，赴南皮先生之招，同星海、伯嚴、穰卿、香驄集飲，自午正至酉初，談謔始終，雖文酒清集，究非多事封疆之所宜也。

趙熙《香宋雜記》　《宗・翠五唱》句云：【略】《阿・草六唱》句云：【略】，此唱張文襄多精句，如：「西方佛衍宗三乘，南越王貽翠一雙。」「教忠貴有烹阿勇，除惡當如去草嚴。」身分卓然。大抵文襄文字愈小者，愈有內心，試帖、詩鐘皆然。《脈・翹二唱》：「龍脈須研景純學，雞翹重注史游書。」《獻・兒三唱》：「宋臣獻可因醫諫，漢學兒寬以《易》名。」至《豆・疑二

唱》：「紅豆箋詩甘北面，不疑經學出南皮。」李姚琴尤艷稱之。按易實甫稱文襄不置紙筆，成句但口誦之。每用一典，必誦其原文，舉其始末。此獨以《易》屬兒寬，原文始末何出耶？至「紅豆」「北面」，殆以惠箋王詩，理爲降格，而惠箋實多錯誤。是文襄亦但驚其名耳。名實之際甚難。

況南頤《眉廬叢話》 張文襄于儷體文、近體詩，極喜對仗工巧。曩余購得文襄手書楹聯，句云：「未忘塵尾清談興，常讀蠅頭細字書。」即此可見一斑。

《越縵堂日記》(同治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探花張之洞，直隸南皮人，壬子解元，少年有時名，聞其詩古文均有法度，近日劉其年劾吳台壽一疏，傳出其手，筆力固可喜也。聞所對試策，具論時務，首無空冒，末不到底，亦與近來體制特殊。

又(同治六年八月九日) 今年張香濤以名士來浙主試，可謂鄉邦之幸。

又(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與孝達談，間及禍福報應事，備知其家世循吏。又與說小學，具有名理，此昔人所云娓娓可聽者耳。

又(光緒八年五月八日) 聞張香濤近日疏薦中外官五十九員，居首者張佩綸、李若農師、吳大澂、陳寶琛、朱肯夫五人。【略】其考語皆百餘字，于張佩綸謂有一無二之才，于唐炯謂封疆第一人物，內舉不避親(唐炯，其妻兄也)。【略】近日北人二張一李，內外唱和，張則挾李以爲重，李則餌張以爲用。

《湘綺樓日記》(同治十年二月十三日) 張香濤視學湖北，立經心書院以興實學，曾聘莫子偲爲院長，子偲不就，今爲薛介伯，亦知名士。

又(光緒十五年七月廿一日) 孝達口舌爲官，無一毫事業，而必爲傳人，傳人如此易者，其亦平日好事愛文章，而不重氣節。

又(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八日) 本欲往朝天宮食粥，初到未暇也。孝達遣迎步至督署，【略】主人風帽出房，鬚大半白，身材稍高，豈與官俱長耶？縱談時事，心意開朗，似甚大進。

又(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二日) 夷船已還鄂，夷使來謝張督者十餘兵船，大宴黃鶴樓，書生之樂極矣。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授張之洞山西巡撫，特擢也，可喜。

又(光緒十年四月廿八日) 張之洞署兩廣，來長談，畢竟磊落君子人也。

《藏齋詩話》卷上 香農先生【略】弔張文襄先生詩云：「作督封疆八州內，調停門戶兩朝中。」又云：「殘局勉支公尚在，大星忽隕國旋亡。」包掃一切，濡染大筆何淋漓。

又卷下 宣統二年夏，予以事之舊京，寓嚴範孫宅。一日晚餐後閑話，忽接電話云：「張中堂病故矣。」(即文襄)範老悚然起立，曰：「此國家有數人物也，故去奈何。」急往弔，徹夜未歸。開弔日，挽詩挽聯甚多，有極劣者。其時都中人語曰：「文襄最講文學，今死而雜作亂投，是欺侮老頭子，可笑也。」最佳者汪袞甫一聯爲「立朝苦費調停策，絕筆驚看諷諭詩。」皆取材于文襄之詩，着墨不多，包掃一切。按文襄詩：「璇宮憂國動霑巾，朝士翻爭舊與新。門戶都忘薪膽事，調停白首范純仁。」又：「誠感人心心乃歸，君民末世自乖離。豈知人感天方感，淚灑香山諷諭詩。」皆詞旨深厚，非尋常詩人吐囑。

《忍古樓詞話·張文襄》 南皮張文襄公之洞，《鄴城懷古·摸魚兒》詞云：「控中原、北方門戶。袁曹舊日疆土。死胡敢齧生天子，袞袞都成濛語。誰足數。強道是、慕容拓跋如龍虎。戰爭辛苦。讓倥傯追歡，無愁高緯，消受閒歌舞。　荒臺下，立馬蒼茫弔古。一條漳水如故。銀鎗鐵錯銷沉盡，春草連天風雨。堪激楚。可恨是、英雄不共山川住。霸才無主。剩定韻才人，賦詩公子，想像留題處。」文襄生平不作詞，此爲僅見。文襄督鄂時，閩縣鄭蘇戡孝胥曾在其幕，一日，文襄閱兵洪山，馳馬如飛，銀髯飄拂，觀者塞途歡呼，蘇戡賦《百字令》以獻。詞云：「雨晴山出，正東城草軟，湖光搖堞。一點紅旗遙指處，萬衆沉沉初列。九地潛攻，從天倏下，客主旋相躡。閻浮俄震，火雲衝散飛蝶。　馳馬來者髯公，微吟弄策，憂國顏成纈。喚起忠魂應再世，滿眼英雄人傑。楚戶終強，江流休轉，老去餘心鐵。鼓鼙聲遠，受恩空自腸熱。」文襄拍案稱絕。蘇戡生平亦不作詞，此亦僅見也。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天津嚴範孫侍郎，有手注《廣雅堂詩稿》本，細楷密行，足資銓考。惟詳于典實，略于本事。其于前詩《寒溪寺觀陶桓公手植桂》)「徒羨宴樂廣」句注語，引《晉書·陶侃傳》：「尚書樂廣，欲會荊揚士人，武庫令黃慶進侃于廣，人或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復何疑也」云云，又誤以「樂廣」爲人名，似失廣雅引用原詩本意。甚矣作鄭箋之難矣！

又 廣雅督鄂最久，感喟亦最深，詩中累用羊公故事。《九日登寶通寺

塔》云：「此塔閱人沙海數，豈惟登峴嘆銷沉。」又斷句云：「我亦浮沉同湛輩，登盤愧食武昌魚。」皆傳誦人口。

又　咏物詩最難有言外味。【略】廣雅晚營別業，地近西涯，修池種荷，嘗有句云：「池心收拾如船藕，莫放荷蕖作雨聲。」寓意婉約，殆有觸而發歟？然集中不載，或一時口占之作也。

《新世說・規箴》　陳石遺寓武昌時，張香濤督鄂久。值中外多故，武昌居長江上游，形勢扼要。張好以陶侃自命，陳未許之。有友某隨鄭蘇龕來漢口，酷嗜賭。陳因以詩規之曰：「擐蒲運甓等無用，互訟廷尉難爲平。」蓋兼諷張也。

又《傷逝》　張香濤之沒也，朝野咸悼惜之，挽章極多，惟王壬甫一聯云：「老臣白髮，痛矣騎箕，整頓乾坤事粗了；滿眼蒼生，凄然流涕，徘徊門館我如何。」言之哀愴，有餘痛焉。

又《假譎》　張香濤於光緒中，以鄂督入覲。偶游海王村，瞥見一古董店，裝潢雅緻，駐足流覽。庭陳一巨甕，爲陶製者，形既奇詭，色亦斑斕，映以大鏡屏，光怪陸離，絢爛奪目。諦視之，四周皆篆籀文如蝌蚪，不可猝辨，愛玩不忍釋。詢其價，則謂爲某巨宦故物，特借以陳設，非賣品也，悵悵歸。逾數日，張偕幕僚之嗜古者往觀之，亦決爲古代物，又欲得之。令肆主往商，未幾偕某巨室管事至，索價三千金。張難之，詢其家世，不以告。往返數四，始以二千金獲之。舁回，命工搨印數百張，分贈僚友。置之庭，注水滿中，蓄金魚數尾。一夕，大雷雨，旦起視之，則篆籀文斑駁痕化爲烏有矣。蓋向之蒼然而古者，紙也；黝然而澤者，蠟也。骨董家僞飾以欺人者也。

《舊聞隨筆》卷三　南皮張文襄公（之洞）督學四川日，作《輶軒語》訓士，時譽翕然，曾文正公見放試差者，必援以相勉。【略】公督兩廣，修三君祠。三君者，虞仲翔、韓退之、蘇子瞻，皆以直言謫居嶺表者也。題以聯云：「江湖忠悃三仙客，嶺表人文百世師。」又是武昌織布局門云：「布衣興國，藍縷開疆。」題銀元局門云：「楚國以爲寶，天用莫如龍。」

《清稗類鈔・幕僚類・張文襄不使幕僚誤一字》　張文襄督鄂時，嘗委一首縣楊某兼院署文案，某不敢辭而甚苦之。一日，院事畢，即回署，適稿中誤一字，飭人持令某改。同幕以某既去，即爲代改。見字迹不類，詢持去人，具以對，不懌，即召某與代改者入。凡文案入見，必衣冠，故某與代改者衣冠而進。先斥某曰：「稿有誤字而不知，大謬；令改而已他出，尤謬。」又斥代改者曰：「汝何敢代人改字，更荒唐，速自塗去。」仍謂某曰：「非汝自改不可。」某改之，乃出。

又《知遇類・張文襄待遇僚屬》　南皮張文襄公之洞督鄂，勳績頗著，然頗有僻見。僚屬以事晉謁，或上條陳，甫接見，張默坐無語，若倦而假寐者，久之而發言，果爲所稱許，當視爲循例套語之敷衍而已；或搖首蹙額，未幾且呵叱之，則其人不出數月，必再被傳見，爲所用矣。

又《張文襄待士》　張文襄博學強識，口若懸河。或有薦幕友者，無不並蓄兼收，暇時，則叩其所學，率不能對其十一，多有知難而退者。督鄂時，一日，有狂士某投刺入，命見。見已，遽曰：「我某某也。我通測繪學，公知否？」文襄命人授以紙筆，欲面試以窮其技，狂士二一臚列，瞭如指掌。乃大歎賞，即檄充畫圖局教習。某出，謂人曰：「某公固易與也。」

又《張文襄爲某令之知己》　張文襄入贊樞密，出任封疆，久鎮兩湖，政績卓著。其平日，凡僚屬秀異者，罔不加以青眼。某令者，歷任劇邑，號能員，適解任，僑寓省垣。一日，謁文襄，以楹帖進。文襄見而歎賞，立委某邑篆。句云：「師事幾人心北面，感恩知己首南皮。」

又《張文襄賞梁崧生》　張文襄督鄂時，督署電報房領袖學生梁敦彥後爲尚書，字崧生者，時方專司譯電報事。向例，朔望行禮，文案委員與電報學生皆分班行禮，梁在諸生之列，文案委員無一與談者。一日，文襄瞥見之，自曳其手，使廁文案委員之列，曰：「汝在此。」衆大愕。此後文案委員見梁，皆刮目視之矣。

又《忠盡類・張文襄題三忠祠聯》　光緒中，張文襄公之洞督粵時，偶爲言者所攻，書三忠祠聯云：「海氣百重樓，總爲浮雲能蔽日；文章千古事，蕭條異代不同時。」三忠者：虞翻、韓愈、蘇軾也。借古人以自況，具見懷抱。

又《吏治類・張文襄整飭鹽綱》　光緒壬寅年，張文襄署江督，整飭鹽綱，奏派蒯光典總辦儀棧，資以兵輪，實力緝私，親赴十二圩相度形勢。自集一聯懸之，以配曾文正聯。先得上聯，命蒯及黃紹箕對之。文爲「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張融《海賦》語。蒯退，以屬某，某對以郭璞《江賦》之「總括漢

泗兼包淮湘。」蒯稱善，言於張，張自以「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易之。

又《文學類・集哀啓句聯》 張文襄之薨也，有集其公子哀啓中詞句爲挽聯者，曰：「無一日不辦事，無一事不用心，疆寄三十年，仍乃如此；行治術十之六，行學術十之四，存詩五百首，嗚呼哀哉。」

又《經術類・張文襄說經》 南皮張文襄公之洞說經鏗鏗，頗多妙解。嘗謂《大易繫詞》「金曰從革」，「從革」當作「縱橫」。蓋書契歷千百餘年，蟫蠹叢殘，脫落偏旁，穿漏筆畫，意中事也。後人未遑深考，遂致沿從革之訛。又謂「孤篷聽雨」，在詩中則爲妙境，若身歷其地，便覺難堪。其妙想隨在表示，不獨說經也。

又《迷信類・張文襄語讖》 張文襄枋政時，一日以尚未叫起，在退值室閑坐。某親王曰：「我今日手甚冷。」文襄曰：「王爺手冷，即應烘。」（「烘」與「薨」同音。）王猶不知其爲戲語也。一章京適以白事入內，聞而微笑，王頓悟曰：「我命值班蘇拉取一火盆來，大家烘，可好？」文襄曰：「我不烘。」王笑曰：「中堂年高，自然讓中堂先烘。」文襄果于是年薨，成讖語矣。

劉鶚

《弔鄒慰丹容死上海獄中》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觀雲復有《弔鄒慰丹容死上海獄中》一首云：【略】慰丹吾未獲見，觀雲此詩，當益令慰丹不死。

《丹徒縣志摭餘》卷八 劉鶚字鐵雲，候選道。生平學術淵深，通曉洋務。光緒庚寅，經魯撫張曜奏調辦理河工，熟諳機器、船械、水學、力學、電學、算學、測量學等藝，著有《勾股天元草》、《弧角三術》、《歷代黃河變遷圖考》、《鐵雲藏龜》、《鐵雲藏甸》多種。

《光宣以來詩壇旁記・清末五小說家》 劉鶚，字鐵雲。又自署「洪都百鍊生」，即其著《老殘遊記》所題也。原籍湯陰，後遷江蘇丹徒。少精算學，好讀書，而放曠不羈，頗爲人所輕視。後忽自悔，閉戶讀書。歲餘，乃行醫於上海，旋又棄而學賈，盡喪其資。光緒十四年，黃河決於鄭州，鶚以同知投効於吳大澂。以治河有功，聲譽鵲起，漸至以知府用。在京都二年，上書請築鐵道，又主開發山西煤礦。既成，而其時朝士昏暗，詬爲漢奸。庚子之亂，鶚以賤值購太倉儲粟於歐人。或云實以振饑困者，全活甚衆。後數年，被人劾，以私售倉粟罪之。流戍新疆，窘困以卒。

羅振玉《劉鐵雲傳》 予之知殷墟文字，實因丹徒劉君鐵雲。鐵雲，振奇人也，後流新疆以死。鐵雲交予久，其平生事實，不忍沒之，附記其略于此。君名鶚，生而敏異。年未逾冠，已能傳其先德子恕觀察（成忠）之學，精疇人術，尤長于治河。顧放曠不守繩墨，而不廢讀書。予與君同寓淮安，君長予數歲。予少時固已識君，然每于衢路聞君足音，輒逡巡避去，不欲與君接也。是時君所交皆井里少年，君亦薄世所謂規行矩步者，不與近。已乃大悔，閉門斂迹者歲餘。以岐黃術游上海，而門可羅爵。則又棄而習賈，盡傾其資，乃復歸也。光緒戊子，河決鄭州。君慨然欲有以自試，以同知往投效于吳恆軒中丞。中丞與語，奇之，頗用其說。君則短衣匹馬，與徒役雜作，凡同僚所畏憚不能爲之事，悉任之。聲譽乃大起。河決既塞，中丞欲表其功績，則讓與其兄渭清觀察（夢熊）而請歸讀書。中丞益異之。時方測繪三省黃河圖，命君充提調官。河圖成，時河患移山東，吾鄉張勤果公（曜）方撫岱方。吳公爲揚譽，勤果乃檄君往東河。勤果故好客，幕中多文士，實無一能知河事者。羣議方主賈讓不與河爭地之說，欲盡購濱河民地，以利河身。上海善士施少卿（善昌）和之，將移河內賑灾之款助官力購民地。君至則力爭其不可，而主束水刷沙之說。草《治河七說》上之。幕中文士力謀所以阻之，苦無以難其說。時予方家居，與君不相聞也，憂當世之所以策治河者如是，乃著論五千餘言，以明其利害，欲投諸施君，揭之報紙，以警當世。君之兄見而大韙之，錄副寄君。君見予文，則大喜，乃以所爲《治河七說》者郵君之兄以貽予，且附書曰：「君之說與予合者十八九。羣盲方競，不意當世尚有明目如公者也！但尊論文章淵雅，非肉食者所能解。吾文直率如老嫗與小兒語，中用王景名，幕僚且不知爲何代人，烏能讀揚馬文哉？」時君之玩世不恭尚如此。歲甲午，中東之役起，君方丁內艱歸淮安，予始與君相見，與君預測兵事。時諸軍皆扼守山海關，以拱京師。予謂東人知我國事至熟，恐陽趨關門而陰搗旅大以覆我海軍，則我全局敗矣。儕輩聞之，皆相非難。君之兄且引法越之役法將語，謂旅大難拔，以爲之證。獨君意與予合，憂旅大且旦夕陷也。乃未久竟驗。于是同儕皆舉予與君齒，謂二人者智相等，狂亦相埒也。君既

服闋，勤果卒官，代之者福公(潤)，以奇才薦。乃微試于京師，以知府用。君于是慨然欲有所樹立。留都門者二年，謂扶衰振敝當從興造鐵路始，路成則實業可興，實業興而國富，國富然後庶政可得而理也。上書請築津鎮鐵路，當道頗爲所動。事垂成，適張文襄請修京鄂綫，乃罷京鎮之議。而君之志不少衰，投予書曰：「蒿目時艱，當世之事百無一可爲。近欲以開晉鐵謀于晉撫，俾請于朝。晉鐵開則民得養，而國可富也。國無素蓄，不如任歐人開之，我嚴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礦路歸我。如是，則彼之利在一時，而我之利在百世矣。」予答書曰：「君請開晉鐵，所以謀國者則是矣，而自謀則疏。萬一幸成，而萋菲日集，利在國，害在君也。」君不之審。于是事成而君「漢奸」之名大噪于世。庚子之亂，剛毅奏君通洋，請明正典刑。以在滬上，幸免。時君方受廩于歐人，服用豪侈，予亟以危行遠害規君。君雖韙之，不能改也。聯軍入都城，兩宮西幸。都人苦飢，道殣相望。君乃挾資入國門，議振恤。適太倉爲俄軍所據，歐人不食米，君請于俄軍，以賤價盡得之，糶諸民，民賴以安。君平生之所以惠于人者實在此事，而數年後柄臣某乃以私售倉粟罪君，致流新疆死矣。當君說晉撫胡中丞奏開晉鐵時，君名佐歐人，而與訂條約，凡有損我權利者，悉托政府之名以拒之，故久乃定約。及晉撫入奏，言官乃交劾，廷旨罷晉撫，由總署改約。歐人乘機重賄當道，凡求之晉撫不能得者，至是悉得之，而晉礦之開乃眞爲國病矣。嗚呼！賣國以自利，世所詬爲漢奸者且不忍爲而當道竟悍然爲之，勢不至辛亥之變，舉三百年祖宗之天下而幷售之不止。君既受竊鈎之誅，而彼賣祖宗之天下者且安榮如故也，然則莊生之言，寧爲過乎？至于君既受廩于歐人，雖顧惜國權，卒不能剖心自明于人，在君烏得爲無罪？而其所以致此者，則以豪侈不能自潔之故，亦才爲之累也。噫！以天生才之難，有才而不能用，執政之過也。懷才而不善自養，致殺身而喪名，吾又焉能不爲君疚哉？書畢，爲之長嘆！

《清稗類鈔・鑒賞類・潘文勤劉鐵雲藏泥封》 印，信也，以木或金石爲之，上刻文字以爲信也。【略】加印于泥以爲封緘，曰泥封，爲歷代賞鑒家所未知。道光時始出土，河南、山西、陝西皆有之，蓋古人用後即棄，遂入土中。【略】丹徒劉鐵雲觀察鶚所藏，則幾及千，其中秦最少，漢獨多，晉次之。考訂此物，實有數益：可考見古代官制，以補史乘之缺，一也。可考證古文字之有裨六書，二也。刻畫精善，可考見古昔工藝，三也。

又《劉鐵雲藏漢東海廟殘碑拓》 東海廟殘碑，爲江南漢碑之冠，石已久佚，有梁章鉅、張叔未、何子貞、徐渭仁、楊龍石、魏默深、吳讓之二十餘題誌，推崇備至，爲劉鐵雲所藏。鐵雲好古，藏弆甚富，僑居山陽，其庋藏處曰「抱殘守缺齋」。

又《劉鐵雲藏漢曹全碑拓》 《曹全碑》于明萬曆時出土，不久即斷。未斷本，海內罕見。劉鐵雲藏有「悉」字未泐本。

又《劉鐵雲藏初拓魏刁惠公墓誌》 初拓刁惠公墓誌，端楷古秀，去晉未遠，風格猶存。由晉開唐，爲魏碑中希世之寶。劉鐵云藏。

又《劉鐵雲藏宋拓晉唐小楷》 宋拓晉、唐小楷十一種，均有翁覃溪、張叔未題誌，稱爲世間最希有之鴻寶，遠過臨川李氏所印之越州石氏本。唐鷁安舊藏，後歸劉鐵雲。

又《劉鐵雲藏宋拓晉河南本十七帖》 宋拓河南本《十七帖》，吳平齋舊藏，屢次題誌，嘆賞不已。後歸劉鐵雲。

又《劉鐵雲藏隋元公姬夫人墓誌銘》 《元公姬夫人墓誌銘》碑，嘉慶初出土，粵寇亂後，石即碎毀。舊拓傳世無多，劉鐵雲所藏至精。

又《劉鐵雲藏宋拓唐聖教序》 北宋拓《聖教序》，爲海內第一本，後有董文敏、王文安兩跋。王文敏得此後，經潘文勤、盛伯羲、吳清卿、王孝禹精鑒，咸推爲海內第一。後歸劉鐵雲。鐵雲乃題其後，云「凡得北宋拓，皆自詡爲第一，如梁苑林、崇雨鈴是也。然爲海內公認爲第一本者，爲商城周文清公所藏一本耳，梁、崇諸本不如遠甚」云云，且有董文敏、鐵冶亭、郭尚先、何子貞等題誌。

又《劉鐵雲藏宋拓唐皇甫君碑》 宋拓《皇甫君碑》爲王文敏所藏，不斷本也。碑于明中葉斷爲二，損四十餘字。此本用蠟墨，乃宋人法。世人傳不斷本留世問者僅二冊，此其一也。後歸劉鐵雲。

又《劉鐵雲藏宋拓唐道因法師碑》 眞宋拓《道因法師碑》，乃歐陽通所書。通爲率更子，世稱小歐陽，克紹箕裘，書法稍變，兼隸分體，點畫怯瘦，結構精嚴。有鄭板橋題誌，定爲眞宋拓本。王文敏舊藏，後歸劉鐵雲。

又《劉鐵雲藏宋拓唐麓山寺碑》 北宋拓李北海《麓山寺碑》，爲北海所書各碑之冠。《雲麾》易得，《巖麓》難求，非虛語也。王文敏藏，後歸劉鐵雲。

又《劉鐵雲藏宋拓淳熙秘閣續法帖》 宋拓《淳熙秘閣續法帖》，爲宋孝宗

南渡後，續得晉唐遺跡上石。孝宗精賞鑒，故品在閣帖上第一卷，爲天下鍾書祖本。右軍《洛神賦》亦世所未有，石至理宗時，毀于火，雖不全，實亦珍若球圖。有吳讓之、張叔未題誌。後歸劉鐵雲。

宋恕

論述

《平等閣詩話》卷一 浙東宋燕生徵君（衡），原名恕。持躬敬慎，議論平實，然非其人則亦輒加白眼，拂衣去不顧。善詩文。文似東漢，曩見其《卑議》一書，大恉主治平，懇懇有王符、仲長統之風。謂政俗之弊，皆自宋洛、閩諸子陽儒陰法之說基之。近游山左，以新詩寄示。《寄懷吳君遂法部津門》一律，《寄懷金遯齋先生（晦）》絕句，隨意所屬，皆婉而有章。固知漱以天倪，乃得標茲勝概也。

《尊瓠室詩話》卷一 宋燕生徵君（恕）【略】古風融會《騷》、《選》，近體兼綜唐、宋。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地暴星喪門神鮑旭：譚嗣同，一作宋恕　汝不聞殺人不眨眼將軍乎？汝安知有不懼生死和尚邪？震動大千相，蓋取諸《大壯》。

俞樾《光緒癸巳十有九年書後》 嘗讀《後漢書·王符仲長統傳》，所載《潛夫論》、《昌言》諸篇，輒嘆誦不置，以爲唐宋以後無此作也。不圖今日乃得之于宋子燕生。蓋燕生所爲《卑議》，實《潛夫論》、《昌言》之流亞也。其意義閎深而文氣樸茂，異時史家采輯，登之國史，亦可謂寧固根柢革易時弊者矣。惟《變通篇》三十七章，鄙意以爲宜緩出之，其造端閎大者固未必即能見之施行，瑣屑諸端不知者且謂妨于政體。竊謂君子之論，論其大綱而已。孔子富之教之兩言，千古不易，三代以上聖人治天下以此，即漢唐以來凡治天下，亦以此。然何以富之，何以教之，則孔子不言也。一國有一國之「富教」，不能通于他國；一時有一時之「富教」，不能概于他時。至孟子屑屑然論之，即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此或可施于七十里之滕耳，齊、梁大國，能用之乎？而況後世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不變固不能通，而變之實難。是以君子慎言之也。燕生屬序其端，余謝不敏，竊書其後云爾。

陳詩《宋徵君事略》 宋徵君諱衡，字平子，原名恕。【略】家世寒素，幼而敏慧，耽書篤志，博學多通。其父奇之，嘗歎曰：「寒門有千里駒，亦復誰識。」同郡瑞安孫藁田學士鏘鳴，琴西太僕介弟也，時以言事罷官，家居講學，自號止菴，聞而造其廬，挹其言論，飫其文采，歎爲逸才。妻以季女思訓，君於是從止菴先生受學於經史百家之編，多所發明，不爲古人所蔽，尤篤嗜顏習齋、黃黎洲二氏之說，曰：「顏近子夏，黃近子游、孟子，世苟有以黃學爲體，顏學爲用者，則治平可。」基年既壯，著《卑議》四篇，懇懇篤摯，有似王符、仲長統之言，備述經世救弊，所宜崇尚仁義，純乎王道，不忍一世之傷而揭千聖之蘊。顧言與時違，世卒莫能用。君居恆輒憮然曰：「寂寂此生如巖花澗草，菀瘁人外，於世奚所裨哉？」

《六齋卑議》 馬叙倫《平陽宋君別傳》：君溫州平陽人也。宋氏初名存禮，更名恕。【略】二十餘歲著書曰《六齋卑議》，六齋君所署其自課之室也。其師德清俞編修樾稱之曰：「燕生所爲《卑議》，實《潛夫論》、《昌言》之流亞也。」人以爲知言。

《挽胡晉芳》 《平等閣詩話》卷二：宋君哀其志，賦詩三章挽之云：【略】三詩有典有則，惜往傷今，元道州、白香山時有此種意境。

傳記

《近人詩錄·宋恕》 字燕生，一字平子，浙江平陽人，秀才。

《尊瓠室詩話》卷一 宋燕生徵君（恕），原名存禮，後又改名衡，號平子，溫州平陽人，爲瑞安孫藁田侍郎之壻。幼貧困，賴孫公獎拔教誨，終成名士。己亥客滬，列名正氣會。庚子余到滬，始相識。君出言有章，狷潔成性，爲人題詩，輒署「浙東」，屏絕俗稱。後張楚寶觀察創辦濟南大學，聘爲文學總教授。君每寒假歸，過滬輒相往還，傾談不倦。余錄君詩甚多。君素

清臞，客中有疾，醫用電氣治愈，遂容貌豐腴而內虛矣。既歸瑞安，屢病。以庚戌正月廿三日卒，年甫四十有九。所著《六齋詩文集》，未梓。

紀事

《寄平等閣主人》《平等閣詩話》卷二：宋燕生在山左得余《詩話》，匆遽閱一周，復書誤有遺譚之惜。（燕生與復生乃至友，故云云。）迨發函復取細讀，見錄有《題畫鷹》絕句一首，因成此詩見寄云：「分明已錄畫鷹篇，豈有鍾嶸失此賢。浩氣丹心曲平甫，一生難得一詩傳。」（曲平甫與岳鵬舉志遇同而皆工詞，宋末高士周公瑾著《齊東野語》，特爲立傳，錄其遺詩絕句一首。）雖有微辭，適成佳構，播之來葉，亦雅談也。

《挽胡晉芳》《平等閣詩話》卷二：世傳纏足之風肇于南唐。宋燕生徵君（衡）曰：是殊不然。當是宵孃裹足作新月狀，僅南唐宮闈偶一爲之以爲戲耳，未嘗及于士族民間。至宋則北里官伎或有起而摹倣者，迨嫁爲貴人姬侍，生女復踵而行之，以爲美觀，其風始播于士族。自熙寧、元豐以後，迄于南宋，重男抑女之說大盛，其風遂漸漬于民間。夷考當時服飾之制，及文字詩詞之間，可洞究其由來已。元代入主中國，此非蒙古俗，必不以是強民。然習俗既成，亦莫能革。至明世恪遵宋儒重男抑女之說，而纏足之風于是盛行于天下，遐陬弱質，舉罹其災，無免者矣。宋君博窺載籍，言皆有本，余甚韙之。因憶及《勝朝遺事彙編》載：明太祖既平海內，上元夕微行觀燈，見有一燈作大足婦抱西瓜狀。（蓋謂淮西婦人好大脚，意指馬后也。）太祖悟其隱含刺譏，怒而歸，命誅製燈者及懸燈之家。則當時風尚可知，直以不爾者爲深恥矣。近者放足命下，沭陽胡晉芳女士（仿蘭），家本士族，才而賢，適同邑徐氏子有年，生有子女。性嗜學，喜觀新書、閱報章，毅然放足，爲邑人先導。致逢舅姑怒，迫其飲藥死。

藝文

譚嗣同《酬宋燕生道長見報之作卽用原韵》二　八福無聞道乃夷，悠悠誰是應先知？君修苦行甘阿鼻，（其膽不敢入地獄，其才亦不堪成佛，嘗以此衡人，惟燕生其能兩能之，前生灼然苦行僧矣。）我亦多生困辟支。兀者中分通國士，卑之猶可後王師。（燕生著有《卑議》。）空虛一任天魔舞，高語乾坤某在斯。（同志漸多，氣爲之壯。）

陳詩《宋燕生先生應張楚寶觀察之聘襄理濟南學校過滬夜談賦此贈別》　萬笏山如嶂，三年鳥不鳴。西風吹落葉，一夜歎柴荆。荀況推尊宿，張華肯世情。崇文逢稷下，應笑魯諸生。

雜録

《眉韵樓詩話》卷五《宋燕生跋吳君遂詩集吳君遂愍志賦》　吳君遂比部（葆初），一字彥復，自稱北山樓主人，【略】，文章氣節，卓爾不羣。比歲余客津沽，往來甚洽，時有酬唱。一日出《北山樓詩文》一冊見示，均庚子以前所作也。浙東宋燕生（恕）有題跋，評論君遂各體詩以古人相比擬，謂惟七古體稍遜，餘均可傳。

吳沃堯

論述

綜論

汪維甫《我佛山人筆記四種序》 南海吳趼人先生，以小說名于世，每有撰述，無不傾動一時。余于清光緒丙午、丁未之際，創刊《月月小說》，延先生主筆政，此報頗有名，後未幾先生即歸道山，報亦停刊。先生著述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一書爲最著，固婦孺能道之，其他零星文字，散逸不收。市上有拾其遺稿爲之刊布者，曰《趼廛筆記》，曰《我佛山人札記小說》約數種，或自報紙採錄，或且雜以僞作，要非先生所樂爲刊布者也。此四種者，爲余當日所檢拾，雖非先生手編，然皆經先生斟酌改削者也，藏之余篋中久，今取以較他本，詳略各殊，字句亦異，是不可不刊布以餉讀者，亦以慰先生。刊既成，序其緣起如此。

《新世說・容止》 吳趼人自號我佛山人，神宇軒然，望而知爲高逸之士，惟目甚短視。每有所著述，下筆萬言，不加點竄，然恆以靜夜爲之，昧爽乃少休。以酒爲糧，或逾月不一飯。

《月月小說》第一年第三號新庵《恨海》 予友吳君趼人，性好滑稽，雅善辭令，議論風生，滔滔不倦，每一發聲，輒驚四座，往往以片辭隻義，令人忍俊不禁，蓋今之東方曼倩也。尤善文章，下筆千言，不假思索。君與予爲莫逆交，倏忽將十年矣。予非敢阿其所好也，蓋從未見君作文嘗先用一紙草稿云。君性喜小說，於古今人所著譯之篇，殆無所不讀；而尤喜自作小說，與予有同嗜焉。君所著小說，無體不備，紙貴一時，海內君子，莫不知之。

《退醒廬筆記》下卷 南海吳趼人，工詩詞能文章，奔放不羈，有長江大河之概，能道人所不能道，而又兼長小說，所著《吳趼人哭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書，能令人泣，能令人怒，能令人笑，無不風行於時。性嗜酒，每於酒後論天下事，慷慨激昂不可一世，第偶作小品文字如俏皮語等，則又哀感頑艷兼而有之，其運筆之輕倩若出兩人。

《偷閑廬詩話》第二集 吳趼人（沃堯），廣東南海縣人。博學能詩，其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一書，揭破清末政治黑幕，鍼砭社會惡習，且處處表現其思想清明，人品高潔，誠舊小說之有價值者。

《光宣以來詩壇旁記・清末五小說家》 沃堯夙志廉退，不競榮利。天下之士靡然赴制科，而沃堯不治功令文如故。富有才藝，自金石篆刻以至江湖食力之技，無所不能，亦無能不精。在製造軍械局時，嘗自運機心，構二尺許輪船，駛行數里外，能自往復。旅居多暇，輒於階前隙地蒔花種竹，藉以自遣。斗室之中，位置彝鼎圖書，井井有序。客至則銜杯共醉，望而信爲軼世之士。所爲文章，類皆稗官家言。每狀一事，皆以委蛇之筆，盡淋漓之致。耳目遭際，孺人稚子所能喻者，一出其手，必蔚爲鉅觀。性好酒，嘗以酒爲糧粮，踰月不一飯。余嘗以宣統元年五月過滬訪沃堯於旅寓。樓居湫隘，兩侍姬環伺，並皆嫻雅。聞初皆爲勾欄中人，因從沃堯學，遂爲脫籍。或以爲信陵君之醇酒婦人，沃堯有焉。

佚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總評 全書一百八回，以省疾遭喪起，以得電奔喪止。何也？痛死者之不可復生也。死者長已矣，痛之何益？記此痛也亦何益？蓋非記死者也，記此九死一生者也。意若曰：「死者長已矣，吾雖九死而幸猶留得一生，吾當愛惜此僅有之一生，以爲報致我於九死者之用；且宜振奮此僅有之一生，急起直追，毋令致我於九死者之先我而死，得逃吾報也。」若是乎，此書皆冤憤之言也，【略】。吾曾讀著者之詩矣，其咏伍員曰：「鞭屍三百仍多事，何若當年早進兵。」可以見矣。　讀新著小說者，每咎其意味不及舊著之濃厚。此書所叙悲歡離合情景，及各種社會之狀態，均能令讀者如身入個中，竊謂於舊小說不必多讓。　新著小說，每每取其快意，振筆直書，一瀉千里；至支流衍蔓時，不復知其源流所從出，散漫之病，讀者議之。此書舉定一人爲主，如萬馬千軍，均歸一人操縱，處處有江漢朝宗之妙，遂成一團結之局。且開卷時幾個重要人物，於篇終時皆一

一回顧到，首尾聯絡，妙轉如圜，行文家有神龍掉尾法。

張冥飛《古今小說評林》《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爲吳趼人先生自述見聞之作，近世所出之社會小說，未有能駕而上之者。全書布局以「我」字爲線索，是其聰明處、省力處，亦是其特別處。自第一回至二十回，寫得最好。二十回以後，微嫌疏散，不及前二十回之精神團聚。家庭怪狀，幾於無家不然，蓋家族制度不良之故也。書中所述伯父一段故事，以我之見聞所及，猶屬尋常。官場爲消磨人才之地，亦是造成罪惡之場，故所寫怪狀，終以官場中人之所作爲多數。作者於第□回下「官場中簡直是男盜女娼的了」之斷語，罵世傷時至此，我知其深恫於厥心矣。趼人之文，豪而不爽，細而不曲，故間有縷觀疏率處，但其筆墨已爲近今所罕見矣。

石庵《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序》浩浩乎、洋洋乎大哉先生之爲書也！先生生於清之季世，少負經世之才，嘗舉經濟特科不應，而以筆墨爲生涯：此其才之大而志之高者一也。政治之紊亂，社會之腐敗，至清季而極矣。先生怒焉憂之，一一筆之於書，爲董狐之史，魑魅魍魎，難逃犀燭。上自朝廷士大夫，下至販夫走卒娼優，無不收羅：此其取材之廣而持論之精者二也。先生文章爾雅，是書叙事尤淋漓痛快，有嬉笑怒罵無不成文之觀：此其文之佳而興之至者三也。書凡數十萬言，閱數寒暑而成，洋洋灑灑，成一巨著：此其畢生精神之所聚，學問經濟之所寄者四也。先生之生也貧，而有此書以自豪；先生之死也早，而有是書傳不朽。嗚呼噫嘻！吾不能名焉！南亭亭長者，先生之舊友，亦清代之文豪也，將先生之書而評之訂之，使我得而重讀之，使世之人得而普讀之，豈非小說界之福音乎？

《小說考證》卷八引《闕名筆記》我佛山人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實近日說部中一傑作，不在南亭亭長《官場現形記》下也。書中影託人名，凡著者親屬知友，則非深悉其身世者莫辨。當代名人如張文襄、張彪、盛杏蓀及其繼室，聶仲芳及其夫人（即曾文正之女）、太夫人、曾惠敏、邵友濂、梁鼎芬、文廷式、鐵良、衛汝貴、洪述祖等，苟細釋之，不難按圖而索也。

《月月小說》第五號新庵《胡寶玉》《胡寶玉》，一名《三十年上海北里之怪歷史》。此書于丙午初冬出版，頗風行一時，大有洛陽紙貴之概。作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第自署爲「老上海」而已，要亦一有心人也。胡寶玉爲中國近代唯一之名校書，香名鼎鼎，負盛譽者四十餘年。南北諸名妓中，非無翹然特出、色藝雙絕者，然對于寶玉，皆自嘆弗如焉。蓋寶玉不獨以色勝藝勝，而其才實足以橫絕一時云。此書之作，即所以傳寶玉者也，故名之曰《胡寶玉》。仿《李鴻章》之例，其體裁亦取法于泰西新史，全書節目頗繁，叙述綦詳，蓋不僅爲胡寶玉作行狀而已，凡數十年來上海一切可驚可怪之事，靡不收採其中，旁徵博引，具有本原，故雖謂之爲上海之社會史可也。文筆亦極雄健簡煉，一字不苟，而且條理井然，前後一致，到底不懈，誠近今游戲文章中不可多得之大手筆也。大抵小說一道，言之無文，則事迹雖奇，一覽之後，無復餘蘊矣。文筆佳勝者，則自能耐人尋味，百讀不厭，雖然余反復閱之，而不覺重有感焉。蓋中國自古至今，正史所載，但及國家大事而已。故說者以爲不啻一姓之家譜，非過言也。至于社會中一切民情風土，與夫日行纖細之事，惟于稗官小說中，可以略見一斑。故余謂此書可當上海之社會史者此也。惟是吾國自與東西各邦通商以還，上海一埠，首當要冲，駸駸乎爲全國繁盛之冠，而近人且擬之爲中國文明之中心點焉。顧如此重要之地，而數十年來，其間達官、貴人、富商、巨賈之所作所爲，可以昭示來茲者，乃不過如是如是。嗚呼！往者已矣，來日方長，吾願居是邦者毋再醉生夢死，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

《月月小說》第五號陳幹青《白話西廂記題識》從古言情小說，首推《紅樓》《西廂》，而一爲評話，一爲傳奇，各有所長，不能兼具。佛山吳趼人先生，爲近世小說第一手，人皆知之。此《白話西廂》一書，合《紅樓》《西廂》二杰作之長于一爐而冶之，可謂前無千古之絕頂名作，言情界中，允推弁冕，可無俟言；而且《西廂記》爲舊小說，而趼人氏爲新小說家，是又合新舊文俗四種之優點于一書，此小說中之包含萬有者也。世之閱《西廂》者，喜其香艷，而每苦其體例與曲詞之難瞭。此書一出，而難瞭者無不瞭如指掌；且于原有妙處以外，更增無窮趣味。吾知愛讀小說者，定卜先睹爲快也。

又陳東皐《白話西廂記序》千古言情杰作，莫如《石頭記》一書，其爲文也，細膩風光，深入腠理，非身歷其境，親嘗个中甘苦而得其三昧者，不能道其隻字。今之好事者流，往往率其臆見，妄爲揣測，或以爲紀國初之軼

事，或以爲寄身世之牢騷；是皆自作聰明，不啻痴人說夢耳。顧其所以造此境而得以發揮盡致者，曰惟不用文言而用白話之故。是故筆記如《聊齋》，傳奇如《西廂》，尚矣；而其所以道人情而闡妙諦者，不如《紅樓》遠甚。此其故何哉？蓋一爲文而一爲曲，用以描摹情致，較之《紅樓夢》之全用白話，難易判然，自不待論。此白話文之所以可貴，新文學之價值其在斯乎？吳子趼人，粵之積學士也，旅居海上，文名遍于大江南北，詩古文辭之外，尤工小說家言。平日所作，以評話爲多，屬辭比事之才，不在耐庵、雪芹輩下。惜乎才長命絀，竟夭天年，識者咸傷悼之，群以從此不得復見若人文藝爲憾。余友陳子雪庵，酷好趼人之文，藏有趼人手草《白話西廂》十二卷，《白話牡丹亭》十六卷，什襲珍藏，寶如拱璧。余曾假閱一過，覺其性靈洋溢，精妙不亞《紅樓》。不特原書所有妙處，悉以白話出之，而愈覺其妙；抑且自出心裁，鬼斧神工，天衣無縫，誠言情界之有數杰作，而小說中之別開生面者也。爰書數語弁其端，而歸之雪庵；并慫恿其速付剞劂，以餉同好，而揚吉光片羽之幽闊。趼人有知，其亦爲之首肯乎！

又戚飯牛《白話西廂記序》 小說家言，源出稗官，迄于末流，遂分多種。其犖犖者，厥有四端：曰雜記，曰評話，曰傳奇，曰彈詞。此四部者，亦既汗牛充棟，目不暇給。脫拔其尤，則舍彈詞一門，類多鄙俗凌雜，絕無可誦者外，雜記之最，則推《聊齋》；評話之首，則數《紅樓》；傳奇之冠，則有《西廂》。之三書者，各擅勝場，未可遽分軒輊；且體裁各異，界判鴻溝，幾令人疑留仙、雪芹、實甫之才，各有攸宜，蓋有易地未必良者。佛山吳趼人先生，近世有數文學家也。晚歲喜爲小說，掉鞅文壇，天才閎肆，不論何體，無弗能之。間嘗戲就《西廂記》《牡丹亭》二書，變其傳奇之體而爲評話。其間傳情述事，有不合己意者，信手改削，無不入妙。書成，以傳奇固有之長，加以評話獨優之質，駸駸乎與《紅樓》爭勝焉。先生歿後，其稿輾轉流入古瀛陳氏。陳子雪庵，亦雄于文者，不忍吳氏遺著之湮沒，爰付剞劂，以公同好。殺青瀕竣，乞序于余。余爲文債所縈，卒卒鮮暇，重違陳子之請，亟草數行歸之。世之崇拜吳氏者，得毋詈我佛頭着糞歟！

《月月小說》第六號報癖《恨海》 情者，地球中一不可思議之原質也，人非木石，疇能出其勢力之圈。僕亦多情，曾編《恨史》，今讀趼公之《恨海》，益有感焉。吾讀《恨海》，覺其纏綿悱惻，咄咄逼人，而萬種之感情，爰薈萃一時，轆轤五內；始而目炯炯注，繼而心怦怦動，終而淚潸潸墮，時而廢書長嘆，時而拍案狂呼，瞬息變遷，有不期然而然者。吾讀《恨海》，不覺絞腦回腸，悲棣華之薄命；不覺神怡色喜，欣仲藹之多情；不覺疾首蹙額，忿伯和之負心；不覺怒發沖冠，罵娟娟之無恥。吾讀《恨海》，益信夫戡地矛天，殊多缺憾。當三造之聯居燕士，四小之聚首蓴窗，方期莽莽前途，慰情有日。竊祝盟諧秦晉，弟弟兄兄，好結朱陳，夫夫婦婦，行行雁鶩，兩兩鴛鴦，鳥比翼鶼，魚稱鰈鰈，豈非絕代之鍾期，一時之佳話哉！奈何世態靡常，韶光易老，千枝萬葉，秒忽華嚴，而逆境之飛來，誠有出人方寸懸揣之外者。故一則自甘墮落，一則素藉陶鎔，一則祝髮空門，一則投身樂籍；夢魂顛倒，狀態迷離，造化小兒，弄人太甚。于以知伯和之捐塵，實爲棣華大解脫之起點，娟娟之獻媚，又爲仲藹大醒悟之終期。噫嘻！丁血肉橫飛，存亡呼吸之秋，能上奉垂暮之慈親，下護未來之夫婿，奔馳南北，等生命于鴻毛，則舍棣華外，誠未聞以一婀娜之令娘，而具有如此之大愛力，大膽力者。乃紅羊之浩劫甫過，白首之良緣虛訂，運胡此蹇，夫也不良，既徵逐于青樓，復銷磨于黑籍，遂令原有之精神，天然之豐采，漸次凋傷。而棣華竟擯絕嫌疑，殷殷看護，引躬自咎，舊愛難忘，迨二豎深侵，而懨懨一息之陳郎，頓成永訣。缺幾重離恨之天，媧皇莫補，灑一掬珠璣之淚，破鏡難圓。軀殼孤存，靈魂無主，三千煩惱，一剪了之。從茲禪悟曇花，經翻貝葉，既全大節，更表眞情，而不意前此之目爲呆笨者，至是始克見其眞相也。嗟嗟！才子佳人，率難償願，三生石上，野草茸茸，小妮子身世如斯，醜業婦本來安在。昏昏月老，錯繫紅絲，默默天公，不憐金粉，吾讀而思，吾思而夢，吾何夢，夢恨海銀潮，汪洋澎湃，時作嗚咽之聲，舉脂黛釵鈿，盡捲入其活潑之盤渦裏。

《小說林》第一〇期《觚庵漫筆》 今世言情小說多矣，而詮解「情」字，多未得當。余讀南海吳趼人先生所著《恨海》一卷，篇首言情一段，實獲我心。其言曰：「人之有情，系與生俱來，未解人事以前，便有了情。大抵嬰兒一啼一笑，都是情，并不是那俗人說的『情竇初開』那個『情』字。要知俗人說的情，單知道兒女私情是情，我說那與生俱來的情，是說先天種在心裏，將來長大沒有一處用不着這個情字，但看他如何施展罷了。對于君國施展起來便

是忠，對于父母施展起來便是孝，對于子女施展起來便是慈，對于朋友施展起來便是義。可見忠孝大節，無不是從『情』字生出來的。至于那兒女之情，只可叫做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應用情，他卻浪用其情的，那個只可叫做魔。還有一說，前人說的，那守節之婦，心如槁木死灰，如枯井之無瀾，絕不動情的了。我說并不然，他那絕不動情之處，正是第一情長之處。俗人但知兒女之情是情，未免把這個『情』字看的太輕了。」是其見地何等公平正大，說得「情」字何等磊落光明，正足一翻言情之案。但于「情」字外添一「痴」字、「魔」字，亦正不必。要知「情」字、「痴」字、「魔」字本無甚分別，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痴者魔者無一不自以爲多情，而有情者亦無一不絕痴入魔者也。《恨海》中論《紅樓夢》一段謂「寶玉用情不過是個非禮越分罷了。若要施得其當，只除非施之于妻妾之間。幸而世人不善學寶玉，不過用情不當，變了痴魔；若是善學寶玉，那非禮越分之事，便要充塞天地了。後人每每指稱《紅樓夢》是誨淫導淫之書，其實一個『淫』字何足以盡《紅樓夢》之罪？」是言亦不盡然。夫寶玉用情，何曾不摯？用之于妻妾之間，彼與林黛玉情深誼切，雖薛寶釵猶不能奪其初意，其情之專若是。至如兄妹親戚間，處處熨貼周旋，謂爲多情可也，謂以情痴情魔，則固寶玉之所不肯認，而況加以一「淫」字乎？《紅樓夢》自是絕世妙文，謂爲誨淫導淫，眞冬烘學究耳。夫冬烘學究，何能讀絕世妙文者？書中寫陳伯和前後竟是兩人，而其過渡處只在說謊得了八口大皮箱。拾遺金于道者，尚不得爲佳士，況以言誑者得乎？要之其前半之循規蹈矩，全是未出書房門之佳子弟，純然天性；後半之舉動氣息，全是不知自愛之少年無賴，純然人欲。嗟乎！習俗移人，至成第二天性。余年僅三十，而見人之陷此途者，已不知凡幾，深佩作者竟能以沉痛之筆，爲之一一繪聲繪影也。此種好小說，殊爲不可多得。

《遊戲世界》寅半生《小說閑評》　寫情小說《恨海》，是書凡十回。叙工部主事陳戟臨之子，長名祥，字伯和，與同鄉張鶴亭之女棣華訂婚；次名瑞，字仲謨，與中表王樂天之娟娟訂婚。三家同住京師，四人遂自幼同學。庚子亂起，時鶴亭經營在申，戟臨乃遣伯和偕鶴亭之妻白氏及棣華避亂出京。途遇拳匪失散，白氏驚慌成疾，遂死客邸。及鶴亭訪接，只女一人而已。伯和轉輾至申，得意外財，習于游蕩，迨鶴亭招訪之，已入下流，卒致客死。棣華守貞入庵。時戟臨夫婦已遭拳禍，仲謨只身避亂，幸遇父執，薦至陝西某觀察幕中，得保舉功名。乞假尋訪王娟娟，不遇。不意偶入平康，遇之。憤恨已極，披發入山，不知所終。「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常圓。」世無無情之人，即無無恨之人。情與恨如磁石之相引，如膠漆之相粘，而未嘗頃刻離者也。顧同一情也，兒女私情，則謂之痴，如蘧瑗之于寶玉是也。不應用情，不必用情，而浪用其情，則謂之魔，如子玉之于琴言是也。作者悟徹其旨，故于開首先將「痴」字「魔」字分別清楚，遂覺從古一切言情之書皆不得謂之眞情，此非深于情者不能知也，亦非善言情者不能達也。區區十回，獨能壓倒一切情書，允推杰構。

《月月小說》第三號新庵《恨海》　予友南海吳君趼人，性好滑稽，雅善詞令，議論風生，滔滔不倦，每發一聲，輒驚四座。往往以片辭只義，令人忍俊不禁，蓋今之東方曼倩也。尤善文章，下筆千言，不假思索。君與予爲莫逆交，倏忽將十年矣，予非敢阿其所好也，蓋從未見君作文嘗先用一紙草稿云。君性喜小說，于古今人所著譯之篇，殆無所不讀，而尤喜自作小說，與予有同嗜焉。君所著小說，無體不備，紙貴一時，海內君子，莫不知之，予亦不必贅陳矣。

又　邇日廣智書局，復出版一新書寫情小說，題曰《恨海》，亦吳君所撰也。書分十回，都四萬言，洋洋灑灑，淋漓盡致，情文兼至，蘊藉風流，筆墨之妙，無以復加。惟書中情節，哀艷非常，予嘗盡半夜之力，循誦再過，而于心有戚戚焉。蓋寫情小說，大抵總不出悲歡離合四字。今是篇所述，爲庚子拳亂中遷徙逃亡，散失遭難之事，蕩析流離，瘡痍滿目，所以有悲無歡，有離無合。用情之深，所以足多者在此；寫情之難，所以足多者亦在此。蓋歡場之情，不特易用易見，而寫之亦殊易，然如是等情，總不免近于輕薄淫邪，故寫情小說，人每目之爲誨淫之書者，良有以也。是書獨出心裁，不落窠臼，一往情深，皆于亂離中得之。夫亂離之情，不特難有少見，而寫之亦甚難，故其爲情也，如松風明月，如清泉白玉，皎潔清華，溫和朗潤，誠爲天地男女之至情哉！夫以寫情之作，而以《恨海》名之，則其所介于此情字者，可以見矣。故自有寫情小說以來，令予讀之匪特不能欣欣以喜，轉爲悁悁以悲者，此其第一本矣。雖然，予之所以讀此篇而感不絕于予心者，豈傷心人別有懷抱耶？毋亦悲吾中國風俗之不良耳！綜觀此事始末，皆早婚不良之結果而已。士宦溫厚之家，每喜爲弱小女子，早訂婚媾之約，

而卒乃演此悲慘之劇，不其偪歟？予願善讀書者，其各以早婚爲戒，而毋再蹈此覆轍焉。然則此文也，豈得僅以寫情小說目之哉！

張冥飛《古今小說評林》《恨海》一書，最爲趼人佳作，其筆墨之老到乾淨，可謂應有盡有，應無盡無。其寫情眞摯處，尤非塡砌風雲月露之詞之洋場才子所能夢見。

雷瑨《滑稽談序》南海吳趼人先生，擅長詩古文詞，固不專以小說家言騰譽於社會。顧偶爾游戲，皆奇思俊語，不落恒蹊。猶憶曩歲賣文滬瀆，得訂交於先生，承時以逸事諧文見示，載登報牘，遐邇歡迎，良由先生蘊蓄者深，故縱筆所至，麟毛鳳羽，神采固自不凡也。惜甫及中年，修文遽赴，海內文人，識與不識，無不悲之。迄今四五年，宿草半荒，遺文在篋，黃鑪餘恨，今古同情。暇日特爲整理排比，付之剞劂，以公同好。讀其書，猶如見先生掀髯大喚，風生四座時也。印既成，綴數語於其端，藉志緣起，幷以抒人琴之感云。雲間顚公識。

張冥飛《古今小說評林》《痛史》爲趼人未完之作，其寫南宋滅亡之慘，元人淫殺之酷，蓋有爲而言之。有心哉！有心哉！

《明夷詩鈔》卷一《題〈痛史〉》《新小說》，保皇黨機關雜志之一，惟所載《痛史》，寫宋室淪亡、元醜竊僭悲壯。吁戲！自是有心之作，不可與《新民叢報》等一概抹煞，惜後半編不能一睹耳。

《月月小說》第六號報癖《新石頭記》自曹雪芹《石頭記》出現後，大受社會之歡迎，紙貴洛陽，名馳東島。而吾國一般操觚之士，心焉羨之，不慮貽譏，亦靦然續貂而學步，後先疊出，名目漸繁。如《風月夢》，《紅樓再夢》，《紅樓重夢》，《紅樓綺夢》，《紅樓圓夢》，《續紅樓夢》，《後紅樓夢》，《疑紅樓夢》，《疑疑紅樓夢》之類。試調查其內容，非紀瀟湘館主之返魂，即稱怡紅公子之還俗；況言詞錯雜，事迹荒唐，陳陳相因，毫無特色。較之曹著，不啻天淵，似俚似文，殊乖體例，有如此之好材料，而運用不得其當，良可惜也。前乙巳《鳩江日報》，亦刊有《大紅樓題解》一種，然原書未獲一睹，僅于題解中求之，究不審其結構之若何。要之，以上諸作，其失曹本之眞相，固無庸解決者也。南海吳趼人先生，近世小說界之泰斗也，靈心獨具，異想天開，撰成《新石頭記》，刊諸滬上《南方報》，其目的之正大，文筆之離奇，眼光之深宏，理想之高尙，殆絕無而僅有。全書凡四十回，以寶玉、焙茗、薛蟠三人爲主腦，未涉及一薄命兒，且先生亦現身說法，爲是書之主人翁，書中之老少年，卽先生之化身也。而其所發明之新理，千奇百怪，花樣翻新，大都與實際有密切之關係，循天演之公例，愈研愈進，愈闡愈精，爲極文明極進化之二十世紀所未有。其描摹社會之狀態，則假設名詞，以隱刺中國之缺點，冷嘲熱罵，酣暢淋漓，試取曹本以比較之，而是作自占優勝之位置。蓋舊《石頭記》艷麗，《新石頭》莊嚴，舊《石頭》安逸，《新石頭》動勞，舊《石頭》點染私情，《新石頭》昌明公理；舊《石頭》寫腐敗之現象，《新石頭》揚文明之暗潮；舊《石頭》爲言情小說，亦家庭小說，《新石頭》系科學小說，亦教育小說；舊《石頭》兒女情長，《新石頭》英雄任重；舊《石頭》銷磨志氣，《新石頭》鼓舞精神；舊《石頭》令閱者痴，《新石頭》令閱者智；舊《石頭》令閱者入夢魔，《新石頭》令閱者饒希望；舊《石頭》使閱者淚承睫，《新石頭》使閱者喜上眉；舊《石頭》浪子歡迎，《新石頭》國民崇拜；舊《石頭》如曇花也，故富貴繁華，一現卽杳，《新石頭》如泰嶽也，故經營作用，亘古長存。就種種比例以觀，而二者之性質，之體裁，之損益，既已劃若鴻溝，大相徑庭，具見趼公之煞費苦思，大張炬眼，個中眞趣，閱者其亦能領悟否乎？

《懺玉樓叢書提要》余按：是書從譯本《回頭看》等書脫胎，與《紅樓》無涉。作者爲賣文家，欲其書出版風行，故《紅樓》之名，以取悅于流俗。然少年讀之，可以油然生愛國自強之心，固非毫無價值者。初附于《南方報》，未完而報館封閉，後由改良小說社排印，始完全出版。至老少年則作者自謂也。

張冥飛《古今小說評林》《新紅樓夢》爲趼人游戲之作，無甚道理。此類理想小說，原不妨獨抒己見，何必借紅樓中之寶玉以爲之主人，我于此乃無取焉。

茂苑惜秋生《糊塗世界序》「舉世皆濁，何不掘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是以糊塗教人者，「不知許事，且食哈蜊。」是以糊塗教己者。古之君子，惟恐人之不糊塗，與己之不糊塗，而發爲詩歌，見于談論，佩如弦韋，勒若箴銘，洵知幾之達人，保身之明哲哉！叔季以降，

唐、宋而還，本渾噩之遺，繼混沌之後，君于人者曰：「天下饑，食肉糜。」臣于人者曰：「不識字，更快活。」馴至今日，則更麻木達于臟腑，冥頑中其膏肓，可驚可詫，可笑可歎。守株待兔之舉，視若不二法門；覆蕉尋鹿之徒，尊爲無上妙品。行之既久，靡然從風。名山大川之間，赤縣神州之外，無遠勿屆，不期而然。上者爲朝，則所謂賢士大夫，皆專其心于飲食男女之中，肆其志于肥甘輕暖之內，捨此二者，一物不知。若後乘之載芻靈，若當場之弄木偶。下者爲野，不爲鹿豕，即爲豚魚。與談興廢，猶考鐘鼓以享爰居；與論治亂，猶取仁義以教禽獸。觀于其上如彼，觀于其下如此，謂之爲老大之國，野蠻之鄉，自是定評，實非過論。善哉繭叟，本之著書，其情事則相喻于微，其議論則能見其大。昔者大禹鑄鼎，遂窮九幽；溫嶠然犀，因燭百怪，對勘互較，殆出一轍。夫東坡說鬼，遂興無稽之談；干寶搜神，乃張異端之焰。是書不落窠臼，獨辟畦町，游神于非想、非非想之天，析理于無名、無無名之境。雖貴洛陽之紙，已腐太元之毫。讀者審之。丙午二月，茂苑惜秋生撰。

知新室主人《電術奇談》總評　人之有情，稟諸先天，與此身相存亡者也。無論爲忠孝節義，爲奸淫邪盜，莫不根之于情，其所以分善惡之途者，特邪正之用不同耳。觀于鳳美，初不過眷戀仲達之一點私情耳。然觀其暗隨情人，遠渡重洋時，何等冒險；韶安相遇時，何等委婉；相失思念時，何等悲苦；放槍復仇時，何等激烈。一弱女子耳，而演出如許活劇！故此書雖是寫情小說，而較諸徒寫淫啼浪哭者，又自不同。此書以寫情論，則鳳美、仲達、敏達是傀儡，士馬是牽動傀儡之綫索，自余諸人，是看傀儡戲者。以催眠術論，士馬是藥，仲達、鳳美是試藥表，自餘諸人，是觀演技者。

《遊戲世界》第一期寅半生《小說閒評》　寫情小說《電術奇談》，書凡二十四回。叙英人喜仲達在印度辦礦，得利回國，有貴族女林鳳美背父私隨。喜令其暫寓韶安埠客舍，俟取得允許狀然後結婚。隻身赴倫敦，先訪舊友蘇士馬。蘇故業醫，精催眠術，顧貧甚，見喜，款洽備至，欲炫其術，用電過重，誤斃仲達，因投屍于河，卷其所有，潛逃于法。林久候不至，追尋至倫敦，復不遇，託偵探甄敏達訪查，猶杳然。甄以爲喜之有意撇林也，勸林置之。林在客邸久，幾爲歹人所誘，幸警機得脫，無路可歸，遂投河，爲鈍三所救。鈍三者，四肢五官，與常人殊，人以其鈍也，故名之，而待林頗熱心。林在鈍家，資斧漸罄，顧自幼喜音樂，徇技師金龍馬之請，習曲登臺，艷名日著，法人以重價聘之。蘇本在法，一見銷魂，思以利誘，出金鐲相贈。鐲故林物，蘇蓋得之于喜者。林見之，大惑，遂電告甄敏達，欲探其實。孑身訪蘇，喜物具在，蘇不能辯，大恐，復用其術偕遁。敏達得電後即至法，得其故，遂偕龍馬、鈍三，連夜追襲，至梧州客舍，獲之，案遂破。蘇論抵。初蘇之投仲達于河也，實不死，特受電過重，肢體五官，失其常度。遇救，蠢如木偶。鈍三者，即喜之原身也。後重觸電氣，返其原，使林認之，果喜也。互述前事，驚爲隔世，遂合婚。聞原書僅六回，衍義者剖分二十四。其中寫仲達之達，鳳美之美，敏達之敏，鈍三之鈍，允能名副其實，而情亦離奇，筆墨變化，穿插布置，尤有草蛇灰綫，匣劍帷燈之妙。

張冥飛《古今小說評林》　《電術奇談》，趼人得名之始乃以此書。原文結構實佳，譯筆亦圓轉自如之至。喜仲達之古道，蘇士馬之作惡，鳳美之深情，阿卷之熱腸，隨意寫來，栩栩欲活。惟有時不免詞責耳。書中謂執達婁爲封財產之小官，是爲訛誤之點。但當時于外國風俗習慣多屬懵然，此種官名，自難求其甚解。林琴南譯莎翁劇本，謂是短篇小說，而未有譏之者。蓋此類小疵，不足爲病也。

《小說新報》第一卷第五期新慶《月刊小說平議》　報中所刊小說，略志於下：【略】《上海游驂錄》叙一士人被誣爲革命黨，抱家破人亡之痛，而亡命於滬上者。叙事、用筆，均入情入理。描寫上海之假革命志士，可謂窮形盡致。惟議論時事處，間有不符之語耳。

又　報中所登小說，略志於下：《劫餘灰》書叙陳公儒之子耕伯，方與朱小翁之女婉貞訂婚，忽以赴考失蹤。而婉貞又以隨父至外祖家，中途被叔仲晦計賣與妓院，轉輾數處，歷盡艱險，終得完璧返家。後誤傳耕伯已死，婉貞乃奔喪守志焉。既二十年矣，會公儒九秩生辰，不意耕伯忽歸，乃知考畢出場，亦爲仲晦誘入猪仔館，而販至南洋者，至是始得完聚云。全書布局甚佳，詮解情字，多未經人道語。描寫小翁之古道，仲晦之奸狡，婉貞之貞烈，李知縣之賢明，黃學農與老尼妙悟之義俠，各極其妙，洵佳著也。

分論

《題蘇武牧羊圖》《偷閑廬詩話》第二集：吳趼人（沃堯），廣東南海縣人，博學能詩，【略】錄其《題蘇武牧羊圖》云：「雪地冰天且耐寒，頭顱雖白寸心丹。眼前多少匈奴輩，等作羣羊一例看。」慧心別具，寄託遙深。且以豪壯語詠失意事，才識襟懷，尤爲特出。

佚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評語　第二回：守常經不使疏踰戚，睹怪狀幾疑賊是官　家庭專制，行之既久，以強權施之於子弟者，或有之矣，自無秩序之自由說出；父子骨肉之間不睦者，蓋亦有之矣，不圖於此更見以陰險騙詐之術，施之於家庭骨肉間者，眞是咄咄怪事！吾謂茫茫大地，無可容身，此其一也。扮官作賊，眞是不可思議。記者乃謂其玷辱官場。吾則謂官場皆強盜，此賊舍強盜而不爲，甘爲扒竊，不算玷辱官場，只算辱沒強盜。

又　第三回：走窮途忽遇良朋，談仕路初聞怪狀　乖違骨肉，反遇良友，此不過一時之遭際，讀者不可以詞害義也。兩個道臺，兩個道臺夫人，恰是正反對，寫來好看煞人。吾聞諸人言，是皆實事，非憑空構造者。

又　第四回：吳繼之正言規好友，苟觀察致敬送嘉賓　第一回是官是賊之人，到此方纔點明，令人回想，尙有餘味。寫吳繼之之待友，十分體貼，十分熱誠，處處都代打算到，分金猶其餘事也。世有此等人，吾當鑄金事之。所見一主一客情景，自當以爲是禮賢下士，收筆處偏又逗出不是禮賢下士之話。閱者且休閱下回，試掩卷思之，畢竟是何緣故？任是百思，當亦不得其解，此現狀之所以爲怪也！

又　第五回：珠寶店巨金騙去，州縣官實價開來　上回禮賢下士一節，此回偏不便表明，令讀者捉摸不定。騙珠寶店一節，圈套完密，能令人不知不覺，自然墮其術中。讀者以爲此一回文字，已叙完矣，不料下文餘波，寫來更覺駭人耳目。現怪狀，筆墨亦不得謂之非怪。隨缺定價，開列價目表，可謂公平交易。今之賣缺買缺者，恐猶不及此也！一笑。

又　第六回：徹底尋根表明騙子，窮形盡相畫出旗人　以東家而騙夥友，現狀之怪，當無有過於此者。形容旗人一段，爲京師熟語，然不過借供劇談，從無形諸筆墨者。今借繼之口中述出，編入怪現狀，遂得廣爲傳播，調侃不少。

又　第七回：代謀差營兵受殊禮，吃倒帳錢儈大遭殃　中國向來賤視兵丁，今此人乃獨能傲睨夫監司大員，可謂代彼同類者吐氣！一笑。今世之最工勢利者爲錢儈，最精算計者亦惟錢儈，此人乃能算計及於錢儈，可謂從高處着手矣！一笑。平常在州縣衙門要遞一稟，尙要多少打點，何況在督撫衙門告倒帳，無怪其往回紆折，費如許手脚，始達其目的。此爲官場中極平常之事，記者豈亦以爲怪現狀而記之耶？雖然，自法律上眞理上觀之，自不得不目爲怪物也。

又　第九回：詩翁畫客狼狽爲奸，怨女癡男鴛鴦幷命　一路寫來，多是官場醜態。至此忽插入騷人墨客，怨女癡男，可見無處無怪現狀之可記也。

又　第十回：老伯母強作周旋語，惡洋奴欺凌同族人　下半回寫上海會審公堂，如神禹鼎，如照妖鏡，雖以西洋攝影術攝之，不能如此形容盡致也。雖然，此特其一部分耳，千奇百怪之現狀，苟爲之特立一傳，吾恐南山之竹爲之罄也。

又　第十一回：紗窗外潛身窺賊迹，房門前瞥眼睹奇形　欲寫汪子存，先寫畢鏡江。欲寫畢鏡江歷史，先寫畢鏡江交友。究竟其人如何，既然是個王八，何以又爲他費筆墨，令人急欲追求，却又霎時勒住。詭秘如是，不怕閱者納悶耶？

又　第十二回：查私貨關員被累，行酒令席上生風　寫苟才如畫，有頰上添毫之妙，令讀者如見其人。一席六個人，已有了一個「狗才」，還有一個「利是圖」，一個「不顧羞」，寫來可笑。

又　第十三回：擬禁烟痛陳快語，睹贓物暗尾佳人　論禁烟一節，自是痛快，惜乎辦不到耳。前途猶可冀乎，跂予望之。跟着那女子走來走去，竟類是個偵探。

又　第十四回：宦海茫茫窮官自縊，烽烟渺渺兵艦先沉　上半回是演說官場之失意者，下半回是演說官場之得意者，繪影繪聲，神情畢現，無殊抉此輩之心肝而表暴之。指陳弊竇處，竟是一面顯微鏡。

又　第十五回：論善士微言議賑捐，見招帖書生談會黨　吾向方喜善人之多也，今而後既知之矣，可發一歎！雖然，猶幸有此三等人，所謂強爲善者。吳繼之一席議論，陳義太高，恐此時社會上尙不能夢想及之也。

又　第十六回：觀演水雷書生論戰事，接來電信游子忽心驚　甲申馬江之役，輿論多咎某欽使。繼之一席話，可謂評論之評論，結論又歸罪政府之輕於用人，可謂一時超衆之論。老伯母床上一席話，雖是家常瑣瑣，却描寫家族之怪狀，無逾于此。忽然欲其侄之兼祧，而哀求之，恭維之，不自憶其揮諸門外時，已是醜怪萬狀；誰料後文更有于此作反對，更現其不可思議之怪狀者。惜此書紆回曲折，不肯驟以眞相示人，讀者其寧心以俟之。

又　第十七回：整歸裝游子走長途，抵家門慈親喜無恙　人到有病時，即想念親人，有不期然而然者，觀其伯母臨別一番話益信。而其伯父又處處打岔，一若不欲其交談也者，此中是何肺腑，讀者試掩卷猜之。　入門而母無病，且見子歸而怒，是何故歟？令人急欲看下文矣。

又　第十八回：恣瘋狂家庭現怪狀，避險惡母子議離鄉　家庭不能處，故園不可居，所謂茫茫大地，無可容身者，非此之謂耶？

又　第十九回：具酒席博來滿座歡聲，變田產惹出一場惡氣　此一回全是機詐文章，無一筆無一處不是形容鬼蜮伎倆，寫來閃爍不定。最奇者，記者此時，亦忽生機警心，閑閑一句謊話，遂令一衆小人，顚倒迷醉。甚矣！人心險詐，非具有機械者，不足以存立於社會中也。

又　第二十回：神出鬼沒母子動心，冷嘲熱謔世伯受窘　搶白尤雲岫一番，自是快文快事。又嫌其失於刻薄也，特轉出其姊姊一番正論，以匡救之。蓋無此一頓搶白，則令讀此悵悶欲死；既搶白之矣，使無正論以匡救之，又恐世人徒狃於一時之快，而汨沒其德性，故特急轉此一筆。作者關心社會，故特施此眼明手快之筆，眞是佛菩薩心腸。　此回搶白一頓，即借以收束以前一切，此後自當別有一番鋪叙，作冗長之小說者，往往用此法。

又　第二十一回：作引線官場通賭棍，嗔直言巡撫報黃堂　下半回叙山西巡撫一節，作者以爲怪矣，不知此巡撫以後之怪現狀百出，不知更以何等筆墨形容之。　偶然譏刺他，便想設法去參他的功名。倘當日偶然恭維他，一定可以得保舉升官的了。然則後來在此巡撫手上升官者，其人品可想。

又　第二十二回：論狂士撩起憂國心，接電信再驚游子魂　上回作兩篇論去登報，便藏着一個賭徒。此回作兩句詩去登報，便養成一班狂士。回想甲申乙酉間之上海社會，如在目前。

又　第二十三回：老伯母遺言囑兼祧，師兄弟挑燈談換帖　上半回夾寫得妙。有一段極冷淡處，便接一段極親熱處；有一段極狠惡處，便接一段極融樂處。兩兩相形，神情畢現。　下半回一個眞兄弟，一個假兄弟，各有各負心之處，各各處置不同。而置之一處，恰如兩峰相對，其不相同處，正是相同處。正不知從何處搜羅得來如許故事，却又安放得法。　兼祧一節，已於第十六回中逗了消息，却直到此處纔寫出來，而又不全是實寫。

又　第二十四回：臧獲私逃釀出三條性命，翰林伸手裝成八面威風　伯母致死之由，至此回方才補出，是故作紆迴之勢。　翰林在上海打把勢一節，已極寫現狀之怪。不期福州打把勢一節，其怪更出人意表。　婢妾與僕人捲逃，本是常事。此乃同約之人，忽然負心遠颺，遂致若人於死，是又意想所不到者。

又　第二十五回：引書義破除迷信，較資財釁起家庭　或謂此一回，不類怪現狀，則應之曰：天下若干讀書士大夫，均不能剖解之義，爲一微弱女子透骨剖解出來，能令天下男子愧死。此而不怪，孰更爲怪？　破除迷信不易，女子破除迷信更不易。以一女子而能破除迷信，且能探討破除迷信之眞理而剖解之，何物女子，咄咄逼人乃爾！

又　第二十六回：乾嫂子色笑代承歡，老捕役潛身拿梟使　瑣瑣叙家庭事，似甚無謂，然細玩之，實共和專制兩大影子。共和之果良，專制之果惡，均於隱約間畢露。不知作者是否此意，吾願讀者以我之眼光讀之。　壬寅癸卯間，游武昌，曾親見一典史作劇盜者。觀於此梟司，直是每下愈況，可發一噱。此事聞諸蔣無等云。確是當年實事，非虛構者。

又　第二十七回：管神機營王爺撤差，升鎮國公小的交運　以吾所聞，宗室之舉動，猶有不堪於此者，豈作者有所諱而割棄之耶？抑未之聞耶？　上半回「梟台大人」四字之下，緊接「飛檐走壁」；下半回「小的」二字之下，緊接「今天是鎮國公」，都是出人意表之詞，而又能令人絕倒，妙在都是格格不相入，忽然連在一處也。

又　第二十八回：辦禮物携資走上海，控影射遣伙出京師　五月披裘一節，雖非怪現狀之特色，然實可發一大噱。　沈經武一節，因談偷水烟袋而起，然閱至終篇，仍不見其偷，正不知此賊何時方下手也。一笑！

又　第二十九回：送出洋強盜讀西書，賣輪船局員造私貨　不肯招接族人，并以戒其子侄，已是天性滅盡；不圖更有率盜以劫其父者。非但無獨有

偶，直是有加無已。茫茫大地，更何處容身乎？　上回要買小火輪一語，閑閑之閑文耳，實乃可以無有。乃不料于此回中，引出局員作私貨一段來，方悟爲金針引綫之法。　出門因爲避族人，族人且須避之，不知更當往何處去。所謂茫茫大地，無可容身者歟？

又　第三十回：　試開車保民船下水，誤紀年製造局編書　學生做私貨，上回以爲大怪事。不期此回中，卻翻筆說轉。記製造局委員情形，令人絕倒。

又　第三十一回：　論江湖揭破僞術，小勾留驚遇故人　吾讀至此篇前半，未敢據以爲信，乃專購四裔編年表核對之，果如所言也。且此篇僅舉其一斑耳，苟盡爲校正，不知當費幾許筆墨。出版如干年，竟無人糾正之，不得謂之不怪。或者編此書者，其年歲或別有所本，則非所敢知矣。　江湖術士，每每以兒戲攫人資財，愚民無知，方且奉爲神聖。然徒唾罵之，非笑之，屏斥之，而不能揭其奸，終無以破愚人之惑也。烏得百千萬億管德泉到處宣揚之。

又　第三十二回：　輕性命天倫遭慘變，豁眼界北里試嬉游　偏是家庭骨肉之間，偏是難處。愈是難處，便愈多變故。搜本尋源，其發起無非爲一「錢」字，錢之爲禍烈矣哉！觀作者自述，每於錢財上，看得淡然，最是難得。苟不然，其怪現狀有不止於此者矣！　弟死而鬻其婦，出於鄉曲無知，市井無賴，又何足奇。乃出於仕宦之家，名士之子，於以歎前人衣冠禽獸之言，不爲過刻也。

又　第三十三回：　假風雅當筵呈醜態，眞俠義拯人出火坑　寫唐玉生假充斯文，卻又處處露出不斯文，情形活現，自非親與交接者，描摹不來。以不干己之事，爲之僕僕奔走，委曲探聽，不過欲拯救此女子耳，自非具有俠骨者不能爲。　下半回直可當偵探案讀。

又　第三十四回：　蓬蓽中喜逢賢女子，市井上結識老書生笵偏是蓽門閨竇中女子，深明大義。偏是官場子侄輩，滅絕人倫。寫蔡嫂處，正是寫黎景翼處也。　寫小戶人家之情形，三姑六婆之怪狀，歷歷如繪，亦非親歷其境，躬遇其人者，寫不來。　我國語言不能齊一，最是憾事。時彥有提倡齊一語言之說者，謂言語不通，則彼此愛情不得達，愛情不達，則團體不堅。自是不移之論。然此時語言未能齊一，則個人不得不廣學本國方言，以求達我之愛情。此回中學話求音之法，最是妥捷，願讀此者，據此以類推之。

又　第三十五回：　聲罪惡當面絕交，聆怪論笑腸幾斷　聲罪絕交，自是當有之事。寫景翼驚嚇痛哭情形，仍是愚而無用之輩，不似是個無賴。　誑取一紙契據，卻有如許妙用，眞是妙人妙事。　后半回形容上海名士，閱者必當疑爲過於刻薄，不知皆當日實情也。蓋報館實有轉移風氣之力，當日報館提倡詞章，故上海遍地名士；年來報館提倡民氣，故上海又遍地志士。昔日狙獪皆名士，今日屠沽皆志士，報館實有轉移風氣之力。而所轉移者，乃如此，乃如此。

又　第三十六回：　阻進身兄遭弟譖，破奸謀婦棄夫逃　寫蔡侶笙之自述，馬道台似非負心人，特爲乃弟所譖耳。吾聞險惡之人，有進讒言，以離間人之骨肉者矣。此乃進骨肉之讒言於外人，眞是變態百出，令人不可思議。　景翼鬻其弟婦，而誣之以逃，乃不旋踵而己之婦果逃，迷信人謂之語讖。然此讖乃應在此，而不在彼，亦是變幻處，迷信人又謂之果報。

又　第三十七回：　說大話謬引同宗，寫佳畫偏留笑柄　此一回絕類《儒林外史》，而詼諧過之。　天下名勝之地，每每見諸記載，得諸人言，而爲之神往者。及至身歷其境，則爲之嗒然。如《七俠五義》載北俠看石劍之類，殊堪令人一噱也。　越是不通人，越喜賣弄筆墨，旁觀者笑腸欲斷，而彼方怡然不以爲怪。天下眞有此種人，殊可歎也。

又　第三十八回：　畫士攘詩一何老臉，官場問案高坐盲人　題畫詩一段，已見第九回。然第九回是明寫，此回是明寫，絕不相犯。第九回只算是此回伏線。他種小說，於遊歷名勝，必有許多鋪張景致之處。此獨略之者，以此書專注於怪現狀，故不以此爲意也。　譚中丞喜親瑣屑事，至今蘇人猶樂道之，非虛構也。至於瞎官問案，尤爲吳下阿蒙所引爲笑枋者。

又　第三十九回：　老寒酸竣辭使館，小書生妙改新詞　此回叙景翼事已畢，其結果如此，以理言之，自是自取。然對于鄉愚言之，正不妨據數以言報復也。　侶笙竟是一介不取一流人，其一生之操守已見于此，其一生之遭逢實亦伏于此矣。讀者其留意之！　寫回到南京時，忽然另換一枝筆，正以見雖小別月餘，歸家即有此等樂境也。天涯游子，有讀此而不悠然興思家之念者乎？

又　第四十回：　披畫圖即席題詞，發電信促歸閱卷　上回是看他人之詞，此回是自己塡詞，詞都好。一入商途，便經一年之久，無怪狀可記，豈

商務中獨無怪狀耶？吾急欲叩之。

又　第四十一回：　破資財窮形極相，感知己瀝膽披肝　上回輕輕一筆即渡過一年，而此一年之中，斷不能全無一事可記者，故此回特補出杭州破落戶一事。後所引三事，特陪襯耳。寫侶笙之摯誠，即借以叙其從前之歷史，絕不見冗贅。此是雙管齊下法。記者曰：「我只閑閑一件事。」惟此一邊愈閑閑，則愈顯彼一邊之肫摯。閑閑一件事，非眞以爲閑閑也，惟熱極人，則自視此等事爲閑閑耳。故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者，其視捨身救國亦爲閑閑。一切熱血家行事，莫不如是。此回閱課卷是旁文，不是正文。

又　第四十二回：　露關節同考裝瘋，入文闈童生射獵　科場校士，防範之嚴，令人發笑，正不知嚴防有何用處也。篇中所引，何足以盡其萬一。柏俊以後，凡與試差者，懍懍數年，未幾即仍其舊。至今年，此裝瘋者，已封疆矣，何柏俊之獨不幸耶！（今年光緒三十一年也，彼之封疆且已在數年前。）中間一段，叙一團稚氣人，施恩不受報，卻又不能自達其意。委委曲曲寫來，卒須他人爲之代達，極盡形容，自是傳神之筆。　獵獲一鴿而大驚，不必問此中又有怪現狀矣。而標目曰「入文闈」，曰「射獵」。射獵須出，而此乃獨入，射獵武事，此乃於文闈中，標目亦奇。

又　第四十三回：　試鄉科文闈放榜，上母壽戲綵稱觴　關防嚴密，謹防舞弊，乃有白鴿傳題一事，然猶曰此臧獲小人之所爲也。乃房客各備朱筆，主考公然飭改，試問此等弊，豈關防嚴所能免耶！「甚麼規矩，我看着直頭是搗鬼。」眞是一語道煞。　笙歌競奏之時，忽然雜以叫罵之聲，正不知爲着何事，令人急欲看下文。

又　第四十五回：　評骨董門客巧欺矇，送忤逆縣官托訪察　讀買古董一節，令人發笑。而以畫羣盲評古圖者，爲多事矣。

又　第四十六回：　翻舊案借券作酬勞，告賣缺縣丞難總督　名之曰酬勞，而與以借據一紙，鷸蚌本未相持，而漁人竟得其利。此是何等手段，寫來可怕，而又終於發覺，正不知他日何以見人也。　諺有之曰：　拚死無大害。於此縣丞見之。而筆墨又能傳神，寫來如頰上添毫，近人撰《官場現形記》，恐不及此神彩也。

又　第四十七回：　恣兒戲末秩侮上官，忒輕生薦人代抵命　一個縣丞，一個都司，戲弄上官，如提傀儡，好看煞人，然而上官實自取之耳。此一層怪現狀，當從對面看，不能從正面看。蓋看正面意思淺，看反面意思乃深也。　看騙上烟癮一節，眞是令人處世防不勝防。　今人處事，每以趨避爲能，使來代抵命之生番見之，能毋齒冷。　抵命可代已奇，薦人代抵命已甚奇，乃被薦即願往代抵命，不尤奇耶！　此殆視死生如無物者矣。

又　第四十八回：　內外吏胥神奸狙猾，風塵妓女豪俠多情　胥吏舞弊，本自層出不窮，要皆於字眼內出入者居多。觀其不着一字，只輕輕一掉換，便遷延如許歲月，令人失驚。　偏定出許多規模，許多則例。狙滑者流，或視之如兒戲，或憑以作規避。規模則例，果何足恃哉！　第廿九回趙小雲說請吃酒，不是沈月卿，便是黃銀寶，已預爲此處伏線。　第三十三回寫黃銀寶，是寫初次入妓院，只見黃銀寶一人，是從自己眼中看出。此回寫沈月卿，是從衆妓隊中陪襯而出。初次只見一人，便格外留神，別無他故。衆妓中趁出寒儉，是格外醒目，必有原委。卻直至篇終，未露一字，令人急欲看下文矣！

又　第四十九回：　串外人同胞遭晦氣，摘詞藻嫖界有機關　每嘆利令智昏之流，不至於一敗塗地不止。如柳采卿之事，縱不遇齊明如其人，亦必敗於他事，可斷言者。吾願世人借以爲鑒也。至於齊明如之流，今日遍地皆是，幾於司空見慣，不足爲奇矣！可發一嘆。　天下事惟能者韜光隱晦，惟不自諒者，轉自炫其能。沈月卿之能詩，與彼所謂女弟子者，正相映成趣。

又　第五十回：　溯本源賭徒充騙子，走長江舅氏召夫人　社會中處處都有齊如明，社會中人，不能人人皆是方佚廬，令人防不勝防。則柳采卿之被騙，實意中事，不得謂之怪矣。可發一嘆！　辦案之委員，居然能委屈求全，斷令將二三十家房子，一律賣與外人，當是外交老手，洋務能員。　此船直放上游，到底不知何故？寫來閃爍不定，令人可疑。

又　第五十一回：　喜孜孜限期營篋室，亂烘烘連夜出吳淞　寫督辦之涎臉漁色，歷歷如繪。吾每怪窮腐儒，每見顯者之呵導而出，則必嘆羨其威嚴，其燕居時之怪狀，惡得使此等窮腐儒見之。　寫小家女兒情狀，亦是歷歷如繪。吾不知作者是何等人，何以於各種社會中之情形，均能體會出來也。　夫人之舉，眞是豪舉，眞是快舉，爲千古吃醋家第一等舉動。於是醋瓶醋鉢醋海中諸醋娘子，一齊爲之生色。

又　第五十二回：　酸風醋浪拆散鴛鴦，半夜三更幾疑鬼魅　我讀此回，

輒恨督辦夫人太煞風景，不然，此一個漢口姑娘，傻頭傻腦，督辦置之於金釵之列，寫來必有無限笑話也。要巴結督辦，卻將公司之錢胡亂報銷，則平日可想。我讀至此，爲我國集資實業一慟，固不僅此公司爲然也。此次因寫督辦夫人，帶出金姨太太，卻又毫無舉動，似是贅筆。不知特借這一消息，爲後文此人之歷史作引線耳。半夜三更，當街蹲着吃湯圓者是何等樣人，試掩卷猜之。

又　第五十三回：變幻離奇治家無術，誤交朋友失路堪憐　偏是家庭中，偏多此等怪狀，總是無教育之故。然而近年競言教育之後，忽又起家庭革命之說，幾令人無所適從。夫然後知秩序之可貴也！

又　第五十四回：告冒餉把弟賣把兄，戕委員乃姪陷乃叔　甚夫人心之不可測也！趙有可死之罪，而朱非可死趙之人；使趙死於他人之弋獲，在朱之交情，猶當憐之哭之，而乃利其有而死之耶！觀於此，則一通一塞之間，掉頭不顧者，尚復不失爲忠厚也。嗚呼！果報之說，儒者不談，況當此新理發明時代，猶執此說，不已僞乎？然觀於朱之就戮，雖不必謂之果報，而不得不謂之快心。鶴頂紅，入口即死，疑即古人所謂鴆也。雍乾時，京師珠玉店，取以製爲朝珠記念，每一枚，價值千金。朝中大老多佩之，蓋彼時法令嚴峻，盡有朝入座而夕罹斧鉞者，故佩之以備不虞。而市儈亦借此以居奇也。因讀此篇，偶憶錄之。

又　第五十五回：箕踞忘形軍門被逐，設施已畢醫士脫逃　中國有一種人，其對於外人，無一處不自取其辱，而累及一羣，言之殊堪切齒。如此回之軍門大人者，蓋比比然也。所最奇者，愈是大人先生，愈多此種醜態，此則令人不解者矣！曾見某笑柄載一條云：「鄉人至滬，見修路碾機，誤爲汽車，問能乘至鄉間否。人曰：『能。余即賣車票者。』鄉人予以資，取得一紙，便擬登機。司機人呵之，則曰：『吾已購得車票矣。』出示之，則一紙捲烟之招牌紙也。」可與此以日記簿充存摺者，同發一笑。醫士之開設藥房，其始斷非騙局，特利令智昏者之自取耳。然則世路雖險，究亦多自蹈之者，正不必動輒尤人也。或曰：然則人之信我投我者，即當欺之耶？則應之曰：如予言，則怪現狀可以不作矣。

又　第五十六回：施奇計奸夫變兇手，翻新樣淫婦建牌坊　此一回情節離奇，竟可以借此節目，另演一部傳奇也。李壯心思之巧，設計之奇，布局之密，手段之速，式式皆備，吾恐善於偵探者，亦無以得其隙也。即使鄰里咸知此婦與夏有私，而當此之時，亦必以爲妒奸起釁者矣！官場中久已成爲糊塗世界，而此事獨不能責此令，蓋設身處地，雖使夏得盡其詞，亦必以爲設詞圖卸而已。訟事首重證據，而彼所布置之證據，皆確鑿不可移者也。

又　第五十七回：充苦力鄉人得奇遇，發狂怒老父責頑兒　鹹水妹來得突兀，令人猜疑不定。觀此一子一父，眞是令人五體投地，今日復從何處得此古人。古人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此則道德淪亡而求諸野矣。現以前歷叙諸敗壞道德者，多爲上流社會中人，而此回忽遇此父子二人，非其明徵歟？吾讀此不覺啼笑並作：蓋以世上尚有此人，則爲世風喜，而世上僅有此人，則又爲世風悲也。香港爲最淺薄最冥頑之地，忽置此人於其中，爲香港增光不少。此一回無端忽爲粵文翻譯，可謂詼諧百出。

又　第五十八回：陡發財一朝成眷屬，狂騷擾遍地索強梁　寫惲老亭怒其子之作竊，竟欲置之死地，是爲賢美而未學者，寫一白描小照，最爲得神。世俗之父母爲女擇婿者，較家世，論資財。妓女之自擇婿者，趨勢利，權貧富，論都美。此鹹水妹獨以品行取人，可謂庸中佼佼者。富室女子，每每恃其厚奩以傲其夫家，其對於此鹹水妹，不知愧否？下半回突如其來，出人意外，閱至篇終，始知爲此謠言所致。而此等謠言，粵中幾於歲歲皆有，則粵中之被擾，可想而知。記軍士之行徑，令人怒不得而笑。

又　第五十九回：乾兒子貪得被拐出洋，戈什哈神通能撤人任　上回寫得如火如荼，戛然頓止，以爲此回必有一番擾亂恐慌現象矣！誰知竟是火滅烟消，冰清水冷，絕無其事，令人回想當時，可發一笑。所殺二十餘人，殆借以解嘲者耶？不然，何旁觀者之嘖有煩言也。拐誘婦女，本是龜鴇慣技，而此鴇獨能別出心裁，兼拐一男子以去。細玩其中情節，雖智者或亦不免受其愚，此入世之所以不能不步步留神也。撤任事伏線已在第七回。第七回事，繼之言之，此回事，繼之自犯之。豈明於前而暗於後耶？毋亦有不能忍受者在耳，則當日情形可想矣。

又　第六十回：談官況令尹棄官，亂著書遺名被罵　上半回可抵得一部《官場現形記》。著書立說，凡率爾操觚者，必多舛誤。記載之事，尤不可不慎。同居一國，以甲省人記乙省事，其誤尚至如此，今之動輒以甲國人記乙國事者，吾每讀其書而不能無疑也。前年某雜志載有雜俎一則，言「外人每

言中國人喜食蛆」。按粵中有一種水生之小蟲，名曰「禾蟲」，粵人有烹以供饌者，云味極美，余未嘗敢嘗之也。又繅繭成絲後，所遺蠶蛹，粵中貧人間亦食之。亦有野蠻鄉人取蜂窠中之蛹以蒸食者，是皆可謂之食蛆。然僅粵中人耳，且粵中亦僅一部分之人爲然，不盡然也，胡可以概我全國。後屢爲人言之。有知者曰：「否，彼指海參爲蛆也。」海參亦水產之涼血物，腹中具有腸臟，烏得謂之蛆，彼自蛆之耳！不知他人之內容而爲之記載者，其誤蓋每如此。

又　第六十一回：因賭博入棘闈舞弊，誤虛驚製造局班兵　寫種種迷信情形，支離附會，原不值一笑。然阻社會之進化者，未嘗非此大魔障也。當科舉取士之時，熱心科舉之士，種種舞弊，不一而足，要皆士子之自爲之，爲科名計耳。而乃竟有旁人代爲之者，眞是無奇不有。無端而大張旗鼓，徵調各兵，正不知有何大盜，覬覦此局，閱者試掩卷猜之。

又　第六十二回：大驚小怪何來強盜潛蹤，上張下羅也算商人團體　失驚打怪，請兵調將，想其終夜徬徨時，未嘗不打算擒獲強盜，居然奇功也。詎至天明，闢門搜索，踪影全無，冰清水冷，正不知當時何以下場耳！吳儂諺云：「笑煞七千人」，恰宜移贈。下半回敘種種把持、傾軋、賄賂、阿諛，何足爲奇，所奇者，儼然議價委員，一事不知，惟解賤價耳。

又　第六十三回：設騙局財神遭小劫，謀復任臧獲託空談　官場辦事，每喜多立名目，故爲周折，使辦事者互相牽制，亦借以分辦事者之權，以爲可以杜絕弊端，不知適足以供他人傀儡之用，觀於此而益信。一部怪現狀，記騙術之事爲多。而觀於各種行騙之術，無非動之以利，而使之卒蒙其害。俗諺之稱人之尖刻事之劇烈者曰「利害」，以「害」字緊接「利」字，當日造此語者，殆有深意存焉！世人奈何弗悟耶？此書於吳繼之無貶詞，且一經撤任，即高蹈遠引，飄然竟去，不可謂非高尚之流。而數年江都，其家人即力足以墊巨款；其甘墊巨款之故，欲繼之仍得江都也，其欲繼之仍得江都何故，蓋可想矣！甚哉，臧獲之可畏乎！此無筆墨處之筆墨，不可囫圇讀過者也。

又　第六十四回：無意功名官照何妨是假，縱非因果惡人到底成空　化了錢，買來一張皮紙，弄個顏色頂珠，戴在頭上，不知有何意味？市儈之流，尤趨重之，無怪乎此輩不避艱險，携贋鼎至外洋以贈之也。此編一出，當有見之而悔恨者矣！功名云者，立功而後得名之意也。此以錢買來者，亦稱之曰功名，吾欲爲功字訟冤，特宜稱之爲錢名、銀名、財名耳。至于以一廢紙照抵欠，此中是誰之手段，明眼人自當一望而知，而嘆家庭怪現狀之多也。數年之間，尤雲岫卽一寒至此，紛紛營謀欺詐者，夫復何爲？

又　第六十五回：一盛一衰世情商冷暖，忽從忽違辯語出溫柔　每怪世俗之爲父母者，其對于子女，惟知婚嫁是其責任，婚嫁旣畢，則曰向平願了，一若此外更無他事也者。于教育一道，絕不知講求，復何怪滅倫沒理之事，層見迭出而不窮也。如尤雲岫之自陷于潦倒，陷其子于大辟，眞世俗之龜鑒也，吾欲稱之爲父母箴。人當盛時，雖惡人亦能容于社會，且從而暱之；一旦敗壞，則群起而攻之矣。此中有微意焉，豈僅寫人情之冷暖已哉！

自電學發明之後，知凡雷擊者皆電觸耳。有問何以雷擊皆惡人者，或辯曰：「雷不擊者皆好人，雷擊者皆惡人，此是一定之理，蓋非雷必擊惡人也。雷未擊時，其惡處人皆不知，或知之而諱之，迨豸隆一下，則群起而暴其平日之惡矣！」斯言諒哉。

又　第六十六回：妙轉圜行賄買訾言，猜啞謎當筵宣謊語　官場挾妓飲酒，納妓作妾，已等于司空見慣矣，豈猶以爲怪而記之耶！雖然，舒淡湖之作用，眞可謂鬼神不測之機，能使墮其術中者，渾不自覺。吁！可畏也。皇帝要殺盡暴官污吏，則今之從政者殆而，抑何言之痛也。

又　第六十八回：笑荒唐戲提大王尾，恣囂威打破小子頭　河工大王將軍之說，不知始于何時，千載迷信，終不能破除，眞有欲索解人而不可得之概。此篇之說，似仍非確論，夫烏得大智慧人一破之耶？後半回一婦人一小子，明明是家庭之事，顧何以出于旅舍之中，令人懷疑不定。急欲尋繹下文，而記者忽然要睡覺，毋乃惡作劇。

又　第六十九回：責孝道家庭變態，權寄宿野店行沽　嗚呼！吾讀此回而嘆家庭骨肉間之怪狀，何竟層出不窮至于如是也！天倫之親，莫如父母女子；而愛情之摯者，尤莫如母。乃如是，乃如是，茫茫大地，無可容身，蓋至是而極矣！吾聞先哲有言：「天下無不是之父母」，吾何敢責石映芝之母也。雖然，子與子言孝，操是說以往，是爲至德。苟父與父言慈，而仍操是說，則難乎其爲人子矣！吾于以知先哲之言，必有所爲而發者，固非籠統之言也。而適足以爲後世頑囂者之口實，是誠先哲所不及料，抑亦增子道之

大哀已。　十餘家之村落，且無行沽處，而烟館乃有兩家。眞是一舉目一投足，無非怪現狀。　吾更默觀夫吾中國矣。商務最盛莫如上海，上海精華，萃于租界，租界之繁盛，又以大馬路四馬路爲首屈一指。此大馬路四馬路者，各長三里餘，其兩旁市肆之宏闊，裝潢之富麗，幾眩人目。其間雅片烟館，大小不知其數，幾爲各種行業之冠，獨于此兩馬路中，欲求一米肆而不可得。荒涼如老米店者如彼，繁盛如大馬路四馬路者又如此，嗚呼，怪現狀可勝慨指計哉！

又　第七十三回：書院課文不成師弟，家庭變起難爲祖孫　第七十回周太史若不爲惠雪舫游說所動，何至演出此家庭大怪劇。第七十一至七十二回補叙焦侍郎微時，何等精明，何等靈變，何等善于揣摩，以至于身膺八座。而家庭中不可對人言之事，正不知凡幾，卒以一女代爲表暴其一斑。此回祖孫之間，現狀又如此，嗚呼，何家庭怪狀之多也。家庭之怪狀，吾蓋睹之熟矣，幾于司空見慣矣！所最怪者，滅倫背親之事，乃出于日講孝弟忠信仁義道德之人。吾于此遂不得不遠避乎高談理學之士大夫；然而又不得以一符彌軒，概盡天下之人也。于是乎入世擇交，從此難矣。第一回楔子曰：「茫茫大地，無可容身。」孰更甚于此哉？　寫京師瑣瑣屑屑之怪事，如鑄鼎象物，醜態畢呈。然老于京師者，尙曰：「此特一斑耳，烏足以盡之。」或又曰：「京師邇來諸事改良，或不如是矣。」誠如所言，則爲京師昔日留一記念歷史，亦何嘗不可。

又　第七十四回：符彌軒逆倫幾釀案，車文琴設謎賞春燈　吾讀此回而不禁嘆造物之顚倒，人事之不齊也。有符最靈爲祖，何不使六十九回石映芝爲之孫；有六十九回石映芝之母，何不使有符彌軒爲之子。彼蒼蒼者之安置人物，豈故爲此嵌崎不平之態以爲美觀耶？抑果瞶瞶也？或曰：「子爲是言，得毋倡父不慈子不孝之說乎？」則應之曰：「惡，是何言！吾之此言，就人情一面言，不就倫常一面言也，何可以辭害意哉。」

又　第七十五回：巧遮飾贅見運機心，先預防嫖界開新面　聞諸老人言，奔競之風，京師素盛。夤緣大老之門者，諱爲拜門；凡有賄賂，諱爲贄敬。然光緒初葉以前，一贄敬之費，僅二百金耳，其尤者終不逾千金。觀此一筆一墨，已達萬金之外，其他可想已。時人之言曰：「世界愈文明，則愈奢侈。」余欲易之曰：「人事愈曖昧，則愈奢侈。」

又　第七十六回：急功名愚人受騙，遭溥倖淑女蒙冤　京師經手賄賂之人，最是精明強幹，而尙有車文琴其人者，從而傀儡之，可見狡詐欺騙之術，眞是層出不窮。

又　第八十三回：誤聯婚家庭鬧意見，施詭計幕客逞機謀　侯虎之得功名，大抵已成通例，上回特記之以爲怪現狀，吾則謂此作者之少見多怪也。獨此回之言夫人大鬧意見，言中丞以堂堂丈夫，智出女子下，志出女子下，可謂怪事。大抵利祿爲之，遂令智昏志墜耳。　陸觀察之對于葉軍門，可謂惡極毒極。然吾不解爾時葉軍事在手，胡不執而殺之，遂使已既被詐，復留此惡獍于天地間，以爲人害，抑又何也？或曰：「彼蓋有術足以制葉，使不敢殺之者。」理或然歟！　陸詐葉之罪，已足令人眦裂，然其罪猶小。至其誤國之罪，則吾願率天下人共食其肉矣！

又　第八十四回：接木移花鴉鬟充小姐，弄巧成拙牯嶺屬他人　此一回情節極變幻離奇，令人讀之失驚。描寫極淋灕痛快，令人讀之失笑。　已入仕途者，我不敢知。未入仕途者，讀過此回吳作猷一段論斷，而猶萌做官思想者，其人必不足教誨者矣！

又　第八十五回：戀花叢公子扶喪，定藥方醫生論病　須知此一回雖是盡力描寫，卻全無正面文字，全是爲下文蓄勢而作，若僅以扶喪嫖妓爲怪現狀，則失之矣。

又　第八十七回：遇惡姑淑媛受苦，設密計觀察謀差　此又家庭怪現狀也。作者于此，不憚再三描寫，卻是寫一回是一回神理，寫一回是一回分寸，務各合其分位，不知經歷幾許家庭變態，無論何等家庭，都能描寫逼眞。　相傳哺兒者，夫婦宜別室居，所以愼容止也。苟有事後，兒求乳，當擠去宿乳少許，然後哺之。不然，兒長卽成童癆。凡患童癆者，破體後，卽疾作，不復可治云云。近世新學發明，動輒須求原理。若是者，其原理安在，余非醫者，無從求之。質諸醫者，或以爲無是理亦未可知。然老人相傳如是，正不妨姑妄從之。如其非是，于事無損，亦無礙，苟其然也，則保全壽命不少矣。

又　第八十八回：勸墮節翁姑齊屈膝，諧好事媒妁得甜頭　人事之變，至此已極矣！抑吾聞人之言，如此之事，微獨見于苟才已也，社會亦有其人，且能舉其名，惜余忘之耳。若此人者，亦不必叩其名，卽視之與苟才

等，均謚之曰苟才可也。雖然，吾爲世道憂，吾爲倫常慟矣。

又　第八十九回：舌劍唇槍難回節烈，忿深怒絕頓改堅貞　京師諺有曰：「哄死人兒不償命。」（哄騙也）非爲狡詐欺騙之流言，非爲油嘴滑舌一流言，爲世界言也。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無非一哄局而已。立德立功立言，此哄人之言也。立德便如何？立功便如何？立言亦便如何？不立德如何？不立功如何？不立言又便如何？我仍不失爲我也。自有此立德立功立言之說以哄之，遂令世人盡力拚命以圖立德立功立言，此之謂哄死人不償命也。一旦被大智慧人洞澈之，恰成一笑耳！然非刺激之力至于絕地，不能洞澈。此一回少奶奶之洞澈，刺激之力爲之也，豈獨此一少奶奶已哉，凡世上厭世之輩，即洞澈之輩，亦即受刺激最甚之輩，吾敢斷言也。然此哄局終不能使人人洞澈也。使人人洞澈之，即從此無世界矣！此又可斷言者也。恆見有人竭盡生平之力，欲圖一公益之事。惟看來看去，出死力者僅此數人，其余莫不斂手作旁觀派。久之，事仍未成，當局者已力盡聲嘶，旁觀者方加以竊笑。當局者乃忿極撒手，其勢如弓反弦絕，一發不可收拾。嗚呼！是豈當局者之罪哉。此一回少奶奶唱戲聽戲之喻，所以爲千古傷心之語，而非尋常失節墮行者可引爲口實者也。（宣統己酉十月有所感記此。）

又　第九十一回：老夫人舌端調反目，趙師母手版誤呈詞　一部怪現狀之中，忽然插入葉伯芬之母之妻，恰如陰霾毒霧中，忽現祥云瑞靄，格外眩目。以葉伯芬之下流混帳，而有此賢母賢妻，又如蠻瘴中得挹醴泉，荊棘中忽茁芝草，令人驚爲見所未見。

又　第九十五回：苟觀察就醫游上海，少夫人拜佛到西湖　近日見一文鈔，所爲文高談忠孝節義，良知良能，罵他人之屈膝事敵、賣國求榮者，幾于十之五六，以爲必大君子之作矣。掩卷視書眉，乃錢謙益之文也。嗚呼！今而後吾又當換一副讀史之眼矣。雖高談忠義之古人，而畢生未遭顛沛如文文山、謝枋得者，吾不敢信其果能躬行實踐矣！此非吾之厚誣古人，錢謙益有以啓之也。吾亦不敢輕于發言矣，吾言之，吾不敢自知能行之否，亦非吾之甘于自棄，錢謙益有以啓之也。今更觀于迂奶奶之得賢名，觀人之道，益滋懼矣。

又　第九十六回：教供辭巧存體面，寫借據別出心裁　描摹富家子之寫借據，可謂淋漓盡致。吾每慨夫吾國中之富家兒，鮮有保守至三代者，初不得其故，由此觀之，則不教之爲害也明矣。字且不識，遑問義理哉。義理不明，則入于流蕩，流蕩所以破家也。恆見爲父母者，對于子女，惟知以婚嫁爲急務，一若捨是之外，更無父母之事也者。其尤甚者，則惟恐其子女之不得暢于逸豫，又從而導之。嗚呼！無异乎創業者猶僅見，而守成者且絕無也，傷哉！　昔聞人談一笑柄云：山西人托友帶家信與其子，外幷銀六十四兩。其友疑之，私發其函，則空無一字，惟一紙，中畫飛蛾二，蛾下畫一螺，螺下畫一繩，繩作結狀。再下畫一蠅，蠅下連畫兩鱉而已。友益疑，仍封固。交其子，而僅予以銀六十兩。其子閱函畢，曰：「何故缺四兩？」友益奇之，曰：「誠然。第吾不解函中意，請爲我詳言之，當返璧。」其子曰：「是何難解。」指二飛蛾以次而下曰：「蛾（我）兒蛾（我）兒，螺（老）子結（寄，結繩之結也。凡下注之字以山西音讀之，均諧上一字）蠅（銀）子，鱉（八）鱉（八）六十四兩也。」由此觀之，對于山西人繪圖諧聲爲之足矣，富家子毋乃多事！附記之以博一笑。

又　第九十八回：巧攘奪弟婦作夫人，遇機緣僚屬充西席　或謂王太尊論讀書人一段，毋乃太虐。應之曰：「虐乎哉，猶恕詞也。但觀其舉種種劣迹，而于莫可文之舉動，猶未道着一字，則其他之未曾道着者，不知凡幾，從可知矣。且曰他們也有不得不做壞人之勢，豈非恕乎？然而士林羞矣！」

又　第一百回：巧機緣一旦得功名，亂巴結幾番成笑話　曾聞諸人言，合肥李文忠恆詈人曰：「天下最易的是做官，連官都不會做，眞是無用的東西了。」昔者聞而疑之，何文忠之輕視做官，一至于此。今觀此回，以一蠢如鹿豕之人，僅在官署當僕役數年，即能袍笏登場，儼然人上，始信文忠之言爲不謬也。以不通一進而爲不知羞，即可做官，是殆作者之微言歟！　昔年晤余晉珊中丞，言任滬道時某甲附車事，猶吃吃笑不休，曰「此傖亦可憐也」。忽借以綴于此，殊足以博一噱。

又　第一百二回：溫月江義讓夫人，裘致祿孽遺婦子　嘗聞古人對于解一衣推一食者，即感恩知己，誓以死報，不知武香樓之對于溫月江更當如何也，可發一笑。　兄弟鬩于牆，外御其侮。斯言諒哉。裘致祿以其子之揮霍無度，不之信，轉以收條付諸單占光，遂使數十萬資財，于無影無形之中，盡歸于他人之手。姨娘不願以資產益其嫡子，寄頓于楊太史，遂致一旦被占，而無冤可伸。嗚呼！何其愚耶！天下未有內訌不已而外援可恃者也。

雖然，今之士夫，猶有倡言借外債以興實業，聘客卿以修內政者，何竟智與致祿娘娘等也。

又　第一〇八回：　負屈含冤賢令尹結果，風流雲散怪現狀收場　上回之覓弟，爲著者生平第一快意事，曾倩畫師爲作《赤屯得弟圖》。旋以遷徙流離，不知失落何所。以滿腹眼淚寫之者，此事以快意起，仍以失意終也。惜乎全書于此殺青，不克窺其全豹耳。　此回之治喪，爲著者生平第一懊惱事，當時返棹，道出荆門，曾紀以一律云：「此身原似未歸魂，匝月羈留滋淚痕。猶子窮途禮多缺，旁人誹語舌難捫。而今眞抱無涯戚，往事翻成不白冤。回首彝陵何處是，一天風雨出荆門。」爲錄于此，以見此雖小語，顧不盡空中樓閣也。

佚名《兩晉演義》評語　第一回：　晉武帝平吳恣淫佚，冊賈妃禍水伏宮帷　晉武號稱英明之主，吞蜀、篡魏、滅吳，不可謂非一時之雄才也。然不納郭欽之言，致召外侮于日後，誤冊賈充之女，致釀內亂于目前，英明果安在哉！　作小說難，作歷史小說尤難，作歷史小說而欲不失歷史之眞相尤難。作歷史小說不失其眞相，而欲其有趣味，尤難之又難。其敘事處或稍有參差先後者，取順筆勢，不得已也。或略加附會，以爲點染，亦不得已也。他日當于逐處加以眉批指出之，庶可略借趣味以佐閱者，復指出之，使不爲所惑也。

又　第二回：　假遺詔楊駿恣威權，正中宮賈妃要冊立　楊駿之恣威弄權，于此時觀之，甚似漢之曹操，魏之司馬。及觀至其失敗處，則僅可擬之以董卓。蓋無操、懿之才，而學爲操、懿，未有不敗者也。　冊立賈妃一節，綱目書「帝崩，太子衷卽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賈氏」。遂昌尹氏言：「立后，國之吉禮，必有盛儀。若滅裂爲之，則非尊祖承祧之意，若必備六禮，則國有大喪，豈宜行此。【略】綱目上書帝崩，次書尊皇太后，次書立后賈氏，比而觀之，其義曉然在中。【略】是以此爲亂政之始也。故演義亦特書之，而故點染其辭，以爲趣味。

又　第三回：　恣威權庸人取敗，滅倫理惡婦廢始　楊駿所居之室，史稱爲曹爽故邸。然朱振勸駿焚雲龍門，駿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曹爽第，似不豫明帝事，故假作明帝藩邸。　趙太后，卽趙飛燕，漢成帝封爲婕妤，旋立爲后。哀帝卽位，尊爲太后。後以禁中舊案，廢太后號，稱孝成皇后，旋廢爲庶人。

又　第六回：　楊太后餓死金墉城，衞元德投降鮮卑部　讀晉史者，莫不注目于十六國紛爭。此卻于未敘十六國之先，先敘入鮮卑，爲北魏入中華作一導綫。是作《兩晉演義》未畢，已爲南北朝演義作引子也，又妙在不離正史。

佚名《發財秘訣》評語　第一回：　闢香港通商初發達，賣料泡窮漢得奇逢　以銀一元，買一料泡，雖曰受欺，究屬頑意小事耳。近日粵東婦人，不知何所取義，供奉孫悟空神像，香爐之上，倒插料泡一個，偶然一響，則欣欣喜曰：「大聖爺爺靈感，來佑我矣。」此等迷信，省會富貴家尤多。余嘗細思其故，實因料泡倒插爐中，其筒口爲爐灰所閉，鬱抑既久，偶一發泄，發泄之時，其氣上冲，故作哄嘣響，屢試不爽。一日之中，多則響三四次，少亦響一二次，總視爐灰之多少，爲響數之多少，灰多則氣愈塞，愈塞則愈易鼓動而泄也。孫行者本邱處機之寓言，本無其人，更安有所謂靈感。乃屢向婦人輩剴切開導，終執迷不悟，莫之肯信。嗚呼！女學不明，神權迷信，區丙當日，何幸得哄嘣而發財，社會今日，何不幸得哄嘣而迷信耶！　寫區丙痴呆之狀，描摩盡致。寫區丙乎，吾知作者之意，實爲今日之發洋財者寫照耳。今日之發洋財者，其痴呆如區丙，其忠厚尚不及區丙也。

又　第二回：　察嗜好貨郎逐利，發儲藏夫婦秤金　凡實業家，無論爲操藝術者，操轉運者，皆當默察社會風氣，隨之轉移，然後其業可久可大。每怪吾國人無論所操何業，皆一成不變，甘心坐致敗壞，是則大可哀者也。區丙一小負販，乃能潛窺默察，投其所嗜好者。嗚呼！毋謂其富爲徼致也。販料泡一節，特欺之耳。至于石灣窰貨，不可謂非吾國美術之一，外人至今猶多購之者。然亦墨守舊法，不圖進步，工藝之徒，夫何足怪，猶怪夫士君子動以關懷時局自命，而卒無以提倡之耳。凡事皆然，寧獨此窰貨已哉！下半回無端寫區丙妻子，種種醜態，非得已也。以筆法論，所以反照第一回其妻子云云一段，使之相映成色。以命意論，實痛夫女子社會中，實有此情景，特爲之摹繪傳神，使他日女子社會進化時睹之，猶可見前人之面目也。讀者得毋怪筆端尖利，有隙卽乘，無孔不鑽乎！

又　第三回：　開店鋪廣交亡命，充漢奸再發洋財　結交亡命，亦足以間

接發洋財，在當局者雖或出于意料所不及，然自旁觀者視之，卽不得不引爲秘訣矣。咸豐丁巳，廣州失守後，有人撰爲樂府三章，以刺葉督，其一云：「葉中堂，告官吏：十五日，必無事，點兵調勇無庸議。十三洋炮來攻城，十四城破無炮聲，十五無事靈不靈？乩詩耶？占筆耶？占卦耶？擇日耶？」其二云：「洋炮打城破，中堂書院坐。忽然雙淚垂，廣東人誤我。廣東人誤誠有之，中堂此語無可疑，請問廣東之人千百萬，貽誤中堂是阿誰？」其三云：「洋船洋炮環珠江，鄉紳翰林謁中堂。中道口不道時事，但講算學聲琅琅。四元玉鑒精妙極，今時文士幾人識。中堂本有學問人，不作學政眞可惜。」又城破時，葉避居鎮海樓，尙復從容歌咏，知外人將擄之去，乃作詩題壁云：「鎮海樓頭月色寒，將星翻作客星單。空言一范軍中有，其奈諸公壁上觀。戍向何心求免死，蘇卿無恙勸加餐。近聞日繪丹青像，恨態愁容下筆難。」「零丁南去嘆無家，鶴訊猶存節度衙。海外難尋高士粟，斗邊眞泛使臣槎。身經躍虎波濤闊，望斷慈烏日影斜。惟有春風依舊返，女牆紅遍木棉花。」《中國秘史》，錄此二律，詞句微有不同。

又　第四回：區牧蕃初登寫字樓，陶慶雲引見鹹水妹　陶慶雲自稱爲寫字，寫字者，書記之俗稱也。然一路寫其居處行徑，令閱者自知其爲何等人，而爲之掩卷一笑。顧阿牛猶殷殷景仰之者，固由于鄉愚無知，要亦以爲學會洋話，易于發財之故耳。甚矣，財之足以迷人心竅也。

又　第五回：學洋話陶慶雲著書，犯鄉例花雪畦追月　鹹水妹家，數人聚飲，觀其言動舉止，已知都是能發財之輩矣。獨是花雪畦，于外國話一些不懂，雖有大財，正不知其如何發起，後來更犯游刑，可謂水窮山盡，不知下回。彼乃先得奇遇，如阿牛者，徒藉其上人之餘蔭，後此竟寂寂無聞。甚夫，苟無秘訣，不易與言發財也。

又　第六回：五木無靈少爺賣豬仔，一條妙計財主仗洋人　聞某富翁言，若要發財，非狠心辣手不可。觀于雪畦之拐賣豬仔，而先俟其賭輸之後，既沒其財，又鬻其身，不得不謂之狠心。而買地轉道契一層，又是自己無此辣手，設法去借一隻辣手出來也。某富翁之言雖似，然觀于此，則又猶有未盡之秘訣也。

又　第七回：洋奴得志別有原因，土老赴席許多笑話　魏又園一席話，讀之令人痛哭。花雪畦赴席舉動，讀之令人狂笑。讀過一回，眞是笑啼幷作。魏又園談陶慶雲事，至緊要關頭，忽然附耳低聲，此必是發財秘訣之最秘者，惜乎其附耳而談，遂致此訣獨不得傳也。

又　第八回：花雪畦領略狠心法，杭森娘演說發財人　聞諸某暴發家之言曰：發財是極容易之事，世人自愚而不覺耳。問何謂容易，則曰：只須心狠眼明手快耳。眼明手快，關夫才智，或尙可學而致之，至于心狠，則關夫道德，此吾輩之所以終窮也乎！

又　第九回：世態炎涼寸心生變幻，榮枯得失數語決機關　寫雪畦自結識了那一班朋友之後，每日領略些發財秘訣，下文緊接約了一個姓袁的同鄉云云，是寫雪畦發財，實得陶慶雲以次諸人之心傳也，故只寫雪畦乾沒，雪畦發財，其餘諸人是毋容再寫，亦足窺其發財歷史之一斑。今人有欲發財者乎，隱窺秘訣于是乎得之矣。雪畦雖默得諸人之心傳而發財，然窺其心迹，已具有發財之資格矣。于何見之？于其待魏又園見之。若士君子之以朋友爲性命者，實窮相乞兒所爲耳。悲夫！

又　第十回：舒雲旃歷數得意人，知微子喝破發財訣　此結章矣，何其言之痛也，作者豈有恫于富翁，必欲盡舉而醜詆之哉！毋亦有所感觸，對于一部分言之耳，然已不勝慨嘆矣。著者嘗言，生平所著小說，以此篇爲最劣。蓋章回體例，其擅長處在于描摹，而此篇下筆時，每欲有所描摹，則怒眦爲之先裂，故于篇首獨寫一區丙，篇末獨寫一雪畦，自餘諸人，概從簡略，未盡描摹之技也。雖然，讀者已可于言外得之矣。

寅半生《恨海》評語　第一回：訂婚姻掌判代通詞，遭離亂荒村攖小極　觀仲藹之不肯輕離父母，出于至性至情，伯和便不出一語，明眼人自當分別。

又　第二回：情脈脈芳心增忐忑，亂烘烘驀地散東西　寫未嫁小兒女情事逼眞，蓋被一段，細膩熨貼，爲歷來小說中所僅見。《兒女英雄傳》張金鳳與安公子同路，與此同一情景，卻無如此傳神筆墨。不知作者如何體貼出來，令人愛不釋手。

又　第三回：紫竹林無處訪鴻泥，八百戶暫時駐芳趾　寫棣華心如轆轤，七上八落，卻俱是應有之義。文情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作者前著《電術奇談》，將林鳳美忽憂忽喜之事，曲曲傳出，今卻無一語相犯。乃知才人筆下，無所不有，的是寫生妙手。

又　第四回：　侍親娘荒店覓茶湯，尋夫婿通衢張字帖　寫棣華荒村侍疾，何等委婉，妙在處處插入惦記伯和，遂不致冷落一邊。心靈手敏，異常活潑。

又　第五回：　驚惡夢旅夜苦縈愁，展客衾芳心痴變喜　入夢情景，亦痴心人應有之事。　寫五哥、五姐，的眞是村夫村婦口吻，神情活現。　因用被褥，而想到將來，心癢難撓。此種痴念，爲從來小說家所無，作者以第一等慧心體會出來，聖嘆復起，當不知若何拜倒矣。

又　第七回：　巧應對安穩出危途，誤因循夫妻遭毒手　寫伯和隨口謊騙八口皮箱，出人意料。使仲蔼處此，便無此本領。應第一回「人是聰明」一語，卽伏後文溺于下流張本。

又　第八回：　論用情正言砭惡俗，歸大限慈母撇嬌娃　評論《紅樓》，可云精當。寫到白氏客死，着墨不多，而凄慘情形，活現紙上。

又　第九回：　甘落魄天涯羈蕩子，冒嫌疑情女諫頑郎　寫伯和宛然是下流樣子，而棣華則處處自怨自艾。必如此方是至情，方是眞情。　伯和見棣華，試問如何開口？乃突然說出：「這兩口烟一輩子也戒不掉的了」，不覺令人拍案叫絕。蓋此等處，最難着筆，失之毫厘，謬以千里。故數語以後，卽用彭伴漁冲散，是作者狡獪處。不然，試問如何說法？

又　第十回：　遁空門惘惘悵情夫，遭故劍忙忙逃恨海　寫棣華客邸侍疾，至遁迹空門，是筆是墨，是淚是血，凝成一片。燈下讀此，眞覺悲風四起，鬼語啾啾。林鑾卿焚稿，有此纏綿，無此沉痛。爲之不歡者累日，筆墨之感人有如此。讀之結末，仲蔼入山。造物弄人，未免太甚，此之謂《恨海》云爾。眞耶僞耶，不得而知。

願雨樓主《活地獄・評語》　第四十回：　製出新刑鄉紳助虐，飛來橫禍捕役栽贓　此三種刑具散見于舊小說中，而其說不詳。尙有所謂杏花雨者，尤爲慘酷，惜乎祝鄉紳尙見不及此也。　辛大頭以七十錢之細故，遽貽魯老大以滅門之禍。君子所以有比匪之戒也。是回寫辛大頭之狡猾，神理逼肖。

又　第四十一回：　巧言動聽誤中彀，毒手頻施冤沉獄底　辛大頭栽贓，魯老大誣服，皆尋常事也。一經作者曲曲傳出，便覺有神。　知縣官名胡圖丹者，糊塗蛋也，非糊塗蛋不能辦此糊塗案。魯老大之不幸，辛大頭之幸也。　王小膽名副其實，殆抱定公門裏面好修行宗旨者。

又　第四十二回：　用心思黑獄盡驚魂，動手腳黃泉難瞑目　魯老大瘦斃獄中，可謂冤沉海底矣。考其究竟，皆因辛大頭之七十錢而起，曾是人也，可不謹小愼微哉！　辛大頭心思極巧，口角既尖，無論其爲糊塗蛋矣。卽以精嚴自詡，恐亦必受其欺也。

寅半生《電術奇談》評語　第二回：　論方技痛罵時醫，試奇術誤傷良友　痛罵時醫，窮形盡相，定非原書所有，特譯者借題發揮耳。

又　第四回：　苦纏綿徹夜相思，生懊惱沿途打算　寫鳳美纏綿凄楚，因耳內觸着「亡夫」兩字，想到我這未婚妻，只怕還不能以此稱喜君。酸楚之詞，不堪卒讀。

又　第五回：　了舊債深感垂青，閱新聞忽驚告白　寫索債一段，調侃不少。

又　第六回：　慰倩女故作痴談，覓情人擬奔都會　寫阿卷之勸鳳美，忽爾痴呆，忽爾決絕，絕筆歌舞墨之態。

又　第七回：　露面拋頭訪尋情侶，細心靜意查看新聞　寫鳳美在銀行中問信，心中猶如開了千朵蓮花一般，想到如何見面，如何埋怨，如何體諒。一霎那間，偏有如許波折，不知作者如何體會出來。

又　第九回：　林鳳美情急求偵探，甄敏達問訊到銀行　寫鳳美對偵探說，不肯節外生枝一段，惟至情人方有此至情語，令人痛哭。

又　第十三回：　破陰謀奸徒中毒，尋死路鳳美投河　寫鳳美在着衣中看破舉動，何等機警，掉換酒杯，何等敏捷，區區輝鳳，豈是敵手？

又　第十六回：　醜陋漢忽起痴情，老樂師暢談技藝　寫鈍三熱心處，令人可感；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拿起鏡子一照，不由的灰心起來。寥寥數語，神情活現。

又　第十七回：　多情人跋涉求芳躅，薄命女慷慨入梨園　寫鳳美側身梨園，入于下流社會，論者或爲鳳美惜。不知外國大戲曲家亦頗有聲望，不比華人視優伶爲輕賤，蓋不如此，何足以動蘇士馬？讀至二十三回，立志不再登臺，仍不失尊貴身分。可知此番全爲遇士馬張本，況又曾經改名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于鳳美乎何害？

又　第十八回：　聲譽及遠人投身異域，痴情迷蠢漢躡迹巴黎　鈍三說，

頭腦子痛的好像翻轉來是的，是畫龍點睛法。

傳記

李葭榮《我佛山人傳》　我佛山人，君姓吳氏，名沃堯，字小允，又字趼人，廣東南海縣人也。其先卜居佛山，凡所撰述，因署端曰「我佛山人」。自士夫以及賈豎，有不能名君字君者，稱我佛山人，未嘗不頷之若稔識。曾祖諱榮光，以翰林出撫湘中，金石掌故，所詣至精，嘉道之世，海內號爲收藏家，學者宗之曰「荷屋先生」。祖莘畬，工部員外郎。父允吉，浙江候補巡檢。巡檢公侍工部公京師，工部公得如夫人氏劉者而賢之，顧謂家人，吾子取必劉，尋爲巡檢公取於懷來縣八里邨劉氏，如夫人兄弟之子也。誕君分宜故第。工部公卒於官。巡檢公奉喪以歸，君猶襁褓。逾數歲，巡檢公筮仕浙中，亦卒於官。以後事屬弟，則君季父也。季父挾金數千，求得爲郡佐。維時以臨民爲業者皆大贏，始稍稍恤君母子，然君劬力養親，亦已舊矣。與君同所生者僅一女弟，母夫人珍畜之，以逮寖長。君爲遴婿如母夫人意。女弟既得婿，母夫人就養婿家。婿家生事艱，君又有婦及子，職宜定省，乃逆母夫人歸。已而季父償逋於母夫人，所獲良厚。君自立己夙，初無須此，遂請於母夫人資婿家以財，母夫人甚然之。婿家德母夫人及君，敬養母夫人，樂與君以時承直。母夫人居婿家，日躔星房虛昴，君必遠道起居，備進甘旨，有疾則皇遽失度，醫藥之事，不恃婿家貸責。君早歲食貧，岸然自異，無寒酸卑瑣之氣。傭書江南製造軍械局，月得直八金。聞仲父客死於燕，電白季父取進止，三請不服，逾月得書曰：「所居窮官，兄弟既析爨，雖死何與我？」則大戚，乞哀於主會計者假數月傭直，襆被北行，至則諸姬皆以財逸，雙雛處窶人間。君拊心自疚，拯以俱南。君有兄幼殤，瘞都門義冢。巡檢公嘗詔君，異日能歸其骨者，殆惟汝是。至是榛莽沒碣，不復能辨，爲詩志悼，惻人心脾。君生新舊蛻嬗之世，恫夫國勢積弱，民力寖衰，贊翊更革，數見於所爲文辭，惟方寸取舍，分際綦嚴，亡時流言從之患。近十年間保持國粹之思，如怒芽暴潮，有故軒他族以輊我者，至起而批其頰，其人始而怒，繼而慚，終且涕出而陳悔。君之具體，殆洪鐘之能發大聲，梃擊則動，動則聞於遐邇，蓋所稟受然也。華工禁約之爭，君方主漢報筆政。漢報實美人所營業。君念僑民顛沛，若嬰焚溺，遽謝居停，遄歸海上，與愛僑人士，共籌抵制。君能言善語，所至演壇，皆大闐曰：吳君來。君每一發語，必莊諧雜出，能瞭見人心理，不爽毫髮。聽者舞蹈歌泣，諸態皆備。職是傭於美商，踵君引去者，不可更僕。其以血誠感人，類是者甚繁。粵人之旅滬者數萬衆，亦數萬心，團結之地曰廣肇公所，治所事者曰董事。董事皆昏耄氣衰，粗獷無學之流，尸居其間，又互爲汲引，不繇衆舉，二三小人，輒傀儡諸董事，無益鄉人，或滋病焉。君論公所事，往往大憤，且曰：「粵人蹤跡滿五洲，相視罔不親愛，居滬粵人，獨彼此若秦越。此公所之罪也。」因謀於盧君偉昌、郭君健霄及余，立兩廣同鄉會。復閔鄉人子弟無教，開廣志兩等小學，隸同鄉會。君手定學程，聘丹徒名士杜君純長教務。盧君歲以私財輸學。有教育之志者，咸慨然捐金補助，廣志得至今存。甲班且畢業，惟同鄉會未及君之亡而離散。滬俗重勢利，文人舉事，附者良希。有不可告人之隱者，又畏君辭鋒，既猜且悸，不欲成其志以利人。雖有善者，未如之何也已。君平易近人，忌者輒謂君不可測。然世俗以機栝相市，動必示人以可親，墜其術中者，如入陷阱。自愛其身者，又曷從而薙此禍苗。是故經營人事，而曰「亡往而不推誠相與者，皆罔人之大者也」。善夫君之言曰：「君子道消，小人道長，衰季何莫不然？涇渭既析，則吾之所以自處者殆非無道。」君惡宋儒之學，於朱氏熹尤多所詆病。夫其所謂誠者乃至純無僞，宜其爲君所詆病矣。君生負盛氣，有激輒奮，顧能善處骨肉，以暨朋儕之交相愛者。於學問門徑，亡所不窺，獨不治經生家言，居恆慨然曰：「愚黔首者，必此物也。夙志廉退，不競榮利，天下之士靡然赴制科。君不治功令文如故。【略】先是湘鄉曾慕陶侍郎飫耳君名，疏薦君經濟，辟應特科，知交咸就君稱幸。君夷然不屑曰：「與物亡競，將焉用是？吾生有涯，姑舍之以圖自適。」遂不就徵。特科揭曉，乃以楷法品第人材，於世亡所輕重。奔競之徒，相率觖望，人始多君遠識。君崇尚氣誼，與世不能苟合，尋常一言，必超然自成識解，於其所不知者，則默爾退聽，不爲飾辭矯說，以聳動人羣。朋類過從，商榷古今，興會飆發，間以諧謔，亦醇醇有回味。與周君交垂二十年，以道德文章相切劘，偶形枘鑿，曲直未嘗面爭，退而爲書，批卻導窾，累千萬言而亡傷於數。又虛心降志，旁求事理。富有材藝，自金石篆刻以至江湖食力之伎，亡所不

能，亦亡所不精。在製造軍械局時，嘗自運機心，構二尺許輪船，駛行數里外，能自往復。旅居多暇，輒於階前隙地，蒔花種竹，藉以自遣。斗室之中，位置彝鼎圖書，井井有條。客至則銜杯共醉，恆以余不能飲，周君不能詩爲恨。君神宇軒然，望而信爲高明之士，唯遜於目力，必增鏡助光。有所著述，伏案下筆，亡所旁騖，著紙萬言，不加點竄，然恆以靜夜爲之，昧爽乃少休，日出更起治事。以酒爲糧，或逾月不一飯，君之自隕其生，未始不繇於是。庚戌初春，余恆就君夜話，君語余，嘗肄星士之術，舉以自律，今歲十二晦朔，於法必不免。余曰：「達士之言，當如是耶？」君笑曰：「子疑我，殆非眞達士。」乃竟以喘疾，是年九月十九日卒於上海旅寓，得春四十有四，得秋四十有五。烏乎！其心理之作用歟？不然，何前知之神也。君取馮氏，篤於伉儷，得丈夫子一，早殤；女子子一，甫六齡。卒之日，家無餘財，杜君治其喪，而朋舊各以賻至，匝月，於君所創立廣志學堂集會追悼，遠近與弔者數百人，心喪之士，亦數百人，競述君行誼，相與欷歔雪涕。周君暨山陰任君堇爲誄。李葭榮曰：吾聞之周君，曩歲日本酒家陳列古書畫，以俟名流可否。君及周君偕往，入戶請釋屨，君蹙頞曰：「吾寧以眼福就島人範？」艴然遽舍去。茲事至細，然君之聲音狀貌，可以冥想得之。君蓋文章氣節之士，雖或矯枉過正，而並世志士之摧殘根本，自矜學植者，對之當有愧色。光明磊落如君，顧令不得志以終，非社會之咎而誰咎哉！

紀事

《老上海・人物類》 南海吳趼人徵君沃堯，粵東荷屋中丞曾孫。中丞後人掇巍科通仕籍者頗不乏人，趼人獨高尚其志，不求聞達。歲癸卯膺經濟特科之薦，夷然不赴。蚤歲入報界，精研小說家言，與南亭亭長齊名。旅滬最久，與吳蝶卿、陶報癖、許伏民暨周桂笙諸君，創辦月月小說社。後與盧偉昌組織廣智兩等小學校，以嘉惠旅滬粵人子弟，得有鄉學之所，君之力也。後又主《時事報》者數年。庚戌秋杪，患喘疾，旋即謝世。桂笙篤念故誼，擬匯刻輓言以傳，弁首且曰：「今之屠沽騶卒，少獲憑藉，苟蛻然委化，猶有羣什伯之衆爲之追悼者。吾友卓然有氣節，能文章，死後焉可以不紀？」並寓書吳縣沈悅庵。沈得報，深佩桂笙之不忘死友，且以餅金爲助，附寄輓趼人詩云：「語不驚人死不辭，賣文海上病難支。李南亭後吳南海，容易傷生筆一枝。伯道無兒志未舒，銜悲寡鵠復何如？佛山晴翠濃如昔，誰訪筠清館裏書？」錄之以當山陽笛響。筠清館者，中丞榜其讀書處也。

《枕亞浪墨》第三集卷五《啞啞錄》 吳趼人先生以文名雄海上，磊落不羈，滑稽玩世，酷嗜阿芙蓉，賣文錢到手輒罄，以故阮囊常羞澀也。有知友數人，恆資助之，吳不知謝，亦不言償。其爲人絕類著《儒林外史》之吳敬梓，而《怪現狀》一書，文筆亦不多讓。兩人均窮困以死，結果亦相同，信吳氏之多畸人矣。聞趼人在時，一日窘甚，致函某友，向之告貸，戲將七穿八洞之破襪一隻，封入函中，另取一箋大書八字云：「襪猶如此，人何以堪？」其友發函見之，大笑曰：「趼人又處窘鄉矣！」即袖數金往饋之。其風趣如此。

《九命奇冤》 王葆心《虞初支志》：佟世思儼若《與梅堂遺集耳書》一則云：「癸丑秋，大司寇上獄事：河南貧民某者，有二女。長已適人；少未字，頗善操家政。夫婦進香武當山，女留於家，止聾婢一人相伴女。其鄰有屠者，與書生王某者，素相識。生往來屠家，女見之，謂屠婦曰：『嫁夫得王秀才足矣。』婦以語屠，屠遂昏夜冒生逾牆往，因苟合焉。次日，女之姊與其夫，以父母遠出，探其妹，屠不知也。晚遂留宿於女牀，女移寢他室，屠亦不知也。是夕屠復往，於暗室中摸牀，有二人，心恚之，疑女有他約，亟歸取屠刀，斷兩人吭。其二頭若欲隨之者，屠倉皇無所措，遽以衣裹，逾牆出。時夜已三鼓，直牆外祇身人賣糕爲業者，聞犬吠啓戶出。其人素與屠最善，屠倉皇白之，方入戶密謀安置二頭處。適有販棗者，是夕投止賣糕者宅，眠方醒。屠慮事泄，遂與賣糕人並販棗者以計鋤殺之。明旦，女失其姊並姊夫，且橫屍無頭，鳴之地方，隨以聞有司。有司拘女至，訊其父母出門後，有何人往來其家者。女以生對。拘生至，女竟不能辨，遂坐生死。有司因二頭終不可得，日以刑比生。生苦之，繫獄月餘，惟速死爲幸，因問計於獄之老吏，老吏曰：『予我八十金，頭可得也。』生然之，語家人，鬻賣產業，如數以金獻吏，得男女二頭，遂定爰書。屠既得漏網，一夕飲酒醒，與妻談往事，爲偷兒竊聽之，事遂泄。里中不平生事久矣，因代首之官，執屠往，俯首而已，究其頭，云在賣糕人竈中。執賣糕人，踪迹埋頭處，果得二

頭並一屍，鞠之，得鋤殺販棗者狀。再究生所獲頭，蓋老吏利八十金，以其家之一童一婢杖殺之，賣己以賣人者也。因出生罪，坐女與屠、老吏、賣糕人。是獄也，以一女人而死八人。生亦幸事之早白，僥幸一生於萬死，女之爲禍烈矣哉！」青垞曰：「《芸窗異草》中有一事，與此書河南獄絕同，當是襲此書而潤飾之。《聊齋志異》所載《胭脂》一事，與此亦略相近。《見聞隨筆》卷十八，載海州奇案一則，與此事亦大同小異，稱爲同治九年春，海州居民，有孀婦與室女處，因水濺一士人衣而起。屠兒之子冒士人，爲女所拒，女即遷去，而孀婦與女之舅家幼女同伴，夜爲屠之子所殺，懸首於豆腐店之門，店主因之又殺二人。孀與幼女事發，官鞫女，女以士人對。官拘士人，誣服。募獻頭者，一樵殺其母首乞賞。士人瘐死，州官自經。後任詢女，女稱曾有屠之子調之，事遂白云云。」按：此書所稱癸丑秋，乃康熙三年。《隨筆》所書在同治九年，云得自孫右卿太守，事在海州。而此所書，則在河南。時與地懸絕，當是兩事。今劇有《九命奇冤》一出，大都本此緣飾之。惟《芸窗異草》，決爲剿舊說而非事實。此兩事又當爲事實。而相去百數十年，情狀如一轍，可異也。袁列之以爲折獄者鑒。

《發財秘訣》《小說新報》第一卷第五期新廣《月刊小說平議》：《發財秘訣》此書所記之人，皆舊時商界中大名鼎鼎者，如陶慶雲之爲唐景星，近今之爲太古等（此僅意測而已，確否不知也）事之虛實，吾姑不論，而筆墨則固雅俗共賞者也。末回「知微子喝破發財訣」一段尤妙。（近見某報有抄襲此段文字充一短篇者，惜其名已忘却，俟後查得，再行宣布。）

著録

《小說新報》第一卷第五期新廣《月刊小說平議》　報中所登小說，略志於下：《劫餘灰》云：【略】《上海游驂錄》云：【略】《發財秘訣》云：【略】以上三種，均吳趼人著。吳君所著者，有《南方報》之《新石頭記》，《新小說》之《痛史》，《怪現狀》，本報之《兩晉演義》，《雲南野乘》，《競立小說月報》之《剖心記》，及單行本之《恨海》等。以一人之筆力，成書至十餘種，無一字取材於舶來之品，而又各極其妙，無一事之雷同，近世小說家中，洵當首屈一指矣。

李葭榮《我佛山人傳》　所爲文章，大半隸於說部，方言書實，則所尤長，每狀一事，類以委蛇之筆，盡淋漓之致，耳目遭際，孺人稚子所能喻者，出君之手，必蔚爲鉅觀。平生著小說數十萬言，已付印行世者爲《最近社會齷齪史》、《劫餘灰》、《發財秘訣》、《電術奇談》、《九命奇冤》、《痛史》、《兩晉演義》、《上海遊驂錄》，短篇及劄記數十種。爲世所同嗜者，曰《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曰《恨海》。《怪現狀》蓋低徊身世之作，根據昭然，讀者滋感喟，描畫情僞，猶鑑之於物，所過著景。君厭世之思，大率萌蘖於是，余嘗持此質君，君曰：「子知我，雖然，救世之情竭，而後厭世之念生，殆非苟然。」聞者惜之。《恨海》寫兒女幽怨，風之振籟，方其嗚咽。事之有亡不可知，然淚盡成血，亦傷心之奇史也。君又邃於探理，作《新石頭記》，多逆揣世界未來，具能表裏科學，隨筆馳騁，而文不受範者，且莫之能逮。古體文宗桐城，意在淺而離俗，率以叙述勝。詩、詩餘不務工而能巧，興至則長言不倦。方君之主滬漢諸報也，於政教風化，多所繩糾。光緒乙巳休寧汪君維甫創《月月小說》於上海，以改良風俗，慕君名，聘君主持撰述，並聘上海周君桂笙主持譯述。撰譯之文，君及周君什居六七，間亦資購名稿，體例精嚴，辭華斐美，風行海内外。

周實丹

論述

何競南《無盡庵遺集序》　山陽周烈士實丹，余雖未嘗一面，而觀其詩文，蒼鬱雄勁，有不可一世之概，恆慕其爲人。去年秋武漢首舉義旗，不匝月而東南半壁相繼響應，唯金陵尚負固未下，烈士謀未遂，亟歸山陽與同邑阮烈士夢桃商光復事，集鄉父老陳大義，慷慨激昂，觸虜令姚賊榮澤怒，與阮烈士同遇難。【略】乃烈士不死于沙場，而死于二三小人之手，不得大展所長，此古今中外英雄豪傑所以扼腕而長嘆息者也。【略】更聞吾邑高天梅等擬

建烈士專祠于山陽以傳不朽。從此墓門衰草離離，松柏長青，千百年後過其地者，仰慕烈士當日殉義之情，令人油然生愛國之念，與西子湖頭岳武穆同垂千古，則烈士不死矣。

曹鳳笙《無盡庵遺集序》 周實丹先生【略】爲一代革命巨子，死事之烈，亦既令人崇拜。近世著作務爲精緻華巧而氣格蕩然，先生一反其習，沉鬱凄激，一往情深，讀之而無所動于中若必非有心人，蓋一本之蘭芭芳芷之懷、慷慨悲歌之氣以發者也。

仲民新《無盡庵遺集序》 吾友周子實丹其庶幾而才與節殆遠過之。丙午民新負笈省垣，肄業初級師範學校與周子爲莫逆交，嗣就學于兩江師範，又同校舍，講道譚藝，昕夕無間，先後閱四寒暑。【略】每風雨聯床縱論時事，君輒起舞，中宵太息流涕，若有怒焉不能已。【略】君倜儻不羈，自號「俠少年」，豪于飲，暇輒入市，酒酣耳熱，多放于詩文以自見，顧其稿爲《無盡庵叢書》，將累編牘而靡所底也。民新焚香厄坐，據案咿唔，覺雄奇若龍鬥，高渾若昌黎，浩瀚若眉山，至歗歌贈答則又唐之遺而明七子之儔焉。稿存余所累月，竊私心窺測以爲實丹之學識見于此，則所行必有異也。

傳記

《南社文選》卷六《無盡文選》 周實字實丹，號無盡，江蘇山陽人，被清吏戕害，事詳柳亞子《周實丹烈士傳》。

紀事

高旭《無盡庵遺集序》 庚戌秋，予偕室人何亞希、從叔吹萬、友人姚石子、蔡哲夫同遊金陵，訪實丹于兩江師範。【略】遂偕遊孝陵，悲歌憑弔，各成詩數十章，曾刊爲《白門悲秋集》行世。

又 當胡虜猖獗時，不佞與友人柳亞盧、陳去病于同盟會後，更倡設南社，固以文字革命爲職志，而意實不在文字間也。陳、柳二子深知乎往時人士入同盟會者，思想有餘而學問不足，故借南社以爲溝通之具，殆不得已之苦思歟？【略】自是以後屢以詩文詞相質證。庚戌秋予偕室人何亞希、從叔吹萬、友人姚石子、蔡哲夫同遊金陵，訪實丹于兩江師範。亞希輩本未識實丹，予雖累以詩文相質證，顧亦未一面。是日晤實丹，竟不相識，然觀其動靜，竊以爲此必實丹也，而實丹見予亦以爲此必鈍劍，何以故？以非高鈍劍斷無此狂態，故于是乃相與握手大笑！

曹鳳笙《無盡庵遺集序》 同邑張允生二弟仲韶旅學金陵，每值假期歸來，輒稱周實丹先生。【略】辛亥三月有金陵之遊，仲韶宴羣客于愚園，先生在焉，余因得見先生顏色。先生豪飲，不移時連罄數十斗，儕輩止之，先生曰：「如傀儡何時適瓜分，噩耗來自巴黎。」先生因痛念波蘭、埃及亡國之慘狀，謂：「諸君身負人望，若不乘時擊楫，他日神州陸沉，生何以對同胞，死何以對黃帝。」言罷，泣下如雨，同座皆失聲。

《消息詩》 周人菊《周烈士就義始末》：去年八月，我師起武昌，烈士尚肄業于南京兩江師範。消息傳來，狂喜逾望，爰賦《消息詩》一章及「王師所過如時雨，帝子歸來唱大風」斷句。

著録

周人菊《無盡庵遺集跋》 《無盡庵遺集》文一卷、詩四卷、詩話二卷，《尊情録》一卷，詞曲一卷，共五類都爲兩卷（冊）。惟《劄記》四卷稿存于南京，經去年兵燹散失無存，文集中僅存《無盡庵劄記序文》一首而已。烈士生前所爲詩文甚富，而存稿者甚寥寥。今所得者多自烈士友人處録出。【略】嗚呼！今距烈士就義日僅三日耳，而墓木已拱，英靈何在，手校是編，愴然欲死矣！嗚呼痛哉！

藝文

松癯《題詞》 世人欲殺豈無詞，淚盡空梁落月時。壯志未消應化鶴，生

靈無恙願爲犧。秋風秋雨蘭成賦，江草江花杜甫詩。老我肝腸從此易，塗膏和蜜一吞之。凄涼笛韵感山陽，詞賦能專屈宋長。擊楫壯懷吞朔虜，揮豪詩讖有沙場。文章無命悲鸚鵡，交友深情戀海棠。軒翥奮飛風雅續，行間字里出芬芳。

胡石予《題〈無盡庵遺著〉後》 精神常不死，西風奠一觴。少年最激烈，老筆絕蒼涼。燕趙悲歌士，江淮痛哭章。（南社四集刊有《痛哭》四章。）今朝狂醒後，聞笛憶山陽。（同人集巢南室中，癭庵奏笛。）

漣水恨夫《哭山陽烈士周君實丹》 孤鼠憑陵舊社城，未容世界進文明。犀燃牛渚驚魑魅，豆煮蕭牆禍弟兄。蜚語無憑功作罪，英名不滅死猶生。淮地自古埋冤地，泣向韓侯訴不平。

柳亞子《哭周實丹烈士》 龍性堪憐未易馴，淮南秋老桂先焚。三年詎忍埋葬叔，一語無端死伯仁。嚼血夢中猶罵賊，行吟江上苦思君。新亭風景今非故，遺恨懸知目尚瞋。

又《桃葉渡題壁》 桃葉芳名久未酬，臨門流水日潺潺。我來不灑新亭淚，祇哭淮南周實丹。

又《〈白門悲秋集〉題詞爲周實丹作》 壁月瓊枝渺不存，桃根桃葉盡銷魂。行人莫問秦淮柳，憔悴當年寇白門。虞山而後又漁洋，水閣題詩兩擅長。輸與蘭成能作賦，輕烟淡粉已滄桑。南內笙歌擁蔣侯，李波小妹亦風流。棋翻一着眞愁絕，忍說盧家有莫愁。天教奇氣叱鸞龍，六代江山屬寓公。別有傷心懷抱惡，秋來一樹海棠紅。

雜録

吳引湘《無盡庵遺集序》 民國紀元之前四年，嘗棨鞏渡江，游學金陵，得交山陽周君實丹。【略】君喜吟咏，素所蘊蓄一發之于詩文。武漢起義，君嘗有句云：「王師所至如時雨，帝子歸來唱大風。」其渴望共和已可慨見。

釋敬安

論述

綜論

王闓運《八指頭陀詩序》 寄禪師兄，幼誓出家，然指求法，精進甚苦。初不識文字，忽有慧悟，通曉經論，有踰宿臘。然頗癖於詩，自然高澹，五律絕似賈島、姚合，比之寒山爲工。湖（外）（州）樸儉。士大夫雖異之，莫能崇奉檀施也。故得全其孤潔，自吟自賞而已。使有刺史求見之，幾何而能留國清乎？夫法尚應舍，何況言語？然世尊相好妙音，皆嘗示見，供人贊仰，生人信向。闓運平生求工文詞，信爲逐末矣。既見所錄，輒題以告學者。

又《八指頭陀詩重序》 自晉以來，文勝，至唐，詩勝，趙宋，理勝。而釋家均隨世有拔萃之秀。就詩論之，唐僧詩不能頡頏王、李，六朝僧詩無愧陸、謝，唐後益靡矣。【略】吾鄉多詩僧，【略】寄禪和尚以慧業故，不由識字，自然能文。衆聳異之，爭相傳鈔。欲其省便，因爲刊布。余初序之，引賈島以比，意以爲不過唐詩僧之詩耳。既隔一年，復有續作，乃駸駸欲過惠休。余序未爲知言，亟刊前序，更爲論定，亦見進步之速也。寄禪得慧而能兼文理以爲詩，可謂希有。雖然，慧亦業也，法亦業也，散花所以供養，何故反以著衣爲結習？衆無花業，故亦無花慧。知此，而寄禪可爲詩，亦可以不爲詩矣。

葉德輝《八指頭陀詩集序》 余識寄師，十餘年矣。見則口吃吃吟其詩，一字未安，推敲竟日。故其詩日益進，而集且日益富矣。寄師盛年，從武岡鄧白香、吾邑王湘綺兩先生遊。其詩宗法六朝，卑者，亦似中、晚唐人之作。中年以後，所交多海内聞人，詩格駘宕，不主故常，駸駸乎有與鄧、王犄角

之意。湘中固多詩僧，以余所知，未有勝于寄師者也。

馮毓孳《寄禪和尚行述》 清庭罷科舉，興學校，南省大吏以資無所出，有提取寺產之議。浙江三十五寺請日本本願寺僧伊藤賢道借傳教保護，竊師名爲首，報紙喧騰，外部電詢浙撫聶仲芳中丞。師聞之，憤甚，以爲辱國辱教，即飛函當事者，陳竊名之妄，力請嚴拒。聶公電復外部，於是各府皆得自辦僧學，由學部頒行僧教育會章程，僧人之倡立學校自此始。師長寧波分會凡三年，多所保存。宣統三年八月，武昌義師起。大江下游，後先響應。新募軍人，大率駐札寺觀。其鄉里無賴子弟，則又假光復名，軍服結隊，令僧人出資，或迫脅爲兵。師慮各地僧人因驚恐而流徙，因流徙而廢置，正愁殺無策，而政治革命之說起。師喜曰：「政教必相輔，以平等國，行平等教。我佛弘恉，最適共和。」乃至上海聯合十七布政司舊轄地僧侶，倡中華佛教總會。赴南(京)政府親謁孫大總統，總統許之。民國元年太陽曆四月，是會成立於上海留雲寺，諸山長老推師爲長。

又 師初至京師，凡政官、軍長、寓公、道侶，識與不識，皆以一見爲快。師以禮接待，日不暇給，歡喜贊歎，傾動都下。

又 師詩名滿海內。當代耆宿通人【略】皆與交最摯，唱和獨多。其在寧波，則陸鎮亭【略】及余族弟君木，每出山必過訪，每訪必以詩相酬答。【略】師體偉口吃，書法奇拙，而無俗氣。【略】性忼爽，胸無城府。晚年專菩薩行，以利生爲務。徒眷後學，雖被切責，而愈親近之。

《中興佛教寄禪安和尚傳》第六章 和尚曾語予曰：「傳杜之神，取陶之意，得賈、孟之氣體，此吾爲詩之宗法焉。」昔王壬秋嘲以能爲島瘦，不能爲郊寒。故晚近諸作，多效東體云。

《詩僧八指頭陀遺事》 中國古來僧人，以詩著稱藝苑者，自寒山、拾得以下，若唐之皎然、齊己、貫休，宋之參寥、石門等，皆爲世所稱道。近代方外之工吟咏者，當推中湘之八指頭陀爲巨擘焉。【略】所作清空靈妙，見者皆大奇異。王湘綺壬秋、曾重陽廣鈞、陳梅根鼎及葉吏部郎園諸氏，均愛重之。

又 上人法名寄禪【略】。或問唐宋詩分別處，則曰：「唐人詩純，宋人詩薄；唐人詩活，宋人詩滯；唐詩自然，宋詩費力；唐詩縝密，宋詩疏漏；唐詩鏗鏘，宋詩散漫；唐詩溫潤，宋詩枯燥；唐人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流；宋人詩如三家村乍富人，盛裝揖賓，辭容鄙俗。」比喻親切，殊令人解頤。

《平等閣詩話》卷一 敬安上人，字寄禪。【略】每當二三勝友高會，言論風生，聞者恨相見之晚。詩宗唐音，性好苦吟，半字未安，至廢寢食以求其是。余酷愛其五律。

又卷二 清露始下，歲冉冉秋矣。寄禪上人由天童山中來滬，出示新詩，多作險語，頗有唐李洞鯨吞洗鉢水犀觸點燈船之致。讀竟讚嘆，錄存于此。《夜登玲瓏岩》云：【略】《廣律師于玲瓏岩習定因作伽陀二首奉讚即題岩壁》云：【略】又《登玲瓏岩尋廣頭陀戲效孟郊體一首》云：【略】末二語樸質，神似東野矣。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黃面佛黃文煜：釋敬安　寄禪詩在湘賢中爲別派，清微澹遠，頗近右丞。唯喜運用佛典，微墮理障。

《冷禪室詩話·寄敬安》 寄禪上人(敬安)詩宗郊、島，以寒瘦稱。【略】某君撰《近代詩壇點將錄》，以「花和尚」一席畀之，一時無以易也。

又 至《白梅詩》雖多，如出一窠臼，且尠通體完善者。蓋師起結多用率筆，此名之所歸，非實之所在也。

《清稗類鈔·文學類·八指頭陀工詩》 少未識字，壯歲在家，好仙佛事，忽有神悟。偶登岳陽樓，俯視湖光，一碧萬頃，忽得「洞庭波送一僧來」之句。及出家，詣南嶽祝聖寺，從賢楷律師受具，首參恆志和尚于歧山，專司苦行諸職，暇則隨衆坐禪。越五年，頗有省，是時詩學大進。顧口吃，期期不能言。而爲詩則宗法六朝，中歲以後，步趨王、孟，高者直逼盛唐。與湖湘老輩鄧彌之、王壬秋相唱和。數十年來，湖海名流，節牙豪帥，無不與相過從。晚年學道，益精進，率其徒提倡苦行。所爲說法語錄稿本，藏天童山。師在天童時，因日僧伊藤從道誘合浙江寺院歸日保護，報章登載，竊師首名。師憤外勢欺凌，乃自立僧教育會，往來寧、滬間，以傳衍佛學爲己任。

《綠天香雪簃詩話》卷七 詩僧敬安，字寄禪，【略】詩橅唐賢，尤工五律。

分論

《寄陳伯嚴》 《尊瓠室詩話》卷三：殊覺飄飄有逸氣。

《山居遣興》《平等閣詩話》卷二：寄禪上人近由天童山中來，出示《山居遣興》一律云：「自喜幽居道味深，禪餘聊復動清吟。白雲抱石有眞意，明月向人亡照心。稚筍眼看能障日，雛松手種已成陰。閒中不覺吾身老，坐卧青山白髮侵。」項聯一作「抱石有冷趣，在天無照心。」一作「抱石有遠意，終天無古心。」余爲簡定「有眞意」「亡照心」一聯，上人頗爲印可。

《長夏答友詩》《平等閣詩話》卷二：此天童寄禪上人《長夏答友詩》也。天童岩壑清奇，有元、明古松，大皆十圍，綿亘五六里，炎夏入其中，寒暑頓異，此說曩聞之寄公。今讀此詩，不禁神游其際。

《同游普陀》《平等閣詩話》卷二：昨寄禪上人來滬出示近稿，讀其《同游普陀》詩云：【略】則歎其聿濬道源，得未曾有，不僅禪門本色不染一塵也。

《夢洞庭》《尊瓠室詩話》卷二：寄禪上人（敬安），俗姓黃氏，湖南湘潭人，住持天童，有《夢洞庭五律》云：【略】超然象外，飄逸不羣，可稱傑作。此詩乃壬子夏余自隴返，重晤滬市寄師書近作見示，蓋未刊稿也。《光宣詩壇點將錄・額外頭領附錄》：此詩，鶴柴極稱之。

《白梅詩》程頌萬《白梅詩跋》：寄公出示《白梅詩》卷，予評其「意中微有雪，花外欲無春」爲梅之神，「澹然於冷處，卓爾見高枝」爲梅之骨，「偶從林際過，忽見竹邊明」爲梅之格，「孤烟淡將夕，微月照還明」爲梅之韻，「凈姿寧遜雪，冷抱尚嫌花」爲梅之理，「三冬無暖氣，一悟見春心」爲梅之解脫。【略】咏梅至此，可謂獨擅千古。鄭文焯《白梅詩跋》：讀梅詩，益服骨力奇高，神旨孤潔，是能爲梅花別開一徑，絕不墮宋人詩禪惡趣。【略】大鶴天隱者鄭文焯記。俞明震《白梅詩跋》：戊戌居長沙，寄師走訪，出所咏《白梅詩》三首，讀至「意中微有雪，花外欲無春」二語，將梅花全神寫足，驚爲絕唱。二語得之禪悟，脫去尋常蹊徑，咏梅得此觀止矣！乃別後六年，重見寄師於海上，知至戊戌後咏梅詩復連篇累牘，佳句美不勝收。陳三立《白梅詩跋》：既相見，出視《白梅詩》卷。【略】所作佳妙處，諸君評贊頗無剩義，余惟摘其二疵句謂爲未免淺近，師因易「凈姿寧遜雪」爲「苦吟方見骨」，「清高不受塵」爲「清香不是塵」，余笑頷之。師故好苦吟枯索，半字未安，或應時改定，或廢寢食以求其是。陳詩《白梅詩跋》：寄禪上人以詩名海內，所作矩矱唐賢，獨標新義。今夏，【略】邂逅相遇，出示《白梅詩》一卷，乃集中更定及頻年增作者。讀之，嘆其雋逸。【略】昔人謂陶詩淩厲，吾於是詩亦云。

《嚼梅吟》秦簧《嚼梅吟叙》：有寄禪者，【略】喜學爲韻語，時有全句。出示《嚼梅吟》一卷，絕去塵俗，天然爲眞門妙諦。【略】閱《嚼梅吟》，不啻水南山之對也。他日寄禪禪味日深，詩思日進，所造詣者正未可以限量。俞廷熙《嚼梅吟跋》：寄禪《嚼梅吟》之刻，亦爲識者所訾乎？余謂不然。今之刻詩文以炫俗者，其心非好名，即好利也。寄禪超然物外，無所謂名，更無所謂利，心之所好詩而已矣。所好在詩，則單詞剩句珍惜彌深，刊而存之亦固其所。胡飛鵬《嚼梅吟跋》：歲庚辰，予友呂文舟、徐酡仙同下楊家塾，【略】皆友長沙僧寄禪，且亟稱其詩不置。【略】今夏五月，寄禪冒雨重過予山房，微吟所語，訝其若不僅稍與流俗殊。尋復出詩數卷，顏曰「嚼梅吟稿」。予爲次第披讀一過，覺如滿山梅雪間清磬一聲，迴絕凡響。絕次之律，更逼近唐人，於島佛尤似。蓋寄禪苦心孤詣所造如此，而其得江山之助深矣。文舟《嚼梅吟跋》：人生讀萬卷書，走萬里路，而後著爲文章歌咏，乃有可觀。【略】寄禪子自長沙飛錫，遊寓四明，迢迢五千路，所過名山大川不勝指屈，一一咸登諸歌咏。其淋漓感慨，沉郁頓挫，又豈寒瘦之郊、島所能望其項背哉！予初交寄禪時，以其詩爲必傳於後無疑。徐鏡《嚼梅吟跋》：予遇寄禪子於丙子之春，初未見其詩，而但異其人貌奇古，辭氣雅淡，昂昂乎不可褻，雍雍乎不可以去。當風月之月，話山川雲物之勝，一一遊歷之區，若有欲吟咏而不能自已者，余竊意其能詩也。後數日，予友楊靈荃謂曰：「寄禪子能詩，且甚善。」余曰：「何以知之？」曰：「有《嚼梅吟稿》在。」予乞觀之，披閱殆遍，乃知景者景，情者情，不執一體，不泥一格，而洋洋灑灑，非若世之拘拘於吐唐茹宋，反失「詩言志」之本旨然也。噫，其咏嘆淫佚，明白曉暢如此，而於淺深離合，自令人有不言而喻之妙，【略】烏乎！可曰其人其詩，其詩其人！楊恩壽《嚼梅吟跋》：吾友寄禪子，性愛山，每躋攀必凌絕頂，務得奇觀。逢岩洞幽邃處，便吟咏其間，竟日忘歸。饑渴時，但飲寒泉啖古柏而已。若隆冬，即於澗底敲冰和梅花嚼之，故其詩帶雲霞色，無烟火氣，蓋有得乎山川之助云。

傳記

馮毓孳《中華佛教總會會長天童寺方丈寄禪和尚行述》 師諱敬安，字寄禪。本湖南湘潭黃氏子，父曰宣杏，母胡太君，奉觀音大士甚虔，夢蘭而生師，時前清咸豐元年十二月三日也。方髫齡時，即屏腥味，隨母拜月，喜聞人談仙佛事。七歲喪母，十二歲喪父，師方就塾師受《論語》，未卒業。家貧，與弟子成俱廢讀，爲田家牧牛，然常攜書自課。同治七年春，驅牛出郊，見籬間白桃花爲風雨摧落，感而大哭，遂投湘陰法華寺從東林師。祝髮時，師年十八。未幾，徙南嶽祝聖寺，從賢楷律師受具足戒。聞岐山恆志和尚倡教外別傳之旨，冒雪往參。志公命司行堂，兼執飼犬役，是爲苦行始。【略】尋至寧波阿育王寺，供灑掃。【略】師之在岐山也，維那精一禪課之餘，如作詩自炫，師訶之，以爲不究本分學世諦文字。精一曰：「汝灰頭土面，合參枯木禪。焉知慧業文人別有懷抱耶？」無何，省舅氏於巴陵，登岳陽樓，下視水天一碧，得「洞庭波送一僧來」句，歸述於郭菊蓀先生，謂有神助，授以通行《唐詩三百首》，師遂以詩名於世。然生死心切，時以禪定爲業。【略】自是遍訪煙水，江浙名宿，皆往請益。師既奉賢楷律師爲本師，又以笠雲圃學行超妙，亦事以師禮。師之東遊，住寧波最久。光緒十年，師年三十有四，始還湘中，歷主衡陽羅漢、衡山上封、大善、寧鄉溈山、長沙神鼎、上林各寺。【略】二十八年，天童闕席，首座幻人以爲四明淨域，非得高僧主持其間不足以宣揚正業，【略】請師守護法度。師以舊遊勝地，遂辭上林，來主天童。如是十一年，百廢具舉，夏講冬禪，靡有虛歲。【略】宣統三年八月，武昌義師起。【略】師以湘僧之請，定計北上，【略】十月中首途，十一月一日抵京師，寓法源寺。【略】師見某據《約法》相詰難，又以令中有「布施爲公，募化爲私」語，師謂「在檀那爲布施，在僧侶則爲募化」，界說不明，斷斷與某爭辯。某語塞，無以對，詞色轉厲，意在恫師，師遂憤而出。【略】是日夜半回寓，甫下車，即胸膈作痛，亟就榻，侍者各歸寢。明日昧爽往視，已作吉祥卧示寂，實舊曆玄黓困敦之歲十月二日。師壽六十有二，僧臘四十有五。

《新續高僧傳·清四明天童寺沙門釋敬安傳》 釋敬安，【略】其先世爲山谷苗裔，宋時由江西遷茶陵，明季乃徙湘潭之石潭，世業農。【略】數歲時，好聞仙佛事，常終日喃喃，若有所吟誦。七歲失母，諸姊皆嫁，父或他適，則以安兄弟寄食鄰家，日昃不返，即啼號踪迹之，里人爲之惻然。年十一，始就塾師授《論語》，未終篇，父又歿。【略】其弟以幼依族父，安獨無所得食。嘗爲人牧牛，輒攜書於牛背誦之。一日，與羣兒避雨村中，聞讀唐詩，至「少孤爲客早」句，潸然淚下。塾師周雲帆駭問其由，以父歿不能讀書對，雲帆甚憐之，曰：「爾爲我炊爨灑掃，可乎？」即下拜，雲帆甚喜。每語人曰：「此兒耐苦讀，後必有所建樹，余老不及見耳。」無何，雲帆病歿，安遂散去，然猶未廢業。聞里中豪家欲覓一僮伴兒讀，即欣然往就。至則使供驅役。自讀，輒遭訶叱。因悲嘆以爲屈身爲讀書計，既違所願，豈可爲區區衣食爲人奴乎！即辭去，習工藝，鞭撻尤甚，絕而復甦者數。一日，見籬間白桃花忽爲風雨摧敗，不覺失聲大哭，因慨然動出塵想。遂投湘陰法華寺出家，禮東林長老爲師，時同治七年也。冬初，復詣南嶽祝聖寺，【略】專司苦行諸職，暇則隨衆受禪。越五年，頗有省。【略】甲申八月，返棹長沙，年三十有四，行腳已閱十霜。明年還石潭，省先塋，宿莽縱橫，不可復識，望窮山慟哭。村老聞之，爲指其葬處，始復憶識，蓋去鄉里已二十餘年。

《平等閣詩話》卷一 敬安上人，字寄禪，自號八指頭陀。俗姓黃氏，本湘潭農家子。年十八遯跡空門，始稍稍讀書。聞從上座僧學詩，輒奇語驚人。喜親几案，無間丹鉛。厚重簡默，有子雲之疾。近年卓錫四明天童寺，恆至滬，頹然老矣。

《清稗類鈔·文學類·八指頭陀工詩》 法師俗姓黃，本名讀山，出家後，曰敬安，字寄禪，自號八指頭陀，爲山谷後裔，居湘潭，世業農。父宣杏，母胡氏。少爲農家牧牛，又嘗爲人奴。一日，見籬間白桃花爲風雨摧敗，不覺失聲大哭，遂投湘陰法華寺出家，禮東林長老爲師。時同治戊辰歲也。師誕時，母禱於白衣大士。咸豐辛亥十二月初三日，夢蘭而生。

《近人詩錄·釋敬安》 字寄禪，姓黃氏，湖南湘潭人，著有《八指頭陀詩集》。同時有兩寄禪，一乃江蘇人，工草書。

紀事

楊度《八指頭陀詩集序》　予世居湘潭之薑畬。寄禪師爲薑畬黃姓農家子，幼孤貧，爲人牧牛。十餘歲時，投山寺出家爲僧，然兩指供佛，故名「八指頭陀」。師長予將二十歲，予幼時即聞鄉有奇僧，具夙慧，能爲詩。初不識字，以畫代書，不知壺字，輒畫壺形。其時薑畬鐵匠張正暘及予妹叔姬皆不學詩而自能詩，鄰居三里以內，有此三異，鄉人傳以爲奇。而王湘綺先生隱居雲湖，相距才十餘里，予輩咸師事之。其地又有老農沈氏能學陶詩，羣呼爲沈山人。又有陳梅簑處士，亦居薑畬，博學能詩，不事科舉，刻有《陳薑畬集》。一鄉之中，詩學大盛，高談格調，卑視宋明漢魏三唐，自成風氣。惟師自出家後，遠遊于外，其先塋在薑畬，偶歸拜墓，因來相訪，予始識之。聞其自言初學爲詩甚苦，其後登岳陽樓，忽若有悟，遂得句云「洞庭波送一僧來」，後遊天童山，作《白梅詩》亦云「靈機偶動，率爾而成」，然師詩格律謹嚴，乃由苦吟所得。雖云慧業，亦以工力勝者也。師曾宿予山齋，予出屏紙，強其錄詩，十字九誤，點畫不備，窘極大汗，書未及半，言願作詩以求赦免。予因大笑許之。自後師不再歸，予亦出遊湖海，流離十有餘載，中間未曾一見。惟予居日本時，師自浙江天童山寄詩一首而已。民國元年忽遇之于京師，遊談半日，夜歸宿于法源寺。次晨寺中方丈道階法師奔告予曰：「師于昨夕涅槃矣。」予詢病狀，乃云：「無病。」道階者，亦湖南人，妙解經論，善修佛事，師之弟子也。予偕詣寺視之，遣歸葬于天童。

《新續高僧傳・清四明天童寺沙門釋敬安傳》　省舅氏至巴陵，登岳陽樓，友人分韻賦詩，安獨澄神趺坐，下視湖光，一碧萬頃，忽得「洞庭波送一僧來」句，歸述於郭菊蓀。謂有神助，且言其有宿根，力勸之學，授《唐詩三百篇》，一目成誦。【略】然安自以爲讀書少，用力尤苦，一字未愜，如負重累，至忘寢食。有一詩至數年始成者。

又　一日靜坐，參父母未生前語，冥然入定，內忘身心，外遺世界，坐一日如彈指頃，猝聞溪聲有悟。嗣後遍遊吳越，凡海市秋潮，見未曾有。遇嶽谷幽邃，輒嘯咏其中。饑渴時飲泉和柏葉下之。喜以《楞嚴》、《圓覺》雜《莊》、《騷》以歌，人目爲狂。嘗冒雪登天臺華頂峯，雲海蕩胸，振衣長嘯，睡虎驚立，咆哮攫前，以慈心視之，虎威亦解。又曾於深山遇一巨蟒，御風行，頭大如斗，舌電尺餘，因念佛，亦無怖。旋養痾皋亭山中，中夜聞剝啄聲甚急，啓關，月明如晝，四顧無人。【略】開戶，見一黑眚若圓球滾滾而去。安嗾羣犬逐之，窮追至山腰，厲聲曰：「擾我何爲？我豈汝怖？苟有所求，當爲汝度之。」遂號佛達旦，怪尋滅，病亦尋愈。

長沙開福寺戒元所藏《詩僧八指頭陀遺事》　上人拙於書法而又患吃，期期艾艾，不善應答。嘗宿楊晳子度家，楊出屏紙，強其錄詩，十字九誤，點畫不備，窘極。書未半，言願作詩以求赦免，楊許之，命題鉢按韻立成。

又　天童山上，有上人自築之冷香塔，有銘識曰：「佛(寺)(壽)本無(歲)(量)，吾生詎有涯？(詩)(傳)心一明月，埋骨萬梅花。丹嶂棲靈窟，青山過客家。未來留此塔，長與伴煙霞。」迄今尚在也。

又　有客見上人寫詩稿，字體訛誤，殊多不易辨識。嘗書「花下一壺酒」句，而不知「壺」字，竟繪一酒壺代之，亦可謂趣矣。上人又曾爲(阿)育王寺當家，有武弁數人，聯袂入山，憩坐寺中，忽發詩興。上人與之談，頻自驕矜，若不屑酬對者。頃之，一操湘音者微吟曰：「一步一步緊。」旁一人曰：「行過育王嶺。」相與大笑。上人應聲續曰：「夕陽在寒山，馬蹄在人影。」皆爲之拍案叫絕。又有以《寒江釣雪圖》向上人索題者，題曰：「垂釣板橋東，雪壓蓑衣冷。寒江水不流，魚嚼梅花影。」與人遊嶽麓，援筆吟曰：「意行隨所適，佳處輒心領。林聲閑無人，清溪鑒孤影。」是以人稱之爲「三影和尚」。上人與龍陽才子易哭庵友善，一日同宿寺中，易偶得句云：「山鬼聽談詩，窺窗微有影。」上人笑曰：「若寫鬼影，未工。我意易爲『孤燈生綠影』，何如？」易爲之叫絕，曰：「摩詰詩中有畫，寄禪則詩中有鬼。願以百金易此句，可乎？」上人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雖十倍，亦不易也。」其嗜詩有如此者。

《新世說・捷悟》　釋寄禪冒雪往參岐山恒志和尚，志公命司行堂，兼執飼犬役，如是數年無所得。一日飼犬，食未盡而去，志公適至。師恐見譴，乃取其餘食之。俄見犬自廁出，因思嚮食犬食，必雜遺其中，心中作惡，嘔吐不止。既念一切世間物，本無垢淨，亦無好惡取舍，皆由業識，妄生分別，乃決記與之交戰，竊入廁中，參乾矢橛。一動念間，便覺膈臆欲裂，愈

信經論所云皆實，遂悟入心地法門。

又《文學》 釋寄禪少不識字，爲人放牛。一日見籬落間白桃花爲風雨摧敗，不覺大哭，遂出家，雲游海內。偶登岳陽樓，俯視湖光，一碧萬頃，忽得句云：「洞庭波送一僧來。」到長沙以告郭筠仙，郭始教之爲詩。中歲以後，宗法六朝，步趨王、孟，高者直逼盛唐，與湖湘老輩鄧彌之、王壬甫相酬唱矣。

著録

《冷禪室詩話·寄敬安》 寄禪上人（敬安）【略】著《八指頭陀集》十卷、《白梅詩》一卷。

葉德輝《八指頭陀詩集序》 自癸酉年始至戊戌年止，共得詩十卷。其前五卷，義寧陳伯嚴考功校刻行世；卷六至卷十，余爲之續刻，有爲前本未錄者，余仍選得數首附後補遺，凡半年而功畢。寄師往來梓人處，猶復改刻不休，其溺志苦吟，信有不可及者。釋氏喜言因緣，如寄師者，殆所謂有文字緣者耶？

楊度《八指頭陀詩集序》 「師于昨夕涅槃矣。」予【略】收其平生詩文遺稿以歸，待乞湘綺先生爲刪蕪雜以之付刊。先生暮年耽逸，久未得請。予亦因政變，身爲逋客，未暇及此。湘綺先生旋復辭世，更越二載，予得免名捕，復還京邑，始出斯稿以付手民，然未敢爲刪定，僅整齊次第之而已。師詩曾由義寧陳伯嚴、湘鄉王佩初同縣葉煥彬先後爲刊十卷。其未刊者八卷，師自定爲《續集》，今爲輯合而全刻之，附以雜文，都爲十九卷。道階及予妹婿王君文育、同學喻君味皆、友人方君叔章，爲之校字。文育，湘綺先生第四子也。凡校刻經八閱月而始成，距師逝世逾七年矣。

《中興佛教寄禪安和尚傳》第六章《詩文》 所作詩，清穆之中往往奇氣盤礴；文仿六朝，亦駸駸乎入其堂奧。嘗刊有《八指頭陀詩集》十卷、《白梅詩》一卷行世。日僧已爲編入續藏，八指頭陀之詩名，遂遠播海外。其未刊者，有《詩集》八卷、《文集》二卷、《續集》二卷，先後經郭伯琛、王壬秋諸老選定。

長沙開福寺戒元所藏《詩僧八指頭陀遺事》 《寄禪上人集》都十九卷，上人遺作也。【略】楊度集其平日詩文遺稿，爲刊印行世，即《寄禪上人集》也。上人生前曾自刊其詩八卷，曰《寄禪上人集》，王湘綺、葉郎園、楊晳子序之。

藝文

王先謙《戲贈寄禪師》 道人心如水鏡寒，笑視塵海空迷漫。忽逢童子擲瓦礫，清冷不學生微瀾。異時佛杖何住着，四海飄颻一行脚。閑田招客誰使令，坐遣天機落禪縛。世無姬文化鬥爭，虞芮幾時來質成？拂衣長嘯入雲去，污渠蚊蚋徒縱橫。君不見趯瓶倒鉢古壇主，田與上人安所取。（沙門訟田事見《南史·劉顯傳》。）織埃不着一物無，請更從師下轉語。

胡朝梁《天童寄禪上人至京師賦贈》 上人元出涪翁後，呵壁能爲鑱刻詩。有時自擬孟東野，恨不生逢韓退之。古意今情成雪涕，天風海色盪霜髭。人間陵谷何嘗有，閱盡蟲沙了未知。昔年嘗問寄禪師，詩寄禪耶禪寄詩。師言少不識文字，一日臨流忽有辭。多生綺語磨難盡，偶觸天機寧自知。我亦耽吟忘歲暮，荒寒共汝在天涯。

又《輓寄禪師》 方傳秀句傾朝士，時餉清言見道眞。佛說於今不入世，秋歸幾日已成塵。堂堂萬古此天地，短短百年誰主賓。一代詩僧應有傳，況君苦行更高人。

程頌萬《題寄禪東遊詩卽送歸衡嶽》 祝融九疑好晴色，舟子招人留不得。草短霜乾衆壑凋，壞色山門舊苔迹。白香老人相幷驂，青鞋蒻笠天東南。從君五嶽歸來日，翠嶺松濤白石庵。（白石老人同遊，有《倡和集》。）

又《過上林寺讀寄禪四明山水詩却贈》 廿年飛錫去江東，半偈河山慣聽鐘。鎖夢蓮花洋裏月，行吟舍利塔前峰。雲間盆缽晴收芋，雨後袈裟晚曬松。海水無風憑定力，赤城深處倚茅龍。攜琴重過遠公房，病骨經秋尚倔強。太白峰頭問童子，元黃劫外禮空王。振衣海色低窮髮，洗缽詩心入大荒。解識參寥文字厄，獨憑行脚寫蒼茫。

陳詩《送寄禪上人還長沙》 貫休惟儼久不作，南岳高人今見之。飽飯共談天下事，豪懷寧遣外人知？春風漫掃生公石，敝簏長存死友詩。錫杖一枝渡江去，瀟湘重奠屈原祠。

又《與寄禪上人夜坐樹下因賦》　上人笑杯渡，槐下合游踪。躡履研清露，奔車噤夜蛩。詩心謀野獲，客意適秋醲。葆此閑閑味，吾言信可從。

鄭孝胥《海藏樓雜詩》二五　寄禪本才士，爲僧名轉盛。見嘲壬秋翁，島瘦心所病。今年學寒郊，風味頗峭硬。雖云六十化，未免近餖飣。山人當自壽，雄據天童勝。以詩作佛事，四海必響應。卿爲童子戲，直入散僧聖。（王壬秋謂寄但能島瘦，不能郊寒。）

陳三立《次韻答寄禪上人海上見寄》　碧湖花雨照迷津，十五年前挾老筠。（客湘時屢與郭筠仙侍郎諸公同集碧浪湖詩社。）石火光中吾未死，乾坤毀後汝何人。縹緲潮音倚雁聞，樓臺歌嘯隔霾氛。虬鬚自足自來去，想得袈裟生海雲。

又《江上從船人借閱報紙有別士酬君遂醒庵諸什蓋與寄禪上人前作同列》

《平等閣詩話》者也悵觸舊游率爾成詠》　兩鳥猶聞一處囚，流傳故事到孤舟。寄禪句有煙霞癖，別士襟涵海水秋。佳俠誰憐朱郭在，濠梁聊數惠莊游。江鷗欲下魚龍寂，魂斷樓臺天盡頭。

又《贈敬安上人還天童》　汝來亦無事，兩眼看閑人。了了廿年在，錢錢萬態新。袈裟帶海氣，呼嘯接花晨。奪我秦淮月，歸防猿鶴嗔。

文廷式《歲暮懷寄禪》　雲山踏破萬千叠，宗說遙通上下乘。掛屨楓前感今昔，緣何得遇雁門僧。

羅惇曧《吊寄禪和尚》　生死臂屈伸，人世無去住。法緣彈指頃，歸云無尋處。酸辛我豈免？亦曰有情故。天童憶兩宿，雲氣入巾屨。論詩見燭跋，示我天痕句。他年歲骨地，指點手植樹。歸舷得長篇，因循滯尺素。初驚飛錫來，云當十日聚。良晤甫融夕，宿約不及曙。西風遲掃門，馬背馱禪去。禪宗失龍象，大雅歇韶護。聲望兩俱寂，問師了無語。沉沉法源鐘，葉落風自度。幽明我所解，夢示王文度。

陳銳《送寄禪上人還山詩》　汝本爲僧者，胡然入我門。新詩能鍛鍊，奇骨必騰騫。此去尋方廣，由來悟道根。瀟湘秋水闊，山龕佛火溫。人間不可住，此別欲無言。

《追挽寄禪和尚》　僧輪摧法會，鈴塔泣幽燕。劫自驚三武，身隨寂四禪。鶴林悲曷已，鴿影怖尤憐。未信孤燈盡，諸方正火傳。（和尚涅槃後，其得法大弟子如北京法源寺道階、武昌佛學院太虛，均闡教一方，名震宇內。）

林志鈞《十二月二日聞寄禪上人示寂》　道宗文暢世已遠，嶽嶽天童今在茲。人海相逢君遽去，法燈竟滅衆何師。拈花會上原無語，打靜聲中不礙詩。望斷婆羅雙樹影，寒風吹淚落闍維。

楊度《贈游日湘僧幷寄懷寄禪和尚二首》　每看大海蒼茫月，却憶空林卧對時。忍別青山爲世苦，醉游方外更誰期？浮生斷梗皆無着，異國傾杯且莫辭。此地南來鴻雁少，天童消息待君知。

知君隨意駕扁舟，不爲求經祇浪游。大海空烟亡國恨，一湖青草故鄉愁。慈悲戰國誰能信？老病同胞尚未瘳。此地從來非極樂，中原回首衆生憂。

孫雄《寄禪和尚敬安二首》　不由識字始成文，慧業能張釋氏軍。天地無私人自苦，虛空不住羨行雲。秋水初生明月上，亂山無語夕陽孤。自吟自賞眞高澹，度世寒山樂槁枯。

雜録

《平等閣詩話》卷一　余半歲來又積近人佳句甚多，彙録之以供吟誦。【略】澹遠則寄禪上人《重遊金山》云：「春風吹袂渡淮水，何處青山是越州。」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録》　八指頭陀未刊稿《夢洞庭》云：「昨夜夢洞庭，君山青入瓶。倒之煮團月，還以浴繁星。一鶴從受戒，羣龍來聽經。何人忽吹笛，使我松間醒。」此詩，鶴柴極稱之。

馮毓孳《寄禪和尚行述》　師諱敬安，字寄禪。【略】至寧波阿育王寺，供灑掃，於佛舍利前剜臂肉如錢者四，注於油中以代燈。又然去左手兩指，因自號「八指頭陀」。

楊度《八指頭陀詩集序》　予世居湘潭之姜畬。寄禪師爲姜畬黄姓農家子。幼孤貧，爲人牧牛。十餘歲時，投山寺出家爲僧，然兩指供佛，故名「八指頭陀」。

《湘綺樓日記》（光緒廿四年五月廿五日）　八指（頭陀）來，多識時務，市儈也。

又（光緒廿六年六月十一日）　寄禪來，荒唐似有狂疾。

又（甲寅三月三日）　聞寄禪在京示寂，還柩天童。

丘逢甲 邱逢甲

論述

綜論

鄔啓祚《耕雲別墅詩話》 邱倉海（逢甲）本臺灣人，馬關之約割臺于日本，倉海以民兵援臺，不克，遂內渡，益肆力于詩以見志。頃遊羅浮歸，以《遊草》見示，沉博絕麗，卓卓可傳。余最愛其《遊羅浮》五古二十首，而《羅浮中秋》一首亦愛不忍釋。

江瑔《丘倉海傳》 倉海之祖、父，均以詩書起其家，至倉海而益顯。倉海【略】幼負大志，于書無所不讀，老師宿儒，咸遜其淵博。所爲詞章，凌厲雄邁，不愧古之作者。尤善詩，恒寢饋于李、杜、蘇、黃諸家，去其皮而得其骨。弱冠弄柔翰，即嶄然露頭角，父兄見其詩，即擊節嘆賞曰：「此異才也。」

又 逢甲既內渡，遂入廣東【略】杜門不出，謝絕親友，自署爲「臺灣之遺民」，日以賦詩爲事。而故國之思，以及鬱伊無聊之氣，盡託于詩。詩本其夙昔所長，數十年來復顛頓于人事世故，家國滄桑之餘，皆足以鍛鍊而淬礪之。其所爲詩，益蒼涼慷慨，有漁陽參撾之聲。又如飛兔驟褭，絕足奔放，平日執干戈衛社稷之氣概，皆騰躍紙上。故詩人之名，震動一時。又往往側身南望，故鄉故國，掩映于蒼烟暮靄中，迷漫不可見，念一身之無屬，獨愴然而涕下。又有時酒酣耳熱，與二三知己談故國軼事，輒虬髯橫張，怒髮直豎，鬚眉噓嗡欲動，氣塞涌而不可遏，識者莫不哀之。

又 倉海以臺灣孤臣，首倡自主，崎嶇艱苦，卒以無成。寄意于詩以自哀其志。死之日，猶不忘故國。其心之苦，奚讓宋、明末祚諸遺民？世徒以詩人目之，奚足以知倉海之志耶！

丘復《倉海先生墓誌銘》 自幼聰穎絕人，書過目輒成誦，時有「丘才子」之名。軀幹魁梧，見者疑爲武人，君亦樂以武俠自任。【略】君之詩文，久雄視海內。然君雅不欲以詩文傳人，故所爲文皆不繕稿。詩則舊歲始輯內渡後所作，編爲《嶺雲海日樓詩稿》。而庚戌《羅浮游草》，則已付印單行矣。

丘瑞甲《嶺雲海日樓詩鈔跋》 原先兄之詩，世多知之。而先兄之志，則或知或不盡知，蓋詩所以言志者也。先兄既以才學見知于當世，而少抱改革之志，因時未遇，不得志之事常八九，每藉詩以言其志，故集中多激宕不平之氣。海內人士，或稱爲「詩界革命鉅子」者，蓋專論先兄之詩者也。

黃遵憲《與梁任公書》 此君詩眞天下健者。渠自負曰：「二十世紀中，必有刻黃、丘合稿者。」又曰：「十年之後，與公代興。」論其才調，可達此境，應不誣也。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三 居鬱鬱不自得，恒託詩詞以見意，蒼涼悲壯，如秋杵暮笳，令人隱然起身世之感，或沉痛至不可卒讀。或有笑其迂者，則謝曰：「子誠知余。然余誠迂，竊願得一迂者，以爲之友。子能爲我先乎！」或無以應也。

又 今春有潮州人至自汕頭者，忽以君書見貽，并七律三章。【略】余以來書示潘蘭史，蘭史報云：「吾見此人，直欲下拜矣！」余無以易蘭史之說。

《在山泉詩話》卷一 閩中丘菽園觀察（煒菱）【略】有《詩中八賢歌》。【略】「吾家仲閎發浩歌，鐵騎突出揮金戈。結廬近在東山阿，蒼生其奈不出何！」（海陽丘仲閎）

又卷二 菽園論詩，以余與仲閎同稱謂丘劍膽、潘琴心，其實仲閎長篇如長槍大劍，武庫森嚴，七律一種，開滿勁弓，吹裂鐵笛，眞成義軍舊將之詩。余每讀，靡不心折。茲擇錄數律，一鱗一爪，均見變化莫測也。《答王曉滄廣文》云：【略】《答曉滄冬日見過草廬》云：【略】菽園以鏡映選詩圖見寄賦題》云：【略】《詔平明府席上次蘭史韻》云：【略】《題蘭史獨立圖》云：【略】此數詩皆萬紙傳鈔者也。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退星插翅虎雷橫：丘逢甲　孝于親，忠于友，以此爲詩詩不朽。臺澎東望淚沾巾，未死終留報國身。天意茫茫難自料，縛將奇士作詩人。　遜清光緒乙未，割臺灣畀日本。君抗爭不獲，帥義

軍自保，又建議立臺灣民主國。唐景崧爲總統，君副之，屢挫倭寇。援絕餉窮，君乃內渡，奉親居鎮平故鄉，不問世事，而以詩人老矣。（民國初元，君曾一至金陵，余猶及見之，軀幹修偉，虎虎有生氣。）仙根詩本負盛名，惟鮮與中原通聲氣，至有不能舉其名者。工力最深，出入太白、子美、東坡、遺山之間，又能自出機軸，不拘拘于繩尺間，固一時健者也。仙根號仲閎，本名滄海，廣東鎮平（今改蕉嶺）人，生于臺灣苗栗縣銅鑼灣。

《光宣以來詩壇旁記・潘蘭史》 嘗謂嶺南近人詩，自以黃公度、康長素、丘仙根爲有名。公度最能卓然自立，康則故爲雄奇，丘亦泥沙幷下，皆不及稍前之李繡子、朱九江二家。

陳冽《論紅杏山房詩鈔與嶺雲海日樓詩鈔》 有清一代，吾嘉屬有三大詩人，清之中葉，有宋芷灣，清之末年，有黃公度、丘倉海二大家。此三人者，皆有詩集，乃於世或顯或晦，要皆爲吾嘉屬之大詩人。吾嘉屬之言詩者，莫不推此三人。

《魚千里齋隨筆・紀林幼春》 數十年還，三臺人士，所爲歌詩，抗手中原詞客者，有施士潔雲舫、丘逢甲倉海、連橫雅堂及幼春。【略】倉海才華獨擅，有橫溢之美，少收斂之功，五言古詩，氣體未備。

又《丘倉海與施雲舫》 晉江蘇菱槎序連雅堂《臺灣詩乘》，曾謂「臺地僻處邊陲，未獲左旗右鼓，馳騁中原，以爭黃池之一日之長」云云，而自丘倉海出，日懋聲光，抗顏英彥，足以推倒鏡潭之言。至其託意堅貞，含思芳烈，又非尋常詩人所能企及矣。

分論

《古別離行送頌臣》 吳芳吉《再論吾人眼中之新舊文學觀》：茲再舉一例，以示用典之多而且合法者。丘倉海《古別離行送謝頌臣回臺灣》云【略】。此詩僅十三韵，凡用典八起，而無不適當，無不顯豁，無不自然，無不普遍，無不深有寄託。倘知丘公之身世者讀之，則其滋味以用典而益濃厚。

《東山感秋詞次康步崖中翰題壁韵》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倉海詩行于世者極多，余于前後《秋感》各八首外，酷愛其《東山感秋詩六首》，詩云：【略】。

《己亥秋感八首》一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嘗記其《己亥秋感八首》之一云：【略】蓋以民間流行最俗最不經之語入詩，而能雅馴溫厚乃爾，得不謂詩界革命一鉅子耶？

傳記

《近代名人小傳・邱逢甲》 字仙根，臺灣人。進士，授主事。清室以臺讓日，大憤。歸主潮州韓山書院。復游海外，歷南洋各埠。傾其家助康有爲營保皇黨，終不得當，後卒。

《臺灣通史・列傳八・邱逢甲》 邱逢甲，字仙根，又字仲閎，彰化翁仔社人。後隸臺灣。社處大甲溪之旁，土番部落也。粵籍居之，故其俗尚武負氣，而逢甲獨勤苦讀書，年十三入泮。時吳子光設教呂氏之筱雲山莊，藏書富，逢甲負笈從，博覽群籍，遂以詩文鳴里中。灌陽唐景崧以翰林分巡臺灣道，方獎掖風雅，歲試文生，拔其尤者讀書海東書院，厚給膏火，延進士施士浩主講。于是逢甲與新竹鄭鵬雲、安平汪春源、葉鄭蘭肄業其中。未幾，聯捷成進士，授工部主事，爲崇文書院山長。及景崧陞布政使，邀其至，時以文酒相酬酢。臺灣詩學爲之一興。

又　逢甲既去，居于嘉應，自號倉海君，慨然有報秦之志。觀其爲詩，辭多激越，似不忍以書生老也。

《清稗類鈔・忠盡類・邱逢甲謀保臺灣》 邱逢甲，臺灣人，字仙根。軀魁梧。幼負大志，於書靡所不讀。未幾，舉於鄉，旋舉進士，授主事。光緒甲午臺灣兵事之初起也，逢甲憂之，日集鄉民訓練，備戰守，涕泣而語之曰：「吾臺孤懸海外，去朝廷遠，朝廷之愛吾臺，曷若吾臺人之自愛。官兵又不盡足恃，一旦變生不測，朝廷遑復相顧。惟人自爲戰，家自爲守耳。否則禍至無日，祖宗廬墓擲諸無何有之鄉，吾儕其何以爲家耶？」聽者咸痛哭，願惟命是聽。時護臺撫唐景崧與劉永福交惡，分兵而守，逢甲又引以爲憂，乃急爲之調停。景崧堅持不爲動，二軍遂分，逢甲出而歎曰：「其殆天乎！」割地之議既起，舉國大譁，臺民爭尤力，廷意頗動，欲改約，而約不可改。時俄、德、法三國出而抗日本，日本懼，許還遼東，臺灣終不肯還。旋換約

於煙臺，適臺灣舉人以會試在都，伏闕上書，涕泣而爭。朝廷不顧，特命景崧率軍民內渡，又命李經方爲臺灣交割使，逢甲乃倡臺灣自主之說。臺人響應，以須先定憲法，羣推逢甲起草。逢甲遂草定臨時憲法，議建臺灣爲民主國，選總統、副總統各一人，開議院，定官制，設內部、外部、軍部，製藍地黃虎國旗，皆贊成。次議總統，衆意屬景崧，逢甲乃帥紳民數千人鼓吹前導，詣撫署，上臺灣民主國總統印綬於景崧。景崧朝服出，望闕九叩首，旋北面受任，大哭而入。卽撫署爲總統府，電告於朝，言遙奉正朔，永作屏藩。副總統一席，羣以屬逢甲，逢甲不獲辭，乃爲副總統兼大將軍，大權仍景崧操之，於是臺灣爲自主國矣。臺既自主，設官分職，部署略定，官吏不願留者聽內渡，有留者，有去者。時日本明治天皇已命樺山資紀爲臺灣總督，兵艦將大集，臺中兵力薄弱，餉又不繼，乃乞兵餉於沿海各督撫，無應者。又命陳季同介法人，求各國承認自主，皆不答。景崧復不善治軍，軍中時有變志，什長李文奎殺副將方某，景崧不能正文奎罪，乃令充營官，軍士夙藐視景崧，至是，益紊亂無紀律矣。逢甲請嚴肅軍律，景崧不從，逢甲不獲已，乃練鄉團義兵以備變。傾家財充餉，不足，則乞諸義士捐資以助之。及日兵大集，戰不利，據臺北，景崧遁。日人又詗知臺灣自主事爲逢甲所倡，下令嚴索。會防守臺南之劉永福以兵力不支亦失守，於是逢甲知事不可爲，亦內渡入粵，而臺灣遂亡。逢甲既內渡，遂入廣東，家於嘉應州，買屋居焉，自署爲臺灣之遺民。

《臺灣詩乘》卷五 仙根名逢甲，又字仲閎，臺灣縣人。唐維卿觀察臺南時，愛其才，邀至東海書院讀書。光緒庚戌成進士。乙未之役，首倡自主，任團練使，統義軍。及敗，去之嘉應，居鎮平。自號倉海君，慨然有報秦之志。故其爲詩，語多激越。

紀事

《春愁》 《國恥詩話》卷二：（逢甲）尚有《哭臺南集》，已不能悉舉，舉其最哀者云【略】。不圖三十餘年之後，復有「四萬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失遼東」之哀吟，悲哉！

《寄家菽園孝廉煒薳新架坡（二首）》 兵琮注：丘菽園，名煒薳，福建海澄人，清舉人，經商南洋。《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三：仙根工部來書，略云：「聞韓、杜大名久矣，海天迢遞，晤覿爲艱，悵何如之！閣下以亮特之天才，丁時事之日棘，直從海上開闢一詩世界，借遣豪情，此樂何極！吾宗爲九族開閩之一，唐宋以來，英傑間出，及今則當以閣下首屈矣。小九州外，高築詩壇，恨不執牛耳而相從也。逢甲志大才疏，荏苒壯年，百無一遂。臺島義軍散後，携家百口，間關閩、粵，僑寓于潮，今年遂主韓山講席，數年來戎馬風塵，再作此經生面孔，高踞皋比，心殊厭之。兼以時局日迫，明歲遂思爲出洋之計，考彼政要，爲我張本。閣下其許我否？方今中國人才，不能以海內限，南洋各島，當大有人，計閣下必盡收之夾袋，幸爲一道姓名也。鄙什坿呈吟席，聊博一粲。」原贈三律云：【略】余答以四律，載《少游草》中。今附見于後。【略】又：余與君素未通曲，今春有潮州人至自汕頭者，忽以君書見貽，幷七律三章，具言相慕之素【略】余以來書示潘蘭史，蘭史報云：「吾見此人，直欲下拜矣！」

《憶舊述今次韻答曉滄見贈十絕句》二、三、五、六 《臺灣詩乘》卷五：仙根【略】《憶舊述今答曉滄贈句》，爲錄四首云：【略】按寒溪在臺中，一作瀚溪，仙根曾建別墅于此。

《東山感秋詞次康步崖中翰題壁韻（八月初六夜作）》 丘琮注：東山，在潮陽縣東三里，綿亘六十里。練江，在潮陽南，源出雲落山，入東海。

《寄懷維卿師桂林（八首）》 《清史稿·唐景崧傳》：唐景崧，字維卿，廣西灌陽人。同治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吏部主事。【略】（光緒中）除福建臺灣道。十七年，遷布政使。二十年，代邵友濂爲巡撫。臺灣自設巡撫，首任劉銘傳，治臺七年，頗有建設，詳銘傳傳。銘傳去，友濂繼之，丈地清賦，改則啓徵，迭平番亂，建基隆礮臺。及景崧蒞任，日韓啓釁，亟起籌防。永福分鎮南澳。景崧自與永福共事，積不相能，迺徙永福軍臺南，而自任守臺北，未幾而李文奎變作。文奎故直隸匪，從淮軍渡臺，居景崧麾下爲卒。有副將余姓者，緣事再革之，文奎忿甚，卽撫署前斬其頭，護勇內應，爭發槍，將入殺景崧。景崧出，叛卒見而怖之，斂刃立，幷告無事。景崧慰之，翻令文奎充營官，出駐基隆。于是將領多離心，兵浸驕不可制。割臺議起，主事邱逢甲建議自主，臺民爭贊之。迺建「民國」，設議院，推景崧爲總統。

和議成，抗疏援贖遼先例，請免割，不報，命內渡。臺民憤，迺決自主，製藍旗，上印綬于景崧，鼓吹前導，紳民數千人詣撫署。景崧朝服出，望闕謝罪，旋北面受任，大哭而入。電告中外，有「遙奉正朔，永作屏藩」語，置內部、外部、軍部以下各大臣。命陳季同介法人求各國承認，無應者。無何，日軍攻基隆，分統李文忠敗潰。景崧命黃義德頓八堵，遽馳歸，詭言獅球嶺已失，八堵不能軍，且日人懸金六十萬購總統頭，故還防內亂，景崧不敢詰也。是夜，義德所部譁變。平旦，日軍果占獅球嶺，潰兵爭入城，城中大驚擾亂，客勇、土勇互仇殺，屍遍地。總統府火發，景崧微服挈子遁，附英輪至廈門，時立國方七日也。二十八年，卒。

《有書時事者爲贅其卷端（四首）》《國恥詩話》卷二：《嶺雲海日樓詩鈔》都數千首，豪放如其人，傳本甚尠，予見人選鈔，多及臺亡事。【略】乙未偶題》云：【略】。

《古別離行送頌臣》丘琮《丘倉海詩選》按：頌臣，謝姓，名道隆，臺灣廩生，義軍壯字營統帶，參帷幕。兵敗同內渡。《臺灣詩乘》卷六：謝道隆，字頌臣，臺邑諸生。乙未之役，募集義旅，佐丘仙根衛鄉里，事敗而歸，以醫自給。

《有感書贈義軍舊書記（四首）》丘琮注：東都。鄭成功入臺灣，立承天府，號東都。《魚千里齋隨筆・邱倉海與施淯舫》：倉海始爲唐景崧薇卿中丞所知，旋掇巍科，聲華籍甚。清光緒甲午中東戰後，割臺議定，臺人憤起抗命，推薇卿爲民主國總統，倉海統義軍，事雖不終，而效忠國家民族，與捍衛鄉土之功，要自不可磨滅也。其時倉海有《書贈義軍》詩云：「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盛爲中原人士所傳。

《哭李芷汀》《在山泉詩話》卷一：己亥十二月，聞芷汀訃，時丘仲閎工部、王曉滄廣文方在香江，乃設李山人照像哭奠，同賦輓詩。緣仲閎、曉滄均與芷汀唱和，詩札往來，未得一面。文字神交，道義相重，非同泛泛也。仲閎詩云：【略】余五古四章，存敝集。然丘、王數詩，可作芷汀小傳矣。

《秋興（次張六士韵八首）》丘琮注：張六士，名雲龍，大埔縣人，公之詩弟子。

《秋懷八首（次賈孝方韵）》《國恥詩話》卷二：臺灣之獨立，實發于臺人丘仙根主事逢甲。主事奇偉，負不世才，割臺時，艱苦奮鬥，屢創狂寇。事敗，寄籍廣東嘉應。吾兄銘遠與之稔，聯吟社于羊城，謂垂老目光猶慴人，日弄巨鐵丸，意氣不殊少壯。有《嶺雲海日樓詩鈔》都數千首，豪放如其人，傳本甚尠，予見人選鈔，多及臺亡事。茲選錄《秋感》八首云：【略】《秋興次張六士韻》八首云：【略】《秋懷八首次覃孝方韻》云：【略】窮秋氣慘，易撥愁心，故其辭獨哀。丘琮注：覃孝方，名壽堃，湖北人。時在兩廣學務公所任職。

《海軍衙門歌同溫燕柳同年作》《清史稿・兵志七》：中國初無海軍，自道光年籌海防，始有購艦外洋以輔水軍之議。同治初，曾國藩、左宗棠諸臣建議設船廠、鐵廠。沈葆楨興船政于閩海，李鴻章築船塢于旅順，練北洋海軍，是爲有海軍之始。而甲申馬江，甲午東海，師船盡燬。又：（光緒）三年、四年，【略】沈葆楨疏請各省協款，每年解南北洋各二百萬，專儲爲籌辦海軍之用。又：光緒十一年【略】九月，海軍衙門成立。以醇親王總理海軍，慶郡王、李鴻章爲會辦，曾紀澤、善慶爲幫辦。又：光緒二十年【略】四月，朝鮮內亂，北洋遣兵艦往剿。五月，與日本兵船戰于牙山口外，濟遠船傷，廣乙船沈，操江船失，載兵之高升商船亦沈。九月，丁汝昌率北洋兵艦與日本戰于大東溝，失致遠、經遠、超勇、揚威四艦。二十一年，日本以師船攻威海，定遠、鎮遠各艦亦失，丁汝昌敗死。又：二十四年【略】諭各督撫于船政原有經費外，別籌專款，以振海軍。

《桃源女史朱伯姬九江先生女公子也能詩畫爲蘭史作小幅而自題絕句其上蘭史出觀因爲書此》《在山泉詩話》卷四：甲午，余至九江謁朱子襄先生祠，復至桃源訪張杏隣，其太夫人字伯姬，子襄先生女也，年已六旬，工詩畫不輕爲人作，余獨乞得山水立軸一幀，仲閎題其上云：【略】。

《離臺詩（六首）》丘琮注：此詩乃公乙未夏將乘舟離臺時倚裝忽忽所作。民國十四年八月，琮遊臺錄得者。原稿尚存親友家。丘琮《倉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譜》：臺北告急，公急抽調所部親往援之，甫至中途，而臺北已以淮軍變，總統逃，爲倭軍所占，軍資彈藥盡失。日軍乘勝沿鐵道南侵，直達新竹縣。義軍與過，極力抵抗，血戰二十餘晝夜，卒以餉絕彈盡，死傷過重，不支。日人知臺灣自主，由公首倡，所部義軍又抗戰最力，嫉之甚，出重賞嚴索。時頗有愚懦，以臺北已亡，甘爲臣妾，不獨不協助驅除異族，反起爲內應者。公知事不可爲，欲率部據山死守，與臺共存亡。部將謝道隆諫

曰：臺雖亡，能強祖國則可復土雪恥，不如內渡也。公以爲然，即布告各地自由抗戰，不限部勒，痛哭辭故鄉，奉父母內渡。【略】東望家山，數百萬同胞盡淪夷狄，經年憂勞痛苦，鬱結莫伸。又《岵懷錄》：又常聞先父與四、五家叔瑞甲、兆甲談離臺諸情，謂當臺北陷，新竹敗，先祖已決志于臺中失陷時全家殉臺，具備毒品于箱中，爲四家叔所搜獲。時先父亦值新竹敗餘，更遭部將呂某謀叛降敵，決東退叢山中，聯土番死守，與臺共存亡。壯字營統帶謝道隆適南來會議，諫曰：臺雖淪倭，苟祖國能強盛，終當驅仇復土。今非足下爲國爲民犧牲之時。足下對臺，目前之義責已盡，此後當以其才智內渡圖遠大，始爲上著。入山決死，雖成義名，無補恢復也。于是始決相將內渡之策，將軍義部衆交吳湯興、徐驤等部勒，自爲戰守。但期稍懲創倭寇，聊示漢族之忠義云爾。

《己亥秋感八首》一　《十朝詩乘》卷二三：入關之始，國綱如荼，讖緯諸書，悉懸厲禁。近代文法寖疏，于是李淳風、袁天罡之《推背圖》始傳播于世，而青田之歌，黃蘗之詩，同時幷出。詮證近事，輒有徵驗。邱滄海《己亥秋感》有詩云：【略】。

著録

丘瑞甲《嶺雲海日樓詩鈔跋》　先父潛齋先生能詩，先兄詩學乃出自庭訓。特資質穎異，八歲即能詩，讀作日不輟，積各體詩達數萬首。甲午之役，與臺灣俱亡。茲編計僅千餘首，自乙未內渡起，迄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止。中間應酬之作，多無存稿。按年編輯得十二卷。

藝文

黃遵憲《歲暮懷人詩》一八　赤嵌城高海色黃，乍銷兵氣變文光。他年番社編文苑，初祖開山天破荒。（邱仙根工部）

又《寄懷邱仲闕（逢甲）》　滄海歸來鬢欲殘，此身商榷到蒲團。哀弦怕聽家山破，醇酒還愁來日難。繞樹烏尋誰屋好，銜雛燕喜舊巢安。朝朝曳杖看山去，看到斜陽莫倚闌。

鄭孝胥《海藏樓雜詩》二二　蟄仙將入覲，忠憤不可當。我欲三薰之，少安莫怒張。事君信乃諫，未信必兩傷。百傷亦不惜，知子抱烈腸。天下事之大，氣平臂奚攘。睹子樸直姿，當使羣疑亡。多言定何益，無欲誰則剛。朝廷患多欲，孰知我非狂。

丘煒菱《東山尋秋圖爲丘仙根題》　披圖元氣見淋漓，崗翠晴空蘸酒卮。唐宋兩朝成往迹，東南半壁有荒祠。蕭蕭喬木瞻孤影，颯颯秋風動古悲。出日岩嶢吟望遠，蒼冥倘復降雲旗。

又《有懷丘仙根》　亂世功名不憶鄉，陸沉絕島有滄桑。江東子弟飄零盡，屈向山堂歲月長。

雜録

《南亭四話》卷六《莊諧聯話・鄭成功廟》　鄭成功世居泉州府南安縣之石井，其先潮州人也。初名森，字大木，成功乃隆武賜名云。生于天啟甲子年，至丙戌起兵，年二十三歲，卒年僅三十九。土人愛戴，建爲祠宇，世世尸祝之。【略】此外尚有一聯云：「由秀才封王，拄持半壁舊河山，爲天下讀書人別開生面；驅外彝出境，自闢千秋新世界，願中國有志者再鼓雄風。」聞出聯爲唐景崧所擬，屬對者倉海君也。

《臺灣詩乘》卷五　唐維卿觀察既耽風雅，獎掖藝林，一時宦游之士，若閩縣王貢南毓青、侯官郭賓實名昌、丹徒陳翥伯鳳藻、德化羅穀臣大祐，順德梁挺生維嵩及吾鄉施澐舫士潔、丘仙根逢甲等皆能詩。時開吟會，積稿頗多。唐藩之太守輯而刊之，名曰《澄懷園唱和集》，版藏臺南松雲軒。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　案蘭史《獨立圖》，一時名士題詠殆遍。余記丘倉海一聯云：「黃人尚昧合群理，詩界差存自主權。」意境新闢，余亟賞之。

寧調元

韵荃山人《太一遺書跋》 太一少時氣可食牛，與鈍根同爲余畏友。【略】隴上歸來鬢毛欲雪，太一竟勞死武漢，墓木已拱。鈍根爲刻其遺書數十種，詩文集先就。【略】太一詩、詩餘，似梅村，亦似定盦，不落某家窠臼。其文力追《史》、《漢》，句法字法，多本馬、班，又熟精《說文》，訓詁詞義淵雅，實鈍根同調也。

吳稱三《朗吟詩草評語》 余外游卅有餘年，吾里後來之秀罕所接晤。今歲承乏漉江，見芸湘、文渠古近體詩，深以爲異。嗣文渠復以仙霞此帙與眎，披閱數過，覺其音節之吰喨，議論之沈雄，均已登作者之堂，迥非近玩。吾醴洵多才矣。爲慰快者久之，仙霞勉之。既與芸、文友，幸互相砥礪，衷諸至善，以蘄底于古人，勿自菲薄，以一得自囿其可乎？仙霞勉之。

高旭《南幽百絕句・題辭〈南歌子〉》 幽徑尋芳草，空山弔夕陽。江皋木落正嚴霜，彈到南音嗚咽斷人腸。　信美非吾土，消愁賸醉鄉。吟魂飛去落瀟湘，戲拍君肩一笑盡千觴。（連夕夢與君歡飲）

傅專《南幽百絕句・題辭》 情淚漬千絲，新聲吐百詩。青衫縈短夢，紅燭寫相思。珍重釵鈿意，淒涼風雨詞。湘纍無恨怨，瑤瑟許儂知。

劉澤湘《南幽百絕句・題辭》 我讀南幽詩，心隨南幽死。若抉肝與腸，抛置恨海裏。　恨海黯無邊，虯奔浪拍天。淮南木葉下，飄泊定何年。　華堂然明燭，燭照大千裏。盡道燭光輝，那惜燭心死。　君詩如粱肉，適可療飢者。垂死老病夫，悲哽咽不下。

鈍根《太一叢話跋》 仙霞此稿，庚戌歲刊于《帝國日報》，曰《太一叢話》。今所獲本，即從報紙割出，都無次弟，爰以鄙意裒爲五卷，其雜采明遺民殉國，自靖及隱遁以終者，別名《碧血痕》，成于丁未長沙獄，原稿于清室多所指斥，及刊報乃竄易之。【略】書中間有闕佚，惜墨本不存，今輯入弟一、弟二、弟三卷，其論古近詩詞及友朋倡和之作入弟四卷，其記古近雜事者入弟五卷。始仙霞箸《碧血痕》嘗屬余爲助，中違宿諾降戾，爰茲墓劍之悲，曷云其已。裒集粗竟，因寄請亞子覆定，亦使後之覽者，論其世而哀其志云爾。乙卯立冬五日鈍記。

又《朗吟詩草題記》 此卷仙霞少作，癸卯同學筍師門下，時曾囑余刪寫一過，呈師鑒定。與此卷互有出入，後復屢自改抹，皆在癸卯寫本中。今不可得，得此聊愈放失耳。其轉寫譌誤之處，略爲校正，間亦有所刪節，因記之如此。念西山風雨曾幾何時，似余碩果之存，亦幾無異九京幽處不獨感夔蚿而涕泣，覩縑墨而神愴也。

文牧晞《與文牧晞書題記》 余與太一訂交最久，來往信件亦最多。上年因仇家妄指寒舍藏匿禁物，官廳派隊檢查，家人聞信失措，遂將余近年墨迹及外來信件付之一炬。太一《箋啓》亦與此刼。茲所存者，殆百中之一二也。

《南社文選》卷一《太一文選》 寧調元字太一，號仙霞，湖南長沙人。其著作已刊者有《朗吟詩草》三卷、《明夷詩鈔》二卷、《南幽百絕句》一卷、《太一詩存》四卷、《明夷詞鈔》一卷、《太一文存》一卷、《太一箋啓》一卷、《莊子補釋》一卷、《讀漢書劄記》一卷、《太一叢書》五卷、《南幽雜俎》二卷、《南幽筆記》一卷，其未刊或已散佚者有：【略】。

柳亞子《朗吟詩草題記》 鈍根既以《朗吟詩草》副本郵示，同時余亦適于楚傖處獲茲三卷，蓋即鈍記中所謂癸卯寫本者是也。延津劍合事，豈偶然鬼雄有靈，庶幾相余，爰即據此寫定，仍附鈍記于後，備考證焉。

又《虞美人・憶太一湘中》 大鵬未展摩天翼，底事遭繒弋？湘蘭沅芷不芳芬，一夜西風，何處吊靈均！　生離死別那能曉，清淚知多少？笯鸞囚鳳奈卿何！渺渺予懷，望斷楚江波。

又《後懷人詩十六章》七 自昔湘中產奇士，三閭而後又姜齋。龍飛破壁知何日？一集《南冠》手自排。

又《送太一入粵》 豪氣吞雲夢，神交歷歲年。鄒陽梁獄淚，正則楚騷篇。乍作江南客，還尋嶺外船。重逢知未易，扶醉各相憐。

又《三哀詩》一 磊落寧居士，長吟詩百篇。未罹專制劫，（光復前，繫獄三年不死。）終死共和年。罵座狂堪掬，名山集未傳。頭顱付黃祖，此意問誰憐！

又《聞寧太一惡耗痛極有作》 當年專制猶開網，此日共和竟殺身。早識興朝葅醢急，不應左袒倡亡秦。　獨夫曷喪蒼生願，豪傑成灰白骨哀。血濺

武昌他日事，鬼雄呵護復仇來。

黃世仲

華亭過客學呂《廿載繁華夢序》 黃君小配，挾子胥吹簫之技，具太沖作賦之才。每拔劍以唾壺，因人抱忿；或廢書而隕涕，爲古擔憂。自昔墨客詞人，慷慨每徵于歌咏；憂時志士，感憤即寄于文章。況往事未陳，情焉能已？伊人宛在，未如之何。對三秋蕭瑟之悲，紀廿載繁華之夢。蓋以宋艷班香，賞雅而弗能賞俗；南華東野，信耳而未必信心。于是拾一代之蝸聞，作千秋之龜鑒。或寫庸夫俗子，彈指而佩玉帶金魚；或叙約素橫波，轉眼而作囚奴竈婢。長樂院之珠簾畫棟，回首何堪？未央宮之綠鬢朱顏，傷心莫問。烏衣舊巷，燕去堂空；白鷺荒洲，魚潛水靜。今日重經故壘，能不感慨系之乎？更有根駢蘭艾，薰蕕之氣味雖殊；誼屬葭莩，瓜蔓之災殃亦到。休計冤銜於圉馬，已連禍及乎池魚。可憐宦海風潮，鯨鯢未息；試看官場攫噬，鷹虎弗如。嗟乎嗟乎！廿年夢幻，如此收場；萬里故鄉，罔知所適。若論禍福，塞翁之馬難知；語到死生，莊子之龜未卜。嘆浮生其若夢，爲歡幾何？撫結局以如斯，前塵已矣。二十載繁華往事，付與茶餘酒後之談；數千言錦綉文章，都是水月鏡花之影。

又 滄桑大陸，依稀留劫外之棋；混沌衆生，彷彿入邯鄲之道。香迷蝴蝶，痴夢難醒；悟到木犀，靈魂已散。看幾許英雄兒女，滾滾風塵；都付與衰草夕陽，茫茫今古。此金聖歎所謂「大地夢國，古今夢影，榮樂夢事，衆生夢魂」者也。然沈醉夢鄉，陳希夷千年睡足；迷離枯塚，丁令威今日歸來。人間爲短命之花，桃開千歲；天上是長生之樹，曇現剎那。從來有衣冠王謝，轉瞬都非；宮闕郵亭，當場即幻。就令平波往復，天道自有循環；無如世路崎嶇，人心日形叵測。雖水蓮泡影，達觀久付虛空；然飛絮沾濡，誠者能無感喟？此《廿載繁華夢》之所由作也。

曼殊庵主《二十載繁華夢序》 曩有伍氏者，亦以富稱，然持以與周較，則文采宮室，皆視周爲勝，享用亦稍久。至今衰零者雖過半，而園囿尚有存者。惟伍氏官爵不逾布政司銜，遜於周之京卿。顧今尚可以此傲庸人也，則勝於周之參革矣。嗟夫！地球一夢境耳，人類胥傀儡耳，何有於中國？何有於中國廣東之潘、盧、伍、葉及周氏？然夢中說夢，亦人所樂聞，其有於酒後，或作英雄夢，或作兒女夢，或作人間必無是事之夢，而夢境纔醒之際，執此卷向昏燈讀之，當有悲喜交集，而歌哭無端者。光緒丁未中秋節曼殊庵主叙。詩曰：世途多幻境，因果話前緣。別夢三千里，繁華二十年。人間原地獄，滄海又桑田。最憐羅綺地，回首已荒烟。

又 吾粵溯殷富者，道咸間，曰盧，曰潘，曰葉。其豪奢煊赫勿具論，但論潘氏有《海山仙館叢書》，及所摹刻古帖，識者寶之。葉氏《風滿樓帖》，亦爲士林所珍貴。盧氏於搜羅文獻，寂無所聞，顧嘗刻《鑒史提綱》，便於初學。文錦親爲作序，則盧氏殆亦知尊儒重學者。雖皆不免於獵名乎，其文采風流，亦足尚矣。越近時有所謂南海周氏者，以海關庫書起其家。初寓粵城東橫街，門戶乍恢宏，意氣驕侈。而周實不通翰墨，通人亦不樂與之相接近。彼所居固去萬壽宮弗遠也，周以此意示某，囑爲撰門聯。某乃愚弄之，其詞曰：「宮闕近螭頭。」是以周之室比諸王宮也。且句法實不可解，而周遽爛然雕刻，懸諸門首。越數日，某友曉之曰：「此聯豈惟欠通，且欲控君僭擬宮闕，而勒索多金也。」周乃怵然懼，命家人立斫之以爲薪，然人多寓目矣。以周比潘、盧、葉，則潘、盧、葉近文，而周鄙野也。【略】雖然，其爲南柯一夢，則彼此皆同。潘以欠餉被查抄，盧、葉亦日就零落，甚至棄其木主於社壇，放而不祀。迄今故老道其遺事，有不欷歔感喟，歎人生若夢，爲歡幾何者乎？彼周氏者，旋放欽差大臣，旋被參籍沒。引富人覆沒之歷史，又有不以潘、盧、葉爲比例者乎？顧潘、盧所享，約計各有五十年，潘、盧則及身而敗，與周相同；葉則及其子孫，繁華乃消歇，與周小異。而計享用之久暫，則周甚暫，而潘、盧、葉差久，蓋彰然明矣。此所以適成其爲《二十載繁華夢》，而作書者于以有詞也。

章炳麟《洪秀全演義序》 禺山世次郎作《洪秀全演義》，蓋比物斯志者也。余維滿州入踞中國全土，且三百年，自鄭氏亡而僞業定，其間非無故家遺民，推刃致果，然不能聲罪以彰討伐，虜未大創，旋踵即仆。微洪王則三才毀而九法斁。洪王起於三七之際，建旗金田，入定南都，握圖籍十二年。旗旄所至，執訊獲丑，十有六省，功雖不就，亦罷行於明祖。其時朝政雖粗略

未具，而人物方略，多可觀者。若石達開、林啓榮、李秀成之徒，方之徐達、常遇春，當有過之。虜廷官書雖載，既非翔實，盜憎主人，又時以惡言相詆。近時始有搜集故事爲太平天國戰史者，文辭駿驟，庶足以發潛德之幽光，然非里巷細人所識。夫國家種族之事，聞者愈多，則興起者愈廣。諸葛武侯、岳鄂王事，牧豬奴皆知之，正賴演義爲之宣昭令聞。次郎爲此，其遺事既得之故老，文亦適俗。自茲以往，余知尊念洪王者，當與尊念葛、岳二公相等。昔人有言：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洪王朽矣，亦思復有洪王作也。

吾廬主人梭功氏《大馬扁序》　余友小配工小說，所爲《廿載繁華夢》、《洪秀全演義》等，風行海內，大受社會之歡迎。近者，小配以新著之小說名《大馬扁》者出而示余，余受而讀之，既竟，曰：「嗟乎！吾子過矣！子毋以康梁二人，招搖海外，借題棍騙，於馬扁界中，別開一新面目，而遂爲康梁罪也。吾子之意，詎不曰康梁二人害社會實甚，有心世道者誠不能爲之寬假也？」雖然，社會害康梁，非康梁之害社會也。康梁之棍騙，非康梁之罪，而社會之罪也。夫社會不平，金錢實爲萬惡之原，世界一日有金錢，即人類一日不能無罪惡。康梁不幸生不逢社會平等之日，自呱呱墜地時，即浸淫於金錢銅臭之內，迷惘既深，則講張爲幻，人情大抵皆然，況才足以濟姦者乎？故吾人方言康梁之不暇，而可以棍騙爲康梁罪哉？【略】夫海通以來，內地謀生既困，迫而隻身越重洋，寄他人宇下，不知受如何委屈，歷如何艱險，乃得區區血汗之金錢。而黠者又以術愚之，而盡劫其所有，徒希望於首領賜環之後，而分我以一杯羹，然卒以是而流離海外，客囊羞澀，終其身有不能歸見父母妻子矣。余言念及此，未嘗無餘痛也！然則謂此書之作，於社會無功焉，不得也。

又　余聞之：康梁所以能招搖海外者，全恃《戊戌政變記》一書，蓋書中極力鋪張，去事實遠甚，而海外僑民蒙於祖國情勢，先入爲主，至於耗財破家有所不恤。

《革命逸史》第二集《洪秀全演義作者黃世仲》　乙巳（一九〇五年）廣州志士潘達微等組織時事畫報，世仲爲撰《廿載繁華夢》小說，書中演述富紳周某宦途及家庭瑣事，繪聲繪影，極盡能事，大受社會欣賞。在清季出版之社會小說名著中，此書實爲巨擘。

又　番禺黃世仲，字小配，別號禺山世次郎。少穎悟好學，讀書過目成誦。弱冠後，以居鄉不得志，偕乃兄伯耀先後渡南洋謀生，初至吉隆坡，充某賭館書記，華僑各工界團體以其能文，多禮重之。時閩商邱菽園發刊《天南新報》於星洲，鼓吹維新學說，風動一時。世仲於工作餘暇，常投稿該報發抒所見，輒被采錄，文名由是漸顯。庚子、辛丑（一九〇〇——一九〇一）間，尤列創設中和堂於南洋英屬各埠，工界從之者如歸市，世仲弟兄與焉。中和堂固興中會之別派，【略】。世仲遂亦傾心民族主義，尤喜讀香港《中國日報》，恆不去手。壬寅（一九〇二）冬，以尤列紹介，歸香港任《中國日報》記者，適是歲除夕，洪全福、梁慕光、李紀堂等倡義廣州之計劃失敗，黨人梁慕義等殉難者十餘人。廣州《嶺海報》主筆胡衍鸞（清瑞）借題對革命黨大肆抨擊，世仲著論斥之，持矛刺盾，異常透辟，雙方文戰月餘始息。癸卯（一九〇三），康有爲排斥仇滿之政見書出世，《中國日報》與章太炎先後爲文駁之，《中國報》文字多出世仲手筆。是年鄭貫公另創《世界公益報》於香港，世仲特辭退《中國報》席，以助其成。其後貫公復發刊《廣東報》及《有所謂》報等，世仲均與其事。【略】丁未（一九〇七），世仲自創小報曰《少年報》，亦提倡民族主義，刊行一載而止。【略】乙巳八月，馮自由奉孫總理命，自日本至香港組織同盟會。未幾，孫總理亦赴南洋，舟過香港，馮自由引世仲及鄭貫公登法輪謁之，二人同時宣誓入會。世仲旋被選爲香港分部交際員。丙午（一九〇六），幹事部改選，復被選爲庶務員，於會黨運動及文字宣傳，至爲盡力。辛亥（一九一一）八月，武昌革命軍興，九月十八日，粵省宣告獨立，各路民軍雲集廣州，世仲與各民軍首領向多意氣相投，因得被委充民團局長一職。時驕兵悍將跋扈非常，各將領中間携手槍炸彈至財政司署逼索軍餉者，當局以民團局駕御無方，咸爲世仲詬病。壬子（一九一二）三月，南北統一告成，胡漢民隨孫總理歸廣東，都督陳炯明棄職他適，瀕行署一軍令曰：「黃世仲侵吞軍餉，應即槍決，以肅軍紀」等語。簽後置公案上，留交新任執行。胡漢民就新職後，遂如陳令行之，聞者多爲呼冤不置。

又　世仲所著《洪秀全演義》，即先後登載于《有所謂》及《少年報》。戊申（一九〇八年）七月復由《中國報》以單行本出世，是書繫摭拾太平天國遺事軼聞及故老傳說，效《三國演義》體編演而成，洋洋三十萬言，章太炎爲之序。

王闓運

論述

綜論

夏敬觀《抱碧齋集序》 咸、同間湘人能詩者，推武岡鄧先生彌之、湘潭王先生壬秋。鄧先生祖陶禰杜，王先生則沉潛漢、魏，矯世風尚，論詩微抑陶。兩先生頗異趣，然皆造詣卓絕，神理綿邈，非若明七子、清乾、嘉諸人所爲也。【略】文襄不喜人言漢、魏，王先生不許人有宋，皆甚隘也。

《綠天香雪簃詩話》卷七 讀王壬甫詩，如睹漢官威儀；讀黃公度詩，如聞廣長饒舌。

《平等閣詩話》卷一 湘潭王壬秋先生，遺榮遯世。文學司馬子長，詩學老杜，沈著閒雅中，時露英爽之氣。著有《湘綺樓集》。【略】余最愛其《祁門二首》云：【略】《馬鞍山夜行呈彌之》云：【略】《獨游妙相庵觀道咸諸卿相刻石》云：【略】《春風》云：【略】又《寒食過故居偶感舊事絕句》云：【略】鬆秀頗類樊川。

《近代名人小傳・儒林・王闓運》 其儷體則揖顏、庾，詩歌則抗阮、左，記事之體一取裁于龍門。

《清史稿・王闓運傳》 王闓運【略】，潛心著述，尤肆力於文。溯莊、列，探賈、董，其駢儷則揖顏、庾，詩歌則抗阮、左。記事之體，一取裁於龍門。闓運刻苦勵學，寒暑無間。經、史、百家，靡不誦習。箋、注、抄、校，日有定課。遇有心得，隨筆記述。闡明奧義，中多前賢未發之覆。嘗曰：「治經：於《易》，必先知『易』字有數義，不當虛衍卦名；於《書》，必先斷句讀；於《詩》，必先知男女贈答之辭不足以頒學官，傳後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禮》。《禮》明，然後治《春秋》。」又曰：「說經以識字爲貴，而非識《說文解字》之字爲貴。」又曰：「文不取裁於古則亡法，文而畢摹乎古則亡意。」又嘗慨然自歎曰：「我非文人，乃學人也！」

《卧雪詩話》卷三 湘綺五古，根柢八代，絕不染近日習氣，最爲特立。

《純廬所聞錄》甲集《湘綺樓佚事》 王壬秋闓運以經學文章名壇坫者，歷咸、同、光、宣至民國。享名之久，又值變局，蓋古今所稀逢。先生本孤寒，道光之末，年甫弱冠，與鄧彌之等結社長沙，作漢、魏、六朝詩，手鈔《玉臺新詠》，當時人皆異之。至今遂成湖南詩派。

又 集中詩文多摹古之作，刻意求似，殊乖不示人以璞之意。晚年下筆不經意，乃樸雅深至，獨具風格也。

又 先生詩集中無七律七絕，而《湘綺樓七言近體詩》別本，又有《夜雪集》，則皆七言絕句也。先生有《七夕詩》，歷叙六十年所逢七夕，極饒風致。

《定厂詩話》卷下 王湘綺詩，如人間五嶽，氣象光昌。

又 王壬秋、鄧彌之，力追漢、魏，故全集中五言古體尤多。

《定厂詩話續編》卷下 王湘綺集中不載七律，以爲七律非古，然頗喜作之，其日記中七律甚多，惟多直露兀傲之態，殆亦自知所短，而不欲表襮耳。

《新世說・文學》 咸、同、光、宣之詩人，可分爲三宗。王壬甫崛起湘中，與鄧彌之力倡復古，由魏晉以上窺《風》《騷》，是一大宗。彌之白香亭詩，高秀出湘綺樓之上。湘綺自謂學二陸，至曹、陶已無階可登。

又 張香濤嘗謂洞庭南北有兩詩人，王壬甫五言，樊樊山近體，皆名世之作。

又《賞譽》 譚組安稱王壬甫之文、譚英秀之劇，爲近世之二寶。

《清稗類鈔・知遇類・鄧保之知王闓運》 鄧繹，字保之，湖南武岡人。少有大志，不屑屑章句，喜訪求才俊。嘗謂求才爲經濟第一事。湘潭王壬秋檢討闓運幼時，讀書村塾。繹聞人誦其詩，有「月落夢痕」之句，喜曰：「此妙才也。」即往訪訂交。王故貧，繹資之，使學于名師，又逢人譽薦之。由是闓運學益精，聲名大昌。

《晚晴簃詩匯》卷一五五 自曾文正公提倡文學，海內靡然從風。經學尊乾嘉，詩派法西江，文章宗桐城。壬秋後起，別樹一幟。解經則主簡括大義，不務繁徵博引；文尚建安典午，意在駢散未分；詩擬六代，兼涉初唐。

湘、蜀之士多宗之，壁壘幾爲一變。尤長七古，自謂學李東川。其得意抒寫，脫去羈勒，時出入于李、杜、元、白之間，似不得以東川爲限。

章士釗《論近代詩家絕句》　湘綺寧爲蜀秀樓，故山箘桂及身休。平生卻善帝王學，親見門人作故侯。（故侯，謂楊度也。）頻將紅綫當華簪，省識周媽買弄心。六十餘年談笑慣，祁門洹上等閑尋。　名家人屬杜陵孫，斸敵三唐別有源。搜得東川作元後，陳詞應愧兩當軒。

《一士類稿・李慈銘與王闓運》　廷式以「舞文無行」斥闓運，慈銘亦以「輕險」等語極詆之。其光緒五年己卯十二月初二日日記云：「閱鄒叔績文集，【略】遺書前刻楚人王闓運所爲傳，意求奇崛，而事迹全不分明，支離蕪傖，亦多費解。此人勝竊時譽，唇吻激揚，好持長短，雖較趙之謙稍知讀書，詩文亦頗通順，而大言詭行，輕險自炫，亦近日江湖傖客一輩中物也。」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托塔天王晁蓋：王闓運　我欲避君天不肯，不然捶碎湘綺樓。（湘綺論近人詩句，謂嚴咸也。）當仁不讓乃如此。似我者拙，學我者死。（湘綺自云：「今人詩莫工于余。余詩尤不可觀，以不觀古人詩，但觀余詩，徒得其雜湊模仿，中愈無主矣。」）吁嗟乎！遏八音，曾頭市。（袁思亮云：「湘綺爲湖湘派領袖，然及身而後，闃乎不聞，而散原私淑遍天下。以湘綺配晁天王，百世莫易矣。」）陶堂老去彌之死，晚主詩盟一世雄。得有斯人力復古，公然高詠啓宗風。　湘綺老人，近代詩壇老宿，舉世所推爲湖湘派領袖也。享名六十餘年，入民國，尚蒲輪入京，出長國史。項城權勢傾一時，而湘綺玩之股掌，且稱爲衰世兄矣。其詩致力于漢、魏八代至深，初唐以後，若不甚措意者。學贍才高，一時無偶。門生遍湘、蜀，而傳其詩者甚寡。迄同光體興，風斯微矣。

黃曾樾《陳石遺先生談藝錄》　師云：王湘綺除《湘軍志》外，詩文皆不可取。詩除一二可備他日史乘資料外，餘皆落套。散文尤惡劣，不可讀。至用「泥金」、「捷報」等字，豈不令人齒冷？

《近代詩人小傳稿・王闓運》　湘綺爲湖湘派領袖，享名六十餘年。生平造詣，經、史、諸子，文翰皆有獨到，而詩尤高。與鄧輔綸、高心夔並推爲湖湘三大家。其詩直造漢、魏、六朝，而與陸、謝爲近，七古略涉初唐，決不肯作開天後人語。晚年偶戲爲七言近體，類皆急就酬應之作，不以入集也。

《麗白樓詩話》上編　後人喜爲漢、魏、六朝之詩，有辭無意，觸目皆是。此以古人之情感與意境爲情感、意境，【略】晚近詩人之學宋者流，可一笑也。王闓運五言律學杜陵，古體詩學魏、晉、六朝，亦坐此病。故同一學杜，而梅村之五言律，迥非湘綺樓所及。

《左庵詞話》卷上　湘潭王壬秋闓運，學問博雅，負一時重望。所著《湘綺樓集》，詩文詞無不工。

分論

《湘軍志》　《一士類稿・王闓運與湘軍志》：王闓運《湘軍志》，雖物論有異同，要爲近代傑作。　又：《湘軍志》初刻于川，闓運攜版回湘，以湘人之憤怒，乃送版于郭嵩燾銷毀，後至川再刻之。　又：黎庶昌爲曾國藩門下治古文者四大弟子之一，對于《湘軍志》，却甚爲贊賞。其所選輯之《續古文辭類纂》，于叙記類特錄《湘軍志》之《曾軍篇》、《曾軍後篇》、《湖北篇》、《水師篇》、《營制篇》爲一卷，惟標目不曰《湘軍志》而曰《湘軍水陸戰紀》，評注云：「此書不著作者名氏，蓋湘潭舉人王闓運筆也。文質事核，不虛美，不曲諱，其是非頗存咸、同朝之眞，深合子長叙事意理，近世良史也。大體皆善，今錄五篇。」又云：「案壬秋原書，本名《湘軍志》，此稱《湘軍水陸戰紀》者，據滬上活字本也。」上海書坊，以活字排印，改題《湘軍水陸戰紀》之名，殆以避時忌之故歟。庶昌不獨賞其文詞，且贊以良史，許以眞核，所見與郭嵩燾輩大異矣。　黃曾樾《陳石遺先生談藝錄》師云：《湘軍志》誠是佳構，善學《史記》、《通鑑》。其多微辭，尤冷雋可喜。湘綺樓他文不稱是，莫明其故。《近代軼聞・文壇名宿列傳・王闓運》：王所著《湘軍志》膾炙人口，于咸、同間軍務事抉發靡遺，于忠襄公（曾九帥）尤不稍假借。書成，宿將大譁，逼令毀版，轉覓東湖王定安（文正門生）著《湘軍記》，冗漫有遜色。惟《湘軍志》所述亦不盡符實，郭意誠（崑燾）著《正謬》一書，檢剔百餘則之多。王下筆雄深雅健，其文章碑版，三十年來海內無與匹者，尤以《湘軍志》、《湘潭志》、《衡山志》、《桂陽志》諸書爲傑作。中興諸將及名臣督撫求作墓志銘，不惜以千金爲壽，故王暮年處境舒泰。

《湘綺樓記》　《花隨人聖盦摭憶・湘綺樓》：近從譚瓶齋獲睹湘綺未刊文稿，中有《湘綺樓記》一篇，叙次特詳，文亦委婉細密，可資故實【略】。湘綺

此文，不刊本集，蓋光緒三十三年所作，去革命十四年，未及剏剛者。文碎，而紆徐爲妍，於名以湘綺之義，釋之特詳。鋪夸中時有玩世不恭之意，如稱文芸閣爲雜家，稱楊晳子棄學師倭不顧湘，皆有妙語。【略】又述諸人醵金爲壬秋築樓前後，皆可見舊時大官禮遇文士之厚。

《張督部鄂中餞行》《定厂詩話》卷上：湘潭王壬秋（闓運）《張督部鄂中餞行》二首，其一云：「再見東南定，重叨餞飲歡。新亭十年淚，白髮兩人看。浪暖催王鮪，春榮放牡丹。深盃情話永，未覺夕陽殘。」其二云：「五十年來事，閑談即史書。謗人誠不暇，觀我意何如。坐閱升沉慣，行慚歲月虛。青驪路千里，春好獨歸歟！」壬秋不多作近體，而此二詩，則格律渾成，深情逸韻，實近體之佳搆也。

《自述詩》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湘潭王壬甫先生年垂八十，特授翰林院檢討。【略】壬老晚授詞林，其時科舉已成弩末。有人傳其自述詩云：「已無齒錄稱前輩，幸有牙科步後塵。」雖爲謔譚，亦見工切。

《發祁門雜詩二十二首寄曾總督國藩兼呈同行諸君子》一《石遺室詩話》卷一七：王壬秋先生詩，惟于友人屏幅上時見之，皆學盛唐、學《選》體者也。近乃于友人齋頭，翻閱其詩集一過，有《祁門》五言律二十首之一最工，云：「已作三年客，愁登萬里臺。異鄉驚落葉，斜日過空槐。霧濕旌旗斂，烟昏鼓吹開。獨慚攜短劍，眞爲看山來。」首二句將少陵「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調換言之耳，攜短劍而作客三年，亦濡滯矣，而託言爲看山來，末韻不可謂不冷雋。然世有尹士，又將有微詞矣。余舊見臺撫劉壯肅于內山營次有七言古，中數句云：「萬峰刺天一鳥道，亦跋險阻瞻纛鞬。歸來自笑成何事，粧點一卷遊山編。」未知視王何如耳。

《曉上空泠峽》《平等閣詩話》卷二：王壬秋先生嘗有《曉上空泠峽》絕句云：【略】祇二十八字，而傲岸之氣溢于言表。音節瀏亮，殊類太白、龍標。（此篇乃湘綺樓未刊稿，湘綺翁爲其門人陳伯弢書屏之什。）

《詠柳花》《平等閣詩話》卷二：錢劉詩多秀句，而近人能似之者，則王壬秋先生《咏柳花》云：「浩園牆角無人到，撲地漫天欲問誰？」【略】楚楚有致。

《圓明園詞》《冷禪室詩話·頤和園詞》：《頤和園詞》有二首（王國維、鄧鎔），王長于議論，鄧長于叙事，未易軒輊也。若《圓明園詞》，自以湘綺爲第一。

傳記

《清史稿·王闓運傳》王闓運，字壬秋，湘潭人。咸豐三年舉人。幼好學，質魯，日誦不能及百言。發憤自責，勉強而行之。昕所習者，不成誦不食；夕所誦者，不得解不寢。於是年十有五明訓詁，二十而通章句，二十四而言禮。考三代之制度，詳品物之所用。二十八而達《春秋》微言，張公羊，申何學，遂通諸經。【略】學成出遊，初館山東巡撫崇恩。入都，就尚書肅順聘。肅順奉之若師保，軍事多諮而後行。左宗棠之獄，闓運實解之。已而參曾國藩幕，胡林翼、彭玉麐等皆加敬禮。闓運自負奇才，所如多不合，乃退息無復用世之志，唯出所學以教後進。四川總督丁寶楨聘主尊經書院，待以賓師之禮，成材甚衆。歸爲長沙思賢講舍、衡州船山書院山長。江西巡撫夏峙延爲高等學堂總教。光緒三十四年，湖南巡撫岑春蓂上其學行，特授檢討。鄉試重逢，加侍讀。闓運晚睹世變，與人無忤，以唯阿自容。【略】丙辰年，卒，年八十有五。

《近代名人小傳·王闓運》字壬父，湘潭人。就學三年，日誦不能及百言已；雖其成誦，而猶弗得其解。塾之人皆蚩之，師曰：「學而蚩于人是可羞也，蚩于人而不奮，寧不學也。」聞而泣，退而刻責，乃免強乎學問。昕所習者，不成誦，不食；夕所誦者，不得解，不寢。于是年十有五明訓故，二十而通章句，二十四而言禮，考三代之制度，詳物品之所用，二十八而達《春秋》微言，張公羊，申何學。【略】先生咸豐癸丑舉人，以貧就食四方。嘗館山東巡撫崇恩，大學士肅順所順奉之若師保，軍事多以諮之。左宗棠之獄，因以得解。已而參曾國藩戎幕。【略】丁寶楨欽其賢，延爲成都尊經書院院長。【略】蜀學成，還主長沙校經書院，繼移衡州船山書院，而所得士少遜于蜀矣。岑春蓂撫湘，上所著書，賜翰林院檢討，鄉試重逢，晉侍讀。【略】袁世凱聘修國史，方發凡起例，遽卒，年八十八。

《近代詩鈔·王闓運》闓運字壬秋，湖南湘潭人。咸豐乙卯舉人。晚欽賜翰林院檢討。【略】有《湘綺樓詩》。

《新世說・言語》王(壬甫)名闓運，湖南湘潭人，未弱冠即博極羣書，應禮部試入都，作《圓明園詞》，名振都下。肅順柄政辟爲上賓，肅敗踉蹌出都，遨遊曾、左羣帥間，不屑任事，旋主講蜀中尊經書院、湘中船山書院及江西大學堂，弟子數千人。學者稱爲「湘綺先生」。著書甚多。

王代功《王湘綺年譜》(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新世說・言語》王壬甫碩學耆年，性好詼謔。辛亥之冬，民國成立，士夫爭剪髮辮，改用西式衣冠。適公八十初度，賀客盈門，公仍用前清冠服，客笑問之，公曰：「予之冠服，固外國式，君輩衣服，詎中國式耶？若能優孟衣冠，方爲光復漢族矣。」客亦無以難之。

又《識鑒》鄧保之少有大志，不屑屑於章句，以訪求才俊，鑒別人物爲己任。王壬甫幼時讀書村塾，公聞人誦其詩，有「月落夢痕」之句，喜曰：「此妙才也！」亟訪之，定交焉。王故貧，公資之使學於名師，又相延譽於鉅公。由是王之學日進，乃大有名於時。

又《規箴》王壬甫有戚串納姬，或規之曰：「志士枕戈之秋，不宜惑溺於女色。」王曰：「此大易事。」即名之曰「戈兒」，以示不忘在莒之義可也。

又《輕詆》王壬甫主講尊經書院，資陽某生解經，釋「陽」字義曰：「陽與多通。」王批云：「陽與多通，則資陽可作資多。資多有此人才，不可陽得矣。」

《南亭筆記》卷七　王壬秋孝廉，恃才傲物，有譏人不通者。王聞而歎曰：「此人何至於不通？」告者疑之。王笑曰：「他還彀不上這不通兩字。」憶昔汪容甫在揚州日，嘗謂天下有一個半通人，一己自居，其半則程魚門也。有新科殿撰某，殷殷爲問，汪曰：「你尚不在不通之列。」某喜。汪徐曰：「再讀二十年書，庶幾與不通相近。」此二事絕相類，故幷書之。

又　王紀事詩，有一段述曾文正云：文正困於祁門，某處告急，文正置之。王時爲文正上客，過談幾無虛日，詮其事，力勸文正赴援。文正不可，曰：「君欲去則君去，我實不欲去。」王奮然曰：「欲我去亦非難事，汝能以欽差大臣關防予我，我即行矣。」文正語塞，王遂絕跡。王嘗謂諸葛亮作《梁父吟》，曰：「二桃殺三士。」時時諷詠，忌才之意，溢於言表，關、張之死，必諸葛亮有以致之也。

《石遺室詩話》卷一七　甲寅春暮，湘潭王湘綺老人入都就國史館館長之任，年八十有三矣。步履飲食談諧，健如五十許人，鬚皓白而半白黑髮辮尚存。都下聞人，爭張燕相逢迎。

《魚千里齋隨筆》卷下《湘綺散記補》余少時曾見湘綺爲人手書卷子，爲紀夢作。大意言某月日之夜，在湘綺樓宿，夢一麗人至，自言來奉巾櫛，辭以衰老。麗人曰：「我來爲君懺麗情耳，君其勿辭。」及醒，殘燈黯然，乃口占一詩云：「彈指人間七十春，【略】」味其辭意，豈爲周媚作耶？

又《王湘綺散記》湘綺才辯捷給，極善諧謔。其友人高心夔字伯足，以翰林甚負才名，兩應大考，場中作詩，均以押十三元出韻，而被抑置四等。湘綺作二語嘲之云：「平生雙四等，該死十三元。」當時聞者，無不捧腹。

《近代軼聞・文壇名宿列傳・王闓運》王原名開運，字壬父。壬父二字刻篆文小印，顛倒之如文王，蓋其志欲比儗素王之改制也。中年受友教更名闓運，字壬秋，喜縱橫之術，游說公卿間，欲以巨眼覓英雄。曾文正鄉居練團時，王與桂陽陳俊丞(士杰)同爲入幕之賓，其後陳受提攜，位列專閫，王獨抱向隅，蓋有說焉：王屢規文正，清祚既衰，宜自爲之計，帝王本無種，依人胡爲？文正顧而言他。一日，私室晤對時，又反復言之，文正默不語，以指醮茗盌餘瀝就几上塗畫，王敗興而退，臧獲輩見几上所書皆「妄」字也。終文正之世，薦章如鱗，王獨不與，蓋文正一生謹慎，不敢妄舉賈禍也。【略】文正薨，家人刻專集，列王名爲門弟子。友人告王，憤然欲鳴不平。王哂曰，滌生之生也，吾固未嘗師事之；其歿也，雖派吾爲其弟子，于吾無所損，奚辯爲？乃投以挽章曰：「平生以霍子孟，張叔大自期，異代不同功，戡定僅傳方面略；經術在紀河間、阮儀徵而上，致身何太早，龍蛇遺恨禮堂書。」上聯譏其無相業，下譏其無著述也。襲侯惠敏公見而怒曰：「是誠妄人而已矣！」受而毀之。

又　王玩世不恭，語言妙天下，門弟子傳其衣鉢者以譚延闓最爲神髓。

《湘綺樓日記》數十年不輟，湘潭彭某爲之付剞劂，原文叙家庭瑣事，兼及責罰諸兒，罕有涉及文章學問者。其子代功以受責獨多，乃大加刪削以掩其迹。人謂此老游戲之筆不足問世，彭某斯舉實爲多事。

又　王素工諧浪，又往往一語破的。陳寶箴撫湘時，王宴之于家，陳語及楚材之盛，深致歆羨。王環顧廝役，謂陳曰：「此輩乘時可爲督撫。」陳赧然。其後供職京師，某君就詢曰：「民國諸賢視咸、同間人物何若？」王沉吟有頃，笑曰：「以今視昔，才智殆有加焉；惟昔人做事認眞，今人做事敷衍，此其差異耳。」某君嘆爲知言。王嘗撰聯自誄曰：「春秋表僅成，賴有佳兒習詩禮；縱橫計不就，空留高咏滿江山。」王無佳兒，惟代豐最得愛憐，故上聯云然。後豐早死。【略】至王之倜儻不羣，吐屬雋永，譚組庵而外，湘士如曾重伯、易實甫之流均得其餘緒。曾垂髫時，數以僻典窘王，退而語人曰：「壬老殊易詎，吾偶閱《策府統宗》，見有西洋名詞如所謂克虜伯者，戲而詢焉，壬老瞠目無以應。」聞者爲之捧腹。

《花隨人聖盦摭憶・王湘綺所暱不僅周媽》　湘綺玩世不恭，是其本色。其初肅順極傾倒之，欲結爲異姓兄弟，湘綺已諾，而嚴正基貽書勸之，乃止。其日記中有云：「偶談司馬長卿卓文君事，念司馬良史，而載奔女，何可以垂教，此乃史公欲爲古今女子一開奇局，使皆能自拔耳。」在光緒四年，已發如許解放女子之議論，可見其平日主張。其在成都尊經書院山長時，侍之已有羅嫗，始言其爲貞節孝婦，後羅忽嫁其僕蘇彬。光緒五年十二月二日記云「夜寢甚適，羅氏侍也。」十四日云：「遣蘇彬上岸，余卧與羅婦談，蘇彬已還船，余未知也。」其通脫可想。所暱者從其日記考之，有金嫗，湛嫗，狐嫗，周嫗，房嫗，而房、周尤久，周即世所傳之周媽也。其光緒二十五年五月四日日記云：「房嫗勞困，鼾於卧側，余避入內，坐未定，外報幹將軍來，披衣出迎，方與嫗話，若早一刻，直入卧內，有可觀也。柳下惠入懷之女，毛傳以爲避嫌之不審，余則審矣。」【略】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云：「周嫗多心，疑我厭之，反以言挾我，余但笑而已。臧武仲要君，卒以自奔，智計不可過用，此嫗亦殊不可量，鄭詹類也。後之人將多求於汝，則奈之何，然近今大臣，殊無此廉恥，余但取其力疾從公而已，安能鬥智，然自喜善用人，能得其死力。」宣統三年八月二十六日記云：「周嫗酣卧不起，自往喚之，亦不醒，如慈禧遇李蓮英，無如何也。」奇文昵語，皆可噴飯。前清末年，賞翰林院檢討時，湘綺有一聯云：「愧無齒錄稱前輩，喜與牙科步後塵。」一時稱絕，蓋徐景文新成牙科進士也。又民國元年湘綺生日，忽著朝珠補褂紅帽，延宴賓客，譚組庵方爲都督，詣之，莊語謂之曰：「清既亡矣，先生何事服此？」時組庵適衣西裝，湘綺執袂曰：「我與汝穿的都是外國衣服。」相與鬨堂一笑。

作品本事

《圓明園詞》　徐樹鈞序：　圓明園在京城西，出平則門三十里，暢春園北一里許，世宗皇帝藩邸賜園也。聖祖常游豫西郊，次于丹棱汴，樂其川原，因明武清侯李偉清華園舊址，築暢春園。藩邸賜園故在其傍。雍正三年，乃大宮殿朝署之規，以避暑聽政。前臨西山，環以西湖。湖水發原玉泉山，曰巒山，度宮牆東，流入清河，《水經注》所謂「甀縣西湖，綠水澄淡，燕之舊池」者也。東流爲洗馬溝，東南合高梁之水，故魚稻饒衍，陂泉交綺。高宗皇帝嗣位，海宇殷闐，八方無事，每歲締構，專飾園居。大駕南巡，流覽湖山風景之勝，圖畫以歸，若海寧安瀾園、江寧瞻園、錢唐小有天園、吳縣師子林，皆仿其制，增置園中。列景四十，以四字題扁者爲一勝區。一區之內，齋館無數。復東拓長春，西闢清漪，離宮別館，月榭風亭，屬之西山，所費不計億萬。園地多明權璫別業。或傳崇禎末，諸奄皆以珍寶窟宅于茲。乾隆間濬池，發金銀數百萬。每歲夏幸園中，冬初還宮。內廷大臣賜第相望，文武侍從幷直園林，入直奏對，昕夕往來，絡繹道路。歷雍、乾、嘉、道百餘年于茲矣！文宗初，粵寇踞金陵，盜賊蠭起。上初即位，求直言，得勝保、曾國藩、袁甲三三臣，既以塞、程、徐、陸先朝重望，相繼傾覆，始擢用前言事者，各畀重任。三臣支柱，賊不犯畿。然迭勝迭敗，東南數省，蹂躪無完土。上憫蒼生之顛沛，慨左右之無人，九年冬，郊宿于齋宮，夜分痛哭，侍臣悽惻。大考翰詹，以宣室前席發題，憂心焦思，傷于禍亂。然後稍自抑解，寄于文酒，以宮中行止有節，尤喜園居。冬至入宮，初正即出。時園中傳有「四春」之寵，皆漢女，分居亭館，所謂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者也。然上明于料兵，委權閫外，超次用人，海內稱哲。而部院諸臣，無

所磨厲，頗襲舊敝。晚得肅順，敢言自任，故委以謀議。先是道光二十年，英吉黎夷船至廣東香港，求通商不得，又以燒烟起釁，執政議和，予海關稅銀千八百萬。英夷請立約，廣督耆英與期十年。屆期而徐廣縉督兩廣。夷使至廣州，拒不許入以受封爵。夷酋恨焉，志入廣州。咸豐元年，英吉黎、佛郎西、米利堅各國，乘粵寇鴟張，中國多故，復以輪舶直入大沽口。臺王僧格林沁託團練之名，焚其二船，盡擊走之。夷人知大皇帝無意于戰，特臣民之私憤，乃潛至海岸買馬數千，募羣盜爲軍，半年而成，再犯天津，稱西洋馬隊。聞者恐栗。夷馬步登岸，我未陳而敵騎長驅矣！十年六月十六日，上方園居，聞夷騎至通州，倉卒率后嬪幸熱河。道路初無供帳，途出密雲，御食豆乳麥粥而已！十七日，英夷帥叩東便門，或有閉城者，聞礮而開。王公請和，和議將定。十九日，夷人至圓明園宮門，管園大臣文豐當門說止之。夷兵已去，文都統知奸民當起，環問守衛禁兵，一無在者，索馬還內，投福海死。奸人乘時縱火，入宮劫掠，夷人從之。各園皆火，三晝夜不熄。非獨我無官守詰問，夷帥亦不能知也。初英夷使臣巴夏里已拘刑部，和議成，以禮釋囚。于是巴夏里與夷帥各陳兵仗，至禮部，訂約五十七條，予以海關稅銀三千六百萬，而夷人抵償圓明園銀二十萬。十一年七月，文宗宴駕熱河。今上即位，奉兩宮皇太后還京，垂簾十載，巨寇削平，而夷人通商江海，往來貿易，設通商王大臣以接夷使。然常言某省士民毀天主教堂，某省不行其教，某省民教構釁，日以難我。應之不暇，蓋岌岌乎華夷雜處。又忽忽十有一年，園居荒虛，鞠爲茂草，西山大寺，夷婦深居。予旅京師，惻然不敢過也。同治十年春，同年王壬父重至輦下，追話舊游。張子雨珊亦以計偕來，約訪故宮。因駐守參將廖承恩許爲道主。四月十日，命僕馬同過繡漪橋，尋清漪園遺迹，頹垣斷瓦，零亂榛蕪，宮樹蒼蒼，水鳴嗚咽。由輦路登廓如亭，南望萬壽山，但見牧童樵子往來林莽間。暮從昆明湖歸，橋上銅犀臥荆棘中，犀背御銘，朗然可誦。明日訪守園者，得董監，自言年七十餘，自道光初入侍園中，今秩五品，居福園門旁。導予等從瓦礫中循出入賢良門而北，指勤政、光明、壽山、太和四殿遺址，至前湖，圓明寢殿五楹，後爲奉三無私殿、九州清晏殿各七楹，壞壁猶立，拾級可尋。董監言：東爲天地一家春，后居也。西爲樂安和，諸妃嬪貴人居也。洞天深處，皇子居也。清輝殿爲文宗重建，與五福堂、鏤月開雲臺、朗吟閣，皆不可復識。鏤月開雲者，即所謂牡丹春也。世宗爲皇子，當花時迎聖祖至賜園，而高宗年十二，以皇孫召侍左右。三天子福壽冠前古，集于一堂，高宗後製詩，常誇樂之。經其廢基，裴回慨焉。東渡湖爲蘇隄，長春仙館、藻園。又北爲月地雲居、舍衛城、日天琳宇、水木明瑟、濂溪樂處，僅約略指視所在。東北至香雪廊，階前葦荻蕭蕭，廢池可辨。復渡橋，循福海西行，爲平湖秋月，水光溶溶，一瀉千頃。望蓬島瑤臺，島上殿宇，猶存數楹，惜無方舟，不達其下。流水潺湲，激石成響。董監示予，此管園大臣文公死所也。西北至雙鶴齋，又西過規月橋，登綺吟堂，經采芝徑，折而東，仍出雙鶴齋，園中殘毀幾遍，獨存此爲劫灰之餘，亂草侵階，窗櫺宛在，尤動人禾黍悲爾！雙鶴齋西爲溪月松風，翠柏蒼藤，沿流覆道，斜日在林，有老宮人驅羊豕下來。東過碧桐書院，地跨池，東爲金鼇、西爲玉蝀，坊楔猶存。又東去，皆敗壞難尋，遂不復往。莫色沈沈，棲烏亂飛，揖董監出福園門，還于廖宅。廖，澧州人，字風亭，少從塞尚阿僧格林沁軍，亦能言行閒事，感予來游，頗盡賓主之歡。既夕言歸，則禮部放牌日也。雨珊既落第南去，余與壬父每相過從，言念園游，輒惘惘不自得。壬父又曰：園之盛時，純皇勒記，必殷殷踵事之戒。然仁宗始罷南幸，宣宗尤憂國貧，秋獮之禮，輟而不舉。惟夫張弛之道宜，及嘉、道時補純皇倦勤之功。而內外大臣，惟務愼節。監司寬厚，牧令昏庸，諱盜容奸以爲安靜。八卦妖徒，連兵十載。無生天主，教目滋蔓。由游民輕法，刑廢不用故也。江、淮行宮既皆斥賣，國之所患，豈在乏財！又曰：燕地經安、史戎馬之迹，爰及遼、金，近沙漠之風矣。明太宗以燕王舊居，不務改宅，仍而至今，地利竭矣！又園居單外，非所以駐萬乘，廢而不居，蓋亦時宜！余曰：然前年御史德泰請按戶畝鱗次捐輸，復修園宮。大臣以侈端將啓，請旨切責，謫戍未行，忿悔自死。自此莫敢言園居者。而比年備辦大昏，費已千萬，結彩宮門，至十餘萬，公奏朝廷，動用錢糧。婚以成禮，豈在華飾！若前明戶部司官得以諫爭，予且建言矣！又余聞慈安太后在文宗時，有脫簪之諫，《關雎》、《車舝》之賢，中興之由也。又園宮未焚前一歲，妖言傳上坐寢殿，見白須老翁，自稱園神，請辭而去。上夢中加神二品階。明日至祠，諭祠之，未一稘而園毀。豈前定歟？子能詩者，達于政事，曷以風人之意，備《緜霜雲漢》之采？于是壬父爲《圓明園詞》一篇，而周學士、潘侍郎見之，幷歎其傷心感人。筆墨通于情性，余以此詩可傳後來。

慮夫代遠年逝，傳聞失實，詞中所述，罔有徵者，乃爲文以序之，同治十年立秋日。《復堂日記》卷三：湘潭王壬秋有《圓明園詞》，徐壽鴻兵部序之，作于辛未。予未與壬秋識面，《帝京連昌》，談何容易，不知于《津陽門》何如耳。《章太炎文錄別錄》：清道光時，有仁和龔橙，人傳館試《正大光明殿賦》，忘其韵，橙曰：吾知之，長林豐草，禽獸居之。此其狂而時中者邪！後以漢文授巴夏禮，爲謀主，圓明院之火，橙單騎先士卒入，取玉石重器以出。及清率乞西師，陷蘇、松，斷洪氏下游，橙與有力焉。世皆多其奇氣。觀其出入歐、滿，一彼一此，坎廩以求逞者，于中夏何有？

《題李韻園松鶴圖》《魚千里齋隨筆》卷上《松鶴圖》：《松鶴圖》爲(先曾祖韻園)公告歸後所作。又後十餘年，先祖蘭次公始裝潢成冊，一時名輩，自張文達以下，題詠殆遍。先芬可述，固不敢侈陳也。王湘綺亦曾題三絕句于卷云【略】。(曾)文正曾爲公書「松雲山館」四字，故末句及之，此亦湘綺軼稿也。

《馬將軍歌》《十朝詩乘》卷一九：三河敗後，湘軍鑒于步卒之失利，始增練騎兵，以馬武毅(德順)將之。武毅，河南人，每怒馬出戰，橫掃無前。積階至提督。後從剿甘肅回匪，陣歿。王壬秋在祁門時，嘗從之問牧馬，于陣亡冊中見其名，愴然懷舊，爲賦《馬將軍歌》云【略】。

《獨行謠三十章贈示鄧輔綸》《十朝詩乘》卷一八：文宗踐阼，詔求直言，曾文正與袁端敏、勝克齋皆力規主德，由是見知，號「三直」。王壬秋《獨行謠》所謂「三直雖異趣，帝聖能遠猷」者也。文正以在籍侍郎出治軍，辟士簡戎，壁壘一振，然所恃惟鄉曲子弟，又絀于饟。湘潭告急，桂陽陳士杰議往援，而彭嘉玉欲攻靖港，論不一。提督鮑起豹與曾軍不協，復沮撓之。會靖港士民中夜來乞師，文正分三營，自率往，交綏即退，乃植帥旗，令「散退過旗者斬」。軍士皆從旗旁過，遂潰。文正憤甚，自投于水，幕僚章佺人救之，詭稱有捷報。既而湘潭果大捷，寇亦循走。楚兩司聞曾軍敗，詳請奪其軍治罪，而提督沮撓無論者。事聞，硃諭切責鮑起豹，以塔齊布代之。詔書于靖港之敗，溫詞致慰，且曰：「汝此時心如懸旌，平日自命者安在？」又令奏調司道隨軍支應，兩司徐有壬、陶恩培見公，皆頓首謝罪。壬秋詩有云：「兵興五稔來，搏戰始自由。雖有靖港敗，失勢兩不留。明明我顯皇，坐照臣藩憂。詔奪提督兵，超次用塔侯。壬、培始愧屈，蒲伏轗軻。曾軍長氣勢，後用勘魁酋。每懷御將畧，涕淚橫衿袍。何必身受知，甘死報聖朝。」廟算之明，旁觀猶感歎，況在當局！又：武昌四戰之地，前之崇綸、青麟，後之楊霈、陶恩培，皆不足與規城守。楊在廣濟，聞湘軍敗走德安，過省城不入。陶爲巡撫，徬徨束手而已。壬秋詩云：「鄂將如驚弓，陶撫但驚號。收軍詎能守，委罪信無聊。」匪過論也。又：武昌三陷，陶(恩培)待城破死之，楊(霈)獲罪。以西陵阿爲欽使督師，尋又代以官文忠，兼領楚督。時胡文忠起時望，由道員連擢至鄂撫，得羅忠節軍，傾身下之；彭、楊將水師，不和，百拜調解之。諜卒還營，自出門迎候，故將士感激，爭效命。初與官督不相能，或說之曰：「官長厚易與，若相得而利用之，是公兼得爲總督也。督撫一心，何難不平？」胡韙之，即詣官，開誠結納。官妾拜胡母爲母，以鹽稅歸官，月得三千金。官大喜，所議罔不聽。胡先與滿洲文慶典江南試，俱獲咎，咎實在文，不辨也。至是，文再起柄政，與胡深相契，爲交歡朝貴，盛言其才能。奏上，輒邀允，益得行其志。羅忠節入贛，既克廣信，自請援武昌，于是克義甯，掃崇通，武昌復定。官、胡守之，屹然爲重鎮，寇莫敢窺矣。壬秋詩云：「時危出奇計，羅軍退鳴鐃。卷甲趨武漢，三戰洪山高。文忠發智略，羣帥盡和調。黃金壽絳侯，薏苡餽中朝。披榛立軍府，雄藩鬻峨峨。」蓋隱括其事。又卷一九：庚申，京師戒嚴，有盜劫尚書靈桂宅，而侍郎某亦被盜。御史奏言：「大司寇、少司寇職治寇，且不免于寇。」因論京師詰暴之疏，壬秋詩所謂「摽劍劫司寇」者也。

《逮治安得海》《十朝詩乘》卷二〇：丁文誠以庶常從戎，叙功授編修，歷官至川督。雖曾列詞垣，而散館考差及翰詹大考，皆不得與。奉簡岳州守，有句云：「百戰勛名空畫餅，十年翰墨廢荒邱。」固未忘結習也。居官勵風節，世尤傳其逮治太監安得海一事。得海恃慈眷，頗不檢，取中旨往蘇、杭催辦織造，循運河南下，所至張龍鳳旗幟，挈雜伎無賴多人，索有司供應。文誠時撫東，飭解至濟南，堂訊猶倔強，諭以先朝祖訓，乃怵服。疏上，得旨「正法」，則慈安后與恭邸力主之也。王壬秋詩云：「古來功名難，中山涕漣如。何況奄豎寵，殃淫厚其辜。制嚴誠閂禁，邀敕觀杭蘇。龍旗炫鬲津，密帖令要遮。王林不自脫，歐刀徒見汙。嚮非失堂奧，終亦費驅除。」則謂是舉出恭邸授意。

《游仙詩》《十朝詩乘》卷二二：吳清卿中丞嘗以京卿督吉林邊防，因自

負將略。甲申法越事起，即請一鄂立功，蹉跎未遂。甲午撫湘，復自請率師出關。日兵陷牛莊，吳軍退走。再陷田莊臺，吳遂奔錦州。有詔以「師徒撓敗」切責之，尋遣回原任。吳夙好金石，軍中携以自隨。倉皇一潰，珍藏多失。人境廬主人爲作《度遼將軍歌》云：【略】王壬秋賦《游仙詩》，檃括甲午事，有云：「新承鳳詔發金閶，【略】」「十賚」亦謂所齎金石也。調侃雖同，而壬秋詞特蘊藉。

《贈廖蓀海》《一士類稿・談廖樹蘅》引《廖樹蘅自訂年譜》：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六十歲　是歲俞公以宜章隔常寧遠，不能兼顧鑛場，咨調清泉訓導。清泉缺較優美，余辭焉。公不可，曰：「與君無私，無庸辭也。」晤前任梅君鋆亦曰：「此席誼當屬君。」吾之蒞此也，曾于夢中得句云：「湖海句留十二年。」吾由湖南海防例入粟得此職，今恰一紀，寧非數乎？余遂以四月挈眷履任。自是一年強半居官，命兒子植分管銀場事。學署在小西門外，與衡陽學同在一隅。右爲先聖廟，衡清未分治時所立也。再右爲西湖書院、西湖觀、文昌閣、衡清書院。崇楹巨棟，綿亘湖壖，荷田十頃，連成一汴。湖水清泚，以在西郭外，遂蒙西湖之稱。視杭之明聖，具體而微。學署之右，有濂溪祠，爲茂叔外家鄭向故宅。方志載元公寓此最久。余題學署楹柱云：「此間亦號西湖，十里烟波千柳樹。遺構猶鄰茂叔，一庭芳草萬荷花。」又客座聯云：「午榻夢初圓，小雨涼生烏帽影。水風香不斷，白蓮花是竊絲魂。」時湘潭王先生壬甫主講船山書院，余弱冠即聞聲思慕，至此始接笑談。先生謂聯語不類校官所擬，且不似湖南人吐屬。贈詩云：「林屋比鄰高露山，却因遠士識孱顏。卅年詩句吟邊馬，一笑閑官似白鷴。尊酒未遑尋竹石，荒崖且爲闢榛菅。喜君暫出酬知己，但鍊金砂莫閉關。」後書：蓀畹先生與予鄰近，而初未相見，數于陳右銘處聞之。陳來撫湘，以鑛務爲累，以蓀畹一鑛有效。承命索詩，輒成奉贊云云。

《銅官行寄章壽麟題感舊圖》　左宗棠《銅官感舊國序》：章君壽麟《銅官感舊國冊》，紀舊遊也。【略】咸豐四年三月，金陵賊分黨復犯長沙，先踞長沙城北七十里之靖江，憑水結寨，步賊循岸而南，潛襲上游湘潭縣城。縣城繁富，廛市鱗比，賈舶環集，賊速至據之。文正聞賊趨湘潭，令署長沙協副將忠武塔齊布公等率陸軍，楊千總岳斌、彭秀才玉麟等率水軍往援。偵賊悉銳攻湘潭，靖江守寨之賊非多，遂親率存營水陸各營擊之。戰事失利。公麾從者它往，投湘自溺。隨行標兵三人急持，公叱其去，不釋手。章君瞰公在舟時書遺囑寄其家，已知公決以身殉也。匿舟後躍出，援公起。公曾戒章君勿隨行，至是詰其何在來，答以適聞湘潭大捷，故輕舸走報耳。公徐詰捷狀，章君權詞以告。公意稍釋。回舟南湖港，其夜得軍報，水陸均大捷，殲悍賊甚多，毀餘之敗船斷槳蔽流而下。湘人始信賊不足畏，而氣一振。其晨，余縋城出省公舟中，則氣息僅屬，所著單襦，霑染泥沙，痕迹猶在。責公事尚可爲，速死非義。公瞋目不語，但索紙書所存礮械火藥丸彈軍械之數，屬余代爲點檢而已。時太公在家，寓書長沙，飭公有云：「兒此出以殺賊報國爲志，非直爲桑梓也。兵事時有利鈍，出湖南境而戰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吾不爾哭也。」聞者肅然起敬，而亦見公平素自處之誠。【略】（論者）輒以公于章君及三兵皆不錄其功，疑公之矯，不知公之一生死、齊得喪，蓋有明乎其先者，而事功非所計也。論者乃以章君手援之功爲最大，不言祿而祿弗及，亦奚當焉？【略】章君壽麟出此卷索題，識之如此。《一士談薈・靖港之役與感舊圖》：曾國藩咸豐四年四月靖港之敗，幾以身殉，而部曲將塔齊布等適有湘潭之捷，國藩雖獲革職處分，塔齊布則超署提督，曾軍威名日隆焉。《湘軍志・曾軍篇》：三月寇先由蒲圻犯岳州，【略】王珍縋城走，【略】甲子寇陷湘潭。是日國藩下檄塔齊布改援湘潭。【略】四月己巳朔，【略】遂大破之，追至城乃還立營。其日長沙惴惴居賊中，人自以爲必敗。國藩集謀攻守，皆曰：「入城坐困，宜親督戰。」或議先靖港，奪寇屯，或曰：「靖港敗，還城下，死地矣。宜悉兵攻湘潭，不利，保衡州，即省城陷，可再振也。」水師十營官皆至，推彭玉麟決所鄉，定鄉湘潭。五營先發，約明日國藩帥五營繼之。夜半，長沙鄉團來請師，曰：「靖港寇屯中數百人，不虞我，可驅而走也。團丁特欲藉旗鼓以威賊，已作浮橋濟師，機不可失。」聞者皆踴躍。國藩亦憂湘潭久踞，思牽之，改令攻靖港，庚午平旦至，水急風利，礮船徑逼寇屯。寇礮發，船退不得上。纜而行，寇出小隊斫纜者，水師遂大亂。陸軍至者，合團丁攻寇，寇出，團丁遽反奔，官軍亦退，爭浮橋。橋以門扉牀版，人多橋壞，死者百餘人。國藩親仗劍督退者，立令旗岸上，曰：「過旗者斬！」士皆繞從旗旁過，遂大奔。國藩憤，自投水中，章壽麟負之還船。日午還至城下，而湘潭大捷報至。先所遣水師，距湘潭十里，聞陸軍戰勝，鳴角發礮直上。塔齊布軍三日三勝，壬申寇散走，水師盡燒所掠船，寇大

敗，走靖港，遂俱走還岳州。湘潭既復，國藩以軍不精練，悉汰所部，留五千餘人，因留長沙造船，增調羅澤南、李孟群、陳輩龍將水陸軍，圖再舉，上奏自劾，而駱秉章及提督鮑起豹自上其功。文宗詰責提督，即日奪官，詔塔齊布以副將署湖南提督。方事之急也，布政使徐有壬遶室走達旦，明日與按察使會詳巡撫，請罷遣曾軍，語倨妄甚。巡撫語有壬且待之。及克湘潭，國藩猶待罪。俄而得溫詔，且超用塔齊布，文武官大慙沮，有壬詣國藩頓首謝。城中防兵，聞代大將，皆驚服，以爲天子明見萬里。平寇功由此起。」又《湖南防守篇》：三月丁未，寇大上，圍岳州。國藩軍亦至，屯南津。戊申岳州軍潰退，寇從而上，軍還省城。寇踞靖港，再陷寧鄉，敗湘軍三營，甲子陷湘潭。省城上下皆寇屯。巡撫提督委戰事于曾軍。四月庚午，國藩自攻靖港不利，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會詳巡撫，請奏劾侍郎曾國藩，且先罷遣其軍。巡撫不可，城中亦不復設備。（按：郭嵩燾云：「徐有壬、陶恩培會詳上，駱文忠公言：曾公已自請議處，何煩再劾？君等咎其敗，不顧寇勢之盛。非曾公一軍，誰與任城守者？是時城守事宜，一委之曾文正公，未宜以不『不復設備』爲巡撫咎也。」見嵩燾姪孫振墉所輯《湘軍志平義》）。辛未塔齊布大破寇于湘潭。丙子湘潭、靖港俱退走，踞岳州。巡撫提督上功，而曾國藩請罪。有詔詰責提督鮑起豹，以專閫大員，不聞出戰，惟會銜奏報，即日免官，以塔齊布署提督。塔齊布以都司署守備，僅二年超擢大帥。新從湘潭立功歸，受印之日，文武民士聚觀相歎詫，雖起豹廉從亦驚喜，以爲皇上知人能任使，軍氣始振焉。【略】徐有壬等皆詣國藩賀，且謝罪。詔令國藩擇司道大員隨營主餉，有壬等惴惴恐在選中。國藩笑謝之，謂所親曰：「此輩怯懦，徒敗吾事，雖請同行，吾固當止之，況不欲乎？」【略】叙次頗有致，可與當時奏報等參看。靖港之敗，國藩危甚，使無湘潭之捷，縱不身殉，必獲重咎而不能立足矣。【略】至章壽麟事，自是關係匪輕，闓運于此僅著「章壽麟負之還船」一語，略而不詳。（王定安《湘軍記・湖南防禦篇》紀此，只云「左右負之出」，并壽麟之名未著。）其所撰《清故資政大夫江蘇補用知府章君墓誌銘》云：「君諱壽麟，字价人。長沙人也。【略】少孤貧，從舅氏彭嘉玉學，【略】彭舅奇壯其志，薦于侍郎曾公，俾從幕府。【略】時長沙孤危，寇屯上下，曾軍初集，自岳州敗退，還城自保，巡撫駱公不聽入城，曾公亦恥于依人，獨率水軍十營，散屯湘岸，與寇共水，皆半日可接。于是議率全軍併力湘潭，彭君獨議寇酋踞靖港，宜先攻堅，長沙鄉人亦來請軍。五營已上，其五營帥留自將，定翊午亦發。即夜改計下攻。君知倉卒無陸軍相輔，賓寮不從，未敢沮師，則潛身從往。師船乘流直逼寇屯，寇指笑坐待，衆不敢進，或從東岸浮橋濟師，則瓮竿高低，橋壞版浮，于是退舟逆風恃纜而上，寇從岸斫纜者，舟衆潰奔。曾公立旗以收潰卒，衆皆遶旗旁走。五營敗績，曾公憤投水，衆無知者。君獨從舟出，赴水負公登岸。公怒問：汝何爲至！徐曰：方從城外來報湘潭捷音耳！乃收衆還城南，其夜捷書至，遂不暇言死。聞者以此推君功，曾太公尤念之，手書慰勞焉。」【略】亦有關史料，足供考鏡也。闓運詩集中有《銅官行寄章壽麟題感舊圖》云：【略】。

《丁尚書總督四川閱兵西南邊留灌縣過六十生日以避寮吏稱祝寄詩調之因以爲頌時方劾罷按察》一三《十朝詩乘》卷二一：阮文達每生日避客禪寺，作《茶隱圖》，傳爲故事。丁文誠督川，值六十生日，先期閱兵川邊，留居灌縣，以避僚友稱祝。先輩冲襟，遙遙合契。王壬秋寄詩調文誠云：【略】。

《過榮文忠故宅》《十朝詩乘》卷二三：拳亂亟時，匪衆口號曰：「必斬一龍二虎。」二虎謂榮、李二文忠，一龍謂德宗也。李文忠先以大學士留京，榮知其不容于衆，假監捕康、梁爲名，薦之督粵。使仍留京者，危矣。董福祥軍亦隸武衛，當奉命攻使館，陰取榮意旨。榮教以向空發槍，但使禁中聞之，故使館得保。其時保護外使詔旨及饋使館瓜果，亦皆榮主之。王壬秋《過榮文忠故宅》詩云【略】。歸功調護，亦公論也。

《岑樓詩》《世載堂雜憶・岑春蓂謬戮饑民》：岑春蓂于光緒中葉任湖南巡撫，爲雲貴總督岑毓英之第五子、兩廣總督岑春煊之弟，以承蔭得領封圻。時藩司爲莊賡良，以小吏起家，岑之與莊，一爲貴公子，一爲外吏，皆不識臨民大體。會湘省大饑，饑民擁入長沙省城以數萬計，圍藩司衙門，索賑濟。愈集愈衆，毀藩司衙門。春蓂、賡良倉皇無計，輒令護衛開鎗，饑民死者十餘人，群情洶湧，拆倒巡撫轅門內雙旗桿焚之，又焚藩臺衙門。經湘中巨紳出面彈壓，春蓂革職，賡良受處分，巡警道治罪，事乃寢。當時湘人爲撰聯云：「衆楚人咻，引而置之莊獄；一車薪火，可使高于岑樓。」全用《孟子》，綴成聯語，朝野傳誦。王壬秋曾爲《岑樓詩》譏之，詩載《湘綺樓說詩》中。

《丙寅人日因散帙見高心夔庚申人日見寄詩憶舊游作示知者》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肅順于一時俊流罔不接納，而賓客中尤以碧湄與王湘綺翁爲最年少。湘綺有《丙寅人日因散帙見高心夔庚申人日見寄詩憶舊游作示知者》長篇云：【略】。

著録

《清史稿・儒林傳・王闓運》　所著書以經學爲多，其已刊者有《周易說》十一卷，《尚書義》三十卷，《尚書大傳》七卷，《詩經補箋》二十卷，《禮記箋》四十六卷，《春秋公羊傳箋》十一卷，《穀梁傳箋》十卷，《周官箋》六卷，《論語注》二卷，《爾雅集解》十六卷，又《墨子》、《莊子》、《鶡冠子義解》十一卷，《湘軍志》十六卷，《湘綺樓詩文集》及《日記》等。

《清稗類鈔・著述類・王壬秋著湘軍志》　湖南王壬秋檢討闓運著《湘軍志》，叙湘軍之緣起與瑣事，雖表揚功績，而劣迹曾不少諱，於曾文正且有微詞，皆直筆也。湘軍將帥惡之，購其板，燬焉。乃羣屬王定安别撰《湘軍記》，則皆諛頌之辭矣。

《一士類稿・湘綺樓之今昔》　王闓運一代文豪，其子代功爲編年譜，稱有《湘綺樓文集》二十六卷，《外集》二卷，而坊間僅有八卷本，晚年之文，均未收入。曾請寧鄉梅白紀君代訪，其家與王氏有舊也。近得來書，亦未見此二十八卷本，蓋迄未印行。

王簡《湘綺樓説詩叙》　余因國變，滯迹長沙以醫，受湘綺老人知，又許余能學詩。【略】湘綺樓爲游兵屯幕，所藏書籍拋棄田間，主人寢苫不能顧及，余拾遺整理，保殘守闕，先取十七史評贊，檢校鈔存。尚有殘編斷簡亦是先生手澤，珍似遺珠，分彙收藏。時正習詩，凡有關説詩者别爲一彙，已得四卷，題曰《湘綺樓説詩》，藏之行篋，欲付梓，未能也。【略】昨歲歸田，始獲息影，日事嘔吟，追思侍立命提之訓、趨庭轉述之言以及高座再傳所記，都講奪席所聞，兼搜紀游之作，【略】博采增入，都爲八卷，哀然成集。其論詩先唐人近體，次六朝，殿以《詩經》評語，由淺入深，引人入勝。【略】壬戌白露王簡叙于栗坡。

藝文

康有爲《示壬甫》　神鬼天龍日夜圍，時時説法萬花飛。金輪千轉相不動，紫府鐙光寶焰微。　華嚴國土時時見，大地光明無語言。祇是衆生同一氣，要將悲憫塞乾坤。

曾紀澤《懷人八首》六　屢散千金窮欲死，清狂四海王先生。西川老去依嚴武，北海今聞薦禰衡。笥底專經誰可授，囊中佳句若能賡。草玄不博朱丹轂，借與侯芭著姓名。（王壬秋）

又《懷王壬甫》　秋林茂實斂春英，襲魏文章數弟兄。攪動飛黄騰達意，發爲堅白異同鳴。愛人以德叢人怨，毁汝之言玉汝成。國語一編新出手，魚龍噴沫鬼神驚。

高心夔《寄酬湘潭王一闓運》　君家湘綺流，千里縈我宅。溫溫融風至，藹藹楚山隔。寥遼江路永，思疊春華積。飛潛理同趣，憂樂事偶析。要我嶽麓庭，詠子雲霞夕。

曾廣鈞《次韵樊山上湘綺》　忽然鍾鼓饗爰居，似就皇王乞緒餘。天遣龐眉游絳縣，兼之碧血待黄書。傳經智過張恭祖，載酒才多夏太初。儒服一人堪砥柱，詞源學海得歸墟。　徒木翻成據蒺藜，東施漫學捧心西。紛馳結駟虚存魯，巧解連環已誤齊。鴟鵂秋深山鳥入，麒麟春綠野禽啼。銅仙閱得興亡盡，金閨英威不可稽。

張之洞《送王壬秋歸湘潭（王爲某故相客故有中郎之感）》　鳴華鐘，調素琴，漆室老女方哀吟。不嫁不悲好顔色，不知何事傷春心。春心千里歲華晚，洞庭風起白波卷。游子對酒思故鄉，秋士登高悲送遠。不如一觴歡今夕，此會不比新亭集。橫流能無滄海憂，陸沈差免神州泣。情懷難遣游梁人，聲價猶同入洛日。機雲入洛正青春，屣履公卿競到門。東宫絶豔徐陵體，江左哀思庾信文。筆豪費盡珊瑚架，墨瀋書殘白練裙。璧月如花照瓊樹，漢皇好文偏不遇。談經何意動紅陽，獻策豈能感楊素。貴游偶屬五侯鯖，微識早成《豪士賦》。作賦雕蟲悔誤身，橫刀負羽恥依人。河北軍中呵太守，征西坐上笑參軍。十年偃卧衡山裏，侯王徒隸崢嶸起。已知馬槊勝文章，猶倚儒

冠侮兵子。鄉人不薦馬長卿，生意刁騷殷仲文。種柳江潭忽已老，蓬萊再到今揚塵。閒關北來誰共語，朝野歡娛奏鐘鼓。千官重見漢威儀，故宮仍是周禾黍。（壬秋新製《圓明園詞》爲人傳誦。）詞客弔奇偶經過，野望蒼梧涕淚多。不信禳災憑屬玉，竟符妖讖陷銅駝。沈炯登臺空拜表，梁鴻過闕獨哀歌。哀歌莫被中朝怒，拜表幡然念鄉土。淮南叢桂娟娟生，不樂留住長安城。秦嘉上計終思婦，王式徵來本強行。九疑窈窕湘波綠，高樓正臨湘水曲。女兒授學書滿牀，小婦彈箏美如玉。儘添鴻寶付名山，會聽蒲輪動空谷。君去江干蘭自芳，君詩蕩氣更迴腸。欲從無奈湘潭水，我亦金門執戟郎。

梁鼎芬《王檢討（闓運）回湘賦別》 爲憶江南亂後山，飄然巾笠往仍還。百年心事看殘照，一代文章有要刪。杜本谷音吾所屬，黃衷海語若相關。崇陵片石歸裝穩，頭白臨分淚對潸。（方謁崇陵歸，以石贈檢討。）

陳三立《送別王湘綺丈還里》 孔席不暖意何如，老子猶龍自卷舒。狎玩三千六百韻，歸去七十二峰居。霜鬚墨髮顏敷腴，神明上燭牛斗墟。致爽樓頭望楊葉，（局樓初成，公題曰「致爽楊葉」，乃宜春小船名也。）知公笑口對春鋤。

又《題瓶齋所藏湘綺翁論詩冊子》 尋源星宿遺疏鑿，訪道崆峒失智愚。中雜老兵甘苦語，漫云轍迹至人無。

又《題瓶齋所藏湘綺翁書便面冊子并首列樓中畫像》 湘綺樓才片席寬，霜髯影竹氣高寒。隨風咳唾皆珠玉，拾取今餘跂腳看。

樊增祥《讀王壬秋采芬女子墓誌題後》 根葉因依共一舟，素馨斜畔想風流。采珠夜渡青鶯水，（粵中珠池十二，其一曰青鶯。）讀曲春深白燕樓。未嫁息嫣饒語笑，承恩合德自溫柔。文章澹雅歸熙甫，獨爲寒花淚素秋。

又《讀〈湘綺樓詩〉奉題一首》 天馬神龍不可羈，沉潛學海獨探驪。九州總有逢迎處，百歲應無僛儜時。睥睨中興諸將相，範圍後學一經師。老軻功大如神禹，解道斯言只退之。

又《五題〈湘綺樓集〉》 年少高談皖鄂兵，老思舌劍斫長鯨。祠堂欲並蜀諸葛，（先生主尊經書院，蜀才昔出其門。）禮樂長存魯兩生。六合外猶繁議論，十洲人盡憚聲名。請看滄海橫流日，惟有湘潭徹底清。（康、梁搆逆，先生門下無一附和者。）

袁昶《送王壬秋南歸》 邊符中秘罕兼長，君獨能兼向與湯。指畫雪山連北戒，夢攜丹器侍西行。來遊氣欲消疵癘，往事眞難算海桑。一鶴翩然遂南翥，客星更去照何方。

王先謙《淮安寄王壬秋》 頃我在海陵，君已到揚州。我來揚州日，君作山東游。笑我困風塵，疲馬曳行輈。羨君雲中鶴，可望不可求。山東不暫住，寄書更無由。唯有思君心，炯照清淮流。

羅惇曧《叔進翼牟與道街上人邀賞丁香因憶甲寅春宴湘綺翁于此今翁墓草宿矣》 憫忠寺裏花如雪，拂殿照天三百株。便與山僧同作主，相邀花下置行廚。昔年百客開佳會，危坐王翁飄白鬚。今日深春湘彥集，欲將紺宇比黃壚。

釋敬安《四月十六日陪茗香翁湘綺先生泛舟碧湖》 勝侶忽相引，扁舟泛碧湖。江山今古在，身世水雲孤。法樂自清妙，禪心寧有無？愛茲泉石好，還約飯秋菰。

楊度《崇效寺觀牡丹呈湘綺師及同座諸公》 閑看世變渾無事，偶作春游也自忙。野寺不復談治亂，牡丹從古見興亡。山川已共名花老，師友猶憐北地芳。時局幾回容醉酒，眼前繁艷且傾觴。

林志鈞《實甫癭公及道街上人約陪湘綺老人宴集法源寺穎生爲作餞春圖後改爲留春》 樹陰離坐諸賓，寺門車多不動塵。我來向午日影直，來遲孤負與寺鄰。飲茶談噱氣味好，不待醉後言能眞。丁香滿枝忽已老，獨有林履堪留春。牆西槐根唐時樹，座上王翁六代人。

《洪憲紀事詩》五六 王翁八十老名宿，假道重湖一賞春。不爲聖明陳印綬，如何漢上會詩人。

鄭文焯《壬老將去吳感贈長句》 霜信初丹晚桂林，閉門初思已深深。冥鴻遙帶瀟湘雨，樊鶴猶餘江海心。雲物空濛迴北望，詩歌浩蕩發南音。不辭更醉重陽酒，別後蘭茝漫獨吟。

朱祖謀《望江南·雜題我朝諸名家詞集後》 秋醒意，抱碧契靈襟。生長茝蘭工雜佩，較量台鼎讓清吟，欣戚導源深。（王壬秋、陳伯弢）

雜録

《越縵堂日記》（同治十年六月二十五日） 張孝達招飲，言共王壬秋論

學，辭以病。壬秋之詩，粗有腔拍，古人糟魄，尚未盡得。其人喜妄言，蓋一江湖唇吻之士。

《緣督廬日記》（光緒十五年七月八日）　沈子封云王壬秋實有霸才。

《清稗類鈔・文學類・湘中五子之酬唱》　湘潭王闓運，字壬秋。少孤，受教於其叔。不喜制舉文，嘗肄業長沙之城南書院。院長陳本欽專事帖括，有龍友夔者，熟精「四書」匯參之學，陳聘之，使助校課藝。或聚談講論，龍來，則莫敢先發言。龍之長子暐臣及武岡鄧彌之、保之皆在，李篁仙亦從其外兄丁果臣居院齋。篁仙早入學，補廩膳生，暐臣亦舉道光丙午鄉試，下第還，侍父居內齋，皆謹飭。壬秋獨跅弛好大言，篁仙放誕自喜，壬秋與相得，日夕過從。皆喜爲詩篇，彌之尤工五言，每有作，皆五言，不取宋、唐歌行近體，故號爲學古。其時，人不知古詩派別，見五言，則號爲漢、魏。故篁仙以當時酬唱多，自標爲「湘中五字」。

《新世說・傷逝》　彭雪琴在咸、同諸帥中，人格頗奇。晚年不肯任封疆，頗有功臣辭爵之概，又好與名流酬酢。其沒也，王壬甫哭之以聯云：「詩酒自名家，更兼勛業爛然，長增畫苑梅花價；樓船欲橫海，太息英雄老矣，忍說江南血戰功。」梅花句，以彭公善畫梅花。血戰而不忍說，則不贊美其殘殺同胞之「功」，已在言外矣。

又　張香濤之沒也，朝野咸悼惜之，挽章極多，惟王壬甫一聯云：「老臣白髮，痛矣騎箕，整頓乾坤事初了；滿眼蒼生，凄然流涕，徘徊門館我如何。」言之哀愴，有餘痛焉。

又《文學》　國內戰爭，原無足紀。洪、楊之役，王壬甫乃著《湘軍志》，叙湘軍之緣起與瑣事，雖表揚功績，而言外見意，於諸將劣迹，曾不少諱。曾滌生且有微詞，羣推爲史狐之筆。湘軍將帥惡之，購其版，燬焉。

又　光、宣之間，岑雲階、瞿子玖、袁慰亭、端午橋諸要人，相繼罷免。梁辟園以目疾閑居長沙，作艷體詩四章分詠之，名流和者數十人，以王壬甫、曾重伯所作最工，一時膾炙人口。（岑名春萱，廣西西林人，時由兩廣總督入爲郵傳部尚書免職。瞿名鴻禨，湖南善化人，時以大學士軍機大臣免職。袁名世凱，河南項城人，以外部尚書軍機大臣免職。端名方，滿洲人，時以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免職。）

又《識鑒》　鄧保之少有大志，不屑屑于章句，以訪求才俊，鑒別人物爲己任。王壬甫幼時，讀書村塾，公聞人誦其詩，有「月落」「夢痕」之句，喜曰：「此妙才也！」亟訪之，定交焉。王故貧，公資之使學于名師，又相延譽于鉅公。由是王之學日進，乃大有名于時。

又《輕詆》　王壬甫以「晚傷鼷鼠千鈞弩」一聯挽陳伯平，蔡聞而恨之，然無如何也。適王之戚某以謀事來滬，上謁蔡乃煌，並贈以《湘綺樓詩文集》。蔡卽見之，詢某曰：「王某是令戚耶？」醜詆其詩文，呼僕片片裂之，置火盆中，付之一炬。（原注：王公聯語見《傷逝門》：「抗疏劾三公，晚傷鼷鼠千鈞弩；治生讓諸弟，歸賸鵝羊二頃田。」）

《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卷一　哲子縱橫自恣，惟平生最服膺湘綺，執弟子禮甚恭。湘綺歿于民五冬閒，哲子方逋亡在外，不克奔喪。寄挽一聯云：「曠古聖賢才，能以逍遙通世法；平生帝王學，祇今顛沛愧師承。」數語可括湘綺生平，亦以見師弟淵源之深也。（錄《洪憲秘辛》）

《太一叢話》卷五　長沙陳伯平中丞居臺諫日，發王文韶、劉坤一奸利事，各退閒十年，聲譽震天下，開府江蘇嫉惡性不少減，摺劾漢奸蔡乃煌不去，鬱鬱以終。公不負政府，政府實負公也。湘潭王壬秋先生輓之云：「抗疏劾三公，晚傷鼷鼠千鈞弩，治生付諸弟歸賸；鵝羊二頃田，恰當其量栗然止，不溢一辭昔人稱。」王平甫輓某公詞：「九月霜風送陶令，千年白日見滕公。」爲輓詞絕唱，實不盡然。

《復堂日記補錄》卷二　光緒十三年十月十七日【略】，閱王闓運選《八代詩鈔》，前無序例，有樂章樂詞而無樂府詞名類，乃使繆襲。以後，擬鐃歌鼓吹詞，皆入頌德樂章，而漢辭，入于雜言，反廁于後。此紕繆之大者。

《復堂日記續錄》（光緒十九年六月廿九日）　見王壬秋評點四書義，所謂揚波汨泥也。

《卧雪詩話》卷三　余在京日，湘綺書近作于篋以贈，九十老儒比于伏生，然已衰矣。談公戲謂其老不用心，余則諒之，近已凋謝。噫！

《魚千里齋隨筆》卷下《王湘綺散記》　武岡鄧輔綸彌之，以進士官郎中，後改道員，升按察使，著有《白香亭詩集》。規模漢、魏，格調甚高。嘗登南獄作五言詩一篇，中有「芝菌蔚霞氣，土石爲天色」二語，湘綺一見歎絕，以「土石」句爲一字千金，至稱獨思三十年欲得奇句勝之，而卒不能過，後上泰山忽得二句云：「茲來聖皇遊，非余德敢升。」乃大喜，自以爲壓倒白香亭。前

輩服善進德之猛，于茲可以概見。

《綠天香雪簃詩話》卷五　湘潭王壬甫先生年八十餘，賜翰林院編修。是時科舉既廢，留學生以科學卒業歸，廷試高等，尚有仍編檢庶常之名目者。先生自嘲有句云：「愧無齒錄稱前輩，幸有牙科步後塵。」殊堪捧腹。

《十朝詩乘》卷一八　文宗踐阼，詔求直言，曾文正與袁端敏、勝克齋皆力規主德，由是見知，號「三直」。王壬秋《獨行謠》所謂「三直雖異趣，帝聖能遠猷」者也。

又卷二四　以碩學通儒賜進士者，年甲推王壬秋，特賜檢討。時科舉已廢，留學生有以牙科進士入翰林者，壬秋《自嘲》云：「賴有牙科稱後輩，已無齒錄認同年。」時人服其工切。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詠物詩以七言爲最難，蓋用意刻琢，易于傷格，專講超脫，又難到題。昔賢工爲此體者，首推工部、東坡。【略】近如王湘綺《詠蘋果》云：「南土移來香漸減，北方亂後到應稀。」亦極佳，惜只記斷句。湘綺自謂神似工部，每以告人。

又　王壬甫先生年垂八十，【略】晚授詞林，其時科舉已成弩末，有人傳其《自述詩》云：「已無齒錄稱前輩，幸有牙科步後塵。」雖爲謔譚，亦見工切。

《忍古樓詞話・王壬秋楊蓬海陶子縝》　光緒間，先君子官湖南糧儲道，重修定王臺，每歲人日，踵姜白石探梅故事，必有賦詠。先君子不作詞，其和白石《一萼紅》詞者，湘潭王壬秋丈闓運、【略】王丈詞云：「漢王宮。正良辰勝賞。【略】【略】王丈又有《採芳信》詞云：「探梅信，看乍入新年，【略】」【略】王丈則復先後遇于江寧、北京，獲以文字見賞。

《花隨人聖盦摭憶・湘綺樓》　湘綺樓聞於海內，樓果安在？世多莫徵。予案壬秋先生有《七夕詞》十五首，自光緒壬辰至丙午，十五年間，每歲七夕，各系一絕句，其第十首云：「湘綺新樓望故居，百人無復集縷裾。疏星渡漢年年換，雁過南樓怕遠書。」自注云：「辛丑大駕還京，余還山莊暫惕，時門人弟子爲起樓山莊，而石牛故宅，已再易主，前時子姓同居過百人，今皆零落，余乃有四子十女，幷內外孫男女子婦，亦將五十人也。」第十一首云：「黃綺樓邊更作樓，正看初月上簾鉤。分頭選蒂來瓜使，殘暑全消玉簟秋。」自注云：「壬寅獨居東洲，改大雪琴矮屋，上更作樓，以通前後三樓，其西樓舊題黃綺，取太子少傅意名之也。衡無好瓜，功兒每歲專使送致，是歲諸女山莊，亦遣使進瓜。」從此兩詩中觀之，湘綺樓蓋有故樓、新樓、黃綺樓之分，近從譚瓶齋獲覩湘綺未刊文稿，中有《湘綺樓記》一篇，敍次特詳，文亦委婉細密，可資故實，讀之可補前詩所未釋者。

黃　興

《新世說・品藻》　孫中山、黃克強，在革命黨人中，爲一時瑜、亮，或愛孫言論，則疑黃無文；或重黃實行，而無取於孫。

《咏鷹五律一首》《黃克強軼事・奇氣鬱勃少年詩》：克強方成童時，舉止已磊落不凡，初爲詩文，即有奇氣。其時賞有《咏鷹五律一首》云：【略】讀之可想見其氣概矣。

《卅九初度感懷》《黃克強軼事・三十九歲生辰詩》：十月二十五，爲先生生辰。先生十餘年來，奔走國事，不遑厥居，每度生辰，輒各異其地。民國元年，爲先生三十九歲，生辰日適在楚同兵艦上，而是時河山無恙，日月重光，較之昔時，大有悲歡之別。先生是日，曾賦詩一首，撫今思昔，可想見其感慨矣。詩云【略】。

章炳麟《勳一位前陸軍部總長黃君墓誌銘》　君諱興，字克強。初以諸生肄業兩湖書院，雖善文藝，而自有大度，非政書方略弗道。直清政衰，言改革者蜂起，君獨默然，陰求士人有兵事志略有【略】。久之無所得，游學日本，爲師範生。是時，清已喪師，竄西安歸矣。而露西亞爭東三省益亟，乃糾同學爲義勇隊，陰習兵法。【略】歲餘，復歸湖南，得宗帥馬福益所將萬餘人，爲畫策自湘潭襲長沙。謀泄，君自長沙間關走上海。【略】聞香山孫公在日本，復從之游。【略】君乃與孫公計，集海內外諸志士，爲中國同盟會。【略】後五月，武昌兵起，清起袁世凱，以銳師攻夏口。君自香港歸，【略】而身自詣武昌，到三日，夏口陷。都督黎公，授君總司令，令守漢陽。【略】民國元年冬一月，臨時大總統孫公就職南京，以君爲陸軍總長。【略】馮國璋至浦口，江寧潰，諸部先後陷，君走日本。【略】軍自去國，痛中土日亂，輒發憤歐血，咽喉爲嘶。袁氏既敗，君歸自美洲，同志迎于黃浦，君墨墨似不能

言。居數月，【略】君憮然知徒衆不黏，復歐血至斗所。民國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歿于上海邸中。

《近代名人小傳・黃興》 字克強，長沙人，嘗肄業兩湖書院，後乃留學日本，倡革命最勤，衆推共孫文主同盟會事。丁未四月，舉事雲南河口，以兵單無援，爲趙金鑑、周國祥所破，逃入越南。辛亥三月，攻廣州督署，復敗于李準，僅以身免。是兩役皆興親臨指揮。辛亥還援鄂，與軍務部諸人相左，大敗于漢陽，恐過江爲人所執，乃東下，始舉爲正元帥。元洪與通書，唯稱黃司令，不自安，乃改就臨時政府參謀總長。袁世凱就職，又授爲江寧留守。後宋教仁被擊，強程德全獨立，自起討袁，無何，前軍挫敗，乃逃去。或謂是行攜資甚多，皆軍帑。事定，袁世凱以銀十萬購之，乃避之日本。已而與孫文議〔岐〕〔歧〕，各自爲派，遂去居南洋。帝制敗歸，行卒。

《黃克強輓事・一曲令詞慨以慷》 未幾漢陽爲北兵襲取，先生入武昌謁見黃陂，相與攀手痛哭移時，已而謂黃陂曰：「今者漢陽雖失，而長江下游，如蘇、浙諸省，已先後獨立，某將星夜赴滬，乞得援軍來救鄂也。」黃皮善之，派兵士送先生出草湖門，由大堤口繞道至毡呢廠渡江，買棹而東。時則先生布衣草履，面目黧黑，宛然來自田間者。同舟搭客，竟不知其爲實行革命家之偉人也。先生在舟中，曾即漢陽血戰之事，塡一《下山虎》令詞，其最後數語云：「祖龍一炬咸陽燒（讀去聲），偌大商場地盡焦，革命事又丟拋，都付與鄂江潮。」其聲情激越，讀之能不令人愴然涕下者乎？

又《輓袁氏之聯語》 袁世凱死後，【略】先生曾製輓聯，以白素緞書就，郵寄京師。其文曰：「算得個四十年來天下英雄陡起野心假籌安兩字美名壺意進行居然想學袁公路」，「僅做了八旬三日屋裏皇帝傷者短哉援快活一時諺語兩相比較畢竟差勝郭彥威」。嬉笑怒罵，既諧且虐，蓋出自先生手筆也。

又《筆墨銘》 克強嘗有筆、墨銘各一首，皆肄業兩湖書院時作也。《墨銘》曰：「墨磨日短，人磨日老。寸陰是競，尺璧勿寶。」《筆銘》曰：「朝作書，暮作書，雕蟲篆客胡爲乎？投筆方爲大丈夫。」按前銘可見其用力之勤，後銘可見其抱負之遠也。即以文論，亦復不弱。

又《手書石達開詩》 湘人寧君，藏有克強手書石達開詩一冊，字大半寸，詩凡七首，不特其字佳，其詩亦世所稀見。今爲錄其詩如下，可見克強之折服翼王也。【略】英雄之詩而得英雄書之，其詩與書又復絕妙。此冊誠可寶也。

又《八指將軍》 辛亥羊城之役，克強喪其二指。以後友人之謔者，呼爲「八指將軍」。克強笑曰：「使我他日不得志而爲和尚，便又是一個『八指頭陀』耳。」按近有詩僧寄禪，號八指頭陀，故克強爲此言，其詼諧有如此者。

又《爲唐才常刻遺集》 湘人唐才常起義抗清，克強實與聞其事。失敗而後，才常以身殉，克強得脫。後克強在東京搜集唐之遺文若干篇，幷譚嗣同所著文若干篇，謀爲刊刻，名曰《瀏陽二傑遺文》，以行于世。此可見其留心亡友之手迹矣。

又《訪求遺民故迹》 先生寓日本時，最留心于明末遺民故迹，如鄭成功、朱舜水等有遺迹在日本者，先生莫不親往憑弔，攀籐捫葛摩挲斷碣殘碑荒草斜陽，莫不拍一照片而返，且一一題詩于其上。民國二年，此種照片，均藏滬濱寓廬。二次革命，匆匆去國，乃委之而去，不知散失于何許。先生每與人談及，深爲痛惜云。

又《以古語釋民權二字》 先生在湖南民德學堂爲教員，其時內地風氣猶未盡開，學生不解「民權」二字，轉向先生而問，先生釋之曰：「諸君曾讀《孟子》乎？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此即民權之謂也。」

又《四字之家書》 辛亥之秋，武昌戰事方急，克強在軍中寄書與其公子一歐，啟函而視，只寥寥四字，曰「努力殺賊」而已。又嘗有一書，曰「爲國捐軀」。蓋先生是時，已預備犧牲一身矣。

又《良言規勸熊成基》 熊烈士成基，嘗囑克強爲書一橫幅，克強大書四字曰「兵凶戰危」，成基怫然不悅。克強曰：「能知其危而愼用之，乃不敗矣。吾公不患委靡而患熱心過甚，故以此相戒，豈戲弄公哉！」成基乃服。

譚延闓《祭黃興文》 維中華民國六年四月，大總統特遣湖南省長兼督軍譚延闓致祭于克強上將之靈曰：世運丕變，肇起大同，潮流所激，萬國從風。偉哉黃君，乘時而起，獨立一電，八區披靡。當其蟄伏，衡湘一儒，歟然豹發，風涌雲驅。遜迹扶桑，覃精講學，虎嘯龍蟠，氣吞河嶽。喂鋒河口，遂踔羊城，大聲爆發，朝野憚驚。搏戰漢陽，挺身首難，義旅雲興，若春冰泮。南都留守，敷政雍容，苟無大衅，斂日全鋒。天方薦瘥，喪亂未已，烈士壯懷，指星誓水。脫身遠徼，默運風雷，共和再建，如斗旋魁。萬仞之臺，基如累土，不有先倡，孰貽厥後？即今奠定，士女謳歌，追維首

烈，亘古不磨！豈意大星，遽殞滬上，傾國傾城，來觀營葬。民權赫赫，譬日中天，環瀛萬族，奮勇趨先。歐戰風雲，此其嚆矢，大道爲公，克日可俟。惜哉人傑，中駕先摧，壯猷鬱勃，未展其才。假我數年，爭雄宇宙，偉績煌煌，孰殫孰窾？豐碑峨碣，式勒鴻功，千秋萬祀，欽此崇隆。尚饗！

《藝林見聞萃錦前集・名手高淡》 袁世凱稱洪憲帝，首倡義師者厥惟蔡松坡鍔。【略】其先黃興卒於上海，蔡弔自日本云：「以勇健開國而寧靜持身，貫徹實行是實創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公天涯，驚起揮淚難爲卧病九州人。」黎黃陂輓黃、蔡云：「正倚濟時唐郭李竟嗟無，命漢關張此均脫卻恆蹊。」

黃侃《黃克強先生與李西屏先生書札十八年七月廿八日西屏先生屬吾友陳冕雅示侃於大石橋寓中追懷民國前三年與克強遞初兩先生同居新宿者旬日辛亥季秋兩君自滬潰赴武昌與侃會於蕃舶遂同入鄂元年克強先生爲留守時侃猶得一晤後此遂不相聞歲月飄忽兩君皆亡追思昔遊猶在心目撫茲青簡不禁泫然敬題一詩以誌感》 海國前游迹已陳，繁櫻今日爲誰春。功名青史難磨滅，朋舊黃壚有嘆呻。岳麓幾年埋玉骨，淮堧一客憶窮塵。碎金亦可知安石，且喜收藏是故人。

楊度《挽黃興聯》 公誼不妨私，平日政見分馳，肝膽至今推摯友；一身能敵萬，可惜霸才無命，死生從古困英雄。

丘煒萲《丙辰夏日弔黃克強四首》一 當年漢口哀餘燼，雨打風吹歷劫沉。後死鬼雄呼沈藎，九原相見話初心。

又三 黨李思牛自一時，罪魁功首後人知。遙憐江夏無雙士，也慕齊師道四維。

王先謙

論　述

蘇輿《虛受堂詩存序》 自漢、魏而後，以《風》《騷》鳴者相望也。然詣尤至者，如唐之杜、韓，宋之蘇、黃，曠數百年而無與超軼，豈詩之道信有盡與？輿聞詩之言志也，志之所之，視其遇；遇之所感，寄于物。自老少恆亨，悲訢離合，廊廟巖穴，干戈絃誦，盛衰相循，人事殊異。其在于物，日月晦明，風雲萬變，鳥飛獸走，草木摧萎，陵谷崇庳，出昭入冥，懌愉駾咢，有動于中，輸寫而不能自已。雖耳目用同，而光景不匱。若是者，其果有盡乎哉？故讀其詩，而其人之志與事存焉；所值之時，與其國家隆替之故存焉；古昔之遺躅，品物之情狀，亦傅託以存焉。是之謂詩以人尊，橅儗以爲古貌，虛宕以爲性靈。其爲道也，易窮；其爲情也，荒忽而失據。昔季札觀樂，而能即各國之音，辨其興廢，其事與情不相蒙也。詩之爲道，亦若是則已矣。今夫聲律詞章之學，藝之末者也。乃其深微，足以窮幼眇，而極才智。自古通人碩士，專精畢世，僅乃得之。至如以他能幷擅，如前之昌黎、東坡，後之竹垞、惜抱諸子殆不恆覯。固兼人之才難，抑亦斯詣之途邃也。吾師精研古學，著述登閎。自其少作詩，滄涼沈鬱。中年宦游以來，乃更神明變化，奄有衆美。而于身世之感，君國之大，學問之所繫，倫紀之所關，指事切情，展卷如親如先生者，固不僅以詩名。即其成就卓如，足以遐挹曩賢，俯式頹俗。視彼專家，抑何多讓。輿嘗就學先生，所居葵園，盛夏涼夕，風來襲人，荷香入懷，神智曠朗。先生煮茗論文，閒疏示古今詩人恉趣爲樂。于少陵、東坡諸作，尤能闇誦無遺，即先生所得可知矣。光緒二十八年歲次壬寅仲秋月。

又《虛受堂文集序》 吾師葵園祭酒，曩曾賡續桐城，纂次各家，固亦循唐、宋之軌轍。而其爲文醇懿槃鬱，獨追古初，奄有衆家之長，遏而積之，

挹秦、漢之精，而不掩其疏達之氣，可謂極天下之智勇、祛文家之偏畸者。蓋先生上自周、秦、兩漢之書，下逮近代掌故之錄，罔不纂述成書。【略】其衛道愛國之誠，繾綣方寸，時見於意言之表，眞有合於昌黎所云者。若其考核詳密，源流畢賅，遣字積語，較量銖黍，視姚氏以下殆或過之已。

陳毅《虛受堂文集序》 吾師長沙祭酒，愍焉而憂，以學術之盛衰，引爲有心世道君子之責。於是裒采乾、嘉、道、咸諸名人集，按類編次，續姚（惜抱）之書，而所自爲各體古文，一以姚氏宗旨爲歸，而進求合乎先儒義理之學。【略】先生之言曰：「乾、嘉巨儒，立漢學之名，詆宋儒言義理爲不足述。獨惜抱以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一闕。義理爲幹，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故其爲文，原流兼賅，粹然一出於醇雅。」夫先生於經、史、諸子、國朝掌故，皆嘗鉤稽參訂，著有成書。【略】先生獨能主持正學，放距邪詖，俾其說不至深中乎風教。先生之引學術盛衰爲有心世道之責者，毋乃在乎是？然則先生之文，益不可不傳，而先生之所發抒乎其文者，良有所本也。

《新世說・自新》 王益吾有才無行，賄結李蓮英，得江蘇督學，選拔才俊，幾與黃漱蘭侍郎齊名。既瓜代，乃深悔階進之由，慮他日名爲李污，具疏嚴劾之，并謂李非眞閹，醜詆備至。孝欽后覽奏震怒，王遂以是罷歸。而王之直聲，震于朝野。

葉德輝《葵園四種跋》 長沙王閣學葵園太夫子，一代儒宗。年未五十，自江蘇學政解組歸，閉戶著書，矻矻窮年，無間寒暑。【略】二十餘年，無日不從事文字之役。【略】公昔在湘，與湘綺先生有「二王」之目，身後之名，乃遠出湘綺上。世之慕公者，咸以不得讀公遺書爲恨。知公學問文章，其感人之深，過於湘綺，固自有其本末也。

又《虛受堂詩存後序》 余田居三十餘年，與長沙王閣學太夫子葵園先生過從最密。【略】余不喜言詩，而每聞先生論詩大旨，不主性靈，亦不主典實，欲以杜、蘇、陸三家融冶一爐，而自成一子。於三家集中詩，十九可以背誦，無一句遺忘，則知其所得深矣。同時與湘綺先生並稱「二王」，然湘綺摹擬六朝，耳目手足皆非己物，先生頗諷之。

又 先生詩與湘綺異轍，而自有先生之眞。今捐賓客已六七年，海內求其遺書，懸重金以待。【略】先生詩，削膚存液，刻核新深。得杜之神，運蘇之氣，含陸之味，置之國朝集中，挺然拔秀，未有與之相似者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六三 葵園精覃古學，著述閎深。早歲作詩，蒼涼沈鬱，雅近少陵。晚學東坡，益見變化。余在京師，無一日之雅而心欽其人。其弟子平江蘇輿、湘鄉陳毅皆余門下士也。宣統間，詔舉碩學通儒，以葵園一人陳奏。【略】余同年吳子修銘其墓云：「有魁一儒，奮起湖湘。甄綜六藝，言提其綱。早謝纓紱，屹乎鄭鄉。閔彼邪說，乃剔乃攘，挺挺志節，皦如雪霜。」所言非諛，足以信今傳後。

傳記

《碑傳集補》卷七吳慶坻《王葵園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先謙，字益吾，學者稱葵園先生。葵園者，先生歸里所築居也。壬子後自署曰遯。【略】先生二十而孤，貧甚，出爲長江水師嚮導營掌書記，受傭以奉母。尋謝歸，以廩膳生舉同治甲子鄉試，乙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景廟初元大考二等，擢右中允，累遷左中允、司經局洗馬、翰林院侍講、右春坊右庶子、左春坊左庶子、國子監祭酒，丁母憂，服除補原官，其兼職則國史館協修、纂修、總纂、功臣館纂修、實錄館協修、纂修、總校，奏派纂修穆宗毅皇帝聖訓、文淵閣校理、本衙門撰文日講起居注官，其奉使則同治庚午雲南副考官，光緒乙亥江西正考官，丙子浙江副考官，乙酉簡江蘇學政，任滿假歸修墓，旋引疾不復出。【略】先生立朝用名節自厲，【略】性澹榮利，既歸田，壹以正學爲後進導，主思賢講舍、城南、嶽麓兩書院，教士務文行合一。【略】明年秋，武昌變起，長沙亂，先生辟地平江煙舟，再徙縣城，三徙黃甲山，凡三年乃還長沙涼塘舊莊。憂危播遷中日著書不輟。【略】先生以丁巳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於涼塘，春秋七十有六。

《清史稿・儒林傳三・王先謙》 王先謙，字益吾，長沙人。同治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光緒元年，大考二等，擢中允，充日講起居注官。【略】六年，晉國子監祭酒。八年，丁憂歸，服闋，仍故官。疏請三海停工。出爲江蘇學政。十四年，以太監李蓮英招搖，疏請懲戒。【略】疏上不報。先謙歷典雲南、江西、浙江鄉試，搜羅人才，不遺餘力。既蒞江蘇，先奏設書局，仿阮元《皇清經解》例，刊刻《續經解》一千四百三十卷。南菁書院創於黃

體芳，先謙廣籌經費，每邑拔取才士入院，而督教之，誘掖獎勸，成就人材甚多。開缺還家，歷主思賢講舍，嶽麓、城南兩書院，其培植人才，與前無異。三十三年，總督陳夔龍、巡撫岑春蓂奏以所著書進呈，賞內閣學士銜。宣統二年，長沙饑民鬨圍撫署，衛兵開槍擊斃數人，民情愈憤，匪徒乘之放火燒署。省城紳士電請易巡撫，以先謙名首列，先謙不知也。總督瑞澂奏參，部議降五級。同鄉京官胡祖蔭等以冤抑呈遞都察院，亦不報。國變後，改名遯，遷居鄉間，越六年卒。

《新世說・自新》王名先謙，湖南長沙人，以翰林起家，官至祭酒。既罷歸，則闢葵園于長沙之北郭，以著述自娛，間與湘中豪紳阻撓新政。年七十餘而卒。

著録

《碑傳集補》卷七吳慶坻《王葵園先生墓誌銘》憂危播遷中，日著書不輟。先生於學無所不究，門庭廣大，合漢宋涂轍而一之。其於崇經術治國聞，致力彌篤，在史館成《東華錄》二百卷、《東華續錄》四百十九卷，十朝謨烈燦然大備。視學江蘇，成《皇清經解續編》一千四百三十卷，上紹阮文達盛軌用嘉惠來學，復以餘力緝《南菁書院叢書》一百四十四卷。其著述則有《尚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三家詩義集疏》二十八卷、《漢書補注》一百卷、《後漢書集解》一百二十卷、《新舊唐書合注》二百二十五卷、《元史拾補》十卷、《荀子集解》二十卷、《莊子集解》八卷、《五洲地理圖志略》三十六卷、《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外國通鑑》三十三卷。其撰集之書則有《合校水經注》、《續古文辭類纂》、《駢文類纂》、《律賦類纂》、《十家四六文鈔》、《六家詞鈔》。其校刊之書則有《欽定天錄琳瑯書目》前後編、《鹽鐵論》、《世說新語》、《郡齋讀書志》、《景教碑文紀事考》。其闡揚先德則有《通奉公遺著詩義標準》一百十四卷、《鮑太夫人年譜》一卷【略】。自爲詩文曰《虛受堂文集》十五卷、《詩集》十七卷，門弟子所編刻也。

《清史稿・儒林傳三・王先謙》先謙【略】有《尚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三家詩集義疏》二十八卷，《漢書補注》一百卷，《荀子集解》二十卷，《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外國通鑑》三十卷，《虛受堂詩文集》三十六卷等。

葉德輝《葵園四種跋》丁巳，公歸道山，【略】。書諭兒輩往奠，詢公遺著，知《後漢書集解》已脫稿付梓，而《新舊唐書合注》在上海繆藝風先生處。見《經籍》、《藝文》兩志底本，托先生校補。不久先生亦物故，後遂無從問訊矣。辛酉，余客都門，友人詢公詩、文集，僉謂此海內爭睹爲快者。又聞公有自定年譜，均無從購取。【略】去年余由蘇還湘，見兒輩案頭有公《年譜》及詩、文集各一部，因轉告嗣君、湘閣等，屬其匯印，以答同人景仰之意。嗣君曰：「諾。」乃並《書札》合爲四種，而以序引相屬。【略】惟余生得見公著述風行，楹書有托，是固衰年一快事也。故不辭謗陋，輒述其始末，以爲附驥之幸云。

蘇輿《虛受堂文集序》輿受先生教有年，於古之道無所得，唯於先生文，若有私嗜。爰合先生舊作，與同門諸子分類編刻，而序其恉，以諗讀先生之文者。

又《虛受堂詩存序》輿既爲吾師葵園先生刊《虛受堂文集》畢，更哀葺所爲詩如干首，彙爲十五卷。

陳毅《虛受堂文集序》毅受學先生有年，知先生之學，惟毅獨深。每先生一文出，輒得先讀，讀輒錄之。積有歲年，遂成巨帙。亂離既肇，人事日繁，深恐師說之存於毅者，或及身而散失，因與平江蘇厚康孝廉各出所錄若干篇，仍謹依先生《續古文辭類纂》之例次第之，都十五卷，梓而行世。【略】今刊先生之文，因臚列已說，引申師義，而爲之叙。後之讀先生文者，幸其知所宗尚也。

藝文

孫雄《感逝詩一百二十一首》二〇　義法推求師惜抱，典墳囊括配儀徵。
等身著作空千古，當代龍門許我登。　一疏批鱗毓寺人，挂冠歸去卧湖濱。
獨營文苑千秋業，不踏京華十丈塵。　洗眼雲光鏡不疲，衡量燕雀析毫釐。
風檐特許燒銀燭，枚速終應遜馬遲。

袁昶《重九集棗花寺送逸梧學使別》招提春隱樹葱籠，城缺幽溪曲處通。

銜岫落霞穿檻入，飣盤秋果舉杯空。使旌南閣推名宿，妙墨西京接鉅公。一去湛盧迴紫氣，明年盛會望江東。

釋敬安《十疊韵述懷并呈葵園先生》 兩輪日月繞崑崙，欲被脩羅取次吞。世出世間俱有累，人非人等不須論。牟尼寶殿含愁影，帝釋花冠現萎痕。莫遣狂龍更流毒，大鵬忍負負天言。

又《寄葵園老人二首》 九天一疏大璫驚，垂老煙霞愜野情。應笑山僧未忘我，與人猶自競詩名。老人老矣復何求，白首栽松爲鶴謀。今日巢棲霜露淨，西風長憶仲宣樓。

雜録

《湘綺樓日記》(光緒六年正月十八日) 京師傳誦王先謙邪說一疏，極爲丁公道地。又前傳有聯云：「體寶鋟心，杜寶廷口，出寶名氣，可惜一寶押錯；繼壽昌志，述壽慈事，救壽農命，居然三壽作朋。」

《越縵堂日記》(光緒七年三月十七日) 吾益吾輯《十朝東華錄》已成，送閱，並言近有選刻國朝古文之舉。又以所著《漢書補注》屬閱，采取矜慎，體例甚善，其附己見，亦俱精碻，尤詳于輿地。

又(光緒七年八月十三日) 益吾新納一姬，有詩述其比年昆季子姪零落之感，太夫人望孫之切，情詞肫摯，殆不自勝。

又(光緒七年八月十四日) 得益吾祭酒書，贈銀二十兩，書云：「此非盜泉，不妨一勺，如或拒之，視非人類。」此可感也。【略】余近日窘絕，殆不能舉火，祭酒詷知之，輟俸相餉，君子之交，其意甚摯，而辭尤婉，來自廉泉，非不可受，報以讓水，取其彌永耳。

又(光緒八年四月朔日) 益吾祭酒以所饌其母鮑太淑人年譜屬商定。祭酒太翁甚貧，以筆舌自給，與淑人侍母，生四子一女，祭酒其三子也。三子皆夭，太翁亦卒，淑人艱窶無不備至，冬月猶葛衣，近年祭酒迎養，擢官典試，色養甚隆，而祭酒連殤子女，其女兄亦早寡無子。觀其所述單悴之況，爲之感涕。

又(光緒八年十二月廿四日) 得王益吾長沙書，並詒新刻《續古文辭類纂》，專續桐城家法，甄別審慎，多有可觀。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八年四月九日) 王益吾長于經學，人開張，可用才也。又王祭酒請頒發殿版各書。

又(光緒十四年五月十九日) 聞有王先謙劾中官李連英，留中未發。

《緣督廬日記》(光緒十二年二月十二日) 王益吾學使【略】歲考，建霞得首列，可謂破格拔人，吾鄉後起庶幾知嚮學乎。

鄭文焯

論述

綜論

《復堂詞話》引《復堂日記》(己丑) 漢軍文焯叔問《瘦碧詞》，持論甚高，摛藻綺密，由夢窗以跂清眞，近時作手，頗難其匹。

沈瑞琳《冷紅詞序》 自《瘦碧詞》行于世，而海內以聲應者亡慮數十百家；自《詞原斠律》之書出，而海內承學之士又弗敢倣律而自鳴其詞。北海中書叔問丈之所謂：詞者于傳則意內而言外，于詩則出入變風小雅之間，漢魏樂府之遺音，唐宋燕樂之律本也。其爲詞，造乎端也朗麗以哀志，舒于文也耀艷而深華，中年喪亂哀樂所經，則又隱繆其辭，要眇其致，旁寄于一物一事，以喻乎忠愛離憂，揚之以雅聲，齊之以樂句，說者以其令曲比諸花間，其曼詞亦不亞片玉、石帚。南渡以後，求夫風力奇高，聲文諧美，舉世競稱無聞然者，此其獨焉。

俞樾《瘦碧詞序》 其所爲詞，又何其清麗婉約而情文相生歟？如《繞佛閣》、《壽樓春》諸調皆不易作，而誦之抑揚頓挫，颯颯移人，豈非深于律而又工于詞者乎！

陳銳《冷紅詞序》 叔問居士宏博精敏，著書滿家，出其餘緒尤長倚聲。【略】居士于詞，導源樂府，振《騷》、《雅》于微言，掩周、姜而孤上，余讀而愛之，未嘗釋手。

易順鼎《瘦碧詞序》 叔問【略】頗喜爲詞，所得輒經奇固，多凄異之響而夷猶澹遠，清曠《騷》、《雅》，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故嘗論其身世微類玉田，其人與詞則雅近清眞、白石。

王闓運《比竹餘音序》 叔問貴公子不樂仕進，乞食吳門，與一時名士游。文章爾雅，藝事多能，而尤工倚聲。

葉德輝《大鶴山人遺書叙》 鄭叔問舍人，【略】久以詞名，著稱大江南北，幾于「有井水處即有柳詞」，而不知其百學皆通，特爲詞名掩耳。

孫雄《高密鄭叔問先生別傳》 鄭君文焯【略】濡染家學，天資卓絕，幼即倜儻見志節。爲文有奇氣，課餘喜作繪事。【略】叔問所爲詞，雄厚之氣，直逼清眞，時流無與抗手。此由詣力心思都高人一等也。

鄧鎔《大鶴山人鄭文焯叔問遺集書後》 手拊銅駝慟老懷，八旗名士此高才。暮年無限江關感，不爲江南也自哀。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損星浪裏白條張順：鄭文焯　換滄波身世，雲愁海思。算萍梗，知人苦。　叔問雅善倚聲，知名當世，有《比竹餘音》詞集，彌近清眞、白石。詩亦神韻緜邈，張祜之遺也。

朱祖謀《望江南·雜題我朝諸名家詞集後》 招隱處，大鶴洞天開。避客過江成旅逸，哀時無地費仙才，天放一閒來。

《柯亭詞論·大鶴詞吐屬騷雅》 大鶴詞，吐屬騷雅，深入白石之室。令引近尤佳。學清眞，升堂而已。辛亥以後諸慢詞，長歌當哭，不知是聲是淚是血，殆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歟。此則變徵之聲，不可以家數論者。

《小三吾亭詞話》卷二《鄭文焯詞》 鐵嶺鄭叔問舍人（文焯），爲蘭坡中丞之子。家世蘭錡，累葉通顯。叔問獨羈棲吳下，爲東諸侯賓客，其神致清朗，懷抱冲遠，眞衛洗馬一流人物。所著《瘦碧》、《冷紅》諸詞，規橅石帚，即製一題，下一字，亦不率意。本朝詞家雖多，若能研究音律，深明管絃聲數之異同，上以考古燕樂之譜者，凌次仲外，此爲僅見。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〇 叔問爲蘭坡中丞瑛棨少子，世擅鑒藏，承其家學，研精經籍故訓。工于書畫，旁通羣藝，晚尤以詞得名。所著【略】諸集，刪定爲《樵風樂府》，近代詞流特稱精詣。詩多客吳中作，情辭麗逸，不失雅音。

《袁碧齋詞話·評近人詞》 鄭叔問詞，剝膚存液，如經冬老樹，時着一花，其人品亦與白石爲近。

分論

《楊柳枝詞五首》 《平等閣詩話》卷二：北海鄭叔問中翰（文焯）一字小坡，雅善倚聲，知名當世，有《比竹餘音》詞集，彌近白石、清眞。昨以《楊柳枝詞》見示，乃庚子之亂，感黍離麥秀而作於都門者。茲錄五首云：【略】辭意凄婉，神韻緜緜，上足以比肩張祜，近可以方軌漁洋。嗟余疇昔，行役燕郊，彌有滿目西風之歎，誦是詩益令人悵觸當時也。

《楊柳枝詞二十四首》 《寒松閣談藝瑣錄》卷五：庚子之禍，鑾輿西狩，叔問羈迹吳中，悵望觚棱，賦《楊柳枝詞二十四首》，云：【略】叔問手錄一通，寄仁和吳伯宛孝廉昌綬，媵以詩云：「自號先生隱五株，樵斤應不到陶廬。後凋縱遜蒼松色，勝作秦墟五大夫。」「高秋蕭瑟思何堪，昔樹空悲憶漢南。任是婆娑生意盡，不辭風雪老江潭。」款云：「近製二十四首，讀者以爲有黍離之悲，輒爲好事奔去，今寫似伯宛先生，更率成二解，聊以塞白，固知傖歌，無當雅音也。」

傳記

《碑傳集三編》卷四一孫雄《高密鄭叔問先生別傳》 鄭君文焯，字俊臣，號小坡，又號叔問，晚年自署大鶴山人。先世居漢北海郡高密縣通德里，爲鄭康成之裔。先世祖國安，于清初鎮守關東海島，從龍有功，編入正黃旗漢軍籍，至君應光緒丙子會試，請冠本姓，遂姓鄭氏。【略】考瑛棨官至河南巡撫，兼署河南、山東河道總督，世稱「蘭坡先生」。先生久官秦晉豫數省，惠政及民，以餘事爲詩書畫，神趣天然，均極筆墨之妙，有鄭虔三絕之稱。君濡染家學，天資卓絕，幼即倜儻見志節。【略】光緒乙亥，應順天鄉試中式舉

人，出崇文貞、毛文達諸公之門，房考則今太傅陳弢庵先生也。會試薦不售，遂絕意進取，愛吳中山水幽勝，客居三十餘年，歷爲撫吳使者上客，事必諮而後行。光宣之交，陣伯平中丞啓泰尤相推重，每有酬唱，傾倒彌日。【略】中丞在蘇創建存古學堂，按月校藝，延君爲都講大師，第其高下，碩彥通材，咸來捧手受業，君亦循循善誘，樂與有成。辛亥國變，君年五十有六，愴懷身世，自比□明，孤憤滿腔，悉于詞發之，因以「苕雅」名其集，藉寓不如無生之感。

葉德輝《大鶴山人遺書叙》 君本山東駐防漢軍，其先從龍入關，尊人蘭坡尚書巡撫河南，有政聲。君逾弱冠，登光緒乙亥恩科賢書，樂吳中山水清嘉，三試都堂不利，厭京師塵溷浮湛諸侯幕，以著述自娛，國變後年僅六十卒。身後惟存善本書、舊拓帖及金石、小品數囊。性愛鶴。嘗蓄一鶴，見客則鼓翼舞迎階下，因自號大鶴山人，今以名遺書，從其志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〇 鄭文焯，字叔問，一字小坡，漢軍旗人，光緒乙亥舉人，官內閣中書，有《大鶴山人詩集》。

紀事

俞樾《瘦碧詞序》 小坡爲吾故友蘭坡中丞之子，顧以承平故家貴遊，年小而澹于名利，牢落不偶，喜吳中湖山風月之勝。僑居久之，日與二三名俊雲唱雪和，陶寫性靈。余每入其室，左琴右書，一鶴翔舞其間，超然有人外之致，宜其詞之工矣。

孫雄《高密鄭叔問先生別傳》 君于六歲時，見壁懸書軸，即知臨摹。舞勺之年，輒以指作畫。凡花鳥山水人物，着手立就。

著録

沈瑞琳《冷紅詞序》 去年因過大鶴山房，得丈手寫《冷紅詞》，則戊子歲以後所作，凡百數十首，深美閎約，有過前編，因請付鋟，踰年錄副，依編年體例都爲四卷。

葉德輝《大鶴山人遺書叙》 今年友人周君松雲以重貲購其書板，徵叙于余。余曰：「是固鄭君久要之言而未敢一日忘者也。」亟按四部及其著書歲月次第之。凡書九種：曰《說文引羣書故》二十七卷，未成，成《揚雄說故》一卷；曰《高麗永樂好大王碑釋文纂考》一卷；曰《醫故》二卷；曰《詞原斠律》二卷；曰《冷紅詞》四卷；曰《樵風樂府》九卷；曰《苕雅餘集》一卷；曰《絕妙好詞校釋》一卷。君所著書不僅此，以貧故多未刻。刻者又板本參差，蓋其剞劂之工皆借傚于二三朋好，故板式未盡畫一。余尚見有《清眞詞》校正本不在此內，意亦他氏借刻板未歸君歟？

易順鼎《瘦碧詞序》 君才力雄獨，進復古音，少作《琴言》一卷，以傷綺棄之。既別一年，始刊《瘦碧詞》二卷，郵寄示余。

《寒松閣談藝瑣錄》卷五 鄭叔問文焯，字小坡，漢軍正白旗人，光緒乙亥以名應鄉試中式，旋得內閣中書。自言原籍高密鄭氏，爲康成後裔。癸未會試呈禮部，請加復本姓，報可。工詩、古文辭，又喜考證金石，善倚聲，兼通醫理，精六法，人物山水，隨筆點染，咸有生趣。著作甚豐，已刻者《冷紅詞》四卷、《比竹餘音》四卷、《絕妙好詞校錄》一卷、《詞原斠律》二卷、《說文引羣說故第》八一卷、《漢高麗國永樂好大王碑釋文纂考》一卷、《國朝著述未刊書目》一卷、《醫故》二卷。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〇 叔問【略】晚以詞得名，所著《瘦碧》、《冷紅》、《比竹餘音》、《苕雅》諸集，刪定爲《樵風樂府》。

藝文

朱祖謀《燕山亭・寄題鄭叔問〈薊門秋柳圖〉》 消盡毿毿，斜照淡黃，一夜驚鴉無數。移恨漢南，舊日闌干，只有亂塵隨步。眠起無端，便忘了龍池煙雨。何苦又按徹伊涼，換他金縷。　身世愁寄孤根，是禁慣清霜，伴人羈旅。西風笛裏，滿眼關山，絲絲繫春不住。自怯宮腰，幾曾爲、倚簾人妒。歸去，還夢繞、一天風絮。

又《聲聲慢・題叔問〈戊戌沽上詞卷〉》 傷高中酒，去國行吟，秋風倦旅

天涯。落日長安浮雲，西望能遮。津樓卧驚涼雨，燕辭巢、客未還家。背鐙起，爲清愁斷水，病眼看花。　醉墨烏絲多感，嘆十年塵迹，身世團沙。人事音書，不堪重夢東華。哀時瘦郎蕭琴，仗江關、詞賦銷它。歸計晚，倚吴橈慵和浣沙。

雜録

《忍古樓詞話·鄭叔問陳伯弢》　於篋中朋輩詞箋，得鄭叔問未刊詞九闋，陳伯弢未刊詞四闋。雖或爲兩君刪棄之詞，然固滄海遺珠也。叔問《少年遊》云：「誰家年少簇金鞍。醉夜踏花還。不管東風，暗塵臺榭，歌舞借人看。　空餘燕子銜花去，别院話春寒。未了黄昏，一番風雨，何處倚危闌。」《青門引》云：「雁過霜天近。庭院雨餘苔静。芙蓉寂寞晚芳叢，西風采采，不上舊時鬢。　回闌幾曲愁凭損。拍遍無人會。小城昨夜聞笛，月明滿地秋江影。」《己酉九日風雨·木蘭花慢》云：「歎人間令節，更何恨，有登臨。縱酩酊能酬，高樓暮色，知爲誰深。難禁。向風雨夜，但黄花滴淚勸孤斟。不信情天易老，故教佳日多陰。　沉沉舊會茱萸，顔鬢改，又重簪。念節物淒涼，年涯晚晚，都到秋心。休尋。暗怊悵地，正西山、爽氣繫疏襟。空畫闌干影事，酒醒獨自沉吟。」又《秋夜聞雁·木蘭花慢》云：「雁啼天在水，避秋影，莫書空。正露重江寒，亭亭斜月，猶挂虚弓。蘆中。楚歌夜起，怨關山殘笛下西風。何事衡陽倦羽，斷雲不度高峯。　忽忽。夢轉征蓬。憶故苑，雪留蹤。歎長門燈暗，哀箏危柱，妝淚彈紅。驚逢。聽秋别枕，雨淒淒。愁和蘚堦蛩。又是單衾酒醒，夜亭催冷吴楓。」《書帶草·聲聲慢序》云：「余既營草堂於竹隔橋南，繚以長廊，緣砌植書帶草殆遍，葱翠可藉，貞妻冬榮，經神之遺，足當吾家讀書種子。漚尹翁爲題通德門榜，示不忘鄭志也。言誦清芬，賦得一解。」詞云：「芳披雲縷，翠挹風籤，森森舊家寒碧。散帙城陰，還帶草堂深寂。休吟謝池夢好，恁詩痕、不點經席。書種在、比芸香盈畝，薤垂過尺。　看遍長安桃李，朱門冷、何堪盡成蓬棘。誦得清芬，依約榜門通德。織織一重綠意，似當窗詩婢曾織。悵漢苑幾青蕪，春老故國。」自注云：「是調側韵，惟宋劉涇自製一曲，汲古本夢窗詞乙稿中所羼入者是也。杜王續刻，並承毛本之譌誤，失考已甚。今明板草堂詩餘，固一確證。且涇作骨氣高健，猶是北宋遺音，益足徵已。不揣黯淺，輒追和之，聊示考存故譜之一格云爾。」《中秋夜雨罷酒遣懷·采桑子》云：「今宵莫惜無明月，人似姮娥。酒滿香螺。好夜看人盡夢過。歸來獨卧西窗雨，閑淚無多。不可聞歌。早自安排喚奈何。」辛亥九月作《謁金門》三闋，其一云：「行不得。塞上燕脂無色。一夜霜笳天下白。秋高空雁磧。　莫惜王孫路泣。芳草猶傷舊國。如此關山搖落易。斷腸人未識。」其二云：「留不得。夢轉車塵宮陌。秋老衰蘭催送客。金仙無淚滴。　一炬倉黄半壁。四聽楚歌風急。誰蹴昆侖鼇柱坼。三山驚海立。」其三云：「歸不得。哀些誰招離魄。東有龍蛇潛大澤。九關愁更北。　江水爲君還黑。山氣何年重白。遼鶴書沉雲海隔。夢來天地窄。」

《寒松閣談藝瑣錄》卷五　叔問尺牘之妙，近今罕覯，其餘六朝小品，皆古茂淵懿，迥絶塵氛，爲予作象贊云：「秋涇會雍，有松突抌。蒼際之精，肖君風骨。神鋒孤逸，仕路大蹇。獨與道息，藏山萬卷。硉硉高致，玄漠在衿。綷以嘉藻，懷我好音。萬波方顛，一漚自涓。奔然耇耋，湏眉皆仙。」

陳琰《藝苑叢話》　某君一名大風，在京師日，嘗邀諸客飲于其家。席間有狗，風子怒而逐之。座客因舉「大風打狗」四字限作詩鍾，文芸閣學士應曰：「英雄大澤思屠狗，風雨寒江獨打魚。」

沈瑜慶

論述

綜論

沈曾植《濤園詩集序》 濤園之詩，要當合其無韻之文字，平生議論簡牘雜文，參伍錯綜，互相證，交相發，而後意匠所經營，所謂居要而警策，所謂詞高而意遠者，乃視而可識。其特工于發端，誠有若昔人所謂剝落數十重者。其稱古事以況今，亦往往別有會心，絕離尋常心識徑路，自擘箋分韻時，合志同術者，倉卒且不能喻，欲自釋而曲折不能詞達，而安得期諸異世之人，而安所得山谷之天社，荊公之鴈湖，爲紬繹其旨，箋其字句，發其微抉其隱乎？【略】昔君偕余登鍾阜之顛，下視臺城，長江湯湯流天外，日落西山，草木異色。余涉憂患多退思，君慷慨俯仰，倜然有凌轢一世之意，相與瞻眺吟諷。歸而就君齋讀君詩，磊砢豪宕多奇語，今集中往往佚之矣。余顧謂君：「近人言同光派，閩才獨盛。假有張爲圖者，太夷爲清奇僻苦主，君爲博解宏拔主乎！入室誰，及門幾人？」君當時意氣遒上，頗自任，猶若有不足者然。晚歲歸自黔中，病後氣益平，默默鮮歡矣，而友朋夾持，吟事猶得不廢。嘗過海日樓，值余晝寢，舉蘇氏「睡起清風酒在亡」之句，余起相答，君遂抗聲誦終篇，至于「遙知魯國眞男子，獨憶平生盛孝章」，眞有若晉人所謂唾壺擊碎者。又好誦《左傳》子家子語，倨句抗墜，往而不復。余奇其意，亦不能盡其指也。世咸知君爲詩好用蘇詩、《左傳》語，舉茲二例，君所會于二子者若何，後之讀君詩者用心若何，異代揚子雲或不無取裁乎！

李宣龔《濤園詩集跋》 舅祖濤園先生【略】生平熟讀左氏傳，往往運用若自己出，且于同、光以來朝政時局，人物掌故，多所紀述，可作詩史觀，而非可以尋常作家相提幷論也。

陳衍《濤園詩集・正陽篇詩序》 余與濤園文字相與者且三十年，上下議論，有時若異趣，其實臭味則無弗同也。濤園年十三四，即英氣過人，才思橫溢，下筆動數千言。行坐吟諷左氏傳、《史記》、杜集、蘇集、庾子山《哀江南賦》，凡長篇鉅製，不絕于口。習舉業亦振筆直書，不知揣摩風氣爲何事。

又　甲午中日戰事既殷，南皮張尚書權督兩江，濤園總籌防局，接應北軍餉械，兼午夜草奏治軍書。既益更事，而目擊感憤，間形諸詩，一時初未卒業。今年權鹽淮北，乃記憶補綴。六月至滬，手一巨編相示，則長篇大叙，皆《諸將》《八哀》之遺也。【略】他日有爲《國朝詩紀事》者，此編當十采七八，則眞必傳之作矣。

又　濤園少爲詩，未成。喜治經濟家言，足以推倒一時豪傑。生平肆力，深于少陵、昌黎，不如其深于眉山。而是編詩皆學杜，叙皆學韓，絕少蘇家習派。

《石遺室詩話》卷三 吾鄉同輩之爲詩者，又有沈愛蒼撫部（瑜慶），林琴南孝廉（紓），皆不專心致志于此事，然時有可觀者。愛蒼號濤園，【略】有《左》癖，作詩文未有不撏撦及之者。以外則施注、三合注蘇詩，圈點數遍，動以自隨。古體詩才筆自喜，雖用蘇法，亦不盡然，往往序長于詩。時與元末王逢《梧溪集》、周霆震《石初集》、張憲《玉笥集》相彷佛。余序君《正陽集》曾言之。

王允晳《昌江道中懷人》 一詩二字三書癖，復次談玄與弈棋。若問濤園全勝處，一生憑杖好襟期。

陳寶琛《沈濤園中丞六十雙壽序》 吾閩百年來名臣最著者數侯官林文忠、沈文肅二公。濤園沈丈，文肅公第四子，文忠公之外孫也，【略】所爲詩出入杜、蘇，可爲光、宣間史料，蓋必傳之作。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微星九紋龍史進：沈瑜慶　進于史矣，是爲史詩。濤園之言如是爾。（濤園《題崦樓遺稿》云：「人之有詩，猶國之有史。國雖板蕩，不可無史。人雖流離，不可無詩。」崦樓名鵲應，字孟雅，瑜慶女，林暾谷妻。）異代相知野史亭，燎原終感是星星。平生自有征南癖，秘記《金鑾》絕可聽。　愛蒼名父之子，熟于《左》《史》。其詩結束精嚴，尤多名作，其小序可備掌故。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五　濤園爲文肅叔子，少倜儻不羈，【略】所爲詩，抉發幽隱，筆曲而達，同光派閩才稱盛。太夷主清奇，君主宏拔，皆能戛戛獨造，時輩爲之斂手。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濤園生平熟讀《左傳》、坡集，得力最久，每以入詩。海藏樓挽詩，所謂「共推《左》癖如元凱，酷慕詩流作老坡」者也。

分論

《詠史寄虞山師》　沈曾植《海日樓札叢》：愛滄詩曰《濤園集》。其《正陽集》【略】《詠史》留侯云：「處人骨肉間，憂虞能自保。」賈生云：「左右以諭教，爲傅乃無狀。」蕭太傅云：「蕭生亦可哀，儒術益高致。」狄梁公長源云：「卧內有山人，來自嵩穎間。」呂申公云：「夷簡非相才。」張太岳云：「撫爭望桓伊，慷慨聲回天。」運思皆出人意表。

《甲寅八月十三日感答南海兼報節庵》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濤園【略】改革後有《義熙集》，其《甲寅八月十三日感答南海兼報節庵》云：【略】亦追悼晚翠軒之作。

傳記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五　沈瑜慶，字愛蒼，號濤園，侯官人，光緒乙酉舉人，官至貴州巡撫，謚敬裕，有《濤園集》。

《近代詩人小傳稿·沈瑜慶》　沈瑜慶，字愛蒼，號濤園，福建侯官人。【略】撫黔年餘，即值辛亥光復，乃徙居海上，以詩人終老。

紀事

作家逸事

《眉韵樓詩話》卷四《沈濤園詠天發神讖碑詩題范忠貞武夷曲遺墨》　沈濤園方伯（瑜慶）爲文肅公之子，曾任淮揚海道，升順天府尹，後因與某疆吏不甚水乳，調任江西臬司，逾年升布政，適瑞中丞（良）因省親乞假赴京，朝命方伯攝巡撫事。（成）〔咸〕、同以來任江西巡撫者，以沈文肅爲最賢，且在任亦最久，甘棠之愛至今弗衰。濤園方伯克趾前美，興養立教，吏畏民懷，載道口碑洽於婦孺。會有言官摭拾細故，上聞已由端匋齋尚書查覆，謂均無據之譚，卒奉詔開缺江右，紳民數萬奔走呼籲，若赤子之失慈父母，電乞聖主加恩留任，以慰民望，然終不得請。近世大吏如方伯之能得民心者，蓋不數之覯，而方伯不自居其能。去官後論及章江政事，輒以無德於民，不能紹文肅之前烈引爲深疚，其德量固度越時賢矣。方伯於前月過津，余以《四朝詩史》體例致函商榷，方伯復函備加獎飾，引顧俠君選元詩夢古衣冠者，相率羅拜，以爲比況，又錄示近作十餘首，茲錄七古二首、七絕一首於後。

《南亭筆記》卷一一　沈京兆瑜慶以道員候補兩江之日，嘗與同寅鬥葉，京兆和出白板一翻牌，對家白板方成對也，見之大駭，窮求其故，則京兆袖中尚有一中一發，京兆可云狡獪矣。後京兆左遷晉臬者，則以有人奏參，有「酷嗜撈蒲」之語。夫京師各官之嗜撈蒲者，比比皆是，豈獨一沈京兆哉？而沈京兆之適遭其厄者，必係有人排擠無疑。沈字愛蒼，前任順天府尹陳璧字玉蒼，合之則成蒼蒼者。韓文曰：「予髮蒼蒼而視茫茫。」殆爲二公而設歟？

《石遺室詩話》卷三　愛蒼號濤園，以二百四十萬錢買福州城內烏石山甌香許氏舊濤園，爲其父文肅公祠。園有古松，故以「濤」名。余識濤園時方總角，行坐誦吳梅村詩、庚子山《哀江南賦》，忽忽四十年，其子女皆受業于余，重以姻婭，曾出資爲余刊《元詩紀事》。見人佳文字，輒咨嗟歎賞不自已。親炙知名士，如蟻之附羶。

作品本事

《述憶》《石遺室詩話》卷二：宛在堂所祀諸人，惟林范亭絕不以詩稱，人頗疑之。讀愛蒼《述憶》一詩，方知其梗概。有序云：【略】《十朝詩乘》卷一九：吾鄉林范亭先生（廷禧）官雲南迤西道，回匪亂作，攻城急，乞援不至，城陷，坐堂皇罵賊死。大吏猶飾詞歸咎，久之事白，乃予卹如例。林歐齋方伯夜趨樞直，遙見迤西道燈仗，逾月，奏報始至。余曾采其事入《洞靈小志》。近見沈濤園中丞有《述憶》詩云：【略】。

《懷朱軍門洪章》《石遺室詩話》卷三：《懷朱軍門洪章》一首，最爲妥帖排奡，云：【略】全首隸事穩切，惟「同谷」句與此題無涉，似宜改用陳濤斜事。有序甚長，極有聲色。《十朝詩乘》卷二〇：此濤園聞朱自述者，因爲詩云：【略】「潁川罵坐」語，謂朱先隸胡文忠，爲親兵，從殺賊，文忠甚壯之，無役不從。值文忠母壽，諸將畢集稱賀，朱中酒爭坐，傷其曹，文忠辭焉，而密令曾文正收之。【略】甲午中日事起，南皮張文襄耳其名，使募十營守吳淞，尋移金山衛，修臺築壘，市廛貼然，以同事者訾議牽掣，不得行其志。未幾，傷發卒。文襄上其勞，賜謚建祠逾常典，濤園實左右之也。其詩其序，足補國史之闕。《一士談薈・朱洪章》：曾國荃之下金陵，部將論功以李臣典居首，獲封一等子；蕭孚泗次之，封一等男；朱洪章僅得世職，未邀爵封。後之紀述其事者，頗言洪章實首功，爲之不平。如沈瑜慶《懷朱軍門洪章》詩云：【略】詩有長序，謂：【略】其助臣典張目而駁沈說者，如李詳《李忠壯公家傳書後》云：「時蘇、常俱復，忠襄恥獨後，憤欲死之，再鑿龍膊子地道，募死士先登，公與諸將誓如約，地道火發，城揭二十餘丈，公冒烟火磚石直進，傷及要害，城克而病，病遂死，去城破僅十餘日。曾文正上公首功，奉上諭：『李臣典誓死滅賊，從倒口首先衝入，衆軍隨之，因而得手，實屬謀勇過人，著加恩錫封一等子爵，賞穿黃馬褂，幷賞戴雙眼花翎。』而公已先殞，不及拜受恩命。【略】一時公私記載，咸無異同。余兒時聞村優敲鉦唱克復金陵歌，亦首及公。大功在人口，宜無沒沒也。雲南鶴麗鎮總兵朱公洪章者，先登九將之一也，【略】在江南久，鬱鬱不自得，念昔與李公誓死登城，李獨膺懋賞，身猶碌碌與偏裨伍，所奉主帥及同列諸將，無一在者，思傾李公以爲己地，昌言于人，謂：『曩者之役，余實先登，李資高，適卒死，主帥與朝廷務張之以厲將士，故李獨尸大名。』此語一出，好事者爭歌詩慰朱，且述其語云：李克城次日傷殞，忠襄慰己，以李列首。後謁忠襄，語稍不平，忠襄出鞾刀授之曰：『奏名易次，吾兄主之，實幕客李某所爲，盍刃之？』又言王氏闓運《湘軍志》，乖曾氏意，後屬王氏定安改訂，亦緣官書未改云云。其盡屏文正原奏及公私記載，爲此繫風捕景不可踪迹之詞，營惑視聽，甚可駭怪。夫攻金陵，提鎮死者甚夥，何獨于公以死旌伐？文正手書日記云：『至信字營，見李臣典。該鎮爲克城第一首功，日內大病，甚爲可閔。』又云：『聞李祥雲病故，沅弟傷感之至，蓋祥雲英勇異常，克復金陵，論功第一。』據此則奏名列首，固忠襄意。幕客李者，中江李鴻裔也。論功之奏，覈及殿最，李安敢以私見撓之？又王氏定安修《湘軍記》時，忠壯子孫不在顯列，無所顧忌。湘潭之志，既乖曾意，本非官書，東湖覬再起，一意媚曾，又何不可改正之有？凡此皆不考情實之過也。忠壯之子諱義信，字蔚廷者，從忠壯軍中，共勞苦，預見此事，時告其子，爲異日容貌祖德之述。【略】余謂忠壯與朱公冒礮火，投軀死地，徇主帥旨，豈復有毫末富貴想，會有天幸不死，命也。忠壯爵賞不逮生前，其亦已矣。朱公侘傺失志，黃金橫帶，未嘗一日稍厭其望，嘐嗐大言，用以自豪，亦人情耳，奈何竟據實錄邪？」與瑜慶之說，鍼鋒相對。洪章以黔將處湘軍中，待遇之間，稍有偏枯，于事或亦不免，惟瑜慶謂臣典死于克城之次日，以是獲列首功，則殊非事實。考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清軍轟陷金陵城垣，衝殺入城，曾國荃即日馳奏大概情形，是夜攻克內城，搜殺三日夜，曾國藩據國荃十九日咨，于二十三日馳奏詳細情形，立功人員，列單請獎，二十五日國藩由安慶抵金陵，七月初二日臣典乃卒，故國藩猶及見之，何謂「于克城次日以傷殞」云云乎？詳所云「去破城僅十餘日」，是也。此爲瑜慶所紀中最顯之錯誤，詳如就此直駁，不必言「何獨于公以死旌伐」云云矣。賞功之諭，于七月初十日奉到，國藩七月二十日爲臣典奏請優卹，（據國荃咨。）謂：「年方二十七歲，竟有名將之風。六月十五日地洞口受傷，十六日克服金陵城池，十七日因傷增病，醫治無效。二十日舁雨花台營次，醫者謂傷及腰穴，氣脈阻滯，不久恐變喘症，加以冒暑過勞，難期痊可。二十三日國荃親往省視，李臣典不肯服藥，自云此次萬無生理，【略】即于七月初二日巳刻出缺。其胞弟李臣榮、李臣章料理後事，

卽日將歸原籍，擇立繼嗣。欽奉六月二十九日上諭，有錫爵之曠典，有黃馬褂雙眼花翎懋賞，李臣典竟不克親拜寵命，感聖恩之優渥，歎該員之數奇，國荃私心痛悼，寢食難忘。【略】臣典卒于拜命之前，或卽緣是而誤傳爲死于奏獎之前耳。（朱孔彰《中興將帥別傳》傳臣典，于其病卒，謂：「公夜戰過勞，明日病熱。或曰，公恃年壯氣盛，不謹，疾之由也。」有微詞焉。）詳所稱臣典之子義信，蓋卽卒後立爲繼嗣者也。王闓運作《湘軍志》于諸將帥多以微文貶抑，國荃等大恚，《湘軍志》嘗因以劈板，王定安之《湘軍記》，乃承國荃之恉而作。瑜慶云「乖意」「改訂」，蓋卽謂是，言兩書均未特表洪章之功而已。祥謂定安「一意媚曾，又何不可改正之有」，不免誤會。臣典功首，既國荃意，「媚曾」者何以必可改正乎？瑜慶所述奏名易次，指臣典以下者而言，祥謂「奏名列首，固忠襄意，李安敢以私見撓之」，又將臣典牽入，實欠分曉。洪章于是役所獲世職，乃騎都尉，瑜慶輩謂輕車都尉，非是。至洪章自叙身任首隊及克城諸狀，其《從戎紀略》云：「九帥調各營隊伍已齊，命章往問何營頭敵何營二敵。再三詢之，無人敢應。章曰：『我輩身受皇上厚恩，今日正當報效，請以職分定先後何如？』時蕭統領孚泗已補福建陸路提督，寂無一言。次及李祥雲，已補河南歸德鎮。祥雲要章撥精兵一二千與之，章曰：『既撥我軍，不如我當頭隊。』衆乃隨聲鼓動。劉南雲乃言願作二隊，餘依次派定，分爲三路。當時相商，同到九帥前具軍令狀，畏縮不前者斬。章將各情復稟，九帥壯之，命章速準備。乃回營派頭隊四百名，二隊一千名，餘隊隨在後。各弁勇聞打頭敵，無不奮然自振，一以當百。至龍膊子，章令頭二隊勇各頂生草一捆，以便塡壕，倘不遵者以軍法從事。適信字李營官來，告藥已安好，請示放火。章復轉至僞天保城，稟知九帥。九帥指章看曰：『城中賊如此之多，務須小心。』章稟曰：『只要轟開城，得入其穴，任他賊衆，勿怯也。』當是時，我各營隊伍亦齊，布列龍膊子崗上。章至，乃下令放火，只看火線燃過，霹靂一聲，烟塵迷天，磚石飛崩，軍士無不人人惴慄。章乃奮身向前，左手執旗，右手執刀，奮勇登城，大呼而進。各隊勇始紛忙齊上。賊約三四百，由太平門出來抵章，爭先手刃數賊，各隊奮然幷進，賊大潰。我軍追殺至老城埂太平門，用連環鎗炮轟去，賊又敗。轉進濫房，忽伏逆四出，萬礮轟來。章戰馬中鎗，乃下馬手持長矛，向爲首騎馬賊兜頭殺去。賊首落馬，章乃奪其馬而跨之。各營勇見，慌忙向前。章令兩路放火，頃刻火起，賊不能支，遂又敗北。九帥聞章失馬，乃遣人送坐騎來。章曰：『馬已得，請速催大隊來。』先是九帥進城時，至老城埂，遇節字營哨官敗回，九帥怒，卽令正法。各勇悚懼，始奮身向前，四路掩殺。各路分攻城門，無不勇躍爭功。賊抵禦不住，于是九門皆破。聞敗賊大股聚于五臺山，章令長勝營跟踪追之。章自督衆往攻僞天王府，正遇僞王次兄，見我軍卽走。章令羅沈二營佯敗誘之，得以生擒。時日已暝，章乃衝入僞王府，搜其黨而殲之。令將轅門緊閉，以兩營守之，餘皆分紮前後，封其府庫，以待九帥。惟地道衝塌之處，無人看守，夜半賊結隊偷出，九帥隨派馬隊武營官追殺。章知之，卽督長勝軍追至雄黃鎮，將僞忠王李秀成搜獲。九帥連調始回。章一路見我陣亡兵弁，目不忍視，不禁淚下。甫至營，各軍士皆痛哭連聲。往尋地道崩處，我四百奮勇當頭陣軍士，盡被火藥轟死，無一得生。章心慘裂，搥胸痛哭，更不能止。各幕友來勸曰：『死生有定，幸大功告成，亦足慰各忠魂于地下。』章哭曰：『我自領軍以來，從未有傷亡如此之多如此之慘者。此數百勇士，皆同余十有餘年，血汗辛苦，一旦成功盡喪，屍骨無存，追念前勞，能無痛傷。』各幕友泗淚力勸方止。次日九帥復命各處搜賊，忽貢院前陰溝火起，賊匿其中，以洋鎗傷我親兵數名。章令撒火藥燒之，賊冒火亂逃，章追而殲之，乃回稟九帥，時派弁兵沿街搜捕，並出示安諭百姓，嚴飭各營不許滋擾，賞恤諸傷亡軍士有差，以生擒逆首瀝血祭我各將士，並延僧超度之。捷聞，朝野相慶。時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也。九帥乃叙功具奏，七月十八日奉上諭：『提督銜記名總兵朱洪章，克復江南，首先登城，生擒僞王次兄洪仁達僞忠王李秀成二逆首，異常出力，遇有提鎮缺出，請旨先前簡放，賞穿黃馬褂，世襲騎都尉。』所叙頗詳，可與當時奏報參閱。奏報或難免不實不盡之處，洪章自述亦間有夸侈失實，要其先登之勇，不愧驍將耳。國藩原奏，謂：「李臣典報地道封築口門，安放引線。曾國荃懸不貲之賞，嚴退後之誅，遂傳令卽刻發火。霹靂一聲，揭開城垣二十餘丈。武明良、伍維壽、朱洪章、譚國泰、劉連捷、張詩日、沈鴻賓、羅雨春、李臣典，皆身先士卒，直衝倒口而入。【略】所謂先登九將也。若國荃攻克外城原奏，係謂：「十五日李臣典地道告成，十六日午刻發火，衝開二十餘丈。當經朱洪章、劉連捷、伍維壽、張詩日、熊登武、陳壽武、蕭孚泗、彭毓橘、蕭慶衍率各大隊從倒口搶入城內。悍賊數千死護倒口，排列逆衆數萬，捨命抗拒。經朱洪章、劉

連捷、伍維壽從中路大呼衝，奮不顧身，鏖戰三時之久，賊乃大潰。【略】則臣典不在先登九將之列，而洪章實冠諸將焉。李蕭封爵，張詩曰彭毓橘亦得一等輕車都尉，洪章僅騎都尉，其觖望良非無因。張之洞請卹之奏，推爲功首，亦非羌無故實也。孚泗之獲封男爵，以擒李秀成等。雖秀成之擒，孚泗功蓋倖致，然未聞有謂秀成、仁達爲洪章所擒者，洪章乃亦引爲己功，且不惜竄改上諭以實之，未免離奇之甚矣。其騎都尉世職亦並無「世襲罔替」字樣。此役之獲「世襲罔替」者，惟國藩之侯官文之伯而已。賞功之諭，係云：「記名提督李臣典，于槍砲叢中，搶挖地道，誓死滅賊，從倒口首先衝入，衆軍隨之，因而得手，實屬謀勇過人，著加恩錫封一等子爵，并賞穿黃馬褂，賞戴雙眼花翎。蕭孚泗，督辦砲臺，首先奮鬥而入，並搜獲李秀成、洪仁達巨逆，實屬勳勞卓絕，著加恩錫封一等男爵，並賞戴雙眼花翎。記名總兵朱洪章、武明良、熊登、伍維壽均著交軍機處記名，無論提督總兵缺出，儘先提奏，並賞穿黃馬褂，賞給騎都尉世職。記名按察使劉連捷，著交軍機處記名，遇有布政使缺出請旨簡放，並賞加頭品頂戴，賞給騎都尉世職。提督張詩日，著以提督遇缺提奏，並加恩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記名道彭毓橘，著交軍機處記名，遇有布政使缺出請旨簡放，並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洪章胡竟漫爲抉易其詞乎！（臣典時爲記名提督實缺河南歸德鎮總兵，孚泗則已爲實缺福建陸路提督。上諭于孚泗，若亦爲記名提督者，殆降諭時未及致詳耳。）朱孔彰《中興將帥別傳》傳洪章云：「同治三年夏，忠襄攻江寧城久不拔，提督李臣典建議于龍膊子山麓堅石最多處重開地道，日列隊伍環攻，積濕蘆沙塡壘，欲平接而前，與城齊，以疑寇使多備。六月十五日甲申，地道告成，議推前鋒未決。有營務處朱雲章者，楚人也，以不得統軍爲恨，大言于公前曰：『若輩自命天下壯士，今趣臨大敵，便如鼠子卻縮探頭穴中，吾知若無能爲也。』公怒曰：『孰畏死者而汝爲是言乎？攻守未奉帥令，若使某爲先登，有不蹈萬死以取洪酋生致闕下者，如皎日！』兩人爭論于營幕中。忠襄聞之，亟召諸將入，署名具軍令狀。于是公遂署第一，武明良第二，劉連捷第三，其他以次署畢，凡得九將。李臣典實主地道事，雖列名，未嘗任頭隊也。乙酉日中發火，城崩二十餘丈。公率所部長勝煥字三營千五百人首先登城，從倒口衝入。是時烟燄漲天，甎石雨下，賊復擁大衆謀堵築，從城頭擲火藥傾盆下，燒死者四百餘人。公摧鋒務進，所向披靡，仰登龍廣山，結爲圜陳，外傳與賊排擊，諸將畢登，乃分軍爲三并馳，公趨中路，直攻僞天王府之北，大戰一日夜，俘禽僞王次兄洪仁達以獻。江寧平，論李臣典居首，公最四三閒。或代爲不平，說公往刺幕府。公謝曰：『是何言之鄙也！寇亂方平，而爲將者爭功相殺害，此與賊黨何異，不將垂笑萬世乎？公止矣，吾義不肯爲也。況吾由行伍擢至總兵，今幸東南底定，百戰餘生，恩簡實缺，已叨竊非分，又何求？』光緒十四年以雲南麗鎮總兵入覲，道過金陵，謁見曾公，憑弔死事諸人，立石瘞所。曾公爲之識曰：『同治三年閏六月十有六日，龍膊子地道告成火發，轟開城垣二十餘丈，甎石雨下，長勝煥字營首先登城，前隊奮勇死者四百餘名，同瘞于此。嗚呼慘矣！亟誌之以表忠藎云爾。』亦足參閱，而于洪仁達之擒，惟未言李秀成耳。（《別傳》中無《蕭孚泗傳》。）同治四年洪章始簡授湖南永州鎮總兵，攻下金陵之歲，尚未「恩簡實缺」也。《清史稿》洪章傳亦著其先登之績，而于紀賞功之後，有云：「初，叙入城功，李臣典以決策居第一，洪章列第三，衆爲不平，洪章曰：『吾一介武夫，由行伍擢至總鎮，今幸東南底定，百戰餘生，荷天寵錫，已叨非分，又何求焉？』」似即就《別傳》中語，略加點竄，以簡授在後，故刪「實缺」之句。（洪章部曲前隊四百人盡死于破城時，沈瑜慶詩《序》、李岳瑞《野乘》所叙有誤。）署兩江總督張之洞光緒二十一年爲洪章請卹之奏（據瑜慶所云，即彼代草），謂：「金陵叙收復功，該故鎮固應第一，乃以李臣典積勞先歿，蕭泗孚名位居前，該故鎮抑而爲次。或諷其向幕府自陳，該故鎮夷然不屑也。有功不伐，時論尤多之。三年七月十八日上諭：『提督銜記名總兵朱洪章，克復江南，首先登城，生擒僞王洪仁達、僞忠王李秀成二逆首，異常出力，遇有提鎮缺出請旨先前簡放，賞穿黃馬褂，世襲都尉罔替。欽此。』是該故鎮爲首功，已在先朝鑒照之中矣。」所引上諭，竟一如洪章《從戎紀略》所書，蓋接統章字營記名提督譚會友等呈請奏卹，錄自《紀略》，之洞即漫焉據以入告，實笑柄也。疏中「臣念該故鎮天性忠勇，智略無倫。起家邊徼，無里閈援引之功，資性木疆，落落難合」等語，即瑜慶《懷洪章詩》及《序》之意。之洞疏上，洪章獲優卹，予謚武愼，爲《別傳》未及載入者。《紀略》有曾國荃手書弁言云：「余伯兄太傅文正公雅號知人，于諸將中獨偉視煥文。煥文忠勇性威，戰績半天下。甲子金陵之役，于鎗礮叢中搶挖地道，誓死滅賊，從城缺首先衝入，因而削平大難，焜耀史編，厥功偉矣哉！己丑冬，煥文京旋，余溯念

金陵爲煥文立功之地，遂奏留兩江，權篆福山鎮。庚寅夏因公來寧，出視《從戎紀略》，歷述其生平艱苦，瞭如指掌，其文樸實，頗肖其人也。庚寅八月朔威毅伯曾國荃識于兩江節署。」庚寅爲光緒十六年，國荃卽卒于是歲十月也。所云「于鎗礮叢中挖地道」，當時奏報及上諭，以功屬李臣典，或洪章亦與有力歟。《紀略》謂：「章曰：『以沐恩愚意，明日派隊往採生松來穿成木排，用木滾推近城脚，上面厚堆土泥，任賊用火藥來燒，萬無一失，然後依城再紮營壘，開挖地道，不過離十丈之遙。請大人派信字李營官同往，沐恩任三五日必成功也。』九帥曰：『恐又多傷士卒。』章曰：『事已至此，不得愛惜。』九帥時還猶豫，忽一日報昆字營以搬草填壕傷亡千餘，乃喚章曰：『還是閣下所議不錯，縱傷當亦不多。』章曰：『紮營近城可保無傷，只搬運出入間有難保。沐恩今夜告李營官，將擋牌立土堆，不過片時可將營之前面修好，再築一小礮臺堵禦，使賊不能近，然後開挖地道。只城中賊一夜不來攻，卽可以成。』九帥仍以傷人爲慮。章素知九帥慈心體恤，見士卒傷必不忍，乃曰：『自古殺人一萬自損三千，請大人回營，五日之內可不必到此，以免見之惻然。沐恩以五日定奏功也。』語畢，九帥回營。章乃往視龍膊子前礮臺，有逆首帶數十隊前來，直列于挖壕紮壘上，忽然用火藥擲下，沿燒我先鋒營，幸木排堆土甚厚，燒而不入。章忙令開放洋莊大礮，羣子如雨，賊站不住，乃收隊回。章卽商祥雲曰：『我軍地道今夜定要挖成，久恐洩漏。』祥雲曰：『硐口業已開矣，請派隊益之。』章乃令每營以六隄隊去，限一夜成功。至更時果已挖成。章復商祥雲曰：『地道雖成，地硐何日能就？』祥雲曰：『只要挖處無石峽，三日可成，五日可以裝藥。』章卽將各情稟九帥。次日【略】九帥問地道成否？章曰：『再三日可以裝藥。』九帥驚曰：『何如此之速？』章稟曰：『自六月初八日迄今，已開挖七日，請大人分派，隊齊卽日進兵。』【略】九帥因約往看龍膊子先鋒礮臺，旋轉至僞天保城，問曰：『昨夜礮聲不絕，至一夜不得安枕。貴營堵賊，未知傷亡若干？』章稟曰：『賊分五路吊城來攻地道，被沐恩先令伏兵截擊，該賊亂逃至信字嚴字營壕邊幷山脚一躲避，天明出搜，盡殲之，我軍傷不過三十餘人。』九帥曰：『明日地硐可成，今夜弟卽宿此，以便派調各營。』乃令軍裝局預備布袋六千個裝藥。信字營來請搬運松木三百株，以作硐口押條，乘夜將各物具送至。」如所云，此次地道之開挖，洪章與臣典共任其事也。至《紀略》中失實處，如上諭之杜撰，國荃何以未加糾正，非閱時幷未諦審，卽《紀略》印行時原稿復經改動耳。（吾所見《紀略》，署「光緒癸巳秋七月紫陽堂刊印」，國荃卒三年矣。）洪章之籍貫，《紀略》自謂家于黎平府。《別傳》及《清史稿》均謂黎平人，是也。瑜慶詩《序》謂鎮遠人，岳瑞《野乘》如之，實誤。洪章初從胡林翼，在林翼官黎平知府時，而林翼又嘗官鎮遠知府，蓋誤傳洪章籍鎮遠之由。之洞請卹之奏謂黎平府開泰縣人，開泰卽黎平府同城首邑，惟各有分地，猶之貴陽府與貴築縣也。

《哀餘皇》《十朝詩乘》卷二二：沈濤園中丞《哀餘皇》篇亦甲午年作，其詩云【略】。「東渡伐謀」，謂其尊人文肅公率師渡臺事。時在光緒初年，鯷人窺臺，隣伺已迫，有猛在山，采薇戢謀。「易簀諫書」，則述文肅遺疏，老成深慮卻顧。而二三少年張皇急功，慫恿一擲，誰秉國鈞？何所逃責！《國耻詩話》卷二：濤園中丞，有《哀餘皇》一篇，痛海軍之熸，有序詳論之。序云：【略】案海軍之不能戰，文忠久知之，故始終主和。其敗雖在戎實之虛，主將之非人；然閩人排除異己，實亦大因。鄧世昌之無援，丁汝昌之被扼，其明證也。中丞閩人，故多袒詞，未足盡信。

《濤園》沈曾植《濤園記》：濤園在烏石山南，按圖記，蓋明季許提學豸石林別業，其子友，名之曰濤園。友爲天玉從兄，其所爲《石林紀略》，有奇逸堂、匏居菴、梵聞亭、吞江、松嶺、霹靂巖諸勝。而其後黃莘田居之，題目爲香草齋者也。林紓《濤園記》：濤園舊名石林，爲許有介先生別業。先生明之遺老，隱居弗仕，朱竹垞謂有介才兼三絕，名盛一時，紓二十年前曾累見其畫山水似衡山，而人物彷彿硯田也。庚子歲，復見先生自書《石林記》，有「聽雲海寒濤聲，若身立天際」，故易此爲濤園。余于濤園凡數十至，前十五年餞葉桐侯鎮軍于是間，曾爲圖記之。而園之主人則沈君愛蒼也。沈成式《沈敬裕公年譜》：（光緒）六年庚辰，二十三歲。公購明季許甌香先生濤園故址，爲文肅公專祠。又買施姓嚴姓蔬圃以益之。園中多宋元明及清初石刻，許甌香先生《石林記》有「清泠臺畔多昔賢遺墨」一語，朱竹君學士《金魚石壁記》有「宋元題刻，自嶺至此最富」一語。公芟除榛莽，諸石畢露，船政大臣黎召民星使兆棠檄孟仲京大令相度祠工，劉蘭洲觀察璈、段培源都轉起、席硯香方伯寶田均有助款。林畏廬紓、沈子培曾植均爲公作《濤園記》，沈《記》有「黃莘田居之，題曰香草齋」諸語。十硯爲許氏所出，讀書園中，容或有之；香草齋則別有所在，非濤園中也。

《南隄報功祠祀先文肅公幷湘鄉曾文正公》《十朝詩乘》卷二〇：沈文肅在諫垣，曾疏請專任曾文正討賊；其撫贛，亦由文正推引，固夙契也。官贛撫日，有都司劉青雲詐贓釀命，既定讞矣，文正以爲疑，移皖訊鞫。閱半載，卒從原讞，而意終不釋。文肅性嚴峻，甄劾屬吏皆從重，被劾者投效皖營，益媒蘗其間。會文正欲提九江關茶釐，文肅爭之，請留贛充饟。文正復疏辯，廷諭均分，幷引廉藺、賈寇事爲勖，兩公皆具疏謝。然當日所爭者公事，無私隙也。贛省南隄報功祠，兼祀文正、文肅。濤園中丞爲文肅子，以贛藩攝撫，嘗詣謁祠，有詩云：【略】按：曾、沈江南專祠俱在龍蟠里，故云「對宇」。兩公功炳國史，是事當官無徇，亦見坦直。余謂文正非不能容物者，文肅亦非欲硜硜自鳴者，正以是時功高位重，疑謗易乘，以所薦舉之疆吏，猶以細故爭持，上煩宸斷，庶幾增朝廷之重，息黨援之嫌，此中固有深意。

《大沽舟中聞友人談都下近事》《十朝詩乘》卷二三：林暾谷罹法，其婦爲沈濤園女，亦能詩，有《哭外詞》，傳誦于人。濤園亦好談新政，是年于大沽舟中聞人談都下近事，因爲詩二首見意。云：【略】其詩即爲暾谷而作。成敗得失間，當局者往往昧之。然使鼂、賈不生，漢史亦無色矣。范肯堂詩云：「勢極猶翻手，功高亦轉環。」此中固有數在。

《戊戌十一月二十三日寫經竟書後》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距暾谷遇難後百日作也。君以女妻暾谷。

著録

李宣龔《濤園詩集跋》光緒乙未，宣龔省視先君子于金陵籌防局，舅祖濤園先生實主局事，時南皮張文襄公總制兩江，崇尚文雅，以詩相鳴。公與梁節庵、葉損軒、鄭太夷諸君皆居其幕中。而公以籌筆旁午，初未暇爲詩也。丙申三月，中日事定，南皮還鎮武昌，公亦受代去，先後監榷大通正陽，溯洄江淮間，遂與陳木庵、林暾谷二君從容賦咏，有《淮雨集》，類皆行役之作。公之爲詩，實自此始，然《淮雨集》今已不得見，而所存《春申》、《正陽》兩集，則固裒然成帙矣。其後補官淮揚道，擢尹京兆，因忤權貴左遷。迨提刑廣州，開藩江右，又以與當路牴牾，旋起旋罷。撫黔僅數月，猝遇國變。凡此悲喜得喪，與其志行懷抱，一皆發之于詩，有《南州》、《黔中》、《義熙》諸集。【略】辛亥以來，辟地海上，憤時嫉俗，日益憔悴，嘗手自編次其稿，語宣龔曰：「子昔爲暾谷刻詩，可謂能盡後死之責。異日刻吾詩，亦舍子莫屬。」當時以爲戲言，不意戊午秋，宣龔大病幾殆，病起視公，乃竟不及面訣！遺言在耳，往事疚心，嗚呼痛矣！今年彥侯表叔奉使古巴，遂以公遺詩屬宣龔校印。惜《黔中集》一卷，不知如何展轉散脫。今所存者，亦多前後失次，然重以公自手定，不敢臆改，姑存其舊，俟編公年譜時，再爲釐定，或補修集外之作，則區區之微志也。

《石遺室詩話》卷三吾鄉同輩之爲詩者，又有沈愛蒼撫部（瑜慶）【略】。《正陽集》者，君榷鹽淮北正陽關時，以旬月補綴舊題，成詩二三百首之名也。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聽水老人贈君詩，亦有「史料一朝《正陽集》，才名幷世《海藏樓》」之語。《正陽集》者，君監榷江淮間所作也。其時幕客有陳木庵、林暾谷二君，從容賦詠，積詩遂夥。

《臺灣詩乘》卷六侯官沈愛蒼中丞瑜慶，文肅公之子也，以舉人官至貴州巡撫。光緒初來臺。詩多不存，後刻《濤園集》。

藝文

馮煦《柬濤園》相見地南五尺天，縱橫佩劍冠時賢。斜街縱酒呼丁廣，荒寺弦詩角鄭虔。無分馳驅向京洛，且欣邂逅又誰壎。不材瓠落難爲用，砥柱期公障百川。

嚴復《送沈濤園備兵淮揚》一忠孝名家沈隱侯，分巡弭節向揚州。楹書庭訓皆成憲，錦纜牙旗得上游。一約共傳支半壁，（庚子東南互保之約，君實發其議。）三年行見少全牛。未能出餞成邂逅，惟有離情逐水流。

又四讀君詩卷長三嘆，他日遺山此代興。開路驊騮氣深穩，倚天冰雪勢凌兢。未應處陸長呴濕，儘許同時得服膺。不廢教條仍坐嘯，懸知獨有使君能。

鄭孝胥《題沈愛蒼正陽集（沈初少所作忽以二十餘日吟成二卷）》所積亦

已久，誰能默不言。探喉殊整暇，出手見淵源。軼事皆庭訓，高才定宿根。宣南朋好盡，忍觸舊巢痕。

朱祖謀《贈沈愛滄》 嗟爾移官豈至尊，高天牛斗不能神。送秋蘭菊扶人健，爲政風流抵句新。一宿林宗必掃地，謫居元九故爲鄰。鯨魚碧海成何用，相慰遑然莫問因。

梁鼎芬《贈侯官沈瑜慶》 沈郎都市初相識，不待文章發英直。虎豹斑斑風矩存，有才獨俊無渝則。乃翁知國出威名，旌旗不動羌胡驚。異時霜鬢四海見，獨瘞幽恨誰能明？生時未接春風坐，神儀想象君其頗。江南百姓最知恩，今見行驄淚猶墮。（愛蒼時以道員分江蘇候補。）直須清節表時流，莫令人世說蘭蓀。君不見，龍圖文武心鐵石，萬口爭傳范慶州。

范當世《讀愛滄濤園詩集》 豁然搴幕對披眞，修竹天寒絕代人。但把庸言參本味，萬年不到語成陳。濤園亦有蛟龍氣，積水翻無跋浪痕。要語冀州重筆削，不將黼紫論濤園。（摯父先生見贈，有「並時馳騁者，閩位黼與紫」二語。）

陳衍《愛蒼出資代刊〈元詩紀事〉賦詩爲謝時海氛甚惡連夜過宿劇談》 我有元人本事詩，敏夫樊榭是吾師。十年搜詩拚全力，一諾開雕拜重資。著作等身原畫餅，戈船橫海亦圍棋。南梅辦得涼千斛，再把胡床就月移。

王允皙《哀濤園》 甲午吟《餘皇》，成詩何其哀？庚子保南介，籌策何其才？崎嶇軍國事，欲以精誠開。十年餘破軍，閔默隨風埃。路人識中丞，空館歸去來。破車今亦無，影入蒿與萊。再來逢路人，寒涕同潸潸。晚翠千載人，臨命能慷慨。庵樓三年志，求仁無怨傷。此義昔邱山，今棄如毫芒。豈知精氣在，冥漠猶公旁。禮法泉壤有，日月泉壤光。泉壤有賡和，忠愛聲鏘鏘。惜哉世莫傳，傳之爲俗坊。濤園前後松，顏色青蒼蒼。昔年種松人，今作松間颸。颸來如語言，仰訴先忠知。全歸事則已，永結脩門期。南魂有北瞻，西日無東輝。靜夜不可聞，松語酸人脾。

雜録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廿二年五月十九日） 門人沈蓮蒼（瑜慶），江南道員，此人識略極好，且有斷制，不愧爲沈文肅之子。

《石遺室詩話》卷一九 詩有用事甚切不能以白描見工者。濤園《由戒壇至潭柘六絕句》之一云：「金光示夢託幽州，儒佛平分願力周。別綰答書各精絕，太平相國擅風流。（讀壁間大興《朱文正碑記》。）」大興佞佛媚神，兄弟一爲學士，一爲宰相，與摩詰、夏卿兄弟皆佞佛，一爲右丞，一爲相國者正同；「未絕風流相國能」，杜詩也。【略】濤園《展墓雜詩》有二首最佳，云：「奔湍十里傍山行，亂石澄沙作鏡清。腸斷父兄攜我處，白頭來此聽溪聲。」「臨風啜茗廳廬店，歇擔聽泉玄帝亭。不惜餕餘留草草，媿無健步踏青青。（先公遺訓，子孫步行上冢。）」「腸斷」句用荆公詩亦切。

陳衍《正陽篇詩序》 濤園者，侯官甌香許氏廢園，有松數百年物，故以濤園名。濤園用錢二百四十萬爲文肅公祠，遂以濤園自號也。

汪笑儂

論述

《清稗類鈔・優伶類・汪笑儂演新劇》 舊劇伶人，編演新劇最早者，厥惟汪笑儂。笑儂，名僩，字冷笑，亦字仰天，富有思想，兼善詞章，唱做之佳，猶餘事也。所編《黨人碑》一劇，【略】在專制政府之下，笑儂竟能排演革命戲，膽固壯，心亦苦矣。【略】笑儂所演之劇，皆自撰，即演舊有之戲，穿場唱白，亦與常伶不同。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 上海伶隱汪笑儂，以戲劇改良自任。吾未識其人，大約一種之實行家也。頃上海發刊叢報一種，曰《二十世紀大舞臺》，其目的即專主改良戲劇。第一號篇首，有笑儂題詞二絕云：【略】又揭笑儂小照，自題二絕云：【略】儼然詩人之詩，不徒以技名耳。

《浪醒廬筆記・汪笑儂》 詩以律絕爲多，文則散篇者爲多，雖瑜瑕互見，然正可必其確爲己出，余因是深器之。【略】第二次復至在寶善街之天儀

茶園，適余友病鴛詞人周品珊開菊榜於《同文滬報》，點汪爲文榜狀元，於是聲譽頓噪，汪感深知己，嘗戲作謝恩表一道登入報中，駢四儷六，頗爲讀者激賞。會編演《黨人碑》新劇，觀者益稱道其人之才藝兼優，自是頻往來京滬間，疊編《桃花扇》、《哭祖廟》、《孝婦羹》、《馬前潑水》、《縷金箱》諸劇，皆聲調悲凉戛戛獨造之作，於戲劇界獨樹一幟。【略】噫！汪爲滿人，以滿清失政之故不作宰官，甘爲伶隱以終其身，其志可悲，其人良可憐也。

《六十自嘲》《偷閒廬詩話》第二集：汪笑儂原爲宦海中人，一變而爲舞臺歌者，舉世奇之。顧其所作詩句，則多憤世語。錄其《六十自嘲》云：「回頭五十九年空，一曲琵琶血淚紅。成則王侯敗盜賊，可憐人在舞臺中。」玩其語意，殆傷心人別有懷抱耶？

《斬馬謖》《清稗類鈔・優伶類・汪笑儂演新劇》：其演《斬馬謖》一劇，城樓一段正板、西皮及二六，一字一句，自出心裁，而不離《出師表》之大旨。入後，聞馬謖失守街亭，白云：「當年先帝在白帝城託孤之時，曾對山人言講，馬謖爲人言過其實，不可重用。山人以平南之役，馬謖有攻心爲上之論，頗曉兵機，故每畀以重任，不想今日失了街亭。如此看來，知人之明，不如先帝多矣。」云云。此等念白，斷非俗伶所能夢想及之者也。

傳記

《退醒廬筆記・汪笑儂》伶隱汪笑儂名僩，隸旗籍，云爲前常鎮關道某觀察之侄。某年曾舉孝廉，納粟入仕途供釐金等差有年，概清政不綱，憤然棄軒冕以習須生戲自娛，坐是去職，遂隱於伶，每日優孟登場以陶寫其胸中鬱勃之氣。光緒間，周桐孤鳳林開丹桂茶園於大新街，初次到滬，余與之覿面，以其吐屬名雋，不類梨園子弟，因微叩其身世，始詳舉以告余，並出其所作之詩文稿相示。【略】惜在滬奏藝半載，以嗓音過低不獲見賞於時，未能得志而去。【略】惜中年後嗜烟酒過甚，日須吸阿芙蓉兩許、汾酒一斤餘，以致肺部受損，感疾而歿。

紀事

《新世說・棲逸》汪笑儂自號伶隱，光緒中以孝廉銓選知縣，需次京師，偶購一妾，不知其適爲宗室女也。事聞于臺官，奏之朝，例當死。家奴願任其罪，乃出資賄朝貴，坐奴買獻罪。汪遂挂冠，往滬上爲伶。

《清稗類鈔・隱逸類・汪笑儂隱於伶》汪笑儂名僩，自號伶隱，皖人，仕而優者也。光緒中，以明經得鄉選，大挑用知縣。挾資次京師，自以新貴將得官，乃謀置一妾與之省，不知其適爲宗室女也。事聞於臺官，奏之朝，按驗，例當斬。汪有家奴私請曰：「其無救乎？」汪曰：「救可爲，惟必有任其罪者，乃得耳。」奴曰：「誠能乞得主人命，奴萬死不辭也。」汪曰：「審乎？」奴曰：「第勉爲之，奴誓無悔也。」汪知其誠，乃出資賄朝貴，遂坐奴買獻罪。

《黨人碑》《清稗類鈔・優伶類・汪笑儂演新劇》：笑儂【略】所編《黨人碑》一劇，乃採《六如亭說部》東坡逸事，略加附會，暗刺政府，而科白關目，亦能鼓舞觀者興趣。如在酒樓獨歎時，酒保誤蔡京爲菜心，司馬光爲絲瓜湯，謂蘇東坡有三弟，曰西坡、南坡、北坡，東扯西拉，詼諧有趣。至題詩一段，高唱「連天烽火太倉皇，幾個男兒死戰場。北望故鄉看不見，低聲私唱小秦王。長安歸去已無家，瑟瑟西風吹黯沙。豎子安知亡國痛，喃喃猶唱後庭花」，腔調抑揚，不襲皮黃陳套。花字由低而高，延長至二十餘音，宛轉自如，尤爲難得。

著録

《新世說・棲逸》汪笑儂自號伶隱，【略】所編《黨人碑》、《哭祖廟》等劇，最有名于時。

雜録

《新世說・棲逸》 汪名儐，安徽人，以明經得鄉選，嘗自書聯云：「墨笑儒韓笑佛司馬笑道，儂惟自笑也；舜隱農說隱工膠鬲隱商，伶亦可隱乎？」

《清稗類鈔・優伶類・汪笑儂演新劇》 宣統末，劉永春與汪笑儂均在濟南演劇，劉隸鵲華居，汪隸富貴茶園，以營業競爭，漸成仇敵。汪尚有涵養，劉則逢人便罵，輒曰：「汪笑儂何能唱戲！」一日，值某會館堂會戲，主者以二人皆負盛名，強令合演《捉放》，劉去曹操，出場唱「八月中秋桂花香」句，改「香」字爲「開」字。唱罷，目視汪，汪應聲曰：「棄官拋印隨他來。」座客咸以汪之才思敏捷，歎賞久之。劉自是誓不與汪合演，而罵如故。

《南亭四話》卷五《莊諧聯話・汪笑儂對》 某年漢皋有人以「三春三月三」五字屬對者，一時莫以應。伶隱汪笑儂對以「半夏半年半」，自云工則工矣，尚未能盡善也。

俞明震

論述

綜論

陳三立《觚庵遺詩序》 觚庵少年能詩，自矜重。通籍後，浮沈輦轂間，後官江南、官贛、官甘肅，所作僅有存者。退隱後，詩乃稍多，遭遇巨變，避世孤往而然也。【略】金陵有宅青溪上，鄰于余，復築廬杭之西湖，與陳君仁先爲鄰。歲月之往還，游賞之頻數，出一篇，輒有爲與余與仁先所驚歎者。蓋觚菴詩，感物造端，攝興象空靈杳靄之域。近益託體簡齋，句法間追錢仲文，當世頗稱之。觚庵亦或幽獨自負，其信有無忝于後之相知者耶？

陳詩《觚庵詩存跋》 公雅有局量，篤好名理。其爲詩也，鎔鑄性靈，據少陵之忠愛，蔚簡齋之深秀，蘊莊、列之高致，籠魏、晉之清談，如度隴、出塞，居越諸篇是已。

《平等閣詩話》卷一 大興俞恪士觀察（明震），余舊交也。不見數年，今秋游天童歸，相遇于滬。銜杯接席，論詩驩然。恪士謂詩人非閎抱遠識，必無佳構，余深韙其言。

又 近見恪士觀察《天津雜詩三首》云：【略】數詩是以韻格勝者，唐之戴叔倫，宋之陳簡齋，殆能頡頏。恪士嘗論作詩之法，謂遣詞宜用子部罕經人道語，方能壁壘一新。諸作可謂極其能事矣。

又卷二 丁未八月，南贛民有仇教之獄。西鄰責言，大吏檄俞恪士觀察往勘之，既歲事。恪士傷亂賦詩紀事。錄其《峽江道中》句云：「空際又收斜照去，人間惟有百憂侵。」《寓齋夜坐》句云：「一念可教滄海變，百年眞到鬢毛斑。」《冬夜偶成》句云：「夜久得坐理，水寒無動形。」《贛江曉發詩》云【略】。微言孤韻，抑揚其際，杜陵之變調也。

又 頃於友人處見俞恪士觀察近作，《城頭望殘陽西沒感賦一律》云【略】。憂深思遠，工部之遺。又《鬱孤臺晚眺》句「人前惻惻無高論，江上悠悠入晚晴」亦佳。恪士又有《游丫山五古》云：【略】秀逸處頗似柳州。

《石遺室詩話》卷四 俞確士學使（明震）庚戌入都，訪余于秀野草堂，云有近詩一冊，在弢菴處，請余商定。旋提學甘肅，寄示紀行數詩，附以書云：「春明接座，植義颺辭，越石、孟公，殆兼其勝。咄嗟敍離，攬轡南轅。拳拳夙夜，暮春度隴，經陟阻艱。戴星而奔，則晨風砭骨；日昃而息，則驚埃被面。逮至縣車邃谷，單衣鬱蒸；稅駕鹹泉，連朝銜渴。此則西邁之所獨殊。五月四日到隴，初十任事。處瘠則勞，如駒在勒，學校敝廢，百端未理，尚無萌蘖，徒具其名。固前人隳廢之咎，抑亦多所掣硋者之有以致之。時政日新月異，此亦何可爲常？走頗欲應機立斷，殫精以赴。然一齊衆楚，事有難言。伏思愛顧之隆，敦篤氣類，用敢瀆陳清聽！仰冀向當路同事諸公，具言其概，加以督責，事權專屬，庶有藉手。否則廢弛如前，擁虛名而

任厥咎，愚者不爲，亦惟有奉身引退耳。離群獨遊，沈思紆結，朱華蔭渚，緬想嘯歌，擊轅之詞，鈔呈一噱。」駢詞雅似北江。《宿新安縣示陳子言》云：【略】《過邠州》云：【略】《行土峽中抵會寧行館次子言韻》云：【略】《隴頭》云：【略】讀數詩，如見洛陽以西堙塞錮蔽情狀。余復確士書有云：「前月蒙惠書及詩二紙。感氣類之離索，述道途之阻艱。勞者之情，乃畀居者共之矣。」

又卷一四　與確士別數年，去年復得相見，始盡讀其十數年來之詩，共一厚冊，屬爲評定，蓋由王、孟而進規老杜者。確士多靜者機，訥于語言，淡遠處從苦吟而出，非漁洋、時帆之貌爲淡遠；度隴後則七言古詩得杜法。今年復示余近作數紙，經蘇堪圈點者，後題八字云：「隽語易得，杜味難得。」余謂「杜味」二字至當。余前所見者用杜法，今所見者得杜味也。如《歲暮園居雜感》云：「漸喜知聞斷，閒門各一天。還家仍獨客，亂世有餘年。畦菜經霜碧，江魚入市鮮。老夫惟果腹，無酒亦陶然。」「稍見通茲貨，殘年米價平。月圓知漢臘，巷哭有驕兵。帥府徵歌舞，遺黎算死生。出門流水斷，愁絕一冬晴。」「寒日如烟淡，遙峯與雁平。微吟萬象待，早起一身輕。對局搜殘劫，攤書擁百城。不親無益事，辜負有涯生。」「小閣留賓處，寒山不改青。悠悠萬人海，落落兩晨星。遯世全哀樂，忘身自典型。蕭蕭一亭竹，留爾不曾聽。（李梅庵、陳仁先留居數日。）」「還家」、「不親」二聯，自是杜陵語；「小閣」三聯，似摩詰矣，然終是杜，與《放船》、《入宅》、《雨》、《懷錦水居止》諸律相近，王閒適，杜兼悲慨也。若「微吟」一聯，則「遲迴度隴怯，浩蕩及關愁」句例耳。

夏敬觀《忍古樓詩話》　山陰俞恪士提學明震，有《觚齋詩集》。伯嚴吏部稱其托體簡齋，句法間追錢仲文。感物造端，攝興象于空靈杳靄之域。所論極當。其提學甘肅，權布政使，適遇辛亥之變，遂罷官，輾轉由草地歸。晚居杭州南湖，詩境益勝。蓋遭際坎坷，困而彌工，不特得山川之助也。

黃曾樾《陳石遺先生談藝錄》　俞恪士自卸新疆提學使任回京，嘗言：此後當不復作詩，某詩功恐亦止于是。每一詩成，刻畫景物，非無逼肖處，然幾病怔忡矣。俞先生西行後詩大異于昔，惟不久竟下世。

胡先驌《評俞恪士觚庵詩存》　山陰俞恪士布政明震爲晚清一名詩人，其詩蓋初學錢仲文（起），後學陳簡齋者。觚庵天資極高而工力較遜，故常多疵累之句與膚泛之語，然其佳處，乃往往出人意表。【略】癸卯以前所作，多浮光掠影語，初讀之覺有新意，細尋繹之乃空洞無物。【略】癸卯以後之詩，膚泛語仍數數有之，惟較少耳。

又　觚庵詩最擅長者爲寫景。癸卯以前詩，說理抒情皆無精采，寫景則時有佳句，【略】以視他作，有仙凡之別。蓋得力于錢考功有如此也。

又　癸卯至庚戌，于觚庵詩爲第二期，視前作乃漸深厚而耐人尋味，氣度亦漸蒼莽。【略】至贛州後諸作，筆力尤雄渾。【略】其情景兩融之作，固已風格高騫，即專寫景者，筆力亦復矯健。蓋已非錢考功所能範圍，而深得簡齋三昧矣。

又　辛亥至壬子，爲觚庵詩之第三期。觚庵官贛後，歷覽虔邊山水之雄健，詩格爲之增進不少。至是自燕京渡河赴隴，日睹風沙大漠雄偉深厚之氣象，胸懷益加宏廓，作品亦日趨于雄渾，【略】諸詩句浩瀚泱莽，迥非觚庵舊作所能方其百一，蓋文章在得江山之助。【略】觚庵局度，本非宏廓一流，苟足迹不出東南吳趙之境，亦惟有「沉憂斗靡麗」而已耳。度隴之役，天之玉成觚庵者，豈淺鮮哉！【略】觚庵癸丑以後詩，視辛亥度隴諸作，未有進境，惟處境閑適，窮幽躡景，益多佳句耳。【略】刻畫山水，具有獨到，傳之久遠，差無愧焉。

又　觚庵之爲人，有可得而論列者。清季文人粗分之約爲五類。【略】第三類爲有志于維新，對于清室初無仇視之心，亦未必以清室之覆、民國之興，爲天維人紀壞滅之巨變，而必以流人遺老終其身者。【略】觚庵則屬于第三類。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地勇星病尉遲孫立：俞明震　面而黃，鞭則鋼，硬弓快馬祝家莊。隴頭黃霧不成春，如見周慤涕淚人。七字吟成心萬轉，一廬冀作太平民。恪士詩在柳州、簡齋之間，紀行詩尤多可誦。嘗言：「詩人非有宏抱遠識，必無佳構。」頗爲至論。詩見道語極多，王冬飲乃頗訾之，立論固不必強同也。

《光宣以來詩壇旁記・俞恪士》　恪士論詩，謂「詩人非閎抱遠識，必無佳構」。又論作詩之法，謂「遣詞宜用子部罕經人道語，方能壁壘一新」云云。余早年極服其言。及觀其所爲，抗精極思，語必造微，意必深婉，固自有其不及者。及來金陵，偶與王伯沆談及俞詩，伯沆殊致不滿。蓋伯沆詩喜奧衍

深厚一派，故深服散原之開闔變化，其直造單微，但取掩映而無直實理境者，皆不甚喜也。伯沆又在余處見晦聞詩，亦云：「誦之初覺淒婉，再看，皆不落邊際語。」余雖服伯沆，亦不以其言而易余所好也。

李肖聃《星廬筆記》 先生詩疏達清眞，與其妹婿陳三立詩同出宋人，而氣體不類。三立出于山谷，氣雄而排奡；先生頗似後山，力內蘊而外發。入陝以後，悲壯蒼涼，稱其山川。故《觚齋集》中各體皆工，而以老年所作爲妙。遇夫稱其「月圓知漢臘，巷哭有驕兵」十字，寫盡國初情態。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余初識恪士于京師，【略】其詩清而未厚，度隴後所作則工力甚深，蘇堪所謂得杜味者。君吟甚苦，自言成一詩，或至終夕不寐，甚且病眩，故數年來所作不多。

《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三 吳闓生評：（俞恪士）數詩（《鹹水河》、《宿涼州》、《大雪登烏梢嶺》、《渡黃河西岸行萬山中》）幷雄奇蒼莽。

分論

《贛江曉發》 《平等閣詩話》卷二：丁未八月，南贛民有仇教之獄。西鄰責言，大吏檄俞恪士觀察往勘之。既蒇事，恪士傷亂，賦詩紀事。【略】《贛江曉發》詩云：【略】微言孤韻，抑揚其際，杜陵之變調也。

《登園亭感賦一律》 《平等閣詩話》卷二：恪士自號觚齋，有《登園亭感賦一律》云：【略】結語用海藏樓送春句。君詩抗精極思，語必造微。唐韓休有言：「惟深也總衆妙之門」，君殆庶幾焉。

《遊天童待寄禪不至》 《石遺室詩話》卷四：大興俞恪士，有《遊天童待寄禪不至》云：【略】極似常建、劉眘虛語。

《宿新安縣示陳子言》 《尊觚室詩話》卷一：山陰俞恪士提學（明震），一號觚齋。辛亥春，招予上隴，宿新安縣，見贈五古云：【略】海藏叟見之，謂得杜意。

《西溪》 《花隨人聖盦摭憶・俞恪士西溪詩》：余甚喜俞恪士丈《西溪》一詩，詩云：【略】丈此詩蓋和散原翁者。

《贈陳仁先》 《藏齋詩話》卷上：俞恪士先生《贈陳仁先》詩云：「手寫種菊詩，閉門自成世。」「閉門」五字亦佳。

傳記

《尊瓠室詩話》卷一 公晚號觚庵，戊午冬卒，年五十九。著有《觚庵詩存》，已梓。

《近代詩鈔・俞明震》 明震字恪士，號觚庵，浙江山陰人，官至甘肅提學使，入民國爲肅政史，謝病歸。有《觚庵集》。

《臺灣詩乘》卷六 俞明震字恪士，浙江山陰人。既預臺事，不成而去，宦遊江南，後赴甘肅任蘭州道。著《觚庵詩存》四卷。

紀事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俞恪士（明震）【略】余知君甚久，民六七共事議席，遂得締交，時君年近七十，學養冲粹，儕輩重之。君工詩善畫，尤精書法。亡友何達夫毓璋爲余言君如此高年，尚能于燈下作細楷，每歲除夕必以一瓜子殼書詩句，藉驗目力，其天賦之特殊可見矣。石頑與君爲昆弟交，有爲題扇一絕云：「掃盡浮雲萬念拋，山中重訂歲寒交。相逢不用商龍虎，袖裏南華手自鈔。」君學頗精道家言，飽經世變，玄髮未霜，必有自得之妙，惜未及叩其詳也。

《甲午除夕登臺北城樓》 夏敬觀《學山詩話》：俞恪士《甲午除夕登臺北城樓》詩云：【略】此其光緒甲午從巡撫唐景崧在臺灣時所作也。甲午之役，和議成，臺灣割讓與日本。是時唐巡撫不奉朝命，遂告獨立。唐自爲伯里璽天德，恪士爲其內閣閣員。逾年不支，皆內渡。

《登厦門南普陀和易實甫韻（乙未）》 夏敬觀《學山詩話》：恪士又有《登厦門南普陀和易實甫韻》云：【略】此詩則乙未自臺內渡時所作也。易實甫時亦從唐在臺灣。其在臺灣詩，謂之《魂南集》。

《過醴泉喜晤宋芝棟侍御即贈》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曩見俞恪士（明震）有《過醴泉喜晤宋芝棟侍御即贈》云：【略】芝棟名伯魯，別字芝田，秦中名士，由翰林官侍御，有直聲。以戊戌變政被譴，故詩中有「黨論漸寬」之語。

《十朝詩乘》卷二三：禍福倚伏，難言哉。當戊戌變法，臺臣建言者推楊漪川、宋芝洞。漪川即罹禍，人咸爲芝洞危。幸而褫職羈管，久之得釋。【略】俞恪士重晤芝洞，亦有詩云：【略】皆有無限感慨。芝洞晚年重入都門，丰采如故，猶能爲人書細楷也。

著録

《秋桐師友詩錄・俞觚齋詩小序》 觚齋先生近由甘肅返滬，道經蒙古，行路絕艱難，天似以此老其詩才也者。先生詩雖近宋，而音響入唐亂後諸作，老巷冷淨，尤逼近老杜壁壘。予從先生問詩，得其手寫本，亟取實週報，以詒世之愛讀先生詩者。寫本已經李梅庵、冒鶴亭兩氏閱過，圈點悉依之，單圈屬李，雙圈屬冒，雙圈而以單圈斷句則兩人同圈一句也。

《臺灣詩乘》卷六 俞明震字恪士，【略】著《觚庵詩存》四卷。

藝文

陳銳《聞臺灣戰事遙寄俞大明震》 震也三十羞爲郎，提刀躍馬北斗旁。幽幷少年能結客，燕趙佳人本擅場。宣南明月懸珠彩，痛飲狂歌幾人在？我隨鴻雁下南湘，君駕黿鼉渡東海。海上波翻疊鼓聲，六千君子擁旄行。檄書飛舞延枚叟，羽扇從容憶顧榮。一戰天驕膽堪落，腥鱗沸沸游湯鑊。鐵甲牙旗下瀨船，錦筵玉笛中軍樂。居然世上一男兒，衛霍當年徒爾爲。請看矯詔籌邊者，會有凌烟畫像時。

陳詩《奉和觚齋先生晚乞病解官之作》 黯黯流塵送夕暉，清商彌厲遂初衣。靜窺物態齊榮瘁，深恤時屯鏡是非。絕調可憐同輩盡，寒雲遙護故山微。觀濤莫喻幽憂疾，寂寞孤弦抱獨歸。

《觚庵既歿之五月昨忽入夢追挽二詩》 壯推健者晚蕭然，絕類龍川及樊（借作仄）川。餘事能詩無近習，積憂遂病損宵眠。曾官隴外爲時重，賸有荒亭可畫傳。合眼廿年歌笑地，忍教留語閱桑田。　君隱湖堂我亦歸，但驚今瘦遜前肥。巷居自僻勞經過，妹服初持感累欷。（余初居慶和衖，君時見過。去年十一月九日，余有張氏季妹之喪，君猶走慰，距其歿僅十二日也。）槃食漸耽霜後菜，寺游回扣雨中扉。（此二語皆紀君歿前二日事。）如何入夢忘生死，爲道年來不解饑。

羅惇曧《俞觚齋挽詩》 西湖三日與君別，扶杖堤邊送我行。作伴尋山猶力疾，平居念亂話銷兵。緘書正爾追文字，回首安知判死生。一瞑湖堂惟友在，每開遺卷淚縱橫。（君歿時，惟滬尹在側，余行甫三日也。）

程頌萬《淮舫再集同伯嚴木齋梅盦澤生伯涵送恪士之贛南任》 赤闌橋畔柳絲長（嚴限長字，大句），江月窺筵瀲灩光（嚴限光字，澤句）。掠蝠樓臺初照酒（涵限酒字，嚴句），聽鶯裙屐有驚涼（木限涼字，涵句）。關山定眩花枝軟（梅限軟字，嚴句），父老重瞻髦影蒼（大限蒼字，梅句）。莫倚詞場工賦別（澤限別字，大句），好携時雨潤炎方（大限方字，澤句）。

釋敬安《與俞恪士觀察重登掃葉樓》 高樓矗立水雲間，與爾重登鬢已斑。千載洲仍餘白鷺，六朝事往剩青山。寒煙古寺鐘初度，落日中原鳥倦還。塵海滄桑那忍說，且憑尊酒一開顏。

雜録

《平等閣詩話》卷二 丁未八月，南贛民有仇教之獄。西鄰責言，大吏檄俞恪士觀察往勘之。既蒇事，恪士傷亂，賦詩紀事。錄其《峽江道中》句云：「空際又收斜照去，人間惟有百憂侵。」《寓齋夜坐》句云：「一念可教滄海變，百年眞到鬢毛斑。」《冬夜偶成》句云：「夜久得坐理，水寒無動形。」

林庚白《孑樓詩詞話》 斷句之工者，如俞恪士入隴詩「陶穴猶存中古制，望春忽起少年情」及「望遠殘燈隨念沒，臨流一樹傍愁生」，兩用「望」字，各極其妙。

《藏齋詩話》卷上 浙江俞恪士先生，光緒甲午在天津，寓肯堂先生所。先生詩弟子以詩呈恪士，少許可者。嘗有句云：「落日無根大地懸。」又云：「不向深山坐秋草，人間誰識夕陽深？」沈至清深，不可端倪。謂吾鄉王仁安曰：「君欲爲詩，流俗人能爲之詩，吐棄之可也。」

蘇曼殊

論述

《定厂詩話》卷下　蘇曼殊詩，如江城玉笛，餘韵盪胸。

屈向邦《粵東詩話》　香山蘇曼殊（玄瑛）詩哀艷絕倫，惜詩格不高，語多頹廢，影響青年學子至深。茲錄其《東居雜詩》四首云：【略】此種哀感頑艷之作，最足感動自命多情之青年，故《曼殊全集》出，海上青年士女竟有讀其詩及其小說《斷鴻零雁記》諸作如醉如痴者，實則曼殊身世有難言之痛，常借詩篇小說以抒洩之，其事其人未必眞有，而竟令青年士女感動如此。大師有知，其亦合十自懺罪過不已乎？

汪炳麟《詩話》　蘇曼殊絕句甚佳，蓋學定庵而能似之者，惜力不足以振之，雖或貌合，終難神似。定庵詩胎息三李。曼殊學太白則乏力，于長吉似無關係，故頗露搖曳之態，然不損其驚才絕豔也。讀其《寄調箏人》、《東居雜詩》等詩，清沁心脾，芬生齒頰，所謂却扇一顧，傾城無色，非虛譽也。

王德鍾《燕子龕遺詩序》　曼殊天才絕人，早歲悟禪悅，幷邃歐羅巴文字，于書無不窺，襟懷灑落，不爲物役，洵古所云遺世獨立之佳人者。所爲詩蒨麗綿眇，其神則蹇裳湘渚，幽幽蘭馨；其韻則天外雲璈，如往而復；極其神化之境，蓋如羚羊掛角而弗可迹也。曠觀海內，清豔明雋之才，若曼殊者，殊未有匹焉。

黃沛功《燕子龕詩序》　其性情奇，行止奇，學藝奇。不知者謂其詩哀豔淫冶，放蕩不羈，豈貧衲所宜有？其知者以爲寄托綿邈，情致紆迴，純祖香草美人遺意，疑屈子後身也。吾香先達之以詩鳴者，若方天根、李菊水、家香石諸先生，皆哀然成集，傾倒一時輩流。至今風徽（云）〔雲〕渺，詩以人傳，久而彌芳。而曼殊詩則獨歌獨吟，空谷誰應，伊鬱誰語。無意于自炫，復不暇與鄉先達詩挈短量長，而詩之眞理見，曼殊之眞相亦見。是不獨異乎尋常詩僧，且迥異尋常詩人矣。

惺庵《燕子龕詩序》　略聞其于學無所不能，蓋具有宿根而游戲人間者也。又聞其生平所爲詩，向不傳稿，蓋無意于爲詩，更不期詩之傳也；乃不期其傳，而後之人愛其詩者，乃一再刊而傳之，則信乎其詩必有所以傳者矣。

馮印雪《燕子龕詩序》　曼殊振奇人也。生當叔季，身世杌隉，胸駢壘塊，闡爲詩歌，以陶寫哀樂。故文情幷麗，踵武楚《騷》，得香草美人之意。讀其詩，如聆魚山梵品雷威琴淵，泠飄眇勿可捉，殆天才也。竊怪曼殊所爲詩，祇五言、七言絕句，譯詩則出以古體，律詩未之見。意以爲排比對耦，桎梏性靈，弗若絕句、古體之自鳴天籟耶？【略】曼殊才行絕奇，殆如神龍，彼其詩特鱗爪耳；東鱗西爪，庸下士又安能窺其闚哉？

文公直《曼殊大師全集序》　曼殊之詩文，不假雕琢，不事粉飾，全恃天才流露，斐然成章。故其作品咸圓潤流麗，絕無斧鑿痕，而表現其自然而然的優美，予讀者以輕清雋永之回味；給讀者以深刻曼妙之印象，使讀者陶醉于情感之中，鏤鐫于心靈之內，而永不能忘。蓋其精神表現，如北方佳人，絕世獨立；如憑虛御風，飄飄欲仙。詩人感人之深，未有逾于此者。至于立意之高明，思想之輕靈，文辭之自然，節奏之和諧，即猶爲其文學藝術上之餘技矣。

又《曼殊大師傳》　曼殊之作品尤其是詩，完全爲天才之流露。故其詩文，極其瀟灑自然，毫不牽強。雖不用心，而自然工整優美，予讀者以輕清雋永之深切回味，留深刻之印象。柳亞子評曼殊詩如「一顧傾城」，洵爲允當。蓋其詩，音節和諧，文辭精純，思想靈敏，運用輕巧，不愧爲一代詩人。其作詩，一片眞情，一任機靈觸發，自然流露，不假雕琢，佳趣天成。故能蒨麗清明，艷而不濫，簡而不陋，審其詩品之清高，已是見其人品之亮潔。

章父《燕子龕詩跋》　雪堂馮子秋雪將刊傳曼殊《燕子龕詩》，袖示余屬爲跋辭。余觀其詩，嬰婉繾綣，迴腸盪氣，大抵皆十年近作。傳言兜率境界，既脫人間貪惡妄念，特色相未能泯，無著當年，且牽愛障，宜乎曼殊時有言情之作矣。嘗謂讀夫人詩，宜諳其人身境性情，庶幾能神契乎詩中三昧，因爲詮表曼殊生平而論次之。亦使讀其詩者，毋誤擬爲揚州杜牧、楚澤屈原，然後得曼殊之眞焉。

又　曼殊上人者，神慧雋徹，敏朗無對，【略】。詩畫清絕，聲蓋震旦，

眞可謂：「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

傅熊湘《燕子龕遺詩跋》 曼殊天才清逸，又深習內典，出其餘事爲詩與畫，故自超曠絕俗，非必若塵土下士，勞勞于楮墨間也。

羅瓊宇《蘇曼殊詩酬韵集序》 以天縱之才，超塵絕俗，詩在骨子裏，非食人間烟火，天籟之聲，特假以鳴。

高旭《願無盡廬詩話》 沙鷗所譯英吉利古詩，幽怨綿眇，非淺人所能解也。【略】曼殊又有七絕六章有弦外音，可使旗亭女子歌之，何必再唱「黄河遠上」也？【略】晦聞詩秋氣甚深；潘蘭史老健矣；王漱岩有力追古作者意；龐檗子詞，玉田之遺也。曼殊詩其哀在心，其艷在骨，而筆下尤有奇趣，定盦一流人也。

傳記

《南社文選》卷三《曼殊文選》 蘇玄瑛字子穀，廣東香山人，歸沙門，自號曼殊，不能作佛事，善文藝，尤工繪畫，性喜啖，得錢即治食，錢盡則堅卧不起。【略】其行事往往類此。民國七年以腸胃疾卒于上海。所著有《燕子龕全集》。

《革命逸史》初集《蘇曼殊之眞面目・曼殊之本名》 蘇曼殊幼名子穀，無字，在本家及大同學校、早稻田大學、青年會（留學界最初之革命團體），均用此名。其親屬及學友除此名外，餘無所知。「元瑛」之號，乃削髮後添制，殆與「曼殊」二字同，非其本名也。亞子初根據曼殊所撰《潮音跋》及說部《斷鴻零雁記》，遽定爲始名宗之助，小字三郎。該說部固曼殊之一種游戲筆墨，不足爲據。【略】至曼殊于披剃後自號「元瑛」，或謂取其義于《紅樓夢》之神瑛侍者，斯言亦有可信，蓋余嘗見曼殊居東京時，向友借閱《紅樓夢》，手不釋卷，後有此稱，其殆以擺脱塵緣之寶玉自命歟。

又《曼殊之學歷》 曼殊十四歲以前在何校讀書，不詳。十五歲時横濱華僑初設大同學校，余及曼殊均于開幕之日入學。校分甲、乙二級：甲級所授爲中英文二科，乙級所授爲中文一科。曼殊屬乙級，與五、六、七舍弟同班。己亥余轉學東京，曼殊至庚子（一九〇〇年）春始升學甲級，兼習英文，余戚李自重亦與同班。辛丑（一九〇一年）以其親屬林氏之助，與學友張文渭同入東京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因林氏祇月助十元，僅敷下宿屋膳宿兩費，【略】壬寅，林氏津貼忽告中斷，曼殊大窘。適清公使汪大燮有許各省優秀學生改充公費生之舉，曼殊賴横濱僑商保送，轉學于振武學校（成城學校改名），習初級陸軍，始得免于廢學。是年冬，余因事歸國，癸卯（一九〇三年）春，始再東渡。時軍國民教育會已告解散，曼殊告余謂已决計返粤有所活動。某氏記載謂曼殊十五歲在早稻田習政治三年，及十七歲在成城學校學陸軍八月，多與年齡事實不符。

柳亞子《蘇曼殊傳略》（存目）

紀事

章炳麟《書蘇元瑛事》 香山蘇元瑛子穀，獨行之士，不從流俗，然于朋友竺摯，凡委瑣功利之事，視之蔑如也。雖名在革命者，或不能得齒列。少爲沙門，深通英吉利文字。稍長，乃習珊斯克利多書。尤善畫，以藝文自放。廣東之士，儒有簡朝亮，佛有蘇元瑛，可謂厲高節、抗浮雲者矣。【略】元瑛與劉光漢有舊，時時宿留其家。然諸與光漢陰謀者，元瑛輒詈之，或不同坐。「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其斯之謂歟？用卞急不隸黨籍，持黨見者多嫌之。光漢爲中詞事發，遂以誣元瑛。顧談者不自量高下耳，斟德程技，不中爲元瑛執鞭，元瑛可誣，乾坤或幾乎息矣！

《革命逸史》初集《蘇曼殊之眞面目・曼殊之文藝》 曼殊在大同學校二年，性質魯鈍，文理欠通，絕未顯其頭角。該校【略】于詩賦詞章概未講授，以故出身該校鮮有以文學見稱者。曼殊轉學東京刻苦攻讀之年，正留學界翻譯東籍風起雲涌之日。苦學生稍通文理，即可譯書自給。曼殊獨以短于國學，既不能爭雄士林，復無以取給學費，其困苦可知矣。然其作畫之天才，則早已活現于大同學校時代。彼之繪術本無師授，閒作小品饋其學友，下筆挺秀，見者咸爲稱異。【略】迨丙午（一九〇六年）《民報》特刊之「天討」出世，所作陳元孝題壁及石翼王飲馬二圖，老練精工，有同名宿，令人驚嘆不已，【略】考曼殊之用力于詩及古文辭，當在壬寅癸年會成立以後，【略】漸與各省豪俊游，于是文思大進，一日千里，迨遁迹佛門，益旁通佛典，思想玄妙，

迴非吳下阿蒙之可比矣。其文字始見于上海《國民日日報》，尋而詩文幷茂，名滿天下。

又《曼殊之軼事》 據亡友林廣塵所談，曼殊與劉申叔夫婦同寓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時，偶患精神病。有一夜忽一絲不挂，赤身闖入劉室，手指洋油燈大罵，劉夫婦咸莫名其妙。又居滬時，如遇行囊稍豐，即喜居外國飯店，謂一月不住外國飯店，即覺身體不適。

著録

柳亞子《蘇玄瑛新傳》 遺著之可考見其篇目者，有：《梵文典》八卷、《梵書摩多體文》、《沙坤多邏》、《法顯佛國記》、惠生使西域記地名今釋及旅程圖》、《泰西群芳名義集》、《泰西群芳譜》、《埃及古教考》、《粵英辭典》、《漢英辭典》、《無題詩三百首》、《人鬼詩》、《英譯燕子箋》、《曼殊畫譜》、《女子髮髻百圖》，均不傳；傳者：《嶺海幽光錄》、《燕子龕隨筆》、《慘世界》、《娑羅海濱遯迹記》、《斷鴻零雁記》、《天涯紅淚記》、《絳紗記》、《焚劍記》、《碎簪記》、《非夢記》、《文學因緣》、《拜輪詩選》、《潮音》、《漢音三昧集》十餘種而已。其他人所掇拾者，有：蔡哲夫輯《曼殊上人妙墨冊子》，王德鍾輯《燕子龕遺詩》，馮秋雪輯《燕子龕詩》，沈尹默輯《曼殊上人詩稿》，周瘦鵑輯《燕子龕殘稿》，段庵旋輯《燕子山僧集》，盧冀野輯《曼殊說集》，光華書局輯《曼殊小說集》，柳無忌輯《曼殊逸著兩種》，《蘇曼殊詩集》，《蘇曼殊全集》，今並行于世。

黃沛功《燕子龕詩序》 余友馮子秋雪，曩歲既徵求其遺稿，分期刊載《詩聲》，宣揚幽隱，以公同好。茲復網羅散佚，幷已刻之《燕子龕詩》，都爲一冊刊之。睹鳳一毛，窺豹一斑，而于是曼殊傳，詩與之俱傳。

王德鍾《燕子龕詩序》 安如以予爲知曼殊詩者，屬纂輯其遺著。曼殊詩多放失，存稿至鮮，略爲選別，得七言絕句六十一首，五言絕句四首，錄爲《燕子龕詩》一卷。但其作詩年月，莫獲詳其先後，頗憾排比失次。曼殊好爲絕句，他詩未之多見。

藝文

柳亞子《蘇曼殊寄示近作占此報之》 申江握手無多日，又向西風慘別顏。何意魚書來海外，似聞鶴唳下雲間。青山舊夢家何在？紅豆新詞恨未刪。畢竟逃禪成底事，袈裟青淚也斕斑。

自古文章見性眞，新詩一讀一悲辛。女蘿窈窕離騷鬼，翠袖飄零絕代人。錦瑟年華隨逝水，櫻花游屐踏殘春。最憐綺語銷難盡，亦是今生一段因。

天涯知己幾朋儕，惆悵南皮感舊游。司馬文園仍善病（巢南），元龍湖海未歸休（陶公）。悲歌擊筑思燕市，零落郵書怨石頭。猶有劉三問消息，算君聊可慰窮愁。

平生故國恨難銷，如此江山畫裏描。絢爛胭脂歸北地，淒凉金粉剩南朝。化爲頑石沉湘水，贏得多情謚洞簫。寄語梁園舊賓客，年來愁絕廣陵潮。

陳去病《爲曼殊題孝陵殘瓦》 牧馬成羣檜柏摧，鍾山王氣黯然哀。空餘一片蟠螭影，猶向宮門印劫灰。

萬戶千門渺建章，行人難識故宮牆。休嫌抔土無文字，曾伴檐鈴蕩夕陽。

黃節《曼殊自日本寄畫作風絮美人題爲調箏人繪命之曰「春愁」賦此答之》 東海遺書久未裁，殷勤緘札幾回開。三年爲別兼春暮，一紙將愁與畫來。

入世蛾眉宜衆妒，向人風絮有沉哀。憐君未解幽憂疾，詎爲調箏又怨猜。

包天笑《均量囑題曼殊遺墨》 曼殊騎驢入蘇州，柳色青青笛韵幽。卸却僧衣拋去笠，偏教遺墨作長留。

渡海東來是一癯，芒鞋布衲到蘇州。悠悠六十年前事，憶否兒童撲滿圖？（曼殊初到蘇州，在辛亥之前。今又辛亥年矣。憶在吳中公學，爲我畫兒童撲滿圖之便面，寓意殊深，惜已遺失，今睹此圖，如見故人。）

劉季平《曼殊視我西湖住白雲庵半月以妄人之責言惶然走滬作此慰之用前韵》 蘇子擅三絕，無殊顧愷之。懷人紅絆影，（東海女詩人。曼殊臨別以其攝影贈予。）愛國白倫詩。（曼殊新譯著，近謀刊行。）流轉成空相，張皇有怨辭。千卿緣底事？翻笑黠成痴。

陳蛻安《柬曼殊》 人間無地着相思，書海分風杖一枝。那悉密花簪帽日，貝多羅葉寫經時。詩中早見維摩病，世法難消大士慈。君自沉吟儂自

笑，不同哀樂祇同痴。

章士釗《題曼殊集》　卓錫何年燕子山，飄然一去又飛還。分明握手曾嫌晚，卸卻袈裟話阿鬢。不爲東京草檄來，碎簪焚劍定飛灰。情僧靜女無分別，卻笑陳王逞賦才。

劉師培

論述

《辛亥人物碑傳集》卷一五汪東《劉師培傳》　師培服襲先業，又秉絕人之資，泛覽百家，兼綜條貫。清儒治經，自休寧戴震爲皖學，吴惠定宇爲吴學，紹述流衍，各臻其極。至師培而奄有之，可謂難矣。弱齡著書，年不中壽，故其説前後牴牾者，亦時有，要未足爲病也。出處不愼，幾隕厥躬。然其所成就，足以漸被百世。

張伯英《左盦集叙》　有清中葉淮海之間多以經學世其家者，近世則漸微，惟儀徵劉氏代有傳人。予少從馮金壇師游，時稱及劉氏家學相承之美。越十有餘年，劉君師培之名顯于大江南北。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地飛星八臂哪吒項充：劉師培　百步取人無不中。可惜飛刀，不用爲用。儀徵劉氏，三世爲賈服之學。至申叔，則博學瑰詞，一時無兩，間出其餘緒爲詩，由亭林上窺浣花，氣韻深穩。又五言出入鮑謝，自然高古。入蜀以後，詩境益拓，氣體益高，蓋學人而兼詩人也。

海納川《冷禪室詩話》　劉申叔先生（師培）古文大家，詩學巨子。讀所作詠史詩，斑剝陸離，如見周秦古器。【略】先生與昌黎，殆後先輝映矣。

《定厂詩話》卷下　儀徵劉師培，原名光漢，家學相承，博綜經史，詩亦詞華典贍。

又　其詠禾中近儒三首，詠呂晚村、陸稼書、朱竹垞三君子。《稼書》云：【略】自注謂：「《日知錄》言廉易而恥難，今觀于稼書所爲，益信其言之確矣。」《竹垞》云：【略】自注謂：「竹垞早年，固亭林、青主之流，設隱居不出，不媿純儒也。」二詩于陸、朱二君，極致不滿，不過摭近人苛責之言。實則二君出處所爲，固無大損，而劉君于入民國後，乃翊贊洪憲，行不踐言，其去陸、朱二君遠矣。

傳記

《吴縣汪旭初先生遺集》卷三《劉師培傳》　劉師培，字申叔。先世自溧水遷揚州，遂爲儀徵人。師培性敏悟，自其曾祖以下，皆經業，至師培益恢弘博通，尤邃于《禮》、《春秋》。髫齔爲文，有若宿構。初補縣學生員，鄉試中式，年二十，赴京會試，歸道上海，識餘杭章炳麟、長沙章士釗等。時諸人方頌言攘除客帝，師培心契其説，遂改名光漢，著《攘書》，創《警鐘日報》，兼爲《國粹學報》撰述文字，既風切時政，益以辨章夷夏之志，寓諸論學，由是知名。清光緒二十八年冬，萬福華于上海狙擊王之春不遂，師培亦預謀。明年，《警鐘日報》被固，師培走蕪湖，任皖江中學教員，旋遭名捕，亡命至日本，復遘炳麟，同編輯《民報》。【略】（汪）公權假師培名，告密兩江總督端方，方因招致之。【略】宣統三年，從方入四川，行至資州，武昌義師起，諸軍響應，方被殺，師培幸得脱身。至成都，爲國學院教員。【略】尋復至山西，用都督閻錫山薦，授參政院參政。民國四年，袁世凱方以兵力暫壹海內，漸謀改制。楊度、孫毓筠等創籌安會，議假民意勸進。以師培善屬文，引之入會，作《軍政復古論》，辭采淵懿，時人比諸《劇秦美新》。事敗，乃媪意講學，爲北京大學教授。夙有肺疾，至是日益深。【略】八年冬卒，年三十六。無子。蔡元培爲經紀其喪。後十餘年，寧武南桂聲輯其遺著，凡得七十四種，書已行，自有目錄。

《碑傳集》末尹炎武《劉師培外傳》　劉師培字申叔，江蘇儀徵人也。光緒壬寅舉人。曾祖文淇、祖毓崧、世父壽曾，治《左氏春秋》發名於道咸同光四朝，列國史儒林傳。父貴曾亦以經術聞鄉里。師培早孤，母李夫人親授《詩》毛傳鄭箋《爾雅》《説文》，十行並下，經目不忘，未冠即耽思著述，服膺漢學，以紹述先業昌洋揚州學派自任，家貧不能自給，乃從友人江都王鍾麟无

生遊上海，主《警鐘報》鋮砭時政，主張民族、民權遭黨錮，走東瀛，交餘杭章炳麟太炎，學益進，當世有「二叔之目」緣炳麟初字枚叔也。主《國粹學報》提導古學，衣被天下，又擬建國粹學堂於上海，手編國學教科書五種行世。著論中國宜建藏書樓，勸各省州縣編輯《書籍志》、《鄉土志》條例各萬餘言，名大震，海內想望風采。懷寧陳仲仲父歙洪汝闓澤丞迎歸國，主皖江中學，師培易名金少。甫居皖中講學二年，成就甚衆，託活絡忠敏公開府江南丹徒，陳慶年善餘薦師培入幕府，已而臨川李瑞清梅菴聘師培教授三江師範學校，大江南北英流才彥多歸之，嗣師培從忠敏入蜀，行至重慶，忠敏殉難，師培隻身流亡入成都，謝无量邀主國學院，與蜀中今文大師廖季平角立手訂《左庵集》雕版行之，蜀學不變。辛亥改國，由蜀入晉居未久，山西都督閻錫山薦師培於大總統袁氏，授參政院參政，與城固康寶忠心孚重組《中國學報》以君政復古相揭櫫，逮袁公殂，謝，師培流寓天津，尋主北京大學教授，羣士蔚起，古學棣興焉。民國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卒，年三十六。無子。所著書多至百種。

又陳鐘凡《劉先生行述》　劉先生諱師培，字申叔，江蘇儀徵人也。曾祖文淇、祖毓崧、伯父壽曾，均以治《左傳》《春秋》名於清道咸同光之世，列傳國史。父貴曾亦以經術發名東南。先生少承先業，服膺漢學。【略】蓋先生每論定一說，必旁推交通，百思莫能或易，乃著簡畢其精審有如此雅性勤劬，博覽載籍，過目成誦，久而不渝，神志亦緣是日隘，年未四十，疾疢纏縈狄滌醫門，歲無閒日，以民國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卒於北京，上距生於清光緒甲申年五月二日享年三十有六。

紀事

汪東《劉師培傳》　夙有肺疾，至是日益深，慮終不久，一日謂其友黃侃曰：「僕自謂經學違絕，惜無傳者。」侃曰：「聽講者數百人，胡爲無傳也？」師培笑曰：「必得如足下者，乃可。」侃曰：「審若是，請北面爲弟子矣。」遽下坐，拜師，培泰然受之。

《萬竹樓隨筆・關于劉師培》　近世文人，學富而命嗇，名高而運蹇者，殆莫如劉師培。【略】其學術塗徑與太炎同，其早年排滿，旨亦與太炎符合，故章、劉交甚篤，雖中更齟齬，劉絕章，章未絕劉也。【略】申叔身長玉立，癯瘠秀削，睹其遺像，即知其爲絕頂聰明人也。其叔富曾，謂其「得名太早，厥性無恆，好異矜奇，悁急近利」，或近似之。

《革命逸史》第二集《記劉光漢變節始末》　劉光漢原名師培，字申叔，江蘇儀徵人。【略】中癸卯（一九〇三年）科舉人。弱冠後，漸與革命黨人相往還，油然萌光復漢族之志。甲辰（一九〇四年）秋冬間，蔡元培、龔寶銓、陶成章等組織光復會于上海，光漢以蔡元培之介入會。是年冬俄人進兵東三省，全國騷然，蔡氏乃與光漢發起《俄事警聞》，日以危言，警惕國人。旋改名《警鐘日報》，隱然以繼承革命系統之《蘇報》及《國民日報》自任。【略】出版數月，因辱詈德人，【略】《警鐘日報》由是停刊。光漢乃匿居于浙江平湖大俠敖嘉熊家。時敖方創設溫臺會館，爲浙西黨人之交通機關，因光漢來投，引爲臂助，頗資得力。光漢寓嘉熊處半年，因安徽友人之招，乃往蕪湖。歷任安徽公學、皖江中學、赭山學堂各校教職，【略】復爲上海《國粹學報》撰述，專提倡民族主義，影響教育界甚巨。及丙午（一九〇六年）六月，章太炎以蘇報案期滿出獄，東京《民報》推章爲總編輯。光漢聞之，遂于丁未（一九〇七年）正月偕其妻何震及姻弟汪公權莅日本，均加入同盟會。光漢且任《民報》撰述，署名韋裔。時梁啓超方在《新民叢報》大發揮「滿洲本爲明朝藩屬，中國亡于滿洲絕非亡國」之說。光漢乃條舉史事，爲文數萬言以駁斥之。義正辭嚴，深爲海內外稱賞。光漢夫婦時與章太炎、蘇曼殊同居，漸與日本社會黨之急激派北輝次郎、和田三郎等游，遂心醉社會主義。尋發刊一《天義報月刊》，極力鼓吹社會主義學說，是爲我國人發刊社會主義機關報之嚆矢。【略】張恭一人被捕解送南京。黨人大舉計劃因而事泄中止。王金發偵知爲光漢所爲，怒挾槍訪之，責其變節賣友，將處以死刑。光漢跪地乞命，謂必以一己生命保全張恭。恭因得移禁上元獄，幸不死。光漢由是不敢再至上海。【略】辛亥革命，民國成立，光漢深恐黨人追究前罪，閉門不出。【略】時光漢已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潦倒半生，受命之下，如膺九錫。故洪憲籌安會六君子中，【略】獨光漢于民元前三年曾一度變節耳。

著録

錢玄同《左盦詩録後記》 劉申叔君之詩，余昔所見者，僅爲刊載於《國粹學報》、《政藝通報》、《天義報》、《國學薈編》（初名《四川國學雜誌》）、《獨立週報》、《甲寅雜言》及民國五年之《中國學報》各雜誌中若干篇而已。此次南佩蘭君刊行《申叔遺書》，由鄭友漁君向劉氏徵得其家藏之稿，中有詩稿三冊，石印《左盦長律》一冊及叢稿十七紙。余假讀一過，始知申叔之詩，未經各雜誌刊載者尚多。於是合其家稿與刊載於各雜誌中者比勘之，有彼此複見者，有一詩而初稿與改稿不同者。遂與鄭君商定，願獨任編次之事，頃已編定印成，用將原稿撰作之時代及編次之經過記之於後：家稿第一冊名《匪風集》，凡詩五十五首，申叔所自定，且爲其手稿，篇首初署「儀徵劉光漢」，後改「光漢」二字爲「師培」。此集編定時當在丙午丁未間，其中之詩，最早者在癸卯以前，最晚者或至丁未。申叔初名「師培」，癸卯至上海，喜言民族主義，改名「光漢」；及丙午歲秒避地日本，「光漢」之名不能用於國內，故乙巳丙午之《國粹學報》所刊申叔詩文皆署「光漢」，而自丁未始乃改署舊名「師培」；丁未秋冬間，申叔在日本治社會主義，不復言民族主義，自是遂廢「光漢」之名，詩文書札皆署「申叔」；及戊申冬歸國以後，乃復用「師培」之舊名矣。《匪風集》中之詩，頗多言民族主義者，如《宋故宮》、《讀王船山先生遺書》、《書顧亭林先生墨迹後》諸篇皆是，故知其編定於丙午丁未間也。第二冊名《左盦詩》，凡詩六十二首，（本有六十四首，後將「傷女嫕」二首裁出，置叢稿中，故止六十二首。）亦申叔所自定而屬人鈔録者。首有序，序末云：「宣統庚戌八月十五日，揚子劉師培識」，篇首亦署「揚子劉師培」，（彼時儀徵縣因避清帝溥儀之名，改爲揚子縣。）篇末有「宣統庚戌八月二十日録畢付刊，師培記」一行。詩下皆自注作年，起庚子，迄庚戌。序中云：「曾匄哀所作，刊爲《匪風集》。【略】及羈津門，栖徨多暇，爰薙掇舊刊，十或存一，【略】益以近作，用麗文集之末，名曰《左盦詩》。」是則編《左盦詩》時，《匪風集》已被廢棄矣。《匪風集》中之詩爲《左盦詩》所收者，有《懷桂蔚丞丈》、《宋故宮》、《佳人》（《匪風集》題作《古意》）諸篇，而文句有異同。《左盦詩》中言民族主義之詩絕少，而言社會主義之詩則尚有留存者，《滇民逃荒行》、《工女怨》、《從軍行》、《譯石門和夫氏希望詩》諸篇皆是。（《匪風集》與《左盦詩》，似皆有刻本，但從未見過。）第三冊亦爲申叔手稿而尚未編定者，凡詩五十二首。考其時代，約是辛亥至民國二年時所作。申叔於辛亥秋由天津至上海而湖北而四川，民國二年夏由四川至上海而山西，此冊中各詩之次序，略與此兩年中之旅程相合。《左盦長律》一冊，僅詩一首，名《癸丑紀行六百八十八韵》，爲民國二年所作。叢稿十七紙中，除裁自《天義報》及《左盦詩》者以外，皆爲手稿，凡詩三十二首。有丁未、戊申在日本時之詩，有己酉、庚戌在南京、天津時之詩，有民國元、二年在四川上海時之詩，（中有與第三冊手稿複見者。）有三年以後在北平時之詩。其刊載於各雜誌中者，分述如左：《國粹學報》中有詩五十二首，見於《匪風集》者僅《癸卯夏紀事》一首，文句全同。見於《左盦詩》者有三首，文句多異，題亦不全同：《國粹學報》中《古意》、《有感》、《詠扇》三首，即《左盦詩》中《湘漢吟》、《有感》、《扇》三首之初稿。《政藝通報》中有詩二十八首：乙巳十八首，皆見於《匪風集》；（中有二首又複見於《左盦詩》。）丙午九首；（此九首中有七首及《國粹學報》中一首，鄧叔存君藏有申叔手稿，本書卷四中已有說明。）丁未一首。《天義報》今極不易得，幸叢稿中裁存三紙，得詩十一首，皆見於《左盦詩》，而文句多異，詩題及首數亦有不同，本書卷四中已有說明。《國學薈編》中有詩二十首，《獨立週報》中有詩十五首，《甲寅》中有詩十二首，《雅言》中有詩一首，《中國學報》中有詩九首，皆見於《左盦詩》第三冊手稿、《左盦長律》及叢稿中。今據上述各稿，編爲《左盦詩録》四卷。卷一名《匪風集》，凡詩五十五首；卷二名《左盦詩》，凡詩六十二首。此兩卷皆照原編録入。卷三名《左盦詩續録》，取第三冊手稿之五十二首及《左盦長律》一首，又就叢稿中取十九首，（簡去與第三冊手稿中複見之二首及《天義報》中之十一首。）略比次申叔在南京、天津、四川、上海、山西、北平之時代編入，凡詩七十二首，（此卷中之《八指頭陀詩三首》，故宮博物院出版之《文獻叢編》第三十一輯中有影印之定稿，與其家藏初稿稍有異同，因發見較遲，本書已印成，不及追改。）卷四名《左盦詩別録》，取《國粹學報》中之五十一首、（簡去《癸卯夏紀事》一首。）丙午、丁未《政藝通報》中之十首及《天義報》中之十一首編入，凡詩七十二首。此卷中有與卷一、卷二複見之詩，皆文句詩題及首數有異者，故並存之。四卷凡詩二百六十一首。

《革命逸史》第三集《劉光漢事略補述》　光漢【略】所著述有《左傳舊疏考》一卷，《春秋左氏傳略例》一卷，《禮經舊說考》一卷，《周禮古注集疏》二十卷，《駁太誓答問》一卷，《周書略說》一卷，《老子斠補》二卷，《莊子校義》一卷，《荀子斠補》若干卷，《呂氏春秋斠補》一卷，《楚辭考略》八卷，賈子《新書斠補》一卷，《春秋繁露斠補》三卷，《文說》一卷，《廣文言說》一卷，《文筆詩筆詞筆考》若干卷，諸書先後刊出，名以大著。【略】手訂所爲辭賦詩文若干首，成《左庵文集》五卷。

張伯英《左盦集敘》　劉君師培之名顯于大江南北，【略】所著《左盦集》光緒末季刊于江寧，板已不存，學者往往求而弗獲，都中書肆集資重梓。【略】原刊無目次卷數，葉數亦未填注，蓋非定本，其最精湛之文在光緒以後，此集所未有。今遺稿不知存佚，薈萃以成全帙，殆必有踵爲之者歟？

藝文

柳棄疾《偕劉申叔何志劍夫婦暨楊篤生鄧秋枚黃晦聞陳巢南高天梅朱少屏沈道非張聘齋酒樓小飲約爲結社之舉即席賦此》　慷慨蘇菲亞，艱難布魯東。佳人眞絕世，餘子亦英雄。憂患平生事，文章感慨中。相逢拚一醉，莫放酒樽空。

又《重題南社寫眞時聞申叔已降虜矣》　風流壇坫成陳迹，盟誓河山葆令名。鳳泊鸞飄吾輩事，未須憔悴訴生平。

揚子美新稱絕學，士龍入洛正華年。千秋誰信舒章李，幾社中間着此賢。

黃節《除夕有懷廣州故人兼送劉申叔元日東渡》　出門以往緣何事？可惜年光付淼漫。已聽鵑聲不歸去，且從馬上報平安。殘宵漏盡無多雨，近海樓高特地寒。況是故人離別際，平明風雪滿林端。

雜録

《革命逸史》第三集《劉光漢事略補述》　光漢少承先業，早孤。母李夫人親授毛傳鄭箋，《爾雅》《說文》。十行并下，過目不忘。弱冠即博覽羣籍。內典道藏旁及東西洋哲學，無不涉獵及之。十九歲，中壬寅科舉人，時揚州學派自凌曙劉文淇後，繼承乏人，漸以中落。光漢紹述先業，毅然以復興揚州學派自任。

易順鼎

論述

綜論

譚獻《復堂日記續錄》　光緒廿一年十月初三【略】實甫函示近詩，皆變徵之音，目曰《魂南》，亦好奇喪氣矣。

《琴志樓游山詩集》卷四《廬山集》卷末《謹錄孝達師評識語》　此卷詩瑰偉特絕，如神龍金翅，光采飛騰而復有深湛之思，佛法所謂眞實不虛而神通具足者也。有數首頗似杜韓，亦或似蘇，較作者以前詩境益臻超詣，信乎？才過萬人者矣。

又　作者才思學力，無不沛然有餘，緊要訣義惟在「割愛」二字。若肯割愛，二十年後海內言詩者不復道著他人矣。凡卷中未加評識者，似可不存稿。在他人則金玉，在作者則土苴耳。何爲存之以自掩其菁英哉！此時作者意未必以爲然，十年後當味鄙言也。

《味蔬詩話》卷四　圭白讀《魂東集》，《贈易石甫》云：「九派孤忠隨鐵馬，萬端憂憤泣銅駝。魂飛遼海千家哭，地盡中原萬馬來。」石甫從劉忠誠督師遼海，憂憤塡膺，自號哭庵。詩骨蒼勁，變雅音多，力洗少年綺靡之習而才氣橫軼，驅使萬卷，過求典雅，掩却性靈，少含蓄頓挫之致。

嚴家㠯《盾墨拾餘敘》　實甫才名播天下矣！【略】年未及冠，刊成定本者

夥矣。《選》理《騷》情，獨扶其奧；馬工枚速，幷方厥軌。稿出紙貴，都下名宿摹詫爲青蓮再世，爭得交以親。【略】每有所作，一洗浮華故習，獨存此一腔血淚，俾長流于亭毒。蓋其秉性堅誠，賦姿卓犖，生已異人，而少歲之驚才絶艷聞，亦久視之蔑如也，則其學識又有大過于文人墨客者。

《石遺室詩話》卷一　實甫少作，工者至多，山水遊第一，詠物次之。《疊韻詠芍藥》句云：「春疑三月閏，夢醒十年狂。」「北地傾城色，西天聚窟香。」「自憐天下色，生不作花王。」「西子歸時恨，東皇去後香。」「春似中唐晚，人如小杜狂。」《疊韻詠牡丹》句云：「七寶樓臺臨洛下，六宮粉黛讓昭陽。」「樓臺露重衣裳濕，宮殿風微笑語莊。」「雲如赤帝來時氣，風在紅兒立處香。」「剪來十萬雲霞片，收盡三千世界香。」《平望》句云：「眺來平楚蒼然色，聽到中吳白者聲。（《宋書・樂志》有《白者歌》，即《白苧》也。）」《錢唐雜感》句云：「陌上有歌歸緩緩，江東無氣鬱葱葱。」「北人自昔難歸北，西子而今尚住西。」《荆州懷古》句云：「無邊野色朱公冢，不斷江聲白帝城。」「景升兒子皆豚犬，秦國婚姻是虎狼。」「六代霸圖終翼軫，一家兵禍起晨參。」《哀江南賦》如《哀郢》，悽絶才人異代心。」《白帝城懷古》句云：「漢朝未改黄皇室，蜀土終成赤帝家。」《峨眉登眺》句云：「五嶽外留餘氣厚，九州西見此山高。」《山行至常道觀》句云：「樵聲應谷如千萬，僧影臨溪恰一雙。」《雨後返常道觀》句云：「十里白雲如墮海，半天紅葉欲燒樓。」《舟中即事》句云：「綠頭呼鴨鴨，白項聽烏烏。」《天竺道中》句云：「一笠夕陽色，來從黄葉中。竹禽穿冷翠，山果墮危紅。」略舉十數聯，古錦囊中物，未易悉數也。

又（實甫）《醉後短歌》云：「秋色太湖來，漁竿落吾手。釣得四顋鱸，攜歸貫之柳。三高祠下帆，八測塘邊酒。一醉水天寬，浮名復何有。」《三生石》云：「夢裏還將舊夢尋，吳山越水淚痕深。千人石與三生石，知我南來一片心。」《西湖柳枝詞》云：「天替湖山聘阿嬌，唐宮眉樣楚宮腰。儂家第六橋邊住，讓與梅花住斷橋。」「萬縷鴉痕染夕陽，一般顏色女兒箱。趙家銷盡金多少，糝得西湖似酒黄。」《枯樹》傷心賦幾行，替他南渡寫滄桑。垂楊自是多情種，莫化才人化帝王。」「千年風月百年人，一樣湖山兩樣春。輸與楊枝管哀樂，送完南渡又南巡。」《松滋渡》云：「紗帽隨鷗鳥，（杜子美句。）漁歌激《楚辭》。（孟襄陽句。）詩人何處所，惆悵過松滋。」《巴東秋風亭懷寇萊公題二十八字》云：「學術深時心術亡，澶淵相業自堂堂。諸公解讀《霍光傳》，更請從頭讀孔光。」《題道旁紅梅》云：「豔色空絶世，荒山猶冠春。頩顏不可犯，似遇高唐人。」《司馬相如》云：「賦筆徒聞冠兩京，朱絃纔識倦遊情。梁園雪與文園雨，便爲相如送一生。」

又　庚寅在上海，從袁叔瑜（緒欽）處，始見易實甫所刻《丁戊行卷》，及《出都》、《吳蓬》、《樊山》、《沌水》、《蜀船》、《巴山》、《錦里》、《峨眉》、《青城》、《林屋》、《游梁》、《摩圍閣》各詩卷。學謝、學杜、學韓、學元、白，無所不學，無所不似，而以學晚唐者爲最佳。後又從葉損軒處見其《魂東》、《魂北》各集，古體務爲恣肆，無不可説之事，無不可用之典；近體尤惟以裁對鮮新工整爲主，則好奇之過，古人所謂君患才多也。

又卷一二　近人賦詩之速者，樊山、實甫外，有伯嚴、堯生。二人詩格不相同，與樊、易尤不相同，其爲速則同。

黄曾樾《陳石遺先生談藝錄》　師云：樊山與實甫雖均以詩豪，頃刻成詩，年月成集，各以萬首計。然樊則自幼至老，始終一格；易則時時更變，詩各一格，集各一調。林謙宣云：易以活字版自隨，一有詩，百十首即印成集，遍贈朋友。

《南亭四話》卷二《莊諧詩話・易龍陽詩》　易順鼎【略】觀察少年所作七律，如新炙簧，如初調舌，令人心醉神怡，擇錄數首于此：《抵都門》云：【略】《病起》云：【略】《出都賦感》云：【略】《薄游武漢將買舟旋湘》云：【略】《春晴游城外》云：【略】。

又　觀察善作詩鐘，其集中所存五、七律，雖詩也而不啻詩鐘矣。嘗有人論之曰：「讀碩甫詩，如入鐘表店，此則琤琤然，彼則璫璫然。」可謂善戲謔兮。

程頌萬《易君實甫墓誌銘》　烏乎！易實甫當世之仁人也，自少壯至于老死，一身以迄于家國天下，必孝以先之、忠以履之、廉以成之、晦以全之、博愛以容之、歌哭以遂之，蘄盡于人；以復于天。夫人于天感而抑者也，天于人淪而戒者也，此才絶矣！【略】戊甲歲盡，授雲南臨安開廣道，旋調廣東欽廉道，及秋署廣肇羅道，移高雷陽道，所在吏民稱頌。【略】惟君之才，沐日浴月，海涵地負，靡有際涯，而學綜百家，代取事據入文，頃刻萬有，造于自然，時若鬼爛神焦，光怪四出，曠古論才，惟太白、東坡可相上下矣！

葉德輝《論詩》一　絶艷驚才筆一枝，人人傾倒愛新詞。平生得意廬南

作，獨有壺公與我知。

陳銳《袁碧齋雜記》 易實甫詩，如五十神童。樊雲門詩，如六十美女。蓋自少至老，搔首弄姿，矜其敏秀，爲一時諸名士所不及。

《綠天香雪簃詩話》卷三 實甫詩筆不羣，所存《廬餘集》多率意弄巧之筆，似舛大雅。如「昔年書畫棋詩酒，此日油鹽醬醋茶」，「四馬路連三馬路，初禪天入二禪天」，「一日還晴一日醉，連朝更睡連朝春」，「放誕朝兼暮暮，風流葉葉復花花」等句皆是，然其《歲暮在姜穎生寓中》云：「笨伯重來坐笨車，登盤今日少椒花。人情各似投林鳥，時序眞如赴壑蛇。身健主常兼作僕，心閒客轉勝于家。歲寒頭白偕良友，掃雪閒牕共煮茶。」《新正漫成》云：「難得新正是嫩晴，嬉遊士女說承平。書因忙極車中讀，詩爲閒多枕上成。閱世僧枯忘夏臘，談天客老戀春明。五陵年少三河俠，相見都能識姓名。」《和成子蕃(昌)移居》云：「家世城南尺五天，移居都傍紫藤邊。桓驄物望高今日，荀鶴才名憶昔年。諫草始知烏府重，疎麻多結碧湘緣。他時履道依龍尾，池上還賡白傅篇。」則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

《新世說・文學》 樊山【略】頗究心于中唐晚唐，吐語新穎，則其獨擅。龍陽易哭庵，固能爲元白溫李者，于是中晚唐詩，流傳頗盛。大抵二人少作隽妙，晚年稍覺頹唐。

《定厂詩話》卷下 易實甫詩如伶俜妙伎，雖無貞操，不失丰神。

《在山泉詩話》卷一 《丁戊之間行卷》，皆易實甫觀察(順鼎)少作。七律一種如聽嬌簧，如聞新鶯，令人心醉神怡。擇錄數首于此，實甫眞天才也。《抵都門》云：「一角觚棱話早朝，西山晴雪映簾消。春歸玉殿鶯初覺，人到金臺馬亦驕。紫陌驚心塵滾滾，碧湘回首夢迢迢。短衣羽箭生涯在，更爲將軍賦射雕。」《病起》云：「裘馬紛紛厭五陵，紅闌獨自帶愁憑。養花天氣如中酒，隔水人家又上鐙。北地燕支春熨貼，東風簫管夢懵騰。鬢絲禪榻皈依久，況值維摩示疾曾。」《出都賦感》云：「破帽殘衫不自聊，窮途僕馬各魂銷。夢中去路傳江筆，花底流年謚《洞簫》。平揖公卿非有恃，廣徵歌舞爲無憀。如何袖却凌雲手，閒看他人賦早朝。」《薄游武漢將買舟旋湘》云：「跨鶴仙人倚後樓，賦鸚名士葬時洲。漢唐才盡方題句，吳楚江空易感秋。赤壁今來烏鵲倦，黃陵此去鷓鴣愁。晴川閣上高吟客，風水明朝聽未休。」《春晴游城外》云：「如夢春雲送出城，碧天苔色染新晴。靡蕪客路初行馬，楊柳人家欲住鶯。刼後風花留黯澹，愁邊烟草夢分明。倦游總憶江南好，黃蝶飛來話隔生。」《訂近年詩卷感賦》云：「如雪桃花壓酒船，江南春影畫堪憐。當頭破鏡期三九，入手明珠價幾千。偶着思量皆斷夢，最難消遣是華年。極天樓閣東風起，曾寫紅牆一惘然。」《立秋寄伯嚴》云：「香草《離騷》舊導師，月明吹笛水仙祠。風人心性同秋冷，山鬼衣裳到楚宜。一榻古愁眠落葉，十年幽夢採華芝。千春多少媒勞怨，珍重湘天獨立時。」余題兩絕于集後云：「鬱鬱心香作麝薰，騷愁腕底出靈均。沈任以後齊梁筆，豔過江南蔣劍人。」「蓬山吟望苦低徊，萬刼千春鑄筆來。別有芳馨聞上帝，始驚人海謫仙才。」

又 實甫近著《魂南北集》，詩格一變，眞力彌滿而間有頹老之筆。今擇錄五律，慨當以慷，出筆如環，亦覺聲滿天地也。《舟泊閶門》云：「金閶門外哭秋雲，城郭荒荒水二分。何不學仙丁令語，自然流涕子山文。江南有地堪埋我，天下無人尚識君。猶賸故交三兩在，吹簫市上一相聞。」《曉發崔莊望岱》云：「昔年晞髮向陽阿，今日重來是枕戈。立馬岱宗青未了，聞雞天下白如何。帝京北望雲遮日，海國東看雪捲波。胸次攜將千塊壘，欲持相對比嵯峨。」《將抵天津》云：「津門望見乍心驚，八載重來是隔生。塞上短衣隨李廣，江南枯樹感蘭成。鳶肩火色賓王相，鶴唳風聲太傅兵。身世已非人事改，愴懷家國豈勝情？」《感事》云：「四郊環壘辱如何，一柱擎天愧已多。滄景未收唐節鉞，燕雲竟損宋山河。中朝黨誤牛僧孺，西域胡譏馬伏波。時論吹毛終太刻，世蕃未必果通倭。」《將渡黃河》云：「萬里辭家祇一身，故山魂夢總酸辛。回頭赤道偏南處，轉眼黃河以北人。蜀犬吳牛驚日月，越禽代馬悵風塵。健兒爭唱從軍樂，誰識書生淚滿巾？」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殺星黑旋風李逵：易順鼎　快人快語，大刀闊斧。萬人敵，無雙譜。　天寶詩人有任華，一生低首祇三家。(李白、杜甫及懷素。)讀君《癸丑詩存》後，始信前賢未足誇。　實甫早年有天才之目，(實甫十三歲應試，交卷第一。學使廖壽恆驚疑不已，問：「能再作否？」曰：「可。」隨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命題，易文不加點，頃刻而成。後二比有云：「安從得廣廈萬間，洗破屋秋風之陋也。」對云：「是所賴中流一柱，挽狂瀾大海而東之。」驚才絕艷，得之垂髫。十八歲中鄉舉，後累試不第。)平生所爲詩，屢變其體。至《四魂集》，則餘子斂手；至《癸丑詩存》，則推倒一時豪傑矣。造語無平直，而對仗極工，使事極合，不避熟典，不避新

辭，一經鍛鍊，自然生新。至鬬險韻，鑄偉辭，一時幾無與抗手。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〇　實甫童年奇慧，世以懷麓目之。早負詩名，足迹幾遍天下，所至成集，隨地署名，合編爲《琴志樓集》。詩體屢變，中以《廬山詩》爲最勝。張文襄雅賞之，曾加評點。《四魂》以後，日趨恢詭，雖以務爲工對，雜用俚言，爲世譏訶，而才筆縱横，自是健者。方諸舒鐵雲、王仲瞿，殆相伯仲。

潘飛聲《題易哭庵丁戊之間行卷後》　鬱鬱心香作麝薰，《騷》愁腕底出靈均。沈任以後齊梁筆，艷過江南蔣劍人。　蓬山吟望苦低徊，萬劫千春鑄筆來。別有芳聲聞上帝，始驚人海謫仙才。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　至樊、易詩才高下，哲維云：實甫天分甚優，所作詩有眞性情流露，其佳者殊可誦，固非專以搬弄典故填砌辭藻爲工，以視樊山，殆有過之也。

《平等閣詩話》卷一　余瀏覽近人佳句，有動魄迴腸而不能自已者，摘記之于此。【略】遒勁凄麗則易實甫「江南鸚鵡初踰濟，海上爰居競避風」，「叔夜夢魂慚柳下，伍員身世在蘆中」，「燕市黄金如土賤，秦時白骨比山多」，「胡地草青曾寄語，匡山頭白早歸來」。諸作抽芬芳，振金石，饒有事外遠致，彌耐人研味也。

《左庵詞話》卷上　湖南易石甫同年順鼎，少有才子之目，著有《琴志樓集》，已刻，詩詞多卓卓可誦。

《小三吾亭詞話》卷三　實甫近日詩詞，多墮惡道，要其聰明絕世，當筵倚馬，則固萬人敵也。其《丁戊之間行卷》，爲二十歲以前所作。紉蘭搴芷，騷辯之遺，潘文勤歎爲天才，不妄也。（某先達嘗數當代人才，及笏山年丈，文勤在座，掀髯笑曰：其父人才，其子乃天才也。）

《忍古樓詞話・易實甫》　漢壽易實甫觀察順鼎，文思泉湧，下筆驚人。晚年潦倒故都，有「江淹才盡」之歎。江夏樊樊山曾目爲六十歲神童，以相譏諷。樊山文詞艷冶，至老猶然。一時同輩，因亦目爲八十歲美女，以爲對值。然實甫詩詞，多可傳之作，文品實較樊山爲高。歿後，甯鄉程子大太守頌萬，將爲刊行遺集，未果而子大遽歿。其生前自刊詩詞，傳本絕稀，亦文人之阨運也。

《近代詩人小傳稿・易順鼎》　其詩才高而略變其體，初爲溫、李，繼爲杜、韓，爲皮、陸，爲元、白，晚乃爲任華。横放恣肆，至以詩爲戲，而不肯爲宋派。晚年與樊增祥齊名。樊、易二家在湖湘爲別派，顧詩名反在湘派諸家之上。

分論

《游普陀山》　《平等閣詩話》卷二：余嘗聞人誦易實甫《游普陀山》詩「海是空王淚，雲爲織女槎」，「三代以前無貝葉，六經而外有芙蓉（釋典有《蓮華經》。《離騷》注：芙蓉一名蓮華。）」，「龍來拜佛成童子，客到游山變女人」諸語，歎爲蘊含萬有，超妙極矣。然猶以名士談禪，未空色相，不無少憾。

《上張文襄》　況周頤《眉廬叢話》：哭庵有《上張文襄》短章云：【略】此詩可謂形容盡致，恭維得體。文襄見之，爲之掀髯笑樂。

《題張夢晉畫折枝長卷寄宗室伯羲祭酒》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實甫幼有神童之目，稍長，有才子之稱。自謂張夢晉後身，詳其所作《題張夢晉畫折枝長卷詩序》中。又自謂張船山、張春水後身，以爲王子晉再世爲王曇首，三世爲夢晉，四世爲船山，五世爲春水，實則春水及見船山焉。得爲其後身，不過文人結習，託所心好者以自夸異耳。　夏敬觀《忍古樓詩話》：實甫篤好扶乩，謂嘗遇李仙于幷門，證其爲張夢晉後身。其《題張夢晉畫折枝長卷》云：【略】實甫在清代，官至廣西右江兵備道。爲岑雲階制軍所劾，罷官去，潦倒江湖。辛亥後，遂屈居僚下，攜一妾居京都，窮困抑鬱以死。與孟晉乞食相類。一時假記戲言，竟成終身讖語，亦可哀也。實甫詩生前陸續自刊，未有全集。歿後甯鄉程子大（頌萬）將爲編定，子大旋亦下世，遂不果。

《萬古愁》　《柏巖感舊詩話》卷一：易實甫（順鼎）少有神童之目，【略】清覆後，與京伶梅蘭芳莫逆，賦《萬古愁》長歌，時人傳誦。

《萬杉寺五爪樟》　《琴志樓遊山詩集》卷四：孝達師評：雄偉恣肆，如張顛以頭濡墨，狂叫作得意草書，眞世間奇作也。以詩境論，惟韓昌黎有之耳。又：此詩不獨世間奇作，直是古今奇作也。《石遺室詩話》卷四：實甫《萬杉寺五爪樟》云【略】。余謂此首若與陳仁先《戒壇松歌》幷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余居東日，有《賦柞原古樟》一絕。寶融乃以易實甫、陳仁先兩君詠樟詩寫寄。易詩舊曾寓目，誠爲哭龕集中得意之作。【略】易詩題爲《萬杉寺五爪樟歌》，詩云：【略】按此詩說者謂實甫借題

譽張文襄，或亦近于附會。然其氣魄之大，結構之精，則眞一時無兩矣。文襄評云：雄偉恣肆，如張顛以頭濡墨狂叫作得意草書，眞世間奇作也。【略】

以詩境論，實甫雄肆，仁先婉約，可謂異曲同工。

《青玉峽龍潭》《琴志樓遊山詩集》卷四：孝達師評：化工數語，眞實體物，力量甚大。

《浮山絕頂作》《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三：吳闓生評：氣勢騫舉，筆痕俱化。

《潁生亡室金宜人以善綉著稱沈嚴夫人嘗賦詩贈之因和其韵以慰潁生安仁之痛》《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三：吳闓生評：鮮麗可擷。

《端州紀遊詩》《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三：吳闓生評：雄直之氣，岸然紙上。

《石文福祿壽歌呈抱冰師相》《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三：吳闓生評：俗題如此，典麗大難。

《黃龍觀夜聽澗水作歌》《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三：吳闓生評：中段近似太白，收亦偉壯。

《阿育王寺觀舍利塔歌》《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三：吳闓生評：實甫豪縱處足追太白，但太枝蔓，欠剪裁，晚年則彌放誕矣。

《賈郎曲》《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三：吳闓生評：對仗絕工，又有興亡之感，自是佳製。

《喜晤息存感賦》《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三：吳闓生評：三、四絕妙，作者工作對，未有如此生新可喜者。

《題陳佩彤女史補作楸陰感舊圖》《藏齋詩話》卷下：易哭庵《楸陰感舊圖》題詩云：【略】第三、四句雖非大雅，而造句新穎可喜。

《病榻借樊山先生爲余禳天詩韵自述生平成長句一篇呈樊山先生示由甫六弟兼諗親友及海內知我者》《花隨人聖盦摭憶・易實甫》：其晚歲奔放酣恣之作甚多，六十後有和樊山禳天韵自述一首，其手稿尚存予處，今錄之，可當先神小傳讀，亦可作先生創造體格之代表作讀也。題爲《病榻借樊山先生爲余禳天詩韻自述生平成長句一篇呈樊山先生示由甫六弟兼諗親友及海內知我者》詩云：【略】先生此作，則千二百字，長句較多，似近人所謂散文詩，殆盧仝體之變本加厲也。

《六月初十日紀事》《花隨人聖盦摭憶・易實甫》：其爲孫一清作，幾賈禍之詩，今亦錄之，則堆砌對仗，一露樊易體之本色矣。詩亦二律，題爲《六月初十日紀事》，其一云：【略】。

《續詠懷詩六首》《臺灣詩乘》卷六：易實甫寓臺《詠懷》之詩，【略】近于故紙中又得續作六首，語尤悲憤，蓋臺事敗壞時也。詩云：【略】。

「胡地草青曾寄語，匡山頭白早歸來」句《尊瓠室詩話》卷三：易實甫有句云：「胡地草青曾寄語，匡山頭白早歸來。」對仗極工，饒有風致。

《菩薩蠻》(銀屏夢入江南遠)《左庵詞話》卷上：湖南易石甫同年順鼎，【略】詩詞多卓卓可誦。尤愛其《菩薩蠻》云：【略】。

《摸魚兒》(問花天、淚痕多少)《忍古樓詞話・雁來紅圖卷詞錄》：冒鶴亭同年自粵歸，抄贈粵詞人《雁來紅圖卷詞錄》一卷，作者凡十三人。【略】漢壽易實甫順鼎《摸魚兒》云：（問花天、淚痕多少）【略】。末有憬吾先生哲嗣跋語云：「光緒乙酉十一月，梁節庵丈(鼎芬)罷官歸里，先伯莘伯先生，招同楊叔嶠丈(銳)、王子展丈(存善)、朱棣垞丈(啓連)、陶子政丈(邵學)，集越秀山學海堂，酒半，過菊坡精舍。時雁來紅盛絕，梁丈首倡此詞，先伯因囑余子容丈(士愷)繪雁來紅圖，各題所爲詞于後。翌年，徐巨卿丈(鑄)、文道希丈(廷式)、易仲實丈(順鼎)、石星巢丈(德芬)，與家大人咸有繼聲。」

「料得迴腸，比迴廊更多」句《左庵詞話》卷上：湖南易石甫同年順鼎，【略】有句云：「料得迴腸，比迴廊更多。」幾轉輕圓柔脆，小令最工。

傳記

《慕皋廬雜稿》卷一《哭庵傳》十五爲諸生有名。十七舉于鄉，所爲詩歌文詞，天下見之，稱曰「才子」。已而治經，爲訓詁考據家言，治史，爲文獻掌故家言，窮而思返于身心，又爲理學語錄家言。然性好聲色，不得所欲，則移其好于山水方外，所治皆不能竟其業。年未三十而仕，官不卑，不二年棄去。築室萬山中居之，又棄去。綜其生平二十餘年內，初爲神童，爲才子，繼爲酒人，爲遊俠。少爲名士，爲經生，爲學人，爲貴官，爲隱士，忽東忽西，忽出忽處，其師與友諱之稱爲神龍。其操行無定，若儒若墨，若夷

若惠，莫能以一節稱之。爲文章亦然，或古或今，或樸或華，莫能以一詣繩之，要其輕天下、齊萬物、非堯舜、薄湯武之心，則未嘗一日易也。

《碑傳集三編》卷四一程頌萬《易君實甫墓誌銘》 君諱順鼎，一字中實，湖南漢壽人。【略】方六歲作《述難篇》，世稱爲神童。年十四試冠軍，附邑庠，食廩餼，中光緒乙亥恩科舉人，納官刑部，山西司郎中，時君詩已集行，才名震海內，六應會試不第，最後某總裁識爲君卷，故黜之。君乃改官河南候補道，總釐稅、賑撫、水利三局，督修賈魯河工，充三省河圖局總辦，監戊子科河南鄉試，以進呈三省河圖，加按察使銜、二品頂戴。居二年引歸。之廬山，築草堂于三峽澗，奉親往來江湘間，即張文襄公聘分校兩湖經、史、文課。旋丁母憂，廬居滅性，乞食幾溺，涕淚如膏，遂號「哭庵」。甲午既祥中東戰起，劉忠誠公奏調君出參戎幄，君承父命，墨絰往從，至京師，伏闕上書累萬言。【略】又陳管見十事，請赴前敵，在軍素食，哭泣無時。乙未四月，和議割臺灣畀倭，君復詣闕上言，請罷和議，褫權奸，籌戰事。不報。乃乞忠誠予檄赴臺偵探，因要劉永福畀以四營守臺中，臺餉匱，君復渡海歸，謁江督張文襄公，乞款五萬還臺致永福，出次廈門，策臺北士民獨立。【略】壬寅冬，簡任廣西右江道，調署太平忠順道，駐龍州。【略】辛亥秋，調省，蒞香港。廣州變作，遁居滬上，貧不自聊，歲餘赴京師，食于印局參事，【略】如是者八年。以庚申歲八月三十日亥時寢疾，卒于京寓，距生咸豐八年戊午九月初五日戌時，春秋六十有三。

李肖聃《星廬筆記》 龍陽易順鼎實甫，一字中實，江蘇布政佩紳之子【略】實甫年五歲，爲賊所掠，親王僧格林沁軍得之，能書其父姓名，僧王大喜，傳致之。八歲能屬文，十二而習倚聲。年十四，刻其所爲詞一卷，驚其長老。光緒元年，舉湖南鄉試。數試春官不第，乃納資爲河南道員。居開封一年，有詩一卷。復爲《湘弦詞》。【略】中東事起，實甫渡臺灣，參贊軍事。兵事既定，張文襄促其內渡，自號哭庵。又有《四魂集》。嘗以所作《廬山》詩呈擬文襄，文襄大贊美之，謂十年以後，同輩無其敵也。文襄與其父爲鄉試同年，實甫以師事之【略】爲廣西右江道，以總督岑春萱糾劾罷職。復起爲廣東某道。而革命軍起，衣裝盡失。閒關至京，寓故人姜隱生所【略】時諸名士多集京師，實甫與恩施樊增祥日有詩歌登諸報章，而《采雲》、《碧雲》二曲，才力相抗。天下談士，競言樊山、實甫，實則樊才遠不及易也。【略】實甫作印鑄局秘書，爲袁思亮屬吏。後又出任安徽電局事，以疾逝，年五十有七。

《晚晴簃詩滙》卷一七〇 易順鼎，字實甫，一字中實，龍陽人，光緒乙亥舉人，歷官廣東欽廉道。

紀事

作家逸事

《慕皋廬雜稿》卷一《哭庵傳》 哭庵幼奇慧。五歲陷賊中，賊自陝蜀趨鄖襄，以黃衣綉褓縛之馬背，馳數千里，遇蒙古藩王大軍，爲騎將所獲，獻俘于王。哭庵操南音，王不能辨，乃自以右手第二指濡口沫書王掌。王大喜曰：「奇兒也！」抱之坐膝上，趣召某縣令，使送歸。

陳三立《廬山紀游圖詠冊跋》 余三游廬山，獨光緒癸巳春夏間，稍久留易實甫所築琴志樓，與實甫競越峯嶺，飲瀑蘇喘汗然，猶未盡探其勝。時偕游又有范仲林、羅達衡，嘗就各所得詩彙刊爲一卷，自後乖離飄泊，復屢逢變亂，無由再至者垂三十年，歲時還南昌過其麓，但仰睇煙雲杳靄草樹蔽虧，魂與神動，遙寄慕慨而已。

《南亭四話》卷二《莊諧詩話・易龍陽詩》 易有《崑崙集》鐫版行世，湘紳中所謂「黃菜葉」者，皆與倡和。

《小三吾亭詞話》卷三 實甫兄弟，暨寧鄉程子大皆余盟友。實甫得名最早，年垂五十，始簡廣西右江道。未一年，以爭裁撤綠營事，粵督斥其荒唐。實甫覆一電於粵督，有云：「爲憲臺保桑梓，爲朝廷保地方，順鼎並不荒唐，恐荒唐別有人在。」粵督大不堪，遂以名士如畫餅，劾去其官。

作品本事

《九日登高》 《眉韵樓詩話・易實甫九日登高七古》：光緒戊申九月九日，抱冰樞相以論思餘暇，招集及門諸子遊陶然亭登高賦詩，易實甫即席呈

七古一首。

《感事》《南亭四話》卷二《莊諧詩話・易龍陽詩》：易順鼎觀察，號碩甫，別字哭庵，甲午奉南皮尚書派往臺灣，探聽軍情。據觀察自言，唐薇卿既棄百理璽天德而逃，有欲使之繼位者。故集中有詩一首曰：【略】墨絰者，時方奉諱也。

《雪中遊鄧府》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是直以夢晉後身自況也。

《贈潘蘭史》《綠天香雪簃詩話》卷六：易實甫《贈蘭史》詩，有「應呼鄺露爲前輩，況有朝雲備下陳」之句。蓋因蘭史作江浙之遊，挾其姬人姜鳳章從行也。

《聽盲女度曲》《綠天香雪簃詩話》卷四：易實甫【略】《聽盲女度曲》云：【略】所謂紅玉者，姓左氏，在滬上名噪一時，有小廣東之稱。今則物故久矣。十年前見人《贈左小紅玉》詩云：「清風明月屬珠孃，裂帛聲從扇底香。好是當筵花解語，勸郎醒酒喫檳榔。」未知即小廣東其人否。詩見《海上冶遊記》。

《寓臺感懷六首》《臺灣詩乘》卷六：割臺之役，震驚宇內。易實甫觀察奉南洋大臣之命，視師臺南。實甫名順鼎，湖南漢壽人，素以詩鳴，自號哭庵，時與臺人士相唱和，語多慷慨。余記其《寓臺感懷》六首云：【略】。

《黃河橋歌》《十朝詩乘》卷二四：黃流氾濫靡定，不可以橋。橋之，自京、漢通軌始。陳槐樓詩所謂「會須滿載幽燕客，鸚鵡洲邊看落潮」者也。其橋流激沙浮，難于樹礎，鬼工籌度，蓋亦屢易其策，而後觀成。易實甫兵備作《黃河橋歌》有云：【略】可謂創作。吾國鐵路，創于光緒中年，然臺臣如余（聯沅）、屠（仁守）、洪（良品）、游（百川），皆力言其不可，雖曉事如翁文恭，亦言鐵路當罷。慮始之難，自古然矣。

《題陳佩彤女史補作楸陰感舊圖》王賡《今傳是樓詩話》：京師白紙坊崇效寺，【略】朱竹垞、王漁洋手種丁香，聞在西來閣下，今久非故物，惟春時牡丹盛開，游賞如織。【略】寺內楸花二株，幹可十圍，濃陰滿院，信爲巨觀。吾鄉太湖徐芷帆侍御與其弟養吾主政及番禺沈太侔宗畸游，常徘徊楸陰下。養吾逝世，芷帆爲繪《楸陰感舊圖》，海內名流，多有題識。未久芷帆圖卷，不知流落何所。清季太侔乃倩陳松山給諫長女陳佩彤補繪徵詩。計題四十餘人，洵爲棗花寺中一段掌故。【略】易實甫云：【略】。

《題鄭叔問所藏閩主供御杯拓本》夏敬觀《學山詩話》：此易實甫題《鄭叔問所藏閩主供御杯拓本》詩也。叔問有《題供御古杯青玉案》詞，爲集中所未存者。注云：杯表裏褐色，光澤可鑒。深周徑七寸，底款刻「供御」二字。體勢方拙，閩客見售，謂出自龍溪。博古家以爲閩主王延鈞所造，故僭稱御。而瓷器之有刻記，亦是大奇。吳氏《鈐清館金石目記》，有閩主造庵，池樹上題字。余藏一墨本，大書凡三行。在天祐乙丑歲造，又自稱「廉主王大王」。審其時唐昭宣未亡，蓋即王審知據閩時所爲。世稱「白馬三郎」者，即其人也。此供御杯疑亦出其內造。惜久爲波浪淘激，有款字之完善者絕少。予案《五代史》稱審知以節儉自處，輕徭薄斂，與民休息。三十年間，一境晏然。是此供御杯當爲其子延鈞所造。然考《金鳳外傳》，與史不符，審知爲金鳳築水晶宮于西湖。服御之奉，已極奢侈。而歐公《五代史》則謂其府舍卑陋，是當日已傳聞異辭。彭文勤注《五代史》，僅節引《金鳳外傳》數條。

著録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龍陽易哭庵順鼎，湘中老名士也。【略】君有《琴志樓編年詩》，甲午以後，尚未刊行。聞易簀前曾手自寫定。世亂年荒，未知能不散失否。

夏敬觀《學山詩話》俞恪士【略】光緒甲午從巡撫唐景松在臺灣【略】。易實甫時亦從唐在臺灣，其在臺灣詩，謂之《魂南集》。

程頌萬《易君實甫墓誌銘》嘗自述生平詩，所謂《四魂集》者，繫于國故爲多，而十項之游，則青城、峨眉、終南、普陀、匡廬、泰岱、衡嶽、大滬、天童、羅浮，各爲一集。又言性癖山水與婦人幷重，得山水則屏婦人，靈襟微尚，有自來矣。大凡詩集七十二卷，詞集十卷，經史雜著二十三卷，《盾墨拾餘》六卷，合倡和諸集，逾六十種，刊行者十八九。最後六年詩稿佚入他手閒，見報刊。

《清代七百名人傳》第五編《藝術文學》（光緒）二十五年冬，【略】爲兩廣總督岑春萱劾罷，由是益肆力於詩，所作近萬首。【略】《眉心室悔存稿》以後，有《丁戊行卷》、《摩圍閣詩》及《出都》、《吳蓬》、《樊山》、《沌水》、《蜀船》、《巴山》、《錦里》、《峨眉》、《青城》、《林屋》、《游梁》、《廬山》、《宣

南》、《嶺南》、《甬東》諸詩錄之刻。蓋足迹所至，十數行省，每行省爲一集。

藝文

黃遵憲《立秋日訪易實甫（順鼎）遂偕遊秦淮和實甫作》　袖裏《魂南》一束詩，茫茫相對兩情痴。看揚玉海塵千斛，喜剩青溪觸一枝。鶉首賜人天亦醉，龍泉伴我世誰知？死亡無日難相見，況又相逢便說離。

王先謙《題易實甫〈魂東〉〈魂北〉〈魂南〉三集》　一騎榆關共雪飛，兵戈愧爾老萊衣。詩篇苦思令人瘦，國事甘心豢敵肥。曹李厭厭生亦死，房劉碌碌是耶非。手無回日霜鋒在，欲把江東羽扇揮。

鄭孝胥《漢口月望夜送易實甫》　悵望瀟湘晚，詩人獨去秦。行看秋葉盡，歸及月華新。舊影思廬阜，微詞見庾塵。眉間尚精悍，誰信得閑身。

陳衍《實甫讀余西山詩先得一句云飽聽寒溪夜雨聲即以寄示因促其足成之》　飽聽寒溪夜雨聲，君曾行處我來行。催詩更比僱租急，莫例重陽雨滿城。

陳銳《柬易實甫》　天下紛紛恩怨門，胸中鬱鬱葛藤村。一貧一賤交纔見，人哭人歌我亦喧。蔓草有根纏白骨，殘灰無字化青魂。冥鴻去盡江南遠，流落無因問爾存。

馮煦《實甫至自山海關將歸湘曲賦此送之》　縱橫奇氣壓樽桑，馬革無緣亦可傷。高詠喜逢袁彥伯，狂名能敵顧長康。南瞻衡麓孤雲白，東走榆關落日黃。身世百年勿復道，相看惟有涕沾裳。

文廷式《爲易實甫分巡題張夢晉〈歲寒三友圖〉實甫以乩語自信爲夢晉後身也》　一幅荒寒歲暮心，崔徽遺貌待重尋。（嵩犢山尚書家有崔瑩小象，實甫將往求之。）龍華劫後才人悟，不用魚山鐘梵音。（畫）（畫）成梅竹原非相，身似芭蕉寧有堅。後際未知前際斷，高樓明月自娟娟。（「高樓明月清歌夜，此是人生第幾回」，夢晉詩也。）

譚獻《題易碩甫〈魂南集〉》　竟從鵬翼徙南溟，海氣荒荒偃漢旌。島上片雲占破敵，匣中長劍應同聲。信陵功就三千客，小范胸羅十萬兵。洗耳鐃歌新樂府，仲連老未厭餘生。

張之洞《謝易實甫再惠廬山三峽泉》　江城炎燥閟無風，忽有甘泉藥病翁。遍酌一家俱滿腹，勞人堪傲贊皇公。四海都能納一瓶，恍從峽裏濯清泠。不如長結宗雷侶，竟日棲賢澗上聽。

釋敬安《贈哭庵觀察叠前韵》　風雅久寥落，沅湘復此人。高吟追屈宋，痛苦爲君親。壯志愁永盡，童顏忽已皴。千篇餘楚些，讀罷欲傷神。微月生寒樹，哀笳飛遠聲。誰將家國事，來繫水雲情。莫漫填悲海，相期憩化城。三生圓慧業，蓮萼共標名。

袁昶《次韵易實甫蜀中見寄》　年少才函雅，郎潛位應星。枉君蜀道作，感我草堂靈。諧世羞三術，窮年慕一經。匡時付君輩，祇欲老沉冥。

丘煒菱《寄懷易實甫〈順鼎〉香江旅次》　倉皇身世挈孤舟，轉徙兵間幸自由。界盡水鄉還避地，客從海國獨登樓。殘疆何限分南北，凶歲眞成鬨魯鄒。萬里滄波相不極，有人時局正同憂。

梁鼎芬《題實甫四魂集》　伊川三魂君有四，（趙鼎爲尊魂，居正爲強魂，楊時爲還魂，時號伊川三魂。）飄零詩卷與誰論。樓前化燕春難定，紙裏招鸞酒向溫。湘水才人憐絕代，清河幼女在黃昏。楊花與夢無拘檢，一處愁心一淚痕。

又《實甫復官將抵廣州詩以迎之》　六梅堂前君別我，三柳門外我迎君。離合升沉不可說，王侯富貴安足云。詩中携有武昌月，袖間還帶羅浮雲。病翁已啟紅螺戶，備酒千杯肉十斤。

樊增祥《題石甫〈四魂集〉》　吳儂衣上酒痕凋，纔別皋橋又灞橋。唐宋元明諸體俱，東西南北四魂銷。清歌白下題團扇，餘韵黃州裹洞簫。賴有玉溪傳彩筆，開成人物未蕭條。

羅惇曧《題易石甫〈廣州集〉》　誰信疏狂易才子，作吏甚賢清絕塵。畫餅人誣右江劾，口碑吾亦廣州民。詩篇當壓歸裝石，筆力能撐老病身。殊絕平生渡海作，似君奇恣世無倫。

潘飛聲《題易實甫觀察〈順鼎〉丁戊之間行卷》　鬱鬱心香作麝薰，騷悉腕底出靈均。沈任以後齊梁筆，艷過江南蔣劍人。逢山吟望苦低徊，萬劫千春鑄筆來。別有芳聲聞上帝，始驚人海謫仙才。

惲毓鼎《送易實甫觀察分巡滇南》　相逢冰雪痛烏號，晚歲功名感鬢毛。殘夜除書新使節，南天行幰舊征袍（實甫昔曾游滇）。春歸日下人偏去，詩歷

黔中境益高。聞道吐蕃窺六詔，安邊籌略望韋皋。

《清詞玉屑》卷六《爲易實甫題〈蘭柳便面・多麗〉》　端忠愍罷直督於西山，築歸來庵，有終焉之志。再起入蜀，遂罹難，頭顱萬里，識者悲之。生平罕爲詞，僅見其《爲易實甫題蘭柳便面・多麗》一闋。便面，爲馬湘蘭畫。蘭有自題跋，吳中張秋水得之，倩河東君補柳牧齋加跋，自署虞山俗衲。蓋實甫客長沙，日得自程海年忠愍。詞云：「問幾人，收拾南都歌舞。祇斷腸、斜陽煙柳，湘魂一碧終古。待喚起、玉階苔印，對秋風、共訴淒楚。不須話到，興亡舊恨，零胭剩粉銷沈無數。都化作，絳雲餘燼，孔雀庵邊土。渾無恙，會携玉手，春痕重聚。　試較量元元素素，雙蛾鏡裏眉嫵。最無聊、橫江木柿，留得催妝舊時句。楚畹香殘，金城客老，簿書叢裏春風度。更改柯易葉，那識歸根處。輸君團扇，家家江湖，多少吟侶。」末數語竟爲授命之讖。卷中有張子虞、程子大題詞。子大海年弟也，其《一萼紅》句云：「料灑向江山無淚，只頻將淚眼、鑄黃金。」亦若預兆。

雜録

鄭孝胥《題孫師鄭吏部雄詩史閣圖卷》　近代詩才讓達官，曾聞實甫論詞壇。（易實甫言，近人官愈大詩愈好，南皮、常熟是也。）潛夫只有傷時淚，也作君家史料看。

譚獻《復堂日記續録》　光緒十九年三月十九日，易實甫來函，貽詩，并示詩草一卷，叔（于）〔子〕賢嗣，世以爲撞破烟樓者也。

又　三月廿日，易實甫、梁西園、陳伯嚴先後來，聚談良久。客中得同氣數輩傾談，文行非他邦所可得也。

又　三月廿三日，易實甫以近刻詩詞、《經義莛撞》、《讀經瑣記》、《老子札記》相貽。

況周頤《眉廬叢話》　偶閱近人説部，載龍陽易哭庵所著《王之春賦》。其起聯云：「石頭長巷，繩匠胡同。」謂石頭繩匠，皆妓女集合之所。其實繩匠胡同絕無妓女。哭庵亦久客京華，此誤甚不可解。又一聯云：「劉坤一、劉坤二、劉坤三、劉坤四；王之春、王之夏、王之秋、王之冬。」杜撰牽合，豪無諠義。【略】哭庵又有上張文襄短章云：「三十三天天上天，玉皇頭戴平天冠；天平冠上豎旗竿，中堂更在旗竿巔。」此詩可謂形容盡致，恭維得體。文襄見之，爲之掀髯笑樂。

又　易中實著作，以最初所刻《眉心室悔存稿》、《戛天影事譜》、《戊己之間行卷》爲最佳。余最賞會者，《春明惜別詞》云：「負汝驚鴻絕代姿，朝朝博得他人醉。」最爲沉痛。又云：「累儂刻骨相思處，是爾頻眉不語時。」又《無題》云：「再從翡翠簾前過，唯見紅襟掠地飛。」又《鳳凰臺上憶吹簫》詞云：「向綠波低照，憐我憐卿。」曩余戲語中實，讀君此詞，直令我海棠開了，想到如今也。

趙熙《香宋雜記》　有問實甫，生平詩鐘，何句最得意。易云：《因・七四唱》：「兄弟結因思世世，夫妻逢七誓生生。」斯誠聰慧無倫。

又　《風・轉四唱》，擬云：「幾度花風吹客老，一篇藥轉解人難。」似新。及觀實甫「春水乍風何與汝，秋波一轉怎當他。」眞通天神狐也。

又　實甫《漢・昌七唱》云：「稱帝雀兒亡北漢，起兵燕子破東昌。」「史紀袁宏成後漢，地形張穆補延昌。」《比・三三唱》云：「白魚比目春浮水，朱鳥三心夜看星。」皆工麗。其琴志樓詩品爾爾。余嘗謂實甫詩有餘，星海詩不足。石遺非之曰：「星海有魂而無魄，樊、易有魄而無魂。」不足、有餘，各分長短。

《清朝野史大觀》卷一一《哭庵詩句》　易順鼎觀察號碩甫，別字哭庵。甲午奉南皮尚書派往臺灣探聽軍情。據觀察自言，唐薇卿既棄百理璽天德而逃，有欲使之繼位者，故集中有詩一首曰：「延平臺下屢逡巡，愧爾臺南臺北民。墨絰依然猶在手，黃袍率爾敢加身。」墨絰者，時方奉諱也。觀察又有一詩曰：「我年十五二十時，人人稱我賈寶玉。我年三十四十時，人人稱我于忠肅。那個龜子亡八蛋，紛紛競言利與祿。」又云：「三十五歲當總領，四十一歲辦督銷。」可與文悌《陶然亭題詞》所蓋圖章并傳不朽。觀察江西人，築一屋在廬山上，榜其門曰：「納于大麓，藏諸名山。」觀察善作詩鐘，其集中所存五七律，雖詩也而不啻詩鐘矣。嘗有人論之曰：「讀碩甫詩，如入鐘表店，此則琤琤然，彼則瑯瑯然。」可謂善戲謔兮！又碩甫有一聯曰：「知白守黑吾師老，去舊更新客説耶？」怪絕！觀察嘗著《王之春賦》呈諸榮相。榮相覽而笑曰：「他在京城裏，也是這樣的胡鬧嗎？」後亦無他，有人記得起聯

云：「石頭長巷，繩匠胡同，帽兒變綠，頂子飛紅。」石頭、繩匠，皆窯子聚集之區。又云：「門多帶馬之人，新交壽老；座有吹牛之客，綽號眉公。」壽老，指侍御余某。眉公，指侍御陳某。又云：「劉坤一、劉坤二、劉坤三、劉坤四；王之春、王之夏、王之秋、王之冬。」此聯不知何解。又云：「二千二，二千四，二千五；烏溜巴，烏溜焦，烏溜弓。」上句指三妾的身價而言，對句湘中諺也。

陳琰《藝苑叢話》 觀察前此赴蘇，居于逆旅，室大如斗，疑入甕然。觀察嘗有斷句云：「九死尚餘雙綠鬢，一生能住幾紅樓？」頗爲時下傳誦。

《南亭筆記》卷一三 易碩甫之婦翁某，某年攝鄂中某局事。局在龜山頂，易往求佽助，其婦翁某留之治文牘。易無聊之極，則徘徊於龜山之頂，朗誦詩詞。又督署前有一墩，隆然而高，俗呼馬墩，周廉訪嘗讌客於此。有人亦編作章回書目曰：「周廉訪讌客馬墩旁，易觀察受困龜山頂。」

又 易道員也，以哭鳴。嘗謁南皮，南皮使人傳語曰：「邇來心緒不佳。若覩易哭庵面，必有一場大慟，故不如遠避之耳。」易指天矢曰：「哭者有如此日。」南皮乃令其入見，見後不兩三語，易遽號咷。南皮恚曰：「若何與前言相左耶？」拂衣欲起。易挽其裾不釋，哭聲愈厲。南皮俟其哭已，始得端茶送客。

又 易以才名客京師者垂十年，後爲南皮尚書所賞，迨簡廣西右江道。【略】莅任後，蠻帥以自便私圖，不顧大局劾去之。某君得觀察長函，有將作上海之行之說。某君嘆曰：「從此租界中多一光棍，而官場內少一通人矣。」易被劾，鬱鬱不樂，或規之曰：「君至上海勿荒于色，遵時養晦，當有復起時也。」易曰：「我到了上海，是目中有妓，心中無官的了。」

《石遺室詩話》卷二二 崇福山在武昌城南隅，上有靄園，爲（黃）小魯別業，伯嚴、實甫至武昌，皆舍館焉。實甫所以有《靄園詩事》之刻也。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哭庵《燕晉道中題壁》句云：「夕陽紅煞鴉邊樹，秋柳黃于馬上人。」亦復傳誦一時。哭庵生平最工此體，年十六七時，往還五溪、夜郎間，道中題壁句云：「春波綠濕桃花影，夕照紅乾燕子泥。」由梧州赴桂林，舟行灘江道中得句云：「四山雲似飯初熟，一路灘如花亂開。」《癸卯暮春題海淀酒樓》云：「十日九風偏少雨，一春三月總如烟。」己申年燕晉道中又有題壁句云：「心上故人三五雁，腰間神物一雙龍。」上句蓋用定盦詩意，悽艷獨絕，固宜傳唱旗亭。

《忍古樓詞話・雁來紅圖卷詞錄》 實甫詩詞，生前零星刊行，未有全集。歿後寧鄉程子大頌萬將爲彙刊遺稿，未果而程君亦歿。

梁鼎芬

論述

綜論

鄔以謙《立德堂詩話》 往往見人痛罵異己，不留餘地，幷其好處而亦忘之，殊欠平允。同邑梁星海廉訪（鼎芬）《寄題簡竹居讀書堂》云：「至念陳（樹康）康（祖詒）天下士，一嗟無命一分源。」溫柔敦厚，上追古人。必如此方可以論世，又必如此方可以作詩。

汪兆鏞《梁文忠公別傳》 梁鼎芬【略】爲學博綜，尤邃于詩，沉浸晚唐、北宋，自出機杼，澹宕幽隽，讀之令人意遠。【略】詞亦清蒨。

《石遺室詩話》卷一 舊在損軒齋頭見節菴詩卷，經其評題圈點者，佳處多在悲慨、超逸兩種。如：「興往思友生，悲來涕山川。」「到門驚老大，臨水與徘徊。」「兩湖舊種應成果，他日重逢莫問年。」「纔見一筵笑，俄分百里天。」「千齡一日積，此日誠艱哉。」「觴急可以緩，花落還當開。」「百年紅燭短，一水夕陽深。」「花前絮後無人在，檢點青苔月色昏。」「江水不可涸，我淚不可乾。」「客行頭漸白，人坐燭微紅。」「一水飲人分冷暖，衆花經雨有安危。」「聞鶯未識誰家柳，臨水難回少日顏。」「園丁未服生疎鶴，春色猶妍老大藤。」「漸與世疏詩筆放，偶緣春好酒杯寬。」「衝船雙鷺去，列岫一亭收。」「事過百年人始貴，我無一物意還多。」「啼風一鳥驕，臨水數花韶。」諸聯皆可入《主客圖》者。節菴少入詞林，言事镌級歸里。又避地讀書焦山海西庵，乃肆力爲詩，時窺中、晚

唐及南、北宋諸名家堂奧。

又 節庵少入詞林，言事鐫級歸里。又避地讀書焦山海西庵，乃肆力爲詩。時窺中晚唐及南北宋諸名家堂奧。時王可莊修撰（仁堪）方出守鎮江，素弟畜節庵，時資給之。故有《謝王二太守兄送米》詩云：【略】書生喜作大言，亦作詩成例應爾也。後可莊既逝，君有《過鎮江》一首云：【略】屢見君以此詩書扇贈人，蓋黃壚之感深矣。

《十朝詩乘》卷二一 節庵丈居焦山，有《謝王二太守送米》詩。迨從舅卒于蘇州，丈自鄂赴其喪，途經鎮江，作《思舊》詩云：【略】沈摯語不可多得。從舅守鎮江，盡力民事。其移官也，丹徒令王蘭芝詣謁，見鄉民數輩哭于郡署前，以爲訴冤者，詢之，則曰：「聞好官將去，故爾。」芝蘭慰之曰：「太守暫去，行且復來。」乃揮涕而去。迨蘇州耗至，士輟學，農輟畝，工輟市，若相弔者，結語非漫作也。

《魚千里齋隨筆・梁節庵其人與詩》 節庵詩筆清勁，時有憤悱嘯殺之音，其格調與半山、東坡爲近，而及于杜、韓。

又《曾剛父》 樂昌張魯恂丈，八十後輯錄番禺梁鼎芬節庵，順德羅惇曧（融）〔鼜〕瘦公，黃節晦聞，及剛父所作，爲《嶺南四家詩》。【略】四家詩，節庵清勁而略嫌亢厲，舊本纂集，前後倒置，尚須揀汰之功。

李肖聃《星廬筆記》 梁善爲詩，王闓運常錄其佳什。餘事爲聯，江湖傳誦。故妻龔氏，爲萍鄉文廷式道羲表妹，龔後通文棄梁，而時來梁所索金養文。梁撰聯寄慨張之郡齋云：「零落雨中花，舊夢難忘栖鳳宅；綢繆天下事，壯懷消盡食魚齋。」龔見而大詬以去。

《粟香五筆》卷六《梁太史詩》 余己卯入都，晤番禺孝廉梁星海鼎芬，少年文譽籍甚，明春庚辰入翰林，以建言落職。歸主廣雅書院。己丑，重晤于學海堂，年三十餘，已虬髯繞頰。壬辰復訪之武昌，明簪話舊，豪宕猶昔。是冬又遇于吳門，拉登酒樓，一醉而別。錄示近作，多奇崛之氣。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滿星美髯公朱仝：梁鼎芬　其髯戟張，其言嫵媚。梁格莊，小衙內。眼中事，心中淚。　今疑紙上未曾乾，詩愛冬郎帶淚看。別有纏緜孤往抱，祇憐高處不勝寒。　梁髯詩極幽秀，讀之令人忘世慮。書札亦如之。

陳三立《節庵先生遺詩序》 梁子鼎芬選刊所得詩爲二卷，曰「姑以自娛也」。始鼎芬官編修時，發憤彈大臣黜罷年二十七耳。吾心壯之。【略】已而梁子棄鄉里，獨居焦山佛寺三四年，所學果益異。客江夏稍久，又得觀其所爲詩歌六七百篇，其勤如是。【略】志盛則多感，才盛則多營。多感多營而必蘄有以自達，古之人皆然。【略】梁子日積其所感所營，未能忘於心，幽憂徘徊無可陳說。告語者而優閒之歲月，虛寥澹漠之人境，狎亘古於旦暮，覿萬象於一榻，上求下索，交縈互引，所以發情思，蕩魂夢，益與爲無窮，梁子之不能已於詩。【略】梁子之詩既工矣，憤悱之情，嘯殺之音，亦頗時時呈露而不復自遏。【略】梁子於詩，喜宋王、蘇氏，亦喜歐陽氏，遂及於杜、韓云。

林庚白《孑樓詩詞話》 遜清同、光以來詩人，余雅好梁節庵，【略】蓋節庵詩，絕似二十許女子，「楚楚有致」。

分論

《乞病紀恩詩》 《眉韵樓詩話・梁節庵戊申乞病紀恩詩　盛劍人和韻詩》：梁節庵前輩清望雅才，風骨峻拔，早歲以劾合肥罷官，嗣於庚子年由南皮相國薦舉，簡授武昌府知府，迭升鄂臬，培材愛民，擊奸鋤暴，以通儒而爲循吏，其風格直追古人。一孔之士，或訝其狂，或詆爲怪，所謂焦鵬翔寥廓而羅者視藪澤也。戊申之秋上疏乞病，所陳病狀皆爲內憂外患寫照，藝林爭傳誦之。迨得請後，作《紀恩》七律云：「多病光陰負罪身，天恩今許作閒人。堂堂千載蹉跎去，了了餘生涕淚新。草木力微安得療，江湖心遠自相親。衰年那有酬知日，歸種山田算一民。」語意沈痛，寄託遙深，而忠愛之忱溢於言表。隱合風人之旨，眞令人不厭百回讀也。

《過鎮江》 《石遺室詩話》卷一：舊在損軒齋頭見節庵詩卷，經其評題圈點者，佳處多在悲慨、超逸兩種。【略】節庵少入詞林，言事鐫級歸里。又避地讀書焦山海西庵，乃肆力爲詩，時窺中、晚唐及南、北宋諸名家堂奧。時王可莊修撰（仁堪）方出守鎮江，素弟畜節庵，時資給之，故有《謝王二太守兄送米》詩云：【略】後可莊既逝，君有《過鎮江》一首云：「脫葉嘶風欲二更，燈船夜泊潤州城。芳菲一往成凋節，言笑重來已隔生。寒鳥淒淒背江去，疎星歷歷向人明。此行不敢過衢市，怕聽窮簷涕淚聲。」屢見君以此詩書扇贈人，蓋黃壚之感深矣。《十朝詩乘》卷二一：節庵丈居焦山，有《謝王二太守送米》

詩。迨從舅卒于蘇州，丈自鄂赴其喪，途過鎮江，作《思舊》詩云：【略】沉摯語不可多得。從舅守鎮江，盡力民事。其移官也，丹徒令王蘭芝詣謁，見鄉民數輩哭于郡署前，以爲訴冤者。詢之，則曰：「聞好官將去，故爾。」蘭芝慰之曰：「太守暫去，行且復來。」乃揮淚而去。迨蘇州耗至，士輟學，農輟畝，工輟市，若相弔者，結語非漫作也。屈向邦《粵東詩話》：弔往傷亡撫今思昔之作，以能寫出至情爲工，最好用疏樸之筆，不重典褥，蓋用典雖極渾成工切，終是他人牙慧，爲文然，爲詩亦然。節庵《夜抵鎮江懷王可莊》云：【略】能用疏樸之筆，寫哀切之情。

《泛舟大中橋書所見》《南亭四話》卷二《莊諧詩話・梁節庵詩》：論者謂節庵文章經濟，且置勿論。其詩頗爲清婉，曾見其《泛舟大中橋書所見》一首，可以知其概矣。

《無題》（舊家池館換春風）《南亭四話》卷二《莊諧詩話・梁節庵詩》：梁（節庵）爲南皮宮保所識拔，累摺奏保，官場榮之。雖入宮見妒，外間不無微辭，然梁之于張，固有知己之感，而梁之學術，亦卓然有所表見，不能爲世俗流言所埋沒者。曾有《無題》一律云：【略】惝恍迷離，深情一往。

《臘朔自米市胡同移居棲鳳樓》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梁節庵知武昌府時，其自題書室聯云：「零落雨中花，舊夢驚回棲鳳宅；綢繆天下計，壯懷銷盡食魚齋。」棲鳳樓宅乃節庵當日青廬。「零落句」有感而發，蓋節庵傷心之事。集中有《臘朔自米市胡同移居棲鳳樓》詩云：【略】上聯蓋即指此，食魚齋則用武昌魚故事也。

《同十六舅游天寧寺》《十朝詩乘》卷二一：梁集中《同十六舅游天寧寺》詩有云：「昇平已奏三十祀，追論往事同涕沱。屏藩不障犬戎毒，周德甚厚天所眡。此間咫尺判和戰，旌旗捲掩鳴驍騠。兵塵洗盡臺館出，但供荒宴陪歡歌。」頗見感憤。「十六舅」即（張鼎華）太史也。

《春窗讀書》《魚千里齋隨筆・梁節庵其人與詩》：節庵中歲鬚髯如戟，人以「梁鬍」稱之，而詩筆極婉麗。如《春窗讀書》云：【略】類閨中語，不似其人。

《寄題十桂堂》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武昌督署有十桂堂。南皮督鄂，書「魚鳥親人濠濮想，桂山留客楚騷詞」爲聯，其地木石蒼秀，賓僚每觴詠其間，【略】節庵亦有《寄題十桂堂》詩云：【略】。

《訪潘孺初丈雷瓊館有贈》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清咸、同間，有嶺南三孝廉者，文昌潘孺初戶曹存，及鄧鐵香鴻臚承修，遂溪陳逸山農部喬森也。孺初獨行卓識，尤爲士類所推。官京師時，袁忠節爽秋、梁文忠節庵，均敬事之。梁有《訪潘孺初丈雷瓊館有贈》云：【略】節庵遺詩中，爲孺初作者，凡數見，且均佳，不亞海藏之于顧五子朋也。惟時韵複押，疑錄本有誤。

《送楊三舍人還綿竹詩》王賡《今傳是樓詩話》：節庵讀書焦山，伯嚴，叔喬均曾于雪中往訪，今梁集中《送楊三舍人還綿竹詩》，乃是時作。

《庚辰七夕詩》《十朝詩乘》卷二一：比爲從舅王可莊太守校定遺集，見其劾崇地山一疏，揭地山越權訂約諸罪狀，謂非置之重典，無以謝國人，語甚切直，蓋同館諸公推從舅屬草者。梁節庵丈甫入詞苑，亦與列名。疏上留中，節庵丈賦《庚辰七夕詩》三首云：【略】雖託諸廋詞，而其義自炳。詩成秘藏篋衍。晚年爲人書扇乃稍傳于世。

《鄧給事兄（承修）新拜內閣侍讀學士之命賦詩爲賀》《十朝詩乘》卷二一：鄧鐵香京卿（承修）初居臺諫，著稱敢言，屢抨劾貴要。梁文忠賀其擢內閣侍讀學士云：【略】勖勉甚至。

《閻公謠》《十朝詩乘》卷二〇：文介初治西征糧臺，稱綜覈。迨再出，長司農。國步寖艱，力主節縮。兩宮深倚重之，嘗呼以「丹翁」而不名。文介惶恐免冠謝，慈聖笑曰：「予在宮中，亦如是也。」公益感奮。釐剔既精，或隣谿刻。嘗議汰孤寡口糧，梁文忠（鼎芬）非之，作《閻公謠》云：【略】。

《出都留別往還》《十朝詩乘》卷二一：梁文忠官翰林，抗章劾李合肥十可殺，坐鐫五級調用。《出都留別》詩云：【略】芳蓀悱惻，一時傳誦。相傳梁舅張太史（鼎華）精命相，謂梁命造主夭折。梁求禳解，謂必有奇厄，乃足當之。故爲是舉。

《題簡竹居讀書草堂》《魚千里齋隨筆・書院與粵省人文》：順德簡朝亮竹居，南海康有爲長素爲兩先生（陳蘭浦、朱九江）高第弟子，亦最有名。此外尚有一陳樹鏞字慶笙，甚爲蘭浦先生所賞，先生病亟時，親以所著書付之，惜慶笙高才不壽，年三十而歿。長素喜功名，竹居則講學授徒，品性高絕。梁節庵《寄題簡竹居讀書草堂詩》云：【略】既以悼陳，而微致憾于康，殊可玩味。

《惜紅衣》（紅葉飄殘）《忍古樓詞話・雁來紅圖卷詞錄》：冒鶴亭同年自

粵歸，抄贈粵詞人《雁來紅圖卷詞錄》一卷，作者凡十三人。番禺梁節庵鼎芬《惜紅衣》（紅葉飄殘）云：【略】末有憬吾先生哲嗣跋語云：「光緒乙酉十一月，梁節庵丈（鼎芬）罷官歸里，先伯莘伯先生，招同楊叔嶠丈（銳）【略】，集越秀山學海堂，酒半，過菊坡精舍。時雁來紅盛絕，梁丈首倡此詞，先伯因囑余子容丈（士愷）繪雁來紅圖，各題所爲詞于後。」

傳記

《碑傳集三編》卷九汪兆鏞《梁文忠公別傳》 梁鼎芬字伯烈，號節盦，番禺人。光緒二年，以國子監生應順天鄉試中舉人。六年，成進士，入翰林，散館授編修。十年四月，疏劾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言可殺之罪八，幾罹重譴，軍機大臣□敬銘持之而免。十一年六月，奉上諭交部議嚴加議處，部議降五級調用。【略】歸里，與新會陳樹鏞交，學益進，主講豐湖、端溪書院。張文襄闢廣雅書院，【略】延爲掌教，師徒親誼若骨肉。文襄去粵，移居焦山，杜門讀書。二十六年拳匪之變，德宗景皇帝奉孝欽顯皇后西幸長安，間關趨赴，行在所奉旨賞還翰林院編修銜，尋授漢陽府知府，調武昌府，累遷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略】乞病歸。宣統三年十二月，皇帝遜政。逾三年，【略】奉命充崇陵種樹大臣，築室梁格莊，顏曰「種樹廬」。工竣回京，命在毓慶宮行走，【略】病卒于京邸。賞太子少保銜，予謚文忠。

陳三立《祭梁文忠公文》（存目）

《清史稿·梁鼎芬傳》 梁鼎芬，字星海，廣東番禺人。光緒六年進士，授編修。法、越事亟，疏劾北洋大臣李鴻章，不報。旋又追論妄劾，交部嚴議，降五級調用。張之洞督粵，聘主廣雅書院講席，調署兩江，復聘主鍾山書院；又隨還鄂，皆參其幕府事。之洞銳行新政，學堂林立，言學事惟鼎芬是任。拳禍起，兩宮西幸，鼎芬首倡呈進方物之議。初以端方薦，起用直隸州知州；之洞再薦，詔赴行在所，用知府，發湖北，署武昌，補漢陽。擢安襄鄖荊道、按察使，署布政使。奏請化除滿、漢界限。三十二年，入覲，面劾慶親王奕劻通賄賂，請月給銀三萬兩以養其廉。又劾直隸總督袁世凱。【略】詔詢責，引疾乞退。兩宮升遐，奔赴哭臨，越日卽行，時之洞在樞垣，不一往謁也。明年，聞之洞喪，親送葬南皮。及武昌事起，再入都，用直隸總督陳夔龍薦，以三品京堂候補。旋奉廣東宣慰使之命，粵中已大亂，道梗不得達，遂病嘔血。兩至梁格莊叩謁景皇帝暫安之殿，露宿寢殿旁，瞻仰流涕。及孝定景皇后升遐，奉安崇陵，恭送如禮，自願留守陵寢，遂命管理崇陵種樹事。旋命在毓慶宮行走。丁巳復辟，已卧病，強起周旋。事變憂甚，逾年卒，謚文忠。

紀事

作家逸事

《越縵堂日記》（光緒六年八月廿一日） 同年廣東梁庶常鼎芬（星海）娶婦送賀。庶常年少有文，而少孤。丙子舉順天鄉試，出湖南龔中書鎮湘之房。龔有兄女，亦少孤，育于其舅王益吾祭酒，遂以字梁。今年會試，梁出祭酒房，而龔亦與分校，復以梁撥入龔房。今日成嘉禮，聞新人美而能詩，亦一時佳話也。

《緣督廬日記》（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四日） 梁星海【略】丙子同年，以彈李傅相掛冠，刻一印曰「年二十七歲罷官」。

又（丙辰五月十七日） 翰怡設席，節庵在坐，不見二十餘年矣，神觀奕奕，談興甚豪，猶如疇曩，但頷下長髯亦白矣。《今日時報》卽登寧垣嚴緝謀復辟梁鼎芬等，眞讕言也。

《南亭筆記》卷一四 梁鼎芬歸隱之年，梁主講廣雅書院時，鄉人彭某適以是歲捷南宮，乃在書院附近之南岸召優演劇。梁聞之大怒，欲拆其棚。彭因詣梁，梁嚴詞責之，並曰：「若以唱戲爲名，而以開賭爲實也。」彭從容曰：「如某某街太史第不設番攤，某卽偃旗息鼓而去。」梁不能答，祇得聽之。

又 梁之頑錮幾與端、剛相埒，見人有着洋布者必怒罵之。一日與友作穀埠之遊，俄而解衣，則所着之袴亦洋布者。友曰：「若亦作法自弊耶？」立褫之，梁大窘。梁在某書院掌教之時，一生偶穿洋絨馬褂，梁大怒欲褫之。生從

容進曰：「門生因聞老師已破洋戒，故敢以此衣相見。」梁愈怒，問其何據。生曰：「各生贄見，例用銀封，今老師洋錢亦收，非破洋戒而何？」梁不能答。

又　梁工尺牘，嘗見其招友便條曰：「萬花如綺，春色可人，請野服過我，賞之以酒。」遒詞麗藻，可以想見一斑矣。梁有以數字爲一箋者，結尾不書此請某安字樣，謂如此則起訖不能聯絡，實名論也。

又　梁每作短札，一事一紙。若數十事，則數十紙，且于起訖處蓋用圖章。或問之，則侈然曰：「我蓋備他人之裱爲手卷冊頁耳。」

又　梁每與人抵掌談天下事，往往悲聲大作，涕泗橫流。嘗對兩湖書院學生人等演說兩宮西狩，淚隨聲下，至哽咽不能成一字。侍者以手巾獻，梁拭已，復以一手整理鬚髯，舒徐良久，始伸前議。說者謂其哭時亦頗有局度安詳之概。

《柏巖感舊詩話》卷一　梁節庵先生（鼎芬）在翰林，上書論事，被譴。張南皮重其氣節，聘掌廣雅書院，薦擢監司。召對，面劾奕劻，掛冠歸。清覆後，屢謁崇陵。

作品本事

《訪潘孺初丈雷瓊館有贈》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孺初獨行卓識，尤爲士論所推。官京師時，袁忠節爽秋、梁文忠節庵，均敬事之。梁有《訪潘孺初丈雷瓊館有贈》云：【略】。

《甲申四月十日有封事作詩一首》　《魚千里齋隨筆・梁節庵其人與詩》：據魯丈言，節庵以光緒庚辰，年廿二入翰林，廿六以奏劾合肥李文忠罷官，與陳散原序作年二十七黜小異。按集中有《甲（甲）〔申〕四月十日上封事作》詩一首，中有「僉曰相公天下才，【略】今知所用皆優俳，時平如虎危如蛙」云云，正爲彈合肥時作。及《庚寅元日客南園》詩有「勞生三十二」語，甲申至庚寅相距恰六歲，前後相符。惟證以集中《己丑遠遊別先隴》詩自注「甲申九月請假歸省乙酉十月謫歸」，可推知于劾李後一年始罷官，則散原所紀二十七，固無誤也。合肥老成持重，當時權衡國力，不欲輕啓戎機，以此負謗于天下。「時平如虎危如蛙」，自屬有爲而發，然抑之少過矣。

《庚寅四月二十八日初宿海西庵》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節庵通籍後言事被放，即讀書焦山。盛年清望，風采隱然，海內重之。迄後被徵再出，又不時往來山寺。集中有《庚寅四月二十八日初宿海西庵》詩云：【略】。

《李侍御補官三年未有所言夜涼不寐奉懷一首》　《十朝詩乘》卷二一：相傳鐵香（鄧承脩）疏皆李越縵代草，故過從特密。其乞歸，越縵嘗爲文送之，時尚官戶部。迨自歷諫垣，年已嚮暮，風棱轉減。文忠集中有懷越縵詩，怪其補官三年未有所言。其詩云【略】。結語自注：「謂鐵香也。」

《丁酉十月與鷗客別二首》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君（汪洛年）以薄官滯鄂，與節菴、香驄諸人交最篤。節菴有《丁酉十月與鷗客別二首》云：【略】。

《哭鄧鴻臚五首》二　《十朝詩乘》卷二一：鄧鐵香京卿（承修）初居臺諫，著稱敢言，屢抨劾貴要。【略】後遷鴻臚卿，出爲桂邊畫界大臣。侃直爭持，狡謀爲戢。事竣還朝，慈聖慰諭之曰：「汝此行辛苦。」鐵香益感奮。尋拜命直譯署，與同列孫文恪、徐小雲論事多忤。嘗過梁棲鳳樓宅，語梁曰：「吾時與小雲爭論，不勝憤激，奈何？」梁曰：「君不能和一徐侍郎，更何能制異族耶？」既又忤文恪，乃決引疾。朝旨猶予假慰留，蓋慈眷尚渥。而鐵香迄不安于位。假滿復乞休，遂歸。在鄉創設崇雅書院，又于豐湖上闢尚志堂，以啓迪後進。凡五年而卒。文忠有《哭鄧鴻臚詩五首》，其第二首云：【略】述其事也。

《題瞿鑾法（廷韶）快園圖》　夏敬觀《學山詩話》：朝政窳敗而清議出，黨禍興而宗社覆，自古皆然。清同、光間，高陽李文正當國，一時清流附從，所稱備起居、能建言者，不下十數人。戲爲品題者，皆以五官四體之字目之，如「清流頭」、「清流喉」、「清流舌」之類，惜今不能悉舉其目而屬之誰某也。馬江之役，豐潤張幼樵（佩綸）會辦福建軍務，軍敗遁走。甲午之役，吳縣吳清卿（大澂），自湖南巡撫，疏請出關，兵敗，僅以身免。文人典兵，先後一轍，說者譏之。二人者，皆當時所稱清流也。幼樵以罪發軍臺効力，赦歸，遂爲李文忠壻。番禺梁文忠（鼎芬），《題瞿鑾法（廷韶）快園圖》詩云：【略】。簣齋，張佩綸別號。張清華，字蘭軒；鼎華，字宦子，乃文忠之舅氏。簣齋中庚午順天榜，爲蘭軒所薦也。馬江之役，簣齋實誤戎機，無可諱言。然其時中外兵力器械，已相差甚遠，實亦無由致勝。主戰者不量力，皆清議之咎也。甲午亦坐此病。李文正、翁文恭主戰于上，清議諸公慷慨激昂于

下，實皆未明敵勢也。

《再到無錫拜高先生祠》《魚千里齋隨筆・梁節庵其人與詩》：（節庵）廿六以奏劾合肥李文忠罷官。【略】節庵黜罷後，即赴焦山海西庵讀書數年。其《再到無錫拜高先生祠》詩云【略】，當是謫官前後所作。

《新建青山拜陳撫部丈墓》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番禺梁節庵先生鼎芬遺集中，有《新建青山拜陳撫部丈墓》云：【略】「撫部」即右銘中丞寶箴，散原吏部三立之尊人也。清季變法，湘爲首創，網羅疏薦，皆一時俊流，以故士論多之。散原以貴公子于趨庭時多所贊畫，戊戌政變，同被黨錮。君侍中丞公返居崝廬，栽花蒔竹，翛然忘世。其地即節庵詩所謂「新建青山」者。中丞未久逝世，遂卜葬焉。散原集中，凡涉崝廬諸作，皆眞摯沉痛，字字如迸血淚，蒼茫家國之感，悉寓于詩，洵宇宙之至文也。

《題江南昌手繪牡丹三絕句》《十朝詩乘》卷二三：光緒乙巳，南昌教案起，贛藩周瀚如絀于才，頗持大體。余堯衢陳臬務鋒厲，督縣令嚴切。時宰南昌者爲江大令（召棠），與教士抗爭不得，又懾于上官，即就教堂自刎。張文襄督鄂，奉詔按其事，檄武昌守梁節庵往贛詳稽博采，得江死事慘烈狀，以復于文襄。文襄據牘入告，于是褫堯衢官，瀚如旋亦開缺。而節庵頗以江褒雪不及爲恨。其《題江南昌手繪牡丹三絕句》云：【略】梁與江初無素，其爲江扼腕，蓋激于當時輿論。

《爲寄題簡竹居讀書草堂五首》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梁節庵遺詩有《爲寄題簡竹居讀書草堂五首》云：【略】竹居名朝亮，南海諸生，蓋今之粵中有數學者也。君與同里康更生同出朱九江先生門下，閑居講學，造就甚宏，不騖聲聞，邈然高厲，以故士論尤交重之。

《崝廬述哀五首》一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番禺梁節庵先生鼎芬遺集中，有【略】辛丑《崝廬述哀五首》之一云：【略】又云：【略】「平生」以下，亦可作戊戌詩史讀也。

《弔楊叔嶠》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綿竹楊叔嶠京卿銳，以戊戌變政及難，遺柩于己亥年回籍過鄂，梁節庵賦詩弔之。記其一云：【略】《十朝詩乘》卷二二：迨（楊銳）柩歸過鄂，梁節庵哭以詩云：【略】今此詩集中失載。

著録

余紹宋《節庵先生遺詩序》　刻集非公意也。癸丑春間，公有三良之志而不得遂事，前手書遺言：「我生孤苦，學無成就，一切皆不刻。今年燒了許多，有燒不盡者見了再燒，勿留一字在世上。我心淒凉，文字不能傳出也。」公子劬以示紹宋，及已未夏公病瘥，一日紹宋詣問乘間，叩公所著，何不付刊。公曰：「吾不長於文，文必不刻。詩詞雖意有所託，惟燒去已不少，今所鈔存僅百餘首，他日不可知，今則不能示汝耳。」紹宋因知公非不願刻集，特不欲傳其文。疇昔遺言蓋有激而發也。顧公殁後，檢查鈔存之稿不可得，乃與陳君慶佑公甫，謀以小啟，遍徵公詩，啟甫脱稿，公甫下世，事遂寢。由紹宋獨力蒐輯，先得龍氏《知服齋叢書》樣本二百五十二首。繼復百出鈔集，積一年得七百四十餘首。惟所錄互有異同，又多由公往所書扇錄出，詩題各異，詮次校讐凡八閱月。念公生平於詩頗自矜慎，今凡涉疑似及尋常酬答之作，未敢輒錄，復由閩縣陳太傅師審訂一過，曾剛甫、黄晦聞、胡子賢三君，一再商校其龍本，則公所及見定爲首二卷，紹宋所輯者爲後四卷，都凡存詩八百六十二首。體公之志，尚嫌過多，而同人謂難割愛且紀實云。至其次第，龍本一仍其舊，紹宋所編僅就聞知略爲詮次。【略】稿既成，盧君愼之亟欲爲公刻集，徵稿於紹宋，因畀以付刻而謹識崖略於右。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余紹宋所輯《梁節庵遺詩》僅七百四十餘首，漏收甚多。

盧弼《節庵先生遺詩跋》　右《節庵先生遺詩》六卷，吾師梁文忠公稿也。光緒中葉，公主講兩湖書院，弼時以諸生受業門下。【略】己未十二月公卒於京師。弼謀刊公遺詩，稿多散佚，搜集良難。公戚余君越園檢公遺篋，得舊刻詩稿二卷，復四方徵集，又得四卷，手輯校讐，貽弼付梓。計自公卒後始徵集，訖三年而兹刻乃成。

汪兆鏞《梁文忠公別傳》　梁鼎芬【略】詩初刻于龍氏知服齋。君歿後，龍游余氏、沔陽盧氏重刊之，益以近歲所作，都凡六卷，惜編次多舛。【略】近人爲刻《款紅樓詞》一卷，皆少作爲多。

藝文

姚永概《偶懷梁節庵胡漱唐》　上書不報拂衣去，絕類西京梅子眞。最痛篇終陳苦語，異時逆耳更無人。

黃遵憲《歲暮懷人詩》　聞君近入焦山去，欲訪要離伴伯鸞。一個蝸廬置何處？漫山風雨黑如磐。（梁星海太常。）

馮煦《答梁節庵前輩即用其乞退紀恩均》　卅年塵海共藏身，今日江湖兩散人。楚甸經時賦招隱，漢廷幾輩議維新。鯫魚逐隊行將賤，鷗鳥忘機樂與親。會向玉泉分片席，知公微尚在天明。

張之洞《送梁節庵之官襄陽道》　此去提封楚北門，幾年江國悴蘭蓀。謗書那得湮公道，遠謫終然念至尊。健筆凌秋花未晚，停杯感世酒無溫。三雍輦下方興學，臺省旬周佇異恩。

曾廣鈞《過武昌贈梁節庵太守前輩》三　莫倚諫書摧五鹿，空持襟韵狎羣鷗。韋蟾惠政傳新柳，謝朓詩情滿郡樓。輕薄才人嬰武筆，牢愁文字嘯蛄秋。願君一掃朝陽翳，與挽江河萬古流。

袁昶《寄梁節庵鄂州》　飛鸞去臘不停驂，四海誰容一節庵。浮芥平吞雲八九，折麻聊寄道千三。青油幕已成中隱，白璧卿羞致立談。自是超然不羈客，焦山何有有書龕。（君嘗隱焦山。）

林旭《節庵來江南久不見作長句代簡并訊叔嶠三丈》　街頭大雪一尺餘，相思不見不怨渠。先生東門種茹蘆，翛然不異山中居。憂時百念弗一攄，却緣病起心眼舒。行將徙宅通明車，載來家具一半書。可許借讀資鈔胥，南村舍人復何如？西山載酒寧忘諸。

王先謙《送梁鼎芬星海歸里（梁番禺人官編修以言事降調）》　新進敢言吾未見，氣排山嶽含風霜。老坡文字眞爲累，小范謫遷殊有光。臺閣嘆嗟詞翰美，江湖沉醉夢魂涼。舌柔鼻塞寧相勸，大廈他年要棟梁。

文廷式《偕陳大伯嚴梁大星海徐園宴坐竟日》　昨日分江海，茲辰共小園。夕陽尤可愛，秋水欲忘言。隔院疏棋響，迴闌漬粉痕。由來玩芬草，不辦問朝昏。

張謇《送梁編修（鼎芬）歸番禺二首》　聖代能容直，封書未是狂。九關騰猛虎，一角弄神羊。山木知應壽，函刀故有鋩。沈冥看六合，吾意爲蒼茫。

去國猶常度，無家苦說歸。扁舟窮瘴海，九月惜芳菲。古意論交在，良才與世違。天寒烟水闊，愼重雁南飛。

陳衍《十六日節盦招遊琴臺》　亭似陶然湖莫愁，楚波惟有此中柔。林巒風物春逾好，絕意同來沈隱侯。彷彿携家來渡沔，壺觴兒女一船還。須知物物皆詮料，愧作閉門陳後山。

羅惇曧《壽梁節庵師傅六十》　陵樹栽成已作陰，在天常鑒老臣心。共知納誨忠難並，敢謝回天力不任。細數平生留節在，每于文字見情深。黃封猶得霑新賜，及慶朋觴對酌斟。

胡朝梁《酬梁節庵廉訪見貽詩扇卽用其哭王鎭江均》　海內文章幾輩存，簸糠眯目目爲昏。南國佳人自幽絕，西江落月相吐吞。尊前苦憶武昌鱠，嶺上重聞清夜猿。賸有江湖照孱影，九天銀漢隔雲根。

程頌萬《節庵招飲歲寒堂》　桂叢桐社近蕭閒，韓孟雲龍互討刪。詩骨歲寒三可友，酒兵宵合一當關。持螯病客裁書嬾，從蹇奚奴挾稿還。深念鹿翁家國事，幾宵飛夢白雲山。

孫雄《感逝詩一百二十一首》七四　空留遺搆依皇寢，頗訝貞臣闕墓碑。（林畏廬詩句）猶幸歐蘇同謚法，九京含笑撚吟髭。賞詩我有麒麟閣，親許爲題第二圖。病莫能興麟筆絕，擎天三老剩陳（弢庵）朱（艾卿）。隻鷄斗酒拜遺民，死傍崇陵馬鬣新。遺集義熙編甲子，如公方不愧詩人。

陳寶琛《畫松寄節庵》　節庵老矣惟添節，我亦空懷鐵石腸。閱十五年償一諾，可憐人世幾滄桑。

黃節《南園詩社重開呈梁節庵先生》　盛時臺笠却難忘，一賦都人已足傷。高會及來隨老輩，雅歌還得共斯堂。興微國俗詩將廢，俯仰前塵地亦蒼。獨使南園不寥落，參天林木起朝陽。

康有爲《梁星海編修免官寄贈》　去歲春明聽曉鶯，歸來遽賦可憐生。抗章都忘牛衣泣，斥去眞因馬仗鳴。莫使微之移晚節，不妨韓偓擅詞名。布衣老大傷懷抱，憂國無端有嘆聲。

山居日掛地圖看，久卧清漳等懶殘。閉戶尚憂天下事，舊游常作夢中歡。飛泉白石雲淙隱，鐵馬戈船溟海寒。花發越臺重把酒，不須悲瘵話時艱。

易順鼎《偕伯嚴雲錦亭夜坐有懷梁節庵去夏同游》　去年六月雨汗揮，君家款我山中扉。飯顆我如子美瘦，肉山君似文潛肥。遽偕陳子褰裳返，頗懾炎官張繳威。溪亭今日對陳子，磅礴思君學解衣。

文廷式《賀新郎・贈梁節庵》　髯也今殊健，舉世間，雞蟲得失，魚龍曼衍。盡付莊生《齊物論》，一例浮雲舒卷。任蘭佩、多憎獝犬。白眼看天蒼蒼耳，古今來、那許商高算。問長夜，幾時旦。　酒酣更喜綸巾岸。記當日、軍謀借箸，尚方請劍。誰道神州陸沉後，還向江湖重見。情不死、春蠶自繭。黃竹歌成蒼馭杳，悵天荒、地老瑤池宴。斜日下，淚如霰。

雜録

《越縵堂日記》(光緒八年十月廿五日)　應梁星海之招，圍爐小飲。星海年少有才，飛騰得意，字謂余輩，令再讀書十年，當不至此也。

又(光緒十年五月廿二日)　作書致梁星海。星海年少喜事，疏劾合肥，言有可殺之罪八。東朝大怒，幾罹重譴，閻敬銘持之而免。然中外傳以爲駭，此血氣之過，亦近日風氣使然也。

《湘綺樓日記》(光緒二十年五月廿七日)　張孝達猶重梁星海，梁名了不能憶，大盜之貌，而有穿窬之行。

譚獻《復堂日記續錄》　光緒二十年正月初四日，節庵招集寓廬，觀明周忠毅疏稿五通一卷，笪江上畫應眞象一卷，丁南羽洗象圖立軸，座客題名忠毅卷中。

鄔啓祚《耕雲別墅詩話》　余于同里梁節庵(鼎芬)詩歎賞不置，「一水飲人分冷暖，衆花經雨有安危」一聯，尤所心折。

汪兆鏞《梁文忠公別傳》　梁鼎芬【略】嘗爲余書扇詩一首云：「西風被叢蘭，池館坐秋夕。空苔不見人，時有鹿行跡。塵事方機張，名望似絲繹。懷憂倚清尊，悵悵成宿昔。」自跋云：「欲爲澹遠，反病鬆□，此事自關學力也。」集中未載。

《清詞玉屑》卷六　丁丑廷對卷，初擬伯熙祭酒(盛昱)第一【略】，其《鬱華閣詩集》後附詞數十闋，當時傳誦者爲送梁節庵、志伯愚諸作。節庵去官，以劾李合肥「十可殺」，坐鐫五級。祭酒送以《金縷曲》三闋云：「此漢錚錚鐵。是當時、呼天無路，目眥皆裂。欲斬長鯨東海外，先恨上方劍缺。便一疏、輕投丹闕。東市朝衣皆意計，賴聖明續爾頭顱絕。爾不見，彼東澈。天心早許孤臣節。只徘徊、謫書一紙，已經年月。門籍不除身許便，如此重恩山嶽。除感激更當何說。悟主從知非婞直，恐虛名尚罪湘纍竊。灑何地，一腔血。」其二云【略】。其三云【略】。三詞慷慨蒼涼。

《魚千里齋隨筆・梁節庵其人與詩》　節庵【略】曾手自摧燒其詩文稿，並書遺言：「我生孤苦，學無成就。一切皆不刻，今年燒了許多，有燒不盡者，見了再燒，勿留一字在世上。我心凄涼，文字不能傳出也。」云云。方節庵居焦山海西庵，順德龍鳳鑣在粵雜鈔其詩，刊入《知服齋叢書》中，名《節庵集》，計四卷。【略】節庵歿後，龍游余紹宋搜集遺稿刊于武昌，魯丈以龍、余二種本合《節庵遺詩續編》一冊並刻之，而節庵遺詩大具于此矣。然龍本所輯前後倒置處，已無可訂正。又此外遺佚尚多。以余所聞見，先生與吾師晚歲時有篇什往還，茲檢集中，了無一語，則知散失者固不在少也。先生名鼎芬，廣東番禺人，清亡後又八年乃卒，謚文忠。

又　相傳節庵居舊京棲鳳樓時，其夫人別有所眷，遂去不返。節庵在武昌，自撰食魚齋楹聯云：「零落雨中花，舊夢驚回棲鳳宅；綢繆天下事，壯懷銷盡食魚齋。」此聯盛爲人所傳，首幅蓋念其夫人而作也。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　張之洞門人中，梁鼎芬、樊增祥最承眷注，故之洞卒後，有人戲挽一聯有「星海雲門同悵惘」之句。二人挽之洞，各有二聯。鼎芬聯云：「甲申之捷，庚子之電，戰功先識孰能齊，艱苦一生，臨沒猶聞忠諫語；無邪在粵，正學在湖，講道論心惟我久，凄涼廿載，懷知那有淚乾時。」又云：「老臣白髮痛矣騎箕整頓乾坤事粗了；滿眼蒼生凄然流涕徘徊門館我何如。」【略】鼎芬第一聯尚非甚佳，第二聯情韵不匱，殊有遠致。此聯多傳爲王闓運作，實大誤。闓運固有一聯，其詞爲：「文襄定勝左文襄，漢宋兼通，更有鰲頭廷試策；年伯今成大年伯，斗山在望，來看馬鬣聖人封。」(款署「王闓運遺第三子代輿賚叩」。)甚怪，特考其致誤之由，蓋《張文襄公榮哀錄》中王、梁聯相接，王名適在梁聯之前，故有此誤。

《太一叢話》卷四　梁節庵守武昌日，署楹聯云：「零落雨中花，春夢驚回棲鳳宅；綢繆天下事，壯心消盡食魚齋。」零落邊蓋指龔夫人事也。聞龔夫

人非但工詩，詞亦佳甚。

趙熙《香宋雜記》 余嘗謂實甫詩有餘，星海詩不足。石遺非之曰：「星海有魂而無魄，樊、易有魄而無魂。」不足、有餘各分長短。然余論甚粗，方在形貌。星海形貌猶不完，固未暇議及魂魄也。秦幼衡提學廣東，國變歸滬，謂粵人未開文竅，惟星海獨開。【略】石遺自評其詩，亦言魄少，與星海同。

《南亭四話》卷二《莊諧詩話・梁節庵詩》 梁節庵廉訪詩文向無刊本。茲先錄其斷句曰：「聽鶯未識誰家柳，臨水難留舊日顏。」又一聯曰：「聞雁知兵氣，看花長道心。」初屬稿時，下句作「觀花損道心」，後易「觀」爲「看」，易「損」爲「長」。【略】至「讓山獨識湔裙柳，白傅曾知拂面花」，是則影事模糊，非局外人所敢懸擬矣。

又卷五《莊諧聯話・武昌頭門聯》 梁節庵守武昌時，于頭門亦自署一聯云：「燕柳最相思，身別修門二十載；楚材必有用，教成君子六千人。」

又卷七《莊諧聯話・嘲梁鼎芬》 湖北漢陽府梁太守鼎芬，辦理警察，不洽輿情，以致民怨沸騰，曾相率罷市數日。客述其所募警察兵，無冬無夏，頭戴暖帽，紅綠絨項，身着紅號褂，綠袖口，白團心，下着黃色土布褲。一人之身，五色俱備，頗爲可觀。又仿上海小菜場式，築屋數楹，早收小菜捐，午後收洋廣雜貨攤捐，夜收醫卜星相捐，生財有道，然小民益不聊生矣。或製聯贈之曰：「一目不明，開口便成兩片；廿頭割斷，此身應受八刀。」匾曰：「黃粱一夢」。

又《蒼生綠帽》 張之洞某年移督兩江，梁鼎芬亦與偕焉，一日忽因他事與蒯光典起競爭。蒯怒曰：「我豈戀此區區耶？張之洞以書招我有『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語，我心動，乃至兩江，爲之助理，梁鼎芬今竟欲干預我耶？」翌日，師範學堂上有楹聯一副曰：「蒯禮卿爲蒼生而出，梁星海戴綠帽而來。」

又卷九《莊諧叢話・乞留梁鼎芬》 武昌各學員上書南皮尚書，乞留梁鼎芬，全稟除姓名及請安等字外，自「教員等稟」起，至「爲此謹稟」止，共六百七十四字，中有數語云：「又明知張先生學務況瘁，若赴襄陽，于身體大有裨益。夫學員能體貼及于梁先生之身體，學生之于梁先生可知；梁先生能使學員體貼及于己之身體，梁先生之于學員可知。」措詞奇極。

又《南皮詩鐘》 張南皮好作詩鐘，入樞閣後，結習猶在。嘗限「蛟斷」二字，分嵌一聯。梁節庵作云：「射虎斬蛟三害去，房謀杜斷兩心同。」南皮揚之于朝，袁慶亦幷嘆賞，于是梁遂獲某缺。

《南亭筆記》卷一四 梁鼎芬二十四即成進士，官編修日，忽具摺參劾李文忠，有「儼如帝制」云云，致干宸怒，奉旨革職。後爲潘衍桐學士操所刊輶軒文字選政，年甫三十有二已蓄長髯。梁熱中人也，二十七歲時以參劾李傅相罷官歸里，嘗自刊一小印，曰：「蘇老泉發憤之日」。

又 梁身極短而蓄長髯，與康有爲、陶森甲，可謂鼎足而三矣。嘗與某京卿侍南皮遊赤壁，在山下前後參差而立，見者謔爲三矮奇聞，蓋京卿亦侏儒也。

又 梁嘗與同人小飲，述及「有子萬事足，無妻一身輕」二語，謂宜改其一字。某孝廉曰：「有錢萬事足。」梁笑之因曰：「當作『有氣萬事足』。」衆賞之。朱強甫曰：「不如『有我萬事足』。」梁曰：「什麼我？」朱曰：「『萬物皆備于我』之我。」一時服爲雋談。

《忍古樓詞話・雁來紅圖卷詞錄》 節庵先生詞，乃葉遐庵近歲所印行。

《花隨人聖盦摭憶・梁節庵兩湖書院聯》 飲禺生家，因話及梁節庵棲鳳宅食魚齋一聯，劉云：梁監督兩湖書院時，有一聯，懸於監督堂云：「燕柳最相思，憶別脩門三十載；楚材必有用，教成君子六千人。」蓋兩湖先爲書院，後改學堂，肄業者，先後六千人也。有改此聯嘲之云：「君子一無成，人來梁上；脩門何所憶，鳳去樓空。」下聯仍言節庵京寓棲鳳樓本事。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節庵去官之前，【略】恆鬱鬱不自得，自撰一聯云：「讀書學劍兩無成，此心耿耿；鐘鼎山林俱不遂，雙鬢蕭蕭。」乞罷得請後，亟命取公服焚之，以示不再作官。

嚴復

論述

綜論

《清稗類鈔·文學類·嚴又陵之文學》 海通以來，輸入泰西學說。同、光間，游學歐美之人，日有增益，于是吾國士林，始知今世界所稱文學有廣狹二義，不僅如舊稱文學爲孔門四科之一，專就文章博學而言也。廣義賅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等言之，亦謂之文的科學，侯官嚴又陵觀察復足以當之，即如京師大學所設文科，學科分哲學、文學、歷史學、地理學亦可見之。狹義則與哲學、科學相對峙，專以散文、韵文言之。

蔣貞金《嚴幾道詩文鈔叙》 智盡於所學，而所學足以利天下，此通儒之業也。所學足以利天下，而天下卒受其利，此仁者之任也。中外棣通，國以多故，憂時之士，莫不奮肣扼腕，慨然出所學以求有利於天下，於是指切時政之文與夫西方學藝之書，經重譯以文中土者，幾不可以覼縷計，然一平情論之，或迂闊不切於用，或其詞懭怳百讀而不可通，是非其識不足也，假楮墨之靈而不能盡祛勢利之見，故雖得名於當世，而當世不蒙其福也。侯官嚴幾道先生，所學奄有中西之長，又益之以閎通之識，哀黃裔之不競，懼禹甸之淪胥，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羣學肄言》諸名箸，借他山之力喚醒國魂。復於天津自創《國聞報》以評隲時局，然後中夏學者乃知歐美之富彊，不在船礮，不在工商，而在瀹智合羣至，所謂通儒之業。仁人之任者，固非淺人所得而妄居也。蓋先生爲大哲斯賓塞爾高弟子，而以祖國文學請業於桐城吳先生摯父，故先生每一文出，深入理奧而無閒，體勢高峻，直摩周秦諸子之壁壘。【略】先生往矣，而經國救民之精神，則不往，好學深思之士誠欲知五十年積弱之源、中外相通之理、國醫補治之方，則寥寥一編，夫豈可少也哉。

《碑傳集補》卷末王允晳《侯官嚴先生行狀》 近數十年，吾國人士倡言治西學，然能會中西之通以心得標獨見者，恆難其人，吾所見則惟侯官嚴幾道先生而已。余與哲嗣伯玉參事雅契，因得親炙先生承其論議，比年客都尤多，就請益先生於古今學術，無所弗明，老迺歸趣於禪悅，余閒以所見取證，幸不詧於玄旨，先生亦樂與開發之。今年余歸自北，適先生養疴里居，貌加癯而神益清，語次意理鬯澈，蓋所得於中者深有超然于毀譽死生之外。

又陳寶琛《嚴君墓誌銘》 余交君逾四十年，比歲京居尤密洽。【略】君於學無所不窺，舉中外治術學理，靡不究極原委，抉其失得，證明而會通之。六十年來治西學者無其比也，所譯《天演論》、《原富》【略】皆行於世。雜文散見不自留副。僅存詩三百餘首。其爲學一主於誠，事無大小無所苟，雖小詩短札，皆精美，爲世寶貴，而其戰術、礮臺、建築諸學，則反爲文學掩矣。

黎玉璽《范伯子先生全集序》 近世吾國【略】譯事，則侯官嚴幾道先生爲第一，以可上窺玄奘義淨也。

陳衍《歲暮懷人絕句三十二首》 傳誦嚴詩自太夷，五言廿韵極哀思。木庵道子吾摩詰，別有滄浪畫喻詩。（嚴幾道）

陳曾《讀近人詩》五 倘知西學原東學，應悟詞家即哲家。希臘詩歌傾世界，煩公輸入到中華。（嚴又陵）

黃曾樾《陳石遺先生談藝錄》 師云：幾道詩尚少傑作，用典亦偶有錯誤，此亦當咎編集者之不審也。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 嚴又陵哲學大家，人多知之；至其詩才之淵懿，或罕知者。

又《廣詩中八賢歌》 哲學初祖《天演》嚴，遠販歐鉛攙亞槧。合與莎米（謂莎士比亞及米兒頓，皆歐洲近世大詩人也。）爲鰈鶼，奪我曹席太不廉。（侯官嚴復幾道。）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地滿星玉旛竿孟康：嚴復　錦□珠，美無度。幾道劬學甚篤，詩工最深，惜爲文所掩。樹骨浣花，取徑介甫，偶一命筆，思深味永，不僅西學高居上座也。

《石遺室詩話》卷一五 幾道劬學，老而彌篤。每與余言詩，虛心翕受，

若不能者。

《清史稿・嚴復傳》 復殫心著述，於學無所不窺，舉中外治術學理，靡不究極原委，抉其失得，證明而會通之。精歐西文字，所譯書以瓌辭達奧旨。其《天演論・自序》有曰：【略】凡復所譯著，獨得精微皆類此。世謂紓以中文溝通西文，復以西文溝通中文，並稱「林嚴」。

《晚晴簃詩匯》卷一八二 幾道年十五，以應試文字爲沈文肅所奇賞。在英肄業時，郭筠仙侍郎方使英，恆引與論析中西學術同異，窮日夕弗休。歸國後，知世不能用，遂壹志著述，所譯書以瓌辭達奧旨風行海內，每以「信、達、雅」三字教人，沈乙庵戲稱爲「譯聖」。其少時師事同里黃宗彝，治經有家法，好小學，飫聞宋、元、明儒先學說，熟于周、秦諸子及精西文，舉中外治術學理，究極原委，抉其得失而會通之，見于所著。

林庚白《孑樓詩詞話》 侯官學者嚴幾道，名滿中外，而晚節不終，附洪憲以自毀，士論惜之。幾道所爲詩，視其古文辭尤工，坊間刊行之詩集，間有遺珠，余見其《壽曾伯厚》兩律，可與盛唐諸賢頡頏。集中竟未載，亟錄之：「憐君不得意，白首客京師。入社添佳句，持門有好兒。家貧身總健，世易意猶疑。晚節應尤美，桐孫茁九枝。」「羣盜知廉吏，疲氓識好官。處膏能不潤，履險乃常安。積案閑三木，長虹梟雨竿。至今蜀父老，說尹尚汎瀾。」其「世易意猶疑」二語，【略】老輩之衷曲，可謂道盡矣。「處膏能不潤」云云，則晚近官吏中，百不一二。幾道此詩，以思想論，雖未脫「封建社會」之意緒，顧在彼之社會中能道其所道，無愧詩人。

夏敬觀《忍古樓詞話》 侯官嚴幼陵復，與予先後監督復旦公學，予妹壻熊季廉元鍔，其高弟也。丙午丁未戊申之際，箋札往還談藝，日夕無虛，惟論文論詩爲多，及於詞者不過一二，詞雖未工，殆爲罕見。《摸魚兒》云：【略】《金縷曲》云：【略】二詞皆戊申九月客北京所作。

分論

《癸丑上巳任公禊集萬生園分韻敬呈流觴曲水四首》 《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三：吳闓生評：幾道新學爲中國開山之祖，而舊學所造亦高，如此四詩，不易及也。

《古意》 《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三：吳闓生評：此慨德宗也。梁啓超《飲冰室詩話》：《綠珠詞》一首云：【略】蓋哭林晚翠也。《嚴幾道年譜》：光緒二十四年【略】九月【略】《綠珠詞》云：【略】爲德宗發憤而作，兼哭晚翠者也。

《江亭餞別圖》 《晚晴簃詩匯》卷一八二：幾道【略】光緒辛丑後，詩始稍稍留稿，間有記憶追錄者。甲辰出都，有《江亭餞別圖》，陳滄趣題云：「城郭都非尚此亭，西山偏向別杯青。斯文氣類關時會，去國心情雜醉醒。景武終應行賈策，侯劉差解問元經。嗟予相對淞江夜，掛眼蓂葭已再星。」

傳記

《碑傳集補》卷末王允晳《侯官嚴先生行狀》 先生諱復，原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幾道，姓嚴氏，晚乃自號癸壄老人，福建侯官人也。曾祖諱煥然，嘉慶庚午舉人，松溪縣學訓導。祖諱秉符，嗣祖諱秉忠，考諱振先，三世皆以先生貴贈資政大夫，贈翁棄儒爲醫，以仁心精術有聲州里間。【略】先生早慧邁常童，十二歲從黃少巖先生宗彝受經，黃爲郡名宿，說經一準漢人家法，餘晷益取宋、元、明學案循次講論，故先生爲學明漢、宋源委，所詣日異。年十四丁贈翁艱，時侯官沈文肅公主船政招攷生童，以爲海軍將才之儲，得先生應試文，大喜，掇冠一軍。卒業後，登建威、揚武兩練船，周歷南洋、黃海各處，風潮沙綫目與心習。同治甲戌，日人乘隙窺臺東，文肅被命渡臺，調偕行，測量臺東各海口，尋派赴英倫格林尼次海軍學校，益習所未至，每試皆最，彼邦共學者怵焉。湘陰郭侍郎嵩燾奉使駐英時，延先生至使署，析中西學異同，窮日夕弗休。居英四載，攫其藝術之精微者而歸，總船政後學堂教習。於時北洋方經營海軍，立水師學堂於天津，合肥李文忠公督直隸，知先生才，特調主講席，繼充會辦兼其他要差。戊戌，直督長白榮文忠公派充隨辦洋務，是年德宗下詔求才，黃縣王詹事錫蕃以先生應詔召見，詢爲治之要，先生具以對，稱旨，諭繕所擬上萬言書呈覽。未幾政變遂作，後二年拳匪肇禍，先生避地海上居七年，著述風行海內，想望風采而名言奧論霑溉於國人者實多。宣統紀元，學部憲政編查館、度支部相踵禮聘，遂更北居。綜在閩

二年，北洋二十年，成就海軍人材衆多，或勛績炳煥，或學術湛深。【略】初先生由副將改文職得同知，洊保道員，至海軍部立，特授海軍協都統，學部亦請給予文科進士出身。國變後，退居津沽。項城袁前總統與先生有舊，聘爲北京大學校校長，充顧問參政及約法會議議員。洪憲之將發難也，有時彥就問政見，先生曰：「方今國人識度未盡合於共和固也。」問者退，竟藉先生名於其會中，先生既爲盛名所累，性又疏簡，聽之而已。邇年患痰喘，輒南歸避冬。今年九月初旬，自覺病深，手書遺訓以貽後人，大旨謂中國必不滅，舊法可損益而必不可叛。人生宜勵業益知，輕己重羣，其言至警以切。卽於是月廿七日癸巳考終於里第，春秋六十有九。

又陳寶琛《清故資政大夫海軍協都統嚴君墓誌銘》 君諱復，初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幾道，姓嚴氏，福建侯官人也。曾祖諱煥然，嘉慶庚午舉人，松溪訓導。祖諱秉符，嗣祖諱秉忠。父諱振先，以醫名州里。君早慧，詞采富逸，師事同里黃宗彝，治經有家法，飫聞宋、元、明儒先學行。沈文肅初創船政，招試英少儲海軍將才，得君文奇之，用冠其曹，則年十四也。既卒業從軍艦練習，周歷南洋、黃海。日本窺臺灣，文肅奉命籌邊，挈君東渡，詗敵勘量各海口。光緒二年，派赴英國海軍學校肄戰術及礮臺建築諸學。是時日本亦始遣人留學西洋。君試輒最。郭侍郎嵩燾方使英時，引與論析中西學同異，窮日夕弗休，比學成歸，文肅已薨。李文忠偉其能，辟教授北洋水師學堂。君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學歸者，皆用事圖強，徑翦琉球則大戚，常語人不三十年藩屬且盡，縲我如老牸牛耳。聞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法越事裂，文忠爲德璀琳輩所紿，皇遽定約，慙言者摘發，疑忌及君，君亦憤而自疏。及文忠大治海軍，以君總辦學堂，不預機要，奉職而已。景廟崩於甲午之岡，特詔急人才，君被薦，召對稱旨，諭繕所擬萬言書以進，未及用而政局猝變。後二年拳匪禍作，君自是避地居滬上者七年。君初以學不見用，殫心著述，所譯書以瓌辭達奧旨，風行海內，學者稱爲侯官嚴先生。至是人士漸漸傾向西人學說，君以爲自由、平等、權利諸說，由之未嘗無利，脫靡所折衷，則流蕩放佚害且不可勝言，常於廣衆中陳之。君既以海軍積勞叙副將矣，盡棄去，入貲爲同知洊擢道員。宣統元年，海軍部立，特授協都統，尋賜文科進士出身，充學部名詞館總纂，以碩學通儒徵爲資政院議員。三年授海軍一等參謀官。袁世凱與君雅故，其督直隸招君不至以爲憾，及罷政歸，詆者蠭起，君抗言非之，則又感君。國體既變，聘君掌大學，充顧問參政及約法議員，君恆昌言國人識度不適於共和，而戴袁者欲資之以稱制，竄其名籌安會中，君始終不莅會，袁又諷君爲文闢異議者，則辭以疾。自是亦稀接賓客矣。近五年中肺疾時作，輒南歸避冬，今秋自覺病深，手書遺後人，大旨謂中國必不滅，舊法可損益而必不可叛，人生宜勵業益知，輕己重羣，語至警切。以辛酉九月二十七日考終里第，春秋六十有九。

《清史稿・嚴復傳》 嚴復，初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幾道，侯官人。早慧，嗜爲文。閩督沈葆楨初創船政，招試英俊，儲海軍將才，得復文，奇之，用冠其曹，則年十四也。既卒業，從軍艦練習，周歷南洋、黃海。日本窺臺灣，葆楨奉命籌防，挈之東渡詗敵，勘測各海口。光緒二年，派赴英國海軍學校肄戰術及礮臺建築諸學，每試輒最。侍郎郭嵩燾使英，賞其才，時引與論析中西學術同異。學成歸，北洋大臣李鴻章方大治海軍，以復總學堂。二十四年，詔求人才，復被薦，召對稱旨。諭繕所擬萬言書以進，未及用，而政局猝變。越二年，避拳亂南歸。是時人士漸傾向西人學說，復以爲自由、平等、權利諸說，由之未嘗無利，脫靡所折衷，則流蕩放佚，害且不可勝言，常於廣衆中陳之。復久以海軍積勞叙副將，盡棄去，入貲爲同知，累保道員。宣統元年，海軍部立，特授協都統，尋賜文科進士，充學部名詞館總纂。以碩學通儒徵爲資政院議員。三年，授海軍一等參謀官。【略】辛酉秋，卒，年六十有九。

紀事

《哭林晚翠三十二韻》 《平等閣詩話》卷二：嚴幾道先生有《哭林暾谷京卿》五言排律三十二韻，乃戊戌九月之作。曩聞人傳誦，而語焉不詳。茲從先生乞得原稿，錄存于此。詩云：【略】《石遺室詩話》卷七：戊戌九月，蘇堪出都至漢口，督理京漢鐵路事。嚴幾道自都寄書，中附一詩云：【略】爲林暾谷作也。余見幾道詩始此。在蘇堪座上，相與歎賞。後十餘年，乃與幾道同客京師，時時爲文酒之聚。王蘧常《嚴幾道年譜》（光緒二十四年九月）：《石遺室詩話》卷七亦引之，只二十四韻，蓋本本年九月先生寄鄭蘇戡漢上之

初稿，狄所據，則重定稿也，親得之于先生。皆見詩話中。

《人才詩》《十朝詩乘》卷二四：光緒末年，特詔京外大臣薦舉人才，考驗擢用。嚴又陵賦《人才詩》云：【略】。

《十二月初七日閱邸抄作》《石遺室詩話》卷五：己酉在都，幾道見示《十二月初七日閱邸抄作》云【略】。幾道以馬江習流學子，既游學西國，精英文，復肆力探究四部之書。所譯《原富》、《天演論》、《名學》各種，文筆雅馴，殆罕其匹。此邸抄乃中朝采訪數十年績學有名者，賞給進士。看花之年，雖同于東野；及第之賜，大異于方干。得意馬蹄，難逢開口之笑；同皁牛驥，終免仰首之鳴。詩末聯較有意趣，視古人弟子得桂，先生灌園者，迥不同矣。余急和其韻云：「夫子雄才敵萬夫，苦吟字字費踟躕。偶將雁塔題名記，寫入詩龕祭脯圖。五十本來少進士，百年能幾大胡盧？看君放蕩無涯思，莫管南公與左徒。」唐人最重進士，有「五十少進士，四十老明經」之謠。君幷示送朝鮮某侍郎詩，故末句及之。　王蘧常《嚴幾道年譜》：（宣統元年）十二月初七日，上諭欽賜文科進士出身，先生作詩云：【略】《十朝詩乘》卷二四：又陵早歲由船政學生資送游學，值郭筠仙侍郎使英，異其才，恆引與論析中西學術。歸國後，降心習舉業，屢試不第。宣統初，始以碩學通儒賜進士。見《邸鈔感作》云：【略】以其邃于哲學，猶復沾沾結習，則夫老師宿儒、槁項黃馘、營營于帖經墨義中者，亦奚足怪？

《贈熊季廉》梁啓超《飲冰室詩話》：侯官嚴先生之科學，學界稍有識者，皆知推重；而其文學則爲哲理所揜，知者蓋寡。余前作《廣詩中八賢歌》內一解云：【略】蓋深佩之也。頃熊季廉錄其辛丑三月舊作見寄，即先生北行時和季廉作也。詩如下：【略】季廉，南昌人，名師復，侯官高足弟子也。

王蘧常《嚴幾道年譜》：（光緒二十七年）三月，應潞河張燕謀學士（翼）之招，赴津，主開平礦務局事。瀕行，和南昌熊季廉解元（元鍔）詩云：【略】季廉，先生高足弟子也。

著録

《嚴幾道詩文鈔凡例》一、在昔鈔錄侯官之文者，最先有南昌熊師夏氏（名元鍔，字季廉，侯官弟子。）之《嚴氏叢刊》、山陰徐錫麟氏之《嚴侯官文集》。若國學扶輪社之《嚴林合鈔》、《近代八家文鈔》中之《嚴幾道文鈔》，其後出者也。顧諸本所錄之文，少者數首，多者亦不過十數首。茲編則近五十首，較之他本幾增倍蓰。一、上列各本大都僅錄侯官譯書諸序，或節譯本之文，以充篇幅。茲編力矯斯病，各體具備，而論說、書序之可以攷見一家學術源流者，甄錄尤夥。一、侯（宦）〔官〕之詩，出入唐宋，造意至新，而氣韻自然高古，故論當代詩人者，恆以先生與其鄉人陳石遺、鄭蘇戡齊名，惟陳、鄭皆有專集，先生之詩則散見於雜志或各家詩話中，搜集至難。茲擇其尤雅者載諸下卷，分體排比，而先生生平之傑作已盡於是。一、侯官之辭濁世歸道山也，在辛酉九月下旬，前數日尚作預祝林畏廬七十一律，此詩今載本編，以誌先生之絕筆云。一、侯官受師友文字之益者，莫如吳摯父先生，而知侯官之爲人與文者，亦以吳先生爲最切，是編之末，備載吳先生與侯官書七通，尤足以覘（侯）〔侯〕官之所遭及其文章之眞價。

蔣貞金《嚴幾道詩文鈔序》貞金童年讀先生所譯諸書而好之篤。庚（戌）〔戌〕、辛亥之交，薄游京師，得觀先生論政、論學諸鉅製，畢錄之於簡端。十稔已來，哀然成冊，而軵古今體詩數十章於篇末。客秋九月，先生已歸道山，身後之遺集尚未付諸梓，因急出斯編以餉同好。

《清史稿・嚴復傳》嚴復【略】著有《文集》及譯《天演論》、《原富》、《羣學肄言》、《穆勒名學》、《法意》、《羣己權界論》、《社會通詮》等。

陳寶琛《嚴君幾道墓誌銘》所譯《天演論》、《原富》，【略】各書皆行于世；雜文，散見，不自留副；存詩三百餘首。

藝文

鄭孝胥《漢口得嚴又陵書却寄》江漢湯湯首重迴，北書函淚濕初開。憂天已分身將壓，感逝還期骨亦灰。闕下驚魂飄落日，車中殘夢帶奔雷。吾儕未死才難盡，歌笑行看老更哀。

陳寶琛《題幾道江山餞別圖》城郭都非尚此亭，西山偏向別杯青。斯文氣類關時會，去國心情雜醉醒。景武終應行賈策，侯劉差解問元經。嗟余相

對淞江夜，挂眼蒹葭已再星。

胡朝梁《次韻幾道先生題余詩本之作有感》 名流署已盡，眼底數高賢。論議有餘地，窮愁非屬天。儒眞一世棄，拙爲故人憐。寂寞春風裏，長歌學放顚。

陳衍《幾道出示歲暮諸作奉和一首次其初七日閱邸抄韵》 夫子雄才敵萬夫，苦吟字字費踟躕。偶將雁塔題名記，寫入詩龕祭脯圖。五十本來少進士，百年能幾大胡盧。梅花上日開筵好，莫管南公與左徒。

陳三立《送嚴幾道觀察游倫敦》 餔啜糟醨數千載，獨醒公起辟鴻濛。撫摩奇景天初大，照耀微塵日在東。聊探睡驪向滄海，稍憐高鳥待良弓。乘桴似羨青牛去，指點虛無意未窮。

李宣龔《寄嚴幾道先生》 爬梳萬說欲探源，善轍誰窺衆妙門。可笑蚍蜉爭撼樹，無言桃李自成垣。少年喜謗古如此，國子爲文道益尊。鄭重城西一區宅，歲寒山色與君溫。

雜録

《石遺室詩話》卷一五 幾道劬學，老而彌篤。每與余言詩，虛心翕受，粥粥若無能者。癸丑歲不盡二日，與話陶江風物，因贈一長句。幾道答和，中二聯云：「即今除夕非佳節，莫向桃符寫舊銜。天下詩才衡左海，故園勝處數楞岩。」

《花隨人聖盦摭憶·嚴幾道爲何遂題冊》 幾道先生【略】于予最厚，夜燈娓娓，窮研人天，晚年將歸，忽贈二詩有云：「皇天容老眼，看爾著新鞭。」見集中，霜髯江南，深慚期許矣。【略】先生博學通識，瀟灑自喜，歸國始治學，而至老矻矻終年，手不釋卷，非近日學生所及。予挽以二詩，有云：「瀛海九州看轍遍，滄江一卧恨歸遲。」憾其不早歸，以有洪憲之強污也。又有云：「雍容辯囿標天演，斟酌謨觴迄夜分。太息少年終喜謗，譯林誰策導河勳。」言其氣度淵淵，喜爲長夜談，其沒時，已里居，南北軍閥方擁軍相閧，【略】一代才人奄忽如斯，可爲扼腕。

《南亭四話》卷五《莊諧聯話·鐵路學堂聯》 湖北鐵路學堂落成之日，侯官嚴復擬一聯云：「遵大路兮，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爲之範我馳驅，今天下車同軌；登斯堂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爾尚一乃心力，有志者事竟成。」組織成語，天衣無縫。

又《嚴又陵聯》 已故前直隸補用道王菀生觀察，某日在浙江會館開吊，嚴又陵觀察挽以一聯云：「蘭以鄰而焚，膏以明而竭，同彼龔生，天年竟夭；有拔使起之，孰擠使止之，嗟吾子敬，人琴俱亡。」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李文忠之歿也，侯官嚴又陵挽之曰：「假當時盡用其謀，知成效必不止此；設晚節無以自見，則士論又當如何？」人咸服其持平。

狄葆賢

論述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 狄平子以所著《平等閣筆記》見寄，記述兩年來都中近事，字字令人劇心怵目。

又 平子不以詩名，偶有所作，溫柔敦厚，芳馨悱惻，蓋平子性情中人也。

又 平子長于絕句，其五絕如「急雨渡春江」四首，七絕如《夜過焦山》一首，余最愛之。其《平等閣筆記》中，《庚子亂後北京雜詩》，如：「帝子不歸秋又去，萬鴉如葉撲宮牆。」「國自興亡誰管得，滿城爭說叫天兒。」要亦名句。《燕京感懷》云：「甘爲游俠流離子，孺婦無顏長者憂。何不掃除公義盡，讓他富貴到心頭。」其律詩雖不及絕句，近作《倚枕不成寐見樓外繁星有感》云：「不寐中宵萬念灰，明星何意儘徘徊。憐他天上無窮事，疑是人間第幾回。點點相思成世界，塵塵春夢現樓臺。個中兒女知多少，都放清光上枕來。」意遠情深，皆未經人道語。其避地泰州時一絕云：「草草生涯白鷺飛，柳絲菱葉露初晞。卻將身世忘情久，又聽花間鶯亂啼。」平子頗自愛之，謂其氣韻幽

逸，無烟火氣，當勝于諸作，然余意卻不以爲然。

又　美人香草，寄託遙深，古今詩家一普通結習也。談空說有，作口頭禪，又唐宋以來詩家一普通結習也。狄楚卿之詩，殆兼此兩種結習而和合之，每詩皆含有幽怨與解脱之兩異原質，亦佳構也。兹錄其近作一章。云：「又有東風拂耳過，任他飛絮自蹉跎。金輪轉轉牽出情，帝網重重釀夢多。珠影量愁分碧月，鏡波掠眼接銀河。爲誰竟著人天界，便出人天也奈何。」此體影量愁分碧月，鏡波掠眼接銀河。爲誰竟著人天界，便出人天也奈何。」此體殆出于譚瀏陽。瀏陽詩：「無端過去生中事，兜上朦朧業眼來。」「徐甲儻容心懺悔，願身成骨骨成灰。」「死生流轉不相值，天地翻時忽一逢。却喜無情成解脱，欲追前事已冥濛。」等句，皆是也。

《在山泉詩話》卷三　《上海時報》所刊《平等閣詩話》，錄余與亡婦詩，謂余意趣孤峭，婦則境象蕭閒。又稱其似長吉，甚愧其意，而不知平等閣爲誰也。近乃悉爲狄楚青。狄【略】名葆賢，曾作宰，今棄官爲記者矣。《飲冰室詩話》多載其所作，有七律一章云：「又見東風拂耳過，任他飛絮自蹉跎。金輪轉轉牽情出，帝網重重釀夢多。珠影量愁分碧月，鏡波掠眼接銀河。爲誰竟着人天界，便出人天也奈何。」全用新理想，却有意味可尋，與譚壯飛之滿紙硬銅怪鐵，不成一器者，正自不同也。

《定厂詩話》卷下　狄平子詩如半老徐娘，自饒風韻。

《題載酒圖》　《在山泉詩話》卷四：楚青近寄《題載酒圖》云【略】。余和云：「苦竹青峯外，湘絃楚國船。東風吹我夢，詩思藉君傳。斯世豈無偶，愁心各欲仙。横流滄海急，未忍一舟懸。」飲冰室盛稱楚青每詩皆含有幽怨與解脱之兩異原質，誠不可及也。

《秋感》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客有自署楚青者，余屢讀其詩，好之，顧憾未得交，並姓名亦不諗也。頃復從觀雲處得見其《秋感》四首，殊妙，攫以入詩話。

《舟中作四絶》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余記其庚子秋東渡日本，舟中作四絶云【略】，吾酷愛之，謂其爲《離騷》之音也。

《泊長崎有感》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平等閣主人狄楚卿高，平子其別號也。余憶其《泊長崎有感》絶句二首云：【略】以美人喻中、日兩國，不着一字，感愴甚深，令讀者心酸。

傳記

《近代詩鈔・狄葆賢》　葆賢字楚青，江蘇溧陽人。

紀事

《壬寅九月游箱根》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壬寅九月復偕平子、荷庵慧之游箱根，實五年前侍南海先生舊游處也。旅館壁間懸先生手書一軸，即宿此旅館時所爲詩也。詩云：「電燈的的照樓臺，夜屧游廊幾百回。明明如月心難掇，歷歷微塵劫未灰。風葉一秋疑積雨，瀑泉竟夕隱驚雷。曉珠斗大盈懷抱，倚徧銀屏數去來。」余與三子摩挲環讀，不勝今昔之感。平子有詩云【略】。箇中感觸，非我同游者不能喻也。

《哭黄公度》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公度晚歲居里，論學尤勤，憂時成痗。其乙巳正月致書平子，有「自顧弱質殘軀，不堪世用，負此身世，感我知交」等語。是歲二月即捐館舍，故平子挽詩云：「竟作人間不用身，尺書重展涕沾巾。政壇法界俱沈寂，豈獨詞場少一人。」又：吾友溧陽狄平子《哭黄公度》詩（末首）云：【略】按甲午敗後，變法議興，當時各行省奉行最力者，厥惟湘撫。公度方任陳臬，實贊其成。凡所興舉，如時務學堂、武備學堂、保衛局、商辦礦務、湘粵鐵路、内河小輪船，皆其犖犖大端。而南學會爲尤著。南學會者，公度與江建霞、譚復生、梁任公等主之。其時德人奪我膠州，各邦且有分割中國之議。湘人設會講習，亟謀自保，將以次推行于南部各省，庶他日雖遇分割，而南部猶可不亡，此會之所以名「南學」也。

《滬瀆感事詩》　《國耻詩話》卷二：滬上租界地，繁盛甲海内，然盜憎主人，由來已久，狄平子嘗放《巴渝竹枝》之譟，賦《滬瀆感事詩》六章，綜其故實，其言絶痛。

《感事》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日俄戰事初起時，楚卿適在東京，以所作《感事》四絶見示，余能爲作鄭箋也。其一言日本之愛國：【略】其二言政府

之安閑：【略】其三言外交之失策：【略】其四言內政之無望：【略】。

《雜詩十二絕》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平子、孝高復訪余于箱根，月夜相與登塔峯絕頂，高歌南海先生舊作「天龍作騎萬靈從，獨立飛來縹緲峯。懷抱芳馨蘭一握，縱橫宙合霧千重。眼中戰國成爭鹿，海內人才孰卧龍。倚劍長號歸去也，千山雲雨嘯青鋒」一詩，覺胸次浩然，大有舞雩三三兩兩之意。歸環翠樓，平子寫其近作《雜詩十二絕》見示，詩云：【略】余讀竟，灑然若有所得，茫然若有所失。昔與平子及兩瀏陽、鐵樵同學佛，日輒以「爲一大事出世」之義相棒喝。比年以來，同學少年，死亡流落。余且飽經世態，沈汨外學，吾喪眞吾久矣。平子相見，叩以近所得，且勗以毋忘舊業，不覺冷水澆背，如南泉聞雁聲過去時也。

《詠賽金花》 況周頤《眉廬叢話》：蘇州名妓賽金花，有一事絕可傳。光緒中葉，曾侍某閣學出使德意志國。歐西國俗，男女通交際酬酢。賽尤瑤情玉色，見者盡傾。德武弁瓦德西，其舊識中之一人也。庚子聯軍入京，瓦竟爲統帥。賽適在京。于外人蹂躪地方，多所挽救。琉璃廠大賈某姓，持五千金爲壽，以廠肆國粹所關，亟應保全，乞賽爲之道地。賽慨然曰：「茲細事，何足道？矧義所當爲。」【略】竟毅然自任，却其金。亟婉切言于瓦。明日，下毋許騷擾之令，而百城縹帙，萬軸牙籤，賴以無恙，皆賽之力也。

藝文

鄭孝胥《狄楚青屬題明人墨迹三種》 景泰能守國，太上竟得返。于謙不世功，戮之豈無赧。小人競功名，朝事幾覆反。懷才卒難全，翰墨空挂眼。(于公謙。)南仲阻李綱，潛善害宗澤。偉哉楊廷麟，一疏褫奸魄。象昇實文士，事急能死敵。草書靡逸少，所得亦勁特。(盧公象昇。)明亡得何瞿，養士云有報。崎嶇守桂杖，事去卒無效。待死且賦詩，從容良弗撓。卷末不書名，默然無可悼。(瞿公式耜。)

釋敬安《贈狄楚青》 僧骨森森凌紫虛，雲霞舒卷任何如。獨持海上風潮論，不上人間卿相書。

丘煒萲《寄狄平子丁伸祜》 西山東洛霜鐘感，北極南鍼鐵不通。何待法和香火證，夢魂識路月當中。

梁啓超《贈別狄平子》 如此江山天不管，最難風雨子來前。暫乘健會酬詩債，頗惜多情誤佛緣。(君常有出世志。)剗地北風常颯颯，出山泉水始涓涓。伯牙未老成連在，肯爲佳人理絕絃。渡江急雨起勞歌，竚苦停辛意若何。(君詩「急雨渡春江，狂風入秋海」，「辛苦總爲君，可憐君不解」，吾最賞之。)慣看九州泥滑滑，絕憐餘子舞傞傞。茲行倘有圖南意，稍縱將成已逝波。懷此驚心各鞭影，未須惆悵別離多。

陳三立《狄平子自寫蜀江帆影圖》 蜀道青山不可攀，夢痕疊作劍銛山。片帆低插猿聲底，自吐奇懷狎往還。

汪笑儂《讀平等閣主人東三省諸作不禁技癢偶擬六絕》(選三) 借到天錢十萬貫，不愁銀漢路迢迢。黃姑從此歸河鼓，無復年年盼鵲橋。

使君全不是秋胡，知否羅敷原有夫。爭說山中人密約，可憐小婦太糊塗。

痴心到底是英皇，故主情深不肯亡。湘竹至今斑尚在，每逢秋雨哭君王。

雜録

《尊瓠室詩話》卷三 溧陽狄楚青居士，一字平子，能詩善畫，長齋奉佛。于滬郊築室，小有園林，予嘗過之，見其題畫詩云：「殘月挂疏林，幽居先鳥起【略】。愛憎有何關，吾心古潭水。」余因笑曰：「此亦君之《輞川圖》也。」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 平子又爲覺頓書箑，錄舊作一章云：「不相菲薄不相羨，入世皇皇出世閑。獨立中流喧日夜，萬山無語看焦山。」蓋純乎學道有得之言。余昔記曾重伯詩有「萬朵紅蓮禮白蓮」之語，余昔嘆以爲妙想妙語，得未曾有。平子「萬山無語看焦山」一句，警策相類，而意境似猶過之，可謂無獨有偶。

胡朝梁

論　述

馬其昶《詩廬詩文鈔題記》　曩余未晤詩廬，既飽讀其文矣，嘆其志氣邁俗，不類今士之所爲。今遇之于京師，又讀其詩，詩似尤勝于文也。愧余不能詩，無能贊益。展玩數過，徒有嘆仰而已。

嚴復《詩廬說》　鉛山胡梓方，舊治西學，晚而好詩。神游魄戀，若非詩無以爲悅也者。課其所作，則後者輒進乎前，逋峭精警於其鄉。宋以來詩人以賡續派系無甚愧。民國定鼎，梓方官教育部，曹事清簡，則益注意於詩。凡時事之變遷，師友離合之贈處，仰觀俯思，悲來悼往，莫不形於詩。僦居城西，室中鐫竈几研，牀書砌花，四壁黏詩藁，殆滿，食飽，捫腹，散行，環省，吟嘯，以爲至樂，乃顏之曰「詩廬」。又得善畫者，以意爲圖，廣徵題記。【略】大地自生民以來，異種殊俗，樊然離居，較其所以爲羣者，他之事或偏有無，至於詩歌，則莫不有，且恆發於隆古，盛於輓今，調均按節，侔色揣稱，不謀而皆合。記曰：「十口相傳曰古。」其所傳者，大抵皆有韻之詞也。是故詩之於人，若草木之花英，若鳥獸之鳴嘯，發於自然，達其至深，而莫能自已。蓋至無用矣，而又不可無，如此。嗟夫！使梓方審於前二說之間，則詩之眞形見矣，且吾聞之世之有所爲而後爲者，其物皆奴隸而不足貴者也。術焉器焉得其所斬，則皆等諸蘧廬而已，然則詩之所以獨貴者，非以其無所可用也邪？無所可用者不可使有用，用則其眞喪焉。今梓方則既取而廬之矣，索居環堵，湛冥寬邁，詩廬非蘧廬也。聲氣禽犢之事，吾知免已，姑贈之以爲說。

鄭孝胥《詩廬詩鈔題詩》　詩學困人畢世冤，高才不學亦難言。詩廬才學端相稱，未覺師資出散原。

陳衡恪《詩廬詩鈔序》　梓方少習英國文字，肄業江南水師學堂，卒業乃師事吾父學詩古文，勤苦淬礪，所作日益精進。往往吟誦思索至廢寢食，海內名宿如馬相伯、馬通伯、嚴又陵、林畏廬、姚節之倫，皆低首請益。其詩清刻務脫，凡近文亦如之。曩居江甯爲學校教授，改革後屢官教育部、內務部，兼授徒學校，卒幡然崇信佛教，棄絕文字，而體羸弱多病，竟以死年四十有三，可悲也矣！臨終有詩數首，其聲有哀焉。

蔣維喬《胡詩廬傳》　嘗以治事之暇，從義寧陳散原遊，又以嚴幼陵少習海軍，而以詩文雄海內，樂慕其爲人，治詩文，益力所學，因以大進，散原、幼陵亦亟稱之。【略】其爲詩文，往往以一字之謹嚴，終日苦吟，至於忘廢寢食，則稍稍諍之，謂：「子孫承吾身後弗足逆，吾慮詩文以怡性情，達事理而已，奚以自苦爲詩？」廬曰：「不然，詩文雖藝事，吾一下筆輒作千秋想，不若是曷由垂世而行遠？」

林紓《詩廬記》　吾友胡君梓方，自西江來官京師，顏其居曰「詩廬」。君貧不能買宅，隨所賃而廬之。【略】暇日余嘗造之，四壁皆名流投贈之作，因恍然於胡君之廬，亦廬其詩耳。方今海內詩人之盛，過於晚明，而余所最服膺者則君之鄉人陳伯嚴、吾鄉陳橘叟、鄭太夷而已。伯嚴爲橘叟高弟，而君又親受業於伯嚴，廬則太夷顏之。凡余所交，君皆師之、友之，宜其窮年治詩不已。三君中，伯嚴宗貞曜神骨皆肖太夷，初亦取徑於孟，後乃歸陶，近則爲山谷、臨川，然能宋骨而唐面，獨橘叟幽峭緜遠，清而不癯，枯而能膏，氣肅而聲悲，古遺民之詩也。胡君歸仰三君，日磨治而求近之，後來克紹伯嚴之學者，其胡君矣。且年甫三十許，精英文及水師行陳之學，乃自託於詩，而閟其長於三君外。

樊增祥《題詩廬詩鈔》　西江人似西江山，石骨刻露蒼且堅。西江詩似西江人，瘦健少肉豐於筋。【略】寧朴勿華謝紈綺，寓甘於苦類諫果。君師我友陳伯嚴，鼂洪而後此一個。君詩幽奧酷似之，天機清妙自得師。卑官鬱鬱墮人海，冰綃坐織鮫人絲。此才寧求臺省知，老眼看詩不須洗。君詩清甚西江水，快若空青點眸子。

陳衍《詩廬記》　西江號詩人淵藪，而匡君之廬在焉。古今詩人之詩，爲是廬作者無以知其數也。鉛山胡君子方自號詩廬，請余爲之記，意毋亦近是乎？余以爲詩廬有二說，一詩於廬，一廬於詩。子方其由後之說也。詩於廬者，其爲廬也，常精或位乎山水之間，擅乎亭館花木之勝，富盛乎賓友之讌

集，書畫典籍之搜羅，然後詩從作焉。廬於詩者不然，心入詩中，身遂不出詩外。子方嘗爲人嬲使觀劇，自午至酉，萬聲闐咽中，攢眉搜腸成五言古一篇，和其師散原題聽水第二齋韻者，閱其廬短欄不庇風雨，一院三楹，妻孥於是，饔飧於是，名流字畫、題詠，糊壁殆滿。入官署治文書外，日抱其新舊詩稿如束筍，詣所知數里外，若余若散原公子師曾之倫，商量不倦，若而人者寧有王阮亭尚書之詩室法梧門。祭酒之詩龕以廬其詩而乃詩耶？自廬其妻孥，饔飧字畫題詠於其清迥，詩中非天之獨厚，詩人無所往不畀以清迥之廬歟？固與匡廬君之廬，凡詩人皆得而至者異也。

《石遺室詩話》卷一五　鉛山胡子方（朝梁），陳伯嚴詩弟子，自號詩廬，詩以外無第二嗜好也。【略】入官署治文書外，日抱其新舊詩稿如束筍，詣所知數里外，商量不倦。其爲詩專學山谷，七言律中二聯多兀傲不調平仄，然其筆端，實無絲豪俗韵，殊可喜也。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詩廬晚佐吾友徐又錚幕府，庚申後屏迹學佛，中曾戒詩，旋又爲之甚力，嘔心協律，竟夭天年，亦可傷矣。

《夏日即事》　《石遺室詩話》卷一五：鉛山胡子方（朝梁）【略】《夏日即事》云：【略】嚴幾道云：「疏宕遒隽，神肖山谷。」梁節庵云：「蕭疏兀傲，收處不稱。」

傳記

蔣維喬《胡詩廬傳》　胡梓方名朝梁，江西鉛山縣人。善屬文，尤工於詩。嘗自署所居曰詩廬。丹徒馬相伯、閩侯林畏廬、桐城姚叔節，各爲之記。閩侯嚴幼陵又爲之說。因自號詩廬，而人亦以詩廬稱之，從所好也。少居江南，習水師，江督張文襄公遣游日本考察海軍，既歸國爲南琛、鏡清等兵艦從官，有勞績，以體弱不適海居，棄之就江寧提學使。臨川李梅庵爲兩江師範學堂及上江公學教習兼任提學使，署閱卷官，嘗以治事之暇，從義寧陳散原遊。【略】民國元年，余與詩廬同官教育部，見其視當世之務，雖若弗甚措意，然皆了了於心。偶有議論或爲人治牘，皆曲中事理，條理縝密，蓋能素位而行，不欲徒託空言者，余敬而友之。既又見其持躬愼約，恆昕夕孳孳，冀有所樹立，以遺其子孫。【略】然詩廬實多病，顏色憔悴，又不肯自暇逸，日益羸弱。自余再至京師，見其狀，乃勸之學佛，冀其稍稍解脫。詩廬則欣然樂從，皈心淨土，並自定日課，精勤修習，不復多爲詩文。後雖任西北籌邊使署祕書，軍書旁午，役役甚勞而力行，終弗稍怠，甚可敬也。皖直事起，詩廬覩國事日非，疾乃益甚，遂以辛酉四月歿於京師。

紀事

馬良《詩廬記》　余識梓方在乙巳年，時梓方初脫海軍尺籍，抱所著英文論，介山陰蔡君孑民來賓余於上海震旦學院，遂留不去，從余學法文、拉丁，後復投贄於江西陳伯嚴之門，學爲詩、古文辭，不相見者四三年。及余赴江寧，則梓方方教授兩江師範學堂，出所爲古文，已斬斬有法度，詩亦可觀，乃又廣求海內名宿有詩名者，各書所作，而詩學亦駸駸大進矣。近者梓方官京曹，數與予相從燕市，而容貌志意遂已頹然，有類山澤之臞夫，孰知其固嘗短衣佩劍出沒於風濤中者邪？風濤之壯，其有助於梓方之文境、詩境否耶？吾不敢知，而閩縣林琴南、杭州汪鷗客，固已爲作詩廬圖，琴南又與嚴幾道、姚叔節各爲作記，余慨然爲書。其十餘年來，離合之迹，及其學詩之所自云爾。陽曆有大小建不應用月時丁己卯建京師仍無雨，而歐洲戰地雨雪猶盛，可慘矣。

著録

蔣維喬《胡詩廬傳》　余悲其有詩文之好，而遺孤皆幼，其所著《詩廬文鈔》、《詩廬詩鈔》若干卷，久或散佚，因輯而刻之。【略】刻資凡若干金，皆其夫人所輸。夫人氏陳，賢而得大體，蓋能成詩廬之志者。

陳衡恪《詩廬詩文鈔序》　梓方卒後二年，其妻出所蓄金，爲印其詩文若干卷，託予序之。噫！可謂賢矣。

藝文

鄭孝胥《得胡梓方書却寄》　蹙國今何日，滔天逮此生。幕巢寧可託，廈木欲同傾。物外高樓在，樽前舉世輕。報書無別語，收淚復縱橫。

林志鈞《胡詩廬索書近作》　前門送客忽逢君，揖我索詩張其廬。君詩洗伐見能事，如孟東野劉賓虛。情幽思苦意境邃，甘回味永咀嚼餘。我偶有作在取適，燕石豈足齊璠璵。翻翻人海各拘跼，相從濡濕看枯魚。太行橫亘天下脊，交流白汗迴鹽車。歲時還往照肝膽，要令熱熟能生疏。眼前諸事安足道，百城不求還擁書。黃塵撲人化素裾，何由凈榻棲高居。翠微買鄰定何如，有詩無廬相乘除，草木臭味君與予。

莊俞《校印詩廬詩文鈔既竟漫題一律》　名士從來有部落，聞人十九識詩廬。平時嘔却幾升血，死後刊行一冊書。贏得胸懷多曠達，那堪身世少安舒。京華過往常相左，校閱遺編竟屬予。

雜録

姚永概《詩廬記》　鉛山胡君朝梁徵集幷世名公處士、緇流女子及日本詩人，各寫所作，有行必載，以自隨入其室，几壁所陳，無非詩也，因名曰「詩廬」。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君歿後，余馳書寶融，謀刊遺稿。【略】寶融與詩廬交甚篤，又從君遺孤處鈔得贈余詩二首寄余。其一：「合肥諸將起書生，公以知兵位列卿。畢竟功成愛蕭散，此心慣與白鷗盟。」余卸內長後赴歐觀戰，詩廬見懷，故有是作。其二則《丁巳次答余見贈》云：【略】余居東後，寶融曾摘錄君病中寄懷之作數句云：「海濱風日佳，繁櫻可照几。」「白門舊游地，柳色今何似。」「會當起東山，賴公振邦紀。」原寄當日不知何故浮沉，今遺作中亦未見。「白門」句託意深婉，其時英威捐館未見也。此與寶融之「試問石城尋斷夢，將軍白骨已先寒」句，皆能不失風人之旨者。

又　詩廬【略】歿後，余馳書寶融，謀刊遺稿。旋聞已由君之友人武進蔣竹莊編付商務書館印行。竹莊篤于風義，今之古人也。

沈曾植

論述

綜論

《越縵堂日記》（光緒六年六月十一日）　子培，嘉興人。【略】讀書極細心，又有識見，近日所罕覯也。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十四年八月二日）　沈子培來長談，此人博雅，惜少駿氣。

又（光緒二十年六月廿九日）　子培談韓事有遠識，而語謇澀。

陳衍《調子培幷答惠詩》　夫子平生博愛懷，譽人過實亦佳哉。不留長短三千首，教主仍然廣大來。　淡遠深微有本眞，鏤金錯采費精神。西江未必涪翁拜，何況桐城一派人。

金蓉鏡《論詩絕句寄李審言》九　乙翁硬句接朱翁，（謂竹垞。）不怕新來火雨攻。未到崑崙誰信及，中天原有化人宮。（乙庵師論詩不取一法，不壞一法。此爲得髓。即竹垞詩不入名家意，同一關捩。）

王蘧常《沈寐叟年譜》　與陳石遺、鄭太夷創詩有三元之說，蓋謂開元、元和、元祐。後又易開元爲元嘉，稱三關。常以此教人，謂通此始可名家，務極其變以歸於正，不主故常。蘧按：金甸丈云：三關之說始見《瀛奎律髓》，其說未塙。至師確指元嘉、元和、元祐，皆據變以復正。國變後，戊、己之間，公曾有書答文，論詩及三關之說云云。又按本年大雪節後二日，公跋支、謝詩云：「『老、莊告退，山水方滋』，此亦目一時承流接響之士耳。

支公模山範水，固已華妙絕倫；謝公卒章多託玄思，風流祖述，正自一家。挹其經諧，則皆平原之雅奏也。陶公自與稽、阮同流，不入此社。」又云：「支、謝皆禪玄互證。支喜言玄，謝喜言冥，此二公自得之趣。謝固猶留意遣物，支公恢恢，與道大適矣。」與前書有同處，可互參。

又《止庵詩集叙》 昔者曾植與濤園論詩於公，植標舉謝文靖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所謂雅人深致者，爲詩家第一義諦，而車騎所稱「昔我往矣、楊柳依依」者爲勝義諦，匪獨以是正宋、明論詩者之祖師禪而已，有聖證焉。夫所謂雅人者，非即班孟堅魯詩義《小雅》之材七十二、《大雅》之材三十二之雅材乎？夫其所謂雅材者，非夫九能之士、三代之英、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之君子乎？夫其所謂深致者，非夫函雅故、通古今、明得失之迹、達人倫政刑之事、變文道管而光一是者乎？五至之道，《詩》與《禮》、《樂》但準迹熄。王降之義，《雅》體尊，《風》體卑，正樂《雅》、《頌》得所，不立《風》。有較四國之徽言，固未可與《槃磍》、《瘉歌》等類觀之而次列之，自四家師說略同。詩教衰而五言作，才性於漢、魏之交，清言於晉，新變於梁、陳《風》降歌謠，鏤畫者殆不識《雅》爲何字。至於唐之行卷、宋之《江湖》，聲義胥湮，而陋者復淆以宗門幻語，詩終爲小道也已。嘗發此意於《漁洋生日》詩。公不余非也。

陳衍《沈乙盦詩叙》 余與乙盦相見甚晚。戊戌五月，乙盦以部郎丁內艱，廣雅督部招至武昌，掌教兩湖書院史學，與余同住紡紗局西院。初投刺，乙盦張目視余曰：吾走琉璃廠肆，以朱提一流購君《元詩紀事》者。余曰：吾於癸未，丙戌間，聞可莊、蘇堪誦君詩，相與嘆賞，以爲同光體之魁傑也。同光體者，蘇堪與余戲稱同、光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自是多夜談，索君舊作，則棄斥不存片楮矣。乙盦博極羣書，熟遼、金、元史學輿地，與順德李侍郎文田、桐廬袁兵備昶論學相契。詞章若不屑措意者。余語乙盦：吾亦耽考據，實皆無與己事，作詩卻是自己性情語言，且時時發明哲理，及此暇日，盍姑事此，他學問皆詩料也。君意不能無動，因言：吾詩學深，詩功淺，夙喜張文昌、玉谿生、《山谷內外集》，而不輕詆七子。詩學深者，謂閱詩多，詩功淺者，作詩少也。余曰：君愛艱深，薄平易，則山谷不如梅宛陵、王廣陵。君乃亟讀宛陵、廣陵。明年，君居水陸街姚氏園，入秋病瘧，逾月不出戶，乃時託吟詠。余寓廬相密邇，有作必相夸示，常夜半扣門，函箋抵余。至冬，已積稿隆然。又明年，庚子之亂，南北分飛，此事亦遂廢矣。君詩雅尚險奧，鏊牙鉤棘中，時復清言見骨，訴眞宰，盪精靈。昔昌黎稱東野劌目鉥心，以其皆古體也，自作近體，則無不文從字順，所謂言各有當矣。

又《海日樓詩集序》 寐叟論詩，與散原皆薄平易，尚奧衍，寐叟尤愛爛熳。余偶作《前後日蝕詩》，寐叟喜示散原，散原袖之以去。寐叟詩多用釋典，余不能悉；余《題寐叟山居圖》五言古四首，寐叟亦瞠莫解，相與怪笑。

又《放翁詩選叙》 余舊嘗論詩送葉觀俞，提倡香山、放翁、顧久之無有應之者。沈乙盦閒徇余意，瀏覽香山，讀余所作，亦謬贊以香山。然觀其所自作，香山終非所嗜也。

《石遺室詩話續編》卷一 嘉興王瑗仲（蘧常），沈乙盦高足也，【略】大略瑗仲祈嚮乙盦，喜鍛鍊字句。然乙盦詩雖多詰屈聱牙，而俊爽邁往處，正復不少。

又卷五 戈百洪有《愼園詩鈔》一冊，尚有《哭沈子培》句云：「捫蝨談天下，參禪坐夜中。書淫皇甫謐，巾墊郭林宗。」二十字可作子培像贊。

陳三立《海日樓詩集跋》 寐叟於學無所不闚，道籙梵笈，幷皆究習。故其詩沈博奧邃，陸離斑駁，如列古鼎彝法物，對之氣斂而神肅。蓋碩師魁儒之緒餘，一弄狡獪耳，疑不必以派別正變之說求之也。

樊增祥《沈乙盦先生七十壽序》 其爲詩也，如靈巖訪梅，香雪成海；又如神龍行雨，布濩大千。蓋得景文之雅而去其綺，得雙井之奧而去其晦，得學易之談而去其率，得後山之樸而去其僿。自浣花以來，別闢一天地。

李翊灼《海日樓詩補編序》 叟言論豐采，饒有晉人風。故發爲辭章翰墨，神姿雋永，尤復令人玩味不倦。【略】叟平生著述極多，然每不掇拾寫定。好爲詩詞，亦復短箋尺幅，任意狼藉。

胡先驌《海日樓詩集跋》 先師沈乙盦先生曾植，爲清同、光朝第一大師，章太炎、康長素、孫仲容、劉左庵、王靜庵先生未之或先也。【略】康長素初入京，意氣颺發，目無餘子。因介得晤先生，時長素不能京語，乃以筆談。首問先生：在今世尚得爲孔子、釋迦、基督、穆罕默德乎？先生以片語折之，方爽然自失。又聞俄國哲學家克塞林伯爵東來訪道，自矢心如白紙，不存纖毫成見，至滬，因介得見先生，反復問難，卒之衷心傾服，以爲

得未曾有。又聞楊仁山先生治唯識法相學，亦得先生啓示。【略】先生之學海涵地負，近世罕匹。詩詞藉以抒情，固其余事耳。【略】先生於詩本不多作，詩柬唱酬，實由於客武昌帥幕時以應陳石遺先生之倡議，其顛末具詳於《石遺室詩話》與石遺先生《海日樓詩》二叙中。先生學問奧衍，精通漢、梵諸學。先生視爲常識者，他人咸詫爲生僻。其詩本清眞，但以攟拾佛典頗多，遂爲淺學所訾病。第其精粹，及合於石遺室所標舉之平易準則者，已爲石遺先生選入《近代詩鈔》及《石遺室詩錄》至二百首，則已足供後人窺仰矣。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暗星青面獸楊志：沈曾植　十八般武藝高強，有時誤走黃泥岡。　寐叟詩，初學涪皤。陳石遺在武昌，勸其誦法宛陵，詩境益拓。劬書嗜古，淹博絕倫，晚年出入杜、韓、梅、王、蘇、黃間，不名一家，沈博深厚，斯其獨到也。惟喜用僻典，間取佛書，使人知其寶而莫名其器。散原嘗語余：「子培詩多不解，衹恨無人作鄭箋耳。」予謂幷世能勝此任者，衹有李證剛，散原爲首肯者再。今《海日樓詩集》全稿尚庋證剛處。

《石遺室詩話》卷一 丙戌在都門，蘇堪告余，有嘉興沈子培者，能爲「同光體」。「同光體」者，余與蘇堪戲目同、光以來詩人，不專宗盛唐者也。見子培數詩，雅健有意理。【略】不兩三月，已積百餘首，多可存。中有《威靈仙》、《金鷄那霜》二詩，至佳妙。

又卷三 前清詩學，道光以來一大關捩。略別兩派：一派爲清蒼幽峭。自《古詩十九首》，蘇、李、陶、謝、王、孟、韋、柳以下，逮賈島、姚合，宋之陳師道、陳與義、陳傅良、趙師秀、徐照、徐璣、翁卷、嚴羽，元之范梈、揭傒斯，明之鍾惺、譚元春之倫，洗煉而熔鑄之，體會淵微，出以精思健筆。蘄水陳太初《簡學齋詩存》四卷、《白石山館手稿》一卷，字皆人人能識之字，句皆人人能造之句，及積字成句，積句成韻，積韻成章，遂無前人已言之意、已寫之景，又皆後人欲言之意、欲寫之景。當時嗣響，頗乏其人。魏默深(源)之《清夜齋稿》稍足羽翼，而才氣所溢，時出入于他派。此一派近日以鄭海藏爲魁壘，其源合也；而五言佐以東野，七言佐以宛陵、荆公、遺山，斯其異矣。後來之秀，效海藏者，直效海藏，未必效海藏所自出也。其一派生澀奧衍。自《急就章》、《鼓吹詞》、《鐃歌十八曲》以下逮韓愈、孟郊、樊宗師、盧仝、李賀、黃庭堅、薛季宣、謝翱、楊維禎、倪元璐、黃道周之倫，皆所取法，語必驚人，字忌習見。鄭子尹(珍)之《巢經巢詩鈔》爲其弁冕，莫子偲足羽翼之。近日沈乙庵、陳散原實其流派。而散原奇字，乙庵益以僻典，又少異焉，其全詩亦不盡然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三 乙庵治經精小學，治史熟遼、金、元三史，西北地理，融通貫串，探討所得，多出前人畦徑之外。詩自宛陵、山谷諸家入而躋其奧，不域其藩，旁薄鬱積，繕性鞫情，卓然自闢門庭，固近日一名家也。

曹弘《畫月錄》 嘉興沈曾植子培《海日樓詩稿》，其嗣子慈護曾託錢萼孫仲聯編定，約得一千二百餘首，殆是足本。仲聯又爲之作註，以寫定本付慈護，欲影印行世而未果。慈護後以定本贈浙江圖書館。其底本曾留余書樓數月，後仲聯又舉贈王蘧常瑗仲。海日樓能于牧齋、石齋、王船諸家外別辟蹊徑，雖瑕瑜互見，要爲近世一大作手。余論清季詩，以袁爽秋與君爲眉目，聞者或不然之。

林庚白《孑樓詩詞話》 遜清同、光以來詩人，余【略】最不喜沈子培，蓋【略】乙庵則喜用僻典及生澀之字面，大類鳩盤荼故爲搔首弄姿者然。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沈培老有《重至西湖口號詩》云：【略】蓋用圓澤三生石故事也。來生之說先例甚多，佛家以了生死爲第一大事，且以隨趣流轉爲可悲隔陰之謎，高僧不免況凡夫乎？培老又有《易實甫過談詩》云：【略】疑亦指實甫六生事。實甫有「六生慧業」小印。

張爾田《寐叟乙卯稿後序》 歲癸丑，始謁嘉興沈公於滬舍而讀公所爲詩。公宏劭廣攬，走東南者以爲望，詩何足以盡公？顧自邦宇崩沸，流人遵海上，一觴、一豆、一花、一鳥、一拳石，永曛旦，叙殷勤，非是無以寄其抱。公屬鞬其間，若不經度，而終乃愈奇。謂吾之於詩也，譬蜩父之承筐然，亦掇之而已耳，余臆則不然。不觀夫卉之病槁矣？莫冽於廩秋，風泬水漻，菸荄禪葉，津之澤於菀者涸矣。雖有懿彩，固無自茁。即春以臨之，零露泫其條，陽和披其枝，翠娉粉媚，望若新沐，夫是卉也，豈有心於衒哉？其溉者然也。築基於壤，葺故枿而飾之，飄搖一朝，尚不能與瓦礫伍，是豈有材之用哉？公詩以六籍、百氏、葉典、洞笈爲之溉，而度材於絕去筆墨畦町者，以意爲輗而以辭爲轄。如調黃鐘，左《韶》右《濩》；如朝明堂，堯醲舜醺。譎往詭今，蹠瘁攓窳，上薄宵霓，下游無垠，挬拔劖露，聳踔欹立。其繩切物

狀，如眇得視，如跛得踐。其蟄扶夐邁，如寒厲膚，煦以溫燠；如溽大酷，扇以涼清。其幽咽騷屑，繕性鞫情，韡如孤葩，空壑自嫮，土視粉黛。其嚴聽尊瞻，醨化可醇，君都臣兪，父熙子嗥，如涖廉陛，指揮褻御；如踞幡座，天龍海衆膜拜禮讚，賁賁赫赫，睨之背芒，慄不敢近。嗚呼，其可狀者如此，其不可狀者豈極耶？余不知詩，顧嘗游乎玄之藩。其祕也蟠天根，其觀也剖冥塵。出阿入荼，白傘徹光，彈指自在，口不能言而若有被之者，其詩之爲耶？詩固不足以盡公，顧異日數詩者必不遺公。公生平有詩數百篇，不自愛護，散落往往在人口。

又《曼陀羅寱詞序》 公子慈護以序來屬。【略】憶曩客滬上，登海日樓謁公於燕座。公手一卷詞曰：「生平之志與業具於是。」【略】公自鼎革龍蟠黃海複壁柳車雜賓盈室、宣光綸旅之望，老而益堅，故辛壬以後詞，蒼涼激楚，又過前編。【略】託興於一事一物之微，而燭照數計乃在千里之外。至其不可吳言者，則譎言之；不能法語者，則垂涕泗而道之。合騷玄於一冶，喻鵬鯤於一指。【略】今公往矣，復讀公詞猶前日事。嗚呼！余又何敢序公之詞也。雖然，公之精神在帝左右，公之詞且如列星二十八宿環北辰而無極。【略】因書之以復於慈護，且以諗天下後世之讀公詞者。

《小三吾亭詞話》卷四 嘉興沈子培提學（曾植），與其弟子封提學，並負時名。子培學問尤淵博，今日之朱錫鬯也。詞不多作，錄其《紅情》（葦間風緒）云：【略】《綠意》（淡霞垂鏡）云：【略】殊有玉田之神，蓋浙西詞派然也。

分論

《題徐積餘定林訪碑圖》 《平等閣詩話》卷一：南陵徐積餘，宦游白下，好古綦篤。丙申之秋，嘗偕鄭太夷諸名士詣定林，尋陸務觀題名處，倩人寫《定林訪碑圖》行卷，題者綦衆。【略】辛丑歲，沈子培題云：【略】清辭隽句，輝映畫圖，千祀而後，當亦有好事者稱述弗衰也。

《秋齋雜詩》 《石遺室詩話》卷二六：近讀子培《秋齋雜詩》八首云：【略】以平原、康樂之骨采，寫景純、彭澤之思致，即以詩中「蜃氣」、「虹梁」十句還狀此八詩。昔王子安、張燕公以所作相示，各有不知出處者。余向和子培《山居圖》五言古，四疊其韻，子培出示李畬曾，以爲頗迷所指。今余讀此八詩，亦時時欽其寶，莫名其器。

《題漸西村人初集》 王蘧常《沈寐叟年譜》：光緒十八年二月，公【略】爲袁爽秋（昶）序《安般簃集》，稱其「比物連類，餐絜茹芳，《騷》人蟬蛻之心也；迴視收思，樂不忘本，《小雅》明發之懿也。爰及交游贈答，存沒哀思，儒林講肆，副墨雒誦之所攬蔓；閶闔閬風，馬歌鷺鐃之所蘊藉。汎而後應，其出入不訢，則又九流之散，言出賦家，賈誼升堂，相如入室，所相與嚌擩道眞，箾勻物沴，揖讓升降，禮樂以俟者也。行春花藥，言寓思于哀駘；舉目山河，獨撫膺于逝者。朱干玉戚，則端冕以舞；清商激楚，乃絕絃可知。君之于此，幾所謂持其性情，不令暴失者乎？莊生有言，況乎昴弟親戚之謦欬于其側。夫昴弟親戚者，其聲可識知，其端不可思。三復斯編，庶幾脫落陶、謝之枝梧，含咀《風》、《雅》之推激。余乃于是撟首抑容，佁儗怫愲，棼不可理，廢然以止者已」。（案：公壯歲詩文學，與忎伯、爽秋最有淵源，論詩與爽秋尤契。其《題爽秋漸西村人初集》第二詩云：【略】，合此觀之，二人取徑未嘗有二也。）（又按：袁昶有《次韻子培古詩二首》云：「枯槁不澤物，憒然意安之。不能雷風變，乃競琱絺辭。閉門無堅車，何由四極馳？羊質蒙豹隱，欺俗博一窺。少誤將知悔，白日趖靈義。深甯鋕廬殷，徒用資爲詩。刻楮炫流別，腥臊出神奇。春華秋不實，葉落長年悲。沈子門祚厚，勁箭謝扶持。深耕嗤鹵莽，饜飧及來茲。魯叟席不煖，禹墨勤重胝。安得淛河膾，一振赤縣飢？我排閶闔雲，危諍國事非。清角陋子野，草書賤師宜，研精無世益，二豪者何知？中流有維楫，何戀荒江湄？」「六籍穿孔壁，一鶴翔堯年。道與世交喪，形臞神或全。狂濤吹金石，人文傷眇焉。室有羲皇春，浪騁非所先。何堪山木寇，自伐芭蕉堅。淪冥睨危奕，汗漫遺空荃。時來効白羽，強起彀黃肩。秋水淨可釣，危峯挂檐前。山林皋壤間，意行快所便。邀子槁梧隱，元闕叩幽鍵。」）

《新月》 《尊瓠室詩話》卷一：沈培老有句云：「新歲見新月，北人思北風。」頗膾炙人口，乃庚子春客鄂作。時景皇方被幽瀛臺，議立儲，蓋有爲而言也。

傳記

《近人詩錄・沈曾植》 字子培，浙江嘉興人，官外務部郎中。

《碑傳集三編》卷八謝鳳孫《學部尚書沈公墓誌銘》 先生諱曾植，字子培，又字乙盦、東軒。寐叟，晚年所自號也。浙江嘉興人。曾祖學堉，邑庠生。祖維鐈，工部侍郎。父宗涵，工部員外郎。皆以先生貴，贈光祿大夫。【略】先生自少以文學名京師，通籍後內而郎署，外歷郡守監司，權巡撫事，儒宗學府，久爲當世所推。其在刑部，由主事遷郎中，前後十八年。其時兼充總理衙門章京。【略】壬寅始還刑部供職。時外交立專部，奉奏調至外務部，補和會司員外郎。明年簡江西廣信府，始去京師。其官江西也，巡撫柯公逢時重器先生，大事必咨之。三年之間，由廣信府而南昌府，而督糧道，而鹽巡道，而按察使，未幾簡安徽提學使以去，歷官多而施政未久，贛人思之至今。明年署安徽布政使，又明年護理巡撫。【略】當此之時，南皮相國張公，內預軍機，而先生寄命江表，天下之士喁喁嚮慕，相聚而言曰：今日文章道德，學問經濟，可以爲世法者，北則張公，南則先生。【略】張公旋薨于位，先生亦去官。去甫期年，而國破君危，【略】先生之謀復辟也，自辛亥至壬戌沒之歲，凡十一年。【略】海內慕先生之風而起者踵相接，奔走戮力，多聚謀于先生，病革時猶強起作書與張忠武公勳，爲皇室謀久遠計，書已而慟不可止，至是先生之病益不支矣。丁巳五月之役，力疾冒暑行數千里，既至京師，召見授學部尚書。【略】先生卒于宣統壬戌十月初三日，享年七十有三。

《清史稿・沈曾植傳》 沈曾植，字子培，浙江嘉興人。光緒六年進士，用刑部主事。【略】遷員外郎，擢郎中。居刑曹十八年，專研古今律令書，【略】。曾植爲學兼綜漢、宋，而尤深於史學掌故，後專治《遼》、《金》、《元》三《史》，及西北輿地，南洋貿遷沿革。尋充總理衙門章京。【略】母憂歸，兩湖總督張之洞聘主兩湖書院講席。拳亂啓釁，曾植與盛宣懷等密商保護長江之策，力疾走江、鄂，決大計於劉坤一、張之洞，而以李鴻章主其成，所謂「畫保東南約」也。旋還京，調外交部。出授江西廣信知府，曾植爲政，知民情僞，而持之以忠恕，故事治而民親。歷署督糧道、鹽法道，擢安徽提學使，赴日本考察學務。三十二年，署布政使，尋護巡撫。值江、鄂、皖三省軍會操太湖，而適遭國卹，羣情恟恟，民一日數驚，城外礮馬兵又譁變。曾植聞之，登城守禦，檄協統余大鴻馳入江防，楚材兵艦擊燬東門外礮兵壁壘，黃鳳岐奪回菱湖嘴火藥局，一日而亂定。曾植在皖五年，重治人而尚禮治，政無鉅細，皆以身先。其任學使，廣教育，設存古學堂。又興實業，創造紙諸廠。會外人要我訂約開銅官山鑛，曾植嚴拒之。未幾，貝子載振出皖境，當道命藩庫支巨款供張，曾植不允，遂與當道忤。宣統二年，移病歸。遜位詔下，痛哭不能止。丁巳復辟，授學部尚書。事變歸，臥病海上，壬戌冬，卒，年七十三。

紀事

作家逸事

《石遺室詩話》卷一 丙戌在都門，【略】見子培詩數首，雅健有意理。後十年相見，索舊作，皆棄斥無一存者。余謂：「君博探羣書，治史學，洎西北輿地。余亦喜治考據之學。其實皆爲人作計，無與己事。作詩尚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說。」子培意不能無動，間一爲之。次年【略】遂日有所作，或一日數誇示之，或夜三四鼓，猶打門送詩。不兩三月，已積百餘首，多可存。

謝鳳孫《學部尚書沈公墓誌銘》 先生之學，海內士大夫翕然服之，朝廷嘉之，固已至矣，而不意見稱于東西學者之書，尤有加乎是者。德國學者愷士林，曩謁先生，縱談良久，其著述言先生事至悉，至推先生爲中國聖人。東瀛則服從先生者尤夥，至有以先生字，名其書者。

作品本事

《問愛伯疾》 《荀學齋日記》(光緒九年癸未十二月初六日)：夜患咽痛，都中今冬不甚寒，民間頗有此證也。是夕復苦嗽。初七日喉楚失音，牙車浮

腫，病甚多卧。初八日病少瘳。初九日咳嗽牙痛，兼昨夕舊疾大發，甚憊。初十日嗽甚。十二日嗽劇痰涌，疲倒殊甚。

《病中柬張季直》張謇《出都酬沈子培詩引》：被放歸，時子培方病，臨發之晨，柬詩一章，蓋中夜而作者。車中往復，悽動心脾。甯惟離別之傷，抑亦風義之感，因酬之二詩。

《送伯愚赴熱河》吳慶坻《志將軍傳》：公諱志鋭，字伯愚。《清史稿·志鋭傳》：志鋭字公穎，他塔拉氏，世居扎庫木，隸滿洲正紅旗。光緒六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詹事，擢禮部右侍郎。中東事起，上疏畫戰守策，累萬言。慮陪都警，自請募勇設防，稱旨，命赴熱河練兵。

《越縵先生挽詩》平步青《李君尊客傳》：今年夏，倭夷犯邊，敗問日至。君戊削善病，至是獨居深念，感憤扼擊，喀血益劇，遂以十一月二十四日竟殁，年六十有六。

《野哭（五首）》《清史稿·德宗本紀二》：光緒二十四年丁酉夏四月乙巳，詔定國是。【略】秋【略】七月【略】諭曰：「國家振興庶政，兼采西法。【略】今將變法之意，布告天下。」辛未，【略】賞內閣侍讀楊鋭、中書林旭、刑部主事劉光弟、江蘇知府譚嗣同幷加四品卿銜，參與新政。【略】八月丁亥，皇太后復垂簾于便殿訓政。辛卯，上稱疾。【略】甲午，楊深秀、楊鋭、林旭、劉光弟、譚嗣同、康廣仁俱處斬。

《懷道希》汪曾武《萍鄉文道希學士事略》：丙申削職，乃反滬，陶情詩酒。

《寄上虞山相國師》《清史稿·翁同龢傳》：翁同龢，字叔平，江蘇常熟人，大學士心存子。咸豐六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八年，典試陝，甘，旋授陝西學政，乞病回京。同治元年，擢贊善。典山西試。父憂歸，服闋，轉中允。命在弘德殿行走。【略】累遷內閣學士。【略】光緒元年，署刑部右侍郎。明年四月，上典學毓慶宮，命授讀。【略】旋遷戶部，充經筵講官，晉都察院左都御史。遷刑部尚書，調工部。【略】八年，命充軍機大臣。【略】前後充會試總裁、順天鄉試考官，兩蒙賜「壽」，加太子太保。【略】明年，兼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二十三年，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二十四年【略】四月，【略】開缺回籍。【略】三十年，卒于家，年七十有五。宣統元年，詔復原官。後追謚文恭。王蘧常《沈寐叟年譜》：光緒六年庚辰夏，公中式第二十四名貢士，副考官爲工部尚書翁同龢。

《偕石遺渡江》陳聲暨《陳石遺先生年譜》卷四：著雍閹茂四月，至武昌。【略】九月，廣雅【略】令家君入參幕府，【略】與乙盦丈同住節署。【略】是冬，蘇堪丈以總辦蘆漢鐵路局差至漢口，常來武昌。【略】臘月，偕乙盦丈過江，宿蘇盦鐵路局樓上，約暇時相督爲律詩。

《送陳廉舫》《近代名人小傳·陳蓮舫》：青浦人。【略】戊戌後，江督蘇撫薦蓮舫治德宗疾，然帝實不病也。未幾，遂放歸。

《寒雨積悶雜書遣懷襞積成篇爲石遺居士一笑》《石遺室詩話》卷一：子培有《寒雨積悶，雜書遣懷，襞積成篇。爲石遺居士一笑》詩，八十餘韻，余與君論詩語，略具其中。詩云【略】。蓋余謂詩莫盛于「三元」：上元開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君謂三元皆外國探險家覓新世界、殖民政策開埠頭本領，故有「開天啓疆域」云云。余言今人強分唐詩、宋詩，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耳。盧陵、宛陵、東坡、臨川、山谷、後山、放翁、誠齋，岑高、李杜、韓孟、劉白之變化也；簡齋、止齋、滄浪、四靈，王孟、韓柳、賈島、姚合之變化也。故開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樞斡也。若墨守舊說，唐以後之書不讀，有日蹙國百里而已，故有「唐餘逮宋興」及「強欲判唐宋」各云云。又卷一：余居武昌時，有所作，必示蘇堪、子培，必加評品。【略】《冬述四首》，子培云：「別具町畦，亦以此法得一長古。」陳聲暨《石遺先生年譜》卷四：屠維大淵獻四十四歲，有《冬述四首視子培》，拉雜說本年一年事。是秋子培丈病瘧，逾月不出戶，乃時託吟詠，與家君寓廬密邇，有所作輒相誇示，或夜半緘箋抵家君。至冬已積稿百十首。《有寒雨積悶雜書遣懷》一長古，論詩宗旨，多本家君說。

《紅梅》陳聲暨《石遺先生年譜》卷四：屠維大淵獻四十四歲冬大雪，【略】《紅梅和蘇堪》四首，【略】乙庵、節庵皆有和，家君作多自寓身世。

《石遺寄示廬山遊詩理富于都官韻高于白傅曠代奇作絕塵而奔矣吟諷不倦秋曉有懷寄呈四韻》陳聲暨《石遺先生年譜》卷四：玄黓攝提格，四十七歲。是歲，乙庵丈出守江西廣信府，調南昌府，招家君遊廬山。【略】閟逢執徐，四十九歲，六月，同王俶田我藏遊南昌，止乙庵丈官齋數日。將遊【略】廬山，丈贈四十餅金爲遊資，命大官舫送至南康。南康城下爲匡廬之麓，前臨鄱湖，澗水百道迸集，湖湍峻急，小舟不能停泊，非大舫莫至也。南康郡守

葉至川，寧波人，同治癸卯舉人，寶竹坡侍郎門下士，與家君爲同門友。乙丈先馳書告之，聞家君至，命僕帶肩輿出迎。述主【略】人云：星子縣人夫只廿四名，知縣帶往鄰封相驗，須明日方回，請先到郡署暫住。遂往城中。次【略】日輿夫回，共用十五名，每名一日官價只二百銅錢，飯食在外。先至開先漱玉亭，亭已就圮。開先有二瀑，晴時一瀑乾，惟存溜痕；一瀑舟行鄱陽湖中已見之，瀑廣僅二三尺，長僅兩三丈，徒以山界江湖間，高而易顯耳。【略】時與俶田漱沐濯足其下。未幾，山雨驟至，甚急，則二瀑幷下，廣狹如一。【略】至寺坐觀許久，雨未止，乘輿至歸宗寺，阻雨三日，不得出遊。【略】雨晴，澗水洊漫。冒險渡澗至栖賢橋，暢觀三峽澗。【略】是夜宿栖賢寺。五老峯在寺旁，仰止久之。次日，至白鹿洞，下山，復宿郡齋。此行有《滕王閣》、《百花洲》、《南昌別乙庵太守》、《歸宗寺阻雨兩宿》、《雨後重過開先觀二瀑布》、《三峽澗五言四十韻》、《至白鹿書院》、《下匡廬宿南康郡齋視葉至川太守兼寄乙庵太守》各詩，而葉郡守又命官舫送至九江。

《閣夜示證剛》 李翊灼《海日樓詩補編序》：丙午，叟被命提學于皖，己酉，以皖藩攝巡撫事，聞予因學校事致勞瘁，亟召予。署有成園，園有天柱閣，叟之所葺也。閣凡五級，登臨四望，近攬龍山，遠招廬、霍，長江衣帶，旋遶襟袖。遊目騁懷，致饒佳趣。叟政事閒暇，即相與放論其上，解題析義，難辨風生，往往自昏達旦，而無倦色。叟每樂甚，輒曰：有此江閣以來，還有此主客不？庚戌，叟以國勢日危，上書言大計，權貴惡心，留中不答。叟撫膺太息，曰：天乎！人力竟不足以挽之耶？因賦《閣夜》長律見示云：【略】。

《西湖雜詩》 李翊灼《海日樓詩補編序》：庚戌，訪叟嘉興，快聚匝月，即偕作西湖游。時長至前旬日也。湖山幽閟，杳無游人，靜對荒寒，宛若置即嬾瓚畫稿中。叟笑曰：「余輩可謂孤芳共賞者已。」迺盡十日之力，遍覽湖山之勝。素妝西子，不御鉛華，而風韻天然，偏多眞趣，寒山詩所謂「皮骨脫落盡，唯有眞實在」者，良堪遂贈。叟有句云：「應心開淨域，凡聖無殊差。」蓋契證語也。而湖君好事，似憂嘉客墮入枯禪，十日之中，晴晦、雨雪、風月，幾無不備。寂然境中，妙現神變，枯木寒巖，頓有生意。

《東軒遠望》 王蘧常《沈寐叟年譜》：宣統二年庚戌十月歸里，隱居郡城南姚家埭新居，有閣曰駕浮，有樓曰黼采，有軒曰東軒，日惟萬卷埋身，不踰戶閾。及聞國事，又未嘗不廢書嘆息，欷歔不能自已。

《題沅叔詩稿卽送北歸》 傅增湘《藏園居士六十自述》：戊子歲，順天鄉試獲雋，戊戌遂捷南宮，取高甲入詞館。癸卯考試散館，以一等第一名授職編修。七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拜直隸提學使。辛亥十月，唐君少川奉命議和，余以參議偕往，旋以和議中梗，奏請開缺，留居海上者數月。壬子三月北還，甲寅，簡任肅政使。丁巳，任教育總長。余家藏書，肇自先祖，興文涑《鑑》，名著一時。莫郘亭所贊爲萬葉鉅編，吳桐城所表爲三世善守者是也。余綺歲耽書，尤嗜古本。通籍後，稍稍求寫刻精本，棉紙明槧，而于宋、元古籍，未遑措意也。然間與繆藝風、曹揆一、董授金往還，薰習日深，頗諳厓略。辛亥避地上海，時方軍興，故家藏庋，一時星散。偶以百金，買宋刊《古文集成》，爲四庫館進本，出手得盧，私用自慰。更遍交沈乙盦、楊鄰蘇、莫楚生、徐積餘、張菊生諸公，文讌從容，備聞清論，商略校讎，每見異書，往往質證，習之數月，忽有解悟，遂敢放意搜求。迨壬子三月，哀聚千有餘冊，連篋北歸，乙盦爲詩贈行，有「傅侯岷山精，嗜書劇食色。顧野馬羣空，下韝鷹眼疾」，「年少誠不廉，雄成遽無匹」。是爲余收書之始。京師新定，又遘兵禍，世族中落，減直求沽，盛伯羲、寶孝劼、端忠敏諸家所藏，傾箱入市。余節衣縮食，或選取一二，嗣得端氏百衲本《通鑑》，合之祖遺興文署本，因以雙鑑名樓。總計入目之書，凡宋、遼、金本、爲卷三千八百有奇。元本爲卷二千五百有奇，益以明刊、校、鈔，約三萬餘卷。余以博涉既多，遂有志于撰述刊輯之事，已刊行者，有《雙鑑樓善本書目》四卷，《雙鑑樓藏書續記》二卷，《藏園羣書題記》八卷，《東游別錄》四卷。至自著《鐵華館文集》八卷，《詩集》八卷，詞意蕪淺，要不足存，留資覆瓿而已。

著録

謝鳳孫《學部尚書沈公墓誌銘》 先生所著有遼、金、元三史及《西北輿地》若干卷，《海日樓詩文集》若干卷，《曼陀羅寱詞》二卷，札記若干卷，漸次刊行，以垂永久。

陳三立《海日樓詩集跋》 寐叟所爲詩類不自收拾，散佚不知凡幾。及國

變流寓滬濱，始錄存稍多，即今公子慈護重輯四卷本是也。

沈煩《曼陀羅寱詞記》 先君詞稿手定者四種：曰《儇詞》，曰《海日樓餘音》，曰《東軒語業》，曰《曼陀羅寱詞》，經朱古微丈刪定統題爲《曼陀羅寱詞》。既而丈輯《滄海遺音》，於先君詞又稍有所去取。煩從篋中檢得《儇詞序》，爲先君手蹟，雖《序》僅一種，而先君爲詞大旨略具於是，爰重錄併刻卷端。

張爾田《曼陀羅寱詞序》 吳興公以鴻碩廣攬，負斯文之寄於貞元絕續之交，延祖宗養士之澤者，且十餘年，生平著述等身。所爲詞手定者凡四，彊邨翁既彙而存之矣。復選而錄入《滄海遺音》中。

《忍古樓詞話·沈子培》 嘉興沈子培方伯曾植有《曼陀羅庵詞》一卷。

藝文

鄭孝胥《望月懷沈子培》 天風海色颯成圍，獨倚三更萬籟稀。不覺肺肝生白露，空憐河漢失流暉。東溟自竄誰還憶，北斗孤懸詎可依。今夕太虛便相見，屋梁留照夢中歸。

康有爲《贈張季直孝廉(謇)兼呈沈乙盦刑部》 天地日蛙黽，仁者意云何。龍鳳難潛逸，耕漁且隱歌。側身思俊及，落日睨山河。且上金臺望，排雲問大羅。

馮煦《用可莊韵柬子培》 身世何勞季主占，與君人海守齋鹽。每徵古事搜行秘，還憶清言下漏籤。賦別爭禁腰帶緩，談空祇覺鬢絲添。自慚牛鐸諧鍾呂，敢道今來得二嚴。

張之洞《送沈乙盦上節赴歐美兩洲二首》 海水東迴三萬里，同瞻日月共星辰。飛蓬漸覺風輪急，倚杵方憂劫界新。南北神功矜鑿竅，東西儀態誚工顰。平原賓從儒流少，今日天驕識鳳麟。君詩宗派西江傳，君學包羅北傲編。管內果然擁廬蠡，軺車更欲壓英騫。蹉跎拙政慚佳客，絢爛秋花鬬別筵。善飯挽強都不敏，何勞異國問霜顛。

黃遵憲《歲暮懷人詩》一一 懷仁久熟坤輿志，法顯兼通佛國言。聞說荷囊趨譯館，定從絕域紀輶軒。(沈子培戶部)

又《和沈子培同年(曾植)》 蕩蕩門開翼不飛，九天爲正有天知。鴆媒絕我言何巧，猿臂封侯數本踦。縹緲三山信徐市，橫縱六里聽張儀。雲中指點回車路，且任東風馬耳吹。

陳詩《送沈子培提學之扶桑》 元幹新持節，相如亦部民。征塗睇顏色，大宙轉風輪。皇難此應熄，壯懷聊一伸。搴芳跂遙躅，歸釣楚江濱。(廬江亦故楚地。)

又《聞乙盦先生徙宅賦此奉簡》 眼中江柳盡成圍，徙宅荒原葉亂飛。咄咄百憂無可說，棲棲一老竟何歸？行歌心地瑩禪窟，坐雨林塘夢釣磯。曾向皖城祀余闕，叢祠寒草已全非。

陳衍《九日寄乙盦》 重陽天氣好，誰與作登高。故國悽鴻雁，荒籬遲蟹螯。依人吾已倦，憶弟子無勞。亦有欲東意，西風首垂搔。

馬浮《題沈寐叟〈海日樓圖〉》 但使有心齊日月，不妨彈指現樓臺。千賓坐對揚塵後，萬象森羅洗眼來。天闕夢回鸞鳳杳，江城花落杜鵑哀。崦嵫影裏滄溟黑，鰲坼鯨奔惜此才。

陳三立《題贈沈子培太守》 初卧股肱郡，還憐當代儒。采風心怵惕，去國夢模糊。雁度邊聲切，雞鳴士氣孤。扶襟照巖穴，元化在斟濡。蓋公爲上客，(桐城蕭先生穆方留宿郡齋。)道論副淵謀。播盪詩書氣，雍容士女謳。白蘇餘故事，(君議領濬東湖如白蘇之在杭州。)郊島極幽憂。何日尋江閣，擎杯接片謳。

梁鼎芬《沈乙庵屬題葡萄畫冊三首》 舊館葡萄綴子時，慈親扶病課毛詩。此花當眼凄涼甚，白髮無成不學兒。(鼎芬六七歲時，先母日在病中，課毛詩數十字，階前植葡萄，花果繁密，今已萎矣，追思泫然。)焦岩古柏翠雙雙，歡喜藏山怕渡江。一事一生忘不得，枇杷花下讀書窗。枯禪妙筆近來無，作畫工夫似作書。月露精神風態度，不知李紀定何如。(今年上巳在乃園開畫社修禊，招集交流，各携所藏，評眞角勝，以義州李葆恂獻縣紀鉅維爲導師，夜闌乃散，昨遇荇蓴庭，恨乙庵不與也。)

又《汪社耆畫青山老屋圖迎沈乙庵歸屬余題詩》 青溪老屋好歸來，昨夜山雲似已開。一道飛泉千點雪，幾株老樹百年苔。

張謇《出都酬沈子培》 六載經三別，連懽得幾朝。有時偕近局，相過必中宵。孤憤融朱穆，虛懷禮鄭僑。由來隔衢巷，尚覺路迢迢。祇我成樗櫟，趨譯館，定從絕域紀輶軒。(沈子培戶部)

樑，虛君卜茹茅。高深文字寄，堅苦雪霜交。斯世當相惜，旁人或見嘲。秋來寥闊意，斗北向珠巢。（子培所居之街。）

文廷式《答沈子培刑部寄贈》　事幻程生馬，途難蹇上天。藏身無尺木，墜翮警空弦。惡草誰除蔓，芳蘭不惜煎。賈生徒碌碌，一任大鈞權。

又《三疊前韵即題子培所撰〈蒙古源流事證〉》　細檢唐碑辨特勤，遊踪重證宋家雲。矩琮再世應焚硯，班墨當前敢放斤。滄海西流今始信，崑崙北去古寧聞。魯連自是儒家學，一解人間萬事紛。

許承堯《懷人詩七首》一　衙齋中夜酒，微喟已潸然。自換桑田劫，長看海日圓。（君居滬上，寓樓題曰「海日」。）詩材搜博衍，書筆擅奇妍。愧我飢驅久，終慳再面緣。（沈子培先生曾植。）

羅惇曧《沈培老挽詩》　先公所薦士，王沈天下名。（先公以同治庚午順天鄉試分房得公及閩縣王可莊卷，詫爲奇才。）辛丑初識公，一麾去帝京。（辛丑識公于灌陽唐尚書座上，公旋出守。）駸尋十六載，易朝如隔生。是時初復辟，畿甸慮搆兵。蕭寺謁吾師，苦口勸之行。（南海先生與公及王病山同寓賢良寺。）吾師頗感動，就公計分明。公言三日酺，祇樂吉語聽。石火遽相及，玉貌困圍城。蕭然美森館，二老對寒檠。（南海先生避居美國使館，公就焉。）明夷本無咎，蒙難亦艱貞。南歸屢攖疾，伏枕望太平。己亥謁起居，論事辨析精。今秋訪精舍，病榻憊送迎。忽聞塵堮謝，使我心骨驚。公學若巨海，導之窮八溟。公文若元氣，引之貫日星。後進失依歸，覺路已晦冥。當爲天下慟，寧止哭交情？

李宣龔《送乙盦先生赴日本》　江上秋來多北風，未霜寒葉弄微紅。孤帆剪水情何極，短徑緣燈思亦窮。世議拔山終不動，餘生蹈海更何功。翛然有感誰能喻，使我懷賢已欲東。

雜録

《越縵堂日記》（光緒六年六月十一日）　子培送行卷，久談，此君讀書極細心，又有識見，近日罕所覯也。其經文皆博而有要，策對西北徼外諸國，鉤貫諸史，參證輿圖，辨音定方，具有心得，視余作爲精密矣。

又（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六日）　子培于西北邊事，考古證今，多有心得，尚論宋明學術，亦具有微言，此事知者鮮矣。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十日）　子培來談，意在開學堂設銀行也。

《平等閣詩話》卷一　己亥吳君遂客鄂中，題周彥升廣文詩卷云：「梁園賓客今餘幾，白雪吟成調更高。莫道南華非僻典，就中坐窘令狐綯。」時沈子培部郎在鄂見之，戲署其稿曰：「今日南華成僻籍，方城多事笑彭陽。」逾年文芸閣學士在滬見之，笑曰：「是南華誤却方城尉。」

《清史稿・沈曾植傳》　事親孝，母多疾，醫藥必親嘗，終歲未嘗解衣安臥，遂通醫。

《尊瓠室詩話》卷一　嘉興沈子培先生（曾植），光緒季年官皖提學，擢藩司護撫篆，宣統己酉夏解組寓滬，壬子夏余自隴上歸，晉謁，呈《紀游草》，先生贈詩云：「廬江洄倚沼，【略】因君發浩歌。」此詩書扇，見賚署款曰「鶴柴山人」。余因倩友徐丹甫鐫爲印章。

陳衍《海日樓詩集序》　寐叟爲詩則已詳同客武昌時所作序中。嗣是，寐叟出守南昌，則資余游匡廬，提學皖省，則招余游安慶。寐叟將赴歐、美考察政治，則寓余琥昌寓廬，辟地上海，則海日樓、谷隱諸所居余尤數數至。其蹤迹，彼此詩中約略可尋。

《石遺室詩話》卷二六　久不與子培相見，今夏寓滬訪之。登樓，伯嚴先生，坐未定，子培與伯嚴大譁，責余近來《詩話》不甚譽其詩。余曰：「譽則喜，毀則怒，雖孔子不外人情。但區區之言，果足爲典要乎？」伯嚴又謂余譽其子師曾詩過於乃父。余曰：「此正吾輩求之不得者。恐君詞若有憾，實乃深喜之。向在都，嘗與林宰平推究古今聞人，其子往往趕不上，此與家學濡染之說豈不大相反？宰平曰：『此殆諺所謂近廟欺神之故也。』」相與大笑而罷。

《忍古樓詞話・沈子培》　嘉興沈子培方伯曾植有《曼陀羅庵詞》一卷。茲搜得集外詞一解，《和陳子純韻喜遷鶯》云：「南湖日暮。儘看遍游冶，總宜船艣。瘴雨飄襟，蠻花側帽，歎今日江湖倦旅。爲問漁莊蟹舍，何似馬人龍戶。聽夜雨暗潮生，還有婆留知否。　是處。深巷踏歌女。春聲點徹都曇鼓。鶴去亭孤，龍移潭冷，望到江蓮白羽。幾日竹林游蹟，拍遍梅邊樂句。

莫苦憶武昌魚，試鱠宋家霜縷。」子純仁先叔也，亦字止存。今子培詞集中，有《和韻寄仁先喜遷鶯》一解，乃疊此韻也。

《南亭筆記》卷一四　沈曾植與南皮宮保談八股興廢之繇。沈曰：「八股在今日，儼然病者，廢之則死矣。病者有病，不過奄奄一息，若死則化爲厲鬼，可以崇人。兩相比較孰爲可懼？」此說實屬異想天開。

《袁碧齋集・詞話》　庚戌之秋，沈子培提學以仿刻姜白石詞見遺，其後題「嘉泰壬辰」，「辰」當爲「戌」，以嘉泰無壬辰也。至詞中誤字亦往往而有，如《角招》起句云：「爲春瘦，何堪更繞湖，盡是垂柳。」按此調第三句本祇六字，不知何時湖上多一西字，遂使旁注少一宮譜，此皆沿舊本之誤。

林庚白《孑樓詩詞話》　乙庵詩，亦間有平易近人者，如「此去海門原咫尺，浪花何事白人頭」，直是山谷詩中絕句之上乘者也。

陳　銳

論　述

陳三立《抱碧齋集序》　光緒初，余居長沙，即獲交武陵少年陳君伯弢。其時伯弢方選爲校經堂高才生，才鋒隽出，歌吟爛漫壓湖外。從湘綺翁游，益矜格調，而好深湛之思，奇芬潔旨，抗古探微，漸已出入湘綺翁自名其體矣。顧伯弢性坦率中褊，善感易怨，既擅文藝自憙，復奔馳求食，頗與世鑿枘，世亦指目之曰名士名士。後就令江南，侘傺憂傷，獨盛爲詞，見推朱、鄭，而所遭益困。蓋伯弢雖若輕世肆志，寄其意于譏訶謔浪，然愛氣類，篤故舊，與余相保數十年。即所操頗持異同，未嘗不互憐微尚，終始厚情感于冥漠也。

夏敬觀《抱碧齋集序》　咸、同間湘人能詩者，推武岡鄧先生彌之、湘潭王先生壬秋。鄧先生祖陶禰杜，王先生則沈潛漢、魏，矯世風尚，論詩微抑陶。兩先生頗異趣，然皆造詣卓絕，神理綿邈，非若明七子、清乾、嘉諸人所爲也。武陵陳君伯弢從兩先生游。始在湘中，專攻五言，魁冠儕輩。及來江南，謁南皮張文襄，座上論詩，以王派見薄。顧其時君詩體已稍變，《門存》倡和，遍及海內，而王先生方且慮君見異而遷。僕時縱談君齋，以爲陳古刺今，等于心作，後之所至，前者授之。文襄不喜人言漢、魏，王先生不許人有宋，皆甚隘也。君諾諾躗吾言。

《平等閣詩話》卷二　武陵陳伯弢（銳），著有《抱碧齋集》。少壯之作多神理內含，如春雨嚴苔，蘇門長嘯；近作則風骨泠然有秋氣矣。

又　陳伯弢大令，長於倚聲，有《題鶴道人沽上詞卷・調寄綺寮怨》云：【略】又《楊柳枝詞》三首云：【略】善於寫怨，抗志違俗，劉白之嗣音也。

于榕章《紫荊山館詩話存稿》　武陵陳伯弢（銳）大令，博學高才，工書能文。尤善詩，著有《抱碧齋詩集》。五古胎息漢、魏，七古則蒼涼悲壯，直薄少陵。律亦風韻婉約，迥異凡流。論者謂吾湘自壬秋、實甫外，殆無與抗手者。

又　抱碧翁在白門時，嘗與陳散原唱和，疊韻至數十首，海內名士和者又千數百首。散原拈詩中起結韻，爲《門存集》梓行，亦盛事也。茲於翁集中選錄數首如次。《和伯嚴》云：【略】又《寒菊》云：【略】詞意均烹鍊到十分火候。外如「轉憐夔蚿多慰藉，已拼鍾釜共嘲喧」，「歌嘯盡傷朝士氣，滄桑重聚故人魂」，「捨身空唸南無佛，披髮難棲苹有魂」，「花爲白下溫柔景，月作青天窈窕魂」，「一貧一賤交纔見，人哭人歌我亦喧」。亦可入《摘句圖》。

又　《抱碧齋集》凡六卷，歲乙巳刊于揚州，伯弢世丈自跋云：「示不復有作，作亦不能復有進也。」故晚年之作都未入集。今公殂矣，公子浮沈閭里，境況至爲寥落。文士生涯固屬清貧，獨念遺著尚未問世，若仍其湮滅，洵可惜也。頃從某處得先生詩二首，亟錄之。《得伯嚴見懷詩愴然有作》云：「五年健者久飄零，強活人間草又青。無我故應無世界，一塵如隔一行星。死生骨肉知何所，擾攘兵戈那暫停？老去衰顏向江河，晚曛分照課詩鐙。」《挽俞恪士》詩云：「安排魂魄葬西湖，海內驚聞失一觚。亂世衣冠從灑落，平生風義重嗟吁。詩情淡處眞如水，死淚晶然定化珠。地下應無狐兔走，結鄰勞汝作前驅。」二詩悲慨沉痛，其音商，其氣秋矣。

《楊柳枝九首》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詞爲詩餘，體例自別，然詞之小令，究與七言絕句，有何殊別。《白香詞譜》獨屏《楊柳》不載，意亦在此。近

人詞家，如鄭叔問(文焯)、陳伯弢(銳)均工爲此體。【略】伯弢《楊柳枝九首》云：【略】。玩其意，蓋均庚子傷亂之作，有黍離麥秀之思焉。就中【略】伯弢之「殘局湖山」二首，每一誦之，眞有洗馬對此茫茫之感。

《八月十五夜對月悲感》 于榕章《紫荆山館詩話存稿》：《抱碧齋集》中，余最愛其《八月十五夜對月悲感》，【略】蓋爲庚子之亂而發。悲壯淋漓，如讀《北征》。

「萬里一身如墜葉，三江二月有輕雷」句 《尊瓠室詩話》卷三：武陵陳伯弢大令(銳)筮仕江左，有句云：「萬里一身如墜葉，三江二月有輕雷。」可謂好語如珠。而身世之感，已寓乎其中矣。慶霖《退思齋詩話》：陳伯弢年伯有句云：「萬里一身如墜葉，三江二月有輕雷。」語極自然，常人百思不得。

傳記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八 陳銳字伯弢，武陵人，光緒癸巳舉人，江蘇試用知縣。有《抱碧齋詩集》。

陳鈞《抱碧齋篋中書例言一》 家兄譜名盛松，字伯濤，應試名銳，又字伯弢，諸家箋題有作陶、作韜、作翿者。

紀事

《次韻再贈病山》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病山曾備兵湘之常德。亂後由黔中歸，復僑寓于此。武陵詩人陳伯弢以書醵相勞苦，病山酬詩云：「還軫兵戈九折途，寄巢風雪一廛居。妻孥尚在眞成累，故舊相逢解念初。不死與誰消暮日，餘生何處是吾廬？余宗未返跫音絕，(謂王夢湘。)破涕緣君尺素書。」伯弢次韻云：【略】。

《華胥引》(香蒲搖浪) 《忍古樓詞話・陳臞庵》：長沙陳伯平中丞啟泰，亦號臞庵，工填詞。【略】及中丞下世，古微侍郎賦《華胥引》詞，題爲《重午感舊》。伯弢與余同賦，蓋皆追悼中丞之作也。【略】伯弢詞云：【略】此詞以初作未工，集中不存。因檢舊稿修改，他日補刊，以誌知遇之感。

藝文

曾廣鈞《和陳伯濤見月暈》 月華臨玉殿，靜院鎖深秋。不有淮南術，那銷塞北愁。軒銅重疊影，漢帳一雙鉤。涼氣全籠髻，清輝幷上樓。穿簾依鵲鏡，臨水誤魚漚。一樣分明影，教人耐白頭。

陳詩《送陳伯弢明府之靖江》 故人能作宰，漂泊欲窮年。斥鹵胥勤穡，炎風一叩舷。談深忘勃窣，地小却迴旋。知有鱄鱓化，今時誰則然。

陳三立《過伯弢出示所藏舊札有詩志感次韻答之》 盈盈帶水繞閑門，看作烏啼溪上村。中有歌聲出金石，更宜風葉與呼喧。零縑細憶平生路，暗燭能溫兒女魂。那料携君供醉眼，放鳶城闕幾人存。

李宣龔《挽陳伯弢》 半生犢鼻褌，隨處皆倒屣。自從困假寐，偃蹇百僚底。文章有何神，妍醜等倚市。未如騁滑稽，詼詭猶可喜。子雖武陵人，世變逼坐視。改之依稼軒，無術救鄉里。遂令鬼揶揄，窮乏到沒齒。騷魂招不歸，楚些空滿紙。殘年望添丁，宜有果贏似。回思秦淮歡，覆水亦不起。

王闓運《曉上空泠峽絕句》 獵獵南風拂驛亭，五更牽纜上空泠。慣行不解愁風水，瀑布灘雷祇卧聽。

朱祖謀《望江南・雜題我朝諸名家詞集後》 秋醒意，抱碧契靈襟。生長莒蘭工雜佩，較量台鼎讓清吟，欣戚導源深。(王壬秋、陳伯弢)

雜録

陳鈞《抱碧齋篋中書序》 家伯兄伯弢先生文章行誼，矯矯一時。童年已爲鄉先達所敬異。長遊四方，獲與海内通人縞紵爭投，不遠千里置之懷袖，炯然時露異光，鈞從旁竊讀，時一錄副，慮久或泮散，因請命伯兄付之剞氏。以尺牘爲一編，詩詞爲一編，題曰《宴碧齋篋中書》。師箴友誼淵源斯在，非處士標榜之恆態也。校勘既竣，書其緣起。

《太一叢話》卷五　長沙陳伯平中丞居臺諫日，發王文韶、劉坤一奸利事，各退閑十年，聲譽震天下。開府江蘇嫉惡性不少減，摺刻漢奸蔡乃煌不去，鬱鬱以終。【略】陳銳挽之云：「負直聲，海內歷仕三朝，若論前席文詞，高才不讓長沙賈；感知己，平生又弱一個，持語吳中父老，清節何如豆腐湯。」亦佳。

《忍古樓詞話・鄭叔問陳伯弢》　于簃中朋輩詞箋，得鄭叔問未刊詞九闋，陳伯弢未刊詞四闋。雖或爲兩君刪棄之詞，然固滄海遺珠也。【略】伯弢《漁家傲》云：「人靜烏鳶相對語。重簾不捲肥梅雨。新漲濺愁濃幾許。憑闌處。分明無想山中住。　便爾唱予誰和汝。平生總被名韁誤。何日田園携橡芋。清尊注。陶潛那不思歸去。」《九日風雨・金縷曲》云：「何日無風雨。到重陽、瀟瀟淅淅，便成愁譜。簾角吳山青數點，總被浮雲遮住。更何地，登高能賦。偶話東籬歸路杳，料黃花、瘦到無人處。簪不得，爲誰舞。沉沉此恨成今古。黯東南、星飛海沸，漏天難補。岸上維舟眠較穩，我亦尋常鷗鷺。奈佳節、淹留如許。消受深秋垂老別，但扶頭、茗芋杯無數。檐花落，盼將曙。」《夜造聽楓園叔問昌碩先在坐・雪梅香》云：「晚寒切，高城脫葉旋西風。望天涯無伴，行吟漸覺愁工。過市燈稀雨霑屐，敏門人熟酒盈鐘。此何夕，邂逅平生，還似初逢。　朦朧。倚窗問，燭外梅梢，剩幾新紅。老客吳趨，對花忍憶遊蹤。歲暮音書歎寥寂，五湖煙水各西東。明朝事，待買霜艇，分付烏篷。」又《雪梅香》云：「雨連夕，高樓獨客故傷心。攬征篷千里，霜天暮角寒侵。魚市煙荒午收楫，鳥邨風急暝呼林。點還滴，檻外窗前，多少愁音。　沉沉。數年事，蠟淚珠啼，坐冷鴛衾。儘說還期，瀟湘水闊雲深。楓樹青凋半江葉，梅花紅減十分陰。寒灰意，已是當年，何況而今。」

《花隨人聖盦摭憶・張南皮量隘》　南皮在同時諸鉅公中較有識，然量亦殊隘，陳伯弢《寰碧筆記》稱：「張文襄鎮廣州時，林訪西觀察在其幕府，訪西名賀峒，侯官林文忠公長孫也。文襄欲以女妻訪西弟，訪西白庶母意不可，文襄大慚恨，遂與林疏。後文襄督兩江，猶以前事爲嫌，訪西終不得進用。吾郡易實甫亦文襄所特賞，朝夕進見，靡會不從，後以奉命撰擬文稿中，頗用新名詞，文襄大怒，戒從官以後易道來謁，毋得通報，其喜怒有如此者。文襄獎新學而喜舊文，又一日見一某君擬件，頓足罵曰：『汝何用日本名詞耶？』某曰：『名詞亦日本名詞也。』遂不歡而散。」案伯弢所記皆實事，然亦有誤。南皮之戒闇人不爲實甫通報，殆偶然一次以示懲，非遂不見也。至訪西事，予以叩於朗溪年丈，瀕深得報書云，訪伯晚年與南皮論事不合則有之，婚事殆傳聞之誤。

又《陳散原隨筆狎嘲》　伯弢譜名盛松，字伯濤，應試名銳，又字伯弢，予近見散原先生致陳書兩通，皆書作伯濤者。

陳衡恪

論　述

《瓶粟齋詩話三編》卷二　義寧陳師曾，畫爲近代第一，詩學亦深造。曩讀乃翁《散原精舍詩》，苦其奧澀。而師曾詩則似簡齋，而不爲後山，工者雖其婦翁范肯堂亦不能過，然往往爲畫名所掩。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亡友胡詩廬亟稱陳師曾君之賢。君名衡恪，散原翁子。工詩喜畫，克嗣門風。年未五十，以母喪奔歸金陵，不數日以憂毀卒。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初稿　地周星跳澗虎陳達：陳衡恪　師曾初多《選》體，繼能稱心而談，不爲唐宋所囿。思深味雋，悼亡諸作尤工。

又定稿　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堅：吳俊卿（附沈汝瑾），一作陳衡恪。

《石遺室詩話》卷二一　散原諸子，多能文辭，余贈師曾詩，所謂「詩是吾家事，因君父子吟」者也。師曾近作，眞摯處幾欲突過乃父。

又卷一五　師曾（衡恪）爲伯嚴長公子，多才藝。篆刻逼漢人，畫得倪、黃風味。詩其家學，然不多作，作必不俗。

又卷二〇　師曾爲蹇季常作《對酒圖》，并題五言古二首甚工，此題至寬泛，大概不得意之人，縱情于酒，以發其牢騷，以寓其輕世肆志，此亦何須更說者。

李肖聃《星廬筆記》　公子三立伯嚴【略】長子衡恪，字思曾，游學日本，亦長于詩，而尤以圖畫著聲，教士北京大學。歿遺墨迹數十幀，婦黃國巽鬻

之得萬餘金，資其息以養。

《忍古樓詞話・陳師曾》　師曾亦工詞，未有刊本。予篋中有其遺詞數闋，亟錄于此。《海棠花下作春從天上來》云：【略】《海棠用碧山榴花韻慶清朝》云：【略】《踏莎行》云：【略】《浣溪沙》云：【略】其二（回首秦林入夢空）云：【略】諸詞皆大雅之音，長調步武碧山，非徒模擬。

《法源寺看花》　《石遺室詩話》卷一五：師曾（衡恪）【略】《法源寺看花》云：【略】時君方有騎省之戚也。

《讀海藏樓詩》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陳師曾亦有《讀海藏樓詩》云【略】。自註：「公詩註引趙子固語，謂北海欹斜之狂，流爲米氏父子。」第三句「晏起」似誤。海藏固以早興爲日課者，所居署夜起庵，耄老精勤，並世罕覯，朋輩爲詩多及此事。

《慶清朝咏海棠》（絕艷宜簪）　《卧廬詞話・陳師曾詞》：朽道人陳師曾（衡恪），旅通時，寓城南通明宮，古剎也。荒墳老木，杳無人煙。小樓三楹，道人與其夫人汪春綺女士居之。有時會客，亦在樓中，瓶花爐篆，翛然絕俗。道人詞不多見，僅得一闋《慶清朝咏海棠》云：【略】嘗一滴水，可知大海味，正不在多也。

傳記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亡友胡詩廬極稱陳師曾君之賢，君名衡恪，散原冢子，工詩喜畫，克嗣門風，年未五十，以母喪奔歸金陵，不數日以憂毀卒。

《忍古樓詞話・陳師曾》　義寧陳師曾衡恪，右銘中丞之孫，伯嚴吏部之子也。其遺詩爲女弟子江采所楷寫，葉君遐庵爲之影印。

藝文

陳衍《陳師曾寄示詩十數首逼肖乃翁喜而有贈并約過談》　詩是吾家事，因君父子吟。似曾緣綺靡，終擬入精深。篆刻鏤肝意，雲山動擇音。（君工刻印及畫。）寂寥三益徑，相望一開襟。

鄭孝胥《海藏樓雜詩》三〇　義寧賢父子，豪傑心所歸。伯嚴不急仕，峻節如其詩。棲遲對蔣山，睥睨鬱深悲。天將縱其才，授子肆與奇。神骨重更寒，絕非人力爲。安能抹青紅，搔頭而弄姿。昨者哦五言，緘封肯見遺。發之惟鶴聲，一一上天飛。高談關戶牖，要道秘樞機。願聞用世說，胡爲靳相規。噫嘻戊戌人，撫心未忘哀。大名雖震世，豈如我獨知。

范當世《閱女婿陳師曾諸近作》　譽汝詩文至悼亡，人間無有此情傷。徒緣罔極呼天痛，更爲同懷引恨長。遂以鴻毛淪我愛，不圖麒角爲茲狂。秋心不與穠春謝，從此東籬歲歲芳。

梁鼎芬《同陳生（衡恪）觀乃園桃花》　四忠祠前桃十數，梅花遞過今見花。枝柯蔫綿交蒨粲，獨吸清露施明霞。畦鋪黃菜風引蝶，徑掩綠草泥跳蛙。初疑官舍那有此，仿佛已入漁人家。憑欄圍賞能幾日？綺錦年芳未應失。一物剛柔亦有時，此花吾可看成實。

陳寶琛《哀陳師曾》　筆耕代祿養衰親，清白兒孫故耐貧。三絕能爲殊俗重，一瞑誰爲彼蒼仁。戴星力疾輕千里，品畫來過欠五旬。我爲壽耄猶涕下，可堪老蘗對蕭晨。

李宣龔《哀陳師曾》　義寧夫子皆獨清，槐堂不官足代耕。江南大範相士能，納女館君稱舅甥。荀龍頭角各崢嶸，亦惟元方可爲兄。擔簦盤髻游東溟，學成耻隨雞鶩爭。蟠胸邱壑手縱橫，石溪石濤笑且驚。況復能詩早有聲，目中熟睹無彌明。金石刻畫技尤精，力追太末及吳興。意將挾此驕公卿，黃金堆床筆不停。孰知遭喪悲弗勝，奔慰老父來兼程。須臾袒括從母行，庸醫誤人性命輕。彌天戢棺夜冥冥，鍾山青溪影弔形。間關蔞緯携孤煢，誰云哭死非爲生。遺踪永慶風露零，白頭何堪鍾此情。扶將先使出愁城，長鑱託命徐更營。人生在世開闔螢，江湖聚散眞浮萍。吾有四松相對青，拂拭寶之同韓陵。

釋敬安《聞陳師曾由日本返金陵再次前韵奉寄》　見說東游返白門，江南黃葉已盈村。遙知兵甲胸中滿，不放風濤筆底喧。（君雖力崇新學，議論極平。）滄海愁生青鬢雪，碧湖冷侵白鷗魂。（往在長沙，與君父子開碧湖詩社，酬唱甚樂。）世情已逐浮雲變，神契惟應爾我存。

《石遺室詩話》卷一五　師曾（衡恪）【略】深于情者，故爲余畫《蕭閒堂著書圖》題詩有云：「至情深刻骨，萬事莫與償。」「萬事」五字，眞能寫我心，可抵悠悠者千百言也。

《花隨人聖盦摭憶補篇・八指頭陀詩贈陳師曾陳彥和》　寄禪集有陳師曾自日本歸，遇於金陵感而有作一首云：「昔日陳童子，重逢鬢已蒼。萬千餘里別，十四度重陽。有口眞難說，無言轉自傷。人間何限事，歷歷在滄桑。」頭陀與散原翁交誼篤，故言之摯。頭陀又有贈吏郎第五郎七截五章，小序云：「吏部五郎，爲長沙上林寺慧舲老宿後身，吏部尊人佑民中丞任鄂臬時，一日於衙齋，見老宿忽至，轉瞬已渺，正驚訝間，僕婦報少夫人產一男，合掌踴趺，端坐出胎，隨函問湘中道俗，則是兒生辰，即老宿寂日。老宿行腳時，曾住峨嵋金頂，有看佛燈長歌一首，後爲成都草堂寺知客。同治初，別工部祠堂還湘，句云：『錦水春風公入蜀，草堂人日我還湘。』楊海琴兵備贈老宿，有『雪天歸自大峨來』之語。老宿平日持不殺戒甚嚴，雪中宿玉池山，曾驅一狐陷冰池死，常語人曰：『此狐與我有七世冤結，今又斃其命，當入輪迴，與之解釋。』老宿與予師東老人爲法門莫逆，常指余謂衆僧曰：『此子骨相不凡，後當大建法幢，惜吾老不及見耳。』庚戌秋余來白下，問吏部，則五郎年已十七，訪余於毗盧寺，一見如故，其言簡氣肅，酷肖老宿，追憶前塵，竟成後會，佛說因緣，諦信不疑，因爲五絕句贈之。」案所云五郎，當是陳彥和，名隆恪，亦能詩。至寄禪所云如何？則彼諦信不疑，予亦無能評剖矣。

林紓

論述

《眉韵樓詩話・詩史閣圖題詠》　林琴南孝廉（紓）與余最契，可爲十年來文字性命之交，世人僅因其譯西國小說七十餘種，【略】遂以新小說家稱之，不知琴南之爲人古道熱腸，有似前代任俠之士，忠君愛國，發於至誠，語及景皇帝，每至泣下。文學深邃，世無其匹。盲史遷書，杜詩韓集，寢饋者三十餘年，故爲文浩博而細密，縱筆所之，靡不如志。詩詞不多作，作亦精雅絕倫。尤工繪事，追步石谷。

《平等閣詩話》卷二　閩縣林琴南先生（紓），惓惓忠愛，篤尚風義。余曩遇之京師，麈談竟日。讀其《畏廬文集》，語似韓、柳。善畫，喜用濕筆，得王廉州神理。貧居自隱于小說家，世遂以此稱之，未足盡其生平也。【略】先生詩學宋人，多性靈語，傷亂述懷，直入少陵之室。而藁多焚棄不傳。曾見有《閩中新樂府》甚佳，今不復記憶矣。

張僖《畏廬文集序》　畏廬，忠孝人也，爲文出之血性。光緒甲申之變，有詩百餘首，類少陵天寶亂離之作。逾年則盡焚之。獨其所爲文，頗秘惜。然時時以爲不足藏，摧落如秋葉。余深用爲憾。乙未之秋，余守興化，延畏廬分校試卷，居府治梅花詩境中。經月旦夕論文。【略】時文稿已有數十篇，日汲汲焉索其疵謬，時時若就焚者。余奪付吏人，令裝書成帙。爲之序其上，曰：畏廬文字，強半愛國思親作也。【略】畏廬不仕，篋牒詔令諸門，安能責無而爲有？又生平惡考據煩碎，夙著經說十餘篇，自鄙其陳腐，斥去不藏。稿中頗具各體，獨經說及官中文字闕焉。余雖宦閩中，多領外郡，弗能督責畏廬秘惜其稿。今雖爲之叙，不審後此能否刊以問世。畏廬果念朋友之請者，當出其忠孝血誠之文字，以感動後進，不宜重閉，使此寶光不泄於人間也。

《新世說・文學》咸、同、光、宣之詩人，可別爲三宗。王壬甫崛起湘中，與鄧彌之力倡復古，由魏晉以上窺《風》《騷》，是一大宗。【略】李莼客及章太炎之五言，韵古格高，欲追湘綺，皆屬此宗。張香濤嘗謂洞庭南北有兩詩人，王壬甫五言，樊樊山近體，皆名世之作。樊山早歲爲袁簡齋、趙甌北，自入張門，一概棄去，從李莼客游，頗究心於中唐晚唐，吐語新穎，則其獨擅。龍陽易哭菴，固能爲元、白、溫、李者，於是中晚唐詩，流傳頗盛。大抵二人少作隽妙，晚年稍覺頹唐。此宗效者甚多，而佳者難覯。若同光體詩人，出入南北宋，鄭蘇龕、陳伯潛、陳伯嚴、沈子培，爲其宗之魁傑。其中又分二派：一派清蒼幽峭，體會淵微，思精筆鍊，蘇龕、伯潛優爲之；一派生澀奧衍，語必驚人，字忌習見，伯嚴、子培優爲之。范肯堂、林畏廬、陳石遺、李拔可，皆此宗之健者。至羅癭公、黃秋岳、梁仲異、夏劍丞，則後起之秀也。

《石遺室詩話》卷三　琴南號畏廬，多才藝，能畫能詩，能駢體文，能長短句，能譯外國小說百十種。自謂古文辭爲最，沈酣于班孟堅、韓退之者三十年。所作兼有柏梘、枰湖之長，而世人第以小說家目之，且有深詆之者。余常爲辯護，謂曾滌生所分陽剛陰柔之美，雖不過言其大概，未必眞畫鴻溝。然畏廬于陰柔一道，下過苦功。少時詩亦多作，近體爲吳梅村，古體爲張船山、張亨甫。識蘇堪後，悉棄去，除題畫外，不問津此道者，殆二十餘年。庚戌、辛亥，同人有詩社之集，乃復稍稍爲之，雅步媚行，力戒甚囂塵上矣。今先錄題畫者數首，己與吳仲圭、王山農、沈石田諸人相仿佛，高者可追文與可、米元章。《雜題》云：「蘆蕩不可見，竹雞亦好聽。絕憐歸路迥，溪暗一林星。」末五字眞工。《爲太夷作畫》二首云：「曾從留下過秦亭，無數雲松作隊青。飽飯僧寮無別事，長廊坐看少微星。」「年來酷似藍田叔，復社詩流頗見知。寫寄漢陽江上客，看山莫待晚秋時。」鄙見欲易「莫待」作「且過」。又《雜題》云：「時時昭慶寺前過，三兩梧桐蔭酒廬。我自關心南宋局，旁人只說重西湖。」末二句太直，鄙見欲易作「只道關心南宋局，我來原自愛西湖」，用太白「自愛名山入剡中」意，較含蓄些。「水榭蕭蕭弄薄寒，哦詩偎熱碧闌干。江南江北多紅葉，畫與詞人一路看。」「百折扶欄搭柳絲，鶯啼草長禁烟時。房櫳容得春多少，長日湘簾豌地垂。」《寫西溪竹坪》云：「萬竹連雲蘸碧流，分明畫裏是杭州。南漳若買田三頃，生計當隨烏牸牛。」《寫蘆花小艇》云：「曾記西溪載酒時，櫓聲輒輒入蘆漪。不知渦水南僧壁，尚否留吾數首詩。」《寫溪上小樓》云：「長日松聲聒枕頭，何人來上水邊樓。年年供菊兼儲釀，樊榭祠南過一秋。」又《雜題》云：「晚葉蓄秋絳，曉峰蘇夜青。二年京洛客，夢到望耕亭。」

又卷五　前歲畏廬避地天津，忽發憤大作詩，自命「杜陵詩史」。寫十數首寄示余，工者二三，未工者七八，不及都門遊集諸作多可存也。寓書勸其淘汰。

又卷二六　畏廬近來詩境大進，在自然不假做作。《自都門寄余福州》云：【略】承接轉捩處殊見手腕，是以文家、畫家法作詩者。君尚有《咏史》五古十餘首，寓意時事，極爲工切。自謂仿余作法，余實不如其隸事之淵博也。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畏廬自謙其詩，謂少作已盡棄斥，近年始專學東坡、簡齋二家七言律。余謂《題畫》諸絕句有突過大癡、雲林者，未可盡棄也。

《清史稿・文苑傳三・林紓》　生平任俠尚氣節，嫉惡嚴。見聞有不平，輒憤起，忠懇之誠發於至性。念德宗以英主被扼，每述及，常不勝哀痛。十謁崇陵，匍伏流涕。逢歲祭，雖風雪勿爲阻。嘗蒙賜御書「貞不絕俗」額，感幸無極，誓死必表於墓，曰「清處士」。憂時傷事，一發之於詩文。爲文宗韓、柳。少時務博覽，中年後案頭唯有《詩》、《禮》二疏，《左》、《史》、《南華》及韓、歐之文，此外則《說文》、《廣雅》，無他書矣。其由博反約也如此。其論文主意境、識度、氣勢、神韵，而忌率襲庸怪，文必己出。嘗曰：「古文唯其理之獲，與道無悖者，則味之彌臻於無窮。若分畫秦、漢、唐、宋，加以統系派別，爲此爲彼，使讀者炫惑莫知所從，則已格其途而左其趣。經生之文樸，往往流入於枯淡，史家之文則又隳突恣肆，無復規檢，二者均不足以明道。唯積理養氣，偶成一篇，類若不得已者，必意在言先，修其辭而峻其防，外質而中膏，聲希而趣永，則庶乎其近矣。」紓所作務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氣，而其眞終不可自閟。尤善敍悲，音吐悽梗，令人不忍卒讀。論者謂以血性爲文章，不關學問也。

又　所傳譯歐西說部至百數十種。然紓故不習歐文，皆待人口達而筆述之。任氣好辯，自新文學興，有倡非孝之說者，奮筆與爭，雖脅以威，累歲不爲屈。尤善畫，山水渾厚，冶南北於一爐，時皆寶之。紓講學不分門戶，

嘗謂清代學術之盛，超越今古，義理、考據，合而爲一，而精博過之。實於漢學、宋學以外別創清學一派。時有請立清學會者，紓撫掌稱善，力贊其成。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四 畏廬古文導源韓、柳，于近代酷嗜震川，惜抱。所譯西史及說部不下數十種，風行海內。畫宗三王，上溯宋、元名家。寓京師垂三十年，嘗主金臺講席，晚年以授徒賣畫自給。辛亥後，九謁崇陵，有顧亭林之風。詩以餘力爲之，自饒風骨。陳石遺盛推其《題畫》諸絕句，謂突過大癡、雲林，今不備錄。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地明星鐵笛仙馬麟：林紓　鐵笛裂，中情熱。（民國元年，徐樹錚辦《平報》，林氏日撰雜記刊登，名曰《鐵笛亭瑣記》，旋出單行本。及稿售商務印書館，乃改爲《畏廬瑣記》。）畏廬血性男子，任俠負義。戊戌二月，割膠州。畏廬聯公車，與總理衙門堂官爭甚力，革去舉人。詩初學婁東，非其至者。（弢庵語余，林氏詩文，晚年爲勝。初本俗學，所謂中年出家者也。）辛壬以後，漸近蒼秀。晚學坡公、簡齋，七言律視前更進矣。石遺嘗稱其《題畫》絕句。畏廬固工畫，然以余所見者，唯《江亭餞別圖》簡遠秀逸，它不稱是。

《光宣以來詩壇旁記・清末五小說家》 紓平生任俠尚氣，性剛毅木強，善怒，責人每至難堪。然富有熱情，好急人之急。業師薛則柯家絕貧，夏日嘗不舉火。紓歸，既食，度師未炊，乃實米於襪中以餉師。居京師時，嫉惡尤嚴，見聞有不平，輒憤起。忠懇之誠，發於至情。念德宗以英主被扼，每述及，常不勝哀痛。十謁崇陵，匍伏流涕，逢歲祭，雖風雨勿阻。嘗蒙溥儀書「貞不絕俗」額，感幸無極。生前自言：「死後墓碣應書曰清處士。」或以遺老嗤之，紓不顧也。憂時傷事，一發諸詩文。爲文宗韓、柳。少時務博覽，中年後，案頭唯有《詩》《禮》二疏、《左》、《史》、《南華》及韓、歐之文，此外則《說文》、《廣雅》，無他書矣。其由博反約也如此。紓論文主意境、識度、氣勢、神韻，而忌率、襲、庸、怪。文必己出，嘗曰：「古文唯其理之獲，與道無悖者，則味之彌臻於無窮。若分畫秦、漢、唐、宋，加以統系派別，爲此爲彼，使讀者炫惑，莫知所從，則已格其塗而左其趣。經生之文樸，往往流入枯淡；史家之文則又隳突恣肆，無復規檢。二者均不足以明道，唯積理養氣，偶成一篇，類若不得已者，必意在言先，修其詞而峻其防，外質而中膏，聲希而趣永，則庶乎其近矣。」紓所作，務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氣，而其眞終不可自閟。尤善敍悲音，吐悽梗，令人不忍卒讀。論者謂以血氣爲文章，不關學問也。然紓初本以譯西稗得名，後乃肆力於桐城之學，由方、姚以規韓、歐。詩亦由吳駿公入手，及晚歲居舊京，乃始爲唐宋人詩，亦頗清眞健舉。然有一事不可及者，其譯西方說部書，多藉王壽昌、魏易、陳家麟輩口述，平生實不諳西文。惟於西方文家語氣口吻，紓能以中土文曲曲達出，不爽黍絫，不知者讀其譯本，必以爲精通佉盧文字者也。故有謂紓之譯述西稗，可方六朝人譯佛經。惜乎耶教之《聖經》、回教之《可蘭經》無此高手譯本也。紓文事之暇，兼工技擊，書畫。山水渾厚，冶南北於一爐，然精者亦不多，書則圓潤自如，頗近吳摯甫，却非超絕。

臧蔭松《鐵笛亭瑣記敘》 畏廬先生著《鐵笛亭瑣記》，不下千餘條。然頗不甚愛惜，經余之所收者，十之二三耳。先生尚不欲梓行，余以爲可惜。古來作者如林，而唐、宋二代，爲筆記者獨多。有明太祖雄猜，自高青丘之獄，文人作詩頗留意，則私家記載，益形斂退。前清入關，文字之獄大猖。一字之不檢，至赤其族，矧敢作筆記，以招忌者之讒，貢身自膏於斧鑕耶？南山集初無失檢，而趙申喬鍛成其獄。方望溪大儒，至以是出塞。小人之兇焰，可謂甚矣。紀文達之《閱微草堂筆記》，多諧謔，兼及鬼事。《聊齋》則專言狐鬼，故得無事。若稍涉時政，族矣。今先生所記多趣語，又多徵引故實，可資談助者。至筆墨之超妙，讀者自能辨之。先生著作，浩如烟海，此特其餘事而已。余辱與先生交往，幾無虛日。書成，先生令弁數語於其上，亦足識先生之愛我也。

《小三吾亭詞話》卷五 閩縣林琴南學博（紓），喜譯歐西小說，其紀巴黎馬克遺事，萬口傳誦。嚴幼陵詩所謂「可憐一部茶花女，銷盡支那蕩子魂」者也。顧其爲文，深得力于龍門、昌黎、震川，世或不知，知者亦或不盡。（余與琴南在五城學校共朝夕者五年，知琴南眞能治古文。桐城吳摯父亦引爲同調。三人者，嘗爲合象，陳石遺見之，詫曰：「此海內三古文家也。」摯父游日本，爲書與琴南，以曾文正《古文四象》屬琴南與余校勘，書未達，而摯父旋歿。摯父歿後，其家人爲刻遺集，琴南與余始得于所刻尺牘見之。）琴南又工塡詞，有《補柳詞》一卷。【略】閩詞多尚豪邁，琴南諸作，殆絕似吾鄉王通叟《冠柳詞》也。《冠柳詞》久佚，余有輯本。

《清朝野史大觀》卷一一《近代小說家》 近代小說家，無過林琴南、李伯

元、吳趼人三君。李君不幸蚤世，成書未多；吳君成書數種後，所著多雷同，頗有江郎才盡之誚；惟林先生再接再厲，成書數十部，益進不衰，堪稱是中泰斗矣。總先生所譯諸書，其筆墨可分三類：《黑奴籲天錄》爲一類，《技擊餘聞》爲一類，餘書都爲一類。一以清談勝，一以老練勝，一以濃麗勝。一手成三種文字，皆臻極點，謂之小說界泰斗，誰曰不宜？

《下關寓樓望鍾山隱然欲訪蘇堪故居未果卽題其集》《石遺室詩話》卷二一：畏廬近遊江南回，囊中出新詩數首，曲折取勢中，意頗貫注，錄其一首最佳者。《下關寓樓望鍾山隱然欲訪蘇堪故居未果卽題其集》云：「望裏鍾山勢鬱蒼，卻從月下想濠堂。欲尋前迹無三里，別搆高樓已十霜。溪水還留曾照影，櫻花久作避人香。善夫慣吐酸心語，那復酸心似海藏。」

傳記

陳寶琛《林君畏廬七十壽序》林君畏廬以文鳴海內，門下著籍者數百千人，七十生辰爭獻詩文爲壽。【略】君少以任俠聞，事親至孝，顧善罵人，人以爲狂。竹坡獨契賞之，令二子以爲友，卽伯弢、仲弢，庚子同殉國難者也。君既集同年友刊竹坡遺集，又爲傳奇記伯弢事，且時時存恤其家。【略】六試禮部不遇，則授徒奉母，充然自得。喪葬畢始出，就杭州講席，復入都主金臺書院、五城學堂。新政始興，兩宮破格求才俊，郭春榆侍郎薦君經濟特科，謝不赴試。【略】予以宣統初元至都，君猶主五城學堂兼教授大學文科。國變後，始盡棄所事，而以賣文鬻畫自給。君初常移譯歐西小說以娛太宜人，既流播于時，都市爲紙貴，求者遝至，積成百餘種，亦以是食力。洪憲稱制，重其名，啗之以高等顧問，弗就；又以碩學通儒徵，益堅拒之。【略】予交君逾三十年，其樂道嗜義，齒彌宿而氣彌厲、神彌固，德業亦彌懋。日必作畫數事，譯書千餘言以自程。

《清史稿・文苑傳三・林紓》林紓，字琴南，號畏廬，閩縣人。光緒八年舉人。少孤，事母至孝。幼嗜讀，家貧，不能藏書。嘗得《史》、《漢》殘本，窮日夕讀之，因悟文法，後遂以文名。壯渡海遊臺灣，歸客杭州，主東城講舍。入京，就五城學堂聘，復主國學。禮部侍郎郭曾炘以經濟特科薦，辭不應。【略】甲子秋，卒，年七十有三，門人私謚貞文先生。

《光宣以來詩壇旁記・清末五小說家》林紓，原名羣玉，字琴南，號畏廬，福建閩縣人。幼孤，事母孝。叔父靜菴鞠之成立。十歲，從同縣薛則柯學。則柯讀《禮記・檀弓》至「防墓崩」，卽掩卷大哭，紓亦爲飲泣。則柯賞其慧解，因授以歐文、杜詩。顧家貧不能得書，乃就市收斷簡殘帙，用自磨勵。偶發篋，得叔父所藏《尚書》、《左氏傳》及《史記》殘本，則大喜過望，窮日夕力讀之，因悟文法。自十三歲至二十以後，所校閱不下二千餘卷，學益大進，有文名。光緒八年領鄉薦，家猶貧。嘗館其鄉人某氏，爲課子弟，束修極微。然紓得以奉母甘旨。有餘則挈弟子入城，於冷攤中市雜書歸，課隙讀之，益肆力古學。壯渡臺灣。再應禮部試，不遇。膠州灣割歸德人，紓聯公車上書某部堂，請代奏，力爭之。某不敢代上，紓語侵之。事聞，革去舉人，歸客杭州，主東城講舍。入京就五城學堂聘，任國文教員，時光緒二十六年也。復主國學。禮部侍郎郭曾炘以經濟特科薦，辭不應。旋入京師大學堂爲教習。初與長樂高鳳岐、鳳謙兄弟交甚篤。會紓喪其婦，牢愁寡歡。高有友人王壽昌（字子仁，號曉齋主人。）新自巴黎歸，精法文，亦與紓有素，因語之曰：「吾請與子譯一書，子可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紹一名著於中國，不勝於蹙額對坐耶？」遂與同譯法國小仲馬《茶花女遺事》。書成於光緒廿五年己亥夏間，託《昌言報》館代印。書甫出，極爲藝林稱賞。不數年，重版及木刻甚多。而紓譯文興趣隨之大增。值鳳謙主幹商務印書館編譯事，卽約紓譯歐美小說，前後凡百五十六種，千二百萬言。民國時，徐州徐樹錚爲段祺瑞謀主，自謂有文武才，喜談桐城之學，以紓爲文章尊宿，引之入所辦正志學校。及錚敗，紓乃退居。民國十三年甲子秋卒，年七十三。門人私謚貞文先生。

紀事

《清朝野史大觀》卷一一《冷紅生傳》冷紅生居閩之瓊水，自言系出金陵某氏，顧不詳其族望，家貧而貌寢，且木強多怒。少時見婦人輒踧踖隅匿，嘗力拒奔女，嚴關自捍，嗣相見，奔者恆恨之。迨長，以文章名於時，讀蒼霞洲上，洲左右皆妓寮，有莊氏者，色技絕一時，夤緣求見，生卒不許，鄰

妓謝氏笑之，偵生他出，潛投珍餌，館僮聚食之盡，生漠然不聞知。一日羣飲江樓，座客皆謝舊昵，謝亦自以爲生既受餌矣，或當有情，逼而見之，生逡巡遁去，客咸駭笑，以爲詭僻不可近。生聞而歎曰：「吾非反情爲仇也，顧吾褊狹善妬，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忘，人又未必能諒之，故寧早自脫也。」所居多楓樹，因取「楓落吳江冷」詩意，自號曰「冷紅生」，亦用誌其癖也。生好著書，所譯著《巴黎茶花女遺事》，尤淒惋有情致，嘗自讀而笑曰：「吾能狀物態至此，寧謂木強之人果與情爲仇也耶？」

《清史稿・文苑傳三・林紓》 生平任俠尚氣節，嫉惡嚴。見聞有不平，輒憤起，忠懇之誠發於至性。念德宗以英主被扼，每述及，常不勝哀痛。十謁崇陵，匍伏流涕。逢歲祭，雖風雪勿爲阻。嘗蒙賜御書「貞不絕俗」額，感幸無極，誓死必表於墓，曰「清處士」。憂時傷事，一發之於詩文。

何海鳴《求幸福齋隨筆》《金陵秋》小說，作者署名曰冷紅生。林琴南初譯《茶花女遺事》，亦署名曰冷紅生，故知爲林之手筆。其《自序》有曰：「冷紅生，世之頑固守舊人也。革命時，居天津，亂定復歸京師，杜門不出，以賣文賣畫自給，不求於人，人亦以此厭薄之。一日，忽有投刺於門者，稱曰：『林述慶，請受業門下。』生曰：『將軍非血戰得天保城，長驅入石頭者耶？』林曰：『不如先生所言，幸勝耳！』生曰：『野老不識貴人，將軍之來，何取於老朽？』將軍曰：『請授古文。』如是累月，將軍每數日必一聽課，已而忽言將軍以暴疾卒矣。（案：林述慶克復金陵，而南京政府論功不與。林且辭去鎮軍都督，垂釣閩江。後走京師，說者謂袁項城初欲用林，繼知其不爲己用，遂毒殺之，詳見《金陵秋》。）生奔哭其家，幼子甫二歲。夫人素縞出拜，以將軍軍中《日記》四卷見授，言：『亡夫平生戰績，悉在其中。』讀之，文字甚簡樸。生告夫人：『此書恐不足以傳後，老朽當即日記中所有者，編爲小說，或足行諸海內，以老朽固以小說得名也。』既送將軍之喪南歸，夫人於歸路尚嗚咽，請速蔵事。生以經月之功成此書。嗟夫！將軍之禮我，較諸邢恕及耶蘇門之猶大，相去萬萬矣。」林氏之作此書，全關係「將軍禮我」一語，蓋所以報知己也。世道日衰，論交者鮮有始終。觀於此，可以風矣。彼林述慶者，其禮文人，而請爲弟子，意當不在是書之編刻。惟夫人嗚咽以請，又似聞諸亡夫生前酒酣耳熱之餘，扼腕而嘆曰：「世不識英雄，予惟願得文人傳吾事實於後世，增後人感歎耳。」故夫人遂以是請，而林乃有是作。二林均可人，此作尤可贊嘆。較之無行文人，假筆墨以阿諛權勢者，相去奚翅霄壤耶！

《劍腥錄》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伯弢弟兄殉難後，畏廬曾撰《劍腥錄》說部以演其事，書中之修伯荷即指伯弢。

《閩中新樂府》《眉韵樓詩話續編・林畏廬閩中新樂府》：林畏廬（紓）文學雄富，爲今日之泰斗，世徒見其新譯歐西小說六十餘種，遂以小說家稱之，實則小說僅其緒餘耳。畏廬既不喜人稱爲小說家，亦不願以詩詞名世，然詩詞均雅卓邁倫，嘗作《閩中新樂府》三十四首，體仿白香山《諷諭詩》，係十年前課子之作，魏君季渚代爲付梓，以爲家塾課本。畏廬自序云：「余爲二十六年村學究耳，目不知詩，亦不願垂老冒爲詩人也。故并其姓名佚之。」（三十四首中，以《殺人不見血》、《檢歷日》、《棠梨花》三篇，爲最痛切，錄之以見一斑。【略】）

《挽林少溪》《石遺室詩話》卷二九：光緒初年，福州有三狂生，皆姓林：一畏廬，一述庵（崧祁），一某。述庵乙酉舉于鄉，早卒，《挽林少溪》云：【略】述庵與畏廬摯交，故痛切若此。

《小脚婦》《十朝詩乘》卷二二：纏足，漢俗也。國初有詔嚴禁，以民情不便而止。迨新說興，論者輒疵議及此，謂爲人種積弱之由。康長素于光緒戊戌疏陳新政，亦切論之，謂：「髫髮未燥，骨節未堅，而橫縶弱足，強與纏裹，屈趾使行，拗骨使折。或加藥水，日夕熏濡，窄襪緊鞋，夜宿不解。拳攣蹜蹜，踴地蹐天。貴閨苦之，貧家尤甚，井臼饋浣，日無停趾，捫足嗟歎，愁眉掩泣。或登梯而墮命，或楚病而傷生。若水火不時，亂離奔命，扶夫拖子，挾物携衣，絕澗莫踰，高峰前阻，亂石窘步，荆棘鉤衣，多有懸樹捐軀，投流絕命者。」述其流弊，可謂詳至。雖當時采行弗及，而天足風尚，實肇于此。林畏廬徵君有《小腳婦》樂府，亦是時所作。其詩云：【略】尤工道俗。自來細腰高髻，沿習成風，此尤苛虐而推行最久。

《秘魔岩見寶竹師題壁詩愴然有作》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西山秘魔崖，爲證果寺舊址，其地即盧師山。【略】林畏廬詩云：【略】亦爲見偶齋題壁詩而作者。

《丁巳五月廿四日紀事》《十朝詩乘》卷二四：兜鍪之雄心乎故國者，獨張紹軒。紹軒曾備宿衛，感先朝恩遇，潛圖匡復。故所部皆蓄辮，有辮子軍

之目。嘗集各重鎮來使于徐州定約，簽名無異辭。丁巳夏，以調停國事至京師。意遭迴有待，急切者力慫恿之，一夕間倉卒定策。次日向曙，九城龍旗遍布矣。後二日，異軍突起，張部駐京僅二千人，餘留徐，策應不及，馴致喋血禁城，竄身使館，識者悲之。【略】林畏廬亦有《丁巳五月廿四日紀事》詩云：【略】是役曾與內直者爲言，頑老尸居，纖奴兒戲。置冲人于孤注，忘卧榻之鼾鼾。長纓上殿，迴異侯王，敗紙書名，便爲卿佐。衣冠草昧，曾未檢宣統搢紳，禁籞倉皇，更有甚于道光教匪。君子知其不競，遺臣于以累欷矣。

《自題諧趣秋陰圖》《十朝詩乘》卷二四：頤和園內，德和園與諧趣園鄰，爲慈聖觀劇之所。林畏廬作《諧趣秋陰圖》，自題詩云：【略】承平時，菊部諸伶，咸隸內府，月有廩餼。每令節聖壽及宮闈慶典，必召入奏技。偶邀宸賞，輒蒙賜賚，或給冠服。宮中劇本，別出內製，有名《勸善金科》者，爲張文敏手訂。又有《鼎峙春秋》、《忠孝璇圖》二譜，則莊恪親王所製。

《子夜歌》(悄花陰玉人半面)《清詞玉屑》卷六：瓦舍踞西苑，適儀鸞殿災盪，腥氛剗瑕迹，若有神主之。【略】北里有賽娘者，曾從某學士使西瀛，因與瓦舍舊識。油碧重迎，流黃雙綰，時憑鴛舌以戢鯨牙。【略】後聞瓦舍以此擾讌賽復流轉章臺。林畏廬于酒間見之，傷其憔悴，爲填《子夜歌》一解云：【略】前數年，聞人言賽娘適人復寡，留滯故都，時爲人述所歷事，貧甚，至以米袋爲簾，蓋幾于李師師之掬飲檐溜矣。樊山《彩雲曲》結句云：「彩雲易散琉璃脆，此是香山悟道詩。」爲之三嘆！

《齊天樂》(一襟天寶年間恨)《清詞玉屑》卷六：光緒中，杭州駐防女子惠興以死殉學，聞者悲之。田伶際雲即所謂想九霄者，摭其事演爲樂府，座客有欷歔泣下者。林畏廬爲賦《齊天樂》云：【略】翌日田伶設筵以謝。《小三吾亭詞話》卷五：杭州惠興女士以身殉學，天下悲之。田伶際雲摭其遺事，排爲樂府，座客有欷歔泣下者。琴南曾賦《齊天樂》云：【略】翌日，田伶得其詞，設宴以謝。

《一剪梅》(山容淡宕學娥妝)《小三吾亭詞話》卷五：嘉、道間，家晴石茂才嘗畫水繪園圖，李申耆、秦敦夫皆有題句。(圖後歸余。)琴南爲余題《一翦梅》云：【略】。

著録

《清史稿・文苑傳三・林紓》有《畏廬文集》、《詩集》、《論文》、《論畫》等。

《光宣以來詩壇旁記・清末五小說家》所著自譯西稗外，有《畏廬文集》、《畏廬文續集》、《畏廬詩存》、《春覺齋論文》、《韓柳文研究法》、《畏廬瑣記》及小說《金陵秋》、《官場新現形記》、傳奇《天妃廟》、《合浦珠》等十餘種。

高夢旦《書〈閩中新樂府〉後》甲午之役，我師敗于日本。國人紛紛言變法，言救國。時表兄魏季子主馬江船政局工程處。余館其家，爲課諸子。仲兄子益先生，王子仁先生，歐游東歸，任職船局，過從甚密。伯兄嘯桐先生，林畏廬先生，亦時就游宴，往往亘數日夜，或買舟作鼓山方廣游。每議論中外事，慨歎不能自已。畏廬先生以爲轉移風氣，莫如蒙養。因就議論所得，發爲詩歌，俄頃輒就。季子先生爲出資印行，名曰《閩中新樂府》。迄今三十年，散失殆盡。侄女君珈獨有一冊，珍同拱璧。因爲記其本末如此。

藝文

鄭孝胥《贈林琴南同年》文如至寶丹，筆若生薑臼。一篇每脱稿，舉世皆俯首。平生不屈節，肝膽照杯酒。紛紛野狐羣，忽值師子吼。京師奔競塲，暮夜孰云醜。畏廬深可畏，斧鉞書在口。隱居名益重，方使薄俗厚。奈何推稗官，毋乃褻此叟。斂才偶作畫，石谷輒抗手。亦莫稱畫師，掩名究無取。

陳衍《爲林琴南題〈巴黎茶花女遺事〉後》曾論懿德回心院，西土重生加他鄰。事到無聊說因果，夫人泚國定前身。

范當世《愛滄席上贈林紓琴南即撰茶花女遺事者》騷人欲炫芳蘭佩，巧向樽前拚一歡。豈識廿年同味者，更從海外異書看。條支弱水荒唐甚，碧

海青天夜夜同。莫把茶花問葩籍，言言都在國風中。

陳寶琛《謝琴南寄文爲壽》 不才社櫟敢論年，刻畫無鹽正可憐。萬事桑榆虛逐日，半生草莽苦憂天。身名與我何曾與，心迹微君孰與傳。獨愧老來詩不進，嗜痂猶說近臨川。

林旭《同琴南拔可稚辛至雲栖題名而去》 江路山光百轉新，靈關雲木倏相親。全收雄突歸深窈，不露莊嚴自淑眞。脩翠含陰留宿潤，雜花浮水散幽春。誰知未是逃名處，尚有亭前泚筆人。

嚴復《預祝林畏廬七十壽辰》 左海奇之林畏廬，早年補柳編西湖。數莖白髮看沉陸，無限青山入畫圖。自有高文媲漢始，更搜重譯續虞初。饒他短後成松俗，佩玉居然利走趨。

沈瑜慶《寄林畏廬》 飛來吉語却憂貧，自分道途走此身。洛社可無眞率會，蠻方應念索居人。尋醫坡老終翻案，愧色中郎合受辛。和事尚須窮塞主，臺猶可避甑無塵。

周實丹《題〈巴黎茶花女遺事〉用太夷丈韵》 層陰作意避風埃，好夢誰知散曉雷。一念徇恩端得悔，多方趨死不爲灾。書經小劫人猶惜，事亦微文意自哀。豈但阿平能絕倒，却令盲鼓費驚猜。

李宣龔《與畏廬丈談詩有感》 秋風鬢未絲，言語帶霸氣。老人讀我詩，謂爲俗所忌。孤生憂患餘，積想輒成累。惟詩性與近，屈曲可行意。江湖實寥寥，中亦判涇渭。向來道恐孤，況奪眼中士。中原博反掌，送日剩殘淚。奈何廿年短，及此不祥事。變衰有遺音，發吻動哀吹。情知窮則然，廢去端作祟。

丘煒萲《林琴南先生〈紓〉自京師講次以銅盒硯子託巡洋使者遠致之余上刻陶潛撫孤松畫本亦先生所自爲也賦答》 金城原合墨卿居，萬里能通縮地壺。谿谷嶄岩招隱賦，聲討刻劃撫松圖。盤桓自拜韓陵贈，重載人傳鬱石俱。比似支機煩漢使，孤山梅訊未全孤。

羅惇曧《林畏廬七十壽詩》 南豐文筆玉田詞，強被人呼老畫師。餘事每成幽怪錄，十年幾作謁陵詩。雲山佳處狂濡墨，絲竹閑情笑撚鬚。獨有螺江陳太保，似公歲歲又生兒。

胡朝梁《贈畏廬先生》 頭白昏昏子林子，論文兩眼獨無花。自稱下酒《漢書》熟，不欲成名小說家。吾道從來有興廢，詞人合遣在天涯。斜街寂寞揚雄宅，許我時停問字車。

林志鈞《泰山步雲橋境絕勝畏廬丈同游爲作圖即題其後》 柏洞壺天景漸奇，步雲勝絕雨尤宜。水痕挂石三千丈，想見衝橋噴薄時。　水折澗迴開碧嶂，對山亭上(亭在步雲橋畔)聽松濤。披圖山色應如昨，結侶重游更幾遭。

郭則澐《飛翠軒消寒二集題畏廬丈所繪岩松小幅》 尺幅收飛翠，平添几閣幽。其間堪卜隱，此老亦埋憂。放筆有生氣，停觴眷昔游。夕峰沉石鼓，誰與畫吾州。

雜録

《清稗類鈔·師友類·林琴南友菜傭》 林琴南早年貧甚，授徒奉母，時苦不給。一日，有賣菜傭弛擔息其門首，出見，與語。菜傭自言家止一母，負販所得，以供甘旨外，無他求。林歎曰：「若然，我儕之友也。」菜傭謝弗敢當，林曰：「若無然。我儕操業不同，能孝母一也，我今友汝矣。」

《新世說·巧藝》 京師近來以畫名者，【略】林琴南之山水，用筆濃密，而仍有蕭疏澹遠之致。

《南亭四話》卷六《莊諧聯話·挽翁同龢》 常熟翁師傅，自開黨禁後，未幾遽歸道山矣。【略】去臘初五日，在京師開吊，是日素車白馬者絡繹，王中堂以下皆躬親吊唁，挽章頗多，惟給事中左紹佐有挽詩四首。而林琴南即譯《茶花女遺事》者有一聯，頗爲時傳誦，特錄之以資談柄。聯云：「脫權奸手，登仙佛場，嗟乎天下幾人念皇帝；始名宰相，終隱君子，惜哉此生無分見明公。」聯中「權奸」二字，究指何人，其剛毅耶！願閱者參之。

《花隨人聖盦摭憶·踐卓翁與天蘇閣之取義》 林畏廬晚年自署踐卓翁，踐卓之義，衆皆莫解。久乃知先生民國初元以北大教席事，與教育次長董恂士鴻禕近，大怒，踐卓者，踐董卓也，董卓者，恂士也。此眞匪夷所思。

陳海瀛《希微室折枝詩話》 福州折枝之有社名也，當在清同治、光緒間。【略】水部之瓊社，爲林畏廬、楊文增所組織，最有名。

又　吾師陳石遺先生嘗謂閩人喜結社，爲嵌字兩句詩，世所謂詩鐘者也。余與林畏廬最不善此。先生詩名滿海內，所言如是，豈折枝果不易爲耶？畏

盧前輩有天馬一聯，至今傳誦，句云：「黃河冰塊兼天下，白嶽雲眠夾馬飛。」何嘗不善折枝耶？

《小三吾亭詞話》卷三　實甫近狂，曲甫近狷，實甫之有由甫，眞子瞻之有子由也。憶癸卯歲，應經濟特科，各報罷。余與由甫及程子大、曾重伯、陳叔伊、陳士可、王伯諒共集酒樓，余成七律二章，由甫即席次韵。（余詩有云：「參軍蠻語公無怒，令僕人才我不如。」蓋余卷先列一等，以論中稱引盧梭見擯。由甫和云：「艱難身世都無補，新舊文章兩不如。」閩林琴南見之，爲嗟賞不已。）重伯復爲長歌紀事，旋各別去。由甫有詞留別，但記其後半闋云：「莫怨蓬山路不通。得也雞蟲。失也雞蟲。燕山楚水夕陽中。來日東風。去日西風。」（一剪梅）

黃曾樾《陳石遺先生談藝錄》　師云：畏廬有弟子某，刊其師論文，中有大謬誤處。是尊師反以暴其師之短也。吾貽書，使急挖改之。故爲子孫者刊其祖父之著作，不擇精粗美惡，惟求多多益善者，自謂孝子，實罪人也。（曾樾聞畏廬《與蔡鶴卿先生書》所引「父母生子乃由一時之情慾」云云，謂爲隨園語。不知實孔文舉之言，而隨園襲之也。其見譏於蔡，固宜。蔡雖以擅長新文學著，而於舊學實淹賅。）

《光宣以來詩壇旁記・清末五小說家》　嘗於書室中設兩案，一作畫，一作文譯書。鄭孝胥嘗過其寓齋，戲之曰：「此非畏廬，乃造幣廠也。」又喜博簠，遇局輒負，而嗜之彌篤，至老弗衰。陳寶琛贈詩曰：「讀書博簠等傷性，多文雖富君勿貪。」蓋諷之也。嘗著《冷紅生傳》，言其木彊狀。其云「冷紅生」者，所居多楓葉，因取「楓落吳江冷」詩意，以自號云。

《小奢摩語朏錄・琴南說詩》　吾師林畏廬先生，嘗論前清六家詩，謂宋荔裳爲游俠語，朱竹垞儒生語，趙秋谷瞿曇語，查初白清客語，施羽山羽士語，王阮亭則十七八歲燕姬語也。其說本於漁洋而推廣之者也。漁洋《居易錄》嘗論唐人詩，謂王維佛語，孟浩然菩薩語，韋應物祖師語，柳宗元聲聞辟支語，李白、常建飛仙語，杜甫聖語，陳子昂眞靈語，張九齡典午名士語，岑參劍仙語，韓愈英雄語，李賀才鬼語，盧仝巫覡語，李商隱、韓渥兒女語。宋蘇子瞻有菩薩語、有劍仙語、有英雄語，不能爲佛語、聖語耳。

夏曾佑

論　述

《平等閣詩話》卷一　近見恪士觀察《天津雜詩三首》云：【略】《寄懷舍弟兼示肯堂》云【略】。數詩是以韵格勝者。唐之戴叔倫，宋之陳簡齋，殆能頡頏。恪士嘗論作詩之法，謂遣詞宜用子部罕經人道語，方能壁壘一新。諸作可謂極盡其能事矣。

又卷二　別士先生於庚子亂後重入京師，迨出津門南下，爲藥雨題扇詩，有「青山白浪馳黃海，細雨疏燈過秀州」、「河流一道窗三面，贏得他年入夢無」諸句，無限淒涼感慨，咸寓於不言中。頃又見爲公達書扇詩二首：《不寐》云：「殘夢覓無處，宿醒寒已醒。風枝驚宿鳥，雪晝掩孤檠。忽憶平生事，恆沙不可名。止之神不許，始識學無生。」《與彥復遊曹家渡》云：「黃塵久與素心違，難得相將入翠微。秋水纔能浮短棹，白雲應未識征衣。無端舊恨隨鴻到，如此斜陽信馬歸。霸業已非生計在，五湖魚蟹古來肥。」又聞先生嘗誦斷句「垂死纔通出世文」七字，亦令人玩味不盡。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　昔嘗推黃公度、夏穗卿、蔣觀雲爲近世詩界三傑。吾讀穗卿詩最早，公度詩次之，觀雲詩最晚。然近兩年來，得見觀雲詩最多，月有數章。公度詩已如鳳毛麟角矣。穗卿詩則分攜以來，僅見兩短章耳。團沙之感，云何可言！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七　穗卿爲紫笙署正鸞翔子，讀書有神悟，深通釋典，博涉宗教家言。性嗜酒，卒以是成疾。平生著作多不存稿。偶作韻語，皆涵蘊深遠，出以澹蕩，蓋有得於詩之外者。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彗星拚命三郎石秀：蔣智由，一作夏曾佑、馬浮　觀雲居滬時，爲雜報文字，喜入哲家言，與別士有二俊之目。【略】別士詩富有理致，皆近代詩家別開生面者也。

又《近代詩派與地域・嶺南派》 夏穗卿學最淹貫，尤長乙部，嘗爲諸生講史學，草中史教本，手闢鴻濛，自鑿戶牖，發凡起例，尤具別裁，後此作者雖多，未之或先也。詩則融鑄中西哲理，運陳入新，風格不失其舊，思致務極其新，偶出一篇，淵乎味永，平生所作，僅存雜報，惜無人裒葺以饜人望耳。

《己亥秋別天津有感寄懷嚴蔣陳諸故人》 《尊瓠室詩話》卷一：夏穗卿【略】有《出都留別天津諸故人》五古云：【略】此詩紆徐不迫，是深於情者，讀之如聞穗翁當日之談玄理，夙喜郭頻伽詩，性固相近也。

《留贈方藥雨》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夏穗卿被薦入都，當道出天津時，于方藥雨處留詩二首；其自署云：「丙申之冬入天津，洎己亥秋始得歸，將行，賦此二律。」詩云：【略】愴往悲來，深情無限。

《爲藥雨題扇詩（二首）》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穗卿之近作，余僅見此二律。平子曾郵寄其舊作二章，乃爲藥雨題扇者：【略】穗卿詩從不留稿。庚子之亂，聞藥雨他物無存，於彈煙炮雨之中，惟夫人與此扇得無恙。

傳記

《尊瓠室詩話》卷一 夏穗卿太史（曾佑）一號別士，光緒庚寅會元，選庶吉士，散館改禮部主事，旋改外授祁門令，擢泗州牧，調權廣德。辛亥棄官歸，旋游京師，數年卒。

《近人詩錄・夏曾佑》 字穗卿，浙江仁和人，官安徽祁門縣知縣。

《清秘述聞再續》卷一 光緒十六年庚寅恩科會試：會元夏曾佑字穗卿，浙江錢塘人。

紀事

《贈麥孺博》 《平等閣詩話》卷一：別士先生與蛻盦別八年矣，復相見於滬，賦詩誌感並以簡余云：【略】秋風落葉，忽聞懷舊之吟，百感坌涌於余心而不能置。謝公有言，中年傷於哀樂。先生與余輩當亦同之。梁啓超《祭麥孺博詩》自注：八年前，夏穗卿贈君詩有云：「琉璃廠外泥沒腳，關帝廟前酒盡腸。」蓋甲午、乙未聞吾與君同居達子營關帝廟一年。夏穗卿詩指此。

《箱根重晤任公》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拾遺》：與穗卿一別八年。今春正月，君東游，訪余於箱根環翠樓，誦杜詩「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之句，不自覺其情之移也。君見贈一律云：【略】。

藝文

文廷式《送夏穗卿同年曾佑歸里》 槐陰連廣陌，之子遽言歸。未得南風便，那應北客非。到家聞越鳥，經雨浣征衣。還望金門路，知余情庶幾。

陳曾壽《讀近人詩》八 舊恨茫茫那可填，江山歌哭自年年。天津橋畔難爲別，楊柳東風一杜鵑。（夏穗卿）

釋敬安《次夏穗卿見贈原韵一首》 海波湧雪透襟涼，慧命如絲幾欲亡。我法金湯猶有賴，袈裟和淚拜錢塘。（時將往杭州開僧學堂，君極贊成。）

雜録

《復堂日記補錄》卷二 光緒十六年四月十二日，見《會試題名錄》，夏曾佑遂卿掄元，紫笙之子，薪卿從弟，翔步雲衢，華年妙選，惘然益念薪卿不置。

李宣龔

論述

楊鍾羲《碩果亭詩序》　石遺評君詩，謂與曒谷爲文字骨肉，爲詩共嗜後山，淒惋得江山助，議者以爲知言。余謂閩人之詩，滄趣典遠，其緒密；海歲清剛，其氣爽。拔可出稍後，深粹堅栗，境界日闢，亦不以千里畏人者。

陳詩《碩果亭詩序》　拔可【略】賦詩言志，出唐入宋，上窺漢、魏。【略】余平日觀君之詩多矣，謬謂壁壘森嚴，酷似韓子蒼。但就中五言如《游大龍湫》云：「雖淹虹日彩，盡洩草木氣。」《贈王又點》云：「舟輕意氣重，人散憂患聚。」則雅近《選》體。《游巫峽》云：「淫祠胙屈宋，用意備悽苦。歎息工文辭，爲人掌晴雨。」堅卓似柳州。七言如《游焦山》云：「地盡偶容山突兀，林深微露月崢嶸。」《東山夜歸》云：「風從北島排山入，月傍東籬出海來。」遒勁似半山，《至公園晚坐》云：「無限賞心當日暮，最難携手是春寒。」「盈盈月上初生水，款款花飛不定風。」則又迴腸蕩氣，與冬郎爲近。餘如《桃源寄固卿同年》云：「俗敝不妨施督責，地偏何處得吹求。」《春盡》云：「牖下勞生成玩世，車中物役即安心。」《戰後視閘北館址》云：「兩不相傷兩相益，上智下愚俱有役。養人不重萬金產，失所要使一夫獲。」又：「憂患眞從識字生，走險紛紛更奚擇。仍須百折作津梁，抱此勞心食勞力。」是皆發攄襟蘊，藹然仁者之言。最近《答楊無恙》云：「乍酬寂寞閑居志，又改蕭條歲暮心。」殆與東坡「誰知厭事人，無事乃更悲」者，意境相仿佛也。然此非余之私言，當代諸詩人之論君詩，亦有頗足以印證余說者，爰列舉之：寐叟謂君詩馳突韓門，直入廣陵之室，然君當時固未爲王令也；貞壯以君不治《昭明》，不期然而然露出《選》音相稱許；汪辟疆評以孤往處似後山，雋逸處似簡齋，高秀處似嘉州；海藏獨喜紀游山水之作，謂逼近大謝，不止北宋。留垞則謂由昌黎而爲黃、陳，成其獨到之境。俱余所稔聞而能深道其甘苦者。至若散原贈君聯語「國能退取鴟夷術，句法孤參曹洞禪」，則更賅括君一生出處，進而盡其行詣矣。

《尊瓠室詩話》卷二　丙子入蜀諸篇，尤戛戛獨造，令人讀之若游其際。又　李拔可詩初效韓子蒼，梁衆異詩初效陳簡齋。二君皆能深入其室，旁綜別派，不囿方隅，變化無端，而各能自成一家者也。

《瓶粟齋詩話》三編卷四　有清之季，閩派詩又大盛，然一變而宗江西，【略】墨巢宗黃，風格雋上。

《定厂詩話》卷上　李拔可工於歎嗟，宋派之傑出也。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拔可少與曒谷爲文字骨肉，爲詩共嗜後山。以余所見，則皆從事鄂渚後學荆公而酷似海藏者。工於嗟歎，所謂淒惋得江山助也。近讀其少作，始悉得力後山，不亞於曒谷。稍錄其《哀曒谷》、《贈陳公寬》、《深閉》諸首，可見一斑。其至者固不專在此，顧與世之賞音者共審之。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地闔星火眼狻猊鄧飛：　李宣龔　山重水匝，眞乃隱秀。潛夫不潛，後山而後。　若語清詞一世驚，早年杜李本齊名。遺篇墨木經三變，死友誰如范巨卿？　拔可詩深婉處似荆公，孤往處似後山，高秀處似嘉州。少與曒谷齊名，所謂文字骨肉交也。曒谷遇難，拔可一再爲刻遺集。在京、滬時，余屢與共文讌，偶及曒谷，哽咽不成聲。拔可《兆豐公園晚坐》云：「辛夷已吐玉千盤，細草如茵漸耐看。無限賞心當日暮，最難攜手是春寒。送歸南浦才將盡，對泣新亭淚未乾。祇有眼前眞實意，不隨物我作悲歡。」

《清稗類鈔・文學類・李拔可詩工嗟嘆》　閩縣李拔可太守宣龔詩最工嗟歎，古人所謂悽惋得江山助者，不必盡在遷客羈愁也。【略】拔可少遊白下，後自築屋青溪旁，小有林亭，經亂頗遭蹂躪，又目擊武昌兵亂，故語意時含悽惋。陳石遺嘗謂金陵詩，自王子敬《桃葉》、陳後主《玉樹後庭花》外，惟李太白《鳳凰臺》一首、劉夢得《懷古》一首及五絕句，稱爲高唱。至荆公退處，而名作以多，類撫景感時，藉抒悒悒之抱。蘇堪、拔可先後寓居金陵，又皆服膺荆公詩，發音之同，有自來矣。

《哀定慧》　《平等閣詩話》卷一：　拔可有《哀定慧》五古云：【略】沈綿悽咽，字字從肺腑中流出，直可作曒谷一篇小傳讀。《尊瓠室詩話》卷二：　戊戌仲秋，（林曒谷）都門罹禍，年甫廿四。拔可哭之以詩，有「顧或引之去，感語

動涕泗。小臣自愚闇，君難安可棄」之句，而其詩無注，未詳援手爲何人。余嘗詢之，拔可曰：「此乃閩清孝廉黃乃裳也。」林於癸巳獲捷，黃則甲午後一科會試不第，以嫻英文，遂入美使館爲翻譯。及噉谷將被逮，黃君馳來，促與俱去。此人雖吾同年，未曾相識，其號則忘之矣。余因賦五古一篇《記黃孝廉乃裳》云：「戊戌政變事，聞者輒傷歎。當時六君子，噉谷尤醇至。有友黃孝廉，使館譯文字。邀避交民巷，聞語極感喟。吾爲侍從臣，子去吾何避？吁嗟黃孝廉，閩清儒學派。履險不忘友，睠睠樹風義。斯世無龍門，任俠亦其類。我聞觀權言，誌之表壤異。」此詩可爲《碩果亭集》作箋注。陳詩《碩果亭詩序》：拔可太守吾故人也。光緒乙巳識君海上，讀《哀定慧》詩於《平等閣詩話》中，歎爲情文兼至。定慧者，戊戌參政殉難之林京卿旭也。自是以後乃密邇。按：《碩果亭詩》卷上錄此詩，題作《哀噉谷》。

《乞病獲譴詩以解穢》 陳詩《碩果亭詩序》：拔可【略】宰桃源有聲，樊山布政重其文采，以首繁相待。君憚供頓之勞，辭不赴。樊山批其牘尾曰：「傲不可長。」吾友陳師曾爲鑿一印以貽君。君有詩云：「厭與百僚同唯唯，未能三月便皇皇。」以自見意。

《題吳丈劍隱鑑園圖》 《石遺室詩話》卷一四：拔可詩最工嗟歎。古人所謂淒惋得江山助者，不必盡在遷客羈愁也。《題吳丈劍隱鑑園圖》云：【略】此詩寫二十年來在青溪、鍾阜間交遊蹤迹，離合悲歡，直舉蘇堪《吳氏草堂》、《晚登吳園小臺》、《正月二日試筆》、《上巳吳園修禊》、《濠堂》、《題吳鑑泉新成水榭》、《舟過金陵》諸詩懷抱，略萃於一詩。拔可少游白下，後自築屋青溪旁，小有林亭，經亂頗遭蹂躪，又目擊武昌兵亂，故語意時含悽惋。余嘗謂金陵詩，自王子敬《桃葉》、陳後主「璧月」《後庭花》外，惟李太白《鳳凰臺》一首、劉夢得《懷古》一首及五絕句稱爲高唱。至荆公退處，而名作以多類撫景感時，藉抒悒悒之抱。蘇堪、拔可先後寓居金陵，又皆服膺荆公詩，發音之同，有自來矣。《清稗類鈔·文學類·李拔可詩工嗟嘆》：此詩寫二十年來在青溪、鍾阜間交遊蹤跡，離合悲歡，直舉蘇堪《吳氏草堂》、《晚登吳園小臺》、《正月二日試筆》、《上巳吳園修禊》、《濠堂題吳鑑泉新成水榭》、《舟過金陵》諸詩懷抱，略萃於一詩。

《漢口雜詩》 《石遺室詩話》卷八：故人李次玉子拔可（宣龔）曾爲海藏掌書記。居漢口，旬日必過江至余寓中。嘗有二小詩云：【略】蓋最早爲海藏詩派者。旡悶，海藏號。

《重過盟鷗榭有感寄太夷奉天》 《石遺室詩話》卷一四：拔可又有《過盟鷗榭有懷太夷奉天》云：【略】盟鷗榭乃漢口鐵路局臨江一室，蘇堪總局務時，決壁施窗，爲燕客談詩之所。余居武昌，多渡江留宿。拔可從事於此數年，詩學大進，故不無今昔之感云。

《丙子入蜀》 《尊瓠室詩話》卷二：辛亥夏入都，【略】。近刻《碩果亭集》，而《丙子入蜀》諸篇尤戛戛獨造，令人讀之若游其際焉。

《寄觚齋湖上別業兼懷仁先侍御》 《石遺室詩話》卷二六：過滬上，拔可示《寄觚齋湖上別業兼懷仁先侍御》一律，甚佳，云：【略】中四語雅切可喜。

傳記

《近代詩鈔·李宣龔》 宣龔字拔可，號觀槿，福建閩縣人，光緒甲午舉人，官江蘇候補知府。

紀事

《尊瓠室詩話》卷二 閩縣李拔可太守（宣龔），吾故人也。光緒甲午，君年十九，舉于鄉。嘗于丁未、戊申間，以司馬權桃源令，淮西僻壤也，瀕于洪澤，地瘠民貧。君下車，爲民籌生計。集款設工廠，教民以藝，俾日用之物有賴，無假外求。又于城濠十里種柳養魚，爲他年之利。次年春蝗，教民驅撲，秉畀炎火。是歲蝗不成災，而君行矣。寧藩樊樊山嘉之，檄署上元令。君厭迎送之煩，辭不赴。樊山批牘曰：「傲不可長！」君乃去而之他，納粟爲湖北知府。辛亥夏入都，既遘滄桑之變，遂隱于滬市。

《花隨人聖盦摭憶·〈張文襄公年譜〉初稿》 拔可出示無錫許君溯伊所爲《張文襄公年譜》初稿數葉，屬爲審校。此數葉迺爲南皮督兩江時，一載有餘之大事，起光緒甲午冬，訖丙申春，正中日一役和戰紛紜間之最有關係時期。

以南皮之聲譽，兩江總督之地位，其所獻替，所左右者，宜若洪鉅非常，今觀其舉措似側重鋪張應付，專力爲物質上之角逐者，不知政治思想苟不更張，人民智識，苟不增進，則一切建設，盡成逐末。四十年間，懸崖轉石，前此所恃爲富國強兵之要政，及今思之，無量黃金，何莫非擲於虛牝耶？唯緣本原不立，故創造適以資弊。《清史稿・南皮傳》，出桐城馬通伯先生手筆，傳中所云「蒞官所至，必有興作，務宏大，不問費多寡」，不能不謂爲紀實也。然南皮所造端諸事，皆極有關係，亦皆近代設備所必不可少者，如有廉擘之性行，與精銳之專家，繼續爲之數十年，非不能資以興國。所惜者，當時人才缺乏，一切皆以官僚充任，設一局所，祇爲候補道增一差使，遂寖成弊藪。【略】今悉錄此數葉年譜，存其八九，節其一二錄之者，第一，使世知清末失地喪師之後，彼時之重臣所規畫爲何事。第二，可以溯尋當時規畫鐵路電報船舶製造之經過，與當時練兵籌款之情形，其餘如下關蔥船南京馬路蘇州日租界南通紗廠之由來，及南皮處事之短長，亦可推求得之。

《卜算子》（舊寺一春花）《忍古樓詞話・李拔可同年，素不填詞，頃在北都，見溥心畬畫壁松，忽作《卜算子》一解題之。余笑謂君已發端，此後當作詞矣。其詞云：【略】。

著録

夏敬觀《墨巢詞序》 拔可同年將刊其《碩果亭詩》二卷、《墨巢詞》一卷，特以示予，曰：「平生作詞少矣，僅此十餘闋。」

《尊瓠室詩話》卷二 閩縣李拔可太守（宣龔），吾故人也。光緒甲午，君年十九，舉于鄉，【略】辛亥夏入都，既遘滄桑之變，遂隱于滬市。近刻生平所爲詩曰《碩果亭集》。

藝文

鄭孝胥《六月十五日夜與稚辛拔可至華園取涼》 回首樓臺燈漸遠，飄然人似月行空。不須更看魚龍戲，領取長橋徹夜風。

又《海藏樓雜詩》三〇 拔可自山塘，遣船致雙梧。聞之喜不寐，隔日信始達。園丁趣往迓，擇地坎先掘。入門勢夭矯，鱗鬣翠欲潑。栽時躬審視，築土務堅實。植援護其幹，枝葉忌磨戛。舉臂試忖量，官尺逾七八。齒應與吾等，乃爾成俊物。徘徊走復來，吟玩至日沒。意夕爲渠愁，時聞北風刮。

林旭《八月十四夜拔可宅中露臺》 家鄉風物別成忘，良夜登高試一望。月靜方知雙塔鬧，霧低惟覺滿城香。驚枝宿鳥難安夢，聞笛離人易斷腸。直恨清輝同萬里，誰言秋思在他鄉。

又《拔可言某寺有鶴又有臘梅荒城得此足珍也》 寒洲春至還歸去，只共僧房歲晚天。一樹婆娑原不醉，三更獨自恐無眠。

陳三立《和伯弢酬李拔可新句》 吏窮心亦窮，寤寐有秋風。爲吐思君句，亭亭物象空。綠輝生草木，白日在簾櫳。江海一相照，起予鳴砌蟲。

陳詩《送李拔可司馬還金陵》 相見復相別，輕舫問水濱。苦耽方朔傳，長念霍家親。愴惻求遺草，（君與林晚翠爲中表戚，近方搜輯其遺稿付刊。）清狂駭路人。悠悠秣陵渡，梅蕊動芳春。

又《劍成將去滬讀其詩有亂葉繁霜各自飛之句感慨不能自已再賦一絕送之》 江城阻雨連三日，老柳禁寒禿萬枝。葉葉紛飛感今昔，清詞潛被白鷗知。

郭則澐《題拔可重編晚翠遺集》 負手看君繞室行，相睽幾日已朝卿。依違自況知傷意，飄落何言坐近名。（二語皆用集中句意。）痛史遂成興廢局，晚交猶見死生情。城門抉眼空餘恨，移國他年北府兵。

許承堯《答拔可》 君家好兄弟，吟鬢對床看。若念空林雀，傷哉短羽翰。雲低鄉路惡，秋盡海波寒。剩有嘔心字，翻飛熨淚乾。

諸宗元《拔可補寫二十年所爲詩病中起讀不覺竟卷賦示一篇》 一病遂教弛百骸，君詩娛我晚來佳。舊唫辛苦爲追寫，此事從容有好懷。學古自能成獨到，嗜奇不信賸吾儕。西江宗派今無幾，坐被人稱近簡齋。

金兆蕃《李拔可（宣龔）屬題其女弟樨清（慎溶）花影吹笙室填詞圖》 竹院梧廊盡入圖，孤亭宿影月模糊。牆陰却補叢蕉綠，寫得秋來路也無。（「颯颯牆蕉恐是秋」，《來路集》中雋句，爲時所誦。）愁單怯小語能工，雷岸書回夢已空。嘆息荼蘼春竟去，人生那得似東風。（亦集中句。）

林志鈞《同拔可晚登江亭》　暮雲帶日失青山，日腳翻雲疊鳥翎。隱約觚棱近城市，喧豗雞犬隔郊坰。坐間未計成離合，眼底行知有晦暝。一笑出門認題榜，分明僧刹却名亭。

雜録

《石遺室詩話》卷八　故人李次玉子拔可（宣龔）曾爲海藏掌書記。居漢口，旬日必過江至余寓中。嘗有二小詩，云：「石遺小居藤爲屋，无悶新居竹滿庭。準擬過江尋一憩，午涼容我作詩醒。」「不知魚鳥歸何處，却與蚊蠅共一區。眼底了無芳草色，那能長日閉門書。」蓋最早爲海藏詩派者。无悶，海藏號。又有寄余詩甚佳，只記得「陶江歸去日，霜橘不論錢」十字。

《石遺室詩話續編》卷六　吾鄉陳弢庵，年八十有八矣，向來朗健，【略】今忽歸道山，【略】吾哭以兩七律，【略】拔可一律，項聯云：「生恨虎豹當關惡，轉覺麒麟卧地安。」殊爲工切。

《石遺室詩話》卷九　詩有更易一二字，刪節一二句，而全體頓覺一振者。淡東與堯生及余爲文字骨肉，肆力爲詩未久，佳章傑構，已足裒然成集。乃既使堯生持脩月之斧，又使余煉補天之石，余不敢辭。授余一冊，計二百三十餘首，痛爲刪去九十餘首。其存者，十之九皆一字不易，有待推敲者，十之一耳。

又　淡東舊作最結構者，《爲長沙張文達師靈輀南下志哀》三首，及《盤山紀遊》、《金陵紀遊》各詩。《志哀》詩云：【略】作者眞性情，無心流露矣。

又　瘦公《莫愁湖茗坐曾公閣，因展浭陽尚書所留莫愁小影題後》云：【略】與余《題莫愁小像》云：「不是無愁是莫愁，女兒解作石城遊。湘鄉事業中山亞，纔占荷塘一半秋。」用意相近。又《半山寺即荆公捨宅》云：【略】余亦有《過半山寺》詩，末四句云：「屋角謝公墩，我名與公字。今昔此蒼生，願拜何人賜？」林暾谷云：「不下斷語，結有神通。」又謂《題莫愁小像》詩爲女兒吐氣。瘦公又有《登清涼山》云：【略】此詩清空而不泛。

又　瘦公遊盤山作，亦有三首最工者。《上盤頂雲罩寺暮不達而返》云：【略】《宿萬松寺》云：【略】《萬松寺待曉》云：【略】林贊虞極道盤山之奇，不可不遊，至今未往。讀此詩，如行萬松雲罩間矣。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地猖星毛頭星孔明：羅惇曧（附何翔藻）【略】二羅皆一時健者。瘦公蒼秀，敷庵精嚴。瘦公氣體駿快，得東坡之具體；敷庵意境老澹，有後山之遺響。跡其成就，其在散原，猶蘇門之有晁、張也。

《魚千里齋隨筆·曾剛父》　樂昌張魯恂丈，八十後輯錄番禺梁鼎芬節庵、順德羅惇曧（融）（曧）瘦公、黃節晦聞及剛父所作，爲《嶺南四家詩》。【略】瘦公才豐遇嗇，詩境頹放，迄以不振。

孫雄《詩史閣詩話》引何嶷威《鞮芬室詩話》　羅瘦公（惇曧）詩清婉明秀，別具格調，余誦之最久。

綜論

論述

黃節《瘦庵詩集序》　余旅京師，與瘦庵居最近，過從日數，論詩遂踰十年。其爲詩，蚤歲學玉谿子，繼乃由香山以入劍南。故其造境冲夷，則在中歲以後。今集所存，少作蓋無幾也。瘦庵病中遺屬，以計付曾剛甫選定。今茲之刻，則剛甫垂歿時所定者，蓋僅存二百餘首。

分論

《香山雨香岩雜詩》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老友羅瘦公負詩名三十年，其《香山雨香岩雜詩》云：【略】余最喜誦之。又林暾谷《江亭》詩有句云：「六

月長安無一事，借人亭館看西山。」詩中隱寓傲兀之氣，與癭公之托興閑適不同矣。

《自邢臺至鄴道中書所見》《石遺室詩話》卷九：淡東又有《自邢臺至鄴道中書所見》云：【略】寫出中州一帶，方春時草木暢茂，雜花盛開，數百里上下一碧，間以紅白。余丁未三月，攜家由鐵道入都，誦「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詞句，與先室人相視而笑。先是，余曾由湖北遊揚州、清江，汪社耆畫一篷送行，一片平蕪，上有雙燕，別無他物，云：「仿戴鷹阿筆意者。」室人題此二句詞于上，一時頗覺有別意也。此詩「平蕪」本作「蘼蕪」，前四句已說各種花草景色，此句又說一香草，于律似未細，易作「平蕪」，則與前四句有近景遠景之不同，與「太行」句接成一片，而以「如此春光」總束之，詩格甚新，而無可疵議矣。

《邱嵩庵屬題所藏黃葉邨山人獲石圖山人鑿地作池得一石案有斑篆七字留贈山人黃葉村圖而記之亦淮上一故實也》《石遺室詩話》卷九：此詩妙處在「邱生忽與山人遇」二句。山人已久作古人，邱生何從與遇？即于此圖中遇之；則此圖之畫山人，爲邱生所得，不待言矣。此兩句所以剪斷許多支節也。原詩「嘉道風流」句下有「自從圖入邱生手」等四句，則此二句不見其妙，故爲刪去前四句，徑以「邱生忽與山人遇」接「嘉道風流」句下，而篇末「黃葉山人意態閑」句更見點睛欲活矣。此等結構，放翁、遺山、道園時有之。

《爲長沙張文達師靈輀南下志哀》《石遺室詩話》卷九：淡東舊作最結構者，《爲長沙張文達師靈輀南下志哀》三首，【略】余在湘、在都，與公皆未相見。甲辰公管學務，張鐵君光祿爲京師大學堂總監督，電招余就教務事，而余先在武昌張廣雅督部幕府，不能來。廣雅電告文達，文達復電，極道飢渴，淡東此詩第三首所云云，殆紀實也。第一首望其幼子能亢宗，委曲畢達；第二首說興學叢謗，苦心孤詣，其餘慨斯文之就喪，及冷煖之世情。作者眞性情，無心流露矣。

《羅兩峰鬼趣圖》《石遺室詩話》卷九：此首著墨不多，而窮形盡相，鬼之被人揶揄乃至于此。然宋徵于鬼，薛徵于人，可以人而不如鬼乎？可爲不自菲薄者誦矣。入手四句，用老杜「堂上不合生楓樹」寫法，最爲得勢；惟「果能變鬼」二句稍鈍置，擬易「豈知變態能如鬼，未鬼早已得奧援」。昔韓退之爲玉川改《月蝕》詩，滿紙陰森有鬼氣，吾亦欲玉川吾淡東，他時爲鬼董上添一故實矣。

《弔寄禪和尚》《石遺室詩話》卷二：向見淡東日購金銅小佛無數，積唐人寫經，多多益善，羅列迦音閣下。讀此詩，乃知佛馱如意，文簡之詩室，簡栖之文字禪也。馬背馱禪，可入《破山語錄》矣。

《登清涼山》《石遺室詩話》卷九：此詩清空而不泛。

《尊瓠室詩話》卷二：君有《書廬江陳子修事》五古一篇。子修名於勤，吾弟也。癸卯冬，俄日將肇釁，當道命子修入旅順，詗俄人虛實，具以歸報，朝議乃定，左右袒焉。子修既逝，俄亦亂。予丐君賦詩張之，其詩云：【略】敘事翔洽，摛辭典雅，傳作也。今錄存此。

《絳都春・爲辛仿蘇屬題〈青衫捧研圖〉》《平等閣詩話》卷二：風鐙別館，涵泳《風》《騷》，都成馨逸。新聲秀句，絕肖小長蘆釣師。

傳記

《尊瓠室詩話》卷二　順德羅淡東部郎（惇曧）乃椒生宗伯族弟，一字癭公，與先師吳北山先生同號，一時都門有「兩癭公」之稱。嘗官郵傳部郎中，且爲袁寒雲業師。國變後，堅不出仕，寄情絲竹以自娛。製新曲，教程玉霜歌之。程遂名播海內，而君終鬱鬱死。時甲子秋也，年五十許。余賦詩哭之，有「腕底魯公筆，胸中記室文。貧居聊傳食，逝日值秋分」之句。

夏敬觀《忍古樓詩話》　淡東昔官郵部，辛亥後未嘗出仕，曾一受禮制館聘請而已。寄居京師，縱情絲竹，多爲歌伶編排雜劇。其《病起》詩云：「吾非佛圖澄，鴟鳥日可狎。」又云：「有歌必須聽，對酒不強醉。」蓋紀實也。余挽詩有云：「餘生付歌者，百念消氍毹。奈何犯衆史，排媚騰其誣。豈謂焚樂器，埋汝骸骨枯。哀哉死生際，墮地啼呱呱。萬事無一可，細甚不免誅。此意至沈冥，內難語妻孥。邇聞病狂婦，怒碎空米盂。繫誰裹飯人，歌哭來黃壚。」淡東晚益貧困，歿時其夫人亦病狂。忌者因以騰誹，未喻信陵醇婦之意耳。秋岳有《挽淡東詩三章》，其一云：「幽士例愍秋，況乃哭逝者。識君十五年，換此淚盈把。君才殊坦蕩，好客出儒雅。曩同官郵廳，愛我詩自寫。國

遷官亦黜，老屋守片瓦。至人無恩怨，居易何取捨？十年風月場，靡役不揮灑。酬君九州名，媵以小史妊。去年生恚嗔，不自縶意馬。固疑性反常，實兆心疾瘕。遽云坐謗傷，恐非知言也。及聞垂死語，圓脫信般若。」其二云：「窮秋復阻兵，茲世實可哀。莫念四印齋，念之心骨摧。我初讀君詩，天目新歸來。我淑梁雙濤，惟君良爲媒。可園禊再修，憫忠花屢開。蜜脾（黃孝覺）暨潘（若海）麥（孺博），高樓懽銜杯。中間幾哀樂，離合千風埃。一日過君飯，燔鳧雜芋魁。爲言遘仙郎，亞作南枝陪。北碑範細字，搦腕教親裁。我方側帽遊，君意撬嘲詼。贈言儼篋衍，舊懽今不回。騰騰人海中，遂亡澹宕才。」其三云：「蒼天厄文人，世亂遇尤酷。每翻孝標序，深念步兵哭。君身頎而溫，婦子並如玉。異時張長沙，好士屢推轂。庶幾彰天衢，乃有狼齕足。夷然亦無忤，果蘁例剝辱。造物意猶欲，長年貧爲梏。雖梏不自哀，春容託歌曲。極貧又予病，心賢重劊劘。將身化鼠肝，亦不赦汝毒。文章故憎命，何獨盛搏逐？頗疑身非身，其魄早升屋。傷哉病狂婦，焉識君鬼籙？人間無樂土，決去儻自福。魂兮歸閒安，寺門粲秋菊。」淡東歿後，未有傳誌紀載其平生遭遇。秋岳此詩甚詳，可作小傳觀也。詩中「仙郎」指歌伶程玉霜，「南枝」指梅畹華。玉霜能楷書，淡東所教也。時有左右袒者，淡東怒之，尤與萍鄉文公達（永譽）忤。病作經年，竟歿。易簀之際，意遂盡釋。秋岳語我如此。公達爲道希學士子，今亦下世矣。

紀事

《花隨人聖盦摭憶・癭庵論學書入門》 關吉符見示癭庵一札，乃論學書初入門之術，語雖淺近，在今日，亦不啻金鍼。【略】癭公書學六朝，旁摩魏碑，晚學南海，予所見以中年之徑寸楷書，及晚作筆札爲最佳，不及乃弟雪庵之工力，而疏朗之韵（味）〔味〕則獨擅。此札所言，平易近道，後半所論，尤中時人之病，唯帖格尺寸不宜太大之說，予不謂然。當分別論之，臨六朝者，不必甚大；倣唐碑者，乃不妨以二三寸格作大字，以極其姿趣，能懸腕作大字者，則作小字無不工，識者當頷予言。

又《祁景頤記張樵野》 癭公數爲予言，伶人秦稚芬銳身送張樵野事。癭公之《鞠部叢談》及近人《常惺惺齋筆記》皆述之。稚芬者，五九也。癸丑春，予常與癭公訪五九於韓家潭，談移晷。五九爲清德宗所眷唯一之伶，予見之時，德宗歿已四年，國祚亦移，五九談及景皇帝喜自撾鼓諸事，涕猶熒熒然，不久病狂易，入醫院矣。予爲散釋《題菊部叢譚校補》詩，有「摘鼓憐孱帝」即指此。

《排日觀賈郎登場書示荷庵》 孫雄《詩史閣詩話》：「鬯威（何鬯威《鞮芬室詩話》）又云：「歌者賈璧雲，明慧穎秀，善睞曼聲。羅癭公賞之，嘗有《排日觀賈郎登場書示荷庵》云：【略】又云：『短策京華劫後塵，偶然嘲笑一相親。江山縱好吾安往，奈此風流絕代人。』」

著録

《粵瓠室詩話》卷二 順德羅淡東部郎（惇曧）【略】葉遐庵刊其遺詩二卷，乃曾剛甫所選，頗有遺珠之歎。

藝文

鄭孝胥《人日立春羅淡東邀集四印齋是王佑遐侍御故宅》 適從何來如有亡，坐定追省嘗此堂。癭公爲我道前輩，諦視齋榜增悽傷。京曹風味略似舊，城南歗詠饒鋒鋩。戊庚以來幾陵谷，諸子何戀能徜徉。春非我春人非人，莫及國論相否臧。九衢東風塞荆棘，銅駝索靖徒慨慷。

趙熙《九月十九日游石景山紀行九首》四 出郭風微曉不寒，沿邨黃葉向桑乾。苦吟秋色生驢背，斜照山明問馬鞍。畏晚却尋歸路急，快晴應共故人看。將詩寄取蒼龍爪，明月何時宿戒壇。（以松贈癭公訂戒壇之約。）

陳詩《九月二十八日羅癭公招同趙堯生陳石遺湯覺頓潘若海吳北山師小集癭庵酒罷以敦煌石室所藏唐人寫妙法蓮華經爲贈賦此言謝》 庚戌秋暮時，振轡謁上京。京華塵土中，故舊忽交幷。羅癭酌我觴，嘉客聚一庭。庭前何所有？異菊列雲屏。庭中何所有？千佛遺名經。昔曰四印齋，題榜已飄零。

鶩翁留敝笥，（室中有半塘老人舊存庋書木架。）蠹籍孤腸撐。撫此忽三嘆，去日彌心驚。佳殽出丘嫂，（是日，德配梁佩珊夫人躬親治庖，備極珍饌。）有酒復如澠。葡萄話涼州，酒盡卧空瓶。言歸復有贈，佛品殊溫馨。普聞得智慧，法華語堪銘。唐人書硬黃，尺幅重連城。再拜捧持去，俯仰吾何能。生無一邱寄，徒羨西山青。

黃節《簡瘦公》 文章不朽關風節，士行從來乃國維。老輩主持原有責，時流薄弱豈云知。君于名德都交遍，事或非人莫強爲。賈郭誼高猶見鄙，萊蕪雖激可追思。

潘飛聲《豐台送羅剡東出都》 曉寒猶似鳳城春，夾路垂楊綠意新。記取豐台初夏酒，萬枝紅藥別詞人。

林志鈞《重九日同石遺瘦公默園幾士游天寧寺日暮方歸》 重陽無雨復無風，寺靜人閑一笑同。回首家山烏石峰，小廬祇在夕陽東。

周達《哭羅瘦公》 平生重氣類，風義師友篤。晚歲獲定交，得我君所樂。疏狂遭世棄，君獨相煦噢。槎枒見肝肺，文字契骨肉。廿年閱人海，衰盛迭起伏。惟君甘沈冥，閉戶若窮谷。妻孥守寒餓，給養缺祠祿。餘錢但聽歌，顧影日不足。佳人不遺世，生是天使獨。憐才到榛苓，此意難喻俗。大好致大怪，積謗高如屋。我時左右之，爲君助張目。戈矛生肘腋，讒口攢利鏃。羣兒空張皇，坡老正捫腹。豈知蠆蠆微，含射亦有毒。明銷膏自煎，身殉毋乃酷。年時君善病，病起詩可讀。如何蓋棺定，積稿不盈束。憂生復念亂，一瞑詎非福。死生臂屈伸，海山得歸宿。迴車歌舞地，百念迸一哭。鬼妬遽爲殃，天奪抑何速！

雜録

趙熙《香宋雜記》 《高・黑五唱》，余不能完卷。瘦公云：「《禮經》故訓高堂纂，神策兵威黑闥擒。」「犬戎浪說高辛後，龍種休疑黑子多。」得兩元兩眼。

又 《博・青七唱》，瘦公元云：「局投薄舅驚王博，幕卷荆公賦帝青。」【略】實甫閱卷濃贊，餘信遜之。然「帝青」見皮襲美詩，不始荆國。

又 詩鐘雖不以詩論，而出句須韵，不遠詩人之意。【略】瘦公有《織・雲二唱》：「罷織星娥還取贈，爲雲神女至今疑。」語語能然，便有詩人之韵。實甫指數粵才，極推瘦公文辭雅麗，記問淹博，而不能知剛甫，未爲有目也。

《石遺室詩話》卷一一 近見淡東有《漁洋秋柳詩註》一段甚詳，係清遠朱聘三（汝珍）手錄曲阜鄭鴻舊註，而淡東加以刪削者。援據鮮新可喜，鴻稱生長新城，聞於漁洋後人號超峯所述，自足傳信。但以余所聞，「南雁」自指南中諸遺老，「西烏」指亭林在山西時，「夜飛」謂暗中煽動，「風流枚叔，回首違心」指牧齋。廣雅相國又言山東巡撫署爲明濟南王故宮，漁洋《秋柳詩》爲故王作。大抵事隔二百餘年，傳聞異詞矣。

《尊瓠室詩話》卷二 順德羅淡東【略】鬱鬱死，【略】余賦詩哭之，有「腕底魯公筆，胸中記室文。貧居聊傳食，逝日值秋分」之句。葉遐庵刊其遺詩二卷，乃曾剛甫所選，頗有遺珠之嘆。

《花隨人聖盦摭憶・曾剛甫》 瘦公既歿，葬於西山祕魔崖前，蓋譽虎等所營卜也。葬之日，初夏而有雷雨，北地所罕覯，晦聞、剛甫及予皆預，予詩起云：「有雷填臨巖，有雹助摺土。吁嗟山之阿，啜泣雜靈雨。」檢晦聞詩，亦云：「午雷飛雹助淒其，天與愁陰入地知。」並言此，獨剛甫無詩。此時見剛甫顏容瘁槁，不久即下世，及今思之，當爲最後一面矣。剛甫、晦聞皆粵人，剛甫輩行較長，思想亦有新舊不同，而有特操則同。

又《黃晦聞甲子中秋詩》 讀晦聞《甲子中秋詩》。【略】中秋夜，雲影森沉無月，居者皆極難爲懷。【略】越十有二日，瘦公歿，余與宰平視其殯於法源寺，余亦有詩哭之云：「凄風黯日共禪關，眞嘆彌天戢一棺。亂世才人餘固疾，衰時高義在伶官。修名自殉終何預，後死相哀恐未闌。欲過士龍談往夢，秋蟲瓦屋助悲酸。」

姚永概

論述

馬其昶《慎宜軒文序》 余年二十一就婚姚氏，時外舅安福君方謝官，寓皖城，有三子閑伯、仲實、叔節。叔節齒最稺，裁十歲，有成人之度。【略】吾縣先輩風教，必兼治義理辭章。姚氏自惜抱先生後，尤人士所歸嚮。外舅喜爲詩，詩精頴且多，其論學戒炫鬻。吾鄙硜硜，守其軌轍無或軼。叔節學驟進，詩文並茂。【略】叙叔節文詩感而思焉。若夫叔節才美，不後肯堂，同爲吳至父先生激賞，其名聲已自能顯於世，余故不暇以詳仍前志也。

林紓《慎宜軒文序》 叔節家世能文，爲惜抱之從孫，所著《慎宜軒文》若干篇，氣專而寂，澹宕而有致，不矜奇立異，而言皆衷于名理，是固能禰其祖矣。叔節之言曰：劉孟塗桐城人，乃其文固未肖桐城也。余謂孟塗之文，吾鄉張松寥已力諍之矣。而得桐城適傳者惟上元梅曾亮，顧其山水游記則微肖柳州。夫學桐城者少近柳州，而伯言能之，此非異也。曾子固文學劉更生，而《道山亭記》亦與柳州爲近。蓋深于文者固無所不可。叔節知孟塗，則自知尤深行文能用其所長。夫其能用所長者，用桐城之長也。用桐城之長，則決不爲黔黑兇獰之文可決矣。方今微言將絕，古文一道既得通伯，復得叔節，吾道庶幾其不孤乎？因樂爲之叙而歸之。

王樹楠《慎宜軒文序》 甲寅之歲，得識馬通伯先生，又因通伯識姚仲實、叔節兩昆季。三君者故皆桐城宿儒，崛起於斯文絕續之交，毅然以提倡宗風爲己任。竊嘗以爲天下之物，特患其不貴耳。物之貴者，秘之愈久，其發之亦愈光。孔孟之文，希臘之學說，其爲暴君污世所焚坑而斥禁之者，可謂極矣！乃不數傳，而其道之光明昌大，又加熾焉。譬之日月星辰之明，浮雲一過，特俄頃間耳，而於其明，固無毫末損蝕也。【略】今叔節爲古君子之所爲，毀之而不顧，鍥之而不舍，以爲文字之業與天地相爲終始，苟無文焉則乾坤幾乎熄，而萬事萬物皆棼，然莫得其統紀。故曰文以載道文益工，則道愈顯。【略】余既稔聞叔節之論，又盡得其生平所爲文而讀之。茲又出其近作若干篇，屬余點定，並爲之序，以道其志業之所在。《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值此斯文將喪之秋，得叔節其人者譬欬其側，吾之喜蓋有甚於《詩》所云者，而叔節者以仲實爲之兄、通伯爲之友，晤言一室之內，而抗懷千載之上，其爲喜更不知何若也。

姚永樸《慎宜軒筆記題記》 予弟叔節詩、古文辭夙爲海內賢士大夫所稱許。嘉興沈乙庵方伯嘗取其詩與馬通伯文并印行，謂「皖之二妙」。【略】其讀書所記，多有裨世道，且詳考古人文勢語脈，更證之他書，故解說往往得微旨。

《石遺室詩話》卷七 姚叔節（永概），亦桐城孝廉，石甫先生之孫，則與其姊婿馬通伯（其昶）均能爲桐城先輩之文者。贈余《慎宜軒詩》《文集》各一冊。余謂通伯文追惜抱，君文乃法望溪，至其詩（以爲具體而已）未細省也。近復出新稿百十首使商榷，乃知其用功非淺。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六 叔節夙承家學，與其兄仲實及姊婿馬通伯其昶交相鏃礪，通諸經，治詩、古文辭。晚偕游京師，一時碑版傳志之文，非三人者莫屬。叔節年甫逾五十，瘍生于頤，遽下世。通伯、仲實亦游倦而還。宣南壇坫黯然矣。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地猛星神火將軍魏定國：夏敬觀（一作姚永概）叔節文甚高而詩亦工，得力所在，亦出宛陵，故意境老澹，枯而能腴。嘗見其《題梅宛陵集》詩，句云：「緘之篋笥中，我歡獨在此。」嚮往可知矣。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叔節名永概，與兄仲實（永樸）、姊丈馬通伯（其昶），均負文名，海內言桐城文體者，必及數君。【略】叔節尤倜儻自喜，好談天下事。亡友碧夢與君論事尤莫逆，每爲余繩君之賢。庚申後病逝里中，僅以文字傳，知尚非君意也。君生平嘗謂詩詣第一，文次之，其自喜可想。【略】所著《慎宜軒詩集》已刊行。

《偕子善伯豈游北海登萬壽山作歌》 《石遺室詩話》卷七：語意甚樸，惟「卧」韻差入後音節蒼涼，極近遺山。

《方伯豈仲斐招游天壇觀古柏作歌》 《石遺室詩話》卷七：氣息尤見沈鬱。

《和肯堂漁具詩五首》《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二：吳闓生評：五章各有奇情偉抱，詞亦精悍。

《贈高麟洲》《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二：吳闓生評：所見正大，議極通達。

《寄李建甫孝廉》《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二：吳闓生評：以傲睨爲奇。

《題嚴幾道江亭送別圖》《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二：吳闓生評：典贍風雅。

《陳師尊（衡恪）爲畫西山精舍圖賦謝》《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二：吳闓生評：縱蕩票姚之氣，最近杜公入後神韵幷合。

《寄熊香海》《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二：吳闓生評：似太白。

《夏日遣懷》四《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二：吳闓生評：到蓮池後，文境一變，此陶冶之益也。

《叠韵酬楊佑甫》二《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二：吳闓生評：「堂高」句言有教無類。

《叠韵酬李玉度》三《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二：吳闓生評：阿弟謂和度也。末二句自謂。

又四《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二：吳闓生評：三、四奇語。

《雜興》《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二：吳闓生評：桐城諸老惟君侍先公最久，其淵源所漸，非仲實、通伯輩所及知也。此去蓮池後作，蓋追懷所得時時不忘。二詩自定集本刪去，初印本中有之。

《不忍池有懷至父先生》《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二：吳闓生評：不忍池在東京上野，此感先公《中秋無月》詩而作。

《偶題》《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二：吳闓生評：悽絕不可卒讀。

傳記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六　姚永概字叔節，桐城人，光緒戊子舉人。有《慎宜軒詩》。

《近代名人小傳稿・姚永概》　姚永概，字叔節，號幸孫，安徽桐城人。光緒戊子舉人。【略】承累世宦業，而貧困幾不能自存。喜爲詩。【略】年十八補諸生，二十三中舉人，【略】旋選授太平縣教諭，又舉博學鴻儒，皆不就。時變法後，廢科舉，興新學，即充安徽高等學堂教務長，改師範學堂監督。【略】民國後，殫心教學，一出應北京大學之聘，爲文科學長。徐樹錚創正志學校，延爲教務長。【略】清史館成立，永樸、永概均爲協修，晚年耽心內典，得趣頗深。民國十二年卒，年五十八。

《舊聞隨筆・先世遺事》（存目）

紀事

姚永樸《慎宜軒筆記題記》　弟才氣英邁，身亦視予爲健。自登賢書數試禮部不第，疆吏欲薦而官之，輒固辭。鼎革後，益浩然無用世意，偕予教授京師累年，會清史館開，復同膺編纂之聘。予短視，步恆趑趄，每適館，弟必肩隨予。館長趙次珊先生見之，迎笑曰：「吾年八十矣，儻與君競行，未知孰爲先後。他日君逮吾年，欲無顛蹶，其將若弟是賴乎？」衆爲粲然。予亦自念疲憊，固當先弟終，平生所著或未編次，且託之弟，豈知今者乃于荒江窮谷間爲弟寫定茲稿。嗚呼悕矣！

何養性《慎宜軒筆記叙》　吾師慎宜先生既歿三年，其孤安國泣告養性曰：「先君《筆記》手寫未就，吾母極圖付印，以成遺志，既請仲父編次之矣，欲浼先生爲叙其端，可乎？」【略】始養性入小學時，已聞先生與兄蛻私先生幷爲海內大師。歲壬戌應先生召，課其二子，乃得昕夕侍教兩先生，皆蓄德能文，其誨後進披瀝肝膽，聞者往往昭然若發矇。先生尋病輔頰，艱于言，猶講說經史古文，曲極神趣，響若洪鐘。時或掀髯大笑，足蹈手舞，夜分不倦，忘其身之疾也。一日出示《筆記》，多讀書心得，足以裨益學者于時。安國兄弟方依依案旁，先生因曰：「是編之印，尚未有期，此子儻能述吾事、繼吾志耶？」遂以其讀書事拳拳見託，養性固謝不敏，先生淚涔涔下，久乃仰而噓曰：「言之工拙，視氣之盛衰；氣之盛衰，視養之善否。」

《答畏廬》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林畏廬贈君詩云：「天下爭傳姚氏學，八年聚首向長安。文名盛極身何補，世論嘗深膽共寒。永日戀田偏在

客，經時修史未成官。較量終勝閩南叟，江上無家把釣難。」君答畏廬詩，有【略】。君修髯健談，極饒風趣。

著録

姚永樸《慎宜軒筆記題記》 予弟叔節詩、古文辭，夙爲海內賢士大夫所稱許。嘉興沈乙庵方伯嘗取其詩與馬通伯文幷印行，謂「皖之二妙」，惜晚年諸篇未及載。古文弟手定，卒前一歲刊成。其讀書所記，【略】以逐時塗改，朱墨狼藉行間，病中屬諸篋，既逝，予不忍啓視。逾年乃携至建德，分四類鈔之而附所聞于父兄師友者，名曰《慎宜軒筆記》，凡十卷。【略】弟四十後嘗撰《孟子講義》、《左傳選讀》二書，于義理文法論之綦詳，正志學校已印行世，多有之，故是編不更採入云。乙丑夏四月朔仲兄永樸記。

《近代名人小傳稿·姚永概》 著有《慎宜軒詩》八卷及《慎宜軒文集》若干卷。

藝文

范當世《送叔節北上五首》一 不嫌君去早，獨恨我來遲。急景將年換，深談及路歧。海寒冰未徹，江永雪方滋。苦語思家會，應增念我辭。

又二 宵來一尺雪，慷慨泥君行。便復臻吾約，焉能送此情。長吟教事懶，薄霽使眠驚。叠此艱難意，啼呼夢弟兄。

吳汝綸《題姚叔節西山精舍圖》 詩翁載酒尋披雪，飛屐懸崖客興豪。舊事重論眞夢幻，名家再世自風騷。畫圖便擬菟三窟，志業終看鶴九皋。獨有潛夫歸不得，摩挲短幅嘆霜毛。（公自注：披雪，洞名。）

陳三立《雨中過安慶有懷姚叔節》 斬新春樹驚邊城，千里寒江澀不晴。中國少年姚叔子，爲誰費盡短鐙檠。

胡朝梁《題姚叔節所藏沈石田山水長卷》 我家山水間，生就山水眼。廿年困奔迫，曾未坐席煖。豈無歷覽娛，得似吾鄉鮮。何圖故山居，峴屼入畫本。峯巒勢無盡，溪流意自遠。仿佛石塘河，兩三橫艗艑。隔嶺卽吾家，蓬門疑可款。又如夢中情，宛然束身返。平居思爛熟，及時老崖巇。益切歸田心，可待春作伴。姚髯工爲文，如山無平衍。常言浮渡勝，要約從游宴。人情愛鄉土，溢美或不免。吾亦愛吾廬，宿言終一踐。

林紓《叔節先生善余前後共事學校八年矣乃三年之中三更鉅變叔節有田而不能耕余無一椽之庇況乃田耶作此調叔節並以自調》 天下爭傳姚氏學，八年聚首向長安。文名盛極身何補，世難嘗深膽共寒。永日戀田偏在客，經時修史未成官。較量終勝閩南叟，江上無家把釣竿。

雜録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叔節避地天津，有《謝君（徐樹錚）惠寄旅貲》，句云：「世有英雄存老物，願回日月照窮櫚。」叔節病歿，君適過我神山寓廬。一夕入夢，君凌晨告我云：「叔節恐不起。」相與欷歔，已而訃至。

高旭

《新世說·文學》 近有南社者，爲東南革命諸巨子所組合，以研究文學、提倡氣節爲宗旨。社中聞人如黃克強、【略】高天梅、【略】諸君，皆稱文壇健將，歲出《叢刻》兩巨帙，分詩、文、詞錄三種，已刊至二十餘集。其中多憤世嫉時，慷慨悲歌之作，與少陵詩史相近。

《瓶粟齋詩話初編》卷九 《天梅遺集》詩十卷、詞六卷，金山高天梅（旭）著。詩起戊戌訖己未，都凡千餘首，槧本絕精。【略】今錄其雅飭者，如《將抵金陵》云：【略】《題范茂芝尋詩讀書圖》云：【略】天梅詩有自然者，如云：「邀將明月來窗外，聽到秋聲在樹間」，「二月繁花供病眼，一春苦雨怕開門」，「往事眞成一彈指，此生禁得幾銷魂」，有支對極工者，如云：「堪笑一心惟咒竹，却憐兩鬢漸成絲」，「詩情艷似柳如是，劍膽強于石敢當」，「碑板間摹

《張黑女》，交游半屬魯朱家」。信乎，文人之筆無不可也。天梅孝于親，篤于氣誼。易實甫（順鼎）贈云：「扶持忠孝須情種，歌哭乾坤要酒人。」柳亞子（棄疾）贈云：「白衣罵坐三升酒，紅燭談兵萬樹花。」可粗得其梗概。

《南社文選》卷七《天梅文選》 高旭字天梅，江蘇金山人。意氣傲岸，喜飲酒，醉則提筆爲詩歌，數百首立就。

寧調元《柬哀禪》 千重江南一紙書，傷春心事總煩紆。江山半壁誰牛耳，人物一時推狗屠。幕燕池魚聊復爾，壺峰象蟻渺然余。自從小雅悲消歇，嗣響今餘萬達夫。（哀禪來詩有「南國傷心論小雅」之句。）

周實《和天梅除夕韵》 沉沉燈火逼殘年，跌蕩金樽寶劍邊。安得江山花燦爛，儘多哀思草芊眠。壯夫羞論黃金價，歡夢全消紫玉烟。太息六朝歌舞地，又將吉語寫紅箋。

蘇曼殊《憶劉三天梅》 九年面壁成空相（余出家剛九年），萬里歸來一病身。淚眼更誰愁似我？親前猶自憶詞人。

柳亞子《答天梅》 蕩氣回腸怨未休，雲間詞客善悲秋。可能東海無秦帝，已報南冠有楚囚。鴻雁失羣憐我病，鳳麟入世替君愁。美人天末今何處？夜夜吟魂夢石頭。（時聞陶公陷南都獄中。）

又《高天梅傳》（存目）

潘飛聲《題高天梅荔灣載酒圖》 白荷丹荔繪江天，憶別灣頭漫八年。想見酒人時念我，黃公罏下一悽然。（葉氏小田園爲黃詔平購得，改小畫舫齋，余輩文宴每集其間。今詔平歿數年矣。）風翻荷葉綠于水，日映荔支紅到樓。（耆介春相國題海山仙館句。）中有吾家海山館，即今雲樹變殘秋。

黃節《秋雨初晴得高天梅見懷詩還答》 別後寄書能慰我，江樓應識此時情。日斜鴉倒迴天影，雨過車流碾石聲。頓覺鬚眉有秋氣，強扶魂夢惜新晴。憑君飯顆山頭見，不爲題詩太瘦生。

《無盡庵遺集・詩話》卷一 南中諸子倡立南社，實亦躬廁其列。己酉陽月朔日，小集吳門松江。高天梅以事不得與，賦詩一章，分寄索和，有「豈少詩篇存甲子，儘多人物隱菰蘆」之句，可謂慨乎言之。天梅名旭，別號鈍劍，金山人。

高鏐《高天梅先生行述》（存目）

張謇

論述

《平等閣詩話》卷一 張季直先生淵懿簡素，有曠世之度。通籍後無意華膴，專一振興工商農漁諸業，懇懇不懈，東人推爲中華實業家。以文章、書法鳴於世，論者謂其書神似劉石庵，詩亦雄放峭峻，肖其爲人。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季直詩超超元箸，而時喜作詰屈語，故是才人能事。

《麗白樓詩話》上編 同、光詩人什九無眞感，惟二張爲能自道其艱苦與懷抱。二張者，之洞與謇也。

金澤榮《張季子詩錄序》 張嗇庵先生【略】有通才偉量，自其少爲秀才時，已能隱蓄天下之奇志，及夫中歲釋褐以來，見中國積萎侮於列強，數上書當事大僚，陳政治利害得失之大要，卒不見採，乃絕斷進取，儕伍農商，遂資實業，私建學校，以淪民智育人才爲其標的，又推其餘力以及於公益慈善之事者不可勝數，於以日夜憧憧，形神俱瘁者十餘年，既而中國之形變爲共和，則迫於天下之公議而出焉。【略】一心憂民，好行善事，直與范文正公符契相合於千載之間，豈不盛哉！【略】先生之文章，本自平實清剛，不涉虛蕩，而詩爲尤然，一讀可知其爲救世安民有德者之言，而不止爲《風》《雅》正宗而已。世之知慕先生者，請姑先讀是詩而待諸錄之朝暮出也哉！

《魚千里齋隨筆・張嗇庵》 嗇庵家貧，生數歲，母夫人于寒夜擁絮教之識字。而嗇庵慧甚，年十三，在塾中讀，遇有騎白馬者經其門前，塾師以「人騎白馬門前過」七字令對，嗇庵應聲曰：「我踏金鰲海上來。」時其祖亦在，與塾師共奇之。嘗應州試，列名在一百外，師斥之云：「饗令百人應試，僅錄九十九名，則一人向隅者即汝也。」嗇庵以爲大恥，益奮志力學。州人范當世伯子，少有美名，每試前列。後數年，嗇庵學大進，駸駸過伯子矣。

又　嗇庵既大魁天下，聲華籍甚。其在朝鮮居吳長慶幕府，曾爲袁世凱師，及僭號日，尊列四友，以示不臣，嗇庵均視之蔑如，獨悉力以振興實業爲務，殫精竭慮于紡織、畜牧、屯墾諸事業，甚襟抱識力有大過人者。

《瓶粟齋詩話初編》卷五　先生與余論學書不厭十反，嘗云：「僕于詩，特性好之。讀古人詩，必反復諷誦，使窺識其意之所在，趣之所至而止。」此示人以讀詩法也。又云：「步韵之難，在其意有後先、主客之不同。」又云：「詩可拙而不可俚，可樸而不可鄙，可剪裁而不可堆砌。」此示人以作詩法也。

又　張季直先生謇，文章事業，名動中外。顧其題拂後進，亦非恆流所及。壬戌，余和其《七十自壽詩》，先生即捐書垂詢所業，至以籍湜爲況，深可愧也。先生評余文近廬陵，詩近三謝，近體似皮陸。嘗贈余詩云：「舉世儒爲賤，江南獨沈郎。讀書憂舜禹，鍵戶詠羲皇。足洗五湖水，心棲一草堂。好收詩卷奔，天地百年長。【略】先生年衰，病手震，自言此稿三易書而成，可見其意之篤矣。

《哀雙鳳》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通州張季直（謇）、范肯堂（當世原名鑄）、朱曼君（銘盤），均以樸學齊名。卬駏相依，藝林爭羨。有《哀雙鳳》五言排律，流傳一時，亦一段佳話也。序曰：【略】哀感頑艷，盪氣迴腸，亦可想見三君少年時才藻之盛矣。

《奉送新寧督部入朝》　《十朝詩乘》卷二三：張季直《送新寧督部入都》詩云：【略】作于庚子事前，僅即其匡扶皇極者美之。《平等閣詩話》卷二：張季直先生近以舊作二律爲余書扇，爰錄于此。《奉送新寧督部入朝》云：【略】新寧能決大疑，攄讜論，誠爲人所難能。此詩能曲曲傳之，尤見杜陵忠愛。

《漫成》　《平等閣詩話》卷二：張季直先生近以舊作二律爲余書扇，爰錄于此。【略】又一詩云：【略】是作寓意深邃，知其事實者自知之，固不必以言傳也。

《答高橋岳吉餉藥》　《南亭四話》卷二《莊諧詩話·張季直游博覽會詩》：張季直殿撰謇，曩年因觀博覽會，遊于日本，時與彼都人士即席唱和。記有律詩二章：《答高橋岳吉餉藥》：【略】風流醞藉，不愧才人吐屬。

《題松鶴圖》　《石遺室詩話》卷四：丙戌、己丑間，余由蘇堪識季直，今隔二十餘年不相見矣。憶于蘇堪扇頭見其《題松鶴圖》絕句云：【略】此種意調偶作甚可喜。

傳記

《萬竹樓隨筆·張謇及其事業》　張季直先生謇，字嗇庵，江蘇南通縣人，生清咸豐三年癸丑（一八五三），卒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七十四。以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會試禮部，中殿試一甲第一名，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時年已四十二。其後半生事業，以教育、實業及發展地方自治爲主，正式服官之時期不長，僅于革命後一任南京臨時政府實業部長，及民二至民四一任工商林業部長而已。

《魚千里齋隨筆·張嗇庵》　嗇庵名謇，字季直，江蘇南通州人，清光緒二十年甲午進士，殿試中一甲第一名，賜進士及第。

《新世說·言語》　張（季直）名謇，江蘇通州人。光緒甲午以第一人賜及第。歷年從事本省實業及教育，民國元年南京政府任君爲實業部總長，二年熊內閣任君爲農商部總長，見袁氏欲稱帝，即辭職旋里云。

紀事

作家逸事

《新世說·寵禮》　袁世凱稱帝，一時朝士大夫，幾有悉主悉臣之勢。默計在前清時比肩事主者，有四人焉，不可屈之臣工之列：一趙次山，一李仲仙，一徐鞠人，一張季直，於是寵以「嵩山四友」之目，別議一優待之禮節，時人以比之「商山四皓」。

《魚千里齋隨筆·張嗇庵》　嗇庵領鄉薦後，譽大起，每屆會試，考官爭欲致之門下，物色之際，誤及他人，嗇庵反被黜落。年逾四十，漸以厭薄科名，及甲午恩科，奉父命仍往應試，匆匆至京，筆硯臨時假之于人。是科殿

試閱卷大臣爲常熟翁文恭同龢，得其卷，拔至第一，嗇庵于翁公終身拳拳。當時極重薦舉恩，翁公于嗇庵尤非尋常知遇也。

《花隨人聖盦摭憶・張季直劾李合肥》 予於季直先生，奉襼已久，而殊鮮相從。癸丑季直先生北來燕都，即寓劉聚卿家，當時雷季興、劉厚生、孟庸生等，方議政局，予亦業報，日與遠庸詣之。亡何，任公歸，又久之，東四牌樓四條胡同，有舊家池館，名西園者，爲閩庖所賃，爲酒家，會濤園先生南來，一夕約任公、季直兩先生宴集，客唯貞壯、劍丞及予，【略】沈、張交素摯，而曙谷爲濤園愛婿，故與任公相近。記爲七月涼夜，各踞胡牀，就樹陰月色中，談往事甚動人，濤園遺逸自甘，而梁、張方銳志用世。

又　先生甲午之役，勸翁文恭主戰，世皆言之。【略】先生劾李一疏，甚有名，其大略云：「直隸總督李鴻章，自任北洋大臣以來，凡遇外人侵侮中國之事，無一不堅持和議，天下之人，以是集其詬病，以爲李鴻章主和誤國。而竊綜其前後心迹觀之，則二十年來壞和局者，李鴻章一人而已。【略】李鴻章之罪，非特敗戰，幷且敗和。」先生此疏，當日流涕傳誦。相傳文忠見之，謂筆意矯健，亦爲擊節。其中自以「惟無一日不存必戰之心，故無一人敢敗已和之局」兩語，爲最精湛，所謂能戰而後能和也。

又　羅癭庵與先生最相稔，先生居北京爲農商總長時，癭公正在《庸言》撰《中日兵事本末》，其中一段云：「鴻章屢議與日和，而日本索賠欵三百萬，朝士大譁，以日本蕞爾，敢抗大邦，宜大張撻伐，樞臣翁同龢，握大政，脩撰張謇，其門生最親者也，力主戰，幷力言北洋軍之可恃，乃決備戰。」先生見之亦無異詞，其他前輩，如弢庵先生對當時事，尤痛切詳言之，今不具記。

作品本事

《奉呈慶軍統領廬江吳提督》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武壯爲中興名將，愛才如渴，南通張嗇庵、朱曼君，及項城袁公，均所羅致者。幕府之盛，甲于東南。嗇庵《呈吳提督》詩云：【略】蓋紀實也。《十朝詩乘》卷二一：（吳武壯）性尤好士。張嗇庵《呈吳提督》詩云：【略】嗇庵以諸生客武壯幕，蓋親見其設施。

《贈宗室伯弗庶常壽富》 孫雄《詩史閣詩話》：丁酉夏，余于友人席間晤伯福，其爲人勇于自任，慮一事，發一言，千人非笑不顧也。記通州張季直贈詩中有句云：「坐閱飛騰吾已倦，禁當非笑子能雄。商量舊學成新語，慷慨君恩有父風。」可以爲伯福寫照。

《五峰丈自合肥寄詩見懷依韻奉答》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五峰丈原號謙齋，晚年自號五峰老人，所著有《遺園詩草》。

《謙亭楊柳》 《魚千里齋隨筆・張嗇庵》：嗇庵【略】頗致訾議者，則爲沈壽事。壽吳縣人，美秀而文，尤工刺繡。有余覺者求爲耦，意甚堅。壽曰：「待子成名。」覺旋舉孝廉，乃歸焉。壽曾以髮繡意大利后像，博盛譽，稱針神。嗇庵迎至南通，聘爲女工傳習所所長，以所建博物苑謙亭居之。嗇庵《謙亭楊柳二絕句》云：【略】余覺以此致憾于嗇庵，字謫而句訾之，以爲勾引其妻之證。今按《嗇翁自訂年譜》，言沈壽者凡數見，皆尋常語。末記壽卒于民國十年五月三日，遺命葬于南通。時嗇庵年已六十有九，前詩自爲託物抒思而作，憐才惜藝，當不無傾慕之情。若執此歸罪嗇翁，謂爲意圖非禮，未必可信也。　又《張沈韵事》：前記張季直與沈壽軼事，未竟其義。張、沈事甚韵，然皆發乎情而止乎禮，不爲病也。頃得友人周棄子來函，因得暢論之。棄子原函如下：「漁叔先生左右：頃讀大著記張季直與沈壽事，似有爲賢者諱之意，是不必也。此老豪傑之士，禮法豈爲渠設。于沈情所獨鍾，幾于死生以之。作詩最多，不稍自隱飾，海內皆能誦之。《九錄》似係其子孝若編次，或有刪汰耳。弟昔年在靖江縣爲小吏，嘗以暇日獨遊南通，訪此老遺蹟舊聞，頗有舉沈事相告者，言之歷歷，斷乎不虛。天生豪傑，必有一段眞性情，方成就一番眞事業。而英雄遲暮，合住柔鄉，定庵亦嘗言之矣。嗇庵蓋有志于經世者，遭時多故，靡所措手，乃僅以漁鹽紡績雄于一州，知其壘塊塞胸，假一婦人寫茲抑鬱。我輩生不並時，見聞差近，正當爲之發明此義，而不必強納諸鄉願僞道學一流也。溽暑即承康勝。弟藩。」棄子之見如此，因復致一箋云：「棄子先生左右：承教于張、沈事有所論列，佩謝無既。弟(響)〔嚮〕見沈壽之夫余覺，刊有所謂《夫婦痛史》，詆斥季子，淺人多信其言，謂爲季子失德。弟前撰文，正爲此而發也。壽工容雙絕，雖與余覺爲配，然覺闒茸，非其耦也。其居謙亭，摧抑殊甚，芳華銷歇，殆乃幽怨而亡。季子重色憐才，通辭致慕，而年垂七十，自不足動其芳衷。當時佳人愛老，

似亦遠不如今日。觀季子致壽箋，有『汝定不回』語，又東西顧影，遠隔簾櫳，凡其託意楊枝，心傷月色，不相凌逼，但有纏綿。季子于壽，如此而已。吾輩于今日，固不必納(入)(入)兩廡，強嘗冷臠。然亦只能依其情事，毋過低昂。鄙意如此，不審棄子能別相饒益否？至余覺所撰，自署鸝口孤鶩，在壽卒之後。文中于季子《楊柳詩》『旋綰旋開』字，指爲勾引其妻之證，可發大噱。時季子尚在，或有所挾而云然也。專復不次，弟漁。」右二札皆近日所書，爲錄存之。其意正相發，而非有所諍論也。

《題虞樓》《世載堂雜憶・東奧山莊》：沈壽自清末南京勸業會蜚聲藝苑，夫婦同入北京，爲刺繡傳習所所長。以繡義大利皇后像，名震歐洲。後因家難，多病無依。季直重其藝而哀其遇，延至南通，爲女紅傳習所所長。建所濠南別墅之傍，長日不興，乃築西山村廬，移狼山江畔，屬彼養疴。更于狼山觀音院起大樓，題曰「趙繪沈繡之樓」，內列趙松雪名畫、沈壽所繡大佛。季直代撰《繡譜》，沈壽口述，季直筆書。樓中所列，有季直狀元殿試策(今在博物苑)、嵩山四友聘書，二者皆掌故史料也。沈壽死，季直爲葬于狼山之陽，親爲書碑，曰「繡神沈壽之墓，江淮男子張謇立」。又：虞樓建江邊，爲望對岸常熟相國墓而設。季直題詩曰：【略】。

著録

金澤榮《張季子詩錄序》張嗇庵先生【略】前後所著有《詩錄》、《雜錄》、《政事錄》、《教育錄》、《實業錄》、《慈善錄》、《政治錄》，比屬門人束曰琯、李禎二君類次之，二君請刊自《詩錄》，先生笑而從之。

藝文

鄭孝胥《題張季直荷鋤小照》早歲矜狂各愛民，中年積憤欠忘情。終憐流俗譏評淺，自覺文章得失輕。萬頃吳江容獨秀，一坵扶海足躬耕。殘宵我亦成孤月，正要先生作啓明。

又《題沈子培六十僧服小影并寄季直》身晚情孤話舊難，只將心事付蒲團。獨居便合稱聞道，厭世何曾待去官。零落生存雖未盡，浮沉離合總無端。【略】。

康有爲《送張季直下第還山》天時日榛塞，無事戀微波。浮海材應取，藏山事孰多。收身合屠釣，回首悵山河。與爾將偕隱，煙波行醉歌。

陳三立《題張季直東游日記後》吳先叢錄耀寰區，又見東游鬨此儒。莽蕩襟期依海若，銘探治要應時須。咄嗟興國寧容喙，層累爲功在舉隅。歸語士夫專二策，(君以教育實業二者爲主義。)天風飄盡淚痕無。

范當世《題季直荷鋤圖》畫中眉眼吾能識，其是長鑱託命人。絮語皋夔三十載，一燈今夜話悲辛。有生畢竟兩餐足，識字橫教千慮侵。連隴蒼烟耕不得，可憐還作荷鋤吟。

梁鼎芬《送張四(謇)赴禮部試》觀音寺前列，六載不曾同。虎氣何能秘，鴻毛況已豐。名浮妨學道，心曠不言功。攬此將行意，林花過雨紅。

沈瑜慶《題張季子荷鋤圖》吾父老好士，得君方眼明。謂當紓世難，豈意退躬耕。去草嚴非種，滋苗達始萌。勞心與勞力，著論漸持平。

袁昶《張季直捷京兆以詩賀之》草檄論詩挾二奇，雞林海客已聞之。論交孰是腰忘帶，髮解眞如頷摘髭。雅志終期耕谷口，浮榮翻畏震京師。官家正倚經生用，遠業勤修更不疑。

羅惇曧《張嗇翁七十壽》萬化從來始一方，先生有道致民康。力征豈爲一家業？海納羣尊百谷王。論世初知儒有效，計功早樹國之坊。待攄懷抱無窮事，且爲蒼生數舉觴。

雜録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十一年五月廿五日)訪張季直優貢(謇)，【略】劇談朝鮮事，以爲三年必亂，力詆撤兵之謬。其人久在吳筱軒幕也。

又(光緒十一年九月十一日)北元劉若曾，南元張謇，皆余處之卷，皆名士也。又張季直來，以後序託之。

又(光緒十三年八月廿二日)王子祥(祖畬)散館改縣，此人理學，有《左

傳質疑》，尤長于制義，張季直推爲江南第一。

又（光緒廿年四月廿二日）殿試得一卷，文氣甚古，字亦雅，非常手也，定第一。捧入，上諦觀第一卷，問誰所取，拆封奏名，臣對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上甚喜。

又（光緒廿年九月十四日）張季直來，危言聳聽，聲淚俱下矣。

《緣督廬日記》光緒廿年五月八日）張季直來，云：「在鄉治生，頗致蠶桑之利。士大夫所以喪名敗檢，皆由一進之後，欲退不能，故不能退則不進。」此言殊有味哉。

又（宣統三年十月朔日）見夫己氏上項城書，辭宣慰使農工商大臣，指斥乘輿，逼遷九鼎，侃侃而談，絕無瞻顧，若其理甚直而其氣甚壯者，在從前此固名士，固詞臣，固諸侯之上客，固鄉望之錚錚者。

又（壬子六月七日）閱報夫己氏罷祀孔子議，【略】其師吾先友也，乃有此高第，初通籍時，都人士即呼之爲小怪，武進屠竟山大令（寄）大怪也。今大怪不怪，不意此怪變而至此，吾友地下有知，殛之而已矣。

《湘綺樓日記》光緒廿二年八月七日）清泉客【略】云：張謇狀元，勸君讀《朱子全書》。駱成驤狀元，主辱臣死，皆不遵格式，以得高第。

《新世說・言語》張季直樸僕寡言，然有時出一二雋語，聞者解頤。當袁世凱潛謀稱帝，君面質之。袁力辨其誣，且謂國民如果決定國體，中國有皇帝資格者，第一是宣統帝，第二是衍聖公。若搜求明裔，內務總長朱啓鈐、直隸巡按使朱家寶、浙江將軍朱瑞皆稱合格，何必推予？君徐徐笑曰：「然則唱小生之朱素雲，亦有皇帝資格歟？」袁爲之不懌者累日。

況周頤

論述

《平等閣詩話》卷二　臨桂況夔笙舍人（周儀），詞學深邃，不善治生。近年旅食白門，有周美成憔悴京洛之概。著有《第一生修梅華館詞》。余最愛其《減字浣溪紗》《風壓榆錢貼地飛》云【略】、《江南好》（南湖好，畫舸近垂楊）云【略】。二詞融景入情，其娟秀處在骨。夔笙《香海棠館詞話》有云：「眞字是詞骨。作詞有三要：重（重者沉着之謂，在氣格，不在字句。）、拙、大，政兩宋人不可及處。詞太做嫌琢，太不做嫌率，欲求恰如分際，但看夢窗何嘗琢，稼軒何嘗率。」又曰：「詞貴意多，一句之中，意亦忌複。」此眞善言詞學之眞際者矣。余謂前數首，且可通于詩，亦詩家所宜奉爲模楷者。

趙尊嶽《蕙風詞跋》自卷下《握金釵》迄《霜花腴》並辛亥國變後作，撫時感事，無一字無寄託，蓋詞史也。昔人謂蘇文忠才大如海，其爲詩無不可賦之題，無不可用之典。吾師之於詞，亦然。晚歲避地滬濱，鬻文爲活，滬人士對於吾師無論知與不知，咸欲得一詞自增重於是乎！吾師之詞之題，乃至陸離光怪，匪夷所思，求之前人集中殆未曾有，而其詞益妥帖，易施題，不足爲詞病而皆爲自定詞所不取。其它驚才絕豔之作，蚤歲克副盛名，中年用自排遣者，吾師之所吐棄。它人得其一二以之收名定價而有餘則。夫自定詞之風流自賞，寸心千古，豈偶然哉！並世承學之彥，受而讀之，於格調旨趣，氣息閒深，闚其得力之故，由門徑而塗轍，而堂奧，一一與《詞話》相印證，而歧趨與時習末由而中之，而庶幾蘭畹金荃去人不遠矣。

《柯亭詞論・蕙風詞及其詞話》蕙風詞，才情藻麗，思致淵深。小令得淮海、小山之神，慢詞出入片玉、梅溪、白石、玉田間。吐屬雋妙，爲晚清諸家所僅有。然以好作聰明語，有時不免微傷氣格。少作以側豔勝，中年以後，漸變爲深醇。論慢詞，標出「重大拙」三字境界，可謂目光如炬。其《蕙風詞話》五卷，論詞多具卓識，發前人所未發。

王鵬運《定巢詞集題詞》曩夔笙居京師四印齋，唱酬無度日。夔笙于詞不輕作，恆以一字之工、一聲之合，痛自刻繩，而因以繩余。余性嫻漫，顧樂甚不爲疲也。今夔笙客武昌，與子大以詞相切劘。

《近詞叢話・況夔笙述其填詞之自歷》況夔笙爲倚聲大家，著有《第一生修梅華館詞》，與王幼霞、朱古微相友善。其官秩亞於幼霞、古微，而聲望實與相埒。嘗自述其填詞之所歷曰：「余自同治壬申、癸酉間，即學填詞，所作多性靈語，有今日萬不能道者，而尖豔之譏，在所不免。光緒己丑，薄遊京師，與半塘共晨夕，半塘詞夙尚體格，於余詞多所規誡。又以所刻宋、元

人詞屬爲校讎，余自是得窺詞學門徑。所謂重拙大，所謂自然從追琢中出，積心領神會之，而體格爲之一變。半塘亟獎藉之，而其它無責焉。夫聲律與體格並重也，余詞僅能平側無誤，或某調某句有一定之四聲，昔人名作皆然，則亦謹守弗失而已，未能一聲一字，剖析無遺，如方千里之和清眞也。如是者二十餘年，繼與漚尹以詞相切磨，漚尹守律綦嚴，余亦恍然嚮者之失，斷斷不敢自放，乃悉根據宋、元舊譜，四聲相依，一字不易，其得力于漚尹與得力于半塘同。人不可無良師友，不信然歟。大雅不作，同調甚稀，如吾半塘，如我漚尹，寧可多得。半塘長已矣，于吾漚尹，雖小別亦依黯。吾漚尹有同情焉，豈過情哉，豈過情哉。」半塘卽幼霞也，漚尹卽古微也。

又《程子大與況夔笙以詞相切劘》 光緒【略】己亥，夔笙客武昌，則與程子大以詞相切劘。幼霞聞之而言曰：「子大詞清麗緜至，取徑白石、夢窗，清眞，而直入溫、韋，得夔笙微尙專詣以附益之，宜其相得益彰矣。」

《人間詞話附錄一・蕙風小令》 蕙風詞小令似叔原，長調亦在清眞、梅溪間，而沉痛過之。彊村雖富麗精工，猶遜其眞摯也。天以百凶成就一詞人，果何爲哉。

又《蕙風詞境似清眞》 蕙風《洞仙歌・秋日遊某氏園》及《蘇武慢・寒夜聞角》二闋，境似清眞。集中他作，不能過之。

又《蕙風聽歌諸作》 蕙風《聽歌》諸作，自以《滿路花》爲最佳。至《題香南雅集圖》諸詞，殊覺泛泛，無一言道著。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罡星短命二郎阮小五：況周頤　蕙風記醜學博，尤精倚聲。流布詞集筆記，傳誦一時，亦可謂拚命著書者矣。

傳記

《同光風雲錄下・朱祖謀(附況周頤)》（存目）

紀事

《近代詞人逸事・況夔笙逸事》 夔笙爲兩江總督端忠敏(方)幕客，爲之審定金石，代作跋尾，忠敏極愛之。時蒯禮卿(光典)亦以名士官觀察，與夔笙學不同，每見忠敏，必短夔笙。一日，忠敏宴客秦淮，禮卿又及夔笙。忠敏太息曰：「我亦知夔笙將來必餓死，但我端方不能看其餓死。」夔笙聞之，至於涕下。李審言，禮卿客也，有詠忠敏詩云：「輕薄子雲猶未死，可憐難返蜀川魂。」自是有宴會，夔笙與審言必避不相見。噫，忠敏之愛才，無愧明珠太傅，而夔笙知己之感，雖死不忘，尤可念也。

又附錄《詞林新語一》 龍陽易實甫，仕而不達，漸簡右江道，途出海上，臨桂況蕙風見之，欣然道故，挾之肘腋曰：「吾抱道在躬。」歸安朱彊村，詞流宗師，方其選三百首宋詞時，輒携鈔帙，過蕙風簃寒夜啜粥，相與探論。維時風雪甫定，清氣盈宇，曼誦之聲，直充閭巷。

又 臨桂王右遐於蕙風爲前輩，同直薇垣，研討詞事。右遐每有所作，輒就蕙風訂拍，蕙風謹嚴，屢作爲之屢改，半塘或不耐，於稿尾大書「奉旨不改了」。

又 海甯王靜安，樸學大師，間作小詞，亦循蘇、辛一流，不肯昵昵作兒女子語。時客海上，梅子畹華方有香南雅集，一時名流，題詠藻繪，蕙風強靜安塡詞，靜安亦首肯，賦《清平樂》一章，題永觀堂書。

又《詞林新語二》 傅彩雲以絕色負盛名，某名士嬖之，嘗與蕙風同過酩酊，蕙風亦欣賞。迨其官浙東，彩雲少不繼，蕙風爲作小箋，詞意婉委，其人爲致二百金慰之。

又 歸安朱彊村暇輒行博，蕙風爲賦詞竹馬子，以紀其事。或勸之曰：「久坐傷骨，久視傷脾。」彊村曰：「不坐傷心。」

著録

陳運彰《香海棠館咏泉詩百篇記》 先師遺著，鍥行而外，晚歲述作，猶待整比。曩侍几席，均獲寓目。辛亥歲，先師由皖避地來滬，書籍稿本，多散失。此稿，向所未見，蓋亦劫灰之餘也。董丈伯驥得于書賈之手，出以相示，得錄副本，惜先師不及見矣。甘簃先生以先生未刊稿見詢，因以付之，敬識顛末，深感董丈之大惠也。

趙尊嶽《蕙風詞跋》 吾師臨桂況先生自定詞，曩與歸安朱先生詞合編爲《鷲音集》者名《蕙風琴趣》，前於丁巳夏秋間，仿聚珍版印行僅二百本，未足廣其傳也。客歲尊嶽校刻《蕙風詞話》斷手，亟請並刻自定詞，纚屬以行。詞凡如干闋，視曩編《琴趣》增益無多。吾師詞可傳者，甯止此數，蓋從嚴格矜愼之至也。

藝文

端木埰《齊天樂・題夔笙詞卷》 寂寥南宋諸公去，餘音更曾誰嗣。蕙性緘愁，蘭馨織韻，快讀金荃新製。南州秀起。羨滌筆湘江，綺霞爭麗。婉孌風情，玉田同世席須避。瓊樓千古妙語，祇坡仙按譜，餘事而已。桂海英靈，榕門里閈，那便雕蟲自喜。丹山萬里。有名世文章，救時經濟。轉瞬華天，玉樓聲共倚。

又《齊天樂・跋夔笙詞》 綵毫香浣銀河水，清才定從天賦。麗藻霞舒，英詞月豔，脱盡人間凡語。游心太古。更一字推敲，夜燈紅處。欸唾珠璣，錦囊應讓此佳句。　論文還記往訓。吉祥資後福，何事悽楚。絢爛才華，崢嶸綺歲忍，敷號寒咽露。君當記取。待獻納論思，玉階仙署。莫把商聲，冷將吟思苦。

又《滿庭芳・共夔笙詞話奉贈》 勤學如君，於今有幾？愛好眞自天然。抗心希古，磨琢倍精研。不惜秋燈翦盡，要紙上、字字平安。即此是，聖賢心法，三絕記韋編。　狂言，方自愧，傾蠡酌海，測管窺天。轉殷勤爲語，佩若蘭荃。不擇涓流盡受，看溟渤、吞納千川。年華健，仔肩萬事，渾不爲吟楡。

許玉琭《霓裳中序第一・夔笙以近作見視倚此奉贈》 寥天度唳鶴，警入秋心先夢覺。何況撥絃叩角，又幽思暗縈，微波深託。宮商細嚼，笑鄙懷如應牛鐸。申新款，擷芳楚客，翦燭侑深酌。　濱洛，共吟紅藥，甚海樣深情似瀹。年來追悔少作，獨抱孤花，埽盡殘籥。懺愁含翠謔，怕道是王郎劍斫。晴絲裊，天高風細，漫令軟紅着。

于式枚《金縷曲・菱景詞題辭》 聽雨愁孤館。忽飛來、瓊瑤十幅，琳瑯璀璨。七寶樓臺鴛鴦錦，吐出天葩奇絢。知綺語、才人不免。北斗迴環銀漢迥，廣寒深不及蓬瀛淺。應寫向，碧城遠。　年來冷著繁華眼。幾多時、西簾抱日，南雲催箭。京洛風塵江湖酒，何止桃紅千遍。悵零落、藥爐詩卷。青鏡天涯顦顇損，更那堪子夜清歌喚。思往事，爲君怨。

又 此恨知難已。想蒼蒼、安排哀怨，銷磨明慧。鐵聚六州都成錯，何物人閒堪悔。況瑛屑、雕蟲小技。至竟干卿緣底事，問笙寒雞塞風吹水。參轉語，且休矣。　送君正攬長安轡。儘前途、煙花三月，江山千里。倒峽詞源波瀾闊，併入江郎筆底。好濯淨、春波紈綺。燕趙悲歌關塞格，助張華添得風雲氣。新句好，更須寄。

程頌萬《浣溪紗・初度日和夔笙》 簾角飄燈雨未休，料量多半酒中愁。遲年五十欲平頭。　海色拗晴來汐社，樓高何處見吾州。他鄉能老況溫柔。

陳三立《挽況蕙風舍人》 幾然劫爐鑄詞人，江海流離去國身。才並半塘相繼盡，老餘漚尹更誰親。賣文爲活孤芳在，抱古何求萬恨眞。儻起陶公詠貧士，垂名成就甑生塵。

雜録

《翁文恭公日記》（同治十年六月一日） 楊少和太史，自廣西學政回，云：「有況童子周儀，年十歲，詩賦可觀，成語屬對極妙。」

又（光緒十四年十一月一日） 況周儀來見，號夔生，己卯舉人，二十八

歲，其兄桂森，余壬戌本房，以教授終。

《復堂詞話·況周頤網羅詞家選本》 臨桂況夔笙舍人周儀，暫客杭州，聞聲過從，銳意爲倚聲之學。與同官端木子疇、王幼遐、許子璈唱和，刻《薇省同聲集》，優入南渡諸家之室。夔笙網羅詞家選本別集，篋衍盈數百家。秀水女士錢餐霞《雨花盦詩餘》，予借觀，洗鍊婉約，得宋人流別。附詞話亦殊朗詣。又示予蘇汝謙虛谷《雪波詞》寫本，唐子實《涵通樓師友文鈔》，附龍、王、蘇三家詞。今寫本多唐刻所未見。蘇君超超，殆翰臣、少鶴兩先生所不能掩，予采擷入《篋中詞續》，此事殊未已也。

《花隨人聖盦摭憶·商山鸞影傳奇》 曩客滬上治新聞業，延況蕙風先生主副刊。夜深，娓娓談藝甚歡。先生著述夥頤，散見雜誌報紙者尤多。【略】其《陳圓圓事輯》，已刊《曲石叢書》中。

曾習經

論　述

綜　論

梁啓超《曾剛父詩集序》 剛父之詩凡三變：蚤年近體宗玉谿，古體宗大謝，峻潔遒麗，芳馨悱惻，時作幽咽淒斷之聲，使讀者醰醰如醉；中年以降，取徑宛陵，摩壘后山，斲彫爲樸，能皺能折，能瘦能澀，然而腴思中含，勁氣潛注，異乎貌襲江西，以獰態向人者矣；及其晚歲，直湊淵微，妙契自然，神與境會，所得往往入陶柳聖處。生平于詩不苟作，作必極錘鍊。錘辭之功什二三，鍊意之功什八九，洗伐糟魄，至于無復可洗伐，而猶若未饜。所存者則光晶炯炯，驚心動魄，一字而千金也。

《平等閣詩話》卷一 蟄庵詩之瑰麗，已爲海內所共稱，而其詞之婉約善言情，直如萬縷晴絲，裊空無盡，則爲人所罕覯。

又　近見蟄庵【略】《無題》（剪髮涂眉有舊歡）云：【略】《有感》云：【略】《崇效寺看花》云：【略】又《無題》（待得郎來鳥夜啼）云：【略】又《七絕二首》（睡起凉痕落簟紋）云：【略】盪氣迴腸，字字拗折，玉溪孤憤，彷彿同之。

又　吾友揭陽曾蟄庵，爲詩沈博絕麗，學玉溪得其神理，固今時獨樹一幟者也，《無題》七律四首云：【略】又《無題》五律六首云：【略】鑄詞瑰瑋，殊不似從人間來。

《石遺室詩話》卷六 剛甫詩學甚深，古詩託體晉、宋，七言律參用晚唐、北宋法。

又卷一二 （剛甫）《題袁覺生所藏潘蓮巢焦山圖》云：【略】《題關河行旅圖》云：【略】二詩聲情激越，「如讀《甘州》」句，正可移贈。

又　五言出入大謝、柳州，得力于《巽公院》、《法華寺》、《石門精室》諸詩者深矣。《題袁覺生所藏潘蓮巢焦山圖》云：「滿眼江山涕淚成，廿年浮玉舊題名。故山好在今難訊，奈此江流日夜聲。」《題關河行旅圖》云：「極目關河欲莫時，勞勞行客去何之？當樓殘照霜風緊，如讀《甘州》柳永詞。」二詩聲情激越，「如讀《甘州》」句，正可移贈。

《近代詩鈔·曾習經》 剛甫五言古工爲《選》體，近體詩則出入唐、宋。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七 剛甫佐農曹，綜理精密。辛亥後寄寓宣南，卻聘課耕，貧悴以歿。詩託意深微，而出以淡雅，溫厚清遠，在都官、後山間，光、宣之際，自名一家。

邱逢甲《論詩次鐵廬韵十首》一〇 四海都知有蟄庵，重開詩史作雄談。大禽大獸今何在，極目全球戰正酣。

屈向邦《粵東詩話》 揭陽曾剛父【略】，其詩託意深微，而出以淡雅，溫厚清遠，在宛陵、後山間。在故都中與晦聞先後名家，可稱粵東二妙。或謂其近體宗玉溪生，此蓋指其少作而言，任公之序亦曾言之。中年以後，則「我詩務平淡，稍涉宛陵藩」（見《盆蘭盛開》一詩中），夫子已自道之矣。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佑星金槍手徐寧：曾習經　鉤鐮槍，孰敢當？連環馬，仆且僵。何以致之時與湯。解道情兼雅怨工，交親義重涕何從。偶然欸唾諸天上，未信風人不可蹤。由玉谿入手而能上窮明遠、宣城，下揖黃、陳者，惟蟄庵一人。世人不能知，則以爲異乎吾所聞。蟄庵詩

工力最深，由後山而上溯少陵、玉谿、鮑、謝(宣城)。近體緜麗清剛，自然意遠，非貌襲玉谿生者可擬也。有手寫詩一卷，葉玉虎曾印之。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遺集乃蟄庵手寫，遐庵校刊，刊成距君歿已三年矣。君從政農部，明習度支，清季曹司，無出其右。國變後買田楊漕，力耕自給。有《初宿楊槽田舍》，詩云：【略】村居幽事，禱之神往。又有《田間雜詩十四首》，亦極佳，余尤喜其中三絕云：「蛙聲閣閣水平畦，粳稻初秧綠漸齊。雨後斜陽紅較好，小船搖曳過河西。」【略】君以文人親稽事，頻歲旱潦，遂喪其貲。任公詩所謂「田舍詩十首，一首千金值」者也。

又　蟄庵志潔行芳，並時無兩。晚修淨土，頗著精勤。以詩境論，固同摩詰。

《定厂詩話》卷上　揭陽曾蟄庵(習經)五言古詩，工爲《選》體，間摹韓柳。近體則出入唐、宋。前曾舉其似柳州五古一首。其近體《讀書題詞》十五絕句最爲出色。其《詠子建》一首注云：「子建沈摯，敦于性情。鍾記室謂『情兼雅怨』，是也。昔王弇州讀『謁帝承明廬』，便迴環往復百數十遍，不可休。予于『初秋涼氣發』一篇，亦然。每至『子其寧爾心，交親義不薄』，蓋不知涕之何從也。」云云。子建處其兄文帝猜忌之時，而能肫肫相感如此，誠不媿性情中人。予每讀蟄庵所舉二詩，蓋匪獨迴腸盪氣，實不禁吞聲飲泣矣。

《魚千里齋隨筆・曾剛父》　曾剛父善詩。能爲幽微怨慕之聲，清季以部曹洊至卿貳。甲午喪師後，感朝政日非，憫亂憂生，詞愈淒苦。

又　樂昌張魯恂丈，八十後輯錄番禺梁鼎芬節庵，順德羅惇曧(融)〔鼜〕癭公，黃節晦聞，及剛父所作，爲《嶺南四家詩》。【略】其中最精警者，則剛父也。任公【略】推之似若稍過，然綜觀剛父諸篇，雖刻意鍛鍊，而英華四溢，表裏澄瑩，絕去雕鏤之跡。至其寓意玄冥，吐詞淒斷，有微風度簫之妙，非維癭公所不能至，即節庵、晦聞亦尚隔一塵也。

又　余尤愛(剛父)所作七言絕句，可謂丰神絕世。其佳處在全不運用典實，稱意書之，無格格不吐之辭，而又低徊往復，使人味之無盡。如《別夢》云：【略】《有感》云：【略】《秋齋》云：【略】至其田園諸詩，則饒有逸趣，一種閒適之致，謂可方駕放翁、石湖。如《田間雜詩》云：【略】作詩愛用典實，動輒堆砌滿紙，窒塞性靈，自是一病，右列剛父所作，皆平實顯豁，而風華朗潤，何嘗矜奇炫異，以獰態向人耶？七絕最不易作，唐人雖工爲此，標舉萬首，絕佳者亦復寥寥，宋以後多以意爲主，末流稍近棘塞，清初漁洋專主風神，以救其弊，然過矜神韻，又蹈空疏。若剛父獨秀兼工，奄有宋、唐之勝，則近百年來，不易數數覯也。

分論

《和李亦元春寒四首》　《平等閣詩話》卷一：丙午夏五，吾友蟄庵由扶桑歸滬，將入都。伯嚴吏部亦適戾止，互以新詩書扇相酬酢，較之縞紵言歡尤有風味。特錄存之。蟄庵《春寒》四律云：【略】讀蟄庵詩如飲醇酒，令人不覺自醉。

《別任父》　《平等閣詩話》卷二：蟄庵有送友南歸一絕，爲蛻庵所最稱賞。詩云：【略】神韻邈緜，二十八字足抵得一篇《別賦》。

《題廖鳳舒新粵謳》　屈向邦《粵東詩話》：廖鳳舒早歲有《新粵謳集》，于情致纏綿中，寓警醒世人意。曾剛父題四絕句云：【略】四詩風神絕世，更覺《新粵謳》情調之佳，非祇清脆宜婉孌已也。

《日本堀江橋旅館一律》　《平等閣詩話》卷一：丙午夏五，吾友蟄庵由扶桑歸滬，將入都。【略】又有《日本堀江橋旅館一律》云：【略】亦流麗可喜。

《壬子八九月間所讀書題詞》　《石遺室詩話》卷六：曾剛甫有《壬子八九月間所讀書題詞》十五首，實論詩絕句也。【略】此十數首，多甘苦有味之言。子建憂生，次山狷介，左司豪縱，玉川固窮，陳杜格調胚胎，王岑兼工衆體。禪宗獨盛於臨濟，白業悵望於千秋。契合深微，如聞慨歎。至三章《黃竹》，動地哀聲，旨雖本於玉谿，論能翻乎謀父。然僕尚有言者：鍾嶸《詩品》，專思遺貌取神，啟滄浪「有別才，非關學」之說，其失當處爲後人所疵議者衆矣，不獨宋茗香爭升堂入室各節也。

《春心六首》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曾蟄庵「十日層樓九風雨，三年故國百思量」，蓋以詞語入詩者。題爲《春心六首》，意當時必有本事，茲并錄之云：【略】芳馨悱惻，沁人心脾。

《題王右丞集》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蟄庵于壬子八九月間，有所讀書題詞甚佳。《題王右丞集》云：【略】自注：余官右丞時，何翩高以詩戲之曰：「此眞詩人官職也。」自愧文質無底，何敢比輞川？特以夙敦禪悅于公，

似有同情萬一，他時有會處，則某甲雖不識一字，要須他堂堂地做個人。

傳記

《碑傳集三編》卷八曾靖聖《度支部右丞曾府君行狀》 府君諱習經，字剛甫，號蟄庵。先世自閩之莆田遷揭陽棉湖。曾大父諱宗唯，妣鄭氏。大父諱岐山，妣蔡氏。父諱中孚，妣李氏。三代皆以府君貴，贈資政大夫，妣皆封夫人。府君兄弟四人，次三，生而敦篤，至性過人。幼時與諸昆習禮於庭，揖讓升降，皆中矩度。從長兄譔甫□學，天姿穎異，而刻苦逾於恒人。弱冠補縣學生。光緒戊子南皮張文襄公督粵，闢廣雅書院，延番禺梁文忠公主講席，選郡縣高材生肄業其中。府君與譔甫公並與選。己丑同領鄉薦，庚寅聯捷成進士。壬辰廷試授戶部主事，居京曹廿年。常熟翁文恭公長戶部，雅重府君，迭莞機要。補官後，尋遷員外郎。會改官制，擢度支部左參議，晉右丞。歷兼稅務處提調、清理財政處提調、印刷局總辦、憲政編查館學部諮議官。是時籌辦新政，改定稅務幣制，百端待舉，府君綜理精密，主計重臣，咸待取決，負一時重望。【略】府君生同治丁卯五月十八日，以丙寅九月十八日卒於宣南郡館，年六十。

《花隨人聖盦摭憶·曾剛甫》 揭陽姚君憩（梓芳），予之同學，剛甫之同縣也。近爲剛甫譔《傳》，略云：光宣之際，吾國學者，論海內詩人，于廣東必舉曾剛甫。剛甫名習經，號蟄庵，剛甫其字，揭陽棉湖人也。兄弟四人，長譔甫，剛甫次居三，少從譔甫學。光緒戊子，張文襄闢廣雅書院，選郡縣高材生講肄其中，剛甫兄弟並與選，同游梁文忠之門。當是時，文忠雖罷官，而直聲震天下，詩名尤洋溢嶺海間，剛甫于辭于聲，若天性然。既肄廣雅，百學靡不闚，而于詩益寢饋不厭，偶有所作，芳馨悱惻，醰醰醉人，文忠驚異焉。己丑與兄譔甫同領鄉薦，逾年偕赴禮部試，登庚寅科進士，旋分戶部，居京曹殆廿年，晚始補給事，累遷至度支部右丞。任右丞時，主計重臣倚畀甚至，各行省奏咨到部，或準或駁，動中肯綮，見者知出剛甫手。其他如改鑄銀幣，創辦稅務學堂諸要政，擘劃尤精，蓋政聲爛然矣。宣統三年，遜清讓位，詔書未下。前一日，剛甫毅然先引退，有詰之者，剛甫曰：「吾行吾心所安而已。」

紀事

《碑傳集三編》卷八曾靖聖《度支部右丞曾府君行狀》 辛亥國變，先一日引退。或詰之，則曰：「吾行吾心所安而已。」鼎革之始，袁氏思羅致人才，其左右要人多府君舊交。府君蟄居京師，一切謝絕，嘗巽詞自免，而凜然不可降辱，於風塵雜處中葆其貞潔，人尤以爲難。其後與順德梁左丞用□買田於直隸甯河，從事墾闢，躬耕隴畝間，嘯歌自樂。每乘農隙，歸省李太夫人，與譔甫公盡孝盡敬於宗族。戚友貧者周卹之，病者撫慰之，每言佛家捨身救人，自愧不能如佛。旋復北行，往來京津。治田功不輟，田下濕苦潦，歲屢不登。晚漸窘。斥所藏圖籍書畫陶瓦以易米無所悔，如是者十五年。嘗告家人曰：「余受朝廷厚恩，兼任數職，能於國變之先引去，大節無虧，差可自慰，節操二字不可不慎也。」嗚呼！此可見府君之心矣。戊午，譔甫公疾終里第，府君聞耗，風雪中奔赴，悲不自勝。又遭李太夫人之喪，抑鬱之餘，益以哀痛，積久遂成疽疾，竟以不起。

《花隨人聖盦摭憶·曾剛甫》 案君憩此傳，大致取材於任公先生之剛甫詩序，君憩以古文筆法翦裁之，予意任公序文更眞摯，今節錄任公序中一段，以見梁曾交誼。梁序中云：「當其盛年，鞅掌度支，起曹郎，迄卿貳，歷二紀餘，綜理密微，一部之事皆取辦，蓋在清之季，諳悉食貨掌故，能究極其利病癥結者，舍剛父無第二人。及清鼎潛移，則于遜位詔書未下之前一日，毅然致其仕而去，蓋稍一濡滯，忽已處於致無可致之地，燭先幾以自潔，如彼其明決也。鼎革之際，神姦張轂，以弄一世才智之士，彼固夙知剛父，則百計思所以縻之，剛父不惡而嚴，巽詞自免，而凜然示之以不可辱。自剛父之在官也，俸入外既一介不取，且常以所儉蓄者，周卹姻族，急朋友之難，故去官則無復餘財以自活。剛父泊然安之，斥賣其所藏圖籍畫書陶瓦之屬以易米，往往不得宿飽，而斗室高歌，不怨不尤不歎不畔者十五年。嗚乎，剛父之所蘊蓄以發而爲詩者，其本原略如此。昔太史公之序屈子也，曰其志潔，故其稱物芳，蟬蛻於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喻此志也，可以讀剛父

之詩矣。剛父長余六歲，其舉鄉試，於余爲同年，余計偕京師，日與剛父游，時或就其所居之潮州館共住，每瀹茗譚藝，達夜分爲常，春秋佳日，輒策蹇並轡出郊外，攬翠微潭柘之勝，謂此樂非裘馬子所能曉也。甲午喪師後，各憂傷憔悴，一夕對月，坐碧雲寺門之石橋，語國事，相抱慟哭，既而余南歸，剛父送以詩，曰：前路殘春亦可惜，柳條藤蔓有嘐鶯。又曰：他年獨自親調馬，愁見山花故故紅。念亂傷離，惻然若不能爲懷也。余亡命十餘年而歸，歸後屢值世難，不數數相見。剛父雖謝客，顧以余爲未汨於世俗也，視之日益親，去歲六月，剛父六十生日，余造焉，甫就坐，則出一卷相屬曰：『手所寫詩，子爲我定之。』余新病初起，療於海濱，將以歸後卒讀，而有所論列，歸則剛父病已深，不復能相譚笑矣。」任公與剛甫交，視君慤爲深且篤，行文中亦有濃至情味，尤任公所長也。

《送王病山守撫州》 孫雄《詩史閣詩話》：蘋珊前輩在諫垣時甚著直聲。出守贛州，曾剛父參議習經贈詩有「匡牀諫草留殘篋，歸路荷花感聖恩」之句。

《題胡漱唐侍御匡廬觀瀑圖》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清季光、宣之間，諫垣中謇謇有聲者，僉推莆陽江杏邨春霖、湘潭趙芷孫啓霖、榮縣趙堯生熙、新昌胡漱唐思敬。芷孫挂冠最早，漱唐則于辛亥春暮出京，並繪《匡廬觀瀑圖》以寄意。曾剛甫題詩所謂「眼看臺妙去聯翩，百轉煩憂祇自煎。何再更尋千日酒，此行眞泛九江船」者是也。君所著有《退廬詩集》，其中有七別詩：《別僚》、《別謝文節公祠》、《別江亭》、《別東華門》、《別琉璃廠書賈》、《別會館花木》，蓋即出都前作。

《自拏小舟過河與梁次侯閒話》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滄桑換劫，仕隱都難，避地躬耕，每多朝士。楊漕與析津接壤，故退宦多樂就之。蟄庵有《自拏小舟過河，與梁次侯閒話》詩云：【略】自註：「林贊虞、葉仲園、陳詒仲、林朗西、溫毅夫、次侯及予，皆衡宇相望。杜之東屯，陶之下巽，素心晨夕，殆猶遜此」。

《題譚玉生烟雨歸耕圖》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蟄庵居楊漕尤久，有《題譚玉生烟雨歸耕圖》句云：「簑笠携鋤事了然，敢將踪跡比前賢。此中風趣吾差識，慙愧寧河過十年。」楊漕爲寧河縣屬地，故云。

著録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曾蟄庵【略】遺集乃蟄庵手寫，遐菴校刊，刊成距君歿已二年矣。

《花隨人聖盦摭憶・曾剛甫》 其手寫詩一冊，於是年六十生日手屬任公曰：「子爲我定之。」遂年任公爲之序，玉虎爲影印，署曰《蟄庵詩存》。其《蟄庵詞刻》，見朱（疆）〔彊〕邨《滄海遺音》書中。

藝文

陳寶琛《挽曾剛甫》 介立丁邪世，哀歌得雅音。百罹前老至，一病與貧深。計學無此選，楹書誰可任。聞喪稽臨哭，衰疾涕彌襟。

李希聖《崇效寺看花之約事後方知有趙堯生太史曾剛甫楊篔谷二部郎復作一詩》 浮生哀樂儘消磨，縱酒憑君更放歌。已辦苦吟淹日月，祇宜流涕向山河。心情越鳥難隨馬，世事吳蠶欲化蛾。却被汝陰居士笑，年來擔上看春多。

梁鼎芬《寄曾習經時方解官》 挂官遂去抑何愚，修潔衣裳肯點污。每見輒聞詩在口，當離不覺淚沾須。微臣有祿歸娛母，大厦無人久棄儒。可惜濂溪祠外月，清光儻未待斯須。

羅惇曧《壽曾剛甫五十》 辛苦能營下濮田，農夫識字意安便。蓋頭茅把寧訶佛，穿坐藜牀不計年。此口最宜惟飲酒，有居無礙更牽船。養生著論還多事，午枕醒餘起茗煙。

郭則澐《題曾剛甫遺集》 踪迹中疏語未忘，城南尊酒共丁（叔雅）匡（綏甫）。不矜政爾成奇節，寡合何曾損熱腸。戀闕餘年甘客死，术田左計迫兵荒。叢殘手定平生了，熟讀應消淚萬行。

馮煦

論述

綜論

《平等閣詩話》卷二　金壇馮夢華中丞(煦)，夙以詞名，而詩亦工，【略】意味淵永，眞佳句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六　丙戌諸同歲中夢華年差，【略】早飲香名。【略】詩篤雅和婉，晚遇亂離，辭旨淒咽。尤工倚聲，取徑姜、張而纏綿悱惻，風格隽上，駸駸有青冰之意。

譚獻《蒿菴詞題辭》　夫神之所宰，機之所抽，心之所游，境之所構，身之所接，力之所窮，孰能無所可寄哉？縱焉而已逝，蕩焉而已紛。魚寄於水，鳥寄於木，人心寄於言，風雲寄于天，凡夫寄於榮利，莊棫寄於詞，塡詞源於樂，閨中之思乎，靈均之遺則乎。小子學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沱潛洋洋，岷嶓峨峨，汎彼柏舟，容與逍遙，爲《鶴鳴》，爲《沔水》，爲《園有桃》，爲《匏有苦葉》，吾知之矣，吾知之於其詩也。

《復堂日記》卷四　閱丹徒馮煦夢華《蒙香室詞》，趁向在清眞、夢窗，門徑甚正，心思甚邃，得澀意。惟由澀筆，時有累句，能入而不能出，此病當救以虛渾。單調小令，上不侵詩，下不墮曲，高情遠韵，少許勝多，殘唐北宋後成罕格。夢華有意于此，深入容若、竹垞之室，此不易到。

《復堂日記續錄》(光緒十八年八月二十日)　校《蒿庵文》刻本五、六兩卷，誠足當曠代逸才之目矣。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夢華撫部久寓江寧，與上元顧石公雲齊名，爲全椒薛慰農、吾鄉林歐齋高足。丙戌以一甲第三人進士及第，年已四十餘。

雜録

梁啓超《曾剛父詩集序》　甲午喪師後，憂傷憔悴。一夕對月坐碧雲寺門之石橋，語國事，相抱慟哭。既而余南歸，剛父送以詩曰：「前路殘春亦可惜，柳條藤蔓有啼鶯。」又曰：「他年獨自親調馬，愁見山花故故紅。」念亂傷離，惻然若不能爲懷也。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蟄庵《題丁叔雅遺墨》句云：「舊日交親原不薄，他生怨悱更何如。人間天枉兼常痛，腸斷丁三數紙書。」叔雅少與蟄庵同里齊名，迄後滯留京師，客邸所需，及病中醫藥，身後棺斂，皆蟄庵一人任之，其篤于風義如此。

《花隨人聖盦摭憶・曾剛甫》　剛甫歿後一年有餘，予返舊京閑居，追懷舊輩，以周沈觀(樹模)、吳印丞(昌綬)、張子武(其煌)及剛甫四人爲凉夜追悼詩，各系一律，其悼剛甫者云：「陳(簡持)羅(癭公)潘(弱海)麥(孺博)各山邱，老柳楊漕又隕秋。會葬逢驚顏爾瘦，登樓言在夢成休。普賢行願終相度，溫尉金荃那許儔。誰信生平秋玉志，百篇哀麗爲神州。」附識于此，以見文字交期不易得也。

屈向邦《粵東詩話》　剛父句云：「可憐看到平西日，不似尋常墮甑時。」悲廢帝之末路也。晦聞句云：「衆雲能使落陽深。」悲餘孽之謀復辟，而廢帝爲所蒙蔽也。同以落日喻廢帝，此義由來甚古。

守鳳陽時，木庵伯兄客淮北，往來多止宿官齋，談藝甚洽。壯年詩多悽咽之音，蓋經喪亂後所作也。余從何研孫同年處得其自寫雜文詩詞稿一冊，詞佳者最多，風格在白石、玉田之間。

《石遺室詩話》卷一三　余初識蘇堪時，蘇堪僑寓金陵。余詢江左詩人，答書云：「此間金壇馮煦、上元顧雲，皆治詩甚苦。」二人者時方肄業金陵鍾山、惜陰兩書院，爲薛慰農（時雨）、林歐齋（壽圖）二先生高弟。【略】馮夢華壬午同年，未與識面，惟從何研孫（維棣）處，得其詩稿一小冊，經喪亂後所作，多悽咽之音。其中副車，與木庵先兄同年。守鳳陽時，先兄客淮北，往來每止宿官齋，談藝甚洽。從先兄處讀其近作，似轉不及舊作之眞摯。

又　舊作如《次米忌日作》云：【略】《八月十六日病中寄兄妹》云：【略】《將之建康與妹別并寄仲兄吳中》云：【略】《句容晚望寄兄妹》云：【略】《除夕寄仲兄》云：【略】《答研孫》云：【略】《送研孫歸湘中》云：【略】《和研孫登秣陵城之作》云：【略】數詩于骨肉交朋之間，纏綿悽惻，殆欲駸駸追步杜陵者。昔尤袤之《全唐詩話》引高仲武云：「長卿員外詩體雖不新奇，甚能飾鍊。十首以上語意稍同，于落句尤甚。」余謂明清兩代詩人，墨守唐賢者，往往坐此。聲情激越，是其所長，差少變化耳。此數首結聯多用「莫」字，中間「寒潦」、「寒潮」、「荒城」、「荒墟」、「空齋」、「虛堂」、「百年」、「十日」、「百里」、「四方」等字，未免疊見，然如「空江」一聯，「意氣」一聯，「十日」句，「壞屋」句，「亂鴉」句，「黃陵」句，皆能推陳出新，自表用意者。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劍星立地太歲阮小二：馮煦　夢華中丞，詞極清麗，詩亦淵永可味。嘗見其手書七言絕句，風神秀逸，絕類新城。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中丞通籍最晚，故壯年詩多咽苦之音，而性情眞摯，亦于詩可見。《將之建康與妹別并寄仲兄吳中》云：【略】又《句容晚望寄兄妹》云：【略】天倫之愛，羈旅之情，并寓于詩。音節亦極似明七子謝、李之作。中丞爲全椒薛慰農先生時雨高足，久寓江寧，與上元顧石公（雲）齊名，酬唱至夥。

又　中丞詩詞稿，均已刊行，余尤喜其集中絕句諸作。【略】風神遒上，雅近漁洋。詞學白石、玉田，工力亦勝。故詩中間用詞意，韵味又自不同。

成肇麐《蒿盦類稿詞序》　肇麐讀書北村，偶有所作錄稿就正。時君方共亡友毛子次米更倡疊和，因爲肇麐辨析唐、五代、兩宋之流別，風尚之出入，期惟正軌是循，舉從來粗獷纖穠與體之若俳若詭苟焉取悅一世之耳目者，屏絕剗除，相引爲嚴戒，詞于藝事，雖微之微者，而源流正變之故，要非漫無所持擇也。歲丁卯次米下世逾年，君移家金壇，獨旅居蘇、鎮間，又一年相見于江寧。【略】丁丑中夏，乃復同居冶城之飛霞閣，閣距山顛與鍾阜石城相峙，俯睨塵闤，如越世雲煙，朝夕瑰奇變幻，千端萬態，儷斠之隙晷，益相與研精聲律，商榷同異，縱覽古今作者升降而折衷于《大雅》，每登臺舒歗，或就斗室煮茗，促膝夜話，致足樂也。嗟乎！自吾兩人先後去江寧北度而譚諧之歡，幾幾不可復得。津門距都才兩日程，相別三載未獲一執手勞問。君今年五十，肇麐亦四十有六，蓋自總角而弱冠而壯而強而逮五十之年，吾兩人之踪跡數離數合，且跡疏而心愈親者，未嘗不一一見之所爲詞也。

又　始君年弱冠客游淮安之桃源，居處廖寂間，爲詞自娛，歲莫返櫂，出而相示，肇麐心竊好之已。【略】江寧江山雄偉，其城北諸峯，又至宜邃，爲自昔幽人窟宅，年少健步，春秋佳日，輒相與披榛莽，窮磬岩，求六朝以來故蹟所在，及曩時名賢之游躅，有所興發，則咸寓諸詞。【略】同、光之交，君連歲入蜀，所至恆多憂時懷遠之作。【略】君于學無不通，平生所撰造詩古文辭，若駢四驪六之作屬草，殆已逾尺，而君雅不以自名，惟孜孜焉。究心天下之大計，以備當代一日之用，宜于詞彌無取焉，然而少小所習，長大有不能忘薄技且然矧足以寫性情之鬱伊，而藉著友生聚散之跡者哉！若夫君詞之工，則明者能自會之，固無俟肇麐之區區私論也。

陳三立《蒿盦類稿序》　蒿盦先生【略】避亂滬瀆，僦椽棲息，髯鬢皓然，跼天蹐地之孤抱无可與語，輒閒託詩歌以抒其伊鬱煩毒无聊之思，宛然屈子澤畔、管生遼東之比也。【略】往事陳迹，關于國故，逐于人事，見諸先生平生所撰著，雖片楮單辭，皆足以紹先正詔來者，由今視之，亦適成爲叢憂積痛之具而已。先生重違黨徒之請，遂輯前此未散佚者，次爲《蒿盦類稿》凡三十有二卷。授刊竟，以余爲齊年舊侶，俾發其意綴一言，竊維天地萬物之精英，形諸文字，各從其類，不可掩焉。有能者出固而存之，曲肖而達之，而其眞乃永于人心相續，而不敝學者不察，或溢爲奇衺浮剽，苟以爲名皆汩其眞而速其敝者也。先生是編所得于天與人，淺深高下，自有論定之者，獸就所爲文、詩、詞，爲余所及知推之，吐辭結體，一出于沖淑爾疋，盎然粲然，蓋導引自具之性情，以與古之能者相迎，討原究變，溉澤典籍，衷於物則不

誣其志，庶幾尤爲滔滔斯世所係之能者，與堅苦樹立成一家之言。先生固所可自信，且信之于天下後世而無愧也。

陳夔龍《蕘盦類稿序》 光緒十二年丙戌春試，天下舉子於禮部揭曉後，【略】同年生馮夢華中丞以一甲第三人及第。維時君才名噪輦下，余郎潛多暇，以君道德文章超越儕輩，時時樂就君。同官京師者近十年。【略】君決然挂冠歸去，嗣作漢上之游，訪我於十桂堂中，談宴甚歡，閒以詩歌相唱和，而一念及人事天時，內憂外患，又未嘗不慨焉深憂，相對太息，世運之靡有届也。辛亥冬余乞病獲請，養疴津門，厥後移家滬瀆，君亦避亂莅此，往還最數，情誼亦最篤，每以焦憤發爲詩歌，一再賡和。【略】君思如泉湧，經營意匠層出不窮，然後知人之才力聰明，不可同年而語。【略】君秉英特之資，於書無所不覽。童時應試諸作，已驚里中長老。中間游楚游蜀尤得江山之助，迨入承明，登金馬獲觀天祿秘籍，讀人間未見書，遭遇益隆而所學愈富，散駢兩體，淵懿典麗。騷騷入古詩，則無體不工，兼善倚聲，充其所詣，卓然爲東南名宿。

《小三吾亭詞話》卷四 金壇馮夢華中丞(煦)，早飲香名，塡詞大手。四十後，始通籍爲皖撫，有聲。挂冠神武，未竟其用。《蒙香室詞》，多其少作，幽咽怨斷，感遇爲多。

《白雨齋詞話》卷五 蒿庵《菩薩蠻》諸詞，全祖飛卿，而去其穠麗之態，略帶本色，境地甚高。如：「人人都說江南好，今生只合江南老。《水調》怨揚州，月明花滿樓。」又：「懶起學濃妝，偷閒繡鳳凰。」又：「輕雲簾乍捲。香霧羅帷掩。記得嫁王昌。盈盈出畫堂。」又：「茶蘼開後羣芳歇，綠陰滿院聽鵑缺。窗外老鶯聲，都教和淚聽。」又：「人在木蘭艭，春波度遠江。」又：「郎意若爲尋，妾愁江水深。」又：「樓頭花事急，金雁無消息。怎得晚春時，薄情郎早歸。」又：「簾外幾番風，香閨夢正濃。」和平溫厚，感人自深。溫、韋後一千年來，此調久不彈矣，不謂於蒿庵見之，豈非快事。

又 近世文人學士，略諳吟詠，輒裒然成集。尚未能涉獵藩籬，便思欲質諸後世，亦多見其不自量矣。彼若知有《蒿庵詞》，定當汗流浹背。

又 蒿庵詞名不顯，匪獨不及陳、朱諸公，亦不逮楊荔裳、郭頻伽輩，猶爭傳於一時也。然世無不顯之寶，文人學業，特患其不精，不患其無知己，曲高和寡，於我奚病焉。

又 千古詞宗，溫、韋發其源，周、秦竟其緒，白石、碧山各出機杼，以開來學。嗣是六百餘年，鮮有知者。得茗柯一發其旨，而斯詣不滅，特其識解雖超，尚未能盡窮底蘊。然則復古之功，興於茗柯，必也，成於蒿庵乎？

又 蒿庵《瑞鶴仙》云：「玳梁幾許，問海燕芳蹤何住。看紅襟飄瞥，重到畫屏，漫把人誤。」又云：「苦憶年年遠道，水驛山程，空怨零雨。鶯聲暗訴，催春至，共誰語。怕高樓去後，花枝滿眼，東風吹向繡戶。更青青柳色，陌上費人凝竚。」又《垂楊》云：「睨睆流鶯，依稀似欲迎人語。儂心縱使從君訴，奈飛燕雕梁嬌妒。傍長堤一碧無情，任玉驄嘶去。」又云：「淒楚連宵苦雨。竟沾水漬泥，不堪重顧。」此類皆含無限情事，鬱之至，厚之至，似又深於碧山。詞至是，可以興，可以怨矣。

又 蒿庵詞有不知其用意所在，而不得謂之無因者。如《浪淘沙》云：「舊事漫嗟呀，鏡影窗紗。音書字字記無差。說不盡時拋却去，流水天涯。」又《夢江南》云：「紅袖滿樓招不見，橋邊楊柳細如絲。春雨杏花時。」不知其何所指，正令人尋味不盡。

又 近人爲詞，習綺語者，託言溫、韋。衍游詞者，貌爲姜、史。揚湖海者，倚爲蘇、辛。近今之弊，實六百餘年來之通病也。余初爲倚聲，亦蹈此習。自丙子年與希祖先生遇後，舊作一概付丙，所存不過己卯後數十闋，大旨歸於忠厚，不敢有背《風》《騷》之旨。過此以往，精益求精，思欲鼓吹蒿庵，共成茗柯復古之志。蒿庵有知，當亦心許。

又 《六十一家詞選甚精雅》：近時馮夢華(煦)所刻喬笙巢《宋六十一家詞選》，甚屬精雅，議論亦多可採處。

又卷七 《楚詞》二十五篇，不可無一，不能有二。宋玉效顰，已爲不類。兩漢才人，踵事增華，去《騷》益遠。惟陳王處骨肉之變，發忠愛之忱，既憫漢亡，又傷魏亂，感物指事，欲語復咽，其本原已與《騷》合。故發爲詩歌，覺湘間澤畔之吟，去人未遠。嗣後太白學《騷》，虛有形體。長吉學《騷》，益流怪誕。飛卿古詩，有與《騷》暗合處，但才力稍弱，氣骨未遒，可爲《騷》之奴隸，未足爲《騷》之羽翼也。惟《菩薩蠻》、《更漏子》諸詞，幾與《騷》化矣，所以獨絕千古，無能爲繼。繼之者，其惟蒿庵乎？

又卷八 蒿庵曾語余云：「唐以後詩，元以後詞，必不可入目，方有獨造處。」此論甚精。然余謂：作詩詞時，須置身於漢、魏(指詩言)、唐、宋(指

詞言)之間，不宜自卑其志。若平時觀覽，則唐以後詩，元以後詞，益我神智，增我才思者，正復不少。博觀約取，亦視善學者何如耳。

又　無論詩古文詞，推到極處，總以一誠爲主。杜詩韓文，所以大過人者在此。求之於詞，其惟碧山乎？然自宋迄今，鮮有知者。知碧山者惟蒿庵，即皋文尚非碧山眞知己也。知音不亦難哉。(此條以誠字立論，明乎此，則無聊之酬應與無病之呻吟，皆可不作矣，惜不得起蒿庵一證之。)

又　碧山有大段不可及處，在懇摯中寓溫雅；蒿庵有大段不可及處，在怨悱中寓忠厚；而出以沉鬱頓挫則一也，皆古今絕特之詣。

分論

《將之建康與妹別並寄仲兄吳中》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金壇馮夢華中丞煦【略】《將之建康與妹別並寄仲兄吳中》云：【略】天倫之愛，羈旅之情，並寓于詩。

《久不得滋泉消息卻寄》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中丞詩詞稿均已刊行，余尤愛其集中絕句諸作。《久不得滋泉消息卻寄》云：【略】風神遒上，雅近漁洋。

《蝶戀花》　《白雨齋詞話》卷五：蒿庵《蝶戀花》四章，所謂託志帷房，瞻懷身世者。首章云：「城上斜陽依綠樹。門外斑騅，過了偏相顧。玉勒珠鞭何處住，回頭不覺天將暮。」「回頭」七字，感慨無限。下云：「風裏餘花都散去。不省分開，何日能重遇。凝睇窺君君莫誤，幾多心事從君訴。」聲情酸楚，卻又哀而不傷。次章云：「百丈游絲牽別院。行到門前，忽見韋郎面。欲待回身釵乍顫。近前卻喜無人見。」心事曲折傳出。下云：「握手忽忽難久戀。還怕人知，但弄團團扇。強得分開心暗戰，歸時莫把朱顏變。」韜光匿采，憂讒畏譏，可爲三歎。三章云：「綠樹陰陰晴晝午。過了殘春，紅萼誰爲主。宛轉花旛勤擁護，簾前錯喚金鸚鵡。」詞殊怨慕。次章蓋言所謀有可成之機，此則傷所遇之卒不合也。故下云：「回首行雲迷洞戶。不道今朝，還比前朝苦。」悲怨已極。結云：「百草千花羞看取，相思只有儂和汝。」怨慕之深，卻又深信而不疑。想其中或有讒人間之，故無怨當局之語。然非深於《風》《騷》者，不能如此忠厚。四章云：「殘夢初回新睡足。忽被東風，吹上《橫江曲》。寄語歸期休暗卜，歸來夢亦難重續。」決然舍去，中有怨情，故纔欲說便咽住。下云：「隱約遙峯窗外綠。不許臨行，私語頻相屬。過眼芳華眞太促。從今望斷橫波目。」天長地久之恨，海枯石爛之情，不難得其纏綿沉着，而難其溫厚和平。

《八六子》(霉重城，淒淒風雨)　《白雨齋詞話》卷五：此則變化於少游、美成、碧山，而更高出數倍者。(此詞與碧山一篇格調近似，而用意各別，與(板)(抄)襲者不同。)

《相見歡》(春愁直上遙山)　《白雨齋詞話》卷五：二詞用意用筆，超越古今，能將《騷》《雅》眞消息，吸入筆端，更不可以時代限也。

《鳳陂塘》(問西風數行新雁)　《白雨齋詞話》卷五：《騷》情《雅》意，詞品超絕。其年、竹垞，才氣雖高，此境卻未夢見。結句「相」字，不協於律，然於本原殊無傷也。

《清門引》(夢裏流鶯囀)　《白雨齋詞話》卷五：怨深愁重，欲言難言，極沉鬱之致。

《定風波》(爲有書來與我期)　《白雨齋詞話》卷五：蒿庵詞有看似平常，而寄興深遠，耐人十日思者。如《定風波》云：【略】暗含情事，非細味不見。

《鳳凰臺上憶吹簫》(瓜渚煙消)　《白雨齋詞話》卷五：純是變化《風》《騷》，溫、韋幾非所屑就，尚何有於姜、史。

《醜奴兒慢》(飛來燕燕)　《白雨齋詞話》卷五：此感士不遇也，結更深一層說。骨高味古，幾欲突過中仙。

《更漏子》(玉樓寒，芳草碧)　《白雨齋詞話》卷五：自是脫胎於飛卿，而意味又自不同。

《菩薩蠻》(寶函細雀金泥鳳)　《白雨齋詞話》卷五：此蒿庵《菩薩蠻》詞也。意亦有所刺，而筆墨又別，正不必襲溫、韋陳迹。

《念奴嬌》(幾回遠寄鸞牋)　《白雨齋詞話》卷五：蒿庵《念奴嬌》後半闋云：「幾回遠寄鸞牋，深藏懷袖，字字愁磨滅。欲待將書重一讀，讀又柔腸千折。便得常留，也難相比，攜手重親接。不知今夜，夢魂可化蝴蝶。」怨慕之詞，低回往復。結二句，從無可奈何中，作此癡想，不作訣絕語，自是溫厚。

《踏莎行》　《白雨齋詞話》卷五：蒿庵《踏莎行》結句云：「尊中餘瀝且休

揮，明朝簾外迷紅雨。」淒警絕倫，不同凡豔。

傳記

《清史稿・馮煦傳》 馮煦，字夢華，江蘇金壇人。光緒十二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疊上疏代奏，請圖自強，敦大本，行實政，德宗嘉納。典湖南鄉試，稱得士。二十一年，以京察一等授安徽鳳陽知府。鳳屬連年水潦，煦單騎按部，逐一履勘，以被災之重輕，定給賑之多寡，人霑實惠。並屢平反疑獄。總督劉坤一以心存利濟、政切先勞疏保，兩攝鳳潁六泗道。二十七年，遷山西按察使，調四川。廣安州有聚衆謀毀學堂者，獲四人，擬照土匪例正法。煦白大府，請按而後誅，以去就爭，至免冠抵几，不得請不止。旋署布政使，復調安徽，兼署提學使。三十三年，擢巡撫。時國是日非，海內外黨人昌言革命。巡撫恩銘被刺，衆情惶惑。煦繼任，處以鎮靜，治其獄，不株連一人，主散脅從，示寬大，人心始安。復疏言：【略】疏入，大臣權倖多忌嫉之。明年，遂罷。宣統二年，江、皖大水，復起爲查賑大臣，出入災區，規定辦法，施及豫東，未一年，凡賑三十九州縣，放款至三百餘萬。後復立義賑會。連年水旱，兼有兵災，遠而推至京、直、魯、豫、湘、浙，無歲不災，無災不賑，蓋自蒞官訖致仕，逮於耄老，與荒政相終始，衆稱善人。聞國變，痛哭失聲。越十有五年，卒，年八十五。煦居官廉而好施。平素講學，以有恥爲的，重躬行實踐。文章爾雅，晚境至鬻文自給云。

蔣國榜《金壇馮蒿庵先生家傳》 公諱煦，原名熙，後改名煦，江蘇金壇馮氏。【略】公初生時，母朱太夫人夢僧拈花入室，遂字以夢華，晚號蒿庵。生十四歲而孤。【略】天資穎悟，篤實礪學，先從成心巢先生孺治經及天算，【略】兼從喬先生守敬治詞賦，先生贈詩奇賞之。時方弱冠，文名已藉甚矣。【略】光緒乙亥，中試副榜，蒯太守德模延主夔州文峰書院。【略】光緒八年，以副貢生學于鄉。十二年丙戌，成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略】戊子，典試湖南，稱得人。返京，歷充會典館、國史館纂修。【略】官翰林十年，屢言天下之利弊，無所讓。【略】乙未，以京察一等，外簡安徽鳳陽府知府。六年之間，兩攝鳳潁六泗道，政無不舉。【略】二十七年，擢山西河東道，道兼陝豫晉三省鹽庫。【略】越一年，遷四川按察使。【略】二十九年，署布政使。三十一年，遷安徽布政使。明年，兼提學使。【略】宣統二年，江皖大水，朝廷始再起公爲查賑大臣。【略】道光癸卯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生，得年八十有五。

《碑傳集補》卷一五魏家驊《副都御史安徽巡撫兼理提督馮公行狀》 公姓馮氏，諱煦，江蘇金壇縣人。以生時母夢僧拈花以授，遂字夢華。再宅憂，又號蒿盦，晚自稱蒿叟。辛亥後稱蒿隱公。生十四歲而孤，咸豐壬子侍母往河南時，外王父朱士廉知固始縣事，越三歲返，依寶應外家以居，從成心巢先生學，先生名孺，百行純備，稱江淮大儒，國史儒林有傳，是爲公一生學行淵源之所自。初習詞賦，爲喬笙巢先生守敬所奇賞，親爲點定，幷贈以詩云：「自昔名聞大小馮，而今鵲起又江東。世家科第尋常事，難得清才鳳噦桐。」蓋才思敏贍，藻采葩流，羣以爲由天授也。同治甲子以後，曾文正公網羅東南碩學方聞之士，開書局於金陵，公一時師友若丹徒韓叔起弼元、寶應成心巢孺暨其子恭恪公肇曇、溧陽強賡廷汝詢、星源汝謇昆季均先後在局。公已已游江寧，與恭恪公同舍小長干里。光緒丁丑戊寅，同校書冶山之顛，閣三楹，去地數十尺，公居東頭，恭恪公居西頭，霜月之夕，篝鐙共讀，一字得失，往復再四以爲常。中閒于役夔州，逾返數千里，盡攬江山奇秀之氣，益昌其所爲詩文，而僑寓優游講誦之地，于金陵爲時最久。光緒八年以副貢生舉於鄉，十二年丙戌成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戊子典試湖南，稱得士。十年館職至乙未，以京察一等外簡安徽鳳陽府知府，在鳳陽六年，兩攝鳳潁六泗道。二十七年，遷山西河東道，越一年遷四川按察使。二十九年署布政使，歷五月復回本任。三十一年遷安徽布政使，明年兼署提學使。三十三年五月補授安徽巡撫，在位甫一歲而罷。【略】宣統二年，江皖大水，朝廷復起公爲查賑大臣，五次出入災區，規定辦法，至三年六月江皖豫東各屬始竣事，凡賑三十九州縣，放款多至三百餘萬。辛壬之難，桑海猝更，公辟地滬濱，與劉鍾琳立義振協會，自是往來白田、黃浦閒，有賑必(辨)(辦)，靡一歲寧本省於水旱外，兼及兵災，遠而推至直、魯、豫、皖、湘、浙，居恆誦富鄭公之言曰：「吾豈惜此一身以易數十萬人之命哉？」史稱鄭公在青州河朔大水勸部民出粟益以官廩，活流民五十餘萬，公救災與鄭公同而歷時久，過之鄭公。遭隆平推大臣耆艾有餘之福，以茫當世，公則丁陽九之厄獨任其難，嘗語家驊曰：「吾生平不怕難事，義所在必力赴之。」以此十數年籌人籌

款於天荆地棘中，用心力尤苦，幾自忘爲八十餘歲老人。蓋公自淞官訖致仕，逮於沒齒，與荒政相終始，而其孤懷隱痛之所在，則又非當世所能盡窺者。嗟乎，其可慨也夫。公性至孝，歲時家祭必流涕，童時出就外傅，大父訓以讀書宜早起，終身不改。晚歲漂泊海上，往往中夜撫時悲感，若有大不得已於中者，發爲詩歌，與諸逸老相唱和，淒痛至不忍卒讀。丁卯七月六日以微疾薨，春秋八十有五。

紀事

作家逸事

《碑傳集補》卷一五魏家驊《馮公行狀》　庚子春，謁劉忠誠公於江寧，時忠誠公將北覲，語及國本淚涔涔下，公亦泣。丙午、丁未間，國是日非，海内外黨人昌言革命。安徽道員徐錫麟故革黨也，教練巡警，因警生畢業，請巡撫恩銘涖觀，出不意戕殺之，警生咸惴恐，公以布政使繼巡撫任，治其獄不株連一人。當是時，朝廷懲前愆後，有全行化除滿漢畛域之諭，著内外衙門各抒所見，公奏言挽救之，方以覈名實，明賞罰爲第一義，而其要則在民爲邦本，一言有尊主庇民之臣，用之勿疑，不分滿漢，有誤國殃民之臣，刑之毋赦，亦不分滿漢。

又　庚子乘輿西狩，關中方大饑，有詔飭安徽、湖、廣各省地方官會同義紳勸募，公乃先捐籌兩萬，命門人寶應劉鍾琳邀集同志往振，計查放邠、長武、興平三州縣，用款十餘萬。於興平開兩千餘井，謀永久利。公所職一郡守耳，而能毅然應君父之急，不爲秦越之視，嗚呼，難哉！公罷皖撫後，遂卜居寶應，以文史自娛，獎掖後學，貌慈而氣和，時與親故相往還，言笑風發，人益敬愛之。

又　公居官廉而好施，親舊賴以舉火甚衆。晚境鬻文自給，以故身歿之日，家無餘財。平素講學以有恥爲的，重躬行實踐，不尚空言。文章爾雅深厚，名滿天下，後進翕然尊之。治事縝密，神明絕人髦而勸學不倦。喜網絡舊聞，校訂蔣氏《金陵叢書》，編纂《江蘇通志》，皆用力最多。

又蔣國榜《金壇馮嘉庵先生家傳》　全椒薛慰農先生時雨主尊經、惜陰兩書院，宏獎士類，于公噓植尤摯，【略】院課每一藝出，士林皆斂手傳誦，有「江南才子」之目。【略】中間與成君漱泉校書冶山之顛最久。旁究聲律，一以南唐、北宋爲則。成爲心巢先生子，與公爲從母昆弟，時譽幷稱「馮成」。

又　二十七年，擢山西河東道。【略】越一年，遷四川按察使。時廣安州牧詳，有聚衆謀毀學堂，獲四人，請照土匪例正法。總督錫良是其請，公主檄本管府，先查辦，而後科罪。錫執不可，公抗顏力爭，至免冠抵幾，拂袖歸，上書請論劾。錫陽謝之，陰亦彈劾，未逞。

又　三十三年，巡撫恩銘爲道員徐錫麟所戕，時朝野洶洶，詔立補公安徽巡撫。公治其獄，力持寬大，不事株連，政局始定。【略】公奏言：「挽救之方，以核名實，明賞罰爲第一義，而其要則在民爲本。有尊主庇民之臣，用之不疑，不分滿、漢。有誤國殃民之臣，刑之無赦，亦不分滿、漢。」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金壇馮夢華中丞煦晚年一字蒿庵，開府吾皖，去思獨多。君以一甲第三人進士及第，年已四十，出守鳳陽，徵文攷獻，士論翕然。余曩滯南中，與之時有文酒往還，書問稠疊之雅，今篋中猶存手札多通，皆中丞遺墨，蓋敬其爲人也。中丞國變後棲心禪悅，從事賑災，輸粟泛舟，無役不與，尤以義聲著海内。年過八十，而強健如五十許人。

作品本事

《夔州詩》　俞陛雲《吟邊小識》：馮夢華中丞煦，由名翰林開府院中。文學政績，均有可傳。余幼時，讀其《蒙香館賦鈔》，心儀其人。戊戌年，以詞林後輩之禮晉謁。此後屢接清談。曾見其《夔州詩》云：【略】因憶及近人《夔州詩》云：「萬仞牆臨灩澦堆，子陽霸業劃江開。白鹽峯對城頭出，巫峽帆從地底迴。雲起化龍迷古井，風生躍馬有高臺。漢家陵闕同灰燼，淚盡寒猿落日哀。」與馮中丞詩，同一雄慨。

《辛亥七月二十八日獨遊城西諸山》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中丞爲全椒薛慰農先生時雨高足，久寓江甯，與上元顧石公（雲）齊名，詶唱至夥。《辛亥七月二十八日獨游城西諸山》云：【略】蓋其時吾鄉張弢樓丈猶健在也。

著録

《碑傳集補》卷一五魏家驊《馮公行狀》 所著書有《蒿盦類稿》三十二卷、《續稿》三卷、《奏稿》四卷、《剩稿》十六卷、《雜俎》四卷、《隨筆》十卷。

又蔣國榜《金壇馮蒿庵先生家傳》 所著已刻有《蒿庵類稿》卅二卷、《續稿》三卷、《奏議》四卷。《剩稿》十六卷，刻未及半。《雜俎》五卷，刻成一卷。未刻【略】《隨筆》九卷、《尺牘》八卷、《叢稿》若干卷。

《白雨齋詞話》卷五 《蒿庵詞》一卷，所傳不過四十闋。其一生所作，必不止於此。余友李子薪，嘗欲得其全稿以付梓，余求之兩年，竟不能得。今其家住泰州之東鄉，一子又故，身後蕭條，遺稿不知尚存否。讀其詞，思其人，悲其遇，爲之於邑者累日。

藝文

王先謙《夢華有詩贈行再次韵》 早君二十載，掛名視草臺。行年校一歲，忝讓屠蘇杯。始知傲霜花，不屑爭春開。矯然衝天翮，幾鳥誰追陪？方州古禹甸，三望海岱淮。講堂得鴻儒，教益成風雷。忽將捨此去，皇都播清埃。遙憐魯諸生，離筵泣盈罍。我今雖遠別，隔歲定北來。酒有後會樂，詩無臨分哀。永言結同心，考道窮歡咍。吟君瓊瑤什，更寫踴躍懷。

沈瑜慶《答馮夢華太守次馮庵原韵》 天道寧教裨竈知，憂時未用苦吟詩。一官江海歸何日，滿目流亡念在茲。竹木勞人憐我拙，斗鍾爲德恐君疲。長堤障水無窮利，遠迹塗山問導師。

許承堯《懷人詩七首》二 惜陰張一幟，幷轡有吾師。（與汪弢廬師嘗同試金陵惜陰書院。）輦轂傳諸賦，旗亭唱小詞。辛酸籌振日，寬大建牙時。喘汗持疑獄，深思匪我私。（光緒乙巳余創新學。爲僉壬劫持，幾陷大戮。賴先生與沈公力爭于皖撫恩銘，得緩其事。越日而恩銘死。）

朱祖謀《高陽臺·花朝渝樓同蒿叟作》 短陌飛絲，長波皺麴，市帘江柳爭青。中酒年光，買春猶是旗亭。綵旛長記花生日，甚綠窗、兒女心情。儘安排，畫桁吳縑，鈿閣秦箏。　白頭未要相料理，要哀吟狂醉，消遣餘生。無主東風，博勞怨不成聲。朦朧幾簇東闌雪，算今年又看清明。怕相逢，社燕歸來，還訴飄零。

雜録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十二年四月廿二日） 一甲第三馮煦，初閱卷，張公之萬以第四易第三進呈，上諭第三卷字較乾，對以字因乾而較雅，所作爲通場之冠，故置一甲。又馮君在江寧書局二十年，猶是曾文正幕客，通材也。

《緣督廬日記》（光緒乙未八月初五日） 辰刻赴會典館，晤夢華，欲以樂律一門見屬，辭之不可。

《湘綺樓日記》（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四日） 程通判來言【略】馮煦道學，未之聞也。

《聲執》卷下 《宋六十一家詞選》，馮煦就汲古刻六十一家選錄者。成于光緒十三年，爲輓近傳誦之本。

康有爲

論述

陳融《讀嶺南人詩絕句》

墨守孤微取徑荒，結徒問世易尋常。草堂萬木森森日，莽莽行吟心孔長。

風動海潮龍聽法，雲愁島峙鳥驚逋。升沉成敗繞豪素，哀咽人天解得無。

憤身孤注雲龍什，撒手天涯涕淚吟。聽罷所羅門一曲，未嘗灰冷素王心。

王先謙《贈葉（德輝）奐彬》 嘗論康一生險詖，專以學術佐其逆謀，托經

學似樊幷，能文章似崔渙，議改制度似新垣平，廣招黨與似王叔文，借兵外臣、倚重鄰敵以危宗社，又兼崔胤、張邦昌而有之，誠亂臣賊子之尤也，湘人不幸被害者多矣！

《清稗類鈔・文學類・康長素詩氣象萬千》 南海康長素主政有爲之詩，大刀闊斧，氣象萬千。摘其斷句，如《還里》云：「家在故鄉仍是客，身留一髮不如僧。」《遊維揚名園繁華無覩，愴然感懷》云：「孤臣雪嶺梅花墓，賢守平生芍藥堂。」《登鎮江北固樓》云：「天入長江生遠浪，風吹落木下清秋。芍藥豔紅春欲老，杜鵑啼碧澗之幽。」《乙酉除夕病卧蘇村》云：「避債並無痴可賣，祭詩幸有蘭成編。」《雜感》云：「經過人事如流水，無限江山付夕陽。」

《新世說・品藻》 光緒戊戌，德宗奮發自強，欲求人材。一日從容問翁叔平相國曰：「卿自謂何如康長素？」翁曰：「康之才勝臣百倍。」

王葆圖《適園殘墨》 康南海自稱康聖人，然柔情膩語，筆墨間仍不能洗卻鉛華。其傳于報紙上者，舊有艷體四首。

陳琰《藝苑叢話》 康有爲詩多粗率，嘗記其有「茫茫天地雙芒屨，莽莽乾坤一草亭」一聯，以「茫茫天地」對「莽莽乾坤」，寧不慮其合掌耶。昔有舉人入都應試道中，有「日月雙驪子，乾坤一舉人」之句。康詩彷彿似之，然猶不逮其雄壯也。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 康氏詩文書法，蒼茫横逸，均足成家。（晚年嘗與人云：「昔我詩第一，文次之，字又次之。今則反是。」）傳于書法既述其工力境詣矣，其詩文之所造，似亦當加以發揮讀傳一過，粗識所見。質之張君，未知以爲何如。張君表彰本師，風義甚篤，他日或更擴而充之，撰成年譜，以饗遺讀者乎？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康有爲　維新百日，出亡十年，周遊二十一國。定君詩，視此鐫。高言李杜傷摹擬，却小蘇黄語近溫。能以神行更奇絶，此詩應與世長存。今詩人尚意境者宗黄、陳，主神韻者師大曆。鎚幽鑿險，則韓、孟啓其宗風，範水模山，則謝、柳標其高格。其純脱然入乎古人、出乎古人者，則南海康有爲也。南海平生學術，不以詩鳴，徒以境遇之艱屯，足跡之廣歷，直有抉天心、探地肺之奇，不僅巨刃摩天也。「返虚入渾，積健爲雄。」惟南海足以當之。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 南海先生不以詩名，然其詩固有非尋常作家所能及者，蓋發于眞性情，故詩外常有人也。先生最嗜杜詩，能誦全杜集，一字不遺，故其詩雖非刻意有所學，然一見殆與杜集亂楮葉。余能記誦百餘首，所最愛者，《己丑出都》七律四首之一云：「滄海飛波百怪横，唐衢痛哭萬人驚。高峯突出諸山妬，上帝無言百鬼獰。漫有漢廷追賈誼，豈教江夏貶禰衡。陸沈忽望中原歎，他日應思魯二生。」又《絶句十首》之二云：「此去南山與北山，猿鶴哀號松柏頑。或勸蹈海未忍去，且歌《惜誓》留人間。」「南山之下豆苗肥，北山之上猿鶴飛。百畝耕桑五畝宅，先生歸去未必非。」《戊戌國變紀事》四首之三云：「歷歷維新夢，分明百日中。莊嚴對宣室，哀痛起桐宮。禍水滔中夏，堯臺悼聖躬。小臣東海淚，望帝杜鵑紅。」「遮雲金翅鳥，啄食小龍飛。海水看翻立，昊天怨式微。哀哀呼后土，慘慘夢金閨。千載黿鼉恨，王孫有是非。」「吾君眞可恃，哀痛詔頻聞。未竟維新業，先傳禪讓文。中原皆沸鼎，黨獄起愁雲。上帝哀臣罪，巫陽筮予魂。」

又《康有爲傳》第一章《時勢與人物》 先生生平言論行事，雖非無多少之缺點，可以供人摭拾之而詆排之者，若其理想之宏遠照千載，其熱誠之深厚貫七札，其膽氣之雄偉横一世，則並時之人，未見其比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八二 更生有異稟，博極羣書。少時曾游朱九江之門，勇于述作，以力開風氣自任。講學授徒，聲名甚盛。梁節庵贈以詩，有「九流衮衮誰眞派，萬木森森一草堂」之句。戊戌後周歷歐美各國凡十餘年，其詩多言域外古蹟，恢詭可喜。

《定厂詩話》卷下 昔與章太炎先生論近代作家，先生謂康南海、梁卓如皆作家。梁善變而失其故步。康始終不變，則勝于梁；然雖不變，而亦少進境。

胡先驌《讀鄭子尹巢經巢詩集》 梁任公所著《清代學術概論》中論有清學術，以爲文學不發達，其稱咸、同以後詩【略】直至末葉始有【略】康有爲，元氣淋漓，卓然稱大家」。此語大足以證明任公之于詩，實淺嘗也。【略】康更生之詩，大氣磅礴則有之，然過欠剪裁，瑕累百出，殊未足稱爲「元氣淋漓」也。

《復堂日記續錄》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廿日 康工部有爲有五次上書，爲大僚所格，未達九重。原文傳布，登滬上報章，展閱一週，言有過于痛哭者。扼不上聞，固爲沉篤之習，然以此爲藥，即能起篤疾，尚不敢信。

《清史稿・康有爲傳》 有爲天資瑰異，古今學術無所不通，堅於自信，每有創論，常開風氣之先。初言改制，次論大同，謂太平世必可坐致，終悟

天人一體之理。

《出都留別諸公》一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莽蒼齋集》中有詩云：「身高殊不覺，四顧乃無峯。但有浮雲度，時時一盪胸。地沈星盡沒，天躍日初鎔。半勺洞庭水，秋寒欲起龍。」蓋晨登衡嶽祝融峯作也。瀏陽人格，于此可見。南海先生《己丑出都作》一律云：【略】南海人格，于此可見。「身高殊不覺，四顧乃無峯。」「高峯突出諸山妒。」此何等自負語！兩先生作此詩時，皆未出任天下事也。先時之人物，其氣魄固當爾爾。《十朝詩乘》卷二二：康長素聚徒講學，創「《公羊》改制」之說，一時才彥多從之。其抗言新政，固不自戊戌始。光緒己丑，方爲諸生，即累草萬言書，詣都察院上之。所言多主變法，老成斥爲狂謬。有《己丑出都》詩云：【略】。

《聞黨禁開》　《冷禪室詩話·詩貴含蓄》：詩貴含蓄，說盡便無謂。如南海先生《聞黨禁開》云：「自是旻天大，寧因兵變來。」他人至此，便作憤恨語或快心語矣。

《登羅浮飛雲峯頂》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南海游羅浮詩頗多，內一首云：【略】又一首云：「萬紫千紅總是春，升天入地不猶人。曲徑危橋都歷偏，出來依舊一吟身。」此皆可見人格之詩也。

傳記

《清史稿·康有爲傳》　康有爲，字廣廈，號更生，原名祖詒，廣東南海人。光緒二十一年進士，用工部主事。少從朱次琦遊，博通經史，好公羊家言，言孔子改制，倡以孔子紀年，尊孔保教，先聚徒講學。入都上萬言書，議變法，給事中余聯沅劾以惑世誣民，非聖無法，請焚所著書。中日議款，有爲集各省公車上書，請拒和、遷都、變法，格不達。復獨上書，由都察院代遞，上覽而善之，命錄存備省覽。再請誓羣臣以定國是，開制度局以議新制，別設法律等局以行新政，均下總署議。二十四年，有爲立保國會於京師，尚書李端棻、學士徐致靖、張百熙，給事中高燮曾等，先後疏薦有爲才，至是始召對。【略】自辰入，至日昃始退，命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特許專摺言事。【略】有爲連條議以進，於是詔定科舉新章，罷《四書》文，改試策論，立京師大學堂、譯書局，興農學，獎新書新器，改各省書院爲學校，許士民上書言事，諭變法。【略】未及行，以抑格言路，首違詔旨，盡奪禮部尚書、侍郎職。舊臣疑懼，羣起指責有爲，御史文悌復痛劾之。上先命有爲督辦官報，復促出京。上雖視政，遇事仍承太后意旨，久感外侮，思變法圖強，用有爲言，三月維新，中外震仰。唯新進驟起，機事不密，遂致害成。時傳將以兵圍頤和園劫太后，人心惶惑。上硃諭銳等籌議調和，有「朕位且不能保」之語，語具《銳傳》。於是太后復垂簾，盡罷新政。以有爲結黨營私，莠言亂政，褫職逮捕。有爲先走免，逮其弟廣仁及楊銳等下獄，並處斬。復以有爲大逆不道，搆煽陰謀，頒硃諭宣示，並籍其家，懸賞購捕。有爲已星夜出都航海南下，英國兵艦迎至吳淞。時傳上已幽廢，且被弒，有爲草遺言，誓以身殉，將蹈海。英人告以訛傳，有爲始脫走，亡命日本，流轉南洋，遍遊歐、美各國。所至以尊皇保國相號召，設會辦報，集貲謀再舉，屢遇艱險不少阻。嘗結富有會，起事江漢，皆爲官兵破獲，誅其黨。連詔大索，毀所著書，閱其報章者並罪之。初，太后議廢帝，稱病徵醫，久閉瀛台，旦夕不測。有爲聞之，首發其謀，清議爭阻，外人亦起責言，兩江總督劉坤一言「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始罷廢立。拳匪起，以滅洋人、殺新黨爲號，太后思用以立威，遂肇大亂，凡與有爲往還者，輒以康黨得奇禍。宣統三年，鄂變作，始開黨禁，戊戌政變獲咎者悉原之，於是有爲出亡十餘年矣，始謀歸國。時民軍決行共和，廷議主立憲，而有爲創虛君共和之議，以「中國帝制行已數千年，不可驟變，而大清得國最正，歷朝德澤淪浹人心，存帝號以統五族，弭亂息爭，莫順於此」。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徇民軍請，決改共和，遂下遜位之詔。有爲知空言不足挽阻，思結握兵柄者以自重，頗遊說當局，數年無所就。丁巳，張勳復辟，以有爲爲弼德院副院長。勳議行君主立憲，有爲仍主虛君共和。事變，有爲避美國使館，旋脫歸上海。甲子，移宮事起，修改優待條件，有爲馳電以爭，【略】明年，移蹕天津，有爲來覲謁，以進德、修業、親賢、遠佞爲言。丁卯，有爲年七十，賜「壽」，手疏泣謝，歷叙恩遇及一生艱險狀，悲憤動人。時有爲懷今感舊，傷痛已甚，哭笑無端。自知將不起，遂草遺書，病卒於青島。

《康南海自編年譜》（存目）

梁啟超《康有爲傳》（存目）

紀事

《文成舞辭》 梁啓超謹案：此先生講學萬木草堂時製，以爲釋菜禮聖之樂者，律奏舞容咸備，我同學皆誦習之，惜今流失，不復能記憶也。

《送張十六翰林延秋先生還京》一 梁啓超謹案：先生讀書西樵山白雲洞時，年未弱冠，張翰林以一時耆宿才名籍甚，偶游樵山，造廬相訪，一見傾心，遂定交。

《感事》 梁啓超謹案：是時醇賢親王當國，外廷薄有違言，故有「金縢」「風雷」之語。

《屠梅君侍御謝官歸索詩爲別敬賦六章》 梁啓超謹案：侍御連抗疏，請輟園工，又嚴劾樞臣及中官，最後更請速歸政坐，是飭回原衙門行走。

《去國吟》三 梁啓超謹案：花埭在廣州城外，珠江之南，即所謂素馨斜也，先生有宅在焉。

《甲午十月紀事》五 梁啓超謹案：當時兩江總督張之洞建議割東三省與俄，割西藏與英，賂使助我拒日，而盈廷聯說尤盛，總署與俄使已有成言，故此章及之。

《屬刻同門功課簿繫詩四首》 梁啓超謹案：草堂同學讀書，日有劄記，名曰「功課簿」，率經先生批點者也。先生于丁酉秋冬間，命同學輯印之，作此四詩。同人旋將積年所記彙集，存置草堂之書藏中。未及編定而戊戌之難作，書藏所儲，悉付一炬，塵沙散落，竟成語讖。它尚不足惜，而陳、曹二君遺著遂不能以一字傳于後，斯最痛心也。

《桂林風洞與門人曹仲儼龍贊侯況晴皋黎少峯湯覺頓看雪懷梁卓如兼示麥孺博時二子皆在上海卓如將爲美游》 梁啓超謹案：是時伍秩庸京卿廷芳使美，奏派余爲參贊，余方就湖南時務學堂之聘，乃辭不往，先生未知，故云余「將爲美游」也。

《戊戌八月紀變八首》一 梁啓超謹案：先生以八月初二日奉硃諭命出京，初四日復由林暾谷京卿傳口詔促行，初五日遂行，初六日而難作，閉城大索，而先生猶在天津也。初六日午乘「重慶」船發大沽；其後之罣、上海兩處名捕，竟脫于難，若或使之焉。

又三 梁啓超謹案：侍御忠鯁出天性，胸無城府。時賊黨文悌同在臺中，屢以言相餂，冀得搆煽口實。一日訪侍御，力言東朝沮撓新政，聲淚俱下，因慷慨道唐五王事，侍御信之，極獎其肝膽。未幾，文悌捏詞入告，劾侍御有異謀。此六月間事也。雖上燭其奸，黜之，然蜚語日中，卒釀大變。

《登箱根頂浴蘆之湯》一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南海先生遊箱根一旬，得詩甚多，《戊戌國變紀事》四首，即成于彼時也。余最愛誦其五古一章云【略】。

《訪清友園梅花》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清友園，在東須磨，月見山之間，距大手厲廬極近，頗饒花卉，雖風景平平，一入吟詠，便增聲價。【略】南海亦有《訪清友園梅花詩》云：【略】。

《演孔歌》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樂學漸有發達之機，可謂我國教育界前途一慶幸。苟有此學專門，則吾國古詩今詩，可以入譜者正自不少，【略】。近頃橫濱大同學校爲生徒唱歌用，將南海舊作《演孔歌》九章譜出，其音溫以和。

《開歲忽六十篇》 康文珮《南海康先生年譜續編》（民國六年丁巳）：先君六十歲。元旦，賦長詩二百三十五韻，題爲《開歲忽六十篇》。先君自戊戌蒙難，流離異域一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里，一生不入官，好游成癖，而今老矣。沈老子培言古人最長詩一百五十韻。先君遭遇既奇，援筆記之，故不覺其繁，非矜誇以示衆也。

《順德二直歌》 梁啓超謹案：此事主之者，實爲何君？君字翽高，又字某士、志行芳。二十年來，朝士罕見其比。自孫毓汶當國後，黷貨之風熾長。國事敗壞，實由于此。甲午難作，朝野咸集矢合肥，而毓汶方炙手可熱，莫之敢指。君此疏，實輿論之導，故先生美之。

《己亥六月十三日與義士李福基馮秀石及子俊卿徐爲經駱月湖劉康恆等創立保皇會于二十八日至域多利中華會館率邦人恭祝聖壽龍旗搖颺觀者如雲灣高華與二埠同日舉行海外祝嘏自此始也》 丁文江、趙豐田《梁啓超年譜長編》第二冊：南海先生于（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二月去日本，三月抵加拿大，四月往倫敦，以復辟事請助于英廷無效。閏四月再返加拿大，六月十三日與華僑

李福基等創立保皇會于該地。【略】當時南海有詩一首：【略】。

《菽園以書告譯天演論者得奇女子慕而嫁之亡人聞之忘其憂患以國事鬱鬱久矣今日軒渠可愈肝疾寫寄觀天演齋主邱菽園》《清史稿・嚴復傳》：著有文集及譯《天演論》等。陳寶琛《清故資政大夫海軍協都統嚴君墓誌銘》：配王夫人，端淑有閫德，前君二十九年卒。繼室朱夫人。

《北難日急江南軍來歸聯合五省義士興師勤王將用日本挾藩之策先行之武昌事敗七月十八日門人唐才常殉難漢口烈士林圭等死者三十人祭之哀愴心肺》《清史稿・唐才常傳》：唐才常，字佛塵。少與嗣同齊名，稱「瀏陽二生」，兩湖學堂高材生也。聞嗣同死，憂憤，屢有所謀，每言及德宗，常泣下。二十六年，兩宮出狩，才常陰結富有會謀舉事，號勤王，將攻武、漢。被獲，慷慨言無所隱，請就死，遂殺之。張難先《烈士唐才常事略》：唐君才常，字黻丞，亦字佛塵，湖南瀏陽縣人。與鄉人譚嗣同等創辦《湘學報》，君撰述爲多，自署即所稱洴澼子，兩人少同游，長同志，訂爲生死交，才名亦相伯仲，時有瀏陽雙傑之稱。先是政變之未起也，亦與譚嗣同輩早有所圖，從事聯絡大江南北之會黨與游勇，設自立會以部勒之，備緩急之用。譚死，其勢未殺，而君實爲之主力。

《哭祭軍機陳次亮郎中》趙炳麟《陳次亮傳》：陳君名熾，字次亮，江西人也。以孝廉爲戶部郎。久值樞垣，留心天下利病，深研經濟學，以各國之強，皆原于富，著《富國策》，于物產製造商務，言之娓娓。後以世變日鉅，鬱鬱不得志，酒前燈下，往往高歌痛哭，若癡若狂，歸江西數年卒。《晚晴簃詩匯》卷一七〇：陳熾，原名家瑤，字次亮，瑞金人。光緒壬午舉人，官戶部主事。

《六哀詩》康文珮《南海康先生年譜續編》：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先君四十五歲。【略】八月十三日，《六哀詩》補成。先君自戊戌之秋，維新啓難，光緒幽囚，鉤黨起獄，四軍機章京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御史楊深秀，及先叔廣仁棄屍柴市，天下冤之，海外志士至誠，皆爲設祭，停工持服。蓋戊戌變法之事，爲中國新舊存亡所關也。六烈士者，非先君之友生弟子，即先君之肺腑骨肉。流離絕域，嘔血痛心，兩年執筆，哀不成文。辛丑八月十三日，先君奠酒於檳榔嶼絕頂，成五烈士詩。海波沸起，愁風颼來，哀記亡弟，卒不成聲，擱筆三年，今始補成。

又《故山東道監察御史聞喜楊公深秀》《清史稿・楊深秀傳》：楊深秀，字儀村，本名毓秀，山西聞喜人。少穎敏，諳中西算術。同治初，以舉人入貲爲刑部員外郎。假歸，值晉大饑，閻敬銘銜命籌賑，深秀條上改革差徭法，困少蘇。光緒十五年，成進士，就本官遷郎中，轉御史。嘗言：「時勢危迫，不革舊無以圖新，不變法無以圖存。」二十四年，俄人脅割旅順、大連灣。深秀力請聯英、日拒之，詞甚切直。時朝廷銳意行新政，而大臣恆多異議。深秀迺與徐致靖先後疏請定國是，又以取士之法未善，請參酌宋、元、明舊制，釐正文體，下其議于禮部，尚書許應騤心非之，未奏也。會議經濟特科務減額，于是深秀合宋伯魯彈其阻撓。上令應騤自陳，奏上，劾康有爲夤緣要津，請罷斥，詞連深秀，上不之詰也。御史文悌劾深秀傳布有爲所立保國會，幷暴有爲交通內外狀，德宗責以代人報復，反獲咎。深秀益感奮，連上書請設譯書局，派王公游歷各國，幷定游學日本章程，皆報可。又請試庶官，日番二十人，料簡貞實，而汰其庸愚罷老不諳時務者，繇是廷臣益側目。湖南巡撫陳寶箴圖治甚急，中蜚語，深秀爲剖辨之，上以特旨褒寶箴，寶箴迺得行其志。八月，政變，舉朝惴惴，懼大誅至，獨深秀抗疏請太后歸政。方疏未上時，其子黻田苦口諫止，深秀厲聲叱之退。俄被逮，論棄市。深秀性鯁直，嘗面折人過，以此叢忌。官臺諫十閱月，封事二十餘上，稿不具存，惟獄中詩三章流傳于世。

又《故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候補知府譚君嗣同》《清史稿・譚嗣同傳》：譚嗣同，字復生，湖南瀏陽人。父繼洵，湖北巡撫。嗣同少倜儻有大志，文爲奇肆。其學以日新爲主，視倫常舊說若無足措意者。繼洵素謹飭，以是頗見惡。嗣同迺游新疆劉錦棠幕，以同知入貲爲知府，銓江蘇。陳寶箴撫湖南，嗣同還鄉佐新政。梁啓超倡辦南學會，嗣同爲之長。屆會期，集者恆數百人，聞嗣同慷慨論時事，多感動。光緒二十四年，召入都，奏對稱旨，擢四品卿、軍機章京。四人雖同被命，每召對，嗣同建議獨多。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令嗣同擬旨，必載明前朝故事，將親詣頤和園請命太后。嗣同退謂人曰：「今迺知上絕無權也！」時榮祿督畿輔，袁世凱以監司練兵天津。詔擢世凱侍郎，召入覲。嗣同嘗夜詣世凱有所議。明日，世凱返天津。越晨，太后自頤和園還宮，收政權。啓超避匿日本使館，嗣同往見之，勸嗣同東遊。嗣同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卒不

去。未幾，斬于市。

又《故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內閣中書林君旭》《清史稿・林旭傳》：林旭，字暾谷，福建侯官人。年十九，舉本省鄉試第一。後試禮部，值中日搆釁，糾同試者上書論時事，不報。入貲爲內閣中書。時康有爲倡言變法，先于京師立粵學會，以振厲士氣，而蜀學、浙學、陝學、閩學諸會繼之。旭爲閩學會領袖，又充保國會會員。榮祿先爲福州將軍，雅好閩士，及至天津，延旭入幕。俄以奏保人才召見，操土語，上不盡解。退繕摺，上稱善，遂命與譚嗣同等同參機務，詔諭多旭起草。及變起，同戮于市，年二十有四。

又《故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內閣侍讀楊君銳》《清史稿・楊銳傳》：楊銳，字叔嶠，四川綿竹人。少雋慧，督學張之洞奇其才，招入幕。肄業尊經書院，年最少，嘗冠其曹。優貢朝考得知縣。之洞督兩廣，從赴粵。光緒十一年，舉順天鄉試，考取內閣中書。二十四年，之洞薦應經濟特科。又以陳寶箴薦，與劉光第、譚嗣同、林旭并加四品卿，充軍機章京，參新政。召見，銳面陳興學、練兵爲救亡策，稱旨。七月，禮部主事王照上封事，尚書許應騤等格不奏。上聞，震怒，盡褫尚書侍郎六人革職，朝臣皆不自安。上手詔密諭銳云：「近日朕仰觀聖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大臣而進英勇通達之人，亦不欲將法盡變。朕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時不惟朕權力所不及，若強行之，朕位且不能保。爾與劉光第、譚嗣同、林旭等詳悉籌議，必如何而後能進用英達，使新政及時舉行，又不致少拂聖意，即具奏，候朕審擇，不勝焦慮之至！」銳復奏言：「太后親挈大位授之皇上，皇上宜以孝先天下，遇事將順。變法宜有次第，進退大臣不宜太驟。」上是之。已而太后再訓政，諸言新政者皆予重誅。銳既下獄，自揣實無罪，謂即訊不難白，次日，遽詔與光第等同棄市。宣統改元，銳子慶祁繳手詔于都察院，請代奏，始傳于世。

又《故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刑部主事劉君光第》《清史稿・劉光第傳》：劉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順人。光緒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嚴，因讞獄忤長官，遂退而閉戶勤學，絕迹不詣署。家素貧，而性廉介，非舊交，雖禮饋弗受。獨與楊銳善。通《周官》、《禮》及《大小戴禮記》。其應召也，亦以陳寶箴薦，然非其素志，將具疏辭，川人官京朝者力勸之。一日，召見，力陳時危民困，外患日迫，亟宜虛懷圖治，上稱善。惟時言路宏啓，臣民奏事日數百計，光第竟日批答，簽識可否，以待上裁。退語所親曰：「吾終不任此，行當亟假歸矣！」未一月而禍作，光第自投獄。臨刑，協辦大學士剛毅監斬，光第詫曰：「未訊而誅，何哉？」令跪聽旨，光第不可，曰：「祖制，雖盜賊，臨刑呼冤，當復訊。吾輩縱不足惜，如國體何！」剛毅默不應，再詢之，曰：「吾奉命監刑耳，他何知？」獄卒強之跪，光第崛立自如。楊銳呼曰：「裴村，跪！跪！遵旨而已。」乃跪就戮。

又《故候選主事亡弟廣仁》《清史稿・康廣仁傳》：康廣仁，名有溥，以字行，有爲弟。少從兄學。有爲上書請改革，廣仁謂當先變科舉，庶人才可出。其後罷鄉會試、制藝，而歲科試未變，廣仁激勵言官抗疏論之，得旨兪允。于是廣仁語有爲：「今科舉既廢，宜且南歸興學專教育，俟養成多數有用才，數年後乃可云改革也。」有爲不忍去。及初聞變，廣仁復趣有爲歸。有爲走，廣仁被逮。在獄言笑自若，臨刑猶言曰：「中國自強之機在此矣！」

《夏日游須磨存筥》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南海逝矣，域內讀書種子，又少一人，知與不知，無不惋歎。庚申于役滬上，文酒往還，與君最洽。君頗珍其書，曾以聯語屏幅多種見詒。極承推重，今亦佚矣。余東渡後，貲廡神戶，愛其山水，須磨、月見，屐齒慣經。君曩歲逋亡，居此亦久，篇什流傳，未可無述。其《須磨春日二首》云：【略】又《夏日游須磨存筥》六首，錄其四云：【略】此外題詠佳什猶夥，不備錄矣。

《秋登越王臺》王賡綸《珠光室詩話》：康南海有《秋登越王臺》詩，蓋馬江敗後，詣闕上書，促清廷變法之作。據梁任公注云：是時醇親王當國，外廷薄有違言，故有「金縢」「風雷」之語，則是又關掌故，可作詩史。

《八月九日在上海英艦爲英人救出得僞旨稱吾進丸弒上上已大行聞之一痛欲絕決投海寫詩繫衣帶後英人勸阻謂消息未確請待之派兵船保護至香港》梁啓超謹案：戊戌之變，羣賊自始欲甘心于先帝。故六七月間，日興訛言，謂帝疾大漸相驚，以內務府已查大行典禮，又摭愚民仇教之邪說，謂南海先生曾以一丸進帝，服之，遂爲所迷惘。此等譌諑，徧布輦轂，併爲一譚，牢不可破。其處心積慮，則在逮獲南海先生後，旋即弒帝，因歸罪于先生而誅之。故逮捕時，僞旨稱帝已大行。其時，上海道蔡鈞以此僞旨遍示各國領事。各領事無不見之，故各國報紙咸報我國卹。英領事往救先生，即挾此僞旨行。

文中明有「八月初五日，大行皇帝遇毒上賓」之語，先生親見之，一痛幾絕。此詩所以有「帝星沈」之句也。而先生爲英人所救，事出羣賊意外。憚西鄰責言，未敢遽行弒逆，而收捕黨人，又苦無名，乃一變而爲謀圍頤和園之說。此說起于八月初十日以後，初發難時無有也。此詩根于英領事所持僞旨，實爲本案鐵證。今者先帝已矣，而憑几未命，猶未免杯弓蛇影，微聞今修《實錄》，無一人敢存直筆，先帝之冤，將永不能白于天下後世矣。謹實記所見聞，以告良史。《柏巖感舊詩話》卷三：戊戌政變，康南海乘輪南渡，猶不知逮捕之緊急。船過烟臺，南海登陸，題詩云：【略】題畢回船，甫起椗，而烟臺關道奉詔來追，船已行矣。

《屠梅君侍御謝官歸索詩爲別敬賦六章》《十朝詩乘》卷二一：溯當同治末年，即有修復淀園之議。沈侍御（淮）爭之不得，游侍御（百川）復爭之。穆宗召游入對，諭以「士庶之家，孰無老親？親老，欲稍娛游觀，爲人子者豈忍堅阻？汝疏具見忠鯁，而未喻此中苦衷，故召諭之。」游因言「三海近在禁城，稍事掃除，即可駐蹕，勝別營園工」。慈聖初不知有三海，及臨觀，良勝，遂修葺徙居，而園工以輟。光緒中，復議興修。屠梅君侍御累疏諫阻，且嚴劾樞臣之誤國，中官之罔上，疏語涉及宮闈，同列驚其戇直。康長素與契厚，有《贈梅君》五古六章，其二云【略】、其三云【略】、其四云【略】。蓋分述梅君建言諸事。自園工議起，朝臣交章諷諫，類以軫時艱、恤物力爲言。談時事者，亦慨焉憂之。

《屬刻同門功課簿繫詩四首》一、二、三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丁酉秋，先生嘗屬草堂諸子彙刻其功課劄記，繫以三絕云：【略】此亦萬木草堂一掌故也。斯時陳通甫、曹著偉已逝矣，故第二首云：【略】刻竟不成，而兩君宏邃之理想，雄遠之高文，竟無復吉光片羽以傳于後。恫夫！

《閱報見德人賀得膠周歲事又得楊漪川獄中詩題其後》《十朝詩乘》卷二二：是獄，樞廷本主訊鞫，剛子良協揆謂：「恐廷訊之際，詞涉乘輿。」遂不待具獄詞，悉誅之。漪川，聞喜人。或傳子良扈蹕西行，經聞喜，見大鳥驚死。其說無稽。康長素得漪川獄中詩，題其後云：【略】。

《瑞典北海申堪聞常熟凶聞于海上大盤陀石哭之時海風怒號助人悲痛不意黨禍遂成永訣後之覽者豈止西州之痛耶》梁啓超《飲冰室詩話》：先生復有哭常熟三章，蓋時在瑞典，初得凶問于申堪北海口石上，望海灑淚之作也。詩云：【略】孫雄《詩史閣詩話》：翁叔平協揆師之逝也，時在光緒甲辰五月。康南海方客瑞典北海申堪，甫聞凶問，于海上大盤陀石哭之。其時海風怒號，若助人無窮之悲痛者。因成七絕一首，云：【略】又七律二首，云：【略】翁師嘗于德宗前，面奏「康有爲之才，勝臣十倍」。師素性愼密，不輕許可，迺于南海獨推崇如此其極。當時鮮有知此語者，良由溫樹不言之故。迨被放歸田之後，剛相秉政，追論前事，以此語列入諭旨，與書畫古玩同爲罪案，遂受革職、永不叙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之嚴譴。落穽下石，惟求快意，逢蒙射羿，古今同慨。然翁師薦賢之雅，轉因此而流傳後世。小人之陷害君子，究何足損其毫末哉？

《故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毓慶宮行走常熟翁公哀詞十四章》梁啓超《飲冰室詩話》：常熟翁公之喪，海內識時之士，同聲哀悼。南海先生在歐洲聞訃，爲哀詞十四章。

《聞前禮部左侍郎徐公致靖之喪哭祭而慟》《十朝詩乘》卷二四：徐子靜學士之獲罪，由保薦康長素也。子靜初不識康，其姪由甫與康鄉舉同年，迹頗密，介以進謁。一見即目爲國士，疏請破格擢用。召對後，僅命直譯署，頗怏怏，然于子靜則深有知己之感。戊申、己酉間，客瑞典，誤聞子靜死，設祭慟哭，作詩云：【略】時子靜已先出獄，詣行在自投得釋。居杭州，逾十年乃卒。康歸國，猶及見之。而此詩已流播海內。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以康氏之人物，爲作傳非易事。故疏脫之處，蓋難盡免。光緒間之變法運動，以至戊戌維新，爲康氏平生政治活動最有聲色之舉，亦近代史中關係重大之事。康氏鑒于國恥國難，發憤而以救國自誓。政治活動，再接再厲，其意義尤足重視。書中于此，記述頗詳，深便讀者。惟戊戌康氏之蒙召見，由于先世父僅叟公之上疏論薦，于戊戌維新及康氏與光緒帝之關係上，亦一重要關鍵，傳中漏未叙及，而召對乃若突如其來矣。康氏與先從兄由盦爲癸巳鄉試同年，以年家子見先世父，談變法圖強，先世父大器異之，目爲國士，密疏請特旨宣召，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圖自強。是疏所薦凡五人，康氏居首。以下爲黃遵憲、譚嗣同、張元濟、梁啓超。其稱康氏云：「忠肝熱血，碩學通才，明歷代因革之得失，知萬國強弱之本源。當二十年前，即倡論變法。其所著述有《俄彼得變政記》、《日本變政記》等書。善能借鏡外邦，取資法戒。其所論變法，皆有下手處。某事宜急，某事宜緩，先後

次第，條理粲然。按日程功，確有把握。其才略足以肩艱鉅，其忠誠可以託重任。幷世人才，實罕其匹。」奉諭：「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奏保舉通達時務人才一摺：工部主事康有爲，刑部主事張元濟，著于本月二十八日預備召見。湖南鹽法長寶道黃遵憲，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著該督撫送部引見。廣東舉人梁啓超，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看具奏。」此康氏四月二十八日奏對之所由也。庚子李鴻章以議和至京，與先世父相見。慰問甚殷，曰：奈何爲康黨乎？先世父曰：孰爲康黨者？曰：康有爲非君所保耶？曰：然則康有爲是徐黨耳。李亦爲之啞然也。康氏于先世父知己之感最深。戊申，在瑞典誤聞先世父逝世，設祭痛哭，作詩云：【略】情文交至，哀摯動人。後歸國重晤，悲喜交集，聲淚俱下。民國六年，先世父捐館杭州。時康氏避迹美使館，復設祭爲文以哭之。輓聯云：「維新首戊戌，惟公爲變法第一人，爲國忘家，忠主遺身，求才若渴，嫉惡若仇，蒼蒼者天不遺一老，削剡薦賢豪，爲我繫詔獄者二載，上無補國，下不救民，生未報德，死不奔喪，煢煢在疚，永負是翁。」尤爲血淚交迸之作，難以尋常格律繩之也。《南海康先生傳》于高燮曾、張百熙之奏薦，均著其事。先世父之奏薦，重要遠過之，實未宜略而不書。（此外所記，與余所知亦間有不盡同者。）至翁同龢之薦康，向爲世人所公認。政變後西后追論翁罪，特著「今春力陳變法，密保康有爲，謂其才勝伊百倍。意在舉國以聽」等語。傳中述翁氏薦康及相善事，自非無根，而據翁氏日記，則于康有貶詞。謂嘗爲光緒帝言其居心叵測，且當覩因康獲咎之論時，謂「臣若在列，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而轉以獲罪，惟有自艾而已」。斯乃成一疑案。抑翁氏故作疑陣耶？暇當再諮考之。

《聞高麗降封李王感賦六章》二　《十朝詩乘》卷一四：廣西鎮南關內山下有昭德臺，每安南貢使至，左江鎮道莅關，先于臺上設黃幄，標兵布陣左右列。貢使抵關，則武員請鎖鑰，鑰長四尺餘，巨如人股。既乃升旗鳴礮，鼓樂啓關，通事導貢使人役魚貫入，向臺三跪九叩首畢，乃請見諸官。鎮道驗表文，閱貢物，量留百許人從赴京，餘悉犒以酒筵銀帛，遣還。軍器外，不禁齎貨。封關後，貢使從鎮道起行。自太平府下船，經南甯、梧州至省，謁巡撫，又檢閱貢物，款以酒筵，命巡檢、千總各一人伴送赴京。歷湖廣、江西、江南入瓜洲口，經山東、直隸至通州，始易舟而車赴京朝見。宴犒畢，自原道回。太平守、新泰協送至關，貢使復向臺謝恩而返。守、協封關訖，繳鑰于左江道庫。蓋故事然也。康長素《聞高麗降封李王感賦六章》，其第二章云：【略】時在咸、同，猶沿舊制。中丞公者，謂康公國器也。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中國昔以天朝上國之聲威，俯臨藩屬。附庸小邦，臣事盡禮。前引《清代野記》述琉球使臣入貢情狀及儀節。茲閱康有爲庚戌《讀報聞日俄立協約遂亡高麗降封李王痛慨感賦六章》，有云：【略】此亦屬國朝貢之片影。其「牽供傀儡」句，今日誦之，益可味矣。

《門人張伯楨子幹爲先烈袁督師表彰建祠供奉請詩以此貽之》　《燕京訪古錄・袁督師廟記》：袁督師廟在北京左安門內東火橋。廟額字大一尺，以石爲刻，題曰袁督師廟，下款「丁巳二月鄉後學南海康有爲書」。廟門有石聯，高與廟齊，聯云：「其身世繫中夏存亡，千秋享廟，死重泰山，當時乃蒙大難；聞鼙鼓思中原將帥，一夫當關，隱若敵國，何處更得先生。」下款：「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八年丁巳夏五鄉後學南海康有爲譔幷書。」廟內正中立袁督師石刻像。鬚眉生動，令人肅然起敬。其石像上懸一額顏曰「聽雨」，乃督師自書遺墨。兩傍懸一聯云：「自壞長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壯山河。」下款：「鄉後學南海康有爲譔幷書。」廟內有大石一幅，刻南海康先生所譔書之《袁督師廟記》。記後自題一詩云：【略】字字工楷，筆筆遒峭。

《觀劇感賦（杭州某戲園演光緒痛史）》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康有爲觀杭州某戲園演《光緒痛史》劇，《感賦》絕句云：【略】亦謂帝死于被弒，而以驕橫責隆裕，且科以亡清之罪，與西后同類交譏焉，悖與《雜詠紀事》略近。（康氏與人論及隆裕有「婦人以妬亡國」之語，指西后與帝相乖，頗緣隆裕云。）又：昨與王書衡先生（式通）晤，談及光緒帝是否善終，據云：帝實病死，非被弒。當逝世之前一日，召諸醫翌晨九時入診，閩人周景濤方以名醫薦被徵診帝疾，屆時趨往，餘醫尚未集，乃先爲帝診切。奏曰：上下焦不通。帝歎曰：我一輩子不通了。時帝病已危，隆裕暨載灃均在帝所，聞隆裕私詢載灃帝病尚無礙否？載灃對以恐不治，後事宜預備。是日帝遂逝世，證以周氏親所見聞，帝死于病蓋無疑也。按帝以天子之尊，處囚虜之境，凡所經歷，人所難堪，憂能傷人，致以沈痾而損天年，亦在情理之中。觀臨終「我一輩子不通了」一語，憤鬱之懷，足見一斑，縱非遇害，酷何亞焉。又據《陳衍年譜》述此及攝政廟號等事云：冬西后與德宗前後一日崩殂，初，德宗久病未愈，徵醫各省，處方有效則后怒。時吾鄉力軒舉已退避，周松孫

（景濤）由江南知縣被徵進診，出言德宗居瀛臺炕上，被褥至單薄，室中僅一白爐，一舉動皆有老太監監之。至是，西后病洩瀉，日數十遍，將大漸，而德宗忽先一夜告徂，次日后乃繼之，故外論譁然。時后已立少帝溥儀爲嗣，使其父載灃輔之，大臣議稱輔政王與攝政王未決，廣雅決用攝政。又議廟號，始將稱禮宗，後乃改稱德宗。議昭穆，大臣將以德宗與穆宗相昭穆公，再奏記廣雅，力言不可。廣雅遺諭曰：本朝只一太廟，皆百世不祧，無所謂三昭三穆，不爭可也。軒舉名鈞，又字醫隱，嘗于七年前奉帝召診疾。林紓《力醫隱六十壽序》道其情事有云：「泚筆爲文，不能無感于涵元舊事也。涵元者，瀛臺寢殿，崇陵駐蹕地也。醫隱奉東朝懿旨，拜覲于樂壽堂，診脈署方，大稱旨，賜羹，賜錦段，賜克食，寵賚隆渥。一日，趨近輦道，崇陵駕至。醫隱斂避不及，長跪道側。崇陵曰：力鈞，若供奉禁中，朕知若之深于醫也。醫隱頓首謝。越月，手勅召力鈞。既朝涵元殿，力請屏藥弗御，調衛得宜。聖躬當日健，稍陳服食數事。既退直，東朝之賜立止，巨璫相見悉反恆狀。供奉三月，引疾歸。遂絕朝請，則日治田于南苑。」

《失題》《魚千里齋隨筆·康梁漫錄》：至康梁師弟于政治之見解，極相逕庭。有爲効忠清室，啓超則以受知德宗。德宗既逝，即不宜妄冀作迴天之舉，而破毀民國共和政體。故于有爲參預復辟時，設計撓之，有爲引爲深恨，曾作詩云：【略】其稱「逢蒙彎弓」事，正爲啟超發也。

著録

《清史稿·康有爲傳》 述作甚多，其著者有《孔子改制考》、《新學僞經考》、《春秋董氏學》、《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大同書》、《物質救國論》、《電通》，及《康子內外篇》、《長興學舍》、《萬木草堂》、《天遊廬講學記》，各國遊記，暨文詩集。

康文珮《南海康先生年譜續編》(光緒三十年甲辰) 先君自本年六月由香港放洋，共歷意大利、瑞士、奧地利、匈牙利、法蘭西、丹麥、瑞典、比利時、荷蘭、英吉利十一國。凡其政教風俗文物無不考察備至，不願自秘，先疏記其略，著《歐洲十一國游記》以告國人。自喻爲廚師，請同胞坐食焉；爲畫工，請同胞遊覽焉。書成，自爲之《序》。

又(光緒三十四年) 先君五十一歲。【略】先君自光緒戊申四月，至是年秋間所作詩，都曰《漪漣集》，凡二十五首。

又（七月）十五日，再穿瑞士山，假道地中海泛大西洋，還檳榔嶼，著《希臘羅馬兩國游記》。

又 八月，歸途過楞伽，再訪佛跡，著《楞伽游記》。

又 九月，至檳榔嶼。【略】自光緒戊申秋迄己酉，所作詩都曰《南蘭堂集》，凡一百六十三首。補《德國游記》。先君遊德久且多，先後九至柏林，四極其聯邦，貫穿其數十都邑，接其都人士，遊其工廠、官府、本其史譜、搜其圖像、考其風俗，記其大略。甲辰曾草《德國游記》，失落數卷，今補之。

又 宣統二年庚戌先君五十三歲。春，到星加坡。【略】先君自庚戌三月起至民國二年，居東瀛所作詩，都曰《憩園詩集》，凡五十一首。

藝文

梁鼎芬《贈康長素布衣》 牛女星文夜放光，樵山雲氣鬱青蒼。九流混混誰眞派？萬木森森一草堂。豈有疏才尊北海，空思三顧起南陽。搴蘭攬茝夫君意，蕉萃行吟太自傷。

又《長素荷花卷子屬題》 此花于世無棄材，君乃嗜之不勞媒。憑將一幅好東絹，虛堂六月清風來。濂溪昔有愛蓮說，端溪今有愛蓮亭。花之君子至瀟灑，淈泥揚波原未醒。南河三四里皆花，花外竹籬停小車。應念月臺今夜月，兩人烹露較新茶。

海納川《上南海先生》 小道見人格，大事不糊塗。日月雙名士，乾坤一老儒。英聲齊五嶽，正氣壯三都。孔孟耶謨佛，人間大丈夫。

梁啓超《南海先生倦遊歐美載渡日本同居須磨浦之雙濤閣述舊抒懷敬呈一百韻》 弘道宗先覺，安危仗大賢。行藏關一世，歌泣話千年。先德如陳實，求師得薛瑄。(先王父訓導以曾從學于康連州先生，連州實先生之祖。)淵源從此大，辟咡記曾傳。夫子承家學，諸天舊散仙。卷舒身萬億，出入界三千。乘願來塵濁，能仁念泯顛。陳詩夢周魯，窮《易》得《坤》《乾》。名世應時出，

奇懷與俗愆。罪言資貝錦，小隱託丹鉛。萬木南天秀，羣英東井聯。天龍同法會，春夏盛歌絃。我以年家末，躬陪弟子員。識仁思負荷，聞道悵高堅。霽挹波千頃，頃開石一卷。傳心時中義，授記《大同》篇。曲突誰當徙，明膏合自煎。正當令狐役，憶共孝廉船。領袖爭和戰，鋒芒讋佞便。甘陵傷禍始，濠濮返天全。桂樹幽幽綠，衡雲鬱鬱連。（自乙未公車上書從先生以開強學會，爲當道所忌，避地桂林，余居上海，尋應湖南學堂之聘。）寸心波共遠，兩載月同圓。亦有江湖興，其如大夏顛。謀曹驚百鬼，救宋走重趼。（丁酉十月，膠旅告警，先生奔走，詣闕上書。）冒死猶言事，孤忠竟格天。啓心容傅說，神武是周宣。謇謇陳王道，兢兢捧御筵。瞻依唐日月，整頓漢山川。小子才無似，同時席屢前。元良常握髮，多士許隨肩。百日建新極，羣生解倒懸。文萌監二代，廟戰懾三邊。謂是明良合，應將國恥湔。妖讖來鴿羽，博禍起龍涎。風折垂天翼，雲霾太白躔。車中驚有布，殿上失誅嫣。痛哭承衣帶，間關度陌阡。未容身蹈海，空有淚如泉。同盡哀巴肅，何辜譴鄭虔。微軀仍戀闕，敵愾但空拳。（戊戌八月，余出京後先生四日。）繞樹俱三匝，投荒共一廛。凄涼王粲賦，慘憺子卿氈。消息房州斷，憂傷絕域牽。秦庭無路哭，吳市更誰憐。客睡方難著，凶聞況屢扇。將軍斗米道，王母水衡錢。主器如棋置，佳兵玩火燀。豺狼橫輦轂，蛇豕鬬幽燕。竟以千秋業，翻從一擲捐。陳騷西極馬，險失北門鍵。隴塞聞鈴雨，滹沱孰橐饘。諸侯娛棧豆，逐客泣蘭荃。籲帝知何補，呼羣共式遄。丸泥塡瓠子，援日入虞淵。鶉首天方醉，精禽力已綿。分攜瞻斗柄，行邁卜筵蓴。杖屢隨春遠，芒鞵踏地穿。馱經追法顯，鑿空陋張騫。舍衛衝泥入，須彌倚壑眠。夜吟紅海月，曉碾落機煙。突厥宮依壘，波斯寺禮祅。火山遺市掩，獅首古陵鐫。陳迹原堪弔，新華亦可搴。仁賢友僑肸，掌故問聃籛。政教三千禩，圖經二十編。（先生有二十國游記。）質文資損益，成壞說因緣。反顧憂嫠緯，傷心拜杜鵑。蕭蕭髭髩白，冉冉歲時遷。四塞祲氛惡，羣黎疾厄駢。昊天何不弔，恨海恥難塡。蛇影聞殊變，龍胡叵少延。哀哀身莫贖，惓惓淚長懸。夙謂新吾國，終焉藉主權。霸圖從已矣，前事倍潸然。蕭瑟哀時客，羈愁瘴海壖。生憎花的皪，可奈水潺湲。極目隨回雁，驚魂墮跕鳶。江山已寥落，吾道況屯邅。永憶違函丈，相望閱海田。公私幾憂患，毀譽兩拘攣。望眼窮天末，心期託素箋。索居書咄咄，示疾念拳拳。潮拍須磨浦，樓聞八九椽。海風猶可吸，時卉亦能妍。舊有爲鄰約，中閒百累纏。亂離重捧手，欣喜欲忘筌。青史遲陳《範》，吾廬合草《玄》。論詩酬《二鳥》，講學待三鱣。即此甘幽屏，何由墮象詮。功名原失馬，流俗任憐蚿。卻上高樓望，翻然萬感闐。楚雲常漠漠，漢月自娟娟。時節催啼鴂，芳心委暮蟬。吾徒空老大，何地足回旋。萬姓方瞻止，千金尚愼旃。員輿正杌隉，間氣必騰騫。超也駑思駕，猶之埴在埏。立誠常惕若，未濟卜終焉。物役情何極，心齋地幸偏。潮音惟喜受，暫擬住初禪。

丘煒萲《詩中八友歌》 南海先生倡維新，新詩偏與古艷親。筆端行氣兼行神，中心哀樂殊勝人。（康更生有爲）

雜録

况周頤《眉廬叢話》 康南海寵姬何女士栴理，歿于滬寓邸第，其門下客某，製聯恭挽云：「天若有情亦老，人難再得爲佳。」南海亟獎藉之。時方歲晚，餽遺有加。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十四年十月十三日） 南海布衣康祖詒上書于我，意欲一見，拒之。

又（光緒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盛伯羲以康祖詒封事來，欲成均代遞，然語太訐直，無益，祇生釁耳。決覆謝之。

又（光緒二十年五月初二日） 康長素《新學僞經考》，眞說經家第一野狐也，驚詫不已。

又（光緒戊戌正月初三日） 傳康有爲至總署，高談時局，以變法爲主，主制度局，新政局，練民兵，開鐵路，廣借洋債數大端，狂甚。

又（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七日） 上命索康有爲所進書。臣對：與康不往來。上問：何也？對：以此人居心叵測。曰：前此何以不說？對：近見其《孔子改制考》，知之。次日：上又問康書，發怒詰責。臣對：傳總署令進。上不允，必欲臣詣張蔭桓傳知。臣曰：張某日日進見，何不面諭？上仍不允。退乃傳知，張君正在園寓也。

又（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二日） 報紀諭拏康梁，并及余極薦康，有其才百倍于臣之語。伏讀悚惕，竊念康逆進身之日，已在微臣去國之後，且屢

陳此人叵測。上索其書，由張蔭桓等轉送軍機處封遞，不知書中所言何如也？厥後臣若在列，必不任此輩猖狂至此。而轉因此獲咎。惟有自艾而已。

《緣督廬日記》（光緒戊戌四月二十五日）　邸鈔工部主事康有爲預備召見，【略】夫子栖栖皇皇，入周廟，觀金人，而未嘗得見天子。後聖之遭際，何其隆也。

又（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八日）　見諭旨，太后復訓政，康聖人拏問，已遠颺矣。

又（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聞英使竇乃樂、德使海靖至總理衙門，詰問皇太后訓政之意。若外人因此干預，兩黨庸足蔽辜乎？

又（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康長素《新學僞經考》，鄙人一見即洞燭之。蔚若使粵，告以此才必不可入轂。蔚若早從吾言，或不致釀此禍也。

又（光緒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聞康梁在長江一帶勾結會匪，其所散之票，一名富有一名貴爲，不啻自寫供狀矣。

《南亭四話》卷三《莊諧詩話·康詩撮錄》　康有爲詩多粗率，嘗記其有「茫茫天地雙芒屨，莽莽乾坤一草亭」一聯，以「茫茫天地」對「莽莽乾坤」，寧不慮其合掌耶？昔有舉人入都應試，道中有「日月雙騾子，乾坤一舉人」之句，康詩仿佛似之，然猶不逮其雄壯也。

又　康未敗之前，在京師日出入于像姑堂子，記其贈某郎之作，末二句云：「我是吞針老羅什，不妨醉倒碧霞杯。」風華綺麗，頗爲一時傳誦。飲冰室主人每于《新民叢報》附刊其作，而綴以可見人格之語。若是詩者，其亦可見人格歟！

《名山詩話》卷三　見粵人康有爲《石印墨蹟》云：「鴟梟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關。逢蒙彎弓專射羿，坐看日落淚潸潸。」自注：「此次討逆軍發難于梁賊啓超。」詩句拙甚，注尤不通。

《新世說·巧藝》　康長素工書法，其執筆主平腕豎鋒，其用墨浸淫于南北朝，氣韵脱格，與寫經爲近。廣包愼伯《藝舟雙楫》論篆隸變化之由、派別分合之故、世代遷流之異，亦精警絕倫。顧其作書，轉折多圓筆，誠有如沈子培之所譏：「殆《述學篇》所謂『吾眼有神，吾腕有鬼』，不足以副之歟？」

王國維

論　述

《碑傳集三編》卷三一羅振玉《海寧王忠慤公傳》　公平生與人交，簡默不露圭角，自待顧甚高。方爲汪舍人司書記，第日記門客及書翰往來而已，故抑鬱不自聊。及與予交，爲謀甘旨俾成學，遂無憂生之嗟，在他人必感知矣，而公顧落落，若曰此惠我耳，非知我也。及陳善納誨，以守先待後相勉，一旦乃欲北面，意殆曰：此眞我矣。其所以報之者，乃在植節立行，不負此學，斯不負故人賢者之所爲，固與世俗之感惠徇知者異矣。又公之一生，予知公雖久，而素庵相國知之尤深。相國素嚴正少許可，嘗主予家，一見公遽相推許，後遂加薦剡，公感知遇，執贄門下。及相國聞公死耗，泣然曰：「士夫不可不讀書，然要在守先聖經訓耳，非詞章記誦之謂也。嘗見世之號博雅者，每貴文賤行，臨難巧辭以自勉。今靜安學博而守約，執德不回，此予所以重之也。」嗚呼！相國眞知人哉。

柏生《記王靜安先生自沉事始末》　九月二十日，研究院導師新會梁啓超先生持鮮花，率院中新舊諸生，親至墓前，叩首拜奠以哭之。奠畢，即于墓前召諸生而誨之曰：「先生之學，以通方知類爲宗，不僅于殷周文字，獨有創獲，最近研究蒙古史料，行將于元朝舊事，多所發明。先生年未及衰，其抉擇奥窔，發皇學術，方興未艾；而遽爾自沉，實爲吾國學術界一大損失。先生之自殺，非絕無意義。而其冷靜之思想與熱烈之情感二者相激，實有以致之。惟其思想冷靜，故析理精，處事明。惟其感情熱烈，故操守約而接物沉。遭此世變，事與願違，惟以一死，明行己有耻之義。其勇猛熱烈之精神，有足多者。汝輩或私淑，或親炙于其門，于先生之學，當思繼長而增高之，不可不自勉也。」

《綠天香雪簃詩話》卷四　海甯王靜庵（國維）爲文刻苦，每下筆必求理之

實際。于西人所謂哲學家之書，極喜瀏覽。偶作詩，亦有妙緒。《題梅花畫箑》云：「夢中恐怖諸天墮，眼底塵埃百斛強。若憶羅浮山下徑，萬梅花裏一胡床。」《嘲杜鵑》云：「去國千年萬事非，蜀山回首夢依稀。自家慣作他鄉客，猶自朝朝勸客歸。」他如：「朝陽承月上，遠樹與星稀。」「小松如人長，離地四五尺。」「螢火時從風裏墮，雉垣偏向電邊明。」「詩緣病輟彌無賴，憂與生來詎有端。」「天邊遠樹山千疊，風裏垂楊態萬方。」「四時可愛惟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水聲粗悍如騎將，天色凄涼似病夫。」「人生過處惟存悔，知識增時祇益疑。」「溟海巨鵬將徙日，雪山大道未成時。」「蓬萊自合今時淺，哀樂偏于我輩深。」皆可誦也。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海寧王靜安《觀堂集林》遺著，海內流傳久矣。君本不以詩名，顧于詩學，亦致力素深，偶有所作，都饒妙緒。【略】上虞羅叔言振玉有集吳梅村句挽君聯云：「故人慷慨多奇節，書卷清磨絕可憐。」

樊志厚《人間詞序》 王君靜安將刊其所爲《人間詞》，詒書告余曰：「知我詞者莫如子，叙之亦莫如子宜。」余與君處十年矣，比年以來，君頗以詞自娛。余雖不能詞，然喜讀詞。每夜漏始下，一燈熒然，玩古人之作，未嘗不與君共。君成一闋，易一字，未嘗不以訊余。余既暌離，苟有所作，未嘗不郵以示余也。然則余于君之詞，又烏可以無言乎？夫自南宋以後，斯道之不振久矣！元、明及國初諸老，非無警句也。然不免乎局促者，氣困于雕琢也。嘉、道以後之詞，非不諧美也。然無救于淺薄者，意竭于摹擬也。君之于詞，于五代喜李後主、馮正中，于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于南宋喜稼軒、白石外，所嗜蓋鮮矣。尤痛詆夢窗、玉田。謂夢窗砌字，玉田壘句。一雕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歸于淺薄。六百年來詞之不振，實自此始。其持論如此。及讀君自所爲詞，則誠往復幽咽，動搖人心。快而能沈，直而能曲。不屑屑于言詞之末，而名句間出，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指遠，意決而辭婉，自永叔以後，殆未有工如君者也。君始爲詞時，亦不自意其至此，而卒至此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若夫觀物之微，托興之深，則又君詩詞之特色。求之古代作者，罕有倫比。嗚呼！不勝古人，不足以與古人幷，君其知之矣。世有疑余言者乎，則何不取古人之詞，與君詞比類而觀之也？

又 去歲夏，王君靜安集其所爲詞，得六十餘闋，名曰《人間詞甲稿》，余既叙而行之矣。今冬，復彙所作詞爲《乙稿》，丐余爲之叙。余其敢辭。乃稱曰：文學之事，其內足以攄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與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與境渾，其次或以境勝，或以意勝。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學。【略】故二者常互相錯綜，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廢也。文學之工不工，亦視其意境之有無，與其深淺而已。【略】靜安之爲詞，眞能以意境勝。夫古今人詞之以意勝者，莫若歐陽公。以境勝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兩渾，則爲太白、後主、正中數人足以當之。靜安之詞，大抵意深于歐，而境次于秦。至其合作，如《甲稿》《浣溪沙》之「天末同雲」、《蝶戀花》之「昨夜夢中」、《乙稿》《蝶戀花》之「百尺朱樓」等闋，皆意境兩忘，物我一體。【略】至君詞之體裁，亦與五代、北宋爲近。然君詞之所以爲五代、北宋之詞者，以其有意境在。

《柯亭詞論・治小令途徑》 自來治小令者，多崇尚花間。花間以溫、韋二派爲主，餘各家爲從。溫派穠艷，韋派清麗，不妨各就所嗜而學之。若性不喜花間，尚有二途可循。或取清麗芊綿家數，由漱玉以上規後主，參以後唐之韋莊，輔以清初之納蘭，此一途也。或取深俊婉約家數，由宋初珠玉、六一、淮海諸家，上溯正中，更以近代王靜庵之《人間詞》擴大其詞境，此亦一途也。

又《正中詞難學在不用力處》 正中詞難學，在其輕描淡寫不用力處。一着濃縟字面，即失却陽春本色。近代王靜庵《人間詞》，接武歐、晏，其實歐、晏仍自陽春出。《人間詞》中，《蝶戀花》調最多，亦最佳，即《鵲踏枝》也。

《論政學疏草》 羅振玉《王忠慤公別傳》：公既安窀穸，予乃董理公之遺著，求公疏稿於其家，則公已手自焚燬，幸予篋中藏公《論政學疏草》，蓋削稿後就予商榷者。今錄其大要於此，【略】其論古今中外政學得失，辨析至精，後有聖哲不能易其言也。嗚呼！公今往矣，世之學識如公者幾人哉！爰記其說爲公別傳，俾當世君子知公學術之本原，固不僅在訓詁考證已也。

《頤和園詞》 《冷禪室詩話・頤和園詞》：《頤和園詞》有二首（王國維、鄧鎔），王長于議論，鄧長于叙事，未易軒輊也。若《圓明園詞》，自以湘綺爲第一。

《頤和園曲》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壬子、癸丑間，靜安有《頤和園曲》七古，頗爲一時傳誦，蓋學梅邨體者，見《觀堂集林》中。

《題梅花畫箑》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海寧王靜安【略】本不以詩名，顧

于詩學，亦致力素深，偶有所作，都饒妙緒，《題梅花畫箑》云：【略】皆一洗凡響，雖專家爲之，亦弗逮也。

傳記

《碑傳集補》卷五三費行簡《觀堂先生別傳》 君名國維，字靜安，海寧王氏，觀堂其自號也。幼而湛踔嗜學，既冠，從上虞羅叔蘊氏游，博涉載籍，好古敏求，遂通羣學。當歲己未，予居上海，同教授于英人哈同所立學，靡日不見，見則質證藝文，劇談爲樂。若是者幾五年，始別去。【略】且不徒精於禮制，凡聲音、訓詁、名物、象數莫不研幾窮微，尤善論證金石文字。其論近世學人之敝有三：損益前言以申己說，一也；字句偶符者，引爲塙據而不顧篇章、不計全書之通，二也；務矜創獲，堅持孤證，古訓晦滯，蔑能剖析，三也。必瀹三陋，始可言考證。考證之學精大，則古義古制日以發明，次亦可以董理羣書。於戲，可謂片言中竅者已。其所爲文辭，從容雅樸，惡夫空言，游說者之以古文自炫也。故一篇之成，必有實義名論貫注乎中。詩尤芟浮藻而成隱秀，兼衆體以爲雅度，遺篇炳然，宜被家誦。唯厥躬行貞潔，踐履篤實，更爲予生平所未覩。平居訥訥，若不能言，而心所不以爲是者，欲求其一領，頷許可，而不可得，聞人浮言飾說，雖未嘗與諍辨，而翩然遂行，不欲自污其聽也。其在哈同園，浙督軍皖人某欲求一見，始終以巽語謝之，其介如此。尤嚴於取與，世之名士學者，好以其重名獵人財貨，而實不爲人治一事，君獨深恥之。束脩所入，置書籍外，亦時以資恤故舊之困乏者，然不欲人知也。予與共居處，蓋踰五載，不聞其作忠憤激烈語，而一旦從容就義，遂與日月爭光，由其蘊於學者，至深厚也。君州學附生，嘗襄錢唐汪氏輯《時務報》、上虞羅氏輯《農學報》，習日語文於某學校，復少習英文，清代奏調爲學部圖書局教育股編纂。辛亥國變，去之日本，已歸國居上海，爲哈同編《學術叢編》兼教授其學。癸亥，以原任總督升允荐，入直南書房。丁卯五月三日，自湛於頤和園之昆明湖，蓋未及中壽也。箸有《觀堂集林》諸書行於世。

《碑傳集三編》卷三一羅振玉《海寧王忠慤公傳》 公諱國維，字靜安，亦字伯隅，號觀堂，亦曰永觀，浙江海寧州人。先世籍開封，當北宋時，其遠祖曰珪、曰光祖、曰稟、曰荀，四世均以武功顯，而三世死國難，事迹具《宋史》。高宗時，子孫扈蹕南渡，遂家海寧。【略】公生而岐嶷，讀書通敏異常，兒年未冠，文名噪鄉里。尋入州學，以不喜帖括之學，再應鄉舉不中程，乃益肆力于古詩文。于時中日戰役後，和議告成，國威稍替，海內士夫，爭抵掌言天下事，謀變法自強。光緒丙申，錢唐汪穰卿（永年）創設《時務報》于上海，以文章鼓吹天下，人心爲之振動。【略】公時方冠，思有以自試，且爲菽水謀，乃襆被至滬江，顧無所遇，適同學某孝廉爲舍人司書記，以事返鄉裏，遣公爲之代。明年，予與吳縣蔣伯斧學博（黼）結農學社于上海，移譯東西各國農學書報，以乏譯才，遂以戊戌夏立東文學社造就之，聘日本藤田博士（豐八）爲教授。公來受學，時予尚未知公，乃于其同舍生扇頭讀公咏史詩絕句，知爲偉器，遂拔之儕類之中，爲贍其家，俾力學無內顧憂。歲庚子，既畢業，予適主武昌農學校，延公任譯授。明年秋，公東渡留學日本物理學校。期年，以脚氣歸，主予家。病愈，乃薦公于南通師範學校，主講哲學、心理、倫理諸學。甲辰秋，予主江蘇師範學校，公乃移講席于蘇州，凡三年。丙午春，予奉學部奏調，明年薦公學行于蒙古榮文恪公（慶），命在學部總務司行走，歷充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修。及辛亥冬國變作，予挂冠神武，避地東渡，公携家相從，寓日本京都，是時予交公十四年矣。初公治古文辭，自以所學根柢未深，讀江子屏《國朝漢學師承記》，欲于此求修學塗（經）徑（徑）。予謂：「江氏說多偏駁，國朝學術實導源于顧亭林處士，厥後作者輩出，【略】因以家書贈之。公雖加流覽，然方治歐文及西洋哲學、文學、美術，【略】發揮其旨趣，爲《靜安文集》。在吳刻所爲詩詞，在都門攻治戲曲，著書甚多，並爲藝林所推重。至是予乃勸公專研國學，而先于小學、訓詁植之基，並與論學術得失，【略】。公年方壯，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後，期與子共勉之。」公聞而懼然，自慙以前所學未醇，乃取行篋《靜安文集》百餘冊悉摧燒之，欲北面稱弟子，予以東原之于茂堂者謝之。其遷善徙義之勇如此。公居海東，既盡棄所學，乃寢饋于往歲予所贈諸家之書。復盡出大云書庫所藏書五十萬卷、古器物銘識拓本數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餘品，恣公搜（付）〔討〕。復與海內外學者移書論學，【略】。每著一書，必就予商體例、衡得失。如是者數年，所造乃益深且醇。公先予三年返國，予割藏書十之一贈

之。送之神戶，執公手曰：「以君進德之勇，異日以亭林相期矣。」公既返國，爲歐人某主持學報，並遍觀烏程蔣氏藏書，爲編書目，并取平生著述，擷其精粹，爲《觀堂集林》二十卷，三十五以前所作，棄之如土苴，即所爲詩詞，亦刪薙不存一字。【略】壬戌冬，蒙古升吉相國奏請選海內耆宿供奉南書房，以益聖學，首以公薦，得旨俞允。明年夏，公入都就職，奉旨掌食五品俸，賜紫禁城騎馬，命檢昭陽殿書籍。公以韋布驟爲近臣，感恩遇，再上封事，得旨褒許。甲子秋，予繼入南齋，奉命與公檢定內府所藏古彝器。乃十月值宮門之變，公援主辱臣死之義，欲自沉神武門御河者再，皆不果。及車駕幸日使館，明年春幸天津。奉命就清華學校研究院掌教，以國學授諸生。然津京間戰禍頻仍，公日憂行朝，頻至天津，欲有所陳請，語吶輒不達。今年夏，南勢北漸，危且益甚，公欲言不可，欲默不忍，乃卒以五月三日自沉頤和園之昆明湖以死。家人于衣帶中得遺墨，自明死志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云云，并屬予代呈封章，疏入，天子覽奏隕涕。初五日詔曰：「南書房行走五品銜王國維，學問博通，躬行廉謹，由諸生經朕特加拔擢，供職南齋，因值播遷，留京講學，尚不時來(京)〔津〕召對，依戀出于至誠。遽覽遺章，竟自沉淵而逝，孤忠耿耿，深惻朕懷。著加恩予謚忠愨，派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醊，賞給陀羅經被，并賞銀二千圓治喪，由留京辦事處發給，以示朕憫惜貞臣之至意。」其哀榮爲二百餘年所未有。海內外人士，知與不知，莫不悼惜，公至是可謂不負所學矣。予既入都哭公，并經紀其身後，遺著盈尺，將以一歲之力爲之任編訂。此雖在公爲羽毛，公之不朽，固在彼不在此，然固後死者之責矣。公生于光緒丁丑十月二十九日，卒于丁卯五月三日，得年五十有一。娶莫氏、繼室潘氏，子潛明、高明、貞明、紀明、慈明、登明，孫慶端。潛明，予子婿也，先公一年卒。秋七月十七日，其嗣子將遵遺命卜葬于清華園側。海內外人士以予交公久、知公深，多就予訪公學行，乃揮涕爲之傳，俟異日史官采焉。

樊炳清《王忠慤公事略》　公諱國維，字靜安，號觀堂，浙之海寧人。父諱乃譽，能書畫，嘗游幕溧陽，值洪楊之亂，乃棄幕就賈。君生而穎異，家貧，攻苦讀書，究經史大義，不專事帖括。弱冠游庠，尋肄業杭州之敷文書院，兩應鄉舉不售。光緒戊戌(廿四年)，錢塘汪穰卿舍人(康年)創《時務報》于上海，邀上虞許默齋孝廉司書記，君爲之代，僅得薄資以養親。時上虞羅叔言參事(振玉)設東文學社于上海，延日本藤田博士(豐八)爲教授，公來受學，參事見其咏史詩，大異之，許爲大器，力拔之于庸衆之中，厥後所至，公靡不從。庚子既卒業，明年秋留學日本物理學校。年餘病脚氣歸國，乃從藤田博士習英文，始讀西人哲學文學書。參事于戊戌在滬上創設《農學報》，既而又刊《教育難志》，君嘗助之編譯，並爲社論者數年。廿八年壬寅，參事至粵，適通州範學校聘君爲教授，遂未偕往。在通州授課之暇，兼爲詩詞。廿九年癸巳，參事任蘇州師範學校監督，君去通州赴姑蘇，復爲教授，教心理，倫理諸學。是時益研究哲學，日必讀康德書二小時，乃有《靜安文集》之作。丙午復刊《人間詞》及詩集。在吳三年，參事辭監督，君回里半載。卅二年丙午，學部奏調參事，因薦公在學部總務司行走，歷充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修，迄宣統辛亥。此數年專攻詞曲，有《清眞先生遺事》、《詞錄》、《曲錄》、《戲曲考原》、《古劇脚色考》、《宋元戲曲史》諸書。是年冬，參事辭職，避地日本，君亦挈眷從之。初參事勸君治國學，君乃從受小學訓詁，顧頻年治他學，未遑專攻，居東後乃摒除一切，專意治經。參事富藏書，而以經學、小學、金石、考據之書爲尤夥，爰檢其切要者悉以贈君。君由是盡棄以前所治歐西之學，先讀三禮，次及諸經，以及金石考古之學。與參事互相考核。蓋君之畢生，惟此時爲學最力，進德亦最猛，著述多且精，駸駸乎與參事並駕矣。壬癸二年間，作詩有《壬癸集》。居東五年，先參事三年返國。西人哈同氏延之編撰《學術叢刊》，君考古撰著多載其中，嗣又爲倉聖明智學校教授。此數年間，兼爲南潯蔣氏編藏書目錄，蔣氏爲刻《觀堂集林》。參事回國，寓津門，公則居滬。公與參事自戊戌以來，揆隔最久者爲此數年。至癸亥夏，以升吉甫制軍薦派爲南書房行走，尋參事亦入南齋，踪跡乃復合。甲子後，君奉命就清華學校講授之聘，乃有《蒙古史料》之作。丁卯五月，公憂心君國，于學校試畢，初二日草封奏書，遺囑，深宵閱試卷既訖，三日晨乃赴京西頤和園，投昆明湖死。公質樸少華，不事交游，故初不露頭角，參事力爲振拔，名乃大著，遠播歐美，且資之以成其學。故論者敬君之品學，尤重參事之能知人，而有以裁成之也。炳清往歲與公同學，相交垂三十年，知公深，謹爲傳略，以告當世。

《清史稿・王國維傳》（存目）

楊鍾羲《誥授奉政大夫賞食五品俸南書房行走特謚忠慤公墓誌銘》　有博

學以文，行己有恥之君子曰王公靜安，以特奏名出身，官南書房翰林，丁卯五月三日自沉頤和園之昆明湖。天子軫惜貞臣，派貝子溥伒奠醊，賞帑金治喪，予謚忠悫。其年七月十五日諸子遵遺命卜葬于清華園側，丐鍾羲爲文以銘其幽。公諱國維，字伯隅，靜安其自號，浙江海寧州人。先世籍開封，宋靖康元年，遠祖副都總管禦死節太原，謚忠壯。南渡後遂家海寧。【略】公讀書通敏，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詩學放翁，詞學納蘭容若。辛丑留學日本，丙午入學部，充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修，治元明以來通俗文學。宣統辛亥，國體驟變，航海居日本，專治經史，日讀注疏盡數卷，旁治聲韵訓詁，奄有乾嘉諸儒目錄校勘金石輿地之長。又當古文字、古器物大出之時，以其學識理董之，故新得之多，爲近世學者所未有。甲寅與上虞羅振玉共考釋流沙墜簡，振玉考殷虛文字，亦頗采其說，所著《釋幣》及考地理諸作，爲嘉興沈尚書曾植所推挹。丙辰自日本歸，爲廣倉學宭編《學術叢刊》雜志，并遍觀烏程蔣氏所藏書，爲編序錄，撰著乃益富。丁巳撰《殷卜辭中所見先王先公考》及《殷周制度論》，能言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近年校勘蒙古史料，于對音尤審，又欲注《蒙古源流考》，研究滿洲蒙藏文字，惜未竟其業。癸亥三月，用大學士升允薦，命在南書房行走，賞食五品俸，紫禁城騎馬。【略】甲子十月九日之變，憂憤懷必死之志。明年春，駕幸天津，兪允留京掌清華學校研究院事。不時赴行朝，蒙召對，依戀出于至誠，每欲有所陳請，口吶苦不達。比年戰禍頻仍，時局安危不可知，當事者不聞有所籌議，公欲言不可，欲默不忍，憤激異常時，密書遺屬藏衣帶中，略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草具遺章郵羅氏津寓，代爲呈遞，遂效止水之節。距生于光緒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有一。【略】公自以起諸生，爲近臣，被殊遇，主辱臣死，殺身成仁，盡知死之義。公嘗謂今之學者于古人無所不疑，獨不自疑其立說之根據。蓋公之學，由文字聲韵以考古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由博而返約，由疑而得信，務當于理而止。故心思言論粹然一出于正，一洗時人功利之弊。與人交，初甚落落，久乃愈醇。臨財無苟得，不可干以非義。其治學也，縝密謹嚴，不悖不惑，即其人亦非晚近之人也。故其死不失義，如趨而就幾席枕藉之無異，可謂好古多聞而不違行己之恥之君子也。【略】鍾羲避地上海，始識公于沈氏海日樓，讀其《題戴山先生遺像詩》，即心異之。既而同赴召，同被命檢景陽宮書籍，過從日密。甲子秋將有所彈冀，已屬草矣，以示鍾羲，鍾羲舉胡石莊「人物凋盡，彼此當互相成就」之說爲言，乃止不果止，又以見公之服善也。【略】著有《觀堂集林》，爲「藝林」八卷、「史林」十卷、「綴林」二卷，其他遺著不具書。銘曰：淀園之修，曰治海軍。辨亡欲論，至哀無文。坐閱河山，剩止勺水。士女嬉游，冠裳諾唯。君子之守，有所不爲。山夷海竭，其志不欺。和光同塵，有靦三老。安危何預，友朋相倒。百年養士，獨行爲公。心盟止水，氣貫長虹。文人無行，一雪斯恥。我銘幽竁，用告醇史。文楷齋宋德裕刻石

紀事

柏生《記王靜安先生自沉事始末》 今年四五月間，黨軍下徐州，馮玉祥引兵出潼關，敗奉軍于河南，直魯危急，北京大恐。【略】五月二日午，同學公宴諸導師，爲臨別之會。座中先生爲吾儕言蒙古雜事甚暢。【略】是晚，某與同學謝國楨，謁先生于校西院十八號私第，問陰陽五行說之起源。并論日人某研究干支之得失。言下，涉及時局，先生神色黯然，似有避亂移居之思焉。次日下午，隱約中聞先生走踪消息；然不甚注意，以爲避亂他處耳。至傍晚，浙江同鄉會歡送畢業同人；先生在校絕少參加交際宴會，是日未到，人亦不之怪。迨席將散，一人約曹校長出座私語。有間，校長返入語衆人曰：「頃聞同鄉王靜安先生自沉頤和園昆明湖，蓋先生與清室關系甚深也。」云云。合座聞之，大驚，莫知所措。某猶不之信，即與同學吳其昌馳往各處探問。途遇趙助教萬里，得先生死耗屬實。【略】研究院辦公處侯厚培先生爲吾儕言：「先生今早八時即到校，命院中聽差往其私第取諸君成績稿本，且共談下學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即與以五元鈔票一，即出辦公室。至下午二時許，其家中遣人問先生何以未歸，予即詢之聽差，據云：『先生上午命雇洋車一輛，不知何往，車爲校中挂號第三十五。』于是予即至校門口問車輩：『三十五號車何往？』皆云：『赴頤和園，迄今未返。』予即乘自行車往探。時其三世兄貞明已于校門口探得先生下落，先予赴頤和園，于途中遇三十五號車夫，得悉先生已投昆明湖自盡。貞明聞該車夫云：『上午十點鐘許，先生命拉往頤和園。及門，給洋五毫，命在園外候。直至下

午三點鐘後，尚未出。門者問何故留此不去，予答云尚有一老先生在園，是以不敢去也。門者詢以年貌里址，云此人現已投湖死。即引予入視，屬實，并速予返校報告。而于此遇君。』貞明聞訊，即乘該車馳往省視。時已打撈上岸停魚藻軒中。據園丁云：『先生約上午十點鐘左右進園，初在石舫前兀坐久之，復步入魚藻軒，吸紙煙。旋即聞投湖聲，及得救，其間不及二分鐘，而氣已厭。死時裏衣猶未濕矣。』凡此皆事後得之貞明君轉述者。蓋先生年老，湖水雖淺，底皆污泥，入水時必頭先觸底，以致口鼻俱爲泥土所塞，因之氣窒。園丁不知急救術，以是貽誤而死。【略】侯先生言至此，汽車已抵校。吾儕舍車入門，即召集院中諸同學組織王先生治喪委員會，時已入夜一點鐘矣。次早即發訃告。【略】既入園，由園丁導至魚藻軒，先生遺體在焉，上覆蘆席，席角鎮以四磚。是時，衆人頓呈慘淡之色，收視斂氣，默然者久之。乃命園丁發蘆席，思一瞻其遺容。【略】面目紫脹，四肢拳曲，匐匍地上，令人慘不忍睹。【略】于先生衣帶中得遺書一通，封面書曰：「送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收。」

《近代詞人逸事附錄・詞林新語一》　海寧王靜安，樸學大師，間作小詞，亦循蘇、辛一流，不肯昵昵作兒女子語。時客海上，梅子畹華方有香南雅集，一時名流，題詠藻繪，蕙風強靜安塡詞，靜安亦首肯，賦《清平樂》一章，題永觀堂書。

著録

《石遺室詩話》卷八　海寧王國維，字靜庵，深于詞曲之學，著有《曲錄》六卷、《戲曲考原》一卷，刻在《晨風閣叢書》中。自印有《人間詞甲稿》，詩附焉。【略】君在日本學哲學，有論著，見《靜庵文集》。

任訪秋《王國維〈人間詞話〉與胡適〈詞選〉》　《人間詞話》：著者脫稿于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時著者年三十四歲。最初曾以其一部發表于《國粹學報》(四十七期至五十期)。迨先生逝世後，先生之弟子趙君萬里又將其未刊之一部揭于十九卷三號之《小說月報》。《王忠慤公遺書》出版後，是書收入共分兩卷，以曾發表于《國粹學報》者爲上卷，《小說月報》者爲下卷。至單行本之行于世者，共有三種：(甲)《人間詞話》。俞平伯校點，樸社印行，僅有上卷。民十五年二月初版，民二十一年九月四版，定價二角。(乙)《人間詞話箋證》。靳德峻箋，文化學社發行。內容與樸社本同。十七年一月初版，十九年七月再版。定價二角五分。(丙)《人間詞及人間詞話》。沈啓無校點，人文書店發行。此本爲全璧。民二十二年十二月初版。定價洋宣紙八角，報紙六角。三書中以沈本較晚出，所以內容完全，箋釋詳核，印刷精工。

《戲曲小說書錄解題》卷六　《曲錄六卷》(晨風閣叢書本，王忠慤公遺書本)，清王國維撰。中國之有純正之劇曲，肇端於宋，而大盛於元明。故自來文人輒鄙夷之不屑爲，故三朝史志無著其書於目者。此編力懲前人之失，雜採《武林舊事》、《輟耕錄》、《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也是園書目》、《新傳奇品》、《曲海目》、《元曲選》、《六十種曲》及所聞所見，無不備書，即作者仕履及前人評騭之語，亦必依類輯入，其體例與姚梅伯燮之輯《今樂考證》全同。姚書之成，前於此書八十年，然傳世則在此書印行之後，此書草創時固未知前有姚氏書也。全書【略】綱舉目張，有條不紊，足爲後學準繩。然時至今日，山林岩谷之藏，日出不窮，可據以補苴此書者，不勝枚舉，茲姑錄此書舛誤之較著者：一曰重出，如《珊瑚玦》乃周樨廉撰，樨廉自號可笑人，同卷又別出可笑人撰《珊瑚玦》、《元寶媒》二本，可謂失之眉睫；又如《環翠堂樂府》乃汪廷訥所撰傳奇之總稱，而套數小令部又收之，蓋誤以爲散曲集矣。二曰失考，如《香囊記》乃邵燦作，《錦箋記》乃周履靖作，《犢鼻褌》乃李棟作，錄中失載其名氏，今據《宜興志》、《夷門廣牘》及李棟所著詩集始得知之；又如《中山狼》雜劇，一折者乃王九思作，而誤以爲康海作，不知康作實四折也；《耆英會》、《翠屏山》、《望湖亭》、《一種情》，乃沈璟侄伯明所作，錄中誤與沈璟他作同列；《秦樓月》乃朱素臣作，今有武進陶氏影印本可證，而誤以爲李玄玉作；王澹翁撰《櫻桃園》雜劇，澹翁名澹，著有《牆東集》，以字爲名亦誤。三曰失收，如黃方胤有《倚門》、《再醮》、《淫僧》、《偷期》、《變童》、《懼內》等劇，而不數《督妓》一劇；茅維有《蘇園翁》、《秦廷筑》、《金門戟》、《雙合歡》、《鬧門神》等劇，而不數《醉新豐》；汪廷訥有《高生》、《長生》、《天書》、《獅吼》、《投桃》、《二閣》、《同升》、《三祝》、《種玉》等記，而不數《彩舟》；史槃有《合紗》、《夢磊》，而不數《櫻桃》、《鵪釵》、《雙鴛》、《鸞甌》、《瓊花》、《青蟬》、《雙梅》、《檀扇》、《梵書》諸記；周憲王朱有燉著

《誠齋雜劇》三十一種，而不數《孟浩然踏雪尋梅》，皆其例也。四曰誤載，如董解元之《西廂》、王伯成之《天寶遺事》，皆諸宮調，而誤入傳奇類；王實甫之《西廂記》、吳昌齡之《西遊記》、葉憲祖之《四艷記》、吳誠之《羣仙祝壽》、《百靈效瑞》皆雜劇，而誤入傳奇類；吳偉業之《秣陵春》、嵇永仁之《揚州夢》皆傳奇，而誤入雜劇類；《燈花婆婆》、《種瓜張老》、《紫羅蓋頭》、《女報冤》、《風吹轎兒》、《錯斬崔寧》、《山亭兒》、《西湖三塔》、《馮玉梅團圓》、《簡帖和尚》、《李煥生五陣雨》、《小金錢》，見《也是園書目》，皆宋元人平話，與官本雜劇無涉，竟誤入卷一；又《中州元氣》乃元詩總集，《永樂大典》中有時引之，《諸家宴喜詞》即《典雅詞》，乃宋人所刊宋詞總集，《雙溪醉隱樂府》乃耶律鑄所撰古樂府，均非散曲，而誤入套數小令類；《樂府混成集》之名見於《齊東野語》，明是詞譜性質，王驥德《曲律》卷四引其旁譜與姜夔自度曲相似，而誤入曲譜類，此皆有待於後人爲之校正者也。總之吾人現時所見此項文獻，實倍蓰於此書，如徐渭之《南詞敘錄》、《永樂大典》之戲字韻，蔣孝之《南九宮譜》出，得知宋元戲文之名目可與元雜劇抗衡；鍾嗣成原本《錄鬼簿》、賈仲明《續錄鬼簿》出，得知元及明初雜劇進展之程序，其名目可補此書者以百計；無名氏之《樂府考略》、焦循之《劇說》、姚燮《今樂考證》出，明清二代戲曲文獻，亦隨之加長；此外《脉望館書目》、《奕慶樓書目》、《大梅山館書目》，及別本述古堂、傳是樓書目，清乾隆間箋注本《牡丹亭》傳奇中所載明代書肆如富堂、文林閣、繼志齋、廣慶堂、世德堂、容與堂所版行，匯而錄之，於讀此書者有莫大之裨益。此書可議處雖多，然大輅椎輪，創始不易，其精神固甚可佩也。

陳乃乾《王忠慤公遺墨序》 北方友生既輯其遺墨爲四集，日本博文堂亦印行其遺墨，竊念先生寓滬久，滬上同人得其手迹最多，題跋考證之作，頗有爲遺書所未采及者，因隨時假印，凡得若干種，輯爲兩卷。既傷先生之學程中輟，又慨後學之親炙無由，則凡所遺留，彌足寶愛已。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 王靜安先生既歿，羅雪堂先生刊其遺書四集，後五年先生之門人趙斐雲教授復采輯編校其前後已刊、未刊之作共爲若干卷刊行於世，先生之弟哲安教授命寅恪爲之序。寅恪雖不足以知先生之學，亦嘗讀先生之書，故受命不辭，謹以此所見，質正於天下後世之同讀先生之書者。自昔大師巨子其關繫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爲其託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

藝文

陳守謙《祭王忠慤公文》 嗚呼！君何爲而死耶？君何爲而自沉以死耶？【略】君以纏綿忠愛之忱，眷懷君國之念，十餘年來，湮鬱填塞，卒以一死以自明，其志可敬，亦可哀已。憶余與君之訂交也，在清光緒辛卯歲，君年才十五耳，余長君五歲，學問之事，自愧弗如。時則有葉君宜春、褚公嘉猷者，皆朝夕過從，商量舊學，里人自爲四才子，而推君爲第一。【略】余時館城南沈氏，距君家僅里許，無一日不相見，見輒上下古今，縱論文史，或校勘疑誤，鑒別異同，間爲詞章，彼此欣賞，至日晡必別去，留君共飯，弗許也。余知君家後母主中饋，日哺家人當食，故君不能不歸，所以曲承後母歡也。君之歸也，余常送之出門，君行必回顧數四，若戀戀不忍去者，至相望弗及，而余亦闔扉入。如是者有年，吾兩人契合之深，與夫性情好尚，文章氣節之間概可見矣。其間君專力于考據之學，不沾沾于章句，尤不屑就時文繩墨，故癸巳大比，難相偕入闈，不終場而歸，以是知君之無意科名也。戊戌之歲，余橐筆北游，君亦負笈東渡。自是厥後，踪跡乖離，忽忽三十年中，惟于滬上一再見之，時君方治哲學，案上多置英文，卷帙浩復；相見于京邸，堆案皆詞曲及金石文字，益歎君治學之勤，而塗轍之廣。余嘗引紀文達公句戲之曰：「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二語不啻爲余二人分咏也。蓋余自北游至今，從政之日多，讀書之日少，學殖漸就荒落，志節無可表見。亦以辛亥革命後，仍困飢驅，不能不謀升斗之祿，爲事畜之資。君則始終不入仕途，雖以諸生入值南齋，一以講讀檢校是役，而于富貴功名泊如也。人以是惜君之才之學，未得躬際休明以黼黻升平，余以是羨君之遇之奇，得以篤守貞操不爲世俗浮名浮利所誤，方諸殷頑殆無愧色。比者國變迭起，遜帝流離顛沛，揆諸君辱臣死之義，死固其所，獨念衰衰諸公，孰非食君祿百倍于君者耶？即余以州縣微職，食清祿者且十年，非特不能效死，而依人俛仰，隨俗浮沉，致蹭蹬于長安道上，乞故人之米以爲活。以視君之孤

忠亮節，能無愧死（死乎死）乎？儻所謂千古艱難者乎？嗟嗟，余與君交殆四十年，當年少氣盛時，以爲他日吾兩人必當有所樹立，而不料悠忽至今，君雖著作等身，名滿天下，奈何遭逢世變，詖行邪說，充塞天地間，詩書棄如土苴，冠裳淪爲禽獸，吾輩士夫讀聖賢書，平居以風教自任，曾不能稍振頹流于萬一。如守謙者年長于君，猶復靦然苟活，不克昂首伸眉于光天化日之下，略施平生抱負之志，以償少年勤勉刻勵之苦。每一念及，心骨皆悲，死而有知，其亦惺惺相惜乎？謹布悃忱，惟期昭鑒。尚饗。

雜録

《石遺室詩話》卷八　海寧王國維，字靜庵，深於詞曲之學。【略】自印有《人間詞甲稿》，詩附焉。如云：「人生過處惟存悔，知識增時祇益疑。」「偶作山遊難盡興，獨尋僧話亦無聊。」「因病廢書增寂寞，強顔入世苦支離。」「萬木沉酣新雨後，百昌蘇醒曉風前。四時可愛惟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到眼名園初屬我，出城山色便迎人。」「詩緣病輟彌無賴，憂與生來詎有端？」「百年頓盡追懷裏，一夜難爲怨別人。」「風裏垂楊態萬方」。皆可入《蒲褐山房詩話》、《詩人徵略》、摘句圖者。

《十朝詩乘》卷二一　王靜庵（國維）賦《頤和園宮詞》，有「誰知此日新朝主，即是先朝顧命臣」之句，爲人傳誦。余謂不如其「宣室遺言猶在耳，山河盟誓期終始。寡婦孤兒要易欺，謳歌訟獄終何是」數語意尤深重。

《花隨人聖盦摭憶・頤和園雜題》　王靜庵《頤和園詞》「憶昔先皇北狩年，屬車常是受恩偏。因看批答親教寫，爲製金章特與鈐」四句，自是寫文宗晚年寵縱那拉后，使得干預政事，末句似即指同道堂章。然同道堂章，據湘綺所記，是漢玉章，且爲孝貞后所有，靜庵詩意似言特鑄金章賜西后，代書批答時用以鈐記者，又與同道堂章不符。案咸豐末年，詔敕下鈐小章祇有同道堂一事，西后以咸豐六年生穆宗，始恃寵稍稍用事，而朝廷大政，文宗必以諮肅順，遂啟西后與肅順政權之爭。然文宗間使西后代書批答，事理或有之，特製金章，未之前聞。靜庵所詠，必有譌誤。靜庵後自沉於昆明湖，周印昆有《頤和園雜題》十首，頗述西后佚聞，因及於靜庵等事。印昆年長於靜庵，而所歷不同，措詞亦異，錄之可見時代觀感之嬗變，後此若再詠頤和園者，必別有他種感慨也。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海寧王靜安（國維），別字觀堂，以丁卯五月二日自沈於昆明湖內魚藻軒側，亦今之傷心人別有懷抱者。君覃精漢學，旁及雜家，其著作已刊行者，久已流傳海內外。歿後日人橋川氏主撰之《文字同盟》，爲編印追悼專刊。吾國學人，日趨凋落，閎肆如君，憔悴以死，黃鳥之哀，有識同恫。余與君民八、九年間，曾於滬上愛儷園數數相見。比歲君都講上京，心儀尤切。商量舊學，又失此人，痛何如之！君歿後挽詩甚多，寶融有「萬口爭哀書種絕，一池猶是鼎湖遺」句，亦實錄也。

又　靜安【略】歿之前爲人書扇，中有「委蛻大難求淨土，傷心最是近高樓」之句，死志之決，即此可知。都下報紙，多以爲錄李義山作。人以詩工，亦不暇攷，實則乃摘錄陳弢庵先生詩也。近見弢老爲華陽喬君書扇，並識之云：「己未次均澤公落花之作，靜安致命前一日，取其後二首爲人書扇，相感之深，彌益於痛。傳者乃誤以爲玉溪之詩，何淄澠之不辨耶。」

又　海寧王靜安《觀堂集林》遺著，海內流傳久矣。君本不以詩名，顧於詩學，亦致力素深，偶有所作，都饒妙緒。【略】他如「朝陽承月上，遠樹與星稀」，「小松如人長，離離四五尺」，「螢火時從風裏墮，雉垣偏向電邊明」，「詩緣病輟彌無賴，憂與生來詎有端」，「天邊遠樹山千疊，風裏垂楊態萬方」，「四時可愛惟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水聲粗悍如驕將，天色淒涼似病夫」，「人生過處惟存悔，知識增時祇益疑」，「溟海巨鵬將徙日，雪山大道未成時」，「蓬萊自合今時淺，哀樂偏於我輩深」，皆一洗凡響，雖專家爲之，亦弗逮也。

辜鴻銘　辜鴻冥

羅振玉《讀易草堂文集序》　我國有醇儒曰辜鴻冥，【略】所著《讀易草堂文集》，【略】讀此編者，知君爲當世之醇儒。君之文，乃天下之至文，沉疴之藥石，非尋常學者可等類齊觀者也。至君論事于二十年以前，而一一驗于二十

年後，有如蓍龜，此孔子所謂「百世可知」，益以見其學其識洞明無爽，予稱之爲醇儒之非誣也。

又　予以光緒己亥始識君，值甲午戰後，海內士夫憤于積弱，競謀變法以致強，相見輒抵掌論天下事，汲汲如飲狂藥，而君則獨靜謐，言必則古昔稱先王，或爲諧語以諷世，予灑然異之。庚子客鄂中，則君方設義塾，日以儒先之言訓童穉，益重君不同流俗。

又　我國有醇儒曰辜鴻冥外部，【略】今年春君以所著《讀易草堂文集》徵序于予，我既爲選其尤醇雅者十四篇爲內、外篇，爰弁語于簡端，俾世之讀此編者，知君爲當世之醇儒。

《上德宗景皇帝條陳時事書》　羅振玉《讀易草堂文集序》：光宣間備官京師，再相見于春明，君憂世亂之日岐，乃條陳時政得失，請執政代奏，文累五千言，探索根元，洞見癥結，予受而讀之，竊以爲賈長沙復生，不能過是，蓋天下之至文，沉疴之藥石。

《尊王篇釋疑解禍論》　羅振玉《讀易草堂文集序》：南皮張文襄公總制兩湖能養士，天下之士歸之如水就壑，亟招君置左右，亦第稱之曰：「是精于別國方言、邃于西學、西政者也。」故客幕下久，溫溫無所試。及庚子都門亂作，乘輿播遷，國事危急，君乃以歐文撰《尊王篇》，歐人爭傳誦，當時爲之紙貴，外患以紓，于是世乃稍稍知君儒術，各省大吏爭相羅致，然其所以重君者仍在彼而不在此，第以備外交緩急已耳。

《葉成忠傳》　況周頤《眉廬叢話》：辜鴻銘部郎（湯生）居張文襄幕府久，嚮知其精通西國語言文字，及見所作《尊王篇》及《葉成忠傳》，則于國文亦復擅長。其《葉傳》之作，以諷世爲宗恉，尤卓然可傳。

《清史稿・文苑傳三・辜湯生》　辜湯生，字鴻銘，同安人。幼學於英國，爲博士。遍遊德、法、意、奧諸邦，通其政藝。年三十始返而求中國學術，窮《四子》、《五經》之奧，兼涉羣籍。爽然曰：「道在是矣！」乃譯《四子書》，述《春秋》大義及禮制諸書。西人見之，始歎中國學理之精，爭起傳譯。庚子拳亂，聯軍北犯，湯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義。列強知中華以禮教立國，終不可侮，和議乃就。張之洞、周馥皆奇其才，歷委辦議約、滬浦等事。旋爲外務部員外郎，晉郎中，擢左丞。湯生論學以正誼明道爲歸，嘗謂：「歐、美主強權，務其外者也；中國主禮教，修其內者也。」又謂：「近人欲以歐、美政學變中國，是亂中國也。異日世界之爭必烈，微中國禮教不能弭此禍也。」湯生好辯，善罵世。國變後，悲憤尤甚。窮無所之，日人聘講東方文化，留東數年，歸。卒，年七十有二。

《碑傳集補》卷五三趙鳳昌《國學辜湯生傳》　辜湯生，字鴻銘，別自號漢濱讀易者，【略】福建廈門人。幼游學英、法、德、奧，所至以文學冠彼邦人士之右，兼習自然科學。【略】始學成回居鄉里，聞塾師講《論語》、《孟子》有所入，日取古聖賢經訓玩索之，篤信孔孟之學非西方哲人所能及。益不欲以學於彼者襮於世，多讀四部書騷賦詩文無所不覽。光緒十一年，張文襄公督兩廣，法越戰事方殷，閩亦有警，文襄命知府楊玉書赴閩偵事回，由海舶抵香港，湯生適同舟，玉書邂逅與談回粵與督幕。趙鳳昌言舟中遇一人與德國人講倫理學，其人兼善中文，問姓名爲辜湯生云。時海警需才，署中德文譯員頗諵陋，鳳昌以所聞白文襄，就香港邀之，任以邦交諸務，旋練新軍，用德操法。

又　十七年，俄皇儲游歷來鄂，隨員皆有爵貴臣，且有俄儲內戚希臘世子在其閒，共十人。儀衛甚盛，俄儲乘己國兵艦，泊漢口，總督以地主禮先往訪，關道與中軍從俄儲問兩從官職名，湯生譯以對，頃之送客出，俄隨員十人左右立艙口，湯生語俄儲令向客唱名自通以尊，張督旋邀宴晴川閣，湯生本以法語通譯，席閒俄儲與希世子問答，欲避人知，改用俄語，謂即晚有他約，宜節量。湯生言此餐頗合衛生願屬饜，客有訝色。文襄吸鼻煙，希世子以爲異，用希語問俄儲，謂主人鼻吸何物，湯生達之主人，即以鼻煙遞世子，兩儲益駭。臨去，俄儲鄭重握湯生手，約至彼國當敬待，並以鏤皇冠之表贈焉。後抵上海輒告人，漢上見張總督，有辜某所通語言至博，各國無此異才。

又　庚子之亂，各國責備宮廷頗烈，湯生謂教案激民憤，各國當自反。著《尊王篇》，用英文爲之，根據西哲之言及西史事實抵各國之隙，斐然成帙，既印行各國，競購讀之，更數板不已。

又　辛丑和約既定，內有開濬黃浦一款，因爭主權定滬道設局與各國領事同辦滬道，即延湯生任局事，旋查得兩西人挖泥工費舞弊，核其冒領有十六萬餘兩之鉅。領事多袒西人，湯生力爭懲罰，各領會議時言我輩均非工程專家，所查恐尚待考，湯生出曾在奧國所得工程師文憑示之，各領失色無言。

又　德國輪船在江陰江面撞沈中國貨船，稟官索賠，江督命湯生在滬與德領議不諧，擬延律師訴諸法律，既訪各領事之可商者，咸以德律訟之無益，乃定用公斷法兩方請局外人爲證，詳查事實以斷賠否。湯生折衝其閒，卒償民船所失。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廿年四月十二日）　汪穰卿康年談鄂事，力言蔡道有脾氣。又言福建辜湯生幼在外國，心實內嚮，有翻譯美約傳教一條，洋文並無到處建堂之語，極有功。

馬其昶

論　述

陳三立《抱潤軒文集序》　通伯籍桐城。桐城自方氏、劉氏、姚氏迄於吳先生，宗派流演，相嬗而名者十數輩。其述作淵源見諸海內，鴻彥碩儒推引稱說不可勝原。通伯文雖甚精深微妙，卓卓樹立，固皆守其傳而有成，無復同異也，亦安取贅辭常論以加之通伯哉！既久而思之，方、劉仕國初方興太平，姚先生及其弟子際乾、嘉聲教翔洽稱極盛，獨吳先生覩光緒甲午之敗，益遘庚子八國會師擾畿輔之難，流離困阨，不遑棲息，已異於諸鄉先輩而莫能同也。然吳先生終光緒末葉所謂革命軍且未起，而吾通伯者則躬及宗社之遷移，萬方之喋血，其與吳先生生同時而所遭又異。當吳先生之世，中外多故，改制之議寖昌，吳先生頗委輸萬國之學說，緣飾其文，文若爲之一變。通伯不獲安鄉里，孤寄京師，廁搶攘鬨鬩之場，危禍交乘，聽覩皇惑，怏鬱之極，輯《費氏易》、《毛公詩傳》畢，遂浸淫於佛乘。通伯異日之文，當不免更爲之一變，審如是者，匪獨遠異諸老先生，即吳先生恐莫得而盡同矣。嗟呼！天地之變無窮，文章之變亦與之無窮。然而非變也，變而通，其同異而後能維百世之不變者歟？姚子叔節亦桐城人，屬文亞通伯，並以所列瞽說溷之，其可乎？

又《桐城馬君墓誌銘》　君於學不務表襮，歸於自得，所治經尤邃《易》、《詩》、《書》。《易》宗費氏，《詩》宗毛氏，《書》宗大傳，旁列衆說，折衷去取，潛思而通其故，往往獲創解，爲前儒所未發。於爲文亦然，不踰鄉先輩所傳之法，而高潔純懿，醞釀而出，其深造孤詣，亦爲諸鄉先輩所互名其家者，莫能相掩也。

王樹楠《抱潤軒文集序》　今君年六十餘矣，雖不役志爲文，而世之謀不朽，其先及假君一言以自重者，爭輻湊其門，以得請不得請爲至榮大辱，皆曰：姚氏之文非君莫與歸也。然吾竊論之，姚氏際國家隆盛之會，上下嘽諧，萬物條達，故其文體潔而氣舒，志和而音雅。君乃不幸，身丁喪亂，蒿目瘵心常岌爲，若不克終日，故其思深，其辭婉，其言雖簡而意有餘，往往幽懷微恉，感喟低徊，令人讀之有不知涕泗之何自者，當其得諸心而輸諸手，躊躇四顧，儼然謦咳於周、秦、兩漢以來諸作者之旁，而邈然無與儔焉。桐城云乎哉！君手勒其文，自丙子以訖今，茲凡得若干篇而屬予爲之序。

林紓《贈馬通伯先生序》　余治古文三十年，恒嚴閉不以示人。光緒中，桐城吳摯甫先生至京師，始見吾文，稱曰：「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氣者。」越六年，桐城馬通伯至京師，其稱吾文乃過于吳先生也。兩先生聲稱滿天下。吳先生既逝，世之歸仰桐城者，必曰是馬通伯先生。

毛慶蕃《桐城耆舊傳識》　大著叙事雅贍，有法度，論贊神致淵永，往往勝絕，如馬通伯者，可謂有良史才矣。桐城文獻名邦號天下第一，得通伯網羅放佚都爲一編，又無不各肖其人，生平氣象以出，豈非三百年先輩英靈所式憑，而海內學者所共爲愉快者與？慶蕃邂逅，先睹欣幸何極。

黃會樾《陳石遺先生談藝錄》　師云：【略】馬通伯文，時有佳者，但于桐城規則外，不敢一步放手行。

傳　記

陳三立《桐城馬君墓誌銘》　君諱其昶，字通伯，晚號抱潤翁，姓馬氏，桐城人也。器幹沈凝，少劬學，習爲古文辭，既從同邑方柏堂、吳至父、武昌張濂卿諸先生游，文益工。及游京師，交鄭君東父、柯君鳳蓀輩，並進而

治經，自茲始。【略】始以諸生入資助河工，獎叙中書科中書，數應鄉試不獲舉，乃以其業教授，爲榆樹于公樾亭、合肥李公仲軒延課子弟，主李公尤久，其子國松文章爾雅，最號爲能傳君學者也。前後復迭長廬江、潛川書院、桐城中學校、師範學堂，訓士輸新學，一歸本彝倫道德。當是時，君譽望日隆，嚮慕者衆，總督建德周公學經濟特科，巡撫金壇馮公薦人才，甯州朱公薦通儒碩學，皆未應。宣統庚戌，始就學部聘，任編纂。既入都，會中外大臣所薦人才有續至者，吏部彙列奏聞，知友強君隨衆引見，遂授學部主事。癸丑主安徽高等學校。甲寅又入都，主法政學校教務兼備員參政院。會設籌安會，議更國體，重君名，遣使勰君爲助，陳說百端，君堅拒之，曰：「區區非能事二姓者也。」即日治裝歸。丙辰又入都，應清史館總纂之聘，日疲撰述，績最著，久之病痹，乃還桐城。越三年，己巳十二月卒於里第，年七十有五。

又　君爲人耿介和易，中不可犯，而不立崖岸，或涉偏宕之論、矯激之行，矜己而駭世。以東南用兵未已，故久羈京師，假爲避亂著書之所，柴立中央與時推移，而孤狎萬古，不幸以病去，遂不起也。自邪詖交熾，陷溺人心，爲患烈且鉅，振古未有。大勢之所趨，固坐視無可如何，然猶冀一二魁儒老學，究聖哲之蘊，持維防之的，本其醇意高文，漸被徒友轉相移奪，徐待其定。故於君之沒，道術靡所寄，氣類日以孤，瞻四方眷來者，愈有燸曜垂絕之懼也已。

紀事

王樹楠《抱潤軒文集序》　吾友馬君通伯其尊甫愼庵先生始事存莊，繼事植之，而君又嘗問業張、吳二先生之門，同時姚永樸仲實、永概叔節兄弟，與君幷起，以道義相切劘。【略】壬子國變後，余始識君京師，朝夕過從，得盡取其文讀之，君則自謂爲文而不求之經，是無本之學也。時方治毛詩，既卒業，復治《易》、《尚書》及秦漢諸子，乃于文若有所不暇爲者。

著録

潘勖《抱潤軒文集跋》　右《抱潤軒文集》都爲十卷，其爲類者九：曰論辨，曰雜著，曰序跋，曰書說，曰贈序，曰碑誌(上)、碑誌(下)，曰傳狀，曰雜記，曰哀祭。此與姚先生《惜抱軒集》編次略同而小別者，其書之體例行式悉倣諸汪容甫先生《述學》而又參以包氏《安吳四種》，惟總目《述學》所無，其篇目首尾相銜，又與《惜抱軒集》異焉。釐定體例則嘉興沈公，閩縣李公始稽校元文，復校字者則合肥張介尊明經，襄校錄之役者則後學懷寧潘勖。

陳三立《桐城馬君墓誌銘》　所著書已刊行者曰：《周易費氏學》、《詩毛氏學》、《中庸篇義》、《三經誼詁》、《老子故》、《莊子故》、《屈賦微》、《桐城耆舊傳》、《左忠毅公年譜》、《抱潤軒文集》、《金剛經次詁》。待刊者曰：《尚書誼詁》、《桐城文錄》、《存養詩鈔》、《佩言錄》、《抱潤軒續集》、《抱潤軒尺牘》，都十七種三百餘卷。

藝文

范當世《題通伯所藏惜抱先生手蹟卷子》　慘澹斯人去，山川亦不神。毫芒落君處，悲涕逮吾身。論有當時定，才爲異代珍。誰令杖朝歲，猶作太平人。

陳衍《爲馬通伯題碧梧翠竹圖卷》　潑眼山光一縣城，居人常得氣之清。暘來亭館收蒼潤，中有文章繼老成。小築敝廬疑突兀，亂栽客舍慣縱橫。題詩又送君歸去，滿紙瀟瀟風雨聲。

胡朝梁《爲馬通伯翁題碧梧翠竹山館圖》　翁是白頭舊都講，喜余咳唾得相親。孤生有託成名業，高士寧辭老賤貧。獨抱文書自傳道，間呼風月與爲鄰。秋心一滴歸何處，翠竹蒼梧晚更新。

吳汝綸《贈別馬通伯》二　倦遊曾記卧柴關，看子張軍學校間。千載相期有青眼，一名未得損紅顏。高天但見羣飛刺，大海寧聞逝水還。惜別祇謀文

字飲，莫牽新恨淚潺湲。

雜録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老友馬通伯先生，自肥上訂交，將及三十載，君以己巳秋聞逝世。余久擬爲詩挽之，未果。志盦曩寫示二律甚佳，適如吾所欲言，蓋能知通伯生平等。第一首云：「唐松宋畫等閑看，蘭若譚禪歷夜寒。願制毒龍參貝葉，不隨饑鳳食琅玕。鬚眉中歲垂垂老，著作平生字字安。一載死遲應有恨，及身孔釋見摧殘。」自注：第二句，指在法源寺與授經曼仙夜半談禪事。玕韵則指其反對帝制，辭參政，出都事。第二首：「桐城耆舊總溫然，此是方姚以後賢。講舍文論清宴夜，史家運厄火書年。長袂碧血曾千語，一掩黄腸共九泉。儻遇故人煩慰藉，孤兒鍵戶理遺編。」自注：後四句，均謂碧夢。凡知碧夢與通伯交誼者，當自了了。

又 海藏集中，有《答嚴幾道》句云：「湘水才人老失身，桐城學者拜車塵。侯官嚴叟頹唐甚，可是遺山一輩人。」第一句似指湘綺樓。第二句有謂即指馬通伯者。余竊疑之。通伯抗論帝制，曾有長書，心迹皦然，知者共諒。得志庵此詩，可爲張目。吾鄉周梅泉爲通伯高足，其挽詩甚佳，錄之：「同光以來盛文章，濂亭摯甫稱大師。冀州衣鉢付姚馬，抱潤一集尤清奇。陽剛陰柔各有美，語本惜抱誰敢訾。望溪義法祭正脈，得骨得髓皆禪機。晚齡治經絕外慕，商兑漢宋窮淵微。文能載道體始貴，巧取六籍供殺戟。憶余隨宦歲在丑，父兄持我游蓮池。座中瞿鑠見吳叟，我時跪拜初勝衣。翌年馬翁館柏署，昌黎六一欣同時。我居京國始就傳，日夕閣誦隨羣兒。稍長涉歷喜拜翰，一札曾荷宗工知。書來獎掖極齒頰，勸我汲古勤文辭。當時頭角頗自負，老大無似眞當笞。陵遷谷變四十載，風埃離合千愉悲。坑焚禍烈古靈泣，道喪文敝國亦移。裕之修史豈初志，苦爲耶律分謗譏。美新曲筆有餘痛，拂袖歸食龍山薇。傳聞臨終證圓脱，大覺已謝人間羈。于今皖學失宗仰，國寶共惜寧吾私。南陳北馬夙齊譽，天眷一老猶慭遺。江山人物等可念，挂眼匡阜寒雲迷。」詩中「裕之」等句，亦爲通伯辨誣。戊己之際，赤燄方張，斯文將墜，故志盦詩有「及身孔釋見摧殘」之句。

蔣智由

論述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 昔嘗推黄公度、夏穗卿、蔣觀雲爲近世詩界三傑。

又《廣詩中八賢歌》 詩界革命誰歟豪？因明鉅子天所驕。驅役教典庖子刀，何況歐學皮與毛。（諸暨蔣智由觀雲。君邃于佛學，尤好慈恩宗，因自號因明子。）

《石遺室詩話續編》卷五 甲午、乙未以後，談變法者蜂起。諸暨蔣觀雲（智由），一健將也，鬱鬱不得志以終。有遺詩一卷，爲其女弟子呂美蓀所印。《九日》云：「兵革長開九宇顛，山川好在未能前。縱懷舊約須抛得，欲覓登高只慨然。陟巘盤崖徒想像，傳萸把菊任因緣。人生國亂眞愁絕，佳節身逢亦可憐。」幷一登高而不暇及，可以想見先憂後樂之懷抱。【略】又，《黄葉在樹對此柴門忽云秋矣書懷》云：「秋色柴門到，今朝木葉黄。仰看因落帽，坐對欲移床。園縮乾坤小，樓奔日月忙。把詩吟送老，憂樂道難忘。」《寄徐仲蓀靈隱山中》云：「僧說山飛來，我愁復飛去。不去幾何年，身合山中住。」君多感事憂時之作，此二詩風調翛然。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彗星拚命三郎石秀：蔣智由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似君，誰有不平事？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其人磊砢而英多，其事處心而積慮。君不見，翠屏山，盤陀路。（又贊）　往年示我《居東集》，支遁青蓮一手持。纍我連宵五更讀，是君拚命著書時。（「拚命著書」四字，曾滌生贈俞蔭甫太史語也。）觀雲居滬時，爲雜報文字，喜入哲家言，與別士有二俊之目。其文閎深隽永，皆非新會所及也。東游後，肆力爲詩，不爲湖湘人語，亦不入新學末派。直造古人，而與李翰林爲近。

《近代詩派與地域・嶺南派》 蔣觀雲氏，早年爲選報草文，洞見政本，言垂世範。其學以文哲爲長，故新會梁氏推崇極至。偶事吟詠，句律精嚴，

思致縝密，其獨往獨來之氣，又頗與太白爲近。及居日本，聞見益拓，亦喜用新理入詩。《居東》一集，尤多名作。夏、蔣二家，皆以運用新事見長，而又不失舊格。其才思不及人境廬，然理智清超，又人境廬外之別開生面者也。

陳三立《蔣觀雲先生遺詩序》 己巳秋八月，蔣君觀雲卒上海。旬有三日，其弟子呂美蓀女士造余廬而言曰：吾師之志事行誼，未嘗翹知于人，人亦無知之者。既不幸，憂傷抑鬱傺寃憤，不獲償所願以死。其平生閎識孤抱之所寄，劬躬績學之所得，慙時嫉俗、潔己高世之懷之所蘊結，一發之于詩；又自尤其少作，拉雜摧燒之以盡。所手定者，才百數十首而止耳，美蓀將匯而存之，庶幾明德達道之士讀吾師之詩，可以窺尋其意理而想像其爲人。並世海內擅詩文有名，學行爲吾師所推許，序吾師之詩而不辱吾師于地下者，莫如先生。【略】余十五年前，嘗一再見君，論文而已，未嘗深語，後遂不復相聞。雖數數見君詩，稱美其詞，亦無由知君制行之嚴介堅卓，攀追古人，異乎傳聞者之云云也。【略】嗚呼！蔣君豈詩人哉。後之讀君詩者，因其聲以求其心，因其心以論其世。倘無負女士所以不朽其師之微旨歟，遂不辭而爲之序。

《時運》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初讀觀雲詩爲《時運》一首，至今常日三復之；不辭駢枝，再寫一通。

《輓黃公度京卿》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觀雲《輓黃公度京卿》一首云：【略】「才大世不用」以下六語，眞能寫出先生之人格，可當一小傳矣。觀雲復有一挽聯云：「如此乾坤，待卧龍而不起。正當風雨，失鳴雞其奈何。」雖寥寥數語，而所以謳思偉大人物者盡之矣。

《弔鄒慰丹容死上海獄中》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觀雲復有《弔鄒慰丹容死上海獄中》一首云：【略】慰丹吾未獲見，觀雲此詩，當益令慰丹不死。

《輓羅孝通》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觀雲復有輓羅孝通一詩，幷序；序曰：「羅君孝通，余未識其人，知其在日本第一劍術家日比野處學磁氣催眠術，技甚精，又知其學爆藥業成而歸。忽聞于六月十三日爲廣東大吏所殺，詩以紀之。」詩云：【略】羅君實行家，其前此秘密詭異之歷史，不能盡宣之。與余交十年，去歲同舍居又十閱月。惡耗忽傳，欲哭無淚。佛塵以後，此爲第三次沈痛矣。觀雲一詩，讀者可彷佛其爲人耳。痛哉！

《飲冰室主貽一影像幷媵一絕以例報之》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余與觀雲至今未識面，今春貽以一影像，媵一絕句云：「是我相是衆生相，無明有愛難名狀；施波羅蜜證與君，拈花笑指靈山上。」觀雲報我一影像，亦媵一偈云云。觀雲太撝謙生。

《己亥秋別天津有感寄懷嚴蔣陳諸故友》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昔嘗推黃公度、夏穗卿、蔣觀雲爲近世詩界三傑。吾讀穗卿詩最早，公度詩次之，觀雲詩最晚。然兩年以來，得見觀雲詩最多，月有數章。【略】近觀雲以其四長篇見貺，則《己亥秋別天津有感寄懷嚴蔣陳諸故人》之作也。讀竟，如枯腸得酒，圓滿欣美。

《詠王昭君》 陳中嶽《俠龕隨筆》：吾鄉蔣觀雲詩，以說理盛。梁任公所謂「因明鉅子天所驕」者也。《詠王昭君》曰：【略】詩語如翻瀾剝繭，覺美人當日用心，如在目前。

《九日》 《石遺室詩話續編》卷五：《九日》云：【略】幷一登高而不暇及，可以想見先憂後樂之懷抱。

紀事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 余自去年始獲以文字因緣交蔣觀雲。往在美洲，見《清議報》「文苑」，有題因明子稿者，大心醉之，顧以爲夏穗卿作，蓋其理想魄力，無一不肖穗卿也。爾後屢讀因明詩，而認爲穗卿之心益橫亘胸中。在澳洲作《廣詩中八賢歌》，首頌因明，而下注穗卿；及東還始知其誤，改正之，故歌中竟闕穗卿也。于是乞交因明之心益熱。此吾腔子裏一段歷史，亦可爲藝林增一談柄也。

《流水無情草自春》 《清稗類鈔·迷信類·蔣觀雲夢清溪》：諸暨蔣觀雲大令智由嘗夢至一處，花香草暖，春午嘿人，而旁見清溪一碧，流水滔滔，因詠「流水無情草自春」句，醒乃續爲一絕曰云：【略】。

《題王曉籟先生照片》 《石遺室詩話續編》卷五：詩權奇倜儻，居然昌黎，《跋》亦跌宕。崾邑多匪，亦多善人。邑產茶與桑，有金祿甫名昌運者，業茶絲以起其家，恃以生活者衆，而災祲則振卹繼之，劫奪用日殺，不更恃源以往耶？余曾爲作家傳，故知之。

著録

呂美蓀《蔣觀雲先生遺詩跋》　當師衰歲，手付一卷，曰：「他日歸邱山，吾嗣倘不及付剞劂，汝視力焉。」美蓀謹受命。己巳秋師既歿，奉遺稿乞序於義甯陳先生(三立)，將商於冢嗣伯器。未幾，伯器亦逝。次君在遠，投書不達，遂緩待之。已而美蓀自刊其《菰麗園詩》。中夜慚惶矍然起，曰：「是重己而負師。」於是編輯之，得百餘首，非全也。而又以棲息東島，艱於躬任，乃書求番禺葉君玉甫曰：「方今愛惜佳文字，能闡幽光潛行於茲世者，惟賢一人。吾師蔣先生遺著微賢其湮滅矣。」君乃慨任刊校之煩。爰誌數言，以告慰吾師之靈，且遙拜葉君之惠。

胡懷琛《海天詩話》　蔣觀雲(智由)《居東集》二卷，清光緒丙午、丁未間旅東瀛作，紀彼邦山水者十七八焉。

藝文

夏敬觀《蔣觀雲先生遺詩題詞》　我始識君年正少，君有罪言公犯詔。清裁共畏齒腐朽，私議每先披簒竅。一時國柄屬婦閹，士論何由動廊廟。譬醫心跡豈不忠，桓侯自拒越人療。君方渡海我陸沉，旋踵社墟如逆料。人間理亂難掩耳，九服崩離竟安蹈。壯氣寧爲老所銷，心非可與言不報。卅載朋交等相絕，醉死一樓無訃告。我哀君志題君集，我歌楚些爲君弔。龔生竟爾天夭年，舉世誰何聞特操。

呂美蓀《蔣觀雲先生遺詩題詞》　儒師何栖栖，懷慕三代治。蒿萊既不達，白首潛茲士。在昔賢書科，齒壯亦一第。炎運奄待終，非是有幽厲。前席亦思對，徒泫賈生涕。皇網既解紐，殷墟旋踵至。銜此麥秀哀，巖穴永孤閟。窮老簞瓢居，跡遯抑天棄。寐與姬孔晤，生憂禮樂敝。蕨食長忍飢，著說闡仁義。抱道無永命，萬憾遺人世。傷彼河汾帷，明德誰私諡。(余不敏，敬上私諡曰貞晦先生。)有子徒冠軍，(尊簋都督。)佗傺亦隨逝。平生梁父吟，疇爲千載計。載踣散原翁，弁言能我賜。更乞海內賢，錫辭競哀麗。百艱付剞劂，長留在天地。題句告幽靈，侯芭淚盈袂。

袁思亮《蔣觀雲先生遺詩題詞》　高世惡其名，未死身已埋。埋身不埋心，吐作商歌哀。問字繫何人，乃不弁而釵。正誼尊所聞，一洗兒女懷。平生藏山約，息壤焉敢乖。薪盡火自傳，籟合聲常諧。殺青巢精魂，耿耿開妖霾。

徐乃昌《蔣觀雲先生遺詩題詞》　詩卷長涵海國春，舊遊如夢感前塵。歸來劫換人間世，老去吟殘物外身。儘許遺篇存碩果，頗聞慧業付傳薪。知音合有鍾嶸在，品定千秋賞識眞。

黃孝紓《蔣觀雲先生遺詩題詞》　世短憂孔深，心枯念未滅。素辭鬱孤憤，忍淚餘自咽。沉思出詭輝，媚古穴幽鐍。暉麗萬有緣，森然衆隽挈。閉戶自成世，回跖等一呮。沉冥善者機，寂寞餓夫節。守死直氣傷，活埋似未屑。保薪得淳耀，躍池起枯鐵。作作萬丈芒，詎限土一垤。緬懷管幼安，未信古爲烈。

周達《題蔣觀雲遺詩》　橫流任滔天，人紀終不滅。遼東一破帽，光可日月揭。緬懷船山翁，變姓竄巖穴。異代許同揆，有士媲芳潔。廿年家國恨，到死不可說。面壁了此生，茹痛勝喋血。舜跖本無種，志士當自決。豈乏五鼎養，所甘在薇蕨。平生肆筆伐，嚴若秉斧鉞。垂老翻無言，冥冥厲苦節。遺篇比碎金，芬采出殘屑。應有噩夢書，縋井錮寒鐵。同源異清濁，剡水流嗚咽。地靈獨何鍾，三嘆廢越絕。戊戌戮黨人，庚子獎妖亂。久蟄漸思啟，世論遂一變。當時醫國手，用藥忌瞑眩。庸知烏頭毒，終致大命渙。輩流倡變法，學說出稗販。鏡機獨何人，瞭矍識隱患。相從徐福島，去國等流竄。海雨侵聯牀，夜起聞愾嘆。執手開花樓，別語有餘戀。(壬寅與君別於東京開花樓遂不復相見。)十年我當歸，君歸世已換。救亡翻速亡，功罪孰可判。無乃天爲之，引繩適當斷。相知亦何貴，白首慳一面。苦心終分明，不共石枯爛。彌天今已戢，吾黨失好漢。期君兜率宮，此土莫再踐。(君喜相宗之學，故別號「因明子」，此宗以求昇兜率爲究竟也。)

雜録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 邱公恪，名宗華，當代青年中一有望之人物也。去冬游學日本，入成城學校，習陸軍。以病退校，歸養滬上，余親送登舟。乃歸未及一月，竟溘然長逝，年僅逾弱冠耳。懷八斗之才，飲萬斛之恨；一事未就，齎志九原；吳氏兄弟以後，又弱一個矣！君夫人吳孟班，先君數月卒，一時有心人，既已痛之。蔣觀雲曾有詩云：「女權撒手心猶熱，一樣銷魂是國殤。」吾于孟班未得見，若公恪者，固夙以爲國流血自祝，吾亦冀其爲鐵血派中一偉人也。豈意天地無情，蘭摧玉折，公恪孟班，吾知爾不瞑于泉臺矣！公恪卒後，葉浩吾有輓聯云：「中國少年死。知己一人亡。」而成城學校校友會亦有祭文云：沈沈支那，大病長殲。哀哀衆生，噩夢正酣。魅魑攫人，白晝涎饞。嗟我同志，日削月劘。咄咄公恪，海邦雄男。俛仰國事，痛茹酸銜。漆室哀鳴，無裨國阽。矧以憂殉，曷其能堪？嗚呼哀哉！苟生足愧，苟死甯甘？觥觥女權，一例優曇。志未一酬，墓草氈氈。海國龍伯，扶餘虬髯。振劍三彈，淚盈黃衫。讀君遺書，憂心如惔。竟君之志，後死者擔。魂兮來歆，目斷江南。嗚呼哀哉！尚饗。

陳曾壽《書諸暨蔣觀雲詩集後》自注 聞國變後，蔣氏杜門不出，其子作都督，乃拒之不使見，詩有「西山薇蕨」之語。然其初海外論著，抗厲潰決，有過于梁氏者，豈有所深悔耶。

曾廣鈞

論述

《湘綺樓日記》（光緒八年十月十六日） 曾郎送詩，共看賞之，以爲今神童也。

又（宣統二年二月四日） 重伯編修當成童時，始自京師歸長沙，左季丈郭筠兄與語，皆驚爲天才。【略】數過余，每談輒移晷，或至夜分，必有一老僕隨之，【略】余心知其母夫人督教之嚴也。【略】曾氏【略】子弟，幷有異才，而重伯獨秀逸，有名士之風。

王闓運《題環天室詩集》 重伯聖童，多材多藝，交游三十餘年，但以爲天才絕倫，非關學也；今觀詩集，蘊釀六朝三唐，兼博采典籍，如蠭釀蜜，非沈浸精專者不能。異哉，其學養之深乎！湖外數千年，唯鄧彌之得成一家，重伯與驂而博大過之，名世無疑。

《平等閣詩話》卷一 曾重伯太史（廣鈞），自號舊民。生有異稟，博覽羣籍，于世界各宗教學派莫不精研貫澈，故有時託之吟詠，微言妙諦，迥出人表。

《尊瓠室詩話》卷一 湘鄉曾重伯太史（廣鈞），文正太傅孫也，曩貽《環天室詩》一冊，【略】茲擇佳什完好者錄存于此。《庚子雜詩》五律云【略】，《送人秋試》七絕云：【略】諸作綺思巧合，不愧湘州才子也。【略】《鸚鵡洲弔禰衡》云：「于何相求常子閣，彼殆見君衡氣機。」運典而出以自然，亦無驕矜之習，尤所難也。

梁啓超《廣詩中八賢歌》 放言玩世曾般庵，造物無計逃镌鑱。曼歌花叢酒正醇，說經何時詩道南。（湘鄉曾廣鈞重伯。君昔爲余畫扇作《齊詩圖》，跋語云：「任公好余所治《齊詩圖》，予之詩道南矣。」其狂率類此。）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湖外詩，古體必漢、魏、六朝，近體非盛唐則溫、李，王壬叟所爲以湘綺自號，而呼重伯爲聖童也。然重伯閱書多，取材富，近體時溢出爲排比鋪張，不徒高言復古。句如：「酒入愁腸惟化淚，詩多譏刺不須刪。」「已悲落拓閒清晝，更著思量移夕暉。」「宅臨巴水憐才子，村赴荆門產美人。」又作宋人語矣。

《近代詩派與地域·湖湘派》 湖湘派近代詩家，或有目爲舊派者。其派以湘潭王闓運爲領袖，而楊度、楊叔姬、譚延闓、曾廣鈞、程頌萬、饒智元、陳銳、李布聖、敬安羽翼之。樊增祥、易順鼎則別子也。【略】曾重伯則承其家學，始終爲義山，沈博絕麗，又出入于牧齋、梅村之間。《環天室集》藝林傳誦，至今弗衰。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巧星浪子燕青：　曾廣鈞　一身好花綉，何如葉底彎弓殷血透。　奧緩光瑩稱此詞，涪翁原本玉溪詩。君家自有連城璧，後起應憐聖小兒。《環天室詩》多沈博絕麗之作。比擬之工，使事之博，虞山而後，此其嗣音。太傅、惠敏，幷致力玉溪，至重伯則所造尤邃，可謂克紹家風矣。近詩人多祖宋祧唐，惟湖湘守八代初唐不變。湘綺而外，若重伯、實甫、陳梅根、饒石頑、李亦元、寄禪諸家，多尚唐音。

《定厂詩話》卷下　曾環天詩，如散花天女，霧鬢風鬟。

瞿鴻禨《環天室詩集序》　文章之道【略】非負天才不能神化，有天才而無積學以達之，則亦不能鎔鉅麗而發清英，吾于曾君重伯之文益信。重伯之才，旁薄萬有，實自天授，然其博學強記，覃精研思，蓋亦優游而自得之。其于書，自古先載籍，六藝九流百家之學，無所不賅貫，論說風生，紛綸滂沛，窮極幽眇，人人自以爲不及也。余文重伯有年，每見未嘗不心折。【略】前年余罷歸里，重伯已先棄職還山，過從之暇，始出其于定《環天室詩集》以示，余往復讀之，見其包涵沈浸，源八代而委三唐，藻麗溫雅，超然有逸氣。信乎天才獨絕而學養以相深者也。

《庚子落葉詞》《平等閣詩話》卷二：　皺盦又有《庚子落葉詞》十二首，曩嘗錄示，謂爲某女士作。其詩余已具錄于前，讀其詩集，乃知亦出于假託而自隱其名者也。

《九月十六夜月暈懷陳伯弢》《平等閣詩話》卷二：　唐詩胎息醲厚，融情入景，如懸河注水，令人酌之不竭。湖南人多效之。近見曾重伯太史《九月十六夜月暈懷陳伯弢》詩云【略】。摛辭清蔚，氣味逼近初唐。

《攜眷登南嶽觀音巖作》《平等閣詩話》卷一：　舊民氏「萬朵紅蓮禮白蓮」句盛傳于世，殆如「庭草無人」、「滿城風雨」之膾炙人口，然無人能知其全璧者。近始詢知乃其《攜眷登南嶽觀音巖作》。

《懷任公》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　在楚卿篋上見有曾重伯（廣鈞）見懷之作，自署曰「中國之舊民」，原稿未以相寄，然故人拳拳之意，致可感也，錄之：【略】。

傳記

《近代詩鈔・曾廣鈞》　廣鈞字重伯，號皺庵，湖南湘鄉人。光緒己丑進士，官廣西知府。有《環天室詩集》。

紀事

《南亭筆記》卷六　曾太史廣鈞，戊戌年，嘗上萬言書於陳佑民中丞，勸其勤王，幷備述進兵道路，央某觀察爲之代遞。觀察佯諾之，實已焚之。事後或以此事詢曾，曾操湘語曰：「我曉得他攪（讀如告，與弄字同意）掉得，另外寫了一分，直達右帥。」

又　曾嘗具稟某中丞處，請行衡山鹽帖。某中丞受文正知遇之恩最重，以爲必一諾，無辭矣。詎翌日懸牌申斥，有「名賢之後，爲之一慟」云云。後曾語人曰：「爲了張把鹽帖，不想就得罪了祖宗。」或曰中丞卽龐某。

《新世說・文學》　光宣之間，岑雲階、瞿子玖、袁慰亭、端午橋諸要人，相繼罷免，梁辟園以目疾閒居長沙，作豔體詩四章分詠之，名流和者數十人，以王壬甫、曾重伯所作最工，一時膾炙人口。

《落葉詞》《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三：　吳闓生注：　庚子爲珍妃殉難作。

《次韻冒鶴庭贈陳叔伊因題陳著元詩紀事後》《石遺室詩話》卷一：　曾重伯亦相知十餘年，而後見面。癸卯在都，次冒鶴亭韻贈余，因題余《元詩紀事》後云【略】。余亦次韻答之云：「渭城唱徹總堪悲，況汝驚才世所奇。兩面又千萬里別，二人早十五年知。桓伊遜此笛三弄，吾衍報之簫一枝。欲識蓬萊深淺事，只宜重問李師師。」謂亂後聯軍入都，儀鸞殿中事。

《晉水（傷陸申甫也）》《清史稿・陸鍾琦傳》：　陸鍾琦，字申甫。【略】宣統改元，晉布政使。三年，擢山西巡撫。到官未踰月，而武昌難作。【略】鍾琦馭新軍嚴，至是調兩營赴南路，時九月七日也。夜發餉，將以翼日行，而遲明變作，新軍突入撫署。鍾琦出堂皇，僕李慶雲從，麾之弗去，且挺身

出，先被戕。鍾琦叱曰：「爾輩將反邪？」語未竟，遽中鎗而殞。光熙奔救，亦被擊死。叛軍入內室，其妻唐氏抱雛孫起，幷遇害。

《讀蜀碧雜感（哀端忠愍也）》《清史稿・端方傳》：宣統【略】三年，命以侍郎督辦川漢、粵漢鐵路。時部議路歸國有，而收路章條湘、川不一，致川人大譁。川、鄂爲黨人所萃，乘機竊發。端方行次漢口，亟入川，幷劾川督趙爾豐操切。命率師往按，尋詔代攝其事。所過州縣，輒召父老宣諭威德。至資州，所部鄂軍皆變，軍官劉怡鳳率衆入室，語不遜，端方以不屈遇害。【略】事聞，贈端方太子太保，謚忠敏。

《紇干山歌》《十朝詩乘》卷二四：曾敏盦《紇干山歌》亦紀丁巳年事。其述張紹軒云：「別殿仙人號麗華，【略】簽名最近重瞳字。」張雖效忠故主，鑒于時勢，亦頗知持重。前一夕，公宴宣南，夜深歸，遽入朝頒詔，蓋有激動之者。又述復辟事云：「老子西行去不回，【略】幾家丹竈燒初熟。」則謂墨敕爭封，鶴書求舊，事機未熟，劫局已翻。又云：「衛賈相爭因五可，【略】粉鏡拋時殺一圍。」則謂徐州歃血，轉眼食言，鋒鋋橫加，倉皇決戰。其云「錦帕封題密密藏，花牋細看層層貯」者，亦謂當日誓書也。紹軒密置枕函，云當排天閽訴之。

《花隨人聖盦摭憶・紇干山歌》頃見重伯《環天室續刊詩》，末有《紇干山歌》，蓋詠張勳復辟事。重伯詩無箋，今錄而釋之，詩云：【略】「十二玉書」句，即言黃陂以消弭督軍團，召勳入京。「爭知」四句，即言勳以擁護李仲軒（經羲）內閣，一夕間突易爲復辟也。「老子西行」，指仲軒。「山人南海」，則明言康長素。以下六句皆紀分配各部及自爲議政大臣也。「海上龍」指龍濟光。「隴頭鹿」指陸洪濤，言有約而阻隔。其「南國當熊」句，自指馮華甫，下句以地望考之，亦言雁門不響應也。燕子樓，自言徐州會議。所謂「紅綃結約」，言各督皆有代表簽名。其下之「衛賈」「尹邢」，則言馮、段與張不協。「焦炬」句，言勳南池子宅被燬于炮火。「迎歸馭氣車」，「擁入清虛府」，則言荷蘭使館遣一汽車兩衛兵迎勳遁入。後四句言清宮與使館咫尺也。其後節，則純言勳託庇外人，牢騷希冀而已。當時與後世，對此事必皆論其庸妄，而在爾時發蹤奔走之輩，與夫夢想迴天倒日之諸遺老，則固以爲震古鑠今之大舉，細針密縷之籌維也。

《天運篇》《十朝詩乘》卷二三：方右銘撫湘，曾重伯太史爲文正公孫，亦時與賓座。其《天運篇贈鄒价人向樂谷述右銘舊事》云：【略】當時人物略備，而譚、唐先後罹法，黃殉辛亥長沙之難，死事特烈。梁自海外歸，于丁巳復辟舉異幟，實爲主謀。其結局又復互異。是豈當日所及料哉！重伯是篇，追慨光、宣時事，有云「媧皇遺憾辭華裔，【略】五百童男渡海還。」語挾陽秋，洵爲一代詩史。又云：「挑燈重話興亡史，【略】不及書生數行字。」則詞意別有所指。時會趨新，羣流競奮，庸知金堤一決，頓迫橫流，遂有載胥及溺之懼耶？

著録

《環天室詩集・環天室詩前後集叙目》皕子大錄其所爲詩歌約七百首，刪其冗，取可施於美刺者，凡四百七十三首。自庚子以前，本有詩千餘首，失其稿過半，又刪去二百許首，今存三百五十餘首，以體爲類，以刪爲選，名之曰《古近體詩類選》，計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七絕凡五類，爲五卷。惟五絕一體不備，緣其體難工，又詩少不能成卷帙耳。自庚子後，叢雜錄之，既不分體，亦非編年，蓋是編皆近年之作，今日見以爲不愜意而刪之，異日又以爲可存而錄之，凡百十四首，名之曰《後集》，自爲一卷。計付刊六卷，又刪餘集約二百首，未刊。詩餘一卷，亦未刊。今將已刊之六卷，列目於後。

《尊瓠室詩話》卷一　湘鄉曾重伯太史（廣鈞），文正太傅孫也。曩貽《環天室詩》一冊（宣統二年夏刊）。

藝文

黃遵憲《酬曾重伯編修》詩筆韓黃萬丈光，湘鄉相國故堂堂。誰知東魯傳家學，竟異南豐一瓣香。上接孟荀騶論縱，旁通《騷》賦楚歌狂。澧蘭沅芷無窮意，況復哀時重自傷。　廢君一月官書力，讀我連篇新派詩。《風》《雅》不亡由善作，光豐之後益矜奇。文章巨蟹橫行日，世變群龍見首時。手擷芙

蓉策虬驅，出門惘惘更誰尋？

陳衍《三次韻答曾重伯太守》 渭城唱徹總堪悲，況汝驚才世所奇。兩面又千萬里別，二人早十五年知。桓伊遜此笛三弄，吾衍報之簫一枝。欲識蓬萊深淺事，只宜重問李師師。

李希聖《亂後同曾重伯還京師有贈》 落盡庭槐獨掩門，貞元朝士已無存。空城草木秋霜早，故國江湖夜雨翻。夢裏觚稜非昨日，愁中鼓角易黃昏。青衫走馬章臺路，珍重相時舊酒痕。

趙熙《自成都歸江樓話別次日舟中惘惘有懷觚公》 惜別知無益，移舟又一晨。百年昆季分，六藝漢唐人。老去愁如海，清時泛此津。若逢江上月，將影問前身。

雜録

《眉韵樓詩話》卷七《曾王兩家庚子落葉詞》 曾重伯（廣鈞）、王蘋冊（乃徵）兩前輩，均有《庚子落葉詞》，二意哀婉，爲時傳誦，余已錄入《詩史》矣。重伯詩不署己名，託云副室華金婉女士所作。陳子言致箋於余，謂實重伯所自爲，宜於《詩史》中正其名，使後人有所考見。余擬函詢重伯，俟其諾而後改之，以存詞壇故實。

《平等閣詩話》卷一 余瀏覽近人佳句，有動魄迴腸而不能自已者，摘記之于此。悲嘅則【略】曾重伯「上壽百年能幾日，芳春三月未還家」【略】抽芬芳，振金石，饒有事外遠致，彌耐人研味也。

《湘綺樓日記》《光緒七年十二月廿九日》 曾栗誠之子廣鈞前來未見，復以書來，索觀撰著，文詞頗復斐然，與書勉之。

又《光緒八年正月三日》 曾郎重伯欲來談，【略】博涉多聞，校余幼時爲知門徑，語亦不放蕩，美材也。惜生華胄，譽之者多，恐因而長驕耳。

又《宣統二年二月四日》 作栗誠妻詩序。序云：重伯編修當成童時，自京師歸長沙，左季丈郭筠兄與語，皆驚爲天才。【略】數過余，每談輒移晷，或至夜分，必有一老僕隨之不暫離，余心知其母夫人督教之嚴也。【略】見其兩弟，【略】恂恂如村童，益嘆母教之賢。又聞其子女皆能書畫，工詩文，益心羨之。曾氏子弟【略】並有異才，而重伯獨秀逸，有名士之風。今最錄其母夫人詩，【略】皆紀事書懷之作，既不求工，而自然見其性眞，非有學識莫能爲也。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十六年五月八日》 曾襲侯卒，重伯來見，力白其家庭無勃谿事。察其詞氣，蓋亦無他，不過少年狂逸而已。

《南亭四話》卷二《莊諧詩話・曾重伯詩》 曾重伯太史廣鈞，素性通脫。髫齡時，謁李文忠于天津節署，呈以詩。有句云：「休疑陶侃登天夢，穩泛阿衡八月舟。」上句用晉書陶侃夢乘龍登天門，下句用緯書伊尹夢乘舟八月也，其率易若此。

王允晳

論述

《石遺室詩話》卷一八 王又點工塡詞，在玉田、碧山之間。偶作小詩，非常清脆。

又卷二六 又點向工塡詞，詩頗少作，近年肆力治之，漸下筆不能自休矣。舊歲攜其姬人，捧檄皖南，宰婺源。山城政簡，日事苦吟，屢寄梅生轉示余，刻意求工，一字不輕易放過。

又 又點【略】《驟暖開梅次日大雪》云：【略】「循牆」二句一回顧，必不可少，收亦站得住。《二十三日途中雜成》云：【略】四詩的是皖南道中語，「峽束林迴」七字好，「勢未停」三字尤好。《投劾後送姬人先歸》云：【略】其姬人既歸，語余云：「又點在縣中，日日作詩，到底詩何如？」然則「板閣」二語，固所謂破涕爲笑矣。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晚刻意爲詩，善于審曲面勢，筆意力戒凡近。惟苦吟鍛鍊，或旬月而始脫稿，故傳作不多。

李宣龔《碧棲詩詞序》 偕雨亭方丈杖策出塞，應奉天將軍依克唐阿之招。籌筆之暇，始放手爲五、七言詩。初喜貢父排奡，山谷奧密，積而久之，復

肆力于東阿、嘉州。故意境高遠，不可一世。是眞能以少許抵人千百者。當丈入北洋海軍幕府時，密邇畿輔，人物輻輳，與王幼遐給諫、朱滬尹宗伯輩相過從，接其談論風采。又目覩戊戌庚子之變，孤憤溢懷抱，故其所著無一非由衷之言。改革後，南北傳食，訖無甯歲。迨宰皖之婺源，則管領山水，意稍有所屬，能以吏事入詩，而詩境又一變。歸休偃蹇，耽悅禪誦，遂不復作，而其畢生悲歡愉戚、跌宕慷慨之志之所蘊結，一寄之于詩。

夏敬觀《忍古樓詩話》　長樂王又點（允晳），以工詞名。予既書其詞於《忍古樓詞話》，邇來李君拔可復爲刊印遺集；疊搜得其逸詩逸詞。又點爲詞固工，其詩亦眞氣彌滿，掃盡凡近之語。

《忍古樓詞話・王又點》　長樂王允晳又點，予三十年之文字交也。所著有《碧棲詞》一卷，吐屬清婉，有一唱三歎之妙。【略】又點兼工詩，絕句尤庸峭，蓋亦致力於白石詩。

《平等閣詩話》卷一　閩中王又點孝廉（允晳），翩翩書記，橐筆戎旃。近於友人扇頭見其《興郡客感調寄木蘭花慢》云：【略】又《海棠花下作調寄浣谿紗》（葉底遊人不自持）云：【略】近時詞家日就衰歇，二詞駘蕩清麗，洵足以鼓吹詞場，與白石、玉田並轡矣。

《題小女畫山水贈石遺》　《石遺室詩話》卷一八：其女公子能畫山水，又點嘗使畫便面餉余，爲題詩云：「鄉村小女憨嬉慣，亂翦秋江貼扇頭。却被老夫持換酒，石遺廚下好糟丘。」見者皆以爲次句七字妙絕，曰「亂翦」、曰「貼」，纔是憨嬉小女舉動，而「翦取吳淞半江水」，正題畫語，用此恰好。

傳記

《近代詩鈔・王允晳》　允晳字又點，號碧棲，福建長樂縣人，光緒乙酉舉人，官安徽婺源縣知縣。

紀事

《忍古樓詞話・王又點》　晚歲於南臺聚一妾，往來南北，相攜數年，復放之爲尼。歸閩後，耽禪誦，易簀時尚不舍佛號，殆生具夙慧通者，歿仍遄返淨土也。

《哀濤園》　陳三立《誥授光祿大夫貴州巡撫沈敬裕公墓誌銘》：公諱瑜慶，字愛蒼，自號濤園，兩江總督沈文肅公第四子也。母林夫人爲文忠公則徐女。文肅當世名臣，林夫人亦以智略俠義，助文肅守廣信，卻賊，稱天下。公即生于圍城中，脫乳哺，林夫人課摹《圭峰碑》。年十一，口授《資治通鑑》。稍長，遂博閱羣籍，習掌故時務。文辭敏贍，文肅最賞異之。及文肅視師臺灣，充船政大臣，公屢進說，以爲中興諸功臣寖驕類蔽，于海國情勢恐遺他日之悔。今獨有郭侍郎嵩燾。丁巡撫日昌明達習外事。是時二公方以言事爲清議所排詆，而文肅卒舉二公自代，用公言也。文肅薨于位，恩旨錄公主事，用諸生，舉光緒乙酉科順天鄉試，分刑部，尋改江南候補道，委辦水師學堂、宜昌鹽釐局。歲甲午，張文襄公自湖廣移督兩江，延公入幕，兼籌防局營務處。時與日本搆釁，調軍食、治文書，日不暇給。戰敗，海軍燼，領艦將吏率南奔。公以海軍文肅所經營，爲立國根本，言文襄分別留置，使自效。後庚子之變，言于劉忠誠公者亦如之。兩收海軍餘燼，稍保聚于南紀，公之力也。事定，又歷充皖北、正陽關督銷淮鹽諸榷員。拳匪亂，東南互保之約成，公首奔走預其議。補淮揚海兵備道，護漕督。凡舉辦學堂、市政、農事、試驗場，暨築馳道達板浦，一隅賴其利。擢湖南按察使，未及赴，授順天府尹。京師浩穰，一切督奸倚步軍統領應故事。公自請募騎步編隊督捕治，由是盜賊斂迹。嘗疏陳治輦下道路。釐定度量衡制度，皆得旨允行。性伉直，不苟同異，屢忤權貴人，乃出爲山西按察使，移廣東總督。某公厲鋒棱，百僚畏憚，公輒盡言無所避，下上格阻，所調護甚衆。旋擢江西布政使。江西故文肅舊治，德澤在人久，又公兒時嬉遊地。其至，撫視比鄉土，父老亦爭迎謹呼。相告曰：此沈公子也。以故興革利弊，情通而事集，聲績大著。明年護巡撫。會贛州有戕教士、燬堂之獄，總督懼，上請移江南軍戡亂。

公亟奏止。極陳不煩兵力狀。未幾議結，遂無事。蘇松太道瑞澂者，初擢江西按察使，自詡長交涉，張皇居奇，務移獄辭，判領事，尸功上海，公復堅拒之。于是比總督中傷，公坐罷去。先是南潯鐵道乏資，久未就。公曰：繫地方利害，大役寧能坐視乎？遽斥俸金相號召。州部風靡，輸資者絡繹。及公去，復觀望解體。至今士民猶惜公未獲少留，以責成功，弭後患焉。久之，朝廷終察公能，起任貴州布政使，調河南，留升貴州巡撫。公憂亂萌日滋，貴州懸孤遠，斷聲援，圖興築黔渝鐵道，便通商用兵。而武昌難作，九服崩潰。公畫策中梗，遂避而流寓上海矣。居數歲，集父老縱飲聯吟，盪激哀憤。遇孝定景皇后之喪，崇陵奉安皆一再躬赴。年六十一以戊午九月二日疾薨。遺疏上，予謚敬裕，賜祭葬。公讀書癖《左氏》，喜言兵，妙擅章檄。詩歌具體子瞻，眞行書磊砢有氣勢。爲政一本文肅，綜核名實，威重嚴整，差不及，然懷奇敢任，有度外之略。遭逢末運，摧殘牽制，勳效止此，抑惟深知公者能悲其不幸，而信爲未盡試其所長也。

藝文

鄭孝胥《寄王又點》　哀音通世變，詞客似啼鵑。去亂聊全己，知微莫問天。誰言登樓賦，得幷望山篇。我亦沙鷗侶，江湖不計年。

羅惇曧《又點招集崑山宅聽諸郎度曲》　嘉會今宵第四回，燈屏春色落深杯。坐中人物皆清俊，祇欠程郎病不來。　萬口流傳散花劇，梅郎日唱碧栖詞。更煩怨曲燈前唱，不數旗亭畫壁時。

諸宗元《王又點（允晳）》　碧栖號詞客，其詩寔勝人。霜天老病句，傳誦尤絕倫。平生近閨襜，解與蛾眉親。千金藥自知，胡爲殉其身。遂使訢弛才，僅與周姜隣。昨方語葉（遐庵）夏（劍丞），閩海懷潛鱗。更念京師遊，裙屐同笑噸。畏廬騰雅譚，飾美羣疑眞。君亦不謂忤，隅坐言芳塵。歸人後得見，友好惟稚辛。夕飲遂大漸，此亦今幸民。

胡朝梁《奉酬王又點翁見贈》　閩士能詩交過半，識君雖晚足心藏。古音久已供人唾，俊語眞堪發我狂。爛漫光陰羊熟胛，酸寒事業鼠搬薑。不須衰醜苦量較，獨喜歌呼狎老蒼。（王翁詩云「顴脊稿瘦幾吾如」。）

陳寶琛《七月十二夜同幼點登南臺山》　四更坐月石壇空，旋見天雲趁海風。萬事隨緣寧我料，平生獨往況君同。沉沉孤嶂囂塵外，浩浩三山醉夢中。井底老龍應睡熟，莫吟詩過越王宮。

沈瑜慶《早起示王又點》　石甫松寮事可疑，白頭吟就欲何之。兩賢枉自矜風雅，不及公言有綠衣。餔餟從人未算窮，夙興誰與唱玲瓏。撫弦評畫消長夏，隔巷相看那子翁。（明末閩人林古度，攜女居鍾山，號那子，與又點情景相似。）

雜録

《石遺室詩話》卷一二　今年里居，里中人多結詩社，皆作嵌字兩句詩，世所謂「詩鐘」，亦名「折枝」者也。王又點（允晳）孝廉最工此道，傳誦佳句極多。七月相見，欲結一詩社，不作折枝，與余商量社約。余言庚戌春在都下，與趙堯生、胡瘦唐、江叔海、江逸雲、曾剛甫、羅掞東、胡鐵華諸人創爲詩社。遇人日、花朝、寒食、上巳之類世所號爲良辰者，擇一目前名勝之地，挈茶菓餅餌集焉，晚則飲於寓齋若酒樓，分紙爲即事詩，五、七言古近體聽之。次集則必易一地，彙繳前集之詩，互相評品爲笑樂。其主人輪流爲之。辛亥則益以陳弢庵、鄭蘇堪、冒鶴亭、林畏廬、梁仲毅、林山腴，而無江氏父子。此法似可仿行，惟閩中勝地不如都下之夥，須擇數家略有亭館花木者爲聚集地。又點乃於立秋後一日招集城南沈叔眉先生祠，其地林木陰翳，尤多棗樹，小有陂塘。【略】又點中二聯云：「尚有七人充作者，（是日集者七人。）可憐八月未中秋。（新曆已八月。）林陰犖確行來好，城角漣漪買得不？（時有此議。）」

又卷一八　記余前歲里居，又點邀立一詩社，第幾集，出觀李易安小照，限各題近體一首。又點云：「南雁相逢備苦辛，西風瘦盡捲簾人。猶饒馨逸天宜妒，纔富圖書運已屯。四十年中成小劫，幾千里路避胡塵。分明好古能文鑒，猶剩流芬賺愴神。」此題甚不易好，近體尤難，往往成一首《漱玉詞》、《金石錄》題後詩也，且猶易涉佻。又點作莊雅不泛，又不着迹，「馨逸」、「流芬」各語，俱下得好。

又卷一九　詩有用事甚切不能白描見工者。【略】近又點有《寄薑齋》詩首聯云：「人間好手薑齋叟，獨障東風作惡場。」珍午爲奉天巡按使，東事方棘，用荆公詩恰好。

夏敬觀《忍古樓詩話》　近得《壽林琴南》七古一篇，乃拔可所刊《碧棲詩詞》中所未有也。詩云：「竹筠素節生已堅，松柏肅造神純全。在物既爾人亦然，偃風零秋何足言。卓哉貞世畏廬叟，志事早日凌雲天。承平家巷記談笑，興廢輒刺山陰船。李（畬曾）高（鑄龍兄弟）方（雨亭）魏（季渚）迭賓主，人物景氣常清妍。此日信樂足畢景，瞥眼乃類秋林煙。君行入浙旋遊燕，隨身德義高瑰璠。文筆畫史將詩禪，古今得一堪引年。君擅三事還旁兼，傳薪桃李尤翩翩。向來忠愛出天性，九度柳雪趨陵園。亭林若見定驚歎，千秋名業知難專。嗟我周旋久隨肩，偶然去國還家邊。昨聞雁宕親行纏，道阻欲往空憂悁，寄詩一溯平生歡。停雲直望思此賢，西山蒼翠猶眼前。高秋作健當賓筵，醵白爲我髯頻軒。」

梁啓超

論述

綜論

《戊戌履霜錄》卷四　當《時務報》盛行，啓超名重一時，士大夫愛其語言筆札之妙，爭禮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窮陬，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及應聘入湖南主講時務學堂，專闡發康門一家之學，倡議廢拜跪，易服色，抑君權，伸民權，湖湘劬學之士，如皮錫瑞、樊錐、戴德誠等，皆爲所惑。又皆本朝國用不足，爲大貂小貂，上書巡撫陳寶箴，請保境獨立，如寶融河西故事。寶箴大駭。【略】其爲人善變工揣摩，文章叙事條鬯，突過其師，雖不可繩以義法，削去東西洋各國名詞，亦自斐然可觀。惜終身爲有爲所懾服，不能湔拔以底於成，或援前明李贄、國初金聖歎相比擬，殊不類。

《南亭四話》卷二《莊諧詩話·任公詩》　粵人多不能詩，且不善書。其能詩者類皆卓絶千古，岸然成偉大家數，如黄公度《人境廬詩》，海内宗之。近人梁任公《飲冰詩》，亦復相與伯仲。

《石遺室詩話》卷三　詩有六義，興居一焉，興、觀、羣、怨皆是也。後世謂之「詩情」。其鄰于樂者，曰「興趣」，曰「興會」；鄰于哀者曰「感觸」，故梁任公《飲冰詩》，亦復相與伯仲。

《石遺室詩話》卷三　詩有六義，興居一焉，興、觀、羣、怨皆是也。後世謂之「詩情」。其鄰于樂者，曰「興趣」，曰「興會」；鄰于哀者曰「感觸」，故工詩者多不能忘情之人也。任公有《臘不盡二日遣懷》云：【略】《元日放晴二日雨三日陰霾》云：【略】《庚戌歲暮感懷》云：【略】《奉懷南海先生星加坡兼請東渡》云：【略】以上十首，所謂遠託異國，昔人所悲，蘇子卿之《河梁》耶？蔡文姬之《笳拍》耶？沈初明《通天臺》之表耶？庾子山《哀江南》之賦耶？同時善作悲呻之語者，尚有太夷，如「殘秋去國人如醉」、「憂天已分身將壓，感逝還期骨易灰」、「往事夢空春去後，高樓天遠恨來時」、「北風吹客忽已晚，壯歲辭人殊不回」、「兀兀只成天共醉，茫茫始信世無才」，與君之「獨無兄弟將誰慰，長負君親只自憐」、「天遠一身成老大，酒醒滿目是山川」、「催人鬢雪搖搖白，撩夢家山歷歷青」、「官家閒事誰能管，萬一黄河意外清」、「勞人歌哭爲昏曉，明鏡明朝知我誰」，可以把臂共懷抱者。

又卷七　任公有《遊臺詩》一卷，多凄惋語。七言如「尊前相見難啼笑，華表歸來有是非」、「曹社鬼謀殊未已，楚人天授欲何如」、「最是夕陽無限好，殘紅蒼莽接中原」、「君家可有千年鶴，細話堯年積雪時」、「我本哀時最蕭瑟，更逢庚信一沾巾」。五言如「此日足可惜，來日更大難」、「人生幾清明，明旦成古歡」、「客館傳新火，家山界晚晴」、「事去勞精衛，年深失湛盧」、「薜蘿哀楚鬼，禾黍泣殷頑」、「零落《中州集》，蒼茫野史亭」、「一夢風吹海，無言月過庭」。全首如《木棉橋》云：「春烟漠漠雨翛翛，劫後逢春愛寂寥。誰遺蜀魂啼不了，淚痕紅上木棉橋。」《雜詩》云：「千古傷心地，畏人成薄游。山河老舊影，花鳥入深愁。人境今何世？吾生淹此留。無家更安往？隨意弄扁舟。」「慘綠相思樹，殷紅躑躅花。能消幾風雨？取次送年華。北首天將壓，南來日又斜。銅仙行處斷，鉛淚滿天涯。」七言極似元裕之。「我本哀時」二語，眞庾子山所謂「楚老相逢，泣將何及」者矣。

又卷九　任公乃哀其生平所爲詩數百首，使縱尋斧，鄙人遂居之不疑，

字斟而句酌之，蓋所以待暾谷、待堯生、待淡東者固如是也。任公詩如其文，天骨開張，精力彌滿，《臺陽》一集，可推敲者十之一二，他集則百之一二而已。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地輔星轟天雷凌振：梁啓超　日對天地悲飛沈，傾四海水作潮音。（邱菽園《八友歌》。）新會向不能詩，惟嘗與譚瀏陽、黃公度鼓吹詩體革命，著爲論說，頗足易一時觀聽。返國以來，從趙堯生、陳石遺問詩法，乃窺唐、宋門徑，《遊臺》一集，頗多可採。惟才氣橫厲，不屑拘拘繩尺間耳。

《近代詩派與地域・嶺南派》　梁氏雖喜論詩，所作乃傷直率，未能副其所論。壬子返國，乃從趙熙、陳衍問詩法，始稍稍斂才就範，然尚不逮叔雅之溫潤清剛也。

《偷閑廬詩話》卷一　清之季世，國人盛倡革命。一般文人如梁任公輩，欲借詩歌鼓吹民氣，尊崇尚武，好爲雄壯之詞。對于杜子美之《兵車行》及傷亂諸作，亟力痛詆。至謂吾國數千年來，民志卑弱，皆由是類詩歌之厲階也。

《定厂詩話》卷下　昔與章太炎先生論近代作家。先生謂康南海、梁卓如皆作家，梁善變而失其故步。

《南亭四話》卷四《莊諧詩話・新名詞詩》　用新名詞入詩詞者，如梁卓如之「自由人遠天涯近」，尚爲巧不傷雅。

楊度《奏請赦用梁啓超折》　啓超自戊戌去國，至今十餘年矣，流轉于歐、亞之間，究心于政學之事，困心衡慮，增益所能，周知四海之情，折衷人我之際，著書立論數十萬言，審論國情，開通民智，爲力之大，莫與倫比。此士夫所能談，中外所共睹者也。

新小說報社《新中國未來記》　此書起筆於義和團事變，叙至今後五十年止。全用幻夢倒影之法，而叙述皆用史筆，一若實有其人，實有其事然者，令讀者置身其間，不復覺其爲寓言也。其結構，先於南方有一省獨立，舉國豪傑同心協助之，建設共和立憲完全之政府，與全球各國結平等之約，通商修好。數年之後，各省皆應之，羣起獨立，爲共和政府者四五。復以諸豪傑之盡瘁，合爲一聯邦大共和國。東三省亦改爲一立憲君主國，未幾亦加入聯邦。舉國國民，戮力一心，從事於殖產興業，文學之盛，國力之富，冠絕全球。尋以西藏、蒙古主權問題與俄羅斯開戰端，用外交手段聯結英、美、日三國，大破俄軍。復有民間志士，以私人資格暗助俄羅斯虛無黨，覆其專制政府。最後因英、美、荷蘭諸國殖民地虐待黃人問題，幾釀成人種戰爭，歐美各國合縱以謀我，黃種諸國連橫以應之，中國爲主盟，協同日本、非律賓等國，互整軍備。戰端將破裂，匈加利人出而調停，其事乃解。卒在中國京師開一萬國平和會議，中國宰相爲議長，議定黃白兩種人權利平等、互相親睦種種條款，而此書亦以結局焉。

又　作《變法通議》數十萬言，其文出入魏、晉，工麗大類范蔚宗，亦效龔自珍爲幼眇自喜之詞，旁出陳同甫、葉水心、馬貴與諸人之風，指陳世要，一歸平實，間雜激宕之詞，老師宿儒，新學小生，交口稱之。岳麓院長王祭酒先謙，令諸生購閱此報，稱爲憂時君子發憤而作也。

又　明年（戊戌）二月，梁請假入都會試，中外大臣交薦其才，侍講學士徐致靖稱其學貫天人，識周中外。湖廣總督張之洞稱其才高學贍，時務博通。

分論

平等閣主人《〈新中國未來記〉第三回總批》　拿着一個問題，引着一根直綫，駁來駁去，彼此往復到四十四次，合成一萬六千餘言，文章能事，至是而極。中國前此惟《鹽鐵論》一書，稍有此種體段。但彼書往往不跟着本題，動輒支橫到別處；此篇卻是始終跟定一個主腦，絕無枝蔓之詞。彼書主客所據，都不是眞正的學理，全屬意氣用事，以辯服人；此篇卻無一句陳言，無一強詞，壁壘精嚴，筆墨酣舞。生平讀作者之文多矣，此篇不獨空前之作，祇恐初寫《蘭亭》，此後亦是可一不再了。又：此篇辯論四十餘段，每讀一段，輒覺其議論已圓滿精確，顚撲不破，萬無可以再駁之理；及看下一段，忽又覺得別無天地；看至段末，又是顚撲不破，萬無再駁了。段段皆是如此，便似游奇山水一般，所謂「山（窮）（重）水（盡）（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猶不足以喻其萬一也。非才大如海，安能有此筆力？然僅恃文才，亦斷不能得此，蓋由字字根於學理，據於時局，胸中萬千海岳，磅礴鬱積，奔赴筆下故也。文至此，觀止矣！雖有他篇，吾不敢請矣。又：此篇論題，雖僅在革命論、非革命論兩大端，但所徵引者皆屬政治上、生計上、歷史上最新最確之學理。若潛心理會得透，又豈徒有益於政論而已。吾願愛國志

士，書萬本、讀萬遍也！

《贈別狄平子》《平等閣詩話》卷二：比歲以來，飽歷艱危，頗主注重宗教以振澆俗之說。客冬東游過須磨，晤飲冰主人，臨別贈余二律云：【略】蓋擇別即妄，成見即魔。此詩不第如清夜鐘聲，覺人迷誤。而拳拳相勗，既周且摯，益令人低徊不能已也。

《秋風斷藤曲》《平等閣詩話》卷二：飲冰主人，亦號滄江，近箸《國風報》，論議剴切詳明，洵足爲國人津導。今春余寄箑索書近什，君即于扇頭書云：「辱示索近作，兼使作佛語。頻年耽俗學，心徑荒蕪，殆不可理。深媿無以應明命。厘鈔數月來所爲古近體若干首，就斧大匠，以較少作頗得咫進否？雅勿欲示人，惟思與公一商略耳。頃更擬爲長歌，答公《佛學叢書》之約。第須索公一畫相易，交換之期，限以今月。」云云。古體如《秋風斷藤曲》，記述時事，哀麗微婉，堪稱生平傑作。亦近世史中有數文字也。詩云【略】。《冷禪室詩話·佳題須配佳詩》：佳題須有佳詩，否則不如留之以俟能者。如梁任公《秋風斷藤曲》之詠安重根，鄭廷璧《津門柳》之詠楊翠喜，葉中冷《溫則宮詞》之詠維多利亞，皆不負此題。《十朝詩乘》卷二二：梁滄江爲賦《秋風斷藤曲》，有云：【略】詩筆奇壯，足傳其人。

《庚戌秋冬間因若海納交于趙堯生侍御從問詩古文辭書訊往復所以進之者良厚顧羈海外迄未識面輒爲長謠以寄遐憶》《石遺室詩話》卷九：學問之道，惟虛受益。又曰有若無，實若虛。余測交海內數十年，能虛其心者，林暾谷、趙堯生、羅掞東、梁任公數人而已。任公有《庚戌秋冬閒因若海納交于趙堯生侍御從問詩古文辭書訊往復所以進之者良厚顧羈海外迄未識面輒爲長謠以寄遐憶》云：【略】堯生問學道義，相知者無不愛敬，而任公推挹之意，實逾尋常，非虛心求益之誠，何以言之不足又長言之，長言不足又詠歎之如此？第三韻所謂「我以古人心，納交當世士」，信非欺人語也。然堯生爲諫官，視國事如己事，任公惓懷故國，氣類自極相感，所謂「吾徒乘願來，爲此一大事」也。《梁任公詩稿手迹》康有爲評：逋峭濃深，各極其妙，如下水灘滿，如出峭雲行，提頓鋪設，舒常自在矣。

《日本春游》《南亭四話》卷二《莊諧詩話·任公詩》：粵人多不能詩，且不善書。其能詩者類皆卓絕千古，岸然成偉大家數，如黃公度《人境廬詩》，海內宗之。近人惟梁任公《飲冰詩》，亦復相與伯仲，絕句如《日本春游》云：【略】剛健之筆，出以婀娜搖曳之致，豈復有些子獷悲態耶？

《追懷壯肅長古》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臺灣既割，舉國遂諱言「臺灣」二字。壯肅卒于里第，特旨予恤，而不正言其官爲前臺灣巡撫，不知栗擬諸臣，是何居心。【略】任公研究臺事有年，其《追懷壯肅長古》一章，亦絕好史料，割愛未忍，特幷錄之：【略】詩中「嘔心」「資敵」數句，在任公固猶有無限感觸，珠崖自棄，尚忍言哉！

《游春感雜》陳琰《藝苑叢話》：元序曰：余生二十一年，主講瓊屬臨江書院，知粵人多不能詩，且不善書。有若天紬之無他紬于韻耳。其能詩者，類皆卓絕千古，岸然成偉大家數。近人惟任公梁飲冰詩，庶幾無愧作者。絕句如《日本春游》云：【略】剛健之筆，出以婀娜搖曳之致，豈復有些子獷悲態耶？

《去國行》李肖聃《星廬筆記》：是時梁文猶尚雅飭，《去國行》一篇，七古長歌，甚有健氣，海內多傳誦之。

《朝鮮哀詞五律二十四首》《梁任公詩稿手跡》康有爲評：沈鬱雄蒼，合少陵《諸將》、《洞房》、《秦州》而冶之，義正詞嚴，上承《小雅》，豈愧詩史！其詳贍亦前無古人。詩至此觀止矣！

《南海先生倦遊歐美載渡日本同居須磨浦之雙濤閣述舊抒懷敬呈一百韵》《梁任公詩稿手迹》康有爲評：惟其情深，是以文明。根柢深厚，置少陵集中不能辨。又：江漢滔滔，澗谷互迴，中有松石，蘭花靡蔓。如游大山，如舒夏雲。其轉捩頓挫，尤見力量。又：不獨杜陵詩史，身當危局，哀感頑艷。又：開闔頓挫，深得少陵法。

《贈臺灣逸民林獻堂兼簡其從子幼春》《梁任公詩稿手迹》康有爲評：以杜、韓之骨髓，寫《小雅》之哀怨，遂覺家父、凡伯今在人間，唯其有之，是其似之。又：此與《哀朝鮮》詞皆純乎《小雅》，哀物悼世，沉鬱雄健，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

《贈徐佛蘇即賀其迎婦》《梁任公詩稿手迹》康有爲評：淵懿樸茂，深入昌黎之室。

《偶成》《梁任公詩稿手迹》康有爲評：悵望古今蕭條，獨立怨、慕、泣、訴，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欲雪》《梁任公詩稿手迹》康有爲評：言簡意遂，含蓄不盡。

《臘不盡二日遣懷》《梁任公詩稿手迹》康有爲評：一氣呵成，至情綿邈。

《題藝衡館日記第一編》（庚戌除夕前一日）《梁任公詩稿手迹》康有爲評：可作論學一則，比昌黎《符讀出城南詩》謹勗，勢利遇之遠矣。

《歲暮感懷》《梁任公詩稿手迹》康有爲評：六詩皆沉雄蒼老，亦復妙極自然。

《荷廣除夕牙痛作詩調之》《梁任公詩稿手迹》康有爲評：駿馬驀坡，催花擊鼓，俊爽無似，但太肖昌黎耳。

《二日雨三日陰霾》《梁任公詩稿手迹》康有爲評：寄託遙深。

《辛亥元旦》《梁任公詩稿手迹》康有爲評：平平無奇。

《奉懷南海先生星加坡兼敦促東渡》《梁任公詩稿手迹》康有爲評：沉穠切至，又復華妙，惟其情深，是以文明，前後贈我詩，以此爲最。

《若海自稱其書已脫古公役屬要我承爲獨立國作詩嘲之》《梁任公詩稿手迹》康有爲評：生動深入昌黎坡室，憂國蹙額，覽之解顏，所書乃最雅妙。

《若海賦長句二章呈南海先生先生依韵屬和余亦繼聲》《梁任公詩稿手迹》康有爲評：俯仰低徊，哀歌欲絕。

《三疊均贈若海行》《梁任公詩稿手迹》康有爲評：駿馬驕蹄踏落花。

《南海先生以漉士金字陵銅俑舍衛佛講堂旛雅典陶尊邦埤殭石耶路撒冷羣卉圖見贈賦謝》《梁任公詩稿手迹》康有爲評：大珠小珠落玉盤，奇偉瀏亮，無復昌黎。

《中秋前一夕送蕭立誠歸國》《梁任公詩稿手迹》康有爲評：華妙深永。

《奉題南海先生所藏翁覃谿手寫馮天巖墓誌》《梁任公詩稿手迹》康有爲評：自寫身世交情，感慨世變而經映題義，意境超脫，筆墨益復，頓挫淋灑，此史遷向意之筆而杜陵、東坡妙用之。

《述歸五首》《梁任公詩稿手迹》康有爲評：超脫而自在，漸近自然，忘古人之谿徑矣。

《唐開元道士索洞玄寫太玄眞一本際經卷爲羅癭公題》《梁任公詩稿手迹》康有爲評：用筆平，無警處，題卷作固難佳也。

傳記

《戊戌履霜錄》卷四　梁啓超，字卓如，號任甫，廣東新會舉人。少從康有爲受學，世傳康門有超回、軻孟等號，超回即啓超也。李端棻典試廣東，奇其文，以女弟妻之。【略】戊戌會試報罷，以徐致靖薦，賞六品冠服，領譯書局。有爲每有密謀，必與之再三籌畫，倚之如左右手。及被逮詔下，兩人隔絕不相聞，倉卒薙髮改裝，遁入東洋，仍藉報紙鼓煽四方。

伍莊《梁任公先生行狀》　先生名啓超，字卓如，任公其別號也。世居新會之熊子鄉，地距崖山七里，先生遠祖當明末時由南雄徙居于是焉。父蓮澗公，母趙氏。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先生生，逮事王父鏡泉公。先生性聰穎，四歲就王父膝下授以四子書、《詩經》。六歲，就蓮澗公讀，五經卒業，受中國略史。八歲，學爲文，九歲能綴千言。十二歲，應試學院，補博士弟子員。嗜讀《史記》、《漢書》，《史記》文能成誦者八九；又盡讀姚氏《古文（詞）〔辭〕類纂》，嗜古文詞。十三歲後，治段、王訓詁之學，漸有棄帖括之志。十五歲，肄業于省會之學海堂，堂爲嘉慶間前總督阮元所立，以訓詁詞章課粵士者也。十七歲，己丑，舉于鄉，主試爲李尚書端棻。十八歲，計偕入京師，蓮澗公挈之行，李尚書以女弟許字焉。是年下第歸，與學海堂高才生陳通甫始從南海先生問學。【略】甲午年二十二，入京師。時當中日之役，大東溝喪師，南海先生痛國勢之弱，首倡變法。【略】而先生從南海先生後，獨慷慨發憤焉。是年七月，開強學會于京師【略】。丙申三月，先生出京，與黃公度倡辦《時務報》于上海，先生與麥孺博專任撰述。先生之辦報生涯自茲始。丁酉應湖南巡撫陳寶箴與督學江標之聘，入湘，主講時務學堂，與譚嗣同、唐才常等創南學會，以爲地方自治之基礎，力倡民主，盡收湘中豪傑，蔡松坡將軍即是時之時務學堂學生也。先生講學，必稱師說，發大同之義，民主之治。【略】戊戌先生年二十六，從南海先生入京師，開保國會。四月奉詔辦大學堂，兼譯書局事務。八月政變，先生出亡日本，創辦《清議報》館，及東高高等大同學校。己亥冬，游檀香山，創維新會。庚子夏，【略】先生遂赴南洋，謁南海先生，道印度，游澳洲，時澳洲維新會最盛。先生自西而

東，環歷澳洲將一年。辛丑歸日本。壬寅在日本創刊《新民叢報》，先生言論，風靡一時，舉國思想，爲之丕變。【略】甲辰后居日本，仍辦《新民叢報》。既而移家于神戈之須磨，從事著述。戊申後改辦《國風報》，創政聞社于東京。民國初元，壬子，袁項城派使東渡請先生歸國。先生歸天津，辦《庸言報》。癸丑，【略】熊希齡組閣，先生任司法部總長，既改任幣製局總裁。甲寅，歐戰爆發，日本乘勢提出廿一條，迫脅項城承認。先生著論大攻擊之，全國輿論，爲之激昂，日人氣折。乙卯籌安會發生，先生與蔡松坡將軍密謀曰：「項城必稱帝，吾屢勸不聽，誓必倒之。子能助我乎？」蔡將軍慨然以雲南出兵自任。先是先生草《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論一篇，痛陳國體變更之不可，透辟異常，針砭項城，詞鋒犀利。項城偵知之，使人示意先生，願以二十萬元代價，購買先生此文，先生掉頭不顧。此文既刊布，全國人心大動，風雲變色。蔡將軍遂即出京赴滬，先生亦間關入桂。【略】戊午冬出游歐洲一年，庚申春回國。自是主講清華，南開、東南諸校，專事著述，罕復談政。【略】自庚申至癸亥三、四年間，著書數百萬言，先生之精力，亦疲于是矣。先生體氣素強，生平少病。甲子冬忽患尿血，時作時止。初不以爲意，乙丑後尿血漸多，【略】丙寅入北京協和醫院養病數月，【略】然先生不耐久居醫院，又復徇清華諸生之請，再講學焉。去年丁卯，長住清華。冬後尿血又劇，則再入協和醫院。有血科專門醫生新自歐洲抵京，診之數月，卒不能斷爲何症，但勸靜養而已。今年夏間稍愈，出院。秋後復劇。九月第三次入協和，調治兩月，卒無效。有瑞典醫生謂其病甚奇，世界上患此病者曾有三人，二人死而一人生云。夏曆十二月初九日，竟卒于協和醫院，年五十有六。

紀事

作家逸事

胡思敬《梁啓超乙未會試被黜》 乙未會試，徐桐爲正總裁，啓秀、李文田、唐景崇副之。文田講西北輿地學，剌取自注《西遊記》中語發策，舉場莫知所自出，唯梁啓超條對甚詳。文田得啓超卷，不知誰何，欲拔之而額已滿。乃邀景崇共詣桐，求以共額處之。桐閱經藝，謹守御纂，凡牽引古義者，皆擯黜不錄。啓超二場書經藝，發明孔注多異說，桐惡之，遂靳公額不予。文田不敢爭。景崇因自請撤去一卷，以啓超補之。議已成矣。五鼓漏盡，桐致書景崇，言：「頃所見粵東卷文字甚背繩尺，必非佳士，不可取，且文田祖庇同鄉，不避嫌。」詞甚厲。景崇以書示文田，文田默然。遂取啓超卷，批其尾曰：「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啓超後創設《時務報》，乃痛詆科舉。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任公斯游，爲辛亥春間。其時故家遺老，猶有存者。一日此（輩）〔輩〕合宴任公于臺北之薈芳樓，任公即席致詞，已有耳屬在垣笑顰皆罪之感。曾有詩紀事云：「遠遊王粲漫懷歸，卻踏天涯訪落暉。花鳥向人成脈脈，海雲終古自飛飛。尊前相見難啼笑，華表歸來有是非。料得隔江諸父老，不緣漢節始沾衣。」「尊前」一聯，最爲沉痛。

李肖聃《星廬筆記》 始從康游，亦張《公羊》經師之說。東游以後，日讀倭書，絕不言《春秋》。萬木草堂教法，頗張陸、王而抑程、朱。梁終身守師說不變。爲《明儒學案》節本，按語多右姚江而非紫陽。爲《清學術史》，亦斥程、朱學派，及其依附者。又深詆方苞，謂其居鄉與里民爭漁利，事出何人所記，猶襲譚嗣同之謬說。嚴復與友人書，謂梁爲書報指斥滿洲，乃至主張暴舉，贊成暗殺，致人民之情感大惡，革命之禍益烈，清命不可苟延。【略】其始出于保皇，而終至討宣統。康有爲謂其從逆固爲可笑，梁自命隨時轉移，羌無定見，則是自道其實。要之五十年來，中國書生以文學議論主張國策，移易人心，啓發天地之新機，光大中華之國命，蓋未有能及梁者。

作品本事

《秋風斷藤曲》 《十朝詩乘》卷二二：朝鮮之亡，李完用策元勳，膺上賞。所謂李王、李太王者，亦樂不思蜀矣。乃有頑民安重根伺日相伊藤于濱江，途次狙擊，立殞。以伊藤嘗爲朝鮮總監，合邦之策由其秘畫也。留侯博浪之後，復見斯人，朝鮮爲不亡矣。梁滄江爲賦《秋風斷藤曲》有云：「皤皤國老定遠侯，東方千騎來上頭。腰懸相印作都統，手掣彪虎馴飛猱。笑啼不

敢奈何帝，問客何能寡人祭。秦庭未返申胥車，漢宮先擁上皇蹕。十萬城中赤羽旗，最憐沈醉太平時。蔡州歌舞迎裴度，西域香花拜貳師。不識時務誰家子，熱血一腔拚九死。萬里窮追豫讓橋，千金深淬專諸匕。黃沙捲地風怒號，黑龍江外雪滿刀。流血五步大事畢，狂笑一聲山月高。前路馬聲寒特特，天邊望氣皆成墨。閣門已失武元衡，博浪始驚滄海客。萬人攢首看荊卿，揚揚對簿如平生。男兒死耳安足道，國恥未雪名何成。獨漉獨漉水深濁，似水年年恨相續。咄哉勿謂秦無人，行矣方知蜂有毒。蓋世功名老國殤，冥冥風雨送歸艎。九重撤樂賓襄老，士女空閭哭武鄉。千秋恩怨誰能訟，兩賢各有泰山重。塵路思承晏子鞭，芳隣擬穴要離冢。」詩筆奇壯，足傳其人。

《朝鮮哀詞五律二十四首》 丁文江、趙豐田《梁啓超年譜長編》：是歲日、俄協約成，朝鮮被日本吞併，先生有《朝鮮亡國之原因》、《日本吞併朝鮮記》兩文和《朝鮮哀詞五律二十四首》。

《大同同學錄題辭四十韻》 馮自由《任公先生事略》：丁酉冬，橫濱華僑鄺汝磐、馮鏡如等發起中西學校。中山薦任公爲校長。時中山尚未與任公相識，特與任公之友相識而已。

《紀事二十四首》 《革命逸史初集・橫濱清議報》：梁自檀島嘗以其贈何蕙珍女士詩二十首寄登報末，康來書切責編輯陳鏞，謂卓如（梁字）荒淫無道至此，汝等乃公然刊其淫詞，實屬有玷師門云云。《飲冰室合集・專集・佳人奇遇》林志鈞按：任公先生戊戌出亡，東渡日本，舟中譯此自遣。【略】任公詩《紀事廿四首》之一云：「曩譯《佳人奇遇》成，每生游想涉空冥。從今不羨柴東海，枉被多情惹薄情。」柴東海即原著者柴四郎也。

《遊臺灣追懷劉壯肅公》 《十朝詩乘》卷二一：甲申，法人犯臺灣，壯肅孤軍堅守。以臺無兵艦，利陸戰，誘法軍登岸，大敗之于基隆，再挫之于滬尾。法軍三犯滬尾，皆敗走。然兵單乏援，勢岌岌不保。嘗寓書交舊，矢一死報國。最後，法軍以十七艦力攻基隆。壯肅跣足督戰，忍飢冒雨而軍心不懈。歷五時，大破之，降者千餘，壞其三舟，奪砲械無算，臺乃獲保。其治臺，創畫百度，精心毅力，疆節中殆罕其匹。梁卓如《游臺灣追懷壯肅》詩云：【略】蓋作于割臺之後，有不堪迴溯者。

《辛亥清明後一日同荷庵及林癡仙獻堂幼春陳槐庭夜宴于霧峯之萊園女兒令嫻侍焉以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爲韻分得難字累字》 丁文江、趙豐田《梁啓超年譜長編》（宣統三年辛亥）：三月三日，臺灣遺老百餘人開歡迎會于臺北故城之薈芳樓。清明後一日，先生與湯覺頓、林癡仙、林獻堂、林幼春、陳槐庭等夜宴于霧峯之萊園，先生皆有賦詩。詩云：【略】。

《庚戌秋冬間因若海納交于趙堯生侍御從問詩古文辭書訊往復所以進之者良厚顧羈海外迄未識面輒爲長謠以寄遐憶》 《兼于閣詩話》卷一：（趙熙）先生書札特精且勤，友朋有書必覆，或簡短數行，或連篇累牘，文字高古有六朝人風格。而小行草筆精墨良，疏落有致，每令人愛不釋手，得之者珍如拱璧。簡札散布人間頗多，有以學問商榷詩詞酬唱者，即素未識面，亦未嘗不予裁答，梁任公即是其一人。任公有五言長古一篇贈先生者，其題云：《庚戌秋冬間因若海納交于趙堯生侍御從問詩古文辭書訊往復所以進之者良厚顧羈海外迄未識面輒爲長謠以寄遐憶》，詩云：【略】足以是之。

《過落機山感賦》 丁文江、趙豐田《梁啓超年譜長編》（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四月三日，先生去灣高華，往紐約。十六日到達時，保皇會同人迎于車站者，凡數百人。此後先生居紐約者兩月餘，其間接見邦人，接見報館訪事，和演說赴宴各事，所費時日，占十之八九。先生此行過落機山時，曾感賦一絕句云：【略】。

《浴落機山溫泉》 丁文江、趙豐田《梁啓超年譜長編》（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六月）：十八，至笠榮士頓，演說兩晚，行。【略】先生居笠榮士頓的時候，曾小病，同人勸浴于落機山中之溫泉。該地風景幽絕，先生浴三日始行。于時得詩數首，裏面有一首云：【略】。

《自嘲詩》 李肖聃《星廬筆記》：其爲詩話時，誤以龔自珍詩爲譚嗣同作，余寄書糾之。梁作詩解嘲云：【略】。

《謝淡東惠寄唐人寫維摩經》 《石遺室詩話》卷二：余由暾谷識梁任公。當時任公剛弱冠，見者方疑爲賈長沙、陸宣公、蘇長公復生，而暾谷言其將深探釋典。未幾，暾谷寄余一詩，蓮池大師塔下作者，詩意悲苦，心甚惡之。自是遂成佛生天，萬古一瞑矣。任公一去十數年，世界學問無所不究，歎其心血何止多人數斗！惟詩不多見。近見其《謝淡東惠寄唐人寫維摩經》二首云：【略】如見賢劫初成，未有日月，光音天下降，皆有身光，飛行自在，未餐地肥，林藤香稻時也。

著録

《清稗類鈔・著述類・日報月報旬報星期報之始》 光緒丙申，康年設《時務報》于上海，是爲旬報之始。其意以爲甲午中日之戰，大敗于日本，非變法不足以圖存，非將教育、政治一切大經大法改弦更張，不足以言變法，乃糾集資本，設報館于上海。時啓超方居京師，因招之至，令主編輯事，而以籌款事自任，間亦時有所撰述也。

又《清議報》 光緒戊戌之變，康有爲、梁啓超既出走，乃設《清議報》于日本之橫濱，詆毀孝欽後黨不遺餘力。是時唐才常亦設《亞東時報》于上海，以翼《清議》。庚子，唐死，梁之同志復創辦《新民叢報》，以言論自效。當是時，京朝士夫及草野志士咸思變法圖強，喜得《新民叢報》之爲指導也。

藝文

譚嗣同《贈梁卓如詩四首》四 祖龍羅馬東西帝，萬古沉冤紫與蛙。僞禮誰攻秦博士，少年今見賈長沙。斯文未喪寄生國，公法居然賣餅家。聞道潮音最親切，更從南海覓靈槎。

又《菊花石硯銘（爲梁任公作）》 空華了無眞實相，周造剪偈起衆信。任公之硯佛塵贈（謂唐君），兩君石交我作證。

黃遵憲《贈梁任父同年》 列國縱橫六七帝，斯文興廢五千年。黃人捧日撐空起，要放光明照大千。白馬東來更達摩，青牛西去越流沙。君看浮海乘槎語，倘有同文到一家。寸寸河山寸寸金，瓜離分裂力誰任。杜鵑再拜憂天淚，精衛無窮填海心。又天可汗又天朝，四表光輝頌帝堯。今古方圓等顱趾，如何下首讓天驕。

康有爲《送門人梁啓超壬甫入京》 道入天人際，江門風月存。小心結豪俊，內熱救黎元。憂國吾其已，乘雲世易尊。賈生正年少，詄蕩上天門。登臺惟見日，握髮似非人。高立金輪頂，飛行銀漢濱。午時伏龍虎，永夜視星辰。碧海如聞淺，乘槎欲問津。悲憫心難已，蒼生疾苦多。天人應上策，卻曲怕聞歌。冰雪胎終古，雲雷起大河。繫辭終未濟，吾道竟如何。

陳三立《任公講學白下及北還索句贈別》 辟地貪逢隔世人，照星酒坐滿酸辛。舊游莫問長埋骨，大患依然有此身。開物精魂餘強聒，箸書歲月託孤呻。六家要指藏禪窟，待卧西山訪隱淪。

羅惇曧《辛亥九月任公自日本須磨歸國相見于遼東旋同還須磨》 相期四印齋頭坐，翻踞雙濤閣上層。山鬼女蘿松下月，燉煌經卷佛前燈。百年此日幷哀樂，一姓何當問廢興。歸去儻攜三島月，海山雲氣夢飛騰。

諸宗元《哀梁卓如》 平生文字見瑰奇，間繫安危世共知。牖下得終嗟委蛻，囊中探智媿同時。身能卅載言興廢，後惜羣流失導師。致疾無端醫復悞，剜肝鏤腎果何爲。

文廷式《贈梁卓如》 王府刀仍在，嶷然乘願生。照天純月色，驚世忽金聲。雷電象華發，樓臺蜃市晴。兒童齊拍手，君馬愼由庚。

丘煒萲《寄懷梁任公二首》 鷴留瑣尾滿邦畿，去國君何賦曰歸。魯史哀周書蝕日，秦風同澤告無衣。浮萍大海秋深合，神驥長途歲宴飢。一自乘槎空碧落，暮雲遙認壯心飛。飄輪蹴浪稗瀛海，妙舌翻蓮億萬師。迹遍三洲歐美澳，道存黃種燧軒羲。觀風政教區同異，入世龍天善護持。爲有潮音來水上，故山灰劫使人悲。

雜録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廿一年五月十日） 梁啟超來見，康之弟子也。

《湘綺樓日記》（光緒二十五年正月廿日） 看《經世新編》，梁啟超之作也。以余爲不談洋務，蓋拾筠仙唾餘而稍變者。康、梁師弟私淑郭、王，不意及身而流弊至此。

又（宣統三年八月晦日） 康、梁保皇以革命，其計甚狡。

又（民國三年三月十五日） 梁卓如率其子女來，面貌全改，亦不識矣。

又（十六日）湖廣館，卓如爲父祝壽，賓客甚盛，【略】見袁三少耶，侗五耶。【略】坐待侗厚齋出臺。又見惲薇生串戲至子夜散。

《南亭四話》卷五《莊諧聯話・梁氏宗祠聯》　廣東新會縣梁氏宗祠，所懸二聯，聞出飲冰主人手筆。一云：「溯千年血統，似續相承，廢專制行共和，改革先從家族起；入廿紀盤渦，競爭益烈，以保種爲愛國，救時還賴子孫賢。」又一云：「作室者去其舊而惟新是謀，試看哲匠經營，大廈廣搜衆材，治國規模如此矣；法祖者師其意不必泥其迹，敢向宗人演說，合羣乃能保種，自強根本在斯乎。」

又卷九《莊諧叢話・菊花硯銘》　梁任公在湖南日，唐佛塵贈以菊花硯，爲締交之始。譚復生撰銘語，江建霞手自鐫之。復生銘曰：「空花了無眞實相，用造蒭偈起衆信。任公之硯佛塵贈，兩君石交我作證。」戊戌之變，梁出奔海外，此硯亦不知所在。壬寅冬，黃公度貽書梁曰：「吾已爲君作蘭相如矣，且加勝一銘焉，銘曰：『殺汝亡璧，況此片石？銜石補天，後死之責。還君明珠，爲汝淚滴，石到磨穿，花終得實。』」且以新拓銘本示之。及硯至，則別一端硯也。自是人間有兩菊花硯矣。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任公逝矣，戊戌朝士，又少一人。猶憶任公《去國自勵》詩，中有「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及「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之句，與南海《出都》詩「陸沉忽望中原嘆，他日應思魯二生」句，同爲自負語。世變蒼黃，彈指千劫，固作者當時所不及料。余聞任公示疾，曾爲詩寄之，中有「黨論今猶紛洛蜀，纖兒孰解重膺融」之語，未幾遽聞撒瑟，傷何如也！

又　石遺《近代詩鈔》中，不選壽詩，然獨破例選宗孟壽任公長古，詩工可知。

梁仲策《曼殊室戊辰筆記》　十歲就學于邑城周惺吾先生。是歲始應童子試，當時內河輪船未通，赴廣州應府試者輒結伴買一舟，水程三日，同行皆父執。一日舟中共飯，時一人指盤中鹹魚爲題，命伯兄吟詩，伯兄應聲曰：「太公垂釣後，膠鬲舉鹽初。」滿座動容，神童之名自此始。

又《曼殊室填詞》　今年任兄忽發奇興，自書春聯，遍榜楹柱，庭院爲之一新。大門一聯曰：「卿自用卿法；吾亦愛吾廬。」北屋聯曰：「周旋唯我與我久；自處在材不材間。」客廳聯曰：「未能小隱聊中隱；忽悟今年老去年。」書房聯曰：「門前學種先生柳；日暮聊爲梁父吟。」西屋聯曰：「能招過客飲文字；閑看兒童捉柳花。」馬號聯曰：「豈有雄心騁老驥；不妨餘興看游豬。」蓋馬號比鄰乃舊國會議員之一機關，用乾隆御制詩「夕陽芳草見游豬」之典故也。除夕不成寐，乃盡用其聯語，成《水調歌頭》一闋，以博任兄一笑：「卿自用卿法，吾亦愛吾廬。材與不材奚擇，呼馬或呼牛。斗大王城堪隱，相與周旋唯我，對影幾綢繆。忽悟今更老，頗似去年不。　看兒輩，捉柳絮，鬧珺軑。老夫盡日無事，梁公發清謳。楊柳千條門外，書擁百城南面，何必覓封侯。過客飲文字，餘興看猪游。」

金蓉鏡

沈曾植《答香嚴書》　吾嘗謂詩有元祐、元和、元嘉三關，公于前二關均已通過，但着意通第三關，自有解脫自在。

朱孝臧《漚湖遺老集序》　吾友香嚴翁既遠有師承，又多所餐挹，五十稱詩湖湘，與壬秋、益吾兩王先生游，六十供事通志局，朝夕與乙庵相叩擊，境凡三變。七十賈文海上，主周氏晨風廬，投贈始廣。蓋至是積勤三十年，得詩已二千餘首【略】。乃出辛亥後作四百餘首，督予校而次之，釐爲四卷，亦可以見厓略矣。

曾紀澤《香嚴書詢近況詩以代柬》　去國中郎歸典屬，漢廷無足重輕官。不嫌牛耳先滕薛，姑就龜陰索鄆歡。蛇蟺成功容蠏寄，蜩鳩得意笑鵬摶。褒誅貶鉞知誰是，清夜捫懷宇宙寬。　割地通商輕與重，百鈞一羽更何疑。詞強欲爲雞添足，語隽防譏鼠有皮。世界三千身似粟，年華卅二鬢如絲。昨非今是未爲晚，季子相如彼一時。

王先謙《題金甸丞直剌蓉鏡〈夜紡課孫圖〉》　干戈滿地奔亡日，機杼中宵課讀餘。剩有報劉眞事業，楚童新導使君車。　作繪徵題仗象賢，北江名迹共流傳。機聲燈影知多少，難得兒孫念爾先。

潘飛聲《人日讌集息園賦長歌次金香嚴觀察〈蓉鏡〉韵》　五松琴作流泉聲，名園賓主皆豪英。怪底湘梅夜破蕾，新紅欲媚碧玉甥。君家華陽陶處士，第三層閣聞吹笙。畫裏眞眞喚可出，鵝黃之釀親手擎。吾徒被酒起狂態，何況舊雨非新盟。看花正喜虎邱鬧，擁櫂疑泛鷗波平。就中詩老賦石

鼎，韓孟健筆誰敢勍。我避聯句更逋酒，分籌射覆嗤沈酇。禹昔迷途至漠北，壺榼甑甀隻手撐。劉伶輒自頌酒德，路人笑指空見憎。君召瓠巴續彈撫，我挹林類相和賡。起視烽烟滿南北，那悟頃刻蠻觸爭。名山漫作登陟感，草堂不忘懷人情。儒家早釋地動說，寒谷有律春煦生。至人所樂觀物理，天地一粟容秋蛉。（開歲二日地震。按《晏子》有地動說。）

《湘綺樓日記》（民國元年六月二日） 作書問訊避地諸子：【略】樊雲門、沈子金殿臣（蓉鏡）。

又（民國元年十二月廿七日） 請英人代講，又一江南教員續講，金殿臣亦講。

《寒松閣談藝瑣錄》卷五 金甸丞蓉鏡檜門總憲之裔，遷居禾城，遂爲秀水人，由進士授工部主事，考取軍機，丁父艱旋里服闋，改直隸州，曾權湖南郴州知州。詩文皆淵雅，尤究心輿之學，嘗以《水經注》參考碑版文字，所題跋尾，皆有根據。又喜畫山水，簡略荒率在大癡、仲圭間。

李學詩

章炳麟《治平吟草序》 始余與希白遇於蘇州，未知其能詩，及觀《吟草》，灑然有風人之思，其功力亦副之。意其少時必素習詩者，恨篇什不多見，獨其近作存耳。世言介胄之詩，貴在安閑，不欲其過豪，豪即近獷。余以爲不然，【略】希白處吳下久，見其山水佚麗，而士女溫恭，誠不能數作豪語。然其傷往古，悼逝者，感慨之氣，猶時見聲律間，斯正性情之眞也。

又 騰衝李學詩希白，【略】更戎事幾十年。晚而退居蘇州，其從弟卽李根源印泉也。當是時國家多故，而希白亦幾老，兄弟偕隱，希白時爲歌詩以抒其意。逮印泉母歿，廬居山中，希白以好山水從之。居二年中，積詩幾二百首，題曰《治平吟草》。治平者，其所寓山中佛寺也。

又《李希白墓誌銘》 希白以勘界觸瘴，自爾十餘歲數患瘧，體衰矣。其平生游宦征戰事狀一著之詩，【略】始時氣甚豪，所序徼外山川風物，險譎奇麗，爲稱其意。晚居吳，數與文士游，閒頗持誦佛號。其詩亦恬穆，時有感槩，然未嘗以失職爲恨，其素養亦有過人者。希白邊將才也，善任之，或爲一方宣力，銘功山崖。不然，久處邊塞，詩亦當益奇拔，冀上追唐世高、岑步武，而今遽止于此，斯亦命也。

又 希白姓李氏，諱學詩，雲南騰衝人。騰衝故清時騰越廳也。先世嘗隸晉王李定國戲下。及清世，雄長西徼，代爲軍官。考恩澍，商于緬甸，故希白少時數往來雲南、緬甸間。年十九，補騰越廳學附生，三赴鄉試，不中式。三十三，以楊振鴻介入中國同盟會。三十六，就學雲南講武堂。明年，發騰越鎮，充西防第五營右哨哨官。三十八，武昌倡義，希白應之，與張文光復騰越，任第二路統領，下永昌，出順寧、雲州、緬寧，版署順寧府知府，補順雲協副將，兼統領順雲各軍。民國元年，希白年三十九矣。時西藏事起，以維西協副將任援藏軍先鋒隊支隊長，攻克鹽井、巴塘、裏塘，兵抵察雅。明年，師還，補陸軍步兵上校，予三等嘉禾章。頃之，維西協廢，被任察勘滇緬界務專員。四十三，以上校充雲南督軍署參謀。四十六，從族弟根源至番禺。明年，主文昌清瀾港稅廠。四十九，以前功補陸軍少將，予二等文虎章，自是常居吳下。五十七歲，十一月七日病卒，時民國十九年也。希白本將家，而習儒術，爲諸生時，攻苦更數師，以是善吟詠。騰越、緬甸間多明永歷帝蒙塵遺跡，又以先世有扈蹕勞，作《磨盤石》《寶妃墓》諸詩以寓意。寶妃者，永歷帝妃也，葬騰越西南疊水河，是時始有匡復之志矣。及入中國同盟會，壹意攘斥，卒有所成就。職事至知府副將，散秩至少將，不可謂不遇。負才倜儻，不欲以一試自畢。比征西藏，師數克捷。滇緬間又素所涉歷，勘界爲得其任。是數者足以發舒，而功皆不終，斯其志之未就者也。

又 希白存詩，余嘗爲序其《治平吟草》，【略】希白復有《天南隨筆》四卷，《滇緬邊界記》四卷，圖一卷。

又 其生平游宦征戰一著之詩，有《羅生山館詩文》六卷，居吳下，又有《治平吟草》四卷。

《定厂詩話續編》卷上 騰衝李希白（學詩），印泉協揆之從兄也。以諸生從戎，游至維西協副將。嘗因勘滇緬界，出入蠻烟瘴雨中，遂窒厥聰。晚投吳門，依從叔母闕太夫人，因得友印泉之友，從事吟詠，日有進境。凡游踪所及，山川、寺觀、園林、祠墓，皆有詩以紀之。有《治平吟草》四卷。

《山居》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遊踪所至，寄于詠歌。其《治平吟草》一

冊，即其時作也。集中多及吳西諸山名勝，讀碑吊古，尤裨獻徵。余最喜其《山居》一首云：【略】清言見骨，雅近黽堂。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希白，騰越人，名學詩。【略】君與吾友印泉爲從兄弟。印泉奉母居吳門之網師園，君出游依之。無何印泉太夫人殂，厝柩石湖治平寺，君伴印泉居廬卜兆，哀動路人。遊踪所至，寄於詠歌。其《治平吟草》一冊，即其時作也。

又 「走馬天南踏萬山，喜從瘴癘奪身還。吟逢木客餐三秀，病想溪鳶葬百蠻。過社思君澆白墮，登高爲我彀黃閒。南園夜雪須人賞，得句風狂約叩關。」此吳江金松岑《贈李希白詩》也。

又 以諸生從戎，旋擢副將，又以傔從十五，勘滇緬邊界，功高不賞，侘傺無聊，今已垂垂老矣。【略】吾友谷九峯有贈君句云：「老去英雄豪氣在，肯隨雞鶩競餘粱。」甚佳。即此可見其爲人矣。

樊增祥

論述

綜論

張佩綸《樊山詩集叙》 武威樊君次其近詩曰《關中集》者一卷，曰《東歸集》者一卷，曰《轉蓬集》者一卷，徵言于余。君累世將門，至君用文學著，入翰林，以上書劾貴臣，出爲長安令。學識英博，倜儻有奇氣，詩則調采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不倦。自言初涉溫、李，後溯劉、白，于此事頗具甘苦。余玩其名篇，以情經文，以辭緯理，殆兼取四家之長，而不囿于四家者也。昌黎稱樊紹述三世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紹述無所不學，海涵地負，放恣橫從，不煩繩削而自合。然紹述文字晦澀，不副昌黎所偁，若君其足當之與？

余誠格《樊山集叙》 先生無他嗜好，以文字友朋爲性命。丁卯南皮典浙試，得士最盛。先生館南皮久，故與浙士最親。辛未見會稽李先生，深相慕結，【略】李先生嘗曰：「吾與子珍、雲門所爲樂府，天下無雙。」先生驚謝。李先生歎曰：「得失寸心知，子自視，甯不佳耶？」先生自居潛江，又移主江陵講席，日夕肆力于古，所爲詩文稿草，歲嘗逾寸，旋作旋棄，如剝筍籜，如斷蔗梢，自漢及今名篇俊句，手所甄錄者不下數十卷。蓋于此事獨得聖解，益以精思博學，手熟心虛，故其所作稱心而出，如人人意中所欲言而實人人所不能言。

李慈銘《樊山集題詞》 雲門詩得力于信陽，而兼取北地。其七律足追蹤唐之東川、義山，而古體勝之。

陶在銘《樊山續集序》 昔南皮師嘗曰：「洞庭南北得二詩人，壬秋歌行、雲門今體，皆絕作也。」又嘗評其集云：「詩第一，詞亦第一，駢文第二。」而李會稽亦云：「今世學人能詩者，皆幽邃要窈，取有別趣。若精深華妙，八面受敵而爲大家者，老夫與雲門不敢多讓。」此皆二十年前長老評隲之言也。雲門才氣俊逸，不可一世，而虛中善受，世鮮知者。自以弱冠以前未嘗學問，深用自惜。及從南皮師游，得其指授，乃沈思銳進，無間寒暑，同輩中高才博學者皆兄事之。

又 君聰明天賦，五官并用，筆舌所至，顛倒英豪，彫繪萬象，時人畏而惡之，而勝流夙士推襟送抱，莫不賞其奇逸。下至市估酒傭，奉君使令，奔走恐後。【略】生平輕俠好義，喜面折人，過四十以後，意氣都平，充然有道之士。【略】昔劉後村有言：「古人好對偶，被放翁用盡；今人不能道語，誠齋道盡。」若吾雲門者，其殆兼之歟？

《緝雅堂詩話》卷下 雲門有回文詩至佳，幾幾欲奪蘇若蘭之席。

譚獻《復堂日記續錄》 光緒廿一年正月初三日，藍洲以樊雲門新刻詩詞示我，蓋除夕寄至。簡藍洲索序于我，翻帑略近，詩二十卷，詞二卷，（晴）〔情〕文并至，略患才多。李蒓客與袁爽秋合評，品題悉當，無以易之。（雪）〔雲〕門庚午以後，嚴與浙中同人切礪，故陶子珍輩，沆瀣無間。京塵數載，師蒓客、友陶、袁，予與藍洲應求且二十餘年。近年鄂游，共昕暮，益觀其深，文學、吏治，蓋畏友也。子珍久遊，蒓客新謝賓客，吟樊山有韵之文，

（蓋）〔盍〕禁黃鑪之哭邪。

《復堂日記補錄》卷二　光緒十五年九月初三日，審定樊雲門《樊山詩集》，朗詣嫖姚，骨韵不凡，調出嘉隆七子，而情思不匱，不徒虛響，殆可接武中唐。

袁昶《調雲門》　樊家詩派遍秦中，富既千篇一字工。宛似樓臺通蜃氣，幻來金碧拄晴空。

《漸西村人日記》〈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　閱《雲門集》竟。唐人言：太白仙才絕，昌谷鬼才絕，香山人才絕。雲門頗出入于昌谷、香山、飛卿、玉溪之間。

《石遺室詩話》卷一　樊山詩才華富有，歡娛能工，不爲愁苦之易好，余始以爲似陳雲伯、楊蓉裳、荔裳。而樊山自言，少喜隨園，長喜甌北，請業于張廣雅、李越縵，心悅誠服二師，而詩境幷不與相同。自喜其詩，終身不改塗易轍。尤自負其豔體之作，謂可方駕冬郎，《疑雨集》不足道也。嘗見其案頭詩稿，用薄竹紙訂一厚本，百餘葉，細字密圈，極少點竄，不數月又易一本矣。余緝有《師友詩錄》，以君詩美且多，難于選擇，擬于往來贈答諸作外，專選豔體詩，使後人見之，疑爲若何翩翩年少，豈知其清癯一叟，旁無姬侍，且素不作狎斜遊者耶。

又卷九　去年過滬，讀樊山《與蘇堪冬雨劇談》之作，瘦淡似蘇堪，不類平日之富麗。歎才人能事不可測，往往效他人體也。惜未鈔其詩。惟得蘇堪和作云：「久于南皮坐，習聞樊山名。老矣始一見，趙璧眞連城。落筆必典贍，中年越崢嶸。才人無不可，皎若日月明。春華終不謝，一洗窮愁聲。南皮夙自負，通顯足勝情。達官兼名士，此祕誰敢輕？晚節殊可哀，祈死如孤惸。其詩始抑鬱，反似優平生。吾疑卒不釋，敢請樊山評。」其二云：「嘗序伯嚴詩，持論闢清切。自嫌誤後生，流浪或失實。君詩妙易解，經史氣四溢。詩中見其人，風趣乃雋絕。淺語莫非深，天壤在豪末。何須塡難字，苦作酸生活。會心可忘言，即此意已達。」其三云：「窮愁固易工，憂患寧愛好。奮飛抉世網，結習猶煩惱。午怡論詩骨，見謂飢不飽。心知小潺湲，河海愧浩渺。何期樊山老，閩荔喻益巧。荔甘而詩澀，唐突天下姣。庶幾比諫果，回味得稍稍。嗜澀轉棄甘，攢眉應絕倒。」（夏午詒贈詩云：「人世無此骨，餐之不療飢。」）今年復讀樊山《暮春蘇堪見過作》云：「春事如水流，群鶯自相逐。昨雨忽然晴，喬林生萬綠。海藏樓中客，來看辟疆竹。君我在天壤，眇然同一粟。逃名名轉盛，世以靈光目。詩卷行江南，佳語萬口熟。虛堂來清風，巖電炯相燭。談笑碧桃間，落花紅簌簌。」其二云：「君家富櫻花，吾花亦滿籬。君樹高于我，作花紅倍之。君園花開早，我屋花較遲。君花備五色，我花淡白姿。同根而異態，姊妹分妍媸。君來看我花，如魯適邾婁。觀花即可知，我與君之詩。」其三云：「百請不一至，不速翩然來。君招鄉人飲，排闥弗我猜。聲氣自相感，疏密匪形骸。滄海一杯酒，暫忘禾黍哀。京庖移江左，味與脾土諧。魚羹及炒栗，南宋以爲佳。今何以異是，如在黃金臺。亦非飲食求，特取懷抱開。持問主人翁，一月笑幾回。」此三首雖存眞態，亦稍似蘇堪，排闥韻。即余至上海，蘇堪飲余酒樓，余特過樊山，邀之作不速也。蘇堪又《答樊山》云：「幽憂成簡出，苦吟類心疾。有詩不與人，聊自嘔抑鬱。故人偶相從，借酒道契闊。樊山忽入座，眞若山排闥。感君已再顧，詣謝意久闕。微雨花覆窗，小坐極可悅。詰朝出新句，語妙意曲折。形骸殊聲氣，疎者孰與密。庶爲知者道，流俗莫強聒。春歸益閉戶，刻意還閣筆。」排闥韻寫得有神。

又卷一二　樊樊山有贈余詩，皆極相引重，余送行詩有云：「樊山爲政如爲詩，敏捷變化無不宜。」和韻詩有云：「三家才調偏甌北，萬首侯封羨劍南。」前詩固董仲舒所云。「爲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太史公所謂「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者也。後詩則公詩集自叙言少爲詩，愛袁、趙而不喜蔣，余謂近袁尤近趙也。不知者以爲有微詞，大誤矣。

又　近人賦詩之速者，樊山、實甫外，有伯嚴、堯生。二人詩格不相同，與樊、易尤不相同，其爲速則同。

《新世說・文學》　咸、同、光、宣之詩人，可別爲三宗。王壬甫崛起湘中，與鄧彌之力倡復古，由魏、晉以上窺《風》、《騷》，是一大宗。【略】李莼客及章太炎之五古，韵古格高，欲追湘綺，皆屬此宗。張香濤嘗謂南北有兩詩人，王壬甫五古，樊樊山近體，皆名世之作。樊山早歲爲袁簡齋、趙甌北，自入張門，一概棄去，從李莼客游，頗究心于中唐晚唐，吐語新穎，則其獨擅。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樊山生平以詩爲茶飯，無日不作，無地不作，所存萬餘首，而遺佚蓋已不少矣。論詩以清新博麗爲主，工于隸事，巧

于裁對，見人用眼前習見故實，則曰：「此乳臭小兒耳。」萬餘首中，七律居其七八，次韻疊韻之作尤多，無非欲因難見巧也。安石、碎金、樊樹、冬心諸家視之，當羨其沈沈夥頤矣，七言古多轉韻。

夏敬觀《忍古樓詩話》 樊樊山方伯增祥自州縣官起家，洊升至江寧布政使，曾一護督篆。詩詞皆以側豔擅長。未達時，見知于南皮張文襄。其《江漢炳靈制義》，潤色多出其手。爲一時士人模效，持爲科舉利器。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立星雙槍將董平：樊增祥　細寫朝雲，篇篇綺密，多應秀師呵叱。　英雄雙槍將，風流萬戶侯。樊美人，殆若人之儔歟？（董平箭壺上小旗，有「英雄雙槍將，風流萬戶侯」十字。樊山詩尚側艷，自少至老，不變其體。京、滬間多稱爲「樊美人」。又贊。）天琴老人詩，整密工麗，能取遠韻，詩篇極富，合長慶、婁東爲一手。晚年尤恣肆，亦猶風流雙槍將有名于山東河朔間也。

黃曾樾《陳石遺先生談藝錄》 師云：樊山詩眞所謂作詩矣，生平少山水登臨之樂，而閉門索句，能成詩數千首；無歌舞酒色之娛，能成豔體詩千百首，亦奇矣。

又　師云：樊山與實甫雖均以詩豪，頃刻成詩，年月成集，各以萬首計。然樊則自幼至老，始終一格；易則時時更變，詩各一格，集各一調。林謙宣云：易以活字版自隨，一有詩百十首即印成集，遍贈朋友。

李肖聃《星廬筆記》 湖北人才，近世【略】詞章則樊山爲宗云。黃瑞祺笥腴嘗示我以樊山詩云：「不是天仙亦地仙，五朝閱盡未華顛。妻孥盡道休官好，檢點音容勝昔年。」其風格如此。

又　樊增祥【略】爲詩文雅典流麗。【略】遺詩凡萬餘首，常自述其作，樹義常豐，述情必顯。蓋其清切典練，與晚唐名家相近。

又　吾友某君以之與袁枚相況。予謂樊山所作判牘，流布坊間，中用新詞，雜以小說，與袁誠似。至袁之駢文，特爲高古，而議論駿發，通貫古今，非樊山所及也。袁詩自抒性靈，語淺義深，與樊山之典麗清切，亦異其趣。殆不可幷論云。

陳曾《讀近人詩》三　辭章治世一而已，爲政爲詩兩未閑。六代以還誰大雅？風華典贍一樊山。

《瓶粟齋詩話續編》卷二　樊山喜用僻典，自云：「詩家百寶流蘇帳，常恐人間索解難。」此則類乎狐穴詩人矣。豈即所謂「生辣」耶？樊山詩隸事徵典，不過盡其對偶工巧之能耳，豈即所謂「熟槌」耶？

又　樊山詩酌奇玩華，世莫不驚其取材之鴻富，而終不逮溫、李者何也？流麗而欠端莊，婀娜而乏剛健故也。劉彥和云：「繁華損枝，膏腴傷骨。」

又　石遺評樊山詩，謂爲歡娛之工，不爲愁苦之易好，然也。而樊山亦自負其豔體，謂可方駕冬郎。余謂樊山《無題》、《閨情》等什，止宜于鏡奩脂盦間誦之。若其《鐃歌》、《邊塞》之詞，則終乏鐵馬金戈氣象。譬之女優學參軍蒼鶻，雖力鼓嚨胡，總恨其聲雌耳。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近代詩人，其隸事之精，致力之久，益以過人之天才，蓋無逾于樊山者。或疑此老論詩，拘守宗派，與時流標舉，各有不同，是皆未知其深者。近見其序吳江金天羽鶴望《天放樓詩續鈔》云：「向來詩家，率墨守一先生之集，其他皆束閣不觀。如學韓、杜者必輕長慶，學黃、陳者即屏西崑，講性靈者則明以前之事不知，尊選體者則唐以後之書不讀。不知詩至能傳，無論何家，必皆有獨到之處，少陵所謂『轉益多師是汝師』也。人所處之境，有臺閣，有山林，有愉樂，有憂憤。古人千百家之作，濃淡平奇，洪纖華樸，莊諧斂肆，夷險巧拙，一一兼收並蓄，以待天地人物，形形色色之相需相感，吾即因以付之。此所謂八面受敵，人不足而我有餘也。所蓄既富，加以虛衷求益，旬鍛季鍊，而又行路多，更事多，見名人長德多，經歷世變多，合千百古人之詩以成吾一家之詩。」此則樊山詩法也。

又　昔賢詩最多者，首推白、陸。【略】近人存詩之多，似無逾袁爽秋、樊樊山二公。樊山天假大年，耽吟尤力，他日或當突過白、陸矣。

又　楚中有三老之稱，謂樊樊山、左笏卿、周少樸也。三老均爲退宦詩人，入民國後，又均寓都下，文酒過從，一時稱盛。

又　樊山有《丁巳除夕雜詩》之一云：「老人難老古來難，杜審言詩盡喜歡。說與世人延壽法，淡于酒色淡于官。」養生之訣甚多，要不逾一「淡」字。眞知此中三昧者，蓋無幾人。樊山又有《聞延竹納姬戲贈》云：「樊山詞筆擅風華，一世曾無稱意花。冰簟銀床涼雨夜，人生無過獨眠佳。」《自題六十七歲畫像》云：「不作天仙亦地仙，五朝經過未華顛。妻孥始信休官好，檢校豐容勝往年。」兩詩皆自道「淡」字之受用也。

又　樊山翁今年八十四矣，風情筋力，不減當年，井水旗亭，爭傳舊句，且記憶之強，尤非時輩所及。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　至樊、易詩才高下，哲維云：實甫天分甚優，所作時有眞性情流露，其佳者殊可誦，固非專以搬弄典故填砌辭藻爲工，以視樊山，殆有過之也。

《忍古樓詞話・易實甫》　樊山文詞艷冶，至老猶然。一時同輩，因亦目爲八十美女。

分論

《碧雲辭和石甫》　《石遺室詩話》卷九：歌者賈璧雲名滿天下，羅癭公、易中實亟稱其有士夫風。癭公既屢有贈言，中實、樊山皆以千言長歌張之，儀態萬方，華鬘九變，蓋已極侔色揣稱之能事矣。

《八月六日過灞橋口占》　《莽蒼蒼齋詩・論藝絕句六篇》四：意思幽深節奏諧，朱絃寥落久成灰。灞橋兩岸蕭蕭柳，曾聽貞元樂府來。（新樂府工者，代不數篇，蓋取聲繁促而情易徑直，命意深曲而辭或嗶緩，二難莫幷，何以稱世？近人如李篁仙外舅，以工新樂府名，然亦至鐵崖、西涯、西堂而止。往見灞橋旅壁，塵封隱然，若有墨迹，拂拭諦辨，其辭曰：【略】讀竟狂喜，以謂所見新樂府，斯爲第一，而末未署名，不知誰氏，至今恨恨。）《尊瓠室詩話》卷二：樊樊山灞橋旅邸題壁云：【略】可謂風神絕世。

《與笏卿論詩》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樊山《與笏卿論詩》一首，最爲精卓。錄之云：【略】此詩自道甘苦，在《樊山集》中，亦爲清言見道之作。

《癸亥年內子生日》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樊山翁有《癸亥年內子生日》，詩云【略】。蓋爲祝夫人作也。當日夫人來歸，伯希祭酒，與王廉生、周薈叔、梁星海同送賀禮。時星海居棲鳳樓，與意園僅隔街，伯希箋之云：「雲門公幛，已列大名，又附以茶燭等物，另日開單送索」云云。此箋星海以貽其門人陳公輔，並書其顚末云：雲門續娶祝夫人甚賢慧，其來京時，借朱二楞屋，梁狀元甫移出也。雲門自題柱聯云：「半畝園從中翰借，合歡詩是狀元箋。」

《己亥除夕》　《今傳是樓詩話》：近年廢止舊曆，急于星火，奉行者變本加厲，幷書春者亦禁之。樊山翁《己亥除夕》詩云：【略】蓋慨乎其之矣。

《聽曲詩》　《癭庵詩集・煥廷示樊山〈聽曲詩〉笏卿惺樵治鄉並有和作依韵呈一首》：覆車何用嘆橫流，且可相從秉燭游。聽曲自編爲日課，雋談時足補陽秋。曉風殘月歌三變，淡飯粗茶學四休。（山谷詩注：孫君昉，號四休居士，其一淡飯粗茶即休。）作健最難諸老會，況逢佳節醉高樓。

《奉和金陵雜詩十六首》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廣雅《金陵雜詩》十六首，一時同作者甚盛，而以樊山爲最工，博綜舊聞，兼及近事，固不僅以風調勝也。《定厂詩話》卷下：曩張文襄以河工事至金陵，觴詠流連，有《金陵雜詠》詩十六首。樊山和之，極工。惟第一首云：「老去屏山賦《汴京》，裕之俳體《雪香亭》。名篇十六渾相似，傳唱江南不忍聽。」以裕之《雪香亭》詩相況，頗切合詩體。惟裕之詩實只十五首，而云十六，究嫌未吻合也。又第三首云：「紫蓋黃旗下有人」，係用《吳書》陳化使魏對魏文帝，及《江表傳》刁元使蜀語。又第十一首云：「文采風流遞不如，乾、嘉末勝道、咸初。江南後蟹輸前蟹，依傍倉山有薛廬。」係指薛慰農之薛廬，不如袁子才之隨園也。第三句見王君玉《國老談苑》。陶穀使吳越，忠懿王享以蝤蛑，羅列十餘種，穀笑曰：「此謂一代不如一代也。」《談苑》書不恆見，特表而出之，以見樊山之博雅。

《水烟袋歌》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樊增祥有《水烟袋歌》詠陸潤庠事也。歌有云：「湘闈萬口傳佳話，關節三言水烟袋。元和殿撰秉文衡，光緒初年歲乙亥。」又云：「先是鷄年貢樹香，同年陸李皆軒昂。」結云：「徒留烟水蒼茫感，誰復人才夾袋儲。」樊氏此歌，流麗諧暢，自是名作，惟有失考處。陸氏爲庚午優貢，與先父舉貢同年，癸酉舉人，又與先世父子靜公同年，其舉貢不在一歲。據吳郁生所撰《陸氏行狀》云：「同治庚午元和懸學優貢生，朝考用知縣，癸酉舉順天鄉試，甲戌成進士。【略】光緒二年充會試同考官，湖南鄉試副考官。」正謂庚午優貢，癸酉舉人，無癸酉拔貢之事。（惟癸酉舉人，例可與癸酉拔貢認同年。）丙子典湘試，亦非乙亥，蓋樊氏誤憶耳。又聞諸張君繼齋，詩實「烟水瀟湘裏，人才夾袋儲」，瀟湘切楚也。檀璣挽陸氏聯有云：「庚午、癸酉、甲戌三試我同登」，亦以陸氏庚午已得優貢。故，經雲門運用，便化腐爲新，此蓋由於筆妙。

《金縷曲》〈冷眼觀棋局〉　《左庵詞話》卷上：端午樵中丞嘗謂，同一典

《西江月・自題〈東溪草堂圖〉》《左庵詞話》卷下：蒙夙不喜《西江月》調，謂其近俚，似少雅音。

傳記

錢海岳《樊樊山方伯事狀》 公姓樊氏，諱增祥，字雲門，一字樊山，晚又號天琴。世居楚北恩施。自公以上皆以躍馬鳴矟、尚勇健用，武功顯者七世矣。父燮湖南副將，因事爲左文襄劾罷，家落，嘗詔公曰：「若當克自奮厲讀書，由儒進，毋以鶡冠爲也。」公生而疑，疑弱不好弄。未授讀已辯四聲，十一歲能詩，十三歲通經義，孰數典籍如瀉瓶水，稱奇童。自爲博士弟子，即代人司箋記。南皮張文襄典試宜昌，見文大奇，目以國士，招致賓座，歷主潛江、江陵講席。同治丁卯舉鄉試，光緒丁丑成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

余誠格《樊山全集正集叙》 先生既鄉舉，即爲人司書記，博菽水資。會南皮張先生視學至宜昌，見先生文，奇賞之，招致賓座，又薦爲潛江院長。先生雖天資高異，而已已歲以前，無書可讀，見南皮後，始知學問門徑。南皮亦奇其敏惠，盡以所學授之，故先生存稿斷自庚午，猶宋人以《見黃》名集云。

李肖聃《星廬筆記》 樊增祥，字雲門，一字樊山，湖北恩施人。其先自太高祖某公世爲武將。父燮，以永州鎮總兵署理湖南提督，爲巡撫駱秉章所劾罷，世稱駱客左宗棠主使也。至樊山，始入翰林散館，改知縣，宰四川某邑。【略】由知縣漸擢陝西按察使，總督升允深倚重之。【略】庚子回鑾，樊山入都，入榮祿幕，新政詔令，皆出其手。旋出爲江寧布政使，以國變罷官，居海上，與諸遺老唱和。【略】居京師，爲參政，日以聽劇自娛。晚乃爲歌詩自適。年八十有幾而卒。

紀事

作家逸事

余誠格《樊山集叙》 吾師樊山先生【略】，爲政尚嚴，而宅心平恕，所遇大吏皆推誠相與，故得自行其志。貧賤日久，閱歷世故三十餘年，其於物態詭隨，情僞百變，無不揣摩已熟，又上自節鎮，下至令長，出入賓幕，更事最多，故尤達於吏治。【略】曩言每聽訟千人聚觀，遇樸訥者代白其意，適得其所欲言。其桀黠善辯以訟累人者，一經抉摘，洞中窾要皆駭汗，俯伏不得盡其詞，乃從容判決，使人人快意而已。故先生所至，良懦懷恩，豪強屏息，而於家庭衅嫌、鄉鄰爭鬥及一切細故涉訟者，尤能指斥幽隱，反覆詳說，科其罪而又白其可原之情，直其事而又擿其自取之咎，聽者駭服，以爲詗察而得，實則熟於世情，長於鉤較。因此識彼聞一知十，故凡所倅揣無不奇中。每行縣一馬一僕，裹糧往反，不費民間一錢。

又 誠格嘗見先生潛江家乘（仿山谷宜州家乘），每日薪蔬不過三十錢，性不肉食，食或不托數枚，或湯餅一器，取諸市肆，併爨火省焉，而盡以所獲奉親舍。徐太夫人知先生好書，每持館金歸，必撿數金畀之曰：「爾且可買書。」如是者十年。丁丑成進士，始稍裕焉。

陶在銘《樊山續集序》 君之于詩，如陸羽之茶、劉伶之飲，【略】公事未畢，不得讀書觀畫，及退食蕭然，綠茶一杯，石葉數片，清吟抱膝，入興成章，圓若流珠，熟如美醞。蓋自少至老，口誦之書殆逾萬卷，手鈔之牘不啻百本，腹笥充積，俯拾即是。

《清朝野史大觀》卷一一《樊樊山電遞詩鐘》 《樊樊山全集》自以詩鐘爲最佳。樊樊山分藩江寧，蔡伯浩分巡上海，每日以快電互遞詩鐘。勾心鬬角，不下數百聯。

《南亭筆記》卷一一 樊增祥之奧援曰榮祿。榮祿薨逝，則已無倚傍矣。聞與李蓮英頗爲稠密，往往至李處談讌，外間遂謂其與西太后同坐同食，是

與《儒林外史》彭老五站在朝廷暖閣中辦事何以異乎？樊扈蹕西安時，嘗夤夜至鹿傳霖處，時人因目爲孟浩然，以其夜歸自鹿門也。後以事忤鹿，鹿怒，遂與絕。此次入都後，照例投謁，鹿覩其名刺，顧謂閽者曰：「你們遠着他些罷。」樊召見之後，出語人曰：「皇太后見了我無話不談，我見了皇太后也無話不說，本來我們是熟人。」聞者皆掩口而笑。

又　樊嘗外出，偶見微風颯颯，必命停輿，拱手却立道旁，良久始已。或叩之，則曰：「此必馬元帥過也。」「此唐三藏過也。」「此王禪老祖過也。」途人見其如醉如痴，不禁掩口。

又　樊有密室一，在危樓下，中供神龕，嘗散藥末於几上，謂神能製爲丸。閉門一時許，纍纍果成丸如黍，愚夫愚婦益信服之。不知樊預使人伏樓上，於樓板上鑿一孔，以器貯水，緩緩滴之。藥末見水則凝成團塊，因即指謂神製之丸。

作品本事

《春明雜事詩》一　《十朝詩乘》卷二一：樊雲門方伯丁丑通籍，預館選，作《春明雜事詩》多首。云：【略】謂紅錄也。寫榜時，每一名寫竟，則榜吏密寫其名繫于磚，擲于垣外，外間遂得遍傳，謂之「紅錄」，而泥金之報隨至矣。

又四　《十朝詩乘》卷二一：又云：【略】紀殿試也。試日，策題用黃紙謄刊，與試者拜領，人各一紙。賜食、賜茶，皆是日事。甲第既定，揭以黃榜，由進士或五貢出身之中書四人分寫，張于午門外。

又七　《十朝詩乘》卷二一：又云：【略】紀引見也。凡引見，皆用綠頭籤書銜名呈進，見訖發還。

又八　《十朝詩乘》卷二一：又云：【略】謂述旨也。翰林官初入玉署，于堂墀列跽，學士捧旨口述之。

又九　《十朝詩乘》卷二一：又云：【略】謂團拜也。新進士釋褐後會飲張樂，兼宴師門，曰團拜。時在光緒三年春，猶是遏密八音之際。

又一〇　《十朝詩乘》卷二一：又云：【略】謂館課也。新庶常，例派大臣教習，資深編檢分教。到館日，各攜《大學》或《尚書》一部，以取吉兆。館課試律賦及試帖，首列者直武英殿，得掛朝珠。　自序：里中親友多問京華故事，因憶唐杜牧、趙嘏、周墀輩擢第以後，并譔詩歌紀述恩慶。王定保採入《摭言》，便爲掌故。國初諸老亦多有紀恩詩，二百年來，有司制置，時有異同。里居多暇，仿王建《宮詞》體撰爲十章，以答問者，并資後人引據焉。

《三月十三日紀事》　《十朝詩乘》卷二一：越南事急，伯熙祭酒嚴劾恭邸及樞臣之因循誤國。于是驚霆驟發，政地一空。樊雲門方伯紀詩云：【略】次首謂閻文介也。恭邸等既罷，詔以禮邸、額尚書、閻文介、張文達并直樞府。李越縵謂「易中駟以駑產，代蘆菔以柴胡」，固宜不饜人望。至樞密大事聽于醇邸，尤非所以善處親賢。或謂政樞之易，醇邸陰主之，故談者往往有「角弓翩反」之慨。然祭酒疏中所稱一日逮兩巡撫，易兩疆臣，而不見明詔，其爲壅蔽諱飾，又何能曲爲之辭！

《感事二首》　《清史稿·張佩綸傳》：（光緒）十年，法人聲內犯，佩綸謂越難未已，黑旗猶存，萬無分兵東來理，請毋罷戍啓戎心，上韙之。詔就李鴻章議，遂決戰，令以三品卿銜會辦福建海疆事。佩綸至船廠，環十一艘自衛，各管帶白非計，斥之。法艦集，戰書至，衆聞警，謁佩綸亟請備，仍叱出。此見法艦升火，始大怖，遣學生魏瀚往乞緩，未至而礮聲作，所部五營潰，其三營殲焉。佩綸遁鼓山麓，鄉人拒之，曰：「我會辦大臣也！」拒如初。翼日，逃至彭田鄉，猶飾詞入告，朝旨發帑犒之，命兼船政。嗣聞馬尾敗，止奪卿銜，下吏議。閩人憤甚，于是編修潘炳年、給事中萬培因等先後上其罪狀。時已坐薦唐炯、徐延旭褫職，至是再論戍。

《讀邸報恭紀（三首）》一、二　《十朝詩乘》卷二二：孝定景皇后系出那拉氏，爲都統桂公（祥）女，其于孝欽后爲姑姪。中宮之定，寔秉慈旨。光緒己丑正月，大婚禮成。即于是年二月親政。【略】樊雲門方伯是年亦有《紀事詩》云：【略】前首紀歸政，次首紀大婚，皆風華典麗之作。是年屠侍御（仁守）疏言歸政伊邇，時事孔殷。此後密摺封奏請仍由太后披覽施行。懿旨嚴斥之，并下部議處。夫庶政必由秉命，則撤簾之謂何？太母亦樂觀成，詎臨朝之有戀。是舉也，知之者以爲過慮，不知者且疑其迎承。屠亦錚錚，胡爲出此？

《黃中丞丈監臨江南鄉試取道上海見示新作次韻二首》一　《十朝詩乘》卷二四：先是，廷議以江浙士習澆漓，特敕加意整頓。是科分五路點名，士子魚貫趨蹌，場規甚肅。雲門《和子壽》詩有云：「鎖院經營亦費才，君王特敕下蓬萊。」即謂其事。

《再詠月華》《十朝詩乘》卷二四：場值秋節，士子多乘月出闈。試院恰近秦淮，諸妓咸手桂花一枝，遇相識者舉花迎之。其《詠月華》句云：「正是群眞朝散後，幾多霓羽御天風。」想見盛致。

《挽朱曼君孝廉》《清史稿・朱銘盤傳》：銘盤，字曼君，泰興舉人。敍知州。其學長于史，兼工詩古文，著《晉會要》一百卷、《朝鮮長編》四十卷，及《桂之華軒詩文集》。

《奉懷小村中丞臺灣》《臺灣詩乘》卷六：雲門有《奉懷小村中丞臺灣》云：【略】按小村爲邵友濂，浙江餘姚人，光緒十八年任臺灣巡撫，及海防事起，以不知兵辭職去。

《書憤》《清史稿・德宗本紀二》：（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春正月【略】辛卯，授李鴻章爲頭等全權大臣，使日本。

《馬關》《清史稿・德宗本紀二》：（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己亥，李鴻章與日本全權伊藤博文、陸奥宗光馬關會議。和約成，定朝鮮爲獨立自主國，割遼南地、臺灣、澎湖各島，償軍費二萬萬，增通商口岸，任日本商民從事工藝製造，暫行駐兵威海。

《讀王壬秋采芬女子墓誌題後》王闓運《采芬女子墓誌銘》：出郊而望，但見紫玉之烟；舞鶴還來，俱入泉臺之鏡。春寒南隴，鷓鴣始啼；水下西州，伯勞空去，留野棠于荒寺，拾落葉于前山。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生于南海，命曰東娥。雪肌以楊柳爲腰，玉色以芙蓉作骨。身嬌阿那，非關石尉之珠；頰薄分明，略比蕭宮之醉。蛾眉勝于粉黛，秀質弱于羅紈。鄰宋玉而三歲無窺，問羅敷而長年未滿。喜教鸚鵡，似有怨而無情；常瞋蛺蝶，每春輕而艷重。至于青瑤窗裏，明月初回；白玉房前，垂楊自見。桂旗習禮，花紙能書。憑淺媚以題箋，倚宿妝而弄簡。玉臺清製，非惟芍藥之文；太甲仙函，即擅飛靈之字。微吟風引，薄蔡女之言才；妙解天成，過宓妃之受教。是以冬閨寶押，作頌方閒；秋期銀漢，臨波微睇。略修詞于彤管，時寫韻于青幃。可得近比芬椒，遠吟班扇。乃以迹珍私篆，詩付餘焚。秘雕華之逸札，自託蠶絲；問縹帙于當今，不分麟閣。碧玉瓜年之及，季蘭蘋澗之時。生本無雙，何論天壤；名居第一，自成殊邈。鬢影彈琴，笑文君之自耦；樓中吹笛，無弄玉之俱仙。倚袂如思，橫波已淚。加以曉鬟驚露，宵雁來霜。眉長而易顰，髮多而難掠。青羅薦冷，寧待鳳妃；紫綺襦分，初無鳳翼。芳辰三五，方洛陽而自嬌；闌干十二，弔姮娥而微歎。況復朔冰蕙減，秋雨桐清。緩箭宵遙，芳衾暮卷。海棠零雨，但有春寒；桃花映日，已成朝病。酥融錦幌，瘦掩金泥。瑤瑟惰持，絕飲靈臺之露；金盤罷進，詎擘麻姑之脯。雖復五銖衣弱，不稱慵肩；片玉甌擎，尚勞纖手。然而樹諼蠲疾，願忘阿母之憂；夢草空懷，豈冀夫人之寵。坐依屏幛，無合德之回身；容分圖畫，異吳妃之不飾。華宮宛轉，洞室優游。鍼佩朝攜，香囊莫解。持裾有望，難留少女之風；入峽看雲，遙有美人之氣。擘衣未畢，不復成妝；將鏡非遲，何曾得影。繭牽情而冀續，灰落夢而徒驚。執手卷然，斂容而逝。嗚呼，某幼依苕琬，得進荃珠。江左雙名，慙是小喬之姊；劉家清族，終傳三妹之才。入室思君，臨牀憶起。初七下九，焉忘共戲之時；玉檻瑤軒，盡是同憑之地。琴聲未絕，素軫旋塵；繡袂將成，珠襦遽慟。雖事猶昨日，人已千秋。空幃流影，而靈鵲自驚；寒門飛雪，而哀鴻不返。湘蘿罷月，墳草易秋。過蔓域而裹回，問芳徽之未沫。呼名哽嗌，執筆芃蘭。寫恨無窮，所懷何極。祇以薰蕾三過，猶讓徐香；寶樹連枝，深慙韞絮。牀支翡翠，空題瘦粉之碑；冷泣瓊瑰，化作相思之子。

《書臺北事》《臺灣詩乘》卷六：恩施樊雲門廉訪增祥，爲近時詞章家，著有《樊山詩集》。余讀其詩，有《書臺北事》一首，則指臺灣自主而唐景崧爲大總統也。

《書臺南事》《清史稿・劉永福傳》：（光緒）二十年，中日釁起，命守臺灣，增募兵，仍號黑旗。（唐）景崧署巡撫，徙其軍駐臺南。及臺北陷，景崧走，臺民以總統印綬上永福，永福不受，仍稱幫辦。日艦駛入安平口，擊沉之。攻新竹，相持月餘，兵疲糧絕，永福使如廈門告急，并電緣海督撫乞助餉，無應者。而臺南土寇爲內間，引日軍深入，破新化，陷雲林，掇苗栗，轟嘉義，孤城危棘，永福猶死守。日臺灣總督樺山資紀貽書永福勸其去，峻拒之。日軍乃大攻城，城陷，永福亡匿德國商輪，日軍大搜不獲。

《庚子五月都門紀事八首》《清史稿・德宗本紀二》：（光緒）二十六年庚子【略】五月癸卯，拳匪毀琉璃河、長辛店車站局廠。命聶士成護蘆保、津蘆兩路，防禦之。甲寅，命載漪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啓秀、溥興、那桐同時兼行走，罷廖壽恆。乙卯，拳匪殺日本使館書記彬山彬于永定門外。丁巳，諭令馬玉崑赴京西剿拳匪。大沽戒嚴。己未，拳匪擾五城，坊市流血。詔步

軍統領神機營、虎神營、武衛中軍會巡，大臣巡察街陌，分駐九門監啓閉。召李鴻章、袁世凱入衛。庚申，榮祿以武衛中軍護各國使館。命李端遇、王懿榮爲京師團練大臣。召李秉衡及馬玉崑統兵來京。是夕，拳匪焚正陽門城樓，閭市灰燼。庚申，詔剛毅、董福祥募拳民精壯者成軍，自餘遣散。辛酉，詔各省以兵入衛。外軍攻大沽口，提督羅榮光不能禦，走天津，死之，大沽遂陷。裕祿以捷聞，詔發內帑十萬犒師。壬戌，命徐桐、崇綺會同奕劻、載濂等商軍務。癸亥，命許景澄、那桐往告各國公使速出京。自庚申至于是日，皇太后連召王大臣等入見，諮衆論。載漪持戰議甚堅。載勛、載濂、載瀾、徐桐、崇綺、啓秀、溥良、徐承煜等，更相附和。榮祿依違其間。獨許景澄、袁昶言匪宜剿，衅不可開，殺使臣，悖公法，辭殊切直。故有是命。甲子，拳匪戕德使克林德于崇文門內。乙丑，詔以中外釁啓，飭戰備。罷崇禮步軍統領，以載勛代之。發倉米開糶濟民食。庚午，召鹿傳霖來京。

《研蓀述平陽餅事戲誌》《十朝詩乘》卷一六：王笠雲刺史官絳州，以菉豆沙製月餅，特美。其戚某爲臨汾典史，傳其製法，罷官後寄居平陽，竟賣餅自給。人知其法出笠雲，而當日政聲轉寂寂矣。樊雲門詩云：【略】。

《晉陽》《十朝詩乘》卷二三：當兩宮駐陝，以巡撫署爲行宮，以貢院爲樞部公廨，供張簡率，暑同草昧。然以視單車辭闕，荆棘載途，豆粥難求，素衣將敝，固已爲小康矣。樊雲門時爲陝臬，有詩五首紀之，云：【略】注謂：聯軍陷京，問：「宮中尚有何人？」守者曰：「有咸、同主位在。」「主位」者，妃嬪也。西酋命仍照常進膳。

《奉和金陵雜詩十六首》一六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廣雅《金陵雜詩十六首》【略】乖崖」一首，謂廣雅也。按是時爲光緒甲辰，廣雅奉朝命與江督魏午莊會勘灣泚工程，留江寧月餘，遍游名勝園林，得詩數十首。

《賀王壬秋丈鄉舉重逢晉秩侍講》《十朝詩乘》卷二四：以碩學通儒賜進士者，年甲推王壬秋，特賜檢討。時科舉已廢，留學生有以牙科進士入翰林者，壬秋《自嘲》云：「賴有牙科稱後輩，已無齒錄認同年。」時人服其工切。後二年，適鄉舉重逢，晉秩侍講，樊山布政賀詩云：【略】時編檢進爲五品，讀講進爲四品。瞿文慎以舊用青金頂貽之，且媵以詩，謂曩官學士，服此凡二十四年。壬秋是年七十有六，願亦如此年數，則期頤之慶也。事亦巧合，談者美之。

《贈梧生監丞》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蒙古盛昱曾爲祭酒，海內稱得人。遜清之末，國學改制，徐梧生坊亦任此官，樊山有《贈梧生監丞》云：【略】樊山所謂雙祭酒者，蓋謂廉生、伯義也，亦均與梧生友善云。

《次實父均寄杏城》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易哭盦之于國變後入都也，杏城實左右之。樊山有《次實父均寄杏城》云：【略】自注：「公遇石甫極厚。」

《碧雲辭和石甫》　王賡《石遺室詩話》卷九：歌者賈璧雲名滿天下，羅癭公、易中實，亟稱其有士夫風。癭公既屢有贈言，中實、樊山皆以千言長歌張之，儀態萬方，華鬘九變，蓋已極侔色揣稱之能事矣。

《挽易實甫》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樊增祥、易順鼎齊名，由來已久。其揄揚女伶詩詞，互相競角，人尤以樊易并稱。惟樊之于易，心實輕之，樊易齊名，非所樂聞也。詩人黃哲維藏有樊氏論易氏手札及詩稿，手札云：「索觀《挽石甫詩》，今以寫寄，弟于此子，意極輕之，而又憐之。輕之者惡其無行也，憐之者惜其有麗才而潦倒一生也。至其臨歿一年，所受之苦，有較刀山劍樹爲烈者，亦足爲淫人殷鑒矣。死前數日，祈集排印成，或謂錯字尚多，請其改正。渠卧而歎曰，錯訛由他，誰來看我詩也。亦可悲矣！」雖悲之憐之，而相輕特甚。易以冶遊致惡疾而死，病狀至慘，樊雖喜爲綺語，而中年以後，服獨睡丸，得享大年。斯固與易異趣耳。《挽詩》云：【略】意態亦頗足徵。惟二人交誼，固似不薄，易氏病中，樊爲作《禳天詩》。

《徐氏》、《阮氏》、《祁氏》《十朝詩乘》卷三：梅村《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云：「中山有女嬌無雙」，謂福王所聘徐后也。又云：「依稀記得祁與阮，同時亦中三宮選。可憐俱未識君王，宮府鈔名被驅遣。」注謂：「南都既下，三宮皆被掠北去，而不言所終。」丁閣公嘗考證其事，謂徐氏經錢牧齋作合，歸洪文襄。見《遼懷堂文集》。阮氏即大鋮姪女，牧齋得之以獻豫王，王以與孔有德。見《有臺集》。惟祁氏失考，而章有豫《一瓢集》載福王嫡妃黃氏早卒，及踐位，封妃父以信圭，子某襲爵。後入浙，主山陰祁家。彪佳以其女妻之，疑即三宮之一。又，鄧漢儀記彪佳三壻，不及黃，或因曾入宮選，故諱之也。樊雲門爲各賦一律，《徐氏》云：【略】《阮氏》云：【略】《祁氏》云：【略】《詠徐氏》「男色」句，注謂：「文襄初決死，太宗爲致所眷伶，乃降。」可破齊東謬說。

著録

余誠格《樊山集叙》 南皮與先生故皆好談，至是談益劇，達晝夜不止，相與上下千古，舉凡時政得失之由，中外強弱之形，人才消長之數，每舉一事，必往復再三，窮其原始，究其終極，所著《廣雅堂問答》一卷，即當日疏記者也。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樊山【略】萬餘首中，七律居其七八，次韵、疊韵之作尤多，無非欲因難見巧也。安石、碎金、樊樹、冬心諸家視之，當羨其沉沉夥頤矣。七言古多轉韵。

藝文

張之洞《白日一首示樊山》 又到山寒木瘦時，黃鷄白日去如馳。詩才已爲塵勞盡，霜鬢空教海内知。送遠添愁身是客，解憂無效酒停巵。夢爭王室煩驚醒，櫪馬依牆齕斷其。

李慈銘《讀雲門西山集題後》 昔年三宿靈光寺，永晝松濤一枕知。身繞旛風孤塔影，手分澗水萬花枝。（時寺中芍藥甚盛，引澗水灌之。）樓臺勢俯層城迥，鐘鼓聲傳别院遲。絶羨翠紅微葉好，詩中畫到九秋時。

又《題〈樊山集〉》 自有高歌動鬼神，樊英才調信無倫。誰言北地多浮響，未許東川説替人。一入蓬萊依日月，七傳弓劍照麒麟。如今小試神明牢，種稻公田爲養親。

王闓運《霸上别樊山》 征鴻久南飛，仲冬猶未霜。游心喜煊時，脂轄舍未遑。良友惜輕别，三宵進離觴。再送復遠餞，帳飲清霜旁。居人有行色，徒御盡仿偟。余生固無羈，萬里驚車杭。見此不忍去，新知樂無央。生離衆所悲，寒樹遠蒼蒼。揮手亮超然，濡咮亦難忘。莫色忽悽寂，眷言愁路長。

李希聖《九月十六日廣雅尚書宅集即席贈别樊按察分得佳韵》二首 時艱相對暫開懷，禁鼓沉沉動六街。天遣湖山供嘯傲，夜談風月雜詼諧。新詩漫擬宫中草，往事都如夢裏槐。老去周郎才筆在，弓衣傳唱遍吴娃。

梁鼎芬《九月二十四日同伯嚴劍丞招樊山子礪小魯横山留垞仲恂集半山亭》 小亭穿路在城隈，秋翠和花落酒杯。日晚蟬吟還曳樹，雨餘松色欲連苔。江山信美留吾輩，歲月相望得此回。（與樊山别八年。）流水聲中換人世，知誰能爲半山來。

袁昶《題雲門集後》 溫三十六芊綿甚，唐體千年久不傳。大復故應推北地，歸丞畢竟遜荆川。奴騷不待加精理，衙宋何妨治小鮮。愧我索居何所得，判將故技付唐捐。

胡朝梁《壽樊山翁七十》 樊山翁比香山老，賦句能教竈嫗知。亦有奇情工俶儻，從來譎諫託娛嬉。斜簪散髻總堪畫，渭北江南多所思。莫便對人書亥字，黑頭指點轉猜疑。江山綿麗看人舊，詞賦恢奇閱世仍。端賴清才作雄鎮，共傳秀句紀中興。襄陽耆舊流風遠，洛社幽閑故事增。作健逢辰餘此老，婆娑花下醉猶能。

釋敬安《夜讀〈樊山集〉奉題》 細讀樊山句子奇，林鐘敲盡夜遲遲。傾心湘綺追黄綺，（公極推重湘綺先生。）高步微之與牧之。華嶽蓮花森道骨，白門楊柳吐秋絲。祇嫌百首紅梅艷，奪我茅庵冰雪姿。

曾廣鈞《樊山七十壽頌》 大年大智每相因，楚國仙蓂古大椿。江總黑頭梁歲月，東方見齒漢星辰。新亭莫問河山改，故里猶騎雲兩神。南極壽昌斟柏酒，玉杯舉似武王春。

羅惇曧《和樊山戊午之元旦均》 金門爭識地仙衣，老鶴何曾一著緋。（司空圖詩「洞庭應無鶴，著緋又染霞」，「栽賜地仙衣」。）依舊東都是閑住，不須陽羨有田歸。山妻免笑頭皮送，塑佛寧嫌臂胛肥。梅萼牡丹同獻歲，玉環何用妒江妃。

張佩綸《讀〈樊川集〉有感》 司勳胸臆在孤行，浮世傳詩亦強名。仍歲江湖疑中酒，幾人霄漢肯論兵。能容兩黨非無術，不作三公爲有情。莫舉前身江總例，鬢絲心鐵感平生。

陳三立《依韻酬樊山布政見贈》 使君風什靡天下，更腹經綸過絶人。才士獨爲蒙叟許，道家誰識賈生眞。移情水石知魚樂，呵氣樓臺吐雁新。廿載相望今不負，彌天舊是渡江身。

王鵬運《思佳客嘲樊老》 老人溫柔似醉鄉，蹣跚羞説少年場。誰知鮑老

郎當袖，也向東風舞欲狂。　飛絮軟，雜花香，甘蕉情緒不尋常。李髯新句還堪繪，壓雪蒼松映海棠。

易順鼎《登萬壽閣和樊樊山韵》　咫尺瓊霄聲欵通，仙人手把碧芙蓉。瑤池雪作簾前水，玉井花爲檻外峰。三輔黃圖天下壯，九州黛色此間濃。明朝更訪希夷去，一睡千年學五龍。

潘飛聲《和樊山生日韵》　愛國多情白樂天，尚饒麗句贈非烟。老來詩卷天同壽，刼後山河月復圓。栗里琴尊閒徑日，杜陵鞍襪避兵年。乍黃槎菊松鱸美，莫負江南鴨嘴船。（時槎上開賽菊會，約同游。）

譚獻《浣溪紗·樊雲門詞卷》　別院東風着意吹，晶幰不捲雨霏霏，等閑過了牡丹時。　花外燕鶯猶旖旎，酒邊箏笛沒參差，道人原不解相思。

又　記得年華是鏡中，背燈人面隔華風，天涯祇在桂堂東。　不語任佗瑤瑟冷，回頭已是畫屏空，十年影事忒匆匆。

王闓運《拜星月慢·和樊山七夕詞》　綺思年年，離情處處，慣別渾成閒事。海上風波，惹新亭悲淚。料今歲，不如、唐宮露盤花水，只是爆聲傳喜。那用乞靈，看羣兒自貴。　歎山中、自有悲秋意。被詞人拉入愁城底。一曲新吟，在啼螿聲裏。如今好、久住神仙地。豈不肯、挽盡銀河水。且付與、織剩餘絲。織人閒錦字。

雜録

《復堂日記》卷三　與宜昌樊增祥雲門定交，下第後贈言以「爲古君子，勿爲今名士」相勖，讀有用書成偉人，斯光寵耳，淚眼離尊，不勝壘塊。

《復堂日記補録》卷二　光緒十六年三月初六日，赴南皮先生招。仲容先在，已十餘年不相見矣。午集五福堂，仲容、季平、叔嶠、雲門及予，五客皆同門。座上，仲容談周官，有條理。季平談左氏，進退無據，成經傳疏證數十卷，嚮壁虛造，聞其本師王闓運本非束脩儒者。古曰：「飾六藝以文奸言。」今乃破六藝以張横議。吾與雲門塞耳，不欲聞此不祥之言。

又　光緒十六年二月廿六日，雲門送和詩至，長句、奇篇，轉韵次和如己出。以奇氣運，殆將三舍避之。藍洲誦之，亦爲擊節也。

《眉韵樓詩話·樊雲門彩雲曲》　傅彩雲故事，見於近人所著《孽海花》小説。樊雲門方伯集中有《彩雲曲》，七古，篇中名章俊句，幾與梅村《圓圓曲》相頡頏。篇首有小序，所述不無傳聞之誤，然圓圓軼事與梅村詩亦有異同，正不必刻舟求劍也。

《越縵堂日記》（同治十二年五月朔日）　得樊雲門增祥書，雲門筆扎雅令，極似北江。

《湘綺樓日記》（光緒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　看樊山艷詩，大要爲小旦作，故無情致，邪思亦有品限也。

《緣督廬日記》（甲寅年五月六日）　聞樊山已應聘，舊人新官，從此一錢不值矣。

又（甲寅年十二月一日）　樊山毅然入都供職，兼參議顧問兩官，又兼清史館，其婦來尼之，絕裾而行，寐叟填《鷓鴣天》一闋嘲之。

《石遺室詩話》卷四　樊山有《蘇門集》一卷，實遊記日記也。詩數十首并載其中，刻成先印紅樣本示余，請題詩。余謂劍南、石湖遊覽詩，不入《入蜀記》、《驂鸞録》、《吳船録》，金王寂《遼東行部記》，元長春眞人《西遊記》，乃與詩并載。

《清稗類鈔·文學類·譚樊壽張文襄文》　又文襄七十壽辰，壽文以恩施樊雲門方伯增祥所譔駢文爲最長，亦二千餘言，由電報局分日拍發，中有四句云：「不嘉其謀事之智，而責其成事之遲；不諒其生財之難，而責其用財之易。」意謂文襄外任四十餘年，凡所興作，輒遭部臣齮齕故也。文襄以其抉出一生心事，激賞之，擊案大呼曰：「雲門誠可人哉！」雲門又以文襄禁止學界沿用日本名詞，亦敘入，有句云：「如有佳語，不含鷄舌而亦香；盡去新詞，不食馬肝爲知味。」即指此也。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　當代詩人中，樊增祥年最高，近卒于北京，壽八十六矣。生平爲詩最夥，蓋無日不作也。【略】後此，樊詩愈多，比卒，存詩達三萬餘首，并詞計之，逾四萬，其量之豐，良可驚。晚歲所作，尤以率易出之。往往友人招飲，未及赴，而詩已先成矣。

又　張之洞門人中，梁鼎芬、樊增祥最承眷注，故之洞卒後，有人戲挽一聯有「星海雲門同悵惘」之句。二人挽之洞，各有二聯。【略】增祥聯云：「取海外六大邦政藝，豁中華二千年蒙，弱者使強，愚者使智。」「有嬰嬰三十

年狐裘，無孔明八百株桑樹，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又云：「廿八載身都將相，行乎中國，達乎四夷，平生東閣宏開，主舊學，賓新學。」「卅一年親炙門牆，教以文章，授以政要，今日西州痛哭，人一天，我二天。」均得意之作，而樊作頗失之矜張，不若梁作之沉實也。

《冷禪室詩話》樊增祥青出于藍》 魏冰叔責謝疊山《却聘書》，以伯夷自比，是以殷紂比宋，吹毛索瘢，自是僻論。而樊山贈周少樸云：「自命夷齊誠高矣，其如故主非殷辛。」反用其語，可謂青出于藍。

《瓶粟齋詩話續編》卷四 近數十年，詩家喜以新名詞入詩。如樊山云：「跳舞會宜夔一足，測量學要羽重瞳」、「古塚誰開追悼會，新苗早辦速成科」，雖巧而終不免牽拉。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昔賢詩最多者，首推白、陸。【略】放翁卒年八十餘，「六十年間萬首詩」，後又增四千餘首。與放翁同時之楊誠齋，亦積詩至二萬餘首，均能以多爲貴者。近人存詩之多，似無逾袁爽秋、樊樊山二公。樊樊山假大年，躭吟尤力，他日或當突破白、陸矣。

又 往年讀樊山詩，亦有「芳草五城盤馬地，綠簑三海打魚人」之句，【略】打魚句頗有微諷，合肥柄政，不居三海，幷嚴網罟之禁，懲前失也。

又 湘潭王壬甫先生年垂八十，特授翰林院檢討。樊山賀以詩，有句云：「科名向以曾胡重，公在誰將館閣輕。」出語極有斟酌。昔人謂「非科舉之能出人才，實人材之爭趨于科舉」，亦此意也。

朱祖謀

論述

綜論

嚴復《與朱彊村書》 昨承枉教，爲賜甚厚。去後極思更有所作，以邀教益。刻乃勉成解連環一闋，謹錄呈左右，伏望佛不吝法，更與指點。裕之有云：文章有聖處，正脈要人傳。果他日此學成就，則先生的髓法嗣也。不勝竚仰之至。

又 漚尹侍郎先生執事：得正月廿三日損書，及新刻重斠夢窗四稿，知先生指導之意無窮也。不勝感，不勝感。來教以浣花玉谿於詩，猶清眞夢窗於詞，斯誠篤論。復於清眞詞不盡見，就其得見者言。竊謂夢窗詞旨，實用玉谿詩法。咽抑凝迴，辭不盡意。而使人自遇於深至。鉤鋂雜碎，或學者之過。猶西崑未流，誠不可歸獄夢窗。至於清眞之似子美，則拙鈍猶未之窺見也。別紙所示，都中癥結。初學人能得法師如此，不禁竊熹自負耳。

又 彊村詞老執事：頃承手教，於鄙作盡無所否，非所望也。復以爲詞之爲道，嵇叔夜手揮目送二語盡之。至於形色，尤不可苟。而聲情神思，則作者各有天焉，不得強而致也。先生以爲然乎。前作去後，尚有商量數處，不過取其圓溜。惟東閣閣字，必應改作觀字。謹別紙更錄呈政，幷頌興居。復再頓首。（春水、夢窗二家，短長安在，望破例相告。）

王鵬運《致朱祖謀》 大集琳琅，日來料量課事訖，即焚香展卷，細意披吟，宛與故人酬對。昨況夔笙渡江見訪，出大集共讀之，以目空一切之況舍人，讀至《梅州送春》、《人境廬話舊》諸作，亦復降心低首曰：「吾不能不畏之矣！」夔笙素不滿某某，嘗與吾兩人異趣，至公作則直以獨步江東相推，非

過譽也。

又 公詞庚、辛之際，是一大界限。自辛丑與公別後，詞境日漸于渾，氣息亦益靜，而格調之高簡，風度之矜莊，不惟他人不能及；即視彊村已亥以前詞，亦頗有天機人事之別。【略】自世人之知學夢窗，知尊夢窗，皆所謂「但學蘭亭面」者！六百年來，眞得髓者，非公更有誰耶！夔笙喜自詫，讀大集竟，浩然曰：「此道作者固難，知之者能有幾人！」可見其傾倒矣。

《平等閣詩話》卷一 歸安朱古微侍郎，視學嶺表，力求解組歸。澹泊寡營，逍遙物外。比邇逅於滬，言論藹然，君子人也。侍郎工倚聲，刊有《彊村詞》二卷，半塘老人謂爲六百年來眞得吳夢窗神髓者，其傾倒如是。

《尊瓠室詩話》卷一 歸安朱古微侍郎（祖謀），又號漚尹，晚號上彊邨人。初爲詩尚鍛鍊，繼棄而爲詞，專學夢窗，思精語卓，自成一家言。

《瓶粟齋詩話初編》卷五 戊辰，余晤朱古微侍郎孝臧于海上。侍郎美鬚髯，儀狀短小，而音吐宏亮。與語時事，輒掉首欷歔。先生詞爲海內宗匠，詩亦闖杜、韓堂奧，顧往往爲詞名所揜。

張爾田《彊邨語業序》 《語業》二卷，彊邨先生晚年所定也。曩者半塘翁固嘗目先生詞似夢窗，夫詞家之有夢窗亦猶詩家之有玉溪。【略】先生早侍承明，壯躋懋列，庚子先撥之，始折檻一疏，直聲震天下，既不得當，一抒之於詞。解佩纕以結言，欲自適而不可，靈均懷服之思，昊天不平，我王不寧，嘉父究詘之愾，其哀感頑豔，子夜吳趨，其芬芳悱惻，哀蟬落葉，玉溪宦不挂朝籍。先生顯矣，觸緒造端，湛冥過之，信乎所憂者廣，發乎一人之本身，抑聲之所被者，有藉之者耶？復堂老人評《水雲詞》曰：「咸、同兵事，天挺此才，爲聲家老杜。」余亦謂當。

又 崇陵末葉，廟堂厝薪，玄黃水火，天生先生將使之爲曲中玉溪耶？【略】玉溪未遭之境，先生親遘之矣。我樂也其無知乎？我寐也其無哦乎？是又諷先生詞者，微吟焉低徊，獨抱焉而不能自已也。

又《彊邨遺書序》 彊邨先生【略】守律則萬氏，審音則戈氏，尊體則張氏，而尤大有功于詞苑者，又在校勘。【略】自王佑遐之校《夢窗》，叙述五例，以程已能，先生循之，津涂益闢。是故樂府之有先生，而後校讎乃有專家。下與陳晁競爽，上與向歆比隆，六義附庸，蔚爲大國，遂使聲律小道，高躋乎古著作之林，與三百年樸學大師，相揖讓乎尊俎之間，在于三累之上。嗚呼！可謂詞學之極盛已。而先生所自爲詞，亦復跨常邁浙，凌厲蹤朱，追然而龍翼翔，鬯然而蘭苕發，擬之有宋，聲與政通，如范、如蘇、如歐陽，深文而隱蔚，遠旨而近言，三薰三沐尤近覺翁。【略】幷世詞流，半塘之于碧山，叔問之于白石，夔笙之于梅溪，勇芬散條，殆亦莫能相揜。【略】先生大節犖犖，于國史自當有傳，而余獨緬述夫我朝詞學興廢之由，及先生所以振絕，甄業者著于篇，以爲之序。

陳三立《朱公墓誌銘》 公諱祖謀，【略】幼穎異，既長博雅擅文學，聲聞日起。【略】公雖持高節，而襟度恢疏，狎接羣流，不爲崖岸，尤殷殷薦寵後輩【略】。公始以能詩名，蹊徑蹈涪翁，顧自詭非所近。及交王半塘鵬運，棄而專爲詞。勤探孤造，抗古邁絕，海內歸宗匠焉。晚處海濱，身世所遭與屈子澤畔行吟爲類，故其詞獨幽憂怨悱，沈抑綿邈，莫可端倪。【略】三立與公游處久，故哀其志行，不獨以詞人傳也。

《小三吾亭詞話》卷二 歸安朱古微侍郎（祖謀），中歲始填詞，而風度矜莊，格調高簡。王幼遐云：「世人知學夢窗知尊夢窗，皆所謂但學蘭亭之面，六百年來眞得髓者，古微一人而已。」古微詞品不可及，人品尤不可及。庚子夏秋之間，黃巾黑山，羣情洶洶，古微獨昌言其不可恃，幾陷不測。比年乞病却歸吳門，與鄭叔問、劉光珊輩歲寒唱和，有終焉之志。朝廷知其誓墓之詞甚苦，亦不相強，視近時三事大夫之勇猛精進，夜行不休者，眞可思量爛熟也已。

《忍古樓詞話·彊村詞融合蘇吳之長》 彊村慢詞，融合東坡、夢窗之長，而運以精思果力。學東坡，取其雄而去其放。學夢窗，取其密而去其晦。遂面目一變，自成一種風格，眞善學古人者。集中各詞，皆經千錘百鍊而出，正如韓文杜律，無一字無來歷。其詞多性情語，辛亥以後，尤多故國之思。然較大鶴稍含蓄，殆如其爲人。彊村小令亦極工，然鮮當行者。微覺用力太多，故未能如初寫黃庭，蓋過猶不及也。

胡先驌《評朱古微彊村樂府》 自《鷖音集》出，彊村侍郎亦垂垂老矣。《彊村樂府》既爲侍郎晚年定本，吾人自可據之以爲定論。【略】至王幼遐侍御之刊《四印齋詞》，讎校始精。【略】而彊村侍郎尤爲出類拔萃。其先後刊印之宋元人詞集，校讎之精，殆爲僅見。【略】侍郎既精于校讎，又專治夢窗，故詞律極細。在王幼遐《半塘定稿》，律法猶有出入，《彊村樂府》則絕無此病。【略】

侍郎之詞不但律細，命意遣詞，悉經苦心擘畫。舊刻彊村詞吾人視之已爲全璧者，《彊村樂府》中，獨多所點竄，其終始不懈有如此者。又：有清末季文人，與政局多有密切關系。甲午之役，一時號稱清流者【略】紛紛主戰。戊戌政變，參加者尤夥，【略】獨彊村侍郎，不聞與此數役有關，殆其素性恬退，故克持明哲保身之訓，亦志在高文壽世，初不以一世之理亂，影響其名山盛業耳。然又非秦越視之也。【略】總而論之，彊村詞骨高韵遠，夐異乎尋常之詞人。【略】在光宣朝，大詞家若文芸閣、王幼遐，天骨開張，風神雋上，固可與之抗手，而半塘翁尤爲彊村所尊視。然二家皆病于律法較疏。即論淵源所自，侍郎之于半塘，亦尚有出藍之勝焉。趙堯生別樹一幟，自爲雄長，自是能手，然究有韓孟歐梅奇正之別。至況夔笙、鄭叔問，則終須弟畜之耳。間嘗與三數友人煮茗談藝，每深慨不及見兩宋詞壇之盛，六百年來，清響久歇。得彊村詞視逾瑰寶。【略】許爲有清一代之冠，【略】雖不中亦不遠也。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平星船火兒張橫：朱祖謀　早爲折檻之朱雲，晚作竹石俱碎之晞髮。莊生云：「凡外重者內拙。」古微襟期冲澹，尤工倚聲，所刊《彊村詞》，半塘老人謂爲六百年來，眞得夢窗神髓者也。晚際艱屯，憂時念亂，一託于詞，實能兼二窗、碧山、白石諸家之勝，非一家所可限矣。所刊兩宋詞集，多人間未見之本。

分論

《爲慧殊題寒燈課讀圖》《瓶粟齋詩話初編》卷五：戊辰，余晤朱古微侍郎孝臧于海上【略】，其《爲慧殊題寒燈課讀圖》云：【略】此種詩，石遺先生不肯爲，以爲千篇一律也。而先生之作，樸雅乃爾。

《秋夜餞北客離席聞歌感音成拍調寄三姝媚》《平等閣詩話》卷一：彊邨先生有《秋夜餞北客離席聞歌感音成拍調寄三姝媚》云：【略】余讀況夔笙《香海棠館詞話》曰：「詞筆能圓見學力。」又曰：「神圓爲上乘，意圓爲中乘，筆圓爲下乘。」彊叟此詞，可謂直造神圓之境矣。哀音繁吹，當與《陽關三疊曲》同唱遍旗亭。

《葦灣重到紅香頓稀和半塘老人調寄長亭怨慢》《平等閣詩話》卷一：漚尹先生，一時詞宗也。《彊村前集》中有詠荷一闋，友人癭公極嗜誦之，題爲《葦灣重到紅香頓稀和半塘老人調寄長亭怨慢》云：【略】漚翁嘗曰：「詞貴曲，不貴直。」此作秀曼無前，橅寫物態，叙述羈緒，咸曲盡其妙。賀方回詞：「試問閑愁知幾許，梅子黃時雨。」余亦謂此詞比興處，直奄有其勝也。

《紅林檎近》（分籠櫻初罷）《平等閣詩話》卷二：枇杷詞最難爲，前人作者亦罕，以難典雅恰如分際也。彊邨先生近僑寓吳門，以《紅林檎近》（分籠櫻初罷）一闋賦之云：【略】寓公譜以新詞，堪增銷夏韵事也。

《八聲甘州・和柳耆卿韵》《平等閣詩話》卷二：彊邨先生戊申僑居吳門，有《八聲甘州・和柳耆卿韻》一闋云：【略】思深辭婉，上挹《風》、《騷》，無量身世之感，自相喻於無言也。

《夜游宮》（門掩黃昏細雨）《清詞玉屑》卷六：《庚子秋詞》惟漚尹《弔山陰王輔臣郎中・鳳銜杯》詞，序事特詳。【略】其他諸作，皆隱約其詞，惜無箋釋之者，然大旨尋釋可見。如漚尹《夜游宮》云：【略】言政府易人，留京臣僚合詞，請懲凶議款也。

《浣溪紗》（獨鳥衝波去意閒）《人間詞話附錄一・彊村詞》：筆力峭拔，非他詞可能過之。

《和遠根乞米曲》《石遺室詩話》卷九：向只知朱古微（祖謀）工詞，直逼夢窗，近乃知其工詩。有《和遠根乞米曲》云：【略】遠追春海、子尹，近友伯嚴、右衡。又詩中之夢窗也，可以藥近日之枵然其腹者矣。

傳記

陳三立《清故光祿大夫禮部右侍郎朱公墓誌銘》 公諱祖謀，原名孝臧，字古微，號漚尹，又號彊邨，晚仍用原名。世爲浙江歸安人。曾祖諱轂郡，庠生。祖諱若烺。考諱光第，河南鄧州知州，著循績。【略】妣孫太夫人生子四，公其長也。幼穎異，既長博雅擅文學，聲聞日起，舉光緒壬午鄉試。明年成二甲一名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充國史館協修、會典館總纂總校。戊子科江西副考官，戊戌科會試同考官教習庶吉士，擢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遷侍讀庶子，至侍講學士。公居館職，久遭世變，私憂深念，屢有章疏，皆識議通明維大體。【略】一日召廷臣集議，仍決主戰，公班列差後，抗

聲曰：「義和拳終不可用，董福祥終不可恃。」太后瞠目視，旁顧樞臣曰：「彼爲誰耶？」當是時，左右權倖主戰者爭嫉公，竟得免危禍幸也。然亦以此風節稱天下。外國兵既入京師，兩宮西狩，公復有早定大局之奏，上以公爲忠。一歲中迭遷少詹事、內閣學士，及還蹕，擢禮部侍郎兼署吏部侍郎。甲辰出爲廣東學政。廣東控嶺海，民物殷闐，猾駔競博賽，即使者試士錄名影射爲的曰闈姓。大吏倚其利沿不革，或革而旋復其故。公至以爲傷國體，壞風教，疏請禁斷，終以便軍儲，格於當事者，不果行。滿二歲，遏弊勸學，羣情翕然，會與總督齟齬，引疾去，迴翔江海之閒，攬名勝，結儒彥自遣。宣統紀元，特詔徵入，次年設弼德院，授顧問大臣。皆不赴。國變後一謁天津行在所，涕泣辭去，遂以遺老終矣。【略】性篤友愛，仲弟物故，摧傷致疾，體日衰。由此踰數歲，辛未十一月廿二日卒於上海寓廬，春秋七十五。

《尊瓠室詩話》卷一 歸安朱古微侍郎（祖謀），又號漚尹，晚號上彊邨人。【略】上彊邨者，湖州地名，先生自紀其釣游之處也。

紀事

、作家逸事

《近代詞人逸事》附錄《詞林新語一》 歸安朱彊村，詞流宗師，方其選三百首宋詞時，輒携鈔帙，過蕙風簃寒夜啜粥，相與探論。維時風雪甫定，清風盈宇，曼誦之聲，直充閭巷。

又二 或問彊村翁：「晚歲何以少作詞。」翁噱然曰：「理屈詞窮。」

作品本事

《睡起》 《清稗類鈔·飲食類·朱古微不嗜茶》：朱古微侍郎祖謀不嗜茶，嘗有《睡起》二絕句云：【略】。

《次韻答王病山》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歸安朱彊邨先生【略】詩亦極工，特不多作。【略】病山曾備兵湘之常德，亂後由黔中歸，復僑寓于此。

《贈李梅庵》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梅庵辛亥以後，避地滬瀆，衣羽人服，廢吟止酒，間一畫松。此詩頗能狀其爲人。

《丹鳳吟·和半塘四月二十七日雨霽之作依清眞韵》 《清詞玉屑》卷六：翁文恭之罷斥前一日，適賜壽半塘《鷓鴣天》詞，所謂武安私第方稱壽，臨賀嚴裝早辦行者也。漚尹侍郎《和半塘雨霽·丹鳳吟》，亦紀其事，而以庾詞出之。其詞云：【略】。

《氐州第一·瞻園前輩見示酒新作半塘和之蒙復繼聲用清眞韵》 《清詞玉屑》卷六：張樵野任監司時，嘗有《琴臺秋禊圖》，褚璞齋題以《高陽臺》一解，其標格固非俗吏，然以出身流外，爲同列所鄙，故屢被劾，嘗由徽寧道入爲奉常，又由奉常出爲大順廣道，迄再擢京卿，乃安于位，漸致通顯。戊戌新政前，萬木草堂所進書，皆由張以進，事敗坐西戍，朝士無送者，獨伶人五九與其子昵，輟所業送至西安。漚尹爲賦《氐州第一》云：【略】其意仍近嘲諷。

《鳳銜杯·哀山陰王郎中煥》 《清詞玉屑》卷六：《庚子秋詞》惟漚尹《弔山陰王輔臣郎中·鳳銜杯》詞，序其事特詳，其詞云：【略】蓋輔客吉林將軍幕，將軍欲募拳仇外，輔臣力諫。不納，遂行。或言去將不利于將軍，乃追回而殺之。先是輔臣嘗濟其困，故有舊恩新怨語，余已錄于《詩乘》。

《漁家傲》（繞榻書籤兼畫幀） 《尊瓠室詩話》卷一：彊邨先生督粵學三年，遂致病濕，久屏茶經，有《漁家傲》詞云：【略】公卒于辛未仲冬，年七十五。

《言志》 夏敬觀《忍古樓詩話》歸安朱彊邨侍郎祖謀，生平專力於詞，爲詩極寡。其遺集中，有詩一卷，亦不盡爲自作。茲從劉翰怡《希古樓勘書圖》錄得一篇，是其親筆。

《寄懷遂公》 《尊瓠室詩話》卷一：彊邨先生詩尚奧衍，庚子後專力于詞，存詩甚少。有《寄懷遂公》一律云：【略】似是辛壬之際所作。遂公者，錢塘夏穗卿州牧別號也。穗翁湛深佛理，素主持行立憲新政。

《霜葉飛》（亂雲愁緒孤帆外） 《小三吾亭詞話》卷二：古微以壬寅秋晚，奉命督學粵東，余與秦幼衡水部、夏閏枝編修，集中聖齋，用夢窗韻賦霜葉飛詞錄別。是日同游天寧寺歸，翦燭至夜分始散。古微越日待舟唐沽，寄和

詞云：【略】古微高卧東山，幼蘅、閏枝各羈天末，讀此殊有停雲之感。

著録

張爾田《彊邨遺書序》 彊邨先生既捐館舍，治命以遺書已刻未刻者，付龍君榆生繼成之。越明年，殺青斯竟，都若干種，若干卷，具如目。榆生以余嘗從奉手，知先生之深者，郵而問序于余。

龍沐勛《彊邨集外詞跋》 《彊邨集外詞》一卷，據先生手稿寫定。稿原二冊，于先生遺篋中檢得之，大抵皆二十年來往還吳門、滬瀆間所作，亦有成于國變前者。料其初當爲零縑斷楮，掇拾彙存，故不盡依歲月編次。各詞每自加標識，隱寓去取之意。今悉仍之。其卷首《買陂塘》一闋，則江陰夏閏枝丈自舊京錄示者也。先生晚歲酬應題詠之筆，間或假手他人，即此冊中亦復時有代作。先生往矣，輒本過而存之之意，并付手民，學者分別觀之可也。校錄既竟，附識數語于此。

又《彊邨詞剩稿跋》 《彊邨詞剩》二卷，歸安朱先生《語業》刪餘稿也。先生既于光緒乙巳薙存，丁酉以來所爲詞刻《彊邨詞》三卷，《前集》、《別集》各一卷，而三卷末有丁未歲作，是此集雖開雕于乙巳，亦續有增益以汔于宣統辛亥，足成四卷，而汰其《前集》、《別集》不復附印，世幾不獲見先生詞集之全矣。戊午歲先生復取舊刊各集，益以辛亥後作，刪存一百一闋爲《彊邨樂府》，與臨桂況氏《蕙風琴趣》以活字版合印爲《驀音集》。後五年癸亥續加訂補刻《語業》二卷。先生詞蓋以是爲定本焉。其癸亥以後有手稿題《語業》卷三者，已爲寫定續刊矣。先生臨卒之前數月，曾舉手圈《彊邨詞》四卷本及《前集》、《別集》見付，其詞爲定本所刪者過半，在先生固不欲其流傳，然先生所不自喜者，往往爲世人所樂道，且于當時朝政以及變亂衰亡之由，可資考鏡者甚多，烏可任其散佚？爰商之夏閏枝、張孟劬兩丈，仿先生刻半塘翁詞例，取諸集中詞爲《語業》所未收者，次爲《剩稿》二卷，而以辛亥後存有手稿不入《語業》卷三者，別爲《集外詞》以附遺書之末，俾世之愛誦先生詞者，不復以缺失爲憾云。

又《彊邨語業跋》 右《彊邨語業》三卷，前二卷爲先生所自刻，而卷三則先生卒後據手稿寫定補刊者也。先生始以光緒乙巳從半塘翁恉刪存所自爲詞三卷，而以己亥以前作爲《前集》，曾見《庚子秋詞》，《春蟄吟》者爲《別集》附焉。後又增刻一卷，而汰去《前集》、《別集》，即世傳《彊邨詞》四卷本是也。晚年復并各集，釐訂爲《語業》二卷，嗣是不復多作。嘗戲語沐勛：「身丁末季，理屈詞窮，使天假之年庶幾足成一卷。」而竟不及待矣，傷哉！先生臨卒之前二日，呼沐勛至榻前，執手嗚咽以遺稿見授，曰：「使吾疾有閒，猶思細定。」其矜慎不苟如此。茲所編次，一以定稿爲準，其散見別本或出傳鈔者，不敢妄有增益，慮乖遺志也。

又《夢窗詞集跋》 右《夢窗詞集》爲彊邨先生最後手校寫定待刊者。先生以光緒己亥與半塘翁同校吳詞，有四印齋本行世，意猶未慊，守翁五例再勘於戊申，後從嘉興張氏涵芬樓假得明萬曆中太原張廷璋藏舊鈔本，鉤稽同異，即依張本刻入《叢書》而以別見毛、王諸本者爲《補編》，并所撰《小箋》附焉。先生治吳詞二十年，蓋至癸丑而三鋟版矣。近數年來每謁先生於滬上，從問詞家正變，輒謙讓未遑，獨於覺翁頗自負，能窺厥奧，嘗出示此本謂將精刻單行，并擬廣徵時人專治吳詞著述，如新會陳述叔(洵)《海綃說詞》、永嘉夏瞿禪(承燾)《夢窗詞後箋》之類，匯爲鉅帙以成一家之言。孤懷未竟，遽歸道山。絕學銷沈，深滋危懼，爰先取此本鐫入《遺書》，其《補編》及《小箋》之曾見《叢書》者，以先生無所增刪，暫不重錄。此本原出張藏舊鈔，視初刻《叢書》本，又多所訂正，雖先生自謂尚有疑義，苦無舊槧可資比勘，而吳詞沈翳六七百年得先生而絕業重光，覺翁有靈，亦當驚知己於地下矣。

陳三立《朱公墓誌銘》 公諱祖謀【略】所輯唐、宋、金、元百六十三家詞，取善本勘校，最完美。又輯《湖州詞徵》廿四卷，《國朝湖州詞徵》六卷。他遺稿《語業》三卷，《棄稿》一卷，《詞剩》一卷，《足本雲謠集》一卷，《定本夢窗詞集》不分卷，《滄海遺音集》十三卷，又《集外詞》一卷。卒前盡授其門人龍沐勛彙刻爲《彊邨遺書》行于世。

《近詞叢話・朱古微述其填詞之自歷》 朱古微爲倚聲大家，著稱于光宣間，其所著爲《彊邨詞》。嘗視學廣東，未滿任即解組歸。嘗曰：「予素不解倚聲，歲丙申，重至京師，王幼霞給事時舉詞社，強邀同作。王喜獎借後進，於予則繩檢不少貸，微叩之，則曰：『君於兩宋塗徑，固未深涉，亦幸不睹明以後詞耳。』貽予四印齋所刻詞十許家，復約校夢窗四稿，時時語以源流正變之故。旁皇求索爲之，且三寒暑，則又曰可以視今人詞矣。示以梁

汾、珂雪、樊榭、稚圭、憶雲、鹿潭諸作。會庚子之變，依王以居者彌歲，相對咄咄，倚絃事度日，意似稍稍有所領受，而王則翩然投劾去。辛丑秋，遇王于滬上，出示所爲詞九集，將都爲半塘定稿，且堅以互相訂正爲約。予強作解事，于王之閎指高韻，無能舉似萬一。王則敦促錄副去，許任刪削，復書至，未浹月，而王已歸道山矣。自維劣下，靡所成就，即此趦趄小言，度不能復有進益，而人琴俱逝，賞音闃然，感歎疇昔，惟有腹痛。」既刊王之半塘定稿，復用其指，薙存拙詞若干首，以付剞氏。

《小三吾亭詞話》卷二　古微所刊有《庚子秋詞》、《春蟄吟》，皆與幼遐諸人唱答之什。其《彊村詞》三卷，則近從吳中刻成見寄者也。

藝文

趙熙《檢彊村書》　情知一瞑百無知，却想楓橋被酒時。同聽鬧紅花外雨，美人磨墨寫烏絲。

馮煦《再答古微》　聞道移封到酒泉，朝朝白眼看青天。還愁十指如椎樣，鞭馬蹋泥輸少年。

黃節《題霜腴圖爲朱彊邨先生壽》　黃菊有根性，歲換獨開晚。雖殘不去枝，自昔得霜健。此意語寫生，願勿作絢爛。歲歲望秋榮，一秋歲復換。歲換根不移，花開亦有恨。

陳詩《丙午伏日朱彊邨先生重往湖上過余述前游賦詩紀之兼以送別》　彊叟古逸人，脫簪謝塵慮。曠然高世懷，耽此泉石趣。泠風和征櫂，冉冉長河注。乍瞻西子顏，方春亟奔赴。孤山梅已闌，惟留放鶴處。三宿衡陽庵，躊躇不能去。湖水日當門，湛淥照庭樹。山王不可接，樂土猶吾故。奇峰環四圍，明霞互軒翥。松庵日夕佳，蒼翠紛如雨。睠此人外游，靈境誰能據。歸來日閉門，沈酣恣暇豫。新蟬鳴樹巔，早荷茁溽暑。呼童理帆檝，欲去還相顧。詔余紀勝游，惡詩媿多誤。

鄭孝胥《贈朱古微侍郎》　賢者必自愛，惡能隨世波。乘興恣所之，投閑非蹉跎。侍郎忽挂冠，不受歲月磨。掉臂山水間，時來聽清歌。胸中定何物，觸天峯峨峨。詩詞亦間作，絕世殊臼科。時人急祿仕，未必師孟軻。終老長囚拘，所得竟孰多。

羅惇曧《題彊村侍郎校詞圖》　四印精刊有鶩翁，王朱前後此心同。樵風逝後誰商榷？零落丹鉛感慨中。（鄭叔問新逝。）遺稿叢殘粵兩生，感君風義重生平。披圖我有交親涕，暮雨寒鐙共此情。（君輯刊麥孺博、潘若海遺稿，名《粵兩生集》。孺博吾外甥，若海吾摯友也。）

陳曾壽《高陽臺・贈彊邨老人》　中酒愁醒，當花笑淺，小頹風範猶存。刻意春邊，年年冰緒難溫。故人鶴瘦今安在？過廢園，密竹斜門。（大鶴山人新逝。）問新來，小極扶頭，銷幾黃昏。　天涯芳草歸何處？算東風過後，空染啼痕。青山青史餘雙鬢，看鏡中，清冷千春。祇飄零，無計銷除，還近芳尊。

陳三立《壽彊邨同年七十》　側身天地一畸人，蘭佩引吟漲海濱。終古精靈歸點筆，兩朝出入付霑巾。搖搖雪鬢興亡影，逐逐麻鞋戰伐塵。莫負非園星照酒，天留駐景與逃秦。

雜録

《緣督廬日記》（甲寅二月廿二日）　朱古微召集別墅，其地分吳氏兩壘，軒之一角有園亭池石，亦勝跡也。

又（乙卯十月廿三日）　彊村前輩以顧鶴逸所作《彊村塡詞圖》求撰序，云彊村在吳興山中，白傅有「惟有上彊村舍好，最堪游處未曾來」之句，今其地石壁上摩刊「最堪游」三字。

況周頤《眉廬叢話》　漚尹言，有人傳誦宗室瑞臣（寶熙）近作詩鐘句，《帝時燕》領云：「高帝子孫龍有種，舊時王謝燕無家。」何言之沉痛乃爾。又漚尹舊作《黃山谷蠹魚分詠》云：「特派縱橫不羈馬，書叢生死可憐蟲。」亦渾雅。

又　漚上藥肆，輒大書其門曰「杜煎虎鹿龜膠」。或問余「杜煎」之詮，弗能答也。漚尹言：「杜煎，猶杜譔，即自煎，吳語也。」

《太一叢話》卷五　長沙陳伯平中丞居臺諫日，發王文韶、劉坤一奸利事，各退閑十年，聲譽震天下，【略】中丞撫蘇，事事爲某藩掣肘，常鬱鬱不樂也。王仁東云：「十載諫官風骨在，三吳名宿網羅多。」則指朱祖謀、鄭文焯

等也。

宋育仁

《石遺室詩話》卷七　富順宋芸子（育仁），余向在武昌見其舊刻詩數卷，多半學徐、庾、陰、何之作，其師承於湘綺者然也。【略】近年同在禮學館大學堂，過從尤數，有新刻《哀怨集》一卷，取名於《詩序》「哀窈窕、思賢才」及「怨悱不亂」二語。所賦多甲午、庚子兩年事及悼其亡姬者。

《定厂詩話》卷下　富順宋育仁（芸子）《問琴閣詩集》頗多清麗可誦者，如《湘舟夜月》云：「南浦清江月，瀟湘萬里情。故人隔天末，相望若平生。落木亭皋遠，孤村驛水明。來鴻看不見，時聽向南聲。」《曉過徐州》云：「縱轡中原去，青山在馬頭。微雲通泰岱，細雨過徐州。綠野垂天盡，黃河改道流。蒼茫懷古意，憑軾望曹邱。」《湖南道中》云：「人去衡陽在雁先，更無消息寄幽燕。多情芳草隨人遠，如夢青山到馬前。斑竹臨湘哀窈窕，芙蓉出水自嬋娟。連宵候館當窗月，照我離家幾度圓。」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地捷星花項虎龔旺：宋育仁　曾指銅駝戒夜寒，神方駐景料應難。可憐去國無窮恨，灑向詩篇淚未乾。芸子向以詞賦見稱于時，實則今之杜君卿、鄭夾漈也。論學論文，皆能抉其本源，洞其利害。及所志不就，親見危亡，乃以詩宣其伊鬱，所謂古之傷心人也。《問琴閣詩錄》多有爲之言，其自注多有關光宣掌故，余極重之。

《感事五首》　《臺灣詩乘》卷六：富順宋芸子太史育仁，博通群籍，尤深經學，爲王湘綺先生及門高弟。乙未之役，有《感事五首》，唐衢痛哭、杜牧《罪言》，兼而有之。

《近代詩鈔・宋育仁》　育仁字芸子，四川富順人，光緒丙戌進士，官郵傳部候補丞參。有《哀怨集》。

《感舊詩》　《石遺室詩話》卷七：富順宋芸子【略】今錄《感舊詩》自注之有關時事者六首云：【略】甲午之役，全由帝、后兩黨爭權爭意見，主戰者冒昧不更事，異議者坐觀其敗以爲快。濟寧剛悍，素以李贊皇、張江陵自命，坐待和議成而即去，非徒爲處兩宮間危疑也。故再訓政後，孝欽數遣內侍視疾，傳諭使出，終不奉詔。自中日事起，新學漸興，稍知舊說者，持之益堅。然如國君死社稷、夷夏之防、食焉不辟其難諸大義，全失經旨，何論微言？大夫若入，固無若申息之老何；若連穀荒谷之類，大書不一書，則誠非生民之幸事也。

《題庚子秋詞》　《十朝詩乘》卷二三：庚子四月，有禁逐拳民之旨。以朱古微侍郎疏請也。侍郎時官侍講學士。其疏謂：「中國自強，固繫兵事，然聯絡邦交，執言一國，可也；激犯衆怒，搆釁寰球，不可也。一方受敵，合國力禦之，可也；八方受敵，分國力應之，不能也。且軍火何自購？饟源何自籌？勢則彼衆我寡，理則彼直我屈。縱將其官商兵卒數千人一時殲盡，其能使彼衆不報復耶？其能使我沿邊沿海數萬里不放一騎一艦闌入耶？逞忿一時，而無以善其後，是直以宗社爲孤注，恐不止震驚宮闕、危及乘輿已也。」疏上，因有是旨。次日，剛子良協揆、趙展如尚書自涿州回京，拳民隨至，縱火市廛，延燒城闕，遂不可收拾。然慈聖猶召集廷議，親貴皆袒拳主戰。古微班次在後，言拳民、董軍皆不可恃。兵事宜用袁世凱，議和則急召李鴻章。張文厚時官奉常，亦稍言之。太后不識古微，問：「高聲瞋目者何人？」命移前具對。古微言之益力，卒定議撫拳，遂有戕害德使之事。復疏請「約期停戰，護送各使出都」。有詔命樞臣傳詢方策。古微援筆立對，請依戰時公法。榮文忠持以覆奏，良久乃退曰：「幸無事，可歸矣。」蓋所言忤旨，幾獲罪，賴文忠力全之。然袒拳王大臣皆側目。其不從袁、許後者，有天幸焉。兩宮西幸，古微留滯都下，與王半塘、劉伯崇同居，日課一詞自遣。唱和成帙，名以《庚子秋詞》。宋芸子檢討題詩云：【略】古微後遷少宗伯，督粵學，請申禁閹姓賭例，格不行，遂掛冠歸。晚歲以詞人自鳴，而風節幾掩。

《庚子在西山望京華（殘篇）》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君有《在西山望京華詩》云：【略】未完之稿也。《國恥詩話》卷二：王文愍公（懿榮）庚子之役，奉命督內城守，出示引《周禮》殺人而義弗仇，如有讎者，邦國交讎之，爲義和團地也。【略】丞參尚有《庚子在西山望京華》一詩，辭特哀厲，惜未完稿，詩云：【略】。

《南亭四話》卷八《莊諧詞話・宋芸子詞》　富順宋芸子育仁年十二，丙戌春刊其《問琴閣詞》一卷於都門，即以是科成進士，入翰林。

陳銳《己亥長夏得宋芸子鄂中書却寄》 九年湘上別，甚矣復悲哉。搖落迫中歲，安危論使才。遂辭黃鶴去，還枉素書來。長跪加餐意，讀之傷我懷。

趙熙《江樓留別》二 搖落深知宋玉悲，春秋直筆在茅茨。荒寒一例前朝彥，腸斷燕山老帝師。

劉光第《送宋檢討（育仁）充英法等國參贊》 海邦玉帛久相從，忽憶當年靖海烽。白日鯨鯢愁敵國，熱河霜露泣文宗。似聞野火延空苑，眞見花旗列峻墉。不盡萬方臣子恨，昆明戰艦有長龍。城下盟成劇可憐，一時心墜炮雷烟。毀車若得荀吳策，賜樂寧知魏絳賢。烏啄九門空大屋，龍興百戰止窮邊。獨令爭歃煩元老，重惜先朝撻伐權。寶石珊瑚二品冠，誰持龍節駐樓蘭。張騫鑿空徒驚俗，陸賈歸裝更美官。今日英雄資駕馭，古來蕃使有鵷鸞。旁人錯惜蓬山遠，正要蓬山海上看。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十四年七月廿七日） 丙戌庶常宋育仁（芸子）來見。此人王壬秋之高弟，善詞章，其言欲令各省解金以爲餉，而家國持之以取利，計一年可得數百萬。

又（光緒廿年正月廿日） 宋芸子編修充英、法參贊，以所作時務論見示，此人亦奇傑，惟改制度，用術數，恐能言而不能行耳。

又（光緒廿二年五月三日） 宋芸子歸四川辦商礦，戒其勿以欽差自居，勿擅紳董權利。

《湘綺樓日記》（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 得宋生書，云被命入京，蓋假此撤之。欲捐官出仕，未知能免否。求進好事，飾以經義，狼狽可愍也。

又（民國三年十月二日） 宋芸子一夜未還，云已被捕，皆言前半月已有風聲，云係宗社黨，【略】夜間警察兵來搜宋行李，【略】皇皇如臨大敵。

《南亭筆記》卷一五 張南皮閱經濟特科卷，見有用「臣嘗采風泰西」字樣者，張軒髯笑曰：「此必宋芸子也。」芸子，育仁號，拔居第五。迨覆試，宋又用「臣嘗采風泰西」字樣，張怫然曰：「這就太賤了！」遂擯之。

楊度

論述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 曠代逸才之楊度，近卒于滬上。固昔日活躍于政治上之一人也。嘗與梁啓超互相推重。光緒癸卯歲，啓超謂「昔盧斯福演說，謂欲見純粹之亞美利加人，請視格蘭德；吾謂欲見純粹之湖南人，請視楊晳子。」其引重之情可見。

《桐城吳先生日記》卷一三《品藻》 閱《遊學譯編》，其叙例爲湘潭楊度所作，新報家一高手也。（十二月三日）

《萬竹樓隨筆·關于楊度》 鄉人楊晳子先生（度），爲湘潭王壬老之高第弟子。以擁項城稱帝，乃大不見諒于國人。顧其人辯才無礙，文采斐然，要爲一代之才士。光緒三十一年，【略】時晳子亦正留學東京，以與某博士辯論一教育問題，文譽大噪。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牢星病關索楊雄：楊度　晳子詩功亦深，惟氣體稍嫌平滯。

《湖南少年歌》 《冷禪室詩話·楊度》：楊晳子先生（度）作有《湖南少年歌》，洋洋千數百言，爲近日第一長詩。予最喜其中有四句云：「北渚傷心二女啼，湖邊斑竹淚痕滋。不悲當日蒼梧死，爲哭將來民主稀。」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時度作《湖南少年歌》，甚雄放。如云：「中國於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爲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諸君諸君愼於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華國果亡，除是湖南人盡死。盡擲頭顱不足痛，絲毫權利人休取。莫問家邦運短長，但觀意氣能終始。」又云：「隴頭日午停鋤歎，大澤中宵帶劍行。竊從三五少年說，今日中原無主人。每思天下戰爭事，當風一嘯心蹤橫。」又云：「救世誰爲華拿翁，每憂同種一書空。群雄此日爭追鹿，大地何年起臥龍。天風海潮昏白日，楚歌猶與笳聲疾。惟恃

同胞赤血鮮，染將十丈龍旗色。憑茲百戰英雄氣，先救湖南後全國。破釜沈舟期一戰，求生死地成孤擲。諸君盡作國民兵，小子當爲旗下卒。」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啓超既自號「少年中國之少年」，度復歌《湖南少年》。是二人者，均當時新青年中之卓卓者也。又：當時國人慨于國勢之陵夷，多主力矯文弱之弊。言論家文學家鼓吹尚武之文字，大爲讀者歡迎。如梁啓超之論尚武、楊度之《湖南少年歌》、黄遵憲之《出軍》、《軍中》、《旋軍》三歌，最以發皇振厲，令人神王著稱。

《贈任公詩》《藏齋詩話》卷下：剴切而不腐，「及身先自訴」，旨哉言乎！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度贈啓超詩有云：【略】亦見其少年志量。啓超謂「風塵混混中獲此良友，吾一日摩挲十二回，不自覺其性之移也」，志同道合，有如此者。民國四年，度發起籌安會，爲袁世凱營帝制，啓超反對之，於是「君憲救國論」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頓成冰炭矣。

傳記

李肖聃《星廬筆記》湘潭楊晳子，原名承瓚，甲午年十八，以監生中順天鄉試。歸事王湘綺先生。

紀事

《花隨人聖盦補篇・楊度與〈八指頭陀詩文集〉》晳子所爲詩古文詞，不多見，《八指頭陀詩文集》，最後爲晳子所刊，有一序，今錄之，不第傳寄禪，亦兼傳晳子之文翰也。

《萬竹樓隨筆・關于楊度》光緒三十一年，中山先生至日本，時晳子亦正留學東京，以與某博士辯論一教育問題，文譽大噪。中山愛才如命，雅欲羅致之以張其軍。晳子以不願革命辭，中山問其理由，則答以中國革命成功，滿蒙必不能保。中山強之再四，晳子乃介黄克強先生與中山晤談，孫、黄之携手，實以晳子爲之媒介也。

《湖南少年歌》梁啓超《飲冰室詩話》：湘潭楊晳子度，王壬秋先生大弟子也。昔盧斯福演說，謂欲見純粹之亞美利加人，請視格蘭德；吾謂欲見純粹之湖南人，請視楊晳子。頃晳子以新作《湖南少年歌》見示，亟錄之，以證余言之當否也。

《贈梁啓超詩》梁啓超《飲冰室詩話》：嗚呼！自萬木草堂離羣以來，復生、鐵樵宿草之後，久矣夫吾之不聞斯言也，吾之疚日積而德日荒也，十年於兹矣。風塵混混中，獲此良友，吾一日摩挲十二回，不自覺其情之移也。

《游箱根三首》梁啓超《飲冰室詩話》：晳子以陽曆歲暮，聽講義於箱根，歸而以詩三章見示，吾讀之而有以知晳子道心之增進也。

《哭黄君篤恭》梁啓超《飲冰室詩話》：晳子以哭黄君篤恭詩寫出見示。黄君者，湘中礦局主動人，晳子稱其才不可一世云。遘急病奄逝於上海孤旅，晳子適以爭路權事至滬，親其含殮。以此思哀，哀可知耳。詩云：【略】又挽聯云：「憐我自栖皇，有時縱酒抽刀，太息人生不如死；羨君能解脱，唯是人亡國瘁，每憂時事一傷心。」

《贈游日湘僧幷寄懷寄禪和尚二首》梁啓超《飲冰室詩話》：湘僧有笠雲、道香、筱喻三人者，爲日僧招致東遊，備極歡迎。一二年來，日人由種種方面，謀植潛勢力於我國。浙江、福建佛教教案，一月屢見。履霜堅冰，念之悚栗。此次驩待湘僧，其意可知耳。留學界聞之，乃公讌齋僧，以大義相厲，亦要著也。笠雲道行頗高，且能詩。席間楊晳子贈以詩，且寄懷寄禪和尚云：寄禪者，當世第一流詩僧，而笠雲之徒也。

藝文

鄭孝胥《海藏樓雜詩》五　卿士楊晳子，偶然出國門。登我海藏樓，示我海月篇。其辭哀而傷，使我久不歡。世方忌子名，悲歌聲且吞。能去何足奇，不去人所難。莫學汲長孺，上前論積薪。翱翔公卿間，不失箕子仁。豈羨海藏樓，辟色復辟言。

釋敬安《楊晳子孝廉遠適日本作此奉寄》借問吾湘楊晳子，一身去國歸

何時？故山猿鶴餘清怨，大海波濤動遠思。獨抱沉憂向窮髮，可堪時局似殘棋。秋風莫上田橫島，落日中原涕淚垂。

雜録

《湘綺樓日記》光緒廿二年四月五日）楊哲子來問《公羊》，【略】論王制犆禘，【略】甚有心思。

又（光緒廿八年三月十二日）哲子來言，定出洋，余以當恤名止之，意殊不止，【略】讀書信不能變化氣質。

又（光緒廿八年十一月廿六日）楊郎俱來，問東洋所學，乃欲抹殺君父以求自立，新學有此一派，【略】然必期于流血，則又西洋好殺之習。

又（光緒廿八年十一月廿八日）楊生來言宗旨，仍是空談。

又（光緒廿九年七月十日）楊度被劾，已往東海，書癡自謂不癡，故至于此。

又（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楊度復來，尋云：須先生領袖群英，請開國會，作呈詞。一味取鬧，余爲改定。

又（民國三年十一月廿六日）周門生來云：史館派楊度護理。

又（民國四年八月九日）事勸進又作罷論矣，楊生徒挨一頓罵耳。

《無盡庵遺集・詩話》卷一　清涼山掃葉樓中，四壁詩句如蟻，亦復無可觀者，信乎才人之難也。唯楹聯尚有一二佳句，姑錄之：【略】楊哲子度云：「每因憑眺傷時局，獨倚江山念古人。」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　王闓運之逝，楊輓聯云：「曠代聖人才，能以逍遙通世法；平生帝王學，祇今顚沛愧師承。」推崇甚至，而自待亦良不薄。時猶在通緝中也。王氏有自輓一聯云：「《春秋表》未成，猶有佳兒述詩禮；縱橫計不就，空餘高詠滿江山。」意態殊雄傑。王以經生文儒，喜談大略，講縱橫，故自道如是。楊氏《湖南少年歌》述及王氏謂：「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擊劍學縱橫。游說諸侯成割據，東南帶甲爲連衡。曾胡却顧咸相謝，先生笑起披衣下。北入燕京肅順家，自請輪船探歐亞。事變謀空返湘渚，專注《春秋》說民主。廖康諸氏更推波，學界張皇樹旗鼓。嗚呼吾師志不平，強收豪傑作才人。常言湘將皆傖父，使我聞之重撫膺。」亦表彰其俊邁縱橫之氣。惟王氏果嘗以割據連衡說曾胡，不特宗旨相戾，揆之當時情勢，事亦大難，宜其格格不入已。

《萬竹樓隨筆・關于楊度》　梁任公之喪，上海一部分任公之友人，爲（位）（任）公祭于靜安寺，余以私淑任公之故，亦往與祭。【略】輓聯可百餘幅，殊少佳構，楊哲子一聯最後至，文曰：「世事亦何常，成固欣然，敗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殺，我獨憐才。」此聯以哲子之地位輓任公固佳，他人以此輓哲子，殆亦可以適用也。

程頌萬

論　述

葉德輝《論詩》二　才情工麗艷歌行，墨氣淋漓帶酒香。一過中年詩律細，遺山豈有讓蘇黃。

《石遺室詩話》卷一〇　寧鄉程子大詩才瑰麗，刻有《楚望閣集》十五卷。《春日示姪鼇》云：「草堂臥病春自意，篆竹塢花嬌可憐。雖無長公來着屐，幸有小阮吟隨肩。牆頭罥柳晚虹見，籬落破筍朝雷顚。十年欣汝得慰藉，不逐春物虷時賢。」《題辟疆先生菊飲詩卷和韻》云：「卷幔秋心黯草堂，陶公閒醉阮公狂。百年老去有詩卷，九日歸來非故鄉。霜澀擁簾嫌酒薄，風彊掃地逼年荒。江山文藻都銷歇，曾說豪情比孟嘗。」《題黃左臣秦及拓本》第三首云：「漢江江水濃於酒，武昌之魚貫之柳。錄別惟應盡一及，祖龍天地休回首。」句如《讀寄禪憶四明山水詩》云：「萬頃蓮花洋拍岸，千盤舍利塔爲峰。」又：「太白峰頭問童子，玄黃劫外禮空王。振衣海色低窮髮，洗鉢詩心入大荒。」《平靖關趨信陽》云：「中州人物追何李，大楚雄風失子男。」《題任城紀遊圖》云：「水竹署亭長，琴畫生晝涼。」有逸語，有豪語，有悲慨語。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子大驚才絕豔，初刻《楚望閣詩集》，專爲古

樂府，六朝以迨溫、李、昌谷，不越湖外體格。亂後續出《鹿川田父集》，則生新雅健，迥非凡手所能貌襲矣。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哭星雙尾蝎解寶：程頌萬　舍之則悲，操之則慄。吁嗟乎！毛太公，包節級。（合贊）　早傳絢爛晚堅蒼，筆底何曾有宋唐。我誦《鹿川田父集》，眞成合眼夢瀟湘。　子大驚才絕艷，詩凡數變。《楚望閣詩》，得諸樂府爲多，故才藻艷發。《石巢集》，則沈著矣。《鹿川田父集》，則堅蒼矣。長篇短韻，出唐入宋，已非湖湘派所能囿也。吾友曹東敷，己未客漢皐，與子大論詩尤合。東敷宗二陳，刻意苦吟，論詩不苟同于人。書來，極稱子大，知其趨向已變矣。

周雲《石巢詩集序》　子大每相見，必言詩。【略】子大以詩名海內者數十年，天下苟愛好文字者雖未見其人，要無不知其詩，蓋其言瓌瑋恣縱，乍讀之若茫無端崖者，潛而索之，則若長江大河放乎數百里之遙，雖其沓雜膠盭甚可駭詫而爲經爲枝，秩然連狝，皆足以總而輸之于海。

楊覲圭《石巢詩集序》　予友寧鄉程君子大，【略】其爲詩亦盧牟六合，甄陶百家，沖瀜滉瀁，發攄胸臆而不與世境相推移也。

《清稗類鈔・文學類・程子大詩囊括宋賢佳境》　寧鄉程子大觀察頌萬爲雨滄教授霖壽之叔子。教授富著述，有《萬涵堂文》、《湖田曉角詞》。子大淵源家學，皆能之，而尤長於詩。於湘鄉曾重伯太史廣鈞、龍陽易實甫觀察順鼎而外，爲異軍之特起，以是名噪光、宣間。嘗自言：「文章之道，程功積久而始近於古，非可妄意速成也。若乃端居多暇，稱心而言，吾身所值之境與事，未嘗不藉文字以傳。至於幽憂疾疢之餘，亦惟冥心於文字之中，足以與世相忘而不失乎古。凡吾所爲，如是而已。」其詩境凡數變。陳伯嚴則謂其光緒辛丑以後之作，能囊括宋賢佳境。南海梁星海亦謂其可傳。子大則又自謂古之人有未盡、今之人有未喻者，胥於是焉發之，未暇計其傳與否也。

又《程子大與況夔笙以詞相切劘》　光緒庚寅、辛卯間，況夔笙居京師，常集王幼霞之四印齋，唱酬無虛日。夔笙於詞不輕作，恆以一字之工，一聲之合，痛自刻繩，而因以繩幼霞。幼霞性雖懶，顧樂甚，不爲疲也。己亥，夔笙客武昌，則與程子大以詞相切劘。幼霞聞之而言曰：「子大詞清麗緜至，取徑白石、夢窗、清眞而直入溫、韋，得夔笙敞尙嫥詣以附益之，宜其相得益彰矣。」

王鵬運《定巢詞集・題詞》　子大詞清麗，取徑白石、夢窗、清眞，而直入溫、韋。

易順鼎《定巢詞集・題詞》　昔迦陵陳先生蚤歲未嘗嫥力爲詞，至迺衰然大集精采橫溢，與納蘭長蘆相鼎足，由其讀書多，故能金碧樓臺，彈指湧見。今子大之于詞亦然，特迦陵出之以恣肆，子大出之以穠摯，爲少異耳。若夫尺度吻合，則更出迦陵一頭地。昔人有言：詞中求詞，不如詞外求詞。子大閎識孤裒用能別吾湘詞派而定一尊。

況周頤《定巢詞集・題詞》　子大詞本精麗，近更沉着，收五代之華藻，入南宋之高格，周、吳可作，何以易之？【略】余嘗謂清眞詞是兩宋關鍵，子大勝處，酷似清眞，是不爲南北宋兩派所囿者。

譚獻《復堂詞話》　湘社詞人，齊驅掉鞅，子大芳蘭竟體，《騷》《雅》豹斑。

《小三吾亭詞話》卷三　寧鄉程子大太守（頌萬），著有《美人長壽庵詞》。其自序云：「運會陸沉，詞流羈苦。」其忠愛緜惻掩抑零亂之語，極其至者，蓋嘗躑詩一等，直接《離騷》。（余嘗論詞，謂詞雖小道，主文譎諫，音內言外，上接騷辯，下承詩歌。自古風盛而樂府衰，六朝人子夜采蓮之歌，未嘗不與詞合也。自長調興而小令亡，南唐人《生查子》、《玉樓春》之什，未嘗遽與詩分也。又謂學詞，當從晚唐人詩入，從南宋人詞出。嘗集李長吉詩爲《菩薩蠻》三十六首，欲以竟長短句之委，而通五七言之郵。番禺葉蘭臺先生最韙其言，與子大持論不同，而各有所見。）其詞清而不枯，豔而有骨。張雨珊《湘雨樓詞話》，謂爲淵源家學，用筆尤尙中鋒者也。

傳記

《忍古樓詞話・程彥清（子大）》　寧鄉程彥清頌芳、子大頌萬兄弟，爲雨滄教授霖壽之子。【略】程氏父子在湖南皆頗有文名，子大尤俊，乃潦倒場屋，始終不獲一領青衿，中年以納粟爲知府，老于湖北。辛亥後，避居海上。常相過從，亦漚社中一老將也。

《近代詩鈔・程頌萬》　頌萬字子大，湖南寧鄉人，官湖北候補知府。

紀事

《石遺室詩話》卷一〇 子大文詞外兼精工藝，潦倒一官，由郡倅而郡守，廣雅督部檄使監督學堂。一時余主商業，君主工業，因集股興設工廠，竹器、木器、漆器、繡貨、造紙、印刷之類，罔不精工。惜中國資本家無膽識，觀望不前，致股本不繼，終歸失敗。武昌兵事起，游宦者無不倉皇出走，獨君與華陽顧印伯大令(印愚)株守危城，貧不能去者二年。今年余在都，印伯至始知之。未幾余歸里，而印伯死矣。

陳三立《廬山紀游圖冊跋》 余三游廬山，獨光緒癸巳春夏間，稍久留易實甫所築琴志樓，與實甫競越峯嶺，飲瀑蘇喘汗然，猶未盡探其勝。【略】今歲閏七月，平江凌君鑑青、甯鄉程君子大，客夏口，發興聯袂登茲山，恣討所得。鑑青繪爲圖十二，子大形爲詩歌五十餘篇。【略】二子乃冥合造化，同以絕技寫之。蓋古今接踵游客所未易覩也。世亂恐入山不深，怏怏所慙負懸諸夢寐者，一旦錯列几案，震發耳目，窮極情態，開聖仙之思盪滌千紀，相噬齕肆毒之痛，若忘其所託何世，則余雖老病，閉戶不獲，尋舊盟寄孤尚對此差可無恨，其殆天授二子成其好事，俾有以娛我不自聊之歲月者歟？至鑑青畫希石谷，子大詩上參皮陸，近抗其鄉魏鄧，固宜有能辨之者。

楊覲圭《石巢詩集序》 予友寧鄉程君子大，【略】所居(武昌)鶯坊巷宅，磊石爲巢，雅擅岩穴、池館、花竹、禽魚之勝，其子弟羣從，既皆文采風流，及姬侍姻連，多能拾綺藻、通聲律。每夏之日、冬之夜，相與調絲品竹，含宮咀商，極媻跚敎窣之娛，君湛然不爲之湎又以佳日招集賓朋，流連觴詠，醉則吮毫拂紙，畫石題句，以吐其旁薄輪囷酣嬉淋漓之狀態。凡石巢之會，予且什七八從也。既兵燹後，園宅易主，巢痕亦蓁薉煙銷，不可尋憶。君超然一不以去來膠其心，蓋其情迹高曠，物物而不役于物。

《都門雜詩》 况周頤《眉廬叢話》：曩余客京師時，燕蘭妙選，首推四雲：曰秦雲(小名祿兒)，以娟靜勝；曰華雲(小名喜兒)，以穠粹勝；曰怡雲，以瑩潤勝；曰素雲，以秀慧勝。秦、華早馳芳譽，丁光緒壬午、癸未間，怡、素稍輓出。素，尤工書法，往往契合《騷》《雅》。寧鄉程子大(頌萬)《都門雜詩》云：【略】。

著録

《忍古樓詞話·程彥清(子木)》 子大有《鹿川詞》三卷。

《石遺室詩話》卷一〇 寧鄉程子大詩才瑰麗，刻有《楚望閣集》十五卷。

楊覲圭《石巢詩集序》 予友寧鄉程君子大，最錄近所爲詩凡十二卷，曰《石巢集》，將以續《楚望閣》編之刊。

周雲《石巢詩集序》 子大每相見必言詩，而其《楚望閣集》是時已盛行于世。迨宣統、辛亥之積，武昌兵亂，【略】子大仍居武昌，今春以其刊成之《石巢詩集》寄以相示，屬爲之序。【略】是編斷自宣統，辛亥以在鄂所作爲多，讀之者豈惟其詩之云，而當日士大夫之風流亦概可想見也。

謝善詒《定巢詞集序》 《定巢詞》十卷，《十髮居士全集》之一，寧鄉程丈子大觀察所作也。【略】綜其所製，刪勒八卷，又附《集句》、《聯句》各一卷。

易順鼎《〈定巢詞集〉題詞》 比聞子大與况君夔笙謀精選己作，合以陳君伯弢、王君瘳湘，并不徵鄙詞洎家弟尗由之作，爲《湘中後六子詞》，與葵園祭酒所刻前六家并行。

况周頤《眉廬叢話》 光緒辛卯春，寧鄉程子大，同江夏鄭湛侯(襄)、長沙袁尗瑜(緒欽)、道州何棠蓀(維棣)、龍陽易中實(順鼎)、寧鄉程海年(頌芳)、保山吳刓其(式釗)、益陽王伯璋(景峨)、善化姚壽慈(肇椿)、寧鄉周蓮父(家濂)、龍陽易尗由(順豫)、益陽王仲蕃(景崧)，結吟社于長沙周氏之蛻園。有《湘社集》四卷刊行，其弟三卷，皆詩鐘斷句，分事對、言對二門，而言對又分各格。

藝文

譚嗣同《題程子大橫覽圖詩》 家國兩愁絕，人天一粲然。祇餘心獨在，看汝更千年。世事幾痕夢，微塵萬座蓮。後來憑弔意，分付此山川。

梁鼎芬《贈子大追憶伯翰》　二十年時綠鬢間，賢兄傳狀待修刪。鳳麟落世嗟無命，虎豹欺人竟在關。四印信爲山谷友，萬人難贖少游還。慚余視息堪泥滓，尚憶初逢《座鶴》山。

釋敬安《麓山對雪寄程六子大》　晚來天又雪，吟榻此中安。獨雀語高樹，萬山生莫寒。偶從初地住，思與故人歡。寂寞衡岩下，誰知有懶殘？

陳三立《程子大武昌鹿川閣圖》　江漢看成禍水源，長鯨鼴鰐逐亟喧。濤聲不捲吟魂去，冷繫孤雲一閣尊。　老俱貧廡雜流人，破硯殘杯對笑顰。傲我巢痕烽燼底，夢歸猶得煮星辰。

徐珂《送程子大丈還長沙時同客廣州》　昨夜西風起，歸心動楚歌。江涵白雲影，葉下洞庭波。客路秋應早，離筵酒易酡。蘋花湘水色，去權莫蹉跎。（丈有湘蘋館圖。）

王鐵珊《再贈子大別》　天涯只有別，駐馬意如何。況復新亭上，深藏詛楚書。南圖鵬翅健，朔吹雁翎疏。他日中原地，荆襄肯並墟。

王鵬運《金縷曲・定巢詞集題詞》　底事堪橫覽。乍披圖、雲頹海立，縱橫奇幻（子大有縱覽圖）。嘯倚長風歌變徵，一任魚龍悲慘。似聞道、蓬萊清淺。不是才人工倚語，問壯懷飛動，憑誰遣。看中有，淚珠泫。　半生湖海游踪倦。試沉吟、煙塵極目，寄愁天遠。費盡輪蹄多少鐵，算祇華胥堪戀。漫輸與、江山題遍。老去維摩思面壁，莽風花都入枯禪觀。空中語，待君轉。

諸宗元

論　述

夏敬觀《大至閣詩序》　君少才力橫肆，好魏源、龔自珍之學，顔所居曰「默定書堂」，中歲始更名「大至閣」。所賦詩多隨興所至，振筆書之，未嘗刻意鍛鍊，求勝于人，詩成輒自喜。方一箋置前，未必盡愜吾意，及彙百十篇誦之，則才逸言雅，固不在近頃諸能詩者後。余交君逾三十年，覽省其間酬唱之作，若歷夢境，悲憂患難，嘗與共之，有徘徊肝膈而不能去者。【略】君善記書，久客疆吏幕，辛亥武昌兵變，君遂去。後過恕齋，有詩最爲朋曹所傳誦，生平志事亦略具于是。

梁鴻志《大至閣詩序》　貞長治詩垂四十年，不名一家，而所詣與范肯堂爲近，陳伯嚴、鄭太夷、兪恪士、黄晦聞、夏劍丞、李拔可交口稱之。【略】貞長才氣横溢，賦詩喜和韻。和《落葉詩》疊韻至四五十不肯休。朋輩無抗手者。顧其過人處則在獨謠孤詠，情與景融，悠然意遠，而不繫於更唱迭和之所爲也。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地奇星聖水將軍單廷珪：諸宗元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百鍊鋼化爲繞指柔。一言可蔽本縱橫，小范胸中有甲兵。掬取豪情歸感逝，黄州鼓角不勝情。　憶寫廬山一角圖，送君歸去此清娛。宫亭十載江南夢，如願憑君乞得無？（記貞壯金陵酒樓戲語。）貞壯與夏映庵，有「二俊」之目。少客豫章，晚居吴會，交遊遍天下，皆一時鸞鳳也。惟窮老氣盡，悒悒而死。造物忌才，理或然歟？平生所爲詩，奚翅數千首，不務巉刻，而自然意遠。融景于情，寓奇于偶，使讀者有惘惘不甘之情，則以才逸氣邁，吐語自不凡也。惜其全稿在朱鉢文許，爰居閣所刻，固未及百一也。　貞壯後居杭州，有宅在惠興里，燬于火。所置王庵，在湖墅，爲王仲瞿故宅。其得王庵，頗爲鄉人所嫉視，亦猶楊昀谷之買朱霞也。貞壯有《王庵爲我有》詩云：「拓地何期冊畝寬，避人豈冀一身安。移栽叢柳村前見，留取方塘屋後看。隨分老當資佛力，不耕久已愧儒冠。半山空有爭墩纍，始信求田問舍難。」

《忍古樓詞話・諸貞長》　山陰諸貞長太守宗元，亦號大至，筆札雅馴，詩文淵懿。隨先世游幕江右，墳墓廬宅，均在南昌，等於占籍。其言語猶操吾鄉土音。與余爲三十餘年文字交游，聚首未嘗稍間。去年春初，一病不起。其杭寓又於前數年被焚，遺著悉付一炬。頃友人爲搜集遺詩，得小詞數闋。生平自以不善倚聲，未嘗出以示余，而余亦不知其能詞也。【略】諸詞亦疏宕可喜也。

《四月三日哀邁》　《石遺室詩話》卷二五：貞長有《四月三日哀邁》詩，中數韻云：「我雖強不悲，淚欲奪眶出。幾忘瘞在野，忽念抱置膝。我初聞汝病，得書恍有失。南還促宵征，入門不敢詰。見汝能笑啼，若脱械與桎。」失

子至逆事，況貞長廑有此子乎？聞病南歸，余親見其急遽遂行也，但尙是襁褓中物，骨肉之緣猶淺耳。「出」、「膝」、「桎」三韻最爲警痛。

《夜從靜安寺遄歸過恕齋故居聞恕齋昨日葬西山矣感紀一篇》《石遺室詩話》卷二十：偶過仲毅，談貞長詩，以《過恕齋故居》一首爲最工，【略】《過恕齋》云：【略】題係《夜從靜安寺遄歸過恕齋故居聞恕齋昨日葬西山矣感賦》。恕齋，故武昌督部也。此詩之工，在能抑絕蔽掩，如老泉之稱退之者。貞長雖故者，無失其爲故，然「賢」韻、「眷」韻是實語，「園中」三句，「黃州」二句，必實語矣。淵韻包括古今多少人，「全」韻吾于匋齋亦云然。梁鴻志《大至閣詩序》：余最喜其《靜安寺追懷恕齋》一詩，以爲瀏亮沈痛，而家國身世朋友之感，胥寄于是。蓋貞長嘗居湖廣總督幕府。恕齋則總督瑞澂字也。

傳記

《近代詩鈔·諸宗元》宗元字貞長，一字貞壯，浙江紹興縣人，光緒癸卯副貢生，官知府。

《南社文選》卷五《大至文選》諸宗元字貞壯，別號大至，浙江紹興人。

紀事

梁鴻志《大至閣詩序》余識貞長逾二十年，癸丑、甲寅間，貞長官京師，見輒談藝，又時時相聚飲博。越十年，癸亥余居上海，貞長參浙江軍幕，其主將每招余至杭州，暇則與貞長游湖上，飲酒樓，各出詩相視，以爲笑樂。又二年乙丑，余在樞府邀貞長北來治官書，晨夕相見，顧簿書填委，而文酒之樂邈不可得，居數月余謝病去。貞長倉黃南歸，以貧故復爲人掌書記，體力漸漸衰退矣。越六年辛未，以《病起樓詩》寄余大連盡一冊，皆絕句。讀其詩，私心慨歎，憂其不久於世。是年余來上海，復與相見，輒和余《妙高臺》二詩，未幾又病。余走視諸寢，因懷參餌貽之。貞長目余曰：「環堵蕭然，語次長喟。」余亟亂以他語。壬申三月游華山歸，貞長已前死三日。夫以貞長文學粹美，交友遍天下，傭書老死而不獲一日之逸，士之憂生失職至于此極，然則詩人多窮之說，其信然耶？

《過海藏》《石遺室詩話》卷二十：蘇堪舊曾標舉永叔，損軒亦甚喜之。後蘇堪復稱米老，余所常聞。「沈侯」殆指子培，「夏五」殆指劍丞。子培舊服膺山谷，所謂「不可輕其鄉者」，當指山谷。歐陽似非其所喜，段拂，南宋初官至執政。

《哀寒碧詩》王賡《今傳是樓詩話》：閩中有兩林姓，均以奇才而膺奇禍，一卽寒碧，一卽宗孟也。寒碧名亮奇，年少工詩，主滬報久，有聲新聞界。余久知其名，不幸以誤觸汽車慘逝。【略】諸貞壯（宗元）亦有《哀寒碧詩》云：【略】卽諸賢之惓惓，則君之爲人可知矣。

著録

《近代詩鈔·諸宗元》宗元【略】著有《吾暇堂類稿》、《秦鬟樓談錄》、《篋書別錄》。

夏敬觀《大至閣詩序》諸君貞長既歿年餘，其故舊取手書詩若干篇，復輯錄朋游傳寫投贈之什，彙爲若干卷，長樂梁衆異遂擇其尤醇者，推次年月，編而刊行，使余序之。蓋君所爲詩夥矣，然不自愛惜，投積敗篋中，草或不完。己（巳）、（巳）前存杭州宅者，不戒于火，君嘗謂我當憶存之，今求其家，不果有也。

梁鴻志《大至閣詩序》貞長既死，其友朱鉢文爲之董理遺稿，凡七巨冊，余鈔得三百十二篇，刊布于世。稿本則歸諸鉢文，度必有好事過余而舉授之梓者。

藝文

鄭孝胥《答諸貞壯》如許元規塵污人，能來暫對共（杯）（悲）辛。奔車未必無尼父，中坐何曾見伯仁。隱几市聲消晚日，穿廊禪課動比鄰。看君玉貌

平原客，心膽輪囷豈帝秦。

胡朝梁《元夕遣懷用諸貞長韻》 今宵仍作上元看，榼燭燒殘酒未闌。月下千家紛涕笑，樓頭一雁警高寒。簾櫳天地由來隘，魂夢歌呼自覺寬。諸俗未能終信命，艱難一飽敢求安。

李宣龔《清明日過貞壯墓下》 不甘詩人終，惡死女子手。遺言雖自哀，用意究難否。埋君十寒食，國事狂似狃。亂餘纔兩至，縮淚作杯酒。床書貨已盡，婦稚活何有。聊爲筋力禮，慰此平生友。碑陰字徑尺，魑魅鎮相守。猶勝西家墳，夜半負之走。

陳衍《夜坐示貞壯並寄劍丞江南》 眼中時事益紛紛，默坐相看我與君。秋老葉聲時作雨，夜寒海氣易成雲。窮愁強飲終難遣，異地狂歌不可聞。千里吠庵明月在，故應分照白鷗群。

馬浮《哀諸貞長》 海漚電拂本如然，文豹豐狐亦任天。亂世容身同狩獵，勞生歇念勝安禪。陰陽舒慘關憂喜，凡楚存亡盡蓋纏。賴有遺篇眞語在，（眞長自題其詩曰：是眞語者，是實語者。）尚餘心目互相憐。

雜録

《尊瓠室詩話》卷三 古人警句，如江瑤鮮荔，隽而彌永，殊耐人思。近人則諸眞長之「茗坐今爲傭保重，笙歌誰解亂離曾」【略】，可備學者潛思深玩，效法步趨。

《石遺室詩話》卷九 林亮奇見余作詩話，告余尚有兩詩人，恐所不識。余曰：「去年過滬，遊張園，李拔可曾介二客相見，亦爲此言，則諸君貞壯、夏君劍丞也。各道傾想之意，君所言得無是乎？」亮奇曰：「然。」後詢諸蘇堪、子培，則各有所左右。

夏敬觀《忍古樓詩話》 嘉興沈子培（曾植），所作詩詞每寫于廢棄書囊，隨手散失。歿後，嗣子慈護搜集遺詩，纔及二卷。予近得其佚詩數篇，《貞長見示近詩次韵》云：「越紐山川有古遺，好尋虖勺泛且甌。歸來鄉里《小海唱》，霅爾林風天下秋。葛嶺路荒丹井竭，胥濤勢盡樓聲柔。白衣蒼狗須臾幻，安用千觴澆百憂。」

汪榮寶

論述

綜論

汪東《金雁琳瑯齋集後序》 兄資稟絕人，博涉羣籍，爲文上窺陸機，下亦比踪。【略】枚叔者，章先生字也。先生亦言：當世駢體文，袞甫第一。【略】至于論學，則宗信家法，頗有異同。【略】所爲《法言義疏》，先後凡三易稿，折衷羣言，表章微隱，信乎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詩宗玉谿，形神幷肖。初不意宋人，晚乃以荆公、東坡爲不可及。自作亦轉趨平澹。

馮飛《思玄堂詩跋》 袞甫年丈後于劉、楊諸公殆九百年，生平爲詩，初不規規酬倡，直抉李精髓以入杜堂奥，圖陣嚴整，未嘗率爾成詠。憶甲子寓故都，曾假手稿諷誦，雖尋常一字，亦竄易數四，想見用心苦矣。【略】年丈粹然儒宗，畢生致力《法言》，已見江河不廢。其于聲韵，尤足俯視海內，抗響有清，固無竢矣！詩名以傳。卽以詩言，亦自有不朽者。

章炳麟《故駐日本公使汪君墓誌銘》 君天性孝友，先後遭張太夫人及長沙君憂，皆哀毀骨立，幾不勝喪。既善文辭，雖公私繁擾，未嘗廢筆札，尤好楊子《法言》，以爲漢儒冠冕，少卽爲之疏證，後凡數易稿，及寫定，距君卒十八日耳。以君文章之美，而又諦審國交形勢，蓋陸太中、鄧伯苗之儔，惜乎所遭非其時也。孔子云：「宗族稱孝」，「使不辱命」，「文之以禮樂」，如君庶幾近之歟？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地異星白面郎君鄭天壽：吳用威，一作汪榮寶 袞甫《思玄（室）（堂）詩》，由玉溪入。晚歲所作，蒼秀在骨。江左舊格，爲之一變。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老友吳縣汪袞甫（榮寶），覃精國故，詩宗玉溪，沈博絕麗，殆出天才。【略】袞甫致力樊南，深得神似，并世殆少與抗顏行者。

又　袞甫詩余既錄入詩話，頻年寫示，近作尤夥。海藏亦歎其詩境孟晉，余馳書告之。袞甫覆扎，有「欣幸之懷，如登上第」之語，固是詞流佳話，亦見氣類之感獨深。比示海藏，相與拊掌。又書中間道致力爲詩之甘苦云：「弟子好訓故詞章，第不能爲詩，及官京曹，與鄉人曹君直、張隱南、徐少瑋諸君往還，始從事崑體，互相酬唱。爾時成見甚深，相戒不作西江語，稍有出入，輒用詬病。故少壯所作，專以隱約縟麗爲工。久之亦頗自厭，復取荆公、山谷、廣陵、後山諸人集讀之，乃深折其清超遒上，而才力所限，已不復一變面目。公試觀吾近詩，略可見其蛻化之迹」云云。實則袞甫詩境，近年固已蛻變，隱約清超，殆兼有之。

又　老友吳縣汪袞甫（榮寶），覃精國故，詩宗玉溪，沉博絕麗，殆出天才。【略】君與余共事議席，投契夙深，使歐數年，法語精進，有如素習，儕輩中壯年勤學、旁通西文者，同年章茝生（祖申）外，未見有第三人也。

《十朝詩乘》卷二二　汪袞甫參議時以拔貢官部曹，目覩戊戌政變，賦《有感》三首云：【略】又《重有感》十首云：【略】所述皆有事實可指。長素所居爲萬木草堂。其改制本《公羊》何休說，故有「新周經術」句。他若群公之薦賢、四卿之參政、置散卿以資顧問、破成例以納訏謀，皆見新政詔旨。「青袍御史」，謂楊莘伯侍御首請訓政也。至于徵醫而調軒鼎、畫地以爲堯臺、出宮禁之傳聞、實臣民之私痛，袞甫別有《太液》二律云：【略】微婉深至，尤見楚騷忠愛之遺。

分論

《有感》《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三：吳闓生評：此賦戊戌政變，詞特雅贍可喜。徐兆瑋《北松廬詩話》：汪袞甫詩初摹西崑，與璚隱唱和，有《西磚酬唱集》，時璚隱寓西磚胡同也。戊戌八月在都，賦《有感》十首云：【略】與瓊隱五言長律可謂異曲同工。

《魏武和旭初》《花隨人聖盦摭憶·思玄堂詩》：袞甫先生【略】記其捐館後，《大公報·文學周刊》爲出專號，述其學詣，並舉數詩，而最稱《魏武和旭初》一律，此是弔項城之作，典切沉至，集中最上乘，吾亦云然。

《詠史》《定厂詩話》卷上：元和汪袞甫（榮寶），屢膺東西洋使命，文采斐然，無慚專對。其詩夙宗義山，具體而微。前年海藏赴遼，儼然佐命，袞甫心非之，曾寄以《詠史》七言一律云：【略】「涸轍」一聯，雖係爲瀛國曲諒，但當局處置不善，致迫而出此，亦未必非事實。末聯則爲友誼進忠告，語意肫肫。此等詩眞可謂不虛作者。惜君于今年夏間，以微疾遽歸道山。老成凋謝，國之戚也。

《過楊叔嶠故居》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持論之公，可當詩史。

《畹華三十生朝》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梅郎畹華生日，名流寵以詩者甚多，以言傑搆，要推袞甫集義山句四律。詩云：【略】集句如此渾成，洵不易矣。

《和黃黎雍丙寅除夕詩》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袞甫致力樊南，深得神似，並世殆少與抗顏行者。近見其《和黃黎雍丙寅除夕詩》云：【略】君居東日久，殆又不無留滯之感也。

《再呈鄭四丈》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袞甫與海藏不見，殆逾卅年。【略】袞甫再柬海藏之作，則眞語言妙天下矣。詩云：【略】腹聯神理綿邈，耐人味繹。袞甫與海藏論詩之契，亦可于言外見之。

傳記

《近人詩錄·汪榮寶》　字袞父，江蘇元和人，官兵部主事。

章炳麟《故駐日本公使汪君墓誌銘》　君諱榮寶，字袞甫，江蘇元和人，清末省元和入吳，故爲吳人。考諱鳳瀛，清長沙府知府。入民國充總統府顧問。妣張太夫人，昆弟八人，君其適長也。生時太夫人夢人授以珊瑚剪刀，故小字夢珊云。九歲畢羣經，十六從大儒定海黃先生游，研精故訓，爲文夷猶清典，自以上嗣陸機，視江、鮑蔑如也。弱冠，選元和縣拔貢生。逾年，朝考，除七品小京官，簽分兵部。八國聯軍入京師，君年二十三矣，始有濟物志，赴南洋公學爲師範生。旋游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及慶應義塾，治東

西洋歷史，旁逮政法。於是清政不綱，主革命及君主立憲者，坌起相競，而皆不爲清廷所畜，多亡命日本。會日本與俄羅斯有違言，主革命者，陰部署國民義勇軍，有所規畫，君與焉。事既不就，謠諑達京輔。復返官兵部，累遷民政部參議，充資政院議員。清末憲法，君屬草爲多。是時游學日本歸者，除調甚騶，朝野多異言，而君束修自敕，實未嘗以奔走獲也。宣統初，革命黨人謀殺監國載灃，捕得將置極刑，君陰左右之，得毋死。民國元年，復被舉臨時參議院議員。時南北假合，所在薛暴，大總統袁公欲以力蹂定之，君知有變，乞外任。三年出充駐比利時公使，兼考察憲法。遠西戰起，從比利時政府遷法蘭西，密疏列國從衡情勢以聞。袁公欲就帝制，召君將屬以法制，且問物論異同，君遽應曰：「願公爲華盛頓，不願公爲拏坡侖也。」袁公大沮，時長沙君亦上書駁異帝制。袁公知君父子終不爲用，即遣還。七年，徙駐瑞士公使，十一年，徙駐日本公使。自民國興，邦交獨日本最劇，君故學於日本，識其士大夫，奉使十年，悉得其陰謀牙蘗。二十年春，東三省難將作，君上書告變，外交部以爲妄。君請遣使赴東京覈實，使者歸，而吉林萬寶山事起。韓人暴變，部令君行視，君親歷撫諭，盡得其實。方具草陳覆，遽罷君歸，未一月，日本兵陷瀋陽。君時在北平，主者聞變，倉黃招君議，君力言宜戰，斥遷延避寇爲非計。不省，君憤甚，自是不復論國家事。君平生遇人坦易，粥粥似無能者。及遇變，鉤校敵情，動應機栝，而兩爲當事所拒。聞故四川督軍陳宧言，今日之敗，坐樞府非其人，誠得中材主之，折衝尊俎，但任袞甫有餘矣。宧智謀士也，其重君如此。二十二年七月，卒于北平。【略】二十三年二月葬於吳陸墓山，延熙等奉狀求爲銘。

紀事

汪東《金薤琳瑯齋集後序》　先兄袞甫【略】詩宗玉溪，形神並肖。【略】東于玉谿詩好之，而弗能倣也。一日兄命《無題》，屬思不就，兄拊其肩曰：「弟習詞，乃畏作香奩詩邪？」既而笑曰：「弟惟擅詞，芬芳悱惻之情，別有所寄，故不工此耳。」又嘗欲袞兩人詩合爲一編，題曰《二子集》。東以篇章散亡，蹉跎未應，今則已矣。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今年君亦屆五十，余寄詩有云：「城南憲草共商量，彈指流光過十霜。要使天驕識麟鳳，可堪國論誤蜩螗。」首句乃述天壇憲法會議事。君亦有《癸亥清明後遊天壇觀兩院諸公手植樹次陳漢國韻》云：「滄海鴟夷未許逃，鳳城春色正如潮。芳林試策愁塵上，曲水憑闌怯酒消。大廈故難資一木，輕陰先與護初條。舞雩初服都無改，風詠惟當共此朝。」銅狄摩挲，信有同感矣。

《花隨人聖盦摭憶・思玄堂詩》　袞甫先生之歿，忽已三秋。光緒甲辰，先生爲教習，授史學，予才弱冠。先生二十餘歲，從日本歸，短髮新剪，束以絲絛，講論焱起，意氣絕盛。革命後，始從陪文讌，自後使歐使日，每歸國必相見，情意亦每度加摯。及罷官居舊京，尤數過從。一日訪予，以出處相商，爲指陳所知，先生亦慨然。翌日以《讀史有寄》《思玄堂詩集》題爲《咏史有寄》詩相示。壬申八月，予以事北行數日，猶及會談，而知其有疾，歎其倜儻奮發之氣，終甚騰上，恐不能久。其詩沈浸義山，晚彌慨慷，音蓋亦稍變矣。故予輓詩有云：「越吟伉激知難忍，燕市湛冥豈遂便。」之句。

《奉詔草憲與李家駒侍郎登泰山宿後石陽七日屬稿而還》　《十朝詩乘》卷二四：袞甫于宣統初直憲政編查館，新政贊畫爲多。嘗與李柳溪侍郎（家駒）同登泰山，草定憲法，宿後石陽，七日草成而返。有《奉詔草憲宿泰山》詩云：【略】草憲萬年大計，其詩亦非佳讖。法典未及頒布，而武漢變起矣。

《聞歌》　《十朝詩乘》卷二四：宣統辛亥八月，典禮院進《國歌》云：「鞏金甌，承天幬，民物欣堯藻。喜同袍，清時幸遭。眞熙皞，帝國蒼穹保。天高高，海滔滔。」末句亦若兆橫流。袞甫有《聞歌》一律云：【略】聞歌辭爲嚴又陵所撰，侗厚齋將軍製譜。國歌以宮調爲正，而誤用徵調，當時皆不及察。是亦數哉！

《題廣雅集》　《十朝詩乘》卷二四：文襄《絕筆詩》云：「誠感人心心乃歸，君臣末世自乖離。」蓋以爭親貴、典兵事與監國忤，憤而致疾。遺疏有「不戢自焚」語，亦本斯意。余《讀廣雅集》有句云：「末世乖離言絕痛，小忠拾補願終辜。」誠悲之也。袞甫《題廣雅集》絕句云：【略】亦以爲「君臣」也。今文襄集中乃作「君民」，意者恐觸忌，故易之。陳伯潛太傅與文襄厚，謂曾見原稿，確係「君民」，蓋別有所爲而發，姑幷存其說。

《與人追話郎潤園舊事》　《十朝詩乘》卷二四：光緒丙午，詔王大臣議官

制于朗潤園，始盡裁九卿，直督袁慰庭更議裁臺諫，謂不合憲政，衆唯否而已。壽州孫文正師稱疾，以書至，曰：「臺諫爲朝廷耳目，自非神奸巨慝，孰敢議裁？」慰庭爲氣沮。于是臺諫連章劾袁。慈聖召對，舉以示之，厲色曰：「速歸爾任，言者多，國法在，予不能汝庇也。」慰庭惶恐叩頭，即日陛辭出都矣。當時猶見綱紀之重。汪袞甫參議嘗預議官制，《與人追話朗潤園舊事》詩云：【略】是年八月有詔，改巡警部曰民政，戶部曰度支，兵部曰陸軍，刑部曰法部，工部併商部曰農工商，理藩院改爲部，大理寺改爲院，六科給事中爲給事中，各部尚書俱兼參預政務，即朗潤園所定也。

《送趙芷生御史罷歸》《十朝詩乘》卷二四：趙芷孫提學（啓霖）官御史，亦抗章劾樞邸，奪官歸。朝士于城南龍樹院餞之，皆慷慨歎息。汪袞甫參議贈以二律云：【略】楊昀谷時官水部，亦有詩《送芷孫落職南歸》云：【略】二君詩皆善學玉溪者。

《恭送景皇帝梓宮奉移梁格莊述德抒哀》《十朝詩乘》卷二四：景廟居晦終天，乾謨未展，匪獨臣民私痛，抑亦國運之屯。汪袞甫所作《景廟輓歌》備括光緒朝事，其述歸政及再訓政云：【略】聖德艱貞，昭宣篇什，而不失立言之體。

《魏武一首和旭初》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老友吳縣汪袞甫（榮寶）【略】。其《魏武一首和旭初》云：【略】此詩似爲洹上作者。民國初元，君亦梁園賓客之一也。

《希馬出示先德文愼公詩集因題三首》一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汪袞甫（榮寶）【略】又《瞿希馬出示先德文愼公止盦詩集即題》云：「十載長安看奕棋，津橋兩聽杜鵑悲。」自註：「戊戌四月，常熟罷相，及丁未五月公去位，幷余游京時所見事，錄之以諗治國聞者。」

又　袞甫近作，年來寫示不少，海藏每謂其色香兼至，夐越尋常，就中尤極稱其《次韵聞笳詩》之「刻意爲歡終不似，如期得老恰無差」等句，《題李主事曾廉太夫人寒燈課子圖》之「風林無復經秋葉，霜燼猶爲照曉花」等句，以爲令人哀感，且曰：詩以道性情而已，果非所語于觸熱之輩也。觸熱語諷世殊酷，無性情者，詎足言詩？

《花隨人聖盦摭憶・思玄堂詩》顧其《思玄堂詩》集中，可供史料者尚多，如《許侍郎哀詞》，爲輓許竹篔作。如《泰山四首》，爲與李柳溪同登山宿後石隄草擬憲法作。《與仲仁追論舊事》，爲與張仲仁追論郎潤園議官制作。《題廣雅詩集五首》，則記南皮逸事。其《百歲恩仇》一首，似指翁、張之隙。《歐洲戰事雜感八首》，《尼哥剌第二哀詞三首》，則皆詳歐洲近代史事。《無題四首》，則詠民十一曹、吳之事，竝雅切可箋。其《網毬》一詩，則甚似宋人象碁之詩，可詳近代角藝之時尚。

雜録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老友吳縣汪袞甫（榮寶）【略】又《瞿希馬出示先德文愼公止盦詩集即題》云：「十載長安看弈棋，津橋兩聽杜鵑悲。」自註：「戊戌四月，常熟罷相，及丁未五月公去位，並余遊京時所見事。錄之以諗治國聞者。」

陳去病

論述

姚錫鈞《浩歌堂詩鈔序》其爲詩高絕之詣，則有可得而言者。明代王、李盛倡唐音，牧齋、梅村競爲杜、白，獨我鄉黃門公玉佩瓊裾，龍卧鳳視，囊括漢、魏，炊累三唐，而復張恥魯憤，氣節炳然。君生煙波之近鄉，追幾、復之遺跡，洪音獨振，高眄遠周，雖多子美之窮愁，庶幾孝祥之忠愛。比踪黃門，殆其流亞。此其詩之以品勝者，一也。夫登高作賦，古稱雅音，御氣以游，斯協至道。山川岩遙，君子善假于物；濠濮容與，達士有會于心。君以溫方城之叉手，兼徐霞客之善遊。風來廣漠，吹出塞之黃沙；山到西南，攢刺天之碧玉。搜剔萬匯，寫繪百篇，江神厭心，山靈拊掌。此其詩之以遊勝者，二也。詩窮後工，言愁易好，徵諸往昔，達例類然。君抱膏膽卧薪之

志，飽劍炊矛淅之艱，貧無長物，惟看花鳥之親人；病過春風，恆慮日月逝我，未免長謠適志，短詠寫憂。乃貞松既勁于歲寒，良金益精于大冶。凌飆之羽，加迅逆風；耀夜之目，增明匿景。此其詩之以窮勝者，三也。古者退之《山石》，淮海《薔薇》，勁媚難兼，剛柔異趣。君既工倚天擘海之奇，復饒初日曉風之致，大句則長城比雄，小唱復春葩競艷，所謂賁鼓朗笛、疎密並工者矣。此其詩之以才勝者，四也。

侯鴻鑑《浩歌堂詩鈔序》 吳江陳君佩忍二十三年前同游日本時詩友也。當同舟渡太平洋，乘長風破萬里浪，慷慨悲歌，不可一世。執卷咿唔，吟寫海景，舟行五日，得詩成帙。迄今閉目思之，其事猶在目前。乃歲月不居，忽焉已老。前年陳君來錫，贈鑑以詩，有「歸來一卧滄江晚，回首前塵夢欲飛」句，伏櫪雄心，想見猶未盡泯也。【略】陳君奔走國事，凡感慨抑鬱之時，或擊節高歌，或狂呼縱酒，人莫知其底蘊。自南社成立，陳君詩文時時發露，世始佩陳君之才橫氣恣，有不可以繩尺論者。矧今歐化西來，而東方文藝所受之影響甚大，倘吾人苟有可以自信者在，使非早自編輯及身以付棗梨，則他日文字無靈，名山事業，寂寂千秋，豈不可慨也哉！今陳君任東南大學文科教授，負海內文學改進之責。際此無韻新詩不脛而走，而舊時社侶零落，江南愈增寂寞，鑑亦南社之一人，安得不慨夫新陳代謝之離奇，而起俯仰無涯之感喟哉！陳君之詩，惟思天地自然之至理，非吾人之有性靈者，莫能闡發其微；宇宙自然之美情，非吾人之有天才者，莫能精審其妙。由天籟而發爲人籟，由自然而表現美情，非詩孰得而揚搉之？陳君之詩，天籟也，人籟寓于中。署曰《浩歌》，殆有以夫。今後之詩教，其存其亡，雖不可知，陳君之詩，既付剞劂，自可爲學詩者之模範。苟天地尚未至末日，則世之倡詩教革命者愼勿視斯集爲可束閣，而誦斯集者盍以此爲叔季之詩宗、橫流之砥柱乎？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吳江陳佩忍(去病)【略】又有《和陶詩》一卷，番禺潘蘭史序之，盛稱其「飲酒保天眞，常醉以爲寶。吾觀清醒人，往往盛脩表」之句，沉冥自放，非得已也。君學有家法，所著《包愼伯年譜》頗精詳，爲士論所稱。

蔣兆蘭《詞說序》 有清一代，詞學屢變而益上。中葉以還，鴻生疊起，闢門戶之正，示軌轍之程。逮乎晚清，詞家極盛，【略】。慨自清命既訖，道喪文敝，二十年來，先民盡矣。獨有彊村、蕙風，鳴于海上，樂則爲天寶霓裳，憂則爲殷遺麥秀，是可傷已。乃今歲初秋，蕙風奄逝，吾道益孤。猶幸承其風者，有吳君瞿安、王君飲鶴、陳君巢南諸子，大抵學有本原，足以守先而待後。【略】際茲斯文絕續之會，寧使後之人視吾說爲駢枝，無令嗜學者恨前人不爲傳述也。

《詞說・近日詞人》 近日詞人如吳瞿安(梅)、王飲鶴(朝陽)、陳巢南(去病)諸子，大抵宗法夢窗，上希片玉，猶是同光前輩典型。此則自關根抵，有志詞學者，盍且培其根，沃其膏，爲步武名賢地乎。

傳記

《南社文選・巢南文選》 陳去病字佩忍，號巢南，又號垂虹亭長，江蘇吳江人。喜飲酒，酒酣議論古今滔滔不絕。嘗箸《垂虹亭長傳》以見志。搜羅鄉文獻不遺餘力，如《松陵文徵》、《笠澤詞徵》是也。余識巢南于《國粹學報》，以後主教競雄，過從日密。余嘗謂國粹同人，大半雲散，尊酒論文，惟一巢南耳。

紀事

《暮春集樸學齋詩》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吳江陳佩忍(去病)，一字垂虹亭主，南社吟侶中之健者。【略】君又有《春暮集樸學齋詩》「市樓一角日西斜，【略】」。乃爲胡樸安作者。樸安，吾皖涇縣人，名蘊玉，樸學齋其自署也。

著録

徐蘊華《浩歌堂詩鈔序》 吾師巢南先生，夙承母教，頗好爲詩。遭時喪

亂，奔走革命，二十餘年，志弗得逞，酒酣耳熱，往往悲歌慷慨，以抒其不平之心。通計生平所作，略得三千餘首，顧獨不自收拾，或經亂散佚，今可讀者僅此區區十卷而已。然除一、三、五卷曾經手定外，類皆南社中人隨時鈔撮，未之審訂，又排印迫促，頗失次第。印成後，先生殊弗喜也。屢囑姚君鵷鵷、許君嗣孚、家姊懺慧汰其繁蕪約數十首。至今歲春，先生自漠北還，蘊華謁之湖上，又囑爲斠正，同時並得逸詩四五十首，因重爲補綴，付之梓人。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所輯《松陵文集》、《笠澤詞徵》，均已行世。【略】杭縣徐仲可寄所爲《浩歌堂詩鈔》，半民國後之作。

《南社叢談》附錄《南社社友著述存目表・陳巢南》（存目）

藝文

金天羽《和陳佩忍鈔葉璚章疏香閣詩集竟題後》妙蓮花不駐芳年，此是生從離垢天。一脆琉璃完小劫，獨留珠玉滿生前。未知月硯歸何處，難得疏香說後賢。從此買芸勤辟蠹，分明無字不神仙。

劉師培《題陳去病〈拜汲樓詩集〉二首》松陵詩學有宗派，魯望雲林昔擅名。壇坫主盟誰繼起，漢槎哀怨稼堂清。鄉邦文獻淪亡盡，勝國遺書掇拾多。太息山河今異昔，那堪揮淚問銅陀。

柳亞子《和巢南九月十九日顧端木劉公旦錢彥林夏存古諸公三十餘人殉國大紀念節詩二首》一百年前事恨難休，吳越人才一網收。東海龍蛇思帝子，北山猿鶴吊清流。生騎箕尾歸天上，死比袁劉殉石頭。從此中原銷正氣，沉埋碧血至今愁。

雜録

《瓶粟齋詩話初編》卷九《浩歌堂集》十卷，松陵陳佩忍（去病）著。珮忍，字巢南。余最愛其一聯云：「水閣凉生人影瘦，關山月上酒杯圓。」又《金陵雜詩》一絕云：「桃葉人家水沒扉，秦淮閣子映斜暉。半晴半雨太無賴，六月金陵穿袷衣。」

陳寶琛

論述

綜論

《平等閣詩話》卷二閩縣陳伯潛閣學（寶琛）【略】，喜歌詩，有《聽水集》。長於五古，潛氣内轉，眞理外融，酷肖宋人，以意境勝。【略】七律則《雨後入鼓山》云：【略】氣逸思深，意際蘊含無盡藏。

陳曾《讀近人詩》一閩海詞壇鄭與嚴，老陳風骨更翩翩。詩人到底能忠愛，晚歲哀詞哭九天。

《麗白樓詩話》下編陳弢庵丈早達，負清望，與張佩綸、張之洞齊名。【略】丈詩以昌黎、荆公、眉山、雙井爲依歸，落筆不苟，而少排奡之氣。不甚似荆公，于其他三家，皆有所得。詆之者病其有館閣氣，非篤論也。

《花隨人聖盦摭憶・陳弢庵遺事》《滄趣樓詩》，謹嚴精密，屬詞使事，罔不銖兩悉稱。其《感春》及《落花》詩，尤馳誦一世。然先生嘗語余，其得力實在陸務觀，此恐爲謙詞。【略】生平愛惜其詩，字斟句酌，不肯付梓。

又　弢庵【略】先生爲同治七年進士。光緒初，與張蔭齋（佩綸）、寶竹坡（廷）、鄧鐵香（承脩）號爲「四諫」，以直言風節聲于天下。又與張孝達（之洞）、黄漱蘭（體芳）輩，號爲「清流」，蓋皆爲高陽李文忠公之羽翼也。【略】《滄趣樓詩》，謹嚴精密，屬詞使事，罔不銖兩悉稱。其《感春》及《落花詩》，尤馳誦一世。

黄曾樾《陳石遺先生談藝録》師云：作七律第三聯可脱開前半截，另出

新意，不必死承前半首作下。專守起承轉合格調者，作試帖詩之餘毒也。陳太傅尚未免此，彼亦自知。

《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卷一引《後孫公園雜錄》　陳伯潛（寶琛）先生，碩學清望，名節文章，均足爲一代人文師表，不僅僅師傅溥儀具大臣進退風度也。【略】清室既覆，世續、徐世昌管理清室，伯潛與梁節庵兩先生爲師傅。世昌相袁，伯潛先生以師傅兼理清室，南北壇坫，奉爲泰斗。《光宣詩壇點將錄》上散原而次弢庵，似疑失置。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機星智多星吳用：陳寶琛　胸藏萬怪貌姁姁，是大宗師，是德充符。　閩海詞壇鄭與嚴，老陳風骨更翩翩。詩人到底能忠愛，晚歲哀辭哭九天。（陳可毅）　弢庵太傅，高風亮節，士林楷模。當溥儀被挾至津門，弢庵伏地陳七不可，且言：「上必去，臣亦不能相從矣。」痛哭而返。有詩數首，詞至哀慟。蓋深知託命倭人，匪惟速亡，且無以對宗邦、上父母丘隴也。弢庵詩，初學黃、陳，後喜臨川，晚以久更世變，深醇簡遠，不務奇險而絕非庸音，不事生造而決無淺語。至于撫時感事，比物達情，神理自超，趣味彌永。余嘗以和平中正質之，弢庵爲首肯者再，以爲伯嚴、節庵所未道也。

《石遺室詩話》卷一　人亦有言弢庵詩有館閣氣，余曰：「弢庵是館閣中人，雖罷官居鄉二十餘年，究與眞村夫野老不同。『滄趣』名樓，則滄江青瑣之思，亦詩人循例事也。」

又卷五　弢庵猶子徵宇（懋鼎），肆力後山，俯視一切。嘗手錄舊作二十餘首付余，密字丈餘，可裝一長卷也。《齊齊哈爾遇林葵雲》云：【略】《自昂昂溪至齊齊哈爾道中》云：【略】《將去英倫書居停女葛悌冊子》云：【略】先錄數首，皆從詩榻中苦吟來也。

又卷一三　往余叙蘇堪詩，嘗謂弢庵詩爲謝枋如、張幼樵作者，常工于他作。蘇堪詩工者固多，爲顧子朋作尤工，且無不工。弢庵有《山中懷簣齋》云：【略】「即歸」句七字直叢百感。《簣齋以小像見寄感題卻寄》云：【略】「夢中」一聯，當時最爲傳誦；末二語謂吾鄉臺江上流爲洪江，水中有小島，名小金山。山上僅容一寺，寺中有一小塔，客堂中供明都御史張經像。經以倭兵事被陷死者。簣齋自臨前敵，始終駐馬江，未入城。既敗，被議遣戍，由馬江泝流而臺江、而洪江、而建溪，然後旱路北行也。弢庵送別于小金山，故追憶之云。《簣齋自塞上和前詩，疊韻再寄京師》云：【略】簣齋有《始得伯潛書時築室石鼓山中以詩寄懷》前四句云：「十年同夢躡天梯，（在都時有同遊石鼓山之約。）自屏尊罍急鼓鼙。一觸網羅江水闊，幾回書札塞雲迷。（君先寄三書，均未達。）」弢庵又有《滬上晤簣齋三宿留別》云：【略】洪塘即小金山寺拜張都像處也。又《入江哭簣齋》云：【略】弢庵生死交情，殆無有出簣齋右者。

陳三立《滄趣樓詩集序》　公早歲官禁近，已慷慨以身許國，勇于言事，章疏凡數十上，動關匡拂朝廷，培養元氣大計，直聲風節傾天下。初未遑狃章句，求工于詩也。法蘭西犯邊，詔移公由江西學政會辦南洋防務。坐微罪被譴，廢居鄉里竟二十餘年。戢影林壑，繫心君國，蓋抱偉略，鬱而不舒，袖手結舌，無可告語。閑放之歲月，遂假吟詠自遣，又嘗出游江南、廣州暨南洋群島，紀程之作亦稍多焉。及垂老召還，輔導沖主，國勢已岌岌不可爲。俄迫禪讓，坐睹淪胥，處維繫綱紀、斡旋運會之地，萬變襲撼，寤寐交瘁。偶就餘閑寫胸臆，即集中後數卷所得詩是也。公生平遭際如此，顧所爲詩終始不失溫柔敦厚之教。感物造端，蘊藉緜邈，風度絕世，後山所稱「韻出百家上」者，庶幾過之。然而其純忠苦志，幽憂隱痛，類涵溢語言文字之表，百世之下，低徊諷誦，猶可冥接遐契于孤懸天壤之一人也。

林庚白《孑樓詩詞話》　晚近新體詩，摹擬歐、美，終嫌太肖，大類「洋試帖」。佳者雖亦往往而見，以云創作，未敢謂是。書至此，憶及交親中，或議陳弢庵詩，以爲佳則佳矣，每苦未脫試帖氣。蓋字斟句酌，必求其工穩也。余不盡以爲當，弢庵詩誠有此病，然非其全豹，一斑而已。

《新世說・賞譽》　同、光之間，張香濤、張幼樵、鄧鐵香、劉博泉、盛伯熙、陳伯潛、寶竹坡等，直言敢諫，封奏聯翩，京師目之爲「清流派」。

陳宗蕃《滄趣樓詩集跋》　吾師平生之造詣與夫晚節之孤忠，赫赫在人耳目，固不待詩文而顯，以詩文論，清雅簡古，實爲一代之宗，久有定評。

陳曾壽《聽水齋詞序》　年丈陳文忠公【略】長圖大念密運于心，而深隱其迹。雖有沉哀極涕見于詩，若詞者，多在回曲隱現之間。至晚歲而律愈細，思愈密，無幾微頹率之態，斯亦古人所未有之境也。

陳遵統《滄趣樓文存讀校後記》　吾師陳弢庵先生遺著《滄趣樓文存》上、下兩卷，【略】稿中贈序、墓誌諸作，于事無曲筆，于人無溢辭，其精審爲史

稿所不及。

分論

《送江杏村歸養》《石遺室詩話》卷七：清末造重用滿人，以謀中央集權，舉軍機處、海陸軍、財政、外交諸重任，均以皇宗親貴掌之。時事既日非，言官中若趙啓霖、江春霖、胡思敬、趙熙、陳田數人，皆直言極諫，先後罷斥引退相繼去。方慶王奕劻將引其黨某爲軍機大臣，江春霖特疏糾參。疏上逐回原衙門行走。春霖旋假歸養母，都下賦詩送行者甚衆。以陳弢庵七律後二聯用事爲最切，云：「書壁會當思魯直，裂麻竟不相延齡。陔餘尚有酬恩地，勤與鄉鄰講《孝經》。」時以某爲軍機大臣，亦罷論也。

《讀孟子》、《讀漢書》《石遺室詩話》卷五：弢庵有《讀孟子》、《讀漢書》二絕句云【略】。託意遣詞，極似朱竹垞。《讀史二首》詩云：「漢皇將將屈群雄，心許淮陰國士風。不分後來羞絳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海內文章有定稱，南來庾信北徐陵。誰知著作修文殿，物論翻歸祖孝徵。」蓋被擠于江村，出南書房時作也。弢庵詩第一首言戊戌某公督閩，傾陷以媚政府事。第二首言慈安太后之葬，孝欽后以毅皇帝幼沖，不遣出臨，曾上疏力爭事。《漢書·武五子傳》：「帝（武帝也。）崩，太子立，是爲孝昭帝，賜諸侯玉璽書。旦（燕王也。）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王孺等之長安，以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廣意，問帝崩所病，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柞宮，宮中讙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爲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歸以報王。」「五柞」句用事可謂工切矣。

《大悲寺秋海棠》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西山大悲寺花市甚盛，舊爲閩詩人張亨甫讀書處。陳弢庵先生有詠《大悲寺秋海棠》詩云：【略】弢老居林下近三十年，清季被徵再起，朝局已非，故有此感。詩雖婉約，寄慨已深。《麗白樓詩話》下編：陳弢庵丈【略】《詠秋海棠》句云：「澗谷一生稀見日，初花卻又值將霜。」蓋丈自甲申投劾迄于戊申，凡二十五年，再入都門，亦垂垂老矣，而又慨于清末朝政之日非，情見乎辭。然清社亦自是遂顛覆，不可謂非詩讖也。

《春陰四首》林庚白《孑樓詩詞話》：曩見陳弢庵之《春陰四首》，辭極清麗，【略】絕似晚唐。

《落花詩》林庚白《孑樓詩詞話》：弢庵早通籍，工于試帖，故體物琢句，尤所擅場。嘗賦《落花詩》，亦爲四首，傳誦海內，容覓錄之。《花隨人聖盦摭憶·陳弢庵之感春詩及落花詩》：滄趣作《感春詩》後，十八年，壬子，又作《落花詩》，仍用前韵，余憶而幷錄之。其一云：【略】其二云：【略】其三云：【略】其四云：【略】此四詩亦有本事，先生未嘗詳述其寓意。以余測之，大抵皆爲哀清亡之作，自憾身世，以及洵濤擅權行樂，項城移國，隆裕晏駕之類。

《次韵答伯嚴》《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三：吳闓生評：用筆詰屈不平。

《恭挽孝欽顯皇后》《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三：吳闓生評：用意深厚。

《恭挽德宗景皇帝》《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三：吳闓生評：沉痛。

《山居絕句》二《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三：吳闓生評：感慨無限。

又三《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三：吳闓生評：雋永。

又七《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三：吳闓生評：疏蕩中具有奇致。

《送廣雅撫晉》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弢老有《送廣雅撫晉》，詩云：【略】詩中古義相規，不僅尋常錄別。而「不畏蕭艾滋，但愁乏香草」一聯，在言路方開之日，隱有氣類漸孤之感，言外之旨尤可玩味。

《謝琴南寄文爲壽》李之鼎《宜秋館詩話》：福建陳伯潛學士寶琛耆宿靈光，與海藏樓、鄭蘇龕均以詩鳴當代，詩學臨川，杼機縝密。其《謝琴南寄文爲壽》七律云：【略】。

《滬上晤篔齋三宿留別》二《花隨人聖盦摭憶·陳弢庵題張篔齋小像詩》：滄趣與張繩庵交最深，予已屢詳之。其詩亦以爲篔齋作爲最佳，此殆天下之公論。【略】觀弢老後有《滬上晤篔齋三宿留別》，其第二絕句云：【略】「寒雨」「洪塘」，即拜張都像時之雨萬絲也。可見握別時印感之深刻矣。

《篔齋以小像見貽題寄》《花隨人聖盦摭憶·陳弢庵題張篔齋小像詩》：滄趣與張繩庵交最深，予已屢詳之。其詩亦以爲篔齋作爲最佳，此殆天下之公論。稿中爲篔齋作者，逾十餘題，皆纏綿沈摯，足見生死交情。其《篔齋以小像見寄感題卻寄》一首云【略】。此詩「夢中」一聯，當時南北最馳誦，而詩中可箋者亦多。首句「十載街西」者，弢老以同治戊辰初至北京，寓丞相胡同路西，與王可莊同居，篔齋則寓北半截胡同朱修伯家，兩巷複連，過從最密。

「機盡」、「聲銷」兩句，言簣齋當馬江未敗時，以好直言，又氣太盛，謗者蜂集，及喪師謫戍，侘傺憂傷，深自韜抑。又三四年，毀語始稍息也。「江心」句，言洪塘江上小金山之張經祠像。閩江下游，有馬頭江、馬尾江之稱，稍上至南臺，稱臺江，自洪山橋上，則稱洪塘江。溯江不十里，有小洲，名小金山，上著一寺，寺有塔，客堂供明都御史張經像。【略】閩人念經禦倭有功，故祀其像。張簣齋中法之役，督師馬江，未入城即臨前敵，以書生未經戰事，又使氣不洽衆口。既敗，自請革職，而衡之者衆。左文襄查辦，心知其枉，僅覆奏交部議處。朝貴素恨清流，卒戍軍臺。時陔老先以丁艱回籍，簣齋絓吏議，始終居馬江，至是由馬江溯流，經洪塘，又泝至建溪，始遵陸北上，陔老送至小金山始別。以簣齋之身世，與張經之遭際較，將毋相同，故其愴時惜友之語，有特沈痛者。熱淚如潮，殆必實事。

《入江哭簣齋》《一士談薈・陳寶琛》：寶廷、佩綸之逝，陳均有詩哭之。【略】《入江哭簣齋》云【略】。眞摯可誦。

《感春四律》《石遺室詩話》卷一七：滄趣有《感春四律》，作于乙未中日和議成時。其一云：【略】三、四略言冒昧主戰，一敗塗地，實毫無把握也。五言臺諫及各衙門爭和議，亦空言而已。六言初派張蔭桓、邵曰濂議和，日人不接待，改派李鴻章以全權大臣赴馬關媾和，遲遲不行。七、八則賠款二百兆，德宗與主戰樞臣，坐視此局全輸耳。其二云：【略】此首言孝欽太后以海軍經費，浪用諸建築頤和園與諸娛樂之事。是年適六旬壽辰，當大慶賀，以戰事敗衄而罷。其三云：【略】此首言海軍告熸，末聯言北洋枉學許多機器製造，付諸一擲而已。六句言翁同龢以南人作相也。其四云：【略】首聯言俄、德、法三國，代爭已失之遼南，而移禍于割臺也。三句言臺撫唐景崧，自立民主國，僅數日而已。四句言李經方充割臺使，在艦中定約簽字。此四詩見之已久，作者祕而不欲宣，時世滄桑，又方有刻集之議，屢與余商定去留。余爲刪存六百首，因詳此詩所指，以告觀覽者。《花隨人聖盦摭憶・陳弢庵之感春詩及落花詩》：考滄趣之《感春四律》，作于光緒乙未中日和議成時，其一云：【略】三、四句言冒昧主戰，一敗塗地，實毫無把握也。五句言臺諫及各衙門爭和議，亦空言而已。六句言初派張蔭桓、邵曰濂議和，日人不接待，改派李鴻章，以全權大臣赴馬關媾和，遲遲不行。七、八句則言賠款二百兆，德宗與主戰樞臣，坐視此局全輸耳。其二云：【略】此首，言孝欽太后以海軍經費浪用諸建頤和園與諸娛樂之事。是年適六旬壽辰，當大慶賀，以戰事敗衄而罷。其三云：【略】此首言，海軍告熸，末聯言，北洋枉學許多機器製造，付諸一擲而已。六句言翁同龢以南人作相也。其四云：【略】首聯言，俄德法三國，代爭已失之遼南，而移禍于割臺也。三句言臺撫唐景崧，自立民主國，僅數日而已。四句言李經方充割臺使，在艦中定約簽字。此四詩，盛爲人傳誦，其後屢議刊稿，屢刪屢輟，異日集中，不知存錄之否？老人曾以詩旨告于石遺先生，爲錄入《詩話》中，余計此詩，去今已四十年，固不妨爲作鄭箋，以資傳信也。

《七月十九日同嘿園遊翠微盧師諸寺》《花隨人聖盦摭憶・名流題壁》：寶竹坡罷官後，以西山爲家，朝夕攀陟，尤數數就茲崖。題詩壁間幾滿，多五言古詩，下署「偶齋」二字。【略】由庚寅後二十年，宣統二年，陳弢庵起用，重游茲崖，題一詩于翁詩側，云【略】，自注云【略】案弢老此詩，題爲《庚戌七月十九日同嘿園遊翠微廬師諸寺》，詩中之「後生」，即指嘿丈也。清流「四諫」與翁叔平不甚洽，然觀翁此詩于竹坡殊致欽挹，弢老詩則開口便沈痛，以下「洗悲」、「傷心」、「掩淚」、「皓首」，備極感愴。蓋此時「四諫」唯弢老僅存，聽琴者亦唯壺公尚在，此則并關掌故，不止名士墨緣，故可寶惜。

《次韻遜敏齋主人落花四首》四《花隨人聖盦摭憶・古時重紅色》：予前舉滄趣《落花》詩，原題爲《落花和遜敏齋主人韻》，遜敏齋者，載澤也。其實爲自步《感春》前韻，陳晚年彌謹愼，不欲自明。其第四首，「流水前溪去不留」一詩，王靜庵最愛之，爲人書于扇頭，而未注爲弢老作。未幾，王自沈昆明湖，此詩即紛傳爲靜庵作，以中有「委蛻大難求淨土」句，近于蓄念投湖也。已而報端有人又言爲李義山詩，尤可噱。弢老與門人談及此事，有「緇澠莫辨」之語，此則本爲以訛傳訛無須自明者耳。

《太夷來書引後村惠州弟哀詩及注語并示近作殘年況味今參透只是生離死別忙之句寄答二絕》《花隨人聖盦摭憶・陳弢庵遺事》：先生【略】其同懷弟仲勉太姻丈（寶璐），少先生一歲，前年歿于里，年八十五，先生哭之慟。曾書二絕句見示，題爲《太夷來書引後村惠州弟哀詩及注語並示近作殘年況味今參透只是生離死別忙之句寄答二絕》，詩云：【略】此詩，首用謝公爲弟萬喪輟樂事，而先生自辛亥後未嘗聽劇，故云。其第二首，則尤沉痛。

《過馴鷗園留別仲昭》《花隨人聖盦摭憶・陳弢庵與李高陽》：陳弢庵有

《過馴鷗園留別仲昭》一詩云：【略】按：此詩爲光緒二十九年弢老聞繩庵之喪，自閩來弔之時所作，度是瀕行之詩，故爾沉痛。【略】南皮時督鄂，聞弢老至寧，要約其游廬山，而弢老自言：「吾爲弔喪來，非游山也。」謝不往。

傳記

陳三立《陳文忠公墓誌銘》 閩縣陳公薨于舊京寓邸，年八十有八，喪聞，贈太師，謚文忠。【略】公諱寶琛，字伯潛，號弢庵。【略】生而英敏，年十八以諸生舉于鄉，越三歲成同治戊辰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光緒己亥大考擢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累遷至內閣學士。公夙秉庭誥，以忠孝自厲。【略】公與宗室侍郎寶廷、張學士佩綸、張文襄之洞，并以直諫有聲天下，想望風采，號爲「清流」。【略】善書，工詩文詞，他人得一足以名，然于公爲細行矣。著有奏議若干卷，詩文集若干卷。

《平等閣詩話》卷二 閩縣陳伯潛閣學（寶琛），一字弢菴，光緒初年服官京朝，與豐潤張幼樵京卿、歸善鄧鐵香給諫、宗室寶竹坡少宗伯、瑞安黃漱蘭少司馬，四人爲友，屢上封事，整飭紀綱，指摘利病，時號「清流」。甲申以微眚左遷，遂返初服。耕山釣水者廿餘年，夷然若與世相忘。

紀事

作家逸事

《石遺室詩話》卷一 蘇堪爲詩，一成則不改。【略】陳弢庵（寶琛）則必改而後成，過後遂不能改，謂結構心思已打斷矣。罷官鄉居，有作必就商于先伯兄木庵先生書。【略】伯兄既逝，弢庵亦復出山。在都數年，有作則必商定于余。今年六月，復以全稿屬去取，病中尚爲圈點數冊，約存六百首，勸刊行之。

陳衍《書滄趣樓詩後》 時世變易，昔之詩人爲清有者，今各爲其所自有矣。滄趣先生，則斷斷爲清有者也。先生往者退居三十年，詩益悄，有作必與木庵先兄商榷之。先兄沒，余偶歸里，必以質余。舊歲同在都門，先生尚爲清帝師傅，哀生平所爲詩，使余刪存圈點。爲刪數十首，存六百首。往往先生在坐，余操不律，存一首，必再三問：果可存乎？密圈一句，則若色然以喜。豈余之臧否，果足據乎？何虛懷之至于此也！與寒兄弟文字性情狎習之久，痛癢所在，知之較他人親切耳。余屢勸先生以詩付梓，久之，謙讓未決。余曰：吾閩詩學，至有清而衰，先生清詩人之最後勁也。不爲己詩計，獨不爲清詩生色計乎？若詩之工力品格，余詩話論之詳矣，不復著云。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仁和吳子隽觀禮，所著《圭庵詩錄》一卷，乃陳弢庵先生手寫印行者。弢庵因張叔度交圭庵甫一年，然相知則甚深，手寫遺詩，皆作精楷，風義之篤，又近世所無也。

林庚白《孑樓詩詞話》 從叔鼎燮，幼貧而好學，既壯，于羣書多所涉獵，文采斐然。陳弢庵激賞之。然鄉居固陋，偶入城，見策馬者，歸語所親：「吾今日見無角之牛矣。」比謁弢庵，弢庵款以茗，燮叔訝問：「甌安得有耳？」弢庵戲之曰：「今得一妙對，乃『甌有耳』與『牛無角』也。」

作品本事

《哭竹坡》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君以壬午典閩試歸，途次取江山船榜人女兒爲妾，上書自劾去官，亦一時韻事。【略】弢庵《挽竹坡》詩云：「黎渦未算平生誤，早羨陽狂是鏡機。【略】皆指此事。《花隨人聖盦摭憶·古時重紅色》：《哭竹坡》詩，「隆寒」「渴葬」皆事實。竹坡歿于十二月，貧甚，幾于無以爲殮。又《寶竹坡貧困致死》：竹坡先生之貧特甚，罷官後，徜徉京西諸山間，得詩數百首。春寒如嚴冬，而著縕袍，面破棉見。【略】直聲著天下，身爲貴胄交游遍朝端，而窮餓不顧以死，非徒今人所難能，古亦不多見。聞先生歿時，無以爲殮，弢庵哭以詩云：【略】「渴葬」亦記實。「黎渦」二句，言以壬午納妓一案，借此求去，尤見竹坡心事。

《過馴鷗園留別仲昭》 《花隨人聖盦摭憶·陳弢庵與李高陽》：安園歸于繩庵後，名馴鷗園。亦稱鷗園。陳弢庵有《過馴鷗園留別仲昭》一詩云：【略】

按此爲光緒二十九年弢老聞繩庵之喪，自閩來弔之時所作，度是瀕行之詩，故爾沈痛。按清流中以張繩庵爲最風厲。南皮雖與繩庵、弢庵善，然南皮惟上條陳言時務，與張、陳專事抨擊者不同，故官運殊佳。張、陳各外簡會辦後被謫。繩庵僅師，負謗最甚。傳聞豐潤、南皮晚年頗有違言。南皮移督兩江時，以繩庵適寓江寧，夙爲西后所嫉，與之往還，懼失歡西朝；不與往還，又失故人之誼。乃陰諷繩庵移居蘇州，繩庵大怒，謂「我一失職閑居之人，何至幷南京亦不許我往耶」，其後聞南皮又使人先容，微服往訪，至于相對痛哭。此事弢老時已有所聞，故繩庵之歿，特千里唁之。

《湖樓酒坐呈孝達相國》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弢老旋于督學江西任內，被命會辦南洋軍事。未幾奉諱里居，中間仕隱異轍，與廣雅蹤迹寖疏。垂老還京，過從較密，有《湖樓酒坐呈孝達相國》詩，中有「不期垂白共深尊」及「彈冠一出慚微尚」之語。

《題章价人直州（壽麟）銅官感舊圖曾文正靖港之敗自沈以殉章掖出之》　吳汝綸《銅官感舊圖記》：曾文正公靖港之敗，發憤自投湘水。幕下士長沙章君壽麟，既出公于湘之淵，已而浮沉牧令間餘廿年，乃追寫靖港之事爲圖，名流爭紀述之。【略】圖曰《銅官感舊》者，靖港故銅官渚也。

《寓齋雜述》四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蓋默窺廣雅灰心朝局，隱有祈死之意。其編《思舊集》，亦見其端。張筱帆于「微旨」句尚有所未解，未幾而廣雅果不起，乃爽然。以上微弢老自述，他人殊難作鄭箋也。

《送張文襄公歸櫬》　《一士談薈·陳寶琛》：張之洞以大學士卒于宣統元年己酉，是年歸櫬，陳弢庵（寶琛）送以詩云：【略】語甚沈楚。陳于同治間入翰林，光緒初年，與之洞及張佩綸、寶廷等同爲清班中最以敢言著者，主持讜議，風采赫然，鋒棱所向，九列辟易，時稱清流黨焉。訂交最早，情文相生，與祭文「吾之交公也以天下，哭公也亦以天下，而無所爲私，獨以三十年之離索，猶及生存數面，瀕危一訣，蓋亦非人之所能爲」，輓聯「有注海傾河之淚，近憂遠慮，窺微早識病難爲」，墓誌銘「初寶琛與公接膝京師，謬引同志，里居一訪公廣州，前後契闊幾三十年。前歲入都，見公道孤志勵，氣鬱慮煎，私用愾歎，孰圖會遘而決遽哉」等語，均見投分之深。之洞于光緒七年辛巳以內閣學士授山西巡撫，宣統三年辛亥陳又以閣學授晉撫，遙遙相對，相去適三十年。「隨肩」之句，若語讖焉。《兼于閣詩話·清流黨一二詩事》：陳弢庵與張孝達之交情，不及二張之密。戊寅、己卯數年間，二人在京師固亦接觸頻繁。後陳視學江西，會辦南洋軍務，旋即降斥里居二十餘年，而張則青雲直上，貴顯已極。及宣統繼位，始得再見，而時勢已益不堪問矣。陳有《送張文襄歸櫬》詩云：【略】悲愴沉摯，亦云至矣。宣統元年陳亦放山西巡撫，未赴任，故有「太行蜿蜒」之句。聞張遺詔中「守祖宗永不加賦之規，凜古人不戢自焚之戒」二語，爲陳所增者。

《送江杏村歸養》　《石遺室詩話》卷七：清末造重用滿人，以謀中央集權，舉軍機處、海陸軍、財政、外交諸重任，均以皇宗親貴掌之。時事既日非，言官中若趙啓霖、江春霖、胡思敬、趙熙、陳田數人，皆直言極諫，先後罷斥引退相繼去。方慶王奕劻將引其黨某爲軍機大臣，江春霖特疏糾參。疏上，逐回原衙門行走。春霖旋假歸養母，都下賦詩送行者甚衆，以陳弢庵七律後二聯用事爲最切，云：「書壁會當思魯直，裂麻竟不相延齡。陔餘尚有酬恩地，勤與鄉鄰講《孝經》。」時以某爲軍機大臣，亦罷論也。

《大悲寺秋海棠》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西山大悲寺花市甚盛，舊爲閩詩人張亨甫讀書處。陳弢庵先生有詠《大悲寺秋海棠》詩云：【略】弢老居林下近三十年，清季被徵再起，朝局已非，故有此感。詩雖婉約，寄慨已深。《麗白樓詩話》下編：陳弢庵丈【略】詠秋海棠》句云：「澗谷一生稀見日，初花卻又值將霜。」蓋丈自甲申投劾，迄于戊申，凡二十五年，再入都門，亦垂垂老矣。而又慨于清末朝政之日非，情見乎辭。然清社亦自是遂顛覆，不可謂非詩讖也。

《次韻和鮑庵實錄館同人攝影偶志之作》　《十朝詩乘》卷二四：迨《德宗實錄》開館，中值遜政，總裁始終其事者，惟陳伯潛太傅、陸鳳石相國、寶瑞臣侍郎及先文安公。經費無出，筆札皆損資任之，終得成書，尊藏如禮。伯潛太傅有《同館公讌》詩云：【略】。

《六月初一日漱芳齋聽戲（四首）》　《十朝詩乘》卷二四：遜政後，值太妃誕辰，猶于漱芳齋傳戲。陳伯潛太傅紀詩有云：「相公亦是三朝老，甯見椒風受冊時。」謂元和陸文端同治癸酉入都，不及見壬申大婚典禮。又云：「凝碧池邊幾淚吞，【略】猶感纏頭說報恩。」則謂譚鑫培懷恩辭賚，故特美之。《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卷一：乙卯九月二十三日爲國務卿徐世昌生辰，大典籌備處文武官吏群赴東單牌樓五條胡同相邸祝壽演劇。清室師傅陳寶琛亦在

座。京師名角齊集，合演《大登殿》。孫菊仙扮皇帝，百官請聖上登寶座，菊仙謙讓，立壇下，連稱不敢不敢。說白曰：「自從清室退位，從前皇帝已經沒有了。現在民國，幷無皇帝。將來皇帝，尚未出現。我何人！我何人！我何敢！我何敢！」忽指世昌曰：「哈！現在誰個是你的皇帝？」轉指陳寶琛曰：「哈！現在誰個又是你的皇帝？」退三步，將鬚一捋，大聲曰：「哈！我又是誰個的皇帝？」寶琛倚席掩淚不止。歸賦《漱芳齋觀劇有感》三絕云：【略】（如皐冒廣生商訂正。）案宮外演戲，先跳加官，宮內演戲，無官可加，先跳靈官祛邪。《龍虎山》只靈官一人，當門接引，三隻眼，紅鬚紅袍，左手挽袂，右手持杵。宮內演戲則用靈官十人，選名角跳之。形像鬚袍，皆倣龍虎山靈官狀。清室退位，無跳靈官者。世昌壽劇先跳靈官，故寶琛大爲傷感。（成禺補記）案弢老本集，題爲《六月初一日漱芳齋聽戲》。尚有一首云：【略】第二首注云：【略】實則借元和以罵東海。因漱芳齋而惡水竹村耳。弢老一日與天津高步瀛談，高謂梅蘭芳美國贈博士，徐菊人亦贈博士，于菊人品格有虧。弢老曰：「春蘭秋菊，皆一時之秀也。」（成禺再記）趙竹老世丈曰：「十年前，弢老來滬，予張家宴。詢及水竹村人。」弢老以兩手撫其頰曰：「替他不怕醜，腆然請我吃酒聽戲，膽敢對皇上用照會，派黃開甲代表入宮賀年賀節。」（成禺補注）

《吳柳堂御史圍爐話別圖爲張仲昭侍讀題》《石遺室詩話》卷二五：弢庵太保詩，多有本事，可資史料者。如《吳柳堂御史圍爐話別圖爲張仲昭侍讀題》云：【略】仲昭，黃齋子，末故云。「故宅」、「橫街」句，謂吳柳堂故宅，在南橫街，仿楊椒山故宅例，以祀柳堂，門前有扁額也。《十朝詩乘》卷二〇：柳堂初官御史，以疏爭成祿事左官。成祿，滿州人，爲甘嚴提督。高邑貢生馬吉貞等聚衆抗捐，巡道寶型等通稟上聞。成祿遽派兵擒斬之，駢死二百餘人。縣令管笙訐其冤殺，事交廷議。柳堂既疏請誅成祿，迨廷議定，則改立決爲監候，復具疏爭之，坐戇直獲譴。【略】見陳伯潛太傅爲張仲昭題柳堂所作《圍爐話別圖詩》注。其詩云：【略】「田盤」句，謂侍御死前語人曰：「將游盤山。」故其上陵不返，家人猶疑在盤山也。「黃童」，謂再同編修，卷中存其題作。同、光間，有所謂「翰林四諫」者，爲張文襄、黃漱蘭、寶竹坡及何太守金壽，同以敢言得名，李文正陰主之。太傅與仲昭父寶齋，皆當時健者。嗣以恭、醇二王不協，政局中變，諸建言者，先後坐事斥罷，詩中所謂「角弓翩反」也。《花隨人聖盦摭憶・陳弢庵題詩及注多關掌故》：吳柳堂，晚與陳弢庵友善。當時弢老以翰林官都中，數與柳堂及吳圭盦、張幼樵輩爲扶鸞之戲，臨壇者爲乾隆間詩人吳企晉泰來，吳詩署淨名軒，後所謂淨名社是也。今觀其《贈柳堂》二十韻詩，有云：「乾坤雙淚眼，鐵石一儒冠。」可見柳堂風節。又有云：「道心娛白石，噩夢到青蠻。杜宇三春雨，蒼梧一夕瀾。出山非小草，不死是猗蘭。」則直隱括到柳堂之尸諫矣。寶齋家有《圍爐話別圖》，蓋同治末年柳堂謫歸時，同人所作。其後民國初年，弢老題一七言古詩，極沈鬱頓挫，句中雜有小注，多關掌故。【略】詩云：【略】弢老于「當年」二句下，自注云：【略】案成祿滿人，爲烏魯木齊提督，誣民爲逆，擊殺多人，虛飾勝狀，爲左文襄所劾。柳堂繼陳其罪，有可斬者十，不可緩者五。尋逮問，讞上，論斬，廷臣請改監候。柳堂大憤，復疏爭，有「請斬成祿以謝甘民，再斬臣以謝成祿」語。成祿夙有宮中之援，柳堂疏上，穆宗大怒，謂吳可讀欺負我，大哭。醇王遂排衆議，罪柳堂。弢老詩注所云，蓋事實也。注中奮筆署奏之某君，指刑部尚書桑春榮。王家璧雖疏爭不得，而當時穆宗年幼暴怒，非要吳腦袋不可。原旨斬立決，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十堂官皆畫諾，獨家璧不肯，柳堂因此改流。家璧鄂人，字孝鳳。「寧期」二句，言光緒五年穆宗奉安惠陵，柳堂自請隨赴襄禮，還次薊州，宿廢寺自縊。未絕，仰藥死。于懷中得遺疏，請爲穆宗立嗣事，故曰「秦良衛史」也。「四諫」，即清流黨，以光緒初年始盛。案四諫究爲何人，其說不一，昔聞張謇齋、寶竹坡、陳弢庵、鄧鐵香爲四諫，而近人《紅柳盦詩話》，則云：「同治中文襄與竹坡侍郎、張幼樵副憲、黃漱蘭通政同官禁苑，以敢諫稱，時謂四諫。」似此則南皮在內。但考南皮《壽黃漱蘭》詩「四諫榮名冠翰林」，《拜竹坡墓》詩「翰苑猶傳四諫風」，若己身在四諫之列，似不便以此標榜。準之弢老詩「同時四諫接踵起」，揆其意亦必謙言不在此內。大抵四諫之名，原比擬宋之歐、余、王、蔡，說本不一，亦不必定指何人也。「角弓」至「《騷》魂」六句，詞意俱沈痛。「衰涕」句，言吳圭盦先逝，故曰「同宗」。「談詩說鬼」，即指淨名乩壇事。「廋語」句，弢老自注云：【略】繹此，似何詩孫先有一記題于圖上。「薊祠」，言薊州柳堂有祠。「故宅」、「橫街」，謂柳堂故宅在南橫街，仿楊椒山故宅例，以祠柳堂，門前有匾額。「黃童」句，自注云：【略】言黃彭年及子國瑾題詞，國瑾以憂卒也。寶齋藏書，被兵掠盡，此卷幸存。仲昭爲寶齋子，故收句云爾。

弢老此詩，蓋刻意之作，不獨爲柳堂，亦爲黃齋。其云「一斥歸卧蘭山陘」者，柳堂甘肅皋蘭人，先以刑部主事遭憂去，主講蘭山書院，及成祿案，鐫三級，歸又主講蘭山也。《兼于閣詩話・清流黨二二詩事》：時有稱爲「四諫」者，張佩綸、寶廷、黃體芳三人外，其餘一人，說者不一：有謂鄧鐵香（承修）者，見狄楚青《平等閣筆記》；有謂爲張之洞或陳寶琛者。最近福建師大歷史系陳貞壽所譔《清流黨健將陳寶琛》，即以張之洞、張佩綸、寶廷、陳寶琛爲四諫。其實張、陳二人固是清流黨骨幹分子，但并不列于四諫。觀陳之《滄趣樓詩集》中《吳柳堂御史圍爐話別圖爲仲昭題》二首，中有「同時四諫接踵起，欲挽清渭澄濁涇。」（時稱張、寶、何、黃，文襄尚未在講職也。）又張之《澗于集》奏議第六末，張之嗣君志潛所作《識》云：「當先君建言之際，同官中如黃侍郎體芳、宗室侍郎寶廷、何編修金壽，皆能遇事敢言，朝野震爍，彪炳史乘，時有四諫之目。」如是則四諫爲張、寶、黃、何，確實無疑，惟何編修之名稍晦耳。

《朱古微校詞圖》　沈曾植《疆村校詞圖序》：逸社冬集，疆村以《校詞圖》屬題。【略】昔者吾友鷙翁王給諫，以直言名天下，顧其閑暇好爲詞，詞多且工，復校刻其所得善本詞于京師，以詔後進。方是時，疆村與相唱和，若鐘呂之相宣，前後嗩于，而曲直歸分也。鷙翁取誼于周氏，而取譜于萬氏，疆村強識分銖，宗萬氏而益加博究。上去陰陽，矢口平亭，不假檢本，同人憚焉，謂之律博士。蓋校詞之舉，鷙翁船其端，而疆村竟其事。【略】校成之詞，已刻者一百餘家，未刻者方日而出未有已也。【略】可謂富與。疆村者，居士祖居埭溪，溪渚上疆山麓。唐白文公所謂惟有上疆精舍與劉商居之仙知者也。吾浙山水名在《山海經》，而至今可指其所在，按圖瞭狀，東惟會計，西惟浮玉、苕水爲最古。上疆爲浮玉支麓，而埭溪古施渚，則苕水西源。禹益所經，夏少康帝抒封邗之虛，越勾踐鑄劍之迹。山水精絕，靈物泱莽，往往令人俯仰古今，悲思感慨而不可止。居士家在疆村，平生出入中外，退而寄他郡，圖中風物，夢想所寄爾，而長楸夏首之思，感不絕而苑莫達者。鷙翁往矣，獨竚貽乎荒谷桂渚之間。愀淚謳調，所自爲詞與所校之詞，乃相與轉注綿延于無已。

《散原少予五歲今年八十矣記其生日亦九月賦寄廬山》《花隨人聖盦摭憶・陳弢庵遺事》：散原翁八十生日，先生寄以一詩，并寫以寄余。詩云：【略】此詩海內稱傳其佳，抑豈知其佳處，乃在無一句無着落。後七句諗二陳者多知之。首句似虛而實，蓋翁爲光緒初年先生典試江右所親拔士。其試題，則爲《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故首句意實雙關。散原是年春尚居廬山，冬始北行，耄年師弟，猶得懽聚者又一年有餘。北書昨來，言翁病癃閉時作，久戒絕篇章，然今日殆不能無沈泉之詠矣。

《蘇盦避暑大連來書引後村哀惠州弟詩及注并示以近作云殘年況味今參透只是生離死別忙寄答其意》《花隨人聖盦摭憶・陳弢庵遺事》：先生曾祖望坡尚書，祖弼夫方伯，四世皆有顯名。其同懷弟仲勉太姻丈（寶璐）少先生一歲，前年歿于里，年八十五，先生哭之慟。曾書二絕句見示，題爲《太夷來書引後村惠州弟哀詩及注語并示近作殘年況味今參透只是生離死別忙之句寄答二絕》，詩云：【略】此詩，首用謝公爲弟萬喪輟樂事，而先生自辛亥後未嘗聽劇，故云。其第二詩，則尤沈痛。

《題馬通伯所藏劉文正文清父子阮文達祁文端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李文忠翁文恭諸公手札冊》《石遺室詩話》卷二四：久不見馬通伯（其昶），蛩然遠過，出示一冊使題。翻之，則劉文正、文清父子、阮文達、祁文端、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李文忠、翁文恭諸公手札也。余題數語略云：「此冊皆有清名將相手書。使無意世事者觀之，如以不甚識字人披覽四部巨帙也。然其中學問優長有著作，若阮、祁、曾三公，尚能略窺涯涘。而鄙人方輯《閩詩錄續編》，讀阮太傅一書，言搜錄《淮海英靈集》者，不禁謬附同志云。于冊中諸公，雖間有不喜者，未暇爲陽秋也。」弢庵則題一五律云【略】。蓋致咎于冊末一二公，而以夷甫相況者，非苛論也。

著録

陳三立《滄趣樓詩集序》《滄趣樓詩集》十卷，爲吾師陳文忠公晚近所手定也。公薨逾一歲，孤子懋復等將授刊，督三立識其端。

陳邕統《滄趣樓文存讀校後記》　右吾師陳弢庵先生遺著《滄趣樓文存》上、下兩卷，計爲目九十九篇，內有目無文者三篇，益以補錄二篇，都爲九十八篇。區其文類，則屬于陳議者二，屬于序、跋者二十有二，屬于雜記者

四，屬于傳誌者十有九，屬于哀祭者十有二，而壽序之入錄者亦有二十有九，與傳誌之數相等，各占全集之三分二焉。列于篇首之原闕二篇爲《策問五道》暨《整頓士風崇尚經學札》，前者當爲壬午典試江右時所作，後者當爲留督學政時所作也。此外九十八篇，則悉屬四十後所作。【略】辛卯冬至後一日，門人陳遵統記于榕北之團蔭堂，時年七十有四。

陳懋復《滄趣樓詩集跋》 先公之喪既歸葬，懋復比歲里居，哀輯遺稿叠經商穎生姑丈校閱，期于去夏禫祭後寫本出門，周諮南北，次第刊行，會廬溝橋變起戰禍，延及南省，閩亦擾攘。【略】就商林表兄宰平、方君策六、鍾君惺西、陳君莼衷，詳悉討論付刊凡十卷，計七百九十一首。謹遵先公手定，託始丁亥年。此五十年間家庭哀樂，天步艱難，暨先公之仕止久速忠孝大節，略見于此。

陳宗蕃《滄趣樓詩集跋》 滄趣師歿後之四年，遺稿將付梓。宗蕃與鍾子惺西、方子策六、林子宰平任校讎之役。【略】校讎既竟，爰綴數語，藉誌景忱。

陳海瀛《滄趣樓文存跋》 《滄趣樓文存》者，族兄太傅公遺稿也。公之謀國經綸，立朝風節見于奏議者，足以扶敝補偏，廉頑立懦。稿中《七省水師議》及《在資政院)請昭雪楊銳等提案》，亦可作奏議讀，它如記事贈言、銘幽哀逝之作，多于前代文獻，于先儒學術有所參證，蓋文也而政教繫焉。校讎既畢，敬書其後。

陳曾壽《聽水齋詞序》 歲庚午，曾壽赴天津行在所，與年丈陳文忠公朝夕相見于直廬者歷三年之久。公嘗以詩稿四冊示觀，屬去取，且謂：「勿以耄而棄我。」既不獲讓，則竊以己意擇藏若干卷，公欣然謂：「即以此爲定本矣。」繼又出其詞一冊，曰：「吾少時喜爲詞，久輟不作，今沽上有《須社詞集》，觸夙好又稍稍爲之，顧性不相近，恆重質少諧婉之致，子亦試爲定之。」須社者，天津流人文士所設，立月再三集，集則拈題限調，寄彊村侍郎滬上，平第甲乙。公初未嘗入社，時藉以遣興而已。【略】公薨逾年，公子幾士既刊公詩，并以詞附。

藝文

《眉韵樓詩話續編・馮子立贈陳伯潛詩》 子立先生有《贈陳伯潛學士(寶琛)》七古，作於光緒初年。其時學士直言極諫，立朝風節，照耀藝林。馮先生此詩，體參詠史，意取規時，非學士不足以當之也。詩云：「金璫貂尾冠戔戔，秦漢以來權閹多。給事黃門掃除耳，斜封墨敕誰敢呵。唐虞何必資殷鑒，聰聽彝訓平不頗。履霜預戒堅冰至，涓滴不塞將成河。宮禁森嚴驗符籍，鉤陳拱衛紛星羅。何物閹寺亂朝紀，口傳天語奚辨訛。一朝羽林被嚴譴，朱虛將種如我何。淑問皋陶祇俯仰，伴食宰相猶婆娑。砥柱中流控湖海，元龍豈肯容蛟鼉。膽大如斗心如髮，諫書不愧言語科。神母風雷轉頃刻，昭昭白日天顏和。四海仰瞻手加額，主聖臣直泣且歌。藹藹吉人媚天子，朝陽鳴鳳來卷阿。都兪吁咈誰復繼，宜公奏議傳東坡。」

鄭孝胥《聽水樓偕伯潛夜坐》 人間可語轉寥寥，默坐空山盡此宵。月黑勿驚林突兀，泉枯惟對石嶕嶢。宣南氣類今難問，樓上詩魂我欲招。莫便相逢恨岑寂，明朝分手馬江潮。

又《陳弢庵過談》 螺洲石鼓鬱蒼蒼，并作蒼顏歲月長。一代風裁供小隱，十年憂思謝歡場。端看不朽功名外，永憶相從几杖傍。欲抱遺書歸墓側，待君着筆叙存亡。

梁鼎芬《上海喜晤陳伯潛前輩賦贈》 天意江湖著此翁，回思二十二年中。良辰一笑還能待，詩卷相思豈有窮。淺淺黃花添細雨，垂垂白髮對西風。尊前飛動寧無寐，久坐窗前漏未終。

許承堯《懷人詩七首》六 八旬何所戀？隨日到虞淵。一代中朝宿，千詩薄海傳。擎杯容下走，對客舉新篇。鏤臆終生感，荒齋墨寶懸。(陳弢庵先生寶琛)

又《手寫滄趣樓詩數十首因謁弢庵先生歸而記此》 今日人間始可哀(陳句)，每吟斯語絕低徊。金仙清渭寒聞咽，鋼鞏秋衾老費才。古寺訪松眞隔世，山樓聽水待重來。見公我嘆如侯喜，刻鏤生平記此回。

胡朝梁《上弢庵先生二首》 問今何歲歲何時，未臘歲除春尚遲。滄海橫

流眞到眼，衣冠閱世與支頤。同朝耆舊今餘幾，歷劫文章古所悲。遲暮孤寒傷氣類，青青松柏是吾師。吾師先生所取士，號稱松柏多奇姿。廿年翻覆官如土，十口倉皇命屬絲。寸意微茫通帝喟，白頭吟望隔天涯。欲知臣甫中腸痛，請誦散原亂後詩。（壬午歲，先生主考江西，以「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命題，所取皆宿士，人稱曰：「滿門松柏。」散原師即出先生門下。）

羅惇曧《壽陳弢庵太保七十》 滄趣樓前水自寬，晚榮忠愛作甘盤。眼驚世局雲千變，夢戀鄉山竹萬竿。桑海縱更新歲月，槐班未改舊鵷鸞。羅胸國故關興廢，莫作尋常野史看。

丘煒萲《寄題陳弢庵閣學寶琛》 遠天渺涉螺江水，長晝陰陰夏木居。一代經師今不門，百年霸跡古無諸。風塵何適思吾黨，造化安歸此寄廬。容日靈山學偕隱，柴門相望使君車。

李宣龔《挽弢庵太傅》 幅巾深念久無歡，一瞑終傷國事難。人日寄書猶在手，去年共影忍重看。生憎虎豹當關惡，轉覺麒麟卧地安。大耋興嗟吾道厄，豈爲舊學惜甘盤。

張佩綸《始得伯潛書時築室石鼓山中以詩寄懷》 十年同夢躡天梯，（在都時有同游石鼓山之約。）自屏尊罍急鼓鼙。一觸網羅江水闊，幾回書札塞雲迷。（君先寄三書均未達。）閑琴自理龍潛聽，裂素難投畫壞題。已是結鄰乖夙約，放歸我亦澗于西。

雜録

《越縵堂日記》光緒八年二月廿九日 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寶琛奏，江寧三牌樓命案，疑竇孔多，請查辦。寶琛疏言六可疑，專爲開釋洪汝奎也。蓋以事由沈葆楨主之，閩人袒護鄉誼，又以沈爲聖人，少年淺識，無足多怪，傳其入洪重賄，當不至此。

又（光緒十年五月廿八日） 詔曾威毅以全權赴滬與法議款，陳寶琛許竹篔隨往，寶琛懼甚。先以其祖父故廣東鹽運使景亮死，疏請期假喪，不許；復請假省其父，又不許；乃疏言口訥不善辨論，請別簡人。朝廷怒，嚴旨詰責不許。蓋寶琛本輕險之士，無膽識，又戀江西學差也。

《一士談薈・陳寶琛》 寶廷、佩綸之逝，陳均有詩哭之。【略】佩綸當馬江失事後，陳丁母憂，輓以聯云：「狄梁公奉使念吾親，白雲孤飛，將母有懷嗟陟屺；周公瑾同年小一月，東風未便，弔喪無面愧登堂。」皆清流黨之哀音也。陳與佩綸之交尤篤。佩綸墓志，亦陳所撰，于馬江之役，頗爲申雪云。

《花隨人聖盦摭憶・古時重紅色》 豐潤充軍後，陳有一詩寄之，所謂「東坡飲啖想平安」者，亦極沉摯。

又《陳弢庵遺事》 弢庵先生以今年驚蟄前一日逝于舊都，年八十八矣。老成人漸盡，輒有靈光忽隤之嘆。【略】然猶健飲啖，健談，舊曆元日，尚爲詩，有「蟄坏欲動身滋耄」之句，而上元後，驟患肺炎，遂不起。【略】先後典學甘肅、江西，而江西得士尤盛。陳散原（三立）、朱艾卿（益藩）皆所得士。既拜會辦南洋軍務之命，與南洋大臣曾沅浦（國荃）議事不合，會以丁艱歸，遂居鄉不出，垂三十年。營聽水齋于鼓山，而所居螺江，有滄趣樓，故海內稱聽水翁，或稱滄趣老人。【略】近人但稱爲清室太傅，狀貌恂恂，而未知六十年前，此老固踔厲風發，朝中目爲清流黨魁也。【略】生平愛惜其詩，字斟句酌，不肯付梓，其門人南豐趙聲伯（世駿）工書，能作逸少黃庭及楮河南體，一時稱最。嘗從容致請，欲乞詩稿，書以剞劂，如林鹿原書漁洋山人詩事，先生卒未許，聲伯旋歿，世以爲憾事。

又《談陳弢庵》 滄趣《落花詩》，原題爲《落花和遜敏齋主人韵》，遜敏齋者，載澤也。【略】其第四首，「流水前溪去不留」一詩，王靜庵最愛之，爲人書于扇頭，而未注爲弢老作。未幾，王自沉于昆明湖，此詩即紛傳爲靜庵作，以中有「委蛻大難求淨土」句，近于蓄意投湖也。已而報端有人又言爲李義山詩，尤可噱。弢老與門人談及此事，有淄澠莫辨之語，此則本爲以訛傳訛無須自明者耳。

陳衍《書滄趣樓詩後》 時世變易，昔之詩人爲清有者，今各爲其所自有矣。滄趣先生，則斷斷爲清有者也。先生往者退居三十年，詩益陋，有作必與木庵先兄商榷之。先兄沒，余偶歸里，必以質余。舊歲同在都門，先生尚爲清帝師傅，哀生平所爲詩，使余刪存圈點。爲刪數十首，存六百首。往往先生在坐，余操不律，存一首，必再三問：「果可存乎？」密圈一句，則若色然以喜。豈余之臧否，果足據乎？何虛懷之至於此也。與寒兄弟文字性情狎習之久，痛癢所在，知之較他人親切耳。余屢勸先生以詩付梓，久之，謙讓

未決。余曰：「吾閩詩學，至有清而衰，先生清詩人之最後勁也。不爲己詩計，獨不爲清詩生色計乎？若詩之工力品格，余《詩話》論之詳矣，不復著云。

《石遺室詩話》卷五　吾鄉詩人，多在會城之西南鄉。弢庵居螺洲，去城三十餘里，南而稍偏西，築滄趣樓。面隔江尚幹鄉之方山，五峰插天，摺疊如列屏，視匡廬之五老、香爐，廉悍過之。【略】。洲上良田廣宅，有華嚴菴，具林塘之致。

《石遺室詩話續編》卷六　余近在里中，作一白話詩云：「人生七十古來稀，此是詩人短命詞。試看前清諸老輩，所難九十到期頤。吾鄉陳弢庵，年八十有八矣，向來朗健，林貽書相其面，謂可活過九十，今忽歸道山，則余詩不幸言中矣。余哭以兩七律，不管閒事，只言交情。拔可一律，項聯云：「生憎虎豹當關惡，轉覺麒麟卧地安。」殊爲穩切。蓋滿洲爲保護國，弢老絕不與其事也。

趙熙《香宋雜記》　癸丑二月，京師社。羅癭公與易實甫閱卷。【略】閩派每人例作四聯，多必八聯。不許少，不許多。【略】《木·安四唱》【略】忽得句云：「聞道長安悲杜甫，請將一木告林宗。」自喜似弢庵也。弢庵原作云：「十年竿木逢場戲，一夢槐安作宦歸。」易云：冲遠深微。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徵君名樹德，吾友纘蘅之尊人也。樸學清空，教授鄉里中，風采隱然，爲士林重。【略】其歿也，海內士大夫哀挽之作頗多。弢庵先生一聯云：「學行式鄉閭，儒效惜難公一世；才名動京洛，父風早已被諸郎」，最爲一時傳誦。

黃侃

章炳麟《游廬山詩序》　侃以往教十日之頃，偶然望之，爲已略矣。雖然，世之道廬山者，率以遠人賈居之地爲根，佗直附贅耳，名曰記廬山，其實記牯牛一嶺也。侃所觀者，乃在山川之勝、往史之迹，于賈地略一道，蓋擘而語之，非有流連荒亡之樂，斯所以異于俗士也。【略】侃爲詩素慕謝公，及是篇什多五言，猶近古。七言或時雜宋人脣吻，獨其所爲四言，上不逮仲宣，而下幾與叔夜元亮伉矣，亦足以見其所抱也。

又　蘄黃侃以往教江西之隙，登廬山，爲古今體詩三十七首，都爲一集。

又《黃季剛墓誌銘》　季剛諱侃，湖北蘄春人也。余違難居東，而季剛始從余學，年逾冠耳，所爲文辭已淵懿異凡俗。因授以小學經說，時亦作詩相倡和，出入四年，而武昌倡義。其後季剛教於北京、武昌、南都諸大學，凡二十年，弟子至四五傳。余之學不能進以翻，而季剛芳穎駿發，所得視曩時倍蓰，竟以此終。世多知季剛之學，其志行世莫得聞也。黃氏出宋秘書丞庭堅，自徙蘄春至季剛如干世。考諱雲鵠，清四川鹽茶道，署按察使事，以學行著。所生母周。季剛生十三歲而孤，蘄春俗輕庶孽，幾不逮學，故少時讀書艱苦，其銳敏勤學亦絕人。既冠，東游學日本，慨然有光復諸夏之志。嘗歸集孝義會于蘄春，就深山廢社說種族大義及中國危急狀，聽者累千人，環堅，自徙蘄春至季剛如干世。考諱雲鵠，清四川鹽茶道，署按察使事，以學行著。所生母周。季剛生十三歲而孤，蘄春俗輕庶孽，幾不逮學，故少時讀書艱苦，其銳敏勤學亦絕人。既冠，東游學日本，慨然有光復諸夏之志。嘗歸集孝義會于蘄春，就深山廢社說種族大義及中國危急狀，聽者累千人，環堅，自徙蘄春至季剛如干世。考諱雲鵠，清四川鹽茶道，署按察使事，以學行著。所生母周。季剛生十三歲而孤，蘄春俗輕庶孽，幾不逮學，故少時讀書艱苦，其銳敏勤學亦絕人。既冠，東游學日本，慨然有光復諸夏之志。嘗歸集孝義會于蘄春，就深山廢社說種族大義及中國危急狀，聽者累千人，環故謀牽制，得三千人，未成軍，爲降將某所襲，亡去，之九江。未幾，清亡。季剛自度不能與時俗諧，不肯求仕宦。嘗一爲直隸都督趙秉鈞所迫，強出任秘書長，非其好也。秉鈞死，始專以教授自靖。民國四年秋，儀徵劉師培以籌安會招學者稱說帝制，季剛雅與師培善，陽應之，語及半，即瞋目曰：「如是，請先生一身任之。」遽引退，諸學士皆隨之退。是時微季剛衆幾不得卽召庖人痛訶譴之，世以比茅容、阮籍云。【略】今正五十，而遽以中酒死。

又　性雖傲異，其爲學一依師法，不敢失尺寸。見人持論不合古義，卽眙視不與言，又絕類法度士。自師培附帝制，遂與絕，然重其說經有法。師培疾亟，又往執摯稱弟子。始與象山陳漢章同充教授，言小學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決，後又善遇焉。世多怪季剛矜克，其能下人又如是。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蘄春黃季剛（侃），其尊人爲翔雲先生。以文章氣節，有聲咸、光間。君少承家學，壯有才名，與吳縣汪東（旭初）、歙縣吳承仕（檢齋）、蒲圻但燾（植之），同爲太炎高足。余與君久不相見，前歲自武昌曾

寄書索寄近刻。時方都講鄂校，屏絕聲聞，邈然高躅，心竊敬之。君工填詞，詩亦不作六代以後語，近體尤不輕作。

《始達武昌，即事言懷》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籌火叢祠」句，頗有所諷，君之沉冥遺世，殆亦有托而逃乎。

曾緘《量守廬詞鈔序》　蘄春黃季剛先生爲【略】四川按察史黃公祥雲之第十公子，生于揚馬之鄉，長于屈宋之國，井絡躔曜，江漢炳靈，稟氣孤清，高才特秀，童年玉立，弱冠文飛，受知于餘杭章君太炎，謂其清通之學，安雅之辭，並世無比，與儀徵劉君申叔同教于北京大學。劉君重其文采，以爲雖賈生駿發，無以過之。歷朔南諸大學，都講所至，諸生歸之如市，四遠想望風采，海內稱蘄春先生而不名。晚廬于南京九華村，取陶靖節「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詩義，榜其門曰「量守」。藏書雜還，日事披校，既博覽載籍，多所發明。章君趣令著書，殆將從事，遽以民國二十四年重九之日登豁蒙樓飲酒賦詩，傷酒嗽血，即以次日卒于量守廬，年纔五十，士林悲悼，時論惜之。

又　蘄春黃季剛先生【略】平生著述多未勒成專書，而說已風行，展轉迻寫，所作雜文、詩詞，斷簡零縑，充盈篋衍。會東夷犯闕，故廬灰燼，哲嗣子畊間關走蜀，携以自隨，頃萃成都諸同門生爲之結集，而卷帙繁富，不可卒理，因先錄其詞爲一集，題曰《量守廬詞鈔》。

汪東《繡華詞序》　蘄春黃君所爲詞一卷，共若干首，取張平子語，名曰《繡華詞》。

又　于歷代文筆，時有平議，今坊間所行《文心雕龍札記》，是其一也。每讀一書，手爲校記，傳以新義，得者視爲鴻寶。

《世載堂雜憶・紀黃季剛趣事》　黃季剛侃平生有三怕：一怕兵，二怕狗，三怕雷。其怕兵也，聞日人兵艦來下關，季剛倉皇失措，盡室出走，委其書稿雜物於學生某，某乃囊括其重物以去。季剛訴諸予，且曰：「甯失物，不敢見兵。」在武昌居黃土坡，放哨兵游弋街上，季剛懼不敢出，停教授課七日。其怕狗也，在武昌友人請讌，季剛乘車至，狗在門，逐季剛狂吠，急命回車還家，主人復牽狗來，尋季剛，約繫狗於室外，始與主人往。其怕雷也，十年前四川何奎元，邀讌長洲寓廬，吾輩皆往。季剛與人爭論音韵，擊案怒辯，忽來巨雷，震屋欲動，季剛不知何往，尋之，則蜷踞桌下。咸曰：「何前之恥居人後，而今之甘居人下也？」季剛搖手曰：「迅雷風烈必變。」未幾又大雷電，季剛終蜷伏不動矣。

又　季剛晚喜《易》數，以爻卦卜牙牌數，自詡別有會通，可以致富。一日，卜得三上上，往購彩票全張，揭標中頭彩，曰：「今日所獲，稽古之力也。」乃以所入購建藍家莊房屋，另建新廬，落成，大樂。忽有徵發藍家莊一帶爲要塞之議，季剛又大懼。予曰：「盍延大堪輿家蕭萱謀之。」蕭至，易其門戶方向，包管無事，而不知蕭實出奇策以得免也。

又　季剛好口腹，予與汪君辟疆善應付之，故其平生，無人不有爭罵，惟與予二人和平交接，未有違言。季剛聞某物未嘗新者，必設法致之，多與則飽颺，必時時請求，則深自卑抑。一日，有製熊掌蛇羹八珍延客者，主人則經其痛罵者也；所設皆未曾入口之品，季剛乃問計於予，且自陳由入席至終席，不發一言。予商之筵主，因延季剛，果盡日陪坐，訥訥如不出諸口者。人皆謂季剛善變，不知其有所欲也。

又　季剛少溺女色，晚更沉湎於酒，垂危嘔血盈盆，仍舉酒不已。醉中狂罵，人不能堪。予常規之曰：「學者變化氣質，何子學問愈精，脾氣愈壞，不必學汪容甫也。」季剛曰：「予乃章句之儒。」及其云歿，雖胡翔冬曾被毆擊，李葆初路遇不禮，亦爲之咨嗟太息，曰：「中國更無師矣。」使能早年絕嗜慾，平意氣，其所得必有大過人者，今舉其最擅長之音韻、訓詁言之。

又　季剛爲黃雲鵠先生幼子，雲鵠吾鄂宿儒，湛深經學，季剛齠年受學之始，即授以許氏《說文解字》部首，故於聲音、訓詁之學，早具根柢。十六歲後，由文普通學堂派往日本留學；時餘杭章太炎先生因提倡革命，避地東京，羣請講學，季剛亦同居民報社，往問業焉。開講之日，首授以大徐本《說文解字》，而以「求本字」、「尋語根」爲研求二大原則，輔以所爲成韻圖。所謂「類轉」、「旁轉」、「隔轉」諸法，即世所傳古韻三十二部者也。

況周儀《繡華詞題詞・減字浣谿紗》　容易金風到海湄，孀滓吹聚兩詞痴，玉簫聲裏識君遲。　記得凌雲常自惜，劇憐飲水不同時，而今眞個慰輞饑。

又　雁後霜前百不堪，飄燈何意得深談，賃廬天與近花庵。　祇爲移情來海上，便須連句仿城南，人天慧業好同參。

又　憶昔梅邊失賞音，十年淒絕據梧吟，爲誰重理舊彈琴。　青眼高

歌望吾子，素心難得況而今，桃花潭水此情深。

又　彩筆能扶大雅輪，周情柳思更無倫，偶于疏處見蘇辛。　結習盡同成二我，多情不薄到今人，輒紅門外亦珠塵。

《蘇元瑛東居雜詩十九首寄病蟬海上》一　却下珠簾故故羞，浪持銀蠟照梳頭。玉階人靜情難訴，悄向星河覓女牛。

又三　羅襦換罷下西樓，豆蔻香溫語未休。說到年華更羞怯，水晶簾下學箜篌。

又五　異國名香莫浪偷，窺簾一笑意偏幽。明珠欲贈還惆悵，來歲雙星怕引愁。

曾樸

論述

侗生《小說叢話》　《孽海花》爲中國近代小說，友人謂此書與《文明小史》、《老殘游記》、《恨海》爲四大傑作。顧《孽海花》能包羅數十年中外事實爲一書，其綫絡有非三書所及者。其筆之詼諧，詞之瑰麗，又能力敵三書而有餘。惜印行未半，忽然中止。天笑生承其意，爲《碧血幕》一書，文筆優美，與《孽海花》相伯仲，未數回亦止。神龍一現，金豹難窺，見者當有同慨也。

林紓《〈紅礁畫槳錄〉譯餘剩語》　昨得《孽海花》讀之，乃嘆爲奇絕。《孽海花》非小說也，鼓蕩國民英氣之書也。其中描寫名士之狂態，語語投我心坎。嗟夫！名士不過如此耳。特兼及俄事，則大有微旨。借彩雲之軼事，名士之行蹤，用以眩轉時人眼光。而彩雲尤此書主中之賓，但就彩雲定爲書中之主人翁，誤矣。天下文章，無妨狡獪。發起編述二君子，吾奈何不知其名耶？

《清稗類鈔・著述類・孽海花》　近人所著小說，以東亞病夫《孽海花》爲最著。全書以名妓賽金花爲主。金花初名彩雲，不僅爲近世名妓，其一生歷史，即求之於古籍中，以一勾闌女關係國家存亡，除陳圓圓外，殆不多見也。是書網羅同、光以來三十年之遺聞軼事，可爲近世之歷史小說。其間描寫名士氣習，如禹鼎鑄奸，如溫犀照渚，尤爲淋漓盡致。出版以後，重印至六七次，已達二萬部左右，在我國新小說中，可謂銷行最多者矣。其中人物，皆影射同、光時人姓名，如金雯青即洪文卿，龔和甫即翁同龢，潘八瀛即潘伯寅，黎石農即李芍農，李純克治民即李莼客慈銘，莊小燕即張樵野，莊崙樵佑培即張佩綸幼樵，陸蓽如仁祥即陸鳳石潤庠，錢塘卿端敏即汪柳門鳴鑾，何珏齋太眞即吳清卿大澂，唐常肅即康長素，王子度恭即黃公度，過肇延即顧輯庭，呂辛芳即李經芳，匡次芳即汪芝房，謝山芝即謝綬之，許鏡澂即許景澄，雲仁甫即容純甫，貝效亭即費幼亭，李台霞即李丹崖，潘勝芝曾奇即潘曾琦，徐忠華即徐仲虎，莊壽香芝棟即張香濤之洞，馬美叔即馬眉叔，呂順齋即黎純齋，薛淑雲即薛叔耘，李任叔即李壬叔，米筱亭即費屺懷，姜劍雲即江建霞，王憶莪仙屺即王益吾先謙，祝寶廷溥即寶竹坡，黃叔蘭禮方即黃漱蘭體芳，黃仲濤即黃仲弢，袁尚秋即袁爽秋，繆寄坪即廖季平，連沅荇仙即聯元，成伯怡即盛伯羲，段扈橋即端午橋，聞韻高即文芸閣，荀子佩即沈子培，汪蓮孫即王廉生，馮景亭即馮桂芳也。其後半部爲他人所續，則毫無精采矣。

胡適《評幾種舊小說》（存目）

《中國小說史略・清末之譴責小說》（存目）

傳記

《光宣以來詩壇旁記・清末五小說家》　曾樸，初字太樸，後改孟樸，又字小木，又字籀齋。其所著《孽海花》小說，署「東亞病夫」。江蘇常熟人。父之撰，爲時文名手，著有《登瀛社稿》。樸齠齔穎異，極爲父母所鍾愛。從同邑潘子昭受學。課經之暇，即喜讀雜書及說部。師長每呵之，樸不顧也。又喜爲駢體文，偶爲之撰所見，甚異之。樸亦覺其才情甚美，與邑人張隱南、胡君修、蔣志範遊，文名日噪。年十九，入府學爲諸生，光緒辛卯舉人。時李文田、文廷式、江標、洪鈞，皆喜爲西北地理及金石考古之學。【略】逾年嗣婚沈氏，時往來京師及里閈。及甲午戰後，樸極感研學西文之要，乃入同

文館學習法文。又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考試，爲張蔭桓所擯，乃決意南歸。逾年又至滬，計畫實業。時康、梁諸人方奔走革新運動，樸於丁酉、戊戌間，因得與譚嗣同、林旭、唐才常、楊銳相識滬上。樸有所眷妓花麗娟者，譚、林輩遂得於花妓處爲集議之所。譚、林入京，約樸同行。樸因其父之撰喪未滿，且須營葬，決緩期北上，遂未及戊戌之難。又以林旭爲介陳季同精於法文，即從季同學法文，學益大進，且因得誦法國文學名家著作。又回里主持教育，與舊派紳耆齟齬益甚，而志不稍奪。創塔前小學，延日人金井雄居其家虛霩園中，就園中設日文班，樸亦執弟子禮習日文。以其餘力兼營絲業滬上，後虧負甚鉅。【略】樸既《孽海花》得名，又久居滬濱，清末遂參預社會政治運動，如預備立憲公曾，以及光緒三十三年拒絕浙撫張曾歇調蘇撫之。民情激昂，張卒以此調陝西，樸皆之主策。清廷曾密電捕樸，樸亦不懼，蓋其時清廷已日趨孱弱，知民衆之不可侮也。端方督兩江，招樸入幕，是爲棄官後再從政治之始。端調北洋，樸以候補知府分發浙江。辛亥革命，乃棄官居上海，被選爲江蘇省議員。民國元年春間，樸被派爲全國各界財政會議江蘇代表，因入京，力爭宜減縮蘇省軍事負擔，頗爲蘇人所推。又清理江蘇官產處亦由樸籌辦，旋任處長。民國十三年盧齊之戰，樸出任江蘇財政廳長。及孫傳芳督蘇，任陳陶遺爲省長，樸爲政事廳長。未兩年，孫氏勢促，國民革命軍入蘇，而樸之政治生涯亦終矣。十六年，居滬，樸又與其子虛白設眞美善書店刊雜誌，再續編《孽海花》，按期刊行。然江郎才盡，雖竭力經營，已無前編精采矣。二十年，以書店虧折，始返常熟邨居，以蒔花種菜自娛。而心臟病日劇，遂於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卒，年六十四。

紀事

《光宣以來詩壇旁記・清末五小說家》　樸入京，主其外舅汪鳴鑾家，即與李（文田）、文（廷式）輩往還，備聞緒論。樸以開敏，偶與商榷，極爲諸人所賞，且引爲忘年交。因居鳴鑾家，又備聞朝章國故及一時名流遺聞軼事，排日作記。後此撰《孽海花》，悉據以穿插其中，並非空中樓閣也。

又　光緒三十二年，與邑中同志丁芝孫、徐念慈、朱遠生等創小說林社。撰著之外，廣集西洋譯著，與《小說林》月刊同時發行，而樸所撰之《孽海花》亦即於是時屬稿。其書以名妓賽金花爲主人，而穿穴以近三十年朝野名流軼事，以歷史而兼社會小說體，立意既創，而文筆亦生動有致。初出書後，不意傾動一時，而自負譯筆之高如林紓者，亦爲傾服，認爲近代自撰說部中第一流著作。惟此書初出二十回，因書中頗有窮形之筆，於當時達官貴人、名流學者不稍假借，張南皮曾電達上海道蔡某禁其出版。其後《小說林》所續，聞亦頗有刪改迴護處。或云樸曾以直筆受賄，亦殊無左證。【略】所著有《推十合一室文存》二卷、《執丹璅語》二卷、《未理集》、《羌無集》、《雪曇夢院本》四卷、《吻沫集》、《補後漢書藝文志》一卷、《考證》十卷，小說自《孽海花》外，尚有《魯男子》第一部《戀》。

《新世說・惑溺》　傅彩雲者，蘇州名妓也，年十三，依母居滬。洪文卿以殿撰典試江西，銜恤歸，一見悅之，斥重金置爲側室。待年於外，祥琴始調，金屋斯啓，携至都下，寵以專房。文卿持節使歐洲，萬里鯨天，鴛鴦並載。既至德，六珈象服，儼然敵體，德皇后嘗偕其並坐照像。文卿旋携之往俄。彩雲在某公園，與德國陸軍中尉瓦德西相識。文卿代歸，從居京邸，俄而文園消渴，文卿竟夭天年。彩雲遂再墮煙花，往來津滬。光緒庚子入都，築香巢於陝西巷，改名曰「賽金花」。不數月，八國聯軍入京，統帥適爲瓦德西，彩雲乃重續墜歡，侍瓦居儀鸞殿。爾時聯軍駐京，惟德軍最酷，留守諸大臣，皆瞠目結舌，賴彩雲言於瓦，稍止淫掠，謂琉璃廠爲文物薈萃之所，未遭焚燬。尋議賠款，勸瓦減少其數，此其惠及國家者不尠也。儀鸞殿災，瓦抱之穿窗而出。瓦酋歸國，德皇詗察其事，卒被褫譴，而彩雲則執燕京歌樓之牛耳，裝束新奇，神光四射，一時親貴趨之如蟻。蓄駿馬數十，出則乘之，前導後擁，見者稱之爲「賽二爺」。旋虐一雛妓死，事發，到刑部，問官皆其相識，從輕遞回原籍。樊樊山作前後二《彩雲曲》，都五千餘言，傳誦一時，至比於梅村之《圓圓歌》。樊又謂禍水何能溺人，人自溺之。出入青樓者，可以爲鑒。其論近於迂，十餘年來，又不知偃蹇幾夫。近乃歸參議員魏阜甌，雖半老佳人，仍不減當年風韵，並屏除一切嗜好，殆欲以晚節蓋前愆歟？（洪名鈞，江蘇吳縣人。魏名斯炅，江西金谿人。傳彩雲一名曹夢蘭，安徽人。近人有《孽海花》一書，於其事迹最詳。）

雜録

蔣瑞藻《小說考證拾遺》引《松鳳閣筆乘》《孽海花》隱托人名，近人考之詳矣，固亦有挂漏未及備列者，玩索所得，隨筆於下：黃文載即王文在（字念堂），王慈源即黃自元（字敬輿），成木生即盛杏蓀，褚愛林即褚畹香，徐雪岑即徐雪琴，胡星岩即胡雪岩，陳千秋即陳萬年，孫一仙汶即孫逸仙文，畢嘉銘即畢松琥，崔大人即崔國因（字蘭生），曾小侯即曾紀澤，高揚藻理惺即李鴻藻蘭生，繆仲恩綬山即廖恆壽仲山，章騫直蚩即張謇季直，蘇胥鄭庵即鄭孝胥蘇戡，呂成澤沐庵即李盛鐸木齋，楊遂淑喬即楊銳叔嶠，林勳敦古即林旭暾谷，易鞠緣常即葉昌熾鞠常（號緣督），莊立人即張位，劉毅即劉可毅，余同即徐桐，傅容即徐郙，柴穌韵甫即蔡鈞和甫，俞耿西塘即裕庚朗西，魚陽伯即魯伯陽，祖鍾武即孫毓汶，余雄義即徐用儀，俞書屏即徐樹銘，呂旦聞即李端棻，余銘即玉銘，連總管即李蓮英，珠公子即翁斌孫，章鳳孫即張端本，莊鏤瓊即張柳君，曾敬華即曾勁虎，章一豪即張曜，魯通一即衛達三（名汝貴），方代勝安堂即袁世凱慰庭。

又引《吳坊小志》傅氏三姊妹住白蜆橋，以次行。季曰三寶，亦曰鈺蓮。馬氏三良，白眉稱最。梳雙丫髻，立垂花門下，娟好如畫圖中人。豆蔻梢頭，風情乍解，與說平話之朱品泉，有沆瀣之契。未幾，朱以瘵疾死；而三寶乃流轉於北里中，更名傅彩雲，娟秀艷冶，固猶曩之態也。時洪文卿學士鈞，方奉諱家居，一見彩雲，詫爲奇艷，立畀三千金，寵之專房。無何，學士銜命使歐西，星軺待發，載與俱西。留歐五載，頗多韵事，一時有譽之爲交際社會之花者。歸國以後，學士病卒，而彩雲終以多情飛絮，重逐東風。改名曹夢蘭，而滬而燕，所之現身說法。及庚子亂作，因傅與聯軍統帥有舊，彼都人士，不少保全。樊樊山有前後《彩雲曲》，吾鄉曾孟樸孝廉，復有《孽海花》，皆記彩雲身世甚詳。吾友孫龍尾《北行雜詩》中有二首，則專咏其庚子之事云：「淡掃眉峰捧額黃，雲鬟大腳試宮裝。儂家舊住南城路，一段行雲接大王。」「月鎖千門冷玉墀，唾壺盛淚入宮遲。和親縱有金繒貴，輸爾溫馨一掬脂。」

《小說月報》第九期《小說新語》《孽海花》一書，重印至六、七版，已在二萬部左右，在中國新小說中，可謂行銷最多者矣。但其中隱託之人名，閱者多不甚了了。茲將其中人名概行標出，列表如下：金雯青，即洪文卿。龔和甫，即翁同和。潘八瀛，即潘伯寅。黎石農，即李芍農。李純客（治民），即李菰客（慈銘）。莊小燕，即張樵野。莊崙樵（佑培），即張佩綸（幼樵）。陸華如（仁祥），即陸鳳石（潤庠）。錢唐卿（端敏），即汪柳門（鳴鑾）。何珏齋（太眞），即吳清卿（大澂）。唐常肅，即康長素。王子度（恭），即黃公度。過肇廷，即顧輯庭。呂苹芳，即李經芳。匡次芳，即汪芝房。謝山芝，即謝綏之。許鏡澂，即許景澄。雲仁甫，即容純甫。貝效亭，即費幼亭。李臺霞，即李丹崖。潘勝芝（曾奇），即潘曾祁。徐中華，即徐仲虎。莊壽香（芝棟），即張香濤（之洞）。馬美菽，即馬眉叔。呂順齋，即黎菰齋。薛淑雲，即薛叔耘。李任叔，即李壬叔。米筱亭，即費屺懷。姜劍雲，即江建霞。王憶莪（仙屺），即王益吾（先謙）。祝寶廷（溥），即寶竹坡。黃叔蘭（禮方），即黃漱蘭（體芳）。黃仲濤，即黃仲弢。袁尚秋，即袁爽秋。繆寄坪，即廖季平。連沅（荇仙），即聯元。成伯怡，即盛伯熙。段扈橋，即端午橋。聞韻高，即文芸閣。荀子佩，即沈子培。汪蓮孫，即王廉生。馮景亭，即馮桂芬。

《光宣以來詩壇旁記·清末五小說家》樸自十六年罷官居滬，與滬上新文藝青年作者往來甚密。偶至其寓，賓朋甚盛。其年皆小於樸二十或三十歲者。樸日夕相對，談笑甚歡。少年亦樂就之，羣呼樸爲「老少年」云。

《花隨人聖盦摭憶·傅彩雲》孟樸近爲賽金花事，在滬報有談話甚詳，想筆硯正自多暇。其實如傅彩雲者，何足辯證。鶴亭言，況夔笙舊與彩雲自命甚暱，願載筆爲傳。彩雲漫諾之。夔笙一夕具紙筆，造粧閣，首詢身世，已自十問答二，又據《孽海花》，叩以阿福事，則色然報以白眼曰：「瞎說八道。」夫欲從老妓口中徵其往事，而又期爲信史，此誠天下之書痴。夔笙已極痴矣。近人乃不信孟樸所述，而反欲徵于彩雲，輒詢以洪文卿與下堂事，則其痴與不曉事，蓋不讓前輩也。

黃節

論述

綜論

陳三立《蒹葭樓詩題詞》 格澹而奇，趣新而妙，造意鑄語，冥闢羣界，自成孤詣。莊生稱藐姑射之神人，肌膚若凝雪，綽約若處子。又，杜陵稱「一洗萬古凡馬空」，詩境似之。

又 卷中七律，疑尤勝，效古而莫尋轍迹。必欲比類，于後山爲近，然有過之，無不及也。

張爾田《蒹葭樓詩序》 讀君詩，味兼酸辣，乃如檸檬樹果。信乎君詩之工耶。

《石遺室詩話》卷二一 識黃晦聞三數年，未得其詩一錄之。有《秋夜贈貞壯》云：【略】《上巳日諸名輩集十剎海修禊予以病未至爲詩寄謝》云：【略】二詩意態均閑雅。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地煞星鎮三山黃信：黃節　一重一掩吾肺腑，定君詩，拈杜語。平生志業具于是，斯語晦聞哀有餘。（晦聞乞張孟劬序其《蒹葭樓詩》，曰：「平生之志與業，略具于是。子其爲我序之。」）濁不同流清若此，生無可議死何如？七言突過彭城筆，五斗終歸栗里居。畢竟君詩工在律，散原翁論正非虛。（散原丈評君詩，謂：「卷中七律疑尤勝，效古而莫尋轍迹。必欲比類，于後山爲近，然有過之，無不及也。」【略】）別去蒹葭幾見霜，蕭齋茗椀費平章。宣南舊夢依稀在，每誦君詩一斷腸。　晦聞刻意學後山，語多悽婉。嘗刻小印，文曰：「後山而後」。

又《題〈蟄庵詩存〉卷首》 剛甫、晦聞二家詩向所嗜誦。二家皆于玉谿致力甚深，而參以後山孤往之境，亦韶令，亦堅蒼，異乎明清間之宗溫、李者也。陳仁先亦從李出，但以寢饋杜、韓、王、蘇，詩境益拓，視二家爲大。

《光宣以來詩壇旁記・黃晦聞》 晦聞晚歲以世變亂亟，人心日壞，道德禮法盡爲奸人所假竊，惟詩教可以振作，有轉移風教之效。窮老益力，雖心臟積疾，罔敢告勞。及所陷益深，瘖口曉音，難挽毫末，又嘆爲無望。幽憂所感，悉發于詩。其詩由晉、宋以出入唐、宋諸賢，惟不落前人窠臼，沈厚悱惻，使人讀之，有惘惘不甘之情。梁節庵謂爲三百年來，無此作手。（梁嘗以此語余紹宋，據余氏《寒柯堂詩》小注。）鄭太夷亦謂近人詩如晦聞、貞壯，又自成一派。（據諸貞壯與黃氏書。）陳散原向亦聞其能詩，及癸酉冬間入都，晦聞乃出全稿就質，散原至爲嘆服。且嘗對人云：「吾早知晦聞能詩，而不知其詩功之深如此。」題其卷端，有「格澹而奇，趣新而妙，造意鑄語，冥闢群界，自成孤詣」之語。又云：「卷中七律疑尤勝，效古而莫尋轍跡。必欲比類，于後山爲近。」（梁節庵亦稱其詩，有類涪翁稱後山詩于王雲。語見《蒹葭樓集》詩內小注。）晦聞亦嘗自負其詩，曾刻小印曰「後山而後」，蓋定論也。【略】近六十年間詩派，贛、閩尚元祐，河北宗杜、蘇，江左主清麗，惟嶺南頗尚雄奇，如康有爲、黃遵憲、邱逢甲尤其著者。惟梁鼎芬、曾習經與晦聞三家，斂激昂于悱惻，寓穠郁于老澹，有惘惘不甘之情，與粵中詩人，迥然異趣。

鈍劍《願無盡廬詩話》 黃晦聞爲中國文界巨子，爲詩頗苦。往往數日吟成一首。其不苟如是。

《藏齋詩話》卷下 陳散原先生評黃晦聞詩云：「格淡而奇，趣新而妙，造意鑄語，冥闢群界，自成孤詣，莊生稱藐姑射之神：『肌膚若凝雪，綽約若處子。』詩境似之。」推許備至。記其《鄰雞》云：「豈有惡聲來午夜，欲持一寐了吾生。」《中秋讌集寄人》云：「萬影接天惟自俯，一舟臨水不堪招。故人顏色凝秋夢，往事淒迷有落潮。」《題寒夜聽琴圖》云：「動壁哀絃支獨夜，罷機鄰婦泣殘絲。」《偶成》云：「小子不才寧足論，古人今日定何如？」《宿潭柘寺》全首云：「勞踪不補平生事，博得緇塵汙六街。獨對西山尋晚約，要令今夕屬吾儕。曾知花徑因誰掃，未寤茅菴此處佳。涼月疏星試回望，宣南燈火夜無涯。」清而有味，所謂雋也。

《魚千里齋隨筆・黃晦聞》 丙申春夜，讀順德黃節晦聞《蒹葭樓詩》，至

「恐我不堪憔悴死，狂歌度日後何如」、「題巾我欲無言答，去駱情隨一旦增」及「徒結中衣雙絹白，可期滄海一桑紅」、「憐君未解幽憂疾，詎爲調箏又怨猜」諸句，淒麗之音，搦笛而吹，當可穿金裂石。諸詩琢辭隸事，意旨所在，均可于言外得之，讀之使人感不絕于心。【略】晦聞詩冥闢群界，造意精深。陳散原稱其格澹而奇，趣新而妙，庶足盡之。

又　魯(恂)丈言：晦聞姿神爽朗，極富情致，故其詩多婉約之思。

又《曾剛父》　樂昌張魯恂丈，八十後輯番禺梁鼎芳節庵、順德羅惇曧癭公、黃節晦聞及剛父所作，爲《嶺南四家詩》。【略】晦聞專以詩鳴，造境深微，晚途微病晦澀。

《花隨人聖盦摭憶・黃晦聞書扇》　君節概亮潔，其詩亦如之。【略】貞壯詩出入晚唐盛宋，君則致力宛陵、後山至深，筆極剛峭，晚年始多爲五言古體，取徑大謝。

章炳麟《黃晦聞墓誌銘》　其爲學無所不窺，而歸之修己自植。然尤好詩，時託意歌詠，亦往往以授弟子，以爲小家琦說，際亂而起，與之辨則致詘訟，終不可止。詩者在情性之際，學者浸潤其辭，足以自得，雖好異者不能奪也。其風旨大氐近白沙，而自爲詩激卬肩峻過之。自漢魏樂府及魏三祖、陳王、阮籍、謝靈運、朓、鮑照詩，皆爲箋釋，最後好崑山顧氏詩，蓋以自擬云。

《近代詩人小傳稿・黃節》　曾官廣東教育廳長。辛亥改步以後，北上任教北雍，與舊京詩人【略】皆有往還，而詩亦日益高，名日益盛，篇什日富，南北詩壇無人不知。其詩咽處見蓄，瘦處見腴，其迴腸蕩氣處見孤往之抱；其融情入景處有縹緲之思，而其使人低迴往復感人心脾者，皆在全篇，難以句摘。

《兼于閣詩話・蒹葭樓》　黃晦聞先生(節)之《蒹葭樓》詩，力追臨川、後山二家，而更求清夐，舉其《秋夜懷貞壯》一首云：【略】前四句叙聚時交往之密，後四句寫別後懷念之殷，幽杳隱約，如在空中，正所謂參曹洞禪，不犯正位，不作一死語也。又如《答秋湄書意》云：【略】《閉門》云：【略】洗盡塵垢，字句皆平淡，而以拗折出之，遂成玄解。「意摧」二語尤奇創。

林庚白《孑樓詩詞話》　粵詩人黃晦聞，與劉申叔、鄧秋枚友善，今垂垂老矣。嘗見其港澳旅次所作二律，亟錄于下：「山翠當門聊卜居，一年塵事了無餘。意多始覺泉明晚，迹近能令務觀疏。庭樹鳥鳴同止止，海波鷗沒自徐徐。眼中物我渾忘得，回首鄉邦重欷歔。」又：「兩挾朝暾風又催，井泉枯渴未能回。山扶海氣行行去，鴨上枝陰默默哀。獲攫羊羣時亦鬥，書隨魚販去還來。地窮不屬人求給，且載淞江水一杯。」三、四是奇語，五、六則憤辭爾。晦聞思想較迂舊，宜于歐化之東漸，不勝其「痛心疾首」也。末二語，蓋指當時香港水不給，以舟運諸上海，故云。又斷句如：「殘秋昨夜初過雨，歸夢從君共溯江。」委宛而有力，求之兩粵能詩者，殊罕其儔，此則略其思想而不論矣。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余與晦聞相知久而相見疏。其爲詩著意骨格，筆必拗折，語必悽惋。句如「原草漸黃人亦悴，霜花曾雨晚猶存」，「意摧百感終橫決，天壓重寒似亂原」。

分論

《南歸經滬寄京邸舊遊》　《石遺室詩話》卷二七：近又見晦聞一詩，甚清婉，急錄之。《南歸經滬寄京邸舊遊》云：【略】讀第三句，使我慨嘆無已。人之有懷抱者本已無多，而富有懷抱者更少。至懷抱無多，則一經頓挫遂爾銷歇矣。胥天下無懷抱之人，安能忍而與終古哉？

《牡丹詩》　羅惇曧《書晦聞牡丹詩後》：憐君事事都成悔，黏著能空亦大難。看遍招提幾春色，年年花發又花殘。

《寄曼殊耶婆提島詩》　蘇曼殊《燕子龕隨筆》：自巴利八版出石叻，途次多悲感。晦聞見寄七律，溫柔敦厚，可與山谷詩并讀。屈向邦《粵東詩話》：晦聞與曼殊感情至深，蓋編《國粹學報》有同寓江樓之一段因緣也。兩人往來問訊之作，亦情致纏綿，絕非尋常應酬者比，可傳也已。晦聞《寄曼殊耶婆提島詩》云【略】。

《閏五月十八夜大雨題壬寅試卷》　《魚千里齋隨筆・黃晦聞》：魯恂丈言：光緒季年，晦聞赴北闈應順天鄉試，是科主考爲滿人裕德。時袁嘉穀季九奉派衡文，得晦聞卷，奇賞之，力薦于裕，不獲請，遂從黜落。季九大憤，自出資盡刻晦聞所作十三藝，遍示知好，以是人漸知晦聞，名以日起。季九與晦聞素不相識，老輩愛才好事如此！今檢《蒹葭樓詩》卷二載《閏五月十八日夜大雨題壬寅試卷》云：【略】前詩正言薦卷被黜事，則知應試之歲壬

寅爲光緒二十八年，晦聞尚少，此詩爲追紀之作，季九歿已久矣。

《滿庭芳》屈向邦《粵東詩話》：梁節庵重開南園詩社，特譽黃詩、陳詞，傳爲嘉話。然黃非不能詞，其《滿庭芳》一闋，風華掩映，具此詞筆，何嘗不可于詞壇占一席，顧不爲也。

傳記

《南社文選・晦聞文選》黃節字晦聞，廣東順德人。往年與余輩從事于《國粹學報》。晦聞尚氣節，尤精史事，著作之富幾與申叔埒。申叔不惜自貶其操爲袁世凱籌安，晦聞貽書諍之。今申叔已死，其學亦因人而卑。晦聞方執教鞭于北大學，以詩教弟子，其流風將日遠也。民國八年余以事入都，曾一握手，兩鬢已蒼。

章炳麟《黃晦聞墓誌銘》晦聞諱節，廣東順德人，弱冠事同縣簡先生朝亮。【略】事之數歲，通貫大體，冠其儕。歸獨居佛寺讀書，又十年，學既就，直清廷失政，羣佻用事，遂走上海，與同學鄧實等集《國學保存會》，蒐明清間禁書數十種作《國粹學報》，以辨夷夏之義。時炳麟方出繫，東避地日本，作《民報》與相應，士大夫傾心光復自此始。簡先生聞二生抗言，以爲狂，頗風止焉，而二生持論如故。清兩江總督端方知不可奈何，欲以賂傾之，不能得。香山孫公主中國同盟會，聞晦聞賢，以書招之，亦不就。及民國興，諸危言士大氐致通顯，晦聞獨寂寂無所附，其介特蓋天性也。始自廣東高等學堂監督歷京師大學文史教授，凡在北平十七年，中間嘗出任廣東教育廳長、通志館長，歲餘即解去。【略】晦聞始因京師大學校長蔡元培招充教授，然論議與元培不相中。其後睹學制日頹，與人言輒憤咤久之。民國二十二年，簡先生歿，晦聞哭盡哀，自是始病，二十四年一月卒於北平，春秋六十有二。

紀事

《集抗風軒呈梁節庵先生》屈向邦《粵東詩話》：吾粵風雅之地，端推南園，南園位文明門外（今爲文德東路），水木明瑟，明代前、後五子賦詩高會地也。明末陳秋濤（子壯）等又重啓南園舊社，幷與黎洞石諸人各和黎美周《黃牡丹》詩十首，附以美周原作，爲一卷，名曰《南園花信》。兵燹後荒圮。清代屢有修復，旁有三忠祠，伊墨卿（秉綬）以「君臣三大節，詞賦十先生」題其門，陳東塾（澧）重書以揭之。其旁復有廣雅書局，張香濤（之洞）創建，皆南園地拓也。香濤復修葺南園，題聯抗風軒云：「詩如大歷十才子，園似將軍第五橋。」辛亥七月，番禺梁節庵集一時名士，重開南園詩社賦詩，會者百數十人，特譽黃詩、陳詞，傳爲佳話。黃詩者，順德黃晦聞（節）之詩，陳詞者，新會陳述叔（洵）之詞也。【略】晦聞有《集抗風軒呈梁節庵先生》云：【略】節庵答詩有「黃花多恨今方見」之句，推譽備至，亦吾粵風雅之所繫也。

著録

張爾田《蒹葭樓詩序》戊辰春，寫成一厚冊，命爲《蒹葭樓詩》。【略】此集古今體詩約三百餘篇。異日君所造就或不只此，然即此三百餘篇，固亦足以傳君。

《光宣以來詩壇旁記・黃晦聞》余于乙丑夏秋間，與君相遇宣南。知君在北雍，任詩學講席。先後成《詩學》一卷，及《漢魏樂府風箋》十五卷，《曹子建詩注》二卷，《阮步兵詠懷詩注》一卷，《謝康樂詩注》四卷，《鮑參軍詩注》四卷，《謝玄暉詩注》四卷，《詩律》六卷，《詩旨纂辭》三卷，最後乃爲諸生講蔣山傭詩，已成箋注初稿，曾以油印本若干頁寄余。此其最後作也。

藝文

諸宗元《蒹葭樓詩題詞》 使我破除殘夜睡，讀君別後五年詩。縱橫著語成唐律，窈窕爲音近楚詞。老去江湖當日惜，求之流輩已難知。樓扉閉雨迴燈坐，如夢鈞天合樂時。

又《中秋疊韵寄晦聞》 壇園花樹在誰邊，秋望方疑雁已旋。往歲賦詩同此日，故人言別又三年。索居賴可安環堵，莊語無因擾醉筵。爲問陽阿善歌舞，正應圓魄照清弦。

蘇元瑛《寄晦聞》 忽聞鄰女艷陽歌，南園詩人近若何。欲寄數行相問訊，落花如雨亂愁多。

羅惇曧《廣雅圖爲晦聞題》 槐柳凋疏松折釵，亂餘歸計尚難諧。廿年不踢西村路，橫舍回思壁字齋。起廢近推吾子健，題詩喜有阿連偕。全荒學殖嗟頹散，空撫丹青眼倦揩。（余肄業廣雅書院，居壁字齋，舍弟敷庵同研，今同題圖。）

許承堯《讀黃晦聞蒹葭樓詩》 蒹葭詞客憂羣盜，語苦聲孤咽不揚。汝死似邀天薄閔，我生眞見日偕亡。不平走險憐無幸，共盡何辜蠹有傷。遮眼一編余喟惜，大荒收意與迴翔。

雜録

《光宣以來詩壇旁記・黃晦聞》 清季種族革命論，其遠源實自黃太冲、顧亭林、王而農發之。光緒中葉後，滿族政權日趨昏闇，孫逸仙、章太炎始昌言排滿。同時繼起者，若劉申叔之作《攘書》，黃晦聞之草《黃史》，尤爲攘夷論之中堅。學子承風，清祚遂屋，晦聞《歲暮吟》所謂「棲遲以迄辛亥秋，作始攘胡至是畢」者是也。

《花隨人聖盦摭憶・黃晦聞爲張孟劬五十作詩》 昨見晦聞《爲張孟劬五十作》一詩云：「相看百歲到中年，子有文章且更賢。甲乙可從修史得，癸尊能助晉觴妍。北來我爲留稱祝，上壽天將與靜便。如此春江復相別，滄波無盡各悠然。」此詩集中不載，蓋癸亥所作。末二語，自擅勝場。

屈向邦《粵東詩話》 剛父句云：「可憐看到平西日，不似尋常墮甑時。」悲廢帝之末路也。晦聞句云：「衆雲能使落陽深。」悲餘孽之謀復辟，而廢帝爲所蒙蔽也。同以落日喻廢帝，此義由來甚苦。

章炳麟

論述

綜論

譚嗣同《致汪康年梁啓超》 貴館添聘章枚叔先生，讀其文，眞鉅子也。大致卓公似賈誼，章似司馬相如。

梁啓超《廣詩中八賢歌》 枚叔理文涵九流，五言直逼漢魏遒。蹈海歸來天地秋，西狩吾道其悠悠。

黃侃《太炎先生行事記》 先生懿行至多，著述尤富。文辭訓故，集清儒之大成；內典玄言，闡晉唐之遺緒；博綜兼擅，實命世之大儒。先生今年裁四十餘歲，造詣正未有極，仁民利物，事方在于後來。

《新世說・文學》 咸、同、光、宣之詩人，可別爲三宗。王壬甫崛起湘中，與鄧彌之力倡復古，由魏晉以上窺《風》《騷》，是一大宗。【略】章太炎之五古，韵古格高，欲追湘綺，皆屬此宗。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地默星混世魔王樊瑞：章炳麟　呼風喚雨，蓬萊折股。景陽、潘、陸坐廊廡。高論多爲世所驚，四言只許仲宣醇。即論七字俳優體，莫薄嘉、隆一輩人。恐與蘇、黃作後塵，輒思陶、謝與爲鄰。偶拈讖字消長夏，定有門前問字人。（在季剛坐上所見如此。）太炎經學

大師，詩非揩意，惟論詩則尚四言而抑近體，主三唐而薄兩宋，又推明七子不可及，皆非今詩人所知也。黃季剛游廬山詩，太炎亟稱《贈旭初》四言，及見其七言體，喈曰：「奈何學宋人。」

《近代詩派與地域・湖湘派》 當湘綺昌言復古之時，【略】餘杭章氏、儀徵劉氏，篤守賈服，旁及文史，著書滿家，卓然宗師。【略】詩則出其餘事，心儀晉、宋，樸茂淵懿，足稱雅音，今人不能有也。【略】餘杭、儀徵，平生論學，頗不滿于湘潭。詩雖同宗漢、魏，亦不類王氏之字模句擬，非學術深醇，學古而不爲古所囿有歟？

《一士類稿・太炎瑣話》 章太炎（炳麟）績學雄文，傑出近代。【略】太炎文章，雄勁冠時，駸駸有上追秦、漢之勢。【略】太炎之文，能超時代而趨往古，學劬而力尤偉也。其天賦之優，洵屬度越恆流。

又《談章炳麟》 章太炎（炳麟）高文碩學，蔚爲近代鴻儒。比歲講學蘇州，不與政事，海內推爲靈光巋然之國學大師。【略】綜其生平，立言多可不朽。雖以個性之特強，有時不免流于偏執，甚且見譏爲「章瘋子」，然小疵難掩大醇，今日蓋棺論定，此老自足度越恆流，彪炳史冊，即其「瘋」，亦有未可及者。

《花隨人聖盦摭憶・新方言》 太炎先生論文，不喜吾鄉嚴幾道、林畏廬，而頗許王壬秋，次則馬通伯，見所爲文。而湘綺甲寅居北京時，獨取林譯小說盡翫之。人或以此驗其等差，然湘綺詞氣淵婉，與章不同。大抵章湛精訓詁，言種族大政，文章浸淫秦、漢，而短于韵。世言先生不解山水趣，然則所憾，不止不信甲骨文一端也。

分論

《革命之道德》 景梅九《悲憶太炎師》：一日，聞太炎出獄，被民黨扳至倭京，開會歡迎，親挹雅度。是歲先生年已四十餘矣。羣推先生主編《民報》，是爲民黨惟一機關雜志。初登先生一篇動人文字，題曰《革命之道德》，借以堅黨人之信心，效率極大。而同志喜文學者，均願親承訓誨。【略】爰組織學會，邀先生講文字。予亦在聽講之列，已陰奉先生爲大師。但先生雖以學問獨步一世，而對于革命，則以實行爲重。曾一度于《民報》秘密會議席上，嗔責能文同志曰：「我輩以言語鼓吹革命者，如祭祀之贊禮生，僅傍立而口喊儀節，而看他人跪拜行禮而已。」同人聞之，多爲感動，于是棄筆墨而從事于實際革命者，乃接踵發現于內地。汪精衛之北謀殺清貴，粵中同志舉義廣州，隨即激起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血潮，皆由先生一言之力也。

《與康有爲書》 景梅九《悲憶太炎師》：回憶三十年前，予在北京大學肄業之際，所謂《蘇報》案起，一時人心震蕩，膽怯之徒，幾掩目不敢正視章（太炎）、鄒（蔚丹）之文辭。尤以太炎《與康有爲書》中「載湉小醜，不辨菽麥」兩語爲奇警，論者謂不啻向五千年帝王歷史中猛投以爆彈也。清吏多變色私語曰：「竟敢罵我皇上。」以載湉爲光緒名故。都中士議沸騰，贊否不一。鄙人在當時已讀《揚州十日記》等秘籍，隱識種族大義，而章、鄒文學爲寶典焉。

《贈吳君遂》 章士釗《孤桐雜記》：偶檢舊篋，見先外舅吳北山先生所遺高麗式單面箑扇，質體儉素。太炎于辛丑三月爲書一律其上，并附跋語。時太炎主先外舅家，詩即投贈之作也。先是太炎里居，以昌排滿爲清廷牒捕，太炎不及知，先外舅聞訊，即遣急足迎至滬寓，以身家障之，衣食興居，備極優遇，即詩中所謂梅福里也。于是相處者近三年，故情誼迥非尋常，「卜居梅福里，草上杜根書」二語，先外舅曾書作門帖，以示矜重。此律《太炎文錄》未收，詩既名貴，事尤可紀，字極樸秀雋整，太炎近年絕無此類作意之筆，更可寶也。署名章絳，乃其時改稱，以避捕者耳目，且示有慕昆山顧氏之爲人云。

傳記

黃侃《太炎先生行事記》 先生初名學乘，字枚叔，後改名炳麟。慕昆山顧君，又易名絳，自署太炎。浙江餘杭人，家世儒修。先生生而徇敏，幼讀《東華錄》，憤異族之君中國，即立志不仕進。年十七八，從德清俞君受經學，又嘗從仁和譚仲修游，文采斐然，有所述作。治《左傳》，爲《春秋左傳讀》數十萬言，始顯名于世。戊戌，撰文于上海《時務報》館，去之臺灣，又游日本。閔中國之將亡，知清室不可爲治，始昌言光復之義。浙自晚村、紹衣以來，明夷夏之防，志不帝清者，世未嘗絕。輓近如戴子高、譚仲修，猶有

微言，載于集錄，傳于鄉之後進。先生受之，播之國人，發聾振聵，蒙難艱貞，曾不渝改。今革命之功克成，推厥所元，孰非斯人之力乎？始先生爲《訄書》數十篇，中多革命之論；又作《駁康有爲非革命書》，又爲巴縣鄒容序《革命軍》行世，又撰文《蘇報》，力主急激之說。清室既深忌之，癸卯，乃以《蘇報》事，逮之上海，將致諸大辟，而租界西人不肯移送清吏，卒以爲文詆誹清室故，與鄒容判繫租界獄三年。鄒容死獄中，先生以丙午出獄，東適日本。時革命黨方撰《民報》于東京，先生至，遂主其事。《民報》之文，諸爲先生所撰述者，皆深切峻厲，足以興起人。清室益忌之，然不可奈何。後革命黨稍渙散，黨之要人或他適，《民報》館事獨委諸先生。日本政府受言于清廷，假事封《民報》館，禁報不得刊鬻。先生與日本政府訟，數月，卒不得勝，遂退居，教授諸游學者以國學。睹國事愈壞，黨人無遠略，則大憤。思適印度爲浮屠，資斧困絕，不能行。寓廬至數月不舉火，日以百錢市麥餅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彌厲。其授人以國學也，以謂國不幸衰亡，學術不絕，民猶有所觀感，庶幾收碩果之效，有復陽之望。故勤勤懇懇，不憚其勞，弟子至數百人。可謂獨立不懼，暗然日章，自顧君以來，鮮其倫類者矣。【略】茲篇所述，但取其系于革命者，餘不贅焉。弟子黃侃記。

汪東《餘杭章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炳麟，字枚叔，一曰太炎，浙江餘杭人也。【略】外祖朱氏，嘗授以《春秋》大義，【略】稍長，從德清俞君問業。【略】有清末葉，政益陵遲，先生【略】爰歷閩疆，暫棲窮島，所謀弗遂，鎩羽西還。既遭黨錮，有明夷之厄，乃日讀《瑜珈師地論》及因明、唯識諸論。【略】民國二年，再被幽繫，又口授微言，命弟子吳承仕錄之。【略】初至江戶，識故臨時大總統孫公，傾蓋論交，即關大計。【略】逮乎武漢興師，金陵讓國，袁氏襲亡清之舊制，【略】先生直言毋撓，讒口是攖。未幾，出爲東三省籌邊使，蓋遠之也。【略】民國五年七月，孫公以大元帥興護法之師，開府廣州，用先生爲秘書長，傳檄而定巴蜀，賦詩以勞將率。【略】頃者卜築吳地，躬啓講舍，嫥欲教誨後生，振導聾俗，莘莘學子，從者如歸。【略】不幸寢疾，以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卒，春秋六十九。

朱希祖《本師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筆記》 本師云：余十一二歲時，外祖朱佐卿（名有泉，海鹽人）授余讀經，偶講蔣氏《東華錄》曾靜案，外祖謂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義。余問前人有談此語否，外祖曰：「王船山、顧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爲甚。謂歷代亡國，無足輕重，惟南宋之亡，則衣冠文物亦與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闖。」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論。」若果李闖得明天下，闖雖不善，其子孫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論耳。」余之革命思想即伏根于此。依外祖之言觀之，可見種族革命思想原在漢人心中，惟隱而不顯耳。十九、二十歲時，得明季稗史十七種，排滿思想始盛。乙未（清光緒二十一年），康有爲設強學會，余時年二十八歲。先是，二十五歲始居杭州，肄業詁經精舍，俞曲園先生爲山長，余始專治《左氏傳》。至是，聞康設會，寄會費銀十六圓入會。丙申，二十九歲，梁啓超設《時務報》社于上海，遣葉浩吾至杭州來請入社。問何以知余，曰：「因君前有入強學會之事。」丁酉，三十歲，因閱西報，知倫敦使館有逮捕孫逸仙事，因問梁啓超孫逸仙何如人。梁曰：「此人蓄志傾覆滿洲政府。」余心甚壯之。戊戌，三十一歲，康、梁事敗，長江一帶通緝多人，余名亦在其內，乃避地臺灣。己亥，三十二歲，自臺灣渡日本。時梁啓超設《清議報》于橫濱，余于梁座上始得見孫中山，由梁介紹也。越二、三月，余回上海。庚子，三十三歲，因唐才常主張一面排滿，一面勤王，既不承認滿清政府，又稱擁戴光緒皇帝，余甚非之。因宣言脫社，割辮與絕。但後唐案通緝書上仍有余名。辛丑，三十四歲，在蘇州東吳大學任教員，以避其鋒。其年刻《訄書》于蘇州。冬，恩銘（後爲徐錫麟所殺）爲江蘇巡撫，問教士：「汝校有章某否？此人因講革命，故須問之。」余時因年假回杭州，教士急遣使杭州通知。壬寅，三十五歲，春即至上海，轉至日本，與秦力山交。時中山之名已盛，其寓處在橫濱，余輩常自東京至橫濱，中山亦常由橫濱至東京，互相往來。革命之機漸熟，余與秦力山、張溥泉等開「亡國紀念會」于東京。中山請余至橫濱，與興中會同志七十餘人宴集，每人敬余酒一杯，凡飲七十餘杯而不覺醉。其年又回國。癸卯，三十六歲，蔡孑民等在上海設愛國學社，張溥泉、鄒蔚丹自日本歸，章行嚴自南京來，相見甚歡，皆與余結爲兄弟。時蔚丹作《革命軍》，余爲序而刻之；余又作《駁康有爲書》，痛斥保皇之非；行嚴又主《蘇報》社，亦發揮革命。《駁康有爲書》中有「載湉小醜，不辨菽麥」之語，于是清兩江總督派員來查，遂成大獄，余與蔚丹被捕。余在巡捕房與中山書，尊稱之爲「總統」，溥泉爲余送去。遂下獄三年。乙巳，三十八歲，蔚丹卒于獄中。丙午，三十九歲，夏，余監禁期滿，中山自東京遣使來

迎，遂赴東京，入同盟會，主《民報》社。

湯志鈞編著《章太炎年譜長編》（存目）

存萃學社編集《章炳麟傳記彙編》（存目）

陳平原、杜玲玲編《學者追憶叢書・追憶章太炎》（存目）

紀事

《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卷二　帝制諸臣會議，以原有清史館位置前清遺臣，以網羅京內外名宿。且元年春王正月之筆，輝煌史冊，宜載寶書。于是議設國史館，館長必年高望重，堪爲一代師表者。群推王壬老，從楊度請也。度爲壬翁內戚，亦入室弟子。由度先達項城意，壬翁可之。乃遣使齎聘書一、金三千元、項城親筆信一，飭湘、鄂、豫、直將軍巡按使沿途照料，護送入京，而壬翁行矣。由湘乘輪行，抵武漢，漢上知名之士，大宴于抱冰堂。【略】某曰：甲午之役，先生曾作《游仙詩》，予輩尚肄業書院，莫知所指，眞有「只恨無人作鄭箋」之嘆。漢上報章，昔刊《游仙詩》并注：【略】「蕭瑟清秋不耐彈，攀龍騎虎快驂鸞。（袁騎假虎。）東華幕客曾謀逆，（王爲肅順上客，與謀逆事。談及清末失敗，曰：肅順若在，必不使戚貴橫行，自有立國之道，清亡于殺肅順云。）南嶽王妃肯降壇。（王久主衡陽船山書院。）捧詔却憐金換骨，著書那復鶡爲冠。（袁贈祭祀冠。）《湘軍》一志堪千古，却被人呼作史官。（洪楊之役，《湘軍志》高絕一時，來京不知所修何史。）」「出岫閑雲列上仙，將軍擁席餞南天。（湘、鄂將軍、巡使文武諸官，親赴王翁行轅陳席。）因生楊肘行出夢，（由楊度推薦）不對柯棋坐比肩。（柯紹忞爲副館長，却之。）總統國民都受籙，（王翁入京屬對，有「民猶是也，國猶是也」，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之句。）江湖河海不需船。（王翁在漢言，此行入京，江湖河海皆不需船。）婦人行役周媽在，莫怪先生愛早眠。（人有以周媽病王翁者，翁曰：古者婦人行役，禮也。）」「新承鳳詔入金閨，爭看潭州老醜郎。（王翁籍湘潭。）一卷《公羊》師北面，（王翁以《公羊》教井研廖平，平傳南海康有爲，時康徒梁啓超輩在京，奉王甚謹。）兩行女樂列西牆。（王翁有左列生徒，右列女樂之志。）勞拖仙帶迎專使，（袁派專使赴漢迎迓。）只領天錢辦內裝。（館俸皆周媽經手。）宴語玉堂諸後輩，（王翁曾欽賜翰林院檢討，入京時，舊列名翰林院者公宴之。）此行不住首山陽。（王翁云：予未仕前清，登西山不用采薇。）」「居仁堂下戀黃幃，（袁首宴王翁居仁堂。）天上申猴坐玉扉。（京中呼袁爲猴頭。）文字當頭經有證，（王翁以經語解出土籀碑。）君王盜國史何依？（王翁南旋，曰：「予不躬逢盜國。」）封還館職修帷簿，（王翁伴因周媽事封還館職，自劾曰：「帷簿不修。」）託起朝儀下織機。（翁南還時，以史館事交付館員曰：爾輩可起朝儀也。）莫道燕京天氣冷，高皇前月送貂衣。（袁曾送王翁貂衣一襲。）」

又　先生以此近豬嘴關（見《湘綺樓說詩》卷五），今事過境遷，朝市皆易，先生何妨逐句言之，免後人苦心作注，難明意旨。于是朗誦一章，先生即說其本事。群爲記誦，至第五首，說注未畢，段芝貴將軍請謁，遂罷。時章太炎先生幽拘北京，予以《游仙詩》注示之，太炎提筆逐句竄點曰：「此今日王壬秋之《游仙詩》也。」予曰：「先生于改唐詩諷袁、黎外，又多一體裁矣。」【略】第五首因王翁說注未竟，太炎先生亦未改。

《改李商隱隋宮》《世載堂雜憶・賣茶女》：張之洞督鄂，巡視紡紗廠，騶從出文昌門大街，有宏興茶樓者，少女當肆，姿容甚麗。之洞在轎中見之，歸語張彪（彪，山西人，之洞任山西巡撫時，由戈什哈提升中軍官，最幸用）曰：文昌門某茶館櫃內少女，美色也。張彪會其意，商之女父，詭云入衙門事奉三姨太，將來你家必有好處，可升官發財。女名素雲，夜入督署，之洞納之，流連兩月，後因天癸來時，及時行樂，得疳疾而亡，即後牆舁出。而宏興主人，前日盈門致賀者，今則垂頭喪氣矣。後聞之洞令張彪厚恤其家。章太炎改唐詩譏張之洞：「終古文昌喚賣茶。」譏張之洞，即指此事。

《梁園客》《章太炎年譜長編》卷二：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初一日（九月五日），《清議報》第二十六冊出版，刊有章氏《安昌謠》、《梁園客》，署名「西狩」。【略】《梁園客》云：【略】按，此詩係譏梁鼎芬。「符命」，指梁鼎芬在戊戌政變後僞造證據，囑汪康年代登報刊，以證其在「康學正熾之時」，「有遠見深識」，向清政府獻媚。

《西歸留別中東諸君子》《章太炎年譜長編》卷二：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下旬，章氏離日，查《自定年譜》云：「七月，返至上海。」《致汪康年書六》云：「接八月二十日信時，弟適孑處湖上。比歸家接信，則已二十八日矣。」

知八月初，章氏已由滬返浙，則章氏離日返滬，當在七月下旬。離日時，《賦西歸留別中東諸君子》。（《清議報》第二十八冊，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版，署名「西狩」。）

《艾如張》《章太炎年譜長編》卷二：光緒二十四年，春，章太炎跑到武昌，謁張之洞。據《自定年譜》，張之洞「不熹《公羊》家，有以余語告者，之洞屬余爲書駁難」，因而赴鄂。「有以余語告者」，指張之洞幕僚錢恂。赴鄂後，張之洞囑他幫辦《正學報》。章太炎辦《正學報》，是想正「迂儒之激」，而張之洞則假裝維新騙取政治資本。鬥爭的現實，使他認識了張之洞反動虛僞的嘴臉，公開駁斥張之洞胡說的「三綱五常」是「中國所以爲中國」的荒謬囈語。《艾如張》、《董逃歌序》稱云：【略】查《艾如張》，撰于本年，而最初發表在《清議報》第八冊，署名「臺灣旅客」（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出版），題稱《秦風一首寄贈卓如》。

《懷寧舟中懷宋恕詩》《章太炎年譜長編》卷二：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下旬【略】，章氏返國抵滬後，宋恕有詩寄章氏：「甬東一夜猿聲斷，終古《黃書》淚千行。」「借問幼安無寸土，欲將何術拯諸姬？」（《六齋遺詩集》）章氏也有《懷甯舟中懷宋恕詩》云：【略】（手蹟，溫州博物館藏。）章氏本年曾與宋恕商談變法立憲事，《對二宋》追憶其事。宋恕以爲「今中國言變法者多矣，料簡細故，利害相牽，得失或不相庚償耳，誠欲盡善，宜以大議屬之庶人，則天下歡應，湔其舊汙。」主張效法日本。章氏以爲日本與中國「端緒不同，巧拙亦竟異。」

《咏南海康氏》《章太炎年譜長編》卷三：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五日（九月三日）《復報》第四號出版。【略】本期載有章氏「詩二首」，《咏南海康氏》云：【略】「對山」，指康有爲，援明李夢陽爲劉瑾拘陷下獄，書「對山救我」事，（康海字對山，劉瑾鄉人。）譏康有爲的喧言「衣帶詔」高倡復辟，反對革命。

《獄中聞沈禹希見殺》《章太炎年譜長編》卷二：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十二日，（八月四日），撰《獄中聞沈禹希見殺》。曾經參加自立軍的沈蓋（沈克誠），于閏五月二十五日（七月十九日），在京被拘，六月八日（七月三十一日），被清政府杖死于刑部。章氏詩云：【略】此詩最初發表在《國民日日報》第八號，一九〇三年八月十四日出版，題《重有感》，署「西狩」，文句亦有不同，作：「不見此君久，江湖久隱淪。蕭蕭悲壯士，今在易京門。魑魅羞爭焰，文章總斷魂。中陰應待我，南北斷新墳。」

《獄中和威丹》《石遺室詩話》卷七：君學問優長，小學世尤罕其匹，詩未之見。近見其《自叙與鄒容獄中倡和詩》云：「威丹素知雕刻摹篆之術，因窺小學，誦五百四十部首說解，皆略上口，而不習爲韻語。既入獄，欲以詩語遣悶。余曰：第爲之，雖不工亦無害。威丹即題《塗山》一絕。【略】戲作一絕和之云：【略】亦西陸蟬聲後一故實也。

《絕命詞》《章太炎年譜長編》卷二：光緒三十年四月初七日（五月二十一日），章氏在《獄中與威丹唱和詩》中述獄中情況云：【略】獄事既決，獄卒始不以人道相待，時猶閉置空室，未入鐵檻，視獄卒陵暴狀，相與咋舌裂眦。余語威丹：爾我體皆弱，又不忍辱，與爲白人陵藉而死也，無寧早自爲計。然以禁錮期限計之，我三年，爾二年，爾當生，我當死。威丹嗚咽流涕曰：「兄死，余不得不死！」余曰：「不聞子胥兄弟事耶？且白人內相陵逼，而外猶惡其名。余死，彼懼煩言之不解也，必寬假爾。」因復議引決事，時刀、索、金環、毒藥諸物既被禁絕，惟餓死。威丹曰：「餓死，小丈夫事也。」余曰：「中國餓死之故鬼，第一伯夷，第二龔勝，第三司空圖，第四謝枋得，第五劉宗周，若前三子者，吾不爲；若後二子，吾爲之。」因作《絕命詞》三首，前二首與威丹聯句成者，最後一絕，余續成之。

著録

《近代詩人小傳稿·章炳麟》有《章氏叢書》四十八卷。

藝文

柳亞子《有懷章太炎鄒威丹兩先生獄中》祖國沉淪三百載，忍看民族日仳離。悲歌咤叱風雲氣，此是中原瑪志尼。泣麟悲鳳佯狂客，搏虎屠龍《革命軍》。大好頭顱拋不得，神州殘局豈忘君？

釋敬安《寄章太炎君滬上八絕句并招游天童》一、六、八　我欲致書章太

炎，淚痕和墨與之兼。垂危慧命誰堪續？着意先生妙筆尖。　玲瓏岩在寺之西，咫尺登天不用梯。片石孤雲誰與語？待君來此共幽棲。　松關石徑淨無塵，細草幽花藉作茵。莫怪枯禪多綺語，名山正復要名人。

丘煒萲《答章枚叔（炳麟）滬上寓書》　蒼茫大地欲何之，水火風雲各任期。軼蕩談兵同說劍，陰霾伏闕有陳尸。空中聞樂天胡醉，物外觀生佛自悲。最是腥羶黃歇浦，清流紅鯉踏波時。

高旭《題章太炎近著》一　拔劍何崢嶸，俠骨磨青天。煌煌漢族史，英名垂萬年。一曲廣陵散，爲向何人傳。此曲苟有傳，我意亦已宣。但求種強植，不計身首全。萬年青銅像，讓公著先鞭。

雜録

譚獻《復堂日記續録》　光緒二十四年元旦，日食，拜年客來，謝之，惟章生枚叔入室長談。

《世載堂雜憶・章太炎師事孫詒讓》　章太炎創革命排滿之說，其本師德清俞曲園先生大不爲然，曰：「曲園無是弟子，逐之門牆之外，永絕師生關係。」太炎集中，有《謝本師》文。當時太炎聲望尚低，既棄於師，乃走海至瑞安，謁孫仲容先生。一談即合，居仲容家半載。仲容曰：「他日爲兩浙經師之望，發中國音韻、訓詁之微，讓子出一頭地，有敢因汝本師而摧子者，我必盡全力衛子。」是太炎又增一本師矣。故太炎集中，署名「荀漾」者，即孫詒讓也。以「荀子」亦名「孫子」；詒讓二字，反切爲「漾」。仲容與太炎來往書札，皆用此姓名。仲容非箋注章句之儒，實通經致用之儒，鄂老輩與仲容父子最善，太炎亦與鄂近世學人最善。鄂人刻《周禮正義》而傳太炎學派，其有息息相感召之意歟？

又《章太炎被杖》　庚子事變後，康、梁《公羊》、《改制》說盛行。張之洞本新派，懼事不成有累於己，乃故創學說，以別于康、梁。在紡紗局辦《楚學報》，以梁鼎芬爲總辦，以王仁俊爲坐辦，主筆則餘杭章太炎炳麟也。太炎爲德清俞曲園高足弟子，著有《春秋左傳讀》一書，之洞以其尚左氏而抑公羊，故聘主筆政。予與江蘇朱克柔、仁和邵仲威（伯綱之弟）、休寧程家檉，常問字於仁俊先生之門；仁俊先生曰：「他日梁節菴與章太炎，必至用武；梁未知章太炎爲革命黨，其主張奴視保皇黨，豈能爲官僚作文字乎？」《楚學報》第一期出版，屬太炎撰文，太炎乃爲《排滿論》凡六萬言，文成，鈔呈總辦；梁閱之大怒，口呼「反叛反叛、殺頭殺頭」者，凡百數十次。急乘轎上總督衙門，請捕拿章炳麟，鎖下犯獄，按律制罪。予與朱克柔、邵仲威、程家檉等聞之，急訪王仁俊曰：「先生爲《楚學報》坐辦，總主筆爲張之洞所延聘，今因《排滿論》釀成大獄，朝廷必先罪延聘者，是張首受其累，予反對維新派者以口實。先生宜急上院，謂章太炎原是個瘋子，逐之可也。」仁俊上院，節菴正要求拿辦；仁俊曰：「章瘋子，即日逐之出境可也。」之洞語節菴：「快去照辦。」梁怒無可洩，歸拉太炎出，一切鋪蓋衣物，皆不準帶，即刻逐出報館；命轎夫四人，撲太炎於地，以四人轎兩人直肩之短轎棍，杖太炎股多下，蜂擁逐之。太炎身外無物，朱、邵等乃賈衣爲購棉被，買船票，送歸上海。陳衍《石遺詩話》某卷第二段，曾言太炎杖股事，故太炎平生與人爭論不決，祇言「叫梁鼎芬來」，太炎乃微笑而已。

許壽裳《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　民元前四年（一九〇八），我始偕朱蓬仙（宗萊）、龔未生（寶銓）、朱逿先（希祖）、錢中季（夏，令更名玄同，名號一致）、周豫才（樹人）、啓明（作人）昆仲、錢均夫（家治）前往受業。每星期日清晨，步至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先師寓所，在一間陋室之內，師生席地而坐，環一小几。先師講段氏《說文解字注》，郝氏《爾雅義疏》等，精力過人，逐字講解，滔滔不絕，或則闡明語原，或則推見本字，或則旁證以各處方言，以故新誼創見，層出不窮。即有時隨便談天，亦復詼諧間作，妙語解頤；自八時至正午，歷四小時毫不休息，眞所謂「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其《新方言》及《小學問答》二書，皆于此時著成，即其體大思精之《文始》，初稿亦權輿于此。

《兼于閣詩話・章太炎》　樸學大師章太炎（炳麟）爲文字詰屈聱牙，偶作詞章，亦典麗奧衍，每出以嬉笑怒罵。有《改王闓運游仙詩》言王被袁世凱聘爲國史館館長事，劉成禺爲之注，爲民初一段政治趣史。

陳三立

論述

綜論

《平等閣詩話》卷一　鄭太夷先生曰：作詩當求獨至處。孟（東野）詩勝韓，正在此耳。眞氣旁薄，奇語突兀橫空而來，非苦吟極思那能到，千古一人而已。近人惟鄭子尹稍稍近似。今能效子尹者，則惟陳伯嚴耳。

又　陳伯嚴吏部《遣興詩》云：【略】《王義門陶賓南兩塾師各有贈答之什次韻》云：【略】按此二詩乃先生罷官後，庚辛之際，寄寓秣陵時作。沈憂積毀中乃能吐屬閑適如此，與東坡謫宦南海詩同一達觀也。

又　丙午夏五，吾友蟄庵由扶桑歸滬將入都。伯嚴吏部亦適戾止，互以新詩書扇相酬酢。較之縞紵言歡，尤有風味，特錄存之。【略】伯嚴律詩二首，《宿實甫崇福山寓廬晦若亦至》云：【略】《靄園夜集》云：【略】讀伯嚴詩如入世族廳事，覩樽壺彝鼎，光怪陸離，眩搖心目，固非寒儉家所能竊倣也。

又　蜀中薛次申觀察（華培）嗜古似永叔，喜交游，平易近人，而內立崖岸。以貴公子宦游秣陵，頻年憔悴一官，丙午春以窮愁卒。有姬劉氏，滬名妓曰張四寶者，素性端靜自持，不逐時尚。丁酉次申羈滬，一見傾心，質古玩以三千金脫其籍，而甚畏人知。年餘與余同舟西上，既覿面，始述其詳。姬嫁數年，情好至篤。生一女甫彌月，次申病亟，執手泫然。姬曰：君儻不諱，妾亦胡忍獨生也。退而飲藥逝。次申亦暈絕復甦，親視其喪，閱三日乃沒。陳伯嚴有詩《哭次申》云：【略】又《由津門還秣陵走視其雨花臺殯宮》五古云：【略】次申與余相知久。庚子之亂，余適游京師，南北音問阻絕。次申每逢北來人，輒殷殷問消息。遇患難而情益親，其風義足敦薄俗已。

又　伯嚴吏部僑居金陵，有《城北道上》詩云：【略】又《至滬訪鄭太夷》云：【略】。眞氣旁薄，不假雕飾，自然語妙天下。

又　滬瀆泥城橋外有張園，一名味蒓園。士女游集，此爲勝區。廣庭遐曠，可容千人。窗扉四闢，花木扶疏，若遠若近，繞庭如屏障。庭外隙地數十弓，淺草鋪茵。柳岸路曲，板橋臨水，芙蕖盛開。春夏秋極有佳致，冬則古木荒池，圍爐茗話而已。陳伯嚴吏部癸卯秋重至滬，有《味蒓園晚坐》詩云：【略】《丙午夏再至張園》詩云：【略】張園故勝區，得名流歌詠，紀其景物，而游騁之娛，乃盛稱于海內已。

又卷二　伯嚴吏部有《發南昌月江舟行》五絕云：【略】奇語突兀，二十字抵人千百。又《夜渡宮亭湖》七絕云：【略】雋逸處飄飄欲仙，是豫章山水有數文字。余隨侍先君子屢次道出其間，讀是詩益令人流連慨慕也。

又　戊申早春時，陳伯嚴吏部得詩三首，錄以寄示。《雪夜書感》云：【略】《同悟陽道長赴西山展墓作》云：【略】《東城馳道晚眺遣懷》云：【略】三詩語語有含蓄，無機心者，外物舉莫能攖甯滑和，故能行歌自適，聲若金石也。

又　善詩者往往儀態萬方，不拘一格。如陳伯嚴吏部之《過季詞》云：【略】，則閒澹沈鬱也。《江樓晚望》云：【略】則清麗芊緜也。余謂前詩是正宗，後詩是變調。

梁啓超《廣詩中八賢歌》　義寧公子壯且醇，每翻陳語逾清新。嚙墨嚥淚常苦辛，竟作神州袖手人。（義寧陳三立伯嚴。君昔贈余詩有「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之句。）

又《飲冰室詩話》　陳伯嚴吏部，義寧撫軍之公子也。與譚瀏陽齊名，有「兩公子」之目。義寧湘中治蹟，多其所贊畫。其詩不用新異之語，而境界自與時流異，醞深俊微，吾謂於唐宋人集中，罕見倫比。

陳銳《題伯嚴近集》一　氣骨本來參魏晉，靈魂時一造黃陳。故知文字通三昧，可向金莖認化身。

又二　詩到乾、嘉界說蕪，咸、同作者各矜殊。踢翻高鄧眞男子，不與壬翁更作奴。

又三　出海珊枝一世驚，陸離長劍曼胡纓。十年前已稱名輩，錯被人呼作後生。（樊雲門語。）

《清稗類鈔・文學類・陳伯嚴詩避俗避熟》　義寧陳伯嚴主政三立詩避俗避熟，力求生澀，而佳語仍在文從字順處。世人只知以生澀爲學山谷，不知山谷乃槎枒，並不生澀也。伯嚴生澀處與薛士龍季宣絕似，無人知者，陳石遺嘗持《浪語詩》示人，以證此說，無不謂然。

《尊瓠室詩話》卷一　陳散原先生題予《隴上草》云：「鬢髮凋疏面目黧，莽穿關塞命如絲。更彈地變天荒淚，成就窮邊一卷詩。」先生嘗誨予曰：「近人作詩多喜廣博無垠，每到漫無歸宿處，子勿爾。宜竭其才力，成一家言，他日自可永存也。」予終身服膺斯言。

鄭孝胥《散原精舍詩序》　伯嚴詩，余讀至數過，嘗有越世高談、自開戶牖之歎。【略】大抵伯嚴之作，至辛丑以後，尤有不可一世之概。源雖出于魯直，而莽蒼排奡之意態，卓然大家，未可列之江西社里也。

《石遺室詩話》卷一二　近人賦詩之速者，樊山、實甫外，有伯嚴、堯生。二人詩格不相同，與樊、易尤不相同，其爲速則同。嘗見伯嚴遇有燕集，于一夕間，以七言律遍贈坐客。

又卷一四　余舊論伯嚴詩，避俗避熟，力求生澀，而佳語仍在文從字順處。世人只知以生澀爲學山谷，不知山谷仍槎枒，并不生澀也。伯嚴生澀處與薛士龍（季宣）乃絕相似，無人知者。嘗持《浪語》詩示人，以證此說，無不謂然。然辛亥亂後，則詩體一變，參錯于杜、梅、黃、陳間矣。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散原爲詩，不肯作一習見語，于當代能詩鉅公，嘗云某也紗帽氣、某也館閣氣，蓋其惡俗惡熟者至矣。少時學昌黎、學山谷，後則直逼薛浪語，并與其鄉高伯足極相似。然其佳處，可以泣鬼神，訴眞宰者，未嘗不在文從字順中也。而荒寒蕭索之景，人所不道，寫之獨覺逼肖。

《石遺室詩話續編》卷三　江右詩家，自陶潛以降，至趙宋而極盛。歐公、荆公、南豐、廣陵外，又有所謂江西宗派，祖山谷而禰彭城之後山。其甥徐師川，即不宗仰山谷，不足憑之說也。至前清而就衰，名者雖有蔣心餘、吳蘭雪、高陶堂，派別既不一致，力亦不足以轉移天下風氣。五十年來，惟吾友陳散原，稱雄海內。後生英俊，謬以余與海藏儕諸散原，方諸北宋蘇、王、黃三家。以爲海藏服膺荆公，遂以自命；雙井爲散原鄉先哲，散原之兀傲僻澀似之，皆成確證。

陳衍《樊山將行再作廿八字送之并示伯嚴》　大江南北幾詩人？督部三藩兩部民。（謂甸齋督部、子培愛蒼及君三布政，夢華伯嚴，部民也。）傳語部民陳吏部，郵筒讓汝往來頻。

黃曾樾《陳石遺先生談藝錄》　陳散原文勝于詩，姚叔節詩勝于文。

又　《散原精舍詩》專事生澀，蓋欲免俗，免熟，其用心苦矣。

又　所謂高調者，音調響亮之謂也，如杜之「風急天高」是矣。《散原精舍詩》，則正與此相反。

《一士類稿・談陳三立》　散原老人義寧陳伯嚴（三立），雅望清標，耆年宿學，蕭然物外，不染塵氛，溯其生平，蓋以貴公子而爲眞名士，雖嘗登甲榜，官京曹，而早非仕宦中人，詩文所詣均精，亦足俯視羣流。

又　其爲詩，工力甚深，神清致遠，名滿天下，後學所宗。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一有云：「伯嚴論詩，最惡俗惡熟，嘗評某也紗帽氣，某也館閣氣。余謂亦不盡然。即如張廣雅（之洞）詩，人多譏其念念不忘在督部，（時督武昌。）其實則何過哉？此正廣雅長處。如【略】數詩，皆可謂緜邈尺素，滂沛寸心，《廣雅堂集》中之最工者，然東來溫嶠，西上陶、桓，牛渚江波，武昌官柳，文武也，旆旌也，鼓角也，汀州冠蓋也，以及峴首之碑，新亭之淚，江鄉之夢，青瑣湛輩之同浮沈，秋色寒烟之窮塞主，事事皆節鎮故事，亦復是廣雅口氣，所謂詩中有人在也。伯嚴不甚喜廣雅詩，故語以持平之論；伯嚴亦以爲然。」衍爲張之洞幕客，有知遇之感；其以「詩中有人在」爲之洞「紗帽氣」辯解，論頗通達。之洞高位饒宦情，人與散原大異其趣，詩亦不妨與散原大異其趣也。而散原格律之嚴，亦于斯可略睹矣。

又　吾兄彬彬嘗謂：散原老人之詩，標格清俊。新派海派固不通唱和，即在京式諸吟侶中，亦似落落寡合，每見離羣孤往。昔年北政府盛時，閩贛派詩團優游于江亭後海，或沽上之中原酒樓，往來頻數，酬唱無虛；陳則駐景南天，煢煢匡廬、鍾阜間，冥索狂探，自饒眞賞。及戊辰首會遷移，故都荒落，詩人泰半南去，此叟忽爾北來，省其師陳弢菴，得「殘年小聚」之歡。壬子間楊昀谷贈詩：「四海無家對影孤，餘生猶幸有江湖。」足爲詩人寫照。曩者春明勝流雲集，則蘇、贛間有江湖；今日南中裙屐雨稠，則舊皇城爲江湖。頗聞北徙之故，乃不勝要津風雅之追求。有介挈登堂者，有排闥徑入者，江干車馬，蓬戶喧闐，悉奉斗山，願聞玄秘。解圍乏術，乃思依瓊島作桃源。

此中委曲，殆非世俗所能喻，而其支離突兀，掉臂游行，迥異常人，尤可欽焉。

又　當是時，散原共譚壯飛（嗣同，湖北巡撫繼洵子）、陶拙存（葆廉，陝甘總督模子）、吳彥復（保初，故廣東水師提督長慶子），以四公子見稱于世，皆學識爲一時之雋者，而陳、譚二公子之名尤著。（丁叔雅惠康，故福建巡撫日昌子，時亦有名，四公子之稱，或以丁易陶，原非固定也。）

南村《攟懷齋詩話》　近時名輩，講求作詩者，多學宋人黃山谷、梅宛陵一派，力矯平弱浮淺之習，可謂知所務矣。惟學識不富，才力不敵，多有寒儉枯澀之病。惟義甯陳伯嚴所著《散原精舍詩》，瑰麗奇特，足以自成一家，閱之可以知諸家造詣之深淺。

又　散原各體詩，其勝人處在有輪囷鬱勃之氣行乎其間，非筋緩脈弱者所能學步。然其造句鍊字之法，亦異常新警，多爲前人所未道過。五律如「枯草眠煙薄，疎松夾鬢殘」、「岸迴花氣接，網卧月痕秋」、「雉翻山自合，蛇出瘴能香」、「砌蟲秋自滿，園鵲夜相猜」、「暗燈搖鼠鬣，疎雨合蟲聲」、「陰柯網幄滿，怪石撲燈殫」、「霜陌穿蛇蚓，霄峯舉鳳鶫」、「水明初浴鶴，廊靜與懸蛛」、「飛蟲晴照水，啅雀晚移枝」、「羣雞啄樹影，語燕點書帷」；七律如「浴池新漲荷錢滿，礙馬橫隄柳綫陰」、「瓦鱗新雪生春艷，旗角寒雲捲雁高」、「芋魁作飯食無肉，草履尋山杖掛錢」、「松枝影瓦龍留爪，竹籟聲窗鼠弄髭」（影聲本實字，作虛字用最奇）、「牆花氣壓杯盤靜，林鳥聲傳笑語和」、「際天草樹飛光影，衝潦牛驢入畫圖」、「九州人物燈前淚，一舸風波劫外魂」、「帝王寇盜供彈指，河嶽雲雷盪此胸」等句，皆光彩陸離，奇思警響。此才洵不多覯。

又　近人惟王湘綺、陳散原古體詩爲不俗。若陳石遺、易實甫，亦以長篇自鳴于世，非啞鐘，則蓮花落耳。

又　余于近代詩人詩，每喜搜覽，恆少稱意者。散原而外，有富順劉光第《介白堂詩》，亦爲一時傑作。散原以古奧雄奇勝，介白堂則以清新俊逸勝也。

《麗白樓詩話》上編　或謂同、光詩人，如鄭珍、江湜、范當世、鄭孝胥、陳三立，皆不盡彫琢，能屹然自成其一家，固矣。【略】當世、孝胥、三立，則詩才與氣力，故自不凡。【略】三立則方面太狹，【略】不能自開戶牖，以視珍、湜詩，能用古人而不爲古人所用，抑又次焉。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魁星及時雨宋江：陳三立　見一善，嘗挂口，退而視之無所有。江湖上，歸恐後。閱世高談闊戶牖。撐腸萬卷饑猶饜，脫手千詩老更醇。雙井風流誰得似，西江一脈此傳薪。

《魚千里齋隨筆》卷上　清代以樸學顯，于詩則未越前規，清初盛稱王阮亭、朱竹垞，一則才力未宏，一則略病繁蕪，尚須洗伐。稍後以袁、趙、蔣爲較著，隨園風致流美，失之于佻；雲崧體貌清雄，失之于獷；苕生較深切，然爲之固未至也。自餘作者，不乏名家，至于黟斬藝林，幷時吐秀，多未能自闢門戶，遠耀聲光，蓋自散原出，與海藏雁行，乃各携鑪鞴，成一代之作矣。

又　《散原精舍詩》，其得力固在昌黎、山谷，而成詩後，特自具一種格法，精健沉深，擺落凡庸，轉于古人，全無似處。惟其姿稟英邁，又以讀書之博，導其思力，迴入篇章，乃或過矜，貪于字句精新，惟饒奇致。聞其作詩，手摘新奇生嶄之字，錄爲一冊，每成一篇，輒以所爲詞句，就冊中易置之，或數易乃已，故有時至極奧衍不可讀。然精當之作，固自卓然，要爲一代大家，非末學所敢輕議也。至其文章，尤爲奇偉，銘幽之文，韵語直承昌黎法乳，當時無與抗手。

鄭孝胥《散原精舍詩續集序》　處亂世而有重名，則其言論予奪將爲天下視聽之所繫。【略】散原使余刪其詩。余謂散原：「既有重名於天下，七十老翁何所懼？豈能以山川風月之辭與後生小子爭輕重哉？」使天下議散原之詩非詩而類於《春秋》，乃余之所樂聞也。

《瓶粟齋詩話初編》卷九　蘇戡叙《散原精舍詩》有曰：「余雖喜爲詩，顧不能爲伯嚴之詩。以爲如伯嚴者，當于古人中求之。」又曰：「往有鉅公與余談詩，務以清切爲主。于當世詩流每有張茂先我所不解之喻，其說甚正。」云云，頗有弦外之音。「鉅公」殆謂張文襄也。然散原之詩，刻意學後山。余觀其古詩多似退之，其氣味絕不是江西也。

李肖聃《星廬筆記》　伯嚴自弱歲名能古文，光緒元年序《魯通甫集》，年才二十，文已斐然。其後爲席寶田傳及《先府君行狀》，則充然大篇。晚居金陵、上海，日課一詩。有《散原詩存》若干卷。

又　梁鼎芬奎謂伯嚴詩文初無宗主，中年文擬盧陵，詩宗山谷，其原

皆出江西。予謂近世論詩宗黃，倡之者湘鄉曾公，大之者伯嚴也。所詣詞雄而思深，非同時輩流所及，固爲一代大家。

《十朝詩乘》卷二三 叔雅爲禹生中丞季子，與譚復生、吳彥復、陳伯嚴同時，有「四公子」之目。于時見國紀不張，謀創立「正氣會」，以《詩序》爲之先導。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白話詩者，昔賢集中，時有其例。【略】余謂能爲文言詩者，殆無不工爲白話。偶見報載石遺近作，題爲《壬戌冬月與宗孟會于京師屬以白話詩成十八韵》云：【略】如此詩者，又豈今之末後小生所能夢見耶？君又有《畏廬同學書來勸省食報以長句》云：【略】此亦明白如話之作，雅近香山。【略】說者謂君返閩以後，詩格又稍變，即此老年信筆，固無礙其爲作家也。

分論

《兪觚庵詩集序》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此序語至委曲而悲痛，應得其言外之意。

《法相寺古樟》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陳散原集中亦有《法相寺古樟》五古，蓋與仁先、恪士同時作也。詩云：【略】並錄於此，海內詠樟詩，要以此爲大觀矣。

《九日從抱冰宮保至洪山寶通寺餞送梁節庵兵備》 《石遺室詩話》卷一一：廣雅于伯嚴詩尤多不解，有《九日從抱冰宮保至洪山寶通寺餞送梁節庵兵備》云：【略】此在伯嚴最爲清切之作，廣雅不解其第七句，疑元老不宜見領于人。伯嚴告余云。

《發南昌月江舟行五絕》 《平等閣詩話》卷二：奇語突兀，二十字抵人千百。

《夜渡宮亭湖七絕》 《平等閣詩話》卷二：雋逸處飄飄欲仙，是豫章山水有數文字。余隨侍先君子屢次道出其間，讀是詩益令人流連慨慕也。

《江上望焦山有懷昔游》 《石遺室詩話》卷一四：頗不似伯嚴平日詩。樊樊山云：「此詩即在黃集中，亦是上品。」

《贈陳石遺監督》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散原有《贈石遺監督》詩云：【略】自注：「君有選刻朋輩所爲詩之意。」其爲時賢推重如此。君論詩語多甘苦，所爲《詩話》及所輯《詩鈔》，雖一時興到之作，然沾溉藝林，固不脛而走矣。

《拔可寄示晚翠軒遺墨展誦黯然》 《石遺室詩話續編》卷六：晚翠事爲吾輩所最痛心。首四字史筆，興亡全繫在此，豈但頗哉？冬郎「送春」句，實指唐亡于朱三。余嘗戲言劇臺上朱溫打扮綠面孔，殆從「明日池塘是綠陰」來乎？晚翠大笑。晚翠常觀劇也。

《贈黃公度》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陳伯嚴吏部，義寧撫軍之公子也。與譚瀏陽齊名，有「兩公子」之目。義寧湘中治蹟，多其所贊畫。其詩不用新異之語，而境界自與時流異，醞深俊微，吾謂于唐宋人集中，罕見倫比。記其《贈黃公度》一首云：【略】。

《秋訊依韻答樊山》 《平等閣詩話》卷二：頃于友人處扇頭見陳伯嚴考功所書《秋訊依韵答樊山》一律，乃《散原精舍詩集》未刊之作。詩云：【略】余極嗜「鍾阜雨」一聯，謂當與「落葉滿城聲似雨，家家樓上有鍾山」之句，同爲秣陵士女傳誦也。

《寄題太夷海藏樓》 《平等閣詩話》卷二：鄭太夷先生新築海藏樓于上海北郭外，俯挹廣原，彌得野趣。陳伯嚴吏部自秣陵寄詩題其樓，太夷先生亦有賦答之篇。此二詩，兩先生皆爲余書扇。特錄于此，同誌詩壇兩雄，雲龍角逐，固無異韓孟之交情也。

《墓上作》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散原中歲後，僑居秣陵，然必間歲返里省墓。《墓上作》云：【略】歲時」一聯，最爲刻摯。

《壬寅長至抵峭廬謁墓》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散原集中，爲峭廬作者，幾無一不工。情至者文特至，《陳情》、《瀧岡》諸表，獨有千古，胥此旨也。《壬寅長至峭廬謁墓》云：【略】第二首余最喜誦。

《哭顧石公》 《平等閣詩話》卷二：上元顧子朋廣文（雲），自號石公。嘗爲遼左金和圃將軍（順）幕客，不樂仕進，歸隱盌山。酣飲無節，生平未嘗至醉。每出行，攜酒一壺，小憩園林，輒引觴自酌。有趨而過者，則飛觥強酌之，士夫傭保弗擇也，人往往畏而避去。世目爲酒狂。豐頤修髯，身裁中人，不修邊幅，衣冠敝壞。貧而好客，宴享必豐腆。性坦率，遇人有過失，指陳無所避。與鄭蘇龕廉訪最相友善。光緒丙午春卒，年五十許。鄭公自龍州歸來已不及見，賦詩四章哭之：【略】陳伯嚴吏部亦有句云：「君有平生

友，鄭君最繾綣。耳熱廣坐間，稱君獎其短。」叙事精確，俱足以貌顧公之生平。

傳記

《戊戌履霜錄》卷四 陳三立，字伯嚴，光緒己丑進士。官吏部主事。爲人淡於榮利，通籍後，累十年不就職，但以詩歌、古文辭自娛。當時言古文能繼響方、姚者，推桐城吳汝綸及三立。三立交游最廣，與黃遵憲、江標、熊希齡善，因希齡獲交梁啓超。朝旨罪其招引奸邪，蓋謂是也。

《尊瓠室詩話》卷一 陳散原先生【略】于丁丑八月卒于燕京，年八十五。有五子，能詩者師尊、彥和、彥通三人。

《近代詩人小傳稿・陳三立》 陳三立，字伯嚴，號散原，江西修水人，爲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略】民國二十六年，散原以倭寇入北平，絕食卒。年八十六。

紀事

作家逸事

《清稗類鈔・文學類・兪麟洲工詩》 兪麟洲爲陳伯嚴之婦，工詩，嘗與伯嚴賡和。《曉起》云：「捲簾看燕子，池水膩如羅。草色花朝雨，簫聲子夜歌。曉寒因霧重，春恨爲誰多？拋繡依亭石，微吟帶薜蘿。」《庚戌寒食病中作》云：「病中忘卻是春時，開過辛夷了不知。強起如煙疑化柳，未眠有夢欲成絲。年年藥椀違寒食，夜夜殘燈隔酒巵。雪外園林花滿眼，縱能臨賞已空枝。」

《石遺室詩話》卷一二 近人賦詩之速者，樊山、實甫外，有伯嚴、堯生。二人詩格不相同，與樊、易尤不相同，其爲速則同。嘗見伯嚴遇有燕集，于一夕間以七言律遍贈坐客。

《世載堂雜憶・近代學者軼事》 陳散原與人談詩必曰：「吾七十歲後已戒詩矣。」求其寫字，雖午夜篝燈，必勤勤交卷。黃季剛曰：「是能用其所短。」

又 凡著述大家，皆有平生用功夾帶，手鈔祕本，匿不示人。【略】陳散老作詩，有換字祕本，新詩作成，必取祕本中相等相似之字，擇其合格最新穎者，評量而出之，故其詩多有他家所未發之言。予與鶴亭在廬山松門別墅久坐，散老他去，而祕本未檢，視之，則易字祕本也。如「騎」字下，縷列「駕」、「乘」等字類，予等亟掩卷而出，懼其見也。

作品本事

《十桂堂賦呈抱冰宮保》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武昌督署有十桂堂。南皮督鄂，書「魚鳥親人濠濮想，桂山留客楚騷詞」爲聯，其地木石蒼秀，賓僚每觴詠其間，散原有《十桂堂賦呈抱冰宮保》云：【略】。

《題謝鄉泉侍御遺墨冊(代)》 《十朝詩乘》卷一二：和珅盛時，其家奴勢燄張甚，橫行京外，莫敢究詰。其折之以法者，獨謝鄉泉侍御與武虛谷大令。鄉泉以御史巡城，遇珅僕于途，控怒馬，引朱軒，揚揚自得。鄉泉捽之下，責其僭妄，即道旁笞之，幷火其車，世稱「燒車御史」。陳散原嘗見其遺墨，以片楮書「光明正大，通天達地」八字，其子興垣旁注，稱爲臨終之筆。散原題詩云：【略】當焚車事聞，有詔令指實其僭，以車已焚，無左驗，坐罷官。珅敗，以主事起用，官至員外郎。嘉慶中，其子興嶢以固始令卓薦入覲，上曰：「此『燒車御史』子也。」詢前事嗟惜，特擢成都守。鄉泉爲不朽矣。

《酬陳子言》 《平等閣詩話》卷一：伯嚴有《寄酬鶴柴》一律云：【略】黃壚，謂滬上言茂源酒肆也。

《哭范肯堂》 《平等閣詩話》卷二：甲辰歲暮，范肯堂先生客死于滬，歸葬通州。輓之以詩者蔂衆。【略】陳伯嚴詩云：【略】。

《贈陳石遺監督》 《石遺室詩話》卷一：同年陳伯嚴，弢菴典試江西所得士。丙戌余在都門，己丑在長沙，聞張鐵君(亨嘉)屢稱其能文。【略】後識李亦元(希聖)，言君爲文在陳承祚、范蔚宗之間。遲之又久，始相見。君已中

更患難，憔悴垂垂老矣。贈余一律云【略】。余次韻二首答之云：「匡阜東南一太行，扶輿元氣久深藏。陳徐不作憑誰繼，虞揭而還覺汝強。滾滾沅湘流涕盡，栖栖江漢鬢毛蒼。題襟贈縞酸寒否，待轉風輪竅土囊。」「東冶亭邊字數行，誰知懷袖卻收藏。聞聲廿載纔今雨，把臂千秋幾古強。河嶽殷璠看落落，海山表聖說蒼蒼。雁聲淒戾西風裏，詩榻離披冷隱囊。」時余方喪伯兄。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散原有《贈石遺監督》詩云：【略】自注：「君有選刻朋輩所爲詩之意。」其爲時賢推重如此。君論詩語多甘苦，所爲詩話及所輯詩鈔，雖一時興到之作，然沾溉藝林，固已不脛而走矣。

《贈紀香驄監督》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此散原贈紀香驄詩也。香驄直隸河間人，名鉅維，一字伯駒，號悔軒，晚署泊居老人。廣雅督粵鄂時，均延君校藝，并迭主經正、江漢、兩湖三書院，得士最多。遺著由其女夫桂林汪鞏庵鸞翔爲之刊行，即所謂《泊居賸稿》者是也。【略】君學有家法，早歲師事同邑崔次龍士元。

《黃公度京卿由海南人境廬寄書并附近詩感賦》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公度晚歲居里，論學尤勤，憂時成痗，其乙巳正月致書平子，有「自顧弱質殘軀，不堪世用。負此身世，感我知交」等語。【略】又散原集中，亦有《感寄人境廬詩》云：【略】蓋即答其見懷之作也。

《雨中過安慶有懷姚叔節》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斬新春樹鷺邊城，【略】」此陳散原《雨中過安慶有懷姚叔節》詩也。叔節名永概，與兄仲實（永樸）、姊丈馬通伯（其昶），均負文名，海內言桐城文體者，必及數君。余辦中華校時，禮延仲實昆仲任講席，【略】叔節尤倜儻自喜，好談天下事。

《過天津戲贈癭公》 《平等閣詩話》卷一：北山樓主人一字癭公，貧居滬瀆有年。昨歲有北里彭嫣者，躭其風概，委身事之，旋相從北去。今夏義寧公子過津門，戲贈以二絕句云：【略】雖戲語，其意彌深，錄之以存佳話。《學山詩話》：陳三立《過天津戲癭公詩》云：【略】義甯陳伯嚴吏部三立《過天津戲贈癭公》詩也。癭公者，廬江吳彥復之別字也，非順德羅掞東惇曧。羅較彥復同時而稍後。彥復爲吳提督長慶之第二子。先是海內有三公子之目。三人者，一陳伯嚴，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一陶鞠存葆廉，陝甘總督陶模之子；一譚復生嗣同，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皆以其父在官而子能通達時務目之。其後又有四公子之目。則陳陶而外，加丁日昌之子叔雅惠康，及彥復，則皆能詩者也。而丁巡撫，吳提督皆久物故，是時陶總督、陳巡撫亦歿矣。彥復官刑曹，值光緒親政，下詔求言，草陳時事疏。言人所不敢言。尚書剛毅覽之不悅，抑不得上。遂棄官南歸。疏言變法自強，必人主奮發有爲，毋與宮人宦寺狎暱，以博弈演劇爲戲樂。斯能進賢遠佞，而權不下移。諸言變法者徒臚舉庶政，效法泰西強國，役之于彼而忘其本，無異于徙宅遺妻。主權下移，則貪墨者得因緣爲奸，忠憤者或矯枉過正，馴至天下大亂。且曰，權不在君，必移于甚臣；權不在臣，必移于其民；權不在民，必將移之外人。有權之國強，移權之國殃，無權之國亡。今此疏載在其《北山樓集》中。彥復當庚子辛丑間，寓滬之梅福里。其門聯有曰：「卜居梅福里，未上杜根書。」蓋謂其疏抑不獲上也。庚子後，天下事更不可爲，遂沈溺于醇酒婦人，益自頹放。彭嫣者，本滬妓，彥復納之。愈窮困，乃移居天津依袁世凱。後竟病偏廢，卧床數歲而歿。《清稗類鈔・娼妓類・金菊仙爲吳彥復所眷》：彭香雲，武進人，稍長，遊滬，著聲北里，當時所傳金菊仙者是也。所居爲層樓，出則驅駿馬，擁幰車，攬轡絕街衢，訪賢豪不得。久之，得盧江吳公子。公子名保初，字彥復，武壯公長慶仲子也。光緒乙巳夏五月，大讌諸名士于滬上之酒樓，聞菊仙名，招之。座客爭索曲，菊仙哀歌激楚，乃咯血。翼日，病大作，門巷蕭條，而彥復至，憫之，奔走求醫。病愈，菊仙鍵戶謝客，獨約彥復爲清譚，語及家國狀，菊仙輒流涕，如是者半月。海上名姬夙重身價，有私適客者，院中人或嗾父母訟諸官。菊仙憂之，陰牒長官，杜其變，左右及彥復皆不知也。一日，屏人白其志，彥復歎曰：「吾妻悍，不克歸，旅居懼弗給，子其能處此耶？」菊仙嫣然不復道。當是時，菊仙年已二十四，海上兩巨公爭出萬金求菊仙，菊仙笑曰：「吾所欲者，大丈夫耳，烏用此巨金！」一日，偕彥復出，飲酣，從容請曰：「君客況，妾所知，今方六月，客逋妾金已數千，至八月，且萬，請以此益君。」彥復笑曰：「吾所欲者知己耳，他奚愛焉！」菊仙毅然曰：「君若此，復何待！」竟同車歸，客逋置弗顧，時六月六日也。彥復自爲《天貺因緣記》紀其事。菊仙既嫁，復彭氏，更名嫣。彥復以書法篆刻授之，自是嫣名遂播公卿間。而彥復貧益甚，海內人士被武壯澤，無過問者，嫣之囊裝罄矣。久之，彥復走天津，怏怏不樂，自署曰癭公，嫣則旦夕歌笑慰解之。居三年，貌益澤，嘗曰：「吾得嫣，始知天壤間有生人之樂。」已而彥復病，嫣割臂肉療之。陳伯嚴嘗贈彥復以詩云：【略】。

《挽吳北山》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公木下世，北山益侘傺寡歡，兩姬亦以金盡求去，歲晚佯狂，卒以不起。【略】散原亦有挽詩云：【略】。

《人日遣興》《平等閣詩話》卷二：顧石公居于金陵西門內之盔山薛廬（全椒薛慰農先生故宅。）之側，岡巒拱抱，林木森蔚，遠城市之囂，具巖壑之趣，誠處士之幽棲也。石公每逢人日，輒翦園蔬挑野菜，以薦春盤延嘉客，謂之挑菜會，主賓盡醉，諧嘲間作。石公或使酒罵座如灌夫，座客不堪，至有亡去，然明日相遇則如常。故人相目爲酒狂，罔有慙及者。石公卒後，韻事遂廢。陳伯嚴吏部有丁未《人日遣興》七古云：【略】嘅慕曩游，記述嘉會。爰識之以爲金陵之故實也。

《贈黃澤生》《十朝詩乘》卷二二：光緒季年，以文吏改武者，提督秦炳直、李準其最著也。又，黃澤生以候選道授狼山鎮總兵，陳散原贈詩云：【略】詩意以文武互用爲創舉，不知國初以來此例固多有之。

《哭次申》夏敬觀《學山詩話》：陳伯嚴《哭薛次申》詩云：【略】次申爲四川興文人，署兩江總督薛覲唐（煥）之子。光緒間以道員需次江蘇。其歿也，以背疽潰不獲治。歿之前一日，其姬人仰藥殉，秦淮妓也。

著録

《近代詩人小傳稿·陳三立》有《散原精舍詩文集》。

藝文

易順鼎《立秋次陳大（三立）韵》閑園眷秋服，砧響逐雲端。矧此湘纍徒，寥居增累嘆。晨唫每醴浦，夕夢仍且蘭。孤弦一以悄，衆籟相爲殘。玉階有棲塵，金井無定瀾。因懷北渚約，彌愴西園歡。逝節猶屢軫，繁憂終見干。離離秋實貴，寂寂春華殫。蕭瑟念身世，微颸故難安。

黃遵憲《上海喜晤陳伯嚴》颯颯秋風夜氣深，照人寒月肯來臨。磯頭黃鵠重相見，海底鰻魚未易尋。大地山河悲缺影，中年絲竹動歡心。橫流何處安身好？從子商量抱膝吟。

譚獻《題藍洲畫送伯嚴》遠峰遠欲無，斜照斜將暮。閑庭獨立時，蒼茫向誰語。東卷尚微吟，歡怨無今古。新知復天涯，獨客黯無緒。徘徊一片雲，下有曾攀樹。流波送君行，還送人歸去。

張之洞《九月十九日八旗館露臺登高賦呈節盦孝通伯嚴斗垣叔嶠諸君子》磯上巖城晚吹涼，凌風壯觀補重陽。柳仍婀娜秋生色，荷已離披水吐光。目極白波迷楚渚，夢回青瑣在江鄉。寒烟去雁窮懷抱，（用范文正「窮塞主」詞意。）強爲羣賢一舉觴。

梁鼎芬《得伯嚴書》千年浩不屬，君乃沉痛之。神思可到處，繾綣通其詞。窮山何所樂，予心忽然疑。試君置我處，魂夢當自知。把書闔且開，情語生微漪。出見東流水，湯湯將待誰？

鄭孝胥《海藏樓雜詩》一三 義寧賢父子，豪傑心所歸。伯嚴不急仕，峻節如其詩。棲遲對蔣山，睥睨鬱深悲。天將縱其才，授子肆與奇。神骨重更寒，絕非人力爲。安能抹青紅，搔頭而弄姿。昨者哦五言，緘封肯見遺。發之惟鶴聲，一一上天飛。高談闢戶牖，要道祕樞機。願聞用世說，胡爲靳相規。噫嘻戊戌人，撫心未忘哀。大名雖震世，豈如我獨知。

陳詩《讀陳伯嚴吏部詩集賦此奉贈》清流白馬事紛綸，栗里羣傳墊角巾。誰分羶孤逢匠石，不妨冥漠叩天鈞。粃糠自爾供陶鑄，麟鳳于今嘆隱淪。蕭瑟江湖冰雪夜，新詩吟誦暖如春。

趙熙《楊子傳陳考功語命題所著〈散原精舍詩〉》不知何與飢寒事，一卷文章送此身。偶作江南未歸客，蒼然天下隱憂人。時流痛飲無虛日，家祭中原告老親。所欠人間惟一死，信陵君共楚靈均。

沈瑜慶《百花洲樓成贈伯嚴》魚鱗萬竈俯蘋洲，突兀人間百尺樓。懸榻有心孰冠冕，撰碑無愧已山邱。（談筠叟事。）欲東欒伯終吾師，豪舉平原豈壯遊。賦罷青蠅退無悶，料量詩卷載清秋。

張謇《贈陳伯嚴吏部（三立）》西江健者陳公子，流輩論才未或先。人海無端千劫過，京塵相惜十年前。崎嶇吳楚頻移舍，唐突燕雩正控弦。長嘆新亭都寂寞，強開淚眼對山川。

文廷式《偕陳大伯嚴梁大星海徐園宴坐竟日》昨日分江海，茲辰共小園。夕陽尤可愛，秋水欲忘言。隔院疏棋響，迴闌浣粉痕。由來玩芳草，不辦問

朝昏。

陳銳《題伯嚴近集》一 氣骨本來參魏晉，靈魂時一造黃陳。故知文字通三昧，可向金莖認化身。

嚴復《寄伯嚴》 已迴春雁數鱗魚，目斷南雲少尺書。可有園林供獨往，倘緣花月得相於。江湖無地樓飢鳳，朝暮何年了衆狙。說與閉門無己道，去時詩句太勤渠。

釋敬安《寄題陳伯嚴吏部〈散原精舍詩集〉》 吾家詩祖仰涪翁，獨闢西江百代宗。更有白頭陳吏部，又添波浪化魚龍。一卷人天殞泣辭，風雲態演五洲奇。欲攀太白掬滄海，洗我雙眸讀子詩。

李宣龔《挽散原丈》 罪言猶與世俱新，高隱翻教遠避人。病榻不貪千嶂擁，危城甘受一天親。辨亡早嘆文將喪，哭死還驚筆有神。穿塚料從埋我計，莫張歸旐犯邊塵。

陳寶琛《次韵和伯嚴》 瞥眼重重結海樓，別來二十四經秋。天公從古憎雙鳥，大廈無人問萬牛。文酒寫憂顦一聚，江山橫涕仗誰收。豐頤瘦損殊非故，不怪新霜也上頭。

程頌萬《次韵伯嚴招飲秦淮》 斜陽猶戀雨花臺，歌哭春陰閣晚雷。無恙一泓天下色，有涯雙槳故人來。劇憐睥睨逢花晚，未必乾坤送此才。寥落平生悵湖海，留歡見覆掌中杯。

周達《雪後有懷散原先生廬山》 嚴冬起蟄雷，愆忒吁可怪。孤陽敵羣陰，龍戰寧不敗。紛紛墮鱗甲，后土旋覆蓋。頓使娑婆居，見淨不見穢。飄階已盈尺，空際便暗翳。林鴉閑過人，聳肩作寒態。殘宵驚白曉，弦月出雲背。皚皚地天通，併入太素界。遙思五老峯，玉立更天外。峯顛幽人宅，夜醒定無寐。開門納星斗，江勢落縞帶。冰溜坼陰崖，琉璃孰捶碎。奇觀噤魂魄，凍瀣咽肝肺。白首兩忘言，匡君冷相對。

許承堯《悼陳散原先生》 梅叟昔相語，先生神最清。深憂成晚坐，顯學悔初名。終茹傾亡痛，長流浩蕩聲。忍持燈底淚，夜夜照心精。

范當世《伯嚴卒哭同行舟中有贈》 憐君似我無根蒂，仍向江山淚眼開。雲物徒供一身老，干戈更殺百年哀。蓬風捲髮垂垂盡，蠟炬燒心寸寸灰。作述從容要三世，剩容泣導後生來。

潘飛聲《題伯嚴石遺詩集》 澹定時憑硬語穿，二陳各自有山川。沉冥風雨論文夜，不入新城一字妍。

胡朝梁《寫義寧師詩竟輒書以呈〈己酉〉》 大塊一噫幻萬千，上飛下走日月旋。詩人能事通造化，驅使萬物歸雄篇。吾師讀書善養氣，胸次浩蕩收百川。作詩不須故作勢，却自凌厲橫無前。便爾悠揚亦有致，細流冷然鳴曲泉。氣盛高下無不宜，此語昔嘗聞退之。賤子未學百不曉，敢以弟子誣其師。

諸宗元《和伯嚴》 南都山水鬱嵬隈，公卧詩軒捲碧苔。小病逢秋喜清健，西風來雁記初纔。世方多難愁霜鬢，日飲無何迫酒杯。我語李生同絕倒，不談王霸即人才。

李希聖《寄懷陳伯嚴〈三立〉》 謝公埭前春始深，江水江花無古今。左股蓬萊遭破碎，南皮瓜李罷浮沉。新詩漸欲作蠻語，卧疾安知非越吟。坐閱池臺成草莽，華顛愁對雍門琴。

陳衍《讀〈漁洋詩話〉有懷伯嚴》 酷憶西江陳伯璣，棲棲清瘦不勝衣。爭傳格律凌坡谷，誰識門庭本柳韋。隔歲懷人尊酒冷，經秋爲客尺書稀。十年不見秦淮水，木落白門空雁飛。

陳曾壽《南湖晦夜寄懷散原先生》一 濕螢亂開闔，山影霾半湖。喁喁閑格磔，雜沓喧荷蒲。宵沈潛蟄作，萬竅爭號呼。長飆忽飄捲，颯若幽靈趨。大千入星光，貞明忽已無。一息擬終古，遙夜何時狙。握雲天一角，下有青溪廬。脫襪此偃息，諦吟定何如？

林庚白《陳散原挽詩》 譽我眼中人，聞喪海幾塵。苦吟餘一者，不變是遺民。詩號空前手，生爲望古身。世兒眞好事，強與謚成仁。

李葆恂《贈陳伯嚴吏部》 相見遽言別，思君廿載勞。冥心更世變，埋照益名高。句健規雙井，杯深藐二豪。無言看鬢髮，江海日滔滔。

雜録

《湘綺樓日記》〈壬子六月二日〉 作書問訊海上避地諸子：樊雲門、【略】陳伯嚴（三立，號散原，寶箴子）。

又〈癸丑閏十五日〉 電約伯嚴協撰，復云「刻不能來」，誤譯作「萬不能來」，一字出入大矣。

《清稗類鈔・文學類・詩鐘有狀元謄錄》詩鐘甲乙最優者爲狀元，最劣者爲謄錄。梁節庵按察鼎芬嘗言：「陳伯嚴主政三立、繆筱珊編修荃蓀作詩鐘，皆由謄錄升至狀元。」言其初皆不工，後乃甚工也。

《石遺室詩話》卷一八　立秋後一日，陳士可（毅）招同樊山、笏卿、子封、實甫、君立、鴻甫、治薌，燕集宣南畿輔先哲祠。實甫言伯嚴在武昌，重九日張文襄招同登高，伯嚴有詩，末二句云：「作健逢辰領元老，夕陽城郭萬鴉沈。」元老自指文襄。文襄批駁「領」字，謂何以反見領于伯嚴也。余言伯嚴早以此事告余，笑文襄說詩之固，「領元老」豈吾領之哉？

陳衍

論述

唐文治《陳石遺先生墓誌銘》陳先生石遺，閩侯詩文學大名家。【略】其氣剛以直，其言辨以哲，其品高峻不可方物，余心折之。【略】先生爲文凡四五千篇，體曲而直，辭矯以健，他人或出于作爲，先生則純任自然平淡，蒼老于子厚，介甫爲近。其所爲詩，風骨高騫，時時發明哲理，天懷高曠，自言得于山水游爲多。其他所著書凡數十種，都百餘萬言。

沈曾植《答石遺》陵陽寫本費摩挲，老屋橫街凍夜過。卅載知心如夢見，瓣香何敢廢涪翁。漫守張爲《主客圖》，旁行斜上破工夫。白家廣大元無教，得似韓門變態無？

黃曾樾《陳石遺先生談藝錄序》吾閩文教之開，較中土爲晚。隋、唐間始有詩人，迨唐末五代秦系、韓偓、崔道融之倫，流寓入閩，詩教乃盛。自宋而益昌，楊徽之、楊億、劉子翬、朱熹、蕭德藻、徐璣、劉克莊、嚴羽、謝翱諸人，後先蔚起，各成派別。朱明一代，閩中十子、鄭善夫、高、傅、二謝、二徐、曹學佺雖迭以詩鳴，然皆不出明人貌似漢、魏、盛唐之習。沿至勝清道、咸之間，程侍郎、祁相國以杜、韓、白、蘇倡于京師，爲世宗仰，而八閩詩人尚株守其鄉先輩，摹倣成法。同、光而還，鄭海藏、陳聽水、陳木庵三先生出，以宛陵、半山、東坡、放翁、誠齋諸大家爲宗，同時江右陳散原先生力祖山谷。于是數百年來之爲詩者，始一變其窠臼。大抵以清新眞摯爲主，海內推爲「同光派」。而吾師陳石遺先生，則不唐，不宋，不漢魏，不六朝，亦唐，亦宋，亦漢魏，亦六朝。《三百篇》爲體，經、史、諸子百家爲用。其著《詩話》，編《詩鈔》，皷吹之力，蓋自有說詩、選詩以來，得未曾有焉。先生以名世之才，蘊經世之學，壯歲橐筆，爲劉壯肅、張文襄諸公上客。所爲擘畫措施，胥關民生國計。顧世獨以樸學、辭章重先生，豈知此殆先生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耳。其以宛陵、半山、東坡、誠齋況先生之詩者，自皮相矣。然自先生出，而朋從氣類相感召，講壇著述所提倡，實有左右中原文獻之功，不特移易閩中宿習，開閩派之新聲。而勝清一代，主持詩教如王文簡之僅標神韻、沈文慤之專主溫柔敦厚者，先生殆有過之。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地魁星神機軍師朱武：陳衍　取威定霸，桐江之亞。《近代詩鈔》，《石遺詩話》。一燈說法懸孤月，五夜招魂向四圍。記取年時香宋句，老無他路欲何歸？　石遺老人初治經，旁及許洨長，多可聽。中年以詩名，顧非甚工。至說詩，則居然廣大教主矣。朱武在山寨中，雖無十分本事，却精通陣法，廣有謀略。

李肖聃《星廬筆記》近世閩士論詩，多宗陳師道後山，侯官石遺實爲宗師。主京師大學，學生中得朱芷青、梁仲毅，兼譯學館，得黃秋岳、曾次公。次公工詞，秋岳工駢體文，日從論詩。其友則鄭孝胥蘇堪、楊增犖昀谷、羅淳灤淡東、趙熙堯生，皆相與爲詩。

又　石遺昔居上海，一字叔伊。年未三十，已爲《說文釋義》若干卷，長洲朱孔彰仲我作序，亟稱其著述之美。所作《元詩紀事》，亦與計有功輩用意相同，眞不朽之作也。年七十時，秋岳爲作壽序，駢詞甚工。其後主講無錫國學專科學校，與諸生講論不倦。八十以後，猶遠行入川，與趙熙堯生唱和于數千里外。【略】歸數年而始考終于故里。

又　侯官石遺【略】著有《石遺室詩話》數十卷，其論晚清詩人之近作，治詩之艱苦，無乎不備，置之清代諸家無多讓也。然石遺論詩甚精，而自爲詩則拘于才氣，而以格律自苦。

《在山泉詩話》卷四　侯官陳石遺孝廉衍著作等身，詩文爲閩中傑出，近

有《全閩詩綜》之刻，余將先高伯祖《南雪巢集》及先高祖《常蔭堂遺稿》寄去。石遺詩思新意遠，非近日墨守宋派、務爲艱澀者所能道。

《瓶粟齋詩話四編》卷下　《隨園詩話》，世多嫌其濫，然除其自裝門面語外，閒言語却絕少，石遺便不能矣。可見前人亦自有不可及處。

南邨《攄懷齋詩話》　近人惟王湘綺、陳散原古體詩爲不俗。若陳石遺、易實甫，亦以長篇自鳴于世，非啞鐘，則蓮花落耳。

《定厂詩話》卷下　近時詩家爲宋派主盟者，陳石遺、陳散原，皆耆年碩學，海内宗仰。

又　陳石遺詩，如着花老樹，醜中見妍。

又　石遺詩新穎清切，晚近頗喜用俗語俚字攙入，亦是一病。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二十年前寓京時，【略】曩曾有句云：「并世詩人欠識面，石遺香宋又蒼虬。」石遺老人，固閩之詩傑。

又　濫用新名詞入詩，每爲雅人所病。然亦有萬不能不用者，概從禁避，似亦非宜。余夙持此論，乃與石遺不謀而合。其詩且已先余用之，匹園落成云：【略】又《九日集酒樓，時余以病癢戒酒》云：【略】「電燈」、「啤酒」，固皆新名詞也，果善用之，何傷詩格？況生今之世，萬國棣通，事物繁賾，必欲求之載籍，比附有時而窮。與其泥古而失眞，無寧自我而作古。新文學家所謂「時代性」者，吾人又安可一筆抹煞乎！

《花隨人聖盦摭憶補篇・陳石遺軼事》　石遺先生【略】學窮天人，生平治《說文》、治古文辭，皆至精，而世但傳其說詩。然先生《詩話》，及爲朋輩詩序，其至者，海内才人皆斂衽無閑言，寢饋至深，而筆妙亦無兩。

《忍古樓詞話・陳石遺》　侯官陳石遺衍，閩之經師，尤以詩名噪海内。【略】石遺早歲有《朱絲詞》一卷，晚不復作。閩人論前輩詞，惟數又點。不知先生雖不多作，出其餘技，實在又點之上。

《小三吾亭詞話》卷四　侯官陳石遺學部（衍），《朱絲詞》二卷，其亡婦蕭道安所手書也。姿制遒媚，似瘞鶴銘。（石遺有《悼亡》五言排律，長至三百韻，眞空前絕後之作。）卷耑有沈子培題字云：「慧情冶思，欲界天人，正使絕筆於斯，不妨與晚明諸公分席。若爲之不已，將恐華鬘漸凋，身香浸滅。耆卿、美成晚作皆爾，達者當有味斯言。」石遺近方輯全閩詩，無復留意聲律，沈詩任筆，兼擅者鮮，海内推許於吾石遺無間也。

林庚白《孒樓詩詞話》　陳石遺先生著作等身，在老輩中，思想似較佳。其詩集早經行世，近作乃益精進，風格亦視往時略有異，不可不錄以饗愛先生之詩者。《庚午春盡日花光閣送春》云：【略】《翻香山年譜作時余造第五樓將成年已七十四矣》云：【略】《榆生寄張園雅集照片感賦并示圖中諸舊好》云：【略】「天將乍雨還晴景」，及「贏得看山在故鄉」之句，皆不脫舊詩人意識之窠臼。此自是時代所限，未足爲先生病也。

《論詩絕句三十首》　《眉韵樓詩話・陳石遺論詩絕句》：陳石遺以近作《論詩絕句三十首》見示，係專論國朝人，凡生存者不論，上下平三十韵，每韵一首，無重複者。其所評騭，靡不精當，洵遺山、漁洋之嗣音也。

《牡丹》　王允晳《昌江道中懷人》：六十詩翁莫渺歡，雨餘過巷輒相看。朱伶未老劉孃在，忍把春情付《牡丹》。（陳石遺今春有《牡丹》詩，絕佳。）

傳記

唐文治《陳石遺先生墓誌銘》　陳先生石遺，侯官人。【略】考諱用賓，【略】年五十生先生，故名曰衍，石遺其字。【略】光緒壬午舉於鄉，【略】年三十一，出賓臺撫劉公銘傳幕。越四年，湖南學使閩同鄉張文厚公燮鈞函聘總校，得人爲盛。當是時，南皮張文襄公督兩湖，以經術文學號召天下，其幕府極一時之選。聞先生名，安車以徵，先生年四十三矣。賓主相得極歡。【略】光緒壬寅，開經濟特科，招績學異能之士。文襄以先生生薦。及終試，文襄索先生卷不得，則已爲他人所抑矣。學部創立，徵先生爲主事兼禮部禮學館，旋應北京大學教職，先後講授南北各大學，垂四十年。所爲詩，風骨高騫，時時發明哲理。天懷高曠，自言得於山水游爲多。生於清咸豐丙辰四月八日，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八日卒，享年八十有二。

紀事

《清稗類鈔・師友類・高逋孫與陳石遺善》　侯官高逋孫文學鍾泉之婦邵

氏，幼隨父宦江南，嘗與逋孫談太湖山水，爲之神往，以語其友陳石遺。時陳亦蜷曲鄉井，往往出門寫憂，意行原野，則迴汀斷港，頹樹荒龕，與高相遝而笑，買山果菱芡之屬以充飢渴。日既入，不忍舍去，有千百錢，則沽酒相從老屋中，談諧動鄰壁，蓋高與陳固相善也。

《新世說・規箴》陳石遺寓武昌時，張香濤督鄂久，值中外多故，武昌居長江上游，形勢扼要，張好以陶侃自命，陳未許之。有友某隨鄭蘇龕來漢口，酷嗜賭，陳因以詩規之曰：「撐蒲運甓等無用，互訟廷尉難爲平。」蓋兼諷張也。

唐文治《陳石遺先生墓誌銘》與余鄉試同年，長余九歲，尊之曰「先生」。【略】辛未歲，門人葉長青，介先生來無錫佐余主國學專修學校講席，歡然道故，聚首七年。【略】余與先生皓首訂交，訴合無間。回憶壬申之春，時局不靖，先生避居余寓一角危樓，患難與共，譚論經史，往往莫逆於心，相視而笑。此景宛如目前。一旦長別，感念人琴，愴懷身世，情何以堪！

《花隨人聖盦摭憶補篇・陳石遺軼事》先生小名尹昌，故字曰叔伊。其以石遺室稱者，弱冠夢至一處，重樓疊閣，闃其無人，有書數百幙，隨手抽數冊，閱之，書邊印石遺某某書，中似是自己著作，時方閱《元遺山集》，因遂自號石遺，後細思此二字與叔伊頗相合，「遺」「伊」國語同音，「石」「拾」同音，「叔」又訓「拾」，乃號所居爲「石遺室」。

又　先生長君公荊（名聲暨），先先生十餘年下世，文筆能傳其家學，在北都常過從。《石遺年譜》者，公荊剌取先生日記及過庭所聞者纂之，至五十三歲止，北行未暇續。及公荊歿，及門王眞又續成至七十五歲止。後此七年，尚闕如。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曩與亡友胡詩廬過從酬唱，即爲余盛稱石遺之賢，神往久矣。嗣在報端，累誦君詩，又讀《石遺詩話》，益爲心折。《石遺詩話》中，余故人不少，獨恨未一識石遺。

《七月初三後雜詩五首》《石遺先生年譜》卷二：（光緒十年）二十九歲。七月三日，我海軍與法兵艦戰于馬江燔焉。初，法越釁啓，沿海各省驛騷。是夏，法全力注福建，攻琅也。四月，朝命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會辦福建海疆事宜。閏五月，朝命前直隸提督劉銘傳著賞給巡撫銜督辦臺灣事務，所有臺灣鎮道以下各官均歸節制。是月，法提督孤拔率兵艦來福州窺馬尾船廠。初進八艘，繼增至十二三艘，任其出入，莫之或阻。臨戰又增一大兵艦，我軍只揚武、振威、伏波、飛雲、濟安、藝新、福星大小七船，蜈子船兩號船之大小堅脆又相去懸絕。英美二國皆以調人自任，紿至戰之日，未刻，大雨傾盆，法人炮聲作矣。計我軍諸船俱燬，惟伏波、藝新，損傷而逃，法船僅一焚一壞，沉一雷艇。或云孤拔受傷而死，而馬江去會城五十里，城中初未之知，報捷者，相屬于道。夜三鼓，當道猶在夢中，天黎明，逃亂者肩輿擔夫塡咽城市矣。諸大吏縮頭不敢出衙署，林團練使獻策，將囊沙塞各城門，人心皇皇，懼坐以待斃也。【略】是役也，幼樵學士終以被劾查辦獲罪，與船政大臣何如璋，皆遣戍，總督何璟、巡撫張兆棟皆革職。家君有《七月初三後雜詩五首》。（案：時惟福州將軍穆圖善尚守長門炮臺，法艦未敢徑闖出，有將由梅花港遁之說。故第二首第二句云然。後法艦竟奪路揚長而去，當路恐其復來，乃議塡港，故第四句云然。第三首末句謂張學士有文祭陣亡者，第五首言臺灣戰事。餘已詳譜中。）

《曉自大料崁行達加九岸大營三首》《臺灣詩乘》卷五：臺灣建省之時，析疆增吏，大啓利源。光緒十二年，劉省三中丞奏設撫墾大臣，以在籍太僕寺正卿林維源爲幫辦，駐大料崁。維源字時甫，淡水人。既任事，延侯官陳石遺孝廉掌記室。石遺名衍，舉鄉薦，工詩，著《石遺詩集》行世。有《游臺詩》一卷。《曉自大料崁行達加九岸大營》三首云：【略】。

《京口訪茅子貞留宿曉起同登北固山》《石遺先生年譜》卷三：（光緒二十二年）四十一歲：正月，遊金陵歸，過京口，宿茅子貞茂才宅。曉起同遊北固、金山，有七古二首。遊北固詩頗譏諷時事。（時某督議以長江歸英國保護，以抗日艦。）

《晚食》《清稗類鈔・飲食類・陳石遺之晚食》：光緒庚寅，陳石遺里居，一日晚食，作詩云：【略】。

《憶高昌廟舊居花木》《清稗類鈔・植物類・陳石遺憶花木》：陳石遺嘗居滬上，已而挈眷去。光緒戊戌，乃有《憶高昌廟舊居花木》詩，詩云：【略】。

《贈林李兩生》《清稗類鈔・箴規類・陳石遺規友》：光緒時，張文襄督鄂最久。蓋時值中外多故，武昌又居長江上流，形勢扼要，樞府諸臣以爲北門鎖鑰，非寇準不可。文襄亦方以陶侃自命，居之不疑。後鄭蘇堪方伯孝胥

總鐵路事，至漢口。其記室某有賭麻雀癖，聞陳石遺衍寓武昌。衍，一代詩人也。一日渡江，要其贈詩，因以句規之云：【略】蓋兼諷文襄也。

《感憤坐庭心見雜草木皆不祥之物作六言詩五首》《清稗類鈔・植物類・陳石遺惡雜草木》：光緒庚子，有拳匪之禍，有識者咸感憤。陳石遺偶坐庭中，見雜草木而惡之，謂皆不祥之物，因作六言詩五首。詩云：【略】。

《太息一首送河瀨如侗歸日本》《石遺先生年譜》卷四：（光緒二十九年）四十八歲。十月，有《太息一首送河瀨如侗歸日本》。時日俄開釁，將以中國東三省爲戰地也。（時日俄在中國地界開戰，而中國守局外中立，黃仲弢文云：是謂局中外立也。譎而虐矣。）

《翠微山第一高峯名虎頭靈光寺廢池在其下夜坐待月憶竹坡先生》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西山靈光寺【略】寶竹坡少時讀書池上，廬已久燬，今惟端午橋所建歸來庵尚存，乃一寺最佳處也。【略】石遺亦有《池上待月詩》云：【略】腹聯用漁洋詩意。寫景逼眞。

《上斜街寓廬袁珏生編修云是顧俠君先生舊居》《綠天香雪簃詩話》卷二：顧俠君（嗣立）選元詩，刻于小秀野草堂，草堂在京師上斜街之北。閩中陳石遺學部（衍）新賃寓齋，袁珏生編修（勵準）云：是即草堂舊址。石遺近有《元詩紀事》之輯，始信此屋與元詩殆有宿緣，作詩紀事云：【略】。

著録

《清稗類鈔・文學類・陳石遺刻詩之自述》光緒乙巳十一月，陳石遺在武昌寓廬，刻其《石遺室詩集》，既成，乃自敍之曰：「余作詩三十年，所剩止此，所詣亦止此，乃分爲三卷刻之。第一卷，凡八年，多閑居及游覽之作；第二卷，凡十有三年，多行旅之作，有歌勞之思焉；第三卷，凡八年，有悲傷之作，詩與人亦俱老矣。此後或三四年或五六年、七八年，以至長辭人世，當更得一卷之詩，爲第四卷。其詩境未知何如，然得自放於山顛水涯，則幼時之流連景光，覽玩物華，意中有欲言而未能言者，將如獲故物，如履舊游焉，不亦既全其天矣乎？」

《小三吾亭詞話》卷四　侯官陳石遺學部（衍），《朱絲詞》二卷，其亡婦蕭道安所手書也。

《近代詩人小傳稿・陳衍》陳衍，字叔伊，號匹園，別署石遺，【略】有《石遺室詩集》《文集》、《朱絲詞》、《石遺室詩話》、《近代詩鈔》、《宋詩精華錄》、《八家四六文補注》、《元詩紀事》、《遼詩紀事》、《福建通志》等。

藝文

鄭孝胥《偶占視石遺同年》一世詩中豪，用意常在小。永叔故可人，舉頭驚飛鳥。（南皮舉介甫語爲問，余答之。）臨川不易到，宛陵何可追。憑君嘲老醜，終覺愛花枝。（石遺示詩云：「著花老樹初無幾，試聽從容長醜枝。」）詩要字字作，裕之辭甚堅。年來如有得，意興任當先。田舍計最高，本自輕元德。徑上大床眠，陳登翻作客。（石遺嘗渡江過余，就下床卧竟夕，故戲之。王荆公有詩云：「無人語與劉玄德，問舍求田計最高。」）

趙熙《寄石遺》今年歸自廈門無，南國青檳樹一株。此是詩人歸宿處，夜深重展福州圖。

曾廣鈞《次韵冒鶴庭贈陳叔伊因題陳著〈元詩紀事〉後》置酒新亭便可悲，如山褰筆未能奇。見君磅礴傲新界，告我踞舡捐故知。楚士蒼涼窮北望，閩山秀絶最南枝。論詩常恨無周譜，喜得因君獲導師。

陳詩《十月五日陳石遺先生招飲上斜街賃宅同集者楊昀谷趙堯生胡漱唐王書衡林畏廬冒鈍宦馬通伯姚叔節吳北山師暨余共十一人既歸賦詩代簡》日晡適城南，奔驥如突鶻。斜街在釜底，人家廬而凸。流風踰百年，佳趣尚林樾。俠君秀野堂，今日石遺室。清流日駢羅，韵事未衰歇。珍錯出閩海，鄉味煮石髮。隽有江瑤鮮，甘眞海月匹。談諧萃古歡，勃窣入理窟。朵頤既腹果，出門愁日沒。比舍有癭藤，彊叟舊所宅。（朱彊邨先生嘗賃居查查浦舊宅即在東鄰。）賃者今爲誰，叩門懼遭叱。霜天拄歸策，墜緒聊一摭。

林旭《與石遺大興里飲罷過宿有嘆》往日矜誇一任謾，遠來共醉事殊難。高樓罷酒天初雨，短榻挑鐙夜向闌。流落傾城同一嘆，忖量終歲得交歡。此懷恐逐晨鐘盡，留遣回腸報答看。

程頌萬《送石遺還武昌》薊月悽照人，海風驅若塵。一身窮走藏，難與

青天分。青天但分影，影併如一身。君情皎如月，照我衣裳親。衣裳不可辭，驅塵海邊斷。去去江路長，行歌不妨短。

嚴復《癸丑除夕意緒鬱陶石遺先生贈詩奉答》 鄉思如潮不可緘，連床何限語詁譊。即今除夕非佳節，莫向桃符寫舊銜。天下詩才衛左海，故園勝處數林岩。買山未是巢由事，江水猶應鑒至誠。

李宣龔《石遺丈以木庵遺集見寄余時亦爲晚翠刻詩作此代柬》 江上五年別，燈前三百篇。勞生殊未已，論世此爲賢。感逝渾無淚，携家仗有田。書成想歸去，霜橘不論錢。

胡朝梁《石遺先生以詩集見餉寄題一首》 閩中詩派開天下，當代詞流數鄭陳。伯仲之間傳此作，同光而後見斯人。神寒骨重支幽抱，雨冷雲昏作晚春。寂寞空齋無一事，白頭孤唱動諸鄰。

羅惇曧《飲石遺老人宅即顧俠君秀野草堂》 背城幽築占春深，僵石疏花柳十尋。舊主尚聞尊酒帝，荒盦今已屬詩淫。相從餔啜誇餘子，每喜風騷得嗣音。更醉清觴慰猨叟，斜街花事未銷沉。

雜録

《尊瓠室詩話》卷二 陳石遺先生甲戌春僑寓吳門燕子橋，予賦詩寄懷云：「桃花塢裏春如舊，燕子橋邊月正明。矍鑠是翁忘耄耋，夜深燃燭寫詩評。」蓋謂先生方撰《石遺室詩話》也。

《眉韵樓詩話·陳石遺詩集自序》 余于近歲客居津門，濫竽學界，時往京師訪故人王書衡大理（式通）。石遺所居上斜街與書衡望衡對宇，二人雖宦京師而宦情甚澹，有大隱之風。余由大理介紹，與石遺亦時相過從，譚藝甚歡，且助余搜輯近人詩，頗恨相見之晚，惟論詩少所許可，觀其自選之嚴可知矣。

趙熙《香宋雜記》 癸丑二月，京師社。羅癭公與易實甫閱卷。【略】閩派每人例作四聯，多必八聯。不許少，不許多。【略】《木·安四唱》【略】石遺云：「鸚鵡問安天寶恨，鵲鴝巢木永嘉哀。」易賞用典之工。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石遺《近代詩鈔》中，不選壽詩。然獨破例選宗孟壽任公長古，詩工可知。

《忍古樓詞話·陳石遺》 侯官陳石遺衍【略】其夫人蕭道（管）（安）字君佩，著有《蕭閒堂詩》、《戴花平安室詞》各一卷。夫人於丁未逝世，石遺作《蕭閒堂詩三百韻》，自來悼亡詩，未有如此長篇也。【略】蕭夫人代石遺《題浣芸夫畫石榴紈扇·菩薩蠻》云：「紅巾半吐新妝束，一時扇手渾如玉。玉局賀新涼，天然粉本張。　石家來醋醋，十八姨休妒。愛惜艷陽天，人生此盛年。」

鄭孝胥

論述

綜論

李希聖《題鄭蘇堪海藏樓詩集》 清晨隴首羌無故，春草池塘若有神。萬卷祇知供獺祭，義山眞賣杜陵人。

顧雲《贈蘇盦即題其小影》 讌詩幾輩囚孟郊？若法司議獨弗撓。平反野史亭畔獄，復古直許儕詩陶。

《石遺室詩話》卷一 蘇堪爲詩，一成則不改。在天津時與余書，所謂骨頭有生所具，任其支離突兀也。

又卷一三 蘇堪詩最工于哀輓者，【略】尤工者爲《傷忍盦》云：【略】至《述哀》七首哭其兩兄者，過悲，不堪卒讀矣。

又卷一五 蘇堪二十餘歲時不作七言詩，偶作絕句，多不經意，然悽戾綿邈之音，往往使人神往，諷詠不忘。【略】索筆題牆上曰：「誰見夕陽當古廟，伴他衰柳映江流。題詩我亦如飛鳥，極自長天春復秋。」又《居金陵一絕》云：「江上飛花縈燕剪，門前細草斷羊腸。數聲鵑鴂春歸盡，一院風香白日長。」彷彿漁洋。前一首，極似唐人小說《夢游錄》中諸作。

《晚晴簃詩匯》卷一七五　爲詩【略】太夷主清奇，君（沈瑜慶）主宏拔，皆能戛戛獨造，時輩爲之斂手。

分論

《題徐積餘定林訪碑圖》《平等閣詩話》卷一：南陵徐積餘，宦游白下，好古綦篤。丙申之秋，嘗偕鄭太夷諸名士詣定林，尋陸務觀題名處，倩人寫《定林訪碑圖》行卷，題者綦衆。鄭太夷云：【略】清辭隽句，輝映畫圖，千祀而後，當亦有好事者稱述弗衰也。

《梅廳》《南亭四話》卷二《莊諧詩話・鄭蘇盦詩》：鄭蘇盦京卿孝胥，詩學放翁，多有神味。見友人扇頭書京卿《梅廳》一律云：【略】或曰京卿與北妓名梅者，有嫁娶之約，此律又在龍州所作，其爲懷人無疑。哀箏約指，文潞公尚且不免，況京卿哉？

《居金陵一絕》《石遺室詩話》卷一五：蘇堪二十餘歲時，不作七言詩，偶作絕句，多不經意，然悽戾綿邈之音使人神往，諷詠不忘，【略】又《居金陵一絕》云：【略】極似唐人小說《夢游錄》中諸作。

《擬謝靈運怨曉月賦》《石遺室詩話》卷三一：蘇堪舊有《擬謝靈運怨曉月賦》，手稿藏余處，寫景甚工，惜一時覓不出，未知視此詩（堅廬《曉月》）何如也。

《張玄》《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三：吳闓生評：借喻時事。

《杭州南高峰煙霞洞東坡嘗遊處寺僧刻巖石爲財神像湯蟄仙斥之易刻坡像題曰蘇龕爲作此詩》《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三：吳闓生評：亦能以俗題運雅詞者。

《趨府》《晚清四十家詩鈔》卷三：吳闓生評：寫清末官場，情態頗曲肖。

《青山觀操呈廣雅尚書・百字令》《清詞玉屑》卷六：鄭太夷以詩名，自云「不善爲詞」。余嘗見其《青山觀操呈廣雅尚書・百字令》云：【略】妥貼排奡，何嘗不工？廣雅督楚，務興學練兵，【略】太夷以知兵自負，故在其幕中頗相得，後遂督龍州邊防。

《辛亥二月二十二日集陶然亭詩》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京師陶然亭，亦稱江亭，爲宣南觴詠之地，【略】海藏亦有《辛亥二月二十二日集陶然亭詩》云：【略】凡熟游江亭者，固無不知此詩之妙也。

傳記

《近人詩錄・鄭孝胥》　字太夷，一字蘇龕，福建閩縣人，官湖北候補道，著有《海藏樓詩集》。

《近代詩鈔・鄭孝胥》　孝胥字蘇盦，號太夷，福建閩縣人。光緒壬午解元，官至湖南布政使。有《海藏樓詩》。

紀事

《暮寒》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戊戌年事，凡熟光、宣廟局者，類能言之。鄭海藏有《暮寒》一律云：【略】自注：「四月二十七日感事。」蓋亦爲虞山被逐時作也。

《冬日雜詩》《石遺室詩話》卷一三：介節公，諱世恭，字虞臣，咸豐壬子成進士，改戶部主事，歸里授徒不出。左文襄督閩，聘爲鳳池書院山長十年。王文勤（凱泰）撫閩，改聘爲致用書院山長十年，又改主正誼書院講席，數年卒。畢生布衣蔬食，枯坐一室如老僧，能背誦《十三經》，教人循循有序。余前後在書院請業者二十餘年。蘇堪十餘歲丁外艱後，惟師介節公一人，故此詩沈痛如此。

藝文

《李希聖《題蘇堪海藏樓詩集》》　清晨隴首羌無故，春草池塘若有神。萬卷祇知供獺祭，義山眞賣杜陵人。

《馮煦《柬蘇龕》》　塵事日以冥，之子日以違。誦經城東隅，一獨蠲百非。

澄觀澹物慮，眞想弢天機。興來事孤邁，兀岸不受韁。我亦巢居者，相知今已希。

陳衍《江行舟中聞蘇龕考取中書寄調》 老去毛生不中書，遙聞華省集簪裾。南來頗有澄江練，紅葉翻階恐弗如。

周達《題海藏樓》 築樓聽松風，樓高風在下。夜半起驚濤，泠然而善也。

陳詩《八月五日鄭海藏先生招寄禪上人彊邨詞叟暨余飲於滬邸旣歸賦此奉簡》 今年地震再，海潮忽西流。颶風日夜吹，昨過香山頭。（謂月朔香港風災。）驟雨有時下，白露熱未收。滬壖羈隱區，吟聲發高樓。觥觥鄭海藏，返旆自遐陬。新詩帶邊聲，苦語嘗獨求。感此風雅歇，抗聲呼同儔。開筵招詩僧，翦蔬營庶饈。咄嗟伊蒲饌，羅列盈案周。禪門戒麴蘗，甘露或無尤。（先生飲上人以果子露。）坐客二三人，詞宗朱湖州。余亦忝末行，玄言樂優優。酒闌顧奚童，發篋燦我眸。灼灼秋花圖，貞元朝士留。峨峨松禪叟，遺墨石谷幽。一一系以詩，此癖寄能瘳。（黃季度玉簪花圖、松禪老人仿石谷畫冊先生皆有題句）時當立憲後，里俗咸歌謳。先生獨咨嗟，懍若風中漚。變法要窮源，投艱賴大猷。塗飾亦何爲，凌雜適遺憂。感慨發三嘆，高詠不能休。夜涼燭見跋，窗隙風颼颼。坐客各引去，孱魂蕩車軨。歸來默有識，嗒然悲素秋。

嚴復《和鄭蘇戡留鬚詩次韵》 男兒當有髭，不繫留早晚。攬鏡悅鬡鬡，末博秦女哂。違夫乃與鑷，好弄時自撚。磔赤蝦殼獰，披黑燕尾善。夫子稽阮流，面目極廉悍。劇談九河翻，濺沫千珠散。

陳曾壽《蘇堪六十生日》六 種松日夜望松高，滄海沉冥一世豪。領取十年眞實意，與君洗耳聽松濤。

陳三立《夜讀鄭蘇龕同年新刊海藏詩卷感題》 花時月夜放舴艋，每過濠堂一惘然。安穩溪山人竟去，低垂藤竹晚猶妍。新吟掩抑能盟我，此士浮沉莫問天。便欲埋頭聽鼠齧，殘鐙塵几不知年。

林紓《寄懷鄭蘇堪同年》 擘箋遙訊鄭司農，不得音書又一冬。老我依然如馬磨，問君爭說未龍鍾。孤微寧改剛腸熱，盤互知無尺土容。大梗已成逋穢滿，樓居端合日哦松。

雜録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十六年三月三日） 鄭蘇盦孝胥及張季直、文雲閣約來見，鄭稍後至，竟未見，三君皆名流。

又（光緒廿一年十月四日） 鄭蘇盦來見，鄭在日本長崎充領事，其人識力議論皆好，較丁皮衡、沈子培爲伉爽。

《世載堂雜憶・清道人與鄭蘇龕》 胡小石云：張大千責鄭蘇龕譏李梅翁頓首死罪事，梅翁原函與題詩卷子，小石皆親見之。辛亥，南京城將破，小石住城北，急往城南，謁梅翁於藩署。梅翁預備離南京，辦清經手事項，潔身而去。草數函，皆交清銀錢手續公函。中有與程雪樓一函，用虎皮黃色箋紙，字寫鍾太傅體，函首書「某某頓首死罪，致書於雪樓中丞、都督閣下」，內述藩司庫內存現款若干，毫無沾染，並有「願中丞善事新國，己則從此爲出世人」之語意。此函落江蘇管理財政蔣某之手，蔣亦前清翰林也。因函中有譏雪樓字面，未呈雪樓，故雪樓始終未見此函。輾轉至梅翁將死前，此函不知如何由蔣家落於古董商回人哈少甫之手，裝滿成冊，遍求題跋。鄭蘇龕所題「乞命賊庭等兒戲，頓首死罪尤費辭」之句在焉，小石又見之。哈曾囑小石題跋，小石未有以應，而大千已書其後，所題即「方伯逍遙海上槎」也。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海藏有《自大連灣至奉天》一律，結句爲「幼安踪迹殊難測，見尾神龍論未工」，二句亦善用幼安故事，乃己酉冬盡日之作也，此詩今見集中。

馬君武

論述

《新世說・文學》 近有南社者，爲東南革命諸巨子所組合，以研究文學、提倡氣節爲宗旨。社中聞人如黄克強【略】柳亞子【略】馬君武【略】諸君，皆稱文壇健將，歲出《叢刻》兩巨帙，分詩、文、詞錄三種，已刊至二十餘集。其中多憤世嫉時、慷慨悲歌之作，與少陵詩史相近。

居正《國立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先生碑銘》 昔蘇子瞻狀韓昌黎曰「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余謂先生亦足當之矣。【略】生平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嘗一怒而惡人斂迹。秉剛守正，不附不阿，其忠勇有如此者。【略】其針對時事之言論，往往一紙出，而傳誦殆遍。先生之文，振聾發聵，頑廉懦立，所謂立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

林庚白《孑樓詩詞話》 南社同人馬君武，以理化學者兼擅文藝，朋儕中嘆爲難能。其詩于五言律最工，【略】皆有唐音。

又 又斷句如《別英倫》云：「百族貢鮮血，莊嚴飾此都。」《別萊因》云：「當壚黄髮女，笑語最溫存。」《重到蒲廬塞》云：「微風吹池水，無意生波瀾。」《遊拜倫》云：「少年兒女事，追憶發深悲。」類能以近代意境入詩，而雋永耐人尋味。或賞其「甘以清流蒙黨禍，恥於亡國作文豪」及「百字題碑紀恩愛，十年去國共艱虞」之句，此則僅與明七子相仿佛耳。

傳記

居正《國立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先生碑銘》 先生諱和，字君武，廣西桂林人。繫出湖北蒲圻馬氏世家。祖若父，仕于桂。【略】先生少孤，依母教，學于陳氏怡樓，嶄然露頭角。初應童子試，格于籍，被屏，遂不屑屑于舉業。從龍澤厚、況仕任、龍應中諸先生問學，以是識新舊之塗轍。默察我國文化不振，非精研西學，不足以致中國于富強。乃習英文、算術于廣西體用學堂，習法文于廣東丕崇學院，學益進。至新加坡，見康有爲、徐勤等謀國是，慨然有大志，返桂舉義。事敗，奉母莅滬，入震旦學院，法文造詣益深。壬寅，浮海抵日本，與章炳麟諸名宿創立「支那亡國二百四十年紀念會」，縱橫留學生界。聞國父孫先生名，往謁之，披歷所見，深蒙器許。【略】迨同盟會成立，受命草章程，任秘書長，及廣西主盟、《民報》主筆。辛亥武漢首義，先生代表廣西，率先赴會于武漢，與各省代表起草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略】民國元年，先生任實業部次長，【略】自後任全國鐵路總公司秘書，廣東兵工廠、無烟藥廠廠長，交通部部長。抗戰軍興，任國防參議，國民參政。【略】民國前六年，畢業于日本京都帝國大學。中更事變，以廣西公費派赴德國柏林工業大學肄業，得工程師學位。民國初年，復至德國從事研究，授工學博士。【略】方日本文部省取締中國留學生事起，先生領導一部學生回國，創辦中國公學。嗣長上海大夏大學、北京工業大學、吳淞中國公學。最後在梧州創立廣西大學。

紀事

《世載堂雜憶・馬君武受紿》 馬君武本湖北蒲圻人，其祖爲桂林府知府，遂家焉，佔桂籍。康有爲收徒桂林，講長興學記，馬曾列門牆，故多識保皇黨人，而馬則倡言革命也。梁卓如在日本辦《新民叢報》，馬亦偶投以文，顧懶不多作。《叢報》缺文，卓如大弟子羅孝高曰：「吾有以縛君武矣。」乃詭爲粵某女子者，投詩《叢報》，編者譽其才色。君武問羅曰：「得見乎？」羅曰：「我中表也，即來日留學，當紹介汝先通函。」君武作七律八首，託羅寄女。首聯「憔悴花枝與柳絲，爲誰顰斷遠山眉」，全詩載《叢報》，羅許以可獲覆函，但須多作文章來，否則不爲先容。君武勤勤作文，不日女覆羅函，寄詩君武，君武狂喜，撰文不輟。羅一日促君武來橫濱，示女與君武書，內

附照片，且言買船來東。君武情急，報以己照，贈日本名點多端，託寄女，速其來。羅曰：「作文不多，女來不紹介。」君武奉命唯謹。予等遊橫濱，羅餉以佳點曰：「此君武柳絲糕也，此君武花枝餅也。」歸紿君武曰：「女在橫濱。」君武夤夜尋羅，非見女不可，幾揮拳。逼迫終日。羅急曰：「某卽女也，柳絲花枝，今憔悴矣。」君武曰：「作文嘔心血，花錢累血汗。」究問照片何女？孝高曰：「粵倡耳，殊不解柳絲花枝。」君武連呼惡煞惡煞，撕其稿，憤然去。

《戲和東歐女豪傑》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君武亦好哲學而多情者也，最愛讀《新小說》中羽衣女士所著《東歐女豪傑》。原書有詩二章云：「磊磊奇情一萬絲，爲誰吞恨到蛾眉。天心豈愛玄黃血，人事難平黑白棋。秋老寒雲盤健鶻，春深叢莽殪神魑。可憐博浪過來客，不到沙丘不自知。」其二云：「天女天花悟後身，苦來說果復談因。多情錦瑟應憐我，無量金針試度人。但有馬蹄懲往轍，應無龍血灑前塵。勞勞歌哭誰能見，空對西風淚滿巾。」君武戲爲和之，亦與原作工力悉敵。

藝文

柳棄疾《後懷人詩十六章》一 別是人間一種才，斐倫路索不須猜。天涯羈旅勞登谷，感汝詩成遠寄來。

林學衡《贈馬君武》 海內方多事，艱虞屬使君。獨存蘭杜性，漫逐鳳鸞羣。危論天爲泣，英才世所聞。蛾眉謠咏易，好誦楚騷文。

蔡元培

夏敬觀《蔡元培傳》 蔡元培【略】幼從叔父銘恩學爲詩古文辭，氣體奇崛。性喜治經學小學。又師事同縣王懋修，服膺宋明理學。【略】既冠，居同縣徐氏藏樓，爲校所刊書，因博覽羣籍，學益進。【略】鑒于明治維新之效，競言變法，元培至是亦涉獵繙譯西籍，與友設東方文學社，習和文。元培與梁啟超爲己丑同年生，于六君子中，尤默契譚嗣同學識，當其用事時，避趨炎勢，不往結交，及政變，元培深致惋惜，嘆其寡助致敗。謂欲革新排舊，必先培養人才，睹清廷政治窳敗，無可挽救，遂棄職南歸，絕意仕途，從事教育，其思想革命自此始。

又 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縣人。【略】年十七，補諸生。【略】清光緒乙丑、庚寅，聯捷成進士。閱二年，殿試二甲。甲午，授編修。【略】自戊戌至丁未，歷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代理上海澄衷總理，南洋公學特班教授，與同志組織中國教育會，推任會長，創設愛國女校、愛國學社，自任教員，【略】東京同盟會成立，元培以楊篤生、何海樵介，入會。且入篤生所組暗殺團，籌製炸彈，與弟元康助其一切秘密活動。是時，清廷拘捕會黨益亟，海內各方舉義輒敗。元培以事阻意倦，遂堅游學之念。會紹興學務公所延爲總理，就任未久，【略】繼篤生爲譯學館教授。久之，始以朋輩相助，私費赴德，入來比錫大學。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孑民詩不多作，寥寥數語，殊不肯人云亦云。

《和李慈銘庭樹爲風雨所折歎》 高平叔注：蔡元培在北京翰林院任職時，與其鄉前輩李慈銘（蕘客）時相過從，幷曾在李寓中任塾師，課其子。光緒二十年六月「十有九日，甲子，晴。越縵先生見示《庭樹爲風雨所折歎》五律，【略】止軒先生和二首，鮑丈和一首，予亦步韻兩首，啞啞學語，可笑咤也」（見蔡元培《雜記手稿》）。

《讀越縵堂日記感賦》 梁敬錞《越縵堂日記序》：會稽李慈銘蕘客先生，東浙碩儒，同光名士，所著經、史、小學、說文、詩文詞、讀書錄、劄記、金石碑刻、考據雜纂，凡百數十卷，皆萃于其《越縵堂日記》中。《越縵堂日記》，始于遜清咸豐癸丑（一八五三），迄于光緒戊子（一八八八），除稍有間斷外，實隱括遜清咸、同、光三朝卅五年之史實。己丑以後之日記，據載尙有八冊，爲其門人樊增祥携去，遂至佚失。說者謂樊因中有相詬之語，遂故掩之。此日記由吾師蔡孑民先生發起，仿《曾湘鄉日記》例，以原本石印，先印同治癸亥四月至光緒戊子，共五十一冊，後印咸豐壬子至同治癸亥三月，共十三冊，後印之日記，年代在前，而誤冠以《越縵堂日記補》之名稱，學者每爲所惑。先生生于道光九年（己丑，一八二九），歿于光緒二十四年（甲午，一

八九四），二十二歲入泮，四十二歲中式，五十二歲進士及第。場屋之困，及三十載。然道光庚戌爲秀才，同治庚午爲舉人，光緒庚辰爲進士，三十年中，除庚申一科外，逢庚必告，即其後山西道監察御史之選補，亦在光緒庚寅之歲，命宮騰厄，果有數耶，不可知已。先生誕降于海禁大開、歐風東漸之時，輪機電化之威力，方陵駕于四維八德之舊邦；又值遜清政治正逮末造，內有宮廷骨肉之鬬爭，外有洪楊捻回之變亂，先生幼沐儒門義理之聲教，長習帖括截股之文章，雖觀光于輦下，仍局識于域中，益以位屈掾曹，交多寒素，故其所摭拾之見聞，或祇是斷爛之朝報，所平章之月旦，或不免偏激之清談。然一代社會之遞嬗，智識階層之趨向，每爲前驅。善讀史者，必宜于其時其地其人之心聲，驗人文社會動力之轉變，則一二襲古非今之議論，正不必以迂腐少之也。

林庚白《蔡孑民先生挽詩》　非時麟見及尊周，四海佳兵國有憂。講學遂令風氣變，求新豈意士夫偷。晚昌道德榱先折，世付金銀局未休。泉路知公遺憾在，居夷猶是域中州。

丘煒萲《弔蔡孑民先生》　道在趨時信易能，躬逢秦相悔蘭陵。蔡君臨死言修德，國學銷沉望後興。

《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十八年五月十七日）　新庶常蔡元培，號鶴青，紹興人，乃庚寅貢士，年少通經，文極古澀，隽材也。在紹興徐氏校刻各種書。

《緣督廬日記》（光緒廿四年三月廿八日）　蔡鶴廎來，欲觀《王蒿隱遺集》，即請其編校。鶴廎，蒿隱門人也。

周達

陳詩《今覺盦詩序》　每相見必談詩。君自言少時習西昆體，泛濫於陳、黃門、吳祭酒諸家。及聞散原、海藏二老緒論，遂幡然一變，而改宗北宋，盡棄少作。歲庚辰，君年六十過二，哀其四十以後詩爲《今覺盦集》四卷。【略】寫景得昌黎、東坡之髓，【略】述事攄情得柴桑、少陵、簡齋、白石之長，【略】嗟夫，名篇秀句，標舉易知，獨其詩律精嚴，盡祛聲病，不侈談龍。自然叶譜，乃至古體長篇，亦力避複字。此則余飫聞有素而嘆其老而彌細者也。

又　君心思縝密，治事有謀斷。鄭海藏先生夙號知人，每謂君有杜牧之、陳同甫之風，若調物度宜明敷庶績以輔翼世運，亦元愷之儔也。君初亦慨然有攬轡之志，會迭丁內外艱者五年，比服闋而辛亥之變適作，君避地海上作流人。時皖督孫某欲延攬君，遣使奉書造請，財敎兩廳惟所擇，君婉詞拒之。未幾所謂國會者成立，鄉人倡言必以周氏一人爲議員，僉推君，君又讓之於季父實之先生，蓋君陽示通脫，而陰懷梨洲舜水之志，既覘知國事不可爲，退隱之志益決，乃於滬西買地五畝，結廬築園，雜植松栝棠櫻躑躅之屬，春秋佳日輒與東南諸遺老詩酒高會於其中，泊然有遺世之志。余屢廁遊宴縣歷二紀。

陳祖壬《今覺盦詩序》　閩縣鄭海藏先生，爲詩負海內重名，於後進少許可顧，獨盛稱至德周子梅泉，數爲余誦其斷句，相與歎賞，以爲難能。歲己卯，梅泉最錄所爲《今覺庵詩》四卷視余，屬定去取，且爲之序。余乃得盡讀梅泉之詩，其勝處往〔住〕〔往〕能綜玉谿、臨川兩家之長，趣逸語俊，光采四溢，而中藏鬱伊侘傺不可聊之，深悲隱痛挹之而彌永，殆所謂其哀在骨者，因益信海藏之知言，而梅泉亦曰：「吾自幼〔搏〕〔摶〕揖嘯人之學，偶有吟咏，不過佇興成章耳。年四十避兵上海，始刻意爲之。當是時，海內耆宿泰半僑滬爲流人，吾胥得從之遊，而於海藏尤密，益我亦獨多，故集中所存皆四十後作。」【略】其人既不得志於時，則相與恣游觀極酬唱，舉夫陰陽、朝暝、雲霞、風雪之變幻，崇山、大壑、疾湍、飛瀑之邃幽，田園、卉木、鳥獸、蟲魚之狀態，一一探討而刻畫之。篇什所播，千百世後讀其詩，若歷其境，撫其迹而想像其風流，此其山川朋友之樂，有非勢位富厚所得而易者，它人或哀其窮在無入而不自得之，君子固未嘗自以爲窮也。【略】雖然世變無竟，詩之道亦與之無竟，梅泉既躬曹、劉、沈、謝、李、杜、蘇、黃所未有之遇，其詩固亦宜有曹、劉、沈、謝、李、杜、蘇、黃所未道之語。安知天之窮梅泉非所以玉成之邪？余於詩無能爲役，而窮且過之，書以復梅泉，亦欲援此義以自壯耳。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梅泉，吾皖建德人，一字美權，玉山丈之冢孫。所著有《今覺盦詩存》，海藏、石遺諸老，均極稱之。君言詩服膺錢籜石、江

弢叔，其自爲筆意亦雅近海藏。吾鄉耆舊，日即凋落，君盛年顯學，驂靳時彥，又習從東南諸老游，充其所至，固應絕塵而奔矣。

《近代詩鈔・周達》　達字梅泉，一字美權，安徽建德人。有《今覺盦詩存》。

李宣龔《和梅泉九日見招之作》　莫因向老嘆逢辰，草色黏天尚可親。祇惜高樓難再見，即今重九屬何人。途窮得酒思羣阮，語妙能詩愧二陳。爲眼不辭筋力瘁，攀梯斜照徹微塵。

又《重九答今覺盦》　恢復中原一髮青，請收對泣向新亭。懷柔雨帶羈縻意，走險雲呈割據形。自大夜郎休睥睨，中興回紇費調停。從今欲放登臨眼，不夢人間石與丁。

張　鴻

唐文治《張君璚隱墓誌銘》　君少懷大志，自甲午後痛時不可爲，放懷詩歌，以抒其浩然之氣。既棲心憚悅，究空明寂照之旨。

又　君幼聰穎，踔厲風發。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光緒己丑登賢書，援例報捐內閣中書，改戶部主事。丙申考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稍稍得發展矣。甲辰成進士，廷試居三甲首，奉旨以戶部主事歸原班。【略】君既任外部主事，洊升郎中，記名御史，益研外交學，出爲日本長崎領事，再爲仁川領事。《扶桑浴日詩》卷留存鷄林賈人，聲價倍重。已而時事日非，遂掛冠歸里，買宅于常熟辛峰巷燕園。【略】蓋君自丙辰返珂里，備享湖山之福凡二十年。運厄陽九，乾坤變色，君倉皇出走，自蘇而鄂，而湘，而桂。維時余亦避地桂林，患難班荆，握手慰藉。會君道出漢皋，下樓傷足，不能步。然見余時談笑自若，絕不作頹喪態。每日必在病榻閱書十數冊，非所謂素位而行者耶？海波稍戢，相約同歸。余因事暫留，君與其戚岑君有常先回滬瀆。或勸之歸里，君喟然曰：吾七十老人，所欠一死，誰甘鑿姍入里門，受醉尉呵耶！然君內懷悒憒，而風疾作矣。辛巳冬十月二十五日，考終上海寓次，春秋七十有五。傷哉！後之君子讀其書，論其人，靡不悲其世矣。

又　甲辰【略】維時余居東城新開路，君居東城總布胡同。胡同者，衕之切音也。于是常熟徐兆瑋少逵、黃炳元謙齋、孫同康師鄭，太倉姚鵬圖柳屏，皆一時名儁，日相往來。每置酒釃飲，評騭時賢，醉則呼嘯狂歌，互相應和，極友朋樂事。無何國事蜩螗，風流雲散，伊人道左，天各一方。三十年來朋舊凋零，師鄭、柳屏先卒，往歲少逵謝世，而君又繼之。今存者惟謙齋與余耳。

又　已而時事日非，遂掛冠歸里，買宅于常熟辛峰巷燕園。其地有茂林修竹，芳草清池，爲嘉道間邑名士蔣伯生故居。君嘯咏其間，載酒問字者無虛日。虞山曾氏故有虛霩園，曾君籀齋實主之。燕園繼起，相與頡頏。見者歎羨，以爲神仙中人。而君匡時救世之懷鬱而必發。維時教育萎滋，群情疑沮。君排黜浮言，與同邑徐念慈諸君，創立塔前小學。又以張氏義莊貲產創立孝友小學于施家橋，旋擴爲中學。邑中子弟濈濈焉，莘莘焉，咸來就學。常邑教育之興自此始。詩曰：「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君其庶幾焉。天地之大，人猶有憾。維時貧民既衆，苦兒尤多，君設苦兒院于家，飲食教誨，胥躬自緣督之。圖書爲文化嚆矢，君長邑館，出藏書若干種，度諸館中，餉遺多士。

又　君【略】所著有《蠻巢詩詞稿》三卷，同邑楊君无恙、瞿君鳳起醵資刊行之；《游仙詩》一卷別行。譯《成吉思汗實錄》若干卷。別有《文稿》及筆記都若干卷，藏于家。

徐兆瑋《蠻巢詩詞稿序》　君志在經世，不屑沉浸于詞章。每有述作，憑臆而出，不假雕琢，自然合度。其爲詩也，初學昌谷，繼由玉溪窺少陵之堂奧，後又研習王荊公。時賢以摹擬西江爲職志，視之蔑如也。嘗與曹君直、汪袞父倡和，倣《西崑》體，成《西甎酬唱》集。今曹、汪俱逝，遺詩存亡不可知。而君獨于地老天荒之日，竟編年分月之功。一編手定，萬本爭傳，鶴立鯨跳，屹然爲光，宣作家後勁，不可謂非幸事也。君自甲午登朝，親見戊戌之政變、庚子之構亂、辛亥之讓位。逮棄官歸隱，又直齊、盧內哄，淞、滬抗戰。耳目睹聞，有觸即發，或微文刺譏，或長言咏嘆，皆足企風人之逸旨，追變《雅》之餘音。知人論世，考世者將于是參證焉。

《六醜》（看滄桑幾度）　《小三吾亭詞話》卷三：同人中爲余題《填詞圖》詞，若常熟張璚隱外部（鴻）之《六醜》，儀徵劉星甫禮部（恩灝）之《鶯啼序》，

皆長調之難塡者，而詞皆極工。

《長安有狹邪行》《清史稿・奕劻傳》（道光）三十年，襲輔國將軍。咸豐二年正月，封貝子。十年正月，上三十萬壽，進貝勒。同治十一年九月，大婚，加郡王銜，授御前大臣。光緒十年三月，命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十月，進慶郡王。十一年九月，會同醇親王辦理海軍事務。十二年二月，命在內廷行走。十五年正月，授右宗正。大婚，賜四團正龍補服，子載振頭品頂帶。二十年，太后六十萬壽，懿旨進親王。二十六年七月，上奉太后幸太原，命奕劻留京會大學士李鴻章與各國議和。二十七年六月，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爲外務部，奕劻仍總理部事。十二月，加載振貝子銜。二十九年三月，授奕劻軍機大臣，仍總理外務部如故。尋命總理財政處、練兵處，解御前大臣以授載振。載振赴日本大坂觀展覽會歸，請振興商務，設商部，卽以載振爲尚書。十月，御史張元奇劾載振宴集召歌妓侑酒。上諭：「當深加警惕，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旋請開缺，未許。三十年三月，御史蔣式瑆奏：「戶部設立銀行，招商入股。臣風聞上年十一月慶親王奕劻將私產一百二十萬送往東交民巷英商匯豐銀行收存。奕劻自簡任軍機大臣以來，細大不捐，門庭如市。是以其父子起居、飲食、車馬、衣服異常揮霍，尙能儲蓄鉅款。請命將此款提交官立銀行入股。」命左都御史清鋭、戶部尙書鹿傳霖按其事，不得實，式瑆回原衙門行走。三十一年，充日、俄修訂東三省條約全權大臣。三十二年，遣載振使奉天、吉林按事。改商部爲農工商部，仍以載振爲尙書。三十三年，命奕劻兼管陸軍部事。東三省改設督撫，以直隸候補道段芝貴署黑龍江巡撫。御史趙啓霖奏：「段芝貴善于迎合，上年貝子載振往東三省，道經天津，芝貴以萬二千金鬻歌妓以獻，又以十萬金爲奕劻壽，夤緣得官。」上爲罷芝貴，而命醇親王載灃、大學士孫家鼐按其事，不得實，奪啓霖官。載振復疏辭御前大臣、農工商部尙書，許之。三十四年十一月，命以親王世襲。宣統三年四月，罷軍機處，授奕劻內閣總理大臣，大學士那桐、徐世昌協理大臣。八月，武昌兵起，初命陸軍部尙書蔭昌視師，奕劻請于朝，起袁世凱湖廣總督視師。世凱入京師，代奕劻爲內閣總理大臣，授奕劻弼德院總裁。十二月，詔遜位，奕劻避居天津。後七年薨，謚曰密。

《游仙》（淮南靈舉上瓊霄）《皖志列傳稿・李鴻章》：同治元年壬戌，鴻章乃以一道員超授巡撫，招募江淮士六千五百人，選廬州舊將張樹聲、劉銘傳、周盛波、吳長慶，復于曾軍得程學啓，湘軍得郭松林，霆軍得楊鼎銘，奏調舉人潘鼎新，編修劉秉璋，委弟鶴章總管務，以外國輪船八艘，穿寇地二千餘里，抵上海，特起一軍，當世所謂淮軍者也。是時三道出兵：曾國荃沿江規金陵，左宗棠道徽寧攻浙，鴻章趨上海，獨淮軍功先成。自海上誓師，二十閱月而克蘇州。大小戰數百，敵所至望風靡。復出境復嘉興，分兵爲金陵圍軍聲援。金陵平，遂膺爵賞。及提兵北定流寇，先後擒斬任柱、張總愚等，加太子太保銜，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又：甲午，日果煽朝鮮東學黨爲亂。朝王來乞師，鴻章按約告日本。日兵遂先入據王京。時翁同龢新以帝師握大政，修撰張謇等附之，主戰力。鴻章意獨主不失和，朝臣爭劾鴻章，樞府亦切責鴻章畏敵。鴻章所遣海陸軍至牙山，戰不利。陸軍潰平壤，海軍挫大東溝，旅順、威海相繼失。王師大憊。然開戰九閱月，日軍猶未敢進窺榆關，而畿輔已震驚。乃命張蔭桓、邵友濂以全權大臣詣廣島行成，日兵拒之。乙未正月，朝命鴻章爲頭等全權大臣，至馬關。日欲以兵據大沽、天津、榆關爲質，始停戰。鴻章與其相伊藤博文反復辯甚苦。歸遇刺客小山豐太郎，狙擊鴻章于道，中顴，創甚。歐美諸邦深不直日本。日皇大慚，乃停戰，議約棄朝鮮，割遼東半島沿海地及臺灣、澎湖，賠款二萬萬兩，蘇、杭、重慶、沙市闢借租地。鴻章電奏報可。歸，稱病不入都。

又（玉樞高捧領群仙）《清史稿・德宗本紀一》光緒二十年【略】九月甲戌朔，懿旨起恭親王奕訢直內廷，管總署、海軍署事，幷會同措理軍務。【略】冬十月【略】戊申，詔恭親王督辦軍務，各路統帥聽節制。【略】召劉坤一來京，以張之洞署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略】十一月【略】庚辰，懿旨恭親王奕訢復爲軍機大臣【略】十二月【略】甲辰，【略】命劉坤一爲欽差大臣，關內外各軍均歸節制。【略】壬子，命張蔭桓、邵友濂以全權大臣往日本議和，尋召還。【略】辛酉，懿旨，劉坤一駐山海關籌進止。又《德宗本紀二》：光緒二十一年【略】三月【略】己亥，李鴻章與日本全權伊藤博文、陸奧宗光馬關會議。和約成，定朝鮮爲獨立自主國，割遼南地、臺灣、澎湖各島，償軍費二萬萬，增通商口岸，任日本商民從事工藝製造，暫行駐兵威海。

又（丁甲神兵祇自誇）《清史稿・德宗本紀一》：光緒二十年九月【略】戊子，以臨敵潰散，罷葉志超、衛汝貴統領，以聶士成統兩軍。【略】冬十月【略】戊申，【略】寧夏鎮總兵衛汝貴以臨敵退縮，褫職逮問。【略】十二月【略】

癸亥，衛汝貴處斬。

又（懶向瀟湘領洞庭）《清史稿・德宗本紀一》：光緒二十年秋七月【略】戊子【略】允吳大澂請，統湘軍赴朝鮮督戰。【略】八月丙午，吳子澂督軍出關，自請幫辦海軍，不許。【略】己巳，命吳大澂軍駐樂亭。【略】冬十月【略】丁卯【略】吳大澂請自任山海關防務，幷俟各軍會合，規復朝鮮。【略】十二月【略】丁巳【略】趣吳大澂率師出關，會宋慶進剿。【略】甲子，命宋慶、吳大澂襄辦劉坤一軍務。【略】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春正月【略】己卯，吳大澂始出關視師。【略】二月乙巳，宋慶、吳大澂敗日人于亮甲山。【略】庚戌，日兵陷牛莊，吳大澂退走，日人遂襲營口。癸丑，馬玉崑敗日人于田莊台。甲寅，復戰，敗績。丙辰，日兵陷田莊台。吳大澂奔錦州，宋慶退雙台。丁巳，以吳大澂師徒撓敗，切責之。

又（月斧雲斤動九天）羅惇曧《中日兵事本末》：鴨綠江之戰，海軍敗後不復能軍。日軍以兵艦至金州東之貔子窩登岸，以襲旅順，閱十二日，海陸軍無阻者。日軍遂佔金州，進逼大連灣。大連險隘，蔽旅順後路。日軍駐大連灣十日，始向旅順。旅順諸將皆倉皇備逃計。旅順六統領不相轄，乃共推姜桂題主之。桂題闇于調度，相顧無措。徐邦道率所部拒戰于土城子，大挫日軍。及大隊繼至，邦道軍饑疲無援，乃退兵。邦道孤軍再拒戰，傷殘殆盡。日艇已縱橫海面，其陸軍分踞炮臺，守兵皆逃，旅順遂陷焉。

丘煒菱

論述

康有爲《丘菽園所著詩序》菽園以能詩好客名天下，又縱於聲伎飲酒，中原士夫或以顧阿瑛、馬秋玉目之。庚戌重游坡，菽園請點定其詩。自戊戌以來，感時撫事，沈鬱之氣，哀厲之音，悱惻之情，緜邈滂沱，頓挫瀏亮以吐之，雖多託乎好色之言，而夷考《風》《騷》，可興可怨，哀感頑豔，實正則也。吾與菽園共事，知菽園深。菽園才志類明末四公子二秀才，就中尤類冒辟疆、吳次尾。佛稱不生邊地而生中國，其側出旁生于域外蠻荒，成就尤難，則遠過之。嗚呼！可謂豪傑之士矣。若以詩人目之，則蔣藏園所謂呼作詞人心骨痛矣。菽園少年豪富，有盛名，時血氣尚激，朋友助寡少，偏宕狂簡未中行，蓋豪傑之常耶。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今閱歷日深，學道有得，進德甚猛，非復疇昔。家雖日貧而道日富，詩亦以窮而益工，天或以退爲進而大成就之耶。其童年之作，別爲一卷，附於集末，不遽刪之，亦以見童烏之顯生，有自來也。

李俊承《菽園居士詩集叙》公賦性豪邁，其行誼出入儒俠之間，陳孟公之口占授十吏、李太白之斗酒詩百篇，幾于兼而有之。故早歲撰著，才華豔發，不名一家；已而刊落枝葉，極理要則，蛻盡緣情綺靡故習，幾于前後判若兩人。昔人以詩喻禪，若公者蓋以禪爲詩矣。公幼卽僑居海外，而自壯至老，未嘗不以祖國爲念。當清室之季，宮闈擅柄，朝政日非，常思有以自効；既知事不可爲，則毀橦牙，摧機構，屏絕一切，而以禪悅吟詠終老，由其詩而觀其志，可以知其先憂後樂之素，非絕人逃世者所可同日談也。

又公精湛內典，博覽羣書，與余談道甚契，廿餘年來詩酒酬唱，時相過從，雖風雨之夜低徊不忍去，乃知公立身守道無愧古人，平昔所蓄者深也。余性好篇詠，每脫稿必請益于公。公不以淺陋見棄，加墨謬許，其誘掖後進至老弗衰。文字知己之感，固未嘗一日忘也。

《在山泉詩話》卷一閩中丘菽園觀察（煒菱）秀出天南，才窮地軸，長劍銘膽，古書醉心，所著《天演齋文》，如黃河直瀉，其氣千里；詩句瑰瑋，近益奇肆，年未三十，刊集已傳播海外，世人以丘、潘幷稱。其實余博覽羣籍，不及菽園之半，安能比其富贍也。

傳記

張叔耐《丘菽園傳略》丘煒菱，海澄人，字菽園，弱冠應科舉獲解一，赴進士不第，時光緒乙未。清政府割棄臺灣，方事亟時，丘奔走上書不報，丘遂絕意仕途，獨以字行，家本素封。性好義俠，以此揮金結客，傾身下

士，屢削其產無悔，而天下豪傑多稱道，丘菽園之名不衰。一八九八年，寓星嘉坡，創辦《天南新報》，自號星洲寓公，著論主張維新變法，改革中國，後皆應其言。一八九九年，與沙羅國主立約，保證同鄉黃乃裳率衆往婆羅洲之詩巫港墾殖農耕，名其地曰「新福州」，迄今移民廿餘萬，爲海外樂郊。一九零零年，贊助湘人唐才常組織漢口自立會，謀東南大舉，事洩無功，然東鄰著作家田野桔次氏特著《支那革命之動機》一書，以丘與孫、康兩時賢相提幷論，讀者咸以爲確。民國初立，年年內戰，軍閥縱橫，政客秦楚，丘目擊心傷，承辦《振南日報》大加筆伐，如禰衡之歷詆世人無一佳士，言雖過激，意實可嘉。自後曾一度出任《星洲日報》副刊主任，逾年以病辭職退隱。

著録

李俊承《菽園居士詩集叙》　菽園居士歿十年，其婿王君盛治知公生平與余厚，以公遺稿見屬爲叙，幷謀付梓，以行于世。

張叔耐《丘菽園傳略》　丘煒菱【略】夙工詩文，著有《菽園贅談》、《洞天揮麈》、《嘯虹詩鈔》等集，流布于外，未刊稿藏于家者尚多。

藝文

李俊承《丘菽園居士詩集題辭》　菽老吟懷健，詩情悟色空。寧教諸體異，肯與一言同。格律開生面，雕鎪極化工。懸知千載下，開卷見高風。

釋痴禪瑞于《丘菽園居士詩集題辭》　星島丘居士，嘯虹昭玉津。（丘居士廿年前曾著《嘯虹生詩鈔》行世。）高名馳北闕，偉論警胡塵。獨樹飄飄幟，爭傳宿宿人。（居士撰論，別署宿宿。）才華騰八表，戊戌紀維新。南國談華化，星洲得菽園。島名經肇錫，（「星洲」兩字，由居士首唱。）僑界久同遵。古調知誰賞，新聲薄衆喧。洞天操玉尺，（著有《五百石洞天詩話》）宛委溯詩源。

陳寶琛《答邱菽園海南見寄》　陸沉我正思浮海，市隱君翻說買山。萬里霜鐘秋感氣，重溟風羽倦知還。詩騷古意元空谷，厨及高名自遠寰。聞道鶴書南下數，肯容趺宕釣屠間。

潘飛聲《再次王廣文（恩翔）韵題邱孝廉（煒菱）選詩圖》　五嶽能搖落筆酣，七洲洋外闢詩龕。國風遠溯支那古，吾道眞行極島南。沈趙以來誰抗手，（歸愚尚書于《詩別裁》外，有《說詩粹語》；雲崧觀察有《甌北詩話》。）邱（仲閼工部）王（曉滄廣文）平揖想停驂。擬携謝朓驚人句，重艤星槎對酒談。

紀事

《星坡春郊游眺》　張叔耐《丘菽園傳略》：一八九八年，寓星嘉坡，創辦《天南新報》，自號星洲寓公。著論主張維新變法，改革中國，後皆應其言。

《曩余與北婆羅洲國王立約保證鄉人黃乃裳統率傭農往詩誣港拓闢耕地名其地曰新福州期望甚厚遽聞別衆而歸不能無慨爰賦此詩以重惜之》　張叔耐《丘菽園傳略》：一八九九年，與沙羅國王立約，保證同鄉黃乃裳率衆往婆羅洲之詩巫港墾殖農耕，名其地曰「新福州」，迄今移民廿餘萬，爲海外樂郊。

《唐佛塵之弟才中輓詩》　張叔耐《丘菽園傳略》：一九零零年，贊助湘人唐才常組織漢口自立會，謀東南大舉，事洩無功，然東鄰著作家田野桔次氏特著《支那革命之動機》一書，以丘與孫、康兩時賢相提並論，讀者咸以爲確。

《御史趙秉霖以參慶王奕劻父子被譴》　《南亭四話》卷二《莊諧詩話・趙秉霖出都詩》：趙侍御秉霖劾慶邸，被嚴譴放棄。出都之日【略】彼都人士，皆作詩以壯其行。南洋檳榔嶼丘菽園觀察素欽侍御之爲人，有七言一首云：【略】。

雜録

《南亭四話》卷四《莊諧詩話・生哭張竹君詩》 某日誤傳張竹君女士卒于香港，邱菽園觀察因援黃山谷、秦少游生哭東坡之例，擇其佳者數聯錄後：凌波南國留香迹，晞髮西妝駕綉軿。金棺雲舉天堂路，筆陣人留海上琴。十字紅旗新救濟，千秋彤管此清芬。藥王方化菩提樹，神女空歸峽口雲。何日中原射陳寶，九京可作唱從軍。不字十年占易象，游仙三島控文螭。盡說妙莊王座下，第三神女最嬌痴。音舌已無觀自在，色空徒現曼陀羅。手擷薔薇天外奠，風琴獨按發哀歌。

《在山泉詩話》卷四 菽園詩稿最富，余曾錄爲摘句圖。五言如：「人帶寒烟重，山含宿雨多。」「蒲帆催客遠，江鳥傲人閒。」「船重沙能語，風纖月有聲。」「臺柳能青眼，池蓮共苦心。」七言如：「古佛化身來萬億，羣龍作騎遍三千。」「道高轉覺難知己，身賤何嘗易感恩。」「擲地有聲應破鬼，問天無路已驚人。」「文園賣賦空題柱，潘岳《閑居》況《悼亡》。」「愁如可語非眞鬱，詩託無題豈盡歡。」此例甚多。

楊圻

論述

綜論

張百熙《江山萬里樓詩鈔跋》 前年朝廷始變科舉之制，以策論取士，而年家子楊雲史冠南軍，兩試禮闈，皆取謄錄。今科以余主試，執弟子禮見，未有以却也。清才美德，其人如玉。暇出示其詩詞若干卷。詩脫胎唐人，氣息清厚，骨力雄秀，如崑崙出雲，峨眉飛雪，其幽微深窅，則高僧怪石，動靜無心，幽林遠水，不可繪畫也。尤多忠愛悱惻之詞，益徵德性。卷中不喜步韻，不依附名流，無婦人之詞，少酬世之作。故能高詠獨賞，擺脫結習。不獨詩格名貴，益可見其人品之高。二十年後江東獨步矣。《樓下詞》一卷，清空流麗，風調雋永，方諸三李，存神化迹，是能入而出者。

《石遺室詩話續編》卷三 江東楊雲史（圻），當代名詩人也，有《江山萬里樓詩鈔》，【略】勉讀百十葉，知力振唐音，不落宋人啞澀之體。急錄名句，與知音者共賞之，然甚呼負負矣。如《竹溪野寺》云：「孤村風葉脫，一郡好山青。」《泊均州江聽猿》云：「鄉心嫌酒淺，秋色覺燈新。」《泊漢陰峽中望月江雨忽來》云：「醉裏均州盡，詩中蜀道來。峽陰常帶雨，江熱夜聞雷。」《垓下》云：「楚漢無明日，乾坤要弭兵。」《江雪》云：「夜來江雪大，夾雜放梅花。」《早春》云：「香稻白于玉，紅梅瘦似妻。」《春晝》云：「晝永鳥多暇，日高草欲然。」《戰馬》云：「似聞成大業，未必是天閑。」《章江別燕生》云：「花開亡國後，淚墜美人前。」《出廬山詩》云：「尋詩三十里，細雨出廬山。」《過萬氏山莊》云：「溪雲吹滿袖，山翠化爲詩。」《得家書》云：「自忘爲客久，祇解勸人歸。」《漢陰秋望》云：「落日墜地上，丹黃千萬重。秋色隨雁來，浩蕩自關中。」七言如《回國赴鄂州》云：「秋來紅蓼白蘋裏，人在靈均宋玉間。」以上七八唐人語，一二宋人語。絕句如《春日雜感》云：「故山青暖勝天涯，湖上春來偏是花。半世清明都在客，在家猶自夢還家。」《樓外樓小酌看雨》云：「水色山光雲模糊，我來適與風雨俱。櫓聲暝踏西泠去，出得荷花便入湖。」《舟過天門風月浩然》云：「丹楓葉落江千尺，絕壁張帆山月清。如此江山好風月，何人不憶謝宣城？」【略】雲史七古，率長慶體，如《天山曲》，紀香妃事；《長平公主曲》，直欲突過梅村。其他，《榆關紀痛》五律十首，有長序；《雞公山感懷》七古一百韻，皆以過長不能錄。

康有爲《江山萬里樓詞鈔序》 吾門人楊圻雲史，生世于京師華腴之地，游宦乎南溟詭異之俗，遭遘國難，朝市變遷，感激既多，鬱而爲詞，蓋與李中後主之身世亦近焉。其旨遠而微，其情深而文，其聲逸而哀，迴腸蕩氣，感入頑艷，清詞麗句，自成馨逸，而肌膚若冰雪，天然去雕飾，左挹浮邱，右拍洪崖，超絕埃塵，若藐姑射仙人焉。蓋三李之芳躅復見于今，而非餘子所

能望見者也。雲史爲詩，雄麗似少陵，名騰海内，而詞則度世飛升，世鮮知者。癸亥之臘，風雪中吾與雲史登嵩嶽之頂，宿於太極峯下，息於嵩陽書院，遊於石淙，踞巨石，臨清淵，雲史請吾序發明之。世之善爲詞者，其必有賞音而不河漢吾言也。

何震彝《江山萬里樓詞鈔序》　陳卧子論詞旨，有曰：以沈摯之思，而出之必淺近，使讀者驟遇之如在耳目之前，久誦之而得雋永之趣，則用意難也。以儇利之詞，而製之必工鍊，使篇無累句，句無累字，圓潤明密，言如貫珠，則鑄詞難也。其爲體也纖弱，明珠翠羽，猶嫌其重，何況龍鸞，必有鮮妍之姿，而不藉粉澤，則設色難也。其爲境也婉媚，雖以驚露取妍，實貴含蓄不盡，時在低徊唱歎之餘，則命篇難也。嘗持此意質之當世，惟吾友雲史庶幾通斯旨已。雲史少時即負雋才，與翁澤芝、王義門、章曼仙、曹君直、張璚隱有聲京師，爭以詞鳴，題襟結社，雅音遠姚。荏苒二十年，友好星散，雲史轉展江湖，跌宕文史，以名公子而具隱德，慕海山之勝，隱居南溟，種樹將老，濯足滄海，行吟大澤，蛻遺榮利，若幼安之居遼左，憂生念亂，寓有深思，而詞乃益工，駸駸直奪古人之席。憶甲辰同客大梁，曾讀其詞，請錄副而去。近年以來，增益尤繁，不以震爲弇陋，命預刪定之役。雲史爲詞，不尚餖飣，不事艱澀，自然高朗，一洗凡音。用古入化，其實也若虛，出語必圓，其清也則厚。所存詞稿，海内詞人轉展鈔寫，有「絕代江山」之譽。【略】雲史詩文不狥世好，風氣推移，嶷然無滓，獨行孤往，自起拔戟，別成一隊。昔張文達公稱其詩二十年後，江東獨步。今王晉卿先生謂其魄力沈雄，直追少陵，洵非虛語。而詞之高健幽咽、神理骨性，又爲人所難到之境。雲史既寫定《回首詞》、《樓下詞》、《海山詞》、《望帝詞》各一卷，都若干篇，付之鉛槧，以詔海内聲家。俾知詞雖小道，自有眞諦，而歧趨外道，推陷廓清，他日論詞苑中興之功，雲史其首也。雖然，固賢於仕宦遠矣。

《兼于閣詩話》第三卷《楊雲史》（存目）

分論

《檀青引》　《江山萬里樓詩鈔》卷一：孫師鄭等評點：煌煌巨製，包羅一代掌故，可作咸豐外傳讀。《長恨歌》、《永和宮詞》並此，鼎足而三，稱之詩史，洵無愧色。時作者年方弱冠，以此詩早享盛名。比事屬詞，音節哀怨，一代興衰，安可無此名篇？張長沙謂「江東獨步」，良非虛譽。又：清圓嫵媚，絕代風華，梅邨再世。又：情詞哀亂，音節蒼凉，令人低徊欲絕。又：白太傅作《長恨歌》，叙元宗之倦勤，爲帝王之炯戒，有變風變雅之遺意。其自叙詩云：「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蓋隱然以可興可觀自命，非誇言也。清自文宗荒政，海内擾亂，顛沛播越，宗社幾墟。同、光之衰，實基于此。作者夙有澄清之志，而目擊時艱，撫今悼昔，嘆息痛恨，乃藉《檀青引》一事以見其意，婉而多諷，與香山有同志焉。緣情綺靡，其餘事矣。

《城固縣江上懷親時由漢中旋里》　《江山萬里樓詩鈔》卷一：孫師鄭等評點：與摩詰《重陽詩》，同見天性。

《泊襄陽游漢上望鹿門山》　《江山萬里樓詩鈔》卷一：孫師鄭等評點：幽微深遠，想見鹿門煙樹。

《太和殿》　《江山萬里樓詩鈔》卷一：孫師鄭等評點：「衣聲出殿中」，嚴肅可想，與唐薛能詩「拜舞有衣聲」，同一筆力。今人以國事爲兒戲，讀此作何感想？

《庚戌路經交廣南渡島國居山澤間雜詩》　《江山萬里樓詩鈔》卷三：孫師鄭等評點：幽麗清逸，詩有仙氣。作者似不食人間烟火，天賦絕世之姿，神仙慧業，學不到者也。

《巫來江歌》　《江山萬里樓詩鈔》卷三：孫師鄭等評點：荒艷幽怪，酷似長吉而理勝之。

《江上遇金子才》　《江山萬里樓詩鈔》卷四：孫師鄭等評點：音節蒼凉，首尾縝密，少陵得意之篇，渾金樸玉，不雕鏤而光色四照。

《烏璫曲》　《江山萬里樓詩鈔》卷四：孫師鄭等評點：以如是枯窘題，寫來却一字一珠，一句一淚，是才人筆，是傷心人語。又：以荒艷幽怪之筆，寫忠愛悱惻之思，鵑啼猿嘯，不可方物。

《江樓約子才飲》　《江山萬里樓詩鈔》卷四：孫師鄭等評點：音節蒼凉，唐人名篇，今人無能爲此矣。「美人細意慰貼平，裁縫滅盡鍼綫迹」，是老杜自鳴得意語也，可以移評此詩。

《瑤池秋》　《江山萬里樓詩鈔》卷四：孫師鄭等評點：六章態濃意遠，

其艷在骨，當于玉溪、飛卿外別樹一幟。《瑤池秋》一章，感慨尤深，令人有舉目河山之感。

《癸丑四月哀徐懷禮》《江山萬里樓詩鈔》卷四：孫師鄭等評點：以詩爲史，以刀爲筆，放筆爲直幹，可作一則懷禮傳贊讀。

《哀大刀王五》《江山萬里樓詩鈔》卷四：曾樸評點：昔爲《孽海花》小說，寫王五游俠故事，聲音笑貌，盡力描畫，恒自詡寫生手。今讀此詩，爽然自失矣。

《伊犁馬歌贈某將軍》《江山萬里樓詩鈔》卷五：孫師鄭等評點：此詩置之少陵集中，不辨楮葉。

《早春感懷》《江山萬里樓詩鈔》卷五：孫師鄭等評點：悲慨沉鬱，較之「感時花濺淚」有過之，無不及也。

《登徐州陶公閣》《江山萬里樓詩鈔》卷六：孫師鄭等評點：此詩甲寅年居京師所作，我服其膽，當時讀者無不咋舌。又：千古魄奸，一時俯首。

《農民》《江山萬里樓詩鈔》卷六：孫師鄭等評點：以見今之世，不貴獨善，爲釣名沽譽者，痛下箴規。

《天山曲》《江山萬里樓詩鈔》卷一一：子明吳蕭跋：以文作詩，以詩作史，氣體如長江大河，音節如鵑啼猿嘯。明麗則秋水爲神，情韻則行雲無迹。一氣貫注，達二千餘言，有詩以來，千餘年無此鉅製矣。諷誦一過，如見古錦百端，明珠十斛，令人動色。以龍門之史筆，太白之仙才，少陵之學力，溫李之藻豔，合爲一冶，自成大家。復取摩詰畫中之神，以寫湘靈絃外之怨，當使白傅、梅村，一齊拜倒，絕代江山，夫豈過譽？（南海稱君詞，上下千古，橫絕四海，題其《江山萬里樓詩集》曰：「絕代江山。」）夫長恨有歌，太眞不朽，劍器無詠，公孫誰知？從古英雄豪傑、名士美人，其事業文采，雖照耀一時，必待乎有可歌可泣之歌詠，流傳而始遠，有由然矣。妃事湮沒已久，近復傳聞異詞，先生亟爲播之歌詩，闡揚貞烈，使幽壤生光，抗節勵俗，豈如陳鴻、香山，但傳豔事，無補大雅已哉？從此豔魄詩才，並傳千古，妃而有知，能不於九原下拜才人之賜哉！外傳考證詳覈，而先朝武功之盛，帝德之隆，令人神往。其爲純廟錄實，爲香妃辯誣，斤斤於風化名節之重，則於世道人心，尤見先生之孤詣矣。文章報國，此之謂歟？

《長平公主曲》《江山萬里樓詩鈔》卷一三：退思齋主人謹識：先生此篇，殆爲取消清皇室優待條件而作，語讚清室待明之厚意，譏今代待清之薄，詩哀明社，心哀清室也。通篇祇王孫、帝子二語，點明作意，而其憂傷念亂，慨歎興亡，令人不忍卒讀。此其所以爲詩史乎？至此詩之剛健婀娜，餘音悽惋，在先生詩名滿天下，海內崇拜，無待愚之諛頌矣。

《菩薩蠻・紀別》《回首詞》卷一：孫師鄭等評點：十闋章法井然，警句絡繹，如開錦屏，鮮明奪目。飛卿而後，再見斯人，當坐名花麗人于上，而後讀之，方知詞人慧業。又：審音選字，精細入微。又：名句如明珠寶玉，不可多得。

《浣溪紗・卽景和內子道清》《回首詞》卷一：孫師鄭等評點：其艷在骨，其清亦在骨。又：詞至于渾，無可復進矣。

《浣溪紗・京邸南院春夜卽事》《回首詞》卷一：孫師鄭等評點：句法渾圓，如明珠走盤，殆天賦，非人力也。

《浣溪紗（燕子歸來香雨中）》《回首詞》卷一：孫師鄭等評點：鮮明奪目，二李二晏，亦當俯首。

《眼兒媚・感春》《回首詞》卷一：孫師鄭等評點：言短意長，餘音不盡。

《菩薩蠻・殘荷》《回首詞》卷一：孫師鄭等評點：不食烟火人，方能作此吐屬。

《虞美人》（玉人睡起愁何在）《回首詞》卷一：孫師鄭等評點：鮮明嫵媚，音節自然，作者本色，自成一家。

《醉太平》（歡成恨成）《回首詞》卷一：孫師鄭等評點：沉鬱頓挫，天然絕唱，一字易不得，所謂「文章本天成」。

《賀新郎・馬》《樓下詞》卷二：孫師鄭等評點：有胸有筆，乃能無一句非馬，無一句是馬。脫口而出，水乳交融。沉雄蒼凉，稼軒之遺。

《相見歡・病後寄內子霞客時客汴城林氏園林》《樓下詞》卷二：孫師鄭等評點：好句天成，不能易一字。又：嘗與作者論詞，謂小令著不得一閑字。讀此等詞，竟爲增損一字不得，可知其精心結構，無一字輕下者。然作者填詞，不假思索，脫口落筆，便成名構，殆閒氣也。

《臨江仙》（酒欲消時人欲散）《樓下詞》卷二：孫師鄭等評點：渾圓流

轉，小令觀止矣。

《一剪梅・趙州》《樓下詞》卷二：孫師鄭等評點：剛健婀娜，兼而有之。又：眼前景，却未經人道，拾來便成絕唱。

《高陽臺》（日日愁風，朝朝看雨）《海山詞》卷三：孫師鄭等評點：以穿天出月之筆，寫迴腸盪氣之詞。不忘故國故君，歐陽公《蝶戀花》之遺音。

《聲聲慢・星洲白薔薇盛開感賦》《海山詞》卷三：孫師鄭等評點：戀惜餘光，低徊故國，忠愛之情，溢乎言表。又：怨而不怒，屈子餘音。

《南鄉子》（花滿路）《海山詞》卷三：孫師鄭等評點：此二十五闋，海內傳誦已久，奇境仙筆，足令蠻荒生色，益令人緬思桃源。

《賀新郎》（舊事堪彈指）《海山詞》卷三：孫師鄭等評點：才子佳人，名園勝景，福慧無量，詞亦如之。

《暗香》（十年風雪）《海山詞》卷三：孫師鄭等評點：南唐神髓，北宋規則，合而爲一，自成一家。

《好事近・樵夫二首》《海山詞》卷三：孫師鄭等評點：亂後慘境，抵得一部《桃花扇》。

《好事近・江雪》《望帝詞》卷四：孫師鄭等評點：繪聲繪色，摩詰詩中有畫，雲史詞中有畫。

《湘春夜月・昆明湖殘荷》《望帝詞》卷四：孫師鄭等評點：腸斷只一句，便全題在握。又：迴腸盪氣，忠愛纏緜，有清一代興亡，安可無此詞？

紀事

《檀青引》《十朝詩乘》卷一八：舊制：設昇平署，掌演習雅樂，隸內務府。咸豐時，復置南府，選內監之穎秀者，命樂工教之。兩部皆不時進御。維時海宇多故，聖懷不樂，稍近聲色。圓明園總管文豐承旨，采江、浙佳麗以進，即所謂「四春」者，列居別苑，并承宸眷。而菊部之秀，則越伶蔣檀青爲冠。每內廷奏技，恩賞過諸伶。未幾，宮車蒙塵，淀園灰燼，檀青猶應召赴灤陽。同治初，復返京師，侘傺無所遇，遂從人游江、淮間，沿門賣曲爲業，都下無復知其人者。楊雲史少日游廣陵，于平山堂酒座覯之。垂垂老矣，彈箏一曲，淚隨聲下，因言宮中舊事甚悉，云：「咸豐九年三月某夕，鏤月開雲臺牡丹盛開，夜凉月出，上敕諸美人侍宴。寶炬千百，珠翠如雲，召演《長生殿》數折。上顧諸美人嗟賞，傳賜伽楠牟尼碧玉帶、鈎各一，文錦兩襲。內官引就花陰拜謝，舞衣猶未卸也。」言已欷歔。雲史感其事，爲賦《檀青引》，有云：「三山涼月照瑤臺，夾道珠鐙擁夜來。【略】至今烟月千門鎖，天上人間兩寂寥。」檀青事無紀者，讀此詩如聆天寶彈詞。

《哀大刀王五》《清稗類鈔・義俠類・大刀王五疏財尚義》：光緒時，京師大俠有疏財尚義之大刀王五者，以保鏢爲業，能手定法律，約束河北、山東群盜，其所劫，必贓吏猾胥之不義財也。己卯、庚辰間，直隸劫案數十起，逐捕不一得，皆心疑王，以屬刑部，乃由五城御史發卒數百人圍其宣武門外之宅。王以二十餘人持械守門，數百人弗敢入，日暮，吏卒悉散歸。明日，王忽詣刑部自首，時總司讞事兼提牢者爲濮文暹，異而詢之，則曰：「曩以兵脅，故不從命。兵既罷，故自歸。」詰以數月劫案，則侃侃直言具爲之者，或徒黨，或他路賊，無少遁飾。濮固廉知其材勇義烈，欲全之。乃曰：「諸劫案固于汝無與，然以匹夫而廣交遊，恣飲博，不得爲善類。吾逮汝者，將以小懲而大戒也。」笞二十而逐之。癸未，濮被簡爲南陽府知府，將之官，資匱，憂甚。一日，王忽求見。既入，則頓首曰：「小人蒙公再生恩，無可爲報。今出守南陽，途中必多暴客，非小人爲衛，必不免。且聞公資斧不繼，特以二百金爲贐。」濮曰：「今已得金矣。」王曰：「何欺爲，公今晨非貸百金于某西商而議不諧乎？無已，盍署券付我，俟到任相償，何如？」至執鞭弭以周旋左右，則計早決矣。濮力辭不得，署券與之，遂同行。至衛輝，黃河方盛漲，金垂盡，乃以語王。王笑曰：「區區何足難我！」言畢，乃匹馬腰佩刀去，從者皆疑其往劫也。薄暮歸，解腰纏五百金擲几上。濮曰：「此盜泉也，吾雖渴，決不飲一滴，速將去！」王大笑曰：「疑我劫乎？區區五百金，何至無可貸？此固某商所假，不信，可召而詢之。」乃書片紙令從者持去。次日，商來，以券呈，信然，始受之。既送王至南陽，仍還京，理故業。御史安維峻以建言獲咎，戍軍台，王實護之往，并任車馱資。王夙與譚嗣同善，戊戌之變，政府捕譚，王勸譚出奔，願以身護行，譚不從。及譚死，王潛結壯士欲有所爲，未成而庚子拳禍作，遂及于難。《近代名人小傳・大刀王五》：王五有聲河朔

間，垂二十年。然自甲午資助安維峻，且護之行，士大夫始知其人。譚嗣同等乃與論交，其助嗣同謀奪門，及其死事，世皆知之。光緒丙申，予見之通州，爲予言河南官吏貪恣狀，髮指眦裂。予勸其飛擊之。嘆曰：「黑夜飛行，殺人無跡，特文字快論耳。世安有是術哉！然吾終當傾其貪囊無何。」聞河南北多盜，然行旅非官中人，無失資者。

著録

何震彝《江山萬里樓詞鈔序》 雲史既寫定《回首詞》、《樓下詞》、《海山詞》、《望帝詞》各一卷，都若干篇，付之鉛槧。

《石遺室詩話續編》卷三 江東楊雲史(圻)，當代名詩人也。有《江山萬里樓詩鈔》十二卷，分《少年》、《壯年》、《中年》、《強年》四集，印刷甚精，洋裝本兩大冊，惟印用洋墨，字迹太淡，老眼昏花，閱之甚費目力。

陳詩

論述

綜論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子言生平無他嗜好，惟敝精力于詩，攢眉苦吟，殆賈島、周朴之流亞也。見人意極親昵，而口吃不能出一辭，所知無不愛好之者。俞觚庵與交尤摯，提學甘肅，獨邀作萬里遊。窮邊唱和，古今亦罕有其匹矣。

《石遺室詩話》卷四 廬江陳子言(詩)與確士爲文字骨肉，屏絕世務，冥心孤往，一意苦吟，今之賈閬仙、李才江也。

又《續編》卷五 陳鶴柴詩，尚有自寫眞、自作小傳者，彙錄如左。《癸酉元日寓滬偶書》云：「綠陰如幄朱明誕，(余四月生日。)元旦堆盤五味盛。立志願爲鄉善士，閉門原是魯諸生。寰中勝境都經眼，客裏藏書喜滿籯。耄矣回思少時事，穗城羊石總關情。」三、四可信，行不掩言。《七十自述》四首之一云：「我年廿一時，孫公返巖岫。(光緒甲申五月，舅外祖孫省齋方伯至廬江。)閑窗閱我文，評之曰寒瘦。郊島亦復佳，何必雲門奏？不乘駟馬車，老氏貴尚後。問年漸與齊，捫腹慚吾陋。(予聞孫公揚州邸舍藏書三楹，欲往閱之，未果也。)」孫公可謂知言。《再題詩集後》二首云：「頗愛枯僧能入定，每當兀坐有詩來。從今一洗箏琶耳，私倣伶倫節奏纔。」「截竹柯亭作鳳鳴，夕陽紅處可憐生。何人更擅長康筆，爲畫孤僧傍水行。」第一首次句、此首末句，皆自己傳神之筆，何待長康？何梅生有句云：「山僧自是吟邊物，只好遮林傍水看。」此閩諺所謂「中看不中喫」，濂溪《愛蓮說》所謂「可遠觀不可褻玩」，反之在閩諺又所謂「遠看一頭馬，近看馬沒頭」，乃貶辭也。今鶴柴隱以自況，則形容逼肖，決不待歐陽詢、長孫無忌之相嘲矣。

《光宣以來詩壇旁記·陳子言》 子言于清末曾隨俞恪士提學至甘、隴，爲詩甚富，詩皆絕佳。及定《尊瓠室詩》，則前後所作，有偶不愜意者，盡刪剔之，不稍愛惜。知其苦吟自得，有非他人所能共喻矣。

又 余嘗謂近五十年中，詩家多尚元祐而薄三唐。至陳散原、鄭夜起二家出，世之言詩者，又不肯誦法蘇、黃、王、陳，而羣奉散原、海藏二集爲安身立命之地。其人既少親書卷，徒恃其一、二空靈字句、生硬句法，可彼可此者，鉤棘成文，已爲宋派末路矣。并世詩人，子言終不失爲卓然自立家數。蓋子言之詩，植體中、晚，益以深思，造語古澹，韻格凄清，故能拔戟自成一隊。

分論

《哭丁叔雅》 《十朝詩乘》卷二三：陳鶴柴亦有《哭叔雅》二律云：【略】曩與叔雅共學成均，講舍槐陰，劇談無間。感音而嘆，如見其人焉。

《滬濱逢寄公夜話即途還天童》 《光宣以來詩壇旁記·陳子言》：陳子言

【略】爲詩甚富，詩皆絕佳。及定《尊瓠室詩》，則前後所作有偶不愜意者，盡刪剔之，不稍愛惜。【略】即如其《尊瓠室詩話》云：【略】就此記觀之，知其芟汰之故，幷非漫然割愛。蓋前一首中四句，是居山者皆可用，不必爲寄禪也。且「長城」句爲推人詩者習見語，「可憐」句則尤泛矣。次一首較前爲佳，然亦無深意境。「却愁天地入荆榛」，即襲用義山「欲回天地入扁舟」句法，而無其深婉。伯華以神似玉溪稱之，恐亦是強爲之說，伯華非不知此中甘苦也。要之，子言自有眞詩，偶舉此一則，以見後學爲詩，不可過于自是。子言尚爾，何論操觚？

《簡范肯堂（當世）》《綠天香雪簃詩話》卷四：子言所著《尊瓠室詩稿》多沉麗之作，于朋儕聚散尤悱惻見性情。《過道希學士舊居》云：【略】變徵之音，令人不堪卒讀。他如《聞宋芝棟侍御出獄》云：【略】《簡范肯堂（當世）》云：【略】俱懇摯有味。

《送萍鄉文公達（永譽）之廣州》《綠天香雪簃詩話》卷四：盧江陳子言（詩）《送萍鄉文公達（永譽）之廣州》云：【略】文答之云：「故人爲我折將離，別緒眞成理亂絲。去日松鱸方可薦，到時桂蠹定相貽。西華布帔寒如昨，南海明珠事尚疑。魯酒待醒孤客遠，夫容日暮此心期。」二作皆雅飭能道性情。公達爲學士道希先生之嗣。

《寄懷散原先生廬山》《石遺室詩話續編》卷三：鶴柴爲人拘謹，爲詩亦多拘謹。茲翻《鳳臺山館稿》，錄其《寄懷散原先生廬山》云：【略】則動盪活潑矣。

傳記

《近代詩鈔・陳詩》詩字子言，安徽廬江人，有《尊瓠室詩》。

紀事

《光宣以來詩壇旁記・陳子言》廬江陳子言詩，余曾于滬上見之。言語期期，而誠懇之情，溢于顏色，固長者也。余聞諸于右任先生，言曩居申江，嘗造吳彥復寓廬，而子言亦不時至。至則互爲笑樂，恆至夜深不去。偶與彥復及朱彊村爲竹林戲，非四人不能成局。子言來，皆強之配其一，而堅執不可。故每爲此戲，恆以三人爲之，亦頗有意致。彼則籠手作壁上觀，亦不以未入局而遽去也。此事至可軒渠。子言生平無所嗜好，惟攢眉苦吟一事，視爲日常生活。子言與吳彥復年輩相若，初亦相引爲至友。彥復于詩札曾稱爲兄，後子言竟師事之。此一段因緣事實，他日當詢諸章行嚴，或能知其詳。

《哭五弟子脩詩》《眉韵樓詩話・陳子言哭五弟子脩詩》：子言令弟名於勤，幼敏慧，肄業南北洋水師學校，擢至二副，狎玩風潮，如履平地。居恆負大志，才氣過人。日、俄戰事初起，奉大府命，密探敵軍虛實，微服遊兩國兵間，盡得其內容。大府遂壹意親日，然以戇直故，爲人中傷，功竟不錄。後由泗州楊尚書（士驤）在東撫任時，賞其才能，命攝安東衛都司司警政。公明聰察，民懷其德，旋以勞卒，子言哭之慟，作五古，凡五章，詞旨悱惻，悲振林木，然怨而不怒，吳彥復亟賞之，詩云：【略】。

《聞韓亡追懷吳武壯公》《平等閣詩話》卷二：陳鶴柴有《聞韓亡追懷吳武壯公》一律云【略】。武壯事蹟，國史野乘咸語焉弗詳。鶴柴爲其鄉人，知之眞而言之晰，足補史乘之遺。《十朝詩乘》卷二一：光緒壬午朝鮮之亂，叛黨攻日本使館，復圍攻王宮。日本藉辭戡亂，將發兵。賴吳武壯率師三千，兼程馳赴，先日兵抵韓，擒叛黨百餘人，執李罡應，檻送天津。罡應者，國王李熙父，實禍首也。是役部勒嚴整，機牙韜以潛戢。厥後韓社既屋，陳鶴柴有《追懷武壯》詩云【略】。武壯深于《易》理，治戎鮮暇，不廢韋編。自云一生治心最堅苦，蓋有得于此。《國耻詩話》卷二：案武壯曾龕定朝鮮內亂，駐節甚久，鮮人奉之如神明，故有「冉冉高牙」云云。五、六兩語，今已不能知其事實，其深知遠慮，必有出于傳聞萬萬者。鶴柴爲其鄉人，知之必眞，在此時難，老成瞻言，惜不得訪鶴柴而問之。七、八兩語，可補史乘之遺。

《石遺丈招飲斜街寓廬歸賦》《石遺室詩話》卷四：庚戌十月五日，余招飲斜街寓廬，同集者楊昀谷、趙堯生、胡瘦唐、王書衡、馬通伯、姚叔節、吳君遂、冒鶴亭、林畏廬。君歸賦詩云：【略】。

《簡范肯堂（當世）》《十朝詩乘》卷二三：禍福倚伏，難言哉！當戊戌

變法，臺臣建言者推楊漪川、宋芝洞。漪川既罹禍，人咸爲芝洞危。幸而褫職羈管，久之得釋。陳子言（詩）聞其出獄，喜而賦詩云：【略】皆有無限感慨。芝洞晚年重入都門，圭采姑故，猶能爲人書細楷也。

藝文

陳三立《酬陳子言》 海角詩人陳子言，苦吟欲使婦無禪。生天靈運妨聲病，接座深公探道根。（謂寄禪。）潮汐魚龍千劫過，壁籬蟹蚓一燈存。垂垂頭白收煨燼，幾及黃壚倒酒樽。

胡朝梁《寄題陳子言隴上詩冊》 藉甚聲譽陳子言，寂居孤意與飛翻。隴頭一月詩盈把，江上終朝酒滿尊。猶覺邊聲纏夢影，獨凝道氣助春溫。吾生縱晚難追古，還有千秋萬歲存。

釋敬安《贈陳鶴柴居士二首》 清逾野鶴瘦如柴，混俗塵中有好懷。滿耳笙歌花霧裏，此心不異在雲崖。

人間何處愜幽尋，雲海相期盪此心。萬仞岩前分片石，坐收寒翠入清吟。

夏敬觀《尊瓠室詩題詞》 晚詩皆學宋，君獨邁唐音。不作入時語，惟餘忍古心。堂堂臻此境，落落寄孤吟。羅隱歸來日，空弦塞雪深。

金天羽《海上逢盧江陳子言（詩）時同受皖省通志館聘君老留滬輯藝文有詩見贈卽答》 京華銳頭兒，馳騎長陵道。儒服醞藉人，焉能不枯槁。文字有年歲，清晚詩格老。矯矯鶴柴翁，取興最深杳。吐屬何清淳，鑱削厭郊島。隨節關隴遊，詩心華嶽表。（俞恪士布政挈君往甘肅，遇國變，出河套，道京津返滬。）歸來得窮餓，衣弊玄髮縞。傷時但沉飲，逢我一傾倒。口吶思婉娩，結友苦不早。送我皖江行，酒闌別草草。彊村與映庵，（古微侍郎、劍丞提學是日同飲。）譎義捐懷抱。我本黃鵠子，從君斂觜爪。

李宣龔《爲陳子言題皖集》 汝潁多能事，風烟感昔游。禹碑淮堰峙，襄磬泗濱浮。人物成新論，聲詩入采遒。閉門勤正字，不語有陽秋。

周達《讀陳子言尊瓠室詩漫題一律》 閉門搜句琢肝脾，空谷跫音喜且宜。造化癰疽誰復識，文章芻狗世方疑。胥山青入遊吳展，隴水寒于出塞詩。盡洗箏琶捐俗耳，九馗車馬任紛馳。

雜録

《眉韵樓詩話・陳子言寄吳北山詩　與諸名士申江宴集五古》 陳子言布衣（詩），詩學于其鄉吳彥復比部（保初），年較長于彥復而執弟子甚恭。今年秋九月以聚珍版自印《尊瓠室詩》一卷，序中稱芟夷舊作去其十之七八，可謂嚴矣。

趙熙

論述

綜論

《石遺室詩話》卷一 都下詩人，十餘年來頗復蕭寂。自余丁未入都，廣雅相國入樞廷，樊山、實甫、芸子俱至，繼而弢菴、蘇堪、右衡、病山、梅菴、確士、子言先後至。計余居都門五年，相從爲五七言詩者，無慮數十人，討論之契，無如趙堯生（熙）、陳仁先（曾壽）；進學之猛，無如羅掞東（惇曧）、梁衆異（鴻志）、黃秋岳（濬）。堯生以詩名有年，所作無慮數千首。掞東諸子，肆力爲詩，不三數年也。

又卷一二 近人賦詩之速者，樊山、實甫外，有伯嚴、堯生，二人詩格不相同，與樊、易尤不相同，其爲速則同。嘗見伯嚴遇有燕集，於一夕間，以七言律偏贈坐客。堯生嘗與弢菴、昀谷、余數人聯句，往往占句獨多。昀谷改官將之蜀，君成《竹枝詞》三十首送行，專寫入蜀山水自鄂渚至成都者。余愛之，請君書一橫幅畀余，君立增首尾四詩爲贈。

又卷一六 壬子後，堯生自滬歸蜀，寄居重慶，幾陷不測。又次年歸榮

縣，憂患離索之餘，愈視友朋如性命。寄詩多首代書，使余分致諸故人，語意沈痛，皆從肺腑中迸出，非薄俗輕雋之子所能勉託也。

陳衍《趙堯生詩稿叙》　堯生，豪於詩者也。觀其詩，疑若鎚鑿甚力，而爲之則甚樂而易。堯生少余十餘歲，已有詩千餘首。余所見二三百首，清奇濃淡，無不備也。獨深嗜余詩，刊本數百首，能背誦其大半。往往文酒之集，觸類則舉似之，聞者異焉。庚戌、辛亥閒，京師同人結社爲樂，遊覽題詠之作繁然。堯生揮斥而成，無攢眉苦吟之態。議之者則以爲沙石並下，有未遑淘汰而涵澄者。余謂堯生蜀人也，蜀中山水巉刻，而所生詩人若伯玉、太白、東坡，所爲詩不甚似其山水。其似者轉在寓公游客少陵、玉溪、山谷、劍南諸人，豈前數人者，生長於蜀，多宦遊四方，故蜀中之詩少。後數人者，宦游其地，而詩多歟？然文與可、唐子西、韓子蒼，皆蜀中詩人之著者，亦皆宦遊四方，其詩則與後數人相近。今堯生古體極似與可、子蒼，而有時恣肆過之；近體極似子西、與可，亦有似子蒼者，而其甚肖蜀中山水，則余雖未至蜀，固可由少陵、玉溪、山谷、劍南之狀蜀中山水者知之也。堯生好遊，足迹所至，泰岱、嵩高、伊闕，以及吳、越平遠秀麗之區。然其遊峩眉最久，居京師，思之不已，宜其所爲詩，載蜀山蜀江之青碧而出也。嘗送昀谷之官蜀中，頃刻成絕句數十首，叙一路所經，若放翁《入蜀記》然，余喜之，乞書横卷，則立增數絕句，移以贈余。其詩之工可喜，其爲之之樂而易尤可喜也。

《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　堯生詩才敏捷，下筆百十韵或數十首立就，造詣在唐宋之間，所作不下二三千首，每首必有精卓不猶人語。余嘗以爲能兼其鄉人文與可、唐子西、韓子蒼所長，而隨手棄斥，多不存稿。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二十年前厲京時，友人爲余盛稱香宋侍御之能詩，然未及過從也。曩曾有句云：「并世詩人欠識面，石遺香宋又蒼虬。」石遺老人固閩之詩傑，蒼虬則鄂友王君爵三稔友，雅善繪事，贈余頗夥，亦從未一見也。若論蜀中俊流，香宋固應首屈一指。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天捷星沒羽箭張清：趙熙　飛石打人，絕於等倫。（原作「投石拔距，絕于等倫」。用《甘延壽傳》語。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張晏曰：「拔距，超距也。」）其才捷，其技神。天留一老鎮西川，諫草焚餘任世傳。人數貞元朝士後，夢回光緒太平年。　香宋詩蒼秀密栗。其遣詞用意，或以爲苦吟而得，實皆脱口而出者也。石遺、昀谷咸極推服。張清一日連打十五將，日不移影。香宋有此神速。

汪佑南《山涇草堂詩話》　趙堯生侍御（熙），四川榮縣人，以《香宋詞》著名，詩則不多見。五律最勝，詩境沖淡，絕無鍛鍊痕迹，爲近代所罕見。

胡先驌《評趙堯生香宋詞》　清末趙堯生先生，以名御史而能詩，其《送楊昀谷官蜀之竹枝詞》六十首，固已遍傳海内，膾炙人口，然初不爲詞也，其爲詞始于民國五年。六百日中，已裒然成集。吾國不朽之詞人中，又新添一座矣。【略】兩年所作，已勝他人一生。眞才子咳唾皆珠璣矣。

又　堯生非王右丞、孟襄陽、陸龜蒙、林和靖諸詩人，僅以高隱爲尚，以模山範水爲樂者。亦非姜堯章、史邦卿、盧蒲江、吳夢窗、張玉田諸詞人，【略】蓋堯生有清末造名御史，與胡思敬、姜春霖諸公，同擅直名于時者也。不但此也，堯生且爲戊戌維新黨人也。

又　堯生侍御之境遇，一大悲劇也。【略】吾讀堯生「低顏入市。對年少休問金貂酒價」，「五湖三畝。但除天外飛落」等詞句，不覺凄悲入骨也。然此猶其小者也。世間最可悲者，厥爲亡國易代後之感情。【略】堯生之遇，則離亂困苦之外，且有易代之慟。傷哉其言，「念正朔隨人，衣冠易代，不才今老矣」，此則悲劇之尤者耳。

又　香宋詞之勝處，固在其精神，然其形式亦大有可研究者。嘗溯其源，實出于白石，但尤生硬排奡，蓋浸潤于北宋者久。不過在北宋爲疏爲拙者，在香宋則故爲蒼勁以見巧耳。如：【略】皆故作生硬排奡之筆。此等句法，觸目皆是。比之于詩，大類江西詩派。前人詞中殆未之見，即此另開一法門，已足爲詞家之一開山祖也。

又　香宋詞之缺點亦在是焉。作者既才思過人，乃不暇擇題，拈筆立就，其佳處固如上文所陳，然徒事雕鎪，無關宏旨之作，亦復不少。如咏鳳仙、風琴、蝙蝠、紅蜻蜓、豆粥千絲、湯餅、眼鏡、【略】牽牛花等詞，皆爲雕蟲之作，夾之作者名作中，殊覺爲全詞減色。且作者喜爲側艷之詞，如咏熏籠、竹夫人、湯婆子、紅秋海棠、香篆、含羞草等作，皆非大雅所許。

《忍古樓詞話・趙堯生》　榮縣趙堯生侍御熙，壬子來滬，寓於龍華。【略】堯生素不作詞，歸里後，於六百日中，成《香宋詞》三卷，丁巳刊於成都。芬芳悱惻，《騷》、《雅》之遺，固非詹詹小言也。

分論

《得癭公書識京華故人消息喜極志感》《石遺室詩話》卷一六：壬子後堯生自滬歸蜀，寄居重慶，幾陷不測。又次年歸榮縣，憂患離索之餘，愈視友朋如性命，寄詩多首代書，使余分致諸故友，語意沉痛，皆從肺腑中迸出，非薄俗輕隽之子所能勉託也。《得癭公書識京華故人消息喜極志感》云：【略】此首總憶諸友人，而眞摯之情，已不同尋常矣。三句謂余，四句謂楊昀谷，六句謂畏廬，七、八句謂曾剛甫。

《戲和癭公贈酒》《石遺室詩話》卷三一：近于書堆檢得堯生舊作一首《戲和癭公贈酒》，未收入《近代詩鈔》者。急錄之，云：【略】屈曲恣肆，恍其都門雪天痛飲情景。今生恐難再矣。

《雜書絕句》王賡《今傳是樓詩話》：香宋固蜀人，則《雜書絕句》六十餘首，旁及沿途風物，山程水驛，各繫以詩，直可作遊記讀。石遺極稱之。

《送楊昀谷入蜀七絕百首》王賡《今傳是樓詩話》：二十年前寓京時，友人爲余盛稱香宋侍御之能詩，【略】君於國變後流寓海上，回川後即隱居不出。曾刻意填詞，旋亦中輟。所爲詩久已流播海內。余最喜其《送楊昀谷入蜀七絕百首》，直可當遊記讀。寶融久宦未歸，每爲余言：讀君此詩，便動鄉思。

《峨眉山行雜詩》《平等閣詩話》卷二：昨過友人旅邸，見有蜀中趙堯生侍御（熙）自書《峨眉山行雜詩》數首。【略】聞侍御專工五律，矩矱唐賢。此作曠逸雄沈，尤與戴叔倫、馬虞臣諸家爲近。

傳記

《近代詩鈔·趙熙》熙字堯生，號香宋，四川榮縣人，光緒庚寅進士，官御史。

紀事

《鄭太夷招都下名士集江亭賦長句紀之》《十朝詩乘》卷二二：宣統初元，鄭太夷招都下名士集江亭，有句云：「二月春深猶雨雪，城南冰解屢回車。」頗切燕都風物。是日，趙堯生在坐，談及甲午妖鳴事，因賦長句云：【略】楊舍人謂叔嶠也。以叔嶠著稱淹雅，乃亦決爲罷吼，未免書生之見。又：陶然亭在京師南窪，康熙中，水部郎江藻所建，故亦稱「江亭」。亭下有潭曰「野鴞」，四周皆萑葦。光緒甲午三月，叢葦中忽有怪聲如牛鳴，或疑爲蛟鼉之屬，偵之無迹。市兒妄繪爲圖，呼以「大老妖」，謂專噬洋鬼。稍有識者，皆哂之。然圖說流布大江南北，乃至甘、新，莫知所由至。至福文愼（錕）爲執金吾，調兵窮搜不得。兵去，聲復作。內府官至設壇諷經禳之，擾攘經月始息。

藝文

鄭孝胥《天津贈趙堯生侍御》哀樂常過人，有意誰能會。見君誠恨晚，慘慘心相醉。立朝難久安，一去志詎遂。徇名亦烈士，獨往何所畏。

李希聖《崇效寺看花之約事後方知有趙堯生太史曾剛甫楊篤谷二部郎復作一詩》浮生哀樂儘消磨，縱酒憑君更放歌。已辦苦吟淹日月，祇宜流涕向山河。心情越鳥難隨馬，世事吳蠶欲化蛾。却被汝陰居士笑，年來擔上看春多。

梁啓超《庚戌秋冬間因若海納交于趙堯生侍御從問詩古文辭書訊往復所以進之者良厚顧飄海外迄未識面輒爲長謠以寄遐憶》道術無古今，致用乃爲貴。交親無新舊，相尚在風義。我以古人心，納交當世士。夙慕蜀多才，捧手得數子。直節劉子政，粹德楊伯起。（裴村、叔嶠兩京卿。）其人與其言，磊磊在青史。蚤年所往還，尤敬延陵季。諸郎盡麟鳳，暱我逾昆季。（吳季清先生及德嗣鐵樵仲弢子發兄弟。）料簡心相宗，挈索象數旨。執御迄無成，哭寢但頹泚。（吾嘗與季清先生同治佛學，與鐵樵同治數學。）觥觥周孝侯，剛果通

大理。官跡偏三川，氣骨橫一世。此幷趙侯友，夙昔不我棄。趙侯雲中鶴，軒軒抗高志。名節樹藩籬，藝林厚根柢。峨眉從西來，去天尺有咫。終古孕冰雪，元精逼象緯。御風問眞源，獨往恣所止。八十四盤陂，陂陂印屐齒。盪胸極雄深，即境領新異。所以其文行，邈與俗殊致。開元及元和，去今各千禩。君獨遵何轍，接彼將墜紀。詩撼少陵律，筆摩昌黎壘。擇言轉氣盛，刊華得神擬。浩浩揚天風，鬱鬱斐蘭芷。幽幽繚洞壑，漠漠弄洲沚。詄蕩天門開，恢詭蜃市起。迅健駿下坂，澹宕魚戲水。有時一篇中，攝受萬態備。探源析正變，證詣愜醇肆。自從同光來，斯道久陵替。豈期萬人海，復聽九皋唳。固知言皆宜，要在中有恃。文章雖小道，可以覘識器。釋褐及中年，簪筆作諫議。上策皆賈晁，陳義必牧贊。遙遙千聖心，落落天下計。昔昔勤論思，字字迸血淚。亦知逆耳言，夙干道家忌。黎元正倒懸，斧鑕安得避。回天精衛瘏，逐惡鷹鸇鷙。諫草留御牀，直聲在天地。（君所上封事什九留中。）自我出國門，交舊半棄置。逖聽得雲天，懷想空夢寐。何期絕塵姿，盼睞及下駟。羣動蟄三冬，尺素枉千里。我學病馳騖，所養失端委。皇皇求助友，懇懇得譽砥。商量到刊分，往復累百紙。吁嗟末俗心，相應以矯僞。豈聞傾蓋交，乃辱百朋賜。感激別有託，詎獨在文字。天步正艱難，民生日憔悴。銜石念海枯，入淵援日墜。吾徒乘願來，爲此一大事。君其體堅貞，走也將執轡。燕市風蕭蕭，須浦月瀰瀰。相望不相即，歌答雜商徵。閒居潘安仁，就我方謀醉。聊因天末風，一訊君子意。

陳寶琛《法源寺丁香盛開酬趙堯生》 無花常獨來，況此丁香海。暄風扇馨烈，紫白各璀璀。海棠開已闌，牡丹未破蕾。靜女淡益姝，了無一塵冶。追歡幸猶及，栝柏亦好在。行宮剩枯槐，誰當禁樵採。

曾習經《趙堯生招同法源寺看丁香》 游心難再羈，迫此青陽暮。投鞭事初地，把臂獲良晤。沉沉大雄殿，丁香覆兩廡。峭蒨資文字，香潤及中屨。連簷竟崦嵫，久坐宛清曙。固知佛日長，稍覺天倪露。平生趙御史，補缺匡王度。似爾風霆手，正要玉雪句。入世有生老，隨緣無迎拒。長年眇歡悰，及春理芳緒。餘花今未歇，陳迹昔已屢。初非兩眸計，似深一宿悟。達生幸能託，淨義略可樹。春芳固外物，且任騰騰去。

潘飛聲《游拈花寺訪萬柳堂故址次趙香宋侍御韵》 初生春水已拖藍，絕似陂陀漱玉潭。遠地雲山看薊北，當時壇坫盛宣南。好翻松雪新荷曲，更築梧門舊草庵。佛自拈花一微笑，興亡付與酒杯酣。

朱祖謀《漁家傲・送趙堯生》 幾日尋秋雙畫艫，鬧紅閒了橫塘路。夢落西灣香屧步，呼酒處，荒波怪石猶堪語。　容易新凉生碧樹，離心却趁高鴻去。一葉井梧飄蠟芑，須念取，江南今夜瀟瀟雨。

雜録

《石遺室詩話》卷三 與堯生音問阻隔者，又三年矣。近忽得其一書三詩，大賞余《獨眠》及《斗室》二詩，嗜好眞在酸鹹之外。其《見懷》有「無故思君切，每醉將君說」，「懷舊出詩看」等句，眞吾兩人相念之切，到無可奈何時，跳不出此幾句白話詩，亦惟堯生能寫得出也。

又卷一二 近人賦詩之速者，樊山、實甫外，有伯嚴、堯生，二人詩格不相同，與樊、易尤不同，其爲速則同。

胡先驌《評趙堯生香宋詞》 香宋詞人，生于榮德峨眉名山之下，于此故倍能擅場。如其《側犯・登華陽山》句云：「翠陰四月，全山十里。春秧淨樵徑，引一綫松風至山頂。」《邁陂塘・宋壩》句云：「膛一綫，裊百畝衡縱，樹小陰如傘。」又：「坐豆葉村邊，稻花香外，黃送夕陽遠。」《斗百草・過中岩》句云：「幾杵鐘聲，兩朝山色，清盡江樓佛火。【略】皆摩詰詩中之畫，讀之可作卧游者也。

金兆蕃

王梓良《金兆蕃先生傳略》 先生諱兆蕃，字籛孫。祖籍安徽休寧，六世祖德瑛始遷浙右，由杭而禾，遂入嘉興籍。洪、楊亂後，復遷平湖。先生生于同治七年戊辰八月，歿于民國四十年辛卯八月，享壽八十有三。先生曾祖宗嘉，任溫州府學教授；祖鼎燮，任臨安縣學訓導，俱有功于浙省文教。先生幼年即善文，年二十二，補縣學生員，是秋應順天鄉試中式恩科舉人。不數

年入省幕掌書記，旋以內閣中書待闕京華。甲午以後，國家多故，朝吏有新舊兩派之爭，先生知非變法不足以圖存，乃南下改官江蘇，【略】一時士林爭識姓名，(膾)〔膾〕仰豐采。惟以先生淡泊名利，故亦終未獲大用。民國成立，任財政部稅務所評議兼會計司長、稅務司長。

又　其爲詩，一本于修辭立誠之旨，以爲言不由衷，乃不成之大。其遣詞使事，稍稍不合分寸，即不得謂之誠。詩如其人，亦可見先生之立身行事也。故雖抱悲天憫人之懷，乃無憤時嫉俗之語，其得力學養之深也。

又　先生著有《安樂鄉人詩》六卷、《藥夢詞》四卷。

章鈺《安樂鄉人詩集序》　君開朗沈毅，軼出儕輩。詩學則承其鄉擇石、穀原、柘坡諸先生之緒，致力尤深。

《宮井篇》　《十朝詩乘》卷二三：京師陷，兩宮將出走，慈聖召珍妃至，謂：「國難至此，勢無苟全。」迫令投井。妃曰：「婢子從太后耳。」牽后衣跽泣，慈聖怒，命內豎推之入井。上飲泣，不能顧也。【略】金錢孫(兆藩)賦《宮井曲》，追述宮史，兼及朝事，有云：「是時長信方虛位，【略】嬌藏金屋語旋空。」言選后時，上意屬妃，而慈意屬孝定也。又云：「普天同懾金輪聖，【略】依舊君王萬古心。」歷言妃獲罪之由及瑾妃同貶也。又云：「從此龍顏常不懌，【略】寂寥眞不減樓東。」述戊戌政變也。又云：「驕王遷怒違言始，【略】妾身甘化井泥香。」言庚子之變亂及宮井之痛也。回鑾後，有詔復妃位號，以禮殯殮，故詩中有云：「經年播越復收京，【略】難償南內聞鈴怨。」或謂妃嘗降神養心殿，待兩宮同赴玉京結案，故詩中有云：「帝江尤懼鬼謀驗，【略】史筆他年孰是非。」「斧聲」句，則當日別有謠傳也。末云：「守祧重賴旁枝續，【略】斷腸《玉樹》悲亡國。」則謂後來遜政，事由孝定，爲妃惜，不僅爲妃惜也。

何振岱

論　述

《石遺室詩話》卷六　鄉人中能爲深微淡遠之詩者，有何梅生(振岱)，非惟淡遠，時復濃至。其用力于柳州、郊、島、聖俞、後山者，皆頗嚌其胾也。常自恨其爲鄉人，家貧不能常出遊，以廣大其詩。余謂詩固宜廣大，然不精微何以積成廣大？讀書先廣大而後精微，由博返約之說也。作文字先精微而後廣大，故能一字不苟，字字有來歷，非徒爲大言以欺人，即算學之微積，禪宗漸之義也。抑亦思由博返約，其博果何自來？亦漸而非頓乎？不廣大固所患，不精微尤其大患，則畫虎刻鵠之譬矣。梅生佳語，獨居深念時已不少，而浙遊最多。如《鶴澗小坐》云：【略】眞寫得出，起四語是東野境界。《理安寺泉》云：【略】起是柳州境界，餘則宋人語。《孤山獨坐雪意甚足》云：【略】君嘗以此詩書余扇頭，見者無一不極賞「鐘定」一聯，子培、淡東尤愛其有禪理。己酉冬月微雪，挈一僕自斷橋至孤山，延佇移時，覓句不得。讀此詩，爲我言之矣。《孤山曉望》云：【略】視坡公「微風蕭蕭吹菰蒲」之作，極爲神似。《冷泉亭》云：【略】《步至靈隱書所見》云：【略】余爲曾剛甫題唐人寫經卷有云：「吾同佛生日，視佛亦平平。惡殺似蕭衍，膜衍殊未能。喜遊浮屠宮，三宿乃未曾。復持《神滅論》，不滅任爭衡。」與君末數語用意略同。君又有《游長慶寺》句云：「山僧自是吟邊物，祇好遮林傍水看。」亦此意也，然語言妙天下矣。《孤山舊遊處重來仍居此感賦》云：【略】又云：【略】余四至西湖，重至時隔十八年，有詩，起四語云：「西湖別來十八年，湖水黯黯碧于前。垂楊老大似雙鬢，不成一事空鬖然。」而君以「我老湖邊碧」五字括之。

又卷一五　梅生工絕句，在元章、與可、放翁之間。《初二日飲姚未僧家醉歸》云：【略】《不勝》云：【略】《壺尊》云：【略】此首本八句，余爲節去前四句。《今亦》云：【略】此首本八句，余爲節去中四句。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地周星跳澗虎陳達：陳書，一作何振岱　何梅生（振岱）學放翁，語能自造，而出以自然。是皆能以白描見長者。論近代閩詩家，遂連類及之。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閩縣何梅生（振岱），有《姑留稿》。聽水、石遺、海藏諸老稱其能詩。清言見骨，戛戛獨造，而又不失之艱澀，亦云難矣。

《石遺丈于門前鑿池詩以落之》《石遺室詩話》卷一二：近于石遺室前鑿小池，同人多以詩落之。梅生云【略】。直是補作一首輓詩。余有《小池賦》，末段皆傷逝意也。

《江閣望狷生去舟》《石遺室詩話》卷一五：嘗謂樊樹《燕子磯》詩末二句云：「俯江亭上何人坐，看我扁舟望翠微。」十四字中，作四轉折，質言之，爲「看他在那裏看我在這裏看他看我」也。何梅生有《江閣望狷生去舟》云：【略】末二語用意用筆，曲折處甚似樊樹。彼實景，此虛構；彼就上下兩處著想，此就先後兩時著想也。

《舟夜》《石遺室詩話》卷一五：（何梅生）《舟夜》云【略】，與「秋宵只爲一人長」異曲同工。彼疑一人異于衆人，此疑一夜異于他夜也。

《孤山獨坐雪意甚足》王賡《今傳是樓詩話》：閩縣何梅生（振岱），有《姑留稿》。聽水、石遺、海藏諸老，稱其能詩。【略】《孤山獨坐雪意甚足》云：【略】。「鐘定」一聯，君爲石遺書扇，滬上沈子培諸君亟賞之。

《遊西湖》林庚白《孑樓詩詞話》：何梅生【略】先生詩於各體皆工，《遊西湖》有句云：「鐘定聲依無際水，詩成意在欲開梅。」傳誦海內。

《張園》林庚白《孑樓詩詞話》：此詩可謂不食人間煙火氣矣。「馳道」二字，余終以爲疑。蓋「馳道」之爲用與今之馬路異，似未可一概也。

傳記

《近代詩鈔・何振岱》振岱字梅生，一字心與，福建閩縣人，光緒丁酉科舉人，有《姑留稿》。

藝文

沈瑜慶《讀何梅生病後詩草偶題》何郎病起愛吟詩，大室安禪語最奇。庭樹經秋飄葉盡，盆蘭着雨入瓶宜。所希縹緲成孤往，閱世艱難總耐思。魯女周嫠言可念，更生未合怨衰遲。

陳曾壽《雪後寄懷梅生》水凝山欲無，枯桐坐隱几。寥寥寫予心，皚皚通萬里。坐我天地初，仙佛皆後起。一花象帝先，孤梅誰氏子。

雜録

《石遺室詩話》卷一四近人寫景之工者，復得數聯，殊有突破前人之處，如冒鶴亭之「日色不到處，苔氣綠一尺」，何梅生之「天地忽自通，一碧不可絕」。冒句蒼古，何句較爲奇闢。

陳曾壽

論述

綜論

陳衍《陳仁先詩叙》仁先弱冠登甲乙科，爲部郎，以言官待補特科，入高等，能爲經濟家言、性理家言，公卿大臣多器之。稍有甘利達樂高職之意，與同時年少之子弁驅先登矣。皆棄不顧，獨肆力爲悽惋雄摯之詩，始爲

漢、魏、六朝，筆力瘦遠，余盧其矜嚴，而可言者寡也，意有未足，別去三四年，相見京邸，出所作一二百篇，無以識其爲仁先之詩。韓之豪，李之婉，王之遒，黃之奇，詩中自道所祈嚮者，皆向所矜慎而不敢遽即者也。余以謂詩者荒寒之路，羌無當乎利祿。仁先精進之猛，乃不在彼而在此，可不謂嗜好之異于衆歟？【略】仁先，鄂人也，浩然、子美、襲美、元章，天下詩人莫盛焉。至明，驅馳中原主壇坫者，猶有信陽、公安、竟陵、黃公、茶村。清則君曾祖秋舫先生，二百六十年，未能或之先。蓋鄂詩人之衰亦久矣。然之數人者，詩與其人各不同，而負異于衆，不屑流俗之嗜好則同也。仁先非其人耶？

《石遺室詩話》卷三　陳仁先爲太初先生曾孫，詩學自有淵源。初相見于武昌兩湖書院梁節庵山長座上，弱冠璧人，飲酒溫克，喜就余言詩。出其所作，則皆抗希《騷》、《選》，唐以下若無足留意者。余不敢深言置可否，但曰：君甚似蘇堪年少，不作七言詩之時，恐可言者尠耳。自是相見不言詩者數年，別去不相見者又數年。丁未余入都，君已中甲科，官刑部，調學部。聞余至，約遊棗花寺觀牡丹。稍談詩，知常與周少僕（樹模）、左笏卿（紹佐）兩侍御倡和，所祁嚮乃在昌黎、義山、荊公、山谷，大異昔日宗旨。繼讀近作，則古體雄深雅健，今體悱惻纏綿，不禁爲之狂喜。

又　仁先有《游天寧寺同左笏丈作》云：【略】又《天寧寺聽松聲》云：【略】又《秋日同李伯虞侍郎左笏卿給事周孝甄御史往大清觀尋菊不得遂至龍泉寺歸過酒樓小飲次周孝丈韻》云：【略】三首工于發端，嘉州、少陵《登慈恩寺塔》、《玉華宮》、《大雲寺》、《贊公房》諸詩皆其例。至全首音節高抗，如空堂之答人響，則以平韻古體詩，出句末字多用平音也，此祕韓、孟始發之。

又卷一〇　仁先論詩，極有獨到處。嘗云：杜詩「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塡溝壑」，已極沈鬱頓挫之致矣。更足以「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二語，此是古人拙處，即是古人不可及處。漁洋不能解此，宜其小成就也。又云：「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何等恢麗。首句以「不戒嚴」三字起之，嚴重之至。又承以「誰省諫書函」五字，樸質之至。古人之詩如是，否則可入小倉《詩話》矣。又云：讀蘇詩有悟以極邊際之語，達極圓滿之理乃妙，否則如程、邵之作，不免腐氣，且正面說理，亦幷不能圓滿。余謂吾輩生古人後，好詩已被古人說盡，尚有著筆處者，有無窮新哲理出，可以邊際之語寫之也。仁先又云：覺庵一日問李、黃孰勝，答以黃殆未如李也。李謂義山，黃謂山谷。

又　仁先近體詩，如《舟中寫心》云：「暫寫閒懷向水濱，片時鷗鳥肯相親。蒼厓終古收殘照，碧樹前宵送晚春。豈與韓維憂日暮，要知康節在風塵。冥看正見孤飛翼，一爾翻然未易馴。」《莘田使來得書感賦》云：「江湖屈落劉莘老，風雪微茫歲又闌。寄字盡隨秋雁沒，舊奴還作主人看。三年宗國無窮事，一飯尋常九折難。思折庭梅問消息，暮雲無際楚天寒。」《贈念衣幷懷左周二丈》云：「昔從周左爲秋社，長憶先生鄂渚間。今見黃州新句法，更懷青瑣舊朝班。南能北秀天難幷，京洛江湖意等閒。料理詩篇眞事業，漫辭蕭瑟對江山。」《偶成》云：「曝書忽見故人書，猛覺虛光未掃除。只此心情猶昨昔，居然三十竟何如？慣愁出入公超市，小付生涯范粲車。白日青春花氣午，不多時夢尚蘧蘧。」《次韻覺厂棗花寺看牡丹》云：「睡起未妨花事晚，芳春將去一嫣然。笑看詞客過千輩，不懺風情又此筵。紅杏青松都莫問，貪多愛好已能傳。虛廊舊夢無尋處，料理迴腸苦笋鮮。」《落花》云：「早知零落付微塵，不耐當前恨又新。長歲只供三日賞，殘杯寧洗一春貧。寥天歷歷風輪轉，白日昭昭色相眞。客去花飛終有極，眼穿腸斷可無人。」《讀劍南詩》云：「愛讀劍南七字詩，自傷自慰總堪悲。強弓惡馬眞何物，村酤園蔬又一時。萬里神州供涕淚，百年歲月易差池。拋將直北黃龍憾，來寫江南《白紵》詞。」《次韻莘田留別》云：「同卧秋窗月，庭梧影已疏。人生幾良夜，明日是征途。往世身如繫，還山願不殊。沈沈百年事，到此片言無。」《與莘田夜話去後作》云：「殘燈君獨去，深院雨來時。契闊他年意，溫涼竟夕思。」君處境極順，而五、七言時有黯然之意。群怨哀樂，《風》《騷》之感本同，而玉溪、臨川、山谷，所誦法者又然也。滄桑後，年方踰壯，避地海上，遂有終焉之志。太夷、散原、樊山、乙菴輩，賢人所聚，悉數未可終。求諸昔者，蓋楊鐵、倪迂、金粟、梧溪、龜巢、海巢、貞居之倫，于焉復覩矣。

又卷二四　今人之愛菊者，殆莫如陳仁先。仁先菊詩佳者之多，殆莫如前歲六首。【略】此數詩將菊之可悲可喜寫得有神無迹，吾無以評之。司空表聖曰：「空潭寫春，古鏡照神。」鄭所南曰：「禦寒豈藉水爲命，去國自同金鑄心。」兼而有之矣。古今多以淵明比菊，未有以叔夜比菊者。菊之芳馨，惟「龍章隽烈」四字足以稱之。

又　仁先數以菊詩見投，余不能和，乃勉作一首，可當仁先小傳讀云：「淵明菊傳神，仁先菊寫眞。非吾譽仁先，愛菊逾古人。非惟逾古人，愛菊逾其身。栽菊數百本，百本絕等倫。印以玻璃板，花樣難具陳。沃以芝麻油，駐顏冬復春。形以五言詩，形神歲生新。去國挈之去，佳種傳淞濱。淵明儻見之，後生畏且親。我豈不愛菊，嬾懦氣不振。因陋而就簡，索句亦逡巡。遁而去種竹，坐享謝辛勤。子猷與淵明，相見毋斷斷。」

又卷二五　別仁先二年餘，海上相過，抱其《蒼虬閣詩》五巨冊使定之。已見與未見者各半，多勃鬱蒼莽，不可遏抑，（如挽李猛庵，尤極煩冤。）肝鬲手腕，有余前敍所未及道著者。【略】仁先此數冊，伯嚴、蘇堪、子培、確士、少樸、樊山諸君各有評語。余謂以韓、黃之筆力，寫陶、杜之心思焉耳。蘇堪云：「哀樂過人，加以刻意。」陶、杜哀樂，時復過人，韓、黃則刻意矣。

陳祖壬《蒼虬閣詩序》　侍郎之詩出入玉溪、冬郎、荊公、山谷、後山諸家，以上窺陶、杜，志深味隱，怨而不怒，海內讀者類能言之。陳曾則《蒼虬閣詩序》其志潔而行芳，故發之于詩，沈思孤往，醲鬱淒馨，讀之往往令人感動于中而不能自已也。其喜怒哀樂，困窮鬱結，既見于詩而未足，復往遊天目、匡廬諸名山，千巖萬嶂，幽秘險奇，繪之于徑寸之卷，烟雲光景，乍開乍合，題詩數百言，字如秋毫芥子，不能辨其筆畫，見者驚絕，歎未曾有。晚近所作，則漸歸于澹遠，而其境益高。尤喜畫松，故以「蒼虬」名焉。

胡先驌《評陳仁先蒼虬閣詩存》　近人陳仁先曾壽之蒼虬閣詩，學黃、陳而不爲黃、陳門戶所限者，則以早年得力於漢、魏與義山也。其詩嚴密不下柳河東，而無晦澀之病。處境極逆，而出語淒婉，略無劍拔弩張之氣。無怪陳散原先生推重之也。近人治宋詩者，誰復爲《遊仙》、《落花》諸題，不謂宗後山如蒼虬閣者乃優爲之？【略】《蒼虬閣詩》大體以謹嚴勝，恰與其人狷介之胸次合。其《詠菊花》有云：「相賞必至精，愛極反成狷。落落隱逸圖，凜凜獨行傳。」正自爲寫照，亦即爲其詩寫照也。故雖能爲大篇，雅擅七言古詩，非孟郊、李賀之但能以短兵相接取勝者，然究異於太白、東坡之矯健，子美、遺山之沈雄也。蓋雖不過于雕鑿傷氣，而精心結搆之迹自在。其自謂拾後山之餘，此其所以爲後山歟？

又　《蒼虬閣詩》最工于寫景，然不僅刻畫山水，要多獨往獨來，超然物表之概。【略】寫景之外，更長于詠物，而最善于詠松菊。蓋不獨詠松菊，惟以松菊之性清高，作者舉其胸中一往遺世獨立、姑射冰雪之懷，一寄之于松菊。而其詠松菊之詩，始非一般以雕鏤肝腎爲能事者所能夢見。

又　《蒼虬閣詩》舍五言律不多作外，五七言古詩與七言律詩皆能擅場。就中尤以七言古詩爲勝，雖騰踔變化不能比鄭子尹，然精嚴之中，潛氣內轉，無空疏懈弛、遲頓晦澀之病，尤無時人湊雜趁韻之弊。以學後山而能有此，殊不易也。【略】七絕亦多佳者，【略】其高秀處往往逼似王半山。

又　《蒼虬閣詩》才氣似未及《散原精舍》與《海藏樓》，而以精嚴勝，與二家略有韓、柳之比。近代詩人意境工力可與之匹者，殆不多覯。

陳作霖《可園詩話》　江夏陳仁先（曾壽），以秋舫殿撰之胄，生乾坤板蕩之交，放浪山水間。有《西湖詩鈔》一卷，古體直追二謝，美不勝收。

《定厂詩話》卷上　太初曾孫仁先，五古詩雄深雅健，善學荊公、山谷。陳石遺評其《遊天寧寺》、《聽松聲》、《往太清觀》諸篇，謂可抗衡嘉州、少陵《登慈恩寺塔》、《玉華宮》、《大雲寺》、《贊公房》諸作。

汪國垣《題〈蟄庵詩存〉卷首》　剛甫、晦聞二家詩向所嗜誦。二家皆于玉谿致力甚深，而參以後山孤往之境，亦韶令，亦堅蒼，異乎明、清間之宗溫、李者也。陳仁先亦從李出，但寢饋杜、韓、王、蘇，詩境益拓，視二家爲大。

陳曾任《舊月簃詞序》　伯兄于詩致力至深，詞則佇興而作，不自存稿。十年以來，幽憂往復，間一倚聲，意鬱天通，哀沉志上，極幽渺以昭彰，寓動宕于綿邈，袁涕阮嘯庶幾近之。

分論

《周念衣約遊洪山不果枉贈一首次韵留別》　《石遺室詩話》卷一〇：武昌城外有洪山，有寶通寺，有浮圖，有閱兵臺，爲歲時遊觀之所。仁先有《周念衣約遊洪山不果枉贈一首次韻留別》云：【略】念衣詩云：「傾城士女洪山去，各有情懷對暮春。君不強遊時可惜，世方多難事來頻。垂楊應上枯僧肘，碣蘚終淹獨客身。他日望君鴻鵠志，直留孤塔與愁人。」因憶蘇堪有《洪山登閱兵臺》云：「跨城山勢各依依，遙愛浮圖插翠微。桑麥欲成春半過，江湖長繞客安歸？其亡隱痛南公語，可去曾聞穆氏幾。莫倚高臺看落日，論兵殘

淚向誰揮？（去歲在都召對，極言練兵之急。）仁先之「郊原浩蕩付何人」，念衣之「直留孤塔與愁人」，太夷之「江湖長繞客安歸」，警句各據其勝。仁先、念衣土著人，蘇堪爲客者，語各有當也。

《題梅道人畫松》 胡先驌《評陳仁先蒼虬閣詩存》：嘗觀少陵詩，最喜咏馬，無一篇非超羣絕倫者。【略】《蒼虬閣詩》之咏松菊，亦仿佛似之焉。如《題梅道人畫松》云【略】，蒼勁之氣，森然目前，殆眞能知松者。

《洗心閣中菊花開時石欽來住一月將別爲詩四首》 胡先驌《評陳仁先蒼虬閣詩存》：《洗心閣中菊花開時石欽來住一月將別爲詩四首》云：【略】爲菊立身分，語意且時越屈子、陶公之範圍。蓋眞知菊，眞愛菊，眞能以性情身世與菊相喻者。遂使蒼虬閣中之菊，遠異于貴家與花市中爭奇鬥異之品，而爲陳仁先心目中獨有之菊，他詩人且不得與。甚矣乎，筆底之有化工也。

《四月十五日崇效寺看牡丹和李猛庵》 胡先驌《評陳仁先蒼虬閣詩存》：仁先固善于幽憂者，辛亥以後無論矣，如《四月十五日崇效寺看牡丹和李猛庵》詩，則在辛亥以前，而語意凄悲入骨，詩云：【略】三十餘人，身處順境，而作如此拆後壁語，無怪陳石遺之詫怪，可謂哀樂過人矣。然其理境之深，亦因而高人一等。

《次治鄰觀落日詩五首》 《花隨人聖盦摭憶·陳仁先之落日詩》：仁先別有《次治鄰觀落日詩五首》，第一首，言西山落日；第二首，言海中落日；第三首，則言金焦落日，其云「江山第一區，夕陽萬古綺。雲水合空明，晃漾千翠紫」者，即東坡「微風萬頃皺紋細，斷霞半天魚尾赤」之觀也。第四首之【略】，第五首之【略】。皆酷肖今日之乘飛機觀落日情況。其實言井陘斜陽，但造句極用力，遂似翔空俯瞰者。

《過青島訪潛樓》 《定厂詩話》卷上：余自退職家居，葺小園一區，雜蒔花木，有樓三楹，插架萬卷。每日晨興，繙閱書史，點勘羣籍，迄於暝不倦。蓋以炳燭光陰，老學晚蓋，故有汲汲孜孜日不暇給之勢。讀陳仁先《過青島訪潛樓》詩，殆不啻爲余寫照也。詩云：【略】詩境極佳，惟末二語則非余之所敢承耳。

《過良鄉詩》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良鄉密邇北京，以產酒著。【略】至炒栗則更都人常嗜者。蒼虬有《過良鄉詩》云：【略】按宋人說部云：汴舊京李和爆栗，名聞四方。紹興中，陳長鄉及錢愷使金，至燕山，忽有人持爆栗十枚來獻，自白云：「汴京李和兒也。」蓋金至汴後，流轉至燕，仍以爆栗世其業。北京炒栗之佳，儻即傳其遺製。蒼虬此詩，作于庚申四月，彌見隸事之精。

《法相寺中老樟一株雙幹皆大十圍其本殆不可量散原老人屬同賦之》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余居東日，有《賦柞原古樟》一絕，寶融乃以易實甫、陳仁先兩君詠樟寫寄。易詩舊曾寓目，誠爲《哭盦集》中得意之作。陳詩工力亦不在實甫下，特所詠爲杭州法相寺之樟耳。【略】其詩題爲《法相寺中老樟一株雙幹皆大十圍其本殆不可量散原老人屬同賦之》：【略】以詩境論，實甫雄肆，仁先婉約，可謂異曲同工。

傳記

盛叔清《清代畫史補編》 陳曾壽，字仁先，號蒼虬，由進士進侍郎，蘄水人，殿撰沅曾孫。著有《蒼虬閣詩存》，其詩沉鬱而澹遠，散原極贊之；畫學宋元人，極秀逸之致。

《近代詩鈔·陳曾壽》 陳曾壽字仁先，湖北蘄水人，光緒癸卯進士，官監察御史。有《蒼虬閣詩》。

紀事

《焦山紀遊雜詩》五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焦山紀遊詩夥矣，余獨愛仁先一絕云【略】。王太守蓋指閩縣王可莊仁堪，曩出知鎮江，時梁節庵方讀書焦山海西庵，文酒往還無虛日，且有歲時存問之雅。

著録

陳祖壬《蒼虬閣詩序》 歲丁丑八月，蘄水陳侍郎年政六十，朋舊醵資謀

刊其所爲詩曰《蒼虬閣集》者十卷。侍郎子邦榮郵書徵序于余。

藝文

梁鼎芬《蒼虬閣詩題詞》　病牀展君詩，散此千載憂。呼號天地窄，淚與江海浮。細看有何物，心血成一邱。生來不示人，誇我尚可儔。病翁不宜此，積悲如何收。窗前作風雨，似起潭底虬。精思所造處，成者鬼神愁。苦語心造之，萬事一浮漚。我身久已厭，於世眞如疣。待盡不得盡，誰云死可求。掩卷但太息，詩剛笑我柔。奚爲有此病，肝膈煩雕鎪。惜哉義熙花，乃爲裕所幽。偶然示異同，相好無相尤。將詩表我意，冷淚沈雙眸。

陳寶琛《奉題蒼虬閣詩卷》　束髮傾心簡學齋，三傳晚更見倫魁。性情於古差相類，世界疑天特爲開。此後風雲還幾變，等閑花木有餘哀。九京遺恨君能說，霜鬢當年苦費才。

周學淵《敬題蒼虬侍郎詩集》　平生忍作秋花恨，得句深窺病釋心。我亦暮年同唱和，沈吟八表共蕭森。　文學名家過百年，尚餘忠孝兩經傳。可憐貫日擎天手，剩把詩情落九邊。

周達《仁先勸我北遊余之不能北猶仁先之不能南也作此代答》　憐才欲殺任悠悠，一笑仍爲羿彀遊。上策豈無三十六，此身祇合作詩囚。　直北關山鼓角哀，南東金粉亦成灰。雜花零落羣鶯老，不用邱遲苦費才。

郭則澐《題仁先廬山詩冊》　詩囚天所械，判作名山主。意外得散翁，把臂慰窮旅。嗟君窮非窮，萬象照丹府。入山顏更黧，焦思拊病女。藥煙斂肝脾，爲酸亦爲苦。庵居如畫牢，踆步即豺虎。騰騰助孤恨，怒瀑挾巖雨。訇然發天聲，匡君嘿心許。二鳥鳴相追，襹褷各毛羽。荼蓼孰謂甘，餘味耐噍咀。驚歎讀未終，恍聆仲堪語。前游知幾屐，茲境實千古。沈憂塵壒間，吾方慕幽阻。

雜録

《南亭四話》卷五《莊諧聯話・挽朱翔甫》　朱翔甫明經，浙之嘉興人，年少有經世之志，新舊學皆極邃博，年三十二，染時疫卒。陳仁先比部挽以聯云：「立德無稱，立功無命，立言無年，不如賈誼，不如虞翻，眞堪痛哭；志氣能正，才識能雄，學術能純，求之四方，求之上下，更有何人？」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焦山紀游詩夥矣，余獨愛仁先一絕云：「蘇牆月色海棠枝，繞榻蟲聲來和詩。乞米隔江王太守，先生謫官是清時。」

夏敬觀

論述

綜論

《平等閣詩話》卷二　新建夏劍成觀察（敬觀），以所著《映盦詞》見貽，哀感頑豔，清眞、夢窗之遺音也。【略】近世詞人如彊邨、純常、叔問，咸能獨樹一幟。接武而起者，其映盦乎？

《石遺室詩話》卷一四　劍丞溺苦于詩，其造語大有不驚人不休之意。去年數至都下，弢菴、樊山諸老盛許之。一日談東招余，余後至，見劍丞與昀谷方斷斷爭論。劍丞謂唐、宋詩人獨有一梅聖俞耳，昀谷大非之，稍訾及宛陵，因取決于余。余平解之曰：「論詩固不必別白黑而定一尊。劍丞言似太過。然十數年前蘇堪有與余詩云：『臨川不易到，宛陵何可追？』當時余蓋與蘇堪首表章宛陵者。」昀谷、劍丞相與一笑而罷。【略】後余與劍丞論詩，知亦

一時興到語，非眞守一先生之言也。

又　劍丞《別林居》云：【略】《歲盡南歸》云：【略】此二首亦宛陵五言作法。宛陵七言古作法易辨，五言古作法不易辨。

《定厂詩話》卷上　夏映庵力摹宛陵，有神似者。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地猛星神火將軍魏定國：夏敬觀　寧死不辱，事寬必完。知我者，單與關。映庵詩出梅都官，遣詞植骨，幾于具體。又喜稱東野。（其自言喜孟東野、梅聖俞之詩，見《泗州楊侍郎詩序》。）自負其詩甚至。或有以近梅詩譽之，心輒不怡。實則老樹着花，于梅爲肖。

朱祖謀《映盦詞序》　西江詩派，卓絕千古，惟詞亦然。【略】新建夏使君劍丞近刻所箸《映盦詞》一卷，艷燿攸金翠之采，激昂流絲篁之音，原本忠愛，區別正變，彦和陳論風骨，庶幾雅裁輔之，標舉奇警，憧猶餘事。往讀道希學士《雲起軒詞》，絕嘆其駿邁自意，不尙苟同。君之所造頡頏邦賢，沈思孤迥，切情依黯。融齋之論詞曰：「如異軍突起，如天際眞人。」是能於西江前哲補未逮之境，抑且於北宋名流，續將墜之緒也。

陳銳《映盦詞序》　自來詞家，西江稱極盛。【略】近年作者推萍鄉文道羲學士，而新建夏劍丞如驂之靳矣。劍丞稟其世學，既喜爲詩，又工於詞。詩格規橅孟郊，詞則奄有清眞、夢窗之長。當其求音啾嘆，寫豔孤清仿制氏之鏗鏘，襲楚芬於未沫，每一篇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蓋江南冠蓋人海一身，賞音若此之難也。【略】劍丞委贄人國，鬱鬱多思，爲詩既多，乃先棄所爲詞。余忝倡和之末僚，輒弁言於卷首。夫文采非周身之防，窮通豈達俗之見，世不需我，則我休乎天均。若夫大晟樂府，久廢顓官，故國斜陽，猶餘煙柳，流連身世，憑弔古今，但以詞名劍丞，固早據西江一席矣。

《兼于閣詩話·夏映庵》　忍古樓詩，搆思窈深，意趣淵永，人謂其爲宛陵體，實不盡然。【略】綜其所作，實通過東野、後山而兼有山谷、簡齋之長，趣味尤勝於宛陵。

分論

《白門》　《平等閣詩話》卷二：夏劍丞嘗有《白門》一律云：【略】按此詩似爲某年某國假獅子山操場事而作。淒清華贍，彌近玉谿。

《哭善化先生三十韵》　孫雄《詩史閣詩話》：夏劍丞觀察敬觀，今爲農商部秘書，兼充政治會議議員。劍丞爲皮陸門先生入室弟子。【略】頃閱劍丞《映盦詩存》，有《哭善化先生三十韵》，情詞悱惻，樸而能雅，師生感契之深，于茲可見矣。

《南歸十九日仍北行》　《石遺室詩話》卷一四：起二語寫鐵道早行情景，如在目前，與伯嚴之「廬峯長影插江流，濤白烟青頹唾秋。強卧郵亭數星斗，孤明燈火聚鳧鷗」可稱二妙。一上鐵道，一九江郵亭候江輪船也。余爲劍丞圈點詩一帙，可採者甚多。索之，則由詩廬寄其家中，不在行篋矣。故所錄止此。

《雲栖寺竹徑》　《石遺室詩話》卷一四：起與余之「韜光竹在地，雲栖竹在天」略相似。至「昔稱」二句、「又如」二句、「人言」六句，用筆造語，皆得髓於宛陵而神似之。世之服膺宛陵者，一時恐未有其匹。《清稗類鈔·文學類·夏劍丞詩神似宛陵》：新建夏劍丞提學敬觀溺苦於詩，其造語大有不驚人不休之意。嘗謂唐、宋詩人，獨有一梅聖俞耳。其詩如《雲栖寺竹徑》云：【略】「昔稱」二句、「又如」二句、「人言」六句，用筆造語，皆得髓於宛陵，而神似之。《定厂詩話》卷上：夏映庵力摹宛陵，有神似者。【略】其轉折處皆效宛陵，而較宛陵前詩爲有色澤矣。原詩中多四句，刪去較緊拔。

《送春詞》　《石遺室詩話續編》卷三：劍丞《送春詞》云：【略】在古今惜春餞春詩中，可稱絕唱。爲花請命，即光華復旦之義，非盡歡竭忠也。

傳記

《近代詩鈔·夏敬觀》　敬觀字劍丞，江西新建人，光緒甲午舉人。既有年，至今日而其效已略可覩矣。時賢欲矯其弊，輒有學制未善之疑。夏

紀事

《題姚叔節西山精舍愼宜軒兩圖》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吾國興學，亦

劍丞《題姚叔節西山精舍愼宜軒兩圖》云：【略】劍丞此論，實獲我心。曩余有規設太平湖書院之議，當世賢達多韙之者。

《題桂伯華遺墨後》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桂伯華名赤，原名念祖，精研內典，兼持五戒，意即古所謂在家僧也。【略】依楊仁山居士以居者累稔，刊行《大乘起信論科註》。【略】夏劍丞有題其遺墨後一律云：【略】君終身未娶，晚歲忽思置室，然亦無成議。「法喜」句蓋謂此也。亦見多生習氣捐除之難矣。

《次韵再和堯生鐵華并簡昀谷》 夏敬觀《忍古樓詩話》：昀谷通籍後，憤于朝政日非，欲投劾歸隱于故鄉西山。購朱霞寺，將居之。朱霞一廢寺也，久無僧居住，爲鄉里土豪聚而營私之窟穴，竟橫出阻撓，聚衆毆之，傷其公子。自是遂棄去，復官京曹。時予兄芰舫與南昌萬潛齋丈亦購西山雲堂寺，爲習靜之所。辛亥後，予兄招予避居雲堂而未往。昀谷與趙堯生有偕隱峨眉之約，亦未果。予贈詩有云：「峨眉險巇不易上，朱霞雲堂路亦坷。避人東海良暫安，合眼還家夢頻作。」疊和又云：「雲堂本與朱霞鄰，兩寺合迎方丈坐。要知江海非久計，腰腳莫憎山路坷。」昀谷和詩有云：「雲堂朱霞各鄰近，倦時鄉夢從頭作。眼底頭陀是歸路，經卷還須白馬馱。」今集中作「虛堂」，蓋雲堂之訛也。昀谷精研佛乘，理解透闢，其人自有來歷。而晚歲困頓，及寄津沽，子弟竟有無端遭遇不測之事。是亦前因，必于此生了之耶？吾曹欲脫屣世塵，投身窮谷，如此不易，亦祇憑經卷遮眼耳。

藝文

鄭孝胥《答夏劍丞》 深人何妨作淺語，淺人好深終非深。觀人以此得八九，能辨深淺眞知音。夏君善我比子尹，子尹絕肆吾所畏。冷情暖思却難同，飲水自知在餘味。舊學商量今有幾，終讓義寧陳君耳。夏君才調更清眞，長吉誰能加以理。

陳三立《劍丞過示新篇》 衰疾下帷久，跫然喜足音。矧遺銜袖幅，字字古人心。幽溜穿巖璞，靈虬簸海襟。起予歎來者，不廢孟郊吟。

王允晳《昌江道中懷人》一二 句法前賢欲逼眞，幾從苦澀得鮮新？遺山強對知多少，滿眼江西社裏人。

李宣龔《題映庵詩詞集》 除夕人間起積悲，尤憐燈火照新詞。形骸坐落鍾山裏，縱有懷情欲語誰。夏五能詩學山谷，旁人竊擬似遺山。義寧有語君無愧，高異能收麗密間。踏殘足柄雲，睡熟箱根雨。行人六月詩，吾欲廢徂暑。

諸宗元《映庵示移居詩賦答》 昔君賦移居，惟我曾投詩。一年三徙宅，君我胡同之。歲晚得幽築，位此詩人宜。廣園有十畝，下復臨清漪。春風扇萬綠，鸝燕來相窺。閨中婉孌婦，春及親迎期。君其學高柔，畝川甘所師。陳哀鍥不舍，吟諷何酸淒。不爲新人笑，乃爲舊人悲。遂視棟宇間，一一摧心脾。我欲廣君意，哀樂同嬰兒。墮地一聲哭，憂來知無時。舉家今繫君，甯能徇其私？況茲天地閉，海內紛流離。一室事掃除，我久爲世嗤。幸君強自寬，毋忘語者誰。

胡朝梁《讀映盦觚盦積水潭詩別韻賦柬》 北來未悉林塘勝，今日空聞積水潭。潭中積水深何似，都下土風粗已諳。會看桃花亂春漲，欲憑臘酒薦霜柑。詩中各有荒寒意，不待長吟百不堪。

郭則澐《石湖仙・題映盦所藏大鶴山人詞札》 楓香飄斷，祇禪雨吳箋，鉛淚猶泫。花冷石芝崦，怕年來、雕欄又換。浮名身後，問可抵、一生幽怨？悽戀。費故人、剪紙千喚。　江南俊游宛在，聽新詞、羅裙唱遍。瘦碧沉吟，等是傷春心眼。瀉恨杯螺，擔愁釵燕，夢雲都幻。華表遠，翛然語鶴天半。

冒廣生

《石遺室詩話》卷四 季貺外孫冒鶴亭，早慧有聲，長而好名特甚。余見其所刊《五周先生集後跋》及《外家紀聞》，文筆步趨古人。戊戌余寓都下蓮華寺，暾谷介紹來相識。癸卯始見君詩，佳句甚多，率筆者亦時有。

又卷一四 近人寫景之工者，復得數聯，殊有突過前人之處。如冒鶴亭之「日色不到處，苔氣綠一尺」，何梅生之「天地忽自通，一碧不可絕」。冒句蒼

古，何句較爲奇闢。

又《續編》卷二　鶴亭當壯盛之年，即喜充老輩，留長髯，稱老夫，此皆名士結習。歐陽公稱醉翁時，年尚未四十也。余嘗告以老有何好處，君惟未老，乃喜老，若既老，則推之不去矣。香山「老色上面」數語，斷不余欺。

又卷六　余論詩雅不喜山谷、後山，猶東坡、遺山之不喜東野，非謂其不工也。詩不能不言音節，二家音節，山谷偶有琴瑟，餘多柷敔，笙簫則未曾有，不得謂非八音之一，聽之未免使人不歡。清末季不知始自何人，（殆始于曾滌生、高伯足。曾槎枒專學黃，高兼黃、陳，則苦澀矣。）極力崇拜黃、陳二家，而後生之厭僞體（謂贋體漢魏六朝）能苦吟者，靡然從之。但黃、陳亦有僞體，未至貶死凍死，何必作如許苦語哉？鶴亭詩并不似黃、陳，其自謂學後山者，結習也。未得其拙則自知之明，自以爲不好處，吾以爲正其好處。

《綠天香雪簃詩話》卷二　鶴亭詩豪爽英邁，有御虛直行、驅風挐雲氣概。

又　吾邑李巽庵廣文（釋）有句云：「自忖吾材是散樗，蕭蕭風雪閉門居。撐天立地長貧骨，三十年來一草廬。」黃昶軒（振旭）有句云：「席帽棕鞋一秀才，呂仙閣上費疑猜。我年三十貧猶昔，不向邯鄲道上來。」胡一堯（蒓）有句云：「三十年華髮早凋，楚天風雨夜瀟瀟。明朝有甚關心事，詩滿奚囊酒滿瓢。」三詩均于三十歲作，趣味相似。同年冒鶴亭（廣生）則云：「世間怪事無不有，冒生三十尚奔走。」自許特高，不似三人之平曠矣。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　地幽星病大蟲薛永：冒廣生　洊雷震，君莫問，揭陽鎮。鶴亭爲周昀叔甥，詩境俊爽，情韻幷茂。所謂何無忌酷似其舅也。晚年與閩、贛諸家通聲氣，詩益蒼秀。曾見其《後山詩注補箋》，嚮往所在，略可識矣。

《秣陵七絕》二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餓死」句，讀之酸鼻。

《贈方佩蘭同年（象堃）一首》　《綠天香雪簃詩話》卷二：並叙家世兩朝舊事，言之縷縷，以佩蘭爲桐城方密之九世孫故也。詩長不備錄。

《賦呈汪柳門師》　《在山泉詩話》卷二：葉蘭臺戶部師（衍蘭）掌越華書院時，賞花度曲，選饌移廚，及門中惟余與仁和姚伯懷（紹書）、如皋冒鶴亭（廣生）時同宴游。師性潔，書畫簾几不許他人撫摩，以故後堂絲竹，三人外罕得睹也。伯懷、鶴亭皆工詩詞，西林岑大帥奇伯懷之才，令署南海令，近且從戎粵西。書生投筆，無復措意辭章矣。鶴亭官商部，五年前已刊其《小三吾亭詩文集》。往來南北，道過香海，必就余一飯暢談。今別又三載，想文界進而益上也。集中《賦呈汪柳門師》六首，措詞最得體。

《近人詩錄·冒廣生》　字鶴亭，江蘇如皋人，官刑部郎中，著有《小三吾亭詩集》。

《題進閩十難圖》　《十朝詩乘》卷六：馮勉曾檢討尋父事，與習齋相類。勉曾父客死閩中，值耿精忠亂，道梗。既舉鴻博，入翰林，乃間關赴閩。聞父櫬在古寺中，求之不得。忽有老人告之曰：「牆西有半寸釘者是也。」諦是果然。覓老人，不見，遂扶櫬歸。《作進閩十難圖》，備狀道路風波盜賊之苦。其圖最後歸冒鈍宦，鈍宦題詩云：【略】《萬里緣》傳奇，用吳中黃孝子事。

《詠史》　《十朝詩乘》卷三：相傳世祖悼董鄂妃之逝，遂皈佛五臺。【略】後來附會謂董妃即小宛，被掠入宮，實謬妄之談。冒鈍宦爲巢民裔，作《詠史》詩闢之云：【略】注謂小宛葬如皋，其墓至今尚在。

《讀太素道人明善堂集感顧太清遺事輒書六絕句》一　《心史叢刊》三集《丁香花》：貝勒（奕繪）卒于戊戌七夕，見集中。時太清已四十歲，蓋與太素齊年。當三十二歲時，太素正室妙華夫人先逝，冒鶴亭詩所謂「九年占盡專房寵，四十文君儻白頭」者也。

又二　《心史叢刊》三集《丁香花》：是年（道光十四年）太清生一子，名載同，在太清爲第三子，在太素諸子中爲行九。載同以正月五日生，十二月二十二日以痘殤。太清《哭兒詩》云：「同兒未周歲，一旦捨我死。誰謂久能忘，老淚無時已。」此亦非妙年人吐屬矣。太素亦有《哭子詩》八絕，中一首云：「文章願同汝母好，頭角不類諸兒癡。今年冬令大不利，祭友文又哭子詩。」【略】詩中自注：「先是自三兒載欽痘殤後，兒女皆倩老潘種花。今春潘翁歿，其子于九月間強與種痘，不出，妄云其子無痘。至臘月初間病，伊又用竈底抽薪法，與尅削和解藥，蓋恐見苗也。至月半病亟，始更俄羅斯秦醫，名婆爾斐里者，治之以截風油，浴之以芳草，故又遷延七日乃死。」云云。冒鶴亭《太清遺事詩》云：【略】冒詩故楚楚有致，太素之無時不繩太清才美，詩詞中恆可覘之。

又六　《心史叢刊》三集《丁香花》：冒鶴亭《太清遺事》詩有云：【略】是詩首句言其生時之邸第，第二句言其死後之葬地，三句上半言其貌，下半取

再顧傾人國之意，關合其姓。四句乃掀然大波，爲人間一宗公案。《十朝詩乘》卷一四：世稱滿洲人工詞者，男中有成容若，女中有太清春。實則太清顧姓，本吳人，以侍貝勒奕繪，人遂以曼珠目之。【略】冒鈍宦嘗摭太清軼事爲六絕句，憶其二首云：「太平湖畔【略】」，「一夜瑤臺【略】」。前首述其邸第居址，次首謂太清生子，同以痘殤也。太清詩罕見者。士可所刊本，詩亦不盡工，豈好事者附會爲之歟？

《過秣陵絕句》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鶴亭有《過秣陵絕句》云：【略】審言名詳，興化明經，博通羣籍，工詩文，尤擅長駢體。辛亥後課讀滬上，一時耆舊，均極重其人。海藏《春陰簡李審言》詩，所謂「審言與我年相若，我觀其書頗驚愕。清言移人味甚正，讀書得閑趣尤博」者也。

《王蓮生手札爲門人去疾題》 《石遺室詩話續編》卷六：鶴亭詩前《詩話》已採不少，茲編遂不多及。然其近作，有可話者數首，不可不錄。《王蓮生手札爲門人去疾題》云：【略】夫亡弓人得，孔子之言；大禹、漢文，主張薄葬。昭陵《蘭亭》，貽譏千古，故權貴豪奪，不畏彊禦，不爲爵祿所誘，可言也。欲以殉葬，則泰而不可言矣。此詩話極持平。若君外祖季貶先生，寧去官而不媚權貴，則足視豪奪之魄者也。

《承暉園》 《十朝詩乘》卷一五：（英煦齋）相國有園，名承暉，在挂甲屯，道光初直南齋時所置。迨遺戍，園沒入官。後司馬（奎照）直樞廷，恩旨仍賜居。相國爲圖紀之。冒鈍宦見其第二圖，補題三絕句云：【略】注謂：「相國作書，每鈐『鸚哥嬌小』印，此卷無之。相傳籍沒時，廳事陳設爲者英攫盡，印亦遭劫歟？」

《恭和睿廟原韻》 《十朝詩乘》卷一〇：蔡文恭《澄懷二十友圖》，十年前見於廠肆，蓋乾隆壬寅，文恭予假歸里時所作。畫者武林錢江，而皇六子質莊親王序之。二十友者：文恭及新建曹文恪、涪州周文恭、滿洲德文莊、武進莊方耕（存與）、鎮洋汪持齋（廷璵）、閩縣葉毅庵（觀國）、秀水錢蘀石（載）、嘉善謝金圃（塘）、錢塘汪曉園（永錫）、仁和倪蕓江（承寬）、滿洲阿雨齋（肅）、夏邑彭六一（冠）、山陰童梧岡（鳳三）、滿洲達香圃（椿）、無錫嵇晴軒（承謙）、青陽王文僖、山陰吳蓉塘（壽昌）、侯官鄭雲門（際唐）、昭文李網齋（學錦），皆同時內直兩齋者。仁宗時在潛邸，爲皇十五子，與皇八子儀愼親王、皇十一子成哲親王、皇十七子慶僖親王、皇孫定恭親王、恕齋貝勒，皆有詩。自餘朝貴題者二十八人，三文敬爲冠。冒鈍宦亦見之，有詩《恭和睿廟原韻》云：【略】文恭嘗拜賜「黃扉宿望」額。

范當世《冒鶴亭以江建霞所贈辟疆先生菊飲唱和詩卷屬題即用辟疆韻題二首》 東林復社去堂堂，水繪亭臺亦已荒。十世頓成來復象，千秋徒爲後人狂。身前橫被諸艱試，地下應無滴酒嘗。要語鶴亭還自逸，老夫專以醉爲鄉。一卷唏噓紙上塵，江郎情態與成陳。神州赤縣猶鉤黨，晚節黃華孰替人。世不唐虞誰洗淚，士非回憲總羞貧。洪流激極知何似，海色天光日日新。

沈曾植《冒巢民先生菊飲詩卷鶴亭孝廉屬題》 閑居元自惜秋光，賴遣朋樽對物芳。病客支離還命酒，神娥佳俠與添妝。鬱然懷抱向霜夜，何處江湖安筆床。莫話古藤陰下事，淚痕悽浥鵠綾香。

陳詩《冒鈍宦近於京師市得吾宗迦陵先生洗桐圖卷乃康熙庚申吳人周道所繪出示因題》 迦陵客水繪，曾下北窗榻。今我游京華，鈍宦亦餉榼。示我洗桐圖，庭陰訝綠匝。畫師貌迦陵，適在天祿閣。嶧桐應宮徵，殘雨風肅颯。沈沈坐其下，涼緒一襟納。審音擅伶倫，清詞何雜遝。吾思菊飲卷，睠往意有嗒。（君藏有巢民先生菊飲詩卷，余曩歲曾爲題句。）歸歟犯曉霜，落葉天衢闊。

李希聖《冒鶴亭屬題填詞圖》 殘山剩水送春過，獨倚危樓喚奈何。認取舊時腸斷處，斜陽烟柳已無多。

文廷式《與冒鶴亭論詞即書其水繪庵填詞圖卷後》 迦陵鳥聲千種囀，冶袖鶯鸞露花泫。鵾弦忽澀五雲飛，廢苑碧蕪秋滿滿。烏啼燈灺歡夜闌，美人遠訊衣裳單。縷金團扇不堪弄，寶鴨香焦花正殘。此時何地寄愁絕，銀缾宛轉冰泉咽。一尺玲瓏在掌中，小鬟莫問幽蘭訣。花宮磊砢銀雲低，靈草欲落香成泥。公子瑤華自愛惜，綠蹊長玩三春黃。

陳寶琛《題冒鶴亭農部（廣生）盤山游草》 文采繩繩水繪圖，江湖斷句匹蘭蓀。偶來飛鞚凌盤谷，便欲題詩滿薊門。道喪風騷愁歇絕，官閒邱壑與溫存。定光塔際憑欄客，卅載重提舊夢痕。

陳三立《寄題鶴亭水繪園陳樓（樓爲陳其年檢討十年讀書之所有白秋海棠甚盛）》 山河改後有陳樓，夕照銜杯擁鼻謳。海表故家遺息壤，花光終古屬詞流。長髯拂帙元如在，好影翻歌不可求。隔世公誠忘主客，但招魂魄看吳鉤。

潘飛聲《詞家四詠》二　玉簫金琯度玲瓏，惆悵芳心與我同。傳遍尊前紅豆曲，買絲爭綉冒郎中。（如皋冒廣生甌隱。）

金兆蕃《題冒鶴亭（廣生）〈稽山負土圖〉圖記其母爲外祖營葬而作》　絮炙重携曲水隈，畫圖若與助悲哀。當年孤女葬親地，今日外孫上冢來。孝以編荆存國志，慈能畫荻啓門材。堂崇防固關辛苦，鬱鬱松楸盡手栽。

《太一叢話》卷五　長沙張文達起家詞館，官至郵傳部尚書，揚歷中外垂數十年，平生宏奬風流，愛才若命，凡有執一能衷一藝者，無不曲與作成。庚子以後知國事之不可爲，主張興學不遺餘力，朝野推爲教育界開幕偉人，非過言也。【略】錄其輓聯數則如下：【略】冒廣生聯云：「愛好似王阮亭，微聞遺疏陳情，動天上九重顏色；憐才若龔芝麓，爲數攬衣屑涕，有階前八百孤寒。」

《忍古樓詞話·雁來紅圖卷詞錄》　冒鶴亭同年自粵歸，抄贈粵詞人《雁來紅圖卷詞錄》一卷，作者凡十三人。

中華大典・文學典

明清文學分典　引用書目

説明

一、本書目著録《明清文學分典》引用的主要典籍。

二、書目的編排，採用傳統的四部分類法而略有增益。按經、史、子、集分類，將被摒棄於四部之外的白話小説和劇本，分別列於子部和集部；將晚出的報刊雜誌列於總集類之後，各類之間空一行，以示區分。同類書目大體上按編、著者時代先後排列，期刊以所引文章之期數爲序。

三、各書如實著録引用的善本、抄本或新整理本。根據編纂工作的實際需要，同一部書，列有幾種版本，均爲使用價值較高者。有些版本，特别是明以前的典籍，雖曾使用，但引用頻率不高或按成例，不列入本書目。

四、按書目著録慣例，依次標明書名、著者或編纂者、刊刻年代或叢書名，不標卷數。校點排印本標明書名、著者或編者、出版社和出版時間或所在叢書名。期刊標明刊名、編著者、年代。

明實録　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上海中國書店本
明史稿　王鴻緒　雍正間王氏敬慎堂自刻本
明史　張廷玉等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校點本
明書　傅維鱗　叢書集成初編本
明史紀事本末　谷應泰　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校點本
清史列傳　清國史館原編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校點本、民國十七年上海中華書局排印本
清史稿　趙爾巽等　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校點本
大清一統志　乾隆朝官纂　道光二十九年陽湖薛子瑜校刊活字本
稗史彙編　王圻　南京博物館藏萬曆間刻本
揚州十日記　王秀楚　上海書店一九八二年影印本
甲申紀事　趙士錦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本
石匱書後集　張岱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本
崇禎長編　無名氏　上海書店一九八二年影印本
弘光實録鈔　古藏室史臣　神州國光社一九五一年排印本
罪惟録　查繼佐　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校點本
永曆實録　王夫之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本
所知録　錢秉鐙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本
明季北略　計六奇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校點本
明季南略　計六奇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校點本
明武宗外紀　毛奇齡　神州國光社一九五一年本
東南紀事　邵廷采　神州國光社一九五一年本
明季稗史初編　留雲居士　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排印本
小腆紀年附考　徐鼒　中華書局一九五七年校點本
小腆紀傳　徐鼒　光緒丁亥刊印本
廿二史劄記　趙翼　光緒壬寅文淵山房石印本、湛貽堂本

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蔣廷錫等　雍正四年銅字排印本
清秘述聞　法式善　嘉慶四年刻本
九朝東華録　王先謙輯　光緒十年石印本
八十九種明代傳記綜合引得　田繼綜編著　燕京大學一九三五年鉛印本
三十三種清代傳記綜合引得　杜連喆編著　燕京大學一九三二年鉛印本
清稗類鈔　徐珂　商務印書館一九一八年版
中國野史集成　繆鉞等　巴蜀書社一九九三年版
吳郡二科志　閻秀卿　臺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説大觀本
國寶新編　顧璘　臺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説大觀本
殿閣詞林記　彦道南　四庫全書本
昆山人物志　方鵬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廣州人物傳　黄佐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翰林記　黄佐　臺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説大觀本
碑傳集　錢儀吉　光緒十九年江蘇書局刻本
碑傳集補　閔爾昌輯　民國十二年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鉛印本
清碑傳合集（第一至五集）　上海書店一九八八年影印本
金華先民傳　應廷育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國琛集　唐樞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嘉靖以來首輔傳　王世貞　四庫全書本
昆山人物傳　張大復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吳中人物志　張昶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百越先賢志　歐大任　四庫全書本
明詞林人物考　王兆雲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兩浙名賢録　徐象梅輯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述庵年譜　嚴榮　嘉慶刻本
洪北江年譜　吕培等　嘉慶刻本
劉文成公年譜　劉耀東　南田山啓後亭一九三六年印本
劉伯温年譜　王馨一　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九年本
藩獻記　朱謀垔　順治三年宛委山堂刊《説郛續》本
國朝獻徵録　焦竑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東越文苑　陳鳴鶴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姑蘇名賢小記　文震孟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明儒學案　黄宗羲　四庫全書本
畿輔人物志　孫承澤輯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東林列傳　陳鼎　四庫全書本
儒林宗派　萬斯同　四庫全書本
金華徵獻録　王崇炳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國朝名臣言行録　王炳燮　光緒乙酉津河廣仁堂刻本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賢媛類徵初編　李桓　光緒十年至十六年刻本
國朝學案小識　唐鑑　道光二十六年曰砭齋刻本、光緒十年重刻本
國史文苑傳稿　阮元等　臺北明文書局影印清代傳記叢刊本
疇人傳　阮元　光緒八年重刊本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　吳修　同治九年刻述古叢鈔第一集本、光緒三十四年集古齋石印本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續集　陶湘　宣統三年影印本
國朝漢學師承記　江藩　民國叢書集成初編本
國朝先正事略　李元度纂　同治五年循陔草堂刻本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支偉成　岳麓書社一九九八年排印本
嘉禾徵獻録　盛楓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閩中理學淵源考　李清馥　四庫全書本
姑蘇志　王鏊　四庫全書本
上海縣志　高企　嘉靖三年刻本
滇略　謝肇淛　四庫全書本
吳興備志　董斯張　四庫全書本
太倉州志　張采　崇禎十五年刻本
江陵志餘　孔自來等　順治七年刻本
戊戌政變記　梁啓超　中華書局一九五四年本
松江府志　周建鼎等　康熙二年刻本
松江府志　莫晉等　嘉慶二十二年刻本
松江府續志　光緒十年刻本

青浦縣志　諸嗣郢等　康熙八年刻本
山陰縣志　沈麟趾等　康熙十年刻本
寧國府志　劉堯枝等　康熙十三年刻本
續修順德府志　張延庭等　康熙十九年殷作霖增刻本
海寧縣志　許三禮等　康熙二十二年刻本
會稽縣志　董欽德等　康熙二十二年刻本
浙江通志　黄宗羲等　康熙二十三年刻本
江南通志　張九徵等　康熙二十三年江南通志局刻本
吴江縣志　郭琇等　康熙二十三年刻本
吴江縣志　葉燮等　康熙二十三年刻本
吴江縣志　倪師孟等　乾隆十二年刻本
吴江縣志　陳□穫等　乾隆十二年刻本、民國石印本
靖州志　李大翥等　康熙二十三年刻本
秀水縣志　范正輅等　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壽寧縣志　王錫鹵等　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長洲縣志摘要　蔡方炳等　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蘇州府志　沈世奕等　康熙三十年刻本
蘇州府志　王峻等　乾隆十三年刻本
武進陽湖縣志　張球等　光緒五年刻本
紹興府志　王鳳采等　康熙三十年刻本
紹興府志　周徐彩等　康熙五十八年刻本、平恕等乾隆五十七年刻本
休寧縣志　汪晉徵等　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常州府志　陳玉□等　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金華縣志　張翀等　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金華縣志　李林松等　道光三年刻本
廣東通志　金光祖等　康熙三十六年刻本
廣東通志　郝玉麟等　四庫全書本
新興縣志　康善述等　康熙四十九年補刻本
續修汶上縣志　聞元炅等　康熙五十六年刻本
錢塘縣志　裘璉等　康熙五十七年刻本
嘉興府志　錢以塏　康熙六十年刻本
嘉興府志　馮應榴等　嘉慶六年刻本
康熙大理府志、鶴慶府志、建水府志、永昌府志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書目文獻出版社本
雲南通志　鄂爾泰等　四庫全書本
昭文縣志　陳祖范等　雍正九年刻本
湖廣通志　邁柱等　四庫全書本
廣西通志　金鉷等　四庫全書本
陝西通志　劉於義等　四庫全書本
畿輔通志　李衛等　四庫全書本
山西通志　羅石麟等　四庫全書本
四川通志　黄廷桂等　四庫全書本
河南通志　王士俊等　四庫全書本
江南通志　黄之雋等　四庫全書本
江西通志　謝旻等　四庫全書本
浙江通志　沈翼機等　乾隆元年刻本
福建通志　謝承道等　乾隆元年刻本
甘肅通志　許容等　四庫全書本
貴州通志　鄂爾泰等　四庫全書本
鎮洋縣志　李鱗等　乾隆十年刻本
如皋縣志　周植等　乾隆十五年刻本
潁州府志　王敛福等　乾隆十七年刻本
汀州府志　李綏等　乾隆十七年刻本
長洲縣志　顧貽禄等　乾隆十八年刻本
重修興化縣志　梁國棟等　咸豐二年刻本
福州府志　魯曾煜等　乾隆十九年刻本
靖州志　張開東等　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辰州府志　謝鳴謙等　乾隆三十年刻本
新安縣志　吕宣曾等　乾隆三十一年刻本
松陽縣志　潘茂才等　乾隆三十四年刻本

松陽縣志　丁鳳章等　光緒元年刻本
梅里志　李富孫等　乾隆三十五年刻本
吉安府志　朱承煦等　乾隆四十一年刻本
餘姚縣志　邵晉涵等　乾隆四十六年刻本
餘姚縣志　孫德祖等　光緒二十五年刻本
杭州府志　邵齊然等　乾隆四十九年刻本
上海縣志　皇甫檃等　乾隆四十九年刻本
上海縣志　李林松等　嘉慶十九年刻本
鄞縣志　錢大昕等　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鄞縣志　張恕等　光緒三年刻本
江陵縣志　魏耀等　乾隆五十九年刻本
常昭合志　言如泗等　乾隆六十年刻本
山陰縣志　朱文翰等　嘉慶八年刻本
丹徒縣志　蔣宗海等　嘉慶十年刻本
臨川縣志　紀大奎等　道光三年刻本
臨川縣志　陳慶齡等　同治九年刻本
番禺縣志　李福泰修　同治十六年刻本
蘇州府志　宋如林等　道光四年刻本
蘇州府志　石韞玉等　道光四年刻本
蘇州府志　馮桂芬等　光緒八年江蘇書局刻本
鳳凰廳志　孫均銓等　道光四年刻本
新建縣志　曹師曾等　道光四年刻本
新建縣志　陳友棠等　同治十年刻本
徽州府志　馬步蟾等　道光七年刻本
安徽通志　李振庸等　道光十年刻本
安徽通志　何紹基等　光緒四年刻本
東陽縣志　王恩注重定　道光十二年刻本
新都縣志　張懷洵等　道光二十四年刊本
（嘉慶）重修揚州府志　張世浣等修、姚文田等纂　嘉慶十五年刻本
寧波府志　萬經等　道光二十六年刻本
大清一統志　閻樹生等　同治二年湖北景桓樓刻本
崇陽縣志　傅燮鼎等　同治五年活字本
芷江縣志　盛一棵等　同治九年刻本
通州直隸州志　季念貽等　光緒元年刻本
撫州府志　謝煌等　光緒二年刻本
靖州直隸州志　唐際虞等　光緒五年刻本
荊州府志　葉仰高　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荊州府志　顧嘉蘅等　光緒六年刻本
關帝志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刻本
關帝聖蹟圖誌全集　乾隆間湖北荊宜施道署藏版本，元至大元年初刻、清道光丙申秋重刊
公安縣志　周承弼　同治十三年刻本
宜荊縣志　吳德旋等　光緒八年刻本
光化縣志　段映斗等　光緒十年刻本
湖南通志　曾國荃等　光緒十一年刻本
宣城縣志　章綬等　光緒十四年活字本
震澤縣志　倪師孟等　光緒十九年吳郡徐元圃刻本
開化縣志　潘樹棠等　光緒二十四年刻本
靖州鄉土志　金容鏡編　光緒三十四年刻本
武岡鄉土志　張德昌編　光緒三十四年活字本
華陽縣志　陳法駕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刊本
桃源縣志　眭文煥　民國六年汪保成鉛印本
武陵縣志　惲世臨、孫翹澤　同治二年刻本
太倉州志　王祖畬等　民國八年刻本
海寧州志稿　許傳沛等　民國十一年鉛印本
乾隆紹興府志校記　李慈銘　民國十八年鉛印本
吳縣志　曹允源等　民國二十二年蘇州文新公司鉛印本
同治上江兩縣志　莫祥芝等　同治十二年原刻本
重修寶應縣志　喬載蘇等　道光庚子刊，湯氏沐華堂藏版本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梁啓超　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飲冰室合集》本
清代學術概論　梁啓超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　梁啓超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本
清朝野史大觀　小橫香室主人　臺北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本、上海書店一九八一年本
三百年來詩壇人物評點小傳彙録　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標點本
心史叢刊　孟　森　民國六年商務印書館本
臺灣通史　連　橫　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三年排印本
録鬼簿續編　賈仲明　文學古籍出版社一九五七年《録鬼簿新校注》本
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增訂本）　湯志鈞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排印本
戊戌履霜録　胡思敬　問影樓一九一三年刊本
嚴幾道年譜　王蘧常　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鉛印本
黄克强先生傳記　劉揆一　臺北《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正編本
近世人物志　金　梁　臺北《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本
黔遊記　陳　鼎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南濠居士文跋　都　穆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晁氏寶文堂分類書目　晁　瑮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文淵閣書目　楊士奇　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本
續文獻通考・經籍志　王　圻　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九年明史藝文志補編附編本
徐氏紅雨樓書目　徐　㷜　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百川書志・古今書刻　高　儒　古典文學出版社本
國史經籍志　焦　竑　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九年明史藝文志補編附編本
内閣藏書目録　孫能傳、張　萱　四庫全書本
鳴野山房書目　沈複粲　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排印本
絳雲樓書目　錢謙益　叢書集成初編本
千頃堂書目　黄虞稷　適園叢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校點本
澹采堂書目四種　朱彝尊　晨風閣叢書本
傳是樓書目　徐乾學　民國四年鉛印本
讀書敏求記　錢　曾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述古堂書目　錢　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因樹屋書影　周亮工　賴古堂刊本
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志　乾隆敕撰　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九年明史藝文志補編附編本
國史經籍志補　宋定國、謝星纏　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九年明史藝文志補編附編本
四庫全書總目　永瑢等　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影印本
越縵堂讀書記　李慈銘　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標點本
文瑞樓藏書目録　金星軺　叢書集成初編本
稽瑞樓書目　陳　揆　滂喜齋叢書本
鄭堂讀書記　周中孚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古越藏書樓書目　徐樹蘭　光緒間石印本
揚州吴氏測海樓藏書目録　吴引孫　光緒三十年刻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　丁　丙　光緒二十七年刊本
八千卷樓書目　丁丙等　錢塘丁氏聚珍仿宋本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　莫友芝　民國二十年掃葉山房影印本
清朝閨閣詩人徵略　施淑儀　上海書店一九八七年影印一九二二年鉛印本
清朝續文獻通考　劉錦藻撰　民國二十五年影印本
清代禁燬書目　姚覲元編　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七年排印本
嘉業堂藏書志　繆荃孫、吴昌綬、董　康　復旦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校點本
書舶庸譚　董　康　臺北廣文書局影印本
藏園群書經眼録　傅增湘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校點本
增訂四庫全書簡明目録標注　邵懿辰、邵　章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標點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辯證　余嘉錫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標點本
清代禁書知見録　孫殿起　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七年排印本
販書偶記　孫殿起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標點本
販書偶記續編　孫殿起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標點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北京圖書館編　書目文獻出版社標點本
中國善本書提要　王重民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標點本
中國善本書提要補編　王重民　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一年標點本
西諦書目　鄭振鐸　三聯書店一九八三年標點本
傳奇彙考標目　無名氏　中國戲劇出版社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笠閣批評舊戲目　笠閣漁翁　中國戲劇出版社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曲目新編　支豐宜　中國戲劇出版社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也是園藏書古今雜劇目録提要　黄丕烈　中國戲劇出版社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重訂曲海總目　黄文暘　中國戲劇出版社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今樂考證　姚燮　中國戲劇出版社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曲海總目提要・補遺　董康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重印大東書局本
曲海總目提要拾遺　伯英　世界書局民國二十五年標點本
曲海總目提要補編　北嬰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標點本
曲録　王國維　宣統元年番禺沈氏晨風閣叢書刊本
元代雜劇全目　傅惜華　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標點本
明代雜劇全目　傅惜華　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標點本
明代傳奇全目　傅惜華　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九年標點本
清代雜劇全目　傅惜華　作家出版社一九六〇年標點本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　莊一拂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中國通俗小説書目　孫楷第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重排本
日本東京所見小説書目　孫楷第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排印本
小説考證　蔣瑞藻　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排印本
中國小説史料　孔另境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排印本
晚清戲曲小説目　錢杏邨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一九五四年排印本
草木子　葉子奇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校點本
菽園雜記　陸容　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震澤長語　王鏊　借月山房彙鈔本
七修類稿　郎瑛　乾隆四十年耕烟草堂刊本、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校點本
都公談纂　都穆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集成新編本
聽雨紀聞　都穆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集成新編本
西湖遊覽志　田汝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校點本
西湖遊覽志餘　田汝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校點本
真珠船　胡侍　臺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説大觀本
四友齋叢説　何良俊　萬曆七年龔元成刻本、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校點本
庚巳編　陸粲　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六年叢書集成初編本
説聽　陸粲　臺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説大觀本
雙槐歲鈔　黄瑜　臺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説大觀本
蘇談　楊循吉　臺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説大觀本
今言　鄭曉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校點本
梅花草堂筆記　張大復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本
焦氏筆乘　焦竑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校點本
玉堂叢話　焦竑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校點本
青溪暇筆　姚福　浙江古籍出版社説庫本
縣司瑣探　劉昌　浙江古籍出版社説庫本
五雜俎　謝肇淛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校訂本
涌幢小品　朱國禎　天啓二年自刻本、廣陵古籍刻印社筆記小説大觀本
金陵瑣事　周暉　文學古籍刊行社一九五五年影明萬曆刊本
棗林雜俎　談孺木　廣陵古籍刻印社筆記小説大觀本
少室山房筆叢　胡應麟　少室山房四集本、上海書店歷代筆記叢刊本
萬曆野獲編　沈德符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排印本
眉公雜著　陳繼儒　臺北偉文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影印本
太平清話　陳繼儒　臺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説大觀本
增廣智囊補　馮夢龍　廣陵古籍刻印社筆記小説大觀本
古今譚概　馮夢龍　葉昆池刊本、海峽文藝出版社排印本
花當閣叢談　徐復祚　借月山房彙鈔本
玉芝堂談薈　徐應秋輯　四庫全書本
陶庵夢憶　張岱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校點本
西湖夢尋　張岱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校點本

日知録　顧炎武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影印黄汝成集釋本
池北偶談　王士禎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校點本
香祖筆記　王士禎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校點本
分甘餘話　王士禎　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校點本
廣東新語　屈大均　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揚州畫舫録　李　斗　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排印本
通俗編　翟　灝　叢書集成初編本、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八年排印本
在園雜志　劉廷璣　申報館叢書餘集本、遼海叢書第四集本
湖壖雜記　陸次雲　臺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説大觀本
堅瓠集　褚人穫　道光十二年尋春書屋刊本、廣陵古籍刻印社筆記小説大觀本
廣陽雜記　劉獻廷　功順堂叢書本、中華書局一九五七年校點本
履園叢話　錢　泳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校點本
柳南隨筆、續筆　王應奎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校點本
巢林筆談　龔　煒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校點本
東華録　蔣良騏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校點本
茶餘客話　阮葵生　叢書集成初編本、廣陵古籍刻印社筆記小説大觀本
初月樓聞見録、續録　吴德旋　道光四年刻本、廣陵古籍刻印社筆記小説大觀本
陶廬雜録　法式善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校點本
槐廬載筆　法式善　嘉慶四年刻本
夢曉樓隨筆　宋顧樂　道光小石山房叢書本
嘯亭雜録　昭　槤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校點本、廣陵古籍刻印社筆記小説大觀本
聽雨軒筆記　清凉道人　廣陵古籍刻印社筆記小説大觀本
歸田瑣記　梁章鉅　廣陵古籍刻印社筆記小説大觀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校點本
兩般秋雨盦隨筆　梁紹壬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校點本
冷廬雜識　陸以湉　廣陵古籍刻印社筆記小説大觀本、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校點本
儒林瑣記　朱克敬　光緒刻本
玉劍尊聞　梁維樞　順治十一年家刻本、一九二七年藁城魏養心齋刻本
板橋雜記　余　懷　叢書集成初編本、一九二五年上海掃葉山房標點本
管天筆記外編　王嗣奭　四明叢書本
一斑録雜述　鄭光祖　道光二十五年青玉山房刻本
東池草堂尺牘　謝鴻申　申報館叢書本
夢癡説夢　夢癡學人　光緒十三年管可壽齋刻本
竹葉亭雜記　姚元之　中華書局《清代史料筆記》本
秋燈叢話　戴延年　昭代叢書本
燕下鄉脞録　陳康祺　廣陵古籍刻印社筆記小説大觀本
郎潛紀聞　陳康祺　光緒年間刻本
交翠軒筆記　沈　濤　聚學軒叢書本
兩浙輶軒録　阮　元　光緒浙江書局重刻本
兩浙輶軒續録　潘衍桐　光緒十七年浙江書局刻本
庸閒齋筆記　陳其元　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校點本
癸巳存稿　俞正燮　連筠簃叢書本、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排印本
三借廬筆談　鄒　弢　廣陵古籍刻印社筆記小説大觀本
霞外攟屑　平步青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排印本
茶香室叢鈔　俞　樾　廣陵古籍刻印社筆記小説大觀本、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校點本
小浮梅閒話　俞　樾　光緒二十五年重定茶香室叢書附録本
春在堂隨筆　俞　樾　廣陵古籍刻印社筆記小説大觀本
右臺仙館筆記　俞　樾　春在堂全書本、宣統二年上海朝記書莊石印本
蕉廊脞録　吴慶坻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校點本
萇楚齋隨筆　劉聲木　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校點本
越縵堂日記　李慈銘　民國庚申影印本
越縵堂日記補　李慈銘　民國二十五年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翁文恭公日記　翁同龢　民國乙丑按原稿影印本
燕京歲時記　富察敦崇　光緒三十二年刻本
鶴徵録　李　集　嘉慶十六年漾葭老屋刻本

鶴徵後録　李富孫　嘉慶十六年漾葭老屋刻本
桐城文學淵源考　劉聲木　民國十八年刻本
桐城耆舊傳　馬其昶　宣統三年刻本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　鄭方坤　掃葉山房石印本
春冰室野乘　李岳瑞　一九一一年廣智書局版、民國九年成都昌福公司排印
滿清野史本
墨林今話　蔣寶齡　咸豐二年刻本
墨林今話續編　蔣茝生　咸豐二年刻本
粟香五筆　金武祥　光緒二十四年刻本
一士譚薈　徐一士　民國三十四年上海太平書局印行本
凌霄一士隨筆　徐凌霄、徐一士　臺北《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本
一士類稿　徐一士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排印本
三十年間見聞録　朱德裳　岳麓書社一九八五年排印本
藝林見聞萃錦前集　陳都欽　民國十九年刊本
平等閣筆記　狄楚卿　宣統二年有正書局印行本
世載堂雜憶　劉禺生　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校點本
花隨人聖盦摭憶　黄濬　上海古籍書店一九八三年影印本
近代軼聞　陶菊隱　臺北《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正編本
魚千里齋隨筆　李漁叔　臺北《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本
眉廬叢話　况周頤　臺北《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本
星廬筆記　李肖聃　岳麓書社一九八三年版
退醒廬筆記　孫家振　上海書店一九九七年版
南亭筆記　李伯元　江蘇古籍出版社《李伯元全集》本
洪憲紀事詩本事箋注　劉成禺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排印本

説郛　陶宗儀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影涵芬樓本
剪燈新話　瞿　佑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校點本
剪燈餘話　李昌祺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校點本
覓燈因話　邵景詹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校點本
效顰集　趙弼　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排印本
國色天香　吴敬所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説集成本
情史　詹詹外史　清芥子園藏版本、春風出版社一九八六年排印本
虞初新志　張　潮　文學古籍刊行社一九五四年影明刊本
青泥蓮花記　梅鼎祚　臺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説大觀本、上海廣益書局一九一五年排印本
九籥集　宋懋澄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校點本
虞初續志　鄭樹若編　上海書店一九八六年覆印廣智書局鉛排本
古今説海　陸　楫　宣統元年上海集成圖書公司排印本
委巷叢談　田汝成　廣百川學海本、五朝小説本
艷異編　王世貞　上海中央書店一九三六年鉛印本
稗海　商　濬　萬曆間會稽商氏半野堂刊本
觚剩、續編　鈕　琇　古今説部叢刊本、廣陵古籍刻印社筆記小説大觀本
聊齋志異　蒲松齡　文學古籍刊行社一九五五年影印手稿本、乾隆三十一年青柯亭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重印會校會注會評本
今世説　王　晫　清代筆記叢刊本
閱微草堂筆記　紀　昀　廣陵古籍刻印社筆記小説大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校點本
子不語　袁　枚　廣陵古籍刻印社筆記小説大觀本
諧鐸　沈起鳳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螢窗異草　長白浩歌子　齊魯書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夜譚隨録　和邦額　廣陵古籍刻印社筆記小説大觀本
浮生六記　沈　復　浙江古籍出版社説庫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〇年重印校點本
夜雨秋燈録　宣　鼎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校點本
燕山外史　陳　球　上海大中書局一九三一年排印本
墨餘録　毛祥麟　廣陵古籍刻印社筆記小説大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宋艷　徐士鸞　廣陵古籍刻印社筆記小説大觀本、光緒十七年碟園刊巾箱本
淞隱漫録　王　韜　點石齋石印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校點本
淞濱瑣話　王　韜　光緒十三年淞隱廬鉛字本、廣陵古籍刻印社筆記小説大

觀本
瀛壖雜志　王　韜　光緒元年刻本
古今説部叢書　王文濡　清末上海國學扶輪社排印本、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影印本
筆記小説大觀　上海進步書局石印綫裝袖珍本、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八三年校勘本
説庫　王文濡　上海文明書局一九一五年石印本、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影印本
筆記小説大觀　臺北新興書局本

開闢衍繹通俗志傳　周　游　道光十年刊本
列國志傳　余邵魚　萬曆丙午三台館余象斗重刊本
新列國志　馮夢龍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校點本
東周列國志　馮夢龍、蔡元放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五年校點本
全漢志傳　熊大木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説集成本
西漢通俗演義　甄　偉　萬曆壬子金陵周氏大業堂刊本
三國志通俗演義　羅本貫中　弘治甲寅庸愚子序、嘉靖壬午張尚德引本
全像英雄三國志傳　羅貫中　萬曆間劉氏喬山堂刊李祥序本
新刻按鑒考訂通俗演義全像三國志傳　羅貫中　天啓間閩芝城潭邑黄正甫刊本
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　羅貫中　明建陽吴觀明刊本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　羅貫中　明刊本
李笠翁批閱三國志　羅貫中　清兩衡堂刊本
毛宗崗評三國志演義　羅貫中　清康熙刊本、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校點本
東西晉演義　佚　名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校點本
天都外臣序本水滸傳　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　明翻嘉靖本
李卓吾評忠義水滸傳　明容與堂刊本、中華書局影印本
李卓吾評忠義水滸全傳　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　明袁無涯原刊本
金人瑞刪定水滸傳　施耐庵　明崇禎舊刊貫華堂本、中華書局影印本
英雄譜（三國志傳、水滸傳）合刻　施耐庵編輯　明崇禎間雄飛館刻本、金陵大學影印本
隋唐兩朝志傳　貫中羅本編輯、升庵楊慎批點　明萬曆己未姑蘇龔紹山刊本
殘唐五代史演義　貫中羅本編輯、李卓吾批點　清同治辛未重刻「書業德記」藏板本
三遂平妖傳　羅貫中編次　明錢塘王慎修精刊本
新平妖傳　羅貫中編、龍子猶補　崇禎間金閶嘉會堂陳氏刊本
西遊記　吴承恩　明世德堂刊本（膠卷）
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　吴承恩　明金陵大業堂重刊本
西遊記　吴承恩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〇年校訂本
唐三藏西遊釋厄傳　朱鼎臣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校點本
西遊記傳　楊致和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校點本
續西遊記　明人撰、真復居士序　同治戊辰漁古山房刊本
西遊補　董　説　北新書局排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校點本
後西遊記　佚　名　浙江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四遊記　吴元泰等　北方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勘本
封神演義　許仲琳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三年釐校本
唐書志傳通俗演義　熊大木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説集成本
隋煬帝艷史　齊東野人　明人瑞堂精刊本、群益堂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隋史遺文　袁于令　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校點本
南北兩宋志傳　熊大木　明建陽余氏三台館刊本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熊大木　萬曆間周氏萬卷樓刊本
楊家將通俗演義　秦淮墨客校閱　萬曆丙午精刊本、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校注本
説岳全傳　錢　彩　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排印本
承運傳　佚　名　萬曆間福建坊刊本
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　羅懋登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英烈傳　佚　名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校注本
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　李春芳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説集成本
金瓶梅詞話　蘭陵笑笑生　古佚小説刊行會影印萬曆間刊本
金瓶梅　弄珠客序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刊本

張竹坡評金瓶梅　謝頤序　乾隆丁卯刊本
魏忠賢小說斥奸書　吴越草莽臣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本
警世陰陽夢　長安道人國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本
禪真逸史　清溪道人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本
七十二朝人物演義　磊道人序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本
皇明中興聖烈傳　樂舜日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本
近報叢譚平虜傳　吟嘯主人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本
遼海丹忠録　陸人龍　崇禎間翠娛閣刊本
金瓶梅續書三種　丁耀亢等　齊魯書社一九八八年標點本
隋唐演義　褚人穫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校點本
椅杌閑評　佚　名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校點本
樵史通俗演義　江左樵子　中國書店一九八八年影印本
女仙外史　吕　熊　齊魯書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醒世姻緣傳　西周生　中州書畫社一九八二年校注本
玉嬌梨　天花藏主人　春風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平山冷燕　天花藏主人序　春風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賽紅絲　天花藏主人序　春風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玉支磯　天花藏主人述　春風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金雲翹　青心才人編次　春風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麟兒報　天花藏主人序　春風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飛花咏　天花藏主人序　春風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兩交婚　天花藏主人序　春風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定情人　素政堂主人序、於天花藏　春風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畫圖緣　天花藏主人序　春風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好逑傳　名教中人　掃葉山房本、上海文化出版社一九五六年校注本、中州書畫社一九八〇年校點本
快心編　天花才子　春風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巧聯珠　劉　璋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本
幻中真　劉　璋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本
鳳凰池　劉　璋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本
斬鬼傳　劉　璋　莞尔堂刊袖珍本
春柳鶯　鶚冠史者　春風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校點本
水滸後傳　陳　忱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校點本
後水滸傳　清蓮室主人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本
無聲戲（連城璧）　李　漁　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連城璧校點本、長江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無聲戲校注本
十二樓　李漁著、杜濬評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校點本
後七國志樂田演義　徐　震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本
儒林外史　吴敬梓　嘉慶八年卧閑草堂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會校會評本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曹　霑　甲戌（乾隆十九年）本，存一六回，臺北商務印書館刊本；己卯（乾隆二十四年）本，存四三回又兩個半回，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庚辰（乾隆二十五年）本，存七八回，文學古籍刊行社一九五五年刊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影印八〇回本
紅樓夢　曹　霑、高　鶚　乾隆五十六年程偉元、高鶚活字排印本（程甲本），次年修訂再版（程乙本），同年又修訂再版（程丙本），統稱「程高本」，均爲萃文書屋木活字本。
紅樓夢　曹雪芹、高　鶚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校注本
歧路燈　李海觀　洛陽清義堂一九二四年石印本、中州書畫社一九八〇年校點本
二度梅全傳　惜陰堂主人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校點本
緑野仙踪　李百川　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排印本
野叟曝言　夏敬渠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本、人民中國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排印本
蟫史　屠　紳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校點本
粉妝樓全傳　竹溪山人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本、又一九九五年標點本
鏡花緣　李汝珍　嘉慶二十三年蘇州原刻本、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五年校注本
何典　張南莊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本
後紅樓夢　逍遥子　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校點本

續紅樓夢　秦子忱　嘉慶四年抱瓮軒初刻本、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排印本

紅樓復夢　小和山樵　嘉慶十年金谷園刊本、光緒二年申報館仿聚珍本

紅樓圓夢　臨鶴山人　嘉慶十九年紅蔷閣寫刻本、光緒二十三年上海書局石印本

紅樓夢補　歸鋤子　嘉慶二十四年籐花榭初刊本、光緒二年申報館仿聚珍本

品花寶鑑　陳　森　道光乙酉刊本、民國二十年申報館排印本

蕩寇志　俞萬春　咸豐三年徐佩珂南京刊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校點本

三俠五義　石玉昆述　光緒五年北京聚珍堂活字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修訂本

兒女英雄傳　文　康　光緒四年北京聚珍堂活字本、亞東圖書館一九三〇年排印本

花月痕　魏秀仁　光緒十四年閩雙笏廬原刻本

老殘遊記　劉　鶚　上海神州日報館一九〇七年排印本、齊魯書社一九八五年校注本

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　吳趼人　光緒年間《新小說》雜誌連載、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校點本

痛史　吳趼人　光緒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新小說》雜誌連載、上海文化出版社一九五六年排印本

九命奇冤　吳趼人　光緒三十年至三十二年《新小說》雜誌連載、上海文化出版社一九五六年排印本

新石頭記　吳趼人　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校點本

兩晉演義　吳趼人　廣東花城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我佛山人文集》本

糊塗世界　吳趼人　廣東花城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我佛山人文集》本

恨海　吳趼人　廣東花城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我佛山人文集》本

近十年之怪現狀　吳趼人　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晚清文學叢鈔・小說二卷》本

情變　吳趼人　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晚清文學叢鈔・小說二卷》本

官場現形記　李伯元　上海亞東圖書館一九二七年排印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校點本

活地獄　李伯元、吳趼人　上海文化出版社一九五六年校訂本

文明小史　李伯元　北京通俗文藝出版社一九五五年排印本

孽海花　曾　樸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增訂本

六十種小說（清平山堂話本）　洪　楩　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校訂本、岳麓書社一九九三年校點本

熊龍峰小說四種　熊龍峰輯　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校注本

綉谷春容　赤心子輯　萬曆間建業世德堂刊本

燕居筆記　何大掄編　明末金陵刻本

古今小說　馮夢龍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排印本

警世通言　馮夢龍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排印本

醒世恆言　馮夢龍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排印本

初刻拍案驚奇　凌濛初　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排印本

二刻拍案驚奇　凌濛初　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排印本

石點頭　天然癡叟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排印本

幻影（三刻拍案驚奇）　夢覺道人、西湖浪子　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校訂本

醉醒石　東魯古狂生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古本小說集成本

鼓掌絕塵　古吳金木散人　春風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歡喜冤家　西湖漁隱主人　春風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九年校點本

鴛鴦針　華陽散人　春風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九年校點本

今古奇觀　抱甕老人　人民文學出版社校注本

二刻醒世恆言　心遠主人　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校點本

清夜鐘　陸雲龍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照世杯　酌元亭主人　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排印本

西湖佳話　古吳墨浪子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校點本

豆棚閒話　艾衲居士　乾隆四十六年書業堂刊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校點本

娛目醒心編　杜　綱　乾隆五十七年原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古

本小說集成影印本
南社小說集　王文濡編　上海文明書局一九一七年鉛印本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影印本

誠意伯文集　劉　基　四庫全書本
宋學士全集　宋　濂　四庫全書本、嘉慶十五年吳嚴榮刊本
鳳池吟稿　汪廣洋　四庫全書本
陶學士集　陶　安　四庫全書本
西隱集　宋　訥　四庫全書本
王忠文公集　王　禕　四庫全書本
翠屏集　張以寧　四庫全書本
說學齋稿　危　素　四庫全書本
雲林集　危　素　四庫全書本
林登州集　林　弼　四庫全書本
大全集　高　啓　四庫全書本
鳧藻集　高　啓　四庫全書本
高青丘集　高　啓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密菴集　謝　肅　四庫全書本
清江詩集、文集　貝　瓊　四庫全書本
蘇平仲集　蘇伯衡　四庫全書本
白雲稿　朱　右　四庫全書本
西菴集　孫　賁　四庫全書本
胡仲子集　胡　翰　四庫全書本
北郭集　徐　賁　四庫全書本
鳴盛集　林　鴻　四庫全書本
竹齋集　王　冕　四庫全書本
白雲樵唱集　王　恭　四庫全書本
覆瓿集　朱　同　四庫全書本
明太祖文集　樂韶鳳　四庫全書本
全室外集　釋宗泐　四庫全書本
靜居集　張　羽　四庫全書本
海叟集　袁　凱　四庫全書本
虛舟集　王　偁　四庫全書本
劉彥昺集　劉　炳　四庫全書本
春草齋集　烏斯道　四庫全書本
獨醉亭集　史　謹　四庫全書本
半軒集　王　行　四庫全書本
南村詩集　陶宗儀　四庫全書本
望雲集　郭　奎　四庫全書本
蚓竇集　管時敏　四庫全書本
榮進集　吳伯宗　四庫全書本
易齋集　劉　璟　四庫全書本
滎陽外史集　劉　真　四庫全書本
斗南老人集　胡　奎　四庫全書本
滄螺集　孫　作　四庫全書本
峴泉集　張宇初　四庫全書本
柘軒集　凌雲翰　四庫全書本
唐愚士詩　唐之淳　四庫全書本
繼志齋集　王　紳　四庫全書本
練中丞集　練子寧　四庫全書本
王常宗集　王　彝　四庫全書本
遜志齋集　方孝孺　四庫全書本
芻蕘集　周是修　四庫全書本
貞白遺稿　程　通　四庫全書本
靜學文集　王叔英　四庫全書本
文毅集　解　縉　四庫全書本
王舍人詩集　王　紱　四庫全書本
泊菴集　梁　潛　四庫全書本
毅齋集　王　洪　四庫全書本

頤菴文選　胡儼　四庫全書本
青城山人集　王璲　四庫全書本
東里全集　楊士奇　四庫全書本
楊文敏集　楊榮　四庫全書本
省愆集　黃淮　四庫全書本
金文靖集　金幼孜　四庫全書本
夏忠靖集　夏原吉　四庫全書本
抑菴集　王直　四庫全書本
運甓漫稿　李昌祺　四庫全書本
古廉集　李時勉　四庫全書本
薛文清集　薛瑄　四庫全書本
觀樂生集　許繼　四庫全書本
兩溪文集　劉球　四庫全書本
于忠肅集　于謙　四庫全書本
武功集　徐有貞　四庫全書本
重編瓊臺會稿　邱濬　四庫全書本
石田詩選　沈周　四庫全書本
沙溪集　孫緒　四庫全書本
懷鹿堂集　李東陽　四庫全書本
篁墩集　程敏政　四庫全書本
莊定山集　莊昶　四庫全書本
家藏集　吳寬　四庫全書本
歸田稿　謝遷　四庫全書本
震澤集　王鏊　四庫全書本
見素文集　林俊　四庫全書本
古城集　張吉　四庫全書本
容春堂續集　邵寶　四庫全書本
整菴存稿　羅欽順　四庫全書本
湘皐集　蔣冕　嘉慶丙子重刻本
文徵明集　文徵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校點本
錢逸人集　錢百川　盛明百家詩隆慶五年序刊本
六如居士全集　唐寅　嘉慶六年果克山房刻本
唐伯虎全集　唐寅　中國書店一九二五年影大道書局本
懷星堂集　祝允明　四庫全書本
枝山文集　祝允明　同治甲戌元和祝氏藏本
白齋詩集　張琦　四明張氏約園四明叢書本
竹里詩集　張琦　四明張氏約園四明叢書本
渼陂集　王九思　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影印崇禎庚辰刻本
王文成公全書　王守仁　四部叢刊影印隆慶刊本
空同集　李夢陽　四庫全書本
王廷相集　王廷相　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本
對山集　康海　四庫全書本
葉泉集　邊貢　四庫全書本
儼山集　陸深　四庫全書本
迪功集　徐禎卿　四庫全書本
文簡集　孫承恩　四庫全書本
何大復集　何景明　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本
少谷集　鄭善夫　四庫全書本
天馬山房遺稿　朱淛　四庫全書本
明良記　楊儀　中華書局據硯雲甲乙編排印本
雲邨集　許相卿　四庫全書本
考功集　薛蕙　四庫全書本
夢澤集　王廷陳　四庫全書本
升菴集　楊慎　四庫全書本
鳥鼠山人集　胡纘宗　明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長谷集　徐獻忠　明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鹺菴遺稿　柴奇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漁石集　唐龍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藍侍御集、北泉文集　藍田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鈐山堂集　嚴嵩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夏桂洲先生文集　夏　言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八厓集　周廷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齊魯書社本
函山先生集　劉天民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五嶽山人集　黄省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東廓鄒先生文集　鄒守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常評事集、寫情集　常　倫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谷原詩集　蘇　祐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谷原文草　蘇　祐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西玄詩集　馬汝驥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雅宜山人集　王　寵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童内方先生集　童承叙　道光沔陽盧氏慎始基齋刊本
少石集　陸　釴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芝園定集、别集、外集　張時徹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皇甫司勳集　皇甫汸　四庫全書本
方山先生文録　薛應旂　常州先哲遺書本
楊文懿公文集　楊守陳　四明張氏約園刊四明叢書本
李開先集　李開先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
孫文恪公集　孫　陞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世經堂集　徐　階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少湖先生文集　徐　階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念菴羅先生集　羅洪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黄淳父先生全集　黄姬水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何翰林集　何良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止止集　丘雲霄　四庫全書本
王氏存笥稿　王維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奉使集　唐順之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陳後岡詩集、文集　陳　束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趙浚谷詩集　趙時春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趙浚谷先生集　趙時春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玩芳堂摘稿　王慎中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東岱山房詩録　李先芳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白華樓藏稿、續稿、吟稿　茅　坤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茅坤集　茅　坤　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校點本
姜鳳阿文集　姜　寶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近溪羅子全集　羅汝芳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歐虞部集　歐大任　四庫禁毁書叢刊北京出版社本
青蘿館詩　徐中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徐渭集　徐　渭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校點本
中弇山人稿　王士驌　四庫禁毁叢刊北京出版社本
甔甀洞稿、續稿　吴國倫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太函集　汪道昆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弇州四部稿　王世貞　四庫全書本
弇州續稿　王世貞　四庫全書本
居來先生集　張佳胤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處實堂集　張鳳翼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端峰先生松菊堂集　孫　鑛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朱秉器文集　朱孟震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齊魯書社本
二酉園文集、詩集、續集　陳文燭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松石齋集　趙用賢　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出版社本
王百穀十九種　王稚登　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出版社本
王侍御類稿　王　圻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喙鳴文集、詩集　沈一貫　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出版社本
石秀齋集　莫是龍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焦氏澹園集　焦　竑　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出版社本
焦氏澹園續集　焦　竑　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出版社本
少室山房集　胡應麟　四庫全書本
少室山房類稿　胡應麟　民國十三年刊續金華叢書本
由拳集　屠　隆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白榆集　屠　隆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棲真館集　屠　隆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姚江孫月峰先生全集　孫　鑛　嘉慶靜遠軒刊本
隅園集、續川集　陳與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谷城山館文集　于慎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願學集　鄒元標　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本
快雪堂集　馮夢禎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江盈科集　江盈科　岳麓書社一九九七年本
陶文簡公集　陶望齡　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出版社本
緱山先生集　王　衡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宗伯集　馮　琦　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出版社本
沈璟集　沈　璟　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白蘇齋類稿　袁宗道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本
袁宏道集箋校　錢伯城箋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本
鹿裘石室集　梅鼎祚　天啓三年刻本
鹿裘石室尺牘　梅鼎祚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梅禹金詩草　梅鼎祚　萬曆汝南梅氏刊本
與玄草　梅鼎祚　萬曆汝南梅氏刊本
庚辛草　梅鼎祚　萬曆汝南梅氏刊本
南游集　梅鼎祚　嘉慶十八年刻本
玉茗堂文集　湯顯祖　天啓元年刊本
湯顯祖集　湯顯祖　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本
湯顯祖詩文集　湯顯祖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箋校本
湯顯祖戲曲集　湯顯祖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校點本
負苞堂詩選、文選　臧懋循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來禽館集　邢　侗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大泌山房集　李維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鬱儀樓集　鄒迪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調象庵稿　鄒迪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石語齋集　鄒迪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始青閣稿　鄒迪光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趙忠毅公詩文集　趙南星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虞德園先生集　虞淳熙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小草齋文集　謝肇淛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少墟集　馮從吾　四庫全書本
三易集　唐時升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容臺集　董其昌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九籥集　宋懋澄　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排印本
珂雪齋文集　袁中道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本
珂雪齋近集　袁中道　上海書店一九八二年據中央書店版重印本
隱秀軒集　鍾　惺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校點本
蒼霞草、蒼霞續草　葉向高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識匡齋全集　劉康祉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高子遺書　高攀龍　四庫全書本
汲古堂集　何　白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李太僕恬致堂集　李日華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白石樵真稿　陳繼儒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晚香堂集　陳繼儒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陳學士先生初集　陳懿典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公槐集、響玉集、棘門集、沆瀣集、松癭集、文遠集　姚希孟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簡齋先生集　劉榮嗣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高陽集　孫承宗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譚元春集　譚元春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校點本
紗遠堂全集　馬之駿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倪文貞集　倪元璐　四庫全書本
樓山堂集　吳應箕　咸豐三年原刊、民國鉛印本
天傭子集　艾南英　舊學山房藏版道光丙申重刻本
知畏堂文存　張　采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七録齋集　張　溥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祁佳彪集　祁佳彪　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校點本
陳子龍詩集　陳子龍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校點本

夏完淳集　夏完淳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校點本
瞿式耜集　瞿式耜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校點本
詠懷堂詩集　阮大鋮　都公鍾室鈔本
石民江村集　茅元儀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石民四十集　茅元儀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張岱詩文集　張　岱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本
娜嬛文集　張　岱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本
張蒼水集　張煌言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寶綸堂集　陳洪綬　光緒十四年會稽董氏取斯堂重刊
壯悔堂文集　侯方域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牧齋初學集　錢謙益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牧齋有學集　錢謙益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吳梅村先生編年詩集、詩詞補鈔　程穆衡箋　民國十八年排印太崑先哲遺書本
吳梅村全集　吳偉業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校點本
浪齋新舊詩　徐　波　八喜齋叢書京師刊本
浮雲集　陳之遴　乾隆十年周星兆重修本
魏叔子文集外篇、魏叔子日録、魏叔子詩集　魏　禧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金聖嘆全集　金聖嘆　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本
沉吟樓詩選　金人瑞　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人別集叢刊景印本
四照堂詩集　王猷定　同治三年越中重刻本
舜水遺書　朱之瑜　民國二年湯寺潛序本
留耕堂詩集　殷　岳　定州謙德堂王氏刊本
熊學士詩文集　熊伯龍　康熙九年刻本、乾隆五十一年補修本
戇叟詩鈔　紀映鍾　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本
陸桴亭先生遺書　陸世儀　唐受祺京師刊本
中洲草堂遺集　陳子升　詩雪軒校刊《粵十三家集》本
楊園先生集　張履祥　光緒甲辰武昌吕氏刊本
楊園先生詩文　張履祥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青箱堂詩集　王崇簡　康熙十四年刻本（善本甲）
青箱堂文集、遺稿續刻、年譜　王崇簡　康熙間刻本
范忠貞集　范承謨　四庫全書本
書壁詩　范承謨　叢書集成續編本
程青溪詩畫卷　程正揆　神州國光社影印本
程青溪釋石濤山水卷　程正揆　神州國光社影印本
七頌堂詩文集　劉體仁　同治七年刊本
七頌堂識小録　劉體仁　叢書集成初編本
荆園小語、荆園進語　申涵光　叢書集成初編本
聰山集　申涵光　叢書集成初編本
聰山詩選　申涵光　叢書集成初編本
亭林詩集、亭林文集、顧亭林先生詩箋注　顧炎武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白耷山人詩集　閻爾梅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白耷山人文集　閻爾梅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南雷文定、外集、南雷詩曆　黄宗羲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李漁全集　李　漁　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本
賴古堂集　周亮工　清人別集叢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浮山文集　方以智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安雅堂詩集、文集、未刻稿、入蜀集　宋　琬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歸莊集　歸　莊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校點本
定山堂詩集　龔鼎孳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定山堂古文小品　龔鼎孳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蒿菴集　張爾岐　光緒十五年山東書局重刊本
改亭詩集、改亭文集　計　東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堯峰文鈔　汪　琬　四庫全書本
學餘堂文集、學餘堂詩集、外集　施閏章　四庫全書本
陋軒詩　吴嘉紀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春酒堂文存、春酒堂詩存、春酒堂外紀　周　容　叢書集成續編本

黃九烟先生和楚女詩　黃周星　叢書集成續編本
千春一恨集唐詩六十首　黃周星　叢書集成續編本
溉堂集　孫枝蔚　清人別集叢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影印本
胡石莊先生集　胡承諾　民國五年沈觀齋刊本
呂晚村先生文集、呂晚村先生續集、呂晚村先生附集　呂留良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秋笳集　吳兆騫　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年排印本
通志堂集　納蘭性德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飲水詩集、詞集　納蘭性德　民國影印萬松山房叢書第一集本
納蘭詞　納蘭性德　叢書集成新編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本
兼濟堂文集　魏裔介　四庫全書本
兼濟堂集　魏裔介　龍江書院刻本
瓊琚佩語　魏裔介　叢書集成初編本
變雅堂遺集、變雅堂遺集附録　杜濬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寒松堂全集　魏象樞　康熙年間刻本
湯文正公全集、附録年譜　湯斌　同治辛未肅谷麗澤書屋雕本
湯子遺書附年譜　湯斌　同治九年刊本
湯子遺書、附録　湯斌　四庫全書本
湖海樓全集　陳維崧　光緒辛卯弇山鐸署重刊本
百尺梧桐閣集、百尺梧桐閣遺稿　汪懋麟　上海古籍出版社景印康熙刻本
六松堂集　曾燦　乙卯冬月南昌刊本
五湖游稿　余懷　宣統元年晨風閣吳仲校刊本
王船山詩文集　王夫之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校點本
翁山詩外、翁山文外　屈大均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硯溪先生集　惠周惕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託素齋詩文集　黎士弘　雍正二年黎致遠刻本
珂雪詞　曹貞吉　四庫全書本
費氏遺書三種　費密　叢書集成續編本
費氏遺書三種　費密　怡蘭堂藏版民國十六年渭南嚴式誨校刊本
姜先生全集　姜宸英　光緒慈溪刊本
湛園集　姜宸英　四庫全書本
葦間詩稿　姜宸英　叢書集成續編本
獨漉堂文集　陳恭尹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學文堂文集、詩集、詩餘　陳玉璂　叢書集成續編本
桂松堂全集、延露詩、南淮集　彭孫遹　四庫全書本
馮舍人遺詩　馮廷魁　民國三年上海集益書局印行本
北墅緒言　陸次雲　清刻本
樗巢詩選　李必恒　嘉慶十四年　射齋夏氏刊本
秋水集　嚴繩孫　一九一七年無錫縣圖書館校刊本
己畦詩集　葉燮　戊午孟夏夢篆樓刊本
高江村全集　高士奇　康熙間刻本、朗潤堂重刊本
西堂文集、詩集、西堂樂府　尤侗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尤西堂全集　尤侗　上海文瑞樓印本
有懷堂集　韓菼　康熙二十年自刻本
邵青門全集附邵氏家録　邵長蘅　叢書集成續編本
蓮洋詩鈔、墓誌銘、附録　吳雯　四庫全書本
稗畦集、稗畦續集　洪昇　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排印本
六瑩堂集、六瑩堂二集、評詞、附録　梁佩蘭　叢書集成續編本
續刻受祺堂文集　李因篤　道光十年楊浚刻本
居業齋詩鈔　金德嘉　康熙五十八年蔣國祥刻本
南州草堂集　徐釚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本事詩　徐釚　乾隆二十年重鐫半松堂書屋藏版本
遂初堂詩集、文集、別集　潘耒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遂初堂外稿　潘耒　甲戌辛巳叢編・乙亥叢編本
曝書亭集　朱彝尊　四庫全書本
曝書亭集　朱彝尊　四部叢刊本
曝書亭集外詩、詞、文　朱彝尊　叢書集成續編本
曝書亭詞　朱彝尊　廣東人民出版社排印本
曝書亭集詩注、附年譜　朱彝尊　木山閣刊本

江泠閣全集　泠士嵋　庚申橫山草堂刊本
帶經堂集　王士禎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精華録　王士禎　四庫全書本
漁洋山人集外詩　王士禎　叢書集成續編本
阮亭詩餘、衍波詞　王士禎　叢書集成初編本
漁洋山人詩集　王士禎　康熙八年己酉吴郡沂詠堂雕本
衍波詞　王士禎　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排印本
鳳池閣集　顧　汧　清人别集叢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康熙刻本
友鶴堂集　黄鶴來　清人别集叢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康熙刻本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　愛新覺羅玄燁　四庫全書本
棟亭集　曹　寅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康熙刻本
毛西河先生全集　毛奇齡　蕭山陸凝瑞藏版乾隆三十五年遞修本
西河集　毛奇齡　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南山集偶鈔、南山集、南山集補遺　戴名世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戴名世集　戴名世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排印本
西陂類稿　宋　犖　四庫全書本
西陂類稿附補遺、附年譜　宋　犖　民國六年宋明善刊本
綿津山人詩集　宋　犖　上海古籍書店覆印本
彈指詞　顧貞觀　光緒四年枕經葊史齋重刊本
桐埜詩集　周起渭　咸豐壬子世恩堂陳氏刊本
聊齋文集　蒲松齡　一九〇九年上海國學扶輪社鉛印本
野香亭集　李孚青　光緒十四年鉛印本
道旁散人集　李孚青　叢書集成續編本
黄葉村莊詩集　吴之振　康熙三十二年刊本
湖海集　孔尚任　介安堂刊本
二十四泉草堂集　王　蘋　清刊兩册本
績學堂文鈔　梅文鼎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懷清堂集　湯右曾　四庫全書本
義門先生集　何　焯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義門讀書記　何　焯　四庫全書本
秀野草堂詩集　顧嗣立　道光二十八年長沙顧元凱刻本
東江詩鈔　唐孫華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康熙刻本
横雲山人集　王鴻緒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道榮堂全集　陳鵬年　乾隆壬午年鐫刻本
賜硯堂詩稿附補遺　許賀来　叢書集成續編本
叢碧山房詩集　龐　塏　清刊本、雪崖自訂本
敬業堂詩集、文集、别集　查慎行　四庫全書本
横山詩文集　裘　璉　民國三年甬上旅遯軒校印本
横山詩集　裘　璉　原煒書齋甲寅孟冬月甬上旅遯軒校印本
徐芝仙出塞詩　徐　蘭　清刊本
蔣南沙花卉册　蔣廷錫　中華玻璃版影印本
茶坪詩鈔　徐永宣　民國十二年鉛印本
味和堂詩集　高其倬　清乾隆五年高恪等刻、三十一年重修本
因園集　趙執信　四庫全書本
飴山堂詩文集　趙執信　中華書局聚珍仿宋本
南華詩鈔　張鵬翀　清乾隆十年刻本（善本甲）
賜詩庚和集　張鵬翀　清乾隆十年刻本（善本甲）
香屑集　黄之雋　清遂初園刻本
香屑集　黄之雋　四庫全書本
瘖堂集　黄之雋　乾隆間刻本
望溪先生文集　方　苞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望溪先生集外文　方　苞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望溪先生集外文補遺　方　苞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方苞集　方　苞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標點本
道腴堂詩編　鮑　鉁　清木刻本
穆堂初稿　李　紱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穆堂别稿　李　紱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秋牕文鈔　魯曾煜　清乾隆刻本
海珊詩鈔　嚴遂成　叢書集成續編本

陳司業詩集　陳祖范　雍正九年常熟開文社印本
岳容齋詩集　岳鍾琪　叢書集成續編本
陳一齋先生文集　陳梓　宣統三年上海國學扶輪社鉛印本
質園詩集　商盤　嘉慶八年斟雉山房重刊本
冬心先生集　金農　雍正十一年刻本
秋江集注　黃任　道光癸未東山家塾刊本
弢甫集附旌門録　桑調元　蘭陔草堂刻本
弢甫五岳集　桑調元　修汲堂藏版本
尹文端公詩集　尹繼善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香樹齋詩集　錢陳群　乾隆十六年刻本
上湖紀歲詩編　汪師韓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上湖詩紀續編　汪師韓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上湖分類文編　汪師韓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上湖文編補鈔　汪師韓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芝庭先生集　彭啓豐　乾隆六十年刻本
積書岩詩集　劉逢源　畿輔叢書定州謙德堂王氏刻本
玉暉堂詩集　趙湛　畿輔叢書定州謙德堂王氏刻本
柿葉庵詩選　張蓋　畿輔叢書定州謙德堂王氏刻本
藏書紀事詩附補正　葉昌熾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秋室集　楊鳳苞　湖州陸氏刻本
解春文鈔　馮景山　抱經堂叢書、北京直隸書局影印本
瀼陸詩鈔　顧于觀　乾隆六年刻本
弱水集　屈復　乾隆七年刻本
介石堂文集　郭起元　乾隆十八年刻本
阮齋文鈔、詩鈔　勞孝輿　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無悔齋詩集、附録　周京　乾隆十七年刻本
繩庵内集、外集　劉綸　乾隆三十七年用拙堂刻本
澄碧齋詩鈔、別集　錢琦　乾隆四十五年刻本
教經堂詩集、文集　徐書受　乾隆五十年己巳刻本
婣雅堂詩集、續集、詞集、娵隅集、別集　趙文哲　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海愚詩鈔　朱孝純　乾隆五十九年刻本
存吾春軒集、附録　周大樞　嘉慶刻本
樊榭山房詞　厲鶚　民國二十六年開明書店印清名家詞本
樊榭山房文集　厲鶚　四部叢刊本
惺齋五種、續編一種（又名新曲六種）　夏綸　乾隆十六年世光堂刻本
鮚琦亭集　全祖望　嘉慶九年借樹山房刻本
柘坡居士集　萬光泰　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檜門詩存、觀劇絶句　金德瑛　乾隆三十三年如心堂刻本
梁溪詩鈔　顧光旭　嘉慶元年雙橋草堂刻本
寶文堂文鈔、詩鈔　齊召南　嘉慶二年至十三年秦瀛戴殿海刻本
逃虚閣詩集　張錦芳　嘉慶六年刻本
寫韵軒小稿　曹貞秀　嘉慶甲子刻本
味雪樓詩草、別稿　宋鳴瓊　嘉慶刊本
石筍山房文集、補遺、詩集、詩餘、補遺、續補遺、年譜　胡天游　咸豐二年重刻本
太谷山堂集　夢麟　乾隆刻本
霜柯餘響集　符曾　民國二十三年上虞羅氏石印百爵齋叢刊本
丁辛老屋集　王又曾　乾隆四十年新安曾氏刻本
鄭板橋集　鄭燮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校點本
鄭板橋全集　鄭板橋　齊魯書社一九八五年編校本
龍泓館詩集　丁敬　同治八年廣州刻本
硯林詩集　丁敬　嘉慶十二年刻本
青溪集　程廷祚　金陵叢書本
沈歸愚全集　沈德潛　乾隆十八年至三十二年教忠堂刻本
紫竹山房詩集、文集　陳兆崙　乾隆刻本
隱拙齋集、續集　沈廷芳　乾隆二十二年至四十四年則經堂刻本
道古堂文集、詩集　杭世駿　乾隆四十一年刻本、光緒十四年汪氏振綺堂重刻本
海峯文集　劉大櫆　乾隆醒園刻本
静簾齋詩集　金甡　嘉慶二十五年刻本

二樹今體詩、詩略、寫梅歌、續編　童　鈺　嘉慶刻本
銅鼓書堂遺稿　查　禮　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雲岫詞　施朝榦　乾隆六十年刊本
吞松閣集　鄭虎文　嘉慶十三年至十四年刻本
浣玉軒集　夏敬渠　光緒十六年刻本
無不宜齋未定稿　翟　灝　乾隆間刻本
攀石齋詩集　錢　載　乾隆間刻本
波餘遺稿　王翼孫　嘉慶間刻本
惕甫未定稿　王翼孫　嘉慶間刻本
隨園全集　袁　枚　上海校經山房成記書局石印本
袁枚全集　袁　枚　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校點本
袁文箋正、補注　袁枚撰、石韞玉箋　嘉慶十七年刻本
袁文合箋　袁　枚　光緒八年青箱塾刻本
小倉山房尺牘　袁　枚　申報館叢書餘集本
新體廣註小倉山房尺牘　袁　枚　民國七年上海世界書局石印本
小倉山房文集、外集、詩集、詩續集　袁　枚　乾隆間隨園刊本
理堂文集、外集、詩集、日記　韓夢周　道光三年至四年靜恒書屋刻本
韓山堂文集、詩集　管世銘　嘉慶六年讀書山房刻本
御製詩集　愛新覺羅弘曆　乾隆刻本
五百四峯草堂詩鈔　黎　簡　嘉慶間衆香亭刻本
童山文集　李調元　嘉慶四年刻本
夢樓詩集　王文治　乾隆六十年食舊堂刻本
茗柯文編　張惠言　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茗柯文補編、外編　張惠言　民國間據道光十四年刻本影印四部叢刊本
茗柯文初編、二編、三編、四編、補編、外編　張惠言　道光十五年陳善刻本
紫峴山人詩集、詩餘、文集、六如亭傳奇　張九鉞　光緒重刻本
小湖田樂府、續集　吳蔚光　嘉慶六年刻本
素修堂詩集、後集、補遺、小湖田樂府、續集　吳蔚光　嘉慶辛未古金石齋刊本
九柏山房詩　楊　倫　嘉慶十七年遂初堂刊本
潛研堂文集、詩集、詩續集　錢大昕　嘉慶丙寅刊本
紀文達公遺集　紀　昀　嘉慶十七年紀樹馨刻本
知足齋文集　朱　珪　嘉慶二十年刻本
南野堂全集　吳文溥　乾隆嘉慶間刻本
澹仙詞鈔　熊　璉　嘉慶二年茹雪山房刻本
卷施閣文甲、乙集、詩集、附鮚軒詩、更生齋文甲、乙集、詩集、詩餘、年譜　洪亮吉　乾隆嘉慶間貴陽學署刻本
洪北江詩文集　洪亮吉　四部叢刊本
王麈集　洪亮吉　光緒至民國間江陰金氏刻粟香室叢書本
梅邊吹笛譜　凌廷堪　道光六年刻本
紫石泉山房文集、詩鈔　吳　定　嘉慶十五年鮑氏刊本
存素堂文集　法式善　嘉慶十二年續溪程氏揚州刻本
陶廬雜録　法式善　嘉慶二十二年刻本
甌北集　趙　翼　嘉慶十七年刻甌北全集本
甌北詩鈔　趙　翼　同治十三年刻本
甌北全集　趙　翼　光緒三年滇南唐氏重刻本
船山詩草　張問陶　中華書局排印本
頻羅庵遺集　梁同書　嘉慶二十二年刻本
五七言今體詩鈔　姚　鼐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惜抱軒文集、文後集、詩集、詩後集　姚　鼐　嘉慶刻本
惜抱軒先生尺牘　姚　鼐　惜抱軒遺書三種本
惜抱軒文集、詩集　姚　鼐　民國十五年商務印書館影印四部叢刊本
留春草堂詩鈔　伊秉綬　嘉慶十九年秋水園刻本
瓶水齋詩集、別集　舒　位　嘉慶二十一年刻本
述庵詩鈔　王　昶　乾隆五十五年刻本
琴畫樓詞鈔　王　昶　乾隆四十三年刻本、開明書店清名家詞本
春融堂集、述庵年譜、雜記八種　王　昶　嘉慶十二年至十三年青浦王氏塾南書舍刻本
淵雅堂全集　王芑孫　嘉慶刻本

淵雅堂編年詩稿　王芑孫　嘉慶刻本
大雲山房文稿　惲　敬　嘉慶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刻本
大雲山房文稿、補編　惲　敬　同治宣穎達校刻本
大雲山房言事　惲　敬　同治二年刻本
煙霞萬古樓詩選　王　曇　陳頤道刻本
煙霞萬古樓文集　王　曇　道光二十年刻袖珍本
復初齋詩集、續集、集外詩　翁方綱　嘉慶刻本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道光李彥章刻本、光緒重刻本
有正味齋駢體文　吳錫麟　嘉慶十三年刻本
芳茂山人詩録　孫星衍　嘉慶刊平津館叢書本、光緒刻十卷本
尚絅堂詩集、詞集、駢體文　劉嗣綰　道光六年大樹園刻本
雕菰樓集　焦　循　道光四年阮福嶺南節署刻本、蘇州文學山房刻本
小峴山人詩集、文集、文續集、補編　秦　瀛　嘉慶城西草堂刻道光補刻本
嘉樹山房集　張士元　嘉慶二十六年刻本
劉孟塗集　劉　開　道光六年姚氏檗山草堂刻本
石桐先生詩鈔　李懷民　乾隆刻本
紅杏山房詩鈔　宋　湘　道光刻本
簡學齋詩存、詩删　陳　沆　咸豐壬子刊本
青芝山館詩集、斷水詞、駢體文　樂　鈞　嘉慶二十二年刻本
天真閣集、外集　孫原湘　光緒辛卯重刻本
雙白燕堂文集、外集　陸耀遹　光緒四年刻本
賞雨茅屋詩集　曾　燠　道光間刻本
讀書樓詩集　吳應逵　嘉慶七年吳氏雍睦堂用家刻校印本
靈芬館集　郭　麐　嘉慶二十一年刻靈芬館集本
懺餘綺語　郭　麐　四部備要本
浮眉樓詞　郭　麐　四部備要本
蘅蕪詞　郭　麐　四部備要本
靈芬館詞　郭　麐　嘉慶十二年刻本
因寄軒文　管　同　道光十三年管氏刻本
齊物論齋文集　董士錫　道光二十年江陰暨陽書院刻本
試畯堂詩鈔、賦鈔　王　蘇　道光二年壬午重刊本
紅香館詩草　惲　珠　嘉慶二十一年刻本
香蘇山館古、今體詩集　吳嵩梁　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謙益詩鈔　賈虞龍　道光六年刻本
頤道堂文鈔　陳文述　道光八年刻本
念宛齋文稿　左　輔　嘉慶至道光裕德堂刻本
左海文集　陳壽祺　道光刻皇清經解本
崇百藥齋文集　陸繼輅　光緒四年興國州署重刻本
程侍郎遺集　程恩澤　粵雅堂叢書本
聽雲樓詩鈔　譚敬昭　道光間刻本
自然好學齋詩鈔　汪　端　同治十三年重刻本
味雋齋詞　周　濟　道光三年刻本
金壺浪墨　潘德輿　光緒十三年刻小方壺齋叢書四集本
私艾軒文集　吳　育　道光二十年江陰暨陽書院刻本
冰雪堂詩　歸真道人　道光二十年刻本
養默山房詩餘　謝元淮　道光二十四年精刊硃墨套印本
思適齋集　顧千里　道光二十九年上海徐氏刻本
曇花集　汪淑娟　咸豐三年刻本
怡志堂集　朱　琦　同治甲子京師刻本
雅歌堂集　徐　經　光緒二年潭陽徐氏刻本
兩當軒集　黃景仁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校點本
初月樓古文緒論　吳德旋　民國五年上海有正書局石印文學津梁本
初月樓文鈔、詩鈔　吳德旋　道光三年刻本
壹齋集　黃　鉞　咸豐九年廣東南海縣丞署刻本
碉東詩鈔　歐陽紹洛　道光刻本
秋聲館遺集　歐陽勳　咸豐刻本
養一齋文集　李兆洛　光緒四年重刻本
李養一先生詩集　李兆洛　光緒八年刻本
定盦文集、餘集　龔自珍　道光三年自刻本
己亥雜詩　龔自珍　道光十九年自刻本

定盦文集、續集　龔自珍　同治七年吴煦刻本、仁和曹籀刻本
龔定盦全集　龔自珍　光緒二十三年萬本書堂刻本
龔自珍全集　龔自珍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五年校點本
定盦詞五種　龔自珍　開明書店清名家詞本
休復居詩集、文集　毛嶽生　民國二十五年寶應氏據嘉定黄氏道光刊本影印
雙硯齋詞　鄧廷楨　民國九年鄧邦述刻本
夫椒山館詩　周儀暐　道光二十七年味塵軒刻本
何紹基詩文集　何紹基　岳麓書社一九九二年校點本
印雪軒詩鈔　俞鴻漸　民國六年石印本
印雪軒文鈔　俞鴻漸　光緒二年刻本
古春軒詩鈔　梁德繩　咸豐二年重刻本
沈四山人詩録　沈謹學　道光三十年刻本
桂馨堂集八種　張廷濟　道光咸豐間刻本
真有益齋文編　黄安濤　道光刻本
揅經室集　阮　元　道光三年文選樓刻本
補讀書齋遺稿　沈維鐈　光緒元年刻本、集外稿二十五年補刻本
刻楮集　錢儀吉　光緒六年重刻本
儀衛軒文集　方東樹　同治七年刻本
南村草堂詩鈔　鄧顯鶴　道光九年至咸豐元年刻本
積石文稿　張　履　光緒二十年刻本
東溟文集　姚　瑩　道光刻中復堂全集本
琴隱園詩集　湯貽汾　光緒元年刻本
僊屏書屋初集文録、詩録　黄爵滋　道光二十六年精刻本
安吴四種　包世臣　道光二十六年白門倦游閣刊木活字本
小倦游閣集　包世臣　包世臣全集本
柏梘山房集　梅曾亮　咸豐六年刻本
古微堂集　魏　源　光緒四年淮南書局刻本
聽松廬詩鈔　張維屏　道光五年刻本
松心文鈔　張維屏　咸豐七年刻本
香草詞　宋翔鳳　開明書店清名家詞本
浮谿精舍詞　宋翔鳳　開明書店清名家詞本
習苦齋集　戴　熙　同治六年刻本
七經樓文鈔　蔣湘南　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春暉閣詩鈔選　蔣湘南　道光十六年刻本
天游閣集　顧太清　風雨樓叢書本
小鷗波館駢體文鈔　潘曾瑩　民國二十六年歲可堂刊本
小鷗波館詩鈔　潘曾瑩　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小鷗波館詞鈔　潘曾瑩　道光二十三年序刻本
心日齋詞集　周之琦　道光間刻本
儀顧堂集　陸心源　同治十三年刻本、光緒二十四年刻本
香南雪北詞　吴　藻　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花簾詞　吴　藻　道光十年刻本
拏雲館詩草　孔憲彝　稿本
拏雲館詩草（還鄉草）　孔憲彝　道光甲午刻本
疏影樓詞　姚　燮　咸豐四年甲寅大梅山館刻本
復莊詩問　姚　燮　道光二十六年大梅山館刻本
倚晴樓詩集、續集、詩餘　黄燮清　咸豐同治間刻本
巢經巢詩鈔　鄭　珍　光緒二十三年遵義黎氏刻本
巢經巢全集　鄭　珍　一九四〇年貴州省政府據清刊版彙印本
儀宋堂文二集　吴嘉洤　同治刻本
黄鵠山人詩初鈔　林壽圖　光緒八年刻本
好雲樓集　李聯琇　咸豐十一年思養堂刻本
二知軒詩鈔　方濬頤　同治五年刻本
二知軒文存　方濬頤　光緒四年刻本
花宜館詩鈔　吴振棫　同治四年刻本
郘亭詩鈔　莫友芝　影山草堂六種本
伏敔堂詩録　江　湜　同治元年至二年刻本
朱九江先生集　朱次琦　光緒二十三年刻本
遊杭合集　徐時棟　同治六年至光緒元年虎肭山房葉氏松竹居葛氏刻本
煙嶼樓文集　徐時棟　光緒元年刻本

曾文正公詩文集　曾國藩　同治十三年傳忠書局刻本
曾文正公全集　曾國藩　一九三六年世界書局出版
百柱堂詩集、文集、駢體文、詞、附録　王柏心　光緒十八年刻本
胡文忠公遺集　胡林翼　同治六年刻本
得一録　余　治　同治八年刻本
憶江南館詞　陳　澧　民國甲寅汪氏微尚齋刻本
東塾集　陳　澧　光緒壬辰菊坡精舍刻本
思益堂日札　周壽昌　光緒十四年刻本
藤香館詞　薛時雨　同人詞選本
蘇鄰遺詩　李鴻裔　光緒十四年遵義黎氏日本刻本
蘇鄰遺詩續集　李鴻裔　光緒十七年李氏石印本
小匏庵詩存　吴仰賢　光緒四年刻本
陶樓文鈔　黄彭年　民國十二年刻本
小松園閣雜著　程庭鷺　同治二年精刻本
佩蘅詩鈔八種　寶　鋆　咸豐己未寶梅等刻本
遜學齋文鈔、詩鈔　孫衣言　同治三年至十二年刻本
濂亭集　張裕釗　一九一六年張氏後人重刻本
遲鴻軒詩棄、文棄　楊　峴　光緒間刻本
天愚生詩鈔　游智開　稿本、清王家璧批本
意苕山館詩稿　易佩紳　光緒壬辰京師刻本
翠巖室詩　韓弼元　咸豐十年序刻本
翠巖室文集　韓弼元　光緒二十八年跋刻本
論文集要　薛福成輯　民國五年上海有正書局石印文學津梁本
庸庵文編　薛福成　臺北文海出版社史料叢刊正編本
石達開全集　石達開撰、錢書侯編　民國二十五年紹興景鐘書廠印行本
越縵堂駢體文附散體文　李慈銘　光緒二十三年刻本
杏花香雪齋詩　李慈銘撰、吴道晉輯　中華書局排印本
拙尊園叢稿　黎庶昌　光緒十九年上海醉六堂印本
譚嗣同全集　譚嗣同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校點本
介白堂詩集　劉光第　戊戌六君子遺集本
衷聖齋詩文集　劉光第　光緒三十年麗峰書屋刻
晚翠軒詩　林　旭　戊戌六君子遺集本
康南海文集　康有爲　一九一四年上海共和編譯局印行與《梁任公文集》合刻本
飲冰室合集　梁啓超　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排印本
劉申叔先生遺書　劉師培　寧武南氏校印本
湘綺樓全書　王闓運　光緒三十三年長沙劉氏刻本
張文襄公全集　張之洞　北京文華齋一九二八年刻本
樊李二家詞鈔　樊增祥、李慈銘　光緒二十八年石印本
樊山全集　樊增祥　渭南縣署刻本
人境廬詩草　黄遵憲　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箋注本
畏廬文集　林　紓　民國初年商務印書館綫裝本
海日樓札叢　沈曾植　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版錢仲聯輯本
嶺雲海日樓抄附選外集等　丘逢甲　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校點本
嚴幾道詩文鈔　嚴　復　上海國華書局一九二二年綫裝本
藝風堂文集　繆荃孫　光緒二十六年家刻本
疆村語業　朱孝臧　歸安朱氏家刻疆村遺書本第二函
疆村棄稿　朱孝臧　疆村遺書本第二函
蕙風詞　況周頤　蕙風叢書本第二函
海藏樓詩集　鄭孝胥　民國三年武昌刻本、香港九龍天風出版社據武昌刻本影印本
觀堂集林　王國維　烏程蔣氏密韻樓印本
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　王國維　商務印書館一九四〇年石印本
散原精舍詩集、續集　陳三立　商務印書館本
散原精舍文集　陳三立　上海中華書局一九四九年排印本
石遺室叢書　陳　衍　家刻本
章氏叢書　章太炎　浙江圖書館校刻本
宋太祖龍虎風雲會　羅　本　中華書局元曲選外編本
西遊記　楊　訥　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本

金童玉女嬌紅記　劉　兌　宣德間金陵積德堂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本
呂洞賓三度城南柳　谷子敬　脉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山神廟裴度還帶　賈仲明　孤本元明雜劇本
李素蘭風月玉壺春　賈仲明　明息機子刊本
呂洞賓桃柳昇仙夢　賈仲明　孤本元明雜劇本
荆楚臣重對玉梳記　賈仲明　脉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蕭淑蘭情寄菩薩蠻　賈仲明　脉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鐵拐李度金童玉女　賈仲明　脉望館校古名家雜劇本
黄廷道走千里流星馬　黄元吉　孤本元明雜劇本
冲漠子獨步大羅天　朱　權　孤本元明雜劇本
卓文君私奔相如　朱　權　孤本元明雜劇本
十美人慶賞牡丹園　朱有燉　奢摩他室曲叢本
小天香半夜朝元　朱有燉　奢摩他室曲叢本
文殊菩薩降獅子　朱有燉　宣德間原刊本
天香圃牡丹品　朱有燉　奢摩他室曲叢本
四時花月賽嬌容　朱有燉　孤本元明雜劇本
李妙清花裏悟真如　朱有燉　奢摩他室曲叢本
李亞仙花酒曲江池　朱有燉　奢摩他室曲叢本
呂洞賓花月神仙會　朱有燉　孤本元明雜劇本
河嵩神靈芝慶壽　朱有燉　孤本元明雜劇本
東華仙三度十長生　朱有燉　孤本元明雜劇本
宣平巷劉金兒復落娼　朱有燉　奢摩他室曲叢本
洛陽風月牡丹仙　朱有燉　盛明雜劇本
孟浩然踏雪尋梅　朱有燉　奢摩他室曲叢本
美姻緣風月桃源景　朱有燉　奢摩他室曲叢本
南極仙度脱海棠仙　朱有燉　孤本元明雜劇本
豹子和尚自還俗　朱有燉　奢摩他室曲叢本
清河縣繼母大賢　朱有燉　奢摩他室曲叢本
黑旋風仗義疏財　朱有燉　奢摩他室曲叢本
福録壽仙官慶會　朱有燉　奢摩他室曲叢本
惠禪師三度小桃紅　朱有燉　奢摩他室曲叢本
張天師明斷辰鉤月　朱有燉　奢摩他室曲叢本
紫陽仙三度常椿壽　朱有燉　奢摩他室曲叢本
瑶池會八仙慶壽　朱有燉　奢摩他室曲叢本
甄月娥春風慶朔堂　朱有燉　奢摩他室曲叢本
群仙慶壽蟠桃會　朱有燉　奢摩他室曲叢本
漢相如獻賦題橋　朱有燉　雜劇十段錦本
趙貞姬身後團圓夢　朱有燉　奢摩他室曲叢本
劉盼春守志香囊怨　朱有燉　奢摩他室曲叢本
關雲長義勇辭金　朱有燉　雜劇十段錦本
蘭紅葉從良煙花夢　朱有燉　奢摩他室曲叢本
中山狼　王九思　崇禎張宗孟重刻王渼陂全集本、世界文庫本
杜子美沽酒遊春　王九思　盛明雜劇本
王蘭卿貞烈傳　康　海　孤本元明雜劇本
東郭先生誤救中山狼　康　海　盛明雜劇本
四聲猿　徐　渭　盛明雜劇本
歌代嘯　徐　渭　南京國學圖書館影印道光間鈔本
梁狀元不伏老　馮惟敏　盛明雜劇本
僧尼共犯　馮惟敏　孤本元明雜劇本
楚襄王陽臺入夢　汪道昆　盛明雜劇本
陶朱公五湖泛舟　汪道昆　盛明雜劇本
張京兆戲作遠山　汪道昆　盛明雜劇本
陳思王悲生洛水　汪道昆　盛明雜劇本
紅綫女夜竊黄金盒　梁辰魚　盛明雜劇本
崑崙奴劍俠成仙　梅鼎祚　盛明雜劇本
文姬入塞　陳與郊　盛明雜劇本
昭君出塞　陳與郊　盛明雜劇本
袁氏義犬　陳與郊　盛明雜劇本
杜祁公藏身真傀儡　王　衡　盛明雜劇本、酔江集本
王摩詰拍碎鬱輪袍　王　衡　盛明雜劇本、酔江集本

再生緣　王　衡　盛明雜劇本
四艷記　葉憲祖　盛明雜劇本、古本戲劇叢刊二集本
北邙説法　葉憲祖　盛明雜劇本
壯荆卿易水離情　葉憲祖　盛明雜劇本
金翠寒衣記　葉憲祖　元明雜劇本
俏佳人巧合團花鳳　葉憲祖　盛明雜劇本
午日吟　許　潮　盛明雜劇本
同甲會　許　潮　盛明雜劇本
赤壁遊　許　潮　盛明雜劇本
武陵春　許　潮　盛明雜劇本
南樓月　許　潮　盛明雜劇本
寫風情　許　潮　盛明雜劇本
龍山宴　許　潮　盛明雜劇本
蘭亭會　許　潮　盛明雜劇本
齊東絶倒　吕天成　盛明雜劇本
男王后　王驥德　盛明雜劇本
一文錢　徐復祚　盛明雜劇本
死裏逃生　孟稱舜　盛明雜劇本
英雄成敗　孟稱舜　盛明雜劇本
桃花人面　孟稱舜　盛明雜劇本
虬髯翁　凌濛初　盛明雜劇本
相思譜　王穉登　盛明雜劇本
通天臺　吴偉業　暖紅室彙刻本、雜劇新編三十四種本
臨春閣　吴偉業　暖紅室彙刻本、雜劇新編三十四種本
雙鶯傳　袁于令　盛明雜劇本
弔琵琶　尤　侗　清人雜劇初集本、西堂全集本
桃花源　尤　侗　清人雜劇初集本、西堂全集本
黑白衛　尤　侗　清人雜劇初集本、西堂全集本
清平調　尤　侗　清人雜劇初集本、西堂全集本
讀離騷　尤　侗　清人雜劇初集本、西堂全集本
龍舟會　王夫之　船山遺書本、清人雜劇本
風流塚　鄒式金　清人雜劇本、雜劇新編三十四種本
一片石　蔣士銓　藏園九種曲刊本
四絃歌　蔣士銓　藏園九種曲刊本
采石磯　蔣士銓　紅雪樓逸稿排印本
第二碑　蔣士銓　藏園九種曲刊本
西江祝嘏　蔣士銓　嘉慶間大文堂刊本
廬山會　蔣士銓　紅雪樓逸稿排印本
吟風閣雜劇　楊潮觀　乾降甲申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校注本
花間九奏　石韞玉　嘉慶家刊本、清雜劇初集本
金印記　蘇復之　萬曆間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
五倫全備記　邱　濬　金陵唐氏世德堂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
投筆記　邱　濬　萬曆間存齋堂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
香囊記　邵　燦　明金陵世德堂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繼志齋本
金丸記　姚茂良　清康熙間鈔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
張巡許遠雙忠記　姚茂良　萬曆間金陵富春堂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
精忠記　姚茂良　萬曆間金陵富春堂刊本、明末汲古閣原刊本
連環記　王　濟　明繼志齋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
千金記　沈　采　金陵富春堂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中華書局六十種局本
裴度香山還帶記　沈　采　金陵世德堂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
寶劍記　李開先　嘉靖原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
浣紗記　梁辰魚　萬曆金陵唐氏富春堂刊本、六十種曲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本
鳴鳳記　王世貞　明末汲古閣原刊本（六十種曲本）、古本戲曲叢刊影印本
南西廂　陸　采　萬曆間周居易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
明珠記　陸　采　六十種曲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本
懷香記　陸　采　六十種曲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本
南調西廂記　李日華　明富春堂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

繡襦記　薛近兗、（鄭若庸）　六十種曲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
紅拂記　張鳳翼　明末吳興凌氏校刻朱墨套印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
祝髮記　張鳳翼　萬曆間富春堂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
修文記　屠　隆　萬曆間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
彩毫記　屠　隆　明末汲古閣原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
曇花記　屠　隆　汲古閣原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
玉合記　梅鼎祚　明虎林容與堂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
長命縷　梅鼎祚　崇禎間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
紅蕖記　沈　璟　萬曆間繼志齋刊本、古本戲曲叢刊三集影印本
桃符記　沈　璟　乾隆間精鈔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
埋劍記　沈　璟　萬曆間繼志齋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
博笑記　沈　璟　天啓間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
義俠記　沈　璟　繼志齋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
青衫記　顧大典　汲古閣原刊本、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影印本
邯鄲記　湯顯祖　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湯顯祖戲曲集本
南柯記　湯顯祖　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湯顯祖戲曲集本
紫釵記　湯顯祖　萬曆間玉茗堂刊本、汲古閣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明末柳浪館本
還魂記（牡丹亭）　湯顯祖　玉茗堂刊本、文林閣刊本、柳浪館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泰昌朱墨本
紫簫記　湯顯祖　萬曆間富春堂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湯顯祖戲曲集附録本
紅梅記　周朝俊　萬曆間廣慶堂刊本、玉茗堂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古代戲曲叢書本
櫻桃夢　陳與郊　萬曆間海昌陳氏原刊本、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影印本
靈寶刀　陳與郊　萬曆間海昌陳氏原刊本、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影印本
麒麟罽　陳與郊　萬曆間海昌陳氏原刊本、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影印本
鸚鵡洲　陳與郊　萬曆間海昌陳氏原刊本、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影印本
投桃記　汪廷訥　萬曆間環翠堂刊本、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影印本
彩舟記　汪廷訥　萬曆間環翠堂刊本、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影印本
義烈記　汪廷訥　萬曆間環翠堂刊本、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影印本
種玉記　汪廷訥　萬曆間環翠堂刊本、六十種曲本
獅吼記　汪廷訥　萬曆間環翠堂刊本、汲古閣原刊本、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影印本
金鎖記　葉憲祖　清内府精鈔本、古本戲曲叢刊三集影印本
鸞鎞記　葉憲祖　汲古閣原刊本、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影印本
全德記　王穉登　萬曆間金陵廣德堂刊本、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影印本
一種情　沈自晉　康熙間鈔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本
望湖亭　沈自晉　舊鈔本、古本戲曲叢刊二集本
玉簪記　高　濂　汲古閣原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萬曆繼志齋刊本
節孝記　高　濂　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本影印萬曆世德堂刊本
題紅記　王驥德　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影印繼志齋本
投梭記　徐復祚　古本戲曲叢刊三集影印汲古閣原刊本
紅梨記　徐復祚　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明末閔刊朱墨本
東郭記　孫鍾齡　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影印萬曆間白雪樓刊本
水滸記　許自昌　汲古閣原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
橘浦記　許自昌　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據日本東京都九皐會影印本重印
焚香記　王玉峰　明末玉茗堂評本、汲古閣原刊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
女丈夫　馮夢龍　墨憨齋新曲十種本
風流夢　馮夢龍　墨憨齋新曲十種本
萬事足　馮夢龍　墨憨齋新曲十種本
雙雄記　馮夢龍　墨憨齋新曲十種本
酒家傭　馮夢龍　墨憨齋新曲十種本
新灌園　馮夢龍　墨憨齋新曲十種本
楚江情　馮夢龍　墨憨齋新曲十種本
二胥記　孟稱舜　崇禎間刊本、古本戲曲叢刊三集影印本
貞文記　孟稱舜　崇禎間刊本、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影印本

嬌紅記　孟稱舜　崇禎間刊本、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戲曲叢書校注本
牟尼合　阮大鋮　董氏誦芬室重刊石巢四種本
春燈謎　阮大鋮　董氏誦芬室重刊石巢四種本
燕子箋　阮大鋮　董氏誦芬室重刊石巢四種本
雙金榜　阮大鋮　董氏誦芬室重刊石巢四種本
西園記　吳炳　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本影印金陵兩衡堂刊本
情郵寄　吳炳　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本影印崇禎間刊本
畫中人　吳炳　古本戲曲叢刊三集影印崇禎間原刊本
綠牡丹　吳炳　古本戲曲叢刊三集影印金陵兩衡堂刊本
療妒羹　吳炳　古本戲曲叢刊三集影印金陵兩衡堂刊本
花筵賺　范文若　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影印崇禎間博山堂刊本
夢花酣　范文若　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影印崇禎間博山堂刊本
鴛鴦棒　范文若　古本戲曲叢刊二集本崇禎間博山堂刊本影印
秣陵春　吳偉業　振古齋刊本、古本戲曲叢刊二集本
西樓記　袁于令　汲古閣刊本、古本戲曲叢刊二集本
鸂鶒裘　袁于令　明末刊本、古本戲曲叢刊二集本
鈞天樂　尤侗　西堂樂府六種本
一捧雪　李玉　崇禎間刊本、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本
人獸關　李玉　崇禎間刊本、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本
永團圓　李玉　崇禎間刊本、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本
占花魁　李玉　崇禎間刊本、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本
千鍾祿　李玉　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本
太平錢　李玉　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本
牛頭山　李玉　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本
兩鬚眉　李玉　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本
眉山秀　李玉　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本
清忠譜　李玉　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本
意中人　李玉　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本
萬里圓　李玉　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本
麒麟閣　李玉　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本
漁家樂　朱佐朝　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本
艷雲亭　朱佐朝　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本
十五貫　朱確　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本
未央天　朱確　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本
秦樓月　朱確　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本
翡翠園　朱確　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本
人天樂　黃周星　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本
英雄概　葉時章　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本
虓珀匙　葉時章　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本
虎囊彈　邱園　昇平署《忠義璇圖》底本
黨人碑　邱園　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本
比目魚　李漁　笠翁十種曲本
玉搔頭　李漁　笠翁十種曲本
巧團圓　李漁　笠翁十種曲本
奈何天　李漁　笠翁十種曲本
風箏誤　李漁　笠翁十種曲本
凰求鳳　李漁　笠翁十種曲本
意中緣　李漁　笠翁十種曲本
慎鸞交　李漁　笠翁十種曲本
蜃中樓　李漁　笠翁十種曲本
憐香伴　李漁　笠翁十種曲本
長生殿　洪昇　康熙刊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二年校注本
桃花扇　孔尚任　暖紅室刊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一年校注本
小忽雷　顧彩　暖紅室刻本、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校注本
冬青樹　蔣士銓　藏園九種曲刊本
空谷香　蔣士銓　藏園九種曲刊本
香祖樓　蔣士銓　藏園九種曲刊本
桂林霜　蔣士銓　藏園九種曲刊本
雪中人　蔣士銓　藏園九種曲刊本

臨川夢　蔣士銓　藏園九種曲刊本
雷峰塔　黃圖珌　乾隆看山閣刊本
才人福　沈起鳳　古香林刊本
文星榜　沈起鳳　古香林刊本
伏虎韜　沈起鳳　古香林刊本
報恩猿　沈起鳳　古香林刊本
紅樓夢　陳鍾麟　原刊本、光緒重刊本
玉臺秋　黃燮清　光緒庚辰刊本
居官鑑　黃燮清　倚晴樓七種曲重刊本
帝女花　黃燮清　倚晴樓七種曲重刊本
茂陵絃　黃燮清　倚晴樓七種曲重刊本
桃谿雪　黃燮清　倚晴樓七種曲重刊本
再來人　楊恩壽　光緒坦園六種刊本
桂枝香　楊恩壽　光緒坦園六種刊本
桃花源　楊恩壽　光緒坦園六種刊本
姽嫿封　楊恩壽　光緒坦園六種刊本
麻灘驛　楊恩壽　光緒坦園六種刊本
理靈坡　楊恩壽　光緒坦園六種刊本

皇明文衡　程敏政編　嘉靖丁亥廬煥重刻本
皇明文選　汪宗元編　嘉靖三十三年南楚汪氏刊本
三異人文集　李　贄評選　明刊本
皇明文則　慎　蒙編　萬曆初刊本配補鈔本
皇明百大家文選　楊起元選、朱國祚編　萬曆金陵周宗孔刊本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　王錫爵等編、沈一貫參訂　萬曆十八年金陵萬卷樓刊本
皇明文範　張時徹編　萬曆三年原刊本
近科衡文録　董復亨編　萬曆庚子刊本
明文奇賞　陳仁錫編　天啓癸亥三年刊本
皇明策衡　茅　維編　萬曆乙巳吳興茅氏刊本

睡菴湯嘉賓先生評選歷科鄉會墨卷　湯賓尹評選　明末坊刻本
皇明五先生文隽　蘇文韓編　天啓甲子四年廣陵蘇氏刊本
南園前五先生集　陳　暹輯　樵山草堂刊本
翠娛閣評選十六名家小品　陸雲龍編　崇禎錢塘陸氏原刊本
皇明十大家文選　陸弘祚編　明末刊本
媚幽閣文娛　鄭元勳編　崇禎庚午三年鄭元化刊本
皇明文徵　何喬遠編　崇禎間原刊本
皇明經世文編　陳子龍等編　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影印本
明文在　薛　熙編　萬有文庫本
明文遠　徐文駒、羅景泐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明文海　黃宗羲編　四庫全書本
幾社壬申合稿　杜騏徵等輯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明文英華　顧有孝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本
明文霱　劉士鱗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皇清文穎　陳廷敬編　四庫全書本
皇清文穎續編　董　誥等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欽定四書文　方　苞等　四庫全書本
金元明八大家文選　李祖陶　道光鳳儀書院刊本
國朝文録（初、續編）　李祖陶　道光十九年鳳儀書院刊本
古文辭類纂　姚　鼐　道光間合河康氏刻本
續古文辭類纂　黎庶昌　中華書局聚珍本
湖海文傳　王　昶　道光十七年經訓堂刻本
七家文鈔　薛玉堂、陸繼輅　道光元年刻本
國朝文述　王　鎏　道光刻本
古今小品　陳天定　道光九年芸香堂刻本
國朝文録　姚　椿　光緒二十六年掃葉山房石印本
國朝古文正的　楊彝尊　光緒六年獨山莫氏刊本
國朝文棟　胡嘉銓　光緒十二年刊本
清文匯　沈粹芬、黃　人、王文濡　宣統元年上海國學扶輪社刊本
國朝八家四六文鈔　吳　鼒　嘉慶三年較經堂刊本

駢體文鈔　李兆洛　道光間合河康氏刻本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　丁敬齋　上海掃葉山房發行
國朝駢體正宗　曾燠　嘉慶十一年刻本、同治十三年聚賢堂版
國朝駢體正宗續編　張鳴珂　光緒十四年寒松閣刻本
國朝十家四六文鈔　王先謙　光緒己丑長沙王氏刻本
雅頌正音　劉仔肩　四庫全書本
廣州四先生詩　佚　名　四庫全書本
三華集　錢公善等　四庫全書本
閩中十子詩　袁　表、馬　熒　四庫全書本
滄海遺珠　沐景顯　四庫全書本
明音類選　黃　佐　嘉靖戊午潘光統刊本
明詩十二家　李心學　明莆陽程拱宸重校刊本
皇明七言律選評　穆敬甫　萬曆刊本
海岱會集　馮　琦　四庫全書本
盛明十二家詩選　朱翊釗　萬曆乙酉十三年益藩刊本
明詩正聲　盧純學　萬曆辛卯十九年廣陵江氏刊本
明詩選最　華閩修　崇禎刻本
盛明百家詩　俞　憲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齊魯書社本
盛明百家詩選　朱之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齊魯書社本
明詩歸　鍾　惺、譚元春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齊魯書社本
皇明詩選　陳子龍等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影崇禎本
明詩選　華　淑　四庫全書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明詩平論二集　朱　隗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新安二布衣詩　吳　兆、程嘉燧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前八大家詩選　夏雲鼎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古今詩刪　李攀龍　四庫全書本
啓禎兩朝遺詩　陳濟生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列朝詩集　錢謙益　上海三聯書店詩歌總集叢刊本、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明詩綜　朱彝尊　四庫全書本
明詩評選　王夫之　湖南官書報局民國六年鉛印本、民國二十二年　船山遺書本
古詩源　沈德潛　西泠吳氏清來堂刊本、尊經閣本
明詩別裁集　沈德潛、周　準　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影印乾隆四年刊本
清詩別裁集　沈德潛　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影印乾隆二十五年本
明人詩鈔正集、續集　朱　琰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明三十家詩選　汪允莊選　道光元年本、同治癸酉溫蘭吟館重刊本
明末四百家遺民詩　卓爾堪　有正書局印本
同人集　冒　襄　道光六年冒氏家刻本
江左十五子詩選　宋　犖　埽葉山房石印本
太倉十子詩選　吳偉業　太倉圖書館叢刊本
九大家詩選　陳　荚、李昂枝　順治末年古吳文漪堂刊本
詩慰初集、二集、續集　陳允衡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湖海詩傳　王　昶　嘉慶刻本、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清詩鐸　張應昌　同治八年永康應氏秀芝堂刻本、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排印本
詩林韶護　顧嗣立　弘文書屋刊本
古詩選　王士禎　四部備要中華書局聚珍仿宋本
御選唐詩　愛新覺羅玄燁　康熙五十二年內府寫刻本
佩文齋詠物詩選　陳廷敬等　康熙四十六年高輿校刊本
古文淵鑑　徐乾學等　同治十二年浙江書局刊本
國朝詩　吳翌鳳　新陽趙氏刻光緒刊本
國朝六家詩鈔　劉執玉　光緒九年汗青簃鐫
元詩選、二集、三集　顧嗣立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排印本
全唐詩　彭定求等　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排印本
嶺南三大家詩選　王　隼　康熙三十二年序刻本
晚晴簃詩匯　徐世昌　一九三一年天津徐氏退耕堂刻本
國朝正雅集　符葆森　咸豐六年京師刻巾箱本
近代詩鈔　陳　衍　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二年排印本
道咸同光四朝詩史　孫　雄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戊戌六君子遺集　張元濟　民國六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明詞綜　王昶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明詞彙刊　趙尊嶽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國朝詞綜　王昶　中華書局據聚珍仿宋版影印線裝本
國朝詞綜續編　黃燮清　四部備要本、中華書局聚珍仿宋本
十五家詞　孫默　四庫全書影印本
篋中詞　譚獻　半廠叢書刻本
廣篋中詞　葉恭綽　番禺葉氏遐庵叢書本
全清詞鈔　葉恭綽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斷句本
清名家詞　陳乃乾　開明書店一九三六年排印本
彊村叢書　朱祖謀　民國十一年歸安朱氏三次補校本
盛世新聲　無名氏　文學古籍刊行社一九五五年影印正德十二年序本
元曲選　臧晉叔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校勘本
盛明雜劇　沈泰　崇禎己巳刻本、董康翻刻本
吳歈萃雅　周之標　萬曆丙辰叙刻本
六十種曲　毛晉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重印本
古今名劇合選　孟稱舜　崇禎癸酉序刻本
雜劇三集　鄒式金　康熙初年刻本
綴白裘　玩花主人、錢德蒼　康熙間翼聖堂刻本、乾隆間增輯本
孤本元明雜劇　王季烈　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影印本
彙刻傳奇雜劇　劉世珩　暖紅室彙刻傳奇雜劇本
元曲選外編　隋樹森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校訂本
古本戲曲叢刊初集、二集、三集　古本戲曲叢刊編刊委員會編　一九五七年影印本
新民叢報　梁啓超主編　光緒二十八年至光緒三十三年
新青年　陳獨秀主編　第三卷第一號、第四卷第一號
新小說　梁啓超主編　光緒二十八年至光緒二十九年，上海廣智分局發行
月月小說　吳趼人等撰編　光緒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先後由樂群書局、群學社發行
國粹學報　鄧實主編　光緒三十一年至辛亥革命于上海
綉像小說　李伯元主編　光緒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小說林　黃人主編　光緒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于上海

歸田詩話　瞿佑　歷代詩話續編本
詩談　徐泰　學海類編本
讕言長語　曹安　四庫全書本、中華書局排印本
夢蕉詩話　游潛　明刻清康熙修補本
頤山詩話　安磐　四庫全書本
麓堂詩話　李東陽　歷代詩話續編本
南濠詩話　都穆　歷代詩話續編本
談藝録　徐禎卿　四庫全書本
瓊臺詩話　蔣冕　崇禎十一年序刻本
餘冬詩話　何孟春　叢書集成初編本
山樵暇語　俞弁　涵芬樓影印華亭朱象玄手抄本
逸老堂詩話　俞弁　歷代詩話續編本
儼山詩話　陸深　四庫全書本
洹詞　崔銑　四庫全書本
東谷贅言　敖英　豫章叢書本、叢書集成本
升菴詩話　楊慎　上海古籍出版社箋證《函海》本
夷白齋詩話　顧元慶　歷代詩話本
詩家直説（四溟詩話）　謝榛　歷代詩話續編本
解頤新語　皇甫汸　臺北廣文書局影印古今詩話續編本
國雅品　顧起綸　歷代詩話續編本
藝苑卮言　王世貞　歷代詩話續編本
明詩評　王世貞　紀録匯編本
騷壇千金訣　李贄　康熙刻李卓吾先生秘書八種本
玉笥詩談、續玉笥詩談　朱孟震　學海類編本
藝圃擷餘　王世懋　叢書集成初編本
玉堂叢語　焦竑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排印本

豫章詩話　郭子章　豫章叢書本
揮麈詩話　王兆雲　叢書集成初編影印硯雲甲乙編本
詩藪　胡應麟　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校點本
雪濤詩評　江盈科　説郛續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影印本
閨秀詩評　江盈科　説郛續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影印本
余山詩話　陳繼儒　學海類編本
存餘堂詩話　朱承爵　歷代詩話本
詩源辯體　許學夷　民國壬戌上海褧廬重印本
恬致堂詩話　李日華　叢書集成初編本
小草齋詩話　謝肇淛　舊抄本
説詩補遺　馮復京　復旦大學圖書館手抄本
明詩歸　鍾惺　明刻本
詩最　陸雲龍、丁允和　翠娛閣必携崇禎辛未刻本
詩話類編　王昌會　萬曆四十四年刊本
詩的　王文禄　上海涵芬樓影印明隆慶刻本
文脈　王文禄　學海類編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詩譚　葉廷秀　崇禎八年胡正言十竹齋刻本
蟫精雋　徐伯齡　四庫全書本
雅倫　費經虞　康熙庚寅刻本
静志居詩話　朱彝尊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校點本
梅村詩話　吴偉業　清詩話本
薑齋詩話　王夫之　清詩話本
詩辯坻　毛先舒　清詩話續編本
詩筏　賀貽孫　清詩話續編本
圍爐詩話　吴喬　清詩話續編本
答萬季埜詩問　吴喬　清詩話本
鈍吟雜録　馮班　清詩話本
抱真堂詩話　宋徵璧　清詩話續編本
蠖齋詩話　施閏章　清詩話本
古歡堂雜著　田雯　清詩話續編本
原詩　葉燮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校點本
律詩定體　王士禎　清詩話本
帶經堂詩話　王士禎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校點本
漁洋詩話　王士禎　清詩話本
師友詩傳録、續録　王士禎等　清詩話本
師友詩傳續録　王士禎等　清詩話本
然鐙紀聞　王士禎口授　清詩話本
載酒園詩話　賀裳　清詩話續編本
漫堂説詩　宋犖　清詩話本
春酒堂詩話　周容　清詩話續編本
西圃詩説　田同之　清詩話續編本
詩義固説　龐塏　清詩話續編本
談龍録　趙執信　清詩話本、人民文學出版社校點本
聲調譜　趙執信　清詩話本
柳亭詩話　宋長白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齊魯書社本
寒廳詩話　顧嗣立　清詩話本
蘭叢詩話　方世舉　清詩話續編本
覯齋詩談　張謙宜　清詩話續編本
小澥草堂雜論詩　牟願相　清詩話續編本
龍山詩話　雷國楫　乾隆間刻本
緩堂詩話　顧詒禄　乾隆間精刊本
白鶴堂詩話　彭端淑　乾隆刻本
鳧亭詩話　陶元藻　乾隆刻本
海山詩屋詩話　李文泰　清刻本
榕城詩話　杭世駿　乾隆五十三年補史亭刻道古堂外集本
罨畫樓詩話　廖景文　乾隆三十六年刻本、光緒元年鏗經書屋重刻
閩遊詩話　徐祚永輯　乾隆四十二年刻本
龍性堂詩話　葉矯然　清詩話續編本
劍溪説詩　喬億　清詩話續編本
蓮坡詩話　查爲仁　清詩話本

秋星閣詩話　李　沂　清詩話本
貞一齋詩話　李重華　清詩話本、道光昭代叢書壬集補編本
野鴻詩的　黄子雲　清詩話本
隨園詩話　袁　枚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〇年標點本
隨園詩話補遺　袁　枚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校點本
山静居詩話　方　薰　清詩話本、道光海昌蔣氏刻別下叢書本
茗香詩論　宋大樽　清詩話本
履園譚詩　錢　泳　清詩話本
西江詩話　裘君弘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本
論詩七絶句　李必恒　人民文學出版社《萬首論詩絶句》校點本
北江詩話　洪亮吉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校點本、道光間刻本、咸豐七年淵海樓刻本
甌北詩話　趙　翼　清詩話續編本
雨村詩話　李調元　清詩話續編本、乾隆六十年至嘉慶六年刻本
而庵詩話　徐　增　清詩話本
詩學纂聞　汪師韓　清詩話本
秋窗隨筆　馬　位　清詩話本
詩學源流考　魯九皋　清詩話續編本
拜經樓詩話　吴　騫　清詩話本、嘉慶三年自刻本
石洲詩話　翁方綱　清詩話續編本、人民文學出版社校點本
王文簡古詩平仄論　翁方綱　清詩話本
趙秋谷所傳聲調譜　翁方綱　清詩話本
五言詩平仄舉隅　翁方綱　清詩話本
七言詩平仄舉隅　翁方綱　清詩話本
七言詩三昧舉隅　翁方綱　清詩話本
甚原詩説　冒春榮　清詩話續編本
静居緒言　闕　名　清詩話續編本
國朝詩話　楊際昌　清詩話續編本
石園詩話　余成教　清詩話續編本
老生常談　延君壽　清詩話續編本
小清華園詩談　王壽昌　清詩話續編本
三家詩話　尚　鎔　清詩話續編本
梧門詩話　法式善　稿本，藏北京圖書館
輟鍛録　方南堂　清詩話續編本
射鷹樓詩話　林昌彝　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咸豐間廣州刻本
海天琴思録　林昌彝　同治甲子刻本
文翼　吴　鋌　道光十年自刻本
制義叢話　梁章鉅　咸豐九年刻本
退庵隨筆　梁章鉅　清詩話續編本、廣陵古籍刻印社筆記小説大觀本
養一齋詩話　潘德輿　清詩話續編本、道光十六年刻本
吴興詩話　戴　璐　嘉慶元年刊本
蓉峰詩話　聶銑敏　嘉慶間文德堂刻巾箱本
鸚亭詩話　屠　紳　嘉慶九年師範小停雲館輯刻二餘堂叢書本
倣元遺山論詩絶句　張　晉　嘉慶癸酉刊本
全浙詩話　陶元藻　嘉慶十一年怡雲閣刻本
香石詩話　黄培芳　嘉慶十五年嶺海樓刻本
瓶水齋詩話　舒　位　嘉慶二十一年刻本
快園詩話　凌　霄　嘉慶二十五年自刊本
蠡莊詩話　袁　潔　嘉慶間刻巾箱本
卧園詩話　潘煥龍　道光刻本
小清華園詩談　王壽昌　道光七年園刊本
消寒詩話　秦朝釪　道光吴江沈氏世楷堂刻昭代叢書本
憨齋詩話　馬桐芳　道光十二年飲和堂刻本
石溪舫詩話　吴嵩梁　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念堂詩話　崔　旭　道光刻本
緣庵詩話　李　堂　道光刻本
聽松廬詩話　張維屏　國朝詩人徵略本
藝談録　張維屏　道光咸豐間刻張南山全集本
出戍詩話　玉堂居士　道光二年刊巾箱本
一瓢詩話　薛　雪　道光昭代叢書本

樗寮詩話　姚　椿　咸豐二年刻樗寮先生全集本
壽松堂詩話　陳來泰　咸豐四年刻本
伯山詩話、後集、續集　康發祥　道光咸豐間刻伯山全集本
春秋詩話　勞孝輿　道光二十五年刻嶺南遺書本
橡坪詩話　方恒泰　道光刻本
匏廬詩話　沈　濤　道光二十年刻本
藥欄詩話　嚴廷中　道光刻本
考田詩話　喻文鏊　道光四年甲申掣筆山房精刻本
澹仙詩話　姜　埭　道光二十五年南山居重刻本
涇川詩話　趙知希　道光刻涇川叢書本
停雲閣詩話　李家瑞　咸豐五年刻本
廣陵詩事　阮　元　臺北廣文書局古今詩話叢編本
養自然齋詩話　鍾駿聲　同治十三年刻巾箱本
名媛詩話　沈善寶　光緒二年鴻雪樓刻本
達觀堂詩話　張晉本　同治十二年湘陰李桓刻本
十二石山詩話　梁九圖　清刻本
越縵堂詩話　李慈銘　民國十四年商務印書館排印綫裝本
樵隱詩話　林　鈞　光緒丙子刻巾箱本
今傳是樓詩話　王　賡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本
東瀛詩紀　俞　樾　臺北廣文書局古今詩話叢編本
竹林答問　陳　僅　清詩話續編本
白華山人詩説　厲　志　清詩話續編本
問花樓詩話　陸　鎣　清詩話續編本
筱園詩話　朱庭珍　清詩話續編本
藝概　劉熙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標點本
飲冰室詩話　梁啓超　人民文學出版社校點本
平等閣詩話　狄楚卿　光緒二十年初刊本、民國二年有正書局排印本
在山泉詩話　潘飛聲　古今文藝叢書本
耄餘詩話　周　春　光緒寫樣本
石遺室詩話　陳　衍　商務印書館排印綫裝本
天放樓文言　金天翮　商務印書館排印綫裝本
莊諧詩話　李寶嘉　大東書局一九二九年排印本
白嶽盦詩話　余　楙　宣統三年國學扶輪社印行本
緑天香雪簃詩話　瞿園居士　宣統間排印晨風閣叢書本
通齋詩話　蔣超伯　民國四年鉛印本
海虞詩話　單學傅　民國四年銅華館鉛印本
魚計軒詩話　計　發　民國五年刻適園叢書本
湘綺樓説詩　王闓運　文海出版社印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本
雪橋詩話、續集、三集、餘集　楊鍾羲　吳興劉氏求恕齋刻本、北京古籍出版社校點本
定泉詩話　陳　梓　黎照樓叢書活字排印本
歲寒閑談藝瑣録　張鳴珂　文明書局民國十二年排印本
詩詞趣話　葛煦存編　上海文會堂書局民國八年石印本
十朝詩乘　郭則澐　民國乙亥秋栩樓刊刻本
蕉庵詩話　魏元曠　民國二十二年刊魏氏全書本
詩話後編　魏元曠　魏氏全書本
清詩話訪佚初編　杜松柏主編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本
詩史閣詩話　孫　雄　稿本
眉韻樓詩話　孫　雄　光緒三十四年廣益書局鉛印本
小匏庵詩話　吳仰賢輯　光緒八年刻本
兼于閣詩話　陳聲聰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汪辟疆説近代詩　汪辟疆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
立德堂詩話　鄔以謙　宣統二年刻本
耕雲別墅詩話　鄔啓祚　宣統三年刻本
緑天香雪簃詩話　袁祖光　宣統三年鉛印本
合肥詩話　李子淵　民國十八年鉛印本
南亭四話（含詩話、聯話、詞話、叢話）　李伯元　大東書局一九二五年刻本、上海書店一九八五年影印本
國恥詩話　王蘧常　臺北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正編
民國詩話叢編　張寅彭　上海書店二〇〇二年版

忍古樓詩話　夏敬觀　上海圖書館藏夏氏自訂本
聽雨樓詩話　蔣抱玄　民國十年上海民權出版部箸超叢刊本
海天詩話　胡懷琛　民國二年廣益書局刊古今文藝叢書本
清詩紀事初編　鄧之誠　一九六五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鉛印本
清詩紀事　錢仲聯　一九八九年江蘇古籍出版社鉛印本

詞品　楊　慎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集成新編本
渚山堂詞話　陳　霆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皺水軒詞筌　賀　裳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詞苑叢談　徐　釚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校點本
花草蒙拾　王士禎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遠志齋詞衷　鄒祇謨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金粟詞話　彭孫遹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古今詞話　沈　雄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西圃詞説　田同之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蓮子居詞話　吳衡照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問花樓詞話　陸　鎣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七頌堂詞繹　劉體仁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填詞淺説　謝元淮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詞徵　張德瀛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聽秋聲館詞話　丁紹儀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雲起軒詞鈔　文廷式　光緒南陵徐氏刻本
憩園詞話　杜文瀾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南亭詞話　李寶嘉　南亭四話本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左庵詞話　李　佳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詞苑萃編　馮金伯　嘉慶間刻本、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賭棋山莊詞話　謝章鋌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詞學集成　江順詒　光緒七年刻本、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詞壇叢話　陳廷焯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白雨齋詞話　陳廷焯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校點本
雙硯齋詞話　鄧廷楨　雙硯齋隨筆本、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歷代詞話　王奕清等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雨村詞話　李調元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小三吾亭詞話　冒廣生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片玉山房詞話　孫兆溎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詞逕　孫麟趾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詞説　蔣兆蘭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復堂詞話　譚　獻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歲寒居詞話　胡薇元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蕙風詞話　況周頤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〇年校點本
人間詞話　王國維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〇年校點本
袁碧齋詞話　陳　鋭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芬陀利室詞話　蔣敦復　光緒十一年弢園王氏刻本
海綃翁説詞稿　陳　洵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戲鷗居詞話　毛大瀛　民國二十七年排印戊寅叢編本
雨華盦詞話　錢裴仲　詞學季刊本
柯亭論詞　蔡嵩雲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近詞叢話　徐　珂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銅鼓書堂詞話　查　禮　清詞叢話本
卧廬詞話　周曾錦　民國十年排印本
詞史　劉毓盤　上海書店一九八五年影印本
詞學通論　吳　梅　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二年再版本
詞林輯略　朱汝珍　中央刻經院排印本
詞辨（附介存齋論詞雜著）　周　濟撰、譚　獻評　光緒間刻本
靈芬館詞話　郭　麐　靈芬館全集本、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詞話叢編本
詞話叢編　唐圭璋編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校點本
詞集序跋萃編　施蟄存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排印本
清詞紀事會評　尤振中、尤以丁　黃山書社一九九五年鉛印本

太和正音譜　朱　權　中國戲劇出版社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南詞敘録　徐　渭　中國戲劇出版社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詞謔　李開先　文學古籍刊行社一九五五年景印本
曲論　何良俊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曲藻　王世貞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曲律　王驥德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顧曲雜言　沈德符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人譜類記　劉蕺山　道光八年教忠堂刻本
曲論　徐復祚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譚曲雜劄　凌濛初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衡曲麈譚　張　琦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遠山堂曲品　祁彪佳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遠山堂劇品　祁彪佳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曲品　吕天成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新傳奇品　高　奕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閑情偶寄　李　漁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看山閣集閑筆　黄圖珌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雨村曲話　李調元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劇話　李調元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劇説　焦　循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花部農譚　焦　循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曲話　梁廷枏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小栖霞説稗　平步青　中國古戲曲論著集成本
詞餘叢話　楊恩壽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續詞餘叢話　楊恩壽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
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　蔡　毅　一九八九年齊魯書社校點本
客雲廬小説話　丘煒萲　載一八九七年菽園贅談
晚清文學叢鈔・小説戲曲研究卷　阿　英　中華書局排印本
小説話　一九一九年一月中華書局排印本
古今小説評林　著　超等　一九一九年五月民權出版部印行本
中國小説史略　魯　迅　北新書局一九二五年合訂本
中國歷代小説序跋集　丁錫根　一九九六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校點本
明清民歌時調集上　馮夢龍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内部發行本
明清民歌時調集下　王廷紹、華廣生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内部發行本
下里歌謡　伍兆鰲　光緒三十二年刻本
廣東新語　屈大均　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峒谿纖誌誌餘　陸次雲　昭代叢書本
古謡諺　杜文瀾輯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校點本
粵風　李調元　道光五年樸刊函海本
粵西偶記　陸蕃祚　光緒小方壺文齋輿地叢鈔本
廣天籟集　悟癡生　光緒二年上海印書局本
三借廬筆譚　鄒　弢　民國二年申報館仿聚珍版重印本

附：

索　引

説　明

一、本索引收録《中華大典·文學典·明清文學分典》全五册所有總集名、體類名、作家名，并按四角號碼綜合排序。

二、所有詞目均按首字編碼，并注明首字及其四角號碼，單占二行。首字相同的詞目排在一起，并按第二字之四角號碼排序，前兩字均同，則按第三字的四角號碼排列，餘類推。

三、每個索引條含詞目名及所在册次、頁碼三項内容。有异名的詞目，异名另列索引，并在异名後用小字注出參見詞目和册次、頁碼。如"賈仲明 見賈仲名 1/856"，表示本書以"賈仲名"立目，"賈仲明"爲异名，"1/856"代表該詞目及异名位於第 1 册第 856 頁。

四、人名相同、所處朝代不同，用小字括注其朝代於後，如"王佐(洪武時人)1/622"、"王佐(天順時人)1/870"。朝代相同，括注其籍貫，如"李日華(嘉興人)2/1004"、"李日華(吴縣人)2/1011"。异書同名，則括注其作者或編者，如"續古文辭類纂(王先謙編)5/40"、"續古文辭類纂(黎庶昌編)5/41"。

五、本索引采用新四角號碼檢字法，後附《索引字頭筆畫檢字》和《索引字頭拼音檢字》，以便對照檢索。

00105 童

童冀 …… 1/656
童承叙 …… 2/352
童鈺 …… 4/430

00211 龐

龐塏 …… 3/1031

00212 竟

竟陵派 …… 2/153

00215 雍

雍熙樂府 …… 1/246

00222 廖

廖道南 …… 2/332

00223 齊

齊彦槐 …… 5/95
齊召南 …… 4/356
齊之鸞 …… 1/1222
齊東野人 …… 2/1144

00227 方

方豪 …… 2/238
方文 …… 3/153
方正澍 …… 4/678
方以智 …… 3/174
方宗誠 …… 5/517
方濬師 …… 5/520
方濬頤 …… 5/370
方汝浩 …… 2/1223
方逢時 …… 2/729
方太古 …… 2/304
方薰 …… 4/604
方孝孺 …… 1/732
方苞 …… 4/149
方世舉 …… 4/231
方觀承 …… 3/1119
方東樹 …… 5/212
方鳳 …… 2/313
方鵬 …… 2/312

00227 席

席佩蘭 …… 4/939

00227 商

商盤 …… 3/1111
商家梅 …… 2/1209

00227 高

高應冕 …… 2/454
高文照 …… 4/407
高言集 …… 3/72
高珩 …… 3/646
高得暘 …… 1/813
高叔嗣 …… 1/1174
高濂 …… 2/993
高遜志 …… 1/753
高心夔 …… 5/491
高澈 …… 2/295
高啓 …… 1/575

高士奇 …… 3/730
高榛 …… 1/629
高攀龍 …… 2/972
高其倬 …… 3/1067
高旭 …… 5/879
高穀 …… 1/876
高咏 …… 3/577
高鶚 …… 4/807
高鳳翰 …… 4/134

00231 應

應宗祥 …… 1/745

00265 唐

唐文鳳 …… 1/865
唐龍 …… 2/170
唐詩選 …… 2/80
唐詩快 …… 3/70
唐孫華 …… 3/1016
唐順之 …… 2/513
唐仲冕 …… 4/925
唐之淳 …… 1/756
唐之屏 …… 2/985
唐寅 …… 1/1049
唐宋派 …… 2/134
唐英 …… 4/203
唐桂芳 …… 1/713
唐肅 …… 1/613
唐時升 …… 2/873
唐賢三昧集 …… 3/79
唐人萬首絶句選 …… 3/78

00286 廣

廣州四先生詩 …… 1/240
廣陵派 …… 3/88

00299 康

康彦登 …… 2/1018
康廣仁 …… 5/628
康海 …… 1/1118
康太和 …… 2/473
康有爲 …… 5/897

00400 文

文康 …… 5/465
文廷式 …… 5/711
文徵明 …… 1/1065
文翔鳳 …… 2/1174

00406 章

章珍 …… 1/804
章炳麟 …… 5/983
章敞 …… 1/830

00732 玄

玄真子 …… 2/1105

00800 六

六十種曲 …… 2/114
六十家小説(清平山堂話本) …… 1/250

00915 雜

雜劇十段錦 …… 1/243

01211 龍

龍瑄 …… 1/1037
《龍圖公案》作者 見無名氏 …… 2/1132

01286 顔

顔伯璋 …… 1/743
顔木 …… 1/1220
顔光敏 …… 3/467

01646 譚

譚元春 …… 2/1238
譚獻 …… 5/648
譚敬昭 …… 4/1023
譚嗣同 …… 5/621
譚瑩 …… 5/404

01801 龔

龔翊 …… 1/754
龔秉德 …… 2/564
龔鼎孳 …… 3/225
龔自珍 …… 5/99
龔士驤 …… 2/1296
龔易圖 …… 5/519
龔景瀚 …… 4/638
龔敦 …… 1/642

02127 端

端木國瑚 …… 4/1017

02921 新

新民體 …… 5/67

03440 斌

斌良 …… 5/164

04600 計

計東 …… 3/301

04600 謝

謝應芳 …… 1/611
謝章鋌 …… 5/646
謝晉 見謝縉 …… 1/818
謝廷柱 …… 2/280
謝瑾 …… 1/850
謝承舉 …… 2/305
謝縉 …… 1/818
謝徽 …… 1/565
謝遷 …… 1/983
謝肇淛 …… 2/1019
謝啓昆 …… 4/644
謝墉 …… 4/536
謝恭 …… 1/698
謝榛 …… 2/336
謝肅 …… 1/616
謝東山 …… 2/629
謝鐸 …… 1/955
謝常 …… 1/750

04641 詩

詩紀 …… 2/78
詩界革命 …… 5/73

04660 諸

諸宗元 …… 5/958
諸錦 …… 3/1121

07227 鄺

鄺露 …… 3/92

07427 郭

郭廛 …… 1/889
郭麐 …… 4/957
郭文 …… 1/865
郭登 …… 1/884
郭子章 …… 2/1179
郭嵩燾 …… 5/537
郭儀霄 …… 4/903
郭奎 …… 1/700
郭鳳 …… 5/84
郭善理 …… 1/621
郭鉅 …… 1/725

07620 詞

詞綜 …… 3/75
詞選 …… 4/82
詞林摘豔 …… 1/245

08212 施

施耐庵 …… 1/406
施峻 …… 2/466
施紹莘 …… 2/1268
施補華 …… 5/590
施朝幹 …… 4/443
施國祁 …… 4/894
施閏章 …… 3/397

08233 於

於震 …… 3/1123

08612 說

說郛 …… 1/247

08640 許

許應元 …… 2/471
許讚 …… 2/285
許天錫 …… 2/285
許廷鑅 …… 3/1085
許瑶光 …… 5/485
許乃賡 …… 4/976
許繼 …… 1/729
許自昌 …… 2/1324
許伯旅 …… 1/638
許宗彦 …… 4/860
許宗魯 …… 2/245
許潮 …… 2/872
許鴻磐 …… 5/159
許志進 …… 3/1051
許友 …… 3/293
許賀來 …… 3/1029
許相卿 …… 2/174
許朝 …… 4/394
許穀 …… 2/460
許邦才 …… 2/630
許炯 …… 2/555

09259 麟

《麟兒報》作者 …… 3/259

10101 三

三華集 …… 1/241

10103 玉

玉峰主人 …… 1/1216

10104 王

王立道 …… 2/550
王立中 …… 1/657
王彦泓 …… 2/958
王庭 …… 3/586
王廣心 …… 3/562
王文治 …… 4/630
王謳 …… 2/329
王誼 …… 1/821
王一鳴 …… 2/977
王玉峰 …… 2/1198
王再咸 …… 5/470
王醇 …… 2/1110
王雲鳳 …… 1/1011
王烈 …… 2/308
王廷相 …… 1/1115
王廷陳 …… 2/317
王珙 …… 1/708
王璉 …… 1/669
王弼 …… 1/991
王又旦 …… 3/555
王又曾 …… 4/243
王翼孫 …… 4/546
王遂 …… 1/807
王采薇 …… 4/408
王維楨 …… 2/489
王行 …… 1/611
王衍梅 …… 4/945
王衡 …… 2/964
王偁 …… 1/627
王崇簡 …… 3/294
王樂善 …… 2/985
王允晳 …… 5/924
王峻 …… 3/1096
王紱 …… 1/814
王先謙 …… 5/795
王佐(天順時人) …… 1/870
王佐(洪武時人) …… 1/622
王佑 …… 1/671
王紳 …… 1/757
王象晉 …… 2/997
王象春 …… 2/1180
王彝 …… 1/570
王磐 …… 1/1171
王叔英 …… 1/741
王穉登 …… 2/734
王復 …… 4/483
王濟 …… 1/910
王寵 …… 2/267
王守仁 …… 1/1125

王宏撰 …… 3/651
王賓 …… 1/715
王沂 …… 1/670
王汝璧 …… 4/471
王洪 …… 1/808
王禕 …… 1/550
王達 …… 1/809
王澤 …… 1/725
王昶 …… 4/810
王鴻儒 …… 1/1020
王鴻緒 …… 3/1019
王初桐 …… 4/749
王逢 …… 1/718
王激 …… 2/359
王九思 …… 1/1122
王太岳 …… 4/452
王士琛 …… 1/658
王士禎 …… 3/866
王士禄 …… 3/274
王士騏 …… 2/976
王直 …… 1/831
王志堅 …… 2/1170
王友亮 …… 4/586
王韜 …… 5/555
王藻 …… 4/146
王蒙 …… 1/680
王恭 …… 1/625
王蘇 …… 4/982
王苹 …… 3/990
王世貞 …… 2/683
王世懋 …… 2/745
王芑孫 …… 4/820
王英 …… 1/829
王柏心 …… 5/430
王翰 …… 1/706
王夫之 …… 3/582
王拯 …… 5/305
王鏊 …… 1/984
王星誠 …… 5/278
王國維 …… 5/907
王思任 …… 2/1167
王冕 …… 1/683
王曇 …… 4/834
王景 …… 1/810
王晫 …… 3/926
王時彦 …… 1/788
王鳴盛 …… 4/571
王野 …… 2/1129
王照圓 …… 5/212
王驥德 …… 2/917
王陸禔 …… 4/595
王闓運 …… 5/781
王同祖 …… 2/366
王同軌 …… 2/815
王鵬運 …… 5/664
王履 …… 1/693
王留 …… 2/985
王人鑑 …… 2/1040
王猷定 …… 3/109
王鐸 …… 2/1176
王惟儉 …… 2/990
王尚辰 …… 5/489
王慎中 …… 2/527
王懌 …… 1/824
王灼 …… 4/862

10200 丁

丁玉藻 …… 5/135
丁元薦 …… 2/948
丁澎 …… 3/494
丁鶴年 …… 1/631
丁起濬 …… 2/969
丁敬 …… 4/347
丁奉 …… 2/236
丁鏞 …… 1/983
丁耀亢 …… 3/163

10215 雅

雅頌正音 …… 1/240

10400 于

于奕正 …… 2/1287
于謙 …… 1/859
于嘉 …… 2/958
于慎行 …… 2/786

10407 夏

夏言 …… 1/1206
夏允彝 …… 2/1346
夏綸 …… 4/180
夏完淳 …… 2/1355
夏良勝 …… 1/1234
夏敬渠 …… 4/473
夏敬觀 …… 5/1026
夏原吉 …… 1/784
夏曾佑 …… 5/868
夏鍭 …… 1/1029
夏尚樸 …… 1/1221
夏煜 …… 1/533

10409 平

平顯 …… 1/864

10441 聶

聶大年 …… 1/885

10601 雷

雷鯉 …… 2/262
雷思霈 …… 2/984

10602 石

石玉昆 …… 5/540
石瑤 見石珚 …… 1/1015
石珚 見石珚 …… 1/1015
石珚 …… 1/1015
石允常 …… 1/752
石沆 …… 2/947
石達開 …… 5/588

石韞玉 …… 4/1013
石鈞 …… 4/864

10604 西

西吴懶道人 …… 2/1369
西湖漁隱主人 …… 2/1315
西泠十子 …… 3/85
西周生 …… 3/975

10604 酉

酉陽野史 …… 2/1316

10731 雲

雲間詞派 …… 3/87

10804 天

天然癡叟 …… 2/1143
天花才子 …… 3/251
天花藏主人 …… 3/249

10806 貢

貢悦 …… 1/653

10806 賈

賈仲名 …… 1/856
賈仲明 見賈仲名 …… 1/856

10904 栗

栗應麟 …… 2/455
栗應宏 …… 2/465

11117 甄

甄偉 …… 2/1103

11186 項

項鴻祚 …… 4/1010

11216 彊

彊村叢書 …… 5/59

11232 張

張庸 …… 1/612
張庚 …… 4/217
張詩 …… 2/315
張翊 …… 5/132
張靈 …… 2/262
張爾岐 …… 3/319
張于壘 …… 2/1360
張可大 …… 2/1120
張雲錦 …… 4/956
張廷濟 …… 5/170
張琦(清人) …… 4/983
張琦(明人) …… 1/1146
張孟兼 …… 1/568
張羽(明洪武時人) …… 1/598
張羽(明弘治時人) …… 2/289
張弼 …… 1/973
張翥 …… 1/662
張維屏 …… 5/269
張經(侯官人) …… 2/326
張經(金壇人) …… 1/525
張綖 …… 2/202
張獻翼 …… 2/725
張岱 …… 2/1297
張佳胤 …… 2/709
張仲簡 …… 1/610
張紳 …… 1/687
張穆 …… 5/195
張佩綸 …… 5/657
張徽 …… 1/847
張以寧 …… 1/535
張宣 …… 1/572
張之洞 …… 5/724
張適 …… 1/696
張憲 …… 1/524
張宇初 …… 1/810
張謇 …… 5/880
張溥 …… 2/1326
張治 …… 2/204
張治道 …… 2/198
張澍 …… 5/445
張遠 …… 3/980
張鴻 …… 5/1007
張湄 …… 3/1099
張海珊 …… 4/887
張裕釗 …… 5/547
張九一 …… 2/726
張九鐔 …… 4/594
張九鉞 …… 4/645
張士元 …… 4/898
張南莊 …… 5/476
張大受 …… 3/1005
張楷 …… 1/645
張藻 …… 4/498
張著 …… 1/723
張塤 …… 4/502
張惠言 …… 4/639
張泰 …… 1/953
張邦奇 …… 2/274
張昱 …… 1/620
張景祁 …… 5/568
張時徹 …… 2/384
張鳴珂 …… 5/581
張岳 …… 2/252
張堅 …… 4/239
張鳳孫 …… 4/204
張鳳翼 …… 2/716
張鳳翔 …… 2/231
張鵬翀 …… 3/1082
張履 …… 5/216
張履祥 …… 3/289
張際亮 …… 5/124
張問安 …… 4/617
張問陶 …… 4/762
張民表 …… 2/1111
張金鏞 …… 5/288
張含 …… 2/209
張錦麟 …… 4/413
張錦芳 …… 4/726
張鏐 …… 5/199
張鑑 …… 5/198
張簡 …… 1/690

張篤慶 …… 3/993
張尚瑗 …… 3/1052
張慎言 …… 2/1182
張煌言 …… 2/1361

12200 列

列朝詩集 …… 2/87

12200 引

《引鳳簫》作者 …… 3/255

12410 孔

孔天胤 …… 2/483
孔繼鑅 …… 5/261
孔憲彝 …… 5/325
孔尚任 …… 3/983

12413 飛

《飛花咏》作者 …… 3/259

12493 孫

孫高亮 …… 2/715
孫衣言 …… 5/545
孫勷 …… 3/936
孫韶 …… 4/733
孫一元 …… 1/1150
孫雲鳳 …… 4/772
孫承宗 …… 2/980
孫致彌 …… 3/828
孫鼎臣 …… 5/274
孫繼芳 …… 2/235
孫偉 …… 2/272
孫緒 …… 2/293
孫作 …… 1/663
孫宜 …… 2/486
孫士毅 …… 4/538
孫蕙 …… 3/465
孫賁 …… 1/617
孫枝蔚 …… 3/479
孫星衍 …… 4/856
孫原湘 …… 4/937
孫鐘齡 …… 2/1132
孫炎 …… 1/531

16615 醒

醒世恒言 …… 2/126

17102 孟

孟稱舜 …… 2/1302
孟洋 …… 2/283
孟超然 …… 4/582

17127 鄧

鄧廷楨 …… 5/154
鄧漢儀 …… 3/542
鄧渼 …… 2/1044
鄧志謨 …… 2/1145
鄧林 …… 1/864
鄧輔綸 …… 5/542
鄧顯鶴 …… 5/214
鄧原岳 …… 2/910

17215 翟

翟灝 …… 4/487

17227 甬

甬上耆舊詩 …… 3/70

17232 承

《承運傳》作者 見無名氏 …… 2/1223

17427 邢

邢參 …… 2/308
邢侗 …… 2/876
邢昉 …… 3/100

17507 尹

尹繼善 …… 3/1124
尹伸 …… 2/1037
尹臺 …… 2/480
尹嘉賓 …… 2/1126
尹耕雲 …… 5/468

17602 習

習經 …… 1/851

17627 邵

邵亨貞 …… 1/717
邵齊燾 …… 4/369
邵晉涵 …… 4/542
邵珪 …… 1/979
邵經邦 …… 2/239
邵寶 …… 1/998
邵長蘅 …… 3/767
邵燦 …… 1/904

17904 桑

桑調元 …… 3/1123
桑悅 …… 1/959

20227 秀

秀水詩派 …… 4/125

20227 喬

喬宇 …… 1/1003
喬世寧 …… 2/256
喬萊 …… 3/614

20331 焦

焦竑 …… 2/764
焦循 …… 4/868

20400 千

千叟宴詩 …… 3/67

20407 愛

愛新覺羅玄燁 …… 3/998
愛新覺羅弘曆 …… 4/597

20715 毛

毛晉 …… 2/1298
毛嶽生 …… 5/115
毛先舒 …… 3/528
毛伯温 …… 1/1210
毛紀 …… 1/1017
毛奇齡 …… 3/916
毛大瀛 …… 4/616
毛鉉 …… 1/868
毛燧傳 …… 4/628

20804 奚

奚岡 …… 4/657

21201 步

步月主人 …… 3/255

21212 伍

伍衡 …… 1/669
伍袁萃 …… 2/819

21212 盧

盧儒 …… 1/887
盧熊 …… 1/695
盧存心 …… 4/230
盧柟 …… 2/657

21220 何

何孟春 …… 1/1180
何允泓 …… 2/1229
何白 …… 2/962
何御 …… 2/619
何紹基 …… 5/436
何良傅 …… 2/547
何良俊 …… 2/474
何兆瀛 …… 5/368
何道生 …… 4/697
何士顒 …… 4/596
何振岱 …… 5/1021
何景明 …… 1/1095
何焯 …… 3/1006

21284 虞

虞謙 …… 1/819
虞淳熙 …… 2/795
虞堪 …… 1/691

21406 卓

卓爾堪 …… 3/863
卓敬 …… 1/740

21912 經

經義模範 …… 2/113

22108 豐

豐坊 …… 2/265
豐越人 …… 2/784

22207 岑

岑徵 …… 5/548

22214 任

任瀚 …… 2/429
任大椿 …… 4/492

22215 崔

崔廷槐 …… 2/511
崔華 …… 3/598
崔銑 …… 2/298

22247 後

後七子 …… 2/136

22331 熊

熊龍峰 …… 1/1217
熊璉 …… 4/708
熊卓 …… 2/291
熊伯龍 …… 3/161
熊直 …… 1/848
熊大木 …… 1/1218

22386 嶺

嶺南三大家 …… 3/84
嶺南三大家詩選 …… 3/74

22853 幾

幾社 …… 2/166

22904 柴

柴奇 …… 2/169

22904 樂

樂舜日 …… 2/1315
樂鈞 …… 4/920

23000 卜

卜世臣 …… 2/1197

23242 傅

傅山 …… 3/412
傅汝舟(正德時人) …… 2/313
傅汝舟(萬曆時人) …… 2/1219
傅光宅 …… 2/809

23250 臧

臧懋循 …… 2/894

24260 儲

儲巏 …… 1/1000
儲國鈞 …… 4/955

24727 帥

帥家相 …… 4/376
帥機 …… 2/761

24927 納

納蘭性德 …… 3/447

24986 續

續古文辭類纂(王先謙編) ……
…… 5/40
續古文辭類纂(黎庶昌編) ……
…… 5/41

25000 牛

牛諒 …… 1/548

25900 朱

朱高熾 …… 1/788
朱應登 …… 1/1143
朱應辰 …… 1/611
朱文藻 …… 4/691
朱元璋 …… 1/606
朱珪 …… 4/689
朱琦 …… 5/300
朱珔 …… 5/200
朱維藩 …… 2/990
朱稻孫 …… 4/233
朱仕琇 …… 4/417
朱佐朝 …… 3/246
朱休度 …… 4/736
朱升 …… 1/529
朱睢 …… 3/240

朱岐鳳 …… 1/723
朱彝尊 …… 3/831
朱名世 …… 2/1105
朱之瑜 …… 3/382
朱之蕃 …… 2/989
朱澍 …… 1/1235
朱次琦 …… 5/384
朱祖謀 …… 5/946
朱祁鎮 …… 1/843
朱有燉 …… 1/793
朱存理 …… 1/1035
朱右 …… 1/565
朱彭 …… 4/654
朱朴 …… 2/302
朱芾 …… 1/548
朱孝純 …… 4/623
朱權 …… 1/835
朱模 …… 1/669
朱棣 …… 1/787
朱鶴齡 …… 3/856
朱春生 …… 4/881
朱曰藩 …… 2/438
朱星祚 …… 2/1105
朱國禎 …… 2/1128
朱國楨 見朱國禎 …… 2/1128
朱睦㮮 …… 2/871
朱瞻基明宣宗 …… 1/792
朱長春 …… 2/892
朱鳳森 …… 4/974
朱同 …… 1/834
朱善 …… 1/641
朱銘盤 …… 5/606
朱筠 …… 4/422

25927 繡

繡谷春容 …… 2/118

25996 練

練高 …… 1/703
練子寧 …… 1/737

26000 白

白雲道人 …… 3/256
白範 …… 1/703
白悅 …… 2/377

26027 粵

粵西詩載、粵西文載 …… 3/82

26104 皇

皇清文穎 …… 4/60
皇清文穎續編 …… 4/61
皇甫汸 …… 2/374
皇甫濂 …… 2/520
皇甫涍 …… 2/348
皇甫沖 …… 2/240
皇明文徵 …… 2/108
皇明文範 …… 2/108
皇明詩選 …… 2/86

26227 偶

偶桓 …… 1/888

26413 魏

魏裔介 …… 3/460
魏秀仁 …… 5/451
魏允中 …… 2/807
魏象樞 …… 3/475
魏濬 …… 2/996
魏源 …… 5/254
魏禧 …… 3/368
魏冲 …… 2/1210
魏澤 …… 1/756
魏觀 …… 1/559
魏成憲 …… 4/700
魏耕 …… 3/117
魏驥 …… 1/848
魏氏三子文集 …… 3/70

26914 程

程庭鷺 …… 5/531
程誥 …… 2/317
程正揆 …… 3/308
程晉芳 …… 4/448
程可中 …… 2/964
程可則 …… 3/291
程廷祚 …… 4/352
程通 …… 1/750
程嘉燧 …… 2/997
程夢星 …… 3/1103
程本立 …… 1/748
程恩澤 …… 4/1019
程頌萬 …… 5/955
程敏政 …… 1/969

26941 釋

釋睿略 …… 1/635
釋德祥 …… 1/634
釋宗泐 …… 1/527
釋來復 …… 1/528
釋敬安 …… 5/766

27127 歸

歸子慕 …… 2/978
歸有光 …… 2/499
歸莊 …… 3/211
歸懋儀 …… 4/940

27207 伊

伊秉綬 …… 4/796

27210 佩

佩文齋咏物詩選 …… 3/65

27212 危

危素 …… 1/556

27212 倪

倪元璐 …… 2/1280
倪鉅 …… 2/1128

27220 御

御選唐詩 …… 3/64

27247 殷

殷雲霄 …… 2/280

殷奎 …… 1/722
殷岳 …… 3/158

27252 解

解縉 …… 1/765

27261 詹

詹同 …… 1/554

27284 侯

侯方域 …… 3/103
侯復 …… 1/763
侯嘉繙 …… 4/186

27312 鮑

鮑皋 …… 4/349
鮑桂星 …… 4/911
鮑鉁 …… 3/1089
鮑恂 …… 1/530

27327 烏

烏斯道 …… 1/686

27327 鴛

《鴛鴦配》作者 …… 3/254

27427 鄒

鄒奕 …… 1/717
鄒説 …… 1/724
鄒守益 …… 2/247
鄒容 …… 5/693
鄒祇謨 …… 3/618
鄒迪光 …… 2/866
鄒智 …… 1/1026

27602 名

名教中人 …… 3/250

27603 魯

魯一同 …… 5/332
魯璵 …… 4/949
魯九皋 …… 4/522
魯曾煜 …… 3/1095
魯鐸 …… 2/276

27627 鄱

鄱陽五家集 …… 3/68

27712 包

包世臣 …… 5/240

27909 黎

黎庶昌 …… 5/608
黎貞 …… 1/712
黎士宏 …… 3/649
黎民表 …… 2/655
黎簡 …… 4/606
黎愼 …… 1/675

27917 紀

紀青 …… 2/1360
紀振倫 …… 2/1107
紀映鍾 …… 3/171
紀昀 …… 4/680

27922 繆

繆仲琳 …… 1/674

27927 邾

邾經 …… 1/699

27947 綴

綴白裘 …… 4/88

28247 復

復社 …… 2/160

28294 徐

徐夜 …… 3/395
徐一夔 …… 1/659
徐震 …… 3/254
徐于 …… 2/1166
徐霖 …… 2/263
徐弘祖 …… 2/1231
徐子苓 …… 5/294
徐縉 …… 2/275
徐穎 …… 2/1360
徐德音 …… 4/491
徐復祚 …… 2/953
徐繗 …… 2/371
徐良彦 …… 2/1166
徐永宣 …… 3/1059
徐禎卿 …… 1/1105
徐濤 …… 4/501
徐波 …… 3/121
徐達左 …… 1/721
徐渭 …… 2/640
徐大椿 …… 4/409
徐賁 …… 1/602
徐蘭 …… 3/1055
徐桂 …… 2/798
徐乾學 …… 3/605
徐中行 …… 2/621
徐書受 …… 4/629
徐時棟 …… 5/410
徐階 …… 2/451
徐問 …… 2/278
徐尊生 …… 1/564
徐釚 …… 3/817
徐篤 …… 2/1127
徐鑅慶 …… 4/734
徐勃 …… 2/1112
徐熥 …… 2/1038
徐爔 …… 4/425
徐榮 …… 5/245

29980 秋

秋瑾 …… 5/717

30106 宣

宣南詩社 …… 5/67

30201 寧

寧調元 …… 5/778

30404 安

安磐 …… 2/282

30801 定

《定情人》作者 …… 3/257

30806 賽

《賽紅絲》作者 …… 3/258

30806 寶

寶光鼐 …… 4/527

30806 寶

寶鋆 …… 5/533

30901 宗

宗元鼎 …… 3/653
宗聖垣 …… 4/615
宗臣 …… 2/677

30904 宋

宋育仁 …… 5/952
宋訥 …… 1/533
宋詩選 …… 3/81
宋珏 …… 2/1173
宋珩 …… 1/695
宋琬 …… 3/217
宋璲 …… 1/694
宋僖 見宋禧 …… 1/670
宋徵璧 …… 3/150
宋徵輿 …… 3/151
宋濂 …… 1/538
宋禧 …… 1/670
宋湘 …… 4/907
宋克 …… 1/612
宋大樽 …… 4/671
宋懋澄 …… 2/1122
宋恕 …… 5/743
宋鳴珂 …… 5/81
宋氏女子 …… 1/526
宋翔鳳 …… 5/279
宋犖 …… 3/937

31112 江

江干 …… 4/615
江瑔 …… 5/525
江盈科 …… 2/915
江湜 …… 5/374
江左三大家 …… 3/84
江左三大家詩鈔 …… 3/72
江左十五子詩選 …… 3/81
江標 …… 5/638
江忠源 …… 5/237
江昱 …… 4/405
江暉 …… 2/253
江開 …… 5/293

31114 汪

汪廣洋 …… 1/520
汪端 …… 4/1029
汪端光 …… 4/548
汪廷訥 …… 2/1199
汪琬 …… 3/568
汪師韓 …… 3/1132
汪縉 …… 4/508
汪沆 …… 4/198
汪道昆 …… 2/670
汪懋麟 …… 3/534
汪楫 …… 3/548
汪中 …… 4/523
汪本 …… 1/1199
汪軔 …… 4/237
汪學金 …… 4/687
汪笑儂 …… 5/809
汪榮寶 …… 5/960

31120 河

河朔詩派 …… 3/85

31127 馮

馮應榴 …… 4/424
馮班 …… 3/165
馮登府 …… 5/96
馮廷櫆 …… 3/693
馮琦 …… 2/932
馮溥 …… 3/578
馮培 …… 4/593
馮有經 …… 2/1015
馮夢龍 …… 2/1135
馮夢禎 …… 2/801
馮桂芬 …… 5/447
馮如京 …… 3/152
馮煦 …… 5/891
馮敏昌 …… 4/704
馮惟訥 …… 2/575
馮惟重 …… 2/464
馮惟健 …… 2/438
馮惟敏 …… 2/553

31286 顧

顧文昱 …… 1/572
顧文煜 見顧文昱 …… 1/572
顧謙 …… 1/763
顧雲鴻 …… 2/1127
顧璟 …… 1/1202
顧璘 …… 1/1155
顧貞觀 …… 3/948
顧允成 …… 2/895
顧汧 …… 3/907
顧清 …… 1/919
顧湄 …… 3/1030
顧祿 …… 1/688
顧太清 …… 5/291
顧有孝 …… 3/545
顧大武 …… 2/1165
顧大申 …… 3/362
顧大典 …… 2/781
顧大猷 …… 2/798
顧協 …… 1/717
顧夢游 …… 3/107
顧夢圭 …… 2/391
顧蒓 …… 4/980
顧觀 …… 1/657
顧起元 …… 2/1118
顧景星 …… 3/489
顧嗣立 …… 3/1011
顧光旭 …… 4/583

顧炎武 …… 3/384

32121 浙

浙西詞派 …… 3/88
浙中詩派 …… 3/85

32169 潘

潘一桂 …… 2/961
潘仁 …… 1/698
潘德輿 …… 4/1040
潘之恒 …… 2/921
潘耒 …… 3/823
潘曾瑩 …… 5/307
潘煥龍 …… 5/210

32302 近

近代詩鈔 …… 5/52

33127 浦

浦源 …… 1/688

33904 梁

梁章鉅 …… 5/181
梁廷楠 …… 5/297
梁鼎芬 …… 5/830
梁德繩 …… 5/163
梁佩蘭 …… 3/794
梁紹壬 …… 5/133
梁寅 …… 1/646
梁清標 …… 3/563
梁潛 …… 1/821
梁啓超 …… 5/927
梁九圖 …… 5/469
梁有譽 …… 2/636
梁蘭 …… 1/713
梁恭辰 …… 5/516
梁本之 …… 1/529
梁國治 …… 4/469
梁辰魚 …… 2/631
梁同書 …… 4/773

34112 沈

沈謹學 …… 5/166
沈一貫 …… 2/759
沈元滄 …… 3/1058
沈廷芳 …… 4/378
沈璟 …… 2/898
沈孟柈 …… 2/394
沈瑜慶 …… 5/802
沈受宏 …… 3/862
沈采 …… 1/913
沈維鐈 …… 5/190
沈貞 …… 1/719
沈貞吉 …… 1/820
沈德潛 …… 4/361
沈德符 …… 2/1177
沈自晉 …… 2/1222
沈業富 …… 4/670
沈濤 …… 5/223
沈清瑞 …… 4/521
沈壽民 …… 3/300
沈夢麟 …… 1/667
沈起鳳 …… 4/503
沈泰鴻 …… 2/997
沈野 …… 2/1032
沈用濟 …… 3/802
沈周 …… 1/1039
沈曾植 …… 5/848
沈鍊 …… 2/495
沈筠 …… 5/548
沈愷 …… 2/249
沈榮儁 …… 4/135

34118 湛

湛若水 …… 2/296

34132 法

法式善 …… 4/741

34147 凌

凌雲翰 …… 1/727
凌廷堪 …… 4/721
凌濛初 …… 2/1186

34161 浩

浩歌子 …… 5/138

34181 洪

洪亮吉 …… 4/708
洪應明 …… 2/1165
洪朝選 …… 2/619
洪昇 …… 3/783

34185 漢

漢魏六朝詩派 …… 5/69

34190 沐

沐英 …… 1/700
沐昂 …… 1/869

34260 褚

褚廷璋 …… 4/444
褚人穫 …… 3/372

35127 清

清平山堂話本 見六十家小說 …… 1/250

35308 遺

遺民詩 …… 3/77

36100 湘

湘鄉派 …… 5/62

36112 況

況周頤 …… 5/884

36112 温

温汝适 …… 4/872

36127 湯

湯斌 …… 3/499
湯舜民 …… 1/644
湯禮祥 …… 5/211
湯右曾 …… 3/1003
湯顯祖 …… 2/835
湯貽汾 …… 5/228
湯用中 …… 5/521
湯鵬 …… 5/138

36212 祝

祝維誥 …… 4/148
祝允明 …… 1/1059

36302 邊

邊貢 …… 1/1112
邊連寶 …… 4/354
邊浴禮 …… 5/361

37120 湖

湖海文傳 …… 4/66
湖海詩傳 …… 4/80

37120 溯

溯洄集 …… 3/71

37227 祁

祁彪佳 …… 2/1331

37309 逯

逯昶 …… 1/699

38132 冷

冷士嵋 …… 3/864

38147 游

游潛 …… 2/280
游智開 …… 5/558

38157 海

海岱會集 …… 2/84
海内八家 …… 3/89

38167 滄

滄海遺珠 …… 1/242

38194 涂

涂穎 …… 1/657
涂幾 …… 1/659

38306 道

道咸同光四朝詩史 …… 5/53

38604 啓

啓禎兩朝遺詩 …… 2/90

39127 消

消寒詩社 見宣南詩社 …… 5/67

40000 十

十五家詞 …… 3/69

40030 太

太倉十子詩選 …… 3/68

40102 左

左宗棠 …… 5/500
左輔 …… 4/976
左國璣 …… 1/1204

40104 奎

奎林 …… 4/954

40104 臺

臺閣體 …… 1/255

40106 查

查禮 …… 4/433
查揆 …… 4/998
查慎行 …… 3/1034

40227 南

南郭五子 見秀水詩派 …… 4/125
南施北宋 …… 3/89
南朱北王 …… 3/89
南社 …… 5/80
南園五先生 …… 1/253

40401 辜

辜鴻冥 見辜鴻銘 …… 5/914
辜鴻銘 …… 5/914

40407 李

李應禎 …… 1/1032
李慶來 …… 4/838
李賡芸 …… 4/818
李文安 …… 5/266
李文藻 …… 4/411
李調元 …… 4/618
李三才 …… 2/892
李玉 …… 3/232
李至剛 …… 1/805
李元鼎 …… 3/102
李元陽 …… 2/365
李霨 …… 3/419
李雯 …… 3/91
李百川 …… 4/505
李天馥 …… 3/673
李延興 …… 1/726
李孔修 …… 2/304
李聯琇 …… 5/369
李琪枝 …… 2/1371
李重華 …… 3/1108
李秀成 …… 5/589
李舜臣 …… 2/380
李孚青 …… 3/972
李維楨 …… 2/811
李鑾宣 …… 4/732
李鼎元 …… 4/594
李紱 …… 3/1091
李先芳 …… 2/559
李德 …… 1/621
李紹文 …… 2/1270
李宣龔 …… 5/870
李流芳 …… 2/1162
李濂 …… 2/233
李憲喬 …… 4/629
李良年 …… 3/611
李寅熙 …… 5/132
李寶嘉 …… 5/696
李兆洛 …… 5/91
李必恒 …… 3/706
李黼平 …… 4/971
李汝珍 …… 4/932
李遇孫 …… 4/924
李鴻裔 …… 5/508
李漁 …… 3/333
李鄴嗣 …… 3/363
李海觀 …… 4/496
李希聖 …… 5/689
李壽蓉 …… 5/582

李夢陽 …… 1/1077
李攀龍 …… 2/580
李世熊 …… 3/458
李贄 …… 2/700
李如筠 …… 4/545
李中馥 …… 2/1368
李本固 …… 2/797
李春芳 …… 2/1131
李東陽 …… 1/937
李日華(吳縣人) …… 2/1011
李日華(嘉興人) …… 2/1004
李旦華 …… 4/482
李昱 …… 1/749
李旻 …… 1/973
李暴 …… 1/716
李昌祺 …… 1/844
李因篤 …… 3/808
李時 …… 2/279
李時勉 …… 1/839
李驥元 …… 4/676
李質 …… 1/646
李學詩 …… 5/935
李開先 …… 2/430
李慈銘 …… 5/595
李含章 …… 4/590
李毓 …… 1/674
李鍇 …… 4/205
李符 …… 3/557
李懷民 …… 4/904
李堂 …… 4/969

40600 古

古文雅正 …… 3/82
古文辭類纂 …… 4/63
古文淵鑒 …… 3/60
古文奇賞 …… 2/106
古文觀止 …… 2/98
古詩選 …… 3/77
古吳金木散人 …… 2/1313
古今詩刪 …… 2/79
古今小說(喻世明言) …… 2/119

40601 吉

吉夢熊 …… 4/400

40732 袁

袁褧 …… 2/440
袁于令 …… 3/287
袁珙 …… 1/812
袁凱 …… 1/648
袁宏道 …… 2/1046
袁宗道 …… 2/949
袁昶 …… 5/641
袁機 …… 4/232
袁華 …… 1/720
袁樹 …… 4/445
袁杼 …… 4/233
袁枚 …… 4/548
袁中道 …… 2/1115
袁時選 …… 2/990
袁介 …… 1/529
袁棠 …… 4/728
袁煒 …… 2/511

40908 來

來復 …… 2/1230

40917 杭

杭淮 …… 2/308
杭世駿 …… 4/385

40927 檇

檇李詩繫 …… 3/74

41920 柯

柯維騏 …… 2/360
柯暹 …… 1/851
柯欽 …… 1/669

42122 彭

彭玉麐 …… 5/522
彭元瑞 …… 4/651
彭而述 …… 3/144
彭孫遹 …… 3/690
彭績 …… 4/469
彭紹升 …… 4/540
彭兆蓀 …… 4/882
彭淑 …… 4/518
彭遵泗 …… 4/219
彭啓豐 …… 3/1135
彭蘊章 …… 5/323
彭泰來 …… 5/391
彭劍南 …… 5/147

42413 姚

姚廣孝 …… 1/759
姚元之 …… 5/218
姚鼐 …… 4/779
姚綬 …… 1/1030
姚永概 …… 5/877
姚士粦 …… 2/955
姚茂良 …… 1/906
姚椿 …… 5/224
姚善 …… 1/740
姚範 …… 4/376
姚瑩 …… 5/220
姚燮 …… 5/351

42521 靳

靳學顏 …… 2/358

43012 尤

尤維熊 …… 4/725
尤侗 …… 3/743

43550 載

載書圖詩 …… 3/78

43732 裘

裘璉 …… 3/1048
裘曰修 …… 4/392

43850 戴

戴望 …… 5/444
戴名世 …… 3/931

戴良 …… 1/610
戴冠 …… 2/235
戴奎 …… 1/699
戴有祺 …… 3/981
戴熙 …… 5/283
戴鈞衡 …… 5/243

44100 封

《封神演義》作者 見無名氏 ……
…… 2/1305

44102 藍

藍仁 …… 1/671
藍智 …… 1/673

44105 董

董應舉 …… 2/1028
董説 …… 2/1372
董玘 …… 2/273
董紀 …… 1/696
董份 …… 2/370
董澐 …… 2/306
董潮 …… 4/339
董士錫 …… 4/967
董斯張 …… 2/1246
董越 …… 1/979
董其昌 …… 2/905
董俞 …… 3/619
董養河 …… 2/1300

44112 范

范文若 …… 2/1266
范承謨 …… 3/305
范汭 …… 2/1041
范來宗 …… 4/817
范景文 …… 2/1250
范欽 …… 2/472
范當世 …… 5/670

44127 蒲

蒲松齡 …… 3/956

44207 夢

夢麟 …… 4/228
夢覺道人 …… 2/1225

44214 花

花朝樵子 …… 3/260

44214 莊

莊棫 …… 5/470
莊昶 …… 1/924

44221 蘅

蘅香草堂 …… 2/1371

44222 茅

茅元儀 …… 2/1292
茅維 …… 2/994
茅大方 …… 1/746
茅大芳 見茅大方 …… 1/746
茅坤 …… 2/564

44227 萬

萬士和 …… 2/608
萬壽祺 …… 3/98
萬錦情林 …… 2/118
萬光泰 …… 4/214

44227 蕭

蕭翀 …… 1/702
蕭儀 …… 1/877
蕭執 …… 1/716
蕭鎡 …… 1/870

44227 蘭

蘭茂 …… 1/712
蘭陵笑笑生 …… 2/1064

44242 蔣

蔣主孝 …… 1/824
蔣敦復 …… 5/381
蔣廷錫 …… 3/1053
蔣山卿 …… 1/1233
蔣徵蔚 …… 4/948
蔣以化 …… 2/797
蔣湘南 …… 5/289
蔣士銓 …… 4/454
蔣薰 …… 3/597
蔣超 …… 3/271
蔣超伯 …… 5/366
蔣春霖 …… 5/393
蔣恩澐 …… 5/314
蔣因培 …… 4/1025
蔣景祁 …… 3/635
蔣智由 …… 5/918

44248 薇

薇園主人 …… 2/1318

44289 荻

荻岸散人 …… 3/252

44331 燕

燕居筆記 …… 2/117

44394 蘇

蘇廷魁 …… 5/474
蘇伯衡 …… 1/653
蘇伯厚 …… 1/810
蘇復之 …… 1/905
蘇祐 …… 2/257
蘇志皐 …… 2/368
蘇曼殊 …… 5/815
蘇惇元 …… 5/259

44400 艾

艾南英 …… 2/1212

44456 韓

韓奕 …… 1/714
韓弼元 …… 5/579
韓上桂 …… 2/1121
韓對 …… 4/991
韓宜可 …… 1/646
韓守益 …… 1/639
韓洽 …… 3/149
韓夢周 …… 4/587
韓菼 …… 3/761

韓邦靖 …… 2/311
韓邦奇 …… 2/309

44504 華

華幼武 …… 1/525
華察 …… 2/362
華淑 …… 2/1274
華陽散人 …… 2/1324

44727 葛

葛一龍 …… 2/1033

44741 薛

薛應旂 …… 2/395
薛雪 …… 4/143
薛瑄 …… 1/866
薛福成 …… 5/601
薛近兗 …… 2/636
薛蕙 …… 1/1188
薛朝選 …… 2/1228
薛起鳳 …… 4/403
薛時雨 …… 5/504

44770 甘

甘瑾 …… 1/679

44801 楚

楚風補 …… 3/73

44804 樊

樊阜 …… 1/1039
樊增祥 …… 5/936

44804 莫

莫止 …… 2/307
莫友芝 …… 5/407
莫藏 …… 1/1039
莫如忠 …… 2/537

44805 芙

芙蓉主人 …… 2/1318

44805 英

英廉 …… 3/1133
英和 …… 5/83

44806 黃

黃文琛 …… 5/480
黃玄 …… 1/634
黃衷 …… 2/289
黃玉階 …… 5/260
黃元吉 …… 1/645
黃雲 …… 2/270
黃子雲 …… 3/1106
黃子澄 …… 1/739
黃鞏 …… 2/283
黃爵滋 …… 5/233
黃任 …… 3/1114
黃佐 …… 2/243
黃侃 …… 5/975
黃凱鈞 …… 4/863
黃約仲 …… 1/788
黃叔英 見王叔英 …… 1/741
黃淮 …… 1/789
黃淳耀 …… 2/1340
黃之雋 …… 3/1087
黃守 …… 1/804
黃安濤 …… 5/171
黃宗羲 …… 3/622
黃福 …… 1/790
黃治 …… 5/389
黃遵憲 …… 5/676
黃培芳 …… 5/266
黃樞 …… 1/526
黃彭年 …… 5/528
黃世仲 …… 5/779
黃模 …… 4/876
黃觀 …… 1/743
黃肅 …… 1/646
黃哲 …… 1/621
黃景仁 …… 4/435
黃周星 …… 3/359
黃居中 …… 2/993
黃丹書 …… 4/873
黃與堅 …… 3/696
黃興 …… 5/793
黃曾 …… 5/328
黃鉞 …… 5/85
黃節 …… 5/980
黃省曾 …… 2/199
黃輝 …… 2/930
黃燮清 …… 5/339

44901 蔡

蔡文範 …… 2/786
蔡元培 …… 5/1005
蔡元春 …… 4/952
蔡羽 …… 2/259
蔡經 見張經(侯官人) …… 2/326
蔡寅斗 …… 4/384
蔡汝楠 …… 2/602
蔡昂 …… 2/329

44904 茶

茶陵派 …… 1/255

44904 葉

葉奕苞 …… 3/509
葉砥 …… 1/805
葉子奇 …… 1/704
葉稚斐 …… 3/249
葉向高 …… 2/945
葉名澧 見葉名澧 …… 5/276
葉名澧 …… 5/276
葉紹袁 …… 2/1275
葉憲祖 …… 2/1012
葉見泰 …… 1/699
葉顒 …… 1/657
葉燮 …… 3/726

44910 杜

杜文瀾 …… 5/477
杜詔 …… 3/1062
杜瓊 …… 1/820
杜濬 …… 3/470

杜敷 …… 1/643

44914 桂

桂彦良 …… 1/668
桂馥 …… 4/635

44941 檮

《檮杌閑評》作者 …… 3/261

44990 林

林章 …… 2/889
林誌 …… 1/881
林廷玉 …… 1/1012
林廷機 …… 2/479
林環 …… 1/821
林弼 …… 1/661
林俊 …… 1/992
林佶 …… 3/1053
林紓 …… 5/861
林鴻 …… 1/623
林堯俞 …… 2/929
林希元 …… 1/1239
林古度 …… 3/146
林右 …… 1/739
林壽圖 …… 5/364
林大輅 …… 1/1199
林夢郊 …… 5/531
林旭 …… 5/630
林昌彝 …… 5/461
林則徐 …… 5/205
林長懋 …… 1/849

45944 樓

樓璉 …… 1/752

46927 楊

楊度 …… 5/953
楊訓文 …… 1/643
楊試昕 …… 4/750
楊一清 …… 1/920
楊爾曾 …… 2/1226
楊引 …… 1/523
楊翮 …… 1/519
楊季鸞 …… 5/136
楊循吉 …… 1/1005
楊巍 …… 2/626
楊繼盛 …… 2/600
楊峴 …… 5/551
楊象濟 …… 5/499
楊彝 …… 1/692
楊彝珍 …… 5/260
楊倫 …… 4/659
楊溥 …… 1/780
楊潮觀 …… 4/484
楊深秀 …… 5/610
楊士雲 …… 2/173
楊士奇 …… 1/771
楊圻 …… 5/1011
楊基 …… 1/593
楊芳燦 …… 4/792
楊揆 …… 4/674
楊昌濬 …… 5/554
楊景賢 …… 1/644
楊氏五家文鈔 …… 3/73
楊銳 …… 5/613
楊光溥 …… 1/983
楊慎 …… 2/211
楊榮 …… 1/775

47467 媚

媚幽閣文娛 …… 2/107

47620 胡

胡亦常 …… 4/403
胡應麟 …… 2/881
胡廣 …… 1/764
胡元薇 …… 5/477
胡震亨 …… 2/1043
胡天游 …… 4/220
胡承諾 …… 3/365
胡承珙 …… 4/972
胡侍 …… 2/325
胡纘宗 …… 2/192
胡儼 …… 1/852
胡濤 …… 4/491
胡奎 …… 1/704
胡朝梁 …… 5/846
胡翰 …… 1/561
胡敬 …… 5/145
胡梅 …… 2/1296
胡閏 …… 1/740
胡金題 …… 5/130
胡介 …… 3/142
胡粹中 …… 1/709

47627 都

都穆 …… 1/1184

47920 柳

柳應芳 …… 2/823
柳洲詩集 …… 3/68
柳洲詞派 …… 3/88

47920 桐

桐城派 …… 4/91

47964 格

格調派 …… 4/108

48417 乾

乾隆三大家 …… 4/124

48601 警

警世通言 …… 2/122

48932 松

松江詩派 …… 3/86

48957 梅

梅庚 …… 3/996
梅文鼎 …… 3/995
梅鼎祚 …… 2/826
梅守箕 …… 2/931
梅曾亮 …… 5/247

49280 狄

狄葆賢 …… 5/843

49802 趙

趙文哲 …… 4/395
趙函 …… 5/135
趙玭 …… 1/813
趙翼 …… 4/750
趙信 …… 4/214
趙崡 …… 2/1228
趙佑 …… 4/616
趙伊 …… 2/572
趙俶 …… 1/639
趙紹祖 …… 4/978
趙宜生 …… 1/620
趙汸 …… 1/518
趙進美 …… 3/396
趙之謙 …… 5/498
趙迪 …… 1/679
趙希璜 …… 4/677
趙南星 …… 2/856
趙吉士 …… 3/805
趙執信 …… 3/1072
趙青藜 …… 4/219
趙撝謙 …… 1/665
趙昱 …… 4/136
趙時春 …… 2/541
趙用賢 …… 2/730
趙熙 …… 5/1017
趙介 …… 1/622
趙懷玉 …… 4/890

50006 中

中晚唐詩叩彈集 …… 3/83

50006 史

史謹 …… 1/690
史震林 …… 4/350
史承謙 …… 4/874
史遷 …… 1/703
史申義 …… 3/914
史忠 …… 2/263
史念祖 …… 5/278
史善長 …… 4/953
史鑑 …… 2/303

50006 申

申涵光 …… 3/314
申屠衡 …… 1/656

50227 青

青心才人 …… 3/251

50333 惠

惠周惕 …… 3/636

50404 婁

婁堅 …… 2/909

50904 秦

秦瀛 …… 4/876
秦奭 …… 1/1038
秦旭 …… 1/1036
秦黌 …… 4/384
秦金 …… 2/284
秦鎬 …… 2/1174
秦夔 …… 1/1038

50906 東

東魯古狂生 …… 2/1371

51786 頓

頓鋭 …… 2/209

53000 戈

戈鎬 …… 1/726

53102 盛

盛大士 …… 4/906
盛世新聲 …… 1/244
盛明雜劇 …… 2/114
盛明百家詩 …… 2/81
盛明百家詩選(二種) …… 2/83
盛鳴世 …… 2/948

53200 戚

戚繼光 …… 2/721

55506 輦

輦下十子 …… 3/88

55606 曹

曹庭棟 …… 4/451
曹霑 …… 4/249
曹爾堪 …… 3/326
曹仁虎 …… 4/476
曹貞吉 …… 3/657
曹寅 …… 3/910
曹溶 …… 3/431
曹申吉 …… 3/371
曹臣 …… 2/1115
曹學佺 …… 2/1148
曹學閔 …… 4/475
曹閶 …… 1/850
曹錫寶 …… 4/506

55806 費

費宏 …… 1/1013
費密 …… 3/660

56027 揭

揭軌 …… 1/667

58240 敖

敖英 …… 2/181

60153 國

國色天香 …… 2/117
國朝文匯 …… 5/42
國朝文録 …… 5/39
國朝詩別裁集 …… 4/79
國朝詩鐸 …… 5/50
國朝詩餘 …… 2/96
國朝詞綜 …… 4/87
國朝詞綜續編 …… 5/56
國朝三家文鈔 …… 3/80
國朝正雅集 …… 5/46

國朝駢體正宗 …… 4/78

60212 四

四朝詩 …… 3/64
四書文 …… 3/67
四印齋彙刻宋元三十一家詞 …… 5/58
四印齋所刻詞 …… 5/57

60227 易

易順鼎 …… 5/821
易佩紳 …… 5/578
易恒 …… 1/714

60400 田

田雯 …… 3/757
田汝成 …… 2/254

60404 晏

晏鐸 …… 1/870

60504 畢

畢沅 …… 4/577
畢華珍 …… 5/132

60600 冒

冒廣生 …… 5/1028
冒襄 …… 3/588
冒愈昌 …… 2/1040

60600 吕

吕誠 …… 1/524
吕天成 …… 2/1184
吕不用 …… 1/709
吕璜 …… 4/1027
吕熊 …… 3/711
吕坤 …… 2/756
吕柟 …… 2/178
吕星垣 …… 4/929
吕履恒 …… 3/909
吕留良 …… 3/406

60800 貝

貝瓊 …… 1/572
貝翱 …… 1/708
貝青喬 …… 5/336
貝闕 見貝瓊 …… 1/572

60804 吴

吴應奎 …… 4/949
吴應箕 …… 2/1288
吴文溥 …… 4/702
吴文泰 …… 1/703
吴斌 …… 1/704
吴訥 …… 1/887
吴元泰 …… 2/1104
吴雯 …… 3/777
吴雲 …… 1/549
吴璿 …… 4/489
吴廷舉 …… 1/1019
吴璜 …… 4/401
吴翌鳳 …… 4/862
吴承恩 …… 2/399
吴子孝 …… 2/333
吴維嶽 …… 2/576
吴穎芳 …… 4/420
吴嵩梁 …… 4/993
吴鼎芳 …… 2/1031
吴嶽 …… 2/449
吴俊卿 …… 5/584
吴稼澄 …… 2/764
吴德旋 …… 5/81
吴偉業 …… 3/176
吴綺 …… 3/599
吴伯宗 …… 1/639
吴仰賢 …… 5/515
吴修 …… 4/928
吴從先 …… 2/996
吴寬 …… 1/927
吴之振 …… 3/976
吴騫 …… 4/740
吴定 …… 4/727
吴江派 …… 2/152
吴兆 …… 2/1003
吴兆騫 …… 3/422
吴沃堯 …… 5/745
吴溥 …… 1/813
吴汝綸 …… 5/653
吴沛泉 …… 2/1134
吴沆 …… 1/549
吴鴻 …… 4/400
吴希賢 …… 1/959
吴鼒 …… 4/880
吴存義 …… 5/392
吴嘉紀 …… 3/435
吴嘉賓 …… 5/338
吴嘉洤 …… 5/362
吴越草莽臣 …… 2/1134
吴藻 …… 5/319
吴夢暘 …… 2/961
吴蘭修 …… 4/990
吴蔚光 …… 4/656
吴觀禮 …… 5/661
吴敬梓 …… 4/188
吴中七子 …… 4/126
吴中四才子 …… 1/257
吴中四杰 …… 1/251
吴泰來 …… 4/530
吴振棫 …… 5/398
吴拭 …… 2/1211
吴農祥 …… 3/815
吴國倫 …… 2/663
吴歷 …… 3/982
吴門嘯客 …… 2/1222
吴騷合編 …… 2/115
吴慈鶴 …… 4/914
吴鈇 見陸鈇(天順時人) …… 1/952
吴錫麒 …… 4/847
吴敏樹 …… 5/442
吴省欽 …… 4/650
吴棠 …… 5/459

吴炳 …… 2/1334

60906 景

景暘 …… 1/1200

60915 羅

羅聘 …… 4/601
羅玘 …… 1/1021
羅倫 …… 1/964
羅洪先 …… 2/455
羅澤南 …… 5/250
羅燾 …… 2/307
羅懋登 …… 2/1106
羅肅 …… 1/847
羅鳳 …… 2/292
羅貫中 …… 1/263
羅惇曧 …… 5/873

62010 毗

毗陵七子 …… 4/127
毗陵四子 …… 3/90

66215 瞿

瞿佑 …… 1/870
瞿汝稷 …… 2/819
瞿頡 …… 4/520
瞿式耜 …… 2/1276
瞿莊 …… 1/664

66248 嚴

嚴震直 …… 1/791
嚴廷中 …… 5/337
嚴嵩 …… 2/182
嚴保庸 …… 5/161
嚴繩孫 …… 3/708
嚴復 …… 5/839
嚴遂成 …… 3/1097
嚴長明 …… 4/479

66506 單

單炤 …… 4/952

67012 晚

晚唐詩派 …… 5/73

67020 明

明文衡 …… 1/243
明文海(附《明文案》《明文授讀》) …… 2/109
明詩綜 …… 2/93
明詩歸 …… 2/85
明詩別裁集 …… 2/94
明詞綜 …… 2/97
明仁宗 見朱高熾 …… 1/788
明經世文編 …… 2/99
明宣宗 見朱瞻基 …… 1/792
明太祖 見朱元璋 …… 1/606
明英宗 見朱祁鎮 …… 1/843
明成祖 見朱棣 …… 1/787

67727 鶻

鶻冠史者 …… 3/255

68021 喻

喻世明言 見古今小說 …… 2/119

68027 吟

吟嘯主人 …… 2/1316

71211 歷

歷代文紀 …… 2/102
歷代題畫詩類 …… 3/65
歷代賦彙 …… 3/66
歷朝賦楷 …… 3/71

71212 阮

阮元 …… 5/173
阮自華 …… 2/893
阮漢聞 …… 2/1147
阮大鋮 …… 2/1254
阮葵生 …… 4/489

71220 阿

阿桂 …… 4/569

71227 厲

厲鶚 …… 4/164

71327 馬

馬琬 …… 1/689
馬君武 …… 5/1004
馬維翰 …… 3/1070
馬之駿 …… 2/1265
馬治 …… 1/695
馬汝驥 …… 2/322
馬其昶 …… 5/916
馬中錫 …… 1/933
馬軾 …… 1/819
馬曰琯 …… 4/208
馬曰璐 …… 4/209

71732 長

長安道人國清 …… 2/1227

72100 劉

劉麃 …… 1/869
劉麟 …… 2/286
劉三吾 …… 1/640
劉玉 …… 2/288
劉璋 …… 3/258
劉天民 …… 1/1236
劉瑞 …… 2/286
劉球 …… 1/863
劉璉 …… 1/724
劉璟 …… 1/746
劉珊 …… 4/899
劉承直 …… 1/660
劉師培 …… 5/818
劉崧 …… 1/635
劉獻廷 …… 3/633
劉秩 …… 1/680
劉績 …… 1/887
劉侗 …… 2/1286
劉仔肩 …… 1/731
劉紹 …… 1/647

劉綸 …… 4/389
劉繪 …… 2/468
劉寶楠 …… 5/242
劉永之 …… 1/662
劉渙 …… 1/731
劉墉 …… 4/662
劉大櫆 …… 4/413
劉基 …… 1/505
劉蒓 …… 2/293
劉黃裳 …… 2/723
劉忠 …… 1/992
劉東生 …… 1/633
劉鳴玉 …… 4/951
劉嗣綰 …… 4/865
劉鶚 …… 5/741
劉髦 …… 1/850
劉體仁 …… 3/310
劉駉 …… 1/723
劉開 …… 4/900
劉鉉 …… 1/877
劉銑 …… 1/1037
劉銘傳 …… 5/549
劉光第 …… 5/616
劉炳 …… 1/675
劉榮嗣 …… 2/1270

72102 丘

丘濬 見邱濬 …… 1/889
丘逢甲 …… 5/773
丘煒萲 …… 5/1009

72772 岳

岳端 …… 3/804
岳鍾琪 …… 3/1104

74214 陸

陸雲龍之弟 …… 2/1317
陸采 …… 1/1165
陸嵩 …… 5/281
陸繼輅 …… 4/1004
陸粲 …… 2/330
陸容 …… 1/977
陸次雲 …… 3/698
陸深 …… 1/1194
陸奎勳 …… 3/1065
陸圻 …… 3/283
陸世儀 …… 3/200
陸樹聲 …… 2/534
陸顒 …… 1/819
陸閶 …… 1/709
陸人龍 …… 2/1319
陸釴(正德時人) …… 2/335
陸釴(天順時人) …… 1/952
陸銓 …… 1/1227
陸耀遹 …… 4/1011

75296 陳

陳亢宗 …… 1/866
陳亮 …… 1/633
陳文述 …… 5/117
陳斌 …… 4/969
陳詩 …… 5/1015
陳謨 …… 1/712
陳毅 …… 4/497
陳三立 …… 5/989
陳玉璂 …… 3/683
陳霆 …… 2/271
陳天華 …… 5/691
陳裴之 …… 4/919
陳廷慶 …… 4/749
陳廷敬 …… 3/859
陳球 …… 5/136
陳確 …… 3/308
陳璉 …… 1/806
陳瑚 …… 3/299
陳子龍 …… 2/1348
陳子升 …… 3/280
陳秀民 …… 1/658
陳維崧 …… 3/510
陳衍 …… 5/997
陳衎 …… 2/1119
陳衡恪 …… 5/859
陳循 …… 1/882
陳繼 …… 1/818
陳繼儒 …… 2/936
陳繼之 …… 1/749
陳獻章 …… 1/925
陳勳 …… 2/956
陳仲完 …… 1/824
陳皋 …… 4/404
陳緝 …… 1/674
陳約 …… 1/674
陳叔剛 …… 1/824
陳价夫 …… 2/1002
陳沆 …… 4/915
陳寬 …… 1/824
陳之遴 …… 3/148
陳良玉 …… 5/481
陳寶琛 …… 5/965
陳兆崙 …… 4/373
陳沂 …… 1/1163
陳汝言 …… 1/682
陳汝修 …… 2/927
陳洪綬 …… 3/94
陳澧 …… 5/483
陳鴻 …… 2/1146
陳鴻壽 …… 4/888
陳祖範 …… 3/1099
陳朗 …… 4/495
陳克家 …… 5/397
陳南賓 …… 1/741
陳壽祺 …… 4/1000
陳去病 …… 5/963
陳梓 …… 3/1110
陳森 …… 5/400
陳基(清人) …… 5/131
陳基(明人) …… 1/518

陳芹 …… 2/549
陳薦夫 …… 2/1042
陳恭尹 …… 3/676
陳敬宗 …… 1/830
陳中 …… 1/756
陳奉茲 …… 4/600
陳束 …… 2/523
陳邦瞻 …… 2/987
陳撰 …… 4/147
陳則 …… 1/613
陳鳴鶴 …… 2/1119
陳鳳 …… 2/383
陳用光 …… 4/1007
陳鵬年 …… 3/1022
陳熙 …… 4/955
陳與郊 …… 2/791
陳全 …… 1/850
陳曾壽 …… 5/1022
陳鐸 …… 1/1172
陳鈞 …… 1/728
陳銳 …… 5/857
陳鎰 …… 1/882
陳鑑 …… 2/303
陳烺 …… 5/560
陳忱 …… 3/262
陳輝 …… 1/883
陳燧 …… 1/722

76227 陽

陽湖派 …… 4/107
陽羨詞派 …… 3/87

77127 邱

邱濬 …… 1/889
邱逢甲 見丘逢甲 …… 5/773

77136 閩

閩中十子 …… 1/252
閩中十子詩 …… 1/242

77210 肌

肌理派 …… 4/122

77210 風

風流十傳 …… 2/118
風月軒又(入)玄子 …… 2/1227

77210 鳳

鳳池集 …… 3/75

77220 同

同人集 …… 3/73
同光體 …… 5/66

77220 陶

陶望齡 …… 2/970
陶元藻 …… 4/622
陶凱 …… 1/567
陶安 …… 1/522
陶宗儀 …… 1/709
陶樑 …… 5/252
陶振 …… 1/715
陶成 …… 2/264

77220 周

周亮工 …… 3/204
周玄 …… 1/634
周京 …… 4/160
周霆震 …… 1/525
周天球 …… 2/596
周廷用 …… 1/1213
周砥 …… 1/691
周瑛 …… 1/982
周子諒 …… 1/572
周鼎 …… 1/1033
周樂清 …… 5/239
周倫 …… 2/293
周儀暐 …… 5/158
周濟 …… 4/1034
周之琦 …… 5/315
周準 …… 4/505
周容 …… 3/329
周實丹 …… 5/764
周永年 …… 2/1211
周滇 …… 1/643
周述 …… 1/828
周達 …… 5/1006
周游 …… 2/1312
周祚 …… 1/1205
周在浚 …… 3/829
周南 …… 1/721
周壽昌 …… 5/495
周大樞 …… 4/161
周楷 …… 2/1301
周茂源 …… 3/314
周如塤 …… 2/785
周楫 …… 2/1370
周朝俊 …… 2/1130
周起渭 …… 3/953
周春 …… 4/778
周振采 …… 4/535
周昂 …… 4/522
周是修 …… 1/743
周用 …… 2/277
周叙 …… 1/877
周篔 …… 3/492
周忱 …… 1/842

77264 屠

屠應埈 …… 2/446
屠倬 …… 4/934
屠勳 …… 1/980
屠紳 …… 4/626
屠本畯 …… 2/824
屠隆 …… 2/772

77272 屈

屈秉筠 …… 4/731
屈復 …… 4/139
屈大均 …… 3/638

77331 熙

熙朝雅頌集 …… 4/81

77364 駱

駱文盛 …… 2/354
駱綺蘭 …… 4/707

77777 閻

閻爾梅 …… 3/323

77782 歐

歐大任 …… 2/610
歐陽輅 …… 5/88

78766 臨

臨川派 …… 2/153

79299 滕

滕毅 …… 1/643
滕克恭 …… 1/657

80000 八

八家古文精選 …… 3/71

80104 全

全唐文 …… 4/68
全唐詩 …… 3/60
全唐詩録 …… 3/79
全祖望 …… 4/210

80109 金

金琮 …… 1/1034
金信 …… 1/741
金順 …… 4/163
金鑾 …… 2/450
金德瑛 …… 4/241
金德嘉 …… 3/812
金幼孜 …… 1/782
金甡 …… 4/428
金和 …… 5/511
金絅 …… 1/659
金寔 …… 1/763
金兆蕃 …… 5/1020
金大車 …… 2/372
金大輿 …… 2/383
金蓉鏡 …… 5/934
金捧閶 …… 4/730
金農 …… 4/245
金人瑞 …… 3/112
金慎 …… 1/731

80127 翁

翁方綱 …… 4/839
翁心存 …… 5/317
翁萬達 …… 2/372
翁照 …… 4/200
翁同龢 …… 5/571

80207 今

今古奇觀 …… 2/132

80221 俞

俞貞木 …… 1/726
俞允文 …… 2/555
俞安期 …… 2/816
俞樾 …… 5/573
俞萬春 …… 5/191
俞明震 …… 5/811

80221 前

前七子 …… 1/258
前八大家詩選 …… 2/92

80331 無

無名氏(《龍圖公案》作者) …… 2/1132
無名氏(《承運傳》作者) … 2/1223
無名氏(《封神演義》作者) …… 2/1305

80404 姜

姜玄 …… 2/317
姜宸英 …… 3/663

80606 曾

曾廣鈞 …… 5/921
曾習經 …… 5/887
曾魯 …… 1/567
曾紀澤 …… 5/592
曾棨 …… 1/825
曾樸 …… 5/977
曾鶴齡 …… 1/880
曾國藩 …… 5/419
曾燠 …… 4/940
曾燦 …… 3/553

80606 會

會稽二肅 …… 1/253

80608 谷

谷子敬 …… 1/644
谷宏 …… 1/702

80732 公

公鼐 …… 2/991
公安三袁 …… 2/149

80904 余

余集 …… 4/889
余象斗 …… 2/1311
余治 …… 5/458
余堯臣 …… 1/609
余淼 …… 3/109
余曰德 …… 2/598
余懷 …… 3/631

82115 鍾

鍾令嘉 …… 4/163
鍾惺 …… 2/1155

83150 鐵

鐵保 …… 4/895

83153 錢

錢謙益 …… 3/123
錢琦 …… 4/499
錢孟鈿 …… 4/695
錢習禮 …… 1/880
錢維喬 …… 4/692
錢維城 …… 4/381

錢彩 …… 3/430
錢仲益 …… 1/806
錢伯坰 …… 4/738
錢儀吉 …… 5/203
錢宰 …… 1/665
錢澄之 …… 3/591
錢灃 …… 4/531
錢泳 …… 5/128
錢希言 …… 2/869
錢大昕 …… 4/665
錢載 …… 4/510
錢杜 …… 5/144
錢林 …… 4/930
錢枚 …… 4/660
錢泰吉 …… 5/330
錢陳群 …… 3/1128
錢惟善 …… 1/519

87112 鈕

鈕琇 …… 3/740

87162 鎦

鎦炳 見劉炳 …… 1/675

87622 舒

舒位 …… 4/800
舒芬 …… 1/1228

87827 鄭

鄭方坤 …… 3/1071
鄭文焯 …… 5/798
鄭璜 …… 4/1033
鄭珍 …… 5/356
鄭虎文 …… 4/446
鄭胤驥 …… 2/1128
鄭獻甫 …… 5/417
鄭仲夔 …… 2/1310
鄭作 …… 2/316
鄭涔 …… 1/741
鄭潛 …… 1/668
鄭士超 …… 4/700
鄭真 …… 1/728
鄭桓 …… 1/754
鄭孝胥 …… 5/1001
鄭若庸 …… 2/635
鄭榦 …… 1/748
鄭本忠 …… 1/814
鄭明選 …… 2/928
鄭岳 …… 1/1182
鄭關 …… 1/821
鄭善夫 …… 1/1147
鄭燮 …… 4/340

88243 符

符之恒 …… 4/133
符兆綸 …… 5/507
符葆森 …… 5/464
符曾 …… 4/234

88601 答

答禄與權 …… 1/547

88718 篋

篋衍集 …… 3/72
篋中詞 …… 5/58

88777 管

管世灝 …… 5/137
管世銘 …… 4/590
管時敏 …… 1/707
管同 …… 4/966

90227 常

常倫 …… 1/1187
常州詞派 …… 4/128

90904 米

米雲卿 …… 2/928

95010 性

性靈派 …… 4/112

95027 情

情史 …… 2/131

96800 烟

烟霞散人 …… 3/253

97056 惲

惲珠 …… 4/986
惲格 …… 3/559
惲敬 …… 4/827

99427 勞

勞之辨 …… 3/953
勞孝輿 …… 4/144

索引字頭筆畫檢字

二畫
十 40000
丁 10200
卜 23000
八 80000

三畫
三 10101
于 10400
千 20400

四畫
王 10104
天 10804
太 40030
尤 43012
戈 53000
中 50006
今 80207
公 80732
牛 25000
毛 20715
六 00800
文 00400
方 00227
引 12200
孔 12410
尹 17507

五畫
艾 44400
古 40600
石 10602
左 40102
玉 10103
甘 44770
平 10409
四 60212
申 50006
田 60400
史 50006
包 27712
丘 72102
白 26000
玄 00732

六畫
邢 17427
吉 40601
西 10604
列 12200
吕 60600
同 77220
朱 25900
伍 21212
任 22214
伊 27207
全 80104
肌 77210
名 27602
危 27212
江 31112
安 30404
米 90904
祁 37227
阮 71212

七畫
杜 44910
芙 44805
花 44214
李 40407
酉 10604
來 40908
步 21201
吟 68027
吴 60804
岑 22207
貝 60800
秀 20227
何 21220
邱 77127
近 32302
余 80904
谷 80608
狄 49280
況 36112
冷 38132
汪 31114
沐 34190
沈 34112
宋 30904
阿 71220
邵 17627
甬 17227

八畫
青 50227
林 44990
松 48932
杭 40917
英 44805
范 44112
茅 44222
東 50906
卓 21406
長 71732
明 67020
易 60227
邾 27927
佩 27210
岳 72772
金 80109
周 77220
於 08233
性 95010
法 34132
河 31120
宗 30901
定 30801
屈 77272
孟 17102

九畫
項 11186
柯 41920
柳 47920
胡 47620
南 40227
茶 44904
查 40106
奎 40104
毗 62010
冒 60600
秋 29980
侯 27284
帥 24727
皇 26104
後 22247
俞 80221
風 77210
施 08212
計 04600
洪 34181
前 80221
宣 30106
姜 80404
祝 36212
姚 42413
飛 12413
紀 27917

十畫
敖 58240
秦 50904
桂 44914
桐 47920
格 47964
都 47627
貢 10806
袁 40732
華 44504
莫 44804
荻 44289
莊 44214
栗 10904
夏 10407
柴 22904
馬 71327
晏 60404
畢 60504
倪 27212
烏 27327
徐 28294
殷 27247
奚 20804
翁 80127
郭 07427
高 00227
席 00227
唐 00265
烟 96800
凌 34147
浦 33127
浙 32121
消 39127
浩 34161
海 38157
涂 38194
陸 74214
陳 75296
陶 77220
桑 17904
孫 12493
納 24927

十一畫
梅 48957
乾 48417
黄 44806
曹 55606
盛 53102
戚 53200
常 90227
晚 67012
崔 22215
婁 50404
國 60153
符 88243
偶 26227
許 08640
商 00227
章 00406
竟 00212
康 00299
情 95027
梁 33904
啓 38604
逯 37309
張 11232
屠 77264
陽 76227
習 17602

十二畫
彭 42122
葉 44904
萬 44227
葛 44727
董 44105
辜 40401
惠 50333
雲 10731
揭 56027
雅 10215
景 60906
單 66506
程 26914
喬 20227
答 88601
無 80331
傅 23242
焦 20331
粤 26027
御 27220
復 28247
舒 87622
鈕 87112
鄒 27427
斌 03440
詞 07620
童 00105
惲 97056
勞 99427
馮 31127
湛 34118
湖 37120
湘 36100
湯 36127
温 36112
游 38147
曾 80606
道 38306
費 55806
媚 47467
幾 22853

十三畫
楊 46927
靳 42521

甄 11117
夢 44207
蒲 44127
賈 10806
楚 44801
載 43550
雷 10601
頓 51786
裘 43732
虞 21284
會 80606
愛 20407
解 27252
詹 27261
詩 04641
新 02921
雍 00215
滄 38167
溯 37120
褚 34260
經 21912
十四畫
臺 40104
蔡 44901
蔣 44242
趙 49802
厲 71227
臧 23250
熙 77331
管 88777
鄱 27627
鳳 77210
端 02127
說 08612
齊 00223
廣 00286
廖 00222
漢 34185
鄭 87827
寧 30201
閩 77136
鄧 17127
翟 17215
熊 22331
綴 27947
十五畫
輩 55506
樓 45944
歐 77782
遺 35308
篋 88718
黎 27909
樂 22904
樊 44804
滕 79299
劉 72100
魯 27603
諸 04660
潘 32169
練 25996
十六畫
檇 40927
醒 16615
薛 44741
薇 44248
蕭 44227
燕 44331
歷 71211
駱 77364
盧 21212
錢 83153
鮑 27312
鴛 27327
龍 01211
鄺 07227
彊 11216
閻 77777
十七畫
韓 44456
藍 44102
戴 43850
臨 78766
嶺 22386
魏 26413
儲 24260
鍾 82115
謝 04600
應 00231
賽 30806
繆 27922
十八畫
檮 44941
聶 10441
豐 22108
瞿 66215
歸 27127
邊 36302
鎦 87162
顏 01286
雜 00915
十九畫
蘅 44221
蘇 44394
警 48601
羅 60915
嚴 66248
譚 01646
龐 00211
寶 30806
繡 25927
二十畫
蘭 44227
鶚 67727
釋 26941
寶 30806
二十一畫
鐵 83150
顧 31286
續 24986
二十二畫
龔 01801
二十三畫
麟 09259

索引字頭拼音檢字

ā
阿 71220
ài
艾 44400
愛 20407
ān
安 30404
áo
敖 58240
bā
八 80000
bái
白 26000
bāo
包 27712
bǎo
寶 30806
bào
鮑 27312
bèi
貝 60800
bì
畢 60504
biān
邊 36302
bīn
斌 03440
bǔ
卜 23000
bù
步 21201
cài
蔡 44901
cāng
滄 38167
cáo
曹 55606
cén
岑 22207
chá
茶 44904
chái
柴 22904
cháng
常 90227
長 71732
chén
陳 75296
chéng
程 26914
chǔ
楚 44801
儲 24260
褚 34260
cí
詞 07620
cuī
崔 22215
dá
答 88601
dài
戴 43850
dào
道 38306
dèng
鄧 17127
dí
狄 49280
荻 44289
dīng
丁 10200
dìng
定 30801
dōng
東 50906
dǒng
董 44105
dòu
竇 30806
dū
都 47627
dù
杜 44910
duān
端 02127
dùn
頓 51786
fǎ
法 34132
fán
樊 44804
fàn
范 44112
fāng
方 00227
fēi
飛 12413
fèi
費 55806
fēng
豐 22108
風 77210
féng
馮 31127
fèng
鳳 77210
fú
符 88243
芙 44805
fù
復 28247
傅 23242
gān
甘 44770
gāo
高 00227
gē
戈 53000
gé
葛 44727
格 47964
gōng
龔 01801
公 80732

gòng
貢 10806
gū
辜 40401
gǔ
古 40600
谷 80608
gù
顧 31286
guǎn
管 88777
guǎng
廣 00286
guī
歸 27127
guì
桂 44914
guō
郭 07427
guó
國 60153
hǎi
海 38157
hán
韓 44456
hàn
漢 34185
háng
杭 40917
hào
浩 34161
hé
何 21220
河 31120
鶡 67727
héng
蘅 44221
hóng
洪 34181
hóu
侯 27284
hòu
後 22247
hú
胡 47620
湖 37120
huā
花 44214
huà
華 44504
huáng
黄 44806
皇 26104
huì
惠 50333
會 80606
jī
肌 77210
jí
吉 40601
jǐ
幾 22853
jì
計 04600
紀 27917
jiǎ
賈 10806
jiāng
姜 80404
江 31112
jiǎng
蔣 44242
jiāo
焦 20331
jiē
揭 56027
jīn
金 80109
今 80207
jìn
靳 42521
近 32302
jīng
經 21912
jǐng
警 48601
景 60906
jìng
竟 00212
kāng
康 00299
kē
柯 41920
kǒng
孔 12410
kuàng
況 36112
鄺 07227
kuí
奎 40104
lái
來 40908
lán
藍 44102
蘭 44227
láo
勞 99427
lè
樂 22904
léi
雷 10601
lěng
冷 38132
lí
黎 27909
lǐ
李 40407
lì
栗 10904
厲 71227
歷 71211
liàn
練 25996
liáng
梁 33904
liào
廖 00222
liè
列 12200
lín
林 44990
臨 78766
麟 09259
líng
凌 34147
lǐng
嶺 22386
liú
劉 72100
鎦 87162
liǔ
柳 47920
liù
六 00800
lóng
龍 01211
lóu
樓 45944
婁 50404
lú
盧 21212
lǔ
魯 27603
lù
陸 74214
逯 37309
luó
羅 60915
luò
駱 77364
lǚ
吕 60600
mǎ
馬 71327
máo
茅 44222
毛 20715
mào
冒 60600
méi
梅 48957
mèi
媚 47467
mèng
夢 44207
孟 17102
mǐ
米 90904
miào
繆 27922
mǐn
閩 77136
míng
明 67020
名 27602
mò
莫 44804
mù
沐 34190
nà
納 24927
nán
南 40227
ní
倪 27212
niǎn
輦 55506
niè
聶 10441
níng
寧 30201
niú
牛 25000
niǔ
鈕 87112
ōu
歐 77782
ǒu
偶 26227
pān
潘 32169
páng
龐 00211
pèi
佩 27210
péng
彭 42122
pí
毗 62010
píng
平 10409
pó
鄱 27627
pú
蒲 44127
pǔ
浦 33127
qī
戚 53200
qí
齊 00223
祁 37227
qǐ
啓 38604
qiān
千 20400
qián
乾 48417
錢 83153
前 80221
qiáng
彊 11216
qiáo
喬 20227
qiè
篋 88718
qín
秦 50904
qīng
青 50227
qíng
情 95027
qiū
秋 29980
丘 72102
邱 77127
qiú
裘 43732
qū
屈 77272
qú
瞿 66215
quán
全 80104
rén
任 22214
ruǎn
阮 71212
sài
賽 30806
sān
三 10101
sāng
桑 17904
shàn
單 66506
shāng
商 00227
shào
邵 17627
shēn
申 50006
shěn
沈 34112
shèng
盛 53102
shī
施 08212
詩 04641
shí
十 40000
石 10602
shǐ
史 50006
shì
釋 26941
shū
舒 87622
shuài
帥 24727

shuō
說 08612
sì
四 60212
sōng
松 48932
sòng
宋 30904
sū
蘇 44394
sù
溯 37120
sūn
孫 12493
tái
臺 40104
tài
太 40030
tán
譚 01646
tāng
湯 36127
táng
唐 00265
táo
陶 77220
檮 44941
téng
滕 79299
tiān
天 10804
tián
田 60400
tiě
鐵 83150
tóng
桐 47920
同 77220
童 00105
tú
涂 38194
屠 77264
wǎn
晚 67012
wàn
萬 44227
wāng
汪 31114
wáng
王 10104
wēi
危 27212
薇 44248
wèi
魏 26413
wēn
温 36112
wén
文 00400
wēng
翁 80127
wū
烏 27327
wú
無 80331
wú
吴 60804
wǔ
伍 21212
xī
熙 77331
西 10604
奚 20804
xí
席 00227
習 17602
xià
夏 10407
xiāng
湘 36100
xiàng
項 11186
xiāo
蕭 44227
消 39127
xiè
謝 04600
解 27252
xīn
新 02921
xíng
邢 17427
xǐng
醒 16615
xìng
性 95010
xióng
熊 22331
xiù
秀 20227
繡 25927
xú
徐 28294
xǔ
許 08640
xù
續 24986
xuān
宣 30106
xuán
玄 00732
xuē
薛 44741
yǎ
雅 10215
yān
烟 96800
嚴 66248
顔 01286
閻 77777
yàn
燕 44331
晏 60404
yáng
楊 46927
陽 76227
yáo
姚 42413
yè
葉 44904
yī
伊 27207
yí
遺 35308
yì
易 60227
yīn
殷 27247
yín
吟 68027
yǐn
尹 17507
引 12200
yīng
英 44805
應 00231
yōng
雍 00215
yǒng
甬 17227
yóu
尤 43012
游 38147
yǒu
酉 10604
yú
于 10400
虞 21284
余 80904
俞 80221
於 08233
yù
玉 10103
御 27220
yuān
鴛 27327
yuán
袁 40732
yuè
岳 72772
粤 26027
yún
雲 10731
yùn
惲 97056
zá
雜 00915
zài
載 43550
zāng
臧 23250
zēng
曾 80606
zhā
查 40106
zhái
翟 17215
zhān
詹 27261
zhàn
湛 34118
zhāng
章 00406
張 11232
zhào
趙 49802
zhè
浙 32121
zhēn
甄 11117
zhèng
鄭 87827
zhōng
中 50006
鍾 82115
zhōu
周 77220
zhū
朱 25900
諸 04660
邾 27927
zhù
祝 36212
zhuāng
莊 44214
zhuì
綴 27947
zhuó
卓 21406
zōng
宗 30901
zōu
鄒 27427
zuì
檇 40927
zuǒ
左 40102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大典　文学典　明清文学分典　5
SS号=12639250